中華大典

醫藥衛生典

醫學分典

中華大典

醫藥衛生典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外科總部/艾儒棣主編. —成都：巴蜀書社，2015.10
ISBN 978-7-5531-0582-6

Ⅰ.①中… Ⅱ.①艾… Ⅲ.①百科全書—中國 ②中醫外科學 Ⅳ.①Z227 ②R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18542 號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

外科總部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品人：林 建
總編輯：侯安國
責任編輯：黃雲生 白亞輝 康麗華 陳憲良
特約編輯：康聰斌 周文亮 相 茹
出版：巴蜀書社
（四川省成都市槐樹街二號 郵政編碼 六一〇〇三一）
印刷：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溫江區湧泉街道辦事處共耕工業園H-12
電話：〇二八-八二六〇一五五一 郵政編碼 六一一一三〇）
經銷：新華書店
成品尺寸：一八五毫米×二六〇毫米 印張：六六·二五 字數：二二〇〇千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柒佰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聯繫調換

書號：ISBN 978-7-5531-0582-6

ISBN 978-7-5531-0582-6
9 787553 105826 >

《中華大典》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了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並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搜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

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〇年五月，國務院批准《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彙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鑑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了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並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含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論説：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

③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彙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並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部分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衹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衹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編纂委員會

顧　問：馬繼興　鄭孝昌

主　編：傅世垣　李明富　余瀛鰲　趙立勛　曹洪欣

副主編：鄭金生　黃英志　陳貴廷　呂光榮　張志斌

秘書長：鄭金生　李　戎

學術秘書：李繼明　萬　芳　吳　勇　劉楚玉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大淳　王文科　王再謨　王咏芳　王咪咪　王華秀

王樹芬　孔慶璽　艾儒棣　吕光榮　朱建平　李　戎

李明富　李繼明　吳　勇　吳家駿　宋　興　余瀛鰲

林森榮　范永升　和中浚　段光周　陳貴廷　黃英志

梁繁榮　張早華　張瑞賢　萬　芳　董德容　傅元謀

傅世垣　曾一林　賈德蓉　楊　宇　楊榮輝　趙立勛

廖品正　鄭金生　蕭永芝　劉楚玉　潘桂娟　謝克慶

羅永芬　嚴石林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序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是《中華大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先期開展工作的試點之一，它包括《醫學分典》、《藥學分典》和《衛生學分典》，由成都中醫藥大學、中國中醫研究院和雲南中醫學院分工合作編纂。中宣部、文化部、國家教委、新聞出版署等十餘部委聯合組成的《中華大典》試點工作領導小組決定：先行試編《醫學分典》，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再編纂其餘兩個分典。

一九八九年一月廿一日，《醫學分典》編委會在成都中醫藥大學成立，標誌着試點工作正式啓動。經過四年的試點、實踐，取得了較爲豐富的經驗，初步確定了《醫藥衛生典》的基本框架，擬訂了《醫藥衛生典》的《工作細則》、《共用書目表》和《醫學分典》的《編纂方案》、《書目表》等有關文件與資料，以及編寫出了《醫學通論總部》、《内科總部》、《兒科總部》的樣稿。從而爲《醫學分典》乃至《醫藥衛生典》編纂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在《醫學分典》試點工作取得經驗的基礎上，一九九三年九月，《醫藥衛生典》編委會在中國中醫研究院正式成立，《醫藥衛生典》的編纂自此全面啓動。

在中國醫學史上，也曾有過大型醫藥學類書的編纂，較早者如晉代的《雜藥方》，最大者如隋代的《四海類聚方》，較近者則當推清代《古今圖書集成》中的《醫部全録》。但清代以前的類書多已亡佚，僅存者也有資料不全、查找不便或錯訛等問題。工具書的編纂歷來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

《醫藥衛生典》收編先秦至清末期間醫藥衛生及經史百家典籍中重要的醫藥衛生文獻資料，共約五千萬字，通過經緯交織的編纂方法，將我國古代人民對醫藥衛生的認識及防病治病的科學成果，按現代學科與專題予以分類編纂。它不僅展示了中醫藥學術的豐富內涵，也有助於廣大讀者把握中醫藥學術形成、發展的源流與脈絡。出版後，將成爲國內外醫藥衛生工作者和其他相關學科學者了解中醫藥科學知識的一個重要信息源、資料庫。

《醫藥衛生典》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它不僅是中醫藥界組織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而且是國家中央政府『盛世修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被選作試點工程，充分體現出了黨和國家對醫藥衛生事業的關懷與重視。

第二，涵蓋面廣，內容豐富，規模空前。本典不僅博採醫藥衛生界所熟知的醫學、藥學以及衛生學等有關學科內容，還包括一般人不太了解，但已爲學術界和管理層所認識到並被視作優勢之一的『中醫藥文化』等方面的內容。資料來源廣涉經史百家文獻與出土簡帛文獻、域內傳世文獻與流失海外的文獻等多個層面；在時空上跨越先秦以迄清末；在數量上查閱文獻達一萬三千餘種，引用典籍七千種以上。如此的涵蓋面和容量規模，不僅明顯超越歷史上已有的中醫藥類書，也爲當前同類中醫藥出版物所不及。

第三，在編纂方法上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完整的系統性。本典按照現代學科分類方法，並結合我國類書編纂的優良傳統，分爲若干分典、總部、部、分部等各級經目，經目之下又設多個緯目。這樣經緯交織，系統完整，將數千萬字的資料科學有序地盡收一書，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第四，具有廣泛的實用性。由於本典搜衷歷代百家資料，又有多種目録、索引、書目表等供查

檢，並在系統全面輯編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做了一番去粗取精的工作，故對於專業人員和其他學科中需了解醫藥衛生資料的學者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參考價值。

第五，具有類書編纂的高水平和權威性。《中華大典》是經國務院批准，並由中央有關部委負責組織實施的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本典由國內一大批著名專家和中青年學者參與編纂，歷時十一年，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在編纂中注意汲取古代類書輾轉傳鈔、校勘粗疏、出處不詳的教訓，總結歷代類書編纂的利弊得失，充分吸收近二百年來在古籍整理和考古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儘可能選用可靠的、經過專家校勘的善本，層層嚴把質量關，從而保證了本典的學術水平與權威性。

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是中國人民長期同疾病作鬥争的經驗總結，它不僅包含着對疾病診療以及衛生保健與康復的豐富經驗，而且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在西方醫學未傳入中國之前，它爲中國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貢獻，就是到了現代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仍是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越來越爲全世界所矚目。這是我們力圖編好本典的基點。在長達十一年的編纂工作中，我們抱着嚴謹認真的科學態度，發揚奉獻精神，團結合作，克服了許多困難，付出了辛勤勞動，有的同志病逝在工作崗位上。整個編纂工作，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下，在《中華大典》工委會、編委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指導下進行，四川省黨政領導部門和國家圖書館等全國很多單位給予有力的支持，我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並歡迎海內外廣大讀者對我們的不足之處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凡例

一、《醫藥衛生典》是《中華大典》的組成部分之一，收録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國古籍文獻中有關傳統中醫、中藥及衛生保健方面的資料，其中包括日本、朝鮮等鄰近國家刊刻或撰著的部分中醫藥文獻。

二、根據《中華大典》『經緯交織』的編纂特點和體例規定，典是一級經目，分典是二級經目，總部、部、分部則分别爲三、四、五級經目。《醫藥衛生典》包括《醫學分典》、《藥學分典》和《衛生學分典》三個二級經目，分典下設總部、部、分部等經目，或於分部之下更設專題。各級經目依據學科發展的歷史狀況而設，不求整齊劃一。三個分典下的總部設置情況分别爲：《醫學分典》下設《醫學通論總部》、《基礎理論總部》、《診法總部》、《温病總部》、《針灸總部》、《推拿總部》、《内科總部》、《外科總部》、《骨科總部》、《婦科總部》、《兒科總部》、《眼科總部》、《耳鼻咽喉口齒總部》、《典制總部》、《醫家總部》、《辭章雜記總部》。《藥學分典》下設《藥物圖録總部》、《藥學通論總部》、《人物典制總部》、《藥材總部》、《藥性理論總部》、《藥物總部》。《衛生學分典》下設《通論總部》、《環境衛生總部》、《人體衛生總部》、《氣功總部》、《食養食治總部》、《人物總部》。

三、依據《中華大典》體例要求，本典各級經目下設有題解、論説、綜述、紀事、著録、藝文、圖表、雜録八個緯目。題解：爲對同級經目的名稱、含義、概念、特點等作總體性、概括性介紹的

資料。論説：爲經目中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綜述：爲經目性狀、特點、地位、實際應用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方面的資料。紀事：爲有關具體活動和事例的資料。著録：爲相關重要著作、文獻的評價、成書經過、版本源流諸方面的資料。藝文：爲以文學欣賞性爲主的相關資料，主要收詩賦等韻文，也收少量散文。圖表：爲文獻中表示各種情況、注明各種數字的圖和表的彙集。雜録：未收入以上緯目，而又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或其科學性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資料。

各級經目下之緯目的設置，視所據有資料的情況，有則設之，無則不設。各緯目之下按時代先後排列資料，時代的確定以成書年代爲準，難以考實者就近排列，或遵從歷史習慣。

四、所引資料先標明出處，出處標署以書名和篇名爲主，如無篇名或標署篇名不便者則標署卷次。原書卷帙浩繁者，除標署書名和篇名外，有的復標卷次。同名異書者，加標作者名，以便檢索。

五、所引資料若在一段之中有略去不用者，則以【略】代之，所略内容如果位於段首或段尾，則不加標識，以免繁瑣。

六、本書用字儘量保持版本原樣，對異體字未作總體統一，原則上在同段文章中進行規範。通假字、古今字一般不改，衹在同一段中加以統一，規範原則一般是就多不就少。

七、本書注文的編排遵從歷史習慣採用兩種方法：一是隨文夾注，主要用於針對字、詞的短注；《素問》、《太素》等醫經之王冰注、林億等新校正、楊上善注等作隨文夾注處理。二是低正文一格的注文排法，主要用於對正文的發揮闡釋等文字。

八、作者自注不出注家名，注家不清楚者，不出注家名。《太素》楊上善注遵從歷史習慣不出注家名。其餘注家可考證者一律出注家名。

九、本書所採用的圓括號（ ）用於處理訛字和衍字。六角括號〔 〕的用法有二：一爲標署正字和增補的脱字，二是在注文前標署注家名。（書中收錄有少量簡帛文獻，其隸定字用六角括號，通假的本字、古今字的今字用圓括號，爲特例。）

一〇、在標點使用上，遵從《中華大典》通則的規定，多用逗號和句號，儘量少用或不用其他符號。

一一、遵從《中華大典》通則的規定，對古籍的卷次，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示，不用十、百、千、萬。

一二、各總部卷末，附載資料引用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編者）、時（年）代、版本等內容。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

二〇一五年七月修訂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

醫學分典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編委會

顧　問：馬繼興　鄭孝昌

主　編：李明富　趙立勛　黃英志

副主編：廖品正　王大淳　李　戎　李繼明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大淳　王文科　王志坦　王再謨　王咏芳　王華秀

艾儒棣　李　戎　李明富　李耀光　李繼明　宋　興

和中浚　林森榮　段光周　馬維騏　黃英志　張志斌

張慶文　梁繁榮　董德蓉　傅元謀　曾一林　曾文斌

楊　宇　趙立勛　蔣永光　廖品正　熊大經　劉全讓

謝克慶　羅永芬　嚴石林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編纂說明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是全面和客觀反映我國古代醫學基本內容的一部大型醫學類書。它是組成《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的三個分典之一。

《醫學分典》共分十七個總部。其中，《醫學通論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醫學通用理論，以及雖非醫學通用理論，但與醫學密切相關的論述。《基礎理論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以《內經》理論爲核心的醫學基礎理論。《診法總部》反映中醫學獨特診斷理論與技術方法。《温病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有關温熱病的辨治理論與方法。《内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有關内科雜病的辨治理論和方法。《外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有關外科皮膚瘡傷類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骨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因跌撲閃肭等外傷所致的筋骨損傷類疾病的辨治理論和方法。《婦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婦女正常發育、婚姻、生育健康及其病理的認識，以及對婦科經、帶、胎、産和婦人雜病等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兒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嬰幼兒生理、病理、診斷和治療用藥特點的認識，以及對兒科好發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眼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眼及視覺生理病理的認識，以及對眼科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耳鼻咽喉口齒總部》主要反映中醫對耳鼻咽喉口齒的生理病理的認識，以及對耳鼻咽喉口齒類病的辨治理論和方法。《針灸總部》主要反映我國特有的經絡與腧穴理論，以及以針灸爲治療手段的對臨床各科多種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推拿總部》主要反映以推拿膏摩爲手段，對其各類適應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技術方法。《典制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各

類與醫學有關的典章與制度。《醫家總部》主要反映在我國醫學發展史上有一定影響，並有文獻記録的著名醫學家的生平、籍貫、事迹及其學術貢獻和影響。《辭章雜記總部》主要搜載我國古代文獻中，用詩詞歌賦等文學形式反映的有關醫學内容的資料。

在《醫學分典》的編纂中，我們從繼承和發揚中國醫學遺産的實際需要出發，確定了通過編纂要達到的主要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全面保存古代醫學内容，客觀反映醫學發展進程和盡力滿足不同層面讀者需求。爲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以我國一九一一年以前成書的醫學及其相關學科古籍爲研究對象，在廣搜博採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所輯資料的系統整理和分類重編而完成此書。爲保證《醫學分典》的編纂質量，我們先後普查古籍四千餘種，引用古籍三千餘種，全書共二千五百萬字，其字數爲《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録》的兩部。其引用古籍的種數和成書規模，均超過了歷代所有醫學類書。

爲了達到我們的編纂目標，我們在不違背《中華大典》總要求的前提下，在編纂體例方面也作了適當的調整。如我們遵照《中華大典》規定，在基本上採用《古今圖書集成》經緯目體例的前提下，又從本學科的具體實際出發，並經全國專家論證會認同和《中華大典》編委會同意，將『藝文』、『雜録』、『紀事』和『傳記』等原屬緯目的内容，分别改爲《辭章雜記總部》、《典制總部》和《醫家總部》，使之成爲《醫學分典》之下的一級經目。如此，更有利於對資料的妥善安排，有利於突出重點和增強《醫學分典》資料的系統性。

爲了全面和客觀反映我國古代醫學内容，我們始終遵循《中華大典》編纂的有關規定，堅持對不同學術流派、觀點和論見應兼收並畜的原則，盡力客觀地反映各種觀點。如此，更能正確反映我國古代人民對醫學認識的不斷深化和辨證發展的過程。

爲了增強《醫學分典》的實用性，提高其在醫療實踐中的應用價值，我們克服了現存各中醫類書普遍存在的方論脫節的弊端。在選材時，力求做到方論並重。爲了與《醫學分典》有關方劑內容相區別，我們除明確提出本分典收錄方劑必須從臨床治療角度出發這一指導思想之外，還控制了方劑收錄的範圍，並嚴格規定各總部在收錄方劑時，祇能收錄在其『論說』和『綜述』的論述中涉及到的與病證治療密切有關的方劑。凡是與之無關的方劑，一律不予收入。

爲了提高《醫學分典》的信息含量，避免同名同藥方劑在方劑組成方面出現不必要的重複，同時也爲了便於讀者檢尋，我們在各臨床學科總部中，又專門設置了『方劑部』。『方劑部』的基本內容包括方名、方源、方藥組成和該方劑在『論說』或『綜述』中所涉及的主治病證名稱。

《醫學分典》作爲《中華大典》的三個試點工作分典之一，在編纂工作中得到國家衛生部、中醫藥管理局和四川省政府領導的支持與關懷，得到了《中華大典》工委會和編委會的關切和幫助，得到了有關專家的具體指導和幫助，試點工作於一九九一年通過了全國三十多位同行專家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界其他相關領域專家的鑑定，專家們對《醫學分典》的編纂方案還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同時，我們還得到了有關信息資源單位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值此分典成書之際，謹向爲本分典編纂提供支持和幫助的各級領導，所有專家和兄弟單位與部門，表示衷心的感謝。雖然我們得到了許多幫助和支持，但因自身水平所限，《醫學分典》的不足和疏誤亦在所難免，敬祈讀者批評教正。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編委會

一九九八年十月

外科總部

主　編：艾儒棣

副主編：陳明嶺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方　明　艾　華　艾儒棣　白亞輝

朱曉燕　吴　波　肖　敏　郝平生

陳明嶺　秦悦思　黄德銓　程宏斌

雷　雨　譚　强

學術秘書：尤雯麗

《外科總部》提要

本總部的編纂工作，嚴格遵照《中華大典》及《醫學分典》的有關規定執行。

本總部的編纂是以全面、系統、集中地反映中醫外科的歷史全貌和發展脈絡為宗旨，力求客觀公正。不帶成見，不帶框框，力戒先入為主。

本總部資料搜集範圍，涵蓋一九一一年以前的所有中醫外科專著（個別書籍因種種客觀原因未納入是一憾事）、綜合性中醫古籍，以及其他古籍中的相關內容。根據中醫外科的學科特點，本總部分設十八个部，部之下，按內容需要，分設題解、論說、綜述、紀事、著錄等緯目。

中醫外科起源於遠古，成立於周代，起於癰疽，成於外科。其初時內容包括：腫瘍、潰瘍、金瘍及折瘍，後逐漸發展成具有瘡瘍、乳房疾病、癭、瘤、巖、皮膚病、肛腸病、男性病、外科雜病等內容的學科。內治、外治齊全，診斷治療明晰，預後、護理齊備，並有開刀及諸種外科特色治法。本總部對外科基礎理論內容，分為病因、病理、治法、養護等內容，歸類編輯。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外治藥物中不乏特效秘方。但是，不少方中含有毒藥物，非經驗豐富者不可輕易使用！如水銀、砒霜、巴豆、狼毒等，需經有經驗醫師審定處方，方能使用，切忌讀者抄方自用。

外科疾病內治法除與內科治法大致相同外，尚有外科特色的內消、托裏、補益生肌的治法，外治中尤具特色，如膏藥、箍圍藥、摻藥（含紅昇丹、白降丹）等不乏外科絕技，非深入學習及習練刀圭之術者不得其要，需大力繼承並發揚光大。外科疾病內容豐富，形態各異，特點突出，診斷治療自成一體。但是有的

疾病與其他科有交叉者，僅簡介之，可參見某科某病，如：附骨疽、流痰。

麻風、疫疔、爛疔等現已得到控制的疾病，但在古代十分常見，其資料記載豐富，且有癘瘍專著，具有臨床使用及參考價值，各歸其部。梅毒是性傳播疾病，今日仍常見，其論治、診斷頗有價值，歸入楊梅瘡。餘者類推。

翻花瘡是多種惡性腫瘤在皮膚上的病變表現，若僅歸皮膚巖欠妥，歸入翻花乳巖也不妥，最終仍歸單列翻花瘡條目。

二千餘年來，中醫學在不斷發展，故病證概念、診斷治療極難規範劃一，故外科疾病分部列目，仍以傳統分類為主，適當參考現代認識中的差異，編纂時作了適當的歸類處理。

本總部有關資料選擇、校勘原則、標點符號使用等規定，見《醫學分典》凡例。

中華大典

醫藥衛生典

巴蜀書社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柳斌傑

　　金人慶

副主任：李　彥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　員：張小影　伍　傑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顯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李　維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吳文俊　柯　俊　傅熹年

編　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朴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楊寄林　穆祥桐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　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鄭國光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外科總部/艾儒棣主編. —成都：巴蜀書社，2015.10
ISBN 978-7-5531-0582-6

Ⅰ.①中… Ⅱ.①艾… Ⅲ.①百科全書—中國 ②中醫外科學 Ⅳ.①Z227 ②R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18542 號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

外科總部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品人：林　建
總編輯：侯安國
責任編輯：黃雲生　白亞輝　康麗華　陳憲良
特約編輯：康聰斌　周文亮　相　茹
出版：巴蜀書社
（四川省成都市槐樹街二號　郵政編碼　六一〇〇三一）
印刷：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溫江區湧泉街道辦事處共耕工業園H-12
電話：〇二八-八二六〇一五五一　郵政編碼　六一一一三〇）
經銷：新華書店
成品尺寸：一八五毫米×二六〇毫米　印張：六六·二五　字數：二二〇〇千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柒佰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聯繫調換

書號：ISBN 978-7-5531-0582-6

ISBN 978-7-5531-0582-6
9 787553 105826

目錄

總論部

題解……一三
論說……一三
綜述……五九
紀事……三〇一
著錄……三〇二

癰疽部

題解……三二一
論說……三二二
綜述一　病因病機……三七二
綜述二　辨證論治……三七七
綜述三　調護……四八四
綜述四　治法養護……四八五

紀事……五六二

疔瘡部

題解……六一五
論說……六一五
綜述……六二五
紀事……七一九
著錄……七二八

癤部

題解……七三一
論說……七三二
綜述……七三二

毛髮部

論說……七三五
綜述……七三六

紀事……七四七

疣痣部

千日瘡……七四九
論說……七四九
綜述……七四九
瓜藤纏……七四九
論說……七四九
綜述……七四九
疣……七五〇
論說……七五〇
綜述……七五〇
紀事……七五〇
黑痣……七五一
綜述……七五一

血痣……七五一
論說……七五一
綜述……七五一
瘖瘤……七五一
論說……七五一
綜述……七五二

熱瘡痤痱部

鴉啗瘡……七五五
綜述……七五五
漆瘡……七五五
題解……七五五
論說……七五五
綜述……七五六
紀事……七五七
羊胡瘡……七五七
論說……七五七
綜述……七五七
日曬瘡……七五七
綜述……七五七
粉刺酒渣　粉花瘡……七五九
論說……七五九
綜述……七五九
血風瘡……七六一
論說……七六一
綜述……七六一
汗浙瘡……七六二
論說……七六二
綜述……七六二
赤禿瘡……七六三
綜述……七六三
胞漏瘡……七六三
綜述……七六三
熱瘡……七六三
論說……七六三
綜述……七六三
粟瘡……七六五
綜述……七六五
紀事……七六五
蛇串瘡……七六五
論說……七六五
綜述……七六五
紀事……七六六
淹尻瘡……七六六
綜述……七六六
下注瘡……七六六
論說……七六六
燕窩瘡……七六六
綜述……七六六
貓眼瘡……七六七

題解……七六七
論說……七六七
綜述……七六七
浸淫疥癬部
肥瘡……七六九
論說……七六九
綜述……七六九
黃水瘡……七七〇
論說……七七〇
綜述……七七〇
浸淫瘡……七七一
論說……七七一
綜述……七七二
腎囊風……七七二
論說……七七二
綜述……七七二
濕毒瘡……七七四
綜述……七七四
旋耳瘡……七七四
題解……七七四
綜述……七七四
白禿瘡……七七五
題解……七七五
論說……七七五
綜述……七七五
白疕……七七七
題解……七七七
綜述……七七七
癬……七七七
題解……七七七
綜述……七七七
鵝掌風……七八一
題解……七八一
論說……七八一
綜述……七八二
疥皰……七八四
論說……七八四
綜述……七八五
紀事……七九六
胎癥……七九六
綜述……七九六
四彎風……七九六
綜述……七九六
臭田螺……七九七
綜述……七九七
游風癜風部
白屑風……七九九
題解……七九九
論說……七九九
綜述……七九九
赤白游風……八〇〇
綜述……八〇〇
紀事……八〇一
白駁風……八〇一

題解……八〇一
論說……八〇一
綜述……八〇一
油風……八〇二
題解……八〇二
論說……八〇二
綜述……八〇二
癜瘍風……八〇三
綜述……八〇三
紫白癜風……八〇四
論說……八〇四
綜述……八〇四

燙火灸凍部

火斑瘡……八〇九
綜述……八〇九
水火燙傷……八〇九
論說……八〇九
綜述……八〇九

竹木金刃蟲獸破傷風部

蜈蚣咬傷……八一九
論說……八一九
綜述……八一九
紀事……八二〇
虎咬傷……八二〇
論說……八二〇
綜述……八二〇
蛇咬傷……八二〇
論說……八二〇
綜述……八二一
灸瘡……八一三
題解……八一三
綜述……八一三
凍瘡……八一四
論說……八一四
綜述……八一四
紀事……八一七
金瘡……八二四
題解……八二四
論說……八二四
綜述……八二四
竹棘肉……八二五
綜述……八二五
瘋犬傷……八二七
論說……八二七
綜述……八二七
紀事……八二九
天蛇瘡……八二九
綜述……八二九
蜂螫傷……八二九
綜述……八二九
馬咬傷……八二九
綜述……八二九
杖瘡……八四〇
論說……八四〇

綜述……八四〇
破傷風……八四六
論說……八四六
綜述……八四七
丹毒斑疹部
眼丹……八五一
綜述……八五一
纏腰火丹……八五二
綜述……八五二
丹毒……八五四
論說……八五四
綜述……八五四
赤游風……八五九
綜述……八五九
黧黑斑……八六五
綜述……八六五
流火……八六六
綜述……八六六
雀斑……八六七
綜述……八六七
流注部
流注……八六九
題解……八六九
論說……八六九
綜述……八六九
紀事……八八〇
乳疾部
乳癰……八八三
題解……八八三
論說……八八三
綜述……八八三
紀事……八九〇
圖表……八九二
乳癌……八九二
綜述……八九二
乳發……八九二
綜述……八九二
雜病部
論說……八九五
綜述……八九五
綜述……八九三
紀事……八九三
巖瘤部
粉瘤……九〇三
題解……九〇三
論說……九〇三
綜述……九〇三
紀事……九〇三
圖表……九〇三
癌瘡……九〇四
題解……九〇四
綜述……九〇四
圖表……九〇四

骨瘤……九〇四
題解……九〇四
綜述……九〇五
乳巖……九〇五
題解……九〇五
論說……九〇五
紀事……九一〇
綜述……九〇七
圖表……九一一
失榮……九一二
題解……九一二
論說……九一二
綜述……九一三
血瘤……九一四
題解……九一四
論說……九一四
綜述……九一四
紀事……九一四
圖表……九一五
癭瘤……九一五
題解……九一五
論說……九一五
紀事……九二〇
綜述……九一六
論說……九一五
題解……九一五
圖表……九一五
筋瘤……九二一
題解……九二一
論說……九二一
綜述……九二一
圖表……九二三
石癭……九二三
題解……九二三
論說……九二三
血癭……九二三
題解……九二三
論說……九二三
腎巖……九二三
論說……九二三
綜述……九二三
紀事……九二三
舌巖……九二四
論說……九二四
題解……九二四
肉癭……九二四
論說……九二四
題解……九二五
論說……九二五
綜述……九二五
紀事……九二五
圖表……九二五
齲唇……九二六
題解……九二六
論說……九二六

綜述……九二六
紀事……九二七
氣癭……九二七
題解……九二七
論說……九二七
綜述……九二八
論說……九二八
膿瘤……九二八
題解……九二八
論說……九二八
題解……九二八
氣瘤……九二八
題解……九二八
論說……九二八
綜述……九二八
紀事……九二九
圖表……九二九
筋癭……九二九
題解……九二九
喉瘤……九二九

久潰漏管部

題解……九二九
胎瘤……九三〇
題解……九三〇
綜述……九三〇
漏……九三一
題解……九三一
論說……九三一
綜述……九三一
紀事……九三四
臁瘡……九三五
綜述……九三五
紀事……九三八
圖表……九三八

癘瘍翻花楊梅部

楊梅瘡……九三九
論說……九三九
綜述……九四〇
紀事……九五六
翻花瘡……九五七
題解……九五七
論說……九五七
綜述……九五七
紀事……九五九
下疳……九五九
題解……九五九
論說……九六〇
綜述……九六〇
紀事……九六六
大麻風……九六七
題解……九六七
論說……九六八
綜述……九六八
癧瘍……九八八
題解……九八八
論說……九八九

綜述……九八九
紀事……九九五
結毒……九九五
題解……九九五
論說……九九五
綜述……九九六
紀事……一〇〇四
瘰癧……一〇〇四
題解……一〇〇四
論說……一〇〇四
綜述……一〇〇五
紀事……一〇一一
穿心冷漏……一〇一三
綜述……一〇一三
螻蛄串……一〇一三
綜述……一〇一三
引用書目……一〇二五
後記……一〇三〇

外科總部

總論部

題解

《周禮・天官塚宰》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外科精要・序》 凡癰疽之疾，比他病最酷，聖人推為雜病之先。自古雖有瘍醫一科，及鬼遺等論，後人不能深究，於是此方淪沒，轉乖迷途。【略】凡癰疽之疾，真如草寇，不守法律，出意兇暴，待之稍寬，殺人放火，無可疑者。凡療斯疾，不可以禮法待之，仍要便服一二緊要經效之藥，把定臟腑，外施針灸，以泄毒氣。其勢稍定，卻乃詳觀方論，或命醫者，詳察病名。是癰是疽，是虛是實，是冷是熱，或重或輕，對證用藥，無失先後次序。

《外科理例・前序》 外科者，以其癰疽瘡瘍皆見於外，故以外科名之。

論說

《靈樞・玉版》 黃帝曰：余以小鍼為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為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唯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之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為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導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鈹鋒之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為順矣。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劒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內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為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劒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闔門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於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

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忽敢犯也。

《靈樞・刺節真邪》　黄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曚，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黄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經，去陽病也；發曚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黄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胸中，憤瞋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烟，鉤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黄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黄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胸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黄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黄帝曰：刺節言發曚，余不得其意。夫發曚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曚耳，尚疾於發曚也。黄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黄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黄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爲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黄帝曰：刺節善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睾，血道不通，目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黄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於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脣槁，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黄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或之於其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去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徹衣。黄帝曰：善。黄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黄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瀉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於解惑。黄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黄帝曰：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岐伯曰：病有持巃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黄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痹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痹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凡刺巃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得陰陽過巃者，取之其輸寫之。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爲開通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黄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巃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員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爲解。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池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緩，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强，肉堅澹。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卽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腕，肘與腳，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偏

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瀉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癢，或痹，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岐伯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並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爲骨痹。搏於筋，則爲筋攣。搏於脈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爲熱，陰勝者則爲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爲癢。留而不去，則痹。衛氣不行，則爲不仁。虛邪徧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榮衛，榮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於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爲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並，日以益大，則爲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爲膿，無熱則爲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素問・生氣通天論》 汗出見濕，乃生痤痱。高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郁乃痤。

陷脈爲瘻，留連肉腠。

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

《素問・陰陽別論》 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痟；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

《素問・風論》 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䐜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癘者，有榮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肤瘍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

《素問・痹論篇》 黃帝問曰：痹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也。其風氣勝者爲行痹，寒氣勝者爲痛痹，濕氣勝者爲著痹也。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爲骨痹，以春遇此者爲筋痹，以夏遇此者爲脈痹，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痹，以秋遇此者爲皮痹。

《素問・大奇論》 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即爲腫。肺之雍，喘而兩胠滿。肝雍，兩胠滿，臥則惊，不得小便。腎雍，腳下至少腹滿，脛有大小，髀骭大跛，易偏枯。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兩脇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瘍，耳無所聞。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四之氣，寒雨降。病暴仆，振栗譫妄，少氣嗌乾引飲，及爲心痛癰腫瘡瘍瘧寒之疾，骨痿血便。【略】

寒來不殺，溫病乃起，其病氣怫於上，血溢目赤，咳逆頭痛，因崩脇滿，肤腠中瘡。【略】

其病熱鬱於上，咳逆嘔吐，瘡發於中，胸嗌不利，頭痛身熱，昏憒膿瘡。

《張家山漢簡・脈書》 病在頭，農爲䪼，疕爲禿，養爲鬠。在目，泣出爲浸，脈蔽童子爲脈浸。在目際，靡，爲赧。在鼻，爲肒；其疕，痛，爲蟘食。在耳，爲聾；其農出，爲澆，在唇，爲□。在口中，靡，爲篡。在齒，痛，爲蟲禹；其癰，爲血禹。在齕，癰。爲䐃。在腠中，痛，腠踝殹。在面疕，爲包。在頤下，爲癭。在頸，爲瘻。在肩，爲□。在夜下，爲馬。在北，癰，爲王身。在掌中，爲蟙。在身，顙顙然，□之不智人，爲踝。在身，疕如疏，養，爲加。在身，炙痛以行身，爲火疢。火疢，赤氣殹。在戒，不能弱，爲閉；其塞人鼻耳目，爲馬蛸。在胃管，癰，爲鬲中。在肺，爲上氣欬。在心胠下，堅痛，爲□□烝□。在腸中，小者如馬侯，大者如杯而堅痛，榣，爲牡叚。在腸中，痛，爲血叚。肘，其從脊胸起，使腹張，得氣而少可，氣叚殹。其腹胗胗如膚張狀，鳴如鼃音，膏叚殹。其衷約隋，上下不通，柣叚殹。在腸中，痛，左右不化，泄，爲唐叚。在腸，左右不化，爲塞中。在腸，有農血，篡、脾、尻、少腹痛，爲腸辟。食即出，爲泄。左右血先出，爲脈。腸熱而渴，爲塞中。□□□□非時而血出，癇，爲廟；其漬，爲浚。弱出白如沐，爲白叚。前出如拳，爲暴。乳癰，爲醉。字而腸痛，弱而痛，爲血□□□□□□□□□□□不能

□右(?)，爲□。癰癰，爲血積；其癰上下鳴，爲腸積。在篡，癰如棗，爲牡痔；其癰有空，汁出，爲牝痔。在肵，疕，赤澀，爲臊；其疕就然，爲潞。在踝下，癰，爲痿。在足下，爲殿。內癉；身痛，艮蚤黃，爲黃癉。身、面、足、肵盡盈，爲蠪張。腹盈，身、面、足、肵盡肖，爲水。身痛，面盈，爲風。頭身痛，汗不出而渴，爲溫。身寒熱，渴，四節痛，爲瘧。身病養，農出，爲騷。四節疕如牛目，麋突，爲癘。身時債，沫出，羊鳴，□□□□見(?)，不能息，爲瘛；反折，爲痙。

鉅陽之脈，毆於踵外踝中，出胎衷，上穿臀，出髀中，夾脊，出於項，上頭角，下顏，夾頸，毆目內廉。是動則病，沖頭，目以脫，項以伐，胸痛，要以折，脾不可以運，胠如結，腨如裂，此爲踵躕，是鉅陽之脈主治。其所之病，頭痛，耳聾，項痛，灑強，瘧，北痛，要痛，尻痛，痔，胠痛，腨痛，足小指踡，爲十二病。

少陽之脈，毆於外踝之前廉，上出魚股之外，出脇上，出耳前。是動則病，心與脇痛，不可以反瘜，甚則無膏，足外反，此爲陽厥，(是)少陽脈(主治。其)所產病，□□(痛)，□痛(?)，項痛，脇痛，瘧，汗出，節盡痛，脾廉痛，魚股痛，刺外廉痛，晨(塞)(寒)，足中指踡，爲十二病，及溫。

陽明之脈，毆於骴骨之外廉，循骴而上，穿臏，出魚股之廉，上穿乳，穿頰，出目外廉，環顏。是動則病，洒洒病(塞)(寒)，喜信，數吹，顏墨，病種，至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狄然驚，心惕然欲獨閉戶牖而處，病甚則欲乘高而歌，棄衣而走，此爲骴蹶，是陽明脈主治。其所產病，顏痛，鼻肌，領疢，乳痛，脅痛，心與胠痛，腹外種，腸痛，刺□，柎上踡，爲十二病。

肩脈，起於耳後，下肩，出肘內廉，出臂外館上，乘手北。是動則病，領種痛不可以顧，肩以脫，膈以折，是肩脈主治。其所產病，領痛，喉踡，肩痛，肘外痛，爲四病。

耳脈，起手北，出臂外廉兩骨之間，上骨下廉，出肘中，入耳中。是動則病，耳煇煇焞焞，益種，是耳脈主治。其所產病，目外際痛，頰痛，耳聾，爲三病。

齒脈，起於次指與大指上，出臂上廉，入肘中，乘膈，穿頰，入齒中，夾鼻。是動則病，齒痛，胭種，是齒脉主治。其所產病，齒痛，胭種，目黃，口乾，膈痛，爲五病，及□□。

泰陰之脈，是胃脈毆，被胃下出魚股之陰下廉，腨上廉，出內踝之上廉。是動則病，上走心，使腹張，□□□□□□□□□(快然衰)，是泰陰之脈主治。其所產病，獨心煩死；心痛與腹張死；不能食，者臥，强吹，此三者同則死；唐泄死，水與閉同則死，爲十病。

癉陰之脈，毆於足大指叢毛之上，乘足柎上廉，去內□□□□□□□□□

其血乃淫，氣血腐爛，百節皆沈，欵廿末，反而走心。不此豫治，且聞哭音。夫脈者，聖人之所貴殿。氣者，利下而害上，從煖而去清，故聖人寒頭而煖足。治病者取有餘而益不足，故氣上而不下，則視有過之脈，當環而久之。病甚而上於環二寸益爲一久。氣一上一下，當胎與附之脈而砭之。用砭啓脈必如式。癰種有農，稱其小大而爲之砭。砭有四害，一曰農深而砭淺，胃之不逐；二曰農淺而砭深，胃之泰過；三曰農大而砭小，胃之潡，潡者惡不畢；四曰農小而砭大，胃之泛，泛者傷良肉殿。

農多而深者，上黑而大；農少而深者，上黑而小；農多而淺者，上白而大；農少而淺者，上白而小，此不可不察殿。有農者不可久殿。

相脈之道，左□□□□案之，右手直踝而簟之。它脈盈，此獨虛，則主病。它脈滑，此獨衛，則主病。它脈靜，此獨動，則生病。夫脈固有動者，骭之少陰，臂之鉅陰、少陰，是主動，疾則病。此所以論有過之脈殿，其餘謹視當脈之過。

治病之法，視先發者而治之。數脈俱發病，則擇其甚者而先治之。

《集驗背疽方・論渴疾本原》 有一貴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飲水數升，愚遂獻此方。諸醫失笑云：此藥若能止渴，我輩當不復業醫矣！諸醫盡用木瓜、紫蘇、烏梅、參、苓百藥煎等生津液，止渴之藥，服多而愈渴甚，數日之後，茫無功効，不得已而用此藥，服之三日，渴止。因此相信，遂久服之，不特渴疾不作，血氣益壯，飲食加倍，强健過於少壯之年。蓋用此藥，非愚敢自執鄙見，實有源流，自爲童兒時，聞先君言：有一士大夫病渴疾，諸醫遍用渴藥，治療累載，不安。有一名醫誨之，使服加減八味丸，不半載而疾痊，因疏其病源云：今醫多有醒脾、生津、止渴之藥，誤矣！其疾本起於腎水枯竭，不能上潤，是以心火上炎，不能既濟，煎熬而生渴。今服八味丸，降其心火，生其腎水，則渴自止矣。復疏其藥性云：內真北五味子最爲得力，此一味獨能生腎水，平補，降心火，大有功效。家藏此方，親用有驗，故敢詳著之，使有渴疾者信其言，專志服餌而取效，無爲庸醫所惑，庶廣前人製方濟惠意。

《癰疽神秘灸經・手陽明大腸經》 手陽明起於商陽，二間、三間、合谷、陽谿、偏歷、下廉、三里上、曲池、肘髎、迎香、五里、臂臑、肩髃、巨骨、當、天鼎、扶突、禾髎，終於迎香，週流二十六，復流而已。蓋此經氣血所滯，發之爲疽，爲癰，爲腫，爲毒，隨症治之，先疎其滯，何患不痊。

蜂窠疽生於左肩下二寸，其疽之發，先熱後寒，皮赤，四十九竅如蜂窠，急灸三間二七壯，使毒氣無滯。

愚按：《針灸經》云：三間二穴，一名少谷，在手大指次指本節後內側陷中。

乳癰之發，其症不一，有發生於乳上曰乳氣，乳左曰侵囊，乳右曰乳疽，乳下曰乳岩，當乳頭所發曰乳毒，俱當灸足三里，並肩髃各七壯，滯散而痊也。

愚按：《發揮》云：肩髃二穴，在肩端兩骨間陷中，舉臂，有空是穴，三里二穴，在膝眼下三寸骭外廉兩筋間，當舉足取之。又治腿膝痠痛，或瘃腫疼痛。凡寸俱用同身寸，圖見後。

顴疔之發，發於當面顴上，其色白，其頭陷，如鼻有黑氣者，不治。治法當灸偏歷二七壯。

愚按：《發揮》云：偏歷二穴，在腕中，後三寸。



手陽明大腸經圖

《癰疽神秘灸經・足陽明胃經》 足陽明經之流行，從鼻，交頞中旁，約太陽之脈，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頦鼻之山根是也。此經起於鼻兩傍迎香穴，左右相交爲頦，過晴明之下，循鼻外，歷承泣，通於伏兔，流於巨虛，週流而注。蓋其經之血氣所滯，發症多矣。法當分而治之。髮疽之發，發於當面，入髮三分是。鬢疽之發，於耳旁，入鬢者是也。唇癰，發於當唇是也。牙癰，當牙根之所，發於上者牙癰，下者牙疽，頂起牙者牙疔也，或牙縫突肉所起者，亦牙疔也。治法，灸神授二七壯，隨人大指上直去骨

鏄處起用，患人手二跨。

愚攷神授穴，諸書皆無，蓋祕法也。

髮疽，灸缺盆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缺盆二穴，一名天蓋，在肩下橫骨陷中。如瘰癧患在此穴，即於此穴灸之，亦效。

鬢疽，灸伏兔七壯。

愚按：《發揮》云：伏兔二穴，在膝上六寸起肉正跪坐而取之，一云膝蓋上七寸。

唇疽，灸牘鼻七壯。

愚案：《針灸經》云：牘鼻二穴，在膝臏下，骭骨上，骨解大筋中。又治膝中痛不仁，難跪起，膝臏腫潰者不可治，不潰者可療。若堅硬且勿攻，先以洗熨，即微刺之愈。

牙疽當灸足外踝骨尖上三壯。

愚攷：諸書，皆無此穴，乃祕法也。又治霍亂轉筋，及卒然轉筋欲死者，急灸足外踝尖各三壯，如緑豆大。若轉筋在股內，灸內踝尖；轉筋在外股，灸外踝尖，神驗。《針經》云：凡疽卒著，五指筋急，不得伸屈，灸踝骨中尖數壯，立瘥。氣毒流注，發於此經，從缺盆骨起，流注氣合，復至天樞，走注有九箇，莫治。治法：當灸梁丘七壯。

愚按：《發揮》云：梁丘二穴在膝上二寸，兩筋間。



足陽明胃經圖

《癰疽神秘灸經・足太陰脾經》 足太陰之脈，起於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竅骨後，上內踝前廉㕮骨，今作孤拐骨是也，流注沖陽之所。行陰行陽二氣之所滯，發而爲疽，其發不一，對證治之。脇癰之發，於右脇下，長五寸許，闊三寸，微腫甚者，戰寒，小腹痛也，當灸衝門二七壯。左右同法。

愚按：《發揮》云：衝門二穴，上去大橫五寸，在府舍下橫骨端的中動脈。

陰疽之發在足內股，其形長，其闊二寸許。上而發下，易治；下而發上，難治。其色微赤痛甚，曲膝不能。申舒是也，當灸商丘七壯。

愚按：《發揮》云：商丘二穴，足內踝下微前陷中。

腹癰之發，發於臍下，橫而腫，微赤甚痛，牽引背痛是也，當灸箕門七壯。

愚按：《發揮》云：箕門二穴，在魚腹上越筋間，陰股內動脈，應手是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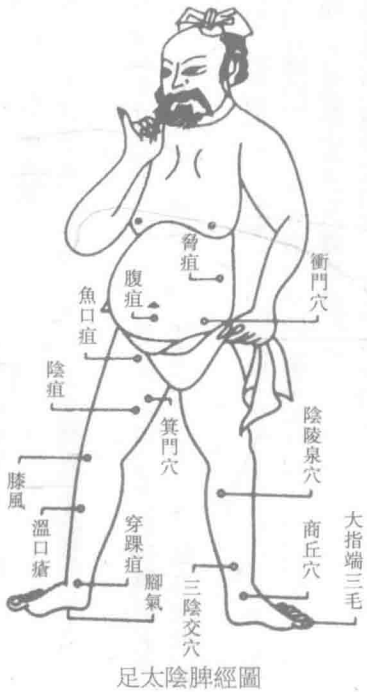
魚口疽，一名橫痃，發於左者曰痃，發於右者曰魚曰，橫腫爲便毒。當灸足大指端三壯，穴在指甲後三毛間。

愚按：《針灸經》云：三毛間，即大敦穴也，在足大指聚毛中。

鶴膝風在膝內股，當膝腫痛甚者，見青筋引心痛是也。當灸三陰交七壯，甚則二七壯；待膝伸直爲住，再甚則當膝項灸七壯。腳氣亦灸此穴。

愚按：《針灸經》云：三陰交，二穴在內踝上三寸，骨下陷中。膝項諸書無載，蓋祕法也。

穿骨疽，在內踝骨中發腫，內外甚痛，不能行動者是也。當灸隨患足大指端三壯。穴見前。



足太陰脾經圖

《癰疽神秘灸經・手少陰心經》 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鬲，路小腸，心系有二，一則於肺相通，而入肺兩大葉間；一則由肺葉而下，曲折回後，並脊腎肺絡相連，貫脊髓，與腎相通，正當七節之間。蓋五臟系皆通於心，而心通五臟系也。手少陰經起於心，循任脈之外，屬心系，下鬲當臍上二寸分，絡小腸，其支也。蓋其經，氣血所滯發症者，六疎通之。

喉癰之發，正於咽喉之下，赤腫連喉，痛甚，不能下飲者是也，當灸少沖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少沖二穴，一名經始，在小指內廉端去爪甲角，如韭葉。又治口舌患疔毒，及舌腫大，常治。甚者，更針舌青筋，出血尤良。

氣癭之發，在於胸間乳上二寸，赤腫，痛甚，引心者是也，當灸靈道七壯。

愚按：《發揮》云：靈道二穴在掌後一寸五分。

臑疽之發，正於臂上連肩，青腫，長而堅者是也，當灸小海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小海二穴，在肘內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中，屈手向頭取之。又治腋下瘰癧，不問腫潰並效，臂疼不能神，及齒齦爛，或齒寒，腦風頭痛尤效。

腋疽，亦灸少海穴七壯。穴見於前。

穿骨疽之發，正手掌後三寸許，兩筋間，大如鶴子，堅如石，按之至骨痛甚者是也，當灸神門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神門二穴，一名兌衝，在掌後兌骨端中。

兌疽，亦灸神門穴七壯。穴見於前。

喉風喉閉，灸少商少衝二穴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少商二穴，在手大指端內側，去爪。

《癰疽神秘灸經・手太陽小腸經》 手太陽之脈，起於手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　臂骨盡處爲腕，腕下兌骨爲踝。本經起小指端，順而行之，其經氣血凝滯，發而爲疽，依圖治之。

侵腦之發，正於銳背穴中髮下，一云，大陽中是也。其証之發，戰寒霍亂，熱頭痛如斫，雙目引痛是也，當灸支正七壯，甚則三七壯。

愚按：《發揮》云：支正二穴在腕五寸。

鳳眉之發，正於面目之間發，而長如生瓜樣者，不治。皮亦引腫，兩目皆閉，侵髮赤腫，痛不可忍者是也，當灸陽谷七壯。

愚按：《發揮》云：陽谷二穴，在手外側腕中，兌骨下陷中。

黑疔之發，在於耳中，腫痛連腮，赤腫者是也，當灸後谿七壯。

愚按：《發揮》云：後谿二穴，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

鼻疔之發，在於鼻內痛，而引腦門不能連氣，鼻大如瓶黑者，不治。連牙不得開者，亦不治。法當灸腕骨七壯艾，如綠豆大。

愚按：《針灸經》云：腕骨二穴，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

項疽之發，在於項中，當脊不能回顧，腫連兩耳者是也，當灸天宗七壯，艾如綠豆大。

愚按：《針灸經》云：天宗二穴，在乘風後大骨陷中。

肩風之發，在於肩上青腫者是也，甚者痛連胸脇，當灸肩貞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肩貞二穴，在肩胛下兩骨解間，肩顯後陷中。

馬口瘡，生鼻下，腫痛，大如馬口，當灸掌後五寸半七十壯，火爆爲度。

愚案：掌後五寸半，諸書皆無此名，蓋祕法也。



手太陽小腸經圖

《癰疽神秘灸經・足太陽膀胱經》 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目大角爲內眥，髮際前爲額，腦上爲巔，巔頂也。足太陽起於目內眥，通晴明，傳攢竹，遇神庭，歷，曲差，五處，承光，通天，斜行，左右相交於巔上之百會，復流於督脈之交會也，後流飛陽，交會之際。其經氣血凝滯，而發爲癰者，尤當隨證治之。

王枕之發，在於枕後髮中，腫起，痛引鼻塞者是也，當灸風門三七壯，艾

如緑豆大。

愚案：《針灸經》云：風門二穴，一名執府，在二椎下兩旁各開寸半。發疽之生於當背脊外兩旁，堅赤而腫，在於膏肓穴相近者是也，治法灸心腧七壯，艾如緑豆大。

愚按：《針灸經》云：心腧二穴，在五椎下兩旁各寸半。背疽之發，其證有五，一曰發背，二曰氣發，三曰蓮子發，四名荷葉搭，五曰脊發。治之當視其色，赤腫易治，黑陷莫治。須觀得症，月令生身則生，尅身則死。假如春木青如疽黃，不治，夏令火疽反黑，亦不治，餘皆倣此。如得疾急，當騎竹馬法，灸二七壯，委陽二七壯，便毒氣疎通，而無滯也。

愚案：委陽穴在足關中外廉兩筋間，屈身取之，治腸風痔漏，尤效。騎竹馬所灸之穴，乃心脈所過之地。凡癰疽之疾，皆心氣留滯，故生此毒，灸之則心痲即時流通。如未成膿者即消，雖成膿及潰者，其毒頓減。如穴得真誠有回生之功，但患者多因取穴不便，不肯用此法，故常用隔蒜灸法，亦效。如癰疽發背，疔腫惡瘡，一二日至五六日，不問痛否，取大蒜切片，如三錢厚，置瘡頭上，用艾壯於蒜上灸之，三壯換蒜，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毒氣自然隨火而散。若瘡頭多，或腫大者，即用大蒜搗爛，攤患處，用艾鋪蒜上，燒之，甚者明灸。如漫腫，或未發出，瘡頭不明者，用紙一片浸濕，隨覆患處，視先乾處，即是瘡頭。太抵氣血壯實，或毒少輕者，可假藥力消散，或腐潰。怯弱之人，熱毒中隔，內外不通，不行針灸，藥無全功矣。丹溪云：火以暢達，拔引鬱毒，此從治之意，即此法也。騎竹馬法圖增附於後，以便取用。

搭手在右，當灸會陽二七壯。

愚按：《發揮》云：會陽二穴，在尾骶兩旁。

腎疽，當灸合陽五壯。

愚案：《發揮》云：合陽二穴，在膝約文中央下三寸。婦人血崩尤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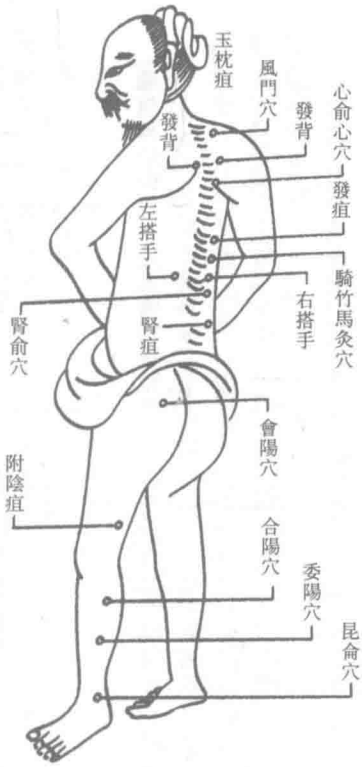
附陰疽，當灸崑侖二七壯。

愚按：《發揮》云：崑侖二穴，在足外後跟骨上陷中。治風疹、風熱、冷痹，亦效。



騎竹馬圖

《癰疽神秘灸經・騎竹馬取穴法》將長篾一根，男左女右，於患人臂腕橫紋處名曲池穴，自穴量至手中指相平，截段爲則子，先令病人脫衣，以竹杠一條騎足，兩人前後杠起，足要離地，兩傍更以二人扶定，毋令動搖，卻以前大篾則子豎杠上，從尾間起，貼脊量至則子盡處，以墨點記之，卻以同身寸則子就於墨記處，兩邊各量一寸半，盡處各以墨點之，即是灸穴，左右各灸二七壯。



足太陽膀胱經圖



取同身寸圖

先曲患人中指，用短篾一根，男左女右，手量取橫紋盡處，段爲則子，名同身寸。

《癰疽神秘灸經・足少陰腎經》 足少陰腎之經，腎兩枚，狀如石卵，色黑紫，當胃下兩旁，入脊膂，附脊之節十四推下，與臍平，其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又云：足少陰起小指之下，斜向足心之湧泉，上循至咽喉。其經血氣凝滯，變症有三，一曰心口疽，二曰齒癰，三曰赫癰，隨症治之。心口疽，在當心兩乳之中者是也，其疽發而先熱後寒，赤腫引背痛甚，宜灸陰谷三七壯，艾如綠豆大。

愚按：《針灸經》云：陰谷二穴，在膝內輔骨後，大筋下，屈膝取之。

齒癰之發，在臍上五寸許，其形長如鶩子，令人寒戰，口口痛連兩脇，當灸築賓二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築賓二穴，在內踝上腨分中。

赫癰在當臍，大如瓜，突出，紅甚，如瘭瘤，當灸陰谷七壯，築賓二七壯。

愚按：《發揮》云：陰谷二穴，在膝內輔骨後，大筋下，小筋上，按之應手，伸膝乃得之。築賓二穴。見前。



足少陰腎經圖

《癰疽神秘灸經・手厥陰心包絡經》 手厥陰心包絡經，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歷絡於三焦，上腕、中腕、臍下一寸爲下焦也，傳之分也，其支循胸出脇，下腋傳於太陰少陰之間，入肘傳遍。此陽中之陰，陰之陰也，故厥陰之中存陽明之氣傳注，三陰之所是經，血氣凝滯，發之爲毒，有六治法，當詳辨之。

胸疽之發，在於兩乳之中，上二寸許，發而頭痛，心虛體倦，其色赤腫，痛引十指者是也，當灸郄門二七壯，艾如綠豆大。

愚按：《針灸經》云：郄門二穴，在手臂去腕五寸。

肘癰之發，於肘尖之上，不能舒伸，令人肩背痛引者是也，當灸間使二七壯。

愚按：《發揮》云：間使二穴，在掌後三寸兩筋間陷中。又治癭瘤、疥瘡、頑癬，及腋腫痛。

蛇頭一疔，發於中指甲，當項紫黑色，痛引心腹，甚者令人口青色，急當灸內關二七壯，甚者三七壯。

愚按：《發揮》云：內關二穴，在掌後去腕二寸。又治銳疽瘰癧。

魚肚之發，於中指中節中者是，令人戰寒，痛甚徹骨，宜灸合谷二七壯。穴見肺經圖。

合疔，一名虎口，發於大指口中，些小黑色者是，當灸內關間使各三七壯。二穴見前。



手厥陰心包絡經圖

《癰疽神秘灸經・手少陽三焦經》 手少陽三焦之脈，起於手小指次指之端，上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臂骨盡處爲腕，腠盡處爲肘。

又云：手少陽起於小指次指端關冲穴，上出次指之間，歷腋門，循手表腕之陽池，循至禾髎、絲竹、咽喉之所，復流不竭。此經氣血之滯，發而爲患，有七當審治之。

頰疔，在肉頰骨尖高處，是發時寒甚，咬牙，口不能開合，治法當灸外關二七壯。

愚按：《發揮》云：外關二穴，在手腕後二寸陷中。

魚腮之發，於耳下，平顋中是也，發時連牙，通裏痛甚，灸四瀆三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四瀆二穴，在肘前五寸外廉陷中。瘭之爲證，發於耳前半寸，其形如鷄子，經手不痊，膿水長出是也，當灸天井三七壯。

愚按：《發揮》云：天井二穴，在肘外大骨後上一寸，兩筋間陷中，屈肘得之。又云：曲肘後一寸，又手按膝頭取之，兩筋骨罅，常治五痔瘰癧，亦效。

肩疽，發於肩上，引背腫赤，當灸會宗三七壯。

愚按：《發揮》云：會宗二穴，在臂腕後三寸空中一寸。髎疽，發於肩下，腋相連腫者是也，灸會宗七壯。穴見前。

濼癰之發，在於臂內，堅如鵞於，按之痛徹骨，惡寒是也，當灸腋門三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腋門二穴，在手小指次指間陷中。

石榴疽，發在臂者，宜灸天井穴。各經有之，先腫似碗，後皮翻轉如榴，法無可治。惟菊華藥煎湯洗淨，又用菊華燒灰，入輕粉對，和口敷之，未嘗試驗。

愚按：見破後久則翻如榴實，最頑，惟隔蒜灸，貼神異膏，更服黃礬丸、仙方活命飲，有效。



手少陽三焦經圖

《癰疽神秘灸經・足厥陰肝經》 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聚毛之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足大指甲後爲三毛，三毛後橫文爲聚毛相去也。足厥陰起於大指聚毛之大敦，循足跗上廉，行間、大冲、蠡溝、陰中、陰器、章門、食竇、雲門、百會、週而流注。蓋其經氣血凝滯，外證之發有五，內則有氣癖之發，赤申肝氣之所滯，並附灸法，當審而治之。

咬骨一疽，發於裏股，無形作痛，蓋毒氣在骨中所發也，當灸陰包三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陰包二穴，在膝上四寸，股內廉兩筋間。

透腦一疽，發於當鼻上，如鷄子堅硬，按之痛連心者是也，當灸膝關二七壯。

愚按：《發揮》云：膝關二穴，在犢鼻下二寸陷中。

陰疽之生在於陰器之左，連陰子腫赤，痛連小腹者是也，當灸中都二七壯。

愚按：《發揮》云：中都二穴，在內踝上七寸，骭骨中，腸澼下沫，諸藥不應，灸之即止，頑疝或攻腹作痛，更效。

玄疽之生在於陰器之右，連陰子腫青，痛連兩肋者是也，當灸蠡溝三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蠡溝二穴，足踝上五寸。

襠疽之生，在於陰器之底，連肛，陰子腫赤，痛連腰背者是也，當灸三陰交三七壯。穴見脾經圖。

氣癖之生，在腹皮裏膜外，狀如覆杯者是也，當灸章門二七壯。

愚按：《針灸經》云：章門二穴，一名長平，一名脇膠，在大橫外，直臍季肋端，側臥屈上足，伸下足，舉臂取之。

坐馬癰，在陰前後中間，在右名下馬癰，在左名上馬癰，在內尖頭者名鸛口，能殺人，俱灸膝下外廉備骨，盡處是穴。

愚攷諸著皆無此穴，乃秘法也。



足厥陰肝經圖

《癰疽神秘灸經・督脈圖》



督脈起於下極之俞，兩陰之間，屏翳處也。屏翳筋間爲篡，篡內深處爲下極，督脈之始也。滯惟發於魚尾，令人言對口疽是也，當灸神關二七壯。愚攷：諸書無此穴，蓋祕法也。

六腑不和所生爲癰，五臟不調所生爲疽。

陽滯於陰則生癰，陰滯於陽則生疽。

《癰疽神秘灸經・看內癰疽訣法》 癰疽生於外，可見內者，難治。況隱於臟腑者，宜乎詳審，生於背脊俞穴，生於腹內當看募穴。

中府穴，在乳上三肋間，手大陰肺經募。此穴處隱隱痛而不已者，肺中生癰疽也。穴痛處內覺微凸起者是也，咳嗽，喉中醒臭，吐痰黃色，如米粞槐，若抱壞鷄子臭，或吐痰，瘀血穢血，此內潰也。初起，先以小青龍湯發散之方，在仲景書次以各藥，凡內癰疽俱在大便出膿血，惟肺癰從口出膿血。經云：膿盡則愈，膿盡則死。常治潰後，脈短濇者生，脈洪大者死。其心胸之疽，在氣分屬上焦，宜瓜蔞飲子拔毒飲，在肚腹屬中焦、下焦，氣血之分，宜桃仁承氣湯、薏苡仁湯治之。

巨闕穴，在心窩下，蔽骨下一寸，足陽明胃經之募，在手厥陰心包絡地方，起於胸中，此處隱隱內痛，心生癰疽也，痛處肉微凸起者是也。

期門穴，在乳下兩肋端，足厥陰肝經之募，穴處隱隱內痛，肝生癰疽也，痛處肉微凸起者是也。

章門穴，在季脇端，足厥陰肝經之募，穴內隱痛不已，脾生癰疽也，痛處微凸起者是也。

中脘穴，在臍上四寸，足陽明胃經之募，穴痛不已，胃生癰疽也，痛處肉微凸起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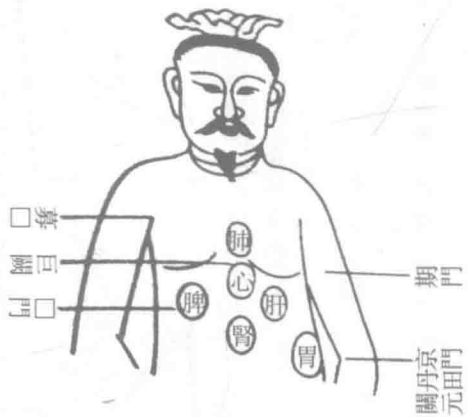
京門穴，在脇下季脇本，足少陽膽經之募，穴內痛不止，痛處肉微凸起者，腎生癰疽也。

天樞穴，在臍旁二寸，足陽明胃經，內痛不已大腸生癰疽也，痛處肉微凸起者是也。

丹田穴，在臍下二寸，足陽明胃經，穴處內痛不已，肉微凸起，三焦生癰，乃膀胱之毒也。

關元穴，在臍下三寸，足陽明胃經穴，內痛不已，小腸生癰，痛處肉微凸起者是也。

凡心之下，內癰疽，腹皮皆甲錯，內如刀刺，腹急按乏，則濡，小便如淋不調，發熱無汗，惡寒，脈遲緊，膿未成，可下。有血，脈洪數，濃已成，身無熱，腹無積，按之濡，爲癰。



圖發九

十已上，頭頂鬢頤背膂腰脇，或筋骨之上，所視不見之處，稍有瘡癤，便不可輕易待之。若視之怠慢，以爲常疾，每見從微主著，喪命者多矣。便宜速急治之，庶幾得救。譬之救火，初起則易救，至於燎原之勢，不可撲滅矣，其理亦由是也。凡瘡未破，毒攻臟腑，一毫熱藥斷不可用。若已破潰，臟腑既虧，飲食不進，一毫冷藥亦不可用，此是先後次第之要訣也。夫瘡有五善七惡，不可不辨：若動息自寧，飲食知味，一善也；便利調勻，二善也；膿潰腫消，色鮮不臭，三善也；神彩精明，語聲清朗，四善也；體氣和平，五善也。如煩躁時嗽，腹痛渴甚，泄利無度，小便如淋，一惡也；膿血大泄，瘀痛尤甚，臭惡難近，二惡也；喘麁短氣，恍惚嗜臥，三惡也；未潰先黑，久陷面青，唇黯便污者，四惡也；肩項不便，四肢沉重，五惡也；不能下食，服藥而嘔，食不知味，六惡也；聲嘶色脫，唇鼻青黑，面目四肢浮腫，七惡也。更有氣噫痞塞，欬逆身冷，自汗無時，目瞪耳聾，恍惚驚悸，語言顛錯，皆是惡證也。五善見三則善，七惡見四必危。若五善併至則吉而安，七惡全見必危而死矣。已上所論大綱，其諸證候治法，別論於後。

《外科集驗方・諸瘡論》 夫諸瘡者，謂諸般小瘡也。其名證不同，此皆心腎不交，飲食不節，腸胃停留宿滯，風毒與血氣相搏，凝滯於肌肉之間而發也。凡人體虛，感受風熱濕毒之氣，發爲瘡瘍。癢痛瘀腫，身熱多汗，是爲惡瘡。若或生於手足間，相對如新栗黃，癢痛拆裂，搔破則黃水淋漓，有孔如瘡，久而生蟲，是爲瘡瘡。或初生如飯粒，漸大而有根，頭破血流膿出，肉反如花開之狀，是爲翻花瘡。或初生甚小，先癢後痛，汁出浸淫，濕爛肌肉，延及遍身，名曰浸淫瘡。或生於兩耳鼻面，爛及下部諸竅，浸入筋絡，月中則瘡盛，月末則瘡衰，以其隨月而生，是爲月蝕瘡。或毒氣攻於手足指，弩肉裹上指甲，疼痛出血，瘡中有蟲，是爲甲蛆瘡。或指頭先腫，瘀熱掣痛，然後於爪甲邊結膿，甚者爪甲俱脫，是爲代指。有人稟性畏漆，見漆則中毒，面癢而腫，搔之成瘡，延及遍身，膿瘀癢痛，是爲漆瘡。盛暑之時，腠理易開，風熱毒氣搏於皮膚，輕者狀如撒粟，重者熱汗浸漬，匝匝成瘡，是爲痱瘡。或心神煩燥，遍身發瘡，赤爛如火，名曰熱瘡。或身觸風寒冷氣，以致血澁不行，其瘡頑滯不知痛癢，經久難療，名曰冷瘡。或身發瘡腫，非癰非疽，非癬非疥，狀如惡瘡，或瘥或劇，名曰無名瘡。或頭生白團，斑剝如癬，上有白皮，久則成痂，遂致滿頭生瘡，中有孔有膿，細蟲入裏，不痛微癢，少長不瘥，名曰禿瘡。

《外科集驗方・瘡科總論》 夫癰疽瘡瘡者，皆由氣血不和，喜怒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調，使五臟六腑之氣怫鬱於內，以致陰陽乖錯，氣血凝滯而發也。亦有久服丹石燥熱之藥，熱毒結深而發爲癰疽也。夫癰疽之疾，多生於膏粱富貴之人，以其平昔所食肥膩炙煿，安坐不勞，嗜欲無節，以致虛邪熱毒內攻，煎熬氣血而成也。癰者，壅也，大而高起，屬乎陽，六腑之氣所生也，其脈浮數。疽者，沮也，平而內發，屬乎陰，五臟之氣所成也，其脈沉數。瘡者，其總名也。瘡者，有頭小瘡也。經云：諸痛癢瘡，皆屬心火。蓋心主血而行氣，若氣血凝滯，挾心火之熱而生癰疽之類也。然所感有淺深，故所發有輕重大小之不同也。六腑積熱騰出於外，肌肉之間，其發暴甚，皮腫光軟，侵袤廣大者，癰也。五臟風毒積熱攻注於肌骨，其發猛惡，初生一頭如痦瘺，白色焦枯，觸之而痛應心者，疽也。熱發於皮膚之間，是以浮腫，根小不過二三寸者，瘡也。夫癰發於六腑，若燎原之火，外潰肌肉。疽生於五臟，沉澁難療，若陶室之燧，內消骨髓。癰則易療，惟難將息而遲瘥；疽則難療而易痊復。夫諸瘡之中，惟背疽疔瘡最爲急證，其次莫如腦疽、腸癰、喉癰之類，亦其急者也。至若瘰癧、懸癰、痔漏諸瘡之類，其證可緩而治也。又有疥癬、膿瘡、風疳之類。雖云俱屬瘡類，而其輕重緩急自有不同也。夫癰疽之疾，要須察其是實是虛，是冷是熱，或重或輕，對證用藥，無失先後次序。凡人年四

若婦人玉門生瘡，久不愈，因而浸淫，名曰陰蝕瘡。或冬月因寒，手足皸裂成瘡，名曰凍瘡。若刀斧所傷者，名曰金瘡。湯火所傷者，名曰火瘡也。已上諸瘡名目不同，其治之方各具於後，臨證之際宜詳審焉。

《外料精義・論瘡腫診候入式法》 夫醫者，人之司命也；脈者，醫之大業也。蓋醫家苟不明脈，則如冥行索途，動致顛覆矣。夫大方脈、婦人、小兒、風科，必先診脈，後對證處藥。獨瘡科之流，多有不診其脈候，專攻治外，或有證候疑難，別召方脈診察，於瘡科之輩，甘當淺陋之名。噫！其小哉如是。原夫瘡腫之生，皆由陰陽不和，氣血凝滯。若不診候，何以知陰陽勇怯，血氣聚散耶。由是觀之，則須信療瘡腫於診候之道，不可闕也。歷觀古今，治療瘡腫方書甚多，其間診候之法，畧而未詳，比夫諸科，甚有滅裂。愚雖不才，輒取《黃帝素問》、《難經》、《靈樞》、《甲乙》及叔和、仲景、扁鵲、華陀、《千金》、《外臺》、《聖惠》、《總録》，古今名醫諸家方論之中，診候瘡腫之說，簡編類次，貫成篇帙。首載診候入式之法，次論血氣色脈參應之源，後明脈之名狀，所主證候及瘡腫逆從之方，庶使爲瘡腫科者，覽此則判然可曉，了無凝滯於胸，次一朝臨疾，診候至此，則察逆從，決成敗，若黑白之易分耳！

《外科精義・論榮衛色脈參應之法》 夫天地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在人，曰血與氣。蓋血者榮也，氣者衛也；榮者榮於中，衛者衛於外。所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脈者，血氣之先也。血非脈則焉能榮於中，氣非脈則焉能衛於外，二者相資而行。內則通於五臟六腑十二經絡，外則濡於九竅四肢百節萬毛。晝夜循行，如環無端，以成其度，會於寸口，變見於脈。故曰氣血者，人之神也；脈者，氣血之神也。所以治病之始，五決爲紀。蓋五決者，五臟之色脈也，脈應於內，色應於外，其色之與脈當相參應。故曰：能合色脈，可以萬全也。凡爲醫，先須調明色脈，況爲瘡科，若於此不精，雖聰惠辯博，亦不足委也。

《外科精義・論持手訣消息法》 夫診候之脈法，常以平旦爲紀。陰氣未散，陽氣未動，飲食未進，血氣未亂，經脈未隆，絡脈調勻，故乃可診。有疾之脈，若遇倉卒病患，不拘此論。《內經》所謂持脈有道，以虛靜爲保。但可澄神靜慮，調息凝心，視精明，察五色，聽音聲，問所苦，方始按寸尺，別浮沉，以此參照，決死生之分矣。復觀患人身形長短肥瘦，老少男女，性情緩急，例各不同。故曰形氣相得者生，三五不調者病。謂如室女尼冠，脈當濡而弱；嬰兒孺子之脈細而疾；三四歲者，呼吸之間，脈當七、八至爲平；比夫常人，特不同耳。大抵男子先診左手，女子先診右手。男子左脈大則順，女子右脈大則順。大凡診脈先以中指揣按掌後高骨，骨下爲關，得其關位，然後齊下兩左右二指。若臂長人，疎排其指；若臂短人，密排其指。三指停穩，先診上指曰寸口，浮按消息之，中按消息之，重按消息之，上竟消息之，下竟消息之，推而外之消息之，推而內之消息之，然後先關後尺消息之。一類此，若診得三部之中，浮沉、滑澀、遲疾不調，何病所主，外觀形色，內察脈候，參詳處治。以忠告之，不可輕言談笑，亂說是非，左右瞻望，舉止忽畧，此庸醫也。

《外科精義・論三部所主臟腑病論》 夫診候之道，醫者之難精也。若非證下苦辛，勤於記誦，參師訪友，晝夜不遑，造次顛沛，寤寐俯仰，存心於此，安能知神聖之妙哉。古人曰：按其脈，知其疾，命曰神，以悟其探賾索隱之妙也。又曰：切其脈，治其病，謂之巧，以明其指別之功也。蓋三指相去毫釐之近，主病若千里之遠，觀夫指別之功，世人固以爲難，命曰神，豈容易可至哉。常攷於經，脈有三部寸、關、尺也。從魚際至高骨，卻地一寸曰寸，從寸上一分曰魚際，從寸至尺曰尺澤，寸後尺前爲關。關前爲陽，卽寸口也；關後爲陰，卽尺脈也。陽出陰入以關爲界。寸主上焦，頭、手、皮毛；關主中焦，腹及腰；尺主下焦，小腹及足。此三部所主大畧也。又有左右兩手三部，爲之六脈也；又有人迎、氣口、神門所主，又各不同。蓋左手關前曰人迎，右手關前曰氣口，兩關之後一分卽曰神門。故脈法讚曰：肝心出左，肺脾出右，腎爲命門，俱出尺部。魂魄穀神，皆見寸口。所謂左手關前心之部也，其經手少陰與手太陽爲表裏，小腸合爲府。左手關上肝之部也，其經足厥陰與足少陽爲表裏，膽合爲府；左手關後腎之部也，其經足少陰與足太陽爲表裏，膀胱合爲府。右手關前肺之部也，其經手太陰與手陽明爲表裏，大腸合爲府。右手關上脾之部也，其經足太陰與足陽明爲表裏，胃合爲府。右手關後命門之部也，其經手厥陰與手少陽爲表裏，三焦合爲府。此謂六部所主臟腑十二經之義也。又《脈要精微論》曰：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小腹腰股膝脛足

中事也。瘧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頭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也。故中風者，陽氣受也。有脈俱沉細數者，少陰厥也，沉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爲恇仆。諸浮而數者，皆在陽，爲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身寒。推而外之，內而不外者，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者，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者，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者，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寒也。已上諸疾，若非指明心了，烏可得而妙也。又《平人氣象論》曰：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行五動，爲以大息，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滑不澀，不浮不沉，不遲不數，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蓋平人之常，氣稟乎胃。胃氣者，平人之常氣也。所以人常稟氣於胃，故脈以胃氣爲本也。《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合。《靈樞經》云：胃爲水穀之海也。又曰：脈應四時曰平信。夫四時之脈，皆以胃氣爲本。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春之胃脈微弦曰平，餘皆倣此。逆四時則病矣。若診婦人之脈，妊身則慎，勿亂投湯散。其婦人之脈，診得少陰脈動甚，則有子也。又曰：陰搏陽則有子也。又曰：身汗而無脈者，卽有妊也。蓋重身者，問其月事，觀其體貌，然後主治，不可忽也。又經曰：察色按脈，先別陰陽。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是以治病者，必求其本。本於陰陽，寒暑四時，五臟之根也。以脈言之，則浮沉也；以部言之，則尺寸也。故經云：脈者，陰陽之法，以應五臟；是謂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其脈在中也。以浮沉論之，則曰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應在臟腑，則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所以心肺俱浮也。牢而長者肝也，按之而大舉指來實者腎也，所以肝腎俱沉也。遲緩而長者脾也，脾爲中州，所以脈在中也。仲景曰：大、浮、數、動、滑，皆陽也；沉、濇、弱、弦、微，皆陰也。陽者熱也，陰者寒也，所以寒則脈來沉而遲，熱則脈來浮而數，故曰諸數爲熱，諸遲爲寒，無如此驗也。《脈經》曰：諸浮爲風，諸緊爲痛，諸伏爲聚，諸弦爲飲。扎者失血，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濇則煩心，大則病進，浮爲在表，沉爲在裏，遲爲在臟，數爲在腑。又形壯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胸中氣多者斃。形氣相得者生，三五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此先聖診脈之大法也。故曰：凡治病，則察其形氣色澤，治之，無候其時也。所以形氣相得者生，色澤以浮者病易已，脈從四時者可治，脈弱似滑者，是有胃氣，此皆易治也。若形氣相失，或色夭不澤及脈逆四時，或脈實益堅，皆不可治。經所謂必察四難，而明告之。又若病熱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脈實，汗後脈躁，此皆難治也。若瘡疽之人，膿血大泄，脈滑數者，難治也。凡瘧膿多，或如清泔，脈滑大散，寒熱發渴者，治之無功也。若患肺瘡者，咳嗽膿血，脈見洪滑，治之難痊矣。大凡診脈，見浮數，應當發熱而反惡寒，雖頭項拘急，四肢煩痛，或復戰慄渴甚者，但有痛處，欲發瘡腫也。

《外科精義・論脈證名狀二十六種所主病證》 夫脈之大體，二十六種，此診脈之紀綱也。細而論之，毫釐少差，舉治必遠。總而言之，逆從虛實，陰陽而已，兩者議之，以要其中。謹於諸家脈法中，撮其機要，翦去繁蕪，載其精義。

浮脈之診，浮於指下，按之不足，舉之有餘，再再尋之，狀如太過，瞥瞥然見於皮毛間。其主表證，或爲風，或爲虛。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浮而數者熱也。浮數之脈應發熱，其不發熱而反惡寒者，瘡疽之謂也。

洪脈之診，似浮而大，按舉之則泛泛然，滿三部，其狀如水之洪流，波之湧起。其主血實積熱瘡腫。論曰：脈洪大者，瘡疽之病進也。如瘡疽結膿未成者，宜下之，膿潰之後，脈見洪大則難治。若自利者，不可救治也。

滑脈之診，實大相兼，往來流利如珠，按之則累累然，滑也。其主或爲熱，或爲虛，此陽脈也。瘡疽之病，膿未潰者，宜內消也。膿潰之後，宜托裏也。所謂始爲熱而爲虛也。

數脈之診，按之則呼吸之間動及六至，其狀似滑而數也。若浮而數則表熱也，沉而數則裏熱也。又曰諸數爲熱。仲景曰：脈數不時見則生惡瘡也，又曰肺脈洪數則生瘡也。診諸瘡洪數者，裏欲有膿結也。

散脈之診，似浮而散，按之則散而欲去，舉之則大而無力。其主氣實而血虛，有表無裏。瘡腫膿潰之後而煩痛，尚未痊退者，診其脈洪滑蠭散難治也，以其正氣虛而邪氣實也。又曰，肢體沉重，肺脈大則斃，謂浮散者也。

芤脈之診，似浮而軟，按之中央空兩邊實。其主血虛，或爲失血。瘡腫之病，診得芤脈，膿潰後易治，以其脈病相應也。

長脈之診，按之則洪大而長，出於本位。其主陽氣有餘也。傷寒得之，欲汗出自解也。長而緩者，胃脈也，百病皆愈，謂之長則氣治也。

牢脈之診，按之則實大而弦，且沉且浮，而有牢堅之意。若瘰癧結腫，診得牢脈者，不可內消也。

實脈之診，按舉有力而類結，曰實。經曰：邪氣勝則實，久病則虛，人得此最忌，瘡疽之人得此宜急下之，以其邪氣與臟腑俱實故也。

弦脈之診，按之則緊而弦，其似緊者爲弦，如按弦而不移，緊中內繩而轉動，以此爲異。春脈浮弦而平，不時見則爲飲爲痛，主寒主虛。《瘡疽論》曰：弦洪相搏，外緊內熱，欲發瘡疽也。

緊脈之診，似弦而緊，按之如切繩而轉動。其主切痛積癖也。瘡腫得之，氣血沉澁也，亦主痛也。

澁脈之診，按之則散而復來，舉之則細而不足。脈澁則氣澁也，亦主血虛瘡腫，潰後得之無妨也。

短脈之診，按舉則不及本位。《內經》曰：短則氣病，以其無胃氣也，諸病脈短皆難治也。瘡腫脈短，真氣短也。

細脈之診，按之則縈縈如蜘蛛之絲而欲絕，舉之如無而似有，細而微。其主亡陽，衰也。瘡腫之病，脈來細而沉時直者，裏虛而欲變證也。

微脈之診，按之則軟小而極微。其主虛也。真氣復者生，邪氣勝者危。瘡腫之病潰後，脈微而勻舉，自差也。

遲脈之診，按舉來遲，呼吸定息，方得三至，其狀似緩而稍遲。痼疾得之則善，新疾得之則正氣虛憊。瘡腫得之，潰後自痊。

緩脈之診，按舉似遲，而稍駛於遲。仲景曰：陽脈浮大而濡，陰脈浮大而澁，陰陽同等謂之緩。脈見長緩，百疾自瘳。凡諸瘡腫潰後，其脈澁遲緩者皆易愈，以其脈候相應，是有胃氣也。

沉脈之診，舉之不足，按之方見如爛綿，其主邪氣在臟也。水氣得之則逆，此陰脈也。瘡腫得之邪氣深也。

伏脈之診，比沉而伏，舉之則無，按之至骨方得，與沉相類，而邪氣益深矣。

虛脈之診，按之不足，遲大而軟，輕舉指下豁然而空。經曰：脈虛則血虛，血虛生寒，陽氣不足也。瘡腫脈虛，宜托裏和氣養血也。

軟脈之診，按之則如帛在水中，極軟而沈細，亦謂之濡。其主胃氣弱。瘡腫得之，補虛排膿托裏。

弱脈之診，似軟而極微，來遲而似有。仲景曰：微弱之脈，綿綿如瀉漆之絕。其主血氣俱虛，形精不足。大抵瘡家沉遲濡弱，皆宜托裏。

促脈之診，按之則去數，來時一止而復來。仲景曰：陽盛則促，主熱畜於裏也，下之則和。瘡腫脈促，亦急下之。

結脈之診，按之則往來遲緩，時一止而復來。仲景曰：陰盛則結。經曰：促結則生，代則死。

代脈之診，按之則往來，動則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曰代脈也。代者氣衰也，諸病見之不祥。大凡瘡腫之病，脈促結者難治，而況見代脈乎。

動脈之診，見於關上，無頭尾如豆大，厥厥然而動搖者是也。《脈經》曰：陰陽相搏故謂之動，動於陽則陽氣虛而發厥，動於陰則陰氣虛而發熱。是陽生於尺而動於寸，陰生於寸而動於尺，不可不辯也。

《外科精義·論三部脈所主證候》 夫寸關尺者，脈之位也。浮沉滑澁者，脈之體也。奠位分體，指文語證者，診脈之要道也。《脈經》曰：大凡診候兩手三部，脈滑而遲，不浮不沉，不長不短，去來齊等者，無病也。

寸口脈浮者，傷風也。緊者，傷寒也。弦者，傷食也。浮而緩者，中風也。浮而數者，頭痛也。浮而緊者，膈上寒，脇下冷，飲也。沉而緊者，心下寒而積痛。沉而弱者，虛損也。緩而遲者，虛寒也。微弱者，血氣俱虛也。弦者，頭痛心下有水也。雙弦者，兩脇下痛也。偏絕者，不遂也。俱絕者，不治也。濈濈如羹上肥者，陽氣微也，連連如蜘蛛絲者，陽氣衰也。

關主中焦，胸腹中事，去來徐而緩者，無病也。浮者，腹滿而不欲食，胃虛脹也。滑者，客熱在胃也。數者，熱結中焦也。沉伏者，中焦水氣，或嘔逆而吞酸也。弱者，胃氣虛也，雖有虛熱，不可大攻，須防熱去則生寒也。牢而實者，腹滿嚮嚮噎塞而不通，或復大痛。澀者，氣逆也。芤則瀉血。濇堅大實，按之不減而有力者，中焦實有結，伏在胃也。微浮者，積熱不消，蚘動心悸也。

尺主下焦，腰腎膝脛足中事也。尺脈浮者，風熱小便難也。沉者，腰背痛而腎氣不足。數者，臍下熱痛，小便赤色而惡寒也。遲者，下焦寒而陰虛也。緊者，臍下小腹急痛也。緩者，腳弱下腫而痿痹也。弱者，下冷而腎氣

衰也。軟者，腳不收而風痹小便難也。伏者，小腹痛而疝瘕穀不化也。細者，溏泄而下冷也。茇者，小便澀血而下虛也。牢而小者，足膝寒痹腳下隱隱疼痛也。細而急者，筋攣不能行也。來而斷絕者，男子小腹有滯氣也，婦人月水不利也。

《外科精義・論三部脈所主雜病法訣》　夫三部之中，俱見一脈，所主雜病，畧而言之。《脈經》曰：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微細，水穀之邪來見實堅，寒癖之邪來見弦小。又曰：浮而滑者，宿食也；短而滑者，酒病也；遲而滑者，脹滿也；洪而大者，傷寒也；浮而數者，傷風也；浮而急者，飲食不消，脾不磨也；沉而弦者，寒氣結而陰痛也；浮而緩者，皮膚不仁也；滑而散者，癰瘍也；遲而緩者，寒癥也；浮而濇者，霍亂也；弱而濇者，反胃也；緊而滑者，吐逆也；短而數者，心痛也；弦而數者，爲瘧也；緊而急者，尸遁也；實小而堅者，病在內而冷也；浮滑而緊者，病在外而熱也；短而急者，病在上也；長而緩者，病在下也；長而弦者，病在肝也，滑而洪者，病在心也；微而軟者，病在脾也；浮而濇者，病在肺也；沉而緊者，病在腎也。又訣曰：諸浮爲風，或爲虛也；諸緊爲痛，或爲積也；諸濇爲痹，諸弦爲飲，諸數爲熱，諸遲爲寒；芤則爲失血，軟則爲虛。若脈沉沉澤澤，四肢不仁者，亡崇也；或大而惕惕者，社崇也；若脈來乍大乍小，乍短乍長者，鬼崇也。

《外科精義・論診候肺疽肺瘻法》　夫肺者，五臟之華蓋也。處於胸中，主於氣，候於皮毛。勞傷血氣，腠理虛而風邪乘之，內感於肺也。則汗出惡風，咳嗽短氣，鼻塞項强，胸脇脹滿，久久不瘥，已成肺瘻也。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至於榮，則吸而不出。所以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熱相搏，氣血稽留蘊結於肺，變成瘡疽。診其脈候，寸口脈數而虛者，肺瘻也；數而實者，肺疽也。肺瘻之候，久嗽不已，汗出過度，重亡津液，便如爛瓜，下如豕脂，小便數而不渴。渴者自愈，欲飲者欲瘥，此由肺多唾涎沫，而無膿者，肺瘻也。其肺瘡之候，口乾喘滿，咽燥而渴，甚則四肢微腫，咳唾膿血，或腥臭濁沫，胸中隱隱微痛者，肺疽也。又《聖惠》曰：中府隱隱而微痛者，肺疽也。上肉微起者，肺瘡也。中府者，穴也，在雲門下一寸六分，乳肋間動脈應手陷中也。是以候，始萌則可救，膿成則多死。若欲知有膿者，但診其脈，若微緊而數者，未有膿也；緊甚而數者，已有膿也。又《內經》曰：血熱則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爲膿。大凡肺瘡當咳嗽短氣，胸滿時唾膿血，久久如粳米粥者難治。若嘔膿而不止者，亦不可治也。其嘔膿而自止者自愈，其脈短而濇者自瘥；浮大者難治。其面色當白而反面赤者，此火之剋金，皆不可治。

《外科精義・論瘡疽腫虛實法》　夫瘡疽膿潰，腫毒浸展，證候危惡者，須辯虛實。況夫虛者難補，實者易瀉。補瀉之法，不可輕用，若或少差，利害甚大。然而虛實證多端，不可不辯，有瘡之虛實，有臟腑氣血，上下真邪，各有虛實，故不同也。分而言之，則腫起堅硬膿稠者，瘡疽之實也；腫下軟慢膿稀者，瘡疽之虛也。瀉痢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並冷，脈弱皮寒，小便自利，或小便時難，大便滑利，聲音不出，精神不爽者，悉臟腑之虛也；大便硬，小便澀，飲食如故，腸滿膨脹，胸膈痞悶，肢節疼痛，口苦咽乾，煩躁多渴，身熱脈大，精神昏塞者，悉臟腑之實也。兄諸瘡疽，膿水清稀，瘡口不合，聚腫不赤，肌寒肉冷，自汗色脫者，氣血之虛也；腫起色赤，寒熱疼痛，皮膚壯熱，膿水稠粘，頭目昏重者，氣血之實也。頭疼鼻塞，目赤心驚，咽喉不利，口舌生瘡，煩渴飲冷，睡語咬牙者，上實也；精滑不滯，大便自利，腰腳沉重，睡臥而不寧者，下虛也。肩項不便，四肢沉重，目視不正，睛不了了，食不知味，音嘶色敗，四肢浮腫者，真氣之虛也。腫脈尤甚，痛不可近，積日不潰，寒熱往來，大便祕澀，小便如淋，心神煩悶，恍惚不寧者，邪氣之實也。又曰：真氣奪則虛，邪氣勝則實。又曰：諸痛爲實，癢爲虛也。又曰：診其脈洪大而數者實也，微細而軟者虛也。虛則補之，和其氣托裏也。實則瀉之，疎利而自導其氣。《內經》謂血實則決之，氣虛則掣引之。

《外科精義・辯瘡腫淺深法》　夫瘡候多端，欲辯淺深，直須得法。若不素知方論，而妄生穿鑿者，如大匠捨其繩墨，以意度量，安能中於規矩哉？嘗聞古人有言曰：多則惑，少則得。簡而論之，則瘡疽槩舉有三種：高而軟者，發於血脈；腫下而堅者，發於筋骨；肉皮色不相辯者，發於骨髓。又曰：凡療瘡疽，以手按搖，瘡腫根牢而大者深也，根小而浮者淺也。又驗其人，初生瘡之時，便覺壯熱惡寒，拘急頭痛，精神不寧，煩躁飲冷者，其患瘡疽必深也。若人雖患瘡疽，起居平和，飲食如故，其疾浮淺也。惡瘡初生，其頭如米粟，微似有痛癢，誤觸破之，即煩展覺有深意，速服犀角湯及漏蘆湯、通氣丸等，取通利疎暢，兼用浴毒湯，溻漬之。類若浮淺者，紲貼膏求差。以此推之，淺深之辯，始終之次者也。

《外科精義・辯膿法》 夫瘡腫之疾，毒氣已結者，不可論內消之法，即當辯膿生熟淺深。不可妄開，視其可否，不至於危殆矣。凡瘡疽腫大，按之乃痛者，膿深也；小按之便痛者，膿淺也；按之不甚痛者，未成膿也。若按之即復者，有膿也；不復者，無膿也；非也，必是水也。若發腫都軟而不痛者，血瘤也。發腫日漸增長而不大熱，時時牽痛者，氣瘤也。氣結微腫，久而不消，後亦成膿，此是寒熱所爲也。留積經久，極陰生陽，寒化爲熱，以此潰必多成瘻，宜早服內塞散以排之。諸癰瘤疣贅等，至年衰皆自內潰，理於年壯可無後憂也。又凡療癰疽，以手掩其上，大熱者，膿成自軟也。若其上薄皮剝起者，膿淺也。其腫不甚熱者，膿未成也。若患瘰癧結核，寒熱發渴，經久不消者，其人面色痿黃，被熱上蒸，已成膿也。至於臟腑腸胃，內瘡內疽，其疾隱而不見，目既不見，手不能近，所爲至難，可以診其脈而辯之，亦可知矣。有患胃脘癰者，當候胃脈人迎者，胃脈也。其脈沉細者，氣逆則甚，甚則熱聚胃口而不行，胃脘而爲癰也。若其脈洪數者，膿已成也。設脈遲緊，雖膿未就，已有瘀血也，宜急治之，不爾則邪毒內攻，腐爛腸胃，不可救也。又《肺癰論》曰：始萌則可救，膿成即死，不可不慎也。久久咳膿，如粳米粥者，不治嘔膿而止者自愈也。又《腸癰論》曰：或遶臍生瘡，膿從瘡出者，有出臍中者，惟大便下膿血者自愈也。

《外科精義・辯瘡疽癤腫證候法》 夫瘡疽癤腫，其名甚多，載之紛紜，方書百緒，及至臨疾治之，無據不知所以。《內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愚雖不才，姑揣其要而言之。熱發於皮膚之間，是以浮腫根小，至大不過二三寸者癤也。六腑積熱，騰出於外，肌肉之間，其發暴甚，腫皮光軟，侵展廣大者癰也。五臟風積熱攻，煩於肌骨，風毒猛暴，初生一頭如痦瘟，白焦枯，觸之應心者疽也。夫癰疽發於六腑，若燎原之火，外潰膚肉。疽生五臟，沉澀難療，若陶室之燧，內消骨髓。癰則易療，惟難將息而遲瘥。疽則難療，易得痊復。夫癤與瘡，初生並宜灸之，謂其氣本浮達，以導其熱，令速暢也。疽則烙，不宜灸，謂其氣本深沉，須達其原也。凡瘡疽生於外，皆由熱毒蘊於內。明乎三者，腫毒丹瘧，可以類推矣。蓋皮膚微高起而肌厚，或痛或癢，移走無常者，謂之腫。有因風而得之者，有因風熱相搏而得之者，腫硬色白，因熱而得之者，腫煩色赤。因風熱相搏而得之者，久久而不消。熱勝於風，若不即治，血不流通，與氣乘之以成膿也。又曰：風多則癢，熱多則痛，此爲驗也。又有丹毒者，謂人身忽然變赤，如塗丹之狀，故謂之丹毒，世俗有云赤瘤，或因有瘡，誤而相觸，四畔煩赤，謂之瘡瘤。凡丹毒之疾，皆遊走不定，狀如雲氣者是也，小兒得之，最忌百日之內，謂之胎瘤。以其氣血嫩弱，臟腑柔脆，難任鎌針，所以忌也。又頸腋之間而生結核，初如豆粒，或如梅李核，累累相連，歷歷三五枚，久久不消，以漸長大，或發寒熱者，謂之瘰癧。有風毒者得於風，熱毒者得之於熱，氣毒者得之於氣，悉由風熱邪氣蘊經所成證候，不同治之者亦各異矣。

《外科精義・辯瘡疽善惡法》 夫瘡疽證候，善惡逆從，不可不辯。從來醫瘡，槩舉五善七惡，殊不知此，特謂腸胃之內，臟腑瘡疽所論之證也。發背腦疽，別有善惡之證，載之於後。蓋七惡者，煩躁時嗽，腹痛渴甚，或泄痢無度，或小便如淋者，一惡也；膿血既洩，腫煩尤甚，膿色敗臭，痛不可近，二惡也；目視不正，黑睛緊小，白睛青赤，瞳子上看，三惡也；喘粗短氣，恍惚嗜臥，四惡也；肩背不便，四肢沉重，五惡也；不能下食，服藥而嘔，食不知味，六惡也；聲嘶色敗，唇鼻青赤，面目四肢浮腫者，七惡也。動息自寧，飲食知味，一善也；便利調勻，二善也；膿潰腫消，水鮮不臭，三善也；神彩精明，語聲清亮，四善也；體氣平和，五善也。病有證合七惡，皮急緊而如善者，病有證合五善，而皮緩虛如惡者。夫如是者，豈淺識之所知哉！只知五善併至，則善無以加矣；七惡併至，見惡之極矣。愚意裁之，凡患瘡疽之時，五善之中，乍見二二善證，瘡亦回也；七惡之內，忽見一二惡證，宜深懼之。大抵證候，瘡疽之發，虛中見惡證者，不可救也；實證無惡候者，自愈。大凡膿潰之後而煩疼，尚未痊者，診其脈洪滑麤散者，難療；微濇遲緩者，易痊。此善惡之證，於診候之中，亦可知也。發背腦疽及諸惡瘡，別有五逆之證者，白睛青黑而眼小，服藥而嘔，傷痛渴甚，膊項中不便，音嘶色敗者，是爲五逆。其餘熱渴痢嘔，蓋毒氣入裏，臟腑之傷也，當隨證以治之。

《外科理例・瘡疽脈》 浮　主表症浮數之脈。應發熱不發熱，反惡寒，癰疽也。

洪　主血實積熱。腫瘍洪大，則瘡勢進膿未成，宜下。潰膿後洪大難治。若自利不可救。

滑　主熱，主虛。膿未潰者宜內消，膿潰後宜托裡。所謂始爲熱，終爲

虛也。

數　主熱。仲景曰：數脈不時見，生惡瘡。又曰：肺脈俱數，則生瘡。諸瘡脈洪數，裏欲有膿結也。

散　膿潰後，煩滿尚未全退，其脈洪滑麤散，難治。以正氣虛，邪氣實也。又曰：肢體沉重，肺脈大則斃，謂浮散也。

芤　主血虛。膿潰後見之，易治。

牢　按之實大而弦，且沉且浮，而有緊實之意。瘰癧結核得之，不可內消。

實　久病虛人，得此最忌。瘡疽得此，宜急下之，以邪氣與臟腑俱實故也。

弦　浮弦不時見，爲飲爲痛，主寒主虛。弦洪相搏，外緊內熱，欲發瘡疽。

緊　主痛瘡腫，得之氣血沉澁。

澁　主氣澁血虛，膿潰後得之，無妨。

短　諸病脈短，難治。瘡腫脈短，真氣短也。

細　主亡陽，陽氣衰也。瘡腫脈來細而沉，時直者，裏虛欲變症也。

微　主虛。真氣復者生，邪氣勝者危。瘡腫潰後，脈微而勻，當自差。

遲　痼疾得之則善，新病得之主血氣虛憊，瘡腫潰後得之自痊。

緩　瘡腫潰後，其脈澁遲緩者，皆易愈。

沉　水氣得之則逆，瘡腫得之邪氣深。

虛　脈虛，血虛。血虛生寒，陽氣不足也。瘡腫得之，宜托裡和氣養血也。

耎　瘡腫得之，補虛排膿托裏。

弱　主氣血俱虛，形精不足。大抵瘡家沉遲耎弱，皆宜托裡。

促　主熱蓄於裏，下之則和。瘡腫脈促，亦急下之。

代　諸病見之不祥。瘡腫脈促結難治，況代脈乎。

動　動於陽，陽虛發厥。動於陰，陰虛發熱。

《外科理例・治瘡脈訣》　身重脈緩，濕勝除濕。身熱脈大，心躁熱發腫，乍來乍去除熱。諸痛、眩暈、動搖，脈眩去風。脈澁氣滯，燥渴亡津液，脈澁，寫氣補血。寒勝則浮，食不入，便溏多，惡寒，脈緊細，寫寒水。

數脈不時見，當生惡瘡。諸浮數脈應發熱，反洒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癰疽。脈滑而數，滑則爲實，數則爲熱。滑則爲榮，數則爲衛，榮衛相逢，則結爲癰。熱之所過，則爲癰膿。

機按：今之瘍醫多不胗脈，惟視瘡形以施治法。蓋瘡有表裏虛實之殊，兼有風寒暑濕之變，自非脈以別之，安得而察識乎！東垣云：瘡瘍憑脈，此之謂也。因詳列其脈之所主，揭之於首，學者宜加意焉。

《外科理例・七惡五善》　醫瘡槩舉七惡五善，此特謂腸胃之內，藏府瘡疽之證也。發背腦疽，別有善惡，載之於後。

七惡者，煩躁時嗽，腹痛渴甚，或泄利無度，或小便如淋，一惡也。膿血既泄，腫煽尤甚，膿色敗臭，痛不可近，二惡也。目視不正，黑睛緊小，白睛青赤，瞳子上看，三惡也。喘粗短氣，恍惚嗜臥，四惡也。肩背不便，四肢沉重，五惡也。不能下食，服藥而嘔，食不知味，六惡也。聲嘶色敗，唇鼻青赤，面目四肢浮腫，七惡也。

五善者，動息自寧，飲食知味，一善。便利調勻，二善。膿潰腫消，水鮮不臭，三善。神彩精明，語聲清亮，四善。體氣平和，五善。

五善之中，乍見一二善證，瘡亦回也。七惡之內，忽見一二惡證，宜深懼之。又有證合，七惡皮緊急而知善，又或證合五善，皮緩虛而知惡，此又在人詳審，大抵虛中見惡證有不可救，實證無惡候者自愈。

膿潰後尚煩疼，脈洪滑粗散者，難治，微澁遲緩者易痊。

《外科理例・諸惡瘡五逆》　白睛青黑眼小，服藥而嘔，腹痛渴甚，肩項中不便，聲嘶色脫，是爲五逆。其餘熱渴、利、嘔，蓋毒氣入裏，藏府之傷也。機按已上不治皆五藏氣已絕。

《外科理例・定癰死地分》　一茯兔，二腓腨，三背，四五藏俞，五項，六腦，七髭，八髻，九順。

《外科理例・背上九處不可病癰》　第一入髮際爲玉枕，亦爲舌本。第二頸項節。第三椎爲崇骨。第四大椎爲五藏。第五脊骨兩邊肺俞穴。第六夾脊兩邊脾俞及肝俞。第七脊骨兩邊腎俞二穴。第八後心鳩尾。第九鳩尾骨穴。

附　正面五處，不可患癰。

第一喉骨爲垂膺。第二當胸爲神舍。第三心鳩尾。第四當兩乳穴。第五臍下二寸爲腸屈間。

附　側面三處，不可患癰。

耳下近耳後牙車尖央陷中爲喉脈一穴，當膊下一穴爲肩骨，承山上三寸一穴爲腸腸。

《外科理例・癰發有不可治》　腦上諸陽所會，穴則髓出。頸項近咽喉，一有所礙，藥食莫進。腎俞與腎相抵，乃命之所繫，穴則透空。此三處有疽並難治。發背透膜者不治。此言肝俞已上。未潰肉陷，面青唇黑，便瘀者死。此言藏壞便瘀血。右順後一寸三分，毒銳者不治。潰喉者不治，陰入腹者不治，入囊者死。鬚深及寸餘者，不治。病瘡腰背强急瘛瘲者，皆不治。

《外科理例・發背治之難易》　疽發背上，以兩手上搭着者，謂之左右搭。頭多如蜂窠者，易治。以兩手下搭着者，謂之腰疽，亦易治。以兩手上下俱搭不着得，謂之發背，此症最重。

大抵已上所言地分，皆脈絡所會，內系藏府，患者得而早言，醫者審證，按法治之，皆爲不死。設不早治，治不對證，雖發於不死地分，恐亦致死也。

《外科理例・占色候生死》　病人目中赤脈，從上下貫瞳人，一脈一年死，二脈二年死。若脈下者，療之差。面上忽多赤貫上下如脂。赤色，從額上下至鼻，黑色出額上，大如指，反連鼻上至肩，又有赤色垂，並爲死候。

機按：赤脈屬火，瞳人屬水，赤脈貫瞳，火反乘水，面屬陽，陽部赤色，陽勝陰微，額上黑色，陽微陰勝，故多危也。

《外科理例・癰之源有五》　天行一，瘦弱氣滯二，怒氣三，腎氣虛四，服法酒食企业炙煿服丹藥熱毒五。

蓋治癰疽，不可一槩視爲熱，其治難易，當自一而至五動。

《外科理例・生癰所感不同》　膏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膏粱厚味，熱毒內積，其變動多生大疽。受毒部分，其毒從虛處受之。大丁，大疽也，以其根深在內也。

此言疽因厚味內熱爲變而生。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摟，陷脈爲瘻，留連肉腠。

人身陽氣，其精微以養神，其柔和以養筋。陽氣在身表，開闔失宜，在外寒氣從而襲之。如襲其筋絡則筋絡拘急爲僂俯。如陷入經脈，則經脈凝瘀爲瘍。瘻留連分肉節腠間，不易散矣。

此言瘍瘭因陽氣開闔失宜，外寒襲陷經脈，凝瘀而生。

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

營生血，營氣流行失宜，不從其道阻逆於肉理，則血鬱熱，聚而爲癰腫。

此言癰腫因營氣失宜，逆於肉理，血鬱熱聚而生。

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

三陽，手陽明大腸，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其三陽爲病，在上發寒熱，在下爲癰腫。

此言癰腫在下，從三陽而生，當視三陽脈而辨。

東方之域，魚鹽之地，其民食魚嗜鹹，安其處，美其食，魚熱中，鹽勝血，故其民黑色疎理，其病爲癰瘍。

此言癰疽，因土地瀕海，食魚嗜鹹，安居不勞，美味不節，魚熱中，鹽勝血而生。

諸癰腫，筋攣骨痛，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

經曰：寒傷形，形傷腫。八風，八方之風。《靈樞》云：東南方來名弱風，傷人也在肌；西南來名謀風，傷人也在肉；東方來名嬰兒風，傷人也在筋；北方來名大剛風，傷人也在骨。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而爲癰腫、筋攣、骨痛。

此言癰疽，因四方寒氣，八風過傷而生。

腎移寒於脾，癰腫少氣。

夫腎傷於寒，轉移於脾。脾主肉，分肉之間，衛氣行處，腎寒復傳脾，則分肉寒而衛氣凝，故結爲癰腫，肉結血傷而少氣。

此言癰腫，因腎寒傳脾而生。

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

脾主肉，肝主筋。肉溫則筋舒，今脾傳寒於肝，故肉寒則衛氣結聚爲癰腫，筋寒則急爲筋攣。

此言癰腫，因脾寒傳肝而生。

肝滿、肺滿、腎滿皆實，則爲肝肺腎癰。

滿實，脈氣滿實也。以藏氣邪盛滿實，故脈氣如是。

此言肝肺腎癰，因藏氣邪盛滿實而生，當視脈氣滿實而辨。

《外科理例・肺肝腎癰症》 肺癰主胠滿。肺藏氣而外主息。其脈支別者，從肺系橫出腋下，故喘而兩胠滿。

此言肺癰所見症。

肝癰主小便。肝主驚。肝脈循股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直上貫肝膈，布脇肋，故兩胠滿。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

此言肝癰所見證。

腎癰主少腹滿。

此言腎癰所見證。

《外科理例・癰生原於藏府》 五藏菀熟，癰發六府。

菀，積也。熟，熱也。五藏積熱，六府受之。陽熱相薄，熱之所過，則爲癰也。

此言五藏積熱，六府受之而生。

六府不和，晉結爲癰。

六府屬陽而主氣，肌肉上爲陽脈，邪氣遊於六府，則肌肉上之脈不和，邪氣停留肌膚，結聚爲癰腫矣。

此言六府受邪而生。

《外科理例・辨藏府内瘡》 中府隱隱痛者，肺疽。其上肉微起者，肺癰。

巨闕隱隱痛者，心疽。其上肉微起者，心癰。

期門隱隱痛者，肝疽。其上肉微起者，肝癰。

章門隱隱痛者，脾疽。其上肉微起者，脾癰。

京門隱隱痛者，腎疽。其上肉微起者，腎癰。

中脘隱隱痛者，胃疽。其上肉微起者，胃癰。

天樞隱隱痛，大腸疽。其上肉微起，大腸癰。

丹田隱隱痛，三焦疽。其上肉微起，三焦癰。

關元隱隱痛，小腸疽。其上肉微起，小腸癰。

《外科理例・明瘍瘡本末》 今富貴之人，飲食肥膿，日久太過。其氣味俱厚之物，乃陽中之陽，不能走空竅，先行陽道，反行陰道，逆於肉理，則濕氣太勝。子土能令母火實，火乃太旺，熱濕既盛，必來尅腎。若雜以不順，必損其真水。腎既受邪，積久水乏，水乏則從濕熱之化而上行，其瘡多出背出腦，此爲大丁之最重也。若毒氣行於肺，或脾胃之部分，毒之次也。若出於他經，又其次也。濕熱之毒所止處，無不潰爛，故經言膏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如持虛器以授物，物無不受。故治大丁之法，必當瀉其營氣。以標本言之，先受病爲本，非苦寒之劑爲主爲君，不能除其苦楚疼痛也。

《外科理例・陰滯於陽爲疽陽滯於陰爲癰》 癰疽因陰陽相滯而生，蓋氣陽也，血陰也，血行脈内，氣行脈外，相並周流，寒與濕搏之，則凝泣行遲，爲不及。熱與火搏之，則沸騰行速爲太過。氣得邪而鬱，則津液稠粘，爲痰爲飲，積久滲入脈中，血爲之濁，此陰滯於陽也。血得邪而鬱，隧道阻隔，或溢或結，積久滲出脈外，氣爲之亂，此陽滯於陰也。病皆由此，不特癰疽。陽滯於陰，謂陽盛而滯其陰，脈則浮洪弦數。陰滯於陽，謂陰弱而滯其陽，脈則沉弱細濇。陽滯以寒治之，陰滯以熱治之。

《外科理例・瘡疽分三治》 瘡瘍者火之屬，須分内外以治其本。經曰：膏粱之變，足生大丁。其源在裡，發於表也，受如持虛。言内結而發諸外，皆是從虛而出也。假如太陽經虛，從髮而出。陽明經虛，從髭而出。腎脈經虛，從腦而出。經曰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其源在外，盛則内行也。若脈沉實，當先疎内以絕其源。若脈浮大，當先托裡以防邪氣侵内。又有内外之中者，邪氣至盛，遏絕經絡，故發癰腫。經曰：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是也。此因失托裡及失疎通，及失和榮衛而然也。治瘡大要，須明托裡，疎通，行榮衛三法。托裡者，治其外之内也。疎通者，治其内之外也。行榮衛者，治其中也。内之外者，其脈沉實，發熱煩躁，外無焮赤，痛深在内，邪氣沉於裡也，故先疎通以絕其源，如内疎黄連湯是也。外之内者，其脈數浮，焮腫在外，形證外顯，恐邪氣極則内行，或汗或先托裏，以防入内，如荊防敗毒散，内托復煎散是也。内外之中者，外無焮惡之氣，内則藏府宣通，知其在經，當和榮衛，如當歸黄耆、東垣白芷升麻湯是也。用此三法，雖未痊差，必無變症，亦可使邪氣峻減而易痊也。其汗下和之間，又有外治之次第，詳見天容穴疔瘡條。

《外科理例・瘡腫分淺深》 瘡疽有三種，高而軟者發於血脈，腫下而堅者發於筋骨皮肉，色不辨者發於骨髓。又曰以手按搖瘡腫，根牢而大深也，根小而浮者淺也。又驗，初生瘡時，便覺壯熱，惡寒拘急，頭痛，精神不寧，煩

燥飲冷，瘡疽必深也。若起居平和，飲食如故，其瘡浮淺也。惡瘡初生，其頭如粟，微似有痛癢，誤觸破之，即瘀展有深意，酌其深淺，浮則表之，深則疎之。

《外科理例・小兒瘡疽》 小兒純陽多熱，心氣鬱而多瘡疽，胎食過而受熱毒，犀角散爲最，餘如常法，大下恐傷其胃。

《外科理例・七情所傷》 經云：神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愁則肢廢。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皮槁。志傷於盛，怒則腰脊難以俯仰也。七情所傷，氣血所損之症也，當先滋養血氣。

《外科理例・論精血》 夫月水之爲物，乃手太陽、手少陰二經主之。此二經相爲表裏，在上爲乳汁，下爲月水，爲經絡之餘氣。苟外無六淫所侵，內無七情所傷，脾胃之氣壯，則衝任之氣盛，故爲月水，適時而至。然面色痿黃，四肢消瘦，發熱口乾，月水過期且少，乃陰血不足也，非有餘瘀閟之症，宜以滋養血氣之劑，徐而培之，則經氣盛而經水自依期而下。

又云：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澁而爲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疼，愈疼則愈欲大小便，愈便則愈疼。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潰而入骨，或變而爲腫，或雖合而難子，合男子多則瀝枯虛。又產乳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又曰：夫人之生以血氣爲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世有室女童男，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勞損，男子則神色先散，女子則月水先閉。何以致然，蓋憂愁思慮則傷心，心傷則血逆竭，血逆竭則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閉也。火既受病，不能營養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虛則金氣虧，故發嗽。嗽既作，水氣絕，故四肢乾，木氣不充，故多怒，鬢髮焦，筋骨痿。俟五臟傳遍，故卒不能死，然終死矣。此一種於勞中最難治，蓋病起於五臟之中，無有已期，藥力不可及也。若或自能改易心志，用藥扶接，如此則可得九死一生。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總論大法》 內經曰：諸痛癢瘡，皆屬於心。又曰：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又曰：高粱之變，足生大疔。又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痤痱。又曰：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地之濕氣盛則寒，皮肉筋脈，即此數者而窮之，則知臟腑結病之枝葉。內無鬱熱溫蓄於中，外無濕熱侵害於內，則氣血和平，肌肉輕快，癰從何來，疽從何生！凡治癰疽，先辨虛實陰陽。經云：諸痛爲實，諸癢爲虛，諸癰爲陽，諸疽爲陰。又當辨是癰是疽，是疔是發背，然後用藥施治，庶不差謬。熱發於肌肉之上，微腫根小，不過一二寸者爲癤；熱發於臟腑之間，腫高根闊，大四五寸餘者爲癰；五臟熱毒流於骨髓，附骨而生者爲疽；酒食過度，厚味適口，心志不遂，鬱熱不伸，專生膊內處，小孔如蜂窠，皆是發也。若疔毒，乃五臟積熱，六腑受傷，或衝冒禽獸之毒，剝受牛羊之穢，始生黍米大，不知謹護而觸犯之，輕者必重，重者必死。用香油調雄黃末服之，以攻其毒，不然立見其敗矣。夫癰毒發背之生，有五善七惡，不可不辨。動靜自寧，飲食知味一善也；大小便均調二善也；神氣清，語聲明，三善也；膿潰腫散，色鮮不臭，四善也；身體最和平，起居如一，五善也。五善俱見則善，無以加矣。若眼白睛黑，兩目緊小，唇青瘡黑，一惡也；脛膊難轉，四肢沉重，眼閉，口張，耳聾，二惡也；不飲食，不納藥，或不知味，痛極渴甚，三惡也；痰喘氣急，面色青黑，目閉口開，四惡也；時出冷汗，恍惚嗜臥，語言顛倒，五惡也；煩躁咳嗽，腹中利瀉，小便混濁，六惡也；腫高痛甚，膿水腥臭，七惡也。七惡俱全，則不可治。五善見三則吉，七惡見四則危。凡治癰毒，初宜解毒拔毒，既潰，宜排膿定痛，如未潰時，不可服熱藥，既潰時，不可服涼藥。如初作者，先須托裏，既潰者，必要排膿，此治癰疽等瘡之大法也。又須看其時令，診其脈理，辨其虛實，決其輕重，量其病勢，斟酌用之，庶不夭折。如毒始作，無論癰疽發背等症，先須以千金托裏散，服三四劑，固定臟腑，千金內托散亦可。然後除熱以涼膈散，托裏以敗毒散，定痛以乳香湯，增寒壯熱以小柴胡湯，嘔吐不納以人參養胃湯，飲食不甜以參砵養胃湯，聲嘶以麥冬清音湯，大便秘以大柴胡湯，發渴飲水以黃芪湯，穢濁觸犯以連翹三香湯，腹痛以甘草芍藥湯，煩躁以黃連清熱湯，好眠以益氣清身湯，虛弱以人參黃芪湯，氣喘而咳以木香順氣湯，痛甚以清肌快膚湯，恍惚恐懼以鎮驚散，日久不作膿者以妙濟散，膿潰而腫不消者以真人活命飲，清瀉不止者以真人養臟湯，出虛汗不止者以黃芪固真湯，徹膿以萬靈膏，收口以生肌散。以上病症，無過於此。如遇危惡之症，即當灸竹馬穴數十壯，實有起死回生之功。又有生於內者爲癰，曰腦癰，曰腸癰，曰肺癰，曰胞癰。此症與前症不同，醫者認驗真實，然後下手，不可妄用湯散，以惹毒禍，爲害不小，慎

之慎之。

方訣俱載圖形卷中，甚勿輕視。凡毒於未潰之先，而有前數項之症，即從各症湯內，加連翹、梔子、牛子、二花、皂角刺之類。既潰之後，而有前數項之症，於各症湯內，加人參、黃芪、二花、連翹、梔子，春多用防風、白芷、柴胡、川芎；夏多用黃連、梔子、連翹、麥冬；秋多用黃芩、蒼术、連翹、梔子；冬多用人參、白术、連翹、甘草。癰疽發背之治，大概如此。

又傷寒之症，有汗而未汗者，和而未和者，汗滯皮膚，毒陰骨髓，以致發爲癰症，因氣血逆而不和，當解毒清熱，以千金消毒飲，不可用膏藥貼，開其毒，若見危殆，危如前症相同，即以前法治之。又有疔毒種類不同，其害則一，惟滿三十六種疔毒耳，先當以拔毒散用之，或以鐵箍散圍之，內服敗毒散、雄黃散之類，若有變症，亦同前治。

又有痰核、瘰癧並馬刀瘡之類，皆是濕熱生痰，痰甚生火，火甚生風，風甚生熱，熱甚極而病作矣。宜清痰降火之劑，宣熱拔毒之方，初覺以艾灸之，切勿妄行爛割。甚矣，醫之難言也。若非窮通性理，辨識陰陽，博覽詩書，曷能底造真方。見今傳外科者，多是鄉巷之徒，不通文理之人，瘍科未曾目見，瘡脈未曾耳聞，藥品不知性味，湯散未辨君臣，略知數件草之藥，對人稱言通曉，以誇其效，希圖苟利，病家吝財，誠信此等，付性命於庸人之手，良可歎哉！諺云：窮無達士，將金贈病。有庸人說藥方，此所宜深戒也。

先賢曰：諸經惟有少陰、厥陰二經生癰疽，少陽、陽明生瘰癧。庸人豈達二經之竅，蓋由此經多氣少血故也。

凡診外科脈，如未潰之先，宜洪大拍指，按之有力，舉之健浮。既潰之後，按之宜沉健，舉之宜輕浮，此易收功之脈也。若未潰之先，脈來沉緩，不疾不數；既潰之後，脈來健實，或大或洪，此難收功之脈也。若前後俱得微弱之脈，此危症也，經年月日，難獲全功。須當養氣血，健脾胃，如參、芪、歸、朮之類。若遲延不治，瘡毒變而入腹，既發飽滿、喘氣、腫脹、呻吟，瘡形平沒，此危症也。當速以千金托裏散，表而出之，或立馬回生散，迎而奪之，間或可治。不然，立見其禍也。

凡治癰腫，須看有膿無膿，當看正處偏處，以手按之，熱則有膿，不熱無膿，以紙浸濕貼之，乾處是正膿點，然後持針開之，勿嫌口爛，以針口大而膿易盡也。

凡治癰癤，深處深針，淺處淺針，何謂淺？蓋症生於臍腹處，若深針，恐傷內膜，慎之。症生於厚肉之處，宜深針之，以瀉其毒，不可不知。吾見今之針發背者，專行勾割，去其盤膜敗肉，更加痛苦，此豈仁人之術哉！只宜用藥調治，自有愈時。切勿聽此毒手，自取危篤。見如此者，誤人甚多，恐後治人有失，故纂成瘍科方脈，以補目之未見，耳之未聞，況癰疽之生，皆由內蘊鬱熱，外感風濕，腫高碩者爲癰，隱伏於骨者爲疽，三背而作者爲發，始生如黍米大，憎寒壯熱，由漸而起，勿勾洗，宜用艾灸，多效。不然，先須內攻，攻裏之後，宣熱解毒，定痛排膿，生肌斂口，此正道也。絕房事，一切牛馬穢氣不可觸，觸之非輕。常常聞香，痛是可分，如若不然，痛楚難禁。昧人不知，付之神鬼，求神禮佛，有何福生。智者察之不合，惟修合諸藥，窮究醫書，藥乃百草根苗，醫爲九流魁首。重醫者，視瘍科爲聖訓，慳財者，視此道爲兒戲。凡我子孫，及家後醫，細心診察，寒熱虛實，修合藥品，辨別君臣，庶不差謬，學人須當自操。

《瘡瘍經驗全書・氣血偏勝受傷圖說》 七日前陽毒者，尾瘡也，或瘡未痊，及初結瘢處，內分必虛，毒受氣血相擊，周流百脈，必趨虛處而出也。蓋陽瘡陰毒，混雜一黨，反勝諸毒，而名之也。其毒濕潤者，爲氣血俱盛，而諸毒易成漿也。其毒枯燥乾紅，氣血俱弱，毒與諸瘡相抗，而俱不成漿也。治法同彼。頂陷如枯轉，潤紅變白，其漿自溢，於此可見治者之功効也。

七日後發癰者，陽毒也，痘之毒併聚之處而假其名也。蓋氣血不能拘收，兼載其毒，使氣弱血盛，陽分宅虛，血則載毒，傳注四肢合處。合者，海也，曲池、委中是也。毒不成漿，七日前後發者，宜縱之，發其毒併從此而出也。若治其毒，必從毒而散，內攻臟腑，必無可生之理。如痘毒已解，血氣豐盛，宜解散其餘毒，以保元湯，加解毒湯主之爲妙。

《瘡瘍經驗全書・醫家七診》 一、靜其心，存其神也。

二、忘外意，無思慮也。

三、均呼吸，定其氣也。

四、輕指於皮膚之間，探其腑脈，浮也。

五、微重指於肌肉之間，取其胃氣，中也。

六、沉指於骨上，以取其臟脈，沉也。

七、察病人脈息數來也。

《外科啓玄・明瘡瘍標本論》 夫瘡瘍者，乃瘡之總名也。瘡者傷也，肌肉腐壞痛癢，苦楚傷爛而成，故名曰瘡也。瘡之一字，所包者廣矣，雖有癰疽疔瘤瘰疬癬疥毒痘疹等分，其名亦止大槩而言也。又云外科者外之一字，言瘡雖生於肌膚之外，而其根本原集予臟腑之內。經云：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諸瘡毒是也。當察其瘡生於何經部位，則知何經先病爲本，次則察其有何苦楚，兼現何經症候則爲標，既明其標本，治之亦然。對症主治，內托爲本，次則調瀉營氣。營氣者，即胃氣也。去其兼現之症爲標，使其經絡流通，臟腑內無壅滯，非苦寒之劉不能除也，此治瘡標本之法神矣。藥下於咽，其痛立止，何必其乳香沒藥乎。後學瘡科，若不熟玩，此等議論，恐臨症處方，豈能便自胸中了然哉。

《外科啓玄・明瘡瘍脈理論》 夫脈者陌也，徑也，乃血氣之徑路也。然診脈之時，出於醫學精明，奧於七診，心靈智變在毫忽間，浮沉遲速之機，表裏虛實之際，脈訣雖詳，瘡症少異。余之才非德薄，喜其文不繁，而一語解開，可爲千載之師何也。緣古今名醫，累世雖遺秘術傳家，及至緊要捷法，竟不傳於紙筆，而留之於肘後，何仁於天下也哉。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是也。大抵七表浮孔滑實弦緊洪兼長大散數等脈，皆有餘之脈，如瘡瘍未潰之先現之則吉，已潰之後現之又少不宜。如微沉緩濇遲伏軟弱結細等脈，皆是不足之脈，即血氣不足也，未潰之先有此不足之脈，乃毒氣深陷，已潰之後，又卻少宜。更參瘡之輕重，標本虛實，色脈相應，良爲上工也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是陰陽相滯論》 陰陽者是氣於血也，氣者衛也，血者榮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相並周流，循環無端，莫知其紀，一日一夜一百刻，凡氣行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一十丈，是其常也。氣爲陽熱，滯於氣，固無寒滯也。血爲陰寒，滯於血，固無熱滯也。氣得熱則行速而太過，血得寒則凝遲而不及。人之居處，七情之偏，五味之過，六氣之勝，感之則氣血凝塞，隧道不通，升降有妨，運化失宜。如氣爲滯則津液稠粘，爲飲爲痰，滲入脈內，血爲所亂，因而爲泣，或爲沸騰，此陰滯於陽也，正是血滯於氣也則爲疽也。如血爲滯，隧道壅塞日增，溢出脈外，升降有碍，運化失令，此陽滯於陰也，正是氣滯於血也，則爲壅也。病分寒熱者，是人素稟之偏，虛邪雜染，豈可以陽爲熱，陰爲寒耶。浮洪弦數者，乃氣病之脈，豈可遽作熱論。沉細弱濇，乃血病之脈，豈可遽作寒論。雖萬病莫越於此，豈止癰疽疔腫乎，余熟推評至此悉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原無定處論》 夫瘡瘍者，乃氣血凝滯而生，豈有定位。內經云：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因營氣凝滯於五臟六腑之內，則爲五臟六腑內癰疽。如凝之於皮膚之外，腦背肢腹之間，隨處而名之。然又有不因凝滯而生者，所謂墜仆打跌金刀箭傷，湯火炙烙，及蟲獸爪牙傷害而成瘡者，亦無定位，故以此鳴之於觀者味之。

《外科啓玄・明瘡瘍色脈形症當參相應論》 瘡瘍者，因氣血不和，感受六淫七情而生。或厚味房勞過度，致令肌體空虛，染不正之氣。所有經云：諸癰腫筋攣骨痛者，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當診其脈浮緊洪緩，在何經部位。再辨之以色，是何經所苦。假令瘡生在脇肋，即知肝膽二經部位受邪所生，其人面色當青，其脈左關浮緊弦數，其症寒熱嘔逆，脇痛多怒者，此正經自病也。故云能合色脈，可保萬全。如得肺脈浮濇而短，面白色，在秋月是金尅木也。脈訣云：秋得肝而亦何宜，擧此一隅而象臟何知也，醫當精此。

《外科啓玄・明瘡瘍當分三因論》 天地有六淫之氣，乃風寒暑濕燥火。人感受之則營氣不從，逆於肉理，變生癰腫疔瘤。其脈現於人迎，必浮大洪數，其瘡腫煩於外，恐邪氣極而行，治宜托裏。經云：汗之則瘡已，使營衛通行，邪氣不得入於裏也。人有七情，喜怒憂思驚恐悲，有一傷之，臟腑不和，營氣不從，逆於肉理，則爲癰腫，外無煩赤，其痛深於內，其脈沉實而數，必發熱煩躁，治必疎通臟腑，以絕其源是也。如不內外因者，或膏粱之人，受用太過，或素禀偏性，或勞逸太苦，致令津液稠粘，痰涎壅塞，隧道不通，外無形症，內無便溺之阻，飲食如故，清便自調，其脈必滑數實大，知邪在經，當和榮衛，調其經絡，不失於常。此三法得宜，雖未速瘥，其邪亦峻減，而瘡亦不致於壞也。

《外科啓玄・明癰疽疔瘤瘡瘍痘疹結核不同論》 凡瘡雖因營氣不從，逆於肉理所生。各形不同者，因逆之微甚，邪之輕重可知也。癰者，壅也，塞也，壅塞之甚，故形大而浮也，縱廣尺許者是也。疽者阻也，不通也，深而惡也，其形有頭粒是也。疔者，丁也，定也，其形雖小，一起即有頂如泡丁之形，饗痛不一者是也。瘤者，節也，乃時之邪熱感受而成，故形小，至大不

過二三寸者是也。瘤者，留也，畜也，赤腫如榴之形是也。丹者，赤也，火也，標紅勢淺大而浮也。瘍者，陽也，乃有頭之小瘡是也。痘者，豆也，形有荳，是胎毒所生也，故世人未免也。疹者，隱也，隱而現，現而隱，有頭粒而更手，俗稱痧子是也，亦胎毒畜於肝臟之所生也。結核者在皮膚中，如果之核堅硬，初則推之可動無根是也，久則推之不動，亦有作膿而未得其治也。

《外科啓玄・明瘡瘍分時令逆順論》 夫瘡瘍者，陽也，火也。經云：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火爲陽，宜於春夏，旺於巳午，乃萬物蕃秀之時，故爲順，忌秋冬者爲陰，乃萬物收藏之時，故爲逆也，此四時之逆順也。然五臟六腑亦有生尅，四時所宜之逆順，瘡醫不可不知也。假令肺疽肺痿之症，肺爲五臟之華蓋，生於皮毛，行於氣，氣爲衛，乃衛護於一身，使榮血潤養，週流無所不至是也，今肺病則右寸口脈數而虛者，肺萎也，數而實者，肺疽也。其候則口乾喘滿，煩躁而渴，甚則四肢微腫，咳吐膿血腥臭，胸中隱隱微痛是也，甚症現於秋冬可救何也，則肺旺於秋是也，冬寒水旺，子能救母，母子相生，故云可救爲順是也。春夏木旺火勝之時，肺金病再遇火旺之時，三伏之天，烷金爍石之時，金受火尅，此爲逆，故難治也。叔和云夏得肺而難瘥是也，餘臟倣此。則可知也。

《外科啓玄・明腫瘍虛實論》 凡癰疽初起之際，未出膿時名曰腫瘍。當視其虛實，用藥當不致其有誤。如腫而煩赤痛，其脈洪大實數，是邪之在表，宜托宜補。腫硬深痛，脈沉實大緊者，是邪之在裡，宜下之。此言表裡之虛實也。外無大煩腫赤痛，內則便利調勻，知邪之在經絡，亦視其在何經絡，宜托裡榮衛湯治之，再加何經引經藥，調其榮衛，使氣血行而無滯，邪氣去而無痛苦，此經絡之虛實也。如精神爽朗，語聲柔弱，或聲嘶色暗，小便難而大便滑，脈微濇細，面目四肢浮腫，此元氣之虛弱也。飲食如故，腹滿，口苦，作渴，煩躁，身熱，脈大而實，精神悖憒，腫大痛，手不可近，此元氣之實也。經云：諸痛爲實，諸癢爲虛。如脈大實洪數緊者爲實，如微細軟弱濇者爲虛，此脈之虛實也。經曰：虛則補之，實則泄之。即托裡宣通調榮衛之法矣。

《外科啓玄・明潰瘍虛實論》 夫潰瘍者，乃癰疽已出膿後之稱也，當視其虛實而治之。如膿大出，而反痛，瘡口久而不斂，發熱口乾，膿水清稀，腫下軟慢，脈大虛微，此瘡之虛也，宜補之八珍湯。如膿稀腫硬色澤，脈沉實大，煩痛，發熱煩躁，大便秘結，瘡口壅實，此瘡之實也，宜解毒清涼飲治之則愈。

《外科啓玄・明瘡瘍屬奇經八脈爲症論》 奇經八脈者，是十二經十五絡，共二十七氣，相隨上下，如環無端。奇經八脈，取奇偶之意也。故聖人圖設溝渠以通江海，無令水之盈溢之意也。凡人之瘡瘍，因氣血壅塞而生者何也。人之經絡二十七氣，如天地江河湖海乃週流通輒之意，一日夜行，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一十丈，焉得有壅滯耶。凡有壅滯，是奇經八脈之所爲病也。如天降霧霓大雨，溝渠滿溢，水勢泛濫，不能通於湖海之理也。經云：陽維起於諸陽之會，陰維起於諸陰之交是也。陰陽不能自相維是也，故有瘡瘍。如生於頭面背脊者，是陽維症也。如瘡生於頤項胸腹肢股內腰者，是陰維症也。凡治瘡瘍，必察此意，而審載於何經部位，此上工之醫也。

《外科啓玄・明瘡瘍作嘔及惡心論》 夫嘔者有聲無物謂之嘔，是氣病也。有物無聲謂之吐，是血病也。凡瘡瘍腫痛之時，即有嘔聲或吐，當診其脈。如洪數實大，或便秘而喜冷飲者，宜降火清中，黃連解毒湯類治之。如喜熱飲而惡寒者作嘔，便利如常，宜養胃調中湯治之。如脈微細腸鳴腹痛作泄而嘔者，宜托裡溫中湯，二神丸治之，再以香砂六君子湯治之，飲食頓進，十全大補湯亦可治之。有患瘡瘍未潰而作嘔及惡心者，乃瘡毒之甚內攻，胃氣原虛，故有此症，宜六君子湯加香砂、半夏、生薑治之。如瘡瘍已潰，而作嘔作惡心者，或不食痞滿，腸鳴腹痛，大便利，作嘔，及噦聲不絕，不得安眠，悸憒時發，宜托裡溫中湯治之。《內經》云：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佐以苦溫。薑、附能溫中外發，陽氣自裡之表，故爲君，羌活苦辛溫能透關節耳。

《外科啓玄・明瘡瘍作渴論》 夫渴者乃焫燥津液，因熱極而能作渴，心火燔燃之所有也。如瘡瘍未潰而作渴者，是瘡毒熾盛其心肺，脈必洪數實大者，宜降火清金，芩連內疎之劑治之。如尺脈洪大而無力者，宜滋陰降火，大補氣血等藥治之，或急用獨參渴極妙。如已潰後，氣血大虛，而有渴疾者，常十有八九，宜以黃芪六乙湯，加減八味丸治之。如癰疽已發，已潰未潰，皆可以加減八味丸治之大效。如無有瘡瘍而肺脈洪數甚作渴者，必發癰疽，此其候也。

《外科啓玄・明瘡瘍大便秘結論》 大凡瘡瘍皆由五臟不和，六腑壅滯，則令經絡不通而所生焉。瘡之初起，未潰之先，腫焫大痛，脈洪數實大，欲作膿時，大便秘結者，宜托裡散瀉心湯內倍加硝、黃以治之。即發表攻裡之劑

是也。如已潰後，脈微芤數濇者，必膿血大出，氣體衰弱者，宜八珍湯丸、聖愈湯內加桃仁、天麻子、當歸，少加熟地黃、大黃以潤之，如弱甚以膽汁導之更妙，切不可以巴豆、牽牛等藥驅逐峻利之藥治之，恐老幼虛實不等故以度之。

《外科啓玄・明瘡瘍痛癢麻木論》 經云：諸痛癢瘡瘍者屬心火。蓋火之爲物，能焫爍萬物，殘敗百端故也。蓋人之肌膚附近火灼則爲瘡，近火則痛，微遠則癢，此火之用也。或有癢痛如針尖輕刺者，猶飛迸火星灼之然也。然癢者美疾也，又有瘡癢時炙之以火，潰之以湯。而癢轉甚者是微熱助之所使也，有因而不癢者，是熱令皮膚舒緩，腠理開通，陽氣得泄熱氣易散，而故不癢也。有癢而用冷水沃之，暫時少退，良久復大癢者，乃寒主收斂，陽氣鬱結不得散越，怫熱內作，故復癢轉甚也。又有癢得爬而解者，爬主動，動爲陽，陽屬火化，故輕輕爬而能癢，亦火之微也，重重爬則癢去者，是皮膚爬得辛辣而屬金化辛能散，故金化見火力而解，故不癢也。經云：痛者爲實，癢者爲虛。非爲虛寒之虛，乃火熱微甚之意也。又有瘡瘍麻木而不知痛癢者，是氣虛而不運，又兼瘡毒壅塞，經絡不通，致令麻木而不知有無也，亦分輕重耳。蓋麻者木之輕也，木者麻之重也。假如人坐久有腿膝木而不知有無，少頃舒伸，良久復疎則麻，乃壅之少通，氣血復行之意也。大抵未潰之先有麻木者，毒塞輕重之分也。已潰之後有麻木者，乃肌肉腐爛，血氣已虧，是虛之輕重也。余粗知至此，錄之以示後人耶。

《外科啓玄・明瘡瘍已潰未潰發熱惡寒論》 夫瘡瘍初起未潰膿，時有發熱惡寒者，有不惡寒者，是榮衛不行，經絡阻塞，瘡毒煽發之所爲也。如已潰之後，膿血大泄，未有不虛者也。經云：陽微即惡寒，陰弱還生熱是也。丹溪云：惡寒非寒，是衛氣虛衰不能溫分肌肉，實於腠理而惡寒者，又有上焦之邪，隔絕榮衛，不能升降，出於肌表而惡寒者。東垣云：夜則惡寒，晝則安靜，是陰血自旺於陰分也。有日夜惡寒而不發熱者，是重陰無陽也。當泄其陰而峻補其陽也。又夜則安靜，晝則惡寒，是陰盛而上溢於陽分也。如晝則發熱，夜則安靜，是陽氣自旺於陽分也。晝則安靜，夜則發熱，是陽氣下陷入陰分也。名曰熱入血室，如晝夜俱發熱煩躁，是重陽而無陰也，當亟泄其陽而峻補其陰。王註云：病熱而脈數，按之不鼓動，乃寒盛格陽而致之，非熱也。形症俱寒而脈氣鼓擊於手下者，此爲熱盛拒陰而生病，非寒也。如脈浮數而弱，惡寒者，陽氣虛也，宜補氣。如脈濇而熱者，血虛也，宜補血。又午前發熱宜補氣，午後發熱宜補血。如脈浮數發熱而痛者，邪在表宜散之，脈沉數發熱而痛者，邪在裏，宜下之。又法候之以手捫摸分輕重五法，以輕手捫之於皮毛間熱者，肺熱也。微重於肌肉間熱者，脾熱也。再微少重於血脈間熱者，心熱也。又重手按之於血脈之下，筋骨之間，肝熱也。又至重按之於骨分，其熱蒸手如火，其人骨蘇蘇如蟲食，其骨困熱，不任其身，亦不能起於床者，腎熱也。又一法十二經候之於十二時中發熱，形症可推，亦隨症施治，無不驗耳。

《外科啓玄・明瘡瘍淺深論》 夫瘡論紛紛，當識淺深，辨之得法，規矩準繩，如匠之工巧，豈能棄之爾。蓋瘡疽之舉有三，高而軟者發於血脈，腫下而堅者發於筋骨，皮肉色不相辨者發於骨髓。又法候之以手按搖腫根牢而堅大者深也，根小而浮者淺也。七惡少見者疽之深也，五善迭見者癰之淺也。大抵浮而淺者易治，深而堅者難治，求瘥之法，豈能逃於是也。

《外科啓玄・明瘡瘍有無膿論》 夫瘡腫已成，須辨其有無膿者。即知瘡之生熟，形之緩急，膿之淺深多少，當視其可針未可針否，不致於危殆矣，豈可一例針之。如腫大按之痛者，膿深也。小按之即痛者，膿淺也。如按之不甚痛者，未成膿也。如按之即復起者，有膿也。不復起者，無膿也，非也，必有水也。如發腫都軟而不痛者，血瘤也。如發腫日日漸增腫大而不大熱，時時牽痛者，氣瘤也。近時有楊梅結毒，疼痛腫大，久而不腐，腐而不斂者。又有濕痰流注而經久不消，後雖腐而其臭水淋漓，久而氣血衰敗，亦有傷生乎。大凡瘡腫皮光薄軟者，有膿也。肉厚而堅者，不甚熱，膿未成也，宜托裏排膿之劑治之。

《外科啓玄・明附骨疽論》 夫附骨疽者，以其毒氣深附於骨間，疼痛不已，亦有三種之分。一曰緩疽，二曰石疽，三曰附骨疽。皆因氣體衰弱，感受賊風，而有經久不治，延緩而成也。經曰：百病乘虛而入是也。初感之賊風痛，皮膚不甚熱，而脈沉緩，微惡風，自汗，喜熱熨，痛則少減是也，宜服引越婢湯治之劑。然附骨疽但痛無休，或寒熱而無汗，經久不治，陰極生陽，寒化爲熱，方能腐潰是也。蓋緩疽其熱緩慢，數月半載不潰，延捱日久，色變紫黑，皮肉俱爛，故名曰緩疽。石疽者，亦寒熱相襲，深伏骨髓，但腫痛堅硬如石，故名曰石疽。其治法皆宜補托之劑，加附子等藥，以其性溫熱而消骨內

寒痛，臨症相得，妙在斯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膿熟不宜開遲論》 凡瘡瘍有膿之際，乃肉腐而爲膿，是毒氣侵蝕而潰也。若不速去之，恐毒氣畜而侵潰好肉。如肘膝樞紐關節之所，筋骨壞，廢疾成矣。有等畏針之徒，多致不救，或密針之不就。余今有一賽針散，即透出膿急妙，載方於後，以備錄用，秘之秘之。

《外科啓玄・明瘡瘍死肉當去論》 凡癰疽仗毒，及楊梅結毒，癆瘡便毒，疔瘡等，內多有死肉停蝕好肉，苦痛難禁，若不早去，愈加腐爛，正謂之惡如狼虎，毒似蛇蝎，有傷性命，恐致不救。當視其緩急，死肉不小，或以針刀割去，緩以腐肉錠子或未藥或膏藥貼之，以平爲期，後上生肌長肉等藥，上之內服大補湯丸等劑而愈。世等庸俗，只知敷貼長肉生肌等藥爲神，殊不知有死肉爲害，反加腐爛是也，如去不淨，亦不能得愈，宜熟玩之。

《外科啓玄・明瘡瘍生胬肉論》 夫瘡瘍已潰，愈加保護，若不謹慎，恐致敗壞。倘七情內亂，怒則傷肝，肝爲將軍之官，肝主怒，怒氣盛則刑脾，脾主肉，脾傷則瘡口肉脹出，名曰胬肉。胬肉脹滿，不能自消，若不去之，雖瘡愈後，肉梗高積，久亦癢痛，倘生面目之端，形容醜怪，乃不知去此之過也。宜用烏梅燒灰，少加輕粉，一上即平，後愈亦不痕疤也矣。

《外科啓玄・論》 夫諸瘡癰疽疔癤，皆因營氣不從，逆於肉理，故生痘疹癍痧，瘤癢癬疥無不由此。余將誤傷於物之害發明非因血氣不和所致也，亦有物之毒氣傷於輕重，亦有大小淺深傷於生命，此不可不知，亦不可不曉。諸書雖有，未嘗細剖其真，詳其奧旨，故不得其秘焉，惜哉！如金刃之傷，生死立見。湯火油烹，痛苦莫支。如虎咬蛇傷，蜂叮蝎嚆，蟲喇箭毒，必得其傳，而後能救。如刮瘴毒，劈腦剜腸，得其生者，豈非神術之秘傳乎。

《洞天奧旨・瘡瘍標本論》 凡病皆有標本之異，而瘡瘍亦宜知之。苟不知標本，輕妄施藥，不中病情，往往生變，是標本不可不辨也。二者之中，本重於標，知本而標無難治也。世人皆謂瘡瘍生於肌膚，何必問其臟腑。誰知外生瘡瘍，皆臟腑內毒蘊結於中，而發越於外也。苟不治內而惟事外攻，則內毒未散，外毒安能化乎？故必先看其生瘡於何處，係何經部位。如生在頭額，則是太陽之病，生在脇肋，則是厥陰之疾，所謂本也。次察其痛癢，痛則陽症，癢則陰疴，所謂標也。標本分明，自然用藥無悞。生在陽經而作痛，此純病於陽也，內外俱用瀉味，自易成功。倘生於陽而作癢，此陽虛而病陰也，補陰以化毒，而不可損陽以耗氣也。生在陰經而作癢，此純病於陰也，內外俱用補劑，無難奏効。倘生於陰而作痛，此陰虛而病陽也，補陽以化毒，而不可損陰以虧血也。蓋耗陽之氣，虧陰之血，俱能損傷營氣。夫營氣最忌損傷，瘡瘍之生，原因營氣之逆也，營氣之逆者，又因於胃氣之逆也。人生以胃氣爲本，烏可使之逆乎？胃氣逆於前，而經絡不通，臟腑壅塞，以致結成癰疽。倘再逆於後，又何以化毒哉？是胃氣之斷不可逆也。而胃氣之所以逆者，何故乎，損之甚者逆之甚，傷之至者逆之至也。故治瘡瘍者，總以顧胃氣爲主。有胃氣則本病陰而能生，無胃氣則標病陽而亦死。治瘡瘍者，辨明標本而加意於胃氣，何患術之不神哉。

薛新甫曰：若病急而元氣實者，先治其標病；緩而元氣虛者，先治其本，若病急而元氣又虛者，必先治本而兼以治標。大約癰高熾痛，膿水稠粘，元氣未損也，治之則易；漫癰微痛，膿水清稀者，元氣虛弱也，治之則難；不癰不痛，或漫癰黯黑不潰者，元氣虛甚，治之尤難者也。愚意薛氏所言元氣者，即胃氣也。

《洞天奧旨・瘡瘍辨脈論》 診脈所以治內病也。若瘡瘍則辨症而不必辨脈，以瘡瘍之病在外也。雖然有諸中必現於外，安在診其裏不可以知其表哉，況瘡瘍之毒皆出諸臟腑乎。既是臟腑內病，烏可徒辨症而不辨脈乎，惟是瘡瘍之變症多端，而瘡瘍之變脈亦不一狀，吾又何能盡示之乎！然不可盡示之中而實有簡要之法在。大約瘡瘍未潰之先，脈欲其有餘；而瘡瘍已潰之後，脈欲其不足。有餘者火毒旺也，不足者正氣虛也。未潰而現有餘之脈，乃宜盛而盛，順之象也。已潰而現不足之脈，乃宜虛而虛，亦順之象也。倘已潰而現有餘，不宜盛而盛也。未潰而現不足，不宜衰而衰也。不宜盛而盛，乃火毒之大熾，不宜衰而衰，乃火毒之甚深，皆逆之象也。順吉而逆，亡又何疑哉！而有餘不足之脈，何分順逆乎。夫浮也，芤也，滑也，實也，弦緊也，洪長也，大散數也，皆有餘之脈。微也，沉也，緩也，濇遲也，伏軟也，弱結細也，皆不足之脈也。有餘之脈，宜現於未潰之先，而不宜現於已潰之後。不足之脈，宜現於已潰之後，而不宜現於未潰之先。治之法：未潰而現不足，須補陽以發其毒，而人參、黃芪不可緩用也；已潰而現有餘，須補陰以化其毒，而熟地、當歸所當亟投也。更有秘訣者，毋論有餘不足，各脈倘無斷續之形，皆可用大補之味，而佐之消毒之品，同羣共用亦能轉危爲安，反敗爲

福，未可以脈之不順即棄之而不治也。

《洞天奧旨・瘡瘍陰陽論》 瘡瘍最要分別陰陽，陰陽不分，動手即錯。或謂陰陽者，分於氣血也，不知氣血亦分陰陽之一端，而不可執之以槩定陰陽也。蓋瘡瘍有陰症，有陽症；有陰熱陰寒，有陽熱陽寒；有陰滯陽滯，有陰陷陽陷；有先陰變陽，有先陽變陰。各各不同也。病不同而何以辨之？陽症必熱，陰症必寒；陽症必實，陰症必虛。陽症之形，必高突而腫起；陰症之形，必低平而陷下。陽症之色必純紅，陰症之色必帶黑。陽症之初起必疼，陰症之初起必癢。陽症之潰爛必多其膿，陰症之潰爛必多其血。陽症之收口身必輕爽，陰症之收口身必沉重。陰熱者，夜重而日輕；陽熱者，夜輕而晝重。陰寒者，飲溫湯而作嘔；陽寒者，飲冷水而欲吐。陰滯者，色紫黑而不變也；陽滯者，色微紅而不化也。陰陷者，色黯黑而不起也；陽陷者，色紅黃而不起也。先陽變陰者，始突而不平，初害痛而後害癢也；先陰後陽者，初平而潰，始患熱而後惡寒也。陽中之陰者，似熱而非熱，雖腫實虛，若黑而非澹，欲痛而無膿，既浮而復消，外盛而內腐也；陰中之陽者，似冷而非冷，雖虛而實腫，雖淡而似赤，若燥而寒，痛既平而實突，外淺而內橫也。陽變陰者，其人多肥；陰變陽者，其人多瘦。陽變陰者，服涼藥之過也；陰變陽者，服熱藥之驟也。然陽變陰者多死，陰變陽者多生，以此消息之，萬不失一。苟以氣血分陰陽，或以癒爲陽，疽爲陰，未爲通論。蓋癒疽各有陰陽，必氣血兼補，而佐之消毒，始能奏功甚速。倘執陽病是氣，而不敢用補氣之藥，毋論未潰之前，火毒不能遽散，即已潰之後，肌肉何能驟生？單一味補血，無濟於事也。必補氣以生血，則氣血兩旺，氣得血而流通，亦血得氣而充足，何懼火毒之不星散哉！倘執陰病是血，而不敢用補氣之味，尤爲不可。摠之，氣血不可失治，而瘡瘍必當兼用之也。惟是陰陽之症，不可不分。知是陽症，可少用金銀花化毒之品，而輕佐之補血補氣之味；知是陰症，可多用金銀花化毒之品，而重佐之補氣補血之味。自然陰變爲陽，而無陷滯之虞；陽不變陰，而有生化之妙也。更有以陰陽分寒熱者，殺人必多矣。夫病分寒熱，是人素稟之偏，豈可以陽爲熱，陰爲寒耶？故浮、洪、弦、數，本陽脈也；然陽乃氣虛，而非熱。沉、細、弱、濇，本陰脈也；然陰乃血虛，而非寒。辨其陰陽，而不可分爲寒熱，以瘡瘍之陰陽，無非正虛邪實，攷氣血可以共補也。

《洞天奧旨・瘡瘍善惡論》 瘡瘍不論大小，專論善惡。蓋大者，有生之機；小者，有死之兆也。惟是大小易見，而善惡難知。不知善惡者，安知吉亡乎？故善惡必須辨也。大約善有五，惡有七。吾先言其善者：起居安適，無躁動之狀，一善也；大小便如常，無諸痛苦，二善也；凡服藥餌，隨手奏效；腫易平復，無膿血之多，三善也；神清氣爽，言語响亮，四善也；飲食健旺，易於消化，口不大渴，五善也，有此五善，雖瘡瘍形大，而病實輕吉之徵也。再言其惡者：口大渴呼飲，煩躁不常，腹中時痛，口中時咳，大便作瀉，小便成淋，此惡之一也；膿少血多，不腫而痛，皮肉腐壞，臭氣難聞，瘡口低陷，沿開廣濶，此惡之二也；喘粗氣短，不足以息，恍恍惚惚，如見鬼祟，此惡之三也；黑晴緊小，白晴青赤，長多斜視，上視，此惡之四也；手足無措，神氣昏闇，面目炭色，此惡之五也；見食厭惡，服藥嘔吐，不能飲食，此惡之六也；聲啞面腫，鼻黑唇青，此惡之七也。有此七惡，雖瘡瘍形小，而病實重，亡之徵也。亡者多死，吉者多生。雖然，生死何常之有？往往吉變爲亡，生變爲死，大約皆酒色害之也。夫吉兆既可變爲凶，豈凶徵獨不能變爲吉？生兆既可變爲死，豈死徵獨不可變爲生？要在人善於悔悟，而調理又得其宜，亦可挽回於萬一也。夫調理者，慎勞絕欲，居其半；節食擇藥，亦居其半也。倘病人心自悔悟，而藥餌亂投，恐非轉凶起死之法。大約瘡瘍惡症，脈無止歇，而有胃氣者，必可救援。故一現惡徵，急用參芪以救之，則胃氣不亡，可變凶爲吉，轉死爲生也。惟是惡徵之現，皆胃氣欲絕也。吾欲使絕者不絕，參、芪必宜多用，斷不可畏首畏尾而些少用之也。

《洞天奧旨・瘡瘍經絡論》 五臟七腑，各有經絡。臟腑之氣血不行，則臟腑之經絡即閉塞不通，而外之皮肉，即生瘡瘍矣。然經絡陷皮肉之內，何從知之？然內有經絡，外有部位。部位者，經絡之外應也。如瘡瘍生於頭頂，即屬足太陽經之病，蓋頭頂乃膀胱之部位也。生於面，即屬足陽明經之病，面乃胃之部位也。生於頸項，即屬足厥陰經之病，蓋頸項乃肝之部位也。生於肋，即屬足少陽之病，蓋肋乃膽之部位也。生於手足，心即屬手少陰經之病，蓋手足心乃心之部位也。生於背，爲諸陽；生於腹，爲諸陰。擘膊即手之三陰、三陽經之所行，股脛即足之三陰、三陽經所屬。七竅者，五臟之竅也。生於目，乃肝經病也。生於耳，乃腎經病也。生於鼻，乃肺經病也。生於舌，乃心經病也。生於口，乃脾經病也。不可據之外部位，以知內之經絡

臟腑乎？雖瘡瘍因氣血之凝滯而生，原無定位，然凝滯於何經，即生於何經之部位，安可不即治於是經乎？或曰跌仆刀傷，蟲獸爪損，亦能成瘡，豈皆經絡之凝滯耶？然既傷損於是經，別治他經，恐難奏效。何如專治是經之爲親切乎？獨是經絡，有氣非多少之異。氣血多者，易於成功。氣血少者，難於建績。又當分別之也。若三焦、若心經、若肺經、若膻經、若腎經、若脾經，此六經皆氣多而血少，非補血則未潰不能化，已潰不能消也。若包絡、若小腸、若膀胱、若肝經，此四經皆血多氣少，非補氣則未潰不能散，已潰不能生也。若胃經，則氣血俱多，初可用消，而終亦必佐之以補氣血，則收功自速矣。部位既明，經絡無錯，自然用藥得宜，無憂猛浪之悞治也。

《洞天奧旨・瘡瘍内外論》 瘡瘍之生，《内經》雖言營衛之氣血不行也。然而營衛之氣血不行，實有其故。有外傷而氣血不行者，有内傷而氣血不行者，有不内不外之傷，而氣血因之不行者，亦不可不辨也。夫外傷者，傷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内傷者，傷於喜、怒、憂、思、驚、恐、悲之七情也。一有所傷，則臟腑之氣血不從，逆於肉理，變生癰腫矣。但天地之六氣，無歲不有，人身之七情，何時不發，乃有病，有不病者，何也？蓋氣血旺而外邪不能感，氣血衰而内正不能拒，此所以六氣之傷，傷於氣血之虧，而七情之傷，亦傷於氣血之乏也。然而，傷於外者輕，傷於内者重。輕者其勢反重，重者其勢反輕，疑似之間，最難辨識。吾何從而辨之乎？吾一辨之於脈，輕而反重者，陽症也，右手寸脈必浮大而洪數。重而反輕者，陰症也，左手寸脈必沉實而細數。吾再辨於形，輕而反重者，表症也，其瘡口必平陷於内。似乎陽與表易治，而陰與裏難治也。然而，瘡瘍總宜急散，散之急，則陽陰表裏皆能速愈也。至於不内不外之傷，較六氣之傷、七情之傷，爲少差等耳，宜乎不藥有喜。然而世人之氣血未必皆有餘者也，況加之損殘其肌膚，戕賊其肢體，則已傷復傷矣。吾恐損者不易續，而缺者不易全矣。必須補其氣血，使營衛之調和，滋其臟腑，俾經絡之安逸，即有毒氣，自然消化於烏有矣。

《洞天奧旨・瘡瘍火毒論》 瘡瘍之症，皆火毒症也。但火有陽火、陰火之不同，而毒有陰毒、陽毒之各異。夫既曰火，則火勢燎原，救之烏可緩乎？惟是陽火驟而烈，陰火緩而酷。夫火雖有驟緩，而至於炎燒，其禍則一也，故救焚俱不可遲。一見人生瘡瘍，無論是陽，是陰，當速爲撲滅，則隨手奏功。無奈世人視爲平常，因循懈怠，以至輕變爲重，陽變爲陰，往往潰壞決裂而不可救療。或曰：陽火驟，似乎難遏。陰火緩，似乎易圖。何其酷烈反勝於陽火乎？蓋天下陽毒易防，而陰毒難防。瘡瘍火毒，又何獨不然？且亦知瘡瘍之火毒，爲何毒乎？乃龍雷之火，鬱而出於木中也。夫龍雷之火，藏於地中，天氣鬱勃，火不能藏，往往發越於外。然而龍雷之火，又藏於木中，非破木焚林，而火不得外泄，其所出之處，有焚燒屋廬者，有殛死人物者，苟攖其鋒，多成灰炭，其毒爲何如乎？人之生瘡瘍者，雖因氣血之不和，而不和者，乃氣血之鬱也。五臟六腑之氣血，皆能成鬱，而生瘡瘍，其實無不因肝腎二經之鬱以成之也。肝腎二經屬陰，皆有龍雷之火，火鬱之極，必變蘊而爲毒火，爲陰火，則毒亦陰毒也。陰毒不發則已，發則衝擊禍害，有不可勝言者，此毒之所以酷烈也。夫陽毒尚有養癰之患，而陰毒尤禁養癰者，以其潰壞決裂，有百倍於陽毒也。可見陰陽瘡瘍俱宜急早治之。但治法不同，又不可不分而治之也。大約治陽毒之瘡瘍，宜散重而補輕；治陰毒之瘡瘍，宜散輕而補重。摠之，陰陽火毒，非補則火不肯滅，而毒不易消也。但分輕重以用藥，而萬不可單用散劑以治瘡瘍，苟不辨別其陽火、陰火，與陽毒、陰毒，而止用攻堅表邪之味，吾恐火未必退而氣先失，毒未必化而血先涸矣，安得不夭人性命哉！

《洞天奧旨・瘡瘍腫潰虛實論》 夫瘡瘍宜分虛實，未可漫然用藥也。雖治瘡瘍之法，俱宜用補，然不知虛實，孟浪治之，亦難速效，故必審其虛實之重輕，以酌量其補瀉之多少，始爲上工也。惟虛實何以辨之乎？亦於初腫已潰時而辨之也。初腫之時，腫而高突，煩赤作痛，是陽邪毒盛，病在表實也。如腫而堅硬深痛，亦陽邪毒盛，病在裏實也。表實可散，裏實可攻，攻散之中，畧兼用補，則在表者，不至入裏，而在裏者，必易發表矣。倘腫不甚高突，雖煩赤作痛而少衰，此陽邪毒衰，病在表虛也。如腫雖堅硬，痛不甚深，此陽邪毒衰，病在裏虛也。表虛不可純散，裏虛不可純攻，攻散之中，重於用補，則表虛者力能托外，裏虛者力能出内矣。若已潰之後，猶然腫硬煩痛，發熱煩躁，大便秘結，瘡口堅實，此陽毒未化，乃邪實也，尚宜補而兼散。倘膿大出而反痛，瘡口久而不斂，發熱口乾，膿水清稀，腫下軟慢，此陽毒已盡，乃正虛也，切戒散而必補。以上治法，猶論陽症之瘡瘍也。若陰症之瘡瘍，毋論未潰之前，與已潰之後，皆宜用補。豈特必宜用補，尤宜大補爲急，而不可用些小之補藥也。蓋陰症瘡瘍，其毒最深，其火最烈。非用大補之劑，則火

不肯遽滅，而毒不易驟消也。或曰：毒深火烈，反用大補，不助熱以增橫乎？不知瘡瘍之火毒，因虛而成者也，不比他症之火毒，得補而添其灾。惟瘡瘍陰火，愈補而愈衰，瘡瘍陰毒，愈補而愈化也。或曰：然則竟不消其火毒乎？曰：是又不然。藥品之中，有補味而兼攻者，吾採而用之，名爲補，而仍是攻散之也，又何懼哉！

《洞天奧旨・瘡瘍順逆論》 瘡瘍最宜知者，陰陽也，其次宜知順逆。大約陽症多順，陰症多逆。順者生，逆者亡。故知順逆，即知陰陽；知陰陽，即知生死矣。然而，順逆不易知也。其順逆之中，有順而實逆，有逆而反順，此即陽症似陰，陰症似陽之說也。苟不知順逆之真，何知順逆之假乎？余有辨順逆之真法：如瘡瘍之初起，頂高根活，色赤發熱，脹腫疼痛，日漸突起，腫不開散者，順也。若頂平根散，色暗微腫，不熱不疼，身體倦怠者，非逆而何？如瘡瘍之已成，瘡形獻起，焮痛，皮薄光亮，易膿易腐，飲食知味，二便調和，身溫者，順也。若腫堅色紫，不作膿，不腐潰，瘡頂軟陷，口乾作渴，心多煩躁者，非逆而何？如瘡瘍之已潰，膿稠色鮮不臭，腐肉自脫，焮腫易消，身輕痛減者，順也。若皮爛肉堅不腐，腫仍不消，痛仍不減，心煩，臥不寧者，非逆而何？如瘡瘍之潰後，膿厚稠黃，新肉易生，瘡口易斂，飲食漸進，無有痛楚，作癢者，順也。若膿水清稀，腐肉雖脫，新肉不生，色敗臭穢，飲食不進者，非逆而何？倘逆而變順，生之機也；逆而不順，死之兆也。

《洞天奧旨・瘡瘍生死論》 出生入死，半是瘡瘍，生死不知，終難治療。知其死而早爲謝絕，固失好生之心；不知生而浪爲醫治，亦非起死之法。所貴生死瞭然於胸中，而後因症用藥，即或功不能成，命不可奪，亦可告無罪於病人，求免禍於上帝也。然而瘡瘍生死，最難分曉，我舉其大槩言之：陰病見陽色，腮顴紅獻者，死兆也。陽病見陰色，指甲呈青者，死兆也。身熱脈細，唇吻反青，目珠直視者，死兆也。面如塗脂，色若黃土，油膩黑氣塗抹者，死兆也。唇舌焦乾，鼻生烟煤，眼神透露者，死兆也。形容憔悴，精神昏短，身形縮小者，死兆也。喘粗氣短，鼻掀睛露，語言譫妄者，死兆也。循衣摸牀，遺尿失禁，撮空者，死兆也。頭低項軟，眼視無神，吸吸短氣者，死兆也。皮破無血，肉綻爛斑，麻木不知痛癢者，死兆也。齒黃色如煮苣，唇白反理無紋，耳黑焦枯不聽，人中縮而坦平，口張氣出無回閉，鼻煽相隨呼吸行，汗出如珠不散，痰若膠而堅凝，白血紅如肺色，指甲灣而帶青，神昏神浮，神亂神離，縮衣生溝面，黑氣慘天庭，以上皆死兆也。死症外見，斷無生理，於必死之中，而求其再生之法，舍人參、芪、朮、當、熟、金銀花、附子，別無僊丹也。至於可生之症若何？腫高勢大，而易爛易腐，此生之機也。奇疼奇痛，而有神氣，此生之機也。膿臭而能進食，敗中而有紅肉，此生之機也。有生機者，用補藥而漸能奏功。無生機者，用補藥而終難建績。然亦有大用補氣補血之藥，而益之化毒之品，亦能奪命於須臾，又不可委而棄之，使瘡鬼泣於夜臺，怨醫生之失救也。又曰：癰疽別死有數症：其一在伏兔，其二在腓腨即足肚也；其三在五臟之俞穴，其四在頂，其五在腦，其六在陰，其七在耳之虛處，其八在玉枕，其九在舌本，其十在垂膺，即喉管也。此十處最忌，其餘或生或死，未可必也。

《洞天奧旨・瘡瘍嘔吐論》 凡治瘡瘍，皆宜顧其胃氣。蓋有胃氣則死症能生，無胃氣則輕症變重，重則與死爲近矣，可不急顧其胃氣乎？惟是瘡瘍之生，多傷胃氣，其故何也？蓋火毒侵犯之也。夫火毒犯胃，何以胃氣即傷？以胃乃心與包絡之子也。火毒外不得遽發，往往內攻於心，而包絡爲心之相臣，護衛甚力，不許火毒之內侵，未免號召五臟六腑同來救應。胃乃心與包絡之子，見君父有難，奮不顧身，首先勤王。火毒甚熾，其鋒難犯，自然受創而敗，而火毒乃舍包絡，而直入於胃矣。胃入火毒，胃不自安，乃上越而作嘔，甚即大吐，皆火毒祛之也。夫同是火毒之相祛，何以有嘔吐之別？蓋嘔者有聲無物，乃火毒之傷胃氣也；吐者有物有聲，乃火毒之傷胃血也。雖嘔吐分氣血，總之皆傷胃氣耳。胃氣既傷，自宜補胃矣。然又不可純補胃也，當觀其善惡何如，而佐之解毒之味，則萬不失一也。如嘔吐而大便閉結，喜冷飲者，宜降火清中。喜熱飲而惡寒，便利如常者，宜養其胃。如嘔而腸鳴，腹痛作泄者，宜托裏溫中。如嘔吐後飲食頓進者，宜大補氣血。如瘡瘍未潰作嘔及惡心者，乃毒氣內攻，而胃氣素虛，竟補胃而不必散邪。如瘡瘍已潰而作嘔及惡心者，或不食痞滿，腸鳴腹痛，大便利而作嘔，及噦聲不絕，不得安然，宜托裏溫中。是皆治嘔吐之樞機，治瘡瘍者，不可不細心而審問之也。以上分別治法，無非顧其胃氣也。胃氣安寧，服藥自然奏效，何患變症之生哉？彼陽變陰，生變死者，多是損傷胃氣耳。夫火毒原能傷胃，況加敗毒之藥，一味呆攻。禁已虛而重虛乎。毋怪敗壞決裂，竟至於不可救已也，謂非醫殺之乎？是可深痛也。

《洞天奧旨・瘡瘍口渴論》 夫口渴之症，未有不是火之作祟也。而瘡瘍口渴，尤是火毒無疑。但火有陽火、陰火，陽火可以外水止之，而陰火不可用外水也。蓋愈飲外水，其渴愈甚。然而瘡瘍之症，口渴甚多，大約陽火居其七，陰火居其三，陽火之口渴必不甚，以陽火之症，內有陰水以濟之也。若陰火口渴，既無內水之滋，惟有內火之燥，故其渴更甚於陽火。夫火非水不制，何以飲外水而渴甚？豈水不可以制火乎？不知真水可以制邪火，外水非真水也，安得不加橫乎。所以陽火宜用寒涼以少止其口渴，陰火宜用溫補以止其口渴也。而陰症、陽症，何以辨之？大約陽症口渴者，其脈必洪大而數實；陰症口渴者，其脈必細數，即或洪大，按之必無力。然而不可拘也，吾又辨其舌之燥滑也，陽症舌必燥，陰症舌必滑也。燥用寒涼以瀉火，滑用溫補以解毒，又何疑乎？然更須分已潰未潰而治之。未潰而作渴者，多是火毒之盛；已潰而作渴者，盡是氣血之虛。故未潰之前，可用瀉於補之中，而已潰之後，但可補而不可瀉也。雖古人治法止論已潰未潰，皆用加減八味丸治之大效，然此乃治陰癰之法也。倘是陽症，其中有肉桂在內，吾恐反濟其火矣。雖六味丸多是補水之味，水足自能制火，然而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山。萬一火盛，水不足以濟之，未必不轉助其焰，而動其禍也。是加減八味丸以治癰疽之初發，尚非法之善也。蓋陰症可用熱劑，而陽症斷不宜遽用熱劑，又在人臨症以變通之耳。

《洞天奧旨・瘡瘍秘結論》 瘡瘍之發，發於火也。火發必犯於心，火即移其熱於大腸，而閉結之病生矣。夫心與小腸爲表裏，宜移其熱於小腸，何故移熱於大腸乎？不知大腸雖不與心爲表裏，而實與肺爲表裏也。心得火毒，未有不轉移於肺者也，刑肺即刑大腸矣。況火毒最烈，肺自難受，自分其焰與大腸，而大腸屬金，最畏者火也，且火又甚酷，其燥金也必甚，則乾燥可立而待矣。或曰：瘡瘍之火既分陰陽，陽火宜刑大腸矣，若陰火之瘡瘍，宜無犯於大腸，而何以偏多閉結耶？夫陰火者，虛火也。虛火者，半出腎肝。肝腎之火，乃雷火也，雷火最能燥水。試看濃陰大雨之時，一聞雷震，而雲收雨止，正燥水之明驗。故雷火不動即已，動則引心包之火而沸騰，引陽明之火而震蕩，火多則水涸，水涸而大腸何能潤澤乎？惟是瘡瘍之陰火，乃邪火也，何腎肝之雷火助之乎？不知邪火出於肝腎，則雷火與邪火相合，竟不能分孰爲邪火，孰爲雷火矣，但火有陰陽之分，而成閉結則一，治法亦可相同乎？而不可同也。大約陽火閉結，可用攻以通之；陰火閉結，可用補以潤之也。陽火未潰之前，於攻之中而顧其脫；陽火已潰之後，於補之內即防其通。陰火未潰之前，不妨化毒以潤腸；陰火已潰之後，切戒攻毒以傷胃。蓋老幼之虛實不等，少不謹慎，便至死亡，烏可妄用驅逐峻利之藥哉！

《洞天奧旨・瘡瘍痛癢痲痹論》 經云：諸痛爲實，諸癢爲虛。實者，邪實也。虛者，正虛也。邪實多是陽症，正虛多是陰疴。凡瘡瘍之生，腫而大痛者，陽邪之大實也；腫而微痛者，陽邪之差實也。小痛而大癢者，陽中之陰大虛也；大痛而微癢者，陽中之陰少虛也。大癢而不痛者，陰大虛而無陽也；微癢而不痛者，陰微虛而無陽也。更有痲痺而不知痛癢，爲陰虛而不能通於陽，陽虛而不能運於陰也。論其輕重，似乎痛重於癢與痲痺也，而孰不然。蓋瘡瘍最重者，莫過於癢，其次則在痲痺。凡陰癰初發，多起於癢。人見皮膚之癢，手爬搔之爲快，往往癢變爲痛，遂至敗壞決裂而不可治。蓋痛乃陽毒，而癢乃陰毒也。大同是火毒，胡爲陰毒烈於陽毒？大約陰癰之生，半成於鬼祟之纏人，祟憑人身，未敢驟侵，先以癢試之，故初發之時，每每作癢，及至人自爬搔，鬼無所畏，乃大肆其侵凌，故大癢而轉變爲痛矣。治之法，宜於大癢之時，即用大補之藥，而佐之化毒之品。重劑以治之，則火毒隨手而散，萬不可待其大痛而後治之也。以陰癰之生，雖成於鬼祟之纏身，然必正氣大虛，邪始得而入之也。設正氣不虛，邪將安入？故救大癢之陰癰，必須大補氣血爲主。蓋陽毒可用攻毒之劑，而陰毒必須用補正之藥也。或曰：瘡瘍初起，雖發大癢，而所癢之部位不大，未必皆鬼祟之纏身，何必以補氣補血之大劑治之？然古人云：外大如豆，內大如拳；外大如拳，內大如盤，未必單言背癰也。吾以爲凡生瘡瘍而大癢者，皆當作是想，豈可以所癢之部位甚小而輕視之乎？至於痲痺，則非大癢可比，不妨緩緩治之，然亦宜分已未潰也，未潰之先而痲痺者，邪毒壅於經絡；已潰之後而痲痺者，正氣耗於肌膚，無難審量而用藥也。

《洞天奧旨・瘡瘍寒熱論》 瘡瘍初起，輕者不發寒熱，重則未有不發寒熱者也。但發熱於未潰之前者輕，發熱於已潰之後者重，惡寒於未潰之前者重，惡寒於已潰之後者輕。蓋火毒發越，邪正交戰，陰弱則生熱，陽微則惡寒，似乎未潰發熱，乃陰血之衰，其陽氣正旺也，陽旺則火毒必熾，而吾以爲輕者，以陽勝必至於變陰耳。未潰惡寒，乃陽氣之虛，其陰血正勝也，陰勝則

瘡肉易生，而吾以爲重者，以陰勝必至於耗陽耳。已潰發熱，或疑陰變陽也，誰知乃陰虛而不能濟陽乎，故病重。已潰惡寒，或疑陽變陰也，誰知是陽虛而不能劑陰乎，故病輕也。既知寒熱之重輕，見其寒而補其陽，見其熱而補其陰，何瘡瘍之難治乎？然而寒熱無常，有晝寒而夜熱，有晝熱而夜寒，有日夜惡寒而不發熱，有日夜發熱而不惡寒。又將何法以治之哉？嗟乎！惡寒者，非寒也；惡熱者，非熱也。見其寒，峻補其陽氣，而不必泄其陰；見其熱，峻補其陰血，而不必泄其陽，自然熱者不熱，而寒者不寒也。或曰：瘡瘍之生，皆火毒也，不消火毒，而但補其陰陽，毋乃不可乎？詎識正旺而邪自退也。況補陽之味，未嘗無消毒之味也，補陰之品，未嘗無散火之品也。否則，於補氣補血之中，而寓之消毒散火之劑，又未爲不可耳。惟是常症易治，變症難治。倘發熱而痛，惡寒而躁，又不可拘熱用補陰，寒用補陽之法，恐有寒盛格陽、熱盛拒陰之症別，當用從治之藥，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之爲得也。

《洞天奧旨・瘡瘍辨膿血論》 瘡瘍治法，斷不可因循失治，致養成膿，往往火毒勢大，爛成如盆之大，而不可救療。所貴於未成膿之先，而急內消之也。然既已成膿，烏可無辨之法乎？辨法奈何？瘡有生熟，膿有深淺、多少，按其瘡頭之痛與不痛，軟與不軟而知之也。微按之而輒痛者，膿淺也；大按之而痛者，膿深也；按之堅厚不甚熱痛者，未成膿也。按之軟薄而即起者，有膿也；不復起者，無膿也。有膿可鍼，無膿不可鍼也。膿深者可深刺，膿淺者宜淺刺，豈可一概刺乎？近世外科醫工，動謂火毒在內，若不開刀，侵潰好肉。如肘膝，樞杻關切之所，筋骨敗壞必成廢人，斷須外泄，毋論可刺不可刺，輕用刀鍼，每有無膿之癰一開，瘡口鮮血逆流，立時厥去，皆不審其膿之有無耳。夫瘡癰有陰陽之異，陽症可以刀刺，陰症切戒輕易動刀。蓋陽症之毒淺，陰症之毒深。毒淺一舉刀而毒易泄，必走於外；毒深一舉刀而毒難出，反攻於內矣，及至攻於內而爛筋壞肉，則內外兩敗，艱於收拾，卒致死亡。醫者病家，皆嘆瘍癰之橫也，詎知禍成於輕易之動鍼乎。吾非禁人之用刺法也，刺之當，則死症可以變生；刺之不當，則輕病必至變重。余親見數人，皆因刺而危，幾至不救，後用參、芪、金銀花之類，大劑煎飲，始得收功，故引此爲戒也。

鐸又曰：辨膿之法，既已盡知，而辨血之法又不可不知也。無膿而流血者，皆五臟之氣不充也。五臟之氣不充，則陰虛而火動矣。安得無血乎？虛火動者，瘡必流血，當審其經以救之。故肝虛而火動者，血必妄行也。心虛而火動者，血必無主也。脾虛而火動者，血必難統也。肺虛而火動者，血必上行也。腎虛而火動者，血必浮遊也。此臟氣之虛火如此。若六腑虛火之動，何獨不然？然治其臟而腑亦安，補其臟而腑亦戢。然安腑不能安臟，補臟必能補腑。故補氣即是補血，補血難以補氣，蓋氣補即是血安也。

《洞天奧旨・瘡瘍險地論》 經言：五臟不調，致生疽；六腑不和，致生癰。有二三日即殺人者，有十餘日殺人者，有一月殺人者，有數月殺人者。蓋火毒輕，則殺人緩；火毒重，則殺人急也。大約殺人之瘡瘍，皆生於險地。夫癰疽之生，原無定位，生於平地，雖大而無危；生於險地，雖小而必死。險地者，一在腦戶，一在舌本，一在縣癰，一在喉節，一在胡脈，一在五臟俞穴，一在五臟繫脈，一在兩乳，一在心鳩尾，一在兩手魚，一在腸屈之間，一在小道之後，一在九孔，一在兩腦腸，一在神主之舍，一伏菟，一在兩髻，一在兩頤，一在股脁，一在兩脇，一在於尻，一在兩腋，此皆至險之處也。生此部位，十人九死。然初發之時，急用補氣補血之味，而佐之散火消毒之品，亦可立時而愈，轉禍爲祥，無如世人，初發之時，皆不以爲急，往往養成大患，卒至於不可救也。夫天下何人不以性命爲重？安於因循而失治者，亦有其故。蓋癰瘡發於險地者，每小痛而不甚大痛，每大癢而不甚小癢，或發如米粒之泡，或起如疥瘡之頭，其狀似微小，而不足介意，詎知乃至凶至惡之兆乎？古人云：見有小異，即須大驚，正言險地之瘡瘍也。吾願世人，險地初生凶惡之兆，忙急早治，即服補氣補血瀉火敗毒之劑，未必不救。然亦須懺悔絕欲，始能祟去身安，否則正未可知也。

《洞天奧旨・瘡瘍死肉論》 夫瘡瘍治法，無非護其生肉，不至於同死也。然未死之肉，可以護之不死，未聞已死之肉，可以養之重生。豈特不可重生，且當使之速去。蓋死肉不存，而後生肉可長也。如癤疽各瘍，如楊梅、結毒、癰瘡、便毒、疔腫、潰爛等瘡，其中多有死肉，存蝕好肉，苦痛難禁，以致新肉不長，徒用生肌之藥，彼此兩停，不勝臭腐之侵，愈加敗爛。毋論斷者不可復續，譬毒如狼虎蛇蝎，豈可共處一室？自然畏避之，而不敢祛，況敢和合而復聚乎？無怪其久而不生肉也。必須用刀針割去死肉，後以生肌之散敷之，內助之以補氣補血之藥，不必又用敗毒散火之湯，自然死肉去而新肉易生，外毒亡而內易補。世人不知，惟以敷貼膏藥爲神奇，全不曉存留敗腐

爲凶惡，爲可嘆息也。更有瘡瘍潰後，不加謹慎，動生氣惱，雖死肉已無，而忽長贅肉，亦宜用刀割去，不可謂是新肉，而戒用刀鍼也。蓋贅肉脹滿，礧高形突，其狀難觀，倘生於面目，手足之間，亦甚醜態，故必須去之也。或疑惱怒不戒，何便至脹生贅肉？蓋怒氣傷肝，肝傷必至剋脾。脾主肌肉，脾傷則瘡口肉脹。倘畏用刀鍼，瘡口平復，必有高突之象。或用烏梅燒灰，少加輕粉，一上即平，且無痕跡，又治法之巧者也。

《洞天奧旨・瘡瘍生於富貴論》　瘡瘍之生，無分富貴貧賤。然而貧賤之人，往往易治，富貴之家，每每難治，其故何也？蓋富貴之家，所食者燔熬烹炙之物也，居處安逸，姬妾衆多，未免逸則思樂，樂則思淫，淫則泄精必甚，泄精既甚，則腎水虧涸，水去而火必動，火動而水更衰，必至陰陽兩虧，臨鑪不振。於是服熱藥以助之，又嫌藥力之微也，復修合金石等藥，以博其久戰之歡。然而金石之藥，止可助火而不能助氣。夫助氣之藥，舍人參無他味也。惟是富貴之人，食歡者多，而吝惜者正復不少。用熱藥以助火，非多加人參，不足以駕馭其猛烈之威。無奈人參價高，方士勸多用人參，富貴人必有難色，乃遷就而改用他味，未免力薄勢衰，火旺無制，而腎火沸騰炙。火勝則外勢堅舉而不肯倒，自必多入房以快欲，愈戰愈酣，火益熾而水益乾，水乾則難以伏火，而熱乃化毒，結於腸胃矣。久之水涸火炎，陽易舉而亦易泄，心甚貪歡，或有忍精强戰之時，火毒乃變爲膿血，每於不可思慮之處，而生癰生疽也。故貧賤之人所生者，半是陽毒，而富貴之人所生者，盡是陰瘡，以其結毒在於陰處，故所發亦在陰之部位。陽毒易消，陰毒難化，又何疑乎？雖然陰陽之毒總貴早治，治若早皆可速愈。但陽宜清補以消毒，陰宜溫補以化毒也。

《洞天奧旨・瘡瘍陰陽真假論》　經曰：諸瘍痛癢，皆屬心火。似乎瘡癰疽，無非陽火也，誰知陽能變陰，陰難濟陽，無有一定之規乎？夫陽火之旺，乃陰水之虧也。本是陽症，亦宜補陰以濟之。況原是陰症，反用消耗之藥，必至損陽而更涸其陰，安得不變生偏勝之禍哉。如瘡毒初起，筋攣骨痛，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非陰症似陽乎？不用溫散，而妄用寒涼，或食生冷之物，使瘡毒內陷，遂至陰極似火，甚而煩悶之症生。苟不用溫煖之藥，則陰不能退，而陽不能回也。如瘡毒初起，色紫皮赤，腫突作痛，惡寒喜煖，非陽症似陰乎？不用寒散，而妄用辛熱，或食燔炙之味，使瘡毒外腐，遂至陽極似水，甚而昏憒之禍作。苟不用冷瀉之藥，則陽不能制，而陰不能生也。然而陽似陰者易療，陰似陽者難醫。世有瘡瘍大爛，洞見腑臟，或見筋骨，瘡口黑陷，身不能臥，口不能食，人認爲陽症之敗壞也。詎知是陰虛而不能變陽乎？夫潰爛而至於臟腑筋骨之皆見，此從前不用補劑，使毒過於沿燒，將好皮肉盡化爲瘀腐耳。口不思食，本不可救，然用參、芪、歸、熟佐之化毒之品，亦往往有得生者。倘日以解毒爲事，絕不去補氣血之陰，則陰不能變陽，又安能死變爲生哉！更世有瘡瘍將愈而不收口，百藥敷之絕無一驗，人以爲餘毒之未淨也。詎知是陰虛而不能濟陽乎？夫獨陰不生，而孤陽亦不長也。瘡瘍致膿血已淨，則陰必大虛。止補其陽，則陽旺陰虛。陽雖有濟陰之心，而陰實無濟陽之力。所以愈補陽而陰愈虛，陰愈虛而瘡口愈難合也。倘錯疑毒之未淨，用敗毒之劑，則已虛益虛，不特損陰，而兼損陽矣。助陽尚難補陰，況攻毒又安能濟陽哉？此皆不識陰陽之真假，毋怪施治之誤也。大約未潰之前，多有陰症似陽之病。若已潰之後，雖陽症亦作陰症治之，故俱宜用補而不可用散，此實不傳之秘訣也。

《洞天奧旨・妊娠瘡瘍論》　孕婦亦往往有生瘡瘍者，不可與無孕婦人一概輕治之也。蓋婦人懷孕，宜護其胎，一有損傷，其胎立墮，輕則殺子，重則並其母而亦亡矣，可不慎哉！或曰：孕婦既生瘡毒，豈可以不治？治之不知婦女既已懷孕，其氣血半已蔭胎，若再用敗毒之藥，重傷氣血，安得不墮胎乎？雖有故無損，畧消化其毒，亦正無害，然亦宜於補氣補血之中，而少佐之以瀉火敗毒之味，則在腹之胎無損，而在膚之瘡亦易散也。至於已產之後，毋論瀉火敗毒，萬不可施，即少少內托，亦宜禁絕。蓋產後亡血過多，血室空虛，止存游氣，一用消耗之藥，輒有頭暈眼花之症，況禁消耗之乎？如奪命返魂諸丹，其名則美，其實則惡，恐有砒、硼、硝、黃、巴、射等味在內，其性暴悍，安禁其攻擊乎？每每有下喉而輒亡者。治之法，惟大補其氣血，而不必兼治瘡瘍。蓋產婦生瘡，盡是陰瘍，而非陽瘍也。陰瘍在常人尚純用補劑，產婦陰虛，更無疑也，不補其陰，又將何補哉？惟是產婦陰寒，補陰恐不能濟陽也，必須補陽以生陰。而補陽之中，更宜用溫暖之味，使榮衛通行，氣血流轉，則毒氣不必攻而自散矣。否則，恐致虛損成瘵，甚或瘡口不斂，卒至敗壞而不可救也。

《洞天奧旨・瘡瘍肥瘦人不同論》　古人云：肥人多濕，瘦人多火。濕多則痰盛而氣虛，火多則液乾而血少。倘生癰疽瘡毒，亦可同治之乎？論

理，氣虛者補氣以消火毒，血虛者補血以消火毒，似乎深得病機也。然而，氣非血以相養，則氣虛不能遽旺也。血非氣以相生，則血虛不能驟盛也。蓋肥瘦之人，分火多濕多則可，分氣虛血少則不可。夫氣虛之人，豈即血之旺乎？血少之人，豈即氣之盛乎？愚意氣血必須兼補，當畧分輕重。如肥人而生瘡瘍也，補陽氣之虛，消痰化毒，而不可耗其血。如瘦人而生瘡瘍也，補陰血之虧，消火敗毒，而不可散其氣。如是則血足以助氣，氣旺而火毒易發，自發於表，而不至遁入於裏，有陽或變陰之禍。氣足以生血，血旺而火毒易消，既消於裏，而不至留滯於表，有陰難濟陽之憂。倘肥人但攻其毒，補陽而不補陰；瘦人但攻火毒，補陰而不補陽，皆非治法之善也。必氣虛者，重補其氣，而輕補其血。血虛者，重補其血，而輕補其氣，則陰陽兩平。而肥人瘦人之瘡瘍，無難速效也。

《洞天奧旨・舍癰從症論》 瘡瘍之症，變怪百端，然皆因火毒之盛也。但火毒在未潰之前，其勢甚凶，其禍少緩；而火毒當已潰之後，其勢大衰，其禍更速。夫勢凶則禍速宜也，何故勢衰而禍轉不緩乎？不知癰疽與各惡瘡，當膿血崩泄之餘，其邪火熱毒盡行外越，所存餘血，盡化爲膿，且隨之而同敗，惟一口正氣，留戀於軀殼之中，又有何實之有？譬如强賊久居村莊，一旦變亂，刼人貲財，擄人妻女，將各家金錢，盡行席捲，驅少壯良民，皆爲盜黨而去。而城市空虛，所存父老子弟，非孱弱幼小，即瘡痍殺傷之輩，自救不遑，安能重整戈矛，再圖爭戰乎？且寇盜雖去，而無衣無食，何以度日，自然枵腹難熬，變生疾病，療生之不瑕，又烏能修我牆垣，戢理茅舍乎？其捉襟露肘之苦，有不可言語形容者，於是痛定思痛，窘迫之狀，百倍於强梁，現在之日，往往民欲不從，而不可得者。故瘡瘍已潰之禍，較未潰之前而更速也。所以未潰之前，變止在於攻突之內，而已潰之後，變每出於敗壞之餘，實有意想之所不到者，當觀其所變以治症，而不可執其經以治病也。倘執經以治變，未有不速之死者矣。然則治變之法奈何？大補其胃氣，而不必問其火毒之存與不存者，此舍癰治症之法，即定變救癰之法也。名爲舍癰，正所以療癰耳，願與同人共商之焉。

《洞天奧旨・舍脈從癰論》 瘡瘍之脈，未有不緊、數、洪、大者，或浮而弦，或細而數，或濇而緊，或滑而洪。種種不同，必須辨其陰陽。大約細濇者，陰也；緊、數、洪、大、浮、滑，皆陽也。然陰陽之脈，更須分別已、未潰觀之，未潰之時，脈見緊、數、洪、大、浮、滑、弦、實者，乃順之脈也；若見細、濇等脈，則逆矣。已潰之時，脈見浮、沉、遲、細、軟、弱、濇，乃順之脈也；若見洪、大等脈，則逆矣。然而順逆不常，虛實宜別，脈可執而不可盡執也。脈既不可盡執，而癰則可見矣。往往有未潰之前，脈現洪、大而得生，已潰之後，脈現細、濇而反死，蓋攻補之異也。大約癰瘍各症，未潰宜補以用攻，已潰宜補而不可散，而脈之或洪、大，或細、濇，可不論也。

鐸又曰：癰瘍有變換之時，脈隨癰瘍之變換而遷改也。故瘡可據之以辨陰陽，而脈不可據之以辨虛實。以可據者可信脈，而不可據者豈可信脈哉？余素信脈者也，但人生癰瘍者，有時脈不可全信。所以從癰瘍而舍脈也，非脈不可信而全不信。有如此人，亦宜善看癰瘍，參酌於二者之間而已。

《洞天奧旨・舍時從癰論》 凡四時之際，多發瘡瘍，非因時而發乎？然瘡瘍之發，多緣於火熱夏天之時，正火熱時也。瘡瘍生於夏天，謂非火熱之極乎？然夏天瘡瘍，是火熱也。若秋冬之時，其火已散，其熱已解，火散熱解，其毒已消，不比春天之鬱正熾也。故瘡瘍生於四時。不可與夏天同論，以時有不同也。是以瘡瘍生於夏日，與生於四時有異。蓋夏日可據時以論症，而四時不可因症以論疴。以夏日有火熱，而四時無火熱也。夫夏日之火熱，隨外而動；四時之火熱，隨內而生，內無火熱，則外之火熱何以引之？苟外不必引，而內之火熱自甚也。故瘡瘍生於夏日者，內之火熱，因於外之火熱相逼也。瘡瘍生於四時者，內之火熱，不因於外之火熱相逼也。所以生於四時者，較夏日而更重。舍時從癰，又何疑哉！然則腫赤煩躁，發熱飲冷，便秘作渴，脈洪數而實，雖在嚴寒之時，皆火熱也。必用苦寒之藥，瀉其陽而救其陰，則火熱自散。烏可因時冷而用熱藥哉？若脈細皮寒，瀉利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逆冷，雖在盛暑之時，皆寒冷也。必用辛熱之劑，散其陰而回其陽，則火熱自解。烏可因時熱而用寒藥哉？誠以夏日不可與春日並斷，而尤不可與秋冬並論也。四時五虛五實之不同，而瘡瘍不可拘也。若泥而執之，則誤之甚矣。

又曰：五實之症，如腫赤煩躁，發熱引冷，便閉作渴，脈洪數者是也。雖生於嚴寒，必用大苦寒之藥，瀉其陽以救陰也。五虛之症，如脈細皮寒，瀉利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逆冷者是也。雖生於盛暑，必用太辛熱之劑，散其陰以回陽也。若寒時治寒，熱時治熱，鮮不誤矣。

《瘍醫大全・論持手訣消息法》　夫診候之脈法，常以平旦爲紀，陰氣未散，陽氣未動，飲食未進，血氣未亂，經脈未隆，絡脈調勻，故乃可診有疾之脈。若遇倉卒病患，不拘此論。《内經》所謂持脈有道，以虚靜爲寶，但可澄神靜慮，調息凝心，視精明，察五色，聽聲音，問所苦，方始按寸尺，別浮沉，以此參照，決死生之分矣。復觀患人身形長短肥瘦，老少男女，性情緩急，例各不同，故曰形氣相得者生，三五不調者病。謂如室女尼冠，脈當濡而弱；嬰兒孺子之脈，細而疾；三四歲者，呼吸之間，脈當七八至爲平，比夫常人特不同耳。大抵男子先胗左手，女子先胗右手，男子左脈大則順，女子右脈大則順。大凡診脈，先以中指揣按掌後高骨，骨下爲關，得其關位，然後齊下兩左右二指，若臂長人疎排其指，若臂短人密排其指，三指停穩，先診上指曰寸口，浮按消息之，中按消息之，重按消息之，上竟消息之，下竟消息之，推而外之消息之，推而内之消息之，然後先關後尺消息之，亦類此。若診得三部之中，浮、沉、滑、澁、遲、疾不調，何病所主，外觀形色，内察脈候，參詳處治，以忠告之，不可輕言談笑，亂說是非，左右瞻望，舉正忽畧，此庸醫也。

《皇極經》云：　人之四肢各有脈也，一脈三部，一部三候，以應天數也。一脈三部，寸、關、尺也。一部三候，浮、中、沉也，所以應之九數也，可謂脈之理亦微矣。人有四時之正脈，有平生之常脈，有内傷之變脈，有外感之邪脈，有重陰之脈，有重陽之脈，有陽虚而陰乘之脈，有陰虚而陽乘之脈，有陽極而陰生之脈，有陰極而陽生之脈，有獨見之脈，有兼見之脈，有初病之脈，有將愈之脈，有可治之脈，有不治之脈，有左右、上下、表裏之間，有餘不足，惟在乎分別陰陽，能分別陰陽，斯可以識脈之體。劉復真曰：　昔王叔和以七表八裏脈訣人之生死，然又文理浩繁，莫若撮其樞要，以浮、沉、遲、數四脈爲宗，知風氣冷熱主病，且浮而有力者爲風，浮而無力爲虚，沉而有力爲積，沉而無力爲氣，遲而有力爲痛，遲而無力爲冷，數而有力爲熱，數而無力爲瘡。更分三部，在何部得之。若在寸部，主上焦頭面胸膈之疾，關部主中焦肚腹脾胃之疾，尺部主下焦小腹腰足之疾。診其五臟，何臟得之，六腑亦然，學者又當以意會而加精別，庶不致按寸握尺之誚云。

《瘍醫大全・論榮衛色脈參應之法》　夫天地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在人，曰血與氣。蓋血者，榮也；氣者，衛也。榮者，榮於中；衛者，衛於外。所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脈者，血氣之先也。血非脈則焉能榮於中，氣非脈則焉能衛於外，二者相資而行，内則通於五臟六腑、十二經絡，外則濡於九竅四肢、百節、萬毛，晝夜循行，如環無端，以成其度，會於寸口，變見於脈。故氣血者，人之神也。脈者，氣血之神也。所以治病之始，五決爲紀。蓋五決者，五臟之色脈也。脈應於内，色應於外，其色之於脈，當相參應，故曰能合色脈，可以萬全也。凡爲醫先須調明色脈，況爲瘡科，若於此不精，雖聰慧辯博，亦不足委也。

《瘍醫大全・論三因脈證歌》　内因脈喜怒憂思悲恐驚，内應氣口。

喜怒傷心脈必虚，思傷脾脈結中居，因憂傷肺脈必濇，怒氣傷肝脈便濡，恐傷於腎脈沉是，緣驚傷膽動相須，脈緊因悲傷胞絡，七情氣口内因之。

外因脈風寒暑濕燥火，内應人迎。

緊則傷寒腎不移，虚因傷暑向胞推，濇緣傷燥須觀肺，細緩傷濕要觀脾，浮則傷風肝部應，弱爲傷火察心之，六邪合脈須當審，免使將寒作熱醫。

不内不外因脈

勞神役慮定傷心，虚濇之中仔細尋，勞役陰陽傷腎部，忽然緊脈必相侵，房帷任意傷心絡，微濇之中宜忖度，疲極筋力便傷肝，指下尋之脈弦弱，飲食饑飽定傷脾，未可輕將一例推，饑則緩弦當別議，若然滑實飽無疑，叫呼損氣因傷氣，燥弱脈中宜熟記，能通不内外中因，生死吉凶都在是。

《瘍醫大全・論脈證名狀二十六種所主病證》　《脈訣》曰：　氣血沉濇脈來緊，身有痛處，即發瘡疽之兆。身應發熱，脈浮數，人反惡寒，即爲瘡疽之萌。

張仲景曰：　脈數不時見，則生惡瘡。

又曰：　肺脈俱數則生瘡。

又曰：　脈實大洪大，初起爲病進，已潰爲邪氣未退。

又曰：　脈沉實沉伏，初起主邪氣深伏，難痊，潰爲餘毒。

又曰：　脈芤、濇、遲、緩，潰後爲脈證相應，無妨。若短細則將變症，此六脈宜於潰後，不利於初起。

又曰：　脈浮大浮數，初起爲邪正相搏，有餘，若促結則非吉兆，此六脈宜於初起，不利於潰後。

朱丹溪曰：　脈數，熱也，多兼實，陽症之所由生。若兼虚，後必陷爲陰。脈遲，寒也，多兼陰症之所由生，若兼實，後必返爲陽。

王肯堂曰：脈沉實，發熱煩躁，外無瘍赤痛，其邪深在裏，宜先疎通，以絕其源。浮大數，瘍腫在外，當先托裏，恐邪入內。脈不沉水浮，內外證無，知其在經，當和榮衛。脈數，身無熱，內有癰膿。脈數，應當發熱，而反惡寒，若有痛處，當發癰。若數脈不時見，當生惡瘡。浮，腫瘍爲虛爲風，潰瘍爲虛宜補。洪，腫瘍爲虛，爲熱盛，宜宣熱拔毒，年壯形實，宜下；潰瘍爲邪氣盛，服藥久不退者，難治。滑，腫瘍爲熱，潰瘍爲熱爲虛，爲邪氣未退。數，腫瘍爲病退，爲熱，數而洪者爲欲膿。潰瘍爲難愈，數甚者難治。散，腫瘍爲氣不收斂，潰瘍爲痛未退，洪滑大散難治。芤，腫瘍爲血虛，潰瘍爲脈病相應。長，腫腸宜消退之法。潰瘍爲易愈，謂長則氣治也。牢，腫瘍爲邪盛，爲欲膿；潰瘍爲邪氣不退。實，腫瘍爲邪氣太盛；潰瘍爲邪不退，爲實，緩豁大者爲虛。弦，腫瘍爲痛，爲欲膿；弦洪相搏，外緊內熱，爲疽發也；潰瘍爲血虛，爲痛。緊，腫瘍浮而緊，發熱惡寒，或有痛處，是爲癰疽；潰瘍主氣血沉澁爲痛，爲有外寒。澁，腫瘍爲氣實，爲氣滯；潰瘍爲血虛，爲脈病相應。短，腫瘍爲元氣不足；潰瘍爲大虛，宜補。微，腫瘍爲虛，服藥漸充者佳；潰瘍爲虛，若微而勻者，爲脈病相應。遲，腫瘍爲寒爲虛，尺遲爲血少；潰瘍爲虛，爲氣血不能滋榮於瘡，爲有外寒。緩，腫瘍爲可治，大而緩爲虛；潰瘍緩而澁者愈，以其病脈相應，及胃氣充也。沉，腫瘍爲邪氣深，潰瘍爲遺毒在內，寸沉爲胸有痰。伏，腫瘍爲陰中伏陽邪；潰瘍爲陽伏陰中，爲內蝕，爲流注浸淫，難治。虛，腫瘍便宜補而內托；潰瘍膿既泄，宜大補血氣。弱，腫瘍爲元氣不足，宜內補托裏。結，腫瘍爲邪氣結；潰瘍漸勻則愈，不調則危。促，腫瘍爲熱，爲病進；潰瘍爲熱不減，漸進則死，漸退則生。代，腫瘍爲氣血敗壞，元氣損傷；潰瘍爲元氣竭絕。

薛立齋曰：謹按脈者，人身之造化，病機之外見，醫家之準繩，不可不精究而熟察。至於太谿、衝陽，又爲診法之要，生死之機也。故十二經脈皆係於生氣，氣乃人之根本，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難經》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爲害，是脈有根本，人有元氣也。夫人受氣於穀，乃傳於臟腑，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陰陽相貫，如環無端，周流一身，晝夜各有常度，其不相應者，病也。病至於甚，脈道乃乖，抑嘗治雀啄屋漏之類，若因藥餌剋伐所致，急用參芪歸朮薑附之劑，多有復生者，不可遂棄而不治也。

又曰：癰疽未潰而脈先弱者，何以收斂。

《瘍醫大全・論五運六氣》 太極肇分，而有天地陰陽，陰陽不測謂之神。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人在氣交之中，所以具五臟六腑，以應五運六氣之數也。五運者，金、木、水、火、土也。六氣者，風、寒、暑、濕、燥、火也。天干取運，地支取氣，天干有十，配合則爲五運，地支十二，對冲則爲六氣。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天地相合，則爲甲子。天氣終於癸，地氣終於亥，天地相合，則爲癸亥。陰陽相間，剛柔相須，是以甲子之後，乙丑繼之，壬戌之後，癸亥繼之。三十年爲一紀，六十年爲一週。有主運焉，有客運焉，有主氣焉，有客氣焉，主運主氣，萬古而不易，客運客氣，每歲而迭遷。自天地、兄弟次序而言之，甲乙，東方木也；丙丁，南方火也；戊己，中央土也；庚辛，西方金也；壬癸，北方水也。《詩》曰：大寒，木運始行，初清明前三火運，居芒種，後三土運，是立秋，後六金運，推立冬後九，水運伏週而復始，萬年如此，主運也。自其夫婦配合而言之，甲與己合而化土，乙與庚合而化金，丙與辛合而化水，丁與壬合而化火，此客運也。甲己之歲，正月建丙寅，丙火生土，故土運統之。乙庚之歲，正月建戊寅，戊土生金，故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正月建庚寅，庚金生水，故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正月建壬寅，壬水生木，故木運統之。戊癸之歲，正月建甲寅，甲木生火，故火運統之。甲己之年，甲爲土運，初之運，即土也；土生金，二之運，即金也；五行倣此相生，每一運各主七十二日零五刻，此天干，在上爲陽，所以主乎運也。又以地支，循環次序而言之，寅卯，屬春木也；巳午，屬夏火也，辰戌丑未，屬四季土也；申酉，屬秋金也；亥子，屬冬水也。木化風，主於春，故風爲初之氣；火化熱，主於夏初春末，故火爲二之氣；相火化暑，主於炎夏，故暑爲三之氣；炎暑大行，金化清燥，土居中焉，主乎四季之末，故濕爲四之氣；金爲丙婦，帶火之氣，所以燥也，主乎秋，故燥爲五之氣；水化寒，嚴冽乃行，主於冬，故寒爲六之氣，此主氣也。自其對冲定位而言之，子午少陰君火天，陽明燥金應在泉，丑未太陰濕土上，太陽寒水雨連綿，寅申少陽相火旺，厥陰風木地相聊，卯酉卻與子午反，辰戌巳亥亦皆然。



子午二年客氣定局熱化之圖

子午二年，乃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司天主上半年六個月，在泉主下半年六個月，餘倣此。子午二年，初氣太陽，二氣厥陰，三氣少陰，四氣太陰，五氣少陽，六氣陽明，此客氣定局也。

主氣，每歲俱從厥陰風木起。



丑未二年客氣定局濕化之圖

丑未二年，乃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初氣厥陰，二氣少陰，三氣太陰，四氣少陽，五年陽明，六氣太陽。



寅申二年客氣定局火化之圖

寅申二年，乃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初氣少陰，二氣太陰，三氣少陽，四氣陽明，五氣太陽，六氣厥陰。



卯酉二年客氣定局燥化之圖

卯酉二年，乃陽明燥金司天，少陰君火在泉，初氣太陰，二氣少陽，三氣陽明，四氣太陽，五氣厥陰，六氣少陰。



辰戌二年客氣定局寒化之圖

辰戌二年，乃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初氣少陽，二氣陽明，三氣太陽，四氣厥陰，五氣少陰，六氣太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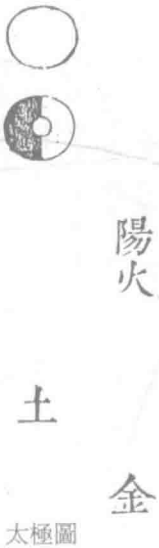
巳亥二年客氣定局風化之圖

巳亥二年，乃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初氣陽明，二氣太陽，三氣厥陰，四氣少陰，五氣太陰，六氣少陽。

前圖乃客氣也。每一氣，主旺六十日八十七刻半有奇，此地支在下爲陰，所以主乎氣也。然客運之流行也，有太過焉，有不及焉。太過之年，甲、丙、戊、庚、壬，五陽干也。不及之年，乙、丁、己、辛、癸，五陰干也。太過其至，先大寒前十三日交，名曰先天。不及其至，後大寒後十三日交，名曰後天。平氣之年，正大寒日交，名曰齊天。客氣之升降也，有正化焉，有對化焉。正化之歲，謂午、未、寅、酉、辰、亥之年也。對化之歲，謂子、丑、申、卯、戌、巳之年也。正化者令之實，從本其數生，對化者令之虛，從標其數庶，一期之中，主運以位而相次於下，客運以氣而周流於上，此客氣加於主運之上，主氣臨於客氣之下，天時所以不齊，民病之所由生也。辰戌年，初之客氣少陽相火，加主氣厥陰風木，二之客氣陽明燥金，加主氣少陰君火，三之客氣太陽寒水，加主氣少陽相火，四之客氣厥陰風木，加主氣太陰濕土，五之客氣少陰君火，加主氣陽明燥金，六之客氣太陰濕土，加主氣太陽寒水，已上皆客氣加於主運之上，舉此二年爲例也。抑論主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風以動之，火以溫之，暑以蒸之，濕以潤之，燥以乾之，寒以堅之，皆天地正氣之運行。惟客加於主，乃有逆從淫勝，然後春有凄風，夏有伏陰，秋有苦雨，冬有慈陽，所以氣候不齊，而萬疾時降，已上皆主氣臨於客氣之下也。六甲年，土運太過，則雨濕流行，濕病乃生，腎水受邪，治當除濕以補腎。六己之年，土運不及，則木氣乘旺，反見風化，風病乃行，治當益脾以平木。六丙之年，水運太過，則寒氣大行，寒病乃生，心火受邪，治當逐寒以補心。六辛之年，水運不及，則土氣乘旺，反見濕化，濕病乃行，治當補腎以徐濕。六戊之年，火運太過，則熱氣大行，熱病乃生，肺金受邪，治當降火以補肺。六癸之年，火運不及，則水氣乘旺，反見寒化，寒病乃行，治當補心以逐寒。六庚之年，金運太過，則燥氣流行，燥病乃生，肝木受邪，治當清燥以補肝。六乙之年，金運不及，則火氣乘旺，反見熱化，熱病乃行，治當平木以補脾。六壬之年，木運太過，則風氣大行，風病乃生，脾土受邪，治當平木以補脾。六丁之年，木運不及，則金氣乘旺，反見燥化，燥病乃行，治當補肝以清燥。此客運之治法也。太陽寒水，治以辛熱；陽明燥金，治以溫苦；少陽相火，治以鹹寒；太陰濕土，治以苦熱；少陰君火，治以苦寒，厥陰風木，治以辛涼，此六氣之治法也。然運氣之所以有變者，以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又有相得而病者，以下臨上位不當也。五行相生爲相得，相尅爲不相得，上臨下爲順，下臨上爲逆，運氣相同，名曰天符。司天者，司之爲言直也，直行天令，上之位也。歲運者，運之爲言，動也，主天地之間，人物化生之氣中之位也。在泉者，主地之化，行乎地中下之位也。當年之中，司天之氣與中氣運相同者。中氣運，指歲運而言。曰天符。戊子戊午戊寅戊申四年皆火，丙辰丙戌皆水，己丑己未皆土，乙卯乙酉皆金，丁巳丁

亥皆木，六十年中，有此十二年，天符也。天氣生運，曰順化。如甲子年正月建丙寅，丙火生土，子當一陽初復，亦帶火意，俱能生土，五行相生，做此六十年中，有此十二年順化也。天氣尅運，曰天刑。如庚子年正月建戊寅，戊土生金，不爲君火，火下尅金，五行相尅，做此六十年中，有此十二年，天刑也。運生天氣，曰小逆。如壬子年正月建壬寅，壬水生木，子爲君火，是木上生火，在於理論，如子臨父位，未當也，六十年中有此十二年，小逆也。運尅天氣，曰不和。如丙子年正月建庚寅，庚金生水，子又水位，丙火少，故水土乘旺而來尅火，六十年中有此十二年，不和也。運臨本氣之位，曰歲會。當年十干建運與年辰十二律。律者，支也。五行相會，曰歲會。丙子、戊午、丁卯、乙酉、水火、木金之運臨之，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之末，各旺十八日有奇，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是也。土運臨之已上八年，乃云歲會，外又有四年，壬寅皆木，庚申皆金，是二陽年，癸巳皆火，辛亥皆水，是二陰年，亦是運與年辰相會，而不爲歲會者，謂不當。四年正中月之故也，除二陽年則二陰年雖不名歲會，亦在上下五行相佐，皆爲平氣之歲，天符歲會相合，名曰太乙天符。如戊午年正月建甲寅，甲木生火，午居離位，而少陰司天，豈非天府與歲會相合乎，六十年中歲會居八年，太乙有四年。太過之運加地氣，曰同天符。庚子庚午年運同司地燥金，壬寅壬申年運同司地風木，甲辰甲戌年運同司地濕土，六十年中有此六年，同天符，陽也。不及之運加地氣，曰同歲會。辛丑辛未年運同司地寒水，癸卯癸酉年運同司地君火，癸巳癸亥年運同司地相火，六十年中有此六年，同歲會，陰也。經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每年先立氣運，審其太過不及，然後以地之主氣爲本，天之客氣加臨於上爲標，以求六化之變。如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以平爲期。明堂詩曰：甲膽乙肝丙小腸，丁心戊胃己脾鄉，庚屬大腸辛屬肺，壬屬膀胱癸腎藏，三焦亦向壬宮寄，胞絡同歸入癸方，此言人秉天干之氣而生也。又曰：肺寅大卯胃辰宮，脾己心午小未中，申膀酉腎心胞戌，亥三子膽丑肝通，此言地支通注氣血以時也。觀此二詩，則天地之氣，無時不流通於人身矣。故一氣不通，不能生化，天有六氣，人以三陰三陽而上奉之，地有五行，人以五臟六腑而下應之，臟爲陰而其數奇，以應五運。蓋五行質具於地，而氣則行於天也，腑爲陽而其數偶，以應六氣。蓋六淫雖降於天，而勢必充於地也。子午爲天地之中正，君火位焉，手少陰心經午宮足少陰腎經子宮居之，辰戌爲七政之魁罡，寒水位焉。手太陽小腸經戌宮足太陽膀胱經辰宮居之，然火從水化，水隨腎至，故少陰爲藏位，與太陽隔而氣相合爲腑也。丑未爲歸藏之標本，濕土位焉，手太陰肺經，丑宮足太陰脾經未宮居之。卯酉爲日月之道路，燥金位焉，手陽明大腸經卯宮足陽明胃經酉宮居之，然子隨母居，土旺金盛，故太陰爲臟位，與陽明隔而氣相合爲腑也。巳亥爲天地之門戶，風木位焉。卯雖木之正分，爲陽明燥金所居，然木生在亥，而對化於巳也。手厥陰心胞絡經巳宮足厥陰肝經亥宮居之，寅申握生化之始終，相火位焉。足少陽膽經寅宮手少陽三焦經申宮居之，然相火寄於肝腎，膽者肝之腑，心胞絡者腎之配，故厥陰爲臟位，與少陽隔而氣相合爲腑也。南政三陰司天，則皆寸不應，三陰在泉，則皆尺不應，北政三陰司天，則皆尺不應，三陰在泉，則皆寸不應。不應者，則皆沉脈也。凡脈之司天在泉不應者，皆以少陰而論之，故北政之歲，人氣面北而寸北尺南，地左間之氣在右寸，地右間之氣在左寸，天左間之氣在右尺，天右間之氣在左尺。《要訣》云：每年退二支，便是客鄉，如子年司天，後二支是戌，大陽寒水爲初氣，亥厥陰風木爲二氣，子少陰君火爲三氣，丑太陰濕土爲四氣，寅少陽相火爲五氣，卯陽明燥金爲六氣，此言六氣，以君火爲尊，五行以濕土爲重也。經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又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不可以爲工。學者合而觀之，更精於脈證，乃自得之。噫！儒之道博約而已，醫之道運氣而已，學者豈可忽忽而不精究歟。

《瘍醫大全・太極圖說》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製爲太極圖。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也；太極者，已分之陰陽也。一中分太極，中字之象形，正太極之形也。一即伏羲之奇，一而圖之即是無極。既曰先天太極，天尚未生，盡屬無形，何爲伏羲畫一奇，周子畫二圈，又涉形蹟矣，曰此不得已而開示後學之意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具有太極之形，在人身之中，可不究心哉。



太極圖

兩腎俱屬水，左爲陰水，右爲陽水，以右爲命門，非也，命門在兩腎中間。兩腎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極。命門左邊小黑圈，是真水之穴，命門右邊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無形，日夜潛行不息。



《瘍醫大全·陽水陰水相火真水命門圖說》 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爲十四椎，自下數上則爲七椎。《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此處兩腎所寄，左邊一腎屬陰水，右邊一腎屬陽水，各開一寸五分，中間是命門所居之宮，即太極圖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竅，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竅，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屬無形之氣，相火稟命於命門，真水又隨相火，自寅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陰二十五度，日夜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滯則病，息則死矣。人生男女交媾之時，先有火會而後精聚，故曰火在水之先。人生先生命門火，此褚齊賢發前人之所未發，世謂父精母血非也。男女俱以火爲先，男女俱有精，但男子陽中有陰，以火爲主，女子陰中有陽，以精爲主，謂陰精陽氣則可，男女合此氣交聚，然後成形，成形俱屬後天矣。後天百骸俱備，若無一點先天火氣，盡屬死灰矣。然元陽君主之所以爲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爲主。至於棲真養息，而爲生生化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亦非心也。《馮氏》。

李時珍曰：命門爲藏精系胞之物，其體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脊骨第七節兩腎中央，系著於脊，下通二腎，上通心肺，貫腦，爲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氣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男女媾精，皆稟此命火以結胎，人之窮通壽夭，皆根於此。

《瘍醫大全·脾胃虛實傳變論》 《五臟別論篇》曰：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傳化之腑，此不能久留而輸瀉者也。所謂五臟者，藏精氣而不泄，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陰陽應象大論》云：穀氣通於脾，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器。九竅者，五臟之官也，皆得胃氣，乃能通利。《通評虛實論》云：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胃氣一虛，耳目口鼻俱爲之病。《經脈別論》云：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生死。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也。又云：陰之所生，本於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至於五味，口嗜而欲食之，必自裁度，勿使過焉，過則傷其正也。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骨氣以精，謹道如法，是有天命。《平人氣象論》云：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非肝不弦，腎不石也。歷觀諸篇而參攷之，則元氣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後能滋養元氣。若胃氣之本弱，飲食自倍，則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內經》之旨，皎如日星，猶恐後人有所未達，故《靈樞經》中復申其說。經云：水穀入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饑不受穀食。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又云：五穀之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榮氣者，必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剽疾，而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又云：中焦之所出，亦並胃中，出中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爲精微，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聖人諄復其辭而不憚煩者，仁天下後世之心，亦惓惓矣。故飲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此

因喜怒憂恐，損耗元氣，資助心火，火與元氣不兩立，火勝則乘其上位，所以病也。《調經篇》云：病生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又云：陰虛則內熱，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薰胸中，故爲內熱。脾胃一傷，五亂互作，初病遍身壯熱，頭痛目眩，肢體沉重，四肢不收，怠惰嗜臥，爲熱所傷，元氣不能運用，故四肢困怠如此，聖人著之於經，謂人以胃土爲本，成文演義，互相發明，不一而止，粗工不解讀，妄意施用，本以活人，反以害人，今舉經中言，病從脾胃所生，及養生當實元氣者，條陳之。《生氣通天論》云：蒼天之氣清净，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勿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耳閉，憒憒乎若壞都，故蒼天之氣貴清净，陽氣惡煩勞，病從脾胃生者，一也。《五常正大論》云：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奉其人夭。陰精所奉，謂脾胃既和，穀氣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壽，陽精所奉，謂脾胃不和，穀氣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病從脾胃生者，二也。《六節藏象論》云：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出入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臟，皆取決於膽也。膽者，少陽春生之氣，春氣升則萬化安，故膽氣春升，則餘臟從之，膽氣不升，則餐泄腸澼，不一而起矣。病從脾胃生者，三也。經云：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聲音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中，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謂之氣者，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氣或乘錯，人何以生？病從脾胃生者，四也，豈特四者。經又云：天地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六腑，乃形氣俱虛，乃受外邪，不因脾胃虛弱，賊邪不能獨傷人，則病從脾胃而生者愈明矣。聖人意旨，重見叠出，詳明如此，且垂戒云：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由是言之，則人之飲食起居之際，可不慎哉。

《瘍醫大全・論瘡瘍虛實》　夫瘡疽腫潰腫毒浸淫證候危惡者，須辨虛實。況夫虛者難補，實者易瀉，補瀉之法，不可輕用，若或少差，利害甚大。然而虛實多端，有瘡之虛實，有臟腑虛實，有血氣虛實，又有上實下虛，真虛邪實者，不可不辨也。夫腫起堅硬膿稠者，瘡疽之實也；腫下軟慢膿稀者，瘡疽之虛也。瀉利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並冷，脈弱皮寒，小便自利，或小便時難，大便滑利，聲音不出，精神不爽者，悉臟腑之虛也。大便硬，小便澀，飲食如故，腸滿膨脹，胞膈痞悶，肢節疼痛，口苦咽乾，煩躁多渴，身熱脈大，精神昏塞者，悉臟腑之實也。如膿水清稀，瘡口不合，聚腫不赤，飢寒肉冷，自汗色脫者，氣血之虛也。腫起色赤，寒熱疼痛，皮膚壯熱，膿水稠粘，頭目昏重者，氣血之實也。頭疼鼻塞，目赤心驚，咽喉不利，口舌生瘡，煩渴飲冷，睡語咬牙者，上實也。精滑不斂，大便自利，腰腳沉重，睡臥不寧者，下虛也。肩項不便，四肢沉重，目視不正，睛不了了，食不知味，音嘶聲敗，四肢浮腫者，真氣之虛也。腫瘍尤甚，痛不可近，積日不潰，寒熱往來，大便秘澁，小便如淋，心神煩悶，恍惚不寧者，邪氣之實也。又曰：真氣奪則虛，邪氣盛則實。又曰：諸痛爲實，癢爲虛也。又曰：診其脈洪大而數者，實也；微細而軟者，虛也。虛則補之，和其氣，托裏也；實則瀉之，疎利而自導其氣也。《內經》：謂血實則決之，氣虛則掣引之。元戎云：若人氣血壅盛，榮衛充滿，抑遏不行，腐化而爲癰者當泄之，以奪盛熱之氣。若人飲食少思，精神衰弱，榮衛短濇，寒搏而爲癰者，當補之，以接虛怯之氣，此治虛實之大法也。瘡疽，動息自寧，飲食知味，脈證俱緩，緩則治本，故可以王道和平之藥，徐而治之，亦無不愈。若脈實煩腫，煩躁寒熱，脈證俱實，非硝黄猛烈之劑不能除，投以王道之劑，則非也。若瘡瘍聚腫不潰，潰而膿水清稀，或泄利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或手足並冷，此脈證俱虛，非大補之藥，不能平投，以硝黄攻伐之劑，亦非也。故治其證者，當辨表裏虛實，隨宜治之，庶得萬全。《準繩》。

《瘍科心得集・例言》　一余稟性疎愚，見開諭陋，豈於方書敢云博覽。第三十年來，臨證叅詳，頗有心得。茲集中議論，時著鄙見，其有當於古人與否，未敢自必，望高明教之。

一是集論列諸證，不循瘍科書舊例，每以兩證互相發明，而治法昭然若揭。其中有兩證而同一治者，亦有兩證而治各異者，如發背、搭疽、流注、腿癰，雖生兩處，而治法則一；如乳癰、乳痰及頸項火痰、癧痰，即發一處，而治法各異。總以虛實陰陽寒熱分別，臨證者務以意會之，審辨明確，然後用藥，始無所失。

一是集編次諸證，前後依人身上中下爲序例。他如痘毒、瘋瘡、廣瘡、結毒等類，發無定處，不能屬於何部者，另列於後，始不致牽率溷淆，以便如例撿閱。

一是書未入內景經絡之圖，不詳本草氣味之論，以古人成書具在，攷鏡有資，毋庸贅述。學者稽古証今，尋求此集，與前哲當有印合處，知虞初之本有自也。

一是集採摭古人處，俱係集腋成裘。間有一二録其原論者，則標其姓氏於首，餘俱不及著名，以難於備載也。並非掠美，識者諒諸。

一集中所舉湯頭丸散膏丹，有可通用者，有不可通用者，若於逐條論後詳載，未免復出繁冗，今概另列於後，查閱較爲簡易。

一世俗每稱我有秘方，我有不惜工本好藥，每遇病即執秘方施治，不明藥中氣味，不識瘍發根源，陰陽寒熱，藥不對證，反受其誤。是書悉究病因，用藥不執板法，雖曰外科，實從內治。竊以爲得古聖賢之心法，故名之曰《心得》。

一大方中有四絕證，風、癆、膨、膈是也。瘍科中亦有四絕證，謂失營、舌疳、乳巖、腎巖翻花是也。此外諸證，明其陰陽寒熱，知其氣血標本，俱可醫治。然亦有不愈者，如腦疽、發背、疔毒，正虛邪實，毒甚營枯，津液耗傷，正不敵邪，火毒內陷，致有神昏閉脫，及陰證之腎俞虛痰，陰寒附骨，膿出清稀，日久不斂，精神疲乏，胃衰脾敗，穀食漸減，形神俱奪，氣血不能來復，或潮熱自汗，或晝夜熱不退，致成損怯而斃，其論俱詳叙集中，細心求之，臨證自有把握。

一是書凡有緊要外瘍，俱已論列，其餘零星細證，名目猶多，茲不繁載者，非敢爲遺漏也。蓋以瘍科之證，在上部者，俱屬風溫風熱，風性上行故也；在下部者，俱屬濕火濕熱，水性下趨故也；在中部者，多屬氣鬱火鬱，以氣火之俱發於中也。其間即有互變，十證中不過二三。集內所論，頗已詳括，餘證悉可余悟而得，毋俟再爲拈示也。

一景岳先生《新方八陳》，悉皆平生心得經驗之方，立法純粹以精，能補前賢所未備。習斯業者，日夕浸潤而不覺，蒙其惠者，飲食仁壽而有餘，惜無歌括成書，便人誦習。余師聖學范先生，臨證之暇，曾囊括成章，如汪訒菴《湯頭歌括》之例，然簡而未備；茲表兄吳鶴山復爲增潤，彙爲一帙，因附刻於集後，以公同好，亦足爲博古之一助云。

《瘍科心得集·瘍證總論》 人身一小天地也。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草木，人有五臟六腑，不外乎陰陽氣化而已。氣化不能有全而無偏，有順而無逆，故天有時而失常，地有時而荒蕪，人有時而疾病，夫病之來也，變動不一，總不越乎內證外證兩端。而其致病之由，又不越乎內因外因二者。何謂內因？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也，陰也。何謂外因？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也，陽也。發於陽者，輕而易愈，發於陰者，重而難痊。內科外科，俱是一例。今以內科論之，如瘋、癆、臌、膈諸證，此發於臟者也，陰也，治之不易愈；如傷寒、瘧、痧諸證，此發於腑者也，陽也，治之易愈。傷寒之傳經，在陽經者易愈，在陰經者不易愈，夫人能知之。而外科之證，何獨不然。有由臟者，有由腑者，有在皮膚肌骨者，無非血氣壅滯，營衛稽留之所致。發於臟者，其色白，其形平塌，膿水清稀，或致臭敗，神色憊憊，陰也；發於腑者，其色紅而形高腫，膿水稠粘，神清氣朗，陽也，此其大概也。細論之，發於臟者，爲內因，不問虛實寒熱，皆由氣鬱而成，如失營、舌疳、乳巖之類，治之得法，止可帶疾終天而已。若發於腑，即爲外因，其源不一，有火熱助心爲瘍，有寒邪傷心爲瘍，有燥邪刼心爲瘍，有濕邪壅滯爲瘍，此俱係天行時氣，皆當以所勝治之。又有寒邪所客，血泣不通者，反寒熱大作，煩躁痰疼而似熱，熱邪所勝，肉腐膿腥，甚至斷筋出骨，以致聲嘶色敗而似寒。又有勞汗當風，營逆肉裏，而寒熱難辨者。又有不內外因者，膏粱之積，狐蠱之感，房勞之變，丹石之威，無不可作大疔，成大癰。即如誤食毒物，跌壓杖棒，湯火蟲獸等傷，亦皆作癰作膿，總由營氣不從之所致也。然則治之奈何？亦在審其脈以辨其證而已。大約瘡瘍未潰之先，脈宜有餘，已潰之後，脈宜不足。有餘者，毒盛也，不足者，元氣虛也。倘未潰而現不足之脈，火毒陷而元氣虛也；已潰而現有餘之脈，火毒盛而元氣滯也。按定六部之脈，細察虛實，其間宜寒、宜熱、宜散、宜收、宜攻、宜補、宜逆、宜從，總以適事爲故，未可鹵莽圖治也。再瘡瘍之部位，其經絡氣血之循行，即傷寒之經絡也。傷寒無定形，故失治則變生，外證雖有一定之形，而毒氣之流行亦無定位。故毒入於心則昏迷，入於肝則痙厥，入於脾則腹疼脹，入於肺則喘嗽，入於腎則目暗手足冷，入於六腑亦皆各有變象，兼證多端，七惡叠見。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者何？曰臟也，腑也，陰陽也，虛實也，表裏也，寒熱也。得其本，則

宜涼、宜溫、宜攻、宜補，用藥庶無差誤；倘不得其本，則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諸。

《瘍科心得集・申明外瘍實從內出論》 夫外瘍之發也，不外乎陰陽、寒熱、表裏、虛實、氣血、標本，與內證異流而同源者也。其始或外由六淫之氣所感，或內被七情受傷。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邪必湊之。又云：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明乎此義，則治證了然矣，如夏令暑蒸炎熱，肌體易疎，遇涼飲冷，逼熱最易內入；客於臟者，則爲痧、爲脹；客於腑者，則爲吐、爲瀉；客於肌表者，則爲痞、爲瘰、爲暑熱瘡、爲串毒、爲丹毒遊火；客於肉裏者，則爲癰、爲瘍；客於絡脈者，爲流注、爲腿癰。斯時正氣壯强，逼邪出外，依法治之。在內證尤爲易愈，或三日，或五日，或一候即霍然矣；若外瘍則稱多日期，亦有暑邪內伏，遇秋而發者，在經則爲瘧，在腑則爲痢，其在肌絡則爲流注、腿癰等證，是名陽挾陰，用藥則以解散和營通絡；即不散而成膿，亦不至有大患。又有正虧邪伏深入，交寒露霜降而發者，在內則爲伏邪癉瘧，朝涼暮熱，或晝夜熱而不退，纏延不已，致陰虛化燥，痙厥神迷，內閉外脫，不可爲治；在外發癰瘍，則爲正虛邪實，陰中挾陽；成膿潰後，雖與性命無妨，然收功延日，不能速愈。此陰陽、寒熱、表裏、虛實、氣血、標本之大凡也，爲瘍科中之第一義，故首揭之。

《瘍科心得集・辨諸瘡總論》 夫惡瘡，諸痛癢瘡，皆屬於心；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心主血，脾主肉，血熱而肉濕，濕熱相合，浸淫不休，潰敗肌膚，而諸瘡生矣。然有辨焉，如疥癬糠疹之屬，佛鬱氣血，在皮膚腠理間者，可以表而散。《內經》有謂汗之則瘡已是矣。若怫鬱氣血在肌肉之分，外達皮膚，作寒熱而生膿者，或七情所招，或膏粱之變，皆宜解內熱，不宜發汗，仲景所謂瘡家不可發汗，汗出則痙者是矣。一瘡而有宜汗不宜汗之戒，蓋熱有淺深表裏故也。故瘡在皮膚，則當因其輕而揚之，汗之浴之，外以殺蟲潤燥，皆解凝結涎沫之藥敷之。瘡之在肌肉，則當因其重而減之，瀉經絡之熱，清涼氣血，外以化膿生肌膏貼之。瘡在頭巔，則當射而取之，須酒製寒涼劑，更以風藥升而上之，外以殺蟲解熱藥敷之。明此三者，其於治瘡，思過半矣。

《醫鈔類編・外科・疔瘡門・瘡毒總論》 《繩墨》云：大者爲瘡，小者爲瘍，由熱毒蓄於藏府，發於肌肉，爲癢爲痛，爲膿爲腫爲脹。原病式曰：瘍有頭，小疹也。經曰：諸痛癢瘡，皆屬心火。又曰：微熱則癢，熱甚則痛，腐近則灼。而爲瘡，雖係心火之有餘，而寔風濕之相搏也。蓋因濕熱蓄於內理，乃生燥癢；風濕流於肌肉，乃成潰爛；風熱發於皮膚，乃生瘡瘍。治療之法，風勝者當驅其風，熱勝者當清其熱，濕勝者當燥其濕，是治之活法也。吾嘗用之不驗，不若以當歸、芍藥養血爲君，黃芩、黃連涼血爲佐，連翹、防己驅風爲臣，生地、苦參和血爲使，少加防風、白芷以達乎皮膚，天花粉、金銀花以解其蘊毒，隨用隨效，未有不收其功者也。

《外科證治全書・凡例》 一是書逐症措治，條分部款甚詳。其有症治同而部位名異者，因立癰疽就簡於各部之首，辨明紅白陰陽，按癰疽治法，便於查閱，萬無一失。

一凡有方而僅治某症者，則列於某症之後；有方而通治諸症者，則另立通用方類，逐方排著，不致雜亂。其用藥分量俱備，庶無臨症乖方之誤。

一人身臟腑陰陽，各具形義，經絡部位各分攸司，猶兵家之地利也。不知地利，不可以爲軍師，不知臟腑經絡，而克得爲醫師乎。歷來諸書經絡歌括，文句參差，聯章成誦，辨晰爲難。今閱陳見飛先生小集中，有外自頭目以至足，內自心肝脾肺腎以及六腑筋脈景說，次第成列，良爲盡善，爰採以分列各部，爲學者便於因症參閱也。

一五善七惡，歌是書本不欲取。蓋癰疽之初，不過營氣壅遏，衛氣鬱滯，致成瘡腫，因其勢而利導之，皆屬善全，何惡之有？迨其日久潰腐，或陰陽誤治，或氣血衰羸，則七惡蜂起，斯時反惡歸善同天之力，不可謂非醫家之責也。茲録二歌者，一以畏矯古之譏，一以備吉凶之鑒耳。願世之醫家，勿以現有惡象盡諉不治，苟有一綫可挽，當參酌援之，更以內科脈理詳審之，庶不愧爲仁術。

一世人以昇降藥爲外科拔膿之要藥，殊不知昇降藥乃鹽、礬、砂、汞、火力煅煉而成，藥之霸道者也。去瘀生新，或有賴焉。若症患日久，氣血本已虛虧，豈可任用霸劑，必補氣血爲主，禁痛禁爛，《全生集》中已切言之，焉可忽諸。凡外症之初起者消之，痛癢者止之，潰爛者斂之，臨危者救之。去瘀用平安餅、鍼頭散，生新用象皮散、六和散，獲效奏功，百無一誤。是知昇降藥雖有益而亦有損也，故二方不入選用。

一各部癰疽症治，分別陰陽，言語每多重贅，恐人偶一認錯，爲害不淺，學者詳之。

一罕見罕聞之奇疾，醫書亦不可缺載。其按部位而患者，分列部位，其患無定處，共集一類。又如血癰號蟲等類者，茲更集奇疾、怪蟲兩門，冀或偶有是病，便於醫治。

一方藥所當炮製者，須按本草照法精製，不可忽畧。如製番木鱉等與本草稍異，另附列製法於後。

一惡蟲症中有蟲症，皆稟陰陽不和，濕熱毒生。凡有蟲傷，則於蟲傷門尋類推治。

一中毒類，似與外科無涉，要知醫乃仁術，何在非救人之道，即飲食藥餌，亦有中其毒者，待及求方問藥，人命休矣。故亦録附卷後，且可爲養生者知所慎防云耳。

一是書採集羣書，並經親見獲效。其間折衷萃輯，五易稿而始成。癰疽症治，皆所親驗，苟依方脩合，認症用藥，洵使窮荒僻壤，咸慶生全。識者當不以鄙言爲狂悖也。

《外科證治全書・論腫》 癰疽之起，總由血氣壅滯所致，如河渠淤塞者，然苟使血氣流暢，何癰疽之有，故火毒壅滯則紅腫燃痛而成癰，寒痰壅滯則白塌木腫而成疽。癰作實熱治，疽作虛寒治，一目了然，不俟診脈可知也。及其壅滯既久，變好血而成膿創，好肌而破口，苦矣哉。當初未作膿之時，亟隨癰疽症治消治之，俾其痛止腫平，安然暢適，豈不快歟。每見恃能刀針，不細察病情當用刀針否，漫云洩毒，乃殺人不轉睫之徒也，不但病人負痛已甚，又何能堪此痛苦，更有妄施刀針以致潰爛難斂，七惡蜂起，仁心仁術者，諒不妄爲若此也。

《外科證治全書・論潰》 癰疽初起失治，致肌膚潰爛。凡癰將潰之時，則先消其未成膿之地，而潰不致於延爛。既潰之後，則補托其未盡之毒，而潰不致於翻花。有膿成而不自潰者，虛人內服代刀散，外用咬頭膏，無有不潰。如氣血壯盛，皮肉粗厚之人，即以針刺分許亦可。但疽始終總以溫補、開腠、消解爲治，王洪緒先生云疽初起即見平塌，安可用托，托則致潰，即流注、瘰癧、惡核等症。倘有潰者，仍不敢托，托則潰者縱斂，增出者又如何耶，旨哉言也。

洪氏曰：凡大癰潰後，世人往往投炙草、炙芪，或用半炙半生，殊不知內托散等方用人蔑者非以補其虛，不過以人參助黃芪托毒之力而無補毒之害，蓋炙芪止補氣不能托毒，炙草只補中不能解毒，倘毒氣未盡，誤投炙芪、炙草，致毒反受補助，大痛內攻，將如之何。余之治凡遇初潰大癰，止其痛，痛息則毒散，其腫亦退，色轉紅活，體虛年老者參、芪、甘草皆炙也，如體旺家貧者，無參亦可收功。

《外科證治全書・論斂》 肌肉者脾胃所主，收斂者血氣所關，苟使脾胃强，血氣旺，則昨腐今生，朝膿夕斂，何致遷延歲月，臭爛起肛，受苦萬狀，故曰初腫宜消其壅滯之漸，既潰宜托其惡毒之餘，毒盡宜斂，斂之法但當大壯血氣，純補脾胃，不可泛敷生肌之藥，蓋毒盛自潰，毒盡自斂，如水到渠成，不容矯强，以圖速效，若餘毒未盡，妄敷生肌藥阻蓋毒氣，反致延邊腐臭，爲害非淺，果其痛失腫平，色轉紅活，而內補外敷不日可斂矣，學者審之。

《外科證治全書・論痛》 諸痛皆由氣血淤滯不通而致，凡寒熱虛實膿淤風氣皆能爲痛，不可不爲之辨。夫色赤燃痛者熱也，色白痠痛者寒也，不脹不悶，揉按暫安者虛也，又脹又悶，畏人挨按者實也，痛如筋牽雞啄、惡寒惡熱者膿也，痛如肉拘氣抽微脹者淤也，痛而走注者風也，痛而刺脹者氣也。諸痛如此，而止痛之法，要在臨病制宜，熱毒之痛以寒涼折其熱而痛自息，寒邪之痛以溫熱和其寒而痛自除，因虛而痛者補其虛，因實而痛者瀉其實，因燥而痛者潤之，因塞而痛者通之，因膿血閉鬱者開之，因惡肉浸潰者化之，因陰陽不和者調之，因經絡秘澀者利之，隨機應變，方爲上上治法也。

《外科證治全書・論癢》 癢雖屬風，亦各有因。凡初起作癢者，風熱相搏，搔甚即痛是也。潰後作癢者，膿溫胃風突起顆瘩是也。將斂作癢者，因初時肌肉結滯，氣血不通，至此氣血漸和，助養新肉，癢若蟲行是也。他如皮膚搔癢，由血燥而風生疥癬延綿屬風淫而蟲蝕，症有不同，治有微別，勿視爲一類也。

《外科證治全書・五善歌》 心善精神爽，言清色潤鮮，瘡疼兼不渴，瘡寐兩安然。肝善身體便，睛明不怒煩，指頭紅活色，起坐自平安。肺善聲音響，無痰韻更長，肌膚多滑潤，大便自尋常。脾善唇滋潤，肢溫便不難，膿稠無臭惡，知味且加餐。腎善誠爲要，水深火自降，口和無燥渴，小水得稀長。

《外科症治全書・七惡歌》 一惡神昏憒，心煩舌燥乾，瘡形多紫黑，言語自呢喃。二惡腰身强，睛斜體自寒，瘡頭流血水，驚悸是傷肝。三惡形消瘦，膿清臭穢生，瘡形多軟陷，脾敗不知疼。四惡皮膚槁，聲嘶韻不長，痰多

兼喘促，鼻動肺將亡。五惡成消渴，昏眠體不伸，形容多慘黑，囊縮腎無根。六惡身浮腫，腸鳴嘔呃頻，大腸多滑瀉，臟腑並將傾。七惡瘡回陷，形如剝鱔同，四肢多逆冷，污水自流通。

《外科證治全書・胃氣論》 胃屬土，胃氣即土氣也。土爲萬物之源，胃爲養生之本。胃强則人强，胃弱則人弱。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甚矣胃氣之關於人者，不亦鉅哉。《經脈別論》云：食氣入胃，濁氣淫於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藏。此可知藏腑形體，莫不皆有胃氣也。凡症之現五善七惡者，非藏腑胃氣存亡之明徵乎。胃氣一失，便爲凶候，故善治外症者，無論大小輕重，必先顧其胃氣，察其能食不能食以驗之。能食者，胃氣强，內顧無憂，固可專治外症。不能食者，胃氣弱，中州坐困，禍起蕭牆。必須先定內患，令其能食，待血氣有所資賴，然後再治外症，所謂本立而道生也。然理脾胃者，人只知參、苓、朮、草、查、朴、麥芽之類，爲脾胃之藥，而不知風寒濕熱，飲食勞倦，皆能傷脾。如風邪傷者宜散之，寒邪傷者宜溫之，濕邪傷者宜燥之，熱邪傷者宜清之，飲食傷者宜行之，勞倦傷者宜補之。但去其傷脾胃之病，即是理脾胃之正藥也。奈何今之業外科，漫守一二成方，開口便云有毒，概用寒涼，漫施攻伐，以致受害而斃命者，不可勝數，豈古方之不宜於今也，抑藥症之大相背謬耶！蓋不察其胃氣之强弱，病因之虛實爲何如耳。且夫古人資稟朴質，其從七情干涉者少，而從風寒濕熱外感凝滯者多，故症之初起，每每用霸藥取效。今之穿鑿太過，七情六欲煩擾之甚，而陰陽血氣無有不虧傷者，亦偏用霸藥成方以試之，是投之於井而更加之以石也。吾知其胃氣微虛者，猶可出入，而胃氣大虛者，斷難假借也。故曰癰疽外症，肌肉之病，所用之藥，有病則病受之，於脾胃何涉乎。殊不知肌肉乃脾胃所主，治藥乃胃氣所關，肌肉不能自病，脾胃病之；諸藥不能自行，胃氣行之。諸藥入口，必先入胃，而後行及諸經，以治其病也。未有藥傷其脾胃而能愈病者，亦未有不能運行飲食之脾胃，而反能運行諸藥者也。惟明鑒者察之。

《外科真詮・瘡瘍總論》 《內經》曰：諸痛瘡瘍，皆屬於心。又曰：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又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又曰：開閤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偻。又曰：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由此觀之，瘡瘍之症，雖發於表，而病根則在裏也。或內因七情所結，或外感六淫而生，症候多端，治法不一，而其所宜詳辨者，則有五焉。第一宜辨陰陽。純陽之毒，高腫煩痛，來勢暴急，治法以清熱解毒爲主。初起內服加減消毒散，外敷洪寶膏，自可消散。如已潰膿，外用烏雲散蓋膏，腐重者用冰翠散蓋膏，毒盡自然生肌合口。純陰之毒，厥陰心包絡之病。生於足心，即屬足少陰腎經之病。生於背爲諸陽，背之中心督脈所主。生於腹爲諸陰，腹之中心任脈所主。臂膊外即手之三陽經所行，臂膊內即手之三陰經所存。足內股即足之三陰經所屬，足外股即足之三陽經所屬。生於目肝經病也，生於耳腎經病也，生於鼻肺經病也，生於口心經病也，生於唇口脾經病也。醫者能按各經之虛實治之，其效自有捷於影響者已。且諸經有危險之毒，不可不知。頭項百會癰一也，當胸心漏二也，背中對心發三也，兩腰腎俞發四也，腹中臍癰五也，尾閭鶴口發六也，穀道懸癰七也，腿上伏兔疽八也。醫者遇此症候，總宜補養氣血，方能轉危爲安。更有不治之毒：板癰、失營、乳岩、腎漏，如此四症，雖有良醫，弗能救援。治之得法，不過苟延歲月而已。第五宜辨脈息。瘡瘍未潰之先，脈宜有餘，已潰之後，脈宜不足。浮也，滑也，實也，弦也，洪也，長也，緊也，數也，牢也，沉也，伏也，促也，皆有餘之脈。微也，細也，遲也，緩也，芤也，濇也，濡也，弱也，短也，虛也，革也，結也，動也，散也，皆不足之脈。未潰而見有餘，毒氣盛也，攻之不必遲疑。已潰而見不足，元氣虛也，補之乃爲至當。倘未潰而見不足之脈，毒氣陷而元氣虛，須補陽以發毒，人參、黃耆不可緩也。已潰而見有餘之脈，毒氣盛而元氣滯，清冷堅硬，皮色不變，不痛或癢，來勢緩慢，治法以溫經通絡爲主。氣虛者宜四妙湯加味，血虛者宜陽和湯，外用玉龍膏敷。若已潰口者，總宜補劑調理，外用浮海散蓋膏，方能收功。半陰半陽之毒，堅硬微痛，皮色淡紅，治法以和營解毒爲主，內服加減活命飲，外敷烏龍膏。潰後仍宜托裏，外用烏雲散蓋膏，或用浮海散亦可。大抵瘡毒純陽固多，純陰原少，惟半陰半陽之毒居多。陽者輕而易愈，陰者重而難痊。醫者能分陰陽調理，大症化小，小症化無，以圖消散，斯爲上上之技。若不辨症之陰陽，純用苦寒攻逐，名爲清火消毒，實則敗胃戕生也。第二宜辨善惡，飲食知味，一善也；便溺調勻，二善也；膿出毒消，色鮮不臭，三善也；神氣清爽，聲音响亮，四善也；脈息有神，不違時令，五善也。瘡口乾黑，不知痛癢，一惡也；食少不化，服藥作嘔，二惡也；聲嘶色脫，面青氣喘，三惡也；六喝發熱，泄瀉淋閉，四惡也；恍惚嗜臥，語言顛倒，

五惡也；四肢沉重，面目浮腫，六惡也；脈息無神，躁動不和，七惡也。語云：五善見三則吉，七惡得四則凶，吉者生之兆，凶者死之機也。然而急救之法，不可以不講，大抵瘡口乾黑，熱渴淋閉，皆真陰受傷之候，宜用六味地黃湯加麥冬、五味，如不應，用十全大補湯，此補陽生陰之法也。若神氣倦怠，食穀不化，乃陽虛之候，宜用補中益氣湯。恍惚不安，宜用歸脾湯。食少而嘔，面目浮腫，宜用香砂六君子湯。泄瀉不止，宜用附子理中湯，送下七味豆蔻丸，此溫補回陽之法也。醫者當此人命危急之秋，最宜反覆叮嚀，熟思而審處之耳。第三宜辨氣血。氣血肚者，其色紅潤，其形高腫，膿水稠粘，神清氣朗，治法以行氣調血爲主。氣血虧者，其色淡白，其形平塌，膿水清稀，神色萎憊，治法以補氣煖血爲主。若氣虛血熱者，根紅散漫，宜補氣涼血以治之。血虛氣實者，色淡腫痛，宜補血行氣以治之。且手足十二經，各有氣血多少之分，如手少陽三焦、足少陰腎、足太陰脾多氣少血，手厥陰心包絡、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多血少氣，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多氣少血，此其大較也。多血少氣者易愈，多氣少血者難療。氣多之經可行其氣，血多之經可破其血，不可執一也。總之，氣血盛者，毒雖重大，猶可望其全生；氣血衰者，毒即些小，亦當防其變遷也。第四宜辨經絡。人身之有經絡，猶地理之有界分。治病不知經絡，猶捕賊不知界分也。如瘡瘍生於頭頂中間，即屬督脈經之病。生於頭項兩邊，即屬足太陽膀胱經之病。生於面，生於乳，即屬足陽明胃經之病。生於耳前後，即屬足少陽膽經之病。生於肋，即屬足厥陰肝經之病。生於手心，即屬手厥陰心包絡之病；生於足心，即屬足少陰腎經之病；生於背爲諸陽，背之中心，督脈所主；生於腹爲諸陰，腹之中心，任脈所主；脾胃外即手之三陽經所行；脾胃內即手之三陰經所存；足內股即足之三陰經所屬；足外股即足之三陽經所屬；生於目，肝經病也；生於耳，腎經病也；生於鼻，肺經病也；生於口，心經病也；生於唇口，脾經病也。醫者能按各經之虛實治之，其效自有捷於影響者也。且諸經有危險之毒，不可不知。頭項，百會癰一也。當胸，心漏二也。背中，對心發三也。兩腰，腎俞發四也。腹中，臍癰五也。屬閭，鶴口發六也。穀道，懸癰七也。腿上，伏兔疽八也。醫者遇此症候，總宜補養氣血，方能轉危爲安。更有不治之毒，板癃、失營、乳岩、腎漏，加此四症，雖有良醫，弗能救援，治之得法，不過苟延歲月而已。

第五宜辨脈息。瘡瘍未潰之先，脈宜有餘；已潰之後，脈宜不足。浮也、滑也、實也、弦也、洪也、長也、緊也、數也、牢也、沉也、伏也、促也，皆有餘之脈。微也、細也、遲也、緩也、芤也、澀也、濡也、弱也、短也、虛也、革也、結也、動也、散也，皆不足之脈。未潰而見有餘，毒氣盛也，攻之不必遲疑；已潰而見不足，元氣虛也，補之乃爲至當。倘未潰而見不足之脈，毒氣陷而元氣虛，須補陽以發毒，人參、黃芪不可緩也。已潰而見有餘之脈，毒氣盛而元氣滯，須補陰以化毒，地黃、當歸亟宜投也。要之，瘡瘍之病，輕重緩急，大有不同，治之之法，總以元氣爲本，毒氣爲標，不可偏用清涼解毒傷其胃氣。倘輕用汗下，表裡益困，氣血俱傷，毒氣內攻，爲害不小。至於老年衰體病後胎產，並宜溫補調理，夫豈清涼所可經投者哉。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瘡瘍總論》 大凡人之一身，以氣血爲主。而體之患症，由感而生，毒分內外，於是瘡瘍癰疽別焉耳。所謂瘡者，皮外也；瘍者，皮內也。癰者，肉之間；疽者，骨之裏。或風濕寒暑，由外而致，或飲食勞逸，由內所生。醫者先審其由，辨其形，視其人男女老少，分其時春夏秋冬，氣失其清，毒停於血，心乖夫正，熱結於身，務診其體虛實寒熱，見其症之確切無疑，再用藥以攻之，繼用藥以養之，安能不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臨症者萬不可輕施妄動，草率以圖，若非斟酌精詳，豈不有愧於濟人救世也哉。至囑切囑，尤有言說，凡世觀治之當不當，尤看養之善不善，自己不可不慎，不可妄動，不可誤食，不可亂居，更不可好怒，亦不可生哀，種種無益之情，皆當細慮嚴防，不得稍有所失，然後方可望痊。乃當局之委曲，難受多端，苦不可言，難乎不難，即知安然無事者，福之不薄也，蓋可決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瘡瘍復無論》 大凡瘡之起也，發於皮外。瘍之生也，出於皮內。皮外之發，或成箇或成片，有乾者有濕者，種種不一。皮內之出，有大患有小患，在要處在常處，樣樣有別。蓋瘡瘍之起，故與癰疽大不相同，而瘡瘍之苦累，亦不爲細事。在患之者，閱一時而如故，再閱一時而仍如故，晝夜延遲無所底止，苦之至也。在醫之者，歷一治而稍痊，更歷一治而又稍痊，醫藥相催，終朝奏凱樂之極矣。乃誰敢吃發物，而令其犯乎？誰敢手舞弄，而令其重乎。誰敢起欲心而令其反回乎。當留心於飲食，忌口以養之；當小心於指手，安靜以待之；當惊心於嗜欲，節制以防範之。輕者月餘，重者百日，方可謂之復元，而無返還再犯之憂也哉。

《外證醫案汇編・瘍科論》　瘍科之法，全在外治，其手法必有傳授。凡辨形察色，以知吉凶，及先後施治，皆有成法，必讀書臨症，二者皆到，然後無誤。其升、降、圍、點、去腐、生肌、呼膿、止血、膏、塗、洗、熨等方，皆必純正和平，屢試屢驗者，乃能應手而愈。至於內服之方，護心、托毒、化膿、長肉，亦有真傳，非尋常經方所能奏效也。惟煎方，則必視其人之强弱、陰陽，而爲加減，此則必通於內科之理，全在學問根柢。然又與內科不同，蓋煎方之道相同，而其藥則有某毒主某藥、某症主某方，非此不效，亦另有傳授焉。故外科總以傳授爲主，徒恃學問宏博無益也。有傳授，則較之內科爲猶易。惟外科而兼內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時，復感他氣，或因外症重極，內傷臟腑，則不得不兼內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講於內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後能兩全而無失。若不能治其內症，則並外症亦不可救，此則全在學問深博矣。若爲外科者，不能兼，則當另請名理內科，爲之定方，而爲外科者參議於其間，使其藥與外症無害，而後斟酌施治，則庶幾兩有所益。若其所現內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極而昏暈，膿欲成而生寒熱，毒內陷而生脹滿，此則內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內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內科也。但其道甚微，其方甚衆，亦非淺學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淺言之，惟記煎方數首，合膏藥、圍藥幾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則經脈、臟腑、氣血、骨脈之理，及奇病、怪疾，千態萬狀，無不盡識，其方亦無病不全，其珍奇貴重難得之藥，亦無所不備，雖遇極奇極險之症，亦了然無疑，此則較之內科爲更難。故外科之等級高下懸殊，而人之能識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外科醫鏡・癰疽提綱》　《內經》曰：諸痛癢瘡，皆屬於心。蓋心主血而行氣，氣血凝滯而發毒。治宜先辨陰陽。若腫瘀痛甚，煩渴飲冷，發熱便閉，脈洪數而實者，爲陽證，雖嚴冬必用清涼，以解熱毒。若不腫不痛，脈細惡寒，嘔吐不食，泄瀉盜汗，四肢厥冷，是爲陰證，雖盛夏必用辛熱，以助陽氣。若微腫微痛，似潰不潰，時出清膿者，爲半陰半陽之證，亦用辛熱以補胃氣此治法之大要也。又有用寒遠寒，用熱遠熱，假者反之，雖違其時，必從其證。若執常法，無不誤矣。癰疽二毒，陰陽各殊。紅癰乃陽實之證，氣血熱而毒滯。白疽乃陰虛之證，氣血寒而毒凝，斯二證判若霄壤，治法一誤，不啻冰炭之相投。予歷閱方書，多以癰疽並治，蒙混之極，貽害無窮，業是科者，可不審諸，今將癰疽類方臚列於左。

《外科醫鏡・地勢高卑天時氣候起居服食不同受病亦不同論》　說者謂天時地勢，氣有偏勝。如卑地多潮濕，高地多風燥。閩廣江浙地偏東南，故多雨；晉豫燕齊地偏西北，故多風。然南省時虞乾旱，北省恆患水災。豈高卑燥濕，其言不足，憑歟而不然也。蓋一郡之中，西北東南，陰晴不免互異。一鄉之內，前後左右，燥濕亦各懸殊。此地勢之不齊，氣候寒濕所由異也。若乃天時，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此之謂四時正氣，反此即謂不正。人苟不善於衛生，疾病即由茲而中。此天時之不正，其氣候涼燠有偏勝也。是則天時地勢既各不同，其受病之原因亦自不一，消息盈虛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醫者果能辨明受病之因，胸中了然，自知邪之所在，據症用藥，譬如用兵專走一路，則足以破壘擒王矣。聞嘗考之，居近兩水間山，其人多病痰飲；兩山夾水，恆患癭瘤。一則土難制水，一則濕勝生痰也。至於飲食亦有膏粱藜藿之別，嗜肥鮮者，熱積脾胃，故多痰；甘醴酒者，損傷肺系，且生濕。若夫北人食高粱，宿煖炕，南人食白米，臥涼床，其脾胃强弱固自不同，氣血寒溫因之亦異。故北人偶病燥結，大黃在所必需，南人雖至閉甚，生軍未敢輕嘗。倘執死方以治活病，必致誤世殃人，學者苟能悉心體會，觸類旁通，而醫療之大法，已無餘蘊矣。故曰：消息盈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

《外科醫鏡・病分標本治亦分標本說》　初病爲本，傳病爲標，盡人而知。而重本重標，本中本標，中標鮮有解其故者，爰將此義而發明之。假如初感風寒，繼受風濕，是風寒爲本，風濕爲標。然風寒日久，反化爲熱，熱未解而又重感風寒，是爲重本，宜解外邪，化內熱，荊芥、蘇葉、桂枝、芩、連主之，此辛涼並用，本標兼顧之治也。如風濕鬱久，轉化爲痰，痰勝生火，火勝生風，是爲重標，宜泄內風，清內熱，黃連、丹皮、山梔、連翹、羚羊、犀角、鉤籐等藥主之，此清心泄木，舍本求標之治也。假如初感風寒，繼受風濕，復受風寒，是爲本中本，宜祛風寒爲主兼燥其濕，此病之宜兩顧者也。若初受風寒繼受風濕復受風濕，是爲標中標，宜除風濕爲主，兼祛其寒，此病之宜舍輕者也。假如濕勝生痰，痰流肌絡，遂致氣血壅滯，結而爲癰，宜以濕痰爲本，氣血壅滯爲標。病者或又外感風寒，復受風濕，治宜先祛風寒，或祛風濕，俟客邪解散，再治濕痰，此爲舍本求標。如或初患癰瘍，繼患瘧痢，瘧痢甫愈，復生癰瘍，此因虛致病，亦宜標本兼治。若初患癰瘍，繼患瘧痢，瘧痢未愈，虛汗淋漓，夜不安臥，此因病致虛，急宜輔正，正足則邪自除。如或初患癰瘍，癰瘍潰後，忽又寒熱交作，治宜速除寒熱，此爲急則治標。又或初患癰瘍，癰

瘍潰後，疼痛不除，治宜先重癰瘍，此爲緩則治本。若其人身體素虧，風寒外感，若用辛溫疎解，則邪雖解，而正氣益傷，且恐開門逐賊，他賊又乘虛而入，豈不虧而益虧，愈速其斃乎？故治宜扶正爲宗，兼解其邪，此亦爲標本兼顧之治。其間毫釐千里，辨之者安得不慎！惟古人於疎解分利，諸方參用人蔘，其旨深遠，有非後人所易測識者。如荊防敗毒散、當歸拈痛湯是已。而不明古人立方之深意者，輒以疎散分利，方用人參，未免偏峻，且恐藉寇兵而資盜糧，爲此言者，誠誤人不淺也，可慨也。夫學者倘能細心研究，辨明陰陽、虛實、表裏、寒者溫之汗之，熱者清之化之，風者疎之散之，濕者燥之滲之分利之，虛者補之托之，實者攻之下之，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外科醫鏡・病分三因治亦分三因說》　三因者何？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也。何爲外因？風、寒、暑、濕、燥、火六淫是也。何爲內因？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是也。何爲不內外因？飲食不節，失飽傷飢，起居不時，勞形過力，或又擔輕負重，跌撲損傷，刀斫斧砍，水燙火灼，以及蛇嚙狗咬，竹木刺傷，其內不本七情，其外不根六淫，是表非表，是裏非裏，似陰非陰，似陽非陽，此爲不內外因也。三者均能令人致病，爲癰，爲疽，爲瘡，爲瘡癤，爲瘍。當先看其病生何部，毒發何經，是瘡，是癤，是癰，是疽，是瘍。然後再究表裏、陰陽、寒熱、虛實，或係外因，或本內發，或自不內外因。凡項以上，多屬風症，風痰、風熱、風火、風溫、蓋風性上行也。腰以下，類多濕症，風濕、寒濕、火濕、濕痰，以濕性趨下也。至於腰上、項下、胸背、肩臂等處，病情百出，或因濕聚，或因寒侵，或因濕瘀交阻，或因血滯氣凝，或因木失條達，或因金未肅清，或因腎水告乏，或因心火鴟張，或因脾陽不運，或因胃氣乖違，或因濕痰互結，或因風濕兼侵，受病原因不外乎是。是在臨症之際，細心探索，自有憑依。病既辨明，即可定斷，宜疎，宜解，宜化，宜清，宜溫通，宜苦泄，宜潤燥，火宜救肺陰，宜如何宣運脾土，宜如何滋養腎陰，心血如何可補，肝鬱如何可舒，據症用藥。各視其宜原病之輕重，量藥劑之多少。病重藥輕，隔靴搔癢，枉費工夫。病輕藥重，巨斧敲針，戛然中斷。是病已認真，倘輕重失宜，尚有太過不及之弊。矧陰陽莫辨，表裏不分，欲去其病不亦難乎！其出於不內外因者，病情雖分久暫，其所以致病者，不外血瘀、氣阻。經云：氣爲血帥，血爲氣輔。是以血病，氣無不病者，同條共貫，稍一失調，病既生焉。故善治者，必氣血兼顧。若徒執一途，非法也。其外治，或用手法，或敷或摻。其內治，總以消瘀理氣爲主，如復元活血湯最爲穩妥，三黃寶臘丸及七釐散亦可酌用。至若蛇嚙狗咬、水燙火傷，詳後雜治部分類專方。

綜　述

《靈樞・九針十二原》　九針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針，長一寸六分；二曰員針，長一寸六分；三曰鍉針，長三寸半；四曰鋒針，長一寸六分；五曰鈹針，長四寸，廣二分半；六曰員利針，長一寸六分；七曰毫針，長三寸六分；八曰長針，長七寸；九曰大針，長四寸。鑱針者，頭大末銳，去寫陽氣；員針者，針如卵形，揩摩分間，不得傷肌肉，以寫分氣；鍉針者，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脈勿陷，以致其氣；鋒針者，刃三隅以發痼疾；鈹針者，末如劍鋒，以取大膿；員利針者，大如氂，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毫針者，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痺；長針者，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痺；大針者，尖如梃，其鋒微員，以寫機關之水也。九針畢矣。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針陷脈則邪氣出，針中脈則濁氣出，針大深則邪氣反沉，病益。故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無實無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謂甚病。病益甚，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恆；奪陰者死，奪陽者狂，針害畢矣。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針。針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爲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黃帝曰：願聞五藏六府所出之處。岐伯曰：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府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腧，所行爲經，所以爲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腧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氣至而去之。凡將用針，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而用針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針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

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害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益甚而恆，致氣則生爲癰瘍。五藏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藏。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五藏有疾也，應出十二原。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大淵，大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肓之原，出於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脹取三陽，飧泄取三陰。今夫五藏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污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污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說也。夫善用針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污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陰有陽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無殆，氣下乃止，不下復始也。疾高而內者，取之陰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陽之陵泉也。

《素問・通評虛實論》 所謂少針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頃時回。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痏與纓脈各一。按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

《素問・腹中論》 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此爲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並，乃可治也。

《素問・病能論》 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也。

帝曰：善。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針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針開除去之，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

《衛濟寶書・方法》 正藥指授散　此藥本無名，因先生遇老人於山，自云姓徐，指而授之，乃號徐仙芝方散，皆以爲名。按芝仙圓者爲陽，方者爲陰，陰陽對生，面青，背紫黑色，根盤如蜈蚣，四葉對芳，五月而花，有花無實，凌冬不凋，叢秀異於他草，生深山大澤於水石之間。採以五月五日，採訖擇根令齊，便於急水中擺去沙土，掛於微帶風日處，不可大把疊束，恐爛不佳，而氣味無力，方圓各收一處，不可相雜，既乾，臨時用方圓兩根，各作一包，無令差誤。每用磨子磨之，不得近鐵，取極細爲度。忌僧尼婦人孝子雞犬一切厭穢見之。揀天德月德天醫，或七月七日吉日合之，依此法則其驗如神。尋常疏縱不依此法，則功效便遲矣。既尊奉此藥，不可不虔爲製造。殺毒定瘡，卽以爲散，用釀醋調之。根傳其頭，圓者傳其右，方者傳其左，一箇時辰當住。大痛若不住，加一服，又不住，可加後藥：

仙芝根葉共一兩半　梓寄生半兩　夜明砂一分

右依前法厚調傅之，風毒盛極加趙侯鬚一兩，本草名敗醬。絲瓜半兩，生者佳，冬日無，可於霜前收，臨時末之以傅。生者則細切，石臼中杵，絞汁，以一盞當一兩，不用醋調，只用汁調，更佳。此物亦有陰陽，長瘦爲陽，短肥爲陰，可偶用之。如煙漿沸潑風毒火丹甚者，可加夜明砂通前半兩，真牛黃一字，犀角水磨半錢，不然細末之，依前法不用醋調，以絲瓜汁、犀角磨水調傅。

服食仙翁指授散

仙芝四兩，方圓根莖枝葉對用，製如前法　絲瓜一兩　夜明砂一分

右每用三大錢，溫酒調下，病在上者，先食後服。凡毒盛者，加趙侯鬚一兩、犀角末半錢，每用三錢酒調下。

《衛濟寶書・論治》 犀角、大黃，攻治無畏。仙芝無虛實證，此外則針灸佐之。謂如仙芝之方，它方作針灸佐之不可。《千金方》惟五香連翹散、猪蹄湯、萬金犀角丸有準。《鬼遺方》世稱奇妙，究其所以，除木占斯散未聞可以施手，而敗醬占斯，世皆莫識，遂爲文具蘇良，忍冬不能救急，綠豆、乳香可治金石，舉此顯顯數者，以別是非，爾後不可概舉。然倉猝之間，醫者紛紛莫知適從，上下畢備，乃可成事，應入門看候，便須以醋調藥。未潰者當心點之如棋子大，良久視其痛與不痛。不知痛者加一點，不痛良久又加一點，至滿上而不痛及痛如昔者，爲入肉，爲不應藥。以上論仙芝外無他法，只依本方用之。已潰者捻子試之，及數與未及數者，決輕重，應點隨手而痛者妙。食頃者四分，又食頃者七分。此言尋常痛，今點愈痛，昔日痛今不痛，皆應上法。消息在臨時之妙，須定意商量，蓋於此時決死生也。既應病服藥，初進二錢，如五里進三錢，如五里進四錢，如早至晚六錢，止如此兩者，亦言以毒攻毒也。此言仙芝，餘藥依本

法。當日進藥三服後，即用藥傅之圍瘡四面所潤腫處，以防其他，注視其東西四向。除依上法塗圍外，於其頭上用藥一點，此妙不傳之秘也。

試法諭瘡已潰，須用好厚紙作一合索捻子捻入，看分數，如背上自肝腧以上，試直入無偏斜，及一寸三分者爲將通，十全三四，過此不治。雖過數而精神强者，須以竹膜一片可覆瘡口。密者，先擇一淨明室中，以水濕瘡口四旁，然後覆竹膜，在靜看其動，似氣之拽拽則已通矣。非風非扇而與呼吸相應，十死不治。無此者可療，餘法載前論。一應背潰皆以此法試至妙，如無大竹膜可糊合爲之。

腐肉色青黑缺牙不附骨者，用煉刀竹刀割之，或已腐而肌肉薄者，不可割，當下食，惡肉膏。先燻後用，應潰後無死證，可下手，不然不治。證見前論。

長肉之法，須惡肉盡乃可下，下而看淫，淫生而看紅黃者言，淫生而無肉意青黑者凶。未下前先用藥湯洗，洗後復用葱少鹽多湯洗之，微乾乃可用。忌一切厭穢婦人孝子見之，下後仍不許他人揭看。大凡無淫肉不生，淫上有一層淫，淫如黃綿在肉之上也。

有膿者，脈洪數而緊，痛如刀錐雞啄，按之似欲隨手，當先以取膿針潰之。潰之而脈愈證退，不加針灸，惟平補而愈，當用十奇散之類。潰而證不退加針灸法。又有肉裏癰一證，在好肉之裏有膿當決之，否則成附骨。決而以油捻子塞之，良久乃出，可以盡毒。應行肉裏，針須量其人平日飲量，以酒調藥，乘其服藥酒後而決之。然背無此證，厚肉有之。腸癰在膚准此。

打針法用馬御鐵於甲子日，一日煉打陽針一枚如韭菜，長三寸六分；丁酉日打陰針一枚，長二寸四分；驚蟄日打雷鋒針一枚，長二寸四分；又打取膿鈸一枚如韭葉，長三寸六分；打煉刀一枚，小鈎一箇。右用桑白皮、紫藤香煮一周時，以紫藤香末藏之。陽針針獨疽，陰針針癰，雷鋒針針怪形。非怪形者，不須辨認仔細，乃可像。或以尾爲頭，誤人不淺；中脊傅貼，大痛不止；先後失序，療之難愈。假如只一箇瘡面四面無頭，其頭在中，仍不許於中點之，大逆，只於四旁厚塗，依常法。假如一箇至數箇，須察其至甚、先甚後輕、先輕後甚。法當先其輕者，後其甚者。若此者即與本方，服藥不能應，雖不害其命，而留之日久。病形雖多，針傅則一，收支攻內，候其聚合，逐之速解。內毒盛者，急攻其內；外毒盛者，速瀉其熱。日夜收攻，庶幾無失。

騎竹馬灸法，法發背、腦疽、腸癰、下部妳癰癰、喉癰、牙癰、手足一切癰疽，或胸腹不測、丹癰、緊硬之屬。先令病人以肘憑几豎臂腕，要直，用篾一條，自臂腕中曲處橫紋，男左女右，貼肉量起，直至中指尖盡處截斷爲準，不量指爪。卻用竹杠一條，使病人脫衣騎定，令身直。前後用兩人杠起，令腳不著地。又令一人左右扶定，勿令僵仆。欲將前所量臂腕篾從竹杠坐處尾閭穴直貼脊骨，量至篾盡處爲準，用點墨定。此尺是取中，非灸穴也。卻用稻稈子量病人中指中節。相去兩橫紋爲準，男左女右剪斷，將稻稈準子從篾點定處，兩邊各橫量一寸，準子盡處取兩穴各五壯或七壯，不可多灸。不問癰生何處，並用此法灸之，無不愈也。蓋此二穴心脈所起，凡癰皆心火留滯而生，灸此二穴則心火即時流通，不三日而愈，可以起死救危，有非常之功也，屢試而屢驗矣。《素問》云：諸痛癢瘡皆屬於心。又云：榮氣不和，逆而肉理，則生癰腫。榮氣者，血也。心能行血，血既滯則血不行，故逆於肉理，則生癰腫。灸此二穴，心火調暢，血脈自流通，愈於服藥多矣。

第一法

先從男左女右臂腕中曲處橫紋起，用薄篾一條量至中指齊肉盡處，不量指爪爲準，剪斷。

第二法

男以左手，女以右手，先將中指用薄篾量取中間一節兩橫紋，斷爲同身一寸，爲準子。

第三法

先令病人脫去上下衣服，以大竹杠一條跨定，令兩人徐徐杠起，足要離地五寸許，兩旁以兩人扶定，毋令動搖不穩，卻以第一圖準子貼定竹杠，從尾閭起，貼脊量至準子盡處，以墨點定記之，非灸穴也。此是取中穴止處。卻以第二圖取同身寸準，取兩寸平摺，自中穴量之，以中分取兩傍各一寸，方是灸穴。

治癰疽、發背、瘰癧、一切惡瘡，並婦人妳癰灸法，以麻皮一條，從手臂大曲橫紋中度起，牽至中指第二節橫紋處爲定，引而倍之截斷，遂將此準從結喉處按定，雙引兩頭，垂於背脊直下，取準頭盡處點定，此是定高下也。又以小竹篾一條比大拇指上節一寸爲準，卻將此準就於背中點定處，旁去一寸，點一穴灸五壯或七壯。若已破，灸後三二日間瘡口合，再就前穴又引一寸，

點一穴五壯或七壯十壯。凡此點穴亦皆男左女右灸，不可絲毫失也。此灸法活人甚多，立有神效，故錄本附於寶書之中，以救疾苦，不可忽之。

凡點穴用灸，須端坐以兩手垂於膝上，頭不可俯仰動搖，庶不失穴道，切宜記之。



灸法曰：諸陽熱而爲癰疽，故灸手左右曲池，手七里肩蜂骨後縫，足風市，足腿骨上縫骨，足三里炷如麥粒，各三壯，立止痛也。

又灸一切惡瘡並喉閉發背等，每用細索或帶子，以病者右手大指第二指，拈直臂量，當心看索之多少，平折作兩半，自病者喉以索雙搭過，至背上，看至近處，兩頭各更加一寸，夾脊骨爲穴灸，各灸三壯立效。

《集驗背疽方・背疽其源有五》　天行一；瘦弱氣滯二；怒氣三；腎氣虛四；飲法酒、食炙煿物、服丹藥熱毒五。蓋治背疽，不可一概將爲熱毒，其治之法難易，當自一而五。

《集驗背疽方・察疽發有內外之別》　初發疽時，一粒如麻豆大，身體便發熱，生疽處肉亦熱，腫大而高，多生疼痛，破後肉色紅紫，此爲外發，雖大若盆碗，如用藥有理，百人百可活。

如初發疽時，不拘小大，身體無熱，自覺倦怠，生疽處亦不熱，數日之間，漸漸開大，不腫不高，不疼不痛，低陷而壞爛，破後肉紫黑色，此爲內發。有此證者，未發見之先，藏府已先潰爛，百人百不救，雖有神僊藥，亦付之無可奈何。

《集驗背疽方・審內證用藥》　自瀉，嘔吐，不飲食，診脈而腎脈最虛，此等古人皆以爲不治之證，然尚有救療之理。

《集驗背疽方・服補藥捷徑》　腎脈虛甚，當用補藥而有牴牾處。如用鹿茸、附子之藥，是抱薪救火；如用平補之藥，則腎氣又猝難平復，若俟河之清。向來有一貴人苦疽疾，正生此一症，諸醫無策。愚云：昔嘗聞一名醫講論，凡人遇五更初，腎氣必開，若一語言咳嗽，即腎氣復合。遇腎開時，進一服平補藥，其功效勝尋常服峻補之藥十數服。愚以此策獻之，遂選用山藥丸，所用皆平補腎氣，全無僭燥偏重之藥，依此法而進，詳以告病者與其侍傍之子弟，如法而服藥。三日之後，醫者診脈，知其腎脈已平復矣。則有疽疾人，腎脈虛弱，未可便如古人之論，以爲不可治。若人有痼冷、虛弱、危困之疾，如其法而用藥，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倍矣。案山藥丸缺。

《集驗背疽方・疽發所在有不可治者》　腦上諸陽所會穴，近腦則髓出；頸項上近咽喉，藥餌、飲食之所通，一有所礙，兩不能進；腎俞上與腎相抵，命之所繫，穴即透空，又不可著艾。三處有疽，並爲難治。

《集驗背疽方・大川烏丸》　治發背，活經絡，生肌肉。

大川烏生，去皮尖　當歸　赤芍藥　蘇木剉，炒　沒藥生用，一兩，別研　乳香二兩，別研　穿山甲用蚌粉炒脆，去粉，二兩　獨活合用老羌活，今舖中所賣獨活乃土當歸，不可用，二兩

右爲細末，和勻，酒煮麪糊爲丸，梧桐子大，溫酒下三十丸，空心下。

《集驗背疽方・二烏丸》　治發背，托裏定痛，驅風毒，涼血脈。

羌活去苗　薄荷葉三兩　川芎以上各不見火　地榆　麻黃去節　防風去蘆　天麻　白芷　白殭蠶用直者，去絲、足、口　牛旁子炒　蔓荊子去蒂並白膜　旋覆花去萼　荊芥穗各二兩　甘菊花三兩　何首烏四兩　大川烏生四兩　甘草炙，四兩半　蟬退去足，半兩

右爲細末，煉密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茶清任下，食後服。

《集驗背疽方・退毒下膿漏蘆湯》　治疽作二日後，與五香連翹湯相間服之。

黃耆生用　連翹各一兩　大黃一分，微炒　漏蘆一兩，有白茸者　甘草半兩，生用　沉香一兩

右爲末，薑棗湯調下。此二方連日相間服，乃宣毒之藥，覺毒盡住服。

《集驗背疽方・參芩順氣散》 治病癰疽人，進飲食，健脾。

烏藥一兩半　人參一分　茯苓一分，白者　青皮去白，半兩麩炒　甘草半兩炙　真紫蘇子二錢半，微炒

右爲細末，每服藥末二錢，水一盞，薑、棗煎至八分，早辰空心溫服。煎藥不用紫蘇，能發熱，動氣；當用老薑，連皮使。

《集驗背疽方・梔子黃芩湯》 治發背瘡潰後，因飲食有傷，調攝不到，發熱不住，用以退熱。

漏蘆　連翹　山梔子仁　黃芩去心，各二兩半　黃耆生用，一兩　防風　石韋合使桑白皮自取者　甘草生　犀角生用　人參　苦參　白茯苓各二錢

右以上爲粗末，每服四錢，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

《集驗背疽方・蚣蝑散》 治癰疽瘡口小而硬，貼膏藥而膿不來，此爲風毒所勝。

赤足蜈蚣一條，去頭足，生用　全蝎三箇，去丁爪，要有尾者，生用　木香一錢

右爲細末，每用時，先以猪蹄湯藥洗疽了，以此藥一字許，糝於膏藥錢上，近瘡口處貼，其效如神。每用神異膏，合先量疽大小，塗在紙花上了，卻用此藥糝於膏藥上，要使先到瘡故也。若瘡口闊大及不硬，則不必用此。

《集驗背疽方・內托黃耆丸》 治因用針砭傷其經絡，白膿、赤汁逗流不止。

黃耆八兩，生用　當歸二兩，洗，焙　肉桂去粗皮　木香　乳香別研　沉香以上四味各一兩

右爲細末，用綠豆粉四兩，生薑自然汁煮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溫熱水下，不拘時候。

《集驗背疽方・沉麝湯》 治發背疽之人，生肌斂口，不得用躁急之藥，只合用麥飯石膏塗，續用好膏貼之，瘡口自然斂合。如醫治後，時爲庸醫用毒藥掩蓋，或刀割傷內血重者，兼服此。

木香　麝香　沉香　薤香葉　連翹

右等分，爲細末，每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溫服無時。疽疾既已，先服取毒之藥，又用麥飯石膏塗貼。五七日後，病漸減退，合服大川烏丸、二烏丸驅除餘毒，活氣血，生肌肉，排宿膿，去風邪。又合服洪氏內補散，多服爲妙。

《集驗背疽方・立效散》 治發背及諸癰疽並瘰癧有效。

皂角刺半兩，揀去枯者，細剉，炒赤色爲度，須耐久炒　甘草二兩，合生用　瓜蔞五箇，去皮取肉並仁，搗研，炒黃，乾者不必炒　乳香半兩，別研和入　沒藥一兩，別研和入

右五味爲末，每服二錢，酒調下。乳癰與前方間服，神妙神妙。

《集驗背疽方・忍冬丸》 療病既愈，須預防發癰疽，宜服：

忍冬草左纏藤是也，不以多少，根、莖、花、葉皆可用

右以酒於瓶內浸，以糠火煨一宿，取出曬乾，入甘草少許，爲末，以所浸酒爲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至百丸，酒、飲任下，不拘時。治一切癰毒癰疽，將結則散，已聚則破，已破痛不可忍者，貼之則寬，止痛神效，不可具述。案：以下所製方，皆不另立方名。

無鹽桃末　皂角末　白芷末　荊芥末　草烏頭末

右等分，用米醋調，貼四圍，留中。密調亦得。

《集驗背疽方・癰疽不可膏藥貼合論》 治些小癰癤，結而未成，不可用膏藥貼合，以藥塗，使內自消。每用生取鹿角尖，於砂盆內，同老米醋，今俗呼黃子醋濃磨，時以鵝翎塗拂於癰癤四圍，當中留一口，遇乾再塗，一二日即內消。每覺有些小癰癤疼痛，發熱時，便用生甘草節，不炙不焙，用日曬乾，若無日，焙於籠蓋上，微火，碾爲細末，以熱酒調二三錢服，連進數服，疼痛與熱皆止。

治癰疽結未成，並氣血凝滯，腫結成塊者，用吳茱萸微炒，碾爲細末，雞子清調塗，神妙。疾輕者宜用此。

《集驗背疽方・治乳癰發背神方》 金銀花一名忍冬草

右採葉，研爲滓。每用不限多少，納甕瓶中，入水，用文武火濃煎，臨熟入好無灰酒與藥汁相半，再煎十數沸，濾滓，時時服之。留滓焙乾，碾羅爲細末，酒煮麪糊，爲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下。丸藥俟疾稍退，可以常服，蓋其力輕甚故也。

《集驗背疽方・預防癰疽方》 服此藥可以終身無此疾。

綿黃耆七兩，揀如箭樣、性軟者用，去蘆並叉附不用。一半生使，細挫，焙乾，一半剉

作寸長截，搥匾，以密水浸潤濕，丸器盛蓋，於飯甑上蒸三次，取出焙乾，剉碎　粉草去節並去皮，取一兩半淨，將一半生，細剉，焙，一半炙黃，剉，焙。

右二味，碾爲細末，每服二錢，早辰日午，白點湯，當歸水服；夜候飲酒，初杯用藥調服。若平日能如此常服之，終身不患癰疽之疾。

案：以上各方，不見於諸論中，今總集之，附於諸論之後。

《集驗背疽方・括蔞散》　治婦人乳疽妳勞，神效。今俗呼妳勞，即此疾之漸。

括蔞一箇，去皮，焙，研爲末，急用只爛研，子多者有力　當歸淨洗，去蘆，焙，細剉，半兩　甘草半兩，細剉，生用　通明沒藥一分，別研　乳香一錢，別研

右用無灰酒三升，同於銀、石器中，慢火熬取一升清汁，分作三服，食後良久服。

如有妳勞，便服此藥，可杜絕病根。如毒已成，能化膿爲黃水；毒未成，即於大小便中通泄。疾甚，再合服，以退爲妙。婦女乳疽方雖多，獨此一方神效無比，萬不失一。

腦疽不可灸，引其氣一上，痰涎膿血併起上攻，傾人性命急於反掌，但當急灸三里穴並氣海，漸漸服涼胸膈、化血之藥，人可小安。此說載《通神方論》。腦疽、咽喉生疽，古法皆不治之證，此灸法引毒氣歸下，其理頗長。得此疾者，豈可坐受其斃，當信而用之。

案：以上二方，一治腦疽，一治乳疽，皆與背疽無涉，以其爲李氏之書，故併附於此。

《集驗背疽方・麥飯石膏》

白麥飯石色黃白，類麥飯者尤佳。炭火燒赤，醋中浸之十遍，研　白蔹末與石等分　鹿角不用自脫者，須元帶腦骨者，截用二三寸，炭火燒至煙盡爲度，杵爲末，依前二味

右並搗爲末，取多年米醋，於銚中煎令魚眼沸，即下前件藥末，調如稀餳。以篦子塗傅腫上，只當瘡頭留一指地，勿令合，以出熱氣。如未膿，當內消；若已作頭，當撮小。若日久瘡甚，肌肉損爛，筋骨出露，即布上塗藥貼之，乾即再換，但以鬲中穴，無不瘥。其瘡切忌手觸，宜慎之。

麥飯石膏論　麥飯石膏治背疽之疾，神妙莫比，惜乎世人罕有能知者。然古方所載用藥制度，略而不詳，則其間藥材不真，修製苟簡，自是致其無驗，非方之誤也。愚親見一貴人有此疾，醫者用麥飯石膏塗貼，不惟無效，又且添痛楚；更以毒藥盒之，膿亦不潰，晝夜疼痛，不得安寢。瘡逐日開大，寖至兩脇，又於咽喉、腳膝間遍發數疽，醫者盡以爲不可治療。愚雖預備此藥，選擇修製，既良且精，而未敢便用。俟諸藥縮手，試以用之，一夕之間，疼痛盡止，膿血俱潰，來如湍水，病者安寢。衆皆驚愕，以謂別有神藥，不察止於麥飯石膏也。疽疾須得膿血潰散之多，即使毒氣隨膿血出，不至內傷藏府，病者得安。有一庸醫，見膿不潰，遂打兩錫管，欲插入疽，以口吸出其膿。愚謂用此則病者必不可救，力沮其說，又用薦蓆開其一竇，使病者仰臥以取膿，此說不可諫，因令試之，膿亦不來。後卒用愚所合麥飯石膏而取效。自此而後，鄉閭有此疾者，來下問，因録此方，俾擇修合，盡取十全之功，愚故詳著之。

一癰初作之時，便合用麥飯石膏四圍塗傅，以護其根腳，不可使開，中心卻要留癰口如錢大，使毒氣出。如癰漸小，隨其大小傅之。直候疽破膿潰之後，口收止猶徑寸許，卻用神異膏貼傅收住，卻用麥飯石膏。

神異膏　治一切瘡疥。按：此方原缺，今從危亦林《得效方》補入。

全蝎七個，去毒　皂角一錠，搥碎　巴豆七粒，去殼　蛇床子三錢

清油一兩　黃蠟半兩　輕粉半字　雄黃別研，三錢

右先用皂角、全蝎、巴豆煎油變色，去了三味，入黃蠟化開，取出冷處，入雄黃、蛇床末、輕粉，和勻成膏。先用苦參湯溫洗後，以藥擦瘡疥上，神效。

又神異膏按：此方原缺，今從《赤水玄珠》補入。

黃耆　杏仁　元參各二兩

右用麻油二觔，煎至將黑，加蛇蜕五錢，蜂房一兩，男子髮一團如雞子大，再煎至黑，去滓，徐徐下黃丹，不拘多少，得中爲度，文火熬收。

一癰疽既破，膿血潰多，五日或七日後，用神異膏貼傅。若根腳小，五日後貼。如濶大，須七日十日後方可貼。

《集驗背疽方・癰疽用藥大綱》　此書所著方頗爲周備，但欲使用藥者，不可不知之爾。然人能逐一玩味，詳說深思用藥之意，臨時看其病證次第用藥，無有不效。近時有親舊得此病，爲愚醫所惑，或用君臣藥，或用草藥，其疾益甚，痛苦日增，然後回心，杜絕衆醫，用愚方，間蒙下問，但指示三五方與

之服餌，無有不安者。今略書用藥要領與夫先後之序，畫一於後。

一，初覺是背疽之疾，便合服內托散，後來不生變證，口舌無瘡。此藥但可服十數服而止。

內托散　大止疼痛。如未破，即點破有膿。按：此方原缺，今從《和劑局方》補入。

川烏一兩，炮　茯苓三分　苦杖半兩　獨活　白芷　甘草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酒調下，日三服。

一，即合繼服五香連翹湯。服此藥如大便寬快，內熱既省，即合住服。若一二日之後大便再閉，須合再服，要取利毒氣至盡，然後住服。亦合看病人虛實，諒其輕重而進藥。

五香連翹湯

木香二分，不見火　沉香三分，不見火　連翹全者去蒂三分　射干三分　升麻三分　黃耆三分，揀無叉附者，生用　木通三分，去節　甘草半兩，生用　丁香半兩，揀去枝杖，不見火　乳香半兩，別碾　大黃微炒，半兩，剉　麝真者，一錢半，別碾　桑寄生三分，難得真者，缺之亦可　獨活三分，買老羌活用，今鋪家所賣獨活，乃是土當歸，不堪用

右爲粗末，和勻，每服三大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服；留滓二服，用水二盞再煎作一服；積四散滓，用水三盞，又再煎作一服，然後不用其滓。一方用銀器煎藥，如無銀器，入銀一片同煎。內桑寄生一味，最能療病，但難得真者，如闕，用升麻代。今已加升麻，若無真桑寄生，則升麻分量當倍用。

一，次合洪氏排膿內補散。無嘔逆之證，用好酒下；有嘔逆之證，合用木香湯下。此一藥，合與癰疽相爲，終始服餌，不可輟。

化毒排膿內補十宣散亦名托裏十宣散　治一切癰疽瘰癧。未成者速敗，已成者速潰，敗膿自出，無用手擠，惡肉自去，不犯刃。仗服藥後，疼痛減，其效如神。按：此方原缺，今從《和劑局方》補入。

黃耆以綿上來者爲勝，狀如箭幹，長二三尺，頭不叉者。洗淨，寸截，搥破撕擘，以鹽湯潤透，用盞盛湯瓶上一炊久，焙燥，隨衆藥入碾，即成細末　人參以新羅者爲上，擇團結，重實，滋潤，洗淨，去蘆，薄切，乾搏用　當歸取川中來者，擇大片如馬尾狀，滋潤，甜辣，芬香者，溫水洗，薄切，焙乾，各用二兩　厚朴用梓州者，肉厚而色紫，掐之油出，去粗皮，切薑汁窨一宿，爛熟，焙燥，不用杜、朴　桔梗以有心，味苦者爲真，無心，味乾者薺苨也，主解藥毒，切勿誤用。洗淨，去頭、尾，薄切，焙燥　桂心用卷薄者，古法，帶皮桂每兩止取二錢半，合用一兩，當買四兩，候衆藥罷，別研，不得見火　芎藭以川中來者爲上，今多撫芎，大塊者，洗淨，切焙　防風擇新香者，淨洗，切焙　甘草生用　白芷各二兩

右十味，選藥貴精，皆取淨，曬，焙極燥方秤，除桂心外，一處搗，羅爲細末。入桂令勻。每服，自三錢加至五錢，熱酒調下，日夜各數服，加至五錢。服至瘡口合，更服尤佳，所以補前損、杜後患也。不飲酒人，濃煎木香湯下，然不若酒力之勝也；或飲酒不多，能勉強間用酒調，並以木香湯同酒，功效當不止於酒也。大抵癰疽之作，皆血氣凝滯，風毒雍結所致。治之不早，則外壞肌肉，攻藏府，其害甚大。纔覺便服，倍加服數，服之醉則其效尤速。發散風毒，流行經絡，排膿止痛，生肌長肉，藥性平和，老人、小兒、婦人、室女皆可服之。

一，嘔逆有二證：一證謂其初發時，不曾服內托散，伏熱在心；一證有氣虛，脾氣不正而嘔。合子細看病證，參酌用藥。若是因熱而嘔，外證心煩、身熱、癰作痛，此即是伏熱在心，合將內托散伏三兩服而止，不可多服；若是氣虛而嘔，其證心不煩熱，遇早便嘔，或聞穢氣亦嘔，早晨合服嘉禾散。如有寒熱，合服家傳正氣散。五更初，當服山藥丸以補其腎。

一，發背人雖云有熱，未有不從腎虛而得之者。若疽疾減退五分之後，便合如前法，五更初時必須服山藥丸一劑。

論服嘉禾散按：嘉禾散此方原缺。

如病人氣弱，不進飲食，合服嘉禾散，於內加白豆蔻仁分兩。昨有一貴人，苦疽疾，醫者用藥失序，久而不痊，因致虛弱，全不飲食。愚欲進嘉禾散，而諸醫爭言：內有丁香發熱，不可用。殊不知治疽之藥，丁香預其一，況有因怒氣而發疽。今嘉禾散中所用之藥，盡是平和益脾胃、降氣之藥。辨論不勝，遲遲數日，服他藥無效，卒乃用之，而病人方能進食。自此以後，遇早晨住服參苓，必進嘉禾散一服，疾安而後已。

家傳不換金正氣散　治背疽先感風寒，脾氣不正，寒熱嘔吐。

蒼术揀黃色不爛者，先和用米泔汁浸，夏、秋半日，春、冬一日，淨洗，再用新汲水浸一宿，削去黑皮，剉，焙，與麥麩同炒至色黃香熟，去麩，用四兩淨　厚朴揀紫色者，削去

粗皮及中間一重黑心如紙厚，要剉三寸長，劈作薄片；每厚朴五兩淨，用生薑五兩淨，連皮薄切，擂爛，同淹一宿，以文武火翻覆炙五六次，炙至薑淬焦黑，刮去薑不用，只用厚朴細剉，取四兩淨；再用薑四兩，連皮薄切，擂爛，同厚朴和一處，再淹一宿，入銚內，用文武火炒至乾用　甘草炙，剉去赤皮，細削，取二兩淨　陳橘皮買真橘皮，以水浸三時久，洗去黑塵，掠去肉，白筋與瓤，剉，焙，取三兩淨

右四味，同爲一處，再入火內，文武火微炒一次，卻用紙盛於木板上出火毒。

半夏湯泡七次，削去黑臍，細剉，焙乾，碾爲細末，以生薑自然汁和作薄餅子，安文武火上炙至黃熟爲度，取二兩淨　藿香去枝杖取葉用，以水淨洗去沙塵，有日曬乾，無日以微火焙，二兩淨　人參一兩，去頂細剉焙　木香一兩，濕紙裹煨至紙乾爲度，去紙，細剉　白茯苓一兩，去黑皮封

右將前四味已炒藥，續入後五味，半夏、藿香等不炒，同一處碾，羅爲細末二錢，水一盞，生薑錢三片，棗一枚，同煎至八分，臨熱入鹽少許，溫服無時。

論服不換金正氣散　近時有數人病背疽，服前方藥餌，未安之間，遍身寒熱，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連日作或間日作，必先嘔痰，然後寒熱，寒熱後大汗，然後止。時醫多欲用柴胡、牡礪止汗之藥，又有以爲瘧疾，欲下恒山飲子。愚力辯云：背疽之後，不可專以爲有熱，亦有氣虛而得之，亦有因怒氣並血氣凝滯而得之。其所以發寒熱者，先感寒邪，脾氣不正，痰盛而有此證。若下柴胡，必瀉肝，母既虛而又瀉其子，牡礪澁氣，氣血已不榮運，又服澁氣，恒山飲子發吐痰，大損脾胃。用藥如此，可爲誤謬。愚但令服家傳不換金正氣散，祛寒邪，正脾氣，痰飲自消，寒熱不作；兼服排膿內補散，以木香湯易酒，不欲引嘔吐故也。服此藥三日，寒熱自退，嘔吐不作，寒熱自止。一癰疽纔破有口，便合用猪蹄湯洗。其初連日洗；五日後，間日洗；欲安之際，三日一洗。

猪蹄湯　治癰疽腫壞，消毒氣，去惡肉。凡有瘡口，便用此藥淋洗。

香白芷不見火　甘草生用　獨活用老羌活　黃芩去心　赤芍藥去皮　當歸去蘆，洗去沙　露蜂房取有蜂兒者用，以上各等分，爲粗末

右先將猪蹄前蹄兩隻一斤，只用白水三升煮軟，將汁水兩次澄清，去上面油花、下面滓肉，每次用藥粗末一兩，投於汁中，再用文武火煎十數沸，濾去滓，以故帛醮藥湯，溫溫徐徐薄揩瘡上，死肉惡血隨洗而下，淨洗訖，以故帛拭乾，仍避風，忌人口氣吹之。有狐臭人，並月經見行婦人，貓、犬，並不令入病人房。洗瘡切弗以手擩著。洗疽之方，所傳三四十，用之止此一方，極神效。內所用露蜂房最有理，謂其以毒攻毒也。

一，治背疽初作，根腳濶大如枕，未有尖頭，尋灸穴法：凡覺背上腫、咽疼痛，用濕紙貼腫上，看先乾處是頭，碾大蒜十頭，入淡豉半合，乳香一塊如龍眼大，細碾，隨瘡頭大小，用竹片作圈子，竹片濶二分許，隨其大小頓在瘡頭上，將所碾藥填平，鋪艾灸之。疼處以癢爲度，癢處以痛爲度，亦以百壯爲準。

一，疽疾將安之際，宜多服加料十全湯以補其氣血，使易生肌肉也。

加料十全湯　治癰疽後補氣血，進飲食，疽疾將安及七八分，便當服此藥，每日與排膿內托散相間服。

黃耆揀不用叉附及蛀者，剉作二寸長截，拍扁，以冷鹽湯濕潤，瓦器盛蓋，甑上蒸三次，焙剉用　乾熟地黃揀肥大滋潤者，淨洗，焙乾，用好餅酒濕潤，瓦器盛蓋，於飯甑上蒸曬，如此七次，剉焙。二味各用一兩淨　當歸去蘆，淨洗，取自頭至中心一截，剉，焙乾，用自中至尾留合別藥　川芎剉，微炒　人參去頂，挫焙　白茯苓去黑皮，剉焙　甘草炙　白芍藥揀有皮者買，無皮是僞者，削去皮，剉，焙用　肉桂削去粗皮，剉，不見火　天台烏藥如無真者，買隆興府大塊者用，剉，焙　白术用米泔浸半日，剉到小指頭大方塊，焙乾，再用麥麩炒至黃色，不得傷火，去麩，將白术剉用　陳皮不用沙將柑子皮，浸，削去白瓤，炒，剉　真北五味子核如猪腎形，肉微黑，苦味重者是真，揀去枝杖，炒過用。核如沙柑子核者，是土五味子，不堪用。已上十一味各半兩

右各乾淨稱，剉，作散和勻。每服藥一兩，用水一碗，生薑五片，北棗二枚，同煎至八分碗，濾去滓，取清汁，分作兩服。留滓曬乾，碾，羅爲細末，後來常服，水一盞，生薑三片，棗一枚，煎至八分服之。

一，前後病背疽人，多是先發渴而後發背疽，不然，背疽安而後發渴疾，因此不救者甚多。若有渴疾人，則合專服加減八味丸，能使渴疾既安，疽疾不作。若驟得背疽之疾，既安之後，不論有無渴證，便合常服加減八味丸，非特可以杜渴疾之將來，亦且大能增益氣血，生長肌肉，使精神强健，此乃累試獲驗。

加減八味丸　治癰疽後合服補藥。若用峻補之藥則發熱，又況癰疽既安之後，多傳作渴疾不可治療，當預服此藥。如能久服，永不生渴疾，氣血和壯。未發疽人，或先有渴證，亦合服此藥，渴疾既安，疽亦不作。

乾熟地黃如法揀好者買，製度過，焙，剉，二兩　真山藥細剉，微炒　山萸肉去核取肉，焙乾，二味各一兩　肉桂味辛辣、薄者買，削去粗皮，剉，不見火，用一兩，別研，取半兩淨末和入衆藥，餘粗滓仍勿用　澤瀉水洗，剉作塊，無灰酒潤，瓦器乘蓋，甑上蒸五次，剉焙　牡丹皮去心，枝杖，剉，炒　白茯苓去黑皮，剉，焙。已上三味各八錢北真五味子揀去枝杖，熳火炒至透，不得傷火，一兩半，別研羅，和入衆藥。此一味最要真者，其詳已著十全湯內

右研，羅爲細末，煉密候冷，和丸如梧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無灰酒或鹽湯送下。

論渴疾本原　有一貴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飲水數升，愚遂獻此方，諸醫失笑云：此藥若能止渴，我輩當不復業醫矣。諸醫盡用木瓜、紫蘇、烏梅、參苓百藥煎等生津液止渴之藥，服多而愈渴甚，數日之後，茫無功效，不得已而用此藥，服之三日，渴止。因此相信，遂久服之，不特渴疾不作，血氣益壯，飲食加倍，强健過於少壯之年。蓋用此藥，

《外科精義・論將護忌慎法》　大凡有瘡疽生，皆只如黍粟粒許大，其狀至微，人多不以爲急，此蘊大患，宜速辯之，不可自忽。若能防之於未形，理之於未成，或朝覺而夕治，求治於良醫，則必無危困矣。若因循慢忽，詢於庸醫，致令膿血結聚，委之於命，束手待斃，不以去道遠乎，以致筋骨敗遺，穿通臟腑，死者十有八九矣，可不慎歟。蓋患瘡疽之人，托命庸醫，任意措置，危殆立至，若用良醫，則可保痊愈，用醫之際，不可不擇，辯之何難？若能飽讀經書，久諳證候，湯藥熟閑，洞明色脈，性情仁善，孝義忠信，臨事不惑，處治有決，方爲良醫，委用勿疑。然後要在病人自克，不可恚怒悲憂，叫呼忿恨，驕恣情性，信任口腹，馳騁榮役，惟宜清靜恬澹，耐煩爲宜。於患人左右，止息煩雜，切忌打觸器物，諸惡音聲，爭辯是非，咒罵鬪毆，及產婦淫男，體氣不潔，帶酒腥羶，鷄犬乳兒，孳畜禽獸，並須遠離。設或親友重意問疾者，可以預囑徐行低聲，欵曲伺候，禮畢躬退，勿令嗟呀，驚怪話舊，引其遠賞宴樂，遠別親戚，牽惹情懷，但恐病人心緒淒愴；尤不可亂舉方藥，徒論虛實，惑亂患人，凝滯不決；祇合方便省問，不可久坐多言，勞倦病人，深不長便。夫侍患者，宜須壽近中年，情性沉厚，勤謹耐煩，仁慈智惠。全在調以粥藥，無失時節；勿令於患人左右，彈指嗟咨，掩淚竊言，感激病人，甚不利便。飲食之間，忌慎非細，不可不載。畜中勿食驢、馬、駝、騾、猪、狗、牛、羖、羊等，並雜魚、鼈、鼈、蝦、蟹及淹浥臭陳，自死病倒之類，慎勿嘗啖。飛禽之中，忌食鵝、鴨、鴻、鷹、雀、鶴、鴛鴦、鷺鷥、鳩、鴿、鴉、鷄、雉及能學人言者，慎勿食之。野獸之中，忌食獐、鹿、狐、兔、虎、豹、熊、豺及爪牙害人，有毒蟲獸，並父母自本命生屬，忌慎勿嘗啖。菜蔬之中，忌食黃瓜、茄子、蘭香、芸薹、胡荽、生菜、蓼、芥、菌、瓠、韮、蒜、葱薤，慎勿食之。果木之中，忌食桃、杏、棗、栗、李、柰、梨、梅、軟棗、紅柿、櫻桃、胡桃、榛松、林檎及諸蟲蚘未熟之果，慎勿食之。若其瘡疽，膿潰腫消，氣血虛弱，則可食羊肉、鵪鶉、蔓菁、薑、醬瓜、薺、羅蔔及黃白糧米、細米、稀粥軟飯。若至肌肉漸生，思想滋味，則宜食白熟酥餅，鹽粥羹湯，熟軟溫和，稀稠得中，製造如法，勿令太飽；此時猶忌饅頭、蒸餅、餺飥、餛飩、肉角、煎餅及炙煿、燠熅、煎炒、鹹酸、油膩、脂肥魚肉，若至肌膚欲平，惡肉去盡，瘡口收斂之際，尚忌起立行步，揖待賓客，房酒宴會，嗔怒沐浴，登陟臺榭，運動肢體，寒暑勞倦；正宜調節飲食，保攝以待，瘡瘢平復，精神如故，氣力完全，萬無所忌。百日內慎勿觸犯之。

《外科精義・論瘡疽腫虛實法》　夫瘡疽膿潰，腫毒浸展，證候危惡者，須辯虛實。況夫虛者難補，實者易瀉，實瀉之法不可輕用，若或少差，利害甚大。然而虛實證多端，不可不辯。有瘡之虛實，有臟腑氣血、上下真邪各有虛實，故不同也。分而言之，則腫起堅硬膿稠者，瘡疽之實也；腫下軟慢膿稀者，瘡疽之虛也；瀉痢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並冷，脈弱皮寒，小便自利，或小便時難，大便滑利，聲音不出，精神不爽者，悉臟腑之虛也；大便硬，小便澀，飲食如故，腸滿膨脹，胃脘痞悶，肢節疼痛，口苦咽乾，煩躁多渴，身熱脈大，精神昏塞者，悉臟腑之實也。凡諸瘡疽膿水清稀，瘡口不合，聚腫不赤，肌寒肉冷，自汗色脫者，氣血之虛也；腫起色赤，寒熱疼痛，皮膚壯熱，膿水稠粘，頭目昏重者，氣血之實也。頭疼鼻塞，目赤心驚，咽喉不利，口舌生瘡，煩渴飲冷，睡語咬牙者，上實也；精滑不滯，大便自利，腰腳沉重，睡臥而不寧者，下虛也。肩項不便，四肢沉重，目視不正，睛不了了，

《外科精義・砭鎌法》　夫上古製砭石大小者，隨病所宜也。《內經》謂針石、砭石、鑱針，其實一也。今時用鎌者，從《聖濟總錄・丹毒論》，曰：法

用鎌割出血，明不可緩也。合扁鵲云：病在血脈者，法之以砭石。此舉《素問》血實宜決之，又《氣血形志論》曰：形樂志樂，病生於內，治之砭石。蓋砭石者，亦東方來，爲其東方之民，其病多瘡瘍，其法宜砭石，砭石之用，自有證候，非止丹瘤也。但見腫起，色赤遊走不定，宜急鎌之。先以生油塗赤上，以鎌鎌之，要在決洩其毒。然而此法不可輕用，忌其太深。《內經》所謂刺皮無傷肉，以其九針之用，而各有所宜也。砭鎌之法，雖治瘡疽，不可輕用也。

《外科精義・貼熁法》 夫瘡腫之生於外者，由熱毒之氣蘊結於內也。蓋腫於外，有生頭者，有漫腫者，有皮厚者，有皮薄者，有毒氣深者，有毒氣淺者，有宜用溫藥貼熁者，有宜用涼藥貼熁者，有可以乾換其藥者，有可以濕換其藥者，深淺不同，用藥亦異，是以不可不辯也。若瘡腫初生，似有頭者，即當貼溫熱藥，引出其熱毒，火就燥之義也。於四畔赤煩處，搗生寒藥貼熁之，折伏其熱勢，驅逐其邪惡，撲火之義也。夫生寒藥勢，氣力精全，性味雄健，或有療者，不本物理，皆通用藥草膏之類，有勢力微，欲使庶瘠者，敵其勇夫，不亦難乎。又有粗工不審逆從，便用寒藥，敷貼趁逐，邪毒復入於內，歸於肝心，十死八九矣。大抵敷貼之法，欲消散腫毒，血脈疏通，寒熱逆從斷其去就焉，慎不可執方無權，安能散於鬱結，不成膿乎。其腫皮厚者，以故軟布，或以紙花子塗藥貼熁之，待其藥乾換，；腫皮薄者，即用疏紗或薄紙塗藥貼熁之，其藥未乾，即當換之。若至膿潰之後，即貼溫肌生肉膏藥，要在逐臭腐，排惡汁，取死肌，生良肉，全藉溫熱膏劑之力也，切勿用寒涼之藥水調貼之。夫血脈喜溫而惡寒，若著冷氣過理，即血滯難瘥矣。

《外科精義・湯潰瘡腫法》 夫湯潰瘡腫之法，宜通行表，發散邪氣，使瘡內消也。蓋湯水有蕩滌之功，古人有論：瘡腫初生，經二三日不退，即須用湯水淋射之；其在四肢者湯潰之，其在腰腹背者淋射之，其在下部委曲者浴漬之。此謂疏導腠理，通調血脈，使無凝滯也。且如藥二兩，用水二升爲則，煎取一升半，以淨帛或新綿蘸藥水，稍熱湯其患處，漸漸喜湯沐浴之，稍涼則急令再換，慎勿冷用。夫血氣得寒則凝澀，得熱則淖澤，日用五七次，病甚者日夜不住，或十數次，腫消痛止爲驗。此治瘡腫神良之法也。

《外科精義・針烙瘡腫法》 夫瘡疽之疾，證候不一，針烙之法，實非小端。蓋有淺有深，有遲有速，宜與不宜，不可不辯。蓋疽腫皮厚口小腫多，膿水出不快者，宜用針烙。癮皮薄，惟用針以決其膿血，不可烙也。如有未成膿已前，不可以諸藥貼熁湯潰救療，以待自消；久久不消，內潰成膿，即當棄藥，從其針烙，當用火針，如似火筋，磨令頭尖如棗核樣圓滿，用燈焰燒須臾，作炬數，搵油燒令赤，於瘡頭近下烙之，一烙不透，即須再烙令透，要在膿水易出，不假按抑。近代良醫，倉卒之際，但以金銀鐵鋌，其樣如針者，可通用之，實在洩其毒也；或只以木炭熟火猛燒通赤，蘸油烙之尤妙。烙後實者撚髮爲紕，虛者以紙爲紕，於紕上醮藥紕之，上以帛攤溫熱軟粘膏藥貼之，常令滋潤，勿令燥也。夫瘡疽既作，毒熱聚攻，蝕其膏膜，肌肉腐爛，若不針烙，毒氣無從而解，膿淤無從而泄，過時不烙，反攻其內，內既消敗，欲望其生，豈可得乎？嗟乎！此疾針烙取差，實爲當理，然忌太早，亦忌稍遲。嘗見粗工不審其證淺深，安施針烙之法，或瘡深針淺烙，毒氣不得泄，以致內潰；或瘡淺烙深，誤傷良肉，筋骨腐爛，或抑擦掀動，加益煩痛；或針之不當，別處作頭，或即時無膿，經久方潰，遂使痛中加痛，真氣轉傷。詳其所由，不遇良醫也。以此推之，凡用醫者，不可不擇，縱常醫療之得痊者幸矣。

《外科精義・灸療瘡腫法》 夫疽則宜灸不宜烙，癰則宜烙不宜灸，丹瘤腫毒宜湯潰之，腫皮光軟則針開之，以洩其毒。治瘡之手法，迨不過此，而各有所宜。故《聖惠方》論曰：認是疽瘡，便宜灸之一二百壯，如綠豆許，大灸後覺似煞痛，經一宿，乃是火氣下徹，腫內熱氣被火導之，隨火而出，所以然也。若其瘡癢，宜隔豉餅子灸之，其餅須以椒薑鹽葱相和，爛搗捏作餅子，厚薄如折三錢以來，當瘡頭豉餅子上灸之。若覺太熱即擡起，又安其上，餅子若乾，更換新者尤佳。若其瘡痛，即須急灸，壯數多爲妙。若其膿已成者，慎不可灸，即便針開之，即得瘥也。若諸瘡經久不瘥，變成瘻者，宜用硫黃灸法灸之。其法：硫黃一塊，可瘡口大小安之，別取少許硫黃，於火上燒，用釵尖挑起，點硫黃令著三五遍，取膿水乾差爲度。若其發背初生即宜上餅灸法灸之。初覺背上有瘡疼癢頗異，認是發背，即取淨土水和捻作餅子，徑一寸，厚二分，貼著瘡上，以艾作炷灸之，一炷一易餅子。其瘡粟米大時，可灸五七炷；其瘡如錢許大，日夜不住灸，以瘥爲度。已上數法，並依本方，一一親驗，所以載之。愚謂瘡醫自幼至老，凡所經驗，必須寫之。嘗記疳瘻惡瘡，諸醫不驗者，取蟾蜍，剪去兩頭，安瘡口上，以艾灸之，七壯一易，不過七枚，無不效者。又法：用乞火婆蟲灸之，同前法，累驗之神效，人皆祕之，往往父子不傳。又法：赤皮蒜搗爛，焊作餅子，一如豆豉餅子灸法灸之，彌佳。

《外科精義・內消法》 夫瘡疽丹腫之生，皆由陰陽不調，榮衛凝澀，氣血不流之所生也。古人有言曰：陽滯於陰則生瘡，陰滯於陽則生疽。瘡疽之生，有內有外，內生於臟腑胃腹之中，外則生於膚肉筋骨之表，發無定處。夫鬱滯之本則因氣血不流，蒸氣不能外達，留滯而成內熱，瘡疽所生焉。若初覺氣血鬱滯，皮肉結聚，腫而未潰，特可疏滌風熱，通利臟腑一二行，徐次諸湯溻潰，即得內消矣。不然則治之稍慢，毒熱不散，反攻其內，致令膿血之聚也。《內經》謂治病必求於本，蓋瘡疽本乎中熱之鬱結不通也，其風邪寒氣所聚也。治之宜溫熱之劑，和血令內消也。辯之有法，須認風寒則腫硬色白，熱毒則瘀腫色赤，以爲異也。如有氣已結聚，不可論內消之法，宜用排膿托裏之藥，此皆先後之坎也。

《外科精義・追蝕瘡疽腫法》 夫瘡瘍生於外，皆由積熱蘊於內。《內經》謂：血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爲膿，留於節腠，必將爲敗。蓋瘡疽膿潰爛之時，頭小未破，瘡口未開，或毒氣不出，疼痛難任者，所以立追蝕膿之方法，使毒外泄，而不內攻，惡肉易去，好肉易生也。若其瘡紕，其血出不止者，則未可紕；於瘡上糝追蝕之藥，待其熟可紕方紕。若其瘡紕之痛應心根者，亦不可以强紕之，誤觸其瘡，其瘀痛必倍，變證不無，不可不慎也。若瘡癤膿成未破，於上薄皮剝起者，即當用破頭代針之劑安其上，以膏貼之，膿出之後，用搜膿化毒之藥，取效如神矣。若膿血未盡，便用生肌斂瘡之利劑，務其早愈，殊不知惡肉不盡，其瘡早合，後必再發，不可不慎也。

《外科精義・托裏法》 夫瘡疽丹腫結核癥癖，初覺有之，即用內消之法。經久不除，氣血漸衰，肌寒肉冷膿汁清稀，毒不出，瘡口不合，成聚腫不赤，結核無膿，外證不明者，並宜托裏。膿未成者，使膿早成；膿已潰者，使新肉早生。血氣虛者，托裏補之，陰陽不和，托裏調之。大抵托裏之法，使瘡無變壞之證。凡爲瘡醫，不可一日無托裏之藥。然而寒熱溫涼，煩渴利嘔，臨證宜審其緩急耳。

《外科精義・止痛法》 夫瘡疽之證候不同，寒熱虛實皆能爲痛。止痛之法，殊非一端，世人皆謂乳、沒珍貴之藥可住疼痛，殊不知臨病制宜，自有方法。蓋熱毒之痛者，以寒涼之劑折其熱，則痛自止也；寒邪之痛，以溫熱之藥熨其寒，則痛自除矣。因風而有痛者除其風，因濕而痛者導其濕，燥而痛者潤之，塞而痛者通之，虛而痛者補之，實而痛者瀉之。因膿鬱而閉者開之，惡肉侵潰者引之，陰陽不和者調之，經絡祕澀者利之。臨機應變，方爲上醫，不可執方而無權也。

《外科精義・用藥增損法》 古人用藥，因病制宜，治不執方，隨病增損。療積聚補益，可用丸藥，以從舊不改方增損。蓋瘡疽危要之際，證候多種，安有執方之論，固可臨時加減，以從其法。只如發背、腦疽、惡丁、腫膿潰前後虛而頭痛者，於托裏藥內加五味子；恍惚不寧加人參、茯苓；虛而發熱者，加地黃、栝蔞根；往來寒熱者，並潮熱者，加柴胡、地骨皮；渴不止者，加知母、赤小豆；大便不通者，加大黃、芒硝；小便不通者，加木通、燈草；虛煩者，加枸杞子、天門冬；自利者，加厚朴；四肢厥逆者，加附子生薑；嘔逆者，加丁香、藿香；多痰者，加半夏並陳皮；膿多者，加當歸、川芎；痛甚者，加芍藥、乳香；肌肉遲生者，加白斂、官桂；有風邪者，加獨活、防風；心驚怯者，加丹砂；口目瞤動者，加羌活、細辛。愚雖不才，自幼及老，凡治瘡疽，常依此法加減用藥，取效如神。後之學者，宜細詳焉。

《外科精義・療瘡腫權變通類法》 夫瘡疽之病，治療多方。總而論之，各有所宜。補瀉淋湯及敷掃貼熁，針鎌灸烙，用之不同。蓋知其道也，舉治必效；味於理者，利害不無。嘗見以寒療熱，以熱療寒，古今之通論也。又有檢方療病，妄製加減，以意裁之，自以爲可。殊不知病有逆從，治有緩急，法有正權，方有奇偶，用有輕重。夫醫者意也，得其意，然後能變通也；達其變通者，悟其道而省其理也，則左右逢其源矣。愚雖不才，略陳萬一。嘗見治寒以熱而寒彌甚，治熱以寒而熱彌熾者，何也？蓋不知五臟有陰陽之性，其可因其類而取之也。假如心實生熱者，當益其腎，腎水滋，熱將自除；腎水虛生寒，當補心，心火既降，寒將自除。此所謂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也。又寒因熱用，熱因寒用，要在通其理類而已。又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何謂也？蓋治寒以熱，必涼而行之，治熱以寒，必溫而行之，此亦欲其調和也。其間有正有權者，何也？蓋病有微有甚，微者逆治，理之正也；甚者從治，理之權也。然爲瘡科，於補瀉、汗下、標本、逆從、正權之理，烏可闕而不知也。大凡治療瘡疽之要法，曰初覺熱毒發熱，鬱結而作瘡疽，一二日宜先服五利湯，蕩滌邪氣，疏通臟腑，令內消也。古今湯法，謂切剉咬咀如麻豆大，以猛火急煎，無令過熱，欲其速利也。次有丸散，宣導血脈，漸次消磨，令緩散也。助以淋湯，調和榮衛，行經絡也。更當膏潤溫養，

兼磨傳四畔貼熁之藥，順其陰陽也。追蝕托裏，汗下調補，臨時製宜；淺深緩急，自有等差，男女貴賤，亦當別論。晉尚書楮澄曰：寡婦尼僧，異於妻妾，雖無房室之勞，而有憂思之苦，此深達其情者也。又仲景云：物性剛柔，餐居亦異，治亦不同也。所以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況病之新舊，形志樂苦，豈可執方無權，以求其愈疾哉？亦有瘡疽腫痛，初生一二日，便覺脈沉細而煩悶，臟腑弱而皮寒，邪毒猛暴，恍惚不寧，外證深沉者，亦宜即當用托裏散或增損茯苓湯，反溫熱之劑以從治之。

《仙傳外科秘方・諸癰瘡方論》 夫醫官用藥，如將帥之用兵。諺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決勝者，良將也；決效者，良醫也。知兵之勝敗，出於良將之權；知人之死生，出於良醫之診視。雖有三軍，無良將則兵不能自勝；雖有千方，無良醫則藥不能自效。蓋良將必得兵而用之，良醫必得藥而用之。良將之威，以能用奇兵而勝敵；良醫之功，以能用奇藥而愈疾。用兵用藥，當先求其良將良醫而用之，苟非其人，則兵藥無成功矣。

治身之不疾，當從其良醫之美論。

《聖惠方》：經云：夫癰疽何以別之善，然五臟不調則致癰，久患消渴之證亦多發癰疽之疾。飲食不節，喜怒不常，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衛不和，則血澁不行，血澁不行則衛氣不通，而熱相搏，乃發爲癰疽。故生大熱，甚則肉腐爲膿，然不能陷肌膚於骨髓，骨髓不爲焦枯，五臟不爲傷損下陷。肌膚骨髓焦枯，內連五臟，血氣枯竭，當其病干陷筋骨，良肉無餘。癰疽之生，有內有外。內則生於胸腹臟腑之間，外則生於膚肉肌骨之表，凡此二毒，發無定處，而有常名。夫癰之本者，始於血老不作汗，內陳不脫垢，蒸氣不能外達，留積遂成，熱所爲也。

夫癰疽疔生膿水之成，非天降，非地出，蓋積之所成也。夫保全性命者，謁醫於無傷，防萌於未形，理之於未成，是謂朝覺而夕理。然而發有多端，感動不一，爲瘡、爲癤、爲疔、爲癰、爲疽，初覺小異，須懷大怖，時人輕之，誤死者衆。

夫癰疽初生，其狀至微，人多不以爲然，宜速療。熱發於皮膚之間，是以浮腫根小，至大不過一二寸者，爲癰也。大腑積熱，勝出於外內之間，其發暴盛，腫皮光軟，侵展廣大，爲癰疽。有虛有實，虛則補之，實則瀉之，有實熱者易療，虛寒邪熱者難療。腫起堅硬膿稠者爲實，腫下軟慢膿稀者爲虛。蓋病多爲方法而無次序，臨時愴惶，何能辯此疾之淺深，是以斃也。

夫療癰疽者，同夫暴蹶之疾。有是傷必爲患，然而發癰疽有急治。發於喉舌、頭面、腦項之間，肩背、上胸、膈裏、乳妳之間。若生險處，此爲大節，朝覺夕理，或可獲痊。或不遇良醫，自復不明比喻，縱使常醫治之得痊者，幸矣。人多不以爲急，此實惟宜急療，不速療之，病成難救，以此傷生者不一也。

凡療斯疾，如救火拯溺，追奔逐賊之類也。若不速療，必爲大禍矣。然癰疽所發有三等，腫高而軟者，發於血脈；腫下而堅者，發於骨肉；皮色不變者，發於骨髓。淺瘡者欲在薄處，深瘡者欲在厚處。

夫癰疽腫，大按乃痛者，膿深；小按便痛者，膿淺。所按之處不復者無膿，必是水也；按之即復者，有膿也。發腫都軟者，血瘤也，非癰也。發腫日漸增長，而不太熱，時時牽痛者，氣瘤也。謂氣結爲腫，久久而不消，後亦成癰疽疔毒，此是寒氣所爲也。留積經久，極陰生陽，寒化爲熱，所以潰者也，此潰必成瘻。然而病有變證，疾有盛衰，明之於心，非偶能盡。醫者意也，隨時之議。

《聖惠》曰：癰疽、發背、疔瘡、乳癰、疽之癤，有五善七惡之證，不可不察也。煩燥而嗽，或腹痛而渴，甚而洩和無度，或小便如淋，一惡也；膿血大洩，腫煽尤盛，膿色敗死，疼痛不止，二惡也；喘粗短氣，恍惚嗜臥，三惡也；目視不正，黑睛赤腫，瞳子上看者，四惡也；肩項不便，四肢沉重，五惡也；不能進食飲，服藥嘔吐，食不知味，六惡也；聲嘶色脫，唇鼻青赤，面目四肢浮腫，七惡也。痛息自寧，飲食知味，一善也；便利調勻，二善也；膿腫自消，色鮮不死，三善也；神采晶明，語聲清朗，四善也；體氣和平，五善也。若五善見二則瘥，七惡見四則危。然則病有厚同七惡，皮緊急之如善；病有厚同五善，皮緩虛而如惡。夫如是者，豈凡夫之所知哉。若五善併至，則善無以加也。若七惡併臻，則惡劇矣。今載候證並加俞膜以詳明之。

膜中腑隱隱而痛者，肺疽也；上肉微起者，肺癰也。巨闕隱隱而痛者，心疽也；上肉微起者，心癰也。期門隱隱而痛者，肝疽也；上肉微起者，肝癰也。章門隱隱而痛者，脾疽也；上肉微起者，脾癰也。中脘隱隱而痛者，胃疽也；上肉微起者，胃癰也。京門隱隱而痛者，腎疽也；上肉微起

者，腎癰也。天樞隱隱而痛者，大腸疽也；上肉微起者，大腸癰也。丹田隱隱而痛者，三焦疽也；上肉微起者，三焦癰也。關元隱隱而痛者，小腸疽也；上肉微起者，小腸癰也。

右驗其人所膜，依據此證審定癰疽淺深者。病從何臟發，先曾食何乳石，又驗其氣虛實，參詳而療之。

《千金》曰：凡癰疽始發，或大癤或小癤，或大痛或小痛，宜善察之。見有小異，即須大驚忙，則急治之。及斷諸毒物莫食，令善肉速生，並斷房事三月，慎固冷風勞損，待筋血脈平復，乃可任意耳。若不緊固，新肉易傷，傷重又潰，再發則禍至矣，慎之慎之。凡癰疽初發，急服追疔奪命湯即能內消、化毒消腫托裏散、祕傳內托千金散、十六味流氣飲，陰重者內寒散，中間敷解毒生肌散，外敷化毒散、血拔毒散。

敷貼化毒生肌後，用鐵筒拔毒膏點散之。如是諸發，以開不能住，可以四圍中間以點自皮破則止，初發便散。有膿者用此藥點破，令膿即出。如出不盡，用藥煮吸筒，拔出其膿毒水血，即便愈矣。

凡腫根腳廣一寸至三寸，癤也；二寸至五寸，癰也；五寸至一尺，疽也；一尺至三尺，名竟體；如豆粒大，名疱子。疽發腫成膿，九孔皆出膿，若出盡，用摘鑷摘去腐肉，膿根方盡，便敷生肌定痛藥。肉滿之後，用隔紙膏藥。

又經云：氣塞於經絡中，血氣俱澁不行，壅結爲癰疽，不言熱氣所作，其後成癰，乃言陽氣湊集，寒化爲熱，熱盛則肉腐爲膿也。由人體有熱，被寒冷搏之，而脈凝不行，熱氣壅結成癰疽也。

大按乃痛者病深，小按便痛者病淺。按之處陷不復者無膿，按之處即復者有膿，不復者可消，若按之都牽强者未有膿也。按之半軟者有膿也。又手按上下不熱者無膿，若熱甚者有膿。

《外科集驗方・將軍鐵箍膏》 治諸惡毒瘡，紅腫突起，用藥箍瘡四圍，不令滋蔓走注毒氣。

南星　大黃　蒼耳根　鹽霜　白梅各一兩　白及　白斂　防風　川烏各半兩　草烏　雄黃各三錢

右爲細末，先以蒼耳根、霜梅搗爛，和餘藥調成膏。如乾，入醋調得所，於瘡四圍用藥作鐵箍塗上，止留瘡高突處。如藥乾，以雞羽蘸水掃之，日換二三次，大妙。

《外科集驗方・葵花散》 治一切瘡。

葵花　鬱金　黃連　黃蘗　梔子仁各等分

右爲細末，冷水調成膏，貼瘡痛處，神效。

《外科集驗方・百合散》 治頭頰瘡。一名獨骨瘡。

百合　黃蘗各一兩　白及一分　蓖麻子五十粒，研

右爲末，用朴硝水和，作餅貼之，日三五次。

《外科集驗方・臙脂散》 治翻花瘡。

臙脂　貝母　胡粉各一分　蓬砂　沒藥各半分

右研細，先以溫漿水洗拭，後敷藥。

《外科理例・辨瘤》 若發腫都軟不痛者，血瘤。虛腫而黃者水也，發腫日漸增長而不大熱，時時牽痛者，氣瘤。氣結微腫，久而不消，後亦成膿。諸癭、瘤、疣、癥等，至年衰皆自內潰，治於壯年，可無後憂。

《外科理例・疽分虛實用藥》 瘡疽痛息自寧，飲食知味，脈證俱緩，緩則治本。故可以王道平和之藥徐而治之，亦無不愈。若脈實煩腫，煩躁，寒熱，脈證俱實，非峭黃猛烈之劑不能除，投以王道之劑則非也。若瘡瘍聚腫不潰，潰而膿水清稀，或泄利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或手足並冷，此脈證俱虛，非大補之藥不能平，投以峭黃攻伐之劑，亦非也。故治其證者，當辯表裏虛實，隨宜治之，庶得萬全。

《外科理例・治瘡須分補瀉》 東垣云：瘡疽受之有內外之別，治之有寒溫之異。受之外者，法當托裏以溫劑。

《外科理例・論內消》 內消，當審淺深大小經絡處，所形脈虛實。如腦背、腰項、臀腨，皆太陽經，宜黃連、羌活。

背連脇處爲近少陽，宜敗毒散，形實脈實者，宜漏蘆湯、五利大黃湯等疏利之。氣虛，參、耆爲主，血虛，當歸、人參爲主，佐以消毒，加以引經。六經分野，各隨本經標本、寒溫、氣血多少以行補瀉，惟少陽一經，治與氣血虛同法。凡瓜蔞、射干、山甲、蟬酥、連翹、地丁、鼠粘子、金銀花、木鼈之類，皆內消之藥。

《外科理例・內托》 一凡癰疽或已成，血氣虛者，邪氣深者，邪氣散慢不能突起，亦難潰膿，或破後膿少，或膿清稀，或堅硬不軟，或雖得膿而根腳紅腫開大，皆氣血虛，邪氣盛，兼以六淫之邪變生諸症。必用內托，令其毒熱

出於肌表，則易愈也。內托以補藥爲主，活血驅邪之藥爲臣，或以芳香之藥行其鬱滯，或加溫熱之藥禦其風寒。亦有瘡疽腫痛，初生一二日，便覺脈沉細而煩悶，藏府弱而皮寒，邪毒猛烈，恍惚不寧，外證沉深者，即當用托裏散或增損茯苓湯，又溫熱之劑以從治之。

或問內托，河間治腫瘍於外，根盤不深，形證在表，其脈多浮，病在皮肉，非氣盛則必侵於內，急須內托，宜復煎散除濕散鬱，使胃氣和平；如或未已，再煎半料飲之；如大便秘及煩熱，少服黃連湯；如微利及煩熱已退，卻與復煎散。如此使榮衛俱行，邪氣不能內傷。

《外科理例・腫瘍》 腫瘍內外皆壅，宜托裏散表爲主，如用大黃，宜戒猛浪之非。

《外科理例・外施貼藥》 潰瘍內外皆虛，宜以補接爲主，欲用香燥，宜戒虛虛之失。

《外科理例・潰瘍》 外施貼藥，正是發表之意。經曰：發表不遠熱。大凡氣得熱則散，得冷則凝。庸醫敷貼冷藥，豈理也哉。

一人年五十，嗜酒與煎煿，後左絲竹穴忽努出一角，以硝黃腦子盒之致斃。

《外科理例・瘡瘍作渴》 瘍瘡作渴，不問腫潰，但脈數發熱而渴，用竹葉黃耆湯。脈不數，不發熱，或脈數無力而渴，或口乾，用補中益氣湯。若脈數便秘，用清涼飲。尺脈洪大，按之無力而渴，用加減八味丸，若治口燥舌黃，飲水不歇，此丸尤妙。

《精要》曰：口渴與口乾不同，不宜用丹藥鎮墜，禍如反掌，惟桑枝煎五味湯以救陰水，甚妙。

丹溪曰：不言食味起火，怒氣生火，房勞激火，吾恐渴亦未易止也。

《精要》曰：瘡作渴甚，急與神仙追毒丸取下惡毒，清膸湯、千金漏蘆湯、五香連翹湯、六味車螯散、萬金散皆可選用。利後仍渴，卻用生津補氣藥，津液生，氣血完，渴自止。

丹溪曰：大渴而與利藥，非明示脈證，何以知其當下？後言利後仍渴，卻用補藥，又不明言脈證，恐是但有大渴必下，下後尚渴，方與補藥。古人治未病，如此用藥可乎？況渴屬上焦，當腫瘍時，猶或可用；若潰瘍後渴，多因血氣之虛，何待利後方議其虛也。癰疽發渴，乃血氣兩虛，用參、耆以補氣，歸、芎以養血，或忍冬丸、黃耆六一湯。

一人渴後發背未潰，脈數無力，此陰虛火動，用加減八味丸，吮咀二劑，稍緩，次用丸劑而愈。

一人腦疽作渴，脈雖洪，按之無力，治以此藥不信，自用滋陰等藥愈盛，七惡併致而沒。

東垣云：論人病疽愈後發渴，多致不救，惟加減八味丸最妙。蓋癰疽多因虛而得。疽安而渴者，服此丸則渴止；安而未渴者，服此丸，永不發渴；或未疽而先渴者，服此不惟渴止，而疽亦不作。

一貴人疽未安而渴作，一日飲水數升，予用加減八味丸。醫大笑，云：此能止渴，我輩不復業醫矣。皆用木瓜、烏梅、紫蘇、參、苓、百藥煎等劑而渴愈甚，不得已用此藥，三日渴止。其疾本以腎水枯竭，心火上炎，是以生渴，此藥生水降火爲最，患者鑒之。

附子氣味勁悍，有回陽之功，命門火衰，非此不補，性雖有毒，但炮製有法，或用甘草、防風同炒，或童便久浸以去其毒，復與地黃等味同用，以制其熱，潤其燥，緩其急，假其克捷之功，而駕馭其悍慄之勢，則雖久服亦無害也。觀東垣八味丸論，則較然矣。

《精要》曰：疽向安後發渴，與加減八味丸。

丹溪曰：夫當此時，氣血兩虛，當用參、耆補氣，歸、芎補血，渴當自止，何必澤瀉、茯苓，佐以肉桂以導水耶？若忍冬丸、黃耆六一湯，亦爲切當。忍冬養血，黃耆補氣，渴何由作？

機按：丹溪所言，與前八味丸論治不合，宜以脈證別之，庶幾兩得其宜，而無背馳之失也。

《外科理例・瘡瘍嘔逆》 《精要》云：有二證：一謂初發，不曾得內托散，伏熱在心；一謂氣虛，脾氣不正。其伏熱在心者，與內托散；氣虛者，宜嘉禾散；有寒熱，宜正氣散兼與山藥丸以補腎。

丹溪曰：諸逆衝上嘔噦，皆屬於火。托裏散性涼，故有降火之理，若嘉禾散徒溫暖以助火耳，山藥丸補腎以壯下焦之陰，粗爲近理。然治嘔須分先後，腫瘍時當作毒氣上攻治之，潰瘍後當作陰虛補之。若年老因疽潰後嘔不食者，宜參耆白朮膏佐使藥，隨時隨證加減，亦用獨參湯而愈者，山藥丸緩急

未易治。

河間謂：病瘡嘔逆，濕氣侵於胃也，藥中宜倍加白朮。

海藏云：吐者有物無聲，乃血病也；噦者無物有聲，乃氣病也；嘔者有聲有物，氣血俱病也。仲景曰：嘔家雖有陽明證，勿下之。欬逆者，火自下衝上胃口而作聲也，病後胃虛所致，陰大虛也，病而至此多危。善於治者，豈可泛言嘔吐無分別耶。

熱盛脈數，《精要》與漏蘆湯，單煮大黃湯等；若不甚熱，脈緩弱，只投五香連翹湯。

丹溪曰：熱甚脈數，若腫瘍時藏府秘而體實者，猶可與也；若潰瘍膿血出多，熱盛脈數，去死爲近，豈可下乎？緩弱之脈，古人皆以爲邪毒已散，五香之飛走升散，其可用乎？

《外科理例·瘡腫寒熱用藥法》 嘗見治寒以熱而寒彌甚，治熱以寒而熱彌熾，何也？假如心實生熱者，當益其腎，腎水滋，熱自除。腎虛生寒者，當補其心，心火降，寒自退。此所謂寒之而熱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也。又寒因熱用，熱因寒用，要在通其理類而已。又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蓋治寒以熱，必涼而行之；治熱以寒，必溫而行之。此亦欲其調和也。其間有正有權者，蓋病有微有甚。微者逆治，理之正也；甚者從治，理之權也。

《外科理例·瘡瘍面赤不得攻下》 瘡瘍及諸病面赤，雖伏大熱，禁不得攻裏，爲陽氣怫鬱，邪氣在經，宜發表以去之。故曰：火鬱則發之。雖大便數日不去，宜多攻其表以發散陽氣，少加潤燥之藥。若見風脈風證，只可用發表風藥，便可以通利也。若只乾燥秘澁，只宜潤之不可。

《外科理例·瘡瘍發寒熱或汗》 瘡瘍發寒熱，多汗，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或連日作，又有或間日作，必先嘔痰，然後寒熱，寒熱解，大汗出。《精要》言以上之證，不可專以爲熱，亦有氣虛而得，亦有因怒而得，或先感寒邪，脾氣不正而然者。

丹溪曰：因氣虛者，當以補氣藥補之；因怒者，當以順氣藥和之；脾氣不正者，當以脾藥調養之。今用不換金正氣散，悉是溫散泄衛之藥，欲以一兩人參，收拾十四兩之泄衛可乎？若用於腫瘍時感寒邪者，猶或庶幾。彼氣虛者，因怒者，脾氣不正者，此方能兼治乎？抑不知其用於腫瘍耶潰瘍耶？

《外科理例·論疽疾咽喉口舌生瘡》 凡疽疾咽喉口舌生瘡，《精要》歸罪不得內托，以致熱毒衝心，一貴人病此，與琥珀犀角膏，一日而安。

丹溪曰：腫瘍用之，尚爲近理，若潰瘍後用之，彼犀角之升散，寧不助邪致虛以速其死也。後有犀角散，以大黃佐黃耆。用黃耆則知爲虛矣，用大黃又似疑其有實熱。夫瘡膿體虛，縱有舊熱，將自漸因膿血而消，何必以峻冷利動藏府？若在秋冬，何異刀劍？

《外科理例·論瘡瘍食肉》 東垣曰：瘡瘍食肉，乃自棄也。瘡瘍乃營氣而作，今反補之，自棄何異？雖用藥治，不能愈也。《精要》曰：羊、雞、牛、鵝、魚、麵、煎煿、炒、炙、酒等味，犯之必發熱，用梔子黃芩湯最效。

丹溪曰：梔、芩、苦參、犀角，佐輔人參，固可解食毒之熱，若寒月與虛人，寧無加減乎？《內經》謂膏粱之變，足生大疔，此言瘡疽之因也。禁戒厚味，恐其引起宿火之熱。此誠富貴豢養口腹者所當謹，若素貧者大不然矣。予治一人，背癰徑尺，穴深而黑，家貧，得此，急作參耆歸朮膏，多肉餛飩與之而安。多肉餛飩補氣之有益者也。

《外科理例·論氣血喜香惡臭》 《精要》曰：凡血氣聞香則行聞臭則逆。飲食調令香美，益脾土，養真氣。瘡瘍或爲穢氣所觸，可用香藥薰之。

丹溪曰：甘而淡者可養脾土，若香美但能起火。故經以熱傷脾、熱傷氣爲戒。今曰益脾養氣，施之腫瘍，似有暢達之益；潰瘍後用香美，恐有發濕熱，損真陰之患。

《外科理例·論膿潰》 夫癰、疽、瘡、癤，皆由氣血壅滯而生，當推虛實表裏而早治之。可以內消，此內托裏之意也。若毒氣已結者，勿泥此內消之法，當辯膿之有無，深淺，急酌量刺之，緩則穿通藏府，腐爛筋骨，可不慎哉！若脈緊而數，爲膿未成；緊去但數，爲膿已成。以手按上，熱者有膿，不熱無膿；按之牢硬未有膿，按之半軟半硬已有膿，大軟方是膿成；若大按之痛者膿深，按之不甚痛者膿未成，按之即復痛者爲有膿，不復痛者無膿。薄皮剝起，起者膿淺，皮色不變，不高阜者膿深。淺者宜砭，深者宜針。手足指稍及乳上，宜膿大軟方開。麻豆後肢癤有癰，稍覺有膿，便用決破，遲則成攣曲之疾。

《外科理例·論癰疽膿成十死一生》 凡癰疽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已成膿血，砭石鋒針取之也。但病者多喜內消，而醫者即用十宣

散、敗毒散、流氣飲之類。殊不知十宣散雖有參、耆，然防風、白芷、厚朴、桔梗皆足以耗氣，況不分經絡時令，氣血多少，安可概用？敗毒散乃表用藥也，雖有表證，不過一二服，況非表證，寧用之乎？流氣飲乃行氣散血之劑，服之過度，則氣血虛耗，何以爲膿？此三藥不可輕用明矣。若膿既成，昧者待其自穿。殊不知少壯克實者或能自破，若老弱之人又有攻發太過，不行針刺，膿毒乘虛內攻，穿腸腐膜，鮮不誤事。

一婦乳癰膿成，針刺及時，不月而愈，一人腿癰膿成，畏針幾殆，後爲針之，大補三月而平。一人腿癰，脈證俱弱，亦危證也，治以托裏得膿，不急針刺，後膿水開泄不斂而死。一婦發背，待自破，毒內攻。一人腹癰潰透，穢從瘡口出，皆由畏針而斃。

《外科理例・論惡肉》 惡肉者，腐肉也。癰疽潰後，腐肉凝滯，必須去之，推陳致新之意。若壯者筋骨强盛，氣血充溢，真能勝邪，或自去或自平，不能爲害；若年高及怯弱之人，血液少，肌肉澁，設或留而不去，則有爛筋腐肉之患。一人取之及時，而新肉早生，得以全愈。一人去之稍遲，幾致不救。一人取之失期，大潰而斃。嘗見腐肉既去，雖少壯者不補其氣血，亦不能收斂。若怯弱者不取惡肉，不補養氣血，未見其生也。

腐肉可用手法去之，或用雄黃、輕粉傅之，蠹肉努出，用遠志末酒調塗之。又法：息肉突出，烏頭五錢，苦酒三升，浸潰三日，洗之，日夜三四次，諸瘡努肉，如蛇出數寸，硫黃末傅之即縮。膿潰後蠹肉不腐，亦用硫黃、輕粉傅之，四圍仍有腫煩處，用毫針燒赤刺之約一米深，紅腫則縮。

《外科理例・論蝕膿》 追蝕膿法，使毒氣外泄而不內攻，惡肉易去，好肉易生也。若紕其瘡，血出不止者未可紕，但摻追蝕藥於瘡上，待其熟可紕方紕。紕之痛應心者，亦不可紕。誤觸其瘡，煩痛必倍，必生變症。若瘡癤膿成未破者，於上薄皮剝起者，當用破頭代針之藥安其上，以膏貼之；膿出之後，用搜膿化毒藥。若膿血未盡，便用生肌，務其早愈，則毒氣未盡，必再發。

《外科理例・生肌止痛》 肌肉，脾之所主也。潰後收斂遲速者，乃氣血盛衰使然。世人但知生肌肉用龍、竭，止痛用乳、沒，予謂不然。生肌之法當先理脾胃，助氣血爲主，則肌肉自生，豈假龍、竭之屬。設若膿毒未盡，就用生肌，反增潰爛，壯者輕者，不過復潰或遲斂而已；怯者重者，必致內攻，或潰爛不斂者亦多矣。止痛之法，熱者清之，寒者溫之，實者損之，虛者補之，膿鬱者開之，惡肉侵蝕者去之。如是則痛自止，豈特乳、沒之屬。

一人發背，毒氣未盡，早用生肌，竟背潰爛，治以解毒藥而愈。又有患此，毒氣始發，驟用生肌，其毒內攻而死。一人腸癰，因寒作痛，與乳香定痛丸。一婦時毒，因熱作痛，與防風通聖散。一人腿癰膿潰，因虛作痛，與益氣養榮湯。一人腹癰，因實作痛，與黃連內疏湯。一人腿癰，膿成作痛，予爲刺之。一婦發背，腐肉不去作痛，予爲取之，痛各自止。專用龍、竭生肌，乳香止痛，未之察也。

瘡痛不可忍者，苦寒藥可施於資稟厚者；若資稟素薄者，宜補中益氣湯加苦寒藥；血熱者，四物湯加黃芩、鼠粘子、連翹，在下加黃柏。若肥人濕熱瘡痛者，羌活、防風、荊芥、白芷，取其風能勝濕也。

每見瘡作，先發爲腫，氣血鬱積，蒸肉爲膿，故痛多在瘡始作時。膿潰之後，腫退肌寬，痛必漸減；而反痛者，虛也，宜補參、芪之屬；亦有穢氣所觸者，宜和解之，乳香、芍藥之屬；亦有風寒所逼，宜溫散之，羌、桂之屬。

《外科理例・論癆併治法》 諸瘡患久成癆，常有膿水不絕，其膿不臭，內無歹肉，須先服參、芪、歸、朮芎大劑，托裏爲主，或服以丸；尤宜用附子浸透，切作片，厚二三分，於瘡上著艾灸之，仍服前托裏之藥，隔三日再灸，不五七次，肌肉自長滿矣。

至有膿水惡物，漸潰根深者，用麵、硫黃、大蒜三物一處搗爛，看瘡大小，捻作餅子，厚三分，安瘡上，用艾炷灸二十一壯，一壯一易，後隔四五日，方用翠霞錠子，並信效錠子互用，紕入瘡內，歹肉盡去，好肉長平，然貼由斂之藥，內服應病之劑，調理則差矣。

《外科理例・論附子餅附豆豉餅》 附子爲末，唾津和爲餅如三錢厚，安瘡上，以艾炷灸之。漏大炷大，漏小炷小，但灸令微熱，不可令痛，乾則易之，如困則止，來日如前再灸，直至肉平爲效，仍用前補藥作膏貼。豆豉餅專治發背已潰未潰。用江西淡豆豉爲末，唾津作餅，置患處灸之，餅乾再用唾津和之。瘡大用水和，搗成硬泥，依瘡大小作餅厚三分。

如已有瘡孔，勿覆孔上，四布豉餅，列艾其上灸之，使微熱，勿令破肉，如熱痛急易之，日灸二度。先有瘡孔者，孔出汗即差。

《外科理例・論隔蒜灸》 隔蒜灸　《元戎》云：瘡瘍自外而入者不宜

灸，自內而出者宜灸。外入者托之而不內，內出者接之而令外。故經云：陷者灸之。丹溪曰：癰疽之發，或因內有積熱，或因外寒而鬱內熱。若於始發之際，外灸以散其毒，治之之早，亦可移重就輕，轉深於淺。東垣曰：初覺發背，欲結未結，赤熱腫痛，先以濕紙覆其上，立視紙先乾處，即癰頭也。取蒜切片如三錢厚，安頭上，用大艾炷灸之，三壯換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早覺早灸爲上。一日三日，十灸十活，三日四日六七活，五六日三四活，過十數日不可灸。若有十數頭作一處者，用蒜研成膏，作薄餅鋪頭上聚艾燒之，亦能活也。若初發腫，中間有一黃粟米頭，便用獨蒜切去兩頭，取中間，片厚薄，安頭上，著艾灸十四壯，多至四十九壯。《本事方》云：一人四月背疽，治之逾月益甚矣。以艾加瘡頭，自旦及暮，灸百五十壯，知痛乃已，明日鑷去黑痂，膿盡不痛，始別以藥傳之，日一易，易時旋前去黑爛，月餘乃平。

《外科理例・灸法總論》 瘡瘍在外者引而拔之，在內者疏而下之，灼艾之功甚大。若毒氣鬱結，氣血凝聚，輕者或可藥散，重者藥無全功。東垣云：若不針烙，則毒氣無從而散，膿瘀無從而泄，過時不烙，反攻於內。故治毒者必用隔蒜灸，舍是而用苦寒之劑，其壯實內有火者或可，彼怯弱氣寒，未有不敗者也。又有毒氣沉伏，或年高氣弱，若服剋伐之劑，氣血愈虛，膿因不潰，必假火力以成功。

一人足患疔已十一日，氣弱，灸五十餘壯，更以托裏藥而愈。黃君腿癰，膿清脈弱。一婦臂結一塊，潰不收斂，各灸以豆豉餅，更飲托裏藥而愈。一人胸腫一塊，半載不消，明灸百壯方潰，與大補藥不斂，復灸以附子餅而愈。一人發背瘀痛如灼，隔蒜灸三十餘壯，腫痛悉退，更服托裏消毒而愈。一人發背瘡，頭甚多，腫硬色紫，不甚痛，不腐潰，以艾鋪患處灸之，更服大補藥，數日死肉脫去而愈。一人發背已四五日，瘡頭雖小，根畔頗大，隔蒜灸三十餘壯，其根內消，惟瘡頭作膿而愈。《精要》曰：灸法有回生之功，信矣。大凡蒸灸，若未潰則拔引鬱毒，已潰則補接陽氣，祛散寒邪，瘡口自合，其功甚大。嘗治四肢瘡瘍氣血不足者，祇以前法灸之，皆愈。疔毒甚者，痛則灸至不痛，不痛則灸至痛，亦無不愈。若中虛者，不灸而服敗毒藥，則瘡毒未除，中氣先傷，未有不敗者也。李氏云：治疽之法，著艾勝於用藥。緣熱毒中隔，外內不通，不發泄則不解散。又有處貧居僻，一時無藥，用灸尤便。大概蒜用大者，取其散毒有力；用著艾炷多者，取其火力透也。如法灸之，瘡發膿潰，繼以神異膏貼之，不日而安。一則瘡不開大，二則內肉不潰，三則瘡口易合，見效甚神。

辨《精要》曰：始發時用針灸，十死八九。丹溪曰：火以暢達，拔引鬱毒，此從治之意。因灸而死者，蓋虛甚孤陰將絕，脈必浮數而大且鼓，精神必短而昏，無以抵當火氣故也。豈可泛言始發不可灸以誤人。《精要》又謂頭上有毒不得灸，恐火拔起熱毒而加病。丹溪曰：頭爲諸陽所聚，艾炷宜小而少，小者如椒粒，少者三五壯而已，若猛浪如灸腹背，炷大數多，斯爲誤矣。

按：東垣灸元好問腦疽，以大艾炷如兩核許，灸百壯，始覺痛而安。由是推之，則頭上發毒，灸之痛則炷宜小，數宜少，不痛者，炷大數多亦無妨也。

經曰：陷者灸之，如外微覺木硬不痛者，是邪氣深陷也，急灸之。淺者不可灸。又曰：淺者有數頭腫痛，亦灸之無妨。

《外科理例・竹馬灸》 丹溪曰：諸項灸法皆好，惟騎竹馬灸法尤爲切要，此消患於未形也。先令病人以肘憑几，豎臂腕，腰直，用篾一條，自臂腕中曲紋盡處，男左女右，貼肉量起，直至中指尖盡處爲則，不量指甲，卻用竹扛一條，令病人脫衣騎定，令身正直，前後二人扛起，令腳不著地，人令二人扶定，勿令僵仆，卻將所量臂腕，篾從竹扛坐處尾骶骨盡處，直豎竹上貼脊背，量至篾盡爲則，用墨點。此只是取中，非灸穴也。另用薄篾，量病人中指節，相去兩橫爲則，男左女右，截爲一則，就前所點記處兩邊，各量開盡處，即是灸穴，兩穴各灸五壯或七壯，不可多灸。不問癰在何處及乳癰，並用此法灸之，無不愈者。一云：疽發於左，灸左；發於右，灸右；甚則左右皆灸。蓋此二穴，心脈所過處。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又云：心主血，心氣滯則血不行，故逆於肉理而生癰。灸此穴使心火調暢，血脈流通，即能奏效，起死回生。

《外科理例・論灸刺分經絡》 河間謂灸刺瘡瘍，須分經絡部分，氣血多少，俞穴遠近。從背出者，當從大陽五穴，選用至陰，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角如韭葉。通谷，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束骨，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委中，在腘中央約紋中動脈。從鬢出者，從少陽五穴，選用竅陰，在足小指之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夾谿，在足小指當次指骨間，本節前陷中。臨泣，在足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中。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如前三分。陽陵

泉。在膝下一寸，外廉陷中。從髭出者，當從陽明五穴，選用厲兌，在足大指次指，去爪甲如韭葉。內庭，在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陷谷，在足大指間，本節後陷中。衝陽，在足趺上五寸骨間動脈去陷谷三寸。解谿。在衝陽後一寸五分腕上陷中。從腦出者，則以絕骨一穴。在外踝上三寸動脈中。

一說癰疽初發，必先當頭灸之，以開其戶，次看所發分野屬何經脈，即內用所屬經脈之藥，引經以發其表，外用所屬經脈之俞穴針灸，以泄其邪，內外交治，邪無容矣。

《外科理例・針法總論》經曰：冬則閉藏，用藥多而少針石。少針石者，非謂癰疽也。癰疽不得頃時回。回者，遠也。遠頃時而不寫，則爛筋骨穿藏府矣。又曰：癰疽之生，膿血之成，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愚者遭其已成也。已成膿者，唯砭石鈹鋒之所取也。

瘡瘍一科，用針爲貴，用之之際，須視其潰之淺深，審其肉之厚薄。若皮薄針深，反傷良肉，益增其潰；肉厚針淺，膿毒不出，反益其痛。至於附骨疽、氣毒、流注，及有經久不消，內潰不痛，宜燔針開之。若治咽喉，當用三稜針。若丹瘤及癰疽，四畔赤煩，疼痛如灼，宜砭石砭之，去血以洩其毒。重者減，輕者消。

一婦患腹癰，膿脹悶脅，臥針，膿出即蘇。一人囊癰，膿熱腫脹，小便不利，幾殆，急針，膿水大泄，氣通而愈。

大抵用針迎而奪之，順而取之，所謂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成治未成，正此意也。今之患者，或畏針而不用，醫者又徇患者之意而不針，遂或膿成而不得潰，或得潰而所傷已深矣。卒之夭枉十常八九，悲夫。

《精要》謂癰如椒眼十數頭，或如蜂窠連房，膿血不出者，用針橫直裂之；如無椒眼之類，只消直入取膿，不必裂之。一法，當椒眼上各各灸之，亦佳，不必裂也。

小兒瘡癤，先當溫衣覆蓋，令其凝泣壅滯血脈溫和，則出血立已，不如此，血脈凝便針，則邪毒不泄，反傷良肉，又益其瘡勢也。

《精要》曰：癰者皮薄腫高，多有椒眼十數粒。疽者皮膚頑硬，狀如牛頸之皮。癰成膿則宜針。針宜用馬銜鐵爲之，形如薤葉樣，兩面皆利，可以橫直裂開五六分許，去毒血，須先灸而後裂。疽成膿則宜烙，可用銀篦，大二寸，長六寸，火上燒令赤，急於毒上熨烙，得膿利爲效。

又曰：一婦病癰在背之左，高大而熟，未破，醫云可烙，傍有老成者曰：凡背之上，五臟俞穴之所系，膈膜之所近，烙不得法，必致傷人。醫曰：但宜淺而不宜深，宜橫而不宜直入，恐傷膈膜。宜下而不宜上。恐貯膿血。謂此訣儘無妨也。於是燒鐵筋烙之，肉破膿出，自此而愈。當時直驚人，非劊子手者，不能爲也。

又曰：方其已熟未潰之時，用鐵筋一烙，極是快意。方扇火欲著時，誠是驚人，予嘗用矣。臨時猶且顫悸，況未曾經歷者乎？烙後膿水流通，百無所忌，名曰熟瘡。其瘡突者，針口宜向下。然須是熟於用烙者，識淺深，知穴道，審生熟，非其時則所出皆生血，當其時則出黃膿瘀肉。用尖針烙者不得法，尖針頭細，其口易合，惟用平員頭者爲妙。蓋要孔穴通透，或恐瘡口再合，用細牛膝根，如瘡口之大小，略割去粗皮，插入瘡口，外留半寸許，即用嫩橘樹葉、地錦草各一握，研成膏傅之。牛膝能使惡血常流，二草溫涼止痛，隨乾隨換，此十全之功也。

火烙針，其針員如筯，大如綽挺，頭員平，長六七寸，一樣二枚，撚蘸香油，於炭火中燒紅，於瘡頭近下烙之，宜斜入向軟處，一烙不透再烙，必得膿。瘡口烙者，名曰熟瘡，膿水常流，不假按仰，仍須紲之，勿令口合。

《外科理例・論蜞針》蜞針吮出血，可施於輕小症候。若積毒在藏府，從竭其血幹外無益。一兒二歲赤軫，取大蜞數條吮其血，軫消。予曰：非治也。三日大熱而死。外血去，氣不能獨居故也。

《外科理例・論金銀酒》金銀花，生取藤葉一把，磁器內爛研，入白酒少許，調和稠稠得宜，塗敷四圍，中心留口以洩毒氣。又法：取藤五兩，木杵槌碎，生甘草節一兩，二味以水二碗，用砂瓶文武火煎至一碗，入無灰酒一碗，再熬十數沸，去柤，分溫三服，柤敷患處，一日夜吃盡，病勢重，日夜兩劑，服至大小便通利，藥力到矣。或用乾者，終不及生者力大效速，或只用藤五六兩，搗爛入熱酒一鍾，絞取汁酒溫服，查罨患處，四五服而平，此藤延蔓附樹，或園圃牆垣之上，藤方而紫，葉似辟荔而青，三月間花微香，蒂帶黃色，花初開色白，經二三日色黃，故又名金銀花，又名鷺鷥藤，又名金釵股，又名老翁鬚。因藤左纏，又名左纏；凌冬不凋，又名忍冬。在處有之。治癰疽發背乳癰，初發便當服此，不問疽何處，皆有奇效，兼麥飯石膏、神異膏貼之，尤效。

《外科理例・論槐花酒》 槐花酒　槐花四五兩，炒微黃，乘熱入酒二鍾，煎十餘滾，去查熱服。未成者二三服，已成者一二服。一人髀胯患毒痛甚，服消毒藥不減，飲槐花酒一服，勢隨大退，再服托裏消毒藥而愈。一人發背十餘日，熱危脈大，先飲槐花酒二服殺其勢退，再服敗毒散二劑，托裏藥數劑，漸潰，又用桑柴燒灸患處，每日灸良久，仍以膏藥貼之。灸至數次，膿潰腐脫，以托裏藥加白朮、陳皮、月餘而愈。一人肩疽脈數，用槐花酒一服，勢頓退，更與金銀花、黃耆、甘草十餘服而平。

大抵腫毒，非用蒜灸及飲槐花酒先去其毒，雖服托裏諸藥，其效未必甚速。槐花濕熱之功最爲神速，但胃寒人不宜過劑。

《外科理例・八味丸治驗》 一人年逾三十，素怯弱不能食冷，臂癰愈後，飲食少思，或作脹，或吞酸，日漸羸瘦，參、苓等藥不應，右尺脈弱，此命門火衰，不能生土，遂以八味丸補土之原，食進而愈。

一人病脾胃，服補劑及針灸脾俞等穴不應，幾殆，服八味丸三料而平。

一人脾虛發腫，服此丸不半年而康。

一人貌豐氣弱，遇風則眩，勞則口舌生瘡，胸常有痰，目常赤澁，服此而安。一人患脾，服此將驗，而庸醫阻之，反用寒藥，遂致不救。

嘗驗人有不耐勞，不能食冷，或飲食作脹，大便不實，或口舌常破如瘡，服涼藥愈盛，盜汗不止，小便頻數，腰腿無力，或嗽津，或呼吸覺冷氣入腹，或陰囊濕癢，或手足冷，或面白，或黧黑，或畏寒短氣，已上諸症皆屬腎，非用附子不可。

《外科理例・論十六味流氣飲》 丹溪曰：夫十六味流氣飲，乃表裏氣血藥也。復以疏風助陽之藥參入，非脈之洪、緩、沉、遲、緊、細者不宜用。諸家往往不分經絡脈症，不具時宜，但云消毒化毒，又云不退，加補氣血藥，此又使人不能無疑也。

《外科理例・論十宣散》 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言其常也。如瘡盛形羸，邪高痛下，始熱終寒，此反常也。故當察時下而權治，可收十全之功。此表裏氣血之藥，若用於癰疽，初發或已發，或內托，或身倦惡寒熱少，或脈緩濇，或弦，或緊細，宜用之散風寒以助陽，乃始熱終寒之變也，若施於積熱煩毒，更不分經絡時宜，不能不無懼也。

丹溪曰：《精要》謂治未成也速散，已成者速潰，若用於輕小症候與冬月時令，儘有內托之功。冬月腫瘍，用之亦可轉重就輕，移深於淺。夏月潰瘍用之，其朴之溫散，佐以防風、白芷，雖有參、芪，亦難倚仗。世人用此，不問是癰是疽，是冬是夏，無經絡，無前後，如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危哉！又曰：燥血瀉氣藥太多，涉虛者勿輕用，一士背臀腿節次生疽，率用五香連翹湯、十宣散，致不救。一人年六十，好酒肉，背疽，與獨參膏十五六斤而愈，若用十宣散，寧保無危？

《外科理例・論內托散》 《精要》謂一日至三日進十數服，防毒氣攻藏府，名護心散，切詳綠豆解丹毒。又言治石毒，味甘入陽明，性寒能補爲君；以乳香去惡毒，入少陰，性溫善竄爲佐；甘草性緩，解五金八石及百藥毒爲使。想此方專爲服用石發疽者設，不因丹石而發疽，恐非必用之劑。

丹溪曰：癰疽因積毒在藏府，非一朝一夕，治當先助氣壯胃，使本根緊固，而以行經活血爲佐，參以經絡時令，使毒外發，施治之早，可以內消，此乃內托之本意。又云內托散性冷，治嘔有降火之理，若夫老年者病深，諸症備者，體虛者，綠豆雖補，將有不勝重任之患矣。

一婦年七十，形實性急，好酒，冬病腦疽，與麻黃桂枝湯而愈。此亦內托，豈必皆冷藥哉。

《外科理例・論神仙追毒丸》 《精要》曰：初成膿宜烙，得膿利爲效，亦服追毒丸。

丹溪曰：追毒丸，下積取毒之藥，決無取膿之效，今用烙而得膿，若在裏而血氣實，則膿自出，如托不出，何以不和氣活血藥佐以參、芪補劑，使膿托出也。

其方用五倍子，消毒殺蟲解風爲君，山茨菇、千金子、大戟，皆驅逐走泄爲臣，佐以麝香升散，用之以治癰疽，實非所宜。果見藏府有積毒，或異蟲纏滯深固而體氣不虛者，亦是快藥，但戒勿輕用耳。

《外科理例・論獨勝散》 謂癰疽皆緣氣滯血凝，或因怒氣所致，用香附子去毛，以生薑汁淹一夕，研乾爲末，白湯調服二錢，無時。

丹溪曰：本方謂疽後常服，半年尤效，此皆施於體實氣鬱之人也。

一人厚味氣鬱，形實性重，年近六十，背疽，醫與他藥皆不行，惟飲香附米甚快，始終只此一味而安此千百而一二。

《外科理例・論柞木飲子》 乾柞木葉四兩半　乾荷葉中心蒂　乾萱草

根　甘草節　地榆各一兩

細剉，每服半兩，水二碗，分二服，早晚各一服。未成者自消，膿者自乾。

丹溪曰：荷蒂去惡血，萱根下水，解毒，利胸膈，柞木有芒刺能驅逐，地榆主下焦血病。輕小症候，或可以爲防托。

《外科理例・論阿膠飲子蠟礬丸、國老膏、遠志酒》　丹溪曰：阿膠飲子以牛膠屬金屬土，補肺氣，實大腸，壯胃止泄。黃蠟丸以蠟味甘淡，實大腸，補而難化。國老膏以甘草化毒行經。遠志酒，忍冬酒皆有補性，歸心歸血，用之頗切，善用者以之配入，腫瘍之散結，潰瘍之補虛，亦奏捷效。

《外科理例・論六味車螯散》　車螯四個，黃泥煅紅，出火毒，研末　瓜蔞仁新瓦上炒令香　甘草節二錢，炒　燈草三十莖

右除車螯爲粗末，作一服，用酒二碗，煎耗半碗，去查，入蜜一大匙，和勻，調車螯末二錢，膩粉少許，空心溫服，取下惡物。

丹溪曰：車螯散一以輕粉爲佐，一以燈心爲佐，其散腫消毒下積，安詳穩重，輕小症候，亦可仗之。

《外科理例・論飛龍奪命丹》　飛龍奪命丹　治疔瘡惡腫，初發或發而黑陷，毒氣內陷者。

丹溪曰：世多用之。香竄燥毒之劑，無經不至，故能宣泄，備汗、吐、下三法。病因食一切禽畜毒發，及瘡脈沉、緊、細、數，蘊毒在裏，併濕毒用之神效。若大熱大渴，毒氣煩發而脈浮洪在表，及膏粱積熱之人，未宜輕舉。

《外科理例・論加味十全湯》　凡治癰疽後，補血氣，進飲食，實爲切要。蓋膿血出多，陰陽兩虛，此藥可以回生起死。惜其不分經絡時令，須在職者觸而長之。今醫以腫平痛寬，遂以爲安，漫不加省，往往於結痂後兩三日或半年虛證乃見，醫者不察，而加補養之功，因而轉成他病者多矣。

《外科理例・論五香湯》　《精要》云：大凡癰疽，不可舍五香湯。

丹溪曰：吾不知良甫之時，有許多大府秘堅，病氣鬱塞。若是之頑厚，可以驟散而大下者耶。亦當開陳時之先後，症之可否，庶乎後人不敢猛浪殺人。殊不知些小寒熱，或者由其氣血不和而然，便以爲外感而行表散，害人最速。

《外科理論・論防風通聖散》　此表裏氣血藥也。治一切風毒，積熱瘡種，脈候弦、洪、實、數、浮、緊。氣血盛實者，不可缺此。

丹溪曰：秘傳以是方加人參、黃耆、蒼朮、赤茯苓、金銀花，名消腫托裏散。雖以參、耆爲主，復云人參無亦可，則又不能無凝而難用也。且臨症加減，須較表裏。如表症多者，當從此方以辛甘爲主也，散之也；裏症多者，須當從變。

《外科理論・論大黃》　《精要》云：大黃宣熱散毒，治癰疽要藥。癰疽始作，皆須大黃等湯極轉利之，排日不廢。又曰：瘡疽泄利，皆是惡候。

丹溪曰：此皆不能使人無疑。借曰用大黃，恐因大府秘而病體實。有積熱沉痼者發也，止可破結導滯，推令轉動而已，豈可謂極轉利之，而且排日不廢耶？若下利之後，又與利藥，恐非防微杜漸之意。瘡之始作，腫在肌肉，若非大滿大堅實之症，自當行仲景發表之法，借五香湯爲例，散之於外可也，何必遽用峻下之藥，奪其裏哉！或曰：癰疽用大黃走泄以去毒，孫真人嘗言之，良甫祖述其說耳。曰：孫以盛名行奇術於公卿間者。良甫宋人，若其衣交游亦皆公卿之家，肉食之輩，固皆捷效。今不分貧富苦樂，一概用之，寧免猛浪之過乎？況有心勞而虛者，憂怒而虛者，强力勞動而虛者，大醉飽而虛者，皆氣少而澁，血少而濁。生疽固是難治，若大府秘而稍安穀，甘淡薄而守戒律，猶爲可治，不免尚費調補。苟因旬日半月，大府秘實，不知亦有其氣不降而然者，便以爲實而行大黃，豈不殺人？

《外科理例・論白蠟》　白蠟棄收斂堅凝之氣，外科要藥，生肌止痛，接骨續筋。補虛用合歡樹皮，同入長肉膏，有神效，但未試其可服否。合歡皮嘗服之驗矣。

《外科理例・論草麻子附皂角刺、神異膏、麥飯石膏》　草麻子性善收，能追膿取毒，亦要藥也。皂角刺治癰疽未破已破，能鑽引至潰處。神異膏，一說膏藥方甚多，神效無出於此。麥飯石膏，膿潰後圍瘡口，一說內冷惡寒不宜用。

《外科理例・論流氣飲十宣散》　夫氣血凝滯，多因營衛之氣弱，不能運散，豈可復用流氣飲以益其虛？況各經氣血多少不同，心包絡、膀胱、小腸、肝經多血少氣，三焦、膽、腎、心、脾、肺少血多氣。

人年四十以上，陰血日衰，若於血少經分而病癰腫，或脈症不足，當以補接爲主。丹溪曰：腫瘍內外皆壅，宜托裏表散爲主，乃補氣血藥而加之以行散之劑，非專攻之謂也。或者腫煩痛甚，煩燥脈大，其辛熱之劑，不但腫瘍

不可用，雖潰瘍亦不可用也。凡患者須分經絡、血氣、地部遠近、年歲老幼、稟氣虛實及七情所感、時令所宜而治之。常見以流氣、十宣散二藥，概治結腫之症，以致取敗者多矣。

大抵症有主末，治有權宜。治其主則末病自退，用其權則不拘於時。泥於守常，必致病勢危甚，況雜用攻劑，動擾各經？故丹溪云：凡瘡發於一經，只當求責本經，不可千擾餘經，是也。

《外科理例・論敗毒流氣飲》 凡治瘡瘍，不審元氣虛實，病在表裏，便服敗毒流氣等藥。蓋敗毒散，發表藥也，果有表證，只宜一二服，多則元氣損，毒愈盛，雖有人參亦莫能補。流氣飲耗血藥也，果氣結胸滿，只宜二三服，多則血反致敗，雖有芎、歸，亦難倚仗。丹溪曰：此不係膏粱丹毒之變，因虛勞氣鬱所致也。

《外科理例・蠟礬丸》 一人肩患癰，腫硬作痛，惡症迭見，用礬末三錢糊丸，以葱白七莖煎湯調下，腫痛悉退。本礬末葱湯調下，因末難服，故以蠟爲丸。一方士治瘡疽，不問腫潰，先用此藥二三服，後用消毒藥甚效。常治翦羌之人，用此即退，不用托裏亦愈。蓋上熱毒爲患，血氣不虧，故用多效；若金石毒藥發疽者，尤效，以礬能解金石之毒也。一方用礬末五錢、硃砂五分，熱酒下，亦效。此藥托裏固內，止泄，解毒，排膿，不動臟腑，不傷氣血，有益無損，其藥易得，其功甚大，偏僻之處不可不知此方。或蟲犬所傷，溶化熱塗患處，更以熱酒調末服皆效。

《外科理例・汗之則瘡己》 東垣曰：其瘡外有六經之形症，內無便溺之阻隔，飲食如故，清便自調，知不在裏，非疽瘡也。小則爲瘭，大則爲癰，其邪所受於下，風濕之地氣自外而來侵於身也。經曰：營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此元氣不足，營氣逆行，其瘡初出，未有傳變，在於肌肉之上，皮膚之間，只爲風熱六經所行經絡地分出矣，宜泄其風濕。熱瘡之形勢亦奮然高起，結硬作痛，此瘡自外而入，其脈只在左手，左手主表，左寸外洪緩，左關洪緩而弦，是客邪客於血脈之上，皮膚之間，宜急發汗而通其榮衛，則邪氣出矣。

托裏榮衛湯　此足太陽藥，表裏氣血之劑。

黃耆　紅花　桂枝各五錢　蒼术三錢　柴胡　連翹各二錢　羌活　防風　歸身　甘草炙　黃芩各半錢　人參一錢

右剉，每服一兩，水酒各半煎。

《外科理例・論須針決》 凡瘡不起者托而起之，不成膿者補而成之，使不內攻。膿成宜及時針之。若畏痛而不肯針之，又有恐傷良肉而不肯針。殊不知瘡雖發於肉薄之處，若膿成，其腫亦高寸餘，瘡皮又厚分許，用針深不過二分。若發於背，腫高必有三四寸，針入止於寸許，況患處肉已壞矣，何痛之有，何傷之慮？怯弱之人，及患附骨疽，待膿自通，必致大潰不能收斂，血氣灑盡而亡者多矣。

《外科理例・論痛》 上部脈數實而痛者，宜降火。上部脈數虛而痛者，宜滋陰降火爲主。尺部脈數而作渴者，滋陰降火，如四物加黃栢、知母。

大抵瘡之寒熱虛實，皆能爲痛。熱毒痛者，藥用寒涼折之。寒邪痛者，藥用溫熱散之，因風痛者除風，因濕痛者導濕，燥而痛者潤之，塞而痛者通之，虛而痛者補之，實而痛者泄之，鬱而閉者開之，惡肉侵蝕者去之，陰陽不和者調之，經絡閉澁者利之，慎勿概用寒涼之藥。蓋血脈喜溫而惡寒。若冷氣入裏，血即凝滯，反難瘡矣。又曰大抵瘡疽之症雖發疼痛，形勢高大，煩渴不寧，脈若有力，飲食頗進，可保無虞。其膿一潰，諸症悉退。多有因膿不得外泄以致疼痛，若用敗毒寒藥攻之，反致誤事。若有膿，急針之，膿出痛止。膿未成而熱毒作痛，用解毒之藥。亦有腐爛尺餘者，若無惡症，投以大補之劑，肉最易生，亦無所妨。

《外科理例・腫瘍》 腫高煩痛脈浮者，邪在表也，宜托之。如內托復煎散。

腫硬痛深脈沉者，邪在內也，宜下之。如黃連內疏湯、仙方活命飲、苦參丸。

外無煩腫，內則便利調和者，邪在經絡也，宜調和榮衛。如托裏榮衛湯、白芷、升麻輩。

煩痛燥煩，或咽乾作渴者，宜降火。如黃連解毒湯。

煩痛發熱，或拘急，或頭痛者，邪在表也，宜散之。如荊防敗毒散、人參敗毒散輩。

大痛或不痛者，邪氣實也，隔蒜灸之，更用解毒。如仙方活命飲。

煩燥飲冷，煩痛脈數者，邪在上也，宜清之。如清涼飲或金銀花散。

惡寒而不潰者，氣實兼寒邪也，宜宣而補之。如十宣散。

煩痛發熱，汗多大渴，便秘譫語者，結陽症也，宜下之。如黃連內疎湯、破棺丹輩。

不作膿，或熱而不潰者，虛也，宜補之，如補中益氣湯、八物湯、十全大補湯。

煩痛或不痛，及麻木者，邪氣盛也，隔蒜灸之。

腫痛或不作膿者，邪氣凝結也，宜解之。如仙方活命飲。

腫痛飲冷，發熱睡語者，火也，宜清之。如清心湯，或防風通勝散加黃連。

不作膿，或不潰，及不斂者，陽氣虛也，宜補之。如托裏消毒散。瘡後當調養。

患後當調養，若瘰癧流注之症，尤當補益，否則更患他症矣，必難措治。慎之。蠟礬丸、敗毒散、流氣飲。

《外科理例・潰瘍》 膿熟不得，陽氣虛也，宜補之，如聖愈湯。

瘀肉不腐者，宜大補陽氣，更以桑柴火灸之，如參、芪、歸、朮。

膿清或不斂者，氣血俱虛，宜大補，如八物湯。

潰後食少無睡，或發熱者，虛也，宜補之，如內補黃芪湯。

倦怠懶言，食少不睡者，虛也，宜補之，如黃耆人參湯。

寒氣襲於瘡口不斂，或陷下不斂者，溫補之，如十全大補湯。

脈大無力或滴微，而肌肉遲生者，氣血俱虛也，峻補之，如十全大補湯。出血或膿多，煩燥不眠者，乃亡陽也，急補之。膿多或清者，血氣俱虛也，宜峻補之。

右關脈弱而肌肉遲生者，宜健脾胃，如六君子湯。

膿清補之不應，及不痛，或木悶，及堅硬者，俱不治。

《外科理例・潰瘍作痛》 膿出而反痛者，宜補之。

凡膿潰之後，脈滴遲緩者，易愈，以其有胃氣故也。脈細而沉時直者，裏虛欲變症也。若痛尚未痊，洪滑粗散者難療，以正氣虛邪氣實也。

脈數虛而痛者，屬虛火，宜滋陰。如托裏散加生地黃。

脈數實而痛者，邪氣實也，宜泄之。

脈實便秘而痛者，邪在內也，宜下之，如清涼飲。

脈濇而痛者，氣血虛寒也，溫補之，如定痛托裏散。

若有膿爲脂膜間隔不出，或作脹痛者。宜用針引之，或用利刀剪之，腐肉堵塞者去之。

《外科理例・潰湯發熱》 脈浮或弱，而熱或惡寒者，陽氣虛也，宜補氣，如補中益氣湯。

脈濇而熱者，血虛也，宜補血，如四物湯、人參養榮湯。

午前熱，補氣爲主，如四君子湯。

午後熱者，補血爲主，如四物湯。

脈浮數，發熱而痛者，邪在表也，宜散之，如補中益氣湯。

脈沉數，發熱而痛者，邪在內也，宜下之。

東垣云：發熱惡熱，大渴不止，煩燥肌熱，不欲近衣，脈洪大，按之無力，或目痛鼻乾者，非白虎湯症也，此血虛發熱，宜用當歸補血湯。又有火鬱而熱者，如不能食而熱，自汗氣短者，虛也，以甘寒之劑瀉熱補氣。如能食而熱，口舌乾躁，大便難者，以辛苦大寒之劑下之，以泄火補水。膿血大泄，當大補氣血爲先，雖有他症，以末治之。

凡癰大潰發熱惡寒，皆屬氣血虛甚。若左手脈不足者，補血藥當多於補氣藥。

右手脈不足者，補氣藥當多於補血藥，切不可發表。

《外科理例・論寒熱》 大抵七情皆能動火，各經之熱亦異，當分治之。東垣曰：晝則發熱，夜則安靜，是陽氣自旺於陽分也。晝則安靜，夜則發熱煩燥，是陽氣下陷入陰中也，名曰熱入血室。晝則發熱煩燥，夜亦發熱煩燥，是重陽無陰也，當急瀉其陽，峻補其陰。王註曰病熱而脈數，按之不動，乃寒盛格陽，非熱也。形症是寒，按之而脈鼓，擊於指下而盛者，此爲熱盛拒陰，非寒也。《傷寒論》曰：寸口脈微，爲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尺脈弱爲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肺熱者，輕手乃得，微按全無，日晡熱甚，乃皮毛之熱，其症必見喘咳，寒熱輕者瀉白散，重者涼膈散、地骨皮散。心熱者，微按至皮膚之下則熱少，加力按之則不熱，是熱在血脈也。其症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嚥，以黃連瀉心湯、導赤散、硃砂安神丸。脾熱者，輕按之不熱，重按之亦不熱，不輕不重，熱在肌肉，遇夜尤甚，其症必怠惰嗜臥，四肢不收，無氣以動，瀉黃散。肝熱者，重按之，肌肉之下，至骨之上乃熱，寅卯時間尤甚。其脈弦，四肢滿悶，便難，轉筋，多怒多驚，四肢困熱，

筋痿不能起於床，瀉青丸、柴胡引子。

腎熱者，重手按至骨分，其熱蒸手如火，其人骨蘇又如蟲蝕，其骨困熱不任，亦不能起於床，滋腎丸主之。徐用誠云：面熱者，足陽明。口中熱如膠，足少陰。口熱舌乾足少陰。耳前熱，手太陽。掌中熱，手厥陰、少陰、太陰。足下熱而痛，足少陰。足外熱，足少陽。身熱膚痛，手少陰。

《瘡瘍經驗全書・灸瘡瘍法》 人大患瘡瘍之症，不拘何處，其色鮮紅者爲陽，淡紅者爲陰，口右寒熱之分。用手接患處，熱如火烘者是頭聚，或用濕綿紙貼患上，先乾者爲頭聚。即用筆點記，切蒜片如錢厚，放患處，置艾壯於上，以火燃之，若蒜片枯焦，再易之。待將畢三五壯，著貼肉上灸爲佳。至少者，以二十一壯爲期。頭原上，五壯、七壯爲期，艾炷止可如豆大。但面心爲陽中之陽，禁灸。其陽症不可灸者，何恐火氣內侵，熱益昌大，以火濟火，故戒之。惟陰症可灸，鬱氣濕熱積毒，借火以拔之。然而火濟水，自有相生之妙。臨灸畢，用口吹火至滅，其火功借氣得以入內，其症易散。設或灸不能即散者，灸遲故也，雖不能全散，大能解毒，易潰膿，易斂瘡口，功難盡述。惟臟毒、坐馬癰，以蚯蚓泥作餅代蒜片，艾灸之，以熱爲度，易之如前，共十四壯爲期。若附骨疽，癰毒入骨髓，擇天氣晴明和暖，尻神不犯吉日，午時灸至申時止，徐問病者骨中熱否，若果骨中熱方效。若灸不拘壯數，忽然爆起者，是病根脫矣，即止之。凡灸須飲食半飽，並飲好酒，以通經絡，以和氣血，再令善笑談者以亂其痛，亦妙方也。體虛者禁灸。

大抵病有淺深，效有遲速，亦有陰虛陽實，呼吸轉移，醫者須要膽大心小。膽欲大者，有決斷之才，識見之明，當刺則刺，當攻則攻，不宜攻刺者止之，則能知標本。心欲小者，有救急之義，無苟取之心，富者辭之傷廉，貧者取之傷惠，須見利思義，斯稱醫職。近有利己害人之徒，妒賢嫉能，驚嚇病家，深圖厚賂，初無定說，巧言矜能，謗毀前醫，毫無識症立方之見，起死回生之功，徒貪財排訕耳，竟亦何益，其心不仁，莫甚於此。亦有病家，輒聽其言，不分賢愚，自取其禍，與前醫何干，實庸工之誤也，戒之慎之。亦有庸醫妄投藥劑，輕用針刀火灸，勢愈重，殊廢將調，反怨後醫之不能捷功。噫！病不可急治者而治之，徒傷命耳。廣於治病者，豈能遂病家之心乎。有富家不念貧醫，恃豪傲慢，前恭後踞，良醫斷不肯屈志，自壞自耳。又有輕命重財，不顧珍寶之藥，待全愈伸謝，豈誠語哉。又有愈後神謝痛財，以致醫者不能夠本，良可歎也。須當各盡其道，方無愧於心。若遇極貧患病之人，普施藥劑，再助柴米，救其一命，則世業益隆，子孫豈無賢能者興乎？予因貧困，不能普施極貧，醫藥特書此。

《瘡瘍經驗全書・圍法貼紙妙訣》 凡用圍藥，多加工夫攪千餘下，其藥自稠，輕手圍之，留孔，必須如鵝子形狀，須用薄紙貼之，務要扯碎貼上，免崩裂疼痛之苦。待圍藥略乾，再用調藥餘汁潤之，以助藥力，況藥乾不能久，肌肉借濕以通竅耳。宜深詳之。

《瘡瘍經驗全書・開刀手法》 凡瘡瘍之起，疼痛固屬於心火，久而陽氣升上，蒸肉化爲膿。若不三思，原其膿之有無，遽爾開刀，則鮮血突出，膿從何來？致患者煩寒發熱，日夜疼痛，無法可止。或患症富家，多請醫者調治，內相妒忌，惟以開刀爲首功，多獲厚謝，全不顧患者。噫！若用此心，以仁術爲盜徒矣，子孫豈能世其業哉。先將指頭按患上，隨手而起，四畔悉軟，觀其頭聚，擇尻神不犯吉日，將刀頭向上開之，方不致傷好肉，取出刀，再撚綿紙條潤油度之，便膿水齊會，半日扯出，則膿水易乾，外貼呼膿膏，四圍再用搜膿散敷之。

以上二法，誓不輕傳者，予慕軒岐得天地之心而壽醫，仲景得軒岐之心而廣法，豈可擅利於一己而害衆生乎。近見同道之友，往往不善於圍藥，惟賴利口聳人，故意不待症熟，軏肆開刀。或同業妒忌，以先開刀爲首功，多致患者不起，哀哉此業也，能生人，能殺人，況醫司人命，故君子不可不慎也。必須先去貪慎之心，次敦真實之念，富不過求，極貧不取，稍有餘資，再助以柴米之費，免其日給之憂，所謂作善降祥，冥冥之中，神明鑒察，自己雖貧，此心豁裕，天道昭昭，孝子順孫森出，斯業永得相承，不亦善乎。

《瘡瘍經驗全書・太師公親製金絲萬應膏》 此瘡治癰疽、發背諸腫毒，定痛追膿，生肌長肉，收斂瘡口，並治閃腰撲損，墜高落馬，筋疼骨痛，皮肉青腫，並治之。此膏天下魁首，其妙無窮，寶之寶之。

大黃一斤　貝母半斤　草烏二兩　地骨皮四兩　黃芩　黃柏　黃連　天花粉各一兩　小薊　大薊　赤蘞　白蘞　馬鞭草　威靈仙　白芨　赤芍藥　肉桂各五錢　玄參　細辛三錢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劉寄奴　牡丹皮　蘇木　紅花　蜂房　血餘　馬屁孛　良薑　續斷　桑寄生　木鼈　無名異　桃仁　連翹　金銀花　烏稍蛇　金毛狗脊　象皮　羌

活　獨活　仙靈皮　青皮　五加皮各一兩　地龍　白芷　防風　黃芪　薑黃　蛇脫　川山甲　蝦蟆　血見愁　僵蠶　半夏　龜板　烏藥　皂角刺　天麻子　地榆　艾子　苦參　南星　牙皂　甘松　三奈　藥本　骨碎補　全蝎　麻黃　蜈蚣廿條　蟬脫　五倍子　青風藤　何首烏　百藓皮　木通　百合各一兩

已上用真麻油二十斤，春浸十日，夏浸五日，秋浸十五日，冬浸一月，文武火煎熬。旋加桑、柳、槐枝各二斤，鳳仙梗、稀薟草、益母草、羊羊活、見腫消等草各少許。新鮮者有水氣，緩緩下之，若驟下，則油泛上發浮，慎之慎之。待藥煎黑濾淨，查入油磁瓶中，此藥必用絲綿襯麻布濾，方精製。再入鍋內，慢火煎油，滴水不散爲度。春夏明淨松香一斤，下油二兩柳枝攪勻。俟略溫，旋下乳香、血竭、沒藥各一兩，射香一錢。春初天氣尚寒，每斤再加油半兩，秋初亦如之，冬月嚴寒，松香一斤下油四兩，細藥同煎，攪至不拈手爲度，傾入水中，多令人蘸水，煉如黃金色，再入水中浸三日，出火毒任用。

《瘡瘍經驗全書・煉松香法》　松香不拘，入淨鍋中煎熬，柳棍攪之，俟其烊化，將稱柴濾淨查，俟冷結成塊取出任用。其砂石、水屑俱在柴中矣。麟之製法果。雖也。

已前煎過油內，加天鵝油，每藥油一斤加鵝油一兩，使諸藥味透入骨髓。凡煎膏藥，須隨四時，以意消息。

《瘡瘍經驗全書・製黃丹法》　黃丹先炒黑色，傾入缸內，用滾湯泡之，再浸涼水滿缸，時時攪之，浸一宿，水飛，再番一器內，澄其細者，斷其雜砂之類，將細好者曬乾，方研極細如塵，水氣盡方可用。

《瘡瘍經驗全書・長肉紫金膏》　前油一斤，飛丹淨七兩，柳枝攪之，不拈手者，四時軟硬爲度。油多加丹，丹多加油，以意消息。其法全在時宜徐徐下細藥。

沒藥　乳香　血竭　赤石脂各一兩　珍珠二錢　射香一錢　輕粉三錢　黃占五錢　沉香末五錢　白占一兩　孩兒茶五錢　雞內金三錢焙　天靈蓋煅存性五錢　鳳凰窠煅灰二錢，鳳凰窠即利出雞殼內嫩白軟皮也

俟溫，方下射香一錢、冰片七分，埋土中七日出火毒任用。

《瘡瘍經驗全書・總論病家大略》　大人之身，配天地陰陽，善攝生者，須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形與神俱，則榮衛週流，六淫無自而入，何病之有？不善攝生者，以酒爲漿，以妄爲常，起居不謹，飲食失節，形氣損傷，六淫之邪相使，治醫藥之道作矣。故《莊子》有養生主篇，蓋心爲吾身君主之宜，神明出焉。養生者，所以養此心也。修心養性之術，既不能習於夫病之先，調攝保養之功，又不能察於已病之際，夫既病矣，要須安常處順，視富貴如浮雲，恬澹心志，怡養精神，不妄想，不遷怒，不作勞，即有勿藥之喜。若心猿意馬，戚戚於功名，孜孜於貨利，瑣瑣煩惱，汲汲榮辱，病已在身心不在病，或勞心，或勞力，而君主之官昧焉，五神失位，六賊內戕，欲疾之愈也，得乎？清真子曰：大凡人臥病，即於胸前寫一死字，則百般思慮俱息，此心便得安靜，勝如服藥，此真無上妙方也。是故醫書云：惟富貴之人，從生至長，無敢逆其意。及其病也，將平時所畜醫書看得二二，便要誇言立論，考訂醫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倔強爭論，不知非之淺深，脈之虛實，藥之寒溫。若遇諂諛貪利之輩，心先自歉，拱手聽命，惟言是從，不敢折論，妄投藥劑，輕用針刀，日久傳變，遂致病者勢益危篤，雖扁鵲復生，不能治矣。乃若直道醫人，精思病源，酌古准今，冀一藥而愈，以奏回生之功，苟不見聽，則飄然而去，肯徇情哉。又有病者，不肯服藥，煎成傾於地，徒爲虛語應答，反言醫之無功，及至斃也，真情發露，與醫何干！故東坡先生有曰：吾半生求醫，已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使之診視，使醫者了然知厥病之所從來，庶病證先定於心，而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遇中醫療疾，亦能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斯言真警述濟世之箴規也。近世以來，多隱所患，而試驗醫之能否。醫亦不屑下問，挾已之長而治其病，從前至後，其誤益多矣。與醫何尤？實病家自誤之也。故《龍虎經》云：鍊得陰陽元氣足，始知成立自虛無。《黃庭經》云：修真之士，窮造化之原，知升降之路，安神定息，一念不生，湛然無欲，其氣週流，自然造化。《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太素》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因世人不知返本窮原之道，故聖人指性命之根，令人藏神聚氣，還返往來，歸根復命也。故人之生也，賦性於天，養性於地，百年之身，從此可保內外之證何由而生。岐伯曰：恬憺虛無，病安從來，一有拂鬱，諸病生焉，正謂此也。養生之士，宜詳察之。並附六不治於後。

驕恣不論平理，一不治。輕命重財，二不治。衣食不週，三不治。陰陽並藏氣不足，四不治。形瘦不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

《瘡瘍經驗全書・瘡瘍總論》 人以五臟六腑爲根本。五臟不和，則九竅不通。六腑不和，則留結爲瘡。故癰者，六腑不和之所生。疽者，五臟不和之所致。六腑主表，其氣淺，故癰皮薄而腫高；五臟主裏，其氣深，故疽皮厚而腫堅，皆由六氣七情而成也。然瘡瘍皆火之屬，須分內外而治其。木經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其源在裏，發於裏也。受持諸虛，言內結而發諸處，未則從何道出，皆自從虛而出也。如太陽經虛從背出，少陽經虛從鬢出，陽明經虛從髭出，督脈經虛從腦出。經曰：地之濕氣，感則害大。皮膚筋脈，其源在表，盛則內行。若脈沉實，當先疏內，預絕其源。脈浮大者，當先托其裏，恐邪氣傷內。又有內外之中，邪氣至盛，遏入經絡，乃生癰腫。經曰：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治法大要托裏、疏通、榮衛三法。托裏，治其外之用；疏通，治其內之行；榮衛，治其中內之外者。脈沉實，發熱煩躁，外無胥赤，痛深在內，邪氣沉實，故先疏通臟腑，故先托裏，防其內。然內外之中者，外無胥惡之氣，內亦臟腑宣通，知其在經，當知榮衛。周體有腫瘍、潰瘍，今之癰疽是也。內外俱虛，宜大補氣血爲主，後行五香散者，當防虛實之失。其瘡之發，先發紅腫，爲氣血鬱積，蒸肉化爲膿，其痛多在始作之時，膿潰之後，腫退肌寬，痛硬漸減，若發痛者，虛也，宜補之。有穢氣觸者，宜和解之。風寒逼者，宜溫散之，以手掩腫上，熱則有膿，不熱則無膿。況癰疽有表裏虛實，用藥有補瀉溫涼，稟受之厚薄，形志之苦樂，隨年歲時令而加減，則病易療。若內誤用寒涼之藥，而外敷貼冷藥，然欲望其消散，是借寇兵也，其害不淺。大凡陽滯於陰，脈浮洪弦數，陰滯於陽，脈沉細弱澁，陽滯以寒治之，陰滯以熱治之。細詳其意，陽滯陰滯，作熱治寒治，求之寒熱，固可作陰陽論，於陰於陽分明，是氣是血也。氣爲陽，行脈外，血爲陰，行脈內，相並分派週流，循環一身無停止，謂之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共得六寸，一身通行八十一丈，得熱則行速而太過，得寒則行遲而不及。五味之厚，七情之偏，過氣爲滯，津液稠厚，積而久也，爲飲爲痰，滲入脈內，血爲所亂，因而凝濁，運行沍澁，或爲沸騰，此陰滯於陽也，正血滯於氣也。凡血病，今人或藥以助邪，病上生病，血之病日增，溢出脈外，隧道溢塞，升降有防，運化失令，此陽滯於陰也，正氣滯於血也。病有寒熱，則稟受之素偏虛邪之離合，豈可以陽爲熱，陰爲寒乎？浮弦洪數，氣病之脈也，烏可遽作熱論？沉細弱澁，血病之脈也，焉可遽作寒論。此萬病之根本，豈止癰疽而已。大凡腫瘍時作，毒氣上攻，治之潰陽後，當作陰虛補之。若老年潰後，發嘔不食者，多用人參黃芪白朮膏，大補取效，佐藥隨時症加減。劉守真謂諸症瘡瘍而嘔者，此濕氣侵於胃也，藥中宜倍白朮。王海藏謂吐者有物無聲，乃血病也，有食入則吐，有食已則吐。嘔者有物有聲，氣血俱病也。張仲景云：嘔多雖有陽明證，勿下之。噦者無物有聲，乃氣病也，謂之逆者，吃逆也，火自下而上衝胃口作聲者，病後胃虛所致，陰火虛也，病至此，當作危矣。但理無定在，病有萬變，爲醫須隨時取中見可而進。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何謂情因是也？何謂要治法是也？治法惟東垣、丹溪能輳其要，悉詳載於《外科新錄》，五善七惡具焉。蓋煩燥，時嗽，腹痛，渴甚，或泄痢無度，或小便淋瀝，一惡也；膿血大泄，腫瘀尤甚，膿色敗臭，痛不可近，二惡也；喘粗氣短，恍惚嗑睡，三惡也；不能下食，服藥而嘔，食不知味，四惡也；目視不正，黑睛緊小，白睛青赤，瞳神上視，五惡也；肩項不便，四肢沉重，六惡也；聲嘶色脫，唇鼻赤青，頭目四腳浮腫，七惡也。動息自寧，飲食知味，一善也；便利調勻，二善也；膿潰腫消，色鮮不臭，三善也；神彩精明，語聲清朗，四善也；體氣和平，五善也。然有症合七惡而皮緊急如善者，有症合五善而皮後虛如惡者，此不可不察。又曰：飲食如常，實熱而大小便秘，內外看相應肌肉，好惡分明，善也。發渴而喘，睛明，睛角，面，鼻，大小便滑，目中不了，肉黑而陷，面青唇黯，已潰肉青，痰吐嘔逆，惡也。凡同志之士，乞再推明改削，毋隱毋略。

《瘡瘍經驗全書・煎藥法》 一，凡煎藥，必須親信恭誠，令老實人致意。洗淨藥罐，務用新汲甜水爲上，量藥及水大小斟酌，以慢火煎熬分數，用紗絹濾去查，取清汁服之，無不效也。不可近於燈油之下，又不可以他病藥礙同放一處，恐誤服之。況煎藥之人，不可坐，務立之。酸物按藥則藥味甘，甜物按藥則藥味苦。又不宜服冷藥，胛喜熱，冷則不能運行。

《瘡瘍經驗全書・服藥治法》 二在上不厭頻而少少服，則滋榮於上。在下不厭頓而多多服，則峻補於下。

《瘡瘍經驗全書・服藥有法》 一，病在頭面、頸項、臂膊者，先食而後藥。病在胸膈、心下、肚腹、盼忠者，先藥而後食。病在四旋者，腸中之陽，須服藥於旦。病在骨髓者，陰中之陰，須服藥於夜。

《瘡瘍經驗全書・藏揩膿水紙法》 揩膿水垢紙，必須入一竹籃中，掛透

風處。但蒸肉化膿，此乃人之氣血所於者，日中曬之，則瘡口痛，放在濕處，則膿水不乾。待平愈後，用乾柴一束燒之。

《瘡瘍經驗全書・自保護法》　一，瘡瘍之症，穢氣甚臭，聞之則惡心難忍。毒深者，深能染人，須自寡慾節勞，以養元氣，但正氣盛則邪氣不能侵。臨看之際，先用黑紙塞鼻孔，須食薑蒜燒酒，並充飽之物，以敵穢氣，切不可空心服之。

《瘡瘍經驗全書・用藥加減法》　一，古人處方立法，本自不同，藥不執方，合宜而用，旋爲加減，量老少虛實斟酌下藥，切不可膠柱鼓瑟。凡引經之劑，再不可缺少，隨機應變之法，當以意消息之。

《瘡瘍經驗全書・割取腐肉法》　一，凡取腐肉，先用猪蹄湯洗淨，以去其垢，方見新舊之肉，看其果腐爛者，用鈎摘定，輕手徐徐忍臭氣割之，一切不可誤傷新肉，以致鮮血淋漓，切勿急躁，多加工夫，割取畢，摻海浮散，外用膏藥貼之。明日如前。凡患背瘡，切不容他仰臥，若仰臥，則頭瘡陷矣，其欲生也，得乎？

用白蜜四兩火上煎熬四五沸，其色黃，取出乾磁盆內，待其將凝，急分四分，每分手搓作棗子形狀，長一寸，其蜜導頭，須要光滑，恐傷肛門，用油潤之，徐徐塞入，少頃再加一條，旋增以去後爲度。

《瘡瘍經驗全書・治導法》　用猪膽一枚，膽口中放蘆管一枚，其一半蘆管入肛門，逞勢一捻，其膽汁衝入肛門，大便即行矣。

《瘡瘍經驗全書・世傳秘方》　蠱症用雄猪肚一箇，入蝦蟆在內，線縫之，煮爛去蝦蟆，食之，服過十五度即愈。一方：猪肚內入蓮肉千枚，天麻子肉二百粒，線縫煮爛，去麻子蓮肉，熱白食之效甚。

又方：十腫水氣，肚腹四肢重者，臥不能食，並一切氣血蠱水腫。如服或大便先行，次下水，一服未愈，隔三日再服，不退再服，五七日除根。忌鹽醬一百二十日，如不忌，後發壯可治，老難治。

大戟取膀胱水　甘遂取肛水　麻黃取皮膚水　葶藶取心水　莞花取遍身水
烏桕樹根取腹水　苦葫蘆取腎水　牽水取遍身水　細辛取氣水　檳榔取沖無水　防風取胃中水　蛤粉取肺水　桑皮取腸水　橘皮取齒中水

右各等分爲細末，每服一錢，五更鹽湯送下，後補藥。

砂仁五錢　木香一錢　訶子一兩去核　丁香一錢　蒼术一兩　檳榔一錢
蓬术五錢　白术一兩　人參一錢　川烏炮五錢　香附一兩炒　常山一錢

右咬咀，每服三錢，葱白三寸，水一鍾煎八分，空心午後，日二服。

又十腫加用：

一日青水先從面起，其源在肺，加大戟。
二日黃水先從腹起，其源在脾，加甘遂。
三日赤水先從胸膈，其源在心，加水銀、葶藶。
四日白水先從氣急腹滿，其源在肺，加藁本。
五日黑水先從腳起虛腫，其源在腎，加連翹、澤瀉。
六日弦水先從頭目起，其源在膽，加羌活。
七日風水從四肢腫起，其源在胃，加澤瀉。
八日石水先從腹攻膈，其源在膀胱，加桑皮。
九日囊水先從腸鳴脹瘻，水連臍痛者，源在大腹，加生薑汁。
十日氣水瘻水乍上乍下，攻脇，加大腹皮。

膀胱有熱，小便不通，用朴硝不拘多少，空心茴香湯下，立通。

又方

大田螺四個　大蒜五個去皮　車前子三錢爲末

右三味，研爲一處爲餅，一餅貼入臍中，以手帕縛之。貼藥後少頃，水從小便出，一二餅而愈，甚妙。

久痢槐花散

槐花　荊芥穗　青皮炒

右水煎服。

神效肚痛丸：

黃蠟　飛丹各一兩　芭荳仁七枚　杏仁四十九粒，去皮、尖，二味研爛

右將蠟溶化，加丹並三味爲丸，每服七丸，薑湯下。

噤口痢　用芥菜子淘淨爲末，將紙包，貼小腹並臍上。如熱，當不得，將藥放下。如口中不覺辣，再敷，得效方止。

烏金散　治婦女二三十年積塊。

大棗十枚，芭荳十粒，將豆入棗中，安放舊鍋中，燒炒黑色爲度，爲末，每服一錢，酒調，臨臥，三藥一劑服之，先服烏金散，中服紫金丹，後服勝金散，直到天明取下，其積用紫金散補之。

《瘡瘍經驗全書・結毒方法》 夫結毒者，徹瘡毒氣結於四肢百骸、孔竅經絡，不易散解，作痛作腫，久則塊破潰爛不已。治此症者，不外乎攻補，攻則毒氣去，補則正氣强。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虛者，空也，無也，譬諸國內虛，則人民離散，百禍易起。人之虛者，亦猶是已。又曰：不能治其虛，安問其餘。蓋言虛者爲百病之本，宜首舉以冠諸症也。

毒結於肝膽二經者，內作筋痛，攻走脇肋，上至於頭，下至於足，轉側艱難，手不能舉，足不能步，或頸項發塊，或破爛上下，或傳他經，致生別病。當用乙字化毒丸，兼用煎劑調理。

乙字化毒丸　治以上諸症。

牛黃　丁香　牙皂各五分　琥珀須擇體堅燥者用之　鬱金　生生乳各一錢　硃砂　雄黃　月月紅　白蘚皮　乳香　川山甲各五錢五分　製大黃二錢　薑蠶四錢

右製爲末，用神麯末五錢打稠糊，入藥搗勻，丸如桐子大，另研硃砂爲衣，每早空心服十三丸，每晚空腹服九丸，人參湯送下，炒米湯亦可，病去藥減。如餘邪未盡，藥不可徹，百日內勿使大勞大怒，順時調理。

煎藥方

當歸二錢　芍藥一錢　川芎七分　人參　丹皮各八分　膽草　柴胡　紅花各五分　枸杞二錢　石斛一錢五分

用水二鍾，加蓮子十粒，煎八分服，渣再煎。

胃氣弱加奇良一兩，薏苡三錢。魂不寧加酸棗仁二錢。氣不順加烏藥、香附、青皮各一錢。泄瀉加白朮、山藥各一錢五分。

《外科樞要・論瘡瘍用針宜禁》 瘡瘍之症，毒氣已成者，宜用托裏以速其膿。膿成者，當驗其生熟深淺而針之。若瘧高而軟者，發於血脈；瘧下而堅者，發於筋脈；肉色不變者，附於骨也。小按便痛者，膿淺也；大按方痛者，膿深也。按之而不復起者，膿未成也；按之而復起者，膿已成也。膿生而用針，氣血既泄，膿又難成。若膿熟而不針，腐潰益深，瘡口難斂。若瘡深而針淺，內膿不出，外血反泄。若瘡淺而針深，內膿雖出，良肉受傷。若元氣虛弱，必先補而後針，其膿一出，諸症自退。若膿出而反痛，或煩躁嘔逆，皆由胃氣虧損，宜急補之。若背瘡熱毒熾盛，中央肉黯，內用托裏，壯其脾胃，外用烏金膏塗於黯處，其赤處漸高，黯處漸低，至六七日間，赤黯分界，自有裂紋，如刀劃然，黯肉漸潰矣，當用銳針利剪，徐徐去之，須使不知疼痛，不見鮮血爲妙。雖有裂紋，膿未流利，及膿水雖出而仍痛者，皆未通於內，並用針於紋中引之。患於背胛之間，肉腐膿出，腫痛仍作，此內有毒筋間隔膿未通耳，尤宜引之。若元氣虛弱，誤服剋伐，患處不痛，或肉將死，急溫補脾胃，亦有生者，後須純補之藥，庶可收斂。若妄用刀針，去肉出血，則氣無所依附，氣血愈虛，元氣愈傷矣，何以生肌收斂乎？

《外科樞要・論瘡瘍欲嘔作嘔》 瘡瘍作嘔，不可泥於毒氣內攻，而概用敗毒等藥。如熱甚煩痛，邪氣實也，仙方活命飲解之。作膿煩痛，胃氣虛也，托裏消毒散補之。膿熟脹痛，氣血虛也，先用托裏散，後用針以泄之。煩痛便秘，熱蘊於內也，內疏黃連湯導之。若因寒藥傷胃而嘔者，托裏健中湯。胃寒少食而嘔者，托裏益中湯。中虛寒淫而嘔者，托裏溫中湯。肝木乘脾土而嘔者，托裏抑青湯。胃脘停痰而嘔者，托裏清中湯。脾虛自病而嘔者，托裏益黃湯。鬱結傷脾而嘔者，托裏越鞠湯。若不詳究其源，而妄用攻毒之藥，則瘧者不能潰，潰者不能斂矣。丹溪雖曰瘧湯時嘔，當作毒氣攻心治之，潰瘍時嘔，當作陰虛補之，殊不知此大概言之耳，即《內經》諸痛癢瘡皆屬心火之意。況今之熱毒內攻而嘔者寡，脾胃虛寒而嘔者多，豈可執前聖之言，而藥今人之病歟。

治驗

進士張德弘背疽，微瘧微赤，飲食少思。余用六君等藥，膿成而潰，再用大補陽氣之類，肉生而斂。忽寒熱作嘔，患處作瘧，候其脈浮大鼓指，按之若無，形氣殊倦，余謂之曰：此胃氣虛憊，非瘡毒也。彼云果因侵晨登廁，聞穢氣始作，信夫先生胃虛之說也，用補托而斂。

一男子腹患癰，瘧硬不潰，乃陽氣虛弱，嘔吐少食，乃胃氣虛寒，法當溫補脾胃。假如瘧赤痛甚，煩躁脈實而嘔，爲有餘，當下之。瘧硬不潰，脈弱而嘔，爲不足，當補之。若痛傷胃氣，或感寒邪穢氣而嘔者，雖瘧瘍，猶當助胃壯氣。彼不信，仍服攻伐藥而果歿。

《外科樞要・論瘡瘍用汗下藥》 仲景先生治傷寒，有汗、吐、下三法。東垣先生治瘡瘍，有疏通、托裏、和榮衛三法。用之得宜，厥疾瘳矣。假如瘡瘍瘧硬木悶，煩熱便秘，脈沉而實，其邪在內，當先疏其內以下之。煩瘧作痛，便利調和，脈浮而洪，其邪在表，當先托其裏以汗之。元戎云：榮衛充

滿，抑遏而爲癰者，當泄之，以奪盛熱之氣。榮衛虛虧壅滯而爲癰者，當補之，以接虛怯之氣。又東垣先生云：瘡瘍雖面赤伏熱，不得攻裏，裏虛則下利。仲景先生云：瘡家雖身體疼痛，不可發汗，汗之則發痙。苟不詳審，妄爲汗下，以致血氣虧損，毒反延陷，少壯者難以潰斂，老弱者多致不救。

治驗

給事錢南郭，腹患癰已成，余用托裏之藥，漸起發，彼惑於衆論，用行氣破血，以圖內消。形體甚倦，飲食益少，患處頓陷，色黯堅硬，按之不痛，余用大補之劑，色赤腫起，膿熟針之，再用托裏，瘡硬漸消而愈。

一男子腹內作痛，腹外微瘡，或用藥汗之，外無形色，脈數無力，此元氣虧損，毒不能外起，遂與參、芪、歸、朮之類，數劑漸發於外，又數劑膿成，而欲針之。惑於人言，用大黃、白芷、川山甲之類，引膿從便出，以致水瀉不止，患處平陷，自汗盜汗，發熱作渴不食，仍用前藥加半夏、陳皮、薑、桂四劑，形氣漸復。又數劑，針去其膿。仍用補劑，喜年幼未婚得痊。

《外科樞要・論瘡瘍圖寒涼之藥》《內經》云：五臟不和，九竅不通，六腑不和，留結爲癰。又云：形傷痛，氣傷瘡。此則臟腑不和瘡發於外也，明矣。塗貼寒涼，豈能調和臟腑，宣通氣血耶。設使瘡痛熱渴，脈滑數而有力，屬純陽，宜內用濟陰丹，外用益陽散，則熱毒自解，瘀滯自散。若似瘡非瘡，似痛非痛，似潰不潰，似赤不赤，脈洪數而無力，屬半陽半陰，宜內用衛和湯，外用陰陽散，則血氣自和，瘀滯自消。若微瘡微痛，或色黯不痛，或堅硬不潰，脈洪大，按之微細軟弱，屬純陰，宜內服回陽湯，外敷抑陰散，則脾胃自健，陽氣自回。丹溪先生云：敷貼之劑，應酬輕小熱症耳，若不辨其陰症陽症之所由分，而妄敷寒涼之劑，迷塞腠理，凝滯氣血，毒反內攻而肉反死矣。況運氣得寒不健，瘀血得寒而不散，瘀肉得寒而不潰，新肉得寒而不生，治者審焉。

治驗

閣老翟石門子，耳下作痛，內服外敷，皆寒涼敗毒，更加瘡痛，項間瘡硬，肉色如故，內煩連胸，余適考滿到京，邀視之，雖瘡堅而脈滑數，此膿內潰也，雖足三陽熱毒之症，爲寒涼凝結，不能外潰，先用六君子、補中益氣各二劑，調補脾胃，升發陽氣，患處亦軟，針出瘀膿甚多，仍服至數劑而愈。

地官李北川腿患癰，內外用敗毒寒涼，因痛極，刺出衆瘀，方知爲癰。瘡口開張，肉紫令陷，外無瘡勢，此陽氣虛寒而不能收斂，用豆豉餅、六君子加藿香、砂仁、炮薑飲，食進而患處暖；再以十全大補湯，元氣復而瘡口愈。

一男子腿瘡一塊，經年不消，飲食少思，强食則脹，或作瀉，日漸消瘦，兩尺脈微細，此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虛寒，以八味丸治之，飲食漸進，瘡患亦消。

《外科樞要・論瘡瘍泥用定痛散》瘡瘍之作，由六淫七情所傷。其痛也，因氣血凝滯所致。假如熱毒在內，便秘而作痛者，內疏黃連湯導之。熱毒熾盛，煩瘡而作痛者，黃連解毒散治之。不應，仙方活命飲解之。瘀血凝滯而作痛者，乳香定痛散和之。作膿而痛者，托裏消毒散排之，膿脹而痛者，針之。濃潰而痛者，補之。若因氣虛而痛，四君加歸、芪。血虛而痛，四物加參芪。腎虛而痛，六味地黃丸。口乾作渴，小便煩數者，加減八味丸。此皆止痛之法也。丹溪先生云：膿出而反痛，此爲虛也，宜補之。穢氣所觸者，和解之，風寒所逼者，溫散之。若泥用乳、沒、斯執方矣。

治驗

鴻臚蘇龍溪，小腹內瘡脹作痛，大小便秘結，作渴飲冷，脈洪數而實，用黃連解毒二劑，瘡痛頓止，二便調和，用活命飲而全愈。一儒者腎患癰，瘡煩痛甚，用活命飲，隔蒜灸而消。後因飲食勞倦，腫痛惡寒，發熱頭疼，用補中益氣湯，頻用葱熨法，兩月餘而消。一婦人脇下作痛，色赤寒熱，用小柴胡湯，加山梔、川芎，以清肝火而愈。但經行之後，患處作痛，用八珍湯，以補氣血而安，若肝膽二經，血燥氣逆所致，當用小柴胡湯，加山梔、膽草、芎、歸主之。若久而脾胃虛弱，用補中益氣爲主。若兼氣鬱傷脾而患，間以歸脾湯。若朝涼暮熱飲食少思，須以逍遙散爲主。

《外科樞要・論瘡瘍用生肌之藥》夫肌肉者，脾胃之所主。收斂者，氣血之所使。但當純補脾胃，不宜泛敷生肌之劑。夫瘡不生肌而色赤甚者，血熱也，四物加山梔、連翹。色白而無神者，氣虛也，四君加當歸、黃芪。晡熱內熱，陰血虛也，四物加參、朮。膿水清稀者，氣血虛也，十全大補湯。食少體倦，脾氣虛也，補中益氣湯。煩熱作渴，飲食如常，胃火也，竹葉黃蓍湯；不應，竹葉石膏湯。熱渴而小便頻數，腎水虛也，用加減八味丸料煎服。若敗肉去後，新肉微赤，四沿白膜者，此胃中生氣也，但用四君子湯以培補之，則不日而斂。若妄用生肌之藥，餘毒未盡，而反益甚耳。殊不知瘡瘍之作，

由胃氣不調，瘡瘍之潰，由胃氣腐化；瘡瘍之斂，由胃氣榮養。東垣先生云：胃乃生發之源，爲人身之本。丹溪先生亦謂：治瘡瘍，當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誠哉是言也，可不慎歟。

治驗

銀臺鄭敬齋腿患癰，瘡口不斂。余考績到京，請治者，皆用十宣散之類，云旬日收斂，至今未應，何也？余診其脈浮大，按之微細，此因脾氣虛弱，遂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壯其脾胃，不數日而瘡斂矣。

崑庠王子大背患疽，年餘瘡口少許不斂，色黯陷下，面色痿黃，形氣怯弱，脈浮緩而澀，此脾氣虛也，用十全大補湯，如附子少許，數劑而元氣漸復，卻去附子，又三十餘劑全愈，而領鄉薦。

《外科樞要・論瘡瘍去腐肉》 瘡瘍之症，膿成者，當辨其生熟淺深，肉死者，當驗其腐潰連脫。丹溪先生云：癰疽因積毒在臟腑，當先助胃壯氣爲主，使根本堅固，而行經活血佐之，令其內消，余常治脈症虛弱者，用托裏之藥，則氣血壯而肉不死。脈證實熱者，用清熱之劑，則毒氣退而肉自生。凡瘡聚於筋骨之間，肌肉之內，皆因血氣虛弱，用十全大補湯，壯其脾胃，則未成自散，已成自潰，又何死肉之有？若不大痛，或木痛，或不赤，或內膿不潰，或外肉不腐，乃氣血虛弱，宜用桑枝灸，及十全大補加薑、桂，壯其陽氣，則四畔即消，瘡頭即腐，其毒自解，又何待於針割？若脾胃虛弱，飲食少思，用六君倍加白朮，壯其榮氣，則肌肉受毒者自活，已死者自潰，已潰者自斂。若初起，或因剋伐，或犯房事，以致色黯而不痛者，乃陽氣脫陷，變爲陰症，急用參附湯，溫補回陽，亦有可生。

治驗

吳庠史邦直之內，仲夏患背疽，死肉不潰，發熱痛甚，作嘔少食，口乾飲湯，脈洪大，按之如無，此內真寒而外假熱，當捨時從症，先用六君加炮薑、肉桂，四劑飲食頓進，諸症頓退。復用十全大補湯仍加薑、桂之類，五十餘劑而死肉潰，又五十餘劑而新肉生。斯人氣血克盛，而瘡易起易斂，使醫者逆知，預爲托裏，必無此患。

《外科樞要・論瘡瘍未潰用敗毒之藥》 瘍瘡之症，當察經之傳受，病之表裏，人之虛實，而攻補之。假如癰痛熱渴，大便秘結者，邪在內也，疏通之。癰瘀作痛，寒熱頭疼者，邪在表也，發散之。瘀癰痛甚者，邪在經絡也，和解之。微癰微痛而不作膿者，氣血虛也，補托之。漫癰不痛，或不作膿，或膿成不潰者，氣血虛甚也，峻補之。色黯而微癰痛，或膿成不出，或腐肉不潰者，陽氣虛寒也，溫補之。若泥其未潰，而概用敗毒，復損脾胃，不惟癰者不能成膿，而潰者亦難收斂。七惡之症蜂起，多致不救。丹溪先生云：癰瘍內外皆壅，宜以托裏表散爲主，如欲用大黃，寧無孟浪之非。潰瘍內外皆虛，宜以托裏補按爲主，如欲用香散，未免虛虛之失，治者審之。

治驗

一男子不慎房勞，背脾癰高三寸許，濶徑尺餘，自汗盜汗，內熱發熱。口乾飲湯，脈浮大，按之弱濇，此精虛氣節爲患，用十全大補加五味、麥門、山茱、山藥、四劑諸症悉退。因余他往，別用流氣飲一劑，虛症悉具，腫硬如石，余仍以前藥，六劑而愈。

一儒者背癰一塊，按之則軟，肉色如故，飲食如常，勞則吐痰體倦，此脾氣虛而痰滯，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少加羌活，外用陰陽散，以羌汁調搽而消。後因勞，頭暈作嘔，仍以前藥去薑活加生薑、蔞荊子而愈。

崑庠馬進伯母，左胛連脇作痛，遣人索治。余意此鬱怒傷肝脾，用六君加桔梗、枳殼、柴胡、升麻。彼別用瘡藥，益甚，始請治。其脈右關弦長，按之軟弱，左關弦洪，按之濇滯，乃脾土不及，肝木太過。因飲食之毒，七情之火也，遂用前藥四劑，脈症悉退，再加芎、歸全愈。此等症，誤用敗毒行氣，破血導痰，以致不起者多矣。

《外科樞要・論瘡瘍用針勿忌尻神》 針灸之法：有太乙人神，週身血忌，逐年尻神，逐日人神。而其穴有禁針禁灸之論，犯之者，其病難瘳，理固然也。但瘡瘍氣血已傷，肌肉已壞，宜迎而奪之，順而取之，非平人針灸之比，何忌之有？《外科精義》云：瘡瘍之症，毒氣無從而解，膿瘀無從而泄，反攻於內，內既消敗，欲望其生，豈可得乎？危惡之發於致命之所，禍在反掌，腹癰囊癰，二便不通，胸腹脹悶，唇疔喉痹，咽喉癰塞，其禍尤速，患者審之。

《外科樞要・論瘡瘍陽氣脫陷》 瘡瘍陽氣脫陷，或因剋伐之劑，或因膿血大泄，或因吐瀉之後，或因誤而入房。若發熱頭痛，小便淋濇，或滑數便血，目赤煩喘，自汗發熱，氣短頭暈，體倦熱渴，意欲飲水投水，惡寒憎寒，身熱惡衣，揚手擲足，汗出如水，腰背反張，鄭聲不絕，此無根虛火之假熱症。若畏寒頭痛，咳逆嘔吐，耳聾目矇，小便遺難，瀉利腸鳴，裏急腹痛，玉莖短

縮，冷汗時出，牙齒浮痛，肢體麻痹，或厥冷身痛，或咬舌嚙唇，舌根强硬，此陽氣脱陷之真寒症。皆勿論其脈，勿論其瘡，但見一二，急用參附湯補之，多有復生者。大凡潰後勞役，元氣虧損，或夢遺精脱，或滑數便血，或外邪乘之，或誤用寒涼，氣血脱陷而致斯症，治以前藥，亦有復生者。

治驗

内翰楊皋湖，孟夏患背疽，服剋伐之劑二旬餘矣，漫瘭堅硬，重如負石，隔蒜灸五十餘壯，背遂輕，以六君加砂仁，二劑涎沫涌出，飲食愈少，此脾虚陽氣脱陷，劑用溫補，反嘔不食，仍用前藥，作大劑，加附子、薑、桂，又不應，遂以參、蓍各一斤，歸、朮、陳皮各半斤，附子一兩煎服，三日而盡，流涎頓止，腐肉頓潰，飲食頓進，再用薑、桂等藥，托裏健脾，腐脱而瘡愈矣。

少參史南湖之内，夏患疽，不起發，脈大而無力，發熱作渴，自汗盜汗，用參、蓍大補之劑，益加手足逆冷，大便不寬，喘促時嘔，脈微細，按之如無，惟太衝不絕，仍以參、蓍、白朮、當歸、茯苓、陳皮計斤許，加附子五錢，水煎二鍾作一服，諸症頓退，脈息頓復，翌日瘡起而潰。仍用前藥四劑，後日用托裏藥，調理兩月餘而消。

遜婦臥床十三年矣，嘉靖癸卯遭回祿，一加夏鬱，甲辰三月，右肩下發一塊，煩瘭如甌，中赤外白，先用涼藥一劑，不解，次用十宣散四劑，加痛略紅。迎徐南樓視之，連投參、蓍、丁、桂、防、芷之劑，膿潰。徐云：無恙矣。辭後，眩暈嘔逆，惡寒戰慄，項陷膿清。偶檢翁《外科發揮》，至發背門云：若初起一頭如黍，不瘭不赤，煩躁便秘，四五日間，生頭不計其數，瘡口各如含一粟，名曰連房發云云。始駭爲惡症，治法雖詳，不諳於行，迎翁至，診云：辛涼解散，氣血兩虚者忌之。連投參、芪、歸、朮、地黄、薑、附大劑，瘭高膿稠，兼紅烏金膏，數日果腐落筋如脂膜者，數片，人參每服加至八錢，日進二服，逾兩月平復。立齋翁術之淵，微他醫孰能知之。病婦非翁，必誤入鬼錄矣。謹附此以告後人，毋爲時醫之誤。當知翁術之奇布在方策，德澤普濟與天地同悠久矣。晚生陳遜頓首識。

《外科樞要・論瘡瘍發熱煩躁》　瘡瘍發熱煩躁，或出血過多，或潰膿大泄，或汗多亡陽，或下多亡陰，以致陰血耗散，陽無所依，浮散於肌表之間，而非火也。若發熱無寐，血虚也，用聖愈湯，兼汗不止，氣虚也，急用獨參湯，發熱煩躁，肉瞤筋惕，氣血虚也，用八珍湯。大渴面赤，脈洪大而虚，陰虚發熱也，用當歸補血湯。肢體微熱，煩躁面赤，脈沉而微，陰盛發躁也，用四君加姜、附。東垣云：晝發熱而夜安靜，是陽氣自旺於陽分也；晝安靜而夜發熱，是陽氣下陷於陰中也；如晝夜俱發熱者，重陽無陰也，當峻補其陰。故王太僕云：如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當治其心。如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動復止。倏忽往來，時動時止，是無水也，當助其腎。故心盛則生熱，腎盛則生寒，腎虚則寒動於中，心虚則熱收於内。又熱不勝寒，是無火也；寒不勝熱，是無水也。夫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熱之不熱，責其無火；熱之不久，責心之虚；寒之不久，責腎之弱。治者當深味之。

治驗

渠江都憲伍松月背瘡愈後，大熱，誤爲熱火，用苦寒藥一鍾，寒熱益甚，欲冷水浴身，脈浮大，按之全無。余曰：此陽氣虚浮於肌表，無根之火也，急用六君子加附子一劑，即愈。

春元沈震川之内，暑月面生痤節，乘涼入風，面目浮瘭，越二日，左臂腫痛，癮疹如丹，背脇髀股等處，發腫塊三四，肉色不紅，痛甚，晝夜呼號，寒熱往來，飲食不思，服活命飲，及行氣敗毒之劑。其勢愈熾，肝脈浮濇，脾脈弦弱，此屬二經榮氣不行，風邪乘虚流注經絡爲患。先以八珍加黄芪、柴胡、青皮數劑，腫處漸漸紅暈，又以十全大補，加金銀花、白芷、龍膽草、貝母十餘劑。脇腿二處，潰膿碗許，餘塊漸平，仍服十全大補湯，調理月餘而安。向使專於祛風攻毒，鮮不敗事矣。

一儒者患流注，發熱作渴，頭痛自汗，脈洪大，按之無力，此氣血虚寒也。用十全大補加麥門、五味治之，其症益甚。仍用前藥加附子一錢，四劑諸症悉退。卻去附子，加肉桂二十餘劑，氣血漸復。又因勞心，發熱惡寒，飲食減少，此脾胃復傷，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加附子一錢，二劑熱止，食進，仍用大補元氣而安。後因考試不利，懷抱不舒，更兼勞役，飲食日少，形氣日衰，吐痰作渴，頭痛惡寒，或熱來復去，或不時而動，仍用補中益氣數劑，諸症漸愈，元氣漸復，乃去附子，再加肉桂五分，百餘劑而愈。

一男子背瘡不斂，小便赤澀，暈瘭發熱，口乾體倦，脈洪數而無力，用參、蓍、歸、朮、熟地、芎、芍、陳皮、麥門、五味、炙草、肉桂，以補元氣，引火歸經，脈症益甚，此藥力未能及也，再劑頓退，卻去肉桂，又數劑而愈。此症因前失補元氣故耳。

《外科樞要・論瘡瘍輕症用重劑》 人身血氣有虛實，瘡瘍所發有輕重，治療之法有攻補。元戎云：若人氣血壅盛，榮衛充滿，抑遏不行，腐化而爲癰者，當泄之，以奪盛熱之氣。若人飲食少思精神衰弱，榮衛短濇，寒搏而爲癰者，當補之，以接虛怯之氣。丹溪先生云：瘡瘍內外皆虛，宜以補接行散爲主，大抵用藥之法，如執權衡，當察病勢輕重，邪畜表裏，瘡毒瘧潰，元氣虛實，若不詳究其因，率爾投治，實實虛虛，七惡之禍不能免矣。治者審之。

治驗

吳庠盛原博掌後患疔，紅絲至腕，惡寒發熱，勢屬表症，與奪命丹一服，紅絲頓消。又用和解之劑，大勢已退。彼別服敗毒藥，發熱口乾，紅絲仍見，脈浮大而虛，此氣血受傷而然，以補中益氣湯主之而愈。蓋奪命敗毒，性尤猛烈，瘡邪已散而復用之，是誅伐大過，失《內經》之旨矣。

一儒者，元氣素弱，余補其氣血，出膿而愈。後因勞役，瘡痕作癢，乃別服敗毒藥一劑，以致口噤舌强，手足搐搦，痰涎上涌，自汗不止，此氣血傷而發痙也。用十全大補加附子一錢，灌服而甦。一男子患疔，服奪命丹，汗不止而瘡不痛，熱不止而便不利，此汗炙亡陽，毒氣盛而真氣傷矣。用參、芪、歸、朮、芍藥、防風、五味二劑，諸症悉愈。惟以小便不利爲憂，余曰：汗出不宜利小便，汗既止，陽氣復而自利矣。仍用前藥，去防風，加麥門，倍用當歸、黃芪四劑，便行瘡潰而愈。

《外科樞要・論瘡瘍當捨時從症》 經云：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若瘧赤煩燥，發熱引冷，便秘作渴，脈洪數實，是其常也，雖在嚴寒之時，必用大苦寒之劑，以瀉熱毒。若脈細皮寒，瀉利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逆冷，是變常也。雖在盛暑之時，必用大辛溫之劑，以助陽氣。《內經》曰：用寒遠寒，用熱遠熱。有假者反之，雖違其時，必從其症。

《外科樞要・論瘡瘍大便秘結》 東垣先生云：瘡瘍熱毒深固，嘔噦心逆，發熱而煩，脈沉而實，瘧硬木悶，大便秘結，此毒在臟，宜疏通之。故曰：疏通其內，以絕其源。又曰：瘡瘍及諸病面赤，雖伏火熱，不得妄攻其裏，而陽氣拂鬱，邪氣在經，宜發表以去之。故曰：火鬱則發之。凡大便不通，飲食雖多，肚腹不脹，切不可通。若腹痞脹而不通者，乃直腸乾涸也。宜用猪膽汁導之。若腸胃氣虛，血涸而不通者，宜用十全大補湯培養之。若瘡症屬陽，或因入房傷腎而不通者，宜用前湯加薑、附回陽，多有得生者。經云：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津液潤則大便如常。若潰瘍有此，因氣血虧損，腸胃乾涸，當大補爲善。設若不審虛實，而一於疏利者，鮮有不誤。

治驗

舍親居賓鷗，仲夏患發背，黯瘧尺餘，皆有小頭，如鋪黍狀四日矣。此真氣虛而邪氣實，遂隔蒜灸，服活命飲二劑，其邪頓退，乃純補其真，又將生脈散以代茶飲，瘡邪大退。余因他往三日，復視之，飲食不入，中央肉死，大便秘結，小便赤濁。余曰：中央肉死，毒氣盛而脾氣虛也；大便不通，腸虛而不能傳送；小便赤濁，脾虛而火下陷，治亦難矣。彼始云：莫非間斷補藥之過？予曰：然。乃急用六君子加當歸、柴胡、升麻，飲食漸進，大便自通。外用烏金膏塗中央三寸許，四圍紅腫漸消，中央黑腐漸去，乃敷當歸膏，用地黃丸，與前藥間服，將百劑而愈。

一男子腿患癰，因服尅伐，虧損元氣，不能成膿，余爲托裏而潰，大補而斂，但大便結燥，用十全大補湯加麥門、五味而潤，月餘仍結。惑於人言，乃服潤腸丸，而瀉不止，余用補中益氣，送四神丸數服而止。

《外科樞要・論瘡瘍大便瀉痢》 瘡瘍大便泄瀉，或因寒涼尅伐，脾氣虧損；或因脾氣虛弱，食不尅化；或因脾虛下陷，不能升舉；或因命門火衰，不能生土，或因腎經虛弱，不能禁止，或因脾腎虛寒，不能司職。所主之法：若寒涼傷脾，用六君加木香、砂仁，送二神丸，脾虛下陷，用補中益氣，送二神丸。命門火衰，用八味丸料，送四神丸。腎虛不禁，用薑附湯，加吳茱萸、五味。脾胃虛寒，用參附湯，送四神丸。《病機》云：脈沉而細，身不動作，睛不瞭瞭，飲食不下，鼻準氣息者，薑附湯主之。

身重，四肢不舉者，參附湯主之。仲景先生云：下痢腸鳴，當溫之。脈遲緊，痛未止，當溫之。大孔痛當溫之。心痛，當救裏，可與理中、附子、四逆輩。《精要》云：癰疽嘔瀉，腎脈虛者，不治。此發《內經》之微旨也。凡此實難治之症，如按前法治之，多有可生者。

治驗

御醫王彭峰之內，年逾四十，背疽不起發，泄瀉作嘔，食少厥逆，脈息如無，屬陽氣虛寒，用大補劑，加附子、薑、桂。不應，再加附子二劑。瀉愈甚，更以大附子、薑、桂各三錢，參、芪、歸、朮各五錢，作一劑，腹內始熱，嘔瀉乃止，手足漸溫，脈息遂復。更用大補而潰，再用托裏而斂。十年後，仍患脾胃

虛寒而歿。

《外科樞要・論瘡瘍小便淋漓頻數不利》 瘡瘍，小便淋漓頻數，或莖中澁者，腎經虧損之惡症也，宜用加減八味丸以補陰。足脛逆冷者，宜用八味丸以補陽。若小便頻而黃者，宜用四物湯，加參、朮、麥門、五味，以滋肺腎。若小便短而少者，宜用補中益氣，加山藥、麥門、五味，以補脾肺。若熱結膀胱而不利者，宜用五淋散，以清熱。若脾氣燥而不能化者，宜用黃芩清肺飲，以滋陰。若膀胱陰虛，陽無以生者，宜用六味丸。若膀胱陽虛，陰無以化者，宜用滋腎丸。腎虛之患，多傳此症，非滋化源不救。若用黃栢、知母，反瀉其陽，以速其危。若老人陰痿思色，精內敗，莖中痛則不利者，用加減八味丸加車前、牛膝。不應，更加附子，多有復生者。若精已竭而復耗之，大小便中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牽痛，以前藥加附子，亦有復生者。王太僕云：無陰則陽無以化，無陽則陰無以生。當滋其化源，苟專用淡滲，復損真陰，乃速其危也。

治驗

職坊王的塘背疽潰後，小便淋漓，或時自遺。作渴引飲，煩熱不寐，瘡口燄赤，時或如灼，時或便遺，余曰：此腎虛之惡症，用加減八味丸加麥門，數劑而痊。

太守朱陽山患背疽，漫腫色黯，微痛作渴，瘡頭數十，左尺洪數，按之無力，此腎虛之症。先用活命飲二劑，以殺其毒，午前以參、芪、歸、朮之類，壯氣血，午後以加減八味丸料，固腎氣。喜其未用敗毒之藥，元氣未損，故數日膿出肉腐而愈。

駕部林汝玉冬不衣綿，作渴飲冷，每自喜壯實，晒余衣綿，診其脈，數大無力。余曰：至火令當求余也。三月間，果背熱便秘，脈澀，用四物加芩、連、山梔數劑，大便稍和。卻去芩、連，加參、朮、茯苓二十餘劑，及前丸半斤許，渴減六七，熱亦退。至夏背發一疽，純用托裏之劑而斂。

封君袁懷雪，背疽發熱作渴，脈數無力，用四物加黃柏、知母、玄參、山梔、連翹、五味、麥門、銀花，背疽漸退。又加白芷、參、芪、腐肉盡潰。因停藥且勞，熱渴仍作，乃以參、芪、歸、芷、炙草、山藥、山茱、茯苓、澤瀉、肉桂而愈。又以六味丸及十全大補而斂。

《外科樞要・論瘡瘍作渴》 瘡瘍作渴，若燄痛發熱，便利調和者，上焦熱也，用竹葉石膏湯。瘡痛發熱，大便秘澀者，內臟熱也，用四順清涼飲。燄腫痛甚者，熱毒蘊結也，用仙方活命飲。漫腫微痛者，氣血虛壅也，用補中益氣湯。若因胃火消爍，而津液短少者，用竹葉黃芪湯。若因胃氣虛而不能生津液者，用補中益氣湯。若因胃氣傷而內亡津液者，用七味白朮散。若因腎水乾涸作渴，或口舌乾燥者，用加減八味丸。或先口乾作渴，小便頻數，而後患疽，或疽愈後作渴飲水，或舌黃乾硬，小便數而疽生者，尤其惡也，苟能逆知其因，預服加減八味丸、補中益氣湯，以滋化源，可免是患。

《外科樞要・論瘡瘍出血》 瘡瘍出血，因五臟之氣虧損，虛火動而錯經妄行也，當求其經，審其因而治之。若肝熱而血妄行者，四物、炒梔、丹皮、苓、朮。肝虛而不能藏血者，六味地黃丸。心虛而不能主血者，四物、炒連、丹皮、苓、朮。脾虛熱而不能統血者，四君、炒梔、丹皮。若脾經鬱結，用歸脾湯，加五味子。脾肺氣虛，用補中益氣，加五味子。氣血俱虛，用十全大補。陰火動，用六味丸，加五味子。大凡失血過多，見煩熱發渴等症，勿論其脈急，用獨參湯以補氣。經云：血生於氣。苟非參、芪、歸、朮，甘溫等劑，以生心肝之血，決不能愈。若發熱脈大者，不治。凡患血症，皆當以犀角地黃湯爲主。

《外科樞要・論瘡瘍隨症加減用藥》 《內經》云：形傷痛，氣傷腫，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東垣先生謂胃爲五臟之本源，人身之根蒂。丹溪先生云：癰疽因積毒在臟腑，宜先助胃壯氣以固其本。夫然則氣血凝結者自散，膿瘀已成者自潰，肌肉欲死者自生，肌肉已死者自腐，死肉已潰者自斂。若獨攻其瘡，脾胃一虛，七惡蜂起，其不死者，幸矣！大凡前症，須用托裏消毒散爲主。若高腫燄痛，熱毒也，加黃連。漫腫微痛，氣虛也，去金銀花、連翹二味，加參、朮。

頭痛發熱，邪在表也，本方加川芎、羌活。若外邪在表，而元氣實者，暫用人參敗毒散。頭痛惡寒，表虛也，去二味，加參、芪。發熱飲冷，便秘，內熱也，去參、芪、歸、朮，加大黃。發熱飲熱，便秘，內虛也，去二味，加參、芪、歸、朮。寒熱飲冷，小便澁滯，肝熱也，去參、芪，加柴胡、山梔。不作膿，膿不潰，氣虛也，去二味及白芷，加參、朮、肉桂。如不應，暫用十全大補湯。腫赤作痛，血凝滯也，本方加乳香、沒藥。如不應，暫用仙方活命飲。膿出反痛，氣血虛也。去三味，即銀花、連翹、白芷，後放此。加參、芪、歸、地。肉赤而不斂，血虛而有熱也，去三味，加熟地、牡丹。皮肉黯而不斂，陽氣虛寒也，去三味，加參、芪、白

斂、官桂。漫腫不痛，或肉死不潰，脾氣虛也，去三味，加人參、白朮。如不應，加薑、桂。更不應，急加附子。肉白而不斂，陽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芪、歸、朮。膿多而不斂，氣血虛也，去三味，加參、芪、歸、朮、熟地。如不應，暫用十全大補湯。飲食少思而不斂，胃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芪。如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飲食難化而不斂，脾氣虛也，去三味，加參、朮。如不應，暫用六君子湯。又不應，佐以八味丸。膿多而帶赤，血虛也，去三味，加歸、地、參、朮。如不應，暫用八珍湯加牡丹皮。忿怒晡熱而出血，肝火血虛也，去三味，加牡丹皮、熟地、炒黑山梔。如不應，暫用八珍湯送六味丸。面青脇脹而出血，肝氣虛而不能藏血也，去三味，加山茱、山藥、五味子。如不應，兼六味丸。食少體倦而出血，脾氣虛而不能攝血也，去三味，加參、芪、歸、地。兼鬱結少寐，更加遠志、酸棗仁、茯神、龍眼肉。如不應，暫用歸脾湯。欲嘔作嘔，或外搽內服寒涼，或痛甚，或感寒邪穢氣而嘔，胃氣虛也，去三味，加藿香、參、朮。飲食少思，腸鳴腹痛，腹冷泄瀉，脾氣虛寒也，去三味，加炮薑、木香。手足逆冷，脾血虛寒也，更加附子煎送四神丸。飲冷作渴，熱毒也，加赤小豆、知母。如不應，暫用竹葉黃芪湯。善食作渴，胃火也，加石膏、山梔。如不應，暫用竹葉石膏湯。膿多而作渴，氣血虛也，去三味，加熟地黃、五味子。如不應，暫用十全大補湯加五味子、麥門冬。口乾舌燥，腎氣虛也，去三味，加熟地、山茱、山藥。如不應，兼六味丸。又不應，佐以補中益氣湯。

自汗內熱口乾，胃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芪、歸、朮。如不應，暫用六君子湯。盜汗內熱口乾，陰血虛也，去三味，加熟地、麥門、五味。如不應，暫用當歸六黃湯。莖中痛而小便不利，精內敗也，去三味，加山茱、山藥、澤瀉。如不應，佐以六味丸。愈便則愈痛，愈痛則愈便，精復竭也，去三味，煎送六味丸。食少體倦，口乾飲熱，小便黃短，脾肺虛熱也，去三味，加五味子、山茱萸。如不應，暫用六味丸。勞役而小便黃，元氣下陷也，去三味，加升麻、柴胡。汗後而小便黃短，腎虛熱也，去三味，加升麻、柴胡。如不應，煎送六味丸。口燥作渴，小便頻數，腎水虧也，去三味，加五味、山茱、山藥、熟地。如不應，兼用六味丸。四肢逆冷，腎氣虛寒也，去三味，加桂、附。如不應，佐以八味丸。食少體倦作渴，胃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芪、白朮。如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體倦頭痛或眩暈，中氣虛也，去三味，加柴胡、升麻。如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加蔓荊子。日晡頭痛或眩暈，陰血虛也，去三味，加熟地黃。如不應，佐以六味丸。夢泄遺精，頭暈頭痛，或痰喘氣促，腎虛不能納氣也，去三味，並川芎，佐以六味丸。如不應，是虛寒也，用八味丸。面目赤色，煩熱作渴，脈大而虛，血脫發躁也，去三味，加黃芪，當歸。如不應，暫用當歸補血湯。身熱惡衣，欲投於水，脈沉微細，氣脫發躁也，去三味，加肉桂、附子。如不應，暫用附子理中湯。善思體痛，無寐盜汗，脾血虛也，去三味，加茯苓、遠志、酸棗仁、圓眼肉。如不應，暫用歸脾湯。寢寐而汗出，腎氣虛也，去三味，加五味子煎送六味丸。飲食而出汗，胃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芪、歸、朮、五味子。如不應，暫用六君子湯。睡覺飽而出盜汗，宿食也，去三味，加參、朮、半夏。如不應，暫用六君子湯。胸滿多痰，脾氣虛也，去三味，加桔梗、半夏，如不應，暫用六君子湯加桔梗、枳殼。晡熱多痰，脾血虛也，去三味，加歸、地、參、朮。如不應，暫用六君子湯加芎、歸、熟地。咳嗽唾痰，腎虧津液泛上也，去三味，加山茱、山藥、熟地。如不應，佐以六味丸。忿怒胸痞，肝氣滯也，去三味，加桔梗、山梔，如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加桔梗、枳殼。倦怠胸痞，中氣虛也，去三味，加參、朮、茯苓。如不應，暫用八珍湯加柴胡。口苦，寒熱往來，肝火血虛也，去三味，加柴胡、熟地。因怒寒熱往來，肝火血虛也，加柴胡、黃芩。如不應，暫用八珍湯加炒山梔、炒酸棗仁、酒炒黑膽草。體倦，寒熱往來，肝脾氣滯也，去三味，加參、芪、歸、朮。如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內熱晡熱，或寒熱往來，陰血虛也，去三味，加芎、歸、牡丹皮、柴胡。如不應，暫用八珍湯加牡丹皮。畏寒，或寒熱往來，胃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芩、白朮、升麻。如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脇痛痞滿，或寒熱往來，肝氣滯也，去三味，加青皮、木香。如不應，屬氣血虛也，更加芎、歸、參、朮。若婦人勞役恚怒，或適經行，發熱譫語，或夜間熱甚，在血分也，去三味，加生地、丹皮、柴胡。如不應，暫用加味四物湯。若誤剋伐，或膿血大泄，或因吐瀉，或誤而入房，或勞損元氣，或夢泄遺精，或外邪乘入，以致發熱頭痛，小便淋瀝，或滑數便血，目赤煩喘，氣短頭暈，體倦熱渴，意欲投水，身熱惡衣，揚手擲足，腰背反張，鄭聲自汗，此陽氣脫陷之假熱症也。若畏寒頭痛，咳逆嘔吐，耳聾目矇，小便自遺，瀉利腸鳴，裏急腹痛，玉莖短縮，齒浮痛，肢體麻痹，或厥冷身痛，或咬舌嚙唇，此陽氣脫陷之真寒症也。凡此危候，勿論其脈，勿問其症，但見有其一二，亦去三味，急加桂、附補之，庶有復生之理。大抵用藥之法，當分元氣虛實，標本緩急。若病急而元氣實者，先治其標。病緩而元

氣虛者，先治其本。若病急而元氣又虛者，當治其本爲主，而兼以治標。東垣先生云：形氣有餘，病氣有餘，當瀉不當補；形氣不足，病氣不足，當補不當瀉。丹溪先生云：但見腫痛，參之脈症虛弱，便與滋補，氣血無虧，可保終吉。治者審焉。

《外科啓玄・明陰陽發背癰疽論》 大凡癰疽等毒，雖屬君火，而經絡壅滯，感受亦有陰有陽。陽癰則赤腫燃痛，脈浮數，發熱而渴，或大便秘，小便赤，瘡亦紫赤，皆熱之過極，宜服內疏黃連湯，外以洪寶膏敷貼自愈。如陰毒初起，腫痛，肉不變色而少熱，其脈沉實，惡寒喜飲暖，五七日則瘡面凹而陰黑，腐爛潰而不速，久則開而不斂，宜服補中益氣加溫暖藥，外敷玉龍膏。待陰氣散而陽氣廻，則瘡赤而肌肉漸長，痛減如失，人亦得生矣。若不知此，而誤以敗毒等劑，多致不救。學者參之。

《外科啓玄・明陰瘡毒似陽瘡症論》 夫瘡之始發，於陰於陽，豈有定規，調護失宜，致令陰陽偏勝，即有瘡變之患也。如毒之初起，筋攣骨痛之時，經云：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當以表散之，使邪易散，而毒易消。不知治此，再以內疏之劑，數以寒涼之藥，或食冷物，使瘡毒內陷陰極而方生，陽氣慚廻，令人煩悶譫語微渴，其脈沉細而數。治宜補中益氣湯而加溫暖之藥治之，爲上工矣。

《外科啓玄・明陽瘡毒似陰瘡症論》 人之瘡惡屬心火乃正理也。亦有初起色紫赤而腫痛，脈沉細數，而惡寒喜暖，非真寒也，乃火極似水，陽極生陰。亢則害，承乃制之理。或平時富貴享用厚味，服金石等藥致之。故有陽極似陰，始熱終寒之變，宜順其時而服內疏托裏瀉心等劑，治之即愈矣。

《外科啓玄・明貧賤勞逸人瘡瘍治法不同論》 夫貧賤之人，饑寒勞苦，風霜有之，志慮居處奔馳有之，致令榮衛不通，血脈凝注，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非膏粱之變，形苦志樂之所生乎，既受享不足，則血氣不克，形骸瘦弱。癰腫初起，必大補內托爲先。已潰之後，宜補中益氣加減，令氣血衝和，不致尪羸頹敗。醫術之玄妙在斯矣。

《外科啓玄・明南北方人瘡瘍治法不同論》 經言東西南北中五方人土產厚薄，居處高下，風寒暑濕，各地不同，日用穀蔌頗異，所以黃帝舉五方之問，岐伯進五治之功，針砭湯淋灸之法，乃五方得宜之用。而今年力衰壯，五土之別，學者當詳察之，不可不備矣。

《外科啓玄・明鴇嫗媒妓瘡瘍治法不同論》 夫媒妓者乃煙花路柳，人人可折，逐日交歡，罕於間隔，鴇嫗易老，是精華作喪於早年，雖受男子陽精補益，自己豈無泄漏，故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易爲殃。嫖客亦然。凡此之人，有瘡難愈者何也？蓋精血不足，難潰難斂，必須大托大補，先禁房色，非百日不痊，豈但瘡瘍諸疾可忌。養生之源，莫出於此矣。

《外科啓玄・明肥人瘡瘍治法論》 夫肥人多濕多痰，多氣虛。形體外實者多肉，內虛者屬氣虛，故氣虛之人生瘡瘍故多癰。癰者壅也，屬陽在表。氣虛即表虛，故多浮腫於外，皮薄色赤，宜內托之，使邪不內陷則易潰而易完。丹溪云：肥人宜二陳湯加人參、芪、歸、朮、金銀花、連翹等類治之。無出於此，學者察之。

《外科啓玄・明瘦人瘡瘍治法論》 夫瘦人多火多血虛，血虛即陰虛，陰虛即火盛，火盛即發熱，筋骨瘦而不勝於寒。蓋皮寬肉緩，如生瘡瘍則多疽。疽者阻也，屬陰，因勞血受凝注不從，正是陰滯於陽，血滯於氣，則爲疽也。又云疽乃五臟之毒，癰爲六腑之毒。故疽多附於骨，肉色不變，故難潰，潰而難完。治宜八珍湯中加金銀花、連翹、附子之類加減。妙在於不執其方，斯爲上工，學者味之。

《外科啓玄・明瘡瘍權變通類活法論》 夫瘡疽等症，種種不同。又況五土所產厚薄，人之老幼虛實，形志苦樂不等，各有所宜，豈有一法一方而通哉。然醫之精通，悟之權衡機變，孰敢以一定之方而求愈者鮮矣。丹溪云：以古方而治今人病，如拆舊屋而改蓋新房，尺寸豈能相合，必經良匠之手，方能相合。以古方而治今人之病，必經良醫之手，方得其宜。故先賢所立補泄、汗下、針灸、淋渴、敷貼、炙烙等法治之，蓋取其合宜之用也。當察瘡之緩急，勢之輕重，治之汗下，法之逆從，症之標本，方之奇偶，皆在於醫之權變。寒熱溫涼，湯液加減，貴乎臨症處方，運用一時通變之機，而取百發百中理也哉。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隨症用藥論》 凡瘡疽之症，苦於痛癢。在人之虛實，脈之浮沉，症之表裏，如腫燃初起，當以內疏。既成之後，即當內托，止痛排膿。已潰之後，須當大補。此乃正治之法也。外兼餘症，亦當隨之加減合宜而安，稍陳幾味，以明隨症之宜。略言數句，以通活法之要。如潰後頭疼，托裏方中加川芎、蔓荊子。潰後驚悸，加人參、茯神、硃砂。寒熱往來，加柴胡、地骨皮。渴而不止，加花粉、知母。大便秘結，加大黃、麻子，甚則芒硝。

小便不通，加茯苓、琥珀、木通、車前。心虛煩而加天門冬、枸杞子。四肢厥冷加附子、乾薑。嘔吐者生薑、半夏、藿香。膿多者加川芎，當歸。痛甚者加乳香、芍藥。肉不長加參、朮、芎、歸。口不收加白斂、白芨。風癢痛加防風、天麻。肌死者加獨活、官桂。瘡紫陰黑，加沒藥、紅花。述之不盡，遍覽攸嘉。

《外科啓玄・明瘡瘍隨經加減論》 隨經者引經必要之藥也。引者導引也，引領也。如將之用兵，不識其路，縱兵强將勇，不能取勝。如賊人無抵，腳不能入其巢穴，叩之箱簣此理也。故用引經藥，不可不知。太陽經瘡疽生於巔頂之上，必用羌活、藁本、麻黄，在下黄柏。少陽經耳前，上用升麻、柴胡，下用柴胡、連翹，陽明經面，上用葛根、白芷、黄芩，下用花粉。太陰經中府、云門、尺澤，上用條芩，連翹，下則箕門、血海，用蒼朮、防己。少陰經少衝、少海，上用細辛，下湧泉、照海，用知母。厥陰經中衝、内澤，上用川芎、菖蒲，下太敦、曲泉，柴胡之類。上則言其手經，下則言其足經，當察其此。

《外科啓玄・明瘡瘍汗下和大要三法論》 經云：汗之則瘡已。言瘡之邪自外而入，脈必浮數而實，在表故當汗之，邪從汗出，毒自消散。又恐邪之入裏，即内托之意也。如内之外者，因七情所得，脈必沉數而實，當先疏其内，以絕其源，不令外出是也。不内外因者，是跌仆打壓，火燒湯燙等瘡，宜和其榮衛，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此治瘡之大要三法，不可不知也。

《外科啓玄・明瘡瘍發表攻裏通變論》 夫瘡之始生，有表復有裏，表裏相兼。當診其脈，浮沉之間，別其表裏之虚實。有表多而裏少，有裏多而表少，以防風通聖散、千金漏蘆湯内當消息，表裏多少而藥亦隨之表裏多少，加減得宜，可爲上工也已矣。

《外科啓玄・明背癰頭開不住論》 癰疽發背皆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之所生。既成之後，焮腫痛甚。五七日内或一頭從上開發，或兩頭開闊上下侵展不住。帝曰：何氣使然？岐伯曰：不善於調養，乃七情之擾，房勞之變，穢氣所撞，惡氣所襲，皆令開而不住。當以内托大補之劑，内加白斂、白芨等藥服之，外以收斂之藥敷貼，淋湯竟不開矣。醫當鑑之。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灸論》 凡瘡之初起，内之外者，即當以灸。然灸瘡之法不一，故以鳴之。如瘡外之内者，則不宜灸，宜托裏。内之外者，宜灸，有隔蒜片灸者，有附子片灸，或香豉餅、香附餅及生薑片等灸法，即使毒氣宣發而散。《内經》云：陷者灸之。如痛灸至不痛，不痛灸至痛。如癢麻俱可灸之。如瘡大而頭多者，可搗蒜泥爲餅，以艾鋪開灸之。乃活法，其效甚捷，不可拘於此而輕忽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針論》 凡癰疽之有膿，須急以鈹針去其膿，血毒從此瀉而不復有也，好肉則不腐，令人精神回而氣血復生，其肌肉不致敗損也。如治疔毒，先以針刺其四邊及中心，去其惡毒之血，再灸之立愈。内服追疔托裏之藥，不數日而安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砭鎌論》 夫砭石、鑱針、刀鎌乃決瘡毒之器械也。所謂瘡毒之宜出血，可急去之意，不可延緩，恐毒勢變走。《内經》云：病在血脈，決之於針石也。岐伯五治論云：砭針乃磁石，鋒芒利快，決毒甚便，乃東方之民善於此用。於瘡癤丹瘤塗之生油於赤腫之上，砭之出血。妙在合宜，亦不可過之耳。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火針論》 火針之用最宜得法，取效陡然。凡癰疽之深，火針用則不可淺。癰疽之淺，針亦不可深。要乎得中，中病而已，所謂肉厚腫豐膿深，恐瘡口小而易合，膿水不快，故取之大針。如火筋尖而圓禿，裹之以紙，燈焰燒赤。看瘡頭準酌納入，如不透，再納之，令的當，須令膿水易出，而毒易消矣。如癤毒陽瘡淺小不用之。專治附骨癰疽，不能外出，故用此火針開其瘡口，即以紙撚子油蘸紮之，外以膏藥貼之。似此之毒，若不用之，火針畏而延遲日久，使毒内攻，腐壞筋骨，毒從何解？膿從何洩？妙在不可太早，亦不可太遲，貴乎在於醫之神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湯浴法論》 凡治瘡腫，初起一二日之間，宜藥煎湯洗浴燻蒸。不過取其開通腠理，血脈調和，使無凝滯之意，免其痛苦，亦消毒耳。如已潰，洗之令瘡淨而無膿，隔畔疙疤作痛之意也。杖瘡亦然。近時楊梅瘡生於穀道，久治不愈，以五根煎湯入婦人淨桶内，先燻後洗，不數次而愈。諸瘡更妙，何但於梅毒乎。

《外科啓玄・明賽火針藥法論》 夫賽火針之法，是余之所立。近因人畏其火針而不肯，因其驕奢，豈不誤於生命乎？甘受其苦，毒從何泄。余雖不敏，故立此一法，活人多矣。古之罕用，近用甚奇，豈敢自秘，用者思余之意也。將藥末放於瘡頂上，亦看其瘡之大小深淺，可用藥多少於上，以香點之，其藥一射而入，其膿大泄而出，傾刻痛止，使瘡者無防，不慎其苦，亦人人少知耳，當秘之。方俱載後。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代針論》 夫代針者乃以藥代其針也。雖膿已熟，或女體幼童驕恣輩，不便於針者，或惡針者，當以此藥服之，少刻即有頭出，即破出膿以免痛苦，亦仁之於心也哉。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敷藥論》 敷者化也散也，乃化散其毒，不令壅滯也。然瘡之緩急，毒之冷熱，藥亦有寒涼之性，妙在瘡之所宜。如赤腫煩甚，洪寶膏寒性藥敷之。如不變色而腫勢深暗者，宜玉龍膏性溫之藥敷之。如不熱不涼，以衡和膏、烏龍膏以敷之，使膿易熟而毒不走，乃易於消散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烙論》 夫頑癬瘡瘤妬其膿，半載整歲不能得愈者何也？蓋於男婦不慎房室，故多有之，小兒亦因吮其欲乳，更是一理也。亦有因跌撞妬其膿血未及，將愈又跌之。故此成其頑癬不能得愈，百病不治者。可將銀錢銀匙燒赤，於癬上烙之，不數日而痊。先勿令知之，此真良法也。如無銀錢，以銅錢物代之亦可。如血瘤子大如茄子，贅於肌體，妨於動作，將利刃於瘤子細根底一割去，即將銀匙燒赤一烙之，則不血出，亦不復生，數日愈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灸論》 凡瘡破已久，膿血多出，氣血衰敗，不能得愈者，十常八九。蓋又因色慾令瘡腐而多皇，歹肉存而不長，新肉以敗肉滑而時出清水。亦有不得其治法，雖數歲不能愈。內宜服補中益氣加托毒藥，外以藥水洗淨。而以桑條曬乾，將一頭燒著吹滅焰，以火在於瘡上，少遠之，勿令痛，亦不可太遠，則無益，炙令熱而微癢爲妙，日數次，亦不多灸，後少刻以長肉生肌膏貼，方能取其神效。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燻論》 夫大凡楊梅瘡並結久爛坑見骨，及多年癆瘡並血風瘡頑癬疥瘡，百治不痊者，蓋因日久心頑，不慎房室，不能戒口，不謹調護，故令瘡頑多治不痊。殊不知人有虛實，氣血虛實，瘡之虛實，以此虛實分辨清白。虛則以補中益氣湯加內托解毒藥三二十劑，多寡見其血氣平和瘡勢活泛，可用藥拈子燻之不數而愈，愈後仍服解毒和中之藥數劑而安，此百發百中之機也。如實則以內疏其毒，令腸胃通，無其壅滯，血氣和而瘡亦輕，然後以撚子燻之即愈，仍以解毒補中藥數劑服之而安。如八仙燈鬼吹火三聖拈子等類治之，無不神效。人不知此等用度，而只言利害二字，棄而不用，豈有先賢制度而誤人耶。用者當詳謹在於通變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點論》 點者化也散也。凡瘡瘍初結之時，其根尚活動，其毒始凝，內服其內疏內托之劑，外以降下粉霜伍釐點之即消，至大不過一分。此方外之術，余訪多年，用之隨手而應，刻期見效。此玄門之秘授仙方，孰能知之，今錄於左，以備之於後人幸甚也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追蝕論》 夫追蝕者乃助治之理不針之法也。如瘡腫煩痛難禁，而內以托裏藥中由加川山甲、角刺、皂子、破硫磺等藥，外以針頭散貼在頂上即蝕，其瘡口歹肉自腐，膿亦潰毒亦散也。亦有用水蛭吮其瘡頂之毒血，雖是良法，近人多惡之。今錄之以備其便用也。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刀割論》 蓋因死肉多堅而不腐，反將好肉蝕而不在，致令痛苦日夜不安，欲上腐肉藥，好肉痛甚，欲上生肌藥，愈加潰爛。如背癰疔瘡杖毒內死肉侵之，若不急用刀割，恐內毒侵於脂膜臟腑，多致不救，豈不畏之。《內經》云：病在血脈，決之則愈。又云：惡於針刀者，不可以言其至妙，亦可以先與其畏針散一服更妙矣。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貼膏藥論》 大凡瘡毒已平，膿水未少，開爛已定，或少有疼癢，肌肉未生，若不貼其膏藥，赤肉無其遮護，風冷難以抵擋。故將太乙膏等貼之則偎膿長肉，風邪不能侵。內當補托裏，使其氣血和暢，精神復舊，至此強壯，諸瘡豈能致於敗壞乎？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蒸法論》 夫瘡已敗壞，漏瀝不止，人已衰弱，百治不痊，多年苦楚，未遇良醫，銀錢浪費，心已含灰，又被房勞，使瘡肉紫黑，敗肉浮攸，再遇碰磕惡血積之，縱有冰片、乳沒、血竭等藥，豈能治之？殊不知異有良法，非歷朝瘡書有之。余在江湖有年，遍訪名山異人，多遇，求授良法，載之於後，活人多矣，能使陰氣消散，肌肉紅結，生肌長肉，膿水立止，妙哉言不盡矣。

《外科啓玄・明瘡膿宜吸法論》 瘡膿已潰已破，因膿塞阻之不通，富貴驕奢及女體不便，皆不能擠其膿，故阻而腫煩，如此當用竹筒吸法，自吸去其膿，乃泄其毒也。亦有用口吮其膿，令不痛而毒自安。此瘡醫之仁矣。古云：醫家有割股之心，宰矣哉。

《外科啓玄・明瘡瘍止痛法論》 凡瘡之爲患，必有大痛，皆因感之所作是也。風寒暑濕之邪，皆能爲痛。經云：寒者溫之，熱者清之，濕者燥之。燥者潤之，虛者補之，實者泄之，閉者通之，通者止之，風者散之，蝕者引之，榮衛不和者調之。皆在藥之五氣五味，性之溫涼，對症之機，止痛如神，豈專

於乳沒乎？

《外科啓玄・明瘡瘍宜調護法論》 瘡之一症，非同小可，生死之端，危險之際最宜謹慎，不可輕忽。當保其性命，忌之宣瞑，慎之七情，禁之口味，淨之心神，守之恬澹，妨之色慾，避之十惡之氣者。是孝産體氣新婚酒射香腥臊羶穢之氣動之，奔勞喊叫接之，友鄰親狂友之，恭禮趍退牽之，情懷談之，胡方亂藥感之，是非啖之，異禽獸有毒之物當食麤粥蔬菜，如此之守豈不安乎？

《外科啓玄・明內消法論》 消者滅也，滅其形症也。經云：諸痛癢瘡，皆屬心火。火者離卦也，離者外陽而內陰，內陰壅滯，必然外攻。治當內消，使絕其源而清其內，不令外發，故云內消。乃初起微覺之時，即以湯液內用黃連、大黃、芒硝、甘草節類疏其源，絕其毒也。如形症已成，不可此法也。

《外科啓玄・明內托法論》 托者起也上也。癰毒之發外之內者，邪必攻內，自然之理，當用托裏湯液，內加升麻、金銀花，使榮衛通行，血脈調和，瘡毒消散。故云瘡家無一日不托裏也。

《外科啓玄・明補法論》 言補者治虛之法也。經云：虛者補之。如氣虛四君子湯，乃人參、黃芪、白朮、甘草。血虛當歸、川芎、芍藥、地黃四物湯合而爲八物湯，或爲八珍丸，內詳寒熱，加黃連、附子，隨症活法加減。無出此二方之妙，自然肌生肉長氣血和而體自强矣。

《瘍科選粹・總論》 瘍家之證，莫甚於癰疽，先哲之究竟，不爲不詳也，而習瘍醫者每忽之，無不以爲形質外見，秘方可效，殊不知陰陽虛實，表裏寒熱，臟腑經絡，不能深造其奧，鮮不蹈夫實實虛虛之禍，然則瘍醫可易言哉。

謹按：癰疽之所由起也，本之三因。若六淫外侵，氣血受而致者，屬外因也。《生氣通天論》云：榮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陰陽應象論》云：地之濕氣，感則傷人皮肉筋脈。《靈樞經》云：血脈榮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之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故漸至臟傷而死。若七情內鬱，經絡壅結而致者，屬內因也。膏粱厚味，醇酒炙煿，房慾過多，與夫素服丹石之藥而致者，屬內外因也。《生氣通天論》云：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受如持虛。東垣曰：膏粱之變，亦是滋味過度，榮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疽。蓋言富貴之人，不知撙節，法酒肥羊，雜以厚味，其氣味俱厚之物，乃陽中之陽，不能走於空竅，以行陽道，反行陰道，則濕氣太勝。子能令母實，火乃大旺，熱濕既盛，必來尅腎，若不慎房事，損其真水，則水乏而濕熱之化上行，其瘡必出背上及腦，此爲大疔之最重者。若毒氣出肺，或脾胃之部分，毒之次也。若出於他經，又其次也。濕熱之毒，所止處無不潰爛，故經言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受如持虛者，如持虛器以受物，無所不受也。此蓋內經之旨，先哲之議也，在《內經》則以外因寒氣者變而爲熱，在東垣則以內因濕氣者能令火旺，癰疽之所由起也明矣，然亦有爲運氣所致者，其端非一。

一曰火熱助心爲瘡瘍，一曰寒邪傷心爲瘡瘍，一曰燥邪傷肝爲瘡瘍，一曰濕邪傷脾爲瘡瘍，四者所謂天行時氣也，其感有重輕，故臟腑經絡，所發者淺深各異。

若熱發於皮膚之間爲浮腫，由小至大，不過二三寸者，名之曰癤。六腑積熱，騰出於肌肉之間，其發暴速腫，皮光軟，侵展廣大，如碗如盆，高腫而痛，名之曰癰，乃邪氣壅遏於經絡，證屬於陽，故其毒專攻於外，雖發熱勢盛，骨髓終不焦枯，臟腑亦不損傷，此爲易治，惟難將息而愈遲。若五臟積熱，攻注於肌骨，風毒猛暴，初發如粟，或如豆許，與肉俱平，或作赤色，時作癢痛，名之曰疽，乃邪連五臟，毒不外攻，證屬於陰，故身或不熱，患處不腫，甚則聲嘶氣脫，眼黑眼小，十指腫黑而死。若治之早而又合宜，反易全復，此癰之起於六腑，疽之起於五臟之分別也。疽雖屬諸陰，若初起身體便熱，患處腫大熱痛，此爲發之於外，雖形大如盆，百無一死。若身體不熱，止覺倦怠，患處不熱，數日漸大，不腫不疼，低陷壞爛，此爲發之於內，雖遇盧扁，十無一生。然外之所見，內有所屬。如發於喉舌者，心之毒也。發於皮毛者，肺之毒也。發於肌肉者，脾之毒也。發於骨髓者，腎之毒也。發於下者，陰中之毒也。發於上者，陽中之毒也。發於外者，六腑之毒也。發於內者，五臟之毒也。內曰壞，外曰潰，上曰從，下曰逆。上發得之速，下發得之緩。感於六腑，則氣浮行於表；感於五臟，則血沉行於裏。是以近骨者多冷，近膚者多熱。近骨者久不愈，則化成血蟲；近膚者久不愈，則傳氣成漏。成蟲則多養少痛，或先養後痛；成漏則多痛少養，或不痛不養。內虛外實者，多痛少癢，血出則多死，膿潰則多生，甚至筋骨敗遺，骨自脫出，名曰多骨，穿通皮膜，十死八九。皆不早治之故，可不慎歟。

毒之所發部位，見於腦者，屬督脈與太陽經也。見於背者，中屬督脈，餘

皆足太陽經也。見於鬢者，屬手足少陽經也。見於眉者，屬手足太陽少陽經也。見於頤，見於髭者，俱屬手足陽明經也。見於顳顬者，屬手陽明經也。見於腋者，屬手太陽經與足少陽也。見於穿臍者，屬督衝任三脈也。見於腿者，表屬足三陽，裏屬足三陰也。外腎癰者，屬足厥陰經也。喉癰臍癰者，俱屬任脈也。乳癰者，內屬陽明，外屬少陽，頭屬足厥陰經也。腰癰者，屬足太陽經也。跨馬癰、囊癰者，俱屬足厥陰經也。藥之所施，必賴引用。如太陽經用防風、羌活，陽明經白芷、升麻，少陽經單用柴胡，太陰經白芍藥、升麻，少陰經止宜獨活，厥陰經青皮、柴胡，皆佐之以桂，庶藥力可以直攻患處也。

若夫血氣多寡之異，又不可不知。訣云：多血多氣經須記，手經大腸足經胃；多氣少血有六經，三焦膽腎心脾肺；多血少氣心包絡，膀胱小腸肝無異。故丹溪立癰疽當分經絡論，而云惟少陽、厥陰之癰疽，理宜預防，以其多氣少血，肌肉難長，瘡久不合，必成死證。若用驅毒利藥，以伐陰分之血，禍不旋踵。若毒起於伏兔腓腨，背五臟俞，項上腦髭鬢頤八處，皆足以傷生。背上九處，不可患癰。其一入髮際爲玉枕，又爲舌本；其二頸項節；其三第三椎爲崇骨，其四第四椎爲玉藏；其五肺俞；其六脾肝俞；其七腎俞；其八後心對鳩尾；其九鳩尾骨穴。正面六處，亦不可患癰，其一喉骨爲垂膺，其二胸爲神舍，其三心鳩尾，其四兩乳穴，其五臍中爲神闕，其六臍下二寸爲腸屈間。此外若生於迎香、瞳子髎之間者，猶爲喫緊。生於兩邊髮際穴者，如有核，宜取核以去病根。生於腦心者，四邊腫赤連耳項，不急治，膿水從頭中而出。血逆痰起，至於不治。生於頸後者，瘡頭向上，瘡尾向下，形如蜂窠，乃反證也。疽腫者，急宜托裏散，防毒攻心，仍宜加升麻、赤芍藥、桔梗。若痰發或流入兩肩者不治。生腦後對口者名曰天疽，其狀大而色紫黑，不急治，熱入洶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生耳後一寸三分，名曰發頤，又名銳毒，宜服降火化痰，消腫托裏之藥，不可針灸，初起則宜隔蒜灸，但艾炷宜小則少。然考東垣之醫元好問，腦疽艾炷大而壯數多，亦未嘗拘也。若至於勢成者，外敷南星膏，或陰陽散，斂口用檳榔散，倘熱毒上蒸，連頤穿口，必至穿喉而死。其他因形而異其名者，曰㾦發、瘤發、石發、岩發、蜂窠、蓮子發、椒眼發、連珠發、竟體發、腦背發、眉發、頤頷發、瓜瓤發。腫高而軟者，發於血脈；腫下而堅者，發於筋脈。肉色不變者，發於附骨，欲求良法，莫於灼艾，或用騎竹馬法。此穴爲心脈所過之處，故灸此則心火流通而毒散矣，或隔蒜灸法，或隔土餅灸法，或豆豉餅灸法。此灸在患處也，痛必灸至不痛，蓋灸而痛者，毒在肌肉也，先及好皮，所以痛，次及有毒之肉，所以不痛也。不痛必灸至痛，蓋灸而不痛者，毒在皮也，先及有毒之皮，所以不痛，次及好肉，所以痛也。或灸足三里以發泄其毒，外敷麥飯石膏，或鐵漿醋調蚌殼灰，或陰陽散，或抑陰散，須察瘡之寒熱分別而用。內服神仙解毒丹、仙方活命飲，或內托散，以免口舌生瘡。

考劉涓子治癰疽法，癰之初起也，別無惡候，初用溫藥平氣，乃犀角、連翹、漏蘆、甘草、當歸、肉桂之類，次用排膿發穴，乃棘針、皂角刺、甘草、川芎、乳香之類。疽之初發也，則補填臟腑令實，勿使下陷蔓延，外以艾灸引邪透出，使有穴歸着而不亂發，慎勿妄塗毒藥，迷其腠理，妄服涼藥，虛其真氣。惟疏滌風熱，通其臟腑，外用溻潰之法，其勢既成，則當別以虛實善惡從逆深淺，酌量用藥。驗果是癰，則陰滯於陽也；驗果是疽，則陽滯於陰陽也。陰則熱治，陽則冷治。

東垣曰：身重脈緩，濕勝者除濕。身熱脈大，心燥時腫，乍來乍去者清熱。諸痛眩暈動搖，脈弦者去風。氣澁氣滯，乾燥無津，脈澁者瀉氣補血。熱勝則脈浮，寒脈緊者瀉寒。

水涓子曰：癰疽瘡瘍，須順時節，春夏爲正，緣天氣溫和，肌肉緩慢而暖，故易治。其有肉冷，是患人氣虛所致，但以溫藥調順氣血，外用溫暖潰膿膏藥貼之，穴通膿盡，急用生肌長肉藥，不宜緩，至秋冬，致成漏瘡也。秋冬發者，乃春夏時先有發蒸熱毒，遇一陰生後，再有伏毒，至秋冬又因房欲食毒而發。初覺微小，數日之間，漸至腫大，疼不可忍，先調脾臟氣令實，次服發穴排膿消毒去積之藥，內托溫平，不可用太熱品劑，以致氣澁而不流暢，榮衛反不通調，外貼則用溫涼，引膿外透，其患漸安，若用涼藥，反逼毒氣入內矣。

若陽中之陰，則似熱非熱，雖腫而不虛，赤而不燥，痛而無膿，既浮復消，外盛內腐。陰中之陰，則似冷非冷，不腫而實，赤微而燥，有膿而痛。外雖不盛，內實煩悶，乃毒氣深沉，內攻臟腑，後必頭面浮腫，漸攻手面，次攻兩足面，乃毒氣散入四肢也，大凶之兆。至有陽變爲陰者，涼劑之過也，猶可以反，故多生。陰變爲陽者，熱藥之驟也，不復可回，故多死。先渴而後發，或先發而後渴，多至不救。蓋癰疽將發未發之時，火邪熾盛，熱在上焦，所以先渴。癰疽既潰之後，氣血兩虛，虛火上炎，所以後渴。先渴者，用參、蓍以補

氣，歸地以養血，或忍冬丸、黃蓍六一湯。若脈數發熱而渴，用竹葉黃蓍湯皆可也。後渴者，則宜加減八味丸。東垣云：病疽愈後渴，宜加減八味丸，絕妙。緣癰疽多因虛而得，疽安而渴者，服此丸，則渴止而安；未渴者，服此丸，永不渴；未疽而先渴者，服此丸，不惟渴止，而疽亦不作。丹溪則辯其宜補氣血，何必澤瀉、茯苓、肉桂導水。二公之論，豈不矛盾，但疽未發時，固宜解熱敗毒，涼血生津，而疽因虛得者，虛火致渴，從治之法，又東垣之確見，臨時自當酌用。

若疽至於不痛、大痛，皆稱難治，或麻或癢皆爲難治。瘍家有五善七惡之分，然善不止於五，惡不止於七。如動息自寧一，飲食知味二，便利調勻三，膿潰腫消，水鮮不臭四，神采精明，語聲清亮，體氣平和五，皆爲善候。煩躁時嗽，腹痛渴甚，泄利無度，小便如淋一，膿血既洩，腫煽尤甚，色敗氣臭，痛不可近二，目視不正，黑精緊小，白睛青赤，瞳人上視三，喘促氣短，恍惚嗜卧，肩背不便，四肢沉重四，服药而嘔，食不知味，强食不下，唇鼻青赤，肢面浮腫五，聲音嘶小，未潰黑陷，面青唇黑，氣噎痞塞，身冷自汗，目瞪耳聾，恍惚驚悸，語言顛倒六，瀉利嘔吐，腎脈最虛七，皆爲惡候。

要之善者乃五臟未傷，惡者則五臟虧損。善候併至，則吉無以加，惡候併至，則其凶已爲極。善候乍見一二，便可回生；惡證忽有二三，宜當深懼。

然惡候之所至，由於瘡疽臟腑氣血之虛實，宜有以分之。凡腫起堅硬膿稠者，疽瘡之實證；腫平軟漫膿稀者，瘡疽之虛證。如瀉利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皆冷，脈弱皮寒，小便自利，或小便時難，大便滑利，聲音不足，精神不爽者，臟腑之虛也。大便硬，小便澁，飲食如故，腹滿膨脹，胸膈痞悶，肢節疼痛，口苦咽乾，煩躁多渴，身熱脈大，精神多塞者，臟腑之實也。膿水清稀，瘡口不合，聚腫不赤，肌寒肉冷，自汗色脫者，氣血之虛也。腫起色赤，寒熱疼痛，皮膚壯熱，膿水稠粘，頭目昏重者，氣血之實也。頭痛鼻塞，目赤心驚，咽喉不利，口舌生瘡，煩渴飲冷，睡語咬牙者，上實也。精滑不滯，大便自利，腰腳沉重，睡卧不寧，下虛也。肩項不便，四肢沉重，目視不正，睛不了了，食不知味，音嘶色敗，四肢浮腫者，真氣虛也。腫煽尤甚，痛不可近，日久不潰，寒熱往來，大便秘澁，小便如淋，心神煩悶，恍惚不寧，邪氣之實也。然亦有膿水出多，而致氣虛虧損；或汗下失宜，而致榮衛消鑠；或寒涼尅伐，氣血不足；或過服峻厲，胃氣受傷，皆能反善爲惡。若潰而至於透內膜者死。未潰而陷，面青唇黑便泻者死。潰喉者死。陰入腹者死。入囊者死。鬢深及寸者死。在頤後一寸三分名銳毒，亦不治。待膿自出，不導引者死。毒未內攻，而失針烙導引；或於內攻後針烙者死。熱痛正甚，失於醫療，致毒內攻者死。膿成不導引，而反敷藥者死。故治者不可不早。然當熟審標本緩急，若病急而元氣實，先治其標；病緩而元氣虛，先治其本；病急而元氣又虛，必標本兼治。若元氣未損者，治之則易；元氣虛弱者，治之則難；元氣虛甚者，治之尤難。未潰之時，臟腑蓄毒，一毫熱藥斷不可用；已潰之後，臟腑既虧，一毫冷藥亦不可用。若至熱渴便秘，脈沉而實，兼之洪數，有用大黃等藥以泄其毒者，雖張潔古有裹者下之之句，但人之稟賦作用不一，有因房勞而虛，有因憂怒而虛，有因動勞而虛，有因醉飽太過而虛，乃至旬日半月，大便秘實，蓋氣不降也，若便以爲實而用大黃者，殺人甚速。

東垣曰：瘡疽及諸病面赤，雖伏火熱鬱不得改裹，爲陽氣佛鬱，邪氣在經，宜發表以去之。雖大便數日不見，宜多攻其表，以發散陽氣，少加潤燥藥以潤之，如見風脈風證，只用發表風藥，便可通利大便。便若仍乾燥秘澁，猶宜潤之，慎不可下也。而初虞世誤云：凡癰疽始作，須以大黃等藥亟轉利之，勿以困苦爲念，與其潰爛而死，不若利之而死，況有生道哉，此一偏之說也。

薛立齋云：漫腫微痛，臟腑不實，屬內外俱虛，當用內托補之。若患腫無砂，肉色不變，當助胃壯氣，令其內消。若疼痛不止，煽腫不消，當用人參黃蓍散，托裏排膿。若飲食少思，肌肉不生，當用參蓍托裏散，以補養脾胃。丹溪云：癰疽因積毒在臟腑，當先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次以行經活血藥佐之，參以經絡時令，使毒氣外泄，治之早者可以內消，此內托之旨也。又曰：腫瘍內外皆壅，宜以托裏表散爲主，如用大黃，寧無孟浪之非。潰瘍內外皆虛，宜以接補爲主，如用香散，未免虛虛之失，蓋言不可膠泥於法也。必也真知其實而瀉利，真知其虛而補益，浮露而淺者則外消，藏伏而深者則內托，此不易之定論也。

大黃香燥，非盡不可用也。東垣曰：瘡疽之發，其受之有內外之別，治之有寒溫之異。受之外者，法當托裏，以溫劑。反用寒藥，則皮毛始受之邪，引入骨髓矣。受之內者，法當疏利，以寒劑。反用溫劑，則骨髓之病，上徹皮

毛，表裏通潰，共爲一瘡，助邪爲毒，苦楚百倍，輕則危殆，重則死矣。

潔古云：瘡瘍之生也，表裏不同，或攻或發，少有差舛，變證殺人，甚於傷寒。針灸施治，各隨其宜，所用之藥，又當明入五臟君臣是其法也。東垣復有疏通、托裏和榮衛三法。何謂疏通？凡瘡瘍腫痛，木悶煩熱，便秘，脈沉而實，其邪在內，故痛深，宜用寒劑疏通臟腑，以絕其源，黃連內疏湯、仙方活命飲、苦參丸之類是也。何謂托裏？凡瘍腫作痛，便利調和，脈浮而數，其邪在表，故痛淺，邪氣極則內行，宜用溫劑，先托裏以散其邪，內托復煎散之類。若瘍痛發熱，或拘急，或頭痛，俱屬在表，宜荊防敗毒散、人參敗毒散之類是也。何謂和榮衛？凡患者大小便如常，飲食不減，腹中和，口知味，則不在裏也，不惡風寒，止於熱燥，脈不浮，則不在表也，表裏既和，即當於經絡中求之，宜調和榮衛，當歸黃蓍湯、托裏養榮湯、白芷、升麻之類是也。

如瘍痛煩燥，或咽乾作渴者，宜降火，黃連解毒湯是也。煩燥飲冷，瘍痛脈數者，邪在上也，宜清之，清涼飲、金銀花散是也。惡瘡久不潰，氣實兼寒邪也，宜宣而補之，十宣散是也。瘍痛發熱，汗多大渴，便秘譫語者，結陽證也，宜下之，黃連內疏湯、破棺丹是也。不作膿，或熱而不潰者，虛也，宜補之，補中益氣湯、十全大補湯、八珍湯是也。瘍痛或不作膿者，邪氣凝結也，宜解之，活命飲是也。腫痛飲冷，發熱睡語者，火也，宜清之，清心湯、防風通聖散，加黃連是也。不作膿不潰，及不斂者，陽氣虛也，宜補之，托裏消毒散是也。已上諸證，猶須別稟受厚薄，形志苦樂，七情順逆，而以意裁度。若至潰後，猶宜補益。元戎云：榮衛充滿，抑遏而爲癰者，當泄之，以奪盛熱之氣。榮衛虛弱，壅滯而爲癰者，當補之，以接虛怯之氣。諸先哲之論，皆治癰疽之大法也。

但用之之法，貴乎得宜，故《精要》有五實五虛、舍時從證之論，《醫學綱目》載王伯祿五月用薑附，賈倉使父冬至後用清涼飲子，加黃連一兩五錢，盛暑而用辛溫，嚴寒而用苦寒，乃智者知變之權，豈守常衆人之見可擬耶！昧者不分癰與疽、虛與實，但執舊方，一概宣熱拔毒，外以五香耗其氣，內以大黃竭其血，未有不至於危者也。然患人喜於內消，醫者務在迎合，不察毒之可散與否，用十宣散、敗毒散、流氣飲之類，而致血氣耗散，釀成他證者有之，此又時醫之通弊也。

至於膿熟而不潰者，氣虛也，急宜補之，聖愈湯是也，猶須行針烙之法，否則毒氣內蝕腐愈深，穿膜爛骨，多至於死。若已潰而瘀肉不腐者，宜大補陽氣，用參、芪、歸、朮之類，更用桑枝灸法。膿清不斂者，氣血俱虛，宜八珍湯。潰後食少不睡，或發熱者，虛也，宜內補黃芪湯。倦怠懶言，食少不睡者，虛也，宜黃芪人參湯。寒氣襲於瘡口不斂，或陷下而不斂，宜用溫補。脈大無力，或微澁，而肌肉遲生者，氣血俱虛也。俱十全大補湯。膿血出多，煩燥不眠者，亡陽也，急補之。膿多或清者，亦氣血虛也，峻補之。右關脈弱而肌肉遲生者，宜健脾胃，六君子湯。若至潰久成瘘，常有膿水不絕，其膿不臭內無腐肉，須先服大劑參、芪、歸、朮，或人參膏，患處隔附子片，或餅灸數次，以肉平爲期，可至全愈。

大抵治癰疽之法，始終必以調脾胃爲主。若脾胃不傷，臟腑咸有所稟。氣血凝結者，得藥自散，膿瘀已成者，得藥自潰。肌肉欲死者，得藥自生。肌肉已死者，得藥自腐。死肉已潰者，得藥自斂。若治專攻於瘡，脾胃一虛，變症蜂起，其不至於危凶者幾希矣。

又臟腑腸胃，內瘡內疽，隱而不見者，非脈無以辯之。凡診得人迎脈沉細，乃氣逆胃口，則知當發爲癰。若至洪數，膿已成也。遲而帶緊，膿雖未就，已有瘀血，宜急下之。不爾則邪毒內攻，腸胃腐爛，卒不可救。右寸滑數而實，則爲肺癰，必呼吸不利，胸膈脹滿，咳唾膿血。若雖數而虛，則爲肺瘘。闊脈遇芤，則爲腸癰。其驗於外者，中府乳上三肋隱隱痛者肺疽，巨闕心坎下一寸隱隱痛者心疽，箕門大腿內股隱隱痛者肝疽，章門脇肋對臍上一寸隱隱痛者脾疽，京門監骨下脇肋隱隱痛者腎疽，中脘臍上四寸隱隱痛者胃疽，天樞平臍旁三寸隱隱痛者大腸疽，丹田臍下二寸隱隱痛者三焦疽，關元臍下三寸隱隱痛者小腸疽。皮肉俱覺微腫，苟非知此，鮮不至誤。故集諸家方法，逐條叙列，庶因證求法者有所宗，而患者不至夭札矣。

《瘍科選粹・十二經絡圖說》　人身之有經絡，猶地理之有界限也。治病不知經絡，猶捕賊不知向方。況手足十二經絡，有血氣多少之分。血多氣少者，易治；氣多血少者，難痊。氣多之經宜行其氣，血多之經宜破其血，不可執也。

丹溪云：六陰經、六陽經，分布周身，有多氣少血者，有多血少氣者，有多氣多血者，難以概論。若夫要害處，近虛處，怯薄處，前哲已論及之。唯分經之言，未之曾聞。何則？諸經唯少陽厥陰經之瘍，理宜預防，以其氣多血

少也。蓋其血本少，肌肉難長，瘡未易合，必至危篤。又云：少陽經多氣少血，厥陰經同而少陽有相火，尤甚於厥陰，乃不思本經少血，遽用驅毒之劑，以伐其陰分之血，禍不旋踵耳。

《綱目》載，一人平生多思質弱，年近五十，忽於右膊外側廉生一結核，身微寒熱易怒，脈之俱浮大弦數而濇，余曰：此多慮傷血，病在初秋，理宜急補，不聽而服十宣五香散，其核稍高大，似有膿矣，於中起一紅線，延過肩後，斜走繞背脊，入右脇下不痛，覺肩背重而急迫，食有嘔意，脈如前而加弦，乃急以人參膏，入芎朮生薑汁飲之，至用參奎勒，膿潰，又與四物湯加參、朮、陳皮、甘草、半夏、生薑，百餘貼而安。幸在秋令，至春令即不治矣。

中年已後，不可生疽癰，纔覺腫痛，可急參脈症，但見虛弱，便與滋補血氣，血氣無虧，終可保扶。若用尋常驅拔舒氣之藥，虛虛之禍，如指諸掌。

一人左腿外臁生一毒，紅腫如粟，因大腑堅實，服大黃、辰砂、生粉草、麒麟竭而死。又一人脇下生毒，紅腫如桃，服流氣飲、十宣散而死。一女人髀骨中痛，年餘後忽大痛發熱，方知是髀樞穴生附骨疽，在外臁，屬少陽之分，服五香湯、十宣散，昇散太甚，陰血致竭，喘汗而死。故氣多血少之人，必當詳其部分以用藥，苟非精究，豈不孟浪。

劉宗厚曰：凡外科之病，不係膏粱丹毒火熱之變，而因虛勞鬱氣所致，止宜滋補形氣，調和經脈，自可消去，併汗之下之之法，亦不可輕用。其或不詳脈證經絡受病之異，輕易下手，先犯病禁，故多失手。

火熱爲病，亦有微甚，所謂君火相火也，瘡瘍所發有癰疽瘭癤，輕重深淺之不同，或止發於一經，或兼二經，止當求責一二經，不可漫攙諸經，若東垣處方是也。矧有兼風、兼濕、兼痰、兼氣、兼陰虛等證，病本不同，治宜責實。前論雖未詳，亦異於外科諸書，止圖瘡樣而不分經絡者，因附十二經圖如左。

疽發乳上三肋間，及手內股，舉臂貼着鼻尖爲天府穴，直至大指內側，一帶皆手太陰肺經，多氣少血。

疽發食指內側，與大指食指岐骨間，手腕上側，及曲池肩端，頸側鼻孔側，一帶皆手陽明大腸經，氣血俱多。

疽發額角髮際，及耳下目下，口旁頤後，結喉旁一寸五分，肩前缺盆，乳頭外，臍旁三寸，直至大腿外側，跨骨縫中，至膝髕，乃伏兔穴，小腿骨外側至腳腕，以及足次指端，一帶皆足陽明胃經，氣血俱多。

疽發足大指，及足內踝而上膝臏，並大腿內股，腹旁乳旁，一帶皆足太陰脾經，多氣少血。

疽發大臂下近腋處，及肘內臁，掌後通小指一帶皆手少陰心經，多氣少血。

疽發小指端外側，及掌後外側，肋內大骨，至肩與耳下，面頰，到耳前珠旁，一帶皆手太陽小陽經，多血少氣。

疽發眉頭環額至耳後，及脊骨兩旁各去一寸五分，又去三寸，及下膝腕橫紋尖，外臁至外踝足跟，足外側，到足小指外側，小指外側，小指端，一帶俱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

疽發腳掌心，及內踝後，與膝下附骨，陰上橫骨，去中一寸五分，名中注穴，又上一寸去中五分，到步廊穴，去胸中二寸，至巨骨下，一帶皆足少陰腎經，多血少氣。

疽發乳後一寸，去腋下三寸，名天池穴；又臂下去曲腋二寸，名天泉穴；自臂內臁，至橫起陷中，由掌後到掌中，及中指，一帶皆手厥陰心包絡經，多血少氣。

疽發無名指端，及手背橫紋，與腕後二寸兩筋間，臂後三寸兩骨間，肩下臂外臁，並肩端，耳下耳後尖角陷中，耳後上青脈，耳郭中，髮際下耳前起肉銳，髮下眉後陷中，一帶皆手少陽三焦經，多氣少血。

疽發目外皆耳珠前，頭角耳上髮際，及眉上，繞頭下耳後，離耳一寸五分，至肩上第二肋第三肋，并季脇與碾子骨後，宛脾外，膝上至外踝，到足小指次指，一帶俱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

疽發足大指端，內踝前一寸，膝肢內側，與股上內側，及去臍六寸，季脇到直乳二肋，俱足厥陰肝經，多血少氣。

以上經絡，凡遇毒發，須體認明白，而後用藥無誤，然患處肌肉，有虛有實，有發在皮肉，有發近筋脈，有相通內絡者，苟不知分別，蚤爲區處，則有必不可救之毒，而躭擱至死。與夫誤藥而危者相去過半矣。若用剪割，多至傷生，不可不知慎也。世人雖所重在發背，而名狀部分吉凶自殊，劉涓子發背有五之說及肩背患疽處悉錄之於首，以助瘍家之知識云。

《瘍科選粹・發背有五》 一曰陽毒，先因風熱或患熱毒，消渴，或先患傷寒餘蓄積於背脊膂之間，不拘椎數，但從兩夾脊起，滿背瘀熱赤紫，或紅色

如焰，膿毒難成，成後痛不除，數日之間忽然平塌，昧者誤爲腫消，殊不知此是內攻肉陷，不可復藥矣。

二曰陰毒，乃氣冷而作，初如黍米，隱隱而痛，直應前心，頭目昏重，寒熱如瘧，五七日後，始覺攻腫膿毒深淺沉，遲緩未透，急宜以補氣湯內托，外以抽膿藥貼之。

三曰服金石燒煉藥毒，初起如丹瘰之狀，漿漿漸開，如湯火所傷，面色如朱，心膈煩躁，多渴嗜冷，其瘡難起，起則驚人，尤甚於陰陽二毒，但根底分明，須以解金石毒湯散急治其內，方保無虞。

四曰酒食毒，乃平時或飢或困，飽食即睡，或多食酒肉冷熱粘滑，肥鮮油膩之類，積於臟腑，兼之不慎幃幕，恣意當風，脾臟氣虛，不能承受，乃毒發於背，不問椎數，初起頭如小彈子，後大如拳，其堅如石，痛連四肢，加之拘急，口苦舌乾，腹急便澀，十數日後，頭面手足浮腫，臟腑滑泄，急痛如利，是其候也，初腫時，急用收腫發穴潰膿湯藥，內實臟腑，外泄濃水，治之遲緩，潰腐愈甚，傷骨爛筋，復感外邪，而致內敗死矣。

五曰冒山嵐瘴氣毒，其人素歷嶂鄉，觸冒嵐嶂，蓄之臟腑，久而不發，至氣血衰弱，及斲喪虧損之時，而後發露，初起腫色青黑，形如靴皮，附筋徹骨，頑如木石，引手加深，方覺痛處，至五七日，毒氣浮淺，腫高色變青白，有如拳打之狀，寒戰似瘧，頭動口歪，又若有風，手足厥逆，睛黑睛小白多，此因內有邪氣相搏，急宜破清血三五升，方有黃白膿出，然其皮猶腫痛不止，直至青白之色退盡方愈，此宜急急追趕膿毒出外，方爲無害，否則未有不瀕於危者也。

《瘍科選粹・瘡疽發處吉凶》　凡瘡起於十一椎脾俞之下，十四椎之上爲腎俞，腎俞下腰俞，此兩處皆是至虛之處，不拘癰疽，須防毒氣內攻，必用參、蓍、歸、朮之藥，補內氣令實，方可放破，內氣實則不內攻，且易得潰，但預防成漏，潰後猶宜峻補，勿使淹纏，最要者是節欲。

土龍疽起胃俞，及腎俞，大發寒熱，十數日大汗展顫，身熱如沸，九日可刺，若膿青黑者死，血膿者不死，失而不刺，其上下亦黑，二十日死。

蜂疽起心俞，及心包絡俞，十日可刺，其色赤黑膿清者不治，二十日不穴死。

特疽發肺俞，及肝俞。八日可刺，其色紅赤，肉起如楸子者死，不穴二十日死。

陰陽二氣疽，廣闊滿背，或大或小，腫熱脹大，十日可刺，導引出膿，不拘深淺大小，俱發渴體倦，十日外不見膿者死。

筋疽發夾脊兩邊大筋上，其色蒼，八日可刺，有癰在肥腸中，九十日死。

疵癰發於肩及膺，其色赤黑，急宜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臟。出《靈樞經》

丁疽發兩肩，惡血留結，內外榮衛不通，發成疔疽。五日腫大，令人口禁寒戰，十二日不可刺，不治二十日死。

百脈疽，腫起環頸項，疼痛，身體大熱，不敢動止，不能食，此因大恐駭所致。上氣嗽咳，其發引耳，十五日可刺，而導引見血，否則八日必死。

陳乾疽，發兩肩，及兩大臂，連脾骨，十四日痛不息，亦不可動，五十日身熱不赤，六十日可刺，刺之無血者死。

右所叙皆肩背之疽，刺及其時，凶可回吉，若不知醫治，鮮不至於危殆矣。至於發於嗌中者名曰猛疽，失治成膿，膿不泄而塞咽，頃刻可死。發於頸者名曰夭疽，其狀大而色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不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疏疏砭之，仍塗以豕膏，六日可愈。若堅而不潰者則爲馬刀挾瘿也。若在腋下及臂，或兩手掌中，身發寒熱，名曰內疚疽，嗌乾飲多，嘔吐煩心，悁悁脈盛，七八日可汗，失汗者死。下至於肋發癰者，名曰發肋，初起腫盛，至十數日不攻穴，即腫大如杯如碗，痛徹內腸，左患應右，右患應左，宜急以針刺出膿血，否則毒氣內攻而死者多矣。劉涓子謂發肋及兩肩肘頭名曰使熒疽，九日可刺，赤白相間，膿多可治，全無赤白者不治，二十日不穴者死。下部前陰兩處長橫摺內，初起腫核結塊，後四邊浮腫相併，伏硬青黑，名曰便毒，宜先用和平裹藥，三五日後，用發穴散，瘡口破宜用抽毒膏，膿盡便用斂瘡口藥，蓋此處無肉可壞，不必長肉也。發於陰股，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者十日死。發於腿髀及陰股，名曰陰疽。始發腰强，數飲不能多，七日發堅腫脹，惡心煩燥者死。發於膝名曰疵疽，其狀大而肉色不變，寒熱而堅，按之如石者死，用生商陸根擦之效。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不甚變色，內薄於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發脛名曰兔囓，其狀如赤豆，至骨，不急治則害人。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不急治，百日死。發於足旁名曰厲疽，其狀不大，

初從小指發，急宜治之。異者不可消，不治百日死。發於足趺名曰陽疽，十日可刺，二十日不穴者死，若赤白膿血不多，其瘡上癢，及赤黑者死。此皆瘡瘍部分，及名狀險順之驗，必宜知之真，而後治之效，又考之《靈樞經》曰：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應者內發透外也。發於陽者百日死。諸節之背。發於陰者三十日死。諸節之膕都間。此又人之所忽者，茲併録之。

《瘍科選粹·瘡瘍脈論》 人之虛實冷熱，與夫外感六氣諸證，莫不見於六脈，故七表八裏九道之所以別也。而瘍家自視淺陋，懵焉不辯陰陽，不察虛實，無分癰疽，病與方偶合則生，病與方相背則死。噫！癰疽固有形之病，且可得而識也。其真元之虛實，治法之瀉補，不脈何以知之。嘗觀宋太醫齊德之論瘡腫胗候，二十六脈，其所關乎雜病者，姑不摘叙，至診浮數之脈，理應發熱，乃不發熱而反惡寒，即屬瘡疽之兆。仲景曰：脈數不時見，則生惡瘡。又曰：肺脈俱數，則生瘡，洪大之脈，瘡疽之進也。結膿未成者，宜下之可安。膿成已潰者，徒藥之而鮮效。

滑脈必實大相兼爲熱瘍，已潰爲虛，爲邪未退。膿若未潰，宜用內消，膿若已潰，止須托裏。脈數者爲熱洪而數，爲膿結，已潰則難安。脈散爲氣不收斂，爲虛。若膿潰而煩痛，脈得洪滑粗散則難治，因正氣虛而邪氣實也。仲景曰：肢體沉重，肺脈診得芤脈，則爲脈病相應，若洪大而長出於本位，長而兼緩，得胃脈也。百病皆愈，脈浮爲虛，爲風，已潰者宜補。

脈牢爲邪盛，爲欲膿。弦爲痛，爲欲膿。弦洪相搏，外緊內熱，瘡疽欲發也。

緊脈氣血沉澁，痛處即發瘡疽。澁則氣澁，爲氣滯，潰後無妨。短則氣短，爲元虛，諸證難瘳。《內經》云：短則氣病，以其無胃氣也。脈細則裏虛，將欲變證。脈微則氣虛，勻舉自痊。脈遲爲血少，爲虛，潰後自痊。脈緩，百病可愈。脈沉爲邪伏，已潰爲有餘毒。脈伏，邪氣益深。脈虛則血虛，宜托裏和氣養血。脈軟則胃弱，宜補虛排膿托裏。脈弱，則血氣兩虛，均宜內托。促則熱蓄於裏，已潰難治。

結則陰盛而邪氣結，已潰不宜促結，二者已號難治。若至於代，則氣血衰敗，元氣大傷，諸病見之咸爲不祥。陰陽相搏謂之動，或在陽，或在陰；居處則虛，蓋陽生於尺而動於寸，陰生於寸而動於尺，不可不辯也。嗟乎！脈之有根本，即人之有元氣也。病至於甚，脈道乃乘，雖微細之疾，必見於六脈之中。矧癰疽冠諸瘡之首，而可忽之乎？故爲脈論。

補論：脈沉實，發熱煩躁，外不瘀腫赤痛，其邪乃深伏在裏，宜先疏通。浮大以數，瘀腫在外，當先托裏，恐邪入內。脈不沉不浮，內外證宜審其經，當和榮衛。脈數身不熱，爲內有癰膿。脈數應發熱而反惡寒者，若有痛處，即此處發癰。若脈數不時見，當生惡瘡。

《瘍科選粹·虛實》 凡瘡疽潰膿後，證候危惡，當辨虛實。有瘡之虛實，有臟腑之虛實，有血氣之虛實，又有上實下虛，真虛邪實之辯，不可不知。瘡之實者，腫起堅硬膿稠，虛者軟漫膿稀。臟腑之虛者，瀉利腸鳴，飲食不樂，嘔吐脈弱，皮寒。實者，痞滿煩燥，身熱脈大。又如膿水清稀，瘡口不合，聚腫不赤，飢寒自汗，氣血之虛也。實者反是。上實者，頭痛鼻塞，目赤心驚，咽喉不利，舌瘡煩渴。下虛者，精滑便利，腰沉脚重不得睡。又肩項不便，四肢沉重，視不了了，食不知味，音嘶聲敗，爲真氣虛。腫瘀大痛，積日不潰，寒熱往來，大便秘，小便淋，心煩恍惚，爲邪氣實。又曰：真氣奪則虛，盛則實。又曰：諸痛爲實，癢爲虛。脈洪大數爲實，細微軟爲虛，虛則補之，和氣托裏，實則瀉之，疏利導氣，經云：血實則決之，氣虛則引之。元戎云：凡血氣壅盛，榮衛充滿，抑遏不行而爲癰者，當泄之以奪盛熱之氣。若人不思飲食，精神衰弱，榮衛短澁，寒搏而爲癰，唯補之以接虛怯之氣，此治虛實之大法也。

凡瘡疽痛息和寧，飲食知味，脈證俱平，唯在治本，用王道和平之藥治之，若脈實瘀腫，煩燥寒熱，脈證俱實，非猛烈之劑不能除。又有聚腫不潰，潰而膿清不暢，泄利，嘔吐不食，法當大補。

薛新甫云：病急而元氣實者，先治其標，病緩而元氣虛者，先治其本，或病急元氣又虛，必專治本而兼治標。大要腫高瘀痛膿稠者，元氣未損，治之易，漫腫痛微，膿清者，元氣虛弱，治之難。不腫不痛，漫瘧黯黑，不潰者爲虛之甚，治之尤難。

治之法，若瘧高瘀痛者，用仙方活命飲解之，後用托裏消毒散。漫瘧微痛者，用托裏散，不應，加薑、桂，若膿出反痛者，氣血虛也，八珍湯。不作膿，不潰腐，陽氣虛也，四君子加歸、薯、肉桂。不生肌，不收斂，脾氣虛也，四君子加白芍藥、木香。兼惡寒者，陽氣虛也，十全大補湯，加薑、桂。兼晡熱內熱，陰血虛也，四物加參、朮。兼嘔者，胃氣虛也，六君子加炮薑。兼自汗盜

汗，五臟虛也，六味丸料加五味子。食少體倦，脾虛也，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喘促咳嗽，脾肺氣虛也，補中湯加麥冬、五味。欲嘔少食，脾胃虛也，人參理中湯。腹痛泄瀉，脾胃虛寒也，附子理中湯。小腹痞滿足脛腫，脾腎虛也，十全大補湯，加桂、附。熱渴淋閟，腎虛陰火也，加減八味丸。喘嗽淋閟，肺腎虛火也，補中益氣湯、加減八味丸。

《瘍科選粹・灼艾法》 陳良甫曰：人年四十以上，患發背等瘡，宜安心早治。此證如虎入室，禦之不善，必至傷人。蓋言瘡發之初，當慎擇良方美法，或消其毒，或殺其勢也。李氏云：治疽之法，灼艾之功，勝於用藥，蓋使毒氣外泄，譬如盜入人家，當開戶逐之，不然則入室爲害矣。考《外科精義》所載，有豆豉、椒、薑、鹽、葱相和，搗爛捻作餅子灸法，有流黄灸法，有淨土作餅灸法，有蟒蟟蟲灸法，有乞火婆蟲灸法，有赤皮蒜搗爛作餅灸法，莫如大顆獨蒜灸之爲佳也。緣蒜味溫辛，有毒，主散癰疽，假火勢以行藥力，《外科精義》言之詳矣。若毒發有頭者，以蒜切片三分厚，貼頂上，以艾在蒜上灸之，每三壯一易其蒜。痛者，灸令不痛，蓋灸而痛者，毒在肌肉也，先及好皮，所以痛，次及有毒之肉，所以不痛。不痛者，灸令痛，蓋灸而不痛者，毒在皮也，先及有毒之皮，所以不痛，次及好肉，所以痛。若瘡毒漫漶無頭，用濕紙貼瘡處，但一點先乾處，即是瘡頭。若其頭大，則以淡豆豉、獨蒜，少加乳香搗爛，照瘡大小作餅艾灸之。痛否照依前法。未潰者則拔引鬱毒，已潰者則補接陽氣，大有回生之功，誠非藥力可到。且瘡不開大，肉不敗壞，瘡口易斂，皆一灸之效也。灸後以次服藥，庶幾可言十全。東垣曰：一日二日，十灸十活，三日四日，六七活，五日六日，三四活，過十數日者，不可灸。《精要》中又引，太學生史氏之母，患在背胛，微癢，瘡粒如黍，灼艾即消，隔宿復作，用實覆之，暈開六寸許，痛不能勝，歸咎於艾。適遇一僧至，自云：向曾病瘡甚危，灸至八百餘壯方甦，始知灼之未徹也，遂用艾如棗大，灸瘡頭及四旁，各數壯而痛止，至三十餘壯，赤暈悉退，又易艾如梅杏大者，灸四十餘壯，方食粥安寢，瘡突四寸，小竅百餘許，患肉俱壞而愈，此可見瘡之不可不灸，灸之不可不多。若以艾火熱痛是懼，稍效即止，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精要》言頭項見瘡不可用此法，以愚論之，艾之大小可也，何爲而不可用哉。且如所患疔瘡，毒盛者頃刻可危，藥力不能速到，非仗艾火，何以得解其毒？又考東垣治元好問腦疽，以兩核大艾炷，灸百壯，由此觀之，頭項之疽，未嘗不可用艾。雖艾大亦可也，其灼艾之功，非惟能解內發之毒也。文治參將燕河口外尖哨，爲蛇所傷，須臾兩目不見，疼痛至甚，擡入口內，令人來稟，製藥不及，乃以隔蒜灸法治之，數壯而痛止，再數壯而目漸明，三十餘壯而瘡口黄水長流，五十餘壯，目漸明而周身腫盡消。艾蒜之功，不亦奇歟！併記之。

《瘍科選粹・蟒蟟蟲灸法》 凡疳瘡惡瘡，諸藥不效，以蟒蟟蟲剪去兩頭，安瘡口上，以艾灸之，七炷一易，不過七枚無不效者。考日華子云，蟒蟟蟲治胸下堅滿障翳於膜，並治風瘧，桑柳樹內收者佳，若糞土中收者，可數惡瘡。是可見灸瘻瘡之當用糞土中蟒蟟也。乞火婆蟲灸法相同。

《瘍科選粹・豆豉餅灸法》 江西豆豉爲末，唾津和作餅子，大比瘡頭，厚如三文錢，置患處，以艾於餅上灸之，乾則頻易，若係背瘡，以漱口水調作餅子，未成即消，已成亦殺大勢。又法，以椒、薑、鹽、葱相和豆豉。

《瘍科選粹・淨土灸法》 瘡疽已見，取淨土水捻作餅子，照瘡頭大，厚二分，貼在瘡上，以艾灸之，一炷一易。瘡如黍米，灸四十九壯，瘡如錢大，日夜不住灸，以愈爲止。

《瘍科選粹・桑枝灸法》 發背不起，或瘀肉不潰，乃陽氣虛弱也。用桑枝燃火，吹息，稍近肉，取其火氣，灸患處片時，日三五次，以助腫潰。若腐肉已去，新肉生遲，宜灸四畔。陰瘡瘰癧流注，臁瘡惡瘡，久不愈者，亦宜用之。大抵此法，未潰則解熱毒，止疼痛，消瘀腫，已潰則補氣，散餘毒，生肌肉。其陽證瘡痛，如負重石，初起之時而用此法，即出毒水肉消。日久用之，雖潰亦淺，且不受苦楚。惟因其平易，人遂渺之，惜夫。

《瘍科選粹・騎竹馬灸法》 隔蒜灸法，既施於患處矣，而病之所自，又必直窮其源，故復有騎竹馬之法，以取其穴焉。其法取患人男左女右之臂，以肘尖着卓，小臂直竪，用直草一條，自兩臂橫紋量起，至中指肉盡處截斷，卻以竹杠一條，令患人裸身騎跨，兩人扶手，兩人抬起，身不偏僂，足不着地，以前所量草，自尾骶骨量至草盡處，用墨筆點記，此是取中，不是灸穴，復量患人中指中節，亦男左女右，上下俱以橫紋爲限截斷，而自墨點處，左右橫量，盡處是穴，左疽灸右，右疽灸左，或左右皆灸，蓋癰疽乃心火留滯之毒，此穴爲心脈所過之處，故灸此則心火流通，而毒散矣，誠有起死回生之奇效。又法，自背脊骨第二陷中，兩旁相去各一寸五分，名熱腑穴，各灸七壯，及足三里穴，能疏泄諸陽熱，永無癰疽之苦，故併附之。

《瘍科選粹・葱熨法》 凡癰疽及流注、結核、鶴膝、附骨等毒，先已用灼艾等法，而餘腫未消，宜以葱白搗爛炒熱，頻熨患處，冷則再易，其功最大。若跌撲傷損，亦照此法。若以南星、草烏爲末，拌入爛葱而熨，猶有神效。

《瘍科選粹・潰瘍》 凡癰疽膿熟自潰，或針烙而潰，毒氣已泄，即禀賦素厚者，不免氣血亦虧，宜早服排膿內補散，貼神異膏，日以猪蹄湯淋洗。

肉赤不斂，血虛有熱也。肉黯不斂，陽氣虛寒也。肉死不潰，脾氣虛弱也。肉白不斂，陽氣太虛，膿多不斂，氣血俱虛。他如不思飲食，胃氣虛也。膿少色赤，血虛也。亦有爲穢氣所觸者，乳香、沒藥之類和解之。風寒所逼者，防風、桂枝之類溫散之。審證施藥，存乎知者。

若瘀肉已腐，膿水淋漓，痛痛不已，必有筋膈住，致內膿不得出，必用針挑引出之。若畏痛延宕，多致不起。

若因寒邪凝滯，氣血不能榮衛而致肉白膿少，瘡口不合者，用艾湯每日淋洗，最要避風，或以松香煙徐熏之。

丹溪云：諸經之瘡，惟少陽厥陰之分，氣多血少，肌肉難長，理宜預防，若用驅毒利藥，伐其陰血，禍不旋踵。

諸瘡毒膿出盡，即用聖效散，鯽魚羊糞灰摻之。此時正趨吉辟凶之會，若風入即爲破傷風，濕入即爲破傷濕，二者害人最急，倉卒不知其因，最難認治。如因邪氣風濕攻搏，致於瘡再合生膿，宜仍用通和湯藥，次第取效，不可造次失手。

凡癰疽既破，膿出肉腐，宜貼拔毒膏，內補氣血。秋冬微加禦風寒之藥，十宣散、十全大補湯去桂，氣滯加香附。如毒熱大退，氣血未復，多加參、蓍、歸、地。

如膿雖潰而根脚赤暈，反開展不收，或大痛，此毒氣未退也。用金銀白芷散、十宣散去厚朴、桂，倍參、芪、當歸，加忍冬藤、連翹、犀角、瓜蔞根消毒之藥，夏秋加酒芩、黄柏、黄連、羌活。大都以補氣血藥爲主，解毒藥佐之。不宜補者，忍冬丸。

破後不潰，瘡口堅硬者風也，用蜈蚣散敷之。蠹肉不腐者，雄黄、輕粉敷之。

凡潰後肉不長，氣血不護，易着風寒，時用芪艾湯熏洗，生肌長肉藥敷之，乳香膏長肉等膏貼之。或肉雖長而色紫者，餘毒也，地榆活血散敷之，追毒膏貼之。即紅活而口自收，或瘡口大癢，以細茶葱鹽煎湯熱洗。

凡瘡口易收而皮嫩薄者，未可便去拔毒、乳香等膏药。

凡癰疽發背，不論大小，有疼無疼，或熱或不熱，但腫赤煩熱，即用緊急收赤腫藥圍定，不令引開，中間即用緊毒散貼之，急令散毒外透，內服排膿縮毒內托湯藥皂角刺之類，破後急須托裏內補參芪之類，其有氣血陰陽虛實之證，悉照薛立齋加減托裏消毒方施治。

脈緊而數者，膿未成。但數者膿已成。手按大熱者，已有膿，不熱者無膿，牢硬者未膿，軟鞭者已膿。手足指稍及乳上，宜令膿熟大潰，方可開之。

癰皮薄腫高，疽皮厚腫堅，初發並宜灼艾。唯癰成膿則宜針，疽成膿則宜烙。凡癰疽潰熟膿透，其勢盈欲溢，宜用替針丸咬破，不半日自潰。

癰疽已成，膿不得出，痛不可忍者，用巴豆壹枚，去膜不去心，油鹽豉拾肆粒，含去皮令軟，同研爛，入真麝香少許，捏作餅子。或用少稀糊捏作餅子，如鼠糞大，用紙撚子送一粒入瘡口，少時大痛，膿即出。

烙法者，因膿潰汪洋，奈皮肉粗厚難穴，不門一竅以出之，使腐肉挾毒熱之氣，久留肉腠間，將好肉亦化爲膿腐，此烙法有溢於潰瘍也。若根淺皮薄者，何必假此以賣弄手段乎。

凡烙法已見於前論，大約用大熟針，用麻油火燒紅，正頭上烙之，初入肉少横插入，不得正中，恐傷膜。如已破潰者，並不用。

發表：潰後發熱頭痛，脈緊而浮，虛而兼表邪也，補中湯加川芎、白芷二劑，再加服托裏藥。

潰瘡捋斂，遍身作癢，脈浮用消風散，再加服托裏藥。

攻寒：凡癰疽煩燥發熱作渴，脈數而實，係熱毒內攻，不論冬春，俱用內疏黄連湯，再用金銀花散，加連翹、山梔等藥。

清熱用黄連解毒湯，或托裏消毒散。便秘脈實者，消涼飲。

凡膿潰之後，脈澁遲緩者易愈，以其有胃氣也。脈細而沉，時真者，裏虛欲變證也。洪滑粗散者難療，以正氣虛而邪氣實也。若潰後發熱作渴，膿出愈多，皆爲惡候，亦真氣虛而邪氣實也。

凡氣血充實之人，患瘡皆腫高，色赤易腐易潰，膿稠易斂。怯弱之人，多不起發，不腐難潰，膿清不斂。若不審察，一概尅伐，虛虛之禍，所不能免。

寒證：托裏理中湯　主寒變內陷，膿清，皮膚涼，嘔食氣短。見前惡

候條。

補虛：加味十全湯　治癰疽潰後，補氣血，進飲食，潰瘍要劑。

黃芪　地黃　當歸　川芎　人參　茯苓　芍藥　白朮　陳皮各一兩　粉草　五味子　桂心各五錢　烏藥七錢

每服一兩，生薑、大棗煎服。丹溪云：此湯須看年之老壯、資稟壯弱、症之緩急、時令寒熱加減用之。

補中益氣湯　治瘍潰之後，元氣怯弱，四肢怠倦，口乾煩熱，脈洪大無力，或頭痛惡寒，自汗氣喘，身熱心煩。宜於陽虛下潛者。

黃芪一錢五分　升麻　柴胡　陳皮各三分　甘草　人參　當歸　白朮各一錢

右薑三片，棗三枚，水煎服。

人參養榮湯　證略如上，多服不變他證。

人參　陳皮　黃芪　桂心　當歸　白朮　甘草炙各一錢　遠志去心，五分　白芍藥一錢五分　熟地　五味子　茯苓各八分

右薑棗同煎。

四君子湯　主脾胃虛弱，瘡痛不散，潰不能斂，以此補脾胃。若食不化作嘔，大便不實，脾氣虛寒，吐血者尤宜，以氣能攝血也。凡氣血俱虛之證，於此方中加當歸。若用四物沉陰之藥，脾胃復傷，諸證蜂起。若命門火衰，脾土虛寒者，加服八味丸，以補土母。

人參　茯苓　白朮各二錢　甘草一錢

右薑棗水煎服。

六君子湯　主壯榮氣，即前方加陳皮、半夏。

四物湯　主血虛發熱，或潰後內熱煩躁者，宜服此。若脾虛不能生血者，宜四君子湯，加當歸、酒炒白朮，以補脾，所謂血生於脾也。

熟地　當歸各三錢　川芎一錢五分　白芍藥二錢

八珍湯　主調和榮衛，滋養血氣，順理陰陽，退虛熱，進飲食。此氣血兩虛之總劑，即四物、四君子合加薑、棗。

十全大補湯　主潰瘍發熱惡，作痛，膿出不止，或清，或自汗盜汗，潰不能斂，氣血不足之人，結腫未成膿者。本方加枳殼、香附、連翹服之自消，即四物、四君子，加肉桂、黃芪，加薑、棗煎。

黃芪人參湯　治瘡瘍潰後，食少不臥，及有虛熱。

黃芪　二錢　人參　白朮　麥門冬　蒼朮　陳皮　升麻　甘草　五味子　當歸身各一錢　黃栢四分　炒麴五分

托裏當歸湯　治潰瘍氣血俱虛，瘡口不斂，或晡熱內熱。

當歸　黃芪　人參　熟地　川芎　白芍藥各一錢　柴胡　甘草各五分　麥冬湯　治癰疽潰後膿水不絕。

麥門冬　黃芪　五味子　白茯苓　人參　官桂　當歸　遠志　芎藭各一兩　甘草炙，七錢五分

托裏散　東垣隨證加減法：氣血虛頭痛，加五味子。恍惚不寧，加茯神、人參。虛而發熱，加地黃、瓜蔞根。潮熱，加柴胡、地骨皮。渴不止，加知母、赤小豆。虛煩，加枸杞、天門冬。自利，加厚朴。膿多，加當歸、川芎。痛甚，加芍藥、乳香。肌肉生遲，加白斂、肉桂。有風邪，加羌活、細辛。心悸，加丹砂。口目瞤動，加羌活、細辛。嘔逆，加丁香、藿香。痰多，加半夏、陳皮。原方見初起湯药條。

作痛：膿潰後反作痛，此虛證也，宜補也，托裏散倍參、蓍、歸、地。脈數虛作痛，屬虛火，宜滋陰，托裏散加生地。脈數實而痛，邪氣實也，宜泄之。脈實便秘而痛，邪在內也，宜下之，清涼飲。脈濇而痛，氣血虛寒也，溫補之，定痛托裏散。

人參內托散　治瘡瘍潰膿作痛。

人參　黃蓍　當歸　川芎　厚朴　防風　桔梗　白芷　官桂　紫草　木香　甘草

右各等分，入糯米一撮，煎服。

未潰之瘍，宜憎寒壯熱。若膿已潰之後，如傷寒家表證之得汗，汗出而反大熱，則爲傷寒壞證矣。凡患癰毒人，膿血已潰，所去過多，津液枯竭，多病於渴，縱有發熱燥擾之症，不可他治，宜益榮生津之劑，如脈浮惡寒發熱，陽氣虛也，宜補中益氣湯。脈濇而熱，血虛也，宜補血四物、人參養榮湯。午前熱，主於補氣。午後熱，主於補血。脈浮數而發熱，邪在表宜散。脈沉數發熱，邪在裏宜下。

托裏消毒散　發熱加減，見本方下，方見前癰疽用藥條。

發熱惡熱大渴不止，或煩燥肌熱，脈洪大，按之無力，或鼻乾目痛，係血

虛發燥，當歸補血湯主之。

黃芪散　治癰潰後，補虛去客熱。

黃芪　石膏各二兩　知母　麥門冬　桂心　熟地　人參　白芍藥　白茯苓　升麻各一兩　甘草五錢

右每服用四錢，水煎，日三四服。

當歸補血湯

黃蓍一兩　當歸三錢，酒拌

右藥作一服煎

加味逍遙散　治肝脾血虛，內熱發熱，遍身搔癢，寒熱，肢體作痛，盜汗怔忡，食少不眠。

甘草　當歸　白芍藥　茯苓　白朮　柴胡各一錢　桂皮　山梔各七分

右水煎服。

梔子黃芩湯　治潰瘍後，因傷飲食，發熱不住，用以退熱。

漏蘆　連翹　山梔　黃芩　防風　石韋如無以桑皮代　甘草　生犀角　人參　苦參　茯苓去皮，二錢　黃蓍一兩

右每服四錢，水煎。

惡寒：瘍瘡潰後惡寒，用四君子，加桂或炮薑，倍黃蓍。大料四劑。若膿水尚多，投八珍湯加桂數劑。瘡口不合，用十全大補湯，加炮附子五分數劑。仲景云：脈虛則血虛，血虛乃生寒，陽氣不足也。瘡瘍脈虛，宜托裏養血。

禁忌：潰後忌五香散，蓋香燥藥多走泄。經云：熱傷脾，熱傷氣。今曰益脾養氣，若施之於癰瘍，似有暢達之理。潰瘍後用香燥，恐發濕熱，損真陰也。

薰洗：雄黃解毒湯　治一切癰疽潰爛，毒熱盛者，先用此藥二三次，以後用猪蹄湯。

雄黃一兩　白礬四兩　寒水煆一兩。

右用滾水四五碗，乘熱入前藥一兩洗之，以太乙膏或神異膏貼之。

猪蹄湯　凡瘡有口，即須用之洗濯。

白芷　黃芩　當歸　羌活　露蜂房　赤芍藥　甘草各等分

右以瘡之大小爲料之輕重，先將猪前蹄兩隻，重一觔，用白水三升，煮爛，將汁分作二次，澄去面油，每次用藥一兩，投於汁中，再用文武火煎數沸，以舊帛蘸汁，溫溫徐揩瘡上，死肉惡血，隨手洗下，即以帛挹乾，避風及入口氣，洗方惟此最效。用露蜂房者，以毒驅毒也。

神異膏　治癰疽壞爛，及諸瘡毒。

雄黃五錢　滑石倍

右爲末，先將瘡洗淨，後摻此藥，外用綿帛覆蓋。凡破爛洗後，俱用此貼之。

夫肌肉乃脾胃之所主，潰後收斂遲速，全因血氣盛衰，但當大補脾胃，不宜泛敷生肌之藥。若毒膿未盡，速用生肌，反增潰爛，壯盛人不免復潰，怯弱氣虛人至於潰爛不斂，可不慎歟。

薛氏云：諸瘡不生肌而色赤，血熱也，四物如山梔、連翹。白色者氣虛也，四君子加當歸、黃芪，晡熱內熱，陰血虛也，四物加參、朮。膿水清稀，氣血虛也，十全大補湯。食少體倦，脾虛也，補中益氣湯。煩熱作渴，飲食倍常，胃火也，竹葉黃芪湯。不應，竹葉石膏湯。熱渴，小便數，腎虛也，加減八味丸料煎服。若敗肉已去，新肉微赤，四沿白膜，此胃中生氣，但用四君子湯培補之。

瘡瘍皆由胃氣不調。瘡瘍之潰，由胃氣腐化。瘡瘍之斂，由胃氣榮養。東垣云：胃乃生發之源，爲人身之本。丹溪云：治瘡瘍當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誠哉是言也。

《精要》生肌散

密陀僧　白礬灰　乾臙脂　定粉各五錢　滑石　寒水石　龍骨　烏賊魚骨各二兩

右爲極細末，摻瘡口上。

平肌散　治諸瘡久不斂，見後摻藥方。

立應散　治諸瘡血出不止，並久不生肌。

黃藥子七錢五分　寒水石煆一兩五錢

右爲末，一切金刀傷，以藥敷之，絹帛紮定，止痛不作膿，乾貼生肌定痛。一方有白芨、乳香、輕粉。

生肌散　治瘡口不合。

木香二錢　黃丹　枯礬各五錢　輕粉二錢

右爲末，用猪膽汁拌勻晒乾，再研極細摻患處。薛氏云：此方乃解毒去腐搜膿之劑，非竟自生肌藥也。蓋毒盡則肉自生。患者往往用龍骨血竭之類，速求生肌，不知餘毒未盡，反增潰爛，肌何由生？然又當酌量氣血虛實，於托裏諸湯藥求之。

至於背瘡、杖瘡、瘍火瘡，用神效當歸膏，去腐生新止痛大效。

收口：斂瘡口，用木香檳榔散，用之決不疼痛。更以蠟油塗瘡上生肌。斂肉甚速，然只可用於膏粱熱瘡，貧寒地人反忌之。

木香檳榔散

木香　檳榔　黃連各等分

右爲末，新汲水調攤紙上貼之，乾則更易。

寒瘡斂口：

當歸身一錢　青皮二分　木香一分　黃連五分，寒瘡不可用

右爲末，蠟油調塗瘡口。

聖效散　治收斂瘡口，見摻藥方。

桃紅散　治斂口定痛，辟風邪，見後摻藥方。

一方用大鯽魚一枚，去腸胃，入羯羊糞令滿，烘極焦黑爲末，摻瘡口即收，累用有效，須候膿盡肌生時用之。

《精要》論瘡瘍不斂，肉白膿少，爲瘡口冷滯，乃氣病血枯，不潮於瘡所致，宜以艾葉入瓦器內燒熏，仍以艾煎濃湯，於避風處淋洗，及將艾葉漬湯患處，一日一次，洗訖再燒松香煙緩熏之，再用神異膏貼之，勿近穢惡之氣，及經行婦人。按：熏洗之法亦可用，但不求其本，而歸過於冷滯，恐亦未確。大抵潰瘍宜洗，若非補接之藥以實其內，又恐淋洗祇一時之快，而病體疲憊，非此可還元氣，不用參、耆，何時奏效？

黃丹散　治斂瘡口。

黃丹煅濕氣　枯礬　龍骨　寒水石　乳香　木香　黃連　黃芩　檳榔　臘粉各三錢　腦子少許

右爲末，隨瘡乾濕摻之，乾用艾湯洗濕摻之。然用藥不宜太早，須膿血去盡，臨好用此藥。

凡癰疽肉色已黯不得去，用巴豆去殼，炒黑研成膏塗之，死肉即腐。若初起用以點患處，其毒自消，腐肉塗之即潰。

但凡惡瘡頑毒，元氣無虧，久不收斂者，內有毒根也，以紙撚蘸此膏，維紲入瘡中，無不神效。

有等元氣虛弱，或因藥力尅伐，而致胃氣虧損，毒氣散漫，中黯外赤，不腐不潰者，內服大補之劑，外塗此膏，至四五日內，赤黯之界，定自開裂，死肉漸漸脫潰，仍用純陽之藥補接元氣，則收斂亦易，杖瘡肉死併可治之。

一方，死肉不去，用白丁香霜梅爲末，瘡深者紲之，淺則乾摻於膏藥之上。

一方，於膏藥內入雄黃、巴豆少許，不傷好肉，只去惡肉，又有加乳香、沒藥亦妙。

《瘍科選粹・調攝將護、禁忌》　癰疽生發，治之宜早，因循怠慢，必致大潰。若輕謁庸醫，危殆立至，尤宜戒之。而病人尤戒恚怒悲憂，信任口腹，恣意作勞，唯宜恬靜寡思，節慾耐煩，斯爲不藥之醫也。

慎風寒，謹口腹，適起居，毋專坐專立，多言多動，药餌精潔，湯粥適時，斯爲攝生之大要。調補諸方，參查潰瘍證治。

東垣曰：瘡瘍食肉，乃自棄也。瘡瘍乃榮氣而作，今反補之，自棄何異，此言口腹不可不謹也。

仲景治傷寒，有汗吐下三法。東垣治瘡瘍，有疏通、托裏、和榮衛三法，用之貴乎得宜耳。假如瘡瘍瘡硬木悶，煩熱便秘，脈沉而實，其邪在內，當疏其內而下之。瘀腫作痛，而便利調和，脈見浮洪，邪在表，當先托裏而汗之。元戎云：榮衛充滿遏抑而爲癰者，當泄之，以奪盛熱之氣。榮衛虛弱壅滯而爲癰者，當補之，以接虛怯之氣。然而東垣云：瘡瘍雖面赤伏熱，不得攻裡，裏虛則下利。仲景云：瘡家雖身疼體痛，不可發汗，汗之則發痙。苟不詳審，妄爲攻汗，以致氣血虧損，壯者多致難斂，老者甚致不救。

東垣云：不得攻裏，爲陽氣怫鬱，邪氣在經，理宜發表也，故曰火鬱則發之。雖大便數日不至，亦只攻表，發散陽氣，少加潤燥以通之。如見風脈風證，只用發表風药，大便自通，若只乾燥，尤貴潤之，切不可下。

丹溪云：大黃治癰疽之要藥，以其宣熱拔毒也。然又言患癰疽者忌泄瀉者何？蓋用大黃，因病體實而大腑秘結，有積熱沉痼之積者發也，止可破結導滯，推移轉動而已，豈可視爲常劑，排日不廢之藥乎。若瘡瘍始作，腫在肌肉，若非大滿大實之證，自當用仲景發表之法，借五香湯爲例，散之於外，

何必峻下，以奪其裏乎。

大便秘實，有因氣不降者。寒熱有因氣血不和者，貴在詳審，不宜便以爲實而攻下，以爲外感而表散也。

輕病戒用重劑，如敗毒內托之劑，當察病熱輕重，邪蓄表裏而消息之，苟率爾投治，實實虛虛，七惡蜂起矣。

患瘡瘍治法，膏粱與貧寒之人不同。膏粱人禁戒厚味，恐引宿火之熱，故用芩、梔、苦、參、犀角，佐參、芪可解。食毒之熱，若寒月與虛人，又不可執一也。

排膿十宣散瀉氣燥血，止可施於些小腫瘍耳。虛人及甚者，忌用。藥見本方下。

內托不可施於老弱，蓋內托散，一日至三日之內，進數十劑，防毒氣攻衝臟腑，名護心散。此專治服丹石之藥致病者，非必用之劑，若老年病深人，恐不勝也。

癰疽不熱不痛，切忌用涼藥敷貼，恐倡毒入內。

《內經》云：五臟不和，九竅不通，六腑不和，留結爲癰。又云：形傷痛，氣傷癢。此則臟腑不和，瘡發於外也明矣。一切塗貼寒涼，豈能調和臟腑，宣通氣血耶。設使癢痛熱渴，脈滑數而有力，屬純陽證，宜內用濟陰丹，外用抑陽散，則熱毒自解，瘀滯自散。若似癢不癢，似痛不痛，似潰不潰，似赤不赤，脈洪數而無力，屬半陽半陰，宜內用冲和湯，外有陰陽散，則氣血自和，瘀滯自消。若微腫微痛，或色黯不痛，或堅硬不潰，脈洪大，按之微細軟弱，屬純陰證，宜內服回陽湯，外敷抑陰散，則脾胃自健，陽氣自回。

丹溪先生云：敷貼小劑，以應酬輕小熱證自可。若不辨陰陽證之分，妄敷寒涼之劑，迷塞腠理，凝滯氣血，毒反內攻，肌肉反死，況氣得寒不運，血得寒不散，瘀肉得寒不潰，新肉得寒不生，治者審之。

加味十全湯見潰瘍條。

人參內補散　主將養潰瘍，內芩、桂、麥冬、木香四味，宜斟酌用。

白芍藥　黃芩　白茯苓　粉草各五分　桂心　人參三分　麥門冬　當歸　熟地　木香各六分

右黃芩瀉肺，麥冬補中，木香行氣，加薑、棗煎。

八珍湯見潰瘍條。

托裏黃蓍湯　治諸瘍潰後，膿多內虛。

白茯苓　人參　遠志　麥門冬　黃蓍　當歸各八分　官桂二分　五味子三分

右水煎服。

內托散　治癰疽潰後，內虛氣虛，初發亦可用。

當歸　川芎　黃芪　厚朴　桔梗　防風　甘草　人參　白芷　白芍藥各五分　官桂三分

右爲末，溫酒服。

黃蓍茯苓湯　治潰後，托裏，除虛熱。

五味子五分　官桂二分　黃蓍　白茯苓　麥門冬　川芎各八分

右薑棗煎，日進三服。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渴證》薛云：若瘡瘍作渴，煩痛發熱，二便調和者，熱在上焦也，用竹葉石膏湯。瘭痛發熱，大便秘澀者，內臟熱也，用四順清涼飲。若煩腫痛甚者，熱毒蘊結也，用仙方活命飲。漫腫微痛者，氣血虛壅也，用補中益氣湯。若因胃火消爍而津液短少者，用竹葉黃蓍湯、補中益氣湯。若因腎水乾涸作渴，口舌乾燥者，宜加減八味丸，或補中益氣湯。

凡癰疽發渴，乃氣血兩虛，用參蓍以補氣，歸、芍以補血，氣血完，津液生，渴自止。或用黃蓍六一湯。

疽愈後發渴，最惡證，唯加減八味丸最妙。蓋癰疽多因虛而得，疽安發渴，宜服此丸。未渴先服，永不發渴。陽氣虛寒，手足厥冷，用補中益氣，或十全大補湯，加薑桂。

竹葉黃蓍湯　治癰疽大渴，發熱，小便如淋。

生地　黃芪各二錢　當歸　淡竹葉　川芎　甘草　白芍藥　黃芩　栝蔞根　人參各一錢　石膏煅，一錢　麥冬二錢

右薑三片，水煎。

薛氏云：前證乃七惡中之一也，此方治之甚捷。大抵脈浮大，熱渴，宜發散表邪。脈沉實，熱渴，宜疏導內邪。若潰後作渴，屬氣血兩虛，宜大補氣血。若服此湯而脈反大，熱愈甚，渴愈作，乃爲敗症，蓋真氣虛邪氣實也。今治潰湯，多以石膏、黃芩二藥，性冷不用，若胃火，胃經熱毒未靜者，非此不治。

托裏養榮湯　治氣血俱虛，膿血大泄，作渴兼發熱。見惡候療治，川芎、白朮二味宜減。

黃蓍六一湯　治渴補虛之要劑，常服可免癰疽之患。

綿黃蓍鹽水潤炙六兩　甘草一兩半生半熟

右每一兩，水二鍾煎，加人參尤妙。或爲末，每服二錢，白湯調下。

竹葉石膏湯　治胃火大盛，腫痛作渴。

淡竹葉　石膏　桔梗　木通　薄荷　甘草

右各等分，加薑水煎。

葛根散治癰疽瘡熱，口渴或嘔。

葛根　黃蓍　升麻　麥門冬　瓜蔞根　赤芍藥　生地黃　梔子各一錢

黃芩七錢五分　甘草五錢，生用

右每用四錢，水煎，不拘時溫服。

桑枝湯　補血氣，生津液，大治口渴兼補肺腎之良藥。

用嫩桑枝，細切一升炒，用水三升，煎一升，日服無時，以多爲妙。《抱朴子》云：治風痹乾燥，臂痛脚氣，四肢拘攣，上氣暈眩，久服補肺消食。

加減八味丸　止渴，三日見效。見惡候療治。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嘔證》　嘔證有二，其一謂初發，伏熱在心，宜托裏散。其一謂氣虛，宜托裏兼補。　丹溪云：　諸逆衝上，皆因於火，然治須分先後。腫瘍嘔，當作毒氣上攻，潰瘍嘔，當作陰虛。老年人，尤宜參、朮竣補。　河間云：　瘡瘍嘔逆者，涇氣侵胃也，藥中倍白朮。如兼肝氣者，白朮不可用。

薛云作嘔難，泥毒氣上攻，而概用敗毒等藥，如熱甚煩痛，邪氣實也，仙方活命飲解之，作膿煩痛，胃氣虛也，托裏消毒散補之。膿熟脹痛，氣血虛也，先用托裏散，替針丸泄之。煩痛便秘，熱蘊於內也，內疏黃連湯導之。若因寒熱傷胃而嘔者，托裏健中湯。胃寒少食，托裏益中湯。中氣虛寒而嘔，托裏溫中湯，肝木乘脾土而嘔，托裏抑青湯。胃浣有停痰者，托裏清中湯。脾虛作嘔，托裏益黃湯。鬱結傷脾而嘔，托裏越鞠湯。當各究其源而施治之。丹溪雖有腫瘍作毒氣上攻，潰瘍作氣虛之說，亦大概言之耳，大約熱毒內攻者少，胃虛寒而嘔者多。

新甫治一發背，潰後忽嘔而瘡痛，胃脈弦緊，或以爲餘毒內攻。按東垣云：　嘔吐無時，手足厥冷，臟腑之虛也。丹溪云：　潰後發嘔不食者，涇氣侵於內也。又云：　膿出反痛，是其虛也。今胃脈弦緊，木乘土位，非虛而何？乃以六君子湯，加酒炒芍藥、砂仁、藿香，參以補氣血而安，大抵涇氣內侵，或感穢氣作嘔，必喜溫而脈弱，熱毒內攻而作嘔者，必喜涼而脈數，必須辨明。

加減消毒散　治胃虛作嘔，去白芷、連翹、金銀花，加參、朮、霍香。見腫瘍。

托裏益中湯　治中氣虛弱，飲食不思，瘡不消散，潰而不斂。

人參　白朮　陳皮　半夏　茯苓　炮薑　木香　炙甘草

右加薑棗，水煎服。

托裏抑青湯　治脾虛爲肝木所侮，不近飲食，胸膈不利。

人參　白茯苓　白朮　半夏各一錢　柴胡　白芍藥　甘草各五分　陳皮一錢

右薑棗，水煎服。

托裏清中湯　治胃虛有痰，不思飲食。

人參　白朮　陳皮　茯苓各一錢　半夏八分　桔梗七分　甘草五分

右加薑棗，水煎服。

托裏益黃湯　治脾土虛寒，水反侮土，嘔吐泄瀉，方見惡候。

托裏越鞠湯　治六鬱所傷，脾胃虛弱，不思飲食。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第二十五・痛證》　癰瘍之證，寒熱虛實，皆能作痛，止痛之法，因時制宜，不止乳、沒可以止痛。

薛新甫云：　瘡瘍之作，由於六淫七情所傷，其痛也，因氣血凝滯所致。假如熱毒在內，便秘作痛者，內疏黃連湯導之。熱毒識盛，煩腫作痛者，黃連解毒散，不應，仙方活命飲解之。瘀血凝滯而作痛者，乳香定痛散和之。作膿而痛者，托裏消毒散排之。膿腹而痛者針之，膿潰而痛者補之。若因氣虛而痛，四君子加歸、芪。血虛而痛，四物加參、蓍。腎虛者六味丸，口乾作渴，小便頻數，加減八味丸。此止痛之大法也。

托裏消毒散加減法　高痛煩痛者，熱毒加黃連。漫腫微痛者，氣虛，去金銀花、連翹，加參、朮。腫赤作痛，血凝滯也，加乳、沒，或仙方活命飲。膿出反痛，爲氣血兩虛，去金銀花、連、白，加參、蓍。漫腫不痛，死肉不潰，爲氣

虛，去三味，加參、朮，不應，加薑、桂，甚則加附子。原方見用藥論。

黃耆人參湯　治膿血大泄，敗身痛甚。

人參　蒼朮　白朮　陳皮　麥門冬　當歸　神麴　甘草　五味子各一錢　黃耆炙，二錢　黃檗　升麻各四分

右薑棗各三枚煎。

薛云：前證乃七惡中之二，宜治以此方。亦有潰後虛而發熱，或作痛者尤妙，若痛止而大便不實，去黃柏、麥門冬。當歸亦宜去。

加味解毒湯　治大痛不止，服此即效。

黃耆鹽水炒　黃連　黃芩　黃柏　連翹　當歸酒炒。各七分　甘草　白芍藥　梔子仁炒。各一錢

按：此方宜脈洪大有力者，以此解之，甚妙。亦有便秘脈實而痛者，宜內疏黃連湯下之。若潰後反痛，宜內補黃耆湯補之。

內補黃耆湯

黃耆鹽水炒二錢　熟地　人參　茯苓　甘草炙。各五分　白芍藥　川芎　官桂　遠志　當歸各八分　麥門冬五分

右薑三片，棗三枚，水煎服。

當歸和血飲　治瘡瘍未發出肉，痛不可忍，兼治婦人產前產後腹痛。

當歸二錢　乳香五分　白芍藥三錢　沒藥一錢五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用水一盞，煎七分，和渣服，或用酒煎。瘡既發出不必服。

人參內補散　治瘡瘍已潰，作痛不止。方見調攝。評見前。

乳香定痛散　治一切瘡瘍潰爛疼痛。

乳香　沒藥各五錢　寒水石　滑石各二兩　冰片一錢

右爲末，擦患處，立止，加南星、半夏，能止痛，加蓖麻仁尤佳。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出血證》　瘡瘍出血，因五臟之氣虧損，虛火動而妄行也，以犀角地黃湯爲主。若氣血俱廢，宜十全大補湯。陰火動，用六味丸。氣虛，用補中益氣湯。

瘡瘍出血煩燥，脈洪大無力，用當歸補血湯，或八珍湯，加黃耆、山梔尤妙。又云：血脫補氣，此陽生陰長之理，用四君子，加熟地、芎、歸。若用涼血降火沉陰之劑，則脾土復傷，不但血不歸源，而命亦不保矣。

濟生犀角地黃湯　治胃火血熱妄行，吐衄或便血。

生地黃　赤芍藥　牡丹皮　犀角各一錢五分　升麻　黃芩炒。各一錢

右煎熟，入犀角末服。

若怒氣所傷，加山梔、柴胡。若脾氣虛不能攝血，用歸脾湯、補中湯。若肝脾火動而妄行，用加味逍遙散。若血虛有火，用四物加炮薑。若腎經虛火，用六味丸，不應，加肉桂。

聖愈湯　治諸瘡血出不止，以寒水石細末摻之，立止。如血出多而心煩不安，不得臥，此亡血也，此方主之。

熟地黃　生地黃各三錢　當歸二錢五分　川芎二錢　黃芪五分　人參三分

右作一服，水煎熟，服無時。

加減托裏消毒散　膿多帶赤，血虛也，去金銀花、連翹、白芷三味，加歸、地、參、朮。如不應，暫用八珍湯加丹皮。忿怒後脯熱血出，肝火血虛也，去上三味，加丹皮、黑山梔、熟地。不應，亦用八珍湯。面青脇脹而出血，肝氣虛而不能藏血也，去上三味，加山茱萸、山藥、五味子，兼用六味丸。食少體倦出血，脾氣虛而不能攝血也，去上三味，加參、朮、歸、地，不寐加遠志、棗仁、茯神、龍眼肉，或兼用歸脾湯。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大便秘結證》　東垣云：瘡瘍熱毒深固，嘔宛心逆，發熱而煩，脈沉而實，腫硬木悶，大便秘結，此毒在臟腑，宜疏通之，故曰疏通其內以絕其源。

又曰：瘡瘍及諸面赤，雖有伏火，不得妄攻其裏，若陽氣拂鬱，邪氣在經，宜表發以去之，故曰火鬱則發之。

凡痞脹大便不通，乃直腸乾涸，用猪膽汁導之，若腸胃氣虛，血涸不通者，宜十全大補湯培養之，若潰瘍見此證，因氣血虧損，腸胃乾涸，法當大補爲主。若不審虛實，一於疏利，必致大誤。

潤腸丸　治脾胃伏火，大腸結燥，或風熱血結宜此方。

麻子仁　桃仁各一兩　羌活　歸尾　大黃　皂角刺　秦艽各五錢

右爲末，煉蜜爲丸，或加猪膽汁，每下四十丸，若結在直腸，宜猪膽汁導之，而不結燥者，急補元氣，禁此藥。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大便瀉利證》　瘡瘍大便泄瀉，或因寒涼尅伐，脾氣虧損，或因脾氣虛弱，食不尅化，或因脾虛下陷，不能升舉，或因命門火

衰，不能生土，或因腎經虛弱，不能禁止，或因脾腎虛寒，不能司職。

主治之法，若寒凉傷脾，用六君子加木香、砂仁，送二神丸。脾虛下陷，用補中送二神丸。命門火衰，用八味丸料，送四神丸。腎虛不禁，用薑附湯加吳茱萸、五味子。脾腎虛寒，用參附湯送四神丸。凡腸鳴泄瀉，多屬脾氣虛寒，法宜溫補，治如前法，多有可生。

加減托裏消毒散　治脾氣虛寒，腸鳴泄瀉，腹冷，去金銀花、連、芷三味，加炮薑、木香，手足逆冷，虛寒已甚，加附子煎送四神丸。

和氣飲　治癰疽潰後，氣虛滑泄，四肢逆冷。

蒼术四兩，米泔水浸一日，洗淨晒乾，再以米醋拌炒黃之　陳米半升　甘草　青皮各一兩　良薑　肉桂　乾薑炮各五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用炒茴香末五分相和，溫酒送下，不拘時服。

四神丸　治脾氣虛弱，大便不實，飲食不健，小腹作痛，兼治産後泄瀉，肚腹作痛。

肉豆寇　五味子各二兩　補骨脂四兩　吳茱萸浸炒，一兩

右爲末，別以水二碗，生薑八兩，煮紅棗一百枚，熟爛去皮核，和藥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食前白湯下。

二神丸　治同四神丸，主五更泄瀉，大便不實。如不應，乃命門火衰，急佐八味丸補火。

破故紙四兩　肉荳寇二兩

右爲末，用大紅棗四十枚，生薑四兩，煮丸如上法。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小便淋悶頻數證》　瘡瘍小便淋瀝頻數，或莖中澁痛者，腎經虧損之惡證也，宜加減八味丸以補陰。足脛逆冷者，宜八味丸以補陽。若小便頻而黃，宜四物湯，加參、朮、麥冬、五味以滋腎。若小便短少，宜補中益氣，加山藥、麥冬、五味以補脾肺。若熱結膀胱而不利，宜五淋散以清熱。若脾氣燥而不能化，宜黃芩清肺飲以滋陰。若膀胱陰虛，陽無以生，宜六味丸。若膀胱陽虛，陰無以化，宜滋腎丸。腎虛之患，多傳此證，非滋化源不救，若用黃栢、知母，反瀉其陽，以速其危。若老人陰痿思欲，精內敗，莖中澁痛不利者，加減八味丸，加車前、牛膝，不應，更加附子。王太僕云：無陰則陽無以化，無陽則陰無以生，當滋其化源。苟專用淡滲，復損其真陰，乃速之危也。

托裏消毒散加減法　莖中痛，小便不利，精內敗也，去連、白、金銀三味，加山茱萸、山藥、澤瀉，佐以六味丸。愈便愈痛，去三味，煎送六味丸。食少体倦，口乾飲熱，小便黃短，脾肺虛熱也，去三味，加五味子、山茱萸，佐以六味丸。勞役便黃，元氣陷也，去三味，加升、柴。午後小便黃短，腎虛熱也，去三味，加升、柴，煎送六味丸。

滋腎丸　治腎經陰虛，發熱作渴，便赤足熱，腿軟，凡不渴而小便澁者，熱在下焦血分，最宜此藥。經云：無陰則陽無以化。若脾肺焦熱，又當滋其化源。

知母　黃栢各酒炒一兩　肉桂二錢

右爲末，水丸，每服百丸，白滾湯送下。

清心蓮子飲　治膀胱氣虛，濕熱，玉莖痛癢，莖竅滋滯，口苦便赤，或致白濁，夜安晝熱。

黃芩　麥門冬　地骨皮　車前子　甘草炙。各一錢五分　石蓮子　白茯苓

黃蓍　柴胡　人參各一錢

右每服加棗三枚。

玉淋散　治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或小便如豆汁，或如砂石，或如凍膏，或沸熱便血。

當歸　甘草各一錢五分　赤芍藥　山梔各二錢　赤茯苓一錢五分

右每服加燈心煎。

清肺飲　治渴而小便不利，乃肺經有熱，是絕寒水生化之源，宜此藥清化源。

茯苓二錢　猪苓三錢　澤瀉　琥珀　薏麥各五分　通草六分　木通　藕蓄各七分

車前子一錢　燈草一分

琥珀散　治諸般瘡癰，表裏有熱，小便去澁。

白茯苓　黃芩　茵陳　紫草　薏麥　茅根　石韋　烏藥　琥珀　連翹　車前子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三錢，燈心湯調下。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頭痛眩暈證》　托裏消毒散加減法

初腫時頭痛發熱，邪在表也，加川芎、羌活。若外邪在表，而元氣實者，暫用人參敗毒散。頭痛惡寒，表虛也，去金銀、連翹，加參、耆。倦怠眩暈，中氣虛也。去三味，加升、柴，或用補中湯加蔓荊子。日晡頭痛，血虛也，去三味，加熟地，佐以六味丸，夢泄遺精，頭暈痛，或痰喘氣促，腎虛不能納氣也，去三味併川芎，佐以六味丸。不應，大虛寒也，用八味丸。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煩躁證》 面目赤色，煩熱作渴，脈大血虛，血脫發躁也，托裏消毒散去三味，加歸、耆，佐以當歸補血湯。六味湯。

身熱惡衣，欲投凉水，脈沉微，氣脫發躁也，去三味，加肉桂、附子，或附子理中湯。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自汗盜汗證》 體痛不寐，汗出，脾血虛也，消毒散去三味，加茯苓、遠志、棗仁、龍眼肉，或用歸脾湯。寐而汗出，腎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耆、歸、朮、五味子，或佐以六子湯。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多痰證》 胸膈多痰，脾氣虛也，托裏散去三味，加桔梗、半夏。不應，用六君子湯，加桔梗、枳殼。咘熱多痰，脾血虛也，去三味，加歸、地、參、朮，或六君子湯，加芎、歸、熟地。咳嗽唾痰，腎虧津液泛上也，去三味，加山茱萸、山藥、熟地，佐以六味丸。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喘急證》 癰疽喘急，恍惚嗜臥，此心火刑肺金，宜人參平肺散。

桑皮　知母各七分　杏仁　地骨皮　紫蘇　橘紅　半夏　茯苓　青皮　人參各一錢　五味子二十粒　甘草五分

右薑三片，水煎。此乃理氣化痰清肺之劑，肺脈洪數無力者宜。若兼發熱作渴，脈洪數有力者，宜用如金解毒散，此證爲火剋金之惡候，面赤者不治。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胸痞證》 有氣滯者，托裏散去三味，加山梔、桔梗，或用補中湯，加枳桔。若倦怠胸痞，氣虛也，去三味，加參、朮、茯苓，不應，用八珍湯加柴胡。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目斜視上》 癰疽目斜視上，黑睛緊小，白睛青赤，乃肝挾火邪，宜用瀉青丸，以祛肝經之火邪，肝脈弦緊洪數宜之。

當歸　川芎　山梔仁　羌活　防風　大黃　草龍膽

右各等分，爲末蜜丸，如雞豆大，竹葉湯化下二十丸，日進三四服。如瀉者，去大黃，加荊芥，或用黃連瀉心湯一二劑。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四肢沉重證》 胃苓湯

厚朴　陳皮　甘草　白朮各一錢　茯苓一錢七分　白芍藥　澤瀉　木香各一錢　官桂五分　淡竹葉二十片　蒼朮米泔水浸二錢

右作一服，水二鍾，薑三片，棗三枚，水煎服。按，前證乃七惡中之五惡，服此脾氣醒，濕氣除。宜用參苓白朮散補之。

參苓白朮散

人參　茯苓　白朮　蓮肉　縮砂　米仁　山藥各二兩　桔梗　甘草　稽豆各一兩炒

右爲末，每服二錢，用石菖蒲煎湯下。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陽氣脫陷證》 瘡瘍陽氣脫陷，或用剋伐太過，或因膿血大泄，或因吐瀉之後，或因誤入房，若發熱頭痛，小便淋瀝，或因滑數便血，目赤煩喘，自汗氣短，頭暈倦怠，惡寒汗出如水，此爲無根虛火之假熱症。若畏寒頭痛，咳逆嘔吐，耳潰目矇，小便難，瀉利腸鳴，裏急腹痛，玉莖縮，冷汗牙痛，此爲陽氣脫陷之真寒證，忽論其脈，勿論其瘡，急宜參附補之。

《瘍科選粹・癰疽兼證・寒熱往來證》 口苦，寒熱往來，肝火血虛也，去金銀、白芷、連翹，加柴胡、熟地。因怒而寒熱，肝火氣虛也，加柴胡，黃芩。不應，用八珍湯，加炒山梔、龍膽草、棗仁。体倦寒熱，肝脾氣虛也，去三味，加參、朮、歸、芪，或補中湯。內熱晡熱而寒熱，陰血虛也，去三味，加芎、歸、丹皮、柴胡。不應，佐以八珍湯，加丹皮。畏寒者，胃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芩、白朮、升麻，不應，用補中湯。脇痛痞滿，肝氣滯也，去三味，加青皮、木香。不應，屬氣血兩虛，加芎、歸、參、朮。

《瘍科選粹・丹溪六方》 一方：用硇砂、密陀僧、明礬、銅青、白附子、辰砂各等分爲末，先以皂角水洗二三次，後傅此藥，不過二三次，全愈。或加黃丹、水銀，以白梅肉爲丸擦之。

一方：硼砂五分，密陀僧、銅青、白附子各一錢，白礬二錢，辰砂七分爲末，夜淨時先用皂刺煎濃汁調前藥搽兩腋至七日。

將大甘草一兩，煎濃汁食後服之，外用甘遂末四錢，猪油調搽腋下，一晝夜拔出身內臭物，再將枯礬一兩，蛤粉五錢，樟腦一錢爲末，每以少許搽之，永去病根。此方近理。

一方：黃丹、密陀僧、明礬等分爲細末，以熱蒸餅蘸擦。

一方：用田螺一枚，水中養之，俟其口開，以去殼巴豆一枚，置於螺內，拭乾平放，夏月一宿，冬月五七宿，自然成水，搽患處，可以除根。此方恐未必然。

一方：先用胭脂搽腋下，患處必黃色，如前製田螺去靨，掩於臭處，綿帛緊勒，其毒從大便出矣。此方恐未必然。

一方：用熱蒸餅一個，劈開摻蜜陀僧末一錢，乘熱夾在腋下，略睡少時，餅冷棄之，即除根。久用可效。

《瘍科選粹・雜傳八方》一方：用蜜陀僧一兩，皂礬七錢，硇砂、麝香各少許爲細末，皂角煎湯洗後敷上，神效。此方用麝香合宜。

一方：用夜明砂爲末，豆豉汁調塗立效。

一方：洗淨腋下，以輕粉末摻過，又將好銅青醋調成膏，塗上立效。

一方：以黃泥、赤石脂搗羅極細，入鹽少許，杵爲一窠，入大蜘蛛一個做合，火煅通紅，放冷剖開，將蜘蛛研細，臨臥入輕粉一字，醋調成膏，敷腋下，明日登廁，必瀉下臭穢之物，如墨汁相類，宜埋遠處，方不染人。

一方：用去殼巴豆一粒，豆大膽礬一塊，麝香少許，各爲細末，取田螺一個，水養去泥，揭起靨，入三味於內，以線縛住，於磁器內，次日化成水，五更自以其水不住手擦患處，直待腹內行動，即葯之效也，在空地下大解極臭黑糞，以土掩藏。如尚未盡，再加前法螺水搽盡，又以枯白礬一兩，蛤粉五錢，樟腦一錢爲末，研勻常搽。

一方：水銀一錢二分，甘遂五錢，白芷五錢，猪脂一塊。糯米一撮，研麵，同水銀等至不見星，洗浴換去舊穿臭氣衣，搽患處立效，以後忌葱蒜。

一方：用白礬、銅青、水銀、鉛各三錢，麝香三分，先將鉛溶化在粗碗內，入水銀研成，後入白礬、銅青、麝香，研爲極細末，洗浴後擦數次，極效。

一方：五月五日，採有露水草百種，陰乾燒灰，用井水和成團，復煅至白，研爲細末，調作餅，夾腋下，乾而又易，直待腋下覺痛，或瘡出乃止，以小便洗之，三度而愈。

《外科活人定本・調治心法》《內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於心。又營氣不從，逆於內理，乃生癰腫。又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又曰：汗出偏疽，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坐痈。此數者而窮之也，則知臟腑者，受病之根源，皮肉者，結病之枝葉也。向使內無鬱熱蘊蓄於外，外無濕熱浸寒於內，氣血和平，肌肉輕快，癰從何生，疽從何作也。凡治癰瘭，先辨虛實，不過陰陽二症而已。發於陽者，爲癰，爲熱，爲實，發於陰者，爲疽，爲冷，爲虛。故陽發則皮薄，色赤腫高，多有椒眼數十而痛。陰發則皮厚，色淡腫硬，狀如牛皮而不痛。又有陽中之陰，似熱而非熱，雖腫而實虛，若赤而不燥，欲痛而無膿，既浮而復消，外盛而內腐。陰中之陽，似冷而非冷，不腫而實，微赤而燥，有腫而痛，外雖不盛，而內實煩悶。陽中之陰，其人多肥，肉緊而內虛。陰中之陽，其人多瘦，肉緩而內實。而又有陽變爲陰者，草醫涼劑之過也。陰變爲陽者，大方熱藥之驟也。然陽變陰者，其症多，猶可返於陽，故多生。陰變而陽者，其症少，不復能爲陽矣，故多死。然間有生者，必得明醫，調治合法，百中得一耳。所謂癰疽發疔癤毒，又當辨分明，然後用藥施治，庶不差誤。故熱發於皮膚之間，浮腫根小，至大不過一二寸者爲癤。熱發于臟腑之內，騰出於肌肉之間，腫高根濶爲癰，五臟鬱熱，毒流骨髓，附骨如生，經目方覺，大如伏瓜，爲酒色迷真，厚味適口，或心不遂，鬱不得伸，毒生於薄肉處，小紅如蜂窩，此發也。若夫疔毒，乃五臟積熱，六腑受傷，或冲冒禽獸之毒，剝惹牛馬之穢，始生如黍米大，不知謹護，而誤觸犯之，輕者必重，重者必危矣。必用香油調雄黃服之，以解其毒，不然立見其敗矣。夫癰疽發背之生，中有五善七惡，不可不辨。動息自寧，飲食知味，一善也；大小二便均調，二善也；神氣清明，語聲爽朗，三善也；膿潰腫消，色鮮不臭，四善也；身體平和，起居如一，五善也。五善俱見，則善無以加矣。若眼白睛黑，兩目緊小，唇青瘡黑，一惡也；膊項難轉，四肢沉重，目閉耳聾，二惡也；不能飲食，納藥嘔吐，不知味，痛急渴甚，三惡也；聲嘶，色脫面青，氣喘弗寧，四惡也；冷汗虛時出，恍惚嗜臥，語言顛倒，五惡也；煩燥咳嗽，腹痛泄痢，小便淋濁，六惡也；膿血大洩，腫瘀尤甚，膿血腥臭，疼痛不止，七惡也。七惡俱全，則惡不可言矣。五善見之則吉，七惡見之則危。凡治癰疽諸毒，初覺則宜熱發毒，既覺則排膿定痛。初腫而未潰者，一毫熱藥不可服，既破而已潰者，一毫凉藥不可服。初作者，先須托裏，既破者，必要排膿，此同古人治癰疽之大法，無以過於此也。是以淺見，尤當再加斟酌矣。特令察以脈理，辨以虛實，決其輕重，覺勢而用之，庶不損人之天年也。如毒始作，無問是癰疽發瘤等症，先以千金內托散服三四劑固定臟腑，使毒不內攻，然後宣

熱，以凉膈散、拔毒敗毒散，定痛以乳香湯，增寒壯熱以小柴胡湯，大便閉結以大柴胡湯，發渴飲以黃芪六一湯，穢汚觸犯以連翹三香湯，嘔吐不納食，以人參養胃湯，飲食不充，以參砂養胃湯，聲嘶以麥冬清音湯，腹痛以白芍甘草湯，煩燥以黃連清熱湯，好眠以益身湯，虛弱以人參黃芪湯，痛甚以清肌快膚湯，恍惚恐懼以鎮驚散，日久而不作膿者以妙劑飲，膿潰而腫不消者，以真人活命湯，清泄不止者以真人養臟湯，氣喘而咳者，以木香順氣散，自汗虛汗，以黃芪固真湯，徹膿以萬靈膏，斂口以生肌散。已上見病增方，無過於此。若症危惡，尤當以騎竹馬穴法而灸之，實有回生起死之功。又有生於內者有四，一曰肺癰，二曰腦癰，三曰腸癰，四曰胞癰。比之外症不同，治法要識認得實，方可下手，不得妄自下藥，以惹毒禍，爲害不小，可不慎哉。方論俱載圖形，慎勿輕易，凡毒未潰之先，而有前數項之症，見者於各症湯藥內，加連翹、枝子、金銀花、鼠粘子、皂角刺。凡毒既潰之後，而有前數項之症，見者於各症湯藥內，加入參、黃芪、金銀花、連翹。春多用防風、白芷、柴胡、京芥、川芎。夏多用黃連、枝子、連翹、麥門冬，秋多用黃芪、蒼术、連翹、枝子，冬多用人參、白术、連翹、甘草。癰疽發背之治，大抵總概如此。至於傷寒流注，由可汗而失汗，由可和而失和，汗滯皮膚，毒阻骨髓，故生斯毒，從下流而上者，毒生必少，從上流而下者，毒生必多。亦須解毒清熱，拔毒宣熱，可內消而愈也。解表消肌，以羌活勝濕湯，拔毒宣熱，以千金消毒飲，切不可驟用膏藥貼，以閉塞其毒。若見危殆，他症亦同前治，疔毒腫類不同害一也，惟滿三十六種毒耳，先須拔疔散用之，或鐵圈散圍之，內服敗毒雄黃散。若有變症，亦同前治。至若痰核瘰癧之病，瘰癧馬癘之瘡，俱由濕熱生痰，痰盛生火，火盛生熱，熱急則瘡毒作成矣，皆由內蘊七情，外感六欲，宜清痰降火之劑，宣熱拔毒之方，既甚必用外消，始覺行艾灸，勿信下工妄行爛割。噫嘻，醫人難言久矣，自非窮通素問難經，曷强底造者萬一也。又曰：諸經爲少陽、厥陰二經生癰疽，惟少陽、陽明生瘰癧，人豈達一經致疾之竅哉，蓋由多血少氣故也。凡膁外科脈，未潰之先，要洪大拍指，按之有力，舉之健浮，既潰之後，要沉健應指，按之畧健，舉之輕浮，此易爲收功也。若未潰之先，脈來沉緩，不緊不數，既潰之後，脈來健實，或大或洪，此難以收功也。若得癰腫，脈來前後微弱，此危症也。須要養血養氣，健胃和中，如參、芪、歸、术之類，一日不可遺也。凡破癰毒，須認有膿無膿，須看正處偏處，以手按之，熱則有膿，不熱則無也，以濕紙貼之，乾則是正處，不乾則不是也。然後將針開之，針勿嫌口濶，蓋針口大而膿不盡也。凡用針時，深則深針之，淺則淺針之。慎毋忽略，人之性命繫焉。如針魚口便毒，背疽瘰癧，臍毒腹癰，宜淺針之，恐傷內膜。如針臂癰胯疽厚肉等處，宜深針之，以泄內毒，不可不知也。常見今之治背發者，多行勾針勾刀，割去筋膜敗肉，仍行擦洗，況病發之時，人已病憊矣，又施勾割，苦楚何伸，豈仁人之術哉。且背皮去臟腑間之以寸，護法尤恐傷之，況可妄施勾割乎，慎之！又箴曰：癰疽之生，古名悍疾，內蘊鬱熱，外感風濕，腫起爲癰，隱伏爲疽，諸形三背，乃作花治，始然之生，有如黍米，增寒壯熱，由漸而起，勿怠勿惰，勿勾勿洗，初着艾灸，腫斯可已。如其不然，先須內理，勿使毒入，禍延骨髓，托裏之後，宣熱解毒，定痛排膿，是爲切求，生肌斂口，如此可休。若行勾割，自惹其憂，腫起而高，慎勿煎愁，此爲毒瀉，調之可瘳。調之惟何，必先忌口，發風動氣，一切皆丟，或魚與羊，麵食燒酒，瓜果生冷，醃藏等物，不時如斯，須要慎人，孝子孕婦，莫令相近，腋氣之徒，勿與爲隣，最宜隔絕，房事月經，牛馬穢氣，一觸非輕，虎豹皮裘，圍之甚損，常使間香，痛楚可分，如或不然，苦痛難禁。還有一法，尤其當知，床設中室，不要靠粘，下繫雄鷄，以防蜈蚣，昧人不知，付之鬼神，求神禮佛，亦可福生。智者達之，醫宜用心。修合湯藥窮究醫經。

《外科活人定本・秘傳口訣》 按得沉而卽起，是黃水。按得沉而緩起，是糟膿。按得實而甚痛，內是血。按得實而不痛，內是氣。小而有頭便是癤，大而無頭便是毒。毒已開口攤藥末，痛不開口插定子。要用煎藥，托出外來，不必內消，更用敷藥塗四圍，無不效驗。

《外科活人定本・十善症候》 眼明語真，飲食不減，身無潮熱，紅色腫起，盜汗無侵，不煩不渴。脈洪應指，痛不可忍。藥攻卽出，顏色如常。

《外科活人定本・十惡症候》 眼花亂語，飲食嘔吐，渾身潮熱，瘡口黑色，盜汗不止，心煩口渴，痰湧咳嗽，不痛不紅，大便泄瀉，臭不可聞。

《外科活人定本・服藥性》 升麻解毒，天麻去風。歸尾、紫草、赤芍散熟血，防風、羌活、獨活治諸風。厚朴托裏，白芷排膿。金銀花消癰散腫，天花粉治乳風癰。大川芎行血，地射干下血。大黃利血，靈仙宣風。胡麻仁搜風，白蒺藜散風，黃芪斂肝經固血，澤蘭攻癰腫排膿，玄參治喉瘡，山荳根療咽喉，黃連解諸毒，薑蟲治諸風，貝母治人面瘡，取汗神效，防己去風癬，癰

毒有功，生地黃涼血，白附子去風。皂刺山甲穿毒，連翹桔梗排膿，黃栢、黃芩治瘡癰疥癬，菖蒲蒼朮療風濕瘡癰。薄荷消風清腫，京芥蟬退消風。百合療癰毒，白朮消痰癰，續斷接骨，全蝎消風。附子、川烏消風壯陽，檳榔、木瓜清除脚氣。大小薊治癰腫，漏蘆治瘰癧。稀薟草除風濕脾，夏枯草治頭瘡瘰癧。海藻破癭散氣，薑黃破血消癰。南星消癰散血，鬱金下氣消癰。昆布、海蛤散癭瘤。木別紫背天葵治乳癰。牛旁子能消瘡毒。由背菰善解毒瘡。白芨破癰疽。白斂治腸風。槐花療腸風痔漏。枳殼攻痔漏消風。何首烏、白蘚皮治瘡疥。五加皮、龍床子療陰瘡。紫何車治諸癰瘡毒。龍骨、斑礬固漏遺精。

《外科活人定本・搽藥性》 兒茶和氣，石羔化毒。乳沒蒲黃止痛，鉛粉標硝收水。草烏追風散血，白礬止養緊皮。阿魏止臭，鬱金消腫，冰片水銀涼血，碱砂斑猫爛肉。搜山虎信石落毒，白丁香蜗牛潰肉。石灰治金瘡，輕粉斂癬毒。草麻子拔毒祛風，赤小豆退血消腫。朱砂退血筋，雄黃驅百毒。花蓝石三七止血，密陀生沒班乾水。百草霜涼皮，伏龍肝消癰。蘆乾石退熱血，赤石脂斂瘡口，蜈蚣攻毒，龍骨滿肉。硫黃治癢，黃丹結皮。血蠍稀薟草生肌，膽礬熊膽治喉風。

《外科活人定本・敷藥法》 要隨白處敷紅處，將乾即換莫停遲，當中留口休搽藥，只將定子插其中。

《外科活人定本・插定法》 宜橫不宜直，宜淺不宜深，看定毒大小，方可下刀針。

《外科活人定本・生肌法》 爛盡腐肉方可下，未見紅肉切莫搽，大要諸藥入得當，亦宜擂藥莫留渣。

《外科活人定本・常用方》 竺黃末即黃栢或鹽製治諸瘡。　金花散即大黃炒黑色治諸瘡。　鳴鳳散即白礬治諸瘡并停耳。　化毒丹用石膏火煅治諸毒可服可敷。

點玄丹

人言五錢　白礬一兩

共枯過無煙爲妙，可插諸毒。

破諸毒　蜈蚣一條，煅　推車客一箇　鹿角一錢

共煅存性，爲細末，將巴豆仁炒黑色，研爛入前藥，擂用少許，敷毒即破。

退血丹　上等細磁器末三分，黃連一分，共爲細末。

《外科活人定本・錠子方》 江子一箇　明礬二錢，煅　紅含一錢，煅　硇砂三分燒　朱砂五分　雄黃五分　百草霜一錢

共爲細末，麵糊丸，如穀米大，隨毒之大小用。

《外科活人定本・太乙萬靈膏》 治一切外症，男婦小兒癰疽發背，七十二樣疤瘤，三十六種疔毒，并諸般無名腫毒，及痰核瘰癧，內損骨節，外感皮肉，手足麻木不仁，走注疼痛，俱貼之神效，凡癰腫諸毒始作，貼之腫消痛散，既潰貼之，膿乾肉生，大有效驗，不能盡述。

《洞天奧旨・瘡瘍隨症用藥論》 瘡瘍之症，有陰有陽。大約痛者爲陽，癢者爲陰也。未潰之前多是陽症，間有陰症，未有不先癢者。陽症初起，其痛萬常，其形高突，當用內疏之藥，使陽火之毒外散，而不遁入於裏也。陽症已成，其皮必紅，其頭必軟，當用內托之藥，使陽火之毒內潰，而盡出於表也。陽症已潰，其肉必腐，其膿必多，當用大補之藥，使毒散而不留，火泄而不陷，長肉生肌，而和活其表裏也。若陰症則不然，陰症初起便虛，即當用大補之藥，不比陽症因膿潰而始虛也。故內疏亦必大補以疏之，內托亦必大補以托之，不必待其膿血已潰而後補之也。然而陽症之變甚多，而陰症尤甚，既有變症，豈可無變法以治之乎？夫變症蜂起，每在已潰之後，而不在初起之時。如潰後頭疼，托裏方中不妨加川芎、蔓荊子，潰後驚悸，必宜加人參、茯神、硃砂；寒熱往來，加柴胡、地骨皮；口渴不止，加花粉、玄參；大便秘結，加大黃、麻仁；小便不通，加伏苓、琥珀、木通、車前；心虛煩悶，加天冬、遠志；四肢厥冷，加附子、乾薑；或嘔或吐，加生薑、半夏；膿多者，加川芎、當歸；血多者，倍人參、芪、朮；口不收者，加白斂、白芨；皮肉陷者，加肉桂、芪、附；風癢痛者，加防風、天麻；肌死者加獨活、官桂；疼痛極者，加沒藥、乳香，此皆治陽症之變法也。若陰瘍變症，惟有大用人參、芪、朮，多加金銀花、肉桂、附子之類，庶可定變於非常，萬不可執陽症治法，以治陰變之瘍也。

《洞天奧旨・瘡瘍開住論》 瘡瘍陽症，其成膿之後，必決竇而出，或刀開其頭，膿血迸流，皆火一泄而即住，必不走開沿爛無底止也。有一等瘡，不大突，煩腫痛疼，或重或輕。輕者麻木而不知，倘生於背上，如山之重；重

者宛如刀割刺戳，五七日後，或一頭從上開發，或兩頭開發，或左右上下開發，侵展不住。雖《內經》謂不善調養，乃七情之擾，房勞之變，穢氣所撞，惡氣所襲也。然而所言亦言其陽症，而非兼指陰症也。大約開發不住，陰症居多，非大補氣血之劑以托於內，非至妙收斂之藥以斂於外，則內必衝突，而外多腐爛也。肌肉腐爛，則氣血倍傷，將來收口，自然艱難。而日前膿血，何以止遏，勢必潰壞而不可救矣。故瘡口不開，則毒必留中，恐有奔心入臟之懼。然瘡口大開，則毒又沿外，恐有爛膚壞肉之虞。夫奔心入臟與爛膚壞肉相較，似乎少閒，誰知爛膚壞肉一發而不住者，皆毒氣奔心之變也。所以用大補以衛其臟腑，兼用收斂以護其肌膚，蓋兩相顧而兩相治也。或曰：專補其內，則氣血流動，何畏腐壞乎？不知火毒正熾，其衝決之勢甚橫而且烈，所到之處，生肉即變爲瘀肉矣。肉既變瘀，安能不開發而外出乎？故必須內補而外敷，則生肉有保守之資，可恃無恐，而火毒內難存留，自然盡發於外，並作一竅而出，斷不至再爲開發也。

《洞天奧旨・瘡瘍火灸論》 近人治瘡瘍，動尚艾灸，誰知瘡瘍亦有宜灸、不宜灸之分乎。大約陽瘡之癰疽不宜灸，而陰症之癰疽必宜灸也。蓋陽症之癰疽發於外也，若用灸法，則毒入於內而不出，反多變症之生。陰症之癰疽陷於內也，若不用灸法，則毒難發外而居中，自多喪亡之禍。而灸法若何？先用白紙一張，口含水先濕，鋪於瘡面之上，看其何處先白，即瘡癰之總口也。以墨筆點定其穴，用大蒜切片，如一分之厚，貼於穴上，隔蒜灸之。世有用附子片者，有用生薑片者，皆可用，總不若蒜片之更勝。初灸即痛，必灸至不痛始止。初灸不痛，必灸至痛始止。自一痛至數十痛，或至數百痛，不可半途即撤也。若初灸麻癢者，亦必灸至痛而止。蓋毒隨火化，自然內之火毒，隨外之艾火而宣散也，實至奇至神之法，不可視爲尋常而輕忽之。然而陰症之癰疽亦有不可灸者，又宜知之。陰症癰疽在頸以下者，無不可灸，而生在頸以上者，即是陰症，斷斷忌灸。蓋頸之上，頭面也，六陽之首，而頂通於腦，一用火攻，則火毒無內藏之處，必遁入於泥丸而不能出，轉成不可救之症矣。世人誤認灸法神奇，毋論可灸不可灸，一概用艾火灸之，灸之不效，歸咎於瘡瘍之拙也，而不知是誤灸之故也。更有腎俞一穴，在兩腰脊旁，係內腎命根，此處亦斷不可灸。蓋因水虧火動，故爾發瘡，若再加火灸，愈添火熾，其水益涸，必致瘡口黑陷，昏悶而死，可不戒與？大約陰虛之人，毋論生瘡在首、在腰，俱不可灸，往往有因灸而犯虛虛之禁。世人競尚灸法，余特著此篇，與瘡家共商之云。

《洞天奧旨・瘡瘍刀針論》 瘡瘍之發，發於臟腑，非發於肌肉皮膚也。善治者，五日之內原可內消。因內消蹉跎，以致發越於外，五日內急用內治，尚可消化於無形也。不意仍復因循，八九日遂成高突之勢，疼痛作膿，不得不用刀針，去其膿而瀉其火，敗其毒而全其肉也。若危惡之症，發於致命之所，禍在反掌，不得不刺。故砭石、鍼針、刀鎌之類，皆古人所製，爲決瘡毒之器也。古人豈好爲忍心，誠有所不得已耳。然則刀針之類，古人不得已而用之，今人不論可刺不可刺，動用針以去膿，動用刀以割肉，往往有無膿而迸血，割肉以損肌，瘡瘍不愈，而變症蜂起，歸咎於刀針，豈不冤哉！我今商一用刀針之法：見有膿，急用針而不可緩，否則寧少遲也；見瘀肉，急用刀而不宜徐，否則寧少延也，何至於誤用乎？或人畏用刀針，而瘡口已軟，膿血已多，急宜割刺，又有代針、代刀之藥，服之頃刻皮破而膿潰，敷之須臾肉化而肌生，亦仁心神術也。願醫工留意而亟施之也，萬勿歸咎於不肯刺割而不可救，遂坐以待斃也。變通之法，原在乎人，救療之方，豈止一術，亦貴臨症者善用耳。

或曰：瘡瘍既可內消，何必又尚刀針？不知遲用內消之藥，則火毒內攻，暗爍肌肉，外口雖小，其內之窟正寬廣也。譬如賊居深山之中，無官兵攻散，巢居穴處，將辟土自王，而外邊關隘，過作細小，彼惟恐人知，聊以掩飾耳。倘不破其關隘，則其勢且張，延蔓無已，罔所顧忌，呼朋引黨，勢必民化爲盜，而好肉變爲腐肉矣。故必須用刀針，刺其外邊瘡口之皮，決其內中瀰瞞之勢，則內無隱藏，毒可星散。然後外用膏藥、末藥，呼其膿而護肌，內復用湯劑，散其毒而還元，此剿撫並施之妙法也。倘專尚刀針，而略去膏、末、湯劑，亦未爲十全耳。

又曰：人有畏用刀針，有用蜞針者，亦變法也。法用筆一個，入螞蜞一條，以管口對瘡頭，使螞蜞吮瘡之膿血，其毒即散。如瘡大，須換三四條。若吮正穴，蜞必死矣，累效之法也。但可施於血實毒淺之症，而不可施於陰症毒重之人，徒竭其血於外，而內實無益也。

又曰：人身有太乙人神，在各穴中，最宜忌之，如逐年尻神逐日人神之類，查曆本書之頗詳，偶一犯忌禁，其瘡瘍難愈。

《洞天奧旨・瘡瘍敷藥論》瘡瘍內散，第一善法也。至瘡口已潰，內不能散，必須外治之矣。外治之法最多，大約敷法爲佳。敷者，化也、散也。乃化散其毒，使不壅滯耳。然瘡瘍之緩急不同，火毒之冷熱亦異，必須敷得其宜，而後效驗始速。如赤腫煩痛，此陽火之毒也，宜用溫性化毒敗火之藥敷之，如不變色，而腫勢深暗者，此陰火之毒也，宜用寒性化毒敗火之藥敷之；如不熱不涼，此半陰半陽之火毒也，宜用和解化毒敗火之藥敷之。自然肌肉不壞，而毒隨藥散，火隨藥消，膿易熟而肉不敗也。倘宜寒而用熱，愈增其外炎；倘宜熱而用寒，益添其內陷；倘宜和解而用攻擊，自至於敗壞而不止也。總之，瘡瘍貴內外兼治，而敷藥亦不可猛浪輕忽，要貴用得宜耳。

又曰：瘡瘍既以陰陽辨之矣，而陰陽之中，俱用敷藥貼之。如陽症用寒藥貼之，期其必散也，後用熱藥散之，不可竟用寒藥也；如陰瘡初起，即用熱藥，後不必又用寒藥也；如半陰半陽，以敷藥和之，雜用溫藥散之，不可先用寒後用熱也。故不必論其皮之厚薄，或先或後，或乾或濕，或生或死，或香或臭，惟以三者消息之，斷不爽也。

《洞天奧旨・瘡瘍治法論》瘡瘍治法甚多，針灸之外，有用湯浴之法者，有用燻灸之法者，有用點照之法者，有用追蝕之法者，有用蒸之法者，有用吸之法者，有用烙之法者。用之得宜，皆可奏功，用之失宜，皆能敗績，余所以一概棄而不用也。古人創造諸法，未嘗不效，故留法以示人，而無如後人不善用之，反至取敗耳。夫有效有不效，尚非萬全之法，況無功而有敗，又何取哉？余近得異人之傳，皆以內治收功，並不見有敗壞之時，間有敗壞之症，多是垂成別用以上外治之法，而變遷之也。故余益信溻浴、燻灸、照點、追蝕、蒸、吸、烙盡非良法也。宇宙之大，鐸何敢謂諸法盡可廢棄，或別有仙傳制度得宜，奏效如響，亦未可知，而鐸實未遇之也。以上諸法之內，追蝕而用水蛭以吮血，吸治而用蟾蜍以收火，無害有益，似可用之，餘則未敢信其皆善也。總之，爭先之法，莫妙用內治爲良。內治必須急早治之，蓋治之早，則必散之速，治之緩，則必散之遲，何苦因循懈怠，必俟成膿出毒後，用諸法之紛紛哉。

《洞天奧旨・瘡瘍調護論》瘡瘍火毒，亦甚大矣哉，而世人往往輕視，自以性命爲兒戲也。大癰惡疔，至危至險，出生入死，多在呼吸之際，必宜謹慎。即小瘡細癤，亦不可輕忽。蓋七情犯之，十惡冲之，或食異禽野獸之味，未潰者忽變爲深陷，已潰者倏易爲黑紫，終年累月，醫療不轉，可不慎乎！無如世人，偏易相犯。其間諸忌之中，尤宜慎者，惱怒與色慾耳，然而犯惱怒之，不過瘡口有疼痛開裂之虞，若一犯色慾，則瘀肉有冰凍之苦，新肉有流水之害，然此猶陽症之瘡瘍也。苟是陰症，一犯色慾，多至暴亡，非大用人參、芪、朮、歸、熟而重加金銀花、桂、附之品，以急救之，斷無生理，萬不可仍治其毒，而夭人性命也。世人何苦貪片刻之歡愉，受長夜之疼痛乎。或謂瘡口開裂流水，畢竟有火毒留於其中，恐純用大補，終非救療之法。不知瘡瘍已潰之後，原作陰虛治療，況已結痂而復碎，況已止血而流水，又有何火何毒，可已虛而重虛乎，毋怪頃刻之驟亡也。吾願行醫者，時將危語陳說於病人之前，庶幾少知畏懼，不至輕蹈色慾之戒乎。說知故犯，罪在病人，自取速亡，與醫者何尤哉。或曰：先生既云犯色慾之禁者，必用大補，乃用金銀花，獨非瀉毒之物乎，何所取而用之？不知金銀花雖曰化毒，實亦補氣血之品也，誠恐餘毒猶存，故爾用之，取其補而能斂，非取其瀉而去火也，倘真信其無毒，而單用補劑，尤治療之神，鐸又何敢議哉。

又曰：瘡瘍飲食之間，最宜細慎。如食驢、馬、駝、騾、猪、狗、魚、蝦、蟹、鼈自死之屬，如鵝、鴨、鴻、雁、鷹、雀、鴛、鷺、鳩、鴉、雞、雉能言之類，如獐、鹿、狐、兔、虎、豹、熊、豺毒死之輩，如黃瓜、茄子、胡荽、生薑、蘿蔔、芥、葱、蒜、薤韭之物，如桃、杏、棗、栗、梨、梅、櫻、柿未熟之品，如饅首、蒸餅、餛飩，及燔煠煎炙、油膩飽食，均宜忌之。惟羊肉、蔓蘿蔔與黃白米糧可用。

《洞天奧旨・瘡瘍用金銀花論》瘡瘍必用金銀花者，以金銀花可以消火毒也。然毒實不同，有陰毒、陽毒之分。其毒之至者，皆火熱之極也。金銀花最能消火熱之毒，而又不耗氣血，故消火毒之藥，必用金銀花也。以金銀花可以奪命，不分陰陽，皆可治之。蓋此藥爲純補之味，而又善消火毒，無奈世人以其消毒去火，而不肯多用，遂至無功，而且輕變重而重變死也。若能多用，何不可奪命於須臾，起死於頃刻哉。誠以金銀花少用則力單，多用則力厚而功巨也。故瘡瘍一門，舍此味無第二品也。所以瘡瘍初起，必用金銀花，可以止痛；瘡瘍潰膿，必用金銀花，可以去眩；瘡瘍收口，必用金銀花，可以起陷。然此猶補陽症之瘡瘍也。若陰症初生，背必如山之重，服金銀花而背輕矣；陰症潰膿，心如火焚，必服金銀花而心涼矣；陰症收口，瘡如刀割，必服金銀花而皮癢矣，然此猶陰症而無大變也。苟痛癢之未知，

昏憒之罔察，內可洞其肺肝，外可窺其皮骨，飲之而不欲，食之而不知，惟金銀花與同人參大劑治之，亦可以奪命而返魂也，誰謂金銀花豈小補之物哉。而世人棄之者，因識其小而忘其大。是以他藥可以少用，而金銀花必須多用也，知金銀花之功力若此，又何患哉？

《洞天奧旨・瘡瘍不可純委鬼神論》 瘡瘍昏憒，多是虛症。其見神見鬼者，人謂是前愆夙債耳。夫前愆可以曉，蓋夙債可以今償，每用銀錢以買命，棄珠玉以贖怨，亦有得生者，世遂謂有鬼神，可以誠求，可以哀告耳。而孰知不然，蓋瘡瘍之鬼神，因虛而自作，不補其虛，而惟求鬼神之解結，鬼神其肯去乎？況鬼神之現，必非無由，因虛自召，非真有鬼神也。故補虛而鬼神自絕，不補其虛，虛且難回，鬼神何以去乎？苟能察其自虛，而大用金銀花之類，佐之參、芪、歸、朮，則鬼神自去，正歸而邪自散也。及至瘡瘍漸愈，而鬼神暗失，始信前非。謂是無鬼無神之論，而仍不信者，謂之何哉？

鐸又曰：世有生瘡瘍而召鬼神者，亦有不生瘡瘍而多集鬼神者，是鬼神不因瘡瘍而有也。余醫瘡瘍者有年，往往見危困之時，每遇鬼神，痛哭呼號，暗擊重責而不已者，是瘡瘍確有鬼神也。及至大用參、芪之後，漸復其元，而佐之消毒去火之劑，健脾和胃之品，正氣日旺，邪氣日退，不必逐鬼而鬼自走，不必祛神而神自歸，豈藥可祛逐鬼神乎？可見人虛自召，補虛正祛鬼神之法，非鬼神之果無也。

鐸又曰：言鬼而神在其中。尼山云：敬鬼神而遠之。遠之者，敬之也，並無鬼無神之論。補虛者，正遠鬼神也。人能常敬鬼神，斷不戕賊身體，致生瘡瘍，以召鬼神，暗擊重責耳。

《洞天奧旨・產婦生瘡瘍宜用補陰論》 古人云：產後必大補氣血爲主，其他俱從末治。可見產婦未有不虛者，虛則必用補氣補血之味。氣不補則氣衰，血不補則血少。氣血衰少者，陰不足故耳。故產婦必以補陰爲先，以亡血過多，必至失陰耳。或謂陰不可以驟生，必先補氣，以氣能生血，氣旺則血旺，血旺則氣益旺矣。不知產婦之生瘡瘍者，不可徒補氣也，補氣必至生血，血旺而瘡瘍同旺者奈何？況瘡瘍之生，皆血虧耳。血虧則陰愈虧，補陰而瘡瘍自失。蓋陰能制夫陽也，陽受制則陰日旺矣。陰旺而瘡瘍之間有血以潤腸胃，有血以蔭筋骨，又何火毒之不盡散乎？若補其陽，有不增瘡瘍之勢哉？故補陰於產婦，勝補陽於產婦也，是以補陰於陽中，不若補陰於陰中也。大約補陽者四，補陰者六，斷無陽旺而陰消矣。

《洞天奧旨・瘡瘍不必隨經絡用藥論》 瘡瘍之生，宜分經絡，既有經絡，烏可不分哉？吾以爲不必分者，以瘡瘍貴去其火毒，不必逐經逐絡而用藥也。以瘡瘍之生，有經絡之分，而用藥之妙，單以消火毒爲主，以火毒去而瘡瘍自失，經絡不必分而自分也。試思解火毒之藥，不外金銀花與蒲公英之類，若必隨經隨絡而分之，亦鑿之甚矣，用藥胡可雜哉。

鐸又曰：瘡瘍之生，不在一處，若不分別經絡，則五臟七腑何以清，頭面手足何以辨？不識不知，何所據以治痛癢哉？雖金銀花、蒲公英之類，皆可散之消火毒，然無佐使之藥，引之以達於患處，亦不能隨經而入之，是經絡之藥不可不用，亦不可竟用之耳。

《青囊秘訣・上卷・背癰論》 人有背心間先發紅瘰，後漸紅腫，此發背之兆也，最爲可畏。古人云：外大如豆，內大如拳，外大如拳，內大如盤。言其外小而內實大也。然而癰疽等毒，必先辨其陰陽：有先陰而後陽者，有先陽而後陰者，有先後俱陰者，有先後俱陽者。陽症雖重而實輕，陰症雖輕而實重。先陰而變陽者生，先陽而變陰者死。病症既殊，而何以辨之也？陽症之形，必高突而腫起；陰症之形，必低平而陷下。陽症之色必純紅，陰症之色必帶黑。陽症之初起必痛，陰症之初起必癢。陽症之潰爛必多膿，陰症之潰爛必多血。陽症之收口，身必輕爽；陰症之收口，身必沉重。至於變陰變陽，亦以此消息之，斷斷不差矣。倘見紅腫而高突者，乃陽症之癰也，乘其內毒初起，毒尤未化，急以敗毒之藥治之，可隨手而解也。發背而至於橫決者，皆因循失治，以至於破敗而不可救，陽變陰者多矣。救癰如救火，宜一時撲滅，否則延燒屋廬，不盡不止，切勿見爲陽症無妨而輕緩治之也。

《青囊秘訣・上卷・無名腫毒論》 人有頭面，無端忽然生小瘡甚癢，第二日即頭重如山，第三日即面目青紫，人多不知此症，乃至險至危，若不急救，數日內必然一身發青而死。但青不至胸者，尚可治療。因其人素服房中熱藥，熱極而變爲毒也。【略】結於陰之部而成癰，結於陽之部而成毒。出於頭面者，乃陽之部位也，較之生於陰之部位者，更爲可畏，非多用化毒之藥，安能起死回生者哉？

《青囊秘訣・上卷・對口瘡論》 人有對口之後，忽生小瘡，先癢後痛，隨至潰爛，人以爲至凶之癰也。然而癰生正對口者猶輕，生於偏對口者乃

重。蓋頸項之上，乃腎督脈之部位也，其地屬陰，所生癰疽，多屬陰癰，而非陽疽也。以陽症必高寸許，其色紅腫發光，疼痛呼號。而陰症則不然，色必黑暗，痛亦不甚，身體沉重，困倦欲臥，呻吟無力，其瘡口必不突起，或現無數小瘡口，人皆不知從何處覓頭。然陰陽二毒，皆可內消，何必令其皮破腫潰而後治之哉。至於內消之法，初起之時，不須分別陰陽，可俱用三星湯。惟既破潰瘍，陰陽不分，而漫投藥餌，則禍生頃刻矣。若陽症潰爛，仍以三星湯治之；若陰症潰爛者，則須用神效湯。

《馬評陶批外科證治全生集・爛潰不斂》 如久潰腐爛不堪，以洞天救苦丹三服，每服三錢，陳酒送服，醉蓋取汗，隔兩日又送一服，再隔兩日再送一服，所隔之兩日，每日以醒消丸三錢，陳酒送服，服後毒水流盡，七日後再服醒消兩次，接服大棗丸，每日早晚各進五錢，雖危險者，亦可奏效。

馬曰：丹方治梅毒濕毒，諸瘡爛潰，一片有數十孔，流臭水者，可服。如癰疽潰爛，雖有數十孔，爛成一片，則不可用。

《馬評陶批外科證治全生集・大癰潰後議》 凡大癰潰後，世人每投炙耆、炙草，或用半炙半生。殊不知托裏散內用人參者，並非以參補虛，不過以參助耆，添其托毒之力，卻無補毒之害。而炙耆止補氣，不能托毒，炙草止補中，不能解毒。倘毒氣未盡，誤投炙耆、炙草，或用保元十全等湯，致毒反得補助，毒攻內腑。余之治法，凡遇初潰大癰，止其痛，痛息則毒散，其腫亦退，色轉紅活，即可無須用參、耆補托。如須用耆、草，亦皆用生，不用炙也。惟體虛年老者，投參，而耆、草則皆炙也。如體旺家貧者，無參亦易收功。

馬曰：此論極是，何世之瘍科，於潰腫以後，每用參耆、炙草以爲托裏，補住火邪，致瘡難愈，甚則毒攻內腑，危殆不救，能取此爲法，必無貽誤。

《瘍醫大全・論診候入式法》 夫醫者，人之司命也，脈者，醫之大業也。蓋醫家苟不明脈，則如冥行索途，動致顛覆矣。夫大方脈婦人小兒風科必先診脈，後對症處藥。獨瘡科之流，多有不診其脈候，專於治外，或有症候疑難，別召方脈診察，於瘡科之輩，甘當淺漏之名，噫其小哉。如是原夫瘡腫之生，皆由陰陽不和，氣血凝滯，若不診候，何以知陰陽勇怯，血氣聚散耶。由是觀之，則須信原瘡腫於診候之道不可闕也。歷觀古人治療瘡腫，方書甚多，其間診候之法，略而未詳，皆夫諸科甚有滅裂，愚雖不才，輒取黃帝《素問》《難經》《靈樞》《甲乙》，及叔和、仲景、扁鵲、華陀、《千金》《外臺》《聖濟總錄》，古今名醫諸家方論之中診候瘡腫之說，簡編類次，貫成篇帙，首載診候入式之法，次論血氣色脈參應之原，後明脈之名，脈所主證候，及瘡腫逆從之方，庶使爲瘡腫科者覽此，則判然可曉，了無疑滯於胸次，一朝臨疾診候至此，則察逆從，決成敗，若黑白之易分耳。

《瘍醫大全・論三部脈所主雜病法訣》 夫三部之中，俱見一脈，所主雜病，略而言之。《脈經》曰：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微細；水穀之邪來，見實堅；寒澼之邪來，見弦小。又曰：浮而滑者，宿食也。短而滑者，酒病也。遲而滑者，脹滿也。洪而大者，傷寒也。浮而數者，傷風也。浮而急者，飲食不消，脾不磨也。沉而弦者，寒氣結而陰痛也。浮而緩者，皮膚不仁也。滑而散者，癰瘓也。遲而緩者，寒症也。浮而濇者，霍亂也。弱而濇者，反胃也。緊而滑者，吐逆也。短而數者，心痛也。弦而數者，爲瘧也。緊而急者，屍遁也。實小而堅者，病在內而冷也。浮滑而緊者，病在外而熱也。短而急者，病在上也。長而緩者，病在下也。長而弦者，病在肝也。滑而洪者，病在心也。微而軟者，病在脾也。浮而濇者，病在肺也。沉而緊者，病在腎也。又訣曰：諸浮爲風，或爲虛也。諸緊爲痛，或爲積也。諸濇爲痹，諸弦爲飲，諸數爲熱，諸遲爲寒，芤則爲失血，軟則爲虛。若脈沉沉澤澤，四肢不仁者，亡崇也；或大而惙惙，社崇也；若脈來乍大乍小、乍短乍長者，鬼崇也。

寸部主上焦頭面之疾：凡診脈按至骨而見者，謂之有力；按至骨而無者，謂之無力，餘皆倣此。

浮而有力主風，無力主虛，主頭面眼目，虛浮體重，風寒齒痛，口眼喎斜。

沉而有力主積，無力主氣，主胸膈痞滿，咳嗽氣急，膈氣翻胃，胸滿不食。

遲而有力主痛，無力主冷主嘔吐痞滿，不入水穀，虛汗拘急，疼痛不已。

數而有力主熱，無力主瘡，主上焦煩燥，口苦咽乾，客熱煩渴，頭痛口瘡。

關部主中焦胸腹之疾：

浮而有力主風，無力主虛，主兩脇拘攣，不能舉運，背脊筋疼，身體麻木。

沉而有力主積，無力主氣，主膨脹虛鳴，心腹疼痛，上下關格，不思飲食。

遲而有力主痛，無力主冷，主痃癖腹痛，遊走不定，上下攻刺，翻胃吐食。

數而有力主熱，無力主瘡，主口熱作渴，嘔吐霍亂，怔仲煩躁，寒熱交爭。

尺部主下焦腰足之疾：

浮而有力主風，無力主虛，主寒邪腰痛，腿膝麻木，陰莖腫痛，二便不利。
沉而有力主積，無力主氣，主臍下腫痛，腳膝酸痛，下虛盜汗，小便頻數。
遲而有力主痛，無力主冷，主小腹急痛，外腎偏墜，小便頻數，大便泄瀉。
數而有力主熱，無力主瘡，主小便不通，大便閉塞，或作腎癰，煩渴不止。
五臟見浮脈主風虛之病：
心脈浮　主心虛，觸事易驚，神不守舍，舌强不語，語言錯亂。
肝脈浮　主中風癱瘓，筋脈攣搐，面腫牙疼，腸風下血。
脾脈浮　主脾虛作脹，飲食不進，上氣喘急，嘔逆泄瀉。
肺脈浮　主咳嗽氣急，大便風秘，面浮面瘡，吐血唾膿。
腎脈浮　主腰疼牙痛，小腹氣痛，腿足生瘡，足膝無力。
五臟見沉脈主積氣之病：
心脈沉　主小便淋瀝，咯血尿血，小便不通，寤而不寐，心驚。
肝脈沉　主怒氣傷肝，脇痛肥氣，眼目昏痛，肚腹脹滿。
脾脈沉　主中滿不食，痞氣色黃，手足不仁，嘔吐泄瀉，貪睡。
肺脈沉　主咳嗽多痰，上氣喘急，嘔血失音，息賁肺癰。
腎脈沉　主風滯腰痛，小便不利，陰癇作脹，奔豚腹滿。
五臟見遲脈主冷痛之病：
心脈遲　主小便頻數，心疼嘔水，怔忡多悸，伏梁臍痛。
肝脈遲　主筋攣骨痛，目昏多淚，觸事易驚，轉筋麻木。
脾脈遲　主咳嗽泄瀉，腹中有蟲，痰涎多壅，飲食不化。
肺脈遲　主寒嗽喘滿，大便溏瀉，皮膚燥澁，夢涉大水。
腎脈遲　主小便頻數，滑精不禁，膝脛酸疼，陰濕盜汗。
五臟見數脈主瘡熱之病：
心脈數　主煩躁狂言，舌上生瘡，小便赤澁，眼目昏花。
肝脈數　主眼痛翳膜，目昏多淚，頭風眩暈，婦人血熱，骨蒸及中風。
脾脈數　主口臭胃翻，齒痛牙齦，多食不飽，四肢不舉。
肺脈數　主咳嗽唾血，喉腥目赤，大便閉結，面生痈痤。
腎脈數　主消渴不止，小便血淋，下疰生瘡，陰囊濕癢。

《瘍醫大全・龔雲林論七表八裏總歸四脈》　浮脈，屬陽，主表，舉指輕按而得之，曰浮。
浮而有力爲洪。浮而無力爲芤。浮而長大爲實。
沉脈，屬陰，主裏，舉指重按而得之，曰沉。
沉而有力爲滑。沉而無力爲弱。沉而似有似無爲微。沉而至骨爲伏。
遲脈，屬陰，在臟，舉指半重按之在內，再按乃見，一息三至，曰遲。
遲而有力爲濇。遲而無力爲濡。遲而似有似無爲緩。
數脈，屬陽，在腑，舉指輕按而極急，一息六至，曰數。
數而有力爲弦。數而無力爲緊。

《瘍醫大全・論三部脈所主證候》　夫寸關尺者，脈之位也。浮沉滑濇者，脈之體也。奠位體，指又語證者，診脈之要道也。《脈經》曰：大凡診候，兩手三部，脈滑而遲，不浮不沉，不長不短，去來齊等者，無病也。
寸口脈浮者，傷風也；緊者，傷寒也；弦者，傷食也；浮而緩者，中風也；浮而數者，頭痛也；浮而緊者，膈上寒，脇下飲冷也；沉而緊者，心下寒而積痛也；沉而弱者，虛損也；緩而遲者，虛寒也；微弱者，血氣俱虛也；弦者，頭痛，心下有水也；雙弦者，兩脇下痛也；偏絕者，不遂也；俱絕者，不治也。濈濈如羹上肥者，陽氣微也；連連如蜘蛛絲者，陽氣衰也。
關主中焦胸腹中事，去來徐而緩者，無病也。浮者，腹滿而不欲食，胃虛脹也；滑者，客熱在內也；數者，熱結中焦也；沉伏者，中焦水氣，或嘔逆而吞酸也；弱者，胃氣虛也，雖有虛熱，不可大攻，須防熱去則生寒也；牢而實者，腹滿嚮嚮，噎塞而不通，或腹大痛澁者，氣逆也，芤則瀉血，濇堅大實，按之不減而有力者，中焦實有結伏在胃也；微浮者，積熱不消，蚘動心悸也。
尺主下焦，腰腎膝脛足中事也。尺脈浮者，風熱小便難也，沉者，腰背痛，而神氣不足；數者，臍下熱痛，小便赤色，而惡寒也；遲者，下焦寒而陰虛也；緊者，臍下小腹急痛也；緩者，腳弱下腫而痿痹也；弱者，下冷而腎氣衰也；軟者，腳不收而風痹，小便難也；伏者，小腹痛而疝瘕，穀不化也；細者，溏泄而下冷也；芤者，小便澁血而下虛也；牢而小者，足膝寒痹，腳下隱隱疼痛也；細細而急者，筋攣不能行也；來而斷絕者，男子小腹有滯氣也，婦人月水不利也。

《瘍醫大全・論三部所主臟腑病》　夫胗候之道，醫者之難精也。若非

燈下辛苦，勤於記誦，參師訪友，晝夜不遑，造次顛沛，寤寐俯仰，存心於此，安能知聖神之妙哉！古人曰：按其脈，知其疾，命曰神，以悟其探賾索隱之妙。又曰：切其脈，治其病，謂之巧，以明其指別之功也。蓋三指相去毫釐之近，主病若千里之遠，觀夫指別之功，世人固以爲難，命曰神，豈容易可至哉！常考於經，脈有三部，寸、關、尺也。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曰寸，從寸上一分曰魚際，從寸至尺曰尺澤，寸後尺前爲關，關前爲陽，卽寸口也。關後爲陰，卽尺脈也。陽出陰入，以關爲界，寸主上焦，頭手皮毛，關主中焦，腹及腰，尺主下焦，小腹及足，此三部所主大略也。又有左右兩手三部，爲之六脈也。又有人迎、氣口、神門所主，又各不同，蓋左手關前曰人迎，右手關前曰氣口，兩關之後一分，卽曰神門。故《脈法》讚曰：肝心主左，肺脾主右，腎爲命門，俱出尺部，魂魄穀神，皆見寸口，所謂左手關前，心之部也，其經手少陰與手太陽爲表裏，小腸合爲腑；左手關上，肝之部也，其經足厥陰與足少陽爲表裏，膽合爲腑；左手關後，腎之部也，其經足少陰與足太陽爲表裏，膀胱合爲腑；右手關前，肺之部也，其經手太陰與手陽明爲表裏，大腸合爲腑；右手關上，脾之部也，其經足太陰與足陽明爲表裏，胃合爲腑；右手關後，命之部也，其經手厥陰與手少陽爲表裏，三焦合爲腑；此謂六部所主臟腑，十二經之義也。又《脈要精微論》曰：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小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粗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巔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也。故中風者，陽氣受也，有脈俱沉細數者，少陰厥也；沉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爲恍仆；諸浮而數者，皆在陽爲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身寒，推而外之，內而不外者，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者，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者，腰足痛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者，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瘭也。以上諸疾，若非指明心了，焉可得而妙也。又《平人氣象論》曰：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行五動，爲以大息，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滑不澁，不浮不沉，不遲不數，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蓋平人之常氣稟乎胃，胃氣者，平人之常氣也。所以人常稟氣於胃，故脈以胃氣爲本也。《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合。《靈樞經》曰：胃爲水穀之海也。又曰：脈應四時曰平，四時之脈，皆以胃氣爲本，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春之胃脈微弦曰平，餘皆倣此，逆四時則病矣。若胗婦人之脈，妊身則慎勿亂投湯散，其婦人之脈，胗得少陰脈動甚，則有子也。又曰：陰搏陽，則有子也。又曰：身汗而無脈者，卽有妊也。蓋重身者，問其月事，觀其體貌，然主治不可忽也。又經曰：察色按脈，先別陰陽。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是以治病者，必求其本，本於陰陽寒暑，四時五臟之根也。以脈言之，則浮沉也。以部言之，則尺寸也。故經云：脈者陰陽之法，以應五臟，是謂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其味在中也。以浮沉論之，則曰：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應在臟腑，則浮而大散者心，浮而短濇者肺也，所以心肺俱浮也。牢而長者肝也，按之而大，舉指來實者腎也，所以肝腎俱沉也。遲緩而長者脾也，脾爲中州，所以脈在中也。仲景曰：大、浮、數、動、滑，皆陽也；沉、濇、弱、弦、微，皆陰也。陽者熱也，陰者寒也，所以寒則脈來沉而遲，熱則脈來浮而數，故曰：諸數爲熱，諸遲爲寒，無如此驗也。《脈經》曰：諸浮爲風，諸緊爲痛，諸伏爲聚，諸弦爲飲，芤者失血，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濇則煩心，大則病進，浮爲在表，沉爲在裏，遲爲在臟，數爲在腑。又形壯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胸中氣多斃。形氣相得者生，三五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此先聖診脈之大法也。故曰：凡治病，則察其形氣色澤治之，無候其時也。所以形氣相得者生，色澤以浮者病易已，脈從四時者可治，脈弱似滑者，是有胃氣，此皆易治也。若形氣相失，或色夭不澤，及脈逆四時，或脈益堅，皆不可治，經所謂必察四難而明告之。又若病熱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脈實，汗後脈躁，此皆難治也。若瘡疽之人，膿血大泄，

《瘍醫大全・論五臟六腑氣絕證候》 病人肝絕，八日死，何以知之？面青，但欲伏眠，目視而不見，人汗一作泣出如水不止。一日、二日死。

病人膽絕，七日死，何以知之？眉爲之傾。

病人筋絕，九日死，何以知之？手足爪甲青，呼罵不休。一日八日死。

病人心絕，一日死，何以知之？肩息回視立死。一日目亭亭，二日死。

病人腸絕，一日小腸絕，六日死，何以知之？髮直如乾麻，不得屈伸，自汗不止。

病人脾絕，十一日死，何以知之？口冷足腫，腹熱臚脹，泄利不覺，出無時度。一曰五日死。

病人胃絕，五日死，何以知之？脊痛腰中重，不可反覆。一曰脬腸平，九日死。

病人肉絕，六日死，何以知之？乾舌皆腫，溺血，大便赤泄，一曰足腫，九日死。

病人肺絕，三日死，何以知之？口張但氣出而不收。一曰鼻口虛張短氣。

病人大腸絕，不治，何以知之？泄利無度，利絕則死。

病人腎絕，四日死，可以知之？齒爲暴枯，面爲正黑，目中黃色，腰中欲折，自汗出如流水。一曰人中平，七日死。

病人骨絕，齒黃落，十日死，諸浮脈無根者皆死，已上五臟六腑爲根也。

《瘍醫大全・五臟六腑脈病虛實例》 肝臟脈證虛實：肝象木，王於春，其脈弦，其神魂，其候目，其華在爪，其充在筋，其聲呼，其臭臊，其味酸，其液泣，其色青，其藏血，足厥陰其經也。與膽合爲腑而主表，肝爲臟而主裏。肝氣盛爲血有餘，則病目赤，兩脇下痛引小腹，善怒；氣逆則頭眩，耳聾不聰，額腫，是肝氣之實也，則宜瀉之。肝氣不足，則病目不明，兩脇拘急，筋攣不得太息，爪甲枯而青，善怒，恐如人將捕之，是肝氣之虛也，則宜補之，禁當風。肝部在左手關上是也。關部脈來綽綽，如按琴瑟之弦，如揭長竿。春以胃氣爲本，春肝木旺，其脈弦細而長，是平脈也。反得微濇而短者，是肺之乘肝，金之尅木，謂之賊也，大逆不治。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乘肝，子之乘母，爲實邪，雖病當愈。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腎乘肝，母之尅子，爲虛邪，雖病當愈。反得緩而大者，是脾之乘肝，爲土之淩木，爲微邪，雖病不死。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平。病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真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新張弓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

心臟脈病虛實：心象火，王於夏，其脈如鉤而洪大，其候舌，其聲言，其臭焦，其味苦，其液汗，其養血，其色赤，其藏神，手少陰其經也。與小腸爲腑而主表。心氣盛主神有餘，則病胸內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膊髀間痛，兩臂內痛，喜笑不休，是心氣之實也，則宜瀉之。心氣不足，則胸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痛，驚悸恍惚，少顏色，舌本强，善憂悲，是心氣之虛也，則宜補之，禁溫衣熱食。心部在左手寸口是也。寸口脈來，纍纍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心以胃氣爲本，夏心火王，其脈浮洪大而散，名曰平脈也。反得沉濡而滑者，腎之乘心，水之尅火，大逆不治。反得弦而長，是肝乘心，母之尅子，雖病當愈。反得緩而大，是脾乘心，子之乘母，雖病當愈。反得微濇而短，是肺之乘心，金之淩火，爲微邪，雖病不死。心脈來，湍湍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前曲後倨，如操帶鉤，曰心死。真心脈至，牢而搏，如循薏苡纍纍然，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

脾臟脈病虛實：脾象土，旺於長夏，其脈緩，其候口，其聲歌，其臭香，其味甘，其液涎，其養形肉，其色黃，其藏意，足太陰其經也。與胃合爲腑主表，脾爲臟主裏。脾氣盛，爲形有餘，則病腹脹，溲不利，身重若饑，足痿不收行，善瘈腳下痛，是爲脾氣之實也，則宜瀉之。脾氣不足，則四肢不用，後泄食不化，嘔逆腹脹腸鳴，是爲脾氣之虛也，則宜補之，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脾部在右手關上是也。六月脾土旺，其脈大阿阿而緩，名曰平脈也。長夏以胃氣爲本，反得弦而急，是肝之乘脾，木之尅土，爲大逆不治。反得微濇而短，是肺之乘脾，子之乘母，不治自愈。反得浮而洪者，是心之乘脾，母之鬲子，當瘥不死。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腎之尅脾，水之淩土，爲微邪，當瘥。脾長而弱，來疏去數，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命盡，六至曰死。病脾脈來，實而盛數，如雞舉足，曰脾病。死脾脈來，堅銳如烏之啄，如鳥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溜，曰脾絕。真脾脈弱而乍數乍疏，然其色不澤，毛折乃死。

肺臟脈病虛實：肺象金，王於秋，其脈如毛而浮，其候鼻，其聲哭，其臭腥，其味辛，其液涕，其養皮毛，其藏氣，其色白，其神魄，手太陰其經也。與大腸合，大腸爲腑主表，肺爲臟主裏。肺氣盛，爲氣有餘，則病喘咳上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踹脛足皆痛，是爲肺氣之實也，則宜瀉之。肺氣不足，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是爲肺氣之虛也，則宜補之。禁寒飲食寒衣，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辛瀉之。肺部在右手關前寸口是也。肺脈微短濇如毛，各曰平脈。秋以胃氣爲本，脈來上下如循鷄羽，曰病肺脈。其色白，身體但寒無熱，時時欲欬，其脈微遲，爲可治。秋金肺王，其脈浮濇而短，是曰平脈也。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之乘肺，火之尅金，爲大逆不治。反得沉濡而

滑者，是腎之乘肺，子之乘母，不治自愈。反得緩大而長阿阿者，是脾之乘肺，母之歸子，雖病當愈。反得弦而長者，是肝之乘肺，木之凌金，爲微邪，雖病當愈。肺脈來泛泛而輕，如微風吹鳥背上毛，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盡。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秋胃微毛曰平，胃氣少毛多曰肺病，但如毛無胃氣曰死，毛有弦曰春病，弦甚曰金病。真肺脈至，大而虛，如毛羽中人膚，然其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

腎臟脈病虛實：腎象水，王於冬，其脈如石而沉，其候耳，其聲呻，其臭腐，其味鹹，其液唾，其養骨，其色黑，其神志，足少陰其經也。與膀胱合，膀胱爲腑主表，腎爲臟主裏。腎氣盛，爲腎有餘，則病腹脹飧泄，體腫喘欬，汗出憎風，面目黑，小便黃，是爲腎氣實也，則宜瀉之。腎氣不足，則厥腰背冷，胸內痛，耳鳴苦聾，是爲腎氣之虛也，則宜補之。毋犯塵垢，毋衣炙衣，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鹹以泄之，苦以補之。腎部在左手關後尺中是也。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腎屬水，其脈大緊，身無痛，形不瘦，不能食，善驚悸，以心萎者死。冬腎水王，其脈沉濡而滑，名曰平脈也。反得浮大而緩者，是脾之乘腎，土之尅水，爲大逆不治。反得浮濇而短者，是肺之乘腎，母之歸子，爲虛邪，雖病可治。反得弦細而長者，是肝之乘腎，子之乘母，爲實邪，雖病自愈。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之乘腎，火之凌水，雖病不死。腎死脈來，發而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冬胃微石曰平，胃少石多曰腎病，但石無胃氣者死，石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今病，藏真下於腎，藏骨髓之氣。真腎脈至，搏而絕，如彈石辟辟然，其色黃黑不澤，毛死。諸真藏見者，皆不治。

膽經虛實病候：膽象木，王於春，足少陽其經也。肝之腑也，謀慮出焉，諸腑臟皆取決斷於膽。其氣盛，爲有餘，則病腹內冒冒不安，身軀習習，是爲膽氣之實也，則宜瀉之。膽氣不足，其氣上嗌而口苦，善太息，嘔宿汁，心下澹澹如人將捕之，嗌中介介數唾，是爲膽氣之虛也，則宜補之。

小腸虛實病候：小腸象火，王於夏，手太陽其經也。心之腑也，水液之下行爲溲便者，流於小腸。其氣盛，爲有餘，則病小腸熱，焦竭乾澁，小腹膜脹，是爲小腸之氣實也，則宜瀉之。小腸不足，則寒氣客之，腸病驚跳不言，乍來乍去，是爲小腸氣之虛也，則宜補之。

胃經虛實病候：胃象土，王於長夏，足陽明其經也。脾之腑也，爲水穀之海，諸臟腑皆受水穀之氣於胃。胃氣盛，爲有餘，則病腹膜脹氣滿，是爲胃氣之實也，則宜瀉之。胃虛不足，則饑而不受水穀，飧泄嘔逆，是爲胃氣虛也，則宜補之。胃脈實則脹，虛則泄。關脈沉，胃中有寒。脈滑爲實，氣滿不欲食。關脈浮，積熱在胃內。

大腸虛實病候：大腸象金，王於秋，手陽明其經也。肺之腑也，爲傳道之官，變化糟粕出焉。氣盛爲有餘，則病腸內切痛，如錐刀刺無休息，腰背寒痹攣急，是爲大腸之氣實也，則宜瀉之。大腸氣不足，則寒氣客之善泄，是大腸之氣虛也，則宜補之。診其右手寸口脈，手陽明經也。脈浮則爲陽，陽實者，大腸實也。

膀胱經虛實病候：膀胱象水，王於冬，足太陽其經也。腎之腑也，五穀五味之津液，悉歸於膀胱氣化，分入血脈，以成骨髓也，而津液之餘者，入胞則爲小便。其氣盛，爲有餘，則病熱胞澁，小便不通，小腹偏腫痛，是爲膀胱氣之實也，則宜瀉之。膀胱氣不足，則寒氣客之，胞滑小便數而多也，面色黑，是膀胱之氣虛也，則宜補之。

三焦虛實病候：三焦者，上焦、中焦、下焦是也。上焦之氣出於上口，並咽以貫鬲布胸內，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上至舌，下至足陽明，當與榮衛俱行，主納而不出也。中焦之氣亦並於胃口，出上焦之後，此受氣者，必糟粕，承津液，化爲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主不上不下也。下焦之氣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主出而不納，故水穀常併居於胃，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也。謂此三氣，焦乾水穀，分別清濁，故名三焦。三焦爲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三焦氣盛，爲有餘，則腹氣滿於皮膚內，輕輕然而不牢，或小便澁，或大便難，是爲三焦之實也，則宜瀉之。三焦之氣不足，則寒氣客之，病遺尿，或瀉利，或胸滿，或食不消，是三焦之氣虛也，則宜補之。診其寸口脈遲，上焦有寒。尺脈遲，下焦有寒。尺脈浮者，客陽在下焦。

《瘍醫大全・論定死脈形候歌》　指下如湯沸湧時，且占夕死定無疑。尾掉搖搖頭不動，魚翔腎絕亦如期。去疾來遲勢劈劈，命絕脈來如彈石。三陽穀氣久虛空，胃氣分明屋漏滴。散亂還同解索形，髓竭骨枯見兩尺。蝦遊狀如蝦蟆遊，魂去行屍定生憂。雀啄連連來數急，脾無穀氣定難留。欲知心絕並榮絕，如刀壓刀細推求。更有肺枯併胃乏，如蘇戚促至無休。指下渾然如轉豆，三光正氣已漂流。

洞虛子曰：蝦遊雀啄，代止之脈，故名死症。須知痰氣關格者，時復有

之，若非諳練數歷，未免依經斷病，不無貽笑大方也。蓋病勢消鑠殆盡者，其氣不能相續，如蝦遊水動，屋漏滴點而無至者，死脈也。其或痰凝氣滯，關格不通，則其脈固有不動者，有三兩路亂動，時有時無者，或尺寸一有一無者，有關脈絕骨不見者，或時動而大小不常者，有平居之人忽然而然者，有素稟痰病而不時而然者，有僵仆卒中而然者，皆非死脈也。學者當細心參探。

《瘍醫大全・論診雜病生死脈歌》 五十不止身無病，數內有止皆知定。

止，猶代脈也。脈來五十動而不見一止者，無病也。五十配天地造化之數，《易・繫辭》曰：大衍之數五十，五十乃備，一乃數之始，十乃數之極，人之脈息，晝夜循環五臟，脈一動，循環一臟，五動循環五臟遍，五十動是十次，五數循環遍，則數皆極處而不見止者，五臟皆平，故無病也。

四十一止一臟絕，卻後四年多沒命。三十一止即三年，二十一止二年應。十五一止一年殂，已下有止看暴病。

四十動而見一止者，是一臟欠動，脈之極數，故知一臟絕也，先絕腎經，所以言之。夫天一生水，腎屬水，生成之一數也。人之五臟所生，先生乎腎，腎水生肝木，木生心火，命門火生脾土，土生肺金，所以先絕腎，期應四年而死。三十動而見止者，兩臟欠動，脈之極數，是短腎與肝二經無氣，期應三年而死。二十動而止者，三臟欠動，脈之極數，是腎肝心三臟無氣，期應二年而死。十五動而一止者，知腎肝心脾四臟皆無氣，期一年而絕也。

新註云：上言脈之動止，未知診切何部而取據，謹按《素問》、《難經》云：每於平旦寅時，日未出，飲食未進，血氣未亂，醫者可以存神定意，心無外馳，診於指下，右手寸口，默數脈息至止，以決之。夫寸口者，右手氣口也。《內經》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臟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變現於氣口。又曰：脈會大淵，寸口是大淵穴也。是知寸口爲脈大會之處，故能決斷五臟六腑生死吉凶矣。

《瘍醫大全・論診暴病脈歌》 兩動一止或三四，三動一止六七死。四動一止即八朝，以此推排但依次。池氏曰：暴病者，喜怒驚恐，其氣暴逆，致風寒暑濕所侵，病生之暴，損動胃氣而絕，即死不過十日也。脈兩動而一止，乃胃氣將絕，猶得三四日方死。三動一止，而胃氣將盡，猶得六七日方死，穀氣絕盡方死。做此而推，若至十五動而一止，乃死期在於一年矣。

又歌曰：寸平無病何謂死，尺澤原來脈不存。君知此理是何物，猶如草木已無根。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病人兩尺有根，雖病不死。若診得兩尺無根，有病必死，無病之人，亦主暴亡。

《瘍醫大全・扁鵲華陀察聲辨色秘訣》 病人五臟已奪，神明失守，聲嘶者死。

病人陰陽俱絕，掣衣撮空，妄言者死。

病人陰陽俱絕，失音不能言者，三日半死。

病人面黃目青者不死，青如草滋者死。

病人面黃目白者不死，白如枯骨者死。

病人面目俱等者不死。

病人面青目白者死。

病人兩目皆有黃色起者，其病方愈。

病人面赤目黃者不死，赤如劒者死。

病人面黃目黑者不死，黑如煤者死。

病人面黑目青者不死。

病人面赤目青者，六日死。

病人面黃目青者，九日必死。此謂亂經飲酒，當風邪入胃經，膽氣妄泄，目則爲青，雖有天赦不可復生。

病人面赤目白者，十日死，憂恚思慮，心氣內索，面色反好，急求棺槨。

病人面白目黑者死。此謂桑華已去，血脈空索。

病人面黑目白者，八日死，腎氣內傷，病因留積。

病人面青目黃者，五日死。

病人循衣縫譫語者，不可治。

病人妄語錯亂，及不能語者不治，熱病者可治。

病人著床心痛，氣短脾竭，內傷百病，難愈。能起徬徨，因坐於地，其立倚床能治，此者可謂神良。

病人面無精彩，若土氣不受飲食者，四日死。

病人目無精光，及牙齒黑色者，不治。

病人口張者，三日死。

病人耳目及顴頰赤者，死在五日中。

病人黑色出於額上、髮際下、直鼻脊、兩顴上者，死在五日中。

病人及健人黑色，若白色起，入目及口鼻者，死在三日中。

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

病人面黑，目直視，惡風者死。

病人面黑唇青者死。

病人面青唇黑者死。
病人面黑，兩脇下滿，不能自轉反者死。
病人目不回直視肩息者，一日死。
病人陰結陽絕，目精脫，恍惚者死。
病人陰陽竭絕，目眶陷者死。
病人眉系傾者，七日死。
病人口如魚口，不能復閉，而氣出多不返者死。
病人耳目口鼻有黑色起，入於口者必死。
病人唇青，人中反者，三日死。
病人唇反，人中滿者死。
病人唇口忽乾者，不治。
病人唇腫齒焦者死。
病人齒忽變黑者十三日死。
病人舌卷卵縮者必死。
病人汗出不流，舌卷黑者死。
病人髮直者，十五日死。
病人髮如乾蘇，善怒者死。
病人髮與眉衝起者死。
病人爪甲青者死。
病人爪甲白者，不治。
病人手足爪甲下肉黑者，八日死。
病人榮衛竭絕，面浮腫者死。
病人卒腫，其面蒼黑者死。
病人手掌腫無紋者死。
病人臍腫反出者死。
病人陰囊莖俱腫者死。
病人脈絕口張，足腫者，五日死。
病人足趺腫，嘔吐頭重者死。
病人足趺上腫，兩膝大如斗者，十日死。
病人卧床遺尿不覺者死。

病人屍臭者，不可治。
心病目黑，腎之日壬癸死。
肝病皮白，肺之日庚辛死。
脾病唇青，肝之日甲乙死。
肺病頰赤目腫，心之日丙丁死。
腎病面腫唇黃，脾之日戊己死。
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
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
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
黑欲如重漆，不欲如炭。
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

《瘍醫大全・治法指南》經曰：汗之則瘡已。高腫者毒在表，故汗之則瘡已。若誤下之，則誅伐無過，反傷元氣。

李東垣曰：夫癰疽之病，治療多方，總而論之，各有所宜，補瀉淋湯，及敷掃貼熨，針鎌炙烙，用之不同。蓋知其道也，舉治必效；昧於理者，利害不無；嘗見以寒療熱，以熱療寒，古今之通論也。又有檢方療病，妄製加減，以意裁之，自以爲可。殊不知病有逆從，治有緩急，法有正權，方有奇偶，用有輕重。夫醫者，意也，得其意，然後能變通也，達其變通者，悟其道而省其理也，則左右逢其源矣。愚雖不才，略陳萬一：嘗見以寒治熱，而寒彌甚，治熱以寒，而熱彌熾者，何也？蓋不知五臟有陰陽之性，其可因其類而取之也。假如心實生熱者，當益其腎，腎水滋，熱將自除；腎水虛，生寒當補心，心火既降，寒當自除；此所謂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也。又寒因熱用，熱因寒用，要通其理類而已。又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何謂也？蓋治寒以熱，必涼而行之，治熱以寒，必溫而行之，此亦欲其調和也。其間有正有權者，何也？蓋病有微有甚，微者逆治，理之正也，甚者從治，理之權也。然爲瘡科，於補瀉、汗下、標本、逆從、正權之理，烏可闕而不知也！大凡治療瘡疽之要法曰：初覺熱毒，發熱鬱結而作瘡疽，一二日宜蕩滌邪氣，疏通臟腑，令內消也。古今湯法謂切剉、咬咀如麻豆大，以猛火急煎，無令過熟，欲其速利也；次用丸散宣導血脈，漸次消磨，令緩散也；助以淋湯，調和榮衛，行經絡也；更當膏潤溫養，兼磨敷四畔貼熨之藥，順其陰陽

也。追蝕托裏，汗下調補，臨時制宜，深淺緩急，自有等差，如男女貴賤，亦當別論。晉尚書褚澄曰：寡婦尼僧異於妻妾，雖無房室之勞，而有憂思之苦，此深達其情者也。又仲景云：物性剛柔，餐居亦異，治之不同也。所以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況病之新舊，形志樂苦，豈可執方無權，以求其愈疾哉！亦有瘡疽腫痛，初生一二日，便覺脈沉細煩悶，臟腑弱而皮寒，邪毒猛暴，恍惚不寧，外證深沉者，亦宜即當用托裏溫熱之劑，以從治之。《十書》

又曰：夫瘡疽丹腫，結核癥癖，初覺有之，即用內消之法。經久不除，氣血漸衰，肌寒肉冷，膿汁清稀，毒不出，瘡口不合，或聚腫不赤，結核無膿，外證不明者，並宜托裏。膿未成者，使膿早成；膿已潰者，使新肉早生；氣血虛者，托裏補之；陰陽不和，托裏調之。大抵托裏之治，使瘡無變壞之症。凡爲瘡醫，不可一日無托裏之藥，然而寒熱溫涼，煩渴利嘔，臨症宜審其緩急耳。

又曰：夫癰疽膿潰，腫毒侵裏，證候危惡者，須辨虛實。況夫虛者難補，實者易瀉，補瀉之法，不可經用。若或少差，利害甚大，然而虛實證端，不可不辨，有瘡之虛實，有臟腑、氣血、上下、真邪，各有虛實，故不同也。分而言之，則腫起堅硬膿稠者，瘡疽之實也；腫下軟慢膿稀者，瘡疽之虛也。瀉痢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並冷，脈弱皮寒，小便自利，或小便時難，大便滑利，聲音不出，精神不爽者，悉臟腑之虛也。大便硬，小便澁，飲食如故，腸滿膨脹，胸膈痞悶，肢節疼痛，口苦咽乾，煩躁多渴，身熱脈大，精神昏塞者，悉臟腑之實也。凡諸瘡疽膿水清稀，瘡口不合，聚腫不赤，肌寒肉冷，自汗色脫者，氣血之虛也。腫起色赤，寒熱疼痛，皮膚壯熱，膿水稠粘，頭目昏重者，氣血之實也。頭疼鼻塞，目赤心驚，咽喉不利，口舌生瘡，煩躁飲冷，睡語咬牙者，上實也。精滑不固，大便自利，腰腳沉重，睡卧而不寧者，下虛也。肩項不便，四肢沉重，目視不正，睛不了了，食不知味，音嘶色敗，四肢浮腫者，真氣之虛也。腫煩尤甚，痛不可近，積日不潰，寒熱往來，大便秘澁，小便如淋，心神煩悶，恍惚不寧者，邪氣之實也。又曰：真氣奪則虛，邪氣勝則實。又曰：諸痛爲實，癢爲虛也。又曰：診其脈洪大而數者實也，微細而軟者虛也。虛則補之，和其氣托裏也；實則瀉之，疏利而自導其氣。《內經》謂血實則決之，氣虛則掣引之。

又曰：治瘡瘍，治表不云發汗，而曰托裏；治裏不云攻下，而曰疎通；治經絡不云疏通，而曰和榮衛，蓋欲保全元氣爲主，而不專攻於瘡也。今之醫者，以速愈爲高，汗下峻攻，溫毒漫治，毒或速散，不知元氣傷而天年夭矣，可不慎哉！

又曰：古人用藥因病制宜，治不執方，隨病增損，療積聚補益，可用丸藥，以從舊不改方增損。蓋瘡瘍危要之際，證候多種，安有執方之論？固可臨時加減，以從其法，只如發背、腦疽、惡疔、腫膿潰前後虛而頭痛者，於托裏藥內加五味子；恍惚不寧，加人參、茯苓；虛而發熱者，加地黃、瓜蔞；往來寒熱者，潮熱者，加地骨、柴胡；渴不止，加知母、赤小豆；大便不通者，加木通、燈草；虛煩者，加枸杞子、天門冬；自利者，加厚朴；四肢厥逆者，加附子、生薑；嘔逆者，加藿香、丁香；多痰者，加半夏、陳皮；膿多者，加當歸、川芎；甚痛者，加芍藥、乳香；肌肉遲生者，加白蘞、官桂；有風邪者，加獨活、防風；心驚怯者，加丹砂；口目瞤動者，加羌活、細辛。愚雖不才，自幼及老，凡治瘡疽，常依此法，加減用藥，取效如神，後之學者，宜細詳焉。

又曰：九竅不利，皆不可下。瘡瘍鬱冒，俗呼昏迷，是不可下，汗之則愈。

又曰：癰疽之發，其受之有內外之別，治之有寒溫之異。受之外者，法當托裏，以溫劑反用寒藥，則是皮毛始受之邪，引入骨髓；受之內者，法當疏利，以寒劑反用溫劑托裏，則是骨髓之病，上徹皮毛，表裏通潰，共爲一瘡，助邪爲毒，苦楚百倍，輕則危殆，重則死矣。予聞潔古云：瘡瘍之生也，表裏不同，或攻或發，少有差舛，變證隨能殺人，甚於傷寒也。針灸施治，各隨其宜，所用之藥，又當明入五臟君臣，是其法也。

又曰：大抵癰腫之證，不可專泥於火爲患。況稟有虛實及老弱不同，豈可概用寒涼之藥！設若毒始聚，勢不盛者，庶可消散，尤當推其病因，別其虛實，若概用涼藥，必致誤事；如膿將成，邪盛氣實者，用消毒之劑先殺其毒，雖作膿不爲大苦，潰亦不甚，若就用托裏，必益其勢，如膿將成不成，及不潰者，方用托裏。膿成勢盛者針之，膿一出，諸證悉退。

又曰：瘡熱奮然高起，結硬而痛，色赫赤微帶黯色，其邪在血脈之上，皮膚之間，急發其汗，則毒隨汗散矣。大法宜荊防敗毒散，冬月萬靈丹，脈虛

者四妙湯，內托復煎湯。

張仲景云：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之則痙。發汗，爲大汗出。非謂托裏之藥，輕輕表散也。

薛立齋曰：夫瘡瘍之作，皆膏粱厚味，醇酒炙煿，房勞過度，七情鬱火，陰虛陽轝，精虛氣節，命門火衰，不能生土，榮衛虛弱，外邪所襲，氣血受傷而爲患。當審其經絡受證，標本緩急以治之。若病急而元氣實者，先治其標；病緩而元氣虛者，先治其本；或病急而元氣又虛者，必先於治本而兼以治標。大要腫高焮痛，膿水稠粘者，元氣未損也，治之則易；漫腫微痛，膿水清稀者，元氣虛弱也，治之則難；不腫不痛，或漫腫黯黑不潰者，元氣虛甚，治之猶難者也。主治之法，若腫高焮痛者，先用仙人活命飲解之，後用托毒消毒散，漫腫微痛者，用托裏散，如不應，加薑、桂，若膿出而反痛，氣血虛也，八珍湯；不作膿，不腐潰，陽氣虛也，四君加當、芎、肉桂；不生肌，不收斂，脾氣虛也，四君加芍藥、木香；惡寒憎熱，陽氣虛也，十全大補加薑、桂；晡熱內熱，陰血虛也，四物加參、朮；欲嘔作嘔，胃氣虛也，六君加炮薑；自汗盜汗，五臟虛也，六味丸料加五味子；食少體倦，脾氣虛也，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喘促咳嗽，脾肺虛也，前湯加麥冬、五味；欲嘔少食，脾胃虛也，人參理中湯；腹痛泄瀉，脾胃虛寒也，附子理中湯；小腹痞，足脛腫，脾腎虛也，十全大補湯加山藥、山萸、肉桂；泄瀉足冷，脾腎虛寒也，前藥加桂、附；熱渴淋秘，腎虛陰火也，加減八味丸；咳嗽淋秘，肺腎虛火也，補中益氣湯，加減八味丸。大凡怯弱之人，不必分其腫瘍，惟當先補胃氣，或疑參、芪滿中，間有用者，又加發散敗毒，所補不償所損。又有泥於氣質素實，或有痰不服補劑者，多致有誤。殊不知瘡瘍之作，緣陰陽虧損。其膿既泄，氣血愈虛，豈有不宜補者哉。故丹溪云：但見腫痛，參之脈症虛弱，便滋與補，氣血無虧，可保終吉。

又曰：大抵膿血大泄，當大補氣血爲先，雖有他證，以末治之，瘡口雖合，尤當補益。

又曰：按張仲景先生治傷寒，有汗、吐、下三法，東垣先生治瘡瘍，有疏通、托裏、和榮衛三法，用之得宜，厥疾瘳矣。假如瘡瘍腫硬木悶，煩熱便秘，脈沉而實，其邪在內，當先疏其內以下之；焮腫作痛，便利調和，脈浮而洪，其邪在表，當先托其裏以汗之。元戎云：榮衛充滿，抑遏而爲癰者，當泄之，以奪盛熱之氣；榮衛虛弱，壅滯而爲癰者，當補之，以接虛怯之氣。又東垣先生云：瘡瘍雖面赤伏熱，不得攻裏，裏虛則下利。仲景先生云：瘡家雖身體疼痛，不可發汗，汗之則發痙，苟不詳審，妄爲汗下，以致血氣虧損，反延陷，少壯者難以潰斂，老弱者多致不救。

朱丹溪曰：癰疽因積毒在臟腑，非一朝一夕，今發於外，宜以標本爲治，當先助氣壯胃，使根本堅固，而以行經活血爲佐，參以經絡時令，使毒氣外發，此正仲景解表用麻黃、桂枝之意，施治之早，可以內消，此乃內托之本意也。

又曰：山梔、黃芩、苦參、犀角佐輔人參，固可解食毒之熱，若寒月與虛人，寧無加減乎？《內經》謂膏粱之變，足生大疔，此言瘡疽之因也。禁戒厚味，恐其引其宿火之熱，此誠富貴羶養口腹者所當謹，若素貧者，大不然也。予治一人背癰徑尺，穴深而黑，家貧得此，急作參芪歸朮膏，多肉餛飩與之而安，多肉餛飩補氣之有益者也。

朱丹溪曰：排膿內補十宣散，若用之於些小癰疽與冬月，儘可助內托之功。若於冬月腫瘍用之，亦可轉重就輕，移深爲淺，若潰瘍與夏月用之，其桂、朴之溫散，佐以防風、白芷，吾恐雖有參、芪，難爲倚仗。比見世人用此方者不分癰疽冬夏，無經絡，無先後，如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危哉！

又曰：內補十宣散，瀉衛燥血藥太多，止可用於輕小證候，虛之甚者，恐難倚仗。

又曰：《精要》云：大黃治癰疽之要藥，以其宣熱拔毒。又云：瘡始作，皆須以大黃等湯，極轉利之。且排日不廢，繼又自言，患癰疽者，每有泄瀉，皆是惡候，此是不能無疑者也。借曰：前用大黃，恐因病體實而大腑秘結，有積熱沉痼之積者發也，止可破結導滯，推令轉動而已，豈可謂極轉利之，而且排日不廢乎！若下利之後，又與利藥，恐非防微旅漸之意。瘡之始作，即《周禮》腫瘍之時也，腫在肌肉，若非大滿大實堅之證，自當行仲景發表之法，借五香湯爲例，散之於外，何必遽以峻下之藥以奪其裏，自取其禍乎！

又云：內托散即護心丹，此散綠豆解丹毒，又治石毒，味甘入陽明胃，性寒能補，爲君；乳香去惡腫，入少陰，性溫善竄，爲佐；甘草性緩解五金八石及百藥毒，爲使。此方專爲服丹石而發疽者設，若不因丹石而發疽，恐非必用之劑。

又曰：獨勝散，即香附去毛淨，以薑汁浸一宿，焙研。治氣鬱血滯，而諸瘡愈後常服半年尤妙，此皆施於體實氣鬱之人。每思香附，經不言有補，惟不老湯一方，乃言於老人有益，用片子薑黃、香附、甘草三味，而以不老爲名，且引錢瓮先生與劉君爲證，夫豈無其故哉。蓋於行氣中有補之理耳。天之所以爲天者，健而有常也，因其不息，所以生生無窮。正如茺蔚子活血行氣，有補陰之妙，故名益母。胎前產後所恃者氣血耳，胎前無滯，產後無虛，以其行中有補也。夏枯草治瘰癧亦然。

《精要》云：大凡癰疽不可捨五香湯，此又不能無言者也，開卷便於第一論中詳言之。吾不知良甫之時，有許多大腑堅秘，病氣鬱塞，若是之頑厚，可以驟散而大下者！若果有之，亦當開陳時之先後，證之可否，庶乎後人不敢孟浪殺人也。或曰：癰疽用大黃走泄以去毒，自孫真人行《千金方》已言之矣，良甫祖述其說，何吾了病之深也？曰：大黃除諸實熱而性峻急，孫以盛行奇術於公卿間，時在晚宋，民不知兵，交游於富貴之家，肉食之輩，固皆捷效，今良甫不分貧富苦樂勞逸，一概用之，寧無孟浪之患乎！況有房勞而虛者，憂怒而虛者，極意貪求而虛者，強力動勞而虛者，大醉過飽而虛者，皆因氣弱而濇，血少而濁。生疽固是難治之病者，大腑秘而稍安穀食，肯守戒律，甘心澹味者，猶爲可治，但費補工夫耳。苟因旬日半月，大便秘實，不知其氣不降也，便以爲實，而行大黃，些少寒熱，不知其氣血不和也，便以爲有外感，而行表散，如此害人甚速。

《精要》云：內托散，一日至三日之內進十數服，治毒氣攻衝臟腑，名護心散。此方專爲丹石而發疽者，若不因丹石而發，恐非必用之劑。若夫年老者、病深者、證憊者、體重者，綠豆雖補，將有不勝重任之患矣。

《機要》云：治瘡大要，須明惟有托裏、疏通、和榮衛三法。毒邪在內則痛深，脈必沉實，外症發熱煩躁，大便秘，瘡腫木痛，不瘀赤，宜用內疏黃連湯，疏通臟腑。毒邪在皮膚，則痛淺，脈必浮數，外症瘀腫作痛，二便調勻，或寒熱拘急頭痛，恐邪氣外極而內行，必先托裏之劑以散之。毒邪在經絡中，外無瘀惡之氣，內亦二便調和，食如常，口知味，不惡風寒，止於熱燥，其脈不浮不沉，乃邪在經絡中也，宜調和榮衛。元戎云：《素問》寒癰疽例，經云：腎移寒於脾，發爲癰腫少氣；脾移寒於肝，發爲癰腫拘攣。又云：諸寒癰腫，此皆安生？岐伯曰：生於八風之所變也。又云：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聖濟》云：衣服過厚表易着寒。所得之源，大抵如此。或發不變色，或堅硬如石，或捻之不痛，久則然後變色疼痛，漸耎而成，膿如泔而稀，久不能差，瘡口不合，變爲疳漏，敗壞肌肉，侵損骨髓，以致痿痹，宜以骨碎補丸主之。方用骨碎補、補骨脂、熟地、當歸、川續斷、石楠葉、黃芪、石斛、牛膝、杜仲、蓽蘇各二兩，附子一兩，白芍、川芎、兔絲餅、沙參、羌活、防風、獨活、天麻各一兩五錢，蜜丸，空心鹽湯下。

《心法》曰：凡瘡口不合，膿水清稀，氣血俱虛也，飲食少而雖化，脾胃虛寒也。肌體瘦弱，皮色痿黃，膽氣不行也，非參、芪、朮之類不能補，非附子不能助其功。今飲食進少，且難消化，屬脾胃虛寒，蓋脾胃屬土，乃命門火虛，不能生土而然，不宜直補脾胃，當服八味丸，補火以生土也。

又曰：氣無補法，俗論也。以其爲病，瘡滿壅塞，似難於補，不知正氣虛而不能運行，則邪氣滯而爲病。經云：壯者氣行則愈，怯者弱者則著而爲病，苟不用補，氣何由而行乎？

王肯堂曰：瘡漏不可遽合，結毒實所爲。《準繩》

張景岳曰：瘡瘍之治，有宜瀉者，有宜補者，有宜發散者，有宜調榮解毒者，因證用藥各有所主。經曰：形氣有餘，病氣有餘，當瀉不當補，形氣不足，病氣不足，當補不當瀉，此其大綱也。故凡察病之法，若其脈見滑實洪數，而瘍腫痛甚，煩熱痞結，內外俱壅者，方是大實之證，此其毒在臟腑，非用硝黃猛峻等劑，蕩而逐之，則毒終不解，故不得不下，然非有真實真滯者，不可下，此下之不可輕用也。其有脈見微細，血氣素弱，或腫而不潰，潰而不斂，或飲食不加，精神疲倦，或嘔吐泄瀉，手足常冷，膿水清稀，是皆大虛之候，此當全用溫補，固無疑矣。然不獨此也，即凡見脈無洪數，外無煩熱，內無壅滯，而毒有可慮者，此雖非大虛之證，然察其但無實邪，便當托裏養榮，預顧元氣。何也？蓋恐困苦日久，或膿潰之後，不待損而自虛矣。及其危敗，臨期能及哉！故丹溪云：癰疽因積毒在臟腑，宜先助胃壯氣，以固其本，夫然則氣血凝結者自散，膿瘀已成者自潰，肌肉欲死者自生，肌肉已死者自腐，肌肉已潰者自斂，若獨攻其瘡，則脾胃一虛，七惡蜂起，其不死者，幸矣！即此謂也。其有脈見緊數，發熱憎寒，或頭痛，或身痛，或四肢拘急無汗，是必時氣之不正，外閉皮毛，風熱壅盛而爲癰腫，此表邪之宜散者也。如無表證，則不宜妄用發散，以致亡陽損衛。故仲景曰瘡家不可汗，此之謂也。

其有榮衛失調，氣血留滯，而偶生癰腫，但元氣無損，飲食如常，脈無亡候，證無七惡，此其在腑不在臟，在表不在裏，有熱者清其熱，有毒者解其毒，有滯者行其氣，所當調榮和衛，而從平治者也。大都瘡瘍一證，得陽證而病氣形氣俱有餘者輕，得陰證而形氣病氣俱不足者重，若正氣不足而邪毒有餘，補之不可，攻之又不可者危，若毒雖盡去，而脾腎已敗，血氣難復者，總皆不治之證。故臨證者，當詳察虛實，審邪正，辨表裏，明權衡，倘舉措略乖，必遺人大害，斯任非輕，不可苟也。

又曰：槐花治濕退熱之功，最爲神速，大抵腫毒非用蒜灸及槐花酒，先去其勢，雖用托裏諸藥，其效未必甚速，惟胃寒之人，不可過用。

又曰：忍冬酒，治癰疽發背，初發時便當服此，不問疽發何處，或婦人乳癰，皆有奇效，如或處鄉落貧家，服此亦便且效，仍兼以麥飯石膏及神異膏貼之，甚效。

又曰：愚意前論腫瘍，有云忌補宜下者，有云禁用大黃者，此其爲說若異，而亦以證有不同耳。蓋忌補者，忌邪之實也；畏攻者，畏氣之虛也。即如腫瘍多實，潰瘍多虛，此其常也。然腫瘍亦有不足，則有宜補不宜瀉者，潰瘍亦或有餘，則有宜瀉不宜補者，此其變也。或宜補，或宜瀉，總在虛實二字，最多疑似，貴有定見。如火盛者，宜清者也；氣滯者，宜行者也；即熱且壅，宜下者也；無滯無壅，則不宜妄用攻下，此用攻之宜禁者也。至若用補之法，亦但察此二者，凡氣道壅滯者，不宜補，火邪熾盛者，不宜溫。若氣道無滯，火邪不甚，或飲食二便，清利如常，而患有危險可畏者，此雖未見虛證，或腫瘍未潰，亦宜即從托補，何也？蓋恐困苦日久，無損自虛，若能預固元氣，則膿必易化，膿必易潰，口必易斂，即大瘡大潰，猶可望生者，必待虛證疊出，或既潰不能收斂，而後勉力支持，則輕者必重，重者必危，能無晚乎！此腫瘍之有不足也，所係非細，不可不察。

又曰：潰瘍有餘之證，其辨有四：蓋一以元氣本强，火邪本盛，雖膿潰之後，而內熱猶未盡除，或大便堅實，而能食，脈滑者，此其形氣病氣俱有餘，乃宜清利，不宜溫補，火退自愈，亦善證也。一以真陰內虧，水不制火，膿既泄而熱反甚，脈反躁者，欲清之則正氣已虛，欲補之則邪氣愈甚，此正不勝邪，窮敗之證，不可治也。一以毒深而潰淺者，其肌腠之膿已潰，而根盤之毒未動，此乃假頭，非真潰也，不得遽認爲潰瘍，而概施托補，若誤用之，則反增其害，當詳辨之。又有一種元氣已虛，極似宜補，然其稟質滯濁，肌肉堅厚色黑，而氣道多壅者，略施培補，反加滯悶，若此輩者，真虛既不可補，假實又不可攻，最難調理，極易招怨，是亦不治之證也。總之潰瘍有餘者，十之二三，故潰瘍宜清者少；腫瘍不足者十常四五，故腫瘍宜補者多。此亦以癰疽之危險，有關生死者爲言，故貴防其未然也。至若經絡浮淺之毒，不過腫則必潰，潰則必收，又何必卷卷以補瀉爲辨也，觀者審之。

張潔古曰：有裏者下之。

蔣示吉曰：司命者用藥，但有一可補之機，則補之，有不可不攻之勢，則攻之，庶幾得古人好生之意者哉。

又曰：夫瘡瘍既潰，肉腐膿流，血散氣消，其虛之必補也，宜矣，用十全大補湯，爲潰後諸症之總司。

又曰：誤服尅伐之劑，或膿血大泄，或因吐瀉，或誤入房，或勞損元氣，或夢遺泄精，或外邪感觸，以致發熱頭痛，小便淋瀉，或滑數便血，脈濡煩喘，氣短頭暈，體倦熱渴，意欲投水，身熱惡衣，揚手擲足，腰背反張，此陽氣脫陷之假熱症也。又有畏寒頭痛，咳逆嘔吐，耳聾目矇，小便自遺，瀉痢腸鳴，裏急腹痛，陰莖短縮，牙齒浮痛，肢體麻痹，或厥冷身痛，或咬牙嚼唇，此陽氣脫陷之真寒症也。如遇以上假熱真寒，勿論其脈，勿論其症，若見一二，急以十全大補湯加附子，溫補之藥，庶有復生之理。

又曰：凡肉黯陽虛屬寒，十全湯加附子；肉赤血虛兼熱，四物湯加梔子。

又曰：凡死不潰是脾虛，十全倍參、朮；肉白肉不斂爲陽孤，十全加薑、附。

又曰：凡寒涼非生肌所喜，發散非潰後所宜。

又曰：七日以前，火毒方熾，辛熱溫劑休嘗；七日以後，膿血將成，寒涼敷藥莫遏。

又曰：精爲陰，人之水也，氣爲陽，人之火也，水中不可無火，無火則陰勝而寒，病生火中，不可無水，無水則陽勝而熱，病起水虧者，大補真陰，火虛者，大補元陽。

又曰：凡真陽之衰敗，必由於真陰之虧損。

又曰：藥能治病，補虛不能移情易性，病人素性乖張，最難調治。

又曰：膿流毒泄，氣血俱虧。

又曰：《金匱》腎氣丸治命門火衰，以致脾土虛寒，不能消潰收斂，或飲食少思不化，臍腹痛，夜溺多，口乾喜熱飲，腎水虛而上泛爲痰，脾虛不能攝涎而爲痰，非此不救。誠爲引火歸原，回陽返本之妙劑也。

又曰：初起之瘍，皮肉未破，一團實邪，熱毒甚熾，不可輕投辛熱之藥。潰後之症，膿血出多，正氣已虧，元氣未復，不可擅用寒涼之劑。

又曰：據東垣之意，瘡瘍面赤，雖伏火熱鬱，不得攻裏，爲陽氣怫鬱，邪氣在經，宜發表以去之，雖大便數日不見，亦宜多攻其表，發散陽氣，少加潤燥藥以潤之。薛立齋云：腫瘍內外皆壅，宜以托裏表散爲主，如用大黃，寧無孟浪之非，若此則大黃之難用也，明矣。而丹溪又云大黃治癰症之要藥，豈諸名家亦相矛盾乎？蓋癰疽初起，有六經表症者，大便如常者，脈浮緊浮數者，邪氣在表，斷不可下，若表症不現，大便燥結，口渴引飲，脈浮沉實沉數，瘡頭堅硬不起，若不用大黃，將何以宣通臟腑耶！初虞世云：癰疽初作，須以大黃等藥急轉利之，勿以困苦爲念，此亦一偏之說，不辨表裏，胡可爲訓。總之，真知其實而瀉利，真知其虛而補益，浮露而淺者則外消，藏伏而深者則內托，庶無弊也。

又曰：按，仲景云瘡家雖身疼體痛，不可發汗，汗之則發痙，此爲瘡家潰後復傷寒者說也。若瘡初起七日之內，惡寒發熱，頭痛身疼，瘡高腫，身無汗，二便如常，脈來浮緊浮數，表症俱多，非汗不愈。若汗藥誤投之於已潰之後，或表邪俱去之時，其禍亦不止發痙而已也。

又曰：凡癰七日以後，瘡頭見黃色，竟以白降丹點上，昇頭拔毒，上以膏藥蓋之，以防風邪外入，每日用葱艾湯洗淨，再換膏藥，大約在十一朝前後，膿出痛定，是陰瘡之順候也。內服四妙湯托之，若八九日痛而不潰，瘡勢已定，毒氣已聚，尚未成膿，須用神燈照法。

又曰：潰後遍身作癢，乃外風乘虛而入，宜內托解之。

又曰：膿少色赤不斂，乃血虛也，若穢氣觸而亦然，當以乳香、沒藥之類和之。

又曰：餘毒未盡，四妙湯加白芷、防風、花粉、連翹。

又曰：寒邪凝滯，十全湯加防風、桂枝。外用葱艾湯洗。

又曰：陽虛則惡寒，陰虛則生熱。

又曰：午前熱主於補氣，午後熱主於補血。

又曰：潰後痛疼，膿色敗臭者，胃虛有火，十全湯加麥冬、五味子。

又曰：喘粗氣短，恍惚嗜卧者，脾肺弱也，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子。

又曰：脾腎已損，則肩背不便而沉重，補中益氣湯加山萸肉、山藥、北五味子。

又曰：脾肺氣脫，肢體腫，面色敗而聲嘶，唇鼻青赤，面目俱浮者，六君子湯加炮薑。不應，十全湯加炮薑、熟附子。

又曰：寒氣內淫，腹痛吐瀉，手足冷而人昏憒，或咳嗽呃逆，腹鳴不食，陽氣虛之惡症，宜托裏溫中湯，後用六君子湯。

汪省之曰：潰後血氣耗散，內外皆虛，便宜參、芪接補元氣，用寒涼固非所宜，用香躁亦蹈虛虛之禍，可不慎歟。《理例》

陳文治曰：脈沉實發熱煩燥，外不瘀腫赤痛，乃邪氣深伏在裏，宜先疎通，宜衛生湯，熱結甚者，內疏黃連湯。

陳實功曰：大便秘燥，通利相宜。

馮魯瞻曰：人動輒疑人參、熟地泥膈填中，殊不知脾能健運，腎能閉藏，則祖氣有根而不拔，元氣深藏而有源，何有爲脹爲滿之患哉。

又曰：內外證最忌標實而本虛，瀉之不可，補之無功，極爲危險。全在杜微防漸，標本得宜，使脾腎之元陽生發，而陰邪之凝滯釋然矣。

又曰：肺氣既虛，不可復行其氣，腎水已衰，不可重利其水。

又曰：內經塞因塞用之法，少用則滋壅於上，多服則峻補於下。蓋中州虛乏壅滯，必賴大補而流通其氣，故參、朮宜多用也。

又曰：治不足之法，治有餘則可；治有餘之法，治不足則不可。

又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此達至理於繩墨之外也。

又曰：《金匱》腎氣丸補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丹。

又曰：標症雖似有餘，本症實由不足，當以脈辨之。

又曰：凡癰疽瘡瘍，輕重緩急，大有不同，治之之法，總宜察其虛實冷熱，或重或輕，對症發藥，無失先後次序。治法當分初、中、末異，初宜散熱解毒通經爲主，以圖消去；中宜排托爲主，以圖散去餘毒；末宜補宜托宜溫，以圖易於收功，此大法也。

又曰：一癰疽初作，便宜灼艾及用藥外塗四圍，中留口出毒，如瘡小通敷之，既潰以膏貼之。以手探腫上，熱者有膿，不熱者無膿也。

又曰：凡肌肉傷而瘡口不斂者，用六君子湯以補脾胃爲主；若氣虛惡寒，而瘡口不斂者，用補中益氣湯以補脾、肺；若血虛發熱而瘡口不斂者，用四物、參、芪以滋肝脾；若膿多而瘡口不斂者，用八珍湯或十全大補湯以養血氣。經曰：脾主肌肉，如前藥未應，但用四君、歸、芪以補脾胃；若更不應，乃下元陽虛，急用八味丸以壯火生土；若脈數發渴者難治，此真氣虛而邪氣實也。

又曰：按一切癰疽，初起則邪毒未曾達表，臟腑壅熱，一毫熱藥不可用；若既出膿後，則毒氣外洩，氣血皆虛，胃氣自弱，一毫涼藥不可用，此古人之成法也。然亦有氣血虛寒，初起毒陷陰分者，非陽和托裏，何能昇達在表；既潰而陰血乾枯，若非滋陰充暢，何能接續膿漿。外則瘡毒枯焦，內則口乾煩躁，故全在以脈消息。蓋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氣以成形，血以華色，故諸癰疽平塌不易高聳者，乃陽氣虛弱，不能逐毒以出陰分，即爲陰毒也；根紅散漫者，亦氣虛不能拘血緊附也；紅活光潤者，氣血拘毒出外也；外紅裏黑者，毒滯於內也；紫黯不明者，氣血不充，不能化毒成膿也；膿色膿厚者，氣血旺也；膿色清淡者，氣血衰也。未出膿前，或有有餘之熱，既出膿後，盡從不足之治。但毒氣一分未盡，不可姑縱容留，以致蔓延，便成大患，猶之養虎，久必噬人。氣虛不能逐毒者，溫補兼托，陽和一轉，陰分凝泣之滯，自能冰解。血虛不能化毒者，尤宜滋補排膿，故當潰膿毒氣未盡之時，其托裏之功，刻不可緩，一容一縱，毒即逗留；一解一清，毒即冰伏。托裏不兼滋補，氣血虛者何以成膿，猶無米而使之炊飯也；滋補不兼托裏，僅可調和氣血，何能直達潰所成功。且毒氣盛者，則反受其助，猶裹粟以資盜糧矣。滋補不兼溫暖，則血凝氣滯，孰作釀膿之具，猶之造酒不暖，何以成漿，造飯無火，何以得熟。世人但知以毒爲火，清火以解毒，殊不知毒即火，毒化而火亦清，毒凝而火愈鬱。然毒之化必由膿，膿之來必由氣血，氣血之化，必由火也，火可清乎？況清涼之法，僅可施於瘡瘠小癤耳。若遇通經達絡之疽，攻托尚虞不暇，豈可復行清解，反傷胃氣，以致陽氣不振，難潰難長，甚則內攻臟腑，可不畏歟！迨至毒既去盡，紅潤肌生，則和平補養氣血之中，仍可佐以銀花國老，以解有餘不盡之毒，至如連翹、花粉，亦能解毒傷胃氣，便當禁用。

程山齡曰：凡癰疽服藥，宜照顧脾胃爲主，不得已而用清涼，但期中病，切勿過劑。初起時設有挾風寒者，宜先用芎芷香蘇散一劑，或萬靈丹、蟾酥丸以散之，散後而腫未消，隨用銀花甘草湯、四妙湯以和解之。若腫勢煩痛，大便閉結，內熱極盛者，則清藥中須兼補托之劑，透膿散主之。若膿水已潰，必須托補元氣爲主，參芪內托散主之；如元氣虛寒，則補托藥中須加辛熱以佐之；脾虛者，理中湯、參芪白朮散；氣虛下陷者，補中益氣湯；胃經受寒，飲食停滯者，藿香正氣散；氣血兩虛者，十全大補湯加附子、鹿茸；間亦有虛而挾熱者，即去附子、肉桂，加麥冬、銀花、丹皮以收功，不可不知也。大抵有陽毒，有半陰半陽，宜細辨之。陽毒者瘡勢紅腫，瘡頂尖聳，根腳不散，飲食如常，口渴便結，五心煩熱，脈洪數；陰毒者瘡勢灰白平塌，頑麻少痛，根腳走散，食少便溏，手足厥冷，口鼻氣冷，脈沉遲；半陰半陽者，瘡雖紅腫，不甚尖聳，飲食差減，大便不結，寒熱往來，微渴喜熱，脈虛軟。此三者必須細辨，俾用藥寒溫得宜，方爲合法。治陽者清涼解毒，治陰者溫中回陽，半陰半陽之法，清不傷胃，溫不助邪，如斯而已矣。《十法》

胡公弼曰：癰疽最忌發汗，恐表虛不能成膿，後必難治。《無愧齋》

又曰：敗膿不出者，用白芷，不可用白朮，蓋白朮能化毒生膿。

經曰：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

張景岳曰：陰根於陽，陽根於陰，凡病有不可正治者，當從陽以引陰，從陰以引陽，各求其屬而衰之。如求汗於血，生氣於精，從陽引陰也。又如引火歸源，納氣歸腎，從陰引陽也。此即水中取火，火中取水之義。

又曰：陰之病也，來亦緩而去亦緩；陽之病也，來亦速而去亦速；陽生於熱，熱則舒緩，陰生於寒，寒則拳急。

又曰：寒邪中於下，熱邪中於上，飲食之邪中於中。

又曰：考之《中藏經》曰：陽病則旦靜，陰病則夜寧，陽虛則暮亂，陰虛則朝爭。蓋陽虛喜陽助，所以朝輕而暮重，陰虛喜陰助，所以朝重而暮輕，此言陰陽之虛也。若實邪之候，則與此相反，凡陽邪盛者，必朝重暮輕，陰邪盛者，必朝輕暮重，此陽逢陽王，陰得陰強也。其有或晝或夜，時作時止，不時而動者，以正氣不能主持，則陰陽勝負交相錯亂，當以培養正氣爲主，則陰陽將自和矣。但或水或火，宜因虛實以求之。

又曰：病有六變者，表裏、寒熱、虛實也。是卽醫中之關鍵，明此六者，萬病皆指諸掌矣。以表言之，則風、寒、暑、濕、火、燥，感於外者是也；以裏言之，則七情、勞慾、飲食，傷於內者是也。寒者，陰之類也，或爲內寒，或爲外寒，寒者多虛；熱者，陽之類也，或爲內熱，或爲外熱，熱者多實。虛者正氣不足也，內出之病多不足；實者邪氣有餘也，外入之病多有餘。

又曰：病必自表而入者，方得謂之表證，若由內以及外，便非表證矣。經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此內外先後之不可不知也。

又曰：熱在表者，爲發熱頭痛，爲丹腫斑黃，爲揭去衣被，爲諸痛瘡瘍。熱在裏者，爲瞀悶脹滿，爲煩渴喘結，或氣急叫吼，或躁擾狂越。熱在上者，爲頭痛目赤，爲喉瘡牙痛，爲諸逆衝上，爲喜冷舌黑。熱在下者，爲腰足腫痛，爲二便秘澁，或熱痛遺精，或溲渾便赤。

又曰：寒在表者，爲憎寒，爲身冷，爲浮腫，爲容顏青慘，爲四肢寒厥。寒在裏者，爲冷噦腸鳴，爲惡心嘔吐，爲心腹疼痛，爲惡寒喜熱。寒在上者，爲吞酸，爲膈噎，爲飲食不化，爲噯腐脹噦。寒在下者，爲清濁不分，爲鶩溏痛泄，爲陽痿爲遺尿，爲膝寒足冷。

又曰：真寒之脈，必遲弱無神，真熱之脈，必滑實有力。

又曰：陽臟之人多熱，陰臟之人多寒。陽臟者必平生喜冷畏熱，卽朝夕食冷，一無所病，此其陽之有餘也；陰臟者，一犯寒涼，則脾腎必傷，此其陽之不足也。第陽强者少，十惟二三；陽弱者多，十常五六；然恃强者多反病，畏弱者多安寧。

又曰：假寒誤服熱藥，假熱誤服寒藥等證，但以冷水少試之。假熱者必不喜水，卽有喜者，或服後見嘔，便當以溫熱藥解之；假寒者，必多喜水，或服反快而無所逆者，便當以寒涼藥解之。

又曰：今人病虛證者極多，非補不可。但用補之法，不宜造次，欲察其可補不可補之幾，則全在先察胸腹之寬否何如，然後以漸而進，如未及病，再爲放膽用之，庶無所碍，此用補之大法也。

又曰：凡勢在危急，難容少緩，亦必先問其胸寬者，乃可驟進；若元氣真虛，而胸腹又脹，是必虛不受補之證，若强進補劑，非惟無益，適足以招謗耳。

又曰：製方用藥，氣味有陰陽，陰者降，陽者升；陰者靜，陽者動；陰者柔，陽者剛；陰者怯，陽者勇；陰主精，陽主氣；其於善惡、喜惡，皆有妙用。

又曰：氣味之升降，升者浮而散，降者沉而利，宜升者勿降，宜降者勿昇。

又曰：氣味之動靜，靜者守而動者走，走者可行，守者可安。

又曰：氣味剛柔，柔者純而緩，剛者躁而急；純者可和，躁者可劫；非剛不足以去暴，非柔不足以濟剛。

又曰：氣味之勇怯，勇者直達病所，可賴出奇；怯者用以周全，藉其平妥。

又曰：氣味之主氣者，有能爲精之母；主精者，有能爲氣之根；或陰中之陽者，能動血中之氣；或陽中之陰者，能顧氣中之精。

又曰：氣味有善惡，善者賦性馴良，儘堪擇用；惡者氣味殘狠，何必近之。

又曰：氣味有善惡，有素性之喜惡，有一時之喜惡者，相宜取效尤易，惡者見忌，不必强投。

又曰：治病用藥，本貴精專，尤宜勇敢，凡久遠之病，則當要其終始，治從乎緩，此宜然也。若新暴之病，虛實既得其真，卽當以峻劑直攻其本，拔之甚易，若逗遛畏縮，養成深固之勢，則死生繫之，誰其罪也。故凡真見裏實，則以涼膈、承氣；真見裏虛，則以理中、十全；表虛則芪、朮、建中；表實則麻黃、柴、桂之類。但用一味爲君，二三味爲佐使，大劑進之，多多益善。夫用多之道何在？在乎必賴其力，而料無害者，卽放膽用之，性緩者，可用數兩，而性急者亦可數錢。若三五七分之說，亦不過點名具數兒戲而已，解分治劇之才，舉動固如是乎！

又曰：治病之則，當知邪正，當權重輕。凡治實者，譬如耘禾，禾中生稗，禾之賊也，有一去一，有二去二，耘之善者也。若有一去二，傷一禾矣，有二去四，傷二禾矣，若識禾不的，俱認爲稗，而計圖盡之，則無禾矣。此用攻之法，貴乎察得其真，不可過也。凡治虛者，譬之給餉，一人一升，十人一斗，日餉足矣。若百人一斗，千人一斛，而三軍之衆，又豈擔石之糧所能活哉！

一餉不繼，將並前餉而棄之，而況於從中尅減乎！此用補之法，貴乎輕重有度，難從簡也。

又曰：虛實之治，大抵實能受寒，虛能受熱，所以補必兼溫，瀉必兼涼者，蓋涼爲秋氣，陰主殺也，萬物逢之，便無生長，欲補元氣，故非所宜，涼且不利於補，寒者益可知矣。即有火盛氣虛，宜補以涼者，亦不過因火暫用，火去即止，終非治虛之法也。又或有以苦寒之物，謂其能補陰者，則《內經》有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夫氣味之相宜於人者，謂之曰補可也，未聞以味苦氣劣，而不相宜於人者，亦可謂之補也。雖《內經》有曰水位之主，其瀉以鹹，其補以苦等論，然此特以五行歲氣之味，據理而言耳。矧其又云：麥、羊肉、杏、薤，皆苦之類，是則苦而補者也。豈若大黃、黃柏之類，氣味苦劣，若此而謂之能補，無是理也。嘗聞之王應震曰：一點真陽寄坎宮，固根須用味甘溫，甘溫有益寒無補，堪笑庸醫錯用功。此一言蔽之也，不可不察。

又曰：補瀉之法，補亦治病，瀉亦治病，但當知其要也。如以新暴之病而少壯者，乃可攻之瀉之，攻但可用於暫，未有衰久之病，而屢攻可以無害者，故攻不可以收緩功。延久之病而虛弱者理宜溫之補之，補乃可用於常，未有根本既傷，而舍補可以復元者，故補不可以求速效。然猶有其要，則凡臨證治病，不必論其有虛證，無虛證，但無實證可據而爲病者，便當兼補以調榮衛精血之氣。亦不必論其有火證，無火證，但無熱證可據而爲病者，便當兼溫以培命門脾胃之氣。此補瀉要領，苟不知此，未有不至決裂敗事者。

又曰：治法有逆從，以寒熱有假真也，此《內經》之旨也。經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夫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此正治也，正即逆也；以熱治熱，以寒治寒，此反治也，反即從也。如以熱藥治寒病而寒不去者，是無火也，當治命門，以參、熟、桂、附之類，此王太僕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是亦正治之法也。又如熱藥治寒病而寒不退，反用寒涼而愈者，此正假寒之病，以寒從治之法也。又如以寒藥治熱病而熱不除者，是無水也，治當在腎，以六味丸之類，此王太僕所謂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是亦正治之法也。又有寒藥治熱病，而熱不愈，反用參、薑、桂、附八味丸之屬而愈者，此即假熱之病，以熱從治之法也，亦所謂甘溫除大熱也。第今人之虛者多，實者少，故真寒假熱之病爲極多，而真熱假寒之病則僅見耳。

又曰：探病之法，不可不知，如當局臨證，或虛實有難明，寒熱有難辨，病在疑似之間，補瀉之意未定者，即當先用此法。若疑其爲虛，意欲用補而未決，則以輕淺消導之劑，純用數味，先以探之，消而不投，即知爲真虛矣。疑春爲實，意欲用攻而未決，則以甘溫純補之劑，輕用數味，先以探之，補而覺滯，即知有實邪也。假寒者，略溫之，必見躁煩；假熱者，略寒之，必加嘔惡，探得其情意自定矣。經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又曰假者反之，此之謂也。但用探之法，極宜精簡，不可雜亂，精簡則真僞立辨，雜亂則是非難憑，此疑似中之活法，必不得已而用之可也。

華元化曰：大凡治瘵，脈不緊數，則勿發其汗；脈不實數，不可以下；心胸不閉，尺脈微弱，不可以吐；關節不急，營衛不壅，不可以針；陰氣不盛，陽氣不衰，勿灸；內無客邪，勿導引；外無淫氣，勿按摩；皮膚不痹，勿蒸熨；肌肉不寒，勿暖洗；神不凝迷，勿愉悅；氣不奔急，勿和緩；順此者生，逆此者死耳。

論曰：汗家不可發汗，陽虛不得重發汗。萬靈丹發汗藥，不可妄投。

《瘍醫大全・論辨純陽瘡瘍法》 純陽初起必煩腫，更兼身熱有微寒。頂如尖字高凸起，腫似灣弓根有盤。七日之間多煩痛，二七之期膿漸漫。動息自寧食知味，二便調勻無瀉乾。腫消膿潰精神爽，腐脫新生氣血完。五善自然臻並至，七惡全無半點乾。痛隨膿減，腫退肌寬，此屬純陽俱易治，百人百可保全安。《正宗》

初起頂高根活，色赤發熱，煩腫疼痛，日漸高腫者順。已成煩痛，皮薄光亮，飲食如常，二便調和，身溫者順。已潰膿稠，色鮮不臭，腐肉自脫，煩腫易消，身輕者順。潰後膿厚稠黃，新肉易生，瘡口易斂，飲食漸進者順。

《瘍醫大全・論辨純陰瘡瘍法》 純陰初起不知瘡，粟米之形疙瘩僵。不紅不腫不知痛，少熱少煩少隄防。七朝之後身體倦，瘡根平大喜漿湯。頂不高兮根不活，色不光兮腐不穰。軟陷無膿空結聚，脈浮數大細飛颺。飲食不飡身戰戰，嘗湯止許意茫茫。瘡上生衣如脫甲，孔中結子似含芳。膿多臭穢身難便，舉動愴惶韻不長。瘡形成紫黑，面色變青黃，精神昏憒多鼾睡，言語無人自發揚。口乾多舌強，痰喘定身亡，此屬純陰俱不治，百人百可到泉鄉。《正宗》

初起頂平根散，色暗微腫，不熱不疼，身體倦怠者險。已成腫堅色紫，不

作膿，不腐潰，惟口乾，多煩躁者逆。已潰皮爛，內堅不腐，腫仍不消，痛仍不減，心煩者逆。潰後膿水清稀，腐肉雖脫，新肉不生，色敗臭穢者死。

《瘍醫大全・論辨半陰半陽瘡瘍法》 陰陽之症兩相交，生死相兼事可昭。微熱微寒微赤腫，半昏半爽半平高。脈來雖數多無力，飲食雖飡便不調。腫而不潰因脾弱，潰而不斂爲膿饒。大便多溏小便數，上身有汗下身焦。五善雖兼有，七惡未全逃，口渴喜茶腸腹痛，面浮厭飲足心高。心煩不穩睡，神亂怕音焦，投方應病方爲妙，陰轉爲陽漸可調。逢之任是神仙手，半死餘生定莫逃。《正宗》

澄曰：癰疽之候，純陽固多，純陰原少，惟半陽半陰之證最多，全在醫者留心，不可忽略。蓋陰陽兼半之證，若以辛溫之劑內服外敷，則陰氣潛消，轉爲陽證；若以清涼外敷，或用冷蜜蛋清調藥塗敷，內投苦寒敗毒之劑，則陽氣冰伏，變爲純陰之證。吉凶反掌，醫家病家均宜警省。

《瘍醫大全・論陽瘡毒似陰瘡》 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但亦有初起色紫赤而腫痛，脈沉細數，而惡寒喜暖，非真寒也，乃火極似水，陽極生陰，亢則害承乃制之理，或平時富貴，享用厚味，服金石等藥致之，故陽極似陰，始熱終寒之變，宜順其時而內服疏托瀉心等劑治之則愈矣。

澄曰：假寒者，火極似水也。凡瘡瘍初起熱甚，失於汗解，以致陽邪亢極，鬱伏於內，則邪自陽經傳入陰分，故爲身熱發厥，神氣昏沉，或是畏寒，狀若陰證。凡真寒本畏寒，而假寒亦畏寒，此熱深厥亦深，熱極反兼寒化也。大抵此證，必聲壯氣粗，形强有力，或唇焦舌黑，口渴飲冷，小便赤澁，大便秘結，或因多飲藥水以致下利純清水，而其中仍有燥糞，及失氣極臭者，察其六脈必皆沉滑有力，此陽證也。若雜證也假寒者，亦或爲畏寒，或爲戰慄，此以熱極於內，而寒侵於外，則寒熱之氣兩不相投，因而寒慄，此皆寒在皮膚，熱在骨髓，所謂惡寒非寒則是熱證。但察其內證，則或爲喜冷，或爲便結，或小水之熱澁，或口臭而躁煩，察其脈必滑實有力，凡見此證，即當以涼膈、芩、連之屬助其陰而清其火，使內熱既除，則外寒自伏，所謂水流濕者，亦此義也。故凡身寒厥冷，其脈滑數，按之鼓擊於指下者，此陽極似陰，即非寒也。

《瘍醫大全・論陰瘡毒似陽瘡》 夫瘡之始發於陰於陽，豈有定規，調護失宜，致令陰陽偏勝，即有變生之患。如毒之初起，筋攣骨痛之時，經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當以表散之，使邪易散而毒易消。不知治此，再以內疏之劑，數以寒涼，或食冷物，使瘡毒內陷，陰極而方生，陽氣漸回，令人煩悶譫語，微渴，其脈沉細而數，治宜補中益氣湯而加溫暖之藥治之，斯爲上工矣。

張景岳曰：陰極反能躁熱，乃內寒而外熱，即真寒假熱也。假熱者，水極似火也。凡癰疽有因素稟虛寒，偶感邪氣而然者，有過於勞倦而致者，有過於酒色而致者，有過於七情而致者，有原非火證因誤服寒涼而致者。凡真熱本發熱，而假熱亦發熱，其證則亦面赤躁煩，亦爲大便不通，小便赤澁，或爲氣促，咽喉腫痛，或爲發熱，脈見緊數等證。昧者見之，便認爲熱，妄投寒涼，下咽必斃。不知身雖有熱，而裏寒格陽，或虛陽不斂者，多有此證。但其內證，則口雖乾渴必不喜冷，即喜冷者飲亦不多，或大便不實，或先鞕後溏，或小水清頻，或陰枯黃赤，或氣短懶言，或色黯神倦，或起倒如狂而禁之則止，自與登高罵詈者不同，此虛狂也，或斑如蚊迹而淺紅細碎，自與紫赤熱極者不同，此假斑也。凡假熱之脈必沉細遲弱，或雖浮大緊數而無力無神，此乃熱在皮膚，寒在臟腑，所謂惡熱非熱，實陰證也。凡見此內頼內困等證，而但知清涼，攻邪，敗毒，則無有不死，急當四逆、八味，回陽湯之類，倍加附子填補真陽，以引火歸源，但使元氣漸復，則熱必退藏，而病自愈，所謂火就燥者，即此義也。故凡見身熱脈數，按之不鼓擊者，此皆陰盛格陽，即非熱也。

東垣曰：面赤目赤，煩躁引飲，脈七八至，按之則散者，此無根之火也，以薑附湯加人參主之。

仲景曰：治少陰證，面赤者，以四逆湯加葱白主之。

《外臺秘要》曰：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宜以熱藥治之。

《瘍醫大全・論陰陽法》 凡診視癰疽，施治必須先審陰陽，乃爲醫道之綱領。陰陽無謬，治焉有差。醫道雖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陰陽而已，故證有陰陽，脈有陰陽，藥有陰陽。以證而言，則表爲陽，裏爲陰，熱爲陽，寒爲陰，上爲陽，下爲陰，氣爲陽，血爲陰，動爲陽，靜爲陰，高聳爲陽，平塌爲陰，瘍腫爲陽，灰白爲陰，收束爲陽，散漫爲陰，疼痛爲陽，麻木爲陰，有膿爲陽，無膿爲陰，多言者爲陽，無聲者爲陰，喜明者爲陽，欲暗者爲陰。陽微者不能呼，陰微者不能吸；陽病者不能俯，陰病者不能仰。以脈而言，則浮大滑數之類皆陽也，沉微細澁之類皆陰也。以藥而言，則昇散者爲陽，斂降者爲陰，辛熱者爲陽，苦寒者爲陰，行氣分者爲陽，行血分者爲陰，性動而走者爲陽，

性靜而守者爲陰，此皆醫中之大法。至於陰中復有陽，陽中復有靜，疑似之間，須辨的確，此而不識極，易差訛，是又最爲緊要，然總不離於前之數者。但兩氣相兼，則此少彼多，其中便有變化，一皆以理測之，自有顯然可見者。若陽有餘而更施陽治，則陽愈熾而陰愈消。陽不足而更用陰方，則陰愈盛而陽斯滅矣。設能明徹陰陽，則醫理雖立，思過半矣。

道産陰陽，原同一氣，火爲水之主，水即火之源，水火原不相離也，何以見之？如水爲陰，火爲陽，象分冰炭，何謂同原？蓋火性本熱，使火中無水，其熱必極，熱極則亡陰，而萬物焦枯矣。水性本寒，使水中無火，其寒必極，寒極必亡陽，而萬物寂滅矣。此水火之氣果可呼吸相離乎，其在人身是即元陰元陽，所謂先天之元氣也。欲得先天，當思根柢命門爲受生之竅，爲水火之家，此即先天之北闕也，舍此他求，如涉海問津矣，學者宜識之。

凡人之陰陽，但知以氣血臟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有形之陰陽耳。至若先天無形之陰陽，則陽曰元陽，陰曰元陰。元陽者即無形之火，以生以化，神機是也，性命係之，故亦曰元氣。元陰者即無形之水，以長以立，天癸是也。强弱係之，故亦曰元精。元精元氣者即化生精氣之元神也，生氣通天，惟賴乎此。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即此之謂。今之人多以後天勞欲，戕及先天，今之醫只知有形邪氣，不知無形元氣。夫有形者迹也，盛衰昭著，體認無難；無形者神也，變幻倏忽，拘回非易。故經曰粗守形，上守神，嗟乎，又安得有通神明而見無形者，與之共談斯道哉。

天地陰陽之道，本貴和平，則氣令調而萬物生，此造化生成之理也。然陽爲生之本，陰實死之基，故道家曰分陰未盡則不仙，分陽未盡則不死。華元化曰：得其陽者生，得其陰者死。故凡欲保生重命者，尤當愛惜陽氣，此即以生以化之元神，不可忽也。曩自劉河間出以暑火立論，尚用寒涼伐此陽氣，其害已甚。賴東垣先生論脾胃之火必須溫養，然尚未能盡斥一偏之謬。而丹溪復出，又立陰虛火動之論，製補陰大補等丸，俱以知柏爲君，寒涼之弊又復盛行。夫先受其害者，既去而不返，後習而用者，猶迷而不悟。嗟乎，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若二子者謂非軒岐之魔乎，非敢誹謗先輩，實冀夫盡洗積陋以蘇生民之厄耳。

《瘍醫大全・論瘡瘍分五方治法不同》　經曰：東西南北中，五方人之土産厚薄、居處高下、風寒暑濕各地不同，日用穀糵頗異，所以黃帝舉五方之問，岐伯進五治之功，針砭湯淋灸之法，乃五方得宜之用，兼之年力衰壯、稟賦厚薄、五土之別，學者當詳察之，不可不備也。

澄曰：歷觀古人書集，有專主辛溫者，有專主寒涼者，有專施攻伐者，有純用補益者，豈各成一家耶，皆緣五方風土不齊，西北方苦寒，故多主辛溫，東南方炎熱，多主寒涼，地土强厚者堪以攻伐，水土薄弱者固多補益，是以聚覽群書，必須體會各家著書義旨，以廣其用。故醫者經歷其地，必先察其風土厚薄，並須留心四時氣候。如春當溫而反寒，夏當熱而反涼，秋當涼而反熱，冬當寒而反溫，皆爲四時不正之氣，必多遏鬱於中。又當看天時久陰久亢，及非時之雷霧乍寒乍熱，有是氣必有是病。臨病體察天時人事，五方風土，當溫當涼，當攻當補，自無不當矣。

《瘍醫大全・論肥人瘡瘍》　夫肥人多濕，多痰，多氣虛，形體外實者，外雖多肉，其實內虛。凡體豐氣虛之人，瘡瘍故多癰。癰者，壅也，屬陽在表。氣虛即表虛，故多浮腫於外，皮薄色赤，宜內托之，使邪毒不內陷，則易潰而易斂。丹溪云：肥人宜二陳湯加參、芪、歸、朮、銀花、連翹等類治之，無出於此。

又曰：大凡體肥則肉潭於氣，加之斷喪，則真氣不足以維持，平日語言氣短，行動喘急，一遇膿血出多，空火陡發，精散神離，每多暴脫。

《瘍醫大全・論瘦人瘡瘍》　夫瘦人多火，多血虛，血虛即陰虛，陰虛則火盛，火盛則發熱，筋骨瘦而不勝於寒。蓋皮寬肉緩，如生瘡瘍，則多疽。疽者，沮也，屬陰，因榮血受邪，凝注不從，正是陰滯於陽，血滯於氣，則爲疽也。又云：疽乃五臟之毒，癰爲六腑之毒。故疽多附於骨肉，色不變，故難於潰，潰而難斂，治宜八珍湯中加金銀花、連翹、附子之類加減治之。

《瘍醫大全・論嬰孩瘡瘍》　嬰孩之輩，乃氣血未充，筋骨未堅，脾胃尚脆，凡有癰疽，多是胎毒，或母不慎調護，致令血氣壅滯，多生瘡腫，只宜內托，內疏湯劑和緩之藥，不可用大猛峻之劑，有傷胃氣。外有無辜疳毒，不同大人治法，只宜消疳大補之劑即安。

澄曰：嬰孩皮肉嬌嫩，不可輕用白降丹，不但疼痛難經，且易煽腫瘌人。

又曰：小兒瘡毒，切勿妄用水銀、輕粉、硫黃收斂毒氣，每致殺人。

《瘍醫大全・論痘後瘡瘍》　或問小兒痘已出盡，胎毒已化，復生瘡疽疔

毒，是何氣使然？答曰：胎毒雖化，氣血已虧，皆由失於調護，致令陰陽壅塞經絡，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疔毒變生異症亦皆有之，何況瘡瘍乎？故痘後不可不慎調護也。

澄曰：每見小兒痘後月餘，忽發癰疽，咸謂痘漿不足，餘毒爲害。殊不知痘後氣血未復，脾胃失調所致，若妄用敗毒清涼之品內服外敷，則鮮有不危者，必須培補氣血，扶脾內托，可消自消，即潰亦易於斂口。

《瘍醫大全・論妊娠瘡瘍》 大凡婦人有孕，忽生瘡疽疔毒，始發當已潰未潰之時，須知雙身而用藥，豈比常人？如砒、硇、巴、麝等類有犯於胎禁，及硝、黃大下之藥焉可混用？止宜調氣養血，安胎托裏之劑可保無虞，此乃攸關生死之大要，不可不知也。

澄曰：凡看婦人瘡瘍，須先問明月信。如已懷孕，不得妄用皂針、山甲、桃仁、紅花、水蠟、大黃、巴霜等味，冀其消散。設經水適至，亦不得大發其汗。

《瘍醫大全・論産後瘡瘍》 大凡婦人生産之後，氣血大虧之際，而感受七情六淫，致令榮衛不行，逆於肉裏，乃生癰腫。況元氣不足，豈可輕投巴硇慓悍之劑，只宜大補氣血托裏，八珍湯丸內少加溫暖藥，使榮衛通行，毒氣消散，無不安戾，不然反致虛損，瘡亦敗壞，潰而不斂，多致不救。

新産半月左右，忽發癰癤於四肢胸腹者，是敗血不盡，流滯經絡，或氣血虛弱，榮氣不從，逆於肉裏也。如敗血瘀滯者，則焮腫赤痛，而脈弦洪有力，當補血行血之中佐以導瘀疏氣爲主。如氣血虛弱，榮澁衛逆者，則平塌散漫，而脈虛微無力，當大補氣血爲主，如十全、八珍之屬，以固本元，扶胃氣，氣壯血和，其毒自解，若以毒治而用清涼解毒，勢必不膿不潰，變成壞症矣。

《瘍醫大全・論師尼孀婦處女瘡瘍治法不同》 此輩雖云牝體，豈異於妻妾乎？雖無房室，常有憂思之苦，欲心蒙而不遂，有失交歡，氣血欠和，陰陽乖戾，凡有瘡瘍，治法亦異，雖內托補中，必須調經、舒鬱、安神之藥隨症治之爲當。

澄曰：此等人所患癰疽、瘰癧、失榮、乳痞、陰蝕等症，生於厥陰、少陽部位者居多，皆緣抑鬱不舒，所求不遂，群火沸騰，真陰銷爍，施治之法，專主養血、舒鬱、寧神，兼用托裏排膿之品，庶可保無變證。更有愆期處女，鬱結於中而成瘡瘍者，又當勸其父兄早爲完配，俾天地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畢姻之後，未潰者每多消散，久不斂者亦易於收功矣。

《瘍醫大全・論瘡瘍三因受病主治不同》 三因者，內因、外因、不內外因，此說從於先古。其詞意尚有發而未盡者。內因者，皆起於七情，蘊結於內，又兼厚味膏粱，薰蒸臟腑，房慾勞傷，虧損元氣，乃五臟受之，其病由此內發者，但發之多在富貴人及肥胖者，十有八九。其見症瘡多堅硬，根蒂深固，二便不調，飲食少進，外軟內堅，平陷無膿，表實裏虛，毒多難出，得此者即病症之內傷也，故曰內因。外因者，皆起於六淫，體虛之人，夏秋露臥，當風取涼，坐眠濕地，以致風寒濕氣襲於經絡。又有房事後得之，其寒毒乘虛深入骨髓，與氣血相凝者尤重。或外感風寒，發散未盡，遂成腫痛，此肌肉、血脈、筋骨受之，其病由此外來者，發之多在不善調攝，澆薄勞碌人，十有八九。見證多寒熱交作，筋骨疼痛，步履艱辛，濕痰流毒，以及諸風癱瘓，口眼歪斜，半身不遂，風濕風溫，天行時毒等症得此者，即疾病之外感也，故曰外因。又有不內外因，內無七情干內，外無六淫傷外，何由來也？其病得之於饑飽勞役，喜怒不常。飲食者，冷熱不調，動作者，勤勞不惜，以致臟腑不和，榮衛不順，脾胃受傷，經絡凝滯。故爲疾者，外無六經形證，內無便溺阻隔，其病多生於膜外、肉裏、肌膚之間，如瘰癧、痰注、氣痞、癭瘤之屬，治法不必發表攻裏，只當養氣血，調經脈，健脾和中，行痰開鬱治之，法爲最善，此是三因，理之盡矣。

《瘍醫大全・論醫者膽大心小》 薛立齋曰：大抵病有淺深，效有遲速，亦有陰虛陽實，呼吸轉移，醫者須要膽大心小。膽欲大者有決斷之才，識見之能，當刺則刺，當攻則攻，不宜攻刺者止之，則能知標本矣。心欲小者，有救義之心，無苟取之念，富者辭之傷廉，貧者取之傷惠，須要見利思義，庶稱醫職。

澄曰：膽欲大者，非不辨虛實陰陽，不察穴道虛怯，妄施刀針，溷投攻伐，橫行放膽，罔顧病人性命，必須臨症時先看初起時病者元氣虛實，次看瘡之陰陽險否，然後用藥調治，當攻即攻，可補便補，不可因循耽誤，致令變態不虞。認得真確膽量方可放大，若臨證不多，妄用刀針，亂施攻補，則誤事不淺矣。

《瘍醫大全・論分經絡部位氣血多寡》 王肯堂曰：人身之有經絡，猶地理之有界分，治病不知經絡，猶捕賊不知界分，其能無誅伐無過之咎乎。

況手足十二經絡，有氣血多少之分，如手少陽三焦、足少陰腎、足太陰脾多氣少血，手厥陰心包絡、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多血少氣，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多氣少血，此其大較也。多血少氣者易愈，多氣少血者難療。氣多之經可行其氣，血多之經可破其血，不可執一也。

朱丹溪曰：腎居小腹之後，而又在其下，此陰中之陰也，其道遠，其位僻，雖曰太陰經多血少氣，多血氣運不到，氣既不到，血亦罕來，中年已後，不可生癰。纔有痛腫參之脈證，但見虛弱，便與滋補血氣無虧，可保終吉。若用尋常驅熱拔毒舒氣之藥，虛虛之禍如指諸掌，可不慎歟。心法

又曰：諸經惟少陽、厥陰經瘡瘍務宜預防，以其氣多血少也，其血本少，肌肉難長，少陽更有相火，遽用破毒之劑以伐陰血，禍不旋踵。

劉厚宗曰：凡瘡瘍不係膏粱、丹毒、火熱之變，只因虛勞氣鬱所致，止宜補形氣，調經脈，其瘡當自消散。蓋不待汗之下之而已也，其不詳脈證經絡受病之異者，下之先犯病禁經禁，故致失手如此。

又曰：且夫火熱爲病，亦有微甚，所謂君火相火是也。瘡瘍所發，有癰疽瘰癧，輕重淺深不同，或止發於一經，或兼二經者，止當求責於一二經，不可干擾餘經也，若東垣處方用藥是已。

申斗垣曰：夫分經審位，用藥當知氣血多少，多則易愈，少則難痊，外科明此大理，不致有犯禁忌，頹敗壞逆之失也。如手少陽三焦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少陽膽經、足少陰脾經，此六經皆多氣少血，凡有瘡瘍最難收口。如手厥陰心胞絡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厥陰肝經，此四經皆多血少氣，凡有瘡瘍，宜托裏。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此二經氣血俱多，初宜內消，收功易得。故特表而明之，不可一概而論治也。敬玄

訣曰：多血多氣君須記，手經大腸足經胃。多氣少血有六經，三焦膽腎心脾肺。多血少氣心胞絡，膀胱小腸肝無異。記此則知氣血多少之異矣。

頭部

巔足太陽、厥陰、督脈　頭角直耳上中是少陽　中行前直鼻上巔後直鬚中上巔督脈　第二行足太陽一寸五分各開兩傍爲頭　第三行足少陽

面部

額足少陽、陽明　鼻手陽明太陽、足陽明、督脈　人中督脈、手、足陽明　唇足陽明、足太陰　唇內足厥陰　承漿足陽明、任脈　上齒足陽明　下齒手陽明　舌足太陰、少陰　目內眥手、足陽明，手、足太陽　目銳眥手太陽，手、足少陽　眉至額直鼻而上督脈，直目內眥而上足太陽，直目瞳子而上足少陽，直銳眥而上手足少陽　頰直目內眥而下足陽明，直目瞳子而下足陽明　頰車足少陽，陽明　耳手、足少陽，手太陽　目系手少陰、足太陽

頸項部

項中間督脈　拔項大筋中足太陽　當完骨下手少陽項大筋之前耳之後也　當耳下足少陽　當曲頰下手太陽　曲頰前一寸手陽明　挾喉兩傍動脈足太陽、陽明　缺盆中任脈　咽手太陰、少陰、足太陰　喉嚨足少陰、陽明　喉嚨後足厥陰

肩部

前廉手陽明　後廉手太陽　上廉手、足少陽

背部

中行督脈　第二行足太陽　第三行足太陽

膺輸部

中行任脈　第二行足少陰　第三行足陽明　第四行足太陰

腹部

中間行任脈　第二行足少陰　第三行足陽明　第四行足太陰

腋下

中間手厥陰　前手太陽　後手太陰

脇

腋直下髀樞足少陽

臑自肩至肘曰臑

前廉手陽明　後廉手太陽　外廉手太陽　內廉手太陰　內前廉手太陰　內後廉手少陰

臂

上廉手陽明　下廉手太陰　外廉手少陽　內廉手厥陰　內上廉手太陰　內下廉手少陰

股脛

前廉足陽明　後廉足太陽　外廉足少陽　內廉足厥陰　內前廉足太陰

蔣示吉曰：頭爲諸陽之首，面爲三陽之交。

腦之正中督脈　背之居中督脈　項之居中督脈　尾閭居中督脈

腦與背之兩傍屬足太陽膀胱　頭頂屬足太陽膀胱　面屬足陽明胃　頸項屬足厥陰肝　鬢屬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　眉屬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　頭髭屬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　腮頷屬手陽明大腸　顴屬手太陽小腸　耳爲腎竅屬足少陰腎　遶耳之傍屬足少陽膽　唇爲脾竅屬足太陰脾　舌乃心苗屬手少陰心　鼻爲肺竅屬手太陰肺

目大小眥屬心，又爲火輪。

黑珠屬肝，又爲血輪，又爲風輪。

上胞下臉屬脾，又爲肉輪。

白珠屬肺，又爲氣輪。　瞳人屬腎，又爲水輪。

胃通於乳，乳房屬胃。　乳外屬足少陽膽。

乳頭乃足厥陰肝經所主。

乳傍乃手三陰經所起。　喉癰膪發穿襠屬任脈

跨馬囊癰屬足厥陰肝

從手背赤肉至臂走至面屬手三陽。

從胸走至手心白肉屬手三陰。

手背爲陽，手心爲陰。

足之外跗爲陽，足之三陽從足走至頭。

足之內附爲陰，足之三陰從足走至腹。

督脈通乎背脊居中，是奇經督脈之道。

脊背分五行。中間是奇經督脈，兩傍四行乃足太陽膀胱經之部分。

腹分七行。從前陰起由膪中上咽喉至承漿而止，是奇經任脈所主，膪傍左右一行各一寸屬足少陰腎，膪傍左右各二寸一行屬足陽明胃，膪傍左右各三寸一行屬足太陰脾、足厥陰肝。

脇肋足少陽膽行身之側。

手足心內應心經。

背爲諸陽，腹爲諸陰。

頭面背脊陽維經。

頤項胸腹肢股內臁陰維經。

《瘍醫大全·癰疽危險部位》《靈樞》曰：　伏兔一，腓二，腓者腨也，卽足肚。背三，五臟俞四，頂五，此五部有癰疽者死。

王海藏曰：　腦、頤、鬚、鬢，亦爲癰疽必死之處也。

《鬼遺方》云：　不可患癰疽者七處：　眼後虛處一，頤接骨處二，耳門前後車骨接處三，陰根上毛間胯與尻有接處四，諸因小腹風水所成癰疽五，頷骨下近耳後虛處六，鼻骨中七，並能害人，但以諸法療之，或有得瘥，惟眼後虛處最險。

蔣示吉曰：　險惡傷生，背上有九處，入髮際爲玉枕，又爲舌本一，頸項節二，第三椎爲崇骨，第四大椎爲五臟，第五椎脊骨兩傍肺俞，第六夾脊兩傍脾俞及肝俞，第七脊骨兩傍腎俞，第八後心對鳩尾，鳩尾卽心蓋骨。鳩尾骨穴九。

又曰：　正面有六處，喉骨爲垂膺一，當胸爲神舍二，心鳩尾，卽心蓋骨三。兩乳穴四，臍中爲神闕五，臍下二寸爲陽屈曲間六。

又曰：　側面有三處，耳下近耳後牙車尖央陷中爲喉脈，當膊下爲肩骨二，承山上三寸腨腸三。

又曰：　忌生惡毒部位：　腦、伏兔、髭、腓腨、鬢、背、頤、項、迎香、瞳子髎、舌、五臟俞，患則多險。

《瘍醫大全·論諸經向導藥隨經引使》　一切癰疽，須分是何部位，屬何經絡，用何藥向導，施治庶易於奏效也。

太陽　上羌活　下黃栢

陽明　上白芷、升麻　下石膏

少陽　上柴胡　下青皮

太陰　上桔梗　下白芍

厥陰　上柴胡　下青皮

少陰　上獨活　下知母

蔣示吉曰：　用藥引經，庶藥力直攻患處，如太陽用防風、羌活，陽明用白芷、升麻，少陽用柴胡，太陰用白芍、升麻，少陰用獨活，厥陰用柴胡、青皮，佐之以桂。

隨經者，引經必要之藥也。引者，導引也，引領也。如將之用兵，不識其路，縱兵强將勇，不能取勝，如賊入無抵，腳不能入其巢穴，叩之箱簀，此理也。故用引經藥，不可不知。太陽經瘡疽，生於巔頂之上，必用羌活、藁本、麻黃，在下黃柏。少陽經耳前上用升麻、柴胡，下用柴胡、連翹。陽明經面上

用葛根、白芷、黃芩，下用花粉。太陰經中府、雲門、尺澤，上用條芩、連翹，下則箕門、血海，用蒼术、防己。少陰經少衝、少海，上用細辛，下湧泉、照海，用知母。厥陰經中衝、內澤，上用川芎、菖蒲，下太敦、曲泉、柴胡之類。上則言其手經，下則言其足經，當察其此。

《瘍醫大全・論瘡瘍五善七惡救援法》　程山齡曰：或問癰疽五善七惡，何謂也？答曰：五善者，飲食知味，一也；便溺調勻，二也；膿潰腫消，膿水不臭，三也；神氣清爽，動息自寧，四也；脈息有神，不違時令，五也。七惡者，大渴發熱，泄瀉淋閉，一也；膿潰仍腫，膿水臭穢，二也；目睛無神，語聲不亮，三也；食少不化，服藥作嘔，四也；恍惚嗜臥，氣短乏力，背如負石，五也；唇青鼻黑，面目浮腫，六也；脈息無神，或躁動不和，七也。古語云：五善得三則吉，七惡得四則凶，不待四矣。然而急救之法，正不容以不講，大抵熱渴淋閉，喘急內熱，皆真陰受傷；宜用六味湯加麥冬、五味，如不應，用八珍湯加麥冬、五味，更不應，用十全大補湯，兼服六味地黃丸，此補陽生陰之說也。若氣促倦怠，昏憒乏力，飲食不化，乃陽虛之候，宜用補中益氣湯；若睡臥不寧，宜用歸脾湯；若飲食減少，面目浮腫，宜用香砂六君子湯；若兼脾胃虛寒，更用理中湯；腎氣虛寒，須用桂附八味丸，兼用十全大補湯加附子，此溫補回陽之法也。若癰疽潰後，膿血去多，變爲角弓反張，手足搐搦，肢體振搖而發癮者，急宜用參、芪、歸、术、附子等藥以救之；如不應，用十全大補湯，間有可生者。當此時勢，性命急如懸縷，司命者，宜叮嚀反復，熟思而審處之耳。《十法》

蔣示吉曰：五善七惡，方書俱載，然亦不止於此也。如膿成不自出，失導引者死。膿成不針烙，反數藥者死。熱痛正甚，失治則毒內攻者死。毒內攻後，不服藥，反針烙者死。潰而至於透內膜者死。潰喉者死。未潰而陷，面青唇黑，便泻者死。陰入腹，入囊者死。高腫不托裏，反用下藥者死。溫腫不內托，反用寒涼攻利者死。潰後，誤用寒涼，致瘡紫黑者死。潰後誤用辛散，發痙者死，穿膜穿腮者死。上蝕鼻梁，下穿咽喉者死。故治者不可不早，亦不可不審也。《說約》

李東垣曰：大抵證候，瘡疽之後，虛中見惡症者，不可救也，實證無惡候者，自愈。大凡膿潰之後，而煩疼尚未痊者，診其脈，洪滑粗散者，難療，微濇遲緩者，易痊，此善惡之症於診候之中亦可知矣。發背腦疽及諸惡瘡，則有五逆之證者，白睛青黑而眼小，服藥而嘔，傷痛湯甚，膊項中不便，音嘶色敗者，是爲五逆。其餘熱渴痢嘔，蓋毒氣入裏，臟腑之傷也，當隨證以治之。《十書》

薛立齋曰：夫瘡瘍之症，有五善，有七惡，五善見三則瘥，七惡見四則危。夫善者，動息自寧，飲食知味，二便調勻，膿潰腫消，膿鮮不臭，神彩精明，語聲清朗，體氣和平是也，此屬腑症，病微邪淺，更能慎起居，節飲食，勿藥自愈。惡者，乃五臟虧損之症，多因元氣虛弱，或因膿水出多，氣血虧損；或因汗下失宜，榮衛消爍；或因寒涼剋伐，氣血不足；或因峻厲之劑，胃氣受傷，以致真氣虛而邪氣實，外似有餘而內實不足，法當純補胃氣，多有可生，不可因其惡，遂棄而不治。若大渴發熱，或泄瀉淋閉者，邪火內淫，一惡也，竹葉黃芪湯。氣血俱虛，八珍湯加黃芪、麥冬、五味、山萸，如不應，佐以加減八味丸，煎服。膿血既泄，腫痛尤甚，膿色敗臭者，胃氣虛而火盛，二惡也，人參黃芪湯。如不應，用十全大補湯加麥冬、五味。目視不正，黑睛緊小，白睛青赤，瞳子上視者，肝腎陰虛而目系急，三惡也，六味丸料再加炒山梔、麥冬、五味。如不應，用八珍湯加炒山梔、麥冬、五味。喘粗短氣，恍惚嗜臥者，脾肺虛火，四惡也，六君子加大棗、生薑。如不應，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心火刑剋肺金，人參平肺散；陰火傷肺，六味丸加五味，煎服。肩背不便，四肢沉重者，脾腎虧損，五惡也，補中益氣湯加山藥、山萸、五味。如不應，用十全大補湯加山茱萸、山藥、五味。不能下食，服藥而嘔，食不知味者，胃氣虛，六惡也，六君子湯加木香、砂仁，如不應，急加附子。聲嘶色敗，唇鼻青赤，面目四肢浮腫者，脾胃俱虛，七惡也，補中益氣湯加大棗、生薑，如不應，用六君子湯加炮薑，更不應，急加附子，或用十全大補湯加附子、炮薑。腹痛泄瀉，咳逆昏憒者，陽氣虛，寒氣內淫之惡症也，急用托裏溫中湯，後用六君子湯加附子，或加薑、桂溫補，此七惡之治法也。此外，更有潰後發熱惡寒，作渴或怔忡驚悸，寤寐不寧，牙關緊急，或頭目赤痛，自汗盜汗，寒戰咬牙，手撒身熱，脈洪大，按之如無，或身熱惡衣，欲投於水，其脈浮大，按之微細，衣厚仍寒，此氣血虛極傳變之惡症也。若手足逆冷，肚腹疼痛，泄利腸鳴，飲食不入，呃逆嘔吐，此陽氣虛，寒氣所乘之惡症也。若有汗而不惡寒，或無汗而惡寒，口噤足冷，腰背反張，頸項勁強，此血氣虛極變痙之惡候也，急用參、芪、歸、术、附子救之，間有可生者。大抵虛中見惡症者難治，實

症無惡候者易治。宋時齊院令雖嘗纂其狀，而未具其因；陶節庵雖各立一方，亦簡而未悉，余故補其缺云。

胡公弼曰：癰有證合七惡，皮緊急而知善，氣足而血未附也，疽有證合五善，皮緩虛而知惡，血附而氣未克也。

《瘍醫大全・論瘡瘍發熱惡寒煩躁頭痛》 夫瘡瘍初起未潰膿時，有發熱惡寒者，乃榮衛不行，經絡阻塞，瘡毒煽發之所爲也。如已潰之後，膿血大泄，未有不虛者也。經曰陽微卽惡寒，陰弱還生熱是也。丹溪曰：惡寒非寒，是衛氣虛衰，不能溫分肌肉，實於腠理而惡寒者。又有上焦之邪鬲絕，榮衛不能昇降出於表而惡寒者。東垣曰：夜則惡寒，晝則安靜，是陰血自旺於陰分也。有日夜惡寒而不發熱者，是重陰無陽也，當泄其陰而峻補其陽也。又夜則安靜，晝則惡寒，是陰盛而上溢於陽分也。如晝則發熱，夜則安靜，是陽氣自旺於陽分也。晝則安靜，夜則發熱，是陽氣下陷入陰分也，名曰熱入血室。如晝夜俱發熱煩躁，是重陽而無陰也，當亟泄其陽而峻補其陰。王註云：病熱而脈數，按之不鼓動，乃寒盛格陽而致之，非熱也。形症俱寒，而脈鼓擊於手下者，此爲熱甚拒陰而生病，非寒也。如脈浮數而弱惡寒者，陽氣虛也，宜補氣。如脈澁而熱者，血虛也，宜補血。又午前發熱，宜補氣。午後發熱，宜補血。如脈浮數，發熱而痛者，邪在表，宜散之。脈沉數，發熱而痛者，邪在裏，宜下之。又法候之以手捫摸分輕重五法，以輕手按之，於皮毛間熱者，肺熱也；微重於肌肉間熱者，脾熱也；再微少重於血脈間熱者，心熱也；又重手按之，於血脈之下，筋骨之間者，肝熱也；又至重按之於骨分，其熱蒸手如火，其人骨蘇，蘇如蟲食，其骨困熱不任，其身亦不能起於床者，腎熱也。又一法：十二經候之於十二時中發熱，形症可推，亦隨症施治，無不驗耳。

薛立齋曰：夫瘡瘍發熱煩躁，或出血過多，潰膿大泄，或汗多亡陽，或下多亡陰，以致陰血耗散，陽無所依，浮散於肌表之間，而非火也。若發熱無寐，血虛也，用聖愈湯。兼汗不止，氣虛也，急用獨參湯。發熱煩躁，肉瞤筋惕，氣血虛也，用八珍湯。大渴面赤，脈洪大而虛，陰虛發熱也，用當歸補血湯。肢體微熱，煩躁面赤，脈沉而微，陰盛發躁也，用四君子加薑。

附東垣曰：晝發熱而夜安靜，是陰氣自旺於陽分也。晝安靜而夜發熱，是陽氣下陷於陰中也。如晝夜俱發熱者，重陽無陰也，當峻補其陰。故王太僕云：如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當治其心。如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動復止，倏忽往來，時動時止，是無水也，當助其腎。是心盛則生熱，腎盛則生寒，腎虛則寒動於中，心虛則熱收於內。又熱不勝寒是無火也，寒不勝熱是無水也。夫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熱之不熱責其無火，熱之不久責心之虛，寒之不久責腎之弱。治者當深味之。

汪省之曰：凡瘡瘍膿血大泄，當大補氣血爲先，雖有他症，當末治之。故癰疽潰後發熱惡寒者，皆屬氣血虛甚，若左手脈不足，補血藥當多於補氣藥；右手脈不足者，補氣藥當多於補血藥。切不可發表，以犯虛虛之禍。故東垣曰七情皆能動火，各經之熱不同，宜分治之。

戴院使曰：未潰之際，憎寒壯熱，狂言妄語，如見鬼神。膿去已多而大熱不休者，似爲難治。蓋毒之得膿，猶傷寒表證之得汗，汗已而反大熱，則爲壞傷寒矣。又云：患癰毒人膿血已潰，所去過多，津液枯竭，多病於渴，縱有發熱躁擾等證，不可妄治，宜用益榮生津之劑。若大熱不止者難療。

李東垣曰：癰疽發熱惡熱，大渴不止，煩躁肌熱，不欲近衣，脈洪大，按之無力，或目痛鼻乾者，非白虎湯證也，此血虛發躁，宜當歸補血湯主之。

張景岳曰：用手摸熱有三法：以輕手捫之則熱，重按之則不熱，是熱在皮毛血脈也；重按之至筋骨之分則熱蒸手極甚，輕手則不熱，是邪在筋骨之間也；不輕不重按之而熱，是熱在筋骨之上，皮毛血脈之下，乃熱在肌肉也。

張仲景曰：脈虛則血虛，血虛生寒，陽氣不足也。

又曰：寸口脈微，爲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尺脈弱，爲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

又曰：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

又曰：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此言表邪之實也。又曰：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此言陽氣之虛也。又曰：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又曰：極寒反汗出，身必冷如水。此與經旨義相上下。

經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

張仲景曰：寒邪在表者，必身熱無汗，以邪閉皮毛也。

又曰：寒邪客於經絡，必身體疼痛，或拘急而痠者，以邪氣亂營氣血脈不利也。

又曰：寒邪在表而頭痛者，有四經焉。足太陰經脈最長，挾於頭頂，其痛居多。足陽明脈上至頭維。足少陽脈上行兩角。三陰經無頭痛，三陰至頸而還，何得頭痛，厥陰脈與督脈上會於巔頂，都攝諸陽，故有頭痛也，惟太陰、少陰皆無頭痛之證。然厥陰頭痛亦不常見，必嘔吐涎沫，內無熱症，乃直中也，當溫之。

又曰：寒邪在表，多惡寒者，蓋傷於此者必惡，此所謂傷食惡食，傷寒惡寒也。

又曰：太陽經脈起自內眥，上頂巔，下項挾脊，行腰膕，故邪在太陽者，必惡寒發熱，而兼頭項痛，腰脊強，或膝腨痠痛也。

又曰：陽明經脈起目下，循面鼻，行胸腹，故邪在陽明者，必發熱微惡寒，而兼目痛、鼻乾、不眠也。

又曰：少陽爲半表半裏之經，其脈繞耳前後，由肩井下脇肋，故邪在少陽者，必發熱而兼耳聾，脇痛口苦而嘔，或往來寒熱也。

又曰：身雖微熱，而濈濈汗出不止，及無身體痠疼拘急，而脈不緊數者，此熱非在表也。

又曰：證似外感不惡寒反惡熱，而絕無表證者，此熱盛於內也。

又曰：表實者，或爲發熱，或爲身痛，或爲惡熱掀衣，或爲惡寒鼓慄，寒束於表者。無汗火盛於表者，有瘍走注而紅痛者，知營衛之有熱。拘急而痠痛者，知經絡之有寒。

又曰：陽實者多熱、惡熱，陰實者爲痛結而寒，氣實者氣必喘粗而聲色壯厲，血實者血必凝聚而且痛且堅。

又曰：表虛者，或爲汗多，或爲肉戰，或爲怯寒，或肢體多見麻木，目暗羞明，耳聾眩運。

又曰：陽虛者，火虛也，爲神氣不足，爲眼黑頭眩，或多寒而畏寒。陰虛者，水虧也，爲亡血、失血，爲戴陽，爲骨蒸勞熱。

又曰：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若內熱之甚者，亦每多畏寒，此當以脈證參合察之。

又曰：陽邪在表則表熱，陰邪在表則表寒。陽邪在裏則裏熱，陰邪在裏則裏寒。邪在半表半裏之間而無定處，則往來寒熱。

又曰：邪氣在表發熱者，表熱裏不熱也，宜溫散之。邪氣在裏發熱者，裏熱甚而達於外也，宜清之。

又曰：陽不足，則陰氣上入陽中而爲惡寒，陰勝則寒也，宜溫之。陰不足，則陽氣陷入陰中而爲發熱，陽勝則熱也，宜清之。

又曰：寒熱往來者，陰陽相爭，陰勝則寒，陽勝則熱也。蓋熱爲陽，寒爲陰，表爲陽，裏爲陰。邪之客於表者爲寒，邪與陽相爭則爲寒慄。邪之傳於裏者爲熱邪，與陰相爭則爲熱躁。其邪在半表半裏之間者，外與陽爭則爲寒，內與陰爭則爲熱，或表或裏，或出或入，是以寒熱往來也，此半表半裏之證也。故凡寒勝者必多寒，熱勝者必多熱，但審其寒熱之勢，則可知邪氣之淺深也。

經曰：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

仲景曰：人身外爲陽爲表，寒屬陰邪，今表虛爲寒所乘，名曰陰盛陽虛。蓋陽不能溫其膚衛於外，致令空虛，雖居密室，亦引衣自蓋，謂之惡寒，陰盛陽虛，汗之自愈，故惡寒屬表。假熱在肌膚，必裸體煩躁，是曰惡熱，又焉得爲惡寒。若見惡寒，知寒在肌膚，急投甘辛之劑可也。

又曰：寒鬱腠理，則閉塞而發熱，翕翕然烙手，此熱止在皮膚而內無熱，名曰表病裏和。內經諸症亦論凡風寒客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汗。又云：體若燔炭，汗出而解。又《熱病論》云：人傷於寒，則爲熱。病若大汗，其熱解矣。以上各條瘡瘍而兼外感者，當以此辨之。

《瘍醫大全・論瘡瘍痛癢麻木》經云：諸痛癢瘡瘍者，皆屬心火。火之爲物，能消爍萬物，殘敗百端故也。蓋人之肌膚附近火灼則爲瘡，若肉近火則痛，微遠則癢，此火之用也。或有癢痛如針尖輕刺者，猶飛迸火星灼之然也。然瘡瘍時，灸之以火，潰之以湯，而癢轉甚者，是微熱助之所使也。有因而不癢者，是熱令皮膚舒緩，腠理開通，陽氣得泄，熱氣易散矣，故不癢也。有癢而用冷水沃之，暫時少退，良久復大癢者，乃寒主收斂，陽氣鬱結，不得散越，沸熱內作，故復癢轉甚也。又癢得抓而解者，抓主動，動爲陽，陽屬火化，故輕輕抓而能癢，亦火之微也，重重抓則癢去者，是皮膚抓得辛辣而屬金化辛能散，故金化見火力而解，故不癢也。經曰：痛者爲實，癢者爲虛，非爲虛寒之虛，乃火熱微甚之意也。又有瘡瘍麻木而不知痛癢者，是氣虛而不運。又兼瘡毒壅塞，經絡不通，致令麻木而不知有無也，亦分輕重耳，蓋麻者

木之輕，木者麻之重也。假如人坐久之腿膝木而不知有無，少頃舒伸，良久復疏則麻，乃壅之少氣通血復行之意也。大抵未潰之先有麻木者，毒塞輕重之分也。已潰之後而有麻木者，乃肌肉腐爛，血氣已虧，是虛之輕重也。

張景岳曰：凡癰毒煩腫赤痛之甚者，雖內治之法已具於前，然煎劑功緩，而痛急難當者，必須外用敷藥，既欲其止痛，必欲其敗毒，則無如降癰散之神妙也。

又曰：膿出反痛者虛也。

李東垣曰：夫瘡疽之證候不同，寒熱虛實皆能爲痛。止痛之法，殊非一端，世人皆謂乳，沒珍寶之藥可住痛疼，殊不知臨病制宜，自有方法。蓋熱毒之痛者，以寒涼之劑折其熱，則痛自止也。寒邪之痛，以溫熱之藥熨其寒，則痛自除矣。因風而有痛者，除其風。因濕而痛者，導其濕。燥而痛者，潤之。塞而痛者，通之。虛而痛者，補之。實而痛者，瀉之。因膿鬱而閉者，開之。惡肉侵潰者，引之。陰陽不和者，調之。經絡秘澁者，利之。臨機應變，方爲上醫，不可執方而無權也。《十書》

澄曰：癰疽疼痛有五種，初起者氣凝血聚也，宜活血行氣；已成跳痛者，此內腐作膿也，宜內托排膿；將潰誤敷涼藥痛者，宜用芳香之藥淋湯之；已潰膿出反痛者，虛也，宜補氣血；潰後穢氣所觸而痛者，宜乳、沒解之，其痛自止。

《瘍醫大全・論瘡瘍作渴》 竇漢卿曰：夫瘡瘍作渴，若煩痛發熱，便利調和者，上焦熱也，用竹葉石膏湯。腫痛發熱，大便秘澁者，內臟熱也，用四順清涼飲。煩腫痛甚者，熱毒蘊結也，用仙方活命飲。漫腫微痛者，氣血虛壅也，用補中益氣湯。若因胃火消爍，而津液短少者，用竹葉黃芪湯。若因胃氣虛，而不能生津液者，用補中益氣湯。若因胃氣傷，而內亡津液者，用七味白朮散。若因腎水乾涸作渴，或口舌乾燥者，用加減八味丸最妙。或先口乾作渴，小便頻數，而後患疽，或疽愈後口渴飲水，或舌黃乾硬，小便數而疽生者，尤其惡也。苟能逆知其因，預服加減八味丸，補中益氣湯以滋化源，可免是患。疽安服此丸，則渴止，安而未渴者服此丸，永不發渴，或未疽而先渴者，服此丸不惟渴止，而疽亦不作。

朱丹溪曰：夫瘡瘍作渴不言，食味起火，怒氣生火，房勞激火，吾恐渴亦未易言止也。

《精要》曰：口渴與口乾不同，不宜妄用丹藥鎮墜，禍如反掌，惟取桑枝同五味子煎湯飲之，以救陰水甚妙。

馮魯瞻曰：夫癰疽愈後，忽發渴而不救者，十有八九。或先渴而患疽者，尤爲難治。故宜多服八味丸，非特杜絕渴疾，抑亦大滋氣血，生長肌肉。

申斗垣曰：夫渴者乃消爍津液，因熱極生渴，心火煎燔所致。如瘡瘍未潰而作渴者，是瘡毒熾盛，其心肺脈必洪數實大者，宜降火、清金，芩、連內疏之劑。如尺脈洪大而無力者，宜滋陰降火、大補氣血等藥，或獨參湯。如潰後氣血大虛，而生渴症者，十有八九，宜用黃芪六一湯，加減八味丸。但癰疽已發，已潰、未潰，加減八味丸治之均有大效。如無癰疽，而肺脈洪數，甚作渴者，必發癰疽，此其候也。

伍氏云：瘡作渴甚，急與神仙追毒丸，取下惡物。如利後仍渴，卻用生津藥，津液生，氣血充，渴自止。《精要》用嫩桑枝細切一升炒，水煎，日服五七劑，更止大渴，多服尤妙。如治腎水枯涸，口燥舌乾，用五味子湯，即茂草六一湯、生脈湯合用，其效如神。

張景岳曰：凡內熱之甚，則大渴喜冷水，水不絕而腹堅便結，脈實氣壯者，此陽證也。

又曰：凡口雖渴而喜熱不喜冷者，此非火證，中寒可知，既非火證，何以作渴，乃水虧故耳。

又曰：凡病人問其渴否，則曰口渴，問其欲湯水否，則曰不欲，蓋其內無邪火，所以不欲湯水，真陰內虧，所以口無津液。此口乾也，非口渴也，不可以乾作渴治。

又曰：凡陽邪雖盛，而真陰又虛者，不可因其火盛喜冷，便云實熱，蓋其內水不足，欲得外水以濟，水涸精虧，真陰枯也，必兼脈證細察之，此而略差，死生立判。余嘗治垂危最重傷寒，有如此者，每以峻補之劑浸冷而服，或以冰水、人參、熟附等劑相間迭進，活人多矣。常人見之，咸以爲奇，不知理當如是，何奇之有。然必其乾渴燥結之甚者，乃可以參附涼水並進，若無實結，不可與水，如癰疽亦不可與涼水並進也。

又曰：裏熱薰灼臟腑，必口渴便閉，或下利腸垢，而小水短赤。

《瘍醫大全・論瘡瘍欲嘔作嘔呃逆》 薛立齋曰：夫瘡瘍作嘔，不可泥於毒氣內攻，而概用敗毒等藥。如熱甚煩痛，邪氣實也，仙方活命飲解之。

作膿煩痛，胃氣虛也，托裏消毒散。膿熟脹痛，氣血虛也，先用托裏散，後用針以泄之。煩痛便秘，熱蘊於內也，內疏黃連湯導之。若因寒藥傷胃而嘔者，托裏建中湯。胃寒少食而嘔者，托裏益中湯。虛寒淫而嘔者，托裏溫中湯。肝木乘脾而嘔者，托裏抑青湯。胃脘停痰而嘔者，托裏清中湯。脾虛自病而嘔者，托裏益黃湯。鬱結傷脾而嘔者，托裏越鞠湯。若不得詳究其源，而妄用攻毒之藥，則腫者不能潰，潰者不能斂矣。丹溪雖曰瘡瘍時嘔當作毒氣攻心治之，潰瘍時嘔當作陰虛補之，殊不知此大概之言耳，即《內經》諸痛癢瘡皆屬心火之意，況今之熱毒內攻而嘔者寡，脾胃虛寒而嘔者多，豈可執前聖之言，而藥今人之病歟。

劉河間曰：夫瘡瘍時嘔，當作濕氣侵胃，倍用白朮。

朱丹溪曰：諸逆上衝嘔噦，皆屬於火，然治嘔須分先後，腫瘍時當作毒氣上攻治之，潰瘍後當作陰虛補之。

馮魯瞻曰：夫癰疽嘔逆有二，一因初起失於內托，伏熱在心，一因脾氣不正，伏熱在脾。在心者則心煩身熱，煩腫作痛。脾氣不正者，則不煩熱，但聞穢氣便嘔。故治癰疽多用香藥者，蓋氣血聞香則行，聞臭則逆。瘡瘍多因榮氣不從，逆於肉裏，鬱結爲膿，得香則氣血流行。凡瘡本腥穢，又聞臭觸則愈甚。若毒入胃則嘔噦，古人用之可謂有理，即如飲食亦須調令香美，以益脾土，養其真元，可保無虞矣。

申斗垣曰：夫嘔者，有聲無物謂之嘔，是氣病也。有物無聲謂之吐，是血病也。凡瘡瘍腫痛之時，即有嘔聲或吐，當診其脈，如洪數實大，或便秘不喜冷飲者，宜降火清中，黃連解毒湯。如喜熱飲而惡寒者，作嘔，便利如常，宜養胃調中湯。如脈微細，腸鳴腹痛，作泄而嘔者，托裏溫中湯、二神丸，再以香砂六君子湯治之，飲食頓進，十全大補湯亦可。有患瘡瘍未潰而作嘔，及惡心者，乃瘡毒之甚內攻，胃氣原虛，故有此症，宜六君子湯加香、砂、生薑治之。如瘡瘍已潰而作嘔，作惡心者，或不食痞滿，腸鳴腹痛，大便利，作嘔，及噦聲不絕，不得安眠，昏憒時發，宜托裏溫中湯治之。《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辛溫，佐以苦溫，薑附能溫中外陽氣自裏至表，故爲君，羌活苦辛溫，能透關節耳。

竇漢卿曰：夫呃逆乃胃中虛冷之極，宜香附、丁、沉。

丹溪曰：內托散性涼，治嘔有降火之理。即護心丹。

《精要》云：嘔逆有二證，一證謂初發，不曾服內托散，伏熱在心，宜內托。一證謂氣虛，脾氣不正，宜嘉禾散。

朱丹溪曰：治嘔須分先後，腫瘍時當作毒氣上攻治之，潰後當作陰虛治之。若年老，因疽潰後，嘔逆不食者，宜參芪白朮膏峻補取效。

薛立齋曰：熱毒內攻而嘔者寡，脾胃虛寒而嘔者多，當脈症辨之。

楊氏曰：鼻齀初愈，不曾表汗，毒在經絡，則背發大疽，自肩下連腰脇腫硬如石，其色紫黑，以涼藥投之，終夜大嘔，連進內托散，嘔止。

李東垣曰：嘔吐無時，手足厥冷，臟腑之虛也。

婁全善治一男子腫瘍，嘔，諸藥不止，用獨參湯，一服嘔即止。

薛立齋曰：喜熱惡寒而嘔者，宜溫養胃氣。喜寒惡熱而嘔者，宜降火。

南院使戴元禮曰：如惡心者，無聲無物，欲吐不吐，欲嘔不嘔，雖曰惡心，實非心經之病，皆在胃口，止宜用生薑，蓋能開胃豁痰也。

張景岳曰：予嘗飲食少思，吞酸噯腐，諸藥不應，惟服理中湯及附子理中丸有效，蓋此證皆因中氣虛寒，不能運化鬱滯所致，故用溫補之劑，使中氣溫和，自無此證矣。

胡公弼曰：若氣血兩虛，發嘔，而舌尖乾燥者，必死。

蔣示吉曰：脾胃將傾，則飲食作嘔，宜六君子湯加木香、砂仁，不應加附子。《說約》

經曰：諸吐嘔酸水，及水液渾濁者，皆屬熱。諸嘔吐涎，澄徹清冷者，皆屬寒，如天寒則水清，天熱則水濁之義。又有胃熱胃寒之分，辨之以口渴與不渴耳。

《瘍醫大全・論瘡瘍喘急》　王肯堂曰：癰疽喘急，恍惚嗜卧，此心火刑肺金，宜用人參平肺散。面赤者不治。《準繩》

《瘍醫大全・論瘡瘍大便瀉利》　夫瘡瘍大便泄瀉，或因寒涼剋伐，脾氣虧損，或因脾氣虛弱，食不剋化，或因脾虛下陷，不能升舉，或因命門火衰，不能生土，或因腎經虛弱，不能禁止，或因脾腎虛寒，不能司職。所主之法，若寒涼傷脾，用六君子加木香、砂仁，送二神丸。脾虛下陷，用補中益氣，送二神丸。命門火衰，用八味丸料，送四神丸。腎虛不禁，用薑附湯加吳萸、五味。脾腎虛寒，用參附湯，送四神丸。《病機》云：脈沉而細，身不動作，睛不瞭瞭，飲食不下，鼻準氣息者，薑附湯主之。身重四肢不舉者，參附湯主

之。仲景云：下痢腸鳴，當溫之。脈遲緊，痛未止，當溫之。大孔痛，當溫之。心痛當救裏，可與理中、附子四逆輩。《精要》云：癰疽嘔瀉，腎脈虛者，不治，此發《內經》之微旨也。凡此實難治之症，如按前法治之，多有可生者。

《瘍醫大全・論瘡瘍大便秘結》 東垣云：瘡瘍熱毒深固，嘔惡心逆，發熱而煩，脈沉而實，腫硬木悶，大便秘結，此毒在臟，宜疏通之故。曰：疏通其內，以絕其源。又曰：瘡瘍及諸病面赤，雖伏火熱不得妄攻其裏，而陽氣拂鬱，邪氣在經，宜發表以去之，故曰火鬱則發之。凡大便不通，飲食雖多，肚腹不脹，切不可通，若腹痞脹而不通者，乃直腸乾涸也，宜用猪膽導之。若腸胃氣虛，血涸而不通者，宜用十全大補湯培養之。若瘡症屬陰，或因入房，傷腎而不通者，宜用前湯加薑附回陽，多有得生者。經云：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津液潤則大便如常。若潰瘍有此，因氣血虧損，腸胃乾涸，當大補爲善。設若不審虛實，而一於疏利者，鮮有不誤。

又曰：凡病人大腸乾燥，當用蜜導法，或膽導法，聽其在床，隨便出之，不可扶起。若大腸乾燥，脹掙則瘡口鮮血突出，此肝不藏血故也。

申斗垣曰：大凡瘡瘍，皆由五臟不和，六腑壅滯，則令經絡不通，而生焉。瘡初起未潰之先，腫焮大痛，脈洪數實大，欲作膿時，大便必結，宜托裏倍加硝、黃，即發表攻裏之劑是也。如已潰後，脈微芤數濇者，乃膿血出多，氣血衰弱，宜八珍湯、聖愈湯內加桃仁、火麻仁、當歸，少加熟地以潤之。如弱甚，以膽汁導之更妙，切不可以巴豆、牽牛驅逐峻厲之藥，復傷元氣，致生變症。

薛立齋曰：若飲食雖多，大便不通，而肚腹不脹者，此內消燥，切不可通之。若肚腹痞脹，而直腸乾涸不通者，宜用猪膽汁導之。若誤行疏利，復傷元氣，則不能潰斂。

張景岳曰：後陰乃大腸之門，而其通與不通，結與不結，可察陽明之虛實。凡大便熱結，而腹中堅滿者，方屬有餘，通之可也。若新近得解，而不甚乾結，或旬日不解，而全無脹意者，便非陽明實邪。觀仲景曰：大便先鞕後溏者，不可攻，可見後溏者雖有先鞕，已非實熱，矧夫純溏而連日得後者又可知也，若非真有堅燥痞滿等證，則原非實邪，其不可攻也，明矣。

又曰：大便通水穀之海，腸胃之門戶也。小便通血氣之海，衝任水道之門戶也。二便皆主於腎本，爲元氣之關，必真見實邪，方可議通議下，否則最宜詳慎，不可誤攻，使非真實而妄逐之，導去元氣，則邪之在表者反乘虛而深陷，病因內困者必由泄而愈虧。所以凡病不足，慎勿强通，最喜者小便得氣而自化，大便彌固者彌良，營衛既調，自將通達。即大腸秘結旬餘，何慮之有。若滑泄不守，乃非虛弱者所宜，當首先爲之防也。

《瘍醫大全・導大便秘結法》 蜜導法　用白蜜四兩，火上煎熬四五沸，其色黃，取出乾磁盆內待其凝，急分四分，每分手搓作棗子形狀，長一寸，其蜜導頭須要光滑，恐傷肛門，用油潤之，徐徐塞入，少頃再加一條，旋增以去後爲度。

膽導法　用猪膽一枚，膽口中放鵝毛管一根紮緊，以一頭鵝毛管，插入肛門，逞勢一捻，其膽汁衝入肛門，大便即行矣。

又方　生藥何首烏四兩，石臼搗碎，沖滾湯絞汁，隔湯燉熱，頓服即通。治五六十日大便秘結不通，用鮮蘆根一籮，搗汁澄清，煨多年老鴨，喫湯即解。

《瘍醫大全・論瘡瘍小便淋漓頻數不利》 竇漢卿曰：夫瘡瘍小便淋漓，或莖中澁者，腎經虧損之惡症也。宜用加減六味丸以補陰。足脛逆冷者，宜用八味丸以補陽。若小便頻而黃者，宜用四物湯加參、朮、麥冬、五味，以滋肺腎。若小便短而少者，宜用補中益氣加山藥、麥冬、五味，以補脾肺。若熱結膀胱而不利者，宜用五淋散以清熱。若脾氣燥而不能化者，宜用黃芩清肺飲以滋陰。若膀胱陽虛，陰無以化者，宜用滋腎丸。腎虛之患，多傳此症，非滋化源不救。若用黃柏、知母，反瀉其陽，以速其危。若老人陽痿思色，元精內敗，莖中作痛而不利者，用加減八味丸加車前、牛膝。不應，更加附子，多有復生者。若精已竭，而復耗之，大小便中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牽痛，以前藥加附子，亦有復生者。王太僕云：無陰則陽無以化，無陽則陰無以生，當滋其化源，苟專用淡滲，復損真陰，乃速其危也。

張景岳曰：傷寒而小水利者，以太陽之氣未劇，即吉兆也。

又曰：凡小便，人但見其黃，便謂是火，而不知人逢勞倦，小水即黃；焦思多慮，小水亦黃；瀉痢無期，小水亦黃；酒色傷陰，小水亦黃。但非有或淋或痛，熱證相兼，不可因黃便謂之火。余見逼枯汁而斃人者多矣。經曰：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義可知也。若小水清利者，知裏邪之未甚，而

病亦不在氣分，以津液由於氣化，氣病則小水不利也，小水漸利，則氣化可知，最爲吉兆。

《瘍醫大全・論瘡瘍無寐肉瞤筋惕》 夫瘡瘍潰後無寐，發熱煩躁，血虛也，聖愈湯。自汗不止，無寐，氣虛也，四君子加黃芪、五味子。發熱煩躁，肉瞤筋惕，血虛也，八珍湯。大渴面赤，脈洪大而浮，陰虛發熱也，當歸補血湯。肢體微熱，煩躁面赤，脈沉微，陰盛發躁也，四君子加薑、附。

《瘍醫大全・論瘡瘍出血》 夫瘡瘍出血，因五臟之氣虧損，虛火動而錯經妄行也。當求其經，審其因而治之。若肝熱而血妄行者，四物加炒梔、丹皮、苓、术。肝虛而不能藏血者，六味地黃丸。心虛而不能生血者，四物加炒連、丹皮、苓、术。脾虛熱而不能統血者，四君加炒梔、丹皮。若脾經鬱結，用歸脾湯加五味子。脾肺氣虛，用補中益氣加五味子。氣血俱虛，用十全大補。陰火動，用六味丸加五味子。大凡失血過多，見煩熱發渴等症，勿論其脈，急用獨參湯以補氣。經曰：血生於氣，苟非參、芪、歸、术甘溫等劑，以生心肝之血，決不能愈。若發熱脈大者，不治。凡患血症，皆當以犀角地黃湯爲主。東垣曰：形氣有餘，病氣有餘，當瀉不當補；形氣不足，病氣不足，當補不當瀉。

《瘍醫大全・論瘡瘍類破傷風》 大凡癰疽潰後，筋糜肉爛，膿血大泄，陽隨陰散，或筋脈拘急，惡寒惕搦，甚者舌强口噤，項背反張，痰涎壅盛，便閉出汗，不時發熱，此氣血俱虛而傳變。雖與破傷風相類，而主治之法，當大補氣血。若果係風症，亦須以大補氣血爲本，而兼以治風之藥。若不審是非而妄藥之，則誤矣。

澄曰：男婦小兒，但是額、顱、眉、顴、耳、項，無論是瘡是癤，潰後俱要用膏封貼，不可經風露。若不慎，頭面必發腫，宜外用紅昇丹膏蓋提之，內服荊、防、僵、蠶、天麻、白芷等味散之，自愈。

《瘍醫大全・論瘡瘍散走流注》 大凡氣血不調，經絡不通，復感六氣七情，故毒氣乘風熱而走是也。此症因風盛而生熱之症，熱極氣盛，氣因熱之極而走於四散，急宜疏風定熱，則風自息。若元氣盛，初發者，速以艾灸七壯，四圍敷藥，內服流氣飲，無不愈者。若流注於腿腳者，死無疑矣。

《瘍醫大全・論瘡瘍攣急牽陰入腹》 圖經古方療惡瘡癰腫，或連陰髀間疼痛，急攣牽入小腹，不可忍者，一宿則殺人，用茴香苗葉搗取汁一升，服之，日三四，用其滓以貼上，冬月根亦可用。此海外方，永嘉以來用之起死神效。《準繩》

《瘍醫大全・論瘡瘍目斜視上》 王肯堂曰：癰疽目斜視上，黑睛緊小，白睛青赤，此肝挾火邪也。《準繩》

蔣示吉曰：宜六味地黃丸料，加山梔、麥冬、北五味子治之。《說約》

《瘍醫大全・論瘡瘍發痙》 夫瘡瘍發痙，因氣血虧損，外邪所搏，或內虛鬱火所致。其證牙關緊閉，四肢勁强，或腰背反張，肢體抽搐，其有汗而不惡寒者，曰柔痙。風能散氣，故有汗也，其無汗而惡寒者，曰剛痙。寒能濇血，故無汗也。皆由亡血過多，筋無所養，故傷寒汗下過多，與潰瘍産後多患之，乃敗症也。若大補氣血，多有復生者。若作風治，速其危矣。

《瘍醫大全・論瘡瘍四肢逆冷》 王肯堂曰：四肢逆冷，乃腎氣虛寒也。《準繩》

澄曰：寒熱之厥，辨在何處？蓋寒厥四肢逆冷，過乎肘膝，指甲青，脈沉細無力，有寒證見於外；若熱極而厥者，火極似水，雖厥而指甲尚溫，不似寒厥過乎肘膝，脈來沉實，大而有力，以此爲辨。寒厥瘡必灰白下陷，熱厥瘡必紫黯乾枯。

《瘍醫大全・論瘡瘍胸痞》 王肯堂曰：忿怒胸痞，肝氣滯也。倦怠胸痞，中氣虛也。胸滿多痰，脾氣虛也。《準繩》

書曰：凡胸痞，身上半屬陽，身下半屬陰，胸前乃清陽之分，非物也；若腹滿者，是有物而非邪氣也。但痞氣亦脹滿胸前，何以別之？曰：痞氣因邪在表，誤用硝黃、巴豆、牽牛下之，以致胸脹，必問其人曾經下否，若經下過，即是痞氣，未經下而胸前脹滿者，即半表半裏症。

《瘍醫大全・論瘡瘍陽氣脫陷》 夫瘡瘍陽氣脫陷，或因尅伐之劑，或因膿血大泄，或因吐瀉之後，或因誤而入房，若發熱頭疼，小便淋瀝，或滑數便血，目赤煩喘自汗，發熱氣短，頭暈體倦，熱渴意欲飲水，投水惡寒，增寒身熱惡衣，揚手擲足，汗出如水，腰背反張，鄭聲不絕，此無根虛火之假熱症。若畏寒頭痛，咳逆嘔吐，耳聾目朦，小便遺難，瀉利腸鳴，裏急腹痛，玉莖短縮，冷汗時出，齒牙浮腫，肢體麻痹，或厥冷身痛，或咬牙齒唇，舌根强硬，此陽氣脫陷之真寒症。皆勿論其脈，勿論其瘡，但見一二，急用參附湯補之，多有復生者。大凡潰後榮碌，元氣虧損，或夢遺精脫，或滑數便血，或外邪乘之，或

誤用寒涼，氣血脫陷而致斯症。治以前藥，亦有復生者。

《瘍醫大全・論瘡瘍僵肉》 梅氏曰：凡治背瘡，肉長疣嫩，皮不及裹，見風即成殭肉，速以寒水石燒研爲細末，傅瘡上，再用銅綠細末上之，肉即不作殭矣。《準繩》

《瘍醫大全・論瘡瘍瘡口黑暈瘡內無血色》 凡瘡口黑暈而無血色者，乃涼藥太過，宜用冲和膏加肉桂、當歸，溫活死血，則黑暈自退也。如顏色未復原，仍以冲和膏敷之。

《瘍醫大全・論瘡瘍瘡毒入內罷》 夫瘡之始發，肉色未辨，經絡初滯之時，宜表散，以托裏之劑，使經絡易通，而毒氣亦散，則毒氣引令外出，爲順。《內經》云：汗之則瘡已。俾榮衛通行，妙在斯矣。有等庸俗之人，不知斯理，而自高傲，强自內疏，不知脈浮在表之理，反使邪毒內罷，如傷寒症，當汗而誤下之義同。以致外如麻而裏如瓜，增寒壯熱，邪已內攻，惟有急以蒜灸以接其陽，引毒外出，更以托裏大劑治之，或有可生者。常見有瘡疥之人，燻燃撚子等藥，亦令入內，俱自取傷生之禍爾。

《瘍醫大全・論瘡瘍面赤不得攻下》 夫瘡瘍面赤，雖伏大熱，禁不得攻裏，爲陽氣怫鬱，邪氣在經，宜發表以去之。故曰：火鬱則發之。雖大便秘結，只宜多發其表，以發散陽火，少加潤燥之藥。若見風脈、風症，只可用發表風藥，便可以通利也。若只乾燥秘濇，只宜潤之，亦不可下。

《瘍醫大全・論瘡瘍治法當分緩急》 凡患瘡瘍，或泄瀉，或出汗，或不進飲食，或夜不寐，宜先治內症，內症一愈，則外症易痊，此乃急則治標之法，膏圍二藥，仍照舊用之，勿缺。

《瘍醫大全・論瘡瘍補瀉不可倒施》 東垣云：夫癰疽得之有內外之別，治之有寒濕之異，受之外者，法當托裏以溫，若反用寒藥，則是以皮毛之邪，引入骨髓矣。受之內者，法當疏利以寒，若反用溫劑托裏，則是以骨髓之病，上徹皮毛矣。是必表裏通潰，共爲一瘡，助邪爲毒，苦楚百倍，輕則令危，重則死矣。

《瘍醫大全・論瘡瘍輕症用重劑》 夫人身氣血有虛實，瘡瘍所發有輕重，治療之法有攻補。元戎云：若人氣血壅盛，榮衛充滿，抑遏不行，腐化而爲癰者，當泄之以奪盛熱之氣。若人飲食少思，精神衰弱，榮衛短濇，寒搏而爲癰者，當補之以接虛怯之氣。丹溪云：腫瘍內外皆虛，宜以補接行散爲主。大抵用藥之法，如執權衡，當察病勢輕重，邪蓄表裏，瘡毒腫潰，元氣虛實，若不詳究其因，率爾投治，實實虛虛，七惡之禍不能免矣。治者審之。

《瘍醫大全・論瘡瘍寒熱逆從用藥法》 嘗見治寒以熱，而寒彌甚，治熱以寒，而熱彌熾，何也？假如心實生熱者，當益其腎，腎水滋，熱自除。腎虛生寒者，補益其心，心火降，寒自退。此所謂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也。又寒因熱用，熱因寒用，要在通其理而已。又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蓋治寒以熱，必涼藥以行之，治熱以寒，必溫藥以導之，此亦欲其藥性之調和也。其間有正有權者，因病有微甚，微者逆治，理之正也；甚者從治，理之權也。

《瘍醫大全・論瘡瘍用汗下藥》 仲景云：治傷寒有汗、吐、下三法。東垣云：治瘡瘍有疏通、托裏、和榮衛三法。用之得宜，厥疾瘳矣。假如瘡瘍腫硬木悶，煩熱便秘，脈沉而實，其邪在內，當先疏其內以下之。煩腫作痛，便利調和，脈浮而洪，其邪在表，當先托其裏以汗之。元戎云：榮衛充滿，抑遏而爲癰者，當泄之以奪盛熱之氣；榮衛虛弱，壅滯而爲癰者，當補之以接虛怯之氣。東垣又云：瘡瘍雖面赤伏熱，不得攻裏，裏虛則下利。仲景又云：瘡家雖身體疼痛，不可發汗，汗之則發痙。苟不審詳，妄爲汗下，以致血氣虛損，毒反內陷，少壯者難以潰斂，老弱者多致不救。

《瘍醫大全・論瘡瘍附子不可輕用》 夫附子，味辛而甘，氣溫大熱，有大毒。製法：以童便煮而浸之，再用文武火以烈其毒，且可助下行之力，入鹽尤捷，此佐使之藥，通行諸經，其性善走而不守，浮中沉無所不致，陽中之陽，故行而不止。用之得宜，有奪旗斬將之功，用之不宜，有殺身殞命之禍。每人參一錢爲君，止可下附子一二分爲使，再加甘草以解其毒，內外之症，遇嚴寒時候，瘡口沉塌，四肢厥冷，寒濕疼痛，痿躄拘攣，膝痛不能行步，腰脊風寒，伏陰傷寒，方可下附子，不審陰陽虛實，一概用之，使之服後，火鬱中焦，氣鬱下焦，咆哮喘急，頃刻而斃。凡用附子者，豈可不細審之乎。

又曰：解附子毒，令多吸新水，連飲數碗，遂大嘔洩，方解其毒，此又不可不知也。

《瘍醫大全・論瘡瘍當舍時從症》 薛立齋曰：經云：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若腫赤煩躁，發熱飲冷，便秘作渴，脈洪數實，是其常也，雖在嚴寒之時，必用大苦寒之劑，以瀉熱毒。若脈細皮寒，瀉利腸鳴，飲食不入，嘔

吐無時，手足逆冷，是變常也，雖在盛暑之時，必用大辛溫之劑，以助陽氣。《內經》云：用寒遠寒，用熱遠熱，有假者反之，雖違其時，必從其症。

王肯堂曰：如腫赤煩躁，發熱引冷，便秘作渴，脈洪數實，是爲五實，雖在嚴寒之時，必用大苦寒之劑，瀉其陽以救其陰。若脈細皮寒，瀉利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逆冷，是爲五虛，雖在盛暑之時，必用大辛熱之劑，散其陰以回其陽。若執泥常法，則誤矣。《準繩》

張景岳曰：愚意羅先生以舍時從證之法，垂訓後人，誠百世不磨之要道也。但時之遷變，本所難知，而證之幽顯，尤不易識，何也？蓋常人之所謂時者，春夏秋冬之時也，歲歲時常之主氣也，誰不得而知之，而不知五六周環，則長夏有寒淫之令，三冬有炎暑之權，此則雖若舍時，而實以從時，昧者固能知此乎！又如察證之法，則凡脈細皮寒，泄瀉厥冷之類，是皆已見之寒證也，又誰不得而知之。不知其來有源，有甚有漸，即諸證未見之前，而本來已具，此際便難錯認，使必待焦頭爛額，而後曲突徙薪，則已晚矣。此羅先生之所以明已，然則余更爲慮未然，蓋恐人之見之遲而無及於事也。雖然余常見今人之於已然者尚不能見，而復欲其見未然，誠哉迂矣！然余慨然之念，則不能不道其詳，而深望於知音者。

《瘍醫大全・論瘡瘍用香散藥》 伍氏曰：氣血聞香則行，聞臭則逆，大抵瘡瘍多因營氣不從，逆於肉理，故鬱聚爲膿，得香散藥則氣流行，故當多服五香連翹湯、萬金散、清心內固金粉散。凡瘡本腥穢，又聞臭觸，則愈甚者，若毒氣入胃，則爲咳逆，古人用此，可謂有理。且如飲食調令香美，則益脾土，養真元，保其無虞矣。

澄曰：脾喜馨香，藥品香燥，固能行氣散鬱。若真陰不足，虛火上炎，素多痰火之人，又所當禁。

又曰：潰後瘡瘍生肌藥中，務須少加冰、麝，蓋冰、麝香竄，多用則走泄真氣，反令瘡口難斂。

又曰：潰後忌房內焚燒安息、沉香，燒則瘡口燥癢。

又曰：潰後忌佩香囊、離宮錠等物，不獨耗散真氣，且恐引動相火遺洩。

《瘍醫大全・論瘡瘍泥用止痛藥》 薛立齋曰：夫瘡瘍之作，由六淫七情所傷而痛也。因氣血凝滯所致，假如熱毒在內，便秘而作痛者，內疏黃連湯導之。熱毒熾盛，瘀腫而作痛者，黃連解毒散治之。不應，仙方活命飲解之。瘀血凝滯而作痛者，乳香定痛散和之。作膿而痛者，托裏消毒散排之。膿脹而痛者，針之。膿潰而痛者，補之。若因氣虛而痛，四君加歸、芪。血虛而痛，四物加參、芪。腎虛而痛，六味地黃丸。口乾作渴，小便頻數者，加減八味丸。此皆止痛之法也。丹溪云：膿出而反痛，此爲虛也，宜補之。穢氣所觸者，和解之，風寒所逼者，溫散之，若泥用乳、沒，斯執方矣。

李東垣曰：夫瘡疽之證候不同，寒熱虛實皆能爲痛，止痛之法，殊非一端，世人皆謂乳沒珍寶之藥可住疼痛，殊不知臨病制宜，自有方法。蓋熱毒之痛者，以寒涼之劑折其熱，則痛自止也。寒邪之痛，以溫熱之藥熨其寒，則痛自除矣。因風而有痛者除其風，因濕而痛者導其濕，燥而痛者潤之，塞而痛者通之，虛而痛者補之，實而痛者瀉之，因膿鬱而閉者開之，惡肉浸潰者引之，陰陽不和者調之，經絡秘澀者利之。臨機應變，方爲上醫，不可執方而無權也。《十書》

《瘍醫大全・論瘡瘍輕投十宣散等劑》 今人有瘡瘍，不審元氣虛實，病之表裏，病者多喜內消，而醫者即用十宣散及敗毒飲、流氣飲之類。殊不知十宣散雖有參、芪，然防風、白芷、厚朴、桔梗皆足以耗氣，況不分經絡時令，氣血多少，而概用之乎？敗毒散乃發表之藥，果有表證，亦止宜一二服，多則元氣反損，其毒愈盛，雖有人參，莫能補也。況非表證而用之乎？流氣飲乃耗血之劑，果氣結膈滿，亦止宜一二服，多則血氣愈傷，夫血氣凝滯，多由榮衛氣弱，不能運行，豈可復用流氣飲以益其虛，況諸經氣血多寡不同，而流氣飲通行十二經，則諸經皆爲所損，反爲敗證，雖有著、歸，亦難倚仗，若服之過度，則氣虛血耗，何以成膿，苟不察其由，而泛投剋伐之劑，能無危乎！此三方者，其不可輕用亦明矣。河間云：凡瘡止於一經，或兼二經者，止當求責其經，不可干擾餘經也。

《瘍醫大全・論瘡瘍未潰不宜概用敗毒之藥》 夫瘡瘍之症，當察經之傳受，病之表裏，人之虛實，而攻補之。假如腫痛熱渴，大便秘結者，邪在內也，疏通之。瘧瘀作痛，寒熱頭痛者，邪在表也，發散之。瘀瘧痛甚者，邪在經絡也，和解之。微瘧微痛，而不作膿者，氣血虛也，補托之。漫瘧不痛，或不作膿，或膿成不潰者，氣血虛甚也，峻補之。色黯而微腫痛，或膿成不出，或腐肉不潰者，陽氣虛寒也，溫補之。若泥其未潰，而概用敗毒，復損脾胃，

不惟腫者不能成膿，而潰者亦難收斂，七惡之症蜂起，多致不救。丹溪云：腫瘍內外皆壅，宜以托裏表散爲主。如欲用大黃，寧無孟浪之非，潰瘍內外皆虛，宜以托裏補接爲主。如欲用香散，未免虛虛之失，治者審之。

《瘍醫大全・論煎藥必得其法》 凡煎藥必須擇親信誠謹老實之人，洗淨新藥罐，用新汲甜水爲上，慢火煎熬，紗絹攩渣，取清汁服之。不可近燈火之下吃藥，過口之物，酸味過口，則藥味甘甜，甜物過口，則藥味轉苦。又不宜服冷藥，脾喜熱，冷則不能運行。患在上，不厭頻而少，少服則滋榮於上；患在下，不厭頓而多，多服則峻補於下。病在頭面、頸項、臂膊者，先食而後藥；病在胸膈、心下、肚腹、膀膝者，先藥而後食；病在四肢者，陽中之陽，須服藥於旦；病在骨髓，陰中之陰，須服藥於夜。

《瘍醫大全・論雜忌須知》 凡病時，忌怒，忌疑慮，忌身體不潔人來看，忌魚、羊、鵝肉、燒酒、麵食、生冷瓜菓、醃臢等物，瘡口斂百日後，不作渴者，方可入房。

凡一切癰疽瘡腫毒症，將欲好之時，如往有喪人家吊孝，並拜望等項，其瘡腫即復發，切忌、切忌。

凡癰疽大證，雖有姬妾，不得艷裝相見，每見癰疽潰後，大肉已生，姬妾往來，雖無交接之事，而欲念一動，精已離宮，每致虛陷喘急而亡者數人。病者當惜身命，不可不爲拒絕也。

《瘍醫大全・論醫者宜避瘡毒侵襲》 凡視瘡瘍，穢氣甚臭，聞之則惡心難忍，毒深者，最能染人。須先用綿紙塞鼻孔，食薑、蒜、燒酒、充飽之物，以敵穢氣，切不可空心視之。吃蒜、酒後，不可口對瘡上，恐穢氣觸瘡上，令患者作痛。

《瘍醫大全・論藏揩膿水穢紙法》 凡揩膿水垢紙，必須入一竹籃中，掛透風處，但腐肉瘀膿，皆人之氣血所干者，日中曬之，則瘡口痛，放在濕處，則膿水不乾，待平愈後，用乾柴一束燒之。

《瘍醫大全・論初起腫瘍》 澄曰：初起腫瘍者，乃癰疽惡毒始發壅腫。七日之內未成膿者，目曰腫瘍，施治之早，儘可內消十之六七，縱不能全消，亦可移深居淺，轉重就輕，但不可驟用寒涼敷藥，冰凝肌肉，更勿輕投苦寒丸劑，凝滯氣血，遏鬱毒氣，便難消散。若已八九朝內，膿已成，治無消法，若勉強消之，不獨不能消散，反致氣血受虧，根腳散漫，內膿不能外泄，膿汁清稀，所以消腫瘍之法，貴乎早也。

《瘍醫大全・論內消法》 王肯堂曰：癰疽之證，發無定處，欲令內消，於初起紅腫結聚之際，施行氣活血，解毒消腫之藥是也。當審淺深大小，經絡處所，形脈虛實。如發於腦背腰項臀臑者，乃太陽經也，宜黃連、羌活。背連脇處爲近少陽，宜柴胡，並宜敗毒散、仙方活命飲。形實脈實者，宜漏蘆湯、內疏黃連湯，追毒丸疏利之。氣虛者，參、蓍爲主，血虛者，歸、芎爲主，佐以消毒之藥，隨分野以引經藥，行至病所。六經分野上有癰疽，其五經各隨本經標本寒溫，氣血多少以行補瀉，惟少陽一經，雖曰氣多血少，而氣血皆不足也，治與氣虛血虛同法。凡瓜蔞、射干、穿山甲、金銀花、夏枯草、蟾酥、連翹、地丁、鼠粘子、木鱉子之類爲內消之藥，仙方活命飲、內消丸、柞木飲子、牛膠飲子、車螯散、返魂丹、消毒飲爲內消之方，衆皆知之。殊不知補瀉虛實，平治寒溫，使氣血各得其常，則可內消也。其外用紫葛湯淋洗，及用散塗膏貼者，亦使氣血和平，而腫消熱退也。

李東垣曰：夫癰疽丹腫之生，皆由陰陽不調，榮衛凝澀，氣血不流之所生也。古人有言曰陽滯於陰則生瘡，陰滯於陽則生疽。瘡疽之生，有內有外，內生於臟腑胸腹之中，外生於膚肉筋骨之表，發無定處。夫鬱滯之本，則因氣血不流，蒸氣不能外達，留滯而成，內熱瘡疽所生焉。若初覺氣血鬱滯，皮肉結聚，腫而不潰時，可疏滌風熱，通利臟腑一二行後，徐次用諸湯溻漬，即得內消矣。不然則治之稍慢，毒熱不散，反攻其內，致令膿血之聚也。內經謂治病必求於本，蓋瘡疽本乎中熱之鬱結不通也。其風邪寒氣所聚也，治之宜溫熱之劑，和血令內消也。辨之有法，須認風寒則腫硬色白，熱毒則煩腫色赤，以爲異也。如有氣已結聚，不可用內消之法，宜用排膿托毒之藥，此皆先後之次也。

又曰：消者，滅也，滅其形症也。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火者離卦也，離者外陽而內陰，內陰壅滯，必然外攻，治當內消，使絕其源而清其內，不令外發，故云內消，乃初起微覺之時，即以湯液丸散內服外敷，疏其源，絕其毒，即時消散。如形症已成，不用此法也。

程山齡曰：內消者，腫毒初起即用藥消散也。凡病癰疽、發背、對口、疔毒，其初起憎寒壯熱，有似傷寒，而痛偏著一處，飲食如常者，蓄積有膿也。當初起時，膿尚未成，不過氣血乖違逆於肉裏耳，外敷遠志膏，或金黃如意

散、鐵箍散，或貼普救萬全膏，內服銀花甘草湯或內消散，即時消散。若係疔瘡，即宜刺破，或艾灸腫處，上搽蟾酥餅，貼以萬全膏，內服菊花甘草湯，隨即平伏。菊花連根帶葉，皆治疔瘡之聖藥也。其中亦有挾風寒而發者，又宜先用荊防散或芎芷香蘇飲，冬月萬靈丹以散之，隨服銀花、菊花等藥，即可內消。務須及早下手，不可遲滯。《十法》

《瘍醫大全・癰疽腫瘍門主方》 內消散《正宗》

金銀花　知母　穿山甲　半夏　大貝母　乳香去油　天花粉　白芨　皂角針各一錢

酒水同煎，熱服取汗。渣加秋芙蓉葉二兩，搗敷患上，留頂透氣。

立消散

生地　龍膽草　柴胡　防風　荊芥穗　槐花　青木香各等分　升麻上部加　牛膝下部加

酒水同煎，熱服取汗，輕可立消，重者二劑。如已成將潰，禁服。

銀花甘草湯《十法》

一切惡毒肺癰，初起立消，誠外科捷法。

鮮金銀花五兩　甘草節一兩

作一劑，入砂銚內，水二碗，煎一半，加無灰酒一大碗，暑煎數沸，分作三服，一日夜服完，重者二劑。服至大小便利，則藥力到矣。如下部加半膝，外用生金銀花搗爛，敷四圍，中留一孔透氣。

沈內翰云：金銀花乾者，終不及鮮者力大而效速。

四妙湯即神效托裏散。《說約》

此瘍科首用捷法，功效立奏，增減活法，醫者臨症酌用。

生黃耆五錢　大當歸　金銀花各一兩　甘草節二錢

水煎，晝夜服盡，自可移深居淺，轉重作輕。如已成，氣血素虧，不能穿潰者，加白芷、皂針、山甲各二錢，一伏時自潰。如已潰後，即宜刪去皂針、山甲，如初起瘀痛，口渴加天花粉。此治癰疽、發背、腸癰之神方也。

澄自幼及今，數十年來，凡治一切癰疽，皆賴此方。遇大症金銀花每加至六兩、四兩，黃芪加至兩許，當歸加至二兩，甘草節加至三錢。但見瘡色不起，膿水清稀，即加肉桂轉陰爲陽，化毒成膿。如乳癰、乳吹，即加蒲公英一兩立消，百發百中，萬穩萬當。

大毒惡瘡，初起即消，已成自潰。

廣陳皮二錢五分　白芷　當歸尾　乳香去油　甘草節　沒藥去油　天花粉　防風　川貝母去心　赤芍　穿山甲　皂針各一錢　連翹　肉桂各八分

酒水同煎，熱服取汗。忌犯鐵器，孕婦忌服。

槐花酒彭辛菴用此方三十年，無不見效。

初起大毒瘀腫，服之內消。

槐花四兩。入砂鍋內炒黃，乘熱入酒二碗，煎十餘沸

濾去渣，熱服取汗。如未消再服極效。

活血調氣湯　專主消毒散瘀。

荊芥　天花粉　防風　赤芍　陳皮各一錢二分　甘草節八分　川貝母去心　金銀花　白芷　當歸尾各二錢

水煎服。

背上及冬月加羌活，內熱及夏月加連翹、山梔，消腫加牛蒡子、穿山甲，痛甚加乳香、沒藥，小便澀加木通，泄瀉加蒼术。

消無名大毒。

陳琉璃砥炙黃存性

研極細。輕者三錢，重者五錢，無灰酒冲服，取汗忌風。

神授衛生湯《正宗》解毒消腫，清熱活血止痛。

白芷　天花粉　連翹各八分　牛蒡子　荊芥　甘草節各一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防風各五分　金銀花三錢　當歸尾　川貝母各一錢五分

水煎服。若大便秘結熱甚者加大黃酒炒，一二錢。

芎芷香蘇散《十法》

凡毒初起多有挾風寒而發者，宜先用此藥。

川芎　紫蘇　赤芍　陳皮　荊芥　香附　秦艽　白芷　甘草　引加蔥頭二寸，水煎服。

傷食加山查肉、麥芽、蘇蔔子。

真人活命飲　治初起癰疽發背，一切腫毒疔瘡惡證。

金銀花　白芷　天花粉　陳皮　穿山甲　防風　甘草節　當歸　皂角刺　赤芍　川貝母各五錢

其毒在背以皂角刺爲君，加紫花地丁。
其毒在胸加瓜蔞仁三錢。
其毒在腹以白芷爲君。
其毒在四肢以金銀花爲君。
如疔瘡加草紫河車。
右咬咀，片每服用無灰酒十茶鍾，如毒小各減半，用有嘴瓶裝厚紙蓋口，勿令洩氣，煎至五鍾，去渣作三五服，接連頻服，渣再煎。此藥宜無灰酒，不可用酸薄酒，莫犯鐵器，服後側臥，睡一覺，定有回生之意，神功浩大之至。

內消大毒　蘇木槌碎煎酒服。
內消。
槐花一兩，炒深黑　核桃十個，連殼燒黑，去殼取肉
研細。和酒服，取汗自消。

消毒聖神湯岐天師
金銀花四兩　天花粉五錢　蒲公英　當歸　生甘草各二錢
水煎服。一劑卽消，二劑全愈，不必三劑。
蓋金銀花專能內消瘡毒，然非多用則力輕難以成功。生甘草一味已足解毒，況又用之於金銀花內，益足以散邪而衛正。蒲公英陽明經藥也，且能散結逐邪；天花粉消痰聖藥；當歸活血，是以專功血不活所以生癰。今血活而癰自愈，此方之所以奇而肆也。

孫真人初起立消。
金銀花三兩　白礬一兩
水煎服。一劑卽消，發背亦然。

雷公消癰疽。
當歸一兩　天花粉三錢　附子一片　生甘草　元參各五錢　金銀花三兩
白礬一錢
水煎服。初起一劑卽消，腫者二劑必消。

華佗真君消癰疽。
金銀花三兩　當歸一兩　天花粉五錢　蒲公英　生甘草各三錢
水煎服。

孫真人統治諸癰。
金銀花一兩　蒲公英五錢　天花粉三錢　甘草一錢
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全愈。此方消毒，實有奇功。

內消方
金銀花四兩　甘草二兩　蒲公英一兩　元參五錢　當歸一兩
水煎服。一劑卽消。

華真君消頭面瘡疽。
當歸一兩　金銀花二兩　黃芩一錢　蒲公英　桔梗各三錢　生甘草　川芎各五錢
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全消，不必三劑。

華真君消癰萬全湯　治身上手足之瘡疽。
金銀花三兩　當歸一兩　牛蒡子二錢　蒲公英　生甘草各三錢　天花粉五錢　芙蓉葉七個，無葉時用梗三錢
水煎服。一劑卽消，二劑全愈。

岐天師消癰，消中部癰疽。
當歸　金銀花　白芍　元參各一兩　甘草五錢　荊芥　梔子各三錢　白芥子　白礬　連翹各二錢
水煎服。一服知，二劑全消，破潰者，四劑愈。如陰疽去梔子，加肉桂一錢。

張仲景統治癰疽。
當歸　蒲公英　甘草各一兩　金銀花二兩　乳香去油　黃芩各一錢
水五碗，煎一碗，調乳香末服之。

化癰湯雷真君
金銀花五兩　元參三兩　當歸二兩　荊芥　白芥子各三錢　肉桂三分
水煎服。

雷真君消癰方　癰疽發背，或生於頭頂，或生於胸腹，或生於手足、臂腿、腰臍之間，前陰糞門之際，肺癰、大小腸癰，毋論陰毒陽毒，初起一服立消，已潰者卽斂。
金銀花四兩　當歸二兩　蒲公英　元參各一兩
水五碗，煎八分，饑服一劑，盡化爲無有矣。切勿嫌其藥料之重，減去分兩，則功亦減半矣。此方既善，攻散諸毒，又不耗損真氣，可多服久服，俱無碍。

岐天師消癰湯

金銀花　當歸　蒲公英各一兩　荊芥　連翹各一錢　生甘草三錢

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消，三劑愈。

天下第一消發背方

紫花地丁　金銀花　雅連酒製　黃花地丁　槐花各一兩

分四劑，水煎服，隨用溫水洗四肢，取微汗後，毒氣下行，四肢生小瘡，而發背自消矣。

葳靈仙散　消初起腫毒惡瘡。

貝母　葳靈仙　知母炒各一兩　蟬酥五釐

研細，酒調，空心服叁錢，每日二服，以消爲度。

二仙丹　消初起發背。

穿山甲七片　牛皮膠四兩

同放新瓦上燒存性，研細。好酒調下，任量飲醉，出汗爲度。

初起腫毒錢青揄

全當歸八錢　生黃蓍　金銀花各五錢　甘草節一錢八分

水煎服立消。

上部加白芷，中部加杜仲，下部加牛膝，各一錢八分。乳癰加橘葉五十片。

消壯盛人腫毒。李飛霄

穿山甲土炒研　何首烏切。各二兩　牛膝一兩

作一劑，酒水仝煎服，立消。

癰疽發背歌訣古方　真人妙訣世間稀，一切癰疽皆可醫，化血就如湯潑雪，消膿立效肉生肌。任他發背臁瘡毒，那怕疔瘡瘰癧兒，假饒疥癩並風癬，乳疽五背盡消除。

金銀花在四肢倍加　白芷在腹脇倍加　甘草節　防風　沒藥去油　赤芍　陳皮各三錢　當歸一錢五分　乳香去油　川貝母　沉香各一錢　廣木香八分　穿山甲蛤粉炒黃，去粉　皂角刺剉碎，鉛粉八錢仝炒黃去粉。各五錢

右藥將乳香、穿山甲另研細末，分作四包。其餘藥分四劑，河水二鍾，煎七分，加好酒半鍾調乳香、穿山甲末。上部飽服，下部空心服。消大毒。周鶴仙

金銀花二兩　廣膠一兩　全當歸一枝要一兩重者　木通五錢　甘草節二錢　用無灰酒不拘多少，鍋內煎。上部飽服，下部空心服。服後儘量飲醉，蓋煖取汗卽消，神速無比。

初起立消。周鶴仙

大瓜蔞一個。頂上切去一片，將子挖盡，裝入婦人梳下油膩亂髮一大團，再入明礬三錢，以滿爲度，仍將切下一片蓋口，週身將黃泥封裹，新瓦上微火煅過，去泥，將存性瓜蔞研爲細末。

作一服，黃酒調服，未潰者必消，將潰卽出膿收口，重者三服必驗。

內消。

蟹殼患小用一殼，患大用二殼，瓦上炙脆研細，臨睡時黃酒冲服。

立馬消劉秘

川斑猫大者，是川産者佳，去翅足，糯米拌炒　全蝎尾各一百五十個　蜈蚣三十條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四錢　真蟾酥三錢，酒浸研膏　冰片　麝香各二錢

右爲細末。用麻黃四兩熬膏爲丸如桐子大，硃砂爲衣，暑晒乾，磁瓶密貯。凡遇發背癰疽腫毒，每用一丸，如勢大者用二三丸，乳細摻於太乙膏上。如瘡未破，貼上以熱手摸百餘下，次日卽消。如瘡已破，先以薄綿紙蓋瘡上，再貼奏功。

蒼龍丸劉秘　消諸般大毒。

蒼龍三百條　硃砂　明礬　明雄各三錢　蟾酥酒化　硼砂各一錢

乳細，麵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七丸、九丸、十一丸，酒水任下，取汗自消。

追毒丸方汝聖

青竹蛇　防風　穿山甲炮　羌活　猪牙皂各三錢　全蝎二對　當門子蟾酥各三分　瓜兒竭　乳香去油　孩兒茶　沒藥去油　明雄黃　白矾肉製　大硃砂　茜草　雷公籐各五分　甘草　發歸尾各八分　蜈蚣三條　金銀花五錢

共乳極細末，凡一切癰疽大毒，大人每服三分至五分止，小兒一分至二三分止，無灰酒調服，令醉自消。

消癰疽癤毒並天泡楊梅等瘡。

香油一觔，入水半鍾，熬至油耗白煙起，住火。以磁瓶收貯，每早晚用熟油一鍾。將無灰酒一鍾和勻溫服，七日除根。

消毒湯 一名紫花地丁散

甘草一錢　金銀花　紫花地丁去蘆　大黃酒浸炒　當歸　黃耆　赤芍各五錢

一方加升麻爲末，作二劑，酒煎服。

內消沃雪湯《正宗》　治發背並五臟內癰、尻臀諸毒、大小腸癰、肛癰臟毒初起但未出膿，堅硬疼痛不可忍者並效。

青皮　乳香去油　陳皮　甘草節　穿山甲　金銀花　沒藥去油　連翹　黃蓍　天花粉　皂角刺　川貝母　當歸　白芍　射幹　白芷各八分　廣木香四分

水酒各一碗，煎至八分，甚者加大黃二錢，量病上下食前後服。

飛騰神駿膏《壽世保元》　治癰疽、發背、瘰癧專門之方，初起至破潰時，皆可服，捷如奔馬。

杏仁熱水泡去皮、尖，用砂缽擂開，再又入水同擂，澄去濁渣，用清汁　地骨皮去骨淨　防風去蘆淨　甘草各四兩　四鉛一塊　木鱉子去殼，十四個　麻黃二觔，去節取一觔淨　燈草一大把　頭髮一大把，溫水洗淨

右藥熬時，不用柴燒，用炭五十觔，大鐵鍋一口，將藥入鍋內，注清水二三桶，煮至五六分，看藥水濃時，濾去藥渣，將汁另放缸注，又將前渣入鍋內，再入水二三桶，又熬至五六分藥汁，又注前汁內，如前法三次去渣，將前二次汁併作一鍋，熬至乾，去黑鉛、頭髮、燈草，其味香甜，磁罐收貯，五年不壞。凡遇前症，每服三錢，熱酒調，臨臥服，厚被蓋出大汗爲度。徐徐去被，不可被風吹，汗後恐致虛人。次早煨猪蹄以補之，以復元氣。好酒調服，隨人酒量，以醉爲度，汗出立愈。

國老膏　一切癰疽將發，預期服之，能消腫逐毒，使毒氣不內攻。

大甘草有粉者二觔，搥碎，河水浸一宿，揉令漿汁濃，去渣，慢火熬成膏，每服一二匙，不拘時無灰酒下。

立效散《錦囊》　治癰疽瘰癧。

皂角刺半觔炒赤　粉甘草二兩　黃瓜蔞五個，連皮研碎　乳香去油另研　沒藥去油另研，各一兩

每服一兩，好酒煎服。

神效瓜蔞散　癰疽乳癰瘰癧，與立效散相間服。

黃瓜蔞一枚，杵碎　沒藥去油，另研一錢　當歸尾　甘草節各五錢

酒三碗，煎一碗，分三次服，未成即消，已成即潰。

神仙截法《集驗》　癰疽發背，一切惡瘡，預服毒不內攻，可保無虞。真蘇油一觔，銀器內煎數十沸，傾出候冷，入無灰酒兩鍾，約五大鍾，重湯稍熱，通口急服，一日飲盡爲妙。如患數日者，亦宜急服之。

此法傳之於吳安世云：吾家三世用之，無不奇驗。又聞獵者云：凡誤中藥箭，急飲麻油，則藥毒不行，後果於西山，親覩人被虎箭穿股者，號叫不忍聞，急以麻油灌之，良久遂定。又聞鄭學論德甫云：渠尊人曾用之有驗。

如意酒潘佩侯　一切癰疽瘡毒服之，解毒消腫止痛。

新鮮大如意草《綱目》名夜又頭草，又名犁尖草。每用一兩搗爛，滾酒沖入，少頃擠汁溫服，渣敷腫上縛住，三服愈。如無新鮮者，取葉陰乾，爲末。爲丸服亦可。

癰疽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已潰即斂。凌秘

蛇蛻不拘多少，用陰陽瓦煅存性。

研細，每早晚俱用米糕蘸食。

保安萬靈丹《正宗》　癰疽疔毒，對口發背，發頤，風濕風溫，濕痰流注，附骨陰疽，鶴膝風證，左癱右瘓，口眼㖞斜，半身不遂，氣血凝滯，遍身走痛，步履艱辛，偏墜疝氣，偏正頭風頭痛，破傷風，牙關緊閉，截解風寒，無不應驗。

茅蒼术半觔　全蝎　何首烏　川烏泡去皮、尖　荊芥穗　草烏泡去皮、尖　炙甘草　川芎　釵石斛　羌活　明天麻　麻黃　北細辛　防風　全當歸各一兩　明雄六錢

右爲細末，煉密丸蟬子大，每藥一兩，分作四丸，一兩作九丸，一兩作六丸，三樣做下，以備年歲老壯，病熱緩急取用，預用硃砂六錢，乳細爲衣，磁罐收貯。如惡瘡初起二三日之間，或癰疽已成至十朝前後，但未出膿者，狀若傷寒，頭痛煩渴，拘急惡寒，肢體疼痛，惡心嘔吐，四肢沉重，恍惚悶亂，坐臥不寧，皮膚壯熱，又治傷寒，四時感冒，傳變瘟疫，但惡寒身熱，表證未盡者，俱宜用之。用連鬚蔥白九根煎湯一茶鍾，將藥一丸，乘熱化開，通口服盡，被蓋出汗爲效。如服後汗遲，再用蔥白湯催之，後必汗如淋洗，漸漸褪下覆蓋衣物，其汗自收自斂，患者自然爽快，其病如失。但病未成時，隨即消去，已成者，隨即高腫。

如潰膿諸疾，無表證相兼，不必發散者，只用熱酒化服。此方原載內科諸風癱瘓門中。陳實功先生用以發散瘡毒，其功甚捷，詳觀此方，乃治腫瘍之神丹也。

澄按：此方固乃發散腫瘍之神丹，然藥性猛烈，只宜於强壯藜藿之人。凡無憎寒壯熱，及平日表虛氣弱，素多痰火，並有孕婦人，臨經女子，均宜禁服。

太乙紫金丹即紫金錠，又名玉樞丹。　解諸毒，療瘡腫，利關竅，通治百病，立建奇功，真能起死回生。凡居家出入，興大兵，動大工，不可無之。

山茨菇洗淨，二兩　五棓子搥碎洗淨　千金子去殼去油淨，各一兩　飛硃砂　明雄　當門子各三錢　紅芽大戟去蘆根棓，一兩五錢

以上藥於淨室中各爲細末，候端午、七夕，或天德月德日合，以糯米濃粥湯和勻，杵千下。凡合藥，切忌婦人鷄犬見。每錠一錢，每服一錠或半錠，開水磨服。病在上者必吐，在下者必利，吐利後以溫粥補之。

一治飲食藥毒，菌毒，河豚毒，自死牛、馬、猪、羊等毒肉，悞食之必脹悶昏臥，急用水磨一錠灌之，或吐或瀉，立甦。

一癰疽發背，對口疔瘡，天蛇毒，楊梅瘡，每用無灰清酒磨服，外用水磨塗瘡上，日夜數次，覺癢自消。

一治喉痹喉風，喉疔乳蛾等證，並用薄荷湯磨服，一錠即見消散。

一治絞腸痧，烏痧脹，通腹攪痛非常，用清水磨服一錠。

一治婦人邪氣鬼胎，用石菖蒲煎湯，磨服一錠即消。

一治自溢溺水，魘夢鬼魅迷人，但心頭微溫者，俱用薑汁磨服，立甦。

一治惡蛇瘋犬毒蝎，溪澗諸惡蟲傷人，隨即發腫，攻刺走痛，或悶絕喊叫，命在須臾，急用清酒磨下一錠，仍取他人口涎磨敷傷處，再服蔥湯一大碗，被蓋出汗，其人必活。

一治天行時疫，延門傳染，用米湯磨濃塗鼻孔中，仍以白湯磨服少許，即不傳染。

一治傳屍癆瘵，諸藥不效者，每用一錠，清水磨服，三日即下惡物。有女子患癆瘵，方士教服此錠，片時吐下小蟲十餘條，後服藥合丸，其病頓愈。以此相傳，活人不記其數，此真濟世衛生之寶藥也。

萬病解毒丸《錦囊》　癰疽發背，魚臍毒瘡，藥毒草毒，蛇毒獸毒，諸惡瘡病，解毒收功。

續隨子取仁，去油取霜　五棓子　全蝎各五錢　山茛根　山茨菇各一兩　硃砂　雄黃各二錢　麝香一錢　紅芽大戟七錢

先將五棓子、全蝎、山茛根、山茨菇、大戟，入木臼搗羅細末，次研續隨子、雄黃、硃砂、麝香，和勻，用糯米糊丸，分作三十五丸。端午、七夕、重陽、臘日淨室修合，每服一丸，生薑蜜水磨下，井水浸研敷患處。

飛龍奪命丹《正宗》　治惡疽發背，不痛或麻木，或嘔吐昏憒。

蝸牛二十個另研　蟾酥　乳香去油　銅綠　輕粉　膽礬　沒藥去油　血竭　硃砂各一錢　明礬　雄黃各一錢　冰片　麝香各三分

研細。將研爛蝸牛和丸如綠荳大，如丸不就，入些酒糊丸，每服七丸，或九丸，或十一丸，用蔥白三五寸，病人自嚼吐於男左女右掌中，包藥在內，用煖酒和蔥送下，如人行五里，汗出爲度，無汗再用蔥研爛裹藥服之。此外科之聖藥也。

蟬酥丸　諸惡瘡服之，微汗即消。

雄黃　乳香去油各二錢　蟾酥一分

用黃酒打麵糊丸綠荳大，每服三丸，蔥白湯下，不愈再一服。

忍冬圓《集驗》　療渴疾，既愈之後，須防發癰疽，此圓大能止渴消毒，並治五痔癭瘤等證。

金銀花根莖花葉俱可用，不拘多少。

入瓶內，以無灰好酒浸，用糠火煨一宿，取出晒乾入甘草少許，研爲細末，以所浸酒打麪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至百丸，不拘時，酒送下。

十寶丹《濟生》

海蛬二十一個　硃砂　輕粉　寒水石煅　雄黃　銅綠各二錢　血竭　蟬酥　膽礬各一錢　麝香五分

研極細，酒丸桐子大，硃砂爲衣，大人服七丸，小兒三丸，先嚼蔥白頭三根，吐男左女右手心包藥吞之，黃酒送下，盡醉，被蓋出汗。外用萬應靈丹點之，內服此丸，諸毒無不內消，此外科之至寶也。救諸苦難，尤爲便捷，有志者宜共珍之。

百效丸金茂存　治一切大毒惡瘡，無論已潰未潰。

草烏頭酒浸半日，刮去皮，切片炒　馬前子切薄片炒黃色，簸去毛，淨　全當歸切

片，酒拌，晒乾，炒　麻黃去節，不見火，晒脆　直殭蠶酒洗，炒，去絲　穿山甲沙炒，去沙，各一兩　大甘草不見火，晒乾，研，五錢

右研細，蔥汁熬湯，水法爲丸如芥子大，晒乾，磁瓶密貯。高年者五六分，中年者七八分，少年者三分，孕婦忌服。凡服俱用蔥汁白湯送下，務須避風取汗，如出汗後，必須次日辰巳時方可起床見風，如不遵戒守，汗出見風，則手足堅硬。凡犯此者，即用甘草末，酒調服即解。

神仙一醉忍冬湯

銀花藤　蒲公英各一兩　沒藥去油　乳香去油　雄黃各二錢

右藥用酒一瓶，封固煮千餘沸，再加白蜜四兩，生蔥七根，再煮數沸去蔥，儘量飲醉，以大蒜壓之，取汗即愈。

五香追毒丸　治一切無名腫毒，初起有餘之證，疔瘡去毒定痛，內消妙法。

乳香去油　血竭　巴豆霜　老君鬚　母丁香　連翹　沒藥去油　沉香　廣木香　苦丁香各二錢二分

右爲末，煉蜜丸如芡實大，硃砂爲衣，每服一丸或二丸，空心食前酒送下，行二三次後，用冷粥補之。

小蟬酥丸　治一切疔瘡、腫毒、時毒，初起發汗。

蟬酥一分　明雄三分　蜈蚣一條

研細，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丸，蔥酒送下，熱處發汗散之。

發背腫毒。

雄黃、牛蹄殼洗淨，火煅存性，研細末，酒調服五錢，次日服四錢，酒調下。重者三服全愈，輕者或三錢四錢神效。

九流疽陰毒仙方

蜘蛛壹個，用銀罐化存性　川貝母五錢，去心

共乳細末，分作三服，甜酒調服，少刻週身作戰，次日依前，再服一次，其疽毒盡消，人若虛弱，其藥分三日服，恐擔不起。

初起發背無名腫毒疔瘡。

桃芽三月採，陰乾　桑芽三月採，陰乾，各二錢　鐵銹　雄黃　蟬酥酒浸化，各一錢

研細，搗丸如紅豆大。每用一丸，人五寸長蔥頭內，濕紙包煨香，細嚼，熱酒送下，出汗自消。

舌化丹　治疔瘡、無名腫毒。

辰砂　血蝎　硼砂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雄黃　蟾酥人乳浸化　輕粉　冰片　麝香各等分

共乳細末，於淨室中至誠修合，勿令婦人、雞、犬見，用頭生乳搗和丸如小麥大，每用三丸，含舌下噙化，嚥下，出汗自消，如無汁以熱酒催之。

冷水金丹　腫毒惡瘡，兼治痰痞老痰，翻胃噎食，傷寒發汗。

海浮石　飛羅麪各三兩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牛蒡子各一兩　冰片　麝香各一錢

用蟾酥三錢七分五釐，酒浸化爲丸綠豆大，以飛過辰砂五錢爲衣。輕者冷水送下一丸，重者三丸，牙痛只用一丸。忌雞、魚、小米一日，戒怒鬱憂悶，氣惱費心力。

神化丹一名醉消散　癰疽疔毒，一切無名腫毒，初起服之立消，雙解表裏，疎通經絡，以毒攻毒，削堅導滯如神。

黑丑頭末　母丁香　檳榔　何首烏　荊芥　荊三稜醋炒　熟地　蓬莪术醋炒　巴豆　五靈脂　大黃　白荳蔻去殼　桂枝　穿山甲　當歸　赤芍藥　川烏　小茴香　草烏　杏仁炒　全蝎去足　連翹　麻黃　甘草　桔梗　斑猫　雄黃　硃砂各三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二錢　麝香五分　大蜈蚣一條

各乳細末，稱準和勻，水叠爲丸如蘿蔔子大，硃砂爲衣。每服叁分，熱酒吞下，盡醉爲度，被蓋出汗。孕婦忌服，體虛禁用。

梅花點舌丹臨濟超真大和尚

白梅花陰乾，一錢二分　冰片　西牛黃　蟾酥　熊膽各一錢　珍珠　麝香各六分　硃砂　硼砂　葶藶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沉香　血竭　雄黃各二錢

右乳細，將人乳浸蟾酥、熊膽爲丸，每重三四釐，水飛金箔爲衣，晒二日磁瓶收貯。修合時預爲齋戒三日，忌鷄、犬、婦人見聞。

此丹專治對口癰疽、發背疔瘡、瘰癧乳癌、一切無名腫毒，每用一丸，含於舌底，隨舌運動，不可停止，舌下化去一半時，用白酒儘量飲醉出汗。如重

者，先用酒送下二丸，再噙化一丸。如七歲小兒，用酒化服一丸。患處不用敷藥膏藥，自能生肌長肉，取口全愈。孕婦忌服。

一方少硼砂、珍珠、孛蘗、血竭、熊膽，加輕粉、蝸牛、膽礬、銅綠。

秘授萬靈一粒九轉還丹臨濟超字輩寶聚和尚　治一切危急等症。

真鴉片三兩，冬研夏燉。看鴉片真僞法：真者成塊，視之如鴉毛片之色，研開如黃泥，嗅之如青草味而帶香，嚼之如黃連苦，此爲真者。僞者，亦成塊，綠色或黑色，研開亦黑色並不香，雖賤無用　西牛黃　真麝香各一錢二分，去毛　百草霜九錢

右爲細末研勻，然後將白米飯二兩四錢，研如糊，再下前四味，再研勻爲丸，每丸重三釐，丸完用硃砂爲衣，衣完入大封筒內封固，放在翻轉腳爐蓋內，將包紮好草紙蓋好，微微炭火烘三炷香，每炷香搖動爐蓋三次，三三見九，名曰九轉還丹，香完移過爐蓋，待冷折封，入磁瓶內聽用。

凡用此丹，大人每服一丸，小兒八九歲一丸作二次服，四、五、六、七歲一丸作三次服，三歲未週一丸作四次服。無論大人小兒，倘誤多服，以濃茶飲之即解。孕婦忌服。

修合時，務必三日前齋戒，忌婦女、鷄、犬見聞。

湯引開後：

一傷寒頭痛發熱，生薑、蔥白湯下。

一赤帶，滑石、甘草湯下。

一傷風無汗惡寒，麻黃、桂枝湯下。

一陰證身冷自汗，乾薑、肉桂湯下。

一中風口眼歪斜，天麻、膽星湯下。

一小兒急慢驚風，薄荷湯下。

一産後瘀血作痛，桃仁、紅花、山查湯下。

一婦女經水不調，香附、艾葉湯下。

一偏正頭風，羌活、白芷湯下。

一霍亂吐瀉，藿香、木瓜、生薑湯下。

一痰結頭痛，甘菊、天麻湯下。

一噤口痢，人參、升麻、黃連、石蓮子湯下。

一赤痢，黃連湯下。

一白痢，木香湯下。

一赤白痢，黃連、木香湯下。

一蟲脹，青皮、蘿蔔子湯下。

一火腫，茯苓、澤瀉湯下。

一蟲牙，川椒、良薑湯下。

一火牙，石膏湯下。

一青盲眼，甘菊、枸杞子湯下。

一傷風咳嗽，生薑、紫蘇湯下。

一久嗽寒痰，生薑、陳皮湯下。

一久嗽痰火，石膏、知母湯下。

一肺虛勞嗽，人參、麥冬、五味子湯下。

一冷風哮喘，紫蘇、欵冬花湯下。

一遍身骨痛，羌活、獨活湯下。

一迎風流淚，蔓荊子湯下。

一雲翳遮睛，石決明湯下。

一赤目腫痛，防風、荊芥湯下。

一下元虛鹽湯下。

一色癆，石燕子湯下。

一脾癆，當歸湯下。

一心癆，遠志湯下。

一損癆，乳香湯下。

一氣癆，木香湯下。

一胞衣不下，童便和酒下。

一跌打損傷，紅花湯下。

一初起痞塊，山查湯下。

一半身不遂，左用桂枝、羌活、獨活、全當歸、紅花湯下，右用附子、當歸、赤芍、紅花湯下。

一下部腫痛，牛膝、苡仁、木瓜湯下。

一肚痛，砂仁、木香湯下。

一心痛，良薑、砂仁湯下。

一鬱痛，山梔、貝母湯下。
一疝痛，茴香、川椒、吳萸、橘核湯下。
一脇痛，乳香湯下。
一咽喉腫痛，桔梗、甘草、牛蒡子湯下。
一眼目昏花，熟地、當歸湯下。
一血貫瞳人，元參、赤芍湯下。
一閃腰挫氣，蘇木、紅花湯下。
一小便不通，滑石、甘草湯下。
一吐血鼻血，芍藥、山梔、犀角、牡丹皮湯下。
一泄瀉，米飲湯下。
一胬肉侵睛，密蒙花湯下。
一瘧疾，桃樹枝、楊柳各三錢湯下。
一脫肛，人參、升麻湯下。
一腸風下血，槐花炒黑，棕櫚煅灰湯下。
一因寒翻胃，丁香、乾薑湯下。
一因熱翻胃，竹茹、木瓜湯下。
一眼生星障，木賊草、決明子湯下。
一風眼，防風、荊芥、蔓荊子湯下。
一火眼，黃連、枳殼湯下。
一沙淋白帶，茯苓、半夏、生薑湯下。
一血山崩，阿膠、續斷湯下。
一血枯經閉，四物湯下。
一大痲瘋，痲黃、蕨靈仙、防風、苦參湯下，夏月加黃連湯下。
一楊梅瘡，黃連、甘草、山梔湯下。
一楊梅結毒，土茯苓湯下。
一遍身生瘡，金銀花、苦參湯下。
一無名腫毒，貝母、連翹、銀花湯下。
一癰疽未潰，皂角刺、穿山甲湯下。
一痰核初起，貝母、生薑湯下。
一魚口便毒，大黃湯下。
一濕痰流注，貝母湯下。
一緊急疔瘡，菊花根取汁和酒下。
一鶴膝瘋，牛膝、蕨靈仙湯下。
一倉卒不及備引者，俱白湯下。

雙解金桂丸　治發背諸毒，初起木悶堅硬，便秘脈沉實者。

生大黃一觔　白芷十兩

共爲末，水法叠丸。每服三五錢，五更時用連鬚大蔥三根，黃酒煎吞服，被蓋出汗，過二三時辰，俟大便行一二次，爲效。

此宣通攻利之劑也。濟之以蔥酒，力能發汗，故云雙解。弱者行後，隨用四君子湯補之，如老人虛人，每服只用一錢，人參生薑湯送下，過一時再一服，但能得睡，上身得汗則已。

發背對口初起。

黃蓍　當歸各五錢　川芎一錢　金銀花一兩　遠志肉五錢　桔梗　甘草各三錢

水煎服。

至寶丹　癰疽腫毒，發背對口，乳癰結毒，危險諸證。

白砒用荳腐一塊，厚二寸，中控一孔，納砒於孔中，以荳腐蓋砒，酒煮三個時辰。

猪牙皂去皮，酥炙　乳香去油　熊膽　銅綠水飛　荊芥穗去梗　直殭蠶　穿山甲炒　血竭　膽礬　川烏　草烏全川烏酒浸，剝去皮，麪包煨熟，取淨肉用　沒藥去油　全蠍石灰水洗，去頭、足、尾，瓦上焙乾　蟬蛻去頭足　雄黃各二錢　麝香七分　硃砂水飛，三錢五分　蜈蚣大者五條，酒蒸去足，瓦焙，小者加倍

右藥以天醫吉日，研極細末，飛麵打糊爲丸，每粒重四分，再用硃砂三錢五分爲衣，黃蠟作殼收藏。臨用時，用蔥頭三寸，生薑三片，黃酒煎一小鍾，將藥化開服，隨量飲醉，被蓋出汗，至重者二三服。

《瘍醫大全・癰疽門丹散主方》　紅昇丹　一切瘡瘍潰後，拔毒去腐，生新長肉，瘡口堅硬，肉黯紫黑，用丹少許，鷄翎掃上，立刻紅活。外科若無升降二丹，焉能立刻奏效。

水銀一兩　火硝四兩　白礬二兩　皂礬六錢　雄黃　硃砂各五錢

先將白礬、皂礬、火硝研碎入銅杓內加燒酒一杯燉化，候一乾即起，研極細末。另將水銀、硃砂、雄黃，共研細末，以不見水銀星爲度，再將硝礬末，一共和入研勻。

取陽城罐一個，用鹽滷練紙筋，或鹽滷和罐子泥練極熟，將泥搪罐子上，約一指厚，陰乾不可有裂縫，如有縫，以罐子泥補之，務要極乾，方可裝藥入罐內。罐口用鐵燈盞蓋定，加鐵梁地盞上，用鐵電鐵絲紮緊，再用綿紙蘸蜜寒罐口縫間，外用煆過石膏細末醋調，多刷固盞上，加炭火二塊，使盞熱罐口封固易乾。

再用大鐵釘三根，釘地上，將罐子架釘上，罐底置炭火堅大者數塊，外砌百眼爐，昇三炷香。

第一炷香，用底火，如火大則汞先飛上。

第二炷香，用大半罐火，以筆蘸水，時刻刷擦鐵盞。

第三炷香，火平罐口，用扇搧，用筆蘸水，頻頻掃盞，勿使盞乾，如乾則汞先飛上。

三炷香盡去火，冷定開看，盞上約有六七錢，刮下研極細，磁瓶密貯。另用鹽滷調罐子泥，如稀糊式，以鐵線繫筆頭在竹管上。如陽城罐上有綠煙起，即汞走也，急以筆蘸鹽泥，多多刷在出煙之處，封固爲要。昇出研細，磁瓶收貯，愈陳愈妙。

一法：收貯瓶內，以蠟封口，埋土內以去燥性。

紅昇丹，小毒，用骨簪挑藥上，瘡口上如癤疽口面大者，用小篩羅挑藥於內，以手輕輕彈之，勻勻俱要上到。如有管，可用爛飯和紅昇丹撚成細條陰乾，量瘡深淺取用，插入瘡管內，以膏貼之，其管自化。

陽城罐昇煉紅昇丹，名曰大昇，不比三仙丹、小昇力單，只可施於瘡瘤，若癤疽大證，非大昇不能應手。

紅昇丹不獨提膿，且能生肌，如瘡毒淌水者用之，次日即轉稠膿。此丹功效，用之一面提膿，一面長肉，肌肉長平，仍以此丹上之，即可結疤收口，首尾並用，所以爲神也。

一法：毒已提盡，將收口時，用紅昇丹加珍珠散各等分，乳勻名曰半提丹，用之收功甚速。

拔萃丹　提膿生肌，化管如神。

生鉛　水銀　火硝　白礬　青鹽各二兩

仝研至水銀星不見爲度，入陽城罐內，鐵盞蓋定，以鐵梁鐵線紮緊，鹽泥固濟，先文後武，火昇三炷香，冷定開看，盞內昇藥刮下，研細，加冰片乳勻收貯。火候俱仝紅昇丹法則。

凡昇藥罐底藥渣鏟下，研細，搽癬疥頗神。

五虎粉　治發背疔瘡，惡瘡如神，起釘拔箭，喉痧並效。

白礬飛過　焰硝用雄猪膽三個，取汁拌，晒乾，仝礬研合，各二兩　雄黃八錢五分　硃砂一兩，仝雄黃研細，合一處　水銀一兩五錢

用小鐵鍋安定，先將硝礬末堆鍋底中心，用手指捺一窩，再將硃雄末傾放硝礬窩中，又以手指捺一窩，再將水銀傾放硃雄窩中，上用磁器平口碗一隻蓋定外，以鹽泥週圍封固，放炭火上，先文後武，昇三炷香足，則藥上升矣。離火冷定，去泥開看，如沉香色爲佳，研細，磁瓶密貯，每用時先將瘡頂上以乳汁或米湯點濕，摻藥於上，過一二時辰，再摻一次，即散。

小昇丹即三仙丹

水銀壹兩　明礬　火硝各二兩二錢

用鐵鍋一隻，將硝、礬、汞研細入鍋內，用平口宮碗一隻，先用生薑片擦碗內外，則不炸。蓋定碗口，以潮皮紙撚擠定，鹽泥封口，碗底俱泥固之。用炭三觔，爐內週圍砌緊，勿令火氣出，如碗上泥裂縫，以鹽泥補之，昇三炷線香爲度，冷定開看，碗內藥刮下，研細，磁瓶收貯。用之提膿長肉，小毒俱有功效。

一法：鹽泥只封碗口，不封鍋底，鍋底上貼濕白紙一塊，但看紙色轉黃，則藥已昇上矣。鍋底上，以鐵稱錘壓之。

一法：以潮皮紙撚擠定，碗口外以研細石膏末按緊，不用鹽泥，只用鐵錘壓之。

萬應靈丹《濟生》　一切癰疽發背諸毒，有膿怕開刀者，以針挑破浮皮，用丹一釐，醋調點患處，即潰頭出膿。或發背癰疽大毒，每用一釐，針挑破醋調，點患處，一日上三次，藥性內攻，深可寸餘，毒氣有門而洩，則毒易消。如根盤大者，用丹五釐，川貝母末一錢，濃茶滷調敷週圍，必起黃泡，自有黃水流出，其毒自消。

水銀　青鹽各伍錢　皂礬一兩　生鉛二錢五分，與水銀仝研碎　生礬一兩五錢　火硝一兩二錢五分　白砒　硼砂　明雄各一錢五分

右研極細末。入小瓦罐內，頓炭火上熔化，俟藥枯結住罐底，用瓦盆一個，將有藥罐倒置盆內正中，罐口以鹽泥封固，另用一大盆盛水，將藥罐之盆安置水內，罐口四圍以磚圍罐半截，下襯冷灰，然後磚上及罐底，俱架炭火，

先從頂上着火，從上而下，先文後武，三炷香爲度，冷定開看，盆內丹藥刮下，研細磁瓶密貯。

白降丹　凡癰疽、無名大毒，每用少許，瘡大者用六七釐，小者用一二釐，水調敷瘡頭上。初起者，立刻起泡消散，成膿者，腐肉即脫，拔毒消腫，誠乃奪命金丹也。

水銀　食鹽　皂礬　火硝　白礬各二兩五錢　硃砂　雄黃水飛各三錢　硼砂五錢一方用硇砂

先將硃、雄、硼研細，再入鹽、硝、礬、汞、皂，研至不見水銀星爲度，將陽城罐放微火上，徐徐挑藥入罐化盡，微火逼令極乾，所謂陰昇之法，全在此刻，如火大則汞先飛，走如不乾則藥必倒塌無用，其難如此也。

再用空陽城罐一個，兩口合上，以好綿紙截寸許潤，用罐子泥、草鞋灰、光粉三樣研細，以鹽滷汁和練極熟，兩罐口合緊，一層泥，一層紙，糊五六層候乾。

將地挖一小坑，用宣法碗盛水放坑內，將空陽城罐放水碗內，用瓦緊靠坑口，鋪滿四圍，用炭蓋齊地面，將有藥陽城罐露地上，圍以炭火煅之，不可使炭火有空處，計燃三炷香完去火，冷定開看，空陽城罐內約有丹藥一兩，刮下研細，磁瓶密貯。

臨煅時，如有綠煙起，處急用罐子泥固之。

降藥之神，不假刀砭，一伏時便見功效，勝於刀針之險多矣。

上降藥法：癰疽初起堅硬，未成膿者，用水調一二釐，塗於瘡頂上，不可貼膏藥，少頃即起一泡，挑破出水，自消。已成而內膿急脹，按之隨手而起者，此膿已熟矣，用水調一二釐，點正頂上，以膏貼之，一伏時，大膿自洩，不假刀針。如陰疽根腳走散，瘡頭下陷，即用降丹七八釐，或分許，水調掃於瘡頭堅硬處，次日即轉紅活，便是吉兆。如瘡毒內膿已成，久不穿潰者，只要出一小頭，怕頭出大了，可用綿紙一塊，量瘡大小，剪一孔，以水潤貼瘡上，然後調降藥點放紙孔內，揭去紙，以膏貼之，則所降之頭，不致過大。若瘡小藥大，反令痛傷胃口，瘀及良肉，不可不知。

鼻塞耳挺，點之自落。

點痣亦落。

初生小兒及婦女頭面，皮肉嬌嫩，不可多用，如用之不善，不無漫腫，反招怨尤。

楊梅瘡，將初現之瘡，用白降丹點三五個，毒俱拔出。

白降丹點在瘡毒上，即追蝕毒氣，有幾分深必追至病根方止，所以點後疼痛非常。若內膿已脹，皮殼不厚，點之便不十分痛楚，有用蟾酥化汁調白降丹用，其疼稍減。

凡癰疽，以紅昇丹提膿，兼用珍珠散收口，每見升提過甚，瘡口四邊起埂，亦有瘡口新肉高凸者，不如用陳白降丹火氣退盡少許，仝珍珠散用之，不但四邊瘡口平坦，更且不留餘毒，此又外科不知之妙訣也。

水煉降藥法：新煉出白降丹，研細，用元色緞五寸，將降藥篩勻緞上，捲緊，以蘇線捆紮極緊，放瓦銚內，清水煮約一伏時，內換水三次，將緞卷取起，掛風處陰乾，然後打開，以鷄翎掃下，磁瓶收貯。凡治癰疽用之，並無痛楚。

紫陽丹　提膿拔毒。

水銀　銀硃　生鉛　百草霜　輕粉　杭粉　雄黃各等分　麝香宜少用

共研極細末。每用少許搽之，以膏貼之。如治下疳加兒茶。

提毒丹一名七星丹，又名八仙丹。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二錢　元參瓦上焙脆　前胡瓦上焙脆　血竭　麝香各四分　生斑猫八錢，去淨頭、足、翅，陰陽瓦焙

右各乳極細末。於端午正午時和勻，磁瓶密貯。凡初起腫毒每用二三釐，先看瘡勢大小，即以膏藥照瘡大小，週圍用大蒜搗如泥，敷膏藥上，中留一孔，入藥於內，次日即起小泡，挑去水泡即消。如已潰者，摻藥於瘡孔內，亦能拔毒生肌，神驗。

一方乳香、沒藥各一錢二分，血竭六分，多冰片四分，餘者分兩俱仝，端午虔心焚香修合，每用一分，仝大蒜搗如泥，敷毒四圍，將瘡頭挑破，聽瘡口流水，外用膏藥，中剪一孔貼之，以脩瘡毒出其毒氣，此神速癰疽疔瘡之聖藥也。

陰陽至聖丹岐天師

人參　廣三七　兒茶水飛去砂　川楝子各一兩　血竭透明者五錢　膃黃　乳香去油，各三錢　輕粉　冰片各一錢　川貝母去心，二錢

共研至無聲爲度，陽瘡每用二錢，陰瘡每用五錢，摻於瘡上，其餘瘡毒不消二次，陰疽不消三次，全愈。

馮氏援生膏　治諸般惡瘡，及瘰癧鼠瘻纍纍起者，點破即愈。

雄黃五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血竭各一錢　蟾酥　輕粉各三錢　麝香五分

右研細末。用真炭灰一斗三升，淋灰湯八九碗，用桑柴文武火煎作三碗，取一碗，收留二碗，盛磁器內，候溫將藥入灰湯內，用桑柳枝攪，再以好風化石灰一飯碗，入藥湯內攪勻，過宿候冷，盛磁罐內。凡遇惡瘡，貼在當頭，一日一次，次日又一次，瘡頭自然蝕破，血水流去即愈，如藥乾，將前收留灰湯潤之。

海浮散《十法》　搽癰疽瘡毒，腐去新生，乃回生保命之寶丹也。

乳香　沒藥各等分

安箬葉上，火炙去油，乳細搽上，以膏貼之，此藥未盡則提膿外出，如毒已盡，則收口，其神妙處，難以言喻。

烏金膏《十法》　去腐肉，不傷新肉，最爲平善，先用降香煎湯洗瘡。

巴豆去殼，新瓦上炒黑色

研爛，磁瓶收貯，多寡看瘡勢大小，酌量用之。

靈寶如意丹　發背疔疽大毒。

人參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辰砂　甘草　兒茶各一錢　琥珀　珍珠各二分　阿膠　白芷　冰片各一分　西牛黃　當門子各五分

右乳細，磁瓶密貯，勿洩藥味。如用，先將瘡用金銀花甘草煎湯洗淨，每日摻藥四五次，用膏蓋之，膿水自然拔盡，忌口味，戒煩惱，慎勞碌。發背對口潰爛不收口。

三仙丹一料，方詳前　珍珠一錢，豆腐煮透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血竭各二錢

共乳極細，先將溫湯洗瘡，棉花揩乾，將藥摻上，用竹紙蘸濕貼上，一日一換。

治背疽大潰僅存隔膜臨危者。《錦囊》

鯽魚去腸，實以羯羊糞烘焦爲末，乾摻之，瘡口自收，神效方也。

抵金散　啟玄

治癰疽發背，潰後爛開作痛。

屎蜣螂五月五日收採，不拘多少，裝入竹筒內陰乾研細，磁瓶收貯，凡用將末摻上。

神功紫霞丹太醫院

大蜈蚣一條，去頭、足，放瓦上焙脆　麝香二分

研細。磁瓶收貯，每用少許摻瘡頂上，以膏蓋之，其頭即潰，並不疼痛。拔毒生肌。

紅昇丹　輕粉　蓽蘇仁去油，各三錢　乳香去油　黃丹各二錢　石膏煅，一兩　琥珀乳細一錢

共乳細末，摻上膏貼。

諸瘡毒四邊紫黑不消，瘡口不斂。

紅昇丹　輕粉　雄黃　龍骨各五錢　白蘞　密陀僧　海螵蛸各一兩　麝香一分

共乳極細，摻上。

金蟾化管丸劉秘　治一切諸漏有管者，雖彎曲之處，皆能行到，化管如神。

水銀三錢　明雄黃一兩，以一勺火酒，漸煮漸添，以酒盡爲度

共乳細，用紙包好，取大蝦蟇一個，剖去腸，只留肝肺。將藥包入於肚內，以線縫好，聽用。

銀硝　白礬各一兩

研勻。入陽城罐內，加水半茶鍾，放火上熬令枯於罐底，取放地上，再納蝦蟇於內，鐵盞蓋好，鹽泥固濟，升文火二炷香，中火一炷香，武火一炷香，冷定開看，盞上靈藥刮下研細，用蟾酥乳化爲丸如芥子大，陰乾。凡一切管，用一丸放膏藥上，對管口，自入到底方回，嫩管自化，老管自褪，七日見效，如未全褪，再用一丸，無不除根。

《瘍醫大全・癰疽門膏藥主方》　仙方膏經驗

白芷　紫荊皮　獨活　石菖蒲　赤芍各二兩　高良薑　蜈蚣　刺蝟皮　蛇蛻　蓽蘇仁　鱉甲　白殭蠶　甘草　海風籐　連翹　天花粉　白芨　牛蒡子　大黃　川黃連　白蘞　當歸　千金子　血餘　金銀花　黃栢　穿山甲　防己　猪牙皂　柴胡　川貝母　桃仁　白附子　巴豆　明天麻　苦參　荊芥穗　紅花　黃蓍　桔梗　黃芩　牛膝　防風　全蝎　麻黃　草烏　肉桂　烏藥　羌活　半夏　大戟　蘇木各五錢　桃枝

槐枝　桑枝　柳枝各截一寸長，二十四段

用大磨真蔴油十三觔，將上藥入油內泡七日，入銅鍋內熬至藥枯濾渣，復將油仍入鍋內，熬至滴水成珠，再撤淨藥腳，下丹。每油一觔，下飛過黃丹八兩爲則，藥已成功，入有銹鏽缸內，以槐棍攪冷，再入後末：

血竭四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三錢三分　藿香四錢五分

研細攪勻，又入後藥：

珍珠　冰片各一錢　沉香不見火，四錢七分　當門子二錢一分　木香不見火　松香各五錢四分　檀香不見火六錢　雄黃五錢五分　沉香不見火，四錢七分

攪勻又入

潮腦三錢

收功。此膏專治癰疽發背，一切外證，並貼五勞七傷、筋骨疼痛、跌打損傷、婦人癥瘕、帶下如神。

神應萬驗膏　貼一切無名腫毒，大瘡惡疽，無論已破未破，不過二三張，即可收功。每張用過，以冷水洗去膿血，仍可再貼，每張量毒輕重用之，俱有神效。

桃枝　柳枝　杏枝　桑枝　槐枝截作寸許長各二兩

用真蔴油二十四兩，小炭火熬滾，將枝次第入油熬枯成炭，濾去渣，再入：

人頭髮男女各半，洗淨油膩，一兩五錢，

入油炸化，再入：

穿山甲剪碎，一兩五錢，

入油炸枯，再入：

象皮剪碎，五錢

入油炸化，再入：

大梔子一百個，逐個捻破，入油內離火，浸一炷香，再用微火，頓一炷香，再用大火，炸成炭。

取起冷定，用夏布濾去渣，再入淨鍋內，稱準每油二兩，入炒過黃丹一兩，熬至滴水成珠不散，離火一刻，再入後藥：

真硇砂透明白亮者　血竭　兒茶各二錢

乳細，拌入膏內，坐冷水中，稍涼取起，用水濕手扯捻百下，使各藥和勻，埋土內五日，去火毒。用時以井華涼水浸半日，捻成片，放布上，熱湯熨化貼。

太乙膏《正宗》　一切癰疽瘡瘍，提膿生新神效。

生地　土木鱉　元參　赤芍　大黃　白芷　當歸各五錢　乳香　沒藥各二錢　阿魏一錢　輕粉一錢五分　血餘一團　肉桂二錢五分　黃丹水飛，六兩五錢

先將草藥，入蔴油一觔浸，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傾入鍋內，文武火熬至藥枯，浮起爲度，住火片時，用布袋濾淨藥渣，將鍋展淨，入油鍋內，下血餘再熬，以柳枝挑看，俟血餘熬枯浮起，方算熬熟。每淨油一觔，將炒過黃丹六兩五錢，徐徐投入，不住手攪，候鍋內先發青煙，後起白煙，疊疊升起，其膏已成，淨膏滴入水中，試看軟硬適中，拿下鍋來，方下阿魏散膏面上化過，次下乳、沒、輕粉末攪勻，傾入水內，以柳木棍攪成一塊，任攤貼。肺癰腸癰，即以此膏爲丸，服之並效。

神仙太乙膏　治癰疽及一切惡毒，不問年月深淺，已未成膿，蛇虎蜈蝲，犬咬湯火，刀斧砍傷，皆可內服外貼。血氣不通，溫酒送下。赤白帶下，當歸酒下。喉痹纏喉風，並用新綿裹膏藥，置口中含化。一切風赤眼，用膏捏作小餅，貼太陽穴後，以山梔子湯送下。跌打傷損，外貼內服，橘皮湯下。腰膝痛者，外貼內服，用鹽湯下。唾血者，桑白皮湯送下。每服一丸，如櫻桃大，蛤粉爲衣，其膏可收十年不壞，愈久愈神。

元參　川大黃　白芷　肉桂　當歸　赤芍　生地各二兩

右剉碎。用蔴油二觔浸，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火熬黑色，濾去渣，入黃丹一觔，青柳枝不住手攪，滴水成珠爲度，傾入磁器中，掘窖埋土中出火毒三日，任用。

新製加味太乙膏《錦囊》　神治一切腫毒，已潰未潰，跌打損傷，風濕氣痛，古方因內服外貼，故未免其功不專，今特定此方，專爲外貼而設，其拔毒外治之功，較前更勝也。

亂髮一大團，以黑潤者佳　革蔴仁二百粒，搗碎

用真蔴油二十四兩，煎滾入亂髮，以柳桃枝不住手攪，令髮熔化，再入革蔴子，煎至髮化革蔴仁枯，再入後藥，慢火熬之。

大黃切片　黑元參　當歸各三兩　生地黃切片四兩　肉桂去淨粗皮　白芷

赤芍各二兩

煎至藥色枯黑，濾去渣，慢火熬濃，方入後四味收之，軟硬得宜，滴水成珠爲度，夏月宜暑老些，冬天宜暑嫩些。

明松香一觔，搗碎入大蔥管內，以線縛好，放碗內隔湯蒸化，取出候冷去蔥，研細，八兩。先下松香，次下黃丹：

真黃丹二十兩，其色黃者爲真，用水飛晒乾，炒黑色，十兩。若色紅者，乃東丹也，勿用。

滴乳香　真沒藥俱箬上烘去油，研細，各二兩。

四味收入成膏，藏磁器中，旋用旋攤。

秘傳太乙萬靈膏　治一切癰疽發背，七十二般疱癤，三十六種疰毒，無名腫毒，痰核瘰癧，內損骨節，外傷皮肉，手足麻木不仁，流注疼痛，膈前背後吊起刺痛等證。初起貼之，腫消痛止，已潰貼之，膿乾肌生，功效如神。

羌活　蕳蘇仁　蟬蛻　大蜂房　蜈蚣　敗龜版　苦參　猪皂角　元參　槐角子　青蒿　過山龍　甘草　半枝蓮　荊芥　蘄艾葉　黃芩　仙人掌　川椒　蒲公英　白薇　龍膽草　防風　忍冬藤　白芨　生附子　大黃　石菖蒲　梔子　赤芍藥　獨活　何首烏　黃蓍　蛇床子　桔梗　黑牽牛　漏蘆　木鱉子去殼　肉桂　大楓子　巴豆去殼　地骨皮　昆布　蒼耳子　黃栢　青木香　連翹　鼠粘子　桃仁　白殭蠶　血餘　穿山甲　黃連　當歸　牛膝　蒼术　升麻　蛇蛻　檳榔　槐枝　柳枝　桃枝各一兩

右六十二味咀片。用真蘇油十觔浸，春五、夏三、秋四、冬十日，八大鐵鍋內，燉至煙盡爲度，先去粗渣冷定，用大皮紙以針戳眼，濾去細渣，復入淨鍋內，熬至黑色，滴水成珠不散。每油一觔，入淘過黃丹炒紫色者八兩，如無黃丹，用水飛細密陀僧末八兩代之。下丹之時，以柳棍不住手攪勻，離火再下：

白芷　天南星　草烏　北細辛　半夏　高良薑　川烏各二兩

右七味，俱生研細末，篩入膏內攪勻，冷定，再下後開乳極細末：

海螵蛸一兩　乳香去油　百草霜　沒藥去油　鷄肫皮　血竭　象牙末　雄黃　寒水石　兒茶　白石脂　硃砂　赤石脂　輕粉各五錢　青魚膽　熊膽各三錢　甘松　三柰　潮腦　冰片　麝香　琥珀　珍珠　龍骨　水銀各二錢

細末，節入攪勻，傾入冷水內扯拔，換水浸三日，拔去火毒，然後裝磁缽內，臨用攤貼。

普救萬全膏《十法》　治一切風氣，走注疼痛，並白虎歷節風，鶴膝風，寒濕流注，癰且發背，疔瘡瘰癧，跌打損傷，腹中痞塊，多年瘧疾。如頑痰瘀血，腹痛泄瀉，小兒疳積，女人癥瘕諸證，並貼患處。咳嗽瘧疾，貼背脊心第七椎，予製此膏，倘貼後起泡出水，此是病氣本深，盡被藥力拔出，乃吉兆也，不必疑懼，記之。

藿香　海風籐　鱉甲　紫荊皮　白芷　廣木香　防風　猪牙皂　桂枝　蕨靈仙　半夏　蕳蘇子　藁本　蘄艾葉　丁香　白殭蠶　黃芩　露蜂房　蘇木　川續斷　連翹　赤芍藥　白芨　蘿蔔子　丁皮　高良薑　檀香　貝母　黑山梔　苦參　陳枳殼　烏藥　白蘚皮　猴薑　天南星　白蘞　荊芥穗　全蝎　生地黃　麻黃　五加皮　秦艽　當歸尾　蒼术　大楓子　草烏　北細辛　獨活　金銀花　川芎　香附子　甘草　生附子　杏仁　羌活　蟬蛻　無參　肉桂　牛膝　桃仁　紅花　川烏各一兩五錢　大黃三兩　蛇蛻五條　大蜈蚣三十五條　柳枝　槐枝　桑枝　桃枝　楝枝　榆枝　楮枝各三十五寸　男子血餘三兩

以上七十三味，俱浸油。

真蘇油二十觔，天平子秤　松香一百觔，棕皮濾淨　百草霜十觔，篩過。

冬浸九宿，春秋浸七宿，夏浸五宿，分數次入鍋，文武火熬至藥枯油黑，滴水成珠爲度，濾去渣，稱明每藥油十二兩，下濾淨片子松香四觔，仝熬至滴水不散，每鍋下百草霜細末六兩，勿住手攪，俟火候成，則傾入水缸中，以棒攪和成塊，用兩人扯拔數次，磁缽收貯。

一法治瘡疽，用血丹收膏更妙，每油一觔，用血丹六兩。

仙傳奪命膏部秘　治發背對口，一切腫毒，即日見效，揭下再貼一人，又能消去。

驢蹄一個　大鯽魚　商陸各一觔　山羊角三個　芫花　土木鱉　白芨　雀木鱉　大戟　露蜂房　白蘞　紅花　元參　蘗木　桃仁　蛇蛻各二兩　當歸尾　黃牛角腮　巴豆肉　乾蟾皮　猪懸蹄甲　南星　半夏　穿山甲各二兩　大黃三兩　蕳蘇仁　蒼耳嫩頭各四兩　金線弔蝦蟇一個

用蘇油四觔仝藥熬枯去渣，熬至滴水成珠爲度。每熟油一觔，入炒官粉

八兩收成膏，再下：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麝香　芸香　輕粉各三錢

研細攪勻收貯。

如貼腫毒未破者。用敷腫毒，未藥摻上貼。

凡貼痞塊用針刺患上三針，如品字樣，外用阿魏、蜈蚣、穿山甲、麝香各等分，研爲細末，只稱一分，摻於針眼內，餘者摻膏上貼。

凡貼瘋氣，用鬧羊花五錢，燒酒拌晒乾三次，炒脆爲末，麝香三分，乳勻摻膏上貼。

軍門一笑膏邵秘　專貼寒濕諸瘋疼痛，貼骨癰疽。

白芷　川萆薢　防風　罌粟殼　甘松　川羌活　三柰　川獨活　藁本　高良薑　官桂　大茴香　奏艽　小茴香　麻黃　蕨靈仙　川椒各二兩　真附子　草烏　天南星　乾薑　穿山甲　大黃　鬧楊花火酒拌炒　半夏各四兩　老蔥　老薑各二觔

右藥用蘇油三觔，桐油半觔，入藥浸，熬枯去渣，復入淨鍋內，熬至滴水成珠，入

製松香四觔　土硫黃　密陀僧各一觔，乳細

收之膏成冷定。再下

廣木香五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三錢

研細，攪勻，再下

潮腦一兩　麝香三錢

和勻，收貯任攤用。

陰陽至聖膏岐天師　治陰陽癰疽大毒。

金銀花一觔　人參　茜草根各五錢　生地八兩　牡丹皮　半膝　生甘草　荊芥各一兩　元參五兩　當歸　麥門冬　黃蓍各三兩　川芎二兩

用蘇油五觔，煎數沸，將渣濾淨，再熬至滴水成珠，入

廣木香　沒藥　乳香　血竭各一兩　象皮五錢　麝香一錢　黃丹二觔，水飛去砂炒

各乳細。先下黃丹，再下細藥，入油中少煎攪勻，藏磁罐內收之，每發背用膏一兩攤一張，其餘量瘡大小用之。

呂祖紫金奪命膏　貼一切多年久不收口惡瘡結毒，瘰癧，冷瘤，痞塊，跌打骨斷兩截者。

川黃連　全蝎　穿山甲　黃芩　川黃柏　當歸　香白芷各二兩　赤芍　番木鱉切片　生地各一兩　官桂　海藻各四兩

以上諸藥，用水煎汁去渣，用蘇油二十二兩，將藥汁入內熬盡水氣，滴水成珠，方下炒過飛淨血丹十一兩，攪勻成膏再下黃蠟七錢，又下阿魏六錢，切片，摻膏藥上，令其自化，候微冷，又下：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輕粉各六錢　麝香　血竭　硃砂　雄黃各二錢

雄鼠糞一兩五錢　燕窩當底泥一兩

俱乳細末。入膏攪勻，收貯攤貼。熬膏時，擇黃道吉日，忌婦人、鷄、犬、厭物，焚香禮拜熬成，不得加減藥味分兩。

呂祖奇靈膏　貼一切癰疽腫毒，諸般疼痛，臁瘡頑癬，血瘋外證。

巴豆肉　血餘　革蘇仁　蔥白　蒼耳子　穿山甲炒。各四兩　天南星　半夏　大川烏　當歸　肥草烏　生地　蚕木鱉　金銀花各二兩　老生薑十六片　蜈蚣二十條　全蝎四十九個　乾蟾一個　大鯽魚一觔，去腸切碎　肉桂一兩

右用真蘇油五觔，浸七日，熬至滴水成珠，去渣，入炒鉛粉收成膏攤貼，又能生肌收口。

一人口邊一僵風，貼三五日全愈。又可治瘤。

紫霞膏張乘六　治癰疽發背，對口疔毒，歷試歷驗。

製藥油法

每真小磨蘇油一觔，用象皮、當歸、赤芍各二兩，入油內，春夏浸三日，秋冬浸七日，將油熬至藥枯濾去渣，復入淨鍋內熬至滴水成珠爲度，務須勤看老嫩。

製松香法

每老嫩各半松香一百觔，用蔥一百觔，生薑一百觔，搗爛取汁，又將渣入水煮汁，去渣濾淨，將汁入鍋內，用蒸籠鋪松毛於籠內，再將松香老嫩配搭，鋪松毛上蒸化，松香汁滴在鍋裏蔥薑汁內，撈起扯拔數百遍，放潔淨地上數日，聽用。

凡用取熬過松香一觔，加燉過藥油四兩，夏月只用三兩五錢。入鍋內熬化，看老嫩火候得法，取起傾缽內，再入後藥：

乳香去油淨　沒藥去油淨　血竭　龍骨煅。各五錢

右各乳細，入膏內，用槐柳條攪勻，再入

礞硃　角硃俱研至無聲爲度，各二兩，
又攪均勻，連鉢頭放在潮濕地上，頓多日出火毒，任攤貼。

發背膏楊廷陞

乳香去油　杭粉　血竭鮮紅者　白兒花　沒藥去油　黃丹炒一次淘一次，九回　銀硃各四兩　銅綠三錢

逐味另研，無聲爲度，再合一處。用時照證大小取夾油連四紙一塊，以銀針多戳小眼，每張準稱藥末五錢，真蘇油調攤紙上，再用油紙一塊蓋之，週圍用線縫好，貼患處，軟絹紮緊，過三日將膏揭開，濃煎蔥湯洗將，軟絹挹乾，將膏翻過，用銀針照前多戳小孔貼這。無火之人，內服十全大補湯，有火之人，減去肉桂、薑、棗服之，兼以飲食滋補，至重者用二張。

發背對口膏楊廷陞五金膏　初起自消，已成即潰。

番木鱉水浸，刮去毛　土木鱉去殼　草蘇仁去殼，各一兩四錢

用清油一觔浸，春三日，夏五日，秋七日，冬十日，文武火熬焦色濾清，復入鍋內，熬至滴水成珠，用密陀僧、龍牙有金星起者，六兩，研細。收膏再加金箔四十九張，剔入膏內，用柳枝攪勻，稍待用磁器置水，將膏傾入水內，如用時，盛杓內化開攤貼，愈陳愈妙。

鯽魚膏吳近宸　貼一切無名腫毒，未成即散，已成拔毒提膿，並治膿窠瘡癤。

大蝦蟇　活烏背鯽魚各七個　草蘇仁十二兩
蘇油二觔，仝蝦蟇、鯽魚、草蘇子文武火熬枯，濾去渣，熬至滴水成珠，離火入
真輕粉四兩　鉛粉十二兩
收藏，臨用取膏攤貼。

鯽魚膏　貼癰毒瘡癤。

大鯽魚一尾　芭苴四兩　草蘇仁六兩　甘草五錢

用菜油蘇油各一觔，先將鯽魚炸枯去渣，再入芭苴、草蘇、甘草熬枯濾淨，熬滾離火，將鉛粉徐徐投下，攪勻成膏，攤貼。

碧玉膏　貼癰疽發背，瘰癧馬刀，乳癰乳巖，流火流注，腫塊風毒，橫痃痔漏，囊癰，冬瓜癰，貼骨疽，一切腰背臀腿毒癤，多骨疽，蟮拱頭，腳隱漏蹄等證。

草蘇仁去皮尖，搗爛　杏仁去皮，搗爛，各四十九粒　銅綠二兩七錢，用水一碗，將銅綠研細，投入水中，攪勻　片松香五觔，研細，篩過聽用

用真蘇油十二兩，入鍋內熬滾，次下草蘇、杏仁，熬至滴水成珠爲度，夏布濾去渣，將油復入淨鍋內，用文武火熬滾，徐徐投下松香末，用桃槐枝不住手攪勻，傾入磁盆內，候膏將凝，然後入銅綠水於膏內，仍不住手攪勻，然後加水浸之，用手揉扯以去火毒，另用磁罐或銅杓盛貯數月後，用熱湯燉化，攤貼。此膏活血止痛，拔毒消腫，斂毒透膿，去腐生新。

紫金膏　貼一切無名腫毒，惡瘡，兼治風濕流火，小兒痘毒，宜端午、七夕、重陽、天醫、天德、月德日配合。

明松香四兩，夏用紅者，冬用白者，秋冬紅白各半，以火熬滾，入水內扯拔百十下，研末，若貼痘毒，松香用黃荳浸水入鍋內俟煮化，待溫照上扯拔，研細末，四兩　草蘇仁二兩，研細，放細篩羅底上，用穿山甲往來刮之，取羅下者用之，上面粗者去之　輕粉五錢　銀硃　銅綠各二錢五分

製畢用猪油去衣膜拌藥放青石上，用鐵鎚搗數千下，盛磁瓶內，用時攤油紙上貼。凡貼毒，將膏中剪一孔，露頂透氣，能貼多年痘毒，若貼流火，竟貼頂上，不必剪孔。

極效膏

川烏　草烏　元參　大黃　生地　杏仁　當歸　赤芍　金銀花　白芷各一兩二錢

蘇油一觔四兩，浸藥慢火熬，加
桃枝　柳枝　槐枝　桑枝　榆枝各十寸
熬枯去渣，復熬至滴水成珠爲度。再加
銀硃一兩　銅綠八錢　水粉四兩
入油攪勻，熬黑，再加
黃蠟　白蠟各一兩
化勻，再加松香收之，老嫩得宜，入水扯拔出火毒，任攤貼。

商陸膏　貼瘡毒。

商陸六兩　牛蒡子　防風　金銀花　荊芥　當歸尾　連翹　赤芍藥　紅花　茅蒼朮　甘草各五錢
蘇油二觔，熬枯去渣，用密陀僧一觔，收成膏用。

紅玉膏《濟生》　貼癰疽、瘰癧、乳癰等證。

乳香另研　沒藥另研，各二兩　蓽蔴仁四百粒　木鱉子去殼，二兩四錢　當歸四兩　血餘五錢　兒茶　血竭　白蠟　黃蠟各一錢　嫩楊枝一兩，打碎　黃丹飛，四兩　真蔴油八兩　芸香白嫩者，一觔四兩

先將蔴油仝楊柳枝、當歸、血餘熬數滾，絞去渣，將油仝芸香、蓽蔴、木鱉熬熟，絞去渣，入黃白蠟，將成膏，入黃丹離火，下乳、沒、兒、竭末，攪勻成膏。

育紅膏　腫毒瘡癤。

老松香四錢　潮腦一錢　輕粉八分　銀硃七分　銅綠　冰片各一分五釐　麝香一分　蓽蔴仁二錢，夏月只用一錢六分

研細。重湯燉化，忌見火，任攤貼。

腫毒瘡癤膏

當歸　金銀花　防風　木鱉子　元參　生甘草　白芨　石菖蒲　連翹　生大黃　白芷　生地黃各四錢

蔴油一觔四兩，仝入淨鍋內熬枯，濾去渣，復入淨鍋，熬至滴水成珠爲度，入飛過炒黃丹八兩，收成膏離火，入白蠟黃蠟各二錢化盡，再入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輕粉各二錢

研細末，和入。任攤貼。

救苦膏　貼癰疽初起即消，已成即潰，已潰即斂，實有消腫定痛之效，須擇吉期，虔誠修合。

生薑　大蒜頭　槐枝向陽者，各一觔　蔥白半觔　花椒去目，二兩　黃丹水飛淨，二觔

蔴油四觔，文武火熬枯，濾去渣，再熬，以桃、柳枝不住手攪，至滴水成珠，再下飛丹攪勻，候冷取起，攤貼。

紅膏藥　貼左癱右瘓，筋骨疼能，漏肩風，跌打損傷。

松香五觔，童便內浸三個月，取出晒乾，如不能三個月，可將松香熔化，傾入童便內，取出，又熔化傾童便內，如此九次，再換水煮過用之。

第一次用蔥十觔，取汁三碗，入鍋內，將松香化開，入蔴油四兩攪勻，傾入水盆內，以手扯拔取起。

第二次用生薑十觔，取汁三碗，入鍋內，將松香化開，入蔴油二兩攪勻，傾入水盆內，以手扯拔取起。

第三次用綠荳一升，煮汁三碗，入鍋內，將松香化開入蔴油二兩攪勻，傾入水盆內，以手扯拔取起。

第四次用火酒一觔，入鍋內，將松香化開，入蔴油二兩攪勻，傾入水盆內，以手扯拔取起。

第五次用好醋一觔，入鍋內，將松香化開，入蔴油二兩攪勻，傾入水盆內，以手扯拔取起。

第六次用蒼朮、關陽花、川烏、草烏、光烏、天南星、半夏，各二兩，水二十碗，煎汁五六碗，入鍋內，將松香化開，入蔴油四兩攪勻，傾入水盆內，以手扯拔取起。

第七次復將松香入淨鍋內熔化，俟各汁收乾爲度。

然後下自煅礬紅細末四兩，攪勻成膏，入缽封固攤貼。

千槌膏

貼癰疽疔毒，初起即消。如治瘰癧，連根拔出，小兒鱔拱頭、臁瘡，久不收口。

嫩松香四兩　巴荳仁五粒　蓽蔴仁七錢　杏仁去皮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銅綠各一錢

共入石臼內搗二千餘下即成膏矣。取起浸清水中，用時隨瘡大小，用手捻成薄片，貼瘡上，以絹蓋之。

紫金膏

貼寒濕氣、漏肩風、諸般疼痛立止。

白芷六錢　閙羊花　三柰　大茴香　青皮　草烏　川烏　葳靈仙　甘松　小茴香　大黃　獨活各七錢　乾蟾一個　亂頭髮三兩

蔴油四十兩，仝藥入鍋，熬至髮化，滴水成珠，再下

密陀僧研細，十二兩，

收成膏，再下

松香、蔥汁、薑汁、鳳仙花汁，各煮一次，研細，五兩

入膏化盡攪勻，傾在缽內，重湯燉化，再下

潮腦七錢　青黛　桂皮各六錢　丁香　雄黃各五錢　輕粉四錢　血竭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兒茶各三錢三分　滑石三錢　龍骨二錢五分　麝香　冰片各五分

攪入和勻收貯。攤宜攤厚些貼，立刻止痛。

瘡腫風濕筋痛膏藥《濟生》

桐油八兩　嫩松香白者一觔　西硃上好者研　黃丹飛炒，各四兩　蔥汁　薑汁各一茶鍾　乳香去油研　沒藥去油研，各一兩　百草霜一升五合，篩

先煎桐油四五滾，下松香，又十數滾，下蔥薑汁，再三五滾，下西硃，再四五滾，下黃丹離火，再下乳、沒，再下百草霜，攪勻收藏，任攤貼。

萬應膏　貼內外諸證。

好松香十觔　蔥汁　生薑汁各二觔　黃柏　生大黃　甘草　苦參各二兩　蒼术一兩

仝入鍋內熬至水氣升盡，再入真蘇油三觔，熬至滴少許入水中，約看凝片不散，即是火候已到，但須不時以竹片攪之，免其巴底，隨用蘇布一方，過入水中水，用大鋼一隻，貯水大半鋼，臨傾膏時，將鋼週圍潑濕，免得膏滋粘鋼，膏既入鋼，再取起揑去水頭，復入淨鍋內熬化，加

乳香去油研　沒藥去油研，各六兩　蠟八兩

熬化，撤去火，再入

百草霜篩細，四五兩

勻勻篩入攪勻，另用蘇布一方，濾入水內，扯揑成團，平日浸水內，臨用時取起攤貼。如火候太老，量加蘇油少許可也。

紅玉膏　拔毒去膿。

蛇蛻　蜈蚣各一條　頭髮洗去油垢　黃蠟各二兩　香油四兩

仝熬濾清。用黃丹收膏，再下黃蠟，熔化攤貼。

黃金膏　拔毒生肌。

猪板油四兩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二錢

熬枯去渣。加黃蠟、白蠟各一兩，熔化，再下黃柏細末五錢，攪勻候冷，加冰片一錢，成膏攤貼。

五枝膏　貼瘡毒兼治瘋氣痛。

桃枝　柳枝　槐枝　桑枝　棗枝各十寸　銀銖四兩

蘇油二十四兩，將上藥熬枯濾清，再熬至滴水成珠為度，以黃丹收之，攤貼患處，如作癢起泡，即可揭去。凡已潰者，切不可貼。

槐枝膏　貼瘡癤。

槐枝取二三寸長三百六十段

真蘇油三觔，入銅鍋內熬至枝枯黑為度，用夏布濾去渣，再入淨鍋內，熬至滴水成珠，入密陀僧細末半觔攪勻，再入

龍骨煅　象皮砂炒成珠　血餘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赤石脂各五錢

研細攪勻，務須老嫩得宜，收貯攤貼。

阡張膏　腫毒已潰者，貼之長肉。

萆蘇仁八錢　大黃　紅花　白芷　木鱉仁　生地　當歸各三錢　黃柏　甘草　牡丹皮　赤芍藥　黃芩　全蠍　蟬蛻　防風　穿山甲　白殭蠶　獨活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肉桂　川黃連　元參各二錢

共炒黑色。用真蘇油八兩，浸三日，入鍋內熬百沸，用大阡張紙放油內，提透鋪地上，出火毒，隨瘡大小剪貼。如楊梅瘡，加活蜈蚣二條仝熬。

丹油膏畢勵廷

真蘇油一觔　桃枝　柳枝各四十九寸

浸七日，入鍋內熬至滴水成珠，濾去渣，淨入飛過血丹八兩，收成膏，貼一切瘡癤。

丹油膏　桐油一觔，放鍋內署滾片時，不待白沫盡，即下飛過炒黃丹五兩，細細篩下，候黑色，即成膏矣，貼一切瘡毒。

製黃丹法　黃丹炒紫色，傾入鋼內，用滾水一桶泡之，再汲涼水滿鋼，浸一夜，去水晒乾，再炒如法，再製一次，務令晒乾，研極細收貯，留為熬一切膏藥之用。

《瘍醫大全・論神燈照法》　程山齡曰：凡腫在頭面以上者，不宜艾灸，恐引火氣上攻，宜用神燈照法，神乎其神。用火照散安紙撚中，以蘇油浸點，每用神火三枝，離毒半寸許照之，自外而內，俾藥氣透入，皮色紫滯者，立轉紅活，瘡勢平塌者，立轉高聳。仍須不時照之，則毒氣頓解，轉陰為陽，以收全功。且此法不止施於頭面，即如發背等毒，亦宜用之。此癰疽門之寶筏，宜互相參考，以神其用也。《十法》

《瘍醫大全・火照門主方》　火照散即神燈照法正宗

硃砂　血竭　沒藥各三錢　麝香五分　明雄三錢

共為細末，用綿紙條長寸許，每條裹藥三分，真蘇油浸點，自外而內，週圍照之，瘡毒隨藥氣解散，自不內侵臟腑。初用三條，漸加至五七條，瘡勢漸平，又漸減之。薰罷隨上紅昇丹，貼上膏藥。若腫勢漫延週圍，用藥敷之，如

再薰，須洗去末藥。其貼膏藥處，藥油可不必洗。

薰發背對口神方盛旦明

此二種瘡，初起先用絲瓜葉，煎水洗之；如無，熱水洗之。後用兒茶　血竭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一錢

研勻。捲入草紙內成條，浸在蘇油內浸透，點著照瘡頭薰之。務將煙冲在瘡頭上，愈久愈受用，其瘡之毒，一點露水相似，其毒自散。如知覺遲，已腫不可當，亦要薰過，最效。

《瘍醫大全・論艾灸法》　李東垣曰：夫疽則宜灸不宜烙，癰則宜烙不宜灸。丹瘤腫毒，宜溻漬之，腫皮光軟，則針開之，以洩其毒。治瘡之手法，迨不過此，而各有所宜。故《聖惠方》論曰：認是疽瘡，便宜灸之二百壯，如綠豆許，火灸後覺似煩痛，經一宿，乃是火氣下徹，腫內熱氣被火導之，隨火而出，所以然也。若其瘡癢，宜隔豉餅子灸之，其餅須以椒、薑、鹽、葱相和搗爛，捏作餅子，厚薄如折三錢爲率，當瘡頭豉餅子上灸之，若覺太熱即擡起，又安其上，餅子若乾，更換新者尤佳。若其瘡痛，即須急灸，壯數多爲妙。若其膿已成者，慎不可灸，即便針開之，即得瘥也。若諸瘡經久不瘥，變成漏者，宜用硫黃灸法灸之。其法：硫黃一塊，看瘡大小，口上安之，別取硫黃少許，放火上燒，用釵尖挑起，點硫黃令着三五遍，取膿水乾差爲度。若發背初生，即宜上餅灸法灸之；初覺背上有瘡，疼癢頗異，認是發背，即取淨土水和捻作餅子，徑一寸，厚二分貼着瘡上，以艾炷灸之，一炷一易餅子。其瘡粟米大時，可灸七七壯；其瘡如錢許大，日夜不住灸，以差爲度。已上數方，並依本方，一一親驗，所以載之。愚謂瘡醫自幼至老，凡所經驗，必須寫之。嘗記疳瘰、惡瘡，諸醫不驗者，取螬蟟剪去兩頭，安瘡口上，以艾灸之，七壯一易，不過七枚，無不效者。又法：用乞火婆蟲灸之同前法，累驗之神效，人皆秘之，往往父子不傳。又法：赤皮蒜搗爛焊作餅子，一如豆豉餅子灸法灸之，彌佳。《十書精義》

蔣示吉曰：凡瘡初起，不論陰陽，俱用艾火灸之，是開門逐賊法也。《說約》

又曰：試瘡頭在何處，好於瘡頂灸法。先以濕紙覆瘡上，立視其紙先乾處，乃瘡結頭處也。

又曰：初起一二日，灸可立愈；三四日，十愈六七；若過七日之關，內膿將成，則不可灸矣。

程山齡曰：隔蒜艾灸，灸法勝於刀針。書云：不痛灸至痛，痛灸不痛時。凡治癰疽，疔毒流注，及一切無名腫毒，以大蒜切片安瘡頂上，用陳艾炷安蒜上，香點灸之。其艾炷大小，看瘡毒大小取裁。若癰疽之大者，以蒜搗餅敷上，必須不痛者灸至大痛而止，疼痛者，灸至不知痛而後止。若灸不透，反能爲害。若內已有膿，則不須艾灸矣。《十法》

陳實功曰：癰疽發背怎生醫，不論陰陽先灸之，不痛灸至痛，痛灸不痛時。《正宗》

又曰：考之方書，凡頭上瘡面疔毒、腎俞發，俱禁艾火。以頭爲諸陽之首，又乃純陽無陰之位，生瘡俱是亢陽熱極，如再加艾火，使毒氣熾甚，隨後必加大腫，最能引動內痰，發之必死。又有面瘡爲陽毒，腎俞發多因房勞素虧，腎水枯竭，真陰銷爍，若妄用艾灸，恐以火濟火，火爍其源，必致內外乾涸，多成黑陷，昏悶而死。又有病人元氣素虛，肢體倦怠，精神昏憒，瘡形平塌，脈來微散空虛，及素畏艾火者，俱不可灸。灸之恐生昏暈，且無真氣抵擋火力，有損無益，誠至言也。

又曰：如陰瘡日數多者，艾炷不及其事，以蒜搗爛，鋪於瘡上，再以艾又鋪蒜上，點火灸之。必知痛甚爲效，此爲火氣方得入裏知痛，深處方是好肉，蓋艾火拔引鬱毒，透通瘡竅，使內毒有路而外發，誠爲瘡科首節第一法也。貴在早灸爲佳。

陳文治曰：疔毒藥力不能速到，非艾火不解，惟艾火功效甚捷。

周文采曰：初起陰塌不起，便可用艾多灸，或隔蒜灸之，如痛灸至癢，如癢灸至痛，此最妙法也。若疽瘡已成，亦可用火針烙開瘡口，則易治也。《集驗》

又曰：癰疽初發小點，一二日間，急以大蒜頭橫切如錢，放頂上，頓小艾炷灸之，五壯而止。若形狀稍大，以黃柏紙蘸酒全貼腫上，先乾處爲筋腳，於先乾處灸之，或兩處先乾，皆灸，但五七壯而止。又法：屈指從四圍按之，過痛處是根，就是重按深入，自覺輕快，即此灸之，更於別處灸，若或大腫，即搗蒜爲餅，焙乾蘸醋灸熱，更換頻罨，或以熨斗火於蒜餅上熨之，更換熱餅頻熨。如覺患處走散，即以綿帛蓋覆，勿令氣泄，俟少間數藥。凡癰疽展大如龜之形，且看頭向上下，先灸其前兩腳，次灸其尾，或紅筋走緊而長，

從盡處灸之，須留頭並後兩腳勿灸。若盡灸之，不惟火氣壅聚，使毒無從解散，又攻入裏也。若辯認不明，以香白芷三分，漢椒、桑白皮各一分，連葉葱白十根，新水煎湯，入酸醋半盞，淋洗少頃，其筋自現，可以辨驗頭尾。

朱丹溪曰：頭面患毒，如純陰平塌頑麻，非艾灸無功，但艾炷宜小，如麥粒樣式，以神其用也。

實漢卿曰：凡灸於患上頭聚處，切蒜片如錢厚，放患處置艾壯於上，以火燃之。若蒜皮枯焦，再易之。待將畢，三五壯着貼肉上灸爲佳，至少者以二十一壯爲期，頭頂上五壯，七壯爲期。艾炷只可如豆大，但面心爲陽中之陽，禁灸。其陽症不可灸者何？恐火氣內侵，勢益猖大，以火濟火，故戒之。惟陰症可灸，鬱氣、濕熱、積毒，借火以拔之，然以火濟水，自有相生之妙。臨灸畢，用口吹火致滅，其火功借氣得以入內，其瘡易散。設或灸不能即散者，灸遲之故也。雖不能全散，大能解毒，易潰膿，易斂口，功難盡述。惟臟毒、坐馬癰，以蚯蚓泥作餅，代蒜片艾灸之，以熱爲度，易之如前，共十四壯爲期。若附骨疽，癰毒入骨髓，擇天氣晴明和暖，尻神不犯吉日，午時灸至申時止，徐問病者骨中熱否，若果骨中熱方效。凡灸不拘壯數，忽然爆起者，是病根脫矣，即止之。凡灸須飲食半飽，並飲好酒以通經絡，以和氣血，再令善笑談者，以亂其痛，亦妙方也。體虛者禁灸。《經驗全書》

薛立齋曰：余按瘡瘍之症，有諸內必形諸外，在外者引而拔之，在內者疎而下之，苟或毒氣鬱結，瘀血凝滯，輕者藥可解散，重者藥無全功，是以灼艾之功爲大。凡灸法，未潰則拔引鬱毒，已潰則補接陽氣，每治四肢患瘡，氣血無虧者，灸之皆愈。頭乃諸陽之首，及腎俞一穴在於兩腰脊傍，並弱甚之人，內無真氣抵擋火氣，數症禁灸，當慎察之。

王肯堂曰：灸，乃從治之意，惟頭爲諸陽所聚，艾炷宜小而少。若少陽分野，尤不可灸，灸之多至不救，亦有因灸而死者。蓋虛甚孤陽將絕，其脈必浮數而大且鼓，精神必短而昏，無以抵當火氣，宜其危也。

汪省之曰：夫瘡有膿水惡物，漸潰根深者，用鬱、硫黃、蒜三物，一處搗爛，看瘡大小，捻作餅子，厚三分，安瘡上，用艾炷灸二十一壯，一壯一易矣。後四五日，用翠霞錠子紝入瘡內，使歹肉盡去，好肉長平，然後貼收斂之藥，內服補接之劑，調理則癒矣。

元戎曰：瘡瘍自外而入者，不宜灸，自內而出者宜灸，外入者托之而不內，內出者接之而令外。故經云：陷者灸之，灸而不痛，痛而後止其灸。灸而不痛者，先及其潰所以不痛，而後及良肉所以痛也。灸而痛，不痛而後止，其灸而痛者，先及其未潰所以痛，而次及將潰，所以不痛也。

《精要》曰：腦爲諸陽所會，頸項近咽喉，腎俞皆致命之所，俱不可灸艾。

劉河間灸刺法謂：凡瘡瘍須分經絡部分，血氣多少，腧穴遠近，從背出者，當從太陽五穴，選用至陰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角如韭菜大，通谷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者中，束骨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委中在膕中央，約紋中動脈。從髀出者，當從少陽五穴，選用竅陰在足小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菜，夾溪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臨泣在足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中，陽輔在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如前三分，陽陵泉在膝下一寸，外廉陷中。從髭出者，當從陽明五穴，選用厲兌在足大指次指去爪甲如韭葉，內庭在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陷谷在足大指次指間，本節後陷中，冲陽在足跌上五寸，骨間動脈，去陷骨三寸，解谿在冲陽後一寸五分，腕上陷中。從腦出者，則唯絕骨一穴在外踝上三寸，動脈中。詳見《癰疽灸經》。

劉宗厚曰：此謂癰疽初發，宜灸之也。然諸瘡患久成漏者，常有膿水不絕，其膿不臭，內無歹肉，尤宜用附子浸透，切作大片，厚二三分，於瘡上着艾灸之，仍服內托之藥，隔三二日再灸之，不五七次，自然肌肉長滿矣。至有膿水惡物，漸潰根深者，郭氏治用白鬱、硫黃、大蒜三物，一處搗爛，看瘡大小，捻作餅子，厚約三分，於瘡上用艾炷灸二十一粒，一灸一易。後隔四五日，方用翠霞錠子併信效錠子，互換用之。紝入瘡內，歹肉盡去，好肉長平，然後貼收斂之藥，內服應病之劑調理，即癒矣。蓋不止宜灸於瘡之始發也。大抵始發宜灸，要汗下補養之藥對證，至灸冷瘡，亦須內托之藥切當，設反逆不唯不愈，恐致轉生他病之患也。

經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邪溢氣壅，脈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爲膿。內銷骨髓，外破大腿，留於節湊，必將爲敗。積寒留舍，榮衛不養，肉縮筋肘不得伸，內爲骨痹，外爲不仁，命曰大寒，留於谿谷也。此用附子灸者，蓋此義也。《灸瘡瘡論》

李氏云：治疽之法，灼艾之功勝於用藥，蓋使毒氣外泄，譬諸盜入人

家，當開門逐之，不然則入室爲害矣。凡瘡初發一二日，須用大顆獨蒜，切片三分厚，貼疽頂，以艾隔蒜灸之，每三壯一易蒜，瘡潰則貼神異膏，如此則瘡不開，大肉不壞，瘡口易斂，一舉三得。此法之妙，人所罕知，若頭頂見疽，則不可用此法。《五府極觀碑》載

伍氏曰：凡用蒜餅灸者，蓋蒜味辛溫有毒，主散癰疽，假火勢以行藥力也。有只用艾炷灸者，此可施於頑疽痼發之類，凡赤腫紫黑，毒甚者，須以蒜艾同灸爲妙。

張景岳曰：癰疽爲患，無非血氣壅滯，留結不行之所致。凡大結大滯者，最不易散，必欲散之，非藉火力不能速也，所以極宜用灸，然又有孫道人神仙薰照方，其法尤精尤妙。若毒邪稍緩，邪深經遠，而氣有不達，灸之爲良；若毒邪熾盛，其勢猛急而垂危者，則宜用薰照方，更勝於灸也。

馮魯瞻曰：瘡毒潰後，風寒侵襲作腫痛者，用薤菜杵爛炙熱，敷患上，冷則易之；或搗成餅放患上，艾圓灸之，使熱氣入內。《錦囊》

張仲景曰：凡人一見背有瘡口外現者，不可小視之，急用蒜切片一分厚，貼在瘡口上，用艾火燒之。痛者燒之不痛，不痛者燒之知痛而止，切不可不痛而止也。此法最妙，世人不識，而我特表而出之，以治發背之初起者。蓋一經灸之，則毒隨火化，以火攻火，又何疑焉，願世醫留意。

《心法》云：灸乃開結破硬之法，倘有一點白粒如粟米起，四圍微腫如錢，便當於米粒上，着艾火十四五壯。三日內灸者，只成灸瘡而散，三日外者，其腫漸少，宜多灸之；或灸火着處，則結熱可伸，灸處先潰，則毒勢分減，庶免展開，不致下陷，及壞筋骨，傷氣血也。所謂灸至不痛者，謂着皮肉未壞處則痛，火至着毒處則不痛，必令火氣至着毒處方止；所謂灸至痛者，謂初着毒處不痛，至好肉則痛，必令火氣至好肉方止。畏灸者，或用獨蒜瓣，或豆豉餅，或椒、薑、鹽爛搗，捏作餅子，如當三錢厚，鋪艾灸之，熱則易新餅，亦可散也。

《瘍醫大全·艾灸門主方》 陳艾圓

此法因瘡毒純陰，平塌頑麻，非艾灸無功。每歲端午日蓄蘄艾二觔，愈久愈良。用時取葉爲炷，或加麝香末、木香末、雄黃末，搓成圓，安蒜上灸之。

灸一切無名大毒。

胡桃劈開去仁取殼，用極乾人糞填滿，合腫處，以艾火灸之，殼穿則易。已成即流稠黃水，未成即消散也。

艾火灸成瘡作痛。

春用柳絮，夏用竹膜，冬用壁蟢窩，秋用新棉貼之。

製艾法胡公弼

須在伏天取真正蘄艾，不拘多少，撿淨，以篩子中揉擦，再將細篩又揉，篩眼中漏下者方成。艾茸或以粗布包搓亦可，再於烈日中晒極乾收貯。灸瘡最妙。

騎竹馬灸法《準繩》 治一切瘡瘍，無有不愈。令病人以肘凭幾，堅臂腕要直，用篾一條，自臂腕中麪處橫紋，男左女右，貼肉量起，直至中指尖盡處，截斷爲則，不量指甲。卻用竹摘一條，令病人脫衣，正身騎定，前後用兩人扛起，令病者腳不着地，又令二人扶之，勿令偏僂，卻將前所量臂篾，從竹摘坐處尾骶骨盡處，直貼脊背量至篾盡處爲則，用墨筆點定，此只是取中，非灸穴也。卻用薄篾作則子，量病人中指節相去兩橫紋爲則。男左女右，截爲一則，就前所點記處兩邊，各量一則，盡處即是灸穴。兩穴各灸五七壯，疽發於左則灸右，疽發於右，則灸左，甚則左右皆灸。蓋此二穴心脈所過之處，凡癰疽皆心火留滯之毒，灸此則心火流通而毒散矣。起死回生之功，屢試屢驗。

豆豉餅《理例》 此法專灸一切癰疽對口，頑瘡惡毒，腫硬不潰及潰而不斂。用江西豆豉爲末，唾津和作餅如錢大，厚如三文錢，覆患處，以艾鋪餅上灸之，以患者覺快爲度。未成者即消，已成者雖不全消，其毒頓減，大有奇功。

桃殼灸法《畢驛承集》 大核桃劈開，去肉，殼背鑽一孔，內填溏雞屎令滿，將有屎一面合毒頂上，孔外以艾灸之。不論壯數，惟取患者覺快，殼熱另換一殼。如法灸之，其毒立好，真奇方也。

蠟炙法《秘方集驗》 凡患發背對口，一切無名腫毒，及久近癤瘡。先看所患腫處，用生麵水調作圈，依腫處大小圍之，圈高寸餘，實貼皮上，勿令滲泄圈外，密施布巾數重，防火氣侵餘肉。患者安身勿動，圈內鋪極好黃蠟片屑，上以炭火炙至黃蠟溶化。毒淺者，皮上覺熱痛不受炙便止；毒深者，全不覺熱痛，再下蠟，隨化隨添至圈滿，仍前熱火炙至蠟沸。初覺癢，後覺痛，久之不可忍，乃去火，以少水微澆滾蠟上，俟冷揭去蠟，近皮者俱帶青黑色，

此毒隨蠟拔去。淺者一二灸便內消，深者三四灸，亦膿去腫消立愈。灸畢外搽生肌玉紅膏，此百治百驗法也。

灸身上諸毒，並癤串久不收口者。《秘方纂要》

獨蒜一個，加雄黃不拘多少，共搗成餅貼之，將艾放餅上，灸一壯即愈。

《瘍醫大全・論針烙法》 李東垣曰：夫瘡疽之候，證候不一，針烙之法，實非小端。蓋有淺有深，有遲有速，宜與不宜，不可不辯。蓋疽腫皮厚口小，腫多膿水出不快者，宜用針烙，癤皮薄，惟用針以決其膿血，不可烙也。如有未成膿已前，不可以諸藥貼熁，湯漬救療，以待自消。久久不消，內潰成膿，即當棄藥，從其針烙。當用火針，如似火筋，磨令頭尖，如棗核樣圓滿，用燈焰燒須臾，作炬數搕，油燒令赤，於瘡頭近下烙之。二烙不透，即須再烙令透，要在膿水易出，不假按抑。近代良醫，倉卒之際，但以金銀鐵錠其樣如針者可通用之，實在洩其毒也。或只以木炭熟火，猛燒通赤，蘸油烙之尤妙。烙後實者撚髮爲紕，虛者以紙爲紕，上蘸藥紕之，上以帛攤，溫熱軟粘膏藥貼之。常令滋潤，勿令燥也。夫瘡疽既作，毒熱聚攻，蝕其膏膜，肌肉腐爛，若不針烙，毒氣無從而解，膿瘀無從而泄，過時不烙，反攻其內，內既消散，欲望其生，豈可得乎！嗟乎！此疾針烙取差，實爲當理，然忌太早，亦忌稍遲。嘗見粗工，不審其證淺深，妄施針烙之法，或瘡深針淺烙，毒氣不得泄，以致內潰。或瘡淺烙深，誤傷良肉，筋骨腐爛，或抑擦掀動，加益煩痛；或針之不當，別處作頭；或即時無膿，經久方潰，遂使痛中加痛，真氣轉傷，詳其所由，不遇良醫也。以此推之，凡用醫者，不可不擇，縱常醫療之得痊者，幸矣。《十書》

蔣示吉曰：又有烙法，膿已成而皮厚肉深難潰，若不用針烙，使腐肉挾毒熱之氣，久留肉腠間，將好肉亦化爲膿血，此烙法所以有功於潰瘍也。若根淺而皮薄者，又何必假此以賣弄乎！由此觀之，皮薄者用白降丹，皮稍厚者則用針，皮極厚而毒附骨者，非烙不可。其法看瘡頭最大者，即是膿竅，用熟鐵五六寸長大針，下半截用竹箸劈開，夾針在內，以意消息。用半寸即露針尖半寸於外，用一寸即露針尖一寸於外。以線紮緊，庶深淺不致有誤也。將針於蔴油燈火上燒令紅透，量瘡深淺及所生之處深淺虛實，插入一寸或至二三寸，若未有膿，暫時以紙撚紕入，候次日取出。膿色黃白即愈，赤黑防出鮮血。若在虛處，及筋骨節縫處，不得亂行針烙。針烙入肉，猶宜稍斜，恐透內膜也。烙遲固爲不佳，太早亦生變症，膿深針淺，內膿不出，外血反洩，瘡淺針深，內膿雖出，好肉受傷，此用針烙之難也。說約

申斗垣曰：頑癬瘡瘤妬其膿，半載醫治不得愈者，當用烙法，烙之易愈也。

周文采曰：夫頑癬瘡瘤妬其膿，半載整年不得愈者，何也？蓋於男婦不慎房慾，故多有之，小兒亦因吮其欲乳，更是一理也。亦有因跌撞妬其膿血，未及將愈，又跌之，故此成其頑癬，不能得愈。百藥不效，當用銀錢、銀匙燒赤，於癬上烙之，不數日而痊，先勿令知之。此真良法也。如無銀錢，以銅錢物代之，亦可。

胡公弼曰：凡火烙針員如筯，大如葦，挺頭圓平長六七寸，一樣二枚，蘸香油於炭火中燒紅，看瘡頭形處烙之，宜斜入向軟處一烙，不透再烙，必得膿。非其時所出皆生血，當其時所出黃膿瘀肉。不假按抑，仍以紙撚紕之，勿令口合。

又曰：凡瘡毒發在虛處，及筋脈骨節之處，斷不可亂行針烙，即用針烙法，宜稍斜，防透膜也。

《瘍醫大全・論刀針砭石法》《素問》曰：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針開除去之，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

《通評虛實論》曰：所謂少針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頃時回。

《靈樞》曰：鈹針者，末如劍鋒，以取大膿。【略】

周文采曰：如針砭傷其經絡，白膿赤汁逗流不止，宜服內托黃芪圓：生黃芪去蘆焙剉八兩，當歸洗焙三兩，木香、沉香、肉桂去粗皮，不見火，乳香別研，各一兩。諸香忌見火，共爲細末，用綠豆粉四兩，生薑自然汁煮糊爲丸，桐子大。不拘時溫湯送下，四五十丸。《集驗》

又曰：古人用砭石、鑱針、刀鎌，乃決瘡毒之器械也。所謂瘡毒之宜出血，可急去之意，不可延緩，恐毒勢變走。《內經》云：病在血脈，決之於針石也。岐伯五治論云：砭針，乃磁石鋒芒利快，決毒甚便，乃東方之民善於此，用於癰癤、丹瘤，塗之生油於赤腫之上，砭之出血。妙在合宜，亦不可過之耳。

薛立齋曰：若元氣虛弱，誤服剋伐，患處不痛，或肉將死，急溫補脾胃，亦有生者，後須純補之藥，庶可收斂。若妄用刀針，去肉出血，則氣无所依

附，氣血愈虛，元氣愈傷矣，何以生肌收斂乎！

陳實功曰：凡瘡十日以後，自當腐潰爲膿，如期不作膿腐，仍然堅硬者，此屬陰陽相半之症，瘡根必多深固，若不將針當頭點入寸許，開竅發泄，使毒氣無門而出，必致內攻也。倘內有膿又便易出，此爲開戶逐賊之意。如十日外瘡雖不腐潰，形尚紅活，煩熱腫痛，此雖膿遲，後必有出，此又不必針之。蓋由元氣不能充足，或失用補托之藥；又誤用寒涼，或蓋覆未暖，多致膿遲。有此症者，宜用補中健脾，大托補藥，以得膿爲效。又以十五日至二十一日爲期，過此外者縱有稀膿，但元氣被毒相拒日久，必致耗散，誠難歸結也。《正宗》

又曰：如瘡半月後，仍不腐潰，不作膿者，毒必內陷，急用披針品字樣，當原頂寸許點開三孔，隨瘡之深淺，一寸、二寸，皆可入之，入之不痛，再深入不妨，隨將藥筒預先煮熱，對竅合之。良久，候溫取下，如拔出之物，血要紅而微紫，膿要黃而帶鮮，此爲血氣營連活瘡；如拔出瘀血紫黑，色敗氣穢，稀水無膿者，此爲氣血內敗死瘡。

程山齡曰：凡毒有脹痛緊急，膿已成熟，無暇待灼艾火照者，即宜用刀法開之。但刀法須在的確膿熟之時，又須要深淺合度，以左手按腫處，先看膿之成否，如按下軟而不痛，隨手起者，膿已成也；按下硬而痛，或凹陷不起者，膿未成也。已成膿者宜刺，未成膿者宜姑待之。若脾虛氣弱者，宜托補之。又須看其膿之深淺，以手指按下軟肉深者，其膿必深；軟肉淺者，其膿亦淺。若膿淺刀深，恐傷好肉；膿深刀淺，恐毒不出而內敗，最宜斟酌。更有伏骨之疽，膿腐於內，皮色不變，宜以刀刺入深處，放出瘀膿，或灸開大口放出之，不得姑息因循，俾毒氣越爛越深也。其下刀須利刃，勿令病者見，恐驚彼耳。砭法施於頭面及耳之前後，因其漫腫無頭，急用此法，以瀉其毒。取上細磁鋒，用竹箸夾定緊紮，放出鋒約半分許，對患處，另以筋敲之，偏刺腫處，俾紫血多出者爲善。刺畢以精肉貼片時，再用鷄蛋清調乳香末潤之。蓋此地不宜成膿，因頭內中空，耳前後更多曲折，提膿拔毒，恒多未便，故砭法斷宜早施。《十法》

薛立齋曰：若患於背髀之間，凡入背近脊處，並髀皮裏有筋一層，患此處者，外皮雖破，其筋難潰，以致內膿不出，令人脹痛苦楚，氣血轉虛，變證百出，若待自潰，多致不救。必須開之引之，兼以托裏，常治此證，以利刀剪之，尚不能去，似此堅物，待其自潰，不反甚乎！此非氣血壯實者，未見其能自潰也。

又曰：瘡瘍膿成，而及時針之，不數日即愈矣。常見患者，皆畏針痛而不肯用，又有恐傷肉而不肯用。殊不知瘡雖發於肉薄之所，若其膿成，必腫高寸餘，瘡皮又厚分許，用針深不過二分。若發於背，必腫高二三寸，入針止於寸許，況患處肉既已壞，何痛之有，何傷之慮？凡怯弱之人，或患附骨等疽，待膿自通，以致大潰不能收斂，氣血瀝盡而已者，多矣。

又曰：凡瘡既成膿，皮膚不得疏泄，昧者待其自穿，殊不知少壯而充實者，或能自解，若老弱之人，氣血枯槁，或兼攻發太過，不行針刺，膿毒乘虛內攻，穿腸腐膜，鮮不誤事。若毒結四肢，砭刺少緩，則腐潰深大，亦難收斂。毒結於頰、項、胸、腹緊要之地，不問壯弱，急宜針刺，否則難治。大抵瘡瘍之證，感有輕重，發有深淺。淺者腫高而軟，發於血脈；深者腫下而堅，發於筋骨。然又有發於骨髓者，則皮肉不變，故古人製法，淺宜砭而深宜刺，使瘀血去於毒聚之始，則易消。若膿成之時，氣血壯實者或自出，怯弱者，不行針刺，鮮有不誤。凡瘡瘍透膜，十無一生，雖以大補藥治之，亦不能救，此可爲待膿自出之戒也。

《心法》曰：上古有砭石之制。《內經》有九針之別，制雖不同，而去病之意則一也。其瘡瘍一科，用針爲貴。用之之際，雖云量其潰之淺深，尤當隨其肉之厚薄。若皮薄針深，則反傷良肉，益增其潰；肉厚針淺，則膿毒不出，反益其痛，用針者可不慎哉！至於附骨疽、氣毒流注及有經久不消，內潰不痛者，宜燔針開之；若治咽喉之患，當用三稜針；若丹瘤及癰毒，四畔燉赤，疼痛如灼，宜用砭石去血，以泄其毒，則重者減，輕者消。如洪氏室患腹癰，膿脹悶聳，以臥針刺出膿即蘇。一人患囊癰，膿熟腫脹，小便不利，幾殆。急針之，膿水大泄，氣通而愈。大抵用針之法，迎而奪之，順而取之，所謂不治已成治未成，正此意也。今之患者，或畏針而不用，醫者又徇患者之意而不針，遂至膿已成而不得潰，或得潰而所傷已深矣。卒之夭枉者，十常八九，亦可悲矣。

張景岳曰：經云：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溢，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濇，而衛氣沉，是以因天時而調血脈也。故凡遇天寒水冰，或陰氣凝滯之時，欲行針刺，則先當溫衣覆蓋，或以艾葉炒熱，或熱

鹽、熱衣類先熨其處，務令血脈溫和而後刺之，則血瀉氣行，其病立已。若血寒脈澁，遽爾用針，則邪毒不瀉，徒傷良肉，反以益其病也。

薛立齋曰：凡元氣虛弱者，必當補助脾胃，禁用刀針，若妄用之，而去肉去血，使陽隨陰散，是速其危也。

孫真人曰：針灸血出不止，用人屎燒灰，敷上立止。

《瘍醫大全・論瘡瘍用針勿忌尻神》 薛立齋曰：夫針灸之法，有太乙人神、周身血忌，逐年尻神、逐日人神，而其穴有禁針禁灸之論，犯之者，其病難瘳，理固然也。但瘡瘍氣血已傷，肌肉已壞，宜迎而奪之，順而取之，非平人可比之，此何忌之有？《外科精義》云：瘡瘍之症，毒氣無從而解，膿瘀無從而泄，反攻於內，內既消敗，欲望其生，豈可得乎？危惡之發於致命之所，禍在反掌，腹癰、囊癰，二便不通，胸腹脹悶，唇疔喉痹，咽喉腫塞，其禍尤速，患者審之。

《瘍醫大全・神農所置九宮尻神》 坤外踝
震牙口
巽頭 口 乳
中宮肩 尻
乾背 面 目
兌手 膊
艮腰 項
離膝 肋
坎肚 腳 肘

一歲起坤，二歲震，三歲巽，四歲中宮，五歲乾，六歲兌，七歲艮，八歲離，九歲坎，十歲又是坤。逐年順行，週而復始，如患人行年到處，則忌針灸，慎勿泛用，免變他病。

四季人神
春左脇
夏在臍
秋右脇
冬在腰

九部人神一歲爲始，起於臍。一年行一位，週而復始。臍一 心二 肘三 咽四 口五 頭六 脊七 腰八 足九

十二部人神一歲爲始，起於心。一年行一位，週而復始。心一 喉二 頭三 肩四 背五 腰六 腹七 項八 足九 膝十 陰十一 股十二

十干日忌用針灸
甲頭 乙耳 喉
丙肩 丁背 心
戊腹 脾 己腹 脾
庚腰 肺 辛膝
壬臂 足脛 癸手 足

十二支日人神所在忌針灸
子目 丑腰 耳
寅胸 卯脾 鼻
辰腰 膝 巳手
午心 未頭 手
申頭 脊 酉背
戌面 頭 亥頭 項

逐月血忌日
正月丑 二月未 三月寅 四月申 五月卯 六月酉 七月辰 八月戌 九月巳 十月亥 十一月午 十二月子

逐日人神所犯忌用針灸

初一	十一	二十一日大拇指	鼻柱	手小拇指		
初二	十二	二十二日外踝	髮際			
初三	十三	二十三日股	內肝	牙齒	足	股
初四	十四	二十四日腰間	胃氣	手陽明		
初五	十五	二十五日口	舌	遍身	足陽明	
初六	十六	二十六日手掌	胸前			
初七	十七	二十七日內踝	氣衝	膝		
初八	十八	二十八日手腕	股內	陰		
初九	十九	二十九日尻	足	膝	脛	
初十	二十	三十至日腰	背	內踝	足跌	

人神所犯十二時辰忌用針灸

子踝　丑腰
寅目　卯面
辰頭　巳手
午胸　未腹
申心　酉背
戌頭　亥股

男忌日

壬辰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辛未　除日

女忌日

甲寅　乙卯　乙酉　乙巳　丁巳　辛未　破日

男女忌日

白虎　黑道　血支　血忌　月厭　月殺　月害　月刑　獨火

針灸吉日

丁亥　丁卯　丁丑　甲辰　甲申　甲戌　丙子　丙午　丙申　丙辰

壬子　壬戌　壬午　庚午　辛巳　戊戌　戊申　己亥　己未

針灸凶日

每月初八　十五　十八　廿三　廿四　廿八　廿九

《瘍醫大全・論敷藥法》 李東垣曰：夫瘡腫之生於外者，由熱毒之氣蘊結於內也。蓋腫於外有生頭者，有漫腫者，有皮厚者，有皮薄者，有毒氣深者，有毒氣淺者，有宜用溫藥貼熁者，有宜用涼藥貼熁者，有可以乾換其藥者，有可以濕換其藥者，深淺不同，用藥有異，是以不可不辯也。若瘡腫初生，似有頭者，即當貼溫藥，引出其熱毒，乃火就燥之義也。於四畔赤煖處，搗生寒藥貼熁之，折伏其熱勢，驅逐其邪惡，撲火之義也。

夫生寒藥勢氣之精全，性味雄健，或有療者，不本物理，皆用藥草膏之類，有勢力微，欲使厭瘠者，敵其勇夫，不亦難乎！又有粗工不審逆從，便用寒藥敷貼，趁逐邪毒，復入於內，歸於心肝，十死八九矣。大抵敷貼之法，欲消腫散，毒血脈疏通，寒氣逆從，斷其去就焉。慎不可執方無權，安能散於鬱結，不成膿乎！其腫皮厚者，以故軟布或以紙花紙塗藥貼熁之，待其藥乾換；腫皮薄者，即用疏紗或薄紙塗藥貼熁之，其藥未乾，即當換之。若至腫潰之後，即貼溫肌生肉膏藥，要在逐臭腐，排惡汁，取死肌，生良肉，全藉溫熱膏劑之力也。切勿用寒涼之藥，水調貼之，夫血脈喜溫而惡寒，若着冷氣透裏，即血滯難瘥矣。《十書》貼熁法

朱丹溪曰：夫外施敷貼，正與發表之意同。經曰：發表不遠熱，大凡氣得熱則散，冷則斂，不可不知。

又曰：敷藥之藥，止可應酬輕小熱症，若不辨陰陽所由分，妄敷涼藥，其禍不小，此誠不易之論。

戴院使曰：有不敷藥時大痛，敷即不痛，有不敷藥不痛，敷之則痛。蓋寒熱風濕，並憂怒等氣積而內攻則痛不禁，敷藥拔出之，故不痛也。死血陰毒在中，愈伏愈深，愈不覺痛，藥發之於外，故反痛也。

汪省之曰：夫外施敷藥，正是發表之意。經曰：發表不遠熱，大凡氣得熱則散，得冷則凝，庸工敷貼冷藥，豈理也哉！

周文采曰：敷者，化也，散也，乃化散其毒，不令壅滯也。然瘡之緩急，毒之冷熱，則用藥亦有寒熱之異，如赤腫煩甚者，當用寒性藥敷之；肉色不變而腫勢深暗者，當用溫性藥敷之；如不熱不涼者，當以冲和膏敷之；根腳走散者，當用鐵箍、鐵桶等膏敷之。庶毒不走，易於消散，膿亦易熟也。

蔣示吉曰：敷藥止可圍瘡之四傍，中空，瘡頭用白降丹點上，以拔其毒，自無倒陷之誤。《說約》

又曰：潰後若根腳漸開，紅腫不散，惡症也。宜用鐵箍膏箍之，膿潰猶痛，必有筋隔住，內膿不得出，用針挑引出之。癰疽膿熟，勢盈欲溢，用白降丹點上，半日自潰。

又曰：製敷圍之藥，第一要研的極細，敷之則不痛，調敷藥之法，必須用抿腳攪至千餘下，敷之方不脫。臨敷之時，敷藥必隔水頓溫，庶藥力易達，敷時中留一孔透氣，使毒氣易洩，不可不知此法。

又曰：寒涼敷藥，如芙蓉散、大黃膏，其患最大。氣脈得寒則不行，瘀血得寒則不散，瘀肉得寒則不潰，新肉得寒則不生。

竇漢卿曰：凡製圍藥，宜絕細，則不痛，和圍藥多加工夫，攪千餘下，其藥自稠，則粘輕手圍之，留孔須如鵝卵形狀，敷藥之外，須用薄紙貼之，務要扯碎貼上，免崩裂疼痛之苦。待圍藥略乾，再用調藥餘汁潤之，以助藥力，況藥乾不能入肌肉，借濕以通竅耳，宜深詳之。

齊馬嗣明治楊遵彥發背，取白麥飯石即粗理黃石，堪作碓碾，即磨刀粗石，用醯醋淬，猛火鍛赤淬之，令屑落醋中者良。爲末。醋熬爲糊，厚塗立愈。《本草》曰：大凡石類多主癰疽，此石治發背神良。

程山齡曰：書云：用膏藥貼頂，敷藥四邊圍，凡腫毒之大者，將已成膿，用白降丹或烏金膏貼瘡頭上，然後用萬全膏蓋之，四傍以鐵箍、鐵桶、芙蓉等膏敷之，貼膏處取其出膿，敷藥處取其消散，並能箍束根腳，不令展開，共作三層敷圍法。第一層用白降丹，或烏金膏貼瘡正頂，若漫腫無頭，以濕紙貼上，先乾處是頭也；第二層萬全膏貼之；第三層以敷藥圍之，桑皮紙扯碎蓋上。如蜜調敷藥，則頻以蜜水潤之。如醋調敷藥，則頻以醋汁潤之。不特添助藥力，亦且敷藥不致乾憔，然予嘗用萬全膏遍覆腫處，連根腳一齊箍住，其中消處自消，潰中自潰，竟收全功，可見此膏之妙也。

《集驗》云：癰疽無頭起者，用神豸膏、靈龜膏、拔毒膏、鐵箍散貼，即令消退。潰膿者，用靈龜膏貼之，或用追毒膏去膿，或用筒子吸膿。有頭疽瘡，每於洗後視赤暈濶狹，用涼水調大鐵箍散成膏，隆冬用溫水調如人肉溫，貼之；腫赤盛，用生地黃自然汁調，圍貼之法，從四畔紅暈處圍貼，用皮紙掩上。瘡有旋生白粒，散漫如米、如豆者，用銀篦尾撥去瘡眼，用老皮散敷之，再換新藥敷上。凡熱多則赤，煩腫散熱，甚則紫黑，外寒鬱之亦紫，血虛兼寒則青白，大鐵箍散、正鐵箍散，乃常用之藥。或因風寒熱及穢氣厭觸等證，四時寒熱不同，又宜從權設法。熱者，宜三黃散；熱甚，宜三消散；風者，加羌活、防風；風氣滯者，加木香；寒鬱，加桂；穢氣觸者，宜加香藥薰之；腫處脆嫩者，去白芨。去敷藥時，看毛下竅中，當有汗珠，此則血脈疏通，熱毒消散，赤暈漸縮，膿潰痛止，變逆爲順。皮毛潤活，要作良肉。但疽頂有些少腐開，不用刀剪。如藥下不生汗珠，腐敗必濶必多也。膿後圍貼，則收散漫遺毒，盡隨膿出，瘡口貼拔毒膏藥；如膿出不順，用追毒膏；惡肉不去，用金寶膏。敗肉去後，圍貼則氣血活，新肉易長，瘡口用長肉膏敷貼之，藥與淋洗並行，同功。

《瘍醫大全・癰疽敷藥門主方》 鐵箍散吳丹垣

陽瘡腫瘍，根腳散漫。

五倍子壹兩，微炒　生大黃四錢　秋芙蓉葉六錢

醋一鍾，入杓內熬滾，投藥末攪勻，敷患上，留頂，以紙蓋之，乾則以醋掃之。

一方照原方加寒食麵伍錢。

陰疽以及皮色不變，漫腫無頭者不可敷。

如意金黃散《正宗》　癰疽發背，諸般疔腫，跌撲損傷，濕痰流注，大頭時腫，漆瘡火丹，風熱天泡，肌膚赤腫，乾濕腳氣，婦女乳癰，小兒丹毒。凡外科一切諸般頑惡腫毒，隨手用之，無不應效，誠爲瘡家良便方也。

天花粉上白十觔　黃栢色深者　大黃　薑黃　白芷各五觔　陳皮　天南星　蒼术　紫厚朴　甘草各二觔

共爲咀片，晒極乾燥，用大鑪磨連磨三次方用密絹羅廚篩出，磁器收貯，勿令泄氣。凡遇紅赤腫痛發熱，未成膿者，及夏月火令時，俱用茶湯同蜜調敷。如微熱微腫，及大瘡已成，欲作膿者，俱用蔥汁同蜜調敷。如漫腫無頭，皮色不變，濕痰流毒，附骨癰疽，鶴膝風症等病，俱用蔥酒調敷。如風熱惡毒所生患，必皮膚亢熱，紅色光亮，形狀遊走不定者，俱用蜜水調敷。如天泡火丹，赤遊丹，黃水漆瘡，惡血攻注等症，俱用大藍根葉或水芭蕉根葉搗汁調敷，加蜜亦可。湯潑火燒，皮膚破爛，蘇油調。敷具此諸引，理取寒熱溫涼製之，又在臨用之際，順合天時，洞窺病勢，使引爲當也。

四虎散《正宗》

天南星　草烏　半夏生用　狼毒等分

右爲細末，猪腦同搗，偏敷瘡上，留正頂出氣。

凡癰疽腫硬，厚如牛領之皮，不作膿腐者，宜用。

鐵桶膏《正宗》

發背將潰已潰時，根腳走散不收束者。

五倍子微炒，一兩　明礬四錢　膽礬三錢　銅綠　白芨各五錢　輕粉　鬱金各二錢　麝香三分

右爲極細末，用陳米醋一碗，杓內慢火熬至一小杯，候起金色黃泡爲度。待溫，用上藥一錢，攪入膏內，每用頓溫以新筆塗膏瘡根上，以綿紙蓋其瘡根，自生縐紋，漸收漸緊，再不開大爲效。凡敷藥宜極細，若粗則作痛，不可不知。

一切根腳走散，不能收束者用之，收根束毒，功效非輕。

治對口腦疽，不必洗去舊藥，逐日添藥，恐動瘡口惹風也。

芙蓉膏　陽瘡紅煩，收根束毒。

芙蓉葉秋採，六錢　榆麪二兩　生大黃五錢　皮硝一兩

研細，蔥汁童便調敷留頂，初起敷之可消，不特收束根腳。

敷大毒二法

茅廁垢厚敷四圍，中空出氣，自消。

或用赤小豆、紫蘇仝研，敷上立消。

敷一切大毒結腫吸毒法　川貝母研末，同白梹榔汁敷之，有病之處即起白泡，無病之處則起紅點如瘡。

遠志膏程山齡　凡一切癰疽腫毒，初起之時，隨用遠志肉二三兩去心，清油煮，搗爛如泥敷患處，用油紙隔布裁，越一宿其毒立消，屢試屢驗，其效如神。

芙蓉菊花膏

赤小豆　芙蓉葉　香附　白芨　菊花葉各四兩

研細，每末一兩加麝香一分，米醋調塗，圍住根腳，或雞子清調亦可。

敷藥方

紫花地丁去筋揉碎，一兩　白糖一撮　秈米飯一團

搗爛敷四圍留頂。

又方

鮮鯽魚一尾　山藥一段　明礬壹錢

搗爛敷留頭，片時發癢，癢定自消。一方無明礬。

又方

乳香　沒藥　麝香各三分　大蜚蜡二條

搗敷患上留頭，自消。

又方

當歸　黃柏皮　羌活

研細，以生金銀花汁調敷四向，空中。

又方

生大黃一兩　白芨三錢　穿山甲一錢　麝香一分

醋調敷露頂，或黃蜜、蔥汁敷更妙。此藥敷上，馬能立時止痛。

又方《正宗》　車前草連根葉　蒲葵草　五龍草　金銀花各等分

右四味鮮草一處搗爛，加三年陳米粉，卽常用糙衣小粉漿。初起仍加飛鹽末二三分，共打爲稠糊，偏敷瘡上，中留一頂，以膏蓋貼，避風，自然拔出膿毒。若冬月草無鮮者，預採蓄下陰乾爲末，用陳米醋調敷，亦如前法並效。今恐前敷藥內用五龍草，隨地或有缺少，不便合用，予常薰後頂，以膏蓋週圍腫上，以如意金黃散代敷之。

又方

蕎麥麵　硫黃末各二兩

研末，井華水和作餅，晒乾，每用一餅，水磨敷之，痛令不痛，不痛自痛。

又方

用活泥鰍以手捉定頭尾，放煩赤癰疽根盤上，大則以數條圍之，其鰍卽吸緊拔其毒氣。

又方

末香　乳香去油　榆皮麵各等分

滴醋熬稠調敷。

真君妙貼散《正宗》　治癰疽諸毒，及異形異類，頑硬大惡歹瘡，走散不作膿者，宜用此藥，不痛者卽痛，痛甚者卽止。

蕎麥麵　白麵各五勘　明淨硫黃十勘，研細

共一處用清水微拌，乾濕得宜，木廂內躂成麵片，單紙包裹，風中陰乾收用。臨時再研極細，用新汲水調敷。如皮破血流，濕爛疼苦等症，麻油調搽。天泡火丹、肺風酒刺，染布青汁調搽並效。

回陽玉龍膏《正宗》　背疽陰病，不腫高，不煩痛，不發熱，不作膿，及寒濕流注，鼓風久損，冷痛痹風，諸濕腳氣，手足頑麻，筋骨疼痛，及一切皮色不變，漫腫無頭，鶴膝風，但無皮紅肌熱者，用之俱有功效。此方乃救陰疽外施良法。

草烏炒　軍薑煨。各三兩　赤芍炒　天南星煨　白芷各一兩　肉桂五錢

製畢，共爲細末，熱酒調敷。此藥有軍薑、肉桂熱血生血，既生既熱，恐不能散而爲害。故有草烏、南星可以破惡氣，祛風毒，活死肌，除骨痛，消結塊，回陽氣。又有赤芍、白芷足以散滯血，住痛苦，加以酒行藥性，功通氣血，雖十分冷症，未有不愈者，誠爲寒灰之焰，枯木之春。大抵病冷則肌肉陰爛，

不知痛癢，其有痛者，又多附骨之痛，設若不除，則寒根透髓，尋常之藥，固莫能及矣。

沖和膏《正宗》　癰疽發背，陰陽不和，冷熱不明。

紫荊皮即紅內消，炒，五兩　獨活炒三兩　赤芍藥炒，一兩　白芷一兩　石菖蒲即望見消，又名陽春雪，又名木蠟，一兩五錢

右爲細末，蔥湯熱酒俱可調敷。藥中紫荊皮乃木之精，能破氣逐血消腫；獨活乃土之精，能動蕩凝滯血脈，散骨中冷痛，去麻痹濕；石菖蒲乃水之精，善破堅硬，生血止痛，破風消腫；白芷乃金之精，能去風生肌定痛；赤芍藥乃火之精，能生血活血，散瘀除痛。蓋血生則肌肉不死，血動則經絡流通，故肌活不致潰爛，經通不致壅腫，此爲散風行氣、活血消腫、祛冷軟堅之良藥也。其中五行相配，用者再無不效之理，如流毒骨疽冷症，用之尤效。故云：風消血自散，氣通硬自除。

本方加乳香、沒藥，治流注筋不能伸。

神應丹《說約》　治氣血不和，壅遏爲瘡，高腫赤痛，兼痰兼鬱，兼寒兼濕者，並效。

小雄鯽魚七尾　鮮山藥四兩　連鬚大蔥頭廿一個

共搗爛，加千年陳石灰半觔，天南星、半夏、白芨、赤芍藥研末各一兩，和勻陰乾，再研細末，臨用以蜜調敷四圍，外以皮紙蓋之。

敷瘡頭凹者

蕎麥麵炒黃研細，水和敷之。

化腐紫霞膏《正宗》　癰疽發背，瘀肉不腐，並不作膿者，又諸惡瘡，內有膿而外肉不穿潰者。

蓽麻仁研　輕粉各三錢　巴豆仁五錢　螺螄肉　潮腦各一錢　金頂砒一錢，五分　血竭二錢

共爲末，磁瓶收貯，臨時用蘇油調搽，頑硬肉上至頑者，不過二次即軟。

秘傳敷毒法　獨核肥皂去核一個，蓽麻仁二十九粒，搗爛敷，留頂透氣，已成自潰，初起自消。

鐵箍散　敷諸般腫毒。

草烏　知母　天花粉　半夏　天南星　五倍子炒　芙蓉葉各等分

右爲末，蜜醋頓熱，調敷四圍，中留一孔透氣。

烏龍膏　敷一切腫毒。

臭小粉漿，炒黑研細，用滴醋調敷，或加生大黃、天南星更妙。

棓子散　敷一切腫毒，並乳癰初起。

五棓子不拘多少，打碎炒黑爲末，醋調敷，或井水調敷亦可。

立消散

雄黃二錢二分　穿山甲三錢　生大黃紋錦者　芙蓉葉　倍子炒各五錢

共研極細末，滴醋調敷，中留一孔透氣，如乾又搽，不過十次自消。

清涼膏山東東昌府聊城縣南普寺僧神授方

敷癰疽發背腫毒

先用白麵調成，圍圈患外，蔥根搗泥，平鋪瘡上，用猪膽汁一枚，黃蜜二兩，傾磁器內和勻，茶匙挑膽汁於內，一時即消。

敷毒

大五倍子蜜炙九次，研末，醋調敷。

敷毒

老桑蟲屎研末，醋調敷留頂，三四次即消。

毒瘡未出膿，敷此即有頭。

牙皂　京墨煅過　乾薑各等分

研末，醋調敷。

敷藥神功散

川烏炮　黃柏炙。各等分

研細，滴醋調，無頭漫敷，有頭敷四圍留頂。

周氏曰：用唾津調成膏敷，如乾用米泔水潤濕，聽其流膿，不可手擠。

敷發背　松香半觔，將水煮一炷香，蔥五十根，連根鬚研如泥，量瘡大小，紅絹攤貼。

敷毒並敷痘毒　紫花地丁草搗敷神效。

回生丹　敷癰疽發背諸毒，一切惡瘡等症，敷之消散，起死回生神方。

五倍子整個大者，去一角，入上好銀硃不拘多少，再用銀箔糊住角口，放銅勺內，微火慢慢焙之，煙絕爲度。研細末，放地下出火氣，用雄雞蛋尖頭者是取蛋清調末，務要多搜勻濃，其藥稍乾，即以雞翎或硬筆蘸藥敷瘡，自腫處

由外往裡週圍敷之，留瘡口，一連三四次，住疼消散如神，破後敷之亦妙。

敷發背如神　熟鐵銹刮爲細末，雞蛋清調濃，用新筆圈紅暈腫處，自外向內漸漸圈盡，一日三次，其瘡自然收小。

代針散　凡惡毒腫痛，日久不出頭，用此即穿。

木鱉子　川烏

水磨以鵝翎掃刷瘡上，留豆大一處出膿，如藥水乾，再刷上，不過一時即穿。

敷一切腫毒疔瘡

猪牙皂火煨再炒　羌活　大黃　防風　白芷　天南星　白芨　白蘞　連翹各一錢　乳香去油，五分　沒藥去油，五分　貝母三分

右研細，用蛋清仝蜜調敷患處，未成形者即消，已成出頭者，其效亦速。

敷一切大毒疔瘡

五倍子微火焙　白芷各四兩　陳小粉十年者佳，慢火炒黑黃色，一觔　川烏　黃栢　草烏　狼毒　天南星　半夏　粉甘草各一兩

研細。未破者，用滴醋調敷四圍；已潰者，用蜜調敷，俱放滾水內頓，勻敷。

奇驗金箍散《錦囊》

五倍子　白芨　白蘞各四錢

生大黃六錢　芙蓉葉曰花者良，陰乾不經霜者佳，二兩

研細，用蛋清些少，同醋調敷，如乾以蔥頭酒潤之，已有頭者，露出頭敷四圍。

消毒圍藥　白糯米炒焦色，研細末，醋調敷患處，無膿即消，有膿即潰。

敷癰疽發背奇方鎮江招隱寺淨慶和尚　先用陳金墨磨濃，塗四圍紅暈處，再以猪膽汁、生薑自然汁各等分，不得多寡和勻，有頂露頂，無頂一槩用雞翎掃上，乾則又掃，未成即消，已成即潰，百發百中。

麥飯石膏　一名鹿角膏醫燈續焰　白麥飯石此石顏色黃白，類麥飯團，生粒點，若無此石，當以舊磨麵磨子近齒處石代用。取其有麥性故也，屢試得效，此石鋪家有時無處買，今欲用之，但於溪中尋麻石中有白石粒如豆、如米大者，即是也。但其石大小不同，或如拳，如鵝卵，如盤大，畧如握聚一團麥飯焉。用炭火煅紅，以好米醋淬之，如此煅煉十次，研令極細，二兩，研得不極細，塗之極痛。若細而嫩，大能止痛，排膿收口　白蘞研細二兩　鹿角不用自脫者，必取生帶腦骨者，去腦骨燒灰，截二三寸長，炭火煅令煙盡，研細四兩。

凡用時量藥末多寡，用經年好米醋入銀石器內，煎今魚眼沸，卻旋旋入前三味藥末在內，用竹篦子不住手攪熬一二時久，令稀稠合宜，取出瓷盆內候冷，以紙蓋固，勿令著塵灰。每用時，先以猪蹄湯洗去癰疽膿血至淨，以舊帛挹乾，用鵝翎掃敷四圍，凡有赤處盡塗之，但留中心一口如錢大，以出膿血，使熱毒之氣隨出。如瘡未潰，能令內消；如已潰則排膿如淌水，則逐日見瘡口收斂；如患瘡久，肌肉腐爛，筋骨出露，用舊布片塗藥以貼瘡上；如內膜纔穿，亦能取安。洗瘡勿以手觸動嫩肉，仍不可以口氣吹著瘡，更忌有腋氣之人，及行經婦女，或有孕人，見合藥亦宜禁忌。外取好米醋一大盌，收瓷器內，候逐日用藥於瘡上，久則其藥乾，常用鵝翎蘸醋掃濕，其藥勿令綳也。初用一日一洗一換藥，十日後兩日一換藥。

水澄清《集驗》　敷熱毒腫痛，紅赤神效，皮膚白色者勿用。

大黃　黃栢　鬱金　白芨　朴硝　天南星　黃蜀葵花各一兩

研細末。每用新汲水一盞半，稱藥末二錢攪，調勻候澄底者，去浮水，敷於腫煩處貼之如乾燥，唾津潤之。

烏龍膏《集驗》　敷腫毒癰疽，收赤暈。

木鱉子去殼　半夏各二兩　小粉漿四兩　草烏五錢

共入鐵銚內，慢火炒焦研細，出火毒，再研細，用水調敷四圍，中留頂出毒氣，或用醋調。

宣毒散　敷初起及灸後，腫消暈聚。

露蜂房炒焦，三兩　天南星　赤小豆各二兩　小米一合　生草烏一錢　生白礬五分

研細末，淡醋調塗四畔，乾即再上。

清涼膏《啓玄》　敷癰腫煩痛。

生大黃研末，醋調敷。

金蟾膏《啓玄》　敷發背疔毒。

活蝦蟆一個去骨，搗如膏，敷患上留頭。如無頭，都敷上，大有神效。一二日揭去，不過換敷二個全好。

火龍膏《啓玄》　敷陰發背，黑凹不知痛。

新火薑六月六日晒乾研末，磁瓶收貯，每用以鮮猪膽汁調敷週圍，皮紙

遮蓋，乾則熱水潤之。知痛時黑水自出爲妙，如不知痛，雖出黑水難治。

隔皮取膿散寶太師

驢蹄細末　五倍子各一兩　白鹽五錢　草烏去皮，四錢　蕎麥麵炒，二兩

共研，水調作餅，慢火炙黃，去火毒，研細醋調成膏攤貼，其腫漸退。

鐵箍散《青囊》

芙蓉葉　生大黃　牛旁子　白芨　雄黃各等分

黃研細，看瘡勢大小，或稱三錢或五錢，以雞翎攪入雞蛋清內調敷四圍，束毒不致走散開大。

神草膏　專敷發背對口，一切無名腫毒，立時消散。

蜈蚣節草一大把，入鹽少許，搗爛如膏敷患上。

胡公弼曰：按蜈蚣節草乃柔草也，其色青白，節節生細葉，沿漫田埂，如蜈蚣形，二三月採取陰乾備用，恐夏時草深難尋。

寸金散　敷癰疽腫毒。

天花粉三兩　赤勺　白芷　薑黃　白芨　芙蓉葉各一兩

右研細，每用薑汁三分，涼茶七分，未破敷頭，已破敷四傍留頂，經驗神效。

黃蓉散胡言爵　敷手足腫毒，已成未成並效。

生大黃五錢　芙蓉葉一兩

研細，苦茶調敷。

蝸牛涎　敷癰疽，解毒止痛。

蝸牛一百個，納瓶內，入新汲水一盞浸之，封至次早，將蝸牛放去，其水如涎，入蛤粉調稀，雞翎掃瘡上，日十餘次。

乳香止痛散　一切癰疽煩痛，揉之立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二錢　寒水石煅　滑石各四錢　冰片五釐

右爲末，以蔥汁調揉，其痛立即止矣。

烏龍膏

臭小粉　五倍子各等分

仝炒黑研細，醋調敷，乾則以醋潤之，消毒甚效。

止痛麻藥

川烏尖　草烏尖　生南星　生半夏　華撥　胡椒各五錢　蟬酥一錢五分

右爲末，用魚膠烊化，入藥拌勻，陰乾，臨用水磨塗於肉上，藥力麻住則刀割不痛。

赤小豆散　治一切無名大毒，敷之初起則消，已成立潰。赤小豆一斗，畧焙磨細，用黃蜜調敷，或蔥汁、好醋、酒、菊共根葉搗汁、靛汁，俱可調敷，中留一孔透氣。

敷一切無名大毒孫真君　生猪腦攤紙上貼之，一日三換。

癰疽提膿孫真君　飛礬以人乳調敷，一宿膿出。

發背初起孫真君　新鹿角燒灰，研細，醋調敷之，一日四五次，以消爲度。

癰疽久不收口孫真君　老鼠皮燒灰，敷口上即收。

敷腫毒劉秘　鼻涕蟲仝銀硃搗敷留頂，立消。

一切白色陰毒以及對口初起者錢青楡

活鯽魚一尾　生山藥一段與魚一般長　白洋糖二錢

仝搗極爛，敷上立消即去。更治瘰癧如神，如婦人乳癰，初起用臘、糟仝搗敷上，立散。

冬瓜癰及四肢癰毒腫滿　新石灰先以水一潤，即用醋一碗化開敷上，再加醋甲敷上，立消。惟身上腫毒忌用。

發背初起未成《醫林集效》　用活蝦一隻，繫放瘡上半日必昏憒，置水中救其命。再易一隻必踉蹌，再易其蝦如舊，則毒散矣，屢試極效。

又方《靈秘丹藥》　凡患癰疽瘡毒者，用土中大蝦蟇一個，剝全身癩皮，蓋貼瘡口，於蟆皮上以針將皮刺數孔以出毒氣，自覺安靜，且能抓住瘡口，不令長大，又可免蜈蚣聞膿味來侵，神妙。

癰疽初起申一齋

乾薑一兩泡炒紫色研末，醋調敷四圍留頭，愈。

腫毒抄本　凡毒初起及經十日以上，熱腫疼痛，用鷄子一個打開，入新狗糞如蛋大攪勻，微火熬令稀調得所，捻作餅子，於腫頭上貼之，以帛包扶，時時看視。覺餅熱則易，勿令轉動及歇氣，經一宿自愈。如日多者一日一易，至瘥乃止一切諸方皆不及此。

鐵箍散《醫方解》　一切初起腫毒，敷之立消，已成毒不走散，未潰有膿即潰，已潰膿即追出。

九月九日取芙蓉葉陰乾　五倍子　白芨　白蘞　薑黃各五錢　大黃一兩

陳小粉炒黑，二兩　蠐殼五個

研細末，醋調敷。

腫毒及指上癰腫《衛生倫要》　獨蒜一顆，白合數瓣，臘糟仝搗爛敷。

定疼散單方

山藥一兩　白糖霜　大黃各四錢

搗爛敷上，即止疼。或手搭發背破爛者，只用糖霜、山藥搗爛，塞入毒內不臭，爛肉自去，新肉自生。初時日換三次，三日後一日換一次，換時以甘草煎湯或猪蹄湯洗用，軟鵝毛數根紮之，洗去再敷，待肉長滿方止。

消毒神方周惠南　凡初起一切腫毒，用杏核半邊，入乾人糞填滿，合瘡頂上裁之。如毒盛其核即炸碎，另換一核填糞合上，至重不過易二三核，自消。

敷方

天南星　生大黃各等分

研細，燒酒調塗，露頂即消。

又方　尿缸底刮下，研細，濃敷四圍露頂，乾則再敷再潤，即消，極效。

又方　芙蓉葉或根皮或花，或生搗或乾研，和白蜜調敷四圍，中留一孔透氣，乾則頻易，初起者消，已成者膿出易斂。加赤小豆末，其效更速。

又方　連鬚蔥同白蜜搗極爛敷之露頂，如重換敷二三次即消。如已有膿將破，不可用此法。

又方　芥菜子研末，同扁柏葉搗敷，即消。

一筆描周鶴仙　治一切腫毒神效。

四月間於田中收取蝌蚪數升，濾乾水，裝入瓦罐內，加入冰片三四分，緊封罐口，再用泥糊，勿令洩氣。埋於不見天日土內六十四天，取出盡成水矣。凡遇無名腫毒之人，以筆蘸水在於患處畫一大圈圍之，逐漸收小，中間留頭，其毒即散，神驗。

敷腫毒一切惡瘡黃洞陽

糯米　稷米　秈米各二升

五月五日午時將米入壜內，用滾水沖入，要淹過米，浸至次年六月六日磨成漿，再將原水和入，晒乾收貯，臨用時取粉一兩，加明雄末二錢和勻，醋調如稀糊樣，週圍敷掃，中留一孔透氣，如乾以醋潤之，每用藥不過一錢二三分爲率。

劉氏敷藥秘方

人中黃煆，乃多年糞坑內者是。人中黃，馬桶內者亦是　土子即無名異　生大黃　白芨　五棓子生研　榆皮麵各四兩

右磨細，用鷄蛋清或蔥汁、黃蜜、醋調敷俱可。

金箍散丁振宇

膽礬　硼砂　水銀　明雄　黑鉛各二錢

端午日修合，敷一切大毒。研爲細末，火酒調敷，如不粘，加飛麵六錢。

敷一切毒

五爪龍籐熬稠膏敷之。

又方吳魯南　香肥皂一元，毒大用三元，仝生山藥搗化敷上，中留一孔透氣，未成即消，已成自潰。

治發背癰疽，不問已潰未潰，並杖瘡諸蛇傷　白鳳仙花連根、莖、葉搗爛聽用，先以陳米醋洗淨，然後敷上，一日一換。如冬月無鮮的，秋間採取，陰乾爲末，水調敷之，立消，止痛如神。瘡將好，用桑葉醋煮，一滾即撈起，貼瘡上，便能生肌收口。

水雲膏闕傳　治發背。

皂角炙去皮弦　五棓子炒　川芎　乾薑各一兩　乳香　兒茶　沒藥各三錢

枯礬　槐花各一錢

右研細末，健猪膽汁調塗，神效。

敷癰疽　五棓子醋炙爲末。瘡在右用猪左腦，瘡在中用猪右腦，仝搗勻敷。

芙蓉膏張秀峯　發背癰疽，痛如錐挖不可忍者，並時止痛。

芙蓉葉　黃荊子各等分

研細末，鷄子清調搽，四圍留頂，中間如煙霧起，立效，用於未潰之先，將潰之際並效。

消腫止痛散

芙蓉葉一兩　陳小粉一兩五錢　五棓子　生南星　生半夏　生草烏各三錢

共研末，醋調敷。

腫毒皮色不變，敷上即時紅腫。

陳米粉四兩　蔥白一兩
仝炒黑，研末，醋調敷。
龍虎膏　敷一切無名癰疽大毒。
陳小粉一觔　土木鱉連殼整炒，二兩　川烏　草烏　乾薑　白芨　花椒各五錢
共研細末。凡瘡未成者，漫頭敷。已成者，中留一孔。已潰爛者，敷於四圍。俱以醋調燉溫敷上，外用綿紙貼，乾則溫醋鷄毛掃上。
鐵箍丹何龍泉　敷一切腫毒。
五棓子炒枯黑，四兩　陳小粉炒黃　紅小豆炒。各二兩　乳香五錢
研細末，醋調敷四圍。
神仙驅毒一掃丹　專治大小男婦一切癰疽發背，無名腫毒，赤紫丹瘤，纏喉風症。初起掃之即消，已潰掃之即愈。
雄黃　硃砂各二錢　牛黃　麝香各二分
共研極細，用猪膽汁調敷毒上，其毒自散，疼痛即止，外用桐油紙撚點着，近毒處照之，須令冷氣透出毒外，自愈。
神仙敷毒失笑餅　初起一切癰疽大毒。
黃泥一大塊，煨熟　連鬚蔥一大把　蜂蜜一鍾　雄黃三分
共杵爛，作一餅，乘熱敷毒上，如乾了再敷，一二次自愈。
鐵箍散　癰疽發背疔毒初起。
雄黃　熊膽　硃砂各二錢　京墨伍錢　麝香三分
共研細，醋調敷，已成只用京墨磨汁調敷四圍。
金箍散吳近宸　敷一切火毒及無名腫毒，癰疽初起者即消，已成者即輕。
生大黃　三柰　生南星　薑黃　生半夏各四兩　白芨　人中白　白芷　天花粉各三兩　草河車一兩
共爲細末，用黃蜜調敷。如紅白色者，用米醋調敷。
白敷藥吳近宸　敷一切流痰濕痰，寒痰喉痰，腮癰腋癰，及婦人乳癰乳疽乳吹，瘰癧等症，如神。
陳小粉　白蘞　生半夏　白芷　生南星　白芨　五倍子　三柰　人中白各三兩
共爲細末，磁瓶密貯。火痰用黃蜜調。流痰濕痰用雞蛋清調。瘰癧、腮癰、腋癰、喉痰用米醋調。惟乳症用活鯽魚一尾，搗爛去骨，和藥末搗敷。
敷發背
車前草　蒲黃草　巴山虎草　金銀花各等分
共研細末，陳小粉漿打糊調敷。
鐵箍散
芙蓉葉陰乾　薑黃　五棓子炒去蟲　白蘞　白芨　蠣殼各五錢　生大黃
陳小粉各一兩
共研細末，用熱米醋調如稀糊，敷圍中留一孔透氣。
麻藥　此藥敷於毒上，麻木任割不痛。
川烏尖　草烏尖　生半夏　生南星各五錢　胡椒一兩　蟾酥四錢
研細末，燒酒調敷。一方加蟾蜍五錢。一方加細辛一兩。
瘡口冷難收口
乾薑
研末摻之，患處覺熱如烘，生肌最速。
消腫毒　土三七根搗爛，醋調敷，留頂出氣，敷之立消。如膿已熟，敷之立潰。
一筆勾
蜒蚰蟲三四十條　冰片四分
仝八罐內，即化爲水，入蔴油半觔，封口收藏，勿令洩氣。初起用筆圈塗毒外，四圍頻頻圈之，即消。已成敷滿留頂透氣。
敷腫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潰
黃狗下頷一具，煅　白蘞　蠶豆各一兩
研細末，醋調敷，留頂透氣。
消對口
白牽牛莖葉一把　生薑三片
仝搗敷，留頂透氣。
敷諸腫毒並瘰癧棒瘡
川棓子八兩，炒黑色取末，四兩　川貝母去心，五錢　海粉要緣色者四兩，炒黑色
約有二兩重　生半夏　川烏甘草煮過　生南星　草烏各一錢
各研極細末，和爲一處。凡用以熟蜜茶汁和勻，貼患上，油紙護之。瘰

癰初起，以熟蜜茶汁調敷，如久成硬核者，單用陳米醋調敷，亦消。

《瘍醫大全・論瘡瘍忌圖寒涼之藥》 薛立齋曰：《內經》云：五臟不和，九竅不通，六腑不和，留結爲癰。又云：形傷痛，氣傷腫，此則臟腑不和，瘡發於外也，明矣。塗貼寒涼，豈能調和臟腑，宣通氣血也？設使腫痛熱渴，脈滑數而有力，屬純陽，宜內用濟陰丹，外用益陽散，則熱毒自解，瘀滯自散。若似腫非腫，似痛非痛，似潰不潰，似赤非赤，脈洪數而無力，屬半陽半陰，宜內用沖和丸，外用陰陽散，則氣血自和，瘀滯自消。若微腫微痛，或色黯不痛，或堅硬不潰，脈洪大，按之微細軟弱，屬純陰，宜內服回陽湯，外敷抑陰散，則脾胃自健，陽氣自回。丹溪云：敷貼之劑，應酌小熱症耳，若不辨其陰症陽症之所由分，而妄敷寒涼之劑迷塞腠理，凝滯氣血，毒反內攻而肉反死矣。況運氣得寒而不健，瘀血得寒而不散，瘀肉得寒而不潰，新肉得寒而不生，治者審焉。

李世英曰：疽不熱不痛，屬陰，切不可用冷藥敷貼，恐逼毒氣入內。

澄曰：冬月不拘葱汁、黃蜜、酒、醋、敷藥，必須隔湯燉熱，然後敷圍，不可冷敷。若冷敷，俟肌肉溫暖，一時何能，且有冰伏毒氣內攻之害，不可草率誤事。

《瘍醫大全・論湯潰法》 王肯堂曰：腫瘍宜紫葛湯一日五七次洗之，每洗後拭乾，視瘡頂上有白粒如米大者，以五灰膏點破之，瘡眼敷老皮散，次用水調大鐵箍散，圍貼四邊紅腫處，用正鐵箍散水調貼瘡口，再洗則先去舊藥，每一次洗換新藥如前。潰瘍用猪蹄湯，一日一二次洗之；仍用大鐵箍散如前圍貼瘡口，上用追毒、拔毒等貼之，敗肉去後，間二三日一洗之，可換長肉膏貼之。淋洗之功，癰疽初發，洗之則宜拔邪氣，可使消退。已成洗之則疏導腠理，調和血脈，深引熱毒從內達外，易深爲淺，縮大爲小。紅腫蔓延，洗之則收斂，紫黑黯，洗之紅活，逐惡氣，祛風邪，除舊生新。如瘡口冷滯不收者，濃煎北艾湯洗，燒松香兔毛薰之，淋洗之藥，可與鐵箍散並行同功。

李東垣曰：夫湯法者，宣通行表，發散邪氣，使瘡內消也，蓋湯水有蕩滌之功。古人有論，瘡腫初生一二日不退，即須用湯水淋射之。其在四肢者，湯漬之；其在腰腹背者，淋射之；其在下部委曲者，浴漬之。此謂疏導腠理，通調血脈，使無凝滯也。且如藥二兩，用水二升爲則，煎取一升半，以淨帛或新綿蘸藥水稍熱湯其患處，漸漸喜湯淋浴之，稍涼則急令再換，慎勿冷用，夫血氣得寒則凝澀，得熱則淖澤，日用五七次，痛甚者日夜不住，或十數次，腫消痛止爲驗。此治瘡腫神良之法也。《十書》

又曰：凡治瘡腫初起，一二日之間，宜藥煎湯洗浴薰蒸，不過取其開通腠理，血脈調和，使無凝滯之意，免其痛苦，亦消毒耳。如已潰，洗之令瘡淨而無膿，隔畔疙疸作痛之意也，杖瘡亦然。近時楊梅瘡生於穀道，各治不愈，以五根煎湯入婦人淨桶內，先薰後洗，不數次而愈，諸瘡更妙，何但於梅毒乎！

蔣示吉曰：瘡毒初生，古人用藥湯淋射，蓋氣血凝滯則爲癰腫，得熱則腠理通，經絡暢，誠至理也。其法以藥煎濃湯，瘡在四肢者，則湯漬之，在腰腹者，則淋射之，下部者，則浴漬之，仍以淨布蘸水，湯其患處，水涼再換，必數易而熱始透也。

《瘍醫大全・湯漬門主方》 木得湯腫湯　治癰疽始發腫煩，憎寒熱痛。

地黃汁五合，如無用以生地黃五兩代之　犀角　木香　升麻　射干　梔子仁　大黃　黃栢　黃芩　黃連　白蘞　炙甘草　朴硝　紫檀　羚羊角各一兩

切碎和勻，每用藥五兩，水一斗，煎七升，入射香五分，淨帛蘸藥，熱湯腫上，日兩三度，冷即更換。

升麻湯腫湯

升麻　黃芪　防風　生地黃　川芎　細辛各等分

吹咀，用藥二兩，水二升，煎十沸，稍熱淋湯，內消如神。

湯腫升麻湯《總錄》

升麻　漏蘆　梔子仁　蒴藿　芒硝　黃芩各等分

每用二兩，水三升，煎十沸，帛蘸藥湯潰腫處。

猪蹄湯《聖惠方》

升麻　甘草　芍藥　蒴藿各等分

每用四兩，水一斗，猪蹄一對，煮蹄軟取出，次下藥，再煎十沸，帛蘸淋湯之。

湯腫湯

木香　犀角　升麻　大黃　黃芩　黃連　射干　黃栢　白蘞　甘草　朴硝　檀香　山梔　生地　羚羊角各等分

每用五兩，以水一斗，煎七升，入麝香一錢，淨綿蘸藥，熱溻腫上，一日兩三度，冷則再換。

《瘍醫大全・論薰消法》　澄曰：癰疽發背，初起已成，有用薰法，可令未成即消，已成自潰，潰而易斂，秘而不傳，留心訪求，始獲其方，用之頗驗。

《瘍醫大全・癰疽門薰藥主方》　千金神草薰藥方袁聖伯　發背對口已成，腫痛熱甚，或未潰由潰。

千金草一握，按千金草六月間高二三尺，葉似桃葉頂，上開紫花一叢，如紫瑞香花一般　搗爛，入小口砂鍋內熬滾，將病人仰臥於有洞板門上，毒露洞中，以砂鍋對洞薰之，少頃瘡口毒水如涎流出，病人快意為度，即將渣敷患處縛住，次日另熬又薰，三次毒水流盡自愈。

神驗薰藥方呈羨相

如意草即型尖草　金銀花各五錢　桑葉三錢　三角峰又名爬壁蜈蚣，係楓樹上簇，其簇係三個葉兒，一兩

右入大砂鍋入，入水煎滾，紙封罐口，以棉花將病人好肉包蓋，再取板門量毒大小上下，開一洞，令病人仰臥，把毒露在外，將罐口紙亦開一洞，對毒薰之，藥氣直透毒內，自有惡水流出，必多，如此三薰，毒散自愈。如未愈，再薰一次。如已潰爛，亦宜此法薰之。若攻出數頭，以蔥頭煎洗。有腐肉或瘡口燥，用猪蹄湯洗之，以膏蓋之。此乃奇效之法秘之。

《瘍醫大全・論辨膿法》　李東垣曰：夫瘡腫之疾，毒氣已結者，不可論內消之法，即當辨膿生熟淺深，不可妄開視之可否，不至於危殆矣。凡瘡疽腫大，按之乃痛者，膿深也，小按之便痛者，膿淺也，按之不甚痛者，未成膿也。若按之即復者有膿也，不復者無膿也，非也必有水也。

以手掩其上，大熱者膿成而自軟也。若其上薄皮剝起直膿淺也。其腫不甚熱者，膿未成也。《十書》

經曰：膿血交粘，用藥可全，色鮮紅活，腐肉易脫，氣敗血衰，神仙歎哉。

齊氏曰：若發腫都軟而不痛者，血瘤也。發腫日漸增長而不大熱，時時牽痛者，氣瘤也。氣結微腫，久而不消，後亦成膿，此是寒熱所為也。留積經久，極陰生陽，寒化為熱，以此潰者，必多成瘻。

伍氏曰：瘡腫赤色，按之色不變者，此膿已成也。按之隨手赤色者，其亦有膿也。按之白色，良久方赤者，此遊毒已息，可就赤白盡處炙斷，赤腫自消。凡以手按之，若牢硬未有膿也。若半軟半硬，已有膿也。又按腫上下不熱者為無膿，熱甚者為有膿，宜急破之。

澄曰：凡腫瘍按之軟陷，隨手起者，為有膿。按之堅硬，雖按之有凹，不即隨手起者，為膿尚未成，不可輕易決破。

又曰：凡大按乃痛者病深，小按便痛者病淺。按之處陷不復者無膿，按之處即復者有膿。按之不復者可消。若按之都牽強者未有膿也，按之半軟者有膿也。又以手按上下不熱者無膿，若熱者有膿。凡覺有膿，急當破之。無膿但氣腫，若有血，慎之慎之，不可針破也，用諸拔毒之藥敷散。四圍堅中間軟者，此為有膿也，一邊軟亦可有膿；都堅硬者此為惡核，或有氣也，都軟者，此為有血或血瘤也。當審堅硬虛實為要，若堅疽積久，後若更變熱，中有軟處，當軟處切，不可針破也。軟疽者只溫暖裹衣置之耳，若針灸刺破，不可療矣。

《瘍醫大全・論開口除膿法》　程山齡曰：凡治癰疽，口小膿多，則膿不出，或出而不盡，或薄膿可出，硬膿難出，以致瘀不出而新不生，延綿難愈。法當爛開大口，俾瘀膿多出為善。其爛藥，烏金散最佳，瘀肉能去，不傷新肉，且不甚煩痛，為至妙也。若有膿管，以綿紙撚裹藥紲入，頻換數條，即化祛耳。亦有頑硬之極，非烏金膏所能去者，則用白降丹或化腐紫霞膏搽之，然終不及烏金膏為至穩。《十法》

李東垣曰：夫瘡瘍生於外，皆由積熱蘊於內。《內經》謂血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為膿，留於節腠，必將為敗。蓋瘡疽膿爛之時，頭小未破，瘡口未開，或毒氣不出，疼痛難忍者，所以立追蝕膿之方法，使毒氣外泄，而不內攻，惡肉易去，好肉易生也。若其瘡紲之血出不止者，則未可紲。當於瘡上摻追蝕之藥，待其熟，可紲方紲。若其瘡紲之痛應心根者，亦不可強紲之。誤觸其瘡，其煩痛必倍，變證不無，不可不慎也。若瘡癤膿成未破，於上薄皮剝起者，即當用破頭代針之劑，安其上，以膏貼之，膿出之後，用搜膿化毒之藥，取效如神矣。《十書》

寶漢卿曰：凡瘡瘍之起，疼痛固屬於心火，久而陽氣升上，蒸肉化而為膿。若不三思，原其膿之有無，遽而開刀，則鮮血突出，膿從何來？致患者煎寒發熱，日夜疼痛，無法可止。必先將指頭按患上，隨手而起，四畔悉軟，

觀其頭聚，擇尻神不犯吉日，將刀頭向上開之，方不致傷新肉。取出刀，再撚綿紙條潤油度之，使膿水齊會，半日扯出，則膿水易乾，外貼膏藥，四圍數藥。《全書》

《瘍醫大全・論吸膿法》 陳實功曰：古之良醫，有好生之德，以口吮膿，後世人漸嫌髒，每多重手强擠，致患者狼狽不堪，或因循聽其自潰，膿毒不得外發，必致內攻，乃生煩躁，重如負石，非用藥筒拔提內蓄之膿，毒氣終難外泄也。法預用徑口一寸二三分新鮮嫩竹一段，長七寸，一頭留節，用刀劃去外青，留內白一半，約厚一分許，靠節鑽一小孔，以杉木條緊塞，將羌活、獨活、紫蘇、蘄艾、鮮菖蒲、白芷、甘草各五錢，連鬚葱二兩，灌入筒內。筒口用葱塞之，將筒橫放鍋內，以物壓住，勿得浮起，用清水十大碗淹筒，煮數滾，約內藥濃熟爲度，候用。再用披針於瘡頂上一寸內，品字放開三孔，深入淺寸，約在筒圈內將藥筒連湯用大磁缽盛貯，患者榻前，將筒藥倒出，急用筒口乘熱對瘡合上，以手捺緊，自然吸住，約待片時，藥筒已溫，拔去塞孔木條，其筒自脫，將器倒出筒中物色，看其何樣：如有膿血相粘，鮮明紅黃之色，亦有一二杯許，此是活瘡，治必終愈。如拔出物色，純是敗血，氣穢紫黑稀水，而無膿意相粘者，其人氣血內敗，肌肉不活，必是死瘡，强治亦無功矣。此法家傳，屢經有驗，如陽瘡易潰易膿之症，不必用此，以傷氣血，此法陰瘡之用，要在十五日前後，堅硬不潰不膿者，行之最當。此法的有回天之效，醫家不可缺也。《正宗》

《瘍醫大全・論膿熟不宜開遲》 薛立齋曰：凡瘡瘍有膿之際，乃肉腐而爲膿，是毒氣侵蝕而潰也，若不速去之，恐毒氣蓄而侵潰好肉，如肘膝樞杻關節之所，筋骨壞，廢疾成也。有等畏針之徒，多致不救，或密針之，或以賽針散，即透出膿極妙。

汪省之曰：夫癰疽瘡癤，皆由氣血壅滯而生，當推虛實表裏，而早治之，可以內消。此內消之法，宜早治也。若毒氣已結者，勿泥內消之法，當辨膿之有無深淺，急宜酌量刺之，緩而不刺，毒則內攻，穿通臟腑，腐爛筋骨，可不慎哉。若脈緊數爲膿未成，緊去但數，爲膿已成。以手按之熱者有膿，不熱無膿，按之牢硬未有膿，按之半軟半硬已有膿，大軟方是膿成，若大按之痛者，膿深，按之不甚痛者，膿未成，按之即復痛者，爲有膿，不復痛者，無膿，薄皮剝起者，膿淺，皮色不變不高阜者，膿深。淺者宜砭，深者宜針，手足指稍及乳上，必候膿大軟，方可開放。若夫麻疹之後，餘毒未盡，肢節有癰，稍覺有膿，便用決破，遲則成攣曲之疾矣。《理例》

《瘍醫大全・論內托法》 汪省之曰：凡癰疽或已成，氣血虛者，邪氣深者，邪氣散漫不能突起，亦難潰膿，或破後膿少，或膿清稀，或堅硬不軟，或雖得膿而根腳紅腫開大，皆氣血虛，邪氣盛，兼以六淫之邪變生諸症，必用內托，令其毒熱出於肌表，則易愈也。內托以補藥爲主，活血驅邪之藥爲臣，或以芳香之藥，行其鬱滯，或以溫熱之藥，禦其風寒。《理例》

周文采曰：夫托者，起也，上也。癰毒之法，外之內者，邪必攻內，自然之理，當用托裏湯液加升麻、銀花，使榮衛通行，血脈調和，瘡毒消散。故云瘡家無一日不托裏也。《啟玄》

王肯堂曰：癰疽已成，大抵托裏消毒散、托裏散、小托裏散、十宣散皆爲要藥，但用隨時加減耳。如冬月並氣滯之人，五香連翹湯，虛弱人去大黃，素不宜寒藥者，小五香湯；形脈，膿色稠，不可用補藥者，忍冬丸之類。大膿出，敗肉去，紅腫消，當用人參、黃芪、當歸、白朮大劑補之，令氣血滋茂，新肉易生也。《準繩》

薛新甫曰：有隨證加減用藥，例以托裏消毒爲主，誠內托之良法。

《瘍醫大全・癰疽已成門主方》 七味活命飲《梅秘》 一切癰疽，氣血虛憊，白塌下陷，立可紅活。

生黃耆　川芎各三錢　金銀花　蒲公英各一兩　當歸八錢　穿山甲炙　皂角針各一錢五分

作一劑，水三觔，砂鍋內煎一半，熱服，避風取汗，靜臥自潰。

透膿散《正宗》

潰頂排膿捷法

金銀花　當歸各五錢　生黃耆四錢　白芷　牛旁子　川芎　穿山甲　皂針各一錢

酒水全煎服，瘡上宜覆煖。

瓜蔞托裏湯《正宗》

跌撲傷損腫痛，積久欲潰，或氣血鬱結，痰停血壅，致成瘡瘍，未成即消，已成自潰，生肌解毒。

瓜蔞一個　金銀花一兩　蘇木五錢　乳香去油　甘草節　沒藥去油。各

二錢

作一劑，酒煎，分三服，一日服盡，渣焙爲末，酒糊丸彈子大，當歸酒化下。

回陽三建湯《正宗》　陰疽發背，初起不痛不腫，不熱不紅，硬若牛皮，堅如頑石，十日外脈細身涼，肢體倦怠，皮如鱉甲，色似土硃，粟頂多生孔，孔流血，根腳平散，軟陷無膿，又皮不作腐，手熱足涼者，俱急服之。

人參　熟附子　川芎　白茯苓　當歸　枸杞子　陳皮　山萸肉　黃蓍各一錢　廣木香　紫草　茅蒼术　獨活　鮮紅花　厚朴　炙甘草各五分

煨薑三片，皂角樹根上白皮二錢，水二碗，煎八分，入酒一杯，隨病上下，食前後服之，用綿帛蓋煖瘡上，預先不得大開瘡孔，走泄元氣爲要。

澄按：背瘡屬陰者，皆由藏腑先壞，而內毒不得發越於外也。當急救之，遲則無濟矣。

散寒救陰至聖丹岐天師

生黃蓍　人參　金銀花各三兩　當歸一兩　白芥子二錢　附子三錢

水煎服，二劑即愈。不須多服。

牛膠飲　截險處癰疽惡瘡，使毒不攻於內，不傳惡證。上好牛皮膠四兩，用酒一碗，納膠重湯燉，攪勻傾出，更浸酒隨意飲盡出汗，若善飲者以醉爲度，此法活人甚多。

遠志酒韓大夫家此方救人極衆　一切癰疽發背惡毒，有死血陰毒在中則不痛，用之內服外敷則痛。有憂怒等氣積而內攻，則痛不可近，用之內服外敷則不痛。或蘊熱在內，壯熱手不可近，用之內服外敷即清涼，或氣虛血冷，潰而不斂，七情內鬱，不問虛實並效。

遠志米泔浸洗去心

磨細密貯，每用酒一盞，調藥三錢，遲頃澄清飲之，以渣敷病處。

內托榮衛湯

黃蓍五錢　防風　連翹　柴胡　紅花各二錢　羌活　甘草　人參　黃芩　蒼术各一錢　當歸一錢五分　桂枝八分

右剉分二服，酒水各二盞煎八分，溫服。

二仙散黃賓江　發背癰疽，未成已成，已潰未潰，痛不可忍者。

白芷未潰用一兩，已潰用五錢　貝母未潰用五錢，已潰用一兩

作一劑，水酒仝煎服。

琥珀蠟礬丸《正宗》　癰疽已成未潰之際，恐毒氣不能外出，必致內攻，預服此丸，護心護膜，散血解毒。

生明礬一兩二錢　雄黃　硃砂各一錢二分　琥珀一錢，仝燈草另研極細

研細用黃蠟一兩，蜂蜜二錢，銅杓內熔化，離火片時，候蠟四邊稍凝時，方入上藥攪勻，共成一塊，用人將藥火上微烘，衆手急丸小寒豆大，以硃砂爲衣，磁罐收貯，每服二三十丸，白湯食後送下，病甚者早晚日進二次，其功最效。

有用黃蠟二兩，明礬一兩爲丸，亦名蠟礬丸，丸如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食前酒下，未破即消，已破即合，有種遍身生瘡，狀如蛇頭，服之立效。蓋心爲君主之官，不易受邪，凡癰疽及蛇犬所傷，毒上攻心，則命立傾，此藥能防毒氣內攻，解毒定痛。

秘授蠟礬丸《淮安楊秘》　有定痛生肌，化膿厚膜，解毒去穢之功。

黃蠟　白礬各胡桃大一塊研　銀硃一錢　蛇蛻一條，陰陽瓦焙研

先將蠟熔化，入蜂蜜少許，再下生礬、蛇蛻、銀硃末攪勻，將銅杓放滾水內，急手丸如桐子大，如遇患者，先令洗浴，飲熱酒數杯，初服二十一丸儘量飲醉，被蓋取汗。初起即消，已成疼痛不可忍者，服之可止一半，已潰服之，必出稠厚黃膿，看人虛實與服，頭一日服二十一丸，第二日只服十九丸，逐日遞減兩丸，服至一丸爲止，奇效如神。

透膿散　諸癰疽瘡及貼骨癰，不破者不必用刀針，以此服之，不移時其膿自透，屢驗。

蛾口繭子壹枚，燒存性，研末

酒調服，只用一枚，不可多用，如誤用二三枚，即出兩三個頭，慎之。

透膿法　黃蠟熔化，乘熱撚如大麥樣，兩頭俱要尖，用酒或白湯吞服一粒，其頭自破。

至驗金針散《啟玄》　治癰疽瘡腫，已破未破，用之直達潰所。

春月取皂角針不拘多少，半青半黑的灰火內炮乾爲末，看瘡上下，分食前後服之，每服二三錢，好酒調服，取汗爲度。如瘡在頭頂者，用樹稍上的，如背癰取樹身上向陽處的，如便毒、懸癰取樹枒內的，此取象之義，即有所歸附焉。

護心丹《正宗》　患并疽宜多用，他證亦宜。

綠豆粉二兩　乳香去油，一兩　炙甘草五錢　辰砂水飛，二錢

乳細白湯調服三錢。

蔣示吉照本方加遠志肉、甘草水泡，炒爲末一兩五錢，亦名護心丹。

護心丹李嗣立　凡癰疽三日內宜連進十服，方免變證，能使毒氣外出，稍遲內攻，漸生嘔吐或鼻生瘡菌，不食則危矣，五日後亦宜用。

真綠豆粉一兩　乳香去油，燈心灰全研，五錢

用生甘草濃煎湯調下一錢，時時呷之，若毒氣動心，有嘔吐之證，大宜服此。

澄按：綠豆壓熱下氣，消腫解毒。乳香消諸癰腫毒服，至一兩則香徹瘡孔中，真聖藥也。

《瘍醫大全・論補法》　周文采曰：經云：虛者補之。凡癰疽已成，不分部位，但根腳散漫，頂不高尖，氣虛補氣，血虛補血，加銀花、甘草節、白芷、桂心等藥，使頂自高尖，根窠收束，易潰易膿，如已潰之後，膿血出多，則當峻補氣血，庶易於收口也。

《瘍醫大全・論桑木灸法》　陳實功曰：凡瘡破已久，膿血多出，氣血衰敗，不能得愈者，十常八九，又因色慾令瘡腐，而多生歹肉存而不長新肉，以敗肉滑而時出清水，亦有不得其治法，雖數歲不能愈者，內宜服補中益氣加托毒藥，外以藥水洗淨，而桑條曬乾，一頭燒着吹滅焰，以火在於瘡口稍遠炙之，勿令痛，亦不可太遠，遠則無益，灸令熱而微癢爲妙。日灸數次，亦不爲多，灸後少刻以長肉生肌膏貼，方能取效神速也。《正宗》

《瘍醫大全・論神妙拔根法》　陳實功曰：凡腦疽發背陰症，初起不腫高，不焮熱，灸不疼，其病將來難治，必致壞人。十日以前，用披針當頂插入，知痛處方止，隨用蟾酥條插至孔底，每日二條，膏蓋三日後，加添插藥。其根高腫作疼，外用神燈照法，助陰爲陽，插照七日，其瘡裂縫流膿，至十三日其根自脫，如日多，根深蒂固，不能脫者，披針取之，內用玉紅膏，不脫者自脫，不斂者自斂，此法百人百活，再無不愈者哉。《正宗》

《瘍醫大全・論瘡瘍去腐肉法》　薛立齋曰：夫瘡瘍之症，膿成者，當辨其生熟淺深；肉死者，當驗其腐潰連脫。丹溪云：癰疽因積毒在臟腑，當先助胃壯氣爲主，使根本緊固，而行經活血佐之，令其內消。余常治脈症虛弱者，用托裏之藥，則氣血壯而肉不死。脈證實熱者，用清熱之劑，則毒氣退而肉自生。凡瘡聚於筋骨之間，肌肉之內，因氣血虛弱，用十全大補湯壯其脾胃，則未成自散，已成自潰，又何死肉之有！若不大痛，或木痛，或不赤，或內膿不潰，或外肉不腐，乃氣血虛弱，宜用桑枝灸，及十全大補加薑、桂，壯其陽氣，則四畔卽消，瘡頭卽腐，其毒自解，又何待於針割！若脾胃虛弱，飲食少思，用六君倍加白朮，壯其榮氣，則肌肉受毒者自活，已死者自潰，已潰者自斂。若初起或因尅伐，或犯房事，以致色黯而不痛者，乃陽氣脫陷，變爲陰症，急用參附湯溫補回湯，亦有可生。

寶漢卿曰：凡取腐肉，先用猪蹄湯洗淨，以去其垢，方見新舊之肉，看其果腐爛者，用鈎摘定，輕手徐徐忍臭氣割之，切不可誤傷新肉，以致鮮血淋漓。切勿急驟，多加工夫，割取畢，上靈藥，外用膏貼，明日如有未盡之腐，仍照法去之。《全書》

《瘍醫大全・論死肉當去》　申斗垣曰：凡癰疽杖毒，及楊梅結毒，廉瘡，便毒，疔瘡等，內多有死肉停蝕好肉，苦痛難禁，若不早去，愈加腐爛，正謂之惡如狼虎，毒似蛇蝎，有傷性命，恐致不救。當視其緩急，死肉大小，或以針刀割去，緩以腐肉錠子，或未藥膏藥貼之，以平爲期，後上生肌長肉等藥上之，內服大補湯丸等劑而愈。世多庸俗，只知敷貼長肉生肌等藥爲神，殊不知有死肉爲害，反加腐爛是也。如去不淨，亦不能得愈，宜熟玩之。《敬玄》

《瘍醫大全・論湯洗法》　程山齡曰：煎好猪蹄湯，絹片攞去渣，俟湯半温，再用方盤盛湯，安放瘡下，隨以軟絹淋湯瘡上，並入孔內，輕手捺盡內膿，庶敗腐宿膿隨湯而下，以淨爲度。再以軟帛叠成七八重，勿令太乾，帶湯覆於瘡上，以手輕盈旋按片時，帛冷再換，如此洗六七次，自然痛減毒消，洗時避風及人口氣。《卞法》

馮魯瞻曰：夫癰疽已潰，日用猪蹄湯淋洗，將愈之際，三日一次。《錦囊》

王肯堂曰：潰瘍宜洗，若非行補接之藥，以實其內，竊恐淋洗有一時之快，少頃恐病體自覺疲憊，有不耐煩之意，非虛而何？可不先議補接乎？《準繩》

又曰：洗漏瘡，當用乾艾作湯，投白礬末二三錢，洗瘡口，蓋人血氣冷，必假艾力以助陽，而艾性亦能殺蟲也。此瘡漏不可遽合結毒實蟲所爲之旨。

陳良甫曰：若癰久不合，其肉白而膿少者，此氣血俱虛，不能潮運，而

瘡口冷澁也。每日用艾葉一把煎湯，避風熱洗，及燒松香煙薰之，或用猪蹄湯洗之，更以神異膏貼之，必須守禁調理，否則不效。

唐元禎曰：凡背瘡，腐肉不去，不用刀割，用降香煎湯，不可用手洗，將湯入酒壺內淋於瘡上，以新羊毛筆掃之，拭乾，再用巴豆炒黑，搗成膏，搽數次，腐肉自去，新肉自生。

《瘍醫大全・癰疽湯洗門主方》 猪蹄湯《正宗》 治癰疽已潰流膿時，用此湯洗，消毒氣，去惡肉，回死肌，潤瘡口，又能散風消腫，腐盡則已。

羌活　當歸　赤芍　黄芩　白芷　甘草　露蜂房各等分　猪前蹄一隻

右爲粗末，看瘡疽大小用藥多少，先將猪蹄用白水六碗煮，蹄軟爲度，將汁濾清，吹去汁上油花，用藥一兩投於汁中，再用微火煎十數沸，密絹濾去藥渣，候湯半熱，將軟絹蘸湯淋於瘡上，輕手挹去瘀膿腐肉，其惡物隨湯而下，洗訖，以絹帛挹乾，按法如式，次第用藥。

防風湯《十法》

防風　白芷　甘草　赤芍　川芎　當歸尾各二錢　連鬚葱去尾，五根

先將雄猪前蹄煨十數沸，吹去浮油，濾取三大碗，入藥煎熟，以絹片蘸湯淋洗，其深曲處，以新羊毛筆洗之，軟絹拭乾，再上丹藥。

洗方《十法》

當歸　獨活　白芷　甘草各二錢　葱頭五個

水三碗，煎至藥爛，濾清，以絹帛蘸湯挹淨瘡上，隨搽貼紅黑二膏。洗時切忌風寒爲要。如背瘡輕淺易治者，以此代猪蹄湯，其功亦效。

洗方　陳冬瓜穰子煎洗。

洗藥神硝散《集驗》 專治癰疽潰爛臭穢。

蛇床子二兩，研破　朴硝一兩

和勻，每用三錢，水一盌，煎三五沸，通手洗之。

《瘍醫大全・癰疽潰瘍門主方》 參芪內托散丹溪

金銀花五錢　黄芪酒炒，三錢　遠志肉甘草湯泡焙　炙甘草各一錢五分　牡丹皮一錢　川芎　陳皮各五分　當歸二錢　人參聽用

大棗五枚，水煎服。丹溪曰：癰疽未潰，以疎托解毒爲主；已潰，以托補元氣爲主。此二語可爲外科樞要。

四君子湯　治一切陽虛氣弱，脾衰肺損，面色枯白，飲食少思，四肢無力，體瘦面黄，皮聚毛落，脈來細軟。

人參　白术土炒　白茯苓各二錢　甘草炙，一錢

薑棗水煎服。

脾者，萬物之母也。肺者，氣之母也。脾胃一虛，肺氣先絕，脾不健運，故飲食減少，則營衛無所資養。脾主肌肉，故體瘦面黄。肺主皮毛，故皮聚毛落。脾肺皆虛，故脈來細軟也。是方以人參補五臟之元氣，白术補五臟之母氣，茯苓致五臟之清氣，甘草調五臟之乖氣，四藥皆甘曙，甘得中之味，溫得中之氣，猶之不偏不倚之君子也。展布德澤，以行春之令，經曰：氣主煦之。

四物湯　治一切血虛，日晡發熱。

生地黄　當歸酒炒。各三錢　白芍藥二錢　川芎一錢五分

水煎服。

經曰：血主濡之，四物皆濡潤之品，故爲血分主藥。地黄甘寒，入心腎，以沃血之源。當歸辛溫，入心脾，而壯主血攝血之本。芍藥酸寒入肝家，而斂疎泄之血海。川芎陰中之陽，可上可下，通足三陰而行血中之氣。然吳氏曰：失血太多者，禁勿與之，四物皆陰，陰者，天地閉塞之令，非所以生萬物者也。

本方加牡丹皮、山藥、白茯苓、麥門冬、玉竹退虛熱至效。

八珍湯　治氣血俱虛，惡寒發熱，煩燥作渴，大便不實，飲食不進，小腹脹痛，眩暈昏憒等證。

人參　白茯苓　白术　生地黄　川芎　白芍藥　當歸　炙甘草

薑棗水煎服。

氣爲衛屬陽，營爲血屬陰，此人身中之兩儀也。純用四物則獨陰不長，純用四君子則孤陽不生，二方合用，則氣血有調和之益，而陰陽無偏勝之虞矣。經曰：氣血正平，長有天命。

十全大補湯

人參　白术土炒　黄芪蜜炙　熟生地酒炒。各二錢　白芍藥　炙甘草　川芎各八分　當歸一錢五分　肉桂去皮，五分　白茯苓一錢

水煎服。

丹溪曰：實火可瀉芩、連之屬；虛火可補參、芪之屬。凡人根本受傷，虛火游行，泄越於外，若誤攻其熱，變成危證，多致難救。此方以四物補

血，四君子補氣，又加黃芪助陽固表，肉桂導火歸原。薛立齋曰：飲食勞倦，五臟虧損，一切熱證，皆是無根虛火，但服此湯，固其根本，諸證悉退。《金匱》此方乃扶危定傾之大藥，爲收功保命之金丹。

六君子湯　治氣虛脾弱，食少痰多。

人參　白茯苓　白朮土炒　廣陳皮　半夏製熟。各二錢　炙甘草一錢

薑棗水煎服。

半夏燥痰治痰之本，陳皮利氣泄痰之標，標本既得，攻補互行，補而不滯，攻而不峻，故曰六君子。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着而爲病。六君子者，壯其氣矣，氣壯則升降自如，清以奉上，濁以歸下，尚有何物可停爲滯耶？本方加藿香、砂仁名香砂六君子湯，其用稍峻矣。

香砂六君子湯　理脾化痰，溫胃進食，止嘔。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製半夏　廣陳皮　藿香　砂仁　炙甘草

薑棗水煎服。

藿香正氣湯　散風寒，消飲食，止嘔吐，定瀉痢。

白朮　陳皮　半夏　桔梗　砂仁　藿香　蘇葉　白芷　甘草　白茯苓　厚朴

薑水煎服。

六味地黃丸　治腎經不足，發熱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嗽，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齒牙不固，腰膝痿軟，自汗盜汗，諸血失音，水泛爲痰，血虛煩躁，下部瘡瘍，足跟作痛等證。

熟地黃八兩，酒煮杵膏　山茱萸酒潤，去核炒　乾山藥炒黃。各四兩　牡丹皮酒洗微炒　白茯苓入乳製焙　澤瀉淡鹽酒拌炒。各三兩

爲末蜜丸如桐子大，空心，淡鹽湯下四錢。

按：腎惡燥，脾惡濕，補陰藥中多是濕藥，只腎虛而脾胃壯實者宜，若脾腎兩虛則不可也。惟此六味丸、八味丸及八物腎氣丸專補腎虛，兼理脾胃，不濕不燥，於脾腎兩虛者，甚得其宜矣。腎者，水臟也。水衰則龍雷之火無畏而亢上，故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地黃味厚，爲陰中之陰，補腎填精以爲君。山茱味酸歸肝，乙癸同治之義，且腎主閉藏而酸斂之性與之宜也。山藥味甘歸脾，安水之仇，故用爲臣。丹皮亦入肝，其用主宣通，所以佐茱萸之澁也。茯苓亦入脾，其用主通利，所以佐山藥之滯也。且色白屬金，能培肺部，又有虛是補母之義。至於澤瀉，有三功焉：一曰利小便，以清相火；二曰行地黃之滯，引諸藥速達腎經；三曰有補有瀉，無喜攻增氣之虞，故用爲使。此方爲益腎之聖藥，而昧者薄其功緩。益用藥者，有四失也：一則地黃非懷慶則力淺，一則地黃非九蒸則不熟，一則疑地黃之滯而減之則君主弱，一則惡澤瀉之滲而減之則使者微。蹈是四失，焉望其藥之有功乎？

本方加黃柏、知母各二兩，名知柏八味丸，治陰虛火動，骨痿髓枯。王冰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尺脈旺者宜之。

本方加五味子三兩名都氣丸，治勞嗽。

本方加五味子二兩，麥門冬三兩，名八仙長壽丸，再加紫河車一具，並治虛損勞熱。

本方加杜仲、牛膝各二兩，治腎虛腰膝酸痛。

本方去澤瀉，加益智仁三兩，治小便頻數。

七味地黃丸　治腎水不足，虛火上炎，發熱作渴，口舌生瘡，牙齦潰爛，咽喉作痛，或形體憔悴，寢汗發熱。

即六味丸加　肉桂一兩，臨用去皮，忌火，勿出氣

腎水不足，虛陽僭上，必用此方，以引火歸原。夫五志之火，可以濕伏，可以直折龍雷之火，惟當從其性而伏之。肉桂性熱，與火同性，雜在下焦壯火經中，能引無根虛火降而歸經。且肉桂之質在中半以下，其性專走腎經。本乎地者，親下之義，況相火寄於甲乙之間，肝膽本旺，則弱風動而烈火焰明。古人謂北方不可瀉瀉肝，即所以瀉腎。《本草》曰：木得桂而枯，取其義也。經曰：熱因熱用，此方謂也。或者畏其熱而遺之，豈達造化升降之微乎。黃柏、知母治相火，僅可施於壯實，若虛火而誤用之，則腎因瀉而愈虛，愈虛而火愈熾矣。

八味地黃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臍腹疼痛，夜多漩溺，或陰盛格陽，內真寒而外假熱等證。

即七味丸加　熟附子一兩，切片微火焙

腎有兩枚，皆屬於水，雖有左右之分，初無水火之別，攷之《內經》，昭然可覽。《仙經》曰：兩個一般無二樣，中間一點是真精。又曰：兩腎中間一點明。夫真精者，明也，即命門相火也。命門乃穴名，而其穴在兩腎中間，蓋一陽生於二陰之間，所以成乎坎，而象天之北也。經曰：少火生氣，人無

此火，生化之源幾乎息矣。非附子健悍，不足以噓既槁之陽春。王太僕曰：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此方是也。

馮魯瞻曰：按脾胃虛寒之至者，丹皮、澤瀉甚非所宜，減此二味，加牛膝、杜仲、鹿茸，五味子更佳。又曰：六味地黃丸專補左尺腎水，八味丸既補左尺腎水兼補右腎相火，少年水虧火旺，宜服六味丸，老年水火俱虧，宜服八味丸，況老年腎臟真水既虛，邪水乘之而爲濕熱，以作腰痛足痿，痰唾消渴，小便不禁，淋閉等證，非桂附之溫散而有治之乎？昧者畏其熱，殊不知所補之火，乃真陽之元也，真陽之元一得，陰翳之火潛消矣。

金匱腎氣丸　治脾腎大虛，腰重腳重，小便不利，肚腹腫脹，四肢浮腫，喘急痰盛，已成蠱證，其效如神。

熟地黃四兩　白茯苓三兩　山茱萸去核　乾山藥炒　川牛膝酒炒　車前子微焙　牡丹皮酒洗炒　澤瀉炒　肉桂去皮。各一兩　熟附子五錢

爲末，蜜丸桐子大，空心白湯下。

土爲萬物之母，水爲萬物之源，身中所最重者也。若脾虛則土不能制水，腎虛則水不能安位，故逆行而泛濫於皮膚，妄加攻逐，禍不旋踵。八味丸脾腎要藥，佐以車前泄太陰之水，佐以牛膝，開少陰之竅，則小便行而脹自已，且有益於真元也。

八物腎氣丸　平補腎氣，堅齒駐顏。

熟地八兩　山茱萸　山藥各四兩　牡丹皮　澤瀉　白茯苓各三兩　肉桂去皮　五味子各一兩

爲末蜜丸，每用六七十丸，空心白湯下。

逍遙散　治血虛煩熱，肢體疼痛，口乾盜汗，嗜臥，月水不調，寒熱如瘧，痰嗽骨蒸。

白茯苓　白术土炒　當歸　白芍酒炒　柴胡各一錢　甘草五分　薄荷八分

煨薑煎服。

本方加山梔、牡丹皮名加味逍遙散。

肝虛則血病，歸、芍養血而斂陰，木盛則土衰，术草和中而補土，柴胡升陽散熱，合芍藥以平肝，使木得條達，茯苓清熱利濕，令心氣安寧，煨薑煖胃祛痰，能調中解鬱，薄荷搜肝瀉肺，理血消風，諸證自已，所以有逍遙之名。

補中益氣湯

人參　白术　炙黃芪　炙甘草　廣陳皮　升麻　柴胡　當歸身

薑棗引。

歸脾湯　治思慮傷脾，不能攝血，健忘怔忡，驚悸不寐，心脾作痛，嗜臥少食，大便不調，身痛盜汗，月經不調。

人參　白术土炒　白茯苓　龍眼肉去核　酸棗仁炒。各二錢　遠志去骨　當歸身各一錢　木香生用　炙甘草各五分　炙黃芪一錢五分

薑水煎服。

心藏神而生血，脾藏意而統血，思慮太過，則兩臟受傷，而血不歸經。心血不足，則健忘怔忡，驚悸不寐；脾血不足，則嗜臥少食，體倦肢痛，不能統血，遂致妄行，甚則氣鬱而心脾作痛，在女人，則帶下而月經不調。茲取參、苓、芪、术、炙草，甘溫可以補脾；龍眼、棗仁、歸身、遠志濡潤可以養心；佐以木香者，蓋思慮所傷，三焦氣阻，藉其宣暢調氣舒脾，則氣和而血和。且平肝可以實脾，而血之散於外者，悉歸中州而聽太陰所攝矣，故命之曰歸脾湯。

理中湯　臟腑中寒，四肢强直。

人參　炮乾薑　炙甘草　白术

各等分，水煎服。

附中理中湯　治脾胃虛寒，飲食不化，或手足厥冷，腸鳴切痛，或痰氣不利，口舌生瘡，或嘔吐泄瀉等證。

即人參理中湯加熟附子。

人有元陽，命曰真火，此火一衰，則不能生土，而資生之本大虛。今以附子迴少火，乾薑煖中州，而參、术、甘草爲之補氣，氣旺則火足，而脾土自能健運。經曰：氣主煦之。又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即補火之謂也。夫心上腎下，肝左肺右，而脾獨居中，中氣空虛，四臟不能相生，得此方以理之，則萬物之母安，而四臟皆得稟矣，故曰理中湯。去參、术即名四逆湯，爲四肢厥者設也。

生脈散　生津止渴，治熱傷元氣，氣短倦怠，口乾出汗。

人參一錢　麥門冬二錢　五味子八分

水煎服。

火氣赫曦，則金爲所制，而絕寒水生化之源，故氣短倦怠出汗者，皆手太

陰本症也。人參補氣爲君，所謂損其肺者，益其氣也；五味子酸斂，能收肺家耗散之金；麥門冬甘寒，濡肺金燥枯之液。三者，皆扶其不勝，使火邪不能爲害也。司天屬火之年，時令燥熱之際，尤爲要藥。

參苓白朮散　健脾養胃。

人參去蘆　廣陳皮　砂仁各一兩　白茯苓蒸，二兩　白朮土炒，四兩　扁豆　山藥　薏苡仁　蓮子肉各二兩　神麯　炙甘草各五錢

磨細，每服三錢，白湯調服。

乳香黃芪湯　治癰疽發背，諸毒疔瘡，疼痛不可忍者，或未成者速散，已成者速潰，敗腐膿毒，不假刀砭，其惡肉自然脫下，並治跌打損傷，筋骨疼痛。

人參　白芍　沒藥去油　當歸　乳香去油　黃芪　熟地　罌粟殼蜜炙去筋　甘草　川芎　陳皮

白水煎，量病上下，分前後服。

托裏定痛散　潰後血虛，疼痛不可忍者。

熟地　當歸　白芍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罌粟殼蜜炙去筋　川芎　肉桂

白水煎。

托裏內補散馮氏　十全大補湯加金銀花、白芷、防風各等分。

水煎服。

人參養榮湯《正宗》　潰瘍發熱惡寒，或四肢倦怠，肌肉消瘦，面目痿黃，吸吸短氣，飲食無味，不能收斂，或氣血原不足，不能收斂，大瘡愈後，宜多服之，不變他證。

即十全大補湯去川芎，加陳皮、遠志、五味子。

聖愈湯　潰瘍膿水出多，氣血虛極，脈細空而無力，以致心煩不安，睡臥不寧，或五心煩躁等證。

即四物湯加人參、黃芪。

保元大成湯　潰瘍，元氣素虛，精神怯弱，或膿水出多，神無所主，以致睡臥昏倦，六脈虛細，手冷身涼，便溏或秘，胸膈或寬不寬，舌雖潤而少津，口雖食而無味，瘡弦不緊，肉色微紅，總由不足，大補堪題。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當歸　白芍　黃芪　熟附子　山萸肉　砂仁　北五味　陳以　廣木香　炙甘草　薑棗引，食遠服。服至精神回，手足煖，脾胃醒，肉色紅爲度。凡見此等證候，乃真氣虛脫，已欲變壞之病，非此不回也。

獨參湯　潰後膿水出多，氣血虛極，或惡寒，或發熱，或自汗冷汗，或手足指甲青冷，或身涼脈細。

人參二兩，切片

作一劑，水二鍾，棗十枚，煎一鍾徐徐服之，若煎至稠厚，即爲膏矣，作三次用，溫酒化服亦可。

清震湯《正宗》　潰瘍，脾胃虛弱，或誤飧生冷，或氣惱勞役，或入房夢遺，致火邪乘入中腕，乃生呃逆，宜急服之。

人參　陳皮　半夏　炙甘草　益智仁　香附　柿蒂　熟附子　澤瀉　薑刺燈心引，如手足不冷去附子不用，如口乾便燥火呃者，去附子，加川連五分。

托裏黃芪湯　治氣虛作渴。

嫩黃芪蜜炙，六錢　甘草　天花粉各一錢

水二鍾，煎八分，頻服，加人參一錢尤妙。

黃芪六一湯　當服此藥，終身可免癰疽之疾，治渴補虛。

綿黃芪去蘆，六兩。一半生焙，一半鹽水潤，飯上蒸三次，焙乾，剉細　粉甘草一兩，一半生剉，一半炙黃

水煎服亦可，或爲細末，每服二錢，早晨日午以白湯調服，初服酒調亦妙。

止痛當歸湯　治腦疽背疽，穿潰疼痛。

當歸　生地　白芍　人參　炙甘草　官桂各等分　黃芪

水煎服。

此足陽明厥陰藥也。當歸、生地活血涼血，人參、黃芪益氣補中，官桂解毒化膿，毒化成膿，則痛漸止，芍藥和脾，酸以斂之，甘草扶胃，甘以緩之，則自痛減矣。

參朮地黃膏《正宗》　癰疽發背等證，大膿後，氣血大虛，急宜用此。

上好人參半觔，切片，用水五大碗，砂鍋內慢火熬至三碗將渣再煎汁一碗，共用密絹濾清，復熬稠厚，磁罐收貯，聽用　雲片白朮六兩，熬仝上法　懷慶地黃六兩，熬仝上法

以上三膏各熬完畢，各用磁蓋碗盛之，頓入水中，待冷取起，蓋勿泄氣，如患者精神短少，懶於言動，短氣自汗者，以人參膏三匙，白朮膏二匙，地黃膏一匙，俱用無灰好酒一杯，頓熱化服。如脾氣虛弱，飲食減少，或食不知味，或已食不化者，用白朮膏三匙，人參膏二匙，地黃膏一匙，好熱酒化服。如患者腰膝酸軟，腿脚無力，皮膚手足粗澁枯槁者，用地黃膏三匙，人參、白朮膏各三匙化服。如氣血脾胃相等，無偏勝者，三膏各二匙，熱酒化服。此膏用於清晨，併臨睡時，各進一次，自然强健精神，頓生氣血，新肉易生，瘡口易合，任瘡危險勢大膿多者，可保終無變症。如夏炎天熱，恐膏易變，分作二次熬用亦好。愈後能服，鬚髮變黑，返老還童。以上諸方，功難盡此。

八仙糕《正宗》癰疽脾胃虛弱，精神短少，飲食無味，食不作饑，及平常無病久病，但脾虛食少，嘔泄者並妙。

人參　白茯苓　山藥　芡實　蓮子肉各六兩　糯米三升　粳米七升　白蜜一觔　白糖霜二觔半

右將人參等五味各爲細末，又將糯粳米亦爲粉，與上藥末和勻，將白糖和蜜湯中頓化，隨將粉藥乘熱和勻，攤鋪籠內，切成條糕蒸熟，火上烘乾，磁器密貯。每日清早用白湯泡食數條，或乾喫亦可。但遇知覺饑時，隨用數條甚便，服至百日，輕身耐老，壯助元陽，培養脾胃，妙難盡述。

八仙糕鄭氏秘方　治脾泄腎泄，並遠年休息痢神效。

兔絲子焙　魚鰾切片，乾麵炒珠　山藥炒　芡實炒　白茯苓　建蓮肉去心炒　薏苡仁炒　白扁豆炒各四兩　穀芽炒八兩　糯米炒黃，十八兩　秈鍋飽三十六兩

共磨細末，每早用開水入白糖少許調服一二兩，屢建奇功。

胃愛丸《正宗》治潰瘍脾胃虛弱，飲食諸味不喜，屢用開胃進食之藥不效者，此脾崩之象，宜服此丸，進食爲吉。

清河人參一兩　雲片白朮鮮白者，米泔浸去澁水，切片晒乾，仝麥芽拌炒，一兩　懷慶山藥肥大上白者切片，用男乳拌濕，候潤透，晒乾微焙，一兩　上白茯苓咀一兩，一分厚片，用砂仁二錢仝茯苓合碗，內飯上蒸熟，只用茯苓　甘草炙，三錢　白荳蔻仁三錢　真廣陳皮用陳老米先炒黃色，方下陳皮仝炒，微燥勿焦，六錢　建蓮子肉去心去皮，切片，五錢　真小紫蘇蜜拌透，晒乾微蒸片時，連梗葉切片，五錢

右爲細末，用老米二合，微焙研粉，泡荷葉湯打糊丸梧子大。每服八十丸，清米湯不拘時服。

紅鉛造化丹《正宗》治癰疽元氣不足，軟陷不起發，或已發復被風寒內外所侵，以致瘡毒下陷，變爲陰塌不痛者，急宜服此，亦可轉陰爲陽，返出毒氣復腫爲吉。

人參　白茯苓　山藥各二兩　辰砂　寒食麵各七錢五分　紅鉛另有取法，二錢　枯礬　甘草炙，五錢　冰片六分　麝香八分　乳粉二錢，用頭生男乳，每盤內用一小鍾，晒乾刮取收之

右各研精細，方爲一處共研極細。用白蜜二兩，頭生男乳一大杯，慢火重湯內用磁碗頓蜜，滴水不散爲度。候稍溫和，入前藥，軟硬得宜，丸如龍眼核大，金箔爲衣，磁罐收貯，或以蠟固亦妙。每用一丸，好熱酒一杯化藥，食遠服之，用厚綿帛覆煖患上，其熱如蒸，瘡必復起作痛，乃此丹之效也。諸證嘔吐、怔忡、瀉痢，屢藥不瘥，異證並效。大率心經之病，石菖蒲。肝經之病，遠志肉。脾經之病，生薑。肺經之病，麥門冬。腎經之病，五味子。各隨五經之症用引，煎湯化服，其應如響。修合時務要端午、天醫、黃道日爲佳，製藥時，忌婦人、鷄、犬、生人、異物，預期齋戒，誠心多靈。

取紅鉛法：女子十四歲而天癸至，此陰中之真陽，氣血之元稟，遇此將行時，兩腮先若桃花之狀，陽獻陰藏，其經只在半月之裏必來。預用白綿紬一尺五寸洗淨，時常用棉帶一條束臍下，綿紬兩尖頭，前後繫帶上，中間常兜陰器，小便時解一頭，便罷即繫之，經至盡染紬上。取初至紅鉛一顆，大如魚眼，紅色明亮如珠，此爲接命至寶，隨與好酒一杯和服，一時後如醉不醒，只以人乳飲之，一日後自甦。已後能絕房事者，延壽一紀。餘經換納兩取，陰乾浸上白童便內片時，其經自然脫下，取置磁盤內，陰乾聽用。如不昇煉者，謂之坌紅鉛，亦可補益虛勞，接續命脈。如次經已後，但未破身者，俱可取聚，陰乾磁盞昇煉色如紫霜一般，合入三元丹內，人乳服之，接命長年，卻除百病。此方神秘，不宜輕洩，故不可傳。但取紅鉛之女，生平愛惜，飲煖適時，無拘束者爲上。

人參黃芪湯　治潰瘍虛熱，不睡少食，或穢氣所觸作痛。

黃芪蜜炙　人參　白朮土炒　當歸身　蒼朮炒　麥門冬　升麻　五味子炒　神麯　廣陳皮　甘草各五分　黃栢酒拌炒，三分

薑棗引煎服。

內補黃蓍湯　治癰疽發背，潰後虛弱無力，體倦懶言，精神短少，飲食無味，自汗口乾，脈濇不睡。

人參　白茯苓　黃芪蜜炙　當歸身　肉桂　遠志肉炒　川芎　麥門冬　熟地　白芍藥各一錢　甘草五分

薑棗引，煎，食遠服。

托裏清中湯　癰疽脾胃虛弱，咳嗽痰氣不清，飲食少思。

人參　白茯苓　白朮　半夏　陳皮　桔梗各一錢　麥門冬　五味子　甘草各五分

薑棗引，煎，食遠服。

托裏和中湯　癰疽中氣虛弱，飲食少思，腫不消，潰不斂。

人參　白茯苓　白朮　陳皮　半夏　炮薑各一錢　廣木香　甘草各五分

薑棗引，煎，食遠服。

托裏建中湯　癰疽元氣素虛，或因寒涼，損傷脾胃，飲食少思，凡飧無味，或作嘔泄瀉，急服以健中氣。

人參　白朮　白茯苓各二錢　半夏　炮薑各一錢　甘草五分　熟附子八分

煨薑三片，棗二枚煎，不拘時服。

托裏溫中湯　癰疽陽弱陰寒，脈虛身冷，或瘡爲寒變，反致不疼，或膿水清稀，心下痞滿，腸鳴腹痛，大便微溏，食則氣短嘔逆，不得安臥，時發昏憒。

白朮　廣木香　丁香各五分　人參　益智仁　乾薑炮　半夏　陳皮　羌活　白蔻仁　甘草各一錢　熟附子二錢　白茯苓

薑棗引，煎，不拘時服。此方與舊不同，予製此，嘗治癰疽陰症及雜症陽氣脫陷，與寒氣逼陽於外者。發熱煩躁，口乾作渴，投以薑附之類，其津液頓生，煩熱頓退，其應如嚮。

醒脾益胃湯　潰瘍脾胃虛弱，過傷飲食生冷，以致胸膈不寬，四肢面目浮腫，及小水不利。

人參　白茯苓　白朮　山藥　廣皮　半夏　老黃米炒。各一錢　蒼朮　厚朴　澤瀉　廣木香　麥芽　蘇子　猪苓　山查各五分

薑三片，燈心二十根煎，食前服。

神應異功散　潰瘍陰盛陽虛，發熱作渴，手足並冷，脈虛無力，大便自利，至飲沸湯而不知其熱者必服之。

人參　白朮　陳皮　白茯苓　當歸　廣木香　官桂各一錢　半夏　丁香　肉荳蔻　厚朴　熟附子各五分

薑棗引，煎服。

二神丸　癰疽脾胃虛弱，飲食不消，大便溏泄，並治尋常腎虛脾泄俱效。

破故紙四兩，微炒香色　肉菓肥大者二兩，生用

用大棗四十九枚，老薑四兩切片，水浸棗薑，煮至水乾爲度，取棗肉爲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清米湯空心送下。

四神丸　脾腎虛寒，大便不實，飲食不思。

肉菓麵包煨　五味子各二兩　補骨脂四兩　吳茱萸水浸炒，一兩

爲末，生薑八兩，紅棗一百枚，煮熟，取棗肉去皮，和丸桐子大，每服四錢，空心米飲下。

《瘍醫大全・論生肌法》　汪省之曰：夫肌肉，脾之所生也，潰後收斂遲速者，乃氣血盛衰使然。世人但知生肌用龍、竭，止痛用乳、沒，予謂不然。生肌之法，當先理脾胃，助氣血爲主，則生肌自生，豈假龍、竭之屬！設若膿未盡，就用生肌，反生潰爛。壯者、輕者，不過復潰，或遲斂而已；怯者、重者，必致內攻，或潰爛不斂者多矣。至於止痛之法，熱者清之，寒者溫之，實者瀉之，虛者補之，膿鬱不出者開之，惡肉侵蝕者去之。如是則痛自止，豈在乳、沒然後痛止乎。《理例》

薛立齋曰：夫肌肉者，脾胃之所主，收斂者，氣血之所使，但當純補脾胃，不宜泛敷生肌之劑。夫瘡不生肌而色赤甚者，血熱也，四物加山梔、連翹；色白而無神者，氣虛也，四君加歸、芪；晡熱內熱，陰血虛也，四物加參、朮；膿水稀者，氣血虛也，十全大補湯；食少體倦，脾氣虛也，補中益氣湯；煩熱作渴，飲食如常，胃火也，竹葉黃芪湯，不應，竹葉石膏湯；熱渴而小便頻數，腎水虛也，用加減八味丸料煎服。若敗血去後，新肉微赤，四沿白膜者，此胃中生氣也，用四君子湯以培補之，則不日而斂，若妄用生肌之藥，餘毒未盡，而反益甚耳，殊不知瘡瘍之作，由胃氣不調，瘡瘍之潰，由胃氣腐化，瘡瘍之斂，由胃氣榮養。東垣曰：胃乃生發之源，爲人身之本。丹溪亦謂治瘡瘍當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誠哉是言也，可不慎歟。《經驗全書》

馮魯瞻曰：凡肌肉傷而瘡口不斂者，用六君子湯以補脾胃爲主；若

氣虛惡寒而瘡口不斂者，用補中益氣湯以補脾肺；若血虛發熱而瘡口不斂者，用四物、參、芪以滋肝脾；若膿多而瘡口不斂者，用八珍湯或十全大補湯以養血氣。經曰：脾主肌肉，如前藥未應，但用四君、歸、芪，以補脾胃；若更不應，乃下元陽虛，急用八味丸，以壯火生土；若脈數發渴者，難治，此真氣虛而邪氣實也。《錦囊》

又曰：若敗肉去後，新肉微赤，四沿白膜者，此胃中生氣也，但用四君子湯以培補之，則不日而斂，蓋瘡瘍之作，由胃氣不調，瘡瘍之潰，由胃氣腐化，瘡瘡之斂，由胃氣榮養。

《瘍醫大全・論收口法》程山齡曰：凡癰疽最難收口者，皆由瘀肉夾雜，瘀膿不盡所致。庸工不識，妄用補濇之劑，勉强收口，恐他日內毒復發，更甚於日前。惟將海浮散、玉螺散敷上，堪稱至寶，瘀肉自脫，不必用刀，新肉自生。又不藏毒，萬舉萬當。大法先用防風湯洗之，或猪蹄湯，若是痔瘡，用無花果葉煎湯洗之，再上末藥，洗時須避風爲主。書云：頻將湯洗，切忌風吹。是以更有體虛不能收口者，須內服補藥以助之。《十法》

李東垣曰：若膿血未盡，便用生肌斂瘡之劑，務其早愈，殊不知惡肉不盡，其瘡早合，後必再發，不可不慎。《十書》

馮魯瞻曰：癰疽將斂，宜補氣血，肌肉易生，若進寒涼，便難長滿。

《瘍醫大全・癰疽門生肌丹散膏方》生肌散《錦囊》生肌長肉，神效。

珍珠生研　大冰片各二分　象皮切方塊瓦灰拌炒珠　上白蠟各一錢　乳香箸上烘燥　瓜兒竭　沒藥箸上烘燥　鉛粉各五分　輕粉真掃盆者四分　兒茶三分

共乳極細，先用猪蹄湯或濃茶洗淨，用少許摻之。

生肌散

人參　西牛黃　珍珠　琥珀　熊膽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二錢　蘆甘石煅　海螵蛸　龍骨　石膏煅　輕粉各五錢　杭粉二兩

共乳極細，入冰片五分，再乳千下，磁瓶密貯，每用少許，收口如神。

八寶丹

珍珠布包，入荳腐內煮一伏時研細。如治巔頂，十手指尖，十足指尖，龜頭，此二十二處，非圓滾珍珠合藥，不能包裹還原，若治癰疽一切瘡瘍，即飯塊珍珠，皆可用也。一錢　西牛黃五分　象皮切片　琥珀燈心拌乳　龍骨煅　輕粉各一錢五分　冰片三分　蘆甘石銀罐內煅紅，研細，三錢

共乳極細，磁瓶密貯，每用少許，生肌長肉，收口如神。

神妙生肌散龔敏中

乳香去油　赤石脂　兒茶　海螵蛸　血竭　鱉甲　黑鉛各一錢　硼砂生肌全在此味　沒藥各二錢　輕粉三分

初起加黃栢一錢，作癢加白芷一錢。

先將黑鉛加水銀一錢仝煎化，再將前藥研細入於鉛汞內，研極細摻之。

生肌散

紅昇丹一錢　血竭　海螵蛸　象皮焙焦　黃丹　輕粉各三錢　赤石脂　兒茶　紫河車煅。各五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二錢

瘡口紅熱加珍珠二錢，瘡口寒白加肉桂二錢，瘡口虛陷加人參二錢。

共乳極細，摻上膏貼。

珍珠十寶膏　治癰疽大毒，及刀傷斧砍，咬傷杖瘡，生肌定痛，百發百中。

珍珠一錢，荳腐包煮　輕粉　杭粉各五錢　潮腦四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二錢　白蠟八錢　琥珀八分　冰片三分

先將猪板油四兩，入鍋熬化去渣，再入白蠟化盡，離火，入研細珠、輕、杭、乳、沒五末，將凝始下琥珀、冰片、潮腦，和勻，冷定收貯，用時在淨手心抿腳挑放掌心，溶化塗之，再貼膏藥。

生肌玉紅膏《正宗》專治癰疽發背，諸般潰爛棒瘡，用在已潰流膿時，先用甘草湯，甚者用猪蹄湯，藥湯淋洗患上，軟絹挹淨，用抿腳挑膏於手掌中，捺化遍搽新腐肉上，外以太乙膏蓋之，大瘡早晚洗換二次，內兼服大補脾胃煖藥，其腐肉易脫，新肉即生，瘡口自斂，此乃外科收斂藥中之神藥也。

白蠟　當歸身各二兩　白芷五錢　瓜兒竭　輕粉各四錢　紫草二錢　甘草二兩二錢　真蘇油一觔

先將白芷、甘草、當歸、紫草四味，入油內，浸三日，大杓內慢火熬藥微枯色。若熬太枯，其油則黑。細絹濾清，將油浸復入杓內煎滾，下整塊血竭化盡，次下白蠟，微火化盡，先用茶鍾四隻，預頓水中，將膏分作四處，傾入鍾內，候

片時，方下研細輕粉，每鍾投和一錢攪勻，候至一伏時取起，綿紙覆好，勿犯灰塵，本方不得加減，致取不效。

太素膏《說約》　凡瘡久不收口，是元氣虛極，急投大補湯劑內托，外用此法。

輕粉三錢　冰片五分

乳細，用猪脊髓調勻，攤絹帛貼上必效。

猪腦膏廣城黎醫士　公猪腦子一個，放鍋內，好陳醋泡透，文武火煮成膏藥樣取出，細布攤，隨瘡大小貼之，先將小米泔水洗淨瘡上，貼膏二三日，揭看內生肉芽，再用小米泔煎洗，又貼三五日，肌肉長平，忌房勞、怒氣、發物。

玉容膏　諸惡瘡久不收口，以及臁瘡。

敗龜板二兩　胎髮　猪毛　羊毛　鷄毛　鵝毛各四兩　牛油　猪板油　桐油各二兩　飛黃丹八兩，炒　蘇油一觔

仝熬枯，濾清，以丹收之攤貼。

白玉膏　雄猪油半觔入鍋內熬去渣，復入鍋內熬滾，投白蠟、黃蠟各二錢化盡，再入鉛粉五錢，輕粉、兒茶各一錢五分，乳香、沒藥去油各一錢，攪勻攤貼。

貼久不收口諸瘡膏　猪板油一兩熬化，入白蠟五錢，黃蠟八錢化盡，再入乳香、沒藥、輕粉末各一錢，成膏搽之。

玉液膏　發背癰疽潰爛用此生肌止痛。

香油二兩，黃蠟一兩，化開，入黃丹、寒水石煅各一兩，研細熔化爲膏，攤貼。

當歸膏　生肌止痛，補血續筋。

當歸身　生地各一兩　白蠟　黃蠟各一錢　蘇油六兩

入鍋內，先將歸地熬枯去渣，復熬投二蠟熔化，待溫攪成膏。

生肌散　多年朝東土牆上的白螺螄殼，取來以清水浸透，淘去泥沙，務須潔淨，放傾銀罐內，炭火煅紅冷定，研細如霜，加冰片摻上，膏貼收口。

生肌散

輕粉一錢　血竭　兒茶各一錢　自死螺螄連泥者十個，煅

研極細，加冰片一分收貯，每用少許，男用女乳，女用男乳，調搽三次全愈。

久不收口者　用人參淨口，嚼爛掩瘡口上，自斂。

收口　鮮白荷花瓣夾在書頁內，每日移夾一頁，不然要爛。凡癰疽臁瘡上生肌藥將收口時，以此貼之，斂口甚速。如凍瘡破爛，貼之亦效。

生肌散

鮮鹿腿骨紙包，灰火內煨至黃脆爲度，如焦黑則無用矣

研極細摻瘡上，生肌甚速。

諸瘡毒久不收口

生鉛三分，敲成薄片，剪如香茶樣

每日用鉛一分，仝核桃肉細嚼，好酒吞下，三日服完，大便出毒物，其口即收。

《瘍醫大全・論背癰頭開不住》　王肯堂曰：癰疽發背，皆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之所生。既成之後，膿腫疼甚，五七日內，或一頭從上開發，或兩頭開潰，上下侵展不住。帝曰：何氣使然？岐伯曰：不善於調養，乃七情之擾，房勞之變，穢氣所撞，惡氣所襲，皆令開而不住。當以內托大補之劑內加白薇白芨等藥服之，外以收斂之藥敷貼淋潟，則聚而不開矣。《準繩》

《瘍醫大全・論癰疽內肉不合法》　陳實功曰：夫癰疽對口大瘡，內外腐肉已盡，惟結痂時，內肉不粘連者，用軟綿帛七八層放患上，以絹繫緊，將患處睡實數次，內外之肉自然粘連一片，長如生成之肉矣。倘患口仍有未完處，再搽玉紅膏，其肉白平矣。《正宗》

《瘍醫大全・繃縛背瘡法》　陳實功曰：夫發背對口大瘡等疾，已潰流膿時，冬夏宜絹帛四五層放所貼膏藥外，再用棉布見方八寸，四角用蛇皮細帶釘之，安蓋絹上，以帶繫在前胸，繃實瘡上，庶使瘡中暖氣不泄，易於腐潰，洗瘡時，預備二繃更換，務要患內暖氣烘，此法最善。《正宗》

澄曰：凡發背潰後，口小內大，大膿已泄，內肉不合，宜用鉛片如鏡，中鑿一眼如錢狀，四邊錐眼，以針穿縫綿布襯上，夏月則用兩層布襯襯，上六面釘濶絹帶六條，先將膏藥蓋好，加以新棉，將鉛片襯合瘡上，先將左右二帶繫緊胸前，再將左上角帶與右下角帶，由左肩向右脇下斜繫，右上角帶與左下角帶，由右肩向左脇下斜繫，則兩層新肉合成一塊矣，倘左半邊虛處多，右半邊實處多，可將膏外襯棉，左半邊墊厚些，右半邊襯薄些，如右半邊虛處多，亦照此法，總在看瘡取膿揩洗時，留心察其虛實自明。

《瘍醫大全・論生胬肉》 申斗垣曰：夫瘡瘍已潰，愈加保護，若不謹慎，恐致敗壞，倘七情內亂，怒則傷肝，肝爲將軍之官，肝主怒，怒氣盛則刑脾，脾主肉，脾傷則瘡口內脹出，名曰胬肉。胬肉脹滿，不能自消，若不去之，雖瘡愈後，肉高梗積，久亦癢痛，倘生面目之端，形容醜怪，乃不知去此之過也。宜用烏梅燒灰，少加輕粉，一上即平，愈後亦無瘡疤也矣。《啟玄》

周文采曰：一曰着水，二曰着風，三曰着怒，四乃庸俗醫生以手擠膿核時，用力太重，五乃妄用涼藥，涼了瘡皮，故生胬肉也。《集驗》

澄曰：瘡口胬肉，患者誤食生薑、香蕈、菌子及違犯房幃，均易將良肉胬出。更有肩脊生胬者，乃挑輕負重掙出，肘腕手指生胬者，必是拿甚重物所致，足跟足指生胬者，必是奔走跳動而胬。凡視瘡毒出膿後，肩脊上膏外加以厚紙或鉛片壓住，肘、腕、手、足、跟、指等處，膏外須用厚紙或繭殼襯護，薄絹繫好，則可免良肉胬出，且易收功。

《瘍醫大全・論驗透膜法》 張景岳曰：凡背疽大潰，欲驗穿透內膜者，不可用皂角散嚏法，但以紙封患處，令病者用意呼吸，如紙不動者，未穿膜也。倘用取嚏法鼓動內膜，則反致穿透，慎之，慎之。《全書》

澄曰：背疽潰爛，但以草紙撚蘸麻油，以火點着，向瘡照之，如燈光向外鼓動者，裏膜已破矣。

《瘍醫大全・論瘡疽鎖口》 澄曰：凡患瘡毒，潰後不慎房欲，以致瘡口漸高，堅硬不斂，此名鎮口。又有誤食瓜子鷄蛋，亦能鎖口。須用銀針輕手四圍挑斷，以木耳焙研極細，麻油調搽即消。

又曰：瘡毒潰後已久，風熱濕毒感受，亦能鎖口。

《瘍醫大全・論將息法》 程山齡曰：凡病中設有挾風寒者，即宜斷去葷腥油膩，微服散藥，俟外邪祛盡，再用滋味調補。大抵將息癰腫，不可缺少滋味，以血肉能生血肉也。然又不宜過多，使肉氣勝穀氣，更忌生冷滯氣之物，恐反傷脾胃耳。並宜避風邪，戒嗔怒寡思慮，少言語，競競保養爲貴。至於病後將息，毒大者三年內宜遠幃幙，毒小者期年內宜遠幃幙，犯之則成虛損，或成偏枯，或陰減天年，不可不慎也。其他戒怒慎風，亦須常作有病時想。《十法》

王肯堂曰：保全胃氣，厚味與生冷皆除。勿冒風寒，大熱與大寒當避。多言多動，不免真氣之有傷。久坐久行，皆致起居之不適。寡思節慾，尤戒恚怒悲憂。湯粥適時，更宜清虛恬靜。《準繩》

《瘍醫大全・論培護法》 程實功曰：冬月發背，須穿有袖綿背褡一件，服下不可縫合，取其易於揭看也。且要預生炭火，使暖逼盡餘寒，然後揭開用藥爲妙。《正宗》

又曰：如發背高腫，須防撞傷，須用細草，照瘡大小作一圈子，外用棉花絹片，縫如串鈴樣，四邊釘細帶四條安在瘡上，護住瘡根，以兩條帶子繫頸上，以兩條帶子繫胸前，則不致有撞傷之患矣。

薛立齋曰：凡患背瘡，切不容他仰臥，若仰臥則瘡陷矣，其欲生也，得乎？《經驗全書》

李氏曰：若背疽難於隱几，宜用緑豆十斗，作一袋，隱伏其上，以解毒涼心也。

《瘍醫大全・論瘡久成瘻》 胡公弼曰：夫瘡久不斂，多成漏症，常有膿水流而不絕，其膿亦臭，內無歹肉，須先服參、芪、歸、朮、芎，大劑托裏，再用附子製過者，以童便浸透，切作二三分厚片，安瘡上，着艾灸之，仍服托裏之劑，隔三日再灸，不五七次則瘻化肌生，肉自長滿矣。《青囊》

《瘍醫大全・論九漏》 王肯堂曰：瘡漏，是孔竅出水不止者是也。氣漏，或腫或消，痛脹難忍者是也。

風漏，瘡孔內癢甚者是也。

陰漏，男女陰內痛而出水者是也。

冷漏，孔內出白膿黄水不止者是也。

痔漏，痔瘡日久，不忌房事，破而流膿，不收口者是也。

血漏，時時下鮮血不止，名熱漏也。

瘻痔漏，是平肉上生孔竅，出膿血者是也。

瘘腮漏，因瘡忽黑爛，出黄黑水者是也。

澄曰：凡破漏之症，多因氣血虧損，潰後先膿，後則清稀流水，久而不斂，遂成漏管。亦有因庸醫日以藥線紙入，將瘡內嫩肉磨成厚肉，瘡口不能驟合，初則嫩管，久則長成硬管，漸生岔管者甚多。亦有膿血去多，陰分受虧，陽火亢盛，夢泄遺精，或不慎房慾，多成九漏之候，最爲難治。必須內服補托，謹戒房勞，外用化管之藥，內服退管丸丹化去內管，方能收功。

又曰：凡瘡潰後忌葱，以免生管。

《瘍醫大全・試知百病生死法》 陳實功曰：死生，非神聖不能洞其機關。疾病，無明醫亦不能決其吉凶。匪則使人疑惑，決斷不常，余異授呂祖一枝梅，真仙方也。《正宗》

呂祖一枝梅　治大人男婦小兒，新久諸病，生死難定之間，用藥芠實大一餅貼印堂之中，點官香一枝，香盡去藥，已後一時許，藥處有紅斑暈色，腫氣飛散，謂紅覆捧日，病雖危篤，其人不死。如貼藥處一時後無腫無紅，皮肉照舊不變，謂白雪漫野，病雖輕淺，終歸冥路。一兒急慢驚風，一切老动痢疾，俱貼之，紅腫即愈，此方用之，可預知生死也。

硃砂三錢　銀硃乙錢五分　五靈脂三錢　麝香三分　蕳麻子五分　雄黃芭荳仁各五錢不去油

右各研細末，於端午日淨室中午時共研，加油臙脂爲膏，磁盒收藏，勿經婦女人手，臨用豆大一圓，捏餅貼印堂中，其功立見，用過餅送河中。

《瘍醫大全・夏月諸瘡傷辟蠅蛆門主方》 蟬花散《東醫寶鑑》　夏月諸般傷損潰爛，蛆蟲極盛，臭不可近。

蛇退燒存性一兩　蟬蛻　青黛各五錢　細辛二錢五分

右爲末，每三錢，酒調下，日二。

夏月諸瘡臭爛　寒水石研細摻。

《瘍醫大全・辟瘡瘍惡穢法》 辟惡氣張仲景　蒼术同猪蹄甲燒煙。

又方　紅棗、茶葉燒煙置房中。

又方　荔枝殼燒煙解穢。

《外科大成・十二經補瀉藥品》 手少陰心經

補：當歸　生地黃　茯神　遠志　酸棗仁　麥門冬　栢子仁　山藥　蓮肉　圓眼肉　人參　紅藍花

瀉：黃連　枳實　木香　貝母　天竺黃　鬱金　赤茯苓　玄胡索

溫：石菖蒲　藿香　沉香　木香　肉桂枝　麻黃

涼：連翹　丹參　石蓮子　枝子　犀角　牛黃　硃砂　石膏

引經獨活　細辛　燈心　圓眼

手厥陰心包絡經

補：人參　黃耆　肉桂　沉香　兎絲子　破故紙

瀉：大黃　朴硝　枝子　烏藥

溫：大附子　桂　乾薑　沉香　川芎　白荳蔻　栢子仁　烏藥

涼：黃連　枝子　丹皮　柴胡　薄荷　滑石　桃仁　蔓荊子

引經柴胡桂佐之　川芎　青皮　木瓜

手太陽小腸經

補：石斛　牡蠣　甘草稍

瀉：木通　赤茯苓　車前子　紫蘇　羌活　藥本　檳榔　大黃　蘗麥

溫：巴戟天　茴香　烏藥　砂仁　益智仁

涼：滑石　木通　枝子　茅根　車前子　猪苓　澤瀉　芒硝

足厥陰肝經

補：當歸　熟地黃　酸棗仁　阿膠　木瓜　沙參　薏苡仁　枸杞子　兎絲子　山茱萸　白术　運肉　甘草　蒺藜

瀉：白芍藥　赤芍藥　柴胡　青皮　枳實　青黛　羌小燈籠　木賊　甘菊　蒲黃　桃仁　蔓荊子　常山　五靈脂　益母草　前胡

溫：木香　肉桂　香附子

涼：黃連　黃栢　胡黃連　龍膽草　草决明　牛黃　羚羊角　車前子　甘菊花　地榆

引經川芎行上　青皮行下　柴胡　烏梅

足少陽膽經

補：當歸　酸棗仁　山茱萸　五味子

瀉：柴胡　青皮　黃連　白芍藥　川芎　貝母　瓜婁　鉤藤　天竺黃

溫：乾薑　肉桂　陳皮　半夏

涼：黃連　黃芩　柴胡　竹茹　甘草

引經川芎行上　青皮行下　柴胡

足太陰脾經

補：人參　白术　茯苓　甘草　白芍藥　山藥　蓮肉　白遍荳　木瓜　蒺藜　當歸　黃耆　薏苡仁　芠實　陳皮　大棗　圓眼肉

瀉：枳實　大腹皮　山查　麥芽　神麴　半夏　南星　檳榔　三稜　萊菔子　升麻　降風　石膏　猪苓　玄胡索　桑寄生

溫：砂仁　白荳蔻　藿香　破故紙　黑乾薑　官桂　大附子　蘇葉
肉果　木瓜　蒼术　吳茱萸　丁香
涼：黃連　玄明粉　竹瀝　連翹　大黃
引經白芍　麻黃　大棗　蓮肉
足陽明胃經
補：人參　白术　黃蓍　石斛　山藥　蓮子　芡實　薏苡仁　糯米
白糖
瀉：枳實　厚朴　大腹皮　前胡　三稜　莪术　檳榔　大黃　石膏
礞石
溫：肉桂　肉果　大附子　砂仁　藿香　半夏　蒼术　白荳蔻　用
芎　香附　乾薑
涼：葛根　知母　石蓮子　枝子　滑石　竹茹　胡黃連
引經葛根　升麻　白芷
手太陰肺經
補：人參　沙參　黃蓍　麥冬　阿膠　五味子　紫苑　百部　知母
款冬花　木瓜　山藥　茯苓　蒺藜
溫：人參　乾薑　半夏　肉桂　吳茱萸
涼：黃芩　槐花　大黃　地榆　胡黃連　連翹　石膏　秦艽
引經葛根　升麻　白芷
足少陽腎經
補：杜仲　兎絲子　蒺藜　破故紙　山茱萸　山藥　石斛　巴戟天
人參　白术　當歸　熟地　枸杞　五味　半膝　龜板　淫羊藿　何首烏
鱉甲　鹿茸　鹿角　龍骨　牡礪　續斷　肉蓯蓉　韭子　覆盆子
瀉：澤瀉　猪苓　知母　玄胡索　甘草　茯苓　木通
溫：大附子　桂心　破故紙　黑乾薑　縮砂　仙茅　沉香
涼：黃栢　知母　丹皮　天門冬　地骨皮　山梔　玄參　竹瀝
引經獨活　肉桂　牛膝　鹽　酒
足太陽膀胱經
補：龍骨　續斷　益智仁　橘核
瀉：猪苓　澤瀉　滑石　車前子　木通　瞿麥　茯苓
溫：茴香　烏藥　沉香　山茱萸　桂枝　麻黃　硇砂
涼：膽草　石連子　防風　羌活　蔓荊子　茵陳　葶藶　大黃　黃
栢　石膏
引經藁本　羌活　黃栢
手少陽三焦經
補：人參　黃蓍　白术　藿香
瀉：柴胡　枳穀　枳實　青皮　山茨菰
溫：大附子　厚朴　乾薑　沉香
涼：連翹　滑石　膽草　地骨皮
引經柴胡　川芎　青皮
散品
凡藥之性，輕虛者諸臟腑皆能發散，是以不屬經絡也。

《外科大成・針砭灸烙烘炤蒸拔等法》 疽之發也，所患者惟內攻與外潰耳。蓋毒不能外發，勢必內攻，急宜護膜以托裏。不能中出，勢必旁潰，必外兼針灸等法以提其毒，此外科之首務也。

《外科大成・針法》 夫用針者，譬之救火，火在屋下，必穴其頂，不爾則延燒盡焚之矣。故曰：毒氣中隔，內外不通，不行針灸，藥無全功。又曰：血實者決之，先膂其脈，緊而數者，其膿未成，緊去但數者，其膿已成。若膿未成而用針，氣血已瀉，膿反難成。膿已成而不針，潰壞愈深，瘡口難斂。次，輕按熱痛者，膿淺而稠。重按微痛者，膿深而稀。按之不痛俱硬者，瘀血也。俱軟者，濕水也。再按之陷而不起者，膿未成。按之軟隨手而起者，膿已成。按之四畔俱軟者，膿大成矣。

手法：針鋒宜隨經絡之橫豎，不則難於收口。部位宜下取，便於出膿。腫高而軟者，在肌肉，針四五分。腫下而堅者，在筋脈，六七分。腫平肉色不變者，附於骨也，針寸許。毒生背腹肋脇等處，宜砭針斜入，以防透膜之害。入針在好肉之處，則磁實而難進。針至膿潰之處，則虛軟而無阻。針既透膿，即視針口，必有膿意如珠。斯時也，欲大開口，則將針斜出，欲小其口，則將針直出，所謂迎而奪之，順而取之也。隨以綿紙撚蘸玄珠膏度之，使膿會齊，二三時取出撚，則膿水速乾矣。瘡口貼呼膿膏，四圍敷潰膿散。元氣虛者，必先補而後針，膿一出則諸症悉退。若膿出返痛，腫仍不消，或煩燥嘔逆

者，胃氣虛也，治宜大補之。

《外科大成・針委中穴法》 治癰疽發背紅腫疼痛，及脚膝風濕疼痛，即拄杖跛足者，針之有功。又中風痰厥，牙關緊急不知人事者，針之立效。

其法，令患者雙手倚壁上，雙脚挺直，用三角披針，將約紙只露半米粒許尖頭，針時以中指抵住針頭，看委中穴有細青紫脈，皆是濕毒惡血，看準於紫脈上刺之，凡青脈俱刺，任出黑血無妨，看血出淡黃色，方以紙輕手按片時，以小膏藥貼之，三四日不可洗浴。放血後，令人將員棍于手足腰背腿上，如轆刮麵，即棄杖而行，百發百中。針家不宜出血，惟腫偏宜出血也。

《外科大成・針少商穴法》 治喉風、喉痹、顖額、懸癰、蜈蛾等症，危急者刺之立驗。

穴在大指端內側，去爪甲角一韭葉許白肉際間，用三稜針刺出紫血，立瘥。此穴能泄諸臟之熱，但不宜灸。

內托黃蓍丸　治誤傷經絡，白膿赤汁逗流不止者。

黃蓍生八兩　當歸三兩　肉桂　木香　沉香　乳香各一兩

爲末，用緑荳粉四兩，生薑自然汁煮，糊丸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白湯下。

《外科大成・砭法》 扁鵲云：病在血脈，治宜砭石。此舉《素問》血實者決之也，非止丹毒及紅絲疔走散，但見紅腫色赤遊走不定者，或時毒瘀血壅盛等症，并宜砭之。忌其太深，《內經》所謂刺皮無傷肉也。法用細磁器擊碎，取有鋒芒者一塊，用筋一根，劈開頭，夾之縛之，用二指輕捺筋稍，以磁鋒對患處懸寸許，再用重筋一根，頻擊筋頭令毒血遇刺皆出。如丹毒敷貼，見小兒赤遊丹毒門參考。至次日腫未全消，再量行砭之，以腫消紅散爲率。

《外科大成・灸法》 灸乃開結破硬之法，蓋火性暢達，引拔內毒，有路而發外也。凡瘡之初起，七日已前，隨毒勢之大小，灸艾壯之多寡。如赤腫紫黑者，取蒜片三錢，厚置瘡頂上，著艾灸之，三壯一換蒜片。初灸覺痛，以不痛似癢爲止。初灸不痛，以知痛癢爲止。初灸全然不覺痛癢，宜去蒜明灸之，方能速潰，艾數宜多。有漫腫無頭者，以濕紙覆其上，視其先乾處置蒜灸之，兩三處先乾，兩三處齊灸之，有一點白粒如粟，四圍紅腫如錢者，即於白粒上灸之。有陰瘡日數多者，艾炷不及，其事以蒜搗爛鋪於瘡上，艾鋪蒜上灸之，蒜敗再易，以知痛甚爲效。癰疽流注鶴膝風等，每日灸二三十壯。頑疽陰瘡痼發等，艾數必多，宜先服護心散以防火氣入內。灸小兒，先將蒜置大人臂上，燃艾候蒜溫，即移於小兒毒上，易艾照前。凡腫瘡初起，用此灸之，一不開大，二不內壞，三易收口，誠瘍科之首法也。如七日已後，毒已成形，宜隨經絡取穴次灸之，或騎竹馬法灸之，或用錠子藥餅蠟餅等類灸之。《至真要論》云：陽氣凌襲，寒化爲熱，熱盛則肉腐爲膿，是毒乃寒邪所傷。艾火攻之，求其本也。

經曰：陷者灸之，陽症似不必灸也。頭爲諸陽之首，凡生瘡腫，由亢陽所致，灸之必加大腫，痰動必死。腎俞穴發瘡，由腎水枯竭而成，灸之則火燥其源，黑陷則死，有元氣素虛，瘡不高腫，體倦神昏，脈空虛浮散，數而不鼓，此內無真氣抵當火力，灸之必昏潰而死。世云艾火不傷人，非通論也。

《外科大成・分經絡取穴次灸法》 手太陰肺經

少商穴此穴宜刺不宜灸，人前針法。

手陽明大腸經

曲池穴　治胃疽，及上部疔腫發背，渾身瘡毒，風刺癮疹頑疥，小兒丹毒，并癰瘓，四肢拘攣，歷節風。穴在肘外輔屈肘兩骨中，以手拱胸，紋盡頭陷者是穴。

三門穴　治蜂窩疽。穴在手次指本節後內側陷中，又合少骨穴。

肩顒穴　治乳癰、乳毒、乳岩。穴在肩端兩骨罅間，陷者宛宛，舉臂取之，有空是穴。一名肩井穴，足少陽陽矯之會。

三里穴　治乳症膝症。穴在膝眼下三寸，斷骨外廉內兩筋間，舉足取之。

偏歷穴　治顴疔。穴在手腕中後三寸陷中。

足太陰脾經

衝門穴　治脇癰。穴去大橫五寸，在府舍下，橫骨端約中動脈。

商丘穴　治陰疽。穴在足內踝下，微前陷中。

箕門穴　治腹癰。穴在魚腹上越筋間，陰股內動脈應手是穴。

足太指端　治魚口。即大敦穴，在指甲裏三毛中。

三陰交穴　治鶴膝襠疽。穴在內踝上三寸，骨下陷中。

膝頂穴　治鶴膝風脚氣。此秘法也，諸書不載。

足陽明胃經

神授穴　治牙癰。二穴，隨人大指上直去骨罅處起，用患人手一跨，此秘法也。

缺盆穴　治鬢疽瘰癧。穴在肩下，橫骨陷中。

伏兎穴　治鬚疽。穴在膝上六寸起肉，正跪坐而取之。一云膝蓋上七寸，以左右各三指按捺，上有肉起如兔之狀，故名之，脈絡會也。

犢鼻穴　治唇疽、膝痛。穴在膝膑下，骭骨上，俠解大筋陷中是穴，形如牛鼻。

梁丘穴　治流注。穴在膝上二寸，兩筋間。

踝骨尖　治疽着五指，及霍亂轉筋。此秘法也。

手厥陰心胞絡經　胞絡乃包裹心之肉也。

郄門穴　治胸疽。穴在掌後，去腕五寸。

間使穴　治肘癰腋腫癭瘤疥癬。穴在手掌後三寸，兩筋間陷中。

內關穴　治銳疽、瘰癧、合谷疔、蛇頭疔。穴在掌後，去腕二寸，兩筋間。

合谷穴　治魚肚疔、注節疔。穴在大指合紋盡處陷中。

手少陽三焦經

四瀆穴　治魚腮。穴在肘前五寸，外廉陷中。

天井穴　治瘰癧、柘榴疽、瘭毒、魚腮、五痔、癮疹。穴在肘外，大骨後肘上一寸，輔骨上兩筋，又骨陷中，屈肘拱胸得之。

會宗穴　治肩疽、膠疽。穴在臂腕後三寸，空中一寸。

腋門穴　治樂疽。穴在手小指次指間陷中，握拳取。

手少陰心經

少衝穴　治喉癰、舌疔、舌腫。穴在手小指內廉端，去爪甲角如韭葉，又名經始穴。

靈道穴　治氣癰。穴在掌後一寸五分。

少海穴　治腸疽并瘰癧，不問腫潰，及臂痛不能伸，齒齦痛爛，齒寒頭痛，胸風腋疽，一名曲節。穴在肘內廉後大骨外，去肘五分陷中，屈手向上取之。

神門穴　治兌疽，穿骨疽。穴在掌下銳骨端陷中。

少商穴　治喉症，宜針，忌灸，見針門。

心俞穴　治喉毒、懸癰。穴在背第五椎兩傍各開一寸五分。

手太陽小腸經

支正穴　治侵腦疽。穴在腕後五寸。

陽谷穴　治鳳眉疽。穴在手外側腕中，兌骨下陷中。

後谿穴　治黑疔。穴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捏拳取之。

腕骨穴　治鼻疔。穴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

天宗穴　治頂疽。穴在秉風後大骨下陷中。

肩貞穴　治肩風。穴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顒後陷中。

掌後五寸五分　治馬口瘡。秘法。

足厥陰肝經

陰包穴　治咬骨疽。穴在膝上四寸，股內廉兩筋間，拳足取之，看膝內側，必有槽中。

膝關穴　治透腦疽。穴在犢鼻下二寸傍陷中。

中都穴　治陰疽、陽癬、頑疝。穴在內踝上七寸骭中。

蠡溝穴　治玄疽。穴在足內踝上五寸。

章門穴　治氣癖。穴在直季脇肋端，臍上二寸，兩傍九寸，側臥，屈上足，伸下足，兩臂取之。一云肘尖盡處是。

膝下外廉橫骨　治鸛口疽、坐馬等癰。秘法。

《外科大成・代火針烙法》　古有烙法，令罕用之，蓋使患者駭然，亦懼粗工之誤用耳。余以陽燧錠子代之，治癰疽發背一切諸毒，未成者立消，已成立潰，已潰立穿，更易於收斂，并灸瘰癧、便毒、蛇頭疔、痞塊及風寒濕氣疼痛等症。悉皆神驗，勿忽。陽燧錠子方：

蟬酥　硃砂　川烏　草烏各五分　直蠶蛹一條。各爲末和勻，次用石硫黃一兩五錢，置碗內微火炖化，入前蟬酥等末攪勻，離火，再入當門子麝香二分，冰片一分攪勻，即傾入濕磁盤內，速盪轉成片，俟冷，取收磁罐內。用時取甜瓜子大一塊，要上尖下平，先用紅棗肉擦灸處，粘藥於上，用油燈草火點之，灸五壯或七壯、九壯畢，即飲米醋半酒鐘，隨用小膏藥貼之，出黃水些需，其毒即消。如風氣痛者，用筋子於骨縫中撳之，酸痛處以墨記灸之。如腿痛膝痛，於鬼眼穴灸之。再肩担成瘡，於腫處各灸一壯，立瘥。

《外科大成・黃蠟灸法》　凡癰疽發背，諸毒惡瘡，先以濕麪隨腫根作圈，高寸餘，實貼皮上，勿令滲漏，圈外圍布數重，防火氣烘膚，圈內鋪蠟屑三四分厚，次以銅漏杓盛炭火，懸蠟上烘之，令蠟化至滾，再添蠟屑，隨化隨添，以井滿爲度。皮不痛者毒淺，灸至知痛爲度，皮痛者毒深，灸至不知痛爲度。去火杓，即噴冷水少許於蠟上，俟冷起蠟。蠟底之色青黑，此毒出之徵也。如漫腫無頭者，以濕紙試之，於先乾處灸之。初起者一二次即消，已成者三

二次速潰。久潰頑硬者即於瘡口上灸之，蠟從孔入，愈深愈妙，其頑腐瘀膿盡化，收斂甚速。

一法，灸頑瘡臁瘡，亦作麩圈圍瘡口，次取黃蠟隨瘡井大捻錢厚一餅，蓋瘡口上，上鋪艾令滿，着火，艾着蠟化。滲入瘡口內，先癢後痛，俟艾燼，盡去之，則瘀腐盡化，如鎖口未盡，挑去之，則新肉生矣。若犯房勞，必須再灸。

《外科大成·桑柴火烘法》 背疽初起腫痛，重若負石，堅而不潰者，用之能解毒止痛，消腫散瘀，出毒水，即能內消。若潰而不腐，新肉不生，疼痛不止者，用之補陽氣，散餘毒，生肌骨，遺深居淺。用新桑樹根劈成條，或桑木枝長七寸劈如指粗，一頭燃着吹滅，用火向患處烘片時，火盡再換，每次烘三四枝，每日烘三二次，以腫潰肉腐爲度。若腐已去而新肉生遲者，則於瘡四畔烘之。凡陰瘡瘰癧，流注臁瘡，惡瘡久不愈者，俱宜烘之。書云火有拔山之力，惜乎治者之不用耳。

《外科大成·神燈照法》 治發背初起，七日前後，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潰，不起發者即發，不腐者即腐，誠良法也。用硃砂、雄黃、血蝎、沒藥各二錢，麝香四分，爲末，每用三分，綿紙裹藥爲撚，長七寸，蘇油浸透，灼火，離瘡半寸許，自外而內，周圍徐徐照之，火頭向上，藥氣入內，瘡毒隨火解散，自不內侵臟腑，初用三根，漸加至四五根，候瘡勢漸消漸減，薰後隨用敷藥。如已潰，大膿瀉時不必用此。其敷藥原方草藥難覓，余用蒂蕨草一味代之，將草杵爛，加陳小粉，再加食鹽少許，研如糊，敷半寸厚，留口比瘡暈大三二分爲率，瘡口用大葱葉以滾水泡熟，扯開貼之。如乾及有膿，用猪蹄湯潤之洗之。

一法，前方加輕粉二錢，薑蚕三錢，露蜂房十箇，作撚薰照如前，照畢用真生桐油調銀硃，如膏貼之再薰照。冷疔結毒漏蹄風等症，各錄本門條下。

《外科大成·牛膠蒸法》 癰疽發背，痔漏惡瘡，頑臁跌撲等症，用牛皮膠熬至稀稠得所，攤毛頭紙上，每用一塊，貼瘡腫上，次用醞醋煮軟布二塊，乘熱罨膠紙上蒸之，稍溫再易，直至瘡癢膿出將盡，即濃煎貫仲湯洗去膠紙貼膏，次日照前，直至膿盡瘡乾爲度，隨用生肌散貼膏，次日換膏仍前蒸洗。

《外科大成·藥筒拔法》 陰發背於十五日前後，堅硬不潰不膿，不得外發，必致內攻，乃生煩燥，重如負石，非此法拔提，毒氣不出，誠有回天之功，爲瘍醫者不可缺也。法用鮮菖蒲、羌活、獨活、紫蘇、蘄艾、白芷、甘草各五錢，連鬚葱二兩，用清水十碗，煎數十滾聽用，次用鮮嫩竹一段，長七寸，徑口一寸二三分，一頭留節，刻去青留白，厚約分許，靠節鑽一小孔，以杉木條塞之，放前藥水內，煮數十沸，取筒傾出藥水，仍浸藥汁內候用，次用披針於瘡頂上一寸內，品字放開三孔，深入寸許，將藥水盆置患人榻前，取筒傾去藥汁，乘熱急合瘡眼上，撳緊，自然吸住，待片時，藥筒已溫，拔去塞孔木條，其筒自落，倒筒內之物於器內。視其膿血相粘，鮮明紅黃者，可治。純是敗血稀水，氣穢紫黑者，不治。此家傳屢驗之法，勿忽之。如陽瘡則不必用此，恐傷氣血，慎之。

《外科大成·症治總訣》 凡看大瘡，先以見標日爲始，至今幾日，看瘡與日期可否，以看受病之源，出何部位，屬何臟腑，再辨陰陽老幼並氣血之盛衰，再次方胗脈之虛實順逆，以決其終。

凡毒先視其頂，高起者爲氣盛，根束者爲血盛，又視其色暈，要交會分明爲元氣盛而邪無散慢也。高腫者屬陽，原無深毒，治宜托裏以速其膿，忌用內消，反難作潰。漫腫平塌者元氣本虛，急宜溫補催毒出外，忌用汗下，庶無變症。

初起頂平根散，色黯微腫，不熱不疼，身體倦怠者，逆已成腫堅，色紫，不作膿不腐潰，惟口乾，多煩燥者逆。已潰皮爛，內堅不潰，腫仍不消，痛仍不減，心煩者逆。潰後膿水清稀，腐肉雖脫，新肉不生，色敗臭穢者死。初起元氣未虛，症脈俱實者，治當迎刃而解。若懼悍怕，定不能決於危急之時，惟在中病則已，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久病元氣虛者，縱有餘症壞症，又當先固其本而後調之和之散之，所謂勢孤則守，本立而道生也。經云：督脈經虛從項出，膀胱經虛從背出，陽明經虛從髭出，是如瘡瘍諸毒，由虛而出也，治惟藉熱以發之，雖陽症熱痛，亦宜溫藥稍助微涼以濟之，斯爲穩當。

腫瘍諸症，不論首尾，但見腫赤，煩燥引冷，便閉作渴，脈洪實數者爲之五實，此邪氣在裏，治宜攻利，如內疏黃連湯之類以杜其源。如身涼肢冷，瀉利腸鳴，嘔吐食少，脈細者，爲之五虛，此元氣不足，治宜滋補，如托裏消毒散，十全大補湯之類，以培其本。五實者雖在嚴寒之時，必用大苦寒之藥瀉其陽以救其陰。五虛者雖在盛暑之時，必用大辛熱之藥散其陰以回其陽。經云：用寒遠寒，用熱遠熱，有假者反之，雖違其時，必從其症。又云：治病必察其下，爲時下之宜也。

初起七日之前，或已灸之後，未服他藥者，宜蟬酥丸或細珠丹汗之。如

汗之不出，由毒氣盛表裏閉密之故，則外兼神燈照法桑柴烘法，能使已成者自潰，不脫者自脫，助湯劑合表裏以成功。烘後以膏蓋頂上，提膿拔毒以禦風寒，其根脚發腫，又在敷貼之力以束根本。若潰後者，則用鐵桶膏圍束瘡口，庶不開大。如陽瘡腫痛，七日已後，自有黃色稠膿相粘膏上，每日用葱湯洗之，換膏貼之，其正膿出在十一日前後。如未經灸者，內膿將結之際，皮厚無頭而難穿者，用玄珠膏塗頂上，黑膏蓋之，三五日膿從毛孔吸出。久之列界，其腐成片而落其內，肉已平則換生肌藥，已潰而瘀腐不去者塗之，去腐如割，且無痛苦，勝他藥多矣，然必賴內托之功，方護捷效。毒至十日已外，瘡雖不腐而紅腫煩痛者，由元氣不能充足，或失於補托，或誤用寒涼，或蓋覆不暖所致，治宜托裏大補，以得膿爲效。若瘡口出黑血，遍身汗出，乃補托之徵也。如期不作腐潰，形尚堅硬，乃瘡根閉固，爲陰陽相半之症，必用神妙拔法，不致內攻，倘內有膿，又便易出。又以十五日至二十一日爲期，過此外者，縱有稀膿，誠難歸結。若無膿，爲純陰不治，故陽瘡以十四日爲關，陰瘡以二十一日爲節，斯時務要膿出勢定，不可過釀，候膿出方自腐脫，腐脫方自生肌，生肌方自收斂，收斂方自瘡平，此瘡之關節次第也。如期不得膿者，後必多變，用藥之法，初起以散腫內消爲主，已潰以排膿斂毒爲主，膿盡以去腐內塞爲主，腐盡以生肌敷痂爲主，此治瘡之定例也。

夫症之有標本，如五運爲本，六氣爲標，五臟爲本，六腑爲標。初病爲本，傳病爲標。元氣爲本，病氣爲標，治宜本而標之，如有嘔吐泄瀉，食少不寐等症，宜先治之，所謂內症愈而外症易痊，是標而本之也，仍兼外治。

標使治宜　如腫瘍初起，審症處方，必以一藥爲標使，如神授衛生散用金銀花、當歸、蒼术，復煎散用蒼术，十全大補湯用夏枯草，蠟礬丸用菊花湯，通聖散用漏蘆之類，每用一兩煎湯，復煎羣藥，其應如響，此飛霞子之秘訣也。溪云：阿膠飲、牛膠丸，屬金屬土，補肺氣實大腸，壯胃止瀉，黃蠟丸入大腸有補；國老膏化毒行經；遠志酒、金銀花酒，皆有補性，歸血歸心，善用者以之配入，腫瘍之散結，潰瘍之補虛，亦奏捷效，宜觸類而長之可也。又如諸毒生於巔頂者，諸藥俱宜酒浸、酒炒、酒煎、酒服，爲使爲因，所爲在上者因而射之也。

《外科大成・汗》　書云：汗之則瘡已。爲外有六經之形症，內無便溺之阻隔，飲食如故，清便自調，知不在裏也，左脈洪緩，關脈帶弦，外感客邪也，故宜汗之，使榮衛通邪氣去矣。如冬月寒緻腠理，必用辛溫之劑以托之，如托裏溫中湯，紺珠丹之類，又云：助表不以取汗爲功，爲蟬酥、硃砂、雄黃等解毒之類，乃取汗之峻劑也。又云：瘡家雖不疼痛，不可發汗，汗之則瘛，爲無表症也，即有表症，然亦不可大汗，大汗則表虛不膿，後必難治。汗出不利小便，汗止則陽氣復，小便自利也。

《外科大成・下》　腫瘍時見五實者，爲邪氣在裏，宜寒涼藥攻利之，如內疏黃連湯之類，次以托裏排膿之藥補之。潰瘍時雖有口乾便閉等症，由內念津液所致，必脈細而數，口和而乾，食少喜熱，乃虛火也，惟補氣血，養津液，健脾胃，則二便自和，庶無變症。如小便閉，雖腫瘍時，不必猪苓、澤瀉以導水，惟用參、蓍、歸、芪及托裏消毒散消息之，自效。瘡瘍面赤，火鬱也，發之。見風脈風症者，散之。大便燥急者，潤之。鬱胃者，爲昏迷也，俱宜汗之。已上之症，慎不可下，是以瘡瘍惟在閉而不結，通而不瀉爲規。

《外科大成・嘔》　瘡瘍作嘔，不問已潰未潰，惟以脈實而數喜飲冷者，爲毒氣內攻，下之。脈弱而喜溫者，爲陽氣不足，補之。

《外科大成・寒熱》　寒熱身熱而欲衣者，熱在皮毛，寒在骨髓，溫之。身不熱而欲去衣者，寒在皮毛，熱在骨髓，清之。

《外科大成・痛》　寒熱虛實，皆能爲痛，止痛之法，殊非一端。如熱毒煩痛者，下之。便閉作痛者，導之。瘀血作痛者，和之，更以桑柴烘之。寒邪作痛者，溫散之。濕腫强痛者，滲導之。燥搐攣痛者，滋潤之。勞而作痛者，益之。膿脹作痛者，針之。膿出反痛者，虛也，補之。瘀腐蝕痛者，去之。穢氣觸痛者，和之。風寒逼痛者，溫散之。隨症施之，其痛自止，不必拘拘於乳沒也。又瘡瘍不可不痛，不痛爲胃氣虛極也，不治；不可大痛，兼煩悶得不治。再麻癢者，更爲惡候。

《外科大成・飲食》　腫時不食爲痛傷胃氣，潰後痛止，自能食也。垣云：瘡瘍食肉，反補胃氣，乃自棄也。此禁之膏粱丹石之變，非黎藿及虛弱者之通論也。若脾胃弱者，即有所禁忌，亦當少與之。不與，則逆其胃氣，反不思食，禁忌之要，在生冷傷脾，硬物難化，肥膩滑腸，性宜斟酌與之可也。又服藥後忌飲冷水，犯之效遲，膿必再作。

《外科大成・藥忌》　用藥之法，如執權衡。若大勢已退，仍用悍懶之藥，爲誅伐無過，失《內經》之旨矣。如敗毒散，有表症者宜之，多則損氣。流

氣飲，氣結胸滿者宜之，多則敗血。內補十宣散，在冬月可助內托之功，能移深居淺，然燥榮瀉衛之藥太多，在夏月及虛之甚者，勿用。五香散，腫瘍時用之，似有暢達之理，潰瘍時用之，則犯重虛之戒。護心散能解丹石之毒，若不因此及老年病深症憊者，禁用。蟬酥等丸，皆有砒礵之輩，乃取汗之峻劑也，治初起寒熱拘急疼痛脈沉細者，爲毒氣內陷也，宜用，若身熱脈洪及已潰者，禁與玉樞丹，爲下毒之藥，無取膿之功，而體虛者已成者，勿用。垣云：一經受病，止責其一經，不可干擾餘經。如流氣飲通行十二經，則諸經皆爲所損矣，禁之。

《外科大成・辨暈》 非腫痕也，真暈生於瘡口之旁，如紅筋之狀，乃銳毒也，三二暈由可，四五暈難醫。

《外科大成・辨舌》 舌紅濕潤如常者吉，青黃赤白黑胎者重，乾燥碎裂疼痛者死。

《外科大成・內陷》 始則高腫，至十數日內外忽平塌者，此內攻之候也，急宜托裏。

《外科大成・潰瘍》 腫瘍之作，由胃氣不從。即已潰時，則氣血不足，故托裏者必養脾助胃。蓋爲潰由胃氣腐化，斂由胃氣榮養，法當純補之也。如發熱惡寒，膿多自汗，作痛者，十全大補湯。虛熱少睡，飲食不甘者，黃耆人參湯。皮寒虛熱，咳嗽有痰者，托裏清中湯。四肢倦怠，肌內消瘦，面黃氣短者，人參養榮湯。膿多，心煩食少，發熱不睡者，聖愈湯。脾虧氣弱，身涼脈細，大便溏瀉者，托裏溫中湯。飲食不甘，惡心嘔吐者，香砂六君子湯。脾虛下陷，食少，虛熱間作者，補中益氣湯。腎虛作渴，不能相制心火者，加減八味丸。煩熱作渴，起居如常者，胃火也，竹葉黃耆湯。再如潰時，虛弱甚者，參膏八仙糕。陽虛自汗，食少者，人參膏，或六君子湯加木香、砂仁，甚者加大附子。泄瀉腸鳴，胃虛嘔逆者，參苓白朮散加豆蔻、山藥、木香、柿蒂。脾虛下陷，冷瀉及肛門重墜者，補中益氣湯加山藥、山萸、五味子。隨症增損，觸類而長之也。

《外科大成・膿》 肥人膿多如少，是肉未腐；瘦人膿少，如多，是肉敗壞也。膿出多，身大熱不休者，難治。蓋毒之得膿，如傷寒之得汗，汗已而反大熱者，爲壞傷寒矣。

膿成體弱者，必先補之，如出膿一碗，須服參三錢，元氣虛弱，更須大補，若損大補小，尚生變症，況無補乎。故云：若無補養之功，其禍多在結痂之後。先出稠白膿，次流桃花膿，再流淡紅水，方爲膿盡生肌之兆。膿腐作臭者，惟補氣血，腐盡則臭自止，忌用止臭藥。

《外科大成・血》 瘡口出血或漸大而不飲者，氣不守血也，故云：潰而出血不作膿者死。

《外科大成・瘡口》 肉赤而不斂，及膿多而帶赤者，爲血虛有熱，宜八珍湯加丹皮。肉黯而不斂者，爲陽氣虛寒，宜十全大補湯加白斂。瘡口皮白，綻而不收者，及久不合口，肉多膿少者，再瘡無血色，四圍血暈不散者，皆由風寒外襲，或涼藥太過，致使氣血不潮，俱用參耆補之，桂附溫之，艾湯滌之，神燈照之，桑柴烘之。瘡口開大膿清不生肌者，裏虛也，峻補之，恐生變症。再瘡口開大由七情房勞穢氣所致者，用白鹽皂角燒存性爲末，發熱茶清調敷，不發熱薑醋調敷四圍，立效。由砒礵蝕藥所致者，用皮硝靛花水敷。瘡口緊硬，貼膏無膿者，風毒也，蝎蚣散摻之。見去腐門。瘡口發癢，用細茶、食鹽湯洗之，或以細鹽摩口四圍自止。肉雖長，其色紫者，遺毒也，地榆湯、活血散敷之。瘡口已合，誤犯房勞，或暴怒復崩潰者，仍助氣血。瘡口易收，乃熱毒所致，必防流注之患。

《外科大成・生肌》 肌肉者脾胃之所主，收斂遲速，由氣血之盛衰，惟補脾胃，此內治也。腐不盡，不可以言生肌，聚用生肌，反增潰爛，務令毒盡，則肌自生。加以生肌藥，此外治也。肌生如榴子紅艷，或有白膜爲善。若肌白而平，且無紋理，或膿清穢氣，爲毒連五臟，氣血枯竭也，危。

《外科大成・驗膜》 潰瘍驗膜，用軟薄綿紙封瘡口，令患者用意呼吸之，紙不動者，未透膜也，忌用嗆法，恐鼓破膜不救。

陽症變而爲陰者，草醫涼藥之過也。於十一日之前，未有膿時，投溫中健脾之藥，如不應，爲純陰不治。至十五日之後已出膿時，投托裏溫中湯及十二味異攻散，輕者十全大補湯倍加參、耆、桂、附以救之，須得瘡熱作痛，膿出食進，身溫脈起爲吉，所爲原本於陽者，故生。

陰症變而爲陽者，大方熱藥之驟也，雖得微腫、微紅、微痛、微膿，終不似真陽紅活，亦不得稠厚黃膿，其瘡不久復歸陰矣，所爲原本於陰者，故死。

《外科大成・洗滌類方》 洗有蕩滌之功，使氣血疏通以舒其毒，則易於潰散而無壅滯也。凡腫四肢，湯潰之。在腰腹背，淋之。在下部，浴之。如

用藥二兩，以水二升煎升半，用布帛或棉蘸洗，稍涼再易之，日用三五次，甚者日夜不住，以腫消痛止爲度。如已潰時及拔筒後，先去舊藥，用方盤靠身於瘡下放定，隨用猪蹄湯以軟絹淋洗瘡上，并入孔內，輕手捺淨內膿，庶敗腐宿膿，隨湯而出，以淨爲度，再以軟帛叠七八重，勿令太乾，帶湯覆於瘡上，兩手輕盈旋按片時，帛溫再換，如此洗按四五次，流通氣血，解毒止疼，去瘀脫腐，此手功之要法，大瘡不可缺也。洗時冬月要猛火以逼寒氣，夏月要明窗以禦風寒，若不慎此，輕則有妨收口，重則必變純陰。蓋用猪蹄湯者，使毒聞腥而速腐耳。腐未淨，敷玄珠膏，腐以淨，敷玉紅膏，俱以黑膏蓋之。如四邊根已消，則不必用箍藥，更加大補得宜，其功更速。瘡一月不治則有蟲，用艾煎湯投白礬三錢洗之，爲艾性能殺蟲也。瘡由氣血凝不收口者，用艾煎湯洗之，更燒艾熏之，爲艾性辛熱以助陽氣也。未潰之前，及已照之後，用葱艾湯洗之。

《外科大成・潰瘍外治附餘》 腫瘍初潰，或已開針，恐針口易合，隨用綿紙撚蘸玄珠膏插之，或用黃蠟化開入香油少許作撚。如釘須裹綫一條爲心，將蠟撚插入針口內，留綫頭在外，以膏蓋之，次日換插如前。

瘡口腐肉不出者，用綿紙做撚，取撚毛頭於腐上絞之，絞住瘀肉，徐徐拔出，如未淨，再取之，次塗玄珠膏。如腐已淨，塗絳珠膏，四圍腫處，貼紺珠膏。瘀膿壅腫不出者，搗大蒜調松香末敷之。

瘡已潰爛，中有黑疔，突兀如筋頭堅痛不可忍者，用紫絳真香，剉豆大，炒焦黑爲末，摻疔上，其四圍潰處用蘭雪散摻之，黑膏蓋之，三二次則疔盡去，次換生肌藥。

頑腐不去，壯實者用生南星末加冰片摻之，膏蓋過宿，去腐如井，隨換生肌等藥。虛弱者用人參末摻之，過宿洗之，三二次腐肉自脫，且易收斂。

瘡口努出如蛇頭者有四，着風、着水、着怒、着手擠，皆能致之。風邪乘襲者，補中益氣湯，防風、天麻。風寒凝滯者，十宜散加羌活、天麻。肝火血燥生風者，加味逍遙散加羌活、天麻。如小兒，其母肝火生風者，加味小柴胡湯，次用加味逍遙散加漏蘆、天麻，更外兼熨法。或用烏梅鍛存性，加輕粉少許摻之，即收。有番花如石榴者，用銀針於珠上刺去黑血，三五次即收平復。

頑瘡、疔瘡、臁瘡、杖瘡，久不生肌者，瘡有膜也，用玉簪花根於石臼內杵爛敷之，札緊，三日一換，五七次愈。

瘡不收口，因於虛者，須大補之，外用人參珍珠等分爲末摻之，即痂。凡生肌藥，必用人參湯浸過，晒乾，再用人乳浸過，其功神捷。

瘡雖收口而皮嫩外惡風寒者，用小米煮飯，乘熱盛碗內，以絹帛罩之，覆於患處，蒸之三五次愈。

瘡潰時誤入毒水，或誤入刺至骨腫痛者，用皂角子七箇，大乾蝦蟆一箇，胡椒十五粒，入鍋內瓦蓋，文火鍛煙盡，取出爲末，先用溫水洗淨，拭乾摻之，膏蓋良久，毒水盡出，有刺者自見。一用黃丹、蛤粉等分炒變色摻之。誤入一切毒水，及皂角水、驢馬尿糞以致疼痛者，用糯米粉、砂糖各三兩，生甘草一分，爲膏貼之，毒水自出。

馬汗入瘡腫痛者，用馬鞭子取手執處燒灰存性爲末，和諸膏塗之，或猪脂和塗，或用冬瓜皮陰乾爲末敷。

瘡久臭爛生蛆者，海參爲末摻之，或皂礬爲末摻之，則蛆化爲水。

《外科大成・背瘡繃縛法》 已潰流膿時，不問冬夏，宜絹帛四五層罨膏上，外再用綿布見方八寸，四角以蛇皮細帶貯之，蓋絹上，將帶札在前胸，繃實瘡上，庶暖氣不泄，易於腐潰，洗時預備二繃更換。

《外科大成・內肉不合法》 腐盡結膿痂時內肉不粘連者用軟綿帛七八層放患上，以絹札緊，將患睡實，數次自粘一片如生成者，如患口未完，搽玉紅膏自平。

《外科大成・家傳四聖膏》 治男婦小兒，遠年近日，五勞七傷，左癱右瘓，手足麻木，遍身筋骨疼痛，咳嗽痰喘，瘧疾痢疾，痞疾走氣，遺精白濁，偏墜疝氣，寒濕脚氣及婦人經脈不調，赤白帶下，血山崩漏，并跌打損傷，一切腫毒癰瘧，頑瘡結毒，臭爛，筋骨夜痛不能動履者，貼之悉驗。

當歸　川芎　赤芍　生地　熟地　白术　蒼术　甘草節　陳皮　半夏
青皮　香附　枳殼　烏藥　何首烏　白芷　知母　杏仁　桑皮　金銀花
黃連　黃芩　黃栢　大黃　白蒺藜　枝子　柴胡　連翹　薄荷　威靈仙
木通　桃仁　玄參　桔梗　白蘚皮　猪苓　澤瀉　前胡　升麻　五加皮
麻黃　牛膝　杜仲　山藥　益母草　遠志　續斷　良薑　藁本　青風藤
茵陳　地榆　防風　荊芥　兩頭尖　羌活　獨活　苦參　天麻　南星
川烏　草烏　文蛤　巴豆仁　芫花已上各五錢　細辛　貝母　姜蚕　大楓子　川山甲各一兩　蜈蚣二十一條　蒼耳頭二十一箇　蝦蟆七箇　白花蛇　地

龍　全蝎　海桐皮　白芨　白歛各五錢　木鱉子八兩　桃、柳、榆、槐、桑、棟，或杏、或椿七枝各三七寸　血餘四兩

油油紙法用天麻子仁數粒，鉛粉錢許，研爛入桐油碗許打勻，綿花蘸刷令遍，與不油紙相間鋪之，壓之，須頻揭換不粘。一以生桐油熟猪油平兌如法。

《外科大成・調理須知》凡人無病時不善調理而致生百病，況既病之後，若不加調攝而病豈能得愈乎？其調治有法，初起病時，先看病者元氣虛實，次看瘡之陰陽險否，然後用藥調治，當攻即攻，可補便補，不可因循耽誤，以致變態不虞也。且患者又當安定心神，相忘諸念。毋使愴惶，乃保神氣不得變亂也。再順天時，假如夏熱，坐臥不可當風，忌置水於榻前牀下。冬寒須避，起居常要溫和，非柴火不可開瘡看視，常有寒侵，致生多變。又未潰之先，毒氣內作，倘有口乾渴症者，涼物須當少少與之，以滋蘊熱，至潰膿之後，生冷硬物，一概禁之，不然傷脾損胃，膿必難成，致瘡軟陷，又難收斂。飲食須當，香燥甘甜，粥飯隨其喜惡，毋食過飽，宜少宜熱宜濃，方無停滯，又得易化故也。如大瘡潰後，氣血兩虛，脾胃並弱，必製八仙糕早晚隨食數餅，以接補真元，培助根本，再熬參朮膏。如患者脾胃俱虛，飲食減少，胸膈不寬，飲食無味者用白朮膏三匙，人參膏二匙，清米湯空心化服，喜飲者酒化亦可。若精神短少，昏沉多睡，自汗勞倦，懶於動作者，用人參膏三匙，白朮膏二匙，亦酒化服。如肌膚粗澁，面蒼不澤，或大便血少虛秘，以及皮乾髮稿者，同地黃膏各二匙和服，或飲陽春酒更妙，其功强健精神，頓生氣血，開胃助脾，潤肌榮骨。此二藥功甚非小，大瘡不可缺之，實非草藥之比，病者當信用之，乃無更變，虛視者又多反復不常，故有易愈難愈之態，實在乎得此失此之規也。

《外科大成・試知百病死生法》死生，非神聖不能洞其機關。疾病，無明醫亦不能决其凶吉。匪則使人疑，或决斷不常，予異授呂祖一枝梅，真仙方也，不敢私秘，一例刊註，以傳概世云。

呂祖一枝梅　治大人男婦小兒新久諸病，生死難定之間，用藥芡實大一餅，貼印堂之中，點官香一枝，香盡去藥，已後一時許，藥處有紅班暈色，腫起飛散，謂紅霞捧日，病雖危篤，其人不死。如貼藥處一時後無腫無紅皮肉照舊不變，謂白云漫野，病雖輕淺，終歸冥路。小兒急慢驚風，一切老幼痢疾俱貼之，紅腫即愈，此方用之可預知生死也。

硃砂三錢　銀硃一錢五分　五靈脂三錢　麝香三分　蓽麻仁五分　雄黃芭豆仁各五錢不去油

右各研細，於端午日淨室中，午時共研，加油臙脂爲膏，磁盒收藏，勿經婦人女手。臨用芡大一圓，捏餅貼印堂中，其功立見，用過餅送入河中。

《瘍科心得集・瘍科調治心法略義》《內經》曰：諸痛瘡瘍，皆屬於心。又曰：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又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又曰：出汗偏袒，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痤痱。又曰：開閤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又曰：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由此數者而窮之，則知臟腑受病之根源，皮肉結瘍之枝葉也。向使內無鬱熱蘊蓄於中，外無濕熱侵襲於內，則肌肉流暢，氣血和平，癰何從生，疽何從作乎？凡治癰腫，先辨虛實陰陽。經云：諸痛爲實，諸癢爲虛，諸癰爲陽，諸疽爲陰。又當辨其是瘭、是癰、是疽、是發、是疔等證，然後施治，庶不致於差謬。如熱發於皮膚之間，腫高根闊者爲癰。五臟鬱熱，毒流骨髓，附骨而生，經曰方覺，大如伏瓜爲疽。酒色迷真，厚味適口，或心志不遂，鬱不得伸，毒生於薄肉處，又或染禽獸之毒，或惹牛馬之穢，初生黍米，不加謹護，而誤觸犯之，輕者必重，重者必危，須用藥以解其毒，不然立見其敗矣。夫癰疽發背之證，有五善七惡，不可不辨。動息自寧，飲食知味，一善也；大小便自調，而色光亮，二善也；神氣精明，語言清朗，三善也；膿潰腫消，色鮮不臭，四善也；身體和平，起居如常，五善也。五善俱見，善可知矣。若夫七惡，二目緊小，唇青瘡黑，一惡也；膊項難轉，四肢沉重，目閉耳聾，二惡也；聲嘶色脫，面青氣喘弗寧，三惡也；不能飲食，納藥嘔吐，口不知味，痛極渴甚，四惡也；冷汗虛汗，時出恍惚，嗜臥，語言顛倒，五惡也；煩躁咳嗽，腹痛泄瀉，小便混濁，六惡也；膿血既泄，腫起猶甚，膿水臭穢，七惡也。七惡俱見，則惡不可言矣。五善見三自吉，七惡有二即凶。凡治癰疽，初覺則宣熱拔毒，既覺則排膿定痛。初腫毒成而未破，一毫熱藥不敢投，先須透散，若已破潰，臟腑既虧，飲食少進，一毫冷藥吃不得，須用和營扶脾。此固昔人治癰疽發背之法，無過於此，然更當酌以時令，審以脈理，辨其虛實，決以輕重，量勢而用，庶不致夭人之天年也。至於傷寒流注，由可汗而失汗，由可和而失和，血滯皮膚，毒阻骨髓，故生斯毒，從上流下者，毒生必少，從下流上者，毒生必多，亦須解表清肌，拔毒清熱，可內消而愈矣。若疔毒雖有三十六種之別，其害

則一，宜以敗毒爲主，□□□證治法。至於痰核、瘰瘤、癧癘、馬刀之疾，俱由濕勝生痰，痰勝生火，火勝生風，風極而患作矣，皆成於內蘊七情，外感六欲，宜清痰降火之劑，宣熱敗毒之藥，既盛必用外消，始覺行以艾灸，切勿妄行勾割。先醫曰：諸經惟少陽厥陰二經生癰疽，惟少陽陽明二經生瘰癧，蓋由多氣少血之故耳。凡診外科之脈，脈浮緊，應當發熱，其不發熱而反洒淅惡寒，若有痛處，必發癰疽，脈浮而數，身體無熱，形默默，胸中微燥，不知痛之所在者，必發癰疽。未潰之先，按之有刀鋒之健浮，既潰之後，按之略如鋒之輕浮，此易收功也。若未潰之先，脈來遲緩，不疾不徐，既潰之後，脈來健實，或大與洪，難取效也。若一得癰疽，脈來前後虛弱，此危證也。凡刺癰腫，須認有膿無膿，用手按之，手起而即復者有膿，手起而不即復者無膿。此所謂引手。重按乃痛，膿之深也；輕按即痛，膿之淺也，按之不甚痛者，未成膿也。至於用刀手法，刀口勿嫌闊大，取膿易盡而已。凡用刀之時，深則深開，淺則淺開，慎勿忽略。如開魚口、便毒、背疽、臍癰、腹痛、瘰癧，宜淺開之；若臂癰、胯疽，肉厚等處，宜深開之，使流出膿，以泄內毒，不可不知也。凡瘍初生之時，便覺壯熱惡寒，拘急頭痛，精神不寧，煩燥飲冷者，其患瘡疽必深也，若起居平和，飲食如故，其瘡疽浮淺也。如膿出而反痛者，此爲虛，宜補之，亦有穢氣所觸而作痛者，宜和解之，風冷所逼者，宜溫養之。如疽發深而不痛者，胃氣大虛，必死肉多而不知痛也。凡瘡瘍時嘔者，當作毒氣上攻治之，潰後當作陰虛補之，若年老，潰後發嘔不食，宜參芪白朮膏以峻補之。河間謂：瘡瘍嘔者，濕氣侵於胃，宜倍白朮。癰疽發渴，血氣兩虛，用參、芪以補氣，當歸、地黃以養血。凡癰疽有實熱者，易療，虛寒邪熱者，難治。腫起堅硬膿稠者，爲實；腫平軟漫膿稀者，爲虛。凡治癰疽，發背、疔瘡、乳癰一切無名腫毒，先須托裏，勿使毒入附延骨髓，托裏之後，宣熱解毒，定痛排膿，是爲急切工夫。

《外科輯要・仙方活命飲》 治癰疽瘡癤，初起不論陰陽俱可服，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潰，爲外科初起第一方。

穿山甲炮　草節　土貝　花粉　白芷各二錢，腹蓼以此爲君　皂角刺背俞以此爲君　赤芍　沒藥　乳香各五分　歸尾　陳皮各半錢　銀花二錢，四肢以此爲君　防風七分

右水酒各半煎。如單用酒煎，將乳沒烘去油，研末冲服，恣飲盡醉更妙。

加減法

在胸次加瓜婁仁錢半。疔瘡加草河車二錢。

古方藥品無二，惟分兩諸藥各一錢內，銀花、陳皮各三錢，服法同上。

此方如遇寒冷之時，欲消散者，須去銀花、花粉，加蘇葉、荊芥，兼引經藥，方能有效，如太陽麻黃，羌活，陽明升麻，葛根，白芷，少陽紫胡，太陰升麻，白芷，茅朮，少陰細辛，獨活，厥陰川芎，六經各有部位，各有現症，不及備錄。

《外科輯要・托裏消毒散》 治癰疽已成，因氣血不足，起發腐潰遲滯者，服之令速起速潰，真外科虛弱之神方，初起潰後俱可服。

生黃芪　人參　生白朮　歸身　川芎　白芍　銀花　茯苓各一錢　白芷　角刺　桔梗　甘草各五分

右十二味，水兩盞，煎八分，食遠服。

此方參、芪、朮、草、芍、桔數味，當大補者炒，否則不必，因生則宣，熟則滯故也。古方藥品內少桔梗、角刺二味，多連翹五分，分兩稍殊。

附薛立齋加減六十二法托裏諸方無過於此，況有薛氏加減諸法條叙甚明，醫者若能察表裏陰陽虛實寒熱，增損一二味，方爲上工矣。

高腫煩痛，熱毒也，加黃連。

漫腫微痛，氣虛也，去銀花，加參、朮。漫腫微痛，亦有因氣血滯者，因冒寒者，因冷藥團敷者。

頭痛發熱，表邪也，加川芎、羌活。

有表邪而元氣實者，暫用荊防敗毒散，有裏邪而元氣實者，可用黃連內疏等湯及貴金丸。表裏俱實者，可用神授衛生、五香連翹等湯。

色白惡寒，表虛也，去銀花，加參芪。色白惡寒，亦有冒寒，亦有純陰。

大熱飲冷便秘，實熱也，去參、芪、朮，加大黃。

微熱飲熱便溏，內虛也，去銀花，加參、朮。

寒熱飲冷，小便濇，肝滯熱也，去參芪，加柴胡、山梔。不作膿，膿不潰，氣虛也，去銀花，加參、朮、桂，如不應，暫用十全大補湯。

腫赤作痛，血凝滯也，本方乳香、沒藥，如不應，暫用仙方活命飲。

膿出反痛，氣血虛也，去銀花，白芷，角刺，加參、芪、歸、地。

肉赤不斂，血氣有熱也，去銀花、芷、刺，加生地、丹皮。

肉黯不斂，陽氣虛寒也，去銀花、刺、芷，加參、芪，白斂、桂。肉黯不斂，亦有毒不化者，腐肉不去者，穢氣觸者。

漫腫不痛，或死肉不潰，脾氣虛也，去花、芷，加參、朮，不應加薑、桂，更不應急加附子。漫腫不痛，死肉不潰，有寒凝者，氣血滯者，毒不化者。

肉白不斂，陽氣虛也，去花、芷、刺，加參、芪、歸、朮。

膿多不斂，氣血虛也，去花、芷、刺，加參、芪、歸、朮、地，如不應，暫用十全大補湯。

食少不斂，胃氣虛也，去花、芷、刺，加參、芪，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

飲食難化，瘡口不斂，脾氣虛也，去花、芷、刺，加參、朮，不應暫用六君子湯，更不應佐以八味丸，膿少而帶赤，血虛也，去、芷、刺，加參、歸、地，不應用八珍湯加丹皮。

忿怒晡熱而出血，肝火血虛也，去芷、刺，加丹皮、生地、黑梔，如不應暫用八珍湯送六味丸。忿怒晡熱而出血，有肝氣實者，有陰虧發熱者。

面青脇脹而出血，肝虛不能藏血也，去芷、角刺，加山萸、山藥、五味子，如不應，兼用六味丸。

食少體倦而出血，脾虛不能統血也，去芷、花、刺，加參、芪、朮、歸、地，兼鬱結少寐，加遠志、棗仁、茯神、龍眼，如不應，暫用歸脾湯。

欲吐作嘔，或內外涼藥所致，或感寒邪穢氣而作，或痛甚者，胃氣虛也，去芷、花、刺，加藿香、參、朮。欲嘔作吐，有外感風寒者，內傷飲食者，毒氣上攻者。

飲食少思，腸鳴腹冷，腹痛泄瀉，脾氣虛寒也，去花、芷、刺。加炮薑、木香。

手足逆冷，脾氣虛寒也，去花、芷、刺，加炮薑、木香，附子送四神丸。手足逆冷，亦有外邪初起者，外邪未徹者。

飲冷作渴，熱毒也，加赤小豆、知母，不應暫用竹葉黃芪湯。

善食作渴，胃火也，加石膏、山梔。不應暫用竹葉石膏湯。

膿多作渴，氣血虛也，去芷、刺，加熱地，五味。不應暫用十全大補湯，加五味、麥冬。

口乾舌燥，腎氣虛也，去花、芷、刺，加熱地、山萸、山藥。如不應，兼用六味丸。更不應，佐以補中益氣湯。口乾舌燥，亦有餘熱未清者，內傷津液者，脾不運者。

自汗內熱，口乾，胃氣虛也，去花、芷、刺，加參、芪、歸、朮，如不應，用六君子湯。

盜汗內熱口乾，陰血虛也，去芷、刺，加地黃、麥冬、五味。如不應，暫用當歸六黃湯。

萊中痛而小便不利，精內敗也，去花、芷、刺，加山萸、山藥、澤瀉。如不應，佐以六味丸。萊中痛而便不利，亦有餘熱未清者，濕熱下陷者。

愈便愈痛，愈痛愈便，精氣竭也，去花、芷、刺，煎送六味丸。

食少體倦，口乾飲熱，小便黃短，脾肺虛熱也，去花、芷、刺，加五味子、山萸。如不應，暫用六味丸。

勞役便黃，氣下陷也，去花、芷、刺，加升麻、紫胡。

午後潮短赤，腎虛熱也，去花、芷、刺，加升麻。如不應，煎送六味丸。

口燥便數，腎水虧也，去花、芷、刺，加五味、山萸、山藥、熟地。如不應，送六味丸。口燥便數，亦有熱邪未徹者。

四肢逆冷，腎氣虛寒也，去花、芷、刺，加桂、附，不應，佐以八味丸。

食少體倦作渴，胃虛也，去花、芷、刺，加參、芪、朮。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

體倦頭痛，或眩暈，中氣虛也，去花、芷、刺，加參、麻。不應，暫用補中益氣，加蔓荊子。體倦頭痛或眩暈，亦有肝風者，陰虧者。

日晡頭痛，或眩暈，陰血氣虛也，去花、芷、刺，加熱地。不應，佐以六味丸。

夢泄滑精，頭痛眩暈，或痰喘氣促者，腎虛不能納氣也，去花、芷、刺、芎四味，佐以六味丸。如不應，是虛寒也，用八味丸。

脫血煩躁，面目赤色，煩熱作渴，脈大而虛者，去花、芷、刺，加芪、歸。不應，暫用當歸補血湯。血脫症有似白虎症，氣脫症有似承氣症，臨時極當謹慎。

身熱惡衣，欲投於水，脈沉微細者，氣脫發躁也，去花、芷、刺，加桂、附。不應，暫用附子理中湯。柯韻伯云：陰虧脈必沉細，沉極必浮；細極必大。陽虧脈必浮大，浮極必沉，大極又細。

多思不寐，體痛盜汗，脾血虛也，去花、芷、刺，加茯神、遠志、棗仁、龍眼。不應，暫用歸脾湯。

骨蒸寢汗，口燥不能多飲，腎氣虛也，去花、芷、刺，加五味子，送六味丸。

飲食而出汗，胃氣虛也，去花、芷、刺，加參、芪、歸、术、五味。不效，用六君子湯。

睡後飽滿，盜汗，食滯也，去花、芷、刺、參、术，加半夏，不效，用六君子湯。食滯亦當兼化滯諸品。

胸滿多痰，脾氣虛也，去花、芷、刺，加桔、夏。不效，用六君子加枳、桔。

晡熱多痰，脾血虛也，去花、芷、刺，加參、术、歸、地。不效，用六君子加芎、歸、地。

咳嗽多痰，腎虧液泛也，去花、芷、刺，加山萸、山藥、熟地。不效，佐以六味丸。咳嗽多痰，亦有因外感者，肺脾不運化者。

忿怒胸痞，肝氣滯也，加柴胡、山梔。不效，暫用補中益氣湯，加枳、桔，或逍遙散。

倦怠胸痞，中氣虛也，去花、芷、刺，加參、术、苓。不效，用八珍散，加柴胡。口苦，寒熱往來，肝火血虛也，去芷、刺，加柴胡、熟地。口苦，寒熱往來，亦有少陽本病者，肝氣不和者。

因怒寒熱往來，肝火血虛也，加柴胡、酒炒黃芩。不效，用八珍加炒山梔、炒棗仁、酒炒黑龍膽草。

體倦，寒熱往來，肝脾氣滯也，去花、芷、刺，加參、芪、歸、术。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寒熱往來，有表邪者，當用小柴胡湯，是瘧疾兼痢疾，治法無此二件，方可照此加減法。

內熱晡熱，或寒熱往來，陰血虛也，去花、芷、刺，加芎、歸、丹皮、柴胡。不效，用八珍加丹皮。

畏寒，或寒熱往來，胃氣虛也，去花、芷、刺，加參、苓、白术、升麻。不效，用補中益氣湯。

脇痛痞滿，或寒熱往來，肝氣滯也，去花、芷、刺，加青皮、木香。不效，是氣血虛也，更加芎、歸、參、术。

婦人勞役，恚怒，或適經行發熱譫語，或夜間熱甚，此邪在血分也，去花、芷、刺，加生地、丹皮、柴胡，不效，暫用加減四物湯。此爲熱入血室，經適來而斷者爲實，宜小柴胡湯，去參，加桃仁、紅花、歸尾、赤芍等通瘀之品。適去而病者爲虛，宜小柴胡湯，兼四物湯。

或誤服尅伐之劑，或膿血大泄，或因吐瀉，或因入房，或因勞損，以致發熱頭痛，小便淋濇，或滑脫便血，目赤煩喘，氣短頭暈，體倦熱渴，意欲投水，身熱惡衣，揚手擲足，腰背反張，鄭聲自汗，此陽欲脫之假熱症也，去花、芷、刺、桔、芎，急加桂、附。脫陽症，最易誤認承氣、白虎等法。

畏寒頭痛，咳逆嘔吐，耳聵目矇，小便自遺，瀉利腸鳴，裏急腹痛，玉莖短縮，牙齒浮痛，肢體麻木，或厥冷身疼，或咬牙囓唇，此陽明欲陷之真陰症也，去花、芷、刺、桔，急加桂、附。真陰症，仲景有四逆湯等法。

以前加減諸法，治未潰者少，治已潰者多，因潰後宜溫宜補故也，用者審之。然其中或有疑義，各註於每條之後，以待臨時酌用。

《外科輯要・人參敗毒散》 治癰疽瘡癤初起，惡寒發熱，頭痛體疼，筋骨急拘者，服之即能消散。若金石膏粱諸發，及丹毒火毒，或已成潰後元虛者，俱不可服。

人參　羌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桔梗　枳殼　川芎　茯苓　生甘草各一錢

右水煎服

附加減法

秉氣實者，去參。表邪重者，加荊、防各一錢。鸕鷀瘟、棯頸瘟，加薄荷一錢、炒粘子錢半。元虛者，人參加倍。

此方朱南陽所定，凡春秋之間，一切瘧痢，內外諸雜症，初起元實者，用之若神。

《外科輯要・神授衛生湯》 治癰疽、疔瘡對口，丹瘤諸毒症，服之宣熱散風、行瘀活血、消腫解毒，乃表裏兩實之劑，功效甚速。元虛者不可服，潰後不可服。

角刺　歸尾　金銀花　天花粉　草節　石決明各一錢　防風　羌活

白芷　甲片炮　連翹　紅花各六分　乳香　沉香各五分　大黃錢半酒炒

右水煎服，病在上，先飲酒一杯服藥。病在下，服藥後飲酒一杯。

症有外因者，爲風寒暑濕所致，有內因者，爲金石膏粱所致，此方治內外兩因，故表裏並用。

但有表者，敗毒散。但有裏者，內疏黃連湯。無表裏者，仙方活命飲。元虛者，托裏消毒散加減。若果疔毒惡瘡，必須兼服奪命丹、梅花點舌丹、蠟礬凡、護心散諸藥方能有濟。

《外科輯要・內疏黃連湯》 治瘡瘍陽毒在裏，惡熱發狂，便秘煩渴，六脈沉數有力者，急服之以除裏熱。有表症者不可服，元虛潰後亦不可服。

山梔仁　連翹　薄荷　川連　條芩　桔梗　當歸　白芍炒　生木香　花檳榔各一錢　生草稍五分　大黃錢半元虛者酒製

右水煎，食前服，加生蜜二三匙亦妙。

此即涼膈散去芒硝，加當芍和陰，木香、檳榔和氣耳。若果裏實脈有力者，方可暫服一二劑，否則必不可服，以防內陷之患。涼膈加菖蒲一錢，名曰轉舌膏。

《外科輯要・陽和湯》 治陰毒白疽，平塌色黯，不腫不痛者，及脫疽、附骨、流注、鶴膝、橫痃、骨槽、乳嘉、瘰癧、失榮、石疽一切陰症，兼治寒凝疼痛。紅腫陽症勿服。

大熟地一兩　白芥子二錢炒研　鹿角膠三錢　肉桂桂枝更妙　生甘草各一錢　炮薑炭　麻黃各五分。去根節

右水煎，服後更飲酒一杯，以助藥力，未成即消，已成即潰。

前托裏消毒散，但能治氣血不足之症，若真陰症恐未必有效，雖古方頗多，回陽溫經諸法皆剛燥之藥，於氣血虛弱者不宜，惟王洪緒立此方，真能從至陰之處透至陽分，轉重爲輕，允稱良制，故近時吳江徐氏，每逢虛弱者用鹿角霜，陰症用鹿角膠，凡剛燥之藥盡知迴避，焉知非此方之力歟。

方內麻、桂得熟地則不散，熟地得麻、桂則不膩。白芥子者，驅經絡中之寒疾，即向道之意耳。

陽和一方爲白疽、骨疽、流注而設，故熟地爲君，大滋腎水，鹿膠爲臣，溫養腎氣，佐以白芥、炮薑宣通經絡，使以麻、桂開通腠理，何不少加附子以爲少陰報使，自內及外，速建奇功。何反用甘緩留連之品耶？似有可議。

《外科輯要・回陽湯》 治白疽初起，平塌不痛，症屬純陰者，此因脾胃虛寒，或損元，或腹痛泄瀉，嘔吐厥逆，以致瘡形不起，陽氣陷脫者外敷玉龍膏。

炮薑　熟附　歸身　炙草　陳皮各二錢　人參　生白术　生綿芪各三錢　升麻　柴胡各五分

水酒各半煎服。

此乃大補脾胃之藥，內加薑、附、升、柴以生發陽氣，因脾主肌肉，陽明爲百脈長故也，較前陽和湯雖同爲熱藥，而一潤一燥，一氣一血，一脾一腎，大相逕別，用者審之。若有一毫熱象，用不合宜，非但不能消散起發，反增痛苦耳。

古法陽症外敷抑陽散，內服濟陰湯，陰症外敷玉龍膏，內服回陽湯，半陰半陽症外敷冲和散，內服冲和湯，此湯即托裏消毒湯去白芍、桔梗，加陳皮耳，故不備錄。

《外科輯要・營衛返魂湯》 治氣血不和，發爲腫毒、流注，能消散於未成之前，拔根於既愈之後，兼治傷折脚氣諸症。

生首烏不犯鐵　全當歸　赤芍酒炒　烏藥　枳殼炒　白芷不見火　茴香炒　木通　生甘草各等分

右水酒各半煎，在上食後服，在下食前服。

此方乃厥陰藥，首烏當加倍用，自有神效，其義較前方輕淺而穩當過之。大約三陽七陰之病，無表裏者宜之。

加減法

欲散可加荊芥、防風，補托可加參、芪，托毒可加角刺、山甲，止痛可加乳沒。

首烏，一名紅見消，爲外科之聖藥，古方少用，惟此以之爲君。其餘諸藥無非活血和氣，溫中通絡耳。大約症之稍屬陰者宜之，略爲加減，以之羽翼仙方活命飲，可爲瘡瘍初起神方，以之羽翼托裏消毒散，可爲濕通血分之良劑，以之羽翼陽和湯，可爲白疽陰症之常藥，用者審之。

附古加減法節錄

癰腫初起，減當歸，恐多則生血生瘡不絕也。

腦發背，發在上者，去木通，恐道虛下元爲上盛下虛之病。老人虛弱者尤宜去之。

癰疽胃寒生痰，加半夏。風鬱成痰，加桔梗，並用薑汁。

宿痰失道，結聚腫硬，或如瘰癧，或如雞卵，加南星、半夏外，用玉龍敷之。輕者自消，重者即潰。一切內癰，加忍冬藤、甘草節以解毒清熱。

流注加獨活以利氣血凝，若餘熱未清，加升麻，蘇葉。頭痛加川芎。

癰疽因寒藥歷久不愈，去木通，加厚朴，不效更加白蔻仁。

流注因冷藥變爲骨疽，其痛在骨者，加製附子。

疝氣，血氣而嘔逆，水漿不下者，加木香。

打破傷折者，去木通，在上者更去枳殼，加川芎，活血加蘇葉、紅花，破瘀加破骨脂、五靈脂。

腰痛加革薢、玄胡。

脚氣加檳榔、木瓜、穿山甲。

凡人泄瀉者，不可便用，宜先止其瀉，蠟礬丸米飲下，候瀉止，以此方收用。

古法往往以五香連翹飲、內補十宣散、榮衛返魂湯三方出入引用，以爲初起消散托裏之方，而連翹飲中一派香竄之藥，加以苦寒之品，十宣散又犯剛燥之戒，故丹溪、立齋諸先生皆非之，茲不具錄。

《外科輯要・濟陰湯》 治腫瘍初起，紅腫熱痛，症屬純陽者，此因膏粱積熱所致，以之清熱解毒，外敷抑陽散。若半陰半陽及有表者，元虛者，大非所宜。

川連炒　條芩炒　山梔仁炒　甘草生　連翹各一錢　白芍錢五分　銀花三錢　丹皮錢五分

右水煎服。大便秘量加酒製大黃。

此方乃解毒湯，三黃湯加味耳，以治熱毒深重之症，可以稍減其勢，若欲消散必不能焉，內與補裏、升散、托毒諸品，用之須防內陷。

《外科輯要・保安湯》 治癰疽瘡癤及乳勞、跌撲損傷初起者，調和榮衛，解熱清毒，止痛活血，其效如神，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如服托裏藥不效者更驗。

黃瓜婁一個去皮打碎炒　沒藥　乳香各一錢　草節二錢　忍冬花五錢，乳勞去此加金銀五錢

右酒煎服。有加生薑者，恐寒涼傷胃也。有加蘇木，當歸者，欲其活血也，可臨時斟酌。

此乃潔古所定，若無表裏諸症，而元氣又實者可服，便溏者忌之。

保安去銀花，加當歸，即神效栝婁散，治乳勞若神。

《外科輯要・透膿散》 治氣虛血弱，不能托毒，膿已成而不穿破者，可以此代針，外敷替針丸更驗。然陰毒附骨等疽，肌肉深厚，恐非針不可。

生黃芪四錢　川芎三錢　當歸二錢　甲片一錢炒　角針錢五分

右水煎服。瘡在上，先飲酒，後服藥，在下者反之。

此方乃鼓舞氣血之藥，加通經托毒之品耳，所以能代針者，全在角刺一味，不以爲君，反以爲使，方稱神妙。

透膿法有用補托藥中，加自出蠶繭者一個，一竅加茅針者一枝一眼，茅取其形，繭取其破。

乳沒爲外科定痛之聖藥，甲片、角刺爲外科托毒之聖藥，因乳能行氣滯，沒能行血滯，甲能通經絡，刺能直達病處耳，觀此二方，可知四藥之用法矣。

《外科輯要・黃芪定痛散》 治癰疽發背等瘡，因元氣不能勝毒，故疼痛不可忍者，服之立止，毒重者不可服。

生芪　人參　草節　白芍炒　川芎　熟地　歸身　陳皮　粟殼去筋膜蜜炙，各一錢　乳香　沒藥各五分

右水煎，量病之上下，分食前後服如法。

此乃八珍湯去白朮，加陳皮、粟殼、乳、沒耳。去白朮加陳皮者，避其滯而取其疏也。加粟殼者，欲氣血有所歸聚，則毒氣不致散漫也。至於乳、沒之加，俱爲行氣活血而設，若無毒而但虛痛者，不加可也。

定痛之方，有名歸身定痛者，以粟殼爲君，佐之以芎、歸，使之以乳、沒，此因血滯而設。有名白芷定痛者，亦以粟殼爲君，佐之以陳皮、白芷，使之以乳、沒，此因氣滯而設。有名大黃定痛者，以大黃爲君，佐之以蘇木、綠豆，使之以乳、沒，此因潰後餘毒未清而設。推此意義，可見定痛無一定之法也，方不具錄。

《外科輯要・絡石定痛散》 治毒氣凝聚，作痛不止者，若筋骨牽引作痛更妙，元虛者不可服。

絡石生用藤葉，附於木者勿用，一名鬼繫腰，緣樹石而生細藤，對葉形，有三角，夏開白花者。如無，以薜荔代之，薜荔即鬼饅豆藤也　角刺炒黃　瓜婁去皮敲炒。各三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一錢　甘草三分

右水酒各半煎服。

薜荔本治癰疽初起，以其能通經活血也，絡石、薜荔同類，故以爲君。角刺攻堅潰毒，瓜婁清熱破結，以之爲臣。乳、沒行氣活血，以爲佐使。甘草不用可也。

《外科輯要・三仙散》 治一切無名腫毒，發背跨馬等癰，未成即消，已

成即潰，功力浩大，用無不效。胃弱者可作末，酒送下。

黃明膠一兩生用，亦可用蛤粉炒研末　白殭蠶炒研末　甲片炒研末。各三錢

右用無煙酒化膠令淨，復入二末，頓服之，取醉爲效。

諸膠皆能內消腫毒，惟黃明膠爲最，因牛號大力而屬土，故能使氣血頓長，邪無所容，豈真能消毒哉，佐以殭蠶化風解結，山甲通經托毒，方能捷奏奇功。除去二味，亦能有效，但稍緩耳。

三仙散乃太陰陽明藥，若能稍爲加減，合陽和、榮衛二湯以治三陰諸症，尤覺神奇，合保安、活命二湯以治內外三因更能捷效，此皆神驗之劑，在用之者達權通變耳。

《外科輯要・何茄散》　治對口、腦疽、鬢疽，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其效如神。

何首烏一兩生　鮮茄蒂七個，乾者加倍，有用二味各三錢

右用水三碗，煎一碗，食遠服。

茄箕能發痘珍，茄子亦發風動氣，則茄蒂托毒可知，諸果倒垂，其蒂無不上升，故瓜蒂可以探吐，茄蒂能至頭腦，何首烏生者，其味下泄。二味相須爲用，亦具監制之意。

《外科輯要・四聖飲》　治癰疽，一切無名腫毒，兼治火丹痘毒等症。忍冬花八錢，用藤加倍，其效更捷　草節五錢　丹皮　連翹各三錢

右水酒各半煎服，取汗。

此合忍冬膏、國老膏二方，加入丹皮、連翹二味，爲內消聖藥，然惟陽症宜之。

《外科輯要・化疔內消散》　治疔瘡初起，其勢輕者服之，可以內消。

獨脚蓮一名鬼臼　黃連　羌活　獨活各五分　草河車　銀花　澤蘭各二錢　殭蠶　蟬蛻　赤芍　草節各八分　青皮　防風各一錢　細辛三分

疔瘡以發散爲忌，而此方反用羌、獨、辛、防之辛溫解肌，其故何哉？蓋外邪束縛，毒氣不但不化，將有內陷之患。故暫用解表，此權道也。若疔發一日半日後，或有似寒似熱，此因痛極而然，是方大非所宜。

附古加減法：

有膿加首烏、白芷。

大便堅加大黃、青木香。

小便閉加牽牛、梔子。

在脚加木瓜。

心煩口燥加綠荳粉、甘草。

惡心、嘔逆加乳香、綠豆粉。

《外科輯要・疔毒復生湯》　治疔瘡走黃，毒氣入腹，頭面浮腫，胸腹煩悶，打滾欲死者，服此以殺其勢。

銀花　花粉　連翹　梔子仁生　地骨皮　木通　牡蠣煅　粘子炒研　角刺　乳香　沒藥各八分

右水酒各半煎，空心服。脈實便秘加朴硝。

此方因毒氣入腹，以之疎裏，即解毒內疎諸方之意，然毒氣焉能內消，必須外化，故粘子、角刺之加，仍不忘托毒之意耳。牡礪既能軟堅散結，復能固腸斂氣，古方往往與大黃並用，此亦具監制之法也。

《外科輯要・七星劍湯》　治疔已走黃，寒熱嘔噦，神氣昏憒者，恐其入心，急服取汗，使之外出也。

地丁根紫花者無根葉代　蒼耳草無草子代　豨薟草　半枝蓮即半邊蓮，辛平無毒，生陰濕地，細梗引蔓，節節而生細葉，秋開小花，淡紅紫色，止有半邊，如蓮花狀，爲蛇咬要藥　野菊花黃花紫莖者，無花根葉代，各三錢　草河車二錢　麻黃一錢

右用無灰淡酒一觔，煎至一碗，熱服取汗。

諸草皆苦寒之品，爲疔毒要藥，無非清熱解結，以毒攻毒耳。用麻黃者，因毒氣自外及內，欲使之自內出外也。合上方參看之，一爲裏邪而設，一爲表邪而設，雖同屬走黃，表裏大相迥別，若無表裏現症，但因毒重者，恐非蜂蛇散難於建功。然疔根不拔，毒終難化，外治諸法寔爲緊要。

《外科輯要・橘葉煎》　治乳癖初起，及內吹外吹，服之即消，潰後紅腫不退，服之即退，其效如神。若乳勞、乳癰、乳岩、乳懸不可服。

真橘葉三十片，如無以牛奶橘葉代　青皮炒　白芷　木通各二錢　防風　荊芥　花粉　連翹各三錢　赤芍　歸尾各錢五分　銀花四錢　草節一錢

右水煎，沖淡酒一杯，半飽時服。

附加減法：

乳壅不通，加大麥芽五錢、炒青木香二錢五分。

潰者加生黃芪三錢、角刺二錢。

乳頭加甲片一錢炮。
下面加川芎一錢。
上面加白通草一錢。
左加萊菔子一錢炒研。
右加砂仁一錢炒。
産後各減半，痛者加乳沒各一錢。

乳房屬陽明，乳頭屬厥陰，此方君以橘葉，佐以青皮、木通，君以白芷，佐以荊、防，專治二經氣滯，其餘諸品無非清熱解毒，活血通經耳，此爲血因氣滯而設，是爲復方，蓋氣爲血帥，而乳乃營氣所化故也。

瓜婁、蒲公英俱爲乳癰要藥，初起用蒲公英一兩，酒煎服，查敷之，其效如神，以其能入陽明經，散腫解毒也。生鹿角，乳癖要藥，初起酒磨服二三錢，查敷之，其效更捷，以其能使氣血磨鑠長，邪無所容也。枸橘煨存性，加諸藥中，能治乳房堅硬如石，囊數不分，此即青皮之意也。油木梳齒燒存性，酒沖服，查敷患處，名百齒霜，能治內外吹，攻乳癖之輕者，此即血餘之意，能使氣血通順耳。柴胡、貝母、香附、石決明、殭蠶、夏枯草等，皆能治乳癰、乳岩，以其能入少陽厥陰也，觀此數法，可知製方之義。

乳癰疽及結核、瘰癧，治法與常法同。惟乳癖一症，或因乳汁壅滯，或因內外吹，以致乳竅不通，結於辟處，故名乳癖，獨重陽明厥陰二經，故此方其效如神。乳勞初起，結核甚小，日漸長大，形如雞卵，久之紅腫潰膿，此即失榮流注之流，故氣實者以瓜婁散爲主，元虛須以失榮治法。至於乳岩初起，與乳榮相似，但其形不圓，其勢更緩，或二三年，或六七年長如拳石，方潰爛出膿，此七情症初起，須服逍遙、八珍等湯，兼服蟹殼散，敷以鯽魚膏，以冀內消。若潰爛孔深，雖有定岩散，亦難奏效。乳懸爲異症，因氣血大虧，乳忽懸長疼痛，當以佛手散治之。

又方治乳中結核如神。

牙皂一兩，燒炭　海蛤粉二兩

右甜酒沖服二錢。

《外科輯要・舒肝潰堅湯》 治瘰癧馬刀、結核、乳岩、乳癰等症，皆因七情內傷，血不榮筋，筋縮成核，推之不移者。

夏枯草　殭蠶微炒。各二錢　香附酒炒　石決明煅。各錢半　歸身　白芍　醋炒　陳皮　柴胡酒炒　川芎炒　甲片炮。各一錢　紅花　甘草　片子薑黃各五分

右加燈心五十寸，水煎，食遠服。

附加減法：

便燥者，加乳香一錢，勿去油。

便溏者，加牡蠣一錢煅。

《外科輯要・化核煎》 治結核及瘰癧初起者，每月初一至初八，服八日，三次全愈。

前胡　桔梗　柴胡　昆布洗　海藻洗。各一錢　玄參　土貝　夏枯草各錢半

右加燈心廿寸，水煎服。

此方較上潰堅湯反覺輕淺，故錄之，然結核生於喉旁下及缺盆胸隔，係陽明經，當兼引經之品爲妥，即殭蠶、決明、香附、陳皮等，臨症酌量，方稱活變。

《外科輯要・夏枯草膏》 治七情內傷，肝旺血燥，結成瘰癧、馬刀、乳岩、結核、內痔、偷糞鼠等症，恐迅烈之劑有碍元氣，當以此方常服消之。

夏枯草斤半　歸身　白芍酒炒　玄參　烏藥　貝母去心　殭蠶炒。各五錢　昆布　桔梗　陳皮　川芎　甘草各三錢　香附一兩酒炒　紅花二錢

右共入鍋內，漫火煎濃去渣，復煎至汁濃，加入煉蜜八兩，再熬成膏，磁瓶收貯。每用二調羹，開水化服。

夏枯草生於冬至，枯於夏至，雖稟純陽，却得一陰之全者，故二方以之爲君，直清厥陰血分，瀉中有補之義。臣以歸、芍、川芎，紅花等補血活血之品，佐以香附、陳皮、殭蠶、薑黃、烏藥、貝母、桔梗、決明等行氣化痰解結之品。一使以甲片攻堅，加柴胡合入少陽膽分，一使以昆布軟堅，加玄參合入少陰腎分，此進退法也。然或因病後，或元氣虛弱，當與香貝養榮湯間服，庶幾有濟。

《外科輯要・香貝養榮湯》 石疽生於頸項，初小漸大，堅硬如石，未成難消，已成難潰。初起元實者，服舒肝潰堅湯，元虛者此方主之，兼治瘰癧失榮等症。

白术二錢土炒　人參　茯苓　陳皮　熟地　川芎　歸身　白芍酒炒　貝

母　香附各一錢　桔梗　甘草各五分

右加生薑二片，大棗二枚，水煎服。

附加減法：

胸膈痞悶，加枳殼、木香。

飲食不甘，加厚朴、蒼术。

寒熱往來，加柴胡、地骨皮。

膿潰作渴，倍人參、歸身、白术，加黃芪。

膿多而清，倍歸身、川芎。

肌肉生遲，加白蘞、肉桂。

痰多，加半夏、陳皮。

口乾，加麥冬、五味。

發熱，加柴胡、黃芩。

渴不止，加知母、赤小豆。

潰後反痛，加熱附子、沉香。

濃不止，倍人參、歸身，加黃芪。

虛煩不眠，倍人參、熟地，加遠志、棗仁。

經云營出中焦，又云中焦取汁，變而爲血。故此方君以八珍，大補中焦氣血，佐以順氣化痰之品，欲使飲食不倦，穀氣敷布，故名曰養榮，亦人參養榮之意也。

《外科輯要・當歸拈痛湯》 治濕熱脚氣，及腿游風，兩脚濕熱諸瘡，六脈沉數有力者，服此大驗。

羌活　防風　蒼术　茵陳　當歸酒洗。各一錢　升麻　白术土炒　苦參酒炒。各七分　葛根　猪苓　澤瀉　黃芩酒炒　人參　知母酒炒　甘草各五分　黃柏三分。酒炒

右水煎服。

此方以二术、苓、瀉以驅濕，芩、柏、苦參、茵陳以清熱，羌、防、升、葛以入太陽、陽明二經，使濕熱不至下陷，復和以人參、甘草，畏其虛也，潤以當歸、知母，恐其燥也，此製方之法，惟東垣能神巧若此。

《外科輯要・大防風湯》 治氣血虛弱，寒邪傷骨，發爲鶴膝風，或附骨多骨等疽，或不痛或隱痛在骨者，宜先服萬靈丹汗之，繼服此方。

防風二錢　羌活　人參　白术土炒　黃芪炙　炙草　歸身　白芍酒炒熟地　川芎　淮膝炒　杜仲炒。各一錢　肉桂　附子製。各五分

右加薑棗煎服。

此即十全大補湯去茯苓，加附子、羌、防、淮膝、杜仲，爲元虛寒邪入骨者設。若不虛者自有萬靈丹溫散一法，若不寒者自有換骨丹通經一法。若寒邪但凝於經絡腠理之間，氣血不至大損者，自有榮衛回陽等湯，即陽和一方亦可參用，方無執一之患。

《外科輯要・土茯苓湯》 治下疳及袖口蠟燭、楊梅諸疳、楊梅瘡、楊梅結毒諸症，此污穢不潔傳染所致者，此主之。

土茯苓八兩　猪胰子二兩，切碎　杏仁去衣尖　殭蠶炒　蟬衣　皂角子　肥皂核各七個　銀花三錢　杜牛膝　荊芥　防風　猪牙皂角各一錢

右用水八碗，煎三碗，每一日夜作三次服，服前先飲淡酒一盃。

附加減法：

袖口疳，外皮紅腫包裹者，加黃柏一錢，肥皂子倍之。

楊梅內疳，加苡仁、角刺各一錢，扁柏葉、綠豆粉各三錢。

楊梅疳，加海金沙、五加皮、白芷各錢半。

頭項瘡多，加升麻、白芷。

咽喉生瘡，加粘子、桔梗。

胸腹瘡多，加白芷、芍藥。

肩背瘡多，加羌活。

下部瘡多，倍牛膝。毒甚者，倍銀花，加蒲公英。

潰爛不堪，加白蘚皮。

膿水不絕，加土貝母。

筋骨拘急，加威靈仙。

兩手麻木，加片子薑黃。

兩足麻木，加木瓜。

兩腿紅腫，加漢防己。

口渴便實，加花粉、麥冬。元虛者減半，加人參、歸身。毒氣上攻，鼻塞不通，加辛夷。

毒攻巔頂，頭腦疼痛，加細辛。

下疳之因有三，一因敗精，瘀竅，初起小便淋漓澀痛者，治宜八正、五淋等散主之；一因房藥結毒，初起堅硬痹痛不時興舉者，治宜黃連解毒、蘆薈丸等主之；一因穢污不潔及淫精傳腎，初起皮腫紅亮甚如水晶，痛癢日增，破流腥水，此即楊梅疳也，雖疳名不一，其源則同。

楊梅瘡之因有二，一因氣化，初起先見於胸背及上部，瘡形小，色鮮而乾，皮膚作癢，筋骨微痛，口角無瘡，其勢輕緩；一因精化，初起先見於下部及四肢，瘡形大，色紫而堅，筋骨疼痛，小水澁淋，口角生瘡，其勢重速，俱宜土茯苓湯治之。至瘡色淡白，筋骨不痛，再用金蟬脫殼酒以埽餘毒，切不可用輕粉、水銀等劫藥，以致結毒骨髓，愈後倒損形喪命。

結毒初起，筋骨疼痛，隨處結腫，皮色如常，將爛時方紅紫臭腐，如不急治，必致透頂穿喉，陷顋腐鼻。

《外科輯要・金蟬脫殼酒》 治楊梅瘡及結毒在內，筋骨疼痛，諸藥不效者。

大活蝦蟆一隻　土茯苓五兩，去皮，竹刀切片

右用生酒五觔，入磁瓶內嚴封，重湯煮熟，隔一週時，次日飲之，以醉爲度，蓋暖出汗爲效。

楊梅瘡起於明正德時嶺南傳來，皆陽明、厥陰爲病，故二方俱用土茯苓驅濕解毒，清熟利便爲君，又能解輕粉、水銀等毒，故又治結毒倒發。一佐以胰子者，欲通利三焦毒氣，從小便出，因胰子乃三焦之物也。一佐以蝦蟆者，欲疏通機竅毒，從汗孔出，此即用蟾酥之意也。如殭蠶、蟬脫取其解結，防風、荊芥取其散腫，牛膝、銀花取其滑利通機。其餘加減諸法，皆可意會得之。若大黃、巴豆等藥，是因無形之邪，傷及有形，恐勿但不能去病，反致弱虛變症叢生，故勿取。

《外科輯要・浮萍酒》 治蛇皮瘋、紫白癜瘋及血風痧瘡、乾濕癢疥。如初起當汗者，先服萬靈丹。如癢疥初起，先服荊防敗毒散，接服此方。

紫背浮萍膈水晒乾　蒼耳草子亦可炒　荊芥炒　川芎炒　黃芩炒。各一兩

生地晒　歸身炒。各二兩　蟬衣八錢，淨晒　赤芍炒，兩半

右置生酒中煨熟，照量飲。

浮萍、蒼耳本爲治瘋要藥，以其能祛風濕於肌肉之中，一切風藥所不能除者，非此不可。故治紫白癜瘋初起，有用浮萍一味爲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酒下者，有用蒼耳草一味，打汁熬膏，每服一調羹酒冲者，即此之意也。今加以四物等藥，其效愈緩，其功愈大，臨時加減可也。

一法治癩風及癱瘓，以蒂薟草汁熬膏，即以草末爲丸，酒下三錢。

一法治紫白癜瘋、歷節、破傷囊風、頭風、皮膚燥癢，及疥癬、瘰癧、腫毒等症，以葳靈仙酒拌，九蒸九晒爲末，每酒下二錢，忌茶麵。

一法治癩瘋及紫白癜瘋，名松漆丸，用漆樹頭四兩焙油，松節兩半醋炒，九刺、角刺一兩用燒酒炒九次，各爲末，酒糊丸如胡椒大，每服一錢，早晚二服，茶清送下，七日見效，藥盡則愈。

《外科輯要・靈仙酒》 治血瘋痧瘡，乾濕癢疥，及一切頑瘡歷久不愈者。

葳靈仙生晒　何首烏生　石菖蒲勿見火，切片晒　黑芝麻炒研　苦參酒炒

草節生晒。各三兩

右入生酒煨熟，照量飲。

一切頑瘡與營衛氣血雜和，故諸藥不能取效，此方君以靈仙通行十二經絡，以驅留着之邪，臣以首烏調和氣血，佐以菖蒲開竅，苦參清熱，芝蔴潤燥，甘草緩中，使之以酒，行於肌肉之間，故能漸漸取效。

《外科輯要・蝟皮酒》 治烏癩白癩及紫白癜瘸，歷久不愈者，初起先服萬靈丹。

刺蝟皮一具，酥炙　露蜂房五兩，炒　苦參五斤，炒

右研粗末，用水三斗，煎至一斗，去渣浸麵，照常法製酒煮熟，每於食前溫服一小杯。

蝟皮托毒之功，與甲片、角刺相仿，退管藥中用之則與蛇退、蟬脫又相似。露蜂房既能以毒攻毒，又能止痛生肌，此二味瀉中有補之義，故以爲佐。獨君一苦參使之，清熱燥濕，殺蟲止癢，大約濕爛者宜之。

《外科輯要・首烏酒》 治癘瘋及烏白癩等症，先服萬靈丹。

首烏生四兩　生地　當歸各二兩　甲片　癩蝦蟆去肚雜泥，裹煨。各一兩。

或乾蟾皮亦可　側柏葉炒　青皮松針炒　五加皮　川烏泡去皮。各四錢

右入袋用，黃柏酒二十觔煮熟，埋七日，取酒時飲，令出微汗避風。

大麻風爲惡癘之疾，百難愈一，惟初起時病人確守禁忌，盡心調治，或能有效。若至眉落鼻壞，手足潰爛時，恐雖有醉仙、再造、換肌等散，亦難濟事

矣。此方君以首烏，臣以歸、地以固其本。托以甲片、蟾蜍，清以柏松二葉，散以川、草二烏，使以五加皮，亦緩治之法也。一用大蟾蜍一隻，泥裹煨熟，去泥乘熱沖滾黃酒一碗，蓋好約半時許，服酒取汗，治初起時遍身浮腫，雖眉髮已落，二足將爛，一服取效，較此方更覺靈捷。

《外科輯要・枸橘煎》 治子癰，如腎子作痛而不上升，外現紅色者，即宜服此消之。

大枸橘一個，煨存性，敲　川楝子敲　秦艽　陳皮　赤芍炒　防風　甘草　澤瀉各錢半

右水煎服。

枸橘爲厥陰主藥，能治乳癰、腎子者，象形也，復以川楝、陳皮疏之，秦艽、防風散之，赤芍、甘草和之，澤瀉引之，自能建菌獨速。若去澤瀉，加入橘葉、通草，煎之以酒，以治乳癖亦無不效。

《外科輯要・秦艽防風湯》 治痔瘡初起，紅腫疼痛者，服之如神，外點冰片化田螺水。如堅硬者，以葱湯調矽硝淨之。痛減脈虛軟，以補中益氣湯加減主之妙。

秦艽一錢　防風　蒼术炒。各七分　川柏酒炒　歸尾酒洗。各五分　澤瀉三分　製軍半錢　片檳榔二分　皂角子燒存性　桃仁去衣尖。各一錢

右先將大黃以前七味水二碗，煎至一碗，再入檳榔、角子、桃仁煎至半碗，熱服，以食壓之。

附加減法：

腫有膿，加白葵花五朵去心，如無，以葵子代。青皮炒五分，木香三分，則膿從大便出矣。

大便秘甚，倍大黃，加麻仁、枳實。

痛甚，加羌活、郁李仁。

腫甚，倍黃柏、澤瀉，加防己、條芩、猪苓。

癢甚，倍防風，加黃芪、甘草、藁本、羌活。

下血，倍黃柏，加地榆、槐花、荊芥穗、白芷。

小便不通，加赤苓、車前、燈心、扁蓄。

《外科輯要・枳殼湯》 治痔瘡初起，紅腫下墜，雖大如卵，疼痛不止者，服之亦能除根，以鳳尾草、側柏葉煎湯，日洗十餘次。

枳殼炒　草節各二錢　槐角三錢　連翹　銀花各錢半　黃連酒炒　條芩各一錢。酒炒　歸尾　根生地　花粉各八分

右水煎，每日空心一服，每服二劑。

第一二劑照方。

第三四劑加澤瀉，便秘加製軍。虛者以麻仁代之。

第五六劑去槐角、澤瀉、大黃，加槐花。如痔頭下墜不收，加升麻。淨方加土棟子。

第七八劑去黃連，加胡黃連、山梔。淨方加五倍子，棉花核敲。

第九十劑去胡連、山梔、歸尾，加側柏葉炒、白术炒各貳錢。淨方加枳殼、朴硝。

如風濕作大痛者，加防風、秦艽。

前方以大黃爲君，佐以桃仁、角子，其餘無非散風燥濕，清熱活血而已，其意全在通利一法，不用枳殼者，恐傷氣也。後方以枳殼爲君，佐以槐實甘草，其餘無非清熱涼血而已，其意全在育陰一法，不用蒼术者，恐傷血也。二方大略相似，惟在用之者活變耳。虛者不宜。

《外科輯要・葱礬湯》 治刀鎌疔初起，形如韭葉，長有寸餘，色紫黑者，名曰刀鎌疔，大忌針刺，此方主之，兼治諸疔。

生明礬三錢　葱白七個

共搗爛作七塊，另以葱湯送下，覆取汗，外以爛雞矢敷。

《外科輯要・萬靈丹》 治癰疽瘡瘍初起，因外因者，及陰疽、石疽、濕痹、鶴膝風、厲風、烏白癜、濕痰流注、左癱右瘓、口眼歪斜、偏正頭風、破傷風、寒疝一切諸症，宜溫散者。

茅术八兩　麻黃　細辛　羌活　防風　荊芥　川烏湯泡去皮　草烏湯泡去皮　明天麻　川芎　當歸　首烏　金石斛　甘草　全蠍水洗。各一兩　雄黃六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硃砂爲衣，每丸一錢，壯者每服二丸，中人丸半，老少一丸，孕婦勿服。

如惡瘡初起，惡寒發熱，如傷寒感冒狀，用葱白四五枝煎湯調服，取汗，若無表症，用淡酒沖服。

脾主肌肉，而茅术爲脾太陰主藥，故此方以爲君，大驅肌肉中風寒濕三

氣留着之病，更佐以十二經大辛大溫之品，其力至矣，然營氣不和，則邪不退，而辛溫之品，又與血液有碍，故芎、歸藥不可少也，至全蠍、雄黄二味，無非托毒化毒。如遇内因陽症，及丹毒、火疔、喉痹等症勿服。

《外科輯要・梅花點舌丹》 治癰疽初起，及一切無名腫毒、對口、腦疽等，服之自能消散，轉重爲輕。陰症白疽忌服。

硃砂漂　雄精飛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瓜兒血竭　苦葶藶子　硼砂各三錢　麝香　熊膽窩上供　珍珠　犀黄各六分　冰片　沉香　蟾酥以人乳浸化。各錢半

右各爲末，以人乳蟾酥爲丸，如綠豆大，金箔爲衣，食後服，每三丸，用葱白五寸嚼爛送下，徐飲淡酒微醉，取汗爲效。

此方以硃砂、雄黄解毒，乳香、沒藥止痛，血竭行瘀，葶藶化痰，硼砂除堅，復佐以沉香、冰、射和氣，熊膽、珠黄清熱，使以蟾酥通行十二經絡，並無解散之品，而云服之取汗者，能使毒氣消散，自從汗孔出耳，用意與奪命丹相似，但多寒涼之品，可與萬靈丹相爲表裏，症屬純陽者宜之。

《外科輯要・梅花五炁丹》 治症同上，兼治疔瘡。

冰片　麝香各一錢　辰砂　輕粉入葱煮。各錢二分　血竭　乳香　沒藥　雄黄各二錢　蟾酥四錢，乳浸化

右爲丸如芥子大，一日晒乾，用川椒廿七粒及燈心廿七段同收罐内養之，黄蠟封口。每用時先飽飯，含水一口，葱白五寸嚼爛嚥下，將藥一粒放舌上，徐徐嚥之，覆蓋取汗，勢大者可用二三枚，天寒以葱湯催汗。

《外科輯要・點舌丹》 治疔瘡等症。

蟾酥二錢乳化　麝香三分　蜈蚣三条，炙去頭足　甲片三個，炮　全蠍　殭蠶　蟬退　雄黄　硃砂各一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五分

右以蟾酥爲丸如綠豆大，服法同五炁丹，亦可作錠子。

《外科輯要・麥靈丹》 治癰疽疔瘡回裏令人煩悶神昏者，及無名毒瘡痘毒乳發等症，服後以汗出爲效。

黑大活蜘蛛二十一個　鮮蟾酥二錢，乾者乳化　定心草一錢，即兩頭尖　飛麵六兩

右共研和，用家菊花熬膏和好，撚如麥形，每服七丸，重者九丸，輕者五丸，在上水服，在下酒服，每科加燥小麥一合，磁罐收貯。

蜘蛛性寒微毒，力能定風，暮出朝入，爲厥陰主藥，故仲景以之治狐疝病，又能治霍亂轉筋，丁奚大腹，溫瘧毒痢及便毒丁腫，瘰癧奶癖，齲齒耳聤，并蜂蠆蜈蚣蛇虺等傷，故此方以之爲君。蟾酥辛溫有毒，能制一切諸毒，頃刻行走遍身，故以之爲臣，鼠尿亦厥陰藥，能治驚風疝氣諸症，則出陰入陽可知，故以之爲使，佐以飛麵者，取其性四散飛揚，即傷科中梔子飛麵意也。

《外科輯要・黍米寸金丹》 治癰疽發背初起，憎寒壯熱，遍身浮腫，四肢沉重者，不分表裏並宜服之，兼治暴中卒倒，灌之即活。

狗寶　烏金石俗名煤卵子　輕粉入葱管煮　雄精漂忌火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一錢　硇砂　蟾酥各二錢　粉霜入葱管煮，輕粉煉就色白者　黄蠟各三錢　狗膽三個陰乾　鯉魚膽三個陰乾　原射五分　白丁香四十九粒炒　蜈蚣七條醋炙　人乳一合

右十四味爲細末，即以黄蠟、人乳熬成膏，和藥爲丸，如綠豆大，輕者一丸，重者五丸，中人三丸，冷病葱湯下，熱病白湯下，被蓋取汗爲效。

《外科輯要・狗寶丸》 治法同上，兼治小兒驚風痘毒，又能劫瘡。

狗寶　犀黄　寒水石煅　硃砂漂。各二錢　原射　冰片　膽礬瓦上煅至白色

雄精忌火　輕粉入葱煮　血竭　蟾酥各一錢　珍珠五錢　蜈蚣一条炙　黄蠟　人乳各三錢　金箔十三張

右製法服法同上，如不好，丸量加煉蜜金箔爲衣。

二方俱用狗寶，其餘藥石雖有不同，用法大略相似，然二膽之寒不敵珠黄，加以硃砂，金箔重鎮之品，則後方注意在鎮心固裏，可知矣。血竭、硃砂之腐毒不如粉霜，白丁香，加以硇砂、蜈蚣重用，則前方注意在托毒犯毒可知矣。合梅花點舌丹參觀之，一爲毒氣尚淺，欲使之透表而設，梅花丹是也。一爲毒氣已深，欲使之腐化，仍從表出而設，寸金丹是也。一爲毒氣雖輕，恐其入裏而設，狗寶丸是也。至麥靈丹一方，爲毒氣已經入裏而設，當與蜂蛇散參觀。

又方

狗寶二錢　雄黄　沒藥　輕粉　膽礬　寒水石各一錢　珍珠三錢　麝香五分　蟾酥　血竭各二錢　乳香二錢

丸法同寸金丹，金箔爲衣，服法同。

《外科輯要・飛龍奪命丹》 治疔瘡及癟疽、脫疽、紅絲瘡，一切惡症，初或麻木，或癢痛，或嘔吐昏憒，或似寒似熱皆當服之，未成即消，重者病減，亦可搓丸以作疔瘡錠子用。

蜈蚣一条，炙去頭足　蟾酥酒化　雄黃忌火。各三錢　輕粉葱煮　冰片　麝香各五分　寒水石煅　膽礬煅　血竭　硃砂各一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銅絲各二錢　蝸牛二十一個

右研末，將蝸牛打爛同酒化，蟾酥研勻，爲丸如綠豆大，硃砂爲衣，每服三丸，用葱白嚼爛，同酒送下，被蓋取汗。

《外科輯要・蟾酥丸》 治法同上。

蟾酥酒化　雄精忌火。各二錢　輕粉五分　寒水石　乳香　沒藥　麝香　銅絲　膽礬煅　枯礬各一錢　蝸牛二十一個　硃砂三錢

右製法服法同上。

二方皆治疔要藥，然後方少血竭之行瘀，冰片之透骨，飛龍之攻毒，反多枯礬收澁，而蟾酥又輕，則力量不及可知，然疔瘡治法與諸瘍不同，毒聚則生，毒散則死，故後方亦有勝前方處。

又方

蟾酥　血竭　乳香　沒藥　雄黃　銅緑各七錢半　膽礬三錢半　寒水石三錢　輕粉二錢半　麝香二錢　蜈蚣十条　蝸牛二十五個　土貝二兩五錢

右硃砂爲衣，丸法服法同上。

《外科輯要・無價丹》 治七十二種腫毒及一切疔瘡陰陽二毒等症，未潰者即消，已潰者能托毒盡出，真外科劫劑之靈藥，惟體實者宜之。

蜈蚣五条，酒炙去頭足，焙乾　全蠍石灰洗去頭足，炙　殭蠶炒　蟬蛻淨炒　荊穗　牙皂去皮酥炙　膽礬　銅緑漂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熊膽水浸一宿打爛　血竭各三錢　川烏火酒煨去皮　草烏火酒煨去皮。各二錢　雄精勿見火，四錢　麝香七分　白砒五分粉皮，包酒煮以煙盡爲度　硃砂七錢爲衣　甲片二錢炮

右共爲細末，以熊膽打和，少加麵糊爲丸，約三分重，晒乾蜜貯，每服一丸，臨時搥碎，用葱白三寸，生薑三片，淡酒三杯煎滾沖服，覆被取汗爲效。

《外科輯要・蜂蛇散》 治疔瘡走黃，頃刻漫腫，神氣昏憒，或紅腫反退，痛處不痛，服之能使復腫復痛，毒化黃水而出，兼治脫疽，肢節欲脫者，敷之即愈。

土蜂窠二兩有子　蛇蛻一条全

右二味入瓶中，黃泥封固，火煅存性，研末，每服一錢，酒送下，少頃腹痛，痛止其瘡已化黃水矣，不應再服，仍不應，勿治。

蜂爲飛物，反蟄土中，是得至陰之氣全者，故能直至陰分，攻堅逐毒，其利如鋒，蛇爲風類，其行迅速，故使之直竄經絡以爲佐。此方較麥靈丹大不相同。蓋蜘蛛陰物，反居虛空，是能由陰及陽，加之以蟾酥辛溫橫散，不循經絡，故服之使毒氣仍從汗散。此方二物常穴土以居，由陽及陰，故能使毒仍從瘡口出也，於此益見疔毒之宜聚不宜散也。

又方　治癰疽漫腫者，附骨疽在裏者，能內消止痛，又能托裏排膿。

露蜂房一兩，煅　有子者　蛇退炒　血餘煅　甲片炮。各二錢半

右爲末，加乳香四五分，酒沖服。

《外科輯要・神仙解毒丸》 即紫金錠，治一切中毒、時行瘟疫、瘴癘毒痢、氣閉喉風、水腫霍亂、痧脹中暑、邪鬼蠱毒及一切外科症候，蛇犬等傷。

文蛤三兩，淨曬研　山茨菇二兩，研　千金子一兩，去殼壓去油　紅芽大戟一兩半，淨晒研，忌甘草　麝香三錢，研

右各爲細末，戥準和勻，以糯米粥湯和合於木臼中，杵千餘下，每料分作八十錠，或用山茨菇打漿作錠更妙，合於端午、七夕、重陽，或長日亦可，避婦人、孝服、雞犬。

附服法：

癰疽發背初起，用冷水磨敷，并服之，覺癢立消。

湯火傷，水磨敷。

陰陽二毒，傷寒溫疫，瘴氣霍亂及纏喉風淡，薄荷湯研冷服。

中邪及鬼胎鬼氣，無灰酒溫下。

自縊落水，驚死魅死，心暖者，冷水磨下。

蛇犬蟲傷，冷水磨敷，迷悶者更服之。

諸瘡臨發時，桃柳枝湯下。

急慢驚風，五疳八痢，薄荷湯下。

牙關緊急，外敷內服之。

牙痛，酒磨塗并含之。

打撲損傷，炒松節酒下。

頭痛，薄荷酒磨敷太陽穴。

腹塊不消，及經過期腹痛酒服。

癇疾中風痛風並酒磨下。

便毒痔瘡，堅硬疼痛者，磨服。

鬼魅邪交及傳尸勞，內服外焚之。

凡疔瘡腫毒未成者即消，已成即殺勢。

王肯堂云：今人製此往往加以硃砂、雄黃，考之諸方，並無二味，故不可用以亂真，識者知之。

《外科輯要・萬病解毒丸》 治徹瘡爛喉及疔瘡喉痹，蛇犬蟲傷，餘治同上。

五倍子三兩　處菇二兩　大戟兩半，忌甘草　千金子去油　山豆根　草河車　雄黃忌火　獨脚連各一兩　硃砂五錢，漂　麝香三錢

右製法服法同上。

五倍子亦蟲作之物，性味與白占黃蠟相似，其功效過之，加以處菇之消痰，大戟之逐飲，千金之通裏，麝香之開竅，雖云解毒，實注意於痰凝氣滯耳。若加入硃砂，反覺呆拙，至於後方既加三草寒苦之品，復佐以雄黃化毒，硃砂鎮心，則注意在攻逐腐化一路，故治一切雜症，宜用前方，若逢疔瘡喉痹蛇犬等傷，宜用後方爲主。

《外科輯要・蠟礬丸》 治一切外瘍及內癰喉痹，霍亂痧脹，中毒中蠱，瘟疫瘡痢，跌撲損傷，外敷蜈蚣蜂蝎等咬，其效如神，久服能使癭瘤漸小。

生白明礬二斤，研末　黃蠟一斤

右將蠟熔化，入礬末爲丸，如桐子大，每服十粒，加至三十粒，以日服百粒爲率，溫酒送下，未成即消，已潰即合，毒重者能從大小便出，永無攻毒之患，止痛若神。

諸石皆治癰疽，況礬爲石液，性能分清濁，故消痰解毒，其功獨大。蠟係蜂房所煉，性味淡泊，故利水托毒，續骨生肌，其效如神。一君一臣，是爲大劑，有加琥珀、雄黃、硃砂、白蜜四味，其功則反遜矣。

《外科輯要・護心丹》 治陽症初起，口渴咽燥，或瘀腫疼痛，或發熱乾嘔，急進數服，以免毒氣內入之患，爲金石膏粱等發要藥，止痛若神。白疽忌。

綠豆粉一兩　乳香三錢，去油

右以生草節煎湯，泛丸如小豆大，每食後白湯送下一二錢，亦可以醋調作圍。有加燈心灰者亦妥。

諸豆皆能護心，惟綠豆爲最，兼能解一切金石之毒，故以爲君。乳香和氣止痛，爲瘍科要藥，故以爲臣。和以甘草，取其甘緩留連也，或加硃砂爲衣亦可。

《外科輯要・神授衛生散》 治癰疽、發背、腦疽、丹瘤、疔瘡、流注等症，未成自消，已成自潰，功效甚速，乃外科之首方。

羌活　白芷　甲片炮　石決明煅　乳香製　沒藥製　生大黃各一兩　沉香　防風　蟬蛻　殭蠶各五錢

右爲末，每服用歸尾一兩，黃酒三碗煎八分調服，豫用銀花一兩煎湯漱口嚥下，蓋被取汗。

《外科輯要・九龍丹》 治懸癰發背初起，形實氣壯者，服之即消，當與神授衛生湯、貴金丸參用，一寒一熱，大相迥別，肩項以上不可服，疔毒石發不可服，脈沉遲有力者宜用之。

木香　乳香　沒藥　兒茶　血竭　巴豆霜各等分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赤豆大，熱酒送下九丸，得利，冷粥止之，倘不利，熱粥催之。

《外科輯要・七釐散》 治症同上。

巴豆霜　雄精末各等分

右二味以端午日入老蟾口內，每隻四五錢，掛風處四十九日取用，每用火酒調服七釐，如不能飲，加菊葉汁。

二方俱用巴豆，其消腫攻毒之功較大黃倍速者，以其散不遠熱也，前方去兒茶、血竭，倍巴豆，名一粒金丹。

《外科輯要・雙解貴金丸》 治陽症初起，堅硬呆木，此因表裏俱實之故，便閉口渴，脈沉實者投之悉效，隨症以湯劑送下。

生軍一斤切片晒　白芷生十兩晒

右水泛爲丸，每服二錢或三錢，用葱頭酒送下，被覆取汗下。

《外科輯要・調胃承氣丸》 一名破棺丹，治大實大熱之症，或狂言妄

語，或大渴便秘，或神昏不語，六脈有力者，或沉數者，急宜投之。

大黃生者一兩再用酒炒，焦者一兩　芒硝　生甘草各一兩

右煉蜜爲丸，每服二錢，或三錢，酒送下取利。

二方雖俱用大黃爲君，一佐以白芷，使以葱酒，則表裏兼治矣，故曰雙解。一佐以芒硝，則但有裏法，無表法矣，不用枳實、厚朴，反用甘草、白蜜，此即調胃之義耳，合萬靈丹可爲表裏三法。

《外科輯要・醉消丸》 治癰疽初起，疼痛不止，此因毒重氣滯也，服之未成即消，已成即潰，皆可以消腫止痛。

乳香製　沒藥製。各一兩　麝香錢半　雄精水飛，忌火，五錢

右戥準和合，以冬米飯一兩，打和爲丸，如葡子大，晒乾忌烘，每服三錢，熱酒下，覆被取汗，酒醒即消，陰症忌。

《外科輯要・犀黃丸》 治乳岩、瘰癧、痰核、橫痃、流注、肺癰、腸癰等症，此爲內癰乳岩要藥，其餘惟潰後有熱者宜之，若初起色白者忌。

犀黃三分　麝香錢半　乳香　沒藥各一兩

右製法如前，每服三錢，酒送下，上部臨臥服，下部空心服。

《外科輯要・三黃丸》 治懸癰、大癰、楊梅結毒、石發等症甚險者，服數次愈。

乳香　沒藥各一兩　麝香錢半　雄黃五錢，忌火　犀黃三分　熟大黃二兩

右以熟軍酒浸蒸爛打藥丸如桐子大，每服五錢，忌烘。

上三方俱用乳、沒、麝，此即古方五香飲之意也。一佐以雄黃解毒化瘀，則爲外瘍和劑。佐以犀黃解結清熱，則爲外瘍清劑。一合上二方，復君以大黃苦寒之品，則爲外瘍下劑矣。合萬靈丹亦可爲表裏清和四法。

《外科輯要・小金丹》 治流注、惡核、瘰癧、乳岩、橫痃初起，服至腫消乃止，潰久亦當以十丸作五日早晚服，以杜流患，并治懸癰、痘毒、耳後銳疽、骨疽初起色白者。

五靈脂忌參，酒淨晒研末　芸香水煮三次，扯油淨　草烏湯泡去皮，每斤用綠豆半升同煮，豆開花取出切片晒研　木鱉製。各兩半　乳香燈心炒去油　沒藥燈心炒去油　歸身各七錢　烏金石錢二分，忌火　麝香三錢　地龍破腹，酒浄，同花椒、占米炒至米黃爲度，兩半

製木鱉用水浸半月，入鍋煮數滾，即浸熱湯中，又數日刮去皮心，入香油中煮至黑色爲度，去油炒透，土拌至土有油氣，去土再拌，如此三次，與土再同炒一次，入盆暈一夜去土，磨粉用。

右各研戥準，以占米粉一兩二錢爲厚糊，搗藥爲丸，如芡實大，每料約二百五十丸，忌烘晒乾，每用一丸，以布包放平石上敲碎，復入杯內研細，好酒送下，取汗。兼治跌撲損傷。

此方以芸香破氣，靈脂化瘀，地龍入筋骨，木鱉通經絡，草烏爲十二經主治凝痰，復佐以乳、沒、歸、麝和氣恬血，發以煤卯消腫解毒，其意在筋骨脈絡之間，較萬靈丹進深一層矣。二方可相爲引用，不可與諸參同日而服。

《外科輯要・子龍丸》 治瘰癧、痰核及橫痃、鶴膝、貼骨疽等初起者兼可以酒調作敷藥。

紅芽大戟水煮去骨晒　白芥子炒研　甘遂各等分，以甘草煎湯浸三日，去黑水，復換清水浸至水不黑爲度，復以麵裹如團，爆火煅至麵黃色，熟透出火炒燥

右各研浄末，煉蜜爲丸，桐子大，每服三分，淡薑湯下，忌與甘草同日服。

大戟能逐臟腑中痰飲，甘遂有決氣隧中痰飲，白芥能消經絡中痰飲，凡痰核瘰癧爲痰飲凝聚居多，故此方以此三味耑治之。合神仙解毒凡參觀之，一方注意在臟腑中水，故以通大小便爲主，此方則臟腑軀殼兼治之矣，然傷於七情者又當何如耶。

《外科輯要・定岩散》 治乳岩潰爛不堪，及一切瘰癧癰疽皆驗，然毒盡者方可服。

蜂房露天有子者　杜棟子經霜者佳　兩頭尖各等分。皆炙

右各研細末，每服三錢，酒下，隔二日再服三次，膿盡收斂，奇效。

《外科輯要・羊棗丸》 治癰疽、乳岩、瘰癧等症，既服定岩散後，膿盡勢斂，接服此方，以速生肌長肉之功。

山羊屎晒乾炒存性，磨末收藏臨用合　大棗蒸胖去皮，核入上末打和，不拘分兩

右丸如桐子大，每服四錢棗湯下，不拘時。

《外科輯要・護膜散》 治癰疽生於肋脇腰腹空軟之處，將潰未潰之際，服之以防透膜之患，如潰後瘡口有聲者，急服之，跌撲骨折酒服四錢。

白蠟　白芨各等分

右研細末，輕劑一錢，中二錢，大三錢，黃米湯下。

柯韵伯云：人身軀殼，自外及內，六經各有經界，若潰爛不堪，必傷及

厥陰界矣。故前方三味盡爲厥陰藥，收斂中仍不忌托毒解結之意，至中方全爲肌肉起見，內羊屎一味，即敷藥中山連散之意，與然此皆膜外之藥，若潰將及裏，恐非護膜散不能建功。

《外科輯要・化癧丸》 治乳癧初起，及內吹外吹乳癖等，服之神效，若乳岩初起，當以化岩散爲主，以此方間之。

鮮橘葉不拘數淨拭乾打汁　青皮炒　細香附童便製　夏枯草連花葉晒，三味等分

右先將三味磨粗末，以橘葉汁拌晒乾，復磨細，將粥湯打爲丸，白湯下二三錢，食後服。

《外科輯要・化岩散》 治乳岩初起，結核如石，雖圓不正，勿痛勿癢，久服自散，兼治乳癰、乳癖、乳癧及跌撲損傷、漆瘡、乾血癆、難産等症。

蠐殼全者不拘數，水酒洗淨腥氣，炒脆磨細末

右每服二錢酒送皆可，勿間斷。

乳癰，酒煎蒲公英五錢，沖服三錢。

乳癖，內外吹，酒下二錢，加生鹿角末六分。

跌撲損傷，酒下三錢，加土鱉蟲末一錢。

乾血癆，經閉，四物湯下三錢，加土鱉蟲末四五分更妙。

難産，芎歸湯下三錢。

漆瘡濕者乾糝，乾者油調敷。

黃疸癌疾，歷久不愈，內有飲囊，白湯下三錢。

疥癬濕爛癢痛諸瘡，乾糝之。

化癧一方，即橘葉煎意也，加香附以解鬱，夏枯草以清厥陰血熱，故能內消乳癧。若乳岩爲七情所傷，筋脈內結，根深蒂固，非此方所能治。即夏枯草膏一方，扶正多而治邪少，亦難去病。犀黃丸、小金丹犯辛溫香燥之患，與陰虧體弱者，恐亦不宜。故歷覽諸方，惟化岩散爲最，蓋蟹者解也，其殼屢脫，故能解結，其性橫行，故能攻堅化瘀通經入絡，其鱉脫復能生，故又能續筋接骨，不專用爪而用全者，取其緩也，然至將潰未潰，紅腫疼痛時，又不得不用犀黃丸一法矣。

《外科輯要・八寶丹》 治楊梅疳及結毒倒發潰爛者，服之如神。宜先服土茯苓湯、三黃丸以除裏毒，接服此丹，外敷輕粉散。如毒退痛止，色轉紅活，以珍珠散敷之，雖鼻爛陽腐亦能復原。

石鐘乳五錢。忌參、术羊、血、葱、蒜　珍珠腐內煮半枝香　辰砂漂　琥珀各二錢　犀黃　冰片各一錢　滑石四錢漂　飛麵八錢

右研末和合，每服一分二釐，用土茯苓四兩，水四碗煎至一碗，送下。鼻爛者，方中加辛夷八分。

鐘乳本石之精，爲陽明主藥，能令人陽氣頓充，飲食倍進，故生肌長肉非諸藥所能及，珍珠爲少陰主藥，能入心制火，故清熱解毒之功獨大。復佐以犀黃清熱，琥珀化瘀，丹砂解毒，冰片開竅，泄以滑石，散以飛麵，引以茯苓，自能毒去肌生，反本還原也。名曰八寶，豈虛語哉。

《外科輯要・換骨丹》 鶴膝風初起，服萬靈丹不應者，宜服此方。

茅术四兩，米泔浸淨切片　枸杞二兩半　茄根二兩淨　當歸　川牛膝　敗龜版炙　防風　秦艽　羌活　獨活　萆薢　晚蠶沙　油松節煨存性　虎骼骨酥炙。各一兩

右用淡酒浸一週時，去酒晒乾，文火炒燥磨末，酒和爲丸，桐子大，每下三錢。

此即加減虎潛丸也，以茅术燥濕爲君，佐以羌活、防風、秦艽、獨活祛風逐毒，茄根、牛膝、草薢、蠶沙利水通經，復以枸杞、歸身活血，龜版滋陰，松節引入支節之間，其力亦已全矣，然風毒入骨，如油入麵，非用虎骨搜風，焉能有效，此即風從虎之義與。

《外科輯要・醉仙散》 治癘瘋潰爛，上部重者，兼治白癜。

牛蒡子炒　芝麻炒　枸杞炒　蔓荊子炒。各一兩　苦參　白蒺藜炒　防風　花粉各五錢

右共研細末，每服一錢，加輕粉一分二釐，茶調，晨午晚各一服，五七日先於牙縫出臭黃水，渾身疼悶如醉，然後利下膿血惡物，病乃除根。斷鹽、醬、醋、魚、肉、椒料、茄子等物。

《外科輯要・通天再造散》 治癘瘋潰爛，下部重者，兼治白癜。

大黃一兩，煨　角刺兩半　鬱金五錢　白牽牛六錢，頭末半生半炒

右共研細末，每服二錢或三錢，清晨面東，醇酒調下，當日利下惡物，或膿或蟲爲效。

《外科輯要・換肌散》 治癘瘋，烏白癜已經髮脫鼻壞，指節零落者，與

前首烏酒方間服自能有效。

烏梢蛇一兩，製。產蘄州尾貫百錢者佳　白花蛇一兩，製。產蘄州鼻向上脇有二十四白方勝者佳　地龍一兩，製　木鱉子製　天麻　赤芍　歸身　首烏製　黑芝麻　天冬　沙參　甘菊　川芎　甘草　細辛　白芷　荊芥　蔓荊子　威靈仙　白蒺藜　石菖蒲　苦參　蒼朮米泔浸　木賊　草烏湯泡去皮　紫參無亦可　不灰木各三錢半，無亦可

右共研細末，溫酒調下五錢，酒多更妙。

癘風本屬敗症，惟初起用萬靈丹，或蝦蟆酒汗之或可愈。若毒氣深重，汗之不應，不得已有此三方也。

《外科輯要・草花丹》 治痔瘡，不論內外牝牡，但未成漏者，服之立愈。

夏枯草末　銀花末各八兩　草節末四兩

右水泛爲丸，每空心白湯下，四五錢，服一二料，無不全愈。

痔與腸風不同，雖有內外痔之別，然皆肛門爲患，厥陰之脈環於二陰，但以手陽明主治，焉能盡效，故此方以夏枯草入厥陰，銀花入陽明，復和以甘草，既無寒苦伐胃之虞，又無香燥傷陰之患，應推諸方首選，但功效不速，宜常服，勿間斷方驗。

《外科輯要・鳳尾丹》 治痔漏及一切瘡瘍，久漏成管者，皆效，不須十服，其管自能脫出。

鳳尾草去梗培乾，生井中者佳　土貝母去心。各三兩　蝟皮酒淨炙燥　全歸酒炒。各二兩　銀花晒　年蒡子炒　天花粉晒。各兩半　條芩酒炒　白芷晒。各一兩　黃連　石燕醋煅七次　石鐘乳醋煅五次。各五錢　熊膽五分

右各研細末，煉蜜爲丸，如桐子大，每服空心燈心湯下三錢。

附　加減法：

痔漏，每服加槐花五分炒，枳壳二分半炒，側柏葉二分半炒。

症在背上，每服加葉本三分、或羌活三分。

面上，加升麻八釐醋炒，桔梗分七釐。

頭上，加藁本三分，川芎八釐。

乳上，并前陰加木通二分半。

腰上，加杜仲五分炒。

臂上，加桂枝三分或桑條五分炙。

脚上，加淮牛膝三分三釐、苡仁二分半。

胸上、腹上，加白芷三分炒，或瓜婁壳三分炒。

鳳尾草生於陰處，不近日色，其性寒涼可知，故此方以之爲君，直清陰分之邪，復臣以土貝，燥濕，歸身、花粉、銀花和陰，黃連、黃芩、熊膽清熱，發以蒡子、白芷，退以蝟皮、石燕，其妙處全在鍾乳一味，能使胃氣敷布，其管方自能退出也，此即反佐之義與。

《外科輯要・三餘散》 治遠年痔漏，能使管子自出，其效如神。

金餘即指甲　銀餘即足甲，俱不計數沙拌炒　血餘二兩，煅　黃牛角腮煅　羊角腮煅，腮在角尖中　猪懸蹄即脚格煅　甲片先醋炒再酒炒　槐角子炒。各四兩　新象牙屑烘　陳松蘿茶烘。各三兩　蟹爪炒　地榆炒。各一兩　蜣螂十九個瓦上煅　蝟皮二具，去毛沙炒　琥珀研　青黛漂。各五錢

右各研末，以猪拖稍煨透，打爛再加煉蜜爲丸，空心淡鹽湯下叁錢，虛人圓湯下。

瘡中漏管亦氣血之餘，故此方以筋餘之爪甲、血餘之髮灰治之，凡與之角者，去其齒，齒爲骨之餘，猪懸蹄爲爪類，亦筋之餘，故以此四物臣之，復佐以蟹爪通經，蜣螂動血，蝟皮托毒。甲片攻毒，琥珀化瘀，槐角潤燥，青黛清熱，地榆燥濕，茶葉降下，使以臟腸物各從其類也，此皆血內之品，故於久病有效，較上方退管多而苦寒少，其性反覺和平。若去下四味，加入氣血引經之藥，恐諸瘡漏管不外此法，豈僅痔而已哉。有用舊羊角琉璃燈淨去油膩，煅脆研末，甜酒服四錢，不過七日，管自出，名長明酒。

《外科輯要・昆布丸》 治瘻瘤初起，服之自能消化。若治瘰癧馬刀，去昆布，名曰海藻丸。

昆布水淨，炒　海藻水淨，炒　白直殭蠶微炒。各等分

右研末，用白梅泡湯爲丸，米飲下二錢，忌厚味。

昆布、海藻爲軟堅之聖藥，殭蠶化痰解結，其效如神，引以白梅湯者，即醋製意也。

《外科輯要・玉真散》 治破傷風，身熱頭痛，惡寒發熱，甚則角弓反張，牙關緊急者。

製南星　白附子　煨天麻　白芷　羌活　防風各等分

右研末，溫酒調服二錢，更敷傷處，甚者熱童便下三錢，雖昏暈，腹尚溫

者，連進二服自愈。

《外科輯要・星風散》 治破傷風，惡寒發熱，身體拘急，口噤牙咬者，服此以追臭汗。

蜈蚣炙去頭足二條　江鰾即黃魚鰾，三錢炙　南星製　防風各二錢半

右研細末，每用淡酒下二錢，日二服。

《外科輯要・江鰾丸》 治破傷風，邪氣入裏，驚顫抽搐，不省人事，大便秘澀者，下之舌卷囊縮者不治。

天麻煨　雄精忌火。各一錢　蜈蚣二條炙　江鰾炙　殭蠶微炒　左盤龍炒，即野鴿糞，各五分

右共研細末，分作兩分，一分硃砂爲衣，一分加巴霜二分五釐，俱以飯丸，如桐子大，每服硃丸二十粒，巴丸十粒，不利加二粒，得利後但服硃丸，病愈即已。

《外科輯要・金銀餘散》 治破傷風，但手足振掉不已者。

手足甲六錢，燒存性　硃砂　南星製　獨活各二錢

右研末，每服四錢，酒調下。

蜘蛛能定風，全蝎能驅風，殭蠶能化風，惟蜈蚣則能截風，故前二方俱用此者，欲擒而截之也。江鰾即魚泡之類，魚賴以浮水，故能驅邪托裏，性又粘膩，故又能補虛塞實，此二味爲破傷風必需之品。前方佐以南星、防風，其意在表。中方佐以雄黃、鴿糞、硃砂、巴豆，其意在裏，然風爲陽邪，焉能下出，故天麻、殭蠶仍不忘化風之義。至金銀餘一方，但爲手足經絡之風邪而設，有用魚鰾一兩煅存性，加麝香少許，酒沖服者，輕淺者可用此法。

《外科輯要・琥珀犀角丸》 治癰疽少服宣毒之藥，致咽喉口舌生瘡，甚則生菌，害人甚速，服之即愈。

琥珀研　犀角鎊研。各一錢　辰砂漂　茯神去木　棗仁炒。各二錢　黨參三錢

冰片三分

右煉蜜爲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麥冬湯下。

《外科輯要・升麻犀角丸》 治癰疽不服解毒之藥，致喉舌生瘡，甚至黑爛，脈實便秘者宜之。

升麻　犀角　玄參　黃芪　赤芍　麥冬　甘草　歸身各一兩　熟軍兩半，一方用三兩

右煉蜜爲丸，如彈子大，每服二丸，白湯下。

舌爲心之苗，心火亢甚，則舌上生菌，故前方以鎮心清熱爲主，而兼補虛之品，陽明爲重陽之府，胃火上炎，則咽喉腐爛，故後方以通裏滋陰爲主，而兼引經之品。然二症生於病後，皆非實症。觀方中非參即黃芪，并不敢恣用苦寒之藥，已可知其大意矣。

《外科輯要・神異散》 治七十二種腫毒，及一切疔瘡、陰陽二毒等症，一二服即消。

黃蘗炭瓦上炙　白直殭蠶炒黃。各三錢　蜈蚣炭瓦上炙　有子蜂房炭瓦上炙。各錢半　沒藥煮　甲片炮　胡桃格炙炭。各二錢

右共爲細末，每用酒服八分。

《外科輯要・犬頦散》 治腎癰、腿癰、附骨、貼骨及下部一切癰疽，神效。

豌豆粉　白蘞　黃犬下頦連舌皮毛入罐，鹽泥封口，煅一炷香，覺煙少即止，取出色黑如炭爲度

右各爲末，等分，每酒服五錢，外以此藥香油調敷，以出臭汁熟睡爲效。

《外科輯要・大活絡丹》 治一切中風癱瘓、痿痹痰厥、筋骨疼痛、癰疽流注、跌撲損傷、小兒驚癇、婦人經阻等症。

白花蛇　烏稍蛇　兩頭尖　威靈仙上俱酒浸　羌活　草烏　煨天麻　全蝎去針　首烏黑豆水浸　官桂　藿香　烏藥　龜版　麻黃　貫仲　炙草　川連　熟地　大黃　木香　沉香各二兩　細辛　赤芍　沒藥去油另研　乳香去油另研　丁香　殭蠶炒　南星薑汁製　青皮　骨碎補　白蒺藜　仁　安息香酒熱　玄參　製附子　黃芩酒蒸　茯苓　香附酒浸炒　白术各一兩　防風二兩半　葛根　虎脛骨酥炙　當歸兩半　血竭七錢另研　牛黃另研　片腦另研。各錢半　地龍去泥炙　犀角　松脂提白　麝香另研。各五錢　人參三兩

右共爲末，煉蜜爲丸，重二錢，每酒送一丸。

《外科輯要・寶蟾丸》 治一切內癰及外瘍諸症，兼治痔漏、乳岩、婦人帶下。

乳香去油　象牙屑酒炒　雄黃研細。各一兩　沒藥去油　生軍末　百草霜

血竭各五錢　甲片炙　牛黃各一錢　珍珠三錢腐煮　梅花片五分　生礬三兩極研　硃砂飛二錢　黃蠟四兩濾淨　麻油六兩

右先將黃蠟熔化，加油熬熟，離火候溫，入礬末攪勻，入藥丸如桐子大，雄黃硃砂爲衣，每白湯下一錢。

《外科輯要·洪寶膏》　一名抑陽散，治癰腫熱症，兼治金瘡出血。

天花粉三兩　薑黃末　白芷末不見火。各一兩　赤芍末二兩

附加減法：

大熱症，茶湯調敷。

溫症，淡酒調敷。

提膿，薑汁三分，茶湯七分調敷。

瘡口皮處肉硬不消，加獨活末酒調，不應加紫荊皮。

金瘡血濺在頭面，茶調敷項上；在手足，茶調敷瘡後，以斷血潮之路。

金瘡着水翻花，薤汁調敷，以火微炙，水出即愈。

吐血鼻衄，井花水或艾汁調敷項上立止。

湯火瘡，雞子清調敷。

跌撲損傷在胸膈間者，用綠豆湯下，吐出即安。如天寒血凝，服藥不效，加軍薑末酒飲之。

此方能退腫破血，去腐生肌，却又能使血凝氣滯，故癰疽不可輕用，恐其寒凝，治療廢力。

《外科輯要·沖和膏》　一名陰陽散，治癰疽半陰半陽，及冷熱未明者，誠良方也。

紫荊皮五兩，炒　獨活三兩，去節炒　赤芍二兩，炒　白芷一兩，不見火　木蠟即石蠟，兩半，勿見火

附加減法：

熱症，倍紫荊皮、木臘。

寒症，微加赤芍、獨活。

初起勢甚，葱湯調，減後酒調，因葱散酒溫故也。

瘡面有小泡，先敷四味，後用木臘蓋上。

四圍黑暈不退，瘡無血色，是冷藥之故，加肉桂、當歸，暈退除去。

痛不可住，酒化乳香、沒藥調敷。

流注筋不伸者，加乳香。

瘡口着風，赤肉突出，加南星薑汁酒調。不應，非披膿太重，即涼藥所致，另以枯白礬、朴硝敷之，次用硫黃捻之。

熱症不可便用涼藥，配洪寶膏葱湯調敷。

一切癰疽流注，寒熱未明者，俱以此藥敷消之。

流注在緊要處，將此方葱調厚敷患處，另用獨活末酒調敷一出路盡處，以玉龍敷誘之，如已成膿則引不下。

癰疽初起，單用白芷、紫荊皮酒調敷以消之，名一勝膏；單用赤芍、木臘、紫荊皮作箍藥，名三勝膏。

癰疽欲其成膿，以玉龍敷瘡頂，四圍以此方敷之。

瘡根以洪寶箍住，未甚者此方不必，但用洪寶。

發背初起，單用紫荊末酒調箍住，自然撮細，不開加南星、草烏三分之一，可以潰膿不痛，久損亦加南星、草烏酒調敷至妙。

小兒軟癤初生，單用紫荊皮、木臘酒調敷消之，已成用本方。

瘰疽發於手足，痛不忍，以此方圍之，另以洪寶敷於手足脛骨骱處一二寸，以截血潮之路。

《外科輯要·回陽玉龍膏》　治白疽、冷疽、流注、鶴膝，久損痛痹，寒濕脚氣，冷血風諸症。

草烏三兩，炒　軍薑二兩煅《樞要》無　肉桂五錢，忌火　南星煅　白芷忌火　赤芍各一兩

附加減法：

冷症平漫無紅腫熱痛者，熱酒調敷。

癰疽爲涼藥所誤，瘡平黑爛，以此敷之，外用洪寶托住，用藥後陽回色紅即住，此藥以沖和收功，不應於沖和內加南星、草烏。如中心有一點黑爛不紅者，另以腐藥去之。

冷疽、流注、附骨疽，若骨寒而痛，筋骨不伸，宜以此藥敷之，但流注宜加木臘少許。

鶴膝以此藥敷膝蓋骨上，腫痛處又以沖和敷，下腿冷處復以此方敷脚脛骱處，以引血脈，冷痹血風痛，用夾袋貯藥繫之。

冷脚氣，加生麵薑汁敷，另加酒化乳香、沒藥，痛立止。

久損入骨，瘀血作痛，遇寒則發，熱酒敷。

石疽，熱酒調敷，外以洪寶把住。

乳癰初起，加南星薑汁酒調敷消之。如已成則宜沖和或加南星、草烏，必須加乳沒以住痛。

宿痰失道，癰腫無膿，以此點頭，病必旁出，再作爲佳。

元虛敗症，急以此方全體敷之，拔出成膿。

內癰初起隱痛，外面微腫，急以此拔作外癰。

凡癰疽色轉紅活，不可過用，宜沖和收功。

如欲潰膿，以此藥貼瘡頂，外以沖和圍之自破。如膿出不快，用三分薑汁、七分茶湯調洪寶敷之自快。

如內癰已成，不能拔出，及自能出外者，勿用此方，但用沖和，使氣血溫和，膿成自出。

孕婦勿用此藥，始終用沖和爲安。

凡用此方須要洪寶托住，如現症未明，祇用沖和加南星草爲妥。

《外科輯要・四虎散》 治白疽初起，重如負石，筋脈不舒，及腫硬厚如牛皮，不痛不作膿者。

草烏　狼毒　南星　半夏各生用等分

右爲末，用猪腦打爛，遍敷瘡上，留頂出氣，如覺大熱不妨，未成即消，已成色即紅活。用熱酒調亦可。

《外科輯要・鯽魚膏》 治乳岩初起，及對口、發背、石疽、瘰包皆效。

活鯽魚一個　鮮山藥一段

右打爛敷四圍，留頂，未成即消，已成即潰。

有以白糖代鯽魚，效萬不及。山藥久敷能傷皮肉，夏月可以子代。

《外科輯要・青龍膏》 治紅癰赤瘡，不論已成未成，敷之皆驗，中留瘡頂。

綠豆粉十兩　草烏五錢，炒黑　南星兩半，根存性

附加減法：

欲散，加麝香少許葱湯調。

欲潰，加雄黃酒調。

欲止痛，加乳、沒蜜調。

綠豆粉代以陳蒸粉更妙。又方：藥末五兩，豆粉減半，以白芙蓉葉打汁拌，晒乾再拌，再晒至深青色爲度。

《外科輯要・烏龍膏》 治一切癰疽赤瘡，四圍紅腫，赤暈不消者，其效如神。

陳小粉四兩　草烏五錢，泡去皮切片　土木鱉去殼　半夏生，切片。各二兩

右共文火炒焦黑爲度，研細，以新汲水調敷，自外向裏留瘡頂，一日一換，醋調亦可。

芙蓉葉既能清熱解毒，又能涼血束毒，故有以此一味爲末，加入蒼耳灰者，或加赤小豆末者，名曰清涼膏。陳小粉愈陳愈妙，其性粘膩，故亦有以此一味爲末，加入五倍末者，亦曰烏龍膏。

《外科輯要・二味拔毒散》 治紅癰赤瘡、疥痈諸瘡，及一切無名腫毒、紅腫痛癢者大效。

明雄黃　明礬各等分

右爲末，茶湯調敷瘡上，潰瘍勿敷。

《外科輯要・真君妙帖散》 治一切無名腫毒，及異形異類，頑硬惡瘡，散漫無膿者，以此敷之，不痛即痛，痛者即止。兼治天泡火丹，肺風酒刺，遮腮發頤，并一切皮破流血濕爛，痛若諸瘡。

明淨硫黃十斤爲末　蕎麵　白麵各五斤

右三味，以清水和成麵，打成薄餅，單紙包好，掛風中陰乾，愈陳愈佳，臨用研細。無名腫毒涼水調，血流破爛者麻油調，天泡火丹等靛汁調。

《外科輯要・五龍膏》 治癰疽腫毒初成，敷之能拔毒散腫。

五龍草　車前根葉　豨薟草　銀花　陳小粉各等分

右加鹽少許搗爛，遍敷瘡上，中留一頂，帛蓋避風，或爲末醋調敷。

五龍草，一名五爪龍，即烏蓑毒，俗名老鴉眼藤。

《外科輯要・坎宮錠子》 治熱毒腫痛，燉赤諸瘡，并搽痔瘡最驗，有頭者留頂。

金墨一兩　胡黃連　兒茶各二錢　熊膽三錢　麝香五分　牛黃三分　冰片七分

右研細末，以猪膽汁爲主，稍加大黃浸取汁，薑汁及米醋少許成錠，晒乾水磨敷。

《外科輯要・離宮錠子》 治疔瘡及一切癟疽脫疽等症，凡麻木痛癢者，敷四圍紅腫處。

金墨一兩　蟾酥　膽礬　血竭各三錢　麝香半錢　硃砂二錢爲衣

右以涼水和成錠，水磨敷。如難成錠，少加煉蜜。

又疔瘡圍藥用雄黃。白礬等分研末。蜜水敷，痛加乳香一半。

《外科輯要・坤宮錠子》 治紅癰赤瘡，及一切無名腫毒初起者，圍之即愈。

雄黃　滕黃　銅綠　膽礬　硼砂　皮硝　草烏各一兩　麝香二錢　麝香二錢　蟾酥三錢

右以醋爲條水磨敷，或醋磨亦可。

又大黃末一味入猪膽，風乾研末，再套，如此三次，臨用以滾醋一碗加薑汁少許搓成錠，磨塗赤瘡，名一筆消。

《外科輯要・兌宮錠子》 治癰疽疔瘡，流注痰包初起者，及耳痔耳挺等症，敷之即消，不可入口，用法與白降丹相似。

白靈藥即後白降丹四錢　銀硃　人中白　寒水石各二錢

右以白芨麵打和爲錠，每用以陳醋磨敷患上，如乾再上。

此藥有毒，不可入口。

《外科輯要・大提藥》 治諸毒不起，敷之即起，圍敷初起發背、對口、惡疽，四五日可消。

大紅昇藥錢半　雄黃　滕黃　當門子各一錢　硃砂三分

右將蓖麻子淨肉三錢打爛，和藥，不可乾，不可泄氣，宜磁瓶收貯，用象牙匣藏，外用虎皮包好。

一法：蓖麻子一味打爛鋪絹上，紮於患處，能拔毒止痛，惟紅腫非常者不得已用之，白疽、孕婦忌用。

《外科輯要・陰症提藥》 治陰症初起，色白不甚腫，附骨極痛者，敷之能提出陽分，自然紅腫高起。

生白芥子末　生半夏末　生山梔　飛麵各等分

右以葱汁白蜜調敷，上留一小孔，乾則以葱蜜潤之，一日二換。

《外科輯要・陰症敷藥》 治純陰症初起，重如負石，平漫不起不紅不痛者，敷之致痛則生。

艾葉一斤　硫黃　雄黃各五錢

右藥入鍋煮半日，打爛，乘熱分一半敷患上，冷則易之。

《外科輯要・如意金黃散》 此方統治紅癰赤瘡、濕熱諸瘡，凡紅腫痛癢濕爛者皆效。

天花粉四兩　大黃　川柏　薑黃　白芷勿見火。各二兩　陳皮　甘草　厚朴　蒼术　南星各八錢

右切片晒乾，磨極細末，貯勿泄氣，夏月紅癰赤瘡未成膿者，茶湯加蜜調。四時未成膿者，葱湯加蜜調。欲作膿，酒調。皮膚紅熱，色亮游走者，蜜水調。天泡火丹，黃水漆瘡，大藍根葉汁調。湯火潑傷，皮膚濕爛，麻油調。漫腫無頭，皮色不變者，勿敷。

大藍即靛青草，如無，馬蘭豆代之。

《外科輯要・鐵桶圍》 治癰疽發背潰後，根脚不收束者，用之如神。

五倍子一兩，淨微炒　銅綠　白芨各五錢　明礬四錢　鴨嘴膽礬三錢　輕粉　鬱金各二錢　麝香三分

先將陳米醋一大碗，文火熬至一小杯，以金黃泡起爲度，調藥敷瘡根，以綿紙蓋之。

《外科輯要・鐵箍圍》 治一切癰疽初起，塗之即消，已成膿者，圍宜留項。

芙蓉葉末陰乾　白芷　白芨　五倍子　川烏　草烏　南星　大黃各等分。炒黑

共爲細末，另加炒黑陳小粉照諸藥加倍，磁瓶收貯，用醋調敷如上法，蜜調亦可。

《外科輯要・萬應針頭丸》 治腦疽、背疽、疔瘡及一切惡毒大症，危急欲死者，一粒即愈，亦可代針。

硇砂　蟾酥　輕粉　血竭各三錢　元麝二錢　片腦一錢　蜈蚣一對全用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瘡有頭，以針挑見血，將藥一黍米大放瘡內，上用唾粘紙蓋之。如腋見無頭瘡，即是暗疔，將兩手虎口上白紋挑破，如前法用。戒雞、鴨、酒、麵。

《外科輯要・替針丸》 治紅癰赤瘡成膿不潰，或潰後膿出不快者，納瘡口，使膿不滯。

白丁香　硇砂各二兩　乳香　沒藥各八兩　白糯米一百四十粒
以飯爲丸如麥大，每用一粒，粘貼即破。
白糯米以爐灰水淋，用水調風化灰一碗，將米插上面一宿，色如水晶爲度。

《外科輯要・保命針頭丸》　治症同萬應針頭丸，以人乳搓作細條子，晒乾切薄片，用津粘貼更妙。
蟾酥　乳香等分
右以乳爲丸如粞大，津貼瘡上，毒氣自除。

《外科輯要・白麥飯石膏》　治癰疽，不論陰陽，如已成未曾出膿，圍之即熟，有膿即潰，潰後能排膿。如湍，遍敷赤處，但留瘡口，雖肌肉腐爛，但內膜不穿，以布攤貼，亦能取安。
白麥飯石二兩，醋煅十餘次，研末　鹿角四兩，火煅煙盡爲度，研細末　白蔹末二兩，《精要》無此
右三味細則止痛，粗則反痛，用米醋煎滾調敷，潰瘍先用猪蹄湯洗淨，一日一換。

《外科輯要・六合回生丹》　治發背、癰疽潰爛者，能拔毒盡絕，有回生之妙，及對口、腫瘡、下疳諸症。
鉛粉二兩　輕粉　銀硃　雄黃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二分半
凡用，先將濃茶洗瘡拭乾後，將猪腰剖開摻藥四五分貼上，發熱如蒸，良久取去，一日一換，瘡小一次可愈。下疳將腰子穿開，納藥於內籠套之。腫瘡以黃臘化黃丹少許攤紙，摻二二分貼之。

《外科輯要・二味化毒散》　治癰疽潰爛，毒氣未盡及諸濕熱瘡瘍、紅腫濕爛者。
雄黃二兩　滑石四兩
凡洗後用此摻。
欲止痛加乳、香。

《外科輯要・冰蝂散》　治瘻痔瘰癧等症，凡頭大蒂小者，皆可以此治之。先以小針輕輕挑損患上，以津粘少許作餅貼之，紙蓋十餘日，其核自落，即以紅玉膏搽之。
大田螺七個　金頂砒錢二分　硇砂三分　冰片一分
大田螺去殼，掛日中晒乾，切片研，有用五枚者。金頂砒，有用生白砒麵裹煨者。

《外科輯要・枯瘤散》　治瘤初起，成形未破者，及根蒂小而不散者。
白砒　磽砂　輕粉　黃丹　雄黃　乳香　沒藥　硼砂各一錢　班貓念個　田螺三個，去殼晒乾，切片研
共研細末，糯米粥調，作小棋子樣晒乾，先灸瘤三炷，以此貼之，外以水調黃柏末蓋藥上，十日後其瘤自然枯落，用斂瘤膏敷之。

《外科輯要・蝕腐錠子》　一名翠雲錠子，治癰疽、腦疽、發背等瘍潰後腐肉不脫，以此化之。
銅青四錢　麝香五分　杏仁十四粒，去皮尖，另研　枯礬　韶粉　乳香　青黛各錢半　白蘞　輕粉　白丁香各一錢
右爲細末，臨時用軟飯和餅子看瘡淺深紙之。
無死肉，去白丁香。
一法：以巴豆一味燒存性用，乃薛氏妙法也，名爲烏金膏。

《外科輯要・追膿錠子》　一名黃雲錠子。
自然銅　川芎　白芷各五錢　黃連　白蘞各二錢半　木香錢半　麝香五分
右研細末，以飯爲錠子。
右二方爲潰瘍必用之藥，凡瘡口深窄者，先以綿杖子去膿，納藥至底，淺者以乾末摻之，乾者油調。

《外科輯要・化腐定痛散》　治潰瘍紅熱腫痛有腐者，以末撒之。
生石膏二兩，甘草水漂五六次　辰砂四錢漂　硼砂一兩　冰片四分

《外科輯要・生肌定痛散》　治潰瘍紅熱腫腐已脫者，爲末撒之。
煅石膏一兩　血竭　乳香　輕粉各五錢　冰片一錢
有水加煅龍骨、生白芷各一錢，不收口加雞裏金一錢炙。

《外科輯要・石脂生肌散》　此方生肌之力太驟，惟毒盡者宜之。
赤石脂一兩　血竭　輕粉　官粉　白占　龍骨煅。各二錢　乳香製　沒藥製。各一錢　冰片一分
一方以煅石膏一錢易官粉，其血竭、白占少錢半，輕粉、龍骨少一錢，乳香、沒藥多一錢，餘同。
又方：多人參二錢，珍珠一錢，冰片用一錢，貝母叁錢代官粉，餘各

二錢。

《外科輯要・二味生肌散》 治潰瘍，用二味化毒散，後以此摻之，內無龍骨、血竭等藥，即有餘毒亦不妨碍。

軟石膏一兩，煅　黃丹三錢，炒

欲止痛加乳香。

一方去黃丹，加龍骨三錢、血竭錢半，名桃花散，石膏勿煅。

《外科輯要・收口珍珠散》 治諸瘡毒盡，却破爛不肯收斂者，摻之即愈。

兒茶　乳香　沒藥　血竭　旱三七各三錢　冰片一錢　麝香二分

旱三七即草三七，杖傷倍之，有水加煅龍骨一錢，欲速收口加珍珠一兩，蟹黃二錢取團。臍熟黃晒乾備用，或用猪油、黃蠟調攤亦可。

一用鹿腿骨濕紙包灰內煅之，以黃脆爲度，不可過焦，研極細末摻之，生肌最速。

《外科輯要・生皮珍珠散》 一名日月珍珠。

青缸花五分　輕粉一兩　珍珠一錢

下疳用猪髓調搽。

右方治新肉已生，但不生皮，及湯火傷下疳腐痛諸症。青缸花即乾靛花，如無，以青黛一錢代。

一用雞子清晒乾刮取末，研細摻之，其效如神。

一用雞子衣炙脆爲末。

《外科輯要・平安餅》 治潰瘍惡肉不脫，作餅照瘡大小以貼毒根，日易一次，不痛自落，如餅硬，用津潤，不可見水。

烏梅肉一錢　輕粉五分

二味共研，以不見粉亮爲度。

凡諸瘡腐肉突出寸餘者，以烏梅一味煅灰摻之，不應，以盧末摻之，或煎膏點亦可。

《外科輯要・退管方》 治一切漏管，先以猪棕探其深淺，然後以紙捲藥爲條插之，一日一換。

角刺尖末　柘樹膜炙末。各五錢　紅腹金錢鱉三錢，炙末　榆麵　蟾酥各一錢

各研細末，和合再研以無聲爲度。

《外科輯要・鐵筆圈》 治瘡疽已成不能消散者，用此圈之漸能縮小。

膽礬三兩，同紅米炒黃，去米　雄黃一兩，爲末　月石二兩

先將膽礬、月石入鍋內熔化，次入雄黃末攪勻，離火冷定，研細末，入麝香末五分研勻，收貯。臨用以燒酒調，新筆醮藥圈瘡四圍，漸圈漸小，膿熟方針。

《外科輯要・紫金丹》 治瘡瘍久不收口，并治臁瘡，無不應效。

白礬　水銀　鍾乳石各一兩　焰硝兩八錢　硃砂　雄黃各二錢

先將白礬入鍋內熔化，同雄黃末攪勻至枯，入餘藥共研至不見星，入罐內封固，照常昇藥法昇好，待冷開看，如金色者爲上，用清水漂過，再研極細，每兩入冰片三分。凡用法先以雞子油塗瘡上，然後上藥，再用膏藥封貼。

《外科輯要・山蓮散》 治潰爛不堪，但內膜不穿者，應手取效。毒未盡者勿敷。

大活鯽魚一尾，去雜　山羊屎不拘數

以羊屎入魚腹，瓦上文火炙燥，研末摻之。

一用山羊屎一味，炒研末，摻一切爛瘡不肯生肌者，名百草霜。

《外科輯要・推車散》 治陰骨疽、骨槽風，敷之多骨自出，以紙爲藥綫亦能退管。

蜣螂一兩，炙末　乾薑末五錢

各研極細末吹之，其骨不痛自出。

《外科輯要・蚣蝎化堅散》 治破後不潰，瘡口堅硬者，傷風也。

蜈蚣炙去頭尾，研末　全蝎炙末

二味等分，用葱湯調敷瘡口硬處。

一方有木香末。

《外科輯要・薑礬定癢散》 治腐瘍入水發癢，及白爛諸瘡不可忍者，皆效。

乾薑末　枯礬等分

先以茶湯加鹽少許洗，後以藥撒之。

《外科輯要・乳香定痛散》 治潰瘍紅腫疼痛，摻之立愈。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三錢　滑石七錢，漂　寒水石一兩，煅　冰片二錢

各爲細末和合，密貯勿泄氣。

一法：用乳、沒二味等分摻之，能使毒水淋漓，候腐盡方用生肌之品，名曰海浮散。

《外科輯要・拔疔散》 治一切疔瘡痛癢麻木者，宜挑破擠去惡血，以藥敷之，兼治牙疔。凡刀鎌疔不可用。刀頭面上疔不可用涼藥敷

礬砂　硃砂　白礬煆枯　食鹽煆枯。各等分

共爲末敷。

一法：平時以鐵器浸水中，臨用取鐵綉醋調敷之。一以上號吸鐵石研細末，醋調敷，或摻膏藥上蓋之。

《外科輯要・拔疔丹》 治同上，一切惡瘍以之拔毒。

乳香　沒藥　胡桃夾炙炭。各一分　蓖麻肉二分

爲丸嵌之。

《外科輯要・拔疔餅》 治同上。

荔支肉二個　吸鐵石一分　雄黃三分

打作三餅，三次貼之，其疔自落。

一法：面上生火疔，用莊螂打爛敷之。莊螂爲火中之物，從治法也。腳上生水疔，用蝸牛打爛敷之。因蝸牛水中之物，亦從治法也。或俱用蟾蜍肝貼之，即蟾酥意也。唇疔，緊急兼刺委中穴出血。

《外科輯要・追疔丹》 治疔毒初起，其勢緊急者，不可用小方誤事，宜用此方，四圍以離宮定子圍之。

雄黃二錢　巴豆七粒不去油　蟾酥酒杞　蜈蚣全炙　礬砂　輕粉　白丁香　硃砂爲衣。各一錢

右爲細末，以麵糊爲丸，如麥形，入針孔，以白芨膏蓋之，以護好肉。白芨細末，放水面上，待其沉下去，水攤紙貼之，名水澄膏。

《外科輯要・立馬回疔丹》 治疔走黃或初發於頭面，其勢緊急者，須挑去疔根，以藥插入，或痛反不痛，腫反不腫，必須復痛復腫，追出膿血爲效。

金頂砒五分　蟾酥酒化　硇砂　白丁香　輕粉各一錢　蜈蚣一條，全炙

雄黃　硃砂　麝香各三分　乳香六分

麵糊爲麥形，用法同上。

《外科輯要・九一丹》 疔毒已退，以此搜膿化毒，外貼琥珀膏。

黃靈藥一分　煆石膏九分

爲末摻患處。

《外科輯要・鐵粉散》 治冷疔生於足根，初起發紫白疱，疼痛徹骨，漸生黑氣，腐爛孔深，血水氣穢，經久不斂者。

生針砂三錢　黃丹飛　輕粉　松香各一錢。製　麝香一分

研細，先以葱湯洗患處，香油調敷，油紙蓋扎。

生針砂，或用黑鉛四兩化開傾水中，再傾再化，以鉛盡爲度，去水取灰代之。

《外科輯要・潤肌膏》 此方治白屑風初生，髮內延及頭項，燥癢白屑，脫去又生，宜以此擦之，兼治掌心風瘑瘡及血風瘡，合黃連膏用。

歸身五錢　紫草一錢　奶酥油二兩　香油四兩

先以歸草入二油內浸二日，文火煤焦，去查，加黃蠟五錢溶化成膏，每用少許，日擦二次。

《外科輯要・椒梅膏》 治小兒肥瘡，厚痂堆積，膿水淋漓，或癢或痛，生於髮際者。

胡椒一錢研　烏梅十個打　生礬一錢研

熟香油調敷，飯上蒸熟更妙。

《外科輯要・肥油膏》 治禿瘡，頭生白痂，搔癢難堪，卻不疼痛者。

歸身　藜蘆各五錢　番木鱉六錢　黃柏　白附子　苦參　杏仁　狼毒各三錢　鯉魚膽二箇

以香油十兩入藥熬黑，去渣，入黃蠟一兩二錢溶化，每用少許，用藍布裹指擦之。

一法：以不落水猪網油摻入松香捲如煤頭，火上燒着，下用碗放生礬末少許，受油攪勻，冷定搽之，攤貼亦可，兼治肥瘡頑癬。

《外科輯要・摩風膏》 治面游風初發，面目浮腫，癢若蟲行，肌燥白屑，抓破或流黃水，或赤水，痛楚難堪者。

麻黃五錢　羌活一兩　升麻　防風各二錢　歸身　白芨　白檀香各一錢

以香油五兩浸五日，武火煎至枯去渣，入黃蠟五錢熔化，冷定用少許擦之。

《外科輯要・碧玉散》 治羊鬚瘡，兼治黃水瘡濕甚者。

黃柏末　紅棗炭各五錢

用香油調塗。

一法，不痛者用羊鬚灰一分，燕窩泥兩分，香油調敷，兼治燕窩瘡生於腦後者。

《外科輯要・綠燕丹》 治小兒瘡癤頭。

銅綠　生礬　燕窩泥各等分

以陳燭油熬滾，入藥調勻搽之。

一法：貼千捶膏。一法：貼陽和膏。

一法：銅綠一兩，蓽麻肉提淨松香五錢打膏

《外科輯要・香粉油》 治小兒黃水瘡，兼治禿痂。

製松香二兩　黃丹一兩　輕粉三分炒　官粉炒　無名異炒。各一錢

共爲細末，入葱內煮過，溶化去葱，候乾研末，香油調敷，亦可乾摻。

一法：用鉛粉水糊，碗內曬乾，將艾點火薰煙，碗內至綠色爲度，取下麻油調敷，亦可乾摻。兼治胎癩。

《外科輯要・冰硫散》 治婦人鈕扣風，生於頸下，大如粟米，搔瘡無度，破流津水者。

硫黃一錢　潮腦　川椒　生礬各二錢

右爲細末，入白葡萄內，以蒂蓋好，紙包煨熟，冷定取出，用熟猪油調搽。

一法：以芥菜花研細，以醋調敷。

《外科輯要・柏葉散》 治纏腰火丹，有乾紅濕黃二種，乾者多癢，濕者多痛，其間小泡，宜細細挑破，以此散敷之。

側柏葉炒黃，末　黃柏炒　大黃炒　蚯蚓糞炒。各五錢　雄黃忌火　輕粉

赤小豆各二錢

用香油調敷。

《外科輯要・青蛤散》 治鼻齆生於鼻下，兩旁色紫斑爛，膿汁浸淫，癢而不痛者，兼治黃水瘡熱甚者。

蛤粉煅　石膏煅。各一兩　青黛三錢　生黃柏末　輕粉各五錢

用香油涼水各半打和調藥。

《外科輯要・黃連膏》 治鼻瘡生於鼻內，初覺燥痛，狀如小米，甚則鼻外紅腫，痛如火炙，兼治唇風生於下唇，紅腫癢痛，流水無皮，及血風瘡，合潤肌膏用。

黃連　黃柏各三錢　生地一兩　歸尾五錢　薑黃二錢

以香油十二兩，將藥煤枯去渣，入黃蠟四兩溶化，冷定搽。

《外科輯要・顛倒散》 治肺風粉刺，發於鼻面，形如黍米，色赤腫痛，破出白粉，日久皆成白粒者，及酒皶鼻。

生大黃　硫黃各等分

共研細，以冷水調敷。

《外科輯要・硇砂散》 治鼻痔、耳菌、耳挺等症。

硇砂一錢　輕粉　雄黃各三分　冰片一分

用水調敷。

《外科輯要・穿粉散》 治月蝕瘡，生於耳後，及上下摺紋中，如刀裂之狀，色紅，時流黃水，月盈則盛，月缺則衰者。

輕粉隔紙微炒　甲片炙　鉛粉　黃丹水飛。各三錢

香油調點。

《外科輯要・柳花散》 治虛火口瘡，淡紅滿口，微點白斑，甚則竈紋陷露，用此吹之。

黃柏二兩　肉桂一錢　青黛三錢　冰片二分

《外科輯要・赴筵散》 治實火口瘡，鮮紅滿口，甚則舌腫俱腫者，以此吹之。

黃連　黃柏　黃芩　梔子生　乾薑　細辛各等分

《外科輯要・冰硼散》 治小兒雪口，及咽喉腫痛，牙疳、牙癰、舌脹、重舌。

冰片五分　硼砂　元明粉各五錢　硃砂六分

一方去硃砂，以焰硝易元明粉，更妙。

《外科輯要・薑柏散》 治口糜甚於口瘡，色紅作痛，滿口糜爛，重則連及咽喉，不能飲食。

乾薑　黃柏各等分

《外科輯要・人中白散》 治走馬牙疳初起，牙根黑爛，即臭穢難聞，甚則穿腮脫齒，以此吹之。

人中白煅　白霜梅　枯礬各等分

先以韭根茶葉煎湯洗淨，然後敷之。

《外科輯要・必勝散》 治舌衄，血出不止，兼舌脹、重舌、木舌等症。

螺青另研　浦黃炒。各等分

研末敷患處。

一法，舌衄，槐花末敷之。

《外科輯要・北庭丹》 崇治舌菌。

番硇砂　人中白各五分　瓦松　瓦苔　溏雞矢各一錢

用罐子二個入藥，嚴封鹽泥固，火煅三炷香，冷定取出，入冰、麝各一分，針刺菌破，點藥，以蒲黃蓋之。

《外科輯要・雄黃散》 治天蛇疔，生於指尖，小疱色紫，疼痛堅硬如疔者，溫水調敷，兼治丫指、蛇眼、蛇背、蛇腹、蛙節諸疔。

輕粉五分　明雄黃二錢　蟾酥二分　冰片一分

《外科輯要・雄黃牡蠣散》 治天蛇頭初起，紅腫無頭，痛如火燎者。

牡蠣四錢，煅　雄黃二錢

研末，溫蜜水調搽。

一法：用雄黃末二錢，蜈蚣炭一錢，入猪膽中，或雞子去黃套指上，無蜈蚣亦可。

《外科輯要・藜蘆膏》 治瘡瘡，生於兩手掌中，形如茱萸，黃白膿泡，破流津水，時發時好，極其痛癢，初起宜以潤肌膏擦之，日久不愈，其癢倍增，宜以此方治之。

藜蘆　苦參　松香　枯礬　雄黃各一兩

用猪油八兩，入參蘆熬枯去渣，入松香熔化，離火，入礬、黃二末攪勻用。

《外科輯要・狼毒膏》 治腎囊風，初起燥癢，甚則疙瘩紅腫，搔癢無度，破流脂水，皮熟如火，先以蛇床子湯洗之，後擦此藥。

五倍子　狼毒　川椒　蛇床子　硫黃　檳榔　大風肉　枯礬各三錢

以香油一碗煎滾，下猪膽汁一個，和勻調藥。

《外科輯要・三妙散》 治臍中出水，不痛不腫，但癢者，摻之，兼治濕癬，以蘇合油調，及四灣風，一切濕熱諸瘡，如小兒臍爛，即以臍帶少許燒灰，敷之立愈。

檳榔　蒼术生　黃柏生。各等分

《外科輯要・輕粉散》 治濕熱流注，生於腿脛，或一處，或數處，形如牛眼，根腳漫腫，輕則紫，重則黑，潰破膿水浸淫難斂，宜先以三妙散敷之，俟腫痛全消，換擦此方。

輕粉半錢　麝香五分　黃丹　蜜陀僧　黃柏生　乳香　兒茶各三錢

先以葱湯洗敷。

凡膝以下生瘡，及犬咬跌傷，潰爛不止者，以豔豆葉貼之，如無葉時，宜豫收曬乾爲末，摻之，因足小肚以下係足三陰，此葉色黑味澁，又能祛濕斂瘡口也。

枯竹中蛀屑，能治一切腳蛀。

《外科輯要・水龍骨散》 治臁瘡爛痛者。

水龍骨煅　東丹　石膏各等分煅

先用泔水洗淨，用麻油調敷。

一法：爛瘡有孔者，去水龍骨，加樟腦，用陳燭油調敷。

《外科輯要・螵蛸膏》 治臁瘡歷久不愈，爛痛有孔者，若癢而不痛，及先癢後痛者，宜紫金膏。

海螵蛸去殼　松香　樟腦　水龍骨　東丹炒　川芎　生白芷　輕粉各等分

先以松香化開，入香油熬勻，和藥末攤舊傘紙上，作夾膏，刺孔貼之，隨時用，葱椒湯洗。

《外科輯要・紫金膏》 治臁瘡歷久不愈，紅腫成片，癢而不痛，或先癢後痛，皮肉紫黑，臭穢不堪者，先以葱艾甘草湯淋洗，後搽此藥，紙包帛扎，三日一換，兼治結毒腐爛，甚效。

皂礬入罐煅紅　松香提淨。各三兩

用香油調作夾膏。

《外科輯要・蜈蚣餞》 治年久頑臁，黑皮下陷，臭穢不堪，用紫金膏不愈者。

蜈蚣　獨活　白芷　甘草各一錢

用桐油二兩，將藥煎滾，先以米泔洗瘡，再以水和白麵圍瘡，潰油於中，溫則取下，以黃蠟膏蓋之。

《外科輯要・黃蠟膏》 治臁瘡及蟨漏。

赤脂石蜐　龍膏蜐　血竭　白膠香各三錢

以香油一兩，入血餘栗子大，煎枯去之，再入蠟一兩，白膠香溶化離火，下藥末，冷定，捏作薄餅貼之，帛扎。

《外科輯要・累效散》 治甲疽。或因剪甲傷肉，或爪長所致，原係好肉受傷，以致腫爛流水，肉突疼痛，先以鹽湯洗淨，後敷此藥，腎肉消盡。

硇砂　乳香各一錢　輕粉五分　黃丹三分　橄欖核三個，燒存性

一法：脫疽黑腐不必割指，以土蜂窠醋調敷之，雞眼以活蜈蚣香油浸死，打爛，用少許貼之，兼治蛀髮癬，腳指縫爛，以鵝掌皮炙灰摻之，兼治臭田螺。

《外科輯要・牛角散》 治牛程躂，潰後用米泔洗淨，剪去四面頑皮，以此藥用牛骨髓調敷之，初越宜以新磚燒紅，潑以韭汁，以足踏之，屢作自消，或酒磨生草烏搽之，立愈。

牛角尖煅灰　水龍膏　松香　輕粉各等分

《外科輯要・瓜蒂散》 治鼻中瘜肉。

甜瓜蒂末二三分　白礬少許

以綿裹塞鼻中，自落。

《外科輯要・鯽魚散》 治立刻去牙。

活鯽魚一尾約四五兩重　白砒六錢

將砒自魚口入腹，掛陰處候爛盡，拾骨曬乾爲末，用粳大一粒點牙根，立脫。

一法，以鼠代魚。

一法，用白鶴花根點之。

《外科輯要・靈仙膏》 立去雞眼疣痣。

蔹靈仙六兩，煎濃汁　桑柴炭　風化灰各一斤

以汁淋灰，熬成稀膏，磁罐收貯，點少許。

一法：以灰淋水調石灰半碗，插糯米於上，一宿研粉點之，一二日自落。

《外科輯要・芫花綫》 治瘤痔初起，頭大蒂小者，以繫根底，日漸緊之，以紫黑不熱爲度，輕者七日，重者半月自落，以生肌散或龍骨訶子末敷之。

芫花五錢　壁鏡三錢存子

用水一碗，白扣綫三錢，入罐文火煮，至藥乾爲度。

一法：用獨腳梁塵三錢，能自收緊。

凡枯筋箭，祇須蛛絲繫之。

《外科輯要・大甘花散》 治血瘤初起，凡蒂大頭小者，皆可先以甘草濃汁搽瘡四圍。連上三次，再以三末醋調，另筆搽瘡中，不可近甘草，次日縮小，再如前法，數次即愈。

大戟末　甘遂末　芫花末各等分

《外科輯要・老虎膏》 治鶴膝初起，及黃膽、頭風、眼上星。

老虎腳迹草根打爛入蛤殼內合膝眼上扎好，發泡挑出水，結疤即能行矣。一月全愈

生白芥子末酒釀調塗四圍腫處

黃膽，合臍下一寸三分。頭痛久不愈，合兩太陽。眼上星，合手寸口，左合左，右合右。

《外科輯要・蜜硫散》 治白癜瘋，及汗斑，以生薑片擦之，槽茄蒂更妙，勿入水，四五日全愈。

硫黃　蜜陀僧　輕粉各一錢　麝香少許

《外科輯要・伏龍散》 治腎囊腫如水晶，陰汗潮濕者，若腎囊忽然紅腫，小水不利者，以大力子根打爛敷之，立愈。

竈心土二升，研碎　川椒　小茴各五錢

共炒極熱，絹包墊囊下，冷則易之。

《外科輯要・杉蘇散》 治爛出腎子，筋膜猶連者，先以蘇葉湯洗淨，以此敷之，外以青荷包，或仍以蘇葉包。

杉木炭　蘇葉末各等分

一法祇用全蘇爲末。

《外科輯要・繡球丸》 治乾疥，先以鼻嗅之，次擦患處，勿近陰囊。

川椒　輕粉　樟腦　雄黃　枯礬　水銀各二錢　大風子一百粒，另研　柏油一兩

以上六味研，不見星，加大風子研勻，以柏油打和爲丸，如龍眼大。

一法：用水銀四錢，樟腦四錢，大風肉四錢，先以茶葉四錢泡去汁，同水銀研，不見星，再下樟腦，風肉打成膏。

一法：用枯白礬八兩，生硫黃一兩，皮硝一兩，或油調，或乾擦，治乾濕

疥頗效。加厚朴末三錢、瀝青三錢、金黃散五錢，治黃水瘡。但加金黃散一兩，治膿瘡頭，名礬黃散。

一法：以粗紙裹生礬，煨熟，連紙灰用。

《外科輯要・臭靈丹》 治濕疥，以此擦之。

硫黃末　油桃核打煅　生猪油打膏勿見星。各一兩　水銀一錢

《外科輯要・必效散》 治一切頑癬。

川槿皮四兩　海桐皮　大黃各二兩　百藥煎一兩四錢　班蝥一個全　雄黃　輕粉各四錢　巴豆霜半錢

共研細末，先將癬抓損用陰陽水調，薄敷患處，待乾自落。

一法：輕者用羊蹄草根切斷，浸醋中一宿，粘枯礬擦之，或以糖代礬，如花癬一切香花俱治。

《外科輯要・桃花散》 治血箭及金瘡諸瘡出血不止者，兼治狗咬腳爛。

塊石灰水化，半升　大黃片半兩

同炒到灰紅色，去大黃，篩過，用清涼膏調敷。

清涼膏，用石灰入水攪渾，澄清，候面上結薄冰，連水輕輕取出，對配香油打成膏，用兼治流火。

《外科輯要・蘆甘靈藥》 治目熱口壞、濕熱腠瘡、下疳等症，又能生肌長肉，兼治月蝕瘡、羊鬚瘡，似無皮者治之皆效。

蘆甘石二兩　黃連二錢　黃芩有用大黃代　黃柏各四錢。有用大黃代

以三黃煎極濃汁，將甘石銚內燒紅收汁九次，約汁盡石酥爲度，曬乾研細，加冰片一錢。口壞、口碎，以少許吹之。眼熱點之。下疳，加珠末少許。熱毒，配三白頭昇藥少許乳調敷。濕瘡腫瘡，加石末三錢、漂滑石研二錢、牡蠣煅研錢半、蒼术炭研二錢，或摻，或猪油調。一方：有五倍炭二錢、金陀僧二錢。楊梅疳、猴兒疳，加石末五錢、輕粉製七錢、乳香四錢、製沒藥二錢，冰片一錢、珠末錢二分、牛黃六分，兼代昇藥。去濕加蜜陀僧、龍骨。收口加兒茶、血竭。

代昇藥，勿用三黃製，以童便煅九次。

《外科輯要・蘆甘石膏》 治小兒胎毒、胎癇、猴子疳等症，凡形如無皮者，皆效，乾者油調，濕者摻。

生草節　地膚子　紅花　百部　生白芷各二錢　黃連　嫩紫草　銀花

川椒各四錢　生地　歸身各六錢　蟬衣二錢半，洗

右煎濃汁去渣，入蘆甘石極細淨末四兩，文火煮乾烘燥，配冰片二錢、血竭四錢、麝香六錢，製沒藥四錢、白螺殼八十個焙，再研細蜜貯。

《外科輯要・地榆散》 此方不論湯傷火傷俱效，乾者油調，濕者乾摻。若潰爛有孔，膿水浸淫，加伏龍肝末，乳調敷之。此症不可入水，宜以酒淨。

地榆末生曬

一法，以上號搽面粉，用雞子清調敷，皆效。

《外科輯要・商陸膏》 治石疽，初起如核，漸大如拳，石硬不痛，以此敷之，輕者自消，重者即軟成膿，現青筋可治，現紅筋已通內膜不治，現斑點自潰在即，放血而死。腰腹背孕婦忌敷。

鮮商陸不拘數打爛　食鹽少許

數日作癢，半月皺皮，有膿袋下，以針穿之，換陽和膏穿孔，帖以帛緊扎。

《外科輯要・蠟黃膏》 治漆瘡，乾者蜜調，濕者摻之，此症忌水，宜以杉木湯洗淨之。

蠟黃一兩，曬乾　滑石末五錢

一法：以鮮柿葉打汁塗，乾燥再塗，數次即愈。

《外科輯要・瓦松膏》 治赤游丹，若毒甚者，宜用砭法。毒在頭上，宜倒轉砭之，不然毒流咽喉必死，大忌表散。

青黛二錢　雄黃五分　蜒蚰十條　瓦松十支

同搗爛敷。

《外科輯要・胡蘆巴散》 治乳癖初起，以水調圍即散。

胡蘆巴炒研　大麥芽生曬研　橘核研橘汁更妙　綿子仁去油研。各錢半

大麥芽要淨，芽糖坊內買者。

一法：乳癖初起，但痛未成形者，以生半夏三粒、葱白三個打爛，左痛塞右鼻，右痛塞左鼻效。

乳癖敷藥，生草烏一錢，角刺二錢，南星三錢，生半夏三錢，白殭蠶二錢，白芷一錢，用葱汁蜜對調敷硬處，未潰全敷，將潰留頭，潰後有硬塊亦敷。

《外科輯要・鳳衣散》 治下疳初起，不痛不癢，但外皮潰爛者，以此摻之。

輕粉四分　黃丹　雞抱蛋殼各一錢　冰片二分

《外科輯要・旱螺散》 治下疳初起，或痛或癢，但外皮潰爛，其勢不甚者，或摻，或香油調。

輕粉一錢　麝香　冰片　田螺殼各三分。煅白者更妙，婦人以敷殼灰代之

《外科輯要・白螺散》 治雞燈魚口諸疳，臭爛不堪者，婦人亦用此藥，先以滾米泔水入雄黃末三錢淨之，然後上藥。

搽面粉入銀罐煅黃色　白螺殼入銀罐煅，研末。各一兩，生土牆上更佳，女子以蚌灰代　珠末　兒茶　製乳香　象牙末　冰片各三錢

《外科輯要・雞金散》 治一切疳瘡初起，紅腫熱甚、痛甚者。

黃連六錢　輕粉　兒茶各三錢　冰片三分　麝香二分　雞肫皮二個，猪膽汁煅七次

至夜痛甚者，加兩頭尖六錢煅。

《外科輯要・連柏珍珠散》 治下疳歷久不愈，痛癢不減者。

黃連　黃柏　珍珠　定粉　輕粉　象牙末　五倍炒　兒茶　沒藥　乳香各等分

先以米泔洗淨，摻之。

《外科輯要・珠砂珍珠散》 治一切疳瘡，歷久不愈，肌肉不生者。

珍珠三錢　冰片二錢　硃砂　麝香　乳香　沒藥　兒茶　輕粉各一錢。無腐肉，輕粉減半

痛加血竭一錢。瘀痛加土鼈蟲三個焙，癢加枯礬少許。熱加牛黃、青黛各一錢。毒甚加象牙末錢半，童便煅。濕加蜜陀僧一錢。沿開加龍骨五分。腐加蘆甘石二錢，童便煅三次。犯房勞加黃柏一錢。猪膽炙蝕，去龜頭或鼈頭一個煅。

一法：凡下疳腐盡，生肌時不能收口者，用金陀僧研，入銀罐煅半日，去鉛，用灰敷之，立愈，兼治諸瘡收口，神效。

《外科輯要・雄黃散》 治時瘡初起，輕者以猪膽汁調敷，俟服內劑至根腳不紅，方用翠雲散以退痕瘢。

《外科輯要・翠雲散》 治時瘡毒熱已退者，以猪膽汁調點之，日三次，三日可愈，若發於面鼻，其勢輕者，雖初起亦可用以飾觀。

石膏煅　輕粉各一兩　銅綠　礬各五錢

《外科輯要・鵝黃散》 治時瘡潰爛膿穢，不堪疼痛，毒甚者以此摻之，即能止痛生痂。

輕粉　石膏煅　黃柏炒。各等分

若形如翻花，加雄黃香油調。

《外科輯要・木鱉散》 治時瘡毒氣已退，疼痛已止，不肯生痂，以此去腐生肌，一日一換，數日全愈。

番木鱉煅炭存性　兒茶煅。各三錢　輕粉二錢　杏仁霜念粒去皮　膽礬三分

用公猪膽調，鵝膽更妙。

《外科輯要・紫沙散》 治時瘡不肯生肌收口者，以此摻之，外用瓊花膏或洞天膏蓋之。

硃砂四錢，勻內煅至紫色爲度　輕粉二錢　冰片二分　象皮二錢，沙炒

一法：以人指甲、頭髮等分，瓦上炙存性，研細，每兩配麝香五分再研，敷之，生肌最效，兼治下疳。

《外科輯要・兒茶散》 治時瘡痂不脫者，以鵝膽汁調點一次，過夜即落。

兒茶　杏仁霜去皮。各一錢　輕粉五分　冰片三分

《外科輯要・大楓膏》 治結毒潰爛，膿水淋漓，臭穢難近者，以此拔毒去腐，先用川椒甘草湯洗淨，後貼此藥，三日一換。

楓子肉四兩　革麻仁　煅杭粉各二兩　花椒五錢，炒去汗，研末　蘆甘石二錢三，黃煅研　輕粉一錢

共打成膏，量加麻油，用紙攤貼。

《外科輯要・結毒珍珠散》 治結毒潰爛，瘡勢漸定，宜先服五寶湯瀉出輕粉毒，再以甘草洗淨，後摻此藥，雖鼻與陽物爛去，亦復原如舊。

輕粉一錢，入葱煮　乳香六分，去油　大珍珠三分，製研　蟬退五分，淨去頭足　沒藥去油　紅羯子燒存性　五倍子燒存性　白螺殼燒存性　胎髮燒存性。各二分　血竭　兒茶　麝香　冰片各一分　官粉六分，煅至鵝黃色爲度

共爲細末，密器收貯。

《外科輯要・通鼻散》 治時瘡，鼻塞不通，以此日三吹之，內出黃水爲效，三四日愈。若毒攻巔頂，頭痛如破，以碧雲散鼻吸之。

陳胡蘆燒存性　膽礬　冰片　石鍾乳各等分

《外科輯要・碧雲散》 治時瘡毒攻巔頂，若毒攻咽喉腐爛者，宜用結毒

靈藥加人中白吹之。

川芎　鵝不食草各一兩　細辛　辛夷各二錢　青黛一錢

共爲細末，先口含涼水，以少許吸入鼻中，取嚏爲度，兼治頭風傷目。

《外科輯要・三油膏》　治鵝掌風，由時瘡餘毒未盡，起紫白斑點，堅硬厚裂者，先以二礬散浸洗良久，後敷此藥，以火烘之，候乾爲度，勿入水，七日愈。

牛油　柏油　香油　銀硃　黃蠟各一兩　官粉　麝香各二錢

先將油蠟熔化，離火入藥。

《外科輯要・二礬散》　治鵝掌瘋，先以桐油搽患處，再以桐油粗紙燃點火薰之，豫將此藥煎湯入桶，將手放桶上蒸之，勿令泄氣，候溫入水蘸洗良久，拭乾以三油膏擦之。

明礬　皂礬各四兩　皃茶五錢　側柏葉八兩

一法：不因瘡毒者，但枯乾燥裂，名曰掌心風，以浮萍燒煙薰之，柏葉汁搽之，或搽桐油以鴿糞熏之，皆可。

一法：用白鳳仙花打爛包之，雖灰甲亦好，或用桃頭、柳頭、樟葉、楓葉、烏桕葉、浮萍煎湯漬之，如缺一二味，蒼耳代之。

《外科輯要・化腐紫霞膏》　能穿透諸毒，凡癰疽瘀肉不腐，堅頑不作膿，用之。

金頂砒五分　螺螄去殼二兩，曬乾研　血竭二錢　巴豆仁五錢，研　輕粉三錢

潮腦一錢

共研末，磁瓶收用，麻油調搽，紙蓋。

《外科輯要・斂瘤膏》　治瘦瘤落後用此。

血竭　輕粉　海螵蛸　龍骨　象皮　乳香各一錢　鷄子黃十五枚，炒油一小杯

各爲細末和勻，入雞油攪勻，每早晚以甘草湯洗淨，雞毛蘸抹之，膏帖。

《外科輯要・元珠膏》　治腫瘍將潰，塗之，膿從毛孔吸出，已開針者用撚蘸送孔內呼膿，瘀肉不淨，塗之立化，兼治刑傷有瘀者。

班貓八十一箇　木鼈肉十四箇　柳枝四十九寸　草烏一錢

或加驢蹄甲三錢，用麻油一兩浸七日，文火煎枯去渣，入巴豆仁三兩煎黑，取豆研如泥，入麝一分收用。

《外科輯要・拔毒丹》　治一切癰疽惡瘡，毒氣深重，以此點頭拔毒，用如針頭丸。

麻黃四兩，煎膏一小鍾浸酥爛　蟾酥錢半，切片浸膏內　班貓　全蠍勿去針。各六十三箇，瓦上炙研　蜈蚣十五條，全瓦上炙研　乳香四錢，去油淨　麝香　冰片各一錢　硃砂漂八錢，爲衣

將酥膏研爛，入諸末爲丸，如綠豆大，每用半粒，粘膏藥上。

《外科輯要・清水散》　治小兒胎濕，及滿身水泡如魚鱗者，兼治濕爛諸瘡。

漂滑石一斤　土貝四兩　甘草末五錢

乾摻。

《外科輯要・移險散》　能險處移至不險處。

南星　白芨　草烏　黃柏各二兩　倍子一兩，炒

爲末，調如糊厚圍之，就不險處內，以南星、白芨、貝母、白蘞、白芷等分爲末，水調敷，提起內毒。

《外科輯要・不龜手膏》

猪油四兩　白占二兩　白芷　升麻　牙皂各一錢　丁香五分　麝香二分

將油占溶化，入藥末和勻，先以葱湯洗淨，後取膏擦之，以火烘油乾，痛止。

《外科輯要・穩步金蓮散》　治女人足指縫爛痛。

黃連　黃柏　黃丹　荊芥等分，微炒

爲末摻之，如爛而不痛，以鵝鴨掌皮炙乾摻之。

《外科輯要・點藥》　凡一切陽症腫毒初起，以針挑破少許，以此藥少許點之，其毒拔去，立時消散。

沉香　檀香　梓香　三七草曬　銀硃　麝香　白鶴花根曬，各五分。研末

大黃三錢，曬研　塊灰一兩，研篩

用頭碱水三勫煎成一勫，下灰黃二味，次下白鶴、三七成膏，離火，下四香銀硃攪勻，密貯。

《外科輯要・總圖》

明礬　生半夏曬　生南星曬　東丹　生白芨曬　生牙皂曬　風硝　白芥子炒　陳小粉曬。各等分　倍子折半炒深黃色

共研細末，已成醋圍，未成酒圍即散。

《外科輯要・熱圍》

大黃兩二錢，炒研　寒水石一兩，煅　赤小豆一兩，研　牡蠣煅　蝦蟆子曬研　乳香去油。各四錢八分

共爲末用。

《外科輯要・寒圍》

草烏一兩，生曬研　鹿角屑炒　肉桂炒研　蝦蟆子　沒藥去油　乳香各五錢

共爲末用。

《外科輯要・去腐散》

硼砂　雄黃　元明粉各五錢　天蟲酒洗淨，炒，三錢　牛黃三分

各爲末，巴豆七粒燒灰打碎，入藥內打勻，冬天每藥一錢，加金頂砒二釐。

《外科輯要・點頭散》

硃砂　血竭　輕粉　蟾酥各五分　冰片　麝香　番磠各三分　蜈蚣一條

雄黃一錢　巴豆七粒，炒炭

爲細末，麻油調，點瘡頭，千槌膏蓋，即聚膿易破。

《外科輯要・生肌散》

人參生研　白占各五錢　牛黃五分　珠粉　冰片各錢半　參三七生研　血珀各三錢　雞子清五錢，拌血珀、白占、三七，曬研

爲細末，麻油調塗，或人參膏亦可，加海螵蛸三錢更妙。

《外科輯要・收口散》

輕粉煮　血竭末　人指甲填入鹽罐內炙。各三錢　五倍子炭二錢　白螺殼粉五錢

共研細，加入生肌散，或摻或調塗。

《外科輯要・止血散》

山羊血　血珀　燈心炭　參三七　古松煙各一錢　龍骨醋煅，二錢　百草霜五錢

爲末用。

《外科輯要・白薇散》治赤色小癤，生於頭面，無血但放黃水者，名曰暑瘍。

白薇研末　雞子清調敷

《外科輯要・星貝散》治宿痰失道，結於肌肉之間，漫腫累塊，皮色不變，痛如刀割，時有止歇者。

生南星　川貝母等分

研細末，用米醋煎滾調敷，一日一換，三日後痛減塊軟。如尚未散，去貝母，加白芥子生研，燒酒調敷。

內須服活血消痰、通經、入絡之品，甚則加甲片。

《外科輯要・神異蜂房膏》治癰疽發背、一切瘡癤，能拔毒生肌，不寒不熱，膏藥諸方無出此右。

蜂房多子者　蛇蛻鹽水淨　杏仁研　血餘用活短髮淨曬更妙。各一兩　玄參五錢，切片　黃丹五兩，水飛，炒黑

先以麻油一觔煎髮，熔盡再入諸藥，煎至焦枯，去渣，入丹急攪成膏，如嫩量加丹。

一方有綿芪七錢半，蛇蛻、杏仁減半兩。

《外科輯要・神驗血竭膏》治癰疽赤癤，毒氣深重者宜之，陰症忌。

當歸酒洗　白芷　大黃生　黃連　黃柏　木鱉去殼　皂角　蜂房有子者

杏仁　亂髮各一兩。淨　乳香　沒藥　血竭各三兩　黃丹五兩，飛炒　麻油二斤

先以油煎髮，熔再入諸藥煎枯去渣，入丹急攪，離火下乳、沒、血竭，如嫩量加丹。

《外科輯要・神效當歸膏》治發背、癰疽、湯火杖傷等症，未壞自消，已壞即潰，潰後生肌最速。

當歸三兩　生地　黃蠟各一兩　麻油四兩

先以歸、地入油煎枯，去渣入蠟。

一方無生地。

《外科輯要・神仙太乙膏》治癰疽瘡癤、湯火刀傷，不論已成未成，皆效。

作丸能治內癰，帶下、滯下、血氣不通等症，如肺癰，宜水化三四錢服。

玄參　生地　歸身　赤芍　白芷　肉桂　大黃各一兩　黃丹一斤飛炒

麻油二斤

先以麻油入藥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煎枯去渣，入丹埋土中去火氣，

三日後用。

菜油浸銀杏，去殼研水沖，能治一切內癰，每日三個，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兼治喉痹。

菠菜一味，不拘食法，能治腸胃諸癰，如無以子代。

陳芥菜汁，每服半杯，治肺癰如神，或蒲公英生汁冲酒釀服亦效。

《外科輯要・定痛生肌太乙膏》

生地　歸身各二兩　甘草一兩　麻油一斤

煎枯去渣，入砂丹半觔，文火急攪，至滴水成珠，再入黃占、白占各一兩成膏，入乳、沒各五錢，磁瓶收貯，三日可用。

《外科輯要・加味太乙膏》　治同神仙太乙膏。

玄參　生地　歸身　赤芍　白芷　肉桂　木鱉切　大黃各二兩　柳枝槐枝各百寸　阿魏切薄片　沒藥各三錢　血餘一兩　黃丹四十兩，飛炒　輕粉四錢，研不見星　乳香五錢

先以麻油五觔浸槐枝，以前十味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文火煎去滓，再入血餘熔化，稱熱油每觔入丹六兩五錢，暑天加五錢，武火急攪，至白花叠起，離火下阿魏熔盡，再下乳、沒，輕粉攪勻，傾水中，以棍摟成一塊，再換水浸片時，候溫將膏扯拔百轉，復換水浸候用。

《外科輯要・萬應膏》　治癰疽瘡癤，不論陰陽皆可。

川烏　草烏　官桂　羌活　獨活　烏藥　白芷　生地　歸身　赤芍　玄參　甘草　白芨　白蘞　象皮　苦參　大黃　土木鱉　甲片各五錢　定粉

右將香油五觔，照法浸數日，煎枯去滓，離火，每油一觔入定粉半觔，攪至如漆爲度。

《外科輯要・陀僧膏》　治諸般惡瘡、跌撲，凡膿水淋漓、紅腫疼痛、肌肉不生者宜之。

大黃八兩　苦參四兩　銀黝一兩研　南陀僧二十兩，研　赤芍　歸身　百草霜研　赤石脂研。各二兩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血竭研　兒茶研。各五錢

先將桐油二觔、香油一觔，煎歸、芍、參、黃至枯去滓，下陀僧攪勻，再入草霜、銀黝、石脂成珠不散，離火下乳、沒、血、茶攪勻，傾水中扯拔千餘，收入罐，常以水養之。

《外科輯要・象皮膏》　治癰疽瘡癤，其化腐生肌最效。

象皮切碎　甲片各六錢　血餘兩二錢，洗　黃丹不拘炒　磠砂三錢，另研　兒茶　血竭各另研，二錢　香油四斤　山梔子八十個，敲　桃柳桑槐杏枝各五十寸

先以油煎五枝枯去滓，再入象皮、甲片、血餘、梔子，以髮熔爲度，去滓，每油一觔下丹六兩，至滴水成珠，離火下諸藥攪勻，傾水中扯拔千餘，罐收用，以湯燉化，勿見火。

《外科輯要・鯽魚膏》　治一切瘡癤腫毒，其拔毒化腐之功甚大，一切腰腹乳上肉虛處忌貼，孕婦虛症忌。

官粉二斤半　蓖麻肉十二兩　大蝦蟆五隻，各銜血餘一團　乳香五錢　巴豆肉十二兩，可減半　活鯽魚十尾，每約四兩，要雄魚

魚油三觔，入巴豆、蓖麻浸三日，蝦蟆浸一宿，臨時入鯽魚，煎枯去滓。至成珠離火，入官粉、乳香，湯燉化貼。

一方無巴豆、乳香。

《外科輯要・琥珀膏》　治頭面上一切癰疽瘡癤，力能煨膿化毒，去腐生肌。

血餘八錢　花椒十四粒　黃蠟四兩　定粉一兩，研　銀硃七錢，研　輕粉四錢，研　琥珀五分，研　麻油十二兩

以油煎血餘、花椒至枯，再入黃蠟熔化，濾淨入磁碗內，下諸藥末，以紅綿紙攤貼。

《外科輯要・紅千搥膏》　此膏善能退消，若腫毒赤癤初起，摻麝香少許貼之，即消，已潰者用阿魏少許，自能止痛拔毒，且易收口，兼治瘡瘡頭，虛症勿宜。

松香一斤，提白　蓖麻肉六兩　大黃生末　牡蠣煅研　銀硃　白蠟　柏油各二兩

先將松香、蓖麻隨添隨搥，其餘諸藥亦漸加入，搥數愈多愈妙，臨用湯化，勿見火。

一方無大黃、牡蠣、白蠟、柏油，多乳香二兩、沒藥一兩、硃砂五錢、蟾酥水化三錢、丁香蟲五十個、白螺殼三錢，其餘蓖麻肉少三兩、銀硃多二兩。

《外科輯要・線千捶膏》 治瘡癤頭及一切頑瘡歹癤，其蝕腐拔毒之功最效，虛症勿宜。

松香四兩，提白　蓽麻肉一兩　杏仁七十五粒，去衣尖　土木鱉五個，生去殼研　銅綠八錢　乳香　沒藥各五錢　血竭　輕粉各一錢

搶法同上，湯化，勿見火。

一方無血竭、輕粉，其餘各二錢，勿去油，巴豆肉四錢打成膏，每兩入白砒二三分，丸如桐子大，即名咬頭膏。

一方無木鱉，多龍骨二錢，川連錢二分、兒茶六分，餘蓽麻多二錢，乳、沒各少四錢，杏仁用二錢，輕粉、血竭各少四分，銅綠少四錢。

一方無木鱉、血竭，餘銅綠、乳、沒各少三錢，輕粉少五分。

《外科輯要・九製松香膏》 治風寒濕氣，骨節疼痛，瘿瘭不仁，及陰症鶴膝風、頭風、跌撲閃剉，無名腫毒等症，已潰勿貼，孕婦及陽症勿貼。

川烏　草烏　乾薑　肉桂　白芥子　茅术　蓽麻肉各四兩　血餘八兩

將桐油三觔浸藥數日，煎枯去滓，入廣膠四兩熔化，後以製松香末收之，離火入樟腦一兩，臨用入麝香貼。

製松香三觔，用水數次提白，第一次用薑汁拌曬乾，後以葱汁、白鳳仙汁、燒酒、鬧楊花汁、商陸汁、韭汁、童便挨次拌曬乾，第九次用好醋少許拌曬乾，研末。內除韭汁、童便二次，名七製松香膏。

凡膏內藥油及製松香等皆宜豫備，臨用合膏，方無堅硬之患。

《外科輯要・見眼膏》 治症同上。

活短髮二兩　大黃切　蕨靈仙切　兩頭尖各一兩　川烏切　草烏切　劉寄奴切各八錢　大土鱉蟲三十個　羌活　蛇床子研　獨活　紅花　生南星打　蒼术　當歸　生半夏打　桃仁　白芥子研。各五錢　蜜陀僧四兩，研細遲入　硫黃一斤，研遲入

將麻油二觔半煎，藥枯去滓，入製松香末熬化，濾淨再熬，至油面起核桃花紋時，再入陀僧、硫黃二末，以滴水成珠爲度，離火下細藥末攪極勻，磁器收貯，攤時加桂末少許。

製松香二觔提白，以煙葉汁一觔收六兩曬，鬧楊汁、艾汁、白鳳仙花汁、生薑汁、葱汁、韭汁各用半觔收三兩曬，蒜汁四兩收二兩曬，商陸根汁一觔收六兩曬，各研末候用。

〔細藥末〕樟冰一兩，甘松、山奈、川椒、牙皂、甲片炮、蕓撥、沒藥各三錢，乳香、白芷各五錢。

《外科輯要・鮮草膏》 治一切陽症及瘡瘍初起，白色者忌貼。

鮮牛旁根葉　蒼耳根葉　忍冬藤　馬鞭草　仙人對坐草　鮮菊根葉各一斤　白芷　甘草　五靈脂　當歸各半斤

將鮮菊以上六味，用香油十觔煎枯去滓，再入白芷等四味煎枯去滓候用，另以香油三觔煎血餘一觔，熔盡去滓，二油併入稱過，每油一觔入炒丹七兩再熬，至滴水成珠爲度。如做嫩膏，炒丹改三兩。

《外科輯要・陽和膏》 治陰疽、石疽、乳岩等症初起，白色者皆宜，兼治陳瘡及瘧疾，貼背心。

鮮牛旁根葉三斤　白鳳仙梗　川芎各四兩　川烏　草烏　川附　桂枝　官桂　肉桂　歸身　赤芍　白芍　白芨　白蔹　大黃　地龍　殭蠶各二兩　防風　荊芥　續斷　五靈脂　木香　陳皮　香椽各一兩

將牛旁、鳳仙二味，用香油十觔煎枯去滓，再入川烏等味熬枯去滓，隔宿冷定稱過，每油一觔入炒丹七兩，再熬至成珠爲度，離火入乳、沒末各二兩，蘇合油四兩，麝香一兩，隔半月用。

《外科輯要・金鳳化痰丹》 治痰注發及痰核結核等症，初起貼之自消。

白鳳仙花去蒂一捧研末　葱汁一碗　米醋一碗　廣膠三錢，入葱汁　人中白八兩，煆存性，研末

先將葱汁、膠、醋三味熬化，次下鳳仙成膏，離火入人中白，薄紙攤貼。

《外科輯要・金龍化核膏》 治瘰癧、痰核、結核等症，貼之自消。

潛龍十四條　大黑蜘蛛二十八個　蝸牛三十六個　九真藤即首烏藤　鮮菊根葉　鮮薄荷　鮮牛旁　鮮蒼耳各半斤　連翹　玄參　苦參　白蘞　白芥子　殭蠶　水紅花子即水蓼類　大黃　荊芥　防風　番木鱉切片。各四兩

將蝸牛上三味用香油四觔煎枯，浮起取出，再入九真藤等五味，用武火熬至草枯去滓，冷定再入連翹等十一味浸一宿，煎枯去滓，稱油一觔配炒丹七兩，熬至成珠，離火，入蘇合油一兩，麝香、丁香油二錢末，亦可隔久用紅絹攤貼。

一法：以雞蛋打一孔，將潛龍放入，桑皮紙對固，用泥四面塗好，火煨

存性，取出研細，米醋調敷。一法不用雞蛋，只將潛龍以粗紙裹煨，研以米醋，調敷亦可。

一法：將潛龍一味，不拘多少，入香油內熬枯，取出研細，再入油煎，至滴水成珠，量加丹收膏用。

《外科輯要・大紅膏》 治瀦癆、痰核等症，不分新久，未穿破者，皆效。如有潰者，另換紫金膏貼，其核自脫。

貓頭骨一具，煅　南星二兩　石灰一兩，用大黃五錢，同炒紅色，去大黃　銀硃　血竭　硝石　潮腦各三錢　乳香各二錢

右共爲細末，用好米醋熬稠，調藥紅絹攤貼，三日一換。

一法：用鉛三四兩，鐵銚中久熬，去鉛取灰，以醋調敷，帛蓋之，一二日一換，數拭惡汁，半月全愈。一法：用五臺頭草汁五六碗，俗名丫髻簪草，煎數十滾，用提白松香半斤收，曬乾，再用麻油四兩熬至成珠，復以松香收之，同革麻肉三兩，千搥成膏，要紅加銀硃，要綠加銅青各一兩，紅絹攤貼，其核立消。

一法：瘰癧潰後，不能收口，用龜版煅，埋土中七日，或四十九日，青果煅存性，各等分摻之，立效。

《外科輯要・三十六製鯉鱗膏》 治石疽初起，及痰核、瘰癧等症，兼跌撲損傷，筋骨疼痛，用時以湯融化，紅緞攤貼，小者滿貼，大者留頭。

穿山尾上甲三十六個　潛龍十四條，要大　大黑蜘蛛二十八個　蝸牛三十六個，連殼打碎　韭地白顫地龍二十一條　蜣螂十四個　土鱉蟲十四個　全蝎十四個　殭蠶二十八個　鬧楊花　白芥子曬生研。各一兩　番木鱉切片　革麻肉各四兩　昆布淨曬　海藻淨曬　京三稜醋炒燥　莪术醋炒燥。各五兩　活短髮淨曬

右穿山甲九味，用陳花油或香油二觔半浸一週時，煎枯浮起，撈去，再入鬧楊花九味，用文火熬枯去滓，入製松香熬化，滴水不散，離火下細藥末。

製松香二觔提白，以商陸汁、白鳳仙、梗汁、葱汁、南星汁、鮮薄荷汁、大力草汁、蒼耳草汁、首烏藤汁、五臺頭汁挨次收曬乾。

〔細藥末〕阿魏五錢切片入膏，先化藤黃四錢，番硇砂三錢，製枯青鹽三錢，麝香二錢，蘇合油一兩，銀硃、血竭、輕粉各四錢。

《外科輯要・玉紅膏》 治癰疽發背、湯火棒毒等瘡，潰爛不堪，將通內膜，非此不可，先用猪蹄湯淋洗拭乾，用抿挑膏放掌中攤化，遍塗瘡上，外以太乙膏蓋之，輕者雖貼亦可。

歸身　白臘各二兩　白芷五錢　輕粉　血竭各四錢　甘草兩二錢　紫草二錢　麻油

油浸歸、芷、甘、紫三日，煎枯去滓，再入血竭、白蠟熔化，離火冷定，下輕粉，隔一週時用。

《外科輯要・碧螺膏》 治下部濕瘡，腠瘡、疥癬頑瘍及痰串，初起自消，潰後脫核。

松香一斤提白　糠青　膽礬各五錢　麻油四兩

將油煎至成珠，入松香文火溶化，至白煙將盡，離火入銅綠、膽礬，如老加熟猪油。

一方無膽礬，銅綠用二兩。

一方，松香再用葱汁，薑汁作二次拌曬，糠青用六錢，黃占二兩、白占兩四錢，香油三兩四錢，無膽礬。

糠青須放磚上，過一二次黃梅，方不至疼痛。

《外科輯要・二占祛毒膏》 治遠年腠瘡爛腿，黑腐、臭痛，諸藥不效者，及一切潰爛諸瘡，宜先以葱椒洗淨。

黃蠟四兩　白蠟二兩　明礬末　龍骨末　銅青末。各六錢　香油十二兩　輕粉一兩六錢

先以油熔二蠟，至滴水不散，次下白礬，次下龍骨，成珠時下銅綠，離火下輕粉，作夾膏貼。

一方：黃白占、銅綠，象皮炒研，百草霜各一兩，香油一斤，先將象皮末煎熟，次下二占，草霜，將成下銅綠，磁器收貯，七日後作夾膏貼。

一方：白占、土貝、銅綠等分，生猪油打作夾膏。

《外科輯要・獨蒜膏》 治大小瘡癤，痰核、凍瘡、疥癬、雞眼等症，未成自消，已潰止痛生肌。

獨囊蒜四十九個，切片，小者加倍　鉛粉　血丹炒。各四兩　麻油一斤

先將油煎蒜枯去滓，下鉛粉至滴水成珠，再入血丹，傾入水中一宿，收貯。

《外科輯要・商陸膏》

鮮商陸十二兩　金頂陀僧八兩　麻油一斤

先將商陸煎枯去滓，至滴水成珠，方下陀僧末，以不粘手爲度。

《外科輯要・拔疔膏》

松香八兩　血硇研　磁石研　銀硃研各三錢　黃占一兩　白占七錢　麻油兩七錢

先將松香入油熬化，再下二占，臨起下硇、磁、硃，勻和聽用。

加肉桂末二錢，退消如神。

松香須嫩者，用薑汁、葱汁二次拌曬過，熬去滓用。

《外科輯要・甘石臙瘡膏》

嫩蘆甘石八兩　白占片　黃占片。各二兩

用香油四兩，煎至老嫩得所，下二占化勻，又下石末，即傾於光石上，候冷，磁器收貯，臨用作膏貼，七日一換。

甘石敲如米大，同童便煉七次，又用黃連七錢煎水煉七次，黃柏七錢煎水煉七次。

一方：甘石一兩，三黃煆七次，白占五錢，血竭、鉛粉各三錢，冰片一分，用生猪油打爛，作夾膏貼。

《外科輯要・濕熱臙瘡膏》

熟石膏末十兩　黃柏末四兩　生龍骨末宜水龍骨　黃占　嫩桐油各二兩　白占二兩　香油十二兩

先將二油熬熟離火，下二占，臨起下諸末，作夾膏貼。

《外科輯要・千搥臙瘡膏》　治久遠臙瘡，一切頑瘡歹瘲，貼之立效，新起臙瘡勿貼，有邊高者如神，一名綠玉膏。

松香四兩，提白　黃占二兩，提　白占　輕粉　杏仁去衣，研　銅綠各五錢　蕈麻肉七錢

久打成膏，磁器收貯，先以苦參湯淨瘡，後用熱水捏膏，作片貼之，用布緊縛一日，一淨一換。

一方：千金子肉兩三錢、蕈麻肉一兩、銅綠兩二錢、輕粉三錢、松香十兩提淨。

一方：松香四兩提白，蕈麻肉七個，土木鱉五個去殼研，巴豆肉五粒，杏仁、銅青、乳、沒各一錢。

《外科輯要・貝葉膏》　治癜疽發背，一切潰爛諸瘡，生肌長肉如神。

血餘雞子大一團淨　白占二兩　麻油一斤

先將血餘煤化去滓，入白占勻和，候溫，用綿紙三張，皆于油內蘸過，並貼於磁瓶上，用時揭單張貼患處，日換七八次。

一方：用嫩桐油二兩，煎花椒三十粒至枯，去椒，下輕粉研二錢、白占一兩，候成時用綿紙拖成膏，治濕毒臙瘡，三日一換。

《外科輯要・五油膏》　治男女久遠內外臙瘡，及濕毒血風，一切頑瘡雖潰爛，七日見效。

陀僧醋煆七次　大黃火酒拌炒　炒黃丹各二兩　乳香去油　血餘灰　鱉甲醋炙　百草霜各五錢　沒藥去油　血竭　兒茶各三錢　水龍骨三兩，燒存性，以上共研細末　嫩桐油　麻油　香油　陳柏油各四兩。陳紅燭更妙　猪油　黃占各二兩　白占一兩

先將五油熔熱，至滴水不散，下二占，磁器收貯，調藥作夾膏貼，如新瘡潰爛者，藥末乾摻亦可。

《外科輯要・百應神膏》　治陰症白疽，堅硬不消，及風癱鶴膝等症，未成即消，潰後勿貼，兼治筋骨疼痛、跌撲閃剉、腰腹冷痛，每張摻麝香少許、桂末少許更妙。

生草烏去皮，切片　生川烏去皮，切片　生南星切片　生半夏切片　羌活　獨活　桃仁研　紅花　當歸　大黃各四錢　松香一斤，提白，研　陀僧三兩，研細　硫黃半斤，研細　血餘淨　生薑片各一兩　葱白片二兩

用麻油一觔，煎藥枯去滓，次下松香煎至胡桃花起，徐下陀僧、硫黃，以成珠爲度，湯化帛攤。

《外科輯要・麻黃膏》　治風寒濕三氣相傷，致筋骨攣痛，痿痹等症，兼治白疽、骨疽、鶴膝風初起未潰者。

麻黃　川烏　草烏　南星　半夏　大風藤　蒼莪草　羌活　桂枝　蕈麻仁打。各三兩　細辛　獨活　當歸　白芷　蒼术　大黃各一兩

先將香油叁觔，煎枯去滓，稱淨油每觔下炒丹七兩，文火再熬，至滴水成珠，再下製松香一觔，熔化離火，下細藥末湯燉緞，貼七日，諸病可痊，製松香水提數次，白淨研末，以薑葱二汁收曬三次用。

（細藥末）白芥子四兩，木香二兩，輕粉、胡椒、乳香各二兩。

《外科輯要・阿魏膏》 治癰瘕痞疾及諸風癱瘓，濕痰流注，男子夢遺寒精，女人赤白帶下，一切惡瘡怪症，並宜貼之，風癱貼腎俞，夢遺、帶下貼丹田。

真阿魏二兩，切薄片　乳香　沒藥各兩二錢　麝香三錢　生地切片　熟地　赤芍　白芍　歸身　玄參　續斷　白芷　白附子　山甲　五靈脂　三稜　蓬术　蕳麻仁打　巴豆仁去油　土木鱉切片　肉桂各一兩　香油五斤　冬丹炒

先將油浸生地，下藥照法數日，煎枯去滓，稱油每觔下丹七兩，成珠離火，下阿魏四味，湯純緞貼。

《外科輯要・絳紅膏》 治一切腫毒，不論陰陽，未成者即消，已成自能拔毒化腐，兼治疔。

山東大葱一斤，去青管切　銀硃四兩，研篩　松香八兩，提白　陳花油一斤

先將油煎葱枯去滓，至滴水成珠，入松香熔化，煎至胡桃花起，離火候溫，下硃，埋土中七日用。

一方：以生桐油調銀硃攤貼，亦曰絳紅膏，退消腫毒若神，如附骨疽，用燒酒調敷。

《外科輯要・紺珠膏》 治癰疽腫毒，流注頑牀，瘰癧乳癰，痰核血風，痛頭風痛牙疼等。

文蛤打　山茨菰片　大戟切　續隨肉打　巴豆肉打　木鱉肉切　細辛　白芷　知母　續斷　歸身各一兩　槐柳枝各二十八寸，打

用麻油一觔浸二十一日，煎枯去滓，每油四兩入製松香一觔，化盡離火，下細藥末二兩三錢，攪勻，即傾水中扯拔數十次，易水浸之，聽用。

松香四觔，用柳、桃、桑、槐、芙蓉枝各二觔煎濃汁，濾淨，將渣再煎一次，去渣，將汁分作四分，松香分作二分，每分入汁煮二次，提白聽用。

〔細藥末〕乳香、沒藥、血竭各五錢，雄黃四錢，輕粉三錢，麝香一錢。

《外科輯要・魏香散》

乳香　沒藥　血竭等分　阿魏　麝香各減半

臨用合或爲末，密貯聽用。

瘀血、腫毒、瘰癧等症未破者，量膏大小，糝散半分至二三分爲止，破者勿貼。

瘰癧已潰未潰，散內倍加阿魏、麝香，再加蟾酥、銅綠少許入膏內。貼之勿揭，揭則作癢，故雖痛亦勿揭，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彎曲處用絹攤貼。

毒深膿不盡，及頑瘡對口，雖潰必用此獲效，勿加魏香散。

腸瘡及下體寒濕等瘡，先用茶清入礬末少許淨貼之。

頭痛貼太陽，牙痛丸塞牙縫。

內癰作丸如桐子大，蛤粉爲衣，湯送。

便毒痰結，多加魏香散。如膿瘡、瘡瘡頭，再入銅綠少許。癬毒貼之亦效。

《外科輯要・珍珠膏》 治潰瘍，能去腐化毒，定痛生肌，最效。

血餘五錢　蓽麻仁八十一粒　雞子十個　白占三兩　黃丹二兩，飛，勿炒

用麻油十兩煎髮至枯，入麻肉、雞黃，候焦去滓，入占化盡，離火下丹，再下細藥末。

〔細藥末〕珍珠、血竭、輕粉、兒茶、乳香、沒藥各三錢，硃砂二錢，冰片一錢，麝香五分。如乳上症加銀硃。

《外科輯要・三五聖膏》 治楊梅結毒，及一切破爛諸瘡。

象皮一兩　鱉蹄甲一塊　雞子清三個　木鱉七個，去殼，切片　蛇蛻二錢　蟬蛻四錢　甲片六錢　血餘三錢　黃占勿計　黃丹勿計炒　麻油三斤　槐柳桑榆艾枝各二十一寸

照法浸藥數日，煎枯去滓，每藥油一觔入丹七兩，成珠下占五錢，化勻再下細藥末。

〔細藥末〕兒茶、乳香、沒藥各三錢，煅牡蠣、五靈脂、血竭各五錢，隔久候火氣盡用，或埋土中半月。

《外科輯要・西聖膏》 治五勞七傷，左癱右瘓，手足筋骨麻痛，咳嗽氣喘，瘧疾痢疾，痞塊，遺精白濁，疝氣偏墜，寒濕腳氣及婦人經水不調，赤白帶下，跌撲損傷，一切腫毒瘰癧，頑瘡結毒等症。

當歸　川芎　赤芍　生地　熟地　白朮　蒼朮　草節　半夏　青皮　香附　枳殼　烏藥　何首烏　白芷　知母　杏仁　桑白皮　黃連　大黃　梔子　連翹　薄荷　威靈仙　木通　桃仁　玄參　桔梗　白蘚皮　豬苓　澤瀉　前胡　升麻　五加皮　麻黃　牛膝　杜仲　山藥　益母草　遠志　續斷　良薑　藁本　青風藤　茵陳　地榆　荊芥　羌活　獨活　苦參　天麻　南星　川烏　草烏　五倍子　芫花　陳皮　銀花

黃芩　黃柏　白蒺藜　柴胡　防風　兩頭尖　巴豆仁各五錢　細辛
大貝母　殭蠶　大楓子　甲片各一兩　蜈蚣二十一條　蒼耳頭二十一個
蟾蜍七隻　白花蛇　地龍　全蝎　海桐皮　白芨　白蘞各五錢　土木
鱉八兩　血餘四兩　黃丹勿計飛炒　麻油十三斤　桃柳榆槐桑楝楮枝各二
十一寸
用麻油浸藥，照法數日，文火煎枯，浮起去滓，稱過入血餘，漫熬熔化，每
油一觔入丹六兩五錢，暑熱加五錢，武火熬至白花叠起爲度，離火俟煙盡，下
細藥末攪勻，傾水中棍摟成塊，換水浸片時，乘溫扯拔百轉，換水再浸，杓內
熔化攤用。

〔細藥末〕朝腦、龍骨、赤石脂、雄黃各二兩，乳香、沒藥、血竭各一兩，輕
粉八錢，海螵蛸五錢，冰片、麝香各三錢。

五勞七傷，筋骨疼痛，腰腳痠軟，貼膏肓、腎俞、三里。
痰喘，氣急，咳嗽，貼肺俞、華蓋、膻中。
左癱右瘓，手足麻木，貼肩井、曲池、三里。
遺精白濁，赤白帶，經脈不調，血海崩漏，貼陰交關元。
痢疾水瀉，貼丹田。
瘧疾，男貼左臂，女貼右臂。
腰痛貼命門。
疝氣貼膀胱。
頭風貼風門。
心氣痛貼中脘。
走氣痛貼章門。
寒濕腳氣貼三里。
胸腹脹悶貼中脘。
格噎貼中脘。
跌打損傷，諸毒諸瘡，貼患處。
疥癬疹癩貼臍，火熨汗出爲度。
痞塊，先用麵圍塊上，入皮硝兩許，紙蓋，熨斗熨熱，去硝貼膏，再熨之，
以腹中覺熱汗出爲度。
血痕，膏內加阿魏二兩水化入膏，煎去水氣，馬齒莧膏二兩貼之。

失榮、瘰癧、瘻瘤、乳岩、結毒症，用膏二十四兩，入蟾酥丸一料，蜈蚣五
條炙去頭足，攪勻，紅絹攤貼，凡內外症貼之，必須熨之汗出爲佳。如風濕痹
痛，麻木筋攣，鶴膝初起，用膏四兩，加木香、胡椒各二錢半，白芥子五錢。

《外科輯要・廣東神仙膏》

當歸　川芎　赤芍　生地　熟地　白术　蒼术　草節　半夏　青皮
香附　枳殼　烏藥　首烏　白芷　知母　杏仁　桑白皮　黃連　大黃
梔子　連翹　薄荷　靈仙　木通　桃仁　玄參　桔梗　白蘚皮　猪苓
澤瀉　前胡　升麻　五加皮　麻黃　牛膝　杜仲　山藥　益母草　遠
志　續斷　良薑　藁本　青風藤　茵陳　地榆　荊芥　羌活　獨活
苦參　天麻　南星　川烏　草烏　五倍子　芫花　麥冬　忍冬藤　防
己　紫丹胡　白附子　大風子　陳皮　殭蠶　黃芩　白蘞　細辛各一
兩　膽草　甲片各六錢　蜈蚣二十條　川連　貝母　肉桂　虎脊骨各四
兩　真桑寄生　黃蠟　白占各三兩　象皮十兩，煅爲末　蒼耳頭七個，重一
兩　桃柳榆槐桑楝枝各七寸切片
用麻油十六斤浸藥，夏半月，冬一月，煎枯去滓，稱油一觔下炒丹八兩，
先文後武火，熬至成珠，方下細藥末，離火入蘇合油一兩，候冷浸入水中，三
日一換水，一月後用。

〔細藥末〕熊膽、硃砂、兒茶、雄精、蟾酥、血竭、乳、沒去油、樟腦、龍骨、海
螵蛸、赤石脂各一兩，牛黃、麝香、冰片、丁香、琥珀各六錢。

《外科輯要・猪膽膏》　拔疔，兼化一切熱毒，治痔大效。
猪膽汁六十個　葱汁二兩　薑汁二兩　黃明膠二兩　乳香　沒藥各九錢。
爲末
先將三汁熬膏，入膠熔盡，離火入二末。

《外科輯要・醒肌膏》　治腫毒惡瘡，及風氣腫痛，寒濕冷痛，腳氣鶴膝
等症。
廣膠四兩切片，用葱薑汁各一碗浸一宿，文火熬化　硫黃　草烏末　葱粉用葱汁
二三碗攤磁器曬乾成粉，製薑粉同　薑粉各一兩　蟾酥一錢　麝香四分　乳香
沒藥各二錢
先將廣膠等五味煎成膏，再入蟾酥等四味和勻，水燉化，攤帛上，貼患
處，用熱物熨之，以止痛爲度。

昇藥附

《外科輯要・三仙昇》

水銀　槍硝即焰硝　明礬各一兩

右三味同研，以不見星爲度，入新銅勺內，上蓋一碗，以綿紙條撚粗綫打濕封固，上填細沙泥，與勺口平，碗底放一石卵壓之，先文火，次武火，後又文火，每一炷綫香去火，明日開看，碗口大紅者即大紅丹另收，碗中黃綠者即菜金丹另收，下即降藥，如有觸犯，紅變爲黑，則無用矣，擇日製度。

此丹少用則昇，多用早用則化腐，宜瘡愈八九分，候有孔不能平斂者用之，無不神效。大約大紅丹生肌長肉，宜遲用少用，菜金丹去腐化瘀，宜早用，及撚綫塞瘡口。若爛底，乃彌藥也。

《外科輯要・紅粉》　治一切頑瘡，及楊梅粉毒、喉疳、下疳、痘子等症立效。

水銀　白礬　火硝各二兩　硃砂三錢

以鍋煨熱，入硝、礬各一沸，見清硃砂一沸，見定取出，研末入鍋內，下水銀，昇打如法。

一方多雄黃二錢四分。

竇氏又云：硃雄不用昇法更捷。

又方：

水銀一兩　焰硝一兩炒乾爲末，用四錢五分　白礬一兩，煅枯，用四錢半　硃砂一錢

右昇打出粉霜，必以硃砂色爲度，如紅黃色爲嫩，上瘡必疼，須再打一香。

一先用硃砂末，急性子各錢半，於鍋內炒，煙盡去藥拭淨，入硝汞昇打如法，爲之淨鍋。

一初打出紅粉，用綿紙包好，入青布袋，用綠豆水，或槐花八兩，甘草一兩煎湯，懸胎煮二三百沸，取袋埋黃土內一日夜，去火毒。凡昇降藥皆宜如此。楊梅痘子、楊梅喉疳，點之即愈。楊梅粉毒，用麻油四兩、黃蠟一兩熔化成膏，離火候溫，入紅粉一錢攪勻攤貼，一日一換，立驗。

《外科輯要・紅昇丹》

水銀　白礬各五錢　火硝八錢　硃砂　雄黃各二錢半

右照法昇之，凡一切無名腫毒，如潰久內敗，四邊紫色黯色，將靈藥水調研稀，以雞毛埽於黯肉上，立刻紅活，死肉脫去，再上生肌散即收功。凡通腸痔漏，將此藥以紙捲成條，插管內，七日其管隨藥條脫去。

作條退管，凡昇藥中硝多拎水銀者能之。

硃、雄能化瘀去腐，解毒消腫。但性沉重，用之昇發稍緩耳。

《外科輯要・五色靈藥》　治癰疽已潰，餘腐不盡，新肉不生，撒之最妙。

食鹽五錢　黑鉛六錢　枯白礬　枯皂礬　水銀　火硝炒。各二兩

先將鉛熔入水銀，結成砂子，再將礬、硝、鹽同炒乾研細，入鉛、汞再研，不見星爲度，入罐泥固，打文武火三炷香，隔宿取視，其白如雪，約有二兩，爲火候得中。

要紫加硫黃五錢。

要黃加雄黃五錢。

要紅加黑鉛九錢。水銀一兩、枯白礬二兩、火硝三兩、辰砂四錢、雄黃三錢，昇打如法。

凡昇藥，硝要炒燥，礬要煅枯，恐罐裂也。

一法：昇出靈藥，倍加石膏和勻，復入新罐，再打一炷香，用之不痛，愈陳愈妙。此法可通用。

倒打靈藥法降藥

先將硝、礬、水銀共研，以不見星爲度，次用泥固罐子，煨微熱，入藥一角，文武燉化，勿令起泡，至乾又下一角，少時又下至完，下食鹽少許，慢火煨至礬枯成陀爲度，將罐倒合於平底大碗內，以罐底高碗沿二指爲度，用紙條封固，次用泥固二指許，又次以沙填滿碗口爲則，取碗坐於大水盆中，水與碗口平爲則，次取紅炭砌罐底四圍及底上，煅一炷香，去火冷定，取出罐四傍及碗底靈藥約有錢半聽用，此法始終全在慢火，性躁有誤。煅一炷香藥祇錢半，疑太少，俟查。

《外科輯要・生肌白靈藥》

鉛粉六錢　水銀　火硝　枯白礬　硼砂各二錢，炒燥

照法昇折三炷香。

又方凡瘡久不收口，糝上少許。其口易完，若入收斂，功效更捷。

黑鉛一兩　水銀　火硝　綠礬　明礬各二兩

《外科輯要・大紅昇丹》 治瘡瘍潰後，拔毒去腐、生肌長肉，如瘡口堅硬，肉黯紫黑，用雞毛掃上少許，立刻紅活。

硃砂　雄黃各五錢　水銀　枯白礬各一兩　火硝四兩　皂礬六錢

右炒研如法，先將陽城礶用礶子泥厚搪一指厚陰乾，不使生裂紋，再曬燥，入藥在內，以鐵油盞蓋定，粗鐵絲扎緊，用綿紙條蘸蜜塞口縫，外用熟石膏末醋調封固，炭火烘乾，再用大釘三隻釘地，將罐子放釘上，底下置堅大炭一塊，外用磚叠百眼爐昇三炷香，先用底火文煉，次用大半罐火，後火平罐口，用扇搧之，屢以筆蘸鹽滷調罐子稀泥潤罐口，勿令出綠煙，香畢去火冷定開看，約有六七錢爲度。

此方火硝似嫌太多，俟查。

《外科輯要・紫金丹》 治癰疽天泡、楊梅下疳、魚口便毒、新舊腠瘡、遠年痔漏久不收斂收口者，先將瘡口洗淨，塗以雞子油，然後紗篩篩上，即時止痛收口，此藥一兩償值百金。

枯白礬　水銀　鍾乳粉各一兩　雄黃研入礬內炒再研　硃砂各二錢　火硝兩八錢，煆枯

昇打如法，文武火七炷香，開看如金色，刮下，每一兩入冰片三分收用。此方生肌長肉爲主，因有鍾乳也，論理或能去管。

《外科輯要・大白降丹》 治癰疽發背，一切疔毒，大者五六釐，小用一二釐，水調敷瘡頭，初起者立刻起疱消散，已成者即潰，既潰即脫消腫，誠奪命之靈丹也。

硃砂　雄黃各二錢　硼砂五錢　水銀　火硝　食鹽　白礬各兩半，內水銀用一兩

降法同下，約有丹一兩外。

《外科輯要・夏冰對配丹》 如癰疽疔毒、一切惡瘡，用一釐許，以津唾調點頂上，以膏蓋之，次日毒盡拔出，結成黑肉一塊，三四日脫落，用昇藥收功，以蒸粉和條，可以化管爲膿。

水銀　火硝　枯礬　皂礬　枯鹽各九錢

將諸藥炒燥研細，戥準，再入水銀，研至不見星爲度，盛大新銀罐內文火熔化，急走入爐，火力不到，則不成胎，或結胎不老，須用炭爲妙，煮至罐內無白煙起，竹枝撥之無藥屑起爲度，不可太老，再以鐵絲作一三腳架，放罐內撐住丹胎，再將一大盆盛水，水內置淨鐵盆一個，水及盆之半，然後將胎罐連架覆於盆內，以鹽泥封固罐口，勿令洩氣，再將砂土或灰鋪於盆內，上及罐腰，按平，取紅炭圍繞罐底，微搧一炷香，武搧一炷香，再文搧一炷香，退火，次日開看，盆內有霜如雪，此丹比昇藥速十倍，但性最烈，點毒甚痛，法用生半夏對搗，再入冰片少許，能令肉麻不痛，亦宜煮過，愈陳愈佳，但性稍緩耳。

炭、鐵架子二法妙。

《外科輯要・小白降丹》 水銀　火硝　生礬各五分　食鹽二分

煉法如前，但鐵盆可換擂盆，先文後武，共以綫香五寸爲度，丹以白爲上，如青黑色則不可用，以銀簪或刀頭沾濕蘸藥，立刻起銹者爲佳。

如第一次藥色不白，可將罐內之藥刮盡棄去，另將水銀、硝、礬各五分，食鹽二分並擂盆內降藥，研和再降。若一次不如法，不妨十數次，降好計算，已有水銀五錢在內矣。此法凡降藥皆可通用。

凡治腫毒，用些須於膏藥上貼之，片時發痛，半日即止，毒重者每日一換，毒輕者貼二日亦不妨。如大腫毒，膏藥上先放些阿魏，然後上此藥少許貼之。若要咬頭，用麵糊成條，切作芝蔴大放膏心，對腫頭貼之。此藥粘在指頭上則疼痛發泡退皮，陳久者少痛，卻要多用些，凡潰瘍忌用。諸降潰瘍皆忌。

《醫鈔類編・外科・治瘡三法》 《機要》曰：治瘡須明托裏、疏通藏府、調和榮衛三法。內之外者，其脈沉實，發熱煩燥，外無焮赤，痛深於內，其邪深矣，當疏通藏府，以絕其源。外之內者，其脈浮數，焮腫在外，形證外顯，恐邪氣內攻，當先托裏。內外之中者，外無焮惡之氣，內亦藏府宣通，知其在經，當和榮衛。用此三者，雖未即瘥，必無變證。

《外科證治全書・陽癰症治則例》 凡患色紅疼痛，根盤寸餘者，癰也。毒發三四日，尚未成膿，以抑陽散通用。圍患外，內以醒消丸通用，熱陳酒送服三錢，其痛即止，夜間得睡，次日患皮起皺，再一服全消。如過四五日，患將作膿，亦以醒消丸與服，消其四圍腫硬，痛息毒散，此以大變小之法。有膿之患，頂取咬頭膏通用貼，加以代刀散通用三錢，酒服穿之，或以針刺分許穿之，以洞天膏通用貼，不幾日收功。如患盤數寸者，或居背心、腦後、腰肚、胸、腋、陰囊等險穴處，則用五通丸通用三錢，醒消丸三錢，早晚以敗毒湯通用

輪服，皮皺痛止，再服至愈。倘潰，即用內托散通用，醒消丸，亦早晚輪服。

一，初起兼發熱惡寒，肢體拘急者，散消飲通用主之。待表症退，再按前法治之。

一，潰後忽見惡寒發熱等表症者，托邪飲通用主之，待表退，按前治法。

一，大便乾燥秘澁，雖數日不解，宜潤之，不可下也，潤腸煎通用主之。如有表症，只宜解表，表解而裏自通，設仍不通，投以潤腸煎。

一，大癰不論已潰未潰，但發熱而不惡寒者，此熱勝血也，敗毒湯加四物湯通用主之。

一，妊婦患癰，不可與醒消丸，以丸內有麝香故也，宜以仙方活命飲通用去山甲愈之。如既潰餘毒未盡，腫硬不消，治以內托散，去川芎加乳香、沒藥。

一，醒消丸內麝香價貴，如有家貧不能服者，以仙方活命飲代之，然不及醒消丸速效。

《外科證治全書・陰疽症治則例》 陰疽之形，皆濶大平塌，根盤堅硬，皮色不異，或痛或不痛，乃外科最險之症，倘誤服寒涼，其色變如隔宿猪肝，毒攻內臟，神昏即死。治之之法，非麻黃不能開其腠理，非肉桂、炮薑不能解其寒凝。腠理一開，寒凝一解，氣血流行，則患隨消矣。血氣不能化毒者，則宜溫補排膿，雖當潰膿，而毒氣未盡，腫硬未消，亦仍以溫氣血開腠理爲要。大抵初起患輕，未經誤藥者，可用加味二陳湯通用，納陽和丸通用同煎數服消之。如曾經誤藥，或皮色稍變，須服陽和湯通用，甚者與犀黃丸通用早晚輪服，潰後亦然。如失榮、惡核、石疽等症，初起毒根深固者，須更兼紫元丹通用間服方能全消，凡詳見於各部中，宜同參用。

《外科證治全書・翻花起肛治法》 凡癰疽年久不斂，定致翻花，四圍起硬肛。治之，取老蟾破腹連雜，以蟾身刺數孔，貼蓋患口，輕者日易一次，重者日易兩次。貼蟾之日，內服醒消丸通用四，每服三錢，陳酒送下，止其疼痛，三日後毒盡，再服醒消丸通用四，消其翻花，軟其硬肛，功效不凡也。如大患初潰者，亦如前法，其毒則從蟾孔出。倘肛門硬，患孔深，取活牛蒡子草根枝葉，或取紫花地丁嫩草，搗爛塗入肛內，皆能拔毒平肛。

《外科證治全書・漏管治法》 潰後一經夢遺走洩，即成漏管，如其素有此疾，則先以加減六味丸通用四愈之，再治其漏，法用附子餅、豆豉餅俱見通用灸法隨患大小灸之，令微熱不可令痛，乾則易之。每灸二三十壯，灸後以消管錠通用六或針頭散通用六紝入管內化之。如未知內之深淺，可先以猪鬃探之，然後用綿紙捲藥爲撚，量其大小深淺塞入，日易日塞，至愈乃止。

《外科證治全書・多骨治法》 無論老少皆生，多在牙床、頰下、手、足、腿、膊等處。因潰久毒氣流連，外被寒邪襲入，與膿毒凝滯藉人氣血化成，法用推車散通用六吹孔內，如有骨，次日不痛自出，吹過週時無骨出，則知內無多骨也。大進溫補消痰之劑，不致復生多骨。

一小兒初生，身肉之中，按之有如脆骨，由受胎時精血交錯所致。迨其人長大後，其脆骨處必然發腫生疽，及潰後多骨脫出，其口方收，此乃胎元結成，稟賦自虛，不可強取，候其自破則取之，治法皆同。

《外科證治全書・毒氣攻心治法》 凡大瘡毒氣內攻，多由藥誤，乃受降藥毒，定致神昏煩燥，惡心嘔吐等症。急用生甘草一兩，煎濃汁調護心散通用四，令病者時刻呷呷，至大半自然嘔止神清，然後接服醒消丸通用四，以平其勢。

《外科證治全書・破傷風治法》 破傷風者，因跌撲、金刃傷破皮肉，及新久諸瘡未合口，失於調護，風邪乘虛襲入經絡，宜亟治之。如遲則邪陷三陰，頭目青黑，額上汗珠下流，目瞪身汗如油，腹滿自利，舌卷囊縮，皆莫救矣。要在初受風時，其症發熱惡風，筋脈拘急，牙關噤急，傷口銹澁腫脹，或四圍起粟作癢，此風熱尚鬱在表，急取玉真散通用三二錢，溫酒調服，蓋被暖臥一時許，即可消散。如入裏勢甚，舌强口噤，項背反張，口吐涎沫，不省人事，四肢抽搐，無有寧時者，取玉真散三錢，用童便調服，雖有瘀血亦愈。至於昏死，心腹尚溫，速進玉真散二服，亦可保全。其患口以熱童便洗淨，生南星爲末滲之，或以水調塗之，出水方妙。待風邪勢平，接進榮養氣血之劑八珍湯通用三爲宜。

《外科證治全書・發痙治法》 癰疽發痙，敗症也。勢類破傷風，牙關噤急，四肢强勁，腰背反張，肢體抽搐。有汗曰柔痙，無汗曰剛痙，皆緣癰疽大潰，亡血過多，筋無所養，治宜大補氣血，用十全大補湯通用十，手足逆冷加桂附。倘誤作中風，則速其危矣。

《外科證治全書・瘡口誤入毒水治法》 瘡潰未合，誤入皂角汁毒，及一切污穢毒水，復致患口煽腫疼痛，先以藿香湯洗淨，用白礬、桃丹炒等分，細

末撒之，或烏梅嚼爛塗之亦可。如患者疼痛切骨，煩悶發昏，恐毒內攻，則用馬齒莧五錢，酒煎飲之，盡醉取效。

《外科證治全書・瘡中生蛆蟲治法》 夏日諸瘡潰爛，失於洗滌，積膿污穢，致蒼蠅叢聚生蛆，用皂礬水飛末滲之，其蛆即化爲水，或以鹿角燒灰，醋調塗之，或以柏枝燒瀝取油塗之。亦有冬月瘡潰生蛆者，陰濕所化也，治法亦同。

《外科證治全書・飲食宜忌論》 古人治病，雖賴乎藥，亦資乎餌。藥之所忌，關乎人之死生；餌之宜忌，涉乎病之輕重。餌者飲食之類也，凡病人恣啖無忌，以致症候因循反覆，變態無常，固然不可，而每有斷戒幾盡，若一無可啖者，亦不通之甚也。夫飲食之所忌者，以其與所患之症相妨者也。如椒、薑、麵、蛋、煎、炒、煿、炙之屬，俱能助壅動熱，患陽癰者忌之；瓜、菓、梨、柿，生冷性寒之屬，俱能損胃傷脾，患陰疽者忌之；雞、鵝、蝦、蟹、海味腥羶之屬，俱能動風發癢，患瘡疥者忌之。其餘不與症相妨碍者，以及猪肉、腰肚、海參、老鴨、蔬菜之品，食之無庸忌也。況大患潰後，氣血兩虛，脾胃並弱，非有味之物，何以滋補虧傷。若徒恃區區無情之草木，以爲調理，吾知其無病者且不可，而謂其有病者爲宜乎？人之維身，止此血氣，血氣已虛，不爲迴護，至胃敗陰虛，枯陽燔熾，七惡變亂，而成敗症者，是誰之咎歟？此乃醫家、病家之積弊，所以不可不亟講也。至於忍餓傷精，過飽傷氣，茹冷成痞等類，又惟在知命者自愛焉。

《外科證治全書・針法》 外科用針，因癰疽膿成不得外洩，毒氣壅遏，瘡腫，肌膚內潰，故用針決之，俾膿泄氣通而愈。經云：鈹針末如鋒，銳以取大膿，此之謂也。用針之際，雖云量其患之淺深，尤當隨其肉之厚薄。如皮薄針深，則反傷好肉，轉增其潰；肉厚針淺，則毒膿不出，反益其痛，用針可不慎哉。大抵用針以斜鋒偏鋒爲善，其法從旁刺入，以防透膜。欲大開口，則將針斜出；欲小開口，則將針直出，所謂順而導之也。然用針自有其時，果其膿熟不能自潰則用之，若未成膿，不必用針。在膏粱怯弱之人，及肚臍骨節近筋之處，自有代刀散、咬頭膏等藥備用，不必用針也。

《外科證治全書・砭法》 凡赤遊、丹毒、疔瘡、紅絲走散，或時毒、瘀血壅實等症，皆宜行砭法，然不可太深，《內經》所云刺皮無傷肉也。法用細磁器打碎，取有鋒芒者一塊，以筋一根劈開，頭尖夾之，用綫縛定，兩手指輕撮筋尾，令磁鋒正對患處，約懸寸許，再用重筋一根，頻擊筋頭，令毒血遇刺即出，毒氣自退。若毒氣入腹膨脹者難治。

《外科證治全書・灸法》 經云：榮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瘀不行，不行則衛不通，故熱，大熱不止則肉腐爲膿。蓋癰疽瘡毒，總由氣血壅積不行可知，故通壅積，暢榮衛。而灸法誠外科之要訣也，竊有疑者。諸疽白塌木腫本屬陰寒，得灸之力，回陽溫腠，實爲盡善。若一切陽毒紅腫燋痛，概用灸法，雖云宣壅散結，恐火攻反致逼毒入裏，大痛大腫，神昏痰湧，吁吁作喘。奈何既不敢以人試藥，又不忍糊混相傳，故特辨明此條，以待高明校定。閱諸灸法，有用隔蒜灸者，用蟾蜍灸者，用附子餅、豆豉餅、木香餅、香附餅灸者，其法不一，總以通壅積，暢榮衛而已。至於灸壯之大小，則量瘡勢定也。

隔蒜灸法按陰疽流注及麻木癆、寒濕瘀痛等症以此灸之。疔瘡生下部偏僻之處，或可用。

大蒜頭去皮切片，約至三個錢厚，安患頂上，用艾壯於蒜上灸之三壯，即換蒜片再灸。每日灸二三十壯，愈多愈妙。如瘡勢大，以蒜搗爛鋪於瘡上，將艾鋪蒜上灸之，蒜敗再換。

附子餅按潰疽血氣虛寒不能收斂，以此灸之。

炮附子去皮臍研末，以津唾和爲餅，約三個錢厚，置患口上，以艾壯灸之。每日灸數壯，但令知熱勿令痛。如餅乾，再易餅灸之，以患口紅活爲度。

豆豉餅按頑瘡惡癬以此灸之。

江西淡豆豉爲末，量患大小，唾津和作餅或黃酒和亦可，約三個錢厚，置瘡上，艾壯灸之，餅乾再易。如有瘡孔，勿覆孔上，在孔旁四布豉餅，然艾灸之，令微熱，勿令肉破，日灸三度，令瘡孔出汗瘥。

木香餅按撲損閃胸，血瘀氣滯，以此灸之。

以木香五錢爲末，生地黃一兩杵膏和勻，量患處大小作餅，置腫上，以艾灸之。

香附餅按瘰癧痰毒或風寒襲於經絡結腫，以此灸之。

生香附爲末，生薑自然汁和，量患大小作餅覆患處，以艾灸之。

蟾蜍灸法按疳瘦、惡瘡諸藥不效者，以此灸之。

取蟾蜍剪去兩頭安瘡口上，以艾灸之，七壯一易，不過七枚，無不效者。

凡艾灸火瘡不收口，用瓦松陰乾爲末，先以槐枝、葱白煎湯洗過，然後以

末搽之即收。

《外科證治全書・熨法》 凡流注、痰核、鶴膝、肢體腫塊，或風寒襲於經絡，筋攣骨痛，及跌撲損傷，用之止痛散血，誠良法也。或先用隔蒜灸法。餘腫未消最宜用熨，助血氣，行壅滯，用大葱白細切炒爛，熱敷患處熨之，腫痛即止。

一法：用大葱一握，束作數節，切爲餅，置患處以熱物熨之，或鋪艾灸之。必易餅多灸多熨爲妙。

《外科證治全書・拔毒法》 蓽麻拔法此惟紅腫非常，不得已而用之。若胎前産後及患白色者禁用。

用蓽麻子仁搗爛如泥鋪絹上，照患處大小，取絹蓋上貼患處，用布紮好，痛止即去之。

黄蠟拔法按：潰瘡日久，臭爛色黑，翻花起肛及不痛頑瘡潰爛，用之拔毒最妙。

用黄蠟爲屑，先以濕麵隨腫根作圈，高寸許，實貼皮上如井口形。圈外圍布數重，防火氣烘膚，於是鋪蠟屑三四分厚於圈內，次以銅漏杓盛桑木炭火懸蠟上烘之。令蠟化透，又添蠟屑，隨化隨添，以井滿爲度，去火杓，噴冷水少許於蠟上，俟冷取起。蠟底青黑色即毒出之徵也。

《外科證治全書・繃縛法》 凡陰疽潰後，敷貼藥，外用絹帛四五層安蓋上面，再用綿布八寸見方兩塊，四角用軟綿紗細帶紉之，以一塊繃實患處將帶縛，所餘一塊預備洗滌上藥時更換，不但無外邪乘襲，且使皮膜連屬，融融然氣血流暢，易生肌肉也。

《外科證治全書・洗滌法》 凡癰疽潰後，膿水腥臭，不洗滌之則毒遏延膚，或穢積生蛆，氣血不能融舒，安望其生新肌膚，故洗滌亦爲要事。其洗也，或用解毒散，或用集芳散，或用蛇椒神效散，洗藥不一，惟在臨症措宜。重者一日一洗，輕者間日一洗。每次用淘米第二次泔水糯米者尤妙六七碗，投藥於內，入鍋煎至湯醇，瀝去渣，以新綿蘸湯淋洗患處，湯冷再易。並輕手捺患旁，令宿膿隨湯而出，以淨爲度。洗訖，用軟綿紙揭乾，隨敷貼以應用之藥。蓋洗之以藥湯者，以洗之疏暢榮衛，一舉兩得也；煎之以米泔水者，以泔之逐穢生新，惠而不費也。人之氣血得香則行，得臭則逆，故洗藥中又當以集芳散爲最。

解毒散　洗一切潰久惡腐，甚者先用此藥後用集芳散。

白礬四兩　雄黄一兩　貫仲二兩

研細末，和滾水，待溫洗之。

集芳散洗一切潰爛癰疽。

官白芷　川芎　藿香　木香　防風各三錢　甘草三錢五分　葱一大把

蛇椒神效散　洗風陰濕諸瘡。

《外科證治全書・神燈照法》 凡癰疽輕症初起，七日前後神燈照法最宜，能使未成者消，已成者潰，實有奇驗。其法用雄黄、硃砂、真血竭、沒藥各一錢，麝香二分，共研細末，每用三分，綿紙捲裹爲撚，約長尺許，以真蔴油潤透點照，離瘡半寸許，自紅暈外圈周圍徐徐照之，以漸照入瘡口上，所謂自外而內也。更須將撚猛向外提，以引毒氣，使藥氣從火頭上出，內透瘡中則毒隨氣散，自不內侵臟腑。初用三條，漸加至五七條，瘡熱漸消，可漸減之。照罷隨用後敷藥，如大膿已出，則不必敷藥，祇用膏藥貼之。

敷藥方　用車前草、蒺藜草、金銀花、五爪龍草各等分，鮮者搗爛加陳米粉兩許，飛鹽二三分，共打爲稠糊，敷瘡上，中留一頂，以膏蓋貼避風。如冬月無鮮草，預採陰乾爲末，醋調敷亦妙。倘五爪龍草一時難得，即單用四味亦能奏功，不必一定拘執也。

《外科證治全書・騎竹馬灸法》 其法令病人以手肘憑几而坐，男左女右，將手臂竪起要直，用竹篾一條自臂腕中曲處橫紋間量起，貼肉上至指尖盡處截斷爲則，不量指甲，另用竹竿一條，令病人脫衣，正身騎定，前後用兩人扛起，令病者腳不著地，仍使人扶定，勿令傴僂，卻將前量臂篾，從竹扛上尾骶骨坐處，直貼脊背量至篾盡處記之。此取中之處，非灸穴也。又用薄篾量男左女右手中指節兩橫紋處，截爲同身寸法。將此寸篾即安前脊中點記處，兩邊各開一寸，盡處即是灸穴。各灸五七壯，疽發左則灸右，疽發右則灸左，兩邊俱甚則左右皆灸。此穴乃心脈所過之處。凡癰疽皆心火留滯，灸此則心脈流通，而毒自散矣，有起死回生之功，屢效。

《外科證治全書・麻油截法》 凡癰疽一切惡瘡，預防毒氣內攻，真蔴油一斤，銀器內熬十數沸，候冷用酒兩碗入蔴油五盞，通口熱服，一日用盡，緩則數日服之。吳世安云：吾家三世用之，無有不效。又聞獵者云，凡中藥毒，急飲蔴油，藥毒即消，屢效。

按此方凡大便秘結而毒畜於內者，最宜用之以疏通其毒。如陰疽及大

便不實者，卻非所宜。

《外科證治全書・洪丞相蜞針法》 凡癰疽初作，勢煞毒盛，血凝不散者，宜用此法以殺其勢。取大螞蝗一條，入筆管內，以管口對瘡頭，使蜞飲惡血，其毒自散。如瘡大，須換三四條。若吮正穴，蜞必死矣，屢試屢效。若血不止，以藕節上泥塗之即止。若瘡頭未明，以井邊泥塗上，先乾處即是。

《外科證治全書・桑枝火烘法》 凡陰疽、發背、流注、附骨等症俱宜用之。取桑木枝長九寸，劈如指粗，一頭燃著，少頃吹息其焰，以火向患處烘片時，火盡再換，每次烘三四枝，每日烘二三次。未潰則解寒凝，止疼痛消瘀腫，已潰則補陽氣，散餘毒，生肌肉。如陰症痛甚，或重如負石，初起用此法，出毒水即內消，其日久用之，雖潰亦淺，且無苦楚。

《外科證治全書・牛膠蒸法》 凡癰疽、發背、痔漏、惡瘡、臁瘡久頑不斂等症，用牛皮膠一塊，水熬稀稠，攤厚紙上，每剪一塊貼瘡口，次用釅醋煮軟布二塊，乘熱罨膠紙上蒸之，稍溫再易，蒸至瘡癢膿出，用貫仲二兩煎湯，熱洗去膠紙。外用膏藥貼之，次日再照前蒸洗，直至膿盡瘡乾爲度。

《外科證治全書・飲食中毒》 凡食物經蝠蟲百腳遊過皆有毒，人若中之，覺煩熱脹滿者，急用苦參三兩，苦酒升半煮半沸，陸續飲之，吐食出即瘥，或甘草煎湯服，吐十餘次，或生韭汁服數升俱效。

《外科證治全書・中酒毒》 飲酒中毒者，經日不醒是也，用黑豆一升煮汁，溫服一盞，不過三盞即愈。中燒酒毒者，用鍋蓋上氣汗水半盞灌下即愈，或和葛粉冷水調灌之亦醒。如燒酒醉死，急以新汲水浸其髮，外以舊布浸濕，貼其胸膈，仍時時灌之，醒乃已。

《外科證治全書・中麵毒》 食麵後胃脘脹悶煩渴，宜用蘿蔔生啖之，或搗汁服之，蓋麥麵大熱，蘿蔔能解其性，或用大蒜嚼食之，亦善解麵毒。

《外科證治全書・中瓜毒》 食諸瓜及黃瓜中毒，每多腹痛而泄，以糯米煮粥飲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果毒》 凡果品不時有毒中之，以猪骨燒灰，冷水下一二匙。

《外科證治全書・中桐油毒》 桐油令人嘔洩，飲熱酒即解。若清油，則柿餅湯解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牛馬肉毒》 急用甘草末四兩，無灰酒調服，儘量飲，須臾當吐瀉。若渴不可飲水，飲水必死。又方：用淡豆豉搗汁，和人乳服之即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肉脯毒》 凡肉經密器蓋過夜者爲鬱肉，屋漏沾著者爲漏脯，皆有毒，誤食者殺人，宜飲韭汁解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狗肉毒》 凡食狗肉，脹滿不消，用蘆柴根，鮮者搗汁飲之，乾者煮汁飲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魚毒》 凡食魚中毒煩亂者，用橘皮煎濃汁，服之即解。或搗冬瓜汁飲之，蟾毒食蟹即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河豚毒》 毒之所在腹之子，目之睛，脊之血，故浸血不淨，有紫赤斑眼，及誤破腸子，或修治不如法，及染屋塵者，皆脹殺人，中之用橄欖汁，或蘆根汁，及糞汁並解，甘蔗汁亦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蟹毒》 凡食蟹中毒，用紫蘇葉煎汁飲之，或藕汁，或搗蒜汁，俱可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鼈毒》 凡食鼈中毒，用豆豉一合，新汲水一碗，煎濃汁頓服。

《外科證治全書・中雞毒》 好醋飲之即愈，未愈再服。雞子亦然。

《外科證治全書・中雉毒》 犀角末，新汲水調服。

《外科證治全書・中鴨毒》 糯米泔水熱服一二盞。

《外科證治全書・中烏雀毒》 豆汁飲之，又生扁豆末，冷水服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斑鳩毒》 葛粉二合，姜湯調服，或用生薑一味搗取汁，將渣焙乾爲末，即以薑汁糊九日服。按鳩常食烏頭、半夏苗，故中其毒以生薑解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諸菜毒》 食後腹脹者是也，以醋解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菌毒》 忍冬藤葉生啖之即愈，或煎濃汁飲之。一方用地漿水飲之。一方用白礬少許，溫湯服。

《外科證治全書・中鈎吻毒》 鈎吻生池旁，與芹菜相似，惟根有毛，以此別之。誤食則殺人，用薺苨即甜桔梗煮湯頓服。一方用服桂湯效。

《外科證治全書・中砒毒》 凡中砒毒者，其人煩躁如狂，心腹絞痛，頭眩欲吐不吐，面色青黑，四肢逆冷，六脈洪數。飲食中得者爲易愈，空心酒醋服者難救。治宜掘地成坑，以水灌注，攪成渾水，謂之地漿，頓服之，如吐出

再服，所謂洗淨腹中毒，全憑地下漿是也。或用明礬四五錢研末，水化冷服，亦解其毒。如已服久，急以黑鉛一塊，不拘多少，用涼水於石上磨汁，旋磨旋灌，如吐瀉交作則解，後以甘草煎濃汁灌之。醒後仍顛倒不語者，每日用生綠豆研粉，冷水和飲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巴豆毒》 其症口乾，兩臉赤，五心煩熱，下利不止，用菜豆煮湯冷服之，或甘草黃連煎汁冷飲之，利止而安。

《外科證治全書・中附子毒》 凡服附子中毒，頭腫面裂血流，或見內熱諸症，急用綠豆黑豆搗汁飲之，或濃煎二豆湯常飲之。一方：用田螺搗碎，和水飲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烏頭草烏毒》 甘草煎濃湯服之，或米醋調沙糖服之，俱可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硫黃毒》 其症背膊疼痛作悶，目暗漠漠，用黑錫煎湯飲之，或冷服猪血，或烏梅肉一兩焙，沙糖五錢，漿一大盞，煎七分呷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硇砂毒》 生綠豆磨粉，水和飲一二碗。

《外科證治全書・中雄黃毒》 漢防己煎湯飲之。有用雄黃搽瘡，或薰陰瘡而瘡受其毒者，防己煎湯洗數次即愈。

《外科證治全書・中鍾乳石毒》 其症口渴，下利不止，食猪肉則愈。

《外科證治全書・中藤黃毒》 蘆粟葉煎湯，入倒澱西瓜汁一碗服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藜蘆毒》 雄黃爲末，溫酒調服一錢，或煮葱汁飲之俱可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木鼈毒》 生薑自然汁和熱酒飲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蒼耳子毒》 蒼耳子不可同粳米飯食，食則猝發心痛，急燒倉米灰和蜜漿服，如遲即死。

《外科證治全書・中皂礬毒》 麵糊一缽，急服愈。

《外科證治全書・中斷腸草毒》 一名水莽藤，又名莽草。黑豆一碗、甘草五錢共煎濃汁，服下登時即解。又冬青樹葉冷水搗汁服下即解。生羊血亦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半夏毒》 其症口不能言，倒地將死者，速用薑汁灌之，須臾甦。

《外科證治全書・中狼毒毒》 杏仁搗爛，和水服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花椒毒》 凡服川椒，氣閉欲死者，新汲水飲之即解，地漿水更妙。

《外科證治全書・中鴆毒》 葛粉二兩，水二盞調服，口噤者灌之，或綠豆粉三合水調灌。如已死，但心口溫者，可急灌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斑蝥毒》 黑豆汁、綠豆汁、靛汁、黃連、濃茶、葱汁俱可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蜈蚣毒》 雄黃、雞冠血浸舌並嚥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地龍毒》 鹽水飲之可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青娘子亭長地膽蟲毒》 平胃散加酒炒黃連五分、黑豆三十粒，兩服可解，或以猪脂和豆汁飲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狼煙毒》 醋少許飲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輕粉毒》 藥中有輕粉，中其毒，骨痛筋攣，用出山鉛五斤打壺一把，盛燒酒十五斤，納土茯苓半斤、乳香三錢，封固，湯煮一日夜，加土中出火毒，每早晚任飲數杯，後用瓦盆接小便，有粉出爲驗，服至筋骨不疼乃止。服輕粉口破者，以三年陳醬化水，頻頻漱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鉛粉毒》 砂糖調水服，或急搗蘿蔔汁飲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銀鈒毒》 飲黃泥水二茶杯即愈。或用飴糖四兩做成小丸，以真蘇油吞下即愈。又方用烏梅煎濃汁灌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燥炭毒》 一時暈倒者，急宜風凉處，以清水灌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煙毒》 砂糖調水飲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杏仁毒》 籃子研水服即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烏梅毒》 生白扁豆研末，冷水服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諸藥相反毒》 蠶退紙即出過蠶之故紙也燒灰，細研一錢，冷水服下，或荸薺取汁調靛青服。

《外科證治全書・中鹽滷毒》 凡婦女有服鹽滷垂危者，急取活鴨或活鷄，斬去頭，將頸塞口中，以熱血灌之可解。如服滷多者，必用數隻方足盡收其毒，更宜熟豆腐漿灌之。

《外科證治全書・中蒙汗藥及悶香毒》 飲冷水即安，每臨臥時食大棗二三枚，或含口中，便不致迷。

《外科證治全書・中丹石毒》 其症頭眩耳鳴，發熱困篤，恐懼不安，用

地漿服之爲上，或蚱肉食之良，或用黑鉛一斤溶化，投酒一升，如此十餘次，待酒至半升，頓服即解。

《外科證治全書・中桃生毒即蠱毒》 此淫術也，嶺南閩廣有之，而福之古田長溪爲最，乃於飲食中行厭勝之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人已死則陰役其家，初得覺胸腹痛，次日刺人，十日則生腹中矣。故凡人有毒之鄉，飲食當先以銀器試之，有毒即黑。或用犀角攪試，有毒則起白沫。又驗中蠱之沙，吐津在水中，沉則是，浮則非。又嚼生黑豆不腥，嚼明礬而甘，其人頭面上有光，他人手近之如火熾者，此中蠱也。胸膈痛，毒在上，則服白礬、升麻以吐之。膈下痛，毒在下，則以米湯調玉金末二三錢，服以瀉之。或將三味合服，不吐即下。宋李巽岩侍即爲雷州推官夠得此方，活人無算，載范石湖集。

一，蝦蟆蠱、蝌蚪蠱，其症心腹脹疼，口乾思水，不能飲食，悶喘，用車轄脂半斤，熱酒漸漸服之，其蠱自出。

一，蛇蠱，飲食中得之，咽中如有物，咽不下，吐不出，心下熱悶，用馬兜鈴一兩煎服，即吐出。

一，金蠶蠱，用石榴根皮煎汁飲。

一，中蠱吐血，或下血如鵝肝，或心腹急疼如有物咬，不即治者死，用敗鼓皮燒灰酒服二錢，或小麥麵三合分爲三服，以冷水調下，半日服盡，下蠱即愈。

附五種蠱毒方

雄黃　麝香等分

右共末，用生羊肺如指大，以刀切開，納藥末兩匙在內吞下。

《外科證治全書・附刻瘍醫雅言丹藥集方》 一炁丹　消結潰堅。

汞一兩　硃砂三錢　硝石二兩　鵬砂三錢　白礬三兩　信三分　戎鹽二兩

大癰用丹一分，小癰用丹半分，置貼中心，以紙刺孔，覆丹著腫上，勿令著肉，能作痛起泡。

三仙丹　蝕膿去腐生新。

汞一兩　硝石　白礬八兩一錢

大昇丹

汞一兩　硝石二兩　白礬二兩　皂礬六錢　雄黃　硃砂各五錢

小昇丹

汞　硝石　白礬　皂礬各一兩　硃砂三分　雄黃五分

白昇丹

汞一兩　硝石　白礬　皂礬各二兩　青鹽五錢　鉛六錢

紫昇丹

汞一兩　硝石　白礬　皂礬各二兩　鉛六錢　雄黃　硫黃　青鹽各五錢

紅昇丹

汞一兩　硝石三兩　白礬二兩　鉛九錢　硃砂四錢　雄黃三錢

大五毒丹

汞一兩五錢　硝石　白礬各二兩　硃砂二兩　雄黃八錢五分

小五毒丹

汞一兩　硝石一兩六錢　白礬一兩　硃砂　雄黃各五錢

大五炁丹

汞一兩　硝石一兩二錢五分　白礬　皂礬　青鹽各一兩二錢

小五炁丹

汞　硝石　白礬　皂礬　青鹽各一兩

拔萃丹

汞　硝石　白礬　鉛　青鹽各一兩

七星丹

汞　硝石　白礬　皂礬　青鹽　鵬砂各一兩　硃砂二錢

金蟾丹

汞三錢　雄黃一兩，火酒二斤煮乾，同汞研細，紙包　大蟾一隻，破腹去腸，紙包，鐵絲紮緊　硝石　白礬各一兩研。末覆蟾

降龍丹　提徹瘡，邪毒化爲濁涎，瘀血從齦滲出。

汞　硝石　白礬　青鹽各一兩

每丹一錢，配生綠豆粉三錢，棗肉三錢，研和糊丸，每服一錢，松蘿茶下，服至三日，以牙齦腫，出臭涎瘀血爲度。如不可支，以貫衆、黃連各一兩煎汁，一日服盡，則解。

六白丹　用同降龍。

汞　硃砂各八錢　硝石　皂礬　青鹽　食鹽各七錢

伏龍丹　徹瘡，點之即滅。

汞一兩　硝石　白礬　皂礬　青鹽各二兩　雄黃　硃砂各三錢
每丹一兩，配白酒藥三兩研合，清水和丸，如豌豆大，用時清水研化，攪澄去渣，蘸點瘡上。

五虎丹　用同伏龍。
汞六錢　硝石一兩二錢　白礬一兩八錢　皂礬　青鹽各一兩二錢

五黃丹
汞一兩　硝石　白礬　青鹽各一兩二錢半　皂礬一兩

升龍丹　點黴毒爛臭。
汞一兩　硃砂　硫黃　雄黃各三錢

四綠丹　用同升龍。
汞　皂礬　硃砂　雄黃各二錢

大降丹　蝕腐。
汞一兩　硝石三兩　白礬　皂礬　青鹽各二兩　膽礬　硃砂　雄黃各三錢　信五分

用法，白一炁丹減分兩之半。

小降丹
汞一兩　硝石　白礬　皂礬　青鹽各九錢　硇砂　硃砂　雄黃各三錢　信三分

白降丹
汞一兩　硝石　白礬　皂礬　青鹽各二兩五錢　鵬砂五錢　硃砂　雄黃各三錢

紫降丹
汞一兩　硝石二兩五錢　白礬三兩　皂礬二兩　青鹽一兩　鉛五錢　雄黃　鵬砂各三錢　信三分

《外科證治全書・昇法》　諸藥異研，合和入小厚鐵鐺，內中捺一窩，安汞，掩以餘藥，取新碗覆鐺令密，鐵錠壓頂，稻柴灰封口，築令稍堅。置三隅竈文火煅煉，以少許新棉著碗頂，候綿色微黃，退火冷定揭開，剗取盞底飛上之丹。

《外科證治全書・降法》　諸藥研合，用銷銀白泥鐝，置赤炭上，徐徐入藥，煅令凝結，捺窩安汞，再入餘藥，烘結成胎，倒覆碗內，稻柴灰封口，以瓦盆盛水，置盞水中，外作三隅竈，熾炭三斤布密，文煅至灰盡，開鐝剗取盞底飛下之丹。亦有不用水者，名曰單降。

凡丹竈背風則火文，迎風則火武；文則汞起分炭而丹足，武則汞飛不定而丹耗。安爐宜先熾赤炭於底，勻鋪黑炭於面。鐺傍密塞，令無罅隙，若一隅有隙透火，則一隅色黑無藥，炭先赤者亦然。必至一炷綫香時，綿黃火準。早黃則病在火武而汞走，遲黃則病在火缺而汞伏，均令丹少。

凡煅煉時，封口灰上煙起有聲，是硝、礬性發，待性定胎結自止。守爐者加灰輕築，不可妄動。俗傳混元盒、既濟鼎、百眼爐、九轉還元、顛倒升降、七日夜金粟火、三日夜文武火，皆方士欺人之術，造作艱難，消耗貲本。每煉藥不成，飾咎根基禁忌，殊可恨也。

許氏之治，多主全生集，故亦不用昇降藥，以爲霸道。其實丹方自古相傳，確有師法，庸醫誤投致敗，非藥之過。近世曹畸庵神明其用，集方至爲切要，採附於此，有平安餅、消管錠，不能奏功者，將不能舍之他求。是亦生心化裁之法，足濟此書之窮，不必執矛盾之說，以相難也。丁卯長至日易石生佐侗氏重校並識。

《瘍科捷徑・癰疽治法歌》　癰疽發背怎生醫，不論陰陽先灸之。不痛灸之痛，疼灸不疼時。內服蟬酥丸一服，外將神火照三枚。用膏貼頂上，敷藥四邊圍。氣盛兮頂自高而突起，血盛兮根腳束而無凝。高腫起者，忌用攻利之藥，以傷元氣；平塌漫者，宜按補托之劑，以益其虛。內熱甚者，量加消毒清劑，便閉燥者，必需通利相宜。使臟腑得宣通，俾氣血自流利。十日之間瘡尚堅，必用披針當頭點破；半月之後膿亦少，須將藥筒對頂拔提。有膿血之交粘，必腐肉之易脫。且如斯時內有膿而不外發者，以針鉤向正面鉤起頑肉，用刀剪當原頂剪開寸餘，使膿管得通流，庶瘡頭無閉塞，頻將湯洗，切忌風吹。又關節在於斯時，變生出於此候，治當大補得全收斂之功，切忌寒涼致取變生之局。蓋瘡全賴脾土調理，必要當詳。冬要溫床暖室，夏宜淨幾明窗。飲食何須戒口，冷硬膩物休飡。癰疽雖屬外科，用藥即同內傷。脈虛病虛，首尾必行補法；表實裏實，臨時暫用攻方。病要論新久，要法在於寬治猛治，藥必求標本，功莫別於先醫後醫。若一概之攻補，恐兩途之誤用。又說陽變爲陰，內外被寒涼剋伐；豈其陰變爲陽，首尾得辛熱扶裝。病分真似，裏究陰陽，既有針功之異說，豈無綫藥之品詳。湯散丸丹要在發

而必中，神聖功巧誠爲學者機關。至於千方百症，難將說盡短長，治在活法，貴在審詳用之，必得其當，醫斯可以稱良，詞雖近於粗鄙，可爲後學提綱。

《瘍科捷徑・癰疽陽症歌》 癰疽不論上中下，惟有陰陽二症推。發背雖有正與偏，要取高低兩樣看。純陽初起必焮腫，更兼身熱有微寒。頂如尖字高突起，腫似灣弓根有盤。七日之間多焮痛，二七之期膿漸滿。動息自安食知味，二便調勻無瀉乾。腫消膿潰精神爽，脫腐生新氣血完。五善自然臻並至，七惡全無半點干。痛便隨膿減，腫退自肌寬。新肉已生紅艷，腐皮自斂白漫漫。一身多爽快，五臟盡和歡。此屬純陽俱易治，百人百可保安全。

《瘍科捷徑・癰疽陰症歌》 純陰初起不知瘡，粟米之形疙瘩强。不紅不腫不知痛，少熱少焮少提防。七朝之後身體倦，瘡根平大喜澆湯。頂不高兮根不活，色不光兮腐不穰。軟陷無膿空結聚，脈浮散大細飛揚。飲食不飡身戰戰，嘗湯止許意茫茫。瘡上生衣如脫甲，孔中結子似含芳。膿多臭穢身難便，舉動愴惶韻不長。瘡形成紫黑，面色變青黃。精神昏憒多鼾睡，言語無人便發揚。口乾多舌强，痰喘定身亡。此屬純陰俱不治，百人百可到泉鄉。

《瘍科捷徑・癰疽半陰半陽歌》 陰陽之症兩相交，生死同兼事可招。微熱微寒微赤腫，半昏半爽半平高。脈來雖數多無力，飲食雖飡便不消。腫而不潰因脾弱，潰而不斂爲膿饒。大便多溏小便數，上身有汗下身焦。五善雖兼有，七惡未全逃。口渴喜茶腸腹痛，面浮靨飲足心高。心煩不穩睡，神亂怕音焦。按方應病方爲妙，陰轉爲陽漸可調。心真造化，爾命堅牢，逢之任是神仙手，半死餘生定莫逃。

《瘍科捷徑・癰疽五善七惡歌》 心善精神爽，言清舌潤鮮，瘡疼兼不渴，睡醒得安然。肝善身輕便，因煩自不煩，指頭紅活色，坐起覺平康。脾善唇滋潤，衾幃蘭麝香，凡食俱有味，膿厚更肥黃。肺善聲音響，無痰韻更長，肌膚多滑潤，大便自尋常。腎善誠爲要，水升火自降，口和兼不渴，小水得稀長。

一惡神昏憒，心煩舌上乾，瘡形多紫黑，言語自呢喃。二惡腰身强，目睛斜視人，瘡頭流血水，驚悸是肝虛。三惡形消瘦，膿清臭穢生，瘡疼多軟陷，脾敗不知疼。四惡皮膚槁，聲嘶韻不長，痰多兼喘急，鼻動肺將亡。五惡成消渴，隨飲即隨乾，形容多慘黑，囊縮腎家喘。六惡身浮腫，腸鳴嘔呃頻，大腸多滑泄，臟腑並將傾。七惡瘡倒陷，形如剝鱔同，四肢多冷逆，污水自流通。

《瘍科捷徑・治病則例歌》 外科之瘡有治例，說與君家須切記。病端百出別根因，方法一囊豈同類。熱與寒，通與秘，其中消息知端的。通多不足秘多餘，熱實寒虛分症治。陽似陰，陰似陽，似中妙理要推詳，不分表裏一例治，輕變重而重變亡。醫者貴乎多應變，不可偏執用其方。且如表症惡寒，宜用荊防敗毒散；裏症發熱，可將內疏黃連湯。瘡勢已成，托裏消毒散，誠爲要法；內膿將潰，十全大補湯，最得相當。人參養營湯，治潰後虛熱發作；木香流氣飲，散結腫寒濕爲殃。飲食不甘，定用香砂開胃；精神怯少，須將參朮回陽。陰虛，須八珍最爲要領；盜汗自汗，得獨參一味可强。潰後多疼，乳香定痛散，功高莫緩；脾虛下陷，補中益氣湯，功效猶良。口燥譫言，瀉實火須黃連解毒湯；心煩衄血，理虛陽必犀角地黃湯。古法治癰疽，稱述仙方活命飲；今時醫發背，還期神授衛生湯。蟾酥丸，在外科稱爲獨品；護心散，解內毒號曰無雙。詎知蠟礬丸護膜護心，可羨沒中有味；還讀玉紅膏生肌生肉，堪誇懷裏呈祥。身涼自汗，腹痛腸鳴嘔逆，豈逃異功散；睡臥不安，虛陽發躁膿多，定用聖愈湯。生脈散接虛贏，脈來微細；歸脾湯除驚悸，睡得安康。竹葉石羔湯，治虛煩身熱者，何須疑慮；麥冬清肺飲，消膈熱有痰者，毋待商量。金鯉湯，治肺癰吐膿氣急；元竈丹，攻結毒臭腐頑瘡。風熱生瘡通聖散，瘡瘍狂躁破棺丹。小柴胡湯，治客邪往來潮熱；大防風湯，攻腿膝寒濕爲殃。咽瘡咽疼，定用清咽利膈散；班紅斑紫，豈逃化班解毒湯。八味丸療口乾妙藥，二神丸治脾泄奇方。香連丸爲臟腑瀉痢通用，甘露飲治口齒腐爛相當，六和湯補脾除瀉痢，雙解散解表裏內傷。逍遙散善治女人諸病，保元湯當扶赤子多傷。皮膚毛髮乾焦，蘆薈丸效應甚速；咽喉口齒腫痛，冰硼散功實非常。滋腎丸治下元腎虛不固，涼膈散解上焦膈熱多煩。九龍丹消魚口，吞之滅跡；二蛟散行濕腫，服下安康。呂祖一枝梅，止痢定驚，稱爲仙藥；真君妙貼散，消疼止痛，號曰神方。痔漏瘰癧疔毒，古誇三品錠；癰疽流注諸風，今羨萬靈丹。柴胡清肝湯，治鬢疽肝膽有效；黃連消毒飲，醫對口督脈猶良。小兒口內生疳，必用人中白散；大人咽喉腫痛，須將金鎖匙湯。下疳新久珍珠散，小便淋塞木通湯。玉貞散破傷風最效，復元湯跌撲者稱强。提肩散治肫膊强直作痛，

拈痛湯治痛腿風濕相傷。小便生疳，龍膽瀉肝湯可羨；大頭腫痛，普濟消毒飲何妨。臟毒懸癰，內消散吞何足慮；臀癰腿痛，芪柴湯下自無殃。又有女子陰瘡，能腫能疼能作癢，在人活法，或消或補或蟲方。蓋男子之囊癰，瀉肝經之濕熱。小兒赤遊丹，解毒兼砭血。凡治楊梅瘡，解薰爲至切。舌下發痰包，利剪方能泄。出如鷄蛋清，消痰是真訣。結毒與頑瘡，紫金膏可設。風瘡徹骨癢，雄黃散效絕。疔瘡先刺血，內毒宜汗泄。禁灸不禁針，怕棉不怕銕。又有失營症，堅硬如岩凸。强陰失道症，形狀要分別。婦人之乳岩，此中一例訣。未破肉嶒稜，已潰流臭血。如此幾般症，古今無治說。瘡有數百種，難以都陳白。惟在一點心，何須三寸舌。學者若精靈，萬事皆通徹。此爲粗糙歌，可譏又可閱。

《瘍科捷徑・論病生死歌》 初生如粟，裏可容穀。外面如麻，裏面如瓜。外面如錢，裏可容拳。起勢大而終無害。未老先白頭，無膿軟陷休。瘡從疙瘩起，有膿生方許。腫潰氣昂昂，不治自安康。根高頂又高，八十壽還饒。瘀腫易腐爛，任大終無恙。瘡高熱煩疼，雖苦必然生。瘡軟無神氣，應補方爲益。肉腫瘡不腫，必竟生疑恐。膿穢不進食，泄瀉黃泉客。瘡色猪肝紫，無膿必定死。綿潰不腐爛，內怕葡萄嵌。仰臥不知疼，必竟命難生。面忽似塗硃，十日後分離。敗中有紅肉，雖從生門路。新肉如板片，不食終須變。手足皮膚稿，血敗生難保。唇白眼無神，腹脹瀉將傾。淹氣不滾氣，雖重多生意。眼眶黑氣濃，癰疽怕此逢。房中香馥馥，是病終爲福。瘡熱身微熱，輕病何須說。生死此中求，片言一可決。

《瘍科捷徑・腫瘍治法歌》 腫瘍症□細詳明，寒熱陰陽仔細評。表實荊防宜早用，萬靈投服亦堪行。

《四科簡效方・隔皮取膿法》 凡疽毒深遠，膿難直取，或患人畏用刀針者，膿熟時用此法甚妙。驢蹄皮即脚底剔下者，炒，莜麥麵各二兩，草烏刮去皮四錢，共研勻，加食鹽五錢，水調和成薄餅，瓦上炙微黃，再研細，醋調攤白紙上，貼患處，膿即從毛孔而出，蓋以草紙滲濕即換，膿淨紙燥，腫亦自消。如膿不從毛孔出，則塗藥之旁，自然潰出一孔，神妙無比。

《四科簡效方・疽瘡骨出》 黃連　牡蠣等分，研末，先以鹽酒洗過，敷之。

蜜陀僧研末，桐油調勻攤貼。

《四科簡效方・白駁俗名癜花風，又名蛇皮癬》 先以布擦透，後用醋磨石硫黃、附子塗之，或硫黃、白礬擦之。

先以皂角湯洗，再煎茵陳湯洗，後以醋調蛇蛻灰搽。若頭面先起，漸長如癬，急用穿山甲片刮令燥痛，以炙熱猪脂頻擦即愈。

《四科簡效方・瘡癬》 茵陳煎濃汁洗。

鐵鏽磨水塗。

荊芥穗　赤豆等分研，雞子調塗。

《四科簡效方・丹毒》 無名異研末，葱汁調塗。

芭蕉搗爛塗。

羚羊角燒灰，雞子清和塗。

《四科簡效方・諸癬》 五倍子去蟲，白礬燒過，等分研末，濕者糝之，乾者油調。

生白果仁，或薑黃頻擦。

韭根炒存性研，猪油和塗。

《四科簡效方・牛皮頑癬》 藜盧末，生油和塗。

胭膠　寒水石各三錢　白礬二錢　花椒錢半

共研末，猪油調塗。

《外科真詮・治瘡瘍要訣》 凡治初起之毒，順手醫去，便易見效。如毒患已久，及被人醫得反覆者，必須究其初起何因，及一向所服何藥，且何藥見效，何藥不見效，仔細問明，看清陰陽，兼診脈之虛實，方好用藥。

凡治毒，必須按經加引經藥，方能奏效。

正氣盛者，消毒爲主。正氣虛者，扶正爲主，消毒佐之。

上身之毒，當歸、川芎常用。腳下之毒，用當歸，不用川芎。

足下之毒，十有八九，初起以濕熱論，久後以氣虛論。

發背不宜用白朮。上身之毒，總不宜用白朮，恐燥，腎閉氣排，金水同病也。小便熱淋，左尺宜數，今左尺如常，而右尺反數者，便知相火熾盛也。或兩尺如常，而脈應兩寸者，便知心移熱於小腸，肺移熱於大腸也。一家之說，俱不可泥如此。況右腎屬火，即云命門，亦何不可。三焦鼎峙兩腎之間，以應地運之右轉，即借診於右尺，亦何不可乎。

《外科真詮・瘡瘍雜症揭要・寒熱》 瘡瘍初起，輕者不發寒熱，重則未

有不發寒熱者也。但發寒熱於未潰之前者輕，發於已潰之後者重。蓋初起發熱惡寒者，乃營衛不行，經絡阻塞，瘡毒炽發之所致，陽症用清熱解毒之劑治之，陰症用溫經通絡之劑治之，自可漸愈。若已潰之後，膿血大泄，未有不虛者也，經曰陽微即惡寒，陰弱還生熱是也，治當大補氣血爲主，切不可發表攻裏，以犯虛寒之禍。

《外科真詮・瘡瘍雜症揭要・口渴》 瘡瘍口渴多是火毒所致，但有陽火陰火之分。陽火口渴，脈必洪大而數實，舌胎乾燥，宜用寒涼治之。陰火口渴，脈必細數無力，即或洪大按之無力，舌胎潤滑，宜用溫補治之。更須分已潰未潰之候，未潰口渴者多是火毒之甚，內疏黃連亦可暫服；已潰口渴者總是氣血虧損，津液枯涸，八味加減，當歸補血隨宜酌用。又有火邪雖盛，真陰又虧者，宜加減八味浸冷服之。又有真陰內虧，口無津液，渴不欲飲者，此口乾非口渴也。俱宜加減八味治之。若胃氣傷，內亡津液者，宜用七味白术散或補中益氣湯治之。

《外科真詮・瘡瘍雜症揭要・譫語》 瘡瘍譫語最屬危險之候，若初起煩燥口渴者，多是火毒內攻，急宜清熱解毒，如大黃以下之。若潰後膿血大泄，或汗多亡陽，或下多亡陰，以致陰血耗散，陽無所依而發譫語者，急用十全大補重劑救之。倘面赤脈虛，尋衣摸床，症屬不治。

《外科真詮・瘡瘍雜症揭要・嘔吐呃逆》 瘡瘍嘔吐呃逆亦屬危險之症，宜按初久病候分虛實以治之。初起火毒上逆攻胃，多發嘔吐，甚則呃逆不止，脈必洪數有力，大便秘結，宜用內疏黃連治之。亦有胃氣原虛，瘡毒內攻，即發嘔吐，脈多虛弱，宜用香砂六君子治之，不應加附子。若潰後嘔吐呃逆者，多屬脾胃虛寒，急宜用丁蔻理中治之。倘胸滿腹痛，大便溏泄者，乃脾腎大敗之候，症屬難治。

《外科真詮・瘡瘍雜症揭要・大便泄瀉》 瘡瘍大便泄瀉，或因寒涼攻伐，脾氣虧損，宜用香砂六君子湯送二神丸。或因脾虛下陷，不能升舉，宜用補中益氣湯送二神丸。或因腎氣虛寒，不能禁止，宜用桂附八味送四神丸。《精要》云：癰疽嘔瀉，腎脈虛者不治。此發《內經》之微旨也，凡此實難治之症，如按前法治之，多有可生者，但貴治之早耳。

《外科真詮・瘡瘍雜症揭要・大便秘結》 瘡瘍初起，熱毒深固，腫硬木悶，六脈沉實，大便秘結，此毒在臟也，宜疏通之。若潰後大便秘結，多因氣血虧損，腸胃乾涸，當內服十全大補湯加桃仁、麻仁以潤之，外用蜜煎導法治之，切不可以包豆、丑牛驅逐峻厲之藥，傷其元氣，致生變症。

《外科真詮・瘡瘍雜症揭要・小便淋漓》 瘡瘍小便淋漓，或萃中濕者，腎經虧損之惡症也，宜用加味腎氣丸治之。若熱結膀胱，小便淋漓而痛者，宜用八正散。

《外科真詮・瘡瘍雜症揭要・喘急》 瘡瘍喘急，恍惚嗜臥，乃心火刑肺金之候，宜用人參平肺散治之。面赤者不治。

《外科真詮・瘡瘍雜症揭要・喘痙》 瘡瘍潰後發痙，因氣血虧損，外邪所搏，或內虛鬱火所致，其症牙關緊急，四肢抽搐，腰背反張，最屬危候，治宜大補氣血，多有得生者，若作風治，速其死矣。

《外科真詮・瘡瘍雜症揭要・四肢厥冷》 瘡瘍四肢厥冷，宜分寒熱治之。寒厥冷過肘膝，指甲青黑，脈細無力，瘡色灰白下陷，宜用四逆湯理中湯治之。若熱極發厥者，指甲如常，冷不過肘膝，脈來沉實有力，瘡色紫黯乾枯，可用四逆散白虎湯治之。

《外科摘錄・外科十法》 內消者，腫痛初起，隨即用藥消散也。凡病癰疽、發背、對口、疔毒，其初起，增寒壯熱，有似傷寒而痛偏着一處，飲食如常者，蓄積有膿也。當初起時，膿尚未成，不過氣血乖違，逆於肉裏耳，外敷遠志膏，或貼普救萬全膏，內服銀花甘草湯，即時消散。若係疔瘡，急宜刺破，或艾灸腫處，搽上蟾酥餅，貼以萬全膏，內服菊花甘草湯，隨即平復，菊花連根帶葉，皆治疔瘡之聖藥也。其中亦有挾風寒而發者，宜先用芎芷香蘇散以散之，隨服銀花、菊花等藥，即可內消，須及早下手，不可遲滯。

艾灸法二

隔蒜灸法，勝用刀針。書云：不痛灸至痛，痛灸不痛時。凡治癰疽疔腫、流注，及一切無名腫毒，以大蒜切片，安瘡頂上，用陳艾炷安蒜上，香點灸之。其艾炷大小，看瘡毒大小爲取裁。若癰疽之大者，以蒜搗餅敷之。灸之不痛者，灸至痛而止，痛者灸至不痛而止。若內已有膿，即將烏金膏塗灸處，外用普救萬全膏貼之。爛開大口，卸卻瘀膿，易收功也。若口不收，或腐肉不脫，洗用防風湯，敷以海浮散，外貼萬全膏，腐自去，新自生，計日可愈，真神藥也。

神火照法三

凡腫在頭面以上者，不宜艾灸，恐引火氣上攻，宜用火照法，神乎其神。法用火照散，安紙撚中，以麻油浸點。每用火三枚，離毒半寸許照之，自外而內，俾藥氣透入。皮色紫滯者，立轉紅活，瘡勢平塌者，立轉高聳，仍須不時照之，則毒氣頓解，轉陰爲陽，以收全功。且此法不止施於頭面，即如發背等毒，亦宜用之。其頭面患毒，亦有用艾灸而愈者，因其毒純陰，平塌頑麻，非艾灸無功，但艾炷宜小，如麥粒樣式。二法乃瘡疽門之寶筏，宜互相參攷，以神其用。

刀針砭石法四

凡毒有脹痛緊急，膿已成熟，無暇待灼艾火照者，即宜用刀法開之。但刀法須在的確膿熟之時，又須要淺深合度。以左手按腫處，先看膿之成否，如按下軟而不痛，腫隨手起者，膿已成也。按下硬而痛，或凹陷不起者，膿未成也。已成膿者可刺，未成膿者，宜姑待之。若脾虛氣弱者，宜托補之。又須看其膿之深淺，以手指按下，軟肉深者，其膿必深，軟肉淺者，其膿亦淺。若膿淺刀深，恐傷好肉，膿深刀淺，恐毒不出而內敗，最宜斟酌。更有伏骨之疽，膿腐於內，皮色不變者，宜以刀刺入深處，放出瘀膿，或灸開大口放出之，不得姑息因循，俾毒氣越爛越深也。其小刀須利刃，勿令病者見之，恐驚彼耳。砭法施於頭面，及耳前後，因其漫腫無頭，急用此法以瀉其毒，取上細磁鋒，用竹箸夾定，緊緊放鋒出半分，對患處，另以箸敲之，遍刺腫處，俾紫血多出爲善，刺畢以精肉貼片時，再用雞子清調乳香末潤之。此地不宜成膿頭，肉中空耳，前後更多曲折，提膿拔毒，恒多未便，故砭法斷宜早施。

圍藥法五

書云：用膏貼頂上，敷藥四邊圍。凡腫毒之大者，將以成膿，用烏金膏貼瘡頭上，然後用萬全膏蓋之，四旁用芙蓉膏敷之。貼膏處取其出膿，敷藥處取其消散，並能箍住腳，不令展開，共作三層敷圍法。第一層，用烏金膏貼瘡頭，若漫腫無頭，以濕紙貼上，先乾處是瘡頭也。第二層，萬全膏貼之。第三層，芙蓉膏圍之。然予嘗用萬全膏遍覆腫處，連根腳一齊箍住，其中消處自消，潰處自潰，竟收全功，可見膏藥之妙矣。

開口除膿法六

凡治癰疽，口小膿多，則膿不出，或出而不盡，或薄膿可出，硬膿難出，以致瘀不去而新不生，延綿難愈，法當爛開大口，俾瘀膿盡出爲善。其爛藥烏金散最佳，祛瘀肉不傷新肉，且不甚掀痛，爲至妙也。若有膿管，以綿紙撚裹藥紝入，頻換數條，即化祛耳。亦有頑硬之極，非烏金散所能去者，則用化腐紫霜膏搽之，然終不若烏金散爲至穩。

收口法七

凡癰疽最難收口者，由瘀肉夾雜，瘀膿不盡所致。庸工不識，妄用補澁之劑，勉强收口，恐他日內毒復發，更甚於目前。惟予所用海浮散堪稱至寶，以此敷上，瘀肉自脫，不必用刀，新肉自生，又不藏毒，萬舉萬當也。大法先用防風湯洗之，再上末藥，洗時須避風爲主。書云頻將湯洗，切忌風吹是已。更有體虛不能收口者，須內服補藥以助之。

總論服藥法八

凡癰疽服藥，宜照顧脾胃爲主，不得已而用清涼，但期中病，切勿過劑。大法初起時，設有挾風寒者，宜先用芎芷香蘇散一劑以散之，散後而腫未消，隨用銀花甘草以和解之。若腫勢掀痛，大便閉結，內熱極盛者，則用衛生湯加大黃以疏利之。若病勢雖盛，而元氣漸虛者，則清藥中須兼托補之劑。透膿散主之，若膿水已潰，必須托補元氣爲主，參蓍內托散主之。如或元氣虛寒，則托補藥中須用辛熱以佐之。脾虛者，理中湯，參苓白朮散。氣虛下陷者，補中益氣湯。胃經受寒，飲食停滯者，藿香正氣散。氣血兩虛者，十全九補湯，加附子、鹿茸輩。間亦有虛而挾熱者，即於前方中去附子、姜桂，加麥冬、銀花、丹皮等藥以收功，是又不可不知也。大抵有陽毒，有陰毒，有半陰半陽，宜細辨之。陽毒者，瘡勢紅腫，瘡頂尖聳，根腳不散，飲食如常，口渴便結，五心煩熱，脈洪數。陰毒者，瘡勢灰白平塌，頑麻少痛，根腳走散，食少便溏，手足厥冷，口鼻氣冷，脈沉遲。半陰半陽者，瘡腫雖紅，不甚聳尖，飲食差減，大便不結，寒熱往來，微渴喜熱，脈虛軟。此三者，必須細辨，俾用藥寒溫得宜，方爲合法。治陽者，清涼解毒，治陰者，溫中回陽，半陰半陽之治，清不傷胃，溫不助邪，如斯而已矣。

復論五善七惡救援法九

或問：癰疽五善七惡何謂也？答曰：飲食知味，一也；便溺調勻，二也；膿潰腫消，膿水不臭，三也；神氣清爽，動息自安，四也；脈息有神，不違時令，五也。七惡者，大渴發熱，泄瀉淋閉，一也；膿潰尤腫，膿稀臭穢，二也；目睛無神，語聲不亮，三也；食少不化，服藥作嘔，四也；恍

惚嗜臥，氣短力乏，腰背沉重，五也；唇青鼻黑，面目浮腫，六也；脈息無神，或躁動不和，七也。古語云：五善得三則吉，七惡得四則凶。餘謂七惡之凶，不待四矣。然而拯救之法，正不容以不講。大抵熱渴淋閉，湍急內熱，皆真陰受傷，宜用六味湯，加麥冬五味。如不應，用八珍湯，加麥冬、五味。更不應，用十全大補湯，兼服六味地黃丸，此乃補陽生陰之說也。若氣短倦怠，昏憒乏力，飲食不化，乃陽虛之候，宜用補中益氣湯。若睡臥不安，宜用歸脾湯。若飲食減少，面目浮腫，宜用香砂六君子湯。若兼脾胃虛寒，更用理中湯。腎氣虛寒，須用桂附八味丸，兼用十全大補湯，加附子，此溫補回陽之法。若癰疽潰後，膿血去多，變爲角弓反張，手足搐搦，肢體振搖而發痙者，并宜用參、芪、歸、朮、附子等藥以救之。如不應，急用十全大補湯，間有可生者。當此時勢，性命急如懸縷，司命者，宜叮嚀反覆，熟思而審處之。

將息法十

凡病中設有挾風寒者，即宜斷去葷腥油膩，微服散藥，俟外邪祛盡，再用滋味設補。大抵將息癰腫，不可缺少滋味，以血肉能生血肉也。然又不宜過多，使肉氣生瘀氣，更忌生冷滯氣之物，恐反傷脾胃耳。並宜避風邪，戒嗔怒，寡思慮，少言語，兢兢保養爲佳。至於病後將息，毒大者，三年內宜遠幃幙，毒小者，期年內宜遠幃幙。犯之則成虛損，或成偏枯，或陰減天年，不可不慎也。其他戒怒慎風，亦須常作有病時想。以上十法，乃治癰疽發背之大綱，大者可爲，小者可知已。

《外科摘錄・總治大瘡》 大瘡初起　有外感寒熱者，用芎芷散，方見上。重者，用敗毒散。無外感者，即用銀花甘草湯，外敷遠志膏，方俱見上。若未能消散，則宜用托裏消毒散。

人參敗毒散　治傷寒、風痰、時疫、瘴癘、瀝毒、流注、腳腫、腮腫、喉痹痛、諸瘡斑疹。人參無亦可，羌活、獨活、柴胡、前胡桔梗、枳殼、茯苓、川芎各一錢，甘草五分，薄荷二分，薑三片同煎。膚癢加蟬脫，再加荊芥、防風，名荊防敗毒散，治同。

連翹敗毒散　即前方，加連翹一錢、銀花二錢，亦可治瘡毒。

敗毒飲　治一切諸瘡，初起皆可服。金銀花、當歸、蒲公英各一兩，荊芥、連翹各一錢，生甘草三錢，大花粉五錢，牛蒡子二錢，加燈草七條，水煎服。

托裏消毒散　治癰疽發背，元氣虛弱，或行攻伐，不能潰散者，服此未成即消，已成即潰，腐肉即去，新肉即生。人參隨症加減，黃芪鹽水炒，當歸、苟藥炒，川芎、白朮、茯苓各一錢，銀花、白芷各七分，陳皮、甘草、連翹各五分，水煎服。若腐肉既去，而新肉不斂，屬氣虛者，四君子湯爲主，屬血虛者，四物湯爲主，敢血俱虛者，十全大補湯爲主，並忌寒涼消毒之劑。

大瘡腫瘍初起方　用赤小豆研末一錢，芙蓉葉二三十片，同搗蜜調敷四圍效。或用花，或用根皮亦效，一方以橘紅葉，或甜橙葉，搗敷亦效。又方，麻油一杯，葱十莖，煎待黑，乘熱用手旋塗甚效。又方，用芥菜子末敷錢，醋調塗之。又方，葱頭十個，忌水，打碎和蜜調敷。又方，好京墨老醋磨極濃，將瘡腳四圍塗，再用老薑和猪膽搗塗瘡頂，乾再塗。

治腦疽即頂疽及發背，一切惡瘡初起方　採獨莖蒼耳草一根，連葉子用，細切，不見鐵器，用砂鍋，入水二大碗，熬至一大碗。如瘡在上部，飯後徐徐服訖，俟吐出，吐定再服，以藥盡爲度。如瘡在下部，飯前服，瘡自破出膿，以膏藥貼之。

治一切腫痛屢驗方　杏仁剖開兩片，擇邊稜齊全者數枚，塗以溏雞屎，加麝香些須，罨在瘡口，即吸住不脫，移時毒聚，其杏仁迸起，乃毒未盡也，即以第二枚罨之，毒起必輕，一觸即脫，無不愈者。又方，用鮮苦參根洗淨搗爛，同雞蛋清攪如糊，未潰者滿塗之，已潰者四圍敷之，中心留頂。若經時藥乾，以井水掃潤之，有起死回生之功，真奇方也，勿以平常忽之。

神仙截法　治癰疽疔瘡，一切大毒。真麻油一斤，砂鍋內煎數十滾，傾出，對酒二碗，通口熱飲一二碗，少頃再飲，急則一日飲盡，緩則分二日飲，無有不應。獵者凡中毒藥，急飲麻油一二杯，藥毒自消，其神效如此。

葱熨法　治虛怯人，肢體患腫塊，或作痛，或不痛，或風襲經絡，肢體疼痛，或四肢筋攣骨痛，又治流注，及婦人乳吹、乳癰，及便毒初起。葱白搗爛炒熱，布包熨患處，冷則易之，再熨再易之，數次腫痛即止而愈，永戒食鼈肉。

隔蒜灸法見首卷方藥。

桑木灸法　治一切癰疽疔癤，並治瘰癧流注、臁瘡、頑瘡久不愈者，俱有神效。乾桑木劈碎紫作小把，燒燃一頭吹熄，持近患處灸之，每灸片時，日三五次，以瘀肉腐痛爲度。大抵未潰則解熱毒、止疼痛、消瘀腫，已潰則補陽氣，散餘毒，生肌肉。若陽症腫痛，或重負如山，用此法出毒水，即內消。日

久者用之，雖潰亦淺，且無苦楚。陰瘡不起者，一炙即起。

豉餅灸法治一切癰疽，既潰不斂，瘡色黑黯。香豆豉一升，入少水搗成泥，照瘡大小作餅，厚三分，安瘡上，鋪艾灸之，但使溫溫，覺熱痛，急去之，患當減快，日灸二次。如瘡有孔，留孔勿覆，列艾其旁灸之，聽其出汗爲妙。

礬蠟丸　可以護心。白礬三兩，黃蠟二兩。先將蠟溶開，離火，傾入礬末攪勻，俟少溫，衆手急丸如桐子大，冷則堅硬難撚，此爲托裏消毒，固臟腑，止疼痛之妙藥也。諸毒潰後服之，能護膜止痛，消毒化膿。若腸肺生癰，及遍身生瘡狀類蛇頭者，更有排膿托裏之效，每日百丸，分三次服，食前酒上。又方，白礬末三錢，葱白五枝，搗汁爲丸，如梧子大，用好酒送下。

菜油飲　治一切瘡毒重症。陳久菜油三大杯。一時盡飲，又以菜油煎葱白至黑色，趁熱旋塗之，立愈。

神火照法見首卷方藥

拔毒異法　以極細鐵屑，將好醋調之，煎二三沸，撈醋中鐵屑，鋪於患處，將上好磁石，即吸鐵石一大塊，頻頻吸之，陰症用之，其毒自出也。

治發背對口，一切癰疽潰爛，有回生功效。官粉一兩，輕粉、銀硃、雄黃、乳香製淨，沒藥製淨，各二錢五分，共研極細末，聽用。先將好菜葉煎濃湯，洗患處後，將公猪腰子切開，摻藥五分於腰子上蓋患處，待藥如蒸，良久取去，一日一次，拔毒減痛，潰出膿穢，不可手擠。輕者二次即愈，重者七八次可愈，此方濟人甚多。

發背無名腫毒等瘡　紫花地丁三伏時採取，晒乾爲末，飛羅麵爲糊，將末和成餅收貯。臨用鹽醋浸一宿，貼之。

治一切瘡毒方　田三七磨醋汁塗即散，破者研末乾摻，效。又方，名一筆勾，用芙蓉葉陰陽瓦焙乾爲末，再用土茯苓亦焙乾爲末，等分，麻油少許，好浙醋調勻，一切無名腫毒，未灌膿者點其腫處，用筆點藥圈之，愈小愈圈，俱照其腫之大小，不用塗在腫上，無不立消。

千搥膏　治一切腫毒瘡瘍，無論陰陽大小，但發在五六日之內者，貼之無不消散，七八日以外者，貼之亦可稍減十之七八，味淡而功奇，價廉而效速，毋忽視之。用明淨松香，陳久者良，銅勺鎔化，傾冷水中凝定，漉起曬乾，研極細末三兩，大蕈麻子去殼五兩，銀硃研細末一兩五錢，先以蕈麻仁置光青石上，用鐵錘搥極爛摻稠，略無細點，然後加松香末三兩，共搥至膠粘扯絲，可至二三寸不斷，摘一塊，用手捏如錢厚，入銀硃粘遍，急用兩手扯其銀硃，與膏融洽暫停，再扯至光潤紅鮮，方收之磁盒聽用。臨用，以鐵鏟挖下一塊，量瘡之大小，捏成錢厚圓膏，貼於油紙上，即向患處貼之，神效。

治一切發背，及無名腫毒。山藥搗成泥，塗之立消。又方，鮮牛蒡子根葉搗敷之。又方，生肥皂莢去子，去弦，搗爛，好醋和敷。又方，三七研末，米醋調塗，潰者乾敷，俱效。又方，花粉、薑黃、赤芍、白芷，以上各一兩，共爲細末，陽毒用蜜水調敷，陰毒用白酒調敷。又方，端午日，以香墨填蝦蟆內，掛簷下風乾，搽無名腫毒，甚妙。又方，生薑一塊，炭火炙一層，剝一層爲末，以宿膽汁調塗，甚效。又方，木芙蓉葉、菊花葉，連根亦可，同煎水熏洗，或搗敷，或用一味亦可。

真君妙貼散　治瘡疽諸毒，及異形異類，頑梗大惡，歹瘡走散，不作膿者，敷之不痛者即痛，痛甚者即止。用明淨硫黃一斤爲末，蕎麥、白麵各半斤，雄黃四兩，共研，勻量瘡大小用，新汲水調敷一指厚，如皮破血流，濕爛痛苦等症用麻油調搽。大泡火丹，脯風酒刺，用染布青汁調搽，並效。

癰疽作癢難忍　食鹽乾抹其四圍即止，又蟬脫或研末搽或煎洗。

凡瘡痂作癢　用白扁豆搗末封之，即止。

治一切無名腫毒驗方　澤蘭一兩，廣膠五錢炒，珠白芨切碎三錢，用酒水各半煎服，發汗即愈。上身加白芷三錢，下身加牛膝三錢。此方得自藏經，屢試屢驗。稍重者，連服幾劑，腫痛即止。雖發背等症，亦可消也。又方，大瓜蔞一個，頂上切去一片，將子挖去，裝入婦人梳下油頭髮一大團，再入明礬三錢，以滿爲度，仍將切下一片蓋口，通身以黃泥裹好，新瓦上微火煅存性，去泥研細末，黃酒送下，未潰者內消，將潰者出膿收口，重者不過三服，神效。又方，大黃、薑黃、草烏等分爲末，加葱蜜打和，敷患上立消。

治諸瘡安神散　凡惡瘡攻心，心神不定者，用地骨皮三錢，研爲細末，滾蜜水調服即安，體壯煩燥者可用。

治瘡毒攻心，飲食難下者。大蝦一個，取下蟾酥，用大棗去核，將酥入其內，取大葱白一根破開，將棗夾入葱肉酒煮，去棗不用，將葱並酒食之即愈。

惡瘡腫痛，叫號不眠，人難別者。獨頭蒜數顆搗爛，麻油拌，指厚敷瘡上，乾又換敷，毒消痛止，神效。

惡瘡有肉，如飯粒，破之流血隨生。用馬齒莧燒枯研末，以猪脂油調敷，

甚效。永禁食鵝肉、毒物。

頑瘡腫掀，多年不已。馬齒莧搗爛敷之，三次即愈，奇效。

發背膏藥立效方　滴乳香箬包燒紅，磚壓去油，淨沒藥亦箬包燒紅，磚壓油，鮮紅血蝎、白色兜茶、上好銀硃、杭州定粉、上好黃丹各四兩，上好銅綠二兩，以上各藥，另碾無聲，篩細末各一處。臨時照患瘡之大小用夾連四油紙一塊以針多刺小孔，每張秤藥末五分，用真好麻油，調攤在油紙上，再用油紙一塊蓋上，周圍用綫將二紙合縫一處，貼瘡上，用軟絹紮緊，自然止痛，化腐生新。過三日，將膏揭開，濃煎葱湯，將瘡上洗淨，軟絹拭乾，將膏翻過，用針照前多刺小孔貼，因藥品甚貴，取其又得一面之藥力也。無火之人，內服十全大補湯，有火之人，減去肉桂，薑棗煎服，兼以飲食滋補，無不取效，至重者，用膏二張，百無一失，寶之。

烏龍膏　治一切癰疽發背，無名腫毒，發軟掀熱，未破者宜貼。陳粉子、隔年小麥粉，砂鍋焙炒如錫，久炒則乾，成黃黑色，冷定又放地上，放出火毒，研末，陳米醋，愈陳愈好，調糊熬如黑漆，磁罐收貯。臨用攤紙上，剪貼之，即如冰冷，疼痛隨止，少刻覺癢，乾亦不可動，或纏裹之，久則自消，力盡脫落，藥易功大，宜珍寶之。

治癰大如盤，臭不可近方　桐樹葉醋蒸貼之，退熱止痛，漸漸收口，秘方也。

諸瘡臭爛　白礬、雄黃各四錢，煎水洗，則不臭並且瘡好。

塗背瘡神效　並治頭痛、耳邊發腫、太陽疙腮，疼不可忍。大黃一兩，青木香、姜黃、檳榔各三錢，共爲末，用醋蜜和調塗，患處中留一孔，氣乾則易塗，二三次即愈。

太乙膏　治一切癰疽腫毒，用之提膿，甚效。厚肉桂三錢，大黃、元參、赤芍、生地、當歸、白芷、土木鼈各五錢，浸油乳香末、沒藥末各二錢，真阿魏一錢，輕粉一錢五分，血餘一團，以上不浸油，黃丹炒六兩五錢，各藥用真麻油一斤二兩浸之，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傾入鍋內，文武火熬至藥枯，浮起爲度，住火片時，用布袋濾淨藥渣，將鍋展淨，入油下血餘再熬，以柳枝槐枝桃看，血餘熬枯浮起方算熬熟，每淨油一斤，將炒過黃丹六兩五錢，徐徐投入，用柳條槐條紮一把，不住手攪，俟鍋內先發青煙，後至白煙疊起，其膏已成，將膏滴入水中，試軟硬得中，端下鍋來，方下阿魏散膏面上化盡，次下乳香、沒藥、輕粉攪勻，傾入水內，以柳枝攪成一塊，用有蓋瓦缽盛貯。臨用時量瘡之大小，以油紙攤貼之。

玉紅膏　專治一切癰疽、發背諸般瘡瘍、棒毒等病，潰爛流膿時，用當歸、甘草、獨活、白芷各三錢，葱頭六個，煎湯淋洗患上，軟帛拭淨，用抿腳挑膏於手掌中擦化，遍搽新腐肉上，外以萬全膏或太乙膏蓋之。大瘡早晚避風，洗換二次，內兼服十全大補湯，腐肉易脫，新肉即生，瘡口自斂，乃外科中將斂之神藥也。白芷五錢，甘草二兩二錢，白占、歸身各二兩，血竭、輕粉研各四錢，紫草二錢，麻油一斤，先用當歸、甘草、紫草、白芷四味入油內浸三日，大杓內慢火熬藥，微枯色，細絹濾清，將油復入杓內煎滾，下整血竭化盡，次入白占，微火亦化盡，先用粗茶鐘四個預頓水中，將膏分作四處傾入鐘內，候片時，方下極細輕粉，每鐘投一錢攪勻，候一個時久，取起聽用，不得加減，致令不能取效。

《外科統治・萬應靈膏秘方》　治男婦小兒，不分遠近，五勞七傷，咳嗽痰喘氣急，左癱右瘓，手足麻木，遍身筋骨疼痛，腰腳軟弱，偏正頭風，心氣疼痛，小腸疝氣偏墜，跌打損傷，寒濕腳氣，痢瘧走氣痞塊，男子遺精白濁，婦人赤白帶下，月經不調血崩，兼治無名腫毒，瘰癧臁瘡，楊梅頑瘡，誤服輕粉致傷筋骨疼痛，變成爲惡毒，腫爛成瘡，大如盤，或流黃水，或流膿血，遍身臭爛，不能動履者，貼此膏藥，永遠除根，再不復發。

川芎　白芷　乾生地　熟地　當歸　白朮　蒼朮　陳皮　香附　枳殼　烏藥　半夏　青皮　細辛　知母　貝母　杏仁　黃連　黃芩　黃柏　桂枝　大黃　桑白皮　柴胡　薄荷　赤芍　木通　桃仁　元參　猪苓　澤瀉　桔梗　前胡　升麻　麻黃　牛膝　杜仲　山藥　遠志　續斷　良薑　何首烏　甘草　連翹　藁本　茵陳　地榆　防風　荊芥　羌活　金銀花　獨活　白蒺藜　苦參　殭蠶　天麻　南星　川烏　草烏　威靈仙　白蘚皮　五茄皮　益母草　兩頭尖　五倍子　巴戟肉　川山甲　茺花　蜈蚣念條　蒼耳頭柒个　桃、柳、槐、榆、桑、楝、楮枝各叁拾枝　附子　肉桂　虎骨　虎茸　鮮生地　山梔　紅花　丹皮　三稜　蓬术　木香　全蠍　鼈甲　青風藤　地骨皮　乾薑　補骨脂各用貳兩，以上捌拾捌味，用真麻油肆拾觔浸藥，春秋貳拾日，冬天壹月，夏天拾日，先煎血餘，油貳觔，同藥歸壹處，用槐枝、桃枝、桑枝、柳枝、楝枝向東者攪藥，煎好將細篩濾渣，熬至滴水成珠，老嫩要得法，然後將黃丹貳拾觔水漂淨，炒乾研末，

收煉成膏，另加細藥末開後

人參貳兩　牛黃　麝香　冰片　珍珠　琥珀　樟腦　龍骨　雄黃　熊膽　兒茶　乳香　沒藥　輕粉　血竭　母丁香　安息香　自然銅　赤石脂　海螵蛸各用捌錢，以上貳拾味共研細末聽用

右已熬捌拾捌味，用蘇合油拾兩、鉛粉壹匣收膏。其收膏之法，須住火涼至溫熱，將蘇合油分作數次攪入，再將鉛粉攪入，然後將各藥末作數次攪入，不住手攪，攪至冷爲度，隔水浸去火氣，肆拾玖日方可用之，攪木須用槐木枝尤妙。此膏無病不治，按穴貼之，久而有益，惟孕婦忌貼。

《外科統治・梅花點舌丹》 治疔瘡、癰疽、發背、乳癰、對口諸般惡毒，初起服之，能護心消毒，並治大頭瘟毒，咽喉腫痛，小兒走馬牙疳等症。

梅花冰片　熊膽　麝香各伍分　珍珠肆分净末　西黃　血竭　沉香　蟾酥火酒化開　葦麻炒　明雄黃各柒分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硃砂水飛硼砂各壹錢

右藥除蟾酥外，共爲細末，量加人乳搗和爲丸，用金箔貳拾張爲衣，每丸重貳釐，凡用壹粒含於舌上，不住運動，否則起泡，待藥化完，臨臥再以溫老酒送下壹丸，厚被蓋汗出立愈。

《外科統治・蟾酥丸》 蟾酥丸一名奪命丹　治疔瘡、發背、腦疽、乳癰、附骨一切惡症歹瘡，麻木不痛，或嘔吐昏憒，急服此丸，不起發者起發，不痛者痛，痛甚者止，昏憒者醒，未成即消，已成即潰，起死回生之至寶也。

真蟾酥火酒化　硃砂各叁錢　輕粉伍分　枯礬　寒水石煅　銅綠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膽礬煅　麝香各壹錢　蝸牛貳拾個

右玖味共爲細末，將蝸牛研爛，同蟾酥和勻，入諸藥搗爲丸，如緑豆大，每服伍粒，用葱白伍寸，沖無灰酒下，厚被蓋汗出立效。

《外科統治・犀黃丸》 治乳岩瘰癧，痰核、流注、横痃、肺癰、小腸癰一切腐潰陰疽。

乳香　沒藥各壹兩　麝香壹錢伍分　犀黃叁分

右爲細末，入黃米飯壹團搗爛，丸如蘿蔔子大，曬乾貯好，每服貳錢，熱陳酒送下。生下部空心服，上部臨臥服。原方去犀黃，加雄精伍錢，名醒消丸，並治翻花瘡，肛門癰、脱疽等症。製乳香沒藥法，每藥壹觔，用燈心肆兩，摘斷同炒，至圓脆可粉，去燈心磨粉用。

《外科統治・紅玉膏》 治一切癰疽發背、對口、附骨及無名腫毒，無論陰陽，未成者消，已成者潰，呼膿拔毒，壹膏即可收功，神效通靈。

阿魏　藤黃各伍錢　乳香　沒藥各壹兩，燒紅熱磚兩塊，上下夾之，踏淨油，取淨末各伍錢　蓖麻子肉壹兩伍錢　松香叁兩伍錢，用桑槐、桃、柳、梅伍樣樹頭紮好，入水中先煎數滾撈去，下松香煎半日去火，下冷水團結撈起曬研　血竭各壹兩　血標銀硃

右蓖麻肉先打爛，漸加松香各藥，打千槌成膏，隔水煮烊，攤油銀皮紙上，外托緜紙壹層聽用，症重者每料加真麝香貳錢，蘇合油肆錢，其效更速。膏藥忌火薰，熱器上分開貼之，貼前仰臥，貼後伏臥，貼左向右臥，貼右向左臥。孕婦忌貼，恐壞小兒手足。

《外科統治・呂祖治發背靈寶膏》 瓜蔞伍枚去殼取子　乳香伍塊如棗大者

右藥共研細末，以白蜜壹觔同熬成膏，每服叁錢，溫黃酒化服。

桐盧一人，因母患發背，百治不痊，祈禱備至，一夜夢見祖師，曰：君至孝格天命予救拔之，若遲一日即不復治，遂授此方得痊，以傳於世。

《外科統治・當歸膏》 治發背、癰疽、湯火傷，去腐生新，以肉色漸白，乃爲毒盡，如外肉掀乾爬連好肉，皴揭作痛，用之即愈。並治一切濕毒臁瘡、頭面疳瘡、膿窠瘡毒、小兒胎毒、瘡癩，凡腐爛不堪症皆效。

當歸　生地各壹兩　黃蠟　白蠟各伍錢　真麻油伍兩

右味先將當歸、生地浸油內壹宿，煎至枯浮，用絹濾去渣，次以黃白蠟入油熬化成膏，收貯瓷罐。

《外科統治・護心散》 治一切外症毒甚者，急宜服此。

真緑豆粉壹兩　乳香伍錢燈心拌同炒研，研好吹去燈心

右味研末，用生甘草濃煎調下，每服壹錢，凡癰疽在叁日內，連進拾服，使毒氣外出，方免變症，稍遲內攻漸生嘔吐，或鼻生瘡菌，不食則危矣，伍日後亦宜服。服至壹兩，則香徹瘡孔中，真聖藥也。

《外科統治・武八將丹》 治癰疽腐肉不化，用此拔毒去腐。

大穿山甲柒片，炙　五倍子壹兩陸錢，炙　蟬衣陸個　鏡面雄黃肆錢，水飛　當門子壹錢　全蝎陸個　白益母草壹兩，炙灰存性　大蜈蚣柒條，炙　冰片捌分

右共研極細末，裝入瓷瓶聽用。

《外科統治・遠志膏》 治一切癰疽腫毒，初起即消。

遠志肉貳兩或叁兩去心，用清酒煮爛，搗如泥，敷患處，以油紙隔布紮定，越壹宿，其毒立消，屢試屢效。

《外科統治・芎芷香蘇散》 凡毒多有挾風寒而發者，宜先用此散之，如毒不消，即服銀花甘草等湯。

川芎　白芷　赤芍　陳皮　紫蘇葉　甘草各壹錢　荊芥　香附　秦艽各壹錢伍分

右藥加連鬚、葱白貳寸，水煎服。若兼傷食，加山查、麥芽、蘿蔔子。若內熱極盛，加連翹、蒡子。

《外科統治・解毒湯》 治紅癰，凡紅腫者爲癰，屬陽，雖大寒時，亦用涼藥。

大當歸捌錢肆分　金銀花　生縣芪各伍錢　生甘草壹錢陸分

右用酒叁碗煎服。上部加川芎，中部加桔梗，下部加牛膝各壹錢伍分。服後宜避風出汗，未成者消，已成者潰，輕者半劑，重者壹貳劑，外貼紅玉膏。亦治乳癰，加桔梗壹錢伍分，酒貳碗，煎至壹碗服，汗出自消。

《外科統治・陽和湯》 治白疽，凡皮色不變者爲疽，屬陰，雖酷暑亦用熱藥。

熟地　鹿解膠各叁錢　白芥子貳錢　肉桂　生甘草各壹錢　麻黃　薑炭各伍分

右藥同煎，輕症貳服，重者伍陸服，即愈。

《外科統治・馬齒莧統治》 馬齒莧又名長命菜

一治楊梅瘡，遍身如癩，喉硬如管，取碗粗壹握，溫水煎服出汗愈。見醫學。

《外科統治・蒲公英統治》 蒲公英一名黃花地丁

一治吹乳癰，水煎沖酒服，以渣敷患處，即消。見內府。

一治痔瘡，煮熟壓乾切碎，香油拌食，貳觔即愈。

一治發背，雖青黑色者，搗爛貼之，叁日內肉色如初。惟破者不可貼。

一治婦女熱淋，搗汁黃酒下。

以上叁品，隨地皆有，不費分文，能治大症。

《外科統治・神燈照法》 治一切大毒，不拘已成未成，已潰未潰，無不神效。

雄黃　沒藥　硃砂　血竭各壹錢　麝香貳分

右共爲細末，用緜紙作撚，每條用藥叁分，蘸香油點燃，離患處寸餘，自外而內，周圍徐徐照之。毒大者連用叁根，日照貳次。毒小者用撚壹根，日照貳次。重者不過伍陸日，已成即潰，已潰即斂，陰瘡不起發者，壹照即起紅暈，毒隨火散，百試百驗。

《外科統治・外治法》 治癰疽、發背、對口，一切惡瘡未成者。活蟾蜍壹隻，繫放瘡上，半日蟾必昏憒，置水中救之，再易壹隻，必跟踏叁易，其蟾如舊，則毒散矣，屢試立效。

銀花甘草湯　治腫毒初起，內服此藥，外敷遠志膏，一切惡毒無不立消，但宜早服，倘瘡毒已成，則膿必外潰，無從消散矣。

金銀花貳兩　甘草貳錢

右藥水煎，清酒沖服。若毒在下焦，加牛膝貳錢，孕婦忌用牛膝。

《外科統治・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起》 採獨棵蒼耳壹根，連葉帶子細剉，不見鐵器，入沙鍋，用水貳大碗，熬至壹碗。如瘡在上，飯後徐徐服，吐出再服，以盡爲度。如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以膏藥敷之。

《外科統治・治發背》 全黑牡牛糞即公牛　巨勝子即黑芝麻

右各等分，同搗極細，以雞翎蘸塗患處，已潰者即效，既腐者生新，至驗。

《外科統治・治諸毒圍藥方》 乳香　沒藥　麝香各叁分蜣蚰貳條

右味共搗爛，敷患處即消。

《外科統治・治一切腫毒》 黑火石、山藥同打爛塗之。

《外科統治・治結毒》 木瓜壹味蜜丸，每服壹錢，開水送下。

《外科統治・治一切奇瘡無名腫毒》 肥皂莢去子弦及筋，搗爛，調好醋敷，立愈，不愈再敷。

一法，用赤小豆爲末，雞蛋白調塗，初起者立消，已成者敷四圍即拘小，出膿已潰者敷之即收口易愈。按赤小豆細小而赤色暗者，真性極黏，乾則難揭，入苧麻根末少許，則不黏。又法，用芙蓉花，或葉或皮或根搗塗之，起者消，成者膿，潰者斂，奇效。和入赤小豆末敷之，更妙。

《外科統治・治瘡癤》 瘡癤初起，用明礬、雄黃，對半研細，置膏藥上貼之，即愈。

《外科統治・治一切熱癰》 芙蓉葉、菊花葉搗爛敷之，甚效。

《徐評外科正宗・腫瘍治法》 初起知痛或不痛，起發或不發，毋論陰陽表裏，日數遠近，但未見膿者，俱宜灸之。徐曰：寒毒方宜灸。既灸不知痛癢，明灸之。掀腫發熱，疼痛有時，脈來浮數，無便秘者，宜藥托之。身體拘急，脈緊惡寒，飲熱就暖者，邪在表也，宜汗之。腫硬痛深，口乾便秘，身熱脈實者，邪在裏也，宜下之。掀痛勢甚，煩躁飲冷，舌乾口燥者，火在上也，宜清之。腫痛堅硬，背如負石，惡心乾嘔，邪毒在內，解毒拔之。腫痛日深，內膿不出，瘀肉塗塞瘡口者，急宜開割之。軟慢不作膿，及不腐潰者，陽氣虛也，壯脾胃，助陽氣。身涼自汗，手足並冷，六脈虛細，便泄陽脫也，急溫之。

楣案：原本此後接以癰疽治驗各條，余觀之，皆發背也，敘於諸方之前爲失次，故另補發背總論，而移於第四卷腦疽之後。

《徐評外科正宗・潰瘍治法》 膿熱不潰，瘡不掀熱，食少便溏者，脾虛也，補托溫中。膿清或多，瘡口散大不生肌者，裏虛欲變症，峻補之。此三字徐勒批曰：也須清毒。腐肉雖脫，新肉生遲如棗色者，肉冷肌寒，宜大溫氣血。潰後食少，心煩不睡，發熱作渴者，脾弱陰虛，宜補中益氣。身涼脈細，倦怠懶言，食不知味者，脾弱也，醒脾助胃。風寒襲於瘡口，皮白綻而不收斂者，外照而內溫補。潰後面黃肌瘦，膿水清稀，瘡色淡白者，當香燥助脾。脈大無力，細濇微沉。自汗身涼者，氣血俱虛，峻補之。出血或膿多，五心煩熱，躁甚不眠者，亡陽也，急補之。瘡口已合，經犯房勞，或值急暴，復崩潰者，仍助氣血。

《青囊全集秘旨・藥性賦》 藥有五味，性有溫涼，方知加減，變化多端，題綱總領，熟讀宜參。通經活血劉寄奴草，行血定痛王不留行。法煉廣生花雨石，不可多服；惡血攻心得馬溺，真似活神。半夏止血，能走能散；土別活血，通絡通經。骨碎補主血氣，斷筋折骨皆有效；川續斷理筋骨，補肝益腎用之靈。澤蘭行損傷之血，紫草通九竅之關。桑寄療菸舒筋，活血有靈，白芨理敗死肌，並塗火傷。然銅火煅醋炙，挪接醫骨有效；海馬足膝骨痛，舒筋骨斷有靈。威靈仙醫折傷頗效，山甲珠達病所稱奇。乳香定諸經之痛，已潰忌服；沒藥醫瘡腐之膿，血虛忌之。石菖蒲利竅除腫，遠志肉上達於心。麒麟結和血污之上劑，真同仙授；五靈脂理氣血之刺痛，如用手拈。紅花破血，多服不止而斃；田七散血，重用化血而亡。山稜破一切血凝氣滯而有據，莪术破一切痕疹達竅而有憑。當歸拈痛，頭能止血，尾稍破血，全用安營。蘇木醫新舊之惡血，能升能降；沉香除心腹之氣逆，降亦能升。桃仁緩肝氣而生新血，生地涼血脈並定痛寧。茜草有名血見愁，蚤休七葉草河車。金銀花消熱毒，故無禁忌；白芷稍排瘡膿，妙且生肌。天南星生半夏童便調服可活塞鼻門，神效方奇；生川烏和草烏並星半研兌，合敷尤良。川杜仲除腰膝骨冷，破骨紙補骨有靈。五加皮腰膝骨痛之用，海同皮逐風濕宜求。槐實槐花而涼血，辛夷木筆竅能通。黃柏消瘀熱之上劑，黃芩活水而治乳癰。知母能除熱便，貝母潤肺消痰。麥冬調中定魄，天冬益氣養肌。生黃芪排膿托裏，西黨參補氣培中。白术能治頭眩，益津補土；稿本可通頭頂，而至會陰。桂枝通節而止汗，厚朴益氣而寬腸。荊芥血暈治頭痛，炒黑止血；卜荷破血而通關，亦搜肝風。羌活除百節之骨痛，防風搜肝肺之邪風。吉根消瘀療脇疾，蒼术除濕解鬱靈。木通利竅施用，通草除閉難行。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辨症門》 辨症之分有十，吉凶、陰陽、大小、輕重、平險、男女、老少、內外、遲速、難易。毋論何等瘡瘍，皆有吉凶，吉宜治，凶宜卻，非偏見也，蓋吉症有命而順治，可收功也，凶症難治而易危，多貽害也，徒勞無益。故宜推之，一身皆有陰陽，內爲陰，外爲陽，下爲陰，上爲陽，心前爲陰，背後爲陽，手心爲陰，手背爲陽，足心爲陰，足面爲陽，胎裏面爲陰，外面爲陽，腿後面爲陰，前面爲陽。陽症或消治，湯藥瀉之，或拘治，錠藥圈之，辨症者斟擇醫之。大症多驚，人不可懼，小症易忽，人不可輕。若上下搭腰膍等，皆爲大症，治宜托宜提，內裏心清氣足，多飲食調養，而外毒不令其內攻，何難收效於一日哉，懼奚爲也。若薄皮瘡疔毒等症，起時本未注意，由小皆能成患，如疔症最小，而喪命甚速，急者七個時刻，緩在三日，命必危矣。見症者急宜用針刺破，見膿見血爲要，如毒氣走開，見紅綫，而命難保矣。宜切記之，輕者不可輕視，以治盡淨爲要，重者勿延遲，以速效爲準。平者要除根，不可再犯，險者要留神，平安爲是。男患治之敞快易見，女症治之掩蔽難明，多加測度爲要。老人多虛弱，不宜行下，當以溫暖法醫之。少人多强壯，不必補助，宜以調養法育之。內宜托引之於外，外宜斂運之使收，症遲加好藥以療之，症速用針法以滅之，如此辨症明確，難者不難，易者更易矣，準而且當，萬勿一失，安能不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施治門》 大凡癰疽凶大等症，屬陽者急宜外表

解散爲要，屬陰者急宜内托發現爲要，皆以十日内見變動，十五日内見真效，二十日内見奇功。按法調治，隨治隨驗，是爲順症。若醫之不應，理之如常，是爲逆症，雖有歧黄，命必危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内消治法》 古云：發表即爲内消，汗出則瘡如故，即爲表散，所謂内消之妙也，惟脈證俱實者，斯可用之。若脈證俱虚，便宜兼補。發渴便秘，須急疏行，不可概施表散之劑也。癰疽皆因氣血凝結，火毒太盛所致，宜以清熱解毒，活氣活血爲主。更當詳看部位，屬何經絡，即用引經之藥以治之，則腫痛自消，肌肉自平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内托治法》 瘡勢已成而不起，或硬而不赤，或疼而無膿，或破而不斂，總宜調和榮衛，大補氣血，再以去毒行滯，所謂内托者此也，加以溫暖禦其風寒。候膿出腫消，氣血充足，腐肉盡去，而新肉自然生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虚實治法》 凡癰疽無膿，宜用灸法，服托裏之藥爲要。若發熱身寒，拘緊無汗，表散最强。腫硬口乾，二便多秘下行，毒熱是準。如有膿不出，瘀肉多寒，定用刀割。或軟而無膿，不腐不潰，宜服溫補生陽之藥。或潰後而新肉如凍色，又宜倍加溫熱之藥以助之。更有潰後，肌瘦，面色白黄，眼目不眠，怠多食少，大便多溏，皆要清補爲準。投方應症，而功效不難奏凱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用砭治法》 凡醫紅綫疔等症，磁針如神。砭即磁針也。赤遊丹毒，即紅綫疔也。如遇此症，不論人之老少，瘡之大小，即以砭針將紅綫刺破，放出毒血，而紅綫不令其開走爲妙。然不宜傷肉，止於輕輕對患處刺皮而已，毒血放出，而腫消紅散，乃功自收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用灸治法》 凡瘡症初起，不痛不癢，不見活動，是爲陰症，在七日内，急宜用灸法治之。灸法不一，惟黄蠟灸法甚妙。灸者之用，由不痛灸至痛，由痛灸至不痛是爲度。見症屬陰，取白麵合水活好，麵之多少，視症之大小爲準。將麵搓成一條，做一麪團，高矮寸餘，視瘡形地勢，以麪圈套瘡口，週圍貼住，如井口勢，週圍再以濕布數層蓋肉皮，恐火傷肌膚，用黄蠟鋪三四分厚，次以漏勺盛炭火，懸蠟上以烘之，令蠟化至滾，仍行添蠟，隨添隨烘，以井口滿爲止，烘之肉皮不痛是毒淺，烘之肉皮痛者是毒深，如法烘之，時至去火灼，用冷水少許於蠟上，俟冷凝起蠟，蠟底之色青黑，此毒出之徵也，如漫腫無頭者，宜以濕紙試之於先，乾處灸之，初起者二三次即消，已成者二三次即潰，久潰不斂，四圍硬者，即於瘡口上灸之，蠟從孔入，愈深愈妙，其腐肉瘀膿盡化，收斂甚速。

解毒散

麥門冬去心　粳米各三錢

水二鍾煎至一鍾，徐徐熱服。

此方專治誤灸過灸，或純陽之瘡，不應灸而灸之者，以致火毒入裏，令患者頭項浮腫，神昏痰壅，必然吁吁作喘，宜服此藥，以清火毒，甚效。

灸法詳說　凡陰症故不可不灸，然人之一身，亦有忌灸之處，惟頭上之症。頭本屬陽不當灸，又皮薄不可灸，灸之火氣助陽，恐頭面發腫，或神昏痰生，最易作喘，用灸法者，宜細心察之。

神燈照法

凡瘡初發，方七日前後，宜用神燈照法，能使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潰，不起發者自起發，不腐者即腐，實有奇驗。將神燈用火點著，離瘡四五分，自外而内，週圍徐徐照之，火頭向上，藥氣入内，毒氣隨火解散，自不致内侵臟腑，初用二三根，漸至四五根，候瘡漸消時，仍稍照之，照完以後，即用敷藥，圍敷瘡根，比瘡暈大二三分爲準，瘡口用膏藥蜜藥並丹散，酌量瘡口大小，藥之多少，如何調理貼之。如瘡口多乾，或有瘀膿，用猪蹄湯，洗而潤之。若瘡已潰大，膿已瀉時，萬不必用此法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神燈藥方》 硃砂　雄黄　血竭　没藥以上各二錢　麝香四分台麝一

右藥共爲細末，三層紅綿紙裹藥，搓撚長七八寸，用麻油浸透，置潔淨處收好，聽用。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寒藥品類》 諸藥識性，此類最寒。犀角解乎心熱，羚羊清乎肺肝。澤瀉利水通淋，而補陰不足；海藻散瘿破氣，而治疝何難。聞知菊花能明目，而清頭風；射干療咽閉，而消癰毒。薏苡理腳氣，而除風濕；藕節消瘀血，而止吐血。瓜蔞子下氣潤肺喘兮，又且寬中；車前子止瀉利小便兮，尤能明目。是以黄栢瘡用，兜鈴嗽醫。地骨皮有退熱除蒸之效，薄荷葉宜消風清腫之施。寬中下氣，枳殼緩而枳實速也；療肌解表，乾葛先而柴胡次之。百部治肺熱咳嗽可止，梔子涼心腎鼻衄最宜。玄參治結

熱毒癰，清利咽膈；升麻消風熱腫毒，發散瘡痍。嘗聞膩粉抑肺而斂肛門，金箔鎮心而安魂魄。茵陳主黃疸而利水，瞿麥治熱淋之有血。朴硝通大腸，破血而止痰癖；石膏墜頭疼，解肌而消煩渴。前胡除內外之痰實，滑石利六腑之濕結。天門冬止嗽補血冷而潤肝心，麥門冬清心解煩渴而除肺熱。又聞知虛煩除噦嘔，須用竹茹；通秘結導瘀血，必資大黃。宣黃連治冷熱之痢，又寬腸胃而止瀉；淫羊藿療風寒之痹，且補陰虛而助陽。茅根止血與吐血，石韋通淋於小腸。熟地黃補血且療虛損，生地黃宣血更醫眼瘡。赤芍藥破血而療腹疼，煩熱亦解；白芍藥補虛而生新血，退熱尤良。若乃消腫滿逐水於牽牛，除毒熱殺蟲於貫衆。金鈴子治疝氣，而補精血，萱草根治五淋，而消乳腫。側栢葉治血山崩漏之疾，香附子理血氣婦人之用。地膚子利膀胱，可洗皮膚之風；山豆根解熱毒，能止咽喉之痛。白蘚皮去風治筋弱，而足頑痹；旋復花明目治頭風，而消痰嗽壅。又況荊芥穗清頭目便血，疏風散瘡之用；瓜蔞根療黃疸毒癰，消渴解痰之憂。地榆療崩漏止血止痢，昆市破疝氣散癭散瘤。療傷寒解虛煩，淡竹葉之功倍；除結氣破瘀血，牡丹皮之用同。知母止嗽，而骨蒸退；牡蠣澁精，而虛汗收。貝母清痰，止咳嗽而利心肺；桔梗下氣，利胃膈而治咽喉。若夫黃芩治諸熱，兼主五淋；槐花治腸風，亦醫痔痢。常山理痰結，而治溫瘧；葶藶瀉肺喘，而通水氣。此六十六種之寒，又當考圖經博其所治，觀夫方書以參其所用焉，其庶幾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熱藥品類》 藥有溫熱，又當審詳。欲溫中以辟撥，用發散以生薑。五味子止嗽痰，且滋腎水；膃肭臍療勞瘵，更壯元陽。原夫川芎祛風濕，補血清頭；續斷治崩漏，益筋强腳。麻黃表汗以療咳逆，韭子助陽而醫白濁。川烏破積有消痰治風痹之功，天雄散寒爲去濕助精陽之藥。觀夫川椒達下，乾薑暖中。葫蘆巴治虛冷之疝氣，生卷柏破癥瘕而通血。白朮消痰壅溫胃，兼止吐瀉；菖蒲開心氣散冷，更治耳聾。丁香快脾胃，而止吐逆，良薑止心氣痛之攻衝。肉蓯蓉填精益腎，石硫黃暖胃驅蟲。胡椒主去痰而除冷，秦椒主攻痛而治風。吳茱萸療心腹之冷氣，靈砂定心臟之怔忡。蓋夫散腎冷助脾胃，須藁澄茄；療心疼破積聚，用蓬莪朮。縮砂止吐瀉安胎，化酒食之劑；附子療虛寒翻胃，壯元陽之方。白豆蔻治冷瀉，療癰止痛於乳香；紅豆蔻止吐酸，消血殺蟲於乾漆，豈不知鹿茸生精血，腰脊崩漏之均補；虎骨壯骨筋，寒濕毒風之並却。檀香定霍亂，而心氣之痛愈；鹿角秘精髓，而腰脊之疼除。消腫益血於米醋，下氣散寒於紫蘇。藕豆助脾，則酒有行藥破血之用；麝香開竅，則葱爲通中發汗之需。嘗觀五靈脂治崩漏，理血氣之刺疼；麒麟竭止血出，療金瘡之傷折。糜茸壯陽以助腎，當歸補虛而養血。烏賊骨止帶下，且除崩漏目翳；鹿角膠住血崩，能補虛羸勞絕。白花蛇治癱瘓，除風癢之癩疹；烏稍蛇療不仁，去瘡瘍之風熱。《圖經》云：烏藥有治冷氣之理，禹餘糧乃療崩漏之因。巴豆利痰水，能破積熱；獨活療諸風，不論新久。山茱萸治頭暈遺精之藥，白石英醫咳嗽吐膿之人。厚朴溫胃而去嘔脹，消痰亦驗，肉桂行血而療心痛，止汗如神。是則鯽魚有溫胃之功，代赭乃鎮肝之劑。沉香下氣補腎，定霍亂之心疼；橘皮開胃去痰，導壅滯之逆氣。此六十種藥性之熱，又當博本草而取治焉。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溫藥品類》 溫藥總括，醫家素諳。木香理乎氣滯，半夏主於風痰。蒼朮治目盲燥脾，去濕宜用；蘿蔔去膨脹下氣，製麵尤堪。況夫鍾乳粉補肺氣，兼療肺虛；青鹽治腹疼，且滋腎水。山藥而腰濕能醫，阿膠而痢嗽皆止。赤石脂治精濁而止瀉，兼補中崩；陽起石暖子宮以壯陽，更療陰痿。誠以紫菀治嗽，防風卻風。蒼耳子透腦涕止，威靈仙宣風氣通。細辛去頭風止嗽，而療齒痛；艾葉治崩漏安胎，而醫痢紅。羌活明目驅風，除筋攣腫痛；白芷止崩治腫，療痔漏瘡癰。若乃紅藍花通經，治產後惡血之餘；劉寄奴散血，療湯火金瘡之苦。減風濕之痛，則茵芋葉；療折傷之症，則骨碎補。藿香葉辟惡氣而定霍亂，草果仁溫脾胃而止嘔吐。巴戟天治陰疝白濁，補腎尤滋；玄胡索理氣痛血凝，調經有助。嘗聞款冬花潤肺去痰嗽以定喘，肉豆蔻溫中止霍亂而助脾。撫芎走經絡之痛，何首烏治瘡疥之資。薑黃能下氣破惡血之積，防己宜消腫去風濕之施。藁本除風主婦人陰痛之用，仙茅益腎扶元氣虛弱之喘。乃曰：破故紙溫腎補精髓與勞傷，宣木瓜入肝療腳氣並水腫。杏仁潤肺餘止嗽之劑，茴香治疝氣腎疼之用。訶子生精止渴，兼療滑泄之痾；蓽茇攻風逐水，又除肢節之痛。檳榔豁痰而逐水，殺寸白蟲；杜仲益腎而添精，去腰膝重。當知紫石英療驚悸崩中之疾，橘核仁治腰疼疝氣之癉。金櫻子兮澀遺精，紫蘇子兮下氣涎。淡豆豉發傷寒之表，大小薊除諸血之鮮。益智安神，治小便之頻數；麻仁潤肺，利六腑之燥堅。抑又聞補虛弱排瘡膿，莫若黃芪；强腰腳壯筋骨，無如狗脊。兔絲子補腎以明目，馬蘭花治疝而有益。此五十四種藥性之溫，更宜

參圖經而默識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平藥品類》 詳論藥性，平和惟準。以礪砂而去積，用龍齒以安魂。青皮快膈除膨脹，且利脾胃；茯實益精治白濁，兼補真元。原夫木賊草去目翳，崩漏亦醫；花蕊石治金瘡，血行則卻。決明和肝氣治眼之劑，天麻主脾濕卻風之藥。甘草和諸藥，而解百毒，蓋以性平；石斛平胃氣，而補腎虛，更醫腳弱。觀夫商陸治腫，覆盆益精。琥珀安神而肺益，硃砂鎮心而有靈。牛膝而强足補精，兼療腰痛；龍骨止汗住濕，更治血崩。甘松理風氣而痛止，蒺藜療風瘡而目明。人參潤肺寧心，開脾助胃；蒲黃止崩治衄，消瘀調經。豈不以南星醒脾，去驚風吐痰之憂；三稜破積，除血魂氣滯之症。沒石主泄瀉而神效，皂角治風痰而響應。桑螵蛸療遺精之洩，鴨頭血醫水腫之盛。蛤蚧治勞嗽，牛旁子疎風壅之痰；全蝎主風癱，酸棗仁去怔仲之病。嘗聞桑寄生益血安胎，且止腰痛；大腹子去膨下氣，亦令胃和。小草、遠志俱有寧心之妙，木通、猪苓尤爲利水之多。蓮肉有清心醒脾之用，沒藥在治瘡散血之科。郁李仁潤腸宣水，去浮腫之疾；茯神寧心益智，除驚悸之疴。白茯苓補虛勞，多在心脾之有準；赤茯苓破結血，獨利水以無毒。因知麥蘗有助脾化食之功，小麥有止汗養心之力。白附子去面風之遊走，大腹皮治水腫之泛溢。椿根白皮主瀉血，桑根白皮主喘息。桃仁破瘀血兼治腰痛，神面麴健脾胃而進飲食。五加皮堅筋骨以立行，栢子仁養心神而有益。抑又聞安息香辟惡且止心腹之痛，冬瓜仁醒脾寔爲飲食之資。殭蠶治諸風之喉閉，百合斂肺勞之嗽萎。赤小豆解熱毒瘡腫宜用，枇杷葉下逆氣噦嘔可醫。連翹排瘡膿與腫毒，石楠葉利筋骨與毛皮。穀蘗養脾，阿魏破積而除邪氣；紫河車補血，大棗開脾以和藥性。然而鼈甲治勞瘧，兼破癥瘕；龜甲堅筋骨，更療崩疾。烏梅主便血瘧痢之用，竹瀝治中風聲音之失。此六十八種平和之藥，更宜參本草，而求其詳細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湯藥總論》 大凡湯藥之治，皆由外治不得力，而加內治以攻之，於是湯藥服焉。不知湯藥不可輕動，夫瘡起於何處，由於何經，屬陽屬陰，由內感、由外感，觀其形，察其脈，細心斟酌，常用何藥，宜立何方，必須籌畫精詳，妥而至當，再舉筆落墨，而用藥者必有準，服藥者必見效，再由外按法治之，內外調養，各得其當，安能稍有錯誤，百發百中，有固然者。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刀針後發興忌食等物》 海味　猪頭　鷄蛋　鷄肉　無鱗魚　燒酒　羊肉　牛肉　辣角　鴉片煙　螃蠏　辣蒜　勞苦　磕撞　驚傷　色慾　憂懼　恐怒　風寒　氣惱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刀針樣式用法各論》 凡刀，有斜，有尖，有圓，有鐵管，有銅鼓，有短有長，有內灣、外灣，有鈎，有雙鈎，有寬有窄，有鎌有鋤，有箭頭，有鐵圈，有尖鐵烙，有方鐵烙，有藥勺，有壓舌，有鐵弓，有刮條，有鐵撚，各有所宜，不得錯用。

凡針有銀有鐵，有長短，有三稜，有四稜，自有所宜，不可亂動。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刀針圖式解釋》



斜式　此短刀常用，可輕可重，隨便皆宜。



尖式　此短刀雙鋒，肉深皮厚，瘡大，要大口者宜。



圓式　此刀圓刃甚鋒，瘡大，潰肉太多，去腐用宜。



長式　此斜刀開咽喉，必須長把鋒刃者，方可利用。



此尖刀點咽喉，必須長把尖鋒者，方可速利。



內灣式　此刀內灣刃，爲取皮裏暗處潰肉，可以灣割去之，最宜。



外灣式　此刀外刃，必滑鋒，爲去皮裏深處腐肉，可以易割取之，甚妙。



管式　此管治深處窄縫，不能撒藥，可以用管吹入最妙。

鼓式　此鼓治咽喉吹藥之具，用之甚爲得力。

單鉤式　此鉤取裏邊腐肉，鉤而剪之，是必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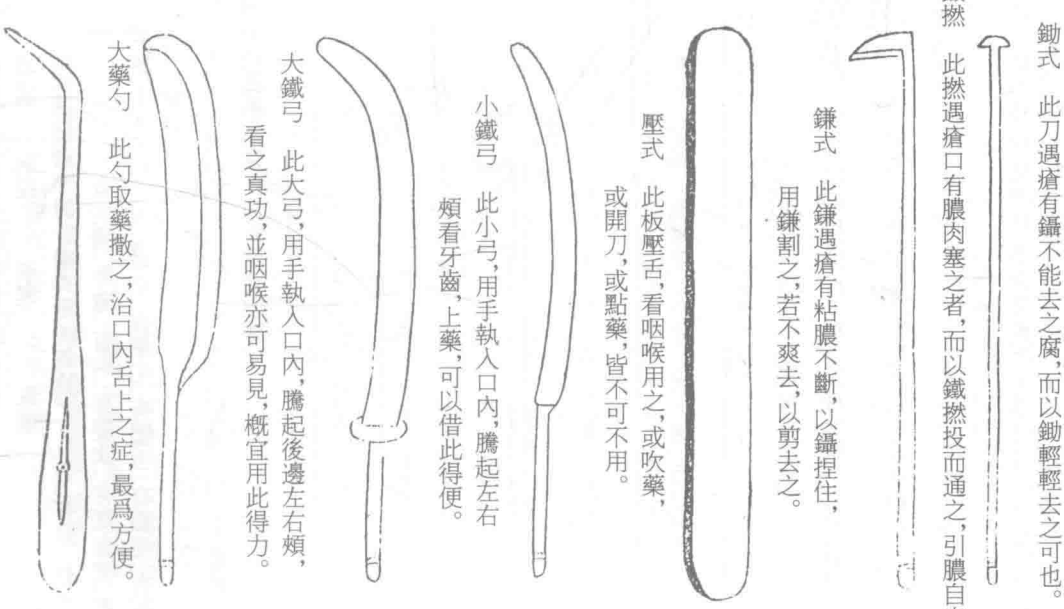
雙鉤式　此鉤取大塊腐肉，必須雙鉤得力，不然恐連傷好肉。

尖烙式　此烙治疔極妙，用火燒紅，將疔瘡毒尖，用絡尖以烙，而毒即聚而硬。

方烙式　此烙治大疔極妙，用火燒紅，將疔勻烙，其毒自枯，候皮乾落，自然復好。

圈式　此圈治疔，用圈套住，將四圍好血避定，不能連烙，再用火烙方妙。

壓式　此壓可以上藥，有藥上不到處，即以壓挑藥上之，甚是便利。



鋤式　此刀遇瘡有鑷不能去之腐，而以鋤輕輕去之可也。

鐵撚　此撚遇瘡口有膿肉塞之者，而以鐵撚投而通之，引膿自出。

鎌式　此鎌遇瘡有粘膿不斷，以鑷捏住，用鎌割之，若不爽去，以剪去之。

壓式　此板壓舌，看咽喉用之，或吹藥，或開刀，或點藥，皆不可不用。

小鐵弓　此小弓，用手執入口內，騰起左右頰看牙齒，上藥，可以借此得便。

大鐵弓　此大弓，用手執入口內，騰起後邊左右頰，看之真功，並咽喉亦可易見，概宜用此得力。

大藥勺　此勺取藥撒之，治口內舌上之症，最爲方便。

鑷式　此鑷捏潰瘡之腐肉取之，去之，

不可傷好肉，傷則血流。

銀針　此銀針遇毒疔等症，急宜用此針刺破，或膿或血，放出即愈。

鋼針　此鋼針遇癰疽等症，不宜開大口者，皆以鋼針穿眼，入藥撚最妙。

牙針　此牙針取其柔細，可以入目無傷，以此上藥，敏妙之至。

長稜針　此稜針醫喉中之症，宜放毒血者，輕輕以此針點破爲妙。

剪式　此剪純鋼甚鋒，可以去除潰腐亂肉用之。

斜齒　此刀可以上玉藥，取多取少，斟酌抹在膏中，對瘡口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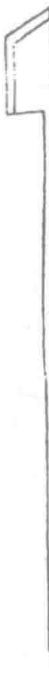
刮刀　此刀可以刮舌胎，刮癬瘡，刮餘膿，用之皆便。

小勺　此勺可以上藥，或暗處隱匿處，凡藥不能到者，皆能以小勺入送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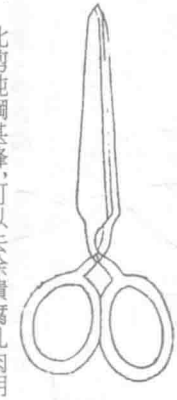
小件鋒銳刀針各圖式













小鋼鏟



四稜針



三稜針



二刃刀



單刃刀

尖刃刀

以上諸樣刀針，皆小而鋒，用之取其靈便巧妙，最爲合宜。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辨膿法總論》　大凡醫家臨症，先觀其已成未成。未成者，宜消宜托。已成者，視軟視硬，軟者或刺或開，硬者藥敷藥圈。有膿則熱無膿溫，膿熟則軟未成硬。按之隨指起者膿必有，隨指塌者膿必無，而氣血定然窮矣。如實按之速起者黃水稀，緩起者污膿臭。輕按即痛膿定少，重按方疼膿必多。皮薄起紋者知膿淺，頂平不鼓者是膿濃。世之生瘡者，每逢刺破，先出淡紅水，次出血膿，無論黃白稀稠者，次第出之，理固然也。或肥人膿必多，瘦人膿必少，如若反此，惟恐有變。實症膿稠黃，虛症膿稀白，如流粉漿臭水，定難議生。即汗後膿穢猶可愈，倘膿出身熱，雖能治亦無功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善症論》　凡瘡之善症有五，心肝脾肺腎。屬心者，神清氣爽，言響語亮，不躁不渴，寤寐皆安。屬肝者，身輕體便，不驚不怒，意順氣和，指甲紅潤，二便如常。屬脾者，唇滋舌潤，多食知味，出膿不穢，俱見黃稠，大便亦勻。屬肺者，聲清音響，不喘不嗽，無痰無沫，皮光膚

潤，神氣皆安。屬腎者，不午熱，不齒乾，小便多順利，晝夜可安眠。此五者皆善之實驗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惡症論》 凡瘡之惡症有七：精神昏憒，言語不清，口舌乾燥，瘡色紫黑，一惡也。身筋無力，目睛多斜，瘡頭流水，肝氣常驚忙，二惡也。人形消瘦，瘡形陷塹，膿水清臭，脾傷飲食難，三惡也。皮膚枯槁，聲韻不圓，口喘鼻煽，傷肺病難痊，四惡也。偶時引飲，咽喉起煙，音顏黑慘，囊縮無欲然，五惡也。身體浮腫，腸內蟬鳴，大腸滑泄，臟腑自然亡，六惡也。瘡勢倒陷，剝鱔相同，常出污水，四體俱寒涼，七惡也。醫之者，多留心記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順症論》 凡瘡初起，從小漸漸而大，乍寒乍熱，漸漸疼痛，火赤氣盛，頂頭尖高，腫大而起，血氣並盛，瘡根收束而紅，順之兆也。十四日而膿必熟，陽性之速，症之驗也。若必待二十一日而膿始見，是陰性之遲，症之由也。瘡已潰而膿生正色，不多不少，則腐肉易脫，而新肉易生，飲食多强壯，乃瘡形勢雖異常，而瘡家終無害也，乃必然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逆症論》 凡瘡初起，形如黍米，不知疼，不知癢，亦不知熱，漫腫不起，頃見平塌，白頭不潰，堅硬不活，口乾心煩，肉腫瘡不腫，驗其色與猪肝相同，是毒邪太深之故。更覺遺尿直視神短，皮膚焦槁，唇齒乾白，腹脹腸滑，種種不吉。倘有潰候，內堅皮爛，膿水清稀，好肉不生，穢氣難堪，頭低項軟，容顏憔悴，指甲青者爲陽，兩顴紅者爲陰，以至眼眶塌黑，無論症之腫否潰否，不分男女，若逢此等情形者，概爲無治之症也，宜早推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作癢論》 凡瘡之作癢不一，宜各有分，有風癢，有熱癢，有毒癢，有斂癢，氣血充足助生膚肉者，亦多癢。因風者，平常感冒，由衣服失斂，多受風毒，凝聚不散，欲起瘡樣而癢必作。因熱者，或內熱外生小疙疸，或血熱欲生毒物。因毒者，氣血凝滯不消，欲起惡症。因斂者，症漸痊而欲收。因氣血足者，能助育新肉皮膚，暢生易長，充而養之故，是美疾也，萬不可以疥癬壞症等一律視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發腫論》 蓋人之氣血貴乎週流，稍有不通，必凝結而作腫矣。然腫有不同，虛腫實腫，寒腫火腫，風腫痰腫，鬱腫氣腫，跌撲腫，產後腫。如虛漫腫，如實高腫。如火色紅皮光，如寒木硬色紫。如風皮膚拘皺，稍熱微疼，多浮不紅。如痰有軟有硬，不紅不熱。如鬱堅硬若石，似角似岩，不紅不熱。如氣皮緊肉軟，喜消怒長，不見紅熱，皮色如常。如跌撲，大熱胖脹不紅。如產後瘀血，久滯忽發，石硬木凸，不熱微紅。種種不一，倘腫膿已成，色必紫紅，諸腫情形各異，而醫之者不可不細心加察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痛疼論》 凡瘡痛亦有不同，有起破痛，有虛實痛，有飢飽痛，有寒熱痛，有風氣痛。症之初起者，癢痛兼之，破痛者患在瘡口。虛痛屬腹餓則淺，實痛屬筋骨則深。飢痛喜人揉按，暫時可安，飽痛畏人挨按，疼不可解。寒痛住而不移，遇暖則悅，熱痛皮色紅赤，逢冷則歡。風痛行止甚速，疼真覺難忍，氣痛流走無定，更覺不安。諸班痛疼，形狀各別，又當詳細，明以辨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擇醫論》 凡臨症者，先當沉心定氣，安詳細慮，擇請何如人，予詳言之。不可請俗醫。俗醫好貪，貪則多私，不能專心治。不可請名醫，名醫好驕奢，奢則多侈，不能樸實治。亦不可聽信旁人言，人言恐其不實，又不可多請人，人多恐其太亂。謹擇一公正人，素昔端方，作事不苟，而存心多善念者，量其人見症，必無私心，專心視之，必無驕心，實心治之，不能延醫而多遲時日，不能亂治而誤費工藥，必然見得真，看得準，想得到，方肯言症之輕重，患之吉凶，當如何措手，如何施治，種種細細說完，商議妥當，患主允諾，信聽無疑，方敢按法施治，不怠不荒，用藥動手，調理一切，皆不能稍有虛僞，令患者有關性命，以致己之大德有缺，虧傷陰功者，知其必不爲也。如是醫家，方可請可信，可依可敬，不但有症者可以收功，而醫症者且能立德矣，豈不大合天理，極順人心也哉，患症者當細玩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服藥論》 大凡瘡症有大小輕重之別，輕小者易痊，而重大者難愈，非服藥不能見效。然服藥亦有說，蓋立方必須明家，主方必須近人，買藥必須妥人，煎藥更須親信人。經理藥味，尤宜擇細心至當之輩操辦其事。倘立方有誤，主方不當，買藥有差，煎藥有失，皆不可當。務必預托至當者，精心藥味，查對方藥，毫無差錯，再授煎藥者煮之，亦必當旁觀留神，不可遠離，置於度外而不顧，恐有貽誤，變成毒藥，所關非輕，悔無及矣，服藥者概宜知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治法論》 凡世之患瘡症者，皆有速愈之念，然症有可速不可速，當急不當急之分。蓋可速愈故意不速，則養患多凶；不可

速而欲速，則患發於異日。當急而遽去之，可以除患於未萌；不當急而徐療之，可以去根於將來。乃生症者，不可不自知其輕重，而妄想安逸；而治症者，亦不宜不斟酌其禍福，而早計速謝。按法理之，各得其當，安能稍有錯誤，而不吉祥也哉。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養法論》 蓋世之患症者，多有醫之而不見效，其過歸於醫家，謂伊不能治，然非不能也，不善養也。養法之說亦多緊要，惟口腹好吃美味，而美味與瘡有碍，吃之即不能見效。人情多生私欲，而私欲臨瘡好犯，犯之亦不能見效。居處皆宜至當，而不當與瘡多害，更不能見效。乃不效之由，不能專責醫家，固醫家亦有平常者。而有症者，尋常行止必當多多留神，不可隨己所欲，而妄爲施行，不但難以痊愈，而且恐畜患成巨，久無收功之期。其故一在醫家，未能諸般囑咐，亦多由各自不精心按法修養也。諺所云三成治七成養，此之謂也，患之者宜知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謹慎論》 大凡人之患症者，多好自便，依性而行，不觀症之吉凶大小，不量治之合法不合，放肆自用，而不知自慮已後之危險，甚爲可怕。蓋謹慎二字，最爲要緊。夫謹者嚴加防範之謂也，慎者留神小心之謂也。擇其人可請否，聽其言可從否，視其法可用否，且斟其先後一切施治章程可依否，再說己之不可妄爲，不可亂治，不可犯礙，尤不可自行隨便主意，方合謹之慎之之道。而瘡之愈與不愈，雖關人事之所爲，亦實由天命之所定也，患症者可不自審哉。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用動論》 凡世之患症者，蓋瘡發不外乎身體。而體之所發，一生之性命焉，夫心不得不用，而體不可妄動，乃用心於擇人，而瘡得治；用心於服藥，而瘡易愈，用心於朝夕保養，而瘡萬不能有變。再加之不動聲叫嚷，不動色氣惱，不動力執持重物，與坐車馬驚傷等事，在在皆能與瘡有暴變反復之憂。用與動，各得其宜，謹以治之，安以養之，不但可愈，且能易愈，而尤於復元後，能大足壯，必異乎尋常也，可不信哉。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飲食論》 大凡瘡之所起，有外感內感之分。外感由於風濕邪毒而起，內感由於飲食錯過而生。惟飲食亦當留神，夫水人人皆飲，概不能去，飯日日皆食，一不可缺。然有同於水者，若茶酒，亦有入於水者，若薑糖並酸辣苦甜，以及藥之麻木涼香等味，俱借水而可飲。倘有錯飲過飲之處，漫云有患，即尋常亦多無益，況食更多嗜餐者，若禽獸亦有取而餐者。若乾鮮涼熱，以及海之魚鼈蝦蟹，一概可同飯而食，倘犯當忌當避之物，不但難痊，即活命亦不保矣。乃飲食之辨，更當詳細而運用之，豈可不加意精察也哉。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起居論》 凡人之生患，症分巨細。細者無足深論，而巨者多當經心。即起坐居處二事，雖係平常，乃無不宜安穩自如。假若腰癱搭背等症，俱屬性命相關，及臨成形緊要時，意欲遷移，近則須人背搭，遠則合人穩抬，言及車馬轎，皆不可強起乘騎，惟恐驚傷，悔之莫及。焉得亂動亂搖，起臥無定，實爲虐甚，乃居處必宜清閑自在，況大症成形之候，氣血多虧，精神短少，更宜安生靜養爲妙，隱居於避靜之所，萬不當臨喧嘩甚繁之寓，相居有妨，乃起與居本無足論，而臨大症者必當靜而聽之，默以識之俱係至言，萬不可視爲末務而不顧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喜怒論》 凡人有症多拘縮，而心中不暢，宜處順境，不可逢遇逆情。順則必喜，喜即暢快，與患症大有裨益。逆則必怒，怒即憤惱，與患症多有傷害。故喜與怒不可失當，不止患症者有然，即平常無患者，亦皆好喜境而惡怒場。喜焉本能舒展，以去其迂滯之氣，而患易於安痊。怒焉必致氣鬧，以傷其臟腑之肝，而瘡易犯破烈。蓋伊親近之人，當體其情以迎之，順其心以應之，不可稍拂其性，違背其人之所欲，以助其患之多憂也，予實望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哀樂論》 今夫人生在世，無憂無慮，真乃佳境也。忽有瘡起，行動坐臥，皆覺難安，甚爲不樂。即一酌一飯，亦多不便，尤屬可哀。哀患者因茶飯有不當吃者，自用不得隨心，執持有不堪動者，自取又不能隨便，樂從何來？予詳言之。行不能步履，一不樂也。動不能遷移，二不樂也。坐不能自如，三不樂也。臥不能安然，四不樂也。凡症之初起猶可，見愈亦可，惟臨已成未效，正當醫家施治，瘡症要養之候，哀不可生，生恐傷心，樂不可發，發恐傷肺。專念於治之若何，養之若何，當無思無爲，淡然處之，按法醫之，精心養之，是爲善策，有患者當自慎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白玉蜜藥》 藥共六味，生膿肉用。

潮腦一兩五錢　輕粉一兩　法夏一兩五錢　川蠟三兩　冰片一錢五分　猪脂油十兩

右藥各爲細末，先將脂油入石臼內，搗爛成泥，再以群藥入油內，搗合均

勻，磁罐收好，候症聽用。

此玉能治諸瘡破爛，去腐生肌，無膿者生之，有膿者肉長，並養血止痛，與瘡大有利益，且板瘡楊梅，一切惡毒破瘡，或油紙，或膏藥，以抿杆抹勻敷上，四圍要嚴，自然見效。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紅玉蜜藥》 藥共八味，生肌宜用。

當歸二兩　白芷五錢　白蠟二兩　輕粉四錢　紫草二錢　血竭四錢　甘草一兩二錢　蘇油一觔

右藥，先將歸、芷、甘、紫入油內，浸三日，再用火熬好去渣，入血竭，下白蠟，候稍溫，再下輕粉，磁罐收好，候症聽用。

此玉專能衛膿長肉，止痛定癢，可以活血生肌，凡瘡破欲收口者，用之無不神效。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黃玉蜜藥》 藥共九味，敗毒宜用。

黃連一錢　黃栢一錢　黃蠟二兩　大黃三錢　白芷三錢　當歸五錢　生地二錢　甘草二錢　蘇油四兩

右藥，將各味入油內，浸三日，用火熬透去渣，再下黃蠟攪勻，候溫，磁罐收好，聽用。

此玉專治熱毒，一切火毒紅赤，或用油紙，或用膏藥，以抿杆打抹均勻，隨症貼嚴，一日一換，不數日，自能效驗。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黑玉蜜藥》 藥共九味，養血敗毒宜用。

當歸三錢　川芎二錢　赤芍一錢五分　生地二錢　川椒一錢　阿魏一錢五分　黃丹二錢　黃蠟二兩　蘇油四兩

右方將藥入油內，浸三日，用火熬好，去渣盡淨，入丹再下阿魏，化盡，繼下蠟候溫，磁罐收嚴候用。

此玉能養血敗毒，止痛去瘀，一切破瘡，或油紙或膏藥，抹勻貼之，一日一換，日久自能痊愈。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涼玉蜜藥》 又名苦煉膏，敗毒宜用。

小薊百觔，俗名苦菜

右藥入大鍋，用水敷開多時，去渣，將汁水燒成膏，以磁盆收盛，當夏令時，及夜間晴天，以盆置於當天，接取露水潤之，以去火毒，用之愈覺其清解也。

此玉能消諸毒，如頭上禿瘡，肛門痔瘡，四肢紅赤腫痛，暴發火眼，頭疼，夏令所生痈毒，凡一切炎火病症，敷之無不消散，而熱毒滅，身體安矣。倘有破爛病症，用之嫌其殺肉疼痛，必須用猪脂油合藥搗勻用之，自然皮潤毒敗，不致於覺痛矣，醫之者宜斟酌施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青玉蜜藥》 又名馬齒莧膏，提毒去腐生肌宜用。

馬齒莧百觔，俗名馬苦菜

右藥入大鍋，用水熬透多時，去渣，將汁水煉成膏，以磁盆收好，在夏令時，及夜間晴天，置盆於當天高淨處，接取露水，以解火毒，用之自得其天時之氣，以潤養也。

此玉能提諸毒，凡瘡屬陰者，或毒氣內入，或黑色不起，或小兒豆疔黑癍，敷之自得其生發變動，皆可轉禍爲福，萬無一失之慮矣。倘有破瘡敷之，惡其疼痛，加猪脂油合膏，入石臼內，搗至勻膩時，用抿杆抹在膏上，對症貼之，不數日，自得效驗，而無疑焉，醫之者多矣，備載於後以記之。

一，治發背諸毒，馬齒莧一握，用黃酒煎服，汗出再服，熱退去腐，三服即愈，並用渣加蜜搗爛敷之。

一，治多年頑臁瘡疼痛，不收口者，用此敷之，一日一換，三日後，腐肉已盡，紅肉見生時，再用生肌藥養之，而口自斂矣。

一，治面腫唇緊，以膏汁塗之，自愈。

一，治婦人臍下生瘡，痛癢連及二陰者，用莧四兩，青黛一兩，研勻敷之。

一，治濕癬白禿，取石灰末炒紅，用莧汁熬膏，調勻塗之，自愈。

一，治丹毒，加藍靛根和搗敷之，即愈。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蟬酥撚》 藥共五味，呼膿宜用。

寒食麵一錢　蟾酥末一錢　寒水石一錢　巴豆二錢　白丁香一錢五分

右藥共爲細末，煉蜜搓撚曬乾，可粗細長短，皆宜預備，以防臨症之用，內心必當用好紙撚，方可得用，不致於化消矣。

此撚能呼四圍之毒膿，無膿者生之，有膿者聚之，瘡口小自能展大，瘡口大即可呼出，然後接上調治之藥，自能痊愈矣。

紙撚子四色皆可用

西毛紙　高麗紙　毛頭紙　綿紙

右紙各色搓撚，取其有筋骨，可粗可細，久而不化，別紙糠而無力，用之恐其隨膿水化消而流出矣。

此撚專治開瘡，恐其瘡口復蒙而不通，用撚投入，以洩其毒，又可以撚蘸藥剪，送於深處，以療其病，其益甚多，不可盡述，醫家臨症，宜細思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撚子麵》 藥共七味

巴豆二錢　蟬酥一錢末　寒食麵一錢　寒水石一錢　白丁香一錢五分　麝香一分　冰片一分

右藥共爲細末，磁瓶收嚴，勿令洩氣，候症聽用。

此麵能治瘡口破爛，大片不成瘡口勢樣情形，撚子皆爲無用，止可以撚麵撒上，再用蜜藥膏藥，按法蓋貼嚴緊，內中自然得力於藥矣。衛膿長肉，去腐生肌，日日如法調理，而取效猶反掌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撚子丸》 藥方同前

右藥共爲細末，煉蜜爲丸，小者如小米，大者如豆粒，隨勢用之。

此丸專治瘡口淺而小者，用撚有傷好肉，痛而見血，必須用小藥丸塞入，以膏藥合玉藥貼而蓋之，次日瘡口自然見開展，再用藥以理之。瘡口若大而淺者，亦不必用撚子，惟以大粒丸隨勢投入，上蓋膏藥以衛之，而藥力發生得施，乃病症自然易痊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消散法》 如意金黃散散藥門備載

右藥用蜜水調，或涼水調，敷之自能消散。

此方專治毒火紅腫一切暴熱，陽昇發表之症，按法敷之，屢敷屢換，久之即可火消毒散，收效於一日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敗解法》 白礬一兩，煅　雞蛋一箇用清

右藥將礬煅枯爲末，用蛋清調濃，敷患處，及乾即換。

此方專解一切熱症，項上左右生疙疸，或紅腫，或疼痛，或婦人乳上生疙疸，不論大小軟硬，若以此法敷之，及乾即換，患不數日，自然復元矣，何用苦累歲月而不安哉。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化堅法》 四虎散散藥門備載

右方共爲末，用猪腦同搗，遍敷瘡頂，留尖出氣方妙。

此方專治瘡瘍，腫硬皮厚，不易生膿，不疼不癢欲轉陰者，急按此法敷之，常常理之，不可間斷，自能轉禍爲福，而奏凱不難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清毒敗火法》 藥共二味

綠豆粉一兩　雞蛋清一箇

右藥將粉爲末，用蛋清調勻，即用飛羅剪，調勻亦可，掃上一層，候乾再掃，掃敷及不數次，自能消化矣。

此法專醫一切火毒，癰瘤疙疸，紅腫疼痛之症，按法治之，無不神效。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化毒清熱法》 藥共二味

馬齒莧八兩　白蜂蜜四兩

右藥，先將齒莧用鍋以水熬開，候半刻時去水待淨，入石臼內，加蜜搗勻，起出置磁器收好，用濕布蓋嚴候用。

此法專理破爛膿水臁瘡，紅腫濕毒熱瘡，有毒不外出，年久不清，辨不甚明者，以油紙攤勻，對症敷上，候乾即換，日久自能病去復元，萬無差錯，務必忌食發物，至囑切囑。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除湯燙火燒毒法》 藥共二味

雪水三九好　生菜磨盤好

右藥，先將冬令三九雪用淨罎裝滿，封口置閒處，存至五月五日，以生菜入於罎內，合雪水相拌均勻，仍封口聽用。

此藥專治一切湯燙火燒，將此汁撈出敷患處，及乾以羽蘸雪水，頻頻掃上，自然毒消熱除，必然取效於當時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散風去寒法》 藥共四味

大葱十根連鬚　薑二兩　鹽二勫　小茴香三兩

右藥，先將鹽用大鍋炒極熱，再入葱薑香拌好，以布縫口袋，手巾形大，即以裝內，分爲二袋，臨症聽用。

此藥專治風寒感冒。若胃氣虛寒，受涼疼痛者，或肚腹霑涼，受寒太重者，必致疼痛攻心，不能忍耐，急用此藥袋，上焦置上焦患處，中焦置中焦患處，下焦置下焦患處，以熱蒸之，藥袋稍溫即換，二袋頻換，藥如稍涼，再以鍋炒熱。如此調理，不數次，自得痊愈矣，此法誠醫家之善術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避火生肌法》 石灰一塊

右藥，用開水沖澄清，去渣，以箸攪打勻膩，挑上患處爲妙。此法專治熱水燙傷，有疱先將疱刺破，放出毒水盡淨，即以此藥掃上，無疱者，亦以此藥頻頻掃之，而熱毒消退，乃肌肉長出，自然痊愈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拔法論》 凡用拔治，皆屬陰症。若症生半月之間，不發不潰，堅硬如石，毒膿深入，不能外潰，勢重如負石，毒漸潰好肉，心

欲生煩躁者，方用拔法治之最妙令膿血得門而出，乃毒氣自然消散矣。先將瘡頂用鈹針開三孔，量症之高矮，多者寸深，或半寸深，品字勢樣，膿鮮濃者吉，紫黑者難。或用竹筒拔，或用磁罐拔。用竹筒法，宜藥水煮好，乘熱合上。用磁罐法，宜油撚燃入罐內，乘火氣合上，拔候片刻，而膿血自然由瘡孔漸出，聚於拔器內，患者稍覺疼痛，即將拔物落下，視其膿血，紅黃鮮明者順，易治也，紫黑清淡者逆，難理也。醫家臨症，當斟酌施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煮竹筒方》 藥共八味

羌活　獨活　紫蘇　蘄艾　菖蒲　白芷　甘草以上各五錢　連鬚葱二兩

右藥用水十碗，取嫩竹一段，長七寸，圓口一寸五分，一頭留節，刮去皮，厚約分餘，靠節鑽一小孔，以木塞嚴，置藥水鍋內，熬數十滾，將藥水鍋，放患人榻前，將筒取出，去淨藥水，乘熱對瘡頂針孔急合，按緊自然吸住，待片刻藥筒漸溫，拔去木塞，其筒易落，再用膏藥等蓋貼之，勿令受風。膿血不淨，次日再理，此治陰症擠膿不痛之良方也，切勿忽之。如陽症不必用此法，恐傷氣血而無益也，慎之慎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藥筒拔法論》 大凡拔法與擠治，甚易而且益。夫擠不過借手力，推而逐之，橫瘵也，乃拔由外而入深以提出，竪治也。又有筒以攏其氣，且用藥以煮之，無非取其陰以轉陽，誘其毒氣外出發現而易療耳。不然，何必取竹分老嫩，視筒有寸分，煮筒有藥方，而且用筒又有使法，言精說細，善至善也，所以陰可反陽，逆可轉順，欲調其患之易痊，實保其命之延生也，治法之速，莫善於斯矣，而施醫者，盍請嘗試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竹筒拔法論》 且夫竹筒與藥筒異，藥筒其力柔而緩，竹筒其性猛而速，乃陰症毒沉，宜徐徐然緩換以提之，故用藥筒爲佳。暴症毒凶，必當疾疾然速取以吸之，故用竹筒甚妙。竹筒形式相同，而稍長三二寸，亦一頭留節，離節三二寸，鑽一小孔，塞木条要嚴，中間用木棍，一頭按或皮或布之堵頭，一頭由竹節中間，鑽一窟窿穿過透出木棍頭，用手把住木棍，將堵頭抽竹筒內寸餘，再將筒口，扣在瘡口上，要嚴，用右手扶住筒，左手將大棍望後拔，不可太猛，猛者有致傷人，吸住時稍停片刻，將木棍抽過木塞之孔，拔去木塞，而竹筒自然落下，瘡中之毒物，即在筒中矣，視之便知其症之吉凶難易也。醫家臨症當自揣之，此法不可輕用，量以行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磁罐拔法論》 今夫磁罐，又與竹筒異矣。竹筒無非療瘡，大有裨益，乃磁罐之利，不僅有益於瘡症，而且與諸班之寒症，亦有可取之處。蓋用罐之法，亦當將罐鑽一小孔於靠底處，以木塞緊緊塞之，防其欲落之難，如難即拔去塞，而罐自落矣。如用之罐底宜向下垂，或對側邊，萬不可以底向上，而罐口朝下，恐其火落在肉皮，有傷患者，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用火拔者，溫以取之，令陽氣流通於內，而毒氣隨走於外，漸漸蒸發，生機自有，治不難矣。即治寒症亦然，火者陽氣也，寒者陰氣也，寒用火以煆之，而寒自消，陰用陽以暖之，而陰自轉，乃必然之理也。再有磁罐拔而取之，無論食寒風寒涼寒等症，皆不難奏凱於目前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修養十二段錦歌》 修養外功

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叩齒三十六，兩手抱崑崙。
左右鳴天鼓，二十四度聞。微擺撼天柱，赤龍攪水津。
鼓漱三十六，神水滿口勻。一口分三嚥，龍行虎自奔。
閉氣搓手熱，背摩後精門。盡此一口氣，想火燒臍輪。
左右轆轤轉，兩腳放舒伸。叉手雙虛托，低頭攀足頻。
以候神水至，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
嚥下汩汩响，百脈自調勻。河車搬運畢，想發火燒身
舊名八段錦，子後午前行。動行無間斷，萬病化爲塵
以上係通身，合總行之，要依次序，不可缺，不可亂，先要記熟此歌，再詳看後圖，及每圖詳注各訣，自無差錯。

第壹圖式



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

盤腿而坐，緊閉兩目，冥忘心中雜念。凡坐要豎起脊梁，腰不可軟弱，身不可倚靠。握固者，握手牢固，所以閉關卻邪也。靜思者，靜息思慮，而存神也。

第貳圖式



叩齒三十六，兩手抱崑崙。

上下牙齒相叩作響，宜三十六聲，叩齒以集身內之神，使不散也。崑崙即頭，以兩手十指相叉，抱住後，頻即用兩手掌緊掩耳門，暗記鼻息九次，微微呼吸，不宜用耳聞有聲。

第叁圖式



左右鳴天鼓，二十四度聞。

記算鼻息出入，各九次畢，即放所叉之手，移兩手掌擦耳，以第二指疊在中指上，作力放下第二指，重彈腦後，要加擊鼓之聲，左右各二十四度，兩手同彈，一先一後，其四十八聲，仍收手握固。

第四圖式



微擺撼天柱

天柱即後頸，低頭扭頸，向左右側視，肩亦隨頭左右招擺，各二十四次。

第五圖式



赤龍攪水津，鼓漱三十六，神水滿口勻。

一口分三吞，龍得虎自奔。

赤龍卽舌，以舌頂上腭，又攪滿口內，上下兩旁，使水津自生，鼓漱於口中，三十六次，神水卽津液，分作三次，要汩汩有聲，吞下，心暗想，目暗看，所吞津液，直送到臍下丹田，龍卽津，虎卽氣，津下去，氣自隨之。

第六圖式



閉氣搓手熱，背摩後精門。

以鼻吸氣閉，用兩掌相搓，擦極熱，急分兩開，磨後腰上兩邊，一面徐徐放氣，從鼻出，精門卽後腰兩邊軟處，以兩熱手磨三十六遍，仍收至握固。

第七圖式



盡此一口氣，想火燒臍輪。

閉口鼻之氣，以心暗想，運心頭之火，下燒丹田，覺似有熱，仍放氣從鼻出。臍輪，卽臍下丹田。

第八圖式



左右轆轤轉

曲灣兩手，先以左手連肩，圓轉三十六次，如絞車一般，右手亦如之，此單轉轆轤法。

第九圖式



兩腳放舒伸，叉手雙虛托。

放所盤兩腳，平伸向前，兩手指相叉，反掌向上，先安所叉之手於頭頂，作力上托，要如重石在手托上，腰身俱着力上聳，手托上一次，叉放下，安手

頭，再叉，凡上共九次。

第十圖式



低頭攀足頻

以兩手，向所伸兩腳底，用力扳之，頭低如禮拜狀，十二次，仍收手握固，收足盤坐。

第十一圖式



以候神水至，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嚥下汩汩響，百脈自調勻。

用舌攪口內，以候神水滿，再鼓漱三十六，連前一度，此再二度，乃共三度畢，前一度作三次吞。此二度作六次吞，乃共九次吞，如前嚥下要汩汩響聲，嚥津三度，百脈自週遍調勻。

第十二圖式



河車搬運畢，想發火燒身。

想臍下丹田中，似有熱氣如火，閉氣如忍大便狀，將熱氣運至穀道，即大便處，昇上腰間，背脊後，頸腦後，頭頂止，又閉氣從額上，兩太陽耳根前，兩面頰，降至喉下心窩，肚臍下，丹田止，想似發火燒身，皆熱。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八段雜錦歌》熱擦塗津美面容，掌推頭擺耳無聲。攀弓兩手全除戰，搥打酸疼總不逢。摩熱腳心能健步，掣抽是免轉筋功。拱背治風名虎視，呵呼五臟病都空。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擦面美顏訣》



額外功圖

此功無論每日早起，及日間偶睡，凡睡醒之時，且漫開眼，先將兩手大指背相合，磨擦極熱，隨左右指，各邊左右眼皮上，各九數，仍閉目，將左右眼珠，輪轉向左邊九遍，又向右邊九遍，仍緊閉片刻，然後再開明用，左右九轉，大除風熱，永無目疾。

隨後又將大指背，磨擦極熱，即以兩指背，趁熱一上一下，揩鼻上三十六遍，能潤肺。

隨後，又將大指背灣骨，按兩眼外角邊小穴中，各三十六遍，又按兩眼之近鼻兩角之中，如數，大能明目洞視。

隨後合兩掌，磨擦極熱，即以熱掌，自上而下，順揩面上九十數，要滿面高低處俱到，再舐舌上津液於掌，仍磨擦稍熱，復擦而上九十次，能潤澤容顏，不致黑皺。

此訣極簡易，但於睡醒時稍遲，下牀便可行之，起來，覺神清氣爽，即妙處也，久行各效俱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行內修功論》 修養內功　按摩導引之功，既行之於外矣。血脈俱已流暢，肢體無不堅强，再能調和氣息，運而使之，降於氣海，昇於泥丸，則氣和而神靜，水火有既濟之功，所謂精根根而運轉，氣默默而徘徊，神混混而往來，心澄澄而不動，方是全修，亦是真養。其他玄門服氣之術，非有真傳口授，毫髮之差，無益有損。今擇其無損有益，隨人隨時隨地皆可行者，惟調息及黃河逆流二訣，功簡而易，效神則奇，止在息心靜氣，自堪卻疾延年，爰以四語決之曰，氣是延生藥，心爲使氣神，能從調息法，便是永年人。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行內功圖》

盤膝搭坐

此訣每日子午二時，先須心靜神閒，盤足坐定，寬解衣帶，平直其身，兩手握固，閉目合口，精專一念，兩目內視，叩齒三十六聲，以舌抵上腭，待津生時，鼓漱滿口中，汩聲咽下，以目內視，直送臍下一寸二分丹田之中。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行功訣法》 當以心想目視丹田之中，仿佛如有熱氣，輕輕如忍大便之狀，將熱氣運至尾閭，從尾閭昇至腎間，從夾脊雙關，昇至天柱，從玉枕昇至泥丸，少停，即以舌抵上腭，復從神庭順降而下，鵲橋、重樓、絳宮、臍輪、氣穴，仍歸丹田之中，此內功已畢。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修養宜寶》 修養宜知　吾人一身所恃者，精氣神俱足。足則形生，失則形死。故修養之術，保全三者，可以延年，是以謂之三寶，故宜保之。夫人一身，一家之事接應無窮，心役神勞，不知稍節，恃年力之壯，任意不以爲困，何知衰憊之因，死亡之速，由此而致。凡人之欲求益壽者，宜於尋常之餘，逐時、逐日、逐月、經年累歲，倍加戒謹，嚴於功行，循序進之，精氣神自然皆充，豈有不延壽也哉。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六字治五臟訣法》 每日自子時以後，午時以前，靜坐叩齒嚥津，即依法本呵、噓、呼、呬、吹、嘻六字，以去五臟之病，口中宜輕輕念，耳中不得聞聲，每念一字，要儘一口氣，久不可出字，六字難繩，嘻字易混，噓字氣從唇出，嘻字氣從舌出，按法行之，不可妄施。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六字各樣行式》 肝用噓時目睜睛。念噓字要大睜兩目。

肺宜呬出手雙擎。念呬字要兩手如擎物然。

心呵頂上連叉手。念呵字要叉手掌案頭頂。

腎吹抱取膝頭平。念吹字要兩手抱膝而坐。

脾病呼時須攝口。念呼字要攝住口。

三焦有熱臥嘻寧。念嘻字要仰面身臥定。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六字各效應時》 春噓明目木扶肝，夏日呵心火自閑。秋呬定收金肺潤，冬吹水旺坎宮安。三焦長夏嘻除熱，四季呼脾土化餐。切忌出聲聞兩耳，其功真勝保神丹。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六字各有真驗》 噓屬肝兮外主目，赤翳昏蒙淚

如哭。只因肝火上來攻，噓而治之效最速。

呵屬心兮外主舌，口中乾苦心煩熱。量疾深淺以呵之，喉舌口瘡並消滅。

呬屬肺兮外皮毛，傷風咳嗽痰如膠。鼻中流涕兼寒熱，以呬治之醫不勞。

吹屬腎兮外主耳，腰膝酸疼陽道痿。微微吐氣以吹之，不用求方需藥理。

呼屬脾兮主中土，胸堂氣脹腹如鼓。四肢滯悶腸瀉多，呼而治之復如故。

噓屬三焦治壅塞，三焦通暢除積熱。但須六次以噓之，此效常行容易得。

以上六字，因疾行之，疾愈即止，某處有病，以某字行之，不必俱行，恐傷無病之臟。果能依法行之，真有奇效，故醫書並道經皆註之於卷末。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薰洗總論》 今夫薰者蒸也，洗者浴也。蒸因其生硬，而毒聚難洩，熱蒸以解之，自能熟而且軟，散之由也。洗因其污穢，而氣臭易壞，湯洗以浴之，自然潔而又淨，愈之機也，乃滌蕩之功，亦瘡瘍必不可少之術。然又不可太偏，蓋薰洗不過逐其邪，去其瘀，以除臭氣而已，若欲助氣，生肌長肉，收口復元，而又有說焉。舉薰洗之法，不過每日一次則可矣，多則傷水，恐又有慮焉，一則洩氣致虛，再則肌肉難生，而收斂更恐遲緩矣。醫家臨症口之，當慎揣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瘡瘍癰疽起發收效總論》 今夫天下之人身，全體具育，不過皮脈肉筋骨五層而已，而五層之間，各層皆有氣滯、血凝、毒聚之發，輕重、大小、深淺、久暫之別，各有所說。皮外者爲瘡，皮內爲瘍，肉上者爲癰，肉下者爲疽。概不能預定其起於何時，發於何處，無論巨細常變，生之必由所感，起之必有所因，而因與感又有分焉，有內因，有外因，有不內外因。內因己之所爲以感之，外因天之所致以感之，不內外因，事在己而不由己之所施以感之。假令春必暖，夏必熱，秋必涼，冬必寒，是時之得其正也。而暖多偏焉，竟不若春之暖，而熱多偏焉，竟不若夏之熱，而涼多偏焉，竟不若秋之涼，而寒多偏焉，竟不若冬之寒，是時之失其正也。倘人得其正氣以感之，必然滋養，因之身安而體泰焉，受其不正氣以感之，必然受侵，因之灾生而病至焉，是外感也。故云外因，乃人耳能聽，目能視，鼻能聞，口能食，心能思，意能起。而欲聽其非禮不能勿聽，好之感也；而欲視其非色不能勿視，戀之感也；而欲聞其非香不能勿聞，嗜之感也，而欲食其非珍不能勿食，貪之感也，而欲思其非事不能勿思，私之感也，而欲起其非念不能勿起，邪之感也，是內感也。故云內因，有如人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慎，勞碌不辭，過失不斷，不節則必過度，而脾胃因之有感，不慎則必無拘，而精神因之有感，不辭則必太勞，而筋骨因之有感，不斷則必錯誤，而心氣因之有感，是不內外感也。故云不內外因五，嘗仰觀俯察天地間，毋問其何等患症，莫不因感而生，漫云細微小症，固不必枚舉而詳論，而怪壯奇異之症，亦屬頗多，實難盡言，無非論陰陽氣血，相因相感之理，以視其輕重順逆之情，再言其難易吉凶，療而施之，以令重者轉輕，逆而順焉，即難者亦不難矣，何凶之有哉？吉莫吉於斯矣，醫家之術，作如是觀焉可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收功宜忌論》 眼科諸症，宜戒食辣物，忌之。

喉科諸症，宜戒食甜咸辣三味等物，忌之。

產科諸症，產前宜戒熱物，產後宜戒涼物，忌之。

婦女科諸症，宜戒酸物，嚴防忌之。

整骨科諸症，宜戒勞動，謹慎忌之。

針法科諸症，宜戒食小米飯，忌之。

痘科諸症，宜戒下瀉，忌之。

疹科諸症，宜戒寒涼等物，忌之。

男女諸科寒症，宜戒散法治，忌之。

外科諸症，宜戒發物、反生物、倒發物、開燥物，難愈敗壞等情，嚴加忌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臨症預知》 不分男女，用藥得當。

火症，不宜斂，當散。治寒症，不宜散，當暖治。虛症，不宜降，當補治。實症，不宜補，當下治。壯者，不宜補，當降治。弱者，不宜瀉，當潤治。老人不宜寒，當調治，少人不宜熱，當清治。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收功全論》 今夫收者，復元之謂也。功者，奏效之謂也。要莫外己之能養，醫之能治，若專賴草根木葉之藥品，以常保吾身，是末節也，殊不足恃。故當收功之後，再於身心內外，加戒謹之功，修以養

之，每日起居，乘閒暇時，進修不倦，庶幾身無一失，而精可日蓄，氣可自充，神可愈足，疾可自此却盡，年可自此永延矣，修養宜行內外之功，循序載列於左。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用刀針總論》 大凡欲用刀針，必預念人神所在之處，季忌月忌日忌時忌，皆不違礙。然後擇其症之生於何方，可刀可針，量其皮肉厚薄，筋骨遠近，口宜大小，針宜深淺，並斟瘡生日多少，形勢之宜破不宜，再選合式之刀針，執在手中，默誦觀音神咒三遍，口吹法氣三次，於刀針之頭，量其人之虛實，妨其症之凶險，避其觀視，對症看準，必須如何，比住刀針，遽然試之，必然中法，毫無差錯，而有症者尚未得知何如，而醫症者早得功效已，又何至令有症者，怕刀懼針，恐其先，慮其後之疼痛也哉。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刀針用法各論》 凡取膿，必須以刀針爲主，疾徐輕重出於心。皮薄刀宜淺，深則傷肉；皮厚刀宜深，淺則莫透，毒氣難出。高腫而不硬，深宜四五分；腫高且硬，深宜六七分；平腫肉色不變，刀深宜寸。若背腹脇肋等處，皆宜用扁針平刺，或斜入，或旁投，不可直下，直下刀針，恐傷脂皮，氣透而出，則命難保矣。欲大開口，刀針直入斜出最妙；若開小口，刀針即直入直出，此法極妙如神，學者不可不遵。乃刀針不可太早，當在十日後施之，半月後施之，若候至二十日後，仍不宜用刀針者，其症屬凶險矣。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暈形論》 凡瘡症有大小，有起有破。大症生暈小不有，破後生暈起時無。況暈亦有分，與痕甚殊，痕屬瘡之腫綫，在瘡週圍，而不見痕。暈在瘡口旁，生若紅筋而有限，二三生者可痊，五六起者即屬凶也。此暈皆因臟腑蘊毒太深，以至外發而現也，宜慎思之。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醫治總論》 凡瘡瘍初生，必癢麻腫痛，隨起粟珠在先，毒甚之故，七日前未成形，不論何症，當灸治之，毒能隨火而散。甚重者，或拔或引，敷圈宣通鬱毒，是爲善策。繼用湯燙洗以後，用神膏貼瘡頭上，謹防風襲。內裹宜服解毒藥，衛生湯、黃連湯、蟬酥丸等類藥味，外而用敷藥圈藥，將瘡四圍束住。稍輕者用神燈照方亦妙。若形已成，因症施治。平塌者，急宜補之，令毒外出。高腫者，不宜過攻，氣傷難斂。內熱須服消毒之藥。二便澀滯者，即用通利之方，使臟腑宣通爲妙。及十日後，瘡猶堅硬，必當以鈹針，將瘡頭刺破。或至半月後膿少者，急用藥筒拔之，膿血膠黏是順，血水稀紫是逆。到二十一日後，仍流稀水者，亦屬難醫之症。倘潰後腐肉不脫，瘡口堵，須以刀剪開寸餘，而膿管自然暢快。拔膿剪腐完畢，使一盆盛猪蹄湯，以軟帛燙洗，令壞腐宿膿隨湯皆出，以盡淨爲度，再以乘熱將帛叠數層，覆瘡上熱蒸數次，乃瘡勢自然疏通。每日如是洗法，謹避風寒爲要，腐處撒靈藥，並白玉藥潤而養之，使腐肉脫去，新肉生出，隨用紅玉藥攤膏上，以潤瘡口，或生肌散、珍珠散撒在瘡口內，以膏蓋之，不數日即可收功矣。然而保養，尤不可不慎，出膿後萬不宜用寒涼藥味。患者冬宜溫暖，夏防風暑，肌肉平復時，尤宜加小心謹慎調理。若調理疏忽，失於保養，及致虛脫暴變，命必喪亡矣，萬勿忽諸。

《外科方外奇方・昇降部》 大紅昇：辰州大劈砂五錢、雄黃五錢、水銀一兩、火硝四兩、白礬一兩、皂礬六錢，先將二礬、火硝研碎，入大銅杓內，加火酒一杯燉化，一乾即起研細。另將汞、硃、雄研細至不見星爲度，再入硝礬末研勻。先將陽城罐用紙筋泥，搪指厚陰乾，常輕輕撲之，不使生裂紋，搪泥罐子泥亦可用。如有裂紋，以罐子泥補之極乾，再晒無裂紋。方入前藥在內，罐口以鐵油盞蓋定，加鐵梁，盞上下用鐵鑷鐵絲扎緊，用綿紙撚條護密周圍塞罐口縫間，外用熟石羔細末，醋調封固盞上，加炭火二塊，使盞熱罐口封固易乾也。用大釘三根，釘放地下，將罐下放釘上，罐底下置墊大炭火一塊，外砌百眼爐，升三柱香。第一炷香，惟用底火，如火大則汞先飛上，二炷香用大半罐火，以筆蘸水擦盡，三炷香火平罐口，用扇搧之，頻用水擦盡，弗令乾，乾則汞先飛上。三炷香完去火，冷定開看，方氣足盞上，約六七錢，刮下研細，磁罐盛用。再預以鹽滷汁調罐子稀泥，用筆蘸泥水，堵罐口周圍勿令泄氣，蓋恐有綠煙起，汞走也，綠煙一走，即無用矣。此丹治一切瘡瘍潰後，拔毒去腐，生肌長肉，瘡口堅硬，肉黯紫黑，用丹少許，鷄翎埽上，立刻紅活。瘍醫若無紅白二丹，決難立刻取效。

大白昇：水銀、枯皂礬、焰硝、食鹽各一兩，共研至水銀不見星爲度，入陽城罐內，口上一鐵油盞蓋之，鐵絲扎緊，鐵盞四圍用白綿絲條箝緊，外用鹽五兩，光粉和泥搗勻擦罐，入百眼爐內，初用文火一炷香，盞上常以微水潤之，至三炷香，用武火完爲度，俟冷定打開，取昇在盞上色白者，刮下研細盛用。此丹可服可敷，如瘡口有黃水用此，無水用紅粉霜。一方加硼砂、黃丹、硃砂、膽礬、雄黃。

附封罐口神膠方：破砂罐末、草鞋灰、黃泥、傾銀藥末、燒鹽粽子各一兩，共研細末，用鹽滷調和膠丹，入乳鉢擂細，用抿子桃封罐口。

小紅昇：真水銀二兩，淨明礬二兩，提淨火硝二兩。

右三味搗和研勻，安鐵耳鍋內，蓋以高深宮碗，居中平穩。用煨石羔研細，揀滿碗埕，用圍平鍋口封好，放於風爐上。以先文後武之火，煉三炷香爲度，過夜待命。以刀刮去封口石羔，輕輕拐抹碗埕，將碗揭起，用小刀刮下昇丹，或綠或黃或紅，各自貯開，磁瓶盛之，聽用。顏色雖殊，功效則一。陳一年者，出盡火氣，愈陳愈佳。此藥治一切瘡瘍疔腫癤各毒，初起出膿時，用此糝瘡口，自能呼膿拔毒，外用膏藥蓋之。如膿腐去淨者，另用生肌長肉粉霜。如男子腎囊，女子乳頭，及眼珠上下兩角，或生瘡毒，切勿用此丹，恐受水銀之氣，受患莫測，慎之。

六仙昇丹：水銀三兩、火硝三兩、明礬五兩、車丹四兩、輕粉六錢、皂礬一兩五錢。

如紅昇法。

白降丹即夏冰封配丹：水銀、淨火硝、白礬、皂礬、炒白鹽各九錢。

右五味共研至不見水銀星爲度，盛於新大傾銀罐內，以微火鎔化，火急則水銀上升走爐，須用浮炭爲妙，熬至罐上無白煙起，再以竹木枝撥之，無藥層撥起爲度，則藥吸於罐底，謂之結胎。胎成用大木盆一個盛水，水內置淨鐵火盆一個，以水盆內水，及鐵盆之半腰爲度，然後將前結就之胎，連罐覆於鐵盆內之居中，以鹽滷和黃土封固罐口，勿令出氣，出氣即走爐。再用淨灰鋪於鐵盆內，灰及罐腰，將灰按平，不可搖動藥罐，恐傷封口，即要走爐。鋪灰畢，取燒紅栗炭，攢圍罐底，用扇微扇，煉一炷香，謂之文火，再略重扇，煉一炷香，謂之武火，炭隨少隨添，勿令間斷，而見罐底，再煉一炷香即退火。待次日盆炭冷定，用帚埽去盆灰，幷將封口上去淨開管，鉄盆內所有白霜，即謂之丹，將磁瓶收貯待用，愈陳愈佳。其罐內原胎，研摻癬瘡神效。若恐胎結不老，罐覆盆內，一遇火煉，胎落鐵盆，便無丹降，亦爲走爐。法一用鐵絲法扎作三脚小架，頂爐內撐住丹胎，最爲穩妥。此丹如遇癰疽發背毒，一切惡毒，用一釐許，以津唾調點毒頂上，以膏藥蓋之，次日毒根盡拔於毒頂上，頂上結成黑肉一塊，三四日即脫落，再用昇藥敷此，即收功。此丹用蒸粉糕，以水少潤，共和極勻爲細條，晒乾收竹筒內，各爲錠子，凡毒成管，即約量管之深淺，插入錠子，上蓋膏藥，次日擠膿，如此一二次，其管即化爲膿，管盡再上昇藥數次，即收功。此丹比昇丹功速十倍，但性最烈，點毒甚痛，法用生半夏對擫，再加冰片少許。一方加辰砂二錢、雄黃二錢、硼砂五錢、水銀用一兩，餘四味，各用一兩五錢。

大白降：水銀一兩、青鹽二兩、皂礬二兩、火硝二兩五錢、滷砂三錢、雄黃三錢、辰砂三錢、白砒五分、明礬二兩。

右藥共研勻，放陽城罐內，微火煨乾後，如前法降三炷香，候冷取藥，不可被生人鷄犬沖破。此丹凡腫毒未成名件者，用醋調點患處頭上，看毒大小，如桐子大泡起，毒即消。若已成不肯穿者，亦用此丸，將膏藥貼頭上，半日即穿。

小白降：水銀、火硝、生礬各五分、食鹽二分。

右共研末，入傾銀罐內，放炭火上，文火煎滾，滾至邊上起焦黃色，候至滿面俱焦黃米色爲度，將罐離火候冷。再用圓正擂盆一個，裏面須揀光細者，將銀罐連藥輕輕倒合在擂盆內，罐口與擂盆縫間，須用綿紙條墨水潤濕，加鹽泥封固，然後將擂盆坐於大水盆中。罐底先加文火，用扇扇之，先文後武，煆至五寸綫香爲度，退去炭火候冷。先埽去罐口外鹽泥，然後開罐取降於擂盆底內之藥，藥色以潔白如霜者爲上，若青黃黑色，不可用。或以銀簪脚，與磨亮刀頭，略沾微唾，蘸藥在上，即刻起繡者爲佳。用時用新棉花蘸藥，敲些許於膏藥上，比昇藥更要少些，貼後兩杯熱茶時，即發痛，半日即止。毒重者，每日一換膏，毒輕者，貼兩三日亦不妨。若貼大腫毒上膏，先放些麝香，阿魏，然後上此藥少許貼之。若要做咬頭膏藥代針丸，將麵糊以竹片拌和做成細條，切作芝蔴粒大小，放膏心中對腫頭貼之。此藥不可沾在指頭上，沾則要疼痛發泡退皮。此藥陳久者，少痛，性和緩，却要多用些。如第一次降完，藥色不白，可將罐內之藥刮淨，此藥無所用處，只將降於擂盆底內之藥刮出，另將水銀、火硝、生礬各五分，食鹽二分，幷將擂盆內降不透之藥，與四味一併研和，從新再入銀罐，照依前法降之。此藥若一次降不如法，不妨兩次三次連降，即降至十數次方能降好，計算已有水銀五錢在內矣。每次只將銀罐刷淨，或另換新罐，每次只要用水銀、火硝、生礬各五分，食鹽二分，直降到好方止。初起煎時，須要火候得法，若火候不及，則罐中結胎尚嫩，水銀尚活，倒合轉來，非連胎墜入擂盆底內，即活水銀先流入擂盆底中。若火候

太過，結胎太老，非水銀先已飛去，即有降不下之病。總以結胎不嫩不老爲度，用炭火最得法。凡瘡毒已穿破，用水煉降藥法，新煉出白降丹研細，用元色緞五寸，將降藥篩勻緞上，捲緊以麻綫捆扎極緊放瓦銚內，清水煮約一伏時內，換水三次，將緞先取起掛風處陰乾，然後打開以鷄翎埽下，收貯磁瓶用之，並不痛楚。

一降：水銀六錢、硃砂二錢、雄黄二錢、硼砂二錢、甘草水煮硝一兩、緑豆煮白砒一錢、青鹽三錢、製明礬一兩、食鹽一兩，共研末，用陽城罐裝藥在內，用火鎔化結硬，再將新茶杯合在罐口上，四圍泥固，用銅杓一個，邊上畫後天八卦圖，內放水六七分，將茶杯放在水內，陽城罐底朝上，四面以瓦合好，上放梗炭，文武火煉三炷香爲度，去火候冷開看，茶杯內藥有七八錢重，刮下研末，同二降再煉。

二降：水銀一錢、硃砂一錢、雄黄一錢五分、硼砂二錢五分、火硝一兩二錢、明礬二兩、皂礬二兩、食鹽一兩二錢，同前煉過藥，共和爲末，同前煉法，煉完再同後煉。

三降：硼砂二錢、青黛四錢、白砒一錢五分、水銀六錢、明礬六錢，同前煉過丹藥共研極細，同前丹煉三降，靈丹俱已煉成，其色雪白，勿見鐵器研細。加冰片五釐、蟾酥五釐，共研極細，磁罐收貯，勿令出氣。凡遇痔漏癤塊，將成藥綫插在毒內，治一切腫毒，及發背癰疽、癤塊、痔漏等毒，以去腐生新，立刻見效。

五色靈藥：食鹽五錢、黑鉛六錢、枯皂礬、枯白礬、水銀、火硝各二兩，先將鹽、鉛二味鎔化，入水銀結成砂子。再入二礬，火硝同炒乾研細，入鉛、汞再研，以不見星爲度。入罐內鹽泥固濟封口，打三炷香，不可太過，又及一宿，取出視之，其白如雪，約有二兩，爲火候得中之靈藥。如要色紫者，加硫黄五錢。要黄者，加明雄黄五錢。要紅者，用黑鉛九錢，水銀一兩，枯白礬二兩，火硝三兩，辰砂四錢，明雄黄三錢。升煉火候，俱如前法。礬升打靈藥，硝要炒燥，礬要煅枯。一方用燒酒煮乾炒燥，方研入罐。一法凡打出靈藥，倍加石羔和勻，復入新罐內，打一炷香，用之不痛。此五色靈藥，治癰疽諸瘡已潰，餘腐不盡，新肉不生，撒之最妙。

升打靈藥固罐法：用陽城罐，將罐熇熱，搗大蒜於罐外遍擦之，再熇再擦。如是三四次，再以薑醋入罐內盪之煮之，以乾爲度。次用黄土二分、煤炭二分，以馬毛與鹽水，合之固罐，一指厚陰乾，裂縫再固，必要完固聽用。

升打靈藥封口法：入藥畢，蓋鐵盞，用鐵絲鑽畢，用石羔、無名異等分，食鹽減半，俱煅過爲極細末，醋調成膏，次加炭火二三塊於盞內，外熱以筆蘸藥，周圍搽之，隨乾隨搽，以口平爲率。一用石羔、生白礬、食鹽等分爲末，水調搽之，如前。

金蟾化管丸：水銀三錢、明雄黄一兩，以二斤火酒漸煮添，酒盡爲度，共乳細，用紙包好，取大蝦蟆將藥包入於肚內，去腸只留肝肺，以綫縫好。再用銀硝一兩，白礬一兩，研勻入陽城罐內，加水半茶鍾，放火上熬令枯乾。礶底取放地上，再納蝦蟆於內，鐵盞蓋好，將鹽泥固濟，升文火二炷香，中火一炷香，武火一炷香，冷定開看盞上靈藥，刮下研細，用蟾酥乳化爲丸，如芥子大陰乾。凡一切諸漏有管者，雖灣曲之處，用一丸放膏藥上，對管口自入到底方回，嫩管自化，老管自退，七日見效，如未全退，再用一丸，無不除根。

《外科方外奇方・圖藥部》　離宮錠：眞蟾酥三錢、血竭三錢、膽礬三錢、硃砂三錢、陳金墨二兩、麝香一錢五分，各研爲細末和勻，火酒化蟾酥糊成錠，如筋粗寸長，晒乾清茶研敷，治一切無名腫毒。

坎宮錠：陳金墨三錢、熊膽三錢、胡連三錢、牛黄三錢、冰片一錢、麝香五分，或加木香少許、京墨二兩、胡連二錢、牛黄五分、冰片七分、麝香五分，共研細末，用猪膽汁，加生薑大黄，水浸取汁，醯醋水少許和成錠，冷水磨搽，治陽毒紅腫赤遊丹。

蟾酥錠：蟾酥二錢火酒化、金脚蜈蚣一條、膽礬一錢、乳香一錢、雄黄二錢、麝香一錢、沒藥一錢、銅香一錢、冰片五分、寒水石二錢、血竭一錢、大蝸牛廿一個，共製末，蝸牛搗作錠，每用米醋磨搽，或用辰、砂金箔爲衣更妙，治陰症疔瘡。

紫金錠：當門子三錢，一方五錢四分，川五倍一兩，一方六錢，塊辰砂四錢，一方六錢，紅芽大戟二兩五錢，一方六兩，千金子霜一兩，一方五兩，山茨菇二兩，一方六兩，雄精三錢，一方一兩。

右藥共爲細末，糯米飲搗成錠，每重一錢，用冷水腐化內服外敷，能治陰陽諸症，無不見效。一方加草河車六兩。

驅毒散：白芨一兩六錢、紫花地丁八錢、烏骨鷄骨一兩煅、硃砂一錢、雄黄末一錢、輕粉一錢、五倍子二錢炒黄、大黄二錢、牙皂八分。

右藥共爲末，以醋調敷，凡毒生於骨節之間，能使移上移下，無殘症之患。

銀箍散：草烏、生南星、乳香、生半夏、五倍子、沒藥、陳緑豆粉，共爲末，酒調搽，能治陰症。

金箍散：赤小豆一兩，番木鼈二兩，白芨五錢，芙蓉葉二兩，白歛五錢，生大黄五錢，黄柏五錢，共爲末，葱蜜調塗，治陽症。

又方：鳳仙花子、大黄、五倍子各十兩，人中白一兩五錢，如無用皮硝代，陳小粉十三兩炒黄，爲末醋調。

鐵箍散：乾芙蓉葉五錢，薑黄五錢，白芨五錢，五倍子五錢，白歛五錢，生大黄一兩，蟹殼五斤，陳小粉一兩炒黄，共爲細末，米醋和成錠，臨用醋磨搽，治一切毒未潰者。

白圍藥：天花粉三兩，生南星四兩，生半夏四兩，一法又白歛一兩，白芨一兩，白芥子二兩，爲細末，用酸醋調塗，治一切痰毒最効驗。

抑陰散：川五倍五錢，肉桂三錢，麝香三分，川鬱金一錢五分，生南星一錢五分，共爲末，薑葱搗汁，調敷治陽毒。

如意金黄散：天花粉十兩，川黄柏五兩，薑黄五兩，白芷五兩，廣陳皮二兩，甘草二兩，蒼术二兩，南星二兩，厚朴二兩，石菖蒲二兩，川鬱金二兩，生半夏二兩，共爲細末，或醋，或蜜，或水，或葱汁水調敷，治癰疽發背，諸般疔腫，跌打損傷，濕痰流注，大頭時腫，漆瘡火丹，濕熱天泡，肌膚赤腫，乾濕脚氣，婦女乳癰，小兒丹毒，外科一切頑惡腫毒，無不應驗。

一筆消：雄黄二兩，麝香三兩，眞藤黄一兩，人中白五錢，辰砂二錢，蟾酥一兩，白芨二錢，白歛二錢，共爲細末，用廣膠三錢，熟化和成錠，治癰疽發背，五疔毒瘡，對口塔手，諸般惡瘡，及一切無名腫毒初起者，用醋磨搽患處，立消如神。

陰症癰瘍圍藥：紅藥子四兩，如無用黄藥子代，白芨一兩五錢，黑狗下顎一個煅存性，白歛一兩五錢，碗豆粉三錢，冰片三錢，乳香六錢去油，硃砂三錢，雄黄三錢，各爲細末，和勻醋蜜調敷，四圍用極滾熱醋蘸調，並可服，治外勢平而不起，色黑黯其痛在肉裏者。

如意散：生南星、生大黄、生半夏、朴硝，共爲末，薑汁調，治痰毒。

鹵水圍藥：麝香一錢，沒藥、雄黄、血竭各三錢，蟾酥一錢，五倍子一兩，麻黄五錢。

右多用蕎麥幹灰，淋濃汁七八碗，文武火煎至二三碗之數，以前藥研極細末，候冷下之，復煎二三沸，磁罐藏之。若遇瘡毒，用新筆蘸汁周圍塗之，則一切惡瘡腫痛自消。

一筆消：大黄二兩，藤黄一兩，明礬五錢，蟾酥五錢酒炒，麝香二錢，乳香、沒藥各二錢。

右用蝸牛搗成錠，醋磨圈圍。

又方：用雄黄一兩，膽礬一兩，月石一兩，銅青一兩，皮硝一兩，草烏一兩，去大黄、明凡、乳香、沒藥。

蝌蚪拔毒散：寒水石，淨皮硝，川大黄等分，研極細末。蝌蚪不拘多少，裝甕內，埋入地中三月，自化成水。每蝌蚪水一大碗，入前藥末各二兩，陰乾，再研勻收磁罐內，用時水調敷，治一切無名大毒、火毒、瘟毒神效。

一筆鈎：天南星一兩，生半夏一兩，白芨一兩，生大黄四兩，冰片一錢，共爲末，用雄猪膽汁和成錠子。

北京鹽水錠：馬牙硝一斤，入鐵鍋內烈火燒成水，次下皂礬末一兩，次下黄丹一兩，硃砂七錢，雄黄一錢，共攪極勻，傾光平石上凝硬收用。

一切腫毒疥癬，蛇、蝎、蜘蛛、蜈蚣咬傷，夏月毒蚊虱咬傷，腫瘍疼痛，用醋磨或水磨。

一，口舌生瘡，乳蛾喉風咽痛，用一粒，口內噙化。

一，九種心痛，點眼角三次即愈，牙痛含於患處。

一，暴發風眼火眼，及老年眼沿赤爛，以滾水化入杯內，洗之皆良。

一，牛馬有病，以點眼角。

大鐵箍散：生大黄二錢，蒼术一錢，芙蓉葉二錢，薑黄二錢，天花粉，川柏各二錢，白芷一錢，川羌活二錢，毛茨菇二錢，川烏一錢，乳香一錢去油，陳皮一錢，沒藥一錢去油，南星一錢，雄黄一錢，厚朴一錢，冰片一分，麝香一分，共爲極細末，凡遇皮無二色者，在是爲陰毒，葱汁和蜜調敷。漫腫無頭，用陳黄酒米醋和敷。紅赤腫痛發熱，用清茶調敷。

金不換仙方：枳殼三錢六分，白丑、黑丑各一兩，甘遂三錢，麝香一錢，甘草五分，共爲極細末，摻少許於膏藥上貼之，治百種無名腫毒，立刻止痛，未成即消，已成即潰。

立消散：雄黃一兩五錢、炒甲片三兩、生軍五兩、芙蓉葉五錢、炒五倍子五兩，共爲細末，醋調塗患處。

立馬消：川斑蝥去翅足米粉炒，全蝎尾各十個漂淡，蜈蚣三條，乳香、沒藥各四分，蟾酥三分，火酒浸化，再研成膏，用冰片二分、麝香二分爲極細末，麻黃四錢熬膏爲丸如桐子大，辰砂爲衣，晒乾密貯。治發背、癰疽、腫毒，每用一丸，勢大者用二三丸研細摻於膏藥上貼之，如瘡未破，以熱手摸百餘下，次日即消。如瘡已破，先以薄綿紙蓋上，再將膏藥貼之神效。

家秘金箍散：當門子一兩、大梅片一兩、飛黃丹一兩、紅銀硃一兩，共研極細極勻，收貯玻璃瓶中，切勿泄氣。臨用，用淨羊毛筆蘸酒膏上貼之，治一切結腫，成餅成核，即刻消散。

《外科方外奇方・內消部》 梅花點舌丹：西黃一錢、月石一錢、熊膽三分、血竭一錢去油、乳香一錢五分去油、沒藥一錢五分、珍珠四分、蟾酥一錢、蕘蔻一錢、麝香三分、冰片五分、沉香五錢、雄黃一錢。

右共爲細末，以人乳將酥化開和丸，再加辰砂一錢，金箔爲衣，每重三分，或二四釐，晒三日收貯磁瓶聽用。每臨臥時，溫酒送服一二丸，可消一切無名腫毒，疔瘡初起。一方中加白花一錢二分。

飛龍奪命丹：真蟾酥一錢，去油乳香一錢、銅綠一錢、輕粉一錢、膽礬一錢、血竭一錢、辰砂一錢、明礬一錢、雄黃一錢、冰片三分、麝香三分，共研細末，同大蝸牛廿個，搗勻和丸如綠豆大，每服七丸，或九丸，或十一丸，用葱白三五寸，病人自嚼吐於手心，包藥在內，用溫酒和葱送下，如人行五里汗出爲度，無汗再用葱研爛，裹藥服之。治一切疔腫惡瘡，癰疽初起時黑陷不痛，或麻木不仁，毒氣內攻，嘔吐昏憒之症。一方：蟾酥丸加蜈蚣兩條。一方：前方加蜈蚣一錢、川山甲一錢、寒水石三錢、殭蠶一錢、全蝎一錢、角刺三分、紅信二分。

一粒珠：金川山甲一只重廿四兩，分四足，一足用米醋炙，一足用松花湯炙，一足用麻油炙，一足用眞蘇合油炙黃用，眞西黃三錢、鏡劈砂四錢、眞廉珠三錢水飛、麝香四錢、大梅片四錢、明雄黃四錢、杜蟾酥一錢二分火酒化。

右藥擇吉日法製，如研極細末，以蟾酥化入再加蘇合油拌搗千遍至光亮爲度，爲丸每重五分，晒乾用臘殼護。凡治一切無名腫毒癰疽發背等症，每服一丸，將人乳化開，陳黃酒沖服，暖臥避風。兼治小兒驚風，每丸均分二次，用純鈎、橘紅煎湯送下。

五香追毒丸：老君鬚、母丁香不見火、苦丁香即香瓜蒂、去油乳香、去油沒藥、巴豆霜、廣木香、炒黑牛蒡子、上沉香、血竭、辰砂、蟾酥火酒另化。

右各等分，共爲細末，將所化蟾酥，加陳蜜和丸如芡實大，辰砂爲衣，每服一丸，或二丸，空心食前紹酒化服，瀉二三次後，用冷粥補之，毒即消。治癰疽一切無名腫毒，初起壯實者宜之，兼去疔瘡毒，定痛如神。

寸金丹：麝香一分，乳香、烏金石即石炭、輕粉、雄黃、狗寶、沒藥各一錢，蟾酥二錢，粉霜、黃臘各三錢，硼砂五錢，鯉魚膽、狗膽各二個陰乾，金頭蜈蚣七條全用焙用、頭生男兒乳一合。

右爲細末，以黃臘乳汁，熬膏和丸如綠豆大小，兒丸如芥子大，每服一丸，重者加至三九，以白丁香七粒研爛，新汲水調送，暖蓋得汗爲度，三次即愈。治極重腫毒癰疽疔瘡，四支壯熱，沉重者，即噤口不開，撬開化三丸灌下神效。

皂礬丸：牙皂三錢切碎炒研細末，白礬三錢生研，眞乾蟾酥一兩切片，火酒化和丸如綠豆大，麝香三分和入，每服一丸，以葱白裹藥，黃酒送服，勢重者，每日服二次。此藥每次止可服一粒，如服二粒，恐致嘔吐，愼之愼之。治大毒初起，疔瘡走黃，黑陷昏憒嘔要之症。

青龍丸：番木鱉四兩，米泔浸三日，刮去皮毛，切片晒燥，麻油炒透，炒甲片一兩二錢，白殭蠶一兩二錢炒斷絲，共爲細末，黃米飯搗和，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分，量人虛實酌減，臨臥時按部位，用引經藥煎湯送下，蓋暖睡勿冒風。如冒覺周身麻木，抽掣發抖，不必驚慌，過片刻即安。治一切疔瘡腫毒，並跌仆閃胸傷筋攣痛，貼骨癰疽，男婦大小頸項瘰癧，及乳串結核，痰凝氣滯，硬塊成毒，小兒痘後癰疽初起者，一二服即消，已成膿者服之自能出毒，不必咬頭開刀，誠外科第一妙方也。頭面用羌活五分、川芎五分煎湯送下。肩背用角刺尖五分。兩臂用桂枝五分。胸腹用枳殼五分。兩肋用柴胡五分。腰間用杜仲五分。兩足膝用牛膝五分、木瓜五分。咽頸用桔梗五分、甘草五分。跌仆攣筋用紅花五分、當歸五分，黃酒煎湯送下。

紫霞丹：犀黃四分、雄黃二錢、大黃四錢、天竺黃四錢、藤黃二錢九晒去酸味、冰片四分、兒茶二錢、參三七四錢、血竭二錢、乳香四錢去油、沒藥四錢去油、麝香四分、阿魏一錢用蜜化，夏布收去渣。除乳香、沒藥、藤黃、阿魏

外，餘皆忌火，秤準各末和勻，再研極細，以阿魏蒸好，和蜜搗極勻爲丸，每服重四分。專治癰疽、發背、破傷風、疔瘡、無名腫毒、跌打損傷、小兒驚風等症。用紹酒調服，忌生冷，孕婦戒投。

七釐散：大赤練蛇一條，燒灰存性，研極細末，勿犯鐵器，米糊爲丸，如芥子大。治一切無名腫毒諸藥不效者，每服七粒，重者加十四粒。若平陷不痛楚者，加薑黃、藤黃研細醋調搽之，即能奏效，孕婦忌投。

九龍丹：木香、乳香、沒藥、兒茶、血竭、去油巴豆各等，共爲極細末，生蜜調成一塊，磁盒收貯，用時旋丸如豌豆大。治癰毒、魚口、便毒、橫痃，初起未成膿者，每服九丸，空心熱酒送，瀉四五次後，服薄粥一碗，其瀉即止，如腫甚者，間日再送一服，其毒自消。

龜蠟丹：血龜板一大個，用下半片，烘熱，用白蠟漸漸摻上，板自炙枯，旋泥地上出火氣，研細黃酒調服至醉，暖蓋取汗即愈。治一切無名腫毒、對口、發背、流注、癰疽、疔瘡等症。

八聖散：天蟲二錢，蜈蚣八錢，斑猫去翅足，穿山甲炒，巴豆霜各四錢，乳香一錢五分，沒藥一錢五分，共爲末，凡魚口、便毒重者，每服一錢，輕者每服六分，酒下二服自效。

五虎下四川：炙鼈甲一兩，蜈蚣廿條瓦上焙，全蝎一兩，土炒天蟲一兩，生軍二兩，共爲末。凡無名腫毒痰症，每服一錢，小兒每服黃酒送下，無不應效。

《外科方外奇方・内護部》 護膜臘礬丸：白明礬四兩研細，黃臘二兩，辰砂六錢水飛，或加蔥花四兩更炒，先將黃蠟鎔化，待稍冷，入礬末，辰砂不住手攪勻，加煉白蜜七八錢和勻，衆手化如梧子，如蠟凝不能丸，以滾水燉之。凡護膜防毒内攻，如未破即消，已破即合，每服三四十丸，白湯送下，或酒送亦可一日之中，服一百粒方有功，始終如一，服過半斤，必萬全矣。病已愈服之亦佳。

琥珀臘礬丸：黃臘一兩，明礬一兩二錢，雄黃二錢二分，琥珀一錢，辰砂一錢，一方加白蜜。先將葡萄肉十枚，同蠟打如泥，加諸藥末搗和爲丸，珀末，辰砂爲衣。凡護膜化毒，每服一錢，食後白湯下。

護心散：生緑豆衣一兩五錢，甘草節一兩，琥珀同燈芯研，乳香、辰砂、雄黃各一錢，共爲末。凡預防毒氣内陷，每服一錢，空心酒下。

《外科方外奇方・化毒部》 無敵丹：桑柴灰汁、茄桿灰汁、磺灰汁各一斗，三汁熬調和勻，名三仙膏，亦可點癰疽之稍輕者，再用碱水熬膏一兩，加入後開各藥末，則成全方。每三仙丹五兩，配蟾酥三錢五分酒化，明礬、火硝各三錢，牛黃、麝香各一錢，冰片、珍珠、硼砂、雄黃、輕粉、乳香各一錢，人乳浸銅綠、硃砂各一錢五分，各研極細末和勻，再碾數千下，將前膏加入攪得極勻，收磁罐内。罐須小口，以烏金紙塞口，封以黃臘，勿令一毫泄氣。遇毒取少許搽其頂，乾則以米醋和蜜少許潤之，其血黑色，或毒水爆出，即時鬆解，切不可着好肉上，或用蕎麥麪調。若遇疔瘡加鐵銹一分，研如飛塵和入，多搽其正頂，過宿其根爛出，内服紫金錠。若是癰疽，再服臘礬丸，及托裏解毒之劑。此藥癰疽、對口、疔瘡、發背，一切無名腫毒，有奪命之功，難以盡述。

惡瘡錠子：白砒一錢，麝香五分，歸尾五分，惡味五分，蟾酥一錢，草烏一錢，輕粉二錢，川烏一錢，月石五分，血竭一錢，全蝎二只，硼砂一錢，銅綠五分，銀硃五分，雄黃五分，共爲極細末，用人乳化蟾酥拌成錠子，如大麥冬樣，一分錠作兩段，治二人，將瘡用針刺破見血，納入藥粒，用紙貼上，内成膿去藥，洗淨爲度。

萬應針頭丸：麝香二錢，血竭三錢，輕紛三錢，蟾酥三錢，硼砂三錢，大梅片一錢，金頭赤足蜈蚣一條，共爲末煉蜜丸，凡一切癰疽，生於胸背，毒大欲死，向其頭上用針撬破去血，以藥一黍米大，放瘡口内，用紙花吐津周圍濕之，貼瘡罨定，頃刻可愈。

化腐紫霞膏：輕粉三錢，蕓蘇仁三錢研，血竭二錢，巴豆霜五錢，金頂砒五錢，螺螄肉水二錢，潮腦一錢，共研勻罐貯，凡發背已成，瘀肉不腐，及不作膿者，又諸瘡内有膿，外不穿者，俱用此膏，不腐爛者自腐，不潰者自潰，其功甚於烏金膏，及碧霞錠子。臨用以麻油調搽頑硬肉上，以綿紙蓋之，或以膏藥貼之亦可。

元珠膏：本鱉子肉十四個，斑蝥八十個，柳枝四十九寸，驢蹄甲片三錢，草烏一錢，麻油二兩，右藥浸油内七日，用文火煤枯去渣，入巴豆仁三個，煎至黑，傾於缽内研如泥，加麝香一分，攪勻，入罐内，凡腫瘍將潰，搽之膿從毛孔吸出。已開刀者，用指護送孔内，膿腐立刻能化。

隔皮取膿法：驢蹄皮一兩炒爲末，砂炒蕎麥麵一兩，草烏四錢刮去皮

研末、食鹽五錢，共研細，水糊作薄餅丸，上炙微黃，再研細，以醋攤白紙上貼患處，其膿水從毛孔而出，蓋以粗紙，摻濕再換，水盡紙燥腫即消。或患毒深遠，刀難直取，並患者懼開刀，候膿熟時，用此法最宜。如不從毛竅出者，其擦藥之處，剩一洞，自爲出膿。

《外科方外奇方・點頭部》 代刀丸：白丁香一錢、蓖麻仁一錢、生白砒三分，共研爲丸如黍米大，凡一切腫毒，內腫已成，懼開刀者，用一粒放患頂，外以膏封之，次日即能破頭。

又方：斑蝥二十個、巴豆四十粒，共爲末和丸，如胡椒大，每用一丸放患頂上膏封。

萬應代針膏：硼砂一錢五分、血竭一錢五分、輕粉一錢五分、蟾酥五分、連頭蜈蚣一條炙、麝香一分、冰片少許、雄黃一錢，共爲末，用好蜜和成膏，凡一切惡疽生於胸背，毒大欲死者，用小針將頭撥破，以藥搽上一粒，膏封過夜，次早即破膿。

咬頭膏：銅青、松香、乳香、沒藥、杏仁、生木鼈粉、蓽蘇仁各等分，巴豆不去油加倍，搗成膏，每兩膏內加白砒一分搗勻，臨用取綠豆大一粒，放患頂，用膏藥蓋之，潰後即揭下洗淨，換貼另藥，凡胎前產後忌用。

替針丸：川烏、草烏、五靈脂各二錢，輕粉一分，粉霜一分，斑蝥二十個去翅足，巴豆二十個去皮，右先將二烏、靈脂爲末研勻，次入輕粉、粉霜研勻後，入巴豆、斑蝥，以水調和爲錠子。

《外科方外奇方・拔毒部》 十面埋伏散：麝香一錢，蜈蚣十條，炙甲片五錢，乳香、沒藥各六錢去油，蟬衣六錢，銀硃四錢，殭蠶八錢炒斷絲，全蝎五錢漂淡，帶子蜂房六錢焙燥，一切癰毒用之，自能拔毒收功。

九龍丹：斑蝥五分去頭足糯米炒黃，乳香、沒藥各三分去油，雄黃二分，血竭一分，麝香一分五釐，冰片七釐，元胡五釐，元參五釐，共爲極細末摻之，拔毒生肌化腐。

附吊藥：眞蟾酥火酒化，雄黃、明礬、紫石英、硫黃各等分，共爲末，用好酒調一日，次日作條。

八仙丹：蜈蚣五條全用，全蝎五只全用漂淡，阿魏二錢，殭蠶二錢炒斷絲，炙甲片二錢，血餘炭二錢，乳香、沒藥各二錢去油，血竭二錢，輕粉二錢，大梅片三分，兒茶二錢，麝香三分，浮肉不去加巴豆霜一錢，如生肌拔毒，則以原方用。

八將擒王散：蜈蚣去頭足，炒甲片，漂全蝎，蟬衣去頭足各四錢，炒殭蠶，炒蛇脫各二錢，生五倍子一兩另研極細末，麝香一錢，雄黃五錢水飛，共爲細末。疔毒忌用。

太白九轉還元丹：南星、白芷、半夏、花粉、川烏酒浸去皮、川貝母各三錢，草烏三錢去皮尖，麝香一錢，山茨菇五錢去毛，真磁石五錢，右俱生晒爲末摻，勿令出氣。治一切癰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已潰即收功。

八將丹：川文蛤一兩六錢去毛，乳香、沒藥各三錢去油，雄黃三錢，蜈蚣七條酒洗瓦上焙，全蝎七個漂勿焙，炙蟬衣七只，炙甲片七錢，共研末摻，治一切癰疽，惟疔毒不宜用。

犀黃拔毒散：眞正頂犀黃五分、明乳香一錢，淨沒藥一錢，豆瓣斑蝥一錢，原麝五分，共製細末摻，治癰疽發背，腐肉難化，勢垂危者，立刻見效，此包氏之家藏方也。

《外科方外奇方・去腐部》 墨靈丹：大巴豆十六兩，蓖蘇子五錢，俱不可去殼，安石臼內搗勻，候天晴之日，將風爐放露天，上用鐵鍋以撅炭火，用長柄剷刀炒焦黑，無白油可末爲度，研極細末。凡一切頑惡毒，升丹所不能提出者，用此丹摻之神效。

黃靈丹：生白礬六錢、枯白礬三錢、腰黃一錢，共爲極細末罐貯，勿使有塵雜內。凡一切毒臭腐死肉不去，摻之自能生新肉。若新肉上摻之，要片刻，一見膿水濕氣，其痛即止。如肉腐作痛，先將金花散摻好肉上，再用此丹摻腐上，自不疼痛，或用粉作條子亦可。

《外科方外奇方・止痛部》 醉仙丹：川烏、草烏、乳香、沒藥去油、木鱉子仁，法用豆腐一塊，將鱉入其中，瓦上煅至腐枯，取出去皮毛，白酒藥、鴉片各一錢，木香五分，共爲細末，火酒法丸如彈子大，每重七分。凡癰疽瘡毒，值內托藥化毒之時，痛不可當，酒送一丸，即能止痛。

動刀針外敷麻藥：川烏、草烏、細辛、南星、半夏、蟾酥各等分，共爲細末，用好酒燉熟調搽，待麻木不知痛癢時，方可下手。

內服大麻藥：香白芷、川芎，製半夏、木鱉肉、紫金皮、大茴香、牙皂、台烏藥，當歸各二兩，木香五分不見火，生川烏、生草烏各一兩，共爲末，每服一錢，好酒調下，待麻不知疼痛，方可下手，若人昏沉，用鹽水灌之。

《外科方外奇方・生肌收口部》 十寶散：白龍骨三錢、眞象皮三錢、漂海螵蛸一錢五分、赤石脂五錢、乳香二錢五分去油、沒藥二錢五分去油、血竭三錢、兒茶一錢五分、麝香二分、冰片二分五釐，共研細末，用以收口生肌。

又方：赤石脂一兩煅，冰片三錢，煅龍骨三錢，血竭、兒茶各二錢，琥珀一錢，燈芯同研，乳香、沒藥各一錢去油，眞象皮三錢，廉珠一錢。

白雲丹：輕白蘆甘石一兩，將傾銀罐內，煅至通紅，傾好醋內淬七次爲度。輕粉一錢，白臘二錢，冰片一分。

赤雲丹：輕白蘆甘石一兩，黃連汁煅淬七次、大梅片三錢、水飛辰砂八錢。

又方：木香三錢不見火，水飛黃丹五錢，枯礬五錢，輕粉二錢，共爲細末，用猪膽汁拌勻晒乾，再研細摻之神效。

生肌散：辰砂二錢，血竭二錢，海螵蛸三錢，川貝三錢，輕粉二錢，冰片五分，龍骨三錢，寒水石五錢煅，研細末，可代大昇。

又方：煨嫩石羔二兩，飛滑石二兩，白龍骨二兩，枯礬五錢，海螵蛸二兩，鉛粉五錢，乾胭脂五錢，密陀僧五錢，研細末用。如無膿水，摻之微作疼。

又方：赤石脂六兩，輕白蘆甘石三兩，二味用防風、荊芥、黃芩、黃連、黃柏、連翹、銀花、羌活、甘草等分煎濃湯，煅紅淬汁內九次，嫩石羔三兩，冬煨夏生爲末甘草水飛浸，白龍骨二兩，煅用童便淬七次用，冰片一錢，粉口兒茶一兩，輕粉三兩，川連一錢五分，共爲細末。

又方：川文蛤二錢炒，乳三去油，沒藥各一錢，枯礬五分。

又方：黃靈藥四錢，乳香、沒藥、兒茶各二錢，珍珠一錢同腐製，共爲細末。

又方：煅龍骨、海螵蛸、乳香、沒藥、象皮，剉末或炙，血竭、輕粉各一錢，赤石脂二錢，冰片三分，珍珠六分同腐製，研至無聲，麝香少許，共爲細末用。

又方：兒茶、白龍骨各一錢，輕粉、滑石各五分，冰片五釐，共爲細末用神效。

八寶丹：乳香、沒藥、血竭、輕粉各二錢，兒茶、白龍骨、鉛粉各一錢，大梅片五分，或加白占二錢，赤石脂三錢，兒脂骨一錢，用之更妙。

生肌五寶丹：製甘石一兩，珍珠五錢，輕粉三錢，琥珀二錢，冰片二分。

生肌七寶丹：沒藥、乳粉各五分，鉛粉二錢，桃丹三錢，辰砂三分，六仙紅昇五分，川貝三錢去心，用於乳癌最妙。

八寶丹：人參、犀黃各五錢，輕粉，白龍骨各一兩，廉珠，眞象皮各八錢炙，上冰片二錢。

又方：珍珠乳細，犀黃各五錢，象皮剉末，琥珀同燈芯研，煅龍骨輕粉各一兩五錢，輕白蘆甘石三兩，用童便、米醋、黃連汁煅淬各三次，冰片三錢。

生肌定痛散：生石羔一兩爲末甘草水飛，辰砂三錢飛，冰片二分，月石五錢。

一方：去辰砂，入輕粉五錢，共研末，用以化腐生肌定痛。

神效生肌散：煨石羔四錢，赤石脂，乳香，沒藥，輕粉，煅龍骨各二錢，血竭一錢，兒茶一錢五分，冰片五分，紅昇丹五錢。

神妙生肌散：乳香，沒藥各二錢，二味燈芯同研，兒茶，血竭，海螵蛸赤石脂各一錢，輕粉三分，龜板，鱉甲各一錢炒，月石二錢，水銀一錢，黑鉛一錢，先將鉛，水銀同煎化，另將前藥研末，入鉛汞於其中，再研極細末。凡癰疽發背，諸般瘡毒，潰爛疼痛者，摻之神效。初起者，加黃桐一錢。作癢者，加白芷一錢。

九一丹：紅昇丹一錢煨石羔九錢，研勻摻之，能生肌收口，然須浮肉去淨，方可用此。

珍珠散：又名奇效八寶丹，珍珠母即大蚌殼，須露天之左顧者半片，刮去背後黑衣，火上煅研細，入後藥研。蘆甘石三兩，黃連二錢煎汁煅淬七次用，血竭三錢，兒茶一兩，煨石羔三兩，赤石脂三兩煅，陳年絲吐渣一兩煅存性，大梅片臨用時，每五錢用一分。

珍珠十寶散：蘆甘石，黃連，當歸煎濃汁，煅淨九次，用淨末八兩，珍珠母一錢煅淨，琥珀淨末七分，龍骨煅水飛淨四分，血竭二分，赤石脂煅水飛淨四分，辰砂水飛淨五分，鍾乳石甘草湯製一伏時，水飛淨六分，象皮焙乳爲末五分，冰片每藥一錢加入二分，研細摻，生肌長肉。

生肌紅玉丹：炒黃丹二錢，煅龍骨二錢，煨石羔三錢，共研細摻。

鯽魚散：一尾，不落水去腸用之，羯羊糞填滿魚腹爲度，將炭火烘焦存性。凡背疽大潰，藏府僅隔一膜，候膿少欲收時，爲細末，大有神效。兼治一切潰瘍生肌收功。

又方：川連二錢、陀僧五錢、胭脂二錢、緑豆粉二錢、雄黄、輕粉各一錢。

十寶丹：去油乳香粉一錢五分、去油沒藥一錢五分、箬竭一錢五分、辰砂一錢五分、粉口兒茶一錢五分、製甘石二兩、赤石脂二兩、小竹片一分五釐、煆石羔二兩，共研極細末摻之，能生肌長肉，收功神效。

《外科方外奇方・去管部》上品錠子：紅礬一兩五錢、乳香、沒藥、辰砂飛各三錢、牛黄五分五釐、硼砂一錢四分生熟各半、白信一兩，煆淨黑煙爲度，治漏管大症。

中品錠子：白礬一兩八錢五分，沒藥、乳香各五錢五分，辰砂五錢，牛黄四分五釐，硼砂一錢，生熟對品，金信一兩五錢，煆淨黑煙爲度，治翻花瘻瘤等症。

下品錠子：治疔瘡發背等症，紅礬三兩二錢、乳香六錢、沒藥五錢、辰砂三錢飛、牛黄四分五釐、硼砂一錢生熟各半、白信三兩煆淨黑煙，半月取起可用，上各依法製用，麪糊和勻，撚成錠子，看痔漏大小深淺插入錠。如肉内黑色，勿上生肌散，只待黑肉落盡，方可上。若瘡無頭，太乙膏一個，加用後各藥粘一粒貼之。白礬二兩，乳香三錢二分，沒藥三錢七分，辰砂四分，牛黄五分，薑黄二錢五分，須酌用，白丁香一錢五分，巴豆三錢二分去淨油，共爲末，或吐沫調瘡，一日三次，瘡破插上前錠子。

三品一條鎗：明礬二兩，白信一兩五錢，二味共研極細，入小罐内，炭火煆紅，青煙已淨，旋起白煙片時，待上下紅徹，住火取罐，傾地上，宿一夜取出，約其末一兩，配入雄黄二錢四分，乳香一錢二分，共研極細，厚糊調稠，搓成線香式，陰乾。凡以上三品之症，遇有孔者，插入孔内。無孔者，先用針放孔竅，早晚插藥二條，插至三日後孔大，每插十餘條，插至七日，患孔藥條滿足，住後所患四邊自盡裂開大縫，候至十四日前後，疔核瘰癧，痔漏諸管，自然落下，隨用湯洗膏貼用藥。

拔管方：紫硇砂四分、蜣螂五分、紅昇丹四分、冰片四分，共研細末吹入。

消漏管方：大蜣螂一個陰乾、冰片三釐，共研細，以紙撚蘸末入孔内，漸漸生肌肉，藥自退出即愈。並治多骨疽，多骨退出即愈。

去瘡疽中多骨法：烏骨雞脚脛骨一對，白砒研細實骨内，鹽泥固濟，火煆通紅，去泥研末摻之，或以飯丸如粟米大納入。

蜣龍丸：韮菜地上地龍一斤，以酒洗去泥，瓦上炙乾爲末。蜣螂蟲八個，炙乾爲末。刺猬皮連刺五錢，炙爲末。真象牙屑一兩，另爲細末。川山甲一兩，麻油炒黄細末用。右共和勻再研，煉蜜爲丸如桐子大。凡一切遠年瘡毒成管，膿水時流，不收口者，大人每服八分，小兒每服五分，開水送下，服藥未完，其管自能逐節推出，以剪去敗管，藥畢管自退盡，即可收功。忌口百日。

八將擒王丸：帶子蜂房三錢，象牙屑五錢，殭蠶三錢，蟬蜕三錢，全蝎一對，木香三錢，乳香三錢，沒藥二錢，右共爲細末，以黄占八兩滾化熬過，入藥末攪勻，傾水中取出爲丸如棗仁大。凡一切癰疽發背瘡痔成漏，每服一丸，空心滾酒送下，連服三日，待其藥從滿口透出，隔一日再服一丸，至第五日，再服一丸，神效。

漏管内消丸：刺猬皮炙、眞象皮各五錢，甘草節鱉血拌炒燥一兩，小赤豆晒二兩，赤芍炒一兩，松花焙一兩，炙甲片二錢，象牙屑晒二兩，黄明膠蛤粉炒二兩，金銀花炒七錢，共爲細末，以米仁磨粉，水煎漿糊丸如桐子大，每錢半滾水送下。

退管神方：同陳年廢琉璃底廟内者三錢，麩炒透研細末，辰砂一錢，水飛另研，人指甲一錢，麩炒研，蟬衣一錢五分炒研，去油乳香八分，去油沒藥八分，象牙末一錢另研，枯礬八分研末，共和勻，用黄占三錢滾化，入藥攪勻，乘熱爲丸，如緑豆大。無論遠近成管，初服十粒，逐日漸加一粒，加至十六粒爲止，以無灰酒送下。如患上身者，加川芎六分。下身者，加入牛膝六分。遠年者，一料必愈。近年者，半服收功。忌葱百日。

拔管丸：炒生地四兩，炒槐米二兩，炙猬皮二張，象牙屑四兩，酒歸身二兩，炒黄芪二兩，廣膠二兩土炒成膠，川山甲一兩二錢土炒，共爲末，沙糖烊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三錢，晨起燈心湯下。此方驗過，年久生數管者，服兩料必愈。服藥時，須善節養，愈後撿制，好飲火酒尤宜戒之。

化管萬應條子：砂蝨三分、大升吊七分，共研極細末，米糕搗勻，搓條如綫香式。

收腐黑龍丹：大熟地切片烘乾炒枯研細一兩，烏梅肉三錢炒炭爲末，凡惡瘡疽毒，生於筋窠之間，擠膿太重，腐肉突出，久不收縮，此乃傷氣脈使

然，不可用降蝕腐化，用此藥不過三五收功。

拔管神方：面信一兩、鵝管石一兩、生明白礬一兩、飛淨明雄黃一兩、薄荷水三錢，法先將雄黃一半鋪底，次將四味放中，再用雄黃蓋頂，煉如昇丹法，煉成後約六七錢，再加冰片三分、薄荷六分、沒藥三錢去油和勻。臨用以猪棕粘白茹果成綫，晒乾入納患處，每日一次，三四次後，自能拔出，再用收功神效。

《外科方外奇方・膏藥部》三妙膏：紫荊皮二兩，獨活二兩，白芷二兩，赤芍二兩，石菖蒲二兩，紅花、羌活、烏梅、川黃柏、大黃、麻黃、眞貝母、肉桂、細辛、黃芪、片芩、當歸、防風、半夏、連翹、桃仁、續隨子、荊芥、牙皂、柴胡、苦參、全蝎、半膝、漢防己、眞川連、天蟲、猬皮、大戟、天花粉、良薑、鱉甲、草烏、牛蒡子各五錢，血餘、甲片、白附子、海風藤各五錢，蛇蜕一條，蜈蚣三條，共藥四十四味，咀切片，用香麻油二百兩，入大鍋內，浸七日夜，再入桃柳槐葉枝各二兩，每段一寸，慢火熬至藥黑枯，濾去渣，將鍋拭淨以密絹仍濾，入鍋務要清潔爲美，再用文火熬油至滴水成珠，拱起不散，大約淨油一斤，配上好漂黃丹八兩炒，以一手持柳木棍，攪不住手，一手下丹，待勻自然成膏。入預製研細末藥，乳香、沒藥各去油八錢，血竭、雄黃各五錢，四味另研，先入攪勻，再入香珍十味，木香、沉香、降香、楓香、藿香、麝香、母丁香、眞珠、冰片各一錢，共研極細末，徐徐添入攪勻，再入潮腦五錢，成膏收用。凡毒貼之，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已潰即斂，故名。

萬應清涼膏：木鱉、萆麻子、當歸、生地、苦參、蒼耳子各二兩，生大黃、黃芩、黃柏、赤芍、元參、天花粉、桃仁、白芷、角刺各一兩，川山甲、直殭蠶、全蝎、黃蜂房各五錢，甘草八錢，槐枝二兩，蝦蟆十四隻，用麻油七斤，入前藥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入鍋熬藥枯之，去渣濾淨，復入鍋內，武火熬至滴水成珠爲度，秤淨細一斤，入炒黃鉛粉八兩，研細，徐徐攪入，俟白煙起，傾井水內七日，出火氣，攤貼。治外科一切大小疽毒，能提毒生肌長肉，其效如神。

治一切無名腫毒膏藥：川柏三兩，白芷二兩四錢，當歸二兩四錢，萆蘇子二兩二錢，去油乳香三兩，去油沒藥三兩，生地二兩四錢，全蝎九十隻，馬錢子切片四十二個，蟬衣一兩八錢，蛇蜕六條，男子髮一大團，用赤芍四斤，另研細收膏，不老不嫩，浸水內出火氣，攤貼，無論紅腫已成未成，俱效。此方自京都得來。

神效千搥膏：土木鱉子五個去殼，白嫩松香四兩揀淨，銅綠一錢研細，明乳香二錢，沒藥二錢，萆麻子肉七錢，巴豆肉五粒，白杏仁一錢，安石臼內，搗三十餘下即收膏，浸涼水中。臨時隨大小，用手捻成薄片貼上，瘡用絹蓋之。治瘡瘍疔毒，初起即消，並治瘰癧連根拔出，大人臁瘡，小兒善貢頭俱妙。

會通靈應膏：元參一兩，馬錢子二兩，萆麻子五錢去殼，五倍子五錢，杏仁二兩，蛇脫三錢，帶子蜂房五錢，男子髮一團，麻油一斤四兩，如法熬膏。

千搥綠雲膏：麻油三兩，以萆麻子仁四十九粒，安麻油內煤枯揀去渣，用麻油、葱製松香八兩、大猪膽汁三個、銅綠二兩研末，先將松脂放銅杓內爐火上滾化，乃下麻油、銅綠、猪膽汁熬勻，搗千餘下，再烘烊傾入水，用手扯拔百餘遍，愈拔其色愈綠，貯瓦罐內蓋好聽用。以油紙攤貼瘡，能呼膿拔毒，消腫定痛。如遇善貢頭，用細布攤貼一次，其膿自能拔淨，不必再換。

生肌玉紅膏：當歸二兩，白芷五錢，紫草二錢，甘草一兩二錢，白占二兩研細，輕粉四錢研細，用麻油一斤，將前藥浸七日，煎至藥枯瀝去渣，將藥再熬至滴水成珠，下白占攪勻，次下血竭待冷，再下輕粉，待成膏，蓋好。凡一切癰疽發背，對口大毒，腐去孔深，見膈膜者，此膏填塞瘡口，自能生肌長肉收口，爲外科聖藥。

拔疔紅膏：上血標水飛一錢，萆麻子仁二錢，松香五錢，黃丹一錢，輕粉五分，共搗成膏。凡一切無名腫毒，將疔頭用銀針挑破，用膏一小團，安膏藥上，居中貼之，疔即拔出，或畏疼不挑破亦可。

拔疔黑膏：松香二兩，先用桑柴灰汁，入鍋內同煮爛取出，納冷水中，少時再同灰湯煮，煮後再納水中，至松香色如玉爲度。白占一兩研末，乳香三錢去油研末，黃占一兩斫末，沒藥三錢去油研，銅綠五錢研，眞百草霜五錢，研細，須要野山人家將鍋滾刮後專燒茅草柴取爛煤灰，麻油六錢，擇吉淨室修合，忌婦人鷄犬及孝服人見。用桑柴火煎，先將麻油入鍋底，次下松香末候稍滾，三下白占末候稍滾，四下黃占末候稍滾，五下乳香末候稍滾，六下沒藥末候稍滾，七下銅綠末候稍滾，八下百草霜末滾過數次，於鍋冷透，搓成條子，磁器內蠟封口。臨用時以龍眼核大一粒，呵軟貼患處。如疔毒一貼即咬住不放，若非疔毒，則屢貼屢落。此能立刻止疔毒痛，次日即愈。貼後忌

腥辣、沸湯、熱食、豆腐、生冷、煎炒、茄子、黃瓜、酒麵發物、葱、蒜、飲酒、行房，又忌冷水洗，及大麻花。已走黃者，一服必愈，眞妙方也。

又方：松香六兩，以白布一方包浸童便中，每五六日一換，浸至一月取出，用葱湯於石罐內，將松香煮之極透而軟，放冷水如掛粉狀，細細握捏，仍令其硬，再還原湯中煮軟，煮後再捏如前法，令其色白如粉者，用草麻子肉二兩去油，千金霜二兩去油淨，乳香、沒藥各去油七錢，桃紅一兩五錢去皮尖，銅青、靈磁石各一兩五錢，火煅通紅，醋淬七次，以上各揀道地，多辦分兩，如法製好，秤準分兩。先將草麻子肉，桃仁搗爛如泥，次將五味入搗成膏，後入松香等搗成團，盛磁器內，上口封好放在地。每用不可見火，以津液潤軟攤藍布上貼，先將銀針挑破疔頭，患痛不挑亦可，以一丸可治二三人。

發背膏：去油乳香、去油沒藥、血竭、兒茶、鉛粉、黃丹九炒九淘、紅銀硃漂各四兩，銅綠三錢，共研至無聲爲度。用時隨症大小，取夾油連史紙一塊，以針多刺小孔，每張準秤藥末五錢，眞麻油調攤紙上，再用油紙一塊蓋之，周圍用綫縫好，貼患處，用軟絹扎緊，過三日好膏揭開，濃煎葱湯淨，軟絹拭乾，將膏翻過，再用針如前刺小孔貼之，至重者用兩張。

鯽魚膏：大蝦蟆七個，活烏背鯽魚十二兩，麻油二斤，文武火熬枯去藥渣，再熬至滴成珠離火，再入輕粉四兩，鉛粉十二兩，攪成膏收藏，臨用攤貼。

白膏藥：淨巴豆油十三兩，淨革麻肉十二兩，香油三斤，蝦蟆五隻，口內各啣男子髮一團，活鯽魚十尾，先將巴豆、革蘇肉浸油內三日，再入蝦蟆浸一宿，臨熬入鯽魚共煤枯瀝去渣，再熬至滴水成珠離火，傾淨鍋內，加鉛粉二斤半炒黃研細，乳香五錢研末，攪成膏。凡諸瘡腫毒，潰破流膿，攤貼。

京都硇砂膏：鮮桃柳桑槐枝各五尺，紅山梔八十個，頭髮一兩二錢，炙甲片六錢，象皮六錢，以麻油四斤，煤枯去渣，再熬至滴水成珠。加入飛黃丹一斤半，攪成膏，再入眞硇砂三錢，血竭一錢，兒茶二錢三味，另研末，共攪極勻出火氣。凡除疔瘡外，一切惡瘡、癰疽、發背，攤貼能去腐消堅，並諸般瘡癤痰核硬塊，其勢成者，亦能大化爲小。

九香膏：白芨一兩，丁香五錢，白芷一兩，乳香、沒藥各一兩去油，辰砂三錢，麝香五分，冰片一錢，爲極細末，用前清涼膏油一斤四兩滾化和勻。凡一切癰疽、發背、瘡毒，量毒大小，以包柿漆銀粉紙攤貼，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即拔毒收功。

巴鯽膏：巴豆肉五錢，鬧羊花二兩，番木鱉五錢切碎，川烏五錢切片，草烏五錢切片，革蘇肉三兩，川山甲二兩，商陸一兩切，漏蘆一兩，蒼耳子四兩，全當歸二兩，元參二兩，白芨五錢，白蘞二兩，大黃三兩，黃牛爪一兩，兩頭尖三兩，猪甲爪一兩，蝦蟆乾二兩掛死者，大羊角三隻，大鯽魚一對，用麻油五斤，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候日數畢，入鍋內，桑柴火熬至藥枯，用絹濾淨渣，將油再入鍋內，慢火熬沸，漸入飛淨血丹廿四兩，以槐柳條不住手攪，待滴水成珠，將鍋掇下，取水盆相穩，攪至煙淨，再入上安桂四錢，乳香末四錢，沒藥末四錢，輕粉末，好芸香末各四錢，各漸入攪勻，傾入水內，以柳棍摟成塊，再換冷水，將膏作數十團，用壜水浸埋地下退火毒。凡小癤大癰，用細紙攤貼。

大土膏：大黃二兩，香附七錢，生地一兩，革麻子二兩，本鱉子一兩，五倍子七錢，大戟八錢，甘遂七錢，芫花七錢，肉桂八錢，川連五錢，麻黃八錢，三稜一兩，杏仁七錢，蓬莪术八錢，檳榔，全蝎，川山甲，草烏，獨活，細辛，防風，厚朴，元參，天花粉，桃仁，皂角，川烏，巴豆，羌活，白芷各八錢，當歸一兩五錢，川柏八錢，枳實八錢，蛇蛻五錢，蜈蚣五錢，用眞香油六斤浸五日，熬去渣，至滴水成珠，加蜜陀僧四兩，飛黃丹二斤四兩，熬至不老不嫩，收貯埋地下三日出火毒，凡一切外症，并肝胃氣，隨時攤貼，治法另有引單。熬膏時，須要虔誠，切忌污穢及婦人鷄犬之類。

白膏藥：蘆甘石一兩，先用黃芩、黃連、黃柏，以童便瀘汁，將甘石傾銀罐內，煅通紅淬九次，水龍骨一兩去油，乳香去油，沒藥各五錢，川連五錢，煅龍骨五錢，宮粉一兩，麝香五分，冰片一錢，眞輕粉三錢，黃占三兩，白占一兩，共爲細末。用公猪油四兩，先熬去渣，入二占滾化略冷，然後入藥末攪成膏，若硬加香油些些。凡一切夏月瘡毒不收口，并傷筋，手瘡臁瘡，攤貼神效。

陽和解凝膏：香油十斤生用，入鮮大力子根葉梗全用三斤，活白鳳仙梗四兩，同煎枯去渣，次日入當歸、肉桂、附子、桂枝、大黃、官桂、川烏、地龍、殭蠶、赤芍、白芷、白蘞、白芨各二兩，川芎四錢，防風、荊芥、木香、陳皮、香橼、川斷、五靈脂各一兩，候煎枯瀘去渣，隔一宿油冷後，見過斤兩，每油一斤，入炒透淘丹七兩攪勻，以文武火熬至滴水成珠，不粘指爲度，離火取乳香末二兩去油，沒藥末二兩去油，蘇合油四兩，麝香一兩研細，入膏內攪勻，半

月後卽可攤貼。凡一切腐爛陰疽陳瘡，貼一夜全消，潰者三張全愈，如瘧疾貼背亦妙。

烏龍膏：當歸、白芨、連翹、蟬衣、大紅各二兩，羌活、獨活、川烏、草烏各一兩，細生地、血餘、大黃、淨銀花、番木鱉各四兩，麻黃一兩五錢，澤蘭五錢，全蝎二兩，炒甲片二兩，蝦蟆五十隻，瞎地鱉蛇兩條，大蜈蚣百條，三毒俱要活，蘇油五斤，桐油八兩，桃柳桑枝各三十段，每長三寸，薑八兩，葱八兩，法先將枝熬枯取出，令丐者將瞎地鱉蛇活放入鍋，急將鍋蓋擎住，至蛇不動時，再入蝦蟆，後將前藥川山甲、蜈蚣、全蝎等熬至藥枯黑濾去渣，將鍋抹淨，再以密絹濾油入鍋，用文武火熬至滴水成珠離火，再入上好洋丹三斤，一手下丹，一手揚硬木棍，不住手攪勻成膏，再入乳香、沒藥各三錢去油，麝香、冰片各五錢，四味預另研和勻，徐徐摻入，攪極勻成膏，收貯出火毒。凡癰疽、發背、對口、搭手，一切無名腫毒，惡瘡，貼之未成卽消，已成卽潰，可以不假升丹之力，而能去腐止痛，拔毒收功。

不二膏：金石斛十六兩去根，乳香四兩八錢去油，川貝十六兩去心，沒藥四兩八錢去油，明天麻六兩八錢，粉草六兩四錢，巴豆肉五兩四錢去油，用大麻油十二斤浸數日，煎時下以活雄鯽魚兩尾，煎枯去渣存油，另用鉛粉炒黃研細二斤，篩下收膏。凡痰症癧串乳癤，一切無名腫毒，貼之神效。如乳癤未潰者，少加潮腦於膏上。

仙授神效藥紙：端午蘄艾四五斤，煎濃汁去渣，入粒子紅花四兩，煎一炷香，再入去油乳香、去油沒藥各八兩研細末，煎一炷香，再入眞象皮末四兩，煎一炷香，加入牛皮膠二斤，煎至膠化汁粘爲度，用羊毫排筆蘸藥汁，搽刷大紅紙上陰乾。凡狗咬蟲蟊蛇傷，並跌打破皮，及一切爛膀癤，用津唾潤軟貼之，速能奏效，眞神方也。

巴豆油膏：巴豆三兩，用麻油煎片時，勿令枯，再用綿料紙滾盡外面油，以擂盆打自然油，用夏布絞出，加入輕粉三分　拌勻磁瓶收貯，勿令出氣。凡發背、癰疽、疔瘡等症，看患大小，以油照樣塗抹膏藥上貼之，日換三次。

加味太乙膏：肉桂、白芷、當歸、元參、赤芍、大黃各二兩，土木鱉子二兩，血餘一兩，眞阿魏二錢切片滾化，去油乳香末、沒藥末各五錢，槐枝、柳枝各百段，東丹四兩，眞麻油十斤，如法熬煉後，加輕粉四錢研細收膏。凡癰疽、發背，一切惡瘡、濕痰、流注，筋骨疼痛，跌仆損傷，遺精、白帶等症，貼之神效。

簡易玉紅膏：眞香油廿兩，火上熬滾，下淨頭髮五錢，渣令淨，鷄子十個打破黃白攪勻，徐入油內，熬枯去渣，下黃占五兩，化開離火，再入飛丹五兩，攪勻之。用能生肌收功，止痛拔毒。

爛腿夾紙膏：梅片四分，煆甘石一兩二錢，輕粉五錢，白占三兩五錢，菜油一斤，夏天用先將菜油煎滾，再入白占化開，再將藥三味同煎。

《外科三字經・仙方活命飲》 寒熱退服上藥汗出後寒熱已退，方酌進。如有膿，活命飲。連進活命飲二三劑，佐桔梗載藥上行，山甲、角刺、當歸尾、甘草節、金銀花、赤芍炙、乳沒、花粉、防風、浙貝、白芷、陳皮、陳酒一盅兌服之。

歌曰：仙方活命飲平劑，瘡毒癰疽俱可醫。未成即消疼腫去，已成膿化立生肌。穿山皂刺當歸尾，草節金銀赤芍宜。乳沒天花防貝芷，陳皮好酒共煎之。

《外科明隱集・本堂增補改著總論歌》 總論歌出《金鑑》中，余陋增加補續情。統言大概提綱理，後學精慧道自生。癰腫多由火毒起，高腫疼熱症屬輕。疽發深險色不變，平漫久遲漸熱疼。細情另有三因理，總關經絡氣血凝。外因六淫八風感，內因六欲共七情。飲食起居不內外，負挑跌撲損身形。膏粱之變榮衛過，藜藿之虧氣血窮。疽由筋骨陰分發，肉脈陽分發曰癰。陽盛脈腫赤疼易，陰盛色常漫腫平。久漸現熱疼難轉，失治潰後痃病成。半陰半陽不高腫，微疼微痛不甚紅。時邪寬延形色惡，附冷拘緊潰異膿。患由外因厲氣中，促生暴潰是其情。疔毒原生如粟米，麻癢水硬不知疼。三五日內自潰破，頂陷內堅難化膿。表裏互現七惡犯，傍腫起疱走黃名。瘭瘤難辨陰陽理，久累纏綿緩慢形。流注多由病後現，三五聯絡久方疼。形色似陽高腫起，非比癰毒圓熱同。痰疱結核分深淺，丹毒疥癬各有形。症有相似須格辨，學無盡理在勤功。五善見三能可愈，七惡逢四多難生。臨症色脈須詳察，治法溫涼補汗攻。善治傷寒雜病易，能療癰疽腫毒精。

《外科明隱集・金鑑陰症歌》 陰症初起如粟大，不紅不腫疙瘩僵。木硬不疼不焮熱，瘡根平大黯無光。既是陰症，何言如粟，不腫，疙瘩僵。陰症者，漫腫無頭，初疼隱隱，起發遲緩者是也。若是初如粟米，不疼不熱，必定麻癢促發，多是疔毒，本屬

險症。此歌以陰險並論，恐難盡乎致細，本堂故增險症一論，以便易於明治。七朝之後不腐潰，陷軟無膿結空倉。陰陽二症，以急緩形色爲分。七朝之後，即便不潰也，不準就算陰症。癰腫陽毒之症，尚有半月之外猶然未潰者多矣。瘡即屬陽，而患者眞氣素弱，起發便不應期，豈可以七朝之後，即定陰陽之理者乎？陷軟無膿結空倉之句，多似逆症之象，焉可合乎陰症。瘡患既潰，軟腐不脫，內陷空塌，始終無膿者，必死，豈可與陰症並論乎。以下余不嫌恥陋，另著陰症一歌，以奉同道。

《外科明隱集・本堂改著陰症歌》 陰症爲疽理當詳，不紅不熱皮色常。初腫不高寬漫硬，隱脹漸次疼難當。原生深險附筋骨，總關陰凝脈滯傷。纏綿不消難潰腐，鬱久爲陽現淡光。外透隱紅內殘壞，未潰神衰面白黃。以潰膿多稀腥穢，內陷寬染似空囊。久成勞痃流敗汁，榮衛虧盡命終亡。早逢明醫開法當，滋補未失或無妨。症因房勞風寒中，或由病後血傷涼。跌撲閃挫損筋脈，初失調治成此瘡。痰壅氣道腫綿硬，發必肩背足太陽。遇明得法早或效，逢庸妄誤遲多傷。以上實屬純陰症，岐黃難以定生亡。

《外科明隱集・本堂改唐五善歌》 心善精神多爽健，言語清和舌潤鮮。寤寐調均無焦悶，不生嫌躁喜交談。肝善身輕體常便，無懊少怒不驚煩。指甲不青紅潤色，溲便坐臥俱平安。脾善唇潤知香味，飲食如常喜加飡。嘔噦惡逆全不犯，臥居衾幃不腥膻。肺善音洪聲响亮，喘嗽皆無不生痰。身皮光柔膚澤潤，呼吸之氣自息安。腎善午後無燒熱，火升水降齒不乾。小水清白不短澀，咽喉潤澤睡安然。

《外科明隱集・本堂改唐七惡歌》 一惡神昏心憒亂，舌根殭硬胎枯乾。言語呢喃聲音懊，身傍無人自妄談。二惡體重筋强直，目現邪光正視難。瘡腫多稜潰紫血，驚悸怒悶是傷肝。三惡形衰體消瘦，瘡形陷沿傍腫堅。潰久不斂膿稀瀉，嘔惡不食脾敗端。四惡毛焦皮枯槁，喘促氣逆韻不圓。呼息鼻翅雙搧動，痰湧肺絕命歸泉。五惡容慘黑焦暗，咽乾燥渴似燎煙。囊縮遺溺腎氣絕，牙齒忽黑死之原。六惡身肝肢浮腫，腸胃作鳴嘔呃繁。滑瀉不止脈散漫，亡陽項縮肩上端。七惡瘡勢斜長陷，或如剝皮鱔一般。汚汁腥穢日漸盛，身體燒熱肢厥寒。

《外科明隱集・本堂改著逆症歌》 逆症頂陷終無膿，屢腫延寬漸漫平。久逆潰孔斜深陷，患色殘淡汁冷清。神虧氣敗命火竭，即有靈丹恐難生。腫堅突窠多稜角，紅筋現露核叠重。潰若泛蓮深如壑，惡臭之中兼臊腥。此必肝旺脾損甚，醫不明理妄費功。潰後汚汁遂日盛，或致疼痛反加增。血盡精亡出此象，終歸真路逃焉能。破綻枯澁傍微腫，內乾紫躁火燒形。心腎已絕咽枯渴，陀邊雖在功難成。腫促形異暴消散，症雖覺輕毒內攻。眞陽正氣不勝邪，命在呼吸傾刻終。肉腫瘡陷膿似脂，頑腐不脫臭氣沖。潰流惡血如敗肺，腐後成漏管深通。綿潰內似葡萄簇，新肉板片瀉直傾。以上概言患處形跡逆惡之壯。臍腫翻突掌無紋，遺尿自利並撮空。眼光透露精神短，身縮尋衣唇吻青。面若塗脂皮枯槁，唇白腹脹定難生。陽症指甲青必絕，陰症顴紅命必終。鼻生煙煤譫妄語，頭低項軟憔悴容。面色土黃耳枯黑，人中抽縮溝坦平。口張氣出無迴返，鼻孔相搧隨息行。汗出如珠不易散，髮直如麻痰膠凝。神氣離亂目直視，滿面黑氣慘天庭。腎囊縮隱昏悶睡，眼眶迷漫黑氣濃。久病脈盛暴病微，但逢以上悉屬凶。以上概言內情形勢，逆惡之壯。

《金鑑》逆症原歌，其中似有陰險等句，同爲一論之義，後賢宗習恐難精細。余今增加改著此歌，以分前患形，後症理，以奉同道者臨疾察辨。

《外科明隱集・金鑑辨腫歌》 虛漫實高火炊紅，寒腫木硬紫黯青。濕深肉綿淺起疱，風腫宣浮微熱疼。痰腫硬綿不紅熱，鬱結更硬若岩稜。氣腫皮緊而內軟，喜消怒長無熱紅。瘀血跌撲暴腫熱，産後閃挫久瘀經。木硬不熱微紅色，將潰色紫已成膿。

《外科明隱集・金鑑辨疼歌》 輕疼肌肉皮膚淺，重疼深在筋骨間。虛疼無所時或緩，原歌云虛疼飢甚不脹閉。喜人揉按暫時安。實疼飽甚多脹閉，畏人挨按疼難言。寒疼喜暖色不變，熱疼炊疼遇冷歡。膿疼鼓脹按復起，瘀疼隱隱潰不然。風疼氣疼皆走注，風刺氣刺細心觀。

《外科明隱集・金鑑辨膿歌》 癰疽未膿宜消托，已成當辨有無膿。按之堅硬無膿象，不熱無膿熱有膿。大軟應知膿已成，半軟半硬膿未成。按之即起膿已有，不起無膿氣血窮。深按速起稀黃水，深按緩起壞汚膿。實而疼甚內是血，內是氣暴起其膿。淺皮不高阜膿必。濃稠黃白膿宜先出，桃紅紅水次第行。肥人膿多瘦人少，反此當究有變凶。稠黃氣實虛稀白，粉漿汚水定難生。汗後膿穢猶可愈，膿出身熱治無功。

《外科明隱集・本堂改著增補辨癢歌》 初起腫癢搔即疼，總因心火毒與風。諸瘡初腫，刺癢不休，搔即紅，熱則疼，總屬心火內毒之由。即係《內經》所云諸瘡疼癢皆屬心火之說也。若非疼極作癢之癢，勿可認爲毒火。既是屬火，應有紅熱，若無紅熱，決

非毒火。《內經》之說，文簡義奧，明言疼而兼癢，方爲心火。後學不解其奧，但聞是癢，便疑心火，投法不應，反怨經旨錯謬。學者宜當細加解辨，勿可終目不省也。潰後患傍紅粟癢，多屬外風血燥生。瘡潰未愈，孔疹遍起，紅粟疙瘩作癢，或因臥風所襲，或食發風之物，血燥之故。潰膿瘀腐溫作癢，塞悶不舒是其情。若是瘀腐堵塞作癢者，必定悶不舒暢。皮破膚爛延漫染，風毒侵血外因成。皮破紅粟膚爛延染而搔癢者，乃屬六淫外因之由，非瘡潰受風之說也。潰久風鬱生蟲癢，肌紅燥澁患不平。瘡潰斂遲，風鬱血脈之分，久則生蟲作癢，患處燥澁殷紅，縱縱不甚平正，有時燥癢難堪。癢而色黯無紅熱，破爛汁多陰毒凝。皮破膚爛，癢極無度，汁水甚多，色暗肌冷，定屬純陰之毒，與風濕皮破作癢大有懸殊，大概總以陰陽形色爲判，勿以一癢爲論也。濕淫流染挾風癢，色黃淡寬水多腥。風濕爲辛，破爛延寬，色黃無熱，汁水凝滯，若兼氣虛，必致微腥，無甚深傷爲異耶。膿盡作癢生新肉，癢若蟲行氣血充。癢各有因非一論，醫不通明難奏功。醫者理宜權投法，或可有效。若止執一偏論，豈能病趁其心耶。

《外科明隱集・金鑑總論治法歌》 癰疽瘡瘍初如粟，前賢成書，本爲以啟後蒙，易入醫門之便，恐不盡意，復加歌詞以辨明義何，豈前後歌句，每將癰疽並呼，大題目初言便錯，辟如車未出門，院內則翻矣。麻癢煩疼即大毒。既係麻癢，決不煩疼，既係煩疼，定不麻癢。若是搔癢兼疼，又非大毒。疼在患處者，爲輕症；疼隘半身，不知疼之所在者，爲重症。麻癢不疼，初如粟米，爲又重，恐係疔毒。豈可麻癢煩疼，不辨輕重，一呼而下之事乎？若能久臨是患，辨明以上等理，方知此句初即錯謬矣。無論陰陽灸最宜，臨疾用法，關乎死生，何可不論陰陽灸最宜。有前初如粟，兼之麻癢等說，再有以後灸法論中以爛蒜普灸之說，若遇初如粟米，麻癢將要走黃之疔毒，即以蒜艾遍灸，輕則肌肉糜爛，即便當時不死，終難效，愈重則束手待斃矣。灸後湯洗膏固護。此下數句後又有。十日之後瘡尚堅，鈹針點破最宜先。以上二句，原論未指明確何症。十日之後，可以應刺，大概總係用於項後、肩背綿潰等症，其餘別腫，潰出通膿者，皆當禁用。醫學庸淺，恐爲註解不明，宗此濫用。或逢初發高腫之患，刺之太早，雖無大傷，患者徒受殘苦，毫無所益。若逢鬱結堅腫，思慮傷脾，或附骨陰疽，開刺太早，眞氣外洩，榮衛殘傷，雖然再遇明者，恐難救治，病者豈非枉死？余今聊改此歌，以止愚者，免於妄誤生命，並將以下原歌音韻不敷者，並改通韻，以便易記。

《外科明隱集・本堂改著總論治法歌》 總論治法爲首先，醫不明理患何痊。癰疽本屬難辨解，理關陰陽非等閑。癰生紅熱疼高腫，清下解毒效稱仙。疽發遲緩色不變，漫腫寬延疼漸添。初治表汗次溫散，不消解凝托裏兼。毒腫早灸疽烘熨，惟憑臨症醫辨權。初如粟米麻癢症，恐係疔毒當細參。附冷拘緊表邪盛，嘔惡心亂內毒繁。速宜汗散解毒劑，束敷之法莫遲延。腫而堅脹鬱盧症，舒氣養榮緩治安。辨解輕重憑精奧，分別速緩在達權。內用疏解與宣通，外宜敷藥四圍圈。輕症神燈照三枝，平塌之患補宜先。高腫不可過於攻，內熱毒盛解當然。二便秘結宜通利，內不滯瀋患立安。潰後腐閉膿若少，藥筒提拔膿要黏。瘀腐頑塞宜開竅，新肉頓生自不難。餘腐須用靈藥去，頻將湯洗忌風寒。生肌散上將斂時，保養等條莫失嚴。切忌膿出投寒涼，夏宜明窗冬暖間。肌肉長平將蒼斂，懂愼調理莫自寬。新肉如珠皮不斂，若失保養命歸泉。

《外科明隱集・本堂增補內托治法歌》 內托治法瘡已成，起發遲緩不生膿。堅硬不疼不紅熱，或致潰後膿稀清。肌肉生遲口不斂，以前俱係本堂增加改句。大補氣血調衛榮。佐以祛毒行滯品，寒加溫熱禦寒風。腫消膿稠腐漸退，新生口斂內托功。

《外科明隱集・本堂增補虛實治法歌》 虛實治法須細詳，臨疾揣惻莫荒唐。癰疽但憑形色理，高腫紅熱冬屬陽。數日內外潰即斂，失於方藥也無妨。起發遲慢疼無所，以前俱係本堂增加改句，以下原歌。藥服托裏自安康。發熱惡寒身拘緊，無汗表散法稱揚。腫硬口乾二便秘，下利毒熱自然涼。煩疼熱盛煩燥渴，便和清熱定舒暢。內膿不出瘀肉塞，用刀開割法相當。軟漫無膿不腐潰，宜服溫補助三陽。潰後新肉如凍色，倍加溫熱自吉祥。大汗亡陽桂枝附，自汗肢厥四逆湯。以下本堂加句。神虛不眠歸脾妙，歸脾湯。潰後虛痛定疼防。托裏定疼湯。陰虛夜疼晝必緩，歸芍知柏地黃湯。六味湯或丸加當歸、白芍，或加知母、黃柏。內毒結腫癢疼症，九龍熱下法最強。九龍丹。膚患瘀凝砭石法，邪瘟頭腫普濟方。普濟消毒飲。以下原歌。脾虛潰後肌消瘦，膿水清稀面白黃。不眠發熱瘡口懈，食少作渴大便溏。宜服清補助脾劑，投方應症保無妨。

《外科明隱集・本堂增補針法歌》 取膿除瘕用鈹針，輕重疾徐在一心。皮薄針深傷好肉，肉厚針淺毒猶存。腫高且軟針四五，堅腫宜針六七分。腫平肉色全不變，其患當有寸許深。以下本堂加句。生熟應憑强弱理，休以日數遠近分。用必見膿方爲當，或多瘀汁不住漓。無膿血少開法錯，患遭殘楚寃何云。以下原歌。背腹肋脇生毒患，扁針斜入始全身。要大開口針斜出，小開直出法相尊。氣虛先補針宜後，膿出症退效如神。以下本堂改句。開刺得

時方稱道，原歌云用在十日半月後。使毒外出不傷人。又有不宜用針處，瘰瘤冬月共骨筋。

以前《金鑑》原歌云用在十日半月後之句，與《總論治法歌》之十日之後瘡尚堅，鈹針點破最宜先之句似乎彼此相照。《金鑑》本係照着《正宗》所著，成書之時，總係失於細悟是否之理，後學宗書妄治，混行開割，被害死者亦不知有多少人矣。庸俗但宗其書之傳寫，不揣眞理之致切，殺人終不省悟。但願仁人君子，擇善而從。若用開針之法，必須當其時而用，務以見膿爲定論。若明膿之有無，但憑辨膿歌論爲準。學者倍加細悟，重憐性命，不止患者幸甚，醫者並有幸甚焉。余故將用在十日半月後之句刪去，中增數語，以奉同道，仁德者明鑒。開針蝕腐之道，雖無憑據，確有眞理，愚學不明，每常過用其眞理之義，全在禁得疼楚，不甚過痛爲得當。開則見膿，必不甚疼。若開後昏暈，久方復甦，或用蝕藥以致割刺腐肉。割除頑腐也，不甚疼。若致疼甚難忍，俱爲妄誤。每見俗子妄用開割，刀出命斃，爾仍公然無愧，推云書載之法，似如劊子手殺人，有聖旨可憑之壯，仁者豈不慟哉。

《外科明隱集・金鑑砭法歌》　癰疽腫赤走不定，赤遊丹毒紅絲疔。時毒瘀血壅盛症，砭石治法最宜行。只須刺皮無傷肉，磁鋒對患最宜輕。毒血遇刺皆出盡，腫消紅散有奇功。

《外科明隱集・本堂辨論隔蒜灸法應否歌》　隔蒜灸法出古風，歷代虛傳爲實情。每用不效緣何故，其情總因理不通。不論陰陽與遲早，不分大小共重輕。灸患灸傍無定論，拿執錯誤當得能。《正宗》之書著灸法之說，但見是瘡，無論癰疽陰陽輕重，即當一概灸之，若逢漫腫之症，更以爛蒜普灸，或用明灸，必以盡量方止。斯論若遇症法相應之患，或可十痊二三，否則被灸受害，何可尽數。庸俗之輩，但宗其書，不明其理，始終以此錯謬而爲得能。余論理之是否，後賢高明體試，自可知也。後醫尋章摘舊句，筆紙妄抄稱妙靈。初言宜灸後言禁，顚倒其論總不明。前醫妄作，後醫妄傳，無非尋章摘句，展己之能而矣，豈以《壽世》爲意耶？《醫宗金鑑》本是照着《正宗》所著灸法之義，毫無刪改，總未明首尾之錯。假如疔門之論初言云在下宜灸上宜針，後又云禁灸不禁針，辟如灸瘡之論而言，無論陰陽，一概可灸，十中必痊八九。何後又有粳米麥冬湯可救誤灸神昏，悶腫喘促之用。既言無論陰陽灸最宜，何又有此誤灸之方，其錯謬之理，不證可知也。受害死者寃何訴，庸醫仍按古法宗。但願高明加體試，效否方知是虛空。以上之論理之是否明者，久臨多患，自然明策。庸者始未不省，而以書載爲憑，患者受害，寃何得訴。余忖灸理勿概用，陽癰久患在禁中。疔毒虛腫鬱結症，瘰瘤時瘟灸立凶。頭属三陽須戒忌，皮肉薄處也相同。大概不宜灸者，紅腫疼熱之陽癰。潰久未愈之虛漏，不甚麻木之疔毒，痰聚虛腫，鬱結血衰，思慮傷脈等症。以致五瘰六瘤，時令邪瘟，咸當禁忌。頭面，手足，背指，即便應灸之症，須當戒之。初起似疔麻癢症，宜灸患頂早方靈。風腫寒結木硬症，即施灸法理所應。風寒作腫，少兼別症之患，必然木硬堅腫，遇暖則喜，其患宜當灸之方效。陰陽相半流注癰，速灸莫過或易輕。半陰半陽，初腫隱疼以致流注瘰癧見症之初，即以早灸爲妙，不可急於强灸。君若不信一概灸，十中定壞六七成。

《外科明隱集・本堂補著總論灸法歌》　嗝蒜灸法古稱强，屢用不效反致傷。遇症臨施當細辨，休用明灸與患傍。大蒜薄切貼頂上，艾毬大小量其瘡。七壯二七勿過用，艾爆有聲方稱祥。若是誤灸毒傷內，頭項浮腫神昏慌。痰湧吁吁喘嗽壯，急用粳米麥冬湯。黃蠟宜灸潰爛患，蟉蟧惟灸疳瘻瘡。豆豉餅灸將潰時，勿令疼甚在孔傍。附子餅灸虛風寒，瘡口紅活勿疼强。以上諸灸應辨用，投機必效錯多傷。

《外科明隱集・本堂補著照烘拔蒸諸法歌》　癰疽輕症七日中，神燈照法有奇功。疼甚腫硬若負石，急用桑柴炭火烘。項後毒邪兩盛症，氣少多濕血瘀凝。綿潰內堅數日外，鈹針刺孔品字形。药筒提枝功最效，膿鮮爲順紫黑凶。藥筒提枝之法，必須針刺孔內，至疼方止，連針三四孔爲效。其法雖出古傳，必須擇處而用。宜於項後背上，其餘他處，多屬陽毒，或有不應枝之處。若用此法，氣血必遭殘傷，多有難負其痛者。純陰之患貼筋附骨，極其凶險，其法用不及時，反增疼痛糜爛，貽害加重。惟是腰背項肩純屬太陽，多濕少氣，每受邪令之灾，初則不甚疼痛，附冷拘緊陰凝堅腫，繼之綿潰脹重。其原之理，總乎氣不勝邪，血脈以致瘀凝不行，濕傷衛道，故而項重肩强，毒邪得以施展。致有以上之態，針刺筒拔之法，正合其理。邪盛血凝，刺之不甚大疼，枝之無何大傷。連枝之次，瘀除濕解，陽氣得通，邪無所附，氣血均和，膿汁自生，頑腐漸化，兼服補氣回陽，活瘀散凝之劑，法藥並施，患得脫累，豈非王道有益之用。如此以上之症，若失其法，惟憑藥力，延遲日久，而致血愈凝而氣愈微，邪愈盛而腫愈堅，濕愈甚而重愈增，患至此際，深險堅固，脾胃損敗，難得速效，以致而誤，性命可知。法勝於藥，即此之謂，患者平素多虛之人，而後生此重患者，其法須當量用。潰瘡日久不收斂，牛膠膏貼醞醋蒸。蒸至熱癢膿出盡，貫衆湯洗膏固封。

以前仍有順症、陽症、陰陽相半、內消治法四歌，習者不關緊要，因未録刻，用者按《金鑑》抄習也可。

《外科明隱集・外因六淫歌》 六淫爲患外因原，春風秋燥冬之寒。夏暑熱兼長夏濕，以上風、燥、寒、暑、熱、濕爲患者名曰六淫，以下八節之氣爲患者名曰八風，六淫八風皆爲外因，即係天時不正，氣運失常，本由陰陽造化，感易所關，寒暑溫涼，不應其時而至，或者過時而至，致有淫邪瘟疫之灾，染傳八畜爲患，其灾之受，不但人畜爲然，草木無命之物，猶然感受，何況人畜稟天地陰陽之氣而生者，以上六淫爲患曰正令之灾，以下厲疫瘟染爲患曰邪令之灾，二者俱詳見下句。應時而至灾消潛。此言六淫八風若能應其時而至者，瘟疫邪灾自然消化。非時六淫即爲患，此言六淫若是不及其時而先至者爲非時，其時人之毛孔腠理不密，易受其灾，乃爲外因正令之灾也，其細情詳此下句。感冒傷中隨所偏。受於皮膚爲感，受於血脈爲冒，受於經絡爲傷，受於臟腑爲中，凡六淫皆然，風寒暑爲甚，故曰隨所偏也。過盛灾降爲瘟邪，六淫之令，若是過期而至者爲過盛，主乎天地之間，殺伐冤厲之氣不能全行消化，即能降染爲灾，名曰不正之令，其灾中於人，又能分受爲二，隨暑熱而受者必由口鼻傳入藏腑，積久暴發者爲瘟疫，內患隨風寒而降者，必由毛孔腠理傳入經脈生者爲邪令之瘡疔。瘟邪二灾大概原由：一因分受爲二之理，人得其灾，從寒從熱而分瘟邪，其義總由陰陽乖變運化隨時，故而受灾，分現內瘟外邪者也。定主人畜受灾寬。非止人受爲然也。講年另有陰陽理，此言受灾之本年。五運六氣論司天。五運六氣者，天時變化之總名也。此論出於王啟玄先生，解註天元玉冊，論天道之常變，按十干十二支，四時八節，推運無窮，造化更易，灾疫隨運而受，症發分異，俱屬外因爲患之由也。《金鑑》復細細詳指確之論，推運察氣，機深義奧，後人多係難明其理者，後人果能精學書理，未至之灾疫亦可先知定式也。此外因之由，其原雖是與七情內因，與六慾等情無關，人受其灾之後，專能搏染攙夥，亦比如江河湖之水，雖是味淡，入海歸潮，便可混一。人病來由，每有內外因勾引兼見爲患者，總原天氣人氣，其義終是陰陽統一之道也。

《外科明隱集・外因八風歌》 八風之名細參情，一年之內有四時，春夏秋冬分八節，應節之氣曰風，其風之名有八，爲醫之道宜當知之。冬至正北大剛風。冬至節應十一月，按地支建子，北方嚴寒之令也。立春凶風東北現，春分嬰風應正東。春爲一歲之首，土運已終，木旺發生之時也。立夏東南弱風主，夏至正南大弱風。夏至火運方旺，令應正南，弱者言其風之柔也。立秋西南謀風是，秋分西方剛風名。正西金氣當令，應見金風，草木結實，人氣盛旺，時正灾消之際也。立冬西北拆風起，歲運將終，藏氣之令，拆風者，言氣數致末也。應時爲順萬物生。八風若能應時而至，爲節氣主順，萬物無傷。不應其時生灾患，內受重病外生癰。八風不正，冤厲之氣降染爲患，名曰時令，如瘟疫、黃病、毒瘄、霍亂、吐瀉等症。外生癰者，忽發暴現，異形寬染，初發之時，每常寒熱往來，附冷拘緊，形神健盛。若係初發便現神衰者，恐難救治。以上等因之勢，俱屬令之症也。

瘟疫二字，古者從溫，從役。溫者，春夏溫熱之時。受以外因，時令不正，冤厲等灾。役者，如上派下，大衆應當差事之說，故而受此灾，必然傳染大衆，並非一二家爲然也。按患情之理，沿街闔巷衆病皆一者，爲邪令瘟灾。情鬱成患，每病各樣者，爲內因雜病。灾病二字理各有別。

《外科明隱集・內因七情歌》 七情內因分論寬，病由七情而生者爲內因，內因者病發種種，非一言可盡之事，故曰分論寬也。病受臟腑治猶難。五臟爲陰，六腑爲陽，人情失常，結鬱爲患，生於內者爲病，發於外者爲瘡，非屬外因促發暴現，急治則愈之比，故曰治猶難也。喜過傷心因邪樂，邪樂者指言損人利己之快樂，傷天滅理之隱歡，乖極生變，久則現報，非是情快意順之樂也。喜之一字，有傷有無傷，古人止言大概，余今草相辨解也。性殘暴怒定傷肝。肝與膽相表裏，膽爲陽本，肝爲陰本，素行殘暴之人，肝膽二經再受怒病。思慮傷脾恐傷腎，脾爲統血之源，屬中川之土，謀慮不決，血濫而滯，生瘡爲患，每多難治。驚恐二字並非一論，防怕後事者爲恐，卒受暴觸者爲驚。悲泣過度肺受牽。過受其慟者爲悲，哭而有淚者爲泣。憂久氣結暴驚縮，久受憂愁則真氣結滯，暴受驚駭則真氣縮傷。此皆七情受病原。七情者乃人情所關之事也，非比外因灾疫。人能率性歸忍道，率性之爲道，乃聖人警戒之語也，勿慾意，勿妄行，勿任性，勿過惡，一忍則諸事平，灾病自然不生。戒欲遠表病何纏。古人云：寡欲百年身康健，心清一世壽延綿，清心寡欲，灾病無門而來。

《外科明隱集・內因六欲歌》 六欲雖輕也內因，六欲爲症，雖不干臟腑，也屬內因。眼觀邪色損德深。鼻聞穢臭腥汚氣，耳聽淫語並邪音。舌貪炙炮腥發味，非禮勿動，非禮勿聽，非禮勿言，此皆聖人戒省愚者之言，以免招禍，即此理也。此等異端皆自尋。正大光明，禮門義路，關乎聖道之事，爲天理昭彰，良心不愧，若逢邪妄淫惡等事，皆爲異端，正人君子慎當戒止，以免傷名壞節，招灾受病。心思過度傷經脈，心爲生血之源，思參過度，自然逆傷經脈而生重患。意念妄生損氣神。人秉精氣神則能靈明斡旋，精竭則疾，神竭則昏，氣竭則亡。六欲爲患傷德正，致令人身現報侵。六欲爲患，傷德敗正，病發內外，異形怪妄，即如內患應聲，腹蟲。妄言已過，瘋傷尊長，如外患膝生人面，舌出尺許，瘡生蛆蟲等類，種種異妄怪症，難免不無冤讎尋相報之孽，故曰致令人身現報侵也。

《外科明隱集・不內外因歌》 不內外因各有端，起居不慎熱與寒。起居爲患，多出寒熱失戒，自不慎重。貪食不節傷饑飽，停飲生濕五辛飡。內濕之患，

多由停飲而生，濕盛專能致痰，痰之爲患，非止一端。過用醇酒消陰液，真陰虧損，津液涸竭，傷伸敗氣而致夭亡，皆因嗜飲爲殃，人自不覺，年幼之人，恣意縱飲，雖係不能暫傷性命，每多任性妄爲，驕狂傲慢，禍亂好淫，傷親害友，少成多敗，皆以酒致，故而我回教戒止飲酒也，是爲兩全其美也。皆屬傷脾受病寬。貪食不節，停飲生濕，過用醇酒，皆能傷脾爲患。勞碌不休負挑重，跌撲閃挫損血原。以上俱能損血受病。强力房勞傷精氣，晝不停止夜失眠。以上俱能傷精敗神。膏粱過飽生毒熱，有餘之症爲陽，鬱火發病是也。薄食虧損腫虛漫。不足之症爲陰，諸虛爲患，腫必漫延。此等受灾不內外，素加懂慎身自安。外因原屬天時不正，內因原屬人情所關，自己若能戒在則無病，自己若不戒在則受病，此等之灾皆爲不內不外之由，人若素日戒在，此灾自然不入。

《外科明隱集・頑症歌》 頑症雖輕久不全，病染肉脈身被纏。患居皮脈之分，雖與筋骨臟腑無關，止是纏綿。屢經醫藥終無驗，遍治難平命無干。雖係經年累月，醫藥不效，終不致由此傷命，故曰命無干也。氣血不虧無敗象，病雖久累，榮衛猶舊敗之象。非運窮即身不安。生此患者，總係連數應受纏累之難。富豪之人若生此患，總係患者命中不應享受清靜安逸之福。輕投善法終必愈，此即頑以輕治也，每遇如此之患，久治未愈，若至灾難應滿，不治也能自好。貪功妄治病反添。以上之患，雖屬輕症，病者不知其理，意欲速愈，或逢覓薄貪婪之徒，妄行混治蝕腐惡法，致使肉脈筋骨遭其殘害，輕中轉重而誤生命，其咎何止怨醫，豈非病家不明賢愚，自誤自也。

貪功妄治之事，乃俗庸之徒常法也，病家不明，每遭其害。據吾戒勸病家，若至臨疾求醫，有一準法，萬無遺誤，別聽他自誇其能，云治好過某人某人，但只打聽傍人，問他治壞過某人沒有，如其沒治壞過某人，求其調治，萬無遺失。余常曰：治好了病的不算其能，未治壞了人的方算其能。速期定愈之人，每常行苟妄貪，過言己能之人，每常行險誤症。

《外科明隱集・險症歌》 險症多端須究情，察形觀色細分明。險者關乎性命之症，察形觀色，揣理明情，細分陰陽，否則有誤生命之咎也。虛實陰陽與表裏，順逆善惡並五行。以上皆當醫者應決之事。風邪寒濕外因起，痰鬱火毒屬七情。風邪、寒濕、天時外因之患。痰鬱、火毒、人情內因之患。成中形外參疏理，參疏之情，以度症勢之理。格物致知在意誠。治法之機，全在此理。爲醫道者當明鑒之。不內外因分由治，雖有成論宜問明。不內不外之因雖是另有成論，臨疾必當問明受病之來由爲要。治辨宣攻托補汗，解散溫和利瀉清。以上分別用藥之法，首重辨疾專用，萬勿顛倒治法。惟在臨症醫精妙，此即險以權治之理，若是遲誤，或者妄治，命遂枉陷，皆屬醫之咎也。全憑經驗素用功。經驗與用功，二者缺一，俱是庸醫。不識故誤關係重，貪功妄治罪非輕。故誤貪功妄治，此等之徒，人面獸心，豈知天良有愧，那管報應循還。是病妄投非是藥，病無死理藥傷生。病者有不服藥可愈，服藥而反亡者，即此謂也。世無明醫冤死半，世界無明醫，冤死之人就得過半。病有險症較醫能。順逆之症，非好則死，何必論醫，若逢險症，自然較量醫道之能。投方應症病可愈，錯用法藥病反凶。時即不死歸敗症，錯用方藥，即便當時不死，氣血衰羸成勞，久累終必危亡。庸醫病家互相矇。此言病家始終不明病者之冤，連庸醫將人治死還不知甚麼時候治壞了的哩，故曰庸醫病家互相矇。爲醫若悟虧損理，若能悟得過虧損理來，還算天良之醫，猶恐始終不悟也。多讀醫書藝自通。近世還有許多不認字的，更會能裝先生。非是醫道之中好攙假，總是病者之家未睡醒哩。

《外科明隱集・敗症歌》 敗症本壞陰險中，癰疽原來無癆名。若非庸醫妄治過，定係失誤自不明。敗症者，陰症險症治壞者，或因失治，或因養戒所致，起管成漏，名曰瘡癆，醫曰敗症。病家不識醫門理，祇將一命付懸空。庸醫素平三敢治，混蝕錯刀藥無情。不應蝕而蝕，不應開而開，不應汗下而妄行攻治，故曰三敢治。初由行險偶僥倖，後無忌憚覺得能。庸醫妄治，初起全由行險僥倖，以致漸次膽壯，見病便治，更無忌憚，反覺德能。病家迷寐愚賢鑒，患遭醫試受殘殛。殘殛乃症已敗壞也，患遭醫試，而成敗壞，其理多怨病家不認賢愚也。氣血洩久成管漏，起管成漏，原因氣血虛極之故。津液涸敗治無功。津液耗尽，真氣已竭，治也無功。經年累月終難保，歷受折磨癆瘁形。至危不省庸醫錯，歸推壽命當數終。病至垂危將篤，猶然未省其理，上可推在壽數年盡，命該應死上去了，爲庸醫者真是有幸。以命演手心何忍，殺的是有罪之人，庸醫竟敢殺無罪之人，故曰與屠同也。苟圖衣食傷天理，因貪失德損陰功，圖吃爲穿，貪騙財帛，誤人性命，豈非損陰壞德。既愛名利爲美事，不能苦讀難成名。古語云：要知今古事，多讀聖賢書。今人獨出己見，竊得一本海上偏方，便覺則盡道矣，每常自誇其能，據吾看來，此等之徒，好比井底之蛙，始終也難以出得到井口之外見天之期矣。

《外科明隱集・逆症歌》 逆症生來危惡凶，命由造化醫焉能。生逆症者，原關造化性命應天，醫能治病，不能挽命。現逆即曰歸泉路，久逆五敗宜分明。病發即死爲現逆，終不能逃爲久逆。肉死脾敗皮死肺，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血脈既死傾心經，心主血脈。筋死肝敗骨死腎，肝主筋，腎主骨，筋骨已死，肝腎敗絕。逆現惡彰定難生。病家不曉醫門理，妄耗資財治也空。病家不曉醫理情實，還有病

勢將危，流於求醫，不認賢愚，偏巧遇着庸匠手正在乏囊急需之際，那管天良，便曰能治，盡得財帛而去，症終難保。

此逆症歌，乃爲分別症理情勢而著。其症形致確者，另有改著逆症歌可察。以前五歌，語多尅薄，情非尅薄，乃余激賢人道之意，後學君子不可將前論對病家講論，亦不可對庸醫誇展，止可自警，若是每常以此爲口誦浮談，不悟己淺，竟責人非，反將余之勸戒之意化爲狂學矣。

《外科明隱集・十三因總歌》 十三因分受病原，情形治法並相兼。風寒暑濕燥邪外，內因火毒隨與痰。氣滯血瘀陰虛症，因非內外亦相關。發明古醫未盡意，以備讀者辨思參。

此十三因者，古賢雖未特著歌論，諸書亦俱有散言代言各因之理，余今擇要共立歌詞，加以註解，以風寒暑濕燥邪爲外因，火毒隨痰爲內因。氣滯血瘀二症，患居肉脈，不關三因之情，陰虛之理，原屬命門，雖非三因之說，其原更關致要。故而各分其細，辨解獨受兼受，格分形色治法，發明古賢未發之意，以備讀者考閱。

《外科明隱集・辨風歌》 風乃陰陽正氣原，西洋外夷之人，深明陰陽之理，止言四行，不論五行。四行者氣火水土也，氣即爲風。呼吸無常天地間。時有時無曰無常。或因金傷或潰後，此言患由風受之原。調養疎神失禁嚴。瘡潰受內驚煩亂，潰瘡受風名曰發痙，驚搐煩悶，心亂不安。瘡口外染熱暈宣。止受患口未傳於內者，患處微現疼熱，宣腫暈紅。潰後寧神滋陰血，風痙治法之論。外宣敷溫微汗痊。瘡週膚燥紅粟癢，兼燥而受風者，瘡之四傍起粟紅癢。敷以寒涼癢自安。用涼血潤燥之藥，其癢或安。金傷血耗風襲入，名曰破傷風。動靜驚名分有三。傷時動受，多居在表，傷後靜受，多居經絡，將愈驚受，多入陰分。三陰中風，舌捲卵縮，腹滿自利，口燥咽乾，古醫劉河間不立三陰中風之論，蓋係難以治愈之故，法宜應同傷寒之理施治，或有得效者。汗下和法分因治，在表無汗之症宜發散，在經傷脈之症宜和解，在裏結滯之症宜通利，故曰分因治。有汗柔痙培血源。無汗剛痙速發汗，柔痙宜滋陰和血，剛痙宜發表散汗。汗見風消效如仙。指言無汗之痙。挾邪兼寒須權辨，風有從邪從寒而兼受者，全在醫之精妙權辨也。溫發滋養隨所偏。此言法當隨兼辨施，勿可糊亂施治。

《外科明隱集・辨寒歌》 寒爲天地致陰餘，暑往則寒來，亥子當令，天道南行，嚴寒運至，故曰致陰。內科受其非止一。瘡患初見無單中，非兼風邪不自襲。寒腫初起多兼風邪，單受者罕有。潰瘡口受肌膚黯，潰後受寒，色暗木硬，肌肉如凍之壯。薑上附灸桑火薰。每逢寒瘡，上藥宜對乾薑麵，附子餅灸，桑炭火烘，隨症施法。因傷血凝凍黑紫，溫散活瘀湯燙洗。又有損傷後受寒，其色多兼紫黑，宜以溫散熱約燙之。

《外科明隱集・辨暑歌》 暑令不正內外分，暑者，熱時陰餘之氣也。內傷霍亂另有門。暑令爲患，傷於內者爲霍亂等症，非同外患。外現發瘡如柑豆，每居背腰膚紅暈。此言暑患，如柑似豆，紅暈延漫，多生腰背。次即腫疼發惡熱，口苦舌燥心煩昏。內服表散清瘟熱，治法以用清瘟解毒蕩熱微兼表散之法。夏患不關秋冬春。暑之爲患，止發於夏。

《外科明隱集・辨濕歌》 濕淫重墜色不變，此言之濕，非外患之說，乃停飲所生之內濕。內外二濕，本非同論，讀者宜當辨之。如水居土腫軟綿。因濕作腫，無紅少熱，類相痰腫，色常綿軟，按之有坑，若遇身肢體俱腫，乃內患水腫腹脹之症。潰淺皮染爛多水，淫濕外患，破爛多水者是。深受按坑久方還，此言內發之濕腫，皮色細潤，按之有坑，久久方還也。外治燥濕敷圍藥，內宜健脾利水源。外法宜以苦寒燥濕之藥敷之，內服宜用健脾清小水之劑爲要。太陽經疽兼濕熱，膀胱經腰項之部生疽，多兼濕熱。腫脹重墜項背肩。重墜者，濕所致也。初腫利消溫散汗，濕淫得從毛孔發散而出也。將潰行氣托補先，利水則濕熱下注，行氣則濕淫解消，溫散則濕邪無附，補氣則濕鬱自散。同血淡鮮形丹腫，濕淫兼血瘀爲患，色微紅而淡腫。與氣凝滯便是痰。濕與氣滯，便即成痰，故而治痰之法，每多順氣理濕。氣虛脾弱內因屬，肢體浮腫各有原。氣虛脾弱，濕傷衛道，而成腹脹，四肢漸腫，乃屬內科，不與瘡腫濕淫同論。

前論六淫之濕原屬外因，其爲患者，止於傷皮染膚，浸淫濕爛，與內患停飲之濕不同，故而以前之論，相兼代言內濕之理，以辨兩岐之疑，余著歌句，原爲瘍科共內患濕鬱之說，非一筆可盡之詞也。

《外科明隱集・辨邪歌》 邪原殺伐厲氣凝，不正之氣謂之邪，其原總係天地之間，殺伐冤氣，故名之曰邪，總因陰陽正氣，尅化不盡，人之正氣不足，故受斯災。冤聚不散久結兇。此言殺伐兇冤之氣結空不散。四時令正遂感化，八風不正主災興。四時八節，運有常理，應時而至者，主順災疫之患，自然消化。運數失常，災疫降染，隨因而受，病象多端。兵戈年後猶更甚，時節雖正不全容。邪厲災疫，每逢兵亂年次，主其災疫更甚。其理蓋因陣亡人畜過多，身屍臭穢，冤氣積留，久而降染成災，即便時節運數主正，其災也恐不能全行尅化，故曰不全容也。暑熱搏內瘟疫症，寒時外受瘡邪名。大蓋冤厲之災，降染爲患，由口鼻傳入內者，多受陰分，積久發而爲瘟災，又名時令症。由毛孔傳入

腠理，積久乖變爲邪腫，其患初發，附冷增寒，寬延多有不疼者，乃因邪居在表，治宜發汗。若患者神脈素虛，邪必深入內臟，其疼雖忍，倏忽或止，治宜清表之劑，兼之滋補寧神，必效。腫必色異形健盛，邪腫等患，形氣理應健勝，若見神衰氣敗之象，乃真氣不能敵邪，死無遠矣。潰多惡臭怪腥膿。邪令作腫，寬延散漫，色變促速，較比正合潰勝猶快，潰膿之形，稀紫兼瀉，或青或黃，色多異怪，或致腥臭。下部陰邪緩漫硬，下部屬陰，腫潰或遲，形多殭硬。靜無疼苦難移行。陰與邪相兼爲患，或有靜而不疼，動則疼甚者，或有夜疼晝安者，或有惡於驚擾者，或有喜人言笑者，其理總關陰陽，有偏之不同也。疔毒兼邪表寒現，疔毒原屬內情鬱火，兼之外邪而成，非內外二因相兼而不能生，斯惡患也。大頭瘟疫宜降清。其患又名蝦蟆瘟，雖是頭腫形異，不疼微熱，色忽變紫，原屬內症，不與瘡科同論，名故曰瘟。治宜清解消降爲妙。老年項患堅紫木，氣不勝邪多傷生。玉枕疽、對口疽若生殘年老人，氣虛不能勝邪，每多難救。邪附多因惟醫辨，邪之爲患，兼雜別因者甚多，全在臨症醫之辨別尋情施治也。雜輕邪盛不知疼。疼爲毒盛，不疼邪盛。初見邪端重表汗，邪兼諸患初起，治法應用重施汗散之法，連投方妙，即便不消，潰後亦且易治。其理之義，症居在表，氣血未傷之際，屢汗累發真氣大概無甚傷礙，邪氣解散患心易輕。內經雲汗之則諸瘡已，即此之謂之遲誤傳經治難平。初起誤於汗散，邪傳入內，再用汗散之法，反有傷礙。古醫言邪未通論，古醫也多言邪，止係大概而矣，又多有以風寒爲邪之說者，總係未能致策洞明之細也。余閱瘡久竊其情。以前之論，余今竊思妄言耶，惟望後賢高明者再爲定論。

余所言之邪，乃因瘡患一說，與內症瘟疫爲患灾雖同因，而受灾之後發現不同。瘟邪二說，總由天道失常，時節不正，殺伐厲疫之氣，忽而一時降染爲患。受於臟腑者發而爲瘟疫，受於經脈者發而爲邪瘡。或有以瘟邪一灾爲問者，灾既受於一時，而發現遲早不同，何也？答曰：受重者先發，多難救治，受輕者後發，易於調理。又問曰：尚有不受者，何也？答曰：人之素秉，氣弱者易受，氣旺者不受。非是康健力氣之氣，乃言真陽之正氣也。又問曰：城邑繁華之處灾多，山僻鄉村之處灾少，何也？答曰：人煙稠密之處，穢汚血腥之氣過盛，類相積感，鄉村清解之處，無因所招之故也。又問曰：灾既一因中受而分內症毒瘄、霍亂、瘟黃、轉筋、吐瀉，外症喉娥、頭瘟、時毒、疔毒、發頤，現症各異不同，何也？答曰：灾雖一種，其受灾之流年，而以五運六氣天時不常之理，所分各異不同者也。灾因類感，非神鬼所降之說也。庸俗淺鄙之人，尚有怨恨瘟神降灾之心，不問瘟神是誰。或言商紂將亡之時，有呂岳得封瘟神，專主降灾。未聞還往外夷去降否。不知商朝以先，瘟灾是何神所降，封神之書明言演義，後人故意信以爲真，豈非醒着作夢耶。

《外科明隱集・辨燥歌》燥乃火金餘氣亢，季夏酷熱有餘，更幸受其亢尅，致生灾疫之氣，名曰燥疫。陽中之陰六淫殃。此言其患屬於六淫。爲患一時侵膚脈，燥疫之患，前不及夏，後不至冬，止患皮膚，無傷筋骨，故曰一時侵膚脈。皺澁則疼乾紫殭。淺傷寬染不甚腫，彷毒似火不燃光。言其症形，似毒而不甚熱，似火而不甚鮮也。外治滋潤內疏散，治真滋潤血脈疏散之法。兼風騷癢血更傷。燥疫之患，傷皮壞膚，若兼風者必致騷癢不休，血脈更爲傷礙。

《外科明隱集・辨火歌》火乃七情六欲生，無根爲陽主外騰。有餘之氣便是火，又曰熱，順則由腠理毛孔外騰而出，或由膀胱隨小便而解。火由氣逆而生，又曰無根，又曰陽。皆因氣逆稍行緩，火之爲患即此之謂。與痰結濇便成癰。痰與火結爲患屬陽，多成癰。痰與毒滯爲患，屬陰多成疽。疼痛色燃高腫起，氣盛頂尖血盛紅。此即《金鑑》順症云氣盛頂尖高腫起，血盛根腳收束紅之說。清熱內消利二便，莫遠逐痰治則平。氣有餘便是火，火盛生痰，故曰莫遠逐痰。

《外科明隱集・辨毒歌》毒本臟腑情欲餘，七情六欲之餘滯，蘊蓄乖變，久積血分之中，逆則爲毒也。蘊蓄已久乖變積。毒之爲患，非立積立發之症也。外因搏內爲瘡症，在內爲毒，偶逢外邪搏染，兼並爲患，多成疔症。與火發速疼熱急。火毒相兼，速發疼甚，燃熱紅腫，或兼多癢，皆屬爲陽，即《內經》所云諸瘡疼癢皆屬心火之症。陰虛兼毒時疼止，夜多號苦晝或息。諸瘡兼虛，每多如此，不止兼毒爲然也。毒風疼癢多燥熱，不兼邪而癢極患寬者爲瘡。兼邪癢極，形小綿潰，傍堅患陷爲疔毒。並痰陰陽難辨疽。毒痰相兼爲患，半陰半陽，微疼微熱，漫腫隱紅。下部濕毒黑紫腐，毒濕爲患，每居下部，綿潰殭黯，腐化遲緩。邪毒腫色似橘皮。毒兼邪令，色紫賊光，搔癢或疼，其患皮膚逆濇，甚若橘紋，亦疔毒之屬也。治應解消活氣血，虛邪痰雜治隨依。此言治法隨原施療，亦當辨別。

庸俗以毒火二因並論，余忖其情，理宜分辨，氣逆有餘則爲火，血滯有餘則爲毒，火屬陽，毒屬陰，故治火之法多順氣，治毒之法多活血，毒火二字豈可並論。

《外科明隱集・辨鬱歌》鬱發厥陰少陽經，此鬱乃肝膽悶鬱之說，非內症濕食痰火氣血之六鬱也。肝爲乙木，經屬厥陰，膽爲甲木，經屬少陽。暴怒久忿累積生。肝膽多鬱怒，久結暴現，患多難愈。肝木尅土脾先敗，脾屬土，受木之尅則衰。血不榮筋

腫色青。脾爲統血之源，弱則血濇不能榮筋，腫必兼青。又有思慮傷脾土，木黯堅脹牽引疼。謀慮傷脾之候猶比鬱結爲患更甚，堅腫如岩，牽引筋脈作疼，隱脹難忍者是也。深結筋骨如石筴，淺居經脈腫硬稜。腫深附筋，腫淺傷脈，皆是堅脹稜硬。日久隱疼食漸減，脇脹中滿痃病成。久則必成瘵勞。石疽乳岩失榮症，結核癥瘕痰鬱凝。槩言鬱結爲患諸因等症之名。與邪爲患表寒現，鬱邪相兼爲患，初也附冷增寒，周身拘緊。並火生速色紫青。鬱症傳染，內毒爲患，發速者必青紫。治宜養榮平肝木，凡治鬱結之症，首重平肝養血，方稱上法。緩或可愈急爲能。此言鬱結之症，以緩治莫以急治也。青筋現露猶可愈，紅筋若現命多傾。鬱結謀慮等症，將潰前後，瘡傍有青筋紅筋之分。腫上高低如堆粟，以上等患，若是氣血過敗，原腫之上又有突腫幾處高低分界。或現瘢點俱難生。腫處四傍現露瘢點更屬難生。潰後深頑傍堅硬，膿少清稀穢污腥。潰後頑硬，虛邪牢固，膿少清稀，氣血衰敗，穢污兼腥，真陰已竭。三分在治七分養，非是此症易治之說，乃言以上之患，重於加意調攝，故以三分之治相比。不比別症一類同。言其惡逆之情，難比別症易治。

《外科明隱集・辨痰歌》 痰之來由非一端，脾虛肺燥內結涎。氣不勝濕經絡滯，運行不週液卽痰。脾虛生濕，肺燥多火，二患凝而爲滯，閉濇經絡之中，氣虛不能運化，濁液相兼，則便成痰。內症多患難言盡，瘡由其發更屬繁。內科由痰爲患者，難以言盡，瘡症由痰而發者，更也不少。與瘀凝滯紫腫熱，兼火倏腫臀疼鮮，痰與瘀爲患，腫多紫熱，痰與火爲患，忽腫煽疼。病後虛痰成流注，初無紅熱三五連。病後氣虛，痰難運化，多成流注，無紅少熱，連發三五，久則知痰現熱者是也。跌撲附痰胖腫大，日久疼甚宜開穿。跌撲之由兼痰爲患，胖腫隱疼，皮色如常，久則疼甚，外透紅光，卽當開穿，遲則有傷筋骨而成敗症。寒痰凝滯色不變，較比諸虛高有沿。痰寒相兼爲患，綿硬微腫，色卹白青，較比虛腫邊沿分界，虛腫漫延無界爲殊，故曰有沿。雜邪外腫速堅硬，痰腫兼邪，堅硬脹腫始終不疼，或有現表附冷者。挾鬱隱疼深緩堅。痰腫兼鬱隱疼更硬，腫潰遲緩是也。治辨隨因施法藥，行消之中分熱寒。以上統言分因辨治，用藥之理。痰生百病形色各，瀕湖云：痰生百病，食生灾。醫法多端思因原。此言痰之爲患甚多，醫治之法也應參思其兼見之由而治之。

《外科明隱集・氣滯爲患歌》 氣滯原由不通行，此言氣在皮膚內脈之分，滯結不通之氣滯，非是臟腑有餘之滯也。逆於肉脈腫不疼。鼓脹內軟無紅熱，喜消怒長皮緊平。每結爲患無兼類，氣滯之患，俱是單見，無兼見者。治宜理順自然通。虛而走疼不作腫，終可消散不成膿。雖是有形之患，終不能成膿也。

《外科明隱集・血瘀爲患歌》 血瘀本非內外情，非臟腑之瘀血，乃肉脈之血瘀也。不干七情六欲之理，故曰非內外之情。或因產後傷損成。產後多有此患。疼而隱脹難移止，初腫青黯潰紫紅。已潰膿黏如黍汁，黏而紅稀之色。三五連絡前後生。此言血瘀成患之形象也。初腫活瘀通脈絡，已成排補解凝平。以上血瘀爲患之治法，總以活血散瘀，止疼通經疏絡爲妙。

《外科明隱集・陰虛爲患歌》 陰虛原因血耗情，腎水不足命火生。腎屬水，命門屬火，腎水虧乏，命門之火自旺。外現爲患形微小，陰虛之由，外發爲瘡，症雖關重，形確微小。乾濇陷黯多兼腥。膿少淡清傍微腫，夜多疼甚晝或輕。久則形衰氣怯贏，多在手足指節生。蓋言陰虛爲患之情也。治宜滋陰引命火，滋陰補腎，兼用引命門虛火歸原之法，二方並施方妙。六味加用補腎經。六味地黃湯劑，宜當隨症加用。古雖未詳余粗著，後賢考閱再分明。陰虛爲患，內科向有成論，故而仲景立法六味地黃丸之方，瘍科兼陰虛者，古皆代論，並無確論，余今粗分其因，後賢再爲考核也。

此言陰虛之理，非係症後血少之陰虛也，乃是腎水虧損，命門火旺，真陰受以耗涸，外發爲瘡，其理如比樹木生於土中，不得藉水之養，枝稍必先枯焦之義，故而斯疾，發必由指而生，若是現於內者，必致兩耳蟬鳴，眼發金花，咽燥不渴，乾咳夢遺等類，是也。

此陰虛之火，乃命門先天之火也，與前歌所論臟腑氣逆積蘊之火不同，此二火又與六淫所論夏日天氣之熱更且不同也，前言六淫之夏熱乃陽運造化有餘之氣，古醫以此夏熱而言外因屬火，余意其熱中人爲患，其人必有別虛，方能受此成病，外科爲患，未便有因夏熱作患成瘡者，本堂故將夏熱之說存而不論，止將臟腑蘊蓄乖變積熱爲內因之火云。

《外科明隱集・險中四要證受患情形論》 余論外科陰險證中有四要，遇明早治則愈，遇庸或遲治則誤，故言曰要，涉此之外，其餘別證，卽便逢庸失治，也不致生死立判，故而難以一言盡細。醫者若果明情精法，早於調治，患者性命十中可愈七八。雖言如此，患者須宜保守禁忌，方能兩全。醫能治病，不能守病，每逢投方見效，忽而暴變，多是患者失於內外禁忌之過，屢投方藥不效，妄言患者之過，是庸醫無能，拉香蓋臭之責也。其四要之證，一曰邪毒陰疽，一曰疔毒，一曰時令瘟毒，一曰附骨陰疽。

附錄於左：

一邪毒陰疽，乃綿潰之證，初如粟米，或紫殟毒疱，皮破內堅，微有毒汁，謂之綿

潰。多因邪盛之由，邪之一說，另有備著辨邪歌論。初發木養，有兼疼者。木癢爲邪盛，疼爲毒盛，此是毒邪雙傷肉脈之分，故而疼癢並作。遂次重墜脹甚，足太陽經因氣少濕盛則重墜，血多爲毒所滯，因而留瘀脹甚也。此乃陽經中邪陰之證，陰經中或也有生者，惟足太陽肩背項腰，氣少多濕，每生此證。又爲遲中之險證也，中年人雖生此證，亦不甚重。陽氣盛旺，濕不能滯之故。一疔毒，亦係綿潰之證，多是麻癢不疼者，邪傷內脈，毒居臟腑，故而患處癢不知疼，綿潰似疔毒，即便有疼者，也不爲重，患若多兼氣虛毒盛之證，疼隱半身，或不知疼之所在者，治宜汗散之法，兼加解毒與滋陰則安。遂次原患殭陷，傍腫堅硬，原患陷肌肉死也，傍腫堅，氣難敵邪，要走黃也。此乃陰經中邪陽之證也。陽經手足面部也多有生者，惟足太陽腰腿罕有，手足指間有似疔毒，每多疼甚大約不幹兼邪之義，諸書云疔也不致走黃，或因生於諸經盡稍之處，爲異耶。此疔毒一說。另有立就備要成法歌論讀記，其患又爲急中之險證也，童子生此患者罕有。不犯七情六欲等因，雖受外邪，不能成此證也。以上二證，乃一因分二情之患，治法初起皆當發汗。《內經》云：汗之則諸瘡即綿潰附冷，惡寒之時也。惟邪毒陰疽，應加溫經助氣之藥。因陽虛多寒之故。外法宜用湯洗，桑火烘法，如多瘀滯兼之砭刺之法，放其毒瘀。惟疔毒宜加解毒散邪之藥。因邪盛毒即滯之故。硬將消，邪散也。膿將見，毒解也。惟邪毒陰疽宜用托裏之法，因患盤漫延不起發之故。惟疔毒宜用清虛熱寧心神之劑。因毒消而心血先虛之故。至膿通腐化名曰潰瘍之後，方按潰後等法，應以提補，補中益氣湯加減，因前被邪毒所尅，清氣下陷，不能接濟之故。助中、八珍湯加減，因毒邪外攻已久，內臟榮衛虧傷之故。和脾。香砂六君子湯、胃愛丸，脾氣健肌肉則生，免生異變。以前余所言邪毒陰疽，即項部對口疽、玉枕疽、三發背、蓮子蜂窩等發，名雖各異，情共相同，無非受因成病，以虛實寒熱毒邪各偏，而分疼癢輕重也。又有陰陽諸經交會之處，項前肩頤胸腋。若發邪令之患，正令等瘡不在此論。現證之初，較比疔毒邪陰二證，形勢猶爲更甚，究實證情確屬易治。遲治也恐生變。按其原由，亦因瘟氣兼毒受染之故，與大頭瘟之理無甚相遠。其形似疔毒，色多紫黯而不甚深，止於傍染，寬延似綿潰，不即糜爛，似腫毒又不成盤，漸次腐潰，色異膿稀，或致臭穢，按其形跡之理，總係陰陽互相之處患生，亦致兩疑也。初治之法，雖是亦當表汗，應以清瘟解毒滋陰之藥兼用，須當遠於溫補，可護效愈。按此證情之名，故曰時令瘟毒，與《金鑑》之時毒之名相近。余每臨此證，忖其致埋，當以陰陽經交之際爲論，究情施治，勿以定處言名爲理也。以上三證之理，乃一因分二經，二經兼互又成一證。此三證受灾之原雖一，不過由陰陽經中分現見證，而致各所偏異也。初治雖係俱當發散，內經之旨即此之謂。兼加溫解清之不同，總因經絡有別，而分虛實寒熱也。察此以前之情，始知《金鑑》論治外科，以經絡爲首要之理，爲古今之總路矣。

一附骨陰疽，無論陰陽諸經，總因原生深緩而有陰疽之名。多生肌肉厚處，肌肉厚處氣行遲緩，濕液凝滯，則能爲患。皮色不變，初疼隱隱，原生帖筋附骨，肉脈未便受病，故而皮色如常，疼在深處，故而隱脹。無紅無熱，紅熱爲陽，否則屬陰。漫腫無頭。俱爲深結陰盛之故。多因濕痰爲患，肌肉厚處，氣行遲緩，濕滯凝積，便即爲痰，故不紅熱。或因跌撲閃挫，血液積滯筋骨陰分，氣難運行，故而疼兼隱脹，久則難移行走。或因房事後被風寒所襲，真陰耗散，氣血虧乏，風寒易入爲患，更爲陰盛，故無紅熱高腫之情。或因病後血傷寒涼，榮衛過虛，寒陰滯濁，又有不疼，隱脹堅硬者。以上多原情由，總不過痰瘀風寒爲患。初生也多有現表者，增寒附冷爲表實邪盛，醫名曰現表，概因陰分虧虛之故，裏虛則表必實。此陰疽之證理，仍有改著陰證歌論，以備記誦。初治速宜溫經散汗之劑，溫經則痰行瘀解，汗散則風消寒逐。如五積散陽和解凝湯，宜當察其痰瘀風寒之所偏加減爲妙。外以桑炭火烘法爲要，桑火最陽能提陰毒外出，亦能消散。如不能消，也可移深居淺，次用補氣之劑加山甲、皂刺托之。山甲之性，能助補藥托瘡，外發成膿，皂刺逐痰通絡，解凝行濕。伺瘡勢微高，傍腫漸消，陽氣盛則毒氣自減。疼束疼歸一處之說。外熱，患移淺而熱始見。外透隱紅，按則疼痛難忍，鼓脹似有軟陷之處，內膿已成。急宜速施開針之法。內毒寬染，若不速開，伺其自潰多成漏證。斯疾至大膿潰洩之後，宜投補中健脾，慬慎調養，或可十痊八九，不致有枉死之過。以上所言附骨陰疽，即俗名貼骨溜之證也。如失調治，潰久成漏之敗證，俗名瘡癆，治者應宜滋陰健脾爲要，不犯諸逆，或亦可愈。

以前四要，原情治法，乃入道致簡之理也。前代多醫不言受患原情之切理，多以裝飾爲能，設著圖說章式，專以成書悅目爲名。圖說章式，乃門面也，情學達用，乃資本也，比如開設一舖，虛裝門面，不入資本，生意豈能成就。豈知後學才欠藝淺，閱見紛紛多論而生懼煩，或照圖察方，每致不效，自然疏遠此道矣。余今故將暴患分爲四論，但言形情之理，不言部位之名，所有瘡患若居險穴，證勢原不關重，終亦無害。即便原生不在險穴，證現逆惡，恐難逃生，古人分名論穴而爲壯觀，豈知遺難後學之道矣。故而本堂以證情確論，爲學者之引領，

以氣色、神脈、五善、七惡，別患理之輕重，誠恐瘍科之道，因難失遠，特立簡法，易人之說，以公於世，學者果能精明四要之理，成名之望，自然無遠矣。賢者如遇綿潰附骨等證，不必翻察他書之圖式，止將此原情致理平素功學實確，按證投方，隨其寒熱虛實加減治之，無不效愈。證犯七惡諸逆，醫者倍加仔細。其餘內因爲患諸瘡等理久而自能近妙，即《金鑑》總論歌云善治傷寒雜證易，能療癰疽腫毒精之義也。

《外科明隱集・險中四要證簡便治法論》 以前疔毒治法，另有成論。按邪毒陰疽，初起用五積散，可治堅脹不甚大疼之證。多係陰毒過甚，氣虛濕盛。若無汗惡寒，加荊芥、人參，發汗固正氣。若悶不舒暢，加木香、厚朴，順氣行鬱滯。或初起用荊防敗毒散，可治毒邪疼脹，表實裏虛之證。毒邪若盛，真氣必虛。若疼痛難忍，加乳香、沒藥、官桂，通結活瘀滯。若附冷拘緊，加麻黃、蒼术，發表散邪氣。若傍腫堅脹，紫光暗亮，以上二方俱宜加大黃酒炒黑、皂刺、紅花，消堅破瘀滯。若項沉頭重，以上二方俱宜加車前子、滑石、澤泄，以洩濕熱。其餘隨因加減，務應重發通汗。如按前法未效，乃毒陰邪惡太甚之故，必宜再令汗通。若表裏通和，其患必應，傍硬漸消，原盤微高，兼之外上之藥湯洗烘法，患孔毒瘀等汁時流，再以托裏透膿湯服之。伺膿生腐活，再投解毒助氣之劑，如托裏消毒湯，隨因加減。至腐肉脫盡，再換扶理脾胃，如香砂六君子湯加味調理，若陰虛，以六味地黃丸加用，漸可收功。以前之證，首尾忌用涼藥，雖有大便不通者，總因毒邪傷於肉脈，真氣外敵，故而陽明虛秘，非內臟真有實火結滯者也。若用涼降之劑，恐致真陽受其尅伐，毒邪遂即攻裏。患者受害，醫者猶未省其理耶。如不可解，或止用大黃、芒消，加入以前發散托裏劑中而下之，明者宜當權辨施用可也。

按：時令瘟毒，初發多兼發熱惡寒，咽緊頭眩，甚則心神恍惚，氣粗痰盛，或多邪盛者，譫語妄語，目瞪眼渾，邪乘內膜，故現此象，不但瘡證如然，痰證傷寒皆可挾此。腫處紫暗，寬延脹疼，法用加減荊防敗毒散，隨因加治。惡寒無汗，加蒼术、麻黃、獨活。咽喉疼腫，加元參、射干、大青葉。腫疼頭眩，加銀花、薄荷、白芷、乳香。氣粗痰盛，加陳皮、厚朴、膽南星。心悸煩悶，或譫語，加菖蒲、遠志、茯神、連翹。二便秘燥，加大黃、木通、歸尾，外法塗以二味搜毒散，或加蟾酥丸麵。疼腫紫熱，加大黃麵炒黑、兒茶。堅硬色暗，加皂角麵、風化消。木脹不熱，加肉桂、獨活、乾薑。若脹塞疼熱，內必殘腐，即以稜針或玻璃尖鋒開刺，出紅黃洩膿之後，用以解毒湯洗之法，外以玉紅膏塗蓋，漸可改功。

按：附骨陰疽：初起無論痰腫、濕滯、陰凝等理，俱宜發汗爲要，亦宜以五積散，荊防敗毒散，察其諸原之理加用。如痰凝加皂刺、枳實、陳皮。瘀滯加紅花、赤芍、歸尾。寒盛加炮薑、附子。邪盛加蒼术、麻黃。跌撲爲患加續斷、乳香。俱照前法發汗。見汗一二劑則止，不可屢發，恐其表虛。即換陽和解凝湯，消之爲要。兼以桑火燙洗加減等法，或可消散。若患居下部，形神健盛，或用流氣飲連服亦可。如不能消，或可移深居淺，其患勢欲將成，換服托裏排膿湯。寒邪加肉桂、炮薑。痰盛加白芥子、茯苓。疼甚加乳香、沒藥。膿生遲緩，加鹿角霜煅、乳牛牙煅。黃研伺膿成，速當開之爲要。若失其時候，其自潰恐致內陷空寬，多成敗證。大蓋習學外科，開瘡之難，止在附骨一證，因其患居筋骨致陰之分，內雖成膿，外膜仍生，未曾久經斯患之醫，實難辨曉明確，非同陽癰高腫膿淺之比。余將陰疽已成之象，復加表白，可知膿成應開之理。第一，以手按患處，內似綿軟，深按疼甚難忍。第二，原患之上，通熱似乎溫和之暖，或皮現隱紅淺光之壯。第三，以雙手自患傍捧擠，原患之處似有高縱之象，膿必成矣。其用針開之法，深必宜進寸許，其用針之人，心在一定，莫要手懼，將刀急入速出，患者必不致於甚疼。其法行之二三次後，心手自然了然矣。若能精明陰疽開法之理，其餘高腫陽癰，更且不待言矣。以前附骨疽證，或開後，或自潰，內必空寬遠陷。宜以冲和膏對乳香、肉桂、當歸，攤貼綁搏，留原患口流膿，勿令患內搖活，恐致新肉受傷生遲。變生漏證。其四，要以致內因各情，諸瘡潰後腐脫，其時毒解邪散，內服之藥，大蓋止以治虛之法，滋補氣血，調養脾胃爲首，非比內科用法繁亂之說。外上之藥亦然。此後俱有備著成方，施用便可收功。

又有如附骨疽一證，原生胸腋肋脇，內與臟腑相近等處，起初必由內現噦逆，或喘促，或脾胃不和，內常開潰。治以行痰補氣之劑，每多無失。以上四證，初腫雖皆皮色如常，發無定處之患，輕重順逆，各有所別，醫者不可不辨，而負庸者之名也。

《外科明隱集・險中四要證尾序詳切論》 按：陳實功著外科，名稱《正宗》，創立多患之名，演增千數方法，紛論情出萬壯，大約爾醫當日未便閱經如此之多患，蓋由精明醫理之中，又加强才裝飾，而爲展己之能，不思後學

之人，誰有聖哲聰靈，豈能廣記多端，反致貽誤入門之道矣。余今設著四要之說，而將外因受患暴證之總理，撮分四門直路，以引後賢易入之便。其一將前身之患疔毒總合一理，分情加減，用法施治。其二將後身對口、玉枕、發背、連子、蜂窩、腎俞等發，但是綿潰之患，名爲邪陰疽，總合一理，分情風寒毒瘀痰濕之偏，加減用法施治。其三將胸上肩頤諸經交互之處，受以邪瘟成患，分其瘟邪何所偏盛，分情加減用法施治。其四將後身漫腫之證，痰注、發黃、瓜疽，並臀疽、環跳，以致股部伏兔、股陰、股陽、咬骨等疽，但是初發皮色不變等證，名爲附骨陰疽，總合一理，分情跌挫勞乏、痰濕諸鬱之偏，加減用法施治。以前疔毒初起治法之理，總不過發汗溫經、助陽驅邪之道。時令瘟邪二毒初起治法之理，總不過清瘟解毒兼散之道。附骨陰疽初起治法之理，總不過解凝溫經散汗、活瘀行痰之道。其四要爲患，雖各有兼內情者，總由外因瘟邪勾引，致使內毒搏染，醫當急則治標，故當以外因爲重，外患既除，內情不治自安也。其理如比外寇勦滅，雖有內奸，不翦除自必隱改。其四要潰後治法，亦不過以十全大補湯加減，滋培氣血；以香沙六君子湯加減，扶理脾胃；以內托安神散加減，理其神氣；兩虛以歸脾湯加減，寧神益智；以六味地黃湯或丸加味，滋陰平熱，引火歸原。其理如比賊滅國虧，設法變通，斂貨財以厚社稷，內情陰陽調和，榮衛充足，其外新肉借以上斂新藥，自然收斂而愈。其理如比煙塵掃盡，良民失所賑飢寒，以安方土。以上三理之說，明者必能洞鑒。余治外科暴患之法，只因愚性欠明，專以守拙爲本。腫瘍潰後，止用三二十方，隨因加減，永未出乎法外，亦俱未嘗有誤。余將四要腫潰治法，聊言大概，敬訴同道君子。捨繁孰易，必有成效。涉此四說之外，其餘起發遲慢等瘡，俱非生死立判之證，必皆關乎內因七情六欲之由，余實不敢强知妄言，學者如遇內因諸瘡，宜當照《金鑑》察其患名，辨理用法施治，或以本堂下冊醫案，尋情辨治亦可，賢者如能洞策盡理，再爲立論公於世用，並有幸焉。

以前四要之論，原爲發明證情致切之理者也，其原論之內各方，俱按古方或增加法，未敢自立一方，學者當將前論而作施法明理，兩相兼用，若止專作施法之用，初學之者，未免難進，當以本堂上冊醫案兼普習悟，自可入道也。

《外科明隱集・醫方・仙方活命飲神授衛生湯不如荊防敗毒散論》 余初習瘡科之道，便知尊宗《內經》之理，仙方活命飲原無汗散之功，神授衛生湯多兼清降之法。《內經》云諸瘡汗之則已，乃千古不移之道也。前代之法，皆以寒熱均論爲疑，或者前醫多居南方，而南方多實熱，北方多虛邪之不同，亦未可定。余言是否，後賢君子宜明鑒焉。

《外科明隱集・陽證不實勿用寒涼降藥論》 瘡科之證，十中之數，九陰有餘，一陽不足。醫者每多按毒火之疑，而驟用清降涼消，尅伐胃氣之劑。豈知毒屬陰，火屬陽，毒愈盛，而火愈虛，以致真陽之氣不能敵邪。毒邪內攻，諸惡悉增，患至斯時，再遇明者，恐難得濟。余每臨證，先察內外之理，非外形紅熱疼腫，內情唇乾發渴，二便秘結，脈實沉數，諸所稍有不實，決不敢輕用寒涼之劑。余投方藥，經年不用軍消寒涼之藥，亦未嘗誤證。雖言如此，終以前代之書，每將活命飲、衛生湯爲首稱，便有疏遠內經之道，後學初入之醫，難得確法，何可護效。余治瘡科，每自初起至未見通膿之先，或下部陰陽結滯，濕鬱不通等患，用以荊防敗毒散，移深居淺，轉重爲輕，多功少害，綿潰腫毒不可缺也。荊芥、防風、羌獨二活，通發表氣之閉塞。柴、前二胡，分解少陽之清濁。川芎生活中陰，枳殼豁開中滯。參、苓補助陽氣，可能卻邪化毒。甘草助中解毒，桔梗載升諸藥。下部者減用亦可。余每加麻黃、肉桂、蒼术、乾薑。察其患理，若陰凝結滯，而加用之，每獲奇效。非今時患生多陰，即北方寒邪過盛之理，余言是否後賢參考可也。按：以前之義，發散助氣，則能敗毒散邪也，毒邪乃陽氣之賊，表氣通則毒邪難入，陽氣盛而毒邪自滅。

《外科明隱集・敷塗腫瘍方論》 《金鑑》《正宗》所著圈敷腫瘍等藥，本堂加炒黃陳小粉，乃爲黏糊得所以濟藥力，加皂角麵者，取其逐痰蕩濕，散瘀解凝，其性速躁，可助諸藥急於成功，而且無害。按正宗糊藥今照其原方配合，敷後乾則鬆落，毫無濟事，總因不得黏糊之法，或者恐非每常精用，或者私於己用，亦未可定。

一，凡用圈敷之藥，必須厚至分許，方能得借其力，若是儉省薄敷，難得效驗。

一，凡用圈敷之藥，必須以原汁，不時勤潤方妙，若令乾久，恐難得效。

《外科明隱集・潰後上藥方論》 瘡科之道，不易習學者，多因藥品珍貴之故。忖思古人立方，每用珠磨，其情未便屬實。余居僻鄉，初習此道，外上之藥，照方配合，因用珍貴之品，漸將餘資耗盡，後出無奈，忖其證情，減用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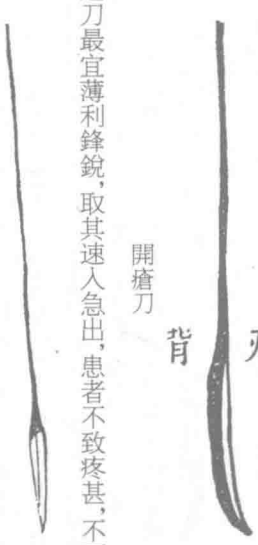
貴之藥，察其患理寒熱虛實之情，以尋常之藥，兼借內服之法，應散、應補、應表、應解，而或兼外法湯洗照烘，亦可皆護效愈。後致不遇大證，百中之一，不用珠磨俱亦收功。始知古方珍貴，不屬其實，或者斯時古人有私己之心，虛傳珍貴之方，反致有誤後學之道矣。余今表白此理，復慝後世貪婪之醫，不得隱真揚假耶。

一，大凡諸等頑瘡，動之不甚疼者，方宜割刺，割之不甚過疼者，可宜蝕藥，否則割蝕之法，須當禁用。其餘內膿將成之證，宜當憑辨膿，論究其內膿有無爲憑，不可與此割刺之說同論，明情君子，開刺蝕法，細宜分別明確，方無損德之咎也。

一，凡外上潰後等藥麵，宜當各味另研單裝，瓷瓶聽用，臨患察其虛實寒熱，按患情之理，尋其致情，何味應加多寡，見對而用，又免走洩諸香之氣。

一，治綿潰以致瘀腐頑肉不脫，外上之藥，宜加性速力猛之物，乃因證險毒邪未解，氣血凝滯之時，非借力速性剛之藥兼治，不能功護捷效也，其性猛者，如巴豆炒胡黃色，押去油，最爲陽性，能破陰毒，助陽力，化瘀腐，消結滯。蟾酥能提邪毒外出，不致內攻傍走。紫霜硇砂消結化堅，解凝破瘀蝕腐。金頂砒化頑腐，消結滯，脫殭堅之死腐，否則不可輕用，恐其助毒殺人也。

《外科明隱集・針刀圖式》



開瘡刀

開瘡之刀最宜薄利鋒銳，取其速入急出，患者不致疼甚，不可用厚鈍者。

三稜針

三稜針用其刺，放瘀滯毒血取其峭孔寬豁，瘀汁通流，不致閉塞之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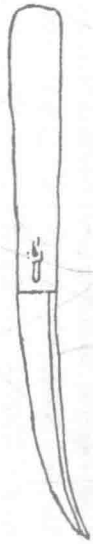
平刃刀

平刃刀，用其割除死腐餘皮，用之隨手得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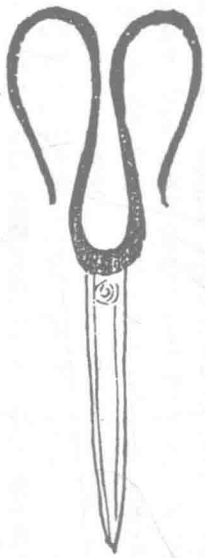
月刃刀

月刃刀，用其割除深陷之內瘀腐，用之隨手得便也。



鑷

鑷者，用以枷捏餘皮頑腐，以得刀割之便也。



翦

翦者，取其剪除瘀腐離活未脫，若用刀割必致揪扯內肉，患者必難禁其疼極之苦也。

凡用開瘡刺瘀割腐之針刀，止以五六件，足其所用，何必多預。現在每有一等貪俗冒充醫道之輩，臨證必將所持針刀歪斜長短，多致三四十件，擺列示衆，以壯其藝，究其隱意之理，實乃騙世蝨人者之本也。

《治疔大全・外科須明脈理》 林屋山人《全生集》云：外證之虛實，發現患處，不諳脈息，儘可救人。此說非是，蓋其所主，全以色之紅白分陰陽，

不知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未可一概論也。脈之有餘不足，不可不辨，有餘之脈爲浮如木浮水、滑往來流利、實浮沉有力、弦勁而端直、洪浮而有力、長過於本位、緊急而有力、數一息六至、牢沉而有力、沉重按得之、伏重按著骨、促數而有止，不足之脈爲細纍纍如絲、遲一息三至、緩四至和遲、芤中空旁實、濇遲滯不利、濡浮而柔細、弱細沉無力、短兩頭短縮、虛浮遲無力、革浮多沉少、結遲中有止、動如豆動搖、散去來無定、微似有若無、代遲中有止，止有定數。赤潰而見有餘，毒氣盛也，攻不宜緩。已潰而見不足，元氣虛也，補不宜遲。倘未潰而見不足之脈，則毒陷而氣虛，須補陽以發毒。已潰而見有餘之脈，則毒盛而氣滯，必補陰以化毒。夫脈之道，本不易精，因其不易，而竟曰治病不必診脈，誤人甚矣。總之，外證未潰屬實，脈宜洪大，已潰則虛，不宜洪大矣。若疔之初起，寒熱拘急，脈緊而數者，則在表，宜汗以散之；如發熱口渴便閉，脈沉而實者，則在裏，宜下以解之。緊數沉實，簡而易明，此爲臨證診脈之要訣也。

《外科醫鏡・真類病論》 天下事有異同，即有真類。夫類之云者，以事相同，情相若也，其於病症何莫不然。內科有真傷寒類傷寒之別，真中風類中風之分。而外科書中鮮所發明此義者，豈前人遺漏之歟，抑癰疽瘡瘍五者可以包括之歟。夫癰疽原有一定之形狀，不能指癰爲疽，指疽爲癰，然亦有難言者，病每介乎兩歧，醫遂游移彼此，似是而非，莫辨其症，知有真而不知有類故也，試舉一二關係最大者言之。假如背生一瘡，瘡頭形如蜂房，根盤一二寸許，六七日膿出腫消，十四日結痂而愈，間有二十一日者，則將謂之爲背疽，抑謂爲背癰、背瘭乎？如謂背疽，自起發至落痂總須百日；謂爲背癰，起發落痂亦須四旬；謂爲背瘭，瘭無蜂房之形，根盤亦斷無如此之大，此可別之爲類發背也。如或頭面、顴腮、口角以及手指、足指並手足指丫等處，初起大如圍棋子，形非熱瘭，勢類疔瘡，瘡頭並不高聳，四圍亦浮腫蔓延，甚至稍有寒熱，有三四日成膿，有六七日潰破，破後三四日收功，此謂爲疔瘡乎？抑不謂疔瘡乎？如係疔瘡，治無如此之易。若非疔瘡，而寒熱腫勢與疔無殊。此可謂之爲類疔瘡也。若腦疽、搭手、腸癰、附骨癰疽以及橫痃、腿癰、流注、骨槽風、牙癰並一切癰疽雜症，莫不有真有類，切不可模糊影響，貽患無窮，茲特並揭之曰真類病，當各求其病源治之，庶不至於有誤。

《外科醫鏡・看書不爲書泥論》 古人著書立說，必有大議論，不知費幾許心思，經幾番討論，而後筆之於書。其於醫書爲尤甚焉，蓋醫本仁術，生命攸關，倘率爾操觚，遺人害矣。特南北風土不同，古今天時或異，故同命一症，識解迥殊，同立一方，所見各判，是在學者細心玩索，當使書爲我用，不可我爲書拘。每見近時習俗，膠柱鼓瑟，自窒當機，凡立方命症，總不脫古人窠臼，甚至有指爲某症用某書某方治之，偶爾幸中，便自矜詡人，亦謂其學有本原，不中則歸咎古人，謂爲理固如斯，是此謂拘執死方，以治活病，其不至誤世殃人者幾希。須知一書有一書之見解，各有至理存焉，有優於此而絀於彼者，有略於彼而詳於此者，有同時各執一說者，天時人事有異同也，有一人前後兩歧者，學問功候有次序也。有理論顯淺，辨症確有見地者，此臨症多而閱歷深，陳實功、高錦庭是也。有奧妙微言，立方不免偏執者，此識有餘而見未廣，王洪緒《全生集》是也。是數子者，皆名震一時，功垂後世，立說雖各不同，其救世苦心則一。即如陳實功《外科正宗》，別類分門，其中瑕瑜不免。高錦庭《瘍科心得集》，清機流利，一片神行，最爲世所推重。王洪緒《全生集》，無論何症何部，概以陰陽兩字括之，理雖如斯，毋乃太簡，解悟爲難，其用陽和湯、犀黃丸固爲陰陽兩症之主腦，亦未發明其義，而僕用陽和取效者，指不勝屈，蓋有是病方主是藥，必參驗確而後可施治者也。至論癰疽成形，或有忌用刀針者，數穴詳列刀針法內。朱奉儀《衛生集》僅有黃芪四物兩方，如症屬陽，用之或可有效，設若陰症，其弊當何如。豈其當時所見，僅此一種歟？抑拘於一隅者乎。若夫洞天奧旨假托神仙事，雖鄰於怪誕，而其處方用藥識見高明，用意深遠，非淵博通達之人，未易測識，僕初視之懵，如近年歷練較深，偶試一方，輒著奇效，於以見古人立方用意，未可厚誣。學者苟能細心探索，自有深造逢源之始，若以其怪僻，不樂披尋，則作者之苦心無表見於世矣。《東醫寶鑑》，議少方多，不無偏駁，如時文家之文料大成，典林類志，鮮所發明，第備參稽而已。《醫宗說約》，言簡意賅，惜敘症不多，所見亦小無足觀也。《瘍醫大全》，辨症詳明，集方妥善，其於諸書奧旨，頗能發揮殆盡，是爲外科必讀之書。《外科金鑑》，縷析條分，最便初學，惟篇章漫衍，要領難尋，觀者易厭，且藥味幽僻，龍涎狗寶，購覓維艱，蓋當乾隆初年詔纂醫書，醫院諸君博採群言，以備參考，凡有家藏秘本內外諸科罔不搜羅殆盡，是以參芩溲勃並蓄兼收，細大不捐，惟求其備，學者當師其長而舍其短，看書勿爲書泥也。其餘外科諸書，或僕有未寓目者，不敢妄加逆億，貽笑大方也。

《外科醫鏡・病有醫誤有自誤說》 古人云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豈不信然。夫症發之暴，醫藥不及，固無論矣。倘不至死而爲庸醫所誤，卒至不救者，不亦重可悲乎。人生壽夭窮通，雖有定數，不能盡咎夫醫，然亦有不能不歸咎於醫者。凡病之善惡，察形觀色，本可預決死生，無奈初學茫然，識見猥淺，往往陰陽倒置，輕重失宜。如病輕勢重，醫者胸無把握，恫以危言，破壞病人心意，錯誤倉皇，欻然禍至，此一誤也；又或病重勢輕，醫者自騁聰明，視爲小疾，病者漫不經心，養癰貽患，時不待人，此又一誤也，是不能不歸咎於醫者也。乃亦有不誤於醫而自誤者，每見病人信醫不堅，輕於更易，或輕身重財，或親友濫薦，或求治過急，醫藥雜投，或稍解方書，任意增減，此中情態今時尤甚，自絕生機，其誰之咎，縱幸不死亦危矣，殆哉！此又不得歸咎於醫者也。總之病人托信於醫，醫者盡心於病，庶不至於兩失矣。

《外科醫鏡・醫非盡人可學說》 且天下有理極微道至奧，從事有年，未窺門徑，未得旨歸，至難而不易學者，其惟醫乎？夫醫者，分門別類，雖十有三科，總不離乎內外兩字，傷寒、溫疫、婦人、胎產、嬰兒痧疹，此病之屬於內者，癰疽、腫毒、眼症、咽喉以及跌撲損傷，此症之見諸外者。學醫固難，而於外科爲尤難，蓋明乎內不諳乎外者，尚無關係，第辨夫外不知夫內理，猶盲人騎瞎馬，動罹顛躓，可不懼哉。昔徐洄溪先生嘗曰：醫之爲道，乃古聖人所以洩天地之秘，奪造化之權，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總明敏哲之人不可學也。黃帝、神農、越人、仲景之書，詞旨古奧，搜羅廣遠，非淵博通達之人不可學也。病名以千計，病症以萬計，臟腑經絡，內服外治，方藥之書，數年不能竟其說，非勤讀善記之人不可學也。病情傳變在於頃刻，真僞一時難辨，稍或執滯，生死立判，非虛懷靈變之人不可學也。《內經》以後，支分派別，人自爲師，不無偏駁，更有怪僻之論，鄙俚之說，紛陳錯立，淆惑百端，一或誤信，終身不返，非精鑒確識之人不可學也。故爲此道者，必具過人之資，通人之識，又能屏除俗事，專心數年，更得良師之傳授，方能與古聖人之心潛通默契，其難也如此，豈盡人所能學哉？然則學醫者，必何如而後可，亦惟天資、學力、家學相承三者而已。夫得於天資者，性質聰明，識見敏捷，更得名師傳授，先使之熟讀《內經》《本草》，復將古今諸書取精舍粗，彙爲一帙，勤讀善記，如是數年，無少間斷，再令隨師臨症，討論尋求，折衷至當。故學醫者，必使熟之《內經》以求其本，熟之本草以究其用，熟之診視以察其證，熟之治療以通其變，觸類旁通，夫然後醫道成矣。而又博熟群書，採擇衆議，參互考驗，而施治之，每治一病，必將用方宜忌，反覆推求，貫微洞幽，不失細少，如此可爲良醫。倘具天資而無學力，淺嘗輒止，一曝十寒，縱有名師傳授，則亦庸醫而已。其由於學力者，資稟中人，能勤攻苦，其從師讀書，臨證諸端，循序漸進，一同前論，惟較有天資者多費幾年工夫耳，如此亦可勉爲中醫。倘聰明自是不肯深求，終亦庸醫而已。其家學相傳者，無論其人資稟如何，即中人之資亦不難精於其事，蓋積習明教，更得心傳，目染耳濡，有事半功倍之效，再能精習經方，參以實驗，縱不能爲良醫，亦必中醫也。而今時醫者，既無天資，復無學力，又無家學相承，稍能誦藥性讀回春者，輒爾懸壺，且署曰內外兩科，及視其方，案語多不經，非曰人迎浮滑，即曰氣口弦勁，其爲弦勁乎，浮滑乎，果能辨之否乎？甚有藥肆之流，僅解黃芩祛熱，枳殼寬中，便自詡爲知醫，陰陽莫辨，表裏不分，當攻不攻，當補不補，視方藥爲兒戲，以身命爲試嘗，此在三江兩湖或不多見，燕齊晉豫所在有之。偶墮其術，輒慘同攖刃，展轉戕生，可勝誅哉。

《外科醫鏡・癰疽陰陽總辨》 癰者壅也，疽者沮也。經曰：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壅腫。營氣者，血氣也，言氣血爲邪所阻，逆於肉裏不得流通，致成癰腫耳。夫人之身體，原有五層，皮脈肉筋骨也，以言肉裏而不言皮裏者，皮脈筋骨四者總不離乎肉者也，此五層本無同異，如人家之門戶有內外而已。五層生五症，癰疽瘡瘍癤，其發於筋骨者爲疽，爲陰，發於肉者爲癰，發於皮裏肉外爲瘍，爲陽，發於膚腠者爲瘡，爲癤。陰症有數種，陽症亦有數種，有純陰純陽，有陰陽相等。如發背腦疽初起，未老白頭，形同粟粒，但麻癢而不疼，瘡口似腐非腐，似潰非潰，色紫黯不華，根盤散漫不收，頂仍平塌，寒熱往來，神昏譫語，坐臥不安，十四日後漸潰腐，二十一日大潰，瘡口像似蜂房，無膿流血，外皮堅硬不化，渾似牛領之皮，頑腐欲脫未脫，腥臭異常，難潰難斂，此陰症之逆症也。如症屬陽，初起亦同，粟粒疼痛，有時根盤鬆活，瘡頂高尖，色鮮紅縱，有寒熱朝發夕止，飲食有味，坐臥如常，初候漸見潰腐，勢如帶子蜂房，兩候亦可大潰，膿稠無血，有腐亦易化除，毫無臭穢，易潰易斂，此陽症之順症也。疔瘡亦有陰陽兩種，諸書謂五臟疔生五色，此未可泥，初如黍米，或似蚊癍，或似蟭蚊，既麻且癢，瘡頂焦黑，四圍木腫而瘡頭堅硬，依舊塌平，寒熱如瘧，疼痛刺心，晝夜呼號不止，此毒發心肺兩經也，如

發肝腎脾經，但覺木痛而已，欲腐不腐，欲潰不潰，四圍亦有數孔，渾如帶子蜂房，擠之無膿，微有紫血，縱擠有膿，僅如目眵，腥臭難聞，青蠅叢集，更復內熱，神昏譫語，煩躁不安，便閉溺赤，飲食不進，其死必不出七日，有不及七日者，如係食肉飲酒走黃者，則不在此例。甚有朝發夕死，有三日五日而不死，一月半月終死者，是觀受毒之輕重淺深，臟氣遲速也。此爲疔疽險症，其病多發在虎口、眉上、眼角、顴骨、印堂、鼻樑等處。若順症初起，亦如粟米，未老白頭，遂覺癢痛燃腫，雖腫勢漫延而頭必高聳，三日瘡頭已有膿意，四圍有十數窠旋繞，亦類帶子蜂房，惟出膿易，且膿厚，其色黃白，疼痛有時，寒熱即解，腫易消，食有味，或生口角、上唇、鼻旁下側或手足指掌，手足指丫，且兩處生瘡，治法稍有區別。如或初起微癢微腫，漸次加大，四五日成膿，有六七日成膿者，此當辨明陰陽兩經，如在陽經皮薄，易潰易斂，如屬陰經皮厚，難潰難斂。至潰爛後，有似帶子蜂房者，有非帶子蜂房者，乃受毒之淺深輕重不同，此疔疽之順症、陽症也。若生在手足指丫，三四日成膿，六七日即可完功者，此即前論類疔瘡是也。又有一種陰症，生於大腿環跳、伏兔、箕門、股陰等處，初起骨間隱隱疼痛，不甚經意，或一月或兩月漸漸痛劇，伸不能屈，屈不能伸，外而漸露形象，或一方漫腫，或通腿漫腫，按之但覺疼痛，全無根盤，內則寒熱如瘧，或僅內熱口乾，二十八日成膿，漸現一點微紅，如此時急用火針刺破，尚可挽回，遲則內膜潰傷，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如或膿出稀污，或如敗漿中有白沫，此爲附骨疽陰症。亦有露形象後，經二三月始成膿者，潰後流稀水中有粉渣，即敗漿膿，此陰症之至陰，百不活一。有生於腰俞、肋間或大腿，初起漫腫無頭，根盤大如覆盆，或如覆碗，皮色不變，但覺痠痛如蟠腰流注貼骨流等，總係陰虛，寒濕注聚，或濕痰凝結於空穴間，二十八日成膿，即用火針刺潰，十全八九，遲則潰傷內膜，亦百不救一，間有後天足者，或不即死，亦帶疾延年耳，此爲陰陽相等症也。如或初起寒熱交增，隨煩紅高腫，根盤收束，但不能伸屈舉揚，疼痛有時，三四日寒熱已清，腫漸高大，七日成形，十四日成膿，潰後膿稠且粘，色或黃白，或是血花，或如豆汁，二十一日完功，此則爲癰，陽症之順症也。又有三四日成形，七日成膿，初起於前情形仿佛，惟成膿後不刺，一二日即欲自潰，其時如用刀刺，二三日即可收效，否則不過多延幾日耳，此爲瘍毒，陽中之至陽症也。至若暑令熱毒小癤，不足爲患，可勿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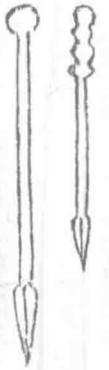
《外科醫鏡・辨癰疽腫痛虛實》 經曰：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又云：痛則不通，不通斯痛。其間腫勢痛狀，固非一端，前論已言其大概。惟虛實之分，陰陽之判，尚未逐細剖明，且虛中挾實，實中帶虛，尤宜詳加分別。紅腫高大，根盤收束，陽也，腫之實也。設瘡雖高大，根盤散漫，界限不清，似實而挾虛矣。根盤平塌，頂不高尖，此腫之陰者，虛者。設瘡頭雖不高聳，四圍根盤收束，界限分明，此又虛中帶實也。若論疼痛，早間重者，陽也，實也；旁午痛者，實又挾虛；午後痛者，陰也，虛也；寅丑時痛者，虛中挾實。凡病酸痛，虛也。然流注一症，始終酸痛，不能盡指爲虛。無論如何疼痛，凡拒按者爲實，喜人撫摩者爲虛，與人談笑時覺痛減者實，惡聞聲者虛，食後疼覺劇者實，食後痛能忍者虛，日夜疼痛不拘時者實，日輕夜重者虛。至如冤孽怪症，變化多端，莫能名狀，是在臨證者隨機應之，無定法也。

《外科醫鏡・膿乾氣絕症辨》 此症予幼時習聞其說，迨長，閱諸書並未提及，豈著書者目中未見是症乎？抑又叙入陰症虛症中，不復疊論歟？然此症關係甚重，何可置而不講？憶僕初出診時，即留心是症，後果屢遇，亦多不治。大凡此症生於季脇、腰俞、少腹等處爲多，以是處與內臟僅隔一膜，潰後每見氣血瀝盡而亡，大腿脛骨、肝脾部分間亦有之。其症初起，隱隱疼痛，皮色不變，生季脇、腰俞不能反身動轉，生少腹亦妨於轉側，腿且屈而不伸。如症在腰俞、季脇，宜用補肝腎藥，宣通絡脈；在少腹者，宜用溫通及消瘀和絡之味，可冀消釋。如至二十一日，始露形微腫，根盤散漫平塌，勢已不能消散，二十八日內膿已成，其時急進正宗黃芪內托散加肉桂，去銀花，俾瘡頭聳起，再用刀刺破，破後仍用前方服數劑，亦可收斂。若因循失治，或聽其自潰，則不可收拾矣。又或初起類似流火脚氣，少腹毫無形狀，第大腿屈伸不舒，外侯憎寒壯熱，甚至神昏譫語，病家但知內症，延專科診治，愈治愈劇，迨熱退身涼，胯間已結腫成形，膿已熟矣，急速刺破，破後進補托之劑，尚可十救四五，如或聽其自潰，或膿挾水泡，或膿自內潰，或從便泄，當此之時，疾已不可爲矣，此皆類膿乾氣絕症也。如真膿乾氣絕症，或大腿近胯，或腰俞，或頸骨兩側，初起漫腫無頭，按之如泥，有按之如水豆腐者，散漫無邊，不隨手起，腰胯不能動轉，腿則伸屈不利，甚至反側需人，皮色不變，日晡潮熱，口渴少液，飲食少進，疼痛不時，入夜轉重，初服附桂八味、陽和等湯頗效，再服病遂加劇，用滋陰養胃等方一二劑不見動靜，多服則大便溏泄，狀益委頓，

攻補兩難，至二十八日或三十五日、四十二日，始由腫處微露一頭，破之膿出清稀，日流一二碗不等，流七八日或十餘日，膿忽截然而止，點滴皆無，越一二日後，膿忽有，又兩三日，病仍不減，而其精神益憊不能支，此症自始至終不出六十日必死，間有多延數日者，胃氣强弱分遲速也，此病亦百不活一，得自積勞之體，風寒濕邪盤踞骨骱之間，較附骨症、貼骨流尤重。

《外科醫鏡・論癰疽成形莫畏刀針》 凡治癰疽，大要不外初起、將成、已成三者而已。初起宜內消，將成須托化，已成用刀或針量其淺深而施治之。膿淺用刀當頭刺破，膿出腫消，不過六七日或十餘日，膿淨而愈。膿深用火針當頭針潰，輕則十餘日，重則廿多天，膿淨收功，斷無淹纏不愈之弊。無如病家畏懼刀針，每有內膿熱極，不肯延醫刺破，聽其自潰，遂致輕變重，而重轉危者，良可憫也。亦有醫者不諳刀針，雖遇內膿熱極，逡巡畏縮反飾，言此處不宜擅動，迎合病者之心，或外用爛藥蝕破，內服托藥自潰，惟圖敷衍目前，不計貽患日後，此等醫者最可痛恨。須知內膿既成，若不即刺破，勢必日漸套大，輕則熟極自潰，纏綿時日，重則潰傷筋脈，殘廢終身，甚至穿透內膜，膿從內泄，肺癰肝癰每由咳唾而出，腸疽胃癰膿從二便而流。氣體壯實，調養得宜，十中間活一二。若體質素虧，無不日見羸弱，氣血虛盡而亡。更有青年體壯，患在腰俞胸腹諸要害，內外穿潰，有時膿從外流，瘡口開大，有時膿從內泄，瘡口不流，似乎結痂，屢犯屢痊，有綿延三五六年得不死者，至十年八年而終死者。噫，危矣殆矣！迴溯致危之由，係誰之過歟？惟此等瘡症，陰症居多，膿熟與否，極不易辨，初起骨內隱痛痠疼，或刺痛跳躍，一二月外象似乎漫腫，皮色與好肉無異，瘡頭並不高尖，僅露一層毛頭紙厚，遠看如此，細細捺遂無影踪，惟覺微微引手，脈象滑數，斯時內膿已成，急宜用刀刺破，深五六分，刺時刀略帶斜，不可直戳，防傷內膜。如刺後膿仍不出，可用開關散嗅鼻令嚏，膿即出矣。醫者細心考察，放膽爲之，則破後可十全八九，倘自家辨認不真，當薦賢同治，或使其內潰，用黃芪透膿散加大黃、元明粉，或由外泄，詳加討論，必斟酌盡善而後已，當以救人之命爲心，不可稍存嫉妒，自能眼力漸高，手法漸熟，便無太過不及之弊矣。若病家患此瘡症，急宜放膽受治，勿稍存畏葸，以致噬臍莫及。總之癰疽既已成形，非刺破不克奏功，倘因循膽怯，聽其自潰，鮮不輕致重而重轉危者，醫家病家各宜省悟，無負余苦口婆心也。

《外科醫鏡・辨膿深淺刀針手法》 書謂：薄皮剝起知膿淺，頭不高阜膿必濃。又云：皮薄針深傷好肉，肉厚針淺毒猶存。其薄皮剝起，膿淺誠然，若頭不高阜，膿必濃者，語殊含混。凡癰疽腫毒，至薄皮剝起，或起潦泡，內膿熟極，不用刀破，亦即自潰，此瘍毒小癤，症本純陽，破固佳，不破自潰亦無大害，不過完功有遲速耳。如用刀刺，僅二分深足矣，切莫刺深，深則反妨好肉，且恐傷及血絡，血流不止。蓋癰疽成形，外皮自然殼起，所以刀深即傷血絡，血流不止。設或遇此，切弗驚惶，急令病家以粗草紙蘸涼水貼之，一次不止，再換再貼，至三次無不止者。若膿深之症，辨之較難，醫者用左拇指沒食指、中指同按患處，如半月形，再以右沒食指四指齊下，微微着力，膿頭自然懸起，覺中空引手，仿佛水在內泛，此係內膿已熟。若用刀，宜輕輕刺破，刀深四分，若用火針，深刺六七分，緣動刀稍一不慎，即傷絡脈，波及筋骨，致成殘廢者有之，火針雖深戳不傷筋絡，故無此害。雖辨膿之法極難體驗，每有膝灣、腓腨、大胯裏側等處有患處通腫膿頭，反不在腫處，在旁側或下側，且距腫處一四二五三六七寸，或尺許不等，其膿薈聚豁谷故也。有患處並不甚腫，第筋脈牽强時，或痠癢跳躍，膿頭並不外露，須從痠跳處細心探索，有膿頭僅如黃荳粒大，按之引指，僅深四五分，則火針刺深七八分足矣。每見同道竟謂膿深一二寸許，此乃妄言欺人，以爲居功炫奇地步，病家切莫誤信。遇用刀針時，大法則左手照上辨膿式，微着力向裏擠緊，膿頭自然凸起，且上間發空，右手執刀針，必須心手眼三者相應，刀刺抵膿處，刀必落空，針亦然。初學辨此固屬不易，然久練自熟，膿之深淺有無，不難一望而知，是在學者臨機應變，切不可膠柱鼓瑟也。至若刀針刺戳部位，膿頭所在之處，如決水然，使其易淨易泄。如頭頂、耳下、眼瞠、手足指掌俱不能用針用刀，須視其紋路順刺，容易取效，如亂刺則新肉疊出，收功便費力矣。再腰俞、肚腹、胸肋、腎囊等處，用刀針時均宜微斜，直戳恐傷內膜，此要訣不可不知也。



三稜針　手腕足灣放血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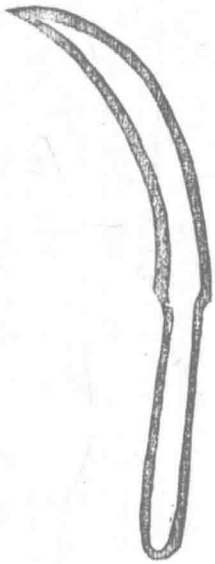


大薄口刀　膿頭淺而欲寬者用之。



小薄口刀　手足指皮厚處用之。

膿車　膿出不爽用之。



灣刀　發背、搭手、腦疽割爛肉用之。



火針　膿頭一二寸深用之。如貼骨流、委中毒以及流注等症皆用之。



臥刀　頭頂、手掌薄肉處用之。



單鉤　發背、搭手用之。



雙鉤　同上。



喉刀　舌下痰包用之。



喉鎗　喉間癰毒用之。

《簡易醫訣・外科口訣・外科》　外科證，推全生，陰陽辨，簡而精。外科書汗漫無當，唯林屋山人《外科全生集》一書，剖晰陰陽虛實之理，至精至當，又極簡極賅，不施升降，不動刀針，經歷多年，從無一誤，開卷瞭如指掌，可以不學而能。原本祇二卷，法無不備，茲擇其尤要者，並金匱各方登之。

紅腫癰，陽熱成，醒消丸，腫痛平，諸險要，五通行。

王氏曰：紅腫爲癰，癰發於六府，爲陽熱之毒薰蒸而成。大者爲癰，小者爲火癤。按之陷而不甚高，頂雖溫而不熱者，膿未成。按之陷指而起，頂已軟而熱甚者，膿已滿足將潰矣。大法：膿未成，宜消散，膿已成，宜潰毒。醒消丸，極能消腫止痛，爲治癰聖藥。服後瘡皮即起皺，二三服可消盡如神。如過四五日，將要作膿，仍可主之，以止痛。已作膿，腫甚未潰者，用代刀散，酒服即穿，外貼洞天膏，數日即可收功。如根盤數寸，在背心、腦後、腰腹、腋肋、陰囊險要等處，用五通丸、醒消丸，早晚輪服一次，以敗毒湯下之，即皮皺痛止。如已破，用醒消丸、托毒散，早晚輪服，自有奇效。如火癤不滿一寸者，蟬酥丸、點舌丹，即可主之。未出膿前，癰有腠理火毒之滯，醒消一品自擅神功。既出膿後，癰有熱毒未盡之勢，宜托毒，仙方活命飲、降癰活命飲等方，皆可擇服。按王鴻緒先生，以紅腫爲癰，白陷爲疽，癰爲陽毒，劈分兩途，截然各判，治法各殊，其方又用之如神，闢去方書部位，立名套語，足破千古之迷，修園謂識一人字，便爲良醫，信然。

《簡易醫訣・外科口訣・諸腫毒》　諸腫毒，若無名，桑葉煎，解散靈。

諸毒瘡無名，以乾桑葉粉、草瓜蔞、當歸、榆樹根皮各五錢，生薑七片，葱七莖，酒煮一碗，熱服至醉，一睡即消。凡瘡瘍之在外者，初發時以艾灸法爲上，艾煙一透，其毒立散。若延至七日外，又不可灸矣，宜分陰陽，以林屋山人法分主之如神。如已成膿，必主托裏，膿已大潰，唯加培補。若癰之在內

者，艾煙不能入，刀針不能加，唯化毒一法，令毒從大便出爲上。活人、托裏，以芪、朮、翹、芷、歸、芎、銀花爲佐，加官桂爲使，以氣血得寒則斂，得熱則行，故以官桂爲嚮導，俾之自內達外。在上在中在下，分經加味，如對心發則加大劑麥門冬以護心，當肺俞加桔梗，元參以葆肺如神。潰後補氣血，以歸、芪二味爲君，參、草、苓、芍、芎、地爲佐，加粳米、紅棗煎送下，長肉丸如神。禁用白朮，以朮雖補，卻能作膿故也。托裏藥，送下蠟礬丸更妙。

蠟礬丸　黃蠟十兩化，入飛淨明礬末五錢，攪勻投水中，丸如豆大，極能護心，使毒氣不入如神。

長肉丸　黃蠟斤化，入製乳香、沒藥、血竭末各二兩，象牙末四兩，攪勻投水丸，每百丸一日一服神妙。

頭部諸癰，須防毒氣入喉，難救。均宜羌活爲君，升、芷、元、桔、花粉、瓜蔞、芩、翹、銀花爲佐。潰後方可用補。

癰疽圍藥法　凡外敷已痛去腫諸藥，必露其頭，使毒氣有出路爲上。

人中黃兩　大黃　五倍子　小粉灰　白芨　寒水石　麝香

共末醋調敷。芙蓉葉搗敷極妙。

止痛法　凡瘡痛甚者，人中黃、人中白、益母草等分末，加蓽麻子數粒搗爛，加白蜜或鷄清敷立止。

雞蛋灸法　不拘何瘡初起，以熱雞蛋去黃，切一截合蓋瘡上，用艾火灸至蛋白至黑即瘥。

凡腫毒初生於下部者，下之立愈。瓜蔞半粒連皮搗碎，槐花三錢，大黃三錢煎服，得快利，其腫立消，此法治橫痃及乳瘡最妙。乳瘡加橘葉，橫痃加黃柏。乳瘡宜飢時服，橫痃宜飽時服，百發百中。

內外臁瘡，大小濕瘡，黃丹飛、血竭、寒水石各兩末、蠟六兩、猪脂三兩，慢火熔開，入藥調勻，依瘡寬窄作膏，先以川花椒葱白湯洗淨貼上，以油紙蒙之，輕輕紮住，一日再洗，翻過又貼，二日一換，半月自愈，神效。

紀事

《瘡瘍經驗全書・卷之六》　一人毛竅節次血出，少間不出，即皮脹如鼓，口鼻眼目俱脹合，名曰脈溢，用生薑汁並水各一二盞服安。

一人患蛇痕，乃蛇精及液沾菜上，人誤食之，腹內成蛇，或食蛇亦有此症，其人常飢，食之即吐，用赤頭蜈蚣一條炙末，分二服酒下。

一人患蛟龍痕，用寒水石飯三升，每食五合，日三服，吐出蛟龍而愈。

鱉痕，痛有來止，或食鱉即痛，用雞屎一升炒黃，投酒中浸一宿，焙爲末，仍用元浸酒調下。

雞痕，有病冷痰者，醫曰因食白淪雞過多故也，用蒜一枚煮服，乃吐一物如升大，痰裹，開視之，乃雞雛也，再服吐十三雛而愈。

一人屍奄然死去，腹中氣走如雷，用硫黃二兩、焰硝五錢細研，分三服，好酒煎，覺煙起則止，溫灌之，井時再服而安。

一諸瘡如蛇出數寸，用硫黃末塗即消。

一人眼中視物倒植，用梨蘆瓜蒂爲粗末，水煎服，得吐而愈。

一婦產後有胞傷破，不能小便，常漏濕不乾，用生絲絹一尺剪碎，白牡丹根皮白芨各一錢，水二碗，煎至絹爛如餳，空心頓服，不得作聲，作聲即不效。

一婦產後水道中出肉綫一條，長三四尺，動之則痛欲絕，先服失笑散，次以帶皮薑三斤研爛，入清油二斤，煎油乾爲度，用軟絹兜起肉綫，屈曲於水道邊，以前薑熏之，冷則熨之，一日夜縮其大半，二日即盡，再服失笑散，芎歸湯調理之。如肉綫斷，不可治矣。

一婦產後兩乳忽然細小，下垂過小腹，痛甚，名乳懸，用芎歸各一觔，內用半觔水煎服，餘用燒煙薰鼻口，二料乃效。

一婦見滿壁皆蓮花，此痰疾也，服蒙石滾痰丸。

一人患心疾，見物如獅子，伊川教以手直前捕之，見其無物，久久自愈，繼服牛黃清心丸。

一人患腫毒，潰後不時出一細骨，用生桐油調蜜陀僧如膏，絹攤貼妙。此亦內熱，骨乃所化之物也，謂之名腐骨。

一人灸火至五壯，血出一縷，急如溺，手冷欲絕，以酒炒黃芩二錢爲末，酒下則止。

一人頭皮內時有蛆出，以刀破皮，用絲瓜葉搗汁搽之，蛆出盡絕根。

一人淵疽之發於肋下，久則一竅有聲，如嬰見啼，灸陽陵泉二七，聲即止而愈。

一人患頭風症，耳內常鳴，頭上耳內有鳥雀啾啾之聲，此頭腦挾風所爲也，用當歸而愈。

一婦産子，舌出不能收，以硃砂付其舌，乃令作産兒狀，以二女扶之，壁外漸堆盤盆，令墮地聲響，使婦聞而驚，舌則收安矣。

一婦忽生蟲一對於地能行，長寸餘，目後月生一對，醫以苦參加打蟲藥爲丸服之，又生一對埋於土中，過數日發而視之，暴大如拳，名子母蟲，從此絕根。

一婦眼中忽有血如射而出，或緣鼻流下，但出血多時即經不行，乃陰虛相火之病，遂用歸身尾、生地、酒芍，加柴胡、黃栢、知母、條芩、側栢葉、木通、桃仁、紅花水煎，食前服，數劑而愈。

《瘍醫大全・功過格》 醫士貧富一體，細心審察定方，療一輕疾，不取酬，一功。療一關係性命重疾，雖取酬，准十功。不取酬者，准百功。若待極貧人，並能施藥，不吝照錢數記功，雖一劑藥不滿十文，亦准一功。倡募刻一濟人善書隨緣，樂助易倡，首勸募難，故特記五十功，助者以施之多寡記功。爲師成就一人，學業品行兼全，准百功。遇貧人危疾，助醫藥錢米，百錢准一功，貧人偶爲之者，雖十錢五錢，與百錢同論。疫癘設局，施醫施藥，百錢准一功。

《外科全生集・臨症治法》 閶門龔姓腰患一疽，根盤圍闊二尺餘，前連腹，後接背，不紅不腫，不痛不軟，按之如木。初延余治，以肉桂、炮薑書於方首，別後另延蘇城內外三四名家，衆視余方，皆曰酷暑安可用此熱劑，以余爲非，議用攻托清涼，連治五日，病者神昏無胃，復延余治。患仍不痛，色如隔宿猪肝，言語不清，飲食不進，余曰：能過今晚再商。是夜即斃，然其至死不痛。不久伊戚亦患此症，延余治，以陽和湯服下，次日覺鬆，又服疽消小半，纔以犀黃丸與陽和湯逐日早晚輪服，第五日全愈。後有發背相若者，照治而愈。

一壯年新婚百日，妻往母家，滿月方回，日值酷暑，未免欲畢貪涼多扇，五鼓時喉痛氣逆，寒熱交作。余問之，則曰三日前喉間略有微痛，今早五鼓脹腫痛甚。視其小舌，腫如胖人拇指，知係心腎虛實之火，並欲後經風，風火兩閉之恙。若用發表，虛上加虛。若投寒劑，風火被罨。即用前胡、蘇子、連翹、元參、赤芍、浙貝、甘桔八味，煎服立愈。

一鄰友，余家飲酒，二鼓而別。次早伊僕云：陽物腫脹，痛難小便，遣來索藥。度其酒歸行房，妻以前用未洗之絹抹之，此絹必經毒蟲咬過。即用仙人對坐草以解蛇毒，割人藤以解蜈蚣毒，二草搗爛取汁，調雄黃末塗上，立刻止痛消腫，下午全愈。無錫村婦，年三旬，五月望日，下午腹饑，正取麵食，將舉箸，忽喉疼難食，彼地一醫以射干、赤芍、翹、芩、花粉、牛蒡等煎服，服即痰昇滿口，響若鼾聲，痰不出齒，口有痰護。余問始知驟起，況服涼藥增險，此陰寒無疑也。但痰塞一口，萬難進藥，即取鵝羽蘸桐油釐許，入喉一捲，痰隨羽出，吐有升許。以肉桂、炮薑、生甘草各五分，入碗內，以滾水沖浸，以碗仍頓湯中，用匙取藥與嚥一口，病者即稱好了。連呷三四口，人起說飢，問余要飯喫可否，余曰：與粥最宜。

南濠一匠，半夜請治喉症，問之不能回說。旁人云：昨喫夜飯，好好唱歌作樂，睡着忽喉痛而醒。余以炙附如細粟一粒，放其舌上，嚥津數口全愈。

一婦小腿經燙，被醫者用冰片研入雪水敷之，不一刻，腿腫如斗，痛極難忍，請余治。婦曰：祇求止痛，死亦甘心。余曰：幸在小腿下身硬地，倘燙腰腹，用此一罨，火毒入腹，難以挽回。以地榆研細調油拂上，半刻痛止。令伊自拂，一二次全愈。一使女炭火燙足背，爛一孔，以伏龍散乳調敷，不三日而愈。又鄰家一孩，爐上滾湯澆腹，因痛自手扒破腹皮，油拂上一次痛息，以地榆末乾撒於破處，次日肌生，未破者全愈。

著錄

《張家山漢簡〈引書〉釋文・引書》 人之所以得病者，必於暑濕風寒雨露，奏(腠)理啟闔(合)食歙(飲)不和，起居不能與寒暑相應，故得病焉。是以春夏秋冬之間，亂氣相薄還也，而人不能自免其間，故得病。是以必治八經之引，炊(吹)昫(呴)虖(呼)吸天地之精氣，信(伸)復(腹)折要(腰)，力信(伸)手足，軵踵曲指，去起寬廣，偃治巨引，以與相求也，故能毋病。偃卧炊(吹)昫(呴)、引陰，春日再昫(呴)，壹虖(呼)壹炊(吹)；夏日再虖(呼)，壹昫(呴)壹炊(吹)；冬日再炊(吹)，壹昫(呴)壹虖(呼)。人生於清(情)，不智(知)愛其氣，故多病而易死。人之所以善蹶，蚤(早)衰於陰，以其不能節其氣也。能善節其氣而實其陰(陰)，則利其身矣。貴人之所以得病者，以其

喜怒之不和也。喜則陽氣多，怒則陰(陰)氣多，是以道者喜則急昫(呴)，怒則劇炊(吹)，以和之。吸天地之精氣，實其陰，故能毋病。賤人之所以得病者，勞卷(倦)飢渴，白汗夬絶，自入水中，及卧寒突之地，不智(知)收衣，故得病焉。有(又)弗智(知)昫(呴)虖(呼)而除去之，是以多病而易死。

治身欲與天地相求，猶橐籥也，虛而不屈，動而俞(愈)出。閉玄府，啓繆門，闔(合)五臧(臟)，逢(?)九竅，利啓闔(合)奏(腠)理，此利身之道也。燥則婁虖(呼)、婁卧，濕則婁炊(吹)、毋卧，實陰(陰)，暑則精婁昫(呴)，寒則勞身，此與燥濕寒暑相應之道也。

《衛濟寶書·提要》 臣等謹案：《衛濟寶書》二卷，舊本題東軒居士撰，不著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載之，皆列其目爲一卷。世間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內尚有其文，並原序一篇，稱予家藏《癰疽方論》二十二篇，圖證悉具，可傳無窮，故記之曰《家傳衛濟寶書》。序中具述方論之所自來，而復言憑文註解，片言隻字，皆不妄發云云。然則是書所載本以經驗舊方裒輯成帙，惟中間註語乃東軒居士所增入耳。又別有董逋序一篇，紀其得此書於妻家汪氏始末，中有乾道紀年，知東軒居士當爲宋孝宗以前人，特其姓名終不可考。至徐文禮不過校正刊行，而所作後序亦有舉諸家治法集成一書之語，乃當時坊本售名欺世之陋習，不足信也。所列論治諸條，皆設爲問答之詞。原序以爲傳之不老山高先生，其說頗荒誕不可稽，而剖晰精微，深中奧妙，實非有所師授者不能。其後臚列諸方，附以圖說，於藥物之修製，針灸之利害，抉摘無遺，多後來醫流所未見。謹因其舊文掇拾排比，析爲上下二卷著之於錄，以備醫家之一種。其乳癰軟癤二門則別系之卷末，俾各從其類焉。乾隆五十年五月恭校上。

《衛濟寶書·原序》 予仲父乾道庚寅歲六月，苦背瘡，其發甚微，欲以蒜餅炷艾，猶未下也。一日，醫者令飲大黃砒硝，則隱然矣。先以滓覆其上，越夕視之已寸餘，遂急去藥，令外科調治。旬日盈尺，勢猶未已也。梅根編戶文居禮工此，醫活人不以數計。召而醫之，服藥薰貼十日而瘡斂，二十日而肉生。踵一日至汪氏妻家，得所傳背方一帙，默契居禮所用藥，其服者乃卷中逼毒散，傳者乃黃真君妙貼散，熏藥用雌雄黃等，皆是卷中一二方。如卷首十一論入門式試法，用藥法，針針灸法，藥仙芝翁指授散，老翁神杖散，玉女飛花散，趙侯鬚散，六化丹等，皆居禮未嘗耳聆而目見者。後以此集示居禮，令互用之，其病不兩月平復。嗚呼，疾之勢大矣，藥之功亦大矣，特患人不能得此而善用之。今居禮以卷之一二方而愈人疾若是，況得集大全者，則活人豈有極耶？名曰《衛家濟世寶書》，不亦宜乎。予不敢私於家，謹以此授居禮，仍傳好事者，姑序其始末云。董逋序。

《集驗背疽方·序》 始予奉親攜幼，來官泉江，未入境，首問邑有良醫師乎？又問市有佳藥肆乎？或對以醫固不乏人，而庸庸者實多，藥肆僅一二數，然稍貴細者則缺焉。予謂：二者，老幼所依以爲命也，今顧若此，其奈之何哉！或曰：邑有李嗣立廷評者，廣收方書，多蓄藥味，有問方者必告，有求藥者必與，了無吝色厭心。予固私竊慶幸。時方至旅見，亦未暇詢及也。久之，嗣立來請間，與之款語，見其持心近厚，非愛人利物之言不談。叩以《難》《素》《脈訣》《病源》等書，其應答如流。厥後家人子或有病，疏方惠藥雖數數不憚煩。凡三年間，不醫之求而唯嗣立之謁。一日，嗣立出示一編曰：此治背瘡方也。今人例以此爲惡疾，悉付之外科，而邈不加之意，不知治療之失宜，蓋未有能得全其生者！某於此究心有年，所治甚衆，君能捐二三萬錢，刻板流布，不猶愈於刊他書乎？予且圖之。會有黃冠師曰：劉道淵者，主邑之太霄觀，忽得此疾，劉素號曉方脈，得嗣立之書而敬信之，凡服藥次第，悉按書以從事，不兩月，遂獲安。予益信其書之有驗，乃爲之序其首。嗣立名迅，以儒傳家，父兄相繼收科，子弟亦登名賢書，鄉評翕然推重。予與其兄嗣宗嘗同校長沙試，契分爲不薄，又有針、膏起廢之功，故樂爲之成其志云。郭應祥序。

《外科發揮·叙》 醫家內外科實相表裏，惟小兒爲難治，故謂之啞科。雖瘡瘍爲有形之症，然亦必先審乎脈。脈也者，氣血之運也。天以陰陽之運成四時，人以氣血之運成一身，以氣血之運定於所賦，移於所感，是故人有老少强弱之等，而脈亦有盛衰虛實之異。故療病治瘡瘍者，皆當先辨其有餘不足，而爲主客緩急之施則善矣。其見於東垣、丹溪、河間、仲景之論，可考而知也。吾切嘆夫世之庸醫，未嘗讀書明理，以瘡瘍試方藥，而遂誤人者不少也。嘗見南京判院薛君《外科心法》，精當切要，可傳，而許其有扶困起廢之仁。一日，持是編以告余先君子，欲以隨治驗方萃以成編，庶克濟人，且以自驗其力。余承先意，乃今分症異欲而錄其既驗者，尤致詳於有餘不足之辨，而爲虛實主客之宜。欲鋟諸梓以傳，庶有便於窮鄉下邑之無名醫者，不獨自

驗而已也。少宰蒲汀李公嘗見之，標曰《立齋外科發揮》，子盍叙之。余惟君子不忘乎親，不私其有。夫不忘其親之謂孝，不私其有之謂仁，孝則仁，仁則公，公則溥。君之是編，其真君子之用心哉！吾儒以推己及物求仁，而欲措天下於仁壽之域。是編之行，於人必大有濟，故爲之叙，以推廣而傳之。

嘉靖戊子秋孟月朔，南京刑部員外郎前進士郡人張淮叙。

《外科精要・序》 嘗謂古之醫也，其學一，今之醫也，其學二。一則通，二則泥。夫分内外而二之者，形證也，遺也。合内外而一之者，元氣也，理也。古之醫者達乎此，故神聖之妙臻，而病者無夭折之慮。若秦越人讀五色禁書，能洞視人癥瘕，變應，無方者是已。夫所謂禁書，顧非今《内經》《素》《難》之類與，奈何後世專門之術興而此義遂晦矣。内外分治，至若水火之不相萌，俾病者瞀惑，寧甘心飲其藥，以死而不悟者滔滔也，噫，是豈不大丈夫哉。吳郡立齋薛君，蚤歲以外科聞，乃其學一本之於内，以故歷事一朝聲稱爲特著焉，迨中年轉掌院事，遂拂袖歸，深懲末學支離之弊，益肆力於著述，宜搜遠討，精力罔遺。嘗考宋臨川陳氏所著《外科精要》，重加補註，本之《素》《難》，以探其微，參之諸家，以會其粹，附之治驗，以彰其則，遂成一家之言，而瘍科乃有完書矣。大要補益爲多，譬夫平水浚源，養木培根，有不達且茂焉者否矣。即推之諸症，恐亦無不宜。何者？理一而已。是書蓋以明此一也，雖謂立齋今之越人可也。余嘗病足疽於京，百藥罔瘳，偶得立齋心法發揮，檢治隨瘥，恒心竊寶之。況此視二書爲尤備哉。遂樂爲之叙，以與衛生者共焉。

嘉靖戊申歲夏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戶部陝西清吏司王事成都王詢撰

《急救仙方・提要》 臣等謹按：《急救仙方》六卷，不著撰人名氏，其書宋志及諸家書目均未著錄，惟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有《救急仙方》十一卷，註云見《道藏》，亦不言作者爲誰。考白雲齋《道藏》目錄太元部惻字號中，有《急救仙方》，與《永樂大典》所載合，則焦氏誤倒其文爲救急也。瘍醫自《周禮》即自爲一科，然傳習其術者，多不能通古人之意。是編於背瘡、疔瘡、眼科、痔證四者所載證治尤詳，蓋作者所擅長在此門中，如論背瘡條内所載蓮子蜂窠，散走流注，腎俞諸發，名目猥衆，乃能一一討論，各詳其證之形狀，與得病之因，療治之法，條分縷晰，爲自來瘍科所未及。其疔瘡門内所立追疔奪命湯一方，備詳加減之法，學者苟能觸類旁通，亦足以資博濟之用，非精於是術者，不能作也。雖雜瘡證諸門稍有闕佚，然綱要具存，正不以不完爲病矣。乾隆五十年二月恭校上。

《仙傳外科秘方・序》 余少讀書，嘗聞先哲云：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於是遇好方書，輒喜傳錄，累至數十帙。見有疾者，如切己身，常製藥施與。一日，先君子訓曰：施人以藥，不若施人以方，則所濟者廣。從而有已驗之方，必與樂善之士共。及冥棲方外，悉棄舊學，況經塵劫，煨燼無遺，僅《外科集驗方》一帙，乃禾川楊清叟所編述，以授吳寧極。寧極之子有章以授西平善觀李先生。先生以授於宜真者，其方簡要，惜未版行，故獨存之。昨來游金精福地，道經霅都，吾徒蕭天倪鳳岡，本西昌望族，自幼學道於紫陽觀，二十載前嘗從予遊，亦能召風雨濟旱澇。蓋道緣深重，履踐端恪之所致也。其師第劉致柔順川，數年間遍身苦瘡癤，服荊黃湯，敗毒散諸藥俱不效。予因以外科方授之，用返魂湯未終劑而愈。天倪乃欣然捐己貲繡梓，散施流通，其惠濟之意如此，則雨暘之應禱也，宜哉。雖然，予有故人曾害鼓椎風，往來寒熱，數月伏枕，諸醫不能療，最後一醫士診之曰：雖成痼疾，而有客邪在少陽經未解，若曾服五積散則誤矣。詢之果然。因投小柴胡湯數服，寒熱頓除，卻用本科追風丸等藥理其風證，而全瘳矣。夫雜病有方，傷寒有法，二者兼盡其道，乃爲良醫。若以大方，外科各專其一，正恐或有所誤，而不自知，則又豈能全美乎。此外科論證處方，雖極其造理，校於諸方爲獨優，在圓機之士，臨證之時，尤當加審焉。時洪武戊午九月朔日浚儀趙宜真原陽子序。

醫之爲藝尚矣。自神農氏始嘗百草，辨溫涼寒熱之性，以濟民於夭枉，其功莫大焉。厥後扁鵲、華陀，最精於技，治療之法，效驗如神，惜其術不盡傳。今之外科，乃其緒餘也。外科之證，癰疽爲甚。蓋疽有陰陽虛實之不同，用藥稍差，則立至危殆。其次如疔瘡、咽喉之屬，尤易以殺人。世之工外科者，因爲不少，求其能精，類不多見。浚儀原陽趙鍊師，以通儒名家，學於老氏，道行高潔，超邁輩流，處心切於濟人，以平昔所獲奇異方書，彙聚成帙，中經兵火散失，唯外科方僅存。戊午秋挾其書游金精，寓霅都之紫陽觀。蓋二十年前，嘗以道法授其觀之高士蕭鳳岡，今而重過，又能愈其徒劉順川積年不治之瘡疾。鳳岡即欲版行，以廣其扶危挾急之意，而霅都谷邑，艱於得匠。因循至壬戌夏五月，而原陽仙化，遺命囑其徒終其志，將所受秘方總編爲一卷。觀原陽之自叙，與鳳岡之捐貲版行，其用心皆極其忠厚。是書之

行，可以極危急，利倉卒。使凡爲人子者，皆得此書，可不墮於不仁。則仁人孝子之心具在此。予故爲之序，庶幾不負其編緝之勤也，時洪武陽復月廬陵友蘭父吳有壬序。

《瘡瘍經驗全書・序》 嘗慨疾病於人，惟瘡瘍爲最慘。乃近時瘍醫，指不勝屈，求且明經絡、諳方藥者，百不得一焉。蓋世之醫經醫方，浩如煙海，非得秘旨奧訣，融以心得之正法，幾何不至河漢其言耶。宋時有竇太師全書，盛行於世，明隆慶中，其裔孫夢麟，增訂重梓，申相國嘗爲之序，惜其板久失，傳本多亥豕之譌。同里洪瞻巖先生，精醫術，所購書不下數十百種。餘因獲覩是書，遂假歸重錄，謀付剞劂，以救世之疾痛顛連者。而瞻巖先生復得宋刻原本，相爲校勘，竇氏之遺書，由是又粲然矣。若夫竇氏之得神其術，始末已詳申序茲不具述，特以瘍醫之視疾，其形色雖辨於外，而虛實必審於內。苟非剝解細微，而刀圭漫用，藥石誤施，豈不以人爲戲乎？余竊憐之，昔人有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六者伏於內，則病在腑臟，發於外，則病在肢體。有諸內者形諸外，理固然也。今觀是書所載，圖其形症，明其臟絡，察其色脈，辨其逆順，詳其吉凶，識其淺深，此真所謂秘旨奧訣也。則是編也，不徒珍之靈蘭之室，用當刊布寰區，以啓後學也，可以濟羣生也。

《徽瘡秘錄・自序》 往余弱冠時，與友人某某者同試虎林，彼狎邪青樓，而余畏不敢從，以余爲迂也。比歸未幾，友臥病，心知有所中也，不敢彰其言，私倩余商榷。余發先王父遺書，及檢各家秘受合治之，乃瘥。居無何余食貧而家且圮，遂棄去經生業長桑君之術，於是披《素》《難》，究《針經》，老人、帶下、嬰兒三科，靡不博涉，既而浪游三吳，間參訪遇有剩病，則搜奇剔怪以療之，今廿年矣，無藥不愈。更見公子王孫一犯其毒，終爲廢疾，嗟嗟，方書不言，言亦不悉。余甚愍之，因察氣運天時病原傳染嗜好，爰及或問治驗方法，類成一帙，名曰《徽瘡秘錄》，非敢以立言自任，聊補前人所未發耳，幸高明者不鄙而采之。崇禎壬申秋九月重九日，海寧陳司成九韶甫謹題。

《徽瘡秘錄・批評總論》 惟亨按：此患原有因父母稟受之遺毒而發者，又有因年少淫猥不謹而發者，或有因飲啖之不潔而發者，全非尋常內傷外感之類，故其始也非五臟六腑十二經所得，原自奇疾，故舍奇經任督衝之三脈而後發也，及其傳變見各經之諸證也，諸方書及此書未論及者何哉。

按此書有氣運之論，夫氣運也者，《內經》於天時流行之疾病多言之，雖間有及瘡瘍之言，決非徽瘡之比也，夫徽瘡者因精化欲染遺毒畜作而發也，非氣運之所使也明矣。

按宋元以來之諸方書說癰疽者居多，治法亦頗盡矣。明醫方書雖或有說此症者，未能詳盡。以今視之，徽毒之於瘍科，十居其七，癰疽者十中之一二耳。時世異邪人將需邪，然以癰疽之治法爲徽毒家治法，一助而備用，則少有補乎，後進者宜致思也。

按比症歧路雖多，初中後條理大同，故始於耳瘡便毒淋疾之類，中於骨節疼痛，咽喉腐爛，於其終也，變症百出，不可舉數也，故治法亦於初中則大同而少異，於終症則人之所難也，苟誤治爲廢痼，宜深致思可也。

按此症古今稱呼不一，楊梅瘡、徽瘡之名可用，因濫名誤實者甚多矣。假令言徽瘡則可通，言梅瘡則不通，用梅一字者非也。又有時瘡、賣瘡、大風疽、大麻風之名，皆濫名，易混不可用，此書屢因字音假借別立意義者，可笑之甚也。

按發疳瘡便毒而後發徽瘡者，順候而易痊，蓋元氣健運，排托有力，務外發，當勿令內陷，此書專因所發之瘡形各異爲說，牽强附會，難據者甚多，宜擇而取之也。

按輓近方書說治驗可疑者甚多，要之瘥後作可適其說之醫案記之乎，未可知，如此書載治驗尤甚多矣。凡治此症未可必如此神速也，妄誕欺人者而已。

《徽瘡秘錄・徽瘡總說》 余家世業醫，自高祖用和公宦隱鹽宦，至不佞，已歷八世，方脈頗有秘授。獨見徽瘡一證，往往處治無法，遂令膏粱子弟，形韻骨枯，口鼻俱廢，甚則傳染妻孥，喪身絕育，深可憐惜。於是遍訪專門，亦無灼見，細考經書，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於午會之末，起自嶺南之地，至使蔓延通國，流禍甚廣。今當未會之初，人稟浸薄天厲時行交媾鬬精氣相傳染，一感其毒，酷烈匪常，入髓淪肌，流經走絡，或中於陰，或中於陽，或伏於內，或見於外，或攻臟腑，或巡孔竅，有始終只在一經者，有越經而傳者，有間經而傳者，有毒伏本經者，形證多端，而治法各異即如。

毒中腎經始生下疳，繼而骨痛，瘡標耳內、陰囊、頭頂背脊形如爛柿，名曰陽徽瘡，甚則毒傷陰陽二竅，傳於心發大瘡，上下左右相對，掣痛連心，移於肝，眉髮脫落，眼昏多淚，或瘡爪甲，毒伏本經作偏正頭痛，甚則目盲耳閉，

或生嗣不壽，久則毒發囊穿。

《花柳指迷・序》　嗟乎，托風流之雅會，貽日後之隱憂者，孰有如花柳哉。當其燈紅酒綠，鬢影衣香，極良辰美景之歡，寫訪艷尋芳之樂，鮮不謂客妻繾綣足暢閒情，外妾姻緣無傷盛德，豈料一時花夢，百病叢生，藏垢納汚，貪歡染毒，小則疳生數月，戕賊其身，大則害及畢生陰傷，其命將見。求方速效而旋發瘡痍，更或諱疾忌醫而漸嗟殘廢，縱慾片刻，貽禍百年，甚至近則波及蘭芳，遠則毒傳苗裔，每爲嵩目，輒用棘心。嘉醫士憫其痛苦，不忍棄遺，溯其致疾之由，推其流毒之自，采奇方於海外，消惡禍於人間。當南方小住之時，考西國獨精之法，殫精竭慮，勤翻繹以成書，壹志凝神，務安祥而立說。湘也相從鈔撮，共事網羅，編纂既成，刊流用布，囑爲小序，記厥勤功，論症則極其周詳，窮原竟委，用法則極其精妙，達變通權，肘後共仰奇方，壺中咸推妙藥，將使世登仁壽，彌缺憾於蒼苓，豈徒念切痌瘝，起沉迷之素疾，補岐黃所未備，獨著良規，搜盧扁所或遺，不辭互考，洵香城之炯鑒，亦欲海之慈航矣。茲者功成告退，事畢言旋，猶復特著是篇，深留厚意，語垂勸戒，非故悚以危詞，喚醒癡迷，冀勿甘於疢疾，與其歡貪一刻，抱終身殞命之虞，何如悟徹三生，免異日噬臍之恨，所願回頭及早，勿藥攸占，須知過眼終虛，空花何戀，用是挽斯民於陷溺，醫林共荷針砭，救浪子於荒淫地獄，不沉香粉，謹攄素箇，聊表丹忱。

光緒二年中和節莆田林湘東謹序。

《花柳指迷・叙》　慨自迎新送舊，藏垢納汚，是最險者，莫如狎妓矣。而不謂好淫者，安其危，利其畜，偏執迷而不悟。抑知花柳之藥雖足移情，而花柳之毒實能敗體。嘗見因妓貽害者，祇貪片刻之歡娛，遂博終身之荼毒，樂事反成悲事，怡情轉以傷情，甚至波及蘭房，遠及毒貽苗裔，是豈天作孽乎，抑亦自取禍耳。迨至屢醫莫效，欲蓋彌彰，玷祖辱宗，敗名失業，而父母爲之瞋怒，妻子爲之怨恨，兄弟爲之憎惡，朋友爲之恥笑，赧顏無地，四顧淒然，迴思當日柳眼傳情，花言挑引，所謂娉婷婀娜者，而今安在哉。又況天道禍淫，報應尤烈，生前肉體固宜因淫欲而染沉疴，死後靈魂更當以淫惡而墮地獄，陽誅陰伐，律法難逃，動魄驚心，癡迷當醒矣。余念切痌瘝，不忍坐視，故特採前賢名論，譯爲《花柳指迷》一書，論症則窮原竟委，務使周詳，用法則按部就班，特求精妙，庶令久染惡毒者，亦不至歛手待斃而已。然要之備嘗艱苦，始求脫夫牢籠，何如不染淫邪，豫遠離夫陷阱，所願同超欲海，共出迷途，是則余之所厚望矣。昔馬太傅有云：見色而好，其心已淫。誠能凜此古訓，寡慾清心，將見閨房之外不敢二色，而內存正氣，外絕邪緣，又奚至染花柳惡毒哉。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仲春上澣美國嘉約翰識於羊城博濟醫局。

《瘍醫大全・序》　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操少道應多疾，以瘉爲劇，以生爲死，拙者失理，恬而不怪。故《易》曰：勿藥有喜。《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誠慎之也。善乎！銅鞮杜氏之言，醫不專於藥，而舍藥無以全醫，藥不必於方，而舍方無以爲藥。考《漢書・藝文志》經方十一家，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始皇不聞善醫，蓋敕集俞、扁二家方以成書，若《聖惠方》、《惠民和劑局方》所由昉。而太史公傳淳于意，遂爲後人醫案之祖範，史因之以傳。華元化餅人滌蠹，亦充方藥，惜其出書一卷，自言此可活人，吏不敢受，至於索火燒之，其術則神，而其心抑已隘矣。余嘗欲仿《諸病源候論》《濟生拔萃方》例，採自元、明以來方家醫案，爲發明其議症處方之故，以證合乎黃帝、扁鵲、仲景、東垣之書，以與王氏《準繩》、薛氏《醫案》、張氏《類經》、孫氏《元珠》相表裏，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昨歲司藩豫省，偶以一劑愈相國兆公宿疾，今年春膺撫黔之命，恭逢翠華南幸，請訓行在，仰承大語，褒及知醫於時，扈從諸鉅公咸就診脈，而蕪湖顧君練江出所著《瘍醫大全》四十卷，請弁其端。按《周禮》醫師之職，統於天官冢宰，而瘍醫所掌，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肉，以滑養竅，自非明乎炊湯脈神之術者，其可易而爲之哉！且古之人診頭痛而決其將嘔膿，脈面赤而知其爲內疽，兼能並擅，方號名家。顧君傳醫三世，精通內外兩科，其活人甚多。其爲書也，自《靈》、《素》、診候、運氣、經絡，以及癰疽明論治法，元元本本，縷析條分，舉生平所得力父祖之秘方，盡出而公之於世，由頂至踵，一症一圖，幾於盡見五藏癥結。其新增婦人腳氣門，殆越人帶下醫之意歟！其痘疹秘書，殆越人小兒醫之意歟！至其寒門五法，則又仲景之功臣也。讀是書者不虞道少，不患疾多矣。近有以善醫蒙徵者，所撰方案，輒以摺片進呈御覽，人以爲榮。今顧君術仁術，心仁心，圭璋特達，余於是書乎卜之，因題左方以爲券云。

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元默敦牂中呂月賜進士出身誥授資政大夫巡撫貴州提督川貴軍務兼兵部侍郎加四級紀錄十二次年家眷弟喬光烈拜撰。

《瘍醫大全・自序》　澄生逢堯舜之世，身爲太平之民，每念聖天子宵旰勤勞，唯恐四海臣民有纖芥之苦，御極之始，即下詔徵方，彙輯《御纂醫宗金鑑》，頒發中外，使窮鄉僻壤，凡有疾痛，皆得檢方施治，沉疴立起。而各省上憲，又復仰體聖慈，每歲自捐清俸，聞設藥局以濟貧病，其愛民如子，可謂至周極備矣。澄本一介布衣，賦性迂拙，聖賢之書讀而未竟，業醫自贍，碌碌無聞。因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安居樂業，悉出皇仁，而君父之恩無由報稱，是以診視之暇，不憚精神勞瘁，搜括古今名醫確論，首標《內經》義旨，宣明脈法元微，詳分經絡穴道，彙集內景證形，上自巔頂，下至湧泉。凡涉外證者，繪圖立說，按症立方，諸如湯火刀傷，刑杖跌撲，獸傷蟲咬，誤吞藥石毒物，五絕解救之法，自今古成方之外，又益以先祖寧華公、先父青巖公家藏經驗諸方，別類分門，計四十卷，名之曰《瘍醫大全》。俾患者咸知瘍必有名，醫必有法，按圖施治，經絡分明。初起期其必消，已成必其易潰，已潰速其易斂，使人間無破漏之危，更可免釀癰之患。況所備諸方悉俱，養正驅邪，調衛和榮，雖云小道，利濟匪輕。斯書纂輯閱三十寒暑，因囊橐空懸，未獲授梓。今緣兩淮同人慨爲捐資，始付棗梨，以成此志。爰述緣輯原委，弁之簡端，以見成之尤非偶然云。

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孟夏靜齋顧澄練江書。

《瘍醫大全・凡例》　一，首重《內經》，發明玄奧。瘡瘍雖曰外症，必先受於內，然後發於外，故不得不宣明《靈》《素》，闡發機微。況《內經》如奉行之律，律有萬無可易之旨。而張、李、劉、朱，以及歷朝諸家醫集，有前人發所未發之論，拯救呼吸危亡復生之案。如今所引之例，其中多死中得活之條。所以司醫者，平時宜多讀書則見識廣。如臨萬難醫治之症，色脈相參，其症尚有一綫可生之機，便須竭其心力，旁求可生之法救之。庶不負上天好生之德與前賢立說之心，是以《內經》列之於首。

一，論診候形狀，以別表裏虛實，以決順逆死生。近來瘍科祇仗膏丹，不習脈理，遇一大症，便令病家另延內科服藥。殊不知專司方脈兼諳外症者少，每至內外兩科彼此相左，當表散而反補，當內托而反清，當峻補而反瀉，貽誤匪輕。茲編彙集脈法，俾司瘍科者留心脈理。若能內外一手，則病者更受其益矣。但脈理至微，不特三部九候，即浮、沉、遲、數，四脈情形憑何指示，父不能傳之子，師不能傳之徒，其故何也？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必須資質明敏，臨症時心平氣和，呼吸調勻，時刻留心。譬夫診視寒門，診脈時細加體會，原來表症見是脈，半表半裏見是脈，傳裏見是脈，三陰見是脈，臨症既多，經歷漸久，日夕精進，始能得脈息之情形，察虛實存亡之至理。若漫不經心，雖終身亦不知脈爲何物，得心應手，豈易言哉！《脈經》務須熟讀，而後用心調息，診之自得矣。

一，論五運六氣，以明歲氣盛衰。

一，遵《銅人圖》經絡穴道，針鋒較對，便知所患部位屬於何經，其經氣血多寡，庶攻補不致妄施。

一，輯諸家癰疽明論，字字可師。

一，輯諸家癰疽治法，可爲後學準繩。

一，論癰疽兼現寒熱、煩渴、秘結、泄瀉諸證，以別陰陽虛實，不致攻補失當。

一，列癰疽初起內消、敷圍、針灸、湯洗、內托、砭石刀針、潰後補托、生肌飲口三十八法。

一，列癰疽名目，逐類分門，上自巔頂，下至湧泉，每一症即繪一圖，首標歷朝名醫確論，續陳妄參末議，補前人所未載，續簡簡之未備。每症除以前代古方載入，以爲遵守規模；繼入各家經驗奇方，以備臨時採擇。其中諸同志所贈良方，刊入俱標姓氏，不敢泯其所自；澄世傳秘方，今俱備入，惟求濟世活人，不敢私留隻字。

一，江左婦女腳氣，非秦漢男婦五痹、濕熱腳氣一類，治法不同，故特增入。

一，幼科痘疹，古名天瘡，澄家有《邵氏秘書》，兒科罕見。今特以清江聶九吾先生、喜泰順先生痘科秘本，朱純嘏先生痘疹定論，四家彙輯，增入瘡科，保嬰壽世。凡司痘疹者留心斯卷，用意討尋，則保全寰宇嬰孩性命，其功溥矣。

一，列凡水火金刃，跌打急救，五絕中毒等症，經驗治法。

一，列一切虎、犬、蛇、蠍、蟲蟄咬傷治法。

一，載古今奇病治法，以廣學識。

一，冬月傷寒，最爲酷烈，六經不明，每多混治，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攻表倒施，危亡立待。特附卷末，誠乃寒門捷徑。

澄本布衣，三指謀生，家口既多，負累綦重，黎明而起，昏夜方眠，應接之暇，思欲編著一書，誠非易事。所幸平生從不敢粗心浮氣，妄施攻補；復不敢乘人之危，誑人肥己。因不負人，故心地寧；不妄求，故魂夢安。惟知守分安貧，以仁爲念，專心採輯，今始告成。惟是一人所著，見聞不廣，遺漏必多，全希諸同志先生鑒原更正是幸。

《外科大成・叙》　余賦質椎魯，家世業儒，舞象時即肄力於八股之間，學未窺班，而嚴君見背。時先師戴望之，以明經高等擅岐黄業，語余云：先正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治生即治世也。子盍圖之。遂奮志攻苦，一切桐君之所秘，雷公之所傳，瓊函寶笈，靡不蒐采。大約内科一門，前賢之論述似詳且盡，而外科諸書，或博而寡要，或隱而未備，鶴長鳧短，豕腹龍頭。心竊疑之，簡練揣摩，少有弋獲。幸而入侍内庭，謬承委試，奏功甚多。然亦並無他術，惟能辨氣稟有厚薄之殊，風土有寒溫之異，今所不經見之異症，古所不必有之奇方，驅一己匠心，變通於前輩之遺意，日積月累，未能成帙。庚子春，先慈棄世，讀禮之餘，悉取諸書而折衷之，有言症而不言脈者，有圖形象定名色而不分穴次者，有辯大毒而忽小疴者，有小毒反詳而大毒反略者，紊亂無次，未可枚舉。僭爲考訂，彙成一書，重者删之，缺者補之，訛者正之，亂者緒之。其法首列六脈，則邪正虚實若眉分。次列三因，則病源若犀照。再次則列陰陽善惡生死順逆之訣，辯之則吉凶立判。再次則列腫瘍潰瘍二治，則先後治法，内外諸方無不具矣。又按部位分經絡定穴，次辨各色，各列於後焉。其調理總不外乎前腫潰二治之中，其稍異者則列本症之下，以補缺略也。其中又有内外相似者，又列各門於本部之後，以便參攷。少贅以區區之一得。是集也，辯症辨名從博，雖微疵悉備而不遺。用藥用方從約，在單刀直入以取效。至於獨悟之心法，不傳之秘方，皆爲一盤托出，不復珍惜。嗟乎，自古用藥者如用兵，兵有以正勝，奇勝，多勝，寡勝，車勝，騎勝，舟勝，五花勝，八陣勝，在審其勢之所必用，故一發而奏功。攻毒者如攻賊，賊必有穴，即左洞庭，右太行，鐵壁千層，羊腸九疊，而察其穴之所必在，馳一旅可以受縛奏凱之績，豈曰小成，因名其集曰《外科大成》，以公天下。坤也不敏，大成詎敢易名哉，不過因積累之功而統言之耳。爰使天下之人，偶有滑和之患，開卷了然，可以盡謝醫師矣。烏得云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耶。因縷述一腔之苦衷如左，不敢乞光於大人先生之鴻藻，弁端以張楚。

時康熙四年歲在乙巳仲秋之吉太醫院御醫燕越祁坤廣生甫識。

《外科大成・序》　源家世山陰，習儒學，自家忠敏公殉前明難後業醫。先王父廣生公，幼敏悟，通儒書，諸子旁流，靡不詳究其義，更以外科醫世鮮精者，尤加考求，冥搜幽索，遂盡其奥突。膺世祖章皇帝召，以御醫侍值内庭。先王父性謹慎自重，聖祖仁皇帝尤嘉信之，賜與優渥，累擢太醫院判官。遇休沐，兀坐一室，先大人昭遠公與諸伯叔侍，環列惟醫家書，發疑問難，校讎折衷，隆寒盛暑，常丙夜，乃命就寢。在直廬，或中夜有得，必索火記之。會丁曾王母憂家居，更簡練揣摩，訂爲書，顔之曰《外科大成》。凡四卷，部類三十有二，鋟而藏其板於家。是時先大人亦以御醫侍值内庭，性實介慎，曆事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兩朝恩眷特殊，贈太醫院判官。憶源方垂髫，先大人即以《大成》課源兄弟，而塚兄弘濤早世，季弟國興成戊進士，乃心王事，又不果卒業。先大人嘗訓源曰：嗣我家學者，其惟汝乎？源不肖，惟恐不克仰承，用是黽勉，不敢自逸，於今五十餘年。乾隆己未冬，今上諭太醫院判官吳謙等纂《醫宗金鑒》一書，以源世外科醫，欽命纂修，源識譾學陋，何所與能？惟竊取先王父大成之意旨而敷揚之耳，而謬叨優錄，感愧交並。嗟夫！醫者意也，意之所之，死生系焉。矧外科之六脈三因，陰陽善惡，端雜緒棼，黍粟不辨，有失之尺丈而不知者。是編也，義晰辭明，字釋句解，部分類別，領挈綱提，瘡瘍之微者無不載，方法之善者無不備，集曰《大成》，洵可謂集外科之大成也與！源年屆七旬，兩兒邦相、邦柱俱駑鈍，深懼先業失傳，緣命坊人印行海内，非特業是科者，有所式循，庶幾先王父之精神學問，亦不至湮沒云爾。

時乾隆歲次癸亥秋七月既望孫男宏源敬識。

《外科大成・跋》　醫自軒岐而始，原無内外科之分。蓋緣本於運氣之有司天，則有主客加臨之遷迭。臟腑之有虚實，則有淫勝虧復之乖變。用藥之有氣味，則有逆從反正之權衡，是醫者一也。至於唐宋之間，分立一十三科，意在學難盡述，使人各治一科，如水陸之殊途矣。第瘡瘍雖曰外科，而其本必根於内，且多針灸去腐完肌之技，似治外較難於治内耶。近之世，重内而輕外者，由近之醫棄内而治外，是捨本而從末也。予暇中殫精採掇，參《素

問》《靈樞》之奧旨，蒐古今名賢之確論，彙爲一書，名曰《外科大成》。直陳本末，一目了然，猶星辰之有躔度，河漢之有源流，庶不致輕人命於草菅焉。今大成梓完，尚有《內科症治粗評》相繼鐫發，因書予平昔之所見者著之云爾。

愧菴生陽子祁坤跋

《外科輯要·序》 如春少客平湖，受醫學於子雨邵先生，後挈家與居鄰，昕夕就教益屢飫所聞。先生知識絕人，遇事必以全力爲之，精思妙悟，直抉軒岐之奧。嘗述宋儒言曰：閉門閱古方三年，天下無不治之疾，及出而施藥，又患無可用之方，無他，聞見力竭應變爲難耳。故其治病也，應若桴鼓，踵門乞命者，日數十輩。晚年養疴多暇，遴選生平經驗之方，有同於古者，有不惜兼金購得者，薈萃一編。蓋爲不能醫者作也，不能醫而使之能醫。凡名物、性味、銖兩，一一疏通，證記之詮解其製方之法，以著其已然之效，以應山陬海澨倉卒之急。若乃隨手之變神而明之，即謂爲能醫者作，亦無不可也。道光七年七月，先生既捐館舍，遐邇益神其方，借鈔者麕至，嗣君莘漁松樓昆仲因雕版公諸世，屬如春任校訂之役，謹釐爲四卷，名曰《濟世外科輯要》。竊慨先生修學勵行，與年俱進，惓惓愛人利物之念，僅見諸醫，今者謦欬已遙，賸簡寥寥，又未足以盡先生之學。世之讀是編者，其諸同明相照乎，其諸得兔忘蹄乎。遵而行之，推而廣之，斯無負先生之仁心也已。

道光九年七月既望門人周如春拜撰。

《外科輯要·凡例》 一，是編所集有出自醫方通用者，有出自家藏秘錄者，有得之友朋經驗者，不拘一格，惟用藥精當，不複不漏，期於中病。

一，集中所選方，《御纂醫宗金鑑》爲最多，以《金鑑》彙萃群書，得其精要，用者實能應驗如響。先君子嘗謂瘍科方帙雖繁，終不若此編可以折衷。

一，外科方論甚少，是編取立方精義，一一指明，使用方者於陰陽、虛實、多寡，因時變化，知所棄取。

一，方有不著論者，或方義明顯，或已經前賢論定，故無贅詞。

一，世傳經驗簡便之方藥，品微賤取，效每多神奇，鄉村僻遠，最能利濟，所有諸方類附各症之後。

一，是集先君子爲家塾便於幡閱而設，本非欲以此行世，故不著總論，蓋以諸書無有不具者也。近因友戚借抄者衆，遂付梓人以公同善，榆等亦不敢妄爲增補。

一，先君子於各種醫書，無所不覽，義有疑誤，每以單詞隻句解之，而散見諸帙，未易搜羅，雖榆等錄成《醫學偶評》四卷，亦僅十之一二，仍慮觀者不見全書，反生扞格，故未敢梓行，惟此種彙集成編，自有部署，凡瘍科諸症得其意而變通之，可無入海遺珠之憾矣。

己丑七月男榆謹識

《外科證治全書·序一》 士人讀書明理，期於世有所濟，立功名以見重當時，此體用兼備之學也。若學成理明，無意立名，而慈祥之念，無時無地不期於濟世，此其品詣不又加人一等乎哉？余觀倫聲許生《外科證治》一書而有感焉。倫聲少嗜學，經史而外，旁及諸子百家，一名一藝之微，手披目覽，各有所得。山居數十年，怡然自樂，不肯以學自炫。間因良善之家式微，爲之指示趨吉脩方。或嬰孩疾痛，時醫束手，爲之施送藥餌，無不速效，人始奇之。由是名噪於士大夫間，延訪遂衆，辭之不獲已，擇近地大山水處，始一命駕。人與之歈洽，言皆經濟文章，絕不及他事。庚寅春，余遇放皖江郡城，年逾八十，白髮蕭疏，神明弗衰，非學養之醇耶。嗣余權篆蕪關，通尺素書，邀其掉扁舟冒雪而來，圍爐談論竟日，叩其生平閱歷，如郡縣學宮添建文峰高閣，不周歲而人文蔚發，是何神速，倫聲則謙讓未遑。謂吉凶皆盈虛消長自然道理，一有趨避，必干造物之忌。若乃勝地名區，善人多則吉祥自生，趨吉之說，皆事之適然相合，非盡關人力也。其言似謙，其實有至理存焉。臨別檢行篋，余見有《外科證治》一書，則續成其故友畢蒼霖未竟之業。其部首分別陰陽症治，其卷末並列急治五條，共書五卷，自記甚悉，余益歎其品學之優也。書成，不獨擅其美，必推善於創始之良友。其所分門別類者，皆二十餘年歷試活人無算之實學，非借著書立說以求聲譽者比。余將遠別數千里外，此書若仍攜歸，恐久而失傳，爲借鈔副本付剞劂，以質世之精醫理者。雖曰小道，亦足見倫聲所學之緒餘，與濟人之素心云爾。生名克昌，和州國學生，倫聲其字也。

時道光歲次辛卯夏月督榷使者雲夢程懷璟書於上海榷署

《外科證治全書·序二》 有學問之醫，有閱歷之醫，外科古有專業無專書，故閱歷爲尤切。漢唐作家十數，然多亡佚無徵。今其理則具於《靈樞》《素問》；其病名治要，則莫先於《病源》，莫精於《千金》，莫詳於《外臺》。顧閎深奧衍，未易通曉，且時異事殊，即方藥所載，或至貴而驟不可得，或甚賤

而莫識其名，是以精而用之者益鮮。自後源流不一，治遂多歧，其專門名家，大率由閱歷而進之學問者也。近世《外科證治》一書，不爲高論，一以陰陽虛實爲之端，法期簡要，方必中和，深有取於王氏《全生集》，而刪繁補缺，幾於明備。覽之而得其歸，用之而有其效，視他書徒炫名目，侈陳古義，或不甚切於日用者有間。夫自武進曹畸庵有《瘍醫雅言》之述，《千金》、《外臺》將可以復明於世，獨於宋後諸家，等之自檜以下。今以此書爲嚆矢，則學問即閱歷，閱歷亦學問，溯流窮源，庶無遺憾耳。謹識其大概，以諗世之篤嗜斯道者。

同治乙丑冬孝感屠仁守書於成都寓齋

《外科證治全書・重刻外科證治弁言》 一，此書創刻於吾鄉程玉農廉訪，垂今三十餘年，未見別本，將來流傳必且益少。蜀中同官諸君子，相與醵資重刻，誠爲快舉。

一，蜀中論外科，推王氏《全生集》爲善本。此書於《全生集》採摭尤備，於其所不備者，又皆大備，故此書較《全生集》，有過之無不及也。

一，此書初刻，體例多未畫一，舛錯尤甚。茲刻屬知醫者再三讐校，凡是正二百餘條，仍間有誤文，實因無可勘據，不若姑闕疑以傳疑。

一，此書引用各家，皆未註明來歷，係是隨時甄錄，意在得效而止。茲刻亦不及遍考，識者詳之。

一，附刻《全生集》醫案，因與此書足相印證，參閱良便。

一，此書不及丹藥，茲得《瘍醫雅言》丹藥方，簡明切要，錄附於後，以成完璧，其意詳見識語中。

同治丁卯仲春月京山易崇墉倥侗氏書。

《外科證治全書・自記》 昌性好醫，少時誦讀之暇，訪求名醫著述，見外症與小兒痘症兩門，生死反掌，非比內症，尚可延遲待治。聞東臺周舒軒先生精醫術，昌往從學焉，十餘年深究精思，稍知梗概。繼得鄭西賓《痘症必讀》，雖集腋成裘，而分門晰類，瞭如指掌。又得前明耿仁齋《痲科明鏡》遺稿，惜乎殘缺過半，昌爲之增著刪繁，分列四篇，便於習學，二書皆梓行於世。第外症一書，汗牛充棟，偏執者多，適中者寡。有同人畢蒼霖者，著《外科證治》，闡發透澈，於外症大有裨益。蒼霖甫著兩卷，年未三十而卒，書成廢帙。昌雖不敏，廣集諸名家外科考證，訪求效方，立癰疽就簡於各症部之首，分別陰陽臟腑經絡，認症醫治。歷試二十餘年，診視送藥，無不獲效，四遠就醫者，歲無虛日。又增內景、外因、奇症、蟲症、中毒五條，併立應驗藥方附於書末，以備急用，共成五卷，非敢問世，聊以備遺忘耳。許克昌自識。

《外科證治全書・凡例》 一、是書逐證措治，條分部款甚詳。其有證治同而部位名異者，因癰疽就簡於各部之首，辨明紅白陰陽，按癰疽治法，便於查閱，萬無一失。

一、凡有方而僅治某證者，則列於某證之後；有方而通治諸證者，則另立通用方類，逐方排著，不致雜亂。其用藥分量俱備，庶無臨證乖方之誤。

一、人身臟腑陰陽，各具形義，經絡部位各分攸司，猶兵家之地利也。不知地利，不可以爲軍師；不知臟腑經絡，而克得爲醫師乎。歷來諸書經絡歌括，文句參差，聯章成誦，辨晰爲難。今閱陳見飛先生小集中，有外至頭目以至足，內自心肝脾肺腎以及六腑筋脈景說，次第成列，良爲盡善，爰采以分列各部，爲學人便以因證參閱也。

一、五善七惡歌，是書本不欲取。蓋癰疽之初，不過營氣壅遏，衛氣鬱滯，致成瘡腫，因其勢而利導之，皆屬善全，何惡之有？迨其日久潰腐，或陰陽誤治，或氣血衰羸，則七惡蜂起。斯時反惡歸善回天之力，不可謂非醫家之責也。茲錄二歌者，一以畏矯古之譏，一以備吉凶之鑒耳。願世之醫家，勿以現有惡象盡諉不治，苟有一線可挽，當參酌援之，更以內科脈理詳審之，庶不愧爲仁術。

一、世人以升降藥爲外科拔膿之要藥，殊不知升降藥乃鹽、礬、砂、汞，火力鍛煉而成，藥之霸道者也。去瘀生新，或有賴焉。若證患日久，氣血本已虛虧，豈可任用霸劑，必補氣血爲主，禁痛禁爛，《全生集》中已切言之，焉可忽諸。凡外證之初起者消之，痛癢者止之，潰爛者斂之，臨危者救之。去瘀用平安餅、針頭散；生新用象皮散、六和散，獲效奏功，百無一誤。是知升降藥雖有益而亦有損也。故二方不入選用。

一、各部癰疽證治，分別陰陽，言語每多重贅，恐人偶一認錯，爲害不淺，學者詳之。

一、罕見罕聞之奇疾，醫書亦不可缺載。其按部位而患者，分列部位；其患無定處，共集一類。又如血癆、虫蟲等類者，茲更集奇病、怪蟲兩門，冀或偶有是病，便於醫治。

一、方藥所當炮製者，須按本草照法精製，不可忽略。如製番木鱉等與

本草稍異，另附列製法於後。

一、惡蟲證中有蟲證，皆稟陰陽不和，濕熱毒生。凡有蟲傷，則於蟲傷門尋類推治。

一、中毒類，似與外科無涉，要知醫乃仁術，何在非救人之道，即飲食藥餌，亦有中其毒者，待及求方問藥，人命休矣。故亦錄附卷後，且可爲養生者知所慎防云耳。

一、是書采簇書，並經親見獲效。其間折衷萃輯，五易稿而始成。癰疽證治，皆所親驗。苟根據方修合，認證用藥，洵使窮荒僻壤，咸慶生全。識者當不以鄙言爲狂僭也。

《四科簡效方・序》 天下之難事，莫如醫同一證也，所因各異，傳變攸殊，況體有虛實，病有淺深，臟性有陰陽，天時有寒燠，雖方與病合，尚須隨證損益，以期無纖毫之扞格，庶可藥到病除，而無遺人夭殃之誤。苟非守經達權之士，惡足以語此，此成方之不可執也。古名臣大儒，錄單方以便民用，洵屬利濟爲懷。第單方藥力既專，取效尤速。設不知區別而浪施，則傷人亦更易也。且自秦政漢武以後方書，輒以神仙服食諸說傳會其間，而《肘後》《千金》諸書，則以毒藥爲常用之品，後人無其識見，紙上談兵，能無人費之嘅哉。夫以蘇文忠公之淹雅，猶過信傳聞，將聖散子、黑神丹等方，極口表章，不免貽誤後世，矧其他乎？良由選方者未必知醫，而知醫者非視單方爲瑣屑不足道，則矜爲枕秘而不傳，故行世單方，竟無善本。余未嘗學問，爲繼先君志，童年即究心醫籍，三十年來，凡見聞所及，固美不勝收，竊念窮鄉旅宦，疾病陡來，無藥無醫，莫從呼籲。爰不自揣，選其藥廉方簡，而用之有奇效無險陂者，集爲四卷，題曰《四科簡效方》，以俟仁心爲質者，版以流傳。然限於卷帙，遺漏良多，用質通方，毋嗤淺陋。

咸豐四年甲寅秋八月杪杭州王士雄書於鴛鴦湖舟次。

《外科真詮・原序》 粵稽神農嘗草而藥性明焉，岐伯典醫而經方出焉，厥後青囊藥備採自桐君，《金匱》書存傳諸張氏，雖陰陽殊術，內外分科，而理本同原，功無異致。危文正有言，不爲良相，即爲良醫，醫之功用大矣哉。先君景波公，以醫行世，岳少年喪怙，未接心傳，後因讀書，來達政途，繼志始事。俊心胡先生繼事，錦堂吳先生親承提命，夙夜靡懈，內外治法，少有弋獲。然內科之書，前賢論述以詳且備，而外科之書，卷帙浩繁，真詮隱晦，是豈書不盡言乎？抑故秘而不傳耳？茲於應酬之暇，博採群書，刪繁就簡，分門別類，並將師授之心法，不傳之秘方，和盤托出，不復珍惜，雖爲小子繼紹，箕裘而作，然亦未嘗非同道金針之度也。學者坐而習之，起而行之，以利己而利人，自得心而應手，神而明之，存乎人者。是爲序。

時道光戊戌年季夏上浣盱江五峰鄒岳撰。

《外科真詮・凡例》 一，是書原爲小子初學而設，祇求字句明白，一目了然，辭語工巧非所取也，觀者幸勿因其俚鄙而忽之。

一，醫學難明，皆由綱領不清，茲集首則總論五條，挈其要領，繼則分門別類，細述治法，學者觀之，自可瞭然胸中，按法施行，至於神明其意於法之中，則存乎其人也。

一，外科經絡最關緊要，集中條內毒發某經固爲著明，又恐學者暗中摸索，無所依據，復將各經明堂圖圖註於後。

一，外科以辨色爲主，脈經似在所輕，然有久病之人，及婦女不便觀看處，又當以胍定其虛實，故將脈經八綱附列於後。

一，藥性浩繁，集腋不能備載，只於十二經溫涼補瀉稍爲指出，附列於後。

一，外科雜症，如煩渴、譫語、嘔噦等，最爲要病，治法原有一定之規，自當熟悉胸中，方不致臨症茫然，故附著於後，以便習讀。

一，是書分爲上下集。以毒之發有定位者列上集，自上而下，不使倒亂。以毒之發無定處者位下集，自大而小，各爲一班。小兒諸瘡，及奇怪瘡毒，附列於後，條類分明，以便參閱。

一，胡吳二先生有醫按數十條頗有精妙處，附著於後，以便規仿。

《徐評外科正宗・徐序》 從來外科，必須傳授。成名家者，另有奇方秘法，或各有專長之症，每試必效。非若內科多讀古書，可以對症用藥也。若大概辨別生死，指名瘡症，內服外敷，自唐及明，其法詳備。此書所載諸方，大段已具，又能細載病名，各附治法，條理清析。所以凡有學外科者，閒余當讀何書，則令其先閱此書，以爲入門之地，然後再求良法。歲在丁亥，有問道者，欲得余詳爲去取，並加批點。余因從首至尾，細閱一過，見其所立醫案，荒謬錯雜，毫無知識，至所載之方，全屬誤用。尤可恨者，將惡毒之藥，以爲常用之品，輕者變重，重者立死，猶自詡以爲神奇。後人讀此書者，信以爲

然，事事效法，殺人無算，全無悔悟，云此乃外科之真傳。現有醫藥可據，其尤痛者，乃瘡之本症，其死者，乃其人之應死，罪首禍魁，皆此書也。於是奮筆痛罵，指其背謬，以爲讀此書之戒。至其分症列方，頗爲明備，全在施用，不得因此人用法不善，而並其所載之古方而廢之也。洄溪道人徐大椿識。

《徐評外科正宗・許序》　余昔閱《外科正宗》，嘗病其紕繆，欲正之未暇也。既而從長洲蔣氏嬰，得吳江徐氏大椿批本，尋覽數四，歎爲暗室一燈。遂屬季弟楣手訂，余隨時覆勘，俾成完書。季弟問出其稿，以示同邑蔣子光焴，蔣子願肩校刊之任，已訖功，請余爲之叙。乃言曰：醫，仁術也，而易入於不仁，外科爲尤矣。內科之爲醫，技無高下，鮮不欲人之生者，聲譽稍著，劵驕自大，有請不時往，病者忍死以待，不仁矣。外科非欲人之死也，內科之病易壞人。醫者如救焚拯溺，外科之病不遽壞人也，緩之以見功，時其急而取厚資焉，賤藥而貴貨，不仁甚矣。雖然，此以言乎業外科之無良者也，苟有肺腸，何遽至是。蓋又有人於不仁而不自知者矣，何以言之？外科者，內科之緒餘也，而瘍醫特爲世所賤簡，通人勝流，恥以是名，業此者，大都習內科不成，而後遁於外科，操之既無其本，所恃獨方藥之末，然且錮藏深秘，諱所自得，其方之良者，既已隘於施濟，而其未盡良者，或至於殺人。夫以無本之學，守什伯成方，漫爲飛蟲之弋獲，至於殺人，而不思所變計，此所謂入於不仁而不自知者也。於此有人焉，爲之破其所恃，示以用方之宜。與夫方之偏正純雜，寒熱緩急，所當詳審，及汰其可以殺人者，因論治法，俾知深求於其本而出之，無至試藥而費人，其爲仁術，孰大於是。然徐批此書近百年，轉相傳鈔，未有知刊之者，蔣子獨引以爲己任。昔賢謂刊人詩文集，比於掩骼瘞胔，刊此而傳，其於生死而肉骨也以恆河沙計，無有既極，豈直爲徐氏掩藁功臣，蔣子之用心，亦仁矣哉。抑余觀徐氏自叙，本爲問道者發，固將以垂示來者，非以爲一人一家之藏，乃或者議余季弟與蔣子，輕泄枕秘，又何其自同於不仁也。咸豐十年，歲在庚申花朝前三日，樂恬散人許楗書於靜心多大年室。

《徐評外科正宗・凡例》　一、余訂此書大旨，以徐批爲主，而間附案語，及采入各方。洞庭王氏鴻緒全生集，治法獨出手眼，與諸書不同，故所采爲多。

一、原書文義頗蕪穢，余於正文，不甚更動，於卷一註。及餘卷治驗各條，則痛加刪改，雖未能廓清，稍通順矣。然意義略無出入，讀者可由徐批以識其是非，徐所未批者，亦可推類而得之也。

一、各卷歌訣尤俚鄙，余初仍而不改，既見別本，頗有不同，因擇其稍雅馴者錄之，間或竄易一二，俾可入目而已。

一、瘍醫鮮能讀書，故刪改多有從俗處，諸方藥品，亦未能悉正，如黃檗作黃柏之類是也。

一、徐批原本，或在眉，或在行間，余移附各條後，及本句下，覽之瞭如，亦免後人重刻掛漏。

一、徐批有圈，有點，有勒，有叉。余詳註本句下，而通部別加斷圈，以分句讀。

《徐評外科正宗・提要》　明陳實功著，崇川人，清徐靈胎評註，海寧許辛木增訂。自卷一《癰疽原委論》，至卷十二《醫家十要論》，共一百六十四類。徐靈胎序云：從來外科必須傳授。成名家者，另有奇方秘法，或各有專長之症，每試必效。非若內科多讀古書，可以對症用藥也。若大概辨別生死，指名瘡症，內服外敷，自唐及明，其法詳備。此書所載諸方，大段已具，又能細載病名，各附治法，條理清析。所以凡有學外科，問余當讀何書，則令其先學此書，以爲入門之地，然後再求良法。乾隆卅一年丁亥，有問道者，欲得余詳爲去取，並加批點。余因從首至尾，細閱一過，所立之案，所載之方，多屬誤用。尤可恨者，將惡毒之藥，以爲常用之品，輕者變重，重者立死。於是奮筆痛罵，指其背謬，以爲讀此書之戒。至其分症列方，頗爲明備，全在施用，不得因此人用法不善，而並其所載之古方而廢之也。云書由許辛木增訂，大旨以徐批爲主，間附案語，以洞庭王氏外科全生集，治法獨具隻眼，所采甚多。又因原書文義頗蕪雜，乃於卷一註，及餘卷治驗各條，詳加刪改，然意義無少出入，讀者更可由徐批以識

一、原書分十二卷，今增入徐批，每卷葉有多寡，故卷數仍舊，而分卷稍有不同。

一、是役也，釐定體例，商榷案語發凡於仲兄，而往復辨論以成其是者，爲桐鄉陸君以湉，同邑王君士雄，同里吳君元禧，以徐批別本見借者，爲秀水呂君大綱，山陰陳君厚坤，力任校刊，以濟世而傳後者，則同邑蔣君光焴也，例得備書。

《徐評外科正宗・附錄》 許楗曰：古人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其閱歷深而傳授精也。徐氏謂外科必須傳授，亦是此意。然不如身嘗其苦者，知之尤確。王洪緒全《生集有》云：凡疽初起，既使平塌，不可用托，托則成功。余家治法，以消爲貴，以托爲畏。即流注、瘰癧、惡核、癰有潰者，仍不敢托，托則潰者雖斂，增出者又當如何耶。真外科千古名言，非余身經體驗不知。憶余三十歲時，右大腿後患一癰，初起紅腫疼痛，根盤約有寸餘，自揣非攻托不可，敷藥並消散湯劑，悉屏棄不用，服攻托藥三數劑，遂大如茶杯，膿尚未成，更用大劑攻托，根盤愈大，痛不可言，膏藥自後面環至前面，幾無罅隙，及內膿已熟，頭尚未穿，用咬頭膏咬破，膿泄如注，方能不痛，自此按之有膿，即換貼膏藥，並重糝呼拔末藥，每日換下膏藥，總有一竹箕，瘡口大如拇指，凡十二日而收功。自以爲用藥精而手段佳，實不知攻托之爲患不淺矣。近二十年來，患對口者數次，患背疽小腹癰者，又各二三次，即服西黃丸，隨服隨消。戊午年頭面生疔疽十一箇，甚危險，亦賴西黃丸之力居多。今年庚申正月，背左又患一疽，漫腫無頭，顏色不變。越日即如猪肝色，長約三寸，闊二寸餘。第三日有頭數十箇，其點甚細，兩旁尚有漫腫無頭者。第四日有淡黃硬膿，約半粒米大，旁腫處亦照前變猪肝色。第五日硬膿轉爲軟膿，並無稠水，揭膏藥時，膿即黏下，瘡口深約半分，細如綫香，其數頭並爲一頭者稍大，裏面尚有老膿，仍蓋膏藥。第六日膿頭隨膏藥揭出，已是精肉。第七日長平。第八日有嫩皮，自此不換膏藥。至第十二日癒甚，揭看已是老皮，並不結痂，亦無疤迹，合計數十頭所出之膿，不及一匙，惟最後一頭出稀膿三日，乾膿兩日而愈。所用之藥，初時外敷紫蟾錠，內服皂角刺四兩，生甘草三錢，兩劑後，接服西黃丸、小金丹、陽和湯，隨後調理脾胃。益信全生集以消爲貴，以托爲畏二語，真外科金針。而西黃丸爲消藥第一，即角刺消散之力亦甚大，大概用角刺不過五六分，至二三錢而止，便是托藥，用至四兩，方是消藥。但服後如未成膿即消，儻已有膿，則必大痛，而出膿較速，不至蔓延，即是功效。此皆余歷經體驗得來，特揭出爲世之業瘍醫者告焉。

楗又曰：紫蟾錠者，合紫金丹、蟾酥錠二方而成，用作消藥極驗，無論陰陽二毒皆可敷。二方已見此書疔瘡門，但分合銖兩不同，藥味亦有加增，今另載如左。

山茨菰二錢，去毛皮，焙　川文蛤二錢，去蛀末，炒　千金霜一錢，去油，淨紅芽大戟一錢五分，去蘆根，洗淨，焙，惟須杭州紫大戟爲佳，北方綿大戟性烈不堪用　原麝香一錢，揀淨皮毛　明硃砂二錢，漂淨　雄黃一錢，揀鮮紅者　寒水石三錢，煅　銅綠一錢　膽礬一錢　明乳香一錢，去油，淨　沒藥一錢，去油，淨　蜈蚣二錢，去足，炒　全蠍一錢，酒炒　川山甲一錢，炙　殭蠶一錢，洗去絲，炒　蟾酥二錢，酒化　血竭一錢　梅花冰片五分　枯礬一錢六分　藤黃四錢，酒化　輕粉五分　紅砒三錢　皂角刺一錢，炒

以上各研各藥，每味若干，稱準淨末，合和一處，再研極細，先用蝸牛二十一箇，微搗去殼，再同蟾酥、藤黃和研稠黏，方入各藥，共搗極勻，做成小錠，放石灰罎中收燥，另以瓷瓶裝盛聽用。

楗又曰：是書第七卷流注門，附載大活絡丹一方，內有白花蛇。李瀕湖《本草綱目》云：此蛇出黔蜀及蘄州，以蘄產爲上。蘄產者，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脇有二十四方勝，腹有念珠斑，尾有佛指甲，死後兩眼突出不閉。非蘄產者，兩眼皆閉而枯，即蘄州交界所出，便一開一閉，以此辨別地道最確。以鮮時重四五兩者爲上，七八兩者次之，重數斤長一丈數尺者，力反薄，不堪用。今藥肆所售，僞者居多，甚至取尋常初出小蛇，重不過數錢者，用五色花綫繞紮成餅，以炫人目，兩眼俱陷，無方勝及佛指甲等形。烏梢蛇亦蘄產，以背有劍脊形者爲真，他產則否。大活絡丹以此二蛇爲最要之品，此品一僞，則丹爲朽藥矣。

楣案：是書將刻竣，仲兄郵示此數條，余反復推詳，所論實爲瘍醫指南，因檢閱各卷，無從羼入，特附於序文之次。

《青囊全集秘旨・自序》 竊稽醫之爲道，奧妙無窮。一十三科皆由內出，其中神化精微，非片言可明其旨者。若夫撲跌金鎗，取割鉛碼，世之傳其方術者，實不乏人。要知指明穴絡，按定方位者，殊落落也。多見庸流術士，詭詐欺心，假漁利而眩奇能，視性命而同草芥，抑或偏見偶存，懷怨仇而不肯就視，需索稍拂乃袖手以旁觀，此皆失夫古聖之良，非仁人之用心濟世者也。余家藏秘傳《青囊集》一部，內載針丹炙法之巧，寒熱虛實之詳，罔不層次井井，爽若列眉。惟憑訣穴以定吉凶，按穴絡而分部位，依法施治，又何必取靈驗於他方哉？愚簡練揣摩，非敢眩經三折運用之妙，亦惟期在於一心投軍以來，施治不一，所經針砭，應手生春。

光緒丙戌仲冬昭潭松柏林虎臣氏黃廷爵序。

《外科方外奇方・序》 今之論醫者曰：中醫善治内證，西醫長於外科。詢其何以知其然也，則曰：西醫精解剖，斷截瀹洗，目爲常事耳。是言也，謂目下之中醫則可，謂古昔之中醫則不可。蓋古之醫師類多解此，扁鵲華佗，尤其著者。試讀山西醫學雜誌纂輯中西解剖病理一通，當知吾言之非妄。然斯妙法神技，何爲不傳至今日而與西人頡頏耶，曰守秘而已。

余謂中醫之日漸陵替，西醫之月異日新，其因雖有種種，而守秘與公開，實爲至大之原。蓋學理以研究而愈明，方劑以試用而的知。設有新理良方，惟知自秘，不肯公佈，微特不能更有發明，即此一端，亦必終歸湮沒。吾國醫界，不明乎此，以致古醫麻醉刳剔之術失傳於後世，反使西醫後進，矜炫其法。撫今思昔，能毋慨歟。爲今之計，亟宜開誠佈公，相互研求，一掃向日守秘之惡習，則中華醫學，庶有豸乎。

凌師曉五，有清吳郡之名醫也，學問淵博，精驗宏富，家藏醫書，奚啻萬卷。胥熟讀精思，舍短取長，故爲人治病，輒多奇效。惜冗於診務，乏暇著述，所作僅數種耳。《醫學新傳》《飼鶴亭集方》已由哲嗣合刊流傳，尚有《方外奇方》《凌臨靈方》《本草害利》等書，未付剞劂。今歲裘公有三三醫書之創刊，圭思中醫外科之見拙於人，良由外科佳籍鮮於流通所致。爰將凌師《方外奇方》一書，商諸裘公，編入印行，並綴數語，以告世醫。至本書所列各方，實凌氏一生經驗之所萃，用者自知其妙，無待不佞之喋喋也。

民國十三祀四月沈仲圭謹序。

《外科方外奇方・重刻序》 世人對於中西醫學之評判，輒謂西醫擅外科，中醫精内病。按之實際，西醫診療内病，固多特過中醫之處，中醫對於外科，詎無捷效良方，以内外科疾患衡量中西醫學之高下，實至無據之談也。今就簡冊所載，撮述數事，以明中醫確有愈外症之經驗效方焉。《冷廬醫話》卷五云：同邑鄭拙言學博，性喜單方，言其經驗最靈者有四。道光壬寅年，館樂平汪軍門家，糞門前，臀裏後，起一堅塊，漸覺疼痛，虛寒虛熱時作。案頭有《同壽錄》，檢一方云：跨馬癰初起，用甘草五錢，酒水各一碗，煎服。如方服之，塊漸軟，次日略出清水，不數日全愈。圭按：跨馬癰即懸癰，喜多春香城亦認粉甘草膏為此症良藥。毛達可《便易經驗集》纏喉風秘方條下云：常熟趙氏祖傳纏喉風藥甚效，而方極秘惜。一日，趙氏子與友章甘飲，詢其方不答，酒次，趙喉間痛不可忍，乃大聲曰：為求豬牙皂角來。來則細搗，以醋調入喉五匙，嗽痰大吐，痛立止，餘藥塗頸上，乾則易之，其乳蛾即破而愈。後章傳人頗眾。圭按：皂角治喉風，李氏《綱目》亦極言其效。梅氏《驗方新編》天虛我生弁言云：先慈每年必以芙蓉花浸鹽鹵中，明年夏日，小兒有患瘡節者，敷之立愈。又以初生之鼠，漬菜油中，患湯火傷者，得此立止其痛。又於梅雨時捕集蜒蚰，與梅子同醃，遇喉症輒應手而愈，予皆親身所曾實驗者也。《南京醫學報》第五期包蕤村曰：咸豐十一年及同治二年，先父行醫香港，是時港埠未辟，居民猶鮮，風俗強悍，不受法律，且好食禾蟲，以故下流社會之人，每患疔毒。一患疔毒，又不肯忌葷，故走黃之症獨多。先父每以芭蕉根搗汁，令冷飲之，雖遍體走黃者，無不愈。上舉四例，雖病之輕重不同，而收效之速則一，且余所述，僅四事耳。若博稽方書，類夫此項之紀載與良方，正難屈指而計，詎醫籍所記，盡皆子虛烏有耶。故余以為中醫外科之治療，除器械、消毒、手術外，其餘方藥，正不讓泰西醫術也。仲圭少習內科於王香岩夫子，讀書之暇，錄有《方外奇方》、《凌臨靈方》、《醫學體用》等書，業由吉生先生采入《三三醫書》行世，乃者上海世界書局輯印《珍本醫書集成》，宣揚國粹，良足欽佩。仲圭寢饋此道，垂二十年，深信中醫之效方妙藥，不至廢棄，故於本書重版之日，再抒其管見，以就正世之賢達焉。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下浣，杭州沈仲圭敘於糧道山。

《外科方外奇方・弁言》 溯此稿之藍本，由一雲游戒德僧，雅慕我湖城南道場，山碧浪湖，天然山青水綠，鍾靈毓秀，文筆峰高，生成一幅好圖畫。爰駐錫於皈雲禪院。此僧深知醫理，外科尤精，出其技以濟世活人，遠近聞名，求治者衆，日無暇晷。道場浜以費姓爲大族，即明末刺虎費宮娥之母族也。子若弟從僧爲師襄事之，僧因佛家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經年不辭勞苦，遂致一病圓寂，彌留時，將渠經驗秘藏，修煉昇降膏丹方藥抄本書，傳授費氏子弟，繼續施送，故名其書曰《方外奇方》。緣我師曉五胞伯，昔從下昂村吳古年太夫子門下，時與五湖散人大錢口外科名醫費大鰲先生同學，彼此友愛莫逆。得獲此稿，照方修施合治，頗有效驗，什襲珍藏。旋以避難新市之東新開河時，蘇州僞忠王李、湖州僞慕王楊，聞名延治，槍林彈雨中，嘗以活鷄皮及桑根白皮縫補刀傷脰頸，用麻醉藥剖挖中槍子彈，皆得此書膏丹之力爲多。詠成童舞勺時，侍診於傍，親眼目睹也。湖郡克復歸返里門，日夕應診勤勞，我師致遘環跳癰、附骨疽，盧醫不自醫，呻吟牀褥，痛苦異常，乃央

妻弟李蓉青，表母舅宗蓮，延請伊外舅菱湖鎮外科名醫費杏林先生至郡醫治。伊知淩氏有費氏抄本《方外奇方》，諸藥齊備，故不攜藥箱而來，惟帶有止痛仙丹兩小粒，質黑外粘，金箔爲衣，囑即囫圇咽下，不可嚼碎，吞下一時許，抽痛頓除，家人喜出望外，何其技矣，神乎！學生等環求請益再三，方知此仙丹即鴉片煙泡。云：悉此間勿有，我故帶來，此物本西醫治痛症之要藥，非我之神技耳。一笑置之。當將淩氏抄本《方外奇方》，寓目一過，爲糾正之損益之。先有曉五公門下士，我湖長超山奚家坎外科世醫朱寶綸先生長子，朱皆春師兄授業時，曾將此稿《方外奇方》與朱氏習用，外科方藥膏丹，悉心研究，去無存菁，增益除害，一派正宗，是以醫林知之者，尤覺寶貴也。詠自離師門後，曾經利藪名場，五十年中不彈此調者久矣。記有師承心得，習外科醫學者，應宜留心焉。蓋開刀如劈柴，須看縷理，宜直縷開刀，擠出膿血即合。若不辨明，誤開橫縷截斷縷絲，一時翻口難合，收功不易。至於男子龜頭、婦女乳房、頭面手指間生瘡毒，勿得率爾奏刀，重待自潰，取膿斂口，幸勿妄用昇降藥品，戒之慎之。又凡攤膏手技，夏天攤膏宜薄，謂如銅鑼邊菊花心者，有圈邊膠粘易貼；冬天宜厚好貼，不致有犯破傷風病，亦應留意者焉。此書拔毒門中有名十面埋伏散者，其中所用全蠍，宜將滾開水泡捏多次，嘗之味淡勿鹹，方能用有效力。又有蟬蛻，微焙，研極細末，不嫌其勞。方中麝香切勿可嫌價貴減用，不生效力。有此二項經驗，勿得勿表而出之，以竟全功也。此稿茲由同門四明王香巖師兄之執經弟子沈君仲圭抄錄，郵致古越裘君吉生社中，今於《三三醫書》一集中排印行世，公諸同好，不自秘藏，勿致湮沒不彰，亦保存國粹之一端。先得我心，同一闡揚先哲遺書，庶幾知其內容之原旨緣起，屢經專科名醫研究而成。此本得之者，自能心領神會，不難明瞭。若將徐洄溪批陳實功《外科正宗》、竇漢卿《瘡瘍經驗全書》，及近刊華亭高文晉《外科圖說》，併斯《方外奇方》簡練揣摩，循途而進，不啻習外科醫學之導師也。己酉誕生兩次重逢甲子年歲朝春吳興永言醫叟淩詠識於上海寓居尚素軒內。

《外證醫案彙編・凡例》

一，上古方書，內外不分。《內經》有癰疽篇，《金匱》有《瘡瘍篇》，《千金》、《外臺》四子諸家無不講究外證。今時內外各專其科，外科專仗膏丹刀針，諳內症者少。內科專司脈息方藥，諳外症者不多。病家每遇大症，或兼感冒寒熱，疑外科不諳內病，延內科用藥立方，每至內外兩歧，彼此相左，當表反補，宜托反清，內症未平，外症變端蜂起，攻補錯投，溫涼誤進，貽害匪輕。茲輯方案內外兼證者多，俾司瘍科留心體會，博考內症群書。如遇內外兼證，始終一手調治，醫者可得心應手，病者亦受益多矣。

一，《內經》曰：東方之域，其民食魚而嗜鹹，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吳中地偏東南，海濱低窪之鄉，濕卑之地，濕熱薰蒸，食魚嗜鹹，瘍症最多。茲專輯吳中名醫方案，彙集成篇。經曰：四方有異治。故他處名公佳作，一概未錄。

一，此案本爲內外兩科合同起見。惟青浦陳學三先生，內外皆精，聽存先生門診醫案草本，惜言外症者不多，今輯存四百六十八首。又三家醫案內，輯吳門薛生白先生三首，繆宜亭先生十八首。又臨證指南醫案內，輯葉天士先生二百三十七首，集成四卷，分一十三部，七十三門，以便閱者易於查核。夫外症從百會疽起，湧泉穴止，症名繁雜。聽自愧不敏，有者採之，無則棄之，不敢私心自立一方，畫蛇添足。外症名目雖多，醫案本非全書，潛心默契，治法全神俱在，能治此，即能治彼。若刻舟守柱，豈能貫通其理。能意會於中，變通運用，決無固執之弊。黃帝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故外症無者，概不標出。

一，附案四十六首，吳江徐洄溪先生於時最近，精於瘍科，採入以廣見聞。先哲瘍症醫案，刊之甚夥，齊薛張王諸家，卷頁浩繁，徒亂心目，況有原本可考，概不採錄。聽妄附治案數首，或見聞確實，或偶爾幸功，皆實事求是，不敢虛誇謊誕，希邀名譽，願高明曲諒恕之。

一，各部後附論，聽愧幼年失學，鄙俚無文，本不敢輕於落筆，貽笑大方。因友相勸，曰醫學與儒學稍異，不在措辭，治法頗繁，將諸經絡，挈其綱領，略爲敘述，以便閱者有緒。姑不揣譾陋，摭拾成篇，皆診餘抽暇，信手拈來，從中句讀不明，字理錯誤，祈高明更正。初學之士，幸勿以句俚文淺忽之。

一，此案雖云外科，方案之中內證十有七八，如骨槽風、失榮、瘰癧、時毒、風痰、耳、目、鼻、唇、齒、舌、咽、喉、乳瘍、脇、肋、莖囊、痔瘡、肛漏、內癰、肺癰、胃癰、肝癰、大小腸癰、腎俞癰、肛癰、產後癰瘍、潰瘍變症，俱內外合治之症。病家求治，內外相左，病豈能愈。內外推諉，又非濟世之道。內外同診，和衷共濟，刀針圍貼，立方用藥，融通斟酌，盡善盡美，按日奏功，自然聲

名曰上，積德於後。若內外妒嫉，各執偏見，置病家性命於腦後，倘一敗壞，謗毀蠭起，名聲日下，不但損德，於己尤爲無益。若遇不起之病，二豎深入，和緩難療，難免外人誹謗。今時總以成敗論人，不白之冤，勢所難免，決不可忿爭怨尤，徒亂心思，祇要仰不愧天，俯不愧心，外言又何足恤哉。余每遇此境，輒誦瀧岡阡表所云吏治豈不與醫治同，實無法挽回，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之言，自然心地寧，魂夢安。若從中稍有生機，或識見不到，粗心浮氣，同道妨功害能，求其生猶失之死，爲醫者豈無過歟。

一，昔醫以和緩得名，乃左氏寓意，醫能和緩者即爲上工。今輯之案，皆瘍症和緩之方，輕可去實，醇正神奇。故外科駁雜霸道單方，概未採入。惟願同志，皆歸醇正和平，王道緩治，雖無近功，不致一朝敗事，若不中病，誤亦不遠。余愧不知瘍科，思瘍症與內症相同，症險者用方不能不峻，症雜者用藥不能不雜，此等症百中難見一二。如內科大承氣、四逆加人尿、麻黃、升麻等，非常用之方，要平昔用功好學，臨症有處稽考。若胸無把握，遇重症妄施誤投，反有病輕藥重之弊。故駁雜、霸道、峻劑單方，一概不錄。

一，瘍科刀針圍貼，俱有衣鉢相傳。立方用藥，不出內科之理。臨證隨錄之方，皆臨時從心所發，錯綜變化皆宗先哲本源。如儒家時藝，皆從先聖之書而成。醫學之《內經》《難經》《傷寒》《金匱》《本草經》，即儒家六經語、孟，《脈經》《甲乙經》即左氏、公、穀、策、語，唐宋金元諸書即兩漢六朝唐宋之文，看臨證之方，如看時藝一般，將其神理體會得到古書之上，自知學有根柢，臨證取法用藥，自有左右逢源之妙。若不細心玩索，摭拾辭句，剿襲方藥，以病湊方，藉此爲行醫之捷徑，大失輯書之意，貽誤後學之罪，吾豈能辭。

一，方案雖分門別類，每類之中，各症俱有兼病，或內癰而兼外感者，或外症而兼內傷者，或實症夾虛，或虛症夾實。或外證日久，而有感冒風寒，內停食滯，此外症虛，內證實也。若久病體虛，驟發癰瘍紅腫，此乃外症實，內症虛也。時令有寒暖，人體有强弱，年齒有老幼，或症同氣血時令不同，豈能一一考覈，以此類推，一方之中，自有一方之理法在焉。如作文以見症爲題，單題、截題、搭題、虛小題、大典題、全章題、半節題，一字、兩字、三章、四章等題。醫臨症時，必有兼病，能心領神會，看清題情，如作文平淡奇濃，心隨意轉，無不中窾。所以臨症方案，如時藝不廢之書也，爲醫者豈可不閱哉。

一，先哲存方案與後讀人者本難，要讀書、識症、立法、定方四事俱備，再合人事、天時，虛實，通融更改，遂能有至妥至當之方。後人讀方案者，當知所立之方宗何書，兼何症，用何法，辨其藥之性，細咀其味，自然醇疵立辨，融會貫通，用之不盡，自爲古人知己。若妄批誤刪，徐洄溪先生批葉氏案尚不能知香巖先生底蘊，何況識淺者，不須言矣。

一，吾友曰：所編方案，不知後人信否，不知當時效否。余曰：萬事皆不出乎理。知醫理者，自然能辨，自然能信。不知醫理者，不但不能辨別，信亦徒然。況青浦陳學三先生之案，筆性簡明敏捷，他人亦學不到此。有居處地名者，皆陳氏方案也。葉天士先生之方案，有臨證指南可考。薛、繆二公亦有三家醫案可證。每方之下，故不註出何人手筆，讀者查對，明眼是能辨別也。

一聽本不知醫，豈敢妄編此案，因人以爲外科易，每以成方而治兼病。余思陰陽虛實，總歸內科一理，若肺腎陰虛者，溫熱豈可妄用，脾胃陽弱者，寒涼豈得誤投。所以編集此案，而化初學拘執之弊，開靈活敏捷之機，與瘍症中，未嘗無小補爾。

辛卯仲冬上浣荊溪余景和聽鴻氏識。

《外科三字經・三字經概略》 醫之始，醫之始祖。推岐黃。咸推黃帝、岐伯。內外科，分析詳。論病原委甚詳。理極奧，深奧已極。鮮留方。無甚方法。至漢代，長沙張。長沙太守張仲景。闡厥旨，《內經》真旨闡發無遺。醫道彰。此內科，且勿講。茲將外，細闡揚。門雖別，有內外科之別。理則同。理與內科一也。迨漢季，漢獻帝時。有華公。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有謂直隸任邱縣人。得真傳，術乃宏。其道盛行，時號神醫。善剖割，破腹洗腦，其術流諸泰西各國，中國失傳。用刀針。膿淺刀刺，膿深針戳。惜流俗，駭聽聞。北方畏懼刀針如畏猛虎，病家毋怪，醫亦不知刀針爲何物，失傳矣。所著書，鮮遺存。相傳爲其夫人焚化，惟《騾馬駝經》是其遺稿，未知確否，閱《中藏經》序，言佗在獄授之獄卒，獄卒見華公技高遭難，學之奚益，遂失傳。所傳者，《中藏經》。年湮久，失其真。自漢至今兩千餘年，板不知幾易，難免無錯訛。疔瘡症，尚可宗。晰五色，各見功。用之極有效驗。內照辨，辨生死關頭，分顏色顯晦，決死期遲早，言簡意賅，尤爲後人所不及。法極妙。能熟讀，自深造。

《外科明隱集・序》 醫者，義也。義者，乃係合乎全體大用之理也。爲醫之道，宜當深求遠鑑，窮追盡性，非是草率苟論之事也。古者選醫，擇人而用，非老誠諳練，仁德素著，精明豁達者不可任。今人驕狂傲慢，自矜自誇，

貪婪無禮，不懂仁義，多猜善疑之輩，若得醫門之一二，便覺其能，每多誤證。按習醫之道，關乎性命，多有不易之處。有才須得有功，有專須得有悟，有才無功不能近道，有專無悟不能成名，四者缺一，恐難盡細愛命。君子好名德者，務須勤專。每逢好而不專之人，定是半途而廢。故而聖人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爲醫之道，若能明徹儒理，多讀醫書，儒醫貫通，則精妙自生，熟能生巧，悟可達情，得失之中，倍加意思，則一理貫通，百理全明。外科雖是醫門隅岐之道，亦宜辨分經絡，細參形色，深明治法，熟讀歌句，可備臨疾達用之妙。余今歷閱瘡科三十年餘，實非祖傳，又無師授，況且幼而失學，論孟猶未及讀，止係中年好醫，兼之專工勤誦，聊悟瘡科之一二。竊思前賢遺著外科，其中諸因之理，或有粗意，未盡其細者。余今故將內外三因之情，究細成歌，以備好醫君子易於讀誦。又於陰逆歌論之間，擇要加註，外增陰頑敗三歌，並而爲五名，曰五疵。五疵者，分論症之輕重形象也。三因者，統言受病之情由也。又自三因之中，辨解十二因，著句歌括，以分受灾各原分名，曰風、寒、暑、濕、燥、邪、火毒、鬱痰、氣滯、血瘀、陰虛等因。原歌之中聊言治法，加以註解，略陳大概，以備同道君子習誦得便，漸可近乎道矣。余今擇古餘意，備錄情形治法，原爲餘暇悟讀之用，非可臨疾察症之用也。此論若係近在如今巧學醫者之上一毫亦無用處，近時巧學之醫，止用兩張膏藥，專覓一門蝕法，內服之劑，其尚未得聞乎，焉能用得著此等絮繁之論哉。其言亦有一篇理說，瘡患原生在外，內服之藥，用他何幹。竟將誠中形外之語棄於化外，豈知生死反掌之時，全憑內服之藥方能扶危得安。患者若至存亡兩界之際，外上之藥即有奇珍異寶，亦是無用之物，即便就是潰後性命已然無憂，外上之藥法不應症，亦是虛投妄費。究情確理，總是成名不容易，容易難成名也。

《外科明隱集・醫案序》 外科之藝，不易習學者，有多難之處。世傳不能久，因子不能讀父書，雖有秘方，久而自然湮沒。儒家不能入，因前書圖方繁亂過多，而不得確定入門之道。內醫不能專，因開割砭刺，人每驚駭。諸難不易之間，致有亂道之輩，偷門得入，識字無幾，冒充醫道，其情原因生心貪婪，不顧天理，行險濫治，不以生命爲重，行此殘忍之事，久而反覺德能，患者每被其害。余憂斯道長夜焦懆，並非憂己之困鈍不通，實爲後世受患者難逢明醫，每遭貪俗之害，因而每常痛恨。慮爲性命起見，夜不顧寢，深參患理，至今三十年餘。朝夕臨症，心察目睹，成此前集。因論四要簡法方藥，開刺確法，實爲後賢得門易入，以杜後世亂道俗風，復振醫宗正路，但願內醫代行此道，儒賢啟憐入門，德莫大焉。余著前集雖云簡便，近在初學者，恐仍不易。復將向日以來，治過應效等症，特著上下二集，各自分門彙錄爲十，名曰《醫案錄彙》。將險陰四症，集爲上冊，即四要各症，將雜患六門，集爲下冊，備錄以預後賢臨疾察情用法，可得其便。仍恐不致其細，又於每案之後，加以愈理致切註論，以備好善君子，久而則可明於因情藥性等義，漸可入於德鄉矣。

一，前後集中，所有方內藥味，多有未言分量錢數者，用時宜當按其症理所偏，宜輕宜重用之。假如遇治一症，風寒毒邪，四因兼現均等，藥味分量亦俱宜用均等。四因之內，如風盛別輕者，荊芥、防風宜當多加錢數，如寒盛別輕者，肉桂、乾薑宜當多加錢數，如毒盛別輕者，銀花、地丁宜當多加錢數，其餘等理皆然。如此藥味應輕，以一二錢爲則，藥味應重者，以三四錢爲則，勿可以定法之理爲拘，全在醫之通變也。

一，前集方歌，並此集散方，內有所用藥名，每將一字單言者，初學之醫未免恐有不明之處，特此分明其義。每言二活者，即羌活、獨活也。二胡者，即柴胡、前胡也。參术者，即人參、白术也。桂附者，即肉桂、附子也。荊防者，即荊芥、防風也。芎歸者，即川芎、當歸也。乳沒者，即乳香、沒藥也。芍地者，即芍藥、地黃也。陳半者，即陳皮、半夏也。麥味者，即麥冬、五味子也。芪桂者，即黃芪、肉桂也。餘皆如然。

一，前後集中之藥，無論綿潰通潰諸患，但係潰後，各症所用滋補等藥，如地黃必宜熟地，黃芪、甘草、英粟殼必宜蜜炙，蒼白二术、赤白二芍必宜土炒。其餘潰前腫毒等症，除英粟殼應用蜜炙，餘者皆宜生用。勿可不慎，而致不效，反有所傷也。

一，每用酸棗仁治神疲多睡之症，必宜生用。若治神虛不眠之症，必宜炒透，令胡黃色方妙。

一，每用英粟殼治諸疼之患，借其乖速之性，以助滋陰通陽之力。或治滑腸洩利之症，亦係借其佐助補斂之力。務必去淨其子，將殼用蜜炙透方可，否則有害。現在藥舖賣劑，每或省工爲事，將生的發付。不知醫者治病之難，病者受害，終仍不知錯之何所。余治楊姓一女，煩悶不眠，用歸脾湯，

明寫炒棗仁，藥肆以生棗仁秤給，服後反加不眠。察其棗仁，始知其故，復將原方棗仁炒黃胡色搗用，三四劑病皆消除。又治王姓一友，並李姓一婦。虛疼兼洩之瘡，方內所開蜜炙粟殼，藥鋪止以生整粟殼發給，煎藥時病家將殼揉碎，並子同煎，病者服下，等時抽搐肢冷，神昏將死，幸而速用綠豆湯甘草湯解之方甦。後有友人云：其隣居有兒女三幼，因煮英粟子而爲戲，飲其湯，二者死其二。始知英粟子，或生食，或炒食，皆無害，惟煮食飲湯，則能害人。爲醫用方，若失察照，倘有錯誤隱寃之理，何得所白。

此前後集中之序，俱是關合醫理，致要等節，皆非餘談浮語，讀者勿爲卷外之閑序云。

一，內科病久，外科潰後，醫者用方必以人參爲君，而諸虛之證，服之實能立見影響。醫者投方意在得效受功，病家服藥望求下喉病除，不知用整參者，與搗碎大有懸殊。向來藥鋪賣方，專以全參整給，病家豈知確情，止可整入砵中煎熬服用。按其整參堅而乾實，初煎猶然未軟，止得微力，次煎亦不過得其半力，藥雖應證，而因人參整用，未得全效，醫者終未悟其致理。但願後賢，臨證開方，務將人參之下附加搗碎二字，病者服之得其全力，豈非醫病二家，並得其益焉。

一，本堂立論，用葱白湯催汗之法，必宜用於服藥之後，勝强用酒爲引多矣。酒之爲引，性烈而剛，用治暴患，恐有助邪傷真之理。按諸經本草論葱之力性陽而柔，又云發汗藥中，得葱白能行週身。余用此法，每必得汗，如不見汗，遂次連服，兼以探吐，即能見汗。古賢云：探吐之法，即得汗散之功。此二理並論之說，是否臨證試則可明。

一，仁人君子有心濟世，求讀醫書，勿可虛功自誤，必須擇書之虛實，然後用功爲要。醫書流傳甚多，來由有真有假，非同別書可比。論其真假之理，未入醫門之人，實難考較。按前代以致現今，著醫書者，有實功盡理之書，有以財買名之書。何爲實功盡理之書？其書出於前賢，精明醫理，屢經多見，不忍堙沒，其法刊傳濟衆，其乃近乎仁德者之所爲。何爲以財買名之書？其書出於富家，雜採群方，而爲己能，那管貽誤永世，仍有效尤者，其乃不知愧顏者之所爲。按望名虛謬之書，甚有二三十部之多，察其各書方論，互相同法者數數，或有理論不通者，或有强才妄言者，每至臨證投方，多有不驗者。以久病用之不效，猶可另治，以暴患用之不效，每致誤命。奉勸今之求入醫門者，無論何等醫書，必以語皆通貫，首尾豁達者讀之，庶無妄誤。

一，凡治證莫遠前代明醫成方，如遇方病微異者，亦當照其古法加減，必有成效。余治證一世，從來未捨古方，更且護驗捷速，可知古人機深意奧。故而本集皆以古方著載，並未自立一方。何豈今人，每以自出己見爲能，而廢先賢遺法，究竟此等忘本追俗之狂夫，終難成其大器焉。

一，初入醫門之儒賢不明成方藥性者，未免難進此道。若欲明於醫方藥性之道，必以汪訒庵之《醫方本草》合篇讀求，乃爲致明易簡之道，勿可妄購他書而成望洋之誤也。

此醫案原分十門，每門俱係各占一篇之首。現在刻成俱皆連抄不分，隨案俱有註論，或一二段至三四段不等，概應讓縮一頭之字爲式。現已刻成止將首段讓縮，其餘之字俱頂滿格。實係抄錄者之錯，讀者量必包含一二，如有翻刻者，必皆更正，以免貽笑遠方爲感。

《外科明隱集・辨俗論》　一，醫學之道，知名莫若明理，知理須當知治，知治猶宜辨法。其原總因病無常理，藥無常方之說。近今每有一等浮滑乖巧之輩，功專知名某某，口誦三五方歌，便覺得能，偏巧遇着他病之家，聞知信然，亦不管自己得的是甚麼病證，便將一命付之其手，行險妄治，命遭枉陷。休說病家不知道怎麼死的，連治病之人還不知怎麼死的哩。如此之病家，如此之醫家，真是兩賢相遇。

一，舉世之人皆知得病亂投醫之語。若是投着有一二成之醫者，還算病人之萬幸。若是投着不知天良有愧之輩，專以大膽行險混治，得效受功，倘若治死，亦沒賠本。如此之錯，據吾思之，亦不竟在冒充妄治之人上，多半是病家不明其自誤也。看起來得病亂投醫，不如得病須擇醫爲最要也。

一，前賢著錄外科之書，立有圖章、證式、附證、治法、成方，雖爲指明者之師，又是陷愚者之陣。餘論何致反覆之說，明者得其書，熟讀深悟，久而自能入道成名。愚者雖有其書，亦不過臨證翻察，照書投方。豈知證有定名，猶無定理者之說，方投已盡，證終未效，束手無法，自然遠斯道矣。余今故而立此多增歌句，少言圖方之法，引指賢者，由明理而入道，以免愚者簡功之誤也。每聞愚者云：某家有好醫書方法，某方治好過某證，此俱愚者憑書而悞藝也。若止憑書爲妙，不以功課入道，書鋪夥友皆爲百行通矣。

《外科明隱集・辨俗歌》　醫門原與聖道通，奧若淵海義無窮。奸詐驕

狂休令任，實學遠鑒不誇能。臨疾三思猶當惴，脈理九候細察情。古人千學恐未盡，今醫一觀便覺成。好而不專終庸淺，專而兼悟定高明。得病投醫更且要，醫掌之中關死生。君子守正無妄誤，小人行險每貪功。病家如果皆明鑒，庸醫俗子怎托空。

《外科醫鏡・提要》 清張正撰。正字貞庵，浙江嵊縣人。嘗蒐集其生平外科治驗諸症，一切癰毒陰疽，濕痰流注，骨槽風，對口，喉癰，眼生障翳，陰虛目痛，鼻淵腦漏，鼻內生疔，反唇疔毒，虛實牙痛，舌癰，舌上出血，懸癰時毒，喉痛陰虛，咽瘡，陰火喉痹，婦人各乳病，臂癰指疔，大小腸癰，男女二陰諸瘡，腳氣足疔，孕婦陰疽，產後癰毒陰疽，痘後癰疽，湯傷，金瘡破傷風，癲狗毒，毒蛇咬，膏藥類方，隔蒜灸法等，著成《外科醫鏡》一卷。凡緊要外瘍，俱已論列，惟瘡有變證，方宜化裁，善在心領神會，方能藥到病除耳。

《外科醫鏡・自序》 予不幸幼失怙，承大父訓，習舉業，思以儒自見。歲戊午秋，慈親患臀疽，診之諸方家，悉急外治，於本原上並不究心，綿延幾一歲，不能效，母氏頗憤甚，顧謂予曰：若輩誤我，兒其幹此事，無使患是者受母苦。余思醫不任醫，猶誤人於此，則儒不任儒，其誤天下，當如何耶？遂危儒術，從母命，日萃《靈》《素》內典，下逮百家諸書。凡外形者必洞其內蘊，於虛實陰陽毋少昧。後散施其技於人，人往往得少治。余故檢經驗數過者，無論古所有，今所創，悉哀成一帙，簽之曰《醫鏡》，蓋實欲自鏡其得失焉。予客春患咯血瀕危，奉母氏祝天發願公是書，遂霍然愈。余意病適當愈耳，不則必母氏誠感也，豈天竟欲使予以此術見邪。余於是書固不吝，特恐余之誤人不自知者，轉使人復誤人也，則與向之業儒不任儒，卒以誤天下也何異？余是以躊躇至今也。適宋君子雲見之，力勸余成母志。今因自署其顛末，竊又願世之不余誤者，並能匡余所誤焉，幸甚。

時光緒癸未仲秋清河貞庵氏書於劍山麓之鶴年堂。

《外科醫鏡・裘序》 醫之道下儕於藝，上通乎儒，與天地權生息之機，爲國家培治與之本，責綦重焉，事綦難焉。內科然，外科亦何獨不然。余先嚴以儒理究心方脈，頗行世。粵孽既清後，命余旁通醫術，謂可全己全人。爾時雲程思渴，喜習科舉文，未遑讀刀圭書，遂不果。迄今年近甲籙，席帽依然，二十年來，走俗抗塵，毫無寸進，惟是閒覽方書，學范文正公之存心，不取值，不誇功，求診者亦絡繹戶外。至談醫則不敢知，誠重之也，誠難之也。張君貞庵，世業儒，上承祖硯，積學能文，行醫非其志，緣母氏患臀疽外症，遂習外科，雖未必擅溯腸刮骨之能，著理腦解顱之效，而五行明理，六氣辨淫，膏丹精潔，應手即瘥。董仙之名頗譟，有時採摭前賢之精義，考驗心得之元微，自成一家言，以儒爲醫，析理若鏡，名曰《外科醫鏡》。謂鏡吾之得失焉可，即謂鏡人之死生焉亦無不可。夫秘術不宣者，庸醫之窄量也；著書行世者，良醫之苦心也。張君玉字親編，金針暗度，雖僅寸鱗片爪，而回春妙手，已見一斑。余縱不習見張君之醫，明鏡不疲屢照，而即此爲母學醫，孝也，以醫濟世，仁也。仁孝性成，其視余之重拂親心。老大而仍不知醫者，相去何如耶。書既成，將付剞劂，問序於余。夫余之於是科，固東坡所云扣槃捫燭者也。烏乎序，然張君既抱道而隱於醫，對症檢方，高懸醫鏡，倪日廣其所傳，以作救世慈航，行見消疹氣之流行，躋斯民於仁壽，必有不僅以醫名世者，是編特其嚆矢焉耳。余之敏，樂援筆而爲之序。

時光緒癸未季秋下澣歲進士候選訓導侍生裘光照日林氏題贈。

《外科醫鏡・題高憩先生醫鏡》 猗歟先生，擅醫之精。髫年受學，攻苦屏營。始研內外，膽識並稱。繼會瘍醫，世尤鮮能。寒暑數十，觀書積楹。索隱探賾，入室涉庭。毫末理析，陰陽鏡清。神存心手，針石通靈。津門施技，病者爭迎。來時痛苦，去日安平。活人之功，世莫與爭。陳王斂手，華陀同聲。蒐輯方書，繪寫圖形。著今傳後，醫鏡是名。爰期救世，挽死爲生。仁心仁術，普濟群萌。安得醫士，家守一經。毋以人試，懍懍師承。庶不負乎先生著書之雅意，與濟物之真誠。

《疔瘡五經辨・序》 《疔瘡五經辨》一書，早有刊本行世。依此針治初發之泡，根除瘧退。已成之毒，患消瘢平，拔本斷源，具有回生之力，真神針也。今友人以是編見惠，見所載治法，至簡至易，凡某瘡應針某穴，具列於圖，一覽盡明，隨人可用，不待良醫，已能奏功腕下，利人濟世，莫便於此。但板已毀於兵燹，藏本無多，恐其日久失傳，爰集同人，捐貲重刻，廣爲流傳。俾按圖用針，得以應手奏效，既省服藥延醫之費，更無呻吟糜爛之憂，則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於是書洵有賴焉。若博濟之名，所不敢居，亦以補方書之缺云爾。

時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孟夏中浣之吉識

外科總部

癰疽部

題解

《外科證治全生集・部位論名》 但論部位而名癰疽，雖未分辨虛實，然諸名色，後學亦應知之，即如毒生頭頂，而有善瘡、髮疽之名，頸項有落頭、對口、腦疽之號。鴨蛋因毒夾於腋中，魚肚緣患生於腿肚，失榮獨在項間，夾疽雙生喉側。腳骨號夾棍之瘡，潰爛肌膚則爲驢眼。足心爲湧泉之穴，毒匿腳皮則成牛棟。腹癰指正，箭代云偏。臭田螺，大母指之爛名。扁擔怪，肩穴中之癤毒。鬢前疽，耳後發。腿曰腿癰，下稱跨馬。白謂冬瓜。手發背，腳丫疽。偷糞老鼠，又號懸癰。漏稱海底。指說蛇頭，甲謂甲疽。膝蓋腫云鶴膝，腎子疼曰子癰。馬刀癰生於臉上，骨槽風患於牙牀。井泉疽，患登心口。貼骨疽，毒踞環跳。腎積毒，則曰腎疽。臂上癰，乃云臂毒。諸名由部位以推，治法憑白紅而別。初起未潰，當觀現在之形；已潰爛久，須問始生之色。初發色紅，仍施癰藥；初生色白，當用疽丹。各症治法，逐列於後，使學者辨症而精治焉。

馬曰：初起屬陽，潰久血氣衰，變爲陰寒者，斷不可仍施癰藥。

《外科證治全書・面部症治・癰疽就簡》 顴瘍、顴疽，生顴骨尖處。頰瘍，生耳下頰車骨間。鳳眉疽，生眉稜骨。眉心疽，生兩眉中間，又名印堂疽。虎髭毒，生下唇之下，中央又名頷癰，又名承漿疽。按癰疽則例治。

《外科證治全書・胸部症治・癰疽就簡》 甘疽，生胸堂兩旁肉高處。膻中疽，生胸窩之上，兩乳中央膻中穴。脾發疽，生心窩下，兩旁左右同。蜂窩疽，生胸側乳房之上，形如蜂窩。蠱疽，生胸之上，頂之下，髑子骨內軟陷中，又名髑骨疽。瘵癘發，生乳旁。以上六症患盤不大，俱按陽癰陰疽則例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腋脇肋三部・癰疽就簡》 腋癰腋疽，在腋窩居中。淵疽，在腋下三寸，肢腋間。肋癰肋疽，一名夾熒，在肋條骨間。脇癰脇疽，生在肋下近軟肉處，又爲季脇癰疽。俱按陽癰陰疽則例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肩部症治・癰疽簡要》 肩癰、肩疽，生肩正中。乾疽，生肩前廉。過肩疽，生肩後廉，髎疽，生肩下腋之後，外層政骨縫間。肩風毒，生肩稍骨縫中。樂疽，生肩後前腋之上，骨縫開合空陷之中。俱按陽癰陰疽則例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膊臂手三部・癰疽簡要》 臑癰、臑疽，生背之下肘之上。藕包毒，生臑後垂肉處，一名鴨蛋毒。石榴疽，生肘尖上寸餘。肘癰，生手腕背面。兌疽，生於手腕裏面橫紋前稍動穴之間。穿骨疽，生掌後橫上三寸兩筋陷中。手背發，生於手背。掌心毒，生手心勞宮穴，若遍於掌邊，名穿掌毒。一名穿堵毒，又名鵝癰，有單方，用新桑葉不拘多少研爛罨之。虎口疽，生於大指次指歧骨間，又名丫毒，又名擘蠏毒，初起漫腫色白，木痛堅硬者，按疽例治。若初起黃色小皰，麻痛根深，隱隱有紅線上攻腋內，合谷疔，須將疔眼挑去，當紅線盡處用針砭斷，按疔瘡用治法。手丫發，生於丫骨縫間，除大指合谷穴，其餘手丫生患者皆同此名。俱按陽癰陰疽則例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後陰症治・癰疽就簡》 鶴口疽、坐馬癰，生尾尻高骨尖處。臀癰、臀疽，生臀肉厚處。上馬癰、下馬癰，生臀肉之上，分左右，左爲上馬，右爲下馬。俱按陽癰陰疽則例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脛部證治・癰疽簡要》 三里發，生膝下三寸外側，前廉兩筋間，初腫形如牛眼，拘急冷疼，其色青黑，潰出紫血稀膿。黃鰍癰，生腿肚裏側，長數寸，赤腫疼痛，形如泥鰍。接骨發，生腿肚之下，接骨之上，脛骨與足後跟骨相接處，初如核桃，其硬如物打磕碰之聲。附骨疽，生內踝骨之上三寸，係三陰交穴，潰難收斂。夾棍疽，生足踝近腕之處，在外踝者名腳拐毒，在內踝者名走緩，又名鞋帶疽，在內外踝齊患者名穿踝疽，如潰爛日久，形如驢眼者，變爲臁瘡，治當問其初起紅白治法。以上諸症，凡初起色赤高腫熱痛者，用仙方活命飲，醒消丸以解壅毒，潰後用生料補中益氣湯加川芎、白芷、銀花、赤芍煎湯服，或與六味地黃湯早晚輪服，至愈乃止。或色白或黯色不甚痛者，用隔蒜炙法，以行壅滯，助陽氣，服陽和湯、大防風湯，既潰

惟大防風湯最妙，或與小金丹並進尤妙。其外敷貼藥俱按陽癰陰疽則例治法。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諸名歌》 背之左右謂疽癰，手膀肩背亦相同。肺疽居右癰居左，蜂癰左右近喉嚨。耳後右爲銳毒看，天疽左耳後相逢。左右兩肩名搭手，井疽正發在心中。楣案：癰疽分陰陽，不分左右。流注牽藤六七成，發於心上止臍平。脊疽生在脊膂下，陰疽大體近箕門。穿踝疽穿股拐下，腳氣原來腳底生。左爲便毒右魚口，鶴膝風從膝眼成。

肩下膺癰腋下疽，喉嚨上下氣癰醫。當脈兗疽君可記，三寸相離穿骨基。紅絲疔從手上起，蛾子喉風口內隨。腎疽當腎生左右，三里穴發附陰疽。

離臍四寸爲赫癰，再高三寸號幽癰。腸癰還從臍突起，胸疽乳上心肺中。合谷一疔名虎口，蛇頭魚肚指頭逢。腦後一疽名玉枕，莫作如常一樣同。

肩疽樂疽居右手，石榴離肘上三分。左元陰右襠疽發，咬骨陰包穴上生。淵疽腎上腿附骨，佛頂疽生腦頂門。人世毒瘡當切記，庶幾患者可全生。

顴骨爲疔脣上疽，鬢邊所發亦疽醫。眉中鳳眉防侵腦，黑疔耳內不爲奇。鼻內生疔當速療，透腦原來髮際基。眉毛癆疽是大毒，頰疔魚眼近腮齊。

馬刀瘰癧氣瘿瘡，一氣生來在頸項。龍泉虎毒脣上下，對口原來髮下藏。牙根脣上癰須記，牙下生之疽一行。頂牙縫突爲疔治，切莫看成小小瘡。

心肝脾肺腎癰疽，當看胸中穴道醫。更有黃頭幷白泡，發無定處速如飛。左爲坐馬右下馬，尾骨頭尖鸛口疑。此物殺人能致命，火急攻醫切莫遲。

婦人之乳有數種，高腫爲癰堅硬疽。還有乳岩真惡症，腫如頑石破如墟，鈕釦之風生頸項，裙帶風瘡腳下居。又有涇臙瘡等疾，總名爛腿蔓難圖。嬰兒走馬爛牙疳，黑腐沿開臭不堪。赤游丹毒渾身到，鵝口瘡苔滿口漫。風瘡奶癬多搔癢，血灌膿窠痛欠安。還有心脾胎熱症，口瘡重舌一般看。

《外科醫鏡・癰疽陰陽總辨》 癰者壅也，疽者沮也。經曰：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壅腫。營氣者，血氣也，言氣血爲邪所阻，逆於肉裏，不得流通，致成癰腫耳。夫人之身體，原有五層，皮脈肉筋骨也，以言肉裏而不言皮裏者，皮脈筋骨四者總不離乎肉者也，此五層本無同異，如人家之門戶有內外而已，五層生五症，癰疽瘡瘍癤，其發於筋骨者爲疽爲陰，發於肉者爲癰，發於皮裏肉外爲瘍爲陽，發於膚腠者爲瘡爲癤。

論說

《靈樞・癰疽》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週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爲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後虛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脈留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萇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週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薰於五藏，藏傷故死矣。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曰名。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發於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陽留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針。煩心者，死不可治。發於肩及膺，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逞焫之。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疏砭之，塗已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癰堅而潰者，爲馬刀挾癭，急治之。發於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

日死矣。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蔬菽，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發於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蔆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爲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發於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十日而當死。發於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發於脛，名曰兔嚙，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發於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發於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發於足指，名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爲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爲燋枯，五藏不爲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藏，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劉涓子鬼遺方・序》 昔劉涓子，晉末於丹陽郊外照射，忽見一物，高二丈許，射而中之，如雷電，聲若風雨，其夜不敢前追。詰旦，率門徒子弟數人，尋蹤至山下，見一小兒提罐，問何往爲。我主被劉涓子所射，取水洗瘡。而問小兒曰：主人是誰人？云黃父鬼。仍將兒相隨，還來至門，聞搗藥之聲，比及遙見三人，一人開書，一人搗藥，一人臥爾，乃齊唱叫突，三人並走，遺一卷《癰疽方》，並藥一臼。時從宋武北征，有被瘡者，以藥塗之即愈。論者云：聖人所作，天必助之，以此天授武王也。於是用方爲治，千無一失。姊適余從叔祖，涓子寄姊書具敍此事，並方一卷。方是丹陽白薄紙本寫，今手跡尚存。從家世能爲治方，秘而不傳。其孫道慶與余鄰居，情款異常，臨終見語，家有神方，兒子幼稚，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尋卷診候，兼辨藥性，欲以相傳屬。余既好方術，受而不辭。自得此方，於今五載，所治皆愈，可謂天下神驗。劉氏昔寄龔方，故草寫多無次第。今輒定其前後，族類相從，爲此一部，流布鄉曲，有識之士，幸以自防。齊永元元年太歲己卯五月五日撰。道慶曰：王祖母劉氏有此鬼方一部，道慶祖攷相承，謹按處治，萬無一失。舅祖涓子兄弟自寫，寫稱云無紙，而用丹陽錄，永和十九年資財不薄，豈復無紙，是以此別之耳。案：永和祇十二年，且去宋武甚遠，疑元嘉之訛。

《劉涓子鬼遺方・黃父癰疽論》 夫癰疽者，初發始微，多不爲急，此實奇患，惟宜速治之，急治不苦速，成病難救，以此致禍，能不痛哉？具述所懷，以悟後賢，謹按黃父癰疽論，所著緩急之處，生死之期，如有別癰之形色，難易之治如左，僧納私撰是用，非是先賢，恐後高雅，故記之名字，令惑之耳。

發皮肉淺，腫高之赤即消，不治亦愈。

發筋肉深，腫下之堅，其色或青或黃白黑，或復微熱而赤，宜急治之，成消中半。發附骨者，或未覺肉宍，肉宍已殃者，癰疽之甚也。肉宍肉宍似誤。按宍即肉字也。

凡發背，外皮薄爲癰，皮堅爲疽，如此者多現先兆，宜急治之，皮堅甚大者，多致禍矣。

夫癰壞後有惡肉當者，以豬蹄湯洗其穢，次傅食肉膏散，惡肉盡，乃傅生肌膏散，乃摩四邊，令善肉速生。當須絕房室，慎風冷，勿自勞動，須筋脈復當，乃可自勞耳，不爾，新肉易傷，則重發，便益潰爛，慎之慎之。

相癰疽知是非可灸法　癰疽之甚，未發之兆，肥渴爲始，始發之始，或發日疽熇，似若小癤，或復大痛，皆是微候，宜善察之。欲知是非，重按其處，是便隱，復按四邊，比方得失。審定之後即灸，第一便灸其上三百壯，又灸四邊一二百炷，小者灸四邊，中者灸六處，大者灸八處，壯數處所，不患多也。亦應即怙即薄，令得所即消，內服補暖湯散，不已，服冷藥，外即冷薄，不已，用熱怙，怙之法，開其口泄熱氣。

相癰疽知有膿可破法　癰大堅者未有膿；半堅薄，半有膿；當上薄者，都有膿，便可破之。所破之法，應在下逆上破之，令膿得易出，用排針，膿深難見，上肉厚而生肉，火針，若外不別有膿，可當其上，數按之，內便隱痛者，肉殃，堅者未有膿也，按更痛於前者，內膿已熟也，膿泄去熱氣，不爾長速，速即不良。

《劉涓子鬼遺方・岐伯引文》赤疽發額，不寫十餘日死，其五日可刺也，其膿赤多血，死，未有膿可治。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者在額，不可見血，見血者死。

禽疽，發如軫者數十數，其四日腫合，牽核痛，其狀若攣，十日可刺，其肉發身核寒，齒如噤，欲痙，如是者十五日死。

杼疽發項，若兩耳下，不寫，十六日死，六日可刺，其色黑，見膿而癰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三、三十五、三十九、五十一、五十五、六十一、八十七、九十九，百神在耳下，不可見血，見血者死。

丁疽發兩肩，比起有所逐，惡結血流，內外榮衛不通，發爲丁疽，三日，身腫痛甚，口噤如痙狀，十一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

蜂疽發髀背，起心腧，若連肩骨，二十日，不治死，八日可刺，其色赤黑，膿見青者，死不可治。人年一十八、二十四、三十五、六十七、七十二、九十八者，百神在肩，不可見血，見血者死。

陰疽發髀，若陰股，始發腰強，內不能自止，數飲不能多，五日堅痛，不治，三歲而死。

刺疽發起肺腧，不寫，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發而赤，其上肉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九、五十七、六十、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百神在背，不可見血，見血者死。

脈疽發頸項，如痛身隨而熱，不欲動，悄悄或不能食，此有所大畏恐駭，而不精，上氣噦，其發引耳，不可以腫，二十日可刺，不刺，八十日死。

龍疽發背，起胃俞，若腎俞，二十日不寫死，九日可刺，不刺，其上赤下黑，若青膿黑死，發血膿者不死。

首疽發熱八十日，一方云八九日，大熱汗，頭引血盡，如噦，身熱同同如沸者皮頗腫，淺刺之，不刺，二十日死。

榮疽發脅，起若兩肘頭，二十五日不寫死，九日可刺，膿多赤白，而可治也。人年一歲、十六、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八、五十八、六十四、八十、九十六，百神在脅，不可見血，見血即死。

行疽發如腫，或後合相從，往來不可，要其所在刺之，即愈。

勇疽發股，起太陰，若伏鼠，二十五日不寫死，其十日可刺，勇疽發膿青黑者死，白者尚可治，不可治。人年十一、十五、二十、三十一、三十三、四十六、五十九、六十三、七十五、九十一，百神皆在尻尾，不可見血，見血者死。

摽叔疽發背，熱同同，耳聾，後六十日，腫如聚水，其狀若如此者可刺之，但出水後，及有血出，即除，愈也，不可治。人年五十七、六十五、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者，百神在背，不可見血，見血者死。

瘭疽發足趺，若足下，三十日不寫，死，其十二日可刺，瘭疽者白膿不太多，其瘡上癰，赤黑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三、二十九、三十五、六十一、七十三、九十三，百神在足，不可見血，見血者死。

衝疽發小腸，痛而振寒熱，四日五日悄悄，六日而變，刺之，五十日死。

敦疽發兩指頭，若五指頭，七八日不寫死，其四日可刺，其發而黑，擁者不堪，未過指節，可治。一方不呼爲敦疽，恐是刺寫。《明堂》引爲敗疽。

疥疽發腋下，若兩臂兩掌中，振寒熱而嗌乾者，飲多即嘔，心煩悄悄，六十日而漸合者，如此可有汗，如無汗者死。一方云床疽，《明堂》亦引爲床疫。

筋疽皆發脊兩邊大筋，其色蒼。八日可刺。若有膿在肌腹中，十日死。

陳乾疽發兩臂，三四日痛不可動，五十日身熱而赤，六十日可刺，如刺無血，三四日病愈。

搔疽發手足五指頭，起節，其色不變，十日之內可刺，過時不刺，後爲蝕，有癰在脈腋，三歲死。

叔疽發身腫，牽核，而身熱，不可以行，不可以屈伸，成膿，刺之以除。

白疽發脾，若肘後，癰，自痛傷，乃身熱多汗，五六處有者，死。心主癰疽，在股脛六日死，發膿血六十日死。

黑疽，發腫，居背大骨上，八日可刺，過時不刺爲骨疽。

骨疽，膿出不可止，壯熱碎骨，六十日死，脇少陽，有癰腫在頸，八日死，發膿血者十日死。

倉疽發身，癰後痛，此故傷，寒氣入藏，篤，發爲倉疽，九日可刺之，不刺，九十日死矣。

腰太陽脈有腫，交脈屬於陽明，在頸，十日死，發腫，七十日死。

尻太陽脈有膿腫，癰在足心少陽，八日死，發膿血，六十日死，或八十日死。

頭陽明脈有腫癰，在尻六日死，發膿血，六十日死。

股太陰有腫癰，在足太陽，十七日死，發膿血，百日死。

肩太陽脈有腫癰，在頸，八日死，發膿血，百日死。
足少陽脈有腫癰，在脇，八日死，發膿血，六百日死。
手陽明脈有腫癰，在腋淵，一歲死，發膿三歲死。
黑疽發腋淵死。
黑疽發耳中如米大，此疽不治死。
黑疽發肩死，黑疽發缺盆中，名曰伏疽，不治死。
赤疽發於脾，半夜可治，出歲死。
黑疽發肘上下，不死，可治。
髀解除指本黑頭赤，死。
黑疽發掌中，不死，可治。
赤疽發陰股，軟可治，堅死。
赤疽發肥腸，死。
黑疽發胵膿，軟可治，堅不可治。
赤疽發掌中，不可治。
黑疽發趺上，堅死。
足下久腫，癰色赤死。
癰高而光者，不大熱，用薄雍，其肉平平無異而紫色者，不須治，但以黃耆幷淡竹葉湯申其氣耳。癰平而痛，用八物黃耆湯。大癰七日，小癰五日，其自有堅強色，診寧生。破發背及發乳，若熱，手近不得者，令人之熱熟，先服王不留行散，外散，外摩發背大黃膏。若背生，破無善。在乳者，熟之候，手按之，若隨手起，便是熟。針法要膿看，以意消息之，胸背不可過一寸針，良久不得膿，即以食肉膏散差甕頭肉癰口中。人體熱氣，歐服木瓜散，五日後癰欲差者，排膿內寒散。

凡破癰之後，病人便連綿欲死，內寒熱。腫自有似癰而非者，當以手按腫上，無所連，是風毒耳，勿針，可服升麻湯，外摩膏。破癰，口當合流，下三分近一分針，唯令極熱，便不痛。破癰後，敗壞不差者，作猪蹄湯洗之，日再下湯，二日故可用，疼六七日，湯半劑，亦可用。胸中斷氣，斷氣者，當入閻中，以手按左眼，視右眼，見光者胸中結癰，若不見光者，慓疽內發。針傷脈，血不出，住實不寫，留成癰。腎脈來者，漸小，陰結。若肌肉痺，癰瘨爲發，寸口如此來大，如未，漸小矣。

有黑色者，是石留黃毒。有赤色者，是丹砂毒。有青色者，是硇砂毒。有似鹽顆者，是鍾乳毒。有黃水者，是杏、桃人毒。有白水者，是附子、乾薑毒。有膿者，熱肉麵等毒。硇砂發，白雄鴨頂上血一合，已來，取黑鉛湯一茶碗，調服之，解。鍾乳發，雄雞肘上血一合，將鐵粉湯一茶碗調服之，解。附子發，取附子皮三半，豉半升相和，以水一升煎，約一茶碗，服之，解。丹砂發，取黑鉛、黃耆、防風、伏龍肝各半兩，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解。

《衛濟寶書·論治》 先生問師曰：癰疽之異，何重何輕？視外得內，據形知死生，以何別之？師曰：皮膚之深，肌肉之淺，浮虛以廣，或蔓延三四，遊走旁注，此則癰也。曰：治之何先？曰：成者泄之，盛者疾之，攻內後外，三日成功。此言癰成而有膿者，當針以泄之。熱毒盛者，針以疾出之。曰：癰之治既聞矣，疽可得聞乎？師曰：甚哉！五臟銳毒而爲疽，熱蘊乎五臟而聚，氣逆乎諸陽而欲越，會丹府燥，榮衛大盛而作結乎。此根於裏，十之已七，毒諸外，三見其一。小形堅本，銳若鐵足，欲觸遙，畏痛心惱骨。寒熱以乘陽之證悉具，來者速泄陽會，敗者急救其裏。泄會言灸，救裏言藥。巧工如經，先時具全，未越末透，妙在揭指。針也，出皮膚曰越。

問曰：病有至甚而生，微而至死，病證難辨，死生何從決乎？答曰：發背透膜者死不治，此言肝膈以上。未潰肉陷，面青唇黑，便污者死。此言壞臟便見瘀血。潰喉者不治。陰入腹者不活。入囊者死。鬢深及數者不治。謂如及寸針者。左頤後一寸三分毒銳者不治，無此者生。流注雖多，療之必愈。問曰：針灸之法不一，何至爲工？答曰：針固妙法，不得其旨，禍若反掌。針亦要道，熱病必亡。謂如九毒心火俱盛，而刼之以火，於瘡上而灸之疽則立死。

問曰：癰疽之病，有取乎脈否？答曰：聖人週知治病若合符節，非脈而何。脈之，週身安則至常衰盛遲數於此，以決生死。病甚及遲，逆也。病痿尤數，未瘥也。遲冷數熱，了然不匿。洪數緊盛，乃病之脈。病今隆結，雖盛不畏，及濡而沉，死在七月，綿微不治。病在上焦，寸不能應，浮於皮膚者，爲癰爲順；入於肌肉者，爲疽爲逆。病在下焦，寸反攻盛，天不能應，遲數順逆尤存乎消息。浮滑而透寸，沉實而滑堅，此金石脈也。厥陰陽明數而實，食毒也。堅牢，癰結太陰，遇厥陰弦榮，少專經所主，以九部稱之。

問曰：五善七惡可得聞乎？答曰：飲食如常，一善也；實熱而大小澁，二善也；內外病相應，三善也；肌肉好惡分明，四善也；用藥如所

料，五善也。發渴而喘，精明眼角向鼻，大小反滑，一惡也；氣綿綿而脈濡，與病相反，二惡也；目中不了了，精明陷，三惡也；未潰肉黑以陷，四惡也；已潰青黑，腐筋骨黑，五惡也；發痰，六惡也；發吐，七惡也。

夫人稟五行之氣而生者，金木水火土是也。故分配四季有陰陽寒暑之位，順之則風調而氣和，逆之則風亂而氣悖，百病所以生也。雖人能知其理，奈緣四時之氣或有乖失，故表竅不勻，三焦壅塞，血澁肌表，致有五發癰疽之患也。發者，五臟六腑不和之所生。蓋五臟生裏氣，生經絡而沉；六腑生表氣，生經絡而浮。若喜怒不常，飲食不節，陰陽不調，冷熱相干，於是臟腑氣虛，則腠理開疏。腠理開疏，則寒邪客熱於經絡之間。寒氣既折，則榮衛稽留於脈。且榮者血也，衛者氣也，血榮得寒則澁不行，衛氣從之，與寒邪相搏，故壅遏不通；氣者陽也，陽氣蘊積則生熱，熱則血澁，寒熱不散，故積聚爲癰疽。疽之狀，氣內攻，皮厚強實，痺而生寒，寒久發熱，寒熱蓄積，故傷肉而壞肌，肌壞則化爲膿血。夫癰患屬表，骨髓不枯，易爲醫治。疽患屬裏，傷骨壞筋，則難調理。經曰：一寸二寸爲癰，已上至一尺來許者爲疽。其五發各有五色，起因瘰癧疽痼之四發，各有顏色，惟小者爲癰，所治頗爲易耳。凡人纔覺發作結聚，發作寒熱或不寒只熱之狀，疼痛腫赤，瘢痕濶硬。若過五寸以來者，或在頭背，或在肢節，或不見形狀者，便宜下大車螯散。如只三寸二寸瘢痕者，只下小車螯散。如癰已破即不可用大小車螯散。今畫出五發形象顏色，圖之於後。

正發論。正發者，脈洪盛，頭痛發寒熱，大便結，小便赤，痛徹骨筋，眼睛疼痛，如陽證傷寒。但苦痛有形，腫赤不可近手，腫赤脈長，上有如煙漿沸潑者，如粟米之白者，皆風毒心火三者所併而然也。當下大黃、犀角、生地黃汁、絲瓜汁之藥與正藥併行之，仍相度用針灸，乘其未膿而攻之，得宣以不潰而愈，此上工也。渴者，無畏；大小便結赤，渴而喘，無畏；大小便滑者，逆。善惡前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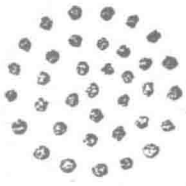
《衛濟寶書・癰疽五發》

一曰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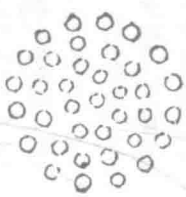
癌疾初發，卻無頭緒，只是肉熱痛，過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腫，漸不疼痛，迤邐軟熟，紫赤色，只是不破。宜下大車螯散取之，然後服排膿敗毒、托裏內補等散，破後用麝香膏貼之，五積丸散疏風和氣，次服餘藥。方見後。

二曰瘭 布昭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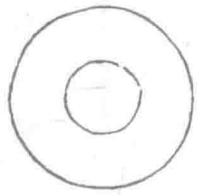
瘭者始初聚結尖腫，根腳赤白色，高處帶紅赤，腫實疼痛，憎寒壯熱，口乾渴，百節疼痛，困倦沉重。飲食者，未破者即下大車螯散，如先破下小車螯散，然後服輕肌活膿、內托等藥，次洗點破等藥，加服小車螯散，膿毒不決即服二三，取活膿血。

三曰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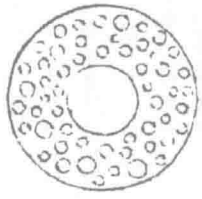
疽初起如麻豆子大，癢痛，抓破如小瘡，後漸結瘢痕，作癤以次，皮破竅穴漸如蜂房，多有膿毒不出，結痛，憎寒多熱，滿悶無力，頭目昏眩，百節拘急，睡臥不得，或有吐逆，日加煩痛，瘡如火燒，更不可服大車螯散，只服小車螯散與解關、輕肌、活體等散，止疼痛，退寒熱，解昏眩，仍勤用洗貼，去爛肉與膿毒。方見後。

四曰痼



痼發者，形狀三兩個，或手背不日消退自破，苦無膿血毒汁，意以爲安愈。忽因消渴，腎所攻，及至春冬，再在背膊或腎腧上生一個、兩個，疼痛赤腫，腰疼，筋緊拘急，喫多物，常饑燥，小便赤，大便澁，三五日一通，或破下小車螯散，未破下大車螯散，逐日下內消內解散。方見後。

五曰癰



癰初起，突如蒸餅，又如魚形一頭，或一頭小，或橫在背膊，或在脇肋間，及二三寸許，堅實赤腫時，發熱疼痛，如未破服大車螯散，已破服小車螯散，次用內解內消等藥，與治痼法治之。

問曰：古今之用藥制度，與夫金石之變，草木之反，虛實之蒸，食毒之發，願盡言之。答曰：古之治病，隨證施設，如箭中的，故應手而愈。妙體存乎心，模體行以意，今人之體古方書無有加減，禍福相半，古稱單方療病爲效最切，擇以佐使，斯爲治病。癰疽之疾，如山源之水，一夕暴漲，非決其要會支之大渠，使殺其勢，則橫潦爲災，猛烈之疾，以猛烈之藥，此所謂以毒攻毒也。金丹之性，真水不勝，客火上炎，草木之反，熱毒蘊結，五金八石，各從其類，硃砂下砒，硝石化伏。伏謂伏火丹也。

《外科精要・馬益卿先生癰疽論》 論曰：夫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暢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陽用其形，陰用其精，此又常數之所同也。至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凝而爲瘡癬，憤則結瘿，怒則結疽。又五臟不和，則九竅不通，六氣不和，則流結爲癰。皆經絡澁滯，氣血不流暢。風毒乘之而致然也。

愚按：此論可謂善言人身之造化，瘡瘍之情狀者矣。治法當參詳前論。

《外科精要・癰疽敘論》 論曰：癰疽之症，若七情虧損，氣血經絡壅結而成者，屬內因；若六淫外侵，氣血受傷，寒化而爲癰者，屬外因；若服丹石，補藥膏粱酒麵，房勞所致者，屬內外因也。又曰：陰滯於陽，則發癰；陽滯於陰，則發疽。脈浮洪滑數爲陽，沉緩運澁爲陰。陰則熱治，陽則冷治。初覺宜清熱，拔毒已潰，宜排膿止痛，故用遠志、大黃、甘草，此三因之法也。治當寒者溫之，熱者清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導之以針石，灼之以艾炷，破毒潰堅，各遵成法，以平爲期。

愚按：前症脈沉實，大便秘結者，屬內因也，宜疏利之；脈浮，大便調和者，屬外因也，宜托裏之；脈不浮不沉者，屬不內外因也，宜調和榮衛，此亦治三因法也。若瘍腫大痛，煩熱飲冷，大便秘結，脈洪數實者，爲純陽，宜苦寒之劑，清熱拔毒。若不腫不痛，瀉利不食，嘔吐足冷，是爲純陰，宜辛熱之劑，大補陽氣。不拘嚴寒盛暑，當捨時從症。若微腫微痛，似潰不潰，時出清膿者，爲半陰半陽，宜辛熱之劑，溫補胃氣，此亦治陰陽症法也。治驗詳見首論。

《外科精要・〈素問〉良用要論》 《素問》云：陽氣湊襲，寒化爲熱，熱甚則肉腐爲膿。凡發背多因服金石而發者，有因上代曾服而發者，其候多發於脾，起如栗，或痛或癢，多致不救。外面如拳，古人云：外面如麻，裏面如瓜，有數十孔，以手按之，諸孔出膿，尋時失痛，凡有此症，可用淨土，水調量大小作餅，厚分許。以艾炷灸之。內服五香連翹湯，及鐵漿醋調蚌殼灰塗之，更以騎竹馬法灸之，甚良。

愚按：前症仍參首論，主治恐其表裏、熱毒之不同，元氣虛實之不一也。

《外科精要・癰疽脈症》 陳無擇云：癰疽脈數，身無熱，反洒淅惡寒，若有痛處，乃發爲癰。以手掩上，若熱者爲有膿，不熱者爲無膿。若脈不數不熱而疼者，發於陰也，尤爲惡症。凡熱甚，脈數，用漏蘆散，並單煮大黃等湯，不甚熱，脈緩弱，投五香連翹湯。仍依四節八事，次序三因以藥之，無有不濟者也。

愚按：前症，洒淅惡寒，有屬瘡之表邪者，有屬脾肺之氣虛者，若潰後煩腫作痛，惡寒發熱，煩渴脈數，乃真氣虛而邪氣實也，仍參詳首論主之。

《外科精要・論背疽其源有五》 一天行，二瘦弱，氣滯，三怒氣，四腎氣虛，五飲冷酒、食炙煿、服丹藥。

愚按：前症所因雖殊，其治法亦當別經絡、陰陽、虛實、表裏、腫潰，以助胃壯氣爲主，使根本堅固，庶保無虞。

《外科精要・癰疽分表裏證論》 伍氏曰：癰疽皆因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陽不調，臟腑不和，腠理不密，寒氣客於經絡，或榮血受寒則澁而不行，衛氣從之，與寒相搏，壅遏不通。或陽氣蘊積則生寒熱，寒熱不散，皆致前證。又曰：五臟六腑俞穴，皆在背。凡患瘡症，易傷臟膜，多致不救。腑氣浮行於表，故癰腫浮高爲易治；臟氣沉寒主裏，故疽腫內陷爲難治。又曰：癉者，節也。癰者，壅也。疽者，沮也。一寸至二寸爲癉，三寸至五寸爲癰，五寸至一尺爲疽，一尺至二尺爲竟體疽，若脈洪數者難治，脈微澁者易治。初覺宜清熱拔毒，已潰則排膿止痛。膿盡則長肌。敷痂當酌量輕重，形證順逆，而審治之。

愚按：前症若飲食少思，用六君子湯，以補脾胃，如不應，加薑桂以溫補之，使邪氣自退。其不起者，由邪氣盛，正氣虛，不能發也。於旬日之外見之。若已發出，用托裏消毒散，以壯元氣，助令潰腐。不應，須溫補脾胃，其不起者，由真氣虛不能潰也，於二旬之外見之。若已腐潰，用托裏散，以補氣血，生肌肉，不應，當專補脾胃，又不應，須溫補脾胃，其不起者，乃脾氣虛不能收斂也。於一月之外而見之。凡此治法，竊嘗用驗，詳具首論。

《外科精要・察疽發有內外之別》 李氏云：疽初發一粒如麻痘，發熱，腫高，熱痛，色赤，此爲外發。勢雖熾盛，治得其法可保其生。若初時不發熱，體倦怠，患處如故，數日不腫痛，內臟已壞，雖有盧扁之藥，亦末如之何矣。

愚按：前症有因元氣虛而不能發出者，有因敷貼寒藥而不能發出者，有因攻伐過傷氣血而不能發出者。凡有因熱毒內蘊而失疏托者，審而治之，多有生者。

《外科精要・論善惡形症》 問曰：五善七惡，可得聞乎？曰：飲食如常，一善也；實熱而大小便澹，二善也；內外病相應，三善也；肌肉好惡分明，四善也；用藥如所料，五善也。渴發而喘，眼角向鼻，大小便反滑，一惡也；氣綿綿而脈濡，與病相反，二惡也；目不了了，睛明內陷，三惡也；未潰，肉黑而陷，四惡也；已潰，青黑，腐筋骨黑，五惡也；發痰，六惡也；嘔吐，七惡也。

愚按：善惡形症治法見附錄。

《外科精要・論生死形症》 問曰：病有甚而至生，有微而至死，病症難辨，死生何從決乎？答曰：發背潰透內膜者死，此言肝俞已上。未潰內陷，面青唇黑，便污者死。此言臟壞便瘀血。潰喉者不治；陰患入腹者不治；入囊者不治；鬚深數寸者不治，在頤後一寸三分，名銳毒，亦不治。無此者生，流注雖多，療之必愈。

愚按：前症有因元氣虛弱，而毒氣內陷者，有因初作，失於內疏、托裏、和榮衛者，有因毒盛，失於消解者，有因虛弱，失於補托者，有因膿成，失於針刺者，有因腐潰，失於補養者。或發皆腦疽，屬濕熱上壅者，黃連消毒散，補中益氣湯，以除濕毒，補脾肝、滋腎水。若鬚疽銳毒，屬風熱者，柴胡山梔散，以清肝火，養肝血。若陰虛，用六味地黃丸，以生腎水，滋化源。若患於外腹，補足三陰之血，養脾胃之氣，庶可保其生也。其流注之症，或因飲食勞倦，房室陰虛，或七情內動，六淫外侵，以致血虛，互相凝滯，或產後血瘀隨虛流注，或結塊，或漫腫。宜用益氣養榮湯，以固元氣，佐以芬熨解散凝滯，更以豆豉餅祛散寒邪。潰久內有瘀肉，用針頭散腐之，多有生者。設若不守禁調攝，多致不起，慎之。

《外科精要・形症逆順務在先明》 論曰：癰疽潰後，形有逆有順。白睛黑小，一惡也；不能不食，納藥而嘔，食不知味，二惡也；傷痛渴甚，三惡也；體項不便，四肢沉重，四惡也；聲嘶色脫，唇鼻青黑，面目浮腫，五惡也；煩躁時嗽，腹痛渴甚，瀉利無度，小便如淋，六惡也；膿血大泄，腫痛尤甚，膿色敗臭，七惡也；喘粗氣短，恍惚嗜臥，八惡也；未潰黑陷，面青唇黑，便污，九惡也；氣噫痞塞，咳嗽身冷，自汗無時，目瞪耳聾，恍惚驚悸，語言顛倒，十惡也。又腦爲諸陽所會，頸項近咽喉，腎俞，皆致命之所，俱不可灼艾。

愚按：前症未潰黑陷，面青唇黯，便污者，臟腑內潰之惡症也。氣噫痞塞，咳嗽身冷，自汗者，脾肺虛敗之惡症也。不食便瀉，腸鳴耳聾，目瞪者，脾腎虛敗，傳變之惡症也。治法詳見附錄。

審內症用藥附：

自瀉嘔吐，不進飲食，腎脈最虛，如是之疾，古人皆以爲不治，然亦有救療之理焉耳。

愚按：前論發《内經》之微旨，開萬世之聾聵，其惠博矣。此症實命門火衰，不能生脾土而虛寒，以致自瀉嘔吐，或胸膈不利，或食而不化，或大便不實。宜用八味丸及六君子加薑附，若因房勞過度，真陽衰敗，或原稟不足，不能生脾土，而飲食不進者，用補中益氣加附子、薑、桂，並東垣補真丸，多有得生者。若用參苓之類，直補脾胃，鮮有不誤。若或以爲毒氣内攻，而治者俱致不起。

《仙傳外科秘方·敘論癰疽發背品》 外科冠癰疽於雜病之先者，變故生於頃刻，性命懸於毫髮故也。夫癰疽之名，雖有二十餘證，而其要有二，何則？陰陽二證而已。發於陽者爲癰，爲熱，爲實，發於陰者爲疽，爲冷，爲虛。故陽發則皮薄、色赤、腫高，多有椒眼數十而痛；陰發則皮厚、色淡、腫硬，狀如牛頸之皮而不痛。又有陽中之陰，似熱而非熱，雖腫而實虛，若赤而不燥，欲痛而無膿，既浮而復消，外盛而肉腐；陰中之陽，似冷而非冷，不腫而實，赤微而燥，有膿而痛，外雖不盛，而内實煩悶。陽中之陰，其人多肥，肉緊而内虛；陰中之陽，其人多瘦，肉緩而内實。而又有陽變而爲陰者，草醫涼劑之過也；陰變而爲陽者，大方熱藥之驟也。然陽變陰者，其證多，猶可返於陽，故多生；陰變而陽者，其證少，不復能爲陽矣，故多死，然間有生者，此醫偶合於法，百中得一耳。所謂發者，積於中而發於外也，大抵人之一身皆本於五臟，五臟之氣皆稟於胃氣，胃爲五臟之根本，故胃受穀，脾化之以生氣，脾主肌肉，胃氣傳五臟，而行血脈，以經絡一身而晝夜一周。雖癰疽有虛實寒熱，皆由氣鬱而成，其因有三，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内因候於人迎，人迎者，左手關前一分也；外因候於氣口，氣口者，右手關前一分也；人迎、氣口之脈和平則爲不内外因也。其源有五，一天行時氣，二七情内鬱，三體虛外感，四身熱搏於風冷，五食炙煿、飲法酒、服丹石等熱毒。以此五者爲邪氣鬱於胃中，胃氣盛而體實，則邪氣相搏而流注於經絡，澁於所滯，血脈會聚，壅結而成癰。胃氣弱而體虛，則邪氣盛而宿於經絡，凝澁流積，血脈不潮，内腐而成疽。故曰外形如粟，中可容穀；外貌如錢，裏可著拳。惡毒膿管，寸長深滿，膿血交粘，用藥可痊；臭穢無絲，血敗氣衰，陽絕陰盛，神仙難醫。醫之用藥，當量人虛實，察病冷熱，推其所因，究其所原，而後治之，使内外相應，不可一概而論。如病發於陽而極熱，則當有順其氣，勻其血，氣順則毒氣宣通而不滯，血勻則血脈流動而自散，蓋氣爲陽，血爲陰，陰陽調和，病者自安。外則用涼藥而觸之，熱盛則血得涼而易散，不散則熱已瘀而血凝於涼，此陽變爲陰之漸，乃壞爛之根本也。急歸得涼以治之解其外，攻四圍之血路出其中間已成之膿毒，然後依法以收其功也。如病發於陰而極冷，則内用平補之藥，以宣其氣，滋其血，助其元陽，從其脾胃，待其飲食進，精神回，然後順氣勻血如常法，外用熱藥以潮會一身之氣血，回死肌，拔毒氣，然後用温藥以散之，其極冷者或又爲涼藥所誤者，不得已於三建而回陽，則病必旁出，再作方爲佳，此陰變爲陽之候更生之兆也。若内陽不回，外證不見，是爲獨陽絕陰，不可爲矣，蓋陽者氣也，陰者血也，陽動則陰隨，氣運則血行，氣不運而血死，血死則肌死，肌死則病死矣。冷證則用熱藥者，不過行其氣血也，蓋血氣遇熱則行，遇涼則止也，雖然冷熱之藥用之固妙，尤當先乳香豆粉救其心，護其膜，蓋心爲一身之主宰，膜爲五臟之囊橐，病之初，發毒必上攻心胞絡，故先嘔逆而後癰疽，或先癰疽而後嘔逆者，胞絡根於心也，苟治之不早，則心主受毒，神無所舍，元氣昏暝矣。病之初，發毒必旁腐肌肉，苟治之不早，則毒氣透膜，膜透則元氣泄，藏府失養，精神枯槁，脈壞絕矣，故病至盛而生者，内見五臟而膜完全者也，亦有至微而死者，肌肉未潰而膜先透者也，此救主護膜所以爲第一義歟。是方乃遇神仙祕授，神聖工巧，不可具述，非尋常草醫一草一木、一針一刀之比得，其要者實之寶之。

《仙傳外科秘方·服藥通變品》 榮衛返魂湯又名通順散，又名何首烏散

何首烏不犯鐵　當歸　木通去皮節　赤芍藥炒　白芷不見火　茴香炒　土烏藥炒　陳枳殼麩炒，若惡心，加薑汁炒　甘草

右方止此九味，各等分，水酒湯使，隨證用之，水酒相半亦可，惟流注加獨活，每服四錢，病在上食後服，病在下食前服。

此一藥，流注、癰疽、發背、傷折非此不能效，至於救壞病，活死肌，弭患於未萌之前，拔根於既愈之後，中間君臣佐使如四時五行更相迭旺，真神仙妙劑，隨證加減，其效無窮。何則？此藥大能順氣勻血故也。夫氣陽也，血陰也，陽動則陰隨，氣運則血行，陽滯則陰凝，氣弱則血死，血死則肌死，肌死則病未有不死者矣，故必調其陽，和其陰，然後氣血勻，二者不可偏廢。只調陽不和陰，則氣耗而血凝，肌必不活，如五香連翹之類是已。只和陰不調陽，

則血旺而氣弱，疾必再作，如內補十宣之類是已。然二藥亦須參用之，不可執一爲妙，此藥扶植胃本，不傷元氣，蕩滌邪穢，自然順通，不生變證，真仙劑也，用法開具于後。

一，發背既久不愈，乃前醫用涼藥過也，涼藥內傷其脾，外冰其血，脾主肌肉，脾其受傷，飲食必減，顏色萎瘁，肌肉不生，血爲脈絡，血一受冰，則氣不旺，肌肉糜爛，故必理脾，脾健肉自生，宜於此方中去木通，少用當歸，倍加厚朴、陳皮，盛則用家傳對金飲子，又盛則加白豆蔻之類爲妙。

一，凡治流注可加獨活，流注者，氣血凝滯，故氣流而滯，則血注而凝，加此藥者，可以動蕩一身血脈，血脈既動，豈復有流注乎？

一，流注起於傷寒，傷寒表未盡，餘毒流於四肢，經絡澁於所滯，而後爲流注也。如病尚有潮熱，則裏有寒邪未盡散，此方中可加升麻、蘇葉。如服此而熱不退，可加乾葛。如有頭疼加川芎，並用薑水煎。如無潮熱，可用水酒相半煎，酒大能行血生氣故也，氣生血行，病愈可必然。流注須表者何也？所以推其因，究其源，不忘病之本根也。寒邪既盡，表之大過則爲冷，流注尤爲難治，故宜略表爲妙，表後第二節宜服溫平之藥，乃十宣內補是已，如不效，第三節宜加附子或服四柱散，數服即止，溫藥亦不可多用，恐增痛苦，返成膿血不乾，第四節仍歸本方收效。然表未盡，則餘毒附骨而爲骨癰，夫流注者，傷寒之餘毒，骨癰者，又流注之敗證也。流注非傷寒之罪，乃醫者表之未盡也，骨癰非流注之過，又庸醫涼藥之過也。庸醫無識，心盲志聾，妄稱明見，雖知爲骨癰，而治之無法，又復投之涼藥，烈之毒刃，則毒氣滯，涼藥觸鐵器則愈附骨而不能愈矣，不然則人之骨何以有癰骨而成癰，非藥可治，故名附骨疽，又名白虎飛尸，留連周朞，展轉數歲，冷毒朽骨出盡自愈。其不愈者，至於終身有之，此皆失於初也。其骨腐者多爲副骨，尤或可痊，正骨腐則終身廢疾。故膿白而清者，碎骨初脫，肉深難取，膿黃而膿者，碎骨將出，肉淺可取，宜以利刀取之，詳在後章，此不過治骨癰之概耳。又有病經數月，傷於刀刃，羸弱拳攣，咳嗽膿血，壞肉陰爛者，此皆冷極，陽弱陰盛，不可以唾紅爲熱，宜以好附子加減治之。又有毒自手脚頭面而起，疼痛遍身，上至頸項，經絡所係去處如瘍癧貫珠者，此爲風濕流氣之證，宜以加減小續命湯及獨活寄生湯與此方參錯用之。又有兩膝痛起，以至遍身骨節皆痛，婦人類血風，男子類軟風，此名風濕痹，又名癃節，宜以附子八物湯加減用之。又有癰腫在項腋兩乳旁、兩胯軟肉處，名爲瘭癰癰，此冷證無熱，宜以內補十宣散與此方參用。小兒不可輕用附子，恐生驚癇，切不可更犯針刀，薄血無膿，弩肉難合，宜以濕熱藥貼散內消。倘犯針刀，生弩肉亦以此藥收功。倘用藥微疼，略有驚癇，宜用全蝎觀音散加減用之，驚定藥如故事。又有小兒亦患宿痰失道者，癰腫見於頸項臂膊胸背等處，是爲冷極，全在熱藥敷貼之功。留口病須再作爲佳，治法在後。一又有流注大如匏瓠覆碗，見於胸背，其證類發而甚惡，用藥之後，形勢一有微動，即非發矣，宜以內補十宣與此方隨證通變用之，可以內消，大抵諸證皆原於冷故，爲痛者骨痛也，骨者腎之餘，腎虛則骨冷，骨冷所以痛，所謂骨疽皆起腎者，亦以其根於此也，故補腎必須大附子方能作效，腎實則骨有生氣，疽不附骨矣，凡用藥不可執一，貴乎通變。

一，凡癰疽初萌，必氣血凝滯所成，爲日既久，則血積於所滯而後盛作，故病人氣血盛者，此方中減當歸，多則生血，發於他所，再結癰腫，生生不絕，斯乃祕傳，醫者少知也。

一，凡癰疽生痰，有二證，一胃寒生痰，此方中加半夏，健脾化痰，二熱鬱而成風痰，此方中加桔梗，以化咽膈之痰，並用生薑和水酒煎。

一，凡腦發背，發在上者，此方中可去木通，恐導虛下元，爲上盛下虛之病，難於用藥，老人虛弱者，尤宜去之。

《外科理例・辨癰與疽治法》《精要》曰：始患高腫，五七日勿平陷者，是攻內之候，以托裏散內補湯填補藏府令實，最怕透膜，透膜者，十無一生。

丹溪曰：癰之邪淺，其稽留壅遏。濁在經脈之中，而專於外。故初發時，身表便熱，患處便如枕如盆，高腫痛甚者，縱欲下陷，緣正氣內固不肯受，故或便秘，或發渴發逆以拒之，是以骨髓終不焦枯，五藏終不損也。疽之邪，其稽留壅遏，內連五藏而不專攻於外，故身或無熱，患處或不腫痛，甚者聲嘶色脫，眼黑青小，十指腫黑如墨，多死也。治癰初發，當以潔古爲法主，表者散之，裏者下之，火以灸之，藥以敷之，膿未成者必消，已成者速潰。治疽初發，當以涓子法爲主，填補藏府令實，勿令下陷之邪延蔓，外以火灸，引邪透出，使有穴歸而不亂攻，可轉死爲生，變凶爲吉。今世不分癰疽，一槩宣熱拔毒，外以五香耗其氣，內以大黃竭其血，終不自悟其藥之非，惜哉！

《外科理例・男女癰疽治治不同》男婦癰疽，《精要》謂治法無異。丹

溪曰：婦人情性執著，比之男子，其難何止十倍。雖有虛證宜補，亦當以執著爲慮。向見一婦早寡，善飲啖，形肥偉，性沉毒，年六十六，七月間背疽近正脊，醫乃橫直裂開取血，雜以五香十宣散，酒飲月餘，未嘗及其寡居之鬱，酒肉之毒，執著之滯，時令之熱，竟至平陷，淹延兩三月不愈。

《外科理例・癰疽當分經絡》 丹溪曰：六陽、六陰經，有多氣少血者，有多血少氣者，有多氣多血者，不可概論。諸經惟少陽厥陰生癰，理宜預防，以其多氣少血，血少肌肉難長，瘡久不合，必成死證。或者遽用驅毒利藥以伐陰分之血，裹不旋踵。纔得腫痛，參之脈證，若有虛弱，便與滋補，氣血無虧，可保終吉。若用尋常驅熱拔毒及氣藥，虛虛之裹如反掌耳。

一人年三十，左腿外廉紅腫。一人年四十，脇下紅腫。二人皆不預防本經少陽血少，猛浪用大黃攻裏而死。

一人年六十，左膊外側一核。一女髀骨中痛。二人亦不預防本經血少，猛浪用五香十宣散表而死。

按：此分經不致有犯禁壞逆之失，然手少陽少陰太陰、足少陽少陰太陰，俱多氣少血也。手厥陰太陰，足厥陰太陽，俱多血少氣也。手足陽明，俱多血多氣也。

已上病例，不係膏粱丹毒火熱之變，因虛勞氣鬱所致，只宜補形氣，調經脈，瘡當自消，不待汗下而已也。若不詳脈證經絡受病之異下之，先犯病禁經禁，故致失手。

丹溪曰：惡寒者，衛氣虛衰不能溫，分肉實表而惡寒者；又有上焦之邪隔絕，營衛不能升降，出表而惡寒者。東垣云：晝則惡寒，夜則安靜，是陰氣上溢於陽中也；夜則惡寒，晝則安靜，是陰血自旺於陰分也；夜則惡寒，晝亦惡寒，是重陰無陽也。當急瀉其陰，峻補其陽。

《外科理例・論癰疽虛實七十七》 瘡瘍之症，五善之中見一二善症者可治，七惡之內見一二惡症者難治。若虛中見惡症者不救，實中無惡者自愈。癰症雖云屬火，未有不由陰虛而致者。故經云督經虛從腦出，膀胱經虛從背出，豈可專泥於火而用苦寒藥治夫若寒之藥，雖治陽症，尤當分表裏、虛實、次第、時宜，豈可始末悉用之？

凡瘡腫堅而不澤，不澤而不光澤而色美。堅如牛領之皮，瘡頭如粟，脈洪大，按之則濇，此精氣已絕，不治亦死。

凡癰疽之作，皆五臟六腑蓄毒不流，非獨榮氣壅塞而發。其行也有處，其主也有歸。假令發於喉舌者心之毒，皮毛者肺之毒，肌肉者脾之毒，骨髓者腎之毒，發於下者陰中之毒，發於上者陽中之毒，外者六腑之毒，內者五臟之毒。故內曰壞，外曰潰，上曰從，下曰逆。發於上者得之速，發於下者得之緩。感於六腑者易治，感於五臟者則難治也。

發背、腦疽、大疔、懸癰、脫疽、腳發之類，皆由膏粱厚味，盡力房勞，七情六淫，或丹石補藥，精虛氣耗所致，非獨因榮衛凝滯而生也。必灸之以拔其毒，更辨其因及察邪在臟腑之異、虛實之殊而治之，庶無悞也。

凡大癰疽，藉氣血爲主，若塌而不起，或潰而不腐，或不收斂，及膿少或清，皆氣血虛也，宜大補之，最忌攻伐之劑。亦有膿反多者，乃氣血虛不能禁止也。若潰後發熱作渴，脈大而膿愈多，屬真氣虛邪氣實也，俱不治。常見氣血充實之人，患瘡皆腫高，色赤，易腐潰而膿且稠，又易收斂。怯弱之人多不起，發不腐潰，及難收斂，若不審察，妄投攻劑，虛虛之裹不免矣。

《外科理例・論表虛及小便多少肺癰肺痿》 經曰：肺內主氣，外司皮毛。若肺氣虛，則腠理不密，皮毛不澤，肺受傷，則皮毛錯縱，故患肺癰、肺痿、腸癰，必致皮毛如此，以其氣不能榮養而然也。亦有服表藥見邪不解，又復發表，殊不知邪不解者，非邪不能解，多因腠理不密，而邪復入也，專用發表，則腠理愈虛，邪愈易入，反爲敗症矣。宜膠其脈，邪在表者，止當和解而實腠理，乘虛復入者，亦當和解兼實腠理，故用托裏益氣之藥。若小便赤澁爲肺熱所傳，小便短小爲肺氣虛，蓋肺爲母，腎爲子，母虛不能生子故也，亦有小便頻數者，亦爲肺虛不能約制耳。

大抵勞傷血氣，則腠理不密，風邪乘肺虛，風熱相搏，鬱滯結不散，以致喘嗽。若誤汗下過度，則津液重亡，遂成肺癰、肺痿之症矣。

《外科理例・麥飯石膏治諸般癰疽神效》 附麥飯石膏，不拘多少，炭火煅至紅，以好米醋淬之，如此煅淬十數次，研爲末，重羅去粗者，取細末入乳缽，數人更遞研五七日，如麵極細爲妙。白斂、研爲細末。鹿角。不用自蛻者，須擇腦項骨帶尖者，卻是生取之角，截作二三寸長，炭火燒，令煙盡，研羅如末，再入乳缽，更遞研令極細

右用麥飯石膏細末二兩，白斂末二兩，鹿角灰四兩，最要研得極細方有效，粗則反致甚痛，細則大能止痛收口排膿，粗細之異如此。和合量藥末多寡，

用經年好米醋，入銀石器內熬，令魚眼沸卻，旋又入藥末，用竹篾子不住手攪熬一二時，久令稀稠得所，提出以磁器盛之，候冷以紙蓋覆，勿令著塵。用時先以豬蹄湯洗去膿血，以故帛揩乾鵝翎，蘸膏塗付四圍，凡有赤處盡塗之，但留中心一口如錢大，未潰能令內消，已潰則排膿如湍水，逐日瘡口收斂。瘡久肌肉腐爛，筋骨出露，用舊布片塗藥貼瘡，但內膜不穿亦能取安，洗瘡勿可手觸，嫩肉亦不可口氣吹著，合藥亦忌腋氣之人及月經有孕婦人見之，仍可熬好米醋一大碗，收磁器內，候逐日用藥於瘡上，久則藥乾，以鵝翎點醋拂濕其藥，勿令綃也。初則一日一洗一換藥，十日後兩日一換。古方云麥飯石顏色黃白類麥飯，曾作磨者尤佳。按麥飯石不可作磨狀，如麥飯團生粒點，如無此石，常以售麵家磨近齒處石代之，取其有麥性故也。或溪中尋白石如豆如米大者，即是也，其足大小不等，或如拳，如鵝卵，略如握聚一團麥飯。

《外科理例・癰癤》 些小癰癤，方結未成，不可貼膏藥，取生鹿角尖，於砂盆內同老米醋濃磨，以鵝翎塗拂癤之四圍，當中留一口，遇乾再塗一二日，即內消。

又方：用吳茱萸微炒爲細末，雞子清調塗病處，神效。

些小癰癤，疼痛發熱，時用生粉草節，不炙不焙，只日曬乾，無日於焙籠上蓋微火焙乾，研爲細末，熱酒調服一二錢，連追數服，痛熱皆止。微覺惡寒，似欲發背，或已生瘡腫癮疹，以硝石三兩，暖水一升，和令稍待冷，取故青布沓三重，於赤處方員濕布搨之，熱則頻易，立差。

《外科理例・發背及諸癰毒》 黑鉛一片，甘草三兩微炙剉，用酒一斗，置磁瓶中，然後鎔鉛投酒中，卻出酒，另以瓶盛，取出鉛，依前鉛投，如此者九度，並甘草取之，只用酒，令病人飲醉寢則愈。

又方：甘草三兩，生擣爲末，大麥麵九兩，大盤中攪和令勻，取上好酥少許，別杵入藥令勻，百沸水搜作餅，方員大於瘡一分，熱付腫上，以細布及故紙隔，令通氣，冷則換之，已成膿自出，未成膿便內消。

《外科理例・發背欲死》 取冬瓜，截去頭，合瘡上，瓜當爛，截去更合之，瓜未盡，瘡已斂小矣，即用膏養之。

《外科啓玄・明癰疽生於九死部位論》 夫癰疽之生，原無定位，生死之辨，不可不知。生於不係經絡所會關節之處，臟腑俞募之所針治之法，在於瘡醫甚詳。驗於脈，審於症，察於部位，觀之虛實，按法治之雖在九死部位，亦有生矣。如患者隱而不言，設不早治，再遇庸俗，治不對症，特犯禁忌，調護失宜，雖發於不死之部位，猶恐難生矣。一伏菟、二腓腨、三背、四五臟、俞六腦、七髭、八髀、九頤，此九處係緊關節要，出於此事難知，宜當熟玩知之矣。

《外科啟玄・總論》 夫癰疽疔毒，瘰癧瘤癤，其名甚多，故余總謂瘡瘍是也。然各有形，其形不同，其苦不一，十四經絡部位之高下，血氣之多少，症之善惡，瘡之大小淺深，腑臟之源，感之輕重所發也，故有陰有陽，有表有裏，有標有本之異也。經云：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又云：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是也。然形大而浮者，癰也，乃六腑積毒之所生，初起有頭。一如痦瘕，白色焦枯，觸之痛應心者，疽也。腫浮根小，至大不過二三寸者，癤也。至於疔者，形有二十三種，余今分爲三十四種，其形小頂如釘跑，故名之。如有紅絲直皈於心，當刺其頭，瀉去毒血，紝入蟾酥等藥，不刺則皈心必死矣。然癰癤初則宜灸，謂其氣本浮，令其氣血通達暢快矣。癰則易療，而將息難瘥遲。疽則難醫，易得痊，宜烙不宜灸。諸瘡之中，惟有疔瘡發背最凶。須明五善七惡之理，當察其前論，篇篇有味，卷卷出奇，雖云瘡科，古之未竭其奧，未盡其傳，余雖不敏，詳之至微其理，大至癰疽，小至於痤痱，無不選其精秘，然方法無不擇其良驗，故云之《外科啓玄》。又圖之形症，鳴之經絡，施之治法，後學者可一覽而即爲上志矣。

《外科啓玄・腦發》



此癰發於巔頂之上泥丸宮穴，係足太陽膀胱經，兼與督脈相並而作，其經多血少氣，狀如火燎，漿炮大如錢，形色似葡萄，頭若有蜂兒米粒大，四圍堅硬，色赤者可治，血悶亂神不定者死，如八日有膿可刺者生。

《外科啓玄・腦後發》



此癰亦是足太陽膀胱經，兼督脈陽維脈所作，多血少氣，在玉枕二穴、風府穴端，痛癢不一，善惡兼現。在表者汗之，裏者疏之，當詳前法治之。

《外科啓玄・耳後發》



此瘡乃手少陽三焦經毒之所，發于耳後角孫、顱息二穴之上下，及左右耳畔，是經多氣少血，凡有瘡難得愈者，甚則連耳聾、嗌腫、頰痛，手小指、次指、肩肘俱痛。治當消風抑火，內疏內托，隨症治之。

《外科啓玄・右髻發》



此瘡發于右髻，乃足陽明胃經，多氣多血，在頭維穴、下關穴二穴上下，初起如瓜子大，次後漸大，四圍黃赤，堅如石，有膿腫，上似猪皮鬃眼，睡中譫語，恍惚吐逆，鮮血流入四肢，萬無一生。

《外科啓玄・左髻發》



此瘡發于左髻，如右髻經穴相同無異，大抵毒氣相結于右，即足陽明經。右邊經絡內，毒結氣分，左屬血分。用藥時察之表裏虛實，而再詳左右氣血之屬而藥之，無不神矣。

《外科啓玄・雙髻發》



兩髻俱生名曰雙發，其毒重于單發，若其毒勢小于單、無惡症者生，如重者不治。

《外科啓玄・對口發》



此瘡生於腦後下，正對于前面口，是督脈經中。毒氣經之，風府、啞門二

穴之次，其症最凶，如八九日中有膿可治，如毒勢太凶，必有通喉落首之厄，若不早治，死不遠矣。

《外科啓玄・兩邊髮際發》



天柱二穴是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或左或右，雙發者更重，初發時宜急救之，如遲恐毒入腦，邪熱上攻，四畔赤腫硬，連于耳後，發寒熱作膿，急宜托裏，不然，流走于腰背間，再發恐難救也。

《外科啓玄・耳發》



是足少陽膽經，其經多氣少血，其瘡發于懸釐、主客二穴上下，五六日漸長蜂窩，皮紫焰熱，如火燒痛，十日內刺之有膿者生。無膿出血，食不知味，精神不佳，二十四日必死，不可救也，其左右亦同。

《外科啓玄・太陰發》



此瘡發于瞳子窌，左右二穴相同，俱係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赤腫有膿知痛者生，宜托表，如大渴悶亂，血出不止者，及青黑色不痛，作蛀孔，血盡出而無膿則死矣。

《外科啓玄・臉發》



是足陽明胃經，多氣少血，其瘡發于四白、巨窌二穴，左右相同，似葡萄色，形漸大或生子母瘡者八日死。分五善七惡多寡治之，在左者內托藥中加當歸二倍，在右者加三倍，妙在斯矣。

《外科啓玄・頤發》



是足陽明胃經，多氣少血，在頰車、大迎二穴上下，左右相同，雙發最凶，如腫痛不可忍者，八日可刺，膿汁出，四畔軟者生。如反硬，牙關緊，不能食，似蜂窠涓涓流黃水，十無一生。女人患此，主四五日死。

《外科啓玄・痼發》



此瘡發于手少陽三焦經，多氣少血，在耳後下一寸三分，乃致命之所，如赤腫痛急，內托之，毒膿出腫散則安，不然連耳聾，渾渾沌沌，喉嗌內腫痛，汗出連目眥，頰及肩肘大痛。若不早治必死矣。

《外科啓玄・癭瘤發》



此瘡發于脊之正中，近于大椎、陶道、身柱三穴之端，俱督脈之所絡處，甚利害，急早托之，是陽脈之海，督領百脈。經云：營氣不從，逆于肉理，乃生癰腫。督脈不能統督之意，可見之凶症也。

《外科啓玄・胸發》



此瘡發于玉堂等穴，皆任脈之所絡也，名陰脈之海，謂之人身中子午也，急早內托，恐毒氣歸心也，發于外者可治，如內發傷于膜者死。

《外科啓玄・額發》



此瘡發于額上曲差穴下，攢竹二穴，俱足太陽經，多血少氣，初發頭痛憎寒，項似拔，腰如折，赤腫。急汗之，以托表爲先，次看虛實，而爲之區處。

《外科啓玄・蜂窩發》



此瘡發于或中等穴，是足少陰腎經之穴，其經多氣少血，如蜂窩發在胸乳間，或左或右，或雙發者。因心熱甚急，用內疏心火之藥治之，其症心懸若飢，飢不欲食，舌乾咽腫，如不早治，毒皈于心，不能生矣。

《外科啓玄・癰疽發》



此瘡發于背後兩旁，是足太陽經等穴，其經多血少氣，脊中穴是督脈之經，初發如豆，小者如梅李大，黑白色不定，疹痛應心，四畔如牛唇。四十歲以前可治，以後者恐衰弱難痊。其在左右亦相同也。

《外科啓玄・體疽發》



此瘡發于足太陽經，多血少氣，上至肺俞，下至肝俞等五穴，左右相同。八日可刺，如不潰，二十日死，或初發時腫上如椒子者死。

《外科啓玄・蜂窩向上發》



此瘡發于背，是督脈兼太陽經，多血少氣，最不宜頭向上，名曰反症，最凶，若赤腫痛，無七惡者可治。如無膿痰發者，及有串流于肩膊者，決不療也。入膜者不治，凡頭開不住，不論向上向下，宜收毒散枯之。

《外科啓玄・蜂窩向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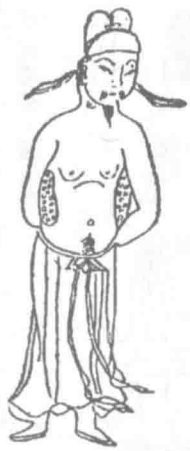
此瘡頭向下發者少順，亦不宜侵展速快，須仔細用藥托補，恐毒歸心。穿膜無串有膿，知痛能食者可治，如不食無膿脈弱者死。

《外科啓玄・蜂窩兩頭發》



此瘡頭上下開發者最急，是督脈足太陽經，毒發脊中，兩頭小，四邊散腫，因厚味所致也，氣食相關。合陰虛以成蜂窩者，言其多五七十不止也。蓮子者，言其頭少過一二十也。凡瘡口濶大展開者，急托補之。

《外科啓玄・兩脅雙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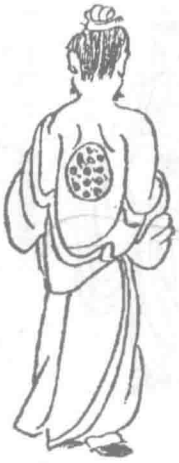
此瘡發于脅，或左或右，或兩脅雙發者，皆足厥陰肝經期門及章門穴，是經多血少氣，或上至淵腋、輒筋二穴，屬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因氣虛而得。須大補陰治之，不可熱劑，恐傷骨膜，慎之。

《外科啓玄・對心發》



此瘡發于背，對於心，是督脈之經，毒發于筋縮之穴，乃因心火亢極而生，急降心火。潰膿赤黃、瘀腫無串者可治。如串流他處，膿稀青黑者，大渴譫語，肉死膜穿者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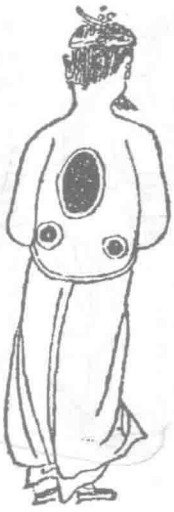
《外科啓玄・蓮子發》



此瘡名蓮子者，比蜂窩頭少之稱也，不過一二十頭，故名之，亦足太陽

經、督脈之部位，大要去心火敷藥截之，不令毒攻心。如通背腫者不救，宜打火針三四下爲妙，米醋調南星草、烏木、別貝母末敷之。

《外科啓玄・陰發背》



此瘡發于背，不慎房事，及庸醫用涼藥敷服，致使血凝氣聚。不散，敗壞腐臭，陰黑肌死，以致不救。急用玉龍膏敷之，內托大補湯中加附子、桂、薑回陽，令血溶氣開，肌肉復生之妙。

《外科啓玄・散走流注發》



此瘡發于背，流串于四肢者，又毒兼風熱之甚也，又名母子發，是足太陽經。風熱所生，因邪甚逆傳于脾，脾主四肢，流于臀臂，亦能至于手足，必死矣。急宜疏風退熱，氣自息也。

《外科啓玄・環項發》



此瘡發于項一周圍，名曰環項發，又名落頭癰。先看何處腫起，如從後天柱穴起即足太陽兼督脈症門下，作寒熱拘倦，悶亂恐怖，不食。如連前項俱腫，乃毒流入足少陽陽明，連耳腫。分經勢治之，不瘥者死。

《外科啓玄・左搭肩發》



此瘡發于肩背者，乃手足太陽經，俱多血少氣，如在膈俞穴、魂門穴，有瘡無串者易治，有串者難安，凡有右搭肩左必有串，亦有雙搭肩者更重，當觀善惡。托裏疏下，妙亦在臨症之權衡耳。

《外科啓玄・腎俞發》



此瘡發于腎俞穴畔者，皆因服金石熱藥及膏粱厚味得之，內傷腎膜，外則發此。急宜補腎藥，內兼托裏，解散瘡毒，加敷貼之藥爲妙，切忌房事氣怒，須百日平復，若犯之，決不可治矣。

《外科啓玄・膀胱俞發》





此瘡發于膀胱俞、中膂內俞，多氣少血，初起時發熱煩腫，百節疼痛，昏沉不知人事。出膿者可治，如出血水不收口者，須內托補妙，不然難愈也。

《外科啓玄・手背發》



此瘡發于手背中渚、液門二穴，係手少陽經，多氣少血，初起時令人憎寒發熱，或作嘔及作癢痛，有五善七惡。內詳照篇論治之。

《外科啓玄・足背發》



此瘡發于足背，衡陽、陷谷二穴，乃足陽明胃經，多血多氣，初發時令人發熱作嘔，痛癢麻木。俱照前篇中可灸之可托之，以平爲善也。

《外科啓玄・腎陰發》

此瘡發于腎囊，一名懸癰，又名囊癰，乃衝任脈所會之處，發者言大也，比癰更大也，況胞乃空囊之處，氣血凝聚，能作腫大也，亦有胞腐了止存睾丸亦不死，亦有俱腐落而不死者也。

《外科啓玄・對臍發》



此瘡發于背下命門穴，與臍相對，故名之，是督脈之經。毒發也痛甚者可刺，黃白稠膿者生，出血水及清稀水，心神恍惚，睡中見鬼譫語，大發渴者死，善于調攝，勿犯禁忌者亦可得生。

《外科啓玄・癌發》



此瘡發于神道、靈台二穴，乃督脈兼膀胱經，多血少氣，初起時不作寒熱疼痛，紫黑色不破，裏面先自黑爛，二十歲以後，不慎房事，積熱所生，四十歲以上，血虧氣衰，厚味過多，所生十全一二，皮黑者難治必死。

《外科啓玄・明發背後序要法》 凡人之生發背者，皆足太陽膀胱，多血少氣，兼督脈之經，初起時中間必有白點，四邊腫赤，漸次胤開，大如盤碟，周圍生飯漿小瘡，如粟米大，作寒壯熱，渾身拘急。當以脈辨之，浮沉虛實表裏，外以艾灸，計身年數，以截其毒，不致敗壞。戒氣怒，禁酒肉，忌房事。如

膿稠者元氣實，膿清者元氣虛也。黃赤者順也，黑腐者逆也，開濶展大者毒甚也。當明其經絡，血氣多少，補接虛怯。毒熱太甚，當洩其熱。有膿，急刺不可遲，遲則腐去好肉。最怕串腫流入四肢一也，腫硬如石者二也，昏憒不食三也，穿膜黑腐四也，渴甚者五也，內黽不發者六也，如治發背，必須知此六要，此古人之秘訣，余錄曉之，恐後人不及知也，故以胸背脇肋乳及頭項腰腿臍腹總言發也。發者言其大也。余非好異，特別其輕重耳，是爲序。

《外科啓玄・肺癰》



此癰先因肺痿，後痿極而成，肺癰口中咳吐膿血也，其脈數實，胸中隱痛，肺脈緊數，皆膿未成，但數，膿已成，則口臭。宜用消風散入男子髮灰一錢，清米湯下，二服可痊，再以太乙膏丸服之妙。如風冒入則不治。

《外科啓玄・腸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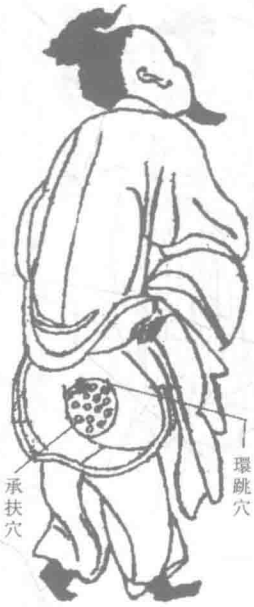
凡腸內生癰，當驗症明白，不可妄治，妄治能殺人，其病小腹重，按之痛，小便如淋，時時汗出惡寒，身皮錯，腹皮急。如腫左甚者，小腸癰，右甚者，大腸癰，則右寸洪數。遶臍瘡，或臍出膿，或大便膿血，以大黃牡丹湯。

《外科啓玄・尾閭癰》



此癰發于尾閭穴，是督脈之經，最痛難忍。難得膿。宜大托裏加乳香、沒藥，排膿止痛，外用敷貼，戒氣怒房事，不然則漏而難痊。

《外科啓玄・臀癰》



臀上乃足太陽經，多血少氣，蓋精肉氣血罕來，最痛，因見虛弱即當內托補其血氣。如瘡少向胯骨環跳穴者，兼足少陽經，少血多氣，更加引經藥更妙。左右相同。承扶穴是也。

《外科啓玄・骨癰》



此瘡發作一二年不愈，常落出骨一片或一細骨，或有蛀蝕眼，或三五箇

月落一片，名曰多骨瘡，非營氣不從所生，乃母受孕後復感精氣故也。用飛過陀僧桐油調膏攤帛貼之效。

《外科啓玄・腰癰》



此瘡發于軟肋下近腰，帶脈五樞、維道穴，是足少陽經，多氣少血，寒熱煩腫痛。余治一人，膿出一桶餘，內托大補而愈。左右相同。

《外科啓玄・內癰》



癰疽所生，原無定處，內因七情厚味挾鬱而成。凡瘡生外體易治，在腔子裏、肓膜旁作痛，服藥不愈。其脈重取芤數，非痛脈也，知有膿也，以四物湯加桔、柴胡、香附、角刺數劑，膿出大便而安。

《外科啓玄・脾癰》



此癰生肩真、膈俞二穴，乃手太陽小腸經，多血少氣，乃脾受厚味所生也。宜汗之，經云汗之則瘡止是也，毒從汗出而散，宜仙方活命飲加減，及引脾經藥治之，托出其毒，外以敷藥上之效。

《外科啓玄・膝癰》



膝外有癰，是足少陽經毒，多氣少血。膝內有癰，是足太陰經，多氣少血。此膝間乃樞紐骨節行動之處，宜仔細治之，不然，令人廢矣，慎之。

《外科啓玄・乳癰》



乳腫最大者曰乳發，次曰乳癰，初發即有頭曰乳疽，令人憎寒壯熱惡心是也。乳房屬足陽明胃經，多血多氣，乳頭屬足厥陰肝經，多血少氣。有孕爲內吹，有兒爲外吹，宜急散之，毒舒肝氣清，陽明胃氣已潰則出膿矣。如婦人年五十以外，氣血衰敗，常時鬱悶，乳中結核，天陰作痛，名曰乳核。久之一年半載，破面膿水淋漓，日久不愈，名曰乳漏。有養螟蛉子，爲無乳，強與吮之，久則成瘡，經年不愈，或腐去半截，似破蓮蓬樣，苦楚難忍，內中敗肉不去，好肉不生，乃陽明胃中濕熱而成，名曰乳疳，宜清胃熱，大補血氣湯丸，再加補氣血膏藥貼之，加紅粉霜妙。又有乳結堅硬如石，數月不潰，時常作痛，名曰乳岩，宜急散鬱消腫祛毒，不然難癒，用降霜點之。如乳腦上赤腫有二三寸，圍圓無頭，名曰乳癤。以上乳症共十款，詳審明矣。

《外科啓玄・左右便癰》



此瘡發于兩腿丫內橫骨穴、陰廉穴，肝腎二經，多血少氣，令人寒熱，煩腫作痛，有單左單右，及雙作者。宜散肝經濕熱，解毒，初則灸妙。

《外科啓玄・箕瘡癰》



此瘡發于陰囊後穀道前，乃任督脈所起之處也，亦有濕熱而生，或勞逸及妬精所有。宜內疏內托，隨症施治則安。戒怒氣房事，不然成漏矣。有一人生此及莖中三處，漏尿溺，余爲治好，二月後因房事復發。

《外科啓玄・挾癰》



此瘡發于腋內，乃手厥陰經，多血少氣，天池穴邊者，令人寒熱大痛，掌熱臂急面赤。初則內疏之，次則散毒托之。

《外科啓玄・箕門癰》



此瘡是足太陰脾經濕熱之毒所生，其經多氣少血，在股內近膝上。宜內托黃芪柴胡湯加蒼术、防己等藥治之，外宜敷貼，隨症施治妙。

《外科啓玄・首疽》



是手少陽三焦經，多氣少血，其疽生于瘈脈、翳風二穴，此瘡多憎寒壯熱，發渴。七八日可刺，膿水黃白色者可治，如黑色稀水者太惡，若發渴者即死。左右相同。雙疽者亦死，大抵毒之甚也。

《外科啓玄・眉疽》



是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其疽生于陽白二穴之分，從眉至額，赤腫煩

高，堅硬如石，刺之無膿，黃水自出，痛甚，悶亂吐逆。治之漸減者生，甚者死，女子七日死，男子二十四日死，慎之。

《外科啓玄・杼疽》



是手少陽三焦經，多氣少血，生于天牖、翳風二穴之旁，兩耳下，六七日可刺。若對臍有瘡，初出不腫，俱有燎漿，皰漸長大，蝕肉潰膿，先從脚後跟，如玳瑁斑點，名羨瘡，又名化骨瘡，有骨出乃肺敗也，甚惡。

《外科啓玄・髻疽》



是足陽明胃經，多氣多血，生于頭維穴，初如癤子，後漸大，硬如石，皮似猪皮鬃眼，睡中譫語，恍惚吐逆，鮮血流入四肢者，萬死一生。

《外科啓玄・九疽》



此九疽一生即有九處，初腫勢甚重，當看人之虛實，毒之淺深，膿之稀稠，潰之遲早，驗之五善七惡，或又二三處者亦輕也。

《外科啓玄・肺疽》



是任脈之經，紫宮玉堂之穴，一名天火瘡，當胸而生，腫十日可刺，膿水黃白色者可治。無膿水漸大旁攻，上硬下虛，膿不出，精神短少，自破流水不絕，咳唾引痛者死。

《外科啓玄・蠱疽》



是足陽明胃經，多氣多血，生于缺盆二穴之分，一名發歷疽，十日可刺。如無濃者名曰石疽。如他再生四五頭，子母大小者，又名歷瘡，甚惡，毒入心者死。有白膿赤腫，飲食知味者生。

《外科啓玄・腕疽》



是手厥陰心胞絡經，多血少氣，其瘡生于天池之穴，及足三陰三陽之所發，起初脇肋下及兩腿足生，赤腫癢，二十五日不潰者死，九日刺膿赤者可治，內黰周圍，赤乾，瘡口內見脂膜黑者不治。多因打撲而生。

《外科啓玄・腰疽》



是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其瘡生于胃俞、胃倉二穴，托之得潰則安，若上赤下黑，二十日不潰即死，如青黑色、無膿出血水者亦死。

《外科啓玄・敦疽》



是手三陰三陽之經，亦有血氣多少不同，生于手之十指，名疽瘡。生此四五日即潰，有膿可刺者生也，如不潰無膿，黑色過節者死，不可治也。

《外科啓玄・伏鼠疽》



是手足指上丫間，在背外歷三五疽如毬，在于皮中，痛相應者，名伏鼠疽。若不早治，恐毒氣攻心即死，如腫硬急服內托散治之，外用敷點藥則安。

《外科啓玄・勇疽》



是足太陰脾經，多氣少血，生于衝門穴，赤腫作硬，八日得潰可刺，如膿黃白色者可治。其瘡孔如雞子大者，俗稱魚口是也，有單有雙口者。年久而不收口，是沾陰也，宜蒸之補托之。

《外科啓玄・托疽》



是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生于陽關、陽陵泉二穴，腫煩作痛，半月有膿，黃白色者可治，不痛或出鮮血者死，出膿青黑及長出頭漸多者，或無定處者不治。

《外科啓玄・筋疽》



是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生于兩足外後跟崑崙二穴，初起三五日，皮如蟲蝕。過一年有蟲爲瘘，脂腫骨粗，膿多時節落蟲似筋頭。黄赤色，内食其骨，經年不瘥，名曰瘘漏，一名曲疽。流膿水不止，名冷疽，多死。

《外科啓玄・瘑疽》



是足太陽膀胱經，多氣少血，生于足小指後趺京骨等穴，五七日得潰，有膿黄白色不多者安，如黑色不潰、癢甚者不可治也。

《外科啓玄・嚙疽》



是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生于足跟申脈穴，又名足疽，如初起赤腫有頭可刺，有膿黄白色者可治。如初起便破，黑爛大惡，久則令人足落，若不早治，此人不能生也。

《外科啓玄・臀疽》



是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生于承扶二穴者名曰臀疽，最痛，宜托之，三五日膿出瘥，如近大小便處難治，生于實處易治。

《外科啓玄・中庭疽》



此瘡乃任脈之經，是奇經脈也，在乳之中央。宜内托千金湯治之，外宜敷貼，隨症加減爲妙。

《外科啓玄・傳心疽》



是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生于脇下京門、帶脈二穴之次，痛癢徹心，如針刺之痛，漸潰至臍者死。初腫脇痛不能轉動，面垢，百節骨痛，痛則連心，故名傳心疽是也。

《外科啓玄・井疽》



是任脈之經，在于鳩尾穴所生者，名曰井疽，狀如大豆，三四日間，若不早治，十日必死，外發出者易痊，內發傷膜主死，無疑也。

《外科啓玄・合陽疽》



是足太陽膀胱經，濕熱之毒所生，初宜托裏、除濕、清熱之藥，內以羌活湯汗之則愈，如已成形，再加排膿止痛則潰，外宜敷貼之則已。

《外科啓玄・脫疽》



是足之大指次指，或足潰而脫，故名脫疽，是脾經積毒下注而然，赤色，先腫痛及不痛，俱以蒜灸之，人參敗毒托裏之劑治之，若色紫黑者急斬去之，如黑上至踝骨不治。

《外科啓玄・疔瘡》



凡疔瘡始發，原無定處，皆因榮衛遲遏所生。又經云：膏粱之變，足生大疔。東垣分二十三疔，余今分三十四種疔，俱在前論，初發時遍身拘急，口噤如痙症。宜針瘡頂出血，紙蘸酥定內服藥。如黑了眼必死。

《外科啓玄・骨羨瘡》



是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生于神堂二穴及膈關膈俞穴，初發作癢不可忍，如燎漿水皰，抓破內見骨，過十日如遍身俱癢，不可治也。

《外科啓玄・骨痿疽》



是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其瘡生于兩胯骨上，漸大，筋骨俱痛，蔓開流水盡即死，如胯相對並有瘡腫者，十無一生。用大馬屁勃墊睡，不令磨着，内服補中益氣藥治之。

《外科啓玄・骨毒滯瘡》



是足太陰脾經，多氣少血，生于腿上箕門穴。如痛可治，不痛難治。一名腿發。十二日可刺，如膿黄赤色可治，青稀腐臭者不治。其瘡赤白色，是骨毒氣發于外，十日内未膿必死。

《外科啓玄・陳肝瘡》



是手少陽三焦經，多氣少血，生於左右臂上三五處，如瘤腫痛不可忍，不可擦挨，如有頭二七可刺，無膿身熱，虚硬面赤者，二八日死，又名蚤疽，徹手生瘡，變生于手三陰三陽經，三年而死，癢甚者一月而死。

《外科啓玄・赤炎瘡》



是手太陰肺經。受風熱，肺主皮毛，其經多氣少血，故發于遍身，紅瘡點子，又名赤炎風，乃心火盛血熱也，有赤點或有或無。久而不愈，變爲厲風。宜消風退熱，防風通聖散類治之。

《外科啓玄・血胤瘡》



是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生于淵腋脇肋旁，赤色有頭。無頭如肥皂子大，在肉中，如針刺痛，忽長大至胸，兼足厥陰肝經，多血少氣，發于期門，名曰腋癰。女子患此走諸處，二三年變名結癰，三五年出黑水死。

《外科啓玄・天皰瘡》



是手太陰肺經受暑熱濕蒸之氣所生，肺主皮毛，故遍身燎漿白皰，疼之難忍，皮破赤沾。用定粉煅赤，絲瓜葉汁調擦即愈，多服香茹飲。

《外科啓玄・瘴癘》



是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延及陽明胃經，多氣多血，因氣鬱厚味而生曰風熱，拓引變換。須分虚實，虚則難治，實則易治，婦人多此作寒熱之類，俱

以立效散瓜蔞散相間服效，更宜灸之，斷慾茹淡妙。

《外科啓玄・裏臁瘡》



此瘡在裏臁骨上，是足厥陰肝經，多血少氣，如生于蠶溝、中都二穴上下，皆因濕毒，或因打撲抓磕蟲犬破傷，日久不愈，亦由沾陰致令黑肉瘀血腐壞，流水不止，治法在後。

《外科啓玄・外臁瘡》



此瘡在外臁骨上，是足陽明胃經，多氣多血，或上下臁二穴，乃溫毒之所生也，年月深遠，久占房事致，令瘡黑腐臭，如骨不腐可治。內服補中解毒，外以艾火，次以藥上之即愈，方見後。

《外科啓玄・人面瘡》



此瘡似人面，有口鼻眼二種，多生肘膝，一種活者能食，口眼能動，一種死者口眼俱不能動，此皆怪異之瘡，出自天譴冤業之所作，當有省察以謝之後治方解也。

《外科啓玄・血風瘡》



此瘡多在兩小腿裏外臁，上至膝，下至踝骨，乃血受風邪而生也，多癢，抓破出黃水成瘡，況內有蟲，延及十數，未遇良方，故不能取效也，方在後，勿以尋常比之。

《外科啓玄・馬刀瘡》



是手足少陽二經中。皆多氣少血，初則結硬如石，或肩下及缺盆穴，未破時動之無根，或生兩脇，已流膿水，或生身後下，須至肩上。以救苦化堅湯治之，若不早治，延挨日久，氣血衰敗，豈不傷生乎？

《外科啓玄・杖瘡》



受刑被責，非氣不足及榮氣不從之所作也，乃因罪所罰也，叫號傷氣，忍痛傷血，亦有血奔心而死者，皆人之壯弱，罪之輕重所致。宜破血調中，大補爲妙。亦有棒毒因血凝滯也。

《外科啓玄・禿瘡》



是足太陽膀胱督脈二經，受濕熱生蟲作癢，瘡痂高堆是也，沾風則起白屑，熱則成禿，久則傷孔不生髮也。治宜消風除濕，殺蟲止癢，養血藥服之，外以熊油膏塗之甚妙。

《外科啓玄・魚臍瘡》



生于肘肚者，是手少陰心經，多氣少血，少海、靈道上是也。生于小腿肚者，是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承山、飛揚二穴上下是也。又名魚臍疔，最痛。宜托表加引經藥，亦先灸妙。

《外科啓玄・陰包毒》



此是足厥陰肝經，風熱之毒，其經多血少氣，最痛，宜內托黃芪柴胡湯。亦能治腿內近股或癰或疽或瘰等瘡如神，未潰即散，已潰即痊，外宜敷貼之藥更妙。

《馮氏錦囊秘録・雜症大小合參・癰疽諸毒大小總論合參》 經曰：邪之所湊，其正必虛。着而不去，其病爲實。又曰：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榮逆則血鬱，血鬱則熱聚爲膿，故爲癰腫。熱之所過，則亦癰腫。熱勝則陽氣內鬱，故浮腫暴作，榮氣亦逆於肉裏，聚爲癰膿之腫矣。又曰：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熱之傷氣，則熱結於肉分而故痛；寒之傷形，則寒薄於皮腠，所以堅凝而腫斯作也。先痛而後腫者，氣先受傷，而形亦受傷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先受傷，而氣亦受傷也。故有形不痛者陽傷，無形有痛者陰傷。更有汗方發泄，寒水浴之，以致熱鬱皮裏，濕邪凝結，甚爲痤癤，輕爲痈瘡。亦有陽氣不固，邪氣入於陷脈，陷脈者，謂寒邪陷缺其脈，積寒於中，經血稽凝，久瘀內攻，積於肉裏，發爲鼠瘻。經又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又曰：五臟不和，九竅不通，六腑不和，留結爲癰。凡瘡腫高而軟者，發於血脈；下而堅者，發於筋脈；肉色不變者，發於骨髓。故宜分氣血虛實，熱毒深淺爲要，切不可一見其腫，便謂熱毒實熱，輒投下劑，意謂毒從瀉出。殊不知陽者紅腫煩起，陰者青白而陷，疽者附筋骨而生，皆賴血氣爲主。經所謂：氣主煦之，血主濡之。倘元氣受傷，而不能煦濡，則下陷不膿，能禁其不內攻乎。

人之瘡腫，因內熱外虛，爲風濕之所乘。蓋肺主皮毛，脾主肌肉。氣虛則膚腠開而風濕所乘，且脾氣濕而內熱，卽生瘡也。腫者，由寒熱偏勝之毒氣，客於經絡，使血澁而不通，壅結成腫。風邪內作者，無頭無根。氣血相搏者，有頭有根。壅結盛而熱勝血，則爲膿矣。其毒小者，氣血自然能潰能收，不必憂治。大而重者，氣血恐難任之，必假藥力佐助氣血，以爲運行逐毒之本。

癰疽之疾，多生膏粱炙煿嗜慾之人，虛邪熱毒，煎熬氣血而成。癰者，壅也，壅滯於陽絡也。大而高起屬乎陽，其脈浮數，故多由於六腑。疽者沮也，阻伏於陰經也。平而內發屬乎陰，其脈沉數，故多由於五臟。瘰者，如錯瘰之結著也。瘡者，毒之總名也。經曰：諸痛癢瘡，皆屬心火。夫諸瘡之中，惟背疽疔瘡最爲急症，次莫如腦疽、腸癰、喉癰，亦其急者也。至若瘰癧、懸癰、痔漏諸瘡，皆可緩而治之。又有疥瘡、癬瘡、風疳之類，雖俱屬瘡類，而輕重緩急，大有不同。治之之法，總宜察其虛實冷熱，或重或輕，對症用藥，無

失先後次序，雖些小瘡癤，初起便宜速治，慎勿姑待，養成大息。治法當分初、中、末異。初宜散熱解毒，通經爲主，以圖消去；中宜排托爲主，以圖散去餘毒；末宜補宜托宜溫，以圖易於收功，此大法也。【略】

癰疽皆由膏粱之家，濕熱氣逆所結，且多犯肥白之人。氣居於表，中氣必虛者，初起急宜涼血活血，散結解毒，大劑連進，內外夾攻，務使消散，即勢大毒盛，一時不能散盡，亦必十消七八，以免後來口舌生瘡。內攻之患，縱使潰膿，保無大害。若失於救治，則熱毒內陷，其膜必壞，多致凶危。然書云：五發癰疽者，謂發背、發腦、發鬢、發眉、發頤是也。但人之一身，血氣稍有壅聚，莫不隨所而至，豈特此五者而已！發背者，乃五臟風熱，六腑邪毒，貫於筋骨之間，發於經絡之內，外雖如錢，裏可着拳，慎勿忽畧。若初起紅腫高起者則易，陰塌平陷者則難。至如發腦、發眉、發鬢、發鬚、發頤，地位不同，總因伏陽結滯，邪毒上壅，隨其經絡而發。氣血旺者，受毒則輕，氣血衰者，每因致厄。然云毒者，即氣血不和，偏勝壅滯之謂也。治者必須憑脈，以救陰陽氣血之偏，則毒滯自散，而危者可安。若誤認毒爲有迹之物，寒涼攻削，則陰滯之毒，勢必愈致其危，即陽盛之毒，亦必難潰難長，蓋由氣血不和而致病，豈可更令氣血不調而增病乎！

癰疽之生，始於喜怒憂樂之不時，飲食居處之不節，或金石草藥之發動，寒暑燥濕之不調，陰陽不平而蘊結，榮衛凝澁而腐潰。輕者起於六腑，浮達而爲癰，重者發於五臟，沉澁而爲疽。淺者爲癤，實者爲癰，深則爲疽矣。發於外者爲背疽、腦疽、骨鬢等疽，發於內者爲肝癰、肺癰、腸臍等癰。外症易識，內症難明。太陽經虛，從背而出。少陽經虛，從鬢而出。陽明經虛，從髭而出。督脈經虛，從腦而出。

凡發於喉舌者，心之毒；發於皮毛者，肺之毒；發於肌肉者，脾之毒；發於骨髓者，腎之毒；發於下者，陰中之毒；發於上者，陽中之毒；發於外者，六腑之毒；發於內者，五臟之毒。內曰壞，外曰潰，上曰從，下曰逆。發於上者，得之速；發於下者，得之緩。感於六腑則易治，感於五臟則難瘳。近骨者多冷，近膚者多熱。近骨者久不愈，則化成血蟲。近膚者久不愈，則傳氣成漏。成蟲則多癢少痛，或先癢後痛；成漏則多痛少癢，或不痛不癢。內虛外實者，多痛少癢，血不止則多死，潰膿則多生，故難長難潰難收者，皆爲氣血大虛，必兼溫補以托，方可無虞。丹溪曰：癰疽潰後，補氣血，理脾胃，實爲切要。否則數月半年之後，虛症仍見，轉成他病也。

丹溪曰：癰疽皆因陰陽相滯而生。蓋氣，陽也；血，陰也。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相並周流。寒與濕搏之，則凝滯行遲爲不及；熱與火搏之，則沸騰行速爲太過。氣得邪而鬱，津液稠粘，爲痰爲飲，積久滲入脈中，血爲之濁，此陰滯於陽也。血得邪而鬱，隧道阻滯，或溢或結，積久滲出脈外，氣爲之亂，此陽滯於陰也。百病皆由於此，不止癰疽而已。故癰腫初起，便煩痛腫大者可治，不痛熱腫大而陷者不治也。

背疽之發，其源有五，一天行，二瘦弱氣滯，三怒氣，四腎氣虛，五飲冷酒食煿炙，服丹藥所致。先以本元爲主，以托毒爲標。若執以清涼解毒，反傷胃氣。若輕用汗下，表裏益困，氣血俱傷，熱毒內攻，爲害不小。至於老年體衰，及病後產後，並宜溫補，忌服內托、綠豆散之類。

一癰疽初作，便宜灼艾，及用藥外塗四圍，中留口出毒。如瘡小通敷之，既潰以膏貼之，以手探腫上，熱者有膿，不熱者無膿也。一癰疽已潰，日用猪蹄湯淋洗，將愈之際，三日一次。一癰疽將斂，宜用膏貼。如毒未盡，不可遽用生肌等劑。一癰疽將安，宜補氣血，肌肉易生，若進清涼，便難長滿。一背疽愈後，忽發渴而不救者，十有八九。或先渴而患疽者，尤爲難治，故宜多服八味丸。非特杜絕渴疾，抑亦大滋氣血，生長肌肉。一癰疽嘔逆有二，一因初發，失於內托，伏熱在心；一因脾氣不正，伏熱在脾在心者，則心煩身熱，煩腫作痛。脾氣不正者，則不煩熱，但聞穢氣便嘔。故治癰疽多用香藥者，蓋氣血聞香則行，聞臭則逆。瘡瘍多因榮氣不從，逆於肉理，鬱結爲膿，得香則氣血流行。凡瘡本腥穢，又聞臭觸，則愈甚。若毒入胃，則嘔噦。古人用之，可謂有理。即如飲食，亦須調令香美，以益脾土，養其真元，可保無虞矣。一凡肌肉傷而瘡口不斂者，用六君子湯以補脾胃爲主。若氣虛惡寒而瘡口不斂者，用補中益氣湯以補脾肺。若血虛發熱而瘡口不斂者，用四物參耆以滋肝脾。若膿多而瘡口不斂者，用八珍湯或十全大補湯以養血氣。經曰：脾主肌肉。如前藥未應，但用四君、歸、耆，以補脾胃。若更不應，乃下元陽虛，急用八味丸以壯火主土。若脈數發渴者，難治。此真氣虛而邪氣實也。

腮癰者，是足陽明胃經絡也。腦疽，頭項咽喉生疽，古法多爲不治。濕熱上壅者，十之二三；陰火上炎者，十之八九。調治得當，庶可保全。臂癰者，前臁屬手陽明經，後臁屬手太陽經，外臁屬手少陽經，內臁屬手厥陰經，

內之前臁屬手太陰經，內之後臁屬手少陰經。總經絡熱鬱，風邪外干，氣血有乖而生也。當分經絡，以用本經之藥爲引，行其血氣則愈。一凡頸項眉頰結核久礙，皆爲氣血大虛，切勿攻尅。臀癰者，乃膀胱之濕毒蒸熱，或禀賦陰虛，此地最難高聳潰膿，大宜托裏爲要。腋癰者，足少陽、手少陰、手厥陰三經也，此多得之於先天，或肝火熾甚耳。耳下石癰者，不膿不疼是也，大宜養肝血，滋腎水，溫補可化。如少年脈實者，少佐以清肝，然不可輕用行氣破血之藥。脇癰者，足厥陰、少陽之經，相火之司也。苟或肝膽之氣不平，則風火內搏，榮逆血鬱，而熱聚爲膿。凡一切附骨癰疽，皆起於腎。腎主骨，治宜溫補腎氣，骨得陽和，腫硬自能冰解矣。故服八味丸者，永無骨疽之患。腹癰者，患於臍下，或傍二寸許，是屬脾經。若近脇者，是屬膽經，是症多因脾家陰虛氣滯，血凝傷脾所致。腿癰者，發於內側屬肝脾二經，發於外側屬膽胃二經。平陷堅硬者爲氣虛，當用內補黃耆湯類。毒煩腫痛者爲濕熱，當用內托茈胡湯類，外用蒜灸。附骨癰者，在於環跳穴間，是熱在血分之極也。初起當用甘草節、青皮、蒼朮、黃栢、條芩、牛膝之類，破時當大養氣血。肺癰肺瘻者，多因久咳，脾肺氣虛所致，或辛辣厚味遺熱，或風寒外邪襲虛，或因過汗亡津，虛火咳膿臭穢，呼息不利，胸中隱痛，四肢微腫。手足甲疽，即脫疽也。多因房勞，虧損腎水，鬱怒有傷肝脾，地位偏僻，氣血罕到，藥力難達，易致筋潰骨脫，故尤宜補托氣血爲主，以脈消息。若黑色者不治。腸癰者，是膏粱積熱所致，其候身皮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遶臍生瘡，小腹按之則痛，溲數似淋，腹脹惡寒，身熱自汗。如脈沉緊而未有膿，須急解毒。如脈洪數，已有膿，須急下膿。若小腹痛而小便閉者，是膿壅滯也。然腸癰爲病，切不可驚，驚則腸斷，故坐臥轉側，切須徐緩，並飲薄弱，及八珍湯，以固元氣，靜養調理，庶可保也。囊癰者，書曰：癰疽入囊者死，是屬肝經濕熱。初起腫痛，小便赤澁，治宜清利解毒爲主。若膿已成而小便不利者，是毒氣未散也，當針泄之。若膿既出而反痛者，是氣血虛也，當補益之。倘元氣未虧，而陰囊悉潰，睾丸懸露者，亦不爲害。若小兒患此，而由乳母多怒者，宜子母並服清肝之藥。下疳者，玉莖生瘡，甚至蝕透而久不愈，宜內服燥濕解毒，外用熏掺可也。多係肝經濕熱，故尤宜清肝除濕。便毒者，生於小腹下，兩邊合縫之間，小兒是肝火肝疳，總屬肝經熱毒，治宜瀉肝。再視血分毒氣，爲之斟酌。若大人犯此者，多因欲火不能直遂其志，故敗精搏血，留聚經隧，乃結爲毒。治宜開鬱散氣，清利熱毒，使精血宣暢，則自然愈矣。間有因交合不潔，爲淫火衝動，是以受毒所致者，治宜先爲發汗，次利小便可也。懸癰者，穀道前後生瘡是也。初發形如松子，漸如蓮子，數十日後痛甚赤腫，如桃即破，破最難收。其治每用粉草一兩，無灰酒煎服以解毒。此症多屬陰虛，故不足人患之。大禁寒涼尅削，肝腎虛極之症也，重爲滋陰峻補，並爲絕欲，急令收功，否則成漏癆瘵之根矣。胃癰者，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多熱，若邪熱內迫，則兩熱相合，故結爲癰，而胃脈必沉細，人迎必其盛，蓋胃脈見於右關，本宜洪盛而反沉細者，足見胃氣已逆也。人迎者，胃經穴名，在結喉兩旁，亦有動脈應於其間，見於左寸。今若人迎甚盛，而右關沉細，則愈見熱壅，聚於胃口而不行，故不能充於脈耳。人見人迎脈盛，誤爲傷寒，禁其飲食，則必死。疔者，經曰：膏粱之變。蓋因膏粱之人，皮厚肉密，內多滯熱，故變爲疔。然古方計有一十二種，三十六疔之分。總由臟腑積受熱毒，邪氣搏於經絡，以致血凝毒滯，注於毛孔，手足頭面，各隨臟腑部位而發。其形如粟米，或疼或癢，漸致遍身麻木，頭眩寒熱，時生嘔逆，甚則四肢沉重，心驚眼花。經雖所載，疔色有五，以應五臟，實紫黑及黃泡者居多，先癢後痛，先寒後熱也。宜內服發散解毒攻托之劑，外敷拔毒菊花葉、蒼耳草之類。大概疔以成膿，則毒已外洩，可無他虞。惟在初起，最宜謹慎，疔毒攻心，禍如反掌，蓋疔由心火蘊結，故其疼異常，爲害甚速，病人口嚼生荳，不覺荳腥者即是也。若於耳後方圓一寸發者尤甚，蓋水枯火熾之極也，不可妄動。如抓破見風，毒即內攻不救。腳心發毒，淺者可治，深者不治。天蛇頭者，手指毒瘡，各隨經絡而生，其痛殊甚，宜審其經，投以解毒和血，加以引經之劑。血絲疔者，發於兩手指而作，紅絲漸漸行至關節，勢必殺人。可先以線紮住紅紋之處，次將銀針砭去惡血，以藥塗之。上者血紅，次者血紫，下者血黑。若一失治，則稽留不散，輕則爛傷墮指，重則入腹而死。手指忽腫痛者，名爲代指，以烏梅入醋浸研，塗患處立瘥。瘭瘡者，因風熱毒氣所乘，搏於皮膚，生瘭漿而潰成瘡，故名瘭瘡也。瘭疽者，其發有數種，小者如粟如豆，大者如梅如李，青黑赤白，變易不常，或臂或腎，或口齒，或肚臍，發無定處。然人壞多見於手指之間，根深入肌，走臂遊腫，毒血流注，貫串筋脈，爛肉見骨，出血極多。若至狂言煩躁悶亂者，皆毒氣攻心之候也，不治。楊梅瘡者，因形相似而名之也。凡氣受之而得者，堅實凸起，又名綿花瘡。若血受之而得者，其

形扁塌而潰，又名果子瘡，皆類其像而欲呼之。北方名曰天泡瘡。雖名異實同，然治療須別。凡自致者重，傳染者輕。自致者淫欲太妄，以致陰處先見，及縱口恣味，三焦皆熱，精竭血結，遺滯諸經而成也。傳染者，中氣不足，外染稍輕。然患此者，切不可用毒物發之，亦不可用涼藥遏之，並求速效，須用煎藥解毒補益托散，外用煎藥洗浴，仍以膏藥搽貼，扳毒出外，方無後患。

張按：一切癰疽初起，則邪毒未曾達表，臟腑壅熱，一毫熱藥不可用。若既出膿後，則毒氣外洩，氣血皆虛，胃氣亦弱，一毫涼藥不可用，此古人之成法也。然亦有氣血虛寒，初起毒陷陰分者，非陽和托裏，何能升達。在表既潰，而陰血乾枯，若非滋陰充暢，何能接續膿漿。外則瘡毒焦枯，內則口乾煩躁，故全在以脈消息。蓋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氣以成形，血以華色。故諸癰疽平塌不易高聳者，乃陽氣虛弱，不能逐毒以出陰分，即爲陰毒也。根紅散漫者，亦氣虛不能拘血緊附也。紅活光潤者，氣血拘毒出外也。外紅裏黑者，毒滯於內也。紫黯不明者，氣血不充，不能化毒成膿也。膿色濃厚者，氣血旺也，膿色清淡者，氣血衰也。未出膿前，或有有餘之熱，既出膿後，盡從不足之治，但毒氣一分未盡，不可姑縱容留，以致蔓延，便成大患，猶之養虎，久必噬人。氣虛不能逐毒者，溫補兼托，陽和一轉，陰分凝泣之滯，自能冰解。血虛不能化毒者，尤宜滋補排膿，故當潰膿，毒氣未盡之時，其托裏之功，刻不可緩，一容一縱，毒即逗留，一解一清，毒即冰伏，托裏不兼滋補氣血，虛者何以成膿？猶無米而使之炊飯也。滋補不兼托裏，僅可調和氣血，何能直達潰所成功。且毒氣盛者，則反受其助，猶裹粟以資盜糧矣。滋補不兼溫煖，則血凝氣滯，孰作釀膿之具。猶之造酒不煖，何以成漿。造飯無火，何以得熟。世人但知以毒爲火，清火以解毒，殊不知毒即是火，毒化而火亦清，毒凝而火愈鬱。然毒之化火由膿，膿之來必由氣血，氣血之化必由火也。火可清乎？況清涼之法，僅可施於瘀疥小瘡耳。若遇通經達絡之疽，攻托尚虞不暇，豈可復行清解，反傷胃氣，以致陽氣不振，難潰難長，甚則內攻臟腑，可不畏歟！迨至毒既去盡，紅潤肌生，則和平補養氣血之中，仍可佐以銀花、國老，以解有餘不盡之毒。至如連翹、花粉，亦能解毒，但傷胃氣，便當禁用，此張之管見也。

《外科大成・癰疽之別》 癰發於六腑，爲表爲陽，爲熱爲實，其發迅暴，如燎原之火，故熱痛高腫，侵長廣大，皮薄光軟以澤，多有椒眼，或作便閉，發渴發逆以拒之，由正氣內固，不能下陷，是以五臟終不傷也。

疽之發於五臟，爲裏爲陰，爲冷爲虛，其發停蓄，如陶室之火，內消骨髓，故無熱，無腫，無痛，形如瘖癗，色淡而堅，甚則如牛領之皮，見七惡逆症者死。七惡逆症歌見後。陽中之陰者，似熱非熱，雖腫而虛，赤而不燥，痛而不膿，浮而復消，外盛而內腐，其人多肥，肉緊而內虛也。陰中之陽者，似冷非冷，不腫而實，赤微而燥，痛而有膿，外不盛而內煩悶，其人多瘦，肉緩而內實也。陽症變而爲陰者，草醫涼劑之過也，陰症變而爲陽者，大方熱藥之驟也。然陽變爲陰，爲猶可返於陽也，其症多生，陰變爲陽，爲不久復歸於陰矣，其症多死。

陽症有熱，則氣血行而生肌，陰症無熱，則氣血滯而不斂，故云：有熱無熱爲生死之訣。觀此，則知癰疽有陰陽、表裏、虛實之分，而無大小之別也。第恐猶有未悉者，再續陰陽、善惡、生死、順逆等謂，內消、內托、虛實等治，使一見了然，庶無舛誤。

《外科大成・癰疽陽症歌》 癰疽不論上中下，惟在陰陽二症推。發背雖有正與偏，要取高低兩樣看。純陽初起必煩腫，更兼身熱有微寒。頂如尖字高突起，腫似彎弓根有盤。七日之間多煩痛，二七之期膿漸漫。動息自寧食知味，二便調勻無瀉乾。腫消膿潰精神爽，脫腐生新氣血完。五善自然臻並至，七惡全無半點干。痛便隨膿減，腫退自肌寬，新肉已生紅艷艷，腐皮自斂白漫漫。一身多爽快，五臟盡和歡，此屬純陽俱易治，百人百可保全安。

《外科大成・癰疽陰症歌》 純陰初起不知瘡，粟米之形疙瘩僵。不紅不腫不知痛，少熱少煩少隄防。七朝之後身體倦，瘡根平大喜澆湯。頂不高兮根不活，色不光兮腐不穰。陷軟無膿空結聚，脈浮散大細飛揚。飲食不餐身戰戰，嘗湯止許意忙忙。瘡上生衣如脫甲，孔中結子似含芳。膿多臭穢身難便，舉動愴惶韻不長。瘡形成紫黑，面色變青黃，精神昏憒多鼾睡，言語無人自發揚。口乾多舌強，痰喘定身亡，此屬純陰俱不治，百人百可到泉鄉。

《外科大成・癰疽半陰半陽症歌》 陰陽之症兩相交，生死同兼事可招，微熱微寒微赤腫，半昏半爽半平高。脈來雖數多無力，飲食雖餐便不消。腫而不潰因脾弱，潰而不斂爲膿饒。大便多溏小便數，上身有汗下身焦。五善雖兼有，七惡未全逃，口渴喜茶腸腹痛，面浮靨飲足心高。心煩不穩睡，神亂怕音焦，投方應病方爲妙，陰轉爲陽漸可調。心真造化，爾命堅牢，逢之任是

神仙手，半死餘生定莫逃。

《外科大成・癰疽五善歌》 心善精神爽，言清舌潤鮮。瘡疼兼不渴，睡醒得安然。肝善身輕便，因煩自不煩。指頭紅活色，坐起覺平康。脾善脣滋潤，衾幃蘭麝香。凡餐俱有味，膿厚更肥黃。肺善聲音響，無廢韻更長。肌膚多滑潤，大便自尋常。腎善誠爲要，水深火自降，口和兼不渴，小水得稀長。

《外科大成・癰疽七惡歌》 一惡神昏憒，心煩舌上乾，瘡形多紫黑，言語自呢喃。二惡腰身強，目睛邪視人，瘡頭流血水，驚悸是肝虛。三惡形消瘦，膿清臭穢生，瘡形多軟陷，脾敗不知疼。四惡皮膚槁，聲嘶韻不長，痰多兼喘急，鼻動肺將亡。五惡成消渴，隨飲卽隨乾，形容多慘黑，囊縮腎家端。六惡身浮重，腸鳴嘔呃頻，大腸多滑泄，臟腑並將傾。七惡瘡倒陷，形如剝鱔同，四肢多冷逆，汚水自流通。

善屬腑症，病微邪淺，更能慎起居，節飲食，則勿藥亦愈。惡屬臟症，多因元氣虛弱，或汗下失宜，胃氣受傷，或寒凉剋伐，以致邪氣愈實也，法當純補胃氣，多有可生者，宜於潰瘍主治諸方內對症施治。此外更有潰後發熱惡寒作渴，或怔忡驚悸，寤寐不寧，牙關緊急，或頭目赤痛，自汗盜汗，寒戰咬牙，手撒身熱，脈洪大，按之如無，或身熱惡衣，欲投水中，其脈浮大，按之微細，衣厚仍寒，此氣虛極，傳變之惡症也。手足逆冷，肚腹疼痛，泄瀉腸鳴，飲食不入，吃逆嘔吐，此陽氣虛，寒氣所乘之惡症也。

有汗而不惡寒，或無汗而惡寒，口噤足冷，腰背反張，頸項勁強，此氣血虛極變痙之惡症也，俱急用參、耆、歸、朮、附子以救之，間有得生者。不可因其症惡，遂棄而不治。

《外科大成・癰疽生死法》 初生如粟，裏可容穀，外面如麻，裏大如瓜，外面如錢，裏可容拳。起勢大，終無害。未老先白頭，無膿軟陷休。瘡從疙瘩起，有膿生方許，腫潰氣昂昂，不治自安康。根高頂又高，八十壽還饒，煩腫易腐爛，任大終無恙。瘡高熱煩疼，雖苦必然生，瘡軟無神氣，應補方爲益。肉腫瘡不腫，必竟生疑恐，膿穢不進食，泄瀉黃泉客。瘡色豬肝紫，無膿必定死。綿潰不腐爛，內怕蒲萄嵌。仰臥不知疼，陰症命難生。腐盡有敗氣，笑裏終生崇。根散瘡平塌，神仙無治法。久病目露神，必竟命難存。面忽似塗脂，十日後分離。敗中有紅肉，雖重生門路。新肉如板片，不食終須變。手足皮枯槁，血敗生難保。脣白眼無神，腹脹瀉將傾。醜氣不溜氣，雖重多生意。眼眶黑氣濃，癰疽怕此逢。房中香馥馥，是病終爲福。瘡熱身微熱，輕病何須說，生死此中求，片言一可決。

《外科大成・察行色順逆法》 凡閱人之病，必先視其形色，而後與脈病相參，誠識於始，以決其終，百無一失矣。曷言之，陰病見陽色，腮顴紅獻，陽病見陰色，指甲呈青，此二者俱死。又身熱脈細，脣吻反青，目珠直視者，死。面如塗脂，色若土黃，油膩，黑氣塗抹者，死。脣舌乾焦，鼻生煙煤，眼神透露者，死。形容憔悴，精神昏短，身形縮小者，死。喘粗氣短，鼻煽睛露，語言譫妄者，死。循衣摸床，遺尿失禁，撮空者，死。頭低項軟，眼視無神，吸吸短氣者，死。皮破無血，肉綻爛班，麻木不知痛癢者，死。齒黃色如煮豆，脣白反理無紋，耳黑枯焦不聽，人中縮而坦平，口張氣出無回閉，鼻煽相隨呼吸行，汗出如珠不散，痰若膠而堅凝，白血紅如脾色，指甲彎而帶青，神昏神浮，神亂神離，溷衣生滿面，黑氣慘天庭，逢之者沒命，法在此中評。

《外科大成・經絡》 人生之有經絡，猶地理之有界分，治病不知經絡，猶捕盜不知界分，其能無誅伐無過之咎乎？岐黃問答，以經絡爲主，惟經絡一明，然後知症見何經，用何經之藥以治之，了然無謬，如古之善射御者，自有得心應手之妙焉。假如腹之中行，係任脈一經，開兩傍係足少陰腎經，又開兩傍係足陽明胃經，又開兩傍係足太陰脾經，此皆在腹中者。其乳之在上在傍，係手太陰肺經，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絡經也。又開兩傍則在兩肋，係足厥陰肝經。又肋之後，背之傍，係足少陽胆經。其脊之兩傍各兩行，係足太陽膀胱經。若脊之中行，係督脈一經。手之外廉，係手三陽經。手之內廉，係手三陰經。足之外廉，係足三陽經。足之內廉，係足三陰經。頭乃手足六陽經所會，如耳前後係手足少陽經，顴之上下係手足陽明經，兩眦傍係手足太陽經，其鼻之上行仍係督脈一經。又凡各經支別交會與夫足三陰，皆循喉嚨挾舌本，又足厥陰隨督脈會於巔，雖未得備陳分寸起止，實乃十四經之大畧也，《內經》所謂分肉者正指此耳。至於奇經八脈，亦皆有起止病患也。假如肋痛，便知其爲肝經，不分內外男婦大小，皆可識症用藥。稍近後便知其爲胆經，則又當隨症加減矣。由此言之，則凡十四經所在皆可類推也。

陀云：癰疽之作，其行也有處，其主也有歸，如心之發於喉舌，肺之發

於皮膚，脾之發於肌肉，肝之發於筋肋，腎之發於骨髓是也。陰毒發於下，陽毒發於上，腑之發於外，臟之發於內，發於下者得之緩，發於上者得之速，感於腑者易治，感於臟者難療，故內曰壞，外曰潰，上曰從，下曰逆。近骨者多冷，久而不愈，化血生蟲，蟲則多癢少疼，或先癢後疼。近膚者多熱，久而不愈，傳氣成漏，漏則多疼少癢，或不疼不癢。發於虛處者多險，發於節而相應者不治。應爲內外通潰也。

手足十二經有氣血多少之分，謂曰：多氣多血君須記，手經大腸足經胃，多氣少血有六經，三焦胆腎心脾肺，多血少氣心胞絡，膀胱小腸肝所異。治以氣多者行其氣，血多者破其血，氣少者難於起發，補托之，血少者難於收斂，滋養之。雖然厥陰經有相火，難治，少陽經有相火，而更難治，故足少陰當作氣血兩虛治也，用藥之道，如東垣之處方，矧有兼風、兼痰、兼濕、兼氣、兼血、兼陰虛等症。病本不同，治當求備，較之世俗圖人形瘡樣而不分經絡者，大相徑庭矣。

《瘍醫大全・癰疽論》《生氣通天論》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受如持虛。

《癰疽篇》黃帝曰：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萇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薰於五藏，藏傷故死矣。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曰名。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三日已。發於頸，名曰夭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針，煩心者，死不可治。發於肩及膺，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逞熇之。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疎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挾纓，急治之。發於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蔬薤，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發於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蔆蘞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取三升，則强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發於尻，名曰銳疽。其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月之內，不治，十日而當死。發於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生。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發於脛，名曰兔嚙。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發於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發於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發於足指，名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

《玉版篇》皇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針能取之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鈹鋒之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

《寒熱病篇》曰：五藏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腓者腨也。背三，王臧之腧在背。腧四，項五，此五部有癰疽者死。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不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甚而恆，致氣則生爲癰疽也。

《生氣通天論》曰：汗出見濕，乃生痤痱，陷脈爲瘻，留連肉腠。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

《陰陽別論》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

《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

行榮衛，以會大氣，邪溢氣壅，脈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爲膿。內消骨髓，外破大膕，留於節湊，必將爲敗，積寒留舍，榮衛不居，卷肉縮筋，肋肘不得伸，內爲骨痹，外爲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於谿谷也。

《刺節真邪論》曰：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爲骨痹，搏於筋則爲筋攣，搏於脈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肉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而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爲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爲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並，日以益大，則爲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歸之，邪留不去，有熱則化爲膿，無熱則爲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氣交變大論》曰：歲火太過，民病身熱骨痛，而爲浸淫。歲金太過，民病兩脇下少腹痛，目赤痛眥瘍，耳無所聞。歲木不及，復則炎暑流火，濕性燥病，寒熱瘡瘍，痱疹癰痤。歲金不及，復爲寒雨暴至，民病口瘡。歲水不及，民病寒瘍流水。

《五常政大論篇》曰：委和之紀，其病支廢，癰腫瘡瘍。卑監之紀，其動瘍涌，分潰癰腫。赫曦之紀，其病笑瘧瘡瘍。堅成之紀，其動暴折瘍疿。少陽司天，火氣下臨，鼻窒瘡瘍。太陽司天，寒氣下臨，甚則肘腫身後癰。少陰司天，熱氣下臨，甚則瘡瘍。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腹，適溫熱者瘡，下之則腹已，汗之則瘡已。

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

經曰：諸癰腫筋攣管痛者，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

經曰：邪之所湊，其正必虛，着而不去，其病爲實。又曰：榮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營逆則血鬱，氣鬱則熱聚爲膿，故爲癰腫也。熱之所過，則亦癰腫。熱勝則陽氣內鬱，故浮腫暴作，榮氣亦逆於內裏，聚爲癰膿之腫矣。又曰：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熱之傷氣，則熱結於肉分而故痛，寒之傷形，則寒薄於皮膚，所以堅凝而腫斯作也。先痛而後腫者，氣先受傷，而形亦受傷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先受傷，而氣亦受傷也。故有形不痛者陽傷，無形有痛者陰傷，更有汗方發泄，寒水浴之，以致熱鬱皮裏，濕邪凝結，甚爲痤癰，輕爲痱瘡；亦有陽氣不固，邪氣入於陷脈，陷脈者謂寒邪陷缺其脈，積寒於中，經血稽凝，久瘀內攻，積於肉裏，發爲鼠瘻。又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又曰：五臟不和，九竅不通，六腑不和，留結爲癰。凡瘡腫高而軟者，發於血脈，下而堅者，發於筋脈，肉色不變者，發於骨髓，故分氣血虛實，熱毒深淺爲要。切不可一見其腫，便謂熱毒實熱，輒投下劑，意謂毒從瀉出，殊不知陽者紅腫煩起，陰者青白而陷，疽者附筋骨而生，皆賴血氣爲主。經所謂氣主煦之，血主濡之，倘元氣受傷，而不能煦濡，則下陷不膿，能禁其不內攻乎？

經曰：天空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溫而左濕。東南方，陽也，陽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濕；西北方，陰也，陰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適寒涼者腹，而濕熱者瘡，下之則腹已，汗之則瘡已。夫東南二方，在人則內小腸熱，甲膽風，皆俱下性炎上，其瘡外有六經形證，內無便溺阻隔，飲食如故，小便自調，知不在裏，非疽也；癰癤，小爲癤，大爲癰，其邪受風濕地氣，自外而來侵內。經云：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諸瘡痛癢，皆屬心火。此瘡自外而入，是內小腸左遷入膽，作痛而非癢，此二方皆主血爲病爲痛，此元氣不足，榮氣逆行，其初出未有傳變，在於肌肉之上，皮膚之間，只於風熱六經所行經絡地分出也，宜瀉風濕熱。醫者只知陰復其陽，則宜汗，此宜汗者，乃濕熱鬱手足少陽，致血脈凝逆，榮衛不能週身，元氣消弱也。其風濕熱滯於下，故面赤腫微黯，風水惟上衝，顏色多怒，其瘡色腫微黯，瘡熱高起，結硬作痛，其脈止在左手，左屬表，左寸外洪緩而陰，是客邪在血脈之上，皮膚之間，宜急發汗，通榮衛，則邪去矣。宜內托榮衛湯。

經曰：脈細皮寒，瀉痢前後，飲食不進，此爲五虛，瘡瘍最忌。

張仲景曰：癰疽最難治，外尚未現真形，內已先潰大穴。古人云：外大如豆，內大如拳，外大如拳，內大如盤，信不爽也。

劉河間曰：人近火者，微熱則癢，熱甚則痛，附近則灼而爲瘡，皆火之用也。或癢痛如針，輕刺者，猶飛迸火星灼之然也。或疑瘡瘍，皆屬火熱，而反腐出膿水者，何也？猶穀肉菓菜，熱極則腐爛而潰爲汚水，大熱過極，反兼水化也。

李東垣曰：疽初生如黍米大，癢痛有異，悞觸破之，即煩展四畔，赤腫沉悶，牽引脇肋疼痛，數日之後，漸覺肌膚壯熱，惡寒煩渴，腫暈侵展，爐漿汁出，積日不潰，抑之則流血者，謂之發背疽也。發於腦者爲腦疽，發於髎眉髻者，

以類呼也。又有其狀無頭，腫濶三四寸，始覺注悶疼痛，因循數日，皮光微軟者，甚則亦令人惡寒發熱，頭痛煩渴者，謂之發背癰也。又有初生一頭，色浮赤而無根，腫見於皮膚之間，大小十二寸者，瘍也。三者，惟疽最重，此疾皆因滋味與厚衣，衣服厚暖則表易招寒，滋味過多則五臟生熱，臟腑積熱，則血脈不流而毒氣凝滯，邪氣伏留，熱搏於血，血聚則肉潰成瘡，淺則爲瘍，實則爲癰，深則爲疽矣。亦有因服金石發動而成，亦有平生不服金石藥而患者，乃由父母曾服餌者，其毒氣流傳子孫。此病初起認是疽，則宜速療之。《十書》。

又曰：夫瘡腫之患，莫大乎癰疽。然而癰疽何以別之？經所謂榮衛稽留於筋脈之中，則澁不行，血脈不行，則陽氣鬱遏而不通，故生寒熱，穢毒之氣騰出於外，蓄結爲癰，久而不散，熱氣乘之，腐化爲膿，然而骨髓不焦枯，臟腑不傷敗，可治而愈也。何爲疽？五臟風毒積熱，毒熱熾甚，下陷肌膚，骨髓將枯，血氣涸竭，其腫色天堅如牛領之皮，故命曰疽。癰者，其腫皮薄以澤，此其候也。癰疽之生，有內有外，內生胸腹臟腑之中，外生膚肉筋骨之表，凡此二毒，發無定處，而有常名。夫鬱滯之本，始於喜怒哀樂不時，飲食居處不節，或金石草藥之發動，寒暑燥濕之不調，使陰陽之不平而蘊結於外，使榮衛凝澀而腐潰，輕者起於六腑，浮達而爲癰，氣行經絡而浮也；重者發於五臟，沉澁而爲疽，氣行經絡而沉也。明乎二者，腫毒丹疹，可以類推矣。

又曰：夫瘡候多端，欲辯深淺，直須得法，若不素知方論，而妄生穿鑿者，如大匠捨其繩墨，以意度量，安能中於規矩哉。嘗聞古人有言曰：多則惑，少則得。簡而論之，則瘡疽槩舉有三種：高而軟者發於血脈，腫下而堅者發於筋骨，肉皮色不相辨者，發於骨髓。又曰：凡療瘡疽，以手按搖瘡腫，根牢而大者深也，根小而浮者淺也。又驗其人，初生瘡之時，便覺壯熱惡寒，拘急頭痛，精神不寧，煩燥飲冷者，其患瘡疽必深也。若人雖患瘡疽，起居和平，飲食如常，其疾浮淺也。惡瘡初生，其頭如米粟，微似有痛癢，誤觸破之，即煩展覺有深意，速服犀角湯及漏蘆湯、通氣丸等取通利疎暢，兼用浴毒湯塌浸之類，若浮淺者紕貼膏求差。以此推之，淺深之辨，始終之次者也。

又曰：夫熱發於皮毛之間，是以浮腫根小，至大不過二三寸者，瘍也。六腑積熱，騰出於外，肌肉之間，其發暴甚，腫皮光軟，侵展廣大者，癰也。五臟風積熱攻煩於肌骨，風毒猛暴，初生一頭如痞癮，白焦枯觸之應心者，疽也。蓋癰發於六腑，若燎原之火，外潰膚肉；疽生五臟，沉澁難療，若陶室之燧，內銷骨髓。癰則易療，惟難將息而遲瘥；疽則難療，易得痊復。夫癰與瘡初生，並宜灸之，謂其氣本浮達，以導其熱，令速暢也。疽則烙，不宜灸，謂其根本深沉，須達其原也。凡瘡疽生於外，皆由熱毒蘊於內，明乎三者，其餘可以類推矣。蓋皮膚微高起而肌厚，或痛或癢，移走無常者，謂之腫。有因風而得之者，有因風熱相搏而得之者，久久而不消，熱勝於風，若不即治，血不流通，與氣乘之，以成膿也。又曰：風多則癢，熱多則痛，此爲驗也。

又曰：夫患癰疽之人，慎勿着惱，若觸着多致膿成敗潰。

朱丹溪曰：癰疽，乃陰陽相滯而生，氣陽也，血陰也，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相並周流，寒與濕相搏，則凝滯行遲爲不及；熱與火搏之，則沸騰行速爲太過。氣得邪而鬱，津液稠粘，爲痰爲飲，積久滲入脈中，血爲之濁，此陰滯於陽也；血得邪而鬱，隧道阻滯，或溢或結，積久滲出脈外，氣爲之亂，此陽滯於陰也。百病皆由於此，不止癰疽而已。故癰腫初起，便煩痛腫大者，可治；不痛熱腫大而陷者，不治也。

又曰：衣厚仍寒，孤陰無濟，衣薄仍熱，孤陽獨存，陽虛極宜補陽，陰虛極當益腎。

又曰：腰背反張，頸項強直，爲變痙之兆；口噤作冷，寒戰咬牙，斯絕命之期。

竇太師曰：發背之生，積毒於臟腑，正氣盛，淹留停緩；元氣虛，則朝輕夕重，如發弓矢，外小內大；內托則生，敗毒則斃，治法以參、芪爲主，一定之論也，百世不易。凡癰發於背，廣一尺，深可一寸，雖潰至骨，不穿膜不死。《經驗全書》。

孫思邈曰：瘡乞要害處，近虛處，怯薄處，當細心醫治也。

喻嘉言曰：夫瘡毒已潰，治當大補氣血。

又曰：膿出反痛虛之過，膿多不斂弱之因。

王肯堂曰：方書叙癰疽之源有五：一天行時氣，二七情內鬱，三體虛外感，四身熱搏於風冷，五食炙煿、飲法酒、服丹石等熱毒，總之不出於三因也。外因者，運氣癰疽有四：一火熱助心爲瘡。經云：少陰所至爲瘡瘍。又云：少陰司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甚則瘡瘍。又云：少陰司天之政，初之氣，寒乃始，陽氣鬱，炎暑將起，中外瘡瘍。又云少陽所至爲瘡瘍。又云：少陽司天之政，風熱參布，太陰橫流，寒乃時至，民病寒中，外發瘡瘍。

初之氣候，乃大溫，其病膚腠中瘡，二之氣，火反鬱，其病熱鬱於上，瘡發於中；三之氣，炎暑至，民病膿瘡。又云：太陽司天之政，初之氣，氣乃大溫，肌腠瘡瘍，此皆常化病之淺也。又云：少陰司天，熱淫所勝甚則瘡瘍。又云：少陰司天，客勝甚則瘡瘍。又曰：少陰之復，病痟疹瘡，疽癰痤痔。又云：火太過，曰赫羲，其病瘡疽血流。又云：火鬱之發，民病瘡瘍癰腫，此是邪變病之甚也。二曰寒邪傷心爲瘡瘍。經云：太陽司天之政，三之氣，寒氣，民病寒反熱中，癰疽注下。又云：太陽司天，寒淫所勝，血變於中，發爲癰瘍，病本於心。又云：陽明司天之政，四之氣，寒雨降，民病癰腫瘡瘍是也。三曰燥邪傷肝爲瘡瘍。經云：木不及曰委和，上商與正商同其病，支發癰腫瘡瘍，邪傷肝也。又云：陽明司天，燥淫所勝，民病瘍瘡痤癰，病本於肝是也。四曰濕邪瘡瘍。經云：太陰司天，濕氣變物，甚則身後癰。又云：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於中，流散於外是也。此四條所謂天行時氣者也。《素問・脈要精微論》帝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此四時之病，以其勝治之愈也。《靈樞經・癰疽篇》云：血脈榮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甚則腐肉，腐肉則爲膿，膿不泄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熏於五臟，臟傷故死矣。《生氣通天論》云：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鬱乃痤。又云：陽氣者，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榮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是亦邪從勞汗之隙，及陽氣開闔不得其理之隙，久客之爲癰腫也。所謂體虛外感，及身熱搏於風冷者也。治法則《精要》十宣散、五香湯、潔古蒼术復煎散等發表之劑是也。內因者，陳無擇云：癰疽瘰癧，不問虛實寒熱，皆由氣鬱而成。經云：氣宿於經絡，與血俱濇而不行，壅結爲癰疽，不言熱之所作而後成癰者，此乃喜怒憂思有所鬱而成也，治之以遠志酒獨勝散，兼以五志相勝之理，如怒勝思之類是也。不內外因者，經所謂膏粱之變，足生大疔，更如持虛。又東方之域委鹽之地，其民食委嗜鹹，安其處，美其食，委熱中，鹹勝血，故其民黑色疎理，其病爲癰疽。又有服丹石法酒而致者，亦膏粱之變也。李東垣曰：膏粱之變，亦是滋味過度，榮氣下從，逆於肉裏。榮氣者，胃氣也。飲食入胃，先輸於脾，瀉血枯空，虛朝百脈，次及皮毛，先行陽道，下歸五臟六腑，而氣口成寸矣。今富貴之人，不知其節，法酒肥羊，雜以厚味，積久太過，其氣味俱厚之物，乃陽中之陽，不能走空竅而先行陽道，乃反行陰道，則濕氣大勝，子令母實，火乃大旺，熱濕既盛，必來尅腎，若不慎房事，損其真水，水乏則從濕氣之化而上行，其多出背上及腦，此爲大疔之最重者。若毒氣出肺，或脾胃之部分，毒之次也，若出於他經，又其次也，濕熱之毒，所止處無不潰爛。故經言膏粱之變，足生大疔，更如持虛者，如持虛器以受物，則無不受矣。治大疔之法，必當瀉其榮氣。以標本言之，先受病爲本，非苦寒之劑爲主爲君，不能除其苦楚痛疼也。如東垣治元好問，丹溪治老婦腦疽，皆因好酒，故以三黃大黃酒製治之。又如排膿散，當歸散之類是也。又有盡力房室，精虛氣節之所致者，亦屬不內外因，當以補虛內托爲主，亦忌用五香之藥耗真陰而助邪熱，治之之藥，如內固黃芪湯、神效托裏散之類也。經云：五臟菀熱，癰發六腑。又云：六腑不和，留結爲癰。又云：諸痛癢瘡，皆屬於心，肺乘肝則爲癰，腎移寒於肝，癰腫少氣，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此皆臟腑之變亦屬內因者也。東垣曰：《生氣通天論》云：榮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又云：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受如持虛。《陰陽應象論》云：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是言濕氣外傷，則榮氣不行，營衛者，皆營氣之所經營也，榮氣者胃氣也，運氣也，榮氣爲本，本逆不行，爲濕氣所壞而爲瘡瘍也。膏粱之變，亦是言厚滋味過度，而使榮氣逆行，凝於經絡爲瘡瘍也。此邪不在表亦不在裏，唯在其經中道病也。以上《內經》所說，俱言因榮氣逆而作也，偏看諸瘡瘍論中，多言二熱相搏，熱化爲膿者，有只言熱化爲膿者，有言濕氣生瘡，寒化爲熱而爲膿者，此皆癰疽之源也。宜於所見部分，用引經藥，並兼見證中分陰證陽證，先瀉營氣是其本，本逆助火，濕熱相合，敗壞肌肉而爲膿血者，此治次也。宜遠取諸物以此，一歲之中大熱無過夏，當是時諸物皆不壞爛，壞爛者交秋濕令大行之際也，近取諸身，熱病在身，止顯熱而不敗壞肌肉，此理明矣。標本不得，邪氣不服，言一而知百者，可以爲上工矣。《瘍醫準繩》。

又曰：《靈樞經》云：榮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爲膿，然不能陷肌膚，骨髓不爲焦枯，五臟不爲傷，故命曰癰。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臟，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疽者上

之皮天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鬼遺方》云：癰之痛，只在皮膚之上，其發如火焚茅，初如黍米大，三兩日如掌面大，五七日如椀面大，即易治，如腫冷發渴發逆，治之難愈。疽發或如小瘡，觸則徹心痛，四邊微起，如橘皮，孔色紅赤不全變，膿水不甚出，至七八日，疼悶喘急不止，若始發腫，高五七日，忽平陷者，此內攻之候也。

又云：癰疽有三等，毒氣浮淺屬腑，毒氣深沉屬臟，毒氣猛裂而行經絡，或淺或深無定，五臟六腑皆受之毒，難爲調理，唯宜急切於癰發諸處，不問虛實，高腫，起盛，光澤，疼痛，只在皮膚之上，熱急脹滿，或有癢疼，別無惡候，初用溫藥平氣，次用排膿發穴。治癰所謂平氣者，犀角飲之類，其方用犀角、連翹、漏蘆、甘草、當歸、肉桂，皆發表之藥也。所謂發穴者，乃棘針之類，用皂角刺爲君，甘草、川芎、乳香爲佐使，亦托裏之藥也，然不若潔古、東垣諸方發表托裏爲穩當。

又曰：疽發諸處，不拘大小，惟起在背，廣一尺、二尺、三尺，皮厚而紫黑，高腫不常，內疼如錐刺，攻擊滿悶，應四肢重疼，前心亦痛，餘處發猶可，唯虛處及近筋骨處，若膿毒未潰，即傷爛筋骨，肉損爲疽者，屬五臟毒氣深沉，多氣伏硬堅實而不宜緩慢，治之須內實五臟，外透皮膚，令軟勻和，即膿透，宜用內托實臟氣之藥，排膿勻氣乃可，不比癰之毒氣浮淺也，毋作一類治之。

又曰：凡一切瘡腫，始覺患起高腫，五七日忽平陷者，此是內攻之候也，急以內托散及內補湯藥補填臟腑令實，最怕透膜，膜穿十無一生矣。

婁全善曰：癰之邪淺，其稽留壅遏，獨在經絡之中，而專攻於外。故初發時，自表便發熱，患處便如椀如盆，高腫而痛，甚者縱欲下陷，得正氣內固，不肯受，故或便秘，或發渴發逆以拒之，是以骨髓終不焦枯，五臟終不傷也。疽之邪深，其稽留壅遏，內連五臟，而不專攻於外，故身體無熱，患處或不腫痛，甚者聲嘶氣脫，眼黑眼小，十指腫黑如墨，多死也。治之之法，癰之初發，當以潔古法爲主，表者散之，裏者下之，火以灸之，藥以敷之，膿未成者必消，膿已成者速潰也。疽之初發，當以《鬼遺》乃爲主，補填臟腑令實，勿令下陷之邪蔓延，外以火灸，引邪透出，使有穴歸着而不亂，則可轉死回生，變凶爲吉，今世外科，不分癰疽，一例宣熱拔毒，外以五香耗其氣，內以大黃竭其血，終不能自悟其用藥之非，惜哉！

潔古云：瘡瘍者，火之屬，須分內外，若其脈沉實，當先疎其內以絕其源也。其脈浮大，當先托裏，恐邪氣入內也。有內外之中者，邪氣至甚，遏絕經絡，故發癰腫。經曰：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此因失托裏，及失疎通，又失和榮衛也。治瘡之大要，須明托裏、疎通、行榮衛三法，托裏者，治其外之內；疎通者，治其內之外；行榮衛者，治其中也。內之外者，其脈沉實，發熱煩躁，外無瘀赤痛甚，邪氣深於內也。故先疎通臟腑，以絕其源。內疎黃連湯。外之內者，其脈浮數，瘀腫在外，形證外顯，恐邪氣極而內行，故先托裏，以防其干也。內托復煎散。內外之中者，外無瘀惡之氣，內亦臟腑宣通。知其在經，當和榮衛也。當歸黃芪湯。用此三法之後，雖未瘥，必無變證，亦可使邪氣峻減而易痊也。

《三因》云：癰疽瘰癧，不問虛實寒熱，皆由氣鬱而成。經曰：氣宿於經絡，與血俱澼而不行，壅結爲癰疽。不言熱之所作而後成癰者，此乃因喜怒憂思，有所鬱而成也。

《精要》云：瘡疽，憤鬱不遂志欲之人，多犯此疾。

張景岳曰：凡瘡瘍之患，所因雖多，其要惟內、外二字。證候雖多，其要惟陰、陽二字。知此四者，則盡之矣。然內有由臟者，有由腑者，外有在皮膚者，有在筋骨者，此又其淺深之辨也。至其爲病，則無非血氣壅滯，營衛稽留之所致。蓋凡以鬱怒憂思，或淫欲丹毒之逆者，其逆在肝、脾、肺、腎，此出於臟而爲內病之最甚者也。凡以飲食厚味，醇酒炙煿之壅者，其壅在胃，此出於腑，而爲內病之稍次者也。又如以六氣之外襲，寒暑之不調，侵人經絡，傷人榮衛，則凡寒滯之毒，其來徐，來徐者，其入深，多犯於筋骨之間，此表病之深者也。風熱之毒，其來暴，來暴者，其入淺，多犯於皮肉之間，此表病之淺者也。何也？蓋在臟在骨者，多陰毒，陰毒其甚也；在腑在膚者，多陽毒，陽毒其淺也。所以凡察瘡瘍者，當識癰疽之辨。癰者熱壅於外，陽毒之氣也，其腫高，其色赤，其痛甚，其皮薄而澤，其膿易化，其口易斂，其來速者，其愈亦速，此與臟腑無涉，故易治而易愈也。疽者結陷於內，陰毒之氣也，其腫不高，其痛不甚，其色沉黑，或如牛領之皮，其來不驟，其愈最難，或全不知痛癢，甚有瘡毒未形，而精神先困，七惡叠見者，此其毒將發而內先敗，大危之候也。知其陰陽內外，則癰瘍之槩可類見矣。然此以外見者言之，但癰瘍之發，原無定所，或在經絡，或在臟腑，無不有陰陽之辨，若元氣强則正勝邪，正勝邪則毒在腑，在腑者便是陽毒，故易發易收而易治；元氣弱則邪勝正，邪勝正則毒在臟，在臟者便是陰毒，故難起難收而難治。此之難易，全在虛

實，實者易而虛者難也，速者易而遲者難也。所以凡察癰疽者，當先察元氣，以辨吉凶，故無論腫瘍潰瘍，但覺元氣不足，必當先慮其何以收局，而不得不預爲之地，萬一見病治病，且顧目前，則鮮不致害也。其有元氣本虧，而邪盛不能容補者，是必敗逆之證，其有邪毒熾盛，而脈證俱實者，但當直攻其毒，則不得誤補助邪，所當詳辨也。《全書》。

馬益卿《癰疽論》曰：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營衛，暢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陽用其形，陰用其精，此人之常數所同也。至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則爲瘤贅，陷則爲癰疽。

伍氏曰：癰疽之疾，有二十餘證，曰熛發、痼發、石發、岩發、蜂窠發、蓮子發、椒眼發、連珠發、竟體發、腸癰內發、腦發、背發、眉發、腮頷發、肺癰、瓜瓠發，大率隨病淺深內外施治，不可遲緩，初發如傷寒，脈浮而緊，是其候也。

又曰：五臟六腑俞穴皆在背，凡患瘡證，有傷臟膜者，多致不救。腑氣浮行於表，故癰腫浮高爲易治；臟血沉寒主裏，故疽腫內陷爲難治。

又曰：癤者，節也；癰者，壅也；疽也，沮也。一寸至二寸爲癤，三寸至五寸爲癰，一尺爲疽，一尺至二尺爲竟體疽。若脈洪數者難治，脈微濇者易治。初覺宜清熱拔毒，已潰則排膿止痛，膿盡則長肌敷痂，當酌輕重順逆而審治之。

《發揮》曰：大抵發背、腦疽、脫疽，腫痛色赤者，乃水衰火旺之色，可治；若黑若紫，則火極似水之象，乃其腎水已竭，精氣枯涸也，決不治。又骨髓不枯，臟腑不敗者，可治；若老弱患此，瘡頭不起，或腫硬色夭，堅如牛領之皮，脈更濇，此精氣已絕矣，不可治，或不待潰而死，有潰後氣血不能培癢者亦死。

《後漢・律曆志》：萬蟄晷長八尺二寸，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脛腫。

蔣示吉曰：夫虛極傳變，驚悸怔忡，牙關緊閉，而臥不寧，或發熱惡寒作渴，自汗盜汗，手撒身熱，脈洪大，按之如無，俱惡症也。《說約》。

又曰：根腳赤暈，口不收，此餘毒未盡之故。

又曰：膿少肉白，肉不長，此停住寒邪之過。

又曰：破傷風，皆因風襲，破傷濕亦爲濕侵。

又曰：初起宜腫不宜癢，潰後作癢是長肉，潰後宜癢不宜痛，初起不痛是純陰。

又曰：不痛大痛非佳兆，或麻或癢最難醫。

又曰：飲食不化脾虛，飲食不思胃弱。

陳實功曰：夫癰者，壅也，爲陽，屬六腑，毒騰於外，其發暴而所患浮淺，因病原於陽分中，蓋陽氣輕清，浮而高起，故易腫易膿，易腐易歛，誠爲不傷筋骨易治之症。疽者，沮也，爲陰，屬五臟，毒攻於內，其發緩而所患深沉，因病原稟於陰分中，蓋陰血重濁，性質多沉，故爲傷筋蝕骨難治之症也。凡年壯氣血勝毒則順，年老毒勝氣血則險。七情六欲發則爲疽，爲痰核、癭瘤之類。七情者，喜傷心，怒傷肝，憂傷肺，思傷脾，悲傷於魂魄，恐傷腎，驚傷膽。六欲者，耳聽聲音，眼觀物色，鼻聞香氣，舌貪滋味，心帷天地，意握萬方。諸病諸瘡，皆由於此等之情慾也。六淫之氣發則爲癰，爲風癬疥癩之類。六淫者，風爲四時不正，浩蕩肅殺之氣，發而最能中人。寒乃節候不調，疾風暴雨，冰雪嚴寒所傷，或口貪生冷之物。暑因亢暘，酷日，爍火流金，濕熱薰蒸而中。濕從坐臥久陰卑濕之地，或身驟臨風雨潮氣所侵。燥爲陰虛內熱，消爍津液，不能滋潤臟腑，以致皮膚枯槁便乾，爲燥火生於心緒煩擾、醇酒膏粱、房欲不閑所動，邪氣客於臟腑經絡關節之內，積襲日久，或待內傷，或因外感邪氣，觸而發之也。又有膏粱厚味，醇酒肥鮮炙煿，爽口快心，不顧銷陰爍臟，興陽澁精，取之快意於一時，不覺陰銷。平日大瘡惡毒，多起於膏粱，不生於藜藿。但凡患癰疽，未有不先傷五臟，而後發之者，當辨陰陽順逆治之。總之瘡瘍慢腫難治，焮腫易愈，慢腫者肉腫瘡不腫，焮腫者瘡腫肉不腫，順症根腳鮮明，險症四圍平塌。經曰：氣盛兮頂自高而突起，血盛兮根腳束而無疑。此之謂也。《正宗》。

馮魯瞻曰：癰疽之疾，多生膏粱炙煿嗜欲之人，虛邪熱毒煎熬氣血而成。癰者，壅也，壅滯於陽絡也，大而高起，屬於陽，其脈浮數，故多由於六腑。疽者，沮也，沮伏於陰經也，平而內發，屬乎陰，其脈沉數，故多由於五臟。癤者，如錯癤之結著也。瘡者，毒之總名也。經曰：諸痛癢瘡，皆屬心火。夫諸瘡之中，惟背疽疔瘡最爲急症，次莫如腦疽、腸癰、喉癰，亦其急者也。《錦囊》。

又曰：夫人之瘡腫，因內熱外虛，爲風濕之所乘。蓋肺主皮毛，脾主肌肉，氣虛則膚腠開，而風濕所乘，且脾氣而內熱，即生瘡也。腫者，由寒熱之毒氣客於經絡，使血澁而不通，壅結成腫；風邪內作者，無頭無根，氣血相搏

者，有頭有根，壅結盛而熱勝血，則爲膿矣。其毒小者，氣血自然能潰能收，不必憂治，大而重者，血氣恐難任之，必假藥力佐助氣血，以爲運行逐毒之本。

又曰：夫癰疽皆由膏粱之家，濕熱氣逆所結，且多犯肥白之人，氣居於表，中氣必虛者。初起卽以涼血活血，散結解毒，大劑連進，內外夾攻，務使消散；卽勢大毒盛，一時不能散盡，亦必十消七八，以免後來口舌生瘡，內攻之患，縱使潰膿，保無大害。若失於救治，則熱毒內陷，其膜必壞，多致凶危。然書云：五發癰疽者，謂發背、發腦、發髻、發眉、發頤是也。但人之一身，血氣稍有壅聚，莫不隨所而至，豈特此五者而已。發背者，乃五臟風熱，六腑邪毒，貫於筋骨之間，發於經絡之內，外雖如錢，裏可着拳，慎勿忽畧。若初起紅腫高起者，則易；陰塌平陷者，則難。至於發腦、發眉、發鬢、發鬚、發頤，地位不同，總因伏陽結滯，邪毒上壅，隨其經絡而發。氣血旺者，受毒則輕，氣血衰者，每因致厄。然云毒者，卽氣血不和，偏勝壅滯之謂也。治者必須憑脈以救陰陽氣血之偏，則毒滯自散，而危者可安。若誤認毒爲有迹之物，寒涼攻削，則陰滯之毒是必愈致其危；卽陽盛之毒，亦必難潰難長，蓋由氣血不和而致病，豈可更令氣血不調而增病乎！

又曰：夫癰疽之生，始於喜怒哀樂之不時，飲食起居之不節，或金石草藥之發動，寒暑燥濕之不調，陰陽不平而蘊結，榮衛凝澁而腐潰。輕者起於六腑，浮達而爲癰；重者發於五臟，沉澁而爲疽；淺者爲癤，實者爲癰，深則爲疽矣。發於外者，爲背疽、腦疽、鬢眉等疽；發於內者，爲肝癰、肺癰、腸臍等癰。外症易識，內症難明。太陽經虛從背而出，少陽經虛從鬢而出，陽明經虛從髭而出，督脈經虛從腦而出。

齊德之曰：大凡生疽，皆只如黍粟粒許大，其狀至微，人多不以爲急，此蘊大患，宜速辨之，不可自忽。若能防之於未形，理之於未成，或朝覺而夕治，求治於良醫，則必無危困矣。若因循慢忽，詢於庸醫，致令膿血結聚，委之於命，束手待斃，不以去道遠乎！以致筋骨敗遺，穿通臟腑，死者十有八九矣，可不慎歟！蓋瘡疽之人，托命庸醫，任意措置，危殆立至，若用良醫，則可保痊愈，不可不擇，辨之何難。若能飽讀經書，久諳證候，湯藥熟嫻，洞明色脈，性情仁善，孝義忠信，臨事不惑，處治有決，方爲良醫，委用勿疑。然後要在病人自克，不可恚怒悲憂，叫呼忿恨，驕恣情性，信任口腹，馳騁帶役，惟宜清靜恬澹，耐煩爲宜。《精義》。

又曰：腦疽、頭項、咽喉生疽，古法多爲不治，濕熱上壅者，十之二三，陰火上炎者，十之八九，調治得當，庶可保全。

岐天師曰：人有背生癰疽，或生於胸腹之間，或生於頭面之上，或生於手足之際，皆是五日之內，猶當內散，五日之外，必須動刀。五日之內，以消毒聖神丹一劑卽消，二劑全愈，不必三劑。倘五日之內，不曾服過消毒聖神丹，其瘡必致成膿奔潰，外口必小，而內宅自大，譬如賊居深山，關隘必窄，而其中巢穴自必修廣，若不直搗其堅，則延蔓無已，是必民化爲盜，故須用金刃去其口邊腐肉，使內毒之氣不藏，用三寸長刀，闊止三分，兩邊俱利，其鋒厚半分少尖，一邊手執定，眼看定，心注定，一刀橫畫，一刀直畫，人必少厥，不必驚慌，少頃自定後，以末藥敷上，膏藥貼之，大約一個膏藥敷末藥二錢，貼上卽止痛，敗膿盡出，一連三日，卽消盡矣。內服托裏聖神丹二劑，可以不須多服，此治陽症瘡癤之法也。陽症瘡癰，必然突起寸餘，其色紅腫發光，疼痛呼號者是。若陰症癰疽，內消之法，與陽症同治，至於破潰之治法，絕不相同。大約陰症癰疽，其色必黑暗，痛亦不甚，但覺沉沉身重昏悶，其瘡口必不突起，或現無數小瘡口，以欺世人，急用散寒救陰至聖丹，總陰症宜用溫熱散之，不可用寒涼解之也。外用膏藥加生肌末藥五錢貼之，一日兩換始可。蓋陰症癰疽，多生於富貴膏粱之客，功名失志之人，心腎不交，陰陽俱耗，又加憂愁抑鬱，拂怒號呼，其氣不散，乃結成大毒。無論在背在頭，在腹在脇，在手在足，俱是危症。若服吾藥，又用吾陰陽至聖膏，無不生全，蓋陽症可以涼解，而陰症必須溫散也。《秘錄》。

雷真君曰：血燥肺乾，而又生癰疽者，多不可救，恐無血以濟之也。此等病多得之膏粱之人，縱情房幃，精血大耗，又忍精而戰，精不化而變爲膿血，乃陰毒非陽毒也，若以治陽毒法治之，則死矣。當以化癰湯主之，一劑而陰變爲陽矣，二劑而未潰者全消，已潰者生肉，三劑卽愈，四劑收功，神效之極。倘瘡口大潰大爛，已成壞症者，肯服此方，亦斷無性命之憂，堅守長服，斷必收功。蓋此方消毒而不散氣，尚補而不尚攻，治陰毒之癰疽，實有鬼神莫測之妙。《秘錄》。

華真君曰：夫癰疽之作，皆五臟六腑蓄毒不流，氣血壅滯而成病，其發也有處，其生也有歸。假令發於喉舌者，心之毒；發於皮毛者，肺之毒；發於肌肉者，脾之毒；發於筋脈者，肝之毒；發於骨髓者，腎之毒；發於

內者，五臟之毒；發於外者，六腑之毒。故在外曰潰，在內曰壞；在上曰從，在下曰逆；發於上，得之速；發於下，得之緩；感於六腑則易治，受於五臟則難療。凡癰疽之近骨者多冷，近膚者多熱。近骨者，久不愈則化血爲蟲；近膚者，久不愈則傳氣成漏。成蟲者則癢少痛，成漏者則多痛少癢。內虛外實者，則痛多而癢少；外虛內實者，毒易腫而易消。血出不止者，內多死膿，膿清不厚者，元陽不足。瘡潰而嘔吐無度，飲食少進者，皆癰疽毒熾使然，腫候症之多端，務宜詳察施治。《秘錄》。

汪省之曰：瘡瘍雖火之屬，須分內外以治其本。經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其源在裏，發於表也，受如持虛，言內結而發於外，皆是從虛而出也。假如太陽經虛，從鬢而出；陽明經虛，從髭而發；督脈經虛，從腦而發，治當疎通以絕其源。經曰：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其源在外，感則內行也，治當托裏，以防邪氣內侵。經曰：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此邪氣至盛，遏絕經絡，故發癰腫，是內外之中者，治當和榮衛爲主。《理例》。

又曰：凡發背、腦疽、脫疽，腫痛赤色，乃水衰火旺之色也，尚可治。若黑或紫，火極似水，爲腎水已竭，精氣已涸，決不治。

竇夢麟曰：發背內攻平塌，用手按之如牛頸之皮，上有黃泡出腥水，乃毒入於肺，若不速治，即死。《經驗全書》。

周文采曰：凡人年四十以上，頂、項、鬢、頤、背、膂、腰、脇，或筋骨之上，所視不見之處，稍有瘡癤，便不可輕易待之。若視之怠慢，以爲常疾，每見至微至著喪命者多矣，便宜速急治之，庶幾得救。譬之救火，初起則易救，至於燎原之勢，不可撲滅之。《集驗》。

又曰：夫五發癰疽者，謂發背、發腦、發鬢、發眉、發頤是也。人之一身，血氣周流而無間，稍有壅聚，莫不隨所至而發焉，又豈特五者哉。俗以癌、癇、癭附於癰疽之列，以是爲五發，豈知癭與癇癌，不過壅疽之一物，古書僅有所謂癭疽，則癭亦同出而異名也。若癌與癇，前所未聞，合是爲五發，其可乎？夫發背者，乃五臟風熱；六腑邪毒，灌於筋骨之間，發於經絡之內，榮衛虛損，氣血衰殘所致也。其初發如粟米大，最不可輕忽，後必大發也。若初起紅腫高起者，後必不爲害，故曰外形如粟，中可容穀，外貌如錢，裏可着拳。如惡毒深管寸長深滿，膿血交黏，用藥可痊，若膿臭穢無絲，此血敗氣衰，陽絕陰盛，必難療理。

羅曰：頭面赤腫，耳前後尤甚，脈浮緊，按之洪緩，此寒覆皮毛，鬱遏經絡，熱不得升聚而赤腫。經云：天寒地凍則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强，內堅澮，當是之。善行水者不能注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針者亦不能取四厥，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人脈亦猶是也。又曰：冬月閉藏，水冰地折，故用藥多而少針石也，宜以苦溫之劑，溫經散寒則已。所謂寒微，腠理以苦發之，以辛散之也，宜以托裏溫經湯；麻黃苦溫，發之者也；防風辛溫，散之者也。升麻苦平，葛根甘平解肌，專治陽明經中之邪，故以爲臣。血流而不行者則痛，以香白芷，當歸身，辛溫以破血散滯；濕熱則腫，蒼术苦甘溫，體輕浮，力雖壯，能泄皮膚腠間濕熱；人參，甘草甘溫，白芍藥酸微寒，調中益氣，使托其裏也，故以爲佐。各剉如麻豆大，用稱水煮餌之，以薄衣覆其手，以厚被覆其身，且臥於煖處，則經血溫，腠理開，寒乃散，陽氣伸，大汗出，腫減八九，再服去麻黃、防風，加連翹、牛旁子，痛腫悉去，經言汗出則瘡已，信哉。

薛立齋曰：瘡瘍之作，皆由膏粱厚味，醇酒炙煿，房勞過度，七情鬱火，陰虛陽轂，精虛氣節，命門火衰，不能生土，營衛虛弱，外邪所襲，氣血受傷，而爲患。當審其經絡受證，標本緩急以治之。

陳良甫曰：外面如麻，裏可如爪，外小如錢，內可容拳。

陳自明曰：病有甚而致生，有微而致死，病證難辨，死生何從決乎？答曰：發背潰透內膜者死。未潰內陷，面赤唇黑便污者死。煩悶者，不治。潰喉者，不治。陰患入腹者，不治。入囊者，不治。鬢深寸許者，不治。頤後一寸三分名銳毒，亦不治。無此者生，流注雖多，療之必愈。

《集驗》云：癰疽之名，雖有二十餘證，而其要有二：陰陽而已。發於陽者，爲癰，爲熱，爲實；發於陰者，爲疽，爲冷，爲虛。故陽發則皮薄，色赤腫高，多有椒眼數十而痛；陰發則皮厚，色淡腫硬，狀如牛領之皮而不痛。又有陽中之陰，似熱而非熱，雖腫而實虛，若赤而不燥，欲痛而無膿，既浮而復消，外盛而內腐。陰中之陽，似冷而非冷，不腫而實，赤微而燥，有膿而痛，外雖不盛，而內實煩悶。陽中之陰，其人多肥，肉緊而內虛，陰中之陽，其人多瘦，肉緩而內實。又有陽變爲陰者，草醫涼劑之過也；陰變而爲陽者，大方熱藥之驟也。然陽變陰者，其證多，猶可返於陽，故多生；陰變爲陽者，

其證少，不能復爲陰矣，故多死。然間有生者，此醫偶合於法，百中得一耳。觀此則癰與疽但有陰陽、深淺內外虛實之分，而無大小之別。《精要》乃謂二寸至五寸爲癰，五寸到一尺爲疽者，謬也。

胡公弼曰：凡癰疽發深而不知痛者，乃胃氣大虛，必死之症，爲肉死而不知痛也。《青囊》。

蔣示吉曰：六腑積熱，發於肌膚之間，高腫而痛，如碗如盆，曰癰；五臟積熱，攻注肌膚，初發如粟，或如荳許，與肉俱平，而不高腫，或作赤色，時作癢痛，曰疽。《說約》。

《心法》曰：已潰未潰，忽咬牙寒戰，係氣虛不能勝毒，毒陷攻裏之兆。又曰：潰後膿水忽多忽少，瘡口如蟹吐沫者，係內膜已透，是爲逆證。又曰：腫瘍時，若無正氣冲托，則瘡頂不能高腫煩痛；潰瘍時，若無真陰相滋，則瘡根不能收束，紅活收斂。凡視瘡之頂高根活，不論老少，定知氣血有餘。

龔子才曰：癰疽者，皆由氣血不和，喜怒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調，使五臟六腑之氣，怫鬱於內，以致陰陽乘錯，氣血凝滯而發也。亦有久服丹石燥熱之藥，熱毒結深而發也。但此疾多生於膏粱富貴之人，以其平昔所食肥膩炙煿，安坐不勞，嗜欲無節，以致虛邪熱毒內攻，煎熬氣血而成也。經曰：諸痛癢瘡，皆屬心火者，蓋心主血而行氣，若氣血凝滯，夾心火之熱而主癰疽之類也。然所感有淺深，故所發有輕重大小之不同也。六腑積熱，騰出於外。肌肉之間，其發暴甚，皮腫光軟侵展廣大者，癰也。五臟風毒，積熱攻注於肌肉，其發猛惡，初生一頭如痦癗，白色焦枯，觸之而痛應心者，疽也。熱於皮膚之間，是以浮腫根小，不過二三寸者，癤也。夫癰生於六腑，若燎原之火，外潰肌肉；疽生於五臟，沉澁難療，若陶室之燧，內潰骨髓。癰則易療，惟難將息而遲癒；疽則難療，而易痊。復諸瘡之中，惟背疽疔瘡，最爲急證，其如莫如腦疽、腸癰、喉癰之類，亦其急者也。治癰疽之證，須要察其是實是虛，是冷是熱，或重或輕，對症用藥，無失先後次序。凡人年四十已上，頭頂鬢頤背膂腰脇，或筋骨之上，所視不見之處，但稍有瘡癤，便不可輕易待之。若視之怠慢，以爲常疾，每見從微至險，喪命者多矣，便宜速急治之，庶幾得救。譬之救火，初起則易救，至於燎原之熱，不可撲滅矣。凡瘡未破，毒攻臟腑，一毫熱藥斷不可用；若已破潰，臟腑既虧，飲食不進，一毫冷藥亦不可用，此是先後次第之要訣也。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癰疽總論》 粵稽瘍科之症，統曰癰疽，而治法截然各別。蓋發於陽分者，爲癰，癰之生，必紅腫疼痛，其根淺而其體熱，猶易治也。發於陰分者，爲疽，疽之生則木痛堅白，其根深而其體寒，誠難治也。瘍醫不明陰陽虛實，但知清熱解毒，其貽誤非淺鮮矣。余嘗涉獵方書，見夫初起者消之，已成者托之，既潰者去其腐，不斂者補其虛，此大略也。至若臨症用藥，必審其人之老少虛實，視其瘡之紅白陰陽，度其症之輕重淺深，不可過用寒涼者，亦不可偏於溫熱。所最忌者，原虛而又攻之，邪盛而又補之，抑或膿熟而不針，腐結而不去，毒未盡而早用生肌之藥，勢必返輕爲重，致成敗症。總之外科之症，無論爲癰爲疽，俱以托裏爲要，庶或免於內陷。而治癰之法，以解熱止痛四字該之；治疽之法，以駈寒化凝四字該之。世乃有以紅癰而用溫藥，白疽而投涼劑者，猶之以火救火而益熱，以水濟水而益深耳，而欲期獲效也，是必不能。余故首爲論列之。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門・總論》 朱丹溪曰：癰疽皆因陰陽相滯而生，蓋氣陽也，血陰也，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相並周流。寒與濕搏之，則凝滯而行遲，爲不及，熱與火搏之，則沸騰而行速，爲大過。氣得邪而鬱，津液稠粘，爲痰爲飲，積久滲入脈中，血爲之濁，此陰滯於陽也；血得邪而鬱，隧道阻滯，或溢或結，積久滲出脈外，氣爲之亂，此陽滯於陰也。百病皆由於此，不止癰疽而已也。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辨證》 《集解》云：淺者爲瘭，實者爲癰，深則爲疽。發於外者爲背疽、腦疽、眉鬢等疽，發於內者爲肝癰、肺癰、腸臍等癰，外證易識，內證難明。太陽經虛從背而出，少陽經虛從鬢而出，陽明經虛從髭而出，督脈經虛從腦而出。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順證》 癰疽初起，從小而大，漸漸憎寒壯熱，漸漸疼痛煩赤。氣盛者，頂尖高腫而起，血盛者，則根脚收束而紅，此順證也。陽證十四日而膿即熟，陽性速也；陰證必待廿一日而膿始成，陰性遲也。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逆證》 起初形如黍米，不知疼痛，漫腫不熱，頂見平塌，未潰白頭，按之堅硬，舌乾煩燥，此等逆證，決不化膿，肉腫瘡不腫而陷，其色如猪肝之紫者，是毒邪已深也。若見遺尿直視，循衣撮空，唇青面

黑，皮槁唇白，腹脈種種惡候，斷無生理。已潰之後，肉堅皮爛，腐後心煩，膿水清稀，新肉不生，臭穢難近，頭低項軟，形容憔悴，陽病指甲青黑，陰病兩顴紅赤，以致眼眶迷漫等證，無論毒之腫潰，皆爲凶證難治。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辨腫》 人之氣血，周流不息，稍有壅滯，即作腫矣。然腫有虛實，寒濕風痰，鬱結傷肝作腫，有氣腫，有跌撲瘀血作腫，有産後與閃挫瘀血作腫。諸腫形勢各異，如虛者漫腫，實者高腫，火腫者，色紅皮光，煩熱殭硬；寒腫者，其勢木硬，色紫黯青；濕腫者，皮肉重墜，深則按之如爛棉，淺則起光亮水皰，破流黃水；風腫者，皮膚拘皺不紅，其勢宣浮，微熱微疼；痰腫者，軟如棉，硬如饅，不紅不熱；鬱結傷肝作腫者，不紅不熱，堅硬如石，稜角狀如岩凸；氣腫者，以手按之皮堅而內軟，遇喜則消，遇怒則長，無紅無熱，皮色如常；跌撲瘀血作腫者，暴腫大熱，胖脹不紅；産後閃挫瘀血作腫者，瘀血久滯於經絡，忽發則木硬，不熱微紅；若膿已成而將潰者，其色必紫。諸腫形狀如此，不可一概而論也。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辨痛》 痛由不通，然亦種種不一，有輕重、虛實、寒熱、風氣、膿血之別。輕痛者，肌肉皮膚作痛，屬淺；重痛者，痛徹筋骨，屬深；虛痛者，腹飢則甚，不脹不閉，喜人揉按，暫時可安；實痛者，食飽則甚，又脹又閉，畏人挨按，痛不可言；寒痛者，痛處定而不移，皮色不變，遇暖則喜；熱痛者，皮色煽赤，遇冷則歡；膿痛者，憎寒壯熱，形勢鼓脹，按而復起；瘀血凝結作痛者，初起隱隱作痛，微熱微脹，將潰則色紫微痛，既潰則不疼；風痛者，走注甚速；氣痛者，流走無定，刺痛難忍。諸痛如此，不可不詳辨也。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辨膿》 凡看癰疽瘡瘍，形勢未成者，即用內消之法；若形勢已成，即用內托之法。當辨膿之有無、淺深，以手按之堅硬者，無膿之象；按之不熱者，無膿，熱者有膿；按之太軟者，內膿已熟；半軟半硬者，膿未全成；按之指起即復者，有膿，不復者無膿，其氣血必窮而虛甚也。深按之而速起者，內是稀黃水；深按之而緩起者，內是壞污膿；按之實而痛之甚者，內必是血；按之虛而不疼者，內必是氣。輕按即痛者，其膿淺；重按方痛者，其膿深。薄皮剝起者，其膿必淺；皮色不變，不高阜者，其膿必稠。大抵癰疽瘡瘍，宜先出黃白稠膿，次宜出桃花膿，再次宜流淡紅水。胖人宜膿多，瘦人宜膿少。若胖人膿少是肉不腐，瘦人膿多是肉敗壞，皆非吉也。又凡氣實者多稠黃膿，氣虛者多稀白膿，半虛半實者多稠白膿。又有膿出如粉漿如污水者謂之敗漿，不治之證也。惟汗後膿穢者可愈；若膿已出，而身猶大熱不休者，治亦無功。蓋癰疽之得膿，如傷寒之得汗。汗出而反大熱者壞，傷寒也，膿出身猶大熱者壞，癰疽也。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辨癢》 癢雖屬風，亦各有因。凡腫瘍初起，皮膚作癢者，爲風熱相搏；潰後作癢者，輕由膿溫，甚由瘡口冒風。故突起疙瘩，形如小米，抓破之後津水者，是脾濕，津血者是脾燥。若將斂作癢者，緣初腫時肌肉結滯，氣血不周，及至將斂，氣血漸充，助養新肉，故癢也。然必癢若蟲行方爲吉兆。他如疥癬作癢，皆屬風淫，勿視爲一類也。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辨暈》 俗以腫痕爲暈，非真暈也。眞暈生於瘡口之旁，狀若紅筋，皆由藏府蘊受銳毒而成。二三暈可治，五暈難醫。

《外科證治全生集・癰疽總論》 癰疽二毒，由於心生。蓋心主血而行氣，氣血凝而發毒。毒借部位而名，治論循經則誤。症之根盤，踰徑寸而紅腫者謂癰，癰發六腑；若其形止數分，乃爲小瘭。按之陷而不即高，雖溫而頂不甚熱者，膿尚未成；按之隨指而起，既軟而頂熱甚者，膿已滿足。無膿宜消散，有膿勿久留。醒消一品，立能消腫止疼，爲療癰之聖藥。白陷者謂疽，疽發五臟，故疽根深而癰毒淺。根紅散漫者，氣虛不能拘血緊附也；紅活光潤者，氣血拘毒出外也；外紅裏黑者，毒滯於內也；紫黯不明者，氣血不充，不能化毒成膿也。膿色濃厚者，氣血旺也；膿色清淡者，氣血衰也。未出膿前，腠裏之間，癰有火毒之滯，疽有寒痰之凝；既出膿後，癰有熱毒未盡宜託，疽有寒凝未解宜溫。既患寒疽，酷暑仍宜溫暖，如生熱毒，嚴冬尤喜寒涼。然陰虛陽實之治迥別，閱古方書，總覺未詳，因暢其旨備覽焉。諸疽白陷者，乃氣血虛寒凝滯所致。其初起毒陷陰分，非陽和通腠，何能解其寒凝？已潰而陰血乾枯，非滋陰溫暢，何能厚其膿漿？蓋氣以成形，血以華色。故諸疽平塌，不能逐毒者，陽和一轉，則陰分凝結之毒自能化解；血虛不能化毒者，尤宜溫補排膿。故當潰膿毒氣未盡之時，通其腠裏之功，仍不可緩。一容一縱，毒即逗留；一解一逐，毒即消散。開腠而不兼溫補，氣血虛寒，何以成膿？猶無米之炊也。滋補而不兼開腠，僅可補其虛弱，則寒凝之毒，何能覓路行消？且毒盛者反受其助，猶車粟以助盜糧矣。滋補不兼溫暖，則血凝氣滯，孰作釀膿之具。猶之造酒不暖，何以成漿？造飯無

火，何以得熟？世人但知一概清火以解毒，殊不知毒即是寒。解寒而毒自化，清火而毒愈凝。然毒之化必由膿，膿之來必由氣血，氣血之化，必由溫也，豈可涼乎？況清涼之劑，僅可施於紅腫癰瘍。若遇陰寒險穴之疽，溫補尚慮不及，安可妄行清解，反傷胃氣？甚至陽和不振，難潰難消，毒攻內腑，可不畏歟。蓋脾胃有關生死，故首貴止痛，次宜健脾。痛止則惡氣自化，脾健則肌肉自生。陽和轉盛，紅潤肌生，惟仗調和補養氣血之劑，若夫性寒之藥，始終咸當禁服。

馬曰：數分之癤，亦須看生在何處。若在險要穴上，亦不可小視，誰謂數分之癤無害耶！

又曰：白陷者乃是痰症發於肉裏，由於氣滯而成。若堅凝附於筋骨者，乃血分受病，必初起紅硬有頭，方謂之疽。然亦須辨陰陽。

又曰：有陰虛陽旺之輩，毒火結於榮分，瘡堅平色紫，按之烙手者，必泄其火毒，陰充血和，方能起發，豈可謂之寒疽，治以溫煖乎？投之則陰愈乾，而火愈熾，診視之時，全在察脈觀色觀形，切宜慎之。

又曰：毒概指爲寒，左矣。須知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有真寒假熱，有真熱假寒。如執色白之說，則有色白按之烙手，脈洪數者，其將作疽治歟。泥色紅之說，其有色紅按之不熱，脈不洪數者，其將作癰治歟。若不諳脈理，何能無誤耶？

陶曰：中國之瘡毒，西國則稱之爲發炎。有內炎外炎之名，外炎即癰疽，內炎即肺癰腸癰等類。用蜞數條，放在腫處，吮去其毒。

又曰：如癤生在險要穴上，用廣東所產金殼檳，水研搽，可移於不致命處一二寸。但此藥有毒，不可入口。又《驗方新編・癰毒雜治門》內有移山過海散，趕毒散，皆能移開瘡於不致命處。

又曰：徐靈胎亦云：紅亦有非癰，白亦有非疽者。

《外科證治全書・癰疽治法統論》 問曰：癰疽何爲而發也？答曰：人之一身，氣血而已，非氣不生，非血不行。氣血者，陰陽之屬也。陰陽調和，百骸暢適，苟六淫外傷，七情內賊，飲食不節，起居不慎，以致臟腑乖變，經絡滯隔，氣血凝結，隨其陰陽之所屬，而攻發於肌膚筋脈之間，此癰疽之所以發也。曰：然則癰疽有別乎？曰：癰者，壅也，邪熱壅聚，氣血不宣，其爲症也爲陽，屬六腑，高腫色紅，燃熱疼痛，而其發也必暴，故所患浮淺而易治。疽者，沮也，氣血虛寒，陰邪沮逆，其爲症也，爲陰，屬五臟，漫腫色白，堅硬木痛，而其發也必緩，故所患深沉而難療。此癰疽之所以別者然也。曰：然則其治之也當若何？曰：初起者，審其症而消之；成膿者，因其勢而逐之；毒盡者，益其所不足而斂之，此治癰之大旨也。於是乎未出膿前，癰則宣其陽毒之滯，疽則解其陰寒之凝；已出膿後，癰則毒滯未盡宜托，疽有寒凝未解宜溫。既患陰疽，雖在盛暑之時，必用辛熱之劑，以助陽氣；如生陽癰，雖在嚴寒之時，必用寒涼之劑，以瀉火邪。不拘盛暑嚴寒，但當舍時而從症也。曰：然則視其外即可知其內歟？曰：吾聞之，醫者意也，有諸內則形諸外，故四診爲醫家辨症之筌蹄，而望居其一。是以外科之症，形色可憑，善惡可準，一定而不移，顯然而易見，非若傷寒症有傳經之變也。蓋色紅燃痛者，實熱壅聚也；色白陰痛者，虛寒沮逆也；憎寒發熱者，表邪未解也；口渴便秘者，裏邪未通也；紅活高腫者，氣血拘毒於外也；白塌漫腫者，氣血冰結於內也；根紅散漫者，氣虛不能攝血緊附也；不痛堅硬者，血凝不能附氣流行也；外紅裏黑者，毒滯不化也；紫暗不明者，胃氣大傷而肌肉死敗也；按之陷而不即高，頂雖溫而不甚熱者，膿尚未成也；按之隨指而起，頂已軟而熱甚者，膿已灌足也；膿色濃厚者，氣血強旺也；膿色清淡者，氣血衰弱也。諸如此類，審其外，悉其內，按其委，溯其源，此所謂望而知之者也。曰：然則瘡疥之與癰疽同乎否，有不發爲癰疽而發爲瘡疥者何也？曰：人之軀殼，計有五層，皮脈肉筋骨也。發於筋骨間者，疽是也；發於脈肉間者，癰是也；發於皮膜間者，瘡疥之屬是也。大抵營衛不足，濕熱邪風，肥甘濁氣，淫於肌膚，留滯不散，則瘡疥所由生。或癢或疼，或膿或水，名類頗多，治法不一。熱則涼之，濕則利之，蟲則殺之，風則散之，燥則潤之滋之。更宜戒沐浴，以避濕氣，忌厚味以清營衛，而瘡瘥矣。此所以較癰疽之症治，有大同而小異者焉。噫！人能慎養，氣暢血盈，不使形體有衰，則癰疽瘡疥從何而發？苟或不然，百病叢生，又豈惟癰疽瘡疥而已哉。古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非虛語也，安得人人及乎其未病而治之歟。

《外科證治全書・癰疽部位名記》 紅腫曰癰，白塌曰疽，部位既殊，稱名亦異。在頭爲大頭毒，於頭頂中爲玉頂發，百會疽。前顖門際爲透腦疽，側下爲侵腦疽，顖門前爲佛頂疽。於額爲額疽，額角爲旁額疽。腦後爲玉枕

疽，下爲腦後發，爲對口腦疽，偏爲偏腦疽，爲燕尾、魚尾毒，爲腦鑲。於髮內爲油風，爲蛀髮癬，白禿瘡，髮際瘡，爲蠟梨瘡。其於嬰孩也，爲善瘡頭，爲螻蛄瘺，在面爲面遊風，爲肺風粉刺，爲白屑風，爲雀斑，爲黧皯黯，爲黑痣。於眉爲鳳眉疽，爲眉心疽，眉尾爲瘭疽。於眼爲時火眼，爲淹經赤眼，爲眼丹，爲偷針，爲皮翻症，爲眼疱痰核，爲眼疱菌毒，爲睛目中努肉，爲椒瘡，爲漏睛瘡。於鼻爲鼻癰、鼻疔，爲鼻淵、腦漏、控腦砂，爲鼻齆，爲鼻痣，爲酒皶鼻，爲鼻衄，其下爲馬刀瘡。於唇以上爲唇疽，爲龍泉疽。於唇爲唇風，爲繭唇，爲反唇疔，爲鎖口疔。唇以下爲虎鬚毒。於顴爲顴瘍、顴疔，爲羊鬍子、燕窩瘡，爲落下頰。在鬢爲鬢疽，爲勇疽，爲顴疔。在耳爲耳病，耳竅內爲黑疔、耳疳、耳挺、耳痣、耳蕈；耳上稍後摺間爲耳後疽；耳摺間連耳輪通腫爲耳發；耳垂後爲耳根毒；耳後縫間爲旋耳瘡；耳後一寸三分高骨後，左爲天疽，右爲銳毒。於腮爲痄腮，爲發頤，爲頰傷，爲頰疔，爲面發毒，爲凍風。其口內於大人爲口破、口糜，爲牙癰，爲牙宣，爲牙疔，爲齒齲，爲風火蟲牙，爲齒齦，爲骨槽風，爲舌腫，爲紫血脹，爲舌劒，爲重腭，爲痰核，爲舌疔，爲舌疳，舌菌，瘰癧風，爲舌硬生衣，爲痰包，爲重舌，爲喉痹，爲喉閉、啞瘴，喉風，爲弄舌，爲乳蛾，蛾子喉風，爲纏喉風，爲鎖喉，爲喉癬，爲喉疳，爲喉珠，爲喉菌喉瘤，爲上腭癰，爲骨硬；其於嬰孩也，爲鎖牙疳，爲走馬牙疳，爲垂癰，爲白口瘡，爲鵝口瘡。在項爲結喉癰，爲雙發。喉側爲夾疽，夾喉癰，爲落頭瘡，爲失榮，爲瘰癧，爲氣癭，爲氣癰，爲百脈疽。項下髓骨陷中，爲蠹疽，缺盆疽，鎖骨疽。項後爲天柱疽，稍下爲脾肚癰。其於婦人也，爲鈕扣風。在肩正中爲肩中疽，肩穴中爲肩擔，肩前廉爲乾疽，肩後廉爲過肩疽，肩後腋外爲膠疽，肩稍尖爲肩風毒，肩前腋上骨縫開合凹陷中爲樂疽。於臑爲臑癰，爲藕包毒。臑後垂肉處，爲魚肚發。肘尖上寸餘爲石榴疽。當肘爲肘癰。於臂爲臂癰、臂疽，臂外廉爲骨螻疽。掌後橫紋上三寸爲穿骨疽，掌後橫紋上二寸爲螻蛄串。腕背面爲腕癰，腕裏面橫紋前稍動脈間爲兌疽。於手爲手發背，爲病蝦，爲掌心毒，爲瘑瘡，爲鵝掌風，爲虎口疽，了叉毒，爲合谷疔，爲紅絲疔，爲手丫發，於大指爲調疽。於指頂堅硬有頭爲蛇頭疔，悶腫無頭爲天蛇毒，指甲旁爲蛇頭疔，指甲後爲蛇背疔，指骨節爲蛇節疔，指裏面如魚肚爲蛇腹疔，一指通腫爲泥鰍疽，指甲身內爲代指，爲甲疽，指骨節粗大爲蜣螂蛀，油灰甲爲鵝爪風，兩手及臂紅紫斑斕爲狐尿刺。其於胸也，乳上肉高處爲甘疽，兩乳中央爲顫中疽，心窩中爲井前疽，心窩兩旁爲脾發疽，胸側乳上瘡孔多爲蜂窩疽，乳旁爲痰癧癰，其於內也爲肺癰、爲胃癰，爲脾癰，爲肝癰，爲腸癰。其於婦也，爲內外吹乳，爲乳岩，爲乳疽，爲乳發，乳癰，爲乳懸，爲乳中結核。於腋爲腋癰，腋疽，爲喑疔，爲鴨蛋毒。於肋爲肋疽，腋下三寸爲淵疽，肋骨延及腰胯爲內發丹毒，肋下軟肉爲季腋癰疽。在背上下爲對肺發，對心發，對臍發，爲蓮子發，爲蜂窩發，爲酒毒發，爲丹毒發，爲連珠發，爲痰蛀發，爲陰陽之氣疽，爲禽疽，爲肉龜黃瓜癰，偏爲上中下搭手，背脇間爲串疽。其於腹也，臍上七寸爲幽疽，上四寸爲中腕疽胃疽，上三寸爲嚇疽，上二寸爲衝疽。於臍爲臍癰，爲臍中出水爲腹皮癰，偏爲箭袋爲少腹疽，旁爲緩疽。其於內也爲息賁，爲伏梁，爲痞氣，爲肥氣，爲奔豚。其於孩兒也，爲臍突，爲臍瘡。於腰爲腎愈發，爲蛇串，纏腰火丹。於腎爲疳瘡，久而偏潰爲蠟燭瀉，爲子癰，爲囊癰囊，脫爲腎囊風，爲懸癰。腎囊後爲穿襠發，大腿根裏側縫夾空中爲跨馬癰。小腹下陰毛旁結腫爲橫痃。小腹下腿根上摺紡中，左爲魚口，右爲便毒。陰毛際爲八腳蟲，陰蝨瘡。其於婦人也，爲陰挺，爲陰腫，爲蛀疽，爲陰蝕齧瘡，爲陰脫，爲陰癇，總名陰瘡。在腎爲腎癰，爲腎疽，爲坐板瘡。中尾骨尖爲鸛口疽，尻骨前肛門後爲湧泉疽，肛門兩旁爲臟毒，肛門內外爲痔瘡，肛門前陰根後中間爲偷糞鼠，潰經走洩爲海底漏，尻骨高骨畧上爲坐馬癰，左腎下摺紋中爲上馬癰，右腎下摺紋中爲下馬癰，白爲東瓜癰。其於孩兒也，爲脫肛，爲肛門作癢。在股外側胯尖後爲股陽疽，在胯骨節間爲環跳疽，大腿外側爲附骨疽，大腿裏側爲咬骨疽，股內合縫下近囊側爲股陰疽，右腿夾陰縫摺紋中爲陰疽。大腿正面膝蓋上六寸高肉處爲伏兔疽，大腿肚爲肚癰，大腿裏側近膝爲箕門癰，遶腿爲腿游風。腿起雲片茄色腫硬，毒攻牙齦，爲青腿牙疳。於膝爲膝癰，爲疵疽，爲膝眼風，爲鶴膝風，膝兩旁爲緩疽，膝後摺紋中爲委中毒。腿凹摺紋兩稍旁爲上水魚，膝腫似人形爲人面瘡。於腿脛腿肚爲腎氣游風，膝眼下三寸外爲三里發，小腿裏側長數寸爲黃鰍癰，小腿肚下長二三寸爲青蛇毒，脛骨下足後根相接處爲接骨發，內踝上三寸爲附陰疽，在內爲走緩鞋帶疽，在外踝爲腳拐毒，裏外踝骨通腫不紅爲穿踝疽，生脛骨一二寸爲濕毒流注，遶脛而生爲瓜藤纏，於小腿爲流火，小腿肚中爲腓腸發，腿肚爲魚肚癰，孔如鑽眼黃水綿綿爲鱔漏。腿脛廉骨或裏或外，爲臁瘡。兩腿凹及兩腳灣爲四灣風，脛骨曲

凹處爲風疽，於腳骨爲夾根疽，潰爲驢眼。足背爲足背發，足心爲湧泉疽，腳底爲牛程蹇，足掌起如豆粒黃疱爲田螺疱，大拇指爛爲臭田螺，足指色黑旁有紅暈爲脫疽，足無名指患色白而痛甚爲脫疽，足指甲旁努肉高起突爲甲疽，爲肉刺，雞眼，足跗兩旁小如棗栗爲厲疽癰，足跗之前上下大如癰爲四淫，足攣跟爲足跟疽，足跟旁如棗栗，黃腫若琉璃爲土栗，足跟底起紫白疱爲冷疔，膝下足上腳氣於腳丫爲腳叉疽，其於婦人也爲裙帶風瘡。至若發無定處者爲時毒，爲黃水瘡，爲惡核，爲石疽，爲瘰癧，爲流注，爲疔瘡，爲多骨疽，爲痼發，爲蛇瘴瘭疽，爲大麻風，爲楊梅瘡，爲結毒，爲血箭，爲痣，爲血風瘡，爲白駁風，爲血疳，爲赤白游風，爲汗斑，紫白癜風，爲癮瘕風，爲破傷風，爲發痙，爲風疳，爲頑癬，爲瘖瘤，爲蛇風蝕白疕，爲疥瘡，爲火赤瘡，爲貓眼寒瘡，爲魚脊瘡，爲翻花瘡，爲漆瘡，爲天泡瘡，爲栗瘡。作癢爲傲冬瘡，爲瘡瘕，爲天火丹毒，爲瘴疽，爲痛風，爲癢風，爲毒氣攻心，爲瘡口誤入毒水，爲諸瘡生蠅蛆，爲暑令瘍毒小瘺，爲體氣，爲黑子痣。其於嬰孩也，爲遺毒爛斑，爲胎瘤，爲痘癰，痘疽，爲豆爛，爲痘風，爲奶癬，胎瘡瘡。或跌撲爲金瘡，爲杖瘡，爲夾傷，爲桜傷，爲湯火傷，爲鐵針入肉，爲箭頭入肉，爲竹木刺入肉，爲人咬傷，爲熊虎狼咬傷，爲馬咬傷，爲犬咬傷，爲猪咬傷，爲貓咬傷，爲鼠咬傷，爲蛇咬傷，爲蜈蚣咬傷，爲射工傷，爲蝎螫傷，爲蠼螋傷，爲蚯蚓傷，爲蜘蛛咬傷，爲羊辣子螫傷，爲蜂螫傷，爲蠶咬傷，爲壁虎咬傷，爲螻蛄咬傷，爲螞蝗咬傷，爲蟻螫傷，爲砂蝨傷，爲石蛭傷，爲海水傷。

又其惡瘡也，爲天行瘡，爲頑瘡，爲癩瘡，爲罕瘡，爲無名瘡。

其奇疾也，爲血擁，爲棠梨疱，爲肉人，爲肢鼓，爲肉蝶，爲肉綫。產婦腹中癢爲氣旋，爲氣奔。

其怪蟲也，爲號蟲，爲歷蟲，爲紅綫蟲，爲續命蟲，爲濕蟲，爲腐蟲，爲肉蛆，爲信蟲，爲月望蟲。

諸名有辨，治證無論。初起未潰，當觀現在之形：已潰、潰久，須問初起之色。初起色紅，應施癰藥；初起色白，當用疽丹。識證惟精，奏效如響。

《瘍科捷徑・癰疽原委論》 癰疽發背爲何生，好好身軀出此形，內被七情干臟腑，憂愁思慮總關心，外有六淫傷氣血，風寒暑濕火相臨，膏粱厚味多無忌，勞傷房慾致虧陰，故將五臟多乖變，自然六腑不調勻。發於心上多危險，五臟相干事可明，心之以下多成順，六腑之因亦許評。脾家積毒生肩脊，心經火毒對心生，兩肩左右雙生發，肺肝積受不虛名。蓮子蜂窠防毒蹈，腰間腎俞發難生，督脈經虛從項發，俗名對口故相稱。何其耳後多生發，夭疽銳毒不非輕，又有脫疽生手足，丹房補術孽根因。漫腫難治煽腫易，撮論中間法可憑，諸瘡另自分門說，豈可輕於紊此呈。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圖形》 癰疽總三十圖、婦人四圖、嬰兒二圖，共三十六圖。

蓮子發：形如蓮子，頭多突起。腫高潰膿者生，平塌陰陷者死。



徐曰：凡瘡毒大者，必多頭，最重圍藥。

蜂窠發：形如蜂窠，含螺子，片片腐爛，孔孔流膿。紅活者生，黑陷者死。



楣案：紅活者生，黑陷者死二句徐圈，凡癰疽生死盡於此八字，不獨蜂窠發然也。

井疽：心火妄動所發。掀赤高腫者生，堅硬紫黑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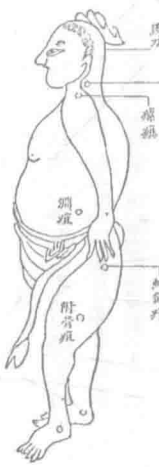
玉枕疽：膀胱濕熱凝滯而成。紅腫者生，紫陷者死。



對心發：心火沸騰，濕熱凝之。腫高腐潰者生，軟陷紫黑者死。



天疽：陽火熾盛所發。紅赤高腫者生，紫黑平陷者死。



徐曰：此即對口惟略偏耳。

楣案：天疽在左耳後一寸三分，觀後第二十三圖可見，此圖似誤。

楣案：馬刀生缺盆之上，由胸腋而至脅，此圖在玉枕疽部位，殊誤。



附骨疽：初起大腿筋骨作痛，久則漫腫出膿。膿稠者生，氣敗者死。

對口：太陽蘊熱結集而成，高腫易潰。



失榮症：生於耳前後及項間，初如痰核，久則堅硬，漸大如石，破後無膿，惟流血水，堅硬不消，腫痛異常，乃百死一生之症。



耳後發：有頭高腫者生，無膿軟陷者死。形如粟米，色如紅棗。生此百人百不救。



徐曰：此生於足大指。

脾肚癰：乃飲食炙煿厚味釀成。紅紫高腫潰爛者生，紫黑平塌陰陷者死。



人面瘡：屢積業冤，一朝得此，先宜修省，後方醫治。



徐曰：各處可生。



高腫爲癰，沈潰爲疽。有膿者生，無膿者死。



楣案：發於兩眉棱骨及兩眉中間印堂皆名鳳眉疽，此圖在額上部位，又案：唇瘡各本誤作馬刀瘡。



胃口疽：發在心胸之旁，陽者有頭，陰者無頭，乃飲食炙煿所致。









脣疽：起脣上，有頭腦起，寒熱交作，胃經積熱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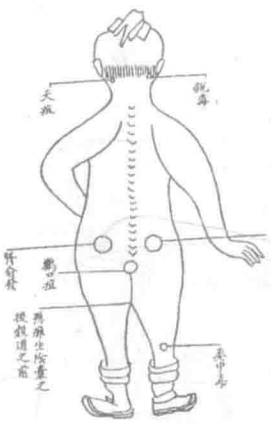
流注：起於寒熱不調，氣血凝滯而生。

徐曰：串者，彼處又生也。









發在耳後一寸三分，致命之處，左爲天疽，右爲鋭毒。





二癰總名臀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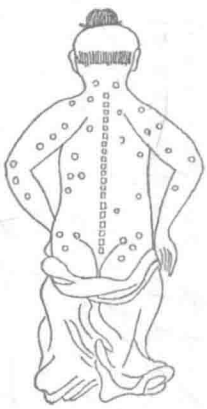
結毒：硬腫，腐爛臭穢者是也。





棉花瘡：即楊梅瘡是也。





乳岩：中空如岩穴，邊腫若泛蓮，真死候也。







乳癰：紅腫發熱疼痛是也。



乳疽：堅硬腐爛者是也。



赤遊丹：紅如雲形者是也。



《醫悟・五善》 癰疽有五善：飲食知味也，便溺調勻也，膿稠腫消也，神氣潰爽，動息自寧也，脈息有神，不違時令也。有七惡：大渴發熱，泄瀉淋閉也，已潰猶腫，膿稀臭穢也，目睛無神，語聲不亮也，食少不化，服藥作嘔也，恍惚嗜卧，氣短乏力，腰背沉重也，唇青鼻黑，面目浮腫也，脈息無神，或跳動不和也。古語云：五善得三則吉，七惡得四則凶，然七惡之凶，但有一二已險逆可慮，況至四乎！救惡之法，正不可以不講也。大法熱渴淋閉。喘急內熱，皆眞陰受傷，宜六味湯加麥冬、五味。更不應，用生料十補兼六味地黃丸，此乃補陽生陰之說也。若氣短倦怠昏憒乏力，飲食不化，乃陽虛之候，宜用補中益氣湯。若睡卧不寧，宜歸脾湯。若飲食減少，面目浮腫，宜香砂六君，脾胃虛寒用理中湯。腎氣虛寒用桂附八味丸或十補湯加附子，此溫補回陽之法。若癰疽潰後，膿血去多，變爲角弓反張，手足搐搦，肢體振搖，面發痙者，並宜參蓍歸朮並附子等藥以救之，尤宜安靜穩卧，勿時驚擾，勿多問疾，陽氣稍定，即可無礙。

《外科醫鏡・癰疽提綱》《內經》曰：諸痛癢瘡，皆屬於心。蓋心主血而行氣，氣血凝滯而發毒。治宜先辨陰陽。若腫脹痛甚，煩渴飲冷，發熱便閉，脈洪數而實者，爲陽證，雖嚴冬必用清涼，以解熱毒。若不腫不痛，脈細惡寒，嘔吐不食，泄瀉盜汗，四肢厥冷，是爲陰證，雖盛夏必用辛熱，以助陽氣。若微腫微痛，似潰不潰，時出清膿者，爲半陰半陽之證，亦用辛熱以補胃氣此治法之大要也。又有用寒遠寒，用熱遠熱，假者反之，雖違其時，必從其證。若執常法，無不誤矣。癰疽二毒，陰陽各殊。紅癰乃陽實之證，氣血熱而毒滯。白疽乃陰虛之證，氣血寒而毒凝，斯二證判若霄壤，治法一誤，不啻冰炭之相投。予歷閱方書，多以癰疽並治，蒙混之極，貽害無窮，業是科者，可不審諸。今將癰疽類方臚列於左。

《外科醫鏡・辨癰疽致腫原因》《金鑑・辨腫歌》云：虛漫實高火炽紅，寒腫木硬紫黯青，濕深肉綿淺起疱，風腫宣浮微熱痛，痰腫硬棉不紅熱，鬱結更硬若岩稜，氣腫皮緊而內軟，喜消怒長無熱紅，瘀血跌撲暴腫熱，產後閃挫久瘀經，木硬不熱微紅色，將潰色紫已成膿。等語所論雖是然，亦不可盡泥。如虛實相兼，風寒交併，濕痰凝滯，風火同侵等症，僅此寥寥數語殊未足盡其病情，初學亦難領會，爰取斯義而詳釋之。虛漫實高火炽紅者，此指虛漫腫，實高腫，炽紅火腫而言也，然流注半係實症且均漫癰，醫者須詳辨病之久暫，體氣虛實，而後施治，不可一見漫癰即定爲虛也。寒腫木硬紫黯青者，此說亦不盡然，余常見疔瘡惡症多紫黯木硬，究其病原，大都臟腑積熱所致，所謂火極似水，此寒腫又宜細心辨別也。濕深肉綿淺起泡者，此論濕深着肌肉筋骨之間，按之如泥，不隨手起，如棉花團，如濕淺襲皮膚即起白疱小瘰，甚至脂水淋漓，此但論濕之深淺。至如濕挾寒，挾火，挾痰，病狀各自不同。寒濕互阻，痛而不移，腫木硬色白。濕火並着，有起白疱，皮色鮮明者，有起粟瘰，皮色淡紅者，有紅腫一片，忽而青紫，皮破流脂，人則增寒發熱，此又當辨濕火輕重之分，受病先後之別，歌語簡略，茲特補明之。風腫宣浮微熱疼者，係腫勢宣浮，根盤鬆活，忽起忽消。如風挾熱，色淡紅，時疼痛，有寒熱。如挾痰，色白，根盤收束，結核大小不一。如挾濕火，遍起粟瘰，或生潦泡，時癢時疼，寒熱如瘧。以上諸狀，頭面、兩耳、前後頸項居多，四肢間亦有之，不甚多也。痰症硬綿，不紅熱者，此則純乎痰結者，然假令痰兼風寒濕火，其情形豈能一致。蓋風痰者，腫勢散漫，有核形同瘰癧，色微紅，患一處數處不等，多在腮頤頸項間。寒痰者，時有形時無形，與瘕癥髣髴，第疼痛莫可名狀，多患在胸肋少腹。濕痰者，有形大如覆碟，小如雞卵，狀如流注，毫無疼痛，隨在可生，難消難潰。痰火者，形勢紅腫，頂平根盤不大，如李如桃，生在頰項耳側，婦人小兒居多，是數種病情不可不辨也。鬱結更硬若岩稜者，此專指乳岩、舌疳、腎岩、翻花、筋癌、石疽而言，未潰堅硬如石，已潰則若岩稜也。氣腫皮緊而內軟，喜消怒長無熱紅者，此乃專指氣阻而言。若係挾痰，狀雖類是，惟不能隨氣消長耳。如氣兼濕阻者，按之如泥，不隨手起，有時痠痛，用針刺僅流清水。如氣爲濕阻，又兼瘀血膠滯，皮色略帶淡紅，亦按之如泥，患在兩腿居多。如氣兼寒濕交阻，漫腫無頭，亦在兩腿裏外或腰俞髀臀一帶，不能反側動轉。如風寒濕三氣互阻，乃通腫無頭，入夜疼痛，不能轉側伸屈。歌語二句，殊未詳盡，此不得不辨也。跌撲瘀血暴腫熱者，此言發之驟，故腫而且熱，此暴字之義，極宜體玩也。產後閃挫久瘀經者，此閃挫兩字不能專指產後而言，如婦人產後惡露未盡，流注關節之間，亦能作腫成癰，或上下床時偶用力閃挫因而血瘀者，如男子擔輕負重，或從高跨低，以致閃挫血凝，其腫熱必緩，是久瘀經三字亦當細玩，其腫狀木硬不紅，及至成形，則色紫黯膿熟矣。余見有被物絆倒觸損皮肉，亦有外皮不破，其血已凝結絡管，霎時青紫腫痛，手不可近，又見有皮破血流，漫溢皮膜之間，日漸青紫，由破處延開，血水淋漓，疼痛徹夜不止，非俟青紫壞肉去淨，始能生長新肉，此義亦不可不知也。

《外科醫鏡・癰疽真假例論》前篇言陰陽者，有表裏、虛實、寒熱之變。雖病情已見其梗概，而陰陽之中又有真證假證之辨焉。真者陽也，皆火毒也，而或有似陰之象；假者陰也，皆寒疽也，而或有似陽之象。因遇此易疑，故再悉其蘊於左。

一，瘡口高突，作疼止有一點，黃頭露形者，此真象也。

一，瘡口作癢，既而變痛，今世俗傳說癢變痛謂陰證變陽者，非也。旁出無數小頭，大勢平陂，而無高突之狀，止現圓圓一線之紅影，或脈來急數者，此假象也。凡患虛甚者脈多數，此當以表裏虛實辨陰陽，不可因其脈數，誤認熱證。數與速同。

一，膿出紅黃而作痛者，真象也。

一，膿出不多，形色紫黑，或瘡口作黯淡之狀，不痛不癢者，此假象也。

一，瘡將收口，雲蒸霧起，肉擁皮皺，雖或有膿，而黃紅中有膿，旁無膿者，此真象也。

一，坎陷色滯，膿少血多，兩旁皮膚全無潤澤之氣，或外邊皮肉生滿，而中央仍復作疼，或中不滿而作癢，旁反痛者，皆假象也。

《外科三字經・癰疽大綱》論癰疽，識陰陽。當先辨明陰陽。疽屬陰，漫腫平塌，色白不甚痛，或疫楚或癢麻。癰屬陽。紅腫高大疼痛，日夜呼號。陰陽等，諺稱半陰半陽。細分將。病深淺，根深爲疽，根淺爲癰。定主張。分氣血，氣血衰旺。與弱強。精神強弱先要明，何經病。在何經絡，或專在一經，或兩經相混。次再辨，何部藏。上部風居多，以風性上升，下部濕居多，以濕性下行也。然濕間有上犯，風亦常有下侵者。風寒暑，燥濕火。此六氣，易感傷。日憂思，日喜怒。悲恐驚，七情具。若何病，主何方。分輕重，慎推詳。

綜述一　病因病機

《外科精要・論癰疽之源》　夫癰疽之源，因於氣，或因於熱，以僕之管見，亦有因於膏粱、房勞、金石等藥，故治法用菉豆、犀角、礬石、國老膏、追毒丸，其屬毒明矣，華陀中藏所言是毒，服宣熱敗毒之藥，不必疑矣。

愚按：前症，若因金石所致，元氣充實者，誠宜此法。若膏粱積熱，房勞過度，脾腎虧損者，當滋其化源，不可指執。

《外科精要・華佗論癰疽瘡腫》　夫癰疽腫之作，皆五臟六腑，蓄毒不流，非獨因榮衛壅塞而發也，其行也有處，其主也有歸，假令發於喉舌者，心之毒；發於皮毛者，肺之毒；發於肌肉者，脾之毒；發於骨髓者，腎之毒；發於下者，陰中之毒；發於上者，腸中之毒；發於外者，六腑之毒；發於內者，五臟之毒。故內曰壞，外曰潰，上曰從，下曰逆。發於上者，得之速，發於下者得之緩。感於六腑則易治，感於五臟則難瘳。又近骨者多冷，近膚者多熱。近骨者，久不愈，則化成血蟲；近膚者，久不愈，則傳氣成漏。成蟲則多癢少痛，或先癢後痛；成漏則多痛少癢，或不痛不癢。內虛外實者，多痛少癢。血不止，則多死。潰膿則多生。或嘔逆無度，飲食無時，皆癰疽使然，症候多端，要當詳治。

愚按：瘡瘍生蟲，乃肝經風熱；其成漏，乃元氣虛弱；其出血，乃脾虛有火；其潰膿，乃元氣充實。至於嘔逆等症，屬脾胃虧損所致，當調補元氣，庶保無虞。

《外科心法・瘡分三因》　陳無擇云：發背癰疽者，該三因而有之，論曰：癰疽瘰癧，不問虛實寒熱，皆由氣鬱而成。經亦云：氣宿於經絡，與血俱澀而不行，壅結爲癰疽，不言熱之所作而後成癰者，此乃內因喜怒憂思，有所鬱而成也。身有熱，被風冷搏之，血脈凝泣不行，熱氣壅結而成；亦有陰虛，陽氣湊襲，寒化爲熱，熱成則肉腐爲膿者，此亦外因，寒熱風濕所傷而成也。又服丹石及炙煿酒麫，溫床厚被所致，又盡力房室，精虛氣節所致者，此乃因不內外所傷而成也。故知三因備也。

按所分三因雖備，但未具瘡瘍之邪在經、在表、在裏之異，故其治法亦不能詳備也。

《外科心法・論陰滯於陽則生癰陽滯於陰則生疽》　丹溪曰：《精要》云：陽滯於陰，脈浮洪弦數，陰滯於陽，脈沉細弱濇，陽滯以寒治之，陰滯以熱治之。切詳其意，陽滯陰滯當作熱治寒治求之，寒熱固可作陰陽論，於陰於陽分明是於氣於血，他無可言也。熱滯於氣固無寒滯耶，寒滯於血固無熱滯耶，何寒不能傷氣，熱不能傷血耶？以子觀之，氣爲陽行脈外，血爲陰行脈內，相並分派，周流循環一身，無停止，謂之脈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共得六寸，一身通行八十一丈，得熱則行速而太過，得寒則行遲而不及。五味之厚，七情之偏，過氣爲滯，津液稠厚，積而久也，爲飲爲痰，滲入脈內，血爲所亂，因而凝濁，運行沍泣，或爲沸騰，此陰滯於陽也，正血滯於氣也，氣病。今人或以藥助邪，病上生病，血之病日增，溢出脈外，隧道隘塞，升降有妨，運化失令，此陽滯於陰也，正氣滯於血也。病分寒熱者，當是稟受之素偏虛，邪之雜合，豈可以陽爲熱，陰爲寒耶？浮洪弦數，氣病之脈也，豈可遽此作熱論；沉細弱濇，血病之脈，豈可遽此作寒論。此萬病之根本，豈止疥癬瘡癰疽而已，幸相評其是否。

《外科心法・明瘡瘍之本末》　東垣曰：《生氣通天論》云：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又云：膏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陰陽應象論》云：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是言濕氣外傷，則營氣不行，榮衛者皆營氣之所經營也，營氣者，胃氣也，運氣也，營氣爲本，本逆不行，爲濕氣所壞，而爲瘡瘍也。膏粱之變，亦是言厚滋味過度，而使營氣逆行，凝於經絡爲瘡瘍也，此邪不在表，亦不在裏，惟在其經中道病也。已上《內經》所說，俱言因營氣逆而作也，遍看諸瘡瘍論中，多言二熱相搏，熱化爲膿者，有只言熱化爲膿者，又言濕氣生瘡，寒化爲熱而爲膿者，此皆瘡疽之源也。宜於所見部分用引經藥，並兼見證中分陰證、陽證，先瀉營氣是其本，本逆助火，濕熱相合，敗壞肌肉而爲膿血者，此治之次也，宜遠取諸物以比之，一歲之中大熱無過夏，當時諸物皆不壞爛，壞爛者，交秋濕令大行之際也，近取諸身，熱病在身，止顯熱而不敗壞肌肉，此理明矣。標本不得，邪氣不服，言一而知百者，可以爲上工矣。

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瘡癰，且營氣者，胃氣也，飲食入於胃，先輸於脾，而朝於肺，肺朝百脈，次及皮毛，先行陽道，下歸五臟六腑，而氣口成寸

矣。今富貴之人，不知其節以飲食肥醲之類，雜以厚味，日久太過，其氣味俱厚之物，乃陽中之陽，不能走空竅，先行陽道，反行陰道，逆於肉理，則濕氣大勝，則子能令母實，火乃大旺，熱濕既盛，必來尅腎，若雜以不順，又損其眞水，腎既受邪，積久水乏，水乏則從濕熱之化而上行，其瘡多出背出腦，此爲大丁之最重者也。若毒氣行於肺或脾胃之部分，毒之次也，若出於他經，又其次也。濕熱之毒所止處無不潰爛，故經言膏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如持虛器以受物，物無不受。治大丁之法，必當瀉其營氣，以標本言之，先受病爲本，非苦寒之劑爲主爲君，不能除其苦楚疼痛也。諸瘡瘍有痛，往往多以乳香沒藥，雜以芳香之藥止之，必無少減之理，若使經絡流通，臟腑中去其壅滯，必無痛矣。苦寒之劑，除其疼痛，藥下於咽，則痛立已，此神品藥也。

瘡瘍食肉乃自棄也。瘡瘍者，乃營氣而作也，今反補之，而自棄何異，雖用藥施治，而不能愈。地之濕氣自外而入內者，瘡瘍當先服藥，而用針，如瘡瘍小，不欲飲藥，或嬰兒之瘡，先當溫衣覆蓋，令其凝泣壅滯，血脈溫和則出血立已者，不如此，血脈凝滯便針，則邪毒不瀉，反傷良肉，又益其瘡勢也。瘡瘍及諸病面赤，雖伏大熱，禁不得攻裏，爲陽氣怫鬱，邪氣在經，宜發表以去之，故曰火鬱則發之，雖大便數日不見，宜多攻其表，以發散陽氣，少加潤燥之藥以潤之，如見風脈風證，只可用發表風藥便可，以通利得大便行也，若只乾燥秘澀，尤宜潤之，愼不可下也。瘡瘍鬱冒，俗呼昏迷是也，宜汗之則愈。驗瘡名色治之，當從《素問》、《針經》、《聖濟總錄》、易老瘡論及諸家治瘡用藥法度，此爲緊要，臨病之際，宜詳審焉。按《聖濟總錄》，能悉諸瘡之名色，但其用藥則多主寒涼而無通變之法，惟已上易老、東垣等言，深揆《針經》之大法，陳脈病治例之要，學者能熟此等議論，則臨證處方，便自胸中了然明白。

《外科大成・癰疽之源》 人身之氣血，與天地同流，人身之經絡，與昼夜同度，苟或六淫之感、七情之傷、飲食不時、房勞不節，致使陰陽乖錯，榮衛蘊結而成癰者，總不出於三因，故以三因首例：

外因運氣癰疽有四：

一，火熱助心爲瘡瘍。經曰：少陰所至爲瘍疹。又云：少陰司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甚則瘡瘍。又云：少陰司天之政，初之氣，寒乃始，陽氣鬱，炎暑將起，中外瘡瘍。又云：少陽所至爲瘡瘍。又云：少陽司天之政，風熱參布，太陰橫流，寒乃時至，民病寒中，外發瘡瘍。初之氣候乃太溫，其病膚腠中瘡。二之氣火反鬱，其病熱鬱於上，瘡發於中。三之氣，炎暑至，民病膿瘡。又云：太陽司天之政，初之氣，氣乃太溫，肌腠瘡瘍，此皆常化，病之淺也。又云：少陰司天，熱淫所勝，甚則瘡瘍。又云：少陰司天，客勝，甚則瘡瘍。又云：少陰之復，病痱疹、癰疽、痤痔。又云：火太過曰赫曦，其病瘡疽血流。又云：火鬱之發，民病瘡瘍癰腫，此是邪變病之甚也。

二，曰寒邪傷心爲瘡瘍。經曰：太陽司天，寒淫所勝，血變於中，發爲癰瘍，病本於心。又云：太陽司天之政，三之氣，寒氣行，民病寒，反熱中，癰疽注下。又云：陽明司天之政，四之氣，寒雨降，民病癰腫，瘡瘍是也。

三，曰燥邪傷肝爲瘡瘍。經曰：木不及曰委和，上商與正商同，其病支發，癰腫瘡瘍，邪傷肝也。又云：陽明司天，燥淫所勝，民病瘡瘍痤癰，病本於肝是也。

四曰濕邪瘡瘍。經曰：太陰司天，濕氣變物，甚則身後癰。又云：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於中，流散於外是也。

右四條天行時氣也，此由外感，故曰外因，然外來之因，則肌肉、血脈、筋骨受之，其見症多，寒熱交作，筋骨疼痛，及濕痰，流注，風濕，風溫，時毒等類，治宜發之，如蒼朮復煎散、紺珠丹之類。經云：汗之則瘡已，使榮衛通行，邪氣不得干於內也。又云：陽氣者，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又云：此寒氣之種，八風之變，四時之病，以其勝者治之，此亦外因也。

內因：經云：氣宿於經絡，與血俱溼而不行，壅結爲癰疽，不言熱之所作而後成癰者，爲由七情內鬱而成，或兼竭力房勞陰虛所致。又云：形樂志苦，病生於內。此由內傷，故曰內因，然內傷之因，則五臟受之，其見症瘡多堅硬，根蒂深固，二便不調，飲食不進，外軟內堅，不陷無膿，表實裏虛，毒多難出，治宜托裏以培其本，禁用驅熱、拔毒、汗下之劑。書云：纔得腫痛，參之脈症，但有虛弱，便與滋補，氣血無虧，可保終吉。經云：肺乘肝則爲癰。又云：腎移寒於肝，癰腫少氣，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此臟腑之變，亦屬內因也。臟腑之變，及八風之變，皆寒癰例也，其形堅硬如石，或皮不變色，或捻之不痛，治宜溫補以回其陽，如參、附、耆、朮之類是也。

不內外因：

經云：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又曰：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

榮氣，胃氣也，蓋飲食入胃，先輸於脾，而朝於肺腑百脈，次及於皮毛，先行陽道，下歸臟腑，而氣日成寸矣。夫膏粱之變者，則榮氣太過，不能走空竅而行皮毛，反行陰道，逆於腠裏，而生癰腫，此肌肉實滯而然也。

飲食之虧者，則榮氣不及，不能走空竅而充皮毛，短而不盈，凝於腠裏，而生癰腫，此肌肉虛澀而然也。

或兼房勞不節者，則腎水虧損，腎水虧損則反從濕化而上行，其瘡多生於胸背，書言：大疔者癰之最重者也。此不屬內外兩因，故曰不內外因。然不內外因，則脾腎二經受之，外無六經之形症，內無便溺之阻隔，治宜審症脈之虛實，辨形色之順逆，知所從來，用以補瀉。如榮氣太過者，治宜大瀉以奪氣壅，如貴金丸、排膿散之類。

榮氣不及者，治宜大補以滋氣少，如異功散、十全大補湯之類。眞陰虧損者，治宜托裏補虛，如神效托裏散、內固黃蓍湯之類，禁用五香等藥復損其陰。

其有瘰癧、痰注、氣痞、癭瘤之屬，生於肉裏膜外者，亦屬不內外因也，治以養氣血，調經脈，行痰開鬱，健胃和中之法爲善。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原委論》癰疽發背爲何生，好好身軀出此形。

凡人處世而無疾病者，水升火降，精秘血盈也。養生篇曰：毋搖爾精，毋勞爾形，皈心靜默，可以長生。蓋靜則生水，動則生火，水能生萬物，火能尅萬物，故百病由火而生，其發於外者，爲癰疽。癰者，壅也，爲陽，屬六腑。毒騰於外，其發暴而所患浮淺，因病原稟於陽分中。陽氣輕清而浮，浮故易腫，易膿，易腐，易斂，不傷筋骨而易治。疽者，沮也，爲陰，屬五臟，毒攻於內，其發緩而所患深沈，因病原稟於陰分中。陰血重濁而沈，沈故不易腫，易膿，易腐，易斂，傷筋蝕骨而難治。又年壯氣血勝毒則順，年老毒勝氣血則險。治法載地第二論中，宜詳觀之。

內被七情干臟腑，憂愁思慮總關心。

七情六欲者，皆盜人元氣之賊也。喜傷心，怒傷肝，憂傷肺，思慮傷脾，悲傷於魂魄，恐傷腎，驚傷膽，是爲七情，能傾人之身命。耳聽聲音，眼觀物色，鼻聞香氣，舌貪滋味，心帷大地，意幄萬方，是爲六欲，能損人之性真，百病諸瘡，皆由於此。醫者病者，咸宜慎察。

楣案：正文但有七情，註添出六欲，而蕪辭尤多，今姑順文芟薙，但取字句明白，而意義則仍不改，後皆倣此。

外又六淫傷氣血，風寒暑濕火相臨。

六淫者，風、寒、暑、濕、燥、火也。風爲四時不正浩蕩肅殺之氣，發而最能中人；寒乃節候不調，疾風暴雨，冰雪嚴寒所傷，或口貪生冷之物；暑因亢陽烈日，爍石流金，酷熱所逼而中；濕由坐臥久陰卑濕之地，或驟遇風雨潮氣所侵；燥爲陰虛內熱，消爍津液，不能滋潤臟腑，以致皮膚枯槁而便乾，火生於心緒煩擾，醇酒膏粱，慾事不節，此六淫者，皆從外而入，體實之人，或不能中，體虛之人，隨感即發。亦有客於臟腑經絡關節之內，積久始發者，當隨其寒熱溫涼邪正勝負而治之。

楣案：正文脫去燥字，註補出。然陰虛云云，乃內傷之燥，而非外感之燥，心緒煩擾之火，亦非由外入，雖體實豈能無傷。徐氏於此等不加辨駁，蓋無俟辨駁也，故余亦順文芟薙而已。

膏粱厚味多無忌，勞傷房慾致虧陰。

膏粱者，醇酒肥鮮諸物也，皆不離乎厚味，厚味之物，其製法則炙煿煎炒，加以厚料濃湯，其食性則香燥甘美，雜以鹹酸辛辣，但取適口充腸，不顧消陰爍臟，兼之未飢先食，未冷先綿，爐火圍烘，縱慾無度，猶嫌未足，服藥興陽，祇知片刻歡娛，詎識陰精虧損，故百病多起於膏粱房慾。知命者，當節飲食，兼慎起居可也。

故將五臟多乖變，自然六腑不調勻。

五臟分屬五行，相生則無病，相克則五臟不和，而六腑不通。六腑不通，則九竅疲癃，而結爲癰疽。蓋癰疽多由臟腑乖變，關竅不得宣通而發也。治之之法，因寒邪而痛者，以溫熱散之；楣案：以下歷敘諸痛上文無根。濕腫強痛者，滲而導之；燥搐攣痛者，滋而潤之；泄而痛者，溫之；塞而痛者，通之；虛而痛者，補之；實而痛者，瀉之；陰陽不和者，調燮之；經絡閉塞者，沖和之；膿脹而痛者，開之；惡肉侵蝕者，去之；勞而痛者，逸之；損而痛者，續之。凡諸活法，用者詳之。

楣案：所論痛，惟膿脹二句，專屬癰疽，餘皆就臟腑推衍發論耳。

發於心上多危險，五臟相干事可明。

五臟者，心肝脾肺四臟，皆係於背，惟腎經一臟，獨居於下。然其精華津液，元氣元神，灌溉榮注於上。四臟之火，皆賴一臟之水以濟之，故五臟根

本，皆係於背。背乃太陽膀胱督脈所主，太陽者，六經之首領也；督脈者，十二經絡之統脈也。所以瘡生於背，毒犯五臟，心又屬君主之位，豈容毒相犯之，故多成危險難治之症，醫者不可不察。

心之已下多成順，六腑之因亦許評。

凡瘡生於心之下者，除腎俞一穴外，餘皆爲緩。六腑者，足陽明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此六經其名屬腑，其形在下，其氣主表，其病爲癰。故疾發於五臟者爲重，生於六腑者爲輕，此表裏臟腑輕重之別也。

徐曰：心下多順，亦未盡然。

楣案：癰疽二字，惟全生集分疏最爲明曉。大略謂癰疽二字之連呼，猶夫妻二字之連呼也。紅腫爲癰，屬陽；白陷爲疽，屬陰。疽發五臟，癰發六腑，故疽根深而癰毒淺，足與此註相發明。

楣案：故友湯秀嵩，嘗見徐氏所批《全生集》云：紅亦有非癰，白亦有非疽者。余謂《全生集》道其常，徐氏論其變，醫者當細參。湯名緒豐，同邑人，業外科，能讀內科書，然時無知者，侘傺以老。

脾家積毒生肩脊。

生於肩下脊上者，乃因飲食膏粱積毒所致，高腫鮮明，根脚不過兩肩者爲順。先宜解毒護心爲主，次宜內托清心，間用蠟礬丸、護心散，防毒攻心。如腫平堅硬，漸大漸開，攻注兩肩胸項，腫而不定者危。

心經火毒對心臨。

對心發者，乃心火妄動，熱極而發也。心爲主宰，周身蘊熱流會於此，結而爲患，是爲毒剳君位，最易傷人，刑截督經，害更非淺，況此穴背脊多坑，難於起發，瘡形落陷，腫不高尖，治當大降心火，急疏蘊熱，頂用針通，隨行拔法，使毒氣內外疏通，各從門出，庶不內攻，保至十五日後，內無變症，得膿爲解。倘是期變症漸生，堅硬漸大，不作膿者，死在二十二朝先後，此症貴在早治，十中可保三四。

兩肩左右雙生發，肺肝積受不虛名。

左搭屬肝，右搭屬肺，俱在於左右肩骨移動之處，爲可治。古云：左搭串右，右搭串左，俱爲難治。然余每醫左右相串者，未嘗見其死，惟在治法得宜耳。凡串此者，先用萬靈丹發汗，疏通內外，次用清肝解鬱湯、柴胡清肝湯；氣用四君子湯，血用四物湯，潰後八珍湯，俱兼六鬱湯參治爲妥。蓋此症起於痰凝氣滯火鬱，氣血不調，所謂鬱者開之，滯者行之，如誤用解毒泄氣，及誤補誤攻之藥，必致危殆。

蓮子蜂窠防毒陷。

蓮子者，突如蓮子；蜂窠者，孔似蜂窠。多生於背，與心相近，與脊中平，輕者形長高腫，或偏半背，重者形斜平塌，兩脇俱傷。瘡形雖似可畏，然危險常得奏功，老弱亦能取效，所患者非純陽之症耳。治法不外護心護膜，參以方藥活法。

楣案：平塌即不盡屬純陽之症，語欠斟酌。

腰間腎俞發難生。

腎俞發者，生於兩腰內腎陷肉之間，或正中亦發，最爲險候，蓋內腎爲性命之本，藏精藏氣藏神，凡生男育女，壽命短長，皆由於此。故房勞過度，氣竭精傷，真陰內消，亢陽外越，則腎臟空虛，諸火諸邪乘虛而入，致生是症。倘本臟稍有真陰制火，瘡形自可紅活高腫爲膿，治以人參養榮湯，加山萸、五味子、黃檗、知母及加減八味丸，以救其源。若瘡形紫黑乾枯堅硬不作膿者，爲真陰內敗，再無生理，必死在十五日前後也。

督脈經虛從項發，俗名對口故相稱。

對口者，生於項後而對前口也，有偏正之不同。發於正者，屬督脈所主；發於偏者，乃太陽膀胱所司，皆起於濕熱上攻，凝結而成也。屬督脈者，瘡雖正而反爲易治，因督脈起於下，而貫脊上行，故毒氣得之，反能衝突高腫，使發於外，不致下流低陷，故多易治。屬膀胱者，瘡雖偏而反爲難治，因膀胱之脈，起於巔頂，貫頂兩旁順下而行，乃與瘡毒交會下流，故瘡多平塌，又太陽膀胱主司寒水，爲冷爲沈，故瘡形多難起發，色難紅活，堅硬難潰，又易流兩肩胸項作腫，十五日外無膿者，必然變黑歸陰，故多不治。俗以正爲重，以偏爲輕，未知其理故也。治以黃連消毒飲主之，餘以降火化痰解毒清心托裏爲要。

楣案：偏對口陰疽居多，此言瘡不起發，色不紅活，堅硬無膿，明是陰疽，治以黃連消毒飲，其不變黑歸陰者幾希。

何期耳後多生發，天疽銳毒亦非輕。

生於耳後一寸三分致命之處，左爲天疽，是屬肝木，右爲銳毒，是屬肺

金，皆爲陰惡之候，二者皆起於積想在心，謀慮不決，致火旺而又鬱，鬱而又旺，以成此疾也。故形多堅硬，頭多隱伏，未潰先黑，未膿先腐，臭穢易生，元氣易敗，不得外發，多致内攻而死。此症初起，隱微不覺，及至已覺，則毒已入内矣，如紅活高腫，易膿易腐者無妨。

又有脫疽生手足，丹房補術孽根因。

脫者，落也，疽多黑腐。此毒皆起於丹石補藥，房術秘法，興陽瀝精，行幸不覺，藥性暴烈，或洗或嚼，或噙於口，或藏臍下，霸阻精道，久戰不弱，取樂一時，恣情戲謔，毒積臟腑，真陰枯灼，積禍在身，終久必發，此是根因，發者難生。多生手足，發在骨筋，初生如粟，色似棗形，漸開漸大，筋骨伶仃，烏黑黑，痛割傷心，殘殘敗敗，污氣吞人，延至踝骨，性命將傾，此非天命，自喪其身。古人有法，截割可生，其法具在，詳註後文。

楣案：此段多以四字爲句，乃一則勸世文也，故仍而不改，以便誦讀。

漫腫難治掀腫易，總論中間法可憑。

漫腫者，肉腫瘡不腫也，掀腫者，瘡腫肉不腫也。瘡之陰陽於此分，症之逆順於此決。凡瘡初起，理當升發，潰膿之後，不宜内消，宜用托藥，如不應者，乃毒勝氣血，死在旬日。或已發出而不腐潰，根脚堅硬，或掀而散大者，急投托藥，兼補脾胃，不應，死在二旬。若已潰而色不紅活，亦不生肌收斂，瘡口暈大，腫痛不減，胃氣不回，急須峻補，不應者乃脾崩，死在月餘。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陽症歌》癰疽不論上中下，惟在陰陽二症推，發背雖有正與偏，要取高低兩樣看，純陽初起必掀腫，更兼身熱有微寒，頂如尖字高突起，腫似彎弓根有盤。七日之間多掀痛，二七之期膿漸漫，動息自寧食知味，二便調勻無瀉乾。腫消膿潰精神爽，脫腐生新氣血完，五善自然臻並至，七惡全無半點干。痛便隨膿減，腫退自肌寬，新肉已生紅豔豔，腐皮自斂白漫漫，一身多爽快，五臟盡和歡。此屬純陽俱易治，百人百可保全安。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陰症歌》純陰初起不知瘡，粟米之形疙瘩僵，不紅不腫不知痛，少熱少掀少提防。七朝之後身體倦，瘡根平大喜澆湯，頂不高兮根不活，色不光兮腐不穰。陷軟無膿空結聚，脈浮散大細飛颺，飲食不飡身戰戰，嘗湯止許意忙忙。瘡上生衣如脫甲，孔中結子似含芳，膿多臭穢身難便，舉動倉皇韻不長。瘡形成紫黑，面色變青黃，精神昏憒多鼾睡，言語無人自發揚，口乾多舌強，痰喘定身亡。此屬純陰俱不治，百人百可到泉鄉。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半陰半陽歌》陰陽之症兩相交，生死關頭判一毫，微熱微寒微赤腫，半昏半爽半平高。脈來雖數多無力，飲食雖飡便不消，腫而不潰因脾弱，潰而不斂爲膿饒。大便多溏小便數，上身有汗下身焦。五善雖兼有，七惡未全逃，口渴喜茶腸腹痛，面浮饜食足心高。心煩不穩睡，神亂怕音焦，投方應病方爲妙，陰轉爲陽漸可調。心通造化，爾命堅牢，逢之須是神仙手，半死餘生定可逃。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五善歌》心善精神爽，言清舌潤鮮，瘡疼兼不渴，睡醒得安然。肝善身輕便，因煩自不煩，指頭紅活色，坐起覺平康。脾善脣滋潤，衾幃蘭麝香，凡食俱有味，膿厚更肥黃。肺善聲音響，無痰韻更長，肌膚多滑潤，大便自尋常。腎善誠爲要，水升火自降，口和初不渴，小水亦稀長。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七惡歌》一惡神昏憒，心煩舌上乾，瘡形多紫黑，言語自呢喃。二惡腰身強，目睛邪視人，瘡頭流血水，驚悸是肝迍。三惡形消瘦，膿清臭穢生，瘡形多軟陷，脾敗不知疼。四惡皮膚槁，聲嘶韻不長，痰多兼喘急，鼻動肺將亡。五惡成消渴，隨飲即隨乾，形容多慘黑，囊縮腎家端。六惡身浮腫，腸鳴嘔呃頻，大腸多滑泄，臟腑並將傾。七惡瘡倒陷，形如剝鱔同，四肢多冷逆，血水自流通。

《徐評外科正宗・治病則例歌》外科之瘡有治例，說與君家須切記，病端百出別根因，方法一囊豈同類。熱與寒，通與秘，其中消息知端的。通多不足秘多餘，熱實寒虛分症治；陽似陰，陰似陽，似中妙理要推詳。不分表裏一例治，輕變重而重變亡。醫者貴乎多應變，不可偏執用其方，且如表症惡寒，宜用荊防敗毒散；裏症發熱，可將内疏黃連湯。瘡勢已成，托裏消毒散誠爲正法。内膿將潰，十全大補湯最得相當。徐曰：毒未出盡，不可輕用十全大補。人參養榮湯治潰後虛熱發作，木香流氣飲散結腫寒濕爲殃。飲食不甘，定用香砂開胃；精神怯少，須將參朮回陽。陰虛須八珍，最爲要領；盜汗自汗，得獨參一味可強。此句徐勒批曰：汗爲心火，何輕用參？潰後多疼，乳香定痛散功奇莫緩；脾虛下陷，補中益氣湯功效尤良。口燥譫言，瀉實火須黃連解毒湯；心煩衄血，理虛陽必犀角地黃湯。古法治癰疽，稱述同方活命飲；今時醫發背，還期神授衛生湯。蟾酥丸在外科稱爲獨品，護心散解内毒號曰無雙。詎知蠟礬丸護膜護心，可羨淡中有味，還讚玉紅膏生

肌生肉，堪誇壞裏呈祥。身涼自汗，腹痛腸鳴嘔逆，豈逃異功散；睡臥不寧，虛陽發躁，膿多，定用聖愈湯。生脈散接虛羸，脈來微細；歸脾湯除驚悸，睡得安康。竹葉石膏湯，治虛煩身熱者，何須疑慮；麥冬清肺飲，除隔熱有痰者，毋待商量。金鯉湯，治肺癰吐膿氣急；元龜丹，攻結毒臭腐頑瘡。風熱生瘡通聖散，瘡瘍狂躁破棺丹。小柴胡湯，除客邪往來潮熱；大防風湯，攻腿膝寒濕爲殃。咽腫咽疼，定用清咽利膈散；斑紅斑紫，豈逃化斑解毒湯。八味丸瘡口乾妙藥，二神丸治脾泄奇方。香連丸爲臟腑瀉痢通用，甘露飲治口齒腐爛相當。六和湯和脾止吐瀉，雙解散解表理內傷。逍遙散善治女人諸病，保元湯當扶赤子多傷。皮膚毛髮乾焦，蘆薈丸效應甚捷；此句徐勒批曰不可用。咽喉口齒腫痛，冰硼散功實非常。滋腎丸治下元腎虛不固，楣案王君謂滋腎丸即通關丸，乃泄厥陰熱閉小水不通之藥，若腎虛不固，須用封髓丹。涼膈散解上焦膈熱多煩。九龍丹消魚口，吞之滅跡；二蛟散行濕腫，服下安康。呂祖一枝梅，止痢定驚，稱爲仙藥；真君妙貼散，消疼止痛，號曰神方。痔漏瘻瘤，疔毒古誇三品錠；此句徐勒批曰不可輕試。癰疽流注，諸風今羨萬靈丹。柴胡清肝湯，治鬢疽肝膽有效；黃連消毒飲，醫對口督脈尤良。小兒口內生疳，必用人中白散；大人咽喉腫痛，須將金鎖匙湯。下疳新久珍珠散，小便淋瀝木通湯。玉真散破傷風最效，復元湯跌撲者稱強。提肩散治肫膊強直作痛，拈痛湯除痛腿風濕相傷。小便生疳，龍膽瀉肝湯可羨，大頭腫痛，普濟消毒飲何妨。便毒懸癰，內消散吞何足慮；腎癰腿病，耆柴湯下自無殃。又有女子陰瘡，能腫能疼能作癢，在人活法，或消或補或蟲妨。蓋男子之囊癰，瀉肝經之濕熱；小兒赤遊丹，解毒兼乾血。凡治楊梅瘡，戒薰爲至切。舌下發痰包，利翦方能泄，出如雞蛋清，消痰是真訣。結毒與頑瘡，紫金膏可設；風瘡徹骨癢，雄黃散效絕。

《徐評外科正宗・察形色順逆》 凡看人病，兼視其形色，後與脈病相參，誠識於始，以決其終，百無一失矣。何以知之？陰病見陽色，腮顴紅獻；陽病見陰色，指甲青呈，此二者俱死。又身熱脈細，脣吻反青，目珠直視者死。面如塗脂，色若土黃，油膩黑氣塗抹者死。脣舌乾焦，鼻生煙煤，眼神透露者死。形容憔悴，精神昏短，身形縮小者死。喘粗氣短，鼻掀睛露，語言譫妄者死。循衣摸牀，遺尿失禁，撮空者死。頭低項軟，眼視無神，吸吸短氣者死。皮破無血，肉綻爛斑，麻木不知痛癢者死。齒黃色如煮豆，脣白板理無紋，耳黑枯焦不聽，人中縮而坦平，口張氣出無回閉，鼻搧相隨呼吸行，汗出如珠不散，痰若膠而堅凝，白血紅如肺色，指甲彎而常青，神昏神浮神亂神離，緇衣生滿面，黑氣慘天庭，逢之都沒命，法在此中評。

《徐評外科正宗・病有三因受病主治不同論》 三因者，內因、外因、不內外因。內因者，皆起於七情蘊結，又兼厚味膏粱，薰蒸臟腑，房慾勞傷虧損元氣，其病因五臟受之，發之富貴人及肥胖者十有八九，其見症瘡多堅硬，根蒂深固，二便不調，飲食少進，外軟內堅，平昭無膿，表實裏虛，毒多難出，病由內傷，故曰內因。外因者，皆起於六淫，體虛之人，夏秋露臥，當風取涼，坐臥濕地，以致風寒濕氣襲於經絡；又有房事後得之，其寒毒乘虛深入骨髓，與氣血相凝者尤重；或外感風邪，發散未盡，遂成腫痛。其病肌肉血脈受之，發之不善調攝寡薄勞碌之人，十有八九。見症多寒熱交作，筋骨疼痛，步履艱辛，涇痰流注，以及諸風癱瘓，口眼歪斜，半身不遂。風涇風溫，天行時毒等症，病屬外感，故曰外因。不內外因者，內無七情幹內，外無六淫傷外，其病得之饑飽勞役，喜怒不常，飲食冷熱不調。動作勤勞不惜，以致臟腑不和，榮衛不順，脾骨受傷，經絡凝滯，故外無六經形症，內無便溺阻隔。其病多生於膜外肉裏肌膚之間。如瘰癧痰注氣痞癭瘤之屬。治法不必發表攻裏，只當養氣血，調經脈，健脾和中，行痰開鬱爲最善。三因之理盡矣。

綜述二　辨證論治

《五十二病方》 睢(疽)病：治白薟(蘞)、黃耆(耆)、芍藥(藥)、桂、薑(薑)、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薟(蘞)，【肉】睢(疽)【倍】黃耆(耆)，腎睢(疽)倍芍藥，其餘各一。並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栝(杯)酒中，日五六飲之。須已□

一、睢(疽)始起，取商(商)牢漬醯中，以熨其種(腫)處。

【一】睢(疽)，以白蘞、黃耆(耆)、芍藥、甘草四物者(煮)，□、薑(薑)、蜀焦(椒)、樹(茱)臾(萸)四物而當一物，其一骨□□三□□以酒一栝(杯)□□□□筋者倏倏翟□□之其□□□□□。日四飲。一欲潰，止。

一、爛疽：爛疽者，□□起而□□□□□□□□冶，以鼓膏未湔(煎)者

灸銷(消)以和□傅之。日一【傅】樂(藥)，【傅】樂(藥)前洒以溫水。服藥卅□已。嘗試。・【令】。

一、血睢(疽)始發，佼(儌)佼(儌)以熱，痛毋適，□□□□□睢(疽)□□□□□□□□□戴鬘(糝)、黃芩、白薊(蘞)，皆居三日，□□□□□□□□□□□□□□□之，令汗出到足，已。

一、氣睢(疽)始發，溳溳以痈，如□狀，撫(撫)靡(摩)□而□□□□□□□□□□□□□□□

薑五兩　當歸一兩　麥門冬二兩 茯苓　桂心各一兩　黃芩三兩

右十一味切，以水一斗半，先煮竹葉、小麥取九升，去滓，又煮諸藥取二升，分溫三服。

治癰疽腫，煩熱，增損竹葉湯方。

竹葉一握，切　當歸　茯苓　人參　前胡　黃芩　桂心　芍藥各二兩　甘草三兩，炙　大棗二十枚　小麥一升　麥門冬一升，去心

右十二味切，以水一斗六升，煮竹葉、小麥取一斗一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服，日三。夜重加黃芪二兩，胸中惡加生薑六兩，下者減芍藥、黃芩各六分。如體強羸者以意消息之。

治癰疽後補塞去客熱，黃芪湯方。

黃芪　生薑　石膏末　甘草　芍藥　升麻　人參以上二兩　知母　茯苓各一兩　桂心六分　麥門冬二兩，去心　大棗十四枚　乾地黃一兩

右十三味切，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夜一。

《劉涓子鬼遺方·相癰疽知是非可灸法》癰疽之甚，未發之兆，肥渴爲始。始發之始，或發日疽鼠，似若小瘡，或復大痛，皆是微候，宜善察之。欲知是非，重按其處，是便隱。復按四邊，比方得失，審定之後即灸。第一便灸其上二三百壯，又灸四邊二二百炷，小者灸四邊，中者灸六處，大者灸八處，壯數處所，不患多也，亦應即怙即薄，令得所即消。內服補暖湯散，不已，服冷藥，外即冷薄，不已，用熱怙。怙之法，開其口泄熱氣。

《劉涓子鬼遺方》卷四　治癰疽腫，松脂怙方。

黃蘗　芎藭　白芷　白斂　黃耆　黃芩　防風　芍藥　茜草　白蠟　當歸　大黃各一兩　細辛二分　臙脂三兩　松脂二斤

右十六味，切，曝乾極燥，微火煎三上，下手不得離，布綿絞去滓，怙之。【略】

治癰疽腫壞多汁，豬蹄湯方。

豬蹄一具，治如食法　芎藭　甘草炙　大黃　黃芩各二兩　芍藥三兩　當歸一兩

右七味，先以水一斗五升，煮蹄，取八升，去蹄，內諸藥，更煮取三升，更去滓，及溫洗瘡上，日三。亦可以布內湯中，薄瘡腫上，燥復之。

治肘疽方。

黃連　皂莢各等分，炙，去皮子

右二味，搗下，和以淳苦酒，調令如泥，塗滿肘，以綿厚薄之，日三易良。

治癰疽最膿，增損散方。

黃耆五分，膿多倍之　小豆一分，熱，口乾倍之　芎藭二分，肉未生，倍之　白斂三分，有膿，瘡不合倍之　苦蠹三分，若小便利倍之

右六味，搗篩令細，酒調，溫服方寸匕，日三。

治癰消膿，木占斯散方。

木占斯　桂心　人參　細辛　敗醬　乾薑　厚朴　甘草炙　防風　桔梗已上各一兩

右十味，搗篩酒服方寸匕，入咽，覺流入瘡中。若癰及疽亦之不能發，壞者可服之。瘡未壞，去敗醬。已發膿，內入敗醬。此藥時有化癰疽成水者，方正桂爲異，故兩存焉。案：正桂句似誤。

治發背，及婦人發房，並腸癰，木占斯散方。

木占斯　厚朴炙　甘草炙　細辛　苦蠹　防風　乾薑　人參　桔梗敗醬已上各一兩

右十味，搗篩，清酒服方寸匕，日七夜四，以多爲善。

敗醬，草名也。病在上者當吐，在下者當下膿血，此謂腸癰之屬也。諸病在裏，惟服此藥，即覺有力，及癰疽便即復痛。長服治諸瘡及疽，痔瘡已潰，便即早愈。凡俗流醫，不知用此藥發背。有不善而渴，便勤服之。若藥力行，覺渴，心便消散。若雖服壞，終無苦，但晝夜服勿懈也。發此藥消散，不覺腫去時即愈。或長服，即去敗醬。偏治婦人乳腫，諸產疵，速愈，良。又云惟服有異，始覺背，有不善之也。

治諸癰疽已潰未潰，瘡中疼痛，膿血不絕，瞿麥散方。

瞿麥　白芷　黃耆　當歸　細辛　芍藥　薏苡人　芎藭　赤小豆末。各一兩

右九味，先以清酒、小豆出於銅器中，熬令乾，復漬，漬後復熬，五過止，後治末，合搗篩，溫酒服方寸匕，晝夜各五。三日後痛癢者，肌肉也。又方用苦酒漬小豆。多痛，倍瞿麥。瘡口未開，倍白芷。多膿，倍黃耆、薏苡人、芍藥等。

治癰，食惡宍散方。

藜蘆一分半　真珠一分半　石硫黄　雄黄　麝香各三分　馬齒　礬石煞　漆頭　蘆茹各三分

右九味，篩搗粉瘡上。亦可爲膏和傅瘡上。

治癰疽，食惡，宍散方。

雄黄一兩　礬石一分，煞　蘆茹一兩

右三味，搗篩，稍著之，隨用多少，不限一兩。

治癰疽，兌膏方。

當歸　芎窮　白芷　松脂各二兩　烏頭一兩　豬脂二升　巴豆十枚，去心皮

右七味，咬咀，内膏中，微火合煎三沸已，内松脂，攪合相得，綿布絞之，去滓，以膏著綿絮兌頭尖作兌兌之。瘡雖深，淺兌之，膿就兌盡，即生善肉。瘡淺者不足兌，著瘡中，日三，惡肉盡則止。

治食宍青龍膏方。

白礬二兩，火燒，末之　熟梅二升，去核　鹽三合　大錢二十七枚

右四味，於銅器中猛火投之，摩滅成末，乃和豬脂，搗一千杵，以塗瘡上，甚痛勿怪。此膏食惡宍盡，復著，可傅蛇銜膏塗之，令善宍復生。

治癰疽金瘡，生肉膏方。

大黄　芍藥　黄耆　獨活　白芷

《外科精要・療發背癰疽灸法用藥第一》經云：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前輩又謂癰疽多生於丹石房勞之人。凡人年四十已上，患發背等瘡，宜安心早治。此症如虎入室，禦而不善，必至傷人。宜先用内托散，次用五香連翹湯，更以騎竹馬法，或隔蒜灸，並明灸足三里，以發泄其毒。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虚，留而不去，其病乃實。故癰疽未潰，臟腑畜毒，一毫熱藥，斷不可用。癰疽已潰，臟腑既虧，一毫冷藥，亦不可用，猶宜忌用敷貼之藥閉其毫孔。若熱渴便秘，脈沉實洪數，宜用大黄等藥，以泄其毒，後國老膏、萬金散、黄礬丸、遠志酒之類，選而用之。愚按：前症若熱毒蘊於内，大便秘結，元氣無虧者，宜用大黄等藥，泄其熱毒。若陰虧陽湊，精虚氣怯，脾胃虚弱者，宜用甘溫之劑，培其本源。若瘡不瘀腫，不作膿者，雖未潰，仍(雖)〔宜〕溫補。若瘡已潰，而腫不退，痛不止者，仍宜清涼之劑治之。若病急而元氣更虚者，必先治本；而兼以治標。大抵腫高瘀痛，膿水稠粘者，元氣未損也，治之則易。漫腫微痛，膿水清稀者，元氣虚弱也，治之則難。不腫不痛，或漫腫腫黯不潰者，發於陰也，元氣虚甚，理所不治。若腫高瘀痛者，先用仙方活命飲，後用托裏消毒散。漫腫微痛者，宜托裏散，如不應，加薑、桂。若膿出而反痛，氣血虚也，八珍散。不作膿，不腐潰，陽氣虚也，四君加歸、芪、肉桂。不生肌，不收斂，脾氣虚也，十全大補加薑、桂。晡熱内熱，陰血虚也，四物加參、朮。欲嘔作嘔，胃氣虚也，六君加炮薑。自汗盜汗，五臟虚也，六味丸加五味子。食少體倦，脾氣虚也，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喘促咳嗽，脾肺虚也，前湯加麥門、五味。欲嘔少食，脾胃虚也，人參理中湯。腹痛泄瀉，脾胃虚寒也，附子理中湯。小腹痞，足脛腫，脾腎虚弱也，十全大補加山茱、山藥、肉桂。泄瀉，足冷，脾腎虚寒也，前藥加桂、附。熱渴淋閉，腎虚陰火也，加減八味丸。喘嗽淋閉，肺腎虚火也，補中益氣湯加減八味丸。凡此變証，皆因元氣虧損，失於預補所致。故丹溪先生云：但見腫痛，叅之脈症，虚弱便與滋補，氣血無虧，可保終吉。旨哉斯言。蓋古今虚實不同，因時施治，不無少異。是集治論義悉類此。

《外科精要・癰疽備論第二》初虞世云：凡癰疽始作，須以大黄等藥及轉利之，勿以困苦爲念。若與其潰爛而死，不若利之而死，況有生道哉。古人立法，率用五香、連翹、漏蘆等藥，貧乏者單煎大黄湯以利之。至於膿潰，乃服黄芪等藥以排膿，《千金》《外臺》備矣。世以瘡發於外，不行轉利而死者多矣，悲矣！

愚按：前症若腫高瘀痛，臟腑閉結，屬内外俱實，當用前藥瀉之。若漫腫微痛，臟腑不實，屬内外俱虚，當用内托補之。若患腫無頭，肉色不變，當助胃壯氣，令其内消。若疼痛不止，瘀腫不消，當用人參黄芪散，以托裏排膿。若飲食少思，肌肉不生，當用人參黄芪散，以補養脾胃。丹溪云：癰疽因積毒在臟腑，當先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次以行經活血藥佐之，叅以經絡時令，使毒氣外洩。治之早者，可以内消，此内托之旨也。又云：腫瘍内外皆壅，宜以托裏表散爲主，如用大黄，寧無孟浪之非；潰瘍内外皆虚，宜以補接爲主，如用香散，未免虚虚之失。此蓋古今氣禀不同，治宜審之。

《外科精要・癰疽灸法論第三》陳無擇云：癰則皮薄腫高，疽則皮厚

腫堅，初發並宜灼艾。惟癰膿成則宜針，疽膿成則宜烙，當審察其症，疏利其毒，補托其裏。然癰疽冠於雜病之首，治失次序，多致枉夭，故集得效灸法，以貽學者，庶不致妄投也。

愚按：前症若發熱煩渴，大便秘結者，由邪蓄於內，宜黃連內疏湯，以洩內毒。若頭痛拘急，發熱惡寒者，由邪客於外，宜人參敗毒散，以散表邪。若腫痛燉赤，發熱作渴，此毒氣凝於肉裏，宜仙方活命飲，解散其毒。若食少體倦，發熱惡寒，此中氣虛弱，宜六君子湯，以補脾胃。

《外科精要・騎竹馬灸法第四》 治一切瘡瘍，即用此法，無有不愈。其法令病人以肘凭几，竪臂腕要直，用篾一條，自臂腕中曲處橫紋，男左女右，貼肉量起，直至中指尖盡處截斷為則，不量指用。卻用竹杠一條，令病人脫衣，正身騎定，前後用兩人扛起，令病者腳不着地，又令二人扶之，勿令傴僂。卻將前所量臂篾，從竹杠坐處，尾骶骨盡處，直貼脊背，量至篾盡處為則，用墨筆點定，此只是取中，非灸穴也。卻上用薄篾作則子，量病人中指節，相去兩橫紋為則，男左女右，截為一則，就前所點記處兩邊，各量一則，盡處即是灸穴。兩穴各灸五七壯。疽發於左則灸右，疽發於右則灸左，甚則左右皆灸。蓋此二穴，心脈所過之處，凡癰疽皆心火留滯之毒，灸此則心火流通，而毒散矣。起死回生之功，屢試屢驗。



愚按：前症若毒既解，而肌肉不生，當求其屬而補之。

男以左手，女以右手，先屈中指，用薄篾量取中間一節，兩橫紋盡處為同身一寸為則子。



爪為則，剪斷。

《外科精要・論隔蒜灸得效第五》 李氏云：治疽之法，灼艾之功勝於用藥，蓋使毒氣外泄。譬諸盜入人家，當開戶逐之，不然則入室為害。凡瘡初發一二日，須用大顆獨蒜切片三分厚，貼疽頂，以艾隔蒜灸之。每灸三壯易蒜，痛者灸令不痛，不痛者灸之令痛，瘡潰則貼神異膏。如此瘡不開大，肉不敗壞，瘡口易斂，一舉三得。此法之妙，人所罕知。若頭項見疽，則不可用此法。五府極觀碑載。

愚按：瘡瘍之症，有諸中必形諸外，在外者引而拔之，在內者疏而下之。苟或毒氣鬱結，瘀血凝滯，輕者藥可解散，重者藥無全功，是以灼艾之功為大。凡灸法，未潰則拔引鬱毒，已潰則補接陽氣。每治四肢患瘡，氣血無虧者，祇以前法灸之皆愈。若中氣虛弱，不灸而服敗毒之藥，復傷中氣，未有不敗者也。其頭項患者，亦宜灸之，但炷艾宜小，而少其壯數為善。

《外科精要・背疽腫漫尋頭灸法第六》 李氏云：凡患背疽，漫腫無頭者，用濕紙貼腫處，但一點先乾處，乃是瘡頭。可用大蒜十顆，淡豉半合，乳香錢許，研爛置瘡上，鋪艾灸之，痛否皆以前法為度。

愚按：前症或附骨疽，及臀腿諸毒初起未明者，尋頭用灸，多自內消。其毒熾盛，更服活命飲，其功尤捷。若氣血虛弱，必以補托為主。若背疽大潰，欲驗穿透內膜者，不可用皂角唾法，但以紙封患處，令病者用意呼吸，如紙不動者，未穿透也。倘用取唾，鼓動內膜，反致穿透，慎之慎之。

《外科精要・蒜餅施用分其輕重第七》 伍氏曰：凡用蒜餅灸者，蓋蒜味辛溫有毒，主散癰疽，假火熱以行藥力。有只用艾炷灸者，此可施於頑疽

瘡發之類。凡赤腫紫黑毒甚者，須以蒜艾同灸爲妙。

愚按：前法誠有回生之功。若頑瘡痼疾，脾胃虛弱，營氣不能滋養患處，以致寒邪內襲而不愈，宜用小艾炷頻灸瘡口，以祛寒邪，補接營氣。其內補之法，說見首論及三十二論。

《外科精要・灸法要論第八》 伍氏方論曰：夫癰疽發背，皆有所因，前篇言之詳矣。凡初覺赤腫，先從背脊骨第二陷中兩傍，相去同身寸各一寸五分，名熱腑穴，二處各灸七壯，此能疏泄諸陽熱氣，永無癰疽之苦。或隔蒜灸，不論壯數，則邪無所容，而真氣不損。但頭項見瘡，宜用騎竹馬法及足三里灸之。

愚按：前論誠爲良策，其調理之法，當求首論。

甲戌年，瘍醫常器之診太學史氏之母云：內有蓄熱，防其作疽。至辛巳六月，果背胛微癢，瘡粒如黍，灼艾即消，隔宿復作。用膏藥覆之，量開六寸許，痛不可勝，歸咎於艾。適遇一僧，自云病瘡甚危，嘗灸八百餘壯方甦。遂用大艾壯如銀杏者，灸瘡頭及四傍各數壯，痛止，至三十餘壯，赤暈悉退。又以艾作團，如梅杏大者四十壯，乃食粥安寢，瘡突四寸，小竅百許，患肉俱壞而愈。

愚按：灼艾之法，必使痛者不痛，不痛者痛，則其毒隨火而散。否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附治驗

秋官高竹真，患背疽，色黯堅硬，重如負石，神思昏憒。可畏。其親廷評鄭沙村請同往治。鄭云：竹真先生湖廣某縣時，以某河涉險不便，竹真爲整治有功，其民爲立生祠。凡渡河者，無不禱祭。竹真患此，悉疑立祠致祟。余曰：不然，病因元氣虛寒，積毒熾盛所致。遂以杵蒜攤患處，用錢大艾炷灸二十餘壯，尚不知。乃攤蒜補艾灸，亦不知。乃着肉灸，良久方知，再灸方痛，內服參附大補之劑而起。

《外科精要・癰疽灼艾痛癢論第九》 伍氏曰：凡治癰疽發背疔瘡，不痛者必灸使痛，痛者必灸使不痛。若初灸即痛者，由毒氣輕淺，灸而不痛者，乃毒氣深重，悉宜內服追毒排膿，外傅消毒之藥。大抵癰疽不可不痛，又不可大痛。悶亂不知痛者，難治。

愚按：前論惟疔瘡一症，其狀不一，其色不同，或如小瘡，或如水泡，或作痛，或麻木，或有紅絲，或寒熱頭疼，或嘔吐惡心，或肢體拘急，其候多端。非前灸法並解毒之劑，卒難濟事。若不省人事，或牙關緊急者，即以奪命丹爲末灌之。若生兩足，多有紅絲至臍；生於兩手，多有紅絲至心；生於唇面，多有紅絲入喉，俱難治。若針其紅絲出血，多有生者。若患於肢末之處，毒愈凝滯，藥難導達，艾灸之功爲大。如妄服疏利之劑，耗損真氣，不惟無以去毒，而害反隨之矣。

附治驗

操江都憲張恒山，左足次指患之，痛不可忍。急隔蒜灸三十餘壯，即能舉步。彼欲速愈，自敷涼藥，遂致血凝肉死，毒氣復熾。再灸百壯，服活命飲，出紫血，其毒方解。腳底通潰，腐筋爛肉甚多。將愈，予因攷績北上，又誤用生肌藥，反助其毒，使元氣虧損，瘡口難斂。予回，用托裏藥補之，喜其稟實，且客處，至三月餘方瘥。

表甥居富，右手小指患之。或用針出血，敷以涼藥，掌指腫三四倍，六脈洪大，此真氣奪則虛，邪氣勝則實也。先以奪命丹一服，活命飲二劑，勢稍緩。余因他往，或又遍刺出血，腫延臂腕如大瓠，手指腫大數倍，不能消潰，乃真氣愈虛，邪氣愈盛。余回，用大劑參、芪、歸、朮之類，及頻灸遍手，腫勢漸消。後大便不實，時當泄氣，此元氣下陷。以補中益氣湯加補骨脂、肉豆蔻、吳茱萸、五味子，又以生脈散代茶飲，大便漸實，手背漸潰，又用大補藥五十餘服漸愈。

一男子唇患之，有紫脈自瘡延至口內。余曰：此脈過喉，則難治矣，針紫脈並瘡頭出惡血，以泄其毒則可。不信，乃別用解毒之劑，頭面俱腫。復請治，脈洪數，按之全無，惡症悉具。余曰：無能爲也。彼求治甚篤，時口內腫脹，針不能入。爲砭腫處出血，勢雖少退，終至不起。

《外科精要・腦疽灸法第十》 李氏云：腦疽及腦項有疽，不可用隔蒜灸，恐引毒上攻，宜灸足三里穴五壯，氣海穴三七壯，仍服涼血化毒之藥，或以騎竹馬穴灸之。比頭項咽喉生疽，古法皆爲不治，若用此法，多有生者。如五香連翹湯、蠲濁等湯，國老膏、萬金散，皆可選用。

愚按：前症屬膀胱經，或濕熱上壅，或陰火上炎。若因濕熱，則病氣有餘，元氣不足，當用黃連消毒散以除濕毒，用補中益氣湯以滋化源。若因陰火，則元氣病氣俱不足，當用補中益氣湯及六味地黃丸，以滋腎水。若腎水

乾涸，中傳末症，急用加減八味丸及補中益氣湯，以固根本，引火歸源。若色黯不潰，或潰而不斂，名曰腦爍，不治。大凡腫燄痛甚，宜活命飲，隔蒜灸之，解散瘀血，投引鬱毒，但艾炷宜小而少。若欲其成膿腐潰，生肌收斂，並用托裏爲主。

附治驗

一婦人患頭項俱腫，痛不可當，發熱作渴，喜冷。內服清熱，外敷寒涼，色黯不燄，胸中氣咽，此陽氣虛寒。彼泥素有痰火，不受溫補。余用參、芪各五錢，薑、桂各二錢，一劑腫頓起而潰，又用大補藥而愈。凡瘡疽腫高痛甚，煩渴飲冷，此病氣元氣俱有餘，宜用清熱消毒散、仙方活命飲爲主。若腫高痛甚，口乾飲熱，此病氣有餘，元氣不足，宜用托裏消毒散，參芪四補散爲主。若漫腫微痛，食少體倦，此病氣元氣俱不足，宜用六君、補中二湯，壯其脾胃，則未成者消，已成者潰，已潰者斂矣。

儒者胡本中之內，冬患之，腫痛熱渴，脈洪數實，用清熱消毒之藥，潰膿而愈。次年三月，其舌腫大，遍身患紫疔如葡萄，不計其數，手足尤多，各刺出黑血，此脾胃受毒。先服奪命丹七粒，出臭汗，瘡熱益甚，便秘。二日，與大黃、芩、連各三錢，升麻、白芷、山梔、薄荷、連翹各二錢，生甘草一錢，水煎三五沸服之，大小便出臭血甚多，下體稍退。乃磨入犀角汁再服，舌本及齒縫出臭血，諸毒頓消。更用犀角地黃湯而愈。

《外科精要·癰疽既灸服藥護臟腑論第十一》 李氏云：背疽之方雖多，得效者殊少。今擇用驗者錄之，庶不致誤人。如護心散，凡有疽疾，早進數服，使毒氣外出，而無嘔吐之患。否則咽喉口舌生瘡，或黑爛如菌。若瘡發四五日之後，宜聞用別藥治之。

愚按：護心散乃解金石發疽之藥，若發熱燄腫作痛，飲冷而嘔者，宜用；若發熱燄腫作渴，飲湯而嘔者不宜用。若脾虛停痰，或寒邪內侵，或痛傷脾胃，宜用六君子湯。若喉舌生瘡，或口乾作渴，或小便頻數，宜用六味丸。大凡諸瘡作嘔，若飲冷便秘，是熱毒也，黃連消毒散解之。飲冷便和，是胃火也，竹葉石膏湯清之。懶食飲湯，是胃虛也，補中益氣湯以補之。大便不實，喜飲熱湯，是脾胃虛寒也，六君加炮薑以溫之。常見脾胃虛弱者，用前散反心間陰冷，無不致嘔。其喉舌生瘡，乃腎水枯涸，虛火炎上，其証甚惡急，用加減八味丸，亦有得生者。

附治驗

通府張廷儀，背患疽，作嘔燄腫，大便秘結，口乾作渴，此內蘊熱毒。用竹葉石膏湯二劑，諸症頓退。用托裏消毒散，四畔腫消。用仙方活命飲，瘡亦尋愈。

上舍李通甫，腿患瘡，作痛，少食作嘔，惡寒。余以爲痛傷胃氣，用六君子湯加當歸四劑，疼痛少止，飲食加進。又以十宣散加白朮、茯苓、陳皮數劑，膿成，針而出之。又以前散去防風、白芷，數劑而痊。

舉人邊雲衢，腋下患毒，嘔逆不食，腸鳴切痛，四肢厥冷，脈沉而細，余謂中氣不足，寒邪內淫，用托裏溫中湯，一劑頓愈。更以香砂六君子治之。彼謂腫瘍時嘔，當作毒氣攻心治之，潰瘍時嘔，當作陰虛補之。余曰：此丹溪大槩之言也，卽諸痛癢瘡皆屬心火之意。假如赤腫痛甚，煩燥脈實而嘔，爲有餘，法當下之。腫硬不痛不潰，脈弱而嘔，爲不足，法當補之。亦有痛傷胃氣，或感寒邪穢氣而作嘔者，雖腫瘍，尤當助胃壯氣。彼執不信，用攻伐之藥，病愈甚。復請診，其脈微細而發熱。余謂熱而脈靜，脫血脈實，汗後脈躁者，皆難治。後果然。

護心散

菉豆末一兩　明乳香細研，半兩

右煎生甘草湯調，時時與呷，使藥常在膈間。

五香連翹湯

乳香　木香　沉香　丁香　連翹　射干　升麻　黃芪　木通　獨活　桑寄生　甘草各三分

右水煎服。

愚按：是方，說見前論。

凡癰疽，不可用生肌斂口之藥，合用麥飯石膏，瘡口自斂。或因毒藥，或爲刀割，重者兼服沉麝湯。

愚按：前云凡瘡不可用收口藥者，恐毒氣未盡，反助其惡。

《外科精要·治癰疽用藥大綱第十八》 李氏：余之所著方論，靡不周備，但欲使治省一玩味，次第用之，無有不效。今略書用藥要領節次於後。

一、初患癰疽，便服內托散，以免後來口舌生瘡，仍用騎竹馬或隔蒜灸。

一、服五香連翹湯，如大便疏快卽止，仍量人虛實。

一、癰疽潰後，宜服排膿內補散。若嘔逆，用木香湯下。

一、癰疽初作，便宜灼艾，及麥飯石膏塗四圍，中留口出毒。如瘡小，通傅之。既潰，用神異膏貼之。

一、癰疽已潰，日用豬蹄湯淋洗。將愈之際，三日一次。

一、癰疽將斂，宜用神異膏。如毒未盡，不可遽用生肌之劑。

一、癰疽將安，宜和加味十全湯補其氣血，庶肌肉易生。

一、背疽多先渴而後發，或先疽而後渴，不救多矣。若服加減八味丸，非特杜絕渴疾，抑且大滋氣血，生長肌肉。

愚按：前症及諸治法，各附四十七等論，當審用之。

一、癰疽嘔逆有二：一因初發不服內托散，伏熱在心；一因脾氣不正。若因伏熱在心者，心煩身熱，瘀腫作痛，宜用內托散三兩服。若因脾氣不正者，則不煩熱，或聞穢氣作嘔，宜用嘉禾散。如有寒熱，用不換金正氣散，五更初兼服山藥丸以補腎。

愚按：前症治法，當與第十一論參看。

《外科精要・論癰疽嘔逆第十九》 李氏云：癰疽嘔逆，是毒氣衝心，非脾胃之冷，當服內托散。楊氏云：鼻衄初愈，不曾表汗，毒在經絡，則背發大疽，自肩下連腰脇腫硬如石，其色紫黑，以涼藥投之，終夜大嘔，連進托裏散，嘔止瘡潰，赤水淋漓，四十日而愈。又有患癰者，痛過徹嘔，服此即止。今有病疽不服此藥者，故引楊氏之言，以解世人之惑。

愚按：用藥之法，有是病必用是藥。但今之脾胃虛寒，氣逆痰滯而嘔吐者，十居八九；熱毒內攻而嘔吐者，十纔一二。當參首論及第十一論主之。

《外科精要・辨癰疽陰陽深淺緩急治法第二十五》 曾氏云：凡癰疽，其脈浮數洪緊，腫瘀作痛，身熱煩渴，飲食如常，此六腑不和，毒發於外而爲癰。其勢雖急，投以涼劑，多保全生。其脈沉細伏緊，初發甚微，或無瘡頭，身不熱而內躁，體重煩疼，情緒不樂，胸膈痞悶，飲食無味，此五臟不和，毒蓄於內而爲疽。急投五香連翹湯，甚者轉毒散、神仙截法、黃礬丸、國老膏，防托毒氣，免致變症內攻，尤宜當頭隔蒜灸。若塗毒藥，迷其腠理；投諸涼藥，虛其真氣。故其善惡之症，在乎醫之工拙耳。或氣噫痞塞，咳逆身冷，自汗，目瞪耳聾，恍惚驚悸，語言顛倒，皆惡症也。五善見三則癒，七惡見四則危，五善併至則善無以加，七惡併臻則惡之劇矣。

愚按：前症善者乃五臟未傷，病微邪淺，使能慎起居，節飲食，勿藥自愈。惡者乃五臟虧損之症，前哲雖云不治，若能補其脾胃，固其根本，多有可生者，豈可以其惡而遂棄之耶。

附治驗

鄰人蘇子遇之內，左手指患疔，麻癢，寒熱惡心，左半體皆麻，脈數不時見。余曰：凡瘡不宜不痛，不可大痛，煩悶者不治，今作麻癢，尤其惡也。用奪命丹二服，不應。又用解毒之劑，麻癢始去。乃作腫痛。余曰：勢雖危，所喜作痛，但毒氣無從而泄。欲針之，適值望日，其家俱言尻神，不從，勢愈腫甚。余強針之，諸症頓退。又用解毒之劑，其瘡全愈。

辛丑孟夏，余至四明，有屠壽卿氏，當門齒忽如所擊，痛不可忍，脈洪大而弦。余曰：弦洪相搏，將發瘡毒也。先用清胃散，加白芷、銀花、連翹，一劑痛即止。至晚，鼻上發一瘡，面腫黯痛，用前藥加犀角一劑，腫至兩額，口出穢氣，脈益洪大，惡寒內熱，此毒熾血瘀，藥力不能散也。乃數砭患處出紫血，服犀角解補元氣爲主。彼不信，乃用攻毒之劑，中央肉黯五寸許，惡症悉具，復求治。余曰：此胃氣虛寒而變症作矣，當急溫補脾胃則惡症自退，黯肉自生。仍不信，乃割死肉，祛惡症，遂致不起。

毛礪菴側室肚患癰月餘矣，色黯不腫，內痛作嘔，飲食不入，四肢逆冷，其脈或脫絕或浮大，雜用定痛敗毒之劑。余曰：此氣血俱虛而作痛，內決無膿，不治之症也。強用大溫補之藥二劑，痛止色赤，飲食少進。余謂但可延日而已。人皆以爲有膿，復強針之，又用大補之劑，始出清膿少許。衆仍以爲毒結於內，用攻膿，保其必生，殊不知乃速其死耳。惜哉。

《外科精要・發背治貴在早論第二十九》 伍氏曰：夫癰發背者，皮薄腫高，多有椒眼數十粒。疽發背者，皮膚頑硬，狀如牛頸之皮。二症皆宜灼艾。癰成腫則宜針。其針當以馬啣鐵爲之，形如薤葉樣，兩面皆利，可以橫直裂開五六寸許，取去毒血，其病頓輕，須先灸而後裂。可服神仙追毒丸，利去毒根。次服排膿托裏等藥調治。治疽成膿則宜烙，用銀篦大寸許，長六寸，燒赤頻烙患處，以膿出爲效。大抵癰疽難於諸科，非心傳契妙，其可以易治耶。

愚按：前症若氣血充實，其膿既成，宜速針之，勿藥可愈。若氣血虧，

膿不能出，或膿出反痛，須托裏養胃，庶保終吉。詳見第四十。

《外科精要・看色灼艾防蔓論第三十一》 伍氏曰：瘡腫赤色，按之色不變者，此膿已成矣。按之隨手赤色者，其亦有膿也。按之白者，良久方赤，此遊毒已息，可就赤白盡處灸斷，赤腫自消。凡癰疽，以手按之，若牢，鞕未有膿也；若半軟半鞕，已有膿也。又按腫上，不熱者爲無膿，熱甚者爲有膿，宜急破之。

愚按：瘡瘍毒氣已結而不發者，法當補其血氣，使膿速成而針之。其膿既潰，宜培養脾胃以生肌斂口。大凡瘡膿血既潰，當大補血氣爲先，雖有他症，當以末治。

附治驗

二守施希祿，項患毒，膿已成，因畏針，煽延至胸，色赤如霞，其脈滑數，飲食不進，月餘不寐，肢體甚倦。此氣血虛，而不能潰也。余針之，膿出即睡，覺而思食，用托裏藥，兩月則愈。

州守胡廷器，膿熱不潰，倦怠發熱。余爲針之，膿遂湧出，已而發熱惡寒，大渴不止，此虛之極也。服人參黃芪湯二劑，熱愈甚，又二劑始應，再以當歸補血湯數劑漸痊。

一老人，腿患癰，膿自潰，忽發昏愁，脈細而微，此氣血虛極也。以大補之劑而甦。

一弱人，流注內潰，出敗膿五六碗，是時口眼歪斜。以獨參湯加附子二錢，二劑少愈，更以十全大補之劑，月餘而痊。大抵瘡瘍膿血既泄，當大補氣血爲先，雖有他症，當以末治之。

《外科精要・論瘡口冷澁難合第三十二》 治癰久不合，其肉白而膿少者，此氣血俱虛，不能潮運，而瘡口冷澁也。每日用艾葉一把煎湯，避風熱洗，及燒松香煙薰之，更以神異膏貼之，必須守禁調理，否則不效。

愚按：前症果因寒邪凝滯氣血，不能榮衛，宜用斯法祛散寒邪，補接陽氣，其功甚大。若因氣血虛弱，不能潮會瘡口，必用補脾胃生氣血爲善。丹溪先生云：諸經惟少陽、厥陰之生癰疽，宜預防之，以其多氣少血也。血少而肌肉難長，瘡久未合，必成敗症。苟反用驅利毒藥，以伐其陰分之血，禍不旋踵矣。

附治驗

地官李孟卿，環跳穴患疽，內服外敷，皆敗毒寒劑，因痛極刺之，膿瘀大泄，瘡口開張，其色紫黯，右關脈浮大。此胃氣復傷，不能榮於患處也。余以豆豉餅、六君子加藿香、砂仁、炮薑數劑，由是胃氣醒而飲食漸進，患處暖而肌肉漸生，再以十全大補湯而愈。

大尹都承慶，患附骨疽，內痛如錐，外色不變，勢不可消。喜其未用寒劑，祇因痛傷胃氣，而不思飲食，用六君子湯治之，飲食少進。更以十全大補，二十餘劑而膿成，針去。仍以大補湯倍用參、芪、歸、朮，加麥門、五味、遠志、貝母，數服膿漸止，而瘡亦愈。按二症，蓋因濕熱滯於肉理，真氣不能運化。其始治宜實脾土，和氣血，隔蒜灸，而疽自消矣。

《外科精要・用藥溫涼須防秘泄論第三十三》 伍氏曰：凡瘡家皆宜宣去其毒，蕩滌陳莝，宜用神仙追毒丸、六味車螯散、五香連翹湯、千金漏蘆湯，更當詳辨稟賦強弱，臨時加減。大抵治瘡要法，須臟腑堅而不秘，通而不泄，則真氣不耗，邪無所留。如秘結，神效麻仁丸。凡瘡潰後，尚覺虛熱，可與五香湯加大黃、朴硝，且如治瘡溫藥，先用桂以通血脈，宣導白藥、冷藥，必用地黃補不足，益氣填膿。近用乳香散。乳香消毒，綠豆清熱，真良藥也。

愚按：大腸秘結，果因血燥，胃氣不虛，最宜前藥。若因精血枯涸，用八珍、桃仁、麻仁。其潰後發熱，若因氣虛，用四君、黃芪，當歸，血虛用四物、白朮、茯苓，氣血俱虛，用八珍、黃芪；若大便秘，小便赤，用四物、麥門、五味；如不應，急用加減八味丸或六味丸；若下後元氣傷而發熱，用六君子，當歸；胃氣虛而發熱，用補中益氣湯。大凡二便，肝腎主之。經云：腎主五液，開竅於二陰。若津液滋潤，大便通利；若津液不足，必因脾氣虧損，當培養化源。

附治

儒者顧大有，年幾六旬，仲冬背疽初起入房，患處黑死五寸許，黯暈尺餘，漫腫堅硬，背如負石，發熱作渴，小便頻數，兩耳重聽，揚手露體，神思昏憒，脈沉而細，右手爲甚，便秘廿七日，計進飲食百餘碗，腹內如常。衆欲通之，余曰：所喜者此耳。急用大劑六君加薑、附、肉桂，三劑瘡始煽痛。自後空心用前藥，午後以六味丸料加參、芪、歸、朮五劑，復用活命飲二劑，針出黑血甚多，瘀膿少許，背即輕軟。仍用前藥，便亦通利。余他往四日，神思復昏，瘡仍黑陷，膿冰淋漓，飲食不進，急以參、芪、歸、朮各一兩，炮附子五錢，

薑、桂各三錢服之，即索飲食，並鴨子二枚。自後日進前藥二劑，肉腐膿潰而愈。

錦衣傅允承母，年逾七十，腰生十癰，作癢異常，脈浮數而反惡寒。余曰：此瘡疽之症也。未潰而先弱，何以收斂？況大便不通，則真氣已竭，治之無功。其子懇請，不得已，用六君加藿香、神麴，數劑，飲食漸進，大便始通。更用峻補之劑，潰而膿清，作渴。再用參、芪、當歸、麥門、五味、熟地而渴止。允承喜曰：吾母可無虞矣！余曰：尚難收斂，先日之言也。彼疑，遂速他醫，卒致不起。

《外科精要・生白痂切護勿觸論第三十四》 伍氏曰：癰潰之後，敗肉漸去，新肉漸生，日見堆阜，方成白膜新肉，當滋養平復無虞。大凡瘡口未可速合，日用豬蹄湯洗去惡濁，外敷生肌膏，神異膏，毒膿出盡，可用聖效散以合瘡口，更慎起居，節飲食，戒七情，否則虛症蜂起，多致不救，慎之！

愚按：前症敗肉去而新肉生者，須先微赤，四沿漸生白膜者，此胃中生氣也，用四君子湯以培補之。若赤甚者，血虛而有火也，用四物加參、芪、白朮以調補之。若赤而不生膜者，氣虛也，用四君加當歸、黃芪。若色白而無神者，氣血俱虛也，用十全大補加薑、桂。如不應，急加附子。大凡瘡疽潰後，敗肉漸去，新肉漸生，此乃脾胃之氣充實也。若惡濁已去，宜用當歸膏。

《外科精要・論醫者更易良方第三十八》 李氏云：嘗見世間醫者，每有妙方，秘而不傳，或更改以惑人，誠可惡也。余思西華麥飯石膏，守死不傳，其立心私刻，君子責之矣。昔趙公宣教，字季修，來宰龍泉，兼程而進，患鼻衄，日出進昇，時家兄教以服耦汁地黃膏。趙叩諸醫，云此爲戒服之劑，乃數易醫無效。家兄陰餽前汁，服三日而疾愈。兄曰：此師前所獻之方。趙驚歎曰：向非醫者譎計以惑我，早信此方，豈久受此困耶？今以屢試屢驗，不可易者。如因熱毒衝心而嘔，用內托散；一名萬金散。因脾胃虛弱而嘔，嘉木散；熱毒腫痛，麥飯石膏；陰虛作渴，加減八味丸。此四方屢爲醫人眩惑，使人勿用，深憫患者之受苦，故舉趙公之事以例之。

愚竊以爲方者，倣也，倣病因以立方，非謂《內經》無方也。若執古方以治今疾，猶拆舊宇以對新宇，其長短大小，豈有舍匠氏之手，而能合者乎？設或有合，以爲亘古不易之方，此又先王普濟之神術，奚必秘而私之耶？余嘗觀太無先生，治填南一僧，遠遊江浙，思親成疾，先生惠之以飲食藥餌，復贈金一鎰以資其歸，此固醫道之當然也。今之醫者，或泥古，或吝秘，或嗜利以惑人，其得罪於名教多矣。

神仙追毒丸一名聖後丹，一名玉樞丹，又名解毒丹，又名萬病丸，又名紫金錠。

文蛤即五棓子，槌破洗，焙末三兩　山茨菰去皮淨末二兩　麝香三錢，另研

千金子一名綉隨子，去殼，研去油，取霜一兩　紅牙大戟去蘆焙乾，末一兩半

右用糯米煮濃飲爲丸，分爲四十粒，每服一粒，用井花水或薄荷湯磨服，利一二次，用粥止之。合時用端午、七夕、重陽，或天德、月德日，須淨室焚香修置，效驗不可盡述。凡人出入，不可無此藥。兩廣山谷間有草曰胡蔓，又曰斷腸，亦有感蛇毒致生惡菌，名爲定年藥。有淫婦與北人交好者，別時陰以藥置飲食中，仍戒之曰：子必某時來。若依期而至，彼復以藥解之，若過期不往必死，故謂之定年藥。如服前藥一粒，其病即瘥。昔有一女，久病癆瘵，爲屍蟲所噬，磨服一粒，吐下小蟲甚衆，更服蘇合香丸，遂愈。如菌蕈菰子、砒石毒藥、死牛馬、河魨魚，及時行瘟疫、山嵐瘴氣、喉閉喉風、自縊、溺水、撲死，但心頭微溫，未隔宿者，生薑蜜水磨灌一粒即甦。癰疽、惡瘡、湯火、蛇蟲、犬獸所傷，東流水磨塗並服，顛邪、鬼氣、鬼胎，暖酒磨服，無不效者。愚意此藥果能有積毒中毒，毒蟲纏滯深固，誠有神效。若病自內出者，尤當審其虛實而用之。

轉毒散治一切癰疽，利去毒根，以免傳變之症。

車螯紫背光厚者，以塩泥固濟，煅赤淨末一兩　輕粉五分　甘草一分

右每服四錢，括蔞一枚杵細煎酒，五更初調服，下惡物爲度，未應再服，功在五香連翹之上。緩用五香連翹湯，急用神仙截法。

愚按：前二方，果積毒於內，元氣不虛，宜用。仍當審之。

孫真人單煮大黃湯，宣熱拔毒，治大便秘結，熱毒蓄於內。

錦紋大黃酒浸去皮

右水煎服，此快利要法也。

愚按：前方寒涼祛毒之劑，仍審元氣虛實，症屬內外而用之。

附治驗

僉憲申天益兄，背患疽，脈沉而實，腫硬木悶，大便秘結，此毒蓄於內。用大黃、白芷，名萬全散，一服去瘀血，瘡頓消。

鄺進士，患癰將痊，大便秘結，服大黃等藥，反廢飲食。余用補氣血之劑

加桃仁、麻仁，未效，更以豬膽汁深納穀道，續以養血氣而愈。

神仙截法治癰疽發背，一切惡瘡，預服，則毒氣不入內。

真麻油一斤，銀石器內煎熬十數沸，候冷

右用酒兩碗，入油五盞，通口熱服，一日用盡，緩則數日服之。吳安世云：吾家三世用之，無有不驗。又問獵者云：凡中藥箭急飲蘇油，藥即消。鄭學諭德甫，屢用之甚驗。

神秘陷脈散

黃芪　人參　川芎　當歸酒洗　赤芍　粉草　地骨皮　五加皮　忍冬葉　橘紅各二兩　乳香　沒藥各五錢

右每服五七錢，水酒各半盞，連進五七服，甚效。

愚按：前方乃托裏消毒行氣破血之劑也，若曰補益之功甚少焉。

《外科精要・論癰疽麥飯石膏治效第三十九》 李氏云：麥飯石膏，治發背癰疽神妙，惜世罕知。有患者，因膿不潰，以毒藥罨之，其勢益甚，毒廷咽喉、腳膝，皆爲不治。余用此膏，一夕頓潰。凡疽得膿，其毒始解。或有不潰者，須用此膏。故錄之，俾精擇修合，以取十全之功也。

愚按：前症屬腑屬陽，而氣血未損者，用前膏敷之，固無不愈。然亦有屬臟屬陰，而氣血有虧者，當審其因，而調治其內，可也。大凡瘡瘍之作，由胃氣不從；瘡瘍之潰，由胃氣腐化；瘡瘍之斂，由胃氣營養。余嘗治初結未成膿者，托而散之；已成欲作膿者，托而腐之；膿成未潰者，托而開之；膿已潰者，托而斂之。東垣先生云：胃氣乃生發之源，爲人身之本。丹溪先生亦謂：治瘡當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厥有旨哉。詳見附錄用藥加減之法。

麥飯石膏

白麥飯炭火煅醋淬數次，研極細二兩　鹿角生取帶腦骨者，斷之，用炭火燒煙盡，研極細四兩

右用米醋調和，入砂器煎，以竹片不住手攪熬成膏。先以豬蹄湯洗淨，以鵝翎拂塗四圍，乾則以醋潤之，若腐爛用布帛攤貼之。

《外科精要・論癰疽神異膏功用第四十》 凡疽症先以麥飯石膏塗之，俟瘡根漸收，卻敷神異膏斂之。夫癰疽之發有淺深，故收斂之功有遲速，斷不可早用收口之藥，恐毒氣未盡，後必復發，爲患匪輕。但麥飯膏難於修合，用神異膏亦效。

愚按：前症若毒已解而不生肌收斂者，元氣虛也。用六君子湯壯其脾胃，則肌肉自生，設有餘毒，亦能自解。詳見附錄用藥關鍵。

《外科精要・論癰疽喉舌生瘡如菌第四十二》 李氏云：癰疽不服內托散，或失宣內毒，致咽喉口舌生瘡，甚則生紅黑菌，害人甚速，當用琥珀犀角膏治之。向有患此症者，諸法不效，余用此藥，一日而安。

愚按：前症多因酒色過度，虧損腎水，虛火上炎，或五疳，元氣消爍，虛火上攻而致。治當滋其化源，最忌黃柏、知母之類，恐復傷胃氣也。

《外科精要・論癰疽膿成用替針丸第四十三》 曾氏曰：癰疽膿熟，塗以替針丸，瘡口自開。古人云：癰疽能殺人。若針藥得其宜則生，失其宜則死，可不慎哉。

愚按：瘡瘍之症，若毒氣已結，腫赤熾盛，中央肉死黯黑者，內用托裏健脾之劑，外用烏金膏塗之，則黯處漸低，赤處漸起，至六七日間，赤黯之界，自有裂紋如刀劃狀，其黯漸潰。若用鈹針利剪，徐去猶好，須使不知疼痛，不見鮮血爲善。若膿未流利，宜用針於紋中引之。若膿水已出，腫痛仍作，乃內筋間隔，亦用針引之。若元氣虛弱，誤用尅伐之劑，患處不痛，或肉死不潰者，急溫補脾胃，亦有復生矣。後須純補脾胃，庶能收斂。若妄用針刀去肉出血，使陽隨陰散，是速其危也。若膿潰而煩痛未痊，脈洪滑粗散者，真氣虛而邪氣實也，爲難治。脈微濇遲緩者，邪氣虛而真氣將復也，爲易治。

《外科精要・論癰疽劃傷第四十四》 李氏云：癰疽有誤搽毒藥，或針刀開劃，瘡口不合，不可用澁斂之藥。宜用豬蹄湯、北艾湯間洗，傅貼神異膏，及服內補十宣散、內托黃芪丸。

愚按：經云：脾主肌肉。脾健則肉自生，然其勢熾甚，宜用前藥以消其毒，毒將盡宜用四君湯以養脾。詳見附錄用藥關鍵。

內托黃芪丸治針砭所傷，惡寒發熱，膿水不止，肌肉不生，瘡口不斂。

黃芪八兩　木香一兩　當歸洗焙，三兩　肉桂去外皮　沉香　乳香另研，各一本　菉豆末四兩

右爲末，用薑汁、菉豆末糊丸，熱水下。

愚按：前症若肌肉傷而瘡口不斂，用六君子湯以補脾胃。若氣虛惡寒而瘡口不斂，用補中益氣湯以補脾肺。若血虛發熱而瘡口不斂，用四物參朮

以滋肝脾。若膿多而瘡口不斂，用八珍湯或十全大補湯以養血氣。經云：脾主肌肉。如前藥未應，但用四君、歸、芪以補脾胃。更不應，乃屬命門火衰，急用八味丸以壯火生土。若脈數發渴者，難治，以真氣虛而邪氣實也。

《外科精要・論癰疽寒熱多汗藥第四十五》 李氏云：近有數人患背疽，或先寒後熱，先熱後寒，或連日或間日必嘔痰，大汗而止，皆用柴胡、恒山不應。余謂此脾氣不正，復感寒邪，痰盛而作，遂先用不換正氣散，次用排膿內補散、木香湯，三日即愈。

愚按：前症若外邪既去而仍作，宜用六君子湯以補脾胃。大凡胃氣虛而作嘔者，必喜溫熱；毒內攻而作嘔者，必喜寒。治當辨之。詳見附錄用藥關鍵。

家傳不換金正氣散，治感冒風寒，或傷生冷，或瘴癘，或疫癘。

蒼术米泔浸炒，四兩　橘紅焙，三兩　厚朴薑汁拌炒，四兩　粉甘草炙，二兩　藿香葉　半夏薑製，各二兩。木香濕紙裹煨。人參　白茯苓各一兩

各每服五錢，薑棗水煎。

《外科精要・論癰疽食毒物發熱第四十六》 李氏云：凡癰不可食牛羊、雞鵝、蝦魚、酒麪煿炙之物。犯之必發熱，宜服梔子黃芪湯。大凡臟腑已利，瘡毒已潰，氣血既虛，最當調護。若發熱而服涼藥，無不致禍。

梔子黃芪湯

漏蘆　連翹　山梔子炒　防風　苦參　人參　犀角鎊　甘草炒　白茯苓　石韋如無，桑皮代之，各三錢五分

右每服五錢，水煎。

愚按：前症若飲食傷脾胃而發熱，用六君、神麯、山查。若陰血不足而發熱，用四物、參、朮、黃芪。若膿血出多而發熱，用十全大補湯。東垣先生云：胃爲五臟之根本。胃氣一傷，諸臟皆虛，七惡蜂起，可不慎哉。

《外科精要・論癰疽作渴當調補精氣第四十七》 伍氏云：癰疽發熱大渴，毒氣熾盛，急用神仙追毒丸驅下惡毒，次以清膸湯、萬金散、五香連翹湯、六味車螯散、千金漏蘆湯選用之。渴不止，用秘傳金粉散、人參黃芪散、內補散之類，以補津液，生血氣，其渴自止。

愚按：前症若脈沉實，大便秘結，宜用前藥驅逐積毒。若發熱作渴，飲食如故，大便如常，屬胃經實熱，用竹葉石膏湯以清胃熱，生津液。若發熱作渴，飲食少思，大便不實，屬胃經虛熱，用竹葉黃芪湯以補胃氣，生津液。若發熱惡寒，若內熱脯熱，口乾作渴，屬氣血不足，用八珍、麥門、五味以補肝脾，生精血。詳見附錄用藥關鍵。

《外科精要・論癰疽將安發熱作渴第四十八》 李氏云：凡疽愈後忽發渴，而不救者十有八九。或先渴而患疽者，尤爲難治，急用加減八味丸，可免前患。如能久服，永不作渴，亦無疽症，且氣血皆壯，真神劑也。

愚按：前症屬腎水枯涸，虛火上炎，口乾作渴，飲水無度。或舌黃作裂，小便頻數，痰氣上壅，煩燥不寧；或二三年先作渴飲水；或口舌生瘡，兩足發熱，痰氣上壅；或瘡愈三四年而口乾作渴，小便頻數，急用前藥，多有復生者。能逆知其因，預服前丸，可免此患。若兼手足厥冷，真陽虛也，宜服八味丸。大凡瘡後，審其腎水不足，用加減八味丸；中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氣血虛弱，用十全大補湯，陽氣虛寒，加薑、桂，如不應，用八味丸。

《外科精要・論癰疽口乾作渴症不同第四十九》 李氏云：癰疽已安之後，或未安之際，口舌燥黃如雞內金者，乃腎水枯竭，心火上炎，此症最惡。古人云：玉華池竭七朝亡。若誤投以丹藥，禍在反掌。急用加減八味丸，桑枝煎五味子湯，以滋補之。

愚按：前症若不慎房事，虧損真陰，而虛火上炎，亦多患此。若發熱作渴，或口舌生瘡，或小便頻數，或莖中作痛，亦宜用前藥。詳見附錄用藥關鍵。

桑枝方大治口渴。取嫩桑枝細切一升炒，以水三升煎一升，日服五七劑，更多尤妙。《抱朴子》云：療風痺乾燥，臂痛腳氣，四肢拘攣，上氣眩暈。久服補脾消食，利小便，輕身聰明，令人光澤，其功不能盡述。

愚按：桑枝補血氣，生津液，輕身明目，補肺腎之良劑也。

五味子湯治腎水枯涸，口燥舌乾。

五味子二兩　黃芪炒，二兩　人參二兩　麥門冬二兩　粉草炙，五錢

右每服五錢，水煎，日夜服五七劑。

愚按：前藥乃六一散、生脈散之復方，滋化源之良劑。若腎水既涸，虛火上炎，而口燥作渴者，須佐以加減八味丸。詳見附錄用藥關鍵。

《外科精要・論癰疽發熱屬腎虛第五十》 李氏云：一發背之熱，未有不自腎虛而得之者，必須五更服加減八味丸。

愚按：前論誠爲啓發後人，垂惠永久。蓋發背腦疽，皆由腎經濕熱，虛

火上炎，中傳惡症。若非加減八味丸滋腎水以制心火，補中益氣以滋化源，欲望其生，難矣。啓立子云：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當助其心。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當益其腎。夫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熱之不熱，責其無火；熱之不久，責心之虛，寒之不久，責水之少。竊謂無火者，當用八味丸以益其心；無水者，當用六味丸以滋其腎。治驗見前四十二論。

《外科精要·論癰疽將安當補氣血第五十一》 李氏云：疽疾將安，每日當服十全大補湯，以補氣血，宜與排膿內補十宣散相間服。

愚按：前云潰瘍屬氣血俱虛，固在所當補；若患腫瘍而氣血虛弱者，尤宜預補，否則雖潰而不斂矣。凡大病之後，氣血未復，多致再發；若不調補，必變爲他症而危。或誤以爲瘡毒復發反行攻伐，速其不起，深可爲戒也。詳見附錄用藥關鍵。

《外科精要·論癰疽服藥捷徑第五十二》 李氏云：凡患疽瘡而腎脈虛者，急服補藥。尚恐有誤，如鹿茸、附子之藥，是猶抱薪救火，反益其勢，而平補之藥，亦難奏功。有一貴人，苦疽，諸藥無效，愚謂服山藥丸，於五更初，物欲未接之際，腎門未開之時。如法服三日，脈症平復。若腎經沉寒痼冷，鹿茸、附子之藥，斯可用矣。

愚按：前方誠有回生之功，治法見前論。

加味十全湯治癰疽潰後，補氣血，飲食。

人參　黃芪塩水炒。熟地黃自製。當歸身酒洗。茯苓各一錢　川芎七分　粉草五分　桂心三分　橘紅一錢　烏藥五分　白芍藥一錢　白朮炒，一錢五分　五味子五分　右水煎服。

愚按：前方若腫瘍潰瘍，氣血虛弱者，用之有效。更審經絡時令尤善。

人參內補散

芍藥炒　黃芪炒　茯苓各一兩。粉草炙，一兩半　桂心　人參各一兩　麥門冬　當歸酒浸，炒　熟地黃自製　木香各二兩　右每服五錢，薑水煎。

愚按：前方若氣血虛弱，固宜用之，但黃芩瀉肺，麥門寒中，木香行氣，須有是病而用是藥可也。

神效托裏散治一切癰疽、發背、腸癰。

忍冬葉　黃芪塩炙　當歸各五錢　粉草二錢　右酒煎服，相敷患處。

愚按：前方乃托裏消毒之良劑也。若欲發表攻裏，各有主方。排膿內補十宣散一名十奇散，一名內補散。治瘡瘍未成速散，已成速潰，膿毒自去，其效如神。

人參　當歸　粉甘草炒　川芎　黃芪塩水炒，各二兩　防風　厚朴薑製　桔梗焙，各一兩　香白芷五錢　官桂三錢　右爲末，每服三錢，無灰酒下。日夜數服，愈後再服，以杜後患。木香湯亦可。

愚按：前症若陽氣陰弱，風寒鬱滯，而不能潰散，宜用此方。若熱毒壅結而不能潰散，宜用托裏消毒散。若氣血虛弱而不能潰散，宜用參芪托裏散。

《外科精要·調節飲食當平胃氣論五十三》 論曰：《素問》云：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大凡瘡疽，當調脾胃。蓋脾爲倉廩之官，胃爲水穀之海，主養四旁，須進飲食，以生氣血。宜用茯苓開胃散、人參內托散、內補十宣散。

人參順氣散　治滯氣，健脾胃，進飲食。

白茯苓一兩　烏藥一兩五錢　真蘇子微炒　人參各一兩　白朮麩炒　白芷各一兩　青皮　粉草炙，各五錢　右爲末，每服三錢，薑棗水煎服。

愚按：前方因脾胃腎氣盛壅遏，宜用此以疏泄之。若氣虛壅滯，必用益氣養榮湯以調補之。今之患者，多因氣血受傷，當隨症而施之。

茯苓開胃散，治胃氣不開，飲食不進。

枳殼麩炒黃，三錢　白茯苓一兩　粉草炙，五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鹽湯調下。

愚按：前症若胃氣鬱滯，宜用前方。若胃氣虛弱，用四君子湯。若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湯。若脾胃虛弱，用六君子湯。若脾氣鬱結，用歸脾湯。

李氏曰：胃氣弱，不進飲食，合服嘉禾散，每一兩加人參、丁香、沉香、白荳蔻各二錢。有一貴人，苦疽，用藥失序，脾虛不食。余欲用嘉禾散。或云：內有丁、沉香，乃別服藥。仍用前散，飲食頓退。

《外科精要・論癰疽成漏脈例第五十四》　經云：陷脈爲漏，留連肉腠。蓋脈得寒則下陷，凝滯肌肉，故曰留連肉腠。是爲冷漏，須用陷脈散、桂附丸溫補之。

《外科精要・瘡瘍隱括關鍵處治之法》　一、瘡瘍用藥，當審其經絡受症，標本虛實，以治之。不可泥於熱毒內攻，專用寒涼剋伐之劑，虧損脾胃氣血，多致有誤。若腫高焮痛者，邪氣實也，先用仙方活命飲，後用托裏消毒散。漫腫微痛者，真氣虛也，用托裏散。如不應，加薑、桂。若不作膿，不腐潰，陽氣虛也，用四君子加黃芪、肉桂。若腫既出而反痛，氣血虛也，用八珍散。不生肌，不收斂，脾氣虛也，四君子加芍藥、木香。又當舍時從症，如腫痛煩燥，發熱飲冷，便秘，脈洪數實，是爲五實，雖在嚴寒，必用大苦寒之劑，瀉其陽以救其陰。若脈細皮寒，瀉利腸鳴，不食嘔吐，手足逆冷，是爲五虛，雖在盛暑，必用大辛熱之劑，散其陰以回其陽。若執其常法則誤矣。

一、瘡瘍作嘔，如熱盛焮痛，邪氣實也，用仙方活命飲解之。若因作膿焮痛，胃氣虛也，用托裏消毒散主之。膿熟脹痛，氣血虛也，用托裏散，或針以泄之。焮痛便秘，熱蘊於內也，用內疏黃連湯。

《急救仙方・背瘡治法》　發背廣一尺，深一寸，雖潰至骨，不穿膜不死。此證因飲食而感，其毒發在胛肚之間，急宜用藥治其胛肚中之毒，內外夾攻之，否則易腐作臭。初發時用追疔奪命湯化毒消腫，托裏散，內托千金散可以內消。中間敷解毒生肌定痛藥，四圍敷拔毒散，後用生肌膏藥，必定見效。

蓮子發

此證發於右胛中，恐其毒攻心，急須用藥散之，又須敷藥截住，不令內攻。如通背皆腫，殆不可救，小者可療。諸瘡痛癢，皆在於心。心生血，而行氣走痛。諸瘡皆有主療敷貼之藥，並可將火針三四針之爲妙，用化毒消腫托裏散加南星、草烏、木鼈子、貝母、大蒜、生薑共爲末，米醋調敷，留口，二三日夜即消盡矣，常須以醋潤之。

蜂窩發

此證發在頭上，最不易治，乃是反證，卻要仔細，急須服藥托裏生肌，定痛散血，恐毒氣攻心入膜，必難治療，因心火未散故也。

散走流注發

此俗云鼈影之證，醫方原無此說，但取大小相連之象以狀。其毒乘風熱而走也，蓋因風盛而生熱，氣因熱極而四散走注，急宜疏風散熱，則熱氣自然而息。若使流注於手足腰腿，必死無疑矣。

腎俞發

此證先因受濕，繼乘怒氣，飲熱酒而得之，傷於內腎之間，流毒在腎俞，急宜服藥敷貼解散內腎之毒，更用生肌藥內外夾攻之。若發傷腎膜者，則有難治之。患切戒怒氣、飲酒、行房事，稍或有犯，決不可治，慎之慎之。

腎俞雙發及胛癰

此證腎俞雙發，因飲熱酒、行房事兼受濕氣、怒氣而得也。陽發於外可治。陰發傷於腎膜，膿稀者爲虛，難治，必死。

胛癰發於左膊之間，初發可用燈火點破，追疔湯汗之，即散。

右搭肩發

此證發於右搭肩骨上，生於動處，雖難安，猶可治。串於左肩者必難治也。用藥塗掺，依後左搭肩方。

左搭肩發

此證發於左搭肩骨上，生於動處，雖難安，猶可治。

串於右肩者必難治也。可用雞黃皮及絮焙乾爲末，濕則乾掺之，乾則用清油調塗之。

對心發

此證因心火盛而熱氣會在於此處，其毒愈盛必走，急用疏導心火之藥解之。然後用生肌藥可愈。

發背兩頭

此證兩頭小，四邊散，是因飲食所致也。氣食相合，因虛而成。氣虛而散，所以開口而闊。急服內消藥，亦宜補陽也。

化毒消腫托裏散治癰疽、發背、乳骨癰、疔瘡、腫毒及一切惡瘡、瘰癧、咽喉腫痛。

人參無亦可　赤茯苓　白朮各六錢　滑石　桔梗　金銀花各二兩　荆芥穗　山梔子各五錢　當歸一兩　川芎　黃耆　赤芍　蒼朮　麻黃　大黃　黃芩　防風　甘草　薄荷　連翹　石膏

芒硝加縮砂，不用此。或加栝樓、牡蠣、貝母、木香。

疔瘡加腳蓮、河車。

瘡疳加車前子、木通、竹葉。
疼痛加乳香、沒藥。
咽喉加大黃、梔子、竹葉、燈草。
腳氣加宣木瓜、檳榔。
嗽加半夏薑汁製，用生薑同煎。
朴硝　甘草　腦子　麝香　皂角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蜜湯調下。
治惡瘡毒如梅李小豆者。
吳茱萸一兩　小蒜二兩
右研合傅之，日三換，以好爲度。
治多年瘡口不乾
冬瓜葉焙
右研細末，貼之累效。

《外科精義・論五發疽》 夫五發者，謂癰疽生於腦、背、眉、髆、鬢是也。大槩論之，分爲三等，一者疽也，二者癰也，三者癤也。夫疽初生，如黍米大，癢痛有異，悞觸破之，卽燄展四畔，赤腫沉悶，牽引脇肋疼痛。數日之後，漸覺肌膚壯熱，惡寒，煩渴，腫暈侵展，爛漿汁出，積日不潰，抑之則流血者，謂之發背疽也。其發於腦者爲腦疽也，其發於鬢眉髆者以類呼也。又有初生其狀無頭，腫闊三四寸，始覺注悶疼痛，因循數日，皮光微輭者，甚則亦令人發熱惡寒，頭痛煩渴者，謂之發背癰也。又有初生一頭，色浮赤而無根，腫見於皮膚之間，大小一二寸者，癤也。三者之候，惟疽最重。此疾初生，皆曰滋味與厚衣。衣服厚暖則表易招寒，滋味過多則五臟生熱。臟腑積熱則血脈不流，而毒氣凝滯，邪氣伏留，熱搏於血，血聚則肉潰成瘡，淺則爲癤，實則爲癰，深則爲疽矣。亦有因服金石發動而患此疾者，亦有平生不服金石藥而亦患此疾者，蓋由上祖曾服餌者，其毒氣流傳子孫。此病初生認是疽，則宜速療之。若氣實之人，急服五香連翹湯、漏蘆湯。若年幾未五十，少壯實者，可服五利大黃湯、化毒丸，取通利臟腑一二行。瘡頭上用追毒散之類，貼溫熱膏劑，更渴腫湯、潰毒湯淋漉之。如此調治，以待膿成。已前，不可以諸藥救療以安患人之心，慎勿惱觸著。至膿成敗潰，宜服五香湯及內托裏散、茯苓湯、當歸托裏散之類，渴不止者服竹葉黃芪湯、乳香散。勿爲大熱服大黃、朴硝、苦寒之藥，若因服利藥而利不止者，死矣。若瘡中惡肉未退，膿水不快者，卽用追蝕之藥或鋌子紮之，上用鹿角散，以醋熬爲糊貼之。惡肉退去，好肉漸生，卽用搜膿散、翠霞散之類紮之。若瘡中毒氣未盡，愼勿早斂，忌早上生肌之藥，縱得平復，必再發其間。調理次第，臨時制宜，將護忌愼之法耳。

《外科精義・論時毒》 夫時毒者，爲四時邪毒之氣而感之於人也，其候發於鼻面耳項咽喉，赤腫無頭，或結核有根，令人增寒發熱，頭痛肢體痛，甚者恍惚不寧，咽喉閉塞。人不識者，將爲傷寒，便服解藥，一二日腫氣增益，方(悞)〔悟〕，始召瘡醫。原夫此疾，古無方論，世俗通爲丹瘤，病家惡言時毒，切恐傳染。考之於經曰：人身忽經變赤，狀如塗丹，謂之丹毒，此風熱惡毒所爲，謂之丹瘤，與夫時毒特不同耳。蓋時毒者，感四時不正之氣。初發狀如傷寒，五七日之間，乃能殺人。治之宜精辯之，先診其脈，滑數浮洪沉緊弦濇皆其候也，蓋浮數者邪氣在表也，沉濇者邪氣深也。認是時毒，氣實之人，急服化毒丹以攻之。熱實，以五利大黃湯下之。其有表證者，解毒升麻湯以發之。或年高氣輭者，五香連翹湯主之。又於鼻內嗑通氣散，取十餘噓作效。若嗑藥不噓者，不可治之。如噓出膿血者，治之必愈。如左右看病之人，日日用嗑藥噓之，必不傳染，切須忌之。其病人每日用噓藥三五次，以泄熱毒，此治時毒之良法也，經三四日不解者，不可大下，猶宜和解之，服犀角散、連翹散之類。至七八日大小便通利，頭面腫起高赤者，可服托裏散、黃耆散，宜針鎌砭割出血，泄其毒氣，十日外不治者自愈也。此病若五日已前，精神昏亂，咽喉閉塞，語聲不出，頭面不腫，食不知味者，必死之候，治之無功矣。然而此疾有陰，有陽，有可汗，有可下，嘗見瘍工但云熱毒只有寒藥，殊不知病有微甚，治有逆從，不可不審矣。

《癰疽神秘灸經》 肩癰在肩上，按之至痛，酸半體者是也，甚者令人身熱惡寒，當灸太淵穴三七壯，便毒流通而自愈也。

愚按：《發揮》云：太淵二穴在掌後橫紋陷中，又治面上白疔，肺癰咳嗽，吐膿血，或氣攻兩乳作痛，及上牙疼，臂癰。治法：太淵穴灸七壯。

《仙傳外科秘方・用敷貼溫藥品第三》 沖和仙膏，一名黃雲膏，又名仙膏。治冷熱不明者用之，茶酒隨證。

川紫荊皮五兩重，炒，又名紅肉，又曰內消　赤芍藥二兩重，炒　獨活三兩重，炒，不用節　白芷一兩重，不見火　木臘又名望見消，陽春雪，隨加減用，即石蒼蒲

右五件並爲細末，用法詳見於後。

夫癰疽、流注、雜病莫非氣血凝滯所成，遇溫即生，遇涼即死。生則散，死則凝。此藥是溫平，紫荆皮，木之精，能破氣、逐血、消腫；獨活，土之精，能止風、動血、引氣、拔骨中毒，去痺濕氣，更能與木臘破石腫堅硬；赤芍藥，火之精，微能生血、住痛、去風；木臘，水之精，能生血、止痛、消腫、破風、散血；白芷，金之精，能去風、生肥、止痛。蓋血生則不死，血動則流通，肌生則不爛，痛止則不掀作，風去則血自散，氣破則硬可消，毒自散。五者交攻，病安有不愈乎？

一、凡病有三證，治有三法。如病極熱，則此方中可加紫荆皮、木臘，少用三品，亦能消散之，但功少遲耳。如病極冷，則此方微加赤芍藥、獨活，亦能活血而消散之，功亦稍遲，而不壞病。

一、如病熱勢大盛，切不可用酒調，但可用葱泡湯，調此藥熱敷上，葱亦能散氣故也。血得熱則行，故熱敷也。如病稍減，又須用酒調。酒能生血，遇熱則血愈生；酒又能行血，遇溫則血愈行矣。

一、瘡面有血泡成小瘡，不可用木臘，恐性粘起藥時生受，宜用四味先敷，後用木臘，蓋在上面，覆過四圍，以截助攻之血路。凡敷藥皆須熱敷，乾則又以元湯濕透之，使藥性濕蒸而行，病自退。

一、如用正方，四面黑暈不退，瘡口皆無血色者，是人曾用冷藥大過，不可便用玉龍，蓋肌未死也。恐藥力緊，添痛苦。宜於此方加肉桂、當歸，以喚起死血，自然黑暈退，見功效。血回即除加藥，只以正方取效。

一、如用正方痛不住，可用酒化乳香、沒藥於火上使溶，然後將此酒調藥熱塗痛止。

一、流注筋不伸者，可於此方加乳香敷之。其性能伸筋故也。

一、如瘡口有赤肉突出者，其證有三：一是著水，二著風，三是刀破後，刀口番突。宜以此方加少南星以去風，用薑汁酒調。其不消者，必是庸醫以手按出膿核大重，又以涼藥涼了皮，以致如此。若投以熱藥，則愈糜爛。此又有口訣焉。宜用白礬、枯朴消二味爲末敷之，次用硫黄摻之外，服藥衛加對金飲，外貼中和。

一、若病勢熱盛者，不可便用涼藥。熱盛則氣血壅會必多，大涼則血退不徹，返凝於涼，故宜溫冷相半用之。血得溫則動，挾涼則散。可用此方加對停洪寶丹，用葱湯調塗貼。

一、此方乃發背流注之第一藥也。學者當通變妙用，表裏相應，則病在掌握之中。但發背其者，死生所係，惟此藥功最穩重，終始可恃，決無變壞。若發之輕者，草醫亦能取效，然有變證流弊之患。此無他，發於陰則非草醫之可治矣。

《仙傳外科秘方・敷貼熱藥品第四》 回陽玉龍膏性熱

草烏三兩，炒　南星一兩，煨　軍薑二兩，煨　白芷一兩，不見火　赤芍藥一兩，炒　肉桂半兩，不見火

一、此方治陰發背，冷流注，鼓椎風，久損痛，冷痺，風濕，諸腳氣，冷腫無紅赤者，冷痛不腫者，足頑麻，婦人冷血風，諸陰證之第一藥也。用法詳具于後，用熱酒調塗。

夫雜病雖見於皮膚手足之間，而因必本於五臟六腑。蓋臟腑之血脈經絡一身，晝夜運行，周而復始，一臟受病，必見於本臟脈息所經之處，即陰陽分手足之所屬也。其爲病有冷有熱，熱者易治，冷者難療。夫冷，必由臟腑元陽虛弱，然後風邪得以乘間而入，血氣不勻，遂自經絡而容於皮膚之間，脈息不能周流，遂澁於所滯，愈冷則愈積而不散；復加庸醫用涼劑，而内外交攻，則其爲病，鮮有不危者矣。學者當觀其外之爲證，而察其内之所屬，表裏相應，萬無失一。此藥有軍薑、肉桂，足以爲熱血生血。然既生，既熱而不能散，又反爲害。故有草烏、南星，足以破惡氣，驅風毒，活死肌，除骨痛，消結塊，喚陽氣。又有赤芍、白芷，足以散滯血，住痛苦，生肌肉，加以酒行藥性散氣血，雖十分冷證，未有不愈，端如發寒灰之焰，回枯木之春。大抵病冷則肌肉陰爛，不知痛癢。其有痛者，又多附骨之痛不除，則寒根透髓，非尋常之藥所能及。惟此藥大能逐去陰毒，迎回陽氣，住骨中痛，且止肌肉皮膚之病，從可知矣。但當斟酌用之，不可大過，則爲全美。治法加減，疏舉如左。

一、發背發於陰，又爲冷藥所誤。又或發於陽，而誤於藥冷，陽變爲陰，滿背黑爛。四圍好肉上用洪寶丹，把住中間，以此藥敷之，一夜陽氣回，黑者皆紅，察其紅活即住此藥，卻以沖和收功。如不效欲作膿，又以南星、草烏加於沖和用之。如陽已回，黑已紅，惟中間一點黑爛不能紅者，蓋血已死，可以朴消，明礬。

《仙傳外科秘方・敷貼凍藥品第五》 洪寶丹，又名金丹、寸金、四黄散、一黄散、破血丹、黄藥。

天花粉三兩　薑黃一兩　白芷一兩　赤芍藥二兩

右爲末，茶、酒、湯使，隨證熱塗，諸般熱證、癰腫、金瘡之證。

此一藥二涼而已，能化血爲水，又能使血瘀積，又能涼肌生肉，又能去死肌爛肉，及能破血退腫，又能滯氣爲浮，能止痛又能爲痛，能閉膿又能出膿，一反一覆。此方藥性無他，遇涼效少，遇熱效多，故非十分陽證不可輕用，恐或凝寒，治療費力。若夫金瘡出血，非此不可，乃第一藥。餘外但可爲前二藥之佐使爾，當審之審之。大抵此三藥可合力同功者，可獨將專權者，可分司列職者，可合圍交攻者，可借援求救者，可勇力相持者，可正兵先鋒、奇兵取勝者，可奇兵先鋒、正兵取勝者。神聖工巧，端與兵法無異。然兵隨印轉，將逐令行，故立功取勝，存乎其人。苟非明理通變之士，何足言哉。用法如後。

一、若病勢大熱，可用熱茶調敷。如證稍溫，則用酒調。若用以撮膿，可用三分薑汁、七分茶調，何也？此藥最涼，能使血退；姜汁性熱，能引血潮。故血退則被引，血潮被逐。進退相持，而後成膿作破，逼膿盡流也。

一、凡瘡口破處，肉硬不消者，瘡口被風所襲也。此方中加獨活以去風，用熱酒調。如又不消，則風毒已深，肌肉結實，又加紫荊皮，有必消之理矣。

一、此方莫善去金瘡及諸熱證赤腫，斷諸血根，不使煽赤。若癰疽不可輕用，恐貼處不散，奔毒入內，在骨則成骨癰，在喉項則毒氣聚喉，在胷背則陰爛臟腑，在腹肚則爲內癰，殺人不救，可不慎歟。只以沖和、玉龍，依法詳證，用之爲妙。

一、年少血壯之人，衰老血敗之士，如有濺血，無藥可止，血盡人亡。若在手足，可用茶調敷手足上下尺餘遠。若在胷背腰腹，則全體敷之，把住血路，方能止，卻用斷血藥五倍末，方見後。或神效軍中方挾口，方得安愈。

一、治金瘡重者，筋斷脈絕，血盡人亡。如要斷血，須用繩及絹袋縛住人手臂，卻以此方從手臂上，用茶調敷住血路，然後卻用斷血藥挾口，卻不可使內補及四物等藥，卻又能令人發嘔吐，甚則口眼喎邪。少焉發煩發熱，成破傷風。只可下對金飲加川芎、白芷、薑、棗煎自安，卻徐徐補血。如或有破傷風證，又須用破傷風藥，即葛根湯之類。方見後。瘡口用軍中方加九肋鱉甲酥炙碾。

一、凡瘡在頭面上者，血不止。急用此方，茶調團圍敷頸上截血，瘡口邊亦用此敷，軍中方挾口。重十日，輕者三日效。

一、凡金瘡著水，內番花者，可用薤汁調此方敷瘡口兩旁，以火微炙之。或用早稻稈煙燻之，瘡口水出即愈。如無水出即是風襲，可用南星茶調敷之即愈。然後以軍中方挾口妙。

治疔瘡、癰疽等瘡癤毒，專治，能令內消去毒，化爲黑水從小便出，萬無失一。此方不得祕，又不輕泄，謹之慎之，寶之可也。

乳香　知母　半夏　天花粉可加貝母　川山甲　白芨　皂角　金銀花各一錢重

右咬咀，共計八錢重，無灰酒一碗，煎至半碗去滓，只作一服溫服，不得加減。用滓搗碎爲細末，加秋過芙蓉葉一兩重，用蜜調井花水及敷藥於瘡口上，如乾再用蜜水潤濕，過一宿自然消，不必用第二服。

雄黃利大腑，去毒積。

蔚金　雄黃各半兩　大戟　芒硝各一兩　巴豆四十粒，去殼不去油用

右各碾爲末，麪糊丸菉豆大。每服七、八、九丸，用服用巴豆半粒擂，冷白湯吞下。如要打痰，用桑白皮、杏仁煎湯，冷吞下即行。

又方大戟爲末，每服三四錢重，茶清調服即行。

又方下積

江子二十一粒　木香　丁香　桃仁等分

右爲細末，麪糊爲丸菉豆大，溫白湯吞下，過藥即行。

江子一兩　豆豉一兩

右爲細末，麪糊丸。每服七丸或九丸，白湯送下。忌食熱湯物。過後，用溫白粥、米湯可補。

拔黃藥

右用蟾酥、飛羅，麪爲丸如梧桐子大，可將一丸放在前面舌下，即時黃出。

百二散，又名護心散，治發疔瘡煩燥，手足不主。發狂者，急宜服之。

甘草節　菉豆粉　硃砂各等分

右爲細末，甚者水調服。

返魂丹

麝香少許　雄黃二錢　蟾酥一字

化毒消腫托裏散，專治癰疽、發背、發乳、骨癰、疔瘡、腫毒及一應諸般惡瘡、癤、咽喉腫痛。

人參無亦可　赤茯苓　白朮各六錢重　滑石　桔梗　金銀花各二兩　荊芥穗　山梔子各五錢　當歸一兩　川芎　黃蓍　赤芍　蒼朮　麻黃　大黃　黃芩　防風　甘草　薄荷　連翹　石膏　芒硝加縮砂，不用此，或加瓜蔞、牡礪、貝母　木香。

疔瘡加腳連、荷車。

瘨疳加車錢子、木通、竹葉。

疼痛加乳香、沒藥。

咽喉加大黃、梔子、竹葉、燈草。

腳氣加宣木瓜、檳榔。

嗽加半夏。薑汁製，用生薑同煎。

右㕮咀，每服五錢重，水一碗，葱白一根煎，熱服汗出爲度。服後若利三五行爲妙。大病不過三五服即內消，化毒盡矣。

《仙傳外科秘方・治霍亂吐瀉諸藥不納》　菜豆　胡椒各四十九粒

右二味研碎，水煎服。如渴甚研爲細末，新汲井水調服，其效如神。

《仙傳外科秘方・治霍亂洞瀉不止》　右新艾一把，水二碗，煎一碗，頓服。若無新艾，舊艾葉濃煎湯服。

又方

木瓜一兩　茱萸半兩，湯泡七次　茴香二錢　甘草二錢

右剉，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三片，紫蘇十葉，煎，空心服。

《仙傳外科秘方・治癰疽發背初生灸法累試有驗》　凡人初覺癰疽背發，已結未結，赤熱腫痛，先以濕紙覆其上，立視，候其紙先乾處，即是結疽頭處。取大蒜切成片如當三錢厚，安在頭上，用火艾壯灸之，三壯換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時方住。最要早覺早灸爲上。方發一二日者十灸十愈，三四日者六七愈，五六日者三四愈，過七日則不可灸矣。若有十數頭作一處生者，用大蒜研成膏，作餅子舖瘡頭上，聚艾燒之亦能安也。若背上初發赤腫，內有一粒黃如粟米者，即用獨蒜切片，如前灸法治之，次日去痂膿，自潰已。

《仙傳外科秘方・竹筒吸毒方》　竹筒吸毒方諸般惡瘡並治。苦竹長一二寸，用頭節妙，刮去青皮似紙薄爲佳，其大小隨瘡斟酌。應毒瘡初發時用。

白蒺藜　蒼朮　烏桕皮　厚朴各五錢重

右四味㕮咀，用水一銚，同前竹同煎煮，以藥捋乾爲度，乘竹筒熱，以手按之於瘡上，頃之其筒自粘在瘡上，不必手按也，仍更用前藥分兩再煮一筒，候前竹筒冷，以手拔去，再換熱者如前法，其膿自吸入筒中，而瘡愈矣。

《仙傳外科秘方・十宣散治癰疽》　凡癰疽皆由氣血凝滯，風毒壅結。此藥發散風邪，流行氣血，排濃止痛，生肌長肉，未成者速散，已成者速潰，五毒不試而坐收功效。許學士云：昔有若背瘍者，諸藥不痊，乃用此方，熱酒一升下藥五六錢，少頃頓減七分，數服後瘡潰膿出，半月瘡口遂合。又有婦人股間腫如碗，服此而安。又有腦發者，服藥醉飲衾臥醒而病去。

《外科集驗方・五發癰疽論》　夫五發癰疽者，謂發背、發腦、發鬢、發眉、發頤是也。人之一身血氣週流而無間，稍有壅聚，莫不隨所至而發焉，又豈特五者哉？俗以癌瘤瘭附於癰疽之列，以是爲五發，豈知瘭與瘤癌不過癰疽之一物，古書僅有所謂瘭疽，則瘭亦同出而異名也，若癌與瘤，前所未聞，合是爲五發，其可乎？夫發背者，乃五臟風熱、六腑邪毒灌於筋骨之間，發於經絡之內，榮衛虛損，氣血衰殘所致也。其初發如粟米大，最不可輕忽，後必大發也。若初起紅腫高起者，後必不爲害，故曰：外形如粟，中可容穀，外貌如錢，裏可著拳。如惡毒深，管寸長，深滿膿，血交黏，用藥可痊；若膿臭穢，無絲，此血敗氣衰，陽絕陰盛，必難療理。治法初起，或陰塌不起，便可用艾多灸，或隔蒜灸之，如痛灸至養，如癢灸至痛，此最妙法也。若疽瘡已成，亦可用火針烙開瘡口，則易治也。夫瘡高起爲癰，則易治，平陷爲疽，則難治。癰疽形證已具前總論中，茲不復論。至如發腦、發眉、發鬢、發鬚、發頤，雖地位不同，然皆由內臟伏陽結滯，邪毒上壅，隨其經絡地分而發也。其諸發癰起，皆宜宣散熱毒，要須看人元氣虛實而治之，庶不誤矣。若元氣實者，亦可用大黃之劑，泄去毒氣，或用漏蘆、五香、連翹之類皆可。若元氣虛弱，即用內托十宣之類補之。亦有陰瘡寒塌不起，雖云用灸，然亦不可服寒涼之劑，亦宜以煖藥溫之。全在活法，不可執一也。

《外科集驗方・五發癰疽通治方》　漏蘆湯　治一切惡瘡毒腫、丹瘤瘰癧、疔腫魚臍、五發癰疽，初覺一二日，便如傷寒，頭痛煩渴，拘急惡寒，肢體疼痛，四肢沉重，恍惚悶亂，坐臥不寧，皮膚壯熱，大便閉澁，小便赤黃，並皆

服之。娠婦莫服。

漏蘆　白斂　黃芩去黑心　麻黃去節　枳實去穰，麩炒　升麻　芍藥　甘草炙　朴硝已上各一兩　大黃二兩

右除硝外，餘咬咀，與硝同和勻，每服三錢，氣實人五錢，水一盞半，文武火煎七沸，去柤，空心熱服。

五香連翹湯　治諸瘡腫，初覺一二日，便厥逆，喉咽塞，發寒熱。

乳香　木通　大黃各一錢半　連翹　沉香　木香　獨活　桑寄生　丁香　射干　升麻　麝香別研一錢　甘草炙，各一錢

右作一服，水二鍾，生薑三片，煎至一鍾，不拘時服。

托裏護心散　治諸疔腫發背，曾經汗下，毒氣攻心，迷悶嘔吐而痛，可服二三服。

乳香明淨者一兩　真蒺藜粉四兩

右研細和勻，每服三錢，不拘時，甘草湯調服。

神仙黃蠟圓　此藥不問老幼，皆可服之，服至一兩以上，無不作效。最止痛疼，不動臟腑，活人不可勝數，委是神效。

白礬一兩，要明亮好者，研　黃蠟半兩，要黃色好者，溶開，一方用七錢

右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十圓，漸加至三十圓，熟水或溫酒送下。如未破則內消，已破即便合。如服金石發動致疾，更用白礬末一兩匙頭，以溫酒調下，亦三五服見效。有人遍身生瘡，狀如蛇頭，服此亦效。諸方俱稱奇效，但一日之中服近百粒，則方有力。此藥能防毒氣內攻，蓋能護膜也，切不可欺其淺近，余始終服半斤，瘡愈後服之尤佳。一方治蛇咬，只銘化白礬，乘熱滴傷處，痛即止，毒氣即趕出，立見效驗。要知白礬大能解毒也。

千金托裏散　治一切瘡腫發背疔瘡。

黃芪一兩半　厚朴　防風　桔梗各二兩　連翹二兩二錢　木香　沒藥各三錢　乳香二錢　當歸十兩　川芎　白芷　芍藥　官桂　人參　甘草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酒一大盞，煎三二沸，和柤溫服。

十六味流氣飲　治無名惡瘡癰疽等證。

川芎　當歸　芍藥　防風　人參　木香　黃芪　官桂　桔梗　白芷　檳榔　厚朴　烏藥　甘草　紫蘇　枳殼各等分

《外科集驗方・乳癰論》　夫乳癰者，內攻毒氣，外感風邪，灌於血脈之間，發在乳房之內，漸成腫硬，血凝氣滯，或乳汁宿留，久而不散，結成癰疽。丹溪云：乳房所屬，陽明胃經；乳頭所屬，厥陰肝經。乳子之母或忿怒傷肝，或厚味積熱，以致氣不流行，竅不得通，汁不得出，則結爲腫爲痛，陽明之經血熱，則化爲膿；又有兒口之氣吹而煽熱，次結成核。初起時須便忍痛揉散令軟，血脈通和，自然消散矣。失此不治，則成癰膿。治法初起則當發散流氣之藥，若已成膿，又當內托排膿，養血順氣。慎勿妄用針刀，引惹拙病，則難治矣。又有婦人積憂，結成隱核，有如鴈碁子大，其硬如石，不痛不癢，或一年、二年、三五年始發爲瘡，破陷空洞，名曰乳癌，以其深凹有似岳穴也，多難爲治。得此證者，雖曰天命，若能清心遠慮，薄滋味，戒暴怒，仍服內托活血順氣之藥，庶幾有可生之理也。

內托升麻湯　治婦人兩乳間出黑頭，瘡頂陷下作黑眼，並乳癰初起亦治。

升麻　葛根　連翹　當歸身　黃蘗各二錢　黃芪三錢

《外科集驗方・腸癰痔瘻論》　夫腸癰者，乃陰陽偏勝，喜怒無時，伏於臟腑之中，結在腸胃之內，血凝氣滯，回旋失度，不能通行，聚結成癰，致生腫痛。孫真人云：卒得腸癰，而不曉其病候，庸醫治之，錯則殺人。腸癰之爲病，初起覺腹中微痛，小腹腫，而強抑之則痛，小便澁似淋，時時汗出，復惡寒，其身皮甲錯，腹皮緊急如腫之狀，而按之濡，或發熱無汗，灑淅惡寒，皆其候也。其脈洪數者，爲有膿也，可下；其脈遲緊者，未有膿，不可下也。甚者腹肚脹大，轉側聞有水聲，或遶臍生瘡，或膿從臍出，或大便下膿血，凡此皆爲惡證。若夫胃脘癰者，何以別之？《內經》云：人病胃脘癰者，當論胃脈沉細，沉細者氣逆，逆者人迎反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也。治法亦與腸癰頗同。初以疏利之藥導其滯，次用排膿消毒托裏之藥調之，此其大法也。若夫痔瘻之疾，與腸癰不同，其狀初起於肛門邊，或如鼠乳，或結小核，癢痛注悶，甚者身熱惡寒。此證皆由酒色過度，久嗜肥甘，醉飽入房，勞擾血脈，腸澼滲漏，衝注下部，發於肛邊，遂成痔疾。其名有五：一曰牝痔，二曰牡痔，三曰氣痔，四曰血痔，五曰酒痔。又曰腸風痔，脈痔，雌雄痔，皆一痔之別名也。日久不愈，遂成瘻瘡，則難治矣。具方於後，審而用之。

大黃湯　治腸癰，小腹堅硬，腫大如掌而熱，按之則痛，其上色或赤或

白，小便稠數，汗出增寒，其脈遲緊者未成膿，如脈數則膿已成。

大黄剉，炒　牡丹皮　硝石研　芥子　桃仁湯泡去皮、尖、雙仁炒，各半兩

右剉碎，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空心溫服，以利下膿血爲度，未利再服。

《外科集驗方・肺癰論》　夫肺癰者，乃肺經感受風邪熱毒所致也。此病多因久嗜炙煿肥膩，或勞傷氣血，以致心火炎熾，薰剋肺金，致令咳嗽，咳而不已，遂成肺瘘。若寸口脈數，其人咳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亦爲肺瘘之疾。若口中辟辟燥欬，又胸中隱隱而痛，脈反滑數，此爲肺癰。咳唾膿血，脈數而虚者，爲肺瘘；脈數而實者，爲肺癰。夫肺者，五臟之華蓋也，處於胸中，主於氣，候於皮毛，勞傷血氣，腠理虚而風邪乘之，内感於肺也，則汗出惡風，咳嗽短氣，鼻塞項強，胸脇脹滿，久久不瘥，遂成前證，輕則爲瘘，甚則成癰。其候應乳上下隱隱而痛者，肺疽也。若肉微起者，肺癰也。初起皆可救，若日久唾膿臭敗者，不可治也。但診其脈微緊而數者，未有膿也；若緊甚而數者，已有膿也。若膿如粳米粥，及嘔膿不止，其脈浮大，而面色赤者，皆難治；若膿自止，其脈短而澁，面色黄白者，皆可治。何以言之？蓋脈浮大，面赤，此心火剋肺金也，故難治；若脈短澁，及面白者，此肺氣未損也，故可治。治法當補肺瀉火，止嗽定喘爲佳。若不得臥者，可用葶藶大棗湯肺湯及桔梗、薏苡、黄芪之類。調之全在保肺，活法施治，庶可全生也。

升麻湯　治肺癰疽，胸乳間皆痛，口吐膿血，氣作腥臭。

川升麻　苦梗　薏苡仁　地榆　黄芩去心　赤芍藥　牡丹皮去心　生甘草各三分

右爲粗末，每服一兩，水二升半，煎至五合，去柤溫服，日三服。

桔梗湯　治男子婦人欬而胸膈隱痛，兩腳腫滿，咽乾口燥，煩悶多渴，時出濁唾腥臭，名曰肺癰，小便赤黄，大便多澁。

桔梗　貝母　當歸酒浸　栝蔞仁　枳殼麩炒　薏苡仁微炒　桑白皮　甘草節　防己去粗皮。各一兩　百合蒸　黄芪各一兩半　北五味子　甜葶藶　地骨皮　知母　杏仁各半兩

右剉碎，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煎七分，不拘時溫服。咳者加百藥煎。熱加黄芩。大便不利加煨大黄少許。小便澁甚加木通、車前子煎。燥煩加白茅根煎。咳而痰甚加人參、白芷煎。

《外科心法・治瘡大要三法》　治瘡大要三法見玉機微義《病機機要》云：瘡瘍者，火之屬，須分内外以治其本。若其脈沉實，當先疏其内，以絕其源也。其脈浮大，當先托裏，邪氣入内也。有内外之中者，邪氣至盛，遏絕經絡，故發癰腫，此因失托裏，及失疏通，又失和榮衛也。治瘡之大要，須明托裏、疏通、和榮衛之三法。内之外者，其脈沉實，發熱煩燥，外無焮赤，痛深於内，其邪氣深矣，故疏通臟腑以絕其源。外之内者，其脈浮數，焮腫在外，形證外顯，恐邪氣極而内行，故先托裏也。内外之中者，外無焮惡之氣，内亦腑臟宣通，知其在經，當和榮衛也。用此三法之後，雖未差，必無變證，亦可使邪氣峻減而易愈。

《外科心法・論瘡瘍攻補法》　元戎云：陷脈爲瘻，留連肉腠，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榮逆血鬱，血鬱則熱，聚爲膿。正理論曰：熱之所過則爲癰腫，營氣不從，亦有不熱者乎？答曰：膏粱之變，芳草之美，金石之過，氣血不盛，榮衛之氣充滿而抑遏不能行，故閉塞血氣，腐而爲癰也，當泄之以奪盛熱之氣。若其人飲食疏，精神衰，氣血弱，肌肉消薄，營衛之氣短促而澁滯，故寒薄腠理，閉鬱而爲腫也，常補之以接虚怯之氣，亦當以脈浮沉别之。既得盛衰，泄之則連翹、大黄，補之則内托之類是也。

按：辨瘡瘍因熱因寒，及氣血鬱而成，當攻補之法不同，宜與前後諸篇兼看始無餘蘊矣。但世俗昧此理，而云是瘡不是瘡，且服五香連翹湯。然或中或否，致悞者多，蓋不審形氣虚實，瘡毒淺深，發表攻裏，所因不同故也。今以丹溪先生《外科精要》發揮諸法之義附於後例之下，庶學者一有所鑑焉。

《外科心法・論瘡瘍灸法》　元戎云：瘡瘍自外而入者，不宜灸；自内而出者，宜灸。外入者托之而不内，内出者接之而令外。故經云：陷者灸之，灸而不痛，痛而後止其灸。灸而不痛者，先及其潰所以不痛，而後及良肉所以痛也。灸而痛，不痛則後止其灸。灸而痛者，先及其未潰所以痛，而次及將潰所以不痛也。

按：此亦約法，因以東垣等法附於左，宜參用之。凡人初覺發背，欲結未結，赤熱腫痛，先以濕紙覆其上，立視候之，其紙先乾處即是結癰頭也。取大蒜切成片，如二三錢厚薄，安於頭上，用大艾炷灸之，三壯即換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灸至痛時方住。最要早覺早灸爲上，二日三日十灸十活，三日四日六七活，五六日三四活，過七日則不可灸矣。若有十數頭作一處生

者，即用大蒜研成膏作薄餅鋪頭上，聚艾於蒜餅上燒之，亦能活也。若背上初發赤腫一片，中間有一片黃粟米頭子，便用獨蒜切去兩頭，取中間半寸厚薄，正安於瘡上，著艾灸十四壯，多至四十九壯。

按：謂瘡疽所發，宜灸之也。然諸瘡患久成漏者，常有膿水不絕，其膿不臭，內無歹肉，尤宜用附子浸透切作太片，厚三二分，於瘡上著艾灸之，仍服內托之藥，隔三二日再灸之，不五七次，自然肌肉長滿矣。至有膿水惡物漸潰根深者，郭氏治用白礬、硫黃、大蒜三物一處搗爛，看瘡大小，捻作餅子，厚約三分，於瘡上用艾炷灸二十一壯，一灸一易。後隔四五日方用翠霞錠子並信效錠子互相用之，紲入瘡內，歹肉盡去，好肉長平，然後貼收斂之藥，內服應病之劑，調理即癒矣。蓋不止宜灸於瘡之始發也，大抵始發宜灸，要汗下補養之藥對證。至灸冷瘡，亦須內托之藥切當。設有反逆，不唯不愈，恐致轉生他病。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腦發》 腦發生於巔頂，由督脈太陽經所生也，乃陰陽不和，氣熱上壅，積聚不散，故成此毒。若不速治，頂裂髓枯，不可救也。先用敗毒流氣飲，次以內托流氣飲，後用白芷散，外用敷方。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上背發》 上背發生於百勞骨下三、四節之間，由督脈、太陽所生也。受病在胸身，經生肺肝，乃心經鬱熱，後因怒氣傷肝，熱鬱不伸，乃生背發。《內經》曰：營氣不從，逆於肉裏，至生癰疽。先宜敗毒流氣飲一二劑，次用護心托裏飲。如危甚，用神效忍冬湯，外須用敷藥，待膿盡用生肌散。初起如黃豆大時，宜用海馬崩毒法，次用四圍灸法，如輕可減半矣。此症大忌房事、穢氣、香味等項。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中背發》 中背發生於背中心，是因血壅出而不能歸肝，心志不遂，鬱熱不泄，氣血積聚而成毒。初起宜瘡口四圍多著艾灸，勿使長益。內服忍冬湯加失笑散，鐵箍散皆可用，多服人參敗毒散三四劑，次用五香連翹湯六七劑，再用排膿散，敷上生肌散自愈，切勿妄行鈎割，慎之慎之。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下背發》 下背發生於兩腎眼中間，係督脈太陽經所司也。受在心經而五臟之毒，在肝積熱於脾，又飲食煿炙，貪色過多，以致水枯土耗，故生斯毒。治宜先補腎調脾，先用補腎地黃湯三四劑，後用敗毒流氣相兼而服，後用排膿生肌自愈，切勿割，慎之。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腰背發》 腰背發生於兩腎眼之處，由腎，膀胱之所司也。乃三陽之毒，促人大命，內損元氣，外感濕熱，先用補腎地黃湯三四劑，後用敗毒流氣飲，再用三香內托飲，定痛消毒飲，綠豆粉飲。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暗發騎馬癰》 生於糞門之前，陰囊之後，乃手足三陽三陰表裏之所屬也。因腎經蘊熱流於大小腸間，熱血積而成毒，若緩治即成漏瘡，大小便從茲而出。先服補腎地黃湯二三劑，後服敗毒氣飲，內托追毒飲，再用排膿肌自愈。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對口》 對口瘡生於橫山骨下，百勞骨上，正對口生是也。其痛不可當，上連腦頂，下徹心肝，乃手足三陽三陰之所司也，治之不善必死。因思慮過多，鬱熱不伸，炙煿多傷，故生斯毒。始生宜海馬崩毒法，並灸肘尖穴、神闕穴各十餘壯，甚效。用祛毒一掃丹，後服三香內托飲，定痛拔毒飲，內須排膿定痛，外須收口生肌。先宜服益腎制火湯，不然脛筋脫，腎水耗散，心肝熱熾而斃。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正背發》 正背發生於當心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正對心脾，比諸毒尤甚，與對口相同，乃通身經絡所屬也。不宜勾割，治與諸發背同。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上搭手》 上搭手生於匙骨之下，去背溝一指是也，乃手足太陰太陽之所屬也。去肺膈不遠，不可勾割。由下元枯竭，上焦積熱，宜滋陰降火。三香內托飲，加黃柏、知母、連翹、二花。定痛拔毒飲，加黃柏、知母、梔子、二花、牛子、連翹、花粉、黃芩、湘蓮而服，排膿定痛而愈。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中搭手》 中搭手生於背中心，離三指之間，亦手足三陰三陽之所屬也。離臟腑亦近，不可用刀針。因腎不足而心有鬱熱，故生斯毒。宜順氣開鬱，清熱追毒。先服三香連翹湯，次服定痛清氣湯，然後排膿生肌。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囊發》 囊發，發於陰囊之上，乃足厥陰之所屬也。其病亦酷，因心勝陰虧，濕氣下流，故生斯毒，用青荷葉包之，或紫蘇葉洗淨去毛包之。若無，以油單紙，將兒茶水煮過包之。亦可內服十三味流氣敗毒飲，外上敷藥。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蛇頭疔》 蛇頭疔生於大指之上，三、四指亦生，因五脏熱邪蘊積，故外發於六經起指之端，宜瀉六經熱毒，須服連翹泄毒湯，

外用敷藥。初覺以獨腳蓮煎水洗之可消，既潰不用。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天蛇頭毒》 天蛇頭毒生於中指頭，乃心經積熱，邪毒攻指，初覺以芋禾煎水洗五六次之間，用芋頭禾竿焙乾研末搽。內服十一味托裏流氣飲。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膝發》 膝發生於兩膝之上，乃足少陽經所屬也。似乎人面瘡有窠穴，又有口眼，甚是可畏。由心肝壅熱下流胯膝，故生斯毒。宜用拔毒流氣飲，後用排膿生肌。若經七八年不愈者，由此跛足，爲喪身，其禍不淺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鬢發》 鬢發生於兩額之間，小兒婦人多有之，男子生此者，多不救，乃手足少陽、太陰之所司也。因心肝積熱，頭額受風，故生此毒，宜泄二經之熱，以十一味柴胡升麻湯。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眉發》 眉發生於兩眉之間，燥爛如人眼目，甚可畏也。小兒生此立死，大人生此者，十全二三，乃手足小陽經所受也。宜用海馬崩毒法，不然，膿血浸兩眼，目先壞，宜用後二藥相兼服後，排膿生肌常服之。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耳發》 耳發生於耳邊，乃心腎濕熱所生。其病有三：曰簞耳，曰痔耳，曰濕耳。俱先用清肝流氣飲，後用定痛降火飲。若簞耳、痔耳，用針刺破，以清涼膏貼之，生肌散敷之。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頤發》 頤發生於兩顴骨之下一寸，乃手足太陽陽明經所屬也，因脾肺積熱，故生斯毒，若不早治，定成漏腮。初起時用雀茶煎湯洗之。隨服升麻解毒湯，十二味追毒散，外敷生肌散愈。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鬚發》 鬚發生於頤下地角處，乃手足太陽太陰經之所屬也。因飲食太過，蓄熱上升，始生如黍米大，由漸燥爛痛癢不一，經年不愈。以抱風藤一大把，煎水薰之，勿透熱氣沖臉。內服升麻解毒湯及追毒散，外用敷藥可愈。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肩發》 肩發生於兩肩背之上，乃手足三陽三陰經之所屬也。因風濕熱積而成毒，或挑担人，多生此疾。宜服內托流氣飲，外用清涼膏及生肌散並敷方。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乳發》 乳發生於兩乳之上，乃厥陰、陽明經所屬也。有內吹外吹之別，惟婦人多生此病，因二經風熱壅塞，血氣凝滯而生。內吹者，因胎中小兒氣吹，故生此病。初起覺以艾葉灸並火罐燎之效。外吹初覺捏發乳出，亦可消。若內吹至產後愈。若外吹不治，必致穿胸走肋而斃矣。先服一醉忍冬酒，隨服十六味敗毒流氣飲、定痛乳香湯，外用萬靈膏、生肌散敷之。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胸發》 胸發生於正胸之中，上離結喉三寸，離心窩不遠，乃手足六經交會相关之所。此症酷促人命，在三四日間，若不速治，骨裂皮開，甚可畏也。先宜拔毒、定痛，勿使定花、開花可也。定痛以火紙卷乳香，沒藥末於中，外以青皮包紙條，以油醮條，燃火於痛毒上薰之。若痛要照至不痛，此神效也。內服祛毒鎮心飲，勿使開花，若開花，神仙不治也，慎之！慎之！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手背發》 手背發生於兩手之上，筋骨之間，乃手六經之所屬也。由心肝積熱，流於手背而生，始覺宜鉄箍散外敷，後以定痛流氣飲，並內托流氣飲，外用萬靈膏、生肌散，可收全功。此症初起，如黍米大，後酷，可不惧哉。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小便毒便發》 小便毒，生於陰頭之上，乃人身腎脈之總司也。又名便發。因酒色過度，極熱流於下焦，或惹婦人陰蝕而生，或行經時交合而生，受禍雖不同，其害則一，神方難醫。初起之時，用紫花地丁、麝香三四分，生薑一片，煎水一碗，空心服之神效。如小便脛腫痛，宜服木香流氣飲、檳榔追毒飲。如燥爛亦宜敷貼，不然膿血塞窍，脹腫難禁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腳背發》 脚背發，生於脚背之上，筋骨之間，乃足少陰所屬也。比手發尤甚，因濕熱相搏，血滯而成。或赤脚沾惹蛇毒蟲毒，或撞破皮而成，或染秽物觸犯而成者。始覺宜鐵箍散，次用後藥，再用萬靈膏徹膿，生肌散收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腳跟發》 脚跟發，生於脚跟之上，由汗脚涉水，或遠行傷筋，或濕熱流注而成。初起，勿視容易，始生多癢，多將艾灸，十餘日自愈。不然，則膿血淋漓，經年不斂。以萬靈膏貼之，以生肌散敷之。如癢，以椒茶朴硝湯洗之，內服六味五味子湯可愈。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乳根癰》 乳根癰，生於兩乳之下，乃厥陰陽明經之所司也。因氣壅血滯，濕氣蘊蓄而生，宜海馬崩毒飲、一醉忍冬湯、敗毒定痛飲。初覺以艾灸，外用膏藥生肌散可愈。敷方與前發內吹同。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肚腹癰》 肚腹癰，生於肚臍之側，乃太陰脾經所司也。因脾有熱，心火太盛，初起根腳如盤，寒熱發戰，宜用艾灸，可使重變輕也。宜內服外敷後藥，後上生肌散，切勿勾割。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腎氣游毒》 腎氣游毒，生於大胯之側，陰頭盡處之地，乃足少陰之所司也。男或由行房而爲風熱所傷，女由行經而爲風熱所搏。初覺宜神仙敷毒失笑餅，如痛，起用定痛流氣飲、檳榔墜毒丸，外用萬靈膏，徹盡膿水，可愈。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鞋帶癰》 鞋帶癰，生於脚脛彎之上，龍骨之下，乃濕氣流積於此而生。宜內服檳榔定痛飲，外貼萬靈膏，膿盡，上生肌散，可愈。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腳心癰》 脚心癰生於脚掌心中涌泉穴，乃至陰所生也。因伏熱於內，濕熱下流，或遠行履濕地，或沾惹毒氣，或被物所傷而生。初覺宜艾灸，內服牛膝湯，外貼萬靈膏，膿盡上生肌散，不然恐成漏脚，即是神仙，不能治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眉風毒》 眉風毒生於肉眉之間，乃脾肺濕熱，衝聚於眉峰也。內服敗毒流氣飲，外貼萬靈膏，若破，上生肌散，宜用燈火甚妙。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耳門癰》 耳門癰生於兩耳之門邊，乃肝腎蘊熱上炎耳門而生。宜內服清肝滋腎飲，外貼萬靈膏，又上生肌散。若初起時，用神仙祛毒一掃丹、敷毒失笑餅。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耳根癰》 耳根癰生於耳根下牙根上，乃少陰陽明火甚而然。宜瀉二經之火，用清肝消毒飲。初起用神仙敷毒失笑餅，更灸頰車、肩井穴各三壯。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核癰》 核癰生於地角之下，由心肺积熱。初起赤腫如盤，多著艾灸可消，內服解毒黃連湯，外用敷藥。若潰，用萬靈膏、生肌散。不然，恐成漏核之患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中肩發》 中肩發生於肩膀之中，近肘後玉池之地，乃心肝積熱而成也。內服托裏流氣飲，外用神仙失笑餅。若潰後，用萬靈膏。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大腰帶》 大腰帶生於肚膀骨下，離奶五寸有餘。初起如桃，漸漸赤腫，因濕熱所傷心肝脾三經，當速解毒，不然漸漸沿腰如索纏轉，後破，痛苦難當也，名曰龍癬瘡。用敗毒流氣飲，千金救苦飲，消毒飲治之後，以萬靈膏生肌收功。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內肘毒》 內肘毒生於肘後內側，乃六經熱血凝滯而生。初起內服木香敗毒飲，外上清消毒散敷之。若腫潰，以萬靈膏貼之，可愈。

外肘生於肘後外側，與內肘毒治同。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丫指毒》 丫指毒生於大指丫內，由濕熱蘊蓄而成也。始覺腫硬，即以艾灸之，立愈。不然，以豬膽調雄黃搽之，亦效。若腫甚而潰者，以六味敷毒散敷之。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結喉風癰》 結喉風癰，生於結喉之間，號曰海門第一關。其毒最危，由心肝脾肺腎火熱上炎，毒氣攻喉。若喉癰外症，宜服內托流氣飲，外貼萬靈膏、生肌散，切勿用針自取危篤。如喉風內症，必畏寒，或腫或不腫，必痰涎壅塞痛甚，或湯水略下，即以三稜針於少商穴刺出血，瀉其毒，即服甘桔湯。如病勢重，即服化毒湯，或研末吹之。如惡寒腰痛發熱，名喉閉傷寒，宜發散，用內托流氣飲，或宜下甘桔湯。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頭癰》 頭癰即正後發也，生於後頸之上，由五臟積熱而生。初覺用神仙祛毒一掃丹、失笑餅選用。內服後方，外用萬靈膏，膿盡上生肌散，可愈。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馬刀瘡》 馬刀瘡生於缺盆之外，自胸而至脇，蓋由痰核瘰癧之時，治不如法，以至潮熱頻作，血氣精神減少，腫起大潰，以致膿血毒氣下流，而發此症。何謂馬刀？蓋馬者，行甚速也；刀者，利器也。行疾而器利，無將豈能善敵哉？必須先服奔毒飲，外着艾灸肩井、肺腧、膻中、風池、中腕、百勞、曲池等穴，各五六壯，宜用前瘰癧症內諸方皆可服。若馬刀未破，其面小即從核上灸之，外貼萬靈膏，並敷藥調理自愈。如稍遲延，雖神丹不可治也。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上脇癰》 上脇癰，生於脇下二三寸遠，乃肝經風熱壅甚，故生此毒。宜清肝流氣飲。如潰，萬靈膏貼之，上生肌散，自然平安。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下脇癰》 下脇癰生於兩脇下，與臍相對是也。

由肝腎二經濕熱壅甚而生。治法湯藥與上脇同。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腿游毒》 腿游毒生於大腿之中，乃腎與小腸之所司也。由邪聚於經絡，熱氣傷於皮膚，血凝此處而生。始覺用一掃丹、失笑餅可消，遲則服後藥，潰後用萬靈膏徹膿，再上生肌散可愈。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臀癰》 臀癰生於臀突之上，上近腰腎，下近大腿。由濕熱相侵，氣血凝滯而生，形大如盤，上腫其腰，下腫其胯，此爲陰中之陽，因血結而氣不通矣。宜宣熱拔毒，大補氣血之劑，厚脾胃，滋補根本，如此則膿易作，而熱易宣。宜拔毒羌活飲、宣熱連翹湯。不然經年月難愈。滋補之後，膿血既成，以長針開之，針孔內以苧花根插之，外用萬靈膏貼之，內服人參敗毒散，俟膿盡而自平矣。勿圖速效，聽信下工之言，以草藥敷之，血得寒凉，凝聚不行，以致數年之苦，良可畏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指丫刺》 指丫刺生於足指上，因濕熱侵指而成，其症痛癢不一，用下藥敷之。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乳癰》 乳癰生於正乳之上，乃厥陰陽明經之所屬也。初起必癢，用艾灸十餘壯可消。若成大毒，法同乳吹。何謂乳癖？蓋硬而不痛，如頑石之類，經三四月而成。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挾脇》 挾脇生於兩脇之下，乃肝經積熱，氣血不行而生。初覺用一掃丹、失笑餅，若內消稍遲，則不可也，只用清肝流氣飲，外用敷藥。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心腹肚癰》 心腹肚癰生於正肚之側，去臍一掌，乃心脾經風熱愈甚，氣血壅聚而生，宜三香追毒飲、清心追毒湯，潰後用萬靈膏，膿盡則用生肌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肚便癰》 肚便癰生於小腹之側，乃肝腎二經之所司也。緣飲酒貪色，腎水不足，相火內動，鬱熱不伸，下流小腹，故壅結而成也。初起，用神仙失笑餅。潰後，用萬靈膏。膿盡，上生肌散，內多服清熱追毒飲、滋腎消毒湯。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手心毒》 手心毒生於兩手掌心，乃厥陰心經之所司也。治之不善，去死不遠。蓋由心經燥甚，血熱妄行，肝風鼓舞，毒長四肢，加以憂思，酒色過度，遂使毒流骨髓，侵入勞宮。治宜定痛消毒飲、內托流氣飲、千金追毒飲、乳香反魂湯，外敷以萬靈膏，後用生肌散收功，不然見筋骨斷而斃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手腕毒》 手腕毒生於掌後交骨之間，蓋由心生熱，肝生風，風熱壅甚，血氣燔灼，又兼喜怒憂恐，感積於心，而生此毒。當用定痛消毒飲、內托流氣飲。若毒貫透手心、手腕者，此心毒流於骨髓，乃危症也。急以三香托裏飲救之，或乳香返魂湯，外貼萬靈膏，後上生肌散。若痛甚，以乳香散薰之。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便毒》 便毒即魚口，生於馬胯眼內，男婦皆有之，乃厥陰肝經之所司也。因酒色過度，或坐卧濕地，或濕熱浸透而生此毒。魚口者，開而不合也。治之不善，經年不愈。始以一掃丹、失笑餅，內服木香消毒飲，可內消而愈。如遲追以人參敗毒飲、黃芪解毒湯。既潰，用萬靈膏、生肌散，忌行動不易合口。此毒有公母之分：公者，小而長，易治；母者，圍而大，難治。公則無子，母則有三四子，先生母毒，子別列於外，以艾灸三四壯，其子即隱，次第服藥，除其後患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鯉魚便毒》 鯉魚便毒即魚口也，生於兩胯之側。陰頭盡處，乃腎與膀胱之所司也，蓋由濕熱透於膀胱，酒色過度，傷於脾腎，治如便毒。初起用黃柏二兩，蒼术一兩，此二味以豬膽汁搗敷之。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鶴膝風》 鶴膝風生於膝頭之上，由腎肝積熱傷筋，或坐卧濕地，或熱足過水，或爲風熱所傷而生。初起如拳，久如盤樣，治之若緩，遂成漏膝。初起以艾灸之，或着敷藥，內服木瓜消毒飲、紫蘇流氣飲，外貼萬靈膏可愈。不然，恐成跛足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膝腿毒》 膝腿毒生於下側去膝不遠，亦由濕熱所傷，血聚成毒，治同鶴膝風。若緩，則成漏膝矣。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脚拐毒》 脚拐毒生於脚筋骨之上，因濕侵骨，風傷皮，或因弄挾棒所傷，或因物傷，經久不愈，亦成此毒。宜貼萬靈膏，徹盡膿血，再以椒茶鹽湯洗可愈。

《瘡瘍經驗全書・腦發》



此發腦者，伏陽結滯，邪毒上壅，或生玉枕之端，或在風池之穴，或多或少，大小不同，形如硬癤，漸至潰爛，遍生髮中，痛如刀剜，赤腫無膿，逆則黃水出，順則白膿來。治法以當歸、川芎、人參、赤芍、連翹、桔梗、天花粉、升麻、酒炒黃芩、山梔、金銀花、黃芪、乾葛之類，以意消息治之，外用紫金錠水磨搽之，或大者以膏藥貼之，一日三次，宜服蠟礬丸。

蜒蝤不拘多少，和蔥搗爛，絞汁加冰片、麝香少許搽之。

《瘡瘍經驗全書・頭後蜂窠散注》



此症發於腦後，如果蜂窠者，急宜救之。若煽赤腫痛起者，得療。痰發者，必難治矣，急用調治之。若或流於兩肩者，決不可療也。治法與發胸者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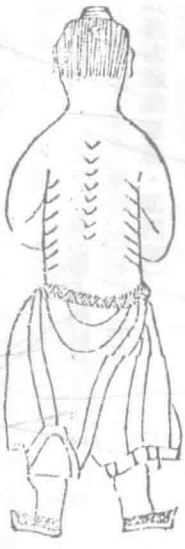
《瘡瘍經驗全書・枕疽》



此毒蓋因風熱上攻，入於內發此(咀)(疽)疾。量人年紀老少用藥，人年五十以上難治，少壯可治。更服內疏黃連湯十數貼加羌活、金銀花、荊芥，千金托裏散，宜服黃礬丸，外貼金絲膏。

法與對口瘡同。

《瘡瘍經驗全書・腦疽》



此毒受在腎藏虛，實熱壅上腦戶，結伏成毒也。初起三日者，剃去頭髮，以艾炷如豆大者灸五壯，外用圍藥，庶能消矣。當用三香內托散、定痛消毒飲治之。

《瘡瘍經驗全書・對口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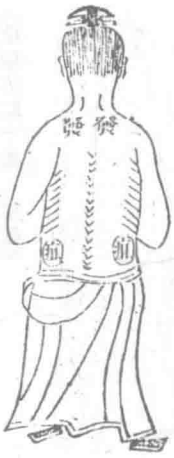


此毒因虛陽上攻，熱入於腦，故生此疽。正近咽喉之所，諸陽之會間，速宜調治。初起用千金內托散加羌活、獨活、柴胡、天花粉煎服，先散其虛熱之風；然後服荊防敗毒散，外貼金絲膏；更服內托十宣散加白芍、羌活、金銀花煎服，多服蠟礬丸、護心散。

圍藥

雄黃末二錢、白芨末一兩和勻，用蟹搗汁調敷，留孔，時用水潤之。

另有圍藥方在頂門癰中取用。



《瘡瘍經驗全書・兩邊髮際發》

此症生頸後兩邊，左右鬢髮邊發生，急宜救之。如核硬而發者，急宜取去病根。如腦心發者，熱氣上攻於腦，四畔邊厥赤腫硬，連於耳項，寒熱疼痛。若不急療，毒入血肉，腐(懷)(壞)爲膿水，頭中出血者，氣喘及痰發者，難治。治法同前，宜加減用引經藥。



《瘡瘍經驗全書・面發毒》

此症之發多起於房勞太過，乘虛風入經絡，陽明經虛，發於面也，或面生癤癰。患者欲求速愈，而庸醫或以毒藥敷點，或以艾火灸之，或以針刀刺之，或犯尸神惡宿，或破後房事不戒，或受狂風霜雪、寒露暴戾之氣，或服金石草木諸部惡毒相攻相反之劑，以致病症日劇。殊不知面爲諸陽之首，禁火禁刀禁毒。況耳目口鼻之官，總係一處，比四肢不同，若不保重，命亦難生。何也？面爲陽，火氣入之薰蒸肌肉，刀針刺之即傷經絡，毒藥點之暴剝皮肉，轉轉爲患。繼之以風邪入之，則頭面虛腫，目鼻腫脹，患處日腐，其臭穢難聞，脾胃日削，寒熱交作，痛楚萬狀，難以盡言。若有五善而無七惡，外敷清涼拔毒之藥，內服參、朮內托之劑，每合犀角鬱金散服之，以拔積毒，其命方可保也，否則難生。

清涼拔毒散

白芨　雄黃　麝香　乳香　山慈(茹)(菇)　天花粉　黃柏　烏藥

右爲末，鷄子清調付，蜜水潤之。

參朮內托散

人參　白朮　粉草　犀角　貝母　黃連　防風　黃芩酒炒　羌活　桔梗　當歸　生地　白芍　前胡　天花粉

因病之逆從而加減之。水二鍾，薑三片，煎服。

犀角鬱金散

犀角　鬱金　真珠　牛黃　粉草　乳香　真粉　辰砂

煉蜜爲丸，噙化。



《瘡瘍經驗全書・風毒發疽》

此瘡受在氣血不通，凝滯脾胃，有傷經絡，或過食炙煿，或被毒氣聚結成瘡，或乘虛爲賊風所吹。當用溫中順氣飲，孕服加減服。

溫中順氣飲

生地　茯苓　厚朴　白朮　甘草　青皮　枳壳　當歸　桔梗　川芎　防風　木香　白芍　蓬朮

右用薑三片、棗二枚煎，服不拘時。

若孕婦去蓬朮、厚朴，加砂仁、陳皮。



《瘡瘍經驗全書・頂門癰》

此癰受在六府，與陰陽不調，氣上熱壅而成癆。毒傷於腦經，於是毒症不可輕服。先用敗毒流氣飲，後服內托流氣飲治之。

外用救苦拔毒膏

雄蜒蚰一二條，和葱白二寸，搗極爛，加雄黃末一錢、白芨末一錢，和勻，敷患處，留孔，乾用水潤之，何爲(難)〔雄〕？蜒蚰背上有白紋(昔)〔者〕是也。對口瘡、發鬢、發疽之症亦治。

用敗毒流氣飲

人參　乾葛　枳殼　桔梗　甘草　柴胡　防風　細辛　薄荷　川芎　羌活　芍藥　獨活　白芷　紫蘇　天花粉　薑三片，棗一枚，水煎，食後服。

不消用內托流氣飲

紫蘇　桔梗　官桂冬加夏減　(枳)〔檳〕榔　烏藥　枳殼　當歸　川芎　芍藥　白芷　薑三片，棗一枚，煎服。

或熱加柴胡、黃芩，去官桂。或痛加玄胡索、五靈脂、乳香。或瀉痢加附子、人參、白朮土炒、澤泄。

胃氣不和加陳皮、茯苓、半夏、山藥。

嘔吐加生薑、藿香。

《瘡瘍經驗全書・眉風毒》



此毒受在肝經，氣血上壅，結聚成毒。當用敗毒流氣飲、內托流氣飲、清肝飲治之。

敗毒流氣飲

紫蘇　桔梗　生地　薄荷　青皮　枳殼　甘草　防風　川芎　羌活　前胡　連翹　芍藥　小柴胡

內托清肝飲

人參　黃芪　厚朴　甘草　防風　桔梗　花粉　枳殼　藁本　升麻　烏藥　當歸　白芍　白芷　川芎　金銀花　薑三片，棗一枚，煎服。

圍藥　用頂門癰，救苦拔毒膏治之。如無蜒蚰，急用金箍散敷之，立效。

《瘡瘍經驗全書・發眉瘡》



發眉瘡，從眉至頭生瘡，色黑，其腰漸漸腫，氣浮浦面，其瘡如石，針刺無膿，其水自出，痛不可忍，悶亂嘔逆者，正是此瘡。六日可刺出膿。如吐逆心悶漸減可治。如不能減，男子二十四日而殞，女子七日而終矣。急用止疼之藥治之。

止痛拔毒散

升麻　甘草節　鼠粘子　乳香　山梔　黃連　歸鬚　川芎　白芍　生地　桃仁　黃芩　羌活　獨活　桔梗　白芷　青皮　蟬殼　連翹　金銀花

宜搽紫金錠，一服護心散。

《瘡瘍經驗全書・上下眼丹》



此毒受在心肝，氣毒上攻，壅而聚此丹毒。當用清心流氣飲治之。兼服黃連敗毒丸。

清心流氣飲

茯苓　防風　甘草　紫蘇　羌活　獨活　川芎　青皮　薄荷　黃芩　柴胡　荊芥　赤芍　麥冬　連翹　蔓京子　石膏

右水煎服。

黃連敗毒丸

黃連二兩　甘草二兩　連翹一兩　防風一兩五錢　羌活一兩　細辛一兩　薄荷五錢　黃芩一兩，酒炒　甘菊花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五十丸，食後白湯下。

搽藥

皂礬五錢，大粉草二兩二味同煎膿膏，加冰片少許，用鴨毛潤眼眶上，即愈。

《瘡瘍經驗全書・發鬢毒》



此毒受在手陽明經，氣虛風熱上壅，風毒成瘡。當用清心流氣飲，次用內托流氣飲治之。此症客於會合之前，灌在關後，形如米粒，漸次赤腫，遍身潮熱。

清心流氣飲

茯苓　防風　甘草　柴胡　羌活　川芎　獨活　紫蘇　連翹　赤芍

人參　白芷　前胡　山梔

內托流氣飲

人參　黃芪　厚朴　甘草　紫蘇　桔梗　枳殼　烏藥　細辛　當歸　防風　川芎　白芷　芍藥　鼠粘子

薑三片，煎服。蠟礬丸日進三四服。

《瘡瘍經驗全書・鬢疽》



此疽受在脾胃心肺，熱氣結成毒也。當用敗毒流氣飲、清肝流氣飲治之。或醫緩之，命亦難生矣，慎之慎之。

敗毒流氣飲

紫蘇　桔梗　枳殼　甘草　白芷　川芎　薄荷　生地　乾葛　麥冬　當歸　芍藥　柴胡　天花粉　鼠粘子

右水煎，食後服。

清肝流氣飲

桔梗　(板)(枳)殼　甘草　防風　前胡　羌活　青皮　生地　黃芩　獨活　川芎　當歸　芍藥　茯苓　小柴胡

薑三棗一煎服。蠟礬丸時時服之。

《瘡瘍經驗全書・疔瘡毒》



此毒受在牙根耳聆，通於肝腎，氣血不流，壅滯頰腮，此是風毒症。先用清肝流氣飲，後用托裏流氣飲治之。

清肝流氣飲

枳殼　桔梗　黃芪　前胡　羌活　甘草　石膏　防風　川芎　芍藥
荆芥　白芷　生地　薄荷
托裏流氣飲
人參　黃芪　當歸　川芎　白芍　甘草　防風　厚朴　烏藥　官桂
木香
薑三棗一煎服。
患處用圍藥敷之。

《瘡瘍經驗全書・耳風毒》



耳風毒，受在心腎，氣不流行，壅在心經，致傷於耳。五種，耳痔、耳蕈、耳壅、耳濕、耳爛。可用清肝流氣飲，後用定痛降氣湯治之。如遇耳痔、耳蕈，先用針刺被氣，紅玉膏點之。耳脹痛，用虎耳草汁滴入耳內，痛即止。耳瘀，以燒酒滴疔根上方得脫，隨用苦茶洗解酒毒。

清肝流氣飲
枳殼　桔梗　黃芩　前胡　羌活　青皮　小柴胡　薄河　生地　烏藥
甘草　防風　川芎　白芷　石膏　赤芍
右用水煎服。

定痛隆氣湯
紫蘇　厚朴　陳皮　甘草　半夏　前胡　川芎　防風　芍藥　白芷
當歸　黃柏　知母　乳香　小柴胡
薑三片，棗一枚，煎服不拘時。

若耳輪赤爛，清凍膏貼之。

耳脹痛
用江魚齒，又名腦內骨，火(服)〔煅〕爲(末)〔末〕，(木)〔水〕(個)〔調〕(商)〔滴〕入耳內。

《瘡瘍經驗全書・耳門癰、耳根癰》



耳門癰，受在肝經，毒氣傳注，血不週流，此是惡毒症也。當用煎藥治之。

耳根癰，受在腎經絡，忽氣傷心，凝滯肝經，風熱壅盛成毒也。當用眉風藥治之。

頰上者不爲風。頰下者受成漏瘡。此症不可輕易用眉風藥治之可也。用前清肝流氣飲活法施治之。

《瘡瘍經驗全書・發耳》



其瘡生於耳邊，又名熱毒發疽，五六月間，漸長如蜂窠，皮紫者亦熱，諸處如火燒，痛不可忍。十日可刺，無膿者，十一日死。若瘡不硬，刺見白膿者，不死。黃膿出者不死。無時出鮮血者，及赤膿者死。食不知味，多謊語者，亦死。在二十日之間便見凶吉。

前藥用千金內托散隨時增損之。



此毒因五臟受毒，氣壅血枯，伏在風府之間，惡症也。當用敗毒流氣飲治之，後用內托流氣飲。

敗毒流氣飲

紫蘇　桔梗　甘草　川芎　青皮　枳殼　防風　羌活　白芷　芍藥
當歸　連翹　獨活　小柴胡

後服內托流氣飲

人參　黃芪　厚朴　甘草　紫蘇　桔梗　枳殼　官桂　檳榔　烏藥
當歸　防風　白芷　芍藥　川芎　柴胡

婦人加香附。夏天去官桂，加麥冬，同上俱用薑三棗一煎服。

《瘡瘍經驗全書・項疽毒》



一人肥壯，素能飲酒，酷暑遠行，酒醉居於舟中，臥於風內，又爲日色暑氣相侵，並有七情所於，歸家不免於色慾，頸項間忽痛如失枕之狀，其名曰何？乃風熱鎖喉毒也。久則紅色遶於肩背，堅硬難消，急服清暑疏風散。

羌活　防風　荊芥　升麻　甘草　乾(噶)(葛)　蒼术　厚朴　川芎
當歸　白芍　獨活　白芷　桔梗　紫蘇　薄荷　薄桂　枳殼　木香
藁本　柴胡　蔓荊

水二鍾，薑七片，蔥白三根，濃煎熱服，隨飲好酒，以助藥力，以衣覆患上，出汗爲要。次用圍藥，並服千金托裏散加疏風清暑之劑。

《瘡瘍經驗全書・發頤毒》



此毒傷寒後，餘毒不散，汗發不透，故發此疽。在頭耳一寸三分，在心窩兩肘，在身者可治。在耳後相連咽喉，恐毒氣內攻，難進飲食藥餌，鼻流清膿，兩耳關塞者，卽死，無卽生。用前二十四味流氣飲熱服，以出其汗，次服千金內托散。患上用鐵箍散，將薑汁、好醋加蜜少許和勻，火上熬熱，調藥搽四向，空中出毒時用餘汁溫潤之。

千金內托散

桔梗　厚朴　白芷　防風　人參　黃芪　川芎　甘草　當歸　官桂
黃芩　白朮

煎服。

不換金散

半夏　厚朴　蒼术　陳皮　人參　藿香　茯苓　木香

後再服乳香護心散，仍貼金絲膏。

《瘡瘍經驗全書・頦癰》



此毒生於頦上不爲風，頦下要成漏瘡，不可輕易。當用敗毒流氣飲，再用內托清肝飲。

二方見前。圍藥同前。

《瘡瘍經驗全書・面風毒》



此毒氣血壅上，結聚成毒。當用鬢疽藥治之，先用敗毒流氣飲，後用清肝流氣飲治之。

外用圍藥敷之。

《瘡瘍經驗全書・發鬚毒、發髭毒》



此發鬚者，脾胃虛熱，心肺邪風上攻禾髎之端，多在承漿之側，形如羊刺，四邊腫硬，痛楚難禁，時流黃水，麻痺，增寒壯熱。毒氣下肝心胸主(壯)〔吐〕逆，皆伏陽攻於心肺，虛熱注於三焦。內服當歸內托散。外微擦破，以神應散搽之。

神應散

輕粉一錢　鷄內黃二錢　麝香三分　冰片三分　黃柏末二錢　韶粉二錢　五倍末一錢　黃連二錢

右爲末，先用甘草、苦參、豬蹄、薄荷、白芷、防風、荆芥煎湯洗淨拭乾，將陳菜油、豬膽汁調搽之。

《瘡瘍經驗全書・鬚發毒》



此毒因腎經有熱，水枯不能上潤於心火，故發此毒。急服人參敗毒(敗)〔散〕加五味子，千金內托散。

蠟礬丸，每服五六十丸，連進十餘服，待疽軟頭，用簪針丸咬破，不可用針刺。若針刺瘡口，出黃水，四圍生細黃泡，遍面遊走。再用敗毒散圍四畔。治法同發髭毒煎劑，隨時施治。

《瘡瘍經驗全書・石疽》



石疽雖與石癰同，惟石疽深寒客於經絡血氣，結聚不散，隱於皮內，腫按之如石。此毒連頸項之間，內先潰爛，方出皮膚，恐髓出頸項者即死。用排膿內補十宣散，待膿盡，內補散，戀心乳香護心散，仍貼金絲膏。渴甚加五味、天花粉、乾葛、麥冬、烏梅。初起須用艾火灸患上三四十壯，發于額面者不可矣。

煉石散　堅如石碗，其色不變。

鹿角燒灰，八兩　白歛三兩　粗厲黃石二斤

右用好醋五升，先燒石通紅淬醋中，再燒再淬，醋盡方止，爲末，加二味末，將剩下醋調如泥，塗上消軟，灸處亦塗之。

又方　以商陸搗碎塗患上。

《瘡瘍經驗全書・頰疽》



此毒生於頰車之上多者，皆出於附骨，亦名附骨疽。若不速治，漸剉其骨，久後必致成漏，終不能痊。治方於後，內托散加羌活、獨活，水煎服。次用十奇散加川椒、細辛、桔梗、青皮。外用圍藥搽之。

《瘡瘍經驗全書・鴉啗瘡》



鴉啗者，久中邪熱，臟腑虛寒，血氣衰少，腠理不密，發於皮膚之立生如錢，竅後爛似鴉啗，日久將來損傷難治，水見同前。其治法用陰蝕瘡之藥治之。

鴉啗散

老鴉毛燒灰　大紅絨灰一錢　珍珠五朱　冰片一分　枯礬五分　輕粉三分　黃丹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先用苦茶洗淨，乾摻。其煎劑以意加減用之。

《瘡瘍經驗全書・肺疽》



此毒因暑熱炎天，受其穢氣，並伏熱毒之氣，故生此疽。在皮膚之間，或生遍身，形如木鱉子，如鷄頭大，若不速治，毒氣入囊即死。內服敗毒散加豬苓、澤泄、當歸、黃芪、桔梗、天花粉、荆芥、連翹。外用圍藥敷之。

升麻湯治肺癰、肺疽、胸乳間皆痛、口吐膿血作臭。

升麻　桔梗　薏苡仁　地榆　黃芩　赤芍　牡丹皮　生甘草　黃芪　貝母

水煎服。虛甚加人參、白朮。

多服護心散、蠟礬丸、牛黃清心丸。

《瘡瘍經驗全書・肺癰》



夫肺者，五臟之華盖也。此癰因內外兩感風寒所傷，及憂思愁慮，形寒飲冷，以傷肺經，遂致成癰。身發寒熱，兩肢胸腋俱痛，口吐膿臭，日夜無度，喘嗽，胸膈喘滿兼脹，唾臥不安。已破入風者，不治。急服枳术桔梗湯，並升麻湯、十六味消化飲、黃礬丸，各進三五服，夜服牛黃清心丸。更有乳香萬應膏貼之。

參芪大補湯

節勞戒氣，忌酒絕慾。已破收斂瘡口。合歡皮、白斂，二味咬咀，每服五錢，水煎溫服。合歡皮即黃芪皮也。

桔梗湯

桔梗　貝母　當歸　枳殼　防風　苡仁　瓜蔞仁　桑皮蜜炙，各一錢
黃芪二兩五錢　杏仁　百合　甘草節各一分
薑三片煎服。

欵花湯　嗽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大渴，時出濁唾腥臭，臭久吐膿如粳米粥狀者，乃爲肺癰。

欵花一兩五錢，去梗　甘草一兩，炙　桔梗二兩　薏苡仁二兩

右作十劑，水煎服。

內癰有膿敗血，腥穢殊甚，遂至臍腹冷痛，此乃敗膿所致，以此推下膿血。

白芷四兩　白芍一兩　枯礬一兩　單葉紅蜀葵根八分，如無以蘇木節代之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清米湯空心下。其膿漸出，生肌。

《瘡瘍經驗全書・井疽發》



此症發於胸者，名曰井疽，狀如豆大，三四日起，若不早治，必入於腹。入腹不療，十日當死。急服內固清心散，可治。若內發傷膜，主死無疑。治法與發胸發(皆)(背)同。

保內清心散

粉草　升麻　當歸　川芎　黃芪　芍藥　山梔　乳香　黃芩　羌活
桔梗　天花粉　青皮　白芷

水煎服。

卽服護心散、蠟礬丸。務要戒怒。

圍藥同煎。

《瘡瘍經驗全書・潰心冷癆》



此毒生於心窩，初起則心頭如火熱，其毒先內潰心胞，方出皮膚，令人心神恍惚，盜汗多，出二口，皆紅，舌如鷄金，皆裏外俱熱，易治。若毒發於外，冷氣攻心，常嘔吐惡心，口吐冷痰，惡聞食味，然氣臭者死。治方於後。

辰砂　茯神　遠志　茯苓　人參　乳香　沉香　丁香　木香　藿香
麝香　酸棗仁

各等分末之，入辰砂末二錢，金箔五片，仝研細，燈心薄荷湯下。

內寒散，治穿心冷癆。

人參　白朮　白茯　熟地　甘草　芍藥　黃芪　肉桂　當歸　黃芩酒炒　桔梗　防風

水煎服，連服十貼。次服黃蠟丸，護心散常服。

試治法

乾薑爲末，鷄子清調付。如潰爛，洗淨瘡口，拭乾摻末，覺熱如烘，生肌易愈。

六合回生丹，有回生之妙。

真鉛粉一兩　輕粉　銀珠　雄黃　乳香火上炙黃　沒藥同前各二分五釐，共一兩二錢二分五釐

右六味，各擇真正好者，研爲極細末。凡治其病，先用好苦茶洗淨瘡口，軟絹拭乾，後劑豬腰子片，用藥一二分摻腰上，卻付患上，待腰子發熱如蒸，良久取去，自此拔去毒氣，定減痛苦。瘡口出膿，不可手擠。第二日依前法再付之，第三日亦付之。惡甚可傅七八九次，瘡小只傅一次可愈。豬腰子不發熱，勿治矣。

治痛，心胸前有孔，久不愈，卽漏也，胃癰、井疽、心肝癰、心癆之類。

鹿茸去毛，酥炙微黃　附子炮，去皮臍　鹽花卽好鹽

右三味，各等分爲末，用棗肉去皮核爲丸，每服三十丸，空心酒下。亦治腰痛。

《瘡瘍經驗全書・胃癰》



《素問》云：人病胃腕癰，當候胃脈。脈沉細者，氣逆。氣逆者，人迎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逆而盛，熱聚胃口不行，故胃爲癰。其發寒熱如瘧，身皮甲錯，或嗽或嘔，或吐膿血，熱聚胃腕，留結爲癰，須要知戒。

連翹升麻湯

沉香另　乳香另　甘草　青木香各三錢　連翹　射干　升麻　羌活　桑寄生　木通各七錢五分　大黃飲上蒸三兩　麝香二錢

右作十劑，每劑以粗藥水煎，去查，入五香細末，溫服，以利爲度，能折其熱毒之氣。

犀角湯

犀角　梔子仁　赤茯苓　赤芍藥　射干　黃芩　大黃炒熟。各二錢

水煎去查，入蜜再煎，溫服。

《瘡瘍經驗全書・心肝癰》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二官有君臣之分，一身之主宰，其可傷也？此癰受在心，心主行血氣，血熱傷於經絡，此是惡毒之症，不可不審也。當用定痛敗毒散，如不散，用內托流氣飲。

定痛敗毒散

紫蘇　桔梗　枳殼　甘草　烏藥　茯苓　防風　白芷　香附　白芍　羌活　人參　前胡

薑三片，棗一枚，燈心二十莖煎服。

內托流氣飲

人參　黃芪　厚朴　甘草　紫蘇　桔梗　枳殼　白芍　當歸　防風　烏藥　白芷　川芎

薑三棗一，食煎服。復痛加沒藥、玄胡索。

《瘡瘍經驗全書・血疳瘡》



夫血疳者，臟中虛弱，邪氣上侵，真氣衰少，風毒閉塞腠理，發於肌膚。初如紫疥，破時出血，瘡生遍身，行處成瘡，損傷皮肉，癢痛難存。治法：先服當歸連翹散，並服清肌滲濕湯，並搽十神散。

清肌滲濕湯

歸鬚酒洗　白芷　甘草　升麻　蒼术　白术上炒　川芎　白芍酒炒　山梔酒炒　連翹　黃連酒炒　木通　青皮　石菖蒲　木瓜　澤泄　茯苓　苦參酒炒　枳殼　柴胡　黃栢鹽酒拌炒　知母同上

煎服，治法亦同紫疥。

《瘡瘍經驗全書・蜂窠發胸》



此症蜂窠，發於胸乳間，乃心火熱盛。須用依前疏導心火之藥，稍治之遲，則熱必攻心，必然死矣。

煎藥

人參　黃芪　白朮　茯苓　甘草　連翹　生地　白芍　山梔　黃芩　桔梗　防風　青皮　乾葛　麥冬　銀花　天花粉　鼠粘子

冬天加官桂。夏天加黃栢。雨天加澤泄。

先貼膏藥，後用掺藥，方具於前，先用豬蹄湯。

《瘡瘍經驗全書・九發》



此症發爲肺疽、心疽、肝疽、腎疽、脾疽、胃疽、大腸疽、三焦疽、小腸癰。右驗其人所膜，依據此候，審定癰疽淺深，其病從何臟腑發，先曾食何乳石，又驗其氣血虛實。穿潰出外者，可治。發於內者，則傷膜流膿，大便出者，必難治。若以藥會膿大便出者，則藥味入於經絡，引出無害，當叅詳而療之。圍藥同前。

參芪內托散具前。愈後一年之外不許遠行，及行房事。若不知成，終至於斃。

《瘡瘍經驗全書・臍癰》



此症生(王)(于)臍內，因食油膩冷物，積聚於氣海之間，聚結成癰。若不速治，即內潰，臍內出膿，四圍堅硬，或出此血水者，難治，無此即生。

用內托散加豬苓、澤泄、歸鬚、黃栢、車前子、知母。膿盡多加白朮、黃芪、熟地、山藥。多服蠟礬丸。

如未潰破，按之有膿，將治腸肚癰，行藥從大便中出，甚妙。方亦同。痛加乳香。

《瘡瘍經驗全書・小腸癰》



此症因膀胱有熱，畜毒不流，結成此毒。以致臍中堅硬結核，小便疼痛，日夜下利無度。治方於後。

服敗毒散加豬苓、澤瀉、木通、燈草、瞿麥、甘草稍。又用連根蔥十根，搗爛，(盒)(弇)臍上。多服金花丸。

用前腸癰、肚癰之法治之。

即盤腸癰。

《瘡瘍經驗全書・用腕疽後方》



此毒因閃肭而得之，用獨活散，此即治腕疽藥。

羌活　獨活　烏藥　茯苓　荆芥　當歸　川芎　桔梗　白朮　黃芪　升麻　貝母　枳殼　知母　黃栢　人參

再用前肚癰之法治之。

會膿在大便中出。法開後。

大黃三錢　薑黃二錢　赤石脂二錢　穿山甲炮，一錢五　白芷一錢　髮灰一錢　巴豆不去油，一粒，臨服和藥內研細

右爲末，老酒早辰空心調服。

行利十餘次，用薄粥補之。如瀉不止，飲新汲井水三酒盃，其瀉立止，須要服參芪膏大補之。

《瘡瘍經驗全書・發肚毒》



發肚毒，有發腹肚，或手肚、足肚者，俱爲發肚。（苦）〔若〕不速治，必致喪命。便服蠲毒流氣飲三四服，並服六皮四子湯。

內托散加木瓜、檳榔、蒼术，空心煎服。

未潰，用金箍散。已潰後，外貼金絲膏，服蠟礬丸。

六皮四子湯

陳皮　青皮　腹皮　加皮　薑皮　茯皮　天花粉　蘇子　蔔子　甘草　葶藶子　車前子

《瘡瘍經驗全書・肚癰》



此毒生於脾經，因食煎煿、油膩，酒醉太過，及行房事，以致毒不流通，聚成此癰。或生在外，或生在內，若不速治，潰透脾膜即死。

方服：

厚朴　砂仁　半夏　陳皮　茯苓　人參　青皮　芍藥　木香　枳殼　甘草　甜瓜子　黃芪　白术

次服內補十宣散、蠟礬丸。

（潰）〔潰〕後久不愈，用前六合回生丹、豬腰子法治之。未潰爛之前，按內有膿狀，急用腸癰之行藥，追膿大便中出，庶易愈矣。

《瘡瘍經驗全書・肋肚癰》



此癰受在大小腸二經氣，癰發出在表，此乃結癰聚毒也。當用內托流氣飲。

人參　木香　黃芪　厚朴　甘草　紫蘇　枳殼　桔梗　官桂　檳榔　烏藥　當歸　芍藥　白芷　川防　防風　天花粉　薑三片，棗一枚，用水煎服。外用（聞）〔圍〕藥，內服腸癰從大便會膿之藥治之，調理禁忌之法相同。

《瘡瘍經驗全書・臍癰毒》



此癰受在心，流於小腸經，發在臍中，堅硬如石，與男子不同，此是惡毒症也。當用內托流氣飲、定痛三香飲治之。治法須用圍藥，並同男子臍癰之

藥加減治之。

定痛三香飲

乳香　香附　木香　人參　黃芪　玄胡索　當歸　川芎　芍藥　防風　官桂　甘草　枳殼　桔梗　烏藥　厚朴　白芷

夏天去桂，加乾葛、黃芩、生地、麥冬。薑三棗一，煎服。



《瘡瘍經驗全書・乳癰》

乳房屬陽明經，乳頭屬厥陰經，此毒因驚憂鬱結，乳間成癰。初起二三日，即用鹿角散，鹿角、乳牛角、穿山甲燒過，三味爲末，好酒調服。外用金箱散蜜水調付。若不能痊，急用荊防敗毒散加瓜蔞子、天花粉，水二鍾煎服。若五七日不散，服內托散加白芍、金銀花。外吹乳者，小兒吮乳，吹風在內故也。內吹乳者，女人腹中有孕，其胎兒轉動，吹風在外故也。煎藥中須用保胎之劑，以治乳發之藥同治之。

《瘡瘍經驗全書・乳發》



皂角散，(泊)(治)乳癰及乳疼。

皂角一條，燒灰　蛤粉三錢　乳香一錢

末之，酒調下。以手揉乳令散，外用金箍散敷之。

內服復元通氣散

木香　青皮　白芷　貝母　金銀花　陳皮　穿甲炮　紫蘇　當歸　川芎　連翹　甘草節　木通　瓜蔞仁

已潰者用人參、黃芪、貝母、白朮之類。

《瘡瘍經驗全書・肩疽丫疽》



病肩疽者，因負重，傷動肩井穴，故生此疽。用內托散加烏藥、青木香，外貼金絲膏。

丫疽因空心於宿水內洗手，恐水中有蟲遊過，染其穢毒，以生此疾。急用鐵箍散，暗醋調和，厚付患處，卻服敗毒內托散。神思昏迷，色紫，氣臭者，難治。

《瘡瘍經驗全書・上下肋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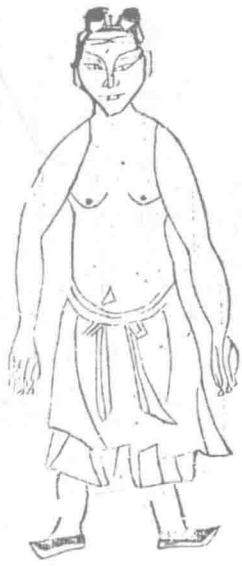
上下肋癰，受在肝經，寒熱不調，風濕伏於腸胃，結或癰毒，發出皮膚，生此惡症。當用敗毒流氣散，後服內托流氣飲。

敗毒流氣散

紫蘇　桔梗　枳殼　甘草　芍藥　烏藥　厚朴　青皮　茯苓　陳皮

柴胡　玄胡
薑三棗一，隨時服。
後服內托流氣飲
人參　木香　黃芪　厚朴　甘草　紫蘇　桔梗　枳殼　官桂　烏藥
當歸　白芍　防風　川芎　茯苓　陳皮　天花粉　白芷
薑三棗一，水煎服。

《瘡瘍經驗全書・訓疽》



訓疽者，肺經受熱，發於兩手五指頭上，一八日不瀉，必死。四日可刺，如發黑癰不甚過節，猶可治也。黑甚過節者死。雖過節，猶可治者，藥入及之也。其狀因小，黯肉中生點子，點小者如粟豆大，惟大者如梅李，或赤或黑，乍青乍白，有實核即根也。不浮腫，慘痛應心至骨，或身體發熱。若不急治，毒遂衝上，面悉腫，泡點紫黑爛壞，入藏殺人。南人得此，名曰楊着毒。即截去其指，恐毒攻上，罕有一生。十指端忽然策策痛入於心，不可忍之，向明望者晃晃黃赤，或黯青黑，是標疽。齒間出臭水血者，七日亡矣。但厚肉處即割去，用炮鐵烙炮上，令焦如炭，亦如疽上灸百壯爲佳。須頓飲葵根汁、青錠花、竹瀝、犀角汁、枳殼湯，消毒飲。若吐膿血不治，宜以灰掩膿血上，不爾毒氣着人，亦相染矣。標疽害人不旋踵，惡風入肌肤，初未知覺，毒鬱既發。若火之烈，其上隱小而深，實點黑而不明，其病應心，稍緩則入臟矣。

枳殼湯
枳殼　射(于)〔干〕　升麻　生地　黃芩　前胡　金銀花　連翹　大黃炒　甘草節　犀角另磨汁，臨服加之
水二鍾煎，日三服。

消毒散，癟疽熾甚，十指舉，赤痛而癢。
梨蘆　大黃炒　黃柏　黃連　甘草各一兩
水一斗，文武火煮一升，濾淨淋洗患處。
皂角散。潰後，用皂角去皮子，燒灰爲末，鹽湯洗淨，乾付三四次。

《瘡瘍經驗全書・風疽》 由風濕之氣入於腠理，流注血脈，不利，攣曲腫起，疼痛經久不瘥。蓋風勝則動，故其疽留止無常，得之醉臥當風汗出。宜用前十六味流氣飲，並服黃芪丸。

黃芪丸　酒醉汗出，風入經絡成風疽。
黃芪　犀角各二兩　黃連　茯神　當歸　防風各三錢　甘草二錢　芍藥　升麻　黃芩各五錢　木通八分　麝香一分
右爲細末，拌勻，煉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生薑湯下。食後再服，再用麥冬湯調服護心散。時用膽礬、乳香末付之。大凡此症，須剔去甲，方愈。

又方　用烏梅十枚，熨斗內炭火燒令通赤，去火毒，碾極細末，以鹽湯洗淨，摻之，仍軟帛裹之。如瘡急痛，即以酥油塗瘡上。

《瘡瘍經驗全書・甲疽》 足三陰經皆起於足，氣血阻滯不行，潰於指甲間。或剪甲傷肌，或長侵肉，或周小不適，血氣阻遏不通，腐潰久則浸淫爛指。然病在四末，不必治內，惟用摻藥而愈。

綠礬丸
綠礬五兩，置鐵板上，聚炭封之，火熾綠礬沸，流出沸定。汁盡出火，待冷爲末。先以鹽湯洗淨瘡，拭乾付末，多付愈佳，軟帛紮裹，當日即汁斷瘡乾。若急痛，以酥令潤，每日一遍，鹽湯洗。有膿處令淨其痂，乾處不須近湯，每洗訖，付末如初，但急痛即塗酥。五六日，其瘡上痂漸剝起，依前洗，付十日餘，即瘡漸漸總剝痂落軟。處或更生白膿疱，即捺破，付藥自然瘥也。
甲疽，赤肉生甲邊上裹甲，用白礬燒，令沸定爲末，付之。濕則再付，一日數易，即消散矣。須先以蔥椒湯浸洗足甲令軟，快刀割去甲角入肉處，挹乾，取藥付之，軟絹裹之半日，藥濕則易之。瘥後須用寬鞋，勿穿窄者。

又方
綠礬　蘆會各錢　麝香一分
末之，絹袋盛藥，納指於袋中，線紮定，以瘥爲度。

甲疽努肉，膿血，疼痛。
牡礪厚者，生研細末，每二錢，青錠少許，酒調下。

肢甲
礞砂　乳香各錢　韶粉五分　橄欖核三枚，燒存性　黃丹一錢，飛過
末之，麻油調付，先以鹽湯挹乾拭之。

代指　芒硝煎湯，淋洗方潰。
附腳背發，此症由於消渴之症，發於足指者，名曰脫疽。其狀赤紫者死。不赤者可治，宜服苦參丸。

苦參丸　專治此發。
苦參四兩，酒拌炒　羌活　獨活　蔓荊子　茯苓　赤芍　川芎　何首烏　當歸　荊芥　甘草　白芷　防風　白蒺藜　山藥　黃芪　山梔仁　牙皂　川烏生，去皮，各三錢，再火炮
酒糊爲丸，每服二錢，或酒或鹽湯下，茶清亦可。

又方
苦參、無名異各半，同桐油煎三沸，加川椒五錢再煎，濾淨，將桑葉或芭蕉葉浸油內七日，貼在瘡上即安。手指發者，同前治之。

《瘡瘍經驗全書・肘後癰乃發臂毒也》



此發臂毒，受在心腎經，過於五指絡，毒氣流走，通爲串漏，此是惡毒也。當用內托流氣飲、定痛消毒飲治之。此肘後毒，氣血流注，積結成毒，非乃癰毒也。

定痛流氣飲
當歸　生地　紫蘇　芍藥　甘草　桔梗　枳殼　烏藥　白芷　羌活　防風　川芎　茯苓　天花粉
消毒流氣飲
人參　木香　當歸　川芎　檳榔　黃芪　芍藥　防風　甘草　厚朴　枳殼　桔梗　烏藥　白芷
薑三棗一，煎服。

《瘡瘍經驗全書・左腋疽》



此左疽生於左腋下乳側間，因喜怒不常，或飲食之間忽然被驚，或忍氣而得之。若不速治，必成流注。急服千金內托散、蠲毒流氣飲、黃凡丸。外用圍藥，鐵箍散或金箍散敷治之。

《瘡瘍經驗全書・右腋疽》



右腋疽生於血堂之間，初起一小核，日漸長大成疽。急服內托散三五貼。外用圍藥，並服黃凡丸，再服十奇散三五服，方可用針刺破。治法同前。



《瘡瘍經驗全書・筋疽或生臂擎上者，即鵝癰也》

此疽生動脈之間，筋寄之上，臂膊不能屈伸，若不速治，潰爛筋物，必致成疾。若生於臂擎上者名鵝癰。紅腫作痛，初宜灸之，若潰之必損命，不可輕忽。治方於後。

內托散加木香、五加皮，更服黃凡丸、十奇散、護心散。

外敷鐵箍散加薑汁調付。多服護心散。

《瘡瘍經驗全書・中發疽》



中發疽受在肝經，氣血不行，壅聚結成毒也。當用托裏流氣飲、消毒流氣飲治之。

羌活　人參　桔梗　枳殼　甘草　防風　柴胡　黃芩　川芎　獨活
前胡　蟬退　芍藥　當歸　白芷
右水薑三片，棗一枚，煎服。

托裏流氣飲

人參　黃芪　當歸　川芎　白芍　烏藥　甘草　防風　白芷　厚朴
茯苓　紫蘇　桔梗　青皮　黃芩
右煎法同前。



《瘡瘍經驗全書・手腕毒》

此毒受在掌後，因心經風寒，喜怒驚風，痰盛血不流通，結成此毒。當用定痛散敗毒、內托清氣飲，或透手心，或透腕外。再用三香內托散治之。

定痛散毒散

白芍　白芷　乳香末　桔梗　枳殼　防風　當歸　羌活　茯苓　甘草
薄桂　靈仙　木通　金銀花
薑三棗一煎服。夏天加黃芩。

內托清氣飲

人參　黃芪　紫蘇　桔梗　枳殼　金銀花　青皮　甘草　厚朴　川芎
防風　木香　羌活　天花粉　當歸　芍藥
煎同前。

《瘡瘍經驗全書・天蛇毒》　天蛇毒受心，風傷於指肘背，此是惡毒症也。當用定痛流氣飲治之。

定痛流氣飲

人參　當歸　蟬脫　黃連　桔梗　防風　甘草　白芷　乳香　青皮
白芍　烏藥　山梔仁
此症未熟，不宜便用刀開，針挑其筋肉，即发起深，難治者。
又方　用蜈蚣一條，火上炙乾，末之，豬膽汁調塗，時用膽汁潤之。
又方　黑生豆爲末，將黃梔子殼二枚研末，膽汁調塗。潰後經手不能長肉，用二黃散摻之。

二黃散

牛黃一錢，真青　雄黃二錢，透明　冰片一分
右爲細末，乾摻。須要戒房勞、湯火、風氣之類。

《瘡瘍經驗全書・肩疽》



肩疽受在腎、膀胱，氣血凝滯不行，結成疽毒也。先用流氣飲、內托飲。四圍以圍藥敷之。

多服消毒飲。

人參　紫蘇　前胡　川芎　黃芩　桔梗　羌活　獨活　枳殼　茯苓
甘草　防風　赤芍

煎服。

內托定痛散

人參　黃芪　地黃　白芷　川芎　赤芍　防風　赤茯　甘草　烏藥
桂心　枳殼　桔梗　木香

薑三棗一，不拘時服。與肩癰藥同。

《瘡瘍經驗全書・背面毒》



此背面毒，受在肝肺經，氣血凝滯不通，結聚成毒，此是惡症也。當用清毒流氣飲。

紫蘇　桔梗　枳殼　甘草　烏藥　白芷　腹皮　黃芩　當歸　芍藥
川芎　防風　羌活　柴胡　白芨　連翹

薑三棗一，煎服。後用定痛流氣飲。

人參　當歸　芍藥　厚朴　桔梗　川芎　甘草　防風　白芷　黃芪
茯苓　羌活　烏藥　官桂　紫蘇　香附

右煎法同前。

圍藥用金箍散敷之。

《瘡瘍經驗全書・手心毒》



此毒右手受在陰火，太陽、陽明氣血流於左足厥陰經。左手毒在心火，太陽流於右足太陰陽明土。復生流於五行子母，更相生養。或因喜怒憂思，寒凝氣血，阻滯不通，結聚成毒。當用定痛解毒之劑。

紫蘇　芍藥　甘草　桔梗　枳殼　烏藥　白芷　防風　羌活　獨活
川芎　茯苓　黃芩　肉桂　乳香　威靈仙

右水薑三片煎服。

後用內托流氣飲

人參　木香　乳香　當歸　川芎　黃芪　芍藥　防風　甘草　厚朴
枳殼　桔梗　烏藥　白芷　檳榔　紫蘇

薑三片，棗一枚，煎服。外用金箍散敷之。

《瘡瘍經驗全書・手腕毒》



此毒受在掌後，因心經風寒、喜怒、驚風、痰盛，血不流通，結成此毒。當用定痛敗毒散、內托清氣飲，或透手心，或透腕外。再用二香內托散治之。

定痛敗毒散

白芍　白芷　乳香末　桔梗　枳殼　防風　當歸　羌活　茯苓　甘草　薄桂　靈仙　木通　金銀花　薑三棗一煎服。夏天加黃芩。

內托清氣飲

人參　黃芪　紫蘇　桔梗　金銀花　枳殼　青皮　甘草　厚朴　川芎　天花粉　防風　木香　羌活　當歸　芍藥　煎同前。

《瘡瘍經驗全書・腕疽》



此毒生於左肋下三指，初起如痞，日漸長大如椀，即時就成水連皮，週圍攻結成膿，形如蠱脹，肚無青筋而臍不凸，只是腫脹。便服二十四味流氣飲。

豬苓　茯苓　藿香　砂仁　桔梗　枳實　厚朴　澤泄　陳皮　紫蘇　當歸　青皮　香附　枳殼　赤茯　檳榔　木瓜　川芎　赤芍　黃芪　甘草　肉桂　木香　肉蔻　水煎空心服。只可一服，不可再服。

內托散

桔梗　厚朴　白芷　防風　人參　黃芪　香附　陳皮　川芎　甘草　官桂　當歸　赤芍　金銀花　或加木香行藥，用腸癰方。

《瘡瘍經驗全書・遊丹》



遊丹者，即遍身丹毒也。初发兩手，青腫徹上下，急急痛，若經一宿、二宿，腫氣遍身，入心內腫即死。初覺急治之，宜服五香連翹湯、木香流氣飲。以金箍散敷之。用治疔之法治之。

《瘡瘍經驗全書・火赤瘡》



火赤瘡者，氣血虛殘，邪毒攻发。初生赤色，燎漿走徹，或膿生泡，黃水時出，沾破皮膚，或如火燒疼痛。須用清肌解毒、消邪熱、降肺火、補腎水之劑治之。

犀角　甘草　乾葛　山梔　黃連　黃芩夏天倍加　白术　粘子　歸鬚　川芎　赤芍　黃栢　知母　荊芥　薄荷　青皮　桔梗　蟬退　石菖蒲　天花粉

清涼膏

黃芩　黃連　山梔　薄荷　甘草　桔梗　枳殼　煎數沸，去渣，加冰片、麝香各三分，鵝毛掃上，指日得愈。紫金錠水磨

塗之。

《瘡瘍經驗全書・發背》



太師明指發背論

發背之生，積毒臟腑。正氣盛，淹留停緩；血氣虛，朝輕夕重。如發弓矢，外小內大，內托則生，敗毒則斃。治法以參、芪爲主，一定之論，百世不易。凡癰發於背，廣一尺，深可一寸，雖潰至骨，不穿膜不死。此症六氣七情，或因飲食而感。其毒積於脾肚之間，用藥先消脾肚中之毒，內外夾攻，斯無患矣。

發背癰疽惡毒

人參　黃芪　當歸　白朮各五錢　橘紅一錢五分

右剉，水煎，入竹瀝、薑汁和匀服之。如欲煎膏，加參、芪等藥各四兩。腫瘍加當歸、連翹、羌活。潰瘍加芍藥、川芎、甘草、白芷。洒毒加酒炒黃連。氣加炒香附。痰加瓜蔞仁。發熱加酒炒黃芩。渴加麥冬、天花粉。惡心加半夏、生薑、藿香。解毒加金銀花、甘草節。瀉加蒼朮、白朮，俱土拌炒。在太陽上加羌活。在少陽上加柴胡。在陽明經上加鼠粘子、白芷、升麻。

《瘡瘍經驗全書・魚脊瘡》



魚脊瘡者，臟中積冷，腎氣虛寒，故虛熱得傳經絡筋骨之間。發動不知何處，初生如疽癤，破時黃水流，生白泡似魚脊。若不速治，內爛膿流，命亦難保。先服神功活命湯，次用歸芪調榮湯，或參芪內托散。

當歸　川芎　生地　白芍　連翹　黃栢　知母　茯苓　甘草　升麻　白朮　桔梗　黃芩　獨活　青皮　白芷　苦參　天花粉

體虛加參、朮，減苦參、連翹。

外用解毒潤肌散搽之，或用金絲膏貼之。洗用豬蹄煎湯，或用地骨皮煎湯丸妙。

《瘡瘍經驗全書・背發兩頭》



此症兩頭小者，四邊散攻，及因飲酒體虛之所致也。而氣食相鬥，合陰虛而成之，氣虛而散，所以開口而濶。急服內消藥，亦宜補陽也。治法與發背肩癰同，前方加減服之。

《瘡瘍經驗全書・腎俞發》



腎俞之發屬陰，人難知識，因受暑濕並怒氣、飲熱酒而得之。傷於內腎之間，流毒在腎。急用解內腎之毒，內外攻之。若醫緩，傷膜者，難生矣。切

忌怒氣行房，稍或一犯，決不可治。

治法同發背癰疽，而補腎加黃栢、知母、沒藥、廣膠。

《瘡瘍經驗全書・對心發此症難治》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恬澹虛無，病安從來。心有怫鬱，諸病生焉。發于手足者，皆由于心火，故發于心乎。此病乃對口發，因心火盛，而熱氣會生于此處，其毒愈盛。急用疏導心火之藥解之，用意調處。若合兵法，方有生機。必須戒性，若一怒不能生矣。發於心之側者亦可治。

黃連解毒湯

黃連薑汁拌炒　甘草　升麻　桔梗　茯苓　黃芩　山梔　當歸　川芎　白芍　生地　枳殼　玄參　天花粉　連翹　小柴胡　柴胡　金銀花　燈心

臨服加犀角汁，服四劑後，宜加人參、護心散、蠟凡丸日夜服之。

《瘡瘍經驗全書・連珠發》



此疾若陰囊赤腫，小便不通，小腹脹痛。此疽因色慾過度，及醉飽房事，以傷腎水，得此疾者，必致成串，令人口乾，身發寒熱，百節皆疼。治方于後。

十奇散治發背傷於腎者。

桔梗　人參　歸身　天花粉　五味子　芍藥　烏藥　香附　枳殼　木香

囊腫加川練子、檳榔。

百節疼痛加木瓜、牛膝、赤芍。

寒熱加柴胡、黃芩。

酒煎散治發背，因毒內攻，其毒與好肉一般。平者，用手按之如牛頭之皮，上有黃泡，出腥水，乃毒入于肺，若不速治即死。

當歸　穿山甲炮　白芷　升麻　肉桂　木香　川芎　赤芍　甘草

酒煎服。

或患處好肉，四邊紅腫，其色如火，用磁鋒砭去惡血，即用鷄子清調乳香末敷之，時時用芭蕉根汁潤之，以助藥攻。

《瘡瘍經驗全書・蜂窠發》



此疾若肉黑色，青色中大陷，四圍硬，肉亦紫色，風毒氣傷于腠理，可發出即生，不發出即死。此毒因膏粱之味，溫床厚被，醉飽房事，以致五臟積毒不流，積而爲癰。則心神恍惚，夜夢不安，小便頻數，大便溏泄。此疾串於左脇即死。治方于後。

內托十宣散

人參　黃芪　白朮　當歸　白芍　厚朴　白芷　川芎　連翹　官桂　桔梗　防風　甘草　荆芥　金銀花

水二鍾，煎八分，食前連進十貼。

虛甚者加附子。

心神恍惚，夜夢不安，加遠志、辰砂、酸棗仁。

大便溏泄加黃連、木香、白朮土炒、蒼朮。

內陷不發加穿山甲、乳羊角燒灰。小便頻數，加薏苡仁、益志。膿不透加歸鬚、地蜈蚣炙、赤芍藥。連服蠟凡丸，日進五服。膿將透，便服排膿內補十宣散，即內托散。加木香、穿山甲。仍貼金絲膏。

《瘡瘍經驗全書・經體發》



此毒因暑熱之時，空心受其穢氣，以致胃氣仍敗，則致嘔逆。如若不治，毒氣入內，則難生矣。急服乳香托裏散，再服五香連翹散、蠟凡丸，外貼金絲膏。內服忍冬酒，一日三服。忍冬酒方具前。

《瘡瘍經驗全書・連子發背》



此疽發于右胛中，恐其毒氣奔入心，大要用藥散之，付圍藥點截注，不令攻心。如在中道，通于背皆腫，不可救也。消者可療。諸瘡痛癢，皆屬于心。以心生血，而行氣之痛，諸瘡皆有敷藥，就上下打大針三四針爲妙。用前化毒消腫散、千金內托散，多加參、芪。

圍藥　南星　草烏　木別　貝母　大蒜另搗　白芨　五倍已上爲末　生薑取汁　米醋

調付留口二三日，夜即消盡矣。常以醋潤之。護心散、蠟凡丸時刻不可缺。

《瘡瘍經驗全書・上中下三搭手》



上中下三搭手，受在五臟六腑，毒熱、憂怒、氣壅傷於肺經，結聚成毒。此是惡症也，當用腦疽、發背、癰疽等藥治之。圍藥亦然。時進忍冬酒、蠟凡丸。

《瘡瘍經驗全書・上肩疽、下鼠疽》



此毒因怒氣上攻于心，酒後房事，下傷於腎。宜服加味托裏散。

桔梗　厚朴　白芷　人參　黃芪　當歸　官桂　川芎　荊芥　黃芩　烏藥　防風　連翹　香附　枳殼　天花粉

右水煎服。胸膈滿悶，加陳皮、砂仁；熱盛，加小柴胡、黃芩、玄參；咳嗽，加麥冬、兜鈴、五味、杏仁、桑皮；口乾煩燥，加麥冬、前胡、乾葛、烏梅；寒多，加厚朴、防風、藿香，再服黃凡丸、通氣散，仍貼玄武膏、金絲膏；如膿出盡時，服內補散三四貼；膿未盡時，服排膿內托散；小便赤澀，用五苓散加黃連、燈芯服之，其毒從小便中出。更服乳香護心散，日進五服。又服黃凡丸，日進三服。

開胃散　治發背，寒氣入胃，不欲飲食。

砂仁　枳殼　陳皮　茯苓　肉桂　甘草　藿香　厚朴

右水煎服。仍用神異膏貼之。

《瘡瘍經驗全書・腎俞怒發及脾癰》



此症下腎俞雙發，因飲熱酒行房，怒氣傷肝，受濕而得也。陽發于外可治。痰發陰，發傷於腎膜，膿稀者爲虛，難治。若老少婦人，性氣溫和，飲食謹節，又無六情悩懷而亦患此者，乃受地之濕氣，或暑月以冷水沐浴而然。脾癰發於左膊之間，初發可用艾火灸之。急服追疔湯汗之即散。治法服藥同前，蠟凡丸甚宜服之。

《瘡瘍經驗全書・左搭肩發、右搭肩發》 左搭肩發



右搭肩發



此症少陽經少血有相火，尤甚於厥陰。發於左搭肩骨上生者，以動之處入可治，難安，串於右搭肩者，必難治也。此症由於風變之來，以脈斷之，邪在表，其症大小便如故，飲食如常，口能知味，知其不在裏也。不惡風，只燥熱，脈不浮，知不在表。若表裏既和，則邪在經絡中，凝於經絡，其癰斯出，身半已上風從受之，故云八風之變。法當却寒邪，調和經絡中氣血，則氣血通暢自愈。

掺藥

雞黃皮焙　血竭　花蕊石　冰片

右爲細末，濕用乾掺，乾用清油調搽。

加味麻黃桂枝湯　形實色黑，背生紅腫，胛骨下痛，脈浮數而洪緊，食則嘔。

生附子一錢　瓜蔞仁一錢五分　羌活一錢　甘草節六分　人參一錢　青皮一錢　黃芪二錢　半夏六分　白朮一錢　山藥一錢

水二鍾，薑三片，照服。冬天加黃栢。

牛膠飲　截癰疽、惡瘡、險處，服之使毒氣不攻於內，不傳惡症。

牛皮膠透明好者四兩，淨

右用好酒一碗，入膠內重湯煮，令膠溶透者。亦用酒煎，米湯調和服之。

白芷升麻湯

白芷一錢　升麻五分　桔梗　甘草二兩　生地二兩　黃芩二錢，酒炒　黃芪連翹各二錢　紅花二錢　歸稍二錢　官桂三分　當歸一錢　生黃連一錢五分

右十三味，水酒各一碗，煎至半碗，服之。須睡並怡養心神，不可妄想，以動心火。

《瘡瘍經驗全書・三串毒》



止症上下生之，其形雖一，而中間皮好，俱內肉潰爛。初起紅色，亦不大痛，日漸潰爛。此症之來，六氣七情所感，嚴寒酷暑所遇，積毒于臟腑，或年老男婦性度怡默而亦患此者，想平居坐臥濕地而然也。若無外症得生。若飲食日減，泄瀉發熱，勢難生矣。治法與發背諸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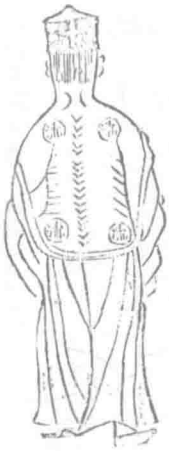
《瘡瘍經驗全書・左右串》



此症發于左搭肩骨上，生在移動之處，可治，難安。串於右搭肩，必難治矣。可用雞黃皮及綿絮焙乾爲末，濕則乾滲，乾則清油(謂)〔調〕搽。

如症發於右搭肩骨上，生在移動之處，可治難安。串於左搭肩者，亦難治之。用藥搽掺，依前左搭肩藥治之。另有良方在前，左串右串二形圖後，看方治之。

《瘡瘍經驗全書・兩肩兩脇癰疽發》



凡兩肩下、兩脇邊成癰疽，因血虛而氣亦虛，切不可服補陽之藥，熱劑即補陽也。倘受熱劑則虛熱愈盛，易致傷骨膜，切慎切慎。宜服(七)〔十〕六味流氣飲、內疏黃連湯。治法與發背癰疽同。

湯劑附子、薄桂、烏頭之類禁用。

《瘡瘍經驗全書・委中毒》



此毒受在腎經，寒氣阻滯而成。加減紫蘇流氣飲治之，先用敗毒流氣飲。

先服敗毒流氣治之。

紫蘇　厚朴　枳殼　桔梗　陳皮　烏藥　白芍　白芷　香附　檳榔
木香　木瓜　牛膝　杜仲　防風　甘草
薑三棗一煎服。

後服紫蘇流氣飲。

紫蘇　厚朴　甘草　香附　烏藥　檳榔　杜仲　木瓜　枳殼　桔梗
川芎　防風　當歸
薑三棗一，空心服。排膿加人參、黃芪。

《瘡瘍經驗全書・臀疽》



此癰受在腎經，臀屬少陽後，此陰中之陰，道遠位僻，藥力所難及者，須預補之。皆因受虛寒濕毒，結聚成風，故生此症也。當用上下肋癰藥治之。

敗毒流氣飲　內托流氣飲　內托羌活湯

羌活　官桂酒洗　大黃酒洗，各四分　黃芪一錢五分　藁本　連翹　歸稍各一錢　炙草　陳皮　蒼术各五分　白芷

右作一服，水酒各二鍾煎，空心熱服，以被覆患上，使藥力行之，方能奏功。如或不愈，用鐵箍散，薑汁醋火上熬熱，調敷留孔，時令熱，餘汁潤之，以助藥力。

《瘡瘍經驗全書・腿遊風》



此癰受小腸腎經，傷于寒熱，邪氣毒流于腿，此是遊毒也。當用紫蘇流氣飲治之，後服敗毒流氣飲。

紫蘇流氣飲

紫蘇　檳榔　厚朴　甘草　香附　烏藥　獨活　白芷　荆芥　蒼朮
黃栢　陳皮　木瓜　枳殼　川芎　防風
薑三棗一煎服。

敗毒流氣飲

紫蘇　桔梗　枳殼　檳榔　陳皮　羌活　防風　荆芥　木瓜　桂枝
黃栢　獨活　烏藥　甘草　香附　山梔仁
熱服。
先用金絲膏貼四五日，以拔其毒水，後用搽藥治之。

搽藥

輕粉二錢　黃連末二錢　孩兒茶一錢　黃栢末二錢　白芷末一錢
荆芥末一錢　雞內黃一錢　冰片二分　(沿)〔鉛〕粉三錢　枯凡二錢
右和勻，爲細末，先用溫苦茶洗淨，再用紙揩乾滋水，乾搽。

《瘡瘍經驗全書・囊毒即外腎癰》



此毒因肝經濕熱不利，遂流毒于膀胱腎經，感冒寒暑，邪氣偏腎於陰之經絡，以至血氣凝聚，寒濕不散，陰囊上腫而痛，或潰爛皮脫，腎子懸相。宜用瀉肝清熱湯服之。

龍膽草酒拌炒　當歸稍　車前子炒　澤瀉　生地　芍藥　黃連　黃栢
知母　木通　淡竹葉　防風各三錢　甘草稍五分
右作一劑，水二碗，煎八分，食前服。

外用鐵箍散圍之。此症腐壞，急用烏金散敷之。

烏金散

麩不拘多少，煆存性，爲末　紫蘇葉
俱爲末，香油調搽，乾摻亦可。

或潰爛，飲食少思，日晡發熱，急服加味小柴胡湯。

小柴胡　人參　黃芩　川芎　白朮　黃芪　當歸　甘草　黃栢　知母
各錢　半夏五分　白芍五分
右水煎服。
痛甚加黃連。小便不利加木通、車前子。口渴加天花粉、麥冬、五味。

《瘡瘍經驗全書・腎癰》



此毒，年高者因宿有疝氣疾及感冒寒濕氣，辛勤，少壯爲因房事所得。初起陰囊赤腫，身發寒熱，攻小注、歸來二穴，痛不可忍。用手按之，皮寬不急，可用敗毒散加入當歸、川練子發散。用手按之，急脹似火之熱，急用陰囊毒之藥治之，更服黃凡丸。

倘或開刀，須待其熱，以油頭繩托住腎子，以小刀開海底穴，其膿血即流盡矣。外貼金絲等膏。少勞戒色，並避湯火、風氣及諸毒物。

《瘡瘍經驗全書・陰蝕瘡》



此陰蝕瘡之生也，皆由臟(甲)〔中〕虛怯，腎氣衰少，風邪入腑，毒惡損傷榮衛，或與有毒婦人交接，不曾洗淨，故時痛時癢，以漸成瘕，作疳膿水湧流。

若不早治，命亦難保。先用蛇床子、地骨皮、桑槐枝煎湯溫洗。內服清熱消疳解毒湯，外用掺藥，先用金絲膏，後用紫金膏，拔出毒水，易能長肉。

掺藥

輕粉二錢　孩兒茶二錢　紅絨灰一錢五分　飛丹一錢　冰片三分　珍珠五分　麝香二分　雞內金煅存性一錢　蘆甘石煅一錢

夫陰蝕瘡者即下疳也，陰汗燥臭，故蕊根生疳瘡。此處乃疳經所屬之分野。

清濕瀉肝湯

升麻　羌活　柴胡　知母　黃栢　生甘草　澤瀉　青皮　川芎　生地　蒼朮　龍膽草　木通

水煎。熱加黃芩，小便不利加車前子，虛加人參。

《瘡瘍經驗全書・左右便毒》



夫便毒者，生于小腹兩腿合縫之間。或行路遠涉辛苦，或上或下，低閃肭氣，或房事所傷，或男女大慾，不得直遂其志，故敗精滯血留聚中途，或夢寐之間而不泄，或妄想不能忘情息念，故結成毒。然腎者，作強之官，伎巧所出，一有所感，精血凝滯，此症遂生。初起之時，寒熱交作，兩腿牽絆腫起，不能屈伸，乃症之漸也。急服龍胆湯。

龍胆草一錢　木鱉三枚　大黃三錢　瓜蔞仁一枚　桃仁　紅花　歸鬚各等分

水酒各一碗，煎八分，去查，夜露一宿，早空心溫服，行利十餘次。

《瘡瘍經驗全書・坐馬癰》



此毒癰受在腎經虛，毒氣、熱毒傷於內大腸之經，並聚成毒而爲漏瘡。此乃毒症，先用宣毒湯，次用敗毒流氣飲。

宣毒湯

白芷　赤芍　甘草五分　大黃三錢，酒蒸　連翹　當歸稍二錢　枳殼各一錢

水、酒各一鍾，煎一滾，去查，早辰空心服。

又方

紫蘇　人參　桔梗　枳殼　甘草　柴胡　川芎　羌活　白芷　防風　白朮　芍藥　金銀花　薑三棗一煎服。

後用內托追毒飲

人參　黃芪　厚朴　甘草　桔梗　枳殼　金銀花　黃連　烏藥　當歸　芍藥　白芷　川芎　防風

《瘡瘍經驗全書・肫疽、骨槽疽》



肫疽腫而面硬，俗言此疽堅硬無膿，殊不知其因成膿，在內一時不能出皮膚，須用內托發出，方可用針刺破。骨槽疽生於膝蓋上，並腳趺上腕，其痛時如刀割，其癢似蟲鑽，急用艾灸疽上三五壯，便貼乳香萬應膏，更服黃凡

丸。治法同附骨疽。

《瘡瘍經驗全書・脚手發背》



此症因心經有熱，行履高低，傷於足趺，血聚成疽。治法同冷漏、濕毒流注。

加味流氣飲治足上

川芎　麻黃　甘草　肉桂　乾薑　半夏　茯苓　枳殼　白芷　厚朴　芍藥　陳皮　蒼朮　薑三片，水煎服。

木瓜檳榔散治足上

檳榔　木瓜　紫蘇　陳皮　甘草　木香　當歸　赤芍

再服蠟礬丸。

羌活散治手上

羌活　獨活　前胡　荊芥　甘草　烏藥　桔梗　薄桂　升麻　當歸　葳靈

《瘡瘍經驗全書・鞋帶瘡、脚心毒》



鞋帶瘡受在寒濕，足陽明爲毒，氣血相聚而成也。當用定痛流氣飲治之。

檳榔散

紫蘇　枳殼　厚朴　甘草　芍藥　陳皮　青皮　腹皮　香附　檳榔　防風　薑三片，棗一枚，煎服。

脚心毒在腎、心經，在脚心是爲濕毒也，乃名脚心癰。當服定痛流氣飲，並檳榔丸治之。

《瘡瘍經驗全書・癰疽》此疽受在陰包，氣穴傷于濕，氣血不行，流注經絡。此是毒症也，當用發背藥治之，三五日內宜灸，七壯即消。

《瘡瘍經驗全書・諸癰疽發背總方秘傳試驗》消毒潰堅湯　治八法癰腫、瘰癧、惡瘡、乳癰、腦疽等症。

羌活　黃連酒炒　黃栢酒炒，各一錢　生地酒洗　桔梗五分　黃芪二錢　人參五分　甘草五分　連翹五分　防己酒洗，五分　陳皮　澤瀉炒　山梔仁薑汁拌炒　五味碎　麥門冬　枳殼炒　豬苓各五分

加味四君子湯　嘔吐心悶。

人參一錢二分　炙草五分　白朮一錢五分　茯苓　白蔻　厚朴各八分　陳皮一錢　砂仁一錢

薑三，棗二去核，煎服。

加味治中湯　潰後泄瀉不止。

青皮炒三錢　呵子五錢　乾薑炒　白朮土炒　茯苓各五錢　人參　砂仁各三錢　半夏二錢　甘草一錢

右作六服，薑五片煎。

三和湯　潰後手足浮腫。

羌活　紫蘇　木瓜　沉香各一兩　木香　白朮　檳榔各七錢半　川芎三兩　甘草　陳皮各七錢半　大腹皮二兩

每用水煎服。

大麥門冬湯　潰後小便淋瀝不通。

麥門冬一兩　人參四錢　甘草一錢　澤泄五錢　天門冬二錢　木通三錢　滑石二錢

右作四次，水煎服。

黃芪六一湯　潰後虛汗如雨不止。

黃芪六兩　粉草二兩

水煎服。

六神散　諸瘡血出過多而心煩不安，不得睡卧，此忘心也。

生地　熟地各三分　當歸　黃芪　人參各五分　川芎三分

水煎服。

托裏溫中湯　一人六十七歲，五月，左臂膊上至肩下至手指色不變，皮膚涼，六脈沉細而微，脈症俱寒。醫曰：此附骨癰也。開已不遲，燔針破之，膿清稀。次日，肘下再開，加呃逆，與丁香柿蒂湯二服稍緩。此日呃逆尤甚，自痢，臍腹冷痛，腹滿，飲食減少，時發昏瞶。于左乳下黑處灸十四壯，用托裏溫中湯，內有薑、附、丁、沉。或曰：瘡瘍屬火，當盛暑，薑附可乎？予曰：經云：脈細皮寒，瀉痢前後，飲食不進，此爲五虛。況呃逆胃中虛冷之極。諸瘡痛癢屬火是言其常，此症內外相反，當捨時從症，非大方辛熱劑急治不能救。遂按之，諸症悉去，飲食進，瘡勢溫，膿色正。又與五香湯數服，月餘而安。

丁香　沈香　益智　茴香　陳皮各一兩　乾薑　羌活三錢　香附四錢

木香一錢五分　炙草三錢　附子一錢

右十味作一服，薑五片，煎至一盞，無時溫服。《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佐以苦溫。故用乾薑、附子大辛熱，溫中外，發陽氣，自裏之表，爲君。羌活苦辛溫，透關節。炙甘草甘溫補脾胃，行經絡，通血脈，爲臣。益智、丁香、沉香大辛熱，以散胃寒，嘔逆不下食，爲佐。內攻聚而爲滿，木香、茴香、陳皮苦辛，去痞散滿爲使。已上方，夏月脈症俱寒用之甚宜。

黃連清涼飲子　一人年六十歲，冬至後，發背疽，五七日腫勢約七寸，開遲，故爾變症果生。覺瘡重如負石，熱如火，痛倍常，六脈沉數，按之有力。此膏粱積熱之變，邪氣酷熱，寒藥治之。時冬月嚴寒，復有用寒遠寒之戒，乃思《內經》有假者反之，違其時，從其症可也。

黃連　當歸　炙草　大黃酒煎　赤芍藥

右五味各等分，每服一兩五錢，水煎服之，利下其痛減七八。明日再進，煎症悉除已。上邪氣酷熱，脈實用力者，宜用。

《外科樞要・腦疽》　腦疽屬膀胱經積熱，或濕毒上湧，或陰虛火熾，或腎水虧損，陰精消涸。初起腫赤痛甚，煩渴飲冷，脈洪數而有力，乃濕熱上湧，當用黃連消毒散，並隔蒜灸，以除濕熱。漫腫微痛，渴不飲冷，脈洪數而無力，乃陰虛火熾，當用六味丸，及補中益氣湯，以滋化源。若口舌乾燥，小便頻數，或淋漓作痛，及腎水虧損，急用加減八味丸及前湯，以固根本，引火歸經。若不成膿，不腐潰，陽氣虛也，四君加歸、芪。不生肌，不收斂，脾氣虛也，十全大補湯。若色黯不潰，或潰而不斂，乃陰精消涸，名曰腦爍，爲不治，若攻補得宜，亦有可愈，治者審焉。

治驗

一婦人患前症，口乾舌燥，內服清熱，外敷寒涼，色黯不腐，胸中氣噎。此內真寒，而外假熱也，彼疑素有痰火，不欲溫補。余以參、耆各五錢，薑、桂各二錢，一劑頓然。潰，又用大補藥而愈。

一婦人冬間患此，腫痛熱渴，余用清熱消毒藥潰之而愈。次年三月，其舌腫大，遍身發疔如葡萄，不計其數，手足尤多，乃脾胃受毒也，先各刺出黑血，隨服奪命丹七粒，出臭汗，瘡熱益甚，便秘二日，與大黃、芩、連各三錢，升麻、白芷、山梔、薄荷、連翹各二錢，生甘草一錢，水煎三五沸服之，大小便出臭血甚多，下體稍退，乃磨人犀角汁再服，舌本及齒縫出臭血，諸毒乃消，更以犀角地黃湯而愈。

《外科樞要・耳瘡》　耳瘡屬手少陽三焦經，或足厥陰肝經血虛風熱，或肝經燥火風熱，或腎經虛火等因。若發熱煩痛，屬少陽、厥陰風熱，用柴胡梔子散。若內熱癢痛，屬前二經血虛，用當歸川芎散。若寒熱作痛，屬肝經風熱，用小柴胡湯加山梔、川芎。若內熱口乾，屬腎經虛火，用加味地黃丸。如不應，用加減八味丸。餘當隨症治之。

治驗

文選姚海山耳根赤腫，寒熱作痛，此屬三焦風熱也，但中氣素虛，以補中益氣加山梔、炒黃芩、牛蒡子，治之而愈。

一儒者因怒，耳內作痛，出水，或用祛風之劑，筋攣作痛，肢體如束，此肝火傷血也，用六味丸料，數服而愈。

舉人毛石峯子，年二十，耳內出水，或作痛年餘矣，脈洪數，左尺益甚。此屬肝腎二經虛熱也，用加減八味丸料一劑而愈。

一男子每入房，耳內或作癢，或出水，常以銀簪探入，甚喜陰涼，此屬腎經虛熱也，用加減八味丸而愈。

一婦人因怒發熱，每經行即兩耳出膿，兩太陽作痛，以手按之痛稍止，怒

則胸脇、乳房脹痛，或寒熱往來，或小便煩數，或小腹脹悶，此皆屬肝火血虛也，先用梔子清肝散二劑，又用加味逍遙散數劑，諸症悉退，又以補中益氣加五味而全愈。

一婦人經行後，因怒氣勞役，發熱寒熱，耳內作痛，余以經行爲血虛，用八珍湯加柴胡，怒氣爲肝火，用加味逍遙散，勞役爲氣傷，用補中益氣湯加山梔而愈。

一婦人耳內作痛，或腫譽寒熱，發熱，面色素青黃，經行則變赤，余以爲怒氣傷肝，鬱結傷脾，用加味歸脾湯，加味逍遙散而愈。

一婦人耳內癰痛，寒熱口苦，耳內出水，煩連頸項，飲食少思，此肝火甚而傷脾也，用小柴胡湯加山梔、牡丹皮稍愈，用加味逍遙散及八珍湯加柴胡、山梔、丹皮，調補肝脾而全愈。

一孀婦或耳內外作痛，或項側結核，內熱哺熱，月經不調，唾痰少食，胸膈不利，余以爲鬱怒傷肝脾，朝用歸脾湯以解脾鬱，生脾氣，夕用加味逍遙散以清肝火，生肝血而愈。

太卿魏莊渠癸卯仲冬，耳內作痛，左尺洪大而澀，余曰此腎水枯竭，不能生肝木，當滋化源。彼不信，仍雜用直補之劑。余謂其壻陸時若曰：莊渠不能生腎水，來春必不能起。至明年季春十八日，復請治，昏憒不語，順耳之分已有膿矣，且卵縮便數，方信余言，求治。辭不克，用六味丸料一鍾，陰莖舒出，小便十減六七，神思頓醒。余曰若砭膿出，庶延數日，爲立嗣之計，否則膿從耳出，死立待矣。或謂不砭可生者，余因辭歸。翌日果耳內出膿，至二十一日巳未火日而卒。

憲副姜時川，癸卯冬右手寸口浮數，而有痰，口內若有瘡，然余曰此胃火傳於肺也，當薄滋味，慎起居以禦之。甲辰秋尺脈洪數而無力，余曰此肺金不能生腎水，無根之火上炎也，宜靜調養，滋化原以治之。彼云：今喉耳不時燥痛，肢體不時發熱，果是無根之火，殞無疑矣。後會劉古峽云：姜公之病已如尊料。遂拉同往視，喉果癰潰，脈愈洪大。又誤以爲瘡毒，而投苦寒之劑，卒於仲冬二十八日，乃藥之促其亡也，否則尚能延至仲夏。

《外科樞要・鬢疽》 鬢疽屬肝膽二經怒火，或風熱血虛所致，若發熱作渴者，用柴胡清肝散。腫譽痛甚者，用仙方活命飲。若大勢已退，餘毒未散，用參芪歸朮爲主，佐以川芎、白芷、金銀花，以速其膿。膿成仍用參芪之類，托而潰之。若欲其生肌收斂，腎虛者，六味丸，血虛者，四物加參、芪，或血燥，或水不能生木者，用四物湯、六味地黃丸，氣虛者，用補中益氣湯，皆當滋其化源爲善。

治驗

侍御朱南皐患前症，腫痛發熱，日(逋)[晡]尤甚，此肝膽二經血虛火燥也，用四物湯加玄參、柴胡、桔梗、炙草治之而愈。又因勞役，發熱畏寒，作湯自汗，用補中益氣湯去柴、升，加五味、麥門、炮薑而瘥。

州守胡廷器，年七十，患前症，癰煩作痛，頭目俱脹，此腎水不足，肝膽火盛而血燥也，用六味丸料四劑，瘡頭出水而愈。後因調養失宜，仍癰痛，煩熱喘渴，脈洪大而虛，此脾胃之氣傷也，用補中益氣以補脾，用六味地黃丸以補腎肝而痊。

《外科樞要・時毒》 夫時毒者，爲四時邪毒之氣，而感之於人也。其候發於鼻面耳項咽喉，赤癰無頭，或結核有根，寒熱頭痛，恍惚不寧，狀如傷寒，五七日之間，亦能殺人，治宜精辨之。若脈浮數者，邪在表也，用葛根牛蒡子湯、解毒升麻湯之類，以發之。脈沉濇者，邪在裏也，用梔子仁湯、大黃湯之類，以下之。表裏俱病者，犀角升麻湯，甚者砭出惡血，並用通氣散嗆鼻內取嚏，以洩其毒，十日外自消。若嗆藥不嚏者，不可治之。如嚏出膿血者，治之必愈。至七八日之間，大小便通利，頭面癰起高赤者，可服托裏散、黃芪散。此病若五日已前，精神昏亂，咽喉秘塞，語聲不出，頭面赤癰，食不知味者，必死之候。凶荒勞役患之，安裏爲主，用普濟消毒飲最善。然而此症，有陰有陽，有可汗，有可下，若誤認爲熱毒，而用藥則謬矣。

治驗

少宰李蒲汀，用發散之藥，托損元氣，患處不消，體倦惡寒，食少口乾，余用益氣湯加桔梗，及托裏消毒散而愈。

秋官陳同野元氣素弱，脈微細而伏，此形病俱虛也。用參、朮、芎、歸、陳皮、柴胡、升麻、炙草，以升舉陽氣，用牛蒡、玄參、連翹、桔梗，以解熱毒，二劑癰頓消，而脈亦復矣。苟以脈微細爲屬陰，以癰赤爲屬陽而藥之，鮮有不誤者。

一婦人潰後，癰赤不消，食少體倦，膿清色白，乃脾肺氣虛也。先用六君加桔梗、芎、歸，後用益氣湯加桔梗而斂。

春官袁谷虛之妹，表散過度，癰硬不食，脈浮大，按之而短，此真氣絕也。辭不治，後果歿。

《外科樞要・疹腮》 疹腮屬足陽明胃經，或外因風熱所乘，或內因積熱所致。若癰痛寒熱者，白芷胃風湯。內熱癰痛者，升麻黃連湯。外癰作痛，內熱口乾者，犀角升麻湯。內傷寒涼，不能消潰者，補中益氣湯。發熱作渴，大便秘結者，加味清涼飲。表裏俱解，而仍腫痛者，欲作膿也，托裏散。若飲食少思，胃氣虛弱也，六君子湯。肢體倦怠，陽氣虛弱也，補中益氣湯。膿毒既潰，癰痛不減，熱毒未解也，托裏消毒散。膿出而反痛，氣血虛也，人參內托散。發熱晡熱，陰血虛也，八珍湯。惡寒發熱，氣血俱虛也，十全大補湯。若癰瘀痛，連耳下者，屬手足少陽經，當清肝火。若連頤及耳後者，屬足少陰經虛火，當補腎水。患此而有不治者，多泥風熱，執用剋伐之藥耳。

治驗

地官陳用之，服發散之劑，寒熱已退，腫痛不消，此血凝滯而欲作膿也，用托裏消毒散而膿成，又用托裏散而膿潰，但膿清作渴，乃氣血虛也。用八珍湯加麥門、五味，三十餘劑而愈。

上舍盧懋樹，兩尺脈數，症屬經經不足，誤服消毒之劑，致損元氣而不能愈，余用補中益氣、六味丸料而痊。

上舍熊棟卿頤後患之，膿清體瘦，遺精盜汗，晡熱口渴，痰氣上湧，久而不愈，脈洪大，按之微細，屬腎氣虧損所致，遂用加減八味丸料，並十全大補湯而愈。

一婦人素內熱，因怒耳下至頸癰痛，寒熱，此肝膽經火燥而血虛，用柴胡梔子散而癰痛消，用加味逍遙散而寒熱退，用八珍湯加丹皮而內熱止。

《外科樞要・發背》 發背屬膀胱督脈經，或陰虛火盛，或醇酒厚味，或鬱怒房勞所致。若癰赤痛甚，脈洪數而有力，熱毒之症也，爲易治。漫腫微痛，色黯作渴，脈洪數而無力，陰虛之症也，爲難治。不癰不痛，或漫腫色黯，脈微細，陽氣虛甚也，尤爲難治。若癰瘀作痛，寒熱作渴，飲食如常。此形氣、病氣俱有餘也，先用仙方活命飲，後用托裏消毒散解之。漫腫微痛，或色不赤，飲食少思，此形氣、病氣俱不足也，用托裏散調補之。不作膿，或膿成不潰，陽氣虛也，托裏散倍加肉桂、參、芪。膿出而反痛，或膿清稀，氣血俱虛也，八珍湯。惡寒形寒，或不收斂，陽氣虛也，十全大補湯。晡熱內熱，或不收斂，陰血虛也，四物加參、朮。作嘔欲嘔，或不收斂，胃氣虛也，六君加炮薑。食少體倦，或不收斂，脾氣虛也，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肉赤而不斂，血熱也，四物加山梔、連翹。肉白而不斂，脾虛也，四君加酒炒芍藥、木香。小便頻數者，腎陰虧損也，加減八味丸。若初患未發出，而寒熱疼痛，作渴飲冷，此邪氣內蘊也，仙方活命飲。口乾飲熱，漫癰微痛，此元氣內虛也，托裏消毒散。飲食少思，肢體倦怠，脾胃虛弱也，六君子湯，如未應，加薑、桂。其有死者，乃邪氣盛，真氣虛，而不能發出也，在於旬餘之間見之。若已發出，用托裏消毒散，不腐潰用托裏散，如不應，急溫補脾胃。其有死者，乃真氣虛而不能腐潰也，在於二旬之間見之。若已腐潰，用托裏散以生肌，如不應急，溫補脾胃。其有死者，乃脾氣虛而不能收斂也，在於月餘見之。此三證雖不見於經籍，余嘗治而歷驗者。

治驗

都憲周弘岡，背患疽，癰而不潰，脈大而浮，此陽氣虛弱，而邪氣壅滯也，用托裏散倍用參、芪，反內熱作渴，脈洪大鼓指，此虛火也。用前散，急加肉桂，脈證頓退，仍用托裏而愈。若以爲熱毒而用寒藥則誤矣。

太僕王的塘，初起因大勞，又用十宣散之類，加喘渴內熱，脈大無力，此陽氣自傷，不能升舉，下陷於陰分，而爲內熱也。余以補中益氣加酒炒芍藥、麥門冬、五味子治之而愈。

上舍張克恭患此，內服外敷皆寒涼敗毒，遍身作痛，欲嘔少食，晡熱內熱，惡寒畏寒。余曰：遍身作痛，營衛虛而不能營於肉裏也；欲嘔少食，脾胃虛寒而不能消化飲食也；內熱晡熱，陰血內虛而陽氣陷於陰分也；惡寒畏寒，陽氣虛弱而不能衛於肌膚也，此皆由脾胃之氣不足所致。遂用補中益氣湯，諸症漸退。更以十全大補湯，腐肉漸潰。又用六君子湯加芎、歸，肌肉頓生而愈。

府庠彭碧溪患腰疽，服寒涼敗毒之藥，色黯不痛，瘡頭如鋪黍，背重不能安寢，耳聵目白，面色無神，小便頻澀，作渴迷悶，氣粗短促，脈浮數，重按如無。余先用滋腎水之藥一劑，少頃便利渴止，背即輕爽。乃砭去瘀血，以艾半斤許，明灸患處，外敷烏金膏，內服參、芪、歸、朮、肉桂等藥，至數劑，元氣稍復。自疑肉桂辛熱，一日不用，手足竝冷，大便不禁，仍加肉桂及補骨脂二錢、肉豆蔻一錢，大便如常，其肉漸潰。更用當歸膏以生肌肉，八珍湯以補氣

血而愈。

儒者周兩峯懷抱久鬱，背脊患疽，肝脈弦洪，脾脈浮大，按之微細，以補中益氣湯加桔梗、貝母，少用金銀花、白芷二劑，肝脈頓退，脾脈頓復，乃以活命飲二劑，膿潰腫消，肝脈仍弦，此毒雖去而胃氣復傷，仍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而愈。

上舍蔡東之患此，余用托裏之藥而潰，瘡口尚未全斂，時值仲冬，兼咳嗽，余曰：瘡口未斂，脾氣虛也；咳嗽不止，肺氣虛也，法當補其母。一日與其仝宴，見忌羊肉，余曰：補可以去弱，人參、羊肉之類是也，最宜食之。遂每日不徹，旬餘而瘡斂，嗽亦頓愈矣。

憲副屠九峯孟春患此，色黯漫瘭，作渴便數，尺脈洪數，此腎水乾涸，當歿於火旺之際。不信，更用苦寒之藥，復傷元氣，以促其歿。

京兆柴鼬菴仲夏患之，以黯微瘭，發熱煩燥，痰涎自出，小腹陰賁，手足逆冷，右關浮澀，兩尺微細，余曰：此虛寒之症也。王太僕云：大熱而不熱，是無火也，決不能起。懇求治之，用大溫補之藥一劑，流涎雖止，患處不起，終不能救。

舉人顧東溪久作渴，六月初腰患疽，不慎起居，瘡潰尺許，色黯敗臭，小便如淋，唇裂舌刺。七月終請治，左尺洪數，左關浮濇，余謂：先渴而患疽者，乃腎水乾涸，虛火上炎，多致不起。然膿水敗臭，色黯不痛，瘡口張大，乃脾氣敗而肌肉死也；小便如淋，痰壅喘促，口乾舌裂，乃脾肺敗而腎水絕也。左尺洪數，腎無所生也；左關浮濇，肺剋肝也，況當金旺之際，危殆速矣。二日後果歿。蓋此症既發於外兩月方歿者，乃元氣虛不能收斂也。若豫爲調補，使氣血無虧，亦有得生者。

《外科樞要・乳癰乳岩結核》 乳房屬足陽明胃經，乳頭屬足厥陰肝經，男子房勞恚怒傷於肝腎，婦人胎產憂鬱損於肝脾。若煩痛寒熱，當發散表邪。瘭煩痛甚，當清肝消毒，並宜隔蒜灸，不作膿，或膿成不潰，托裏散爲主，不收斂，或膿清稀，補脾胃爲主。若膿出反痛，或作寒熱，氣備虛也，十全大補湯。體倦口乾，中氣虛也，補中益氣湯。晡熱內熱，陰血虛也，八珍湯加五味子。欲嘔作嘔，胃氣虛也，香砂六君子湯。食少作嘔，胃氣虛寒也，前湯加藿香。食少泄瀉，脾氣虛寒也，前湯加炮薑。若勞碌腫痛，氣血未復也，八珍湯，倍用參、苓、歸、朮。若怒氣瘭痛，肝火傷血也，八珍湯加柴胡、山梔。若肝火血虛，而結核者，四物湯加參、朮、柴胡、升麻。若肝脾氣血虛，而結核者，四君子加芎、歸、柴胡、升麻。鬱結傷脾，而結核者，歸脾湯兼瓜蔞散。若鬱怒傷肝脾而結核，不癢不痛者，名曰乳岩，最難治療。苟能戒七情，遠厚味，解鬱結，養氣血，亦可保全。

治驗

封君袁陽涇，左乳內結一核，月餘赤腫，此足三陰虛兼怒氣所致，用八珍湯加柴、梔、丹皮治之，諸證漸退，又用清肝解鬱湯而愈。時當仲秋，兩目連瞤，肝脈微弦，此肝經火盛而風動也，更加龍膽草五分，並六味地黃丸而愈。若用清熱敗毒、化痰行氣，鮮有不誤者。

一儒者兩乳患瘭，服連翹飲反堅硬，食少內熱，胸脇作痛，日晡頭痛，小便赤濇，此足三陰虛，而兼鬱怒，前藥復損脾肺，先用六君加芎、柴胡、山梔四十餘劑，元氣復而自潰，乃作痛惡寒，此氣血虛也，用十全大補湯、六味丸而愈。

一儒者兩乳作痛，兩脇作脹，久服流氣飲、瓜蔞散，後左脇下結一塊，肉色不變，勞則寒熱，用八珍加柴胡、遠志、貝母、桔梗月餘，色赤作痛，膿將成矣。後針出膿碗許，頓然作嘔，此胃氣虛而有痰也，令時嚼生薑，服六君子湯，嘔止，加肉桂而瘡愈。後出仕，每勞怒胸乳仍痛，或發寒熱，服補中益氣湯加炒山梔即愈。

《外科樞要・疔瘡》 《內經》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多由膏粱厚味之所致，或因卒中飲食之毒，或感四時不正之氣，或感蛇蟲之毒，或感死畜之穢，各宜審而治之。其毒多生於頭面四肢，形色不一，或如小瘡，或如水泡，或疼痛，或麻木，或寒熱作痛，或嘔吐惡心，或肢體拘急，並用隔蒜灸，並服解毒之劑。

《外科樞要・胃脘痛》 《聖濟總錄》云：胃脘癰由寒氣隔陽，熱聚胃口，寒熱不調，故血肉腐壞，以氣逆於胃，故胃脈沉細，以陽氣不得上升，故人迎熱甚，令人寒熱如瘧，身皮甲錯，或咳嗽，或嘔膿唾血。若脈洪數，膿成也，急排之；脈遲緊，瘀血也，急下之，否則其毒內攻，腐爛腸胃矣。丹溪先生云：內疽者，因飲食之毒，七情之火，相鬱而發，用射干湯主之。愚常以薏苡仁湯、牡丹皮散、太乙膏選用之亦效。若吐膿血，飲食少思，助胃壯氣爲主，而佐以前法，不可專治其瘡。

治驗

一男子寒熱作渴，不時咳吐，口內血腥，又五日吐膿，身皮甲錯，用射干湯四劑，膿血已止，但氣壅痰多，以甘桔湯而愈。

一男子用射干湯之類將愈，但氣喘體倦，發熱作渴，小便頻數，此肺氣不足，用補中益氣、山藥、山茱、麥門、五味。時仲夏，更以生膿散代茶飲而愈。

一婦人素食厚味，吐膿已愈，但小便淋瀝，此肺腎氣虛，用補中益氣加麥門、五味，及加減八味丸而愈。若膏粱之人，初起宜用清胃散。

《外科樞要・腸癰》 孫真人云：腸癰爲病，小腹重強，按之則痛，小便如淋，時時汗出，復惡寒，身皮甲錯，腹皮急如瘭，甚者腹脹大轉，側有水聲，或繞臍生瘡，或膿從臍出，或從大便下，蓋因七情飲食所致。治法脈遲緊者，未有膿也，用大黃湯下之。脈洪數者，已有膿也，用薏苡仁湯排之。小腹疼痛，小便不利，膿壅滯也，牡丹皮散主之。若大便或臍間出膿者，不治。《內經》云：腸癰爲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故患是者，其坐臥轉側理宜徐緩，時少飲薄粥，及服八珍湯，固其元氣，靜養調理，庶可保全其生。

治驗

通府張廷用患之兩月餘矣，時出白膿，體倦惡寒，此邪氣去而中氣虛也，余用托裏散兼益氣湯徐徐呷之，又令以豬肚肺煮爛，取其湯調米粉煮，時呷半盞，後漸調理而痊。

一男子裏急後重，下膿脹痛，此脾氣下陷，用排膿散、蠟礬丸而愈。後因勞復，寒熱體倦，用補中益氣湯而安。

一婦人小腹脹痛，小便如淋，時時汗出，此瘀血凝結於內，先以神效瓜蔞散，二劑少愈，更以薏苡仁湯而愈。

一婦人小腹脹痛，而有塊，脈乳而澀，此瘀血爲患也，以四物加玄胡索、紅花、桃仁、牛膝、木香二劑，血下而痊。

一婦人小腹脹，大便秘澀，轉側有水聲，脈洪數，此膿瘀內潰也，以梅仁湯一劑下瘀血，諸症悉退，再以薏苡仁湯二劑而痊。

一婦人膿成脹痛，小便不利，脈洪數，此膿毒內潰也，服太乙膏三錢，膿下甚多，更以瓜蔞散、蠟礬丸及托裏散而安。如用雲母膏尤妙。

一婦人產後惡血不止，小腹作痛，服瓜子仁湯，下瘀血而痊。凡瘀血停滯，宜急治之，緩則腐化爲膿，最爲難治，若流注關節，則爲敗症。

《外科樞要・腹癰》 腹癰謂瘡生於肚腹，或生於皮裏膜外，屬膏粱厚味，七情鬱火。若漫腫堅硬，肉色不變，或脈遲緊，未成膿也。四君加芎、歸、白芷、枳殼，或托裏散。瘭軟色赤，或脈洪數，已成膿也，托裏消毒散。膿成而不外潰者，氣血虛也，臥針而刺之。瘭煩作痛者，邪氣實也，先用仙方活命飲，隔蒜灸，以殺其毒，後用托裏以補其氣。若初起欲其內消，當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而以行經活血之藥佐之。若用剋伐之劑，欲其消散，則腫者不能潰，潰者不能斂。若用疏利之藥下其膿，則少壯者多爲難治，老弱者立見危亡。亦有食積疝氣類，此者見《保嬰粹要》。

治驗

司馬李梧山患此，腹痛而熱已成，用活命飲一劑痛頓止，用托裏消毒散瘭頓起，此膿將成也，用托裏散補之，自潰而愈。

錦衣掌堂劉廷器正德辛未仲夏，腹患癰潰而膿清，熱渴腹脹，作嘔不食，或以爲熱毒內攻，皆用芩、連、大黃之劑病愈甚。余曰：當捨時從症。投以參、芪、薑、附等藥，一劑嘔止食進，再用托裏等劑而瘡愈。

進士邊雲莊腹痛惡寒，脈浮數，余曰：浮數之脈，而反惡寒，瘡疽之症也。不信，數日後，復請視之，左尺洪數，余曰：內有膿矣。仍不信，至小腹痛脹，連及兩臂，始悟。余曰：膿潰臂矣，氣血俱虛，何以收斂？急用活命飲一鍾，臂潰一孔，出膿斗許，氣息奄奄，用大補藥一劑，神思方醒。每去後糞從瘡出，痛不可當，小腹間如有物，上挺即發痙，不省人事，煩燥脈大，舉按皆實，省而脁之，脈洪大，按之如無，以十全大補，倍用參、芪，至四斤，更加附子二枚煎膏，服而痙止，又用十全大補湯五十餘劑而瘡斂。

《外科樞要・臀癰》 臀膀胱經部分也，居小腹之後，此陰中之陰，其道遠，其位僻，雖太陽多血，氣運難及，血亦罕，至中年後，尤慮此患。治者毋傷脾胃，毋損氣血，但當固根本爲主。若瘭硬作痛者，形氣虛而邪氣實也，用托裏消毒散主之。微瘭微痛者，形氣病氣俱虛也，用托裏散補之。欲作膿，用托裏羌活湯。若痛甚，用仙方活命飲。大勢既退，亦用托裏消毒散。若脾虛不能消散，或不潰不斂者，六君子加芎、歸、黃芪。若陰虛不能消散，或作渴便淋者，六味丸加五味子。若陽虛不能潰，或膿清不能斂者，用補中益氣湯。氣血俱虛者，十全大補湯。若瘭硬未成膿者，用隔蒜灸，活命飲。潰後，豆豉餅，補中益氣、十全大補二湯。若灸後大勢已退，餘毒未消，頻用蔥熨以補其

氣，以消餘毒爲善。

治驗

巡撫陳和峯，脾胃不健，常服消導之劑，左腿股及臀患癰，余曰：此脾氣虛而不注，非瘡毒也，當用補中益氣倍加白朮。彼惑於衆論云白朮能潰膿，乃專以散癰消毒爲主，而癰益甚，體益倦。余用白朮一味煎飲而消。

儒者楊啓元左臀患此，敷貼涼藥，腫徹內股，服連翹消毒散，左體皆痛，余以爲足三陰虧損，用補中益氣湯以補脾肺，用六味丸加五味以補肝腎，股內消而腎間潰，又用十全大補湯而瘡口斂。

一儒者腫煩痛甚，此邪毒壅滯，用活命飲、隔蒜灸而消。後因飲食勞倦，瘭痛仍作，寒熱頭疼，此元氣虛而未能復也，與補中益氣湯，頻用蔥熨法，兩月而愈。

一男子漫腫而色不變，脈滑數而無力，膿將成矣。余用托裏而欲針，彼畏針而欲內消，誤用攻伐之藥，頓加惡寒，發熱，自汗等症。余用十全大補湯數劑，瘭起色赤，仍外針內補而愈。

崑庠吳輔之父患此，內潰瘭脹，發熱口乾，飲食少思，此脾胃虛弱也，先用六君加芎、歸、芪數劑而潰，又用十全大補湯倍加參、芪，五十餘劑而愈。

南濠沈克章子年三十，脈如屋漏雀啄，腫硬色夭，膿水清稀，誤服敗毒之藥，余曰：此足三陰虧損而藥復傷也。余用六君加歸、芪、附子一錢，二劑腫潰色赤，又減附子五分，數劑元氣復而瘡愈。

《外科樞要・囊癰》 囊癰屬肝腎二經陰虛，濕熱下注。若小便澁滯者，先分利以泄其毒，繼補陰以令其自消。若濕熱退而仍瘭痛，宜補陰托裏以速其膿。膿煩而便秘者，熱毒壅閉也，先用托裏消毒散，後用針以泄之，膿去即解。若膿去而瘭痛不減者，熱毒未解也，用清肝養榮湯。口乾而小便數者，腎經虛熱也，六味丸。內熱晡熱者，肝經血虛也，四物加參、朮。體倦食少者，脾氣虛熱也，補中益氣湯。膿水清稀者，氣血俱虛也，十全大補湯。此症雖大潰而睾丸懸露，治得其法，旬日肉漸生而愈。若專攻其瘡，陰道益虛，則瘭者不能潰，潰者不能斂，少壯者多成瘻疾，老弱者多致不起。亦有患痔漏久，而串及於囊者，當兼治其痔，切忌寒藥剋伐，虧損胃氣。

治驗

給事陸貞山瘭赤脹痛，小便澁滯，寒熱作渴，此肝腎陰虛，濕熱下注也，當清肝火，除濕毒，遂用柴胡、炒龍膽、吳茱萸、炒黃連、當歸、銀花、皂角刺、赤芍藥、防風、木通、甘草節一劑，瘭痛漸退，少加防風、木通、川芎、茯苓作飲，下滋腎丸以補陰，其熱瘭俱退，但內有一條筋不消，此肝經血氣虛損也，當滋腎水，用六味丸料去茯苓，加五味二劑，再用補中益氣加茯苓作飲，送滋腎丸，筋頓消而愈。

京兆朱二峰陰囊脹痛，彼以爲疝，余診其脈數而滑，此囊癰也，因肝腎二經陰虛濕熱所致，膿已成矣。服活命飲一劑而潰，更用補陰托裏而斂。

知州王汝道先晡熱發熱，肢體倦怠，入房則腿足酸軟，足心熱至腿膝，六脈洪數，兩尺爲甚。余以足三陰虛，欲滋補化源，彼反服苦寒降火之劑，後陰囊瘭脹，用治疝之藥，瘭脹益甚，形氣愈虛，服溫補之劑，瘭痛上攻，小便不利，兩尺脈洪滑，按之虛甚，余曰：此囊癰也，因氣血虛而不能潰。凡用補中益氣湯加山藥、山茱萸、車前子、柴胡、山梔一劑，腫脹頓消，隨用六味丸料加車前、牛膝、柴胡、山梔一劑，小便漸通，乃用活命飲與前二藥消息兼用，至二十餘劑囊裂，出穢膿甚多，乃用托裏消毒散六劑，膿穢清，又用托裏散數劑，膿水漸少，更用補陰托裏散及十全大補五十餘劑而痊。

儒者陳時用攻試不利，反飲燒酒，入房妻不納，翌日陰囊瘭脹煩痛，遣人求治，余以除濕熱，清肝火之劑。城門夜閉，不及歸服，翌早報云夜來陰囊悉腐，玉莖下面貼囊者亦腐，此肝火挾酒毒，而濕熱熾盛也，仍以前藥加參、芪、歸、朮四劑，腐肉盡脫，睾丸懸掛，用大補氣血，並塗當歸膏，囊莖全復而愈。

一膏粱之客陰囊瘭脹，小便不利，此中焦積熱，乘虛下注，先用龍膽瀉肝湯加黃柏、知母、黃連、牛膝四劑漸愈，後用補陰八珍湯加柴胡、山梔而愈。後不守禁忌，前症復作，仍用補陰八珍湯、補中益氣湯、六味丸而痊。又因勞發熱，自用四物、黃柏、知母之類，虛症悉具，瘡口開大，余謂五臟氣血俱虛也，朝用補中益氣，夕用六君子加當歸，各五十餘劑，瘡口漸斂，又用六味丸調補全愈。

《外科樞要・懸癰》 懸癰謂瘡生於玉莖之後，穀道之前，屬足三陰虧損之症。輕則爲漏，瀝盡氣血而亡；重則內潰而卽殞。若初起濕熱壅滯，未成膿而作痛，或小便澁滯，用龍膽瀉肝湯。瘭煩痛甚，仙方活命飲，並以製甘草佐之。如此雖患亦輕，雖積亦淺。若不能成膿，或膿成不潰者，八珍湯補之。若膿已成者，急針之。欲其生肌收斂，腎虛者六味地黃丸，血虛者四物

加參、朮，氣虛者四君加芎、歸，脾虛者補中益氣湯，氣血俱虛者八珍湯，並十全大補湯。若用寒涼消毒則誤矣。

治驗

尚寶鮑希傳足發熱，服四物、黃柏、知母之類年餘，患囊癰，唾痰，作渴，飲湯，其熱至膝，更加芩、連二陳，熱痰益甚。謂余曰：何也？余曰：此足三陰虧損，水泛爲痰，寒涼之劑，傷胃而甚耳。遂先用補中益氣，夕用六味丸，間以當歸補血湯，半載乃愈。

趙州守患此症，癰多作痛，五月餘矣，晡熱口乾，盜汗食少，體倦氣短，脈浮數而無力，此足三陰氣血虧損。用補中益氣加製甘草、五味、麥門三十餘劑，食進熱緩；又用六味丸料五十餘劑，膿潰瘡斂。後因膿作痛，少食，脇痛發熱，仍用前藥，賴共稟實慎疾而愈。

通府張敬之患前症，久不愈，日晡熱甚，作渴煩喘，或用四物湯、黃柏、知母之類，前症益甚，肢體倦，少食，大便不實，小便頻數。謂余曰：何也？余曰：此脾虛之症，前藥復傷而然。余遂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數劑，飲食漸進，前症漸愈，更加麥門、五味，調理乃痊。經云：脾屬太陰，爲陰土，而主生血。故東垣先生云：脾虛元氣下陷，發熱煩渴，肢體倦怠等症，用補中益氣湯以升補陽氣而生陰血。若誤認爲腎虛，輒用四物、黃柏、知母之類，反傷脾胃生氣，是虛其虛矣。況黃柏、知母乃瀉陽損陰之劑，若非膀胱陽火盛，而不能生陰水，以致發熱者，不可用也。

一儒者患此，服坎離丸及四物、黃柏、知母之類不應。脈浮洪，按之細微，余以爲足三陰虛，用托裏散及補陰托裏散漸愈，又用六味丸、補中益氣湯，調補化源，半載而痊。

《外科樞要・腳發》 腳發之症，屬足三陰經精血虧損，或足三陽經濕熱下注。若色赤瘭痛而潰膿者，屬濕熱下注，爲可治。若色微赤微瘭而膿清者，屬精血虧損，爲難治。若黑黯不瘭，痛不潰膿，煩熱作渴，小便淋瀝者，陰敗末傳惡症也，爲不治。其法濕熱下注者，先用隔蒜灸、活命飲以解壅毒，次服益氣湯、六味丸以補精氣。若色黯不痛者，着肉灸桑枝，灸以行壅滯，助陽氣，更用十全大補湯、八味丸，壯脾胃，滋化源，多有復生者。若專治其瘡，復傷生氣，吾未見其生者。

治驗

閣老靳介菴腳指縫作癢，出水瘭瘃，腳面敷止癢之藥不應，服除濕之劑益甚，余以爲陰虛濕熱下注，用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而愈。

大叅李北溪左足赤瘭作痛，此足三陽經濕熱下注，先用隔蒜灸，活命飲一劑，其痛頓止，灸患處出水，赤瘭頓消，次用托裏消毒散四劑，灸患處，出膿而愈。

儒者楊舉元患此，微瘭痛，微赤煨，此足三陰經陰虛，濕熱下注，用隔蒜灸、托裏散而起發，用十全大補湯而膿成，又與加減八味丸料百劑而斂。

一儒者患此，瘭硬色白兩日餘矣，此足三陰經虧損，爲外寒所侵，用大防風湯及十全大補兼服而消。後場屋不利，飲食勞倦，前症復作，盜汗內熱，飲食不化，便滑肌瘦，此脾土虛寒，而命門火不能相生，用八味丸、益氣百餘劑，喜其年壯得愈。

《瘍科選粹・石癰石瘟》 犀角湯　治癰疽腫硬如石久不作膿，口乾煩悶。

犀角　木香各七錢五分　連翹　梔子仁　射干　當歸　赤芍藥　升麻　玄參　枳殼　甘草生各一兩　大黃二兩

右每服三錢，水煎。

黃連散　治石癰結硬發熱，毒氣攻衝不定，疼痛。

黃連　川大黃　白斂　馬牙硝　黃檗各一兩　血竭　青塩各五錢　赤小荳半合炒　杏仁四十九粒，浸去皮、尖

右爲末，蜜水調塗，乾即易之。

沉香湯　治石疽腫痛，口乾煩熱，四肢拘急。

沉香七錢五分　防風七錢五分　木香七錢五分　麥門冬　當歸　枳殼　升麻　羚羊角　玄參　地骨皮　赤芍藥　甘草生各一兩　大黃炒二兩

右每服四錢，水煎至七分服。

《瘍科選粹・丹毒》 人之身體，忽然變赤，如丹之狀，故謂之丹毒，皆風熱惡毒所致，或發手足，或發腹上，小兒得之，最爲急證，大約皆血熱肌虛，風邪所搏而發，宜消風散夾黑神散酒調。風熱者赤色，風冷者白色，今人但呼赤爲丹白爲瘼，用酒調土朱服之得愈，蓋脾主肌肉，土能入脾，各從其類也。赤丹可用烏藥順氣散，白瘼消風散酒調服，但宜藿香正氣散，此方乃治脾之藥。

治一切丹毒，惡氣攻刺，痛不可忍，用車前子、益母草、地膽草等分爛研塗之。

又以大蒜杵如泥厚塗之，乾即易之。搗蒜厚塗，即刻發皰，肌爛更疼痛矣。

《瘍科選粹・內消內托》 癰疽之證，發無完處，欲內消於初起之時，唯在行氣活血，解毒消腫而已，然當審深淺大小，經絡處所，形骸虛實。如發於腦背腰項臀腨者，皆太陽經也，宜黃連、羌活；背連脇處近少陽，宜柴胡，並用敗毒散、仙方活命飲。其形實脈實者，宜漏蘆湯、內疏黃連湯、追毒丸等疏利之。氣虛者，參、蓍爲主；血虛者，地、歸爲主，佐以消毒之藥，隨分野以引經藥行至病所。薛新甫云：瘡瘍之證，當督經之傳受，病之表裏，人之虛實而攻補之。假如瘭痛熱渴，大便秘結者，邪在內也，疏利之。瘭煩作痛，頭疼寒熱者，邪在表也，發散之。煩瘭痛甚者，邪在經絡也，和解之。微痛不作膿，氣血虛也，補托之。漫瘭不痛，不作膿，及膿成不潰者，氣血虛甚也，峻補之。色黯黯微腫，或膿成不出，或腐肉不潰者，陽氣虛寒也，溫補之。若泥於未潰而概用敗毒等藥，重損脾胃，不唯腫者不能成膿，而潰者亦難收斂，七惡蜂起，多致大敗。丹溪先生云：瘭瘍內外皆壅，宜以托裏表散爲主，如用大黃，甯無孟浪之非。潰瘍內外皆虛，宜以托裏補接爲主，如用香散，未免虛虛之失。治者審之。

癰疽已成，而血氣虛，邪氣盛，或邪氣散漫，不能突起，亦難於潰膿，或破包膿少及清稀，或堅硬不軟，又或雖得膿而根腳紅潤，或毒氣不出，瘡口不合，聚腫不赤，結核無膿，凡此皆氣血既虛，兼以六淫之邪，而變生諸證，必用內托，令毒熱出於肌表，乃可奏功。凡內托以大補爲主，活血祛邪之藥佐之，或以芳香之藥行其鬱滯，或加溫熱之藥禦其風寒。大抵托裏消毒散、托裏散、小托裏散、十宣散皆爲要藥，但要隨時加減。如冬月並氣滯之人，五香連翹湯，虛弱之人去大黃。素不宜寒藥者，小五香湯。形實脈實，膿色稠，不可用補者，忍冬之類。大膿出，敗肉去，紅腫消，必用參、蓍、歸、朮大劑補之，令氣血滋茂，新肉易長。薛新甫有隨症加減用藥例，以托裏消毒爲主，誠爲良法，今採入各證中。

《瘍科選粹・湯漬瘡腫法》 古人論瘡腫初生，須用湯水淋射，蓋氣血凝滯則爲癰瘭，得熱則腠理疏通，經絡融暢，誠至理也。其法以藥濃煎，瘡在四肢者則湯漬之，在腰腹者則淋之，下部者則浴漬之，仍以淨布蘸水湯其患處，水涼再換，日用十餘次，夜亦不息。兼服內消之劑，未有不驗者也。

木香湯腫湯　瘡疽始發，煩腫熱痛。

木香　犀角　大黃　升麻　黃芩　黃連　射干　黃柏　白蘞　甘草炙　朴硝　紫檀　梔子仁　羚羊角各一兩　生地黃五兩

右㕮咀，和勻，每用五兩，以水壹斗，煎七升，入麝香壹錢，淨綿蘸藥，熱湯腫上，一日兩三度，冷即再換。

升麻湯腫湯

升麻　黃蓍　防風　生地黃　川芎　細辛各三錢

右用水五椀，煎十餘沸，稍熱淋湯，內消如神。

漏蘆湯腫湯

漏蘆　升麻　芒硝　梔子仁　黃芩　蒴藋各三錢

右用水五椀，煎十餘沸，稍熱淋湯，或以淨布蘸湯，效。

豬蹄湯

升麻　白芍藥　甘草　蒴藋各二兩

右用水十五碗，先煮豬蹄一對，候軟取出，入前藥煎十餘沸，布蘸淋湯之。

湯腫湯

白芍藥　丹參　黃芩　白斂各二錢

右用水三碗，煎十餘沸，布蘸頻湯之。

洗毒湯

苦參　防風　甘草　露蜂房

右用水二碗，濃煎洗瘡腫。

浴毒湯　小腸風，陰瘡癢痛。

木通　薰本　枳殼　貫衆　白芷　荊芥　甘松　薄荷各三錢

右用水十碗，煎至八碗，入芒硝五錢，再煎二沸，熱浴患處。

消毒湯　諸瘡悉能內消。

獨活　防風　細辛　薰本　川芎　荊芥　漏蘆　枸杞子　大黃　黃芩　官桂　苦參　丹參　黃芪　當歸　葳靈仙　白芍　黃連　黃柏　麻黃　葛根　蒴藋　菊花　白茯苓　杜仲　秦皮　茵草　甘草　甘松　藿香　白芷　無心草　露蜂房　零陵香　地骨皮　升麻各八分　蒼朮錢二分

朴硝二錢　菖蒲三錢

右用水十碗，葱三莖，槐柳枝各一握，煎十餘沸，去柤熱淋洗，其效如神。若欲洗浴，增藥增水。

《瘍科選粹・圍藥各有所宜》　瘡疽有陰陽之分，近世瘍科之寡昧者，止憑所製圍藥一二種或僅一種，概以用之。若藥品屬熱而敷於陽毒，藥品屬寒而敷於陰毒，豈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歟？丹溪曰：敷貼之藥，應酬輕小熱證耳。若不辨其陰陽之所由分，妄敷寒涼之劑，迷塞腠理，凝滯氣血，毒氣內攻，歸之肝心，反至危殆矣。況氣脈得寒而不行，瘀血得寒而不散，瘀肉得寒而不潰，新肉得寒而不生，爲患不可勝言也。

丹溪又云：外施敷貼，正與發表之意同。大凡氣得熱則散，冷則斂。向見鄭經歷，絲竹空穴湧出一角，長短如鷄距，稍堅，他醫以大黃、朴硝、腦子冷藥罨之，一夕豁開如醬蚶，逕三寸，後血自蚶中濺出，高數尺而死。此冷藥外逼，熱鬱不得發故也。且瘡疽之發，本乎臟腑不和，自內達外者也，乃不思抽薪止沸，而卻舍本從末，雖陰陽寒熱適宜，僅可斂基根腳而已。要之證屬純陽，外熱內疼者，用涼藥敷貼，宜抑陽散，則熱毒自和，瘀滯自消。證屬半陰半陽者，用溫藥敷貼，宜陰陽散，則氣血自和，瘀滯自消。證屬純陰，外冷內疼者，用熱藥敷貼，宜抑陰散，則脾胃自壯，陽氣自回。若其勢成氣猛，必不可當頭敷遏，如鄭經歷之禍，兵法所謂避其銳氣者是也。如陰氣外逼皮膚，宜用熱物熨之。雖大熱而不覺者，必須更翻熨透，亦能消散。其他如麥飯石膏、宣毒散、鐵箍散等類，各有所宜，併錄於集，俟用者擇焉。

抑陽散　治瘡屬純陽，腫痛發熱。

天花粉三兩　薑黃　白芷　赤芍藥各二兩

右爲末，茶湯調搽患處。

陰陽散　治瘡屬半陰半陽。

紫荆皮炒，五兩　獨活去節，炒，一兩　赤芍藥炒，二兩　石菖蒲二兩　白芷二兩

右爲末，蔥酒調搽。

抑陰散　治瘡瘍元氣虛寒，煩痛不消，或不潰斂，或筋攣骨痛，一切冷證。

赤芍藥炒　南星煨　白芷各二兩　草烏二兩　肉桂五錢

右爲末，蔥湯調塗，熱酒亦可。此方治陰症最妙，宜加白芨、赤小豆等味，便能收束。

忍冬藤服忍冬酒後，以忍冬藤一握，搗爛，入酒少許，敷四圍。

厭熱神白膏　治癰疽初起，此藥雖多寒味，而有南星、草烏相佐，亦可用者。寒熱混雜，治寒症大黃、黃柏，芭蕉不可用，治熱症南星、草烏不可用。

大黃　白斂　黃柏生用　赤小豆　南星　草烏　黑蛤粉各一兩

右爲末，用芭蕉汁調塗，如乾仍以汁潤之。

宣毒散　消瘡毒，收赤暈，行經散血。

白礬五錢　小米一合　赤小豆　南星　草烏各一兩　露蜂房三兩，炒焦

右爲末，以淡醋調敷，四畔乾則頻用醋潤之。

吳茱萸散　氣滯壅腫，用此疏散。

吳茱萸炒，爲末

右用鷄子清調搽。

鹿角散　癰疽初起，用此四消。

生鹿角尖

右用末，醋在砂石器內濃磨，塗患處四圍，一二日消。

正鐵箍散

貝母去心，五兩　龍骨二錢　白芷　蒼耳草燒灰，各二兩

右爲細末，水調或香油調敷。

大鐵箍散

防風五錢　大黃　紫荆皮　貝母　羌活　真地青　白芨各一兩　白芷　黃柏　寒水石　赤小豆　白斂各二兩　木鱉子　豬卷皮　芙蓉各四兩

右爲細末，涼水調圍四畔。如肉脆去白斂、白芨，加生地黃、地榆、芭蕉油調敷。熱甚者用三消散。

三消散　敷極熱赤腫之瘡。

南星　寒水石　山梔炒黑　朴硝　熇硝　大黃各等分

右爲末，生地黃汁，或芙蓉葉汁調敷亦可。

二合消毒散　治大毒初起可消，毒成速潰，已潰收斂。每日換二三次。此方偏於寒，不利寒症。

輕粉研極細，三錢　黃柏蜜炙　寒水石煅，各一兩　文蛤搥碎，洗淨，炒黑，三兩

六錢

《瘍科選粹・癰疽用藥論》　瘡之始發也，既灼艾矣，或用騎竹馬法矣。勢之微者亦可自消，勢之重者不免腫發。苟不因其陰陽虛實酌量用藥，惟執古方之已效者概施於人，不能無實實虛虛之禍，變證之所由生，危殆因而立至，可不慎諸。大率主治之法，若腫高脈痛者，宜先服仙方活命飲，後用托裏消毒散。漫腫微腫者，用托裏散。如不應，則加薑、桂。他如黃礬丸、阿膠飲子、牛膠飲之類，俱有消毒之功，有益無損之劑也，相兼用之，自無不可。

若夫隨證加減之法，薛立齋以托裏消毒散立論，所敘甚明，雖有巧者，豈能越其軌範哉。茲於本方之後，條述其法，醫者因是而督所患之陰陽虛實，復能以己意增損一二，斯爲上工矣。

托裏消毒散　治胃氣虛弱，或因尅伐，不能潰散。服此未成即消，已成即潰，腐肉自去，新肉自生。

人參　黃芪鹽水拌炒　當歸酒拌　白芍藥炒　川芎　白朮炒　白茯苓各一錢　白芷　金銀花各七分　甘草炙　連翹各五分

薛立齋加減法

高腫煩痛，熱毒也，加黃連。

漫腫微痛，氣虛也，去金銀花、連翹，加參、朮。

頭痛發熱，邪在表也，本方加川芎、羌活，減參、芪、芍、朮。

外邪在表而元氣實者，暫用人參敗毒散。羌獨前柴不應兼，用當分在表經絡。

頭痛惡寒，表虛也，去金銀花、連翹，加參、蓍。

發熱飲冷便秘，內熱也，去參、芪、歸、朮、芍，加大黃。

發熱飲熱便秘，內虛也，去金、連，加參、芪、歸、朮。亦未穩。

發熱飲冷，小便澁滯，肝熱也，去參、芪，加柴胡、山梔。

不作膿，膿不潰，氣虛也，去金、連及白芷，加參、朮、肉桂。如不應，暫用十全大補湯。腫赤作痛，血凝滯也，本方加乳香、沒藥。如不應，暫用仙方活命飲。宜加涼血藥。

膿出反痛，氣血虛也，去金、連、白芷三味，加參、芪、歸、地。

肉赤而不斂，血虛而有熱也，照前去上三味，加熟地、牡丹皮。

肉黯而不斂，陽氣虛寒也，照前去上三味，加參、芪、白斂、官桂。

漫癰不痛，或肉死不潰，脾氣虛也，去上二味，加人參、白朮。如不應，加薑、桂。更不應，急加附子。

肉白而不斂，陽氣虛也，去上三味，加參、芪、歸、朮。

膿多而不斂，氣血虛也，去上三味，加參、芪、歸、朮、熟地。如不應，暫用十全大補湯。飲食少思而不斂，胃氣虛也，去上三味，加參、芪、朮。如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

飲食難化而不斂，脾氣虛也，去上三味，加參、朮。如不應，暫用六君子湯。又不應，佐以八味丸。

膿少而帶赤，血虛也，去上三味，加歸、地、參、朮。如不應，暫用八珍湯，加牡丹皮。

忿怒晡熱而出血，肝火血虛也，去上三味，加牡丹皮、熟地、炒黑山梔。如不應，暫用八珍湯送六味丸。

面青血腥而出血，肝氣虛而不能藏血也，去上三味，加山茱萸、五味子。如不應，兼用六味丸。

食少體倦而出血，脾氣而不能攝血也，去上三味，加參、蓍、歸、地。兼鬱少寐，加遠志、酸棗仁、茯神、龍眼肉。如不應，暫用歸脾湯。

欲吐作嘔，或外搽內服寒涼，或痛甚，或感寒邪穢氣而嘔，胃氣虛也，去上三味，加藿香、參、朮。

飲食少思，腸鳴腹痛，腹冷泄瀉，脾氣虛寒也，去三味，加炮薑、木香。

手足逆冷，脾血虛寒也，去三味，加炮薑、木香、附子，煎送四神丸。

飲冷作渴，熱毒也，加赤小豆、知母。如不應，暫用竹葉黃芪湯。

善食作渴，胃火也，加石膏、山梔。如不應，暫用竹葉石膏湯。

膿多作渴，氣血虛也，去三味，加熟地黃、五味子。如不應，暫用十全大補湯，加五味子、麥門冬。

口乾舌燥，腎氣虛也，去三味，加熟地、山茱萸、山藥。如不應，兼用六味丸。又不應，佐以補中益氣湯。

自汗內熱口乾，胃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芪、歸、朮。如不應，暫用六君子湯。內熱口乾，宜加滋斂藥。

盜汗內熱口乾，陰血虛也，去三味，加熟地、麥門冬、五味子。如不應，暫用當歸六黃湯。

萃中痛而小便不利，精內敗也，去三味，加山茱萸、山藥、澤瀉。如不應，

佐以六味丸。愈便則愈痛，愈痛則愈便，精復竭也，去三味，煎送六味丸。

食少體倦，口乾飲熱，小便黃短，脾肺虛熱也，去三味，加五味子、山茱萸。如不應，暫用六味丸。

勞役而小便黃，元氣下陷也，去三味，加升麻、柴胡。

午後小便黃短，腎虛熱也，去三味，加升麻、柴胡。不應，煎送六味丸。

口燥作渴，小便頻數，腎水虧也，去三味，加五味子、山茱萸、山藥、熟地。不應，兼用六味丸。

四肢逆冷，腎氣虛寒也，去三味，加桂、附。不應，佐以八味丸。

食少體倦作渴，胃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芪、白朮。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

體倦頭痛或眩暈，中氣虛也，去三味，加柴胡、升麻。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加蔓荊子。眩暈，火炎上也，升、柴不宜用。

日晡頭痛或眩暈，陰血虛也，去三味，加熟地黃。不應，佐以六味丸。

夢泄遺精，頭眩頭痛，或痰喘氣促，腎虛不能納氣也，去三味，並川芎，佐以六味丸。如不應，是虛寒也，用八味丸。

面目赤色，煩熱作渴，脈大而虛，血脫煩躁也，去三味，加黃芪、當歸。不應，暫用當歸補血湯。

身熱惡衣，欲投於水，脈沉微細，氣脫發躁也，去三味，加肉桂、附子。不應，暫用附子理中湯。應用八味丸及金匱腎氣丸。

多思不寐，體痛盜汗，脾血虛也，去三味，加茯神、遠志、酸棗、圓眼肉。不應，暫用歸脾湯。

寢寐而汗出，腎氣虛也，去三味，加五味子，煎送六味丸。

飲食時出汗，胃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芪、歸、朮、五味子。不應，暫用六君子湯。

睡後覺飽，出盜汗，宿食也，去三味，加參、朮、半夏。不應，暫用六君子湯。

胸滿多痰，脾氣虛也，去三味，加桔梗、半夏。不應，暫用六君子湯，加桔梗、枳殼。晡熱多痰，脾血虛也，去三味，加歸、地、參、朮。不應，暫用六君子湯，加芎、歸、熟地。咳嗽唾痰，腎虧津液泛上也，去三味，加山茱萸、山藥、熟地。不應，佐以六味丸。忿怒胸痞，肝氣滯也，加桔梗、山梔。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加桔梗、枳殼。

倦怠胸痞，中氣虛也，去三味，加參、朮、茯苓。不應，暫用八珍湯，加柴胡。

口苦，寒熱往來，肝火血虛也，去三味，加柴胡、熟地。

因怒寒熱往來，肝火血虛也，加柴胡、黃芩。不應，暫用八珍湯，加炒山梔、炒酸棗仁、酒炒黑龍膽草。

體倦，寒熱往來，肝脾氣滯也，去三味，加參、芪、歸、朮。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

內熱晡熱，或寒熱往來，陰血虛也，去三味，加芎、歸、牡丹皮、柴胡。不應，暫用八珍湯，加牡丹皮。

畏寒，或寒熱往來，胃氣虛也，去三味，加參、苓、白朮、升麻。不應，暫用補中益氣湯。

脇痛痞滿，或寒熱往來，肝氣滯也，去三味，加青皮、木香。不應，屬氣血虛也，更加芎、歸、參、朮。

婦人勞役恚怒，或適經行，發熱譫語，或夜間熱甚，此邪在血分也，去三味，加生地、牡丹皮、柴胡。不應，暫用加味四物湯。

誤服尅伐之劑，或膿血大泄，或因吐瀉，或誤入房，或勞損元氣，或夢泄遺精，或外邪感觸，以致發熱頭痛，小便淋瀝，或溏數便血，目赤煩喘，氣短頭暈，體倦熱渴，意欲投水，身熱惡衣，揚手擲足，腰背反張，鄭聲自汗，此陽氣脫陷之假熱證也。

畏寒頭痛，咳逆嘔吐，耳聵目蒙，小便自遺，瀉利腸鳴，裏急腹痛，玉莖短縮，牙齒浮痛，肢體麻痺，或厥冷身痛，或咬牙嚼唇，此陽氣脫陷之真寒證也。

以上假熱真寒，勿論其脈，勿論其證，但有一二，則去三味，急加桂、附補之，庶有復生之理。按加減六十二法，皆托裏消毒之發揮也。即此意而消息之，則得瘍家之要矣。行灼艾法後，若護心散等二十一方，皆有益無損之藥，故繼托裏消毒散而錄之。在隨宜取舍而已。

護心散李氏云：凡患癰疽，早進護心散數服，使毒氣外出，而無嘔吐之患，否則咽喉口舌生瘡，或黑爛如菌。若瘡發四五日之後，宜間別藥而服。但此藥專解金石發疽之劑，若發熱煩腫，飲冷而渴，必宜用也。若不喜飲冷，而喜飲湯，及非因丹毒而發疽者，則又不宜用也。

綠豆末一兩　明乳香五錢

右煎生甘草湯，每服調一錢，食後細呷，使常在膈間。

阿膠飲子　治一切癰疽瘡毒。

橘紅五錢　阿膠同蛤粉炒如珠　粉草各一兩

右分三劑，水服。

牛膠飲　治癰疽服此，使毒不內攻，不傳惡證。此有益無損之物，法宜酒煮，第恐氣味難嘗，不若剉碎爲丸，以酒送下，是亦權變之法也。恐損胃氣，必壯實者，可用。

牛皮膠明者四兩

右用湯一碗，重湯煮化服，加酒中飲之至醉。不能飲者，加白湯亦可，然不如酒力之銳也。

黃礬丸　治癰疽初起，未破內消，已破自合。如服金石藥毒所致者，加礬末一兩。但須日服百粒，方能禦毒，不至內攻，最止疼痛，不動臟腑。

白礬明亮者一兩，生研爲末　黃蠟黃色者，五錢

右以蠟熔開，入白礬末，乘熱爲丸，每服十丸，漸加至二十丸，熱水或溫酒送下。有遍身生瘡如蛇頭，服此即效。

千金化毒丸　治癰疽因服金石所致，物微而功大，故以千金名之。

白礬明亮者佳

右一味，生研爲末，薄糊爲丸，每服三錢，以蔥湯送下，連進二服，其功最大。

國老膏　治一切癰疽，預服此膏，消腫逐毒，其功不能盡述，最解丹毒，元氣虛弱者戒之，恐致滿中，如患海底疽甚宜。

用粉草不拘數，以河水浸二日，揉取汁，砂器內煎膏，服一二匙，好酒或白湯調下。

柞木飲子　治一切癰疽，未成自消，已成自潰。蓋荷葉蒂去惡血，萱草解毒，柞葉善祛逐，地榆、甘草節清血消毒。但此止可消輕小之恙也。

乾柞葉四兩　萱草根　荷葉蒂　甘草節　地榆各一兩

右每服五錢，水煎，分二次，早晚服。

萬金散　治癰疽已潰未潰，有消毒破血之功。

括蔞一個，研細　沒藥一錢，研末　大甘草節二錢

右二味，酒煎，入沒藥末調服。

遠志酒　治因憂怒氣滯，癰疽，此有解鬱消毒之功。

用遠志去心，末，泔水洗淨，三錢，酒煎服，柤搗爛敷患處。

忍冬酒　治癰疽，初發甚效。

忍冬藤生取五兩　大甘草節一兩

右水煎減半，入好酒一碗，再煎數沸去渣，分三服，一晝夜用盡，重者連服二劑，至大上便通利爲度。

槐花酒　癰疽初起飲此，未成者可消，已成者勢減，功並艾灼，不可忽焉。

槐花五兩炒微黃，乘熱入酒二鍾，煎十餘沸，去柤，熱服。未成者二三服，已成者三四服。

保安湯　治瘡疽托裏，已成者速潰。

括蔞新者一個，去皮火焙　沒藥透明者，二錢，研細末　金銀花　生薑各五錢

右用好酒五大碗，砂器內煎三茶鍾，分三次服，毒微者一服即效。

紫金錠　凡癰疽惡瘡，湯火傷，蛇蟲大獸所傷，俱宜服此。

五倍子搥碎，洗淨，焙乾，三兩　山茨菰去皮，淨末，二兩　麝香三錢，另研　千金子去殼，去油，取霜一兩　紅牙大戟去蘆，焙乾爲末，一兩

右爲末，糯米煮濃飲爲丸，分爲四十錠。此藥能應諸病，各有神效。若瘡疽，用東流水磨塗，並服，須端午日合。一方有全蠍、朱砂、雄黃各一兩，名神仙追毒丸。

益府紫金錠

文蛤三兩　茨菰二兩　大戟一兩　雄黃八錢　真麝八錢　續隨子三兩

右爲末，糯米糊和勻，印成錠。

轉毒散　治一切癰疽，利去毒根，以免傳變之證，元氣不虛方可用此。

車螯此係背光厚者，以塩泥固口煆赤，取淨末一兩　輕粉五分　甘草八分

右每服四錢，用括蔞一個，杵細煎酒，五更初調服，下惡物爲度，未應再服。功在五香連翹之上，緩則用五香連翹湯，急則用神仙截法。

單煮大黃湯　此係真人傳，凡癰疽熱毒，大便秘結，此能宣熱拔毒。

錦紋大黃酒浸，去皮

右以水煎取。若元氣虛則不可用，須慎之。

神仙截法　治癰疽發背、一切惡瘡，預服則毒氣不入內。

芝蘇油一觔，銀石器內熬十數沸，候冷，再用酒二碗，入油五酒梧，熱服，急則一日用盡，緩則二三日亦可。按芝蘇油能下三焦熱毒，通大小便滯氣。若瘡瘍初起，毒蓄於內，大便秘結者，用之以疏通其毒，誠爲良法，元氣虛者非所宜也。

黑虎丹　治金石發癰。

黑鉛一觔　粉草三兩

右用酒一斗，入甘草於內，將鉛鎔化，投酒玖次，去鉛與甘草，飲醉即愈。

荊芥散　治背瘡毒深者，用此攻裏。

木鱉仁　當歸頭　甘草節　大黃各一錢　荊芥穗二錢

右爲細末，酒水各半煎成，空心向東飲，即下積，以粥湯補止。

練子灰　治諸毒初起。

川練子七枚，燒灰酒下，次十四枚，次二十一枚，如此三服，雖成亦小。

拔毒仙丹　治背發欲死。真實火毒可用。

冬瓜一個，切去一頭，合瘡上，瓜爛切去，仍復合之，瓜未盡而瘡愈。

破堅丹　治耳後石癰。

商陸根杵爛頻擦。

外國傳來奇方，凡惡瘡癰腫，或連陰髀間，疼痛急攣，牽陰入小腹，不可忍，一宿即殺人。用茴香苗葉，搗汁一升，日用三四次，其柤即貼瘡上，冬月根亦可用，起死如神。

補方五種

忍冬花酒即金銀花也治一切癰疽，發背疔瘡，乳陰便毒，喉閉乳蛾等症，不問已潰未潰。用金銀花連莖葉搗爛取汁半鍾，和熱酒半鍾，熱服，甚者不過三五服即愈。如無鮮者，用乾的一二兩，水一鍾，煎半鍾，冲上熱酒半鍾，和服。此二方其藥易得，其功甚大，山鄉僻邑，無醫之處，尤宜知此法，以備不虞。陽症尤宜。

治癰疽發背灸法

累用累驗。凡人患癰疽發背，已結未結，赤熱腫痛，先以濕紙覆其上，其紙先乾處即是疽頭結處，取大瓣蒜切如三錢厚，安在頭上，用大壯艾灸之，三壯換一蒜，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方住。最要早覺早灸爲上。纔發一二日，十灸十愈，三四日十灸七愈，五六日三四愈，過七日則不宜灸。若有十數頭作一處生者，用蒜研成膏作餅，納瘡頭上，聚艾灸之，亦能安也。若背上初起未腫，內有一粒黃如粟米，即用獨蒜取片，如前法灸之，次日去痂，膿自潰矣。極效不可言。

治背疽照火方

麝香二分　雄黃　硃砂　血竭　沒藥各一錢

右五味爲細末，綿紙撚長尺許，每用藥三分，真蘇油潤灼，離瘡半寸許，自外而內，週圍徐徐照之，火頭上出，藥氣熏入，瘡毒隨氣解散，自不內浸臟腑。初用三條，漸加至五、六、七條，瘡勢漸消，又漸減之。熏罷，隨用敷藥。

《瘍科選粹・初起湯藥》　凡癰疽初起，陰陽寒熱虛實不同，而或消或托或下，各方不一，皆先哲已試之效，故不敢遺。惟用者能酌量去取，庶合經權之道。大率治瘡疽初劑，先以仙方活命散，繼以托裏消毒散，以免後來口舌生瘡，而其用寒用溫毋容毫髮差也，司命者宜審之。

仙方活命飲　治一切瘡瘍，未成膿者自消，已成膿即潰，且止痛而消毒，誠瘡家初起通用之神方，故以仙方活命飲呼之。

穿山甲炒黃　白芷　防風　赤芍藥　甘草　當歸尾　天花粉　皁角刺須去盡油，不然恐傷胃氣　貝母各一錢　金銀花　陳皮各三錢　乳香一錢　沒藥一錢，二味另研爲末

右十一味，水酒各半煎成，送乳沒二末。不能飲者，水煎亦可。

托裏散　治瘡瘍，因氣虛血虛，不能起發，腐潰、收斂，及惡寒發熱者，宜用此補托。

人參氣虛多用　黃芪　炒各二錢　白朮炒　陳皮　當歸　熟地黃　白茯苓　白芍藥酒炒　各一錢五分

右用水煎服。

瓜蔞托裏散　治癰疽，未成即消，既成則潰，既潰則生肌。若榮衛調和者，殊有良驗。若氣血虛弱，遲宜前方。其治打樸傷損者尤妙。

黃瓜蔞一個　忍冬草　乳香各一兩　藤木五錢　沒藥三錢　甘草二錢

右酒煎，分三服，一日用盡，柤爲細末，酒糊爲丸，彈子大，當歸酒嚼下。

清熱消毒飲　治癰疽，發於陽，腫痛發熱作渴。

黃連炒　山梔炒　連翹　當歸各一錢　川芎　白芍藥炒　生地黃各一錢

五分　炙甘草一錢　金銀花二錢

右水煎服。

東垣升陽益胃湯　治一切惡瘡，背發腦發。內陽藥七分，陰藥三分，最是妙用。初起二三日者，立消，成膿者立潰。

羌活　黃蓍　炙甘草　藁本各七分　獨活　防風　黃柏　人參　陳皮　當歸稍　防風稍　蘇木　黃連　酒防己各二分半　知母　黃芩　生地黃　生甘草　連翹　桔梗各五分　當歸一錢五分　澤瀉三分五釐

右水煎成，滴酒數十點，臨卧溫服，或加乳香、沒藥各一錢。

東垣黃連消毒散　治腦疽背疽，腫瘍疼痛，或麻木，膏粱之人允宜用此。

黃連酒製　羌活　生地黃酒洗　當歸身酒洗　連翹　黃芪各一錢　澤瀉七分　黃芩　黃柏　獨活　防風　藁本　防己酒洗　蘇木　陳皮　桔梗各一錢　知母酒炒，四分　人參五分　甘草稍五分

右水煎成，入酒少許服。

清涼飲　治瘡瘍，煩燥飲冷，瘍痛脈實，大便秘結，小便赤澁。

大黃炒　赤芍藥　當歸　甘草各二錢

右水煎服。

破棺丹　治瘡瘍，熱極汗多，大渴便秘，譫語發狂。連前二方的係寔熱症，可暫用。

芒硝　甘草各二錢　大黃二兩五錢，半生半熟

右爲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童便化下。如不能飲，白湯亦可。

黃連解毒湯　治瘡瘍，瘍痛煩燥，飲冷脈洪數，或發狂言。

黃芩　黃柏炒　黃連　山梔各一錢五分

右水煎熱服。

內疏黃連湯　治瘡瘍發熱而嘔，大便秘結，脈洪實。

黃連　白芍藥　當歸　檳榔　木香　黃芩　山梔　薄荷　桔梗　甘草各一錢　連翹　大黃各一錢五分

《瘍科選粹・瘡疽針烙》癰疽既成，宜托裏以速其膿。輕按既痛者，膿之淺也；重按方痛者，膿之深也。按之不起者，膿未成也；按之復起者，膿已成也。若膿已成而不潰，非用針刺毒氣無從而解，膿瘀無從而泄。蘊毒內攻，蝕其膏膜，腐爛愈深，他日瘡口難斂。虛弱之人，即有不起者矣。宜如前法，熟視可否而治之。

其瘡頭不拘多少，必有一個最大者，即是膿竅。用熟鐵大針，於麻油燈火上，燒令熱透，量瘡深淺，及所生之處虛實，插入一寸，或至二寸。若未有膿，暫以紙撚紲入，候次日取出膿色黃白即愈，赤黑防出鮮血。若在虛處，及筋脈骨節處，不得亂行針烙。針烙之入，猶須稍斜，恐透膜也。固忌稍遲，亦忌太早。若膿未成而誤針，氣血既泄，反至綿延，必生他變。膿深針淺，內膿不出，外血反泄。瘡淺針深，內膿雖出，好肉受傷。此用針之難者也。

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一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耳。劉涓子曰：針頭刺入，隨針出膿者，順也。不隨針出膿，以白紙撚紲入針孔，引出毒膿，當時腫退三分。如腫不退，是一逆也。腫不退，疼不減，但膿出，二逆也。腫疼不退，患人不覺瘡輕，三逆也。前已云紙撚引出膿毒，此又云再針破膿，是何言歟？

雖再用針，破出其膿，亦無所濟，急以用引膿托裏湯藥，以助其勢力可也。不如竟用鈹針挑開膿路。

若膿不出，痛不除，又須以針橫直裂之，則毒血夾膿而出。如非椒眼蜂窩之類，只宜直刺，亦須酌量深淺，毋傷內膜。曾氏曰：癰疽膿熟，塗以替針丸，瘡口自開。只可治小症若針烙得其宜，則生，失其宜，則死。然瘡有皮厚者，有非替針丸力量可破，必須用針。儻患者元氣虛弱，宜先補托而後針，則膿出而諸證自退。

至於瘡之熾盛者，其中肉色黑黯，乃是死肉，宜用托裏散，壯其脾胃，外用烏金膏塗於黯處其效不能若此。則赤處漸高，黯處漸底，六七日之間，則赤黯之界，自有裂紋，加刀畫之狀，黯肉斯潰，而用利刀剪割，務使不傷好肉，不見鮮血爲妙。若雖裂紋，而膿未流利，及膿水雖出而仍痛者，是未通透於內也，以針於紋中引之。若內潰而腫痛不減者，乃有毒筋間隔以致膿不能通，尤宜用針引之。若元氣素虛，又誤服尅伐之劑，而致患處不痛，其肉將死，急宜溫補脾胃，以後純用補劑，庶收斂爲易。昧者乃妄用刀針，則氣血愈傷，肌肉愈難長矣。

若至煩痛而脈洪滑粗散者，是真氣虛而邪氣實，證爲難治。脈微濇遲緩者，邪氣虛而真氣將復，證爲易治。至於疽已成膿，則宜用烙，以其皮厚也。

或有以烙法問於丹溪，答曰：膿或汪洋欲出，奈何皮厚肉深難穴，既前無內托之藥先致力於內，後又不用烙以開竅脈，膿何由出？且膿本肉腐所成，皆挾毒熱之氣，若久留肉腠間，毒氣浸淫，好肉亦化爲膿腐，此所以烙法有功於潰腐也。使根淺而皮薄者，何必假此以賣弄？由此觀之，皮薄之瘡，用替針丸亦可也；皮稍厚而毒稍深者，則宜用針；皮厚毒深者，非烙則不可。瘍醫可不知所分別哉！其針烙之日，固不比針灸家之逐年尻神，逐日人神之忌，而《靈樞經》所載，身形應九野天忌日之說，是又不當忽之也，故併錄之於于左。

開膿忌日

左足應立春，忌戊寅己丑日。左脇應春分，忌乙卯日。

左手應立夏，忌戊辰己巳日。膺喉首頭應夏至，忌丙午日。

右手應立秋，忌戊申己未日。右脇應秋分，忌辛酉日。

右足應立冬，忌戊戌己亥日。腰尻下竅應冬至，忌壬子日。

六腑、臍下、五臟應中州，大禁太乙所在之日，及諸戊己。

替針丸　治膿成不潰。

白丁香　硇砂另研　沒藥另研　乳香各一錢　糯米四十粒，用礦灰如拳大貯碗內，量入井水，待熱氣將息，以米排灰中良久，米如水鼎狀取出候用

右各另爲末，和勻飯，丸如綠豆大，應如黍米大，以一粒粘瘡頭上，外以小膏粘住，使不動移，其膿自潰。

青金錠子　治諸般惡瘡，膿出不快，及多年疳瘘，愈而復發。

麝香　龍腦各二分五釐　銅青五分　硇砂五分　粉霜五分　白丁香五分

輕粉五分

右爲細末，麵糊爲丸，捻作錠子，紲入瘡口中，膿出快。

透膿散　治諸般瘡毒無頭者。

巳出蛾大蠶繭一個，燒灰調酒服。若多用一個，則多生一孔也。

一粒丹　治癰疽無頭。

牛旁子生吞一粒則生一頭不確，加粒增頭不可不知。

獨腳虎　治癰疽無頭。

蜀葵花子用新汲水生吞一粒，須臾即破。如要頭多，服三四粒。

隔皮取膿法

鱸蹄　蕎麥麵各一兩　白監五錢　草烏四錢，去皮　亦未確。

右爲末，水調作餅，慢火炙微黃色，出火毒，又研細，醋調成膏，用白紙攤貼患處，水自毛孔而出，其腫自退。

《瘍科選粹・腫瘍》　癰疽初發，壅腫未見膿者，其名有三，曰癤、曰癰、曰疽。癤初起浮赤無根腳，微軟皮薄，先出清水，後破膿。如不破，用替針丸、拔毒膏。

初生紅腫，突起無頭，根濶三四寸，發熱惡寒，抽掣疼痛，四五日後，按之微軟，其名曰癰。然毒氣浮淺，春夏防風敗毒散加蔥、薑，秋冬去薑、蔥，加木香。半身以上加括蔞，身半已下加射干。早治即散。或用追毒丸、返魂丹、復元通氣散微利之。膿成用替針丸咬開。

一等皮色不變，但畧微腫，肌肉內痛，夜尤甚，發熱惡寒，此熱毒極深，其名曰疽，能傷筋脈骨髓。初生一白粒，如粟米，覺癢亦痛，其痛應心，此疽之始兆也。

大法腫高煩痛，脈浮者，邪在表也，宜內托複煎散。參、桂、芍、朮等藥費用之太早。腫硬痛深，脈沉者，邪在內也，宜下之，如黃連內疏湯、仙方活命飲、苦參丸。外無煩腫，內便調和，邪在經絡也，宜調和榮衛，如托裏榮衛湯、白芷、升麻之類。參、桂、羌、蒼亦未穩。煩痛燥煩，咽乾作渴，宜降火，黃連解毒湯。煩痛發熱，拘急頭痛，邪在表也，宜散之，如荊防敗毒散、人參敗毒散。煩躁引冷，煩痛脈數，邪在上也，宜清之，如清涼飲、金銀花散。惡寒而不潰者，氣實兼寒邪也，宜宣補之氣實則參、芪可減，如十宣散。煩痛發熱，汗多，大便秘，譫語者，結陽證也，宜下之，黃連內疏湯、破棺丹。不作膿，但熱不潰者，虛也，宜補中益氣湯、八物湯、十全大補湯。腫痛不作膿者，邪氣凝結也，宜解之，仙方活命飲。不作膿，或不潰，或不斂，陽氣虛也，宜補之，如托裏消毒散。

潔古云：瘡瘍屬火，須分內外。若脈沉實，當先疏其內以絕其源。其脈浮大，當先托裏，恐邪氣入內也。有在內外之中者，邪氣遏於經絡，故發癰癤。經曰：榮氣不溢，逆於肉理，乃生癰癤。此因失托裏，及失疏通，又失和榮衛也。

治瘡之法，大要先明托裏、疏通、和榮衛三法。托裏者，治其外之內；疏通者，治其內之外；行榮衛者，治其中也。

何謂疏其內以絕其原？其脈沉實，發熱煩躁，外無瘍瘭赤痛，邪氣深入於內也，故先疏通臟腑以絕其原，宜內疏黃連湯。

何謂托裏？其脈浮數，瘍腫，形證外顯，恐邪氣極而內攻，故先托裏，宜內托復煎散。

何謂內外之中？外無瘍赤，內臟宣通，知其在經，當和榮衛，故曰治其中，宜當歸黃芪湯。用此三法，未必無變，亦使邪氣峻減而易痊也。托裏用溫劑，疏通用涼劑，設或反投，助邪不淺，輕則危，重則殆。

內疏黃連湯　主嘔噦，心逆，發熱，脈沉實，腫硬，而皮色不變，係毒深病遠，急疏臟腑，此藥主之。

黃連　白芍藥　當歸　檳榔　木香　黃芩　梔子　薄荷　桔梗　甘草各一兩　連翹二兩

此方治陽證有實火者。

右檳榔、木香爲末，同餘藥每用壹兩，水煎。先用壹貳服後，次服每加大黃一錢，加至二錢，以利爲度。此方主有熱症，而大便秘澁者。如無熱證，止用復煎散，時時呷之。如此則內外皆通，榮衛調和，經絡自不致於遏絕也。

內托復煎湯　主腫瘍於外，根盤不深，形證在表，脈浮而痛，在皮內，恐邪氣太盛，至於侵內，此方主之。

地骨皮　黃蘗　防風各二兩　芍藥　黃芩　白朮太雜　茯苓　人參　甘草　當歸　防己各一兩　肉桂五錢

右剉片，先將蒼朮壹觔，用水五升，煎至三升，去蒼朮，入前藥拾貳味，再煎至三四盞，絞取純汁，作三四服，終日服之。又煎蒼朮楂爲湯，去楂，依前取十二味再煎服。此除濕毒，散鬱熱，令胃氣和平。如未已，再作半料，又煎服之。又便秘煩熱，間服黃連湯。如熱退微利，卻服復煎散半料，此使榮衛俱行，邪氣不能內侵也。

當歸黃芪湯　主瘡瘍臟腑已行而大痛。

當歸　黃芪　地黃　川芎　地骨皮　芍藥各五分

右水煎。發熱加黃芩。煩躁加梔子。嘔是濕氣浸胃，加白朮。

右三方，乃易水師弟治瘡之三法。今特列於方首，而以古今方臚列於後，審脈治證，存乎知者。

發表　左脈洪緩而弦，是客邪在血脈之上，皮膚之間，宜表發其汗，通其榮衛，邪氣自退，托裏榮衛湯主之。丹溪云：癰疽因積毒在臟腑，非一朝夕之故，今發於外，宜以標本爲治，法當助氣壯胃，使根本堅固，而以行經活血爲佐，參以經絡時令，使毒氣外發，此即仲景傷寒解表，用麻黃、桂枝之意。治之早，可以內消。此內托之意也。

托裏榮衛湯見初起湯藥。

加味當歸飲　諸瘡瘡瘍，皆屬心火，火鬱則發之。

當歸　生地　升麻各五錢　防風二錢五分　白芍藥　柴胡　川芎　羌活　黃芪各二錢　紅花　蘇木　甘草各一錢　何首烏二錢　荊穗二錢

右分三服，薑水煎取汗，使血氣通和。

人參敗毒散見初起湯藥。

蟾酥丸　治疔瘡一切惡瘡。

乳香　沒藥各二錢　輕粉　蟾酥各一錢　麝香五分　川烏　蓮花（蕊）　硃砂各一錢五分

右爲末，酒糊爲丸，如宛豆大，每服一丸，重者二丸。

奪命丹　主諸般大腫毒。

蟾酥　輕粉各五分　硃砂三錢　白礬枯　寒水石　銅綠各一錢　蝸牛三十一個，另研　乳香　沒藥　麝香各二錢

右爲末，將蝸牛另碾一處丸之，如丸不就，用好酒糊爲丸，如綠豆大，每用一丸，生蔥三四根，嚼爛吐於手心，包藥在內，熱酒和蔥送下。行六七里，汗爲效。重者再服一二丸。

右二方，皆少陰經藥，然皆刮劑也，用者當取輕重陰陽之分而擇取之。

內托羌活湯　以下諸方俱宜臨症量寒熱、虛實、燥濕加減。

黃柏酒洗　羌活各二錢　防風　藁本　連翹　當歸各一錢　肉桂三分　甘草炙　蒼朮　陳皮各五分　黃芪一錢五分

右作一服，酒二大盞，煎至一盞，空心熱服，以被蓋使藥行。

托裏溫經湯　治寒覆皮毛，鬱遏經絡，不得發越，熱伏榮中，聚成赤腫，痛不可忍，惡寒發熱，肢體相引疼痛。

麻黃去根節　白芷　當歸各二錢　防風　葛根各三錢　升麻四錢　白芍藥　甘草各一錢五分　人參　蒼朮各一錢

右剉，每服一兩，水煎，先煮麻黃，沸去其沫，入餘藥煎一盞，溫服。卧煖

處，重衣蓋之，得汗乃散。

內托蒼柴酒煎湯　主治厥陰肝經，在足大腿近膝股內。

黃蓍二錢　柴胡梢一錢　羌活五分　連翹一錢二分　肉桂三分　天花粉一錢　當歸尾八分　生地一分　黃栢三分

右以水酒各半煎，空心熱服，一服取效。

《瘍科選粹・久漏瘡》　漏瘡，須先服補藥以生氣血，即以參、蓍、歸、朮、芎爲主，大劑服之。而以附子末，唾和作餅如錢，艾炷灸之，令微熱，勿令痛，乾則易之，或再和作餅，或用附片亦可，仍用前氣血藥作膏藥貼之。

神應膏　久漏瘡，諸方不效者，此膏治之，亦治腸毒胃毒，爲丸服之神效。

當歸一兩一錢　赤芍藥　大黃各一兩五錢　香白芷　官桂各一兩　玄參一兩三錢　川續斷一兩二錢　莪朮一兩　生地黃一兩二錢

右九味剉片，用真香油二斤，春浸五日，夏三，秋七，冬十日，入鍋，文武火煎，令黑，濾去渣，如夏月用黃丹二十兩，冷天十五兩，漸旋下丹，不住攪，以水試沉爲度。如漏有孔者，以膏送入孔內，外仍作貼子護之。

豬骨膏　治諸瘡口冷氣不收，以此煖之即痊。

豬筒髓二個　松脂二錢　乳香　黃連既云煖瘡口，黃連不宜用　白芨各二錢五分　鉛丹五錢　黃蠟五錢

右搗研，熔蠟和爲膏，不拘時敷之。

附子散　治冷瘡，日夜發歇疼痛。

附子五錢，炮去皮臍　川椒去目　雄黃各二錢五分　白礬火煆，七錢五分　膩粉二錢，研

右爲細末，研勻，用麻油調敷。

凡癰疽瘡癤，潰膿之後，外觸風寒，瘀瘨僵硬，膿水清稀，出而不絕，臭汁潰敗，不生好肉，用木香、檳榔、黃連等分爲末敷之。方見潰瘍斂瘡口藥。

桂附丸　治氣漏諸瘡。

桂心　附子米醋浸炮三五日，去皮臍　厚朴薑製　粉草　白朮各一兩　木香二錢五分　乳香研二錢

右爲末，煉蜜丸，如桐子大，米飲湯下二三十丸。

丹溪云：　治冷漏用桂附丸，只因瘡久不合，風冷乘之，血氣不潮所致。厚朴雖溫，其瀉衛氣尤速，不若參、蓍佐以陳皮爲炒。若虛寒人，只以加味十全湯，隨時令加減爲宜。

《瘍科選粹・心癰》　癰發胸乳之間者，名井疽，初起如豆大，急宜調治。若在鳩尾者最要緊，係心熱盛極者，宜疏導心火，遲則不救。小便澀者，清心散，或涼膈散去硝黃，加白芷、天花粉、瞿麥、木通。大便秘者，內固清心散，或涼膈散去硝，加白芷、天花粉、生地。若不早治，入於腹，則十日死。發於膺，名甘疽，其色青，狀如穀實瓜蔞，常苦寒熱，不急治，十日死，死後出膿。

《瘍科選粹・胃腕癰》　《聖濟總錄》云：　胃腕癰由寒氣膈陽，熱聚胃口，寒熱不調，血內腐壞，氣逆於胃，故胃脈沉細，陽氣不得上升，人迎熱甚，令人寒熱如瘧，身皮甲錯，或咳嗽，或嘔膿吐血。若脈洪數，膿已成也，急用排膿之劑。脈遲緊，屬於血也，急當議下。否則毒內攻，腸胃併腐，其害不小。但此證又不必肺癰之可認，苟不嘔膿血，未免他誤矣。瘍家可不知方脈之理乎？

攷夫朱丹溪常用射干湯爲主治。薛立齋則兼用薏苡仁湯、牡丹散、太乙膏，又專以壯胃氣爲先，是誠知本之論也。若胃火盛者，宜清胃散。痰壅者，甘桔湯。大便不利者，太乙膏爲丸服。小便不和者，三仁湯。內痛者，失笑散。虛而痛者，牡丹皮散。膿出食少者，補中益氣湯升提胃氣。又不可專泥於治瘡也。

射干湯　治胃腕癰吐膿血。

射干去毛　山梔仁　赤茯苓　升麻各一錢　赤芍藥一錢五分　白朮五分　右水煎服。

薏苡仁湯　治風熱，唇口膶動，或結核，或浮腫。

薏苡仁炒　防己　赤小豆　甘草炙，各等分　右用水煎服。

牡丹皮散　治腸癰腹滿而痛，時下膿。

牡丹皮　人參　天麻　白茯苓　黃蓍炒　白芷　桃仁去皮、尖　薏苡仁當歸酒拌　川芎各一錢　官桂　甘草炙，五分　木香三分　右水煎服。

太乙膏

甘桔湯二方俱見肺癰條。

清胃散

當歸身　生地黃　牡丹皮　黃連各一錢五分　升麻三錢　石膏二錢　細辛三分　黃芩一錢

右水煎服。

《瘍科選粹・腦疽》 薛云：腦疽屬足太陽膀胱經積熱，或濕毒上壅，或腎水虧損，陰精消涸。初起腫痛甚，煩渴飲冷，脈洪數有力，屬濕熱，宜黃連消毒飲。若陰虛火熾而致者，漫腫微痛，渴不飲冷，脈數無力，宜六味丸，補中湯。若不成膿，不腐潰，陽氣虛也，四君子加歸、耆。不生肌，不收斂，脾氣虛也，十全大補湯。

若初起如木橛，上起頂門，下至大錐，色黯不潰，潰而不斂，發腫如火燒，色青黑如靴皮，只損外皮，如犬噬去肉樣，乃陰精消涸，名曰腦爛，不治之證。

腦癰皮薄易破易治。腦疽皮厚穴，急宜內托。

李氏云：腦疽及頸項疽，不宜蒜灸，恐引毒上攻。宜灸足三里穴五壯，氣海穴二十一壯，或以騎竹馬法灸之。古人云：頭項咽喉生疽，多不可治。用此法或庶幾得生。

薛云：大凡腫瘃大痛，宜活命飲，及隔蒜灸，以解散瘀血，拔引鬱毒。但炙炷宜小，用火宜少。若欲成膿腐潰，生肌收斂，竝用托裏爲主，此確論也。昔東垣醫元好問腦疽，以兩核大艾灸百壯，用黃連消毒散而瘥。此爲明驗。至於惡候發現，竝宜照癰疽大法治之。

左右額發赤疽，不拘大小，急宜以藥貼破，見膿無害，爲其近太陽穴，主治額角，俱是要害處。若腫滿太陽，即成虛損。至破後尤宜速斂，若外傷風水，即能殺人。若七日刺不得膿，十日不穴者死。

左右太陽穴發癰疽，亦宜急破。五七日不破，毒氣攻眼，眼合不開。破後更傷風水，即傷睛目。不特此也，若眉稜，若頭或尾發疽，在眉頭則攻入眼目，在眉後則攻入太陽，最宜慎之。

以上各疽雖有一定之方，而無一定之證，但腫痛未膿者，宜去濕消毒，黃連消毒飲之類。大痛，或麻木不痛，宜蒜灸法，解毒藥。腫痛而便秘，邪在，宜泄之。不痛不作膿者，虛也，托裏爲主，不潰亦宜托裏。

昔杜碧清病腦疽，自藥不愈，丹溪治之，令服防風通聖散。答曰：已數服。丹溪云：宜以酒製。杜悟急服，乃瘥。

凡初起宜黃連消毒飲。若腫硬作痛，繼以仙方活命飲一二劑。蓋此病原屬虛火，按之脈數而濡，乃濕熱壅盛，故用黃連消毒飲。腫硬作痛，乃氣血凝滯，故用仙方活命飲，竝以甘溫之劑補益陽氣，托裏而潰腐之，不宜苦寒之藥，傷其胃氣，反致不得腐化。凡瘡易消散，易腐潰，易收斂，皆氣血壯盛故也，可以類推。

黃連消毒、仙方活命俱要藥，其他如槐花酒、托裏金銀花散、清心蓮子飲、犀角湯，審其爲積熱，爲挾風虛，而進退出入，竝以黃連消毒活法治之。

黃連消毒飲見初起腫瘍二條。

仙方活命飲見初起湯藥條。

羌活當歸湯　實熱症可用。

黃芩酒炒　黃連酒炒　當歸身酒洗，各二錢　羌活　黃栢　連翹各一錢

澤瀉　獨活　藁本各七分　炙甘草　梔子仁　防風各五分

右水七酒三，食後服，日進三貼，三日乃愈。

追毒萬應針頭丸　治一切腦背惡瘡，欲死，一粒可愈。

麝香二錢　血竭　蟾酥　輕粉　硇砂各三錢　全蝎　蜈蚣各一對，全用

片腦一錢

右爲末，煉蜜丸如黍米大，瘡頭用針挑破，微有血出，以藥一粒放進眼上，用綿紙蓋之，週圍以津唾粘定，不一時愈。

《瘍科選粹・面瘍》 發眉　發髭　肥疽　疙瘩　遊風　粉刺　斑刺　偷針眼　月蝕瘡　小兒肥瘡　牙乂

面瘡有發眉，生左右眉稜，已見腦疽論。又有眉心生疽，名面風毒，屬太陽膀胱經風熱壅結，陰陽相滯而生。宜紫金丹、蟾酥丸汗之。若黑色痛甚，或麻木，或癢，寒熱併作者，疔也，各處皆然。

鼻柱上生疽，屬手太陰肺經風熱，及上焦禦火所成。宜漏蘆湯、活命飲，加梔子、木通、薄荷。

發髭在鼻下人中兩邊，因摘髭入風而結，屬足陽明胃經。髭在豕如水。地角上生疽，名髭毒，屬足陽明經風熱所致。活命飲加芩、連、玄參、梔子、桔梗以清熱。

觀骨疽，屬上焦陽明經禦火所致。宜活命飲，加升麻、桔梗、乾葛、酒煎，仍服奪命丹、烏金散汗之。

《靈樞經》云：心病者顴赤。又曰：腎病顴骨面黑。然則當察其色。赤者與黃連安神丸，降心火，補心丸，養心血。色黑者，以地黃丸滋腎水，不可執於陽明鬱火也。

頰腮生瘡，屬陽明經。初宜活命飲，加升麻、桔梗，或黃連消毒散選用，或犀角升麻湯。

犀角升麻湯　治口唇、頰車、髮鬢腫痛，及鼻額連頭痛，不可開口，妨礙飲食。

犀角七錢五分　升麻五錢　白芷　白附子　川芎各二錢五分　防風　黃芩各三錢五分　羌活三錢　甘草一錢五分

右作一服，水五盞，煎至三盞，去滓，分作三服，一日一服，勢必減。

按：此屬陽明胃經。陽明經絡，環唇挾口，起於鼻，交額中。此方以犀角清胃中飲食之毒，升麻佐之。蓋升麻、黃芩皆入胃經。餘藥皆滌除風熱之藥，故效。

腮臉生毒，發於肌肉，浮而不着骨，名曰痄腮。近於下則爲頤發，屬足陽明。近於耳後，又屬少陽，熱毒上攻所致。急用活命飲，加玄參、芩、連。老弱人用十全大補湯、黃耆內托散，人參養榮湯。

薛云：痄腮屬足陽明胃經，或因風熱所乘，或因積熱所致。內熱瘧痛，宜升麻黃連湯、白芷胃風湯。外瘧作痛，內熱口乾，犀角升麻湯。內傷寒涼，不能消潰者，補中益氣湯。發熱作渴，大便秘者，加味清涼飲。表裏俱解而作腫痛者，欲成膿也，用托裏消毒散。膿成用托裏散。其氣虛血虛，倦怠惡食等證，照常用補中湯、六君子湯、十全湯、八珍湯選用，不可泥於風熱用剋伐之劑。

又云：連耳上太陽部分，屬風熱，加羌活、防風。連耳下少陽部分，屬恕火，加柴胡、山梔、丹皮。連耳後少陰部分，屬相火，加知母、黃柏。齒牙俱腫出血者，清胃散加石膏。

面遊風毒，因積熱，或多食辛辣、厚味、金石之藥所致，屬陽明經。宜黃連消毒散，去人參，加薄荷、梔子，及活命飲加升、桔。

白芷胃風湯　治氣虛風熱，面目麻木，或牙關緊急，眼目瞤動。

白芷　升麻各二錢五分　葛根七分　蒼术炒，八分　當歸一錢五分　甘草炙，一錢　草豆蔻　柴胡　黃柏　薑本　羌活各四分　蔓荊子三分　白殭蠶炒，去絲，三分　麻黃七分，去節

升麻黃連湯　治胃經熱毒，腮腫作痛。

黃連　牛旁子　白芷　連翹各一錢　升麻　川芎　當歸各一錢五分

右水煎。若痛連太陽，加羌活。若痛連耳後，山梔、柴胡。

犀角升麻湯　治胃經風毒，血氣凝滯，內熱口乾，鼻額、口唇、頰車發，髮際連牙腫痛。

犀角七錢五分　升麻　防風　羌活　川芎　白芷　白附子　黃芩各五分

右水煎澈服。

清胃散

連翹敗毒散　治發頤初癰，服此消之。

連翹　羌活　獨活上　荊芥　防風　柴胡　升麻下　桔梗　甘草　川芎　牛旁子瓦上炒用　歸尾　紅花下　蘇木下　天花粉俱中

右水酒各半煎，徐徐溫服。如不消，再加穿山甲壹錢。腫痛至面，加白芷。大便燥結，加大黃。寒熱倍柴胡、炒黃芩。

內托消毒散　治發頤不得消者，托之。

人參　黃耆上　防風　白芷　川芎　當歸　桔梗　連翹　金銀花　甘草節　升麻　柴胡俱中

右水酒各半煎，徐徐溫服。瘡口破者，以玄武膏貼之。四圍腫赤，以後藥敷之。

消毒救苦散　消腫散毒，用米醋調敷，留一頭，乾即再敷。

大黃三錢　黃芩　黃連　黃柏　芙蓉葉　大薊根　白芨　白斂　南星半夏　紅花　檀花　當歸尾　赤小豆　白芷各一錢五分　朴硝　雄黃各一錢，另研

硫黃散　治面瘡，及鼻臉赤風刺粉刺，諸藥不效者，用此藥少許，於臨睡時洗面淨，如油粉一般，用之數日即退。

生硫黃　白芷　瓜蔞仁　膩粉各五分　全蝎七枚　蟬蛻五枚　芫青七枚，去足翅

右爲末，用麻油、黃蠟約度如合面油法，火溶盡，下火，入各藥收用。一方水調平胃散搽之，亦佳。

面油摩風膏

麻油五錢　升麻　防風各二錢　當歸身　白芨　羌活　白檀末各一錢
右爲末，以綿裹之，用油半觔入砂器內熬澄清，去渣，入黃蠟一兩，再熬收用。

瑩肌如玉散
白丁香　白蒺藜　白牽牛　白芨　白斂　小椒各一兩　白芷七錢　當歸尾五錢　升麻五錢　楮實子四錢　白附子一錢五分　白茯苓二錢　麻黃去節，一錢　連翹一錢五分
右爲末，每用五分洗面。

去黑斑點方
白附子一兩　白芨　白斂　白茯苓　蜜陀僧　白石脂　定粉等分
右爲末，用以洗面，臨臥以人乳調塗。

祛風白芷散　治面上風癬瘡。
白芷三錢　黃連　黃栢　黃丹各二錢　茯苓一錢五分　輕粉一錢
右爲末，香油調搽癬。一方加孩兒茶二錢，麝二分。

羊鬚散　治面上、耳邊黃水瘡。
殺羊鬚　荊芥　乾棗去核，各二錢
右燒炒存性，入膩粉五分同研，先以溫水洗淨，香油調搽。

消毒散　治面瘡赤腫。
綠豆　五倍
右研細末，用醋調搽。

黑白散　治小兒面湮瘡。
百藥煎　生礬二錢
右爲末，香油調搽。

藥油　治小兒面瘡，出黃水。
用松香、枯礬、槐樹皮爲末，紙捲爲筒，蘸油燃火，有油滴下收之，用輕粉少許搽之。

面上瘡疤
用鮮橄欖切斷，蘸磨香少許擦之，一二日無痕跡。

面上泡瘡
胡粉、水銀、臘豬油同研如泥，夜卧敷上，勿洗，三日可愈。

洗面去斑藥　去面上一切瘡刺，及皮膚燥癢垢膩，潤澤肌膚。
皁角三斤，去皮弦，另搗　升麻半斤　楮實子五兩　白芨一兩甘松七錢　三奈子　白丁香　縮砂各五分　綠豆八分，另研　糯米一升
右爲末，用洗面。

月蝕瘡　治耳鼻面上及下部諸竅生瘡，隨月盛衰。
胡粉炒　枯礬　黃丹　黃連　輕粉各二錢　臙脂燒存性，一錢　麝一字
右爲末，以塩湯洗淨，乾摻或油調敷。

偷針眼
南星、地黃各三錢，研成膏，貼太陽兩邊，其腫自消。

玉紅膏　治小兒頭上惡瘡，及肥水瘡。
松香同好醋，加蔥頭打碎，或取汁同煮一片　飛丹六兩　枯礬六兩　川椒二兩，另研末　輕粉一兩五錢
右共爲末，先以豬肉湯洗淨，菜油調塗。

一方瘡癤初起，以旋覆花炒焦爲末，油調敷之。

牙又骨接處發腫，張口不得，皆風熱上攻，或曰牙癰。切忌風水觸犯，宜清胃散、甘露飲、防風通聖、涼膈散之類，量虛實選用。

《瘍科選粹・耳發》　耳輪生瘡，是名耳發疽，屬手少陽三焦經。《內經》曰：耳爲腎之外候。又曰：腎通竅於耳。又曰：心通竅於耳，故耳瘡之發，必當審其經之所自。中氣虛者，補中益氣湯。

厥陰肝經血虛風熱，或肝經燥火風熱，皆能致耳生瘡，必內熱癢痛，用當歸川芎散、柴胡清肝散、梔子清肝湯、逍遙散選用。若寒熱作痛，屬肝經風熱，用小柴胡湯加山梔、川芎。若內熱口乾，屬腎經虛火，用加味地黃丸、加減八味丸。若發熱煩痛，屬少陽、厥陰風熱，用柴胡梔子散。至於卒然疼痛，日久流膿，諸蟲誤入，各有效方，用者擇之。

耳中生毒，皆由足少陰、手少陽二經風熱上壅所致。其證有五：曰停耳，曰耳濕，常出黃膿；有耳風毒，常出紅膿；有纏耳，出白膿；有耳疳，生瘡臭穢；有震耳，耳內虛鳴，時出清膿。雖恙有五，而其源歸一。又有耳聾、耳痔，不作膿，亦不寒熱，外無腫腫，但耳塞不通。已上纏綿不已，令人耳聾，用黃連消毒飲，活命飲治之。若寒熱間作，內外紅腫，疼痛日增者，爲耳癰，用活命飲加升麻、桔梗、紫金丹、烏金散，或一粒金丹下之。亦有寒熱大

作，痛不可忍者，疔也，以疔治之。

氣閉耳聾，著腦而成，通氣散效，用茴香、木香、人參、玄胡索、陳皮、菖蒲各一錢，羌活、殭蠶、川芎、蟬蛻各五分，穿山甲二錢，甘草一錢五分，各爲細末，每服三錢，溫酒下。

肝火左脈弦數，其人多怒，耳鳴或聾，宜平肝伐木，龍膽瀉肝湯，不已，龍薈丸。

氣虛右脈大而無力，或濡細，症兼倦怠，口中無味，宜加減益氣湯，用黃蓍、人參治虛勞爲君，甘草、升麻、葛根、蔓荊子、芍藥、黃檗用酒炒，春夏倍加，胃弱人去之加白朮。

風熱耳根連牙床腫痛，屬上焦風熱，清胃兼辛涼散之，升麻、芷、翹、荊、防、薄荷、甘、桔、枳殼、酒炒芩、連、玄參、花粉、赤芍、鼠粘、生地時服，勢盛加蒸大黃。

耳中忽大痛，如有蟲蠕動，或血出，或水出，或乾痛，用蛇退殼燒存性，以鵝翎管吹入即止。

耳出膿汁，或聾而鳴，屬上焦風熱，蔓荊子散，方用蔓荊子、生地、赤芍、甘菊、桑皮、木通、麥冬、升麻、前胡、炙草、赤茯，用薑棗水煎。

耳鳴多屬陰虛火動，滋腎丸、虎潛丸，或滋陰百補丸。

耳根連及項或腫，多在左邊，脈必弦數，屬肝火，又恒見於婦女，宜平肝降火兼舒鬱，用柴胡、青皮、香附、撫芎、梔子、酒炒芩、連、歸、芍、貝母、連翹、玄參主之。若有表證發寒熱者，荊防敗毒散。

凍耳，用橄欖核燒灰，清油調敷。

停耳，因勞傷氣血，熱氣乘虛，入於其經，隨鬱成膿，故云停耳，內服柴胡聰耳湯、通氣散、蔓荊散，外用紅綿散等吹藥。

耳濕腫，屬上焦風熱，宜涼膈散加酒炒大黃、酒炒枯芩、荊、防、羌活，或以枯礬吹入。酒客耳鳴、耳聾亦宜。

耳聾、耳鳴，須分新久虛實。忽因大怒大醉而聾或鳴者，屬痰火。又分輕重治，中年及病後虛弱人，悉屬虛。但分氣血耳，治之必大補氣血，滋陰制火，使虛火下伏，陽氣上行，充塞流動，則九竅咸利，而聾鳴悉除。經曰：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

薛云：耳鳴脈數，黑瘦人屬血虛，四物加山梔、柴胡。右寸關大於左，無力倦怠，色黃白，屬中氣虛，補中益氣加減。若血氣俱虛，八珍湯加柴胡。若因怒便聾或鳴，屬肝膽氣濁，小柴胡加芎、歸、山梔。

東垣鼠粘子湯　治耳痛生瘡。

昆布　蘇木　生草　蒲黃　龍膽草各二分　鼠粘子　連翹　生地　歸尾　黃芩　黃連　炙甘草各三分　柴胡　黃蓍各四分　桔梗一錢五分　桃仁三枚　紅花

右用水煎一大盞，少熱服，忌利大便寒涼藥。

逍遙散

當歸　白朮　茯神　芍藥　甘草　柴胡各一錢

右薑三片，用水煎服。

柴胡梔子散　治三焦及足少陽經風熱，耳癢生瘡，或出水疼痛，胸乳間作痛。

柴胡　梔子　丹皮各一錢　白茯苓　川芎　白芍藥　牛旁子　當歸各七分　甘草五分

右水煎，食後服，太陽頭痛加羌活。

曾青散　治耳內惡瘡。

雄黃七錢　曾青五分　黃芩三錢五分

右搗爲末，研勻，用少許納耳中，有膿出，即以綿搥子拭乾再用。

當歸川芎散　治手足少陽經血虛瘡癢，及風熱耳癢，生瘡出水，或婦女經水不調，膈痞悶。

當歸　川芎　柴胡　白朮　芍藥各一錢　山梔炒，一錢二分　丹皮八分　茯苓八分　蔓荊子五分　甘草五分

右水煎服。

肝氣不平，寒熱，加地骨皮。去朮。肝實，加柴胡、黃芩。亦宜去朮。氣血虛加參、蓍、歸、地。去梔、荊、柴。脾虛，飲食不思，加茯苓、白朮。去梔、荊、柴。痰滯，加朮、半。去梔。肝氣不順，胸膈不利，小腹痞滿，加青皮。肝血不足胸逆加熟地。肝血虛寒，小腹時痛，加肉桂。

加味地黃丸　治肝腎陰虛，耳癢痛出水，小便赤澁。

山藥　山茱萸　牡丹皮　澤瀉　白茯苓　熟地黃　柴胡　五倍子

右地黃用酒拌煮搗爲膏，入各藥和勻，加蜜爲丸，或用加減八味丸。

加減八味丸見惡候條。

耳病十二方：

一枯白礬一味，研末，吹入。

一青礬燒灰，研末，吹入。

一菖蒲、附子去皮臍，各等分爲末，油調滴入。

一桑螵蛸炙黃爲末，加少麝，吹入，兼治停耳。

一臙脂胚子、蛀竹末，各少許，加麝一字，吹入。

一蛇蛻燒存性爲末，吹入，兼治流血水。

一枯礬一錢、龍骨二分、黃丹二分、麝香三釐，爲末，乾摻，治膿耳，及小兒斷臍不乾，青礬散。一方加海螵蛸二分、冰片。

一雞內金炒黃研末，香油調滴，治耳膿。

一五倍子一錢，全蝎燒灰存性三分，研末，吹入，治膿耳、停耳。

一棗核七枚，燒灰出火氣，研末，拭乾，摻入，治膿耳。

一大棗核燒灰出火氣一錢、麝五釐、土蜂窩泥一錢、臙脂胚燒灰一分，研細末，吹入，治停耳。

一龍骨爲末，吹入，治耳出血。

凡蟲入耳中，用桃葉捲如葱，切平兩頭，納入耳中，蟲從葉中出。又方：以香油滴入，鷄冠血滴入，俱佳。

抵聖散　治耳膿經年不瘥。

枯白礬一兩　烏魚骨三錢　乳香二錢　乾臙脂　輕粉各一錢　麝香分五

右爲末，或摻，或紙。

黃連散

白礬七分五釐　黃連五分　冰片半

右爲末，綿裹納耳中。

《瘍科選粹・口瘡口疳》 凡口中生瘡，皆由臟腑之熱，故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脾熱則口甜，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鹹，胃熱則口淡。若謀慮不決，肝移熱於膽，亦口苦。脾胃氣弱，木乘土位，亦口酸。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腸不便，上爲口糜，生瘡潰爛。傷寒狐惑，蟲蝕其臟，則上唇生瘡。蟲蝕其肛，下唇生瘡。是臟腑之病，未嘗不應諸口。故凡口瘡者，皆病之標也，治者當推求其本焉。然不外乎五味之異，以察五臟之屬。若服涼藥而不愈，因中焦土虛，相火衝上無制，用理中湯，人參、白朮、甘草補土之虛，乾薑散火之標，甚則加附子，或噙官桂，乃從治之法，醫家之妙用也。

琥珀犀角膏　治咽喉口舌生瘡，其效如神。

琥珀　犀角　辰砂各一錢　茯神　人參　酸棗仁各二錢

右爲極細末，另研片腦二分五釐，煉蜜調膏，每用彈子大一塊，麥門冬濃煎湯下，一日五服。

礬丹散　治口瘡。

枯礬　黃丹炒　白梅燒存性，各一錢　人中白一錢五分　麝香少許，另研

右五味各研極細末，和勻再研，乾摻瘡上，甚者加硼砂五分、片腦一分。

《瘍科選粹・頸項瘍》 頸癰，屬手少陽三焦經鬱火，積憤驚惶所致。初覺即隔蒜炙，服活命飲，加玄參、桔梗及勝金丹、奪命丹汗之。壯實者一粒金丹下之，老弱者十全大補湯，人參養榮湯。若潰而不斂，煩燥脹滿，小便如淋，嘔吐者死。

神勞多怒，頸項腫塊不消，用八珍湯加柴胡、香附，及隔蒜灸法。勞心過度者，補中益氣湯。

婦人因怒頸項腫，後乃月水不通，小便如淋，此血分證也，宜用椒紅丸。

俟經行腫消，再用六君子，加柴胡、枳殼。

頸後腦下發疽，名對口瘡，屬督脈，陽盛氣有餘，火炎上所致。急服烏金散、勝金丹汗之，壯實者一粒金丹下之。若潰出濃水，入風發搐即難治。有毒邪壅盛，鮮血瀑湧者死。毒攻心腹，膨脹譫語者死。此證焮赤腫痛可治。若根大，精神昏憒者不治。

《瘍科選粹・臂癰》 垂臂兩處，發接骨下臂骻上，起如雞鴨卵大，皆由榮衛不調所致，宜急消，或發穴早治。兩臂肘起在接骨下，引手至小骨上發癰，此處連大小筋骨，舉動不便，垂手墜痛，膿深徹骨，或致傷筋，拳縮不舒，宜用緩慢筋脈藥治之。

《玄機》云：在臂外爲癰，在臂內爲魚肚發，在臂上節腫連肩髃爲臂風毒，宜活命飲，加羌獨活、桂枝、桔梗，水酒各半煎服，及奪命丹、紫金丹、勝金丹選用。壯實者可下。若慢腫無頭，服敗毒藥不動者，用十全大補湯，加桂枝、桔梗托之。

白芷升麻湯治臂癰。

白芷一錢五分　升麻一錢　桔梗一錢　黃芩酒炒，四錢　生黃芩三錢　紅花五分　甘草炙，五分

右水二酒一，煎至八分服。

肘之內生癰，屬三陰經，乃心、肺、胞絡鬱火，引經用黃連、升麻。肘之外生癰，屬三陽經，乃胃、大小腸積毒，引經用藥本、升、柴，竝用黃連消毒飲、活命飲，或烏金散、紫金丹、勝金丹選用。壯實者可下，老弱者黃蓍木香散、十全大補湯、千金內托散。

臑臂表裏俱赤，唯肘節處差小，俗名藕包，以內外分陰陽，俱同上治。

油泥膏治藕包。

塘泥一倍　桐油三倍

二味和勻，以鵝毛掃，時時塗勿令乾。

《瘍科選粹・手疽》手發背　穿掌疽　手了刺　腕癰　指疽　天蛇頭替指

兩手背發癰疽，無頭慢腫，聚毒成瘡，乃三陽經風熱滯鬱，宜服活命飲，加芩、連、山梔、桔梗、升麻，寒加桂枝，熱加薑黃，水酒煎服。有表證者，紫金、烏金、奪命丹汗之。有裏證者，一粒金、八陣散下之。老弱者大補之。

手心毒，赤腫，名穿掌，又名穿窟天蛇。若偏於掌邊者名穿邊天蛇。此手厥陰心包絡積熱所致，初起隔蒜灸，再服活命飲，加桂枝、薑黃。實者酌表裏而汗下之，仍於紫金、奪命、烏金、一粒金丹選用。既潰，參、蓍大補之。

一方用仙人掌根磨米醋煖塗。又藜蘆子煎醋熏洗。

虎口結毒，焮赤腫，毒名合谷疽，又名手了刺，又名臂蟹毒，手陽明大腸經風熱積毒。初宜隔蒜灸，服活命飲，加桂枝、薑黃、桔梗、升麻，水二酒一煎服。汗下補三法皆同前例。

腕癰，手屈之處，結痛焮腫，屬手三陰經風熱毒，治法同前。宜用玉樞丹加蟾酥少許塗之。

手大指疽，於大指頭發小點如粟，漸大如豆，如桃李，或青或紫，乍黃乍黑，或癢或麻木，或徹心大痛，屬手太陽肺經積毒。急服烏金散、紫金丹汗之，壯實者下之。若攻心吐嘔不食，及齒縫出血者不治。若人患此，指色黑者，其指已死，宜截去之，不然黑至臂不治。

手指結毒，焮赤腫痛，名天蛇頭，既膿裂開如蛇頭，故名，屬手厥陰心包絡積熱所致。服活命飲加柴胡、羌活、桔梗及黃連消毒飲。

用蒲公英同蒼耳草二味等分爲末，以好醋膿煎浸洗。

冬酒治天蛇頭極妙。或用鮮公英擣細，水和調，去楂服之，又以楂盒患處。

拔毒散　治毒瘡生手指間，俗呼發指，徹骨疼痛。

乳香　泥蜂窩多在壁縫間

右爲末，釀醋調塗，乾再以醋潤之，痛立止。或以蜈蚣一條，燒煙熏之。或以雞子清浸之。

治蛇頭瘡即天蛇頭，有手足之間。

雄黃　蜈蚣　全蝎各二錢

右爲末，瘡口開，入藥在內，以小油抹，裁帛拴住。如乾，小油搽潤。

代指生指甲內，劇者爪爲之脫，得冷藥湯漬之佳。蓋爪者筋之餘，筋賴血養，血熱甚，注於指端，故指腫熱結，釀而成膿。病同指疽，然無蘊毒，故色不黯黑，亦不殺人。丹溪以烏梅入醋研浸患處立效。一方用酸漿水入塩熱浸之，冷再換。一方單用甘草。一方單用芒硝，或麻黃煎熱浸之。

《瘍科選粹・乳癰》乳癰之作，多起於忿怒鬱悶，以致胃火上蒸，乳房汁化爲膿，或爲其子口氣所吹而成。治有多方，效亦屢見，然不分經絡體認表裏，終屬孟浪也。

按乳房屬足陽明，乳頭屬足厥陰，故陽明之血沸騰，則熱甚而成膿，厥陰之氣不行，則窈閉而成膿。初起之時，必忍痛揉令軟，大吮令汁透，自可消散。若已成而爲癰癤，治之之法，以青皮疏厥陰之滯，石膏清陽明之熱，生甘草節散污濁之血，蒺子消導腫毒，或加沒藥、青橘葉、皂角刺、金銀花、當歸身，爲湯爲散，佐之以酒煎。以一醉膏、芷貝散爲主。氣虛合四君子湯，加芎、歸、柴胡、升麻。憂思傷脾者，歸脾湯，加瓜蒌根、貝母、白芷、連翹、甘草節，水酒各半煎服。因肝火結核腫痛者，清肝解鬱湯乃正治也，再施隔蒜法尤效，或服瓜蒌散，或內托升麻湯，或復元通聖散，加漏蘆。虛者托裏消毒散。

至若焮痛寒熱，當發散表邪。腫焮痛甚，當清肝消毒。或氣虛血虛，脾虛胃虛，證變不一，隨宜處治。

如將潰之時，兩乳間出黑頭，瘡項下作黑眼者，內托升麻湯。已潰寒熱

者，內托十宣散。少食口渴者，補中益氣湯。晡熱內熱者，八物湯加五味子。胃虛作嘔者，六君子湯，加乾薑、霍香。過勞腫痛者，八物湯倍參、耆、歸、朮。遇怒腫痛者，八物湯加山梔。誠不可以一方之效是拘也，各書所載，世俗所傳，或方或法，均爲已效，並錄以俟臨時酌用焉。若荏苒歲月，而至傳囊，僅有歸脾湯一藥，可延歲時，傳至一半者死。男子亦有患此者，乃因房慾過度，肝虛血燥，腎虛精怯，不得上行所致，宜瓜蔞散、十六味流氣飲，餘證彷彿女人所患，慎勿輕用清熱敗毒劑也。

一醉膏　治癰疽，發背，乳癰神效，如要宣毒，加皂角一錢。

甘草五錢　沒藥二錢五分　瓜蔞一個，去皮研爛

右用酒三碗，煎至一碗半，分兩次溫服，重者再進二服，以瘥爲度，或加當歸、白芷、乳香亦妙。

芷貝散　凡有孕乳結核名內吹，有兒乳結核名外吹，俱以宜此頻服，乃不致潰膿。若無乳者，加漏蘆煎酒調服。

白芷　貝母各等分

爲末，每服一錢，用酒調頻服。

歸脾湯

當歸　龍眼肉　酸棗仁　遠志　人參　黃芪　白朮　茯神各一錢

木香五分　甘草三分

右薑棗煎服。

清肝解鬱湯　治肝經血虛風熱，或鬱火傷血，乳內結核，或爲膿潰不愈。

人參一錢　柴胡八分　白朮一錢五分　牡丹皮八分　白茯苓一錢　陳皮八分　貝母一錢　甘草炙五分　當歸一錢五分　川芎八分　山梔炒　白芍藥炒　熟地黃各一錢

右水煎服。

瓜蔞散　治乳癰未潰者即散，已潰者去石膏、沒藥、皂刺、金銀花，用歸身，加人參、黃芪。

川芎　白芍藥　瓜蔞仁　青皮各一錢　石膏二錢　甘草　沒藥　歸尾　金銀花　皂刺各五分　青橘葉取汁二匙。已潰者加金線重樓、半夏

右水酒各半煎，空心服。

內托升麻湯　治兩乳間出黑頭瘡，瘡頂陷下作黑眼子，並乳癰初起。

葛根　升麻　連翹各一錢五分　黃耆　炙甘草　當歸各一錢　黍粘子五分　肉桂三分　黃栢二分

右水二碗，酒一盞同煎服。

復元通聖散

青皮　陳皮各二錢　甘草三錢　穿山甲　瓜蔞根各四錢

右爲細末，酒調服。

托裏消毒散　治癰疽腫痛俱慢，色不甚赤，元氣虛弱，或行攻伐，不能潰散，宜用之。未成者消，已成者潰，又去腐生新之劑，加減同前。虛弱及已潰者，去翹、芷、金銀花三味。消毒方見用藥條。

內托十宣散　治一切癰疽瘡瘍，未成者散，已成者潰，膿自出，無用手擠，惡肉自去，不犯針刀。服藥後，疼痛頓減，排膿生肌，其效如神。小兒痘疹亦宜用此托裏即排膿內托十宣散，方見初起湯藥條。

十六味流氣飲子　通行十二經之藥，病在一經者不用。

人參　黃耆　當歸各一錢　川芎　肉桂　厚朴　白芷　甘草　防風　烏藥　檳榔　白芍藥　枳殼　木香各五分　桔梗三分　紫蘇一錢五分

右水煎，食後服，若由忿怨者，加青皮一錢。

神效瓜蔞散　治乳癰初起自消膿或即潰。

當歸五錢　生甘草五錢　乳香　沒藥各一錢　黃瓜蔞一個，子多者妙

右水酒各半煎服。

一方有川山甲、貝。一方以此方各末入瓜蔞內，重紙封之，微火煨存性爲末，每用末二錢酒下。

瓜蔞大黃湯　治吹乳及一切惡瘡初起，與瓜蔞散同功，氣弱人與孕婦不宜服此。

生薑一兩，去皮　瓜蔞一個，去皮　生甘草　大黃各五錢

右共搗爲一處，水煎去渣，入乳香、沒藥末各一錢調服。

連翹橘葉湯　治吹乳初起。

連翹　川芎　瓜蔞仁　皂角刺　青橘葉　青皮去穰　甘草節　桃仁各一錢

右水煎，食後服。

青皮散　治乳癰初發。

青皮去穰　穿山甲炒　白芷　甘草　貝母各八分

右爲細末，溫酒調服。

蒲公英酒　治乳癰，服後一睡，其癰如失。

蒲公英　忍冬藤各一兩

右用酒煎服，渣搗爛敷患處。

單方八條　秘方，治吹乳二汁不行。豬牙皂炒黑、蛤粉等分爲末，每服一錢，陳酒下，諸般乳病可內消。大黃、白芷、鼠粉、當歸等分爲末，每服二錢，陳酒下二方出。

一方以鹿角於石上磨取白汁塗之再三，不得近手，再用人嘲出黃水，一日而散。鹿角剉末，酒服亦可。忌孕婦。

一方韭菜地中蚯蚓糞搗碎塗之，即愈。

一方蛇蛻一條，燒存性，入乳香一錢共爲末，酒調服。

一方獨核肥皂去核，入糯米填滿，濕紙包煨過存性爲末，酒調服。

一方真羯羊糞燒灰爲末，入麝香少許，酒調服。

一方苦葫盧子焙乾爲末，酒調服。

一方以貝母爲末，酒調二錢，郤以身覆卓上，垂兩乳令通。

一方葱葉內灌蜜，左乳吹右鼻，右乳吹左鼻。

《瘍科選粹・腹癰》　腹癰生於肚腹皮裏膜外，左關脈洪數，而腹痛甚者，乃其候也。其因起於膏粱，七情火鬱，脾虛氣滯而成。但腹皮厚而脂膜脆，易至內潰，爲患不小。惟宜扶脾胃，壯元氣爲主，佐以行經活血之劑。

若蔓腫堅硬，肉色不變，未有膿也，宜四君子湯加芎、歸、白芷、枳殼，或托裏散。瘀腫痛甚者，邪氣實也，先服活命飲，仍用隔蒜灸法以殺其毒。後用托裏散以補其氣。

若至腫起而軟，皮色紅者，膿已成也，宜托裏消毒散以速其膿潰。倘不自潰，是氣血虛也，已有白頭者用替針丸，未有白頭者以針刺之。若誤服尅伐涼藥，必致腫不能潰，潰不能斂，壯者弱而弱者死，急宜大劑參、耆、薑、附，或十全大補湯救之。

若發小腹疼痛而振，身發寒熱，名曰衝疽，由心火熾盛，流入腎經所致。活命飲、勝金丹、奪命丹選用。五日變色可刺，導引毒膿。失治則五十日而死。

《瘍科選粹・背疽》　發背有上中下三發，俱在脊中，屬督脈。上發傷於肺，發於天柱骨下；中發傷在肝，爲對發；下發傷於腎，爲對臍發，皆因積熱、怒氣所致。初如粟米，或麻或癢，或拘急，或不痛，或大痛。初覺便宜隔蒜灸之，或汗、或下、或托，量虛實治之。凡發在上，俱忌木通，恐導虛下元也。

三發總與他處不同，宜速治，活命飲加羌活，紫金丹、勝金丹、奪命丹選用。壯實者一粒金丹下之，老弱者托之。十日外不見膿不治。

背脇之間兩三處，名老鼠攢，又名遊走血脾癰，由怒氣積熱所致，爲足少陽、足厥陰二經，宜順氣清熱之藥，黃連解毒湯，活命飲加黃連、梔子，或服紫金丹。壯實者下之。老弱者大補托之。

又有當背心而痛，及麻木，累累如彈如拳，堅硬如石，名酒毒發，宜黃連解毒湯加羌活、乾葛，或神效消毒飲，內疏黃連湯、紫金丹、紫金錠選用。

又有背上細瘰無數，浸淫開闊，如湯火傷，煩躁口渴，此名丹毒，宜黃連消毒散。方見瘡瘍。

又有背上生疽，長竟尺，如黃瓜，名黃瓜癰，疼痛引心，四肢麻木，此證難治，急服活命飲加羌、柴，紫金丹、勝金丹、奪命丹、神仙追毒丸選用。

發背有五，曰陰陽、金石、飲食、瘴氣、已見一卷論中。大約毒氣勇悍，發如火焚，初如手掌，五六日如碗，面熾熱，赤引浮面，暫潰去紫瘀，濃汁多而腫不退，痛不止，發渴發逆，嘔吐氣急，浮淺開闊者，尤宜發膿托毒，此乃陽證屬實。

有大只如盞面，而毒氣深沉，緣內虛而毒已近膜，必內攻入臟腑，卻入四肢，先攻頭面，次攻手足，此乃毒氣散入四肢，其人聲嘶氣脫，眼黑睛小，十指腫黑乾焦，不治，此陰證屬虛。

《精要》云：凡癰疽初起，腫硬高起者，毒氣卻淺，此乃六腑不和爲癰，證屬陽，勢急而易治。若初發如粟粒，如豆許，與肉平等，或作赤色，或覺癢，甚毋抓破，此乃五臟不調爲疽，屬陰，毒氣內畜，勢緩而難瘳。

大約發背之名雖多，總之陰陽二證。若初始發一粒如豆，便身熱煩赤，疽處腫大熱痛，此外發也，屬陽，雖如盆盎可治。初起身不熱，覺倦怠，疽處亦不熱，數日漸大，不腫不痛，卻低陷而壞爛，此內發也，屬陰難治。

薛云：發背屬膀胱、督脈兩經，或陰虛火盛，或飲酒厚味，或鬱怒房勞，

均可致之。脈洪瘭痛者爲熱毒，易治，脈數無力，色黯作渴，爲陰虛，難治。脈微細，不痛不瘭，爲虛甚，尤難治。

腫煩作痛，寒熱作渴，飲食如常，此形氣病氣俱有餘，先用活命飲，次用托裏消毒散。

若頭痛拘急，乃表證，先服人參敗毒散，次用金銀花散、槐花酒、神效托裏散。

煩痛瘭硬，脈實，用清涼飲、活命飲、苦參丸。腫硬木悶疼痛，發熱煩躁引飲，便秘，脈沈實者，內疏黃連湯、清涼飲。大便已利，欲作膿者，用活命飲、托裏散，外用神異膏。

漫腫微痛，或色不赤，不思飲食，此形氣病氣俱屬不足，用托裏散調補之。若不作膿，膿成不潰，陽氣虛也，托裏散加參、蓍、肉桂。膿出而反痛，或膿清，氣血俱虛也，八珍湯調補。惡寒不斂，陽氣虛也，十全大補湯。晡熱內熱，或不收斂，陰血虛也，四物加參、朮。作嘔欲吐，或不收斂，胃氣虛也，六君子加炮薑。食少體倦，不收斂，脾氣虛也，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肉赤不斂，血熱也，四物加山梔、連翹。肉白不斂，脾虛也，四君子加酒炒芍藥、木香。

若初起未發出，而寒熱疼痛，作渴飲冷，此邪氣內蘊也，仙方活命飲。口渴發熱，漫腫微痛，元氣虛也，托裏消毒散。飲食少思，四肢倦怠，脾胃虛也，六君子湯，不應加薑、桂。若真氣虛，邪氣盛，不能發出，亦有死者，在旬日外見之。

若已潰腐，用托裏散以生肌，不應急用溫補脾胃。若脾氣虛，弱不能收斂，亦有壞者，在月餘外見之。

若已發出，用托裏消毒散。不腐潰，用托裏散，不應，急溫補脾胃。若真氣虛弱，不能腐潰，亦有壞者，在二旬外見之。

治發背有火照方，名神燈照火方，並敷藥二方，俱秘方，已見用藥論中。

大抵初起，邪氣盛大，用隔蒜灸法，灸終不痛，明灸之，但未潰已前，皆可灸，更用箍藥圍之，更用烏金等膏點之，候有瘡口，以烏金膏或翠青錠子紮之。

《瘍科選粹・囊癰》　陰囊生癰，屬厥陰肝經，不但濕熱下注，亦由陰虛所致也。丹溪云，但以濕熱入肝施治，而佐以補陰，雖潰脫可愈。故治宜消毒兼補，若專政其瘡，陰道愈虛，必生別患矣。

此證但於初起時，覺赤腫脹痛，小便澀滯，寒熱作渴者，即與清肝火，兼分消濕熱，宜以黑龍湯吞滋腎丸。如因色慾過度，囊腫如斗，小腹脹悶，溺澀發熱，口乾痰壅，則危如反掌，宜用腎氣丸料，加車前子、牛膝煎，吞滋腎丸，滲利濕熱。瘭痛仍在者，宜補陰托裏，以速其膿而針之。若至便秘，乃熱毒滯壅也，宜托裏消毒散。或又不減者，是熱毒未解也，宜清肝益榮湯。膿已成者，活命飲。潰後皮脫，或睾丸懸掛，甚至脫出，其玉莖半腐，亦無害命，惟宜托裏散，加破故紙、黃蓍、五味、兔絲子，或四物湯，加參、朮，吞腎氣丸，兼服補中益氣湯，倍參、蓍、歸、朮，大補氣血脾胃，外塗白蠟膏，自然平復。若服寒涼攻伐，及滲淡損陰之劑，是促其危也。

陰頭癰，亦屬厥陰，醫法仿佛似此，外以鱉甲燒灰，雞子白和敷之，自愈。

黑龍湯　治陰囊腫痛，溺澀，寒熱作湯。

龍膽草炒黑　柴胡　木通　甘草節　金銀花　當歸　皂角　赤芍藥

防風　黃連　吳茱萸水炒，各等分

右水煎一服，腫痛止後，加川芎、茯苓。

滋腎丸

黃柏鹽酒炒　知母酒浸，各一兩　肉桂五錢

右爲末，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鹽酒送下。

清肝益榮湯　治肝膽小腸經風熱，血燥筋攣，結核，或耳項胸乳脇肋作痛，並一切肝火血證。

白朮二錢　熟地黃一錢五分　當歸　山梔　木瓜　茯苓各一錢　龍膽草

川芎　芍藥　紫胡各七分　甘草五分

右水煎服。

加味小柴胡湯　治囊癰潰爛發熱。

柴胡　人參　黃芩　川芎　白朮　黃蓍　當歸　黃柏　知母　甘草各一錢　半夏五分　痛甚加黃連

右水煎，食後服。

白蠟膏　治癰疽、發背、湯火等證，去腐生肌止痛，補血續筋，又與新肉相宜，其效如神，加乳香、沒藥、龍骨、血竭、兒茶、輕粉尤妙。

生地黃　當歸各一兩

右用麻油一兩，煎藥枯黑，濾去渣，入白蠟一兩溶化，候冷攪勻，即成膏矣。

烏金散

麩炭　紫蘇葉

各等分爲末，香油調搽。

《瘍科選粹・懸癰》 陰囊之後，穀道之前，所生之毒謂之懸癰，屬任脈別絡，俠督脈、衝脈之會，癰生其間，如懸物然，屬足三陰虧損之證，輕者爲漏，瀝盡氣血而亡，重則肉潰即殞，此處肉理如縷，易潰難合，此證屬陰虛不足之人多患之。

初覺之時，若因濕熱壅滯作痛，或小便澁滯，即服龍膽瀉肝湯，腫痛者仙方活命飲，竝以製甘草佐之。如法早治，雖成亦輕，雖潰已淺。不成膿不潰者，八物湯。若膿成，急宜針刺。如不能收斂，隨其虛而補之，腎虛者腎氣丸，血虛者四物湯加參、朮，氣虛者四君子湯加芎、歸，脾虛者補中益氣湯。久成漏者，十全大補湯、蠟礬丸，首尾宜服國老膏。若誤用寒涼消毒之劑，病斯危矣。

穀道左右發癰，名爲痔癰，宜急補脾藏，初起貼發穴散，破後用抽膿膏，膿盡用合瘡口散，亦不可遷延而致成漏也。

龍膽瀉肝湯方見下疳條。

活命飲方見初起湯藥條。

製甘草湯　治穀道前後生癰。

大粉草帶節四兩，取山澗向東長流水一碗，以甘草漬而炙，炙而後漬，水盡而止。研爲末，入皂角灰少許，作四服，湯調下，大有神效，或酒煎服，久之自消。

腎氣丸　四物湯　補中益氣湯三方俱見掌疳條。

四君子湯方見乳癰條。

十全大補湯方見脫疽條。

蠟礬丸方見癰疽各方。

清心連子飲　治懸癰，小便赤澁，脈無力。

黃芩五錢　黃蘗　石蓮肉　赤茯苓　人參各七錢五分　車前子炒　麥門冬　甘草　地骨皮　製甘草

右每一兩，用水煎，食前服，發熱加柴胡、薄荷。

加味托裏散　懸癰不消不潰。

人參　黃蘗　當歸　川芎　麥門冬　知母　黃栢　芍藥　金銀花　製甘草　柴胡各一錢

右用水煎服。

肛內癰

蜈蚣　穿山甲炒　血餘　血管鷄毛　鹿角新血者

右俱煅存性，研細和勻，每服五錢，好酒下。

《瘍料選粹・臀癰》 臀屬膀胱經部分，陰中之陰，道遠位僻，雖太陽多血，然運化難及，比之他處，尤爲喫緊，初起便服活命飲，蔥熨法，務令消散。患此者毋傷脾胃，毋損氣血，但當固根本爲主。若腫硬作痛者，形氣虛，邪氣實也，用托裏消毒散、活命飲。初起亦可用勝金丹一粒金丹下法，老弱人十全大補湯，人參養榮湯，固其根本。若不補養，其患尤在結痂之後。若至毒成欲作膿者，服內托羌活湯爲主。若至變症，悉如惡候用藥法，須加意調攝。潰後多服補中益氣湯、十全大補湯，必旬日收斂，方保無虞。若不慎幃幙，不戒食饌，綿延成漏，則終身之患矣。若用尋常驅熱、拔毒、舒氣之藥，虛虛之禍，不可勝言，延至過冬，即成冷漏。垂珠左右兩處起癰，爲騙馬墜，此處微實，但皮肉薄而紋緊，口亦難合，易成漏瘡，初起惟消散之爲妙。兩腄脉兩外踝俱近骨難愈，亦防成漏。

發於尻，名銳疽，其狀赤堅，不急治，三十日死。尻，臀尖也，即背脊盡處。

背脊盡處發疽，曰穿襠發，多致成漏，宜急治，初起活命飲加羌活、黃栢及內托羌活湯主之，或用勝金丹、追毒丸。壯實者，八陣散、一粒金丹下之，老弱人大補之。

內托羌活湯　治臀癰腫痛，兩尺脈緊無力。

羌活　黃栢各一錢　防風　藁本　肉桂　甘草　蒼朮　陳皮此方臀癰未爲穩當，恐不效

右水酒各半煎服。【略】

加味六君子湯　臀疽因脾虛不能消散，不潰不斂。

人參　白朮　茯苓　半夏　陳皮　甘草　川芎　當歸

陽虛不能潰，及潰而膿清不斂者，補中湯。氣血俱虛者，十全大補湯。

《瘍科選粹・股疽》 大股之內，陰囊之側，生毒在左爲上馬癰，在右爲下馬癰，在肛門旁爲肛門癰，俱屬足三陰厥陰經濕熱，七情憂憤所致，宜內補黃芪湯、內托羌活湯、十全大補湯及丹散等劑，如通治法。

大抵瘡瘍初發必腫痛，氣血鬱積，蒸肉爲膿，其痛宣也。潰膿之後，膿散肌寬，故痛則漸減。若痛還不止，是氣血不足，宜大補之，丹溪、河間有虛甚之說。

腿外側胯下生疽，名伏兔發，寒熱大作，疼痛無頭，屬足陽明胃經，早治爲上，隔蒜灸。灸而跑起者易治，急服活命飲加牛膝、木瓜、防己及紫金丹汗下之。

毒在下部，藥氣難達，勢重者乾患處，去毒血，仍服當歸拈痛湯。虛者大補之。

《瘍科選粹・足瘍》 足發　脫疽　腳氣瘡　甲疽　嵌甲　代指　天蛇頭　足跗發　足跟疽　腳墊毒　拍蟹毒　掌心疽

足發之證，屬足三陰經精血虧損，或足三陽經濕熱下注。若色赤腫痛而潰膿者，屬濕熱可治。若色微赤腫而膿清者，屬精血虧損難痊。若色黯不腫不痛，不潰膿，煩熱作渴，小便淋瀝者，陰敗未傳惡證也。

濕熱下注，用隔蒜灸法，活命飲，以解壅毒，次服補中湯、六味丸以補精血。色黯黑不痛者，着肉用桑枝灸以行壅滯，更用十全大補湯、八味丸壯脾胃，滋化源，多有得生者，若專攻其瘡，復傷元氣，必致不起。

脫疽發於足指，潰則自脫，故名脫疽，難治，狀赤黑者死，否則可治。如見赤黑，治之不效，急去之，同於大手指疽。或云唯大指名脫疽，其餘指名敦疽，易治。

治法初起煞毒，以萬病解毒丸醋磨煖塗之。未成腫痛者，除濕攻毒，更以隔蒜灸之，仍用托裏消毒散，隨十二經引藥，或用人參敗毒散加牛膝、金銀花、白芷、大黃，或活命飲，次以托裏。輕者或作蛇傷及瘴氣治之，不可令見黑色。

薛云：赤色作痛，自潰者易治，色黑不潰者不治。蓋色赤作痛者，元氣虛而濕毒壅盛也，先以蒜隔灸，次活命飲，托裏散，次用十全湯，加減八味丸，自效。色黯不痛者，腎氣敗而虛火盛也，亦用隔蒜灸、桑枝灸，次用十全湯，加減八味丸，則毒氣不致上侵，元氣不致虧損，庶可保生。其有因修手足、口咬者，唯避湯火風毒，服藥自愈。

五神散　搽一切蛇蝎傷、瘴毒氣。

金線釣葫蘆　紫河車各二錢　續隨子去殼　雄黃各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末，醋調塗之。患毒盛者，以刀割去死肉，以末搽之。

腳氣瘡，因腎虛爲風涇所搏，攻於腳膝而名，蓋氣血壅滯，濕毒在膚腠，不得宣通，故令腳上生瘡。若風毒不散，其瘡漸出黃水，腫痛身熱，日久難治。

犀角散　治腳氣風毒，生瘡腫痛。

犀角　天麻　羌活　枳殼　防風　黃芪　白蒺藜　黃芩　白鮮皮各七錢半　檳榔一兩　甘草五錢　烏蛇二兩，酒浸

右每服八兩，水盞半，生薑五片，煎一盞服。

漏蘆湯　治腳氣，腳上風毒腫痛。

漏蘆　白斂　槐皮　五加皮　甘草各七錢五分　蒺藜子二兩

右每以五兩，水煎湯，去風處淋洗。

穭礬散　治腳爛瘡。

竹蛀屑　穭灰　紅棗燒灰　黃丹　白礬枯　韶粉

右等分，爲末摻之。

龍骨散　治腳疽，及久遠惡瘡，他藥不效者。

龍骨二錢五分　輕粉二錢五分　檳榔一錢　豬豕糞不拘多少新瓦上焙燥，再入火燒紅，研五錢

右爲末，以鹽水或鹽湯洗瘡，令見淨肉，卻以真麻油調敷之，三五次愈。

一方治腳疽，以無名異浸桐油，煎一滾，入花椒一撮，蓼花葉同煎，仍浸七日，只一味，敷貼甚效。

甲疽，足三陰經起於足指，氣血沮而不行，結於指甲之間，此經絡之所流注，非但肌肉之病也。或得於裁剪，或腳長履絢不適，而侵肉，皆令氣血沮遏，至於潰爛成疽。然足指居最下，氣血易阻，藥力難到，虛弱之人，尤宜大補，免使不斂，尤忌寒涼敷散。

綠礬散　治甲疽。

綠礬煆過，五錢　蘆薈一錢五分　麝香一字

右爲末，照患指製一絹袋，盛藥套指上，以線紮住，久而自愈。

製綠礬法：　用綠礬五兩四，盛鐵盤內，以炭火封煆，火熾礬溶，流出液汁如鎔金者，汁盡去火，俟冷取其赤似黃丹者用之，或以此礬爲主，入乳香三分之一爲末，用鹽湯洗淨拭乾，敷之。治傷甲肌，浸淫腫痛，流出黃水，漸引上腳，四邊腫爛，如火燒瘡。

勝金散　治甲疽神效。

牡蠣厚頭生研爲末，每服二錢，靛花研酒下，一日三服。已潰者，以前末敷之。

一方以膽礬燒過，同乳香末各等分敷之。

一方以烏梅或白梅燒灰敷，或搗爛裹指。

丹溪治嵌甲、陷甲、割甲成瘡，歷久不瘥，用黃栢、烏頭尖等分爲末，洗淨敷貼。

華陀治嵌甲神方，用礦砂、乳香各一錢，膩粉五分，橄欖核三枚，燒存性，黃丹一錢，以真麻油調，先用鹽湯洗淨拭乾，敷之二次效。

指頭漸腫熱痛，爪甲結膿，甚至爪甲俱脫，謂之代指，用烏梅核中仁爲末，米醋調成膏，以芒硝煎湯洗淨，漬指於膏內，或以豬膏和蚯蚓糞搗敷亦效。

手足指頭赤腫，傍開一口疼痛，謂之天蛇頭，以雄黃研細，入鷄子內浸患處一宿，次早以蜈蚣燒煙薰之，即消。若痛甚流血，以雄黃、蜈蚣、全蝎爲末擦患處，以油少許搽軟絹上包之，或以總門草入鹽少許香油搗敷，或以霜梅金線草船積汗香油搗敷竝效。

足跗發，又名足發背，足面疽也，屬足厥陰肝、陽明二經之會，多因濕熱乘虛而下注，宜活命飲加木瓜、肉桂、牛膝，及隔蒜灸之，再用十全大補，托裏溫中湯，膿清者難瘥。

百草膏　治腳面惡瘡，百藥不效者。

用羊糞三十粒，瓦上炙乾，煙盡覆地上存性，羅成白灰，研細以紗篩去沙土，先用椒湯洗淨，麻油調敷，癢加輕粉，痛加麝香少許，以山茶葉裹之，絹條縛定。

足跟疽，名兔齧，屬足太陽經，在足跟骨下，此處乃陰陽二蹻發源之所，由臟腑積熱所致，忌毒藥敷貼，宜隔蒜灸之，服活命飲加牛膝、肉桂，或勝金、烏金、紫金等藥選用。

薛云：　足跟乃督脈發源之所，腎經所過之地，若患瘡毒，則蹻氣不能發生，腎氣由此而泄，三陰虧損者，久不能斂，必瀝盡氣血而亡。故凡漫腫寒熱，體倦少食，屬脾虛下陷，用補中湯。若晡熱作，頭痛目不清，屬脾虛陰火，逍遙散佐六味丸。咳嗽有痰，十全湯、八味丸。此皆當滋其化源，勿治其外。

婦人足跟指腫痛，足心發熱，皆因胎產，或經行失於調理，虧損足三陰虛熱所致。若瘭痛或出膿，用六味丸爲主，佐以八珍湯；胃虛少食者，佐以六君子湯；寒熱內熱，佐以逍遙散；晡熱甚，頭目不清，佐以補中湯。大凡發熱、晡熱、內熱、自汗，皆陰虛假熱。丹溪云：　火起九泉，陰虛假熱也，酒色過度多患之。

婦人血虛，兩足發熱，晡熱，月經過期，足跟作痛，何如？曰：　足熱晡熱，月經過期，肝脾血虛也，胸痞吐痰，飲食不思，脾胃氣虛也，蓋胃爲五臟之根本，胃氣一虛，諸病悉至，必有補中湯加茯苓、半夏，胃氣漸復，佐以六味丸、八珍湯爲必用之藥。

捷應散　治腳濕氣成瘡，癢不可當，爬之則流黃水，即足跗條百草膏。

一方腳跟瘡久不愈，毒氣攻注，用白术爲細末，先以鹽漿水溫洗，乾摻上，二日一換，即能負重涉險。

一腿肚上瘡，初生如粟，以後漸大，爬搔不已，相沿成片，黃水流出，癢不可忍，久成癇疾難愈，先用貫衆煎湯淋洗，後用百藥煎爲末，唾津調逐漸塗敷。

腳脛生瘡，名曰袴口，或因磕損而成，其瘡外狹內寬，皮薄極癢又痛，黃水長流，延蔓而生，甚則十餘年不愈，且易染人，須忌酒色，用韮菜地下乾蚯蚓糞爲末，入輕粉，清油或白狗血調敷。

腳墊毒人，腳走長路，緊襪石塊，腳底墊腫，不能行步，痛不可忍，急用舊草鞋浸於尿桶內一宿，或半日，外用新磚燒紅，將浸草鞋放在磚上，以腫腳踏在上，火逼尿氣入裏即消。此症諸方不載，若不早治，爛人腳甚至殺人，走長路腳腫痛，亦可用此法即消。增

拍蟹毒人，大指次指隔界處，或生腫毒，痛不可忍，若不早治，必爛人手，用鮮蟹研爛塗患處，立消。增

《瘍科選粹・時毒》　時毒者，《外科精義》以爲四時邪毒之氣，感之於人也。其候發於鼻面、耳項、咽喉，赤腫無頭，有類瘡疽，結核有根，又類瘰癧，

憎寒發熱，頭痛肢體痛，又類外感。若五日以前，精神昏亂，咽喉閉塞，語音不出，頭面不腫，食不知味，爲必死之證。惟其頭面不腫而醫無素識者，莫不以他證擬之，勢益危矣，要在於人之精辯耳。

凡遇此證，或見赤腫，或見結核，或見咽喉閉塞，便須以意度之。診其脈，浮數者邪在表也，用牛蒡葛根湯、解毒升麻湯之類以發之；脈沉濇者，邪在裏也，用梔子仁湯、大黃湯之類以下之；表裏俱病者，犀角升麻湯，或砭出惡血，及用通氣散、嚏鼻取嚏以泄其毒。嚏之無嚏，不可治矣。囊出膿血，不藥可愈。三四日不解，不可大下，惟宜和解，用犀角散、連翹散之類。七八日便利，頭面腫起高赤，宜托裏散、黃芪散之類。十日之外，則無虞矣。

此證多傳染，若同室之人，常時嚏鼻，亦可無患。大抵時毒與大頭瘟證，不甚相遠，治法頗相類，普濟消毒飲，似亦可以通用。然不可誤認爲熱毒，而不令汗下，以致誤人。

葛根牛蒡湯

葛根　貫衆　甘草　豆豉　牛蒡半生半炒。各二錢

右水煎服。

犀角升麻湯　時毒風熱頭面腫痛，或咽喉不利，或風熱鬢疽，疹腮等證。

犀角　升麻　防風　羌活各一錢　白芷　白附子　防己各五分　甘草六分　黃芩

右水煎。

梔子仁湯　時毒腫痛，大便秘結。

鬱金　枳殼　升麻　山梔仁　牛蒡子　大黃

右水煎。

普濟消毒飲　時毒面上腫痛，或咽喉不利，若飢饉之後，患之宜此，仍當固胃氣。

黃芩三錢　連翹三錢　人參二錢　陳皮　玄參　甘草　柴胡　桔梗各一錢　牛蒡子七分　馬勃七分　板藍根七分　白僵蠶　升麻各五分

右水煎服。大便秘，量加大黃。

漏蘆散　治臟腑積熱，發爲腫毒，時疫疙瘩，頭面紅腫，咽嗌堵塞，水藥不下，一切危惡疫癘。

漏蘆　升麻　大黃　黃芩各七分　藍葉　玄參各一錢四分

右水煎。薰熱甚者，加芒硝二錢五分。

消毒丸　治時毒疙瘩等證。

大黃　牡蠣燒　白殭蠶炒，各一兩

右爲細末，蜜丸彈子大，新汲水化下一丸，或用桔梗黍粘子湯亦可。

托裏溫經湯

麻黃發來，去梗節，四錢　防風辛散，二錢　升麻四錢　白芷　葛根解肌出汗，主治陽明　當歸身和血散滯，各二錢　蒼术去膚腠濕熱，一錢　人參一錢　甘草　白芍調中益氣，各一錢五分

每服一兩，先煎麻黃去沫，下餘藥煎一盞服，以衣覆煖臥，使經血溫，腠理開，汗出腫減。再一服去麻黃，加連翹、黍粘子，汗之即愈。

升麻牛蒡散　治時毒瘡疹，脈浮洪，在表之證，瘡發於頭面胸膈之際。

升麻　牛蒡子　甘草　桔梗　葛根　玄參　麻黃各一錢　連翹二錢

右薑三片水煎。

五利大黃湯　治時毒腫痛，便閉脈實者，大效。

大黃　黃芩　梔子　升麻　芒硝

加薄荷煎。一方加連翹、玄參、大青、甘草。

防風通聖散及荊防敗毒散加玄參、牛旁子俱效。

若有瘀血作膿，用托裏消毒散。

防風通聖散方見瘋風條。　連翹散方見惡候瘡治條。

一方治天泡瘡從肚皮起者，乃裏熱外發，連服通聖散，外以蚯蚓泥略炒，蜜調敷之。

一方治天行斑瘡，須臾遍身，皆帶白漿，此惡毒氣，但煮葵菜葉，以蒜薑啖之即止。

治天泡瘡良方

硃砂　雄黃　石膏煅　天花粉　枯礬　連翹各五錢　黃丹一錢

右爲末，煉蜜丸，清晨白湯下壹錢四五分，數日即愈。

敷天泡瘡良方

大黃　皮硝　防風　荊芥

共等分爲末，煎湯，將瘡未潰者刺破，以井花水調藥搽上。

又方　將生雄蟹盲搽瘡上即愈。

《瘍科選粹・諸腫》 無名腫毒，不拘於頭面、手足、胸腹諸處，焮赤腫硬，無頭無面者是。惡寒發熱，頭痛拘急，宜表散之，以荊防敗毒散。腫勢盛，表裏俱實者，追疔奪命湯。

若暴發赤腫，切不可以針刺破，只宜以洗腫方淋洗，以八仙膏、解毒丸等藥塗之。

消一切腫毒未成者，用黃蜀葵花子不拘多少，研細滴水，令稀稠得所，將絹帕子裹定旋，浥所餘汁，撲腫處四畔，大效。

丹溪治卒腫大痛，用莞青大者杵之，和苦酒如泥，煮三沸，包腫處。

風毒腫，用三年陳酒濃煎葱白，以布包熨腫上。

一切無名腫毒，痛不可忍，搗葦麻仁敷之立效。

蒲公英治腫毒，取莖內白汁傅之，多塗立效。

熱腫，水研山豆根濃汁塗之。

腫毒疼痛，以赤小豆爲末，水調塗頻換，或以香白芷水調敷效。又方用白芙蓉葉晒乾，同皂角爲末，水調敷。

犀角飲　治諸風腫。

犀角一錢　玄參　連翹　柴胡各五錢　升麻　木通各七錢五分　芒硝生用

麥門冬各二兩　沉香　檀香　射干　甘草各二錢五分

右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八分，食後服，晚再服。

熨風散　治諸瘡，因風致腫，神效。方見葱熨第十四。

鹽沙熨方

治如熨風散，用晚鹽沙同食塩和炒熱，如法熨之。

水澄膏　治熱腫大痛，極妙。方見圍藥第十六。

又方：　用白芙蓉葉曬乾，同皂角爲末，水調敷。

犀角飲　治諸風腫。

犀角一錢　玄參　連翹　柴胡各五錢　升麻　木通各七錢五分　芒硝生用

麥門冬各二兩　沉香　檀香　射干　甘草各二錢五分

右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八分，食後服，晚再服。

熨風散　治諸瘡，因風致腫，神效。方見葱熨第十四。

鹽沙熨方

治如熨風散，用晚鹽沙同食塩和炒熱，如法熨之。

水澄膏　治熱腫大痛，極妙。方見圍藥第十六。

石癰石疽第八十三

犀角湯　治癰疽腫硬如石，久不作膿，口乾煩悶。

犀角　木香各七錢五分　連翹　梔子仁　射干　當歸　赤芍藥　升麻

玄參　枳殼　甘草生各一兩　大黃二兩

右每服三錢，水煎。

黃連散　治石癰結硬發熱，毒氣攻衛不定，疼痛。

黃連　川大黃　白斂　馬牙硝　黃檗各一兩　血竭　青鹽各五錢　赤小豆半合炒　杏仁四十九粒，侵去皮尖

右爲末，蜜水調塗，乾即易之。

沉香湯　治石疽腫痛，口乾煩熱，四肢拘急。

沉香七錢五分　防風七錢五分　木香七錢五分　麥門冬　當歸　枳殼　升麻　羚羊角　玄參　地骨皮　赤芍藥　甘草生各一兩　大黃炒二兩

右每服四錢，水煎至七分服。

《外科活人定本・腦發》 此症生於巔頂之上，由腎太陽經之所主也，受在心，乃陰陽不調，氣熱壅上，聚而不散，故成此毒。若不速治，頂裂髓枯，不可復救。先用敗毒流氣飲二三劑，必用內托流氣飲治之，後用神方白芷散，方見上搭手。外用敷方，自收全功。

《外科活人定本・上發背》 此症生於百勞三四節骨之下，由腎脈太陽經之所主也，受在胸身經，主傷肺肝，乃心經鬱結，怒氣傷肝。先師曰：鬱氣不伸，乃出發背。榮氣不從，乃生肉裏癰腫。宜先服敗毒流氣飲二三劑，次用護心托裏散，再後用流氣飲治之。如危甚者，用忍冬湯。外須用敷藥，膿盡用生肌散生肉。此瘡最忌腋氣，並孝子、孕婦，遠房色，避穢氣，常聞香氣。中下發並同也。初起如黃豆大，用海馬崩毒法，及瘡四圍灸法，輕則可消而安，重者即咸而小矣。

《外科活人定本・中背發》 此症生於背溝中心，亦係腎脈太陽經之所主也，受在神靈，茲正心經也。因心血壅出，不能歸肝，心志不遂，鬱熱不泄，氣血積於背之中心。如成毒，初起宜瘡畔四圍灸之，以減其毒，勿使長益。前一醉如笑散、鐵圈法皆可行之。當用人參敗毒散三四劑，次用五香連翹湯六七劑，再用排膿內消散調治，後用生肌藥自然平復。勿聽下工之人，妄用

針刀，自取危篤。

《外科活人定本・下發背》 此症生於兩腎眼中間，亦係腎太陽經之所主也，受在心應經，正五臟毒也。因肝積熱，移熱於腳，又因飲酒炙煿，貪酒過多，以致水枯土耗，致生斯毒。治法：須用補腎地黃湯二三劑，後用敗毒流氣飲，相間而服。外用排膿生肌散，自獲全功。切勿勾割，以損下元真氣，不可救矣。蓋此處胞湯所係，若差一毫，失之千里。

《外科活人定本・腰腎發》 此症生於兩腰眼穴之處，由腎膀胱之所主也，乃至陰之毒，促人天命，因內傷元氣，外感濕熱。亦須先用補腎地黃湯三四劑，後亦用敗毒流氣飲，內托流氣飲治之。此處近下元，須宜慎重，刀針不可用，惟用萬靈膏及敷藥付之，其竅自穿，膿水自出而愈矣。內須排膿定痛，萬無一失。

《外科活人定本・騎馬癰》 此症生於糞門之前，陰囊之後，乃表裏手足三陰三陽之所屬也，毒在腎經，濕熱流於太陽之間，熱血積而成毒。緩治則成漏瘡，大小便從此而出也。先亦可服補腎地黃湯二三劑，然後用敗毒流氣飲，內托追毒飲，更加排膿生肌，自然平復。此處不可用針，即用只可一二分深，慎之慎之。

《外科活人定本・對口發》 此症生於橫山骨之下，百勞骨之上，正對口面而生，其症甚酷痛楚，上連腦項，下連心肝，乃手足三陰三陽之總司也。治之不善必死，由心思過望，鬱熱上升，炙煿多食，心脾濕熱，故生此疾。始覺，先宜海馬崩毒方見上發背，及祛毒一掃丹，後服三香內托散，定痛消毒飲。內須排膿定痛，外須飲口生肌，不然則頸項筋脫而斃矣。

《外科活人定本・上搭手》 此症生於飯匙骨之上，去背溝二指之邊，乃手足太陽太陰之所司也，去肺腑不遠，最忌勾割，由下元枯竭，上焦積熱。宜滋陰降火，用三香內托散，人黃栢、知母、連翹、金銀花，定痛消毒飲，人黃栢、知母、枝子、金銀花、黍粘子、連翹、黃芩、天花粉相兼而服。後排膿定痛，斂口生肌可愈。二方見前對口發。

《外科活人定本・中搭手》 此症生於背溝中心側三指之間，亦係手足太陽太陰經之所司也，離臟腑甚近，不宜用刀針之處，由腎水不足，心火有餘，鬱熱相兼，致生此疾。宜順氣清熱，追毒，先服三香連翹湯，次服定痛清熱飲，然後定痛排膿生肌而愈。

《外科活人定本・下搭手》 此症生於腰腿近半寸之處，乃足太陰經之所司，也此症痛若殊甚，由腎水耗散，心肝熱熾。宜先服益腎制火湯、定痛敗毒散，排膿生肌則愈。

《外科活人定本・正發背》 此症生於中背當心，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正對心膽，比諸毒猶甚，與對口瘡相同一體，乃通身經絡之所齊分也，最不宜勾割。主治與前發背同，方藥不另開。若生於背上，因飲食而感，其毒在脾肚之間，急宜用藥治脾肚中之毒，內外夾攻之，然脾易作臭，急服吃藥。初發用奪命湯，以能內消化毒，消腫托裏散，內托千金散。中間敷解毒生肌定痛藥，四圍敷拔毒散，結果用生肌，必定見效。如發於右脾中，恐其毒奔入心火，大要用吃藥散之，敷點截住，不令攻心。如在通背背腫，不可救之。消者可療。諸瘡痛癢，皆生於心，主血而行氣，走痛諸瘡，皆有玉屑敷散，就可燈火針三四針爲妙。用前化毒消腫托裏藥，再加南星、草烏、木鱉、貝母、大蒜、生薑、米醋調敷口，二三日夜即消，常常以醋調濕。若背發兩頭尖，此症兩頭小，四邊散攻者，迺是飲食所致也。而氣食相開合，因虛而成之，氣虛而散，所以關口而潤。急服內消藥，亦宜補陽也。若生於背頭在上發，最不宜治，乃是反證，卻要仔細用藥，此名蜂窩發，全在吃藥，托裏生肌，定痛散血，恐其毒攻心，入膜必難治療，因心火未散故也。

《外科活人定本・囊發》 此症生於陰囊之上，乃足厥陰之所司也，其疾亦酷，由心熱下流，陰道多虛，濕熱相聚，致生斯毒。若不速治，腎囊裂，丸外懸，可用青荷葉包之，或無，以紫蘇葉洗淨毛包亦妙。內須敗毒流氣、清心流氣飲。外則敷搽可安。又有一名懸癰，陰囊上腫而痛，乃膀胱、腎經感寒濕邪氣，偏腎於陰之經絡，至血氣凝滯，寒濕氣不散，作爲此病。即服托裏散加車前草、木通、淡竹、牽牛、何首烏、腳蓮。後用內消散及生肌定痛散敷之，用膏藥貼。更服前藥秘傳流氣飲，神效。

《外科活人定本・膝發》 此症生於兩膝之上，乃足少陽經之所屬也。宜服拔毒流氣飲，排膿生肌可矣。不然七八年不好，由此而成跛足，因而喪身，其脫踵之禍可至矣。

《外科活人定本・鬢發》 此症生於兩鬢花額之邊，小兒婦人多有之，男子生此者多致不救，乃手足太陽少陽之所主也，因心肝壅熱，頭額受風，故生斯毒。宜泄二經之熱，用柴胡升麻湯，排膿生肌可愈矣。

《外科活人定本・眉發》 此症生於兩眉之間，燦爛如入眼目，甚可畏也，小兒生此立死，大人生者十全五六，乃手足少陽之所屬也。療此開破千金口，古人豈虛言，宜用海馬崩毒法，方見上發背。不然膿血浸眼，兩目先壞矣。宜清心蓮子飲，羌活敗毒湯相兼。如治後，須排膿生肌時常上，可保無虞矣。

《外科活人定本・耳風毒》 此症生於耳門邊，乃心腎濕熱上衝而然也。有五種：痔耳、癆耳、壅耳、濕耳、燥耳。治之先以清肝流氣飲，後服定痛降氣飲。若停耳、簷耳用針刺破，以清涼膏藥貼之，生肌散付之。方見前首。

《外科活人定本・髭鬚發》 此症生於胲臏地骨之處，乃手足太陽陽明經所屬也，蓋因飲酒過多，蓄熱衝上。初起如粟米數十粒，漸漸浸爛，須成膿潰，痛癢不一，終年不愈。始生亦與漱口法漱之，及以熱艾、木別子、雄黃、白礬、白芷，同杵作一大餅，點着入磁礶內，以頦入礶口薰之，四圍緊塞，勿令火氣衝臉。後服升麻解毒湯及追毒散。外用敷藥可效。方見前瞼發。

《外科活人定本・眉背發》 此症生於兩眉背之上，乃手足三陰三陽之所司也，由風熱上衝，濕氣積而成毒，或負重傷，因而結核，不速治之，終年月日如故。宜用內托流氣飲治之。外以清涼膏貼之，及生肌散敷之，自愈。方見前耳風毒。

《外科活人定本・乳發》 此症生於兩乳之上，乃厥陰陽明所司也，有內吹外吹之辨，惟婦人生此，由二經風熱壅盛，氣血凝盛，遂成此毒。內吹者，由兒在胎中，口氣吸着乳房而生也，初起時多着艾灸，毒必從火而散矣。外吹者，喂乳之時兒含着奶睡，口氣呵着奶頭而生也，初起時亦用艾灸則可矣。內吹初起時以火礶吸之可效，外吹初起揉令乳透亦消。若內吹已成巢穴，必待產子方愈。外吹而不治，必致穿胸走脇而斃矣。宜一醉忍冬湯、敗毒流氣飲、定痛乳香湯治之。外用萬靈膏、生肌散自取其效。若番花石榴發乳者，各等分，用好酒搗細敷上。

《外科活人定本・胸發》 此症生於正胸膛上，去結喉三寸，離心窩不遠，乃手足六經交會相關所司也。此症最酷，促人死於三四日之間，不速治之，骨裂皮開，甚可畏也。宜先敗毒定痛，勿使長大，稍加長大，百無一救。敗毒以牛黃、雄黃、熊膽三味研細，香油調泥，四圍絕之，勿使開花可也。定痛以乳香、沒藥爲末，用火紙裹爲筒，外用青布包捲着青油浸，點着于毒頭上及四圍照之，若痛直照至不痛，不痛要照至痛，此神方也。內服祛毒正心飲、清熱護心湯，勿使開花穿穴，否則神仙難治，慎之慎之。

《外科活人定本・手背發》 此症生於兩手背上，乃六經之所屬也，由心肝積熱，流於手背，遂成此毒。始覺宜鐵圈散，後用定痛流氣飲並內托散治之。外用萬靈膏生肌散治之，可收全功。若秋毫差錯，重如泰山，可不慎哉。

《外科活人定本・便發》 一名疳瘡，此症生於陰頭之上，乃人身任脈之總司也，由飲酒貪色過多，濕熱下流下焦，或行房沾惹，或婦人有陰毒而致者，或與行經交合而致者。惹症雖各不同，而爲則一也。如初起之時，神方用紫花射干三寸，生薑一錢，水一鍾煎，空心服之，得利小便即效。若腫痛，宜木香流氣飲、檳榔追毒飲治之。如燦爛亦宜敷貼，不然膿血竅，服痛難禁矣。

《外科活人定本・腳背發》 此症生於腳背之上，筋骨之間，乃足三陰三陽之所司也，此比手發尤毒，由濕熱相搏，血滯至陰之間，或赤腳沾惹毒蟲涎毒，或腫破皮致染瀆污觸犯而成者。始覺宜鉄圈散圍之，次用敷藥，後用墜毒沉香飲、三香太瓜湯，又以萬靈膏、生肌徹膿收口，可獲全功矣。

《外科活人定本・掌心發》 此症得於消渴病，發手足指者名曰脫疽。其狀赤黑者不治，不赤黑者可療。如治不得法者，赤黑必死矣。初發可治消渴。服流氣飲方見腦發。及苦參丸，方見人面瘡內。解毒生肌藥可急療之。又傳治此法用桐油及無名異煎至沸，入花椒一勺，看瘡大小，剪蓼葉在內同煎浸一七，後單用此葉貼瘡上即安。手指發亦同前治。

《外科活人定本・腳跟發》 此症生於腳跟之上，由汙涉水，或遠行傷筋，或濕熱流注而致。初起勿視容易，初生之時必癢，可將艾灸之，蓄十餘日自愈。如其不然，終年不歛，膿淋漓，宜萬靈膏，貼生肌散敷之。癢時用椒塩湯洗，內服五味子湯可矣。

《外科活人定本・乳根癰》 此症生於兩乳頭之下，乃厥陰陽明之所司也，因血氣壅滯，熱濕蘊蓄，故生此毒。宜海馬崩毒飲、敗毒定痛飲。外用萬靈膏生肌散，用一醉忍冬湯，或多着艾灸，而內消可愈。敷方俱用前內外吹乳之法。方俱首卷內。

《外科活人定本・肚脇癰》 此症生於小腹之下，近肚臍之側，乃太陰脾經所司也，初起根脚如盤，寒戰發熱，由腎胃有熱，心肝火盛始生。宜着艾

灸，可使重變輕也。宜海馬崩毒飲、內托流氣飲。外用敷藥徹盡膿，然後上生肌散，可保無虞。切戒勾割，恐傷腸胃，慎之。

《外科活人定本・臍癰》 此症生於臍內，因食冷物油膩之物，積聚于氣海之間，聚結成癰，若不速治，即內潰。臍內出膿，四圍堅硬，或出血水者，即難治也，無此即生。用內托散加豬苓、澤瀉、歸尾、黃栢、車前子、知母，膿盡多加白朮、黃芪、熟地黃、山藥，多服蠟礬丸。如未潰破，按之有膿，以行藥從大便中出甚妙。痛加乳香。如臍腫紅痛，久服流氣飲。針開口，膿出四五個月不止，後用蒜盛艾灸，內服五香連翹湯。

《外科活人定本・腎氣遊毒》 此症生於大胯，乃陰頭盡處之地，乃足少陰腎經所司也，男子生此由行房爲風熱所傷，女人生此由行經爲風濕所搏。始生宜神僊敷毒失笑餅敷毒，可消。如腫盛，用定痛流氣飲、檳榔墜腫丸治之。外用萬靈膏徹膿。

《外科活人定本・鞋帶癰》 此症生於脚背之前，牌骨之下，當太衝穴而生，乃熱氣流於下，濕氣積於斯。宜檳榔定痛飲服。外貼萬應膏，膿血盡則上生肌散而愈。

《外科活人定本・脚心癰》 此症生於脚板之下，湧泉之穴，乃至陰之所司也，由伏熱在內，火氣下流，或遠行濕熱所侵，或履濕地毒氣沾惹，或被物所誕傷。始起宜火灸，內服牛膝湯。外貼萬靈膏，膿盡上生肌散，自取乎效。不然誠恐漏脚，難治。

《外科活人定本・眉風毒》 此症生於兩眉之上，乃脾肺屬濕，故熱沖上而聚於眉間也。宜敗毒流氣飲服之，外用萬靈膏貼之。若破潰，生肌散敷之。初起覺癢，用燈火爆之甚妙。

《外科活人定本・耳門癰》 此症生於耳門之所，乃肝腎蘊熱而上炎，故生斯毒。宜清肝滋腎飲，外用萬靈膏、生肌散。若初起時，用神僊祛毒一掃丹、神僊敷毒失笑餅立消。

《外科活人定本・耳根癰》 此症生於耳珠之下，牙根之上，乃少陽、陽明火旺而然。宜泄二經之熱，用清熱消毒飲治之。若初起用神僊敷毒一笑餅貼之可消，更用艾灸頰車、肩井二穴，各灸三壯甚妙。

《外科活人定本・頰癰》 此症生於地角之上，乃心肝積熱。初起赤腫如彈，多着蒜灸之可消。服黃連解毒湯，外敷可愈，不然遂成漏頰之患。若破潰，用萬靈膏、生肌散自效。

《外科活人定本・肩發疽》 此症生於肩膊之中，近肘後五寸之地，乃心肝積熱而成。此毒先以托裏流氣飲服。如腫用神僊敷毒失笑餅敷之。若破須萬靈膏貼神效。

《外科活人定本・內肘毒》 此症生於肘後內側，乃手六經有熱血滯而生。宜木香敗毒飲治之。初起用上清消毒散敷之可散。若毒氣腫，以萬靈膏貼之，可潰而愈。

《外科活人定本・外肘毒》 此症生於肘後外側，亦手六經負熱而生。治法同上。若腫大，用龍泉粉散敷之，未潰可消，已潰可愈矣。

龍泉粉散

龍泉粉、白芨共爲末，以好酒調勻敷毒上。

《外科活人定本・鬢癰》 此症生於兩鬢髮之中，由脾肺心肝熱毒積聚而生。宜清熱解毒，用敗毒清氣飲治之。外用敷藥，膿盡用生肌散長肉。

《外科活人定本・赤面瘋》 此症生于正面之上，紅腫而浮起。初覺宜發散，乃心肝血氣壅沖上而然也，用升麻散毒湯，後用敗毒清氣飲。外用一掃涼散搽之。若稍遲變成大毒，眼閉嘴腫，(觀)〔顴〕高頤凸，甚可畏也，宜萬靈膏，徹盡膿血後上生肌散可也。

《外科活人定本・挑針毒》 此症生於兩眼上下二眶，由肝脾積熱，故生此毒。始生時，以冷水拍後項背膊百餘遍，看紅筋白泡起處，用小針刺破其泡，則腫自消。

一方用粘穀七粒，每粒輕輕針七下，其泡亦消。內服敗毒流氣食。

《外科活人定本・項癰》 此症生於後項耳後之處，由五臟積毒，熱血騰出於項間，氣血結聚而成毒。當用敗毒流氣飲，及內托流氣飲治之。始覺用神仙祛毒一掃丹、敷毒失笑餅敷之，內服煎藥，可內消而愈。如不然，須貼萬靈膏，俟膿血潰盡，生肌散敷之。

《外科活人定本・結喉病》 此症生於結喉之間，號曰海門第一關毒，最危惡，由心肝火熱炎於肺脾，毒氣攻喉。宜敗毒流氣飲、內托流氣飲。腫起用萬靈膏貼，膿潰用生肌散敷之。不可妄用針刀，以取危篤，慎之慎之。

附結喉癰內治流毒詩一絕

結喉起紅腫，海門第一關。調治須當速，如遲即是難。研爛杏仁米，小

添牡丹皮，雄黃與川甲，用炒燋。枳殼及玄參，紅花檳赤芍，花酒炒檳榔，磨赤芍生用。廣木澤蘭甘，木香磨甘草水，澤蘭酒炒。引用皂角刺，修治一般般。將軍先下陣，藥煎熟後，下四錢生軍。喉毒霎時安。病人真造化，叩拜謝醫官。

《外科活人定本・上脇癰》 此症生於兩脇胸肋之下四寸遠之地，乃肺經風熱壅盛，毒從脇而發也。宜清肝流氣飲治之。外貼萬靈膏調之。早可以內消，如遲必潰。潰後亦與萬靈膏，徹盡膿血上生肌散，自然肉滿。

《外科活人定本・腿遊毒》 此症生於大腿之中，乃心與小腸所係也，由寒邪積於經絡，熱氣傷於皮膚，血凝於腿，不得宣泄，故生斯毒。始覺用神僊祛毒一掃丹、祛毒失笑餅可消。如遲緩，必須服紫蘇流氣飲治之。頂起如有膿，用扁針開之，萬靈膏徹盡膿水，自然平復。若不忌口，調理失宜，必成漏腿之患矣。

《外科活人定本・臀癰》 此症生於臀尖之中，上近腰腎，下近大腿，由濕熱相侵，氣血凝聚，鬱毒既久，發而成病，形大而盤腫，潤一尺，上覆其腰，下伏其胯。此爲陰中之陰，道路未辟，雖曰多血，然而氣運不到，血亦罕來。若一見此，宜宣熱拔毒，兼大補血氣之劑，厚補脾胃，滋補根本。如此則血易聚而膿易作，毒易出而熱可宣。宜拔毒羌活散，宣熱連翹湯，大劑服之。不然終年月日，腫亦如故，痛亦日深，是以中年之後，尤慮患也。纔有腫痛，叅以脈症，但覺虛弱，便與滋腎，可保終吉，不可因循苟且，以取困篤。滋補之後，膿血成熟，以長針開之，針口入芫花根皮匝之，外以萬靈膏貼之，內服人參敗毒散，俟膿血盡，而腫自平，慎毋苟求速效，信下工以草藥敷，恐血得寒則凝聚不行，遂致數載之困苦，良可惜哉。

《外科活人定本・髭毒》 此症生于唇髭之處，乃脾胃心肺有熱，毒氣聚於髭處。初起用鐵圈散敷之可消。如不治，遂爛潰，用生肌散上之。內服清肝流氣飲治之則愈。

《外科活人定本・乳癖》 此症生於正乳之上，乃厥陰陽明經所屬也。初起必癢，以小艾灸五七壯，其毒自消。如成大毒，治同前乳發及內外吹所治皆同，不另立方。何謂之癖？若硬而不痛，如頑核之類，過久則成毒。如初起用灸法妙。

《外科活人定本・夾脇》 此症生於兩脇之下，乃肝經積熱，血滯不行，氣壅於斯，故生此毒。初起時用神仙祛毒一掃丹、敷毒失笑餅，外用敷方，膿熟以針開之，針孔入皮紙燃，外用萬應膏貼之，再服前方卽愈。

敷方

過山龍　山芋頭　山藥

好酒搥細，以青袱兜貼上。

《外科活人定本・心肚痛》 此症生於正肚之側，去臍一掌許，乃心脾經風熱愈盛，氣血壅煎，遂成此毒。宜三香追毒飲、清心黃連湯。潰後貼萬靈膏，小孔膿血盡，上生肌散長肉。

《外科活人定本・肚便癰》 此症生於小腹之側，乃肝腎二經所司也，因酒色過度，腎水不足，相火內動，鬱熱不升，下流小腹，故壅出而成毒。須服清熱追毒，失笑餅敷之可消。稍遲則成孔竅，孔內膿水出，用萬靈膏祛盡膿水，上生肌散。內多服清熱追毒散，滋陰消毒則愈矣。

《外科活人定本・手心毒》 此症生於手掌中心，係手少陰心經所主也。此症最毒，苟治之不善，去生遠矣。蓋因心火熾盛，血熱妄行，肝風鼓舞，毒散四肢，加以酒色交併，憂思過度，遂使毒流手心而浸於勞宮。勞宮係心之脈絡，放毒生焉。凡痛楚苦徹心，治宜定痛消毒飲、內托流氣飲、千金追毒飲、乳香返魂湯。外貼萬靈膏，徹盡膿水，水畧乾，上生肌，又以龍泉散消毒祛膿，可獲全功。不然吾見筋斷骨裂而斃，惜哉。

《外科活人定本・手腕毒》 此症生於掌後交骨之間，乃心經之毒也，蓋由心經生熱，肝臟多風，風熱壅盛，氣血燔灼，又兼喜怒憂恐成積於心，外感濕熱，沖動積熱，故生斯毒，久而不治，終至不起。當用定痛消毒飲。若毒貫透手心，或透手腕，此心毒流骨髓，乃危症也，急以三香托裏飲，或乳香返魂湯，再貼萬靈膏，上生肌散。若痛甚，以乳香散畧燻之，庶回生可也。

《外科活人定本・膝腿毒》 此症生於大膝之側，下去膝不遠，亦由濕熱所傷，血聚成毒。主治敷藥並同鶴膝，乃風搏肌膚，濕傷筋也。當速治，緩則成漏膝。

《外科活人定本・脚拐毒》 此症生於螺螄骨之上，由濕熱侵骨，風濕傷脾，故生斯毒，或因夾棍所傷，或因失跌所破，終久不愈，而成此症。法宜萬靈膏祛徹膿水，膿水將盡用塩茶再洗，上生肌散，再用萬靈膏貼之，可愈。不然膿血流根不息而成跛爛矣。

一方治螺螄骨腫，痛不可忍者。外用生薑、葱白搗爛敷患處，內以當歸、

川芎、土烏藥、木瓜、檳榔、海桐皮、秦艽、獨活、肉桂、蒼术、威靈仙、黃栢葉、生薑煎服。

一方治螺螄骨，因跌破成毒，紅痛腫爛。用細茶嚼餅，將芝蘇同嚼爛罨，如此二次肉白，將麻茶百草霜煎水洗。

一方治踝上穿一孔，約深半寸，至下半日疼痛異者，此濕毒注成漏也。用人中白或人中黃炙出水，滴入瘡口神效。

神仙太乙膏　治癰疽及一切瘡毒，不論年月深淺，已成膿未成膿者，竝宜用之。如發背，先以溫水淨洗，軟帛拭乾，用緋絹攤貼之，更用冷水送下。其膏可收十餘年不壞，愈久愈烈。又治瘰癧，竝用塩湯洗貼，仍用酒下百丸。婦人經候不通，作丸，甘草湯下。一切疥瘡，用麻油煎滾，取少許和膏塗之。虎犬蛇蝎、湯火刀斧傷者，皆宜內服外貼。

赤芍藥　玄參　白芷　當歸　肉桂　生地黃　大黃各一兩

右切片，用麻油二斤，入銅鍋內煎至黑，濾去渣，入黃丹十二兩，再煎滴水，捻軟硬得中，即成膏矣。

製丹法　用黃丹先炒紫色，傾入缸內，用滾水一桶泡之，再汲涼水滿缸，用棒常攪，浸一宿，去水再炒，如前一次，研末用。

按：陶節菴云：予嘗用此膏治瘡毒并內癰，有奇效。忽一婦月水不行，腹結塊作痛，貼臍下，經行痛止，後隨症外貼內服，無有不效者。楊梅瘡潰爛者，尤效，愈見此方之妙也。

神應萬效膏　治一切風氣腫毒諸病，按穴貼之，先用薑擦膚熱，貼上膏藥，又用熱丸熨之效。

《外科百效全書・癰疽脈法》癰疽脈數，浮陽沉陰。浮數不熱，但惡寒浸。若知痛處，急灸或針。若數病進，將有膿淫。滑實緊促，內消可禁。宜托裏者，脈虛濡遲。或洪濇微，潰後亦宜。長緩易治，短散則危。結促代沉，必死無疑。

凡諸脈浮數脈，應當發熱。其不发熱，而反洒淅惡寒，若有痛處，必發癰疽。脈微而遲反發熱，弱而数反振發寒，當發癰疽。脈浮而數，身體無熱，形嘿，此胸中微燥，不知痛之所在，其人必發癰疽。

《外科百效全書・癰疽總論》癰疽毒要氣血騰，內外皆因濕熱疑。純陽炽赤潰斂易，儳食便秘腫而疼。純陰免黯只微腫，硬如牛皮不痛焉。又有半陰半陽症，似腫非腫疼非疼，似赤非赤潰非潰，用藥回陽乃可生。挾風多癢挾氣痛，濕腫挾食寒熱增，惟有虛瘡色淡白，熱瘡炽赤十分痛。金石藥毒蘊成者，堅硬如石不痛焉。虛勞瘦弱榮衛澀，患處重如金石然，因有骨蒸潮熱盛，治宜滋補不宜泄。外感寒熱發毒者，飲食如當甚腫疼，脈浮數而邪在表，托裏微汗表散痊。內傷飲食積毒者，腫毒異常口渴煩，脈沉實而邪在裏，急與寒涼攻裏然。虛損房勞傷鬱怒，邪在經中無裏表，不可妄施汗與下，補形氣與脾胃佳。潰後托裏排膿毒，膿盡肌肉自然乎。內發初起灸最妙，外傷成瘡丹田禁，熱毒半軟膿已熟，針法施行正相當。癰疽止痛非得已，毒口不斂必開張。洗能疏毒活血氣，貼膏不被風寒傷。婦幼患此無他異，婦宜調血幼宜清。雜症仍以瘡爲主，潰未清心要酌量。一善身安食知味，二善大小二便調，三善潰膿少臭穢，四善神清語音長，五善體氣和平好，此屬腑症病微良。一惡煩躁口乾喝，或泄或閉或淋瀝，二惡潰後腫痛甚，膿色臭敗不可當，三惡目視必不正，黑晴緊小白晴赤，四惡乃喘粗短氣，且兼恍惚喜臥床，五惡脾腎二經虧，有痛不便四肢重，六惡是胃氣虛弱，嘔藥食少不知味，七惡敢聲唇鼻青，面目四肢腫且黃。陽虛寒戰腹疼甚，自汗飲逆腹雷鳴，虛極發躁欲坐井，驀然變痙身反張。陰虛脯熱夜不寐，消渴便活血難藏。五善見三容易治，七惡見四真惡瘡。又有一般無名腫，癤疽癟痼也同方。

《外科百效全書・癰疽辨論》凡人初生瘡之時，便覓壯熱惡寒，拘急頭痛，精神不寧，煩燥飲冷者，其患瘡疽必深也。若人患瘡疽，起居平和，飲食如故，其瘡症必淺也。凡癰疽始發，即以隔蒜艾灸甚妙，蓋火暢達拔引鬱毒，此從治之意也，惟頭爲諸陽所聚，艾炷宜小而少。但灸要四邊皮縮，或痛則灸之不痛，或不痛則灸至痛時方佳。

凡癰疽膿成即當駁膿之生熟淺深，施針可也。用手按之，熟則有不甚痛者未成膿也，按之即復起者有膿也，按之痛而不起者無膿也，必是水也。若膿生而用針，氣血既泄，膿反難成。若膿熟而不針，腐潰益深，瘡口难斂。若瘡深而針淺，內膿不出，外血反泄。若瘡淺而針深，內膿雖出，良肉受傷。故云：妄施針刀傷肉，出血不止者危也。如用針，每宜桐子燒過，必須針口向下，以便流膿，後用綿纏制箬篾套出。

凡外敷貼藥亦發表之意，一方謂貼冷藥有神效。夫氣得熱則拔，得冷則斂，何謂神效？經曰發表不遠熱是也。

凡癰疽未潰前極痛者，爲熱毒便秘，宜解毒湯之類。若作膿痛者挑之，膿脹痛者針之。已潰膿出而反痛者，此爲虛也，宜八物湯加黃芪之類補之。亦有因登廁犯穢氣所觸而作痛者，宜藥中加乳香、芷、芎之類和之。所逼風寒者，宜藥中加防風、甘、枝之溫散之類。

凡癰疽未潰不斂，由於肌肉不生。肌肉不生，由於腐肉不去。腐肉不去，由於脾胃不壯，血氣不旺。治宜補托爲主，而佐以行經活血之藥。要知瘡口難斂，或漸大漸開，出血者死。

凡癰疽渴發，乃血氣兩虛，宜參、芪以補氣，當歸、地黃以養血。

凡癰疽泄瀉，有因寒涼傷脾者，宜六君子加砂仁之類；亦有脾虛下泄者，宜補中益氣湯之類。要知癰疽嘔瀉，腎脈虛者必死。

凡癰疽便秘，因熱毒入臟，火攻心逆，發熱、腫硬、秘結，固宜通之。有伏熱，陽氣怫鬱而赤便秘者，爲邪火在經，宜汗以發之。潰後氣虛血涸便秘，十全大補湯治之。或因入房傷腎便秘者，加薑附以回陽氣，則大便自通。凡便秘能食而肚腹不脹者，切不可下。肚腹痞脹而秘者，用豬膽一枚煎云頭，入塩醋少許，以鵝毛管插入膽中，灌穀道內即通。

凡腫瘍時嘔者，當作毒氣上攻治之。潰時作嘔，當作陰虛補之。清後作嘔，當作脾虛補之。若年老潰後發嘔不食，宜參、芪、白术。音唆補何間，謂瘡瘍嘔者，濕氣侵于胃，宜寶白术。

凡陽虛，因誤服寒涼，或潰後勞後，或吐瀉之後，或誤入房梦遺，或外邪所乘，初則虛火假疽，仍發熱頭痛，良久寒戰，咬牙腹痛，雷鳴泄瀉，呃逆，自汗盜汗，急用托裏溫中湯，後用六君子一加附子或加薑、桂，甚者用大劑參、芪、歸、术，倍加薑、附，以手足溫爲度。

凡癰疽潰後，發熱惡寒，作渴怔忡，睡臥不寧，陽衰陰盛，發燥脈洪，大按之微細或無，此陽虛極，驀然牙關緊急，腰皆反張，變爲痙症，陰數或無汗惡寒，或有汗不惡寒，俱宜八味丸料加參、芪、歸、术，大劑煎服。

凡病癰疽者，原稟瘦怯，或房慾傷精，或瘡出膿多，或誤汗下，以致日脯潮熱，口乾作渴，夜寢不寧，瘡出紫血，四物湯、補中益氣湯主之，要知便汚黑者死。

凡瘡瘍時或愈後，口鼻吐衄，牙宣齒露，皆因瘡瘍出血，虛火動而錯經妄行，當求經審其因而治之。要知大凡失血過多，而見煩燥發熱等症，勿論其脈，急用单人參湯補之。經云血生于氣者，非甘溫參、芪、歸、术之類以生心肝之血，決不能愈若。發執專大者死。

《外科百效全書・治法總要》 凡看癰疽瘋毒等症，先辨陰陽。如純陽以陰消爲主，內服清毒散、內疏黃連湯之類，外敷抑陽散。半陰半陽症，內服托裏消毒散之類，外敷陰陽散。如純陰毒以托出爲主，內服十宣散或補中益氣湯加薑、附，入酒煎之類，外敷抑陰散。但久開口有汚肉，即用武燻方，每燻後用王紅散撒上，後又燻，俟汚肉朽爛，將利刀割去汚肉，但割至痛即止割，後用化毒丹撒二三日。每以肉湯或塩茶洗，後以貴寶生肌散一歲一日，將近用白硃砂散、四弦散，日滿肉滿用稀錦斂口方，但每撒藥先宜以麻油抹毒。

《外科百效全書・切要方括歌》 平血飲天麻連翹，升枳桔防丰芷稍，蟲退柴胡同赤芍，黃芪乾葛薄功央，人參羌活當歸尾，赤芩菖蒲切莫燒，再用金銀花一兩，癰疽癤毒總能消。

凡癰疽背發、無名腫毒，先宜服此，但潮退去柴胡、全胡、黃芩，後服托裏散。

托裏散：白芷、當歸、人參、芍藥、芎、陳皮、厚朴、白术、大附子、茯苓、黃芪。立服之，此治陰毒甚宜。

醉散：故芷、小茴、牛夕、歸尾、蒼术、芪、銀花、芷稍、甘草節、防丰、赤芍稍相宜。治癰疽初發，赤腫，乍寒乍熱者，其藥各等分爲末。如病在上，加荆芥、升麻。病在中，加羌活、獨活。病在下，加兵郎、木瓜。好醋煎熟，生酒調吃，盡醉爲度。將藥渣擂爛放患處縛住，或外芙蓉葉花根研爛敷毒上，中留一孔，後服十宣散。

十宣散：人參、黃栢、桔梗、防丰、芎、當歸、桂心、川朴、香白芷、甘草爲末，酒調之。此治虛寒人病癰疽、純陰毒症，及已成未放者。但痛甚加乳、沒，倍當歸。病有足加木瓜。此方兼諸毒內消丸服，又治半陰半陽症。陰加味流氣飲：參、芎、歸、桂、黃芪、芷、防丰、木香、赤芍、烏、大茯、紫蘇、葱白、甘草同。治陰毒在手足甚者。

清毒散防丰荆芎，白芷苦參羌活同，獨活黃芩黃栢好，柴胡甘乃赤芩從。此方兼諸毒內消丸服，善治純陽毒症。如痛甚加乳香、沒藥。

諸毒內消丸數般，白芷大黃黑沉香，木香乳香並沒藥，龍衣爲丸藥甚良。

右方：白芷六錢、大黃四錢、餘香五錢，不問陰毒陽毒，俱可消磨。

內疏黃連湯大黃，翹芩梔薄南木香，檳郎白芍當歸桔，甘草自水煎湯方。治純陽症，腫硬發熱，嘔吐，大便秘結，脈洪而實。

托裏消毒散參芪，當歸白芍廣陳皮，白朮茯苓連喬芷，金銀花與甘草仝。治半陰半陽症，腫痛慢而不赤者宜。

秘傳萬金內托散，白芩銀花赤葛根，天冬桑皮赤小豆，熟黃白芷稍桔梗，半夏杏仁乳沒藥，羌活連翹黃芩兼，麻黃白朮川芎朴，陳皮防丰柴胡焉，蒼朮黃芪蒼耳子，荊芥歸枳芍草(仝)(全)，爲末看病加減用，連鬚葱薑棗仝煎。

右傾出，加好酒一盃，閃服。治諸般背發惡瘡，不問陰毒陽毒，俱宜消毒散。黑丑、當歸、銀花、具母、連喬、芷、乳、沒、大黃、甘草節、防丰、山甲、薑蟲、桂。

治背發甚效，百毒亦好。但頭毒加細辛；手毒加木通；腳毒加木瓜、牛夕；乳癰加漏蘆；已成者加黃芪。右共爲細末，酒(謀)調八錢。如不通，再服八錢，以通爲(庶)(度)。

三奇湯銀花薑出，赤芍甘草節蜈蚣，山甲疾利連喬殼，歸尾大黃皂刺羌。治梅毒、疵瘡、便毒。四服，其毒即化爲膿，從大(更)(便)瀉出。(井)(並)治諸般腫毒初起亦妙。每味用二錢大黃倍下，以酒水各一盃，煎至一銀服。荊防敗毒散桔梗，甘草蒡芩防荊等，枳殼前胡羌獨活，柴胡生蒡薄荷煎。

治一切風熱，丹毒，風疹，風推，風腫及大頭病等症。如內熱加芩、連，口渴加天花粉。

蠟礬丸內只二般，苦蜡二兩溶化良，待溫入明凡三兩，衆手爲丸枯于火。治諸核，癧瘡，痔漏，便毒諸瘡，極能退血收膿，生(肋)(肌)斂口。每日二服，酒下三十，不飲酒者熱水下。脯癧密湯下。

竹黃湯：黃芪、生黃芩、歸、芎、草、芍、石羔、人參、麥門冬、半下、笛竹、淡竹葉。外治諸般發毒煩渴者。

止痛散當歸黃芪，人參芍藥及官桂，甘草生地各二錢，水煎日服三服是。治諸毒出膿後疼痛。

內固清心毒辰砂，芩參雄黃腦子麝，白蔻綠豆皂角八，林碎甘草等分佳。治惡瘡，濕盛軟痛，作渴煩燥。每用密湯送下一錢。

透膿散藥只一般，出天蛾兒蠶繭良，一個燒灰酒調服，立時膿盡病安康。治諸般癧瘡，及貼骨各癧不破者，不用針刀，一服不移時而白透，屢試有驗。(姐)(但)此藥用一個只是一個瘡口，若用兩三個則瘡口多，切不可輕用。

護心散乳秀一錢，綠豆粉用四錢兼，甘草湯調時七呻，瘡況晦者服必痊。治諸發皆疔腫，曾經汗下，毒氣攻心，迷悶嘔吐，喘嗽泄瀉而痛，喉舌生瘡，名曰心氣絕。初起宜服此藥，最能反出毒氣，不致內陷。發後亦可間服，加山柤杷皮爲末二錢。又可外敷止痛。

故血疏風湯荊穗，牛蒡烏藥甘草隨，防丰金銀花羌活，血紅瘡毒腫痛醫，白芷升麻能止痛，黃柏散血及涼皮，祖傳地黃仝合苦，如入鹽酒是神機。治血風，黃疸諸瘡，腫熱痛癢俱宜，屢試有神效。

防風通聖散歸芎，赤芍大黃麻黃同，荷喬硝羔滑芩權，荊芥台术草根充。治耳目口鼻唇舌咽喉風熱、風痰及瘡癧、發班、打傷諸症。

《外科百效全書・灸(誠)(針)熨法》　隔蒜灸法　先以濕紙覆毒，立候紙先乾處爲瘡頭，記定，然後用獨蒜去兩頭，切中間二分厚，安瘡頭上，用艾炷於蒜上灸之，每五炷換蒜再灸。如瘡大有十數頭作一處生者，以蒜搗爛鋪患處，鋪艾灸之，蒜敗再換。

治一切癧疽腫毒，大痛或不痛，或麻木，或色白，或色紫，不起發，不作膿，最宜多灸，未成消，已成殺其大勢。

一、桑枝灸法　用桑枝燃者吹熄火，煏以火頭炙患處，一日三五次，每次取付肉腐動爲度。若腐肉已(云)(去)，新肉生，又宜灸四圍。

一、治發背不起，發不腐，併治陰瘡，癆症，流注，腺瘡，寒邪所襲，久不愈者，未潰已潰但宜。

巴豆針　每用三稜針簪巴豆燈上燒紅，將紙揉淨針毒針之。治一切惡瘡惡毒，惟針核癆，將篾箍箍住核，淺針數次即消。

一、雷火神針　鬧陽花，靳艾各一兩，川烏，草烏各五錢，牙皂三錢，雄黃，流黃各一錢，射(杏)(香)一分爲細末，綿紙捲成條如鐵筋硬，隔七重火紙用力施針痛處。

一、治一切瘋損按肩溜(看)(肩)等症。

一、葱(慰)(熨)法　用生葱搗爛炒熱頻熨患處，至冷再換再熨。治流注、結核、骨癧、鶴膝等症，先用隔蒜灸，餘腫尚存，用此熨之，以助氣血，行壅

滯。又治跌打損傷，止痛消腫，散血之良劑。

《外科百效全書・敷洗薰劑法》（于）（千）金散　雷公（里）（墨）、紫金皮焙灯爲末，鴨蛋白調敷。

又方：山砒霜、春柔各兜爲細末，濃醋調敷。治背發及各樣捐風惡毒俱宜。

攔瘋膏　大黃、黃柏、草烏、南星、五倍子、酒麵各一兩，黃芩、鬱金、白芷各五錢，芙蓉葉花二兩，共爲末，鴨蛋白調敷。

陰陽散　赤芍、白芷、石菖蒲、五倍子各二兩，獨活一兩，紫荊皮五兩爲末，或葱酒或醋調敷。

治癰疽腫毒流注，半陰半陽症。

抑陽散　天花粉三兩，薑黃、白芷、赤芍各一兩，爲末，茶湯任調服。

治癰疽陽症。

抑陰散　草烏、白芷、赤芍、南星各一兩，肉桂五錢，葱湯或熱酒調敷。

治癰疽，無論虛寒腫不消散，或不潰斂，或筋攣骨痛，一切冷症。

瘡毒敷藥　赤石羔三兩煅過、石灰炒過一兩，爲末，桐油調搽四圍，止痛出膿。

豆膏　畢巴豆炒焦，研如膏，須臨用制之，庶不乾燥。如發背中央肉死，塗之即腐，未死塗之生肌。惡瘡臁瘡久不收斂，內有毒根，以紙撚藥納之，毒根去即斂。

芙蓉膏　芙蓉葉、黃荊子各等分爲末，共入石（白）（臼）內搗極爛，用雞子白調搽患（虛）（處）留頂如煙霧起立瘥。此方用在未潰之前或將潰之際，治發背癰疽，瘙痛如錐剜，不可忍，登時痛止如神。

鐵桶膏　蕎麥稿灰淋汁二碗，熬至一碗，下血蝎、乳香、沒藥各三分爲末，入汁內再熬去半碗，取下待冷，入黃丹、雄黃、硃砂各等分，好石灰八錢爲極細末共一處，放藥汁內攪勻成膏，磁器收住。用三稜針刺破，將藥入內，宜送深入到底，不三次全愈。

靈草洗藥方　治久新癰疽背發瘭毒。

白茅嘴根止痛退潮　紫背烏柏根住痛消腫　三白草消風退腫　索草根收水

白毛桃子膿　水楊柳根去風退腫　毛狗脊出毒收水　穿山蜈蚣止痛搜風去毒　班椹根去止惡痛　烏桕根止痛去毒　乳抱根退痛　青末香住痛　赤葛根消腫　鐵菱角退腫住　痛白馬骨住痛　老茶收水　臭桐葉住痛、去毒、收水、斷吳　三角楓去風　隔山吟止痛　回封草止痛退朝　烏茶去爛肉

右各味，煎水燻洗，洗後用敷藥。

君臣洗藥方　治背發、乳癰、人面臁瘡及諸惡瘡瘭毒腫痛。

防風　白芷　赤芍　苦參　甘草　荊芥　艾葉　銀花　羌活　獨活　歸尾　牙皂　葱白　茶腳　蒼耳子　萬粟蒂　栢子仁　土房蜂

右水煎洗燻，後溫冷洗至乾淨，絹衣抹乾，用清油硬調攔風膏之類敷之。如無膿不要留口，一日一換。如有膿可留口，出毒去膿水，用藥完便黑紙蓋，絹帶緊縛。如外臁瘡三日一換，不要行動。

《外科百效全書・肉湯洗法》　治一切瘡疽有口。

用公豬蹄爪肉一斤煮汁，分二次去油花肉渣，方入白芷、羌活、蜂房、黃芩、赤芍、當歸、甘草各一錢，同煎十沸，俟溫以絹蘸湯揩洗，惡血隨洗而下。

文燻方　臭桐炊水熏，或豬根醋炊燻，或五倍醋炊燻，或野山查根醋炊燻。

武燻方　千軍勇藪濃醋炊燻，千軍勇即臭蚊藪。或山虎濃醋炊燻，惡毒汚肉。鬧陽花是也。

《外科百效全書・代割方》　代割方　蝲牛、蜈蚣、推車漢各焙灯爲末，麻油抹毒攤上。

瘡不破方　蜘蛛打爛罨毒上即破。

癤毒及喉風腫痛不用針方　只以新生鵝卵殼燒灰存性爲末，醋敷腫處，立時即破出血。

去汚化毒

點玄丹　明凡一兩、金腳信五錢，火煅存性爲極細末。善去惡毒。

五紅散　明凡煅過，（典）（與）雄黃各等分爲極細末攤。但汚肉多宜多下凡，汚肉少宜多下雄黃。

化毒丹　煅石羔一兩、輕粉五分爲極細末。

凡惡瘡作癢者，用此甚宜，或入別藥內亦好。

金華散　錦文大黃炒，斷煙極細末。

凡惡毒惡瘡，作熱作痛，用此甚宜，或參入他藥內亦妙。

白捶人　即點玄丹麪撚爲丸，或爲條。又一方不用人言、雄黃。

黃捶人　用人言、硇砂、蟾酥等分，麪糊撚成條或爲丸。

住痛散　乳香、末藥各三錢，寒水石煆過五錢，滑石五錢，冰片一分，共爲極細末攪之。

生肌漱口

生肌散　衆牙末一錢，赤石脂三錢，天靈蓋五分，爲極細末。

銀紅散　石膏八兩，鹽調黃泥作一罐子，將石羔放內火煆過毒，兩加錢飛過黃丹五錢，亦能生肌。

貴寶生肌散　龍骨火煆、血蝎、石乳、沒藥俱箬炙、黃丹飛過、兒茶、礬硝火紙包炙，上各一錢，輕粉三分，皮紙妙、珍珠三分，射香半分，冰片一分。甚加瑪瑙、象皮。但血衰氣弱者不宜用冰片。

硃砂散　用上好雪白磁器爲極細末。

斂口稀錦散　用稀簽草焙乾爲極細末攪，或用雞內錦爲極細末，但每先宜麻油抹毒方攪，此日足肉滿宜用。

諸瘡合口散　山鰍黃泥包煆熱，後去泥爲末，麻油調搽，或單貝母爲末攪之。

背發及諸毒不合口神方　用桑條攪蜘蛛網如綿紗鑄子大，將燈火爓之，即將鵝毛制下灰，以紙乘頻爓頻制下取灰。每遇未合口者，先將麻油及水各一盞火煎過，將鵝毛蘸水洗淨敗肉，方將灰攪之。

《外科百效全書・諸般神膏》　萬應膏龔允皐兄傳　防丰、荆芥、何首烏、草烏各八錢，獨活、木別、紅內消、白芨、白斂、苧窮、歸尾、白芷稍、杏仁、乾白頭翁各五錢，黃芩、黃栢、大黃、南星各一兩，威靈仙、蒲黃、胡麻仁、苦參各三錢，川山甲七片，江子十個，蕈麻子三十，蜈蚣一條，油髮少許，用麻油二斤浸過前藥一夜，次日溫柔火煎至八分，俟藥渣焦乾浮起，將棕濾去渣，方以飛過黃丹一斤、水粉三兩逐時攪入油內再煎，將成膏，卻將貴寶生明散半帳攪入油內，即住火，將大盆盛水，以膏放在水上去火氣。但熬時必以桃柳枝攪不住手，切忌有孝，有孕及雞犬各項厭惡。

善治遠近腫瘡、瘰癧、疔疤、癰疽、癌毒、風損等症。

白靈膏　生地黃、熟地黃、赤芍、白芍、白芷、兩頭尖各五錢，木別、草麻各百粒，巴豆五十，川山甲五片，用真桐油一斤將前藥浸一宿，煎成炭浮起，用棕濾過，入炒過黃丹六兩，水粉二兩，百草霜二兩，文武火熬成膏，滴水成珠，撚得硬時便入血蝎末五分，乳香、沒藥、五靈脂各二錢攪勻。

《外科百效全書・腦癰》　腦後頸後頂心發，是六腑陽毒聚頂，太陽膀胱主之，久積痰火濕熱上蒸於腦也。

太凡頭腦上生癰疽，宜服降火化痰、消腫托裏之藥，不可輕易針炙，惟初起隔蒜灸之則可，但艾炷宜小而少。若勢成者，外敷攔瘋膏、陰陽散之類。若熱上蒸，連頤而穿口，必主穿喉而死。若服藥色黯，不潰不斂，爲陰精涸，名腦癆，不治。但施方必隨症而治之。癰疽生於腦前者名腦發，又名癰冠發，若生於腦後枕處者，名枕發。但宜用千金托裏散。

千金托裏散

紅內消　秦歸身　大川芎　穿山蜈蚣　小黃芪各二錢　防風　羌活　白芷頭　山慈姑　新升麻　京赤芍　川山甲各一錢五分，炒成末　甘草五分

半酒半水煎服。毒未成者一貼即消，已成者三貼即(被)[破]。破後膿血主多則氣血虛弱，宜服內補散六貼方能合口。

內補散

好人參脯熱作咳者不用此味　小黃芪　秦歸身　大川芎　山厚朴　厚肉桂　防風肉　甘草節　白芷頭

各等分，水煎服。如四邊紅不退，加紅內消、山慈姑，去肉桂。如膿濃閉毒，倍加川芎。如膿水清不乾，倍加黃芪。日久口不合，再服三貼，外用烏枚燒灰存性敷口上。又方：治潰破者，內服前十宣散，外用鹽茶洗，麻油抹，白硃砂散厚攪，玉容膏貼之。如有污肉亦如前治法。總要化毒生肌斂口治之。

癰疽生於腦後對口者名曰天疽，又名對口發，其狀大而色紫黑。若不急治，熱入淵液，前傷在脈，內薰肝肺，十餘日死。急用內托千金散或千金托裏散，外以白硃砂散麻油調敷毒上，中閒留口，其痛即止。

內托千金散

人參　黃芪　歸尾　白芷稍　白芍　官桂　小芎　防風　桔梗　銀花　瓜蔞　甘草

水煎，酒間服。

癰疽生於腦心者，四邊燃赤腫硬，連於耳頂，寒熱疼痛。若不急治，每入

於血肉，多腐壞，膿水從頭中而出，血逆痰起不治。

《外科百效全書・癰疽生於頸後者》 癰疽生於頸後者，瘡頭向上，瘡尾向下，肉多窟根，形如蜂窠，乃歹症也，其名遂即曰蜂窠發。掀腫者易療。如痰發或流入兩扁者不治。但掀腫起者，急宜用前方括歌內十衰一去附子、升麻、赤芍、桔梗煎服。

如病腦癰，煩腫作痛，煩渴好飲冷水，宜除痰火濕熱之劑，用活命飲或黃連消毒散加天花粉選用。

黃連消毒散

黃連一錢　羌活一錢　獨活四分　黃芪二分　黃芩五分　黃栢五分　防風五分　稿本五分　甘草三分　人參三分　當歸四分　花粉五分　桔梗四分　知母四分　宅舍　蘇葉　陳皮

活命飲

白芍　白芷　川芎　當歸　貝母　陳皮　天花粉　金銀花　乳香　沒藥　大黃　甘草　皂刺角　川山酒煎力服

如腫毒，口乾作渴，好飲熱湯，爲腎虛火熾，宜前方歌活內托裏消毒散或托裏益氣湯選〔川〕〔用〕之。

托裏益氣湯

人參　茯苓　白朮　貝母　陳皮　香附　白芍　歸身　（熟）〔熟〕地　桔梗　甘草

水煎服。

如因膏粱熱鬱成腦疽者，宜用

當歸　黃連酒炒　黃芩酒炒，各三錢　黃柏酒炒　連翹　防風　羌活　山梔　母草各一錢　獨活七分　澤瀉五分　稿本七分

水浸良久，入酒半盞同煎，熱服，日二次，三日盡六服，卻將藥清汁調下木香、檳榔末各三錢。

乘枕瘋　腦枕後痛浮腫者，可針，先服大頭腫內開關散，久服咽喉內地黃散。

頭上生瘡

用黃連五錢　蛇床二錢　五倍子一錢　輕粉五分

爲末，香油調搽，但先宜荊芥葱煎水洗。

頭瘡濕爛良方　用燕窠土細搥爲末乾摻，或單用石羔、半生白凡火煅爲末乾撒。

《外科百效全書・囊癰》 囊癰，腎疵之症，屬肝腎經，都緟而腫掀熱，如小兒因啼叫，怒氣積聚，或蟲咬風吹治者，每宜詳因而施治之。

腎囊初紅腫，小便澀滯者用八正散主之。

八正散　車前　瞿麥　扁蓄　滑石　山枝仁　大黃　木通　甘草

如陰囊腫脹，二便不利者，用白芷二兩，白朮、桑白皮炒、木通各五錢爲末，每薑湯下五錢，小兒服五分。

《外科百效全書・腳背發》 是症又名脫疽疔，原因膏粱房室損傷脾腎，或先渴而後發，或先發而後渴也。輕者色赤作痛，自潰可治。先用隔蒜灸，內服腦疽類活命飲或敗毒散加銀花、白芷、大黃。如痛止用托裏散。挾氣者用痰核內十六味流氣飲。下虛者用八味丸或八物湯加芪、桂。

黑者色黯不痛，先用隔蒜灸，更服補藥固內，則惡肉不致上侵，應可保生矣。

又有外塗生肌凉藥，內服剋伐兼犯房室，則患處不潰不痛，色黯上延，亦多致殞重者，不用利刃解去其筋，則筋骨出而毒得深入，甚在指則斬去其指，在肉則割去其肉。外治用桐油及無名異煎一沸，入花椒一勺，看瘡大小，蓼花在內同煎，浸一七後，单以此藥貼瘡上即安。

《外科大成・總論部・內消內托法》 內消　消者，減也。於初起紅腫結聚之際，施行氣活血、解毒消腫之劑。必分之以虛實，如脈症俱實者汗利之，脈症俱虛者滋補之；次分部位，佐以引經消毒之藥，使氣血各得其常，則可內消也。再如熱渴便閉，邪在裏也，則疏導之；寒熱煩痛，邪在表也，則發散之；無表裏症，邪在經也，則和解之。

內托　托者，起也。已成之時，不能突起，亦難潰膿，或堅腫不赤，或不痛大痛，或得膿根散，或膿少膿清，或瘡口不合者，皆氣血虛也。主以大補，佐以活血祛毒之品，或加以芳香行其鬱滯，或加以溫熱禦其風寒。如托裏消毒散隨時加減之，候膿出腫消腐淨，用參、蓍、歸、朮大補之，甚加附子，使氣血滋茂則新肉易生，是爲內托也。又云：治癰以寒是爲內消，治疽以熱是爲內托。內消內托，乃正治從治之義也。

《外科大成・總論部・虛實症治法》 腫潰諸症，須辨虛實，隨行補瀉以

若或稍差，關係甚大。假如腫起堅硬膿稠者，瘡疽之實也；腫下輭慢膿稀者，瘡疽之虛也。瀉利腸鳴，食少嘔吐，手足並冷，脈弱皮寒，小便自利，或小便時難，大便滑利，聲音不出，精神不爽者，悉臟腑之虛也。大便硬，小便澁，飲食如故，腸滿脹悶，肢節疼痛，口苦咽乾，煩渴身熱，脈大神昏者，悉臟腑之實也。膿水清稀，瘡口不合，聚腫不赤，肌寒肉冷，自汗色脫者，氣血之虛也。腫高色赤，寒熱疼痛，膿稠壯熱，頭目昏重者，氣血之實也。頭痛鼻塞，目赤心驚，喉舌生瘡，煩渴飲冷，睡語咬牙者，上實也。精滑便利，腰腳沉重，腫臥不寧者，下虛也。肩項不便，四肢沉重，目視不正，睛不了了，食不知味，音嘶聲敗，四肢浮腫者，真氣虛也。煩腫痛甚，日久不潰，寒熱往來，二便淋秘，心神煩悶者，邪氣虛也。又曰：真氣奪則虛，邪氣盛則實。諸癢爲虛，諸痛爲實。脈微細輭者爲虛，洪大而數者爲實也。　脈症俱虛，虛則補之，和其氣，托裏也。脈症俱實，實則瀉之，導其氣，疏利也。脈症俱緩，緩則治本，用平和之藥徐治之也。主治之法：　如腫高煩痛者，神授衛生散解之，次用托裏消毒散。漫腫微痛者，用托裏散，如不應加薑、桂。膿出反痛，氣血虛也，宜八珍湯。　不作膿，不腐潰，陽氣虛也，宜四君子湯加歸、薯、肉桂。不生肌，不收斂，脾氣虛也，宜四君子湯加芍藥、木香。惡寒增寒，陽氣虛也，宜十全大補湯加薑、附。脯熱內熱，陰血虛也，宜四物湯加參、朮。欲嘔作嘔，胃氣虛也，宜六君子湯加炮薑。自汗盜汗，五臟虛也，宜六味丸加五味子。食少體倦，脾氣虛也，宜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喘促咳嗽，脾肺虛也，宜補中益氣湯加五味、麥冬。欲嘔食少，脾胃虛也，宜人參理中湯。腹痛泄瀉，脾胃虛寒也，宜附子理中湯。小腹痞，足脛腫，脾腎虛也，宜十全大補湯加山藥、山茱。泄瀉足冷，脾腎虛寒也，宜十全大補湯加附子。熱渴淋秘，腎虛陰火也，宜加減八味丸。喘嗽淋秘，肺腎虛火也，宜補中益氣湯、加減八味丸。大凡怯弱之人，不必分其腫潰，惟宜先補胃氣。或疑參、薯滿中，或泥於氣質素實，或爲有痰勿服補劑，或間有用者，又加發散敗毒等藥，致使所補不償所損，多致有悞。殊不究瘡瘍之作，緣陰陽已虧，膿血既瀉，元氣已憊，斯時也，不行溫補，將何以恃！書云：纔得腫痛，叅之脈症，見有虛弱，便與滋補，氣血無虧，可保終吉。此古今不易之確論也。

《外科大成・分治部癰疽》　癰疽之原委順逆治法，已詳首卷，今之分部位者，爲別經絡、認穴次、定各色耳。其症治不外乎首卷之提綱，然間有稍異於總治者，有崇治本症之方，而即以此方各附於本症條下，則開卷了然，庶無遺漏紊亂矣。

《外科大成・頭部》　經絡　中行直鼻上巔，屬督脈經，又屬足太陽膀胱經。傍開一寸五分爲第二行，是足太陽經。再開一寸五分爲第三行，是足少陽經。頭角直耳上中，亦足少陽經。

《外科大成・百會疽》　百會疽生百會穴，在巔之上。初起如粟，次大如錢，形似葡萄，堅硬色赤，寒熱痛楚。元氣厚者，由熱毒上攻，宜黃連消毒飲、蟬酥丸、貴金丸之類。元氣弱者，由虛陽浮泛，宜八味地黃丸引火歸源，更以附子餅置湧泉穴，灸五壯以洩其毒。若腫連耳項，七日不穴，神昏痰起者不治。

《外科大成・玉頂發》　玉頂發一名佛頂疽，生上星穴，在百會疽之前。由足太陽經風熱所致。初起神授衛生散、紺珠丹。實者貴金丸，虛者十全大補湯加羌活。潰而黑陷，脈大神昏，二便閉者，不治。

《外科大成・透腦疽》　透腦疽生顖門之際，在玉頂疽之前。形如雞子，堅而硬，頭痛如斫。灸缺盆穴二七壯。

《外科大成・侵腦疽》　侵腦疽生透腦疽之傍。頭疼引目。灸支正穴七壯。二症初宜紺珠丹汗之，次宜托裏散托之。

《外科大成・額疽》　額疽生當額，或兩額角，一名赤疽。腫如桃李，由陽明胃經積熱所致。實者貴金丸下之，次以內托散托之，潰者補之。十日不穴，潰而無膿出血者不治。

《外科大成・太陽疽》　太陽疽生太陽穴，一名勇疽。狀如伏鼠，腫連面目，寒熱交加，七日不潰，毒即攻眼。急宜貼破，破慎風水，犯則損睛。屬陽明胃經，治同透腦疽。十一日刺得黃白膿者順，清稀黑血者逆。

《外科大成・鬢疽》　鬢疽生於鬢，屬手少陽三焦，此經多氣少血，最忌見膿多。由肝膽怒火，或因風熱血虛所致。初宜神授衛生散、柴胡清肝湯清之。次以托裏消毒散托之，以速其膿。膿成而至收斂時，腎虛者六味地黃丸，氣虛者補中益氣湯，此症虛脈虛之治也。若煩燥飲冷，身熱脈大神昏者，臟腑實也，宜貴金丸，所爲瘡瘍實熱，不利者下之是也，宜灸伏兔穴二七壯。

此症雖屬少陽，然脈症俱實者，隨其壯弱，瀉以重輕。若守經禁而純投補劑，非確論也。有未見瘡時先作渴症，一年半載始發鬢疽，色紫瘡黑，平陷

堅硬，無膿，毒流耳項，氣穢容枯，神昏不食者，不治。

《外科大成・天疽》 天疽生左耳後。銳毒生右耳後，俱一寸三分。天者，妖變之物也，屬肝木。銳者，鋒利之器也，屬肺金。二症起於謀慮不決，火鬱而成，生於隱微，發於不測，及覺之時，毒已入內矣。紅活高腫，易腐易膿者順。堅硬伏陷，未潰先黑，未膿先腐，臭穢易生，元氣易敗，此毒氣內攻也，爲逆。微者加味逍遙散，越鞠丸，托裏消毒散，隨時增損。甚者十全大補湯，非倍用參、附不能以回其陽。

《外科大成・耳後疽》 耳後疽生耳後摺間，屬三焦經。高腫有頭者順，無膿軟陷者逆。甚則嗌腫頰痛，肩肘俱疼。初起者，紺珠丹汗之。熱甚者，凉膈散清之。已潰者，如潰瘍門托之補之。

《外科大成・耳根毒》 耳根毒生於耳根，狀如痰核，不動而微痛，屬膽與三焦二經風熱所致。宜衛生散，或加升麻、柴胡，或貴金丸下之。弱者神效瓜蔞散托之。因怒而耳下腫者，或肋痛脈弦緊者，小柴胡湯加青皮、紅花、桃仁、牛旁子，再寒熱加荆芥、防風。蓋肝者，內主藏血，外主榮筋，怒則氣逆，故筋畜結腫。若不自加調攝，肝迭受傷，遷延結核，再犯追蝕之藥，因而不斂不治者多。

《外科大成・耳發》 耳發生於耳輪，初起如胡椒，漸大如蜂房，紫赤腫痛，由三焦經風熱所致。宜衛生散，或加升麻、桔梗。壯者貴金丸汗之、下之。出黃膿者順；出鮮血，不食，神昏狂燥者逆。

《外科大成・玉枕疽》 玉枕疽生於玉枕。腦後發生玉枕稍下，在風池穴。形如硬癤，堅而難潰，痛引項肩，氣粗鼻塞，此足太陽膀胱經伏陽結滯而成。少壯者紅腫出白膿易愈，老弱者紫陷流黃水難瘥。實者內疏黃連湯加羌活、金銀花之類，或衛生散、貴金丸。虛者托裏消毒散加升麻、葛根、酒炒黃芩、梔子之類，兼服蟻礬丸。有頭者刺之，塗拔疔散。無頭者以離宮錠子塗之，或灸風門穴三七壯，艾如菉豆大。

《外科大成・腦鑠》 腦鑠生於項後。初起如橫木，久之上至巔頂，下至大椎，未膿而皮先損，或冷而木痛，時流清水，或熱如火燎，痛如針刺，黑如煙灶，形如犬咬，四畔空若牛唇。《靈樞經》云：陽氣大發，消腦溜項，名曰腦鑠，煩心者死。

此由陰精消(固)[涸]所致。急用神炒拔根法，見針門。以通其竅，內用十全大補湯加大附子，及八味地黃丸以回其陽。宜與項部偏腦疽法及腦疽醫案參酌之。若攻補得法，亦有得生者，不可因其惡而棄之。

《外科大成・頭部主治方》 黃連消毒飲　治百會疽由膏粱之變者，惟宜苦寒，禁用芳香等藥。服後忌飲冷水，犯之作膿而效遲。

《外科大成・面部・顴瘍》 瘍則顴骨腫痛，寒熱相熾，由陽明風熱所致。宜衛生散加升麻、葛根、水酒煎服。或貴金丸。

《外科大成・面部・顴疽》 疽之初起如松子，微腫微赤微癢，漸大如痰核，如結毒如瘤，由陽明積熱所致。宜蟬酥丸，及衛生散加膽製南星。《靈樞經》云：心病則顴赤，宜降心火，如黃連安神丸。又曰：腎病則顴與顏黑，宜滋腎水，如地黃丸。是顴之爲症，不可專委於陽明也。

《外科大成・面部・顴疔》 初起如粟，麻癢堅痛，色白而頂陷，寒熱交作。宜用挑法，塗拔疔散，腫處搗鮮菊花葉敷之。內服蟬酥丸。見疔門。或灸偏歷穴二七壯。

《外科大成・面部・面發毒》 面上瘺瘰腫痛，由風熱客於陽明也。宜凉膈散加羌活、荆芥、升麻。敷清凉消毒散。不腫痛者，宜托裏消毒散。

《外科大成・面部・面遊風》 初發微癢，次如蟻行，面目俱浮，更兼痛楚，由陽明壅熱所致。宜凉膈散加升麻、葛根、羌活、防風、白芷、牛旁子之類。外敷祛風潤肌之藥。

《外科大成・面部・疙腮》 腫尖而色赤者風熱，腫平而色淡者濕熱，皆屬於胃。壯者黑牛散下之，或加味消毒飲散之。忌用敷藥，恐毒攻喉。

《外科大成・面部・頰瘍》 生於耳下頰車之上，一名金腮。初生如粟，漸大如豆，亦由胃熱。壯者貴金丸下之，或犀角升麻湯。已成者內托散加羌活，獨活。潰則難以收口，多有附骨，久必成漏，宜用蒸法。一灸四瞷穴三七壯。

《外科大成・面部・癮毒》 生頰瘍之前半寸許。形如雞子，堅硬難潰，膿水常流，經年不愈。內服托裏潰堅之劑，或灸天井穴三七壯。

《外科大成・面部・骨槽風》 生牙叉接骨之處，一名牙叉。發起於耳前，連及腮項，筋骨隱痛，久則漫腫，牙關緊急，寒熱如瘧，此由鬱怒傷肝，思慮傷脾所致。初則堅硬難消，久則瘡口難合。初宜艾灸腫頂及耳垂下五分，各灸七壯，膏蓋之，腫處塗離宮錠子。牙關內腫，用線針刺去惡血，搽水硼

散，使內外毒氣得解，服清陽散火湯。如潰後，於托裏藥中加麥門冬、五味子、藿香之類，使水升火降，脾健金清乃愈。若悞用寒凉，則非理中湯佐以薑、附不能收功。外腐用絳珠膏，忌用刀針蝕藥。若堅腫不消，外腐不合，虛熱不退，形焦體削者，爲逆，不治。

《外科大成・面部・發頤》 生顴骨之下，頤頷之上，耳前一寸三分。由手足陽明經客熱，或傷寒發表未盡所致。初宜貴金丸、紺珠丹，或衛生散加升麻、桔梗、黄連。如腫痛不減，用托裏消毒散。

《外科大成・面部・鳳眉疽》 生于眉，一名眉發。形長如瓜，赤痛引腦，二目合腫，甚則堅痛色黑，嘔逆悶亂者危。屬手、足太陽、少陽四經。宜灸陽谷穴七壯。六日可刺，得膿則減。否則女子七日死，男子二十四日死。

《外科大成・面部・龍泉疽》 生于人中。形小而異，麻癢不時，寒熱交作，由伏陽攻於心肺，虛熱注於三焦也。治如疔法，或灸百會穴七小壯。

《外科大成・虎髭毒》 生于地角，一名承漿疽，一名頰癰，由陽明胃經積熱所致。壯者貴金丸下之，凉膈散加升麻、葛根、羌活、防風清之，或灸百會穴七小壯。

《外科大成・面部主治方》 犀角升麻湯　治頰瘍，并治唇口、頰車、鬚髮、鼻額等處腫痛諸症。

犀角二錢五分　升麻一錢七分　羌活一錢二分　防風　川芎　白芷　白附子　黄芩各八分　甘草生，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清陽散火湯　治骨槽風。

牛蒡子　防風　荆芥　薄荷　黄芩　龍膽草　黄連　貝母

水煎，食遠服。

升桔湯　治骨槽風，并咽喉耳痛。

升麻　桔梗　昆布　連翹　射干　甘草等分

水煎，食遠温服。

葛根牛蒡子湯　治時毒，脈浮數者，邪在表也。

升麻　葛根　牛蒡子　麻黄　連翹　玄參　桔梗　甘草等分

水二鍾，生薑三片，煎八分，食遠熱服。一加管仲、淡豆豉。

雙解消毒散　治大頭風脖子腫。

黄芩　梔子　連翹　薄荷　甘草　大黄　麻黄　羌活　白芷　防風　荆芥　射干　蒼朮　當歸　川芎

用生薑三片，水二鍾，煎一鍾，食遠熱服。

托裏温經湯　治時毒，在冬月脈浮緊者，宜服。

麻黄二錢　防風二錢　升麻四錢　葛根二錢　歸身二錢　等分　蒼朮一錢　人參一錢　白芍一錢五分　甘草一錢五分

水二鍾，先煎麻黄令沸，去沫再下餘藥，煎一鍾温服，蓋被俟汗出則腫自消。

立消散　治大頭風，頭面虛腫如泡。

草烏一兩　白芨　甘遂各一兩　小良薑三錢　甘草三錢　麝香一錢

爲末，用蒼耳搗汁，加醋調勻，雞翎蘸掃腫處，立消。

搐鼻通氣散　治時毒煩腫，咽喉不利者，用此取嚏以瀉其毒。

玄胡索　玄參各三錢　牙皂　川芎各二錢　細辛　藜蘆　草烏各一錢　鬧羊花六分

爲末，用紙撚蘸藥送入鼻內，取嚏爲度，每日一次。以嚏出膿者必愈，無嚏者不治。

清凉消毒散　治面發毒。

天花粉　白芨　黄柏　山慈茹　烏藥　雄黄　乳香　麝香

右爲末，用雞子清和蜜水調敷。

火醋錠子　治面上熱瘡，身上熱瘡。

大黄用醋浸晒九次，和爲錠，火酒磨塗。

黑牛散　治疙瘩初起，壯實者。

黑牽牛一兩

捶碎，米醋二鐘，煎一鐘，露一宿，空心温服。

二金散　治金腮瘡蝕透腮頰者。

鬱金　雞内金等分

爲末，先用鹽湯盪漱淨，摻之。

蒸法　治金腮、廣毒、疙腮，久不合口而成漏者。

用麪作井圈，圍粘瘡口，勿令漏洩，次摻護心散於瘡口内，再次入藥油於井内，令滿，用紙條做捻燃之，初用一條，加至三四條，預用絹帕朦臉，以防油

爆，蒸至好肉方痛，根有幾處則痛有幾處，至大痛時，以水濕紙成燈，勿令口吹，俟痛稍止，再燃如前，以油乾爲度，去麫井，用地骨皮煎湯一碗，布蘸湯，滴於瘡口內，以滴湯盡爲度，用敷藥敷四圍，以珍珠散摻瘡口內，黑膏蓋之，俟膿時加象皮。未收口，內服托裏等藥。

《外科大成・頸項部・經絡》 項之中屬督脈經，項之旁大筋中屬足太陽經，大筋之旁耳之後屬手少陽經，耳之下屬足少陽經，頰下屬手太陽經。頰前一寸屬手陽明經，挾喉兩旁動脈屬太陽、陽明二經。

《外科大成・頸項部・項疽》 生于項之中，一名項中疽，俗云對口，爲與口相對也，屬督脈經盛陽之火。焮赤腫痛者易治，根大堅硬者難療，平塌神昏者死。初起脈洪數有力者，紺珠丹、衛生散、黃金丸、梅花五氣丹、黃連救苦湯俱可選用，并隔蒜灸之，或灸天宗穴七壯，艾如綠豆大。已成者，解毒天漿散、托裏消毒散。已潰者，大小保安湯以補元氣，加減地黃丸引火歸源，外兼敷治，或灸神闕穴二七壯。此症有頭尾，頭向上，尾向下，形如蜂窩者，防毒氣攻心蝕腦。又忌見風，風入發搐者難療。若痰壅毒流兩肩者，鮮血暴湧者，腹脹譫語者，俱不治。

《外科大成・頸項部・臥蠶疽》 生對口之下，天柱骨之上。治同腦疽。

《外科大成・頸項部・天柱疽》 生天柱骨之間，形陷色黑多癢，由三焦經鬱憤所致。初宜衛生散。壯者貴金丸。弱者神效瓜蔞散。已成者八珍湯加柴胡、香附及遠志酒。甚者肩背拘急，嘔逆惡心，宜隔蒜灸之，以癢止爲度。或明灸之，灸而有泡者順，無泡者逆。服汗劑得汗可治，無汗難醫。《靈樞經》云：失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十餘日死。所以神昏嘔噦，血不止者不治。

《外科大成・頸項部・偏腦疽》 生對口之傍，屬足太陽膀胱經蘊熱所致。蓋太陽經所司寒水，起於巔頂，貫項兩傍而順下，多冷多沉，故多平塌，堅硬難潰，又易流注。初起未成，七日已前者，用披針當頭點入，知痛處方止，出其惡血，通其瘡竅，插蟬酥條直至瘡底，每日二條，外用膏貼。三日後加添插藥，內服紺珠丹或蟬酥丸發汗解毒，次服托裏大補之藥，以回陽氣，直至頂根高突腫痛，外用神燈照法助陰爲陽。至七日，其瘡四圍裂縫有膿，方住插藥。輕者九日後脫出或腐化，重者至十三日其根自脫。如期根深蒂固不能脫者，披針取之，外貼玉紅膏，內服大補之藥托之。誠轉重就輕、移深居淺之良法也。如不腫不疼，灸亦不痛者，尤宜此法治之。若前腦疽陽症則不用此法。

《外科大成・頸項部・魚尾毒》 生于後鬢髮際間，在偏口之上，腦後發之傍。

治同偏口。出血氣喘痰發者，難治。

《外科大成・頸項部・百脈疽》 腫遶頸項，疼痛身熱，不食，上氣咳嗽，其發引耳不可以腫。十五日可刺，見膿者順，見血者逆。

《外科大成・頸項部・鎖喉毒》 頸項忽然腫痛，如失枕之狀，久則紅遶肩背，堅硬難消。由肥人善飲，風熱外侵所致。治宜清暑疏風。

《外科大成・頸項部・結喉癰》 生于嗌外正中，一名猛疽，屬任脈及手太陽、少陰三經，由憂憤所致。宜黃連消毒飲、衛生散。《靈樞經》云：膿不瀉則塞咽半日死。故宜針之出毒，服補托之劑，雖潰通，流出湯水者亦愈。一灸少海穴七壯。

《外科大成・頸項部・氣癰》 生于結喉癰之上下。

《外科大成・頸項部・夾喉癰》 生于結喉癰之兩傍。

二症治同結喉癰。一灸靈道穴七壯。

《外科大成・背部・經絡》 脊之中行屬督脈經，脊之兩旁各開第二行、第三行，俱屬足太陽膀胱經。

《外科大成・背部・上發背》 生天柱骨之下，一名脾肚癰，其形橫廣如肚，屬足太陰脾經，由膏粱積熱所致。視其高腫鮮明，根腳不過兩肩者順。腫平堅硬，漸大漸開，攻注兩肩胸項者危。紫黑平塌下陷者死。初起宜解脾經之積熱，間服蟾蜍丸、護心散以防內攻。已成者必用托裏爲主。何則？所爲托裏則生，敗毒則死也。

《外科大成・背部・中發背》 生于對心，一名對心發，由心火妄動，熱極而生，腫不高尖，穴難起發，此爲毒剝君位，最易傷人，若前心有紅暈者不治。治宜大降心火，急疏蘊熱，頂用針通，隨行拔法，務使毒氣內外疏通，各從門出，庶不內攻，方爲成守。保至十五日後，內無變症，得膿爲解。如是期變症漸生，堅硬漸大不作膿者死，在二十二朝先後。若早治，十中可保三四。

《外科大成・背部・蓮子發》 突如蓮子，蜂窩發孔似蜂房，二症生於肩

顴、髀骨，或脊或心俞、心包等處。輕者形長而高腫，或偏半背，重者形斜而平塌，兩脇俱傷。又名半身發。甚至形長勢大，腫潰半身，則名竟體發也。

《外科大成・背部・上搭手》 生肺俞穴，即肩骨動處，一名左右串，左屬肝，右屬肺，由痰凝氣滯火鬱而生。初宜紺珠丹汗之，次以逍遙散清之，兼以六鬱湯調之，潰以八珍湯補之。所爲鬱者聞之，滯者行之也，禁用瘡科攻利等藥。灸會陽穴二七壯。

《外科大成・背部・中搭手》 生近膏肓穴，屬足太陽膀胱經。治分陰陽虛實，攻補隨宜。灸心俞穴七壯，艾如菜豆大。

《外科大成・背部・陰陽二氣疽》 其形時腫時塌，時軟時堅，寒熱不時，只在一處，非若串疽之攻擊也，由七情內鬱所致。

《外科大成・背部・酒毒發》 初發如彈，次大如拳，堅硬如石，麻木不常，甚則痛徹五內，遍身拘急，二便澁滯，數日後頭面手足虛腫，臟腑瀉痢。

《外科大成・背部・連珠發》 連腫三五塊，形若貫珠，內則百節皆疼，小腹脹，小便閉，陰囊腫，由酒色過度所致。

《外科大成・背部・丹毒發》 初生細瘰，浸淫尺餘，形如湯火所傷，由服丹石悍燥之藥所致，必多發渴。治如蠟礬丸、國老膏，乃要藥也。如色黯、神昏、脈燥、腹脹、嘔逆者不治。

《外科大成・背部・瘀注發》 形如布袋，堅硬如石，不紅不熱。此由伏痰積久而成。

《外科大成・背部・黃瓜癰》 形似黃瓜，高寸餘，長尺餘，一名肉龜，皮色不變，疼痛引心，四肢麻木。右二症多不可治。

《外科大成・背部・夏月暑瘍》 凡癰疽之症，發熱有時，爲晡甚而旦止也。因暑而得者，則發熱無時，爲晝夜不止也，然必見暑症。如頭且眩暈，口舌乾苦，心煩背熱，肢體倦怠是也。外形初起背有紅暈，次發腫疼。治宜敗毒散加香薷、黃連、石膏等藥以清之，暑熱解則腫自消矣。壯實者，用槐花末蜂蜜拌成塊，黃酒調服亦佳。

《外科大成・背部・癚疽》 因冒山嵐障氣積久而成。始發黑腫，色若靴皮，頑痛徹骨，按之如石。至五七日，勢方浮腫，色始變青，形如拳打，寒戰如瘧，然必見風候，如頭動口偏手足厥逆是也。治法宜急破之，出清血三五升，方有黃膿白汁相合而出。其皮不漫，仍前脹痛，直至色退，其勢方瘉。惟在急追膿毒出外，則無害矣。

《外科大成・背部・產後癰疽》 夫產後宜扶虛消瘀，大補血氣，總有諸疾，以末治之。今患癰者，由瘀血凝滯也。宜生化湯加連翹一錢、花粉一錢、甘草八分。惡心煩燥，加乳香一錢、菉豆粉三錢和服。忌用敗毒攻利等藥。

《外科大成・背疽總論》 夫疽之發於背也，在脊之正中者爲真發背，在脊之兩旁者爲搭手。其名雖多，惟辨其陰陽爲訣耳。原委症治，已載首卷。而瘍科獨重於背疽者，蓋以背爲足太陽膀胱經，乃六經之首領，乃督脈經之所主，乃十二經之統脈也。所以發於背者多險，今則復加詳焉。

初起腫赤痛甚，脈洪數而有力，熱毒之症也，易治。漫腫微痛，色黯作渴，脈洪數而無力，陰虛之症也，難治。不腫不痛，或漫腫色黯，脈微細，此陽氣虛甚也，尤爲難治。

一、初起未發出而寒熱痛疼，作渴飲冷，此邪氣內蘊也，宜衛生散。口乾飲熱，漫腫微痛，此元氣內虛也，宜托裏消毒散。飲食少思，肢體倦怠，此脾胃虛也，宜六君子湯，如未應，加以薑、桂。其有死者，乃邪氣盛，真氣虛，而不能發出也，在於旬餘之間見之。

一、已發出，用托裏消毒散而不腐潰，急宜溫補脾胃。如不應有死者，乃真氣虛不能腐潰也，在二旬之間見之。已潰用托裏藥脫腐生肌。如色不紅活，瘡口黑暈，大而不斂，用參、附、薑、桂，如不應有死者，乃脾氣虛極而不能收斂也，在月餘間見之。實則瀉，虛則癢，此陰症、陽症之分也。惟宜大補陽氣，庶可挽回。不發者不治，潰而不斂者亦不治。不腫痛，不寒熱，脈沉微，乃脈病而形不病也，忌之。色黯漫腫，作渴便數，尺脈洪數者，腎水涸也，當歿於火旺之際。疽發於髆髀，經絡交錯，皮薄骨高之處，難醫。

一、初發頭痛寒熱拘急者，表症也，用紺珠丹，葱湯化服汗之。如煩痛，以金銀花散或槐花散清之。

一、腫煩作痛，寒熱作渴，飲食如常者，此形氣病氣俱有餘也，先用神授衛生散清之，次用托裏消毒散解之。如腫煩硬痛脈實者，貴金丸下之。腫硬悶痛，發熱煩燥，飲冷便閉，脈沉實者，用內疏黃連湯、貴金丸道之。欲作膿者，用托裏散、礬蠟丸，外兼敷之。

一、背疽因開遲，迨二日重若負石，熱如焫火，痛楚倍常，脈沉數而有力者，此膏粱積熱之變也。時雖嚴寒，急用清凉飲子加黃連兩許作一服，利二

三行，痛減，翌日再一服，痛止，次則隨症調理，數日而愈。此經爲有假者，反之雖違其時，必從其症也。

一、漫腫微紅，微痛食少，此形氣病氣俱不足也，用托裏散調補之。不作膿，或膿成不潰，爲陽氣虛也，用托裏散倍加肉桂、參、芪。膿出而返痛，或膿清稀者，此氣血俱虛也，用八珍湯。惡寒形寒，或不收斂者，陽氣虛也，十全大補湯。晡熱內熱，或不收斂者，陰血虛也，參朮四物湯。欲呃作嘔，或不收斂者，胃氣虛也，六君子湯加炮薑、芎、歸。食少體倦，或不收斂者，脾氣虛也，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肉赤而不收斂者，血熱也，四物湯加枝子、連翹。肉白而不收斂者，脾虛也，四君子湯加木香、酒炒芍藥。小便頻數者，腎陰虛損也，加減八味丸。遍身作痛者，榮衛虛也，十全大補湯。

一、癰瘍嘔逆，寒傷於胃也，溫補之，使榮衛充而氣血周貫，則毒隨膿出，嘔自止矣，且易生肌。

一、癰痛甚，咳逆，十餘日水穀不下，脈伏如絕者，用四君子湯加薑、桂，三進而瘥。

一、腫而不潰，脈大而浮，此陽氣虛也，宜托裏散倍加參、芪。內熱作渴，脈洪大而鼓指，此虛火也，前方更加肉桂，脈症頓退，仍托裏藥而瘥。

一、中央肉死，此毒氣盛而脾氣虛也，用玄珠膏塗之。大便不通，此胃氣虛而腸不能傳送也。小便赤濁，此脾土虛而火下陷也。雖曰難治，惟大補之，朝用補中益氣湯，外用加減地黃丸料。

一、瘡口出鮮血，由脾虛不能攝血也，宜十全大補湯加陳皮、半夏、炮薑。

一、瘡口不斂，用托裏藥罔效者，藥力未及也，須用人參五七錢，稍加附子服之，精神頓爽，手足自溫，不旬日而口合。瘡口不斂，脾虛也，咳嗽不止，肺虛也，法當補之。書云：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令每日食之不徹，旬餘而瘡斂嗽止。瘡口不斂，煩腫發熱，口乾體倦，小便赤濇，脈洪數而無力，用十全大補湯加麥冬、五味子，補元氣引火歸原。而脈症更甚，此藥力未能及也，再劑頓退。却去肉桂，數劑而瘥。

一、背疽不起，泄瀉作嘔，食少肢厥，脈息如無，此陽氣虛寒也，宜大補藥加桂、附。而不應者，再加附子。二劑而瀉愈甚，即用大附子一枚，薑、桂各三錢，參、芪、歸、朮各五錢作一劑服之，腹內始熱，諸症悉退。

一、背疽服十宣散之類，更加喘渴內熱，脈大而無力，用補中益氣湯加酒芩、麥冬、五味子而愈。

一、背疽服五香十宣等不應，更加嘔逆不睡，且其素有淋症，予以參芪歸朮膏，用牛膝煎湯入竹瀝飲之，則淋止而思食。藥盡四觔，膿自湧出。

《外科大成・外治癰疽》 初起煩痛，或不痛及麻木者，邪氣盛也。隔蒜灸之，痛者灸至不痛，不痛灸至痛，則毒隨火散矣。再不痛者，則明灸之。此未潰以前，皆可灸也。頂用玄珠膏塗之，四畔用敷藥圍之，換藥時用文蛤湯洗之。

《外科大成・腰部・下背發》 下發背生於脊中，前對於臍，一名對臍發，此症最爲險候，蓋內腎乃性命之根水也，治宜護腎爲要。

《外科大成・腰部・腎俞發》 生兩腰內，腎陷肉之間，因酒色濕熱者則單生，由房勞怒火者則雙發。二症如本臟稍有真陰制火，則瘡形紅活高腫爲膿，用人參養榮湯，加山(更)〔萸〕、五味、知母、黃柏，或加乳香、沒藥、廣膠，及加減八味丸以救其源。若瘡形紫黑乾枯，堅硬不作膿，或膿稀傷膜者，爲真陰內敗，死期在十五日前後，非下搭手之同類也。灸合陽穴五壯。

《外科大成・腰部・下搭手》 生腎俞之傍，十四椎之間，一名連腎發，由房勞傷腎所致，令人口乾寒熱，百節俱疼，治同下發背。若咳嗽嘔噦，厥逆不食，及膿清，腰骨似折者，逆。先有渴症，後患疽者，腎水竭也。膿穢色黯，不痛，瘡口張大者，脾氣敗也。小便如淋，痰壅喘促，口乾舌裂者，脾氣敗也。左尺脈洪數者，腎無所生也，左關脈浮濇者，金尅木也，秋令尤難，俱爲不治。

《外科大成・胸部・井疽》 生于心窩。初起如豆，皮色不變，必先肌熱盜汗，心煩飲冷，舌燥唇焦，乃其候也。紅腫易治，黑陷難療，再神昏嘔吐肚脹者，七日死。灸鄧門穴三七壯，艾如菉豆大。如久潰而不斂，亦無痛癢者，名穿心冷漏。

《外科大成・胸部・蜂窠疽》 生胸乳之間，由心火熱盛所致。宜急導心經之火，遲則熱毒攻心，難療。

《外科大成・胸部・胃疽》 生心胸之傍。脾發生心窩之下，亦傍此。二症由灸熇太過所致，必人迎脈盛，宜清本經之積熱。若服藥作嘔，飲食不進者，不治。

《外科大成・胸部・乳吹乳毒》 生近乳頭。孕婦爲內吹，胎氣旺也，宜清之。有兒食乳爲外吹，又名乳毒，由肝氣滯也。如乳痛發熱，作渴夜甚，左

關脈洪數者，熱入血室也，宜小柴胡湯加當歸、芍藥、膽草、枝子。乳痛牽臍，內熱口辛肋脹者，帶脈爲患也，宜小柴胡湯加黃連、枝子、青皮，或升葛湯。

《外科大成・腹部・嚇癰》 生臍上四寸，一名胃疽。微腫不赤，內堅如石，先寒後熱，走痛引臍，欲吐不吐，甚則咳嗽膿痰。脈浮大，面赤者，不治。灸曲池穴七壯，毒偏左灸右，毒偏右灸左。

《外科大成・腹部・衝疽》 生臍上二寸，由心火熾盛，流入腎經。宜大補，不應者不治。

《外科大成・腹部・臍癰》 生于臍，大如瓜，突如瘤，屬任脈與胃經，此由心經積熱，流入大小腸也。然臍爲神門，禁用針灸。矧癰舍於內，惟藥攻之，勿膿爲上，宜會膿散，痛加乳香，更宜蠟礬丸多服之。臍內出膿，四圍堅硬，出血水者，不治。灸陰谷穴七壯，築賓穴二七壯。

《外科大成・腹部・小腸疽》 生臍下，一寸五分爲氣海，二寸爲丹田，三寸爲關元，俱爲小腹疽。橫廣腫痛引背，由七情火鬱而成。灸箕門穴七壯。

《外科大成・腹部・腹皮癰》 生于腹，隱於皮裏膜外，由膏粱火鬱所致。其右關脈洪數而腹痛甚是也。壯者貴金丸下之。

《外科大成・腹部・發肚》 生于肚，及手肚足肚。宜內托散加檳榔、木瓜、蒼术。腫甚者加桑白皮、薑皮、茯苓皮、五加皮、大腹皮。喘者加蘇子、蘿葡子、白芥子、葶藶子、車前子。

《外科大成・腹部・緩疽》 生小腹之側，堅硬如石，數月不潰，寒熱食少，肌體尪羸，由脾經積滯而成，亦寒癰例也。

《外科大成・胸腹總論》 按右諸症，始終宜固胃氣，壯元氣，使根本堅固，以行經活血藥佐之，令諸臟腑有所稟而邪自退矣。如初起腫硬，皮肉不變，心煩嘔噦，脈沉而實者，當疏其內以絕其源，用內疏黃連湯利之。煩腫作痛，邪氣實也，宜衛生散，外以隔蒜灸之，次用托裏散。脈遲緊，其膿未成，用四君子湯加川芎、當歸、枳殼、白芷，或托裏散。脈洪數，其膿已成，用托裏消毒散。膿成而不潰者，氣血虛也，十全大補湯溫之。膿成脹痛者，臥針取之。因悞行汗下，以致腫而不潰，潰而不斂者，十全大補湯加乾薑、大附子以救之。已潰而朝寒暮熱，氣血虛也，食少作瀉，脾腎虛也，胸痞痰湧，脾肺虛也，俱用六君子湯加當歸、黃芪，候諸症退，換十全大補湯調理。針孔膿兜不利，毒氣內攻也，唇舌青黑，臟腑壞也，不治。瘡口微膿如蟹吐沫者，此內潰透膜也，不治。臍腹小腫大痛者，乃下焦畜血症也，脈在左手，以四物湯加川山甲酒煎，加童便服之。壯實者，用桃仁承氣湯下之自愈。慎用乾漆、礞砂等藥。

一人腹患流注，腫硬不潰，脈弱時嘔，此陽氣虛弱，胃氣虛寒也，法當溫補，反用敗毒等藥，以致身熱脈微。予曰：身熱而脈靜，脫血而脈實，汗後而脈燥者，皆逆候也，不治。後果歿。

《外科大成・腋部・經絡》 腋下中間屬手厥陰心包絡及足厥陰肝經，腋前屬足太陰脾經，腋後屬足少陽膽經，下六寸又屬脾之大絡也。

《外科大成・腋部・腋癰》 生于腋，一名夾癰。初起皮色不變，漫腫無頭，日久方疼，乃生寒熱，此患難消，終必作膿，多由性燥所致。初宜柴胡清肝湯、加味逍遙散。脈虛病虛者，補中益氣湯加羌活，候少可去之。膿成脹痛者針之。已潰者，八珍湯加黃芪、陳皮、香附。此以性情治症，不待專於攻毒也。始終忌用寒涼，亦不宜大熱，惟宜溫補。灸少海穴七壯，或灸間使穴。

《外科大成・下部後・坐馬癰》 生于尻尾畧上些，初起灸膝下外臁橫骨盡處，治同鶴口疽。

《外科大成・下部後・臀癰》 生于臀之中，居小腹之後，爲陰中之陰，其道遠，其位僻，雖屬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奈氣運不到，血亦罕來，最難收斂，由濕痰凝結而成。初起有頭，紅熱重墜，發熱口乾者，用貴金丸利之，紺珠膏貼之。初起無頭漫腫，皮色不變者，用紺珠丹托之，隔蒜灸之。如大勢已退，餘腫未消者，頻煮熱葱慰之除濕，二陳湯調之。已成欲作膿者，托裏羌活湯。痛甚者，神授衛生散。大勢已退，托裏消毒散。不消及不潰不斂者，脾虛也，六君子湯加川芎、當歸、黃芪。

脾虛下注者，只白术一味，煎飲自消，毋以能潰膿爲惑。不消作渴便淋者，陰虛也，六味地黃丸加五味子。潰而不斂者，用生薑煎湯洗之，久者以豆豉餅灸之。此症自裏至表者十有八九，從六淫外感入裏者百中一二，故治宜外發，庶免內攻。其有軟陷無膿，根脚平散而不痛者，甚則口乾，煩燥譫語，痰喘氣粗者，由悞服寒涼，失於滋補所致也，不治。書云：若無補養之功，其禍多在結痂之後。是知瘍科以培補元氣爲首務也。有因患痔數服寒涼，致令攻潰於臀者，其脈大而數，症則寒熱作渴，瘡則膿水清稀，此三陰經虧損之症也，不治。

《外科大成・下部後・上馬癰》 生于臀，近肛門之右。

《外科大成・下部後・下馬癰》 生于臀，近肛門之左。

《外科大成・懸癰》 生於會陰穴，在陰囊之後，穀道之前。初生如松子，次大如蓮子，數日始發，紅熱腫痛，大如桃李。

《外科大成・湧泉疽》 生于尻前。書云：腫發太陰，狀如伏鼠，十日可刺。得白膿者順，青膿者險，赤黑者逆，不穴者死。

《外科大成・穿襠發》 生窮骨穴，即陰器之底也。色赤燃腫，痛連陰子及腰背肛門。灸三陰交穴三七壯。

《外科大成・跨馬癰》 生交襠，近積線之處。

按右症皆生於前陰之後，後陰之前，以其形異而名亦異也。屬任脈別絡，夾督脈、衝脈之會，由足三陰虧損，多兼志欲不遂之所致。輕則成漏，重而則隕，故麻木黑陷，泄瀉嘔噦，疲倦者，久延穀道，內潰臟腑者，皆不治。古云：陽氣亢盛者宜坎離丸，取其苦寒能瀉水中之火，令陽氣衰則陰自生。陽氣衰弱者宜六味地黃丸，取其酸溫能生火中之水，使陽氣旺則陰自生。然此症屬陰精衰弱者十有八九，陽氣亢盛者百中一二。初起腫痛，小便赤澀者，先服製甘草一二劑，及蒜灸之，次服龍膽瀉肝湯。已成不得內消者托裏消毒散加川山甲、皂角刺。自破或膿脹痛者，針之，朝服六味地黃丸，午服十全大補湯加丹皮、澤瀉，或再加附子。久而成漏者，宜國老膏化湯吞蠟礬丸，間以豆豉餅灸之，久則大附子餅灸之。如晡熱煩渴氣喘，體倦食少，大便溏，小便數者，脾虛也，宜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候飲食進，諸症減，更加麥冬、五味子自痊。經云：陰虛，脾虛也。脾爲陰土而主生血，若悞用知母、黃柏苦寒之劑，復傷脾肺，是絕其源矣。

《外科大成・懸癰主治方》 國老膏　初起者三二服可消，已成者多服自效。

粉甘草半觔內用，無節者四兩，劈破，用長流水浸透，炭火炙，醯水，以一盆水盡爲度，切片，另用長流水三鍾，無灰酒五鍾，煎三分之一，如膏，一起服之。其有節四兩，用泉水煎湯洗患處，日三次，自效。已破者，三二服合中。年久者，雖腸潰糞從瘡口出，多服亦驗。一方加當歸二兩。

《外科大成・便癰》 生小腹之下，夾縫之間，乃精氣所出之道路，屬足厥陰肝經之分野，又爲衝任督三經之隧道。其經多血，故名血疝，俗呼便毒，爲不便處而生毒也。破爲魚口，爲行動開合，如魚口也。若橫痃則生於夾縫之上矣。前賢云：因觸景動心，夢而不泄，由精血交滯而成。孫爲果如此論，則僧尼、宮人、曠夫、孀婦多患此耶。蓋此症必由野合妓女，陰器不潔，淫火傳染所致。或有云：因勞倦，虛火冲動，精氣移外，交滯而成者。若因所倦而得者，則行立作痛，坐臥則止。爲異耳，非然，勞倦者百中一二而已。由野合者，宜先散腠膚所感之邪，透骨搜風散，次去肝腎經絡之毒，加味神授散，外以陽燧錠子灸之，紺珠膏貼之。如已成者托之，芙蓉內托散，或補中益氣湯加射干。潰而不穿者，加味透膿散。潰而不斂者，加味大補湯。因勞倦而得者，補中益氣湯加川山甲。因房勞不節者，六味地黃湯加桃仁，倍牛膝。因強固其精者，五苓散白术、茯苓、豬苓、澤瀉、肉桂各一錢加牛膝二兩，水煎加酒服。

《外科大成・囊癰》 夫囊癰者，陰囊紅熱腫痛也。由肝腎陰虛，濕熱下注所致。治以補陰爲主，清熱滲濕之藥佐之。如初起腫痛，小便澀滯者，清肝滲濕湯，或送六味地黃丸。因寒中未經發散者，用紺珠丹汗之，次用滋陰清濕等藥。燃腫便閉者，服神授衛生散。已成者，托裏消毒散去桔梗，加澤瀉、川山甲，外用如意金黃散，葱湯和蜜調敷。堅硬無膿，紫色作爛，欲外腐也，蟬酥錠爲末摻之，膏蓋，服滋陰藥，俟腐脫，搽紅黑二膏。如餘腫俱消，惟一處不消，欲作膿也，托裏消毒散，倍用皂角刺透之。膿熱作脹針之，以免遍潰其裏。法以油頭繩札住腎子，開海底穴，膿出自盡，服十全大補湯加牛膝、丹皮。膿出而仍腫痛者，熱未解也，托裏消毒散加膽草、枝子、柴胡。餘腫俱退，只一條不消者，肝虛也，六味地黃丸去茯苓加五味子，兼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口乾便數者，腎虛也，六味地黃丸。因膀胱酒毒所乘者，六味地黃丸料加車前子、牛膝。內熱晡熱，肝虛也，四物湯加參、术。體倦食少者，脾虛也，補中益氣湯。膿水清稀者，氣血虛也，十全大補湯。久而不斂者，大補湯加麥冬、五味子，外兼豆豉餅灸之。睾丸懸露者，杉木灰托之，紫蘇葉包之，或瑩珠膏代之。內外得法，旬日可痊。若攻其毒則陰道愈虛，投淡滲之藥則真陰愈損，雖少壯者多成痼疾，況虛弱者乎！更悞作疝治，投以熱藥，必難收斂，以至膿清脈大者不治。

囊癰與疝氣相類。但癰則陰囊紅腫熱痛，內熱口乾，小便赤澀。若疝則小腹痛牽引腎子，少熱多寒，好飲熱湯爲異耳。若水疝，雖腫而光，雖痛有

時，不紅不熱，按之軟而即起爲異耳。宜以針引去水氣則安，內服本門之藥，不作。

忽然囊紅發熱，陰子一大一小，狀若傷寒，其發迅速者，卵子瘟也。宜灸肩尖穴，七壯或九壯即愈，患左灸右，患右灸左。取穴法：立棍一條，伸手扶棍，以手與肩平爲則，則肩上有窩，窩即穴也。

囊內睾丸上，忽然突出一點，堅硬如筋頭，疼痛異常，身發寒熱者，暗疔也。治見疔門因患痔漏久而串及於囊者，腎囊漏也。

《外科大成・過肩疽》 腫發兩肩及兩膊連脾骨者，一名乾疽，一名丁疽，令人寒戰口噤，身熱不赤，此手足三陽交會之所，由風襲熱鬱所致。十日可刺，無血者死。

《外科大成・太陰疽》 生肩脾骨上，一名肩後疽，屬手太陰肺經積熱所致，即蓮子發也。若色黑喘嗽，大渴胸滿，脈微者，不治。

《外科大成・蜂窠疽》 生于肩前一二寸，先熱後寒，皮赤潰，有四十九竅，形如蜂窠。灸三間穴二七壯。

《外科大成・臑部自肩至肘曰臑》 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實則肢腫，陽虛則肢滿。又云：脾主四肢，脾實則四肢不舉，濕盛也。脾虛則四肢不用。懈惰也。又臑臂須別六經，究其痛在何經，加以本經之藥行其氣血，則症愈矣。別經之法，以兩手伸直，貼身垂下，大指居前，小指居後而定之。則其臂臑之前廉者屬陽明經，以升麻、白芷、乾葛行之。後廉屬太陽經，以藁本、羌活行之。外廉屬少陽經，以柴胡行之。內廉屬厥陰經，以柴胡、青皮行之。內前廉屬太陰經，以升麻、白芷、葱白行之。內後廉屬少陰經，以細辛、獨活行之。又薄桂味淡，能橫行手臂，引他藥直至痛處。白姜蠶之性亦同。何則？爲非辛不能以達四肢也。治肩膊風寒濕，一切疼痛，服蠲痛無憂散，立止。見諸痛門。

《外科大成・臑部・臑癰》 臑臂表裏俱腫，色赤而堅，惟肘節處差小，故又名藕包毒。灸少海穴七壯。

《外科大成・臑部・髎疽》 生肩下連腋。灸會宗穴七壯。

《外科大成・臑部・樂疽》 生肩內，堅如鵝子，按之痛入骨，惡風。灸腋門穴三七壯。

《外科大成・臑部・肩風毒》 生臂上節，腫連肩頭。

《外科大成・臑部・臂癰》 生肩外垂骨面接骨處，或從肘引至手接骨處，由榮衛不調所致，如膿深徹骨，慮傷筋脈拳縮，治宜緩筋之藥。

《外科大成・臑部・魚肚發》 生于臂內。

按：右症初宜衛生散，或蠲痛無憂散加羌活、獨活、桔梗、桂枝，酒水煎服。若漫腫無頭，服敗毒藥不消者，十全大補湯加桔梗、桂枝托之。托之不應者，由濕痰流注經絡也，榮衛返魂湯加南星、酒芩調之。若臂痛不能舉，及左右轉痛者，由中脘伏痰也，宜千金指迷丸、九轉玉華丹導之。脈細皮寒，瀉利不食者，爲五虛，雖盛暑之時，托裏溫中湯之類溫之。甚者膂膜冷痛昏憒，灸左乳下黑肉盡處二七壯。脈緊細而筋攣者，肝虛而有風寒也，四物湯加丹皮、澤蘭、白朮。潰深不痛，胃氣虛也；膿之清稀，瘡口不合，氣血虛也，俱大補之。

《外科大成・臑部・石榴疽》 生肘上寸餘，亦生於各經及臂。初起黃粟小泡，根便開大，色紅堅硬，腫如覆碗，破翻如榴，寒如瘡，由少陽相火與外濕相搏所致。初起宜蟬酥丸汗之，外以艾灸九壯，貼蟬酥餅，蓋膏，煅腫處敷黃金散。次服消毒無憂散加菊花清之。煩燥熱甚者，護心散，金液戊土丹。九日後作稠膿，痛減進食，表裏俱退者，可保無虞，反此者逆。潰後同潰瘍調理一法。破後惟菊花蕊煎湯洗之最佳，次以菊花燒灰存性，加輕粉兌勻敷之，諸藥不及此。或灸天井穴。

《外科大成・臑部・肘癰》 生于肘尖。經云：心肺有邪，其氣留於兩肘。治同臂癰。

白芷升麻湯　治臂腫痛，乃陽明經分野，由八風之變者，然身半已上風受之。治宜却風邪，和經脈，使無壅滯，亦發表之意也。

經絡與臑部同。

《外科大成・臂部》 腕癰生手屈處，由手三陽風熱所致。

兌疽生手腕動脈之間，筋寄之上，痛徹手膊。

穿骨疽生兌疽之十三寸，兩筋之間。

骨螻疽生於手臂陽明分野。初起如粟如豆，旬日內大如核桃，色紫枯而痛甚，由積憂鬱怒所致。善於遊走，發搐拘急，見惡症者不治。亦由陰虛之極，火獨光之，故發暴而死速也。

臂癰生於臂，見前臑部。

《外科大成・手部》經絡　大拇指屬手太陰肺經，食指屬手陽明大腸經，中指屬手厥陰心胞絡經，無名指屬手少陽三焦經，小指屬手少陰心經。

《外科大成・手部・手發背》生於手背，初如水刺，無頭漫腫，破爛至骨，由三陽經風熱所致。宜羌活散，熱加薑黃，寒加桂枝。有表症者，紺珠丹汗之。裏症者，內疏黃連湯下之。元氣虛者，宜大補之。

《外科大成・手部・手心毒》生于手心，一名穿掌毒，由心胞絡經積熱所致。

《外科大成・手部・鵝癰》生于手心，偏于掌邊，一名穿埂毒。二症治同手發背。外用藕節煎湯浸洗，再搗田螺肉敷之。

《外科大成・手部・病蝦》生于手背，腫赤如蝦。用消毒等藥，外以鹽糟油炒令香，淬以熱湯，淋洗患處。

《外科大成・膝部》經絡　經曰：肉之小會爲谿。谿者，二肘二膝四腕也。又曰：脾病在谿。又曰：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膝。諸筋皆屬於節，筋病皆屬於節，又屬乎肝也。筋病無多食酸，忌用風藥。諸癰發於節而相應者不治。應爲內發透外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陽爲諸節之背，陰爲諸節臑郄。

《外科大成・膝部・疣疽》發于膝。《靈樞》云：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而堅，勿石，石之者死，素之者生。

《外科大成・膝部・膝癰》膝蓋腫痛也。初起用衛生散加牛膝，或用加味二炒散。

《外科大成・膝部・膝眼風》膝之兩傍，有穴名鬼眼穴。初起腫痛如錐，寒熱偏劇，宜紺珠丹和之。

《外科大成・膝部・鶴膝風》兩膝內外皆腫，寒熱間作，痛如虎咬，股漸細而膝愈大是也，屬足少陽陽明二經。初宜紺珠丹汗之，外以玉龍膏酒調敷之，以住痛回陽。如汗後，腫痛不減，陰寒深伏也，大防風湯溫之，或加乳香，以住痛舒筋，灸膝眼穴二七壯。甚者見青筋，痛引足心，灸三陰交穴二七壯，待膝伸直爲止。再甚者，則於膝頂上灸七壯，乃秘穴也。

《外科大成・膝部・游膝風》只一膝痛引上下爲異耳。發微熱，不甚腫。初宜紺珠丹汗之。

《外科大成・膝部・石疽》腫不變色，漫腫疼痛，堅硬如石，此寒氣之腫也。或搗生商陸根，加鹽少許敷之。

《外科大成・膝部・緩疽》其熱緩慢，積日不潰，久乃黯紫，皮肉俱(臞)〔爛〕。二症俱宜溫補。

按：右諸症，雖云腫有淺深，感有輕重，其所受皆因真氣虛，而邪氣得以深襲之也。故附骨疽、鶴膝風等症，由腎虛者多有之，前人用附子者，爲溫補腎氣，又能行藥勢以散寒邪也。亦有體虛露臥，爲冷氣所襲者，則不能轉側，乍熱而無汗，按之其痛應骨。爲賊風所傷者，則不甚熱而惡寒，不時汗出，熨之而痛少止。俱服大防風湯，敷玉龍膏可愈。如失治，則變攣曲偏枯之敗症矣。　又兩膝腫痛而腿筋弛長者，由陰虛濕熱所乘也，主以六味丸，佐以八珍湯加牛膝、杜仲，間以補中益氣湯。由脾胃虛者，以補中益氣湯。若精涸口乾，中氣不足也，加五味子。頭暈頭痛，陽氣不升也，加蔓荊子。肝腎傷者，則形瘦嗜臥，寢息發熱，痰盛作渴，小便頻數，五臟虛損也，俱宜六味地黃湯。臍腹疼痛，夜多漩溺，脚膝無力，頭暈吐痰，腎氣冷敗也，俱宜八味地黃丸。膿成及潰後，畏寒憎寒者，陽氣虛也；膿水清稀，不生肌肉者，氣血虛也；虛熱往來，有時而動者，無根虛火也，俱宜十全大補湯。

按：右三湯俱佐以大防風湯爲要。再如食少腹脹，脾胃虛也，四君子湯。面色痿黃，脾胃弱也，六君子湯。發熱晡熱，陰血虛也，四物加參、芪、白朮。發熱大渴而不欲近衣，面目赤色，脈大而虛者，血虛發燥也，當歸補血湯。

《外科大成・膝部・委中毒》生膝後摺紋中，堅硬如石，微腫微紅，由膽經積熱流入膀胱也，治緩則筋縮而成廢疾。宜刺委中穴，筋上出紫黑血。又宜服逐瘀活血等藥，候瘀血下自消。

《外科大成・膝部主治方》加味二炒散　治膝腫初起者。

用水二鍾，煎八分，加薑汁二匙，食前服。

藥酒方　治鶴膝等風。

松節二兩　青風藤　虎脛骨　草烏薑汁浸炒　威靈仙　薏苡仁　杜仲　五加皮黃連洗　當歸　牛膝　川芎　金銀花　紅花各二兩　木瓜八錢　白芷　穿山甲　獨活　沒藥　乳香各五錢　肥皂子仁四兩　核桃仁四兩，杵如泥

燒酒三十觔，黃蠟四兩，入壇內，封口，重湯煮三炷香，取出埋土內三日，

空心食前任服，核桃肉過口。

五加皮酒方　治鶴膝等風。

五加皮八兩　當歸五兩　牛膝四兩　無灰酒一斗

煮三香，日二服，以醺爲度。

洗方　治鶴膝等風。

蘄艾半觔，水煎蒸洗，洗一次消一分。

《外科大成・脛部・三里發》 生三里穴，形如牛眼，五七日出黑血，拘急冷痛，由勞力傷筋所致。惟宜湯藥射其外，自愈。

《外科大成・脛部・腓腨發》 生足小肚，寒熱煩燥，由腎虛積熱所致。初宜衛生散加牛膝、木瓜。已潰用十全大補湯及腎氣丸補之。出清水者死。

《外科大成・脛部・黃鰍癰》 生小肚內，創長三四寸，一名脛陰疽，微紅微腫，堅硬如石，痛甚，由脾經濕熱，或肝經積憤所致。初宜五香流氣飲加下部引經藥。潰而出清水，嘔吐不食者不治。

《外科大成・脛部・青蛇毒》 生足肚之下，亦長二三寸，寒熱不食，由足少陰、太陽濕熱下注。蛇頭向下者順，向上難治。宜針蛇頭，出黑血，搽拔疔散，腫處塗離宮錠子，內服藥與腓腨發同。

《外科大成・脛部・接骨發》 生足接骨之上，足肚之下，形如核桃，色赤堅腫，不痛。宜早出膿，慮其損筋。

《外科大成・脛部・附陰疽》 生於內踝已上三寸，爲兔齧，初起小泡，漸生赤腫，痛能徹骨。如無膿者不治。

《外科大成・脛部・內踝疽》 生于內踝骨上，一名鞋帶癰，靈樞爲走緩，色不變而石，屬肝胃二經虛熱。

《外科大成・脛部・外踝疽》 生于外踝骨上，屬膽與膀胱虛熱。

《外科大成・脛部・穿踝疽》 初期內踝腫痛，久則串及外踝，內外通腫也，由足三陰經虛熱下注。初宜紺珠丹、榮衛返魂湯。膿成者針之。潰者補之，補而不應者，必成廢疾。灸患足大指端三壯。

《外科大成・補遺》 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邪溢氣壅，血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爲膿，內消骨髓，外破大膕。言熱也，熱則筋弛。積氣留舍，榮衛不養，肉縮筋脇，肘不得伸。言寒也，寒則筋攣。內爲骨痺，外爲不仁，命曰大寒留於谿谷也。谷者，臂也。谿者，二肘二膝四腕也。

《外科大成・無名腫毒》 無名腫毒者，以其隨處而生，不按穴次，不可以命名也，皆由風邪寒熱客於經絡之所致。但其因風邪內作者，則無頭無根。因氣血相搏者，則有頭有根。因風寒而成者，則腫堅而色白。因熱毒而成者，則腫燉而色赤。治法：有表症者散之，有裏症者下之，則外兼敷貼等藥，總不外乎首卷腫瘍之例，並宜參考。灸曲池穴甚效。穴見首卷灸門。

漏蘆湯

治癰疽疔腫，不問陰陽初起者，及初潰紅腫尚未消盡者，並濕爛疥瘡等毒。

漏蘆一錢五分　紫花地丁　荊芥　當歸　連翹　薄荷　白芷　升麻各一錢　麻黃三錢　大黃二錢　生甘草四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熱服，蓋衣取微汗，渣再煎溫服。次日，麻黃用二錢，大黃用錢半，甘草用六分，溫服。第三日則麻黃、大黃、甘草各用一錢，溫服。如其紅腫尚未消盡，照第三日方再三二服，無不愈者。是方也，如不欲汗，則麻黃少用，溫服之。如大便不實及不欲下者，則少用大黃，不用亦可。隨病上下，在食前食後服。如便毒，服利藥，正氣傷，皮厚未穿者，服此一汗，不砭而穿。

《洞天奧旨・背發》 諸癰瘍發於背者，無非危症，不可謂背屬陽，信是陽症而輕視之也。然背之穴道甚多，苟不分言之，則經絡舛錯，未必能直中病情也。如生於天柱、陶道、身柱之穴，是發於脊之上也；生於神道、靈臺、至陽之穴者，是發於脊之上中也；生於脊中之穴者，是發於脊之中下也，皆屬督脈。

生於肺俞、厥陰俞、心俞、鬲俞、肝俞之穴者，是發於背中之兩旁也；生於鬲關、陽綱、包肓、秩邊之穴者，乃發於背後之兩旁也，皆屬足太陽膀胱之經絡。夫既是膀胱之經絡，似與督脈無甚相干。然而背脊乃河車之正路，正路之氣不通，則邊旁歧路盡行秘塞，勢必至水火無既濟之歡，臟腑有各顧之苦，則周身前後筋脈拘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治太陽之經，必須兼治督脈，以督脈之氣可順而不可逆也。凡氣皆自上而下行，惟任督之氣自下而上。自下而上者爲順，自上而下者爲逆矣。且督脈，陽脈之海也。足太陽之經，原爲督脈之所統領，通足太陽之氣，正通督脈之氣也。然而，督脈氣通，而足太陽之氣亦通矣，故治之必須兼也。以上諸瘍有頭向上者，有頭向下

者，有上下各有頭面開發者，或如蓮子，或如蜂窠。蓮子言其頭少，不過一二十也。蜂窠言其頭多，不止五六十也。此等癰瘍，陽症少而陰症多，總貴擁護心君，不可使火毒內攻。無奈背近於心，最易腐肉穿膜，及至穿膜，百不救一。必須於五日之前急早治之，以大劑酣飲，庶可奪命於垂危，返魂於將死也。凡瘡頭開展，止遏不住，不論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亟宜用收毒等藥，敷而圍之，自不衝突也。如此救療，胃氣大開，斷不至死。

《洞天奧旨・泥丸發》 泥丸宮在頭頂之上，癰瘡發於此處，九死一生。其狀如火燎漿炮，大如錢形，色似葡萄之紫，其瘡口不一，或如碎粟。倘四圍堅硬，瘡頂色紅赤不黑，尚可醫療，乃陽癰而非陰也；倘色紫而黑黯無光，神情悶亂，不知人事者，乃陰癰而必死也。蓋泥丸宮屬足太陽膀胱之經，近於玉枕，乃督脈之路也。腎經之氣，由督脈而上透玉枕，入於泥丸而化精，乃從額而下降於玉樓。若腎精不足，而泥丸內涸，無精以養，乃化爲火毒，此無陰水以制陰火也。腦既無陰，又加生癰，髓海煎熬，其精愈竭，又何以救乎？故往往有更變形容，改換聲音，煩躁口乾，隨飲隨渴，甚至腦骨俱腐，片片脫下而亡。人生此癰，得於房術者居多，興陽澁精，盡是丹石燥烈之品，或洗或嚼，或嗽於舌，或封於臍，覇阻精道，久戰博歡，真精枯竭，髓盡火發，遂發於頂而不可救，爲可痛也。必須於五日之前，以大劑煎飲，尚有生機。倘五日後救之，則生死未可定也。

《洞天奧旨・腦後發》 腦後乃玉枕、風府之穴道也。玉枕爲督脈之關。蓋督脈有三關，玉枕其一也。督脈由命門而上至玉枕，乃河車之路也，透過玉枕始達泥丸。若玉枕、風府生癰，如何能達腎氣至泥丸而化精乎？雖泥丸爲髓海，內原有髓在也，然腎氣無一日不上通泥丸者也。腎氣因生癰而不能上達，則泥丸之髓源斷矣，何能化精以分布於各臟腑乎？此處生癰，雖少輕於頂，然是陰非陽，則與頂發無殊。故治療亦可通用，如五聖散、蔓化湯大劑吞服，無不可救，不比頂發於泥丸者，十死而一生也。或曰：玉枕、風府係足太陽膀胱之經，且陽維之脈所統，未必不是陽症。誰知膀胱火毒發動，由於腎火之先動也。況陽維之脈，隨督脈而上行，是陰非陽，又何疑哉？故可以治頂發者同治之也。

《洞天奧旨・耳後耳下發》 耳後發者，發於左右耳畔，乃角孫、顱息二穴之上下也。發則耳聾、嗌腫、項痛，手之小指、肩肘俱因之而疼，蓋手少陽三焦經之火毒也。三焦經多氣少血，是經生瘡，最難奏效，況又生於耳後。未免耳屬腎經，單治三焦而不兼補夫腎，則水不足以濟火，其火毒未必不更熾也。雖消風抑火內疏內托，隨症施治，俱是良法，而不大補其血與重填其精，恐未易遽愈也。又有發於耳下者，乃翳風、瘈脈之穴也，名曰首疽，亦係三焦之經，實係致命之所，尤宜早治。然早治而不大補氣血，徒用化毒敗火之劑，少少輕療，治陽症尚有變陰之害，況原是陰虛火發之症，又何以濟哉？凡生此疽，多增寒壯熱，七八日可刺，膿水黃白色可治，以其屬陽也。如黑色稀水，乃陰症也，大惡。若發渴者即死。以上數症，皆起於積想在心，謀慮不決，鬱怒不已，致火旺蘊結，日久乃發也。故形多堅硬，頭多隱伏，未潰先黑，未膿先腐，不得外發，內攻而死也。

《洞天奧旨・耳前發》 耳前發者，發於兩耳之前，乃懸釐、客主人之穴也。雖曰耳發，實生於耳之中。按：二穴屬足少陽膽經，是經多氣少血。且二穴又在面之旁，尤少血之處，故生癰最難愈。且穴雖屬少陽，而地近於耳，豈有耳不連及之理？況耳爲腎之竅，懸釐、客主人乃膽之經，而膽乃腎之子也。子爲火毒所燒，腎母寧忍坐視，必求相援，而膽子畏火毒之逼，必遁入母經絡以避其害，未必不遺禍於母家也。故治之法，瀉膽之火毒，尤宜補腎之精水。倘瘡口高突，乃陽火陽毒盡發於外也，不必憂慮。設五六日後，漸長漸大，形如蜂窩，皮紫皰黑，痛如火灸。十日內刺之，有膿者尚可望生。或刺之無膿，惟有純血流而不已，本少血而又傷其血，則木尅土，脾胃大壞，不思飲食，或食而不知其味，此入陰之兆也。二十四日之後，恐不能保其生也。此症或發於左，或發於右，其危險同之。能於初發時急救之，皆可慶生也。

《洞天奧旨・髻發》 髻發者，發於左右之兩髻，乃頭維、下關之穴也。鬢疽屬手少陽三焦相火，薛新甫云是肝膽之火，或風熱也，不可爲訓。但忌用灸，尤忌見膿。查頭維、下關之穴，本屬足陽明胃經之穴。初起之時，大如癤子，次後漸大。四圍高突，頭面、眼、鼻俱浮，此陽症也。且兩鬢又近於太陽，乃陽之位也，似宜作陽症治之。但雖是陽症，往往有變爲陰症者，所以治陽又宜加入陰分之藥，以豫防其變。若已潰破爛，更須陰藥倍多於陽藥，則陰之正旺，自然陽之邪難變也。倘睡中恍惚，或吐逆不止，此陽症變陰，亦死症耳。不可謂胃經是多氣多血之腑，而輕用散劑也。

《洞天奧旨・臉發》　臉發者，發於面上左右，四白、巨髎之穴也。有生於鼻柱上者，雖屬於肺，亦風熱也。按，四白、巨髎，在淚堂之下，鼻之兩旁。此二穴雖屬足陽明之部位，然陽明之經，最易動火，使無陰相濟，則其火一發，多有不能止遏之時，往往變生不測。故此二穴生癰，亦大可畏。倘初起之時，色似葡萄，其形漸大，或生子母之瘡，八九日即有亡者。可見，此瘡亦宜急治，補陰以濟陽，內托而兼化毒，實善治之法也。

《洞天奧旨・對口發》　對口發者，發於風府、啞門之穴也。正對於前唇口，故以對口名之，乃督脈之火毒也。夫督脈何以有火毒乎？蓋督脈起於尻骨，過命門，夾脊而上，透於玉枕，玉枕之穴近於泥丸，泥丸之穴最惡腎火之燒，最喜腎水之潤也。玉枕之穴，與泥丸性正相同，乃唇齒之穴也。玉枕知泥丸喜水而不喜火，遇水則引而上昇，遇火則閉而不納，腎火至玉枕而不納，勢必停留於玉枕之外，而風府、啞門正其穴也，故久留而不散，遂結成火毒而生癰矣。此症之生，本是凶症，然而生於對口者猶輕，生於偏旁髮際天柱穴間者爲更重。初發之時，急宜救之。蓋天柱屬足太陽膀胱之經，雖多血少氣，然其地上近於腦，不可作陽癰治之。況此處生癰，多現無數小瘡口，以惑世人，不知從何處見頭。急宜消之，若少遲，恐毒入於腦，邪熱上攻，不可救矣。夫陰陽二毒，俱可內消，何可遷延等待，令其皮破腫潰而後治之乎？迨於瘡口赤腫，或變爲紫黑，發寒發熱，毒勢大橫，動刀而無膿，用針而流血，通喉落首，追悔不亦遲乎？故吾願人於二三日前而早用大劑，於補血補氣之中，益之散毒散火之藥，以急治之也。

《洞天奧旨・目銳眥下發》　目銳眥下發者，發於瞳子髎左右之穴也。瞳子髎屬足少陽膽經，下循聽會，上關，上抵於頭角，乃膽經之盡穴也。膽經氣多血少，生癰本難速愈，況逼近於銳眥，未有毒火不上熾於目者，況目乃肝之竅也，膽與肝爲表裏，膽病則肝亦病，肝病則目有不病者乎？目病則肝益病矣。膽肝兩病，非陰陽皆病乎？倘是陽非陰，則瘡口必赤腫有膿而痛。倘不痛而作癢，口中大渴，心中悶亂，瘡口雖破，有血無膿，顏色青黑，瘡作蛀孔狀，血出不止，此陰疽也。陽主生而陰主死，然早治之亦可救也。

《洞天奧旨・頤發》　頤發者，發於頰車、大迎之穴也。或發於右邊，或發於左邊，或左右兩邊同發。單發似輕，雙發似重。然而雙發而軟者，雖重而反輕。單發而硬者，雖輕而反重。蓋軟則尚可飲食，硬則牙關緊閉，食物難進也。論頰車、大迎之穴，乃足陽明胃經之穴也。人生以胃氣爲本，凡病有胃氣者，俱可望生。況原是胃經之病，而胃可自病乎？胃不自病，則夾車、大迎之間斷不生癰。因其胃中之火過盛，而毒不自安於下，乃上騰於面而生瘡。及至生癰生瘡，而腑內之火少息，則胃氣有生發之機，尚不至於殞滅也。否則，火不息而毒益熾，見食則惡，或得食則嘔，皆死兆也。倘腫破無膿，牙關硬如石，艱於進食，瘡口狀似蜂窠，涓涓惟流黃水，則十無一生，以其胃氣之絕也。

《洞天奧旨・唇發》　唇發者，唇上生瘡毒也。或生於口角之旁，或生於上下唇之際，不必問其大小，總皆脾胃之火毒也。治宜急而不宜緩，治之早則易散，治之遲則難痊。以毒久熾炎，兩唇腫大，艱於進食，往往有腐爛而亡，故治之必須急也。然急瀉火毒，而不附之健脾益胃之藥，則脾胃損傷，雖散毒而毒轉不散也。此護吻湯之神，以其散毒消火，而仍不損傷脾胃之氣，故建功特奇。至於繭唇，治法少輕，其形似繭，然亦脾之病也。經云：脾氣開於口，脾之榮在唇。乾燥開裂，白皮皺揭，宛如蠶繭。始起小瘤如荳大，隨消隨生，漸漸腫大，合而爲一。原有寸許，或如楊梅，或如芝菌，雖本於七情六氣，總因腎火枯而脾火熾也。用歸脾養榮治於內，以金銀烙於外，亦易愈也。此症婦人多生之，用四物湯、逍遙散合治爲佳，外先以莧茶散搽之，後以生肌散摻之，自癒。

《洞天奧旨・肩臑發》　肩臑發者，發於肺俞、魄戶之間。靈樞曰疵疽，俗名之搭肩也。此處屬手足太陽之經，有瘡無串者易治，有串者難治。蓋發於左者多串，發於右亦有。無串而左右同發者，與發於背之正中者，不相上下也。當觀善惡以定吉凶，與發背治法相同，亦須分陰陽而用托裏疏下之法。倘是陰症，以治陰之法治之，不可悞也。要在臨症之時辨別之明，而用藥之斷也。

《洞天奧旨・腎俞發》　腎俞發者，發於腰之上，命門之旁，乃膀胱之經穴也。然其穴逼近腎堂，雖膀胱之部位，實即腎之部位也。此處斷不可生癰，而癰之生者，無不由於多服金石熱藥，及膏粱厚味，又不忍輕易泄精，遂忍耐而戰，及至精欲下走之時，或提氣縮龜，不使其遽泄，腎不得出於精管，欲仍回舊宮而腎不受，乃壅於皮膚，變爲毒而成癰也。凡癰俱不可輕用攻劑，況腎有補而無瀉，更宜用補。蓋腎得補而氣旺，氣旺則火毒難留而易散也。設於補之中，而益之托裏解表之味，誰謂腎癰即不可治哉？惟因色而

成癰，復成癰而犯色，未有不死者矣。至於氣惱，亦須同忌。以肝爲腎之子，肝有怒氣，必耗腎水，腎虛復耗，瘡必難痊，然終不及犯色慾之凶，爲更烈也。

《洞天奧旨・腰下發》 腰下發者，發於兩腰之下，乃膀胱中膂之俞穴也。初起時，發熱煩痛，百節疼痛，昏沉不知人。蓋膀胱與腎有別，毒發於膀胱，與毒發於腎經，其輕重必異。然膀胱之氣，一遵腎之氣而行，膀胱中膂之俞穴生癰，必腎中先自有火毒也。火之有餘，必水之不足，邪之甚旺，必正之大虧。水不能濟火，正不能祛邪，恐有倒陷之禍。倘有膿無血，此症足以敵邪，水足以濟火也，無難治療。如無膿出，血水流而不收口者，此無陰之兆也，必大補其精而內托之，始有生機，否則難治。

《洞天奧旨・胸乳上發》 胸乳上發者，發於彧中、神藏、靈虛等穴也，其穴俱屬足少陰腎經。其症多心懸若饑，饑不欲食，舌乾咽腫，乃心熱而不能下交於腎，以致腎經之氣遏抑於外，故生癰瘍於胸乳之上偏也。有生於左者，有生於右者，甚則左右俱生，皆腎水不能濟心火也。必須大補其水，而佐之內疏心火之藥，則水生而火毒易散也。倘不早治，則毒攻於心，去生便遠矣。

《洞天奧旨・胸發》 胸發者，發於玉堂、膻中、中庭、鳩尾之四穴也。又有發於胸者，名曰井疽。此症初起如豆，肉色不變，必須早治，若不早治，下入於腹，必至死矣。屬任脈之經絡，四穴在心之外郭。凡邪不可犯心，一犯心輒死。夫臟腑邪遠，苟若犯心，尚有下堂之走，豈四穴逼近心君，而反得逍遙無慮乎？自然直入臟中，亦勢之甚便而甚利也。即曰經絡專屬任脈，然任脈名陰脈之海，周流諸陰，循環無已，一有癰毒，則陰不能行。況未生癰之前，亦因陰脈不行，而火毒乃結聚不散，以致成癰。矧既已生癰，又何望其周流諸陰而無滯耶？自然滯者益滯，而結者益結矣。苟不速爲星散，則火毒歸心，死亡頃刻。

《洞天奧旨・額發》 額發者，發於額上攢竹之穴也。夫曲差、攢竹，雖屬太陽之經，然近於督脈之旁，亦陰陽雙合之處也。初發之時，必然頭痛，憎寒惡熱，項似拔，腰如折，正顯太陽之症。然太陽膀胱與少陰腎經爲表裏之臟腑也，發太陽之火，即顯少陰之水，則膀胱不燥，內有滋潤，自易發汗，汗出而火毒隨之而盡散於表矣。否則，單以托表爲事，倘陰虛之人，禁再發其汗乎？吾恐因汗而愈虛，反不肯遽消其火毒耳。

《洞天奧旨・兩脇雙發》 脇發者，發於期門、章門之穴也，古名敗疵。謂是女之疾，其實男女皆有之。或發於左，或發於右，此足厥陰肝經之部位也，然亦有上至淵液，輒筋之穴者。雖二穴屬足少陽膽經，然肝膽爲表裏，肝病必及膽，故不可舍肝而治膽也。夫膽多氣少血，肝多血少氣，總宜氣血雙補，決不可猛浪用熱劑也。天下人惱怒居多，一有拂抑，便即動氣，兩脇脹滿，因而成癰。癰生於皮外者，猶癰之輕者也。更有生於脇之內者。夫脇內生癰，古人未談，世多不信，誰知脇痛而手不可按者，肝葉生癰也。肝之生癰，半成於氣惱，半成於憂鬱。憂鬱而得之者，其病緩；氣惱而得之者，其病驟。憂鬱氣惱皆能燥乾肝血，肝血既乾，則肝血大燥，無血養肝，而憂鬱氣惱之無已。欲不蘊結憤恨而成癰，烏可得乎？但癰生於內，不可見也，而外則可徵。其脇之外，必現紅紫之色，而痛亦必在左而不在右，其舌必現青色。世有脇痛數日輒死者，正因生癰，毒敗而死。治之法，以平肝爲主，而佐之瀉火去毒之味，萬勿因循時日，令其內潰而始救之，卒至於無功也。有脇下生疽者，在於京門、帶脈之穴間，痛癢徹心，如針刺之痛，漸潰至臍者死。初腫脇不能轉動，面垢，百節骨痛，痛則連心，又名傳心疽。治法亦照治脇癰治之。

《洞天奧旨・流注發》 流注發者，即子母之發也。先發於背，後流串散走於四肢，或來或去，無有一定之部位。此等瘡瘍，多是陽症。蓋風熱之毒也，如母之生子，輾轉靡已。本是太陽風熱所生，倘能直攻太陽，用去風去火之劑，而兼散其毒，何至流串於四肢乎？惟其因循失治，或治之不得法，使餘毒未淨，邪氣逆傳於脾，流於臀臂手足，遂成不可療也。

《洞天奧旨・環項發》 環項發者，發於頸也，環頸圍項，無一空隙地完膚，甚則癰大赤黑，俗名落頭癰，《靈樞》所言夭疽也。必須急瀉其火。蓋頭頸乃手足少陽經穴，而又足陽明之經穴也，不急瀉三經之火，則火束於頸項咽喉之間，其熱不能急散，則熱毒必下走淵液，將從外以入內也。及至入內，則前傷任督，內熏肺肝，發熱發寒，拘倦悶亂，恐怖不食，有至十餘日而即死者，可不慎乎？故必須及早治之也。

《洞天奧旨・腎陰發》 腎陰發者，發於腎囊，乃生於囊之下，糞門穀道之前，乃任督脈所起之處也，俗名囊癰。若生於陰囊左右橫骨，陰廉之穴者，則名便毒。便毒易治，而囊癰最難治也。以囊之下皮肉，與他處迥別。蓋他處皮肉或橫生，或直行，俱易生肌。惟懸癰之處，橫肉中有直理也，直理中有

橫紋也，最艱合口，一有損傷，不易收功。此處生癰，雖因濕熱，然皆貪色好酒以成之也。夫貪酒好色，亦人之常也，節飲戒色，安在不可收乎？不知腎囊乃衝任脈所會之處，又諸筋所聚之處也，其囊空虛，最易凝聚氣血，故易腫易大，所以艱於收功耳。症重者多胞腐，有腐爛而止存睾丸，亦有俱腐落而不死者，以用藥調理之善也，方用逐邪至神丹最奇，已未潰俱可用。若八仙丹雖亦神奇，然止可用之於囊癰未潰之前，而不可施之已潰之後也。

《洞天奧旨・對臍發》 對臍發者，發於背下命門之穴也。命門之穴，正與臍對。夫命門爲十二經之主宰，主宰不明，則十二官危矣。況生癰疽，則命門之中無非邪火，又安有生機哉？不知命門之中，原藏真火，真火衰，而後邪火之毒始得留於內矣。然真火喜居穴中，而邪火喜發穴外。命門之外生癰疽，正邪火外出也。治之得法，轉有生機，不比腎俞之生毒也。雖然邪火雖出於外，而真火非水以養之，則正火益虛，邪火未必不出於外者，仍入於內，況邪火熾盛，亦須以水折之，非大補真水，則邪火不散，邪火不散，則毒亦難消。況命門之穴，又督脈之經也，督脈亦非得腎水，則河車路斷不通，真火反助邪火矣。亦看五善七惡，審症而照前論以治之也。倘出血流清水，心神恍惚，睡中見鬼，譫語，大發渴者，俱無真水之惡症也，難於治療耳。

《洞天奧旨・尻發》 尻發者，《靈樞》名曰銳疽。其狀赤堅，發於尾閭之間也，此穴乃督脈之經穴。夫尻乃足太陽之部分，夫腎與膀胱爲水臟、水府。腎爲陰而主骨，腑爲陽，而太陽之氣主於膚表。此處生疽，雖是太陽膀胱之火毒起發於外，亦緣少陰水氣虛耗，不能制之於內也。不能制火而督脈之路乾燥，故火昇於尾閭，而水不能由尾閭而上溉，故生銳疽。銳者，言其火毒之甚猛也，痛最難忍，艱於得膿，正無水之驗也。宜大補腎水，而加托裏之藥，少益之乳香、沒藥以排膿止痛，庶幾有瘳乎。至於氣惱色慾，尤宜戒絕，苟一犯之，輕則成漏，重則喪亡，可不慎哉！

《洞天奧旨・手背發附手心發》 手背發者，發於中渚、液門之二穴也。二穴乃手少陽三焦經之脈，三焦無腑之形，而經脈實有形也，其脈起於關衝，而中渚、液門即關衝之第二穴與第三穴也。是三焦既無腑，而脈即其府也。此處生疽，即近於腑之謂也，故亦至重。況手少陽又多氣少血之府，無血以化膿，往往陽變爲陰。初起之時，令人憎寒發熱，及變陰時，或作嘔吐，則可危矣。須審五善七惡，以定吉凶，治法詳照篇中之論治之。至發於手心者，乃發於勞宮之間也，其經屬包絡。初發時，紅腫高突，變成一疽，疼痛非常，晝夜無間，俗名掌疽也。多是冤孽相尋，然亦因素有火熱，蘊毒於中，乘機而竊發也。然火盛由於水衰，不大料滋水，惟小劑滅火，未易救療。用釋擎湯、蕊珠湯重劑煎飲，則未潰者自消，已潰者自生肌而愈。

《洞天奧旨・足背發附足心發》 足背發者，發於衝陽、陷谷、內廷之間，乃足陽明胃經之穴也。論胃經乃多氣多血之府，疽生胃經，似乎少輕。然衝陽、陷谷、內廷，乃足陽明經穴發伋之始，其氣血尚未旺也，況穴又在足之下，而尚未昇於身之上，府爲氣血之多，而經穴中之氣血，未可以多言也。故此處生疽，不可以多氣多血論，而任用敗毒攻火之藥也。初發之時，令人發熱作嘔，痛癢麻木，俱宜照前論治之。大約於補之中，以行其散之功則得耳。又云：足背者，即足趺也。足跟生疽，又名兔嚙，屬足太陽車脈，陰陽二蹻發源之所，皆由臟腑積熱也。又足心發毒者，名穿枚疽，由於腎虛，以補腎爲要。

《洞天奧旨・肺癰肺瘵》 肺癰者，癰生於肺葉也。其初起之時，胸膈必痛；咳嗽之時，更加痛極，手按之處，更增氣急，其脈緊數，此肺癰將潰也；咽喉之間，先自聞腥臭之氣，隨吐膿血，其脈但數而不緊，此肺癰已潰也。夫未潰者易消，已潰者難療，然治之得法，亦有生者。大約肺之生癰，由於肺中有火，而火成於肺氣之虛也。治之法，烏可舍補肺而別求方法乎？然肺乃嬌藏，藥食之所不受者也。肺不能直補其氣，補胃土之氣，則肺金之氣自旺。雖火盛則毒生，火盛則毒亦盛，似未可竟置瀉火瀉毒之味。然不補肺氣，則肺金氣怯，而火毒更不易散也。於補氣之中，而行其攻散之法，則正氣無傷，而火毒自難存留也。方用全肺湯內消，不令其毒結，此治未潰前之良法也。用完肺散補胃以益肺，而急救其敗壞，此治已潰後之神方也。至於消風散、太乙膏，皆可同治，然總不若全肺、完肺二藥之更神也。

更有久嗽之後，肺管損傷，皮膚黃瘦，毛悴色焦，咽嗌雌啞，自汗盜汗，眠臥不得，口吐稠痰，腥臭難聞，必忍氣須臾，輕輕吐也。倘少重，必大痛不已，氣息奄奄，全無振興之氣，此肺瘵生瘡，非同肺癰也。肺癰生於火毒，治宜速；肺瘵生於勞傷，治宜緩。火毒宜補中用瀉，勞傷宜補中帶清。故治肺癰宜大劑，治肺瘵宜小劑。如養肺湯，延生湯最妙，可選擇而用之也。外有生疽於胸之上者，乃紫宮、玉堂之穴也，屬於任脈，不比生於肺內。然陽症易治，陰症亦有死者。治法又不可單治肺經，當合腎與肺共治之。蓋任脈非腎

水相滋，則火不肯散，而毒不易消也。肺癰生於肺之上，多不可救，按：吐痰必疼痛欲死。胃癰亦不可救，按：但吐痰轉覺少寬，惟重服散火解毒湯可救也。

《洞天奧旨・臀癰》 臀之上乃足太陽膀胱之所屬也。本經多血少氣，而臀上尤氣之難周到者也，故不生癰則已，一生癰則肉必大疼，以氣少不及運動耳。故初起即宜用補氣以生血，而佐之化毒去火之品，癰自易散。倘不補其氣，而專攻火毒，則氣虛而血耗，火毒雖去，而肌肉內空，轉難收口也。倘癰少向胯骨之間，近於髀跳，承扶之穴者，又足少陽之部位也，足少陽爲少血多氣之府，似與足太陽相反，然補中用攻，則二經相同。兼補氣血而佐之化毒去火，未嘗不共建奇功也。

《洞天奧旨・腰癰》 腰癰者，發於軟肋下近腰帶脈，乃玉樞、維道之穴也，屬足少陽之經。初長之時，疼痛呼號，似乎陽症，然則腰腎乃至陰之地，未可作陽症治之。此症本生於過忍其精，欲泄不泄，以釀成火毒，似乎純陰之症也。但火發毒成，則陰中有陽矣，未可以純陰法治之，法宜陰陽並治爲佳。倘不補陰而單治火毒，則腎氣愈傷，而火毒難化。即補陰而不補陽，則陰無陽不生，火毒且深藏於腎宮，而不得外泄矣。惟合補陰陽，庶免偏勝之虞，而有解紛之妙也。

《洞天奧旨・臂癰》 兩臂生癰，乃肩貞、臑俞之穴也。其經屬手太陽小腸，似非陰之部位，較頸、對口、背上少輕。然治之不得法，亦能殺人，故亦宜辨其陰陽也。痛而高突者，陽也；癢而平頗者，陰也。陽用三星湯，陰用消癰還陽湯。不可謂手足非腹心之疾，但有陽症，而無陰症也。手主動，動處而生陰疽，則動變爲靜矣。動變爲靜，即陽趨於陰矣，陽趨於陰，非生近於死乎？雖《內經》云：汗之則瘡止。手臂生癰，似可發汗，使毒從汗出而散也。然陽癰可以汗散，而陰癰必須補散也，故吾特表而出之。

《洞天奧旨・膝痛》 膝之上不能生癰，膝癰者，生於膝之內外也。膝之內外，經穴各別。膝外生癰者，乃陽關、陽陵泉之穴也，是足少陽膽經之部位，名曰托疽。膝內生癰者，乃血海、陰陵泉之穴也，是足太陰脾經之部位也。二經雖分，而多氣少血則彼此同之。總以補血爲主，而佐之補氣以敗毒，則血旺而毒易散也。倘一味瀉火，反傷氣血，何能建功收口乎？蓋膝乃至動之處，又骨節之樞紐也，氣血旺而後能行動，可置氣血於不治乎？吾所以慇慇致戒也。大約腫煩作痛，半月有膿黃白者可治，不痛或出鮮血者死，出膿青黑及長出頭漸多者，或無定處者不治。

《洞天奧旨・腋癰附馬刀挾纓》 腋癰者，發於腋下天池之穴也。天池屬於厥陰心包絡，是經多血少氣。此處發生癰疽，令人寒熱大痛，掌熱擘急，而赤，俗名挾癰，以手臂挾癰毒而稱之也。《靈樞》謂：堅赤者，名曰米疽。可淺刺之，使火毒之外泄也。以其火毒之氣不深，在於皮膚之間，故可外刺之而瘥也。若因循養癰，其勢日大，恐火毒入臟，必至難治。入臟者，入於肝脾之二經也。肝經血滯，脾經氣凝，非補氣血而佐之內疏外托之味，未易奏功耳。若堅而不潰者，爲馬刀挾纓，亦須急治，則毒能消化。否則，年深日久，一發而不可療也。

《洞天奧旨・乳癰》 乳腫最大者，名曰乳發；腫而差小者，名曰乳癰；初發之時即有瘡頭，名曰乳疽。以上三症，皆令人增寒壯熱，惡心作嘔者也。受孕未產而腫痛者，名曰乳吹；已產兒而乳腫痛者，名曰奶吹。二症皆宜急散，遲則必至出膿，轉難愈也。老婦鬱結，乳中有核不消，天陰作痛，名曰乳核。因循失治，破而內潰，膿水淋漓，日久不愈，名曰乳漏。婦人無子，愛養螟蛉，強將雙乳與兒吮咂，久則成瘡腐爛，乳頭狀似蓮蓬，名曰乳疳。無故雙乳堅硬如石，數月不潰，時常疼痛，名曰乳岩。乳上赤腫，圍圓無頭，名曰乳癆。以上乳症，約有十種，大抵皆陽症也。不比他癰有陰有陽，不必別分陰陽以定治法，但當別先後爲虛實耳。蓋乳癰初起多邪實，久經潰爛爲下虛，然補中散邪，實乃萬全之道也。按，乳房屬足陽明胃經，乳頭屬足厥陰肝經，況生乳癰，則陽明之經未必能多氣多血，厥陰之經未必不少氣血也。不補二經之氣血，乳癰斷不能痊。不可謂是陽而非陰，一味止消火毒，致肌不能生，筋不能續耳。

《洞天奧旨・箕門癰》 箕門癰生在大腿股內衝門穴之下、血海穴之上也。此處屬足太陰脾經，乃濕熱之毒所生。是經多氣少血，宜內托，黃芪柴胡湯，加蒼术、防己等味治之，外宜敷貼，隨症施治，無難奏功。若不慎疾，一犯房勞，則變爲陰毒，便宜溫補法療之耳。若生於箕門穴之上，乃衝門穴也，名曰勇疽，赤腫作硬，八日得潰，可刺。如膿黃白色者，乃陽疽也，可治。其瘡孔如雞子大者，俗稱魚口，有單有雙，年久不收口，是陽變陰矣，非大補不可。

《洞天奧旨・眉疽》 眉疽生於眉間，在陽白二穴之分，從眉至額，赤腫

煩高。陽白本屬膽經，然膽與肝爲表裏，膽病而肝亦病，未有膽藏火毒而不遺害於肝者也。膽經多氣少血，肝經多血少氣，二經有火毒，必燥乾氣血，故宜氣血兼治也。堅硬如石者可刺，刺之無膿，黃水自出，痛甚，悶亂吐逆者，陽毒兼陰也，治之漸減者生，甚者死。女子七日即死，男子二十四日死。又曰：眉疽或生於兩眉左右，或生於眉心，即攻入眼，或下入太陽，屬足太陽膀胱之經，然專屬脾膽爲是，最忌無膿吐逆也。

《洞天奧旨・蠱疽》 蠱疽者，疽生於缺盆之穴也。缺盆屬足陽明胃經也，胃乃多血多氣之府。缺盆生疽，陽症居多，苟不慎疾，不戒惱怒，不斷房勞，必變陰症，不可信爲陽症，而妄用消火敗毒之藥也，俗名歷發疽。十日可刺，刺之有膿者，陽疽也；刺之無膿者，陰疽也，俗稱之曰石疽，言其如石之堅，刺之不應也。更有一頭未已，再生四五頭，子母大小不等，又名歷瘡，其勢雖輕，其毒更重，生至心者死。

《洞天奧旨・合陽疽》 合陽疽生於腦內委中之下、承筋之上，乃合陽之穴也。合陽屬足太陽膀胱之經，因感濕熱，蘊結成毒，久而生疽也。初宜托裏、除濕、清熱，以發其汗，使毒從汗出也。若已成形，發汗又非所宜，當排膿止痛，以生新肉也。

《馮氏錦囊秘錄・雜症大小合參・乳癰》 乳房陽明所經，乳頭厥陰所屬。乳子之母，不知調養，忿怒鬱悶所遏，厚味炙煿所釀，以致厥陰之氣不行，故竅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陽明之血沸騰，故熱甚而化膿。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燥熱，含乳而睡，熱氣所吹，遂生結核。於初起時，便須忍痛揉吮令通，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癰癤。凡四十歲以前者易治，若五十內外者難痊，蓋陽明厥陰兩經之氣血漸衰耳。治法疏厥陰之滯，以青柴清陽明之熱，以石膏行於濁之血，以甘草節消腫導毒，以瓜蔞子或加沒藥、青橘葉、皂角刺、金銀花、赤芍、連翹、當歸之類，然須以少酒佐之。若加灼艾二三十壯於腫處，其效尤捷。不可輒用針刀，必致危困。若因憂怒鬱悶，年月積累，脾氣消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如大碁子，不痛不癢，數十年後方爲瘡陷，名曰奶巖，以形嵌凹似巖穴也，不可治矣。惟於始生便須消釋病根，心清神安，然後施之治法，亦有可安之理。

最效散　治吹乳，用螃蟹去足燒灰存性爲末，每服二錢，黃酒調下，外以連鬚葱白搗爛鋪乳上，用瓦礶盛灰火熨葱上蒸出汁即愈。

青橘連翹飲

青皮　瓜蔞　橘葉　連翹　桃仁　皂角刺　柴胡　甘草　如破多加參芪　水煎入酒服。

經驗方　治乳初腫，作寒熱，用蒲公英三顆、金銀花二兩，水酒煎熱服，取微汗，睡醒即消，其渣敷乳上。

乳硬痛

沒藥　甘草　當歸各三錢

水煎，入酒熱服。

綜述三　調護

《外科精要・體察愛護論》 伍氏曰：癰疽一症，病人當自體察。凡初作，先以墨圍患處，却視浮沉聚散，膿出視其多少，肉生視其濶狹，飲食視其美惡，臟腑防其秘泄，瘡口防其奢裂，宜戒怒節勞，調補元氣，保愛體察，愼不可忽。

愚按：前論即丹溪先生所云。癰疽當先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東垣先生教人以飲食有節，起居有時，《素問》反覆言之，可不愼哉。大凡泄瀉，易損元氣，腫瘍患之，不能成膿，潰瘍患之，不能生肌，患者審之。

附治驗

太守朱陽山之內，年五十二，四月四日，背當心生疽如粟，三日漸大，根盤五寸許，不腫痛，不寒熱，脈微面沉，余曰：實則痛，虛則癢。不發不治，潰而不斂亦不治。乃與大補陽氣之劑，色白而黯，瘡勢如故，神疲食減，小便淋瀝，乃與大補氣血，加薑、桂二劑，瘡亦不起，十五日涉怒嘔瀉並作，復與大補藥一劑，瘡仍不起，留前藥二劑，昏憒不服。或勸之，省悟，依方連進七劑，十六日瘡起而潰，色紅而淡。十九日與大補二十餘劑。後因勞自汚，口乾舌強，太陽髮際，腦頂俱脹，此血氣俱虛，肝膽火上炎，用補中益氣加山梔、芍藥，頓愈。但內熱少睡，手足發熱，不時霍熱，用逍遙散加山梔，熱退復用歸脾湯，瘡亦愈。計瘡發及斂，凡四十二日，未嘗一用攻瘡之藥。

江陰舉人陳鳴岐，寓京患背疽，用大補之劑而愈。翌日欲回，先期設席

作謝，對談如常。是晚得家信，大拂其意，惱怒發熱作渴，食梨子少許，至夜連瀉數次，早促余視，脈已脫矣，竟至不起。夫梨者，利也，疏利下行之物，凡脾胃虛寒，產婦金瘡者，皆當忌之。

《外科精要・用香藥調治論》 伍氏曰：氣血聞香則行，聞臭則逆。大抵瘡瘍多因營氣不從，逆於肉裏，鬱聚爲膿，得香之味，則氣血流行，故當多服五香連翹湯、萬金散、金粉散。凡瘡本腥穢，又聞臭觸則愈甚，若毒入胃則咳逆，古人用之，可謂有理。且如飲食調令香美以益脾土，養其眞元，可保無虞矣。

《外科精要・飲食居處戒忌》 李氏云：病疽之人，當戒酒麪炙煿、醃臢法酒、生冷油膩及雞鵝魚腥之類，起居七情，尤當深戒。臥室潔淨馨香，使氣血流暢，仍忌僧道孝子、產婦經婦，雞犬貓畜。若背疽難於隱几，宜用綠豆十斗作一袋，隱伏其上，解毒涼心也。

愚論：前論愼起居，薄滋味，恐病者好動四體，甘耆性熱性寒之物，使火益熾而胃氣益衰，則所患淹滯不愈，又誰咎哉？不若預爲之防，當以古人之言爲戒，如綠豆性寒，主丹毒，煩熱，風疹，或金石所發，實熱煩渴，飲食如常，症屬純陽者宜用，否則不可用也。

《醫鈔類編・外科・將息法》 癰疽初起，有挾風寒者，即宜斷去葷腥油膩，微服散劑。俟外邪祛盡，再用滋味調補。大抵將息癰腫，不可缺少滋味，以血肉能生血肉也。但不宜過，使肉氣勝穀氣，更忌生冷滯氣之物，恐反傷脾胃。並宜避風邪，戒嗔怒，寡思慮，少言語，兢兢保養爲貴。至於病後將息，毒大者三年內，小者期年內，宜遠帷房，犯之則成虛損，或偏枯，或陰滅天年，不可不愼。其他戒怒愼風，亦須常作有病時想。以上本心悟

程鍾齡曰：以上十法，乃治癰疽發背之大綱，大者可爲，小者可知已。余生平善治外證，其心法全在此，約而能該，確而能守，學者識之。

《徐評外科正宗・調理須知》 凡人無病時不善調理，致生百病。況既病之後，若不加調治，病豈能愈乎？其調治有法，初起病時，先看病者元氣虛實，次看瘡之陰陽險否，然後用藥調治。當攻即攻，可補便補，不可因循耽誤，以致變態不虞也。且患者又當安定心神，寂忘諸念，毋使愴慌，乃保神氣不致變亂也。再順天時，假如夏熱，坐臥不可當風，忌置水於榻前床下；冬寒須避，起居常要溫和，非柴火不可開瘡看視，以致寒侵生變。又未潰之先，毒氣內作，倘有口乾渴症者，涼物須當少少與之，以解蘊熱。至膿潰之後，生冷硬物，一概禁之。不然，傷脾損胃，膿必難成，致瘡軟陷又難收斂。飲食須當香燥甘甜，粥飯隨其喜惡，毋飡過飽，宜少宜熱宜濃，方無停滯，又得易化也。如大瘡潰後，氣血兩虛，脾胃並弱，必製八仙餻，早晚隨食數餅以接補眞元培助根本，再熬參朮膏。如患者脾胃俱虛，飲食減少，胸膈不寬，飲食無味者，用白朮膏三匙，人參膏二匙，清米湯空心化服，喜飲者，酒化亦可。若精神短少，昏沉多睡，自汗勞倦，懶於動作者，用人參膏三匙，白朮膏二匙，亦酒化服。如肌膚粗澀，面瘡不澤，或大便血少虛秘，以及皮乾髮槁者，同地黃膏各二匙和服，或飲陽春酒更妙。此二膏強健精神，頓生氣血，開胃助脾，潤肌榮骨，其功非小，大瘡不可缺也。

《徐評外科正宗・雜忌須知》 凡病雖在於用藥調理，而又須知禁忌。先要洒掃房內潔淨。冬必溫幃，夏宜涼帳，庶防蒼蠅、蜈蚣之屬侵之。一切尼僧、孝服、經事見行婦女，及遠客生人，開瘡時俱當忌見。牛犬腥羶醃臢薰藏之物，俱能作渴生乾。瓜果梨柿菱棗生冷等類，又能損胃傷脾，雞鵝羊肉蚌蛤河豚蝦蟹海腥之屬，並能動風發癢。油膩煎炒烹炙鹹酸厚味等件，最能助火生痰。赤豆蕎麵，動氣發病。惱怒急暴，多生痞滿。飲食太過，必致脾殃。瘡愈之後，勞役太早，乃爲贏症，入房太早，後必損壽。不避風寒，復生流毒。不減口味，後必瘡癢無度。大瘡須忌半年，小瘡當禁百日，此爲知命君子也。

綜述四　治法養護



《瘍醫大全・百會疽》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百會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百會疽一名玉頂疽，百會穴，一名三陽五會，在前頂後一寸五分，頂中央旋毛中陷容豆，督脈足太陽之交會。初發如麥米，頓增痛楚，寒熱大作，由陽虛浮泛，宜鹽湯下八味丸，引火歸源。若元氣素厚，六陽經受風邪，風火相煽，臟腑熱毒上攻而成者，宜黃連消毒飲，七日無膿者死。《準繩》

申斗垣曰：腦發生於巔頂之上泥丸宮穴，乃足太陽膀胱經兼督脈相並而作，多血少氣，狀如火燎漿泡，大如銅錢，色如葡萄，頭如米粒，四圍堅硬，赤色可治。悶亂神不定者死。如八日有膿，可刺者生。《啟玄》

又曰：前腦疽即腦癰，俗云顱門蕩子發癰是也。有生於顱門，有生於腦前、腦後、腦側者，皆由當風睡臥，風寒入腦，氣血凝滯，遂生此症，四五日可治，半月二旬以外，毒氣深入腦內，難治。又有腎經虛熱，壅於腦戶，伏結成毒，但潰久成穴，腦髓外流者，不治。治與癰疽法同。

胡公弼曰：頂門乃三陽經脈聚會之所，其穴名曰百會穴，此處前後生毒，最易傷犯腦髓，腦髓一陷，最不易治。是陽經亢極，熱氣不散，氣血凝滯，結聚巔頂而成。此疽係心經受症，治之忌灸，如有用灸者，艾炷宜小，壯數宜少，若火氣太過，會合陽經，毒流頭面潰爛難治，故曰不宜灸也。《青囊》

蔣示吉曰：腦發疽生巔頂之上，由督脈太陽經所生，受病在心，乃陰陽不調，熱氣上壅，聚而不散而成。若不速治，頂裂髓枯，不可救矣。

《心法》曰：百會疽生頭頂中央，自側面觀之，正對耳尖者是。

又曰：已潰，開瘡看視，務宜密室中揭膏拭膿收拾，切忌外風襲入，以免漫腫抽搐之虞。

澄曰：頭爲諸陽之首，巔乃腦髓之穴，此處患毒，非諸陽蘊熱亢極，即心事勞攘火炎，或素有蓄熱，醇酒炙煿而成，或過服升、柴，提動積熱而起。初起如粟，根脚堅硬，不紅不熾，痛疼徹腦，頭如頂石，破後無膿，鼻流穢物者死。如初起紅腫，根脚分明，潰後得膿者吉。但不可輕敷涼藥，逼毒入腦，施治之法悉遵癰疽治法，毋庸分門立方。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百會疽門主方》 立消散　敷百會疽。

龍膽草　藁本　西牛黃　白芷　地骨皮　雄黃　金銀花藤各等分

共研極細，生酒調敷，中留一孔透氣，自消。



《瘍醫大全・頂門疽》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頂門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頂門疽，一名佛頂疽，此屬太陽經風熱所致，穴名上星，在神庭後入髮際一寸。由臟腑陰陽不調，熱毒上壅而成。脈大神昏，二便閉結者，不治。《準繩》

申斗垣曰：頂門疽，又名佛頭疽，乃心經受症，陰陽不和，積熱上壅，入於腦中，遂成此症。如根脚穿過腦者，不治。《啟玄》

蔣示吉曰：頂疽，生巔頂上，乃任脈所主，六腑不調，熱壅上焦，濕聚高巔而成。

澄曰：頂門疽，有堅硬木痛者爲疽，均照癰疽門施治，故不另立方法。若紅腫如桃似李，或上有黃頭，膿血相雜，小兒積暑熱瘡，多有類此者，不可作頂門疽治之。

《瘍醫大全・額疽》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額疽門主論》 《鬼遺方》云：左額右額發赤疽，不拘大小，狀如桃李，此屬足陽明胃積熱而成。急宜用藥貼破，見膿無害。

王肯堂曰：右額角一處發毒疽及惡瘡，爲近太陽穴。如腫滿太陽，即

成虛損，爲近穴而難消，不可破；如破後，外傷風水，即能害人，亦宜用藥，潰膿後速斂瘡口。如經冬月，即成冷瘡，緣此處近太陽穴，上至額角，都爲險處，如過時潰爛，腦髓出者死。《準繩》

申斗垣曰：額發在曲差穴挾神庭傍一寸五分，入髮際。下，攢竹二穴一名眞柱，一名始光，一名光明，在兩眉陷中。俱足太陽膀經，多血少氣，初發頭痛增寒，項似拔，腰如折，赤腫宜汗之。《啟玄》

陳實功曰：透腦疽生在額上髮際之間，多發寒熱，頭疼如斫，不可忍耐，先用萬靈丹發汗，解散風邪，次宜清托之。《正宗》

澄曰：額疽之發，乃骨多肉少之處，潰後最忌襲風傷水，雖貼膏藥，亦須遮護，庶無破傷風濕之患。治法悉遵癰疽門治法，加引經藥治之。

又曰：凡額疽治法，悉如癰疽治法，無庸分門立方。

《瘍醫大全・赤色疽》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赤色疽門主論》《鬼遺方》曰：赤色疽門發頭額及腦前，並手掌中，十日不穴者死。七日可刺出血，七日未有膿，不可治也。

《瘍醫大全・太陽疽》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太陽疽門主論》《鬼遺方》云：左右太陽穴或發疽、瘰及癰，五七日不潰，毒氣流入眼眶，攻眼，眼合不開，用藥貼破，破後愼外風水，侵入即損其睛，損傷眼瞼而成大疾，此名勇疽，亦名腦發疽。屬足陽明胃經。如流清稀黑血及潰爛透腦者死。

澄曰：治太陽疽法，悉同癰疽治法，故不另立主方。

《瘍醫大全・鬢疽》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鬢疽門主論》 陳産功曰：夫鬢疽者，乃手少陽三焦相火妄動，又兼腎水不能生木，或外受風寒，但此經多氣少血，肌肉相薄，最難腐潰，此皆性情急暴，房慾血虛火動，肝氣凝結而成疽也。初起寒熱交作，頭眩痛徹太陽，甚則耳目連鬢通腫，治法不可妄用針灸。如初見瘡時，寒多熱少，口乾作渴，好飲熱湯，六脈虛數無力，又兼患上堅硬，多不煩痛，無潰無膿，瘡根流散，此乃眞氣虛而邪氣實也，托裏爲主，消毒佐之。如初見瘡時，多熱少寒，頭眩作痛，口燥舌乾，渴欲飲冷，二便秘澀，六脈沉實有力，瘡亦煩腫疼痛，身體發熱，易腐易膿，根脚不開，腫煩在外，此乃正氣實而邪氣虛也，消毒爲主，托裏佐之。大抵正氣勝則邪氣虛，正氣虛則邪氣實，正氣勝則實，邪氣勝則虛，必然一勝則一負，邪正不並立，欲其虛而不待損而自虛矣。《正宗》

又曰：又有未見瘡時，先作渴證一年半載，日久日重，然後發爲鬢疽，其形色多紫黑，瘡多平陷，堅硬無膿，毒流耳項，又兼氣味不正，形容不澤，精神不明，飲食不進者，俱爲不治。

胡公弼曰：鬢乃足陽明經所行之處，由肺胃積熱上壅發毒者多。其見證也，寒熱往來，嘔逆惡心，目痛鼻乾等證。若疽深寸餘者不治。

陳遠公曰：有鬢中忽生疽，紅腫高突，頭而目鼻俱浮，異於平常，此陽毒也。蓋兩鬢近太陽，乃陽位也，陰氣不能至，故作陽症治之。然往往有變爲陰症者，所以陽藥中加入陰分之味，以防其變，若已潰爛，力須陰藥多於陽藥也，擬用理鬢湯治之。《冰鑑》

申斗垣曰：鬢疽乃足陽明胃經多血多氣，生於頭維穴，初如癤子，後漸大硬如石，皮似豬皮棕眼，睡中譫語恍惚，吐逆鮮血，流入四肢者，萬死一生。《啟玄》

澄曰：鬢疽宜養肝血，托裏成膿，不可輕用寒涼，潰後避風，初起粟窠作癢木痛，切勿抓破，如破即用膏蓋。若一外風襲入，漫腫，頭目壅腫，根脚必硬，不可不慎。

《湯醫大全・正面頭面部・鬢疽門主方》 理髻湯《辨證冰鑑》　治鬢疽已潰未潰，無不收功。

川芎　當歸各一兩　金銀花三兩　夏枯草三錢　白芷二錢

水煎服。二劑即消，已潰者四劑全愈。

此方以金銀花、夏枯草更得施其祛逐之功，又妙在芎、歸補氣血，陰陽雙益，正氣足則邪自難變，安得不愈哉。

柴胡清肝湯　治鬢疽初起，毋論陰陽表裏。

生地　天花粉　川芎　牛蒡子　白芍　甘草節　柴胡　當歸　防風　連翹　黃芩　山梔各等分

白水煎，食遠服。

鼠粘子湯　治鬢疽初起，寒少熱多，頭眩作痛，口燥咽乾，渴欲飲冷，二便秘澀，六脈沉實有力，煩悶疼痛者。

桔梗　鼠粘子　赤芍　地骨皮　當歸　天花粉　元參　甘草稍　木通　防風　連翹各一錢　大黃炒二錢

白水煎，食前服。

加味逍遙散　治鬢疽七日以上，根盤深硬，色紫燃痛。

白术　天花粉　柴胡　牡丹皮　貝母　白茯苓　當歸　白芍　陳皮　山梔各八分　羚羊角　紅花　甘草各五分

淡竹葉二十片同煎，食後服。

梔子清肝湯　治少陽經虛，肝火迷風熱上攻，遂成鬢疽，痛連頸項、胸乳、太陽等處，或寒熱晡甚，胸滿口苦舌乾。

柴胡　川芎　當歸　牛蒡子　白芍　牡丹皮　石膏　山梔各一錢　黃芩　黃連　甘草各二錢

白水煎，食後服。

清肝解鬱湯　治暴怒傷肝，憂思鬱結，致肝火妄動，發爲鬢疽，頭眩痛徹太陽，胸膈痞連兩脇，嘔吐酸水。

熟地　當歸　白芍　白术　白茯苓　貝母　山梔各一錢　人參　半夏　柴胡　牡丹皮　陳皮　川芎　香附各六分　甘草四分　薑三片，煎，食遠服。

參苓內托散　治鬢疽已成，堅而不潰，潰而不斂，氣血俱虛，身涼脈細，飲食少思，口淡無味及形體消瘦

人參　白茯苓　川芎　當歸身　熟地　炙黃芪　山藥　白芍　白术　陳皮各一錢　牡丹皮　肉桂　地骨皮　甘草　熟附子各五分　薑二片，棗二枚，同煎，食遠服。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發眉疽門主論》 《鬼遺方》云：左右眉稜兩處發，名爲發眉，不拘在頭在尾，宜防未穴已前毒氣攻擊，在眉頭即攻入眼損睛，在眉尾即攻入太陽，並宜留意愼重。此疽從眉至頭生瘡黑色，漸漸腫漫，滿面瘡頭，堅硬如石，刺之無膿，惟出黃水，痛不可忍，悶亂嘔逆是也。由臟腑積熱，風毒上攻而然。《準繩》

申斗垣曰：眉疽生於陽白二穴之分，乃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治之諸症漸減者生，甚者死，女人七日，男子二十四日死。《啟玄》

又曰：眉風毒，乃肺經受症，但覺寒熱往來，筋骨酸痛，或作嘔吐，即眉風毒也。

李東垣曰：眉疽生於兩眉之間，燦爛如人眼目，甚可畏也。小兒患此必死，大人患此十痊五六，乃手足少陽經所主，宜用海馬崩毒法救之。不然，膿血浸眼，兩目先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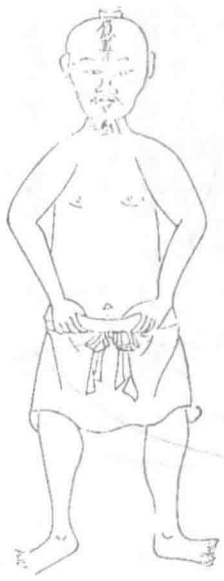
寶漢卿曰：從眉至頭發疽色黑，其腰漸漸腫，氣浮滿面者死。

《心法》曰：鳳眉毒，一名眉發，生於眉稜，無論左右，皆膀胱、小腸、肝、膽四經積熱所致。形長如瓜，疼痛引腦，二目合腫，堅硬色赤，按之有根，六日內刺之，得膿爲吉，無膿則險，甚則十四朝不潰，煩悶嘔逆，不食者凶。

澄曰：發眉其症極險，類乎疔瘡。第一提住瘡根，不使根脚散漫，內須托毒成膿，勿投寒涼破氣傷脾之藥，庶可保全性命。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發眉疽門主方》 海馬崩毒法　凡三發背、對口、手搭、眉疽、乳發初起，時用熱水自肘後洗至手經起端處止，日洗數十遍，以泄熱毒，務洗至指甲皮穰，不可住手，直洗至瘡勢已衰，方可住洗。蓋三陽經俱屬督脈所領，洗至指甲穰者，俾熱從根本而解也。此係秘傳，慎勿輕忽。

《瘍醫大全・眉心疽》



又名面風毒

又名鳳眉疽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眉心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眉心疽，一名面風毒，屬足太陽膀胱經風熱壅結，陰陽相滯而生。若黑色痛甚，或麻或癢，寒熱併作者，疔也。《準繩》

陳實功曰：鳳眉疽發在兩目之間，形長皮赤，痛引腦戶，二目合縫，光腫發熱。《正宗》

《心法》曰：眉心疽，一名印堂疽，乃督脈經風熱蘊結，氣滯而成。初起色黯根平，硬腫疼痛，至二十一朝腐潰出稠膿者順，無膿黑陷者逆，如初起色赤，浮腫煩痛，此名面風毒瘍，七日得膿易治。若色黑木痛，麻癢太過，根硬如鐵釘之狀，寒熱並作，即眉心疔也。

《瘍醫大全・太陰發》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太陰發門主論》《正宗》曰：太陰發，乃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發於眼稍臉上瞳子穴，在目外眥五分。赤腫有膿知痛者生；如大渴悶亂，血出不止，及青黑色，不痛作蛀孔，血出盡則死矣。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眼胞菌毒門主論》 陳實功曰：眼胞菌毒乃脾經蘊熱凝結而成也。其患眼胞內生出如菌，頭大蒂小，漸長垂出，甚者眼翻流淚，亦致昏朦。治法：用軟綿紙蘸水蔭之眼胞上，少頃用左手大指甲墊於患根，右手以披針尖頭齊根切下，血出不妨，隨用翠雲錠磨濃塗之，其血自止。《正宗》

又曰：宜內服涼膈散、清脾飲。

《瘍醫大全・臉發》



《瘍醫大全・顴臉部・臉發門主論》 申斗垣曰：臉發乃足陽明胃經，多氣少血，其瘡發於眼下臉上四白穴，在目一寸，直目瞳子。巨髎穴。挾鼻傍八分，直目瞳子。色似葡萄，形漸大或生子母瘡者，八日死。在左用內托藥加當歸兩倍，右加三倍，妙在斯也。《啟玄》

周文采曰：氣血上壅，結聚脾經，故毒發於面，名曰面毒。《集驗》

實漢卿曰：面發毒，多起於房勞太過，乘虛風入經絡，陽明經虛，發於面也。或面生瘰癧，患者欲求速愈，而庸醫或以毒藥敷點，或以艾火灸之，或以針刀刺之，或犯尻神惡宿，或破後房事不戒，或受狂風霜雪寒露暴戾之氣，或服金石草木諸部惡毒相攻相反之劑，以致病症日劇。殊不知面爲諸陽之首，禁火、禁刀、禁毒，況耳目口鼻之官，總係一處，比四肢不同，若不保重，命亦難生。何也？面爲陽，火氣入之，薰蒸肌肉；刀針刺之，即傷經絡；毒藥點之，暴剝皮肉。轉轉爲患，繼之以風邪入之，則頭面虛腫，目鼻腫脹，患處日腐，其臭穢難聞，脾胃日削，寒熱交作，痛楚萬狀，難以盡言。若有五善而無七惡，外敷清涼拔毒之藥，內服參朮內托之劑，再合犀角鬱金散服之，以拔積毒，其命方可保也，否則難生。《全書》

奎光曰：面癰，大抵屬鬱，防內攻，宜用碧丹。方載咽喉門。兼服煎藥，外敷三黃散。

《瘍醫大全・顴臉部・臉發門主方》 犀角鬱金散實漢卿　治面發毒。

犀角　鬱金　珍珠　西牛黃　粉甘草　乳香　眞粉　辰砂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噙化。

《瘍醫大全・顴臉部・顴癰門主論》 《心法》曰：顴癰，初小漸大如榴者，發陽分，由風熱而生。初起焮紅浮腫疼痛，七日即潰，爲毒輕根淺，易愈。顴疽者，發陰分，由積熱而生，色紫漫腫，堅硬，麻木、疼痛、三七方潰，爲毒重、根深，難愈。俱發於顴骨尖處，不論左右，皆屬小腸經。

澄曰：治法悉同癰疽，但不可妄用追蝕之藥。蓋顴部骨多肉少，妨其穿潰過深，致令顴骨倒陷之患，不可不愼。

《瘍醫大全・觀骨肉疽》



《瘍醫大全・顴臉部・顴骨肉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顴骨肉疽，顴骨內卒然而痛，經宿而痛甚，寒熱大作，屬上焦與陽明鬱火所致。汗之可消，藥宜水酒同煎。《準繩》

《靈樞經》曰：心病者顴赤，腎病者顴與顏黑。然則當察其色，赤者宜以黃連安神丸降心火，補心丸養心血；黑者宜以地黃丸滋腎水，未可專委之陽明鬱火也。

《瘍醫大全・疔疽》



《瘍醫大全・顴臉部・疔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兩腮及鼻下焮腫生瘡，惡血淋漓，此名疔疽，屬足陽明胃經。三日口噤如痙，角弓反張，按之如疔釘着骨，痛不可忍者是也。治之稍緩，則毒攻心，嘔吐不食，昏迷躁亂，譫語者死。《準繩》

澄曰：疔疽者，乃醇酒炙煿，膏粱厚味，或悞飧自死牛馬、宿茶陳菜，食

中汗毒而成。不可妄用刀針，當照疔瘡門方法治之。故毋庸另立主方。

《瘍醫大全・顴臉部・托腮癰門主論》奎光曰：托腮癰，生腮下，乃飲食厚味，醇酒熱毒氣結而成。

《瘍醫大全・腮頷發》



《瘍醫大全・顴臉部・腮頷發門主論》王肯堂曰：腮頷發生腮臉，屬足陽明經風熱所致。《準繩》

又曰：金腮瘡，生於頰腮，初如米粒，漸大如豆，久而不治，潰蝕透頰，屬陽明經。治不得法，潰爛不斂，口吐臭痰，喘急神昏者死。

馮魯瞻曰：腮癰，乃胃家經絡也。《錦囊》

又曰：咽痛頷腫，脈洪大面赤者，羌活勝濕湯加黃芩、甘草、桔梗各五分。

朱丹溪治兩腮腫，用細辛、草烏等分爲末，入蚌粉、豬脂調敷，口含白梅，置腮邊良久，出涎，腫退消時，腫必先向下。

古一人因驚駭後，常用手指甲掐住兩頰，遂致兩頰破損，心懊憹不安，脈數而實，諸藥不愈。用《活幼方》中牛黃清心涼膈丸，數服而愈。

澄曰：腮頷發者，其勢大，即腮癰，又名魚腮毒，而金腮瘡者，其勢小，多生於嗜酒之人，糟粕之味薰蒸胃腑，是以腮頷結腫煩痛。初起，四妙湯主之，寒熱加荊芥、防風、葛根、赤芍；已成，加白芷；將潰，加穿山甲、皂角刺；潰後，四妙湯加白芷排膿。二三劑膿盡，速於生肌收口，不得妄用追蝕提藥，防其透膜。此症全賴補托，兼戒房事，庶不致收口腮凹，亦可免夫成魚腮漏，終年淌水也。均照癰疽門治法，毋庸另立主方。

《瘍醫大全・頤發》



《瘍醫大全・顴臉部・頤發門主論》王肯堂曰：頤發生於顴骨之下，腮頷之上，耳前一寸三分，古云不治，屬足陽明胃經熱毒上攻。若治不得法，延及咽隘潰爛，穿口不食者死。《準繩》

又曰：《素問》云：腎熱者頤先赤。故頤屬足少陰腎經也。而今醫師以耳後一寸三分發銳毒者，名曰發頤，則是少陽分野，而薛氏亦以爲屬足少陰經，當補腎水者，何也？蓋腎爲相火之宅，宅完且固，而火得歸息焉，則治腎正所以治少陽也。此證傷寒汗出不徹者，多患之。亦有雜症客熱，久而不散，而發於頤者，宜以藥速消散之。失治成膿，則費手矣。倘誤服尅伐之藥，而不滋補其氣血者，即穿口破唇而死。

申斗垣曰：頤發，乃足陽明胃經多氣少血，在唇傍腮上頰車穴、穴在耳下曲頰端陷中。大迎穴。穴在曲頷前一寸三分陷動脈。上下左右相同，雙發最凶，如腫痛不可忍者，八日可刺。膿汁出，四畔軟者生；如反硬，牙關緊，不能食，似蜂窠涓涓流黃水，十無一生。女子患此，主四五日死。《啟玄》

竇漢卿曰：發頤乃傷寒發汗未透而成。在頭耳一寸三分，在心窩兩肋、在身者可治；在身後，相連咽喉，恐毒氣內攻，難進飲食藥餌，鼻流清膿，兩耳閉塞者，即死不治。

陳實功曰：發頤又名汗毒。此症原因風寒用藥發表未盡，日久傳化爲熱不散，以致頂之前後結腫疼痛。初起身熱口渴，當用柴葛湯清熱解毒；如患上紅腫熱痛者，如意金黃散敷之。《正宗》

又曰：如身涼不渴者，宜牛蒡甘桔湯。

馮魯瞻曰：頭痛腫大如斗，是天行時疫，大頭病也。夫身半已上，天之氣也，身半以下，地之氣也。邪熱客於心肺之間，陽明少陽之火復熾，且感天地四時瘟疫之氣，所以上焦壅熱不散，干犯清道，濕熱上乘巔頂而爲腫，木挾火邪而爲癰，甚至潰裂腫血，復染他人，所以謂之疫癘。輕者名爲發頤，腫在兩耳前後，有以承氣下之，瀉胃中之實熱，是誅伐太過矣。治法不宜藥速，速則過其病，所謂上熱未除中寒復生，必傷人命。宜用緩藥，徐徐少與，再視腫勢在於何方，隨經治之。陽明爲邪，首大腫；少陽之邪，出於耳前後也。大概普濟消毒飲主之。

《瘍醫大全・顴臉部・頤發門主方》 牛蒡甘桔湯　頤毒表邪已盡，耳項結腫，微熱不紅，疼痛者。

黃連　赤芍藥　桔梗　廣陳皮　蘇木　牛蒡子　川芎　天花粉　甘草　水煎服。

《瘍醫大全・鼻疽》



《瘍醫大全・顴臉部・鼻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鼻疽生於鼻柱，屬手太陰肺經風熱及上焦鬱火所致。《準繩》

澄曰：鼻疽乃肺經蘊積熱邪，或憂思損傷脾肺，或過飡五辛，嗜飲炙煿而成。初起鼻柱壅腫，兩竅不通，煩痛難經，因蘊熱嗜飲而成者，當用銀花甘草湯加麥冬、花粉、貝母、赤芍、當歸，以清肺熱，稍分其炎燔之勢。如憂思內傷而成者，又當保固肺脾爲主。敗毒清涼損氣傷脾之藥，均不可濫施也。治法於癰疽門中採擇用之，毋庸另立主方。

《瘍醫大全・顴臉部・鼻腫門主論》 岐天師曰：鼻腫者，乃肺經火盛也。用皂末吹入，打清嚏數十即愈。蓋鼻因氣塞，今打嚏則壅塞之氣盡開散，故不用甘桔湯清肺而鼻腫自消也。《秘錄》

又曰：有人鼻大如拳，痛疼欲死，此乃肺經之火，熱壅於鼻而不得泄。法當清其肺中之邪，去其鼻間之火可也，以解壅湯主之。此方全在羣入肺經，以去其火邪，又何壅腫之不消耶。

《瘍醫大全・耳癰》



《瘍醫大全・正面耳頦部・耳癰門主論》 王肯堂曰：耳癰，寒熱間作，內外紅腫，疼痛日增。《準繩》

馮魯瞻曰：火壅上焦，或作大痛，或膿流於外，或膿塞脹痛，有因縱怒縱酒，濕熱相乘，耳腫作痛者，所主宜平肝除熱疏風。《錦囊》

澄曰：耳癰之證，癰者壅也，與膿耳初起有間。非醇酒炙煿，即怒火遏鬱，更有色慾過甚，眞陰耗竭，相火亢盛，或肝膽火逆，是以耳竅壅腫，耳根煩熱脹痛。初起俱宜梔子清肝湯，加味逍遙散；如內膿已成，用四妙湯去黃蘗，加白芷、丹皮；已潰出膿者，用八珍湯去川芎，加銀花，膿盡換用地黃湯加麥冬、牛膝自愈。外治內已有膿，用紅升丹少少提之。耳門不可貼膏藥遮攔閉竅。耳畔紅腫，用黃敷藥敷之自消。

《瘍醫大全・正面耳頦部・耳發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耳發疽生耳輪，屬手少陽三焦經風熱所致。六七日漸腫如桃，或如蜂房之狀，或赤或紫，熱如火痛徹心是也。十日刺出黃白膿者生，刺之無膿，時出鮮血，飲食不下，神昏狂躁者死。《準繩》

申斗垣曰：耳發疽，乃足少陽膽，其經多氣少血，其疽發於鬢下耳傍近臉，懸釐、主客二穴上下，五六日漸長蜂窩，皮紫焰熱如火灼痛。十日內刺之，有膿者生，無膿出血，精神恍惚，二十四朝必死，不可救也。《啟玄》

《心法》曰：耳發，生耳摺間，連耳輪通腫，甚則膿串耳竅。



《瘍醫大全・正面耳頰部・耳後疽門主論》《心法》曰：耳後疽，生耳上稍之後，角孫穴。開口有空陷下之處者是。

《瘍醫大全・耳根毒》



《瘍醫大全・正面耳頰部・耳根毒門主論》王肯堂曰：耳根毒，在耳根，結核狀如痰核，按之不動而微痛，屬足少陽膽經，兼三焦風熱所致。《準繩》

胡公弼曰：耳根毒受在心腎，怒氣傷心，流滯肝經，風熱壅聚而成也。《青囊》

馮魯瞻曰：耳根及牙床腫痛者，屬上焦風熱，陽明少陽二經受病也。當用清胃辛涼而散之。實熱甚者，酒蒸大黃微利之。《錦囊》

《心法》曰：耳根毒，生耳垂後偏上縫中。

《瘍醫大全・頰癰》

《瘍醫大全・正面耳頰部・頰癰門主論》王肯堂曰：頰癰又名承漿癰，生地角下，屬足陽明胃經積熱所致。《準繩》

寶漢卿曰：頰上，不爲風。頰下癰，要成漏，不可輕視。《全書》

《瘍醫大全・正面耳頰部・頰車癰門主論》申斗垣曰：頰車穴，在耳下三分，下頰軸動之處便是。其生癰也，乃怒傷於心，停滯於肝，風熱壅盛，聚於頰車而生。久多成漏。《啟玄》

又曰：胲毒癰生於頰之下，乃心腎經絡，怒氣傷於心，流滯血分，風熱壅盛結聚而成。頰上屬風熱，頰下防成漏瘡，不可輕忽。

寶漢卿曰：頰疽皆出於附骨，亦名附骨疽，若不速治，漸剝其骨，久則成漏，難愈。《全書》

《瘍醫大全・頸項部・頸項痛門主論》邪客三陽則痛，寒搏則筋急，風搏則筋弛。左多屬血，右多屬痰。丹溪治一人，項強痛甚，不可以回顧，作痰客太陽經治之，用二陳湯加酒芩、羌活、紅花，服二劑而愈。有挫閃及失枕而項強痛者，皆由腎虛不能榮筋也，六味地黃湯加秦艽。

《瘍醫大全・頸項部・夾疽門主論》王肯堂曰：夾疽生喉之兩傍，屬手少陰心經、足太陰脾經、足厥陰肝火熱毒上攻而成。內潰者難治，虛火上升痰壅，飲食不進者死。《準繩》

《瘍醫大全・頸癰》



《瘍醫大全・頸項部・頸癰門主論》王肯堂曰：頸癰屬手少陽三焦經鬱火積憤驚惶所致。初覺即隔蒜灸。若潰後不斂，煩躁脹滿，小便如淋，嘔吐者死。《準繩》

《靈樞》云：發於頸者，名曰天疽。其癰大而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

淵腋，前傷任脈，內熏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申斗垣曰：頸左發爲癰，右發爲疽，皆由臟腑熱毒，風氣伏結風府之間，故毒發於頸之上下，但內近咽喉，飲食氣道呼吸所關。其見症也，寒熱往來，喉嚨疼痛，飲食妨碍，亦惡候也。《啓玄》

奎光曰：頸癰，胸前紅腫，形勢在外，防其內攻，甚則紅腫出膿。

《瘍醫大全・環項發》



《瘍醫大全・頸項部・環項發門主論》 王肯堂曰：環項發，發於項之周圍，故名。又名落頭癰。先看何處腫起，如從後天柱穴起，是足太陽兼督脈症門穴下，作寒熱，拘倦悶亂，恐怖不食；如連前項俱腫，乃毒流入足少陽；連耳腫，是流入陽明，當分經絡治之，不應者死。《準繩》

《瘍醫大全・頸蝗》



《瘍醫大全・頸項部・頸蝗門主論》 汪省之曰：頸蝗其毒不紅，其形堅硬無膿，一年半載，長久如此，不能穿潰，兩尖鎖頸，嗜人脂血，食血一飽，病人即將危矣。毒發之初，先服益氣養榮湯十餘劑，即將兩患頭上用三稜針針住，以艾炷灸七壯或九壯，次服神效瓜蔞散，方見乳症門。自消。《理例》

《瘍醫大全・頸項部・風熱鎖喉毒門主論》 竇漢卿曰：頸項間忽痛如失枕之狀，名曰風熱鎖喉毒。久則紅色繞於肩背，堅硬難治。《全書》

《瘍醫大全・腋癰》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腋癰門主論》 王肯堂曰：腋癰即夾肢癰，生肩膊下隙內，屬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絡經風熱所致。宜服內托黃芪柴胡湯。《準繩》

《靈樞》曰：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疏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陳實功曰：腋癰又名夾癰，此起腋下，皮色不變，漫腫無頭，日久方痛，乃生寒熱。此乃肝經血滯，脾經氣凝，共結爲腫，此患難消，終必作膿。未破者，柴胡清肝湯；已破，十全大補湯去肉桂，加香附、陳皮。急者開之。首尾溫補，切忌寒涼。《正宗》

馮魯瞻曰：腋癰者，乃足少陽、手少陰、手厥陰三經也。此多得之於先天，或肝火熾甚耳。《錦囊》

《心法》曰：腋疽一名米疽，又名玖疽，發於肢肢窩正中。初起之時，其形如核，由肝脾二經憂思恚怒，氣凝血滯而成。腋癰又名夾肢癰，發於腋際，屬肝脾血熱兼忿怒而成。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腋癰門主方》 驗方

葫蘆巴焙研，三錢

木瓜酒調服。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內疚疽門主論》《鬼遺方》曰：內疚疽，發兩腋及臂並兩手掌中，振寒熱血嗌乾，飲多即嘔，煩心悁悁，脈盛，六、七、八日診，如此可汗，不汗死。

《瘍醫大全・缺盆疽》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缺盆疽門主論》王肯堂曰：缺盆疽，又名鎖骨疽，生肩前陷中，寒熱大作，飲食少進，肩背拘急，小水不利，胸腹膨脹，屬足陽明胃經、手少陽三焦經，宜隔蒜灸。若治之稍緩，必致潰爛，是經少血多氣，瘡口不合，危篤者多矣。《準繩》

《心法》曰：此疽又名蠱疽，屬膽胃二經積熱而成。

《瘍醫大全・臁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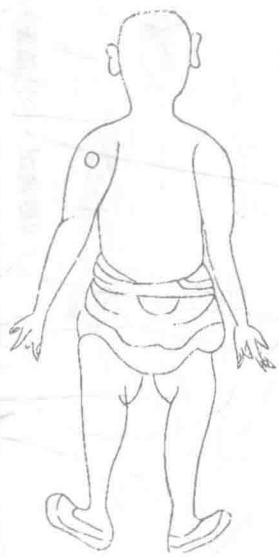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臁癰門主論》王肯堂曰：臁癰，俗名病藕包，臁臂表裏俱腫赤色，惟肘節處差小，故名藕包，以內外分陰陽。《準繩》

陳實功曰：臁癰生在膊上，連肩通腫，長而堅硬者是也。《正宗》

薛氏曰：臁癰在肩之下，肘之上，週匝漫腫色赤，裏廉外廉，左右皆同，由風溫或風火凝結而成。初起狀如粟米一撮，亦有起一粒僵疙瘩者，漸次煽腫紅熱，膿腫痛甚。紅腫之外，無暈者順，有二暈者險，三四暈者逆。

又曰：藕包毒，腫發臁內，或臁外結腫一枚，如桃、如鵝鴨卵者是也。臁內屬手三陰經，臁外屬手三陽經，宜加引經藥必效。

《瘍醫大全・脾癰》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脾癰門主論》申斗垣曰：脾癰生肩真、臁俞二穴，乃手太陽小腸經多血少氣，乃脾受膏粱厚味所生也。宜汗之，經云：汗之則瘡已。《啟玄》

李東垣曰：脾癰又名髎疽，在肩之後，下腋之後外層岐骨縫間，左右同屬小腸經肩真穴，由風火凝結而成。

又曰：如生在肩前下腋前外之上，骨縫開合空凹陷中，左右相同。初起如椒子，漸腫堅硬大如鵝卵，按之疼痛入骨，屬心包絡經，名曰樂疽。乃血熱氣鬱而成。

《瘍醫大全・臂癰》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臂癰門主論》《玄機》云：在臂外爲癰，在臂內爲魚肚發，在臂上節腫連肩髃，爲臂風毒。

王肯堂曰：兩臂肘起至接骨下引手至小骨之上發癰癤，此處雖實，奈連大小筋骨，舉動不便，垂手多墜疼，如膿深沉徹骨，即傷筋脈，拳縮不舒，搔

掘，宜急用緩慢筋脈藥餌治之。《準繩》

申斗垣曰：臂癰毒，乃心腎二經，通於五指，毒氣流走成串漏。《啟玄》

《心法》曰：魚肚發生於膈部之後垂肉處，焮腫赤色，屬心經青靈穴。由火毒凝結而成。

陳遠公曰：人臂上忽然生瘡，變成癰疽者，亦陰癰也。雖比頭面對口肩背稍輕，然治不得法，亦能殺人，故須辨陰陽治之。大約痛者陽症，癢者陰症。如陽症用三星湯一二劑，便可立消；若陰症此方又不可用，必大補氣血，佐以消痰化毒，始可奏功。勿以手足非心腹之疾，不須補虛也。夫陰主靜，而手則至動者也，至動生陰癰，則動變靜矣，反常之道也，可不畏乎？況動變靜，又趨陰之道也。陽趨於陰，非生近於死乎？欲陽返陰易，欲陰返陽難，誰謂手癰而小視之哉？消癰還陽丹：人參、花粉、生甘草各三錢，白朮、生黃芪各一兩，肉桂、乳香末各一錢，金銀花二兩，當歸五錢，水煎服，一劑癢變爲疼矣，二劑疼止，三劑全消。《冰鑒》

按：此方與七聖湯相同，而意氣與所主各異也。七聖湯治已潰之劑，此湯乃治未潰之方。蓋已潰者，以生肉爲先；未潰者，以護肌爲主。所以七聖湯中無乳香末、天花粉二味，此方用乳香末、天花粉，攻中有擁衛之功耳。

胡公弼曰：臂癰有因遠行涉水，途路或冒風雨寒濕，飲食不節，亦能患此，所受稍輕，治以防風除濕丸主之。《青囊》

馮魯瞻曰：臂癰者，前臁屬手陽明經，後臁屬手太陽經，外臁屬手少陽經，內臁屬手厥陰經，內之前臁屬手太陰經，內之後臁屬手少陰經。總緣經絡熱鬱，風邪外干，氣血有乖而生也。當分經絡，以用本經之藥爲引，行其氣血自愈。《錦囊》

李東垣曰：臂自肘至腕曰臂外側屬三陽，臂裏屬三陰，俱由榮衛不調，感受風邪，逆於肉裏而成也。已潰若拳縮而不能舒，疼痛徹骨者，乃潰深傷脈也，屬逆。

李東垣曰：臂痛有六道，各加引經藥乃驗。以兩手伸直垂下，大指居前，小指居後而定之。前廉痛者，屬陽明，以升麻、乾葛、白芷行之；後廉痛者屬太陽，以藁本、羌活行之；外廉痛者，屬少陽，以柴胡行之；內廉痛者，屬厥陰，以柴胡、青皮行之；內前廉痛者，屬太陰，升麻、白芷行之；內後廉痛者，屬少陰，細辛、獨活行之。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垂臂發》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垂臂發門主論》《鬼遺方》云：垂臂發生於垂臂兩處發接骨下，臂鵝上起如鷄鴨卵大，皆由榮衛不調所致也。喜患實處而不透內，亦宜急消或發穴早療。

《瘍醫大全・鵝癰》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鵝癰門主論》竇漢卿曰：生於臂撐上者，名鵝癰。紅腫作痛，初起宜灸。若潰之，必損命，不可輕忽。

《瘍醫大全・石榴疽》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石榴疽門主論》陳實功曰：石榴疽生在

肘尖上一寸是也。此乃少陽相火與濕熱並搏而成。初起一點黃粟小泡，根便開大，色紅堅硬，腫如覆碗，皮破泛出，疊如榴子，令人寒戰，儼同瘧疾。初起即灸九壯，內服蟾酥丸發汗，頂上以蟾酥餅貼之，膏蓋，腫處以金黃散敷之。九日，後得膿爲吉，反此爲凶。均如癰疽調治。《正宗》

又曰：此乃少陽相火與外濕煎搏而成也。

薛立齋曰：石榴疽生肘尖上一寸餘，屬三焦天井穴。初起黃粟小皰，根腳便覺開大，色紅燉腫，堅硬疼痛，腫如覆碗，破翻如榴，寒熱如瘧，由三焦相火與外濕相搏而成。破後用菊花蕊煎湯洗之，次以菊花燒灰存性，加輕粉少許，兌勻敷之，神效。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冬爪串門主論》　王肯堂曰：冬爪串生兩臂膊間，長二三寸，紅赤高腫，疼痛而無處覓頭者是也。照癰疽門施治。《準繩》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冬爪串門主方》　驗方《綱目》　草蘇子搗膏貼之，一夜自愈。

又方《準繩》　羊糞不拘多少，蘇油同研敷。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肘後毒門主論》　胡公弼曰：肘後毒乃風毒流走，氣血凝滯，脈通五指，結成肘毒。《青囊》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肘癰門主論》　《心法》曰：肘癰生於肘之圍邊繞，由心肺風火凝結而成。形小爲癤，形大爲癰。

《瘍醫大全・腕癰》



《瘍醫大全・腕臂指掌部・腕癰門主論》　王肯堂曰：腕癰生於手屈之處，俗名手牛押屈，此手三陰經風熱聚毒之所致也。《準繩》

李東垣曰：腕癰生手腕背，面屬手三陽，由風火凝結而成，乃皮肉澆薄之處。若遷延日久不潰，或漫腫平塌，既潰，腐爛露骨者逆，難於收功。

《瘍醫大全・兌疽》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兌疽門主論》　陳實功曰：兌疽生於手之動脈處，腫痛寒熱，痛徹手膊，舉動不便者是。

朱丹溪曰：兌疽生手腕裏面橫紋後，前稍動脈之間，左右同，乃肺經門戶。若發疽或潰深，則肺氣大泄，最爲險候。

《瘍醫大全・甘疽》



《瘍醫大全・胸膺脇腹部・甘疽門主論》　《靈樞》云：甘疽發於膺，膺，胸兩傍高起，亦謂之臆。色青，其狀如穀實瓜蔌，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不急治，十日死，死後出膿。

《心法》曰：此疽生於乳上肉高聳處，屬肺經中府穴之下，無論左右，皆由憂思氣結而成。



《瘍醫大全・胸發》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胸發門主論》 申斗垣曰：胸發，發於玉堂、穴在紫宮下一寸六分，又名玉英。膻中、一名元兒穴，在玉堂下一寸六分，兩乳間。中庭、穴在膻中下一寸六分。鳩尾、穴在蔽骨之端，言其骨垂下如鳩形，故名臆，前蔽骨下五分，人無蔽骨者，從岐骨之際下行一寸是也。等穴，皆任脈之絡，名陰脈之海，乃人身之子午也。急早內托，防毒歸心，傷膜者死。《啟玄》

汪省之曰：中庭疽，在乳之中央，任脈之經。《理例》

薛立齋曰：胸發生於正胸堂，去結喉三寸，與心窩不遠，乃手足六經交會之所，其患最凶，喪人性命，宜速治。若三四日失治，則皮開肉裂，甚可畏也。若使長大，百不一救。宜用牛黃熊膽研細，香油調塗四邊弦上，以免開花。如痛用乳香、沒藥爲末，鋪粗紙內外，以青布片捲好，蘸清油點著，在瘡四圍照之，痛自止矣。內服清熱護心，祛毒鎮心湯劑。若開花穿穴，神仙莫救。



《瘍醫大全・肺疽》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肺疽門主論》 申斗垣曰：肺疽即天火瘡，乃任脈之經，當胸而生，在紫宮、玉堂之穴。十日可刺，膿水黃白色者可治。如無膿漸大，傍攻上硬下虛，自破流水不絕，咳唾引痛者死。《啟玄》



《瘍醫大全・膻中疽》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膻中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膻中疽，生心窩上兩乳中間，屬任脈經膻中穴。蓋膻中爲氣之海，氣所居焉，能分布陰陽，若用臟腑陰陽不和，七情不平，則發此證。稍遲則潰爛，惡證多者難治。《準繩》

《瘍醫大全・井疽》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井疽門主論》《靈樞》云：發於胸名曰井疽，其狀大如豆，三四日起不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王肯堂曰：心窩生疽，初起如黃豆，肉色不變，名曰井疽，又名穿心冷瘻。若冷氣攻心，精神恍惚，嘔吐冷痰，惡聞食臭，毒氣內陷，腹脹滿者不治。

若心躁如火，肌熱如焚，不時盜汗，唇焦舌乾黃色，渴飲冷水者是正候也。《準繩》

申斗垣曰：井疽，又名心漏疽，又名穿心毒，最爲難治。有經年不愈者，乃多食生冷死獸之物，惡毒積久，內犯心包絡，故外發於心掩也，乃心胃兩經受症。治同癰疽法。《啟玄》

汪省之曰：井疽乃任脈之經，在鳩尾穴，狀如大豆。三四日間，若不早治，十日必死。外發者生，內陷者死。《理例》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心漏門主論》 陳遠公曰：有胸間生瘡，因不慎酒色，致成漏竅。生數頭，流血，久則神形困憊，腰痛難伸，行同傴僂，人以爲心漏也，誰知乃腎虛成漏乎！夫心腎本相通也，心氣必得腎氣以相生，腎氣必得心氣以相閉，心漏之成，成於腎氣之泄也，安可不急治腎氣之衰乎？然治腎而心氣不閉，則補腎無益，蓋有出氣而無止氣耳。或云漏瘡多成於濕熱，今補腎而不閉心竅，則漏不愈，閉心竅而不去濕熱，只治心腎，漏亦不能愈也。然漏亦不同，漏在他處者，可泄其濕熱，在胸間者，不可泄濕熱也。蓋漏既成於腎虛，腎虛則寒而非熱也。腎虛者，腎水虛而非邪水盛也，補真陰而邪水自消，溫腎寒而濕熱自退耳。用溫腎丹：鹿茸二具酥炙，附子二枚，人參、青鹽各二兩，瓦松二枝，紅棗四兩，煮棗搗丸，每空心酒下三十丸，服半日，腰疼少減，服月餘而漏愈矣。《冰鑑》

此方奇在鹿茸，既能益腎中之水火，更能補心中之缺陷，加以附子之辛熱，則無經不達，引鹿茸直入心腎，以填其空竅。青鹽者，鹹以軟堅也。漏多孔竅流血必多，血得鹽則止也。瓦松者消濕熱於無形，心漏雖非濕熱，然未可少有留存，則孔竅難寒，故兼用之，以防其變，又恐氣虛不能運化，加參以生氣於心腎之間，助茸、附之力，通達上下，尤易成功也。

馮魯瞻曰：胸前有一孔，常出血水，名曰心漏。用嫩鹿茸去毛酥炙，附子炮去皮臍鹽花，共爲細末，棗肉爲丸，每服三十丸，空心酒下。兼治腎虛腰痛如神。《錦囊》

《瘍醫大全・脾發疽》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脾發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脾發疽生心窩下兩傍，屬脾經食竇穴，無論左右皆生。由多食煎煿，醉飽入房，以致毒聚脾經而成。稍遲則潰傷脾膜，膿如蟹沫者死。服藥而嘔，飲食不進者死。《準繩》

《心法》曰：此疽因過飲辛熱藥酒，積火成毒亦生。

《瘍醫大全・胸前蜂窠發》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胸前蜂窠發門主論》 申斗垣曰：蜂窠發在胸乳間，或左或右，或雙發，在或中、穴在膻府下一寸六分陷中。神藏、穴在或中

下一寸六分。靈墟，穴在神藏下一寸七分。三穴。乃足少陰腎經所主。心熱甚，急宜內托疏心火。其症心懸若饑，饑不能食，舌乾咽腫，歸心則死。《啟玄》

《瘍醫大全・腕疽》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腕疽門主論》 申斗垣曰：腕疽乃足三陰三陽之所，發於腋下近脇，乃手厥陰心胞絡經，多血少氣，天池穴初起脇肋下及兩腿、足，生赤腫癢。二十五日不潰者死。九日刺膿赤者可治。如內罨週圍赤乾，瘡口內見脂膜黑者不治。此症多因打撲而生。《啟玄》

《瘍醫大全・血胤瘡》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血胤瘡門主論》 申斗垣曰：血胤瘡，乃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生於淵腋脇肋傍，赤色或有頭，無頭如肥皂核大，在肉中如針刺痛，忽長大至胸，兼足厥陰肝經多血少氣，發於期門，名曰腋癰。女人患此走諸處，二三年變名結癰，三五年出黑水死。《啟玄》

《瘍醫大全・傳心疽》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傳心疽門主論》 申斗垣曰：傳心疽，生於脇下京門、帶脈二穴之次，乃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痛癢徹心，如針刺之，痛漸潰至臍者死。《啟玄》

《瘍醫大全・脇疽》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脇疽門主論》《靈樞》云：發於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狀大癰膿，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治之剉蔆蕖草根各一升，《甲乙經》剉蔆草、赤松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爲取三升，即強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至足已。

王肯堂曰：脇疽屬手厥陰心包絡，足厥陰肝火熱毒，怒氣相併而作，宜速治，不然潰爛不斂，多致危。《準繩》

陳實功曰：脇癰多從鬱怒肝火而發。虛怯人多有之，肥胖內實者無此

證。初起宜梔子清肝湯，解鬱瀉火；已成四妙湯加香附、青皮；膿成者即針之，勿傷內膜；潰後八珍湯加山萸肉、牡丹皮、澤瀉，兼滋腎水。若虛勞而得者，破流臭敗稀膿，補托不應者，俱死。《正宗》

汪省之曰：脇癰即穿脇癰，左爲癰，右爲疽，乃風濕入於骨間，日久不散，漸覺皮麻骨痛，發於腰脇。氣虛胃弱之人，切不可過與補陽之藥，恐內受熱劑則虛熱愈盛，盛則透傷內膜，切宜慎之。《理例》

又曰：昔一人脇下生癰，後成漏瘡，狀如牛眼，膿血不止。治法以鹽少許納牛耳中，然後取牛耳中垢敷漏上，數次即瘥。如不用鹽，牛耳不癢，垢亦難取，故取垢必需鹽也。

胡公弼曰：人之兩脇，乃足厥陰肝經氣分出入之道路，一有阻滯，不得疏通，鬱而爲痛，故血亦因之而凝聚矣。是以脇之上下發毒，皆屬肝經。《青囊》

王肯堂曰：蜂窩兩脇雙發疽，或發於左脇，或發於右脇，或兩脇雙發，乃足厥陰肝經期門及章門穴，是經多血少氣，如上至淵腋輒筋二穴，屬足少陽膽經，多氣少血，因氣虛而得，不可用熱劑，恐傷骨膜。《準繩》

馮魯瞻曰：脇癰者，乃足厥陰、少陽之經，相火之司也。苟或肝膽之氣不平，則風火內搏，榮逆血熱而鬱聚爲膿矣。《錦囊》

《心法》曰：脇疽生於輿肋，肋有硬骨者爲肋，肋下輿肉處爲季脇，乃肝膽怒火凝結而成。多生體虛之人，初如梅李，漸長如碗如盆。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脇疽門主方》 脇癰

地榆　金銀花各五錢　川貝母　當歸各二錢　穿山甲炮　赤芍各三錢
皂角刺　連翹　白芷各一錢五分　甘草節一錢　夏枯草一兩
先煎，入後藥
鼠粘子一錢五分　紫花地丁一兩　煎濾汁，再入
鮮菊花根一兩，搗汁和服。

《瘍醫大全・俠熒疽》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俠熒疽門主論》《鬼遺方》云：俠熒疽，腫起發肋及而肩肘頭，二十日不穴死。九日可刺，發赤白相間，膿多可治，赤白全無者不治。

又云：兩肋起疽名爲發肋。初腫盛至十數日不穴，攻即腫大如杯碗，高如鍬背，痛徹內腸絞刺，左邊患應右邊痛，右邊患應左邊痛，惟有此處多是內毒，卻入攻而死者多。人有斯患，急以針刺出膿血，則免內攻傷內矣。

《心法》曰：肋疽，即俠熒疽，生於肋條骨間，由肝火鬱怒結聚而成。初如梅李，漸大如碗，色紫煩痛，連及肩肘，患在左痛牽右肋，患在右痛牽左肋，二十一日得稠膿爲順，屆期潰出清水者逆。

《瘍醫大全・骨羨瘡》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骨羨瘡門主論》 申斗垣曰：骨羨瘡，乃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生於神堂二穴，乃隔關、膈俞穴。初發作癢不可忍，如燎漿水皰，抓破內見骨，過十日如遍身作癢，不可治也。《啟玄》

《瘍醫大全・黃瓜癰》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黃瓜癰門主論》申斗垣曰：黃瓜癰，生脇前，長尺餘，高起二寸。上頭小者謂之逆毒難治，下頭小者謂之順毒可治。《啟玄》

《瘍醫大全・腰帶癰》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腰帶癰門主論》汪省之曰：腰帶癰生於脇下近腹束帶之處，乃風熱留滯膀胱，不能滲利，壅於肌表而成也。《理例》

竇漢卿曰：火腰帶毒，乃心肝二經熱毒，流滯於膀胱不行，壅於皮膚，此風毒也。宜清肝爲主，忌外敷藥。《全書》

薛立齋曰：火腰帶生繫帶之處，初起如桃，漸漸紅腫，宜用斷毒截腰法敷之。否則漸生五六小毒，沿腰如索纏繞，先赤腫，後潰爛，寒熱交作，疼痛難經，其色紫惡。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腰帶癰門主方》斷毒截腰法

白芨　雄黃各一兩

研細末，雞蛋清調敷四圍六七重，乾則易之，敷五六日不再流則妙。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幽癰門主論》《心法》曰：幽癰生臍上七寸，初起如粟，漸增漫腫疼痛，形如鵝卵，甚則堅硬，痛牽胸肋。由過食膏粱厚味，憂思氣結，腸胃不通，火鬱成毒，自內而外發也。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中脘疽門主論》《心法》曰：中脘疽，一名胃疽，發於心胸之下，臍上四寸，屬任脈經。中脘穴。隱痛日久，向外生疽，堅硬漫腫，皮色無紅無熱，由過食炙煿，以致胃腑火毒而成。人迎脈盛是毒氣攻裏，作嘔不食，咳吐膿痰者逆。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赫癰門主論》《心法》曰：赫癰，由七情鬱火凝結而成，生臍上三寸，屬任脈經。建里穴。初如粟米，瘡痛相兼，其腫迅速，寒熱往來，甚則嘔噦，牽引臍痛。初腫微紅，頂尖根束，漸透赤色，時痛時止，十四朝得膿爲吉。

《瘍醫大全・臍上疽》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臍上疽門主論》王肯堂曰：臍上疽，臍上寸許，此名衝疽，又名中發疽，一名壅腎瘡，由心火熾盛，流入腎經所致。腫高膿稠色赤可治。若平塌黑色，膨脹惡心，膿水清稀，內腎疼痛，渴甚瀉利無度，譫語直視者死。潰久不斂者死。凡此危證只是虛耳，如能大補不死也。





《準繩》

《心法》曰：衝疽生於任脈臍上二寸，下脘穴。色赤黃腫，應在二十一日潰後，膿稠受補者順；若平塌紫黑，膿水清稀，七惡證見者逆。

《瘍醫大全・臍癰》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臍癰門主論》 王肯堂曰：臍癰當臍生，由心經積熱流於大小腸二經所致。臍爲任脈神闕穴禁針之所，早消散之，免使見膿爲上。《準繩》

賓漢卿曰：臍癰生於臍中，因食冷物油膩之物，積聚於氣海之間，聚結成癰。若不速治即內潰，臍內出膿，四圍堅硬，或出紫血水者，即難治也，無此則生。宜多服蠟礬丸。

胡公弼曰：臍癰乃心經受證流於小腸經，毒發於臍，甚至臍中出糞。

《青囊》

《心法》曰：臍癰禁針，腫大如瓜，高突若鈴，無紅無熱，宜隔蒜灸之。潰後得稠膿者吉，時出污水臭穢者逆。

《瘍醫大全・肚癰》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臍癰門主論》 汪省之曰：肚癰乃手陽明大腸、手太陽小腸二經受證，熱結之毒發出於表，壅聚成癰也。《理例》

賓漢卿曰：肚癰乃脾經之毒，因食煎煿油膩，酒醉太過入房，以致毒不流通，聚成此癰。或生於內，或生於外，若不速治，潰透脾膜則死。《全書》

《心法》曰：腹皮癰生於腹，皮裏膜外，無論左右，隱痛日久，後發癰腫於皮外，右關脈見沉數而腹痛甚者是其候也。由膏粱火鬱而成，不可過服剋伐之藥。若希圖消散，過傷胃氣，則腫不能潰，潰不能斂，立見危亡矣。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肚癰門主方》 肚癰神效方　石楠樹嫩紅葉搗汁一茶鍾，冲酒緩緩服之，搽敷癰上縛之，五服全愈。

《瘍醫大全・小腹癰》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小腹癰門主論》 王肯堂曰：小腹癰，臍下一寸五分爲氣海，二寸爲丹田，三寸爲關元，皆屬任脈。由七情不和所致。若潰而低陷，膿水清稀，或潰爛久不斂者死。《準繩》

《鬼遺方》云：小腹疽，又名衝疽發，小腹疼痛而振寒熱，四日悁悁，五日變色，可刺。不刺及導引出膿毒不治，五十餘日死。

陳遠公曰：有生癰小腹間者，必無陽症，以地屬陰部位也。陰生陰毒，似乎至重，然純陰無陽，一用陽藥，立可成功，無奈世人一見肚腹生癰，多用陰藥消毒，反成不救，爲可憫也。然余所謂陽藥者，非散火祛風之藥，乃補氣溫火之味耳。蓋陰成陰毒，乃寒虛之故，寒因虛而不行，毒因寒而凝結，用熱藥以祛寒，自能解寒散毒也，辟寒救腹丹：白朮三兩、茯苓三錢、肉桂三錢、

金銀花三兩、附子一錢，當歸二兩、蛇床子五錢，水煎一服內消矣。已潰者三劑膿盡肉生，四劑全愈。此以白朮爲君者，以其崙利腰臍之氣也，腰臍利則下部盡利矣，後以蛇床、銀花祛毒氣易消，又恐寒極不能直入，故加附、桂斬關而入，惟是一派乾燥之味，邪雖祛除，未免耗血，故用當歸陽中之陰，少制其橫，則陰寒漸散，又無陽旺之患，所以奏功也。《冰鑑》

陳實功曰：小腹癰生小腹，漫腫堅硬，肉色不變。有熱漸紅者，屬陽易治。無熱不紅者，屬陰難治。此乃七情火鬱，以致脾虛氣滯而成也。《正宗》

又曰：初起七日以內者，艾灸七壯膏蓋，首尾內服壯脾胃，養氣血，行經補托之劑，可保無虞。如悞用尅伐攻利涼藥，敗症必出，急用十全大補湯加參、芪、薑、附救之，如補托不應者，終久縱愈成漏。

馮魯瞻曰：腹癰者，患於臍下或傍二寸許，是屬脾經，若近脇者是屬膽經。是症多因脾家陰虛，氣凝血滯傷脾所致。《錦囊》

胡公弼曰：小腹癰又名丹毒癰，乃飲食不調，寒熱伏結於陽胃成毒，多生於小腹之側。《青囊》

《百效全書》云：腹癰生於皮裏膜外，乃七情火鬱，以致脾虛氣滯而成，小兒乃驚積虧損而致。但此證不問初起已潰未潰，宜壯胃氣而佐以行經活血之劑，若誤用尅伐及下利寒涼，則腫不能潰，潰不能斂矣。倘服下利降火、破氣消瘀等藥，急用大劑參、芪、薑、附或十全大補湯救之。如瘡勢漫腫堅硬，肉色不變，未有膿也，四君子湯加川芎、當歸、白芷、枳殼。如瘀腫痛甚，隔蒜灸五七壯以殺其毒，內用托裏之劑。如腫起而軟，色不赤者，膿已成也。膿成外不潰者，卧針刺之，以洩其毒，不可直針，以傷其膜，內服托藥，搽玉紅膏生肌收功。

《心法》曰：小腹癰由七情火鬱而生，每發於氣海穴、在臍下一寸五分。丹田穴、在臍下二寸。關元穴、在臍下三寸。皆屬任脈經。此三穴或一穴發腫，即爲小腹癰。高腫紅活，疼痛牽背，易潰膿稠者易治。若漫腫堅硬，綿潰腐爛，膿稀如水者爲疽難治。

《瘍醫大全・腦背部・後腦發門主論》 申斗垣曰：玉枕疽即後腦發，乃足太陽兼督脈陽維脈所主，多血少氣，在玉枕二穴風府穴端。《啟玄》

陳實功曰：玉枕疽生於腦後枕骨，中堅而難潰，痛引肩項，鼻塞氣奄，此足太陽膀胱濕熱凝滯而成，痛癢不一。《正宗》

《瘍醫大全・頭後蜂窩疽門主論》 申斗垣曰：蜂窩疽乃熱毒結成，形如蜂窩，中多碎孔，多生頭後。煩痛紅腫者可治，疾發者難治，毒流兩肩不可救矣。《啟玄》

胡公弼曰：此症與蜂窩發背不同，與對口同治。《青囊》

《瘍醫大全・項門癰》



《瘍醫大全・腦背部・項門癰門主論》 汪省之曰：項門癰乃陰陽不調，氣熱壅上，結在風府之傍，聚而成毒，傷於腦後。此惡候也，治同癰疽法。《理例》

《瘍醫大全・對口》



《瘍醫大全・腦背部・對口門主論》 申斗垣曰：對口生於風府、癌門穴。風府一名舌本，入項髮際一寸，腦戶後一寸五分，項大筋內宛宛中。癌門在風府後五分，入髮際五分，入系舌本陽維之會，仰頭取之。

汪省之曰：偏對口，又名髮際發。《理例》

陳遠公曰：對口初生小瘡，先癢後疼，隨至潰爛，人以爲至凶之癰也。不知生正對口者反輕，而生於偏傍者尤重。蓋頸項之上，乃腎督之部位也，其地屬陰，所生多是陰疽，非陽癰也。陽症必高突，色紅腫發亮，疼痛呼號；若陰疽色必黑黯，疼亦不甚，身困欲臥，沉重呻吟無力，瘡口不突，或現無數小瘡，世人不知何處覓頭。然陰陽二症，皆可內消，何可令其皮破腫潰而後治之乎！惟內消之法，不必分解陰陽，但既破潰膿，設陰陽不審，漫投藥餌，則禍生頃刻也。內消用三星湯：金銀花二兩、蒲公英一兩、生甘草三錢，水煎，二服全消。陽症已破者，亦以此方治之，三服必膿盡肉生。若陰症大潰者，改用七聖湯：人參、黃芪、當歸、白朮各一兩，金銀花二兩，水煎，一服血止，二劑肉生，三劑口小，四劑皮合，又二劑全愈。《冰鑑》

此方治各部癰疽低陷不收口者神效，不止治對口陰毒而已也。總以陽症可以涼瀉，陰症必須溫補故耳。

陳實功曰：對口又名腦疽，生於項後而對前口者是也。正對口是督脈所主，督脈起於下，而貫脊行於上，故毒氣得之，反能衝突高腫，使毒氣不致下流低陷，乃能外發，故多易治。偏對口，乃太陽所司，太陽膀胱主司寒水，性質多沉，起於巔頂，貫項兩傍，順行而下，與瘡毒交會下流，故瘡多平塌，難治之證，以十五日內得膿爲吉。《正宗》

馮魯瞻曰：腎消亦有腦疽背癰者。蓋腎主骨，腦者髓之海，背者太陽經寒水所過之地，水涸海竭，陰火上炎，安得不發而爲癰疽也。其瘡甚而不潰，或赤水者，是則或黑或紫，火極似水之象，乃腎水已竭，不治。若峻補其陰，能食便調，神安無別惡症，或可救也。

薛立齋曰：腦疽俗名對口，乃濕熱交蒸而成，從外感受者輕，從五臟蘊結內發於外者重。項後雖屬於督脈，又乃太陽膀胱寒水司行之道，從外感得者多生正穴，氣稟純陽，故多不治而愈。正穴屬於督脈，起自尾閭穴，貫脊而上，氣血交會，故易於高腫潰膿，生肌收口。偏穴屬太陽膀胱經，太陽膀胱主司寒水，起於巔頂，分脊而下，此處發疽毒壅於此，氣血流行隨毒而下，瘡形平塌，腫不高尖，根腳走散，兩肩漫腫，背如負石，難以成膿，難潰難斂，決不可治。

又曰：五臟蘊結而成者，其源有五：心緒煩擾，煽動不寧，以致火旺而沸騰，行於項間，與寒水交滯而爲膿者，一也；惱怒傷肝，項乃三陽統筋之所，肝傷則血脈不潮，筋無榮養，凝結爲腫，故項緊急強痛，不能轉側，其患未潰前，肉色紫暗，堅硬漫腫，破流血水，木痛無膿者，二也；思慮傷脾，脾氣日損，又或膏粱損胃，胃汁乾枯，以致中脘痞塞，氣不運行，逆於肉裏，乃生壅腫，其患外皮雖腐，內堅不潰，口燥舌乾，飲食不進，根腳走散，膿穢色敗者，三也；憂鬱傷肺，肺傷則毛竅閉塞，腠理不通，氣不舒暢，縱橫經絡，結而爲腫，其形瘡多平陷，色淡不華，皮腐脂流，形如湯潑，氣粗短促，鼻徵鼻掀，碌碌生痰，殷殷發嗽者，四也；慾慾傷腎，腎傷則真陰之氣敗，真陰一敗，相火相生，此火最能自升自降，或動或靜，瘡形紫黑，脈數乖度，煩躁口乾，隨飲隨渴者，五也。故云從內發外者重。

又曰：凡不紅不疼不腫，灸亦不痛，急用披針當頂點入知痛處，出其惡血，通其瘡竅，隨押膿酥條，直入瘡底，用膏蓋好，取膿爲吉。餘如癰疽治法托毒。

《瘍醫大全・腦背部・對口門主方》秘方

連翹去心　牛蒡子研　蟬蛻　白芍藥　川芎　當歸尾　防風　赤芍藥各一錢五分　甘草節必要真節　川貝母去心。各三錢　蒲公英二錢　厚朴一錢　桔梗一錢四分　乳香去油，研　沒藥去油，研。各七分

逐味另稱，分釐不可增減，水二鍾煎，加童便一盞和服，服後出汗，二三劑即愈。

對口初起

鮮鳥魚皮貼瘡上，乾則以火酒掃之，日換五次。

又方

豬首眼膛中肉，取下兩塊，盛碗內，用木筋搗極爛如糊，敷圍，中留豆大一孔透氣，至重敷二次，即消。

又方

山藥同獨核肥皂搗敷。

又方

蝤蜒蟲同霜梅搗敷。

又方

上好心紅三錢　蝤蜒十條

搗膏，視毒大小貼之，未成即消，已成即出膿，立時見效。

對口背癰仙方

活鯽魚一尾去鱗腸　頭垢五錢

共搗爛，加蜜半杯攪勻，從外圍入裏面，留一孔出毒氣，二次全消，即時止痛。

對口癤初起

桃葉尖九個搗爛摻上。

又方

抱小雞的母雞熱屎塗消。

又方

豬膽剖汁，碗盛，塗完即愈。男用雄豬膽，女用母豬膽。

又方

天茄即白牽牛。葉帶莖、子，採來同生薑三片搗敷，早晚一換，三日全愈。

又方

甘蔗渣焙乾　白狗屎焙燥

研末和勻，用竹管將稀絹蒙一頭入藥，篩膏藥上貼之。雖垂危亦愈。

對口

薺菜同醋搗爛敷立消。

《瘍醫大全・腦背部・百脈疽門主論》《鬼遺方》云：百脈疽，腫起環圍頸項疼痛，身體大熱，不敢動止，悁悁不能食。此有大畏恐駭，上氣咳嗽，其發引耳，不可以腫。十五日可刺導引，不導引見血，八十日必死。《準繩》

《瘍醫大全・肩癰門主論》陳實功曰：肩毒左肩爲癰屬肝，右肩爲疽屬肺。《正宗》

胡公弼曰：發肩乃腎與膀胱受證，氣血凝滯，不得流行，結成癰疽，得膿爲吉。《青囊》

《瘍醫大全・肩疽》



《瘍醫大全・腦背部・肩疽門主論》王肯堂曰：肩疽，此處乃手足三陽交會之所，由風熱鬱結所致，或因負重損傷而作。《準繩》

《靈樞》云：發於肩及臑，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臟。癰發四五日，逆焫之。

《鬼遺方》云：丁疽發兩肩，惡血留結內外，榮衛不通，發成疔疽，五日腫大，令人口噤寒戰。十二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

陳氏曰：乾疽腫發，起兩肩及兩大臂連胛骨，二七日痛不息，亦不可動，五十日身熱不赤。六十日可刺，刺之無血者死。

薛立齋曰：肩疽生於肩骨之上，乃肝脾二經積熱，毒氣上衝肩井。始生多不知覺，惟肩骨中酸痛，竟有六七個月，方現形影。既潰失治，五六載不能收功，甚至肩井骨露則危矣。初起宜用艾灸。

《心法》曰：肩中疽生肩正中，左右相同，三焦、膽二經，一名疵癰。

又曰：肩風毒生於肩稍臑上骨尖處，屬大腸肩髃穴。由邪風深襲骨縫，與濕稽留，化熱而成。

又曰：乾疽生於肩前廉，左右皆同，屬大腸經，一名疔疽。

《瘍醫大全・腦背部・過肩疽門主論》王肯堂曰：過肩疽，又名筋疽，生肩後夾脊兩邊，腫硬痛疼，寒熱似瘧，但初起無頭，急用灸法。

《鬼遺方》云：筋疽發夾脊兩邊大筋上，其色蒼。八日可刺，有癰在肥腸中，九十日死。

《心法》曰：過肩疽生在肩後廉，左右皆同，總由濕熱風邪遏鬱而成，亦有負重瘀血凝結而成。

《瘍醫大全・腦背部・肩井毒門主論》申斗垣曰：肩井毒，又名氣癰，其穴在肩上骨胶動處陷中是也，乃怒氣相干，氣血凝滯而成。初起必用鐵箍散圍住根腳，否則毒流肩脊，不可治矣。《啟玄》

《瘍醫大全・腦背部・擔肩門主論》申斗垣曰：此乃肩挑負重，壓傷肩頭，氣血凝滯而成，或因枕臥冷處，致令隧道不通，蓄血而成，破則流膿出血，此外因也。治當早灸，始能消散。《啟玄》

又有：扁擔因婦女在上跨過，即害擔肩。

《瘍醫大全・腦背部・擔肩門主方》驗方　剪貓頭上毛，用不語唾粘之。

《瘍醫大全・腦背部・上中下三發背門主論》 王肯堂曰：上中下三發背俱在脊中，屬督脈。上發者，傷於肺，發於天柱骨下；中發者，傷於肝，爲對心發；下發者，傷於腎，爲對臍發，皆由積熱怒氣所致。初如粟米，或麻或癢，或拘急，或不痛，或大痛。初覺便宜隔蒜灸之，或汗，或下，或托，量其虛實施治。《準繩》

又曰：腦發背發在上者，不可用木通，恐導虛下元故也，老弱者尤宜戒。然三發背總要之地，與他處不同，尤所當謹，微有痛癢，宜速治。

《鬼遺方》云：人生最可憂者，發背也，其種有五。一曰陽毒發背，因風而有。或患熱毒消渴，或先患傷寒，餘有陽毒未解，蓄積起於背脊膂之間，不問椎數，但從兩夾脊起止，腰上滿背煩腫，熱如炊之狀，赤紫或紅如焰，膿毒難成，成後不止，止後痛不除，驀忽數日之間，復平如舊，將謂腫消，此是內攻肉陷，不可療矣。二曰陰毒發背，是氣冷而作。初如黍米粒起，情緒不快，愔愔而痛，直應前心，心內忪怔，頭目昏重，寒熱如瘧，五七日後始發引攻腫，開潰難收，內積有膿，深沉遲緩未透。宜急以補氣湯藥內托，外以拙膿藥貼之，宜急見膿，無膿即平愈無期。三曰有人多服金石燒煉之藥，毒惡流滯成發背者。初起如丹瘧之狀，漐漐漸開如湯火，瘡面色如硃，心膈煩躁，多渴嗜冷，其瘡難起，起即驚人，猶勝於陰陽二毒者，緣此有解金石藥毒湯散治其內也，賴有根底分明，亦須急療方安。四曰人有患酒食毒發背者，此疾非近得之，乃臟腑久積，乘饑乘困，食之便睡，或多食酒肉，冷熱粘滯，肥鮮熬膩，未下胸鬲，房室不禁，恣意當風取快，脾臟氣虛不能受乘，發毒攻背兩夾脊，不問椎數。初起癰頭如小彈子，後大如拳，堅如石，痛遍四肢，加之拘急口苦，舌乾腹急，大小但漉，十數日後頭面手足虛腫，及臟腑通泄如利，內急痛者，是其證也。乘方腫引，急用攻腫發穴潰膿湯藥，內實外泄膿水，不可放縱，遲緩則皮肉腐壞，傷骨爛筋，漸成膿多，因而感邪內敗者死矣。五曰人有冒山嵐瘴氣發背，毒氣先在臟腑，年月浸遠，氣血虛損衰弱。初起腫色青黑如靴皮，頑痺痛深，附筋骨徹髓，按之如木石，引手加深，方覺似有痛處，至五七日，毒氣浮淺腫高，色變青白，有如拳打之狀，寒戰似瘧，及有風候，頭動口偏，手足厥逆，眼黑睛小白多而慢，此內有邪氣相搏，急破出清血三五升，有黃膿白汁相和發泄，其皮不寬，不慢亦急，膿痛亦不住，直至色退，熱痛方愈，亦宜急追趕膿與毒氣外出，無害。初患腫三日內灸者生。八日內膿成針烙導引者生。未瘥慎勞力者生。慎忌食者生。慎喜怒者生。懼腫猛療者生。急療者生。不諱發背者生。待膿自出不導引者死。未內攻而針烙用藥導引者生。內攻後導引針烙者死。腫煩熱痛方盛已前療者生。如過此後已內攻者死。膿成後不出不導引，但敷藥者死。如赤白痢氣急者，是已內攻，醫療無益，必死。癰不救十得五生。疽不療十全死。輕腫怕痛者必死。不遇良方者死。節候不依法者必死。愚執恣意用性逸情者死。

王肯堂曰：有發背癰，有發背疽，如毒氣勇猛而發，如火燎茅，易於敗壞。初起如黍米粒大，兩三日漸赤引腫如手掌面大，五七日如碗面大，即易爲攻，煩熱赤引如火燒之狀，浮面漸潰爛潤開，內發腫如炊之狀，外爛皮肉如削去，紫瘀膿汁多而腫不退，疼亦不止，發渴發逆，飲食不下，嘔吐氣急，浮淺開潤者，尤宜發膿托毒湯藥服之，必愈。陽證，實也。其間有只如盞面大者，此非不大，緣爲毒氣深沉，內虛毒氣近膜也。此必內攻，近入臟腑，卻外入四肢，先攻頭面虛浮，後攻手面，次攻兩足面腫，名曰毒氣散入四肢，其人聲嘶氣脫，眼睛黑小，十指腫黑乾焦不治。陰證，虛也。始發一粒如麻豆大，身體便發熱，生疽處腫大熱痛，此爲發於外，雖大如盆，治之百可百活。陽證，實也。或身體不熱，自覺倦怠，生疽處亦不熱，數日後漸大，不腫不痛，低陷而壞爛，此爲發於內，雖神仙無如之何。《準繩》

陳遠公曰：背心間先發紅瘰，後漸紅腫，此發背之兆也，最爲可畏。古人云外大如豆，內大如拳，外大如拳，內大如盤，言外小而內實大也。然癰疽大毒，必辨其陰陽。有先陰變陽者，有先陽變陰者，有前後俱陽者，有前後俱陰者，陽症雖重而實輕，陰症雖輕而實重，先陰變陽者生，先陽變陰者死。何以知之？陽症形高大而腫起，陰症形低平而陷下，陽症色紅，陰症色帶黑，陽症初起必痛，陰症初起必癢，陽症潰爛多膿，陰症潰爛多血，陽症收口身必輕爽，陰症收口身必沉重，至於辨陰辨陽，以此消息，必不差也。凡紅腫高突，乃陽症也。乘其肉腫初發，肉猶未化，急以散毒之藥治之，可隨手愈也。發背至橫決者，皆因循失治，以至破敗而不可救，陽變陰者多矣。救癰如救火，宜速撲滅，否則延燒屋舍，不盡不止，切勿見爲陽症，輕緩治也。急消湯：金銀花二兩，紫花地丁一兩，茜草、甘菊花、桔梗、天花粉、生甘草各三錢，貝母二錢，黃栢一錢，水煎服，三劑全消，不四劑也。《冰鑑》

此方消陽毒初起極神，既無迅烈之患，大有和解之妙，人不知法則，謂陽

毒易於祛除，浪用虎狼之味，毒雖消散而真氣耗損，往往變成他症，乃醫者成之也，何若王覇並施，有益無損爲妙。

又曰：背心發瘰癧甚，已而背如山重，隱隱發紅暈如盤大，此陰癰初起之形，最爲可畏，非前症可比，乃一生罪孽，鬼祟憑身，必胡言讖語，將平日欺心之事，盡情宣布，此症本不可救，然人心善惡，成於一念，苟能悔艾而刀圭無術，亦見吾道之無奇矣。夫陽症有可救之條，陰症豈無可生之理，惟在治之得法耳。陰症雖成於鬼祟之纏，亦必正氣大虛，邪得入之也，故治法必用補氣血之藥，佐以散鬱散毒之品，則正旺邪自散矣。變陽湯：人參、黃芪各二兩，金銀花八兩，白芍一兩，天花粉、生甘草各五錢，荆芥炒黑三錢，紫胡二錢，附子一錢，水十餘碗，煎汁二碗，先服一半，後又服一碗，陰必變陽而作痛，又一劑痛消，再一劑全愈。

世人不見皮破血出，斷不肯信，然先用此方以治發背，無論病人不肯服，即醫士亦不肯用，往往決裂潰爛，瘡口至如碗大而不可收，始悔參芪之遲用矣。所以論症而多戒辭，勸人早服此方，以免喪命。蓋陽毒可用攻毒，陰毒必須補正，以參芪補氣，氣旺則幽陰之毒不敢入心肺之間，金銀花性補，善解陰毒，得參芪而功益大，然非附子不能直入陰毒之中，而又出於陰毒之外，毒深者害深，又加生甘草以解餘毒，然毒結於背者，氣血之壅也，壅極者鬱之極也，故加柴、荆、粉、芍消痰通滯，開鬱引經，自然氣宣血活，痰散毒消也。

又曰：背癰潰爛，洞見肺腑，瘡口黑陷，身不能臥，口渴思飲，人以爲陽症敗壞，孰知陰虛不能變陽乎？夫癰雖有陰陽之分，及至潰膿之後，宜補內而不宜消，則陰陽之症一也。潰爛而見肺腑，足見失補之故，使毒過於延燒，將好肉化爲瘀肉耳。肉瘀必腐，腐則洞見底裏，此症九死一生之兆，倘胃氣健，能食者，猶可治，若見食則惡者，必無生理，然能受參芪峻補者，尚可生也。轉敗湯：人參、熟地各二兩，生黃芪，當歸、山萸各一兩，白朮、金銀花各四兩，麥冬二兩，遠志三錢，肉桂、茯苓各二錢，北五味一錢，水煎，一服胃氣大開者，即可轉敗爲吉，倘服後少能健飯，亦在可救，若查無應驗者，胃氣將絕無救矣。

此方補氣血，更補肺腎之陰，蓋陰生則陽長，陰陽生長則有根，易於接續，後以銀花解餘毒，則毒散而血生，血生而肉長，肉長而皮合，倘以解毒爲事，不補氣血之陰陽，則陰毒不能變陽，有死而已矣，不亦悲哉。倘服之而飽悶，少頃漸安者，尚有生機，不可棄置。

又曰：背癰將愈，瘡口不收，治無一效，人以爲餘毒未盡也，孰知陰虛不能濟陽乎！夫癰疽初起則毒盛，變膿則毒衰，膿盡則毒化矣。瘡口不收，乃陰之虛，非毒之旺，人不知治法，以敗毒攻之，是重虛其虛，欲肌肉之長，得乎？或亦有補而不效者，必係只用陽分之品以補陽，不用陰分之品以補陰也。蓋獨陰不長，獨陽不生，今膿血已盡，陰必大虛，只補陽則陽旺陰虛，陰不能交於陽矣。雖陽有濟陰之心，而陰無濟陽之力，所以補陽而陰愈虛，瘡口愈難合也。治必大補其陰，使陰精盛滿，自能灌注瘡口，不必生肌外敷，瘡口之肉自生矣。生膚散：麥冬、山萸、銀花，當歸各一兩，熟地二兩，人參、白朮各五錢，肉桂一錢，水煎二服，肉自內長，又二服外口自平，又二劑全愈。

此方補陰多於補陽，使陰勝於陽也，然補陽之藥仍是補陰之助，以其能入陰中交於陽內也，銀花非恃以解餘毒，取其能領各味至瘡口之間也。

又曰：背瘡長肉，瘡口已平，忽開裂流紅，人以爲瘡口肉未堅也，孰知色慾惱怒不謹乎！夫癰症最忌色慾，次忌惱怒，犯惱怒，新肉有開裂之虞，犯色慾，新肉有流水之害，然此猶些小瘡癰也。其在背癰，犯惱怒者，不過疾病，犯色慾者，多致死亡，瘡口開裂之處，色必變紫黑，流血之處，內必變敗壞矣。此時心急補氣血，切不必仍治其毒，蓋前毒未盡，必難收口，復至敗壞，實新肉不堅而自決裂也。況發背新愈，其精神氣血空虛，交合泄精，遂變出非常，舍補氣血，又安求活乎！然補氣血，必用大劑方能收危亂之功也。定變回生湯：人參四兩，黃芪三兩，當歸、麥冬、白朮、銀花各二兩，茯苓一兩，山萸五錢，肉桂三錢，北五味二錢，水煎，二服肉自生矣，三劑皮仍合矣，平復如故。再犯禁忌，無不死矣，此方難救。

此方救瘡癰壞症仙丹，不止治發背愈後犯色敗腐也，人疑泄精以至決裂，宜熟地大補之，何故不用，因熟地補陰最緩，而症犯甚急，所以不用熟地，多用氣血之藥救其垂危，非熟地不可用，輕棄之也，此方數劑之後，正宜減半而多加熟地，以爲善後計耳。

又曰：夏月生背癰，瘡口不起，脈大無力，發熱作渴，自汗盜汗，用參芪補劑，益加手足逆冷，大便不實，喘促嘔吐，人以爲火毒太盛也，誰知元氣太虛，補不足以濟之乎！夫癰分陰陽，瘡口不起，乃陰症也，脈大似乎陽症，大而無力，非陰而何！發熱作渴，此水不足以濟火，故作渴作熱也。既陰症似

陽，用參、芪助陽，足以祛陰而返陽矣。何以愈補，反作逆冷嘔吐，此陰寒之氣甚，而微陽之品力不能勝耳，非加附子之辛熱，何能斬關以祛蕩陰邪哉！助陽消毒湯：人參八兩，黃芪一觔，當歸、白朮各四兩，陳皮一兩，附子五錢，水煎膏，二次服，諸症退，服數劑瘡起，乃減半，又服數劑而愈。

此非治癰之法也。然以治癰之法輕劑治此，鮮不立亡，可見治癰不可執也。大約陽癰可用消毒化痰，而陰癰切不可用消毒化痰之藥，今舍癰從症，乃治癰變法，醫者不可不知也。

又曰：背生癰疽，潰膿之後，或發熱，或惡寒，或作痛，或膿多，或流清水，自汗盜汗，膿成不潰，口爛不收，人以爲毒氣未盡也，誰知五臟虧損，血氣大虛之故也。凡人氣血壯盛，陰陽和平，何能生毒？惟臟腑內損，而毒氣得以內藏，久之外泄，及至癰疽發出，其毒自不留內，然臟腑原虛，又加流膿血，則已虛益虛，觀其外而瘡口未斂，似乎有餘，審其內而氣血未生，實爲不足，法當全補，不必偏補一臟，致有偏勝之虞，用十全大補湯爲妙，以其兼補氣血耳。然有不效者，非方之不佳，乃用之不得法也。夫背癰何等之症，豈細小之劑所能補哉！必大劑始克有濟，予酌一方：人參、當歸各一兩，黃芪、熟地各二兩，白芍、白朮、茯苓各五錢，川芎、生甘草各三錢，肉桂二錢，水煎服，一劑有一劑之效也。

人以此方絕不敗毒，如何毒化肉生，不知癰疽未潰，以化毒爲先，癰疽已潰，以補正爲急，縱有餘毒未盡，不必敗毒也，敗毒之味，非寒涼即消耗，消耗即損人真氣，寒涼敗傷人胃氣，胃氣傷則穀氣全無，真氣損則邪氣反盛，何能生肌肉哉！此方專助真氣以益胃氣，故能收全效，且此不但治背癰已潰，凡瘡瘍已潰者，皆宜用之，惜世人未知也。

申斗垣曰：上搭、中搭、下搭，皆由酒色過度，怒氣相干，寒熱壅盛而成。膿血稀少謂之裏虛，難於醫治。《啟玄》

胡公弼曰：按足太陽膀胱一經，始於睛明，攢竹，終於通谷、至陰，凡六十三穴，去脊中寸半之間，貼脊而行，自大杼而下，第三椎肺俞，五椎心俞，七椎肝俞，八椎膽俞，九椎脾俞，十二椎腎俞。生發背者上發則傷肺，中發則傷心與肝，名爲對心發，下發則傷脾與腎，名曰對臍發。家秘云：發背一日生，二日大，三日爛，一七出水。一七不遇良醫，爛開四圍，毒熾甚矣。若爛見心，透膜犯主，神手醫救亦難。余以爲初起莫妙於灸，中間莫妙於薰，若有腐而不潰，白降紅昇提腐去毒，俟毒盡肌生之時，再行生肌，自無鎖口之患。《青囊》

汪省之曰：凡辨發背，令患者以兩手上下摸看，搭不着者方是發背。若搭的着者，上爲上搭，下爲下搭，左爲左搭，右爲右搭，中爲中搭，俱以手搭治之。若手摸不着，則是真正發背，必須內外相參，上緊醫救，方可保其無變也。《理例》

陳實功曰：心之以上多危險者，因屬於五臟故也。蓋心肝脾肺四臟，皆繫於背，惟腎經二臟，獨居於下，雖居於下，其本臟精華津液，元氣元神，盡行灌溉榮注於上，故四臟之火，皆賴一臟之水以濟之，所謂五臟根本，皆繫於背，即此之義也。況背乃太陽膀胱、督脈所主，太陽者，乃六經之首領，督脈者，十二經絡之統脈，瘡生於背，毒犯於此，須分陰陽虛實治之。《正宗》

又曰：發背在心之以下，腎俞以上者輕，因屬於腑分，故曰心之以下多成順，蓋其形在下，其氣主表，其病爲癰。《正宗》

汪省之曰：癌發生於神道、靈臺二穴，乃督脈、膀胱經。初起時不作寒熱疼痛，紫黑色，不破裏面先自黑爛，二十歲已後，房勞積熱所生，皮黑者不治。《理例》

胡公弼曰：對心發、蜂窠發、蓮子發，兩頭尖皆發背之別名，以瘡口開張深淺而言也。此症最忌香蕈、燒酒、豬、羊、牛、驢等肉，前後切忌寒涼之劑，以免毒攻內陷。《青囊》

《瘍醫大全・腦背部・發背門主方》發背毒瘡　用麵調勻做圈，圈住瘡根，將黃蠟切薄片鋪平瘡內，勿使滲漏，以炭火炙化變青色，乃毒氣出也。再如法行之三五次，以黃蠟不變色爲度，即消矣。

發背

滴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白兒茶　銀硃　貞定粉　黃丹各四兩　銅綠三錢

右研極細末，照瘡大小，用夾連四油紙戳孔，每張稱藥五錢，眞蔴油調攤，四圍用線縫好貼上，外用軟絹紮，自然止痛化腐生新，三日翻轉貼之。如對口調膏敷之。

發背　大狗牙炒焦黑，研細，搽之如神。

又方　不拘男婦頭髮一把，入眞麻油一觔，將髮熬化，令病人飲之。則毒氣漸消，不致傷生也。



《瘍醫大全・對心發》



《瘍醫大全・腦背部・對心發門主論》 陳實功曰：對心發生於背，徑對前心者是也，此乃心火妄動熱極所致。心爲君主之官，豈容毒邪干犯，誠乃毒剝君位，最易傷人，形截督經，害非輕淺。況心爲一身之主宰，周身蘊熱流會於此，共結爲患。且此穴背脊多坑，固難起發，瘡形落陷，腫不高尖，治當大降心火，急疏蘊熱，頂用針通，隨行拔法，務使毒氣內外宣通，各從門出，庶不內攻，方爲成守。十五日後，內無變證，得膿爲吉。如至期變證漸生，堅硬漸大，不作膿者死，在二十二朝前後。《正宗》

《瘍醫大全・蓮子蜂窩》

《瘍醫大全・腦背部・蓮子蜂窩發門主論》 王肯堂曰：蓮子發即太陰疽，生肩胛內，痛漸至潰爛，屬手太陰肺經積熱所致。赤色者可治，青黑者不治，喘嗽大渴，胸滿脈微者死。《準繩》

又曰：蜂窠發狀如蜂房，十日平塌，寒熱痛禁。

《鬼遺方》云：蜂窩疽發髆背，起心俞及心包絡俞，若肩髃，二十日不穴死，十日可刺，其色赤黑膿清者可治。

陳實功曰：蓮子蜂窩二發，此言其形似而名之也。多生於背，與心相近，與脊中平，輕者形長高腫，或偏半背，重則形斜平塌，兩脇俱傷，孔似蜂窩，突如蓮子。形雖可畏，常能多險多生，羸弱不堪，反取常安常穩，大規祇怕不純，陽治法何妨瘡勢急，治宜護心護膜，謹防毒氣內攻。《正宗》

汪省之曰：蜂窠者，言其頭有五七十不止，蓮子者，頭不過一二十。通背腫者不救。《理例》

又曰：瘡頭向上發者名曰反，證最凶；瘡頭向下發者稍順；如無膿痰發及串流於肩膊者不治，穿膜者不治，又有兩頭開發者更凶。《理例》

《瘍醫大全・兩頭尖疽》



《瘍醫大全・腦背部・兩頭尖疽門主論》 申斗垣曰：兩頭尖，又名滿天星，乃飲食辛熱，蘊釀鬱積毒壅所致，氣虛相沖，因虛成毒，故此證形口開而潤，上可至肩，下可至腰，此千無一有之證，治與癰疽同法。《啟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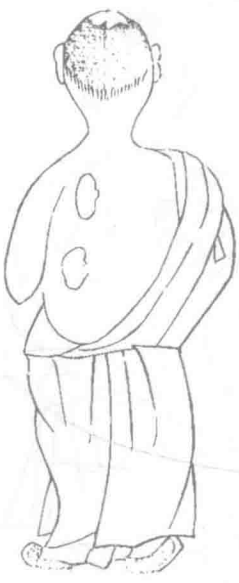
王肯堂曰：兩頭發又名滿天星，又名廣錦背發。兩頭小，四邊散，因積怒蓄熱所致。腫高紅潤者生，低陷黑暗者死。《準繩》

《瘍醫大全・癭瘤發》



《瘍醫大全・腦背部・癭瘤發門主論》 申斗垣曰：癭瘤發，發於脊之正中，近於大椎，穴在第一椎上陷中，三陽督脈所發。陶道，穴在項大椎節下間，督脈足太陽經之會，俛而取之自得。身柱穴在第三椎節下間，俛而取之。三穴之端，俱督脈所絡之處，甚利害，急早托之。此是陽維之海，督領百脈，若生癰疽，乃督脈不能統督之意，故凶。《啟玄》

《瘍醫大全・體發疽》



《瘍醫大全・腦背部・體發疽門主論》 申斗垣曰：體發疽上至肺俞，穴在第三椎下，各俠脊相去一寸五分。下至肝俞，穴在第四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出山跳附經。左右相同，在高骨之傍，乃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八日可刺。如不潰二十日死，或初發時腫上如椒子者死。《啟玄》

王肯堂曰：竟體發，一名椒眼發。背上生疽，肉色不變，麻木微癢，頑如牛領之皮，二三尺，由盛暑時空腹感觸穢氣及憤怒積鬱所致。七日內未成膿，宜隔蒜灸，灸而起發，神清脈和者，可治；灸而不起，腹脹神昏，脈微或促或代者死。服汗劑得汗者生，無汗者死。服補劑紅潤起發知痛者生，膨脹不食，乾枯體黑陷者死。《準繩》

《瘍醫大全・腦背部・陰陽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陰陽疽，背上麻木不常，時腫時塌，忽軟忽硬，乍寒乍熱，由七情內乖，陰陽不和也。此證必大渴，神清脈定者可治；昏迷躁亂，飲食不進者死。十日得黃白膿者可治，數日無膿者死。《準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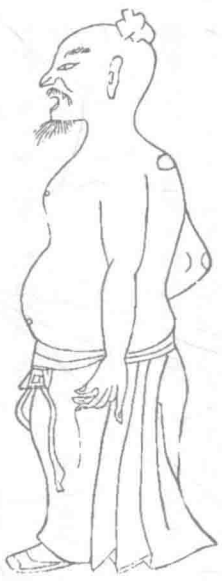
《瘍醫大全・腦背部・特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特疽發肺俞及肝俞，不穴二十日死，八日可刺，其色紅赤，內隱起如椒子者死。《準繩》

《瘍醫大全・腦背部・陰陽二氣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陰陽二氣疽，廣濶滿背，或大或小，不常腫熱脹大。十日可刺，導引出膿，不拘深淺多少，發渴體倦，十日外不見膿不治。《準繩》

《瘍醫大全・腦背部・丹毒發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丹毒發疽，背上細瘰癧無數，浸淫一二尺，如湯火傷，煩躁多渴，因服丹石劑所致。紅潤者生，紫黯者死。惡證少者，黃連消毒散，國老膏。惡證多，神昏脈躁，膨脹嘔噦者死。《準繩》

《瘍醫大全・腦背部・酒毒發門主論》 王肯堂曰：酒毒發背當心而痛，麻木不常，纍纍如彈如拳，堅硬如石，痛徹五內，遍身拘急，由饑飽勞傷，炙煿厚味所致。神昏脈亂，大渴狂言，有妨飲食者死。二便閉結者死。有因寒變而內陷者，用托裏溫中湯。《準繩》

《瘍醫大全・上搭》



《瘍醫大全・腦背部・上搭門主論》 王肯堂曰：肩後疽，又名鼠疽，即上搭也。生肩膊後骨上，乃怒氣積鬱所致。屬太陽兼少陽經，宜灸。《準繩》

汪省之曰：凡辨手搭、腰搭、發背三證，務令患者以手搭肩上，搭着者左爲左搭，右爲右搭，頭多如蜂窠者易治。向下手搭着者，謂之腰搭。惟兩手上下俱搭不着者，謂之發背。《理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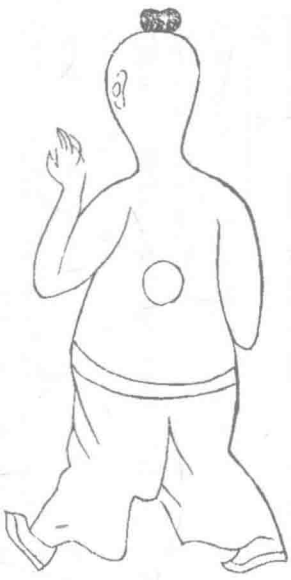
陳實功曰：肩下脊上發癰疽者，乃脾經蘊積膏粱熱毒所致。腫形根脚不過兩肩者爲順。如腫平堅硬，漸大漸開，攻注兩肩胸項，腫而不定者危。《正宗》

《心法》曰：上搭手生於脊骨第三節傍。中搭手生於脊骨四節傍開三寸膏肓穴，名青龍疽。下搭手生脊骨第十四節腰窩內，傍開三寸肓門穴。

《瘍醫大全・腦背部・上搭門主方》 消上搭方單方集驗

全蝎三個　核桃肉三個
共研細，熱酒沖服，一二次自消。

《瘍醫大全・中搭》



《瘍醫大全・腦背部・中搭疽門主論》王肯堂曰：中搭即龍疽，生第九椎兩傍，忽腫痛而無頭，寒熱大作，屬太陽經。由七情不和，憤怒積熱所致。色赤起發潤澤者可治。色黑低陷，惡心眩運，大便滑泄，小便如淋，譫語者死。《準繩》

《瘍醫大全・左右搭》



《瘍醫大全・腦背部・左右搭串門主論》王肯堂曰：左右搭串者，左肩骨上生疽串於右者可治，右肩骨上生疽串於左者難治，古有此說，愚謂不然，攻注左右者，氣血不調，陰陽交錯也，七惡證少，何慮難痊？元氣虛憊，治之何補哉。《準繩》

陳實功曰：左搭屬肝，右搭屬肺，俱生於左右肩骨移動之處，爲可治。如左搭串右，右搭串左，俱爲難治。《正玄》

申斗垣曰：兩肩左右齊發，名雙串肩搭疽。《啟玄》

《瘍醫大全・癭疽發》



《瘍醫大全・腦背部・癭疽發門主論》申斗垣曰：癭疽發，發於背之兩傍，屬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發於脊中，屬督脈經。初起如豆如梅李，黑白色不定，慘疼應心，四畔如牛唇，四十歲以前可治。已衰弱者難痊。《啟玄》

《瘍醫大全・腦背部・禽疽門主論》《鬼遺方》云：禽疽始發者如疹數十處，如拳打之狀，發寒齒噤，如此者十四日死。十日可刺，導引膿出即愈。

王肯堂曰：禽疽，背忽麻木，拘急不痛，十數處肉紫色如拳觸狀。七日內寒熱口噤者死。得汗可治，無汗不治。神昏脈躁，或微或代者死。漫腫不潰，宜服臺閣紫微丸。《準繩》

《瘍醫大全・腦背部・鼠攢瘡門主論》汪省之曰：鼠攢瘡，又名遊走血脾癰，生於脇背之間。此乃自幼受其胎毒，或因缺乳多食麪果熱毒之物，臟腑嬌脆，不能尅化，久作寒熱，骨蒸內熱，日夜不寧。因此毒發生於皮膜之外，儼如流注一般，狀似鼠形，大小不一。七八日有膿可治，無膿難於收斂。《理例》

王肯堂曰：老鼠攢，一名遊走血脾癰，生於背脇之間三兩處發疽。由怒氣積熱所致，多發於足少陽、足厥陰部位。七日不見膿及黑陷躁亂者死。

《準繩》

《心法》曰：串疽生於背脇之間，初發一處，挨次發出二三處，形雖不同，而色仍同也。潰後多相串通，故又名老鼠攢，又名遊走血脾癰。

《瘍醫大全・腎俞發》



《瘍醫大全・腦背部・腎俞發門主論》 王肯堂曰：腎俞發即腰疽，又名連腎發，又名下搭，生十四椎傍腰腎之間，由房勞太過，致傷腎水，令人口乾，寒熱大作，百節俱痛。治之稍緩，潰爛透膜者死。若見咳嗽嘔噦，腰間似折，不能俯仰，飲食不納者死。潰而膿水清稀，腐爛腥穢，迷悶不醒厥逆者不治。《準繩》

陳遠公曰：有腰眼間忽生疽毒，疼痛呼叫，似乎陽症，然腰腎乃至陰之地，未可作陽症治之也。此症雖本於忍精欲泄不泄以成，此毒似乎純是陰分之過，但腰雖不遠於內腎，火發而毒成，則陰中有陽，未可純以陰症治之也。必陰陽並治以化毒，則毒去如掃。倘不補陰，竟治其毒，則腎益傷而毒難速化；即補陰而不補陽，則陰無以生，毒且深藏腎宮，不得外泄矣。兩治散：白朮、杜仲、當歸各一兩，金銀花三兩，蒲葵草三錢，防己一錢，水煎，一服痛輕，二劑疼止，三劑全愈。《冰鑑》

此方以杜仲、白朮利其腰臍，氣通毒自難結，又得銀花、當歸補中有散，而防己、蒲葵直入腎宮，祛濕熱之毒，陰陽無偏勝之虞，邪正有解紛之妙，自然二三劑成功也。

申斗垣曰：腰疽乃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生於腰間腎俞、胃倉二穴。托之得膿則安。若上赤下黑，二十日不潰，或青黑色，無膿出血水者死。《啟玄》

又曰：腰癰發於軟肋下，近腰乃帶脈、五樞、維道穴，是少陽經多氣少血，寒熱煩腫作痛。余曾治一人，膿出一桶餘，內托大補而愈。

竇漢卿曰：此證切忌怒氣行房，犯之不治。

又曰：治宜補腎，加知母、黃柏、沒藥、廣膠。

《瘍醫大全・對臍發》



《瘍醫大全・腦背部・對臍發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對臍發，發於背下命門穴，與臍相對，故名，乃督脈經毒發。有膿者生，如出血水，譫語發渴者死。《準繩》

竇漢卿曰：對臍毒即衝疽，又名歷腎，生於腰腎間也。若內腎疼變爲渴者，萬無一生。《全書》

《瘍醫大全・腦背部・環跳疽門主論》《心法》曰：環跳疽生胯骨節間之環跳穴，所以腰難曲伸，漫腫隱痛，此證皆由風濕寒邪凝結而成，屬足少陽膽經。初起宜服黃狗下顎散，更刺委中穴出黑血，其腿即能轉動矣。

《瘍醫大全・後陰部・鶴口疽門主論》《靈樞》曰：發於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鬼遺方》云：涌泉疽，腫起發，太陰太陽，尻尾前是也。如伏鼠，二十日不穴死，十日可刺，發清膿赤黑者死，白色可治。

陳實功曰：此乃三陰虧損，督脈之經濁氣濕痰流結而成。其患發在尾閭之穴高骨尖上。初起形似魚胞，久則突如鸛嘴，朝寒暮熱，日輕夜重，潰後

稀膿出而無禁，又或鮮血出而不停。凡發此者，壯年猶可，老者可危。《正宗》

汪省之曰：初起滋陰除濕，已成和氣養榮，已潰滋腎保元。久而成漏，宜琥珀蠟礬丸、先天大造丸兼服。《理例》

澄曰：鶴口疽老弱難斂，易於成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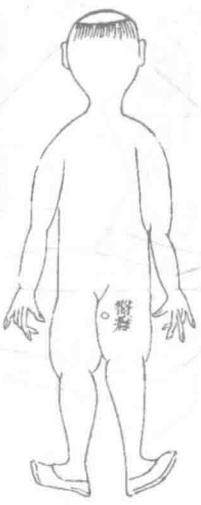
《瘍醫大全・尾閭發》



《瘍醫大全・後陰部・尾閭發門主論》　王肯堂曰：尾閭發生於尾閭穴，乃督脈所主，最痛難忍，更難得膿。《準繩》

又曰：病蝕生尾膁骨處，結毒如桃李之大，紅赤焮痛，不能行動。申斗垣曰：得之奔走勞傷，或久坐血凝氣滯者易治。得之酒色過度，忍精強戰，督脈虧損者，破必成漏，難以收功。《啟玄》

《瘍醫大全・臀癰》



《瘍醫大全・後陰部・臀癰門主論》　王肯堂曰：腫高根淺爲臀癰，腫平根深爲臀疽，俱屬足太陽膀胱經濕熱所致。《準繩》

薛立齋曰：臀乃膀胱經部分也，居小腹之後，此陰中之陰，其道遠，其位僻，雖太陽多血，氣運雖及，血亦罕到，中年後尤慮此患。治者毋傷脾胃，毋損氣血，但當固根本爲生。

陳實功曰：臀癰生於小腹之後，位遠僻奧，氣亦罕到，血亦少來，凡生此者，濕熱流結凝滯而成。此症必須托毒外發，庶不內攻。初起毒從五臟蘊積者，患必有頭，紅腫墜重如石，內必口乾發熱。治當通利積熱，外以膏貼金黃散，敷四圍，拔出瘀膿血，內兼補托自愈；若誤用敗毒寒劑，外敷涼藥，冰凝氣血，毒氣不得外泄，反致內攻。如瘡頭軟陷無膿，根腳平散不痛，口乾煩躁譫語，痰喘氣粗，恍惚不寧者，俱爲不治。但此症多從毒積五臟，自內至表者，十有八九；風寒暑熱，自外至裏者，百中一二；倘既出而復入裏者，終爲死候。《正宗》

申斗垣曰：臀疽乃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生於承扶穴最痛，宜托之。生於實處者易治，近大小便處者難治。《啟玄》

馮魯瞻曰：癰發於臀，乃膀胱之濕毒蒸熱，或禀賦陰虛，此地最難高聳潰膿。大宜托裏爲要。《錦囊》

朱丹溪曰：臀癰生於臀上胯下近大腿處，由濕熱相侵，氣血凝聚，鬱毒而成。形如大盤，腫潤盈尺，上覆其腰，下遮其胯，此爲陰中之陰，務須宣熱拔毒，大補氣血，培養腎胃，滋補根源。如此庶血易聚而膿易作，毒易出而熱可宣，不然經年纍月，腫仍如故，疼痛日深。是以中年之後，猶慮患此。一見虛弱便與滋補，可保終吉。若妄以清涼敗毒內服外敷，則氣血得寒益凝，多致不救。

《瘍醫大全・後陰部・臀癰門主方》　臀癰　五爪龍草連根搗汁，酒摊服，日進四五次，膿從大便出。未成者立消，已成膿者以揸敷上，立消。

洗臀癰潰後並治股瘡

苦參　金銀花　白芷　當歸　黑皮硝各等分

絹包，砂銚內煎濃汁，先薰後洗。

消臀癰

金銀花四兩　甘草節一兩

熬膏，每日空心和酒服。揸留煎湯薰洗。

《瘍醫大全・後陰部・上馬癰門主論》　《心法》曰：上馬癰生左臀之下摺紋中。

《瘍醫大全・後陰部・下馬癰門主論》《心法》曰：下馬癰生右臀之下摺紋中。

《瘍醫大全・後陰部・懸癰門主論》《鬼遺方》云：胯下兩臀尖下，大道前穀道，小道後水道，成懸癰，皆是虛極人患此。近穀道左右，乃名痔癰，宜急補脾臟，及發處貼藥，即用發穴藥。破後用抽膿膏，膿盡用合瘡口藥合之。慎勿過冬，即成冷漏，難治。

王肯堂曰：懸癰生於纂間，謂前陰之後，後陰之前，屏翳處也，即會陰穴。屬任脈別絡，俠督脈衝脈之會，癰生其間，人起立則若懸然，故名懸癰，屬足三陰虧損之證。輕則爲漏，瀝盡氣血而亡；重則內潰而即隕。原屬肝腎二經，陰虛雖一，於補猶恐不治，若又加剋伐，不死何待。《準繩》

又曰：懸癰與騎馬癰，惟製甘草內服外洗。

又曰：交腦一處近稜線上名騙馬墜，俗名跨馬癰，防漏。

陳實功曰：懸癰生於腎囊之後，肛門之前，又名海底漏，最難收功。初起腫痛，繼即潰膿，總由濕熱相火內灼肺金而然也。宜服國老散、加減地黃丸，此一定之治法也。《正宗》

蔣示吉曰：懸癰生於穀道之前，陰器之後，又謂海底穴也。乃三陰虧損，濕熱結聚而成。初生狀如蓮子，少癢多痛，日久漸如桃李，赤腫燃痛，潰而流膿，破後輕則成漏，重則氣血瀝盡，變爲癆瘵不起之候者多矣。初起壯實者，瀉其病根；稍虛者，利其濕熱；已成者，托裏排膿；已潰者，溫補滋陰。切忌寒涼損胃，水凝氣血，致生變症。《說約》

馮魯瞻曰：懸癰者，穀道前後生瘡是也。初發形如松子，漸如蓮子，數十日後痛甚，赤腫如桃即破，破最難收。其治每用粉草一兩，無灰酒煎服以解毒，此症多屬陰虛，故不足人患之。大禁寒涼剋削，肝腎虛極之症也。重爲滋陰峻補，並爲絕慾，急令收功，否則成漏癆瘵之根矣。《錦囊》

汪省之曰：懸癰即騎馬癰也。此症多因酒色不慎，濕熱壅滯而作，況穀道之前，乃任脈會陰發源之地，又乃肝經宗筋所會之處，患此多屬肝腎二經陰虛。今人每以敗毒流氣等攻伐之劑治之，殊不知陰既虛矣，須一於補，尚恐不能成膿斂口，反加以剋伐，不死何待。《理例》

《瘍醫大全・後陰部・懸癰門主方》 生熟地黃丸

大熟地九蒸九晒　大生地酒洗，各三兩　栢子仁去殼隔紙炒　丹參酒蒸　當歸酒蒸　白芍酒炒，各二兩　牡丹皮酒蒸　山藥乳蒸　白茯苓乳蒸，各一兩五錢　澤瀉鹽水蒸，一兩　敗龜版童便浸，去膿炙酥，研爲極細末　遠志肉甘草水泡透，各四兩

共爲細末，用金釵石斛四兩、金銀花十二兩，熬膏和煉蜜搗丸，每早淡鹽湯送下四錢。

國老散　甘草七段，用急流水一碗浸之炙乾，又浸又炙，以水盡爲度，研細末，每日空心白湯調服二錢，忌煎炒、煙酒、炙煿、辛辣、發物。

大粉草膏　懸癰已成，服藥不得內消者服此，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潰，已潰者發即斂，此治斯症之良方。

大粉草用長流水浸透，炭火上炙乾，再浸再炙，如此三度，切片　當歸身各三兩　水三碗，慢火煎至稠膏，去渣再煎稠厚爲度，每日三錢，無灰酒一大杯化開，空心服之。

四神湯　專治懸癰一切腫毒，不紅不腫，氣血虛者。

當歸八錢　嫩黃芪　金銀花各五錢　甘草節二錢　水酒各一碗煎服，仍以酒助藥力。

又方　甘草稍四兩，水煎服。

敷法

大黃一兩　熟石膏三錢　紫金錠一錠　同搗碎，水調敷。

《瘍科心得集・辨腦疽對口論》 薛立齋曰：腦疽屬太陽膀胱經積熱，或濕毒上壅，或風溫外感，或陰虛火熾，或腎水虧損，陰精消涸所致。其源之淺深不同，而證之經重亦異。初起一粒形如蔴豆，至二三日微寒身熱，漸漸加大；至七日成形，根盤紅腫，頂突寬鬆，是爲順證。斯時憎寒壯熱，朝輕暮重，舌白苔膩，胸痞噦惡，脈細弦數，此濕熱上壅，即用黃連瀉心湯，或溫膽法；若面油紅，舌乾絳赤，煩躁乾嘔，口渴喜飲，大便堅實，是火熱傷液，如犀角地黃湯，或羚羊角、銀花、地丁、石斛、蘆根、鮮首烏、黃芩、枳殼、山梔、丹皮、燈心、竹葉、夏枯草等類，清其火毒，解其營熱。至十四日後膿透，根盤焦紫，熱退身涼，膿水淋漓，倘有不能透徹，清營方內加甲末、製蠶、角針，以攻其毒。至二候半，瘀腐漸脫，新肉漸生，身熱漸退，脾胃醒復。過二十八日後，腐全脫，新肉滿，飲食嘉，調養好，四十日收功。又有一種陰證，初起形色

俱不正，寒熱不加重，身雖發熱，面色形寒，瘍不高腫，根盤平塌，散漫不收，過候不透，膿稀不腐，正氣內虧，不能使毒外洩，而顯陷裏之象。此由平日腎水虧損，陰精消涸，陰火熾甚而成，其危險不能過三候矣。其中猶有三陷變局，謂火陷、乾陷、虛陷也。火陷者，氣不能引血外腐成膿，火毒反陷入營，漸致神迷，發痙發厥；乾陷者，膿腐未透，營衛已傷，根盤紫滯，頭頂乾枯，漸致神識不爽，有內閉外脫之象；虛陷者，膿腐雖脫，新肉不生，狀如鏡面，光白板亮，脾氣不復，惡穀日減，形神俱削，漸有腹痛便泄寒熱，宛似損怯變象，皆不治之證也。大凡此證以小者爲對口，大者爲腦疽，俗即云落頭疽也。由感於六淫之邪而發者，爲順爲陽；傷於七情而發者，爲逆爲陰。餘疽倣此。對疽發背，必以候數爲期，七日成形，二候成膿，三候脫腐，四候生肌。

已上論中，自陰證起，及三陷變局，不錄方藥者，以其變化多端，各宜隨證治之。

《瘍科心得集・腦疽後論》　腦疽之證，前言從外感受者輕，從五臟蘊結內發於外者重，茲復舉而申明之。由外感發者，多生於正中，屬督脈所主。督脈起於尾閭穴，貫脊而上，氣血交會，毒氣得之，乃能外發，故易於高腫潰膿，生肌收口，此爲易治之證。從內發者，多生於偏旁，屬太陽膀胱經所主。太陽膀胱主司寒水，性質多沉，起於巔頂，貫項兩旁，夾脊而下，此處發疽，氣血與瘡毒交會下流，故瘡多平塌，根腳走散，兩肩漫腫，膊項難轉，背如負石，難以成膿，難潰難斂，此不易治之證。夫所謂從五臟蘊結而成者，其源有五：心緒煩擾，煽動不寧，以致火旺而沸騰，行於項間，與寒水交滯而爲膿者，一也；惱怒傷肝，項乃三陽經統筋之所，肝傷則血脈不潮，筋無榮養，凝結爲腫，故項緊急強痛，不能轉側，其患未潰前，肉色紫暗，堅硬漫腫，破流血水，木痛無腫者，二也；思慮傷脾，脾氣日損，又或膏粱損胃，胃汗乾枯，以致中脘痞塞，氣不運行，逆於肉裏，乃生壅腫，其患外皮雖腐，內堅不潰，口燥舌乾，飲食不進，根腳走散，膿穢色敗者，三也；憂鬱傷肺，肺傷則毛竅閉塞，腠理不通，氣不舒暢，縱橫經絡，結而爲腫，其瘡形多平陷，色淡不榮華，皮腐脂流，形如湯潑，氣粗短促，鼻煤鼻煽，漉漉生痰，殷殷發嗽者，四也；恣慾傷腎，腎傷則真陰之氣敗，真陰一敗，相火即生，此火最能自升自降，或動或靜，瘡形紫黑，脈數乖度，煩躁口乾，隨飲隨渴者，五也。故云內發者重。

外傷中腦疽爲第一陰證，易成易敗，變化多端，故再細論之，特揭篇首。

《瘍科心得集・辨百會疽玉枕疽論》　百會疽者，一名玉頂疽。起於前頂後一寸五分，頂中央旋毛中，督脈、足太陽之交會處。初起寒熱大作，形如粟米，根盤堅硬，疼痛徹腦，頭如頂石，色赤者，可治。此由陽經亢極，熱氣不散，氣血凝滯，結聚巔頂而成；或由六陽經受風邪，風火相煽，臟腑熱毒上攻所致，其證爲陽。治以真人活命飲，瀉心湯或犀角地黃湯。至七日成膿，膿泄毒化，調理可愈。若因心事勞攘，或真陰耗竭，虛陽浮泛而發，其色紫黑，三五日後，悶亂而神不定，則不可治矣。證雖發於陽，實由陰精之消涸也。玉枕疽，即後腦發，生於腦後枕骨中，由足太陽膀胱經濕熱凝滯而成。煽赤高腫者，易治；平塌漫腫，未膿先腐，但流血水者，難治。治與腦疽同。

《瘍科心得集・辨耳癰耳菌虛實論》　夫耳者，腎所開竅，又屬少陽膽三焦經脈所會之處，爲癰爲瘍，不外乎諸經火逆所致。然有虛火，有實火，不可不辨也。如風溫襲阻，初起必寒熱往來，頭痛，耳中腫脹，脈弦硬數，似乎瘡狀，及牛蒡、荊芥、薄荷、夏枯草、丹皮、山梔，或小柴胡湯，如得汗邪徹，則腫脹自平；或至三五日後，脹痛更甚，身熱不和，風溫化火，必挾肝邪上升，脹痛時如針刺，內成膿矣，用羚羊角、丹皮、山梔、鉤勾、夏枯草，或龍膽瀉肝湯，俟膿泄邪徹，自熱退痛止。但其膿不能即乾，必須十日半月收功，以少陽三焦多氣少血，血少則肌肉難長，故瘡口難合耳，此實火之證也。須知耳內有膿時，不可用末藥摻之，蓋耳竅止有開而無合，將藥納入，塞阻孔竅，膿不外泄，熱毒即循絡外達，繞耳紅腫，則發外耳癰矣。必欲開刀膿泄方愈。所謂虛火耳癰者，或因肝膽怒火遏鬱，或因腎經真陰虧損，相火亢甚而發。初起亦必寒熱，脹而不腫，頭頂連項掣痛，脈細數，神形靜。此肝陽挾虛火上逆，不能消散，久則成膿，此瘍最難速愈。初時用羚羊角散，冀其鎮肝清熱，久宜用大補陰丸，或金匱腎氣丸滋陰補虛，庶可取效。又幼孩三四歲時，亦有此證，經年膿水不乾。此係先天不足，水不養木，肝陽上逆而結。不痛不腫，不必治之，俟陰分足，肝陽平，則愈矣。又小兒因胎風胎熱，或洗浴灌水，耳內亦致作痛生膿。初時不可搽藥，候毒盡自愈，如月外不瘥，以紅綿散治之。耳菌，耳口中發一小粒，形紅無皮，宛如菌狀，不作膿，亦不作寒熱，但耳塞不通，纏綿不已，令人耳聾。先用針刺破，以玉紅膏塗之，耳脹痛，用虎耳草汁滴入耳內，痛即止，內服藥同虛耳癰。

附：耳漏生於耳根翎上，女孩穿耳穿傷者多此證，潰膿最難收口，必升

藥條提之，歷久方愈。

《瘍科心得集・辨明鶺鴒瘟俗名土婆風耳根癰同治論》 夫鶺鴒瘟者，因一時風溫偶襲少陽，絡脈失和。生於耳下，或發於左，或發於右，或左右齊發。初起形如鷄卵，色白濡腫，狀若有膿，按不引指，但痠不痛，微寒微熱；重者或憎寒壯熱，口乾舌膩。初時則宜疏解，熱甚即用清泄，或挾肝陽上逆，即用熄風和陽，此證永不成膿，過一候自能消散。耳根癰，初起根盤堅腫，其色亦白，止發一邊，從無雙發，憎寒發熱，斯時疏解散邪，得汗則消。如過七日，身熱不退，即欲成膿，治用羚羊角散。如寒熱無汗，即用小柴胡湯加製蠶、角刺攻透之，俟開刀出膿，腫消熱退而安。其時用藥，須扶胃和營，不可亂投補托，蓋風溫偶阻，是正旺邪實，若投參、芪、歸、朮，必致氣血壅滯，脾胃呆鈍，膿反不清，以致延綿日期，不即收口。大凡風溫偶感者，此爲陽實證，正旺邪實，俟膿泄邪退，營衛自和而愈。若用參芪扶正固托，則反受其累矣，此不可不知也，同學者宜類推之。如時邪瘟證後餘邪未徹，耳項發頤，亦有成膿者，治法與此同。

《瘍科心得集・辨發頤豌豆瘡論》 發頤，乃傷寒汗下不徹，餘熱之毒未除，邪結在腮頤之上，兩耳前後硬腫疼痛。初起身熱口渴，當用連翹敗毒散清熱解毒，或普濟消毒飲亦可。如正虛邪實，津虧液枯，大便秘結，神識昏蒙，脈來弦硬者，則以犀角地黃湯加西黃、膽星、竹瀝主之。又有濕溫時邪，或伏邪癉瘧，或溫痧疫毒，雖得汗而餘邪未徹，走入少陽，發於頤者，身體仍然寒熱，舌苔白膩，或大便堅結，或協熱下泄，當以瀉心合溫膽，或葛根芩連湯治之。如寒熱不止，患上紅腫光亮而爽者，勢必成膿，穿潰後不可驟投補托，止宜扶胃和營，外以升膏蓋貼。如膿不外洩，用升藥線提之。豌豆瘡者，亦因傷寒汗下後餘毒未盡，故於瘥後而發。只以黃連、甘草、歸尾、紅花、防風、苦參、荊芥、連翹、羌活、白芷之類煎服。外用芒硝、赤小豆、青黛爲末，以雞子清和豬膽汁調和，敷瘡上最效。勿動其靨，待其脫落無痕。

《瘍科心得集・辨頸癰鎖喉癰論》 頸癰生於頸之兩旁，多因風溫痰熱而發。蓋風溫外襲，必鼓動其肝木，而相火亦因之俱動，相火上逆，脾中痰熱隨之，頸爲少陽絡脈循行之地，其循經之邪至此而結，故發癰也。初起頭痛，身發寒熱，頸項強痛，漸漸腫赤，投以疏解散邪，勢輕者即能消散；若四五日後，寒熱不解，便欲成膿，當清熱和營，出膿後扶胃和營，大約半月收功。亦有因於陰虛，少陽三焦火鬱上攻，氣血凝滯而發者。然此證必兼挾風熱，非純乎內傷之證也。所以較他證肝邪所發者，猶爲易愈耳。

鎖喉癰，生於結喉之外，紅腫逶喉。以時邪風熱，客於肺胃，循經上逆壅滯而發；又或因心經毒氣，兼挾邪風結聚而發。初起外候與火痰相似，根盤鬆活，易於潰膿者順，堅硬而難膿者重。治法與前證可以參用。

《瘍科心得集・辨缺盆疽臑癰胛癰論》 缺盆疽者，生肩前陷中，初起肩背拘急，寒熱大作，飲食少進，小水不利，即赤紅腫痛，有頭如水泡，後遂旁生數頭，根盤堅硬。此足陽明、手足少陽經積熱聚濕所發。宜急治之，若稍緩必致潰爛。是經少血多氣，瘡口遂有難合之患。初宜蟾酥丸發汗解毒，更與荊防敗毒散，潰後宜用補托。臑癰在肩下膊上，結核如桃，如鵝鴨卵，色赤痛甚，臑臂表裏俱腫，惟肘節處差小，有似藕形，故又名藕包毒。屬手三陽經，外感風溫風火而成。紅腫之外無暈者順，有暈者逆。初起即當發散解毒；成膿後，治以清營徹熱；潰後，以扶脾養陰爲主。胛癰生肩膊後下，脇後外層岐骨縫間，或在左臂，或在右臂。同屬手太陽小腸經，由風火滯結而成。如生在肩前下，脇前外之上骨縫開合空凹陷中，或在左，或在右，同屬心包絡經，名曰樂疽，乃血熱氣鬱而成。初起有核，漸腫堅硬，大如鵝卵，疼痛入骨，頭疼寒熱，治以荊、防、夏枯草、貝母、丹參、地丁、銀花、連翹、丹皮、黃芩、山梔之屬。

《瘍科心得集・附湯森亭先生肩背臂膊諸痛論》 按經云：西風生於秋，病在肺俞，在肩背，故秋氣者，病在肩背，然則肩背之痛，當責之於肺無疑矣。但有風寒，風熱，氣盛，氣虛，痰飲之別。蓋肺主皮毛，皮毛受邪，以傳於肺，鬱遏經絡，因而作痛，當以辛溫之藥散之；或風熱乘其肺，使氣鬱甚者，當瀉風熱，以辛涼之藥解之。又肺主氣化，而治節一身，或氣盛有餘，則壅而不行，阻塞經絡，肩背則痛；或氣血不足，則少氣不足以息，亦令肩背作痛。盛則苦辛瀉之，虛則甘溫補之。又肺爲貯痰之器，肺中素有積痰，隨氣流注經絡，以致隧道壅遏爲痛，此又當理痰而順氣，蓋氣清則痰自化也。外此又有腎氣上逆作痛一證，此通氣即陰氣也。腎中陽虛，濁陰之氣始得上干清陽之位，此當甘辛溫藥峻補真陽，而驅逐陰邪。若專理肺氣，反爲誅伐無過。臂痛之證，或爲風寒濕所搏；或痰飲流入經隧，或因挈重傷筋所致，或因氣血凝瀉經絡不行而作痛。其於治法，風則散之，寒則溫之，痰則理之；若因

傷筋而血瘀，治以通經而活血。諸法之內，總當歸以薑黃、桂枝，以其橫行，爲手臂之引經也。

《瘍科心得集・辨夾癰米疽論》　夾癰者，又名腋癰，生肩膊下窩內。若其皮色不變，漫腫無頭，日久方痛，乃生寒熱者，此由肝經血滯，脾經氣凝所發。此患難消，終必作膿。未破者，用柴胡清肝湯；已破，則益氣養營湯主之。首尾溫補，切忌寒涼。三四日即頭痛寒熱者，此足少陽膽、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陰心三經，外感風熱而發，首宜疏風散邪，兼和營通絡，則邪熱退而腫消矣。其有赤色堅腫者，名曰米疽。初起之時，其形如核，即寒熱時作，亦由肝脾二經憂思恚怒，氣凝血滯，並風溫外襲而發。其治法即與前二證相參可也。

《瘍科心得集・辨臂癰魚肚發論》　臂癰、魚肚發者，俱生臂上，在臂外爲臂癰，在臂內垂肉處爲魚肚發。總緣經絡熱極，風邪外干，氣血有乖而生也。當分經絡，用本經之藥爲引，行其氣血，則未成可消，已成亦易潰而易愈矣。其分經治法，則東垣之論綦詳焉。其曰臂痛有六道，以兩手伸直垂下，大指居前，小指居後而定之。前廉痛者屬陽明，以升麻、乾葛、白芷行之；後廉痛者屬太陽，以藁本、羌活行之；外廉痛者屬少陽，以柴胡行之；內廉痛者屬厥陰，以柴胡、青皮行之；內前廉痛者屬太陰，以升麻、白芷行之；內後廉痛者屬少陰，以細辛、獨活行之。夫臂肘之上，接骨之下，內連大小筋脈，此處發癰瘭，每舉動不便，垂手多墜疼；如膿深徹骨，即傷筋脈，拳縮不舒，搐搦，又宜加緩慢筋脈之藥，此治法之大較也。至其散邪清熱，化毒和營，則與諸癰疽同治。如秋令伏邪阻絡，舌白嘔惡，寒熱胸悶者，即用瀉心或溫膽法。如風溫夾濕火入絡者，即用羌、防、靈仙、片黃之類。

《瘍科心得集・辨螻蛄串肘癰肘後毒論》　丹溪曰：螻蛄串，生於臂小臂也內中廉，屬包絡經。由思慮傷脾，脾傷則運化遲，故生濁液，流於肌肉，脾氣鬱滯不舒凝結而成。初起筋骨如中流矢，疼痛漸增，漫腫堅硬，不紅不熱，手背及內關前後連腫數塊，臂膊不能轉動，日久其腫塊漸次潰破，孔孔時流白漿，內潰串通諸孔，外勢腫硬不消，膿水淋瀝如漏；患者必面黃肌瘦，飲食減少，午後寒熱交作，虛證並添，而成敗證矣。初宜逍遙散，次用人參養營湯，調和氣血，扶助脾胃，十中可保三四。若妄投寒涼尅伐，損傷脾胃，則活者鮮矣。肘癰生於肘之圍繞，由心肺風火凝結而成，形小爲癤，形大爲癰。肘後癰，亦風火鬱結，氣血凝滯而成。二證初起，俱宜疏散調營。

《瘍科心得集・辨手腕癰兌疽論》　丹溪曰：手腕癰，生手腕外面，屬手三陽經，由風火濕毒凝結而成。乃皮肉澆薄之處，若遲延日久不潰，或漫腫平塌；既潰，腐爛露骨者逆，難於收功。若腫硬赤不爛，而多生頭者，即名皷槌瘋，又名手腕疽。

兌疽，生手腕裏面，橫紋後前梢動脈之間，又名脈疽。初起寒熱腫痛，痛徹手膊，舉動不便。此乃肺金門戶，若潰深則肺氣大泄，最爲危候。以上二證，均仿疔疽調治。

《瘍科心得集・辨手發背手心毒托盤疔論》　手發背，發於手背中渚、液門二穴，屬手少陽三焦經，若發於正中勞宮，屬手厥陰心包絡經，由風熱相乘，氣血壅滯而結。初起形如芒刺，憎寒惡熱，昏悶作癢，疼痛嘔逆，遂滿手背高腫，後聚毒成瘡，深入至骨。成膿潰速者順，若漫腫堅硬，潰遲爲疽。又有初起一粒高腫，隔日即爛，此屬濕火。初宜俱用荊防敗毒散，次用黃連解毒湯，或犀角地黃湯。有將手背盡行爛去者，須摻珍珠散，貼白玉膏收功。手心毒，一名擎珠毒，又名瘭疽，屬手少陰心、手厥陰心包絡二經濕火之毒所結也。其瘡如泡，色如血赤，外形雖小，內毒有餘，疼痛非常，日夜無間，此證往往有不能收功，流血至死者，治法必用大補水之劑，佐以解毒之味，如地丁、銀花、元參、生地、當歸、丹皮、貝母之屬。托盤疔，生於手掌中心，係手厥陰、少陰二經之所司也。由心火熾甚，逼血妄行，肝風鼓舞，毒散四肢，加以憂思過度，酒色不節，遂至毒流骨髓，侵於勞宮，勞宮係心經之脈絡，故毒生焉。初起堅硬起泡，其泡明亮者即挑之。治以銀花解毒湯。

《瘍科心得集・辨發背搭手陰陽虛實異證同治論》　發背、搭手之爲瘍重矣，其證各異，而治則同揆也，故合而論之。發背者，發於脊中，屬督脈及足太陽膀胱經，其證有上中下之分。傷於肺，則發於上，在天柱骨下；傷於心與肝，則發於中，爲對心發；傷於脾與腎，則發於下，爲對臍發。大抵發背之證，其名雖多，有連蓬發、蜂窠發、對心發、對臍發等名。總不越乎陰陽二證。其感於六淫之邪而發者，爲陽證。初起或一頭，或二頭，數日後，或大如手掌，或大如碗面，厥赤腫高，疼痛發熱，煩渴不寧，勢若甚重，其脈洪數有力，能進飲食。先以蟾酥丸發汗，更與銀花解毒湯，或犀角地黃湯清營解熱，勿使傷其脾胃。俟膿一潰，諸證悉安。須知有膿時，急宜當頭開之，否則使毒

內攻，致生變證。至潰後，即腐爛尺餘者，若無惡證，則投以大補之劑，肉最易生，此陽證易治者也。其感於七情而發者，爲陰證。或由於鬱怒憂思，或由於房勞過度，或由於膏粱厚味，醇酒炙煿，丹石熱毒，其人平素陰精消涸，火毒內生結聚，釀成大患。仍起一頭如粟，根盤散漫，不甚高腫，不甚煩痛，色不紅活，紫滯無神，脈微細而無力，飲食不進，止覺悶痛煩躁，大渴便秘，睡語咬牙。四五日間，瘡頭不計其數，形如蓮蓬，故名蓮蓬發，又名蜂窠疽發。若見中間一頭獨大，四邊出無數小頭者，即名百鳥朝王。瘡口各含黃濁，而積日不潰，按之流血。至八九日，其頭成片，所含之物俱出，通結一衣，揭去又結，其浮面共爛爲一瘡，肉雖腐而不脫，其膿內攻，其色黑黯，此元氣大虛，而爲內陷之證，必致神昏痙厥，手足逆冷，腹痛泄瀉，而不可救矣。必於成功後，用參蓍內托散，峻補元氣，冀其引血成膿，化毒外泄；外用烏金膏或奪命丹蓋貼，以提其毒，俾不至腫不潰，腐不爛，方得生機。

丹溪曰：癰疽未潰，以疏托解毒爲主；已潰，以托補元氣爲主。陳遠公謂：陽毒可用攻毒，陰毒必須補正。此數語實爲外科樞要，慎勿坐失機宜，致證危勢篤，而束手待斃也。至於搭手，亦有上中下之分，上搭手生於肩膊後骨上，去背溝二指之間，名鼠疽，乃手足太陰、太陽之所司也，中搭手生於脊骨第九椎兩旁膏肓穴，名青龍疽，係陽明、太陰之所司也；下搭手生於脊骨第十四節腰窩間旁開三寸肓門穴，乃太陰經之所司也。謂之搭手者，因患者以手搭之，上中下俱能搭着，故名。蓋上搭由上焦積熱，中搭由心火有餘，下搭由肝脾火熾，總歸於下元虛弱，腎水耗散而成。此證亦有陰陽之別。陽證形高而腫起，陰證形低而陷下；陽證色紅，陰證色帶滯；陽證初起必痛，陰證初起必癢；陽證潰爛多膿，陰證潰爛多血；陽證由於外感，陰證由於內傷。其調治之法，與發背之證大略可通，雖曰證有大小，勢有輕重，而所以清熱化毒，補養氣血之方，則無二致也。此二證中，亦有三陷變象，與腦疽同，其候數亦同。又發背搭手及腦疽，至潰膿腐脫後，新肉既滿，而口不斂，有忽發流火者，其人憎寒壯熱，甚至神識昏迷，瘡口四邊紅赤，延開四布，切勿驚惧。斯時可用涼血清解，如鮮地、犀角、丹皮等。俟一日或二日後，汗出身涼，赤退腫平，其瘡口自然斂小。此由營衛虧損，火旺浮越所致。汗出而火自散，營衛自和，瘡口自斂矣。世俗睹此，每莫能措手，不知非敗證也。外又有流毒一證，疽發腫大，勢如發背，但頭雖潰，而外面不腐，因暑濕鬱遏而成。若膿出稠厚，而內腐易脫者易愈。治與陽證發背同。

又治發背，搭手之證，最妙灸法，不問日期，陰陽，腫痛或不痛，或痛甚，但未成膿，或不潰者，俱可灸之。取大蒜切片，安瘡頭上，用大艾炷灸之，三壯換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方止，其毒氣自然隨火而散；若有十數頭作一處生者，即用大蒜研成膏，作薄餅，鋪瘡頭上，聚艾於蒜餅上燒之亦可。蓋如此惡證，惟隔蒜灸，及塗烏金膏有效。

《瘍科心得集・辨胸發疽膻中疽甘疽論》 胸發疽生於正胸堂，去結喉三寸，與心窩不遠，乃手足六經交會之所，其患最凶，喪人性命，宜速治之。若三四日失治，則皮開肉裂，甚可畏也。宜用牛黃、熊膽研細，香油調塗四邊弦上，以免開花。如痛甚，用乳香、沒藥爲末，鋪粗紙上，外以青布片捲好，蘸清油點火，在瘡四圍照之，痛自止矣。內服蟾酥丸、活命飲，以消散之。若便秘脈實者，即與涼隔散通腑泄熱；成功後，托裏消毒；潰則用八珍、十全等補劑斂口。膻中疽生心窩上、兩乳中間，屬任脈膻中穴。蓋膻中爲氣之海，氣所居焉，能分布陰陽。若臟腑陰陽不和，七情不平，則發此毒。初亦服蟾酥丸、活命飲。若腫硬發熱作嘔，大便秘結，煩躁飲冷，舌乾口苦，六脈沉實有力，宜服內疏黃連湯，以內除之，使邪氣不致傳變歸心則吉。餘如前證治法。甘疽，生於乳上肉高聳處，屬肺經中府穴之下。無論左右，皆由憂思氣結而成。治法同上。

《瘍科心得集・辨幽癰赫癰衝疽論》 幽癰，生臍上七寸。初起如粟，漸增漫腫疼痛，形如鵝卵，甚則堅硬，痛牽胸肋。由過食膏粱厚味，憂思氣結，腸胃不通，火鬱而成斯毒，自內發外者也。初服神授衛生湯，潰後即用補托。赫癰，生臍上三寸，屬任脈經建里穴，由七情鬱火凝結而成。初如粟粒，癢痛相兼，其腫迅速，寒熱往來，甚則嘔噦，牽引臍痛。初腫微紅，頂尖根束，漸透赤色者，以活命飲消散之；成膿後，用托裏消毒散；既潰，宜參蓍內托散。衝疽，一名中發疽，生於臍上二寸，係任脈經下脘穴。由心火熾甚，流入腎經所致。腫高色赤，膿稠者，易愈；若平塌黑色，膨脹惡心，膿水清稀，內腎疼痛，瀉利無度，譫語直視者，死；潰久不斂者，死。凡此皆屬虛耳。法宜用大補之劑。如能受補，即不死也。

《瘍科心得集・辨捧心癰賭痰論》 捧心癰，生於人字骨下低陷中，腫堅色白，脈空乏無力，腰痛膚黃面浮。有因脫力中傷，或受傷營衛失和而發；

有因抑鬱傷肝，肝邪乘脾，脾氣不能運行致氣血留滯而發；亦有因病後臟腑氣衰，營衛不能通調而發。治法宜和營通絡，調養氣血，使之漸漸內消。若至成功出膿，每易成損怯，難以痊愈。腨痰生於中腕穴下，或左或右。初起結核，漸漸腫大，堅硬色白，其病因脈證，與捧心癰相似，治法亦同。此證宜速治，若成功後，膿從嘔吐出者不治。

《瘍科心得集・辨胃腕癰腨癰論》 胃腕癰者，生於中腕穴。又名胃募，在人字骨下三指，臍上四寸。有外癰，有內癰，外癰在皮裏膜外，初起漫腫，漸漸煽紅成膿。此由平素醇酒厚味，濕熱積聚，脾陽失運，凝滯氣血而發；或因傷寒結胸，腑氣雖通，脾肺氣虛，不能升降，以致濕濁混淆，留滯不散，營衛失和而結。治當利其濕熱，開提肺氣，扶助脾胃，清營解毒，庶能消散。倘有膿即宜開破，以泄其邪，後用補托收功。至於內癰，俗名腨癰，生於胃中。初起中腕穴必隱痛微腫，按之堅硬，身皮甲錯，不澤也。寒熱如瘧。多因醇酒炙煿，七情火鬱，又外感寒氣隔陽，使熱濁之氣填塞胃脘，胃中清氣下陷，營氣不從故發。右關脈必見沉細，蓋胃脈見於右關，本宜洪大，而反沉細者，是見胃氣之逆也。人迎胃經穴，在急喉兩旁。脈來甚盛，以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人迎反甚耳。有此二脈，癰已成矣。其時少陰厥逆，機關不利，胸膈痞悶，腹中疼痛連心。若脈洪數者，已有膿也，宜急排之，赤豆薏仁湯主之，大射干湯亦可。設脈遲緊者，雖膿未成，已有瘀血也，宜急下之，牡丹皮散主之；如痰氣上壅者，甘桔湯；大便不利者，大乙膏作丸服之；小便赤澀，腹滿不食者，三仁湯；體倦氣喘作渴，小水頻數者，肺氣虛也，補中益氣湯加麥、味補之。此證若膿自口吐出，必至毒氣漫延，腐爛腸胃，脾氣日衰，飲食少納，形神憔悴，精耗氣竭而斃。

《瘍科心得集・辨脇癰肋癰論》 脇癰，又名穿脇癰，或發於左脇，或發於右脇。人之兩脇乃足厥陰肝經氣分出入之道路，一有阻滯，不得疏通，鬱而爲痛，故血亦爲之凝聚矣。是以脇之上下發毒，皆屬肝經。此證多因鬱怒肝火而發，或因肝膽之氣不平，而風火內搏，營逆血熱結聚而發。惟虛怯人生之，若肥胖內實者，鮮此證也。初起，宜梔子清肝湯解鬱瀉火；已成，四妙湯加青皮、香附；膿成者，即針之，勿傷內膜；潰後，宜八珍惕加山萸肉、牡丹皮、澤瀉，兼滋腎水。但氣虛胃弱之人，亦不可過與補陽之藥，恐內受熱劑，則虛熱愈盛，盛則透傷內膜，切宜慎之。又病因虛勞所得，如破流臭敗，膿水清稀，補托不應者，是死證也。肋癰生於肋條骨間，又名俠熒癰，亦由肝火鬱怒結聚而成。初起骨間隱痛，漸漸腫起，後或大如杯碗，色或赤或白，痛疼難忍，內腸絞刺。患在左，痛牽右肋；患在右，痛牽左肋。體虛之人，難以勝受。惟此處癰疽，多是內毒却入攻而死者多。人染此患，急宜用針刺出膿血，防其內攻。若至二候，潰出稠膿爲吉，潰出清水爲凶。治法與前證參用。

《瘍科心得集・辨腹癰臍癰臍漏論》 腹癰者，亦名腹皮癰，生於腹之皮裏膜外。乃脾經之毒，因食煎煿油膩，酒醉太過入房，以致毒不流通而結，無論左右，隱痛日久，後發癰腫於皮外，右關脈見沉數而腹痛甚者，是其候也。不可過服尅伐之藥，若希圖消散，過傷胃氣，則腫不能潰，潰不能斂，難致收功矣。初宜服活命飲，或化毒除濕湯；潰後，服托裏消毒湯。臍癰生於臍中，由心經積熱流於小腸經，毒聚而成。心與小腸爲表裏，心移熱於小腸，故發是毒。腫大如爪，高突若鈴，或紅或白。但臍爲任脈神闕穴，禁針之所，宜早消散，否則恐其內潰。若有膿，即穿破出外爲吉。初宜多服蠟礬丸湯，劑則用黃連解毒合五苓散治之，或導赤散加歸尾、赤芍、銀花亦可。漏臍瘡，或因腎虛火亢而發，或因惱怒氣鬱而發。宜服補劑，外以生肌散敷之。又小兒臍中撒尿，因肝腎虧乏，氣不宣化，是童癆敗證，不治。

《瘍科心得集・辨腎俞發鶴口疽論》 腎俞發者，即腰疽，生於兩腰內腎陷肉之間，或生兩腰中間，最爲險候。蓋腎爲性命根本，藏精藏氣藏神，又乃受命先天，育女育男育壽。此必房勞過度，氣竭精傷，慾火銷陰，外陽煽動，以致真陰從此而耗，既耗之後，其臟必虛，所以諸火諸邪，乘虛而入。其證初起令人口乾，寒熱大作，百節俱痛。如本臟稍有真陰制火，瘡形自可高腫紅活爲膿。治以人參養營湯加山萸肉、北五味、知母、黃柏，及加減八味丸，以救其源。若瘡形紫黑乾枯，堅硬不作膿者，爲真陰內敗，再無可生之理，死在十五日前後。鶴口疽，發於尾閭穴之高骨尖上，亦名尾閭發，《靈樞》名銳疽。此由三陰虧損，督脈之經濁氣濕痰流結而成。初起形似魚肫，久則突如鶴嘴，朝寒暮熱，日輕夜重，潰後稀膿出而無禁，又或鮮血出而不停。凡發此者，壯年猶可，老者可危。初宜滋陰除濕湯和之；已成未潰者，和氣養營湯托之；潰而不斂者，滋腎保元湯補之；久而成漏者，琥珀臘礬丸、先天大造丸兼服甚妙。

《瘍科心得集・辨臀癰騎馬癰論》 臀癰生於臀上胯下近大腿處，由太陽膀胱濕熱流結，氣血凝聚而成。形大如盤，腫濶盈尺，上覆其腰，下遮其胯，此爲陰中之陰，務須宣熱拔毒，大補氣血，培養腎胃，滋補根源。如此，庶血易聚而膿易作，毒易出而熱可宣。不然，經時纍月，腫仍如故，疼痛日深。是以中年之後，猶慮患此。惟一見虛弱，即與滋補，可保終吉。若妄以清涼敗毒，內服外敷，則氣血得寒益凝，毒氣不得外發，反致內攻，多致不救。治法：如初起患上有頭，紅熱墜重如石，口乾發熱者，此毒從五臟蘊積，宜內消沃雪湯通利積熱，外敷如意金黃散，拨出瘀膿紫血，內兼托藥自愈；如漫腫色白，脈虛弱者，此寒凝濕滯，氣血兩虛，宜與桂枝和營湯，兼服萬靈丹發汗；潰後，服八珍、十全收口。騎馬癰，亦名騎馬墜，生於腎囊之旁，大腿根裏側，股縫夾空中，由肝腎濕火結滯而成。此處乃至陰之下，醫治不可過用寒涼之劑，又不可用刀針，如用只可針一二分，慎之慎之！初起，以七味聖神湯治之甚妙。蓋此毒乃乘虛而入，必大補其血，而佐以逐邪之品，則病去如失矣。餘法與前同。

附：上馬癰，生於左臀之下摺紋中；下馬癰，生於右臀之下摺紋中；坐馬癰，生於尻骨略上。總由濕熱凝結而成。

《瘍科心得集・辨囊癰懸癰論》 囊癰者，陰囊癰腫，乃足厥陰肝經所主，由肝腎二經陰虧濕熱下注而成。初起腫痛，小便赤澀，當用龍胆瀉肝湯清利解毒，或芩、連、黃栢、山梔、苡仁、木通、甘草、當歸之類。若膿已成而小便不利者，是熱毒壅閉也，先用托裏消毒散，後用針以泄之；若膿已出而腫痛不減者，是熱毒未解也，用清肝益營湯。此證由陰道虧，濕熱不利所致，故除濕滋陰藥不可缺。若潰後膿清或多，或斂遲者，須用十全大補湯加山萸、丹皮、澤瀉以補益之；如虛而不補，少壯者多成痼疾，老弱者多致不起。又有脫囊，起時寒熱交作，囊紅睾腫，皮膚濕裂，隔日即黑，間日腐穢，不數日間其囊盡脫，睾丸外懸，勢若險重，其實不妨，皆由濕熱下流所致。掺以珍珠散，以白玉膏蓋之，內服四苓或萆薢湯。又有一種水疝，腫痛而皮色光亮，無熱無紅，內有聚水，宜用針針之，引去水氣則安，內服五苓等利濕之藥。懸癰生於腎囊之後，穀道之前，又名海底漏，最難收功。患此者，俱是極虛之人，由足三陰經虧損，濕熱結聚而發。初生狀如蓮子，日久漸如桃李，赤腫煩痛，潰後輕則成漏，重則氣血涸盡，變爲癆瘵者多矣。治法：初起腫痛而小便赤澀者，肝濕熱也，龍胆瀉肝湯主之；若煩腫發熱者，清肝解毒，小柴胡去半夏、人參，加車前、黃栢、芎、歸、甘草；已潰者，用八珍湯加製甘草、柴胡梢、酒炒黃栢、知母，切不可過用寒涼，損傷胃氣；惟製甘草一藥，名國老散，不損血氣，不動臟腑，其功甚捷，最宜用之。

《瘍科心得集・辨大腿癰陰包毒論》 大腿癰之證，發於內側者，屬肝脾二經；發於外側者，屬胆胃二經。或由於濕熱不化，留滯經絡，阻其氣血而成；或由於風寒濕外邪侵襲，壅遏不行而結。須辨其色之赤白，審其證之陰陽，然後施治。勢煩腫痛者，屬濕熱，宜清利解毒；平陷堅硬，色不變者，爲陰邪凝結，宜疏散溫發；膿潰後，均宜補托。陰包毒，生於大腿內陰包穴，是中厥陰肝經風熱之毒，兼挾濕濁而成。腫高而硬，又名肫疽。俗言此疽堅硬無膿，殊不知內膿已成，一時不能透出皮膚，須用內托方潰膿，急即針之。宜服荆防敗毒散，或黃蓍柴胡湯，此湯治腿內近股癰疽，大有神效。

《瘍科心得集・辨委中毒膝眼毒論》 委中毒，生於膝湾內委中穴，穴在膝後腦中央摺紋陷中。屬膀胱經。經曰：膕中毒，由胆經積熱流入膀胱，壅遏不行而成。夫膀胱爲聚濕之所，熱入混淆，注於絡脈生癰，則莫非濕熱凝結爲患。初起木硬腫痛微紅，屈伸艱難，故又名曲鰍，寒熱不退則成膿矣。治宜清濕熱，活血化瘀，舒筋散邪。若不速治，恐筋縮，遂成廢疾。膝眼毒，生於膝蓋骨下兩旁膝眼中，又名托疽。外側者屬足少陽膽經，內側者屬足太陰脾經。初起必先膝眼疼痛，後乃煩腫作痛成膿。係濕火注聚而成者多，亦有腎經感受風邪，寒濕相侵而受者。其寒濕、濕火之別，一則形高腫而色赤，一則形微腫而色白，必細認清楚，然後施治，始無差誤。

《瘍科心得集・辨魚肚毒腓腨疽黃鰍癰論》 魚肚毒，生於小腿肚上，屬足少陰與足太陽二經。初起憎寒壯熱，煩躁，結腫煩痛。皆由腎經素虧，膀胱濕熱下注而成。宜服清利濕熱，涼血和營之劑；成膿後，即宜刺破，勿使毒氣蔓延，致久難收口；虛則以補劑托之。如小腿肚漫腫堅硬下塌，紫暗畧痛者，即名腓腨疽。穿潰後，出稠膿兼血者爲順，出清水者爲凶。初服仙方活命飲，或萆薢化毒湯；潰後，宜八珍湯、十全大補之屬，補其氣血。黃鰍癰，生於小腿肚裏側，又名脛陰疽，由肝脾二經濕熱凝結而成。微紅微腫，堅硬如石，三四寸許，痛楚難禁。如期潰出稠膿者吉，如潰流污水敗醬者凶。治同癰疽。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對口疽》 對口疽，生項後髮際而對前口者是也。其症有偏有正，正者反輕，偏者爲重。蓋正者係督脈所主，起於下而達於上，故毒氣透達，不致下流內陷，易潰易斂。偏者乃太陽膀胱所主，寒水沉凝，起于上而行于下，故瘡必平塌散漫，肩背沉重，難潰難斂。初起如豆粟者，即宜用刀挑破，插入蟾撚子腐去死肌，敷雄茇散，或可移重就輕。已潰宜用豬蹄湯洗淨膿腐，糝大紅昇。倘十五日不得膿，或潰而出血者凶。始終治法宜升提內托，若偏對口尤當溫托，最忌寒涼。其合用之方開列于後，宜審而用之。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透腦疽》 透腦疽，生于百命會之前，顖門之際，亦督脈經火毒而成。其始終治法同百會疽。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侵腦疽》 侵腦疽，生于透腦之旁，由太陽經濕熱所致。若紅腫高痛，潰膿稠厚者，易治；若紫陷無膿者，難治。初起服荊防敗毒散，次服內疏黃連湯或醒消丸，將潰服托裏透膿湯，已潰服托裏排膿湯，外敷沖和膏。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勇疽》 勇疽，即太陽疽，生于目小眥後五分太陽穴，無論左右所生皆同。十日不潰者，恐毒氣損目，宜用刀開，若無膿出血者，難治。初宜服仙方活命飲，次服內疏黃連湯，敷二味拔毒散，其將潰已潰治法與諸癰疽同。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腦鑠疽》 腦鑠疽，生于腦骨之中，對口之上，形如橫木，黑如鍋底，堅硬紫暗，上自項門，下至大椎，發腫炘痛，未膿先腐，時流清水，肌肉冰冷，煩躁口乾，甚至腦骨俱爛，片片脫下，真是九死一生之症。由於好服房藥，陰枯火炎而致。宜用桑柴火烘之，服仙方活命飲以舒解之。如七日後不得大膿，宜服十全大補湯救之。若初起熱如火燎，刺痛不堪者，屬陽分，宜急服黃連消毒飲或五聖丹，尚可全愈。若木冷不痛者，不救。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骨槽風》 骨槽風，一名牙叉發，一名穿腮。手少陽三焦、足陽明胃兩經深受風邪，凝襲筋骨所致。初起痠痛腫硬，日久腐爛，牙關拘急，腮穿齒落，形體瘦削，飲食不進者，不治。如紅腫熱痛，體氣有餘者，服升陽散火湯。如堅硬痠木，體虛而寒者，宜用二陳湯合陽和湯併煎並服。外敷俱用真君妙貼散，擦牙用清胃散。久潰生多骨者，用推車散。內服切忌寒涼，倘誤服涼藥，以致肌肉堅凝，臭腐延爛者，必用理中湯多加附子以救之。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龍泉疽》 龍泉疽，生於人中內是也。形如赤豆，蒂小根深，堅硬木痛，色紫頂焦，寒熱交作，不時麻癢。急宜照疔瘡治法治之，遲則不救。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結喉癰》 結喉癰，生于結喉之上，又名猛疽。任脈兼肝肺二經積熱發憤所致。若腫塞咽喉，湯水不下，亦爲險症。若膿熟不針，內潰穿喉者死。宜服黃連消毒飲，敷二味拔毒散，或服清咽利膈湯。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發背》 發背，有上中下三處，上發傷肺，中發傷肝，下發傷腎，皆在脊中，並屬督脈。若生于背脊之旁者，名搭手，搭手亦有上中下三處，左搭手屬肝，右搭手屬肺，其治法與發背同。俱因積熱鬱怒，或酒色風寒所致。然又當辨其陰陽。發於陽者，必高腫疼痛，色紅而熱，宜服荊防敗毒散、醒消丸、內疏黃連散，敷鉄箍散。發于陰者，不高不熱，皮色不紅，不甚疼痛，頭昏目眩，宜服回陽三建湯、陽和湯，敷回陽玉龍膏，貼陽和解凝膏。初起皆宜服仙方活命飲，並用艾灸根脚。走散者圍鉄桶膏。已成服托裏排膿湯，已潰服內托黃耆飲，潰後用豬蹄湯洗淨，糝金素丹或烏龍丹，腐盡糝九一丹。始終治法並宜發托溫補，庶免內陷損命。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井疽》 井疽，生于心窩之中中庭穴，屬任脈經，由心經火毒而成。紅腫熱痛，心煩自汗，大渴飲水，若不早治，則毒氣陷入于心而死。治法宜急服內疏黃連湯，蓋被出汗，如無汗者宜服奪命丹，次服醒消丸或黃連消毒飲，若已成已潰亦宜清心解毒，佐以托裏之藥，或可取效。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臍腹胸脇所生癰疽各證》 臍腹胸脇所生癰疽，其證不同。一曰幽疽，生于臍上七寸，初發如粟，漸大如蛋，堅硬腫痛。由過食膏粱厚味，兼氣鬱不通所致。一曰中脘疽，生臍上四寸，由多啖炙煿，胃經火毒所致，堅硬漫腫，不紅不熱。若咳嗽，咯膿痰者險。一曰下脘疽，生臍上二寸，由心火熾盛，流入腎經所致。如紅活高腫，膿厚者順。如平塌紫黑，潰流清水難愈。一曰肋疽，生于肋條骨間，由肝經鬱憤而成。初小漸大，形如桃李，痛連肩背，廿一日潰出厚膿者順，出清水者凶。一曰淵疽，生于肋下，堅硬而腫，皮色不變，由憂恚太過，肝膽兩傷所致。日久方潰，若潰出厚白膿者可愈，潰流豆漿膿者難治。如瘡口有聲如兒啼者，此屬內膜穿也，宜

卽灸陽陵泉穴十四壯，其聲卽止，其穴在膝膑骨外廉下一寸陷坎中，蹲坐取之卽得。將潰之先，宜多服護膜散。一曰腹皮癰，生于腹旁，皮裏膜外，始則隱痛，後漸發腫。由膏粱火鬱而成。一曰少腹癰，生于氣海、丹田、關元三穴之間，氣海在臍下一寸五分，丹田在臍下二寸，關元在臍下三寸，此五穴遇一穴發腫卽是少腹癰。一曰臍癰，當臍而生，不紅不熱，腫大如瓜，高突如鈴。由心火流入腸中而生。此穴忌用針刺，宜艾蒜灸之。又有臍中不痛不腫，癢而流水，係腸胃濕熱，宜服黃連平胃散參三妙散卽愈。以上諸症，如紅腫高突而熱者屬陽分，初宜服仙方活命飲，醒消丸，甚者服內疏黃連湯，已成服托裏透膿湯，內托黃耆飲，已潰虛者服十全大補湯。如平塌漫腫，不紅不熱，皮色不澤者屬陰分，初宜服木香流氣飲，犀黃丸，小金丹，次服千金內托散，已潰服托裏排膿湯、香貝養榮湯，虛寒者服陽和湯，初起並宜艾灸，將潰並宜服護膜散。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臍癰》 臍癰，一名藕包毒，生於臍膊，連肩俱腫，炘赤疼痛，初起疙瘩，漸次紅腫，或臍外結塊，如桃如蛋者是也。由風瘟火毒而成。若紅腫旁邊無暈者順，有二暈者險，三四暈者難愈。宜外塗妙靈丹，或敷二味拔毒散，初服荊防敗毒散或醒消丸，已成服托裏透膿湯，已潰服托裏排膿湯之類，此係火毒，宜清熱解毒，不可溫補。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臂癰》 臂癰，生於臂上，外側屬三陽經，內側屬三陰經。初小漸大，紅腫疼痛，由風邪逆於腠理而成。其治法與臍癰同。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兌疽》 兌疽，生於手腕動脈處太淵穴，屬肺經，由憂思風火而成，堅硬漫腫，疼痛徹骨。其治法亦與臍癰臂癰同。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手發背》 手發背，生於手背，屬三陽經，由風火濕熱所致。初如芒刺，漸發腫痛。若潰深露筋者，難愈。其治法亦同臍臂癰。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掌心毒》 掌心毒，生於手掌之中，赤腫疼痛，屬包經絡，由積熱而成。其內外治法與手發背同。但手掌肌肉薄薄絲紋堅直，若用刀開須看準紋痕，以尖針鑽一小孔，不可割斷絲紋，以致翻突腐爛。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懸癰》 懸癰，俗名偷糞老鼠，生於前陰之後，後陰之前，會陰穴，任脈經。初生如蓮子，微癢多痛，日久炘熱腫大，如李如桃，由三陰虧損憂思濕熱而成。潰後輕則生管成漏，重則氣血瀝盡變爲癆怯，斷難收功。治法：在初起時卽用熱大黃、生甘草各三錢酒煎，空心服卽消；已成宜醒消丸；已潰服內托黃耆飲；久潰服六味地黃丸、十全大補湯。食少胃弱者，服六君子湯，調理得宜，或可帶病延年。若過服寒涼剋伐之藥，多致不起。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委中毒》 委中毒，生於膝後膕中央陷肉之處，由膽經積熱流入膀胱所致。木硬腫痛，微紅，屈曲艱難。宜急服活血散瘀湯下之，緩則筋縮而爲廢疾。諸書皆云刺委中穴出血自消，唯《金鑑》詳辨必兼腰痛不能轉側者方可略刺出血，若刺血過多，恐致眩撲。其已成已潰治法與諸瘡同。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足發背》 足發背，一名足跗發，生於足背之上，屬肝胃二經，由七情內鬱，六淫外傷，濕熱下注而成。此處肉少皮薄，多筋多骨。若初起堅硬紅腫，光澤疼痛者，屬於陽分，可治；若疼痛徹心，或全不知痛，或色帶紫黑，潰露筋骨，皆爲不治之證。治法：初宜用艾蒜灸，服仙方活命飲或醒消丸，敷二味拔毒散，或敷妙靈丹；已成服托裏透膿湯、內托黃耆飲之類；已潰服十全大補湯、人參養榮湯之類。塗玉紅膏貼陽和解凝膏。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治法》 癰疽瘡瘍，初起如粟，若麻癢煩痛者，卽毒甚也。七日以前，形勢未成，不論陰陽，俱先當灸之。輕者使毒氣隨火而散，重者拔引菀毒，通徹內外，實良法也。灸完卽用湯洗之法，洗完用太乙膏貼於瘡頂之上，預防風襲。內服疏解宣利之劑，如神授衛生湯、內疏黃連湯、三方俱見後蟾酥丸見疔瘡之類。外圍敷藥如衝和膏、玉龍膏俱見後，四圍束之。輕證以神火法照之，每用三枝。詳後。如形勢已成，當因證施治。平塌者，宜投補劑，以益其不足，使毒外出。高腫者，不可過於攻伐，以傷元氣，致難潰斂。內熱盛者，須佐消毒之劑，以防毒熾。二便秘結者，急用通利之方，使藏府宣通，方爲佳兆。如十日之後，瘡尚堅硬，必須用鈹針當頭點破。半月之後，膿尚少者，急用藥筒拔法見本門第三十三條拔之，膿血稠粘者爲順，紫血稀水者爲逆。過二十一日，縱有稀膿亦難治矣。若已潰之後，腐仍不脫，堵塞瘡口者，用刀翦當頭翦開寸餘，使毒管流通，自然瘡不閉塞。拔膿翦腐已完，用方盤一個，瘡下放定，將豬蹄湯見後以軟棉淋洗瘡上，併入孔內，輕手捺淨內膿，庶敗腐宿膿隨湯而出，以淨爲度。再以軟棉疊成七八重，勿令

太乾，帶湯乘熱覆於瘡上，兩手輕按片時，帛溫再換。如此洗按四五次，血氣疏通，患者自然爽快。每日如是洗之，謹避風寒，以黃靈藥見後摻之。候腐肉脫盡，已見紅肉，洗後隨用抿腳挑玉紅膏見後於手心上，捺化搽塗口內，外用太乙膏見後蓋之。不數日，新肉頓生，瘡勢將斂，以生肌散見後或珍珠後見後撒之。保養謹慎，不可怠緩，膿出後切忌投以寒涼之藥。患者冬宜溫室防風寒也，夏宜明窗避暑熱也。肌肉長平，瘡口將斂，尤宜小心謹慎調理，偶一疏忽，恐致虛脫暴變，命必危矣。

《醫鈔類編・外科・內消治法》　經云：發表不遠熱。又云：汗之則瘡已。故宜內消表散，然惟脈證俱實者，方可用之。若脈證俱虛，便宜兼補。發渴便秘，急須疏行，不可概施表散也。癰疽皆因氣血凝結，火毒太盛所致，故以清熱解毒，活氣活血爲主。更宜詳看部位屬何經絡，即用引經之藥以治之，則腫病自消，肌肉自平矣。

《醫鈔類編・外科・內托治法》　凡瘡腫已成，不能突起，亦難潰膿，或堅腫不赤，或痛或不痛，而膿少清稀，瘡口不合，皆氣血虛也，宜以大補氣血，調和榮衛爲君，祛毒爲佐，加以辛香行其鬱滯，加以溫熱禦其風寒。候膿出腫消，腐肉盡去，氣血充足，肌肉自生。

《醫鈔類編・外科・虛實治法》　凡治癰疽，不問陰陽表裏，日數遠近，但未見膿，俱宜灸之。瘀腫發熱，脈浮者，宜見托裏之藥。若脈緊，發熱惡寒，遍身拘急，無汗者，宜用表散之藥。腫硬口乾，二便秘結者，宜用下利之藥，以洩其熱毒。瘀痛勢深，煩燥飲冷，口燥舌乾，便和者，宜用清熱之藥。內膿不出，瘀肉堵塞瘡口者，用刀割開之。軟漫無膿，不腐潰者，陽虛也，助以溫補，以生其陽。潰後新肉生遲，如凍色者，肉冷肌寒也，宜倍加溫熱。大汗不止者，亡陽也，宜用桂、附。自汗肢厥者，宜投四逆。潰後肌肉消瘦，膿水清稀，面色黃白，脾虛也；不寐發熱，虛火上炎也；瘡口懈大者，氣陷不固也；食小作渴，大便溏者，脾虛熱也，俱宜清補助脾之藥。以上本《金鑑》。

《醫鈔類編・外科・內消法》　程鍾齡曰：凡病癰疽發背，對口疔毒，其初起憎寒壯熱，有似傷寒，而痛偏一處，飲食如常者，蓄積有膿也。當初起時膿尚未成，不過氣血乖違逆於肉裏耳，外敷以遠志膏，或貼普救萬全膏，內服銀花甘草湯，俱見後。即時消散。若氣疔瘡，急宜刺破，或艾灸腫處，搽上蟾蜍餅，貼以萬全膏，內服菊花甘草湯俱見後，隨即平伏。其中亦有挾風寒而發者，宜先用芎芷香蘇散見後以散之，隨服菊花、銀花等藥，即可內消。須及早下手，不可遲滯。

《醫鈔類編・外科・艾灸法》　隔蒜灸法，勝用刀針。凡治癰疽、疔腫、流注及一切無名腫毒，以大蒜切片安瘡頂上，用陳艾炷安蒜上，香點灸之。其艾炷大小，看瘡毒大小爲取裁。若癰疽之大者，以蒜搗餅敷上灸之。若內已有膿，即將烏金膏見後塗灸處，外用萬全膏貼之，爛開大口，卸卻瘀膿，已收功也。若口不收，或腐肉不脫，洗用防風湯，敷以海浮散，外貼萬全膏。俱見後。腐去新自生，計日可愈，真神藥也。凡用灸，宜先服護心散，以防火氣入內。

《集解》云：凡人初覺發背，欲結未結，赤腫煩痛，以濕紙覆其上，先乾處即癰頭也。取獨頭大蒜切片，安於癰頭上，用艾灸之，三壯換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時方止，最要早覺早灸爲上。若有十數頭者，即用蒜研作餅鋪頭上，聚艾於餅上燒之。若初發赤腫一片，中間有黃粟米頭子，便用獨蒜片安於頭上，著艾灸十四壯，或四十九壯，使毒氣外出則易愈。

史源曰：有灸至八百壯者，約艾一節。初壞肉不痛，直灸至好肉方痛。至夜火煩，滿背高阜，頭孔百數，則毒外出，否則內逼五藏而危矣。

李迅曰：癰疽著灸勝於用藥，三壯一易，百壯爲率。但頭頂以上切不可用，恐引氣上，更生大禍也。《綱目》曰：《精要》謂頭上發毒不得灸，此方過矣。頭爲諸陽所聚，艾炷宜小，壯數宜少。小者如椒粒，少者三五壯而已。汪訒菴曰：按東垣灸元好問腦疽，以大艾炷如兩核許者，灸至百壯始覺痛而痊。由是推之，則頭上發毒，灸之痛者，艾炷宜小，壯數宜少；若不痛者，艾炷大，壯數多，亦無妨也。

《金鑑》云：諸書云頭上發毒不可灸，然遇純陰下陷之證，必當灸之。若半陰半陽之證，仍當禁灸也。

《醫鈔類編・外科・神火照法餘詳火照散條不見後外治方》　凡腫在頭面以上者，不宜艾灸，恐引火氣上攻，宜用火照法，神乎其神。法用火照散見後安紙撚中，以麻油浸點，每用火三枝，離毒半寸許照之，自外而內。俾氣透入皮，色紫滯者立轉紅活，若瘡勢平塌者立轉高聳。仍須不時照之，則毒氣頓解，轉陰爲陽，以收全功。

《醫鈔類編・外科・刀針砭石法》　凡毒有脹痛緊急，膿已成熟，無暇待

灼艾火照者，卽宜用刀法開之。但刀法須在的確膿熟之時，又須要深淺合度。以左手按腫處，先看膿之成否。如按下軟而不痛，腫隨手起者，膿已成也；按下硬而痛，或陷下不起者，膿未成也。已成者可刺，未成者姑待之。若脾氣虛弱，不能作膿，宜托補之。須看其膿之淺深，以手指按下，軟肉深者，其膿必深；軟肉淺者，其膿亦淺。膿淺刀深，恐傷好肉；膿深刀淺，恐膿不出而內敗，最宜斟酌。更有伏骨疽，膿腐於內，皮色不變，宜以刀刺入深處，放出瘀膿。或灸開大口放出，不得姑息因循，俾毒氣愈爛愈深也。砭法施於頭面及耳前後，因其漫腫無頭，急宜以此瀉其毒。取上細磁鋒竹箸夾住緊紮，放鋒出半分對患處，另以箸敲之，遍刺腫處，俾紫血多出爲善。刺畢以精肉切片貼，再用雞子清調乳香末潤之。此地不宜成膿，頭肉中空，耳前後更多曲折，提膿拔毒恒多未便，故砭法斷宜早施。

《醫鈔類編・外科・圍藥法》 書云：用膏頂上貼，敷藥四邊圍。凡腫毒之大者，將已成膿，用烏金膏藥貼瘡頂上，然後用萬全膏蓋之，四旁用芙蓉膏俱見後敷之。貼膏處取其出膿，敷藥處取其消散，並能箍住根腳，不令展開。共作三層敷圍，第一層用烏金膏貼瘡頭，若漫腫無頭，以濕紙貼上，先乾處是瘡頭也，第二層萬全膏貼之，第三層芙蓉膏圍之。然余常用萬全膏遍覆腫處，連根腳一齊箍住其中，消處自消，潰處自潰，竟收全功，可見膏藥之妙。

《醫鈔類編・外科・開口除膿法》 凡治癰疽，口小膿多，則膿不出，或出而不盡，或薄膿可出，硬膿難出，以致瘀不去而新不生，延綿難愈。法當爛開大口，俾瘀膿盡出爲善。其爛藥烏金膏見後外治最佳，祛瘀肉不傷新肉，且不甚煩痛爲妙。若有膿管，以綿紙撚裹藥紅入，頻換數條卽化去耳。亦有頑硬之極，非烏金散所能去者，則用化腐紫霞膏見後搽之，然終不若烏金膏爲至穩。

《醫鈔類編・外科・收口法》 凡癰疽最難收口者，由瘀肉夾雜，瘀膿不盡所致。庸工不識，妄用補澁之劑，勉強收口，恐他日內毒復發，更甚於目前。惟余所用海浮散見後敷上，瘀肉自脫，不必用刀，新肉自生，又不藏毒，萬舉萬當也。大法先用防風湯見後洗之，再上末藥。洗時須避風爲主，書云頻將湯洗，切忌風吹是也。又有體虛不能收口者，須內服補藥以助之。

《醫鈔類編・外科・服藥法附陰毒陽毒半陰半陽之毒》 癰疽服藥，宜照顧脾胃爲主，不得已而用清涼，但期中病，切勿過劑。大法初起，時有挾風寒者，宜先用芎芷香蘇散見後一劑以散之。散後腫未消，隨用銀花甘草湯見後以和解之。若腫勢煩痛，大便閉結，內熱極盛者，則用衛生湯見後加大黃疏利之。若病勢雖盛，而元氣漸虛者，清藥中須兼托補，透膿散見後主之。若膿水已潰，必須托補元氣，參芪內托散見後主之。或元氣虛寒，則補托藥中須佐以辛熱。脾虛者，理中湯見中寒、參苓白朮散。見脾胃。氣虛下陷者，補中益氣湯見勞倦。胃中受寒，飲食停滯者，藿香正氣散見霍亂門。氣血兩虛者，十全大補湯見勞損加附子、鹿茸輩。間有虛而挾熱者，卽於前方中去附子、薑、桂，加麥冬、銀花、丹皮等藥以收功，此又不可不知也。大抵有陽毒、陰毒、半陰半陽之毒。陽毒，瘡勢紅腫，瘡頂尖聳，根腳不散，飲食如常，口渴便結，五心煩熱，脈洪或數。陰毒，瘡勢灰白平塌，頑麻少痛，根腳走散，食少便溏，手足厥冷，鼻口氣冷，脈沉而遲。半陰半陽之毒，瘡雖紅腫，不甚尖聳，飲食稍減，大便不結，寒熱往來，微渴喜熱，脈虛而軟。此三者，必須細辨，俾用藥寒溫得宜，方爲合法。治陽者清涼解毒；治陰者溫中回陽；半陰半陽之治，清不傷胃，溫不助邪，如斯而已矣。

《醫鈔類編・外科・五善七惡救援法》 五善者，飲食知味，一也；便溺調勻，二也；膿潰腫消，膿水不臭，三也；神氣清爽，動息自寧，四也；脈息有神，不違時令，五也。七惡者，大渴發熱，泄瀉淋閉，一也；膿潰尤腫，膿稀臭穢，二也；目精無神，語聲不亮，三也；食少不化，服藥作嘔，四也；恍惚嗜臥，氣短乏力，腰背沉重，五也；唇青鼻黑，面目浮腫，六也；脈息無神，或燥動不和，七也。古語云：五善得三則吉，七惡得四則凶。余謂七惡之凶，不待四矣。然而救之法不可不講。大抵熱渴淋閉，喘息內熱，皆真陰受傷，宜六味湯加麥冬、五味。不應，用八珍湯加麥冬、五味。更不應，用十全大補湯，兼服六味地黃丸，四方俱見勞損。此乃補陽生陰之法也。若氣短倦怠，昏憒乏力，飲食不化，乃陽虛之候，宜用補中益氣湯見勞倦。若睡臥寧宜歸脾湯見血門。若飲食減少，面目浮腫，宜香砂六君子湯見脾胃。若兼脾胃虛寒，更用理中湯。腎氣虛寒，須用附桂八味丸俱見中寒，兼十全大補湯加附子，此溫補回陽之法也。若癰疽潰後，膿血去多，變爲角弓反張，手足搐搦，肢體振搖而發痙者，宜參、芪、歸、朮併附子等藥以救之。不應，用十全大補湯，間有得生者。此時性命急如懸縷，司命者可不熟思而審處乎。

《醫鈔類編・外科・瘡傷慎下宜和氣血之法》 李東垣曰：瘡瘍及諸

病面赤，雖伏火熱，禁不得攻裏，爲陽氣怫鬱，邪氣在經，宜發表以去之。故曰：火鬱則發之。雖大便數日不見，宜多攻其表，以發散陽氣，少加潤燥藥以潤之。如見風脈風證，只宜發表風藥便可以通大便。若只乾燥秘澁，尤宜潤之，慎不可下。九竅不利，瘡瘍鬱冒，皆不可下，汗之則愈。《綱目》曰：大便秘實，不知其氣不降也，便以爲實，而行大黃；些少寒熱，不知其血氣不和也，便以爲有外感，而行表散，如此害人甚速。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潰後宜補氣血之法》 朱丹溪曰：癰疽潰後，補氣血、理脾胃爲切要，否則數月半年之後，虛證仍見，轉成他病也。又曰：癰疽未潰，以內托解毒爲主；癰疽既潰，以托補元氣爲主。二語可爲外科樞要。

《醫鈔類編・外科・止痛之法》 齊德之曰：世人皆謂乳沒珍貴之藥，可止疼痛，不知臨病制宜，殊非一端。熱痛涼之，寒痛溫之。風痛除其風，濕痛導其濕。燥痛潤之，塞痛通之，虛痛補之，實痛泄之。膿鬱而閉者開之，惡肉敗潰者引之，陰陽不和者調之，經絡閉塞者利之。不可執一而無權也。

《醫鈔類編・外科・腫毒治法》 《繩墨》云：氣聚而爲腫，氣結而爲毒。腫有紅腫、白腫，毒有陰毒、陽毒。白腫者傷於氣，紅腫者傷於血。傷氣用當破氣，以南星、半夏爲末，雞子清調敷自可；傷血宜當散血，以大黃、黃栢爲末，豬膽汁調敷自散。設若陰毒，附骨酸痛，轉徹難移，宜以榮衛返魂湯見後或蟾蜍解毒丸見後加官桂、木香之類；陽毒，肌肉紅腫，大便不通，未潰者如前敷散，已潰者生肌托裏，用十全大補湯見勞損爲妙。

趙之弼曰：按腫毒一證，凡腫按實者可治，腫發虛者難治，腫大按如豆腐成凹不起者不治。毒如陽毒者可治，毒如陽毒流水者難治，作癢而無膿者不治。其初起也宜與大劑真人活命飲見後以散其毒氣，繼則用前法敷之。若係發背癰疽毒腫，其證多起於七情六慾、忿怒菀結，煎炙厚味或服種子壯陽燥劑，以致腠理固秘，氣盛於內。經云：氣盛則火有餘，火有餘則癰疽生。故癰者壅也，疽者阻也。氣血壅阻，輕者趕於六府，屬陽名癰，主面赤便秘，寒熱交作，紅腫高大，根清皮薄，氣熱炙手，晝夜疼痛，勢難凶猛，宜性平之藥解散爲主；重者趕於五藏，屬陰名疽，根大毒沉，面色青慘，見食惡心，大小便如常，骨肉間隱隱而痛，腫與肉色稍異，熱雖覺緩，其證陰惡，外急宜隔蒜灸之，內服薑桂辛溫之劑，轉陰爲陽，此妙理也。倘錯認其候，或宣或下，或以寒涼圍貼，毒不能出，勢必內攻，變證百出，死生反掌。又有一種大毒，初起癢入骨髓，口渴飲水，嘔吐不食，似陰非陰，似陽非陽，最惡之候，若誤投以敗毒涼藥，血復受寒，肌肉變黑，遂成危殆。雖治毒，舊有汗下之法，然下之當止救目前之急，潰後必難收口，若下不得當，則爲害不少矣。至於疔腫，惟以菊花一味，夏苗冬根，搗汁酒服，未有不輕者也。

《醫鈔類編・外科・附子餅灸法》 生川附子爲末，黃酒合作餅，如三錢厚，安瘡上，以艾壯灸之，每日灸數壯，但令微熱，勿令疼痛，如餅乾再易餅。灸之務以瘡口紅活爲度。此治潰瘍，氣血俱虛不能收斂，或風寒襲之，以致血氣不能運行者，實有奇驗。

《醫鈔類編・外科・豆豉餅灸法》 癰疽發背，已潰未潰，用江西淡豆豉爲末，量瘡大小，黃酒合作餅，厚三分，安患處，灸之，餅乾再易餅。如已有瘡孔，勿覆孔上，四佈豉餅，列艾其上灸之，使微熱，勿令肉破，如熱痛急易之。日灸三度，令瘡孔出汁，即瘥。

《醫鈔類編・外科・蟒蟾灸法》 凡疳瘡惡瘡，諸藥不驗者，取蟒蟾翦去兩頭，安瘡口上，以艾灸之，七壯一易，不過七枚，無不驗者。

《醫鈔類編・外科・桑柴火烘法》 凡癰疽初起腫痛，重若負石，堅而不潰者，桑柴烘之能解毒止痛，消腫散瘀，毒水一出即能內消。若潰而不腐，新肉不生，疼痛不止者，用之助陽氣，散瘀毒，生肌肉，移深居淺，實有奇驗。法用新桑樹根劈成條，或桑木枝長九寸劈如指粗，一頭燃著，旋即吹滅，用火向患處烘片時，火盡再換。每次烘三四枝，每日烘二三次，以知熱腫、潰肉腐爲度。此古法也。但桑柴火方甚猛，宜用於未潰之先，可以生發陽氣，速潰速腐。若已潰之後，或瘡口寒，或天氣寒，或肌肉生遲者，亦須烘之，使肌肉常暖。法以桑木燒作紅炭，漏杓盛之，懸患上，自四圍烘至瘡口，或高或低，總以瘡知熱爲度。每日烘後，再用敷貼之藥蓋，肌肉遇暖則生。潰後烘法亦瘍科所不可缺也。

《醫鈔類編・外科・牛膠蒸法》 癰疽、發背、痔漏、惡瘡、腺瘡、久頑不斂等瘡，用牛皮膠一塊，水熬，稀稠得所，攤厚紙上，每翦一塊貼瘡口。次用醯醋煮軟布二塊，乘熱罨膠紙上蒸之，稍溫再易，蒸至瘡癢，膿出至盡。預用貫衆二兩煎湯，熱洗去膠紙，外用膏藥貼之。次日照前蒸洗，直至膿盡瘡乾爲度。

《醫鈔類編・外科・藥筒拔法》 癰疽陰證，十五日前後，瘡不起發，膿至深不能外潰，瘡勢堅硬，重如負石，毒膿內潰好肉。致生煩燥，宜用藥筒拔法，能令毒膿得門路而出。預將竹筒藥水煮熱，煮藥方詳外治。次用鈹針置瘡頂一寸之內，品字樣放開，三孔深一寸或半寸，量瘡之高下，取竹筒乘熱合於瘡孔上。拔出膿血紅黃鮮明者，爲順證易治，若膿血紫黑者，爲敗證難治。

《醫鈔類編・外科・升打靈藥固罐法》 宜用陽城罐，將罐熇熱，搗大蒜於罐外遍擦之，再熇再擦，如是三四次。次以薑醋入罐內盪之煮之，以乾爲度。次用黃土三分、煤灰二分，以馬尾鹽水合之固罐一指厚，陰乾裂縫再固，必要完固聽用。

《醫鈔類編・外科・升打靈藥封罐口法》 入藥罐內後，罐口上蓋鐵盞，用鐵絲繩畢。以石膏、無名異等分，食鹽減半，俱煅過爲極細末，醋調成膏。次加炭火二三塊於盞內，燒熱盞，以筆蘸膏周圍塗之，隨乾隨塗，以口平爲率。一法用石膏、生礬、食鹽三味等分爲末，以水調塗之如前。

《醫鈔類編・外科・鍊金頂砒法》 用鉛一斤，小罐內炭火煆化，投白砒二兩於化烊鉛上，煉盡煙爲度，取起冷定，打開金頂，砒結在鉛面上，取下聽用。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主治方》 仙方活命飲　治一切惡毒疔腫，初起未消者。

金銀花三錢　陳皮去白，一錢五分　當歸在頭用頭，在身用身，在四肢用尾，酒洗，一錢五　白芷　防風　貝母　甘草節　花粉一錢　乳香五分　沒藥二味另研，候藥熟下五分　皂刺五分　穿山甲三大片，剉蛤粉炒去粉用

用好酒煎。毒在上飽服，在下饑服。善飲者多飲酒，以行藥勢。忌酸物鐵器。在背角刺爲君。在腹赤芍爲君。在胸加瓜蔞仁。在四肢金銀花爲君。煎法：須用瓶以細紙密封，瓶口勿令泄氣。當服於未潰之先，未成者散，已成者潰，潰後不可服。

汪訒菴曰：金銀花散熱解毒，癰瘡聖藥，故以爲君。花粉清痰降火，白芷除濕祛風，並能排膿消腫，當歸和陰活血，陳皮燥濕行氣，防風瀉肺疏肝，貝母利痰散結，甘草化毒和中，故以爲臣。乳香調氣，托裏護心，能使毒氣外出，不致內攻；沒藥散瘀，消腫定痛，故以爲佐。穿山甲善能走散，皂角刺辛散剽銳，皆厥陰、陽明正藥，能貫穿經絡，直達病所，而潰壞破堅，故以爲使。加酒者，欲其通身周身，使無邪不散也。

金銀花酒治一切癰疽惡瘡，不問發在何處，或肝癰腸癰，初起便服甚效。

金銀花五錢，乾者亦可，不如鮮者力速　甘草一兩

水二碗，煎一碗，再入酒一碗略煎，分三服，一日夜服盡。重者日二劑。服至大小腸通利，則藥力到外。以生者搗爛，調敷毒四圍。

回毒金銀花湯　治痛疼色變紫黑者。

金銀花二兩　甘草一兩　黃芪四兩

酒一斤，重湯煮服。四月採金銀鮮花，搗汁熬膏，茶酒任點服，名忍冬膏。此方養陰退陽，補虛療風，尤宜於火熱熾盛之人，永無癰疽之患。浸酒亦佳。花葉同。

銀花甘草湯　治腫毒初起，服此可立消。

金銀花一兩　甘草二錢

水煎，清酒沖服。毒在下部，加牛膝一錢。凡腫毒初起，內服此藥，外敷遠志膏，一切惡毒無不消散。但宜早服爲妙，若瘡已成膿，必須外潰，否則無從消散也。

芎芷香蘇靈散。

川芎　白芷　紫蘇葉　赤芍　陳皮　甘草各一錢　荊芥　香附　秦艽　錢五分

連鬚葱白二寸，水煎服。兼傷食加山查、麥芽、蔔子。內熱盛加連翹、牛子。

復元通氣散《金鑑》：治乳癰、腹癰、便毒、耳痛、耳腫等證，皆由毒氣滯塞不通，服此則氣通毒散。

青皮　陳皮四兩　山甲炒　括蔞仁二兩　金銀花　連翹一兩　甘草二兩，半生半炙

研末，每二錢，黃酒調下。

衛生湯《心悟》：解毒消癰，清熱活血止痛，初起相宜。

白芷　連翹　花粉各八分　荊芥　牛子　甘草節各一錢　防風　乳香　沒藥五分　銀花三錢　貝母　歸尾一錢五分

水煎。大便閉結，熱勢極盛者，加酒炒大黃二三錢。

神授衛生湯　治一切癰疽，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潰，能宣風，行瘀活

血，解毒消腫，疏通藏府，藥性平和，功效甚速。

羌活八分　防風　白芷　川山甲土炒研　沉香　紅花　連翹　石决明煅，各六分　金銀花　皂角刺　甘草節　天花粉　歸尾各一錢　乳香五分　大黄酒炒，一錢，便利者不用

水二碗，煎八分。病在上先服藥，隨後飲酒一杯。病在下先飲酒一杯，隨後服藥以行藥勢。

加味太乙膏

白芷　當歸　赤芍　元參各二兩　柳枝　槐枝各一百寸　肉桂二兩　沒藥三錢　大黄　土木鼈　生地各二兩　輕粉四錢　阿魏三錢　乳香五錢　血餘一兩　黄丹四十兩，水飛

將白芷、當歸、赤芍、元參、肉桂、大黄、木鼈、生地八味併槐柳枝，用真麻油足秤五斤浸之，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入大鍋内，大火熬至藥枯浮起爲度，住火片時，用布袋濾淨藥渣，將鍋展淨，將油秤準，用細舊絹將油又濾入鍋内，要清淨爲佳。隨將血餘投上，慢火熬至血餘浮起，以柳枝挑看，似膏鎔化，方算熬熟。淨油一斤，將飛過黄丹六兩五錢徐徐投入，火加大些，夏秋亢熱，每油一斤加丹五錢，不住手攪，候鍋内先發青煙，後至白煙疊疊旋起，氣味香馥，其膏已成，即便住火，將膏滴入水中試之，要軟硬得中，如老加熱油，稀加炒丹，每各少許。務令冬夏老嫩得所爲佳。候煙盡，掇下鍋來，阿魏切成薄片，散於膏上，俟化盡，次下乳沒輕粉攪勻，傾入水中，以柳棍摟成一塊，再換冷水浸片時，乘溫每膏半斤，扯拔百轉成塊，又換冷水浸。臨用時，每取一塊，銅杓内復化，隨便攤貼至妙。

《金鑑》云：此膏治發背癰疽及一切惡瘡、濕痰流注、風濕遍身筋骨走注作痛，湯泡火燒、刀傷棒毒、五損内癰、七傷外證，俱貼患處。又男子遺精，女子白帶，俱貼臍下。藏毒腸癰亦可丸服。諸般瘡癤，血風癩癬，諸藥不止痛癢者，並效。

五色靈藥：《金鑑》：治癰疽諸瘡已潰，餘腐不盡，新肉不生，撒之最效。

食鹽五錢　黑鉛六錢　枯白礬　枯皂礬　水銀　火硝二兩

先將鹽、鉛鎔化，入水銀結成砂子，再入二礬、火硝同炒乾，研細，入鉛、汞再研，以不見星爲度，入罐内，泥固濟封口，打三炷香，不可太過不及。一宿取出視之，其白如雪，約有二兩，爲火候得中之靈藥。如要色紫者加硫黄五錢，要色黄加明雄黄五錢，要色紅用黑鉛九錢，水銀一兩、枯白礬二兩、火硝三兩、辰砂四錢、明雄黄三錢，升煉火候俱如前法。凡升打靈藥，硝要炒燥，一方用燒酒炒燥，方研入罐。礬要煅枯。一法：凡打出靈藥，倍加石膏和勻，復入新罐内打一枝香，用之不痛。

白降丹《金鑑》：治癰疽發背、一切疔毒，用少許。瘡大者五六釐，小者一二釐，水調敷瘡頭上。初起者即起皰消散，成膿者即潰，腐者即脱而消腫，此誠奪命之靈丹也。

硃砂　雄黄二錢　水銀一兩　硼砂五錢　火硝　食鹽　白礬　皂礬一兩半

先將硃、雄、硼三味研細，入鹽、礬、硝、皂、水銀共研勻，以水銀不見星爲度。用陽城罐一個放微炭火上，徐徐起藥入罐化盡，微火通令乾，取起。如火大太乾則汞走，如不乾則藥倒下無用，其難處在此。再用一陽城罐合上，用綿紙裁半寸寬，將罐子泥、草鞋灰、光粉三樣研細，以鹽滴滷汁調極濕，一層泥一層紙糊合口四五重，及糊有藥罐上二三重。地下挖一小潭，用飯碗盛水放潭底，將無藥罐放於碗内，以瓦挨潭口，四邊齊地。恐炭灰落碗内也。有藥罐上以生炭火蓋之，不可有空處，約三炷香去火冷定，開看約有一兩外藥矣。煉時罐上如有綠煙起，急用筆蘸罐子鹽泥固之。

紅升丹《金鑑》：治一切瘡瘍潰後，拔毒去腐，生肌長肉，瘡口堅硬，肉黯紫黑，用丹少許，雞翎掃上，立刻紅活。瘍醫若無紅白二丹，決難立時取效。

硃砂　雄黄五錢　火硝四兩　水銀　白礬一兩　皂礬六錢

先將二礬、火硝研碎，入大銅杓内，加火硝一小杯炖化，一乾即起，研細。另將汞、硃、雄研細至不見星爲度，再入硝礬末研勻。先將陽城罐用紙筋泥搪一指厚，陰乾，常輕輕撲之，不使生裂紋。罐子泥亦可用。如有裂紋，以罐泥補之，極乾再晒，無裂紋方入前藥。在内罐口以鐵油盞蓋定，加鐵梁，盞上下用鐵絆鐵線紮緊，用綿紙撚條蘸蜜周圍塞罐口縫間，外用熟石膏細末醋調封固。盞上加炭火二塊，使盞熱，罐口封固易乾也。以大釘三根釘地下，將罐子放釘上，罐底下置堅大炭火一塊，外砌百眼爐。升三炷香，第一炷香用底火，如火大則汞先飛上。二炷香用大半罐火，以筆蘸水擦盞。三炷香火平罐口，用

扇搧之。頻頻擦盞，勿令乾，乾則汞先飛上。三香已完，去火冷定開看方氣足，盞上約用六七錢，刮下研極細，磁罐盛用。再以鹽滷汁調罐子泥，用筆蘸泥水，掃罐口周圍，勿令洩氣，蓋恐有綠煙起汞走也，綠煙一起則無用矣。

生肌散　斂瘡長肉，初起禁用。

寒水石　滑石二兩　龍骨　海螵蛸一兩　蜜陀僧　枯礬定粉即鉛粉　乾胭脂五錢

共爲細末，摻瘡口上。

汪訒庵曰：瘡口不斂，蓋因膿水散溢而潰爛也。石膏亦名寒冰石、滑石解肌熱，龍骨、枯礬善收濇，胭脂活血解毒，螵蛸、陀僧、定粉收濕燥膿，故能斂瘡而生肉也。

生肌定痛散　《金鑑》：此散治潰爛紅熱，腫痛有腐者，用此化腐定痛生肌。

生石膏一兩爲末，甘草水飛五七次　辰砂三錢　硼砂五錢　冰片三分

共爲末，撒患處。

輕乳生肌散　《金鑑》：治潰爛紅腫，熱痛腐脫者，用此定痛生肌。

石膏一兩，煅　血竭　乳香　輕粉各五錢　冰片一錢

爲末，撒患處。有水加龍骨、白芷各一錢。不收口加雞內金炙一錢，即雞肫皮。

腐盡生肌散　治一切癰疽等毒，諸瘡破爛不斂者，撒上即愈。

兒茶　乳香　沒藥　血竭　旱三七三錢　冰片一錢　麝香二分

爲末撒之。有水加龍骨煅一錢。欲速收口，加珍珠一兩、蠟黃二錢。用蠟蒸熟，取黃晒乾聽用。或用豬脂油半斤去渣，加黃蠟一兩鎔化，傾碗內稍溫，加前七味調成膏，攤貼癰疽破爛等證。若杖傷則旱三七倍用。一方用鮮鹿腿骨紙包，灰內煨之，以黃脆爲度，爲細末撒之，生肌甚速。

月白珍珠散　治諸瘡新肉已滿，不能生皮，及湯火傷痛，並下疳腐痛等證。

青鈆花五分　輕粉一兩　珍珠一錢

爲末撒之。下疳腐爛，用豬脊髓調搽。一用鷄子清傾瓦上晒乾，取爲末撒之。

薑礬散　《金鑑》：治一切諸瘡發癢者。

乾薑　枯礬等分

爲末，先用細茶，食鹽煎湯洗之，後用此散撒之甚效。治瘡不收口，用乾薑一味爲末撒之，覺熱如烘，生肌甚效。

整骨麻藥　《金鑑》：此藥開取前頭先服此湯則不痛。

麻黃　胡茄子　薑黃　川烏　草烏各等分　鬧羊花倍用

共爲末，每服五分，茶酒任下。欲解用甘草煎湯服之即甦。

外敷麻藥　《金鑑》：此藥敷於毒上，麻木，任割不痛。

川烏尖　草烏尖　生南星　生半夏各五錢　蟾酥四錢　胡椒一兩

共爲末，燒酒調敷。一方加蕈菱五錢。一方加細辛爲末。

《醫鈔類編・外科・產後癰疽痘癰流注俱傷》　生化湯　治產後癰疽。

當歸八錢　川芎四錢　炭薑　甘草四分炙　桃仁十粒，去皮、尖，研泥

水煎加無灰酒一小杯和服。

清魂散　治產後癰疽表邪者。

荊芥一錢　川芎五分　人參　澤蘭葉三分

爲末黃酒調服。

回生丹　治產後癰疽有裏熱者。

黑豆三升，煮熟，取汁三碗去豆　紅花三兩，炒黃色入醇酒一大壺同煮三五滾，去紅花用汁　生大黃一斤研末　蘇木二兩剉，河水五碗煎汁三碗，去渣，先將大黃末以好米醋三四碗攪勻，文武火煮成膏，如此二遍，次下紅花酒蘇木湯黑豆汁共熬成膏，離火再入後藥　當歸　熟地　川芎　茯苓　延胡索　烏藥　香附　蒲黃　牛膝　桃仁另研　蒼术泔浸炒二兩　白芍酒炒　炙草　羌活　山茱萸酒浸三稜　陳皮　地榆　木香　五靈脂五錢　人參　白术土炒　青皮　木瓜三錢　良薑　乳香　沒藥

共研細末，用大黃膏爲丸彈子大，每一丸黃酒炖化通口服。

保元湯　治痘癰。

人參　白朮土炒　當歸　黃芪一錢　炙草三分

薑棗煎，食遠服。

《醫鈔類編・外科・百會疽》　《金鑑》云：又名玉頂發，生在顛頂正中，屬督脈經百會穴。由膏粱太過，火毒凝結而成。初起形如粟米，漸腫根大如錢，甚則形似葡萄，堅硬如鐵，高尖紅腫，煩熱疼痛，瘡根收束，憎寒壯熱，大渴，隨飲隨乾，口苦唇焦，便秘煩燥，脈見紅數者，此屬氣實，宜黃連消

毒飲見後以清毒火，外敷冲和膏。見癰疽外治。若慢腫平塌，紫黑堅硬，骨痛根散，惡寒便瀉，脈見細數者，此屬陽虛，宜十全大補湯見勞損以溫補之，外敷回陽玉龍膏。見癰疽後治。若面亦過煩，口乾不渴，唇潤者，此屬虛陽浮泛，宜桂附地黃丸見勞損引火歸源，更用生附子餅見癰疽法門。置兩足心涌泉穴左右，各灸五壯以洩其毒。初起貼琥珀膏；見癰疽外治。已潰參黃靈藥、太乙膏見癰疽外治。蓋貼；腐盡再易生肌之藥治之。若腫連耳項，痰如拽鋸，七日無膿，不潰神昏者，命必危矣。

《醫鈔類編・外科・佛頂疽》 一名頂門疽，生於頭頂顖門之前，屬督脈經上星穴。由藏府陰陽不調，熱毒上壅而成。色紫堅硬腫痛，脈洪大而數者，爲實；脈微細而數者，爲虛，皆屬險證。若潰爛黑陷，六脈散大，神昏譫語，二便閉結者，爲逆。首尾內外治法俱按百會疽。

《醫鈔類編・外科・額疽》 生前額正中者，屬督脈經；或生左右額角者，屬膀胱經。總由火毒而成。初起瘡頂塌陷，乾焦色紫，不生大膿者，其勢重而險；若紅腫高聳，瘡根收束者，其勢輕而順。初服荊防敗毒散見各種瘟疫汗之；次服仙方活命飲消之；將潰氣虛者，宜托裏透膿散，三方俱見癰疽主治。外敷冲和膏；見外治方。已潰者宜服托裏排膿湯，見主治方。外貼琥珀膏。見外治方。

《醫鈔類編・外科・腦後發》 屬督脈經枕骨之下風府穴。由積熱，外受風邪凝結而成。初如粟米，煩腫作疼，痛引頭頂肩項，氣粗鼻塞，漸大如盤如碗，紅活速潰，出稠膿者，順；紫暗難潰，時津血水者，逆。初俱宜神授衛生湯消解之，虛者宜托裏消毒散，外敷冲和膏。方俱見癰疽內外治。其餘俱按癰疽門治法。

《醫鈔類編・外科・面發毒》 生面上頰車骨間。初生一個，漸發數枚，形如赤豆，色紅煩痛，堅硬似疔，時津黃水。由風熱客於陽明，上攻而成。初宜荊防敗毒散見瘟疫汗之；若胃火盛，則唇焦口渴便燥，即服涼膈散見火熱下之；外以清涼消毒散見後敷之即愈。

《醫鈔類編・外科・疿腮》 一名髭發，一名含腮瘡，生於兩腮脫肉不著骨之處。無論左右，總發端於陽明胃熱也。初起煩痛，寒熱往來。若高腫色紅煩熱者係胃經風熱；若平腫色淡不鮮者，由胃經濕熱。始則俱以柴胡葛根湯見後表之，若口渴便秘，宜四順清涼飲見後解之。其餘治法俱按癰疽門。

《醫鈔類編・外科・頰瘍》 生於耳下頰車間，由陽明胃經積熱而生。始發如粟，色紅漸大如榴。初起宜犀角升麻湯見後解之；若失治或過敷涼藥，以致肌冷凝結，堅硬難消難潰者，宜升陽散火湯見後宣發之；將潰宜托裏消毒散見主治。膿熟針之，膿出腫退，瘡口易斂則愈。或牙關緊急不開，或旁腫不消，膿水清稀，因而成漏，復被寒侵瘡孔，致生多骨，經年纏綿難愈，服桂附地黃丸見中寒，外用豆豉餅見癰疽法門墊灸又炷，初用九壯，以知熱癢爲止，每日灸之，以朽骨脫出，膿稀少而肌漸平爲度，兼用紅升丹撚入瘡口內，萬靈膏俱見癰疽外治蓋貼，每日一易，患者慎起居，戒口腹，漸漸收功。

《醫鈔類編・外科・發頤》 此證又名汗毒，發於頤頷之間，屬足陽明胃經。初起身發寒熱，腫如結核，微熱微痛，漸腫如桃如李，疼痛倍增。由傷寒發汗未盡，或疹形未透，壅積而成。初起宜荊防敗毒散見瘟疫汗之，外以二味拔毒散見癰外治敷之即消；如不應，腫痛日增，勢必潰膿，宜托裏透膿湯見癰疽主治；潰後按癰疽門治法。若失於調治，或誤投寒涼剋伐之藥，毒必內陷，腫至咽喉，痰湧氣堵，湯水難咽者逆。

程鍾齡曰：生於兩頤，名曰發頤。初起宜用銀花甘草湯加柴胡、荊芥、薄荷、牛子，以清散之。若腫勢甚極，須用砭法。若已成膿而未潰者，以烏金膏搽瘡頭上，蓋以萬全膏，自然得潰。潰後則用海浮散，並貼萬全膏方俱見癰疽外治，自應尋愈。

《醫鈔類編・外科・中脘疽》 此證一名胃疽，發於心胸之下，臍上四寸，任脈經中脘穴。隱痛日久，向外生疽，堅硬漫腫，皮色無紅無熱。由過食炙煿，胃府火毒而成。人迎脈盛是毒氣攻裏。作嘔不食，咳嗽膿痰者逆。初宜仙方活命飲，見癰疽主治。色紫堅硬宜山甲內消飲，見後。膿勢將成，內外俱按癰疽門治法。

《醫鈔類編・外科・膻中疽》 生於心窩之上，兩乳中央，屬任脈經膻中穴。由藏府不和，七情不平，火毒凝結而成。初起如粟，色紫堅硬，漸生煩熱腫痛，憎寒壯熱，宜急服仙方活命飲見癰疽主治加蘇葉、薄荷汗之。或煩燥作嘔，唇焦大渴，宜奪命丹見黃瓜癰清之。表證已退，急服托裏透膿湯見癰疽主治。若瘡勢不起屬虛，宜十全大補湯見勞損托之。但膻中爲氣海，氣之所居，施治貴早，遲則毒陷攻裏，傷膜透氣者逆。

《醫鈔類編・外科・肩風毒》 生於肩梢臑上骨尖處，經屬大腸肩髃穴。

由邪風深襲骨縫，與濕羈留化熱而成。初起宜腫色赤，大者如桃，小者如杏，痛連肩膺，更兼拘急。初服蠲痛無憂散見後汗之即消；若腫痛日深，不能盡消者，膿勢將成也，宜托裏透膿湯。見癰疽主治。潰後內外治法同癰疽門。

《醫鈔類編・外科・石榴疽》 生於肘尖上寸餘，屬三焦經天井穴。初起黃粟小皰，根腳便覺開大，色紅煩腫，堅硬疼痛，腫如覆碗，破翻如榴，寒熱如瘧。由三焦相火與外濕相搏而成。初起宜蟾酥丸見疔瘡汗之，外以艾灸九壯，貼蟾酥餅即蟾酥丸料捏作，用萬應膏見癰疽外治蓋之，煩腫處敷冲和膏見癰疽外治，服菊花清燥湯見後。煩燥熱甚者服護心散。見癰疽主治。九日後作稠膿，痛減喜食，表裏證俱退者順，反此者逆。破後用菊花蔬煎湯洗之，次以菊花燒灰存性，加輕粉少許和勻，敷之神效。

《醫鈔類編・外科・臂癰附疽》 此證生臂外側，屬三陽經；臂裏側，屬三陰經。高腫紅活，煩痛，潰速者，爲癰；平陷紫暗，堅硬木痛，潰遲者，爲疽。俱由榮衛不通，感受風邪，逆於肉裏而成。初起形如粟粒，憎寒壯熱，宜荊防敗毒散見瘟疫汗之；煩痛煩熱，宜白芷升麻湯見後消之；膿勢將成，宜托裏透膿湯。見癰疽主治。膿熟針之。若疽證木痛，不紅無熱，此屬氣血兩虛，無論已潰未潰，宜十全大補湯見勞損托之；潰後內外俱按癰疽門治法。若拳縮筋不能舒，疼痛徹骨者，係潰深傷脈也，屬逆。

《醫鈔類編・外科・腕癰》 生於腕背面，屬手三陽經。由風火凝結而成。高腫紅活，在十四日潰破，膿出痛減者，順而易治。手腕乃皮肉薄之處，若遷延日久不潰，或漫腫平塌，潰爛露骨者，難以收功。初服荊防敗毒散見瘟疫汗之，外用太乙紫金錠見癰疽主治敷之，成膿將潰即按癰疽法施治。

《醫鈔類編・外科・手發背》 生於手背，屬手三陽經。由風火與濕凝滯而成。初起形如芒刺，漸覺疼痛，高腫紅活煩熱，潰速爲癰；若漫腫堅硬，無紅無熱，潰遲爲疽。其證無論形勢大小，但潰深露筋骨者，難痊。初宜羌活散見後汗之，次服內疏黃連湯見癰疽主治清之，其餘內外治法同。

《醫鈔類編・外科・上中下三發脾肚發、對心發、對臍發》 上中下三發背俱屬督脈經，皆由火毒而成。上發背，火毒傷肺，生天柱骨下，一名脾肚發，其形橫廣如肚；中發背，火毒傷肝，生於背心，一名對心發，其形中濶，兩頭有尖如爪；下發背，火毒傷腎，生於腰中，一名對臍發，其形平漫如龜。初起皆形如粟米，煩痛麻癢，周身拘急，寒熱往來，因循數日，突然大腫。氣實者多煩痛，氣虛者多麻癢。初起治法，不論虛實，即宜隔蒜灸之見癰疽證治。不應則就患頂當肉灸之，至知痛爲效，以大化小，移深居淺，灸後用針當瘡頂點破一孔，隨用藥筒拔法見癰疽證治，務令毒氣內外疏通，庶毒不至內攻。如有表證，發熱惡寒，無汗者，宜荊防敗毒散見瘟疫汗之。如有裏證，發熱惡熱，大便燥者，宜內疏黃連湯見癰疽主治下之。表裏證兼有者，宜神授衛生湯見癰疽主治雙解之，以減瘡勢。膿將成，必行托裏。如潰破腐肉不去，外貼巴膏見癰疽外治以化之。其餘俱按癰疽門治法。蓋此三證無論老少，總以高腫紅活煩痛者爲順，若漫腫塌陷，焦枯紫黑者爲逆。凡灸不痛者，灸至知痛，痛者灸至不痛方止。蓋艾火著毒則不痛，至好肉則痛。必要灸至知痛者，令火氣至毒方止也，著皮肉未壞處則痛，著毒則不痛，必灸至不痛者，令火氣著毒也。

程鍾齡曰：生於背名曰發背，肺經火毒也。生於背下，與心相對，名曰對心發，心經火毒也。生於腰，名曰督俞發，腎經相火之毒也。生於肩脊，名曰搭背，右爲肺火，左爲肝火也。有如蓮子形者，頭多突起有如蜂窠形者，孔多內陷，外結螺靨，此二種須防毒陷。大率此證皆由膏粱厚味，或六淫外客，七情內鬱，以致榮氣不從，逆於肉裏耳。初覺腫痛即宜用藥消散，散而不去則用艾灸提膿等法。癰疽之證，始爲熱中，末爲寒中，不可不察。

《醫鈔類編・外科・上搭手》 生於足太陽膀胱經肺俞穴，在兩肩骨之動處。無論左搭手、右搭手，其名雖同，而偏在左者屬肝，偏在右者屬肺，總由氣菀痰熱凝結而成。初宜神授衛生湯見癰疽主治雙解之，次以逍遙散見後清之，兼以六菀湯見後調之，其餘內外俱按癰疽門治法。

《醫鈔類編・外科・中搭手》 生在脊骨兩旁，屬足太陽膀胱經膏肓穴，一名龍疽。由七情不和，憤怒火凝而生。如氣寒而實，便燥不渴者，宜一粒金丹見後溫下之；若氣熱血實，內疏黃連湯見癰疽主治寒下之；若氣血虛，瘡不能發長者，宜內托黃芪散見後托補之。其餘內外俱按癰疽門治法。

《醫鈔類編・外科・下搭手》 發於腰窩旁開三寸，屬足太陽膀胱經肓門穴。由房勞過度，有傷腎水，水竭不能制火，以致榮衛不和，逆於肉裏而生。初發紅活煩腫，令人寒熱往來，口渴煩燥，百節疼痛，宜服仙方活命飲見癰疽主治宣解毒火，次服內托黃芪散見後托毒。發長將潰，內外俱按癰疽門治法。若初腫腰痛如折，不能俯仰者險。若色紫塌陷，腐爛孔深，透膜穿腸者逆。

《醫鈔類編・外科・酒毒發》生於脊背，皮色不變，纍纍如彈如拳，堅硬如石，時麻時木，痛徹五內，二便澀滯，週身拘急，數日後頭面手足虛腫，泄瀉似痢。由過飲藥酒，更兼厚味積毒所致。初起宜服連翹消毒散見後，次服內疏黃連湯見癰疽主治。其證或消或潰，須宜速治爲順，若遷延日久，不消不潰，必腐爛筋骨，即成逆證。其餘內外俱按癰疽門治法。

《醫鈔類編・外科・痰注發》發於脊背，長形如布袋，短形如冬瓜，按之不硬，微覺疼痛，不熱不紅，皮色如常。由濕痰七情，菀滯凝結於肌肉之分，日積深久而成。初宜服瘡科流氣飲，外貼金鳳化痰膏俱見後，潰後治法按癰疽門。

《醫鈔類編・外科・丹毒發》生於背，形如湯火所傷，細瘡無數，赤暈延開，發時其渴非常。由素服丹石剛劑所致。初服黃連消毒飲見癰疽主治，兼國老膏見懸癰服之，外用牛肉薄片貼之。其色紅活鮮潤，神清者生；若紫黑神昏，兼脈躁，膨脹嘔噦者死。

《醫鈔類編・外科・黃瓜癰》生於背旁，一名肉龜，由脾火積毒而生。皮肉色紅，狀若黃瓜，腫高寸許，長可尺許，四肢麻木，疼痛引心，紅活速潰者順；紫陷脈微，自汗譫語，堅破潰遲者逆。初起宜仙方活命飲見癰疽主治加羌活、柴胡，或奪命丹見後，餘治按癰疽門法。

《醫鈔類編・外科・腎俞發》生腎俞穴，在腰骨兩旁陷肉處，有單有雙，單者由酒色濕熱而成，雙者由房勞怒火而發。若瘡形紅活高腫，十四日生膿屬順；若瘡形紫黑，乾枯堅硬，應期無膿屬逆；或膿稀傷膜者，係眞陽血氣大虧。初宜服人參養榮湯見勞損，或加味地黃湯見癰疽主治，以救其源。其順逆內外俱按癰疽門治法。

《醫鈔類編・外科・脇癰附疽》生於軟肋，有硬骨者爲肋，肋下軟肉處爲季脇。癰疽二證，皆由肝膽怒火凝結而成，多生於體虛之人。初如梅李，漸長如碗如盆，色紅煩痛高腫，二七潰破，膿稠爲癰；若堅硬平塌，漫腫木紅，不痛不熱，月餘潰稀膿爲疽。二證初腫時俱宜柴胡清肝湯見鬢疽解菀瀉火；如已成者，服托裏透膿湯見癰疽主治；膿熟脹痛，俱用臥針開之；潰後以排餘膿，補氣血爲要。補不應者難治。

《醫鈔類編・外科・腹皮癰》生於腹，皮裏膜外，無論左右，隱疼日久，後發癰腫於皮外，右關脈見沉數而腹痛甚者是其候也。初起肚實者，用雙解貴金丸見癰疽主治下之，虛弱者減半用之，不應再服半劑。下後腹痛不止，膿將成也，急用托裏透膿湯見癰疽主治。潰後治外按癰瘍門。不可過用剋伐，致傷胃氣，則腫不能潰，潰不能斂，必成壞證。

《醫鈔類編・外科・臍癰附臍中出水》由心經火毒，流入大小腸所致。生於臍中，屬任脈經神闕穴，此穴禁針刺。腫大如瓜，高突若鈴，無紅無熱，最宜隔蒜灸之。初宜仙方活命飲見癰疽主治加升麻消之；便結實者內疏黃連湯見癰疽主治通利之；將欲成膿，內外治法俱按癰疽施治。潰後得稠膿者順，時出污水臭穢者逆。亦有臍中不痛不腫，甚癢，時津黃水，此屬腸胃濕熱積久，宜服平胃散見脾胃加黃連，外用三妙散見後乾摻即愈。忌酒、麪、生冷、果菜，不致再發。若水出不止，亦屬逆。

《醫鈔類編・外科・癰疽中部方》護心散《心悟》治井口疽，宜多用，他證亦宜。

遠志一兩五錢，去心，甘草水浸炒　蒺豆粉二兩　甘草五錢，炒　明乳香一兩，箸上炙研　辰砂二錢研，細水飛

共爲末，每三錢，開水下。

《醫鈔類編・外科・懸癰》一名騎馬癰，生於纔間係，前陰之後，後陰之前，屏翳穴，即會陰穴，係任脈經首穴也。初起如蓮子，微癢多痛，日久煩腫，形如桃李。由三陰虧損，兼憂思氣結，濕熱壅滯而成。其色紅作膿欲潰，若破後潰深，久則成漏，以致瀝盡氣血，變爲瘡勞。初起氣壯，尚未成膿，小水澁滯者，宜用九龍丹見後瀉去病根。稍虛者，仙方活命飲見癰疽主治利去濕熱。如十餘日後，腫勢已成，不能內消，宜服托裏消毒散，或托裏透膿湯俱見癰疽主治，自破。如不破，腫高光亮，脹痛者，用臥針開之，穢膿一出，其腫全消者順，朝服六味地黃丸，午服十全大補湯俱見勞損，溫補滋陰。又有過食膏粱厚味氣實者，初服龍胆瀉肝湯見火丹，潰服滋陰八物湯見後。又有房勞過度羸弱者，初服八珍湯，潰服十全大補湯。俱見勞損。日久成漏者，國老膏見後化湯送服琥珀蠟礬丸見癰疽外治。當戒房勞、氣怒、魚腥、發物。餘法同癰瘍。

《醫鈔類編・外科・便毒一名魚口》又名血疝，又名便癰，無論男女，皆可以生，發於少腹之下，腿根之上，摺紋縫中，經屬肝腎。由強力房勞，忽精不洩，或慾念不遂，以致精搏血留，聚於中塗，壅遏而成。初如杏核，漸如鵝卵，堅硬木痛，微熱不紅，令人寒熱往來，宜荊防敗毒散見瘟疫汗之。若過於

堅硬大痛者，宜紅花散瘀湯見後舒通之，用之不效，宜九龍丹見後攻之。無痛無熱則不可攻下。膿勢將成不可強消，宜黃芪內托散見後托之，虛甚者托裏透膿湯見癰疽主治。既潰宜八珍湯、十全大補湯俱見勞損、補中益氣湯見勞倦，外用五色靈藥見外治撒之，化腐煨膿，兼萬應膏見癰疽外治貼之，生肌斂口。此證潰後即名魚口，因生於摺紋縫中，其瘡口潰大，身立則口必合，身屈則口必張，形如魚口開合之狀，故有魚口之名。

《醫鈔類編・外科・腎囊癰》 生於腎囊，紅腫焮熱疼痛，身發寒熱，口乾飲冷。由肝腎濕熱，下注腎囊而成。初起宜荊防敗毒散見瘟疫汗之，外用葱鹽熬湯盪之。寒熱已退，服清肝滲濕湯見後消解之。不應者，膿勢將成也，急宜滋陰內托散見後。若氣怯食少者，宜托裏透膿湯見癰疽主治，外用二味拔毒散見癰疽外治圈敷腫根。膿脹痛者，用臥針針之，出稠膿者順，出腥水者險，宜服托裏排膿湯，外用琥珀膏貼之，候腫消膿少痛減時，用生肌散、生肌玉紅膏俱見癰疽內外治以生肌斂口。此癰本於肝腎發出，以滋陰培補氣血爲要，生肌斂口時朝服六味地黃湯，暮服人參養榮湯俱見勞損門滋補之，甚效。若失治潰深，露睾丸者險，宜杉木灰托之，蘇子葉包之，患者仰臥，靜以養之，或可取效。

《醫鈔類編・外科・坐馬癰》 生於尻尾骨略上，屬督脈經。由濕熱凝結而成。高腫潰速膿稠者順，若漫腫潰遲出紫水者險，虛人患此易於成漏。初宜艾炷隔蒜灸之法見癰疽門，以宣通結滯，令其易潰易斂。內服之藥與鸛口疽同，餘法同癰瘍。

《醫鈔類編・外科・上馬下馬癰》 生於臀肉之下摺紋中，屬膀胱經濕熱，又兼七情不和，憂憤凝滯而成。初起如粟黃膿小皰，漸生焮痛，寒熱往來，高腫紅亮爲輕，平陷黑硬爲重。初服荊防敗毒散見瘟疫以退寒熱，次服內托羌活湯見後，膿勢將成，服托裏透膿湯。見癰疽主治。其餘治法同癰瘍。

《醫鈔類編・外科・臀癰》 此證屬膀胱經濕熱凝結而成。臀肉厚處，腫、潰、斂俱遲慢。初宜隔蒜灸法見癰疽門，服仙方活命飲消之，不應者即服透膿散，俱見癰疽主治。膿熟針之，潰後治法按癰瘍。

《醫鈔類編・外科・膝癰庇疽》 生於膝蓋，色紅焮腫疼痛，屬氣血實。庇疽亦生在膝蓋，腫大如癰，其色不變，寒熱往來，屬氣血虛。宣軟爲順，堅硬如石者爲逆。經云：肉之小會爲谿，谿者二肘二膝四腕也，凡脾病在谿，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膝，凡筋病皆屬於節，筋乃肝之餘，故又屬肝，是以谿會有病，皆從脾腎肝三經邪氣乘之也。始終內外俱按癰疽門治法，惟兩膝俱生屬敗證，不治。

《醫鈔類編・外科・委中毒》 生委中穴，穴在膝後膕中央約紋動脈陷中即是，約紋者，摺紋也，屬膀胱經，俗名腿凹，經曰膕中，由膽經積熱，流入膀胱，壅遏不行而成。木硬腫痛微紅，屈伸艱難，宜速用活血散瘀湯見後逐下惡血爲效，緩則筋縮而成廢疾。其餘治法按癰瘍。

《醫鈔類編・外科・黃鰍癰》 生在小腿肚裏則疼痛硬腫，長有數寸，形如泥鰍，其色微紅，由肝脾二經濕熱凝結而成。應期潰破出稠膿者順，若出污水敗漿者逆。初服五香流氣飲見後，其次內外俱按癰疽門法。

《醫鈔類編・外科・湧泉疽》 生足心湧泉穴，一名足心發，屬足少陰，由腎經虛濕熱下注而成。若十四日內即潰，膿淺爲癰。初服仙方活命飲見癰疽主治，外用神燈照法見癰疽治法，虛甚膿生遲者，十全大補湯見勞損，潰後兼用桂附地黃丸見中寒。餘按癰疽門法。

《醫鈔類編・外科・產後癰疽門》 因產後氣血經絡俱虛，或七情所傷，或六淫所感，與瘀血相稽而成，最爲險候。法宜扶助根本，兼活瘀生新，其客病以末治之。初宜生化湯隨證加減以消毒；有表邪宜清魂散；有裏熱宜回生丹，方俱見後。勢欲潰膿時急宜托裏，遲則恐毒內陷。藥味宜和平，最忌汗下峻劑，餘法同。

《醫鈔類編・外科・疽癰》 因出大痘，漿灌不足，以致毒漿不得透發，留結經絡之中，隨處可生，小如李者爲毒，大如桃者爲癰，漫腫不紅，亦無焮痛身熱多煩。若生單個者，毒在肌肉，屬順易治；連發數處者，船小載重，屬險。若結於骨節之間，或成對發出者，其毒已盛。潰破之後，滲泄氣血，不能斂口屬逆。初發不可強消，宜服透膿散見癰疽主治，外敷烏龍膏；膿熟針之，以加味太乙膏俱見癰疽外治貼之；若氣血虛弱者，兼服保元湯見後。潰後潮熱全退，毒氣方淨，否則他處又發。忌食生冷發物。

《外科證治全書・頭部症治・癰疽就簡》 百會疽亦名玉頂發，生巔頂正中百會穴。佛頂疽生顖門之前。勇疽亦名腦發疽，生目小眥之後五分童子膠穴。鬢疽生左右鬢角。額疽生額正中。旁額疽生額左、右角上。玉枕疽生腦後玉枕骨上四寸半，近腦戶。腦後發生玉枕之下風府穴。透腦疽生百會穴之前，顖門之

際。侵腦疽生透腦疽前側下五處穴。腦鑠生腦後風府穴二大筋之中，穴中央。髮疽生髮內顱門上，小兒患名鱔瘡頭。俱按癰疽則例治之。

《外科證治全書・面部症治・癰疽就簡》顴瘍、顴疽生顴骨尖處。頰瘍生耳下頰車骨間。鳳眉疽生眉稜骨。眉心疽生兩眉中間，又名印堂疽。虎髭毒生下唇之下中央，又名頷癰，又名承漿疽。按癰疽則例治之。

一形小如豆，色紫頂焦，或如泡，麻癢木痛，惡寒發熱者，疔也，當按疔瘡治法。如生人中正中名龍泉疔，尤惡，稍遲多致不救。

《外科證治全書・面部症治・時毒俗名大頭天行》時毒者，四時不正之疫氣而感於人也。初覺憎寒發熱，恍惚不甯，肢體痠疼，或兼咽痛。次發腮項、頷頤、耳前後，腫盛無頭，或似結核，或兼起疙瘩，甚至頭面俱腫，焮赤疼痛，口舌乾燥，咽喉不利。常見年歲凶荒，芻蕘之人多忠之，乃飢飽不時，胃氣有損，邪氣乘虛而入，客於心肺之間，上攻爲患。宜從輕治，安裏爲主，兼升散解毒，用普濟消毒飲最善。如不應，則宜砭去惡血，仍投前藥即應。更於鼻內嚏通關散，取十餘噓即效。若嚏藥不噓，乃神昏喉塞，語言不出者，不治。凡左右侍病之人，日日用嚏藥取噓，始不傳染，此預防之法也。

《外科證治全書・面部症治・面瘡亦名面發毒》生面上頰車骨，初起一個，漸發數個，形如赤豆，色紅，焮腫疼痛，堅硬似疔，時浸黃水，係肺胃風邪。內用地榆、山梔、紫草、薄荷各二錢，枇杷葉去毛五錢，生甘草一錢，竹葉二十片，水煎熱服。外取柳葉湯洗面，土瓜根汁塗之，或杏仁研如泥，雞子白調敷之。

一有瘡如水痘，延蔓遍生者，用黃柏一塊，豬胰塗炙酥爲末，濕者乾滲，乾者麻油調搽。

一婦人面起細瘡，名粉花瘡。用定粉五錢，菜油調泥碗內，以艾葉燒煙熏之，候煙盡，覆地上一夜，取出搽之，且無瘡跡。

《外科證治全書・鼻部症治・鼻柱癰》生鼻柱，屬督脈經。鼻爲肺竅，故又屬肺。色紫腫硬，時覺木痛，多由鬱火壅結。初宜服千金漏蘆湯，宣解鬱毒。次用仙方活命飲加梔子、木通、薄荷、桔梗消之。如勢欲潰膿，按陽癰則例潰後治法。

千金漏蘆湯

漏蘆一兩　只殼一兩，麩炒　朴硝一兩　大黃一兩五錢　生甘草一兩　麻黃一兩　黃芩一兩　白蘞一兩　連翹一兩，去心　升麻一兩

右共研末，每用三錢，水一鍾，薄荷葉一錢，煎五分，溫服，以取便利爲度。

《外科證治全書・脣部症治・脣癰》生於脣，不拘上下左右，大者如李，小者如棗，色紫有頭，腫硬疼痛，甚者寒熱交作。內用仙方活命飲，外敷螵蛸散即消。

《外科證治全書・項部症治・癰疽就簡》天柱疽生項後高骨，即大椎骨也，患形初起如臥蠶，極癢。魚尾毒生項後髮際下兩旁骨，俗名燕尾，即偏腦疽之小症也，左右同。百脈疽初發漫腫，大小數塊，環遶頸項，其色紅紫痛熱，不食，氣逆咳嗽。結喉癰生項前結喉之上，又名猛疽，以其毒氣猛烈也。夾喉癰生結喉之兩旁。俱按陽癰陰疽則例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項部症治・腦後發俗名對口》生項後入髮際正中，因與口對，故俗名對口，患偏兩傍則名偏對口。治當辨其紅白：色紅者，用五通丸、醒消丸、敗毒湯，潰後托毒散、醒消丸；色白者，用陽和湯、十全大補湯。如口乾作渴，飲水不歇，小便頻數，或淋瀝作痛，舌上燥黃如雞內金者，乃腎水枯竭，心火上炎，此症最惡，急用加減八味丸以滋補之，否則不救。餘按癰疽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背部症治・發背》發背乃癰疽中大患，因其患位對心、對肺、對臍耳。偏曰手搭發背，因手可搭而名。紅腫痛甚者屬陽，以陽癰治法。初起用五通丸、醒消丸，早晚以散毒湯輪服，則皮皺痛息，再服至愈。如潰即用內托散、醒消丸，亦早晚輪服，外貼洞天膏收功。此陽發背之治法也。色白腫痛，或平塌不痛者，屬陰，以流注陰疽治法。初起用加味二陳湯、加陽和丸，或即用陽和湯消之。皮色稍變，痛急難忍，惟服陽和湯以止其痛，消其未成膿之餘地，使已成膿者至不痛而潰。既潰，貼陽和解凝膏，內服陽和湯，氣虛者兼加味保元湯，毒深兼犀黃丸，早晚輪服至愈乃止。愈後或背上仍如負板，舒轉不快者，用小金丹十丸，每日早晚兩進，消其毒根，自好，此陰發背之治法也。再按背部之患，如蓮子發、蜂窩發、陰陽二氣疽、串疽、連珠發、禽疽、痰注發、黃瓜癰，諸書名類頗多，概名之發背，洞曉陰疽陽癰變通治法，則無誤矣。

《外科證治全書・腰部症治・腎俞發》生腎俞穴，在脊骨兩旁陷肉處。

按陽癰陰疽則例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腹部症治・癰疽簡要》 幽癰生臍上七寸脘穴。　中脘疽生臍腹上四寸脘穴。　哮癰生臍上三寸建里穴。　衝疽生臍上二寸下脘穴。　臍癰生臍正中神闕穴。　箭袋癰生腹旁，左右同。　少腹癰疽生少腹氣海、丹田、關元三穴之際。　緩疽生少腹旁，左右同。　俱按陽癰陰疽則例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前陰症治・跨馬癰》 生腎囊之旁，大腿根裏夾縫中，腫如鵝卵，隕墜壅重，赤色煩痛。初宜服仙方活命飲消之，潰後用托毒散、犀黃丸愈之。如初起患白色而硬，則名冬瓜疽，當按陰疽則例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前陰症治・懸癰一名騎馬癰，一名老鼠偷糞》 生肛門前陰根，近後陰兩相交界之處。初起細粒，漸如蓮子，數日大如桃李，其色紅煩痛者，急用生甘草、熟軍各三錢，酒煎，空心服一劑，即愈。如成膿，則用醒消丸。既潰兼以國老煎輪服，以速斂爲貴。其色出堅硬者，用小金丹消之。如潰兼以鹿角膠三錢，清晨酒化下，每日輪服。或用溫補氣血之劑同小金丹早晚輪服亦妙，至愈乃止。斯症潰後一經走洩，即生管成漏，大小便從此浸出，血脈遽盡而死。症同怯損諸漏可治，獨此不能治，治則漏管愈大，遂成海底漏。

懸癰多有由忍精提氣而成，所謂欲洩不泄，化爲膿血是也，最難療治。以其部位皮肉與他處不同，蓋他處皮肉或橫生，或直生，俱易合口，而懸癰之處，橫中有直，直中有橫，一有損傷，不易收功。初起色赤煩痛者，用逐邪至神丹：銀花四兩，蒲公英二兩，人參一兩，生甘草一兩，當歸一兩，大黃五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消毒，二劑全愈，潰者三劑可以收功。此方用銀花、蒲公英佐之參、歸，又用大黃五錢攻逐，虛人似乎非宜。初起毒正盛，乘其初起之時，正氣未衰，補而兼瀉之藥方爲得宜。倘因循失治，或畏縮不前，及至流膿出血，正氣蕭索，始用參、芪補氣，往往用至數斤，尚不能復原，何不早用補藥於化毒之中，正氣無傷，毒又解散矣。

《外科證治全書・前陰症治・囊癰》 陰囊紅腫，煩熱疼痛，乃肝脾濕熱下注，龍胆瀉肝湯加澤瀉主之。如潰，則按後囊脫治法。

《外科證治全書・前陰症治・子癰》 腎子作痛，下墜不能升上，外現紅色者，子癰也。或左或右，故俗名偏墜，遲則潰爛莫治。當其未成膿時，用枸橘湯一服可愈。小兒偏墜，腎囊子或一個腫大，一個小，用香薷、厚朴、只殼薑汁炒、木通、扁豆、生薑、甘草、車前葉煎服。或用萬年青根五寸，去黑皮搗碎，白酒煎服，不吃渣，即愈。

枸橘湯

枸橘全個　川楝子　秦艽　陳皮　赤芍　生甘草　防風　澤瀉各三錢

右水煎，食前頓服。按此方當加柴胡一錢五分爲妥。熱痛者更加梔仁一錢，或黃芩一錢。

《外科證治全書・前陰症治・囊脫》 陰囊生毒破爛，腎子落出，臭氣難聞。外用紫蘇煎湯日洗，更取紫蘇連梗葉爲末日敷，以青荷葉裹之。內服黃連五分，黃芩、歸尾、連翹、木通各一錢五分，甘草一錢，煎服。俟其爛孔收小，肌色紅白，服歸芍地黃湯，敷生肌藥收功。

腎子爛出，老杉木燒灰存性，蘇葉末各等分，研細末敷上，仍以蘇葉包之。

腎囊腫如琉璃燈樣，用塘內水上無根浮萍以篩盛之，下用水一盆，置篩於盆上，烈日晒乾爲末，每服二三錢即消腫痛。如用鍋焙，萬不能乾。

《外科證治全書・膝部症治・膝眼風》 在膝蓋下左右兩旁空陷中，隱隱疼痛是也。如風勝其痛則走注不定，寒勝則痛如錐刺，濕勝則外見胖腫。屈不能伸者，其病在筋；伸不能屈者，其病在骨；動移不遂者，沉寒痼冷之候也，俱主以大防風湯治之。外用蒜搗爛攤患處，以艾鋪蒜上灸之，蒜壞再易，皮膚倘破不妨。此症日久失治，即漸成鶴膝風。

一有因秋夏露臥，爲寒所襲，烘熱內作，而搏於肢節，痛撤於骨，遇寒尤甚，以熱熨之則稍減者，亦主以大防風湯。

《外科證治全書・膝部症治・上水魚》 生委中摺紋兩梢，腫如高埂，更似魚形，色紫作痛，由血熱猝遇外寒，稽留滯結而成。外用砭法，向腫埂上砭去惡血，用大黃、硫黃等分共研細末，香油調敷即愈。

《外科證治全書・腰部症治・魚肚癰》 生小腿肚，高腫煩赤，此肉緊筋橫一身用力之處，最痛難忍。外用蓽麻拔毒法紮上，孕婦忌用，用則胎墮。內以五通丸、醒消丸，每日早晚輪服。初起者即消。如已成膿，不可開刀，須用藥咬潰，庶無傷筋縮腳之虞。貼洞天膏，服內托散加乳香、沒藥數劑收功。若患色白者，則按陰疽則例治法，忌用前藥並紮法。

《外科證治全書・足部症治・足發一名足喎發，足背上爲足背發。》 凡腳赤

腫痛潰膿，足三陽濕熱，可治。微赤微腫，膿清或出水，足三陰虧損，難治。濕熱者用仙方活命飲，既潰用內托散加金銀花，外貼膏，出膿而愈。虧損者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聽其漸愈。蓋四肢皆稟氣於胃，胃氣血盛則善步，胃血氣少則少肉善寒，漸成痿厥足痺，故足疾必用補中益氣湯，不可不知。若黑黯，不腫痛，不潰膿，煩熱作渴，小便淋瀝者，陰敗未傳，惡症也，急着肉灸之，以行壅滯，助陽氣，內服十全大補湯、八味地黃丸以壯脾土滋化源，亦有生者。

《外科證治全書・足部症治・湧泉疽一名足心發，俗名病穿板，又名穿窟天蛇》 生足底湧泉穴，乃腎經虛損之症，當別紅白。按陽癰陰疽則例治法。

《瘍科捷徑・腑部・腋癰疽》 腋癰疽腫腋間生，腫硬煩疼寒熱行，血熱薰蒸兼忿怒，肝脾經絡解選清。

《瘍科捷徑・頭部・玉枕疽》 玉枕疽生督脈經，症由積熱挾風侵，位居枕骨牽連腦，高腫爲陽紫陷陰。

《瘍科捷徑・頭部・治法歌》 百會疽，透腦疽，侵腦相同玉佛疽，梅花五氣丹須用，再進黃連救苦祛。

通因用，活命丹，玉屏茄蒂細推詳，已成托裏排膿散，潰後宜投補益良。

梅花五炁丹

梅花五炁丹輕粉，乳沒辰砂麝片酥，加上雄黃并血竭，此方原是出仙都。

冰片五分　輕粉六分　乳香壹錢　沒藥壹錢　長砂六分　射香五分　蟾酥貳錢　雄黃壹錢　血竭壹錢

共爲細末，將蟾酥陳元酒化開爲丸，辰砂作衣如桐子大，每服三丸，熱酒送下。

黃連救苦湯初起通用

黃連救苦葛升銀，柴芍芎歸翹桔芩，羌活防風甘草共，腦疽煎服奏功欽。

葛根　歸身　防風　桔梗　銀花　升麻　芍藥　羌活　黃芩　甘草　柴胡　川芎　連翹　黃連

玉屏風散表虛挾風宜用

玉屏風散兩般奇，只用防風與炙芪，補散同斟成佐使，風寒從此可能移。

防風　黃芪　一方加白术

茄蒂湯通用

茄蒂湯中製首烏，能醫對口自消無，總由濕毒還兼腎，是劑湯頭精氣扶。

茄蒂　製首烏

《瘍科捷徑・頭部・額疽》 額疽火毒結成功，左右膀胱正督逢，焦黑無膿爲重症，高疼紅腫毒輕鬆。

《瘍科捷徑・頭部・治法歌》 額疽症，初荊防，繼用眞人活命方，已成消毒投無謬，潰後仍宜補托良。

《瘍科捷徑・頭部・耳根毒》 耳根毒發似痰生，腫痛煩紅伏鼠形，風火相兼肝胆蘊，桑丹清毒用之靈。

《瘍科捷徑・頭部・治法歌》 鬢疽症，銳毒夭，耳後疽生肝胆苗，宜進桑丹清毒飲，清肝湯更最功超。

《瘍科捷徑・面部・面發毒》 面發毒在頰車成，初起滋延似豆生，腫破煩疼黃水盛，症由風熱客陽明。

涼膈散

涼膈散用石羔芩，梔薄連翹淡竹尋，更入朴硝相共用，欲攻須用大黃欽。

薄荷　連翹　大黃　石羔　淡芩　黑梔　朴硝　竹葉

《瘍科捷徑・面部・時毒》 初生時毒類傷寒，漫腫無頭頤項傍，因盛四時瘴癘氣，治分壯弱兩途方。

蓋濟消毒飲

蓋濟消毒飲芩蠶，元草參陳牛蒡連，柴桔翹藍兼馬勃，升麻少用水同煎。

人參　連翹　淡芩　元參　生草　升麻　牛蒡　川連　桔梗　製蠶　柴胡　陳皮　馬勃　板藍根

《瘍科捷徑・面部・鳳眉疽》 鳳眉疽在兩眉稜，形長如瓜漫腫行，肝胆小腸膀胱熱，心頓嘔逆頗非輕。

《瘍科捷徑・面部・虎鬚毒》 虎鬚毒在下頷生，積熱薰蒸胃腎成，癰腫煩紅兼眼痛，疽形堅硬木麻行。

《瘍科捷徑・面部・治法歌》 眉心疽，與虎龍，癰疽治法用之同，根堅麻癢成疔者，清毒桑丹建大功。

《瘍科捷徑・面部・腦疽》 腦疽症發勢非輕，左右膀胱督脈生，輕重應將順逆辨，陰偏陽正細論評。

《瘍科捷徑・面部・天柱疽》 天柱疽生天柱骨，上焦風火濕瘀凝，高疼

紅腫爲輕症，平塌陽虛毒內騰。

《瘍科捷徑・面部・治法歌》 正腦疽，天柱疽，內外皆同百會疽，初服眞人活命飲，透膿托裏用無虞。

眞人活命飲，托裏透膿湯，見腫瘍。

內外治法俱照百會疽。

《瘍科捷徑・面部・纏頸風痰》 風邪痺阻少陽經，纏頸風痰是此生，寒熱脈來浮更數，腫連耳後動痰聲。

疏邪和解湯

疏邪和解用柴胡，白芥連牛枳桔蘇，馬勃製蠶兼土貝，鉤鉤生草共相扶。

柴胡　連翹　蘇梗　桔梗　製蠶　土貝　牛蒡　枳殼　生草　馬勃

芥子　鉤鉤　紫金錠

古遺太乙紫金方，山茹千金雄麝香，大戟辰砂五倍子，米漿爲錠效神良。

茹茹貳兩　五倍子壹兩　大戟壹兩五錢　雄黃叁錢　麝香叁錢　千金子壹兩　辰砂叁錢

右藥研極細末，糯米漿作錠。

托裏透膿散，見腫瘍。靈寶丹，見髻疽。潰後宜補托。

《瘍科捷徑・面部・鎖喉癰》 鎖喉癰發項前凶，風熱薰蒸肝肺中，紅腫相兼寒熱甚，黃連消毒飲，見擅拱頭。

黃連消毒飲，見擅拱頭。

托裏透膿散，如意散，見腫瘍。

潰後宜補托。

《瘍科捷徑・腰部・上搭手》 上搭手生肺俞身，左右名同別有因，左發屬肝右屬肺，總由氣鬱怒凝神。

《瘍科捷徑・腰部・中搭手》 中搭手近膏肓穴，經屬膀胱脊骨傍，怒火七情相蘊就，陰陽寒熱細推詳。

《瘍科捷徑・腰部・下搭手》 下搭手生膀胱經，肓門穴上腫形成，房勞過度生毒火，紅腫爲陽紫陷傾。

《瘍科捷徑・背部・上中下三發背》 三發火毒督鄉成，屬肝中發對心生，肺經上發天柱下，下發由來責腎行。

《瘍科捷徑・胸部・井疽》 井疽心火發中庭，初起煩疼豆粒形，口燥唇焦煩更渴，黑凶紅活驗之靈。

內疏黃連湯，見腫瘍。

內外治法照腫瘍。

《瘍科捷徑・乳部・內外吹乳》 吹乳皆緣積毒生，內吹胎熱自然成，外吹子鼻寒涼襲，寒熱虛煩腫痛行。

牛蒡子湯

牛蒡子湯牛蒡陳，黃芩花粉及蔞仁，連翹梔子紫青共，角刺還同甘草銀。

柴胡　連翹　瓜蔞仁　山梔　金銀花　牛蒡子　黃芩　陳皮　皂角針　甘草　天花粉　青皮

柴胡清肝湯，見髻疽。托裏透膿湯，見腫瘍。

橘葉散

橘葉散中橘葉陳，柴胡甘草黑梔珍，川芎芩石膏翹輩，再入青皮用自神。

柴胡　陳皮　芎藭　山梔　青皮　黃芩　連翹　甘草　橘葉　石膏

《瘍科捷徑・乳部・乳癰乳疽》 乳癰疽發乳房生，肝鬱瘀凝胃火成，癰發煩紅兼赤痛，疽形漫硬覺疼行。癰成二七膿蒸就，疽症還須一月盈，未潰排膿托裏法，已成膿泄補功呈。

《瘍科捷徑・腹部・幽癰》 臍上幽癰七寸生，初時猶小腫疼成，憂思火毒膏粱味，緊閉牙關戰慄傾。

《瘍科捷徑・腹部・中脘疽》 中脘疽由胃火生，臍邊四寸即其名，堅疼漫腫無紅熱，嘔惡原來毒不輕。

《瘍科捷徑・腹部・臍癰》 臍癰毒發在臍中，腫大如瓜突更崇，無熱無紅宜蒜灸，稠腫爲吉水流凶。

《瘍科捷徑・肋部・肋疽》 肋疽始發屬肝經，鬱怒還兼火毒凝，如李如桃多結腫，須宜針刺砭之應。

《瘍科捷徑・肋部・淵疽》 淵疽肝胆怒憂成，肋下生之腫痛行，潰破有聲膜已透，預先可服護膜輕。

《瘍科捷徑・肋部・內發丹毒》 丹毒肝脾熱極生，赤霞腰胯肋間憑，急宜砭血毋疑怠，嘔噦昏沉毒已騰。

化斑解毒湯

化斑解毒石膏連，知母元參牛蒡研，更有升翹相並用，甘中黃入妙天然。

升麻　元參　連翹　黃連　石膏　知母　牛蒡子　甘草　人中黃

《瘍科捷徑・肋部・肋癰脇疽》高腫熾紅是脇癰，頂平根散號疽同，皆緣肝胆三焦火，厚味憂思亦可逢。

《瘍科捷徑・內部・肺癰》肺癰肺熱復傷風，肺臟生癰隱痛中，狀若傷寒煩欬甚，疲延稠濁臭腥沖。倘然未潰麻黃汗，不卧痰湧葶藶攻，潰後膿稠能食吉，膿清兼血不收功。

治法歌

肺癰症，勢非輕，治法還須着一呈，未潰風寒宜解散，麻黃湯用自能平。

射干麻黃湯

射干麻黃治肺癰，細辛五味欵冬宗，生薑紫菀兼半夏，大棗加來法可從。

《瘍科捷徑・肘部・魚肚發》魚肚發如魚肚形，皆緣心火發青靈，熾紅暴腫兼疼痛，悉照癰疽治發經。

《瘍科捷徑・肘部・石榴疽》石榴疽起肘尖間，粟皰根開腫痛堅，翻破如榴寒熱甚，三焦相火濕凝然。

菊花清燥湯

菊花清燥湯生地，知貝芎歸地骨皮，甘草柴芩犀角共，升麻白芍麥冬宜。

生地黃　歸身　犀角　柴胡　甘菊花　芎藭　芍藥　麥門冬　升麻　地骨皮　知母　黃芩　貝母　甘草

《瘍科捷徑・臂部・臂疽臂癰》臂上癰疽繞臂生，紫平凶象腫紅輕，皆緣風熱凝營衛，甚則攣拳徹骨驚。

《瘍科捷徑・臂部・兌疽》兌疽動脈腕之間，漫腫堅疼兌骨邊，痛衝膊間爲險症，太淵穴上肺經傳。

《瘍科捷徑・臂部・腕癰》腕癰風火發三陽，手腕之間結腫強，高突熾紅須速潰，倘然黑腐總難康。

《瘍科捷徑・手部・手背發》手背發初芒刺形，三陽風火濕凝成，硬堅潰後妨筋骨，紅腫高疼速潰輕。

《瘍科捷徑・手部・掌心毒》疔名托塔掌心生，胞絡之經積熱成，發在掌邊穿掌毒，初宜發汗次宜清。

《瘍科捷徑・手部・手丫發》手丫發即是丫疔，濕火瘀凝結自成，如粟漸然如豆粒，急求疔法治之輕。

《瘍科捷徑・下部・懸癰》懸癰毒發會陰生，初起如蓮漸似桃，濕熱三陰虧損症，潰而大半涉瘡勞。

滋陰八物湯

滋陰八物湯生地，赤芍丹皮花粉歸，甘草川芎兼澤瀉，燈心爲引效堪依。

《瘍科捷徑・膝部・膝癰》膝癰生於膝臏間，腫紅寒熱痛而堅，宜消宜散宜清熱，悉照癰疽法自然。

《瘍科捷徑・膝部・鶴膝風》鶴膝風由膝上侵，上枯下細隙三陰，風寒邪濕乘虛入，日久淹纏痼疾深。

《瘍科捷徑・股部・委中毒》委中毒在膕紋生，屈不能伸木硬行，膽熱流於膀胱隙，速宜通散去瘀輕。

調和營衛湯

調和營衛湯甘草，陳獨芎歸薯大茴，赤芍紅花併白芷，烏牛共入厥功魁。

黃蓍　芍藥　陳皮　白芷　牛膝　當歸　紅花　獨活　烏藥　甘草　芎藭　茴香

《瘍科捷徑・脛部・魚肚癰》魚肚癰在腿肚生，增寒壯熱濕瘀成，潰時膿厚方爲吉，稀水頻流勢不輕。

《外科真詮・鬢疽》鬢疽生於鬢角，屬少陽膽經，乃風火凝結而成。初起宜內服柴胡清肝湯，外用烏龍敷。若日久流水不愈者，乃內生膿管，宜用金蟾化管丸治之。

《外科真詮・勇疽》勇疽生於目小眥後五分，童子髎穴，屬少陽膽經。可照鬢疽治，但近目之地，宜急治之，火毒攻睛，腐爛損目。

《外科真詮・額疽》額疽生於前額正中者屬督脈，左右角屬膀胱。可按陰陽虛實治之。

《外科真詮・鳳眉疽、戀眉疽》鳳眉疽生於眉稜，形長如瓜，堅硬色赤，疼痛引腦，二目合腫，乃膀胱膽經積熱所致。宜內服加減消毒散，外敷洪寶膏，潰後用烏雲散蓋膏。又有眉端遍生粟吻，抓癢非常，乃膀胱濕熱所致，名爲戀眉瘡，外用黃連汁調消毒散刷自愈。

《外科真詮・眉心疽、眉心疔》眉心疽生於兩眉中間。陽症內服加減消毒散，外敷洪寶膏。陰症可照百會疽治法。若色黑木痛，麻癢太過，根硬如鐵釘之狀，寒熱並作，即眉心疔也，可照疔瘡治法。

《外科真詮・龍泉疽》 龍泉疽生於人中水溝穴，屬督脈經。初起宜內服加減消毒散加桔梗，外用葱白搗消毒散敷，自可消去。若堅硬木癢，未老白頭，寒熱交作，宜照疔瘡治法。

《外科真詮・面發毒》 面發毒面發毒生於頰車骨間，初生一個，漸發數枚，形如赤豆色紅，煩痛堅硬似疔，時流黃水，由風熱客於陽明上攻而成。初宜服加減消毒散。若胃火盛，唇焦口渴便燥者，宜加大黃下之。外以清涼消毒散敷之。

加減消毒散見上

清涼消毒散：

白芨　乳香　明雄　花粉　烏藥　慈菇　黃柏二錢　上片三分

研末，用蜜調刷。

《外科真詮・顴癰》 顴癰生於顴骨上，屬陽明胃經。初起煩紅浮腫疼痛者，宜內服加減消毒散，外敷洪寶膏。若潰後膿水清稀，宜用托裏散，去枸杞，加公英、石斛治之。初起色紫漫腫，堅硬微痛者，宜內服加減活命飲，外敷烏龍膏，徐用托裏收功。

《外科真詮・頰瘍》 頰瘍生於耳下頰單骨間，由陽明經積熱而生。始發如粟，色紅，漸大如榴。初起宜內服加減消毒散，外敷洪寶膏。潰後仍宜托裏。若失治或過敷涼藥，以致肌冷凝結，堅硬難消難潰者，宜內服陽和湯，外敷玉龍膏。或潰久成漏，復被寒侵瘡孔，致生多骨，經年纏綿難愈者，宜內服托裏散加石斛、公英。納金蟾化管丸於瘡孔，脫出朽骨後，用八寶珍珠散收功。

《外科真詮・發頤》 發頤生於頤頷之間，屬足陽明胃經。可照疽腿治法。

《外科真詮・時毒》 時毒初起狀類傷寒，憎寒發熱，或兼咽痛，一二日間，項上漫腫無頭，漸漸煩赤疼痛，或似結核有根，乃感胃四時不正邪氣，客於經絡，釀結而成，與膏粱積熟之症不同。初起宜內服加減消毒散加枳殼一錢，外用追毒丹蓋膏。或用薑黃、清水香、檳榔子分研末，火酒仝蜜調敷，自可消去。若日久失治，內膿已成者，宜用托裏散去枸杞，加公英治之。潰後用烏雲散蓋膏。有腐者合冰翠散少許更佳。不可驟用寒涼，致毒不外發而內攻咽喉者，險矣。

《外科真詮・耳癰》 耳癰耳內疼痛，耳外紅腫。屬少陽三焦、厥陰肝經風熱者，內服加減消毒散加丹皮一錢。屬腎經虛火上炎者，內服加減鎮陰煎，外用虎耳草汁調枯礬少許點之。

《外科真詮・臍癰、臍漏、臍中出水》 臍癰生於臍中，屬任脈經神闕穴，腫大如瓜，高突若鈐，無紅無熱，最當速治。初宜內服加味四妙湯，外敷烏龍膏。潰後服托裏散，外用浮海散蓋膏。得稠膿者順，時出污水臭穢者逆。

臍漏臍中時流膿血，久而不愈，多因先患臍癰，不慎房勞所致。宜內服托裏散加碎補三錢，外用八寶珍珠散蓋膏。然非絕慾息惱，終無好期。

臍中出水，臍中不痛而癢，時流黃水，乃脾胃濕熱積久而成。宜內服平胃散加茯苓三錢，外摻三妙散自愈。當忌酒、麪、生冷，不致再發。若水出不止者，亦屬逆。

平胃散：

蒼术　川朴　陳皮　甘草

三妙散：

檳榔　黃柏　蒼术

等分研末撒。

《外科真詮・三焦癰》 三焦癰，初起石門穴隱痛微腫，寒熱往來，二便秘澀，由濕熱寒凝而成。宜按大小腸癰治法。凡內癰俱係膜內成患，外皮不腐。石門穴在臍下二寸。

《外科真詮・懸癰》 懸癰一名海底漏，生於腎囊之後、肛門之前，屬任脈經會陰穴，由三陰虧損，濕熱壅滯而成。初起紅腫煩痛者，屬陽易愈；若清冷堅硬、皮色不變者，屬陰難治。宜按陰陽虛實調理。若耽延失治成漏者，宜內服六味地黃湯加當歸、白芍，間服國老散，外用八寶珍珠散蓋膏，速爲調理，方可保全。

《外科真詮・穿襠發》 穿襠發生於會陰穴之前，腎囊之後，可照懸癰治法。但此係皮囊空處，凡生毒患，宜速潰根淺。倘遇根深遲潰，腐傷尿管，漏尿不能收斂者至險。

《外科真詮・跨馬癰》 跨馬癰生於腎囊之旁，大腿根裏側股縫夾空中，由肝腎濕火結滯而成。初如豆粒，漸腫如鵝卵，隕墜壅重，色紅煩痛，暴起高腫，速潰稠膿者順。若漫腫平塌，微熱微紅，潰出稀膿者險，多成串皮漏證。

此處乃至陰之下，雖屬陽證，不可過用寒涼，潰後總宜托裏爲要。

《外科真詮・陰蝕瘡》 陰蝕瘡一名八腳蟲，生於前陰毛際，瘙癢難忍，抓破色紅中含紫黑，由肝腎氣濁生熱，兼淫慾不潔所致。先用菖蒲、白菓煎水洗之，徐用油調水銀抹之。甚者外用銀硃紙燒煙薰之。内服六味地黄湯加蘆薈一錢，斷無不愈。

《外科真詮・腎囊癰脱囊》 腎囊癰生於陰囊之上，屬肝腎二經陰虚，濕熱下注所致。初起腫痛，小便赤澁，宜内服清肝滲濕湯，外用炒伏龍肝末熨之，自可消散。倘膿勢將成，急服滋陰内托散，外敷烏龍膏。潰後仍服滋陰内托散，未皂刺，外用浮海散蓋膏，或用八寶珍珠散更佳。此症潰後出稠膿者順，出腥水者險，潰深露睾丸者尤險。若能補養氣血，善爲調理，睾丸懸露亦不爲害，倘專攻其瘡，陰道益虚，則腫者不能潰，潰若不能斂，少壯者多成痼疾，老弱者多致不起。有坐臥濕地，久着汗濕衣袴，寒濕流入膀胱亦生此症，初起陰囊紅腫疼痛者是也，宜用五苓散治之，又有陰莖全縮不見，而陰囊光腫不痛，此因肝氣虚損，不能舒達也，宜用大當歸湯治之。又有肝腎之氣血兩虧，以致沉寒不散，濕熱不清，睾丸冷脹，陰囊腫大，用雙補分消丸治之。陰囊潰爛，睾丸脱露，名曰脱囊。用杉木炭、紫蘇葉爲末，香油調，將青荷葉包好，令其仰臥養息。内服六味地黄湯加人參、當歸、白芍治之，多可保全。若睾丸脱出些微，欠住未斷，用山蛛絲扎二三日自落，落後聲音必雌，再用生肌合口藥收功。

《外科真詮・鸛口疽》 鸛口疽一名鋭疽，生於尻尾骨尖處，初腫形如魚肫，色赤壓痛，潰破口若鸛嘴，屬督脈經，由濕熱凝結而成。此處生疽，雖是太陽膀胱之火毒起發於外，亦緣少陰之水氣虚耗，不能制之。於内治宜大補腎水，加以托裏之藥，庶幾有瘳。至於氣惱色慾，尤宜戒絕，苟一犯之，輕則成漏，重則喪亡。初宜内服制火潤尻湯，外用烏龍膏敷。膿已成者，宜服托裏散。潰後用浮海散蓋膏。若失治，久而不斂者，宜服先天大造丸，外用八寶珍珠散。

《外科真詮・湧泉疽、坐馬癰》 涌泉疽生尻骨之前長強穴，屬督脈經首穴，初腫堅硬疼痛，狀如伏鼠。少壯得此可愈，老年氣衰弱者，多成冷漏難痊。坐馬癰生於尻尾骨略上，屬督脈經。高腫潰速膿稠者順，漫腫潰遲出紫水者險。二證俱宜按鸛口疽治法。

《外科真詮・腎癰》 腎癰生於腎肉厚處，屬膀胱經濕熱凝結而成。但本經多血少氣，而腎上尤氣之難周到者也。治法宜補氣活血，佐之化毒去火之品，癰自易散。倘不補其氣，而專攻火毒，火毒雖去，而肌肉内空，轉難收口。初起宜内服黄耆内消湯，外用五虎追毒丹。倘膿勢已成，即用托裏散服之。潰後用烏雲合冰翠散蓋膏。

《外科真詮・上馬癰、下馬癰》 上馬癰生於左臀之下摺紋中，下馬癰生於右臀之下摺紋中，屬膀胱經濕熱凝結而成。可參臀癰治法。此癰若生於農作行遠之人，多屬寒濕流入膀胱所致，初起内服五苓散加寄生、續斷即可消散。

《外科真詮・肚門癰、箕門癰》 肚門癰生於大腿肚，屬太陽膀胱經。箕門癰生於股内近膝，屬太陰脾經箕門穴。初起紅腫煩痛者，宜内服加減消毒散，外敷洪寶膏。若腫痛寒熱，胸腹脹滿，飲食如常者，宜服兵蘇散。若漫腫疼痛，皮色不變者，宜服黄耆内消湯，外敷沖和膏。若患此入房腫硬，二便不通者，宜服六味地黄湯加牛膝、車前。俟二便通利，再用加味四妙湯調理。

《外科真詮・腓腨發》 腓腨發生於小腿肚正中，由腎水不足，膀胱積熱，凝經而成。初起宜内服加減活命飲加牛夕，外敷烏龍膏；潰後内服六味地地湯加當歸、白芍、車前、牛夕治之，外用烏雲合冰翠散蓋膏。

《外科真詮・黄鰍癰》 黄鰍癰生於小腿肚裏側，疼痛硬腫，長有數寸，形如泥鰍，其色微紅，由肝膽二經濕熱凝結而成。初起外用陽燧錠放頭尾上，各灸二壯，徐用烏龍膏敷之，内服五香流氣飲。亦有生大腿外側連臀處，治法如上。

《外科真詮・接骨發》 接骨發生於腿肚之下，接骨之上，脛骨與足後跟骨相接處，故名接骨發，屬膀胱經濕熱凝結而成。初如核桃，其硬如物打磕碰之狀，急腫微痛，色紅漫腫。膿宜速治，遲則膿毒損筋，筋脈既傷，腿缺踵行，必成廢疾。初起宜内服五補湯，外敷沖和膏；潰後宜用浮海散蓋膏，内服澤蘭飲加牛夕治之。

《外科摘錄・發背・方劑》 發背　對心發　腎俞發　搭肩　手發足發

生於背名曰發背，肺經火毒也。生於背下，與心相對，名曰對心發，心經火毒也。生於腰名曰腎俞發，腎經相火之毒也。生於肩脊，名曰搭背，右爲

肺火，左爲肝火也。生於手背名曰手發，生於足背名曰足發，脾經濕熱之毒也。有如蓮子形者，頭多突起；有如蜂窠形者，孔內多陷，外結螺靨，此二種須防毒陷。大率此症皆由膏粱厚味，或六淫外客，七情內鬱所致，積聚不散，以致榮氣不從，逆於肉裏耳。初覺腫痛即宜用藥消散之，散而不去則用灸提膿等法。癰疽之症，始爲熱中，末傳寒中，不可不察也。

遠志膏　凡一切癰疽腫毒初起之時，隨用遠志肉二三兩，去心，清酒煮爛，搗如泥，敷患處，用油紙隔布札定，越一宿其毒立消。屢試屢驗，其效如神。

普救萬全膏　治一切風氣走注疼痛，以及白虎歷節，風寒濕流注、癰疽發背、疔瘡瘰癧跌打損傷、腹中食積、痞塊多年瘡毋頻痰、瘀血停蓄、腹痛泄瀉、小兒疳積、女人癥瘕諸症。並貼患處，咳嗽、瘧疾貼背脊心第七椎。倘貼後起泡出水，乃拔出病根，可避風起開揩去氣水再貼之，或換貼一張尤妙。

藿香　白芷　當歸尾　貝母　大楓子仁　木香　白斂　烏藥　生地　蘿蔔子　丁香　白芨　薑黃　細辛　檀香　蓖麻子　秦艽　蜂房　防風　五加皮　苦參　肉桂皮　蟬退　丁皮　白鮮皮　羌活　桂枝　赤芍　良薑　元參　南星　鼈甲　荊芥　雄鼠矢　獨活　蘇木　枳殼　連翹　威靈仙　桃仁　紅花　牛膝　續斷　杏仁　蒼术　艾絨　藁本　骨碎補　川芎　黃芩　麻黃　甘草　梔仁　川烏附　半夏　草烏　紫荊皮　青風藤　金銀花　牙皂以上各一兩五錢　男血餘三兩　大黃三兩　全蝎一兩五錢，南方則闕　蛇脫五條　蜈蚣二三十條，北方則闕　桃枝　柳枝　桑枝　槐枝　榆枝　練枝各三十寸，以上俱切片浸油內　好松香三斤聽用　真麻油十六斤

冬浸九宿，春秋浸七宿，夏浸五宿。分數次入鍋，文武火熬，以藥枯油黑，滴水成珠爲度。起出鍋，濾去渣，入松香末攪勻，秤定再熬。每藥油一斤，入炒過黃丹六兩八錢，用柳柴、桃柴作一把，不住手攪至白煙起後，滴水中，試軟硬得宜，收貯瓦器十數個。每攤一張，用三四錢。《心悟》：編用片子松香百斤、百草霜十斤研細末，每藥油十二兩入松香四斤熬之，攪至適水不散，加百草霜細末，勿住手攪，俟火候成則傾久水缸中，以棒攪和成塊，用兩人扯拔數次，磁缽收貯。又云：治瘡疽用血丹收更妙。余家製送萬應膏，無全蝎、蛇蛻、蜈蚣，用黃丹收。

銀花甘草湯　治腫毒初起時，皆可立消。內服此藥，外敷遠志膏，一切惡毒無不消散。但宜早服爲妙，倘瘡已成膿，必須外潰，無從消散也。金銀花二兩，甘草二錢水煎，清酒沖服。若毒在上焦，加白菊花二錢。毒在下焦，加牛膝二錢。

陳艾圓　灸瘡毒最神效。每歲端午日，蓄蘄艾一二斤，愈久愈良。用時取葉爲炷，或加麝香、木香、明雄黃末搓成團，安蒜止灸之，名藥艾圓。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治法總論》　癰疽發背怎生醫，不論陰陽先灸之。

此句徐勒批曰：陽毒及頭面忌灸。不痛灸至痛，痛至不痛時。

凡看癰疽大症，先要從容立定主意。以見標日期爲始，到今幾日，瘡形與日期是否相應，相應則多吉，不相應則多險。次看受病之源，發於何臟腑，出於何部位。再看身體之上下，部位之險否，形色之順逆，精神之有無，年紀之老壯，氣血之盛衰，發陰發陽，毒深毒淺。陽爲易治多生，陰爲難治多死。然後診脈之虛實，以決其險順，未潰前脈要太過一二，至已潰後又宜不及二三分，是爲脈病相應，自不變生，如其相反，須防不測。以上看法，務要一一參明，表裏透徹，方定治法。凡瘡七日以前，形勢未成，元氣未弱，不論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俱當先灸，輕者使毒氣隨火而散，重者拔引鬱毒，通徹內外，轉陰爲陽，方能發腫作痛，可汗可攻，或消或托。兼求標本參治，必以病合脈，以藥合病，庶不誤治。而首尾俱不可損傷元氣脾胃，尤爲至要。

楣案：徐氏言頭面忌灸，他書亦有言者，後人引東垣灸元好問腦疽案駁之，不知此乃反經合權手段，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也。

內服蟾酥丸一服，外將神火照三枝。徐曰：陽毒不宜用火照。

凡瘡初起十日之前，或已灸之後，未服他藥，宜用蟾酥丸一服，得汗解爲妙，或萬靈丹發汗亦可，使毒氣隨汗而散，最爲捷徑。如二藥服後汗不出，此乃表裏閉密之故，其毒不輕，當用神妙拔根方施治，如神燈照法甚效，此法解毒活血，消腫散瘀。然不可早用，如瘡只四五日，形未聚，毒未出，若早用之，恐火鬱而內毒反致難出。須八九日之後，瘡勢已定，毒氣已聚，未成膿腐之時，用此照之，能消者自消，不能消者自高，不潰者自潰，不脫者自脫，真良法也。

用膏貼頂上，敷藥四邊圍。徐曰：未成者須出頂，方不漫腫。

凡瘡最忌風寒侵襲。初起或已灸之後，俱當用太乙膏蓋貼頂上。此膏拔毒提膿，兼以防禦風寒。如七日以後，掀痛高腫，瘡頭有黃色稠膿，黏在膏

上，餘腫紅色，光亮鮮明，每日宜用葱湯洗淨，換膏貼之，其正膿定在十一日前後出也，此爲陽毒易治。如七日之後，瘡不大高腫，四邊又不掀痛，瘡頭無膿意，宜用化腐柴霞膏，塗於瘡頂，外用太乙膏蓋之。換至十日外，瘡頂漸腐，餘腫漸高，似有膿意，其正膿定在十五日後可出也，此爲半陰半陽之症，化險成順。如二十日以後無膿者，乃純陰之症，治亦無效矣。至瘡之四圍餘腫，須用敷藥，收束根腳，使不開大，初起用金黃散敷之，拔毒消腫止痛，潰後用鐵桶膏箍之，使瘡根漸收漸緊。諸瘡皆因氣血凝滯而成，切不可純用涼藥，冰凝肌肉，以致難腐難斂，當用溫暖散滯行瘀、拔毒活血之藥爲妥。

氣盛兮頂自高而突起，血盛兮根腳束而無疑。

人之氣血，稟賦不同，或老而有餘，或少而不足，故不論老少，總以氣血爲主，關係不淺。腫瘍若無正氣衝托，則瘡頂不能高腫掀痛。潰瘍若無真陰滋潤，則瘡色不能紅活，根亦不能收斂。其頂高根活者，皆可知氣血有餘也。又宜交會明白，交會明白者，瘡根與好肉交界之處，高低自然分明，皮肉自然各別也。

高腫起者，忌用攻利之藥，以傷元氣。徐曰：亦無盡然，非惡藥元氣亦不傷。平塌漫者，宜投補托之劑，以益其虛。

凡瘡初時即高起者，此屬陽症，毒發於表，內藏原無深毒，便宜托裏以速其膿，忌用內消攻伐之藥，以傷臟氣，致膿反難成，不能潰斂。其初起不高不赤，平塌散漫者，此乃陰症，元氣本虛，急宜投托裏溫中健脾之藥，催托毒氣在外，庶無變症。

內熱甚者，量加消毒清劑。便閉燥者，必須通利相宜，使臟腑得宣通，俾氣血自流利。

腫瘍時，內熱口乾，脈實煩躁，便祕喜冷者，此爲邪毒在裏，急與寒涼攻利，宜內疏黃連湯、四順清涼散、內消沃雪湯可以選用。兼有表症者，防風通聖散去麻黃，或雙解散加桔梗、天花粉。又或小便不利者，兼入天水散，或五苓散，務使二便通利，以清其源。又有元氣素虛者，恐不勝前藥，以托裏消毒散加蜜炒大黃，或兼豬膽套法，亦得通利爲度。首尾俱要閉而不結，通而不泄，臟腑和平，表裏透徹，方可用托裏排膿內補之藥。又如潰瘍時，雖有口乾便閉，臟腑不和，小水不利等症，但因潰後膿水出多，內亡津液，氣血虛耗，不能榮潤臟腑所致者，其人必脈細而數，口和而乾，飲食減少，好飲熱湯，此乃虛陽之火爲病，非有餘可比。只宜養氣血，滋津液，和臟腑，理脾胃，則二便自和，亦無變症，倘誤行攻利，多致不救。

十日之間瘡尚堅，必用披針當頭點破。此二句徐勒批曰：未成膿者而用刀出血，則毒必走以致傷生。

凡瘡十日已後，自當腐潰爲膿。如尚堅硬不作膿者，此屬半陰半陽之症，瘡根深固，若不將披針當頭點入寸許，開竅發泄，則毒氣無從而出，必致內攻。倘有內膿，針之亦令易出，譬如開戶逐賊也。亦有十日外瘡雖不腐潰，形尚紅活，掀熱腫痛者，此乃膿遲之故，不必針之。凡元氣不足，或失用補托之藥，又誤用寒涼，或蓋覆未暖，多致膿遲，宜用補托健脾之藥，以得膿爲度。又以十五日至二十一日爲期，如過期但有稀膿者，元氣與毒相拒日久，以致耗散，難以奏功。

楣案：同邑君士雄述其故友管榮棠之言曰：十日點破之說，不可盡拘，當以有膿無膿爲斷。辨膿甚難，或一二日已有膿，而皮色不變，或十餘日尚無膿，而皮色紫黑，故有刀針不宜輕用之戒。然因循畏葸，亦能貽害，嘗有服藥至數月之久，仍須刀決者，破家廢業，殘損肢體，亦有不待決而徑死者，皆由不知辨膿故也。

半月之後膿亦少，須將藥筒對頂拔提，有膿血之交黏，必腐肉之易脫。徐曰：對症用之乃效，誤用防出血。

如瘡至半月後，仍不腐潰不作膿者，毒必內陷，急用披針當瘡頂點開三孔，如品字樣，隨瘡之深淺，一寸二寸皆可入之，入針不痛，再深入不妨，隨將藥筒預先煮熱，對孔合上，良久，候溫取下。如膿血交黏，膿則黃而帶鮮，血則紅而微紫，此爲活瘡，氣血內運，腐肉易脫，用藥可全。如拔出瘀血紫黑，色敗氣穢，稀水無膿者，此爲死瘡，氣血內敗，神仙不治，一月必死。

且如斯時內有膿而不得外發者，以針鉤向正面鉤起頑肉，用刀翦當原頂翦開寸餘，使膿管得通流，庶瘡頭無閉塞。鉤起頑肉以下十四字，徐勒批曰：內未全腐而翦去，血出多者立死，宜用藥條及腐肉之藥，刀針總不宜輕用。

已用藥筒拔膿之後，外既有孔，內竅已通，又當大膿發泄之期，如尚膿少，此乃瘡頭有瘀腐塗塞，內肉亦有頑膜阻隔，以致膿管不通，自然難出。須用針鉤鉤起瘡頂頑肉，用披針利翦，隨便取去寸餘頑硬之肉，即微痛血出，亦自不妨。隨用兩手輕重得宜，從瘡根漸漸捺至中間，內有聚膿，自然湧出，以

黃色稠厚而日漸多者爲吉，反此爲凶。

頻將湯洗，切忌風吹。切忌風吹徐圈。

凡瘡未潰前，或已用照藥後，俱要煎葱艾湯每日淋洗一次，甚者早晚二次，使氣血疏通，易於潰散。至潰已時，及藥筒提拔之後，尤宜避風。洗以豬蹄湯，用方盤在瘡下放定，隨用軟帛將湯淋上，併入孔內，輕手按捺，使敗腐內膿隨湯而出，以淨爲度。再以軟帛叠成七八重，勿令大乾，帶湯覆於瘡上，兩手輕盈旋按片時，帛溫再換。如此洗按四五次，自然瘀滯得通，毒氣得解，腐肉得脫，疼痛得減，此手功之要法，大瘡不可缺也。候腐脫已見紅肉時，洗後搽以玉紅膏，用抿腳將膏挑在手心上，捺化搽之，外蓋太乙膏。四邊根腳已消處，不必箍藥。每日如此，不數日間，膿腐盡脫，新肉頓生，更加內補調理得宜，輕瘡只在月餘，大瘡不過七十日，必完口而愈。

又關節在於斯時，變生出於此候。

關節者，陽瘡以十四日爲關，陽瘡以二十一日爲節。此時務要膿出勢定，由膿出而腐脫，由腐脫而肌生，由肌生而收斂，亦瘡之次序關節也。過期不得膿者，後必有變。故一關順則多順，一關逆則多逆，不可不知。

治當大補，得全收斂之功，切忌寒涼，致取變生之局。大補二字，徐勒批曰：毒輕而虛方可大補，然亦當兼用托毒之藥。

潰膿之後，五臟虧損，氣血大虛，法當純補，但見發熱惡寒，膿多自汗作痛者，便進十全大補湯。虛熱少睡，飲食不甘者，便進黃耆人參湯。皮寒虛熱，咳嗽有痰者，便進托裏清中湯。四肢倦怠，肌肉消瘦，面黃短氣者，便進人參養榮湯。膿多心煩少食，發躁不睡者，便進聖愈湯。脾虧氣弱，身涼脈細，大便溏泄者，便進托裏溫中湯。飲食不甘，惡心嘔吐者，便進香砂六君子湯。脾虛下陷，食少，虛熱間作者，便進補中益氣湯。腎虛作渴，不能制心火者，便進加減八味丸。蓋托裏則氣血壯而脾胃盛，使膿穢自排，毒氣自解，死肉自潰，新肉自生，飲食自進，瘡口自斂。若不務補托，而誤用寒涼，則真氣虛而益虛，邪氣實而益實，往往瘡毒內陷，膿多臭穢，甚則脈洪大渴，面紅氣短而死矣。

楣案：先言純補，後言托裏，文不相承。蓋彼所謂托裏，即以補爲托，非兼用托毒之藥也，故徐氏駁之，而於所錄潰瘡諸方後，尤諄諄致意也。

蓋瘡全賴脾土，此句徐圈批曰：傷胃之藥不可用。調理必要端詳。

脾屬土而上受胃積，故胃爲水穀之海，脾爲倉廩之官。胃主容納，脾主消導，運行不息，生化無窮。凡周身氣血，遍體脈絡，四肢百骸，五臟六腑，皆藉此以生養，是謂得土者昌，失土者亡。蓋脾胃盛則多食而易飢，其人多肥，氣血亦壯。脾胃弱，則少食而難化，其人多瘦，氣血亦衰。故外科尤以調理脾胃爲要。善養生者，節飲食，慎寒暑，戒喜怒，省勞役，則脾胃不傷。不然，則精神氣血，由此而日虧；臟腑脈絡，由此而日損；肌肉形體，由此而日削，百病生矣。

冬要溫牀暖室，夏宜淨几明窗。

人之氣血，喜暖則惡寒，遇寒則結，遇熱則散。瘡乃肌肉破綻之病，風寒最爲易襲。凡看瘡時，冬宜溫牀暖室，爐火逼盡餘寒，夏宜淨几明窗，外風不令得入，方可揭膏洗貼。常見病者夏則縱意當風取涼，或睡臥陰濕之處，冬又不和溫暖，以致寒侵，輕則不能生肌收口，重則變爲不膿不斂陰症，可不慎哉。

飲食何須戒口，此句徐勒批曰：從古所無之談，真是亂道。冷膩硬物休飡。

飲食者，人之所賴以生。方腫瘍時，痛傷胃氣，自然諸味不喜。及潰後膿毒一出，胃氣便開，方欲思食，但所喜者，便可與之，以接補脾胃。如思此物而不與，恐逆其胃氣，而反致不能食也，但不可太過。又生冷傷脾，硬物難化，肥膩滑腸，所當禁耳。

徐曰：飲食亦當謹慎。世醫反令喫毒物，則大謬矣。

癰疽雖屬外科，用藥即同內傷。

凡癰疽如腦項疔毒大瘡，形勢雖出於外，而受病實在於內，故當內外兼治。外不起者，內加托藥。表熱甚者，內必清解。血虛宜用四物湯，氣虛宜用四君子湯，脈虛足冷溫中，脈實身熱涼膈。蓋以癰疽言之爲外科，以氣血言之即內傷，理無二致。業外科者，不可不兼明內科也。

脈虛病虛，首尾必行補法。表實裏實，臨時暫用攻方。

丹溪云：凡瘡未破，毒攻臟腑，一毫熱藥不可用；凡瘡既破，臟腑已虧，一毫涼藥不可用。此未盡然，假如未破時，脈得微沉緩濇細數浮空，又兼身涼自汗便利嘔吐少食，瘡形又不起發，不掀不痛，不潰無膿，此皆氣血虛弱之故，若執未破毒攻臟腑之說，攻以寒涼，復損元氣，豈能得生。余則不論首尾，不拘日數，但見脈症虛弱，便與滋補。虛弱甚者，須用參朮膏、八仙糕。

陽虛自汗食少者，單人參膏，或六君子湯加砂仁、木香，甚者加附子。泄瀉腸鳴，胃虛嘔逆者，參苓白朮散加豆蔻、山藥、木香、柿蒂。脾虛下陷溏泄，及肛門墜重者，補中益氣湯加山藥、山萸、五味子。隨症選用，虛而受補者多生，虛而不受補者不治。至如表實而身體發熱，無汗惡寒，裏實而脈大身熱，便燥口乾，表症急，則宜先用荊防敗毒散以解其表；裏症急，則宜先用四順清涼飲以攻其裏；表裏相兼者，宜防風通聖散發表攻裏。凡此活法，亦在臨時酌用，不可執泥。

病要論久新，法莫善於寬治、猛治。

人之病有新久，勢有緩急。如受症之初，元氣未弱，有當用猛劑者，切勿養癰貽患。所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如表症盛者，用萬靈丹大加表散。裏症急者，以內疏黃連湯急與通行。但當中病即已，不可太過耳。又如受病日久，邪正相拒，其元氣未有不衰弱者，縱有餘症、雜症、壞症，俱當先固其本，而後調之、和之、散之，使病氣漸退，元氣漸醒，飲食漸進，根本漸實，則餘患再無不愈之理。常見醫者不論病之新久，本之盛衰，又不悟因虛致病，因病致虛，其中又有虛熱、虛寒之別，一例妄行攻治，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豈不危哉。

楣案：補虛必兼托毒，如徐氏之說，乃爲無弊。後列潰瘍諸案，往往以蠻補收住毒氣，弄小成大，遲久始愈，徐氏論之詳矣。

藥必求標本，功莫別於先醫，後醫，若一概之攻補，恐兩途之誤用。

凡物理皆有標本，而身病之標本，尤不可不察。五臟爲本，六腑爲標。五臟主裏主血，六腑屬表屬氣，此身體之標本也。初病爲本，傳病爲標。元氣爲本，病氣爲標，此疾病之標本也。凡治病者，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又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假如先得瘡疾，而後得泄瀉嘔吐食少等症，則當舍本從標，俟瀉止嘔定食進，始治其瘡，餘皆倣此。

楣案：此段原註論標本處模糊數行，徒亂人意，故痛加芟薙，所存止此。

又說陽變爲陰，內外被寒涼克伐。徐曰：寒涼固不可用。

瘡發於陽，爲癰爲熱，爲疼爲實，本屬易治。但起初或視爲小恙，不早求治，又外受風寒，內傷生冷，或醫者失於補托，而又以涼藥圖其內消，以合病家之意，多致氣血冰凝，脾胃傷敗，瘡毒不得外發，遂成內攻之候，往往不救。如瘡變在十一日未出膿之前，形勢與好肉相平，不疼不熱，軟漫相兼，瘡口止流清稀膿水，更兼身體不熱，脈亦細微，不欲飲食，精神昏短，此陽變爲陰，雖強投溫中健脾之藥，而不應者，百無一生。如瘡變在十五日之後已出膿時，毒已外發，偶因調攝失宜，誤食冷物，忽變爲陰者，急投托裏溫中湯、十二味異功散，輕者十全大補湯，俱倍加參、耆、桂、附以救之。須得瘡熱作痛，膿出身溫，脈起食進者吉。因原屬陽症，故可轉危爲安。

豈期陰變爲陽，首尾得辛熱扶裝。徐於此句旁又批曰：何可輕用熱藥，殺人之術也。病分真似，理究陰陽。

瘡發於陰，爲疽爲冷，爲硬爲虛，原屬難治。病者覺之，而用辛香酒煎大方熱藥服之，醫者又敷以熱藥，冀其起發高腫，掀熱作膿，於是瘡得熱藥而轉陰爲陽矣。若其瘡雖得微腫、微熱、微痛、微膿，而形勢終不似真陽之紅活，亦不能得真厚之黃膿，則仍歸陰症，多死。凡值此等陰症，若病者方寸不雜，聽命於醫，醫者治法得宜，先後中節，十中亦有一二可生。其急如救焚拯溺，可施者毋緩須臾，其慎如臨淵履冰，應禁者切忌鹵莽，如此而不得生，則天命矣。

既有針工之異說，豈無線藥之品詳。

凡瘡毒已成，當托其膿。膿成當用針通，又必驗其生熟淺深上下而針之。假如腫高而軟者，發於肌肉，膿熟用針，只至四五分。腫下而堅者，發於筋脈，膿熟用針，只至六七分。腫平肉色不變者，毒氣附於骨也，膿熟用針，必深入寸許，方得見膿。又輕按便痛熱甚者，膿淺而稠；重按方痛微熱者，膿深而稀。按之陷而不起者，膿未成；按之軟而復起者，膿已成。按之都硬不痛者，無膿，否則瘀血也；按之都軟不痛者，有膿，否則濕水也。凡瘡有膿即當針，膿孔宜順下。膿未熟而遽針，則氣血泄而膿反難成；膿已熟而不針，則腐潰深而瘡必難斂。膿深而針淺，則內膿不出，而外血徒泄；膿淺而針深，則內膿雖出，而良肉亦傷。元氣虛者，必先補而後針，則諸症悉退。又有氣瘿腫而綿軟不痛者，血癭腫而肉壘成塊者；頑毒結之日久，皮腐肉紫根硬，四邊紅絲纏遶者；以及結核之漸大漸痛漸腐者。以上四症，俱不可輕用針刀掘破。此句徐圈。若妄用之，必出血不止而立危矣。用針之妙，在膿隨針出，而病者寂無所知。至於瘿瘤、瘰癧、諸痔、諸漏、疔毒、堅硬頑瘡，非線藥之功，不能刻期取效。線藥有五六種，分附各門，以便隨症

選用，此不及贅。

湯散丸丹，要在發而必中，此句徐圖批曰：或有不效，即宜改方。神聖工巧，誠爲學者機關。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灸法併禁灸瘡穴》 凡瘡初起，惟除項以上，餘皆並用艾灸。隨瘡勢之大小，灸艾壯之多少。用蒜切成薄片，安於瘡頂上，著艾炷蒜上，點火三壯，一換蒜片。初灸覺痛，以不痛似癢爲止；初灸不痛，以知痛癢爲住；如初灸全然不覺痛癢，宜去蒜灸之。又陰瘡日數多者，艾炷恐不及事，以蒜搗爛，鋪於瘡上，以艾亦鋪蒜上，點火灸之，火氣方得入裏，必知痛甚爲效，知痛深處，方是好肉。蓋艾火拔引鬱毒，透通瘡竅，使內毒有路而外發，誠爲瘡科首節第一法也，貴在乎早灸爲佳。又有禁灸數症，亦宜參詳。頭乃諸陽之首，純陽無陰之處，凡生瘡腫，俱是亢陽熱極所致，如再加艾火，使毒氣熾甚，隨後反加大腫，最能引動內痰，發之必死。面生疔毒亦然。又有腎俞一穴，在於兩腰脊傍，係內腎命根所係之處，此穴發瘡，多因房勞素虛，腎水枯竭而成，若再加艾灸，火燥其源，必致內外乾涸，多成黑陷昏悶而死。又有患者元氣素虛，發瘡多不高腫，其人體必倦怠，精神必短而昏，脈必浮散空虛，數而不鼓，此內無真氣抵擋火氣，如灸之，其人必致昏憒而死。或謂艾火不虧人，此言貽誤多矣，醫者亦宜詳察。

徐曰：前歌云不論陰陽先灸之，註又云不論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俱當先灸，此言項以上及虛症俱忌灸，可知此書非一人手筆也。

《徐評外科正宗・論病生死法》 初生如粟，裏可容穀；外面如麻，裏面如瓜；外面如錢，裏可容拳，起勢大而終無害。未老先白頭，無膿軟陷休；瘡從疙瘩起，有膿生方許。腫潰氣昂昂，不治自安康。

《徐評外科正宗・腦疽論》 夫腦疽者，俗稱對口是也。所發不同，其源有二，得於濕熱交蒸，從外感受者輕；五臟蘊結，從內發外者重。濕熱之爲病，由於天行氣候，寒暑不調，節序溫涼，陰陽失度，體虛者易於侵襲，項後雖屬督脈，又主太陽寒水司行之道，一經侵襲，氣血必凝，凝則必腫，此從外感受者。其患初起有頭，多生正穴，三四日間，多作掀痛，始生寒熱，口和不乾，色紅根活，瘡勢漸高，形不散大，時止時疼，易膿易腐，飲食知味，起坐如常，外勢雖可畏，而無七惡相干，此屬陽症，故雖不治可愈。其由五臟蘊結而成者，其源又有五，蓋心主血，故心緒煩擾，煽動不寧，以致火旺而沸騰，行於項間，與寒水交滯而爲腫，一也。肝統筋，故惱怒傷肝，項乃三陽統筋之所，肝傷則血脈不潮，筋無榮養，凝結爲腫，故項緊急強痛，不能轉側，其患未潰前肉色紫暗，堅硬漫腫，破流血水，木痛無膿，此皆肝氣受傷，二也。脾主肌肉，故思慮傷脾，脾氣日損，又或膏粱損胃，胃汁乾枯，以致中脘痞塞，氣不運行，逆於肉裏，乃生壅腫，其患外皮雖腐，而內堅不潰，口燥舌乾，飲食不進，根腳走散，膿穢色敗，此皆脾氣受傷，三也。肺主皮毛，故憂鬱傷肺，肺傷則毛竅閉塞，腠理不通，氣不舒暢，縱橫經絡，結而爲腫，其形瘡多平陷，色淡不華，皮腐脂流，形如湯潑，氣竄短促，鼻煤鼻掀，漉漉生痰，殷殷發嗽，此皆肺氣受傷，四也。腎主骨髓，故恣慾傷腎，腎傷則真陰之氣敗矣，真陰一敗，相火自生，此火最能自升自降，或動或靜，煎熬臟腑，消爍津液，更變形容，改換聲音，瘡形紫黑，脈數乖度，煩躁口乾，隨飲隨渴，此皆腎氣受傷，五也。凡治此症，必內分虛實，外辨陰陽，體順天時，察其病理。七日以前，瘡勢未成者，當通竅，以汗發之。汗字徐勒。七日已後，病勢已成，治當兼補以托之，則毒不內攻，外無變症。如藥攻利太過，元氣受傷，毒多難出，又數圍涼藥，氣血冰凝，則肌肉多死，反難腐潰。予嘗治此，及諸發背，初起未成者，用披針當頂點入知痛處，出其惡血，通其瘡竅，隨插蟾酥條直至瘡底，自未成者以下三十字，徐×批曰此必死之法，誤盡蒼生。其不死者亦必臥牀幾月，服大補之藥而後得安。外用膏蓋，內服萬靈丹或蟾酥丸，發其大汗，大汗二字徐×批曰必至陽脫不救。解散內蘊之毒。次日，患上或腫或不腫，或痛或不痛，仍插仍貼，四字徐勒。直至患頂腫高，根腳突起，四圍裂縫有膿，方住插藥。輕淺者，九日後吐出病根堅硬不化之物。毒甚者不能頓然脫落，亦可漸腐成膿，爲轉重就輕之良法。此句徐勒批曰轉輕爲重則有之。外用玉紅膏長肉，內服補托收斂之藥，不久自愈。如陽症輕淺者，候自腐潰，不用前法針刺。如不腫不疼，灸亦不痛，陰症尤當速用，不必遲延，此爲移深居淺之大法也。

徐曰：此篇泛論，乃通套之談，凡瘡皆如此，非獨腦也。其刺法則殺人之術矣，凡未成者之症，見血必危，此等議論，貽誤後人，死有餘辜。

《徐評外科正宗・腦疽看法》 初起頂高根活，色紅皮薄，作疼掀熱，腫不開散者順。已成無論偏正，瘡形獻起，疼痛發熱，易膿易腐者順。已潰膿稠，肉色紅活，瘀腐易脫，掀腫漸消，痛減者順。潰後腐脫，新肉便生，瘡口漸

斂，結痂作癢者順。初生一點黃泡，或似疙瘩，不腫不疼，自不知覺者逆。已成不發高腫，亦不掀痛，瘡頂軟陷，根腳平散者逆。已潰膿清，肉色紫黑，外皮不腐，內生臭穢，不食者逆。腐肉雖盡，新肉不生，瘡口散大，軟陷無神，色敗者逆。

徐曰：此等看法，諸腫皆同，知其大意可耳，不必重出也。

《徐評外科正宗・腦疽治法》初起有頭，或無頭，大痛，或不痛，俱隔蒜灸，此句徐勒批曰頭不可灸。兼服解毒之藥。已成堅硬，發熱掀痛，口乾便秘者，邪在內也，宜泄之。堅腫不痛，發熱惡寒，頭疼，四肢拘急者，兼發表攻裏。腫硬日深，形色紫黑，外皮不腐，內膿不潰，宜行拔法。項強，頭面掀熱，口燥惡心嘔吐者，邪在上也，宜清之。掀熱腫痛，紅色光亮，疼苦有時，內膿脹痛者，急開之。將潰不潰，熱微紅，不作腐潰者，脾胃虛也，宜補之。潰後腐肉不脫，膿水清稀，腫痛仍作者，當大養氣血。大便多溏，小便短澀，自汗食少，脈細身涼，當溫中健脾。

徐曰：法亦大同小異。

《徐評外科正宗・腦疽治驗》一男子生項疽十餘日，其勢頗甚，根連左右，耳項並腫，紅赤掀熱，脈浮而數。先用黃連消毒散二服，徐曰：苦寒禁用。以退大勢。根腳稍定，用托裏消毒散數服，尚不腐潰，診其脈浮無力，詢知年過五旬，久艱嗣息，房中婢妾多人，思慮勞慾太過，損傷元氣故也，瘡勢又大，故服前藥止能起發，不能培養爲膿，更用十全大補湯加桔梗、白芷，倍人參、白朮以上十字徐勒。各三錢，外用桑木灸法，以上四字徐勒。早晚二次，又塗紫霞膏數日。病者頭面俱腫，雙目合縫，徐曰：此熱藥火灸之害。形狀可畏，然後腐潰，膿出日至數升。如此半月，因前藥尚不勝病，添出煩躁不寧，五心煩熱，以上八字，徐勒批曰：亦藥灸之害。飲食漸少等症，此乃膿水出多，氣血走泄，致成虛火假症，隨用聖愈湯一服，不應，此二字徐勒。又進一服，加熟附子二錢，熟附子徐勒。方應。前症悉退，換用人參養榮湯加麥冬、五味，五味徐×。參朮倍至三錢。調理月餘，腦骨腐肉連髮片片脫下，徐曰：此熱藥之故。狀極狼狽，觀者無不驚訝。腐潰深大，尚恐藥補不及，每日粥食中用人參三錢，同煮食之，以接補脾元，方得元氣漸醒，調理四月而愈，後一年生子。

徐曰：自己用藥大誤，以至幾死，直至毒隨腐盡，然後蠻補得活，醫者反誇己功，病家亦信其有回天之力，謬種相傳，害人不淺。此等醫案，可以垂戒，而愚者反奉爲師法，殺人寧有量哉。

又曰：此篇乃其殺人供狀，其人不死，乃天幸耳。

一監生項瘡初起，瘡頭偏於右半。余謂不可輕視，必用艾灸爲上，徐曰：不可灸。隔蒜灸至十五壯，知痛乃住。彼視爲小恙，不服藥。又四日頸腫項強，紅紫木痛，徐曰：火灸又害一人。便秘脈實有力，以內疏黃連湯加元明粉二錢，通其大便。次用消毒救苦湯二服，腫勢仍甚。此內毒升發，不可再消，換服托裏消毒散。延至二十日，因病者肥甚，肉緊不能腐潰，余欲行針開放，此四字徐勒。堅執不肯。豈知變症一出，煩悶昏憒，人事不省，始用披針左右二邊併項之中各開一竅，左右下十二字，徐勒批曰：可憐。內有膿腐處，翦割寸許頑肉，以上六字，徐勒批曰：自有腐肉之藥，何必翦割，必不得已略去不痛之頑肉可也。放出膿血碗餘。內服健脾胃養氣血托膿補虛之藥，膿似泉流不歇，以上四字徐勒。每朝夕，藥與食中共參六七錢，服至腐肉脫盡，新肉已生。又至四十日外，始漸甦知人事，前此竟不知也。徐曰：已半死去。此症設禁用刀針不加峻補，豈得生乎。幸其子在癢識道理，信從余言，徐曰：腐儒爲爾所愚。未百日而愈。

一男子患項瘡五六日，來就余視，頭便黃色，根亦平散。余曰此當急治，彼不悅而去，請他醫視之，曰小恙也，因即用其藥。又至五日外，瘡勢堅硬，根腳開大，毒氣已過兩肩，流注前項，胸乳皆腫，嘔吐惡心，寒熱不食，始復請余治，已非藥力可及，乃用葱艾湯洗淨他醫之藥，連煮藥筒拔提二次，徐曰：亦不可輕用，以藥托爲妙。拔出瘀血碗餘。隨用銀針斜斜插入，透通患底數處，以蟾酥條插入孔內，解毒爲膿，總以膏蓋。走散處則以真君妙貼散敷之，其毒漸漸收歸後項原處。又服內托降火化痰之藥三四日，大勢已退，內膿已通，換服十全大補湯。凡堅而不化者照之，腐而不痛者取之，新肉生遲者培之。將近三月，始得完口平復。

《徐評外科正宗・腦疽主治方》黃連救苦湯

黃連救苦葛升銀，柴芍芎歸翹梗芩，羌活防風共甘草，腦疽煎服可安寧。

治腦疽發鬢發頤，及天行時毒初起，憎寒壯熱，頭面耳項俱腫。服之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潰。

黃連　升麻　葛根　柴胡　赤芍　川芎　歸尾　連翹　桔埂　黃芩

羌活　防風　金銀花　甘草節各一錢

水二碗，煎八分，臨服入酒一杯，食後服。

徐曰：此爲寒散之劑，藥味重複渾雜，不成章法。

又曰：升提苦寒之藥宜審用，在上之病，並非必用升、柴、桔梗，凡消火驅風之品，皆能愈上焦之疾。初起禁用苦寒，凡腫皆然。即升燥之品亦禁用，恐反提火上升也。總以辛涼滋潤爲主，則火散而毒自解也。

又曰：丹皮、犀角、羚羊角、枳殼、天蟲、元參、土貝、生地、蒼耳，俱可擇用。別本有槐米，無枳殼。

楣案：以上諸條，徐氏蓋泛論治法，觀凡腫皆然一語可見。腦疽有偏正陰陽之別，不獨苦寒當禁，即涼劑亦當審其非陰毒乃可用。

解毒天漿散

解毒天漿石決明，殭蠶山甲防風銀，甘草黃連花粉乳，翹羌歸尾大黃行。

治腦疽積毒日深，堅腫木硬，口燥舌乾，惡心煩渴，六脈沉實有力，大便閉結不通者。

石決明生研　殭蠶　穿山甲土炒　防風　連翹　羌活　乳香　甘草　金銀花　黃連　歸尾各一錢　大黃三錢　天花粉新鮮未曬者四兩，石臼內擣爛，投水一碗攪勻，絞去渣用

右花粉淨汁一碗半，同藥煎至八分，入酒一杯，空心熱服。行過三次，方用飲食。忌食煎炒發物。

徐曰：此爲寒下之劑，亦雜而無法。天花粉乃陰寒之藥，何得多用，此惡方也。

又曰：堅腫木硬，豈可用寒涼。

內托千金散

內托千金散芍耆，白芷芎歸防桔隨，銀草參甘花粉桂，痛加乳沒不須疑。

治腦疽、發背、諸毒、惡瘡已成不消者，服之易潰。

白芍　黃耆　川芎　當歸　防風　桔梗　天花粉　金銀花　人參各一錢　肉桂　白芷　甘草各五錢　乳香　沒藥二味痛甚加入

右水二碗，煎八分，臨服入酒一小杯，食遠服。

徐曰：方味亦雜。

又曰：上焦之病，不得輕用肉桂。

回毒銀花散

回毒銀花散最奇，癰疽陰毒總堪醫，借問君家何等藥，銀花甘草協黃耆。

治腦疽及諸陰瘡不起，色變紫黑者，急服之。

金銀花連枝葉二兩　黃耆四兩，生切　甘草二兩，切

用紹酒二十兩，同藥入小口砂罐內密封，重湯內煮三炷香爲度，取起濾清服之。蓋暖患上，其瘡漸漸高腫，此轉陰爲陽，吉矣。後用托藥潰膿。如服後不痛不起，瘡頭流出黑水，此真陰症，不治。

徐曰：此藥酒方也，血寒之症，及冬日陰毒，亦可備用。

梅花五氣丹

梅花五氣丹輕粉，乳沒辰砂麝片酥，加上雄黃併血竭，托毒護心不可無。

治腦疽、發背、諸般疔腫初起，寒熱交作，筋骨疼痛，有似傷風，惡心嘔吐，但未成膿者。

梅花冰片五分　當門麝香五分　輕粉　辰砂各六分　乳香　沒藥　血竭　明雄黃各一錢　真蟾酥預於端午前尋之，至午日取酥二錢，用頭胎男乳調膏

右前藥各研極細，對準分數，於端午日辰時製度。候至午時，將上藥九味和入蟾酥膏內，向日丸之，如茄子大，一時內曬乾，用川椒二十七粒，燈心二十七段，同藥收於瓷罐內養之，以蠟封口，不泄藥氣爲妙。凡遇惡瘡大毒，開器取出一枚，先用美饌食飽，次用無根水漱淨口內，再含水一口，少頃待溫，用葱白五寸，同水嚼爛咽下，隨將藥餅安放舌下，睡於暖處，以被覆蓋，藥化苦水，徐徐咽之。瘡勢大者，二三餅亦可。藥盡，其汗即到如淋，諸病若失。如冬月天寒難汗，噙後將葱白湯催之亦妙。凡治無有不效。如暗疔人所不知覺，及知覺而失治者，毒氣入裏，人便昏沉，一中便倒，不能依法服藥，急用連鬚葱白七個，煎酒一杯，研藥五餅灌下，藥氣到心，其功如湯潑雪，患者即便甦醒，此爲外科第一奇方也。

徐曰：此俗所謂梅花點舌丹也，爲托毒護心之藥。

小保安湯

小保安湯歸藿芩，黃耆半夏麥冬陳，人參甘桔兼芎朮，薑棗同煎效若神。

治腦疽、諸發已潰流膿，服之庶不更變。

當歸　茯苓　川芎　黃耆　麥冬　陳皮　桔梗　人參　白朮各一錢　半夏　甘草　藿香各五分

薑三片，棗二枚，水二茶鍾，煎八分，食遠服。

徐曰：此法重出。

大保安湯

大保安湯术附歸，參苓芎芍桂丹皮，黃耆山藥門冬草，五味山黃熟地宜。

治腦項、諸發、癰疽、惡瘡，大毒已潰之後，膿水出多，氣血虛弱，精神短少，飲食少思，坐臥不寧，煩躁不眠，晝則安靜，夜則發熱，及虛陽煩渴等症。

白术　當歸　人參　茯苓　川芎　白芍　山萸肉　黃耆　山藥　丹皮　熟地黃　五味子各一錢　肉桂　甘草　麥冬　熟附子各五分

煨薑三片，大棗二枚，蓮肉七粒，水煎，食前後服。

徐曰：此亦蠻補之方，無意義。

陽春酒

一盞陽春酒孰知，天冬杞术地黃宜，人參柏子當歸遠，百補方中此最奇。

治腦疽、諸發已潰流膿腐盡時，脾胃虛弱，肌肉生遲，或氣血原不足，以致肉色淡白，不能長發收斂。宜服此酒，生長肌肉，強健脾胃，美悅顏色，滋潤皮膚。凡大瘡後飲此，不惟卻病，亦且延壽。

人參切片　白术　熟地黃各五錢　歸身切片　天門冬　枸杞子各三錢　柏子仁　遠志各二錢五

右上藥用絹袋寬貯，以無灰好酒五斤，磁罐內浸至一伏時，每早午晚各飲一杯，熱服。如夏月天炎易壞，不堪久服，將藥分作五分，每次用酒一斤，隨便浸服，亦效。如酒將完，藥尚有味，再添酒浸飲一次，已後藥淡無味，不必再浸。

徐曰：亦是通治之方，無意義。

桑木灸法

治諸瘡毒堅而不潰，潰而不腐，新肉不生，疼痛不止。用新桑木長七寸劈指大，一頭燃着向患上灸之，火盡再換，每次灸木五六條，肉腐爲度。

徐曰：此神燈照之變法。

神妙拔根方此五字徐×

治腦疽發背陰症初起，不腫高，不掀熱，灸不疼，其病將來難治，必致壞人。十日以前，用披針當頂插入知痛處方止，隨用蟾酥條插至孔底，用披針以下十七字徐勒。每日二條膏蓋。三日後，加添插藥。其根高腫作疼，加添以下十字徐勒。外用神燈照法，助陰爲陽。插照七日，其瘡裂縫流膿。至十三日，其根自脫。如日多根深蒂固，不能脫者，披針取之，內用玉紅膏，不脫者自脫，不斂者自斂，此法百人百活，再無不愈者。

徐曰：用此法者，我目中已見殺數十人矣，即真陰症亦不宜用，況陰症千不得一，非平塌即爲陰症也。

又曰：凡瘡未成者，一見血，則毒走肌傷，輕者變重，重者必死，況又插入藥條，以致痛極腐爛，斷無消理，此等惡法，害人不淺。然此原云陰症當用此法，乃近人無知，不論陰症陽症，輕病重病，皆用此法，殺人無算，間有愈者，皆痛苦哀號，死裏逃生，乃皆奉爲金科玉律，舉世皆然，無人救正，豈不傷心。

楣案：徐氏痛駁拔法，垂戒切至，學外科者，當奉爲金科玉律。至謂真陰症千不得一，非平塌即爲陰症，此二句須仔細體會。修煉家言分陰未絕則不仙，分陽未絕則不死，癰疽亦然。疽雖陰毒，亦須內有陽氣，方可施補托之法，俾令高腫潰膿，真陰症陽氣已熠，乃必死之症，故曰千不得一，非謂患疽者皆屬陽症也。合非平塌即爲陰症句觀之，可見平塌多陰症，特恐人一見平塌，便認爲陰症，以致誤治，故爲揭出耳。原徐氏本意，蓋其言拔法之不可用，惟可施諸真陰症，而真陰症千不得一，則此法當廢而不用也。

又案：腦疽之偏者，陰毒居多。初起惟犀黃丸能消之。已成平塌不疼，神思昏倦，非陽和湯不可。潰後宜貼陽和解凝膏。但犀黃丸價貴，貧人無力服。陽和湯熟地黃分兩極重，醫者不敢用，病者不敢服耳。然服此二藥而愈者，余所見非一人，故附著之。其有平塌而非陰症，如徐氏所云者，則在乎醫之臨時識症矣。

腦疽應用方

隔蒜灸法　拔筒法　琥珀蠟礬丸　太乙膏

真君妙貼散　護心散方俱見腫瘍門　蟾酥丸　蟾酥條俱見疔瘡門

十全大補湯　人參養榮湯　乳香定痛散　聖愈湯方俱見潰瘍門

楣案：隔蒜灸法、蟾酥條，徐勒。琥珀蠟礬丸、真君妙貼散、護心散、乳香定痛散，徐圈。

《徐評外科正宗・時毒論》　夫時毒者，天行時氣之病也。春當溫而反

寒，夏宜熱而反涼，秋當涼而反熱，冬宜寒而反溫，此四時不正之氣，感於人而爲疾也。宜分別陰陽、表裏、寒熱、虛實施治。初起與風寒相類，惟頭面耳項發腫爲真，此九字徐圈。其患寒熱交作，體強頭眩，脈浮緊數者，爲邪在表，以荆防敗毒散或萬靈丹發汗以散之。如兩目鼻面漸次傳腫者，乃正陽明受病，其患掀腫發熱，便秘口乾，多熱少寒，脈數有力，爲邪在裏，五利大黄湯、四順清涼飲下之。又頭角兩耳前後結腫者，乃手少陽經受之，其患耳鳴筋痛，寒熱嘔吐，口苦咽乾，煩躁時甚，當以知母石膏湯、小柴胡湯和之。通用防風通聖散加牛蒡、元參，解毒攻裏。勞役凶荒，沿門闔巷傳染者，普濟消毒飲、藿香正氣散以安之。表裏俱解，腫尚不消，宜砭去惡血。腫熱甚者，如意金黄散敷之。微熱不紅堅硬者，沖和膏選而用之。自後仍不消者，必欲作膿，宜托裏消毒散加白芷、皂角針托之。已潰體倦食少者，補中益氣湯。膿穢脾虛，食而嘔吐者，香砂六君子湯。潰而不斂者，十全大補湯。又有毒中三陽，自項以上俱發腫者，光如水色，雙目合縫，脣似豬形，口角流涎，腫不消潰，聲音不出，飲食不入，咽喉腫閉，牙關難開，破流臭水，穢氣連綿不絕者，俱爲不治。

徐曰：此乃時行濕毒之氣，發於頭面，世所謂大頭症是也，以其能作膿出毒，故入外科。

《徐評外科正宗・時毒看法》 初起寒熱交作，頭面一處作腫，紅赤發熱疼痛者輕。已成高腫發熱，疼痛有時，語聲清朗，湯藥易入者輕。已潰膿稠，堅腫漸消，疼痛漸減，飲食漸進，身溫者吉。潰後膿水漸止，腫退肌寬，神彩精寧，睡臥安穩者順。初起多寒少熱，頭面耳項俱腫，光如水晶不熱者險。已成漫腫無頭，牙關緊閉，湯水不入，聲音不出者逆。已潰膿水清稀，氣味敗臭，腫痛不除，如屍發胖者死。潰後臭水淋漓，腫不知痛，手足多冷，常出譫言者死。

《徐評外科正宗・時毒治法》 寒熱交作，頭眩體痛，六脈浮緊，邪在表也，宜汗散之。頭面赤腫作痛，口燥咽乾，大便秘實，邪在裏也，宜下之。外有寒熱，內亦口乾，脈弦有力，表裏俱實，宜發表攻裏。表裏俱解，腫痛仍不消者，乃瘀血凝滯，宜砭去惡血。砭血之後，腫痛不消者，已欲作膿，宜托膿健脾。腫甘甚而脹痛者，已有膿，急針之，更兼補托，調理脾胃。潰後腫痛不減，膿清腥穢，脾胃弱也，更宜溫中健脾。饑年時毒流行傳染者，忌用攻發，當和解，兼養正氣。

《徐評外科正宗・時毒治驗》 一男子耳項腫痛發寒熱，脈浮數。以荆防敗毒散一劑，寒退熱存。又以連翹消毒飲一劑，便行三次，內熱頓退，餘腫不消，本方去大黄加川芎數劑而愈。

徐曰：輕症。

一男子先發寒熱，次日，頭面俱腫，又二日，口噤，湯水不入。診之，脈洪數而有力，此表裏俱實也。又咽喉妨礙，湯藥難下。先用針刺咽間，去惡血鍾許，此二句徐×批曰：必死不死者，幸耳。牙關稍開。用防風通聖散一劑，徐徐服之，便去三四次。腫上砭去惡血，以金黄散敷之。次日，腫勢稍退，又用普濟消毒飲二劑，面腫漸消。惟兩耳下堅腫不退，此必作膿，又用托裏消毒散數服，候膿熟而針之。膿熟二字徐密圈。次用十全大補湯，去肉桂加陳皮，十餘劑而斂。

一男子牙根腫痛，次傳腮項俱腫，頓生寒熱。此陽明濕熱上攻，用荆防敗毒散加石膏一劑，石膏一味，徐勸批曰：初起不得用寒藥。寒熱頓退。惟腮腫不消，以針刺牙根腫上，此七字徐密點批曰：牙根可針。出毒血，以冰硼散搽之，外敷真君妙貼散，內服牛蒡子湯，數劑而愈。

一男子冬月耳面赤腫，發熱口乾，脈洪實而便秘。此三陽蘊熱症也，必捨時從症治之。以五利大黄湯一劑，便行二次，赤腫稍退，內熱稍疏。又以升麻解毒湯二服，腫亦消而病愈。

一婦人冬月面腫咽痛，口噤難開。診之，脈洪數有力，又見房中暖氣如蒸，此爐火盛也。用黄連解毒湯加元參一劑，次日腫消咽利。又服二劑全愈。

徐曰：此偶觸火邪之輕症。

一男子勞甚，鬢間腫硬，肉色不變。余曰：勞傷氣血，濕痰毒滯之症，與外感時毒不同。又診脈細數而無力，爲內傷損病，治當養氣血，調經脈，理勞續損。彼欲內消，自服仙方活命飲二劑，腫不見消，脾胃已損。又請一醫，乃行攻利，復損臟腑。此八字徐勸。數日後，飲食不進，便泄不止，徐曰：此必死之症。腫硬愈堅，痰涎愈甚，復請余視之。餘曰：今不可治。凡病有主末，治有權宜。此病初起，肉色不變者，血不足也；堅硬不熱者，脾胃弱

也；脈細數而無力，正氣衰也。豈可用前有餘之藥，以攻不足之病。旋又強投溫中補劑，不應而死。

楣案：此條當入鬻疽門。

《徐評外科正宗・時毒主治方》 荊防敗毒散

荊防敗毒散桔梗，羌獨前柴芎人參，茯苓枳殼同甘草，寒甚加葱藥力行。

治時毒初起，頭眩惡寒，肥項腫痛，脈浮者。

荊芥　防風　羌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桔梗　茯苓　枳殼各一錢　甘草　人參各五分

薑三片，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寒甚，加葱二枝。

徐曰：此爲主方，惟人參不宜輕用。

五利大黃湯

五利大黃湯黃芩，升麻梔子朴硝評，時毒掀腫大便秘，實熱用之即安寧。

治時毒掀腫赤痛，煩渴便秘，脈實有力者。

大黃煨　黃芩　升麻各二錢　芒硝　梔子各一錢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空心服。未利者渣再煎服。

徐曰：此治陽明熱毒之方，大實熱者可用。

連翹消毒飲

連翹消毒飲芎歸，赤芍牛蒡薄荷隨，黃芩花粉桔梗草，枳殼升麻並用宜。

治時毒表裏二症俱罷，餘腫不消，疼痛不退者。

連翹　川芎　當歸　赤芍　牛蒡子　薄荷　黃芩　花粉　甘草　枳殼　桔梗各一錢　升麻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後服。便躁者，加酒製大黃。

徐曰：即前方意。

防風通聖散

防風通聖大黃芍，薄荷芎歸草朴硝，桔梗梔翹芩白术，荊芥麻黃滑石膏。

治時毒發寒發熱，煩躁口乾，表裏脈症俱實者。

防風　白芍　薄荷　川芎　桔梗　山梔　黃芩　白术　當歸　連翹　荊芥　麻黃　滑石　石膏各一錢　甘草五分　芒硝一錢五分　大黃酒炒，一錢

水二鍾，煎八分，空心溫服。

徐曰：此乃治表裏俱熱之方，所謂兩解法也。須審定內外俱熱之症，乃可消息試用。

普濟消毒飲

普濟消毒飲芩連，元草參陳牛蒡攢，柴桔翹藍併馬勃，升麻殭蠶共水煎。

治時毒疫癘，初覺憎寒發熱，肢體沉重，次傳頭面作腫，或咽喉不利，舌乾口燥，煩渴不寧者。

黃芩　黃連各二錢　人參一錢　陳皮去白　元參　甘草　柴胡　桔梗各一錢五分　連翹　牛蒡子　馬勃　板藍根　升麻　殭蠶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後服。如大便燥，加酒煨大黃一錢，或二錢，以利爲度。腫勢甚者，宜砭去惡血。

徐曰：此治陽明熱毒之方，亦治危急咽喉症。

又曰：此方甚雜，當對症選用。

楣案：元參、牛蒡子、馬勃、板藍根、升麻、殭蠶，徐圈，王君謂方中升藥太多，用者極宜斟酌。

通氣散

通氣散內用延胡，羊躑躅花與藜蘆，川芎牙皂共爲末，撚於鼻內嚏沾濡。

治時毒掀腫疼痛，咽喉不利，語言不爽者。

延胡索一錢五分　川芎　牙皂各五分　藜蘆三分　躑躅花二錢五分

共爲細末，用紙撚蘸藥少許於鼻內，取嚏爲效。

徐曰：備用可也。

托裏消毒散見腫瘍門

治時毒表裏俱解，腫尚不退，欲作膿者。

牛蒡子湯

牛蒡子湯首葛根，豆豉須用江西精，貫衆甘草各等分，煎嘗時毒可安寧。

治時毒熱甚腫痛，脈數而無力者。

葛根　貫衆　甘草　江西豆豉　牛蒡子半生半熟研，各二錢

水二鍾，煎八分，食後服。

十全大補湯見潰瘍門。

《徐評外科正宗・肺癰論》 夫肺癰者，金受火刑之症也。此句徐圈。蓋肺爲五臟華蓋，其位至高，其質至清，內主平氣，中主聲音，外司皮毛，又兼主

乎貴賤壽夭。金清而氣管深長者，其音自清，其韻自高，其聲自洪，此三者，主壽主貴，亦主通達；如金濁而氣管短細者，其音自焦，其韻自低，其聲自小，此三者，主夭主賤，亦主蹇滯。故肺金獨旺於秋者，應其輕清之候也，倘有所尅，其病自生。患肺癰者，先因感受風寒，未經發越，停留肺中，初則毛聳惡風，咳嗽聲重，胸膈隱痛，項強不能轉側，是其真候也；久則鼻流清涕，咳吐膿痰，黃色腥穢，甚則胸脇脹滿，呼吸不利，飲食減少，脈洪自汗。法當清金，甘桔湯主之，麥冬清肺飲調之。麥冬徐×批曰：禁用。又久嗽勞傷，咳吐痰血，寒熱往來，形體消削，咯吐瘀膿，聲啞咽痛，其候傳爲肺瘵，如此者百死一生。治宜知母茯苓湯主之，人參五味子湯調之。又有七情，饑飽，勞役損傷脾肺者，麥冬平肺飲主之，麥冬徐×批曰：禁用。紫菀茸湯調之。又有房慾勞傷，丹石補藥消鑠腎水者，宜腎氣丸主之，金液戊土丹調之。又勞力內傷，迎風譽叫，外寒侵入，未經解散，致生肺癰，初起脈浮微數，胸熱氣粗，寒熱往來，咳嗽生痰者，當以小青龍湯主之，麥冬清肺飲調之。麥冬徐×。通用金鍠湯、蠟礬丸、太乙膏、清金寧肺丸等，相間服之亦效。如手掌皮粗，六脈洪數，氣急顴紅，汚膿白血，嘔噦澄水，鼻搧不飡飲食者，俱爲不治。此症以身涼脈細，膿血交流，痰色鮮明，飲食知味，膿血漸止者生，反此則死。

《徐評外科正宗・肺癰看法》 初起脈浮虛細，身體不熱，咳嗽有痰，呼吸調勻者順。已成脈浮微數，咳吐膿痰，形色鮮明，語聲清朗者吉。潰後咯吐膿痰，間吐鮮血，時發時止，飲食知味者順。吐膿漸漸稀少，胸脇不疼，面色微微帶黃，便調多穢者順。初起脈洪弦數，身熱多寒，胸疼氣喘，面紅多汗，損壽。已成咯吐膿痰，氣味澆臭，黃痰如膠黏固，脣反，終亡。咯吐再兼白血，氣急多煩，指甲紫而帶彎，終歸冥路。手掌反如枯樹，面豔顴紅咽痛，音如鴨聲，鼻掀終死。

《徐評外科正宗・肺癰治法》 初起風寒相入，頭眩惡寒，咳嗽聲重者，宜解散風邪。汗出惡風，咳嗽氣急，鼻塞項強，胸膈隱痛，宜解表清肺。日間多寒，喜覆衣被，夜間發熱，多煩去被，宜滋陰養肺。口乾喘滿，咳嗽身熱，脈弦數者，宜降火抑陰。胸滿喘急，咳吐膿痰，身熱氣粗，不得安臥，宜平肺排膿。熱退身涼，脈來短濇，精神減少，自汗盜汗，宜補肺健脾。

徐曰：余平日因此證甚多，集唐人以來治肺癰之法，用甘涼之藥以清其火，滋潤之藥以養其血，滑降之藥以清其痰，芳香之藥以通其氣，更以珠黃之藥解其毒，金石之藥填其空，兼數法而行之，屢試必效。此條從洄溪醫案采入。

《徐評外科正宗・肺癰治驗》 一義官仲冬時河道督工，不常迎風呼喚，致肺受傷。初起寒熱交作，咳嗽聲重，氣急生痰。請內科醫治，越治越重，乃請余視。脈浮而數，面光而澤，此肺癰也。視其痰，果有膿意。用桔梗湯二服，咳嗽稍止。復用排膿散四服，其膿漸多。惟胸膈疼痛不減，脈亦帶芤，此胸有瘀血也，用四順散加紅花、牡丹皮二服，吐出紫血碗許，膈痛漸止。又以金鍠湯兼人參、五味子間服，人參、五味子，徐勒批曰：早用不可。月餘而愈。

一男子久嗽不已，咳吐膿痰，面白神勞，胸中隱痛，脈浮微數。此屬肺氣不足，火尚有餘。用知母茯苓湯數服，其膿漸少。又以清金寧肺丸服之而愈。

徐曰：未成肺癰，輕劑可愈。

一男子因勞傷咳嗽不止，至夜身熱尤甚，日久咯吐膿血。診之脈弦而數，此虛火假症也。先以童便日飲三四次，又服紫菀茸湯數劑。至夜身熱不發，又兼服金鍠湯，月餘漸瘳。蓋童便能退陰火，嘗治瘡瘍虛熱不退者，極效。

一男子鬱鬱不遂意，患嗽半年，時或咳吐膿血，且形體衰弱，飲食減少，脈亦微數，聲漸將雌，惟面不紅，將成肺瘵而尚可治。投以清金二母湯十餘服，咳吐減半。又以金鍠湯與人參、五味子湯兼服。徐曰：如有風火，服人參、五味子必死。又早飲人乳，晚飲童便，各一鍾，調理百日外而安。

一男子生平好飲，口乾作渴，致肺壅熱成癰，咳吐膿痰，喘滿難臥。用葶藶散二服，而喘定易睡。又以紫菀茸湯和乾葛、花粉十餘服，而膿痰漸少。隨後早以加減八味丸，此五字徐勒批曰：不切。午用清金寧肺丸，服之兩月而愈。

一男子五十餘歲，平素寵妾，膏粱無厭，咳嗽發熱，此二字徐勒。吐痰腥臭，手掌枯瀝，面隱微紅，痰中帶白血，脈亦細微而數，此肺癰所忌也，辭不治。他醫許其可生，強爲用藥，終不應而死。人或問故，余曰：手掌乾瀝，血枯土傷，不能生金也；面色微紅，相火已動，痰有白血，正肺受傷；脈細而數，真氣虛敗，肺癰犯此，豈有不死。

《徐評外科正宗・肺癰主治方》　麥冬平肺飲

麥冬平肺飲人參，赤芍檳榔赤茯苓，陳皮甘桔同成劑，肺癰咳嗽可回春。

治肺癰初起，四字徐×批曰：初起豈可用此方，邪退後或可用之。咳嗽氣急，胸中隱痛，嘔吐膿痰者。

人參　麥冬　赤芍　檳榔　赤苓　陳皮　桔梗各一錢　甘草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元參清肺飲

元參清肺飲柴陳，甘桔檳榔參茯苓，麥冬骨皮同薏苡，生薑童便效如神。

治肺癰咳吐膿痰，胸膈脹滿，上氣喘急發熱者。

元參八分　銀柴胡　陳皮　桔梗　茯苓　地骨皮　麥冬各一錢　薏苡仁二錢　人參　甘草各五分　檳榔三分

水二鍾，薑一片，徐曰：薑不宜。煎八分，臨服入童便一杯，食後服。

徐曰：此通治之方，然人參、麥冬、生薑，亦不宜輕用。

寧肺桔梗湯

寧肺桔梗湯貝耆，歸薑枳殼草桑皮，防己百合五味，米仁知母地骨皮。

治肺癰胸膈隱痛，兩脇腫滿，口燥咽乾，煩悶多渴，自汗盜汗眠臥不得，時吐稠痰腥臭者。

桔梗　貝母　當歸　瓜蔞仁　黃耆　枳殼　甘草節　桑皮　防己　百合　米仁各八分　五味子　甜葶藶　地骨皮　知母各五分

水二鍾，薑三片，煎八分，不拘時服。咳甚，加百合。身熱，加柴胡、黃芩。大便不利，加蜜炙大黃一錢。小便澀滯，加燈心、木通。煩躁兼血，加白茅根。痛甚，加人參、白芷。

徐曰：此亦通治之方。百合、五味，不可早用。

四順散

四順散內藥有五，桔梗紫菀貝母同，甘草杏仁相協力，肺癰喘嗽建奇功。

治肺癰吐膿，五心煩熱，壅悶咳嗽，氣急不能安。

貝母　紫菀　桔梗各一錢五分　甘草　杏仁各七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或爲末，白湯調服二錢。

清金寧肺丸

清金寧肺貝甘陳，地骨歸芩參桔芩，銀柴天麥苧連芍，五味白朮地熟生。

治肺癰咳嗽日久，膿痰不盡，身熱虛羸，漸成勞瘵者。

陳皮　茯苓　桔梗　貝母　人參　黃芩各五分　麥冬　地骨皮　銀柴胡　川芎　白芍　胡黃連各六錢　五味子　天門冬　生地酒浸搗膏　熟地搗膏　歸身　白朮各二兩　甘草二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七十丸，食遠白滾湯送下。

徐曰：肺藏之痰，用蜜丸之藥，此不知用藥法度者，其方亦雜而無紀。

人參五味湯

人參五味湯陳朮，耆桔歸芩枳地黃，桑皮柴前地骨草，肺癰虛乏可煎嘗。

治氣血勞傷，咳膿或咯血，寒熱往來，羸瘦困乏，一切虛損之症。

人參　五味子　前胡　陳皮　白朮　桔梗　當歸　茯苓　熟地　甘草各一錢　黃耆　地骨皮　桑白皮　枳殼　柴胡各五分

水二鍾，薑三片，煎八分，食後服。

徐曰：雜亂無紀，後世習外科者，皆無本之學，此種方外科書極多，不足取也。

楣案：此方徐×。

紫菀茸湯

紫菀茸湯參犀角，冬花桑葉草半夏，杏仁百合與阿膠，貝母蒲黃薑共下。

治膏粱厚味，或煎炒法酒，飲食過度，致傷肺氣，咳嗽咽乾，吐痰唾血，喘急脇痛，不得安臥。

紫菀茸　犀角　炙甘草　人參各五分　桑葉用經霜者　款冬花　百合　杏仁　阿膠　貝母　半夏　蒲黃生，各七分

水二鍾，薑三片，煎八分，入犀角末，食後服。

徐曰：咳血多而傷肺者，此方爲宜。血症中亦可採用。

楣案：紫菀茸、桑葉、款冬花、蒲黃，徐圈。

排膿散

排膿散內用黃耆，白芷人參五味宜，每服三錢蜜調下，肺癰痰氣效神奇。

治肺癰已吐膿後，宜服此排膿穢，補肺氣。

黃耆　白芷　五味子　人參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食後蜜湯調服。

徐曰：太斂。

知母茯苓湯

知母茯苓湯桔芩，薄荷五味草人參，柴半冬花芎白朮，阿膠麥冬補肺經。治肺痿喘嗽，咳吐痰涎，或自汗盜汗，往來寒熱。

茯苓　黃芩各二錢　知母　甘草　桔梗　薄荷　人參　五味子　柴胡　半夏　川芎　款冬花　白朮　阿膠　麥冬各六分

水二鍾，薑三片，煎八分，加童便一杯，食後溫服。

徐曰：太雜不成方。

滌痰湯

滌痰湯內二陳先，麥冬枳實膽星煎，人參桔梗與黃連，竹茹加上病安痊。治心火剋肺金，久而不愈，傳爲肺痿，咽嗌雌啞，胸膈痞悶，嘔吐痰涎，喘急難臥者。

陳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麥冬　膽星　枳實　黃連　人參　桔梗各五分　竹茹一錢

水二鍾，煎八分，食後服。

寧肺丸

寧肺丸中二般藥，烏梅粟殼去筋膜，每服二錢功最效，肺癰肺痰同堪嚼。日久嗽咯吐膿血，胸膈不利，咳嗽痰盛，坐臥不安，言語不出，甚則聲音雌啞者。

烏梅蜜拌蒸，取肉八錢，搗膏　罌粟殼去膜，蜜拌炒爲末，一兩

徐曰：此等方非試過不得輕用。

清金二母湯

清金二母湯芩桔，知骨蘇柴术杏苓，瓜桑五味陳皮麥，甘草當歸效共呈。治肺痿多嗽少痰，午後發熱，口乾煩躁不寧者。

知母　貝母　桔梗　茯苓　當歸　白朮　陳皮各一錢　桑皮　紫蘇　杏仁　柴胡　瓜蔞仁　黃芩　五味子　甘草　麥冬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入童便一杯，食後服。

徐曰：太雜。

梔子仁湯

梔子仁湯大青葉，石膏淡豉共黃芩，杏仁知母赤芍藥，长麻柴胡甘草行。治肺痿發熱潮熱，或發狂亂，煩躁面赤咽痛者。

梔子仁　赤芍　大青葉　知母各七分　黃芩　石膏　杏仁　升麻各一錢五分　柴胡六分　甘草五分　淡豆豉百粒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徐曰：此大寒之劑，必見熱毒症，乃可酌用。

加味理中湯

加味理中湯半夏，茯苓白朮共陳皮，乾薑細辛併甘草，人參五味效同催。治肺胃俱虛，咳嗽聲重，發熱不已，及兼脈浮數而無力者。

炙甘草　半夏　茯苓　乾薑炮　白朮　陳皮　細辛　五味子　人參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徐曰：此等方非治肺癰，乃治患肺癰之時。另見純寒欲脫之症耳。

金鯉湯

金鯉湯方破魚腹，惟將貝母糝之宜，再加童便重湯頓，服盡此魚病可醫。治肺癰已成未成，胸中隱痛，咯吐膿血者。

金色活鯉魚一尾約四兩重　貝母一錢

先將鯉魚連鱗剖去肚腸，勿經水氣，用貝母細末糝在魚腹內，線紮之，用上白童子小便半大碗，將魚浸童便內，重湯頓煲，魚眼突出爲度，少頃取起，去鱗骨，取淨魚肉浸入童便內頓熱，肉與童便作二三次，一日食盡，其功效甚捷。

徐曰：此單方也。

葶藶散

葶藶散中薏苡仁，甘草桑皮同葛根，瓜蔞升麻桔梗等，肺癰服下可回春。治過食炙煿，或飲酒過度，致肺熱氣壅，喘急不臥，及肺癰濁吐腥臭，胸膈脹滿不食者。

桑皮　葛根各一錢　炙甘草五分　甜葶藶八分

徐曰：此清肺之方，亦不治肺癰。

腎氣丸

腎氣丸中澤瀉蒸，茱萸山藥白雲苓，丹皮熟地同春爛，丸服忻然心腎寧。

治腎氣素虛，不交於心，津液不降，敗濁爲痰，致生欬逆。

乾山藥四兩　山茱萸去核，四兩，酒拌　澤瀉蒸　牡丹皮白者佳　白茯苓各三兩　熟地用生者八兩，酒拌，砂器蒸半日，搗膏

右爲末，地黃煮爛杵膏，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用滾湯或鹽湯溫酒送下。

徐曰：有附、桂者，名腎氣丸。此名六味地黃丸。

又曰：此緩治之法，亦不甚切。

楣案：全生集治肺疽法，似較有把握。大略謂此症吐膿多白，當稱肺疽，初起有兩腳骨疼痛者，或腳骨不痛，而舌下生如細豆一粒者，再心口之上微痛，咳嗽口乾咽燥，此皆肺中生毒之兆。即用生甘草桔梗各三錢煎服，如覺稍安，肺疽無疑。投以犀黃丸，十服可全愈。此是預識預治，百無一死之法。世人但見腳痛，便去醫腳，見嗽醫嗽，舌生細粒，便用刀刺。凡肺毒輕者，粒色必淡，毒愈亦消，重者色必紫黑，刀刺立危，惟犀黃丸治無不效，貧人無力服犀黃丸，以陳年醃芥菜滷，每晨取半杯，用滾豆腐漿和服。服後，胸中定有一塊塞上塞下，塞至數次，方能連吐惡膿，日服至愈乃止。凡患此症者，終身戒食鴨蛋、白羹、紅蘿蔔、石首魚、著甲魚，食則復發難生。服醃芥菜滷法亦見他書，乃古方也。

肺癰應用方

金液戊土丹見脫疽門

徐曰：千金葦莖湯爲肺癰主方，此反遺之，何也？今附錄於後。

千金葦莖湯

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此六字徐圈。是爲肺癰。

葦莖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枚　瓜瓣半升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葦莖得五升，去渣，納諸藥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當吐如膿。

《徐評外科正宗・乳癰乳岩論》夫乳病者，乳房爲陽明胃經所司，乳頭爲厥陰肝經所屬，乳子之母，不能調養，以致胃汁濁而壅滯爲膿。又有憂鬱傷肝，肝氣滯而結腫，初起必煩渴嘔吐，寒熱交作，腫痛甚者，宜牛蒡子湯主之。厚味飲食，暴怒肝火妄動結腫者，宜橘葉散散之。又憂鬱傷肝，思慮傷脾，積想在心，所願不得，致經絡痞澀，聚結成核，初如豆大，漸若圍棋子，半年一年，二載三載，不疼不癢，漸漸而大，始生疼痛，痛則無解，日後腫如堆粟，或如覆碗，紫色氣穢漸漸潰爛，深者如岩穴，凸者若泛蓮，疼痛連心，出血則臭，其時五臟俱衰，四大不救，名曰乳岩。凡犯此者，百人必百死。知覺若早，姑用清肝解鬱湯，或益氣養榮湯，患者再加清心靜養，無罣無礙，服藥調理，尚可苟延歲月。若中年已後，無夫之婦得此，其死尤速，故曰夫乃婦之天也。惟初生核時，急用艾灸核頂，待次日起泡挑破，用披針針入四分，此句徐勒批曰：必更腫，此法斷不可用。用冰蟆散條插入核內，此四字徐勒。糊紙封蓋；至十三日，其核自落，用玉紅膏生肌斂口，再當保養，庶不再發。又男子乳癌，與婦人微異，女損肝胃，男損肝腎，蓋怒火房慾過度，以致肝虛血燥，腎虛精怯，血脈不得上行，肝筋無以榮養，遂結腫痛。治當八珍湯加山梔、牡丹皮，八珍湯徐勒。口乾作渴者加減八味丸，八味丸徐勒。腎氣素虛者腎氣丸，已潰作膿者十全大補湯。懷孕之婦乳疾曰內吹，因胎氣旺而上衝，致陽明乳房作腫，宜石膏散清之，此句徐勒批曰：不可用寒。亦可消散，遲則遷延日久，將產出膿，乳汁亦從膿竅流出，其口難完，有此者純用補托生肌，其口亦易完矣。

徐曰：乳病有數種，種種各別，須知之。

又曰：乳腫不同，俱係陽明，結氣結痰，各有專方，一概瞎藥，皆有損無益也。

《徐評外科正宗・乳癰乳岩看法》初起紅赤腫痛，身微寒熱，無頭眩，無口乾，微疼者順。已成掀腫發熱，疼痛有時，一囊結腫，不侵別囊者輕。已潰膿黃而稠，腫消疼痛漸止，四邊作癢生肌者順。潰後膿水自止，腫痛自消，新肉易生，膿口易合者順。初起一乳通腫，木通不紅，寒熱心煩，嘔吐不食者逆。已成不熱不紅，堅硬如石，口乾不眠，胸痞食少者逆。已潰無膿，正頭腐爛，腫勢愈高，痛勢愈盛，流血者死。潰後肉色紫黑，痛苦連心，腕氣日深，形體日削者死。

徐曰：乳癰與乳岩，各有看法。此乃乳癰看法也。

《徐評外科正宗・乳癰乳岩治法》初起發熱惡寒，頭眩體倦，六脈浮數，邪在表，宜散之。發熱無寒，惡心嘔吐，口乾作渴，胸膈不利者，宜清之。憂鬱傷肝，思慮傷脾，結腫堅硬微痛者，宜疏肝行氣。已成掀腫發熱，疼痛有時，已欲作腫者，宜托裏消毒。膿已成而脹痛者，宜急開之。脾胃虛弱，宜更

兼補托。潰而不斂，膿水清稀，腫不消，疼不止，宜大補氣血。結核不知疼痛，久而漸大，破後惟流汚水，宜養血清肝。

徐曰：此亦是乳癰治法。乳岩無治法，不過使之遷延歲月，不致痛苦惡具而已。

《徐評外科正宗・乳癰乳岩治驗》 一婦人因怒，左乳腫痛，寒熱交作，服人參敗毒散一劑，人參敗毒散徐勒批曰：不切。表症已退。又用牛蒡子湯二服，腫消漸安。

一婦人憂思過度，久鬱成癆，左乳結核如桃，徐曰：此名乳核。半年，似痛非痛，咳嗽生痰，身發潮熱。診之脈微數而無力，此真氣雖弱，而邪火尚未有餘，如用藥合理，尚堪調治。先用逍遙散加香附、貝母，十餘服，而咳嗽漸止，寒熱間作。又用八珍湯加香附、牡丹皮、柴胡、遠志，十餘服，身熱去其八九。又服益氣養榮湯加青皮、木香，兩月餘，胸膈得利，噯氣得舒，飲食漸進，肌膚漸澤。外腫以阿魏化痞膏貼之，半年餘而消。

一婦人右乳疼痛，腫如覆碗。診之，脈數有力，此有餘症，欲作膿也。用托裏消毒散，數服而脹痛。針之，出膿碗許。又用十全大補湯加香附，十餘服而安。

徐曰：此是乳癰實症，如乳子之時有此，乃是外吹也。

一婦人暴怒，左乳結腫疼痛，自服仙方活命飲二劑，疼痛稍止，結腫不消。仍服清涼敗毒之劑，清涼二字徐勒。腫痛更作，形體日弱。診之，脈浮數而無力，此真氣虛而邪氣實也，非補不可。用益氣養榮湯四五服，其腫始高，寒熱亦退。又十餘服而膿潰，兼服十全大補湯，兩月而痊。此症非純補，豈能得愈。純補二字徐勒批曰：外症無純補。

一男子年過五旬，因妻喪子不成立，憂鬱傷肝，左乳結腫，半年痛甚作腐，肝脈弦數。先用小柴胡湯加青皮、山梔、遠志、貝母，數服，而肝脈稍平。又用八珍湯，仍加前藥，十餘服，其腫漸腐爲膿。更服益氣養榮湯，庶保收斂。彼爲內醫所惑，謂鬱怒傷肝，肝經有火，不必用補，更服降火流氣寬中等劑，致食少便秘，發熱作渴。復請余治，肝脈復弦，口乾作渴，邪火內淫，飲食減少，脾土受傷，便秘發熱，陰血竭而爲燥爲熱，已上俱內損症也，辭不治。後月餘果死。

徐曰：此即男子乳岩，本屬難治。

一婦人左乳結核，三年方覺腫痛。診之，脈緊數而有力，此陽有餘而陰不足也。況結腫如石，皮肉紫色不澤，乃真乳岩症，辭不治。又一婦左乳結腫，或小或大，或軟或硬，俱不作痛。至半年餘，腫如覆碗，堅硬木痛，近乳頭纍纍遍生疙瘩，時痛時癢。診之，脈弦而數，腫色慘黑不澤，此氣血已死，亦辭不治。又一婦已潰，腫如泛蓮，流血不禁，亦辭之。後果俱死。

徐曰：此段所述，皆真乳岩，無愈理。

楣案：余所製消核膏，凡乳核初起無內症，貼之無不消者，但除根甚難耳。因循不治，變爲乳岩，則難治。乳岩潰後，宜貼陽和解凝膏。近見刻本經驗良方，載以鴉片灰作糝藥，亦有得愈者，附記於此。

又案：《全生集》乳岩治法，初起用犀黃丸，每服三錢，酒送十服全愈。或以陽和湯加土貝五錢煎服，數日可消。倘誤以膏貼藥敷，楣案：貼余消核膏無弊，說見禦纂門後。定主日漸腫大，內作一抽之痛，已覺遲治。倘皮色變異，難以挽回。勉以陽和膏日服，或以犀黃丸日服，或二藥每日早晚輪服，服至自潰而痛者，外用大蟾六隻，分作三日，每日早晚，取蟾破腹連雞，蟾身刺孔，貼於患口。內服千金托裏散，方見禦纂門註中。三日後，接服犀黃丸，可救十中三四。潰後不痛而癢極者，無一毫挽回。大忌開刀，開則翻花最慘，萬無一活。男女皆有此症。

《徐評外科正宗・乳癰主治方》 牛蒡子湯

牛蒡子湯瓜蔞仁，銀花山梔甘草陳，黃芩連翹柴花粉，青皮牛蒡皂角針。

治乳癰結腫疼痛，毋論新久，但未成膿者。

陳皮　牛蒡子　山梔　金銀花　甘草　瓜蔞仁　黃芩　天花粉　連翹　角針各二錢　柴胡　青皮各五分

水二茶鍾，煎八分，入酒一杯和勻，食遠服。

徐曰：此乳症通治方。

楣案：瓜蔞仁，青皮，徐圈。

橘葉散

橘葉散內用柴陳，川芎山梔青皮芩，石膏連翹一錢等，橘葉廿片草五分。

治婦人有孕胎熱爲內吹，有兒喫乳名外吹，致乳結成腫痛，寒熱交作，甚者惡心嘔吐。

柴胡　陳皮　川芎　山梔　青皮　石膏　黃芩　連翹各一錢　甘草五

分　橘葉二十片
水二茶鍾，煎八分，食遠服。
徐曰：亦通治方。
楣案：橘葉，徐圈。

清肝解鬱
清肝解鬱湯
清肝解鬱湯白芍，桔半芎歸貝志陳，青皮生地併蘇葉，通草香附梔茯神。
治一切憂鬱氣滯，乳結腫硬，不疼不癢，久漸作疼，或胸膈不利，肢體倦怠，面色萎黃，飲食減少。
陳皮　白芍　川芎　當歸　生地　半夏　香附各八分　青皮　遠志　茯神　貝母　蘇葉　桔梗各六分　甘草　山梔　木通各四分
水二茶鍾，薑三片，煎八分，食遠服。
徐曰：與前法重。

鹿角散
鹿角散用角三寸，炭火煅之令微紅，研服三錢酒調下，乳癰新起散無蹤。
治乳癰新起，結腫疼痛，憎寒發熱，但未成者俱效。鹿角尖三寸，用炭火煅稍紅，存性碾末。每服三錢，食後熱酒一茶鍾調服，甚者再用一服必消。
徐曰：此單方。

回乳四物湯
回乳四物湯
回乳四物湯四物，芎歸地芍不可缺，加上麥芽能散乳，自然腫脹消無跡。
治產婦無兒喫乳，致乳汁腫脹堅硬，疼痛難忍。
川芎　當歸　白芍　熟地各二錢　麥芽二兩，炒爲粗末
水二茶鍾，煎八分，食遠服。用腳布束緊兩乳，以手按揉，其腫自然消散。甚者再用一服。
徐曰：此治乳脹消乳之法，宜再加豬苓、澤瀉、茯苓等以利其水。
楣案：熟地徐改生地，麥芽一味徐圈。

灸乳腫妙方
灸乳腫痛方法高，惱怒勞傷氣不調，將碗覆於患上灸，諸般腫痛寂然消。
治氣惱勞傷，或寒熱不調，乳內忽生腫痛。用碗一隻，內用粗燈草四根，十字排勻，碗內燈草頭各露寸許。再用平山粗紙，裁成一寸五分闊紙條，用水濕紙，貼蓋碗內燈草上，紙與碗口相齊。將碗覆於腫乳上，留燈草頭在外，將艾大圓於碗足底內點火灸之，艾盡再添，灸至碗口流出水氣，內痛覺止方住。甚者次日再灸一次，必消。

保安萬靈丹見腫瘍門　治乳癰初起，發熱惡寒，頭眩肢體作痛者。
益氣養榮湯見瘰癧門　治鬱怒傷肝，七情內結，以致乳中生核，不疼不癢，日久方痛，甚者胸膈不利，吞酸嘔吐，頭目昏眩，四肢倦怠，或已破潰，膿水清稀，不能收斂，飲食減少，口淡無味，自汗盜汗，肢體羸瘦者。

治乳便用方
治乳蒲公英最良，酒煎熱服即眠牀，葱湯一盞催微汗，腫痛全消身便康。
治乳癰初起，腫痛未成膿者。用蒲公英春秋間開黃花似菊者，取連根帶葉二兩，搗爛，用好酒半斤，同煎數沸，存渣敷腫上，其酒熱服。被蓋睡一時許，再用連鬚葱白湯一茶鍾催之，得微汗而散。此方鄉村偏僻無藥之所，用之極妙，亦且簡便。
徐曰：此單方。

下乳天漿散
下乳天漿四物同，茯苓花粉麥門冬，王不留行併山甲，漏蘆甘草與木通。
治乳母元氣虛弱，乳汁微少，或生兒日久乳少。
川芎　當歸　白芍　熟地　茯苓　天花粉　甘草　王不留行炒　麥門冬　漏蘆　穿山甲炒　通草各一錢
用健豬前蹄一隻煮爛，取汁二碗，同藥煎至碗半，二次頓熱，食遠服之。以熱木梳梳其乳房，其汁如泉湧而來。
徐曰：此催乳法。
楣案：王不留行、漏蘆、穿山甲、通草及健豬前蹄，徐俱圈。

《徐評外科正宗・腸癰論》　夫腸癰者，皆濕熱、瘀血流入小腸而成也。又由來有三：男子暴急奔走，以致腸胃傳送不能舒利，敗血濁氣壅遏而成者，一也；婦人產後，體虛多臥，未經起坐，又或坐草艱難，用力太過，育後失逐敗瘀，以致停積腸胃而成者，二也；饑飽勞傷，擔負重物，致傷脾胃，又或醉飽房勞，過傷精力，或生冷並進，以致氣血乖違，濕動痰生，腸胃痞塞，運化不能，氣血凝滯而成者，三也。總之初起外症發熱惡寒，脈芤而數，皮毛錯縱，腹急漸腫，按之急痛，大便墜重，小便澀滯若淋，甚者臍突腹脹，轉側水聲，此等並見，則內癰已成也。初起未成時，小腹股股作痛，儼似奔豚，小便

淋瀝者，當大黃湯下之，瘀血去盡自安。體虛脈細，不敢下者，活血散瘀湯和利之。已成腹中疼痛，脹滿不食，便淋刺痛者，薏苡仁湯主之。腹濡而痛，小便急脹，時時下膿者，毒未解也，用牡丹皮湯治之。如膿從臍出，腹脹不除，飲食減少，面白神勞，此皆氣血俱虛，宜八珍湯加牡丹皮、肉桂、黃耆、五味子，斂而補之。五味子徐勒。如日久因循，不識此症，誤作脹病治之，徐曰：庸醫往往如此。以致毒攻內臟，腸胃受傷，或致陰器攻爛，腐靡黑斑，色敗無膿，每流污水，腹連陰痛，煩躁不止，身熱口乾，衾幃多臭，臥房難進者，俱爲不治，宜斟酌之。

《徐評外科正宗・腸癰看法》 初起小腹疼痛，小便不利，穴脈微緩，不作寒熱者輕。已成小腹腫而堅硬，小便數而不利，六脈洪數者險。已潰時時下膿，裏急後重，日夜無度，疼痛不減者重。潰後膿腥臭穢，或流敗水濁瘀，虛熱更增，不食者死。

《徐評外科正宗・腸癰治法》 初起小腹疼痛，或軟或硬，脈芤數者，瘀血也，宜下之。小腹作痛有塊，大便秘澀，小便如淋者，宜和而利之。已潰時時下膿，腹痛不止，飲食無味者，宜托而補之。產婦惡露不盡，流注小腸作痛，脈數者，宜和而導之。腹脹日久，臍高突出，轉側響如水聲，膿內蓄，急針之。徐曰：實見如此可用針。

《徐評外科正宗・腸癰治驗》 一男子小腹脹痛，裏急後重，時時下膿，醫作痢疾治之愈重，醫字徐×。余診其脈芤而數，此小腸癰也，投以薏苡仁湯一服，下膿升許，即不後重，更用牡丹皮散，六服而安。

一幼婦產後月餘，腹中漸痛，腫脹如蠱，內醫紛紛認爲蠱病。又月餘，沉重昏憒，已棄不治，適其家童稚患瘡，請余往視，偶言及此。余自請診之，人雖昏憒不甦，而脈細數有力，余曰：此內癰也，尚可治。其家不信。余曰：請視其腹，一決生死，何如。視之則腫皮緊急光亮，臍下大熱。以上十字徐密點批曰：辨症全在此，產後極多。余曰：確係內癰，治之萬無一失。其家乃善，因命先備淨桶，用滾湯半桶蓋之聽用，先以薏苡仁湯，薏苡仁湯徐密點。加酒炒大黃二錢，徐徐灌服，此二句徐斷圈。待腹中覺痛，扶起患者坐桶上，熱氣薰蒸，此四字徐密點。其膿下如湧泉，連湯與膿約共滿桶，病者即甦，更服八珍湯加牡丹皮、五味子，調理月餘而安。

一婦人小腹腫痛，小便如淋，診之脈緩而芤，此得之行經時誤食生冷，又兼惱怒，肝火急迫瘀血而成內癰，膿尚未成也，以大黃湯下之，瘀血出盡而安。

一婦人小產瘀血未盡，勞動太早，小腹內外腫痛月餘，大便秘燥，小便澀滯，口燥咽乾，煩悶不睡，內醫調理，其病日重。余偶往診之，脈數實而有力。謂曰：此腸癰已成也。用薏苡仁湯加大黃一服，下膿數碗，脹痛頓退，外腫堅硬不散，仍作掀痛，此餘膿尚欲外泄也，投以十全大補湯三服，十全大補湯徐勒批曰：纍方。膿脹痛而針之，更服八珍湯加牡丹皮、五味子，五味子徐×。月餘而斂。

一婦人腹脹如鼓，臍突寸許，小水澀滯，轉側腹有水聲，此內膿已成，用針刺臍上突頂，出膿盆許，服牡丹皮散五六劑，其膿漸少，朝以八味丸，暮以八珍湯加澤瀉、牡丹皮、黃耆、破故紙，此一味徐×。服之月餘而愈。

《徐評外科正宗・腸癰主治方》 大黃湯

大黃湯中用朴硝，丹皮白芥共和稠，加上桃仁水煎服，腸癰腹痛自然消。治腸癰小腹堅硬如掌而熱，按之則痛，肉色如故，或掀赤微腫，小便頻數，汗出憎寒，脈緊實而有力，日淺未成膿者。

大黃炒　朴硝各一錢　牡丹皮　白芥子　桃仁去皮尖，各二錢

水二茶鍾，煎八分，食前或空心溫服。

徐曰：此實症主方。

活血散瘀湯

活血散瘀湯赤芍，檳榔蘇木與芎歸，瓜蔞枳殼桃仁等，大黃加上粉丹皮。治產後惡露不盡，或經後瘀血作痛，或暴急奔走，或男子杖後瘀血流注腸胃作痛，漸成內癰，及腹痛大便燥者。

川芎　歸尾　赤芍　蘇木　牡丹皮　枳殼　瓜蔞仁去殼　桃仁去皮尖，各一錢　檳榔六分　大黃酒炒，二錢

水二茶鍾，煎八分，空心服，渣再煎服。

徐曰：即前方義。

牡丹皮散

丹皮散內用參歸，薏苡茯苓共黃耆，甘草白芷川芎芍，桃仁官桂木香宜。治腸癰腹濡而痛，以手重按則止，或時時下膿。

人參　牡丹皮　白芍　茯苓　黃耆　薏苡仁　桃仁　白芷　當歸　川芎各一錢　甘草　官桂各五分　木香三分

水二茶鍾，煎八分，食前服。

徐曰：即前方義。

又曰：王不留行、冬瓜子、全瓜蔞、枳殼、穿山甲、廣膠、槐米、番木鼈、皂莢、蝎子俱可參用。

七賢散

七賢散內准山藥，萸肉丹皮熟地黃，茯苓參耆合成七，薑棗同煎理內傷。治腸癰潰後疼痛，淋瀝不已，或精神減少，飲食無味，面色萎黃，四肢無力，自汗盜汗，睡臥不寧。

茯苓　山藥　牡丹皮　山茱萸　熟地　人參各一錢　黃耆二錢

水二茶鍾，煨薑三片，大棗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徐曰：不切病。

失笑散

失笑散用五靈脂，加上蒲黃一味宜，醋調未服或丸服，瘀血諸痛均堪醫。治產後心腹絞痛欲死，或血迷心竅，不省人事，及尋常腹內瘀血或積血作痛，又婦人血氣爲病作痛之聖藥也，及治男子諸疝疼痛不已者。

五靈脂　蒲黃俱炒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醋一合，調稠，熬數滾，入水一茶鍾，煎七分，食前連藥服。如用醋爲丸，每服二錢，淡醋湯下，治前症亦妙。

徐曰：此非治腸癰之方，乃治婦人瘀血作痛之方也。

又曰：此消瘀血之要方。

楣案：此二味徐俱圈。

排膿散

排膿散內用黃耆，川芎山甲與當歸，銀花白芷瓜蔞等，防風加上效神奇。治腸癰小腹脹痛，脈滑數，裏急後重，時時下膿。

黃耆　當歸　金銀花　白芷　穿山甲　防風　川芎　瓜蔞仁各一錢

水二茶鍾，煎八分，食前服，或爲末，每服二三錢，食遠蜜湯調下，亦可。

徐曰：此通利膿水之法。

瓜蔞子湯

瓜蔞子湯薏苡仁，桃仁丹皮相共行，產後惡露併瘀血，腸胃停滯用此清。治產後惡露不盡，或經後瘀血停滯腸胃作痛，縱非是癰，服之亦效。

薏苡仁四錢　桃仁　牡丹皮　瓜蔞仁各一錢

水二鍾，煎八分，食前併空心服。

徐曰：後有薏苡仁湯，不必存此。

薏苡仁湯

薏苡仁湯功力奇，腸癰腹痛總堪醫，桃仁加上瓜蔞子，更兼白芍與丹皮。治腸癰腹中疼痛，或脹滿不食，小便澀滯，婦人產後多有此病，縱非癰服之尤效。

薏苡仁　瓜蔞仁各三錢　牡丹皮　桃仁去皮、尖。各二錢　白芍一錢

水二茶鍾，煎八分，空心服。

徐曰：此腸癰主方，與前方相同。

《徐評外科正宗・囊癰論》　夫囊癰者，乃陰虛濕熱流注於囊，結而爲腫。至潰後睾丸懸挂者，猶不傷人，以其毒從外發，治當補陰清利濕熱，取效者十有八九。近時人誤用疝家熱藥，多致熱甚爲膿，徐曰：此二語確甚。慮難收斂。初宜龍膽瀉肝湯，龍膽徐勒批曰：初太寒。稍久滋陰內托散，外敷如意金黃散，俱可內消。又一種水疝，皮色光亮，無熱無紅，腫痛有時，內有聚水，宜用針從便處引去水氣則安。此句徐圈批曰：不可少此法。如腫痛日久，內膿已成脹痛者，可即針之。內服十全大補湯，加山茱萸、牡丹皮、澤瀉治之，間以六味地黃丸服之亦愈。

《徐評外科正宗・囊癰看法》　初起不紅微腫，腎子引痛，不作寒熱，起坐自便者輕。已成紅腫發熱，形色光亮，疼痛有時，飲食有味者順。已潰膿稠腫消痛止，新肉漸生，不痛作癢收斂者吉。潰後腐爛，囊皮脫落，甚者睾丸突出，能食不痛者順。初起堅硬紫色，日夜痛甚，小便不利，大便秘泄者重。已成堅而不潰，頭腐無膿，疼痛無時，常流血水者重。潰後膿口開張，腫痛不減，身發寒熱，睡臥不寧者重。

《徐評外科正宗・囊癰治法》　初起寒熱交作，腎子腫痛，疼連小腹者，宜發散寒邪。已成紅腫發熱，口乾掀痛，小水不利，大便秘者，利之。已潰疼痛不減，膿水清稀，朝寒暮熱者，宜滋陰內托。潰後不能收斂，日晡發熱，飲食減少者，宜養血健脾。潰後睾丸懸挂，不能收斂者，當外用生肌，內加

補托。

《徐評外科正宗・囊癰治驗》 一男子風寒未經發散，寒中腎囊，作腫痛甚。以萬靈丹洗浴發汗，寒邪頓退。又服四物湯加澤瀉、蒼术、山梔、天花粉，外敷如意金黃散，數次而痊。

徐曰：此輕邪不成癰。

一男子囊腫甚大，脹疼不熱，按之軟而即起。此濕水流注，聚而不散，以披針導去黃水碗許。服導水消腎丸，月餘而消。又以木香補腎丸服之不發。

徐曰：此濕腫之症。

一男子患此十餘日，腫甚脹痛，內膿已成，針之出膿碗許。服十全大補湯加澤瀉、丹皮，十餘劑而收斂。

一老年人素有疝氣，因怒傷肝，舉發疼痛。自服盤葱散熱藥，腫痛益甚，腎囊半邊堅硬，皮損紫黑，此欲腐爛見睾丸候也。余語之不信，尚欲內消，請他醫治之，內服龍膽瀉肝腸，外敷四黃散寒涼等藥。堅硬果腐，飲食少進，虛熱不睡，痛甚昏憒。又復請治，余曰：此症初起似疝，實非疝也。凡疝小腹作疼，牽引腎子，多寒少熱，好飲熱湯。此症乃腦怒傷肝，陰虛濕熱爲患。其囊紅腫發熱，小便赤澀，內熱口乾，墜重作痛，是爲囊癰之候。初宜清利濕熱，此六字徐圈。而反用疝家熱藥；已成宜補陰，而又用瀉肝涼劑；老年氣血既虧，攻補機關又誤，安得不殆。當養氣血固根本爲主，而佐以安神定痛之藥接補元氣。死生在進退之間，尚可轉也。內服八珍湯加麥冬、五味子、遠志、丹皮，外以甘草湯淋潰腐處。將已壞黑肉盡行剪落，其睾丸已露。數日後，因得補藥之力，前症漸退，飲食漸進，外腐已盡，腎子已突出大半。搽以玉紅膏，外用膏蓋，肌長漸收，調理半年外始安。

徐曰：若治之得法，一月必愈。

一男子腫痛十餘日，堅硬無膿，囊頭紫色作爛，此欲外腐。以蟾酥錠爲末糝上，膏蓋二日，腐肉脫下。搽玉紅膏，以太乙膏掩之，內服補陰滋腎藥而愈。

一男子慾後受寒，致陰囊牽引小腹作痛，惡寒發熱。診之，脈緊數而無力。服五積散一劑，寒熱乃退，痛亦稍止。更用八珍湯加肉桂、丹皮、澤瀉，數服而愈。肉桂徐勒。

《徐評外科正宗・囊癰主治方》 清肝滲濕湯

清肝滲濕湯歸地，芎芍柴通澤瀉芩，山梔膽草天花粉，燈心甘草效如神。

治囊癰肝經濕熱結腫，小水不利，發熱掀痛者。

川芎　當歸　白芍　生地　柴胡　龍膽草　山梔　天花粉　黃芩各一錢　澤瀉　木通　甘草各五分

水二茶鍾，燈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前服。

徐曰：不外此方。

滋陰內托散

滋陰內托散芎歸，白芍還兼熟地耆，角針澤瀉併山甲，囊癰日久服相宜。

治囊癰已成，腫痛發熱。服之，有膿即可穿潰。

當歸　川芎　白芍　熟地　黃耆各一錢半　皂角針　澤瀉　穿山甲各五分

水二茶鍾，煎八分，食前服。

徐曰：通治此症之方。

導水消腎丸

導水消腎丸茅术，木通肉桂炒牽牛，更入木香共研末，囊癰丸服不須憂。

治內傷生冷，外受風寒，以致寒濕侵入囊中，小者如升，大者若斗，皮膚頑厚，陽物短縮，小水不利，不痛多冷，俗稱沙疝是也。宜服此藥引導水氣，日久漸消，不爲廢疾。此方常驗。

茅山蒼术一斤，米泔水浸，切片炒黃　木通半斤　肉桂一兩，刮去粗皮　牽牛二兩，微炒　木香一兩

共爲細末，陳米粉打糊，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白滾湯、清米湯任下。忌生冷、麵食。此囊雖夏月炎天，亦以衣被覆之爲妙。

徐曰：此方不可輕服。

灸偏墜法

偏墜灸法最爲靈，候取天晴仰臥身，木腎盡頭爲灸穴，灸之七壯自然平。

候取天晴不犯人神日，患者平身仰臥，取木腎子根下硬根盡處以墨點記，用安豆大艾炷。三年之內灸七壯，年久者灸九壯、十一壯爲止。內服木香補腎丸。戒食生冷，兼忌房事百日爲妙。

木香補腎丸

木香補腎丸地精，槀膝蛇蓯兔志芩，丁茴二香歸杞戟，青鹽杜仲與人參。

治偏墜，一名木腎，不疼不癢，漸漸而大，最爲頑疾，有防行動，多致不

便。灸後宜用此，可内消。此藥功效，不獨治疝，中年後宜服之，益壽延年，黑髮，壯筋，填髓，明目，聰耳，補腎，助元陽，調飲食，其功不可盡述。婦人服之，顏如童女，肌膚瑩潔如玉。又精寒血冷，久無嗣息者，服之更妙。

懷慶生地四兩，酒煮搗膏　兔絲子　肉蓯蓉　黃精　黑棗肉打爛　牛膝　蛇牀子微炒　茯苓　遠志各一兩三錢　歸身二兩四錢　丁香五錢　大茴香　木香各六錢　枸杞子一兩五錢　巴戟　杜仲各一兩　青鹽五錢　人參五錢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六七十丸，空心溫酒送下。又諸疝不常舉發者，服之亦宜。

徐曰：此治腎經氣分之方，穩妥無弊，最可師法。

楣案：肉蓯蓉、蛇牀子、遠志、丁香、大茴香、木香、巴戟，徐圈。

如意金黃散見腫瘍門　治囊癰初起，紅赤腫痛，發熱墜重者。用葱湯同蜜調敷。夏月濕熱紅甚者，溫茶湯同蜜調敷妙。

囊癰應用方

萬靈丹　蟾酥錠　太乙膏　玉紅膏俱見腫瘍門

十全大補湯　四物湯俱見潰瘍門　五積散見附骨疽門　龍膽瀉肝湯見下疳門

《徐評外科正宗・懸癰論》　夫懸癰者，乃三陰虧損，濕熱結聚而成。此穴在於穀道之前，陰器之後，謂之海底穴。初生狀如蓮子，少癢多痛，日久漸如桃李，赤腫掀痛，欲潰爲膿，破後輕則成漏，重則瀝盡氣血，變爲瘍瘵，不起者多矣。初起時，元氣壯實，宜用九龍丹瀉去病根；稍虛者，内消沃雪湯利去濕熱，十中亦有三四可消。如十餘日後，腫勢已成，不得内消，宜托裏消毒散加山甲、皂角刺，服之自破。如腫高光亮，膿熟不破頭者，用針急破之，穢膿一出，其患易安。如膿出之後，朝以六味地黃丸，午以十全大補湯加牡丹皮、澤瀉，溫補滋陰。又有厚味膏粱之人，氣體壯實者，初服龍膽瀉肝湯，潰服滋陰八物湯，以清蘊熱。體瘦房勞，氣血虛弱者，初服八珍湯加澤瀉、炙甘草，潰後十全大補湯加牡丹皮、熟附子。脾弱者，補中益氣湯以滋化源。日久成漏者，國老膏化湯吞服蠟礬丸。國老膏以下，徐圈批曰：此爲正方，前諸方皆浮泛。首尾誤服寒涼，損胃傷脾，冰凝氣血，以致患孔漸開，穢膿不止者，定成虛羸瘵瘵，終爲難愈。

《徐評外科正宗・懸癰看法》　初起如松子，漸大若梅李，紅赤腫痛光亮發熱者輕。已成高腫作痛，根腳不散，皮薄易破，膿成脹痛者輕。已潰膿稠而黃，氣味不臭，掀腫易消，痛止作癢者順。初起色紫堅硬，根腳漫腫，痛連臀膝，二便不利者重。已成腫如黃瓜，紫斑腐爛，穢水無膿，痛甚氣臭者逆。已潰穢膿不絕，瘡口開張，肉不紅活，虛熱食少者逆。

《徐評外科正宗・懸癰治法》　初起寒熱如瘧，喜覆衣被，口乾好飲熱湯，宜發散，已成掀熱作痛，内熱口乾喜冷，大便秘澀者，微利之。日久内膿已成不破，頭面脹痛者，急針之，法當補托。潰後膿水清稀，虛熱不退，腫痛不消者，宜滋陰健脾。瘡口不斂，飲食減少，餘腫不消，新肉不生者，峻補脾胃。

徐曰：看法治法亦與諸症同。

《徐評外科正宗・懸癰治驗》　一男子結腫四日，作癢微痛，用九龍丹一服，利五六次，其腫漸消。又用四物湯加花粉、黃柏、知母而愈。

徐曰：此輕症。

一男子患此十餘日，掀腫作痛，至晚發熱尤甚，又兼小水不利。服龍膽瀉肝湯三劑，小水稍通，微痛不止，此欲作膿，用托裏消毒散加穿山甲、皂角刺、澤瀉，二服而膿出。又服十全大補湯，月餘而斂。

一男子患此，腫甚脹痛，此内膿已成。針之，出臭膿碗許，疼痛頓減。服十全大補湯十餘劑，而飲食漸進，掀痛亦消，惟瘡口潰甚難合，間用炙甘草吞蠟礬丸，外以附子餅灸之，調理三月而愈。

一男子素有痰火，久服降下之藥，以致結腫疼痛，脈細而數，此陰虛濕熱流注而成，潰後必難收斂，辭不治。後果出臭膿不禁，日漸開大，發熱不止，飲食不進，強投溫中健脾補托氣血藥，終不效而死。

《徐評外科正宗・懸癰主治方》　滋陰八物湯

滋陰八物湯生地，赤芍丹皮花粉歸，甘草川芎澤瀉等，引用燈心實症宜。

治懸癰初起，狀如蓮子，紅赤掀腫，悠悠作痛者。

川芎　當歸　赤芍　生地　牡丹皮　天花粉　甘草節各一錢　澤瀉五分　大黃便秘加一錢，蜜炒

水二茶鍾，燈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前服。

徐曰：此治實症爲宜。

炙粉草膏

炙粉草膏藥二般，甘草頻將水炙乾，歸身同熬膏日服，懸癰腫痛自平安。

治懸癰已成，服藥不得內消者。服之，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潰，既潰者即斂，此治懸癰良藥也。大粉草四兩，用長流水浸透，炭火上炙乾，再浸再炙，如此三度。徐曰：愈多炙愈好。切片，甘草三兩，當歸身三兩，水三碗，慢火煎至稠膏，去渣再煎，稠厚爲度。每日三錢，無灰好熱酒一大杯化膏，空心服之最妙。

徐曰：和平良劑，凡下體之疾皆治。

還元保真湯

還元保真湯四物，參苓丹皮併白朮，甘草黃耆枸杞同，附子肉桂澤瀉入。

當歸　川芎　白芍　熟地　白朮　茯苓　人參　黃耆各一錢　牡丹皮　枸杞子各八分　甘草炙　熟附子各五分　肉桂　澤瀉各二分

水二茶鍾，煨薑三片，大棗三枚，煎八分，食前服。

徐曰：此補劑通用之方，附、桂何得輕用。

滋陰九寶飲

滋陰九寶飲芎歸，白芍黃連生地隨，花粉知母併黃柏，大黃實火服之宜。

治懸癰厚味膏粱，蘊熱結腫，小水澀滯，大便秘結，內熱口乾，煩渴飲冷，及六脈沉實有力者。

川芎　當歸　白芍　生地　黃連　天花粉　知母　黃柏　大黃蜜水拌炒，二錢

水二茶鍾，煎八分，空心服。

徐曰：此寒下之劑，非初起有實火者不可用。

《徐評外科正宗・臀癰論》 臀癰生於小腹之後，位遠僻奧，氣亦罕到，血亦少來，凡生此者，濕熱凝滯結聚而成。毒必外發，庶不內攻。初起毒從五臟蘊積者，患必有頭，紅熱墜重如石，內必口乾發熱，宜內消沃雪湯通利積熱，外以膏貼瘡頂，四邊以如意金黃散敷之，拔出瘀膿紫血，內兼托藥自愈。常有內服敗毒寒劑，外敷涼藥，氣血冰凝，毒氣不得外發，反致內攻，其瘡頭軟陷無膿，根腳平散不痛，內熱口乾，煩躁譫語，痰喘氣粗，恍惚不寧者，俱爲不治。此症從毒積於內，自裏至表者，十有八九，而從風寒暑濕，自外至裏者，百中一二，既出而復入裏者，終爲死候。

徐曰：治此疾與凡治下體之毒同，但須略加濕托之品。

《徐評外科正宗・臀癰看法》 初起有頭，紅赤腫痛，頂高發熱，根腳高聳者爲易治。已成掀熱發腫，疼痛有時，皮薄光亮，色紅易膿者順。已潰膿稠而黃，色如豬腦，腫消痛止，起坐自便者順。初起粟米形，或黃泡一點，平塌作癢，根腳散漫者重。已成色紫堅硬，臀腿俱腫，小便澀滯，日久無膿者險。潰後無稠膿，頂空根軟塌，手按不知疼，神昏無治法。

《徐評外科正宗・臀癰治法》 初起惡寒體倦，喜覆衣被，脈浮緊而在表者，微散之。已成內熱口乾，好飲冷物，小水澀而大便秘者，通之。頂高色赤，掀痛發熱，疼痛有時者，宜托裏更兼解毒。腫已高而作疼，膿已熟而不破，脹痛難忍，宜即針之。潰後堅硬不消，膿水不止，飲食無味者，宜補虛健脾。

徐曰：看法治法亦與諸症同。

《徐評外科正宗・臀癰治驗》 一男子患此四五日，始覺疼痛，至晚作寒，六脈浮而帶數。服人參敗毒散二劑，寒熱頓退，疼痛稍止。彼有公事，急欲出門，乃用針點入癰頂五六分，流去紫血，徐曰：針不宜太早。用蟾酥條插入膏蓋，徐曰：蟾酥條亦不必。服活血散瘀湯二劑，紫血既去，便可行動，更服托裏藥五六劑而安。

一男子患此六七日，掀痛發熱，口乾便燥。用托裏消毒散，加花粉、大黃二服，便通渴止。仍用前湯加角針、山甲，數服而膿潰。又服十全大補湯，半月而斂。

一男子患此，堅硬不潰，此先用涼藥之過也。用十全大補湯，加角針、蒼朮、丹皮四劑，堅硬漸軟。又服透膿散二劑。膿熟針之，仍用前湯，倍參、耆、歸、朮，月餘而斂。

一男子暑月患此，自以爲內毒，用老鴉藤搗爛敷之，每日續飲涼水十餘碗。徐曰：自取其死。如此三日，瘡毒內陷，平塌冰冷，口噤不言，六脈虛細如絲，辭不可治，至夜而死。又一人冬月患此，外用四黃散涼水調敷，內服敗毒涼藥，毒亦內陷，煩躁口乾，鼻掀氣急，瘡頭平塌，原有一孔，無水無膿，亦辭不治。他醫皆言無事，余曰：臀居小腹之後，肌肉頑厚，毒既到此，必須內托爲膿，潰後最易收斂。今內外俱用涼藥，毒既內入，豈能再出？衆醫強投內消解毒定躁除煩之藥，半月而死。

《外科精要・療發背癰疽灸法用藥第一》 上林陳靜涵，面患疔，脈洪數有力，屬邪氣蘊結。余用清熱消毒散，二劑未應。或用黃芪、肉桂等藥，二劑，友益反其勢，致耳目唇口俱腫閉，頭面如斗，由邪氣外實也，前脈按之無

力，內元氣內虛也，連進托裏消毒之藥，及數砭患處，出黑血碗許，已而膿與腐肉並潰而出。復用托裏之藥，瘡勢漸愈，七日後復因調護失宜，以致煩渴不食，兩尺脈如絲欲絕，急用八味丸料煎服，其脈頓復，手足自溫。使非砭以泄其外，托裏散以補其內，八味丸以回其陽，則治之失宜，必致不救，慎之慎之。

憲副陳魯山居官勤苦，勞傷元氣，背患疽漫腫，中央色黯，四畔微赤微痛，脈浮大，按之微細，左寸短，而右寸若無，十餘日腫未全起，此病氣元氣虛寒。朝用參、芪、薑、桂、歸、朮、陳皮、半夏、炙草溫補其陽，夕用加減八味丸滋其肝腎，各四劑而腐潰。但膿水清稀，盜汗自汗，內熱晡熱，脈浮而數，改用八珍湯。復發熱而夜陽舉，此腎虛而火動，仍用加減八味丸料煎服而安。又因怒動肝火，瘡出鮮血二盞許，左關弦數，右關弦弱，此肝木侮脾，以致肝不能藏血，脾不能統血，用十全大補兼前藥各二劑而血止，再用前藥調理而痊。

一武職患腦疽內潰熱渴，頭面腫脹如斗，胸背色煩如塗丹，煩熱便秘，此表裏俱實，若非苦寒之劑內疏外泄，不救。遂針週項出膿，及用清涼飲一劑，內大黃用五錢，再用消毒散而愈。節推王器之背患疽，瘡頭如黍，煩痛背重，脈沉而實，此毒在內，服黃連內疏湯二劑少退，更與仙方活命飲而愈。

舉人劉華甫煩腫作痛，脈浮而數，此毒蓄於經絡，用內托復煎散二劑而煩腫減，用仙方活命飲四劑而腫痛止，更用托裏藥而痊。

一儒者患背疽，腫煩痛甚，此熱毒蘊結而熾盛，用隔蒜灸而痛止，服仙方活命飲而腫消，更與托裏藥而潰愈。

一男子背患疽，腐肉雖潰，而新肉不生，此毒氣解而脾胃之氣虛也，用六君子加芎、歸、五味、黃芪漸愈，用十全大補湯全愈。

一男子背患疽，肉腐膿清，肌肉不生，此邪去而氣血俱虛也，用十全大補湯，月餘而斂。

一男子背患疽腫痛，赤暈尺餘，背如負石，其勢當峻攻，其脈又不宜，遂砭赤處，出紫血碗許，腫痛頓退，更用神功散及仙方活命飲二劑，瘡口及砭處出血水而消。

儒者周在魯懷抱久鬱，背脊患疽，肝脈弦洪，脾脈浮大，按之微細，以補中益氣加桔梗、貝母，少用銀花、白芷，三劑肝脈頓退，脾脈頓復，乃以活命飲二劑，膿潰腫消，肝脈仍弦，此毒雖去，而胃氣復傷，仍用前湯加半夏、茯苓而愈。用銀花、白芷非爲治瘡，乃解患者之疑耳。

紀事

《外科發揮・腫瘍調瘡瘍未出膿者》　腫高煩痛，脈浮者，邪在表也，宜托之。

腫硬痛深，脈沉者，邪在內也，宜下之。

外無煩腫，內則便利調和者，邪在經絡也，當調榮衛。

煩痛煩燥，或咽乾作湯者，宜降火。

煩痛發熱，或拘急，或頭痛者，邪在表也，宜散之。

大痛或不痛者，邪氣實也，隔蒜灸之，更用解毒。

煩燥飲冷，煩痛脈數者，邪在上也，宜清之。

惡寒而不潰者，氣實兼寒邪也，宜宣而補之。

煩痛發熱，汗多大渴，便秘譫語者，結陽證也，宜下之。

不作膿，或熱而不潰者，虛也，宜補之。

一男子胸患癰，腫高煩痛，脈浮而緊，以內托復煎散二劑，表證悉減，以托裏消毒散四劑而消。

一男子腹患癰，腫硬愈悶，煩熱便秘，脈數而實，以黃連內疏湯一劑少愈，以黃連解毒湯二劑頓退，更以金銀花散四劑，瘡頭出水而消。

一男子患腿痛而不煩腫，內亦便利調和，用托裏榮衛湯數劑而消。

一婦人項患毒，煩痛，發寒熱，以荊防敗毒散二劑少愈，以小柴胡湯加連翹、牛蒡子、桔梗四劑而消。

一男子肩患毒，煩痛飲冷，煩燥便秘，脈數而實，以清涼飲二劑少愈，以金銀花散四劑悉退，又以十宣散去桂加天花粉、金銀花數劑，瘡頭潰而痊。

一婦人臂患腫，惡寒，不作膿，以十宣散六劑而潰，以托裏散數劑而瘳。

一男子患癰，腫硬疼痛，發熱煩燥，飲冷，脈沉實，大便秘，乃邪在臟也，用內疏黃連湯疏通之，以絕其源，先投一劑，候行一次，勢退二三，再進一劑，諸證悉退，乃用黃連消毒散四劑而消。

一男子內股患毒，腫硬痛甚，不作膿，隔蒜灸五十餘壯，勢退七八，以仙方活命飲四劑而膿成，用十宜散六劑膿潰而愈。凡瘡大痛，或不痛痲木，灸最良。

一婦人臂腫，未成膿，飲食少思，遇勞作痛，發熱，以補中益氣湯一劑，痛少止，以補氣血、健脾胃藥而消。

《外科發揮・潰瘍調瘡瘍已出膿者》 膿熱不潰者，陽氣虛也，宜補之。瘀肉不腐者，宜大補陽氣，更以桑木灸之。膿清或不斂者，氣血俱虛，宜大補。濃後食少無睡，或發熱者，虛也，宜補之。倦怠懶言，食少不睡者，虛也，宜補之。寒氣襲于瘡口，不斂，或陷下不斂者，溫補之。脈大無力，或澹微者，氣血俱虛也，峻補之。出血，或膿多煩躁，不眠者，乃亡陽也，急補之。

一男子患癰，膿成不潰，投以補劑而潰，更以健脾藥而愈。丹溪云：氣血壯實，膿自湧出，信夫。

一男子潰而瘀肉不腐，以參、芪、歸、朮峻補氣血，更以桑木灸之，腐而愈。

童子腋下患癰，不斂膿清，脈大倦怠，懶食少寐，自汗口乾，以內補黃芪湯及豆豉餅灸之，兩月而愈。凡瘡膿潰而清，或瘡口不合，或聚腫不赤，肌寒肉冷，自汗色脫者，皆氣血俱虛也，非補不可。

一男子腰患毒，膿熱不潰，針之膿太泄，反加煩躁，以聖愈湯四劑而寧；更以人參養榮湯加麥門冬、五味子，兩月而愈。此人後患濕氣，遂爲痼疾。凡瘡膿血去多，瘡口雖合，尤當補益，務使氣血平復，否則更患他證，必難治療，愼之。

一婦人患臂癰，瘡口紫陷，膿清不斂。彼以爲毒未盡，欲服攻毒之劑。予謂：瘡瘍之證，腫起堅硬，膿稠者，實也；腫下軟慢，膿稀者，虛也。遂用附子餅灸之，及飲十全大補湯，百劑始愈。

一婦人患附骨癰，久而不斂，致腿細短軟，脈來遲緩。以十全大補湯加牛膝、杜仲及附子餅灸之，兩月餘而愈。凡膿潰之後，脈澀遲緩者易愈，以其有胃氣故也。脈來細而沉時直者，裏虛而欲變證也。若煩痛尚未痊也，洪滑粗散者難療，以其正氣虛而邪氣實也。

一男子風襲瘡口，牙關緊急，腰背反張。以玉眞散一服而愈，仍以托裏藥而斂。

一男子患癰將斂，遍身作癢，脈浮。以消風散二服而止，更以托裏藥而愈。

一男子肩下患疽，已數日，漫腫微痛，頭甚多，皆如粟許，色不變，不起發，此氣血虛也，診其脈，果然。先以仙方活命飲二劑，殺其大勢，更以托裏藥而起發，瘡頭雖潰，但流血水，氣血尚虛，不能爲膿也。彼欲服太乙錠子。予謂：此藥上能攻毒，不能托裏。彼不深信，仍服之，至四次，飲食不進，瘡色黑陷，吃逆不絕，胃氣虛極也，不治。強投溫中健脾之劑，不應而死。一男子近脇患此，腫而不潰，投大補之劑，潰而已愈。後患弱證而歿。一男子腰中患此，發而不潰，其氣血止能發起，不能培養爲膿也。投大補藥數劑而潰，又數劑膿出尚清。乃服參芪歸朮膏斤餘，膿少稠，數斤，腫漸稠肌肉頓生。凡大癰疽，藉氣血爲主，若患而不起，或潰而不腐，或不收斂，及膿少或清，皆氣血之虛也，宜大補之，最忌攻伐之劑。亦有膿反多者，乃氣血虛而不能禁止也。若潰後發熱作渴，脈大，而膿愈多，屬眞氣虛實也，俱不治。常見氣血充實之人，患瘡皆腫高色赤，易腐潰而膿且稠，又易於收斂。怯弱之人，多不起發，不腐潰，及難於收斂。若不審察而妄投攻劑，虛虛之禍不免矣。及患後當調養，若瘰癧流注之證，尤當補益也，否則更患他證，必難措治，愼之。

一男子肩患毒，腫硬作痛，惡證迭見。用白礬末三錢糊丸，以葱頭七莖，煎湯調下，腫痛悉退，再服諸證亦退。更以仙方活命飲二劑，出水而消。此秘方名千金化毒湯，本礬末葱湯調服，因未難服，故易爲丸。一方士治瘡疽，不問腫潰，先用此藥三二服，後用消毒藥，甚效。常治蕁蕘之人，用此卽退，不用托裏藥亦愈。蓋止熱毒爲患，血氣不虧故也。若金石毒藥發疽者，尤效，蓋礬又能解金石之毒也。一方用礬末五錢，硃砂五分，熱酒下，亦效。此藥托裏，固內止瀉，解毒排膿，不動臟腑，不傷氣血，有益無損，其藥易得，其功甚大，偏僻之處，不可不知。此方或蟲犬所傷，溶化熱塗患處，更以熱酒調末服，皆效。

一男子胸患癰，煩痛煩躁，發熱作渴，脈數而實。時季冬，予謂：此熱毒內畜也，須捨時從證，欲治以內疏黃連湯。彼以時當隆寒，乃雜用敗毒藥，

愈熾，仍求治，投前湯二劑後去二次，諸證悉退，以金銀花散加連翹、山梔四劑，出水而消。大抵證有主末，治有權宜，治其主則末病自退，用其權則不拘於時。況於守常，必致病勢危甚，況雜用攻劑，動損各經。故丹溪云：凡瘡發於一經，只當求責本經，不可干擾餘經。羅謙甫云：守常者衆人之見，知變者智者之事，知常而不知變，細事因而取敗者多矣。

一上舍年逾四十，因怒，脇內作痛不止，數日後，外結一塊，三寸許，漫腫色不赤，按之微痛。予謂：怒氣傷肝，致血傷氣鬱爲患，以小柴胡湯對四物，倍用芎、歸、黃芪、貝母、肉桂治之。彼謂丹溪云：腫瘍內外皆壅，宜托裏散爲主。又云：凡瘡未破，毒攻臟腑，一毫熱藥，斷不可用。況此證爲氣血凝滯，乃服流氣飲愈虛，始信而復求治。視之虛證併臻，診之胃氣更虛，彼欲服予前藥，予謂：急者先治。遂以四君子湯加酒炒芍藥、炮乾薑四劑少得，更加當歸又四劑，胃氣漸醒，乃去乾薑，又加黃芪、芎、歸、肉桂數劑，瘡色少赤，并微作痛，又二十餘劑而膿成。針之，却與十全大補湯。喜其謹疾，又兩月餘而瘳。夫氣血凝滯，多因營衛之氣弱，不能運散，豈可復用流氣飲以益其虛。況各經血氣多寡不同，心包絡、膀胱、小腸、肝經多血少氣，三焦、膽、腎、心、脾、肺少血多氣。然前證正屬膽經，少血之臟，人年四十以上，陰血日衰，且脈證俱屬不足，腫瘍內外皆壅，宜托裏表散爲主，乃補氣血藥，而加之以行散之劑，非專攻之謂也。若腫焮痛甚，煩躁脈大，辛熱之劑，不但腫瘍不可用，雖潰瘍亦不可用也。凡患者，須分經絡氣血，地部遠近，年歲老幼，稟氣虛實，及七情所感，時令所宜而治之。常見以流氣、十宣二藥，槩治結腫之證，以致取敗者多矣。

《外科發揮・腫瘍病案》 焮痛發熱，汗多大渴，便秘譫語者。結陽證也，宜下之。不作膿，或熱而不潰者，虛也，宜補之。

一男子胸患癰，腫高焮痛，脈浮而緊。以內托復煎散二劑，表證悉減；以托裏消毒散四劑而消。

一男子腹患癰，腫硬愈悶，煩熱便秘，脈數而實。以黃連內疏湯一劑少愈；以黃連解毒湯二劑頓退；更以金銀花散四劑，瘡頭出水而消。

一男子患腿痛而不焮腫，內亦便利調和。用托裏榮衛湯數劑而消。

一婦人項患毒，焮痛發寒熱，以荊防敗毒散二劑少愈，以小柴胡湯加連翹、牛蒡子、桔梗四劑而消。

一男子肩患毒，焮痛飲冷，煩躁便秘，脈數而實。以清涼飲二劑少愈；以金銀花散四劑悉退；又以十宣散去桂，加天花粉、金銀花數劑，瘡頭潰而痊。

一婦人臂患腫，惡寒，不作膿。以十宣散六劑而潰，以托裏散數劑而瘳。

一男子患癰，腫硬疼痛，發熱煩躁，飲冷，脈沉實，大便秘，乃邪在臟也。內疏黃連湯疏通之，以絕其源，先投一劑，候行一次，勢退一二，再進一劑，諸證悉退；乃用黃連消毒散四劑而消。

一男子內股患毒，腫硬痛甚，不作膿。隔蒜灸五十餘壯，勢退七八；以仙方活命飲四劑而膿成；用十宣散六劑，膿潰而愈。凡瘡大痛，或不痛麻木，灸最良。

婦人臂腫，未成膿，飲食少思，遇勞作痛，發熱。以補中益氣湯二劑，痛少止，以補氣血健脾胃藥而消。

一男子素弱，胸患癰，飲食少而倦，以六君子湯加芎、歸、黃芪，膿成，針之；更以托裏藥而愈。

一婦人脇患癰，未成膿，惡寒脈緊。以十宣散加柴胡二劑，表證悉退；更以托裏散數劑，膿潰而愈。

一婦人臂患毒腫硬，咽喉壅塞，四肢逆冷，發寒熱。以五香連翹湯二劑頓愈，以瘡利流氣飲四劑而消。

一男子臂患癰，脈弦緊有力。以白芷升麻湯二劑頓退，又二劑而消。

一婦人肩下患毒，脈弦緊。以白芷升麻湯二劑，表證已退，更以托裏藥潰之而愈。

一男子臂患癰，不作膿。灸以豆豉餅，及飲托裏藥三十餘劑而潰，又月餘而瘳。

一男子膿熟不潰，予欲針之，補以托裏，彼不信，乃服攻毒藥，及致惡心少食，始悟而用針。更以六君子湯加藿香、當歸四劑少可，再以加味十全大補湯數劑而斂。凡瘡膿熟不行針刺，膿毒侵蝕，輕者難療，重者不治。老弱之人，或偏僻之處，乃緊要之所，若一有膿，宜急針之，更以托裏，庶無變證。

一男子患毒作痛，服寒涼藥，痛雖止而食愈少，瘡亦不潰，以六君子湯而食進，再以托裏藥潰之而愈。大抵瘡疽之證，寒熱虛實皆能爲痛，熱毒之痛者，以寒涼之劑折之；寒邪之痛者，以溫熱之劑散之；因風而痛者，除其

風；因濕而痛者，導其濕；燥而痛者，潤之；寒而痛者，通之；虛痛者，補之；實而痛者，瀉之；膿鬱而閉者，開之；惡肉侵蝕者，去之；陰陽不和者，調之；經絡秘澀者，利之。愼勿槩用寒涼之藥，況血脈喜溫而惡寒，若冷氣入裏，血即凝滯，反爲難瘥之證矣。

一男子素弱，肘患腫，欲內消，服涼藥反致作瀉少食，以二神丸及香砂六君子湯，加肉豆蔻而瀉止食進，又以托裏藥而腫亦消。丹溪云：癰疽因積毒在臟腑，當先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次以行經活血藥佐之，參以經絡時令，使毒氣外發，施治之早，可以內消，此內托之意也。又云：腫瘍內外皆壅，宜以托裏表散爲主。如欲用大黃，寧無孟浪之非。潰瘍內外皆虛，宜以補接爲主。如欲用香散，未免虛虛之失。大抵癰腫之證，不可專泥於火爲患。經云：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又云：形傷痛，氣傷腫，六淫七情，皆能致之，況稟有虛實，及老弱不同，豈可槩用寒涼之藥。設若毒始聚，膿未作，勢不盛，庶可消。尤當推其病因，別其虛實，若槩用寒涼藥，必致誤事。如膿將成，邪盛氣實，用消毒之劑，先殺其毒，雖作膿不爲大苦，潰亦不甚。若就用托裏，必益其勢。如膿將成不成及不潰，方用托裏，膿成勢盛者，針之，膿一出，諸證悉退矣。

附方

內托復煎散　治瘡瘍，腫焮在外，其脈多浮，邪氣勝，必侵內，宜用此藥托之。

地骨皮　黃芩炒　茯苓　白芍藥炒　人參　黃芪鹽水拌炒　白朮炒　桂皮　甘草炙　防己拌酒　當歸酒拌，各一錢　防風二錢

咬咀，先以蒼朮一升，水五升煎，去朮入藥，再煎至二升，終日飲之。蒼朮相外，再煎服。

桑木灸法　治發背不起發，或瘀肉不腐潰，陰瘡瘰癧，流注腠瘡，頑瘡惡瘡，久不愈者。須急用此法，未潰則拔毒止痛，已潰則補接陽氣，誠良方也。用桑木燃着，吹熄焰，用火灸患處，每次多用時，以瘀肉腐動爲度。丹溪云：火以暢達，拔引鬱毒，此從治之意也。

《外科發揮·潰瘍作痛》　膿出而反痛者，虛也，宜補之。

脈數虛而痛者，屬虛火，宜滋陰。

脈數實而痛者，邪氣實也，宜泄之。

脈實便秘而痛者，邪在內也，宜下之。

脈澁而痛者，氣血虛寒也，溫補之。

一男子患毒，潰後作痛，肢體倦怠，瘡口不合，飲食不甘。以六君子湯加黃芪、川芎、當歸四劑而愈，更以托裏散，月餘而斂。

一男子潰後作痛，脈數而無力。以托裏散加生地黃、黃柏二劑而止，更以托裏散數劑而安。

一男子潰後發熱，左手脈數而有力。以人參敗毒散一劑而止，更以托裏散而瘥。

一男子潰後發熱，煩痛不止，煩躁便秘，右手脈沉實。以清涼飲一劑而止，更以托裏消毒散四劑而瘳。

一男子潰後作痛，而脈澁。以定痛托裏散飲之，數乳香定痛散而止，更以托裏散數劑而愈。

一男子潰而作痛，脈浮緊。以內補黃耆湯四劑而止，又二十餘劑而愈。

一男子項患毒，潰而作痛。以參、耆、地黃、芎、歸補之而止，更以八珍湯加黃耆、桔梗三十餘劑而愈。

一男子患癰，潰而作痛，脈輭而澁。予謂：氣血虛，欲補之。彼不信，乃服攻伐之劑，反發寒熱，始信之，仍投大補藥而痊。大抵瘡之始作也，先發爲腫，氣血鬱積，蒸肉爲膿，故多痛。膿潰之後，腫退肌寬，痛必漸減，若反痛，乃虛也。丹溪云：膿出而反痛，此爲虛也，宜以補之。亦有穢氣所觸者，和解之。風寒所逼者，溫散之。齊氏云名德之，元太醫令：瘡疽之證，有臟腑、氣血、上下、眞邪、虛實不同也，不可不辨。如腫起堅硬，膿稠者，瘡疽之實也；腫下輭慢，膿稀者，瘡疽之虛也。瀉痢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並冷，脈弱皮寒，小便自利，或小便時難，大便滑利，聲音不出，精神不爽者，悉臟腑之虛也。大便硬，小便澀，飲食如故，腸滿膨脹，胸膈痞悶，肢節疼痛，口苦咽乾，煩躁多渴，身熱脈大，精神昏塞者，悉臟腑之實也。凡諸瘡疽，膿水清稀，瘡口不合，聚腫不赤，肌寒肉冷，自汗色脫者，氣血之虛也。腫起色赤，寒熱疼痛，皮膚壯熱，膿水稠粘，頭目昏重者，氣血之實也。頭痛鼻塞，目赤心驚，咽喉不利，口舌生瘡，煩渴飲冷，睡語咬牙者，上實也。精滑不禁，大便自利，脚腰沉重，睡臥不寧者，下虛也。肩項不便，四肢沉重，目視不正，睛不瞭瞭，食不知味，音嘶色敗，四肢浮腫者，真氣虛也。腫焮尤甚，痛不可

近，多日不潰，寒熱往來，大便秘澁，小便如淋，心神煩悶，恍惚不寧，邪氣之實也。又曰：眞氣奪則虛，邪氣勝則實。又曰：諸痛爲癢，爲虛也。又曰：診其脈洪大而數者，實也；細微而輭者，虛也。虛則補之，和其氣，托裏也。實則瀉之，疏利而導其氣。《内經》謂：血實則決之，氣虛則掣引之。

《外科發揮・潰瘍發熱》 脈浮，或弱而熱，或惡寒者，陽氣虛也，宜補氣。

脈濇而熱者，血虛也，宜補血。

午前熱者，補氣爲主。

午後熱者，補血爲主。

脈浮數，發熱而痛者，邪在表也，宜散之。

脈沉數，發熱而痛者，邪在内也，宜下之。

一男子潰後發熱作痛，脈浮數，按之無力，勞而尤甚。以補中益氣湯治之而止，更以十全大補湯而愈。常治左手脈小於右手而熱者，用血藥多於氣藥；右手脈小於左手而熱者，用氣藥多於血藥。

一男子潰後發熱頭痛，脈浮緊，虛而兼表邪也。以補中益氣湯加川芎、白芷二劑而止，更以托裏藥而愈。

一婦人潰後發熱少寐，四肢倦怠。以黄芪人參湯治之而安，更以十全大補湯加貝母、遠志、麥門冬、酸棗仁、香附，月餘而斂。

一婦人潰後發熱，服清熱敗毒藥愈甚。診之脈濇，以四物湯加粟殼、乳香、沒藥二劑少止，又二劑而安。

一男子潰後發熱，頭微痛，日晡尤甚，脈浮，按之則濇。以人參養榮湯加柴胡、地骨皮而愈，又月餘而斂。

一男子潰而惡寒，用四君子湯加桂，倍用黄芪，大料四劑而止。膿水尚多，投八珍湯加桂數劑漸少。惟瘡口不合，以附子餅及十全大補湯，每劑加炮附子五分數劑，乃去附子，又服月餘而愈。

一男子潰後將愈，因勞，四肢發熱，煩躁不寐。以聖愈湯四劑而寧，更以托裏藥而愈。丹溪云：有四肢熱，逢風寒如灸於火者，是人陰氣虛而陽氣盛也。

一男子潰後畏寒脈虛，以四君子加炮薑四劑而愈，以十全大補湯月餘而斂。仲景云：脈虛則血虛，血虛生寒，陽氣不足也。瘡腫脈虛，宜托裏和養血，信夫。

一癰婦發熱，日晡愈甚，乃血氣虛也。治以四物湯加柴胡、地骨皮而愈。

一婦人潰後發熱，服涼藥反畏寒。以十全大補湯二劑而止，又以托裏藥而痊。

一男子潰後發熱，服涼藥益甚。診之脈浮，乃氣虛也，以補中益氣湯加五味子、麥門冬治之而止，更以托裏藥而斂。

一婦人潰後發熱，脈浮而數，虛而兼表證也。以補中益氣湯，倍用柴胡、升麻一劑而止，以托裏月餘而斂。

一男子患癰，潰而飲酒，煩痛發熱，服黄連解毒湯二劑而止，更以托裏消毒散而愈。常治痛而大便秘，脈實者，用清涼飲治之。

一男子膿熟不潰，微痛少食，倦怠發熱。予爲針之，膿湧出。熱益甚，乃虛也，急以人參黄耆湯二劑，熱愈甚，此藥力尚未及也，又二劑，果應。再以當歸補血湯數劑而痊。東垣云：發熱惡熱，大渴不止，煩躁肌熱，不欲近衣，脈洪大，按之無力，或目痛鼻乾者，非白虎湯證也，此血虛發躁，當以當歸補血湯主之。又有火鬱而熱者，如不能食而熱，自汗氣短也，以甘寒之劑瀉熱補氣。如能食而熱，口舌乾躁，大便難者，以辛苦大寒之劑下之，以瀉火補水。

一男子患癇，時值陰寒，忽惡寒，右手脈有而似無，此胃氣虛而不任風寒也。以四君子湯加炮薑、肉桂二劑少止，又四劑而安。丹溪云：惡寒者，衛氣虛衰，不能溫分肉實表而惡寒者。又有上焦之邪，隔絕榮衛，不能升降由表而惡寒者。東垣云：夜則惡寒，晝則安靜，是陰血自旺於陰分也；夜則惡寒，晝亦惡寒，是重陰無陽也，當亟瀉其陰，峻補其陽；夜則安靜，晝則惡寒，是陰氣上溢於陽中也。

《外科發揮・腦疽》 腫痛未作膿者，宜除濕消毒。

大痛或不痛，或麻木者，毒甚也，隔蒜灸之，更用解毒藥。

腫痛便秘者，邪在内也，泄之。

不甚痛，或不作膿者，虛也，托裏爲主。

膿成脹痛者，針之，更以托裏。

上部脈數實而痛者，宜降火。

上部脈數虛而痛者，宜滋陰降火爲主。

尺部脈數而作渴者，滋陰降火。

不作膿或不潰者，托裏藥主之。

膿清，或不斂，或多者，大補氣血。

煩躁飲冷，脈實而痛者，宜瀉火。

一男子患之，腫痛脈數。以黃連消毒散二劑少退，與仙方活命飲二劑而止，再以當歸、川芎、芍藥、金銀花、黃栢、知母而潰，又以托裏藥而愈。

《外科發揮・臀癰》 煩痛，尺脈緊而無力者，托之。

腫硬甚者，隔蒜灸之，更以解毒。

不作膿而痛者，解毒爲主。

不作膿者，托裏爲主。

不潰，或潰而不斂者，托裏爲主。

一男子臀癰，腫硬作痛，尺脈浮緊，按之無力。以內托羌活湯一劑痛止，以金銀花散四劑，膿潰而愈。

一男子臀癰，腫硬痛甚，隔蒜灸之，更服仙方活命飲二劑，痛止腫消，以托裏消毒散加黃柏、蒼术、羌活，瘡頭潰之而愈。

一男子臀癰，作膿而痛。以仙方活命飲二劑痛止，更以托裏消毒散，膿潰而瘥。

一男子臀癰不作膿，飲食少思。先用六君子湯加芎、歸、黃耆，飲食漸進，更以托裏消毒散，膿潰而愈。

一男子潰而膿清不斂，以豆豉餅灸之，更飲十全大補湯，兩月餘而瘥。凡瘡不作膿，或不潰，或潰而不斂，皆氣血之虛也，有膿清稀尤其虛甚也。

一男子臀癰，膿水不出，肌肉漸瘦，飲食少思，胃脈見弦，以六君子湯加藿香、當歸數劑，飲食遂進，飲以十全大補湯，及豆豉餅灸炎之，兩月餘而斂。

一弱人臀癰，膿成不潰。以十全大補湯數劑，始托起，乃針之，又二十餘劑而愈。夫臀居僻位，氣血罕到，老弱人患之，尤宜補其氣血，庶可保痊。

一男子腿內側患癰，未作膿而腫痛。以內托黃芪、柴胡湯二劑少愈，又二劑而消。

《外科發揮・便癰》 內蘊熱毒，外挾寒邪者，解散之。勞役而患者，補之。

不遂交感，或強固精氣，致敗精而結者，解散之。

濕熱而致者，清肝導濕。

一男子患此未作膿，小便秘澀。以八正散三劑少愈，以柴胡湯加澤瀉、山梔、木通三劑而消。

一男子腫痛，發寒熱。以刑防敗毒散二劑而止，以雙解散二劑而消。

一男子膿未成，大痛，服消毒托裏內疏藥不應。診之脈洪大，毒尚在，以仙方活命飲一劑痛止，又一劑而消。

一男子腫痛，日晡發熱。以小柴胡湯加青皮、天花粉，四劑痛止，熱退以神效瓜蔞散四劑而消。

一男子腫而不潰，以參、芪、歸、朮、白芷、皂角刺、柴胡、甘草節數劑而潰，以八珍湯加柴胡數劑而愈。

一男子潰而腫不消，且不斂，診之脈浮而濇，以豆豉餅灸之，更以十全大補湯，月餘而愈。

一男子潰而痛不止，以小柴胡湯加黃栢、知母、芎、歸，四劑少止，更以托裏當歸湯數劑而斂。

一男子煩腫作痛，大小便秘，脈有力。以玉燭散二劑頓退，更以龍胆瀉肝湯四劑而削。

一男子潰而痛不止，諸藥不應。診之脈大，按之則數，乃毒未解也，以仙方活命飲而止，又二劑而斂。

一男子服尅伐之藥，以求內消，致瀉利少食。以二神丸先止其瀉，以十全大補倍加白朮、茯苓，數劑而消。大抵此證，多患於勞逸之人，亦有內蘊熱毒而生者，須辨虛實，及成膿否，不可妄投藥餌。當見治此證者，槩用大黃之類下之，求內消，或膿成，令膿從大便出，鮮有見其痊也。人多欲內消者，蓋恐收口之難也。若補養血氣，不旬日而收矣，何難之有。若膿既成，豈有可消之理，如再用尅伐之劑，反爲難治。

《外科發揮・懸癰》 煩痛或發熱者，清肝解毒。

腫痛者，解爲主。

腫痛，小便赤澀者，肝經濕熱也，宜分利清肝。

不作膿，或不潰者，氣血虛也，宜補之。

一男子患此，煩痛，發寒熱。以小柴胡湯加製甘草，二劑少退，又製甘草

四劑而消。大抵此症屬陰虛，故不足，人多患之。寒涼之劑不可過用，恐傷胃氣。惟製甘草一藥不損氣血，不動臟腑，其功甚捷，最宜用之，不可忽也。

一男子腫痛，小便赤澀。以加減龍膽瀉肝湯加製甘草二劑少愈，以參、芪、歸、朮、黃柏、知母、製甘草四劑而潰，更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參、芪、製甘草而痊。

一男子膿清不斂，內有一核。以十全大補湯加青皮、柴胡、製甘草，更以豆豉餅灸之，核消斂。

一男子久而不斂，脈大而無力。以十全大補湯加五味子、麥門冬，灸以豆豉餅，月餘而愈。

一老人年餘不斂，診其脈，尚有濕熱，以龍膽瀉肝湯二劑濕退，乃以托裏藥，及豆豉餅灸之而愈。

一男子腫痛發熱，以柴胡湯加黃連、青皮四劑少愈，更以加減龍膽瀉肝湯而消。

一男子腫痛，未作膿。以加減龍膽瀉肝湯二劑少愈，以四物湯加木通、知母、黃柏而消。

一男子膿熟不潰，脹痛，小便不利。急針之，尿膿皆利，更以小柴胡湯加黃柏、白芷、金銀花四劑痛止，以托裏消毒散數劑而愈。常見患者多不肯用針，待其自破，殊不知緊要之地，若一有膿，宜急針之，使毒外發，不致內潰。故前人云：凡瘡若不針烙，毒結無從而解，膿瘀無從而泄。又云：宜開戶以逐之。今之患者反謂地部緊要，而不用針，何其相違之遠矣。

《外科發揮・囊癰》 腫痛未作膿者，疏肝導濕。

腫硬發熱者，清肝降火。

膿成脹痛者，急針之，更飲清毒之劑。

已潰者，滋陰托裏。

膿清不斂者，大補氣血。

一男子患此，腫痛發熱，以小柴胡湯加黃連、青皮四劑少愈，更以加減龍膽瀉肝湯而消。

一男子未作膿而腫痛，以加減龍膽瀉肝湯二劑少愈，更以四物湯加木通、知母、黃柏而愈。

一男子膿熟作脹，致小便不利。令急針之，以小柴胡湯加黃柏、白芷、金銀花四劑少愈，更托裏消毒散數劑而愈。

一男子陰囊腫，狀如水晶，時痛時癢，出水，小腹按之作水聲，小便頻數，脈遲緩。此醉後飲水入房，汗出遇風寒，濕毒乘聚於囊爲患，名水疝也。先以導水丸二服，腹水已去，小便如常；再飲胃苓散，倍用白朮、茯苓，更用氣針引去聚水而痊。

一男子患而，久不斂，以十全大補湯加五味子、麥門冬，灸以豆豉餅，月餘而平。

一弱人腫痛，未成膿，小便赤澀，以製甘草、青皮、木通、黃柏、當歸、麥門冬四劑少愈，以清心蓮子飲而消。

一男子瘀腫痛甚，小便澀，發熱脈數。以龍膽瀉肝湯，倍用車前子、澤瀉、木通、茯苓四劑，勢去半，仍以前湯，止加黃柏、金銀花四劑，又減二三，便利如常。惟一處不消，此欲成膿也，再用前湯加金銀花、白芷、皂角刺六劑，微腫痛，脈滑數，乃膿已成，令針之，腫痛悉退，投之滋陰托裏藥，及紫蘇末，敷之而愈。

一男子病勢已甚，脈洪大，可畏。用前湯二劑腫少退，以仙方活命飲二劑痛少止。診其脈滑數，乃膿已成，須針之，否則陰囊皆潰。彼疑余言，遂用他醫，果大潰，窒丸即陰子也掛懸，復求治。診其脈將靜，以八珍湯加黃芪、黃柏、知母、山梔，更敷紫蘇末，數日而痊。此證勢雖可畏，多得保全，患者勿惧。

一弱人膿熟脹痛，大小便秘，急針之，膿出三碗許，即鼾睡，覺後神思少健。但針遲，雖數解毒藥，亦潰盡矣，故用托裏藥三十餘劑始痊。大抵此證屬陰道虧，濕熱不利所致，故滋陰除濕藥不可缺。常治腫痛，小便秘澀者，用除濕爲主，滋陰佐之；腫痛已退便利已和者，除濕滋陰藥，相兼治之。欲其成膿，用托裏爲主，滋陰佐之。候膿成即針之，仍用托裏滋陰。濕毒已盡者，專用托裏。如膿清，或多或斂遲者，用大補之劑，及豆豉餅，或附子餅灸之。如盧武選封君，年五十，患此瘡，口年餘不斂，診之微有濕熱，乃以龍膽瀉肝湯治之，濕熱悉退。又以托裏藥，及豆豉餅灸之而愈。次年復患濕熱頗盛，仍用前湯四劑而退，又以滋陰藥而消。若潰後虛而不補，少壯者成漏，老弱者不治。膿清作渴，脈大者亦不治。

《外科發揮・乳癰》 暴怒，或兒口氣所吹腫痛者，疏肝行氣。

煩痛發寒熱者，發散表邪。
腫煩痛甚者，清肝消毒。
未成膿，疏肝行氣。
不作膿，或不潰，托裏爲主。
潰而不斂，或膿清者，宜大補氣血。

一婦人稟實性躁，懷抱久鬱，左乳內結一核不消，按之微痛。以連翹飲子二十餘劑少退，更以八珍湯加青皮、香附、桔梗、貝母二十餘劑而消。

一婦人因怒，兩乳腫，兼頭痛寒熱。以人參敗毒散二劑，表症已退，以小柴胡湯加芎、歸、枳殼、桔梗四劑而消。

一婦人鬱久，右乳內腫硬。以八珍湯加遠志、貝母、柴胡、青皮，及隔蒜灸，兼服神效瓜蔞散，兩月餘而消。

一婦人左乳內腫如桃許，不痛，色不變，發熱，漸消瘦。以八珍湯加香附、遠志、青皮、柴胡百餘劑，又間服神效瓜蔞散三十餘劑，膿潰而愈。嘗見患者責效太速，或不戒七情，及藥不分經絡虛實者，俱難治。大抵此症，四十以外者尤難治，蓋因陰血日虛也。

一婦人因怒，左乳內腫痛，發熱，表散大過，致熱益甚。以益氣養榮湯數劑，熱止膿成，欲針之，彼不從。遂腫脹，大熱發渴，始針之，膿大泄，仍以前湯，月餘始愈。大抵乳房屬陽明胃經，乳頭屬厥陰肝經，若忿怒傷肝，或厚味積熱，以致氣不行，竅不通，乳不出，則結而爲腫爲痛。陽明之血熱甚，則肉腐爲膿。若膿一成，即針之，以免遍潰諸囊之患。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煩熱，含乳而睡，熱氣所吹，遂成腫痛。於起時須吮咂通，或忍痛揉。初散失治，必成癰患，宜青皮以疏厥陰之滯，石膏以清陽明之熱，甘草節以行污濁之血，瓜蔞子以消腫道毒，或加沒藥、橘葉、皂角針、金銀花、當歸，更宜隨症消息加減而服，少酒佐之。更隔蒜灸之，其效尤捷。若有膿即針之，否則通潰，難於收斂。

一婦人久鬱，右乳內結三核，年餘不消，朝寒暮熱，飲食不甘，此乳岩也，乃七情所傷，肝經血氣枯槁之證。宜補氣血，解鬱結藥治之，遂以益氣養榮湯百餘劑，血氣漸復，更以木香餅灸之，喜其謹疾，年餘而消。

一婦人亦患此，子謂須多服解鬱結、養氣血藥，可保無虞。彼不信，乃服尅伐之劑，及大如覆碗，日出清膿，不斂而歿。一婦人鬱久，乳內結核，年餘不散，日晡微熱，飲食少思，以益氣養榮湯治之，彼以爲緩，乃服行氣之劑，勢愈甚，潰而日出清膿不止，復求治。診之脈洪而數，辭不治。又年餘果歿。

又一妾乃放出宮女，乳內結一核如栗，亦以前湯，彼不信，及服瘡科流氣飲及敗毒散，三年後，大如覆碗，堅硬如石，出水不潰，亦歿。大抵鬱悶則脾氣阻，肝氣逆，遂成隱核，不痛不癢，人以忽之，最難治療。若一有此，宜戒七情，遠厚味，解鬱結，更以養氣血之藥治之，庶可保全，否則不治。亦有二三載，或五六載方潰陷下者，皆曰乳巖，蓋其形巖凸似巖穴也，最毒，愼之。

一婦人發熱作渴，至夜尤甚，兩乳忽腫，服敗毒藥熱反熾。診之肝脈洪數，乃熱血入室也，以加味小柴湯治之熱止腫消。

一婦人因怒，左乳作痛，胸膈不利，以方脈流氣飲加木香、青皮，四劑而愈。

一婦人鬱久，左乳內結核如杏許，三月不消，心脈方脈流氣血脾脈大，按之無力，以八珍湯加貝母、遠志、香附、柴胡、青皮、桔梗、五十餘劑而潰，又三十餘劑而愈。

一婦人膿成不潰，脹痛，予欲針之，使毒不侵遍，彼不從。又數日痛極，始針，湧出敗膿二四碗，虛症蜂起，幾殆。用大補藥，兩月餘而始安。夫乳之爲物，各有囊橐，若一有膿，即針之，否則遍潰諸囊矣。少壯者得以收斂，老弱者多致不救。

《外科理例・鬢疽》 煩痛或發熱者，祛風清熱。
煩痛發寒熱或拘急者，發表邪。
作膿煩痛者，托裏消毒。
膿已成作痛者，針之。
不斂或膿清者，宜峻補。
不作膿或膿成不潰者，並用托裏。

一人患此，煩痛作腫，發熱，以小柴胡湯加連翹、金銀花、桔梗四劑而愈。此因症也。

一人因怒後鬢際腫痛發熱，以小柴胡湯加連翹、金銀花、天花粉四劑，根畔俱消，惟瘡頭作痛，以仙方活命飲二劑痛止。膿熟針之，更以托裏消毒藥而愈。此因情也。

一老腫痛發熱，膿清作渴，脈軟而濇，此氣血俱虛也，欲補之。彼見作渴

發熱，乃服降火之劑，果作嘔，少食。復求治，投六君子湯四劑，嘔止食進，仍用補藥，月餘而愈。此因症與脈也。

夫患者臟腑、氣血、上下、虛實，詳見潰瘍作痛第十三條。況陰症似陽，陽症似陰，治論見《外科心法》。豈可以發熱作渴而遂用寒涼之劑。常治患者正氣虛，邪氣實，以托裏爲主，消毒佐之。正氣實，邪氣虛，以攻毒爲主，托裏佐之。正氣虛，邪氣實，而專用攻毒則先損胃氣，宜先服仙方活命飲，托裏消毒散，或用灸法，俟邪退，正氣復，更酌量治之。

大抵正氣奪則虛，邪氣盛則實，蓋邪正不並立，一勝則一負，其虛不待損而自虛矣。若發背、腦疽、疔毒，及患在四肢，必用灸法，拔引鬱毒以行瘀滯，尤不可專於攻毒，診其脈而辨之，庶不有悞。

一官肩患毒，發熱惡寒，大渴煩躁，症似有餘，脈雖大而無力，卻屬不足，用當歸補血湯治之。此憑脈也。

一人膿熟不潰，脹痛，針之而止，更以托裏消毒散而愈。

凡膿熟不潰，血氣虛也，若不托裏，必致難瘥。

《外科理例・脇疽》一人年逾五十，腹下患痛，瘡口不合，右關脈數而渴，此胃火也，用竹葉黃耆湯二九而止，再用補氣藥而愈。常治午後發渴，或發熱，用地骨皮散而效。

一人性急，味厚，常服燥熱之藥，左脇一點痛，輕膠弦重，知其痛處有膿，與四物加桔梗、香附、生薑煎十餘貼，痛處微腫如指大，針之，少時屈身膿出，與四物調理而安。此因症因脈而處治。

一夫人左脇內作痛，牽引胸前，此肝氣不和，尚未成瘡，用小柴胡五加青皮、枳殼四劑少可，加芎、歸治之而愈。

一人連年病瘧，後生子，三月病熱，右脇下陽明、少陽之分生一癤甫平，左脇下相對又一癤，膿血淋漓幾死，醫以四物湯、敗毒散數倍人參，以香附爲佐，犀角爲使，大料飲乳母兩月而愈。逾三月，忽腹脹，生赤瘰如覆片，取剪刀草汁調原麪砂付隨消。又半月移脹入囊爲腫，黃瑩裂開，兩丸顯露水出，以紫蘇葉盛麩炭末托之，旬餘而合，此胎毒症也。

一婦因忿鬱，腋下結一核二十餘年，因怒加腫痛，完穀不化，飲食少思，此腸胃虛也，以六君子六加砂仁、肉桂、乾薑、肉豆蔻，泄雖止而膿清，瘡口不合，用十全大補湯十三月餘而愈。此憑症也。

機按：前項二條脇瘡，一因其性多躁急，故用四物湯陰柔之劑以安靜之。一因其肝氣不平，故用小柴胡疏理之劑以和解之。此又因其性情爲治，不特專於攻毒也。

張通北人年逾四十，夏月腋下患毒，潰後不斂，膿出清稀，皮寒脈弱，腸鳴切痛，大便溏泄，食下即嘔，此寒變而內陷也，宜大辛溫之劑，遂以托裏溫中湯一二貼，諸症悉退，更以六君子二加炮乾薑、肉桂數劑，再以十全大補湯而愈。此憑症也。

一人脇腫一塊，日久不潰，按之微痛，脈微而濇，此形症俱虛也。經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當補不當瀉，宜用人參養榮湯。彼不信，乃服流氣飲，虛症悉至，方服前湯月餘少愈。但腫尚硬，以艾葉炒熱熨患處，至十餘日膿成，以火針刺之，更灸豆豉餅四一，又服十全大補湯十三百貼而愈。此憑脈症也。

蓋流氣飲通行十二經，諸經皆爲所損，況膽經之血本少，又從而損之，寧不傷生。東垣曰：凡一經受病，止當求責其一經，不可干擾餘經，苟泛投尅伐之劑，則諸經被戕，寧無危乎。

一人年三十，素飢寒，患右肋腫如覆瓢，轉側作水聲，脈數。經曰：陰虛，陽氣湊襲，寒化爲熱，熱甚則肉腐爲膿，即此症也。及按其腫處即起，是膿成，遂濃煎黃耆六一湯，令先飲二鍾，然後針之，膿出數碗，虛症並至，遂用大補三月餘而愈。此憑脈症也。

《外科理例・腦疽》腫痛未作膿者，宜除濕消毒、黃連消毒飲之類。大痛或不痛，或麻木者，毒甚也，隔蒜灸之，更用解毒藥。腫痛便秘者，邪在人也，泄之。不甚痛或不作膿者，虛也，托裏爲主。膿成脹痛者，針之，更以托裏。不作膿或不潰者，托裏藥爲主。膿潰或不斂，或多者，大補氣血。治蓋元氣一復，諸病自退，老弱之人，不問腫潰，尤當補也。

一人因勞發熱，脇上腫痛，脈雖大，按之無力，此氣血虛，腠理不密，邪氣襲於肉理而然也，當補之以接虛怯之氣，以補中益氣湯加羌活四劑少可，去羌活又百餘劑而愈。此憑脈也。

一人面白神勞，脇下生一紅腫如桃，教用補劑，不信，乃用流氣飲、十宣散，血氣俱憊而死。

《外科理例・懸癰》燉腫或發熱者，清肝解毒。小柴胡、製甘草。

腫痛者，解毒爲主，製甘草。不作膿或不潰者，氣血虛也。八珍湯。

腫痛，小便赤滯者，肝經濕熱也，宜分利清肝。龍膽泄肝湯。

一人穀道前患毒，煩痛寒熱，此肝經濕熱所致，名曰懸癰，屬陰虛，先以製甘草。百二五。二服頓退，再以四物加車前、青皮、甘草，即酒製黃柏、知母數服而消。此憑症也。

一人年逾五十患懸癰，膿清脈弱，此不慎酒色，濕熱壅滯而然。膿清脈弱，老年值此何以收斂，況穀道前爲任脈發原之地，肝經宗筋之所。予辭，果歿。治此癰惟潤水製甘草有效，已破者兼十全大補湯十三爲要。

一人患此，煩痛，發熱寒，以小柴胡湯加製甘草百二五二劑少退，又製甘草四劑而消。按小柴胡清肝，製甘草解毒。

大抵此症屬陰虛，故不足之人多患之，寒涼之劑不可過用，恐傷胃氣，惟製甘草一藥，不損氣血，不動臟腑，其功甚捷。

一人腫痛，小便赤澁，以加減龍膽瀉肝湯加製甘草二劑少愈，以參、耆、歸、朮、黃柏、知母、製甘草四劑百二五而潰，更以四物加黃柏、知母、參、耆、製甘草而痊。按此泄瀉後補當時以有所據，但不知其脈耳。

一人腫痛未作膿，以加減龍膽瀉肝湯二劑少愈，再以四物加黃柏、知母、木通四劑消。按此先治濕熱，後養血。

一人膿熟不潰，脹痛，小便不利，急針之，尿膿皆利，以小柴胡加黃柏、白芷、金銀花四劑痛止，以托裏消毒散數劑而愈。

常見患者多不肯針，待其自破，殊不知緊要之地有膿宜急針之，使毒外發，不致內潰，故曰宜開戶以逐之，凡瘡若不針烙，毒氣無從而解，膿瘀無從而泄，今之患者，反謂緊要之處不宜用針，何相違之遠耶。

一人膿清不斂，內有一核，以十全大補湯加青皮、柴胡、製甘草，更以豆豉餅灸，核消而斂。此憑症也。

一人久而不斂，脈大無力，以十全大補加五味、麥門，灸以豆豉餅，月餘而愈。此憑症憑脈也。

一老年餘而不斂，診脈尚有濕熱，以龍膽瀉肝湯六五二劑濕退，以托裏藥及豆豉餅灸而愈。此憑症憑脈也。

一人腫痛發熱，以小柴胡加黃連、青皮五四劑少愈，更以龍膽瀉肝湯六五而消。此憑症也。

一人膿熱不潰，脈數無力，此氣血俱虛也，宜滋陰、益氣血之藥，更針之，使膿毒外泄，彼反用敗毒藥，致元氣愈虛，瘡熱愈盛，後潰不斂，竟致不救。按此不憑脈症而悞治也。

懸癰原係肝腎二經陰虛，須一於補，尤恐不治，況膿成而又尅伐，不死何待？常治初起腫痛，或小便赤澁，先以製甘草一二劑，及蒜灸，更飲龍膽瀉肝湯。若發熱腫痛者，以小柴胡加車前、黃柏、芎、歸。膿已成即針之。已潰用八珍湯十四加製甘草、柴胡稍、酒炒黃柏、知母。小便澁而脈有力者，仍用龍膽瀉肝湯加製甘草。小便澁而脈無力者，用清心蓮子飲加製甘草。膿清不斂者，用大補劑，間以豆豉餅灸，或久而不斂者，亦用附子餅灸，並效。

《外科理例·囊癰》 腫痛未作膿者，疏肝導濕。

腫硬發熱，清肝降火。

膿清不斂者，大補氣血。

已潰者，滋陰托裏。

膿成脹痛者，急針之，更飲消毒之劑。

囊癰濕熱下注也，有作膿者，此濁氣順下，將流入滲道，因陰道或虧水道不利而然，膿盡自安，不藥可也，惟在善於調攝耳。又有因腹腫，漸流入囊，腫甚，而囊自裂開，睾丸懸掛，水出，以麩炭杉木炭也末傅外，以紫蘇葉包裹，仰臥養之。《精要》謂癰入囊者死，將以爲屬腎耶。予治數人，悉以濕熱入肝經施治，而以補陰佐之，雖膿潰皮脫，睾丸懸掛，亦不死，但未知下虛年老者如何耳。

大抵此症屬陰道虧，濕熱不利所致，故滋陰降濕藥不可缺。常治腫痛，小便秘滯者，用除濕爲主，滋陰佐之。腫痛已退，便利已和者，除濕滋陰藥相兼治之。欲其成膿用托裏爲主，滋陰佐之，候膿成即針之，仍用托裏滋陰。若濕毒已盡者，專用托裏。如膿清或多或斂遲者，用大補之劑，或附子餅灸之。

一人囊癰未作膿而腫痛，以加減龍膽瀉肝湯二劑少愈，更以四物加木通、知母、黃柏而消。此憑症也。

一人膿熟作脹，致小便不利，急針，以小柴胡加黃柏、白芷、金銀花四劑少愈，更托裏消毒散數劑而消。此憑症也。

一弱人膿熟脹痛，大小便秘，急針之，膿出三碗許，即鼾睡覺神思少健，

但針遲，須服解毒藥亦潰盡矣，故用托裏藥至三十餘劑始差。此憑症也。

一人年逾四十，陰囊腫痛，以熱手熨之少緩，服五苓散不應，尺脈遲軟，此下虛寒邪所襲而然，名曰陰疝，非瘡毒也，治以蟠葱散九五，少可更服葫蘆巴丸而平。此因脈遲爲寒，脈軟爲虛而治。

一人年逾三十，陰囊濕癢，莖出白物如膿，舉則急痛，此肝疝也，用龍膽瀉肝湯此因症處治而愈。陰莖或腫或縮或挺或癢皆宜此藥治之。

一人年逾五十，患此瘡口不斂，診之微有濕熱，治以龍膽瀉肝湯，濕熱悉退，乃以托裏藥及豆豉餅灸而愈。次年復患濕熱頗盛，仍用前湯四劑而退，又以滋陰藥而消。若潰後虛而不補，少壯者成漏，老弱者不治，膿清作渴，脈大者亦不治。此憑脈也。

一人年逾五十，陰囊腫痛，得熱愈盛，服蟠葱散不應，肝脈數，此囊癰也，乃肝經濕熱所致，膿已成，急針之，進龍膽泄肝湯六五脈症悉退，更服托裏滋陰藥。外敷杉木炭、紫蘇末，月餘而愈。此因脈處治。

一人年逾六十，陰囊潰痛不可忍，睾丸露出，服龍膽泄肝湯，敷麩炭、紫蘇末不應，予意此濕氣熾盛，先飲槐花酒一碗，次服前湯少愈，更服托裏加滋陰藥而平。設以前藥不應，加之峻劑，未有不損中氣，以致敗也。此因處治不效而知爲濕盛。

一少年玉莖挺長腫而痿，皮塌常潤，磨股難行，兩脇氣衝上，手足倦弱，先以小柴胡加黃連大劑，行其濕熱，少加黃柏降其逆氣，腫漸收，莖中有堅塊未消，以青皮爲君，少佐散風之藥末服之，外以絲瓜子汁調五倍子傅愈。此憑症也。

一人囊腫狀如水晶，時痛時癢，出水，小腹按之作水聲，小便頻數，脈遲緩，此醉後飲水入房，汗出遇風寒，濕毒乘聚於囊，名水疝也。先以導水丸二服，腹水已去，小便如常，再以胃苓散倍白朮、茯苓，更用氣針引去聚而差。此憑症脈也。

一弱人莖根結核，如大豆許，勞則腫痛，先以十全大補湯去桂，加車前、麥門、酒製黃柏、知母少愈，更加製甘草四劑，仍以四物車前之類而消。又有患此痛發熱，服龍膽泄肝湯二劑，製甘草四劑而潰，再用滋陰之劑而愈。或膿未成，以葱炒熱敷上，冷易之，隔蒜灸亦可。數日不消或不潰，或潰而不斂，以十全大補加柴胡稍爲主聞，服製甘草並愈，若不保守必成漏矣。已上二條此憑症也

一弱人拗中作痛，小便淋瀝，此因火燥，下焦無血氣，不能降，而滲泄之令不行，用四物加黃柏、知母、茯苓、牛膝、木通十餘劑，痛止便利。此憑症也。

一人氣短，拗中若瘡，小便不通，用四物加參耆煎，吞滋腎丸而愈。此憑症也。

前症以虛爲本，以病爲末，益其本則末自去，設若不固元氣，專攻其病，寧無害耶。

一人遺精，勞苦愈盛，拗中結核，服清心連子飲，連翹消毒散不應，予以八珍湯十四加山藥、山茱萸、遠志十餘劑漸愈，更服茯兔丸，遂不復作。又有患此，諸藥不應，服八味丸而愈。此因處治不應，故推求另爲之治。

一人尿血，陰莖作痛，服清心蓮子飲不應，服八正散愈盛，予以髮灰醋湯調服少愈，更服班龍丸百而平。此因處治不應，以推求也。

一人患而久不斂，以十全大補加五味、麥門、灸以豆豉餅，月餘而平。此憑症也。

一弱人腫痛未成膿，小便赤澁，以製甘草、青皮、木通、黃柏、當歸、麥門，四劑少愈，以清心蓮子飲四劑而消。此憑症也。

一人煩腫痛甚，小便澁，發熱脈數，以龍膽瀉肝湯倍車前、木通、澤瀉、茯苓，勢去半，仍以前湯加黃柏、金銀花四劑，又減二三，便利如常，惟一處不消，此欲成膿，再用前湯加金銀花、皂角針、白芷六劑，微腫痛，脈滑數，乃膿已成，針之，腫痛悉退，投滋陰托裏藥，及紫蘇末敷之而愈。

一人病勢已甚，脈洪大可畏，用前湯二劑，腫少退，以仙方活命飲二劑，痛少止，脈洪數，膿已成，須針之，否則陰囊皆潰，彼不信，更他醫，果大潰睾丸掛，復求治，脈將靜，以八珍湯加黃耆、黃柏、知母、山枝，更敷紫蘇末，數日而痊。

一人患此腫痛發熱，以小柴胡加黃連、青皮四劑少愈，更以龍膽泄肝湯而消。凡腫屬濕痛屬熱，故痛者宜清濕熱。

一兒生三月，病熱，左右脇下節次生癤，用四物湯、敗毒散，倍人參、香附爲佐，犀角爲使，大料飲乳母兩月而愈。逾三月腹脹，生丹瘧，又半月移脹入囊爲腫，黃瑩裂開，兩丸顯露，水出，以紫蘇葉盛麩炭末托之，旬餘而合，此因父病瘧遺熱於胎也。此憑症也。

一人玉莖腫痛，服五苓散等藥不應，其脈左關弦數，此肝經積熱而成，以小柴胡五送蘆薈丸，一服勢去，三四再服頓愈。此憑脈憑症也。

《外科理例・便毒》 內蘊熱毒寒邪者，解散之。勞役而患者，補之。不遂交感或強固精氣，致敗而結者，解散之。濕熱而致者，清汗導濕。

一人患此，未作膿，小便秘澁，以八正散三劑少愈，以小柴胡加澤瀉、山枝、木通二劑而消。此憑症也。

一老婦腫痛，膿未作，小便滯，肝脈數，以加減龍膽瀉肝湯加山枝、黃柏四劑而消。此因症也。

一人腫痛，發寒熱，以荊防敗毒散二劑而止，以雙解散二劑而消。此因寒熱認作外邪處治。

一人膿未成，大痛，服消毒托裏內疏藥不應，脈洪大，毒尚在，以仙方活命飲一劑痛止，又劑而消。此因治不應而處也。

一人腫痛，日晡發熱，以小柴胡加青皮、天花粉四劑，痛止熱退，以神效瓜蔞散四劑而消。此因症也。

一人瘍腫作痛，大小便秘，脈有力，以玉燭散二劑頓退，更以龍膽瀉肝湯四劑而消。此因症、因脈而治。

一人潰而痛不止，諸藥不應，診之脈大，按之則數，乃毒未解也，以仙方活命飲而止，又二劑而消。此因症因脈而治。

一人潰而痛不止，以小柴胡加黃柏、知母、芎、歸四劑少止，更以托裏當歸湯數劑而斂。此因症也。

一人服尅伐藥以求內消，致瀉利少食，以二神丸先止其瀉，以十全大補倍加白朮、茯苓數劑而消。此因症也。

大抵此症多患於勞役之人，亦有內蘊熱毒而生者，須辨虛實及膿成否，不可妄投藥餌。常見治此概用大黃之類，下之以求內消，或膿成令膿從大便出，鮮有見其痊者，人多欲內消者，恐收之難也，若補養氣血，不旬日而收矣。若膿既成，豈有可消之理，再用尅伐之劑，反爲難治。

一人不慎房勞，患此腫痛，以雙解散二服，其病即止，更以補中湯數劑而膿成，針之，以八珍湯加五味、麥門、柴胡三十餘劑。此因症也。

大抵便癰者，血疝也，俗呼爲便毒，言於不便處患之故也，乃足厥陰肝經絡及衝任督脈，亦屬肝之旁絡也，是氣血流通之道路，今壅而腫痛，此則熱毒所致，宜先疏導其滯，更用托裏之劑，此臨症制宜也。

一人年逾四十，患便毒，尅伐太過，飲食少思，大便不實，遺精脈微。東垣云：精滑不禁，大便自利，腰腳沉重，下虛也。仲景曰：微弱之脈主氣血俱虛。先以六君子二加破故紙、肉豆蔻煎服，泄止食進，更以十全大補湯十三加行經藥十餘劑而消。此因脈症也。

一人患便毒，膿稀脈弱，以十全大補湯加五味、麥門、白斂三十劑稍愈，更以參耆歸朮膏而平，因新婚復發，聚腫堅硬，四肢冷，脈弱皮寒，飲食少思，此虛極也，仍用前藥加桂附三劑稍可，彼欲速愈，自用連翹消毒散，泄利不止而歿。此因症脈也。

一人年逾四十，素勞苦，患便毒，發寒熱，先以小柴胡加青皮一服，表症悉退，次以補中益氣湯加川山甲二劑，腫去三四，更以托裏之藥五六服，膿成刺去，旬日而斂。此因症也。

夫便毒足厥陰濕氣，因勞倦而發，用射干三寸同生薑煎，食前服，得利一二行，效。射干，紫花者是，紅花者非。又方：破故紙、牛旁子微炒、牽牛炒、大黃酒拌煨等分末之，每服一兩，酒調下。

又方：已成膿者，大黃、連翹各五錢、枳實三錢、厚朴、甘草節各二錢、桃仁二十一粒、薑三片，分三貼煎服。

消毒飲：便毒初發三四日，可消。皂角刺、金銀花、防風、當歸、大黃、甘草節、瓜蔞仁等分，水酒各半煎，食前溫服，仍頻提掣頂中髮，立效。

又方：白殭蠶，槐花爲末，酒調服。一方加酒大黃。

又方：木別子、大黃、瓜蔞、桃仁、草龍膽咬咀，濃煎，露一宿，清晨溫服，立愈。

又方：山梔、大黃、乳香、沒藥、當歸各半錢、瓜蔞仁二錢、伐赭石錢一，右作一服煎。

一人腫而不潰，以參、耆、歸、朮、白芷、皂角針、柴胡、甘草節數劑而潰，以八珍湯加柴胡數劑愈。此因症也。

一人潰而腫不消，且不斂，診之脈浮而濇，以豆豉灸餅，更以十全大補湯，月餘而愈。此因症也。

《外科理例・乳痛》 暴怒或兒口氣所吹痛腫者，疏肝行氣。腫瘍痛甚者，清肝消毒。

煩痛發寒熱者，發散表邪。未成膿者，疏肝行氣。不作膿或不潰，托裏爲主。潰而不斂或膿清者，大補氣血。

一婦稟實性躁，懷抱久鬱，左乳內結一核不消，按之微痛，以連翹飲子二十餘劑少退，更以八珍湯加青皮、桔梗、香附、貝母二十餘劑而消。此因症因情也。

一婦發熱作渴，至夜尤甚，兩乳忽腫，服敗毒藥熱反熾，診之肝脈洪數，乃熱入血室，以加五味小柴胡治之，熱止腫消。此因症因脈也。

一婦兩乳內時常作痛，口內常辣，臥起若急，臍下牽痛，以小柴胡加青皮、黃連、山梔而愈。此因症也。

一婦鬱久，左乳內結核如杏許，三月不消，心脈濇，脾脈大，按之無力，以八珍湯加貝母、遠志、香附、柴胡、青皮、桔梗五十餘劑而潰，又三十餘劑而愈。此因情因脈也。

一婦久鬱，右乳內結三核，年餘不消，朝寒暮熱，飲食不甘，此乳岩也，乃七情所傷，肝經血氣枯槁之症，宜補氣血，解鬱結，遂以益氣養榮湯百餘劑，血氣漸復，更以木香餅灸之，嘉其謹疾而消。此因症因情也。

一婦膿成不潰，脹痛，予欲針之，令毒不侵展，不從，又數日而痛極，始針，湧出敗膿三四碗，虛症蜂起，幾殆，用大補藥，兩月餘始安。此因症也。

夫乳者有囊橐，有膿不針，則遍患諸囊矣，少壯者得以收斂，老弱者多不救。

一婦腫而不作膿，以益氣養榮湯加香附、青皮數劑，膿成針之，旬日而愈。此因症也。

一婦右乳腫，發熱，怠惰嗜臥，無氣以動，致夜熱尤甚，以補中益氣湯兼逍遙散而痊。此因症也。

一產婦因乳少，服藥通之，致乳房腫脹，發熱作渴，狀若傷寒，以玉露散補之而愈。

夫乳汁乃氣血行化，在上爲乳，在下爲經，若衝任脈盛，脾胃氣壯，則乳汁多而濃，血衰則少而淡，所乳之子亦弱而多病，此自然之理也。亦有屢產有乳，再產乳無，或大便澁滯，乃亡津液也。《三因》論云：產婦乳脈不行有二，有氣血盛閉而不行者，有氣血弱澁而不行者，虛當補之，盛當疏之，盛者當用通草、漏蘆、土瓜根輩，虛者當用煉成鍾乳粉、豬蹄、鯽魚之類，概可見矣。亦有乳出不止者，多屬於虛不約束也。

一婦乳癰愈後發熱，服養氣血藥不應，八珍湯加炮薑四劑而愈，仍以前湯加黃耆、香附三十餘劑而安。此因症也。

一婦患此，膿成畏針，病勢漸盛，乃強針之，膿出三碗許，脈數發渴，以大補藥三十餘劑而愈。此因症也。

一婦乳癰，膿成針刺之及時，不月而愈。

一婦產次子而無乳，服下乳藥但作脹，予謂乳皆血氣所化，今脹而無乳，是氣血竭而津液亡也，當補氣血，自有乳矣。與八珍湯倍加參、朮，少加肉桂，二十餘劑乳遂生，後因勞役復竭。此因症也。

蓋初產有乳，再產而無，其氣血衹給一產耳，其衰可知。聞有產後乳出不止，亦爲氣虛，宜補藥止之，其或斷。乳兒不吮亦能作脹，用麥芽炒爲末，白湯調服，以散之。若兒吮破乳頭成瘡，用蒲公英末或黃連胡粉散摻之。若乳頭裂破，以丁香末或蛤粉臙脂末傅之，並效。

一婦因怒，兩乳腫，兼頭痛寒熱，以人參敗毒散二劑，表症已退，以小柴胡加芎、歸、桔梗、枳殼四劑而痊。此因症也。

一婦鬱久，右乳內腫硬，以八珍湯加遠志、貝母、柴胡、青皮、及隔蒜灸，兼服神效瓜蔞散，兩月餘而消。此因情因症也。

一婦左乳內腫如桃，許久不痛，色不變，發熱，漸消瘦，以八珍湯加香附、遠志、青皮、柴胡百餘劑，又間服神效瓜蔞散三十餘劑，膿潰而愈。此因症也。

患者或責效太速，或不戒七情，俱難治。大抵四十已後者，尤難治，蓋因陰血日虛也，況醫用藥不分經絡虛實，未有能保痊也。

一婦乳內腫一塊，如雞子大，勞則作痛，久而不消，服托裏藥不應，此乳勞症也，肝經血少所致，先與神效瓜蔞散四劑，更隔蒜灸，腫少退，再服八珍湯倍加香附、夏枯草、蒲公英，仍間服前散，月餘而消。此因症因治而處也。

又有乳疽一症，腫硬木悶，雖破而不潰，腫亦不消，尤當急服此散及隔蒜灸。此二症乃七情所傷，氣血所損，亦勞症也，宜戒怒，節飲食，慎起居，否則不治。

一婦年逾二十，稟弱，乳內作痛，頭疼脈浮，與人參敗毒散倍加參一劑，表症悉退，但飲食少思，日晡微熱，更以小柴胡合六君子二劑，熱退食進，方以托裏藥加柴胡十餘劑，針出膿而愈。此因稟受因症因脈也。

一婦亦患此，予謂須多服養氣血、解鬱結藥，可保無害，不信，乃服尅伐之劑，反大如碗，日出清膿，不斂而歿。此誤治也。

一婦鬱久，乳內結核，年餘不散，日晡微熱，飲食少思，治以益氣養榮湯，嫌緩，乃服行氣之劑，勢愈甚潰，而日出清濃不止，復求治診之，脈洪而數，辭不治，又年餘果歿。

一人年逾五十，患子不立，致左乳腫痛，左脇脹痛，肝脈弦數而濇，先以龍薈丸二服，諸症頓退，又以小柴胡對四物加青皮、貝母、遠志數劑，膿成，予欲針之，仍用養氣血、解鬱結，不從，乃雜用流氣敗毒之劑，致便秘，發熱作渴，復求治，予謂膿成不潰，陽氣虛，不能鼓舞也。此因情因脈也。

一妾放出宮人年四十，左乳內結一核，堅硬，按之微痛，脈弱懶言，此鬱結症也，名曰乳岩，須服解鬱結，益氣血藥百貼可保，彼不爲然，服十宣散流氣飲，瘡反盛，逾二年復請予視，其形如覆碗，腫硬如石，膿出如泔，予曰膿清脈大，寒熱發渴，治之無功，果歿。此因情、因脈、因症而處治。

一婦因怒，左乳內腫痛發熱，表散太過，致熱益甚，以益氣養榮湯數劑熱止，膿成煩痛，針之不從，遂腫脹，大熱發渴，始針，膿大泄，仍以前湯百餘貼始愈。此因悞治也。

一婦因怒，左乳作痛，胸膈不利，以方脈流氣飲加木香、青皮四劑而安。此因情也。

一男子左乳腫硬痛甚，以仙方活命飲二劑，更以十宣散加青皮、香附四劑，膿成針之而愈。若膿成未破，瘡頭有薄皮剝起者，用代針之劑點皮起處，以膏藥覆之，膿亦自出，不若及時針之，不致大潰，如出不利，更紲搜膿化毒之藥。若膿血未盡，輒用生肌之藥，反助邪氣，縱早合，必再發，不可不慎。

一人因怒，左乳腫痛，肝脈弦數，以復元通氣散二服少愈，以小柴胡加青皮、芎、歸而消。此因情因脈也。

一婦年俞三十，每怒後乳內作痛，或腫，此肝火也，與小柴胡合四物湯加青皮、桔梗、枳殼、香附而愈，彼欲絕去病根，自服流氣飲，遂致朝寒暮熱，益加腫痛，此氣血被損而然，予與八珍湯三十餘劑，賴其年壯，元氣易復得愈。

一治婦人兩乳聞出黑頭瘡，瘡頂陷下，作黑眼子，脈弦洪，按之細小，並乳癰初起，亦治宜內托升麻湯，升麻、葛根、連翹各錢半，黃耆、歸身、甘草炙各一錢、肉桂三分、黃柏二分、鼠粘子半錢，剉作一服，水二分、酒一分同煎，食後服，此足陽明厥藥。此因症也。

一後生作勞風寒，夜發熱，左乳痛，有核如掌，脈細濇而數，此陰滯於陽也，詢之已得酒，遂以瓜蔞子、石膏、乾葛、川芎、白芷、蜂房、生薑同研入酒，飲之四貼而安。此因症因脈處治。

一乳頭厥陰所經，乳房陽明所屬，厥陰者肝也，乃女子致命之地，宗筋之所，且各有囊橐。其始煩腫雖盛，受患止於一二橐，若膿成不刺，攻潰諸囊矣，壯者猶可，弱者多致不救，所以必針而後愈。用蒲公英、忍冬藤入少酒煎服，即欲睡，是其功也，及覺而病安矣。未潰以青皮、瓜蔞、桃仁、連翹、川芎、橘葉、皂角刺、甘草節，隨症加減煎服。已潰以參、耆、芎、歸、白芍、青皮、連翹、瓜蔞、甘草節煎服一劑。

一婦乳癰，氣血頗實，但瘡口不合，百法不應，與神效瓜蔞散四劑少可，更與數劑，及豆豉餅灸而愈。此因人因治而處也。

又有患此未潰，亦與此散三劑而消，良甫云：如有乳勞，便服此藥，可杜絕病根，如毒已成，能化膿爲水，毒未成者，從大小便中散矣。

一婦乳癰，寒熱頭痛，與荊防敗毒散一劑，更與蒲公英一握，入酒二三盞再搗，取酒熱服，查熱毫患處而消。此因頭痛發熱乃表症也，故用表散，蒲公英俗呼孛孛丁，夏秋間開黃花似菊，散熱毒，消腫核，散滯氣，解金石毒，聖藥。

乳硬多因乳母不知調養所致，或忿怒所逆，鬱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之氣不行，故竅閉而汁不通，陽明之血沸騰，故熱甚而化膿。或因乳子膈有滯痰，含乳而睡，口氣煩熱，所吹而成。結核初便忍痛揉軟，吮令汁透可散，否則結成矣。治以青皮竦厥陰之滯，石膏清陽明之熱，生甘草節行汚濁之血，瓜蔞子導毒消腫，或加沒藥、清橘葉、皂角刺、金銀花、當歸，或湯或散，佐以少酒。若加艾火兩三壯於痛處，尤妙。粗工便用針刀，必惹崛病。機按：前條用針以已成膿言，此條禁針以未成膿言，未成膿而針則傷良肉，反增瘡勢，已成膿不針則膿蝕良肉，延潰無休，其意各有在也。

一婦形脈稍實，性躁，難於後姑，乳生隱核，以單味青皮湯，間以加減四物湯加行經絡之劑，兩月而安。此因情也。

《外科理例・腹癰》 一人年逾三十，腹患癰腫，脈數喜冷。齊氏曰：瘡瘍腫起堅硬者，實也。河間曰：腫硬脅悶，煩躁飲冷，邪在內也。用清涼

飲二六倍大黃，三劑稍緩，次以四物湯加芩、連、山梔、木通四劑而潰，更以十宣散去參、耆、桂，加金銀花、天花粉，彼欲速效，自服溫補藥，肚腹遂腫，小便不利，仍用清涼飲，膿潰數碗，再以托裏藥治之而愈。此因症因脈處治。

《外科理例・胸瘍》　一夫人性剛多怒，胸前作痛，肉色不變，脈數惡寒。經曰：洪數脈，應發熱，反惡寒，瘡疽也。今脈洪數，則膿已成，但體豐厚，故色不變，以平無膿，以痛極始肯針，入數寸，膿數碗。以清肝消毒藥治之而愈。設泥其色而不用針，絕無可救之理。此憑症脈也。

一人年逾四十，胸患瘡成漏，日出膿碗許，喜飲食如常用，煩躁飲冷，脈實而痛，宜瀉火。

一人素不慎起居飲食，瘀赤腫痛，尺脈洪數，以黃連消毒散一劑，濕熱頓除，惟腫硬作痛，以仙方活命飲二劑，腫痛悉退，但瘡頭不消，投十宣去桂加金銀花、藁本、白朮、茯苓、陳皮以托裏排膿。彼欲全消，自製黃連解毒散二服，反腫硬不作膿，始悟，仍用十宣散加白朮、茯苓、陳皮、半夏，腫少退，仍去桂，又四劑而膿成，腫勢亦退，繼以八珍湯加黃耆、五味子、麥門冬，月餘膿潰而乃愈。此憑脈症也。

夫苦寒之藥雖治陽症，尤當分表裏虛實，次第時宜，豈可始末悉用之。然瘀腫赤痛，尺脈數，按之則濡，乃膀胱經濕熱壅盛也，故用黃連消毒散以解毒除濕。顧腫硬作痛乃氣血凝滯不行而作也，遂用仙方活命飲以散結消毒破血也。其瘡頭不消，蓋因熱毒薰蒸，氣血凝滯而然也，宜用甘溫之劑補益陽氣，托裏以腐潰之。況此症原屬腎脈經，因虛火盛而出，若不審其因，專用苦寒之藥，胃氣以傷，何以腐化收斂，幾何不致於敗耶。凡瘡易消散、易腐潰、易收斂，皆氣血壯盛故也。

一人耳後漫腫作痛，肉色不變，脈微數。以小柴胡湯加芎、歸、桔梗四劑，腫少起，更以托裏消毒散數劑，脈活數，此膿已成，宜針，彼畏不從，因痛極始針，出膿碗許，以托裏藥兩月餘始安。此憑脈症也。

一人腦疽，腫痛脈數，以黃連消毒散二劑少退，與仙方活飲二劑而止，再以當歸、川芎、芍藥、金銀花、黃柏、知母而潰，又以托裏藥而愈。此憑脈也。

一人頭項俱痛，雖大潰腫痛益甚，兼作瀉，煩躁不睡，飲食少思，其勢可畏，診其脈，毒尚在，與仙方活命飲二劑，腫痛退半，與二神丸及六君子湯加五味、麥門、酸棗仁四劑，諸症少退，食頗進，睡少得，及與參苓白朮散數服，飲食頗進，又與十全大補湯加金銀花、白芷、桔梗，月餘而愈。

一老患此，色赤腫痛，脈數有力，與黃連消毒散二劑少愈，更與清心蓮子飲四劑而消。此憑脈症也。

一人腫硬不作膿，惟瘡頭出水，疼甚，以仙方活命飲二劑痛止而膿成，針之，更以托裏藥而愈。

一婦腦左腫痛，左鼻出膿，年餘不愈，時或掉眩，如坐舟車。許叔微曰：肝虛風邪襲之然也，以川芎一兩，當歸三錢，羌活、旋覆花、細辛、防風、蔓荊子、石膏、藁本、荊芥穗、半夏麴、乾地黃、甘草各半兩，每服一兩，薑水煎服，一料而愈。

機按：此條認作肝虛風邪襲之而治，以去風清熱、養血祛痰之劑，因其掉眩痛偏於左也。經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又病偏左，乃肝膽所主。又曰：風從上受之。又曰：無痰不成眩運。又曰：肝藏血。又曰：風乃陽邪。故方以風熱痰血而主治者理也。

一人腦疽已十餘日，面目腫閉，頭瘀如斗，脈洪數，煩躁飲冷，此膀胱濕熱所致。用黃連消毒飲百十九二劑，次飲槐花二碗頓退。以指按下腫則復起，此膿已成，於頸額肩頰各刺一孔，膿並湧出，口目始開，更以托裏藥加金銀花、連翹三十餘貼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兒頭患白瘡，皮光且急，諸藥不應，名曰腦疳瘡，乃胎毒挾風熱而成。服龍膽丸百十三及吹蘆會末鼻內，兼搽解毒散而愈。若重者髮結如穗，腦熱如火，遍身出汗，腮腫胸高，尤宜此藥。

機按：龍膽丸、蘆會末皆涼肝膽殺蟲之劑，蓋肝膽主風，又風木自甚則生蟲，故治疳多此藥也。

一人素飲酒，九月患腦之下項之上出小瘡，後數日腦項麻木，腫勢外瘀，瘍醫處五香連翹，且云不可速療，俟膿出用藥，或砭刺三月可平，四月如故。予曰：凡瘡見膿，九死一生，果如醫言則束手待斃矣。且膏粱之變，不當投五香，當先火攻，然後用藥，以大艾炷如兩核許者灸至百壯乃痛，次爲處方足太陽膀胱經，其病逆當反治，脈得弦緊，按之洪大而數有力，必當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以時言之，可收不可汗，經與病禁下法，當結者散之，鹹以耎之，然寒受邪而又禁鹹，遂以諸苦寒爲君，甘寒爲佐，酒熱爲因，用大辛以解結爲臣，三辛三甘益元氣而和血脈，淡滲以導酒濕，扶持秋

令，益氣瀉火，以人本經藥通經爲引用，故以羌活、獨活、防風、藁本、連翹以解結，黄連、芩、柏、知母酒製以瀉火，生甘草泄腎火，補下焦元氣，參、耆、橘皮以補胃，但參、耆、甘草配諸苦寒藥三之一，多則滋營氣，補上濕邪也，蘇木、歸尾去惡血，生地黄補血，酒防己除膀胱留熱，澤瀉助秋去酒濕熱，凡此諸藥，必得桔梗爲舟楫乃不下沉。服之投床大鼾，日出乃寤，以手捫瘡，腫減七八，至瘡瘀斂都十四日而已。

機按：脈之緊弦主瘡痛，按之洪數主内熱，大陽寒水而受陽熱，故曰其病逆寒水之經而用寒涼之藥，故曰反治，此因脈、因經、因其所嗜而製此方也。

一人患腦疽，勢劇脈實，用黄連消毒散不應，以金銀藤二兩，水二鍾煎一鍾，入酒半碗，服之勢去三四，再服漸退，又加黄柏、知母、瓜蔞、當歸、甘草節數劑而潰止，加黄耆、川芎、白芷、桔梗數劑而愈。機按：此條憑脈而治也。

一人腦疽，其頭數多，痛不可忍，服消毒藥不應，更以金銀花服之，即鼾睡，覺而勢去六七，再四劑而消。

一人所患尤甚，亦令服之，腫痛頓退，但不能平，加黄耆、當歸、瓜蔞仁、白芷、桔梗、甘草節數劑而愈。

前條因治不應而變法，後條因症而處治。

一人膿將成，微痛兼渴，尺脈大而無力，此陰虚火動之症。彼謂心經熱毒，自服清涼降火藥愈熾，復求治，乃以四物湯加黄柏、知母、五味、麥門、黄耆及加減八味丸，渴止瘡潰，更以托裏藥煎前丸而愈。此憑脈也。

一婦膿成不潰，脹痛欲嘔，飲食少思，急針之，與托裏藥而愈。此憑症也。

一婦腦疽不甚痛，作膿，以托裏消毒，膿成針之，補以托裏藥亦愈。此憑症也。

一老人膿清兼作渴，脈軟而濇，予以爲氣血俱虚，用八珍湯加黄耆、五味，彼不信，乃服降火之劑，果反作嘔少食，始信，服香砂六君子湯四劑，嘔止食進，仍投前湯，月餘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未潰兼作渴，尺脈大而無力，以四物湯加黄柏、知母、黄耆、麥門四劑而渴減，又與加減八味丸渴止瘡潰，更以托裏藥煎前丸而愈。此憑症也。

一夫人年逾八十，腦疽已潰，發背繼生頭如粟許，脈大無力，此膀胱經濕熱所致，脈無力，血氣衰，進托裏藥消毒數服稍可，更加參、耆，雖起而渴，此血氣虚甚，以參、耆各一兩，歸、芪各五錢，麥門、五味各一錢數服，渴止不潰，加肉桂十餘劑，膿成針之，瘀肉漸腐，徐徐取去，而膿清不斂，投十全大補湯十二加白斂、貝母、遠志三十餘劑，膿稠而愈。設不峻補，不去腐肉，以渴爲火，投以涼藥，寧免死哉。瘡疽之症，雖屬心火，當分表裏虚實，果元氣克實，内有實火，寒劑或可責效。若寒涼過度，使胃寒脾弱，陽症變陰，或結而不潰，或潰而不斂，陰陽乖戾，水火交爭，死無日矣。機按：此憑形憑脈憑症而治之也。

一人腫痛脈數，以荆防敗毒散二劑而痛止，更以托裏消毒藥而消。此憑脈也。

一人煩腫疼痛，發熱飲冷，脈洪數，與涼膈散二劑而止，以金銀花四劑而潰，更以托裏藥而愈。此憑症脈也。

一老婦稟實，潰而痛不止，脈實便秘，以清涼二劑而止，更以托裏消毒藥而愈。此憑脈也。

一婦年逾七十，冬至後腦出疽如甌面大，瘍醫胗視，候熟以針出膿。因怒笞婢，疽輒凹陷一韭葉許，面色青黄不澤，四肢逆冷，汗出身清，時嘔吐，脈極沉細而遲，蓋緣衰老之年，嚴寒之時，病中苦楚，飲食淡薄，肥濃之氣色滌，瘦悴之形獨存，加之暴怒，精神愈損，故有此寒變也，病與時同，速製五香湯一劑加丁香、附子各五錢，劑盡疽復大發，隨症調理而愈。

經曰：治病必察其下，謂察時下之宜，諸痛瘡瘍皆屬心火，言其常也。如瘡盛形羸，邪高痛下，始熱終寒，此反常也，固當察時下之宜而權治之，不可執一。

機按：此條年老冬寒，理宜溫補，茲用五香湯加丁、附以辛散。何也？蓋因其怒氣鬱結，陰阻陽氣，不得營運，致疽凹陷，且脈極沉細而遲，其爲氣鬱可知矣，故用五香以開結，丁、附以助陽，則鬱散陽復，疽乃大發，此亦因其性，因其脈而治也。

一人腦疽作渴，脈雖洪，按之無力，予呅咀加減八味丸與之，彼不信，自用滋陰等藥，七惡併至而歿。《精要》曰：患疽雖云有熱，皆因虚而得之，愈後作渴，或先渴後疽，非加減八味丸不能治。

一婦年將七十，形實性急好酒，腦疽纔五日，脈緊急又濇，急用大黄酒煨細切，酒拌炒爲末，又酒拌人參炒，入薑煎調一錢，服過兩時，再與得臥，而上

半身汗，睡覺病已失，此亦內托之意。

機按：此治因性急因好酒兼因其脈而製此方，脈緊急且濇，由其性急，嗜酒以傷其血而然，故用大黃以洩酒熱，人參以養氣血也。

一人便血數年，舌下筋紫，午後唇下赤，胃肺脈洪，予謂大腸脈散，舌下大腸有熱，故舌下筋紫，而又便血。胃脈環承漿，唇下即承漿，午後因火旺，故承漿發赤，蓋胃爲本，肺爲標，乃標本有熱也。用防風通聖散四十爲丸治之而愈。後每睡覺驚跳而起，不自知其故，如是者年餘，腦發一毒瘃痛，左尺脈數，此膀胱經熱而然，服黃連消毒散數劑少愈，次服金銀花、瓜蔞、甘草節、當歸月餘而平。

機按：便血之後，睡覺驚跳者，由失血陰虛，心失所養而然，陰虛陽必亢，頭爲諸陽之首，故亢陽上從於陽疽，發於腦，此條治法因經因脈而制方也。

杜清碧病腦疽，療之不愈。丹溪往視之，曰：何不服防風通聖散？四十曰：已數劑。丹溪曰：合以酒製之。清碧乃自悟，以爲不及。此因症也。

一舉人年逾四十，患腦疽腫瘃，其脈沉靜，此陽症陰脈，斷不起，果歿。

《外科理例・臂疽》一人年將六十，五月患右臂膊腫盛，上至肩，下至手指，色變，皮膚涼，六脈沉細而微，此脈症俱寒，乃附骨疽也，開發已遲，以燔針啓之，膿清稀解，次日肘下再開之，加呃逆不絕，與丁香柿蒂散兩服稍緩，次日呃逆尤甚，自利，臍腹冷痛，腹滿食減，時發昏憒，灸左乳下黑盡處二七壯，又處托裏溫中湯一兩半與服。或曰：諸痛瘡瘍皆屬心火，又時當盛暑，而用薑、附可乎？予曰：經云：脈細皮寒，瀉利前後飲食不入，是爲五虛，況呃逆胃中虛寒，此症內外相反，須當舍時從症，遂投之，諸症悉去，飲食倍進，瘡勢溫，膿色正，復用五香湯數服，月餘而愈。

機按：此症多屬虛寒，此方專用辛熱以治之，其寒不用參、朮以補其虛，蓋因呃逆腹滿乃氣鬱壅也，想必其人年雖老，脈症雖虛，而形體頗實，非陰虛呃逆者比。

一揮使臂腫一塊，不痛不赤，脈弱，懶食時嘔，以六君子二加藿香酒炒、芍藥，嘔止食進，再以八珍湯十四二十餘劑，膿成刺之，又以十全大補而愈。次年傷寒後，臂復腫微痛，乃傷寒餘毒也，然無表症，但虛弱耳，先用十宣散四劑，取參、耆、芎、歸扶助元氣，防風、桔梗、白芷、厚朴行散腫結，肉桂引經破血，腫退三四，再用八珍湯，膿潰而愈。至冬臂復作痛，因服祛風藥，反筋攣痛甚，此血虛不能養筋，筋虛不能束骨，用加味十全大補湯十二百貼而愈。

一女臂患腫，潰久不斂，寒熱交作，五心煩熱，飲食少思，月水不通，以逍遙散月餘少可，更服八珍湯十四加牡丹皮、香附，又月餘經通，再加黃耆、白斂，兩月餘而愈。此憑症也。

一人臂腫，患毒作痛，服寒涼藥，食少，大便不實，予用理中丸二服，更以六君子加砂仁、藿香，再以托裏，膿潰而愈。

此因治不應而變方也。

凡瘡痛甚者，若稟厚有火，宜苦寒藥。若稟薄者，宜補中益氣湯，如芩、連之類，在下加黃柏，人肥加荊、防、獨、羌之類，取其風能勝濕也。

一婦左臂膽經部分結腫一塊，年餘不潰，堅硬不痛，肉食不變，脈弱少食，經水過期，日晡發熱，遇勞或怒則痛，此不足症也，與參、耆、歸、朮、芎、芣、芍藥、貝母、遠志、香附、桔梗、牡丹皮、甘草百餘貼而消。此因症脈也。

大抵婦病多起於鬱鬱，則氣血受傷，百病生矣。

一人臂患漏，口乾發熱，喜膿不清稀，脈來遲緩，灸以豆豉餅，服八珍湯十四加麥門、五味、軟柴胡、地骨皮，三月餘而愈。後因房勞復潰，膿清脈大，辭不治，果歿。河間曰：因病致虛爲輕，蓋病勢尚淺，元氣未虛也。若病初愈，或飲食勞倦房勞加至羸損，則因虛致損，則爲重病，勢已過，元氣已索故也。

一兒臂患痘毒作炒，按之復起，此膿脹痛也，刺之，以托裏而愈。

一婦臂結一塊，已潰不斂，灸以豆豉餅，更服托裏藥而愈。

一人年逾三十，素怯弱不能食冷，臂患一毒，脈虛弱，予以托裏藥而消，但飲食少思，或作脹，或吞酸，日漸羸瘦，參苓等藥不應，右尺脈弱，此命門衰，不能生土，遂以八味丸補土之原，飲食漸進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媼左臂結核，年餘方潰，膿清不斂，以十全大補湯十三，外用附子餅灸，及貼補藥膏，調護得宜，百貼而愈。此憑症也。

一人多慮神勞，年近五十，左膊外側紅腫如粟，予曰勿輕視，得獨參湯數斤乃佳，數貼而止，旬餘值大風拔木，瘡上起一紅線，繞背抵右肋，與大料人參湯加芎、朮補劑，兩月而安。機按：此條因形因經而爲治也。

一婦臂痛，筋攣不能屈伸，遇寒則劇，脈緊細，此良甫所謂肝氣虛，爲風

寒流於血脈經絡，搏於筋，筋不榮則乾急爲痛，先用舒筋湯八三，又用四物湯九加牡丹皮、澤蘭、白朮而愈。亦有臂痛不能舉，或轉左右作痛，由中脘伏痰，脾氣滯不行，宜茯苓丸四十三或控涎丹治之。此因脈處之治。

一人手臂結核如栗，延至頸項，狀似瘰癧，此風濕流注，用加減小續命湯七三，及獨活寄生湯七四，更以托裏藥倍加參、耆、歸、朮，百貼而愈。

機按：此條有症無脈，認作風濕流注而然，當時必有所見也，後用補劑百貼而愈，是終不離於虛也。

一兒三歲，臂患毒痛，服解毒丸，揉神功散六八而消。此條症脈不詳，當時必有所見。嘗治臂毒，便閉煩躁，服五福化毒丹百九亦效。

若膿成急刺，用紙撚醮麻油紮瘡內，以膏藥貼之，若兒安靜，不必服藥，候有膿取去，仍用紮貼。

一人肩患疽脈數，飲槐花酒一服勢頓退，再與金銀花、黃耆、甘草十餘服而平。此憑脈也。

槐花治濕熱之功最爲神速，胃寒不宜過劑。

尹老家貧，形志皆苦，自幼頹疝，孟冬於手陽明大腸經分出癰，第四日稠膿，臂外皆腫痛，在手陽明左右經中，其脈俱弦，按之洪緩有力，此得自八風之變，以脈斷之，邪氣在表，飲食如常，大小便如故，腹中和，口知味，知不在裏也，不惡風寒，只熱躁，脈不浮，知不在表也，表裏既和，邪在經脈之中，故曰凝於血脈爲癰是也，癰出身半已上，故風從上受，因知爲八風之變，而瘡只在經脈之中，法當卻寒，調和經脈中血氣，使弭凝滯可愈矣，宜用以白芷升麻湯百三九。

《外科理例·背疽》 煩痛或不痛及麻木者，邪氣盛也，隔蒜灸之，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毒隨火而散。再不痛者，須明灸不隔蒜灸之，或用黃連解毒散之類。

右關脈弱而肌肉遲生者，宜健脾胃。

頭痛拘急乃表症，先服人參敗毒散一二劑，如煩痛用金銀花散或槐花酒、神效托裏散。

煩痛腫硬，脈實者，以清涼飲、仙方活命飲，苦參丸。腫硬木悶，疼痛發熱，煩燥飲冷，便秘，脈沉實者，內疏黃連湯或清涼飲。大便已利，欲得作膿，用仙方活命飲、托裏散、蠟礬丸，外用神異膏。

飲食少思，或不甘美，用六君子湯加藿香，連進三五劑，更用雄黃解毒散洗患處，每日用烏金膏塗瘡口處，候有瘡口，即用紙作捻，醮烏金膏紮入瘡內。若有膿爲脂膜間隔不出而作脹痛者，宜用針引之，腐肉堵塞者去之。若瘀肉腐動，用豬蹄湯洗。如膿稠或痛，飲食如常，瘀肉自腐，用消毒與托裏藥相兼服之，仍用前二膏塗貼，若腐肉已離好肉，宜速去之。如膿不稠不稀，微有疼痛，飲食不甘，瘀肉腐遲，更用桑柴灸之，亦用托裏藥。若瘀肉不腐，或膿清稀，不煩痛者，急服大補之劑，亦用桑柴灸之，以補接陽氣，解散鬱毒。

大抵氣血壯實，或毒輕少者，可以藥力或自腐潰。怯弱之人，熱毒中膈，內外不通，不行針灸，藥無全功。然此症若膿已成，宜急開之，否則重者潰通臟腑，腐爛筋骨，輕者延潰良肉，難於收功，因而不斂者多矣。

一人患此痛甚，服消毒藥愈熾，予爲隔蒜灸之而止，與仙方活命飲二劑頓退，以托裏藥潰而愈。此憑症也。

一婦發熱，煩躁飲冷，與黃連解毒湯四劑少愈，更與托裏消毒散始潰，與托裏藥而斂。此憑症也。

一人已愈，惟一眼番出努肉如菌，三月不愈，乃傷風寒也，以生豬油調藜蘆末塗之即愈。亦有努出三寸許者，烏梅塗之亦效，但緩，硫黃亦可。此憑症也。

一人年逾五十，患已五日，煩腫大痛，赤暈尺餘，重如負石，勢熾，當峻攻，察其脈又不宜，遂先砭亦處，出黑血碗許，腫痛背重皆去，更敷神效散，又服仙方活命飲二劑，瘡口及砭處出黑水而消。此憑症也。

大抵瘡毒勢甚，若用攻劑，怯弱之人必損元氣，因而變症者多矣。

一人煩腫作痛，脈浮數，與內托復煎散二劑少退，與仙方活命飲四劑，痛止而潰，再與托裏藥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毒勢熾甚，痛不可忍，諸藥不應，以仙方活命飲二劑，諸症悉退，又二劑而潰，以金銀花散六劑而愈。此憑症也。

一人厚味氣鬱，形實性重，年近六十，背疽，醫與他藥，皆不行，惟飲香附末甚快，自腫至潰，始終只此一味而安，然此等體實而又病實，蓋千百而一見也。每思香附，經不言補，惟不老湯，乃言有益於老人，用片子薑黃、甘草、香附三味，以不老爲名，且引鐵瓮先生與劉君爲證，夫豈無其故哉，蓋於行中有補之理耳。天之所以爲天，健而有常，因其不息，所以生生無窮，正如茫蔚活

血行氣，有補陰之妙，故名益母，胎產所恃者，氣血也，胎前多滯，產後無虛，以其行中有補也。夏枯草治瘰癧亦然。此因情性而治。

一人感冒後發痙，不醒人事，磨死膂肉三寸許一塊，此膀胱經必有濕熱，其脈果數，予謂死肉最毒，宜速去之，否則延害良肉，多致不救，取之果不知痛，因痙不止，疑爲去肉所觸，予曰非也，由風熱未已，彼不聽，另用乳沒之劑，愈盛，復請治，予以祛風消毒敷貼，飲以祛風涼血、化痰降火之劑而愈。按此因脈因症而處治也。

一通府發背十餘日，勢危脈大，先飲槐花酒二服，殺其勢退，再飲敗毒散二劑，更飲托裏藥數劑漸潰，又用桑柴燃灸患處，每日灸良久，仍貼膏藥，灸至數次，膿潰腐脫，以托裏藥加白朮、陳皮，月餘而愈。

按：此先發後補，當時必有所見也，惜乎脈症不甚詳悉。

一縣尹發背六七日，滿背腫痛，勢甚危，隔蒜灸百壯，飲槐花酒二碗，即睡，覺用托裏藥消毒十去五六，令將桑柴燃患處而潰，數日而愈。

一侍御髀骾患毒，痛甚，服消毒藥不減，飲槐花酒一服，勢隨大退，再用托裏消毒藥而愈。

大抵腫毒非用蒜灸及飲槐花酒，先殺其勢，雖用托裏諸藥，其效未必甚速。按前條有先瀉後補法。

一園丁發背甚危，取金銀藤五六兩搗爛，入熱酒一鍾，絞取汁溫服，楂罨患處，四五服而平。彼用此藥治瘡，足以養身成家，遂棄園業。蓋金銀花治瘡，未成即散，已成即潰，有回生之功。

一婦半月餘尚未發起，不作膿，痛甚，脈弱，隔蒜灸二十餘壯而止，更服托裏藥，漸潰膿清，而瘀肉不腐，以大補藥及桑柴炙之漸腐，取之而尋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腐肉漸脫，而膿微清，飲食多味，以十宣散去白芷、防風，加茯苓、白朮、陳皮，月餘而斂。此憑症也。

一人將愈，但肌肉生遲，脾胃俱虛，以六君子湯加芎、歸、五味、黃耆治之而愈。此症憑也。

一人已愈，惟一口不斂，脈浮而濇，以十全大補湯治之而愈。此憑脈也。

一老人七十餘，背疽徑尺餘，雜服五香湯、十宣散數十貼，膿血腥穢，嘔逆不食旬餘，病人自言服十宣散，膈中不安，且素有淋病三十年，今苦淋痛，嘔逆及不得睡而已，急煎參耆歸朮膏，以牛膝湯入竹瀝調化，與之三日，盡藥斤半，淋止思食，七日盡藥四斤，膿自湧出，得睡，兼旬而安，時六七月也。此憑症也。

一人年六十餘，好酒肉，背疽見膿，嘔逆發熱，得十宣，已多醫以嘔逆投嘉禾散加丁香，時七月大熱，脈洪數有力，予曰脈症在潰瘍尤忌，然形氣尚可爲，只與獨參湯加竹瀝，盡藥十五六斤，竹百餘竿而安，予曰此幸耳，不薄味必再發。後因夏月醉坐池中，左脇傍生軟塊如餅，二年後潰爲疽，自見脈症如前，仍用參膏竹瀝而安。

二人年老，血氣弱，多以供給膿血，胃虛而弱，若與十宣，寧保多危。

機按：後條乃膏粱積熱之變，宜用寒涼之劑，茲用聚補，蓋以年老潰瘍故也。

一婦發背，用托裏消毒藥二十餘劑而潰，因怒頓吐血五六碗，氣弱脈細，此氣血虛極也，令服獨參湯斤許小緩，更以參、耆、歸、朮、陳皮、炙甘草三十餘劑，瘡口漸合。若投犀角地黃湯沉寒之劑，鮮不悞矣。此憑脈症也。

一婦年逾四十發背，治以托裏藥而潰，或嘔，而瘡痛，胃脈弦緊，彼爲餘毒內攻，東垣云：吐嘔多時，手足逆冷，臟腑虛也。丹溪曰：潰後發嘔不食者，濕氣侵內也。又云：膿出反痛，虛也。今胃脈弦緊，木乘土位，其虛明矣，用六君子二加酒炒芍藥、砂仁、藿香，彼自服護心散，嘔愈盛，復邀治，仍用前藥，更以補氣血藥，兩月而愈。此憑脈症也

大抵濕氣內侵，或感穢氣而作嘔，必喜溫而脈弱；熱毒內攻而作嘔，必喜涼而脈數，必須辨認明白。亦有大便不實，或腹痛，或膨脹，或嘔吐，或吞酸噯腐，此腸胃虛寒，宜理中丸，不應，加熟附子二三片。有清晨作瀉者，名曰腎泄，宜二神丸。有食少漸瘦者，爲脾腎虛，尤宜二神丸，又治夢遺、生肌肉聖藥。予嘗飲食少思，吞酸噯腐，諸藥不應，惟服理中丸及附子理中丸有效，蓋此皆因中氣虛寒，不能運化鬱滯所致，故用溫補之劑，中氣溫和，自無此症。

一人渴後發背未潰，脈數無力，此陰虛火動，咬咀加減八味丸二劑稍緩，次用丸藥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年逾五十發背，生肌太早，背竟腐潰，更泄瀉，脈微緩，用二神丸，先止其瀉，次用大補藥，以豬蹄湯洗淨，用黃耆末填滿患處，貼以膏藥，喜其初

起時多用蒜灸，故毒不內攻，兩月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婦因子遲服神仙聚寶丹，背生癰，甚危，脈散大而濇急，以加減四物湯百餘貼，補其陜血，幸質厚，易於收救。

機按：此條因服食、因脈而處治也。

一人背瘡如碗大，潰見五臟，僅隔膜耳，自謂必死，精要取大鯽魚一枚，去腸臟，以羯羊糞填實，焙令焦黑極燥爲末，乾摻之，瘡口遂合，累用有效，須臾少欲生肌時用之。機按：此二味有補土功，土主肌肉，故用生肌。

一人背疽徑尺，穴深而黑，家貧得此，急作參耆歸朮膏與之，三日以艾芎湯洗之，氣息奄奄，然可飲食，每日作多肉餛飩大碗與之，盡藥膏五斤，餛飩三十碗，瘡漸合，肉與餛飩補氣有益者也。

機按：此條因飢寒多虛，故用此補法也。

一老婦患此，初生三頭，皆如粟，腫硬，木悶煩燥，至六日其頭甚多，脈大，按之沉細，爲隔蒜灸及托裏，漸起發，尚不潰，又數劑，內外雖腐，惟筋所隔，膿不得出，脹痛不安，予謂須開之，彼不從，後雖自穿，毒已攻深矣，亦歿。

一婦素弱，未成膿，大痛發熱，予欲隔蒜灸以拔其毒，令自消，不從而歿。

大抵發背之患，其名雖多，惟陜阬二症爲要。若發一頭或二頭，其形亦煩躁，大渴便秘，睡語咬牙，四五日間其頭計數十，其瘡口各含如一粟，形似蓮蓬，故云蓮蓬發，積日不潰，按之流血，至八九日或數日，其頭成片，所含之物俱出，通結一衣，揭去又結，其口共爛爲一瘡，其膿內攻，色紫黯，爲疽，屬陜難治，脈洪滑者尚可，沉細尤難，如此惡症，惟隔蒜灸及塗烏金膏有效。凡人背近脊並髀，皮裏有筋一層，患此症者，外皮雖破難潰，以致內膿不出，令人脹痛苦楚，氣血轉虛，變症百出，若待自潰，多致不救，必須開之，兼以托裏。常治此症，以利刀剪之，尚不能去，以此堅物，待其自潰，不亦反傷，非氣血壯實者未見其能自潰也。

一弱婦，外皮雖腐，內膿不潰，脹痛，煩熱不安，予謂宜急開之，膿一出，毒即解，痛即止，諸症自退，待其自潰，不惟疼痛潰爛愈深，彼不從，待將旬日，膿尚未出，人已痛疲矣，須針之，終不能自斂，竟至不起。

一人潰而瘀肉不腐，予欲取之，更以峻補，不從而歿。

一婦發背，待其自破，毒氣內攻而歿，開遲故也。東垣云：過時不烙，反攻於內，內既消敗，不死何待。

一指揮年逾五十發背，形症俱虛，用托裏藥而潰，但腐肉當去，彼懼不從，延至旬日，則好肉皆敗矣，雖投大劑，毒甚不救。古人謂：壞肉惡如狼虎，毒如蜂蠆，緩去則戕，惟命信哉。

一人年逾四十發背，心脈洪數，熱危劇，經曰：痛癢瘡瘍，皆屬心火。心脈洪數乃心火熾甚，心主血，心氣滯則血不流，故生癰也。騎竹馬灸，其穴是心脈所遊之地，急用隔蒜灸，以瀉心火，拔其毒，再用托裏消毒而愈。此憑脈也。

一人發背十八日，瘡頭如粟，內如錐，痛極，時有悶瞀，不思飲食。氣則愈虛，以大艾隔蒜灸十餘壯，不知熱，內痛不減，遂明灸二十餘壯，內痛悉去，毒氣大發，飲食漸進，更用大補湯及桑柴燃灸，瘀肉漸潰。此憑症也。

一人發背，瘡頭甚多，腫硬色紫，不甚痛，不腐潰，以艾鋪患處灸之，更用大補藥，數日死肉脫去而愈。此因症處治也。

一人發背煩痛如灼，隔蒜灸三十餘壯，腫痛悉退，更用托裏消毒藥而愈。此憑症也。

一人發背已四五日，瘡頭雖小，根畔頗大，隔蒜灸三十餘壯，其根內消，惟瘡頭作膿，數日而愈。

一人忽惡心，大椎骨甚癢，須臾臂不能舉，神思甚倦，此謂天疽，危病也，隔蒜灸，癢愈盛，乃明灸五十餘壯著肉灸也，癢止，旬日而愈。《精要》謂之灸有回生之功，信矣。

一人患此已四日，瘡頭如黍，煩痛背重，脈沉實，與黃連內疏湯二劑少退，更與仙方活命飲二劑而消。此憑脈症也。

一婦腫痛發熱，睡語脈大，用清心湯一劑而安，以金銀花、甘草、天花粉、當歸、瓜蔞、黃耆數劑漸潰，更以托裏藥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背毒，煩痛發熱，飲冷多汗，便秘譫言，以破棺丹二丸而寧，以金銀花四劑而膿成，開之，更用托裏藥而愈。

一太監發背，腫痛色紫，脈息沉數，良甫曰：脈數發熱而痛者，發於陽也，且瘡瘍赤甚則紫，火極似水也。詢之，常服透骨丹半載，乃積溫成熱所致，遂以內疏黃連湯，再服稍平，更用排膿消毒藥及豬蹄湯、太乙膏而愈。

機按：此條因脈、因服食而爲之處治也。

一人傷寒後亦患此，甚危，取去死肉，以神效當歸膏敷貼，飲內疏黃連湯，狂言愈盛，脈愈大，便用涼膈散二六二劑，又以四物湯九加芩、連數劑而愈。

機按：此條脈症不甚詳，悉觀其下後狂愈盛、脈愈大，似屬虛也，仍用涼膈散下之，此必形實進食，故用此也。

大凡患瘡者，責效太迫，一二劑未應，輒改服他藥，及致有悞，不思病有輕重，治有緩急，而概欲效於一二劑，難矣。況瘡瘍一症，其所由來固深以久，又形症在外，肌肉潰損，較之感冒無形之疾不同，安可旦夕取效，患者審之。

一人形實色黑，背生紅腫，近髀骨下痛甚，脈浮數而洪緊，正冬月，與麻黃桂枝湯加酒柏、生附子、瓜蔞子、甘草節、人參、羌活、青皮、黃耆、半夏、生薑六貼而消，此亦內托裏之意。機按：此條因時因脈而製方也。

一水部年逾四十，髀胛患毒已半月，頭甚多，大如粟許，內痛如刺，飲食不思，怯甚，脈歇至此，元氣虛，疽蓄於內，非灸不可，遂灸二十餘壯，飲以六君子二加藿香，當歸數劑，瘡勢漸起，內痛頓去，胃脈漸至，但瘡色尚紫，瘀肉不潰，此陽氣尚虛也，用桑柴火灸以接陽氣，解散其毒，仍以前藥加參、耆、歸、桂，色赤膿稠，瘀肉漸腐，取去，兩月餘而愈。此憑脈症也。

夫邪氣沉伏，真氣怯弱，不能起發，須灸而兼大補，若投常藥，待其自潰，鮮不悞矣。

一人年逾六十，冬至後疽發背，五七日腫勢約七寸許，不任其痛，視之膿成，彼懼開發，越三日始以燔針開之，以開遲，迨二日變症果生，覺重如負石，熱如炳火，痛楚倍常，六脈沉數，按之有力，此膏粱積熱之變，邪氣酷熱，固宜治之以寒藥，但時月嚴凝，有用寒遠寒之戒，經曰假者反之，雖逢其時，以從其症可也，急作清涼飲子加黃連秤一兩半作一服，利下兩行，痛減七分，翌日復進，其症悉除，月餘平復。

機按：此條因厚味因脈而爲之治法也。

一人初生如粟，悶痛煩渴，便秘脈實，此毒在臟也，予謂宜急疏去之，以絕其源，使毒不致外侵，彼以爲小恙，乃服尋常之藥，後大潰而歿。

一士因腳弱求診，兩手脈皆浮洪稍鼓，飲食如常，懶於言語，肌起白屑如麩片，時在冬月，予作極虛處治，詢知半年前背臀腿三處自夏至秋冬節次生疽，率用五香連翹湯、十宣散，今結痂久矣，急煎參耆歸朮膏，以二陳湯化開服之，三日盡藥一斤半，白屑沒大半，呼吸覺有力，補藥應效已漸，病家嫌緩，自作風病治，煉青礞石二錢半，以青州白丸作料煎飲子，頓服之，予諫不聽，因致不救。

一人背瘡，毒氣未盡，早用生肌，背竟潰爛，予以解毒藥治之，得愈。又一人患毒氣始發，驟用生肌，其毒內攻而死。

一人年逾四十發背，五日不起，肉色不變，脈弱少食，大便不實，予謂凡瘡未潰，脈先弱，難於收斂，用托裏消毒散二劑方起發，彼惑一嫗言，貼膏藥，服攻毒劑，反盛，背如負石，復請予治，隔蒜灸三十餘壯，彼云負石已去，但癢痛未知，更用托裏藥，知痛癢，膿清，前藥倍加參、耆，佐以薑、桂，膿稍稠，又爲人惑，外貼豬腰子抽膿血，內服硝黃，遂流血五六碗，連泄十餘行，腹內如冰，飲食不進，不得已，速予診之，脈盡脫，不可救，蓋其症屬大虛，一於溫補猶恐不救，況用攻伐，不死何待。

一人發背十餘日，瘡頭如粟許，腫硬木悶，肉色不變，寒熱拘急，脈沉實，此毒在內也，先以黃連內疏湯，次以消毒托裏藥，其毒始發，奈速用生肌，患處忽若負重，身如火熾，後竟不起。

東垣云：毒氣未盡，速用生肌，縱平復，必再發，若毒氣入腹，十死八九，大抵毒氣盡，脾氣壯，則肌肉自生，生肌藥不用亦可。

一宜人年逾六十，發背三日，肉色不變，頭如粟許，肩背加重，寒熱飲冷，脈洪數。良甫曰：外如麻，裏如瓜。齊氏曰：增寒壯熱，所患必深。又曰：肉色不變，發於內也。用人參敗毒散六二劑，又隔蒜灸五十餘壯，毒始發，背始輕，再用托裏藥，漸潰，顧氣血虛甚作渴，服參耆歸芪等渴止，彼欲速愈，自用藥草罨患處，毒氣復入，遂不救。

大抵老弱患瘡，瘡頭不起，或堅如牛領皮，多不待潰而死，潰後氣血不能培養者亦死。凡瘡初潰，毒正發越，宜用膏藥吸之，參、耆等藥托之，若反用藥遏之，使毒氣內攻者，必不救也。

一女背髀結一核，如錢大，不煩，但倦怠少食，日晡發熱，脈軟而濇，比虛勞，氣鬱所致，予用益氣養血開鬱之藥，復令飲人乳，精神稍健，彼不深信，又服流氣飲，食遂少，四肢瘦，其父悔，復請予，予謂決不起矣，果歿。

一婦發熱作痛，專服降火敗毒藥，潰後尤甚，煩燥時嗽，小便如淋，皆惡

症也，辭不治，果歿。

此症雖云屬火，未有不由陰虛而致者，故經云：督脈經虛，從腦而出，膀胱經虛，從背而出，豈可專泥於火。

一太守腫硬不澤，瘡頭如粟，脈洪大，按之即濇，經云：骨髓不枯，臟腑不敗者，可治。然腫硬色夭，堅如牛領之皮，脈更濇，此精氣已絕矣，不治。

一宜人發背，膿熟不開，昏悶不食，此毒氣入內也，斷不治，強之針，膿碗許，稍甦，須臾竟亡。

大抵血氣壯實，膿自湧出，老弱之人血氣枯槁，必須迎而奪之，順而取之，若毒結四肢，砭刺少緩，腐潰深大，亦難收斂，結於頰項胸腹緊要之地，不問壯弱，急宜針刺，否則難治。

一人背瘡，潰陷色紫，舌卷，予謂下陷，色紫，陽氣脫也，舌卷囊縮，肝氣絕也。經曰：此筋先死，庚日篤，辛日死，果立秋日而歿。

《外科理例·臀癰》 附腿痛　環跳疽　腿氣　腳跟疽　腿癰

煩痛，尺脈緊而多力者，托之。

腫硬痛甚者，隔蒜灸之，更以托裏。

不作膿而痛者，解毒爲主。

不作膿者，托裏爲主。

不潰，或潰而不斂者，托裏爲主。

一人臀癰，腫硬作痛，尺脈浮緊，按之多力，以內托羌活湯一劑，痛止，再金銀花散四劑，膿潰而愈。

一人臀癰，腫硬痛甚，隔蒜灸之，更服仙方活命飲二劑，痛止腫消，以托裏消毒散加黃柏、蒼术、羌活，瘡頭潰而愈。

一人臀癰，作膿而痛，以仙方活命飲二劑，痛止，更以托裏消毒散，膿潰而瘥。此條無脈可據。

一人臀癰，不作膿，飲食少思，先以六君子加芎、歸、黃耆，飲食漸進，更以托裏散，膿潰而愈。

一人潰而膿清不斂，灸以豆豉餅，更飲十全大補湯，兩月餘而瘥。

凡瘡不作膿，或不潰，或潰而不斂，皆氣血虛也。若膿清稀，尤虛甚也。

一人臀癰，膿水不止，肌漸瘦，食少思，胃脈微弦，以六君子加藿香、當歸數劑，食遂進，以十全大補湯，灸以豆豉餅，兩月餘而瘥。

一弱人臀癰，膿成不潰，以十全大補湯數劑，始托起，乃針之，又二十餘劑而愈。夫臀居僻位，氣血罕到，老弱患之，尤宜補其氣血，庶可保瘥。

一人腿內側患癰，未作膿而腫痛，以內托黃耆柴胡湯二劑小愈，又二劑而消。

一人臀漫腫色不變，脈滑數多力，膿將成，尚在內，欲治以托裏藥，待發出而用針，彼欲內消，服攻伐藥愈虛，復求治，仍投前藥托出，針之，以大補藥而愈。

凡瘡毒氣已結，不起者，但可補其氣血，使膿速成而針去，不可論內消之法。膿成又當辨其生熟淺深而針之，若大按乃痛者，膿深也；小按便痛者，膿淺也；按不甚痛，未成膿也；按之即復起者，膿也；按之不復起者，多膿也；若腫高而軟者，發於血脈也；腫下而堅，發於筋骨也；肉色不變者，發於骨髓也。

一人腿外側患癰，漫腫大痛，以內托黃耆湯酒煎二劑少可，更以托裏數劑，潰之而愈。

一婦腿癰，久而不愈，瘡口紫陷，膿水清稀，予以爲虛，彼不信，乃服攻毒之劑，虛症蜂起，復求治，灸以附子餅，服十全大補湯，百餘貼而愈。

凡瘡膿清，及不斂者，或陷下，皆氣血虛極也，最宜大補，否成敗症，若更患他症，卒難治療。

一人腿癰內潰，針之，膿出四五碗許，惡寒畏食，脈診如絲，此陽氣微也，以四君子加炮附子，畏寒少止，又四劑而止，以六君子加桂數劑，飲食頗進，乃以十全大補及灸附子餅，兩月而愈。

一老腿癰，膿自潰，忽發昏聳，脈細而微，此氣血虛極也，以大補之劑而甦。

一弱人流注，內潰出敗膿五六碗，口眼歪斜，脈亦虛極，乃虛甚也，非真中風，以獨參湯加附子一錢二劑，更以大補藥，月餘而瘥。

大抵膿血大泄，當大補氣血爲先，雖有他症，以末治之。凡癰大潰，發熱惡寒，皆屬氣血虛甚，若左脈不足者，補氣藥多於補血藥，切不可發表。

一婦腰痛，腳弱弛長，不能動履，以人參敗毒散加蒼术、黃柏、澤泄而愈。此條腳弱弛長，屬濕熱也，故憑症而治。

一婦環跳穴痛，肉色不變，脈緊數，此附骨疽也，膿未成，用內托黃耆酒

煎湯加青皮、龍膽草、山梔，數劑而止。

一人腿癰，兼筋攣痛，脈弦緊，用五積散加黃柏、柴胡、蒼朮而痊。此憑脈憑症而作濕熱治也。

一婦附骨疽，久不愈，膿水不絕，皮膚瘙癢，四肢痿軟，予以爲虛，欲補之，彼惑爲風疾，遂服祛風藥，竟致不救。

陳無擇云：人身有皮毛、血脈、筋膜、肌肉、骨髓，以成其形，內則有心肝脾肺腎以主之，若隨情妄用，喜怒勞佚，致內臟精血虛耗，使皮血筋骨肉痿弱，無力以運動，故致痿。狀與柔風、腳氣相類，柔風、腳氣皆外所因，痿則內臟不足也。

一人附骨疽，腫硬發熱，骨痛筋攣，脈數而沉，用當歸拈痛湯而愈。

一人腿根近環跳穴痛徹骨，外皮如故，脈數帶滑，此附骨疽膿將成，用托裏藥六劑，腫起作痛，脈滑數，膿已成，針之出碗許，更加補劑，月餘而瘳。

一人腿內患癰，漫腫作痛，四肢厥，咽嚨塞，發寒熱，諸治不應，乃邪鬱經絡而然也，用五香連翹湯一劑，諸症少退，又服，大便行二次，諸症悉退而愈。此因諸治不效，故作鬱治而用五香也。

一婦左腿痛不能伸，脈弦緊，按則濇，以五積散二劑，痛少止，又二劑而止，以神應養真而愈。脈弦緊濇屬寒，故用五積散卒熱以散之。

一人腿痛，膝微腫，輕診則浮，按之弦緊，此鶴膝風也，與大防風湯二劑已退二三，彼謂附子有毒，乃服敗毒藥，日漸消瘦，復求治，予謂今飲食不爲肌膚，水穀不能運化精微，灌溉臟腑，週身百脈，神將何依，茲故氣短而促，其氣損也，怠惰嗜臥，脾氣虛也，小便不禁，膀胱不藏也，時有躁熱，心下虛痞，胃氣不能上榮也，恍惚健忘，神明亂也，不治，後果歿。此症多患於不足之人，故以加減小續命、大防風二湯有效，若用攻毒藥，必悞。

一婦患腳氣，或腿腫，筋攣腹痛，諸藥不應，漸危篤，諸書云：八味丸治足少陰腳氣，入腹疼痛，上氣喘促欲死，遂投一服頓退，又服而愈。腎經虛盡之人，多有此患，乃腎水乘心剋火，死不旋踵，且急服。

一人腿痛，兼筋攣骨痛，脈弦緊，以大防風湯六劑，筋攣少愈，又二劑而腫消，但內一處尚作痛，脈不弦緊，此寒邪已去，乃所滯瘀濁之物欲作膿，故痛不止，用托裏藥數劑，腫發起，脈滑數，乃膿已成，針之，用十全大補湯，月餘而安。按已前數條皆筋攣骨痛而脈弦緊，可見弦緊多主寒邪。

一婦膝腫痛，遇寒痛益甚，月餘不愈，諸藥不應，脈弦緊，此寒邪深伏於內也，用大防風湯與火龍丹治之而消。

大抵此症雖云腫有淺深，感有輕重，其所受皆因真氣虛弱，而邪得以深襲，故附骨癰疽及鶴膝風症，腎虛者多有之。前人用附子者，以溫補腎氣而又能行藥勢，散寒邪也。亦有體虛之人，秋夏露臥，爲冷氣所襲，寒熱伏結，多成此症，不能轉動，乍熱而無汗，按之痛應骨者是也。若經久不消，極陬生阬，寒化爲熱而潰也。若被賊風所甚傷，患處不堪熱而洒淅惡寒，不時汗出，熨之痛少止，須大防湯、風火龍膏治之。又有攣曲偏枯，堅硬如石，謂之石疽。若熱緩積不潰，肉色赤紫，皮肉俱爛，名緩疽，其始未皆宜服前湯，欲其驅散寒邪，以補虛托裏也。

一人右腿赤腫煩痛，脈沉數，用當歸拈痛湯，四肢反痛，乃濕毒壅遏，又況下部藥力難達，非藥不對症，遂砭患處去毒血，仍用前藥一劑頓減，又四劑而消。

一人先腿痛，後又四肢皆痛，遊走不定，至夜益甚，服除濕敗毒之劑不應，脈滑而濇，濕痰濁血爲患，以二陳湯加蒼朮、羌活、桃仁、紅花、牛膝、草烏治之而愈。滑與濇相反，此云何謂也。

凡濕痰濕熱，或死血流注關節，非辛溫之劑，開發腠理，流能隧道，使氣行血和，安能得愈。

一人腿痛，每痛則痰盛，或作嘈雜，脈滑而數，以二陳湯加升麻、二朮、澤瀉、羌活、南星治之而安。此憑脈也。

一人素有腳氣，脇下作痛，發熱頭暈，嘔吐，腿痺不仁，服消毒護心等藥不應，左關脈緊，右關脈弦，此亦腳氣也，以半夏左經湯治之，始愈。

一人腳軟，腫痛發熱，飲冷，大小便秘，右關脈數，乃足陽明經濕熱下注也，以大黃左經湯服而愈。

一人膕腘兼膝腳皆煩痛，治以加味敗毒而愈。

一人兩腿痛，脈滑而遲，此濕痰所致，以二陳湯加朮、黃柏、羌活、澤瀉而愈。此憑脈也。

一人兩腿腫痛，脈滑而緩，此濕痰所致，先以五苓散加蒼朮、黃柏二劑少愈，再以二陳、二朮、檳榔、紫蘇、羌活、獨活、牛膝、黃柏而差。此憑脈也。

夫濕痰之症，必先以行氣、利濕、健中爲主，若中氣和則痰消，而濕亦無

所容矣。

一婦兩腿痛，脈濇而數，此血虛兼濕熱，先以蒼术、黃柏、知母、龍膽草、茯苓、防風、防己、羌活數劑，腫痛漸愈，又以四物加二术、黃柏、牛膝、木瓜，月餘而愈。此憑脈也。

一人肢節腫痛，脈遲而數，此濕熱之症，以荆防敗毒散加麻黃二劑，痛減半，以檳榔敗毒散四劑，腫亦除，更以四物湯加二术、牛膝、木瓜數劑而愈。按脈遲與數相反，遲恐作細。

一婦人腳脛腫痛，發寒熱，脈浮數，此三陽經濕熱下注爲患，尚在表，用加味敗毒散不應，乃瘀血凝結，藥不能及於患處，砭去瘀血，乃用前藥二劑頓退，以當歸拈痛湯四劑而愈。

古云腳氣是爲壅疾，治當宣通，使氣不能成壅也，壅既成而甚者，砭去惡血，而去重勢，經云畜則腫熱，砭射之後以藥治之。

一婦兩腿痛，遇寒則筋攣，脈弦緊，此寒邪之症，以五積散對四物湯數劑痛止，更以四物湯加木瓜、牛膝、枳殼，月餘而安。

一人腿腫筋攣，不能動履，以交加散二劑而愈。

一婦患腿不能伸屈，遇風寒痛益甚，諸藥不應，甚苦，先以活絡丹一丸頓退，又服而瘳，次年復痛，仍服一丸亦退大半，更以獨活寄生湯四劑而愈。

一人素有腳氣，又患附骨癰作痛，服活絡丹一丸，二症並差。

一人素有疝不能愈，因患腿痛，亦用一丸，不惟治腿有效，而疝亦愈矣。

一太安人臂痛數年，二丸而差。

一女患驚風甚危，諸醫莫救，自用一丸即愈，且不再作。

夫病深伏在內，非此藥莫能通達，但近代始云此藥引風入骨，如油入麵，故後人多不肯服，大抵有是病宜用是藥，豈可泥於此言，以致難差。

一婦兩腿作痛，時或走痛，氣短自汗，諸藥不應，診其尺脈弦數，此寒濕流注於腎經也，治以附子六物湯愈。

但人謂附子有毒，多不肯服，若用童便炮製，何患之有？況不常服，何足爲慮。予中氣不足，以補中益氣湯加附子服三年，何常見其有毒？經云：有是病用是藥。

一婦肢節腫痛，脛足尤甚，時或自汗，或頭痛，此太陰經濕熱所致，用麻黃左經湯二劑而愈。前條脈弦數而病寒濕，恐濕生熱故也。

一婦血痔，兼腿酸痛似痺，此陰血虛，不能養於筋而然，宜先養血爲主，遂以加味四斤丸治之而愈。

一老筋攣骨痛，兩腿無力，不能步履，以局方換胎丸治之。

一婦筋攣痺痛，兩腿無力，不能步履，以三因勝濕丸治之並愈。

河間云：腳氣由腎虛而生，然婦人亦病腳氣者，乃因血海虛，而七情所感，遂成斯疾，血海虛與男子腎虛類也，男女用藥固無異，更當兼治七情，無不效也。

一婦腿痛，兼足脛攣痛，服發散藥愈甚，脈弦緊，此肝腎虛弱，風濕內侵也，治以獨活寄生湯痛止，更以神應養真丹而不攣矣。

一人素有腿痛，飲食過傷，痛益甚，倦怠脈弱，以六君子加山查、神麴、蒼术、芎、歸、升麻、柴胡而愈。

一老素善飲，腿常腫痛，脈洪而緩，先以當歸拈痛湯，濕熱少退，後用六君子加蒼术、黃柏、澤瀉而痊。

一人飲食少過，胸滿痞悶，或吞酸，兩腿作痛，用導引丸二服頓愈，更以六君子湯加神麴、麥芽、蒼术二劑，遂不復作而愈。

經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是胃氣不能施行，脾氣不能四布，故下流乘其肝腎之虛，以致足腫，加之房事不節，陽虛陰盛，遂成腳氣。亦有內傷飲食，脾胃之氣有虧，不能上升，則下注爲腳氣者。宜用東垣開結導引丸，開導引水，運化脾氣，如脾氣濕氣壅遏不通，致面目發腫，或痛者，宜用導滯通經湯以疏導之。

已上十九條乃腳氣症，雖非瘡毒，因治有驗，故錄之。

腎居少腹之後，此陰中之陰，其虛下，其道遠，其位僻，太陰雖多血，其氣少也，氣少則運行不到，血亦因而少來，中年以後生疽，須預補之，若無積滯之功，其裨多在瘡，成痂後或半年乃發，故人多惑略。

一人腿癱，脈症俱弱，亦危症也，治以托裏，急使針刺，彼因不從，後膿開瀉，淋漓不能收斂而死。

一人年逾五十，冬患腿癱，脈數，煩躁食冷，便秘，腫痛煩甚，此熱淫於內也，宜用苦寒之藥，投清涼飲二六倍位加黃芩，其勢頓退，更以四物湯加黃芩而愈。

此條因症因脈而藥之也。

一人年三十，連得憂患、作勞、好色，左腿外側兼紅腫如栗，醫以六府實，與承氣兩貼下之，又一醫與大黃、朱砂、血竭三貼而脈大實，後果死，此厥陰多氣少血經也。

一侍御患臀腫痛，小便不利，彼謂關格，以艾蒸臍，大便亦不利，治以降火分利藥不應，予膁其脈，膿已成，此患癰也，針之，出膿數碗，大便即利，五日後陰囊腫脹，小便不行，針之，尿膿大泄，氣息奄奄，脈細，汗不止，潰處愈脹，用參、耆、歸、朮大劑猶緩，俾服獨參湯至二斤，氣稍復，又服獨參膏至十餘斤，兼以托裏藥，兩月餘而愈。大抵瘡瘍，膿血大泄，先補氣血爲主，雖有他病，當從末治。

一人腿癰，膿成針之，出膿二碗許，飲托裏藥一劑，大發熱，更用聖愈湯十七二劑而止，翌日惡寒不食，脈細如絲，以人參二兩、熟附三片、薑、棗煎服而愈，但食少不寐，更以內補黃耆湯而平。

一人腿腫，發熱惡寒，以補中益氣湯治之，彼以爲緩，乃服芩連等藥，熱愈盛，復請予，治以人參養榮湯十八二十餘劑而潰，更以參、耆、歸、朮、炙甘草、肉桂，月餘而斂。

夫火之爲病，當分虛實，芩、連苦寒，能泄心肺有餘之火，若老弱或飲食勞倦而發者，此爲不足，當治以甘溫之劑，未嘗有實熱而畏寒，虛熱而喜寒者，此其驗也。

一人年逾三十，左腿微腫痛日久，肉色如故，不思飲食，東垣云：瘡瘍腫下而堅者，發於筋骨，此附骨疽也，乃真虛，濕氣襲於肉理而然，蓋諸虛皆稟於胃，食少則胃弱，法當助胃壯氣，以六君子加藿香，當歸數劑，飲食漸進，更以十全大補湯而愈。

此條因症製方而處治也。

一婦年二十餘，飲食後每有怒氣，吞酸噯腐，或兼腿根胯內瘀腫，服越鞠丸不應，此肝氣虛，濕氣下注而然，以六君子二加香附、砂仁、藿香、炮薑數劑少愈，更以君子六數劑而愈。此條因症而製方也。

一人年逾二十，稟弱，左腿外側患毒，三月方潰，膿水清稀，肌肉不生，以十全大補湯十三加牛膝二十餘劑漸愈，更以豆豉餅灸，月餘而痊。

一人膝腿腫，筋骨痛，服十宣散四不應，脈沉細，予用五積散二劑痛止，更以十宣散去桔梗加牛膝、杜仲三十餘劑，膿潰而愈，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

此條因脈製方處治。

一人遍身走痛，兩月後在腳面結腫，未幾腿股又患一塊，脈輕診則浮，重診浮緩，此氣血不足，腠理不密，寒邪襲虛而然，以加減小續命湯七三四劑，及獨活寄生湯七四數劑，疼痛頓去，更以托裏藥倍加參、耆、歸、朮，百貼而愈。

此條因脈製方而治也。

一人年及二十，腿膝腫痛，不能屈伸，服托裏藥不應，以人參敗毒散加檳榔、木瓜、柴胡、紫蘇、蒼朮、黃柏而愈。

此因症製方以治之也。

一人年逾五十，兩腿痛脹，或生痞癟，小便頻而少，聲如瓮出，服五皮散不應，予膁之，右關沉緩，此脾虛濕氣流注而然，非瘡也，經曰：諸濕腫滿，皆屬脾土，按之不起，皆屬於濕。以五苓散加木香，倍蒼朮、白朮，亦不應，予意至陰之地，關節之間，濕氣凝滯，且水性下流，脾氣既虛，安能運散，非辛溫之藥，開通腠理，行經活血，邪氣安得發散？遂以五積散二劑，勢去大半，更以六君子加木香、升麻、柴胡、薏苡仁，兩月餘而愈，設使前藥不應，更投峻劑，虛虛之禍不救矣。此因滲泄不效，故用辛溫以散之也。

一人腿癰，膿清脈弱，灸以豆豉餅，更以托裏藥而愈。

一人年二十餘，股內患毒日久，欲求內消，膁脈滑數，知膿已成，因氣血虛不潰，刺之膿出作癰，用八珍湯稍可，但膿水清稀，用十全大補湯十三三十餘劑而痊，蓋膿出反痛者，虛也。

一僧股內患腫一塊，不痛不潰，治托裏二十餘劑，膿成，刺之作痛，予謂腫而潰，潰而反痛，此氣血虛甚也，宜峻補之，彼云氣無補法，予曰正氣不足，不可不補，補之則氣化，而痛自除，遂以參、耆、歸、朮、熟、芣治之，兩月餘而平。

大抵瘡瘍，先發爲腫，氣血鬱積，蒸肉爲膿，故多痛，膿潰之後，腫退肌寬，痛必漸減，而痛愈盛者，氣血不足也，即丹溪河間虛甚之說。

附骨癰皆因久得厚味，及酒後涉水得寒故，熱深入髀樞穴左右，積痰瘀血相搏而成也。

一女髀樞穴生附骨疽，在外側廉，少陰經分，始末用五香湯十宣散一日，

惡寒發熱，膈滿，猶大服五香湯，一夕喘死，此升散太過，孤熱發越於上也。

一人年逾四十，夏患附骨癰，予以火針刺去瘀血，更服托裏藥而愈，至秋忽不飲食，痰氣壅盛，勞則口舌生瘡，服寒藥腹痛，彼疑爲瘡，脾胃脈輕取似大，按之無力，此真氣不足，虛火炎上也，治以八味丸，彼不信，自服二陳四物，幾殆，復請予，仍以前丸治之而愈。

有脾土虛不能剋制腎水，吐痰而不欬者，宜用此丸。

王老年七十，季春因寒濕地氣得附骨疽，於左腿足少陽分，微侵足陽明，闊六七寸，長一尺，堅硬漫腫，肉色不變，皮澤深，但行步作痛，以指按至骨大痛，服內托黃耆湯一服立止，再服腫消。

柴胡錢半　連翹　肉桂各一錢　黃耆　歸尾各二錢　鼠粘子炒一錢　黃柏　甘草炒各半錢　升麻七分

右剉，酒盞半，水盞半，同煎至二盞，去渣，空心宿食消盡，大溫服，少時以早饍壓之，不令大熱上攻，犯中上二焦也。

一兒年十歲，四月於左腿近膝股內出附骨癰，不辨肉色，漫腫皮澤，木硬，瘡勢甚大，左腿乃肝之髀上也，足厥陰肝經之分，少侵足太陰脾經，其脈左三部細而弦，按之洪緩，微有力，用內托黃耆柴胡湯：

黃耆二錢　柴胡半錢　連翹一錢二分　羌活半錢　生芊二分　歸尾七分半　官桂　土瓜根　黃柏酒洗各二分

右剉作一服，水酒各盞半，同煎至一盞，去楂，空心稍熱服。

一人附骨癰，畏針不開，臀膝通潰，脈數發渴，煩躁時嗽，飲食少思。齊氏曰：瘡瘍煩躁時嗽，腹痛渴甚，或泄利無度，或小便如淋，此惡症也，膿出之後，若脈洪數難治，微澁遲緩易治。刺之膿出四五碗，即服參、耆、歸、朮大劑，翌日脈稍斂，更服八珍湯十四加五味、麥門冬、肉桂、白斂三十餘貼，脈緩膿稠，三月乃愈。

一老腿患附骨疽，腫硬，大按方痛，口乾脈弱，腫聚不潰，飲食少思，予謂腫下而堅者，發於筋骨，肉色不變者，發於骨髓，遂托以參、耆等藥三十餘劑，膿雖熟不穿，予謂藥力難達，必須針刺，不聽，至旬日方刺，湧出清膿五六碗，然衰老氣血不足，養毒又久，竟不救。

大抵瘡疽，旬日不退宜托之，有膿刺之，有腐肉取之，虛則補之，此十全之功也。

一人患貼骨疽，腿細短軟，瘡口不合，以十全大補湯，外灸附子餅，貼補藥膏，調護得宜，百貼而愈。

一人環跳穴患附骨疽，彼謂小瘡，服敗毒藥，外以寒藥敷貼，因痛極針之，膿瘀大泄，方知爲癰，請治，其脈右關浮大，此胃氣已傷，故瘡口開張，肉紫下陷，捫之不熱，彼謂瘡內更覺微冷，自謂必成漏矣，灸以豆豉餅，飲六君子加藿香、砂仁、炮薑數劑，胃氣漸醒，飲食漸進，患處漸暖，肌肉漸生，再以十全大補湯而愈。

一人亦患此，內痛如錐，外色不變，勢不可消，喜其未用寒劑，祇因痛傷胃氣，而不思食，以前藥去炮薑治之，飲食稍進，更以十全大補湯二十餘劑，膿成針去，仍以大補湯，倍加參、耆、芎、歸，膿久不止，更加麥門、五味、貝母、遠志數服漸止，瘡亦尋愈。

二症蓋因濕熱滯於肉理，真氣不能運化，其始宜除濕熱，實脾土，和氣血，則濕自消散，若膿未成，以隔蒜灸之立效。

環跳穴痛，防生附骨疽，以蒼朮佐黃柏之辛，行以青皮，冬加桂枝，夏加黃芩，體虛加杜牛膝，以生甘草爲使，大料煎入薑汁，食前飲之，痛甚者恐十數貼發不動，少加麻黃，一二貼又不動，恐疽將成，急掘地成坎，以火煅紅，沃以小便，赤體坐其中，以席圍下體，使熱氣薰蒸，腠理開，氣血暢而愈。

一婦四十餘，近環跳生疽，尺脈沉緊，腿不能伸，經曰：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蓋脾主肉，肝主筋，肉溫則筋舒，肉冷則筋急，遂與乳香定痛丸少愈，更以助胃壯氣血藥二十餘劑而消。

按此因脈沉緊又因筋攣，是脈症俱寒，故治以此。

一人因痢驟澀，環跳穴作痛，與四物湯加桃仁、酒黃芩、紅花、蒼朮、枳殼、黃柏、柴胡、青皮、生薑十餘劑稍可，更刺委中出黑血而愈。

一後生骹骨痛，以風藥飲酒一年，予以防風通聖散四十去硝黃，加生犀角、浮萍百餘貼，成一疽，近皮革，膿出而愈，後五六年其處再痛，予曰病作不可爲矣，蓋發於新娶之後，多得香辣肉味，若能茹淡，遠房勞，猶可生也，出膿血，四五年延及腰背皆空，又三年而死，此純乎病熱者。

一少年天寒極勞，骹骨痛，兩月後生疽，深入骨邊，臥二年，取剩骨而安，此寒搏熱者也。

取久疽及痔漏中朽骨，用鳥骨雞脛骨以砒實之，鹽泥固濟，火煅紅，地上

出火毒，去泥用骨研細，飯丸如粟米大，以紙撚送入竅內，更以膏貼之。

一人年逾五十臀癰，膿熟不開，攻通大肛，膿從大便而出，予辭不治，果歿。

丹溪謂中年後不宜患此，膿成不刺，不亡得乎？

一人左膝腫大，三月不潰，予謂体虛風邪襲於骨節，使氣滯不行，故膝愈大而腿愈細，名曰鶴膝風，以大防風湯三十餘劑而消。又有患此伏枕半載，流膿三月，彼云初服大防風湯八五去附子，將潰，服十宣散，今用十全大補湯去桂，皆不應，視脈症甚弱，予以十全大補湯，每貼加熟附一錢，三十餘劑少愈，乃減附子五分，服至三十餘劑將愈，卻去附子，更用三十餘劑而痊。

夫立方之義，各有所宜，體氣虛弱，邪入骨畏，遏絕隧道，若非桂、附辛溫之劑，開發腠理關節之寒邪，通暢榮衛經絡之氣血，決不能愈。

一人腳跟生毒如豆許，痛甚，狀似傷寒，予謂獵人被兔咬腳跟成瘡，淫蝕爲終身之疾，因名兔齒，以還少丹九四、內塞散五十治之稍可，次因納寵作痛，反服攻毒藥，致血氣愈弱，腿膝軟痿而死。

蓋足跟乃二蹻發源之處，腎經所由之地，瘡口不合，則蹻氣不能發生，腎氣由此而泄，故爲終身之疾，況彼瘡先得於虛，復不知戒，雖大補氣血，猶恐不及，安服攻毒暴悍之藥以戕賊乎？

一人腿痛筋攣，遍身酸軟，方士與痰藥及托裏藥，期三日可痊，不應，予謂非瘡毒也，大筋軟短，小筋弛長，此濕熱爲患，以人參敗毒散加蒼朮、黃柏、檳榔、木瓜少愈，更以清燥湯二十貼而愈。此因症也，兼之屢治不效，此作濕熱而治有所本也。

夫內有濕熱，外有風寒，當瀉不當補，托裏甘溫之劑，安得取效。

冷漏，《精要》治冷漏諸瘡，與桂附丸。

丹溪曰：此冷只因瘡久不合，風寒乘之，氣血不朝而成，厚朴雖溫泄散尤速，恐不若參、耆佐以陳皮，庶乎與病相得。

癰疽瘡口久不合，肉白膿少，此爲瘡口冷滯，氣血枯竭，不朝於瘡，以致如是，《精要》用白艾葉一握煎湯，避風處，以絹兜艾葉乘熱澆洗瘡口四圍淨肉，一日一次，仍燒松香薰瘡口良久，以神異膏貼之。

丹溪曰：血氣枯燥，不知補虛於內，惟務熱洗於外，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卻乃歸罪於冷滯，大抵潰瘍宜洗，若無補藥以實其內，切恐有時之快，少頃疲憊，有不耐煩之意，非虛而何？可不先議補接乎。

內托羌活湯：治足太陽經，尻臀生癰，堅硬腫痛，大作左右，尺脈俱緊，按之無力。

防風　藁本　歸尾各一錢　羌活　黃柏酒製。各二錢　肉桂三分　連翹　甘草炙　蒼朮各五分　陳皮各五分　黃耆錢半

右剉，水酒各半煎，食前溫服，取汁內托。

一宦兩腿作痛，形體消瘦，肝脈弦數，卻屬有餘之症，治以龍膽瀉肝湯並愈。此憑症也。

瘡腫之症，若不診候，何以知陰陽、勇怯、氣血、聚散邪？又云：脈洪大而數者實也，細微而數者虛也。河間云：脈沉實者邪在藏，浮大者邪在表，觀此誠發前言所未發診候之道，豈可缺耶？

《外科理例・腰疽》　一婦年逾七十，腰生一癤，作癢異常，疑蟲蝨所毒，胗脈數，齊氏曰：脈浮數反惡寒者，瘡也。翌日復胗，脈乃弱，予謂未潰而脈先弱，何以收斂，況大便不通，則真氣已竭，治之無功，固請不得已用六君子二加藿香、神麴，飲食漸進，大便始通，更用峻補之劑，潰而膿清作渴，再用參、耆、歸、芪、麥門、五味而渴止，喜曰可無虞矣，予曰不然，不能收斂，先入之言也，彼疑，更醫，果歿。

一人年十九，腰間腫一塊，無頭不痛，色不變，二月不潰，飲食少思，肌肉日瘦，此氣搏腠理，榮氣不行，鬱而爲腫，名曰濕毒流注。元戎曰：若人飲食疏，精神衰，氣血弱，肌肉消瘦，榮衛之氣短促而澁滯，故寒搏腠理，閉鬱爲癰者，當補以接虛怯之氣，遂以十全大補湯十三加香附、陳皮三十餘劑，始針出白膿二碗許，仍用藥倍加參、耆，仍灸以豆豉餅，漸愈，彼乃惑於速效，內服敗毒，外貼涼藥，反致食少膿稀，患處色紫，復請予治，喜得精氣未衰，仍以前藥加遠志、貝母、白斂，百劑而愈。此或久而不愈，或膿水清稀，當服內塞散五十，及附子餅灸，然後可愈。

一婦年逾二十，腰間腫寸許，肉色不變，微痛不潰，發熱脈大，此七情所損，氣血凝滯隧道而然，當益氣血，開鬱結，更以香附餅熨之，使氣血充暢，內自消散，若爾雖潰亦無危，不聽，乃服十宣流氣之藥，氣血愈虛，潰出清膿，不斂而死。按：此脈大非七情脈也，當時必有所見。

一婦產後腰間腫，兩腿尤甚，此瘀血滯於經絡而然，不早治，必作癰，遂

與桃仁湯二劑稍愈，更沒藥丸五四數服而痊。亦有惡血未盡，臍腹刺痛，或流注四肢，或注股內痛如錐刺，或兩股腫痛，此由冷熱不調，或思慮動作，氣乃壅遏，血蓄經絡而然，宜沒藥丸五四治之。亦有或因水濕所觸，經水不得而腫痛者，宜當歸丸五五治之。

凡惡血停滯，爲患匪輕，治之稍緩，則爲流注，爲骨疽，多致不救。

一老人患痢，驟用澁藥，致大腸經分作痛，此濕毒流於經隧而然，以四物加桃仁、酒芩、紅花、升麻、枳殼、陳皮、甘草治之漸愈，因年高胃弱竟歿。

一人年二十，遍身微痛，腰間作腫痛甚，以補中益氣湯十六加羌活四劑少可，又去羌活十餘劑而愈。

此條以虛治，當時於形色脈上必有所見也。

一人年逾四十，患腰痛，服流氣飲、寄生湯不應，以熱手熨之少可，其脈沉弦，腎虛所致，服補腎丸而愈。

此因脈沉弦，且據服攻劑不應，故知虛也。弦則不軟，如物無水不柔軟之意。

《外科理例・面瘡》 一人年逾三十，夏月熱病後患頤毒，積月不潰，氣息奄奄，飲食少思，大便不禁，膁脈如無。經曰：脈息如無似有，細而微者，氣衰也。齊氏曰：飲食不入，大便滑利，腸胃虛也。以六君子加炮薑、肉豆蔻、破故紙數劑，泄稍止，食稍進，更加黃柏、當歸、肉桂，潰而膿水清稀，前藥每服加熟附一錢，數劑泄止食進，膿漸稠，再以十全大補湯加酒炒芍藥、白斂，月餘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年逾四十，胃氣素弱，面常生瘡，盜汗發熱，用黃耆建中湯少愈，更用補中益氣湯而平。此憑症也。

東垣云：氣虛則腠理不密，邪氣從之，逆於肉理，故多生瘡，若以甘溫之劑實其根本，則腠理自固，即無他疾。

一人年三十，面患瘡，潰已作渴，自服托裏及降火藥不應，脈浮而弱。丹溪曰：潰瘍作渴，屬氣血俱虛。遂以參、耆各二錢，歸、芎、朮各二錢，數服渴止，又以八珍湯加黃耆數劑，脈斂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年四十，頭面生瘡數枚，煩痛飲冷，積月不潰，服清熱消毒不應，脈數按之即實，用防風通聖散四十二劑頓愈，又以荊防敗毒散七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年逾六十，素食厚味，頰顎患毒，未潰而肉先死，脈數無力，此胃經積毒所致，然頰顎正屬胃經，未潰肉死則胃氣虛極，老人豈宜患此，果歿。經曰：膏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此之謂也。

《外科理例・腸癰》 小腹硬痛，脈遲緊者，瘀血也，宜下之。

小腹軟痛，脈洪數者，膿成也，宜托之。

一產婦小腹痛，小便不利，以薏苡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四物加桃仁、紅花下瘀血升許而愈。

大抵此症皆因榮衛不調，或瘀血停滯所致。若脈洪數已有膿，脈但數微有膿，脈遲緊乃瘀血，下之則愈。若患甚者腹脹大，轉側作水聲，或膿從臍出，或從大便出，宜蠟礬丸、太乙膏及托裏藥。

一婦小腹腫痛，小便如淋，尺脈芤而遲，以神效瓜蔞散二劑少愈，更以薏苡仁湯二劑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膿已成，用雲母膏一服，下膿升許，更以排膿托裏藥而愈。後因不守禁忌，以致不救。此憑症也。

一人裏急後重，時或下膿，腹痛脈滑數，以排膿散及蠟礬丸而愈。此憑症脈也。

一婦小腹痛有塊，脈芤而濇，以四物湯加玄胡、紅花、桃仁、牛膝、木香而愈。此憑脈也。

一婦小腹隱痛，大便秘澁，腹脹，轉側作水聲，脈洪數，以梅仁湯一劑，諸症悉退，以薏苡仁湯二劑而差。此憑脈症也。

一婦腹脹痛，皮毛錯縱，小便不利，脈數滑，以太乙膏一服，膿下升許，脹痛頓退，以神效瓜蔞散二劑而全退，更以蠟礬丸及托裏藥十餘劑而安。此憑脈症也。

一婦因經水多，服澁藥止之，致腹作痛，以失笑散二服而瘳。此憑症也。

一人小腹痛而堅硬，小便數，汗時出，脈遲緊，以大黃湯一劑，下瘀血合許，以薏苡仁湯四劑而安。此憑脈也。

一婦小腹惡露不盡，小腹痛，以薏苡仁湯五七下瘀血而痊。此憑症也。凡瘀血停瀝，宜急治之，緩則腐爲膿，最難治療。若流滿節骨，則患骨疽，失治多爲敗症。腸癰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聚積，身無熱，此久積冷所致，故《金匱》有用附子溫之。若小腹腫痞，按之痛如淋，小便自調，發

熱，身無汗，復惡寒，脈遲緊，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此內結熱已成，故《金匱》有用大黃利之。甚者腹脹大，轉側聞水聲，或遶臍生瘡，膿從瘡出者，有出臍中者，不治必死，惟大便下膿血者自愈。

一婦病少腹痞堅，小便或澀，或時汗出，或復惡寒，此腸癰也，脈滑而數，膿爲已成，設脈遲緊即爲瘀血，雖血下則愈。此憑症脈也。

《內經》載有息積病此，得之二三年，遍身微腫，續乃大腸與臍連日出膿，遂至不救，此亦腸癰之類。

腸癰作濕熱積治，入風難治，《千金》謂妄治必殺人，《要略》以薏苡仁附子敗毒散，《千金》以大黃牡丹湯，《三因》以薏苡仁湯。《千金》又有灸法，曲兩肘頭正肘銳骨，灸百壯，下膿血而安。

一人傷寒逾月既下，內熱未已，脇及小腹偏左腫滿，肉色不變，俚醫爲風矢所中，以膏摩之，月餘毒循宗筋流入睾丸，赤腫如瓠翁，胗關脈滑數且芤，曰數脈不時見，當生惡瘡，關芤爲腸癰，用保生膏，衣以乳香，用硝黃作湯下之，膿如糜者五升許，明日再圊，餘膿而差。此憑脈症也。

一婦腸中痛，大便自小便出，胗之芤脈見於關，此腸癰也，以雲母膏作百十丸，煎黃耆湯吞之，利膿數升而安。

《外科理例・肺癰肺痿》 喘嗽氣急胸滿者，表散之。

欬嗽發熱者，和解之。

欬而胸膈隱痛，唾痰腥臭者，宜排膿。

喘急恍惚疾盛者，宜平肺。

欬膿脈短者，宜補之。

肺痿寸口肺數而虛。肺疽之候，久嗽不已，汗出過度，重亡津液，便如爛瓜，下如豕脂，小便數而不渴，渴者自愈，欲飲者差，此由多唾涎沫而無膿。

肺疽寸口肺數而實。肺疽之候，口乾喘滿，咽燥而渴，甚者四肢微腫，欬唾膿血，或腥臭濁味，胸中隱隱微痛，候始萌則可救，膿成則多死。脈若微緊而數者未膿，緊甚而數者已有膿。嘔膿不止者難治，久久如粳米者亦難治。嘔膿自止者自愈。其脈短而濇者自痊，浮大者難治。面色當白反赤者，此火尅金，皆不可治。

內疽皆因飲食之火、七情之火相鬱而發，飲食者陰受之，七情者臟腑受之，宜其發在腔子而向內，非干腸胃肓膜也。

肺癰先須發表。《千金》曰：欬唾膿血，其脈數實，或口中咳，胸中隱痛，脈又滑數者，爲肺癰。脈緊數爲膿未成，緊去但數爲膿已成。

《要略》先以小青龍湯一貼，以解表之風寒，然後以葶藶大棗瀉肺湯、桔梗湯、葦葉湯隨症用之，以取膿，此治腫瘍例也。終以黃昏湯，以補裏之陰氣，此治潰瘍例也。

肺癰已破，入風者不治，或用太乙膏。凡服以搜風湯吐之，吐膿血如肺癰狀，口臭，他方不應者，宜消風散入男子髮灰，清米飲下，兩服可除。

一人喘欬，脈緊數，以小青龍湯一劑，表症已解，更以葶藶大棗湯，喘止，乃以桔梗湯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欬嗽氣急，胸膈脹滿，睡臥不安，以葶藶散二服少愈，更桔梗湯差。此憑症也。

一人欬嗽項強，氣促，脈浮而緊，以參蘇飲二劑少愈，更以桔梗湯四劑而安。此憑脈症也。

一人欬嗽，脇脹滿，咽乾口燥，欬唾腥臭，以桔梗湯四劑而唾膿以排膿，數服而止，乃以補陰托裏之劑而瘳。此憑症也。

一人咳而膿不止，脈不退，諸藥不應，甚危，用柘黃丸一服少愈，再服頓退，數服而痊，潰者尤效。此憑症也。

一婦唾膿，五心煩熱，口乾胸悶，以四順散三劑少止，以排膿散數服而安。此憑症也。

一人面白神勞，欬而胸膈隱痛，其脈滑數，予以爲肺癰，欲用桔梗湯，不信，乃服表藥，致欬嗽愈甚，唾痰腥臭，始悟，乃服前湯四劑，欬嗽少止，又以四順散四劑而脈靜，更以托裏藥數劑而愈。此憑脈症也。

大抵勞傷血氣則腠理不密，風邪乘肺，風熱相搏，蘊結不散，必致喘嗽。若悟汗下過度則津液重亡，遂成斯症。若寸脈數而虛者爲肺痿，數而實者爲肺疽。脈微緊而數者未有膿，緊甚而數者已有膿。唾膿自止者，脈短而面白者，易治。膿不止，脈洪大而面色赤者，不治。使其治早可救，膿成則無及矣。《金匱》方論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得之。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渴消小便不利，或從便難，又被下藥快利，重亡津液，故寸口脈數，其人燥咳，胸中隱隱而痛，脈反滑數，此爲肺癰，咳唾膿血，其脈數虛者，爲肺痿，實者爲肺癰。

一童氣稟不足，患肺癰，唾膿腥臭，皮毛枯槁，脈浮，按之濇更無力，治以鍾乳粉湯。此憑脈症也。

一弱人咳膿，日晡發熱，夜間盜汗，脈浮數而緊，用人參五味湯數劑頓退，以紫苑茸湯月餘而痊。此憑症也。

一僕年逾三十，嗽久不愈，氣壅不利，睡臥膿血甚虛，其主已棄矣，予以寧肺散一服少愈，又服而止大半，乃以寧肺湯數劑而痊。所謂有是病必有是藥，若泥前散性溢而不利，何以得愈。此憑症也。

一人患肺痿，咳嗽喘急，吐痰腥臭，胸滿咽乾，脈洪數，用人參平肺散六劑，及飲童便，諸症悉退，更以紫苑茸湯而愈。此憑脈症也。

童便雖云專治火虛，常治瘡瘍腫烦疼痛，發熱作渴，及肺痿、肺癰發熱口渴者，尤效。

一婦患肺痿，咳嗽，吐痰腥臭，日晡發熱，脈數無力，治以地骨皮散熱止，更用人參養肺湯，月餘而安。此憑脈症也。

一人咳嗽喘急，發熱煩躁，面赤咽痛，脈洪大，用黃連解毒湯八二劑少退，更以梔子湯四劑而安。此憑脈症也。

一人春間咳嗽，唾膿腥穢，胸滿氣促，皮膚不澤，項強脈數，此肺疽也。蓋肺系在項，肺傷則系傷，故牽引不能轉側。肺主皮毛，爲氣之本，肺傷不能攝氣，故脇脹氣促，而皮膚縱。東垣云：肺癰，脈微緊而數者未成膿，緊甚而數者已有膿，其脈緊數，膿爲已成，以參、耆、歸、芎、白芷、貝母、知母、桔梗、防風、甘草、麥門冬、薏仁，兼以蠟礬丸及太乙膏，膿盡脈濇而愈，至冬復數。

經曰：飲食勞倦傷脾，脾傷不能生肺。形寒飲冷傷肺，肺傷不能生腎，腎水不足，則心火熾盛，故脈洪數。經曰冬見心而莫治，果歿火旺之月。

一人年逾三十，患咳嗽，項強氣促，右寸脈數，此肺疽也。東垣云：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熱相搏，血氣稽留於肺，變成癰疽。今脈滑，疽膿已成，以排膿托裏之藥，及蠟礬丸，脈漸濇而愈。此憑脈也。

一人病胸膈壅滿，昏不知人，予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甦。繼以升麻、黃耆、桔梗消其膿，逾月而愈。予所以知其病者，以陽明脈浮滑，陰脈不足也。浮爲風，滑爲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脈不足，過於宣逐也。諸氣本於肺，肺氣治則出入順，而菀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自已。此憑脈也。

一人腎氣素弱，咳唾痰涎，小便赤色，服腎氣丸而愈。此憑症也。

一癰婦咳而無痰，咽痛，日晡發熱，脈浮數，先以甘桔湯少愈，後以地骨皮散而熱退，更以腎氣丸及八珍湯加柴胡、地骨皮而愈。此憑脈症也。

丹溪云：咳而無痰者，乃火鬱之症，及痰鬱火邪在中，用苦梗開之，下用補陰降火之劑，不已則成勞嗽。此症不得志者多有之。《原病式》：瘦人腠理疏通而多汗，血液衰少而爲燥，故爲勞嗽之症也。

一人年前病肺癰，後又患咳嗽，頭眩唾沫，飲食少思，小便頻數，服解散化痰藥不應，診之脾肺二脈虛甚，予謂眩暈唾涎屬脾氣不能上升，小便無度乃肺氣不得下制，內未成癰，宜投以加味理中湯，四劑諸症已退大半，更用鍾乳粉湯而安。此憑脈也。

《河間》曰：肺痿屬熱，如咳久，肺痿聲啞聲嘶咯血，此屬陰虛熱甚然也。本論治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痰唾，用炙甘草、乾薑，此屬寒也。肺痿涎唾多，心中濕液，濕液者用炙甘草湯，此補虛勞也，與補陰大熱不同，是皆宜分治，故肺痿又有寒熱之異。

一人因勞咳嗽不止，項強而痛，脈微緊而數，此肺癰也，尚未成膿，欲用托裏益氣藥，彼不信，仍以發散藥，以致血氣愈虛，吐膿不止，竟致不救。

經云：肺內主氣，外司皮毛。若肺氣虛則腠理不密，皮毛不澤，肺受傷則皮毛錯縱。故患肺癰、肺痿、腸癰者，致皮毛如此，以其氣不能榮養而然也。亦有服表藥見邪不解，仍復發表，殊不知邪不解者，非邪不能解，多因腠理不密而邪復入也，專用發表則腠理愈虛，邪愈易入，反爲敗症矣。若診其脈，邪在表者，止當和解而實腠理。乘虛復入者亦當和解兼實腠理，故用托裏益氣之藥。若小便赤澀爲肺熱所傳，短少爲肺氣虛，蓋肺爲母，腎爲子，母虛不能生子故也。亦有小便頻數者，亦爲肺虛不能約制耳。

一人年逾四十，喘咳脇痛，胸滿氣促，右寸脈大，此風熱蘊於肺也，尚未成癰，屬有餘之症，欲用瀉白散五八，彼謂肺氣素怯，自服補藥，喘嗽愈盛，兩月後復請視，汗出如雨，喘而不休，此肺氣已絕，安用治，果歿。

《外科理例・癰癤欲愈必癢又治腎藏濕癢》一人髀上生癤，數日瘡口欲合，四邊癢甚，以絹帛蘸湯熨洗甚快，再熨再癢，覺倦。醫云洗熨最傷人氣

血，或至眩絕。於是取鹽於四緣遍擦，覺瘡内外清凉，更不復癢。如或癢甚，則重擦，隨其輕重，鹽入瘡内亦無害。

《外科大成・附醫案》　一人年六旬，患背疽十日，外視其形堅色紫，頭如螺子之多，堅長尺餘，根横半背，喜其方腫光亮熱痛脈洪，此得之於膏粱醇酒所致。隨用炤法，其所含螺子盡欲吐出，用抿子刮去，流血水鍾許，以葱湯洗淨，塗玄珠膏，再以黑膏蓋之，四圍腫處用敷藥敷之，次日如前，俟其腐盡，深入寸餘，換搽絳珠膏，日漸日長，但因其性嗜酒，兩月後新肉雖平，嬌嫩而不能結皮完口，將嫩肉盡行剪去，用膏貼數日，待肉老平，用珍珠散結皮而愈。

一人年六旬，患背疽十二日，半紅半腫，微痛，生於背心之下，腎俞之上，高低平等，廣開八寸，根腳泛腫，色若水噴，頂陷無神，似腐非腐，脈浮而大，重按而虚，此瘡利於腫潰，不利於收斂，辭不治。後更醫爲五善，俱具治至收口如錢未合，不數日而變症出，四日乃死。

一人仲夏背生熱癤二十餘處，内有一瘡甚小，其毒甚大。予曰此非癤，比後之發勢有不可測者。彼不信，更醫，又十日形勢内陷，敗症齊出，復請予治，其人臥於堂，以帛蓋瘡上，登堂未及兩三步，予即告歸，彼曰：何也？予曰：敗氣滿前，死期速矣，何必視瘡，急備後事可也。再七日果卒。

《謙益齋外科醫案・首部・腦疽》　腦疽幾及三候，根盤板滯，膿水清稀，神識時糊，脈虚細數，此正氣虚不化毒，毒氣反陷於裏，姑擬扶正托毒，望其轉機爲幸。

生黄芪　洋參　當歸　赤芍　連翹　銀花　丹皮　菖蒲

二診　腦疽最怕三陷變局，謂火陷虚陷乾陷也，茲瘍經三候，忽面赤喘促，肢冷汗出，全屬少陰失藏，真陽外越，勢有孤城失守之慮，王先生同議回陽救逆，希圖幸於萬一。

人參　川熟附　乾薑　北五味　白芍　茯神　當歸　炙草

按用温藥以救脱，舍病治人，急則治其本也。

汪　腦疽堅腫不退，根板不化，火毒内壅，先洩營熱，參以散解。

羚羊角　羌活　角針　決明　山梔　丹皮　銀花　蘆根

二診　左脈弦數，右稍平，頭痛偏左，肝陽上冒，腦疽尚未透膿，大便旬日不通，急宜行府泄熱。

前方去羌活、角針，加瓜蔞仁、黄芩、枳殼。

三診　通府洩熱，便行膿大洩，夜不安寐，氣血已衰，宜扶正托裏。

洋參　黄芪　當歸　茯神　棗仁　丹皮　砂仁　穀芽

四診　腐雖漸脱，新肉淡白，此氣血兩衰之故，宜扶正法。

歸脾湯　去术、木香，加參條。

范　偏右腦疽已經兩候，膿洩而痛不減，腫勢蔓延，毒鬱不化之兆，慮其毒陷神昏，且以宣化解結法。

豆卷　牛蒡子　杏仁　連翹　製蠶　角刺　菊葉　桑葉　竹葉

胡　腦疽蔓腫無情，身熱脈弦數，煩紅不透，面色慘淡，此火鬱於中，兼挾伏暑，當與發之。

柴胡　豆卷　川芎　製蠶　首烏　甲片　大貝　花粉　夏枯草

鄭　氣虚頂陷，血虚根散，瘡頭流血，純乎氣不收攝也，況神識糢糊，轉動不能自由，此七惡中之最忌者。《瘍症論》云：氣血虚者，首尾必須補托。目下邪已内陷，補法已晚，奈何。

珠黄散　人參錢半，煎湯送服。

楊　悲哀惱怒則傷肝，肝陰傷則虚陽上亢，燥及三陽，從三陽總會之所，而瘍生焉，症名腦疽。迄今兩候有餘，膿水已見而不多，火勢極盛，腐肉未化，堅腫未消，診脈右部細小，左部弦洪，大便堅結，小便頻數，顯係氣虚下陷之體，肝陽上旺之病。夫氣虚宜補，肝陽宜鎮，鎮肝抑火，固外瘍所必然，而補托化膿，亦高年所宜，所慮者，陰分不充，氣將日陷，肝陽無制，膿水腐肉，無朝生暮長之氣血以滋生，祠將漸蹈於陷機，擬方呈政。

羚羊角　決明　綿芪　細生地　川貝　丹皮　茯苓　半夏　製蠶　橘紅　竹茹

二診　議扶正潛陽，氣血並顧，與徐先生同定。

參鬚　當歸　決明　細生地　茯苓　半夏　黄芪　粳米

三診　昨投補托，參入鎮肝，小洩之數大減，不可謂非佳兆，從此陷者可升，氣漸蒸騰而上，可爲生肌去腐之助，所以昨晚定方，竟從十全大補參商，乃藥未服，而胸脘似乎痞悶。自云平素之肝氣，因交芒種而發。夫肝氣者，肝火衝擊胃脘之痰也，痰飲宜化，氣虚宜補，既用補托，不得不先化痰飲，因思舌苔白膩，胸悶嘔噦，前人每用溫膽一法，此症既屬高年氣虚，古人補法之

中，未始無兼行之者，則十味溫膽之謂也。仿其意以立方，補不嫌滯，化不嫌燥，參酌至當，庶幾內藏安而外瘍有益。

昨方加麩炒枳殼、香附、鬱金、薤仁、薑竹茹。

四診　從十味溫膽立方，並無脹滿悶滯等患，且能安寐兩時，受補可知，惟左脈弦洪不減，酉戌之交，煩燥不安，心火大旺，膿水較多，終未能暢，根盤稍和，究未能化，仍恐火勢太甚，乘氣虛而內陷，宜清心化熱之品，與補托藥相輔成功。

真珠粉三釐　西黃　血珀各八釐　燈芯五釐

心煩時藕汁調服。

五診　日中至黃昏，爲陽中之陰，此時痛勢最甚，必有陰火上乘，邪火因而愈熾。昨用補托，膿水甚多，想正氣得扶，毒能化腐。今晨診脈，左部略平，惟髮際之堅腫火色未退，而脾胃仍不思飲食，當從昨方，運以調胃之品，鎮火之法。備正。

鹽水拌參鬚　於朮　決明　細生地　川貝　枳殼　薑汁炒竹茹

另水炙黃芪一兩、夏枯草一兩，煎湯代水。

六診　膿水淋漓，毒從外洩也。小溲能暢，火從下降也。所以面赤火升得平，痛勢亦減，右脈之洪數，亦較平於前日，種種佳兆，皆由升降職其司，升降之職其司，未始非補托之助。氣盛則上下咸宜也，然則前日之方，宜增不宜減。

參條　細生地　川貝　決明　鮮斛　麥冬　銀花　歸身　赤芍　陳皮

另炙黃芪一兩、夏枯草五錢、藕一兩，煎湯代水。

七診　夫外瘍以候數言者，取七日來復之義，此其大略也，而人之氣血強弱不同，少長各異，有未至而至，即有至而不至，仲景先師，分明言之矣。此症昨交三候，方見膿水大暢，瘡口開放，痛勢大減，意者高年氣血生長稍緩，藉補托以相助，而後霞蔚雲蒸，火毒外潰乎，今診脈兩部大得和緩之意，所謂胃氣也，飲食不須苦勸，胃和可知，所嫌陰中之陰之候，脈左關加弦，痛勢加增，煩燥亦甚，不無陰火內動，此時定方補氣養營之外，不能不兼顧陰中之火。

參條　當歸　白芍　中生地　丹皮　牡蠣　川貝　鮮斛　陳皮

另黃芪、藕、夏枯草各一兩，煎湯代水。

八診　補氣顧陰爲劑，昨日朝至暮，神氣清朗，胃氣亦開，脈情亦和，何樂如之，據述丑寅之交，自覺不適，似夢非夢，語言錯誤，此心營內虛，相火外乘之故，夫調理高年重虛之體，因時制宜者，又當因時服藥，鄙意欲陽分服補氣之方，一交陰分，加養陰之品，質之同道先生，以爲然否？

參條　白朮　中生地　川貝　杏仁　麥冬　歸身　陳皮　辰砂拌茯神　川連汁炒棗仁

芪藕煎湯，辰初服一盞，其第次加赤芍、夏枯草、牡蠣、丹皮、金箔三張、燕窩三錢，煎一小盞送珠粉一分，酉正服。

九診　統觀脈證，症之發於外者，痛止火退膿多，但腐未脫耳，其在內者，舌苔灰濁，胃氣不開，據述昨日不時煩悶，且云腹痛，乾嘔而噦，自覺有時糢糊，種種見證，由藏府不和，濕熱乘虛而入。夫病後宜補，一定之理，而補法亦有因時制宜之道。古人六府以通爲補，猶五藏之以填爲補也。況時令濕氣鬱蒸，弱體尤見其累，擬暫去參芪，從胃府立法，俾胃和再商圖本。

豆卷　石斛　橘紅　枳殼　炒川貝　赤苓　苡仁　炒竹茹

另參須煎湯送服珠粉一分。

十診　從胃府立法，煩悶等症頓除，自覺脘中空爽，口味大和，藥能應手，何其速也。今晨診脈，左三部較和於昨，右關亦旺，蓋久病宜調脾胃，胃和則夜能安寐，升降自調，轉運得所，生長之機自復。惟每日下午精神較怯，睡覺每是精神恍惚，神氣不安，長至在邇，陰氣大剝之候，而體中真陰大傷者。未免因時而動，動之太過，則有飛揚之虞，不能不過慮及之，而目前所宜，仍當從胃立法，而從柔潤，未始不顧及陰分也，用薛氏鹽降加味。

百合　川貝　海參　蛤殼　辰茯神　苡仁　橘葉紅　粳米　荸薺　海蜇　藕節　荷葉

另卯刻服參一錢，酉正服珠粉一分。

十一診　右關一部和緩有神，不特飲食知味，而夢寐亦安，快何如之，至左脈之弦，亦和於昨，此波平浪靜之時，正休養生息之日，慎勞動，節飲食，培填脾胃，以扶初生之陰，其在斯時乎。

蒸於朮　茯苓　川貝　麥冬　橘紅　黃芪　五味

參條一錢煎送。

另燕窩湯送珠粉一分，晚服。

十二診　腐肉能脫，營衛和矣，眠食能安，藏府和矣。目前之病，謂之已愈，無乎不可，何以昨日未申之交，氣之升降失調，脘悶自汗，不能偃臥，脈亦不調，如是數刻而復，自云素有之肝氣，逢節而發，將交長至，似乎近之，而其實非也。夫舌苔濁厚，而帶灰色，胃中濕濁分明外見，有證有據，以有濕之胃，而當濕令大行之年，高年氣弱，不能運行食物，午後陽中之陰之候，氣爲陽劫，益見陰弱，宜其濕濁當權，反劫正氣，此即世俗所謂痧脹也，雖屬素有之病，而不能得謂之非病，從此立方，似乎見症治症之道。

藿梗　醋半夏　赤苓　豆卷　炙烏梅　蘇梗　橘紅　枳殼　白蔻仁　荷葉　粳米　參鬚一錢，過藥

十三診　用補從濕熱一邊着手，隨補隨通，濕去而正自復，此東垣先生所以高於諸名家也，而於秋夏爲又宜，昨日立方，從此着想，竟能安適，夫病者自云安適，則真安適矣，今既脈靜神怡，陰生之節，已在目前，補氣調胃，和平其制，此際立方，正無事求奇也。

川貝　橘紅　苡仁　茯苓　荷葉　粳米　海蛰　勃薺　穀芽

另煎參條二錢，朝暮空心服。

十四診　古人長至之日，有定心氣之文，又謂靜以待晏陰之成，此無他，動則耗陰，靜則生陰也。養病之道，何獨不然，寡言語以養氣陰，慎思慮以養心陰，從此日積月充，即前目視多怪，夢寐多勞等症，亦可因陰壯而安，所謂陰能斂陽也，用藥亦不外乎此。

鹽水炒棗仁　辰麥冬　川貝　橘紅　荷葉　粳米　鹽水炒玉竹　枇杷葉

磨沖獺肝一分，另煎參條二錢不時服。

十五診　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便溏數次，脾氣不升也，宜其神情稍倦，左脈帶弦，右部略爽，腹中隱痛，必有冷稍留於腸胃之間，幸納食尚多，胃氣尚和，高年當大節之後，亦不宜多降，擬錢氏參苓白术散加味。

茯苓　於术　扁豆　陳皮　淮山藥　炒神麯　炮薑　苡仁　炒仁　蓮心　大棗

另參條一錢煎湯過藥。

十六診　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腹脹滿，皆屬於脾，內經文也。太太從前膹鬱之病已安，昨日腹中脹痛，豈非脾病乎？夫便溏必兼腹痛，雖屬脾虛，必有積滯，昨從錢氏法，加入溫消之品，腹痛已和，便溏亦止，胃氣亦調，今晨之脈象，右亦有神，目前論治，仍須從脾胃着手，昨錢氏法，去其溫消之品可也。

參苓白术散去乾薑，加穀芽。

十七診　諸恙已安，而舌苔之灰色者亦淨，胃中濁降可證，宜乎飲食滋味，較勝於前，昨晚少寐，尚是心神欠安，再當從此立方。

首烏　柏子仁　辰茯神　龍齒　棗仁　川貝　荷葉　粳米

《謙益齋外科醫案・首部・對口》　周　對口疽幾及兩候，膿稀根硬，煩躁噁心，濕濁壅滯於裏，毒火不能外洩，漸有神昏之變。

川連　半夏　連翹　山梔　枳殼　鬱金　竹茹

二診　色脈合參，內陷之機難免。

犀角地黃湯　調下珠黃散

陳　對疽初起，根堅未化，膿未透洩，其勢日張，現在寒熱日作，急宜清解。

鮮首烏　元參　丹皮　連翹　銀花　黑山梔　枳殼　夏枯草　繆　對疽及候，頂雖高腫，根堅散漫，寒熱交作，有日張之勢。

羚羊角　鮮首烏　炙甲片　角刺　製蠶　黃芩　夏枯草

王　對疽膿未透撤，用方急於補托，毒火不能外洩，而反瀰漫於中，致增胸痞噁嘔之患。子和云：虛而不補無害，實而補之禍生。虛者不補尚藉穀氣以滋培實者補之，反助邪威也。經云：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又云：膏粱之變，足生大疔，是瘍門扼要之言。茲瘍經旬日，近一更衣，脈滑數，苔白膩，皆濕熱壅遏之象，擬以苦辛宣達，冀其表裏開達，庶免邪陷神昏變端。

瀉心湯合溫膽湯、杏仁、瓜蔞仁。

二診　苦辛相合，能降能通，今嘔平便解，和中解毒爲是。

半夏　豆卷　黃芩　銀花　連翹　黑山梔　刺蒺

三診　腐脫新生。

半夏　銀花　雲苓　陳皮　丹皮　甘草　黃芩　穀芽

錢　對口疽瘍逾三候，根堅未化，新肉不生，穢腐不脫，脾胃困頓，正氣雖虛，舌尚白膩，胸中濕濁未楚，由營衛兩虧，不能化腐化濁，慮有乾陷神迷

之變。

六君子湯

二診　神迷酣睡，惡穀惡納，亦屬七惡之中忌欵，慮有孤城失守，脾敗便泄，昏痙變端。方佚

《謙益齋外科醫案・首部・玉枕疽》　薛　枕疽初起，未及滿候，根不鬆，頂不突，尚未見膿，邪未透達，必有加重之慮，宜清營洩熱。

鮮首烏　羚羊角　竹茹　夏枯草　山梔　丹皮　銀花　天蟲　桑葉

《謙益齋外科醫案・耳部・耳癰》　邵　木失所養，肝風上逆阻絡，耳外結腫成癰，日久堅硬如石，消之不易，人宜安閒節食，藥則養血洩風。

歸身　白芍　煨天麻　刺蒺藜　決明　防風　鉤勾　桑葉

二診　養血熄風，耳癰腫勢雖小，木硬仍然，牙齦堅結，神疲色憊，從陽以爲化妥。

熟附　蓯蓉　巴戟天　桂枝　川斛　元參　刺蒺藜　五味　菖蒲

三診　前服方後神氣覺健，耳癰根收頂突，佳兆也，再以補陰潛陽。

大補陰湯加歸身、白芍、茯苓、桑葉。

某　風火相搏，頭痛目赤，耳脹作膿。

羚羊角　薄荷　黃芩　連翹　杭菊　杏仁　苦丁茶　桑葉

趙　溫邪上鬱，右耳內脹痛洩膿。

薄荷　桔梗　杏仁　馬勃　桑葉　通草

戴　茹素津枯，肝風易動，化火上逆，阻絡傷營，耳癰成膿，牙齦堅結，腫繞於外，耳竅放血，時發時止，仍以育陰和陽，熄風爲治，蓋陰足則肝本平，乙癸同源也。

大補陰丸加羚羊角、麥冬、白芍、決明、丹皮、鉤勾。

孫　稟年陰虧，兼挾風熱，耳膿已久，最難速痊。

羚羊角　鉤勾　薄荷　決明　山梔　丹皮　夏枯草

《謙益齋外科醫案・股腿脛足部・腿癰》　葉　濕熱阻絡，腿胯結核掣痛，旬日不大便，勢有腿癰之慮，先從通府立方。

川朴　歸鬚　生軍　元明粉　枳實　延胡　製蠶　澤蘭　秦艽　獨活　萆薢　通草

二診　和營通府，痛勢稍緩，而腫形反大，屈伸乃阻，食少，恐成膿後淹滯時日。

當歸　延胡　丹參　全蠍　炙山甲　製蠶　萆薢

三診　膿已成。前方去製蠶，加廣木香。

繆　腿癰潰久，精氣傷薢，舌苔白膩，濕尚未清，補劑宜緩。

二陳湯　穀芽　苡仁　萆薢　木瓜

杜　傷筋傷絡，瘀聚於腿，凝結成癰，延來日久，膿腳已成，治以潰堅攻托。

歸尾　牛膝　澤蘭　丹參　角刺　陳皮　苡仁

陳　腿癰潰久不斂，津精雖已耗傷，舌苔仍然膩白，胃氣不醒，濕熱未清，難投補益。

半夏　萆薢　廣皮　丹參　木瓜　苡仁　赤苓　穀芽　桑枝

《謙益齋外科醫案・股腿脛足部・附骨疽》　陳　脈形遲細，陰寒阻絡顯然，腿股痠楚，色白腫蔓，此疽中最險之症。全生集謂色白散蔓者，氣血兩虛也，痠楚不痛者，毒凝結也，非麻黃不能開其腠理，非薑桂不能解其凝結，腠理開，凝結解，則氣血行而毒消，此陰疽治法，亦即虛寒症之治法也，用遵前人成法爲妥。

陽和湯　加牛膝　歸尾　苡仁　桑枝

二診　前方八劑，汗多而症大減，左鉅遲象大減，細則仍然，面色亦和，仍宗前法，參入和方，愈期甚遥，慎忽躁急。

前方去肉桂，加桂枝、炒白芍。

三診　續進八劑，症已消散，善後之計，宜加意調攝爲囑。

桂枝　炒白芍　歸身　丹參　陳皮　橘絡

呂　先後天俱不足，三陰虧損，督脈空虛，筋衰骨痿，腿股蔓腫色白，此附骨疽也，潰久不斂，脂流液枯，面色皖白，津精兩憊，損怯已深，擬營衛兩顧，竭力挽回，應手爲吉。

人參　熟地　黃芪　歸身　白朮　鹿角霜　茯神　女貞子

二診　前方去芪、鹿，加杞子、杜仲、白芍、苡仁。

張　稟質素虧，後天又乏生長之機，三陰虧損，筋衰骨痿，腿膝痠楚作痛，久延必成附骨陰疽，理宜溫補肝腎兩絡。

熟地　歸身　牛膝　杞子　黃芪　白朮　兔絲子　鹿角膠

許　先後天俱不足，三陰虧損，骨痿筋衰，致成附骨虛痰痼疾，童損之根萌。

大補元煎。

王　營虧絡空，陰寒襲阻，腿股痠楚，色白腫漫，已成附骨陰疽，非用溫通不能奏效。

陽和湯。

二診　附骨疽溫經通絡，已經取效，根鬆頂平，大有消散之意，仍用前法，不變其制。

陽和湯　加　肉蓯容　牛膝　丹參　澤瀉　歸身

《謙益齋外科醫案・股腿脛足部・膝蓋癰》吳　寒濕久蓄不化，絡脈壅寒，致右膝蓋結腫生癰，宜化濕通絡，以望融化。

當歸　牛膝　赤芍　丹皮　苡仁　秦艽　甲片　獨活　桑枝

疣疽：

張　疣疽左膝蔓腫而熱，瘍科重症，如擬利濕化瘀，冀其不潰乃吉。

萆薢　丹皮　赤芍　連翹　當歸　牛膝　防己　苡仁　桃仁　桑枝

《謙益齋外科醫案・股腿脛足部・脫疽》王　高年陰氣大傷，濕熱下注，右腳小指色黑腐爛，痛徹骨髓，不能任地，欲成脫骨疽重症，用養陰法，冀其轉機。

知柏八味湯　萆薢　苡仁

二診　接服前方八劑，足可着地，黑腐頓消，最爲幸事，仍照前法緩以圖之。

八味丸合八珍湯

蔣　壯年經紀太勞，陰分驟衰，濕熱因而作患，足大指黑腐，痛則引心，幸飲食形色如常，究恐滋蔓，終有大咎，慎之慎之，多服湯劑爲囑。

六味湯加黃柏、苡仁、萆薢、龜版。

鄧　營陰不足，絡失所養，濕火下流，右足指紫黑腐而爲脫骨重症，調養得宜，尚可延綿歲月。

大補陰湯　白朮　木瓜　歸身　苡仁　桑枝　赤苓

張　脫疽一症，古人謂五敗之所，五敗云何，內由五臟，外則筋骨血肉皮是也，偏中十年之體，虧損可知，所賴者飲食如常，藥餌納補，茲乃痛楚日增，勢必傷胃納減，爲可慮耳。

八珍湯

二診　諸瘡痛癢，皆屬心火。心爲主血之藏，營陰素耗者，不能灌溉絡脈，痛之所由來也。左脈似嫌太旺，痛來夜臥不安，須用歸脾加減，幸勿性躁，性躁則陰火生。

黑歸脾湯加黃柏、川連炒棗仁。

三診　疽瘍黑腐，五指皆脫，足跗新肉亦見漸有斂意，當此氣血重傷之後，自須營衛兼顧，俾得陰陽交泰。但草木之功，僅能以偏補偏，欲求恒久安和，須賴息心靜養，所謂靜能息火，靜則陰生也，慎之。

大補陰湯　黃芪　黨參

王　營枯血燥，指足麻木腐爛，脫疽重症，姑以養營和血。

《謙益齋外科醫案・臂手部》臂癰

王　血絡有熱，外加暑風濕熱，臂發癰腫，遍體風疹搔癢，治以消暑解毒法。

杏仁　滑石　寒水石　連翹　黃芩　丹皮　銀花

韓　濕火走絡傷營，右臂結癰瘀紅，腐尚未脫，其色紫黑，恐其加大，擬和解化邪，望其熱化腫消。

豆卷　蛤殼　瓜蔞仁　枳實　連翹　防風　赤苓

二疹　腫勢已退，腐仍未化，便堅未解，新肉不鮮，高年慮變。

二陳湯　瓜蔞　枳實　豆卷　歸身　麻仁

三診　腐脫新生，飲食漸加，精神亦旺，幸甚幸甚。

製半夏　伏苓　歸身　白朮　黃芪　白芍　苡仁　砂仁

脫骨疽

金　風溫久積，手腕成毒，膿色不正，寒熱無時，神呆，防內陷。

歸身　丹皮　鬱金　防風　威靈仙　片薑黃　苡仁　麥冬

二診　膿色轉黃，原屬佳兆，惟痛甚徹夜不寐，神色不清，內陷之兆，防支脫而變脫骨疽毒。

細生地　防風　秦艽　靈仙　麥冬　歸身　枳殼

朱　瘧後陰虧，濕熱壅阻經絡，手指色黑，面黃，是脫骨疽也，症已極險，

殊少生機。

白朮　陳皮　苡仁　扁豆　淮藥　穀芽

周　流痰潰久不斂，手腕高腫，膿火淋漓，尚有多骨未脫，瘍雖無妨，愈期必遲。

二陳湯　歸身　石斛　連翹　丹皮　穀芽　竹茹

手發背

王　百工手技多年，其皮必厚，茲因齒齕而傷手背，脹及臂灣，不第火毒走散，即平日所伏之暑濕伏熱，必皆因傷而發，發則手腕手背皮厚處，不易成膿外洩，所以寒熱交作，痛甚食減，幸氣體尚旺，究屬外瘍極痛之症，愈期必緩，勿忽。

川連　花粉　丹皮　連翹　赤芍　銀花　甘草

《謙益齋外科醫案・胸脇部》疽

浦　井疽潰久，膿水甚多，脈虛軟數，不獨氣傷，營陰亦虧，欬嗽不利，納少，從肺胃和化。

川貝　杏仁　苡仁　桔梗　豆卷　白薇　紫苑　橘紅

錢　井疽潰久不斂，須多骨脫落，方可收功。

六君子湯。

張　五臟之尊，心爲主，心腎過用，腎水下虧，水不制火，心陽擾動，營不內守，則腰痛咯紅，繼患井疽。外潰已久，不時嘈雜，氣餒中虛，當營衛並培，兼以養心。

捧心癰

吳　悲泣乃懷內起之病，病生於鬱，形象漸大，按之堅硬，色白，在人字骨下，症非輕候，宜和營理氣散結。

當歸　連翹　製香附　青皮　鬱金　蘇梗　半夏　烏藥　茯苓　川連　薑汁炒

《謙益齋外科醫案・乳部》乳癰

朱　左乳房脹硬熱痛，脈形右寸關獨數，此陽明火鬱於內，擬清散法。

柴胡　石羔　瓜蔞皮　蒲公英　當歸　赤芍　蘇梗　木通　砂仁

陳　先嘔而口甜膩，復惡寒身熱，乳房結核腫痛，此陽明蘊熱，復兼外感，而入於胃絡所致。

生石膏　桂枝　蘇梗　蒲公英　石斛　橘皮　白寇仁　白薇　竹茹

侯　妊娠六月，陽明養胎，陽明虛，厥陰橫，乳房結腫，雖經潰膿，堅腫不消，最有傳囊之累。

白朮　蘇梗　黃芩　枳殼　青皮　香附　瓜蔞仁　炙草

錢　內吹潰膿，俟分娩方可收口。

歸身　白芍　黃芪　黃芩　蘇梗　黑梔

陸　產甫旬日，乳房腫硬，血凝氣滯，乳汁不通所致。

當歸　浦公英　香附　王不留行　枳殼　瓜蔞仁　砂仁　茺蔚子

周　產後乳房結腫潰膿，膿乾少而硬塊不消，乃氣血滯而不和也，擬兩和氣血法。

全當歸　澤蘭　丹參　青皮　鬱金　查肉　茺蔚子　香附　生熟穀芽

錢　乳癰初起，寒熱無汗，腫大而無頭面，此氣鬱於肝，而乘於胃。

細柴胡　川練子　蘇梗　青皮　製香附　蒲公英　枳殼　麥芽

二診　寒熱止而腫退，即是消散。

前方去蒲公英，加當歸，連翹，竹葉，蘆皮。

尤　上年臘底起病，欬痰不能坐臥，正月下旬，小產後身熱咳嗽，且形瘦少納，斯鬱熱邪歸於乳房，化膿而洩，宜補脾胃以助氣血，希其漸復。

原地　土炒洋參　茯神　於朮　白芍　石斛　歸身　橘餅　燕窩

二診　前方頗效，膿盡腫消，熱退穀增，惟痰嗽未了，前方參入育陰。

石斛　川貝　於朮　沙參　麥冬　蛤殼　燕窩　蛤粉妙阿膠　糯稻根鬚

《謙益齋外科醫案・背部》背疽

周　背疽堅腫不透，脘中濕濁不運，大膿未見，胸痞噦惡，脈細數而爽，擬開達上焦。

川朴　鬱金　香附　半夏　陳皮　枳殼　茯苓　杏仁

二診　大膿雖透，瘀腐未脫，寒熱未退，胸痞噦噁，濕濁不運故也，仍從苦洩宣通。

黃連溫膽湯去甘草　川厚朴　蘇梗　瓜蔞仁　香附

三診　舌苔已化，症勢已定，寒熱未除，大便尚難，擬通腑泄熱。

川連　厚朴　半夏　廣皮　黑梔　香附　丹皮　穀芽　另更衣丸

穆　瘍發極大，膿去過多，精津憊敗，脈數無神，脾胃困頓，其勢甚險，急扶正內托，猶恐鞭長莫及。

人參　茯神　川斛　製首烏　白芍　陳皮　穀芽　湯煎。

何　氣血鬱遏，背發疽毒，疽之上下又結腫塊，俱成癰膿，身熱少納，脈細數，宣通透托，冀其易膿易潰。

豆卷　角刺　天蟲　土貝　鮮首烏　忍冬藤　杏仁　白薇　丹皮

張　瘍不依期而透，根高頂陷，膿稀不腐，毒未外洩，氣血已傷，正虛不能引血化腐爲膿，慮有火陷毒入營分，神昏痙厥之變，重症也，姑擬清營洩熱，冀望轉機。

鮮首烏　羚羊角　銀花　丹皮　製蠶　角刺　連翹　滑石

秦　曲運煩冗，心陽暗亢，氣血拂逆，乃發大疽。方書雖有陰陽之別，要不外乎火毒，但有虛實之分耳。經云：諸瘡痛癢，皆屬心火。今以癢爲虛，以痛爲實，則又似是而非。大羌防升散，黃芪固氣，適足助炎而固火，火毒不能外洩，而反陷入於營中，致有煩躁之患。診脈太旺，亦非高年所宜。按背疽條例，最怕三陷變局，此症膿稀根硬，煩渴乾嘔，慮有火陷之險，徐先生用方極是，但甘寒之品，僅洩陽明之火，混處氣血之中猶恐未能遽化，鄙意參入芳香以宣內竅，未識以爲然否。犀角地黃湯化下牛黃丸。

二診　背疽旬日，煩躁膿稀，昨遵正翁方法，佐入芳香清營洩熱之中，微逗宣化之意，今膿稍多，而煩略減，其營中伏熱，似有外達之機，但根堅不化，未可以爲無事也，備方候裁。

鮮生地　丹皮　銀花　黑梔　角刺　製蠶　連翹　枳殼　黃芩

楊　癰疽須論體質，膏粱藜藿不同。藜藿者，飲食素淡，內無積飲。而膏粱者，厚味大過，積火恒多。古語云膏粱無厭發疔疽，此之謂也。是症更兼情志拂鬱，氣血爲之壅滯，故其來也漸，其腐必遲。實與藜藿但感六淫之邪者迥別。現在項仍不高，根腳反鬆，大膿不化，正是邪正相持之候，恐正虛則陷。

上黃芪　當歸　川芎　茯苓　陳皮　穀芽　蒸露服

侯　少年肥盛之體，其皮厚，今年近七旬，內瘦而皮寬，寬則營氣蒸騰，不及於衛，即及於衛，亦不能令皮裏肌肉墳興，此肥人老年外皮常覺其冷也。夫無病之人，冷亦何妨，無如心陽內動，相火隨之。瘍發背脊，俗名騎梁發背是也。今已三候有餘，內火極熾，而結膿外尚未透，此非內症，乃衛陽不能敷佈，助其化腐出膿也。此種不由外因，用藥極難，搜索枯腸，杜撰一法，欲溫其衛陽，而又與化毒清火並行不背，未識應手否。

生黃芪四兩　附子二錢，煎汁拌乾　金銀花　甲片　製蠶　連翹　角針　黃芩　鮮地

另以三角峰薰之。

二診　進杜撰法，皮膚紅腫而腐，何其快也，膿之未暢出者，尚須半其劑以繼之，此種外瘍，須用力穿之，毒始外潰。

附子一錢煎汁拌　生黃芪二兩

二診　瘍已高腫，用刀猛力破皮，膿出盞許，毒已外泄，從此理其脾胃，調其心志，可以無憂，設無幾許斡旋，烏能保其不陷？

參艾六君湯　穀芽

此係漢翔先生夫人也，看此病家嚴已七十外，用刀猛力，半時而穿。鼎汾註

百鳥毒

沈　瘍發極大，而根盤平塌，膿水清稀，四圍小癤周攢，此百鳥毒也。脈來虛細，時作呃逆，遍體肌膚浮腫，乃正虛不能化毒，毒氣散滿周身，症已陽變爲陰，須用溫熱之藥發之，然亦危矣。

人參　五味　生黃芪　肉桂　麥冬　炙草　丁香　柿蒂　藿香

二診　色脈合診，惡疑俱全，勢到臨崖，明知難挽，與其坐而待亡，不如背城決戰，古人有言盡人事以待天，求無遺憾焉耳。

製洋參　大熟地　生綿芪　鹿角　官桂　炙草　丁香　柿蒂

外用炙乳香、艾葉、硫黃、好陳酒煎滾以鼻臭，其熱氣能止呃。另黃芪、防風、桃葉、三角風一兩煎湯一桶薰患處。

三診　呃逆稍止，便泄仍然，瘍膿清稀，爛孔深大，勢尚險篤，姑仿孫彥和治王伯祿背瘍捨時從症例，用托裏和中法備商。

製洋參　上黃芪　大熟地　官桂　炙草　煨木香　茯神　歸身　川芎　丁香　柿蒂　訶子　麵包肉果　荷葉蒂　生熟穀芽

煎湯代水。

四診　惡疑漸減，便是佳兆，但瘍腐未能驟脫，脾胃未能甦復，仍宜刻刻留意，庶可望登彼岸，法以和溫平補，兼參養陰。

製洋參　黃芪　茯神　麥冬　山藥　炒扁豆　新會皮　白芍

五診　惡疑雖平，善處未見，氣血大傷，峻補不復，終爲逆候，然捨補更施何法，所慮人參價貴，綿力無多，一暴十寒，無濟於事，倘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奈何奈何。

十全大補湯去桂，加棗仁、荷蒂。

六診　症勢日就乾瘁，藥力不能驟振，有日薄西山、孤城失守之象，鼓衰力竭，奈何奈何。同文瀾先生勉擬峻補真元，以圖恢復，事之成敗，只可聽天。

十全大補湯加製附子。

搭疽

程　搭疽已逾兩候，平塌色紫，神呆，勢有火陷之變，險重險重。

洋參　生黃芪　升麻　酒炒當歸　茯神　白芍　穀芽

高　搭疽過候，膿不透，根盤堅腫，腐不化，火毒勢甚，大便堅急，寒熱交作，高年犯此重症，慮有陷閉神迷變端。

鮮生地　羚羊角　黑山梔　丹皮　角刺　枳殼　赤芍　連翹　銀花　蘆尖

薛　搭疽一候，根盤紅腫，頂突寬鬆，膿結不透，寒熱交作，擬清洩營中之熱。

鮮生地　赤芍　丹皮　川連　連翹　黑梔　枳殼

《外科證治全書・髮疽醫案》興邑路姓七歲童，頂門寸許並患三疽，潰久不斂，孔如棋子大，淺而無膿，乾而色灰，人倦無神，因服涼劑過多，飲食不進，余曰：色似香灰，乃氣血兩喪，無膿乾枯，精神已絕，兼不能食，難以醫治。次日而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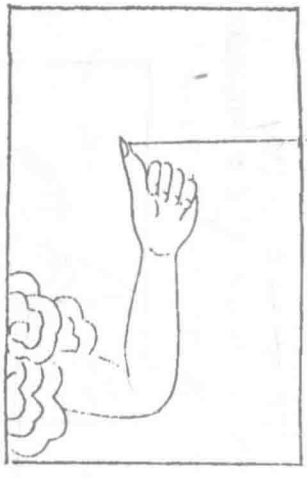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玉枕疽》同治九年二月間，天津城東，天後宮北大街，婦科醫家于占鰲之妻于劉氏，年五十餘歲，因探看女產，夜寢受枕邊寒風太重，因而成患，晝夜疼痛難忍，延施調治二個月之久，幸得奏效，惟內常服蟬酥丸，外加薰洗法，貼太乙膏，兼用青玉蜜藥，繼用白玉蜜藥加之紅白丹，並化毒生肌之藥以輔之，徐徐按次施理，其功自然收復矣。



玉枕疽生腦後玉枕骨尖頭上邊

此人係予繼配生母　此症由外因而生發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蛇腹毒》同治年間，天津城西，蔣姓行一，裱扇爲業，年三四十歲，常常持紙刀切扇，久而大指受磨成毒，紅腫發起，其大異常，疼痛不已，惟用蒸洗法，潤熟刀開，以藥撚投治，隨加化腐生肌之藥，以太乙膏蓋住，嚴避風寒，久之按次調理，施之未及三個月，而元竟復矣。



蛇腹指肚皆爲蛇腹此左大指腹也

此人係予姨妹之夫　此症由外感而發起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乳發》同治年間，天津城內，有縣學廩貢，窗兄張薌，有一兒婦，年二十餘歲，患乳癰疼痛難忍，晝夜不安，喚予治之，乃不敢妄行，即依法刀開，按症循次用藥，不數日，遽然收效，真乃古方之神妙也。



此人係予磐兄訓導令兒婦　此症因內感而發起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乳癰》 光緒年間，天津城內，民籍有一近鄰，文舉魏文藻弟婦沈氏，年三十餘歲，乳患疼痛難忍，日夜不眠多日，喚予醫之，何敢自專，惟依書之所載，取其奧妙之法，用刀、用藥、用方不敢稍有差錯，循循調理，漸漸見效，日不及月，乃收效復元矣。



此人係予近鄰文舉弟婦　此症由內感而成形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結喉》 光緒年間，有近鄰左營當差，于姓某，年三十餘歲，因肝肺熱積，毒發生患於喉外，名曰結喉，登門求醫，不揣愚昧，妄爲治之，刀開用藥，不日遽然奏效，迅速神妙，故宜記之。



此人係左營額外于姓　此症因內感而發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紅綫疔》 光緒年間，有武教師高兆麟，左營候補外委，伊女楚高氏，手次指患蛇眼疔毒，登門求治，未慮凶吉，驟然施理，用刀後，紅綫內攻，忽然倒臥，鼻不出氣，身挺無語，急禱神前，求水一鍾，再加護心散、神咒、神符灌而救之，不時之間，乃竟甦而醒焉，幸之至矣，故記之。



此人係左營外委之女　此症由內因毒感而發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環跳疽》 同治十一年，同鄉西關外開店爲業，侯八海之子，年八九歲，患疽潰深寸餘，尋治幾載，皆未見效，腿傷及廢，步履持拐，擬有性命之憂，登門乞醫，情不容辭，冒昧施理，惟以馬齒莧膏拌猪脂油搗勻，滿瘡口敷上，蓋太乙膏，以避風寒，每日早熱水燙洗，日日如此，毒水流蕩不止，將進半載，毒水盡淨，又用生肌之白蜜藥，收斂藥理之，居然愈矣，而腿仍然難伸，乃神力也，故書之。



此人係城外同鄉之兒童　此症由於內因外感而發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小便腫閉》 光緒年間，城內同鄉小兒，運差爲業，孫八海之孫，年不及半載，多受風寒，氣熱凝閉，此患忽生，數日不尿，叩門乞治，即將京都皮贊公所賣靈寶如意丹取七粒，再用車前子一錢煎水，以熱藥水浸如意丹，化用羹杓盡灌小兒，次日居然腫消尿通矣，其效甚妙，故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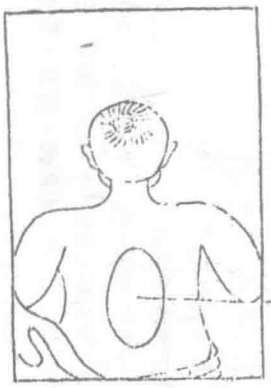
此人係城內同鄉小孩　此症由於外感氣凝而生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對口》 光緒年間，有一同鄉王姓，賣藥爲生，年三十餘歲，生此患症，登門乞治，症由陽經熱極而生，按腦疽之症理之，薰蒸燙洗，於未潰之前，用丹散膏束斂拘治，於已潰之後尋次調理，不數日，其症大有奇效，復元矣，其人將伊所賣藥之方，慨然送予施之，以爲報施治之恩，故詳載之。



此人係西關外西路住址　此症由於內感而發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發背》 光緒年間，門下有一同鄉，瓦匠爲生，年二三十歲，冬令患此症，叩門求醫，論症由於火毒積熱太深，故症發太重，按理尋次，不憚勞瘁，施治將進半載，幸得奏效，真乃天之命也，何其神哉，故宜記之。



此人係予門下僱工瓦匠　此症因外感太重而發

《徐評外科正宗・發背治驗》 一男子年五十餘，背心生疽十三日矣，湯水不入，煩悶不語，背堅硬如負石，皮色亦紫，瘡勢雖重，喜其根腳交會明白，毒尚結局於此，未經入內，須行拔法，使毒氣外發，不致內攻。隨煮藥筒提拔二次，去惡血碗許。徐曰最忌出血。又脈實便閉，用內疏黃連湯，及豬膽導法，徐曰何必。大便通利二次，使內外毒氣皆得通泄，夜臥即安，背重失其大半。次用托裏排膿之藥，外以桑木灸法，腫硬漸腐，膿毒漸出。換服十全大補湯

加麥冬、五味數服，腐肉自脫，飲食漸進，瘡口漸合，調理兩月餘而愈。

一老婦年近七旬，背瘡已過半月，形勢可畏，其家已置不治，整備後事，適余往看理。百日而安。

《外證醫案彙編・肩臂瘡》 肩臂瘡疽甚多，有群書可考，縱不出癰疽治法，如治內症，傷寒不出六經，溫熱須辨三焦，外症亦然。今採四方，一經之症，皆有引經之藥，隨證加之，徒使發散托裏，誠恐無益。余聽鴻註

長興周某之子，臂生疽，經年膿水不乾，變爲多骨，所食米粒漸有從疽中出者，奄奄待斃。余爲內托外敷，所服末藥從瘡口出，繼而膿漸減少，所出碎骨皆膿結成，出盡之後肌肉日長，口收痂結而愈。徐洄溪

《外證醫案彙編・乳脇腋肋部・肋癰》 太倉朱：左肋硬腫，痛引右肋，綿延兩月，膿勢將成，近加噦嘔，飲食少納，此痛傷胃氣，以培中土爲先，外瘍在次。

黨參　瓜蔞仁　甘草　川鬱金　茯苓　黃耆　半夏麴　陳皮　焦白术　竹茹

黎里陳：肋癰，屬厥陰經，故小便近陰囊處，抽掣引痛，皆屬肝絡也。理宜和肝化瘀爲治。

柴胡　蘇梗　桃仁　元胡索　製香附　青皮　茯苓　歸鬚　甘草節

腋、脇、肋，皆在身之側。手厥陰胞絡之脈，過腋。足少陽膽、足厥陰肝、足太陰脾、足陽明胃四經之脈，皆行於脇肋之間，骨疏肉薄之處，與裏膜最近。腋、脇、肋生癰，皆由肝脾鬱積，氣滯血壅，或肝膽火毒，鬱怒而成，每生於體虛之人。先哲云始終最忌寒涼，或云始終當禁溫熱，鄙意思之，各有其因。身之側者，軀殼經絡之病也，寒涼溫熱，直入中宮，與經絡不得相關。脾爲至陰濕土之藏，寒涼易於敗脾戕胃，而伐生生之氣，脾胃一敗，噦嘔泄瀉，變症百出。肝爲風木，膽爲相火，風性喜竄，火性善熾，誤投溫熱，不異抱薪救火，風火相搏，易窜易潰，倘裏膜一穿，立見其危。古人治法，壯胃氣者，藉穀氣而生氣血，即內托之法也；疏絡者，使其血氣流通，即外消之法也。今採十一方，皆疏肝理氣，清熱消瘀，和胃化痰等法，不犯溫熱寒涼之弊，再兼蟲蟻之搜求絡中之凝滯，小溫中之利濕分消，皆出神入化之思。臨症潛心體認，治法自有進階矣。余聽鴻註

壬午，余至琴川，有一興福賣餻糰者，脇骨生癰，瘍科謂外肺癰，開刀出毒。四十餘日，瘡口不斂，時流稀膿，家窘聽其不治。余診之，脈來虛弦兼數，咳嗆白痰，咳則稀膿流出，漸成瘡勞，幸裏膜未穿。與服蠟礬丸，先護裏膜，進以金匱旋覆花、千金葦莖法，旋覆、新絳、枇杷葉、生冬西瓜子、苡米、淮山藥、石斛、生扁豆、茯苓、川貝、鮮荷梗、橘葉、鮮百合、毛燕之類，肺胃並治。服三十劑，咳減納增，膿出漸少而厚，先以提膿末藥提之，再以生肌等藥填之，兩月餘而愈。所以緩治平淡，久則自然有功。再服毛燕月餘，咳止，瘡口平復。如此症，或醫藥寒涼溫補亂投，或病家性急不信服藥，每棄而不治者多矣。余聽鴻

《外證醫案彙編・內部・腸癰》 經曰：天樞隱隱痛者，爲大腸疽；其上肉微起者，爲大腸癰。天樞穴即大腸募，在臍旁開二寸。關元隱隱痛者，小腸疽；其上肉微起者，小腸癰。關元穴即小腸募，在臍下三寸。此指募穴而言也。余思致大小腸癰各有其因，或膏粱厚味，濕熱壅塞而成；或終日急奔，氣血阻於下焦，飽食奔走，腸胃失於展舒，負擔重物，迸傷腸胃，醉飽房勞，致傷精液，濕滯痰凝，腸胃痞塞，飢飽勞役，腸胃受傷，飽食喜臥，食積停滯，受寒氣，陽氣不能宣通，或脾虛濕壅，濕滯流入小腸；或跌仆停瘀腸膜；或婦人分娩，用力太過，氣陷阻滯不昇，產後喜臥，瘀流入絡；或肝氣鬱結，暴怒憂愁，氣結不通，車馬疾奔，震動腸胃膜絡；尼姑孀婦室女，乾血停阻，有心經火毒，流入小腸，肺經之熱，移於大腸，以上皆可成癰。大小腸癰，不外乎血瘀氣阻，寒凝熱壅，已潰未潰，兼虛兼實，若能一見便明，治腸癰不難矣。寒者溫之，熱者涼之，氣滯者理之，瘀阻者行之，治大小腸癰，始萌之大綱領也。其中利濕消滯，化痰，排膿，清熱溫通，解毒，固正，和中，養陰各法者，四法中之變化也。雖有群書可考，余今輯四十一方，潛心參玩，亦可增一隙之明。余聽鴻註

余思大小腸癰治之法，諸先哲辯之極明，不如簡略，後人可取爲法。鄙見生大小腸癰，小腸上口，即胃之下口，曰幽門，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曰爛門，又爲水分穴，泌糟粕，化精液溲便，即在此分清，糟粕歸大陽，溲溺歸膀胱，屈曲變化之處，最易壅塞，如市井，路狹人衆，門巷之間，易壅易阻，腸癰者，生此二處爲多。癰生於大腸易治，大腸爲傳導之官，變化出焉，陽明多氣多血，魄門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其氣本主下達，瀉之，其毒膿與糟粕而出。生於小腸，治之較難，小腸爲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有毒難泄，太陽多血

少氣，與心火合爲表裏，雖瀉則熱從溺溲而出也。看腸癰之法，先從少腹按之，皮肉輕按痛者，癰生於外，腹癰也。若輕按不甚痛，強按之內中痛甚，腸癰也。若小便淋瀝，有惡寒發熱，身皮甲錯，少腹腫狀在一處痛者，腳屈難伸，腸癰也。若少腹皆不痛，一處獨痛，癰已成。若獨痛之處按之熱，他處不熱，膿已成。若脈來遲緊者，氣滯血瘀，未成膿也。脈見數滑，有寒熱，已成膿也。服熱藥更痛者，已成膿也。服熱藥而痛緩者，膿未成也。膿非火鍛煉不能成，故服熱藥痛更甚。生腸癰者，要卧清靜之室，倘貓鼠響器哄嚇之言，幼孩跌仆防其驚跳，則腸斷不救，此皆屢次試驗而得之。未成膿之前，要分氣阻血凝，虛實寒熱。諸治法，有群書可考，茲不多贅。然成膿之後，下之不得，吐之不能，不得不開之使膿洩，遷延腐爛腸胃，或膿奪臍而出，或少腹內潰出膿，或大便便膿，或嘔膿，婦女前陰出膿，內中腸胃無有不壞者。吾友少田胡君曰：以子所言，內癰先保裏膜爲要務，如此說來，腸癰開刀動針，裏膜必穿，豈不誤人性命？余曰：君言卻是有理，然刺火針，肉未受傷，如針灸之法，焉有不傷裏膜，然其孔小易於收斂，若其內潰，其中腐爛已多，收斂不易，遷延日多，正氣已敗，生長更難。然刀針手法，各有秘傳，惟見孟河馬氏巢氏，余屢見之，此皆衣缽相傳，惟燙火針爲最速，救人甚衆，其餘能開內癰者，未曾見耳。若無師傳授，點穴不真，認症不準，亂針亂刺，孫真人云腸癰妄治必殺人，即此也。余不能刀針，惟瘍症不敢旁贅一言，今有無師傳授，以外科較內科易，置書數種，合藥數方，竟爲瘍科。倘遇內癰大症，如之奈何？今聊贅鄙言，瘍科高明，務必考覈內癰，爲救人之要事，諸公責我罪我，余不敢辭也。余聽鴻誌

附治驗　余臨症五年，遇腸癰數人，始萌未成膿者，或理氣消瘀溫通，服藥而消者，茫不記憶，有二人未能收功者，自愧醫學不精，刀針手法，缺少師承，聽其內潰而死，至今顧影自慚，故錄出爲後日之戒。余乙酉二月初六日，在孟河至琴川，余友仲鳴徐君，過余寓，談及其店中學生某忘其姓名住南門外壇上切紙坊內，因腹痛已有三月未愈，煩子過一診。余即往，診得脈來數滑，一身肌肉盡削，發熱少，腹左角作痛，日夜哀號。余細將其少腹按之，少腹左角一處獨痛，細按掌下，惟痛處肌肉最熱。問其原由，云：服熱藥熱物更痛，服涼藥涼飲稍舒。余細按之最熱處，郁郁有膿，溷溷有聲，看其兩足能伸能屈，余曰：此內癰。經服藥三月，未曾有言內癰者，吳萸、薑、附、桂熱藥過多，鍛煉成膿，余不能刀針，使膿外洩。此癰在腸外膜裏，若膿從大便出，腸必腐壞，若膿從臍出，裏膜必穿，如有名手，能開膿從原處而出，可望生機，若膿從大便臍中出者，俱屬不救。余寫牡丹皮散合活腸敗毒丹法主之，即辭曰：速延瘍科開之，尚有生機，遲則不救。當日即延著名瘍科視之，逐日更醫，皆束手。延至十餘日，臍中潰膿，胃氣漸敗而逝。嗚呼！瘍科不能治內癰，聽其自潰，而不早治，釀成大患，何異用兵聽人居危城之中，羅雀掘鼠，不能濟內之糧，又不能衝突救人性命於頃刻，聽其自斃一般。余思之，捫心自愧，未習刀針手法，誤人性命，所以徐靈胎先生言：葉天士先生曰內科不知外科，得醫術之半。余謂內科不能識症，外科不能刀針，一遇內癰，皆如雲中觀月，霧裏看花，挨延日久，膿成，聽其自潰而死。醫術之難全，徐靈胎先生已言之，余何敢贅言，今誌之自警耳。余聽鴻

凡治內癰，婦女較男子更難。余憶在師處，有丹徒界某姓大族有新婦經停三月，皆謂有娠，停至四月，少腹作脹而痛，皆云妊娠而挾肝氣，服金鈴、左金等，痛更甚。後邀吾師，因天微雨，不願過江，使吾代之，坐車十六七里，再江面坐船，顛播三四里，喘息未平，宅門內呼請診脈矣。上樓，窗亦四面緊閉，病人坐在幃幔之中，色不能望，音不能聞，問不能答，將手在幔中伸出，切脈遲緊，重按亦濇，余曰：此血氣被寒凝滯，問曰，腹中痛乎？旁人代答曰：少腹左邊甚痛。舌又不能看，余再問曰：二便如何？少腹痛處可硬？旁人皆不言，病者羞澀不答，余亦無可如何，況枵腹汗出，手軟無力。即請紙書方，余曰：少腹作痛，氣滯血凝，日久防成內癰，即用桃仁承氣去芒硝，加歸尾，延胡、香附等。聞得旁有婦女，唧唧言曰：有妊四月，脈中尚方不出，反言內癰。余亦反疑惑不定，明知此方，決不服矣。飯畢回寓與吾師述及情由，曰望聞問切四字皆無，孫真人未診先問，扁鵲見色知病，如此隔靴搔癢，余實不能。後延他醫，皆安胎養血，云產前宜涼，方皆不離黃芩、白朮。至經停五月，見寒熱，少腹種硬，後膿竄入腿縫。延外科治之，有曰橫痃，有曰便毒，雜藥亂投，膿潰淋漓，胃氣日敗而斃。所以病家如此，醫家如此，鮮有不悞者也。此悞不在醫家，悞在病家，奉勸富貴之家，有病延醫，望聞問切，當盡其技，病家受益多多矣。余聽鴻誌

徐洄溪治長興朱季敏少子嘯虎官，性極聰明，年九歲，腹痛腳縮抱膝而臥，背脊突出一節。遍延內外科診視，或云損症，或云宿食，或云發毒，當刺

突出之骨，以出膿血。其西席茅豈宿爲薦余治，往登其堂，名醫滿座，豈宿偕余診視。余曰：此縮腳腸癰也，幸未成膿，四日可消。聞者大笑，時季敏爲濮州牧，其夫人孔氏名族之女，獨信余言。余先飲養血通氣之方，並護心凡，痛遂大減，諸醫謂偶中耳。和按同道妒疾，可醜之態。明日進消瘀逐毒丸散，謂曰：服此又當微痛，無恐。其夜痛果稍加。諸醫聞之，譁然曰：果應我輩之言也。聽按：此等醫士，幸災樂禍，皆欠學問之處。

《外證醫案彙編・内部・腎俞發論》　俞爲陽之穴，募爲陰之會。諸經之俞在背，諸經之募在腹。藏府不和，病發於外。發於陽者，在俞；發於陰者，在募。發於本藏府者，在内。發於府者，屬陽，治之稍易；發於藏者，屬陰，治之極難。何也？《内經》云：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又云：六府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故滿而不能實也。六府之氣本通，雖壅阻易於通達。五藏生癰，肺本中空，主氣之呼吸出入，較他藏治之較易，其餘脾、肝、腎四藏之癰，生於本藏腹内者，針不可至，藥不可及，手不可近，内科不識其症，外科不得其法，妄治而誤者，比比然也。夫腎俞癰者，名曰連腎發，此腎經之外癰也。生於命門穴，脊之十四椎，自下至上第七椎，即七節之傍，中有小心處是也。此處其方在北，其卦在坎，本爲寒水之地。内藏相火，如水底暗蟄龍雷，陰陽相抱，爲先天之本，性命之根，精氣神聚藏之所，生生化育，壽夭榮枯，皆在於斯。又在骨多肉陷空隙之處，靠裏膜最近，與腎爲比鄰，此處生癰，故一經潰後，先自徬徨矣。先哲皆云房勞過度致傷腎水，鄙思耄耋繼褓、高僧節婦皆有生此癰者，豈皆房勞乎？其中各有其因，寒鬱則化火，陰虛則火生；或者操勞思慮，有動乎中，必搖其精；或小兒先天不足；或房後腎經受寒，寒鬱化火，或強制亢陽，陰精内消；或春方丹石，忍精入房，慾火内燔；或房勞不節，淋濁不休，夢遺滑泄，婦人淋帶過度，脂液内竭；或膏粱厚味燻炙，熱鬱於中；或跌挫停瘀腎膜；或婦人漏經血崩，産後亡血過多，陰津内涸；或肝陽獨旺，内燥腎陰，種種皆可腎俞生癰。然此症治法最難，天地水向東流，腎本難實，未潰之時，難起難發，已潰之後，瘡怯易成，元氣易敗。此處督脈，屬陽上行；大陽寒水之脈，下行。二腎之中，命門在焉，真水之中，相火藏焉。若不補陰，專治其毒，則腎水更傷，毒難速化；若專補陰，而不通陽，則陰無以生，毒且深藏不能外泄。今輯八方，譬如腎俞癰，灸後腫消，溫補之中，夾熟地之填陰，青鹽之引藥入腎，參延胡之消其已阻之瘀，此陰陽並補，兼消之法也。虛損瘡怯之漸，溫補養陰之中，參以茯苓、車前、神麴、豆卷，暗泄腎邪，去脾胃之溫，防其胃困，亦一法也。如夾外邪，先理寒熱，後商外瘍，亦一法也。瘍症平塌，神識昏頹，胃氣困憊，專於補托，毫不夾消導滲泄之品，亦一法也。堅硬如石，皮色泛紅，化痰軟堅，涼血亦一法也。先生瘍科調理之法，俱有層次，絲絲入扣，不但瘍科，内科有幾人能望及先生之項背與？余聽鴻誌

附治驗　余思腎俞癰，皆屬虛症，實症百中則有三四。或其人正氣本實，或膏粱煎燻辛辣，飲食不節，瘀血積於腎經膜外或有之，然余未見也。憶昔年在梁溪，遇王君者香，邀余診視，脈來虛數，咳嗆多痰，腎俞癰平塌，已潰兩孔，膿稀粘膩，滋水淋漓。問其年將二十八，無昆仲，尚未得子，他醫專以甘涼治肺止咳。余曰：水虧木旺，木扣金鳴，腎虛則水泛爲痰，當先治腎。寒涼溫補宜並用，一清相火，一通腎陽，坎離既濟，陽隋陰長，陰隨陽生。以腎氣丸加知、柏，豬脊髓爲丸，每日三服，每服二三錢，另服甘溫補劑，戒以屏勞絕慾，戒酒辛炙。後至百日後，此癰肌肉已平，瘡口亦合，胃氣甚旺。後竟宴客縱慾豪飲，舊瘡復發，紅腫，瘡口潰裂。經瘍科服牛蒡銀花寒涼之品，瘡色更紅，高突，以致胃憊，面紅汗出，痢下腹痛而歿。腎俞發將及一年，服滋補而瘥，因其縱慾陰傷，龍雷外越，余未見龍雷之火，暴雨而能制之，服寒涼，虛陽更熾，戕其脾胃生生之氣，豈有不死者乎。余聽鴻誌

附懸癰治驗　余思外症與内症看法雖異，理則同。從中有假熱假寒，最難明察。譬如傷寒之戴陽，寒極似熱，面紅目赤，口燥假渴，索飲冷水，仲景有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白通加人尿豬膽汁湯。如溫病之熱深厥深，陷入營分，膚冷肢闕，喜熱飲，不喜涼飲，反用紫雪丹、至寶丹、犀角地黃、白虎、竹葉石膏等湯。此皆内科之假寒假熱也，外症亦然。有一等皮色泛紅，陰分不足，虛陽外越，服溫補腫勢漸平，紅色漸退。亦有色白堅硬，平塌不起，外顯虛象，乃是火毒凝結，氣血不能通暢，一服涼散皮色即紅。肌肉漸鬆，此外症之假寒假熱也，此等症最易誤治，然細心者，斷不致誤治，究竟有元氣、脈息、虛實可憑。余憶十餘年前，余姨岳母，素有便血，本屬早寡多鬱，後起懸癰，生於穀道之前，溺道之後，先起塊作痛，即至孟河診之，皆云濕熱，服苦參、黃柏、苡米、萆薢等苦寒滲利數劑後，日見其甚，再覆診，服數劑，臥牀不起，日

劇。著余婦代看之，云：皮色泛紅，光亮如梨，按之甚熱。用田螺水，摩番木鱉，調冰片搽之，稍安，乾則更通，再搽，後邀瘍科診之，曰：懸癰潰後，爲海底漏，死症也。合家驚惶，正在歲終有事，無可如何。余曰：素有便血，本屬脾虛，雖有肝氣兼濕熱，肝絡繫於二陰，補中益氣湯最宜。此方之升麻、柴胡即是疏肝之品，當歸是養肝之品。東垣先生云：治脾不若治肝，木氣調達，土氣自舒。參草甘溫助脾，白朮、陳皮調胃祛濕。余即將補中益氣本方加茯苓，洩其已阻之濕，大劑三服，痛減紅退而腫收，再服兩劑，而飲食漸增，腫漸收盡，痛亦止。後服歸脾五六劑，平復如故。至今十餘年，強健如昔。所以補中益氣湯人皆云升清，不知東垣先生內中有疏肝扶土之妙。鄙言以謂何如，若依瘍科，用苦寒淡滲利濕清熱，此症決致不起。余聽鴻誌

《外證醫案彙編・首部・腦疽》 唐栖江　正對口，雖較偏易治，但平塌不高，根盤散漫，經所謂督脈經虛從項發，正此謂也，姑擬托化。

人參　毛鹿角　生黃蓍　金銀花　角針　川芎　甘草節　鮮笋尖

外症腦疽即是對口，對口者，腦疽之俗名。《外科金鑑》集於項部，腦爍、腦後發集於首部。《瘍醫大全》另將腦爍、腦後發、腦疽歸一腦部，頗通，將對口另歸一門，歸項部矣。余思腦爍、腦後發、腦疽、對口皆生於腦後髮際之間，上下不逾分寸之徑，症名雖異，所過足太陽、督脈經絡皆同，有何別焉？頭爲諸陽之首，非火不能鍛煉成膿，骨多皮薄，無肉化膿。若化火太過，與腦門最近，腫甚腦氣不得流通。腦爲腎水之精華，最怕熱爍，化熱甚則髓熱腦爍，神志憒亂，神去則死。此症外科中大險症也，余故將此方案編於首部之首，閱者遇此症當慎重焉。辛卯仲冬余聽鴻謹識。

腦疽，對口發於正者反易治，何也？因督脈起下，貫脊行於上，故毒氣得之反能衝突高腫，使邪毒不致下流低陷，乃爲外發，故多易治。督脈主一身之陽，陽主通，故易化易潰。生於偏每謂難治，何也？因膀胱之脈起於額，上貫巔頂，兩傍順流由項後而下，與瘡毒交合下流，故瘡多平塌易陷。因太陽膀胱主司寒水，其質多冷多沉，寒主凝塞，故瘡難起難發，難化難潰。余聽鴻註

《外證醫案彙編・首部・猛疽》 濮院徐　含下猛疽，由外感風熱，內傷酒濕，勢必釀膿。但此半月，其鋒正銳，苟得小膿，便爾易治。

枳椇子　杏仁　川貝　桔梗　牛蒡子　煨葛根　青皮　甘草　殭蠶　芽根

猛疽俗名結喉毒，生於項前，結喉之上，呼吸之要道。皆屬憂鬱化熱，或肝肺積熱，膏粱炙煿，壅熱而成。其勢不拘大小，先以散種軟堅，解肌化熱，冀其速軟速潰，膿洩可保。若誤用寒涼，或成膿不針，或腫硬太甚，膿不得洩，咽喉閉塞，呼吸不通，湯飲不入，半日死矣。《內經》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三日已。《內經》取名猛疽者，因其來勢太猛，倘猛不可遏，命立而傾也，豈可不慎歟？輯存一方，聊備治法。余聽鴻註

《外證醫案彙編・首部・夾喉癰》 青浦薛　捧喉毒，漫腫無定，根盤紅暈，胸悶不渴，似走散之意。勉擬疏解化毒，以圖轉重爲輕。

柴胡　前胡　煨葛　甘草　防風　桔梗　殭蠶　枳殼　芽根

覆方：疏解後，雖潰破，胸悶依然，此內陷之機也，急宜寬胸，以望佳音。

蘇子　瓜蔞子　桔梗　廣皮　天竺黃　杏仁　白蔻殼　荷葉

再覆診：腐雖未脫，新肌已露，四圍紅暈略減，脈不數，無寒熱，口渴，已見順兆。一路調養得宜，可望全愈。

黨參　川石斛　橘紅　陳小麥　黃蓍　棗仁　杜穀芽　牡蠣

猛疽，俗名結喉毒。夾喉癰，俗名捧喉毒，又名銷喉毒。治法相仿，其症大異，何也？猛疽在任脈之位，任脈起中極之下，從腹一直上衝咽喉，上頤入目，其脈夾肝肺之積熱上升，來勢猛烈，恐其阻塞呼吸飲食之險，較偏者易起易潰。捧喉毒生於喉之兩傍，在手三陽、足少陽、陽明之位，又兼足厥陰、蹻脈過其間。手太陽脈從缺盆循頸上頰，其病有頰腫，頷腫。手陽明脈過缺盆，上頸貫頰，其病有頸腫。手少陽脈出缺盆，上項，從耳後屈下頰，其病頰腫嗌腫。足陽明脈循喉嚨，入缺盆，其病有頸腫。足闕陰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陰蹻脈由足上缺盆，上出人迎之前，頸傍夾喉動脈入頏與陽蹻而上氣並相還。足少陽之脈，下耳後，循頸其加頰車，下頸，合缺盆，其病有頷腫。夾喉癰，足厥陰、足陽明風熱毒熱上攻而成。因經過之脈太多，氣血流散不聚，每堅硬漫腫無頭，易於平塌。若外感風熱在表者易治，若膏粱厚味，積熱於胃，或憂思鬱結，厥陰肝血內虧，少陽膽熱上昇，在裏者難治，即與失營、馬刀、瘰癧、石疽等相似。若誤服寒涼，平塌內陷。誤服補熱，毒火壅塞，喉

閉不通，變成危症。若寒涼凝結，堅硬難潰，潰則難合，膿水淋漓，延成瘡怯，皆醫之過也。今輯留一案，始以柴胡疏通少陽，葛根疏通陽明，加搜風解表，一法也；潰後餘毒欲陷，輕劑化痰和胃，一法也；潰後毒盡，氣血並調，清熱化痰，和胃軟堅，一法也。存方雖三，治法極密，勿以方輕平淡忽之。若不細考內經，臨症熟悉，列此三方豈易哉。余聽鴻註

《外證醫案彙編・首部・時毒》 竹葉　滑石　牛蒡子　蘆根　馬勃　薄荷　連翹　黑山梔　川貝　生甘草

經云：上焦如霧而象天。頭爲諸陽之首，諸陽之脈皆聚於面。風與火爲陽邪，上先受之，元首爲陽中之陽，與風火同氣相求易合。人在風中，如魚在水中，呼吸出入，賴以養生，賊風虛邪，不能避也。時毒者四時不正，厲疫之氣，隨風而至。肺合皮毛，鼻爲肺竅，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或皮毛受邪，或吸之於鼻，傳之於肺；或亢熱日久，水中之毒，蘊之於胃；風氣通於肝，少陽風木外府，與三焦合爲相火，風毒鬱於上焦，與諸陽之脈合而爲熱，天行時疫，大頭瘟、項腫、時毒等症成矣。膻中者，清虛之處，本不能受邪，而最易受邪者，何也？胞絡之中心肺居之，心爲君主，肺爲相傅，心肺在上，行一身之營衛。風溫先犯肺衛，熱阻上焦氣分，所謂清陽之邪中上是也。急宜輕清辛涼解上焦之邪。若誤投溫燥，熱邪相搏，或大汗傷陰，熱邪內陷，傳入營分，先犯心主宮城，陷入手厥陰，即神昏囈語，痙厥險症見矣。疫邪厲毒，隨人體質而化，有夾熱、夾寒、夾濕、夾風之殊，又有上中下三焦之分，傳經虛實之辨。輯存一十二方，熱在氣分者，羚羊等徹之；傳營分者，犀角、地黃等涼之；邪滯於膈未化熱者，厚朴、防風等開之；瘀滯者，桃仁、青皮等行之；正虛邪旺，參、耆等托之；熱邪蒙秘，金汁花露等洩之。附厥陰頭腫二方，非時毒症，恐溫涼誤治也。如陽明之葛根、少陽之柴胡、桔梗之載藥上浮，參人各有妙用。所以醫如上馬之將，操舟之子，無一定章程，全在臨時變通也。余聽鴻註

附案　常熱塔後，孫姓嫗，年六十餘歲，始因寒熱，子媳不暇問，及至六七日，頭腫如斗，色紅，滿面水泡，大者如栗，小者如豆，兩目合縫，舌黑神昏，撮空囈語，痙厥。皆欲承氣等下之，余曰：熱邪溫毒先犯上焦，熱薰膻中，如煙如霧，無質之邪，蒙蔽胞絡，苦寒直達，攻其腸胃，不能及上焦膈中之病，反使高年氣弱，乘虛下陷。何如先將細磁拷碎，擇鋒利者，夾在筋頭上，紮好，將面上之泡砭盡，用棉拭乾滋水，將芙蓉葉、青黛、大青葉、人中黃研末，鮮菊葉搗汁調敷，乾則以菊葉汁潤之，先研至寶丹一粒，井花水調服，再以犀角、羚羊、赤芍、連翹、中黃、梔皮、竹葉、石膏、紫草、忍冬花露等輕清之劑服之。一周時，腫勢全消，熱去神清，再服白虎加人參湯、竹葉石膏湯，數劑而愈。余聽鴻誌

時毒、風痰、乍腮、蝦蟇腫、大頭瘟症，大江之南春夏間最多。治亦不知凡幾，能致命未見。惟癸巳冬，見一異症，是冬無雨雪，亢旱而熱，某宦上口唇忽起一瘰，某醫以謂是疔，用刀挑破，折以藥條，外痂結好後忽面腫漫延至頭皆腫。群醫集至，有云大頭瘟，有曰遊風毒，有曰疔走黃，有曰面遊風，各執一見，病家疑慮不決，方亦不敢亂服。挨延數日，胃氣日憊，煙穀不進。後又一醫曰此疔毒竄於絡中，非大寒退熱不可，犀角、羚羊、金汁、玳瑁等品，另服梅花點舌丹四丸。有友與余言及此症，余素不諳外症，曰無論大頭瘟、疔毒、時毒、溫毒則一也，以輕重之間分之耳，然人元氣有虛實，體質有寒熱，膏粱之體必虛，嗜煙之體必寒，梅花點舌丹香竄，必耗散真元，寒藥過度，必損胃陽，熱雖退，正氣必不支矣。服藥後頭腫漸退，元氣日敗，毒陷不起，兩目出膿，耳鼻皆流血水，口吐血痰而斃。余思此症，不知如何治法，留質高明。倘遇此症，立定章程，不致病者太慘耳。是冬瘟疫盛行，種過牛痘者，皆出天花，服寒涼藥僨事者多，吾同鄉方孝廉令郎二人，一十九歲，一十八歲，余俱以溫補養元托漿，和脾胃，上漿結痂皆順。雖痘症要先去毒，余思年長衰老出痘，非虛不能受此瘟邪，又兼深冬陽氣潛藏，天寒秘蟄，非溫補內托不可，若在春夏陽氣浮越，小兒體質強壯，有實熱，寒涼亦必需也。見病治病隨症立方，是爲真的。專信陳言，拘執寒涼，偏於溫補，非爲上工。瘟毒亦然。余聽鴻誌

《外證醫案彙編・背部・發背案》 背中屬督脈，兩傍屬足太陽脈。督脈從尻骨後，上行背脊中，直上巔頂。足太陽脈從目內眥，上額交巔，至耳上角，後行下項，循肩髆，內分二道，一道俠脊傍開寸半，抵腰中，從腰下貫臀，入膕中，一道從肩髆下，俠脊傍開三寸，下過髀樞，循髀外合膕中，至足小指外側而終。五藏六府之俞，皆在脊之兩傍，足太陽之部位。發背生於正者，易治；生於偏者，難治。正者督脈，爲十二經之統脈，自下而上主一身之陽，屬陽證者，多氣血上衝，易起易發。偏者屬足太陽脈，爲六經之首領，北

方寒水之位，自上而下，氣血下流，屬陰證者多，易陷易塌，又兼藏府之俞皆在其間。背疽者，皆由內而外發。五藏根本，皆繫於背。唐太宗有免鞭背之刑，背上受傷，關係藏府。肺俞在第三椎，生於上者則傷肺。心俞在第五椎，肝俞在第七椎，膽俞在第八椎，生於中者，則傷心於肝。脾俞在第九椎，腎俞在十二椎，生於下者，則傷脾於腎。汪省之曰：背疽，令患者兩手上下左右摸之，搭著者以搭手治，摸不著者正真發背。余以兩手摸之，滿背皆搭著，豈滿背俱是搭手而無發背矣！發背者，疽之總名也；搭手，對心，對臍，腎俞、蓮子、蜂窩、椒眼者，背疽之別名也。臨證之時，先驗其偏正、上下、左右部位，即知屬於何藏。再思其發於何因，或陰虛火盛，或醞酒厚味，或怒鬱房勞，或丹石熱毒，或風寒滯絡。再辨其證之陰陽、虛實、紅活、黯滯、高突、陷塌。再診脈之虛實，人之肥瘠，胃氣強弱，神識清爽，煩悶昏憒，天時寒暑。內外並參，細心玩索，隨證立方，循理用藥，臨時施治，辨症明了，如能絲絲入扣，巧自生矣。今輯二十七方，管窺之論，存待高明之士，更從而正之，鄙人之願者矣。余聽鴻註

余習業費蘭泉師處，談及孟河巨富巢姓，年近耳順，素喜醞酒厚味，身胖肉厚，正值酷暑，而發背疽，長尺餘，濶七八寸。延費士源前輩，吾師之祖也，服藥治內，延沙達周先生治外。治之匝月，膿潰腐脫，瘡沿漸平，新肌如蓮子，色嫩紅如珊瑚，胃氣甚強，惟瘡口不能收束，士源前輩服藥數十劑皆和胃利濕清暑，極平淡之方。沙曰：瘡口不收，非用大補，難已生肌奏效。費啫之，仍以苓、朮、苡米、藿梗、荷梗、二陳等類。沙急曰：若不用補，豈能速效？費笑曰：患者早食蓮子紅棗一碗，午飯海參煨肉一碗，正在濕盛之時，利濕清暑和胃尚且不及，倘服參耆溫補碍氣，氣血壅寒，助火內燔，瘡色泛紫，胃氣一敗，神識昏憒，變症眉睫，禍出不測矣。況二人兼治一症，功過平分，幸勿憂也，先生治外雖精，內科未能講究。沙乃佩服。共服藥百餘劑，未服一劑溫補而痊。孟河沙達周先生瘍科名重一時，尚未講究內科，今時之瘍科，未知考究內科何如耳。所以人以胃氣爲本，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五味調和，補益精氣，不可不知。余聽鴻誌

孟河巢沛三先生橫橋看一開肉鋪者，身上流痰十餘塊，潰後口裂，黑色根盤，肉殭硬，不知痛養，無膿，流水，肌肉皆削，胃氣索然。患者曰：我戒口多時，胃氣日敗，不知能稍食荤腥。沛三先生曰：思食胃氣尚旺，肉鴨稍可食之。患者曰：若能開葷，死亦瞑目。看其病情，多服寒涼，凝結氣血所致。投以金匱腎氣湯，月餘，肌肉轉紅，漸軟作癢。至兩月後，先生再至橫橋，見一人，體肥貌豐，叩謝，送番銀廿枚，曰：再造之恩，終身不忘。先生靦面不識，問其原委。從開葷之後，胃日健旺，一方服六十餘劑，瘡平肌復。所以外症以胃氣爲本，胃以喜爲補。若各物禁之，寒涼尅伐戕胃，或溫補壅塞助火。聖人云：盡信書，不若無書。臨症變通，方爲上工。余壬午秋至琴川，有張姓，身上數十孔，大如錢，色黯肉殭，流水無腥穢味，不知痛癢，肌肉瘦削，人皆謂梅瘡。余曰：寒涼凝結，出前醫之方，俱苦參、黃柏、木通、翹、梔、芩、連、土茯苓等類。因戒口極盡，使其開葷，從先生金匱腎氣法，十餘劑後服溫通氣血之品，廿餘劑而痊。後遇數症，應手，皆食先生之德，故記於此，聊志感仰之意。余聽鴻誌

《馬培之醫案・鎖喉毒》 鎖喉毒，外腫內閉，痰鳴氣促，險症也。

羚羊　薏仁　半旁子　橘紅　元參　射干片　桑皮　殭蠶　連翹　竹油

鎖喉毒，外腫已退，痰鳴亦減，仍從前方加減。

照前方去連翹，加桔梗丹皮。

鎖喉毒漸能哺乳，哭聲不出，喉外尚腫。

牛蒡子　薏仁　杏仁　桑皮　貝母　橘紅　蘇子　殭蠶　竹油

《馬培之醫案・對口》 對口由七情發者宜補，六淫發者宜散宜發。素有濕與熱相搏，致發偏腦疽，潰久膿多而硬不消，當以消化。

南沙參　丹皮　苡米　連翹　大貝　甘草　銀花　赤芍　藕　功勞葉

對口膿已漸清，腫亦慚消，似可收斂，仍以前法加減。

前方加當歸，去功勞葉。

風濕熱交薰於上，偏對鬓疽腫硬有頭，惟對口瘡根散漫，均非小恙，腑氣不爽，宜內疏黃連湯加減。

薄荷　黃連　赤芍　當歸　連翹　陳皮　銀花　生甘草　桔梗　大貝　黑梔　淡竹葉

《馬培之醫案・少腹癰》 少復癰症，有氣血凝滯者，有濕熱流注小腸者，有寒濕鬱結而成者。恙起去夏，少復梗硬，攻衝作痛。少腹乃廣腸部位，肝脈遊行之所，肝氣拂鬱，寒邪乘之，腸胃之氣火失利，血隨氣阻。日久正虛

邪凝愈甚，自冬及春，愈形高腫，色紅而軟，內膿已成，定須外潰，然腸膜受傷，恐糞穢並出，且飲食少進，溲出便閉，內熱舌乾，脈數，陰傷熱鬱。倘大膿後，胃氣不甦，元氣不續，深爲可慮。若論瘍科治法，當補托化毒之劑，然虛不受補，清則碍脾，治當捨外而從內議，調胃育陰，陰充便自通，胃和而食自進矣。

生首烏　淮藥　柏子仁　茯苓　穀芽　北沙參　廣皮　當歸　玉竹

《馬培之醫案・縮腳癰》縮腳癰兩旬，右胯掣痛，兼惡寒熱，急爲疏解。

獨活　防風　桂枝　川牛膝　左秦艽　全蝎　五靈脂　赤芍　當歸　半夏　陳酒

縮腳癰三月，右胯掣痛，筋掣，大肉漸瘦，陰分已虧，絡中寒濕不解，勢成殘廢，當養榮溫經通絡。

生地　當歸　獨活　淮牛膝　炮薑　木瓜　天麻　附子　鹿角屑　桑枝　陳酒

濕瘀滯於腸胃致成縮腳腸癰，右胯拘掣作痛，少復腫硬，勢將成膿，宜利濕化瘀。

歸尾　赤芍　淮牛膝　茯苓　延胡　桃仁　青皮　生首烏　丹皮　半夏　金銀花　藕節

縮腳癰，腿痛筋吊，急爲和榮通絡。

歸尾　川淮牛膝　桃仁　秦艽　威靈仙　桂枝　絲瓜絡　赤芍　紅花　獨活　桑枝　陳酒

《馬培之醫案・伏兔癰》伏兔癰漫腫內硬，已延兩月，發熱口乾，脈虛數，宜養溫通經絡。

中生地　淮牛膝　肉桂　當歸　陳皮　炙甲片　黃柏　製半夏　赤芍　甘草　桑枝

伏兔癰潰久，濕熱上升，腮龈口舌糜腐，先爲清解。

元參　川毛連　桔梗　連翹　花粉　粉丹皮　甘草　黃芩　靈根

《馬培之醫案・胃脘癰》胃脘癰硬於右，呼吸轉側不能，已半月餘，勢將外潰，宜理氣化痰。

炙甲片　製半夏　延胡　赤芍　生首烏　白茯苓　陳皮　青皮　舌根癰，硬痛，大便閉，通降法。

生軍　牛蒡子　薑蠶　赤芍　連翹　橘紅　風化硝　元參　薄荷　竹葉

《外科醫鏡・腦疽治驗》一王姓年已六旬，正月初患腦疽，始在右耳後，膿泡大僅高粱粒，微癢抓破，日漸蔓延至左耳後，綿長八九寸，寬六七寸，上侵長髮內，下延天柱骨，並無正頭，亦不流膿，帶子蜂房約以千計。病起兩旬，始邀予治，初診時脈細如絲，精神尚好，飲食不多，日進稀粥數碗，大便不通，身熱不大，惟呃逆頻頻，先用橘皮竹茹湯佐丁香、柿蒂，日診一次，此方連服三劑，呃逆已除，第瘡頭仍不起發，四圍越散越大，用冲和膏白蜜調圈，內服

生黃芪六錢　川芎二錢　桔梗一錢五分　炙山甲二錢　角刺二錢　炙乳沒各一錢　羌活八分　銀胡一錢。銀花四錢　甘草一錢

此方連服四劑，瘡頭仍不起發，改進生

黃芪一兩　銀花一兩　土炒白术二錢　野黨參一兩　上肉桂丸一錢藥汁送下　白芷二錢　紫草二錢　正號鹿角膠二錢　川芎一錢　當歸二錢　橘葉一錢　桔梗二錢　羌活一錢　銀花八錢　甘草節二錢

此方連服五劑，瘡頭漸覺高腫，膿並不多，且兩耳後瘡色紫黯，欲潰不潰，欲腐不腐，知係氣血兩傷，寒邪鬱伏，改用

鹿茸面五分沖　白歸身五錢　紫草一錢五分　野黨參一兩五　上肉桂丸一錢藥汁送下　木香七分　上口芪一兩五　製附片一錢五分　忍冬藤一兩五　土炒白术七錢　甘草節三錢

此方又服四五劑，兩耳後紫黯漸轉紅色，未潰者已潰，未腐已腐，嗣後本此方進退約計廿多劑，腐肉已脫，新肉已生，精神頗健，飲食加增，前後共服藥五六十劑，停藥不服。初起外摻海浮散，紙膏罩，次用紅玉膏攤西毛紙上貼之，助其氣血，腐肉已淨，新肉已生，換松香、鉛粉、紅玉膏三樣攪和，攤油紙上蓋貼，護其好肉，瘡口惟上九一丹，前後通計百天，始能完善。

趙姓年五十餘，患對口，初經西醫割破，疼通不休，飲食不進，始就予治，斯時根盤一如覆碟，瘡口並不流膿，予用活鯽魚三尾去鱗，佐白糖、頭垢三樣打爛，敷瘡之四圍，瘡口摻蟾酥散，內服

木香一錢　上肉桂丸八分藥汁送下　製香附一錢五　桔梗一錢五　製附片一錢　烏藥一錢五　當歸二錢　川芎一錢　黃芪五錢　陳皮一錢　甘草一

錢五　炒枳殼一錢　茄蒂三枚　生首烏五錢

此方服兩劑，瘡頭始見正膿，然四圍根盤堅硬，夜不能臥，疼痛夜劇，改與

製半夏三錢　合歡花三錢　整廣皮一錢　秫米五錢　夜交藤五錢　藿香一錢五　炙乳沒各錢半　炙栗殼一錢

此方服後疼痛頓去，亦能臥，第瘡頭正膿不多，四圍堅結不化，瘡口改摩水銀紅膏，四圍用磁砂金不換攙和香油調敷，內服

黃芪一兩　當歸二錢　忍冬藤五錢　正號鹿角膠二錢　白芷一錢五　羌活八分　土炒白朮二錢　川芎一錢五分　桔梗一錢五分　甘草節一錢五　整廣皮一錢　茄蒂一枚　生首烏五錢

此方加減連服十數劑，瘡口膿已多，日夜暢流，四圍腫亦漸消，瘡口始終上水銀紅膏，四十天完功。此乃順症，並非陰瘡，病家已大受驚惶矣。

一王姓年已七旬，就予診時病已月餘，手揭瘡看時，後項連及兩耳根紫黯一片，無膿無血，杳不知疼，飲食不進，神識昏蒙，且頻頻呃逆，兩手脈象沉細，口乾舌燥，轉展躊躇，竟無法想，不得已外用松香膏和水銀紅膏攤紙罩貼，長約八九寸，寬五六寸，內服

生口芪一兩　野黨參一兩　川貝母三錢　炙杷葉三錢　公丁香十只　柿蒂七枚　整廣皮一錢五

此方服一劑，次日呃逆減半，瘡口上黑肉似欲脫落，囑照昨方，瘡上仍貼昨藥。第三日就診，腐肉已脫，呃逆已無，嗣後外摻九一丹，玉紅膏、鉛粉膏、松香膏三樣攙貼，內惟服黃芪、黨參、白朮、白芷、花粉、銀花、當歸等約二十餘劑，前後共病八十天，已完好加初。

一黃姓年七十外，患腦起疽，未兩旬即就予治，見其後項蔓延兩耳後幾及腮頷，膿水淋漓，辨不清瘡頭在何處。細詢情形，據述最嗜紹酒，並喝濃茶，向來濕熱頗盛，每年夏間，在兩足或股臀一帶時起潦泡，抓破即結痂，毫無痛楚。此次項間陡生潦泡數粒，抓破並不結痂，越延越大，日來寒熱交增，飲食不進，且渾身難受，背項如負大石。予細察病情，確係風濕爲患，然病勢如此利害，非大劑清化不克奏功，於是外上松香膏，各丹少許攙和貼於瘡上，內服

細川連三錢　防風三錢　白芷三錢　銀花一兩五錢　羌活一錢五　葳靈仙三錢　連翹七錢　茵陳草七錢　甘草三錢　桔梗三錢

此方連服兩劑，膿水不多，腐肉欲脫，胃氣略醒，改用搜風燥濕托毒扶陽。

生黃芪二兩　當歸一兩　羌活二錢　土炒白朮六錢　茵陳草八錢　連翹八錢　忍冬藤一兩五　防風四錢　桔梗三錢　甘草三錢　茄蒂兩個

此方連服四劑，腐已脫，新肉生遲，高年氣血兩虧，改與峻補。

生口芪四兩　上肉桂丸錢半藥汁送下　正號鹿角膠四錢　黨參四兩　土炒白朮一兩　連翹二兩　歸身二兩　忍冬藤二兩　生地一兩，砂仁二錢拌炒　甘草一兩　生薑兩斤　紅棗三枚

此方連進五劑，胃口頓開，新肉已生，收功在邇，不料病人不知忍耐，因小事妄動肝火，致飲食不進，胸悶不舒，瘡口發懈，速用

野黨參一兩　橘葉一錢　製川朴一錢五分　土炒白朮四錢　製半夏三錢　白茯苓四錢　南查炭一錢五　柴胡一錢五　蘇梗一錢五　杭白芍五錢

連服兩劑，瘡口束攏，胸滿已舒，能進飲食，隨服芪黨膏日各一兩，開水送下，不服煎劑，瘡口摻九一丹，用玉紅、鉛粉、松香三樣膏攤紙貼之，日易一次，至六七天後間日一易，又十餘日隔四五天一易，前後共計兩月，平復如初。

一王氏年已八旬，家極寒苦，患腦疽，初起如燒餅大，瘡頭如帶子蜂房，初瘡口摻疽藥和海浮散，四圍用金不換香油調上。先服仙方活命飲加桔梗、羌活化之，連服四五劑，正膿已見，惟日夜疼痛，內服止疼丸，每日十五粒，分三次服，並用黃芪膏日服一二兩開水沖，瘡口摻海浮散，罩白玉膏，前後四十天完好如初。

王義發年六十外，夏患腦癰，第十六日邀予診治，見其年近古稀，精神尚稱中等，飲食尚可，腫勢上至辮根，下至天柱骨，左右延及兩耳根，按之中空，引手內有膿矣，左右耳根旁又刺一刀，出膿極厚，正中一頭早已自潰，日出膿不少，潰處均上升丹粗紙捻，內服

黃芪四錢　連翹三錢　瓜蔞根三錢　桔梗錢五　赤芍酒炒三錢　草節一錢　當歸三錢　炒白朮二錢　忍冬藤三錢

此方連服三劑，腫漸見消，膿亦見少，惟稠粘，外仍上升丹捻，內照此方又三劑，連看五次，以此方爲主，略爲變通，至結痂，始終用升丹，計起發至落

痂共四十日。

此腦癰陽症順症。

丁姓男子年四十外，夏患對口，根盤始如棋子，漸大如杏如桃如茄，並無寒熱，亦不覺痛楚，兩候始就予治，見其身體肥胖，濕痰必多，且瘡口已大如錢許，有膿不多，毫無痛楚，按之木硬，非濕痰而何，外用升丹捻插入，內服

薑半夏二錢　茯苓三錢　陳皮一錢　薑製朴一錢　炒白朮三錢　角刺二錢　桔梗一錢　黃柏七分　連翹三錢　甘草一錢

此方服兩劑後，瘡頭如前未大，根盤反堅硬，且加疼痛寒熱。病者蹙額曰：先生，病加劇矣，奈何？予笑曰：斯得之矣，此病不痛，根盤木硬，乃濕痰互結，如今濕化痰解，指日告痊，何慮之有？瘡口仍用前兩藥，內改方

生黃芪四錢　法半夏二錢　炒白朮二錢　白茯苓三錢　生米仁四錢　桔梗一錢　角刺錢半　川朴薑製一錢　陳皮七分

此方連服三劑，瘡口膿如泉湧，日放三四次，每次兩酒杯，外上升丹，內不服藥，如是五六日，瘡口已平，膿亦稀少，又兩日，已流黃水，患者胃口不醒，改用香砂六君子湯

黨參三錢　木香一錢　白茯苓三錢　炒白朮錢半　砂仁研後入二錢　炙草七分　陳皮五分　薑兩片

此方服兩劑，諸病悉去，瘡口已結痂矣。此病亦類腦疽，惟方用二陳湯及一切燥濕化痰之味，前人亦未見及，幸病人目不識丁，由予自主，若平日稍看醫書，見予之方，必詫爲異想天開，必不服此藥，病雖不致死，然而淹纏矣。

一婦人年近古稀，夏令患對口疽，初白頭根盤僅如錢大，毫不介意，乃向藥肆買拔毒膏貼之，日漸延大，至十四日已大如手掌，發熱神昏譫語，夜不合眼，疼痛如刀刺，乃邀予治，見其腫勢雖大而根盤鬆活，瘡口僅大如錢，擠之無膿，病情如此，外用點舌丹敷之，內服

犀角片先煎一錢　細川連一錢　連翹四錢　桔梗一錢　鮮生地七錢　丹皮三錢　元參四錢　忍冬花三錢　甘草一錢　竹葉十斤　燈心三十寸

此方服一劑，發熱減半，譫語無神識清，外仍上點舌丹，內改方

犀角片先煎七分　丹皮二錢　連翹四錢　瓜蔞根三錢　細川連五分　炒山梔三錢　桔梗一錢　廣鬱金五分　甘草一錢　鮮首烏六錢　忍冬藤四錢　茄蒂三枝

此方服一劑，內病悉去，瘡口漸大，亦漸高大，外上疽藥，內服

鮮首烏六錢　連翹四錢　角刺二錢　鮮生地五錢　桔梗錢半　生芪四錢　瓜蔞根三錢　白芷一錢　赤芍三錢　甘草一錢　忍冬藤四錢　茄蒂三枝

此方連服兩劑，瘡口已大潰，膿水淋漓不斷，疼痛毫無，外上升丹，仍照此方又兩劑，膿水漸少，外仍上升丹，內改方

當歸三錢　忍冬藤三錢　生黃芪四錢　連翹二錢　鮮首烏四錢　桔梗七分　丹皮一錢五分　瓜蔞根二錢　川芎一錢　甘草一錢　鮮茄蒂兩枝

此方又服兩劑，膿水已少，外仍摻升丹，內不服藥。瘡口不大，越日改白九一丹，不數日收斂。此陽症腦癰，前後不滿四十日落痂。

一男子患對口癰，八九日來就予治，根盤如桃大，色鮮紅，按之引手，內膿已有，用刀刺之，外上升丹，內服用

鮮首烏四錢　瓜蔞根二錢　丹皮一錢五分　連翹三錢　桑葉一錢五分　桔梗一錢　忍冬藤二錢　炒山梔二錢　甘草一錢　鮮茄蒂兩枝

此症可不服藥，因腫處色紅，稍有浮火，故用此方服一劑。越日又來就治，已愈八九，瘡口摻升丹，紙膏罩，不數日落痂全愈。

《外科醫鏡・辰上治驗》張某年十九歲，患蟠頸癰，起旬餘即就予治，見其前頸喉管旁腫起，蔓延後項膀胱筋脈，綿長八寸許，寬三寸許，皮色微紅，按之石硬，不時疼痛，脈數身熱，消固不易，成亦尚需時日，當用沖和膏蜜水調敷，內服和解之劑，方用

元參五錢　杭白芍三錢　柴胡錢五　浙貝母三錢　連翹三錢　製半夏三錢　南花粉三錢　桔梗錢五　竹茹三錢　甘草錢五　忍冬藤五錢

此方連服兩劑，身熱已去，腫硬依然，診得脈象似見滑數，萬不能消敷藥，照舊改方用

炙山甲二錢　川芎二錢　忍冬藤四錢　角刺二錢　花粉四錢　白芷二錢　當歸二錢　陳皮一錢　桔梗二錢　甘草一錢　孛膏三枚

此方連服兩劑，病勢平平，膿頭尚未透露，遂照前方加黃芪五錢，連服兩劑，膿頭亦露兩處，一在喉管旁，一在天柱骨旁，當將兩處刺破，膿出碗許，瘡口用八將紙捻膏罩，內服方用

生口芪四錢　蕨靈仙二錢　當歸二錢　南花粉四錢　銀花四錢　川芎一錢　白芷二錢　桔梗二錢　杭芍四錢　柴胡一錢　甘草一錢

此方連服三劑，瘡口已流清水，遂不用紙捻，僅摻八將散，面膏罩。乃病者不慎口腹誤食海味，致瘡口疼痛，腫勢如前，而且大發寒熱，二便閉結，飲食不思，于是邀予診治，見病人形神困頓，兩手時覺抽掣，予訝曰：此病何忽大變，令人不解。從旁細詢，始知夫婦行房，白天誤食海味，晚上陡受寒涼，乃有此變故，躊思至再，如何措手，勉擬加味補中益氣以冀挽回，方用

野黨參五錢　杭白芍五錢　煨天麻七分　土炒白朮錢五　紫蘇葉錢五
荊芥炭三錢　生黃芪五錢　整廣皮七分　白歸身二錢　柴胡錢五　炙甘草一錢　升麻五分

此方服後一身大汗，諸病若失，胃氣不醒，且瘡口轉流稠膿，仍用八將紙捻，改方用

鈆石斛四錢　花粉三錢　整廣皮七分　西洋參二錢　忍冬藤三錢　陽春砂仁打後下七分　乾寸冬三錢　藿香錢五　甘草一錢　炒稻芽錢五　藕兩片

此方連服四劑，瘡口仍流清水，腫勢滿消，仍以八將散摻瘡口，止不服藥，後約十餘日纔能完功。

此病本可早好，患者不善調攝，當功虧一簣，時幾敗垂成，思之令人戰慄。

陳姓男年三十歲，春間患魚尾毒，起十餘日始邀予治，見右髮角漫腫，色白，大如寸碟，寒熱往來，飲食不進，疼痛夜劇，診得兩手浮沉，皆緩而無力，知係氣虧風濕蘊遏之故。尋思病者正在年力方剛，氣何以如此之弱，詢病家曾服何藥，可將前服過之方逐一示我，於是病家搜羅殆遍，所服之方計有七八紙，非仙方活命飲即神授衛生湯，方中最傷氣者盞沉三錢、陳皮五錢，末後一方略有見識，方用黃芪一錢五、陳皮一錢、沉香八分，雖無大功亦無大過，予告病家曰：此病氣分太虧，非大劑補托不能使毒外發。病家唯唯，瘡頭貼八將散膏，內服

生口芪兩五錢　角刺錢五　當歸三錢　野黨參兩五錢　白芷錢五　川芎錢五　炙山甲錢五　桔梗三錢　炙乳沒各錢五　整廣皮五分　甘草錢五

方畢，病家詢予曰：此方劑頗大，廣皮僅用五分，未免太少。予答曰：廣皮不可多用，少用順氣，多用破氣，且從前廣皮服太多矣，致瘡頭深伏不能高起。病家點頭稱是。此方服一劑，次日復邀予診，見瘡頭並未起發，大都藥力未到，遂照前方倍進。次日又邀予診，脈象稍見滑數，瘡頭依然如昨。予詫曰：如此大劑，何腫勢仍前不高，令人不解。病家告予曰：昨日先生走後，舍親某見先生方分兩太大，遂改黃芪，黨參各一兩，今日先生看病狀究竟如何。予答曰：昨日果服此方，今日可以刺破，今若此須多遲三兩天。病人聞之，請先生開方，當如何便如何，再不信他人話矣。於是擬方，用

生口芪四兩　當歸一兩　桔梗二錢　野黨參四兩　川芎二錢　炙薑蠶三錢　炙山甲二錢　白芷二錢　甘草三錢

方寫畢，囑病家曰：此方趕服一劑，明日當可刺破，若再游移添減，祇可另請高明，予無能爲力。病家曰：決弗游移，明日務請先生惠臨。此方服後，病人安睡一宵，次早又邀予診，見病人喜笑自若，閱瘡頭業見高聳，遂用刀刺破，膿出桃紅，約有碗許，瘡口插八將散紙捻，內服

生口芪一兩　當歸二錢　川芎一錢　野黨參一兩　忍冬藤四錢　桔梗錢五　土炒白朮二錢　橘葉一錢　甘草錢五

此方連服兩劑，瘡口膿已見少，四圍堅腫未消，遂改用

正號鹿角膠三錢　炙山甲錢五　浙貝母三錢　生口芪七錢　丹參五錢　南花粉三錢　野黨參七錢　當歸錢五　橘葉錢五　甘草錢五

此方連服三劑，四圍堅腫已化，膿水已無，瘡口摻地字藥膏罩，內服

野黨參五錢　大生地砂仁一錢拌炒三錢　當歸錢五　土炒白朮錢五　川芎七分　桔梗錢五　白茯神三錢　杭白芍三錢　甘草一錢　煨薑兩片　紅棗兩枚，炙焦

此方連服三劑，瘡口已斂，正氣復元，完好如初矣。

此病若不遇予，不定如何結局。

一劉姓男子年二十五六，夏令患魚尾毒，起半月餘始就予治，見其右髮角漫腫色白，根盤不大，寸許見方，按之中空，知係氣血虧毒不外發。詢病人曾否延醫治過，答曰並未治過。問其從前患何病症，答曰素患失血，春間必犯，計初起至今已五整年矣。于是外貼陽和膏，內服活絡和血之品，方用

秦艽錢五　丹參三錢　橘絡七分　當歸二錢　煨天麻七分　絲瓜絡一段　杭白芍三錢　夜交藤三錢　生口芪錢五　甘草七分

此方連服兩劑，無聲無臭，遂改方

生口芪五錢　當歸二錢　川芎錢五　炙山甲錢五　丹參三錢　赤芍錢五

角刺錢五　秦艽三錢　川斷三錢　白芷錢五　甘草錢五

此方連服兩劑，瘡頭似有膿意，然膿根極深，約有寸許，未便刺破，遂照前方加黃芪五錢，正號鹿角膠二錢，連服三劑，瘡頭纔覺引手，當用刀刺破，膿出不多，宛如蛋清，約一酒盅，始悟此病挾痰，瘡口用八寶提毒紙捻，內服製半夏四錢　正號鹿角膠二錢　桔梗二錢　白茯神四錢　生口芪四錢　當歸二錢　陳皮一錢　炒白芥子二錢　甘草一錢

此方連服三劑餘，腫已消，瘡口已流清水，止不服藥，惟摻八寶毒於瘡口，數日完功。

一白姓小孩左髮角患魚尾毒，起五天即就予治，見其根盤大如鴨卵，色紅，捫之灼手，身熱脈數，不能消化，外敷金不換，內服

柴胡一錢　川芎一錢　當歸錢五　忍冬藤三錢　浙貝母三錢　白芷一錢　連翹三錢　桔梗一錢　甘草一錢

此方連服兩劑，膿頭已熟，當即刺破，膿出兩盅，用地字藥紙捻插入，膏罩，日易三四次，一星期已完好如初。

一駱姓男子年四十外，春間患双魚尾毒，起二十餘天始就予治，見其兩髮角漫腫如桃，堅硬如石，病在少陽太陽兩經，按之不疼，入暮寒熱如瘧，熱退後汗出如雨，形容枯槁，胃納不佳，外用冲和膏蜜水調敷，內服

柴胡錢五　川芎錢五　桔梗錢五　淡芩三錢　羌活五分　製川朴錢五　製半夏三錢　橘葉錢五　青蒿五錢　甘草錢五　薑片兩片

此方連服兩劑，寒熱已無，虛汗較前尤甚，且口渴唇乾，遂改方用

生黃芪八錢　川芎二錢　南花粉四錢　浮小麥八錢　煅牡蠣八錢　乾寸冬四錢　柴胡一錢　橘葉一錢　竹葉二錢　棉花子十四粒　紅棗兩枚

此方連服兩劑，虛汗雖減，尚未淨，而瘡頭漫腫如前，又改方法

生黃芪一兩　浙貝母四錢　元參六錢　浮小麥一兩　炙山甲二錢　炙薑豔四錢　煅牡蠣八錢　整廣皮一錢　川芎一錢　棉花子十四粒　紅棗兩枚

此方連服三劑，虛汗已無，瘡頭漸見高起，稍覺疼痛，然氣血內傷，不易釀膿，再改方用

生口芪兩五錢　當歸二錢　炒丹參四錢　野黨參一兩　上肉桂丸六分藥汁送下　白芷二錢　土炒白朮三錢　赤芍二錢　川芎一錢　白茯神三錢　甘草一錢　夜交藤四錢　桔梗二錢

此方連服兩劑，瘡頭引手，遂用刀刺破左邊，膿出不少，用八將紙捻插入瘡口，內服

生口芪兩五錢　白歸身四錢　川芎一錢　土炒小於朮二錢　炙薑豔四錢　柴胡一錢　野黨參兩五錢　桔梗二錢　甘草一錢　夜交藤八錢

此方連服兩劑，右邊亦用刀刺破，膿出與前同，藥捻亦與前同，內改方用

生口芪一兩　野黨參一兩　土炒白朮四錢　當歸身四錢　紫草四錢　川芎一錢　杭白芍四錢　銀胡一錢　甘草一錢

此方連服四劑，精神復舊，兩瘡口俱流清水，止不服藥，惟摻八寶提毒紙，膏罩，不數日平復如初。

馬姓年四十二三，患魚尾毒一載有餘，總不收口，邀予診治，見其兩髮角瘡疤累累，面色痿黃，日晡潮熱，舌乾乏液，詢知病初起在左髮角，蔓延右邊，起兩月餘始破，膿出清稀，從未延醫治過，惟向藥肆買提毒散，生肌散摻之，此處收功，他處又起，年餘來潰破十數次，從前眠食如常，現在夜不安臥，稍一合眼，即大汗淋漓，飲食無味，四肢乏力，種種虛象，病勢如此，不易挽回。回思魚尾毒乃些些小症，何至如此兇惡，乃告病家曰，病本小症，決不至死，然病久正傷，不敢准有把握，予惟盡心設法，以俟轉機，於是瘡口摻八將散紙膏罩，內服

生黃芪皮七錢　浮小麥五錢　青蒿三錢　鮮石斛三錢　煅牡蠣五錢　地骨皮三錢　西洋參三錢　合歡花錢五　乾寸冬三錢　甘草一錢　棉花子十四粒　紅棗兩枚

此方連服兩劑，潮熱已退，虛汗已無，晚上亦能安臥，惟肚腹痛，痛劇自汗，遂改方用

生黃芪六錢　上肉桂丸六分藥汁送下　飴糖二錢　杭白芍四錢　甘草一錢　薑兩片　紅棗兩枚

此方服一劑，腹痛已好，外瘍膿頭漸向下套，遂用刀刺破，流出花膿不少，病者精神大有起色，飲食加增，瘡口插八將散紙捻，內服

野黨參四錢　大生地砂仁拌炒六錢　杭白芍四錢　土炒白朮二錢　川芎一錢　桔梗一錢　白茯神四錢　當歸二錢　炙甘草一錢　薑兩片　紅棗兩枚

此方連服十餘劑，瘡口已流清水，不用紙捻，惟摻八將散，紙膏罩，內不服藥，又十餘日完好如初。

一黑姓小兒年五歲，夏天患痰毒兩處，起五天即就予治，見其左右兩耳根後結毒兩處，大如桃杏，按之堅硬，身熱脈數，勢將造膿，瘡頭貼八將散膏，內服用

生黃芪二錢　川芎一錢　當歸錢五　炙山甲八分　柴胡八分　白芷七分　角刺一錢　桔梗一錢　甘草一錢　銀花二錢　自穿蠶繭兩枚

此方連服兩劑，又就予治，按之兩處膿頭均熟，遂用刀分別刺破，膿出花紅不少，當插八將紙捻膏藥，內服

生黃芪錢五　當歸錢五　連翹三錢　柴胡七分　赤芍錢五　桔梗七分　川芎五分　忍冬藤三錢　甘草一錢

此方連服兩劑，瘡口膿水無多，不用紙捻，用八將散摻於瘡口，數日完功。

一高童年八歲，夏間右頷患托腮，根盤大如雞卵，堅結異常，微寒微熱，色不變，起十餘日始就予治，予睹此情形，外貼化堅膏，內服

炙薑蠶三錢　元參五錢　葛根錢五　炒大力子三錢　白芷錢五　桔梗錢五　浙貝母三錢　升麻五分　甘草一錢

此方連服兩劑，根盤見消，寒熱已去，遂仿前方加減，連服五劑而消。

一花姓女孩年週歲，夏天患耳根毒頗重，就予診時已八九日矣，見其根盤大如手掌，前連耳門，後牽髮角，紫紅光亮，當用刀刺破，膿出茶碗許，腫勢旋消，形神頗輭，瘡口亦插八將紙捻，內服方用

生黃芪七錢　當歸三錢　黑梔皮三錢　柴胡錢五　桑葉三錢　杭白芍五錢　竹茹五錢　白芷錢五　甘草錢五

右水煎，母女同服。

此方服兩劑，瘡口已流清水，收功在即，乃小孩夜受寒涼，鼻塞聲重，乾嗆音嘶，遂改方用

紫蘇葉一錢　浮萍草一錢　野黨參二錢　杏仁一錢　桔梗七分　白茯苓錢五　前胡一錢　製半夏一錢　陳皮六分　甘草一錢　薑兩片

此方服一劑，欬嗆聲重，鼻塞均愈，又轉泄瀉，日夜十數次，專邀予診，見其形神委頓，迥不如昨，指紋已透氣關，非尋常泄瀉可比，此脾土大傷，恐釀慢驚風症，遂改方大健脾土，用

土炒於术二錢　山藥四錢　炒扁豆三錢　芡實四錢　炒薏仁米四錢　澤瀉錢五　茯苓　三錢　紫蔻仁一錢　車前子布包三錢　上肉桂麵沖三分　甘草七分　薑兩片

此方連服兩劑，泄瀉已愈，形神仍不見強，且不甚吮乳，遂囑其父買八珍糕餵服，或開水泡服，不必服藥。嗣五六日後，因病女之兄大腿流注，邀予診治，見前病女已跳躍如常，瘡口早已平復。

一滿姓童年七歲，患耳疳，邀予診治，見兩耳竅膿水淋漓，半係血湯，耳輪四圍煽腫，疼痛呼號，晝夜不已，詢知自繈褓時啼哭，熱淚流入竅門，頻年不愈，忽輕忽重，此次誤食海魚並蝦蟹等物，是以發之甚重，耳竅用棉花沾乾吹耳疳散，四圍用如意散麻油調敷，內服方用

夏枯草二錢　甘菊二錢　桑葉三錢　柴胡一錢　連翹二錢　元參三錢　胡連錢五　黑梔皮二錢　甘草一錢　竹葉二錢

此方連服兩劑，疼痛見減，煽腫已消，惟添少腹擰痛，似痢非痢，日夜五六次，小溲短赤，遂改方用

吳萸二分炒　川連一錢　製川朴一錢　炮薑炭五分　榔炭錢五　南查炭二錢　杭白芍三分　甘草一錢　神麯炭二錢　煨木香八分

此方連服兩劑，腹痛除，痢疾止，耳疳亦大見功效。病家謂予曰：先生能將耳疳除根否。予曰：除根固不易，府上深信予治，便有法想。病家復問此病究因何故，予曰：先天不足。病家點首稱是，堅請立方，予勉從其請，方用

大熟地五錢　枸杞果三錢　黃菊花錢五　製首烏三錢　潼沙苑三錢　杭白芍三錢　桑椹子三錢　甜玉竹三錢　丹皮錢五　九節菖蒲七分

此方服十劑後，病家復邀予診，見耳疳已霍然無恙，第兩耳失聰，渾如木偶，病家雖甚喜歡，總嫌美中不足，堅請予設法，予曰不難，囑速買台射一分，將香灌入葱管，葱管上邊留節長僅寸許，下邊用棉花塞住，紅衣線輕輕紮之，塞入耳竅，線頭留在外邊，囑間日一換，六七換後必能全愈，內服方照前方弗更，再服十劑後，即照方十劑配丸藥，緩緩圖功。如是年餘，湯藥約百餘劑，丸藥配六七料，蓋病家急於奏效，兩路夾攻，竟能如願以償，耳疳從此不發，聽聞與平人無異。

張姓小孩，左耳後患魚尾毒六日，就予診治，按之堅硬，脈數且滑，勢將造膿，外貼三黃散膏，內進

角刺錢五　連翹三錢　赤芍二錢　桔梗一錢　忍冬花三錢　甘草一錢　白芷八分　瓜蔞根二錢　自穿蠶繭一枚

此服兩劑，用刀刺潰，流膿杯許，升丹紙捻插入，日兩易。內去角刺又服一劑，不數日已流清水，瘡口稍摻升丹紙膏單之，又兩日收功。

此本小病，毋須載入，因近時患此症甚多，醫者每執左爲夭疽，右爲銳毒，雜藥亂投，每有誤事，故略錄一二，俾學者有所考鏡，夫果夭疽銳毒即偏腦疽之極重者，豈可並論。

劉姓小孩十二三歲，兩耳後各患魚尾毒一枚，始起寒熱交加，就予診治，予用荆防敗毒散加薑蠶、貝母、金銀花服兩劑，勢將造膿，改用角刺、黄芪、桔梗、白芷、連翹、花粉、甘草等服一劑，後瘡頭高聳，同時刺潰出膿兩杯，仍用前方去角刺，加乳、沒各五分，銀花等服之，亦用升丹拈紙捻插入，日兩易。如此四五日，膿淨第流清水，遂去捻用升丹少許摻瘡口，二三日收功。

鬢疽，陸姓婦年五十外，左鬢生疽，形同蜂房，發熱疼痛，第七日邀予診治，見瘡頭平塌，並不高聳，用手擠之，僅流紫血，告病人曰，此係膽與三焦相火內熾，須耐心靜養，方可無虞。外摻青九一丹，內服菊花、柴胡、杭白芍、細生地、炒山梔、丹皮、桑葉、連翹、甘草等，兩服後瘡口漸有膿意，改用疽藥摻之，內服仍照昨方，如此六七日，腐肉漸淨，新肉已生，重用青九一丹摻之，內服

菊花炭三錢　元參三錢　桑葉三錢　山梔錢五　丹皮錢五　當歸錢五　勾藤三錢　甘草一錢

此方服二三劑病痊。

此症始終清膽與三焦相火，未服一毫補托，十數日告痊，要知清之即寓補之意也。

前署霸州徐贊延之母，秋間鬢上生疽，起五六日即邀予治，見其患處長二寸許，寬六七分，色兼紫黯，惟流黄水無膿，發熱疼痛，夜甚，瘡口摻疽藥，內服桑葉、菊花、柴胡、丹皮、當歸、川芎、黄芩、山梔、甘草，服兩劑，紫黯色轉紅活，瘡口仍摻疽藥，內服亦照昨方又兩劑，瘡頭腐肉漸去，改摻青九一丹，以玉紅膏單之，如此又八九日，纔能結痂，起至落痂幾及一月。

陳理堂春間患耳疔，先請里中楊某治之，服表解藥，痛勢轉劇，乃邀予治，見其耳竅腫塞，難容一線，竅外露出疔頭如菉豆大一粒，碰之鮮血迸流，身熱灼手，此係肝腎鬱火，用羚羊片、元參、桑葉、川連、黄柏、山梔、膽草、蘆薈、甘草、黛拌、燈心兩劑，痛止熱去，再宗前方進退兩劑而愈。耳竅始終不可吹藥，蓋耳竅有開無閉，萬不可吹藥也。

按腎開竅於耳，肝寄之，此病責在肝腎，治法一定道理。

業師唐靜研夫子，秋間忽耳輪邊上驟起潦泡，流黄水，疼痛刺心，發熱不食，命輿相邀，予即往看，夫子神色燥煩，懶與人譚，坐榻床上，惟呼疼鬧難受，予用方

羚羊片二錢　蘆薈錢五　龍膽草二錢　黄芩三錢　炒山梔三錢　菊花五錢　桑葉三錢　細生地四錢　杭白芍三錢　甘草錢五　竹葉三錢

外用敷藥

上青黛五分　黄柏三分　煅中白三分　梅片一分　菊花炙炭五分

共研細末，香油調上，次日即愈。此病責重肝膽，內服外敷均從此着意。

周姓小孩夏令患耳疳，第流黄水，向藥肆買麵藥吹之，即腫痛連及耳門，前後各結一核，發熱，日夜呼號，第五日就予診視，詢其原委，切囑萬不可以藥肆藥吹之，見其指紋直透命關，且兩結核隱露青紫，知其毒已內陷，辭不能治，其父哀求至再免，用清心牛黄丸與服，次日即斃。

凡外症見紫青色均不能治，惟蜈蚣毒雖青紫無妨，緣其病之本色，不可執一。史大令之次公子，冬間耳根忽結核炁癰，第三日邀予診治，見根盤大如鴨卵，色微紅，內服羚羊片、勾藤、丹皮、桑葉、象貝、桔梗、炒山梔、元參、連翹、甘草，外敷

月黄三分　腰黄五分　台射一分　銀硃二分　蟬酥二分　梅片一分

共研細末，白蜜調敷，四五日即消。

外部總部

疔瘡部

題解

《外科正宗・疔瘡論》 夫疔瘡者，乃外科迅速之病也。有朝發夕死，隨發隨死，有三日五日而不死，一月半月而終死，此在於毒中之淺深，臟腑之乖逆，節候之寒溫，肅殺之瞬息，畜類屍忤，性情激變，暴戾一時，發生立判，人之氣血虛者，各隨臟腑而中之。

《外科證治全書・疔》 一形小如豆，色紫頂焦，或如泡，痲癢木痛，惡寒發熱者，疔也，當按疔瘡治法。如生人中正中名龍泉疔，尤惡，稍遲多致不救。

《外科真詮・疔瘡》 疔瘡，發無定處，堅硬如釘，故名曰疔。

《治疔大全・總論治法》 疔者，堅硬有腳，其狀若釘，故名曰疔。

論說

《外科精義・辯丁腫十三種形色禁忌》 凡療丁腫，皆刺瘡心至痛處，又刺四邊十餘下，令血出，去血敷藥，藥力得入針孔中則佳。若不達裏，藥力不到，又看口中、頰邊、舌上，有赤黑如珠子者是也。瘡上按之慘痛應心者，是秋冬寒毒，久結皮膚中，變作此瘡，不急療之，日夜根長，流入諸脈數道，如箭入身，顫掉不已。若不慎口味、房室，死不旋踵。經五六日不瘥，眼中見火光，心神昏昧，口乾心煩，嘔吐不定，宜速治之。

一曰麻子丁：其狀肉起，頭如黍米，色稍黑，四邊微赤，多癢。忌食麻子油，衣布衣，並入麻田中行。

二曰石丁：其狀皮肉相連，色如黑豆，甚硬，刺之不入，肉微痛。忌瓦礫、磚石之屬。

三曰雄丁：其狀皰頭黑靨，四畔仰，皰漿起，有水出，色黃，大如錢孔，形高者。忌房室。

四曰雌丁：其狀瘡稍黃，向裏靨，亦似灸瘡，四面皰漿起，心凹，色赤，如錢孔者。忌房室。

五曰火丁：其狀如湯火燒灼，瘡頭黑靨，四邊有煙漿，又如赤粟米者。忌火燒烙。

六曰爛丁：其狀色稍黑，有白斑，瘡中潰，有膿水流出，瘡形大小如匙面者。忌沸熱食爛物。

七曰三十六丁：其狀頭黑浮起，形如黑豆，四畔起赤色，今日生一，明日生二，及至十，若滿三十六，藥所不能治，未滿三十六可治。忌嗔怒畜積愁恨。

八曰蛇眼丁：其狀瘡頭黑皮浮生，形如小豆，狀似蛇眼大，體硬。忌惡眼人看，並嫉妬人見，忌毒藥。

九曰鹽膚丁：其狀大如匙面，四邊皆赤，有黑粟粒起。食鹽大忌。

十曰水洗丁：其狀大如錢，形如錢孔，瘡頭白，裏黑靨，汁出，中硬。忌飲漿水、水洗、渡河。

十一曰刀鎌丁：其狀瓣狹如薤葉大，長一寸，左側肉黑如燒烙。忌刺及刀鎌切割、鐵刀所傷。可以藥治，不可亂攻。

十二曰浮溫丁：其狀瘡體曲圓，少許不合，長而狹，如薤葉大，內黃外黑，黑處刺之不痛，黃處刺之痛。

十三曰牛狗丁：其狀肉色，皰起掐不破。

右十三種丁瘡，初起瘡心先癢後痛，先寒後熱，熱定則寒，多四肢沉重，心驚眼花。若大重者則嘔逆，嘔逆者難治。其麻子丁一種，始末惟癢。初錄忌者，不得觸犯，觸犯者，發作難治療。其浮溫丁、牛拘丁兩種，無所禁忌，縱不療亦不能殺人，其狀寒熱與諸丁不同。皆宜將護，依法治療，禁忌勿得觸犯，若或觸犯，脊強瘡痛極甚，不可忍者是也。又云：丁腫初發時，突起如丁蓋，故謂之丁。令人惡心惡寒，四肢強痛，一二日瘡變爲焦黑色，腫大光起

根硬，刺之不覺痛，皆其候也。在手足、頭面、胸背、骨節間最急，其餘處則可。毒入腹，則煩悶，恍惚似醉，如此者，三二日死矣，皆不可不速治也。

《外科集驗方・疔瘡論》 夫疔瘡者，皆由臟腑積受熱毒邪風，相搏於經絡之間，以致血氣凝滯，注於毛孔，手足、頭面，各隨五臟部分而發也。其形如粟米，或疼或癢，以致遍身麻木，頭眩寒熱，時生嘔逆，甚則四肢沉重，心驚眼花。蓋疔腫初發時，突起如釘蓋，故謂之疔。疔瘡含蓄毒氣，突出寸許，痛癢異常，一二日間害人甚速，是尤在癰疽之上也。《內經》以白疔發於右鼻，赤疔發於舌根，黃疔發於口唇，黑疔發於耳前，青疔發於目下，蓋取五色之應五臟，各有所屬部位而已。然或肩、或腰、或足，發無定處，如在手足、頭面、骨節間者最急，其餘猶可緩也。《千金方》論疔瘡有十三種：一曰麻子疔，其狀肉起，頭如黍米，色稍黑，四邊微赤，多癢。忌食麻子油，衣麻衣，並入麻田中行。二曰石疔，其狀皮肉相連，色如黑豆，甚硬，刺之不入，肉微痛。忌瓦礫、磚石之屬。三曰雄疔，其狀皰起，頭黑靨，四畔仰，皰漿起，有水出，色黃，大如錢孔，形高者。忌房室。四曰雌疔，其狀瘡稍黃，向裏靨，亦似灸瘡，四面皰漿起，心凹，色赤，如錢孔者。忌房室。五曰火疔，其狀如湯火燒灼，瘡頭黑靨，四邊有煙漿，又如赤粟米者。忌火燒烙。六曰爛疔，其狀色稍黑，有白斑，瘡中潰有膿水流出，瘡形大小如匙面者。忌沸熱食爛物。七曰三十六疔，其狀頭黑浮起，形如黑豆，四畔起赤色，今日生一，明日生二，及至十，若滿三十六，藥所不能治，未滿三十六可治。忌嗔怒，畜積愁恨。八曰蛇眼疔，其狀瘡頭黑皮浮生，形如小豆，狀似蛇眼大，體硬。忌惡眼人看，並嫉妬人見，忌毒藥。九曰鹽膚疔，其狀大如匙面，四邊皆赤，有黑粟粒起。大忌食鹽。十曰不洗疔，其狀大如錢，形如錢孔，瘡頭白，裏黑靨，汁出中硬。忌飲漿水、水洗、渡河。十一曰刃鎌疔，其狀濶狹如薤葉大，長一寸，左側肉黑如燒烙。忌刺及刀鎌切割、鐵刃所傷，可以藥治，不可亂攻。十二曰浮瘟疔，其狀瘡體圓曲，少許不合，長而狹如薤葉大，內黃外黑，黑處刺之不痛，黃處刺之痛。十三曰牛狗疔，其狀肉色，皰起掐不破。以上疔瘡十三種，初起瘡心先癢後痛，先寒後熱，熱定則寒，多四肢沉重，心驚眼花。若大重者則嘔逆，嘔逆者難治。其麻子疔一種，始末惟癢，初緑忌者，不得觸犯，觸犯者發作難治療。其浮瘟疔、牛狗疔兩種無所禁忌，縱不療亦不能殺人，其狀寒熱與諸疔不同。皆宜將護，依法治療。其諸疔或脅強瘡痛極甚不可忍者，是觸犯禁忌也。又有所謂紅絲疔、魚臍疔之類，其名甚多。其紅絲疔者或生手足間，有紅絲一條，急宜用針刺斷，不然其絲入心，必難治矣。魚臍疔者，其狀有似魚臍也。凡療疔瘡，皆宜刺瘡中心至痛處，又刺四邊十餘下，令血出，去惡血，敷藥，藥力得入針孔中則佳。若不達裏，藥力不到，又看口中、頰邊、舌上有赤黑如珠子者是也。諸疔名目雖多，其治法略同，初起宜以針刺出毒血，將蟾酥圓或迴疔錠子之類從針孔抵入之，上用膏藥貼之，仍服飛龍奪命丹發汗，及五香連翹漏蘆湯之類並清心之劑，蓋諸瘡皆屬心火，心清則毒氣消散，而易愈矣。

《瘡瘍經驗全書・暑疔》



大抵疔瘡有十三種，而有青黃赤白黑，所以應五臟也。復有暑疔、火疔、氣疔、冷疔者，皆以其時候緩急浮實之異。但初發起，或先癢後痛，先寒後熱，四肢拘急，沉重強痛者。得症便發寒熱，瘡邊麻，漸至半身，大痛應心，嘔逆自利，足冷至膝，四畔紫黑色，皆爲重症。惟麻子始末皆癢。若症候寒熱，與諸疔瘡同，俱覺背強，其痛甚者，乃觸犯所致，即取枸杞根搗汁服之彌佳，再狗屎白色者，得雨露之功，臭氣已去，加枸杞根和勻，絞取清汁，服之危良。但有卒患喉痛，心寒熱，或腹痛，惡寒發熱者，當預防生此疔症也。凡疔瘡多生口邊頰內或舌上，赤黑點如洗，慘痛應心者是也。不即治之，日夜根長流入諸脈，如箭入身，不得搖動，經久五六日後，甚者毒氣入腹，眼中見火，神昏煩悶，嘔吐恍惚，如醉如痴，不可療矣。疔瘡有頭黑硬而凹者，瘡頭白而腫實者，瘡頭如豆泥色者，瘡頭鮮紅色者，瘡頭內有黑脈者，瘡頭紅赤而浮虛者，瘡頭如梔而黃者，瘡頭如金箔者，瘡頭如茱萸者，瘡頭如石榴子者。有初

如風疹、粉刺，搔破入風，則去黃水出，其裏有赤黑脈而微腫者，肉中突起如魚眼，赤黑，慘痛徹骨者，結久則爲爛瘡，瘡下深孔，如大針穿物。初生時突起疔痂，故名疔瘡，令人惡寒發熱，四肢強直而牽痛，一二日瘡便變色，焦黑腫大，光起根硬，不可近，犯之則痛，甚則發於頭面、手足、骨節間者，氣血之所聚會，宜急治之。有似灸瘡，四邊泡漿者。但疔瘡熟時，膿水出，瘡孔如蜂窠，病易瘥也。疔瘡惡症，眼黃面青舌黑，冷汗發渴，腳冷至膝下，不食自利，瘡冷不痛，嘔逆，瘡不之發，四畔不紅，瘡邊麻木，乾黑生刺，瘡邊紫黑色，慘痛應心，眼中見水，神昏煩悶，神思恍惚，猶如醉痴者，皆難治也。試以針刺患人手足中指不痛者，難治。疔瘡初生時，紅軟溫和，忽然頂陷黑，謂之癤走，此症危矣，急服飛龍奪命丹、追疔奪命湯。其疔發於太陽眼邊者，名曰疔腦疔，十死一生。《內經》以白疔發於右鼻，赤疔發於舌根，黃疔發於口唇，黑疔發於耳前，青疔發於目下，蓋取五色以應五臟，各有所屬部位而已，然或肩或腰或足，發無定處，如在頭面、手足、骨節間者甚急。

《外科啓玄・明疔瘡三十四種形症禁忌論》 夫疔瘡之苦，形症多端，詳辨得宜，取效如手拾芥，不得法如下海屠龍，蓋謂不得其詳也，如分其形，識其名，知其秘，得其宜，故不敢隱而傳之後世，人得其生，非其心哉，仁哉。故剖之，名一一具載，古之盧扁，漢之華佗，止言五疔是五臟之疔也，辨五色，分五臟，青黃赤白黑名之。

一曰心疔：其形生於心臟之俞募經井之端，或手之小指，其色赤，發熱煩心，睡眠不安，口乾，其痛應心，小便赤，面赤，舌上有珠子。治宜瀉心湯，內加托裏解毒之劑。

二曰肝疔：其色青，其形生於肝臟部位，足之大指之端，脇肋之次，其症寒熱頭項痛，眼中火光，口苦脇痛，小便難，面青。宜小柴胡湯，內加托裏解毒之劑。

三曰脾疔：又名曰黃疔，其形多生脾臟之部位，其症不食，多嘔吐，其色黃。治宜瀉黃散加解毒等劑。

四曰肺疔：又名白疔，其形多生肺之部位經絡，手之大指，其色白，其症發熱咳嗽。治宜瀉白散內加解毒之劑。

五曰腎疔：又名曰黑疔，其形多生於腎經絡部位，足之小指湧泉等穴，其症寒熱面色黯。治宜解毒托裏加引腎經藥治之。

六曰麻子疔：其狀肉起，頭如黍米，色稍黑，四邊微赤多癢。忌食麻子油衣。

七曰石疔：其狀皮肉相堅，色如黑豆，甚硬，刺之不入肉微痛。忌砭之。

八曰雄疔：其狀皰黑，四畔仰，皰漿起有水出，色黃，大如錢孔，形頂凸者是。忌房室。

九曰雌疔：其狀稍黃向裏靨，亦似灸瘡，四面皰漿起，心凹，色赤，如錢孔形者。忌房室。

十曰火疔：其形如湯火燒燙，瘡頭黑靨，四邊有煙漿，又如赤粟米狀。忌灸烙。

十一曰爛疔：其形色稍黑，有白斑，瘡潰流膿，有大小如匙面。忌食沸熱食物。

十二曰三十六疔：其形黑，浮起如黑豆，四畔起赤色。今日生一顆，明日生二顆，一日增一瘡，若增至三十六，雖靈丹莫救，如未滿者可治。忌嗔怒愁恨。又名滿天星。

十三曰蛇頭疔：又名蛇眼疔，其形頭如蛇頭，有二目，似蛇眼大，苦痛甚，多生手足指頭上。宜取去其眼，系上藥。

十四曰鹽膚疔：其狀大如匙面，四邊皆赤，有黑粟粒。忌食鹽。

十五曰水洗疔：其狀大如錢形有孔，瘡頭白裏黑靨，汁出，中間硬。忌飲水及水洗。

十六曰刀鐮疔：其狀濶狹如薤葉大，長一寸，左側肉黑如燒烙。忌針刺刀割。宜藥治之。

十七曰浮溫疔：其狀曲圓，少許不合，長而狹，如薤葉大，內黑外黃，黑處刺之不痛，黃處則痛。無禁忌。

十八曰牛狗疔：其狀肉色皰起掐不破。無忌。縱不治，亦不殺人。

十九曰豬疔：其形圓而小，瘡口內有油。忌食豬肉。

二十曰牛疔：其形圓小，瘡口內無油，皰起掐之不破，有寒熱。忌食牛肉。

二十一曰狗疔：其形長而帶尖，色赤，有寒熱，忌食犬肉。

二十二曰羊疔：其形長而色白，有寒熱。忌羊肉。

二十三曰驢馬疔：其形三角，頂上有黑點，根腳赤色，凸頂，有寒熱。忌食驢馬肉。

二十四曰瓜簍疔：不計其數，其形圓長如瓜形，因食瓜毒而生。忌食瓜。

二十五曰豆腐疔：其狀白，皰三日內頂陷，因食豆腐內有人汗所生，麵觔亦然。

二十六曰氣疔：其形或大或小，皰白如有氣。於內因感怒恚之氣而生。忌氣怒。

二十七曰鬼疔：其形亦大小不一，色青。因中邪毒之氣而生，異於諸疔，比氣疔，夜甚，令人言，如見鬼狀。

二十八曰紅絲疔：其形赤縷縷如絲綫，週身纏擾，如手足上則入心即死。宜松針刺去血。忌熱物。

二十九曰內疔者：言其疔生於內，臟腑上、腔裏面、喉內、口內，與外疔更不同，甚利害。宜托毒追疔取黃上。

三十曰蒲桃疔：其形黑兼紫，如水晶，故名之。皰內黑血毒水宜去之，入追毒丹，服奪命丹，托毒藥治之。

三十一曰楊梅疔：其形黑紫如熏梅狀，如遍一有梅瘡，內有一二箇疔瘡，則令遍身瘡不發。須針刺其毒，入追毒丹，服土茯苓加托毒等藥，隨症治之方安。

三十二曰魚臍疔：其形如魚之肚臍狀，多生脫膊肚小腿肚上，乃手足太陽經分毒氣。治宜察之加引經。

三十三曰痘疔：有大小人出痘之時，忽生此疔，則令遍身痘瘡俱不發。須急去之，內服托裏追疔藥，外有本條。

三十四曰蜈蚣疔：其形長如蜈蚣，亦有頭足，發寒熱。因食物被蜈蚣所遊之毒而生，宜雄黃定子塗之。

《外科啓玄・明疔瘡治法論》 凡疔瘡取治，其法不一，當先看其緩急。如緩者，一日瘡皰白色而小，二日色白微大，三日色微紫，四日色真紫，此候之緩也。急者，五日色青緊小，六日色深青大緊，七日色黑如火灸瘡之狀，此最急之候。假如身上生一瘡，而他處再生一小瘡，爲之尖候，用針挑破小瘡，則泄其毒，謂之可治。不可治者，他處無小瘡，謂之無應候，毒之甚，故不可治也。大抵疔瘡四圍有赤煩腫，名曰有護湯。如四圍不赤腫，即是不護湯，亦不可治也。疔之生者則身熱頭疼，手足溫暖，飲食如常是也。疔之危者，睛不轉，大渴而喘，唇面青，不進食，五心腫，無有脈，四肢冷，不起床，不精神，腹痛甚於常，是有內疔也，當詳內疔條，如治外疔。雖有三十四種之分，而其治法不無少異，當知禁忌，不可誤犯，犯之者恐難治也。

《外科百效全書・疔瘡》 夫疔瘡者，皆由臟腑積受熱毒邪氣，相搏於經絡之間，以致血氣凝滯，注於毛孔手足頭面，各隨五臟部分而發也。其形如粟米，或疼或癢，以致遍身麻木，頭眩寒熱，時生嘔逆，甚則四肢沉重，心驚眼花。蓋疔腫初發熱，突起如釘蓋，故謂之疔。疔瘡含蓄毒氣，突出寸許，痛癢異常，一二日間，害人甚速。

《內經》以白疔發於頸鼻，赤疔發於舌根，黃疔發於口唇，黑疔發於耳前，青疔發於目下。蓋取五色以應五臟，各有所屬部位而已。然或肩、或腰、或足，發無定處，如在手足、頭面、骨節間最急，其餘猶可緩也。

近世多食災牛疫馬之肉，而成此證。其形有十三種，皆以形而名之耳。一曰麻子疔，始末極癢，忌麻子油，犯之多不救；二曰石疔；三曰雄疔；四曰雌疔；五曰火疔；六曰爛疔；七曰三十六疔；八曰蛇眼疔；九曰鹽膚疔；十曰水洗疔；十一曰刃鐮疔；十二曰浮鷗疔；十三曰牛狗疔。惟三十六疔最為可畏，其狀頭黑浮起，形如黑豆，四畔大，赤色，今日生一，明日生二，後日生三，乃至十數，猶為可治。若滿三十六，則不可治矣。又有所謂紅絲疔、魚臍疔之類，其名甚多。其紅絲疔者，或生手足間，有紅絲一條，急宜用針刺斷。不然其絲入心，必難治矣。魚臍疔者，狀如魚臍也。

《洞天奧旨・疔瘡》 疔瘡之生，膏粱人居其半，皆因營衛過滯，火毒外發也，非獨節候寒溫之失令，肅殺瞬息之違和得之，故所生之處，無一定之部位。其症頗多，古今稱名不一，孫真人分一十五種，李東垣分二十三種，申啓玄分三十四種，其實華元化分五種盡之矣。五種者，分五臟也。稱名多者，乃象形而名之也，名多反無一定治法，不若遵元化五疔爲要。大凡疔形色赤者，心疔也；色白者，肺疔也；色青紫者，肝疔也；色黃者，脾疔也；色黑者，腎疔也。以五色辨五臟，以五臟別五疔，以五疔分治療，又何誤乎？雖然各疔之形色病狀，亦不可不細晰之也。如心疔者，俗名火焰疔，生於心臟之俞募經井之端，或生於唇口、手之小指掌中，初生一點紅黃小泡，抓動癢

痛非常，左右肢體麻木，重則發寒發熱，心煩意亂，頭暈眼花，睡臥不安，言語昏憒，小便短少，面紅口渴，舌上有珠，此乃發於心經之病也。如肝疔者，俗名紫燕疔，生於肝臟部位，足大指之端、脇肋之次、筋骨之間，初生便作青紫之泡，次日破流血水，三日後串筋爛骨，疼痛苦楚，重則眼紅目昧，指甲純青，寒熱交作，頭項皆痛，口苦脇疼，小便艱澁，舌強神昏，睡語驚惕，此乃發於肝經之病也。如脾疔者，俗名黃鼓疔，生於脾臟之部位，或生於口角、腮顴、眼胞上下及太陽正面之處，初生黃泡，光亮明潤，四邊紅赤，纏繞不散，或麻或癢，綳急硬強，其症不食，寒熱交作，重則惡心嘔吐，肢體木痛，煩悶乾噦，此乃發於脾經之病也。如肺疔者，俗名白刃疔，生於肺之部位經絡，手之大指，初生白泡，頂硬根突，破流脂水，癢痛難熬，易腐易陷，其症發熱咳嗽，重則腮損咽焦，毛聳肌熱，口吐濃痰，鼻掀氣急，此乃發於肺經之病也。如腎疔者，俗名黑靨疔，多生於腎經部絡，或耳竅、胸腹、腰腎偏僻之間，或生於足之小指、湧泉等穴，初生黑斑紫泡，毒串皮膚，漸攻肌肉，頑硬如石，痛入骨髓，其症寒熱不常，日輕夜重，面色黯黑，重則手足青紫，驚悸沉困，軟陷孔深，目睛透露，此乃發於腎經之病也。故見色之黑者，即知爲腎疔，治腎而加解毒去火之味；見色之黃者，即知爲脾疔，治脾而加解毒去火之味；見色之白者，即知爲肺疔，治肺而加解毒去火之味；見色之青紫者，即知爲肝疔，治肝而加解毒去火之味；見色之紅赤者，即知爲心疔，治心而加解毒去火之味，何疔之不易散哉？猶慮五疔之色未可盡據，更將各疔之名開列於後，以便世人之辨症云。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手足魚臍瘡門主論》 申斗垣曰：魚臍瘡，形似魚臍。生於肘肚者，是手少陰心經，多氣少血，海靈道上是也。生於小腿肚者，是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承山、飛揚二穴上下是也。《啓玄》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蛇背疔門主論》 王肯堂曰：蛇背疔，生指甲根後，形如半棗，色赤胖腫，乃火毒凝結而成。

又曰：蛇腹疔，生十指中節裏面，形如魚肚，色赤疼痛，乃火毒凝結而成。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衝要節門主論》 小指節近掌處腫痛炎赤，名曰衝要節。《正宗》

《瘍醫大全・諸瘡部・水疔門主論》 凡人手足一時生出小瘡，四圍紅赤，中間一點漆烏，堅硬如石，痛不可忍者，名曰水疔，破後惟流血水。

《醫鈔類編・外科・疔瘡總論》 《金鑑》云：疔者，如丁釘之狀，其形小，其根深，隨處可生。由恣食厚味，或中蛇蟲之毒，或中疫死牛馬豬羊之毒，或受四時不正疫氣，乃火證也。迅速之病，有朝發夕死，隨發隨死，三五日不死，一月半月亦必死，此係藏府之乖逆，性情之激變，節候之寒溫肅殺，且毒中有淺深也，若一時失治，立判存亡，不可不慎。

《醫鈔類編・外科・疔瘡辨證》 有名火焰疔者，多生於唇口及手掌指節間，初生一點紅黃小皰，痛癢麻木，甚則寒熱交作，煩燥舌強，言語疏忽，此屬心經毒火也。有名紫燕疔者，多生於手足、腰肋、筋骨之間，初生便作紫皰，次日破流血水，三日後串筋爛骨，甚則目紅甲青，邪視神昏，睡語驚惕，此屬肝經毒火也。有名黃鼓疔者，初覺黃皰，光亮明潤，四伴紅色纏繞，多生口角、腮顴、眼胞上下及太陽正面之處，發時便作麻癢，重則惡心嘔吐，肢體木痛，寒熱交作，煩渴口噦，此屬脾經毒火也。有名白刃疔者，初生白皰，頂硬根突，破流脂水，癢痛兼作，多生鼻孔兩手，易腐易陷，重則腮損咽焦，欬紅痰涎，鼻掀氣急，此屬肺經毒火也。有名黑靨疔者，多生耳竅、牙縫、胸腹、腰腎偏僻之處，初生黑斑紫皰，毒串皮膚，漸攻肌肉，頑梗如丁，痛徹骨髓，重則手足紫黑，驚悸沉困，軟陷孔深，目睛透露，此屬腎經毒火也。又有紅絲疔，發於手掌及骨節間，初起形似小瘡，漸發紅絲，上攻手膊，令人寒熱往來，甚則惡心嘔吐，治遲者紅絲攻心，常能壞人。又有暗疔，未發而腋下先堅腫無頭，次腫陰囊睾丸，突兀如箸頭，令人寒熱拘急，煩熱疼痛。又有內疔，先發寒熱腹痛，數日間忽然腫起一塊如積者是也。又有羊毛疔，身發寒熱，狀類傷寒，但前心後心有紅點，又如疹形，現其斑點，色紫黑者爲老色，淡紅者爲嫩色。

《醫鈔類編・外科・疔瘡部位形色緩急順逆》 諸疔部位形色亦有緩急。生於頭項、胸背者最急，生於手足骨節之間者稍緩。一疔之外別生一小瘡者，名曰應候。四圍赤腫而不散漫者，名曰護場。四旁多生小瘡者，名曰滿天星，有此者緩，無此者急。疔證初起至四五日間，由白色而至青紫色，疔頭潰膿，形似蜂窩，內無七惡等證者七惡證見癰疽治法爲順。若初起似疔非疔，灰色頂陷，如魚臍，如蠶斑，青紫黑皰，軟陷無膿，內見七惡等證者逆。

《瘍科捷徑・疔瘡》 五臟俱能發各疔，現於形體細詳形。欲知上下陰陽別，須看瘡形出孰經。

疔名火焰發心經，往往生於唇指成。時作心煩神恍惚，痛兼麻癢頗非輕。

毒發肝經紫燕名，此疔多出骨筋生。破流血水穿筋爛，最慮神昏毒內行。

黃鼓由來發脾經，多生口角與顴臨。皰黃光潤微紅色，麻癢頑殭兼惡心。

毒發肺經白叉疔，根兼白皰毒非輕。易腐易爛多腮損，咳嗽痰涎勢已成。

從來黑靨腎經生，黑皰如疔紫硬行。牽骨痛疼爲毒甚，沉昏驚悸目無睛。

以上五疔應五臟，又有紅絲別樣侵。初起如瘡紅腫發，紅絲最忌上攻心。

凡療疔症宜乎早，三陰當更辨三陽。在下可灸針宜上，緩治多危速即康。

內疔一症勢非輕，寒熱先來腹痛行。忽發腫如成積塊，初宜發汗次宜清。

又有羊毛一症原，增寒壯熱命難存。胸前背後如疹隱，宜服蟾酥挑斷根。

《瘍科捷徑・痘疔》 痘疔不與痘瘡同，痘裏生疔勢甚凶。黑硬如疔兼似石，天花難許灌漿膿。

《瘍科捷徑・捲簾疔》 捲簾疔發舌根成，黑豆之形硬痛行。須用銀針挑破後，茶湯洗淨拔之輕。

《瘍科捷徑・火珠疔》 火珠疔發鼻中生，眼赤顴紅灼熱蒸。內服辛涼先瀉肺，黃連膏擦自當應。

《瘍科捷徑・忘汲疔》 忘汲疔生眼睫邊，急宜挑破勿宜延。胭脂嚼汁頻頻點，洗用公英甘菊煎。

《瘍科捷徑・拳虎疔》 拳虎由來耳內生，膿成即速用披針。去膿急進桑丹飲，治按疔門仔細尋。

《瘍科捷徑・燕窩疔》 燕窩疔在腋間生，紅腫堅疼神欲昏。急用披針當頂刺，桑丹清毒妙難言。

《瘍科捷徑・注命疔》 注命疔生兩足心，如椒腫硬最昏沉。紅筋透股宜挑去，速用田螺水點臨。

《瘍科捷徑・透腸疔》 透腸疔發在肛門，總在天花六七辰。宜服黃連消毒飲，輕珠散擦妙如神。

《瘍科捷徑・驢龍疔》 疔號驢龍尿孔中，五朝六日熱身躬。腹膨水閉兼翻目，搽用牛黃冰射同。

《外科證治全書・唇疔》 生上下唇角，初起形如粒米，堅硬腫盛，痲癢木痛，憎寒發熱，甚則令唇外翻，或口不能開，故有反唇、鎖口之名。須按疔瘡法速治之，遲則走黃致命。

《外科證治全書・繭唇》 唇上起白皮小皰，漸腫漸大如蠶繭，或唇下腫如黑棗，燥裂癢痛，皆七情火動傷血。治宜補脾氣，生脾血，則燥自潤，火自平，腫自消。補中益氣湯加梔仁、芍藥、丹皮最妙，或加味歸脾湯亦妙。外用紫歸油頻潤之。如日久失治，誤服清火之藥，多致翻花不治。

《外科證治全書・唇風》 多在下唇，初發癢紅腫，日久破裂流水，疼如火燎，似無皮之狀，此脾經血燥也。如風燥，則不時瞤動。四物消風飲主之宜倍用歸地。外用紫歸油頻抹，愈。

《外科證治全書・黯疔》 生肢肢窩中，堅硬，勢如釘頭，其色紫黑，癢而且痛，寒熱往來，四肢拘急，或煩燥作嘔，痛引半背。治法同疔瘡。

《徐評外科正宗・疔瘡看法》 初起如疥，形如粉刺，或小泡，或疙瘩，結腫不散者順。瘡腫不作寒熱，亦不惡心，飲食有味，手足溫暖者順。瘡腫肉不腫，四圍白色，多痛少癢，作膿者順。已潰出膿，瘡仍高腫，肉色鮮明，根內紅活漸平者順。初起似疔非疔，軟慢灰色，四邊瘡根平塌漫腫者凶。未發前先作寒熱如瘧，惡心不食，後出瘡如蚊跡蚤斑，或青紫黑泡，軟陷無根，腐爛深孔，氣粗足冷者逆。瘡形似魚膘，頂凹灰白，軟漫相兼，脈細身冷者多逆。肉腫瘡不腫，根腳走散，瘡頂空腐，血水氣穢者死。凡疔頂以上針刺不疼，頂以下灸之不痛，俱死。已經走散，頭面耳項俱腫，煩躁脈細，痰動喘急者死。日久原瘡無跡，走散之處，仍復作膿，脈數唇焦，終死。病雖險惡，歲運順者可活，瘡雖微險，歲運逆者當危。

徐曰：大段與諸症同。

楣案：徐批有附錄繡波公一條云：疔瘡全看部位，如部位不佳者，甚

爲難治。余觀其毒將走之症，用針破其四圍，插入拔疔之藥，其浮腫處，用針鍼之，出其惡血，此法甚妙。

又案：他書載疔形闊如韭菜，長可寸餘，肉色紫黑者，忌行針刺。

《疔瘡五經辨・疔瘡五經辨》 疔瘡毒氣發於心經者，生爲火焰疔，其患多生唇、口、掌、手指間，初生一點紅黃小泡，抓動癢痛非常，左右肢體麻木，重則寒熱交作，頭暈眼花，心煩發躁，言語昏憒，此等發於心經之病也。毒氣發於肝經者，生爲紫燕疔，其患多生手足、腰脇、筋骨之間，初生便作紫泡，次日破流血水，三日後，串筋爛骨，疼痛苦楚，重則眼紅目昧，指甲純青，舌強神昏，睡語驚惕，此等出於肝經之病也。毒氣發於脾經者，生爲黃皷疔，其患多生口角、腮顴，眼泡上下及太陽正面之處，初生一點黃泡，光亮明潤，四邊紅色纏繞，發時便作麻癢，細急硬強，重則惡心吐嘔，肢體木痛，寒熱交作，煩渴乾噦，此等出於脾經之病也。毒氣發於肺經者，生爲白刃疔，其患初生白泡，疔硬根突，破流脂水，癢痛驟然，易腐易陷，重則腮損咽焦，毛聳肌熱，咳吐膿痰，鼻掀氣急，此等出於肺經之病也。毒氣發於腎經者，生爲黑腐疔，其患多生耳竅，胸腹、腰腎，偏僻軟肉之間，其患初生黑斑紫泡，毒串皮膚，漸攻肌肉，頑硬如丁，痛徹骨髓，重則手足青紫，驚悸沉困，軟陷空深，目睛透露，此等出於腎經之病也。以上五經，皆傳出五疔。又有紅絲疔，起手掌節間，初生形似小瘡，漸發紅絲，上攻手膊，令人多作寒熱，甚則惡心嘔吐，遲者紅絲至心，常能害人，用針於紅絲盡處，挑斷出血，尋至初起瘡上挑破。凡治此症，貴乎早醫，初起即治者，十全十活，稍遲者，十全五六，失治者，十全二三。服藥須明經絡，隨症引經，施治可也。

《疔瘡要訣・疔瘡論》 夫疔瘡，乃外科迅速之病也，有朝發夕死，隨發隨死，有三日五日而不死，一月半月而終死者，此在於毒中之深淺，臟腑之乖逆，節候之溫寒，肅殺之瞬息，畜類屍忤，性情激變，暴戾一時，發生立判。人之氣血虛者，各隨臟腑而中之。毒氣發於心經者，生爲火焰疔，多生唇掌指節間，其發初生一點紅黃小泡，抓動癢痛非常，左右肢體麻木，重則寒熱交作，頭暈眼花，心煩發燥，言語昏憒，此皆出於心經之病也。毒發於肝經者，生爲紫燕疔，多生手足腰脇筋骨之間，初生便作紫泡，次日破流血水，三日後串筋爛骨，疼痛苦楚，重則眼紅目昧，指甲純青，舌強神昏，睡語驚惕，此等發於肝經之病也。其毒發於脾經者，生爲黃鼓疔，初起黃泡，光亮明潤，四邊紅色纏繞，其患初生口角、腮顴、眼胞上下及太陽正面之處，發之便作麻癢，細急硬強，重則惡心嘔吐，肢體木痛，寒熱交作，煩渴乾穢，此脾經之病也。其毒發於肺經者，生爲白刃疔，初生白泡，頂硬根突，破流脂水，癢痛驟然，易腐易陷，重則腮損咽焦，毛聳肌熱，咳吐膿痰，鼻掀氣急，此肺經之病也。其病起於腎經者，生爲黑靨疔，多生耳竅，胸腹、腰腎偏僻軟肉之間，初起黑斑紫泡，毒串皮膚，漸攻肌肉，堅硬如釘，痛徹骨髓，重則手足青紫，驚悸沉困，軟陷孔深，目精透露，此腎經之病也。以上五論，相應五臟。又紅絲疔，起於手足，初起形似小瘡，漸發紅絲，發冷作熱，惡心嘔吐，遲治紅絲至心，壞人不淺矣。

《青囊全集秘旨・五疔分論》 黃鼓疔：口角、顴骨上，紅色，脾主。

白刃疔：腮白皰頂，吐痰涎，肺主。

黑靨疔：斑黑，紫皰，昏目露睛，腎發。

紫燕疔：筋骨間，指青，舌強，神昏亂，肝主。

火焰疔：唇、指中黃紅，心發主。

以上五疔發五臟，有形色，細考何部，辨經絡，論陰陽、上下之別。

紅絲疔，生手足，胸背筋骨處，最忌紅綫攻心。

羊毛疔，生前後心，有紫紅黑斑點，一有憎寒壯熱，一有嘔吐分別。

痘疔，小兒多生，俗呼賤痘，發無定處。

《疔毒良方・治疔毒良方》 按疔瘡，乃外科迅速之病，有朝發夕死，或隨發隨死，或三五日不死，至一月半月而終死者。其瘡最惡，其毒最烈，治之方雖多，而應手奏效者實少。所輯諸方實有起死回生之功，真可謂之神授，諸疔皆治，但疔有數種，部位既殊，形色亦別，其發甚微，人多疏忽，若不指明，貽誤非淺。

火焰疔：多生唇口、手掌、指節間，其發初生一點紅黃小泡，抓動癢痛非常，左右肢體麻木，重則寒熱交作，頭暈眼花，心煩發燥，言語昏憒，此等出於心經之病也。

紫燕疔：多生手足腰脇、筋骨之間，初生便作紫泡，次日破流血水，三日後串筋爛骨，疼痛苦楚，重則眼紅目昧，指甲純青，舌強神昏，睡語驚惕，此等出於肝經之病也。

黃鼓疔：其發初生黃泡，光亮明潤，四邊紅色纏繞，患多生口角、腮、

頰、眼泡上下及太陽正面之處，發之便作麻癢，綳急硬強，重者惡心嘔吐，肢體木痛，寒熱交作，煩渴乾噦，此等出於脾經之病也。

白刃疔：其發初生白泡，頂硬梗突，破流脂水，時痛時癢，易腐易陷，重則腮損咽焦，毛聳肌熱，咳吐膿痰，鼻掀氣急，此等出於肺經之病也。

黑靨疔：多生耳竅、胸腹、腰臀、偏僻軟肉之間，其發初生黑斑紫泡，毒串皮膚，漸攻肌肉，頑硬如釘，痛徹骨髓，重則手足青紫，驚悸沉困，軟陷孔深，目睛透露，此等出於腎經之病也。

紅絲疔：起於手掌節間，初起形如小瘡，漸發紅絲，上攻手膊，令人多生寒熱，甚則惡心嘔吐，遲治，紅絲至心，常能害人。用針於紅絲盡處挑斷出血方妙。

凡治疔毒，貴在乎早，更易痊可，倘若分辨不清，以生黃豆令病人嚼之不腥乃疔毒也，依方施治，百無一失。

《七十四種疔瘡圖說・疔瘡五經辨》 疔瘡毒氣發於心經者，爲火焰疔，其瘡多生於唇、口、掌、手指節之間，初生一點紅黃小疱，搔動痛癢非常，左右肢體麻木，重則寒熱交作，頭暈眼花，心煩躁，言語昏憒，此皆出於心經之毒火也。

毒氣發於肝經者，爲紫燕疔，其瘡多生於手足、腰脇、筋骨之間，初生便成紫泡，次日破流血水，三日以後，穿筋爛骨，疼痛非常，重則眼紅目眯，指甲純青，舌強神昏，睡卧驚惕，此皆出於肝經之毒火也。

毒氣發於脾經者，爲黃鼓疔，初生黃疱，光亮明潤，四圍紅暈，繞纏瘡窠，其瘡多生於口角、腮顴、眼胞上下以及太陽正面等處，發之便作麻癢，綳急堅硬，重則惡心嘔吐，肢體木痛，寒熱交作，煩渴乾噦，此皆出於脾經之毒火也。

毒氣發於肺經者，爲白刃疔。其瘡多生於太陽、顴腮、氣樞、咽喉之間，初生一點白疱，頂硬根凸，破流紫水，痛癢不休，易腐易陷，重則腮損咽焦，毛聳肌熱，咳吐膿痰，鼻掀氣急，此皆出於肺經之毒火也。

毒氣發於腎經者，爲黑靨疔，其瘡多生於耳竅、胸腹、腰脇、偏僻軟肉之間，初生黑斑紫疱，串於皮膚，漸攻肌肉，頑硬如丁，痛在骨髓，重則手足青紫，驚悸沉困軟陷，乳深目睛透露，此皆出於腎經之毒火也。以上五經疔，相應五臟，又紅絲疔一名紅綫疔，起於手掌脈門之間，初起形如小瘡，漸發紅絲，上攻手膊，令人增寒壯熱，甚則惡心嘔吐，此疔迅速，最易殺人，急於紅絲盡處挑斷出血，再於初起瘡上亦挑出血，以洩其毒，可保無虞，遲則紅絲至心，必致不救。故治此疔者，貴乎早醫，初起治者十全，稍遲者十愈六七，若失治者十無一生。服藥須明經絡，隨引經藥而治之。

《治疔大全・辨證》 疔之發也甚速，而其毒尤烈，有朝發夕死，隨發隨死者，有三日五日，至一月半月而死者。初起如疥，如粉刺，或發小泡，或起疙瘩，不可認作風熱疙瘩。始則或癢，或麻木，毒盛者如是。後則漸痛，亦有起即痛者，由癢而起之證，其毒必四散遊走，最爲利害。一二日後，發寒熱如瘧，甚則嘔吐煩躁，頭暈眼花，舌硬口乾，手足青黑，心腹脹悶，精神委頓，語言顛倒，其形大小長圓，其色黃白紅紫，或有紅絲，無一定形。更有生於內者，亦有寒熱頭痛等證，而瘡形不現，過數日，或有一處腫起，即內疔所發之地。治詳下。又有生於暗處者，初起不可誤爲傷寒時疫，當於鬚髮、眼耳、口鼻、肩下、兩腋、手足、甲縫、糞門、陰戶等處，遍尋細看數次，有則照後方治之。若前心後背有紅點，即照後羊毛疔治之。要在虛心辨認，隨其證之輕重，用藥合宜，方可無慮。書云：見其小則當大驚，倘或緩治，或治不得法，必致走黃，變端不測，俗云走馬看疔，極言治之不可緩。蓋疔證由五臟之毒火蘊結而發，故分五色，其部位亦有一定。發於心者，生唇口、手掌指節間，其色泡紅黃。發於肝者，生手足、肋脇間，其色初紫後青，甚則指甲青色。發於脾者，生口角、顎顴、眼胞間，起有黃泡。發於肺者，生鼻竅、手指、胸臆間，起有白泡。發於腎者，生耳竅、腰腹軟處，起有黑斑。即證之形色部位參之，而五臟之所屬可辨矣。

茲將各疔之名，開列於後：

有以象形名者，曰氣疔、石疔、松子疔、爛疔、鬼疔、茱萸疔、麻子疔、芝麻疔、鹽膚疔、浮瘟疔、瓜藤疔、楊梅疔、魚尾疔、豬疔、狗疔、羊疔、牛疔、驢馬疔、牛皮疔、蜈蚣疔、雄疔、雌疔、豆腐疔、火疔、水洗疔、刀鐮疔、肉龜疔、蛇頭疔、蛇腹疔、蛇眼疔、蛇節疔、蛇背疔、鰍肚疔、托盤疔、葡萄疔、冷疔、對疔、羊毛疔、羊毛痔瘤、開花疔、螞蝗疔、水蛇頭疔、脫骨疔、斷指疔、血疔、護腸疔、火珠疔、水疔、魚眼疔、魚臍疔。

有以會意名者，曰捲簾疔、忘汲疔、燕窩疔、注命疔、透腸疔、驪龍疔、參虎疔、釘腦疔。

有以顏色名者，曰赤面疔、黑疔、火焰疔、紫靨疔、黃鼓疔、白刃疔、黑靨

疔、紅絲疔。

有以數目名者，曰十指疔、三十六疔、七星趕月疔。

有以經穴名者，曰迎香疔、印堂疔、合谷疔、承漿疔、人中疔。

有以部位名者，曰手丫疔、頰疔、鼻疔、髭疔、虎鬚疔、反唇疔、腮疔、牙疔、穿牙疔、暗疔、內疔、心經疔、手背疔、偏正對口疔之類是也。以上諸疔刺治法一切俱詳下。諸疔或見於方書，或得之口授，若偏正對口、手背等疔，則載於刺疔捷法，治法詳下。證極重險，余爲人治有效，故並蠲疽誌之。

《外科明隱集・疔毒辨形論》 以前所言綿潰者，乃初如粟米，癢即破爛，浸流微汁，色紫無膿，破時見膿決非疔毒，甚則改變灰黑，週傍反腫，原患殞陷，乃爲疔毒。若果患者自能謹慎，醫法應症，五六日後，原患皆疼，以有微膿，傍腫減消，頑腐遂脫，此乃原症，未增他犯之候，故護順愈。若係見標之後，誤犯條戒，致增遍潰紫爛，或脹腫堅硬，皆名走黃，其犯條之理，各有所別。惟在醫法精妙，若能投方應效，至遲數日，患處糜爛之傍，毒汁似膿，週露絲邊，內惡漸退，硬消知疼，腐活味現臊臭，患者可望有命矣。若是遲至數日，逆惡仍添，少汁無膿，死期無二日之遠矣。其餘有似綿潰之壯，內疼，而患盤漸高，破出通膿者，又有綿潰搔癢，腐爛不深，微見信膿者，原情雖因外邪，止是兼染肉脈之毒，並未干犯臟腑內毒之情，二者並非疔毒之屬也。又有項後綿潰之情，另有成論之理，按正宗之書，糊泥疔毒之情，每言曰疼、曰膿，究其真理，疔瘡二形，猶未分明，遠近之期，尚未指確，後學庸淺，終難認真其門，焉能明其準治之理，患者被其妄治之冤，何時得訴也。

《外科明隱集・疔毒辨症歌》 疔毒原由內毒情，積蓄久蘊臟腑中，復因外染時邪令，搏引相兼外發成。疔毒爲患，原屬外因，厲邪染受，搏引內因之火鬱，而成斯疾，故曰相兼也。初如粟米灰殭皰，毒盛原潰魚膏形。初如粟米則潰，或有毒氣迅盛者，原生之初，便無疔頭，形若魚膏，熟爛之狀。誤被六畜疫毒染，爲患兼瘟更屬兇。六畜遭災多因疫瘟，人食其肉則能傳受，若是屠剝之時，被其穢惡之氣噴染者，受毒猶爲更甚也。毒盛麻癢心煩亂，邪盛附冷不知疼。疼爲毒盛，不疼爲邪盛，疔毒之患，不疼者多。本固根深形堅小，速現急潰不見膿。潰則見膿非疔毒者，疔毒潰後，毒解邪散，方能見膿。始終無膿者，百無一生。單生一枚毒勢猛，二三連發不是疔。既是同發三五枚，毒勢原輕，治法雖不相遠，失治也無甚礙。疔毒原非應死症，疔症初起未走黃之先，患者果能懂慎戒條，醫者照依以下內服、外敷之法，決非必死之症。余村附近各處，三十年來未有一人因生疔毒而死者，總因治未遲失，故得速愈，可知疔毒原非應死之症也。遲誤失戒難逃生。疔毒原是險症，若是失治或犯條戒，恐致傷生。患陷傍堅形色惡，促腫遍潰走黃名。初似火燎，次即起皰，膚變紫黑，內現諸惡，名爲走黃。失於避忌風寒入，木硬腫涼色黯青，或因響震脹難忍，血脈結澮更非輕。誤犯房勞失條戒，真陰耗洩原氣傾。以上三條患情外，醫治之法尋原情。以上三說，本屬患情之外，原由疔毒見標之次，自不慎重，誤犯之由，並非原情關重，醫治之法，宜當隨機應辨，按其原情施法。如受風寒，宜服溫經散寒，助陽發散之法，外以回陽等藥敷圈。如受響震，宜服活血散瘀，甯神解毒之劑，外用砭法，放散瘀滯爲要。如犯房勞，宜服大補氣血，滋原助腎之劑爲要。如果施法護效，外患血脈膚肉，已應深傷寬損，恐難得其速愈，其餘仍有多犯條戒等情，俱載此後應忌論內，醫者臨患，酌明原情，宜當辨法施療。神昏悶睡心腎絕，驚悸抽搐肝已終，嘔吐不休脾胃損，聲音雌啞傷肺經。患軟如穰真氣敗，前賢言：怕綿不怕鐵，是言患內宜硬不宜軟也。醫若強治妄用功。又有如疔似瘡象，惟在醫者辨分明。似疔如瘡之症，乃潰見膿者。如疔原盤漸高腫，護傷之名即此情。初係疔毒，原盤之周漸次高腫，故名護傷。傍生粟粒毒勢解，凶化爲吉滿天星。原係疔毒將要成形，忽于周傍驟生多粟尖紅小粒，名曰滿天星。一疔之次生一瘡，名爲應候重移輕。初是疔毒，二三日間傍生小瘡一枚，名曰應候，毒邪立解。若見以上之三情，皆屬易治，其理好比痘疹險逆，忽出點班，症立易輕。或有未老白頭現，類似疔毒疼微膿。初如疔毒白頭潰化，微有少膿兼之疼癢，非疔症也。初生如瘡發遲緩，雖現表裏非疔稱。初生初小尖瘡，雖有表裏相現，也非重症。漿水是疔情不重，患生手足、皮內、肉外之際，膿聚疼甚，名曰漿水疔也，有表裏症情，不甚關重。羊毛非疔有瘡名。《金鑑》言：羊毛疔，別書也有言羊毛瘟者，其理多屬瘟，不屬疔。紅絲同疔宜分曉，細真較重淺寬輕。紅絲疔症，生於四肢手足者多，細紅真切者重，淡暈寬混者輕。陰虛初起如疔患，微腫無頭暗潰疼，脫調二疽原來逆，俱生肢指命終傾。陰虛之患，脫調二疽，雖皆俱生肢指，但以夜疼，晝緩，情跡輕重爲所分，治當格辨。古醫分名按五色，究情致理不甚明，余今拙辨定所見，余村斯患確理，總以所生之處爲定論，勿以五行爲分也。胸腋頭重四肢輕。大凡疔毒之患，生於四肢者輕，生於頭面胸腋唇吻者重，四肢遙遠，其餘與內臟附近，故而以肢體分輕重也。何必言經無定處，別諸善惡論死生。疔毒者，乃發無定處之患，勿可以經絡爲定論。臨疾決症，惟憑形色辨其外，但以五善七惡定其內，生死安危，全在醫之權辨。生死存亡雖關壽，全憑早治與醫精。若非醫之精妙，即便早治，亦是虛投罔效，誠爲早治則存，遲治則亡，遇明則生，逢庸則死之候也。

走黃疔毒，腫勢形狀，有深淺之分。皮肉起皰，腐爛延寬者，爲外走黃，屬輕。通腫堅硬，筋骨脹甚者，爲裏走黃，屬重。

疔毒脈理，初末有反，此順逆之分。初起之時，脈弦長數者輕，脈遲微小者重。腐脫之後，脈大弦緊者逆，脈弱有神者順。

疔毒走黃，傍腫堅硬者，乃毒邪相濟盛旺也。醫治見效，膿見腐活，其腫之堅，必然漸次濃軟，似如被凍鮎魚開化之狀，其時乃係毒解邪散，腫硬始現塌軟症，乃可望有命也。

疔毒走黃，醫治得效，頑腐將化膿汁通流之時，患內現有躁臭之味者，乃係毒邪解散，真陽氣至也，亦卽有可望愈之兆也。然而亦不可應見惡臭甚腥之味者。

疔毒走黃，未見信膿之先，最忌毒汁閉塞，神衰離亂。腐肉將脫之後，氣弱神微者，乃因初發走黃之時，真氣外格敵邪力乏，見效之後，必應現此氣弱之象。然而亦不可應見氣敗神離之象者。

以上三說，有如小兒天花痘患重症，醫治得效，腫處必現大軟，患孔必現躁臭，神氣必然衰弱，此疔毒見效之說，理與痘症無所相遠也。

《外科醫鏡・疔瘡看法》 疔瘡初起，形如粟粒，瘡頭高起，微覺疼痛，好肉四圍，根盤束攏，第三日卽有正膿，次日疔根擠出，腫已消，人亦輕爽，並無寒熱，有亦不大，此大順症，七天完功，至遲十天。初起形同椒粒，或紫或青，瘡頭並不高起，好肉惟覺麻癢，四圍隱隱散腫，所謂肉腫瘡不腫，瘡頭兩邊有無數粟粒，擠之無膿，有亦不多，僅如黃豆粒一點，病人則形寒身熱，飲食不思，口苦舌燥，甚則神昏譫語，二便不通，此險症，不易調治。又有一種，每生額角、眉稜、顴骨等處，初起如蚊咬一樣，微微作癢，人不在意，至第二三日，便覺頭重目昏，憎寒壯熱，第四日已譫語神昏，毒已內陷，至六七日已入冥途。又有一種，初起如潦泡，在上下唇四白或兩口角，微覺麻癢，次日潦泡無迹，惟覺兩唇翻腫，甚至兩眼合縫，神昏譫語，身熱如灼，二便不通，第五六日斃命。以上兩症，均係逆症，極難措手。又有一種名暗疔，在腋下、尾閭、糞門、足心等處，初起紫黑潦泡，身並不熱，惟覺疼痛心煩，疔頭漸見塌陷，稍津血水，飲食不思，昏昏沉睡，此亦兇險症，無法可施。又有一種名紅絲疔，初起指掌或脈門，忽起椒粒膿泡，微癢不疼，抓破頓生紅綫一條，直侵腋下，治之得法，雖兇險不致喪命。

《治疔錄要・疔瘡看法》 凡疔瘡初起，形如芥粒，如粉刺或小泡，或疙瘩瘡腫，不作寒熱，不作惡心，飲食有味，手足溫暖者順。形已成瘡，腫結不散，四圍白色，多痛少癢，作膿者順。自潰出膿，瘡仍高腫，肉色鮮明，根內紅活漸平者順。初起似疔非疔，軟漫灰色，四邊瘡根平塌漫腫者凶。未發前先作寒熱如瘧，惡心不食，後出瘡如蚊跡蚤斑，或青紫黑泡，軟陷無根，腐爛深孔，氣粗足冷者逆。瘡形似魚臍，頂色灰白，軟漫相兼，脈細身冷者逆。肉腫瘡不腫，根腳走散，瘡內腐空，血水氣穢者死。已經走散，頭面耳項俱腫煩躁，脈細，痰動喘急者死。

《治疔錄要・疔瘡論》 夫疔瘡者，外科迅速之病也，有朝發夕死者，有隨發隨死者，有三五日而死者，有數日不死，一月半月而死者，此由於中毒之深淺，施治之順逆，節候之寒溫，稟氣之強弱，一時發生，各隨其人之臟腑而中之。有名爲火焰疔者，多生唇、口、手掌、指節間，初生一點紅黃小泡，癢痛麻木，甚則寒熱交作，煩躁舌強，言語昏憒，此屬心經毒火而成也。有名紫燕疔者，多生手足、腰脇、筋骨之間，初生便作紫泡，次日破流血水，三日後串筋爛骨，癢痛異常，甚則目紅甲青，邪視神昏，睡語驚惕，此屬肝經毒火而成也。有名黃鼓疔者，初生黃泡，光亮明潤，四邊紅色纏繞，多生口角、腮顴、眼泡上下及太陽正面之處，初發便作麻癢，繃急強硬，重則惡心嘔吐，肢體不痛，寒熱交作，煩渴乾噦，此屬脾經毒火而成也。有名白刃疔者，初生白泡，頂硬根突，破流脂水，癢痛兼作，多生鼻孔、兩手，易腐易陷，重則腮損咽焦，毛聳肌熱，咳吐痰涎，鼻掀氣急，此屬肺經毒火而成也。有名黑靨疔者，多生耳竅牙縫、胸腹、腰臀偏僻之處，初生黑斑紫泡，毒串皮膚，漸攻肌肉，頑硬如丁，痛徹骨髓，重則手足青紫，驚悸沉困，軟陷孔深，目睛透露，此屬腎經毒火而成也。以上五疔，各應五臟。又有紅絲疔者，生於手臂及骨節等處，初起形似小瘡，漸發紅絲一條，上攻手膊，令人寒熱往來，甚則惡心嘔吐，治遲者，紅絲攻心，常致不救。又有羊毛疔，初起頭痛寒熱，狀類傷寒，但視前心後心，有紅點如疹形，用針挑破，內有羊毛。又有刀鐮疔者，疔形闊如韭菜，長寸餘，肉色紫黑者是也。又有暗疔，未發而脇下先堅腫無頭，次腫陰囊，睾丸突出如筋頭，令人寒熱拘急，煩熱癢痛。又有內疔，先發寒熱腹痛，數日間，忽然腫起一塊如積者是也。其餘疔瘡，名類甚夥，舊說不及備載，然大要辨法，已不外此。

綜述

《急救仙方・疔瘡治法》 夫疔瘡之初生也，人多不覺，生於頭面、手足、肚脇、腰腿間，亦無定處，一二日必作寒熱如瘧，頭疼體痛不可忍，其痛稍異於尋常之證，遍身尋認，如有小瘡與尋常稍異，即是疔也。此瘡得患，各有所因，而其形狀亦各不同耳。

豬疔：形圓而小，瘡口內有油。

羊疔：形長，色白。

牛疔：形圓而小，瘡口內無油。

狗疔：形長，或帶尖，色赤。

驢馬疔：其狀三角，頂上有黑點，根赤，或凸。

要知此瘡非特豬、牛、狗、羊、驢、馬之毒所致。宿水不潔，飲之亦生水疔。豆腐中有人汗，食之亦生豆腐疔。又有氣疔、鬼疔，形狀雖不一，然其治之之法則一。

瘡色緩：

第一日瘡頂皰，色小白；第二日色大白；第三日色微紫；第四日色真紫。

瘡色急：

第五日色微青，小緊；第六日色深青，小緊；第七日色黑，其狀如魚膊，又如灸瘡之狀，乃最緊急之候也。

瘡證吉：

有應：謂生一疔之外，別處肉上再生一小瘡，即是有應。可用針挑破。

護場：謂瘡四圍有赤腫。

飲食如常，頭痛，身熱，手足溫，瘡多者謂之滿天星。

瘡證凶：

無應：謂別處肉上無瘡。

不護場：謂疔四圍無赤腫。

內疔盛，渴欲飲水，飲食不進，頭眩眼花，臥床不動，臥不起也。眼白，睛凝，唇舌青，腹痛甚，五心腫，手足冷，氣粗，無脈。

夫內疔之證，與外疔之證同，亦發寒熱，頭疼體痛，但瘡形不現，過數日，胸背、腹脇、頭面、手足間或有一處腫起，即內疔。所發之處，急用霹靂火。治不護場瘡之汗法，於腫處出汗。若身體寒熱，雖未有腫起，但腹痛甚者，便須作內疔證，用後法治之，不可緩也。

蟾酥丸：治內疔。

取蟾酥時，用桑葉一小錢大入蟾酥揉和，得所丸如念珠，陰乾用。病勢重者用二粒，輕者用一粒，著病人舌內噙化，化後良久，用井花水灌漱，再用雄黃丸七丸，冷茶清吞下，得臟腑利數行，其病應手而愈。

霹靂火法：取鵝卵石，炭火煆通赤，用澱桶一隻置竹椅，一隻於桶上，又用一杓置竹椅下。令病人裏體坐於椅上，取荊芥爲末，調入酸米醋於桶內，卻置煆石於杓中，即用荊芥醋淋沃石上，火力不可大，恐病人難禁。若火力已微，汗尚未透，可再加火力，再沃之。沃薰之時，用衾覆蓋，自頭至足連桶俱覆，只留口鼻在外，令遍身汗出，須要頭面皆有汗，病乃除，此法絕妙。

若老人、虛人、孕婦不宜汗下者，可針破瘡口，用海馬拔毒散點瘡，酒煎蒼耳服。如毒入裏，須用霹靂火時，病人不須入桶，只用一小水桶，依前法，以杓盛煆石在桶中，用荊芥醋淋沃，令病人側身，以腫處覆在桶上，四圍用衾被遮護，勿令氣泄，良久腫處出汗。如汗未透，可再加火力，再沃之，須令腫處汗透，卻不必遍身汗也。

若瘡在兩脇間，毒氣欲奔心，乃危急之證也，可急於患處尖上用艾炷灸三五壯，仍於灸穴前後針出少血，灸瘡四圍，有皰起吉，無皰起凶。

若瘡生於虛軟不便處，不可用針灸者，可用松針截法，針斷紅絲路。如瘡生於兩胯間，毒氣欲奔腎者，亦可松針於兩胯紅絲路盡處，針斷出血。如瘡生頭面上者，可於項間紅絲路盡處，針斷出血。或各處紅絲路有不現，無可下手，可於頷下、兩腋間、兩胯間虛軟處下手，針斷毒氣，毋令攻心、攻腎而已。

松針法：取向北松枝上葉極硬者，頓齊作一束，紮令極緊，緩緩以意消。詳毒氣所經行虛軟處，針之須令出血。針時先用酒潤下針處，針必小痛，令病人稍忍，仍用雄黃、麝香爲末，溫酒一二服，與之服之，方下針。

若表證皆罷，毒氣入裏者，雄黃丸治之。

若手足厥冷，六脈俱絕者，此乃毒氣已深，氣血爲毒氣所併，不能流通，是以體冷而脈不現，必須用木香流氣飲連進數服，氣血流通，則脈自回矣，然後依法治之，萬無一失。

桃紅散：治諸疔瘡，雖凶證迭見，六脈俱絕，垂死者，此藥悉能主之。

蟾酥少許，信石少許，蟬蛻三箇，去足翅，蜈蚣頭一箇，斑貓三箇，去足翅，谷丹五錢，風成石一兩，沙鍋盛兒片蓋，炭火煅一時久取出，右各製，研末令極細，指爪甲括葱白皮內涎調藥，先以松針破瘡口，可深半寸。凡疔瘡必有紅絲路，可隨紅絲斜下針，如瘡在胸以上可斜向下，如在胸以下可斜向上，蓋瘡毒喜趨心，故下針亦隨毒氣所行也。出針，候瘡口有惡血，須令出盡，別將蟾酥一粒如麥粒大，入瘡口中，用針送令深入，卻以前葱涎所調藥敷瘡口，莫敷在好肉上，再用冷水浸濕紙二三十重，貼在藥上封固其瘡。如清早封固，至晚覺瘡口熱，即去紙，水洗去藥令淨，用玉紅散摻瘡口，瘡口必有數日痛作疼痛。只用玉紅散摻瘡，仍日用葱湯洗疔瘡，證雖危惡，但能針破瘡口，入蟾酥在內，以桃紅散封固瘡後，即可保其回生也。至如瘡口痛作疼，痛不可忍，可不必憂，此非疔毒爲害，乃是蟾酥作腐疔毒，故爾痛也。可採芙蓉葉、桑葉擂碎，敷瘡四圍，散其血，勿令血潮，日夜各換一藥。又須洗瘡，後上藥，其瘡可不日安好也。

若疔瘡初發時，必發寒熱身疼，此乃毒氣在表，當汗而解，自沸湯主之。老人、虛人、孕婦不宜汗下，只用桃紅散拔毒。

《外科精義・論諸瘡》 夫諸瘡之生，其類甚多種，大小方書載之，紛紛以要而論，概舉四等：一者，因於氣血稽留而結於內者，謂腸胃之中癰疽是也；二者，因於氣血稽留而結於外者，謂十丁、九癭、五痔之類是也；三者，不因氣血而爲瘡，謂墮仆並金刀、湯火、灸烙而傷皮肉之類是也；四者，不因氣血而骨肉損傷者，謂蟲獸爪牙所害之類是也。然而四等皆不難損於肌膚，害於筋骨，不必見載令於隨方條下，該說治證以法附之爲治之者，臨疾制宜適事爲故耳。

《外科精義・論丁瘡腫》 夫丁瘡者，以其瘡形如丁蓋之狀者是也。古方論之，凡有十種，華元化載之五色丁，《千金方》說丁瘡有十三種，以至《外臺秘要》，神巧萬全，其論頗同。然皆不離於氣客於經絡五臟，內蘊毒熱。初生一頭凹，腫痛，青黃赤黑，無復定色，便令煩躁悶亂，或憎寒頭痛，或嘔吐心逆，以針刺瘡，不痛無血，是其候也。其候本因甘肥過度，不慎房酒，以致邪毒喑結，遂生丁瘡。《內經》曰：膏粱之實，足生丁瘡。此之謂也。其治之法，急於艾炷灸之，若不覺痛者，針丁四邊，皆令血出，以迴瘡錠子從針孔紙之，上用膏藥貼之，仍服五香連翹湯、漏蘆湯等疏下之爲效。若或針之不痛無血者，以猛火燒錢針通赤，於瘡上烙之，令如焦炭，取痛爲效。亦紙前錠子用膏藥貼之，經二日膿潰根出，服托裏湯散依常療之，以取平復。如針不痛，其人眼黑，或見火光者，不可治也，此邪毒之氣入臟腑故也。《養生方》云：人汗入食肉，食之則生丁瘡，不可不慎也。

《仙傳外科秘方・治諸疔瘡經驗品》 如疔瘡初出，以不變色，及不知疼痛，按搖不動，嵌頂，身發寒熱，便是此瘡。氣疔、水火疔、蛇眼、石疔、雄雌疔、爛疔、血疔、刀斧疔、紅絲、魚睛、紫硯、麻子諸般疔。急用圈黃藥，用臘月間雄豬膽一箇，入雄黃、京墨、薑汁爲末，入於膽內，用此藥塗在瘡上圈之，便不走黃。元疔發之，上便打一針，直到痛處便住，血出無妨，便入仙蟾拔毒，取黃藥入於瘡口內，即用水沉膏貼之，神應膏亦可，取黃回時，以瘡紅腫爲度。四圍腫，可以放針，出血毒黃水。如是走黃，看血筋到何處，以用火針刺斷，其血筋立住，便不走黃。看先黃走入何處，結成一塊便是黃者，可以黃上便放三五十針等，出血及毒氣，即用敷黃藥，敷出毒矣。如是黃走者，左過右，右過左者，難治之，必死也。瘡上黃上放針，無血出，如血紫黑者，難治，亦死也。用針取黃，不用鐵針，只用金銀銅針者。初發急服追疔奪命湯，即能內消立效。以服飛龍奪命丹亦可，後服化毒消腫托裏散，以服諸藥，皆要大汗出爲度。

取蟾酥法度：

右件將活疥蝦蟆眉稜上，用手裹捻油紙上，或是黃桑葉上，便有蟾酥，用竹篾青刮離紙葉上，便收於元刮竹篾上，插在背陰處，經宿酥自然乾，收用之。

《外科集驗方・追毒丹》 取黃，去疔頭，追膿毒，立效。

蟾酥一錢，乾用酒化　蜈蚣酒浸，炙乾黃　硇砂一錢　白丁香一錢，無此味加巴豆　巴豆七粒，去殼不去油　雄黃二錢　輕粉一錢　硃砂二錢爲衣

右總爲細末，麪調水爲圓，如圓不就，用酒打麪，糊爲圓如麥大，兩頭尖，入於針破口內，用水沉膏貼之，後用膏藥及生肌藥追出膿血毒物。又如有黑陷漏瘡者，四圍死敗肉不去，不生肌者，不可治也，亦用此藥追毒，去死肌敗肉，生新肉，愈矣。小者用一粒，大者加用之。病輕者不必用針，只以手指甲

爬動於瘡頂上，安此藥水沉膏貼之，其瘡即時紅腫爲度，去其敗肉爲妙，用之神效立驗。

《外科理例・疔瘡》　脈浮數者，散之。脈沉實者，下之。表裏俱實者，解表攻裏。

麻木大痛或不痛者，並灸之，更兼攻毒。

疔瘡，以其瘡形如丁蓋之狀也。多因肥甘過度，不慎房酒，以致邪毒蓄結，遂生疔瘡。經曰：膏粱之變，足生大丁是也。亦有人汗滴入食肉而生，亦有誤食死牛馬而生，不可不慎。初生頭凹腫痛，青黃赤黑，無復定色，便令煩躁悶亂，或增寒頭痛，或嘔吐心逆者是也。急於艾炷灸之，若不覺痛，針瘡四邊，皆令血出，以廻瘡錠子從瘡孔紉之，貼以膏藥，仍服五香連翹湯、漏蘆湯等疏下之爲效。若針之不痛無血者，以猛火燒鐵針通赤，於瘡上烙之，令如焦炭，取痛爲效，亦紉前錠子，貼以膏藥。經一二日，膿潰根出，服托裏湯散依常療之。如針不痛，其人眼黑，或見火光者，不可治，此毒已入臟腑也。

一人足患作癢，惡寒嘔吐，時發昏亂，脈浮數。明灸二十餘壯始痛，以奪命丹一服，腫起，更以荊防敗毒散而愈。

一人左手臂患之，是日一臂麻木，次日半體皆然，神思昏瞶。遂明灸二十餘壯，始不痛，至百壯始痛，以奪命丹一服始腫起，更用神異膏及荊防敗毒散而愈。此憑症也。

一婦忽惡寒作嘔，肩臂麻木，手心瘙癢，遂昏悶，不自知其故，但手有一泡，此疔毒也。急灸患處五十餘壯而甦，又五十餘壯知痛，投荊防敗毒散而愈。此因惡寒，故用發表。

一人腳面生疔，形雖如粟，其毒甚大。宜峻利之藥攻之，因其怯弱，以隔蒜灸五十餘壯瘡止，再灸片時知痛，更貼膏藥，再以人參敗毒散一服漸愈。至陰之下，道遠位僻，藥力難達，若用峻劑，則藥力未到，胃氣先傷，不如灸之爲宜也。此據形症而治。

一人感痘毒，面生疔十餘枚，腫痛脈數。服荊防敗毒散稍愈，尚可畏，更用奪命丹一服而愈。此憑脈症而治。

一婦六十，右耳下天容穴間一疔，其頭黑靨，四邊泡起，黃水時流，渾身麻木，發熱譫語，時時昏沉，六脈浮洪。用烏金散汗之，就用鈹針刺，瘡心不痛，周遭再刺十餘下，紫黑血出，方知疼痛。即將寸金錠子紉入瘡內，外用提疔錠子放瘡上，膏日貼護。次日汗後，精神微爽，卻用破棺丹下之，病即定。其疔潰動後，用守效散貼塗，紅玉錠子紉之，八日疔出。茲所謂審脈症汗下之間，外治次第，如此殊勝。不察脈症，但見發熱譫語，便投下藥，或兼香竄之藥，遂致誤人遠矣。

世人多云：是瘡不是瘡，且服五香連翹湯。然或中或否，致誤者多，蓋不審形氣虛實，瘡毒淺深，發表攻裏，所因不同故也。此既善於驅逐，又以五般香竄佐之，與漏蘆湯相間，大黃爲佐。大黃入陽明太陽，性走不守，泄諸實熱，以其峻捷，故號將軍，雖各有參、耆、漏蘆、甘草之補藥，寧免驅逐之禍乎？

一人胸患，遍身麻木，脈數而實。急針出惡血，更明灸數壯始痛，服防風通聖散得利而愈。此憑症而治。

一夫人面生疔腫，煩痛甚，數日不潰，脈症俱實。治以荊防敗毒散加芩、連稍愈。彼以爲緩，乃服托裏散一劑。勢甚痛極，始誤，再用涼隔散二六二劑，痛減腫潰。又與連翹消毒散二六十餘劑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人唇生疔瘡已五日，腫硬脈數，煩躁喜冷，此胃經積熱所致。先以涼膈散二六一服，熱去五六。更與奪命丹二粒，腫退三三。再以荊防敗毒散四劑而愈。按此先攻裏，因其脈症而施，後發表，不言脈症，當時必有所見。

一人患之，發熱煩躁，脈實。以清涼飲下之而愈。此憑脈症而治。

一鄭氏舉家生疔，多在四肢，皆食死牛肉所致。刺去惡血，更服紫金丹百廿而愈。

一人唇下生疔，脈症俱實，法宜下之，反用托裏，故口鼻流膿而死，是謂實實之禍也。

一老婦足大指患疔，甚痛，令灸之，彼不從，專服敗毒藥，致真氣虛而邪氣愈實，竟不救。

蓋敗毒藥須能表散瘡毒，然而感有表裏，所發有輕重，體段有上下，所稟有虛實，豈可一概而用之耶？且至陰之下，藥力難到，專假藥力，則緩不及事，不若灸之爲速。故下部患瘡，皆宜隔蒜灸之，不痛者宜明灸之，及針疔四畔去惡血，以奪命丹一粒入瘡頭孔內，仍以膏藥貼之。若患在手足，紅系攻心腹者，就於系盡處刺去惡血，宜服荊防敗毒散。若系近心腹者，宜挑破瘡

頭，去惡水，亦以膏藥貼之。如麻木者，服奪命丹。如牙關緊急，或喉內患者，並宜噙一二丸。

疔瘡，丹溪用磁石爲末，苦酒和飲之，根即出。

又方：巴豆十粒，半夏一大顆，附子半箇，蜣螂一枚，各爲末，用麝香和，看瘡大小，以紙繩子圍瘡口，以藥泥上，用帛貼敷，時換新藥，以瘥爲度，活人甚多。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赤面疔》 赤面疔生於正面之上，浮腫而紅，乃心肝血熱，氣壅上衝然也。宜先服十一味升麻敗毒湯，後服敗毒消氣飲。外敷八味一掃涼敷方、萬靈膏、生肌散可愈。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白面疔》 白面疔生於兩頤之間，正面之上，由寒積久生風，風生熱，熱生氣，上衝於面，而生斯毒。先宜鐵箍散，後用追毒托裏飲或狗寶丸更妙。

《瘡瘍經驗全書・拔疔要法》 妙法傳於後世，來學貴乎心求，不可妄治以傷生，不可過時而難療。

凡疔瘡之起，多發於嘴唇上邊，初如米大，或粉刺擠破，八湯火風氣亦要變成疵瘡，疵瘡者即疔之別名也。先用葱白，同飛龍奪命丹五粒和嚼，熱酒半碗過下，以衣覆患上，略出汗爲妙。上午服藥，下午即將絕利磁鋒劃破瘡口十字，即摻飛龍奪命末在內，而外用蟾舌研爛，蟾肚底皮貼之，內服追疔湯劑。若發於鬚髮者，即剃去鬚髮，如前法治之。此法靜夜細思，試而行之，百發百中，活人多矣，焉敢自秘，遂並梓行。病人一月內無色慾者，患處平妥，無努肉乃其徵也。此法余精思所得，百發百中，切勿輕視之，夢麟謹述。

《瘡瘍經驗全書・青疔》



青疔者，根在肝，發起於目下，如瘤瘢，色青如石，使人目昏無見，恐悸，睡臥不寧，或生筋骨之間，久則令人目盲，或舌強語澁，或脫精。此症不出一年病危，最急，治療之主一宗於後。

一方用紫花草敷瘡上。

《瘡瘍經驗全書・黃疔》



黃疔者，脾中受熱，根於胃氣邪風，發於唇齒齦之邊。初生色黃有水，四邊麻木，然發中有黃，故令人多食，手足麻木，涎出，煩躁，腹脹，嗜睡不言者死，未者可治，形如魚脂。

《瘡瘍經驗全書・赤疔》



一名紅絲血節疔，一名紅演兒，一名紫疥斑。

赤疔者，根在心，發起於舌下根所，俱赤作痛，舌硬不能言語，恍惚煩渴，飲水不竭，小便不通者死，未者可治，七日可知禍至矣。

內服救急丹、黃連解毒湯、連翹敗毒湯。

馬蹄香搗碎，加水取汁，服之立愈。

《瘡瘍經驗全書・白疔》



白疔者，大腸虛熱，根在肺，起於右鼻。初起於粟米大，根赤頭白，或麻木或疼痛，使人增寒頭重，鼻口乾，咽喉燥，不欲飲食。如胸膈滿悶，喘促昏睡者死，未者可治，不過七日，禍必至矣。用紫花草敷瘡上。

《瘡瘍經驗全書・黑疔》黑疔者，膀胱虛熱，根在腎，發於耳前，狀如瘢痕，色黑堅硬，使人牙關緊急，腰疼，腳膝不仁不然，頭疼，三日禍至矣。形似蕎麥皮，用紫花草敷瘡上。



五疔者，皆因喜怒憂思衝胃寒熱，是以蓄其邪毒，浸潰其臟腑，久而發爲疔瘡。

《瘡瘍經驗全書・芝蔴疔》



芝蔴疔，用黑雲膏，用紫花草敷瘡上。走注者，遍身疼，不能轉動，服蠲毒流氣飲、蟾酥丸。

《瘡瘍經驗全書・氣疔》



氣疔用勝金錠，服蟾酥丸，外用紫花草敷之。

《瘡瘍經驗全書・火疔》



火疔用勝金錠，服蟾酥丸，紫花草敷瘡上。



《瘡瘍經驗全書・冷疔》

且冷疔者，膏粱之變，風濕餘毒，天陰久冷，攻於膝下，傳於足太陰經。初生如米，漸成潰爛，其色如煤，敗血來侵，骨肉損壞，遂成大患。經年骨節疼痛，累歲不能生肌。先用艾葉、蛇床子、紫蘇、稀薟草煎湯洗之，內服黃芪、白朮、蒼朮、當歸、白芍、連翹、生地之藥，外用隔紙膏貼之，節勞、內省，亦可瘳矣。

錢粉散：黃丹一兩，生鐵粉二兩，即針砂，炒，麝香五分，輕粉五分，松香五錢右爲末，清油調，貼瘡口上，立愈。

《瘡瘍經驗全書・魚臍疔》



春用黑雲膏，夏用蟾舌膏，秋用銅淚膏，冬用勝金膏。

五種疔瘡，用蟾酥丸，能治諸般惡毒疔瘡，其效不可盡述。

硃砂、膽礬各五錢、血蝎、銅青、蝸牛各一兩，生用，雄黃、白礬各一兩，輕粉、沒藥、蟾酥各五錢、射香少許，右十一味，除硃砂、蟾酥、蝸牛三味，將八味爲末，卻將蝸牛、蟾酥研極爛，入前藥各均，再入硃砂一半在內，爲丸如雞頭大，又將硃砂一半爲衣。每一丸先令病人嚼葱白三寸，吐在手心內裹藥，熱酒一盞吞下。重者行五里有汗出，輕者車行三里有汗出，立效。服藥後，用厚被蓋之，以出邪汗。

勝金錠：人言、雄黃、硇砂、輕粉、麝香共爲末，用黃蠟溶化，和藥成膏子，水浸，少時取出，用時捏餅子如錢眼大，用羊骨針撥開瘡口，放藥在內，用膏藥貼之，仍用蟾酥丸。

黑雲膏：蒼耳草連莖葉子，俱用燒灰，用臘月豬肝研爛成膏，用厚皮紙攤貼瘡上，其根自出。

蟾舌膏：用蝦蟆舌一箇研爛，用紅絹片攤貼，其根自出。蟾肚皮代絹，妙。

桐淚膏：梧桐淚丸如赤豆，用羊骨針撥破瘡頭，放藥在內，用乾麵圍四畔，仍用太乙膏貼。又用紫花草敷上。

《瘡瘍經驗全書・氣血偏勝受傷圖說》　九日後發疔，疔者，釘也。毒參陽位，聚而自成窠穴也。蓋氣位弱而血分不密，其毒性不能自散，故聚結而成其形。如氣固血盛則毒受制歸附，豈有是耶？結於四肢，或小或大，不近臟腑，雖抵穿筋骨者，易治。結於頭而腹背逼近於內者，其勢必攻穿臟腑，難治。如不穿者急治，治不可加畏，以保元湯加牛旁子、當歸、荊芥助氣遂毒，待毒溢滿自釋也。

《瘡科選粹・疔瘡》　瘡瘍爲害之速，莫甚於疔瘡，蓋其初起之時，只如一小瘡，按之如釘在內一樣，或麻或癢，非若癰疽之有形共識，腫痛難禁，故患者忽之，兼以不避幃幙，不戒厚味，由是而毒入於內，而致不救。多生於頭面四肢，發黃疱，中或紫黑，必先癢後痛，先寒後熱，四肢沉重，心悸眼花，是其候也，宜遍身尋看，如有一瘡，與常患瘡稍異，即是。

生於唇面口內者，紅絲入於喉，生於手者，紅絲入於心，生於足者，紅絲入於臍，頃刻之變，死不旋踵。《千金方》載疔瘡有十三種，然皆不外乎臟腑所蘊之熱毒也，獨浮溫、牛狗二疔，不能殺人。《內經》曰：膏粱之變，足生

大疔。或其人中飲食之毒，或感不正之氣，或中蛇蟲之毒，或觸死畜之穢，或素食炙煿之物，其毒發於頭面四肢，胸背骨節者最急，餘處可治。

元化云：疔有五色屬五臟，初如黍米黑豆等狀，用隔蒜灸，大有回生之功，失而不治，至牙關緊急，不省人事，急以燈照遍身，必有隱隱小瘡，即係其毒，急服奪命丹，亦須仍用灸法，庶幾可以挽回，若至於針而不痛，及目見火光，與夫煩悶恍惚如醉，則不可治矣。瘡各有形，醫各有方，酌量用之。【略】

疔瘡補論：凡疔瘍身熱頭痛，手足溫和，飲食如常，疔之四圍腫赤，名曰護場，易治也。若眼白睛癡，渴飲冷水，內熱盛，唇青舌槁，臥不能起，頭暈眼花，譫語惡心，腹痛冷汗，及滑泄無度，四圍無護場者不治。

凡疔必有紅絲路，急於紅絲所至之處，針出血，及刺疔四圍出血，若針之不痛，或無血，以針燒紅烙患處，以痛爲度，若下部所患用蒜灸之，痛則灸至不痛，不痛則灸至痛。再不痛，宜明灸之，及針疔四畔，去惡血，後用敷藥，令藥從針入。若起紫疱，切不可針破，服藥趕出，疱自破，出血水乃佳。若起紫疱腫痛，以萬病解毒丸，內服外塗。

治法表實者宜解表，用荊防敗毒散，追疔奪命湯，蓋初發之時，必發熱身疼，此毒氣在表，故發表，令從毛腠中出。

裏實者宜攻裏，用救命追黃湯，連翹攻裏散，蓋表證皆散，毒氣入裏，口渴便秘，毒在內也，故攻之，令從臟腑中出。

表裏俱實者，宜解表和中，用化毒消腫和裏等藥，其證發熱身疼，口渴便秘，表裏俱見，故攻發并用。

腫勢盛，脈浮數者宜散之，蟾酥丸、返魂丹。毒勢盛，脈沉實者宜下之，奪命丹、萬病解毒丸。無表裏證，服過消毒藥，後用復元通氣散，加麝少許。

虛弱人只用薛氏人參敗毒散，及隔蒜灸法爲妙。

若患疔在兩脇間，毒氣欲攻心，乃危急之證，急於瘡尖上炷艾灸三五壯，仍於灸穴左右，針出少血，灸處四圍炮起者吉。

若手足厥冷，六脈俱絕，此毒氣已深，氣血爲毒瘀併不能流通，故體冷而脈不見，宜木香流氣飲，連進數服，俟血氣通行，自回復也，然後依法治之。

保生錠子：治疔瘡，背疽，瘰癧，一切惡瘡，合下神聖膏，千金托裏散，破棺丹，乃羅謙甫治疔神方。

金腳信、輕粉各二錢，雄黃、硇砂各三錢，麝香一錢五分，蟾酥一錢，巴豆四十九粒生用，右用爲細末，用黃蠟五錢溶開，將藥和成，捻作錢眼大餅子，水浸半時，收貯磁瓶內。用時將瘡頭撥開，填入一餅，次用神聖膏，後用托裏散，若瘡氣入腹，至危者，服破棺丹。

神聖膏：治一應惡瘡。

當歸、藁本各五錢，巴豆十五粒去油，白芨二錢五分，木鱉子五十個去皮，槐柳枝各二百二十寸，右先以槐柳枝入麻油熬煎，後下當歸等味，熬黑濾渣，澄清，稱油，每兩下黃丹伍錢，如法看火候停妥，下黃蠟二兩，粉霜一錢，不住手攪，稍溫，下白膠香細末貳兩，又下沒藥、乳香末各二錢，琥珀末二錢五分，膽礬末一錢，緋帛攤貼，大有神效。

托裏散：治一切發背疔瘡。【略】

取疔散：

雄黃、硇砂、輕粉、蟾酥、信各一錢，巴豆十粒，右於疔頭上用針刺破，醋調以此藥塗之，疔落後用拔毒長肉膏。

蟾酥錠子疔瘡毒氣攻心則死在旦夕，當以患處搭捫，向心行處針刺，但覺痛而有血處則下錠子，若至心側近處不痛無血，急刺百會穴，若痛而有血，就下錠子，如亦無血，以親人血代之，猶活四五，此瘡惟胸背頭項最急，治之不可緩也。

天南星、欵冬花、巴豆仁、黃丹淘洗淨、白信各一錢，獨活五分，斑貓去頭足十個。

右爲極細末，用新蟾酥和藥撚作針樣，遇有疔瘡，先刺患處，必不知痛，有血出者，即下錠子，但覺痛處，不須再用，若更不知痛，隨瘡所行處，迎奪刺之，至有血知痛即止，其元瘡亦覺疼痛，以膏藥貼之，膿出自愈。下藥法，以銀作筒，長三寸許，其中但可僅容藥條，仍打銀針一隻，候刺成孔，以筒對之，而以銀針從後送出藥條，入於孔內，至痛而止。

立馬回疔丹：治疔瘡走胤不止。

金腳信、蟾酥、血竭、硃砂、沒藥各五分，輕粉、片腦、麝香各二分五釐，右爲極細末，草烏頭汁和勻，撚作細條，刺瘡頭細入，次日腫痛爲效。

提疔錠子：又名透肉錠子。治疔瘡危篤發昏，兼治瘰癧。

雄黃、硃砂各二錢，青鹽、砒霜生、白丁香、輕粉各一錢五分，蟾酥、麝香各一錢，斑貓去翅足一錢五分，蓖麻子二十一粒，黃蠟，右爲細末於磁器內，先將蠟溶開，和前藥，丸如梧子大，捻作餅子，以針刺破疔瘡，放一餅子於瘡頭上，立

驗。內服首功玄黑散或蟾酥丸。

飛龍奪命丹：專治疔瘡、癰毒、背發、腦發、乳癰及一應無頭腫毒惡瘡，及有頭不知痛癢者，已成未成，服之神效，瘡在上，食後服，瘡在下，食前服，服藥後，忌冷水瓜茄油膩豬雞魚麵等。

蟾酥三錢老酒化，乳香二錢，沒藥二錢，雄黃三錢，膽礬二錢，麝香五分另研，銅綠二錢，輕粉五分，冰片五分另研，寒水石，辰砂一錢，血竭一錢，蜈蚣一條，酒炙黃，去頭足，右俱爲末，用蝸牛二十個，和藥搗爛，少入飛羅麵爲丸，每服一丸，勢重人壯，二三丸，以葱白三個，用藥嚼爛，好酒送下，避風處重衣蓋定，約行五里，再用酒熱服數杯，以助藥力，發汗大熱爲妙。

追毒丹：主取黃，去疔頭，追膿立效，又名萬應針頭丸。

蟾酥一錢，乾用酒化，蜈蚣酒炙黃，一對，白丁香一錢，硇砂一錢，巴豆七粒，去殼不去油，雄黃二錢，輕粉一錢，硃砂二錢爲衣，右爲細末，以水或酒糊爲丸，如黍米大，兩頭令尖，用針挑破瘡頭，入藥一粒，用水沉膏貼之，再用膏及生肌藥，追出毒膿惡血，用此藥後，其瘡即時紅腫爲度。

水沉膏：白茭米放水盞內，令沉下收起，用紙攤貼，凡用點藥，宜以此膏圍貼，則不傷好肉。

追疔奪命湯：專治疔瘡。

蟬退四分，青皮七分，澤蘭葉五分，防風八分，黃連一錢，細辛八分，何首烏一錢，羌活一錢，殭蠶一錢，藕節一錢，紫河車七分，即金綫重樓，如大便秘結，加大黃一錢。右加葱薑水煎，臨臥入酒一杯，衣覆取汗。

雄麝湯：解疔毒如神。

地丁根即大薊，有開黃花，有開紫色，故又名黃花地丁，紫花地丁，各用二錢，白芷、牡蠣、山梔、牛蒡子、金銀花、殭蠶、荊芥穗、青丁香、甘草炙、茜草根各一錢，即過山龍，核桃仁三錢，右用酒浸半時，擂細，又加水一碗，煎至一碗，去渣入雄黃、麝香、乳香俱另研，各一錢，真綠豆粉二錢，如大便秘，其人壯實者，加大黃、芒硝各一錢。

二活散：治同追疔奪命丹。

羌活、獨活、當歸、烏藥、連翹、赤芍藥、金銀花酒洗、天花粉、甘草節、白芷各五錢，紅花、蘇木、荊芥、蟬退、乾葛各三錢，檀香二錢，右爲細末，每服三錢煎蒼耳湯調下。

追疔丹：治疔瘡神效，即追疔奪命湯，能內消神效。

獨腳連、防風倍、細辛、甘草節、白殭蠶、青皮倍、黃連、羌活、獨活、蟬退、赤芍藥，右先將澤蘭葉、金銀花、金線重樓各一錢，生薑一兩，同搗爛，熱酒和服，後將此藥，酒水各半，加薑十片煎服，衣覆取汗，有膿加何首烏、白芷，要利加青木香、大黃，在腳加木瓜，病減後加大黃二錢，以去餘毒。

保生錠子：治發背疔瘡。

真蟾酥三錢，青桑皮二兩，右二味，同搗如泥，入雄黃二錢，共搗一處，分作錠子，每錠重八分，如發背用冷葱湯磨服一錠，仍以冷葱湯嗽口咽下，再磨三分，用雞翎掃患處，蓋暖取汗，即愈。若疔瘡，於瘡頂上，刺一孔，入錠一分在內，二日潰出，亦用冷葱湯磨服出汗。

賽奪命丹：治癰疽、發背、疔瘡、乳癰、便毒及一切無名腫毒，賽飛龍奪命丹，故名。

蟾酥、辰砂、雄黃、膽礬、血竭、乳香、沒藥各三錢，蜈蚣、麝香各五分、細辛、全蝎、蟬退、穿山甲、殭蠶、牙皂各六錢，片腦五分，白礬五分，同信少許化，同枯去信不可用，右爲末，端午日酒糊丸，綠豆大，每三丸，葱酒一小鍾吞下，衣覆取汗，或吐，或不汗，再進一丸，服後吃白粥。忌黃瓜水茄。

蜂蛇散：治疔瘡危篤者二服即愈，輕者一服即愈。

土蜂房一小窠，蛇蜕一條，右共入瓦罐中，鹽泥封固，火煅存性，爲細末，每服一錢，空心好酒調服，少頃腹中大痛，痛止，其瘡已化黃水矣，仍腹五聖散。

五聖散：治一切疔腫癰疽，初覺憎寒頭痛，即服此。

大黃、金銀花、甘草各二兩，瓜蔞一個，皂刺二兩，生薑一兩，右作一劑，酒煎服。

內托連翹散：治疔瘡初發，色不變不痛，身發寒熱者是，於發黃處，即是瘡頭，用針刺出惡血，服此藥內托。

生地黃、赤芍藥、連翹、白芷各一兩，大黃、黃梔子炒、薄荷各七錢，朴硝二兩，黃芩五錢，甘草一兩五錢，右每服一兩，加竹葉燈心煎，大病只三四服愈，如喘加人參少許。

萬病解毒丹：治疔瘡發背及一切蠱獸螫毒，砒蠱瘴氣，湯火諸毒。

麝香二錢，硃砂五錢，山豆根、雄黃、續隨子仁、紫河車、獨腳連各一兩，山

茨菰二兩，五味子三兩，紅芽大戟一兩五錢，右爲末，秫米糊和勻，杵萬下，印成錠子，隨意用井水，或薄荷湯磨下，日可二三服。

回瘡錠子：治疔大效。

草烏頭一兩，蟾酥七粒，巴豆七粒去皮，麝香一字，右爲末，麵糊和勻爲錠子，如遇惡瘡透疔，不痛無血者，用針深刺至痛有血，以此藥紙之，上用膏藥貼定，疔瘡則於四畔紙之，二三日自然拔出，此藥最宜急用。

走黃丹：治疔瘡走黃打滾，死在須臾。

牡蠣、大黃、山梔、金銀花、木通、連翹、牛旁子、乳香、沒藥、栝蔞、地骨皮、皂角刺，右各等分，每服五錢，氣壯者加朴硝，用水酒各半煎，一服而定。

拔毒膏：專治諸般惡毒疔瘡，發背，無名腫毒，外痔，初起貼之即散，已成貼之即消，拔疔收斂之功甚大。

銀硃、雄黃、硃砂、釘銹各一錢，血竭、膽礬各七分，麝香一分，共研細末，荔枝肉去筋二錢，右藥不見火，釀醋攪成膏，磁器收貯，勿令泄氣，用紅綾絹貼瘡上。

夢授異功丹：治疔瘡腫毒神效。

蜈蚣酒炙一錢，麝香三分五釐，雷丸白色者，甘草湯煮去外皮，二錢，木香三錢，川烏去皮尖，酒拌，天麻，皂角刺用黑色者，鹿角燒灰存性，各五錢，右各爲末，用金銀花藤汁、九龍草即威靈仙苗、蒲公英、蒺藜草四味各取自然汁壹碗，磁器煎煉，待沸起白沫，旋取入前藥末內，攪勻，曬乾勻和，每服酒下三分，病重連進三服，諸毒奇功甚大。

治疔立愈方：玉簪花根、粟根如乾，將水浸用，右將二味，搗爛絞汁二酒鍾，用甘草二錢，綠豆壹撮，此二味用水八分，煎二酒鍾，合前汁服之，乃始壹服也，第二服仍用玉粟二汁，又將甘草、綠豆加麻黃一兩去節，水二鍾，煎八分，同前汁熱服之，用綿被發汗，如再不愈，去麻黃，加大黃一兩，如前煎服，即愈。

附單方十一條：

一方萵苣搗汁敷疔立效，預收青苗，以備冬月爲末水調敷。

一丹溪方治疔，用磁石爲末，苦酒和敷封，根出即愈。

一丹溪方用麻內蛀蟲一條，研敷瘡上，外用膏藥貼，一飯頃，其疔自出。

一丹溪方載日本三藏傳，江子肉十粒，半夏壹大顆，附子半枚，蜣螂一枚，入麝少許相和，量瘡口大小，以紙繩圍之，將藥泥上，又用絹帛貼，數時換新藥，以愈爲止，活人甚多。

一方黑牯牛糞上生菌，預收焙乾收藏，臨時以蒺藜葉，各等分爲末，用兩頭無節竹管，一頭刻十字形，一頭照患處形斷削，而以壯綫在形內挂住，對瘡口下竹管，須陷在肉內，拴縛不動，卻以葉一匙滴水和勻，入管內，著肉少時，藥滾起，則疔自拔出，未效再行，疔必拔也。

一方桃殼取半邊，剔去殼內縱橫薄殼，入以雞溏糞，合在患處，毒自消。

一方大蜣蜣和辰砂搗，敷患處消毒。

一方蒼耳與白梅研爛，貼疔上，拔去根。

一方用蟬退殭蠶爲末，醋調塗四圍，留瘡口，俟根出稍長，然後拔去，再用藥塗。

一方疔瘡垂死，用紫梗菊花葉皆可，搗汁一升，入口即活，神驗。

一方治疔腫，生搗蒼耳根葉，和童便絞汁冷服一碗，一日三服，甚驗。

《瘡科選粹・紅絲瘡》 凡手足間有黃泡，其中忽紫黑色，即有紅絲一條，自上而生，若至心腹，則使人昏亂不救，亦有生紅絲二三條者，其態全類疔瘡，但疔瘡按之，如有一小疔在內，此則無也。乃因過喜大怒氣血逆行所致，急用銀針於紅綫所到之處刺之，令其出血，嚼浮萍草敷根之立愈，乃貼膏藥。

《瘡科選粹・癧疽》 癧疽，一名蛇瘴，煙瘴地面多有之。先作點而後露肉，四畔若牛唇黑硬，小者如粟如豆，大者如李如梅，發無定處，或在臂，或在臀，或在口齒，或生肚臍，多見於手足指間，赤黑青白，色變不常，根深入肌，毒血流注，貫串筋脈，出血極多，爛肉見骨，串痛至極，令人狂言，但毒氣走注，所至之處，即宜緊繫之，若自手發而走至於心，自足發而走至於腎，均屬難治。各有小紅筋，當尋其筋所至之處灸三壯即愈。

若毒氣入心入腹，令人煩燥，嘔噯昏悶，或瘡出清水穢汁者，腎虛極也，死人甚速。痛而入於心者即死，突出於外腎者亦死。其因起於感受惡風，入於脈理，或煙瘴地面，傷寒瘧後，乃感觸蛇毒所致。二十以後四十以前者，皆積傷之毒，入胃壅聚而成。四十以後六十以前，乃血閉不行，壅熱積血得之，治宜宣毒行血，用瓜蔞根酒煎，入乳香、沒藥、五靈脂、皂刺等分，以下其毒，次用清心行血之劑。如係蛇毒，赤足蜈蚣最妙，雄黃、白芷次之，或蠟礬丸，

冷酒入麝香少許送下，外以荊芥、白芷、川椒、葱白煎湯，入鹽俟湯溫，自手背上盪下，一日三次。此瘡識者頗罕，其紅絲流行，有類疔瘡血風瘡，但瘡形各自有別，故附之於後，以便知識云。

《外科活人定本・天蛇毒》 此症生於中指之上，由心經積熱，邪毒攻指。初覺，以芋頭荷煎水洗之。五六月，以芋頭管濕搽瘡上，尤好。內服托裏流氣飲，數方以蛇頭瘡同方。

托裏流氣飲　人參、黃芪、當歸、川芎、連翹、白芷、官桂、防風、芍藥、厚朴、木香，各等分食後服。

《外科活人定本・蛇頭毒》 此症生於大指之上，其次衆指生之，皆因五臟熱毒所積，內蘊邪熱，故外發於六經。起指之端，宜瀉六經之毒熱。先宜連翹瀉毒湯服，外用敷藥可以收功，不然痛楚徹心。初起時，以獨腳蓮煎水可消。

連翹瀉毒湯　連翹、青代、木香、羌活、紫蘇、桂枝、黃連、麥冬、五味子、甘草、薄荷、白芷、防風，各等分，食後溫服。

《外科活人定本・赤面疔》 此症生於正面之上，乃心脾經積熱而上炎於面故也。初起如黍米大略，癢不甚痛楚，切勿抓破，若犯之，其害甚矣。將鐵圈散圍之，後用追毒飲，崩毒飲治之。若腫起內只服藥，膿熱自穿。以生肌散敷之神效。

《外科百效全書・天蛇頭》 蛇頭瘡，生手指上或足指上，瘡傍一塊開口，腫痛是也。治宜用雞蛋一個，略搗碎一窟，如指頭大，將人言、雄黃各五入於蛋內，肰後以患指入於其中浸一宿，次早更以蜈蚣燒煙，燻病指一二次，即消。

如痛甚流血不止，用雄黃、蜈蚣、全蠍爲末，搽瘡頭上，卻以麻油抹帛上扎之。

又方：　山砒霜醋妝燻，或先將麻油煎雞蛋，捲手指一夜，次日用豬膽一箇，將雄黃末三錢、人言末三錢、射一分入膽內，將指籠住一日，疼痛極甚，一日後去藥膽即好。

蛇頭臭爛久不愈，用窑霜爲末，麻油調搽。

《外科百效全書・紅絲瘡》 紅絲瘡，乃因喜怒不常，血氣逆行，而生於手足間，有黃疱，其中紫黑色，即有一條紅絲，迢迤血上則生。若至心腹，則使人昏不救，或有生兩三條紅絲者。治宜急以針橫截紅絲所到處，利之令其出血，以膏藥貼，或嚼萍草根敷之，立愈。

《外科大成・黯疔》 黯疔：　生腋下，堅硬無頭，四肢拘急，寒熱大作，異於常症者，暗疔也。治見疔門。

《外科大成・合谷疔》 合谷疔：　生於虎口，又虎口疽、丫叉毒、擘蟹毒，皆其名也。如初生小泡疙瘩，癢熱燃痛者，多有紅絲上腋，由手足陽明溫熱攻注。初宜刺破瘡頂，搽拔疔散，蓋膏餘腫處，磨離宮錠子塗之。內服蟬酥丸，或紺珠丹汗之。膿成脹痛者，針之，插蟬酥條膏蓋，自愈。

《外科大成・蛇頭疔》 蛇頭疔，生於手指尖，一名天蛇毒，腫若蛇頭，痛楚連心，寒熱交作，由心經、心包絡二經積熱所致。初起用代指膏，豬膽敷末。若用陽燧錠子於指頭上灸五壯，反大痛，少時即愈。或內服蟬酥丸汗之。失治，破後腫仍不消者，蟬酥條黑膏蓋之。腐爛者，紅黑二膏貼之。虛而不斂者，補之。

《外科大成・蛇眼疔》 蛇眼疔，生於指甲兩旁。蛇背疔，生於指甲之下。蛇腹疔，又名魚肚疽，生指中節前面，腫如魚肚。蛇節疔，又名蛀節疔，生指中節，面背俱腫。泥鰍疽，其腫甚於蛀節疔，且痛連肘臂。

凡手部生毒，膿成脹痛者，即宜針之。然針亦有法，如手指有毒，用繩或細帶先紮指根；如掌背生毒，用繩帶先紮手腕少時，則手指掌處脹急難堪，隨用披針劃破，出膿水令完，以藥水洗淨，摻生肌藥，令遍，隨以膏藥裹之，絹條縛之畢，方去所紮繩帶，即合口而愈。

《外科大成・鼻疔》 鼻疔，生鼻內，痛引腦門，鼻竅脹塞，甚則唇腮俱腫。宜蟬酥丸汗之，鼻孔內用蟬酥條研末吹之。如鼻外發腫，用離宮錠子塗之。鼻腫如瓶者逆。一灸腕骨七壯，壯如綠豆大。

《外科大成・反唇疔鎖口疔》 反唇疔，生於唇裏。鎖口疔，生於嘴角。二疔初起如粟，堅硬如鐵，腫痛麻癢，寒熱交作。內、外治法於疔瘡門參考。

《外科大成・痘疔》 痘疔，俗謂之賊痘，生於五六日之間，或三五枚、六七枚雜於諸痘之間，其色紫黯，甚則黑硬於石，有此以致諸症蜂起，不能灌膿，甚至不救。由熱毒勢甚併結之。也有中心黑陷，四畔突起戴漿者，有中心戴漿，四畔乾陷焦黑者，有頭戴白漿，自破潰爛者，有水泡溶溶易破者，有血泡色紫易破者，有瘡頭針孔漿水自出者。以上數症，生於四肢，身溫音清，

浮高而潤者，輕。生於腰腹，身熱音啞，深陷而焦者，重。

《外科大成・看疔秘法》 看疔秘法：天庭、承漿黑陷，男應陰囊，女應陰戶。兩顴、兩頤有黑陷，應在腰下。人中有黑陷，應在臍下。太陽有黑陷，應在腿足。耳上有黑陷，應在手足。輕則黑陷，重則疔也。

《外科大成・捲簾疔》 捲簾疔：生於舌根，小如黑豆，大似葡萄，令見舌捲喉痛。急用銀鉤鉤破，儘淨惡血，隨以苦茶漱口，搽龍宮丹、冰片、硼砂、青黛、黃連、薄荷、荊芥、薑黃炒，右爲細末吹用。

《外科大成・火珠疔》 火珠疔：生鼻孔內，鬧塞噴火，面赤眼紅。用鉤鉤破，用黃連膏加冰片滴鼻，內服瀉金散，犀角、牛旁子、桔梗、芍藥、生地、紅花、紫蘇、甘草煎服。

《外科大成・忘汲疔》 忘汲疔：生於眼沿，封蛤腫脹，煩熱面紫。治宜挑破，用瓦葱搗爛罨之。

《外科大成・豢虎疔》 豢虎疔：生於耳內。於會膿之時，宜挑破，搽拔疔散。

《外科大成・燕窩疔》 燕窩疔：生於腋下，腫硬，面赤譫語。如在左腋潛注，則右體之瘡沉伏失色，右則反之。宜銀針挑破，去其根，用拔疔散，服消毒飲子，牛旁子、犀角、芍藥、生地、紅花、甘草、木通、茯苓、連翹、燈心水煎服。

《外科大成・注命疔》 注命疔：生兩足心，於瘡期裏，腫硬如錢，如豆如椒，有紫筋直透足股。挑之去血淨，用田螺水調冰片點之，次用慎火草、綠豆浸脹服，搗爛敷之。

《外科大成・透腸疔》 透腸疔：生肛門旁，在六七朝，腫痛如錐。挑之，煎金銀花防風湯冷洗之，次用輕粉、珍珠、冰片、白斂末塗之，內服黃連解毒湯。

《外科大成・驪龍疔》 驪龍疔：生尿孔內，於五六朝，身熱譫語，眼翻肢厥，腹脹小便閉是也。急用蟬酥、牛黃、銀硃、冰片、射香研末，次用黃連、細茶濃煎，候冷取半匙調藥，用細軟稻心蘸藥送於孔內，內服木通敗毒散。

《洞天奧旨・疔瘡形症論》 疔瘡之症，其形多端，近人有分三十四種者，亦象形而名之也。其實，分五色以配五臟，庶足以包之，不必多立名色也。如疔生於心經，其色赤，其形生於心臟之俞、募、經、井之端，或手之小指，身熱心煩，睡臥不安，口乾燥，其痛應心，小便短赤，面紅紫，舌上有裂紋，或有珠子。如疔生於肝經，其色青，其形生於肝臟之部位，或在脇肋，或在足之大指之端，其症寒熱，頭項痛，眼中發火光，口苦脇痛，小便難而清。如疔生於脾經，其色黃，其形多生脾臟之部位，其症不食，多嘔吐。如疔生於肺經，其色白，其形多生肺臟之部位經絡，或生於手之大指，其症發熱咳嗽。如疔生於腎經，其色黑，其形多生於腎臟經絡部位，足之小指、湧泉等穴，其症寒熱，面色黯。此五臟之疔也。凡見色黑者，即治其腎；凡見色白者，即治其肺；凡見色黃者，即治其脾；凡見色青者，則治其肝；凡見色紅者，即治其心，而佐之解毒托裏之藥，何疔之不盡愈乎？況因其形色而察其經絡，尤百不失一也，此古人所以止言五疔，而不多其名目者，誠得其要也。然吾更有兼治之法，一見諸般疔毒，除頭項之上，開手即用艾火灸之，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而止，隨用金銀花三兩、紫花地丁一兩、白礬二錢、甘草三錢、當歸一兩，水煎服之，則各疔無不盡愈。倘人畏灸，即單以此方煎服二劑，亦無不盡愈者也。雖有緩急之分，生死之異，皆不必問，惟色慾則斷斷宜忌，犯之不可救療，非吾方之不神也。

癰瘍疽疔，但有陰陽、內外、虛實之分，無大小之別。《外科精要》之書，乃謂二寸至五寸爲癰，五寸至一寸爲疽者，謬，以小者爲疔，尤謬之謬也。灸法，上頭項禁灸，餘疔無不可灸也。但服前方，實救死之法，人宜知之。

《青囊秘訣・疔瘡論》 人有生疔瘡者，一時疼痛難忍，此陽毒而非陰毒也。但初生時，人最難辨。世人以生黃豆令病人口嚼，不知辛生之味便是疔瘡，此辨證之訣也。其瘡頭必發黃泡，或現紫黑之色。更須細看泡中，必有紅白一綫，通出於泡外。大約疔生足上者，紅綫由足而入臍。疔生手上者，紅綫由手而入心。疔生唇上者，紅綫由唇而走喉。如見此紅綫透出，即在紅綫處用針刺毒血，以免毒攻心。若現白綫之絲，則不必刺也。治之法，總以消毒瀉火爲主。方用拔疔散：

紫花地丁一兩　菊花一兩

水煎服，一劑而紅綫除，二劑而疔毒散，三劑痊愈矣。若已潰爛，亦用此方，但加當歸二兩，不必四劑毒盡而肉生矣。

秘訣：

方名拔疔只二味，地丁菊花各兩配，毒若初起服三劑，已潰再加二兩歸。

此症用散疔散亦妙：

夏枯草一兩　紫花地丁一兩　連翹三錢

水煎服，一劑即消矣。

秘訣：

還有散疔亦效味，枯草地丁一兩計，連翹三錢一劑消，何必瑣碎服三劑。

《青囊秘訣・唇疔論》 人有生疔於唇上，或在口角之旁，或在上下唇之際，不必論其大小，皆因脾胃之火毒也。最宜速散，否則毒氣炎熾，難於飲食，往往有腐爛而死者。然疔愈小，而其毒愈橫也。治之法，宜急瀉火毒，而又不可損傷脾胃之氣，則毒不難散矣。方用救唇湯：

金銀花二兩　地丁一兩　甘草三錢　桔梗三錢　知母一錢　白果二十一個

水煎服，一劑而疼痛止，二劑而瘡口消，三劑痊癒，未爛四劑，已爛五劑收功矣。此方治頭面上之疔瘡，俱可獲效，而治口唇之疔，更爲神驗。白果、桔梗善走口唇，引銀花、地丁至於生瘡之處，則能盡解其毒也。

秘訣：

救唇湯能治唇疔，銀丁兩用甘桔梗，知錢白果二十一，未爛四劑爛五功。此症方用護唇湯亦效：

地丁二兩　麥冬一兩　玄參一兩　夏枯草一兩　甘草三錢

水煎服，二劑效。

秘訣：

又有療唇護吻湯，地丁麥玄枯草兩，再加三錢生甘草，服止二劑妙非常。

《马評陶批外科證治全生集・疔毒》 其患甚險，其害最速，生面目耳鼻之間，顯而易見，生肩足衣遮之處，隱而難知，早覺者晨醫夕愈，遲知者枉死甚多，即明鎗易睹，暗箭難防之意。故婦女而患暗疔，直至發覺，認誤傷寒，致毒攻心，走黃不救，黃即毒也。如頭面唇鼻肩臂手足等處，生一泡，或紫紅，或黃黑者，疔也。初起刺擠惡血，見好血而止，取拔疔散插入，以膏掩之，次日疔毒化膿而愈。凡屬疔毒，宜服奪命湯。

《马評陶批外科證治全生集・紅絲疔》 手小臂，足小腿，生如紅綫一條者是也。要在紅絲兩頭始末刺破，毒隨血出而愈，遲則毒入腸胃不救。

馬曰：紅絲疔非刺去惡血不可，然須細看，必有紅絲上延，方可用砭，否則恐是刀鎌疔，誤砭立見危殆，不可不知。

馬曰：奪命湯，去細辛可服。

《马評陶批外科證治全生集・刀鎌疔》 患形闊如韭菜，長有寸餘，肉色紫黑者是也。忌行針刺。以生礬三錢，葱白七根，共搗爛作七塊，葱湯逐塊送下，蓋暖取汗，無汗再服葱湯催之，汗出爲度，取爛雞屎塗患立愈，遲則毒歸心腑致命。

馬曰：忌行針刺極是，方亦平妥可用。

陶曰：疔瘡走黃，用芭蕉根搗敷之立愈。

《马評陶批外科證治全生集・走黃》 疔毒發腫神昏，謂之走黃，如在將昏之際，急取回疔散二錢，開水送服，少刻大痛，痛則許救，毒化黃水，痛止命活。

《马評陶批外科證治全生集・天蛇頭》 患生指上，形似蛇頭，故名。紅腫者，取白蘿蔔一段，挖孔入雄黃三分，蒸半熟套指，或取烏梅仁，嚼爛塗指，及嫩膏塗之皆消。如患色白，小金丹服愈。

馬曰：天蛇頭即是疔瘡，非服小金丹之症，如色白者，是僵節蛀，方可服小金丹，不可不審也。

《串雅內外編・疔瘡走黃》 陳年苔菜，研末敷上，即消腫收口而愈，試過無不效者。按疔瘡走黃，急取芭蕉根，搗汁灌之亦效。

《瘍醫大全・顴臉部・過梁疔門主論》 申斗垣曰：過梁疔，乃勞傷太甚，憂慮傷於肺，致氣血停滯，熱毒內攻，穿於心胸，纏於四肢，筋骨酸疼，六七日添惡心，八九日腫過耳目，至十一日命促。此疔生於眉心鼻上，初起未見疔形，最難識認，五六日頭破身寒，若痛甚，冷汗出者，不治。救治均同疔瘡門施治。《啓玄》

《瘍醫大全・顴臉部・鼻疔門主論》 申斗垣曰：鼻疔，乃憂鬱太過，勞傷太重，臟腑毒氣傳於經脈而成。二三日神思困倦，筋骨酸痛，四五日寒熱交作，毒氣攻心，頭面腫大，八九日嘔逆昏迷，痰升氣促，十難救一，醫者不可不察。初起治法從疔瘡門施治。《啓玄》

陳實功曰：鼻疔，生於鼻內，痛引腦戶，不能運氣，脹塞鼻竅，甚者唇腮俱腫。先宜針刺，次照疔瘡治法。《正宗》

澄曰：鼻疔，生於鼻竅之中，乃憂鬱傷肺，或房慾傳腎，火乘金位，燔灼而成。治當悉按疔瘡治法，毋用另立主方。

《瘍醫大全・正面耳頰門・耳疔門主論》



王肯堂曰：耳疔，寒熱大作，痛楚難禁者是也。《準繩》

竇漢卿曰：耳疔，以燒酒滴疔根上，方得脫，隨用苦茶洗，解去酒毒。

陳實功曰：黑疔，生於耳竅之內，黑硬腐爛，破流血水，疼連腮顴。宜針刺之，照疔瘡門治法。《正宗》

《瘍醫大全・正面耳頰門・龍泉疽虎鬚毒門主論》



《正宗》曰：龍泉疽，生人中之中。虎鬚毒，生地角之上。此二毒乃腎督二脈，分合行佈，驟被外邪所搏而成。初起疙瘩，次生腫痛，漸發寒熱，甚者惡心乾嘔，腮項俱腫。

又曰：此症多生於元氣壯實者，故多不必服藥，自愈。

又曰：初起宜綫針挑破患頂，以蟾酥餅貼膏，蓋使毒有門而泄。四邊煽腫，如意金黃散敷之。

又曰：此穴忌灸。

《鬼遺方》云：鼻下一處人中，兩處爲發髭，此患多因摘髭，外風侵入而結，攻作不常，寒熱併作，此亦害人。

王肯堂曰：髭毒癰，生於地角，屬足陽明風熱所致。若撼之有根，肌肉不仁，或麻或癢，寒熱大作，煩悶嘔逆者，髭疔也。《準繩》

申斗垣曰：髭毒，乃風邪積熱，脾經受症。鬚毒、髯毒皆屬手陽明大腸經受症。《啓玄》

心法曰：龍泉疽，生水溝穴，卽人中。虎鬚毒，一名虎髭毒，亦名頰癰，腫痛欣赤，速潰易治。又名承漿疽，堅硬腫痛，遲潰難治。皆由過食炙煿，以致胃二經積熱上攻任脈而成。

《瘍醫大全・正面耳頰門・羊鬚疔門主論》申斗垣曰：羊鬚疔，乃怒氣交感，流注經絡，心經受症。初起根深，形如粟米小豆，三四日面目浮腫，五六日寒熱交作，七八日體倦頭痛，加添嘔逆，神昏氣喘，十無一活，生於下頰鬚中是也。初起同疔瘡門施治。《啓玄》

《瘍醫大全・唇口部・唇疔門主論》申斗垣曰：唇疔，初起如粟，或不痛，或癢甚，其形甚微，其毒極深，其色或赤或白。若唇口上下紫黑色者，根行甚急，不一日間頭面腫大，三四日內，卽死不救。醫者於初起時，卽用快刀割去此毒，唇缺亦所難顧，再從容補唇，誠爲救命之捷徑也。《啓玄》

陳遠公曰：有唇上生疔者，或口角旁，或上下唇，不論大小，大約皆脾胃火毒也，宜早散之，否則毒氣熾炎，必且艱於飲食，往往有腐爛死者。疔毒以愈小而愈橫也，治法急泄其火毒，不可損傷脾胃之氣，毒易散矣。救唇湯：金銀花一兩，紫花地丁一兩，白果二十個，桔梗三錢，生甘草三錢，知母一錢，水煎服，一劑疼止，二劑疔消，三劑全愈。已爛者又二劑。此方治頭面疔瘡亦效。此以白果、桔梗引銀花、地丁至生疔之處，而盡去其毒也。《冰鑑》

《心法》曰：唇生疔毒，細看腿灣中紫黑筋，用長針刺破，血出即愈。

《瘍醫大全・舌部・舌疔門主論》《心法》曰：舌疔者，乃心脾火毒，舌生紫泡，其形如豆，堅硬寒熱，疼痛應心而起。宜用蟾酥丸含舌下，隨化隨嚥，或再服三丸，以解內毒。甚者刺之，服黃連解毒湯，兼搽紫雪，徐徐嚥之。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脈骨疔門主論》申斗垣曰：脈骨疔，又名魚膂疔，生在掌後橫紋陷中，根行甚急，亦有生肘臂間者，紅者爲疽，黑者爲疔，有紅絲者是也。宜用針，先針斷紅絲，後服追疔丸劑，外敷絲瓜葉膏。啓玄

王肯堂曰：又名穿骨疽，生於間使穴，在掌後橫紋上三寸，兩筋陷中，屬包絡經蘊熱凝結而成。

又曰：如潰穿骨縫，從臂外側出膿者，險。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脈骨疔門主方》絲瓜葉膏：絲瓜葉、韭菜葉、連鬚葱各等分，同入石臼內，研如泥，以熱酒冲和，去渣服。以渣病在左手敷左腋，病在右手敷右腋，脇下亦敷，病在左足敷左胯，病在右足敷右胯，病在中敷心臍，並用布縛，候紅絲皆白爲安。如有潮熱亦用此法。令人抱住不可放手，恐毒氣顛倒難救，病人發顫跌倒亦難救。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代指門主論》



王肯堂曰：代指者，先腫煩熱痛，色不黯，緣爪甲邊結膿，劇者爪皆脫落，但得一物冷藥汁湯漬之佳。爪者筋之餘，筋賴血養，血熱甚，注於指端，故手指腫熱，結聚成膿，甚則爪甲脫落。此證類於指疽，然無蘊毒，故色不黯，雖久亦不殺人。《準繩》

陳實功曰：手指忽腫痛者，名爲代指。《正宗》

薛立齋曰：代指生指甲身之內，三四日後，甲面上透一點黃色，初起先腫煩熱，疼痛應心，宜用甘草、朴硝各五錢，煎水浸洗即瘥。如甲面透黃，即係內膿已成，但無門得泄，急用綫針，在指甲身就膿近處挑一小孔，膿方得出，隨後輕手擠盡餘膿，用黃連膏貼之易愈。若失治或敷涼藥，以致肌肉冰凝，膿毒淫好肉，爪甲潰空，必然脫落，宜用琥珀膏貼之，一兩月收功。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天蛇毒門主論》



王肯堂曰：天蛇毒即天蛇頭，不拘何指，煩赤結毒，腫痛有膿，裂開有口，唇如蛇頭狀，是以名焉。又名發指，屬手厥陰心包絡經積熱所致，雖黑色頑麻，潰爛脫指者亦不死。《準繩》

陳實功曰：天蛇毒即蛇頭疔，乃心火旺動，攻注而成，其指頭腫若蛇頭，赤腫煩痛，疼極連心，甚者寒熱交作，腫痛延上。初起宜灸，蟾酥餅膏蓋。《正宗》

馮魯瞻曰：天蛇頭者，手指毒瘡各隨經絡而生，疼痛殊甚。宜審其經絡，投以解毒和血，加以引經之藥治之。《錦囊》

竇漢卿曰：此症如膿未熟，不可刀開針撥，不然則腐肉起發，難醫。

胡公弼曰：天蛇頭，患久有出多骨者，如初起紫黑者必死，須割去其指，方可醫治，治同脫疽。《青囊》

汪省之曰：手三陰、三陽經亦有氣血多少不同，生於手之十指，名敦疽。四五日潰膿，可刺者生。如不潰無膿，黑色過節者死，不可治也。《理例》

王肯堂曰：五指頭生疽，名曰敦疽，係臟腑積熱，治不可緩。《準繩》

又曰：手大指疽，發指頭，小點如粟，漸大如豆，或如桃李，或青或紫，乍黃乍白乍黑，或癢，或麻木不痛，或大痛徹心，此名調疽，屬手太陰肺經積毒。毒盛者宜截去了。四日刺，得血膿者生，得黑血者死，毒氣攻心，嘔吐不食，膨脹者死，齒縫出血者死。《準繩》

朱丹溪曰：蛇頭疔，在手指頂，堅硬有頭，十指同，自筋骨發出，根深毒重。初起小皰，色紫疼痛，堅硬如疔者是。

王肯堂曰：天蛇毒，在手指頂，悶腫無頭，十指同，自肌肉發出，其毒稍輕，夫手指雖各有專經，然俱兼脾經火發而成。但手指係皮肉薄之處，不宜艾灸，亦不宜開早，若誤灸開早，以致皮裂，肉努翻出，疼痛倍增，不能速愈，慎之。

又曰：調疽，生於手大指，由肺經積熱而成。初如粟豆，漸腫如李，青紫麻木，痛癢徹心，六日刺破，出稠膿鮮血者吉，出黑血者險。若黑腐延蔓不痛者名斷指，屬逆，當如足部脫疽治法。

澄曰：凡手指患天蛇毒，如內膿已成，脹痛者，用針挑放，務須從下往上挑破，切不可從上向下挑，否則毒傳下節潰爛，俗謂戳了蛇頭，蛇頭往下縮也。

又曰：凡指頭潰後，切忌用力拿重，如操作用力則腐肉必出，難以速愈。足指潰後，俱忌行走，否則亦然。

又曰：凡傭工操作之人，指皮粗厚，每每膿已脹急，不能穿潰，常見通手化膿，凡遇此等人，須用針向指尖上挑砭出膿，不可向下砭，如誤向下砭，每每毒流下節，遂有脫指之患，不可不知。

又曰：凡潰後，須將老皮剪去，免藏毒水，浸傷良肉。

又曰：每見當砭不砭，膿已脹過，以致甲脫肉無，惟存筋，骨用玉紅膏搽上生肌。只有指尖難以長皮復原，如舊須於生肌散內加珍珠末摻上，其皮即長合矣。腳尖不長皮，亦照此法。

澄治手指、足指潰後，形如蟬殼者，須用利剪剪去死皮，方可上藥，不然皮中蓄有膿水難乾，雖用珍珠散糞其收功，何異隔靴抓癢，決難速愈。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蛇節疔門主論》

王肯堂曰：手指節間，結腫焮赤，又名病繭，又名蛇節疔，又名釘節天蛇，又名病蛆節。治與天蛇頭同。《準繩》

李東垣曰：蛇節疔，生手指中節骨節，又名蛀節疔。繞指俱腫，其色或黃或紫，由火毒凝結而成。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蛇眼疔門主論》 朱丹溪曰：蛇眼疔，生於指甲傍尖角間，形如豆粒，色紫，半含半露，硬似鐵釘，乃火毒凝結而成。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蜣螂蛀門主論》 陳實功曰：體弱之人，手指節中不紅不熱，腫如蟬腹，日久方痛，痛久方腐，腫仍不消，此乃手少陰痰氣凝滯而成。用蟾酥餅膏貼，漸作稀膿，近者一載，遠者三年。內服補劑，免變癆瘵之症。《正宗》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鰍肚疔門主論》 王肯堂曰：鰍肚疔，即中節疔，生中指中節絕骨之處。由辛熱風濕之毒，上干心經，故發此毒，乃心經受症也。但中指通連五指，疔色紫黑者，其毒必惡，易於攻心。指節裏面色青黃，心一受毒，其人昏迷必死，其指必落。務用護心丹時時呷之，以護其心，再服蠟礬丸，護膜追疔奪命丹追疔爲主。《準繩》

李東垣曰：泥鰍疽生在手指，一指通腫，色紫，形如泥鰍，焮熱，痛連肘

臂，由火毒凝結而成。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紅繭疔門主論》 王肯堂曰：紅繭疔，因心火太盛傳於脾經，故毒發於四末，若水珠，若水泡，與血皺音城，皮起也無異，多生手足胸背之間。今人不識，僞稱火丹，或認斑瘡，養成大患。初起紅色，宜用針針去惡血，內服清心敗毒黃連丸之類。如紫色則危，灰黑必死。根行甚速，宜針惡血以緩毒勢，治同疔法。《準繩》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癟疽疔門主論》 王肯堂曰：癟疽者，肉中忽生黠子如豆粒，小者如黍粟，極者如梅李，或赤或白，或青或黑，其狀不定，有根不浮，腫痛，傷之應心，根深至肌，經久便四面悉腫，皰黯熟紫黑色，能爛筋骨，若毒散逐脈入臟殺人，南人名爲搨着毒，厚肉處即割去之，亦燒鐵烙之令焦如炭，或灸百壯。其病喜着十指，故與代指相似，人不識之，呼爲代指，不急治之，亦逐脈上入臟殺人，南方人得之皆斬去其指。初指頭先作黯疱，後始腫赤黑黯，瘡痛人心是也。《準繩》

陳實功曰：癟疽又名蛇瘴，凡川廣煙瘴地方多有之，初出先作紅點，次變黑色，腐爛筋骨，小者如粟如豆，大者如梅如李，發無定處。初起蟾酥餅膏蓋，如紅腫遊走不定，用真君妙貼散加雄黃敷之，自然截住，破後如脾胃虛弱，補托不應，惟出清水穢汁者，俱爲不治。《正宗》

馮魯瞻曰：癟疽者，其發有數種，小者如粟如豆，大者如梅如李，青黑赤白，變易不常，或臂或腎，或口齒或肚臍，發無定處，然大概多見於手指之間，根深入肌，走臂遊腫，毒血流注，貫串筋脈，爛肉見骨，出血極多，若至狂言煩躁悶亂者，皆毒氣攻心之候也，不治。《錦囊》

澄曰：癟疽隨處可生，川廣煙瘴地方有之，疼痛徹心不止，腐爛筋骨，潰破膿如豆汁，今日拭乾，次日膿汁復滿，愈而復發。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丫癰門主論》



王肯堂曰：五指丫處結毒炎腫者，俗名鴉叉，又名病蟹叉。《準繩》

申斗垣曰：手丫毒俱是手經，手背丫是手三陽經，手掌心丫是手三陰經，受症當分何經，加引經藥治之。《啓玄》

汪省之曰：手三陰三陽經亦有氣血多少不同，生於指丫當分經絡治之。《理例》

朱丹溪曰：手丫發生於手丫岐骨縫間，除大指合谷穴名合谷疽，其餘指丫生毒皆名手丫發，初起如粟，色紅，漸大如豆，炎熱，潰後疼痛不止者，俟膿塞提出，其痛方止。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虎丫毒門主論》



王肯堂曰：虎口疽，一名虎丫毒，又名合谷疽，又名丫刺毒，又名臂蟹毒，又名手丫發，又名病蟹叉，此手陽明大腸經風熱積毒之所致也。《準繩》

陳實功曰：合谷疔，俗名虎口百丫是也，此患多係疙瘩泡起，亦有紅絲走上，故有疔名，此手陽明胃經濕毒攻注作癢，初起挑破，蟾酥餅膏蓋，金黃散敷之，必須內外消托爲主。《正宗》

胡公弼曰：虎口毒，即丫刺毒，最能爛手，毒歸肝脾，亦致殺人。《青囊》

又曰：赤煩熱痛，更有虎口脹裂者。

薛氏曰：此患多生大指次指連界處，忽生腫毒，痛不可忍，若不早治，必爛人手，名曰拍蟹毒。

朱丹溪曰：虎口疽，生合谷穴，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屬大腸經濕熱凝結而成，一名丫叉毒，初起如豆，漫腫色青，木痛堅硬。若初起黃粟小皰，癢熱煩痛，根深，有紅綫上攻腋內，即名合谷疔。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手心毒門主論》



王肯堂曰：手心毒，煩赤腫痛，俗名病穿掌，又名穿窟天蛇，又名貧子盂。若偏於掌邊者，名穿邊天蛇，又名穿埂天蛇，亦名鵝癩。此手厥陰心包絡經勞宮穴，乃積熱所致。《準繩》

李氏曰：手心毒，一名擎珠毒。

陳遠公曰：有手心中忽紅腫高突，變成一疽，疼痛非常，日夜無間，世所謂擎疽也。此症多是寃家相尋。內外治療往往不能收功，有流血至死者，似乎不必治也，然有症無方，安見吾道之大乎。苟能懺悔怨艾，安在不可救？此疽雖是寃孽，亦因病人有火熱之毒乘機竊發也，消火熱之毒，何不可奏功耶？但火熱非起於一旦，而解毒難憑於小劑，蓋毒成於熱，熱起於火，火之有餘，終是水之不足不大，料以滋水，惟小劑以滅火，安得取勝乎？必大用補水之劑，少佐解毒之味，則自愈耳。釋擎湯：元參一兩，金銀花二兩，生地一兩，當歸一兩，紫花地丁五錢，貝母二錢，水煎二劑，疼止，已潰者又服四劑，未潰者又服一劑，無不全愈，愈後仍須懺悔，則無後患，否則恐變生他症，非方之過也。此方滋水以治火，補正以解毒，自居於無過之地，又何擬議哉。《冰鑑》

陳實功曰：手心毒，一名穿板疔，又名擎珠，又名癟疽，乃心火熱毒也，是於五心痛不可忍，其瘡如泡，色如血赤，外形雖小，內有熱毒。發於心掩者難治，發於手足心者可療，如在手掌心敷藥，當從手腕敷起，如在足心，須從腳脛膠骨四圍敷住，以截血路，免毒上攻。《正宗》

《瘍醫大全・諸瘡部・疔瘡門主論》 華元化曰：疔有五色，屬五臟。紅屬心，發於舌根；青屬肝，發於目下；黃屬脾，發於口唇；白屬肺，發於右鼻；黑屬腎，發於耳前，以種類言之。【略】

王肯堂曰：疔之四圍有赤腫，名曰護場，爲可治。疔之四圍無赤腫，名曰不護場，不可治。《準繩》

又曰瘡證急者，有應：如生一疔之外，別處肉上再生一小瘡，即是有應，可用針挑破。護場：瘡四圍有赤腫。生多瘡者謂之滿天星。飲食如常，頭痛身熱，手足溫。

陳實功曰：疔瘡有朝發夕死，隨發隨死，誠外科證中迅速之病也。凡治此證，貴在乎早。如在頭面，頭乃諸陽之首，亢陽熱極所致，其形雖小，其惡甚大，再加艾灸，火益其勢，逼毒內攻，反爲倒陷走黃之證作矣。既作之後，頭面耳項俱能發腫，形如胖屍，七惡頓起，治雖有法，百中難保一二，不可不慎。《正宗》

又曰：毒發於心經者，生爲火焰疔。多生心臟之俞募井之端、唇口、手掌、指節或手之小指，初生一點紅黃小泡，抓破痛癢非常，左右肢體麻木，心

煩發躁，言語昏憒。

又曰：毒氣發於肝經者，生爲紫燕疔。多生手足、腰脇、筋骨之間或足大指，初生便是紫泡，次日破流血水，三日後串爛筋骨，疼痛苦楚，眼紅目暗，指甲純青，睡語驚惕。

又曰：毒氣發於脾經者，生爲黃皰疔。初生黃泡，光亮明潤，四面紅色纏繞，多生口角、腮顴、眼胞上下及太陽正面之處，便作麻癢，繃急硬強，重則惡心嘔吐，煩渴乾噦。

又曰：毒氣發於肺經者，生爲白刃疔。多生手大指，初生白泡，頂硬根突，破流脂水，癢痛驟然，易腐易陷，腮損咽焦，毛聳肌熱，咳吐膿痰，鼻掀氣急。

又曰：毒氣發於腎經者，生爲黑靨疔，多生耳竅、胸腹、腰腎及足小指、湧泉、偏僻軟肉之間，初生黑斑紫泡，毒串皮膚，漸攻肌肉，頑硬如釘，痛徹骨髓，重則手足青紫，驚悸沉困，軟陷孔深，目睛透露。

又曰：紅絲疔，起於手足節間，初起形似小瘡，漸發紅絲上攻手膊或攻大腿，令人寒熱，惡心嘔吐，遲者紅絲至心，常能壞人。急用針於紅絲盡處挑斷出血，尋至疔上挑破，插入蟾酥條，膏蓋，內服蟾酥丸發汗，追出疔根，得膿自愈。

又曰：唇下疔，又名馬口疔。

又曰：手掌心疔，名擎珠疔。

又曰：患疔經五六日不瘥，目中見火光，心神昏昧，口乾心煩，嘔吐不定，皆屬疔毒內陷，均須速治。

馮魯瞻曰：疔者，經曰膏粱之變。蓋因膏粱之人，皮厚肉密，內多滯熱，故變爲疔。然古方計有一十三種、三十六疔之分，總由臟腑積受熱毒邪氣，搏於經絡，以致血凝毒滯，注於毛孔，手足、頭面，各隨臟腑部位而發。其形如粟米，或痛或癢，漸至遍身麻木，頭眩寒熱，時生嘔逆，甚則四肢沉重，心驚眼花。經雖所載疔色有五，以應五臟，其實紫黑及黃泡者居多，先癢後痛，先寒後熱也。宜內服發散解毒攻托之劑，外敷拔毒菊花葉、蒼耳草之類。大概疔已成膿，則毒已外洩，可無他慮。惟在初起，最宜謹慎，疔毒攻心，禍如反掌，蓋疔由心火蘊結，故其疼異常，爲害甚速。病人口嚼生豆，不覺豆腥者，即是也。若於耳後方圓一寸發者尤甚，蓋水枯火熾之極也，不可妄動，如抓破見風毒，即內攻不救。《錦囊》

又曰：紅絲疔者，又名血絲疔，發於兩手指，而作紅絲，漸漸行至關節，勢必殺人。可先以綫，紮住紅紋之處，次將銀針砭去惡血，以藥塗之。上者血紅，次者血紫，下者血黑。若一失治，則稽留不散，輕則爛傷墜指，重則入腹而死。

又曰：《內經》以白疔發於右鼻，赤疔發於舌根，黃疔發於口唇，黑疔發於耳門，青疔發於目下，蓋取五色以應五臟，各有所屬部位。更有發於或肩、或背、或腰、或足，發無定處，如在手足、頭面，骨節間者最急，其餘猶可緩也。

李東垣曰：疔上按之，碜痛應心者，是疔也。秋冬寒毒，久結皮膚中，變作疔瘡，不急治之，日夜根長，流入諸脈數道，如箭入身，顫掉不已，若不慎口味、房室，死不旋踵。《精義》

申斗垣曰：夫疔瘡取治，其法不一，當先看其緩急。如緩者，一日瘡皰白色而小，二日色白微大，三日色微紫，四日真紫，此候之緩也。急者，五日色青紫小，六日色深青大緊，七日色黑如火，灸瘡之狀，此最急之候。假如身上生一瘡，而他處又生一小瘡，爲之應候，先用針挑破小瘡，則泄其毒，謂之可治。若只有一疔，他處無小瘡，謂之無應候，不可治，疔無應候，是毒氣之甚，故不可治也。大抵疔瘡四圍，有紅赤瘀腫者，名曰有護場，如疔瘡四圍不赤腫者，即是不護場，不可治也，有護場方可治也。疔之生者，身熱頭疼，手足溫暖，飲食如常，是常疔也。疔之危者，眼轉大渴，而喘唇面青，不進食，五心腫，無有脈，四肢冷，不起床，不精神，腹痛甚於常，是有內疔也。《啓玄》

周文采曰：凡療疔瘡，皆宜刺瘡中心至痛處，又刺四邊十餘下，令血出，去盡惡血，敷藥，藥力得入針孔中方佳，若藥不達中，藥力難達，反致誤事。又看口中、頰邊、舌上有赤黑如珠子者，是疔也。《集驗》

《養生篇》曰：人汗入肉，食之則生疔瘡，不可不慎。

竇漢卿曰：凡疔瘡，針刺患人手足中指不痛者，難治。

又曰：如疔在頭面、手足、骨節間者，甚急。

又曰：疔瘡頭陷，碧綠色者，不可用針刀出血。

又曰：疔瘡日久，潰爛者不可用針出血，只可用刀割去腐肉。

又曰：疔瘡生根入腹者便死，用磨針刀鐵漿水一碗，絲綿濾淨，銀窩內煎三四沸服之，病者須臾腸鳴，行利一二次，甦醒方妙。

又曰：疔瘡不破，則毒入腸胃，惟蟬蛻極效，用一兩爲末，蜜調下。

又曰：疔發於太陽眼邊者，名曰釘腦疔，十死一生。

又曰：疔瘡膿水出，孔如蜂窠，病易瘥也。

又曰：凡人暴死，多是疔毒，急取燈遍照其身，若是小瘡，即是其毒，宜急灸之，並服飛龍奪命丹等藥，亦有復甦者。《全書》

竇夢麟曰：嘴唇上疔，初如米大，或粉刺擠破，入湯火風氣，即要變爲疵瘡，疵瘡即疔之別名也，先用葱白同飛龍奪命丹五粒和嚼爛，熟酒半碗送下，以衣覆患上，略出汗爲妙，上午服藥，下午即將絕利。磁鋒劃破瘡口十字，即摻飛龍奪命末在內，而外用蟾舌研爛，蟾肚底皮貼之，內服追疔湯劑。若發鬚髮者，即剃去鬚髮，如前法治之。此法靜夜細思，試而行之，百發百中，活人多矣，焉敢自秘，遂並梓行。病人一月內無色慾者，患處平妥，無芻肉乃其徵也。《全書》

陳遠公曰：有生疔瘡者，疼痛非常，亦陽毒也。初生之時，人最難辨，但以生黃豆令嚼之，不知腥者便是。其瘡頭必發黃泡，中現紫黑之色，細看泡中必有紅白一綫通出泡外，凡疔生足上，紅綫由足入臍，疔生手上，紅綫由手走心，如生唇面，紅綫由唇面至喉，如見此紅綫，即於盡處以針刺出毒血，則免毒攻心。若現白絲，不必刺也，總以消毒瀉火爲主。世人戒用官料之藥，此乃不知醫之語，毒非藥，安得除哉？拔疔散治之，紫花地丁、甘菊化各一兩，水煎服，一劑紅綫除，二劑疔散，三劑全愈，不必外治挑疔之多事也。若已潰爛，加當歸二兩治之，不必四劑，毒盡肉生也。《冰鑑》

胡公弼曰：豬疔，其形圓而小，口內有油，忌食豬油、豬肉。牛疔，其形圓而小，口內無油，炮起掐之不破，有寒熱，忌食牛肉。狗疔，其形長而帶尖，色赤，有寒熱，忌食狗肉。羊疔，其形長而帶白色，有寒熱，忌食羊肉。瓜藤疔，不計其數，其形圓長如瓜形，因食瓜毒而生，忌食諸瓜。豆腐疔，其狀白皰，三日內頂陷，因食豆腐內有人汗而生，忌食豆腐。氣疔，其形或大或小，皰白，如有氣在內，因感恚怒而生，忌氣惱。鬼疔，其形大小不一，因中邪毒之氣而生，異於諸疔，比氣疔夜甚，令人言語如見鬼狀。紅絲疔，其形縷縷赤色，如絲綫周身纏繞，宜松針刺去血，忌熱物。內疔，言其生於內臟、腑上、腔子裏面、喉內、口內，與外疔更不同，利害，宜托裏追疔。葡萄疔，其形黑兼紫，如水晶，故名之，皰內黑血毒水，宜去之，宜托毒。楊梅疔，形黑紫如薰狀，若遍身楊梅瘡，內雜疔瘡一二個，則令通身瘡不起發，須針刺出毒，服托裏、土茯苓等藥。魚臍疔，如魚之肚臍，多生脘膊肚、小腿肚上，乃手足陽明經分毒氣，治宜加引經藥。蜈蚣疔，形長如蜈蚣，亦有頭足，發寒熱，因飲食中被蜈蚣遊走，遺毒於內而生，宜加雄黃。

程山齡曰：治疔之法，貴在乎早，初起即治者，十全十活，稍遲者，十全五六，失治者，十全一二。內服莫妙於菊花甘草湯，項之以上三陽受毒，必用針刺挑斷疔根，插藥膏蓋。項之以下三陰受毒，即當灸，灸之不痛，亦須針刺插藥自效。《十法》

《瘍醫大全・諸瘡部・疔瘡門主方》 菊花甘草湯《十法》 法疔之聖藥也。

菊花四兩　甘草四錢

水煎頓服，渣再煎服。

反唇疔、擎珠疔　經霜南反蒂煆灰，加冰片少許研細，麻油調搽。

馬口疔，生唇下者是　新鮮鯉魚血靡蟾酥塗之。

拔疔法

巴豆去殼，半粒　磁石研末

用葱涎和蜜爲膏，敷疔上。

血疔，出血不止者是　真蘇油一鍾，服下自止。

蟾酥餅　兼治腦疽、乳癰、附骨疽、臀癰一切惡證，或不痛，或大痛，或麻木，用此敷貼瘡頭。

潮腦　硃砂各一錢　真蟾酥酒化　沒藥去油　乳香去油　明雄黃　巴霜各一錢　輕粉五分　麝香三分

以上各爲細末，五月五日午時在淨室中用蟾酥酒和丸如菉豆大，每用一丸，口涎調貼疔瘡上，以膏蓋之。此藥爲丸、爲條、爲餅，聽便使用。一方去巴豆霜，潮腦，加寒水石煆、枯礬、膽礬各一錢，蝸牛二十一個。

惡疔大毒。

金銀花　當歸身各五錢　天花粉　甘草　地丁各三錢　皂角針二錢　川椒九粒

酒煎服。

疔毒惡瘡　家菊花並葉共搗汁，用酒衝服。將渣加鹽少許敷上立愈，冬

月用根亦可。

又方　紫梗菊花搗碎，白酒煎服。

又方　鰣魚鱗用荷花瓣夾好，置書頁中，遇疔貼上即愈。

大疔惡毒秘方

火硝　北煤係用過倒地上，渣內撿出者。各等分

研細末，磁瓶收貯。凡遇一切疔毒，用陳窗糊紙永濕掩疔上，再以此藥敷之，疔根自出。

疔瘡神方　瘡耳草根、葉搗爛，入童子小便，絞汁冷服一鍾，日三次。仍以根、莖、葉、苗任取一束，燒灰存性爲末，用醋、泔、藍、靛和如泥，先將瘡中心及四邊刺破，令血淌出，拭淨敷之，不過十次，根即拔出，爲諸方第一。

飛龍奪命丹《正宗》。專治疔瘡及癰毒發背，腦發乳癰，一切無名腫毒，惡瘡及有頭不知痛癢者，已成未成神效。

蟾酥酒化　雄黃各三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銅綠各二錢　膽礬　硃砂　血竭　寒水石各一錢　當門子　冰片　輕粉各五分　蝸牛二十一個　蜈蚣一條，酒浸泡炙，去頭、足

右俱爲極細末，用蝸牛連殼研如泥，少加飛羅麵，和丸如菉豆大。每用三丸，用葱白三個，令病人嚼爛，吐於男左女右手心，將丸藥放在葱內，熱酒送下，被蓋約人行五六里，出汗爲效，無汗以熱酒助之。重者再進一服。病在上食遠服，病在下食前服。忌冷水、瓜茄、油膩、豬、鷄、魚、麵及一切發物。孕婦忌服。

走馬回疔丹　疔瘡初起，針破，用此一粒插入孔內，膏蓋之，次後追出膿血疔根爲效。

硃砂　雄黃各二錢　蟾酥酒化　硇砂　白丁香　輕粉各一錢　蜈蚣一條，炙　金頂砒　麝香各五分　乳香六分

右爲細末，糊和成如麥子大，插瘡內，以膏蓋之。

鉛粉散　冷疔生於腳上，初起紫白泡，疼痛徹骨，漸至腐爛，深孔紫黑，血水氣穢，經久不瘥，用此大效。

黑鉛四兩，鐵杓內化開，傾入水中，取起再化，如此百遍，以鉛盡爲度，去水取澄下者。三錢　松脂一錢　黃丹飛，炒　輕粉各五分　麝香三分

共研細，先用葱湯洗淨，蘇油調搽瘡口，油紙蓋好。

束毒金箍散　疔瘡針刺之後，瘀毒走散作腫，宜此藥箍之。

生大黃　鬱金蟬肚者　白芨　白蘞　白芷各四兩　黃柏二兩　菉豆粉一兩　輕粉五錢

共爲細末。酸米漿調箍四邊，夏熱甚，用蜜水調。

消疔簡便方　疔瘡及諸惡毒初起，但未成膿者，服之神效。

白礬研，三錢　葱白七莖

右二味同搗極爛，分作七塊，每塊用熱酒一盃送下，服畢用厚被蓋之，再進葱白湯一鍾。少頃汗出如淋，從容去其覆物，其病如脫。此雖味澀難服，其效甚妙。凡居鄉村之處，遇有此證，不及延醫，只傳此方，服之活人甚衆，誠爲良便方也。

敷疔。

銀珠三錢　紅棗七個，煮爛去皮核

搗敷留頂。

疔。

甘松　三柰各五錢　雄黃研細，一錢　麝香一分

酒水各半，先煎甘松、三柰，煎好濾清，調雄黃、麝香服。

紅絲疔　用銅錢捫起頭處，將木上舊釘起一根，用棉花包裹，蘸桐油點著，令油滴錢眼內，一滴即愈。

疔瘡　生葱和蜜搗敷患處，過一飯時，疔即拔出。

保生梃子　疔瘡、背疽、瘰癧，一切惡瘡。

巴豆四十九粒，文武火炒，研　硇砂三錢　輕粉半大匣　金腳信　雄黃各三錢　麝香一錢

爲極細末。用黃蠟五錢熔開，將藥合成梃子，冷水浸少時取出，旋丸捏作餅子如錢眼大，將瘡頭拔開，安一餅於頂上，次用膏貼。

蟾酥丹　蟾酥不拘多少，黃丹、白麵等分，爲丸如麥粒大，針破疔瘡，以一粒納之，膏蓋。

散疔膏　磁石乳細，以葱頭十四根取汁，入蜜少許調勻，敷留一孔。一敷即散，妙不可言。內服托裏藥。

拔疔　蜣螂腹下有一白點者即心也。先以針刺破疔頭，再將針取出蜣螂心點疔頭上，以膏蓋之。半日間血出，根拔而愈。忌羊肉。

一切疔腫孫真人。一色瘡耳草連梗葉燒灰，以醋調搽。乾即再搽，重者十餘次。

吃牛肉中毒生疔　金綫重樓即七葉一枝花，不拘多少，切碎，研細，和溏鷄屎調勻搽上，立效。

疔瘡怕動刀針　巴豆仁一粒，飯一粒，研貼瘡上，立時拔出疔根，再尋癩蝦蟆取肝貼上，神效。

諸疔　菊花葉搗汁服一碗，死可回生。

疔毒已篤者二服即愈。潘霞山。

十蜂房一具蛇蛻一條

黃泥固濟燒存性爲末，每空心好酒服一錢，少刻大痛，痛止，其瘡已化爲黃水。

爛頭疔

白梅二個　大蜒蚰二條　白菊花根一把

共搗爛，加透明雄黃同敷，如乾再另敷一二遍，無不愈者。

紫馬疔，切不可食肉，生白酒煎稀薟草、紫花地丁、車前草服之。

追疔奪命湯《赤水玄珠》。

羌活　甘草節　蟬蛻　川黃連　獨活　北細辛　青皮　金銀花　防風　澤蘭葉　殭蠶　金綫重樓　赤芍各等分

有膿加何首烏、白芷；要通利加大黃、牽牛、青木香、山梔；毒在下加木瓜各等分。

每服五錢，先將一貼加澤蘭葉、金銀花各一兩，薑十片煎熱服，汗出爲度；病退再加大黃二錢，煎，熱服，取利一二次，卻餘毒爲妙。此方取效如神，百發百中。若心煩嘔吐，用甘草節、菉豆粉各等分，酸漿湯調下二錢；如嘔逆惡心，用乳香、菉豆粉各等分，甘草湯調下二錢。

小奪命散　治疔瘡及腦疽、惡毒，其效如神。

槐花子　地丁　千頭子即掃帚子，又名地膚子，各等分

水煎，通口溫服，加真蟾酥少許尤妙。

拔疔丹一名疔毒撤回。畢峻功。凡一切疔瘡，無名腫毒，初起磨敷，已或已潰，用一粒放瘡上，膿血即拔出，如遇陰疽對口大證，可用十數粒鋪瘡上如神。

巴豆霜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真蟾酥酒化開，乳成膏　明雄各二錢　樟冰　露蜂房陰陽瓦焙存性　劈硃砂各一錢　真輕粉　當門子各五分

右各乳極細，照分兩稱准和勻，以蟾酥膏和杵爲丸如藥珠大，晒乾磁瓶密貯任用。此即蟾酥餅原方加露蜂房也。

疔瘡丸馬驥功得自盧成琰傳。專消一切疔瘡，兼治濕痰流注，梅瘡初起。

巴豆仁去皮、膜　明雄　生大黃各三錢

共研細末，加飛麵醋打糊爲丸，如金鳳花子大，每服二十三丸，熱湯送下，瀉三四次無妨，弱人只服十九丸自消，得嚏即愈。

髭疔　紅絲疔、面白疔，腫脹至目與俱隱入肉裏，牙關緊急。昔有一道人用患者耳垢、齒垢，刮手足指甲屑，和勻如豆大，放茶匙內，燈火上炙，少許取作丸，將銀簪將疔頭挑開抹入，用梅紙一層，津濕覆之，痛立止，半日目可開，腫已消半，次日服活命飲，二劑遂愈。

血疔，或生肘下，或生眼角，疔有一竅如針眼，淌鮮血不止。真香油四兩，無灰酒不拘多少，和勻熱服，其血立止。隨用野菊花濃煎常服，切忌茶湯。

萬靈奪命丹　治一切疔毒入腹，煩悶惡心，兼治癰疽發背、惡瘡。

硃砂水飛　蟾酥人乳泡　輕粉　膽礬各五錢　銅綠　血竭各一兩　雄黃枯礬各一兩

共爲細末，麵糊丸，芡實大，每服一丸，令病人先將蔥白三寸嚼爛，吐在手心，將丸包在蔥內，熱湯吞下，出汗。

疔　一

生磁石一錢　麝香一分

研極細，每用少許膏蓋。

又方

胡椒二十五粒　大獨蒜一個　蔥白三根

共搗爛，油紙上作膏貼之，神驗。

秘方　用鐵釘放屋上愛風露之氣，日久上銹，以刀刮下，乳極細，加麝香少許，磁瓶密貯。如遇疔瘡已破者，摻少許即流黑水，不過三次，疔根自出，如未破者，以水調點疔止，即可拔疔如神。

疔瘡不用刀針。杜實土。

革蘇仁七粒　銀珠一分

共研細，如乾，加唾津少許，疔頭讓出，即週圍敷之，兩三次即出小黃頭矣。

拔疔第一方徐峨峰。

革蘇仁四十九粒半　杏仁去皮，十七粒半　松香二兩一錢五分　荔枝肉三個半　銀硃少許

共搗成膏貼之。

拔疔。吳韻清。

荔枝肉一個　唐雞屎　菊花根葉不拘多少

共搗爛敷上，立愈。

又方　鰣魚鱗貼之。

《瘍醫大全・諸瘡部・水疔門主論》凡人手足一時生出小瘡，四圍紅赤，中間一點漆烏，堅硬如石，痛不可忍者，名曰水疔。破後惟流血水。《啓玄》。

《瘍醫大全・諸瘡部・水疔門主方》治水疔　土牛膝不拘多少，搗爛入鹽少許和勻，敷疔上半日即愈。

又方

陳壁土　食鹽各一錢　雄黃三分

共研細末，津液調敷疔上，其疔自落。

水疔　五月五日午時採豨薟草搗細末，酒調服三錢取汗。

又方　荔枝肉一個，貼在疔上，以生白酒飲醉取汗爲度。

《瘍醫大全・諸瘡部・紅絲疔門主論》胡公弼曰：紅絲疔，一名急疔，生於手足肘腕之間，初起如黃豆大，色似緋袍，此疔根行如箭，日夜行一尺二寸，狀如紅絲綫一般，皆因大喜大怒，氣血逆行所致。走入心腹，令人悶亂，不救。凡遇此等急症，尋見紅綫之處，即用神針針斷其根，針入四五分，取去紫黑惡血，急服追疔奪命丹，隨飲浮萍酒，立愈。《無愧書囊》

《瘍醫大全・諸瘡部・紅絲疔門主方》浮萍酒陸伯迪　治紅絲疔一服即愈。浮萍不拘多少搗爛，用好酒一斤或半斤煎滾，沖浮萍內半時許。通口服，隨嚼浮萍草敷疔上。

《瘍科心得集・辨龍泉疔虎鬚疔顴骨疔論》夫面部之上，人中之中爲龍泉，人中之旁爲虎鬚，面中高骨爲顴骨，俱係陽明絡脈經行之地。此三處生疔，俱有輕有重，醫者但分輕重治之，不必分彼此之異也。其輕者，多因風熱而結。初起跡如蚊咬，而根盤已經堅腫，惡寒身熱，次日頭破，如一粒椒，外用圍藥敷之，頂用白雪丹，以萬應膏蓋之，間日揭開，頂如殭腐狀，以升膏蓋之，再間一日揭膏，其堅腐自落，膿隨而出，藥用羚羊、地丁、銀花、丹皮、知母、連翹、黃連、山梔等類。如火盛熱甚，即用犀角地黃湯或黃連解毒湯。若不透，即以製蠶角刺透之，膿泄腫消，總以七日爲期，後即膿盡收口。其重者，或因於七情內傷，或因於膏粱厚味，醇酒炙煿，五臟蘊熱，邪毒結聚而發。經曰膏粱厚味發疔疽，此之謂也。初起形如粟粒，或如水泡，按之根深，如釘著骨，痛不可忍，根盤漫腫不透，面目浮腫，或堅腫燃紅，惡寒，身烙熱，惡心嘔吐，肢體拘急。三四日後，或口噤如瘈，神識模糊，此以火毒陷入心包，即名走黃疔，十有九死之證，宜服紫雪丹，或至寶丹及犀角地黃湯，外藥亦如前法。又古方有奪命丹，可用一粒入瘡頭，以膏藥蓋之。若不省人事，或牙關緊急，以奪命丹爲末，葱酒調灌亦可。若有紅絲，急宜用針於血絲盡處挑破，使出惡血，以洩其毒。或有生者，又有餘毒走絡，而遍體發流注者，治與陽證流注同。

《瘍科心得集・辨唇疔繭唇餂唇疳論》唇疔，生於上下嘴唇，係脾胃兩經火毒所致。初起如粟，或不痛，或癢甚，其形甚微，其毒極深，其色或赤或白。或唇口上下紫黑色者，根行甚急，不一日頭面腫大，三四日即不救。疔毒以愈小而愈橫也。治宜急泄火毒，勿損其脾胃之氣，毒易散矣，以蟾酥丸、犀角地黃湯主之，外用白雪丹入瘡頭，以膏蓋貼，俟次日揭開，擠去毒血，如未透泄，再用再貼。又初時，須細看腿灣委中穴，有紫黑筋，用長針刺破出血，其毒即泄。

《瘍科心得集・辨托盤疔論》托盤疔，生於手掌中心，係手厥陰、少陰二經之所司也。由心火熾甚，逼血妄行，肝風鼓舞，毒散四肢，加以憂思過度，酒色不節，遂至毒流骨髓，侵於勞宮，勞宮係心經之脈絡，故毒生焉。初起堅硬起泡，其泡明亮者，即挑之，治以銀花解毒湯。

《瘍科心得集・辨手丫發合谷疽論》五指丫處結毒燃腫者，除大指合谷穴名合谷疽，餘皆名手丫發，俗名手丫支。手背丫是手三陽經受證，手掌心丫是手三陰經受證。初起如粟，漸大如豆，燃熱疼痛不止，此皆由濕火凝聚而

成。初起宜疏散清熱解毒，成功後其膿不透，即以製蠶角刺透之，待膿泄邪退，扶胃而和其營，然後收功。合谷疽又名虎口毒，此手陽明大腸經濕熱之毒結聚之所致也，初起黃粟小泡，熱癢燃痛，根深，有紅綫上攻腋內者，即名合谷疔。若初起如豆，漸至漫腫堅硬，燃痛而不可忍者，名合谷疽，治法與前證同。

《瘍科心得集・辨蛇頭疔蛇眼疔水蛇頭論》 蛇頭疔，又名天蛇毒，又名調疽，生手大拇指頂頭，或生他指。初起如粟，漸大如豆，或如桃李，堅硬，燃赤腫痛，疼極連心，又或青或白，乍黃乍紫乍黑，或癢或麻木不痛，自筋骨發出，根深毒重，屬手太陰肺，手厥陰心包絡經，熱毒結聚而成。甚則手背、手心皆腫，指頭皮硬。當以豬膽套之，或以雄黃散塗之，與以蟾酥丸發汗，解毒更服銀花解毒湯。若四五日後潰膿，有黃頭可刺者，順。如不潰無膿，黑色過節者，險。其藥即進涼膈或黃連解毒、犀角地黃湯等。若毒氣攻心，嘔吐不食，膨脹，齒縫出血，是爲危候。此證膿未熟時，不可開刀早，否則致皮裂肉腐，疼痛倍增，不能速愈。若患久，即有多骨，多骨出，始能收口。虛而不斂者，宜補之。更有膿不泄，火毒不化，腐爛其筋，至落去一節者。

蛇眼疔，生於手指甲旁尖角間，形如豆粒，色紫，半含半露，硬如鐵釘，亦火毒所發。若有黃頭出如眼者，即以針挑破之。水蛇頭，指頭有黃泡，明亮者是。亦宜挑破，去其惡水即愈。

《瘍科心得集・辨代指蛀節疔鰍肚疔論》 代指，俗名癆爪，生指甲身之內，三四日後甲面上透一點黃色，初起先腫燃熱，疼痛應心，宜用甘草、朴硝各五錢煎湯，浸洗即瘥。如甲面透黃，即係內膿已成，但無路得泄，須用綫針在指甲身就膿近處挑一小孔，膿方得出，隨後輕手擠盡餘膿，用黃連膏貼之，易愈。若失治，以致膿毒浸淫好肉，爪甲潰空，必然脫落，宜用琥珀膏貼之，日久收功。

蛀節疔，又名蛇節疔，生於手指中節接骨上，繞指俱腫，其色或黃或紫，由火毒凝結而成。治同疔疽。

鰍肚疔者，一名蛇腹疔，生於手指中節裏面，形如魚肚，故又名魚肚毒。一指通腫，燃熱，痛連肘臂，由辛熱風濕之毒上干心經，故發此毒，乃心經受證也。但中指通連五指，若中指疔色紫黑者，其毒必惡，易於攻心，心若受毒，即嘔吐不食，神識昏迷，而爲不治之證矣。務用護心丹時時呷之，再服奪命丹以追其毒，餘治同疔疽。

《瘍科心得集・足底生疔論》 足底生疔，初起如小瘡，或小泡，根腳堅硬，四圍燃腫，或疼痛，或麻木，令人憎寒，頭痛發熱，或嘔吐惡心，煩躁悶亂。此由肥甘過度，不慎房酒，以致邪毒蘊結而成。經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此之謂也。凡患此者，多有紅絲至臍，須看明，急用針於血絲盡處挑破之，使出惡血。亦用隔蒜灸法，痛則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若灸而不痛，針疔四邊，皆令血出，以奪命丹一粒入瘡頭孔內，以膏藥蓋之。內服解毒之劑，或荊防敗毒散、活命飲兼托裏補藥。若頭突如水晶樣者，即用刀點之，蓋以升膏。又或初起黃泡，止有硬塊，不甚腫赤者，爲水疔，亦宜當頭刺破，以升膏蓋之。凡腳底生疔，若有老皮之處，宜去之，否則其頭難出。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疔瘡》 疔瘡之症，每因火毒而生，有旦發夕死，夕發旦死，生人殞命之速，莫有甚於疔者。其治法：初起即宜用銳針挑破，深刺十餘下，擠出惡血，用立馬回疔丹插入孔內，外貼疔膏，避風，內服蟾酥丸並五味消毒飲，即愈。倘因循失治，眼見火星者，名曰走黃，係疔毒走散內陷也，百無一生。故疔有三十六種，唯有一種刃鐮疔，形如韭菜者，只可服藥，不宜針刺，餘俱以早開爲要，然開之不透，或開後冒風，反致誤事，切宜慎之。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天蛇頭》 天蛇頭，生於指尖，十指皆有生者，總由心脾二經火毒而成。初起如皰，腫硬而痛，漸次裂開，如蛇頭之狀。治法初起宜頻塗妙靈丹，已成敷二味拔毒散，內服蟾酥丸，仙方活命飲，火甚者服內疏黃連湯。不可早開，並割斷紋路。已潰，糝九一丹。

《醫鈔類編・外科・疔瘡治法》 凡疔證初起，通宜服蟾酥丸見後汗之。毒勢不盡，仍然憎寒壯熱者，宜五味消毒飲見後汗之。如發熱口渴，便閉脈沉實者，邪在裏也，宜黃連解毒湯見火門，加生大黃一錢五分，葱頭五個清之。證輕者宜化疔內消散見後。疔毒欲走黃，急服疔毒復生湯見後。已走黃，令人心煩悶憒，急用七星劍湯見後以救之。若手足冷，六脈暴絕者，係毒氣閉塞，元氣不能宣通，先宜蟾酥丸，隨服木香流氣飲見後以行其氣，其脈自見。若疔誤灸，煩燥譫語者，乃逼毒內攻也，宜解毒大青湯見後。針後出膿之時，氣虛驚悸者，宜內托安神散見後。若攻利大過，以致發渴，六脈虛大者，宜補中益氣湯見勞損。

若發汗之後，汗不止、熱不退、瘡不疼、便不利者，此屬裏虛，宜八珍湯見

勞損加黃耆、麥冬。凡疔潰後，不宜補早，雖見真虛，只可平補，忌用溫補之劑。蓋疔俱由火毒而生，忌服辛熱之藥，恐助其邪也。忌敷寒涼之藥，恐逼毒內攻也。即膏藥亦不宜早貼，惟在將潰已潰時，貼之呼膿長肉，以避風寒，俱忌椒酒、雞魚、海味、鵝肉、豬首、辛辣、生冷等物。

《心悟》云：疔瘡初起，如疥形，如粉刺或小皰，堅硬如疔，故名曰疔。大抵肉色紅腫，根腳不散者吉，若平塌漫腫，四圍灰白者亡。其狀不一，其色不同，有紅紫黃白黑五種，以應五藏，若生兩足多有紅絲至臍，生兩手多有紅絲至心，生面唇多有紅絲入喉，俱難治，速宜針紅絲出血，多有生者，若患於肢末之處，毒愈凝滯，藥難導達，艾灸之功爲大。內服菊花甘草湯見後至效。如妄用疏利之劑，耗散真氣，不惟無以去毒，而害反隨之矣。

《醫鈔類編・外科・外治用藥針灸法》　書云：疔瘡先刺血，內毒宜汗泄，禁灸不禁針，怕綿不怕鐵。初覺貴乎早治，十證十全，稍遲者十全五六，失治者十壞八九。初發項以上者，三陰受毒，必用鈹針刺入瘡心四五分，挑斷疔根，令出惡血，隨用立馬回疔丹見後或蟾酥條插入孔內，外以巴膏見癰疽外治蓋之。如項以下生者，三陰受毒，即當艾灸以殺其勢，灸之不痛，亦須針刺出血，插蟾酥條，旁腫以離宮錠見癰疽外治塗之。如旁腫頑硬，推之不動，用針亂刺頑硬之處，令多出惡血，否則必致走黃。走黃者，毒氣內攻也，其瘡必塌陷，急當隨走黃處按經找尋，有一芒刺直豎即是疔苗，急當用針，針出惡血，即在刺處用艾灸三壯，以宣餘毒。若身面漫腫，神昏悶亂，乾嘔，心煩作渴，遍身起皰抽搐者，俱爲逆證。惟紅絲疔初起，急用磁針於紅絲盡處砭斷出血，尋至初起瘡上挑破，即用蟾酥條插入，以萬應膏見癰疽外治蓋之，隨服黃連解毒湯見火門。凡挑疔根，先出紫黑血，再挑刺至鮮血出，以知痛爲止，隨填扳疔散見後令滿，以萬應膏蓋之，過三四時撥去舊藥，易以新藥。若藥乾無水不痛者，此法未斷疔根也，再深挑之，必以上藥知痛，藥入水流爲度，三四日後瘡頂乾燥，以琥珀膏見癰疽外治貼之，令疔根托出，換九一丹見後撒之，黃連膏見鼻病抹之，外蓋白膏藥見癰疽外治生肌斂口。

《醫鈔類編・外科・顴疔》　此證生在顴骨之間，屬陽明胃經，不論左右。初如粟米，黃色小皰，次如赤豆，頂凹堅硬，按似疔頭，麻癢疼痛，多因過食炙煿藥酒，以致胃經積火成毒。初宜蟾酥丸見後汗之，次服黃連消毒飲見癰疽上部清之，外治法同。

《醫鈔類編・外科・鼻疔》　生於鼻孔內，鼻竅腫塞，脹痛引腦，甚則唇腮俱作脬腫，由肺經火毒凝結而成。宜蟾酥丸汗之，再用此丸研細末，吹入鼻竅。若腫硬外發，用離宮錠見癰疽外治塗之。初起須速治，遲則毒氣內攻，以致神昏嘔噦，鼻腫如瓶者逆。

《醫鈔類編・外科・黑疔》　生於耳竅暗藏之處，由腎經火毒所發，亦有因服丹石熱藥積毒而成者。色黑根深，形如椒目，疼如錐刺，痛引腮腦，破流血水。急服蟾酥丸汗之，再以此丸水調濃滴於耳竅內，立效。毒甚者，以黃連消毒飲見百會瘟疏解之，黃連解毒湯見火門清之，即癒。

《醫鈔類編・外科・耳疔》　《心悟》云：聆豆抵耳，耳內生疔也，乃肝經菀火所結。可用紅綿散見後兼服八味逍遙散見菀病加菊花。

《醫鈔類編・外科・反唇疔鎖口疔》　俱由火毒而成。反唇疔，生於唇稜偏裏，上唇屬脾，下唇屬胃。鎖口疔，生於嘴角，係心脾二經所屬。二證初起形如粟米，色紫，堅硬如鐵，腫甚，麻癢木痛，寒熱交作，煩悶作嘔。反唇甚則令唇外翻，鎖口甚則口不能開，俱屬迅速之證，須當急治。遲則毒氣攻裏，令人昏憒惡心，即名走黃。治法按疔瘡門，禁用灸法。

《醫鈔類編・外科・喉疔》　《心悟》云：喉疔，先以小刀點刺，隨用冰片散吹之，內服甘桔湯俱見咽喉，多加菊花煎之。菊花連根葉皆消疔聖藥，每用四兩煎湯頓服，搗自然汁尤效。

《醫鈔類編・外科・牙疔》　由胃經火毒，或大腸經濕熱皆可致之。每生於兩旁牙縫，腫起一粒，形如粟米，痛連腮頂，若兼麻癢，破流血水，疼痛異常者，即黑疔也，屬腎火毒。俱用銀簪尖挑破，以見血爲度，搽拔疔散見後，再以蟾酥丸噙化，徐徐咽之。若煩燥口渴者，宜黃連解毒湯見火門即愈。若失治，毒反攻心，煩燥昏憒者逆。

《醫鈔類編・外科・穿牙疔》　嵩崖云：穿牙疔，先二日牙痛，寒熱後痛更甚，齦上發一紫塊，齦肉皆紫黑者是也。已破者，毒色紅可治，青者不治。宜金丹加碧丹俱見舌病頻吹，內服涼血清風解毒之劑。破者口瘡藥見瘡瘡加牛黃敷之。

《醫鈔類編・外科・舌疔》　《金鑑》云：心脾火毒，舌上紫胞，其形如豆，堅硬寒熱，疼痛應心。初起宜用蟾酥丸含於舌下，隨化咽，或再服三粒，以解內毒，甚者刺之，服黃連解毒湯見火門，兼搽紫雪散見舌病，及徐徐咽之，

即愈。

《醫鈔類編・外科・蛇眼疔　蛇背疔　蛀節疔　蛇腹疔　泥鰍疽》蛇眼疔，生於指甲兩旁，形如豆粒，色紫，半含半露，硬似鐵釘。蛇背疔，生於指甲根後，形如半棗，色赤胖腫。蛀節疔又名蛇節疔，生於中節，繞指俱腫，其色或黃或紫。蛇腹疔又名魚肚疔，生於指中節前面，腫如魚肚，色赤疼痛。泥鰍疽，一指通腫，色紫，形如泥鰍，燃熱，痛連肘臂。初起俱宜蟾酥丸汗之，外敷雄黃散見癰疽中部，次服仙方活命飲見癰疽主治，膿熟開之，貼琥珀膏見癰疽外治煨膿生肌。不能斂者，補之。

《醫鈔類編・外科・紅絲疔》《方便集》云：若生在手足，有紅根一條如絲，能漸長至心則死。用煙袋油照其行處，漸照漸退，至疔頭發處，抹此油於上，即愈。一法用杜仲、故紙各二錢，水酒煎服，外以白芨磨汁搽之。一云：凡生紅絲疔，須用針挑斷其絲，將多年屋坑上碎木椽子煅灰研細，用餳糖拌塗在疔上聽用，疔頭即拔出，無事。不急治，難愈。

《醫鈔類編・外科・水疔》宜用杜仲、木子葉搗汁，水酒對服。如無木子葉，取其根煎服亦可。後用白菊花三兩、甘草五錢煎服代茶。

《醫鈔類編・外科・羊毛疔》《方便集》云：此證別省常有，近來本地亦有。初起發寒發熱，頭疼作嘔，極不好過，身生有紅黑點，內裏有細長毛，形迹頗微，難認其毒，最易攻心。一吃表藥無救，如遇發寒熱，頭疼作嘔，切勿服表藥。急脫衣細看胸前背心，遍身若有紅黑小點，取針頭將點處按下成窩，針起窩亦起者不是。如窩不起，有將針尖插入肉內，無紅血出即是，急向原針眼內頻頻挑出細毛，取銅鏡一面向心口連撲十數下，有毛隨鏡光而出，再用紫紅地丁煎水洗澡，將渣周身擦遍，用紹酒罈上泥，或黃泥打碎，將燒酒做成米粉一般，放貼胸口，泥乾方取去，用羚羊角、虎骨、甘草各五錢，一服可愈。

《醫鈔類編・外科・痘疔》此證名多，治非一法。痘生五六日，間或三五枚，或六七枚。雜於諸痘之間，其色紫黯，甚則黑硬如石，以致諸證蜂起。痘瘡不能灌膿。如捲簾疔，生於舌根底，小如黑豆，大似葡萄，令兒舌卷喉痛，急用銀針，針破出淨惡血，隨以苦茶漱口，搽拔疔散見後，再以冰片、硼砂、青黛、黃連、薄荷、荊芥、炒薑灥共爲末吹之。火珠疔，生於鼻孔內，填塞噴火，面赤眼紅，亦用銀針針破，用黃連膏見鼻病加冰片滴入鼻孔，內服瀉金散見後。忘汲疔，生於眼沿，腫如封蛤，煩熱面紫，宜挑破，用胭脂唾汁點之，兼蒲公英、菊花煎湯洗之。豢虎疔，生於耳內，於膿成之時挑破，搽拔疔散見後。燕窩疔，生於腋下，腫硬，面赤譫語，如疔在左腋潛注，則右體之痘沉伏失色，右亦如之，亦宜挑破去其根，用拔疔散搽之，內服消毒飲子見後。注命疔，生兩足心，腫硬如錢，如豆如椒，有紫筋直透足股，挑之去淨血，用田螺水見痔瘡點之，次用慎火草、綠豆浸透，搗爛敷之。透腸疔，生肛門旁，在六七朝，腫硬如錐，宜挑之，銀花防風煎湯洗之，次用輕粉、珍珠、冰片、白斂末塗之，內服黃連解毒湯見火門。驪龍疔，生尿孔內，於五六朝，身熱譫語，眼翻肢厥，腹脹，小水閉澀，急用蟾酥、牛黃、冰片、麝香研末，用黃連、細茶濃煎，候冷取半匙調末，以細軟稻心蘸之，送入孔，內服消毒飲子，甚效。

《醫鈔類編・外科・疔瘡門方》蟾酥丸統治一切疔毒：蟾酥二錢，酒化，輕粉、銅綠、枯礬、寒水石煅、明礬、乳香、沒藥、麝香一錢，硃砂三錢，雄黃一錢，蝸牛二十一個，各爲末稱準，於端午日午時在淨室中，先將蝸牛研爛，同蟾酥和研稠粘，方入各藥末共搗極勻，丸如綠豆大，每三丸，用葱白五寸令患者嚼爛，吐於手心內，男左女右，將藥丸裹入葱泥內，用無灰熱酒一茶鍾送下，被蓋，約入行五六里路，病者出汗爲度，急者再用一服。外用亦可，搓條作餅，隨證施治。修合時忌婦人雞犬等見。

五味消毒飲：治疔毒。金銀花三錢、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子二錢水煎，入酒半鍾，再滾二三沸，熱服，被蓋出汗爲度。

化疔內消散治疔毒稍輕者：知母、貝母去心、穿山甲炙研、蚤休、白及、乳香、天花粉、皂刺、銀花、當歸、赤芍藥、甘草一錢，酒水各半煎服。

疔毒復生湯治疔急欲走黃：金銀花、梔子生研、地骨皮、牛子炒研、連翹去心、木通、牡礪煅、大黃生、皂刺、沒藥、天花粉、乳香八分，酒水各半煎。

《醫鈔類編・外科・手丫發》生於手丫歧骨縫間，除大指合谷穴，其餘指丫生患即名手丫發，本於脾經濕火凝結而成。初起如粟，色紅，漸大如豆，燃熱疼痛，潰後疼痛不止者，俟膿塞脫出方止。內外治法俱按疔瘡門。

《方便集》治丫指，用石灰內未燒過石子，同生蜂蜜在粗石上磨濃，敷患處一夜即消。

《醫鈔類編・外科・虎口疽合谷疔》生於合谷穴，在手大指、次指歧骨間，屬太陽經濕熱凝結而成。初起如豆，漫大色青，木痛堅硬，名虎口疽。若初起黃粟小皰，癢熱燃痛，根深，有紅綫上攻腋內，即名合谷疔。二證初起，

俱宜羌活散見手發背汗之，內疏黃連湯見癰疽主治清之。疽證膿熱針之，餘治俱按癰疽門法。疔證初起，將疔根挑去，有紅絲盡處用針砭斷，餘法具按瘡門。

《醫鈔類編・外科・蛇頭　天蛇毒》 此二證俱在於手指頂尖，手指雖各有專經，然俱兼脾經火毒而成。蛇頭毒，自筋骨發出，根深毒重，初起小皰，色紫疼痛，堅硬如釘，初宜蟾酥丸見疔瘡汗之，外敷雄黃散見後。天蛇毒，自肌肉發出，其毒稍輕，初起悶腫無頭，色紅腫如火燎，初宜蟾酥丸汗之，外敷雄黃牡礪散見後。二證膿勢將成，俱宜仙方活命飲見癰疽主治。膿熟開之，外貼琥珀見癰疽外治煨膿生肌。虛不能斂者，補之。但手指皮肉薄，不宜灸法，亦不用開早。若誤治之，以至皮裂，努肉翻出，疼痛倍增，不能速愈，慎之。

《外科證治全書・蛇頭疔、天蛇毒》 此二症，俱生手指頭尖。初起小皰，色紫疼痛，堅硬如疔者，名蛇頭疔。初起悶腫無頭，色紅，痛如火燎者，名天蛇毒。其治法相同，取白蘿蔔一投挖空，以雄黃填入，蒸半熟，套患指上，或取烏梅捶碎去核肉，只取仁研粉，米醋調塗，皆可消。如患色白者，當作疽治，小金丹服愈。

《外科證治全書・代指》 生於指甲之內，先腫煩熱，疼痛應心。初宜用葱葉，烏梅仁搥碎去核肉，只取仁，共研和醋浸之，或用甘草、朴硝各五錢煎水浸之，亦瘥。若至三四日後，指甲背上微透一點黃白色，此係內膿已成，但無頭路潰出，急用綫針在指甲身上就膿頭處針一小孔，膿方得出，捏盡餘膿，以膏貼之。若失治，或過敷涼藥，致毒膿遏鬱，必潰浸好肉，爪甲脫落，用洞天膏貼之，一兩月方愈。

《外科證治全書・瘴疽》 瘴疽者，因受山嵐瘴氣，伏藏筋骨之間，初發黑色頑痺加木石，重按之微痛，亟用不換金正氣散加附子服之，自可消散。如遷延浮腫，變青色，如拳打之狀，寒戰似瘧，手足厥逆，此爲敗症，難治，須用砭法令出惡血，以熟附子二錢、生薑五錢煎服，接按陰疽則例治法。不換金正氣散：

蒼朮二錢，泔浸炒　藿香二錢　厚朴二錢薑炒　陳皮二錢　半夏麴二錢　炙甘草一錢

右加生薑五片、棗棗二枚，水煎服。

《外科證治全書・癰疽》 初起紅點，次變黑色，其形小者如粟豆，大者如桃李，發無定處，疼痛應心，剝破膿如豆汁，腐爛筋骨，川廣煙瘴地面有之。用南星、半夏、白芷等分生研末，菜油調敷，內以不換金正氣散加入仙方活命飲服之，遲治妨命。

《瘍科捷經・鼻疔》 鼻疔生於鼻孔中，肺經積熱自成功，桑丹清毒宜初服，倘若神昏犀地逢。

桑丹清毒飲：見髻疽。　犀角地黃湯：見顴疔。靈寶丹。

《瘍科捷經・離宮錠》 離宮錠子治諸疔，漫腫無頭涼水傾，血竭硃砂爲細末，膽凡蟾射墨須京。

血竭叁錢、硃砂叁錢、膽凡叁錢、京墨壹兩、蟾酥三錢、射香壹錢五分

右爲細末，涼水爲錠。

《瘍科捷經・黯疔》 腋下生之名黯疔，肝脾火毒癢疼成，增寒壯熱形多黑，急按疔門治即平。

《瘍科捷經・疔》 疔名泛爪甲傍生，甲後生之蛇背論，竹節疔生中節骨，羅門疔發在羅門。

《瘍科捷經・代指》 代指生於指甲身，腫紅煩熱痛連心，潰而膿少多脫甲，經脈瘀凝濕熱侵。

《瘍科捷經・治法歌》 以上疔□風火成，桑丹清毒法從新，蟾酥丸更宜先服，外治須敷太乙神。

《四科簡效方・疔》 以生黃豆與病人嚼之不腥者是疔。

金銀花或菊花連莖葉搗絞自然汁半碗，煎八分服之，以滓敷患處，或嚼生黃豆塗之，或取煙桿中煙油厚敷四圍，留頭不敷，少刻疔破出水而痊。

青石末同荔枝肉杵爛，以雌雞屎調塗，其根自拔。水疔色黃，麻木不痛，暗疔瘡凸色紅，使人昏狂，並以三稜針疔瘡忌鐵，或金針銀針皆可用。刺患處四畔，後用銀杏去殼浸油中，年久者杵爛罨之。此藥甚簡易而功效甚大。須預浸以濟世。兼治針刺入肉，諸藥所不能出者，及勞若遠行人，瓷鋒嵌入腳內皆效。

《四科簡效方・魚臍疔》 四面赤中央黑凹者是。

臘豬頭燒灰，雞子清調敷，日數易。

葱白、蜂蜜，杵塗四圍。

《四科簡效方・疔瘡內陷》 凡疔瘡最慮毒不外達而反內攻，初起三日

內，用真綠豆粉一兩、乳香五錢燈心同研和勻，每一錢，濃煎生甘草湯調，時時呷之，使常在膈間，若兼嘔逆，即毒氣內攻之漸，尤宜亟服。設鼻生瘡菌，飲食不進即危矣，四五日後，猶宜間服之。

《四科簡效方・臂疔》 紅絲疔多生臂肘，先用針挑斷紅絲，隨將多年糞坑上碎椽木，煅灰研細，飴糖和塗紅絲並疔四圍，中留小頭，疔即拔出，治遲無救。

煙桿中煙油，離絲三分處敷之，絲即不走。

《四科簡效方・蛇頭》 雄黃、蜈蚣、全蝎各一錢共研，瘡口開入藥在內，以小帛抹油拴住，乾則頻以油潤。

《外科真詮・虎髭毒》 虎髭毒，生於頦下承漿穴，屬任脈經，初起腫痛燉赤。宜服加減消毒散加桔梗，外用青黛、赤小豆、薑黃研末，生蜜調敷，或用洪寶膏敷亦可。若堅硬木腫，未老白頭，宜照疔瘡治。

《外科真詮・鎖口疔》 鎖口疔，生於唇口左右，初起發一小吻，寒熱交作，口不能開。急宜用葱白、雞屎黃搗消毒散，敷一宿，次日揭去疔頭，換冰翠蓋膏，內服敗毒散。

《外科真詮・耳疔》 耳疔，生於耳竅暗藏之處，由腎經火毒所發，亦有因服丹石熱藥，積毒而成者。色黑根深，形如椒目，痛如錐刺，引腦破流血水。

《外科真詮・發無定位部・疔瘡》 疔瘡，發無定處，堅硬如釘，故名曰疔。生是毒者，膏粱人居其半，皆因營衛過潔，火毒外發也。非獨節候寒溫之失令，牛羊犬豕之遺毒得之。古今稱名不一：孫真人分一十五種，李東垣分二十三種，申啓元分三十四種。其實，華元化分五種盡之矣。五種者，以青黃赤白黑分應五臟也。其實，紫黑及黃泡者居多。初起即有一小吻，吻項有一小點如麻子大，或赤或黑，所謂未老先白頭是也。黑者屬重症，周圍木紅色，漫腫先癢而後燉痛，寒熱交作。治法宜內服敗毒散，外用針刺瘡頭至痛處，擠去惡血，點入白降丹少許於內，上加冰翠散蓋膏。若高腫根深者，須用降丹打綫插入，上面仍用冰翠蓋膏，上藥後到雞鳴時即能止痛。三日後方可起膏，如腫已消盡，毒根離巖，可用拑拑去毒根，換烏雲散蓋膏，每日換一次，數日即可收功。如過三日尚未離巖，向疔頭周圍周拑剔開，摻紅升丹，少許蓋膏，次日即可拑去，仍用烏雲散蓋膏。如有餘腐未盡，於烏雲內配冰翠少許。如肌肉寒冷，久不收口者，仍用生肌收功。

若是紅絲疔，須先用燈心醮煙油，於紅絲上盡處灸一壯，再刺疔頭如上治法，或用浮萍草嚼爛敷亦佳。

又有暗疔，先發寒熱拘急，腋下堅腫無頭，或陰囊腫痛，睾丸突兀如筋頭者，是也。又有內疔，先發寒熱腹痛，數日間忽然腫起一塊如積者，是也。二症不用針刺，外用野菊花根葉搗爛敷，內服敗毒散自愈。若毒勢不盡，憎寒壯熱仍作者，宜服五味消毒飲。如發熱口渴，便閉脈沉實者，邪在裏也，宜服黃連解毒湯，加生大黃一錢五分、葱頭五個、菊花根三錢治之。

又有羊毛疔，身發寒熱，狀類傷寒，但前心後心有紅點，又如疹形。視其斑點，色紫黑者爲老，色淡紅者爲嫩。先將紫黑斑點用衣針挑出如羊毛狀，前後心共挑數處，同黑豆、蕎麥研粉塗之，內服敗毒散，即時汗出而愈。一法用明雄黃二錢，青布包扎，醮熱燒酒於前心搽之，自外圈入內，其毛即奔後心，再於後心搽之，其毛俱拔出於布上，將布埋之，忌茶水一日。

又有伴場疔，生於正疔左側，仍照常法治之。

又有血疔，或生肘下，或生眼角，疔有一竅如針眼，淌鮮血不止。急用真香油四兩，無灰酒不拘多少，和勻熱服，其血立止。徐用野菊花濃煎常服，切忌茶湯。

又有水疔，四圍紅赤，中間一點漆烏，堅硬如石，痛不可忍，破後惟流血水。宜用土牛膝搗爛，入鹽少許和勻敷，或用生蜜調洪寶膏敷，潰後用冰翠合烏雲散蓋膏自愈。此症乃皮膚熱毒，只用外治自可痊愈。重者亦少發寒熱，內服敗毒散一二劑。

又有滿天星疔，其形爲黑豆，四畔起赤色，今日生一顆，明日生二顆，增至三十六不再生，此亦腎疔也，其毒最橫，必須早治，若生至三十六數，雖有仙丹，莫可援救。

又有釘腦疔，發於太陽眼邊，十死一生。

若疔頭腐爛，不知是疔是毒，先問其初起時有癢否，有小吻否，有則是疔，無則是毒。又看口中、頰邊、舌上有赤黑如珠者，是疔也。

凡唇上生疔，只宜用拑拑破，疔頭不可用針深刺。

若被人醫壞，或延捱未治，以致疔頭腐爛陷下，即是走黃之症。如眼目能開，聲音響亮，心頭不燒者，尚可醫治。必先用蜜湯送下護心丸二錢，內外

治法照上。

凡疔瘡重症，服藥宜用重劑，日夜當茶飲之可也。

凡疔瘡針之不痛，其人眼黑，或見火光者，不可治也。此邪毒之氣入於臟腑故也。

疔瘡，火毒之王，可以傳染他人，凡看此症，須於光明濶大處看之，令其毒氣外泄，免受傳染。

凡人暴死者，多是疔毒，急取燈遍照其身。若有小瘡，即是疔毒，按法治之，亦有復甦者。

凡生疔瘡，手足冷，六脈暴絕者，係毒氣閉塞，元氣不能宣通。先用菊花根煎酒服之，徐服木香流氣飲，其脈自見，其厥自回。

凡疔潰後不宜補早，雖見真虛，只可平補，忌用溫補之藥。

凡疔瘡，針入疔根，堅硬者爲順，若針刺入綿軟如瓜瓤，不知痛者爲逆，百無一生。

《外科真詮・發無定位部・癟疽》 癟疽，一名蛇瘴，川、廣煙障地面有之。初起紅點，次變黑色，其形小者如粟豆，大者如梅李，隨處可生，疼痛應心，腐爛筋骨，潰破膿如豆汁，今日拭淨，次日膿汁復滿，愈而復發。初起寒熱交作，內服立應紺珠丹，外搽太極膏。潰後脾虛，食少作嘔者，補中益氣湯加黃連、麥冬服之，外用消癟膏塗之。治之不應，出清水穢汁者厲逆。此症南人呼爲楊看瘡，喜著十指，治與脫疽同法。

《外科摘錄・附應驗簡便方》 拔疔法：凡手足胸背，有瘡起泡，先寒後熱，先麻癢，後疼痛，用巴豆一粒去殼，米飯團丸貼疔上，立時見疔。

又方：蒼耳莖葉燒灰，醋調塗疔上，乾則另易，不過十度即根出，和雄黃末尤妙。

又方：蟬蛻、白殭蠶爲末，醋調，留瘡口塗四圍，俟疔根出拔去。

又方：蜣螂於心腹下度取之，其肉稍白，貼疔上，根出即愈。

又方：用斑貓一枚捻破，以針刺疔上，封之，根即出。

又方：苦苣取莖白汁厚塗疔上，出根。

又方：馬齒莧和梳垢搗爛，封疔上，根出。

急救疔瘡方：凡疔初起，飲菜油一鍾，可保性命。用活蜣螂一個搗爛，塗疔上，神效。又方：用白礬數錢研細末，用河水沖化，連飲數碗，探毒吐出，即消。又神仙解毒丸：白礬四五錢溶化作丸，如綠豆大，硃砂爲衣，每十丸連鬚葱白二根煎湯送下，一二服，以被蓋之，得汗即消。又紫金錠治疔，每取半錠，磨淡酒服下，重者一錠，外以涼水磨塗患處，一日數次即愈。惟已潰出膿者忌服，方見總治。又法：大蜘蛛一個放疔上，自咂其毒，連易三五個，其毒自敗，以蜘蛛入水，不傷其命。又方：取壞爛不堪栗子連殼，瓦上煅枯，海螵蛸去甲，等分研末，蜜調遍塗患處，再以銀花五錢煎服之。

人中疔：白色發癢麻木，急用生雞蛋鑿一孔，套疔上捫緊，俟一炷綫香完，久再換一蛋套之如前，三次全消。

閉口疔：生在人中，初起時頭重身熱，見症不治，對時即死。急用生雞冠血點之。又方：用生雞公糞門啜瘡頭，連換數隻即愈，緩救則死。

唇上生疔：看其大腿彎中紫筋上，用針刺出血即愈。又方：用大蝦蟇肝一片貼之，立消。按唇可用艾灸法，亦宜急治。

對口疔：生於腦後，內服菊花甘草湯二劑，外用苦苣汁厚塗之。或以馬齒莧和梳垢搗爛封之，其根俱出，餘見對口疽。

魚臍疔：瘡頭黑深如魚臍，破之滲出黃水，四畔浮漿，謂之魚臍，毒尤甚，用絲瓜葉、連鬚葱白、韭菜葉各等分，搗如泥，取汁一茶鐘，以溫酒和服，其渣敷瘡上。如病在左手貼左腋，病在右手貼右腋，病在左足貼左胯，病在右足貼右胯，在身中貼心臍，并以帛縛住，俟肉下紅絲皆白，則安矣。或用蛇退燒灰二錢存性，用雞子清調付瘡上，內服甘草菊花湯見下，或代茶常服，或好紫金錠磨水塗之。

紅絲疔：此症早治可痊，若分辨不清，以生黃豆令病者食之，不腥則是，急用針挑斷其絲盡處，若針挑時有血出，知痛方好。即將多年屋坑上碎木椽子，煅灰細研，用飴糖拌塗在疔上，俟頭出拔去，遲至一日外，即無救矣。又法：用針於紅絲盡處挑斷出血，以浮萍嚼塗刺處。如餘毒不清，用菊花四兩，鮮菊花根葉尤佳，甘草四錢，煎湯服之，外用蒜片貼瘡口，以艾圍灸七壯，使毒氣解散，不致內攻。又法：燈草一根，蘸油迎絲頭燒之，連燒十餘次，並燒瘡頭，皆燒至不痛，又燒至痛方止，俱用葱礬丸服之效，方見首卷礬蠟丸後。凡疔瘡初起，蒜片貼艾灸五七壯或數十壯，皆可消散，已成膿者不可灸，頭上不可灸，俱宜用神火照法，詳見首卷方藥。

蛇頭疔：生於中指，用小泥鰍一條搗爛敷之，立愈。又方：用雞蛋開

一孔，入雄黃末一錢，以指入蛋內浸二時，再換一蛋，如前蛋開孔，入雄黃末浸之，連換三個自愈。又方：用艾炷隔蒜片灸之數壯，即以白芷、雄黃同大蒜搗爛敷之，神效。餘見手指瘡並代指。

《外科統治・治諸疔》 菊花葉搗汁，壯者飲壹杯，幼者半杯。又將渣敷疔上。唇疔用大蝦蟆壹個，取肝臺片貼之。耳疔、鼻疔用蔡煙或黃煙油薰之。蛇頭疔用小泥鰍壹條，搗爛敷之。紅絲疔，先將疔頭挑碎，去惡血，用浮萍草打爛，塗兩頭。凡疔瘡努肉凸出者，用烏梅肉煅灰糝上，即愈。

《外科統治・治一切疔毒》 新杉木節屑，用鑽子鑽取，將頂川桐油調塗。

《外科統治・治疔初起》 生山藥同白餳搗爛，塗敷即消。一方：飲菜油壹鍾，可無性命之憂。

《外科統治・治紅絲疔》 此疔最易走黃，犯者用針挑斷其絲，且拔去髮中紅頭髮壹根，將多年屎坑上碎木椽子，煅灰研細，用餳餳拌塗疔上，露出疔頭，疔毒拔出無事。若不急治，隔日即死。

《外科統治・治翻唇疔毒》 以蛔蟲搗爛塗之，頃刻瘡口流出黃水，腫消神清，次日即愈。一法：如無蛔蟲，以五穀蟲壹錢熯末，白礬叁分、蟾酥叁分以燒酒化烊，共調勻，塗疔上，少刻疔破，流出毒水，亦效。

《濟世養生集》毛氏達可曰：余見一少年，唇口患疔，並連柒個，頭腫如斗，心悶神昏，諸醫覆絕。適鳳陽女丐臨門乞食，瞷病者坐靠堂前，女丐視之，謂其家曰：此名七星趕月，授方急治，即全愈。余乃記之，每用治唇疔，多效。凡疔生唇口上，即看大腿腕有紫筋起者，即用銀針刺出血，即瘥。

《外科統治・治鼻內生疔》 爛黃雞糞，荔枝肉同搗爛，塗上即愈。

《外科統治・治指上疔瘡》 雄黃柒分、白芷叁分，右爲末，入雄豬膽內，套指上，立愈。

《外科統治・治疔走黃》 患者誤食豬肉，走黃難治，急搗芭蕉根汁，服之立效。

《徐評外科正宗・疔瘡治法》 初生在項以上者，必先針刺徐曰亦宜斟酌以去惡血，庶毒不內攻。在項以下者，必先艾灸此四字徐×以殺其勢，庶不侵良肉。發熱惡寒身體拘急，六脈緊數，邪在表也，宜汗散之。身體發熱，口燥咽乾，脈實有力，二便秘澀者，宜下之。針刺之後，瘡不作腐，邊腫不消，仍加插藥二字徐×，內用補托。初起誤灸，致毒走黃不住者，急當隨走處砭去惡血四字徐點。發熱乾嘔，心煩作渴，悶亂神昏，當解毒清心，托裏護膜。此二句徐圈。潰後氣血受傷，神怯食少，睡臥不寧，宜助脾胃，斂神氣。將愈後氣血漸復，飲食當進，仍作渴者，急滋養腎水。徐曰宜更清心胃之火。

《疔瘡五經辨・挑疔總法》 面巖疔，從天廷破，又外弓穴破，又耳下潭髮際破，又大拳破。顴疔，從太陽破，又髮際破。即堂疔，從耳門破，又大拳破，又大項破，又氣斗潭破。天門角疔，從顴骨下破，又龍舌破，又肩井破，又大拳骨下破，又口門破。大拳骨下疔，從尾子尖破。項疔，從插花破，又生右項，挑左肩，生左項，挑右肩，又生上者，覆掌虎口破，生下者，反掌虎口破，又印堂破。耳茸疔，從命指根破，又吊角破。耳垂疔，從吊角破。耳垂下疔，從大指根下掌面虎口破。後對口疔，從尾子骨上第二節破，如女人，從天廷破，又地合破，又印堂破。前髮際疔，從地合破，又冰骨破，後髮際疔，從大拳骨下第二節破，又尾子骨第二節破。山根疔，從背後大拳骨下破。唇中疔，從背後大拳第三節破，又印堂破，又地合破。地合疔，從命指頭破，又冰骨破。大小腳指尖疔，從命指破，又背上破。冰骨疔，從腳下大指根虎口破，又耳垂裏首破。腳拘疔，從挿叉骨破。外胸疔，從大拳骨下三節骨上破，又勞食窩破，又百勞穴第七節骨破。手掌疔，從腳踝頭破，又命指破，又印堂破，又腳挺下根第三指破。乳上疔，從腳罕挺下第二指破，又冰骨下破。飯超骨下疔，從肩上燕窠梁骨上破。背脊疔，從尾子骨上二三節破，頭頂心疔，從印堂破，又腳後跟千觔破，又大拳破。吊角疔，從耳癰破，又肩頭尖破，又燕窠骨尖破。眉稍疔，從臂上龍舌尖破，又裏反弓破，又大拳破，又肩井破。穿鼻疔，從地合破，又印堂破，又口角破，又小耳潭破。偏對口疔，從尾子八字骨破，又地合邊破，又足後跟破。上反唇疔，從耳門破，又龍舌破，又顴骨下破。中反唇疔，從唇內破。下反唇疔，從命指間破，又印堂破。耳內疔，從肩井破，又大拳破，又地合破。鎖唇疔，從天庭破，又地合破，又耳癰耳垂破。淚堂疔，從地合破，又耳癰破，又太陽破，又氣斗潭骨上破。太陽疔，從耳門破，又地合旁破。挿花疔，從地合兩旁破。眼泡上下疔，從命指尖破，又裏反弓破。肩下疔，從井肩破，又龍舌尖破。天門疔，從肩上挿花穴破，又地合破，

又項下破。鼻尖疔，從地合破。冲鼻疔，從地合破，又印堂破。天庭疔，從命指尖破，又地合破，面巖破。脈門疔，從命指破。命指尖疔，從對手印破，又腳指尖破。眉中疔，從地合旁破。手掙頭疔，從脈側破，又第二指尖破。鼻梁疔，從牙鬚潭破。紅絲疔，從命指頭破。膀胱疔，從肚臍上破。肋疔，從手掙上破。耳垂裏疔，從肩上破，又頸第二節骨破。鼻環疔，從海底穴上第四節破。眉燕疔，從牙絞骨上破。對齒疔，從小指頭破，又耳垂下潭破。耳齒疔，從虎口破。牙癰疔，從命指頭破。耳癰疔，從大拳穴下第三節破。肚注疔，從小耳上破。舌疔，從喉結處破。前隱珠，從腳後跟千觔破。後隱珠，從血池下破。斷橋疔，從足大指虎口破。又前後足疔，總從血池潭破。手疔，總從手交臂破。含珠，從大指頭破。吞珠，從小指頭邊高骨上破。含珠，即男人陰子龜頭。吞珠，即婦人陰戶上疔。

凡挑疔之法，照此對穴而挑，如挑瘧一式，用針挑在正穴，其血必紫，擠出惡血，即能全愈，因挑斷疔根故也。

《疔瘡五經辨・穴道總目》 頭頂心穴：從兩耳尖直上，旋髮中陷可容指處。

天門角穴：從雙眉上直上，在天門穴兩旁。

天庭穴：從鼻直上齊髮際，橫按一指許下。

挿花穴：從眉梢直上。

前髮際穴：從太陽穴直上齊髮際處。

太陽穴：從眼角梢筋脈陷中。

印堂穴：在兩眉之中。

山根穴：在兩眼之中。

耳齒穴：在小耳朵根處。

耳癰穴：在耳端湧凸處。

耳垂穴：即耳垂尖處。

耳茸穴：在耳前開口即空處。

面巖穴：在兩顴骨下處。

耳門穴：在小耳朵處，即耳齒穴。

口門穴：在兩口吊角處。

地合穴：在下爬尖頭處。爬音琶。

髮際潭穴：在耳下潭腮間。

後髮際穴：在後項頸兩頭筋齊髮處。

大拳穴：從背後第三節頸骨下，第一節頂高骨間。

大項穴：在兩項頸筋間，喉結旁各開二寸許處。

氣斗潭穴：在喉結下二寸許陷中。

肩井穴：在肩端兩骨間之窩，即燕窠骨穴。

龍舌穴：在兩肘上臂之中。

外反弓穴：在手拄掙頭尖處。

裏反弓穴：屈手肘灣橫紋處。

冰骨穴：在腳踝頭骨間。

挿叉穴：在肚下兩義骨間。

血池潭穴：在小腳膀肚下。

百勞穴：即大拳穴。

《疔瘡五經辨・疔瘡服藥方》 羌活　獨活　青皮　防風　全退　荊芥　何首烏　赤芍　生地　淨銀花　甘草節各三錢

二帖或三帖。

又方：

大黃一錢　川連一錢　荊芥三錢　連翹三錢　紫花地丁三錢　花粉三錢　黃花地丁三錢　白芷三錢　草河車三錢

一二帖，如火重者，加大黃八錢或兩半，須加芒硝三錢。

可服可敷方：

蒲公英　兔絲子　白豆寇　乳香

爲末，加葱三個，倭巨菜，如無，可用根少許，將蒲公英同搗汁，和熱酒服之。渣和前藥末，葱菜同搗爛，敷疔腫處，其疔自出，至妙。

五月端午，收希歛草，陰乾爲末，秤三錢，將好酒送下，蓋暖睡去，以汗出爲度即效。

又敷方親用過：

川連　麝香　石羔　百草霜各三錢

共爲末，敷患處，即愈。

又敷方：

駝背蟲　螻蛄　蟢子　蜒蚰螺

共搗爛，敷患處，立效。

又敷方：痛不止者，胃蟲數條，去肚食，打爛敷患處，痛立止。

又方：用爛糖鷄糞、石灰敷患處，立效。

又方：用蟬酥錠敷無名腫毒如神。此方在《外科金鑑》上。

又方：大黃、川連、石羔、硃砂、夏蠶沙各一錢爲末，用蜜調敷即愈。

又方：夏蠶沙每錢加川連二分，冰斤少許，研末，用蜜調敷患處，如風筋起，不可動刀。用醋溫熱捺，以去風筋。

《疔瘡五經辨・治指上生疔神方》 治指上生疔神方不論螺疔、節疽、摸蛇刺，皆可治之。

用雞蛋一個，拷一指粗眼，倒出蛋黃併白，用蜈蚣大者一支，小者二支，焙乾研末，和蛋白，去蛋黃，仍灌入蛋內，將瘡指套浸，如火重者，再用一服，三日全愈。屢試屢驗。有一人，手胖上生疔瘡，遇一醫，云疔者釘也，取千觔拔釘之義，可買千金子二文，剝去皮，搗敷瘡上，用膏藥蓋之，次日果然疔出，即愈，因親見，故錄之。

《疔瘡五經辨・疔瘡初發方》 用白玉簪花根搗爛，敷於患處，瘡口留出。

《疔瘡五經辨・後對口爛去風唇方》 用露天糞缸內瓦片，煅紅存性，研細末，敷於患處，如風唇發癢，用煨鹽研末，敷唇上，其癢即止。

火疔，用乳漿草，和老酒服之，可效。

火疔，用蛇頭毒蝦蟆，搗敷患處，可愈。

又方：

晚蠶沙二兩　生石羔一兩　川連五錢　黃柏一兩　銀硃一分　射香少許

冰片少許　硃砂一錢

共研細末蜜調。

《疔瘡要訣・挑疔歌訣》 挑疔之法最爲奇，先明臟腑經絡理。地合能消頭面瘡，百勞諸毒亦須記。鶴疔獨刺印堂上，地合百勞與千觔。天庭疔從肩上挑，插花面巖必須行。命指尖頭並地合，頰下一決值千金。天門疔挑龍舌穴，地倉肩井兩處尋。面顴大權三節下，何勞煩燥不安寧。太陽疔凶挑耳門，地合兩傍截其根。眉中插花同太陽，百勞七節亦須針。前髮際從臏骨挑，尾閭骨上穴有名。後髮宜從百勞破，尾閭還當二節臨。印堂疔挑百勞穴，大權氣斗耳門決。絲行疔挑外反弓，百勞曲池肩井攻。吊睛一疔名眉燕，牙咬挑破效如神。山根疔向四節針，眼泡疔挑曲池靈。命指尖頭足後根，淚堂疔挑氣斗潭，太陽地合耳癰砭。鼻節疔向鬚潭破，鼻環須從海底針。穿鼻疔挑耳齒潭，地倉地合印堂參。顴骨疔從太陽穴，髮際左右亦須決。面巖疔挑外反弓，髮際天庭頰車冲。顴膠一疔名對齒，小指尖頭決見紅。上反唇疔挑耳門，龍舌面巖細用工。人中疔挑印堂上，百勞七節效亦同。合珠疔同上反唇，再挑唇內奏奇功。下反唇疔針印堂，命指尖頭決血通。牙咬疔向命指針，男左女右須要分。再挑齒孔與疔根，人中顴骨地合尋。吊角疔屬脾腎經，肩窩燕梁亦可針。耳癰耳茸挑無血，大耳肩後決不禁。地合疔挑命指根，男左女右各有經。地倉必須挑地合，耳癰耳垂與天庭。耳茸頰車若生疔，當刺虎口與肩井。耳墜生疔挑肩尖，耳挹有疔命指裏。項疔獨刺印堂上，插花面巖虎口靈。對口偏生毒如何，尾閭八字千觔破。正對口疔挑印堂，尾閭天庭再針康。背脊疔屬督脈經，尾上二節速須針。飯超疔生髓骨上，肩上燕梁將刀化。肩下生疔挑肩井，再針龍舌自然寧。脈門疔毒發紅絲，左屬心經右屬肺。此穴脈爲大淵經，宜挑龍舌與命指。紅絲盡處宜先挑，寸寸挑至瘡爲止。命指疔針手掌根，腳指尖頭速須針。手掌疔挑臏骨上，命指印堂腳坳連。撣手疔挑手交股，手背疔須龍舌決。手脖疔挑脈門側，食指尖頭拔出血。乳上疔挑臏骨上，坳上三指針即康。乳下疔挑臏骨下，相離二指針即痊。卧胸須從芳食決。膀胱疔認臍上穴，肚疽速向耳齒針。肋下疔挑手脖頭，斷蹻疔破腳虎口。腳指疔決背脊上，再挑命指毒自休。初起黑硬是脫疽，將指截落不須留。膝眼疔針腳虎口，耳癰耳墜好尋求。前後隱珠無別穴，前隱千觔後血池。腳坳疔挑腳虎口，刀法宜深血水流。又有滿身小毒生，四面紅絲如花心。名爲海棠金菊疔，團團瘡邊挑其根。速服單心甘露飲，遲則難生命歸陰。吞珠疔生陰門內，含珠疔生龜頭上，大指尖頭定可清。胎前生疔切莫攻，攻藥用之毒增凶。產後生疔不可寒，寒藥用之病加添。小兒痘瘡生惡疔，須明六經八門因。痢後生疔有臟毒，清涼敗毒便安寧。傷寒餘毒生大疔，四肢腐爛毒攻心，護心丹兼牛黃丸，落後一笑即回生。以上歌訣存大略，學淺全賴飽學增。

《疔瘡要訣・挑法歌》 挑疔般般須權變，執一實是少生機。用心逐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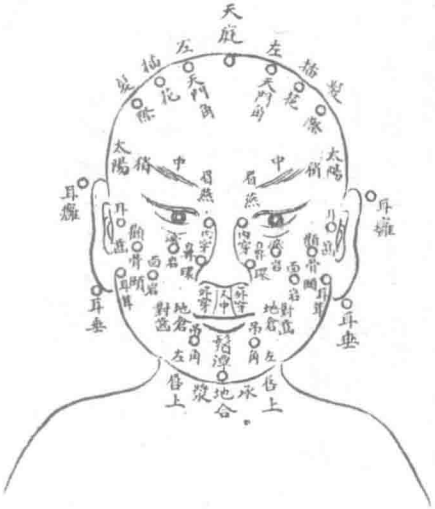
仔細尋，回生一決壽而康。手掌生疔臚骨破，面巖破處屬天庭。反唇龍舌無差錯，耳茸須知命指根。腳後太陽破毒血，眉稍耳聳反唇明。耳垂大指根當挑，臚骨還從大腳指。乳下腳挺二指穴，淚堂命指破頭行。如逢乳上挺三指，左右平分不可紊。鼻火定應破地合，清熱潤火寒芹根，退毒銀花胡葱頭，飯超燕利三指穴，尾子骨尖不可缺。又有對口疔更凶，地合下邊尾子尖，刺破庶可無妨礙，請君一一留心針。天庭地合指尖破，吊角疔從耳聳正，兼破頂潭後史脛，髮際燕利前後分。紅絲到處攔頭斷，鶴頂印堂破亦靈。炙炭瘡挑爲細末，清油調敷效非輕。人中大權破三節，舌上疔瘡另有名。挑破其瘡爛舌死，治緩發腫亦身亡。三分川連五蓮心，煎汁鵝毛頻刷疔，天庭地合亦宜針，百勞大權更宜尋。背脊生時破尾子，還須三節定其衡。如挑太陽氣斗穴，針無妙手須避卻。勢不得已來刺入，留心淺針仔細行。挑疔大略已如此，全望學者細心針。

戊辰歲六月味農氏錄於稻香書舍之南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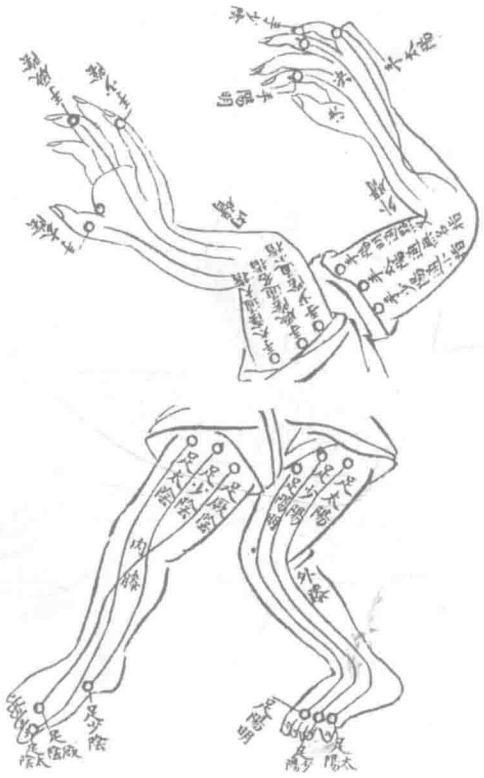
《疔瘡要訣・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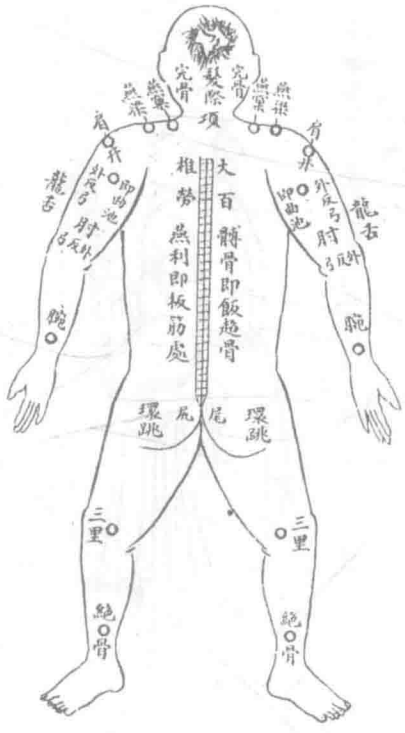








髕骨 燕利 兩邊同



《疔瘡要訣・吊角疔》 一名鎖井，唇爲飛門，屬脾經，其毒連承漿、地倉穴。



挑腦後頂潭、後史脛、耳門、舌尖、肩井、十指尖、耳癰、牙根、燕窠骨尖、牙茸。

服金果蘭開關、罩心飲、犀角地黃湯。

《疔瘡要訣・牙車疔》 生於轉骨牙，一名牙咬。



挑命指尖根男左女右、地倉、齒孔、人中、顴骨、地合。服清胃川連飲，內搽金果蘭開關，外仝。如火毒入心，服罩心飲。婦人有孕服罩胎飲。

《疔瘡要訣・喉傍蠍子疔》 此疔由於痘後，其毒發於肺經，生於喉內。用銀針描破，蟾酥錠敷之。根在合角、少商穴。



挑合角在虎口內、少商在手大指外、腳虎口。先服罩心甘露飲，落咽笑同牛黃吞。

《疔瘡要訣・眉中心疔》 此疔因肝脾火毒而生。根在隱白、大敦穴。挑隱白、大敦穴在腳大指外，又挑百勞、七節、食指尖、地合兩旁、外反弓、脈門、耳門、龍舌、天庭、眼眶。



服犀角、羚羊、地黃、大力等，便閉加大黃。

《疔瘡要訣・盤蛇疔》 瀉青瀉白小柴胡，川連解毒亦相宜。挑合角穴在虎口內。

此疔生於項間，瘰癧連牽，由癧串腐爛餘毒，病在少陽，色如海棠形者，難治。



《疔瘡要訣・正對口訣》 此疔根屬督脈，兼太陽膀胱經，枕骨腦疽一般，口臭腐黑難治。

挑天庭、地合、印堂、腰眼、耳癰、百勞、尾閭骨尖又第二節。服荊芥防風川連飲。



《疔瘡要訣・偏對口疔》 此穴屬太陽膀胱經。口鼻咽腫難治。



挑百勞、地合、千勒、尾閭骨八字、至陰穴在小指外側。服川連解毒湯、罩心飲。

《疔瘡要訣・顴膠疔》 一名對齒，其穴去頤寸半，生於外者爲顴膠，生於內者爲牙車。忌海棠色、棗色、胭脂色。



挑小指尖、命指尖、合角在虎口內、耳垂下潭。服清胃川連飲，便閉加大黃、枳殼，又服清胃湯。

《疔瘡要訣・顴骨疔》 其毒起於肝經。切忌當頭先挑破，濃潰根縮，可把針放。



挑臏骨、太陽宜淺針以免走黃，正反龍舌、髮際左生左決，右生右決。服菊花清燥湯。

《疔瘡要訣・頰車疔》 或生上關，或生下關，少陽並陽明太陽。挑虎口、肩井、吊角。服清胃川連飲，便閉加大黃、枳殼。又小柴胡、枝子、全衣等藥。



《疔瘡要訣・頤疔》 一名雙鉗，忌形色如古錢。又如赤練蛇皮，土崩瀉利則難治。切勿看作痄腮。



挑印堂、肩井、耳門。

服清涼利膈湯、清涼甘桔湯。

《疔瘡要訣・面巖疔》 生顴骨下，左屬肝，右屬肺。



挑龍舌、耳門、頰車、髮際、大權、天庭，又挑外反弓、耳垂潭、髮際潭、地合、印堂。

服消風散，有毒加全衣。

《疔瘡要訣・耳後膀胱疔》 膀胱太陽經，兼少陽肝膽經。根在至陰穴，又名疳腿，是時毒。其色白，腫而軟。頸後係三陽純筋之處。挑至陰穴足小指外側、面巖、臍上一指。服普濟湯。

《疔瘡要訣・耳挹疔》 生耳背後，挹處高骨可尋求。不紅堅硬名銳毒，一寸三分致命休。



挑命指根節、虎口合角穴、印堂，搽天丁散。

服枝子清肝湯，又知母、川柏、黃芩、川連等藥。

《疔瘡要訣・耳垂疔》 即女人穿環處。





生裏者，挑百勞七節、肩尖、肩井、頸第二節骨，如腮項發腫，外用敷藥。生下者，挑大指根節左右平分，唇上吊角、虎口。

服清肝涼膈散、六味解慍湯。

《疔瘡要訣・耳茸疔》 此疔生在耳門前，當門起肉高處結毒，即是正穴。



挑虎口、命指根、吊角、肩井。

如腮腫連頰，服貫仲、知母、川柏等味。

《疔瘡要訣・後發際疔》 此疔生枕骨下面及兩旁，夭疽銳毒，其色不變。紅腫黑頭乃作疔論，此是太陽膀胱經。根在至陰穴。



挑尾閭骨上一節、至陰穴在足小指外側、百勞、燕利在背上板筋處。

服川連白虎湯。

《疔瘡要訣・插花疔》 一名描鬢疽。插花穴在髮際兩旁上寸半。此係肝膽經。



挑髮際、印堂、耳門、地合兩旁、百勞七節、尾閭骨尖。

服消風敗毒散。

《疔瘡要訣・前髮際疔》 此係少陰經，雖屬督脈，亦號帝門，離宮火焰，其毒非輕。根在尾閭大權下。



挑地合、百勞、大權、龍舌、尾閭骨尖、燕利骨、曲池、臏骨。

看毒之輕重，川連解毒湯、牛黃罩心飲、五利大黃湯。

《疔瘡要訣・天門疔》 此疔生日月兩角，在左屬肝木，右屬肺金。



挑糞門穴、地倉、地合、肩井、插花、龍舌、顴骨下、大權一節、又第二三節、口門穴。

生左服瀉青湯，生右服瀉白湯，神昏服罩心飲。



《疔瘡要訣・鼻環疔》 此疔生在笑縫中，內緊牙咬，外攻鼻穿。挑大權又下四節、地合、印堂、兩頰、外反弓、尾子骨尖、海底穴上四節、耳門。服落咽、單心二方雙解之，又犀角雙解湯。

《疔瘡要訣・山根疔》 此疔生在兩眼之間，屬督脈毒重神昏，急宜五日內治之，緩則毒攻心胸，難治。挑百勞、地合，兩顴左右各化兩刀，大權第四節。服單心飲、護心丹。



《疔瘡要訣・印堂疔》 此疔生兩眉之中，如二龍戲珠，屬督脈，係心肺火毒。



挑天柱、大權、氣斗潭、項、百勞、面巖、耳門、顴骨。服普濟消毒能散腫，護心羚羊可配用。

《疔瘡要訣・迎香疔》 此疔發於脾腎肺火。生鼻孔兩旁，根在海底穴。三日內速治，急速莫緩，色忌棗皮形。其穴開五分爲鼻環。再開三分爲散笑穴。



挑天庭、地合、大權、海底穴，以上之穴宜小心淺針，切忌針深。服清火藥。

《疔瘡要訣・佛頂珠》 一名鶴頂珠，從鼻上直入髮際，生髮際上三寸半是穴。挑耳垂裏面、大權、印堂、千觔、地合、腳虎口。

服普濟消毒湯，取樹上癟桃入火煅炭，研末清油調敷即痊。



《疔瘡要訣・太陽疔》 此穴屬肺金，號白帝門，疔根在大權。如走黃，急服罩心飲、黃連解毒湯。



挑地合兩旁、大權、天柱、氣斗潭、百勞七節、肩井、耳門。服菊花清燥飲、白虎清金方。

《疔瘡要訣・天庭疔》 生髮際上五分。忌色如紫雲，或如灰暈，或如雪掩。



挑肩井、地合、面巖、頰下、插花、大權、命指尖。服藥用川羌。

《疔瘡要訣・大頭疔》 生印堂上，腮頤耳目俱紅腫，根在尾閭穴。



挑大權、尾子、地倉、顴骨、命指尖。服三物化風須早服，普濟消毒雪見湯。

《疔瘡要訣・舌尖疔》 一名捲簾，心經火毒。宜滋水降火，以清煩燥。挑承漿在地合上、印堂、百勞、尻尾、命指尖。

此疔更不可挑破，破頭必爛而死，遲則發腫而亡，宜用川連五分、蓮子心一錢，煎汁頻頻刷之。



《疔瘡要訣・地倉疔》 此疔生上嘴角上，即鎖唇疔。初起寒熱往來，先癢後痛。

挑天庭、地合、耳癰、印堂、耳垂。

宜服犀角川連等。



《疔瘡要訣・地合疔》



挑命指尖根男左女右、臏骨、天庭、兩顴。

《疔瘡要訣・耳下項疔》 此疔係金水二藏欝熱。



挑手足虎口生上挑覆掌虎口，生下挑反掌虎口、插花、肩井、面巖、印堂。

《疔瘡要訣・鼻尖疔》 一名鼻火。



挑地合、印堂、龍舌。

服寒芹根、潤火葉、金銀花、胡葱根。

《疔瘡要訣・卧胸疔》 生於當胸，一名井疽。初起寒熱，見硬突。

挑百勞、芳食潭、大權三節、又七節。

服桃仁承氣湯，便閉加大黃、芒硝。



《疔瘡要訣・手掌疔》 一名擎珠，此處有大害，宜速治。挑印堂、命指尖、左決左右決右、臏骨、腳坳第三指對上。服護心丹兼川連。



《疔瘡要訣・淚堂疔》 挑太陽、地合、命指尖、耳癰、氣斗潭上骨。



服川連解毒湯、菊花清燥湯。

《疔瘡要訣・肩上插花疔》 將手提起，高骨中有潭，此處名爲肩井穴。如生疔防脫爛。



挑龍舌、曲池、喉盆、地合、髮際、印堂、尾閭。服三煎神祐湯、回陽保命湯。

《疔瘡要訣・斷蹻疔》 生湧泉穴，切弗深針。此處發毒有兩種，虛者色白，內有隱痛；實者紫色，其頭突出。



挑百勞、千觔、虎口，前隱珠挑千觔虎口，後隱珠挑仝。統宜服當歸活血湯、胡麻苦參湯、六味解慍湯。

《疔瘡要訣・髀骨疔》 即超飯骨疔。



挑燕利三指、燕梁骨上。

髆骨下疔挑鼻梁。

服川連湯，便閉加大黃。

《疔瘡要訣・鼻梁疔》 即鼻節疔。



挑鬚潭、口角、印堂、大權、耳門、尾閭、天庭、地合。自鼻尖一直至印堂均利害，此八穴均宜挑。

服落咽笑方、單心甘露飲。

《疔瘡要訣・背脊疔》 屬督脉，寒熱往來，如根平坦，唇白無神，膿穢清稀，此是陰症，九死一生。



挑大權、尾子上二三節。服內消沃雪湯。

《疔瘡要訣・人中疔》 生唇上水溝間，屬脾經，貼連頤頰間並兩腮鎖口。



挑唇內、地合、印堂、尾閭、百勞三節。

服單心甘露飲、五利大黃湯，並服犀角、川連、石膏。

《疔瘡要訣・喉疔》 由風痰結成，實雙單哦、鎖喉、爛喉等症，非疔瘡也。

挑肩井、大權、無名指尖、天柱、百勞。

服白虎湯。又妙方用金果藍一錢、茅古一錢研細末，鮮土牛膝根一兩、鮮

馬藍頭根二兩共搗汁，和末勻，用鵝毛刷入喉，吐出風痰立痊，不挑亦痊。又服柴胡湯。便閉服大黃。又服五利湯主之，孕婦忌服。

婦人胎前產後宜斟酌，胎前宜清火保胎，產後宜行血溫補。總宜化痰解毒。

挑雲門穴、少商穴雲門在脇間，此兩穴男女均宜挑。

《疔瘡要訣・耳膈疔》 生門口，名米疽。如生膈底，其毒更重。

挑肩井、大權、地合、千勒。婦人有孕，宜六味解慍湯。

《疔瘡要訣・耳癰疔》 挑虎口、肩井、百勞七節、龍舌、命指尖並指根。服貫仲知柏飲，摻天丁散。

《疔瘡要訣・耳齒疔》 寒熱發渴，頭痛，疼癢麻木。

挑虎口男左女右、肩井。服罩心甘露飲、落咽笑方。

《疔瘡要訣・上反唇疔》 初起當頭刺出血，三日後不可行矣，過七日外治不容易。

挑耳門、印堂、唇內根牙龍舌、面巖、命指尖。

服消風解毒湯。如頭面腫，服普濟湯。如咽腫，服金果蘭開關。又服落咽笑方。便閉加大黃、牛蒡。敷拔疔散，又敷潤火葉、明眼葉、良薑。

《疔瘡要訣・內反唇疔》 三日內速治，如唇反出，則難治矣。治法與上反唇仝。

一方用帶尾金綿蟲摘斷，拖水於患處可治。其金綿蟲即地甎下篦箕蟲也，冬天蟲入土中，掘二三尺可得此蟲。用蛔蟲搗塗更妙。

《疔瘡要訣・眉燕疔》 一名吊晴，生印堂邊，眼皮不開，其旁發珠，須防走黃。如眼皮上下作膿，氣出可望痊好。

挑大權、裏反弓、牙咬、龍舌、肩井、耳門。

服川連解毒湯、菊花回疔湯。

《疔瘡要訣・眉稍疔》 治法與眉燕疔仝。

《疔瘡要訣・散笑穴疔》 從鼻環傍開五分爲迎香，再開三分爲散笑穴。

挑齒根、海底、尾閭、天柱、大權、耳門。服罩心甘露飲。

《疔瘡要訣・穿鼻疔》 此疔三日內速治，五日外防爛穿，七日走黃傷命。如嘔吐神昏，服罩心飲。如痰喘，服落咽牛黃丸。

挑天庭、印堂、耳齒潭、大權、地倉、地合、吊角、尾閭。

《疔瘡要訣・上下眼泡疔》 此由胃經血壅氣滯而生，小兒多有之，上下眼泡皮俱要翻出，如舌抵唇一般，其反出因皮腫睫攻故也。

挑曲池、裏反弓、命指尖、足後跟。服清脾涼血湯。

《疔瘡要訣・眉下絲行疔》 此疔屬厥陰肝經，形色如海棠、牡丹。毒重則嘔吐頭疼，走黃則毒入心胸。

挑外反弓、地合、百勞、天庭、曲池、肩井。服龍膽瀉肝湯。解毒定心須用牛黃。

《疔瘡要訣・托腮疔》 一名疙腮，兩腮腫痛，此由溫邪痰壅而生。二便不利，服清涼飲。膿潰，服托裏消毒湯。體虛人兼托補，柴胡葛根湯。

《疔瘡要訣・脈門紅絲疔》 此穴脈名太淵，左屬心肝，右屬肺脾。紅絲行至心胸，則不治矣。服川連解毒湯。

挑龍舌、命指尖。紅絲盡處先挑斷，挑至瘡爲止，每針一寸，遠泡起先挑破，氣出則毒緩。大喜大怒，氣鬱所成。又方：口嚼浮萍草根，敷疔上立效。

《疔瘡要訣・腳上紅絲疔》 手指同。挑仝上。

《疔瘡要訣・手肘蚯蚓疔》 毒生手肘，其形似綫，十有八九難治。初起先挑破，服追風流氣飲。

挑大權、百勞、龍舌、手指尖。

《疔瘡要訣・海棠金菊疔》 其毒發少陰心經，號亦帝門。宜團團瘡邊挑破其根，滿背身四面紅絲，狀如海棠、金菊，發頭痛嘔吐。

服三黃解毒湯，罩心甘露飲。又搗芭蕉根敷之。

《疔瘡要訣・合角疔》 此手陽明胃經，一名拍蠏。初起是疙瘩泡，尋見紅絲，宜先挑破。三日後須必作膿。

服川連解毒湯，敷金黃散。

《疔瘡要訣・天蛇疔》 此乃心火上炎，手背發腫，重則寒熱交作。四圍用綉花針刺之。忌發食。以雄黃散塗瘡上，青面白肚敷之亦妙。

服消風敗毒散。

《疔瘡要訣・曲池疔》 此疔赤腫，過肩其毒上冲，亦有紅絲。挑宜從紅絲盡處斷之，寸寸挑至瘡頭爲止，再挑龍舌、反弓。

服銀花托裏散。

《疔瘡要訣・手掙頭疔》 此屬太陰、少陰經絡。肘毒牛尾無瘡頭。挑脈門側、肘尖、食指尖、龍舌。天花粉、真川連敷。服清肝解鬱湯。

《疔瘡要訣・擫手疔》 詩曰：擫手生掌後橫紋，一寸兩肋求此處，亦有紅綫發，發癢疼痛是根由。服消風敗毒散。挑手交股上，隨紅絲挑破之。

《疔瘡要訣・手槽疔》 生手背高骨間，此處名威靈穴，俗謂埃遭風毒。凡有頭是疔，無頭是毒。服陽和通麻湯。挑肩井、龍舌、裏外反弓。

《疔瘡要訣・螺蚊疔》 生手指螺蚊上，遲治轉黑色，如腐爛勢必脫節。走黃則上腫手肘。初起用豬苦膽盛汁連指套之，最妙。挑曲池、龍舌、指根。服川連解毒湯、甘露三生飲，又用川連、吳蚣末，將雞子青調末，搽瘡口，亦妙。

《疔瘡要訣・命指蛇舌疔》 此心經火炎，遲治則轉黑色。挑外反弓、對手印、指尖、手掌根、腳指尖、面巖。服川連犀角等。又方：青面豬肚，搗爛敷之。

《疔瘡要訣・腋下疔》 一名挾癰，由肝脾二經之氣凝滯而生。初起漫腫，其色不變，日久疼痛作膿，膿成當挑破之。挑燕梁、燕窠。未破，服柴胡清肝飲。如已破，服十全大補湯。

《疔瘡要訣・乳上下疔》 此疔屬肝經，生於左則由氣，生於右則痰。男子必須解鬱，女子宜先行氣。服犀角川連散。挑龍舌。乳上挑臏骨，又從臏骨上二指。乳下亦挑臏骨，又從臏下二指。

《疔瘡要訣・乳中疔》 挑大權下決、龍舌。服川連湯。

《疔瘡要訣・肚疽疔》 一名幽癰，離濟一寸。初起寒熱往來，頭痛紅腫，硬突毒重，則四圍先膿。先宜挑破，挑耳齒撣。服黃芪內托散、五虎散。

《疔瘡要訣・肋疔》 挑外反弓。

《疔瘡要訣・肩下疔》 此疔與髆骨疔相同。挑肩井、龍舌。服川連湯，便閉加大黃。

《疔瘡要訣・手背疔》 挑龍舌、曲池。

《疔瘡要訣・大權疔》 挑百勞，耳垂裏內。

《疔瘡要訣・胸潭疔》 挑燕窠。

《疔瘡要訣・伏兔疔》 生伏兔穴，初起寒熱，經骨疼痛。如木痛無膿，其疔難治。追踝踹腫大則成鶴膝風矣。挑三里穴。服犀角地黃湯。

《疔瘡要訣・臏骨疔》 生臏骨上，寒熱疼痛。如踝頭腫大則爲鶴膝風矣。服紅花無灰酒，並服川羌勝濕湯。又挑後千觔。挑肘後、龍舌、大手指尖、膝眼、虎口、大腳指尖。

《疔瘡要訣・膝眼疔》 生膝眼穴，如踝頭腫大即鬼眼鶴膝風矣。詩曰：無頭有膿名穿踝，青白無膿馬眼抽。挑大腳指跟、虎口、耳癰，又挑耳垂裏內、三里穴。服川連解毒湯、羌活勝濕湯。

《疔瘡要訣・肉龜疔》 生腳覆背上，不紅腫腫，其長一寸，滿腳疼痛，如刀斯割。急用銀針刺龜四足，龜頭上用艾灸之，至不疼不動，其龜乃死。服消風敗毒散。

《疔瘡要訣・血池疔》 寒熱往來則作膿矣，膿成須挑破。服參芪內托散，四圍敷金黃如意散，赤面白肚亦可。

《疔瘡要訣・脫疽》 生腳指頭，其毒積於骨髓。初起黑硬即將指截落，否則難保性命。服陰陽二氣散，敷金刀如聖散。

《疔瘡要訣・腳坳疔》 其疔初起寒熱疼痛，由損傷而起，至血氣凝滯，未能行走。挑腳大指根、插叉骨、虎口。服川羌勝濕湯、牛黃散，敷拔毒回疔散。

《疔瘡要訣・腳指疔》 此疔不論大小腳指，皆挑命指尖。挑背脊上、血池、大腳指踝、虎口。

《疔瘡要訣・腳後疔》 挑太陽針宜淺、腳大指、虎口。

《疔瘡要訣・腳板面疔》 挑臏骨、虎口、腳大指尖。

《疔瘡要訣・腳揭疔》 挑插叉骨。

《疔瘡要訣・海底懸疔》 一名漏插，此穴在通谷前，由三陰虧損而成，

並凝滯之故。初起癢兼痛，形如蓮子，漸如桃李，宜先挑破，如膿水清稀，此虧症也，服藥宜清脾補托方。

《疔瘡要訣・含珠疔》 生男子龜頭，玉莖破爛，此由淫邪慾火鬱滯，而成此疔。挑大指尖、牙車、臏骨。

服龍膽瀉肝湯，兼平胃清肝導滯方。敷珍珠散，如毒重服川連解毒湯。

《疔瘡要訣・吞珠疔》 生女人陰戶，由七情鬱火，損傷肝脾所致。陰中挺出形如蛇頭，四面腫痛，又似雞冠。

《疔瘡要訣・天蛇頭》 挑法仝指頭疔。

《疔瘡要訣・葡萄疔》 此疔見鼻紅即死，形如葡萄。挑大權、百勞、天庭、地合、委中穴。生面上居多，如腿腕有紫筋，宜挑出血，用蝸蟲搗塗。

《疔瘡要訣・拍蟹疔》 挑龍舌、肩井、大指尖、食指尖。

用活蜊搗塗。

《疔瘡要訣・羊毛疔》 挑法載後方。又挑大權、百勞、尾子節上三節。

《疔瘡要訣・拓盤疔》 生手掌。挑龍舌、手彎。用爛溏雞屎塗之。

《疔瘡要訣・魚子疔》 即芝麻疔。挑天庭、地合、兩權。

以活蜊子煅研末，用豬苦膽汁調塗。

《疔瘡要訣・脫節疔》 此疔發於手足，色黑內陷，痛不可忍，漸至臂，逐節脫落。

挑龍舌、大權、百勞、手彎、指尖、臏骨上下，腳指尖、三里穴。用上蜂房煅爲末，以醋調搽。

服驅濕保脫方：米仁三兩、茯苓二兩、玉桂一錢、白朮一兩、車前五錢，水煎服。

《疔瘡要訣・聯珠疔》 生胸間兩旁，紅白瘰泡，浸淫疼癢，直長一條，連生十餘個不等，久則不治。

挑大權、百勞、尾閭上兩節，並針瘡外紅處。

方用端午門前所掛刀茅，連根葉煅末，香油調塗五六次。並服清火敗毒散。

《疔瘡要訣・疔初起》 用冷水磨生煤，以香油墨合塗，即消。

又服方：用乾枯獨葉一枝花草、兔兒草又名剪頭草，無灰酒煎服，立效。

早服補中益氣湯，晚服龍膽瀉肝湯，敷雄黃蘆薈散用塗患處。

挑小指頭邊、高骨上、大指尖、臏骨、牙車。

《疔瘡要訣・凡指頭生毒》 凡指頭生毒，不論疔毒初起，速將指甲剪盡，以刀刮薄所患之指甲，見血映爲度，兩指甲旁用刺針之，再揉硬塊，可以即散，不生起矣。挑龍舌、手彎內外。

《刺疔捷法・治疔要言》 凡疔證發於頭面手臂者多，發於腹背下部者少，初起時一小瘰，或痲或癢而不痛，漸即腫大，急須戒口，一切魚肉葷腥煎炒發食，務要忌淨。治法先看疔之發於何處，翻閱歌訣，有小鎌刀或三稜針按穴輕刺，略爲出血，隨以麻油和食鹽點穴上，以透泄其毒，切勿將疔頭刺破爲要，即以疔膏藥隔水溫軟捏扁，貼於患處，初起二三日立見消化，無須服藥矣。如疔頭掀腫者，膏藥外用鮮菊葉搗爛塗之，即能消腫，再用菊葉搗汁服之神效。菊花種類甚多，惟深秋開花者方可入藥。若遲誤至六七日，未食發物，尚可見效，若疔頭破爛或食發物者，須防毒陷，難治，更或寒熱交加，務須延醫審脈定方，外內兼治矣。毒甚者先服蠟礬丸以護心包，庶免內陷之虞。大凡疔證用藥，以清涼解毒爲主，勿用散藥及羚羊角之屬，舊本雖有成方，未免雜出，刪之不錄。

《刺疔捷法・治疔歌》 鶴頂疔生督脈經，宜刺百勞與天庭，印堂人中與尾骶，委中兩穴保安寧。用乾桃炙炭，清油調敷。

天庭疔從尾骶刺，肩井面巖百勞治，插花頰車與地合，中衝一穴須刺至。

天門疔刺尾骶穴，肩井地倉又龍舌，地合面巖與插花，百勞一二至三節。

太陽生疔關衝刺，百勞七節須挑至，地合肩井與印堂，大敦竅陰穴當誌。

前髮際疔尾閭決，環跳竅陰是要穴，地合百勞與曲池，燕利兩穴又龍舌。

插花疔屬肝膽經，髮際印堂刺甚靈，百勞七節與地合，竅陰大敦保安寧。

大頭疔發頭腫大，急刺尾骶可安泰，天庭地合與百勞，中衝一決可無害。

此疔起於印堂上寸許，毒重則頭腫大。

印堂疔刺尾骶穴，關衝百勞人中決，更刺兩顴並面巖，心肺火毒可療滅。

山根疔刺尾骶穴，百勞挑至第四節，人中地合與印堂，兩顴骨上亦須決。

眉中生疔肝脾熱，須刺隱白大敦穴，地合兩旁食指尖即商陽穴，百勞七節與龍舌。

眉燕眉稍兩處疔，牙咬龍舌曲池經，百勞大敦與隱白，肩井一決保安寧。

上下眼胞若生疔，隱白厲兌與天庭，更尋曲池並龍舌，中衝穴與委中靈。

用鮮天南星，米醋摩塗患處。

鼻節疔向印堂決，百勞關衝尾閭穴，天庭地合與承漿，兩口角旁是要訣。

鼻環疔向尾骶決，百勞一節至四節，地合印堂兩頰車，關衝穴與外龍舌。

穿鼻疔須刺關衝，地合天庭地倉逢，面巖印堂與厲兌，尾閭一決即能鬆。

迎香疔刺商陽穴，合谷曲池尾骶決，地合百勞與天庭，陽明熱毒即除滅。

散笑穴疔刺尾骶，唇內齒根即斷交穴證可除，百勞關衝與地合，天庭印堂刺即舒。

鼻尖疔向人中決，地合印堂兩龍舌。

顴骨疔刺厲兌穴，小指外側少澤決，內外龍舌與大敦，髮際左右看分別。生左決左，主右決右。

面巖疔刺厲兌穴，天庭百勞兩龍舌，大敦地合與印堂，髮際關衝頰車決。

頤疔宜從肩井刺，商陽合谷曲池至。

顴髎疔又名對齒，小指外側少澤使，合谷一穴左右分生左決左生右決右，中衝一穴刺乃至。

牙咬疔刺合谷穴，手三里與曲池決，疔旁上下左右刺，地合中衝兩顴泄。

頰車疔刺合谷穴，地倉少商肩井決。

上反唇疔中衝決，委中面巖是要穴，唇內齒根名斷交，印堂關衝與龍舌。

下反唇疔加地合，其餘俱照上反唇。照上反唇各穴刺之，再刺地合。

人中疔刺尾閭穴，斷交委中是要訣，天庭地合與印堂，百勞刺至第三節。

吊角疔刺承漿穴，十指尖與地倉決，委中隱白與耳湧，肩井巨骨是要訣。此疔又名鎖井。

鎖口疔刺地合穴，天庭印堂與龍舌，耳湧耳垂與委中，面巖中衝是宜泄。

地合疔向髕骨決，承漿兩顴天庭穴，中指尖根各一針，男左女右有分別。中指尖即中衝穴，指根在中指第三節近掌處。

耳下項疔合谷治，插花肩井面巖使，再兼環跳與竅陰，百勞印堂俱宜刺。

耳門疔屬三焦火，肩井合谷刺甚妥。腕後外關與關衝，中衝穴內刺亦可。

耳湧疔刺合谷穴，更兼肩井又龍舌。中指尖根各一針，百勞七節亦須決。

耳後生疔屬膀胱，肩井至陰面巖當。中指尖根各一刺，百勞委中與印堂。

後髮際疔刺至陰，尾骶骨上二節尋。肩井百勞委中決，數處挑泄患無侵。

正對口疔屬督脈，須刺尾骶是上策。天庭地合與印堂，百勞委中可解戹。

偏對口疔刺至陰，印堂尾閭委中針。地合百勞二節刺，膀胱毒解患無侵。用九頭蘭花根，射干二味同搗，入鹽少許，貼於患處。

舌尖生疔心火熾，中指尖頭即中衝穴須一刺。百勞承漿與印堂，少衝少府爲之使。川連五分，連心五粒。煎汁敷患處效。

喉內患證鎖喉癰，兩少商穴刺即鬆。用鮮土牛膝一兩，鮮馬蘭根一兩。同搗，再用金巢蘭淨末一錢，毛茨菇淨末一錢，四味共搗，和絞汁，用鵝毛蘸汁，刷入喉內吐出風痰，立愈。

喉旁生證發痘後，可刺少商合谷口。

肩井生疔刺龍舌，後谿竅陰是要穴，地合缺盆與曲池，髮際印堂尾閭決。

腋下生疔名挾癰，肩並巨骨與少衝。

臥胸疔又名井疽，中脘關元氣海居，百勞三節又七節，起初即刺可消除。

手掌疔生勞宮穴，腕骨內關中衝決，臑骨曲澤與印堂，六處刺之毒自泄。

紅絲疔從脈門起，先斷絲頭刺可止，寸寸挑至近疔頭，中衝穴與龍舌使。紅絲疔，亦有從合谷發者，再刺商陽穴。亦有從腳上發者，挑法俱先從紅絲延處當頭先刺，寸寸挑至近根，若有白泡，須挑破之。

手槽疔生威靈穴，可刺肩井與龍舌，更加肘骨與曲池，四處記取是要訣。

螺紋疔生大指頭，云門尺澤有來由，食指生疔刺合谷，曲池龍舌不須憂。

中指生疔刺曲澤，內關龍舌細推求。無名指疔關衝刺，肩髃外關可參謀。小指生疔刺腕骨，後谿前谷穴須搜。初起俱將豬膽套，指根一決證可瘳。

凡手指生疔，不論何指，初起速將豬苦膽連汁，套於指上，即能消腫，或用黃連、蜈蚣研末，雞子清調敷患處。指根者即患疔之指根，第三節近掌處，如患大指，即刺大指根，如患食指，即刺食指根，餘仿此。

手背疔屬手少陰，腕骨外關龍舌針，四圍微微細針刺，雄黃敷解患無侵。

背脊疔屬督脈經，尾骶委中百勞靈。

臑骨生疔刺厲兌，膝眼委中刺無害。

湧泉穴疔百勞刺，陰谷太谿爲之使。腳虎口中須一針，前後隱珠俱

可治。

肉龜疔生腳背上，其形似龜痛難量，急用銀針刺四圍，艾灸疔頭有無恙。

《刺疔捷法・神效疔膏方》 松香二十兩，用桑柴灰煎汁澄清，入松香煮爛取出，納冷水中，少時再入桑柴灰水中煮，以白如玉爲度。百草霜五兩，取百草霜，法先須刮淨鍋底，要專燒茅柴百草，取煙煤，刮下篩淨，研極細，無聲爲度，樹柴煙煤無用。去油乳香三兩，研極細　白蠟二兩，切爲粗末　去油沒藥三兩，研極細　黃蠟十兩，刮取片　麻油六兩　銅綠五兩，研細過絹篩，再研，無聲爲度

選吉日淨室，焚香齋戒修合，忌婦女、雞、犬及孝服人見，用桑柴火，先將麻油入鍋煎滾，次下松香，候稍滾，再下白蠟，候稍滾，再下黃臘，候稍滾，再下乳香，候稍滾，再下沒藥，候稍滾，再下銅綠，候稍滾，再下百草霜，滾過數次，於鍋內冷透，搓成條子，丸如桂圓核大，收藏瓷器內，臨用取一丸，呵軟捏扁，切勿見火，貼於患處，頃刻止痛，次日腫消即愈，已破爛者貼之亦可霍然，神效之速，百發百中，疔瘡藥之至寶也。此方活人甚多，而需費無幾，務望諸善士或合藥，或刻方，廣爲施送，費甚小而功甚大也。忌食葷腥煎炒辛辣、沸湯、大熱、生冷、麵食、豆腐、茄子、王瓜、酒肉等物。

《青囊全集秘旨・疔瘡總論》 見治疔症貴乎早，三陰三陽更宜曉，在下宜灸上宜針，速醫即愈緩難保。

諸疔五臟皆可發，有現於形，細考詳部位經絡，疔症多繁，治法不一。蓋疔如鐵之狀，其根極硬，深淺不一，大如葡萄，小如綠豆，隨處可發。或食厚味，或中蛇蟲之毒，疫死豬羊之害，受四時不正疫氣，致生是症。此乃迅速火毒之病，有朝發夕死，亦有隨發隨亡，或三五一七不死，壹月兩月而亡，此係臟腑之乖逆，性情之激變。初覺早治十症十全，稍遲十全五六，失治十壞八九。初起項以上三陽受毒，用披針刺頂瘡頭四五分，排斷疔根，出淨惡血，隨用立馬回疔丹插入孔內，外巴膏蓋之。如三陰受毒極，頑硬如石，推之不動，亦刺之，刺之如綿不痛者逆，可無一生之理。凡針疔根者，先出紫黑血，再挑至鮮血爲度，用拔疔散插入孔內，用膏蓋之四五時，藥乾無水不痛再挑，此疔根未斷也，藥入水流爲要，三四日瘡頭乾燥，換琥珀膏貼之，托出疔根，九一丹撒之，黃連膏抹之。疔症怕軟不怕硬，刺之如鐵者順，如綿者逆。

一忌服溫補之劑。

一忌房勞遺損，毒氣以至攻心。

一忌椒酒、魚蝦、雞、海味、鵝肉、豬首、辛辣、生冷、氣怒、諸香、經婦、孝服、犬疫等，犯之多生反覆，慎之。

一敷藥，忌寒涼之藥，逼毒攻裏也。

一黑膏藥不宜太早，將潰可貼，以避風寒，呼膿長肉可也。

一初起黃連不可早服，恐引毒歸心。

一初起有表裏，神授衛生主之。

一初起不潮不渴，仙方活命主之。

一初起發汗，五味化疔飲酒煎，被蓋汗之。

一諸疔生各處，按部位經絡形色，亦有緩急，頭項、胸背最急，手足之間稍緩。

一疔走黃，速用芒針，直豎紅綫即是疔苗，刺出惡血，俱按疔治之。

一疔之外旁生一小瘡，名曰應侯。四圍赤腫而不散漫者，名曰護場。四旁多生小瘡，名曰滿天星。有此者緩，無此者急症也。

一疔初起，至四五日出白色，而至青紫，疔頭潰，內無七惡等症，順。

一初起似疔非疔，灰色頂陷，如魚臍，似蠶斑，青紫黑皰，軟陷無膿，內見七惡症者，逆。

一疔將近走黃，急服疔毒復生湯主之。

一疔已經走黃，冷心，煩悶。急下，七星劍主之。

一暗內二疔，不用挑法，先將酥丸噙化，令盡用冷水漱口，吐去毒涎，再用三丸，嚼葱白三寸包丸吞下，酒兌取汗。若暗內二疔初起，牙關緊急，用酥丸葱頭煎湯灌之，似稍甦，治法如前。

一內疔，先發寒熱腹痛數日，忽然腫起一塊如積是也。

一暗疔未發，腋下先堅腫無頭，次腫陰囊，睾丸突兀如筋，頭寒熱，拘急煩痛者，是也。

一羊毛疔，先看前後心紫黑班點頗有，用衣針挑破紫黑班點，用黑豆研粉、蕎麥粉、明雄共研，燒酒炒熱，青布包裹，由外圈入內揉擦，其毛奔至後心，再擦後心，其毛拔於布上，急取埋之，忌茶水一日。

一葡萄疔，忽然額上起一顆紫色光亮，形似葡萄，頃刻周身皆有，一見鼻血，即死無救。手腕軟處未出面，速用水銀，白紙揉熱，水銀擦之。或菊花

飲，或菜油飲並服。亦治發無定處。

《青囊全集秘旨・疔症經絡分門部位》　顴疔：屬陽明胃。用酥丸取汗，後服黃連消毒飲。

印心疔：又名眉心疔，屬督脈。

頰骨疔：屬陽明風熱。服荊防敗毒散胃火甚，涼膈散、清涼消毒飲。

龍泉疔人中：督脈。

虎髭疔頦下：任脈，腎胃熱，又承漿。服仙方活命飲、內疏黃連湯。

鼻疔多生孔中：肺。服酥丸取汗，用離宮錠子塗之。

黑疔多生耳竅：腎。毒甚，服黃連消毒飲疏解，用黃連解毒湯清之。

反唇疔：上屬脾，下屬胃。

鎖口疔：生嘴角，心脾。

牙疔：齒縫，胃，大腸濕熱亦生。又即黑疔，屬腎熱毒，黑色。

擦拔疔散，作丸噙服，黃連解毒湯主之。

舌疔：中心邊脾。前丸噙，甚者刺之，服黃連解毒湯，兼下紫雪散搽服。

黯疔：生腋下，左肝右脾。

服麥靈丹。

蛇頭疔、天蛇疔：此二疔俱兼脾，如論在何指，生指尖頭是也。

蛇眼疔：生指甲側。

蛇背疔：生甲後背指。

蛇腹疔又名魚肚：生指中節中。

蛀節疔又名蛇節：指節上生。

泥秋疽：遍指腫，是以雄黃散治之。牡力二味研蜜調敷。酥丸塗之服。仙方活命飲主之。用琥珀膏蓋之服。

一方用明雄、牡力研末，蜜調敷。即雄黃散，亦治指頭疔。

《青囊全集秘旨・五疔分論》　黃鼓疔：口角、顴骨上紅色，脾主。

白刃疔：腮白，皰頂，吐痰涎，肺主。

黑魘疔：斑黑，紫皰，昏目露睛，腎發。

紫燕疔：筋骨間，指青舌強，神昏亂，肝主。

火焰疔：唇指中黃紅，心發主。

以上五疔發五臟，有形色，細考何部，辨經絡，論陰陽、上下之別。

紅絲疔：生手足、胸背、筋骨處。最忌紅綫攻心。

羊毛疔：生前後心，有紫紅黑斑點，一有憎寒壯熱，一有嘔吐分別。

痘疔：小兒多生，俗呼賊痘，發無定處。

正明雄一錢、紫草三錢爲末，入胭脂汁調塗。

捲簾疔：生舌根底。用披針刺破，忌刺舌根中，出淨惡血，苦茶漱口，搽拔疔散，再用青代、云連、冰片、硼砂、卜荷、細辛、薑蟲共研，吹之。

水珠疔：生鼻孔內，赤紅。針破，服瀉金散，用黃連膏入片滴孔內。

忘汲疔：生眼沿。挑破，用胭脂嚼汁塗，蒲公英、野菊汁洗。

蓑虎疔：生耳內，腎毒。挑破，塗拔疔散。

燕窩疔：生腋下，面赤。服消毒飲，塗拔疔散。

注命疔：生足心，紫筋直透足股中。初用田螺水點之，次用慎火草、綠豆抖汁敷。

透腸疔：生肛門內外。先用銀花防風湯洗之，次用輕粉片、白歛共研末，塗之。內服黃連解毒湯清之。

驪龍疔：生小便尿孔內。如小便閉澀，急用蟾酥、牛黃、片元寸研細，用細茶、黃連煎汁調藥末，軟稻心蘸入孔內。服消毒飲子。

《青囊全集秘旨・膏丹丸散湯頭歌》《正宗》神授衛生湯防風表裏之劑，皂甲羌芷交乳沉，歸尾石決天花粉，銀花紅草酒生軍。

凡疔症，酥丸取汗爲要，汗後解毒主之。

《異人傳》：砒砂雄黃散拔根入黃蠟成條存用，白礬硃砂與明雄，鮮酥入片公丁等，硇砂批霜巴豆仁。

《異人傳》：蚤休散醫惡疔瘡取汗解表主之，飛天蜈公鮮水晶，佩劍出陣賊侵走，聞風斬怪有奇功。

《異人傳》：奪命將軍一枝花除表後用，七葉靈芝是吾家，腰間常佩斬仙劍，當今題奏凱歌歸。

飛龍奪命丹南星毒內攻，服一丸。作條納瘡口內，巴霜硇砂砒班貓，明雄乳香鹿丹麝膏蓋，去南心，蟾酥和丸治疔癰。

拔疔散治諸疔毒，硇砂白礬食鹽殊，等分研末納患處，化硬搜根有奇功。

五味消毒化疔飲，銀花野菊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子，皂刺酒煎發

汗靈。

黃連解毒煩痛瘡服酥丸後急服清之，諸般疔症熱燥狂，云連芩柏生支子，大便結閉入大黃。

內疏黃連湯火狂火狂治，便閉嘔渴燥飲涼，支交人草芩連吉，大黃歸芍木梹榔。

消毒飲子芩生地，交牛紅花甘草犀，木通赤芍燈芯共，善卻疔症火毒宜。

仙方活命飲金銀《金鑑》之首法也，山甲皂茨歸尾陳，花粉乳沒貝防草，赤芍白芷用酒煎。解毒大青湯木通誤，炙毒內攻，用升麻吉根提出，中黃支吉麥元參，知升竹葉石交煅或大便閉入生軍，瘡疔誤炙毒內侵。

瀉金散治火毒疔，面赤眼紅鼻內疼，犀羚紅花生地吉，赤芍蘇葉甘草靈。

黃連消毒飲芪歸，防己澤交連草陳，蘇木吉芩防稿柏，羌活知母地人參。

柴雪散醫積熱效喉痛吹之，每服壹錢，沉香犀羚元參草，寒水朴硝硃砂片，燈芯竹葉共研攬。

黃連膏潤諸瘡疔，薑黃生地柏皮歸歸尾，麻油熬好將渣去，黃蠟收鍋用貯存。

化疔內消散蚤休，知貝甲茇草天花，皂乳銀花赤芍酒，症病疔毒服輕加。

疔毒復生湯牡力恐毒內行攻心，欲走黃主之，銀支地骨交木通，皂軍花粉牛乳沒，頭腫走黃服更靈。

七星劍嘔熱惡寒，疔毒走黃昏憒添，麻木蒼耳菊希見，蚤休地丁半枝連。

《異人傳》：追風消毒飲防風心肝火毒甚，發狂大熱，銀花草吉射干羚，苦參蚤休黃野菊，虎骨犀角芷羌芩。

立馬回疔丹雄硃入蠟成條丸，輕粉乳酥麝白丁，砒霜蜈公硇砂研，疔瘡用此根自除。

琥珀膏貼諸毒功，活瘀去腐化毒靈，鉛粉血輕硃椒珀，麻油白蠟共熬凝。

木香流氣宣毒滯，蘇芍芎歸吉只實。烏藥陳半伏毛芪，防梹青殼澤香煎。

人參清神疔毒潰，陳芩地骨寸冬歸，芪术柴遠雲連草，益氣除煩熱可推。

內托安神治驚悸，疔瘡針後元氣虛，芪术芩薑參麥草，遠味元參棗陳皮。

內補十宣治冷疔，已成即潰未成消，參芪吉朴芎歸草，芷桂防風酒調加。

鐵粉散醫足冷疔，速去腐黑肌肉生，廣丹輕粉松香麝，香油熬貼入蠟凝。

金銀花酒法

銀花五兩，甘草一兩，酒水共熬，一加生黃芪四兩，名回毒金銀花湯，久食永不生疔疽，神效。

麥靈丹

蜘蛛二十一只，定心草、白灰劑，用黃菊熬膏，可合前藥作丸壹錢。

拔疔瘡根去腐。

紅膏法

廣丹一錢五分，輕粉一錢，革馬肉一兩，松香嫩的一兩，巴豆肉五錢，硇砂一錢，用斧搥千餘下，豆大，安放孔上，黑膏蓋之，極妙。

清涼消毒散毒滅，明雄花粉烏藥麝，慈姑乳香黃柏研，雞清蜜調治風熱。

涼膈散醫肺胃熱，口渴唇焦便燥結，芩卜支翹石羔草，芒硝大黃苦竹葉。

荊防敗毒治初瘡皂茨野菊引，憎寒壯熱汗出良，羌獨前柴荊防吉，參芩芎芷甘草強。

回教治疔消風毒，全蠍七只蟬退菊，土芩公英白薑蟲，效驗神方師傳授。

《青囊全集秘旨・附魚臍疔部》魚臍疔瘡

疔頭白皰，痛不可忍，肉下有紅綫，潮熱，令人煩悶，恐其顫倒，難救也。似新火針瘡，四邊赤，中央黑，可刺之，刺之不痛，即殺人也。瘡腫黑壯，狹長是也，一因風毒蘊結，二因氣血凝滯，三因誤食不正瘟疫之氣。又名魚睛。

《衛生寶鑑》用生白丸五錢煨葱和丸，酒下貳錢五分。孕歸忌。崔氏用枯礬麪糊丸餅貼之，潰甚膿多用之。

《普濟》用硇硃米和丸，酒下，名走馬丹。

《外臺》用蛇退煎水服。

《直指》用蛇退燒灰，雞子清調塗。

崔氏用瞿麥燒灰塗之。

《千金》用飴糖塗之，乾者燒灰傅。

又臘月臘魚頭，亂髮共燒灰，雞溏糞和塗之。

《外臺》用白苣菜葉抖汁入孔中。

危氏用絲瓜葉連鬚葱、韭菜共抖汁，服兌酒，汁服渣敷。

疔在左敷左腋下，左右貼右腋下，在腳左貼左，右同，如在中部貼中心。

用布條縛住，肉內紅綫皆白不用，如潮熱亦用，令人抱住，恐顫難救矣。

《青囊全集秘旨・疔瘡惡腫》 疔瘡惡腫，一赤根，已篤者，不破則毒入腹，破無血逆有骨疔。有入腹者疔毒，傷風作腫者，有腫未破者，有拔取黃者，有拔根者。

《青囊全集秘旨・十三疔》 《千金》用春三月上建日取天門精葉，夏三月上建日取枝名枸杞，秋三月上建日取子名卻老冬，冬三月上建日取根名地骨，曝乾爲末，入牛黃、皂刺、赤小豆，亂頭髮燒研爲丸，酒下二錢，日下三次。

鮑氏馬疔用山甲燒灰、貝母等分研，酒調服，用下藥利去惡物。

《青囊全集秘旨・疔瘡發汗》 《捷徑》用陳老石灰十分、黑油紙傘紙燒灰一分，先以齋水，次用香油入末攪勻，沸湯一盞，被蓋取汗。

保壽堂：凡生手足處，有瘡起發癢，身熱惡寒，或麻木，極毒之疔也。急用針刺破，擠去惡血，俟血盡，口噙井水吮至水溫再換，吮至痛癢皆止即愈，極妙法也。

《普濟》：疔腫拔根用鐵渣研粉一兩、輕粉一錢、元寸一分共末，藥末納入口內，醋調麪糊蓋。

《青囊全集秘旨・小兒痘疔》 明雄一錢，紫草三錢爲末，入胭脂汁調塗，疹痘治用。破爛用野菊花、蒼耳葉抖汁服，渣敷。

牛耳垢入耳垢亦可，鹽泥，蒲公英汁調敷

水疔：色黃，麻木不痛。

暗疔：瘡凸色紅，使人昏狂。並刺四畔，切不可緩。

《普濟》用銀杏去皮，浸油取抖敷。又柏樹根，經行路者取二寸許，去皮抖，用井水調下，待瀉過，以三角杏仁抖浸油塗。《聖濟總錄》

《青囊全集秘旨・疔瘡傷風》 《聖惠》用白馬屎炒熨五十遍。

《普濟》用驢屎炒熨五十遍。

《青囊全集秘旨・疔瘡黑凹》 《聖惠》用頭髮紮住，用常春藤葉抖汁和蜜服。用葱抖蜜敷。疔瘡惡毒，速針刺無血，名著骨疔。再針手指甲末，刺出又無血，即刺腳大拇指，又刺無血，必難醫也，用透骨膏。

天牛四隻大樹中食木之心蟲，亦有蠍子化此天牛，有一角者名獨角仙，此蟲有黑角如八字，或天螺頭代之，亦蝸牛名，蟾酥伍分、巴豆肉柒粒、砒霜、正明雄、元寸、公丁共研，化黃蠟和條丸，收存聽用。安疔瘡頂孔內膏蓋。忌冷水。

危氏用蛇酥、白灰麪，爲丸梧子大，安放舌下，即黃出也。

拔取疔毒：蟾酥、白麪、廣丹共爲丸麥子大，納入孔中，水澄膏貼之。極重用酥壹錢、巴豆肉肆粒抖爛，飯糊丸綠豆大，每服一丸，薑湯下。良久用扁蓄根、黃荊子研酒兌服，取行四五次，以粥補之。

乾坤秘韞。

《普濟》用臘月豬膽汁，和生葱蜜抖敷。

《青囊全集秘旨・疔瘡入腹》 《聖惠》用牡豬屎絞汁服之。

《肘後》和白犬血塗之。

又白犬溺服之。

五月五日取牡犬屎燒灰敷，並治馬鞍瘡。

又黑牛耳垢敷之。

《廣濟》用青羊屎煎汁服。

《肘後》用白馬牙齒燒灰，塗入孔內，紙封濕灰麪四圍腫處，候乾用醋洗盡麪，其根自出。

《青囊全集秘旨・附神驗方》 王不留行煎水，入蟾酥丸吞，取汗。

菊花葉抖汁服，冬用根。

槐花肆兩酒煎服。

海馬入明雄研，同諸藥塗。

皂夾炙研，入麝塗。

蒼耳根抖童便兌汁，服入葱酒，取汗。醋灰調渣敷，拔根用。

山慈姑入蒼耳擂汁服，酒兌，取汁。

石蒜煎服下，取汗。

希見草酒煎，取汗。

白芷入少許薑擂酒服，取汗。

蒲公英酒煎下，取汗。

大戟入乳香、枯礬末酒兌下，取汗。

《青囊全集秘旨・疔證治方》 神授衛生湯方見上卷末

砒砂雄黃散無論諸疔，用披針刺開疔頂，用此藥條納入疔內，用膏藥蓋之，一日一換，拔除疔根，神效。

白砒煉成霜、硃砂、明雄黃、生白礬、鮮蟾酥以上各伍分、上梅片貳分、白公丁麻雀屎笠起者可用貳粒、巴豆仁叁粒、硇砂鹽硇不可用，共研細末，用黃蠟成條，

收存聽用。

蚤休散服之，取汗解表，治一切惡疔。

蚤休即血山七兜、飛天蜈公草名紅馬鞭草，覆地，形似蜈公者，鮮水晶花苗並梗，均收存陰乾聽用，煎水服。

除表後服方

奪命將軍一枝花即血山七花，一名七葉靈芝。陰乾煎服，或鮮葉可擠汁服。

飛龍奪命丹疔毒內攻，服一小丸。研末以黃蠟成條，納入疔瘡口內，上用膏藥蓋之，一日一換。可去南星。

巴豆霜柒分、番白硇砂伍分無真的不用、白砒霜伍分、斑貓蟲壹隻、製乳香伍分、真明雄黃壹錢、鹿角霜叁分、廣丹叁分，蟾酥陸分、真麝香貳分。

拔疔散治諸疔毒，化硬搜根。

番白硇砂壹錢、生白礬伍分、食鹽壹分，共乳細，納入疔口內，並用膏藥蓋之。

五味消毒化疔飲酒兌煎服，取汁。

金銀花叁錢、蒲公英貳錢伍分、紫花地丁草貳錢伍分、野菊花叁錢、天葵子貳錢，皂刺壹錢伍分爲引。

黃連解毒湯方見上卷末

內疏黃連湯方見上卷末

消毒飲子方見上卷末

仙方活命飲方見上卷末

解毒大青湯誤灸，疔毒內攻，此方加升麻、吉更，大便結加生軍。

大青根伍錢、木通貳錢、人中黃壹錢、生梔子壹錢、淡竹葉壹錢、吉更壹錢伍分、麥冬壹錢、元參叁錢、知母壹錢伍分，煅石羔壹錢、升麻捌分。

瀉金散面赤，白眼多紅，鼻內疼痛，肺經火毒服之。

眼犀角片壹錢、羚羊角壹錢伍分、紅花壹錢、生地貳錢、吉更壹錢伍分、赤芍壹錢伍分、甘草節伍分、蘇葉壹片。

黃連消毒飲疔瘡日久，氣血兩虧，陽明頭痛，頂疼，小便黃，服之。

生黃芪壹錢伍分、防己壹錢伍分、澤瀉壹錢、連翹壹錢伍分、草節伍分、陳皮柒分、川黃連壹錢、蘇木伍分、吉更壹錢、防風貳錢、黃芩壹錢、稿本壹錢、全當歸叁錢、川柏壹錢伍分、羌活壹錢、知母壹錢、生地叁錢、元參貳錢。

紫雪散疔證，火毒積熱極甚，喉痛可吹可服。

真沉香壹錢、犀角壹錢、羚羊角壹錢、元參貳錢、上四六片貳分、寒水石伍分、草節伍分、朴硝壹錢、硃砂伍分、燈芯燒灰伍分、淡竹葉壹錢，共研細末，或吹或服，不可過多，每服壹錢。

黃連膏疔瘡作燥，用此膏潤之。

薑黃伍錢、生地壹兩伍錢、柏皮叁錢、歸尾貳兩、黃連壹兩、黃蠟柒錢、麻油拾貳兩，熬好去渣，黃蠟收鍋聽用。

化疔內消散疔根已出，餘毒未盡，入酒壹杯，煎服。

蚤休伍錢，即血山七梔，陰乾收用、知母壹錢、浙貝壹錢伍分、甲珠壹錢、白芨壹錢、草節伍分、花粉貳錢、皂茨壹錢伍分、乳香去油壹錢，銀花壹錢伍分、赤芍壹錢伍分。

疔毒復生湯恐毒內行攻心，疔欲走黃服之。膿甚去乳、末。

淮木通壹錢、牡蠣粉壹錢、生梔子壹錢、地骨皮壹錢、連翹叁錢、金銀花貳錢、皂莿壹錢伍分、生軍貳錢、花粉叁錢、牛子叁錢、乳香去油，壹錢、沒藥去油，壹錢。

七星劍疔毒走黃，嘔熱惡寒，即急服之。

野菊花鮮者更妙，連梔苗並用，壹兩、蒺藜草伍錢、蒼耳子叁錢、天麻叁錢、木通壹錢伍分、蚤休壹兩伍錢、地丁草叁錢、半枝連草藥名，作引。

追風消毒飲心肝火毒甚，發狂大熱服之。

防風壹錢伍分、銀花壹錢伍分、草節伍分、吉更壹錢、射干壹錢伍分、苦參貳錢蚤休壹兩、羚羊角貳錢、犀角貳錢、虎骨壹錢伍分、羌活壹錢、白芷貳錢伍分、黃芩壹錢伍分，野黃菊作引。

立馬回疔丹毒根已盡不用。

明雄黃壹錢、輕粉柒分、乳香去油伍分、元寸貳分、白公丁即麻雀屎叁顆、真硃砂壹錢、蟾酥壹錢、砒霜叁分、硇砂叁分、蜈公祇用伍分長，共研乳細，用黃蠟化融，和藥成條，插入疔毒口內，除盡毒根。

琥珀膏活瘀去腐化毒。

鉛粉伍錢、血結伍錢、輕粉壹錢伍分、硃砂伍分、花椒壹錢、真琥珀捌錢，共研細，入麻油合熬成膏，白蠟收鍋，收存聽用。

木香流氣飲

當歸叁錢、川芎壹錢伍分、赤芍壹錢伍分、吉更壹錢、只實柒分、烏藥壹錢、陳皮

壹錢、法下壹錢、生芪壹錢伍分、伏毛、防風壹錢、梹榔捌分、青皮柒分、只殼捌分、澤瀉壹錢、廣木香柒分、蘇葉壹片。

人參清神湯疔毒潰，膿清不凝，煩熱甚，氣血虧損服之。

生黃芪叁錢、遠志肉壹錢、甘草節柒分、陳皮捌分、地骨皮壹錢、漂白术肆錢、川雲連捌分、紅柴胡壹錢、茯苓壹錢、全當歸叁錢、揀麥冬去心壹錢。

內托安神散疔毒用針後，元氣虛弱服之。

生芪叁錢、茯苓壹錢、麥冬去心壹錢伍分、遠肉壹錢、元參壹錢伍分、白术肆錢、建菖柒分、草節柒分、五味炒焦柒分、棗仁炒焦壹錢、陳皮捌分、紋黨伍錢。

內補十宣飲冷疔服之，已成者潰，未成者消。

紋黨叁錢、吉更壹錢、川芎壹錢伍分、草節壹錢、白芷叁錢、川朴壹錢、生芪壹錢伍分、當歸叁錢、桂枝壹錢、防風叁錢。

鐵粉散治足冷疔，腐肉不盡，肌肉難生，用此膏貼之。

廣丹炒黑貳錢、輕粉壹錢伍分、元寸貳分，共研細，用香蔴油肆兩熬成膏，入白蠟伍錢、松香貳錢收鍋聽用。

清涼消毒散疔瘡口紅赤熱甚，用此塗之。

明雄黃壹錢、花粉壹錢伍分、烏藥壹錢、乳香去油伍分、黃柏叁錢、山慈姑壹錢切片、元寸貳分後入，共研細末，雞子清和白蜜調塗。

涼膈散方見上卷末火瘡。治疔證，去荊芥加茯苓壹錢。

荊防敗毒散憎寒壯熱服之。

荊芥壹錢伍分、防風貳錢、羌活壹錢、獨活捌分、前胡壹錢伍分、柴胡壹錢、吉更壹錢、元參貳錢、茯苓壹錢、川芎壹錢、白芷貳錢、草節伍分、皂莉壹錢伍分，野菊爲引。

回教傳治疔法效驗方

製全蠍洗淨鹽味柒隻、蟬退去頭足貳錢、野菊壹兩、土茯苓壹兩、蒲公英伍錢、白薑蟲貳錢伍分炒，水煎服。

《疔毒良方・神驗疔毒丸》 神驗疔毒丸：治一切疔毒。

大黃　芭豆去心皮，生用　雄黃各三錢

右三味共合一處，用石臼杵搗爛如泥，以飛羅麵陳醋煮糊，同藥搗極細爛爲丸，如鳳仙子大，病重者二十三丸，輕者二十一丸，再輕者十九丸，單數爲度，放在舌上，熱水送下，服後打噎則愈，如泄更好，俟泄三四次，即以新汲井水飲之則止，如病重不省人事，將二十三丸，用開水和開，從口角邊灌下，服後將病人扶起端坐，片刻即醒，至輕者可不服。初服藥時，勿吃涼物冷水，恐不泄瀉，忌鷄魚葱蒜牛馬犬肉，並炙煿辛熱飲酒房事，至七日方好，不可疏忽。有金綫芭豆最好。

《疔毒良方・拔疔散》 治疔瘡，一時疼痛非常，亦陽證也。但忽生之時難辨，以生黃豆嚼之，不知腥臭即是疔毒。其瘡豆必發黃泡，中或現紫黑之色，更須細看泡中，必有紅白一綫通於泡外。大約疔生足上，紅綫由足入臍；疔生手上，紅綫由手入心；疔生唇上，紅綫由唇入喉。如見此紅綫之盡處，用磁鋒刺出毒血，則免毒氣攻心，白綫之絲，則不必刺破。

甘菊花　紫花地丁各一兩

用水煎服，一劑紅白綫退，二劑疔毒消，三劑全愈。若已潰者，亦用此方，加當歸二兩治之，不必四劑而肉生矣。

《疔毒良方・皂礬丸》 治一切五色疔瘡，初起或有小白頭一粒，或癢或麻木，增寒發熱，及疔毒走黃，黑陷昏憒，嘔惡等證。

豬牙皂切碎研細末　白礬生研極細各三錢　真乾蟾酥一兩，切片

右將蟾酥用滴花燒酒浸軟，加入礬皂二末，和勻搗爲丸，如綠豆大，晾乾收貯，每服一丸，將葱白衣裹藥，以好酒送下，勢重者每日服二次。此藥每次止可服一粒，如服兩粒，熱致嘔吐，慎之慎之。或加麝香三分同搗爲丸更好。

《疔毒良方・菊花散》 治疔腫惡瘡危惡垂死者，用菊花葉或根不拘分量，搗汁，酒沖熱服，取汗，渣敷患處。

《疔毒良方・清裏散》 治癰疽疔毒內攻患處，麻木嘔吐，昏憒，牙關緊閉，有奪命之功。

熟石膏五錢　徽州上等松蘿茶一兩

爲末，大人服三五錢，小兒服一錢，生蜜調和，空心熱酒送下，立效如神，日進二服，有回生之功。

《疔毒良方・回疔散》 治一切疔毒走黃，神昏發腫。

用土蜂窩有子者一兩，蛇脫一條，泥裹火煅存性，爲末，研和，每服二錢開水下，少頃大痛，痛則許救，毒化黃水，痛止命活。

《疔毒良方・救唇湯》 治唇上生疔，或口角或上下唇，最宜速治，否則火毒炙炎，且難飲食，往往有腐爛而死者，兼治頭面上疔。

紫花地丁　金銀花各二兩　白菓二十箇　桔梗　生甘草　知母各三錢

用水煎服，未潰者二劑，潰者五劑取效。

一治各種疔毒及癰疽腫毒，初起用白菊花連根一株去泥淨，蒲公英無葉取根紫花者更妙各等分，搗爛取汁，沖酒服，渣敷患處，立刻消散。

一治疔腫流火，並一切外患紅腫燄痛，取煤塊黑亮者，研極細末，陳醋調敷，乾則頻頻潤濕，痛止腫消，神效。

一治石片疔毒，是證多由患外證起，蒜艾炙之過度，火氣內逼，風因火發，致肉如石片飛去，用家菊花葉、芙蓉根、芭蕉根、忍冬藤各五錢，搗汁，煎地漿水沖服，外用井底泥敷患處即愈。

一治鼻內疔，用爛黃雞屎，荔枝肉，同搗爛，塗患處即愈。

一治指頭蛇疔，用生雞蛋一箇，去白用黃，以荔枝肉嚼爛攪勻，裝入殼內，套指頭上即消。

一治烏茄疔，是症由農家糞地上，經烈日曬過，赤足行走，受此熱毒，必至足趾腫痛，似潰非潰，用鴨毛煎湯，和皂礬洗之立瘥。

附方

清涼膏：治一切瘡癤，潰後宜用之。

當歸二兩　白芨　白芷　木鱉子　黃柏　白斂　乳香　白膠香各五錢

黃丹五兩

用真淨麻油十二兩，煎前六味，槐柳枝順攪，油熟丹收，然後下乳香、膠香二味，冰片飛。

《七十四種疔瘡圖說・疔瘡膏藥方》　用鮮老薑一斤許，去皮攪汁，取豬苦膽四十九個，去胞瀝汁，與薑汁調勻，用磁大盆承之，承露水四十九夜，曬四十九日，切勿遭雨，後成膏。

挑貯於磁罐內藏之，其膏藥用布攤，如小錢大，將疔瘡挑決後，按患處貼之，應驗如神，其名曰豬膽膏，此藥於伏中配合最宜。

《七十四種疔瘡圖說・附新增》　疔瘡初起者，即用鮮皂角殼去核搗爛，用醋調敷立愈。如無鮮皂角，乾者亦可。

上下反唇疔，初起者即用獨蒜頭一箇，去皮淨，將泥地上板凳腳上加口水磨濃，敷於患處，即愈。

《七十四種疔瘡圖說・七十四種諸疔瘡形圖》



前髮際疔，從地閣決，又骾骨挑。



眉稍疔，從臂上龍舌尖決，又肩井決，又曲池決，又大拳決。



後髮際疔，從大拳第二節決，又從尾骶骨節二節決。

山根疔，從大拳骨下挑。



大陽疔，從耳門決，又地閣傍決。



耳擁疔，從大拳穴第三節決。



耳齒疔，從虎口決，男左女右，須防筋斷。



牙擁疔，在牙口內，從中指尖，男左女右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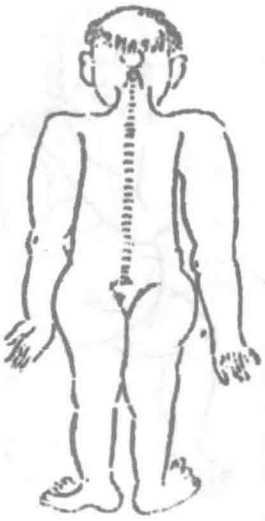
耳茸疔，從中指下挑，又吊角決，生左決左，右決右，食鹽調敷。



淚堂疔，從地閣決，又耳攤決，又太陽決，又氣斗潭上骨決，用生天南星同生地黃搗爛，在太陽決處貼之。



鬪口疔，從尾骶骨第一節決，宜大葉娘箕根搗爛，入菜油調敷。



地閣疔，從中指尖決，又骾骨決。



耳垂疔，從吊角決，耳垂下疔，從虎口決，須防筋斷。



耳內疔，從肩井決，又大拳決，又地閣決。



項疔，從插花決，生左決右肩，生右決左肩，又印堂決。生項上者，覆虎口決，生項下者，仰掌虎口決，須防斷筋。



耳垂裏首疔，從眉上決，又頭頸第二節決。



天門角疔，從顴下決，又肩井決，又龍舌尖挑，又大拳骨下決，又吊角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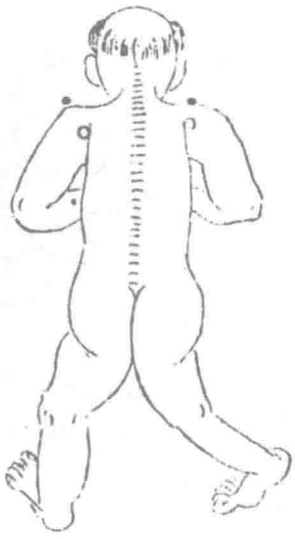
吊角疔，從耳擁決，又肩頭尖決，又燕窩決。



眉中疔，從地閣兩旁決，又腳掌疔，從中穴決。



肩下疔，從肩井決，又在前面龍舌尖決。



眉燕疔，從牙交骨上決。



鼻梁疔，從牙鬚潭決。



人中疔，即中唇疔，從唇內挑，又曲池決。



鼻內疔，從印堂決，又地閣決，如重者，又開天門。



顴疔，從太陽決，又髮際挑，生左決左，生右決右。

此疔生於左右顴骨之間，係足陽明胃經，初如粟米，黃色小疱，次如赤豆，頂凹堅硬，按之疔頭麻癢疼痛，此由過食炙煿藥酒，以致胃經積火而生。初宜蟾酥丸，或麥靈丹汗之，次服黃連消毒飲清之。凡疔皆屬迅速之症，初起急當急治，緩則毒火攻心，令人多憒，宜速治，不可不慎。



面嚴疔，從天庭決，又外反弓穴，又耳下潭，又髮際決，又大顴決。



插花疔，從地閣兩傍決。





鎖唇疔，即反唇疔，從地閣決，耳擁決，又天庭決。



天庭疔，從中指尖決，又地閣破面巖挑。



喉疔，從肩井決，又背大拳決，又無名指決，男左女右。



上反唇疔，從耳門決，又龍舌決、頷下決，此症七日外者不治，用糞缸內蝟一條，去外面糞搗爛，將瘡挑破，罩上即愈。



下反唇疔，從中指尖決，又印堂，七日外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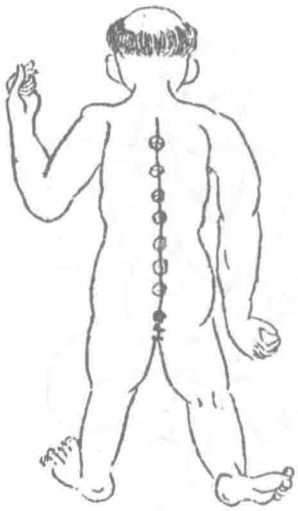
眼脬上下疔，從中指尖決，又曲池決，宜鮮天南星米醋磨之，塗於患處則愈。

內反唇疔，從唇內決，又曲池決，用金綿蟲即帶尾蟲摘將蟲水拖於患上則愈，若三日外者不治。



鼻中疔，從地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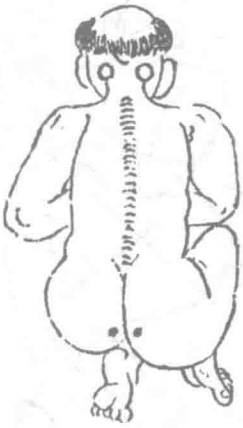


背脊疔，從尾骶骨上三節決。

手掌頭疔，從脈側決，又食指尖決。



偏口斗口疔，從尾骶八字骨決，又地閣決，又左足後跟決，宜九頭蘭花根並射干同搗，入鹽少許，貼於患處則愈。



紅絲疔，從中指尖決，又紅絲頭挑，此疔最速，且急治之，緩則絲延入胸，



毒氣攻心而死也。



脈門疔，從中指尖決。



佛頂珠，從印堂挑，又腳後跟千觔決，此症三日外不治。



鶴疔珠，從足大指虎口決，又足跟處，又大拳決，又耳垂裏首決，男左女右。



穿鼻疔，從吊角決，又印堂決，又鬚潭決，此症三日外不治。



印堂疔，從耳門決。



肘疔，從龍舌決，又足髁頭疔，從血池挑。



沖鼻疔，從地閣決，又印堂決。



肚注疔，從耳門、耳擁決。



前隱珠，腳後跟、千觔決。

肢胞疔，從腳中指尖決。



後隱珠，從血池下決。



前後足疔，總從血池潭挑。





脇肋疔，從手掌上決，一名筋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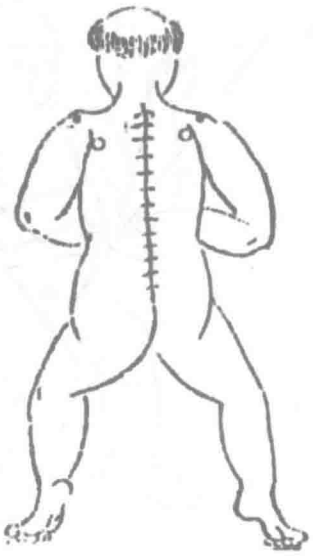
足膝頭疔，從血池挑。



腳指尖疔，從中指尖決，又肩上決，此以白菊花根葉加胡葱，搗爛敷上立。



膀胱疔，從肚臍上決。



飯鎚骨下骨疔，從肩上、燕窩、梁骨上決。



鼻環疔，此穴在陰子下穀道之前，從海底穴決，又上第四節決。



含珠，即男子龜頭上疔是也，從手大指頭挑。



吞珠即婦人陰門疔，從小指頭邊骨上挑。



命指疔，即中指疔，從對子印挑，又兩腳指尖挑。



女人斗口疔，從腰眼決。

以上形圖，加有圈者，瘡加有點者，係挑決處也，須銀針挑破出血爲妙。

此名大佛指甲草，一名觀音指甲草，其葉對節而生，每節三葉，能治七十四種疔瘡，凡患疔者，將此草用食鹽數粒，搗汁塗敷，無不奏效。即使疔已走黃，但服此草之汁，並用鹽將草搗塗，亦可收功，其餘一切無名腫毒，塗之莫不應驗也，特繪草形，以供衆覽。

《七十四種疔瘡圖說・挑疔破法》 面巖疔從天庭破，髮際疔從尾骶骨破，天門疔從大拳骨下破，太陽疔從耳門破，印堂疔從拳骨下破，山根疔從大拳骨下破，眉稍疔從龍舌尖破，穿鼻疔從地閣破，人中疔從大拳骨三節骨下破，吊角疔從耳擁破，耳擁疔從大拳骨三節下破，耳茸疔從手中指尖破，地角疔從中指尖破，項疔從插花破，插花疔從地閣兩傍破，耳垂疔從大指下破，顴疔從太陽破，外胸疔從背大拳骨下三節骨上破，乳上疔從腳罕挺上一指破，乳下疔從腳罕挺上二指破，斗口疔從尾骶骨處破，飯鑒骨疔從肩上燕窩梁骨上破，骾骨疔從腳大指根下破，鶴頂珠從印堂破。

《七十四種疔瘡圖說・挑疔決法》 天門疔從口門決，又大拳骨穴決。太陽疔從耳門決，又肩井穴決。印堂疔從大拳穴決，肩中疔從井肩決，又龍舌尖決。眼胞上下疔從足中指尖決，又足委中穴決。眉疔從大拳骨下決，又曲池下決。吊角疔從耳門決。面巖疔從手掌嘴頭決。顴疔從手掌嘴頭決。反唇疔從印堂決，又地閣決。下反唇疔從耳門決，七日外者不治。地閣疔從中指尖決。項疔在上者，覆掌虎口決，在下者，仰掌虎口決。偏斗口疔從尾骶骨下八字決。女斗口疔從腰眼上第三節骨穴決。外胸疔從勞食窩決。飯鑒疔從燕窩梁骨上決。鶴頂珠從大拳骨穴決，又足後跟決。羊毛疔初起，身

發寒熱，紅點如疹，其色淡紅者爲嫩，紫黑者爲老，上身宜挑敷，次用雄黃末二錢，青布包而扎之，醋熱燒酒於身前後擦之，拔出疔根，忌茶水一日，再視輕重而復擦之。

《七十四種疔瘡圖說・附方》 凡疔瘡不破，則毒入腸胃，以致不救，惟蟬衣爲末，用蜜調敷，凡疔皆效，或用拔疔散治之。

麵粉、麝香、人耳膜各一分，共爲細末，葱涎調膏，連紙貼於患處，則疔根拔盡而無留矣。

凡疔瘡發於頭面者，切不可敷寒涼之藥，恐熱毒藥戾之氣偪入於喉，不能生矣。

又拔疔散：硇砂、硃砂、白礬、食鹽。用錢銚刀燒紅，白礬、食鹽各等分，環攪日午時研爲細末，摻之。

黃連解毒湯：治疔瘡毒入心，內熱口乾，煩悶恍惚，脈洪實者。

黃連、黃芩、黃柏、牛膀子、生甘草，各等分，燈草引水煎服。

金匱黃連解毒湯：治發熱口渴，便秘，脈沉實者，邪在裏也，宜服之。此湯再加生大黃二錢、葱白五枚以瀉之，黃連、黃芩、黃柏、山梔仁、連翹各六錢，水煎服。

歌曰：黃連解毒黃芩柏，山梔甘草蒡連翹，內熱口乾煩躁甚，燈心作引服之消。

疔瘡復生湯：治疔瘡發於頭面，日漸浮腫，毒氣內攻，煩躁欲死者。

金銀花、山梔仁、連翹、牛旁子、天花粉、木通、地骨皮、牡蠣粉、生大黃、皂角刺、乳香、末藥各八分，水酒各一鍾，煎至半鍾，食遠溫服，如不飲酒者，水煎，臨服入酒一杯。如脈實便秘，加朴硝以利之。

歌曰：疔毒復生銀山梔，翹旁花粉通骨皮，牡蠣大黃皂角刺，乳香末藥共相隨。

化疔內消散，治疔瘡初起，或已針已灸之後，服之能令內消。

金銀花、天花粉、草何車、白芨、半夏、貝母、知母、甘草、穿山甲、皂角刺、乳香、末藥等分，水酒半煎，於食前服，瘡生下者，食後服之。

歌曰：化疔內消銀天花，白芨半夏甘草車，貝母知母並甲刺，乳香末藥猶當加。

解毒大青湯：治疔瘡，誤食毒物，偪毒入裏，致生煩躁，言語錯亂者。大青葉、石膏炒、山梔仁、元參、桔梗、麥門冬、知母、升麻、木通、人中黃、淡竹葉、燈草作引，食遠服，便秘加大黃，悶亂加燒人屎。

歌曰：解毒大青石羔梔，元參桔梗麥冬知，升麻木通人黃入，竹葉燈心引自宜。

七星劍：治十三種疔初起，憎寒壯熱，惡心吐嘔，肢體麻木，痛癢非常，心煩作躁，甚者昏瞶，急宜服此。

麻黃、草河車、蒼耳頭、希薟草、紫花地丁、野菊花、半枝連，用好酒一斤，煎至一碗，去渣熱服，蓋被汗出爲度，冬月無鮮草，宜預採陰乾，臨時需用。

歌曰：疔毒最怕七星劍，麻黃河車蒼耳頭，半枝地丁並野菊花，酒煎一服自無憂。

消疔簡便方：治疔瘡，及諸惡毒，初起未成膿者，服之即效。

白礬二錢，葱白七莖，右二味同搗爛，分作七塊，每塊用熱酒一杯送下，服畢以厚被覆之，再飲葱白湯一杯，以助藥力，少頃汗出如淋，從容去其覆被，其病若脫，此雖味澀難服，但其效甚速，倘有發於倉猝不及治者，服此方，可保無虞。

祖傳經驗秘方：治食災牛馬肉，致成疔瘡，欲死者，用柏樹葉一大把，搗糊攪汁，取一二碗，頻頻服之，以得大瀉，則毒氣出盡而愈矣。如冬月無葉，取嫩根研水服之亦效，因其亦能下利而出毒也。

又經驗方：治諸般惡瘡，用經霜芭蕉葉爲末，香油調敷，先以忍冬藤、葱、椒、蒼耳草煎湯，洗瘡令淨，將紙挹敷乾藥，外以油紙掩之。

疔瘡敷藥方：

用夏蠶矢，每錢加黃連三分，冰片少許，共爲細末，用蜜調敷。

又敷藥方：

用白殭蠶、蟬衣二味等分爲末，香油調敷。

凡疔瘡有風筋起者，用米醋溫熱擦之，風筋爲妙，切忌動刀。

《外科方外奇方・疔瘡部》 立馬回疔丹：金腳信五分，蟾酥、血竭、辰砂、沒藥各五分，輕粉、冰片、麝香各二分半，共爲極細末，用草烏頭煎汁和勻作細條。能治一切疔瘡、疔毒、走黃險症。

又方：去血竭、沒藥、冰片，加硼砂、白丁香、蜈蚣、乳香末、雄黃末。拔疔毒方：硇砂、白礬、硃砂、食鹽各三錢，擇丁日午時，先將礬鹽二味

放鐵銹刀頭上煅乾，共研極細，罐貯聽用。

散疔丸：蟾酥、明礬各三錢，殭蠶、辰砂各一錢半，牛黃、冰片各一錢，麝香七分，共爲極細末，用煉白黃占滾化，稍冷定入前藥末，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七分，葱頭白酒送下，取微汗爲度。

拔疔丹：蜣螂一個去頭翅，硃砂五分，白信五分，共搗爲丸如椒子大，先以三稜針刺瘡約深幾許，將此丸納入，以頂針捺下，須臾大痛，皆變黃水而出，然後以野菊花不拘根葉搗汁一盞，和酒服之，連進三服，盡醉爲度，再以人中黃爲丸，日日服用，好酒送下，全愈。

疔瘡走黃丸：雄黃、生軍、巴豆肉去心皮各等分，共搗如泥，飛麪陳醋煮糊爲丸如鳳仙子大，重者每服二十三丸，輕者每服二十一丸，放舌上熱水服送下，服後打噎爲愈，如瀉更妙，三五次後，米湯水下，止之。如不省人事，以二十三丸水化灌之。此方去雄黃，川鬱金少許，治纏喉急痺並濕痰流注、楊梅初起。

疔毒秘丸：人指甲不拘多少炒黃研細，麝香一分，便壺底一匙，共研勻和丸如米大。

又方：加耳垢、齒垢、腳爪更妙。

保生錠子：巴豆肉四十九粒連殼文武火炒研，硼砂二錢，輕粉半大匣，金頂砒二錢，雄黃二錢，麝香一錢，共爲極細末，用黃占五錢鎔開，將藥和成錠子，冷水浸少時取出，旋丸捏作餅子如錢眼大，將瘡頭撥開，安一餅於頂上，膏蓋。能治疔瘡、背疽、癟癧、一切惡瘡。

回疔散：土蜂窠帶子二兩，蛇蛻一條，泥固火煅存性，研極細末，能治走黃危症，白湯送服二錢，或酒送亦可，少刻大痛，痛則許救，毒化黃水，痛止令活。

五香散：丁香四分，木香、乳香、沉香各四分，麝香五釐，腰黃六分，共研好醋調，須於端午日午時合之，或天德吉日亦可，用針挑破瘡頭，將醋一點用藥少許安膏藥上貼之。能治疔瘡，赤黃危急，二三日即愈。

人龍散：蛔蟲燥一錢，如無，用五穀蟲代，白礬三分，蟾酥三分火酒化，共調勻搽之。治翻唇疔毒，少刻疔破，流毒水即愈。

拔疔散：硇砂、白丁香、輕粉、蜈蚣各一錢，全蠍、麝香各二錢，金頂砒六分，共爲極細末，取蟾酥一錢火酒化，同搗和丸如芥子大帶長，以便插入疔孔。

又方：麝香、血竭、乳香、沒藥、靈磁石、冰片、蒼耳子蟲瓦上炙淨油，各等分研細末貼。

急治疔瘡神效方：乳香、沒藥各六分，赤芍二錢，元參一錢，冰片、麝香各六分，龍虎鬥五錢，即青小蛇與壁虎鬥死者，如無，以斑貓六錢，糯米同炒黃，去米研，全蠍六個去頭足，立馬回疔丹代之，共研極細末，收貯勿泄氣。臨用摻膏藥上貼之，自能穿破候，擠出血根即愈，真神方也。

《治疔大全・總論治法》 疔者堅硬有腳，其狀若釘，故名曰疔。若散腫無腳，則曰毒，有如瘡生指尖，按之其痛在骨，有硬塊如腳者，謂蛇頭疔。若散腫無腳，則謂天蛇毒，此即疔與毒之分也，其證皆由五臟蘊毒而發。疔生於骨，根深毒重，每見失治之疔，日久膠結，致成硬腳，骨已爛出，貼於骨上，搖之不動，久不收斂，骨節脫落。若毒則自肌肉發出，其證較輕，治法則一。緩治亦防走黃。人受四時不正之氣，或恣食煎炙厚味，或誤食中瘟禽畜，及湯罐中霉爛米糝，則生疔。若早治則十證十全，稍遲已不過五六，失治則十壞八九矣。唇面之疔，及紅絲疔，最易走黃。治能合法，一晝夜即可消散，他處亦然，蓋來甚速者，去亦捷也。初發時，先令患者將頂上紅髮拔去，以洩毒，最好用蜘蛛拔毒法詳下。若蜘蛛一時難覓，可用小尖刀刺患處，擠出惡血，見新血爲止，上蓋消疔毒膏詳下，或稍加黑虎丹詳下。背上有紅點，將針挑破，擠去紫血。疔發於五臟，上身之疔，背上俱有紅點，挑破以洩其毒，若脈浮數而寒熱拘急者宜散，先服蟾酥丸詳下五丸，再服紺珠丹詳下，俱以葱湯送下，灌至出汗爲度，若脈沉實，而便閉口渴者，先服蟾酥丸，繼服貴金丸詳下，重者服拔疔毒丸以下之服法詳下，毒即散矣。生於手足骨節間者稍輕，生於頭項胸背者較重。方書云：手指患疔，皮肉太薄，不宜早開，恐窩肉翻出增痛，此說太拘，初發時，不妨用刀輕刺，慢慢擠盡惡血，刺法擠法俱在乎手法，上蓋消疔毒膏，內有松香，內肉不致突出。凡疔如四圍腫痛，用鮮地丁草，或菊花梗根葉擣汁塗之，或用溏雞糞，或用烏龍膏解毒散俱詳下外敷俱可，潰後硬而有腳，須用蟾酥丸，或拔疔散詳下放孔內，外蓋膏藥，拔去疔腳，拔去後如痛，恐有蟾酥毒，須用葱湯洗。不但容易收口，亦不致再發。無腳者，不必用蟾酥丸。即用八將丹詳下提毒，毒盡肌生。斷不可早用生肌散詳下，恐毒未盡反覆故也。陳實功云：疔瘡先刺血，內毒宜汗泄，禁灸不禁針，怕綿不怕鐵。綿者

毒陷也，鐵者入針肉堅硬也。又相傳口訣云：治疔須明白，見證先一畫，除去刀臁疔，刀臁疔忌用刀針，餘不忌。此法不可易。言雖俚俗，實治疔之良訣也。若疔腫而不刺，其毒最易入腹，刺後能將膿血擠清，有轉重就輕，回生起死之效。倘刺之如瓜瓤，軟而不知痛，流淡血水者，百無一生。或謂疔證屬火，不可灸，其說亦不盡然。若紅絲疔，不灸疔頭，而灸其所至之處，不可灸者，惟頭項之疔與指疔，火疔及火日耳，紅絲疔走毒甚速，不可拘火日不灸之說。蓋頭項係肝膽腎三經部位，且頭爲衆陽之首，疔乃火毒結成，再加艾灸逼毒內攻，勢必走黃。手指之皮薄，灸則增痛，《永樂大典》濟生方載疔腫則灸掌後橫紋五枚七壯，男左女右，其腫即消。有失治而致走黃者，刺患所，擠盡惡血，即隨走黃處，按經細尋，有芒刺直竪，即是疔苗，急用針刺出惡血，即於刺處，用艾灸三壯，以洩毒。疔之於灸未可盡廢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李東垣爲元好問灸腦疽，立愈，余門下士夏某，見余治外證，常用灸法，伊家有人患鼻疔甚重，爲灸至數十壯而愈，余問之駭然，蓋一則精於醫理，反經合權而取效，一則昧於治法，情急妄施而幸效，二者俱不可從。

徐靈胎批《外科正宗》云：疔之不可犯鐵者甚多，其說不知何本，按疔之不可刺者，惟刀臁疔及暗疔，若刀針不用鐵，而用金銀，則鈍軟不適用，金銀生者軟硬可用，余間用之，然不如鐵之合用也。余聽鼓杭垣，有許豫生觀察之僕，患鎖口疔，面色灰白，腫硬及腮，證極重險，余爲治之，僕聞他醫云疔毒忌鐵，犯則難治，以斯言告余，聞之不禁啞然，因與之內外並治，未旬日已收功矣。余治疔不下數千，俱用刺法，未嘗一失，其或患者畏刺，苦勸不從，則變端立至，輕則轉重，重則走黃，誌此爲不知刺法者告。

一論形色　若初起瘡頂，泡色小白，二日大白，三四日轉紫色，疔頭潰膿，形若蜂窩，飲食如常，疔外生小瘡，四圍赤腫，手足溫者順。若初起似疔非疔，漸即色灰頂陷如魚膘，如蠶斑，先青後黑，軟陷無膿，神昏囈語，心煩舌乾，睛凝邪視，驚悸喘急，膿清臭穢，形瘦慘黑，腹痛囊縮，嘔呃氣粗，無脈，飲食不進，時流血水，四肢俱冷，此惡險之證也。

一論禁忌　若月內不犯房事，則瘡口平坦無餒肉。最忌飲酒、食肉、房勞、夢遺，犯必走黃。又忌雞魚、海味、生冷異香諸品，及怒氣勞碌，犯必加重。凡疔由火毒而成，服藥最忌辛熱助火，則毒更甚，且始終忌用升藥，用之毒與藥結成硬塊，固結不散，潰後斷不可早用生肌散，恐毒未除，反延爛耳。

一論用藥次序　初起服蟾酥丸，或狗寶丸、紺珠丹，以發其汗。倘毒勢不盡，仍憎寒惡熱，服五味消毒飲。如發熱、口渴、便閉，脈沉實者，邪在裏也，服加味解毒湯，加生大黃五錢，葱頭五箇，輕者服化疔內消散。若將走黃，急服疔毒復生湯。已走黃，心煩昏憒者，服七星劍。若手足厥冷，六脈暴絕者，係毒氣閉塞，元氣不通，先服蟾酥丸，隨服木香流氣飲。若誤灸疔頭，煩躁譫語者，乃逼毒內攻也，宜服解毒大青湯。若潰後餘毒未盡，五心煩躁者，宜服人參清神湯。若針後出膿時，氣虛驚悸者，宜服內托安神散。若攻利太過，而致發渴，六脈虛大者，宜服補中益氣湯。若發汗不止，熱不退，瘡不疼，便不利者，此屬裏虛，宜服八珍湯，加黃芪、麥冬。

凡疔收功後，不宜早補，即見虛象，亦只可平補，而不可溫補。

一論用藥輕重　上焦風熱之證，用藥宜輕，重則恐其犯及中下二焦，惟疔則不然，頭面之疔，最易走黃，古諺云：面無好疔，其毒極猛。藥非重用不可，若菊花、地丁二飲，爲治疔要方，各用四兩，另加生甘草四錢，如二飲合用，至多減半，金銀花亦要藥，味清力薄，重用方效，菊花地丁，俱和平之品，金銀花雖散熱解毒，而能滋陰補虛。仲景立方，重用甘草者甚多，且有以甘草爲君者，時手用甘草，不過三四分，不知始於何人，外證用藥，本重於內證，而疔則其來甚速，非濃煎大劑，日夜當茶飲之，不能解其毒也，至若黃連、黃蘗等大苦寒之藥，疔雖火證，不宜重用也。

《治疔大全・頭面後項手指生疔便捷治法》　疔之須刺，已於上詳言之矣，茲將督脈處，及手指生疔，另有便捷刺法，再行聲明，俾治者更易也。按督脈起於長強穴尾骶骨端，終於斷交穴上唇門牙正中齒根，百勞穴爲脊盡上行要路，又名大椎，脊骨第一椎上陷中，與肩齊。如證生於督脈經行之地，若後項之正對口，頭項下之天庭從鼻直上入髮際五分，眉心中之印堂，鼻柱下之人中一名水溝等處，最好刺百勞穴以洩毒，生頭面者俱可刺。如患對口，項強不能轉側，刺後片時，即能活動，再刺委中穴詳下，毒必解而轉輕，刺法用三稜針輕刺，擠出紫血來經之穴其色故紫，隨以麻油、食鹽擦穴上，俾毒可透洩，刺不可深，《內經》所謂刺皮無傷肉也。若指疔，則無論何指，須刺第三節指根近掌處，俾毒不致竄入旁指，及手心手背，即本指之毒亦可洩，此一定理也。朱子云：凡物莫不有理，醫能明理，方可言醫，余以此法治疔，亦於理中求之，故無不效，若頭面之證，火毒盛而腫者，可用生大黃、生南星片，稍煎搗爛作餅，貼兩足心

一周時，患處四圍，塗牛膝湯，或煎藥中用牛膝，使火毒下行治火眼亦極效，古人所謂病在上，而求諸下也。

委中穴　刺之不獨疔瘡有效，即如癰疽、發背，紅腫疼痛，及腳膝風濕，即拄杖跛足者，針之亦效，若中風痰厥，牙關緊閉，不省人事者，針之立醒，其穴在膕中央，約紋動脈陷中，令患者雙手著壁立，雙腳挺直，用三稜針，將紙紮尖，頭露半粒米許，針時以中指抵住針頭，看委中穴有細青紫脈，皆是濕毒惡血，照準青紫脈上刺之，任出黑血，至淡黃色爲止，將紙輕按片時，用膏藥貼之，三四日不可洗浴，外證可照此治。若風濕跛足等證，於放血後，令人將圓棍，於手足腰背腿上推之，病即漸愈，針穴不宜出血，惟委中、少商兩穴，必須出血，且挑疔來經之穴，與平常針灸不同，總宜擠出惡血爲是。方書云：冬月閉藏，宜少針刺，如唇疔、紅絲疔等證，轉瞬即變，不能避冬月也，最好用細磁器碎片，取其鋒尖一塊，用箸一根，將頭劈開，夾縛磁鋒，以二指輕捺箸稍，將磁鋒對患處懸寸許，再用細鐵條一根，頻擊箸根，令毒遇刺皆出，如不消再行砭之。

《治疔大全・疔與癰疽治法異同》　疔與癰雖同屬陽證，而癰之初起即痛，纔則瘀腫無頭，膿熟方可開刀，異於疔之初發宜刺也。疽初起有一粒椒亦可輕刺擠去惡血，或癢或痛，初發時另有刮毒一法，最爲捷效詳鼻疔，與疔之有用刮法者相同，疔之用藥與癰近，與疽稍異，且疽則屬陰者居多，其用藥與疔則更異。若論刺法，則尤大不同，癰之腫高，而患在肌肉者，刺二三分，疽之平腫附骨者，須深刺，若疔則宜淺而不宜深。疔與疽俱發於五臟，難治，熱蘊五臟銳毒爲疽，五臟主裏，氣生經絡而沉。癰則起於六腑六腑主表氣生經絡而浮於皮膚，故易治也。

再黃蓍爲癰疽聖藥，惟疔之初起，則不宜用，故此書所載黃蠟亭醫案，俱用在已潰之後，不可不知。

《治疔大全・釘腦疔》　生於太陽穴及眼角邊，此疔極重，九死一生。太陽穴忌刺，如欲洩毒，又非刺不可，可用兩指，將患處之肉提起，以三稜針輕輕橫刺，擠出膿血，再挑百勞穴，自一節挑至七節百勞詳上便捷治法，揩面薙髮，須留心不可見水，如水流入，必致面目俱腫，證益加重，外敷消疔毒膏，內服蟾酥，或狗寶丸，寒熱則用紺珠丹散之，便閉則用貴金丸下之，再服清火解毒大劑，或可轉重爲輕。

《治疔大全・印堂疔》　生於兩眉中心印堂穴，起有小泡，頭黑不痛，麻癢難忍，根腳堅硬，寒熱交作，一名眉心疔，又有初起色赤，浮腫煩痛，甚至高突如龍眼，煩躁口渴，坐臥不安者，宜急下之，俱係心肺二經火毒。若色黯根平，硬腫疼痛者，此名印堂疽，須按陰陽虛實治之，是處乃督脈經行之路，無一輕證，宜刺人中百勞以洩毒。穴詳便捷治法。

《治疔大全・鼻疔》　生於鼻孔中，腫塞脹痛，引及腦門，甚則唇腮俱腫，此由肺經火毒，宜服蟾酥丸治之，再用蟾酥丸研末，放入鼻竅，若鼻外腫硬，即用雛宮錠子塗之，或荔枝肉，及爛黃雞糞同搗塗之。

初起即當速治，遲則毒氣內攻，神昏嘔噦，鼻腫如瓶者，逆。另有刮法，用刀挑去瘡蓋，將刀尖於患處輕刮，微癢則毒水惡血漸來，須耐心細刮數十次，毒水清後，用前藥外治更效。

《治疔大全・迎香疔》　生於鼻觀下迎香穴鼻孔旁開五分，係手陽明風熱，初生小泡，麻癢微痛，一二日後，結核板硬，腫連腮唇，惡寒身熱，最易走黃，急用針刺，先擠出如膿之毒水一滴，再將紫血擠盡，遲則毒水散開，則大腫而毒散矣。照治唇疔之法治之，內服加減升葛湯，若迎香毒，則係陽明痰火蘊結，宜服蘇梗、花粉、橘紅、川貝母、連翹、銀花、薄荷、甘草、鮮蘆根之類。

《治疔大全・耳疔》　證生耳竅暗藏處，有由腎經火毒而成者，亦有飲丹石熱藥積毒而成者，色黑根深，形如椒目，發時痛如錐刺，牽引腮腦，破流血水，人多作耳痛治之，不知乃耳疔也。速服蟾酥丸發汗，再化蟾酥丸濃汁滴耳內，服敗毒散。火盛者，用黃連解毒湯疏解，不久即瘥。耳中如流膿水，將新棉攪乾，用枯礬一錢、頭髮炙灰一錢，胭脂棉用濕布潮透，瓦上炙存性一錢，共爲末，以新棉捲稻柴心上醮藥末捲入，加冰麝各三釐，更妙。再用荔枝煅爲末，麻油調敷耳外，內外並治，取效更速。

《治疔大全・顴疔》　生顴骨之間，屬陽明胃經，不論左右，初如粟米，黃色小泡，旋如赤豆，或起疙瘩，或色白而頂凹，堅硬似釘，麻癢疼痛，寒熱交作，多因過食炙煿藥酒，以致胃經積火蘊毒而生。此證極重極險，初宜用刺法，內服蟾酥丸，大便結，則服拔疔毒丸，火盛紅腫，服黃連解毒湯，若乾陷無膿，面目種亮，身體發熱，此乃正虛邪實，毒氣內攻，不能治矣。又泡色先紫後黑，麻木不知痛癢，四圍腫散，此腎經之毒已深，亦不可治。經云：心病則顴赤，宜降心火，腎病則顴與顏黑，宜滋腎水，是顴之證，不可專委於陽明

也。附邑名醫黃樂亭方案：

疔生顴右，色紫板硬，面目浮腫，連及頸項，毒散如此，勢在莫挽，但坐視不援，究非仁者之心，況爲予者，心甚懇切，焉有不用方之理，所慮方味不合時宜，無恐則投，有疑勿服。

川芎二錢　當歸二兩　黃芪一兩五錢　金銀花二兩　鬱金一錢　乳香一錢　生礬三錢　鮮菊葉打汁一杯沖服

右藥濃煎兩碗。日夕飲之，凡兩日盡兩劑。

復診瘡口流血，膿少，乃是氣弱，肝脾失統，失藏，擬用疔毒清神湯加減，托毒外出，血去則愈。

川芎二錢　當歸二兩　黃芪二兩　甘草二錢　乳香一錢　金銀花二兩半　西洋參五錢　荊芥炭一錢　丹皮一錢五分炒　砂仁八分　連翹二錢　紅花四分　天花粉三錢　木香六分　焦穀芽五錢　皂角刺三錢　地丁五錢　鮮荷葉打汁一杯沖服

復診原方減當歸四錢者，爲昨日得解，恐其便溏毒陷也，加洋參三錢者，益其氣也，加穀芽五錢者，醒其胃健其脾也，加紅花一分者，活其血，血活則歸經也。

此方連服五劑，諸恙輕減，以後漸減分兩，又服二十餘劑收功。

《治疔大全・腮疔》 初起如粟，二三日間，面鼻赤腫，甚則咽喉、頸項皆腫，此係陽明火毒，並用後方加減服之，便結毒盛者，服貴金丸，不泄服拔疔毒丸。

附邑名醫黃樂亭方案：

腮疔走黃，十分險惡，用藥以冀百中之一。

紫地丁五錢　蒲公英五錢　當歸尾二錢　大貝母三錢　天花粉三錢　知母二錢五分　皂角刺三錢　穿山甲三錢炙　金銀花二兩　甘菊花八錢　白芷一錢　甘草節三錢　草河車一錢　乳香一錢

服三劑大效。

《治疔大全・龍泉疔、虎鬚疔》 生於上唇人中一名水溝穴，爲龍泉，乃腎脈經行之地，一名閉口疔，重則飲食不進故也，人中之旁爲虎鬚，係陽明絡經行之處。其輕者因風熱而結，初狀若蚊咬，而根盤已經堅腫，惡寒身熱，次日頭破如椒一粒，照唇疔各方治之。火盛者用黃連解毒湯，其重者或因七情內傷，或因膏粱厚味，醇酒炙煿，五臟蘊熱，毒邪結聚而發。經曰膏粱味發疔，此之謂也。初起形如粟粒，或如水泡，按之根深，如釘著骨，痛不可忍，根盤蔓腫不透，面目浮腫，或堅腫瘀紅，惡寒身熱，惡心嘔吐，肢體拘急，三四日後，或口噤如痙，神識模糊，甚至不省人事，牙關緊閉，此係火毒陷入心包，即名走黃，不善治者，十難救一。急用拔疔毒丸，研末，扶起灌下，泄數次即醒。若有紅絲，照後紅絲疔治法治之，或有生機，如餘毒入絡，遍發流注，治與陽證流注同。

《治疔大全・反唇疔、鎖口疔、承漿疔》 反唇疔發唇裏稜，生於上下嘴唇，上唇屬脾，下唇屬胃，係脾胃心經火毒結成。鎖口疔生於嘴角，係心脾二經所屬。承漿疔生於唇稜下陷中，係任脈所經之處。三證初起，形如米粟，旋即繃硬，其色或赤或白，或紫黑色，或不痛，或麻癢，其形甚微，其毒極深，其行甚速，不日即四圍腫大，三四日即不救，蓋疔愈小而毒愈橫也。反唇甚則令唇外翻，鎖口甚則口不能開，承漿甚則飲食不進，腫連下頤，俱屬迅速之證，須當速治，遲則毒氣內攻，令人昏憒，惡心，即刻走黃，治法俱按疔門，急刺患處，擠盡惡血，禁用灸法，唇上各疔，宜刺委中穴詳便捷治法，如不熟用針，喚薙髮匠熟於挑瘊者刺之，再以蛔蟲洗淨加冰片搗爛敷之，即刻瘡口流出毒水，腫消痛止，如無蛔蟲，用五穀蟲一錢，瓦上焙乾，白礬三分，蟾酥三分，燒酒鎔化，敷唇上，流出毒水即愈。如疼痛，身發大寒大熱，頭面紅腫，牙關緊閉，勢甚險惡，可用

元參三錢　生大黃四錢　黃芩二錢　牛蒡子二錢　角刺尖二錢　白芷二錢　金銀花三錢　木通三錢　麥冬三錢，去心　當歸三錢　全蠍尾八分，酒洗　麻仁四錢

水煎服，藥後腹如撐動大瀉，嘴唇流出惡水，漸即紅消腫退。如不泄，急服拔疔毒丸，無不泄矣，泄後，常服緩唇湯。詳下

《治疔大全・牙疔》 此由胃經火毒，或太陽經濕熱所致，生於牙縫兩旁，腫起初如粟粒，後如豆大，痛連腮頂，若麻癢，破流血水，疼痛異常者，即疔也，用披針尖挑破，見血爲止，即搽青果散，再以蟾酥丸噙化徐嚥，若煩燥口渴，宜服黃連解毒湯，若失治，毒竄兩腮，潰爛不堪者，逆。頭黑者名黑疔，則屬腎，治法同。

《治疔大全・穿牙疔》 先二日牙痛，發寒熱，牙根上起紫塊，痛不可忍

者，是用針挑破，擠出紫血，外擦青果散，內服涼血解毒降火之品。若穿牙毒，初起未破爲疳，已破爲毒，色紅者可治，色青者不治。又有黑而腐臭者，無論疳與毒，至此則俱云不治，然亦有可生者，浮皮一層，用箸裹綿，輕輕捲去，內有紅肉，尚可吹藥救療，不可少緩，緩則直爛到底，不能治矣，如箸攪不起，以鵝翎攪之。方用：

薄荷三分　兒茶六分　黃柏一釐製　龍骨二釐　珍珠五釐　梅片三釐　甘草五釐　白芷二釐半如腫痛用三四釐

共爲細末，吹之，兼能長肉，若初腫而熱甚者，多加薄荷，若不甚腫熱及病久，則以長肉爲主，多用兒茶、龍骨、珍珠。若疳與毒重者，加牛黃、焙珍珠，無不奏效。又牙疳牙毒效方：

牛黃三分　人中白　珍珠各二分半　銅綠　兒茶　輕粉　青黛各二分　麝香　梅片各一分半

共研細末，先用綿蘸米泔水，於患處擦盡腐肉，見血爲止，以藥末搽上硬處，以雞蛋清調，宜日換十餘次，再用生半夏、生大黃各等分爲末，陳醋熬稠，敷兩足心，紙糊紮好，待乾，脫落再敷，內服白馬乳，其愈更速。

《治疔大全・舌疔》　心脾火毒，舌生紫泡，其形如豆，堅硬寒熱，疼痛應心，初起宜用蟾酥丸含舌上，隨化隨嚥，或再服三丸以解內毒，甚者用刀刺破，服黃連解毒湯，兼搽青果散，用元硃丹亦可。

《治疔大全・喉疔》　喉疔急症也，生喉間，形如靴釘，尖且長，色紫堅硬，初起麻癢，旋即大痛，用鮮菊梗葉四兩煎服，或野菊花根葉煎湯亦可，外貼異功散一周時，起泡用針挑破，擠盡惡水，內吹青果散，或元硃丹，脈洪便結者下之，再用吳茱萸爲末，醋調敷兩足心，或服除瘟化毒散，或服加味荊防敗毒散俱可。

喉如兩邊俱痛，刺兩大指少商穴，如痛一邊，即刺一邊，須擠出惡血，再刺合谷穴，針須少停，方可拔出，痛即大減，另再用鮮土牛膝打汁，用鵝毛蘸汁，刷入喉內，或土牛膝汁曬乾研末，收固吹之，或用皂角僵蠶爲末，頻吹，以吐出風痰爲度，一切風熱喉證皆可治。喉症頂心，發紅紫點，宜急挑破，用生薑桐油擦至皮白而止，無點者以兩手捏頂，如提痧法，久則皮即擦起，血影顯出，用針挑出血，仍以生薑桐油擦至皮白，又用大蒜頭一箇，同食鹽打爛，敷虎口穴，男左女右，良久起泡，以針挑破，擠盡毒水即愈，凡喉症俱可用此法。少商穴在大指端內側，去爪甲角一韭葉許，用三稜針刺出惡血，此穴能泄諸臟之熱，但不宜灸，如喉風、喉痺、顙額顙音容，大頭也、懸癰、單乳蛾等證，刺之立驗。

《治疔大全・螞蝗疔》　生於上脣，如薤葉，形色白，痛而不腫，身發寒熱，宜速刺之，吹元硃丹，有表發表，無表則解毒瀉火。

《治疔大全・開花疔》　此證因怒氣傷心腎所致，不開花者易治，開花而色黑者不治，心腎之氣已絕故也。如不開花，用細辛、半夏、南星、牙皂各等分爲細末，以少許放患處，用刀針即不知痛，此即喉科麻藥。放藥後用刀刮去下絡，外擦青果散，稍加麝香，或用元硃丹，內服桔梗湯，證極重險，百無一二，恐與別證相混，故繪以表之。

《治疔大全・松子疔》　證生於關內小舌左右，亦有生一邊者，左屬心，右屬肺，初發形如粟，色紅或帶紫，兩寸關俱緊，背寒身熱，此風火鬱積也，斷不可用刀，宜用皂角末去風痰法詳喉疔。外貼異功散，內吹元硃丹，再用治喉六味湯詳下加蘇葉、赤芍、羌活、連翹、穿山甲、草荷車各一錢。開水泡藥，蒸服一劑，喉證屬火，水劑宜蒸不宜煎，煎則欠效，此喉科之秘訣也。去羌活，蘇葉，加乳香三分，玉樞丹一錢研沖，治一切喉毒。數劑即愈。若失治則轉紅爲黃，逐時脹腫，起魚鱗而向上，鱗如向下起白點爲魚鱗風，治法同。漸大如綠豆，如連子，愈大愈重，未成鱗者易治，已成鱗者難治飲食到喉即嘔也，重者去風痰因虛而發者不可去，服治喉紫地湯詳下，按張氏喉科，言此證易治，不知初起則易，若大如松子，其色帶黃而起鱗，則棘手矣，有由內傷斂嗽而發者，萬不能治，證極危險，不可忽視也。

《治疔大全・正對口》　生天柱骨間，初起癢而不痛，有一小吻，頂上一小點如麻子，或紅或黑者，是疔也。初發先癢後痛爲疔，又癢又痛爲疽，痛者爲癰。急刺百勞、委中二穴詳上便捷治法，再用茄蒂，不拘多寡，白茄蒂更佳，須預先陰乾收貯。將大銅盤內，放火炭上，鋪茄蒂，罩以燈籠殼翦去下底，令病人仰臥床沿，另放一椅，將頭擱住，露出瘡口，或將瘡口之皮刮破，以燈籠殼之上口，緊對瘡口煙熏，良久瘡口自開，有一條血綫流下盤中，不可移動，斷則不能續，必俟紅絲流盡，則毒散矣。內服加味三星湯，外用消疔毒膏，上加黑虎丹貼之，四圍腫處，用塘雞糞，加荔枝核末調敷。疔、癰、疽治法同。若茄蒂一時難覓，另有刮毒法，初起時，用小刀將白小泡挑破，不可深刺，擠出一點白膿，然

後輕輕細刮，帶刮帶擠，耐心將毒水擠刮淨盡，則輕者消散，重者轉輕。癰無白泡不能刮。若潰後有細筋白腐，須用鉗翦修剔乾淨，否則必致反覆，證係上焦鬱熱蘊於督脈，其發故速。倘肩背拘急，項強不能側，神昏嘔噦者，凶。對口諸證，方書言須隔蒜灸至痛而不癢，然余見灸後，有面目俱腫，煩燥不安者，徐靈胎云頭項不可灸，誠哉是言也。按正對口，來勢雖猛，其證屬陽，故易治，偏對口來勢甚緩，證多屬陰，故難治，陰與陽須分明白，誤則其害非淺。東垣云：對口，發背，眉疽等證，初起宜用海馬崩毒法解之法詳後。用生鯽魚，合陳壁土仝搗，敷毒上即愈。加頭垢數錢更效。

《治疔大全・偏對口疔》 生天柱骨側軟肉處，其地屬太陽膀胱經，太陽膀胱主司寒水，性質沉冷，起於巔頂，貫兩旁夾脊而下，故證多平塌漫腫，漫腫者肉腫瘡不腫也，難治；燄腫者瘡腫肉不腫也，易治。此係火毒蘊結五臟而發，是處又近於喉，故重險，非若正對口之由外感而發者之爲易治也。發時有小泡甚癢，治照正對口之熏法、刮法、刺百勞一節至二節穴名陶道及委中，亦可消散。詳上便捷治法。初起服加味三星湯，並服紺珠丹，以出汗。若陰虛火旺，煩渴腫痛，則服加味四妙湯，大潰則服七聖湯。疔雖陽證，此則生於陰軟之所，使非高突紅腫，始終不可服寒涼之品，若身倦沉重，體熱而面色形寒瘡黯而不甚痛，或旁生許多小瘡不可誤作護場瘡視爲輕證，是謂陰證。如癰而有此形，則陽變爲陰，不可作陽治，疔瘡亦然，疽則無論矣。有三陷變局者，不治。

三陷者，火陷、乾陷、虛陷。火陷者，氣不引血，外腐成膿，火毒反陷入營，漸至神迷，發痙發厥；乾陷者，膿未透，而營衛已傷，根盤紫滯，頭頂乾枯，神識不爽，有內閉外脫之象；虛陷者，膿腐脫而肉不生，光白板亮，脾傷食減，腹痛，寒熱便溏，形削，宛如怯損，犯者皆不治。

《治疔大全・十指疔》 此疔醫書不載，俗名十指疔者，因中指生疔，連及旁指故也。中指通連五指，如在首節之尖，漸潰漸愈者，或不旁及，若生中節，或下節，毒之甚者，無不竄入旁指。且男生左手，不但旁及，且必延及右手，女生於右手者亦然。治法：將患指末節根刺破，或已旁及，再刺所及之指根，俱須擠盡惡血，其毒自解，宜服蟾酥丸治之，外敷葱白汁，調雄黃散，內服敗毒散，膿熟開之，貼琥珀膏以下指疔俱照此。若十指疔久不收斂，必成損證，各指之經詳左。

大拇指屬手太陰肺經。食指屬手陽明大腸經。中指屬手厥陰心胞絡經。無名指屬手少陽三焦經。小指屬手心少陰心經。

《治疔大全・蛇頭疔、天蛇毒、水蛇頭疔》 二證俱生於手指頂尖，雖由手太陰肺經手心包絡經積熱所致，然俱兼脾經火毒。疔自筋骨發出，根深毒重，初起如粟，漸大如桃李，堅硬赤腫，痛極連心，其或有青黃紫白黑諸色，或麻癢不痛者，其毒更盛。天蛇毒自肌肉發出，其毒稍輕，初起悶腫無頭，色紅，痛如燎火，照上治十指疔法治之。若四五日後潰，膿有黃頭，可刺者順，如不潰，無膿，黑色過節者險。倘毒氣攻心，嘔吐不食，膨脹，牙縫出血，則危極矣。未熟不可開刀，開則皮裂肉腐，疼痛倍增。宜輕刺皮破以引藥。患久即生多骨，多骨出盡，方能收口，體弱不斂者，補之。更有膿不泄，火毒不化，腐爛其筋骨者，另有與二證相類，輕者名水蛇頭疔，頭有黃泡明亮者是，挑破擠去惡水，照治疔方治之即愈。重者名斷指疔，只生於大指，黑色無膿詳下。蛇頭疔，用小泥鰍一條搗爛敷之，效。或用雄黃七分，白芷三分，共研細末，將雄豬膽一箇，剪去蓋，傾去膽汁一半，入藥調勻，套指牢紮，一次不能全消，當再換，以愈爲度。或用生鴨蛋兩個，蜈蚣一條，焙研末，以一半入鴨蛋內攪勻，套指上，俟蛋熱，再用一半蜈蚣末入蛋再套，痛則照法再治，以消爲止。或用大蜈蚣一條爲末，紙捲作燃，點燃吹息，以煙熏指三四次亦效。天蛇毒痛不可忍，臭不可當者，用蜈蚣一條，研末，豬膽汁調塗，即愈。

《續名醫類案》載山東名醫陸宣子，言京師李公子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能動，動則血眯欲死，諸醫束手，公子乃取酒痛飲，引刀斷之，出血數斗，良久復生如初，自分死矣，有乞兒自言能治，召之，肩大蛇至，顧罵諸醫曰：公子蛇頭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絕則又出，若輩何能爲。蓋乞兒初饒於財，嘗患此破家，求醫不可得，遇一丐納大蛇於袴中穴，袴出蛇首握之，與肉管相向，蛇以氣吸之，不移時而消，蛇則紅絲百道，僵死矣。乃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竟分其產之半與乞兒云。

凡手指生疔，無論何指，刺第三節近掌處指根，初起刺之不獨疔可消散，且可免毒竄旁指，再用豬膽套指之法。若膿成脹痛，即宜針之，然針亦有法，如在手指，用繩先紮指根，如在掌背，用繩帶先紮手腕，片時，則手指掌處脹急難堪，隨用披針畫破，出膿擠盡，摻八將丹，外貼膏藥，方可去所紮繩帶。按中指通連五指，色紫黑者，毒易攻心，心受毒必致嘔吐不食，神識昏迷，證即不治，急用護心散，時時呷之，再服蟾酥丸以退其毒，甚者服拔疔毒丸，蓋

由辛熱風濕諸毒，上干心經，故發此證。

按天蛇，身扁而細如箸，其色黃赤，長三四寸，亦有長尺餘者，螫人不治必死，蛇行草中，草即有毒，觸之即患此證。《外科大成》謂蛇頭疔即天蛇毒，其說非是，此蛇夜深始出，人故罕見，又有遍身潰爛，似癩非癩，亦染此毒所致，用秦皮又名苦瀝煮汁一斗，日服十餘碗，三日可愈。

《治疔大全・蛇眼疔》 生指甲兩旁尖角間，形如豆粒，色紫，半含半露，硬如鐵釘，係火毒所發，若有黃頭突出如眼者，用針挑破。以下四疔，俱照蛇頭疔治之。

《治疔大全・蛇背疔》 生於手指甲根後指背上，兩手皆同，形如半棗，色赤胖腫。

《治疔大全・蛇腹疔 一名魚肚疔初起宜灸虎口穴》 生手指中節，反面色赤疼痛，毒易攻心，與鰍肚疔似，治亦同。虎口穴詳喉疔。

《治疔大全・蛇節疔》 生手指中節，繞指俱腫，其色或黃或紫，在指節骨者皆是。

《治疔大全・鰍肚疔》 此疔一指通腫，甚於蛇節疔，色紫，形若泥鰍，煩熱，痛連肘臂，膿熟開之，治法同上，俗以指疔輕者概名鰍肚，誤也。

《治疔大全・斷指疔》 生於大指，黑色無膿，不痛，初起如粟，其形似棗，漸開漸大，發時先患消渴者多，與蛇頭疔、天蛇毒等證輕重大相懸殊。此毒皆由於膏粱厚味，房術熱藥，火蘊臟腑，耗灼真陰所致，一旦發出，不可救藥矣，古書惟有截去患指，以洩其毒，照下脫骨疔各方治之，或可換回。

《治疔大全・僵節蛀疔》 生於手指骨節，體虛之人多患之，與他疔不同，初起不紅，不熱不痛，皮色不變，日久方痛，痛久方腐，腫仍不消，非若鰍肚疔之暴發也，其證背面通腫，形如蟬肚，與鰍肚疔相似，由手少陰痰氣凝滯而成。初發時服小金丹，再服生六君子湯，化痰去濕，外以離宮錠塗之，或用生南星醋磨敷之，腐則用八將丹，內服滋補之藥，否則腫處腐爛，膿如清水，變成虛勞不治。

《治疔大全・手丫疔》 手丫骨縫間結毒煩腫，此係脾經濕火凝結而成，除大指合谷穴，名合谷疔，餘指丫患此，即名手丫疔，又名手丫發。若手背之丫，是手三陽經受證，手掌心之丫，是手三陰經受證。初起如粟，漸大如豆，煩熱色紅，疼痛不止，膿出稍減。初時宜疏散解毒，成功後，其膿不透，須用製蠶、炙甲片、角刺之屬，待膿泄邪退，須扶胃和營以收功。

《治疔大全・虎口疔》 此證生於大指次指歧骨間，屬大腸經濕熱凝結而成。初起如粟小泡，癢熱煩痛，根深，有紅絲上攻腋內。初起將疔根挑去紅絲，當絲盡處，用針挑斷。虎口毒，用活蟹搗爛敷上。或以蟹黃蜜調塗之，亦效。愈後，戒食蟹。又方：用石灰內未燒化過之石子，和生蜜，在粗石上杵融，敷患處即愈。

《治疔大全・托盤疔》 生於手掌中心，係手厥陰少陰二經所司，心火熾盛，逼血妄行，肝風鼓舞，毒散四肢，加以憂思過度，酒色不節，遂致毒流骨髓，侵入勞宮，係心經脈絡，毒故生焉。初起堅硬有泡，色如明亮，速即挑破，治以銀花解毒湯。手心毒，一名擎珠毒，係手少陰心、手厥陰心胞絡二經，濕火之毒所結，其瘡如泡，色如血赤，外形雖小，內毒有餘，疼痛非常，日夜無間，輒有不能收功，流血至死者。治法宜大補，佐以解毒，方用：

元參二兩　金銀花二兩　生地黃二兩　當歸一兩　紫花地丁五錢　貝母二錢　甘草二錢

水煎服。

初起時，用爛黃雞屎塗之，甚效。

又穿掌毒，似托盤疔，而實輕也，用新桑葉一把，研爛，絹包合上即愈。

《治疔大全・手背疔、手槽疔》 發於液門小指無名指岐骨陷中、中渚液門下一寸二穴，屬手少陽三焦經，由風火與濕凝滯而生。初起憎寒壯熱，昏悶嘔逆，漸致手背高腫，破則爛深至骨，成膿速潰者順。發時有一小泡，癢極者爲疔，腫而痛者爲發。初時將患處刺破，擠去惡血，以雄黃散擦之，倘腫及手背，則用細針，於四圍微刺，外塗雄黃散，內服敗毒散，或羌活散，有表證用紺珠丹治之，如裏證內疏黃連湯下之，潰後元氣虛者宜補。又手槽疔，生於威靈穴手背高骨處，治法與上同。二疔之名，載於《刺疔捷法》，有刺法而治法不詳，余爲人治有效，故誌之。

《治疔大全・肉龜疔》 生腳背上，形如龜，初起癢而痛，漸則痛不可忍，一名足跗發。經云三背不宜生瘡，足背肉少皮薄，骨少筋多，又在至陰之下，所以爲險證也。須辨陰陽，陽則易治，陰則難治，或由三陰精血虧損，或由三陽濕熱下注而生。初起寒熱嘔惡，紅腫堅痛作膿者，係濕熱證屬陽，治較易。若因物擔傷，初如粟粒，漸成白泡，寒熱交作，日重一日，此由濕火熾盛，須俟

熱退後，腫始漸消。初宜刺破疔頭，去擠惡血，內服驅濕保脫湯詳下，或不刺疔頭用灸法疔頭不必刺，用銀針遍刺四圍，隔蒜艾灸疔頭亦效灸法詳下。潰後用八將丹，腳背皮肉脫，則用珍珠生肌散，兼服顧步保脫湯詳下。若色微赤，患處微腫而膿清，係精血大虧，難治。如色黑暗，不腫痛，亦不潰膿，煩熱作渴，小便淋漓，陰敗者，不治。速用桑枝外灸詳下，以行壅滯，而助陽氣，服加減補中益氣湯，以補氣壯脾，攻伐之劑，斷不可用，照此法治之，尚有得生者。按此疔，載於刺疔捷法，僅云針刺四圍，治法未備，證極重險，治之不易，余故將治效之法，詳細言之。

《治疔大全・烏茄疔》 足趾腫痛，似潰非潰，北人謂之惹肥，此係農家澆糞於土上，爲烈日曬，逼結熱毒於上層，人或跣足過其地，觸其毒氣，則足趾腫痛，用鴨毛煎湯，加皂礬洗之，即愈。

《治疔大全・冷疔》 此證生於足跟，由濕寒凝結而成，形如棗栗，紫白起泡，疼痛徹骨，漸生黑氣，腐爛孔深，時流血水氣穢，經久不斂者，宜神燈照法照之，鐵粉散敷之，兼服補劑，如不愈，用白油膏即效。初起時，用鴿糞煎湯，放腳盆內，用舊籃頭罩湯上，以患處對熱湯，足蹈籃上，外蓋舊衣，俾熱氣歸一處，冷則燒熱再熏，至不痛而止，上蓋消疔膏。

附邑名醫黃樂亭方案此係足趾疔走黃：

疔毒走黃，從足趾上及於膝，壅腫可畏，倘火毒攻衝入腹，難於挽救，茲以大劑，日夜酣飲，三日內轉輕，即有轉機，如加重，則棘手矣。

地丁一兩　銀花二兩　連翹二兩　黃柏一錢　滑石三錢　牛膝二錢　赤芩四錢　大貝母三錢　甘菊一兩　甘草一錢

日服兩劑，三日大效。

《治疔大全・脫骨疔》 此證發於手足大指，《醫宗金鑑》及各方書俱名脫疽，惟《東醫寶鑑》則爲脫骨疔，載入疔部。未發時，先煩燥作熱，類消渴證，久而始發者是也，初生黃泡一點如粟，皮色紫暗，若煮熟紅棗，久則黑氣侵漫腐爛，延開遍傳五指，攻及腳面，如湯潑火燃，臭氣穢惡，異香難解，至脛即死，此由膏粱厚味積毒所致，或因房術、澁精、丹石、熱藥，火蘊臟腑，毒積骨髓而成，方書皆云初起只有截指一法，孫真人云在指則截，在肉則割，欲其筋隨骨出，以洩其毒，殊不知此亦疔也，治法於未延散時，先用隔蒜灸法詳下，不痛者，宜明灸之，另用金銀花二斤，煎濃湯數十碗飲之，以解其毒，再用極大生甘草，研細末，和菜油調敷極厚，日易數次，切勿間斷，如以甘草嚼爛，厚敷更效，忌食發物，尤忌房事犯之無救，再用金銀花三兩，當歸二兩，生甘草一兩水煎，連服十劑，可漸愈，藥味減少不效，切忌抓擦，或兼服驅濕保脫湯、顧步保脫湯，內外並治，更妙。其或修甲受傷，及咬傷扎傷所致，亦黑漫足背，腐爛氣穢，此則較輕，又有大寒冒雪，履冰受冷，其時用熱水漸溫，可無他慮，若火烘逼寒入骨，春來證發足指，其指必脫，脫後無性命憂，然此皆形似，而實非脫骨疔也。腳爲四餘之末，毒所難至，何凶惡若此，不知毒所難至者，一日聚毒於中，更不能散。邑名醫高錦庭云：潰而紫黑，不痛不癢，久則脫去其節，故曰脫。有先渴而後患者，有先患而後渴者，皆因氣竭精枯，腎水虧涸，不能制火而成。凡遇此證，初時用隔蒜灸法，不痛即明灸，庶可少殺其毒，如用藥攻，恐患在偏僻，藥難達到，況攻劑必傷脾胃，損元氣，不如灸法之良也。若作渴者，宜滋陰降火，倘色黑而不痛，不潰膿者，不救。按此證，單生於足大指，大指屬足太陰，故難治，如生於別指，則易治矣。

《治疔大全・火焰疔》 此乃心經火毒，生於唇口，及手掌指節間，初起紅黃小泡一點，痛癢麻木，看其部位，照各疔治法，甚則寒熱交作，煩燥舌強，言語疏忽，頭暈心煩。如脈洪、便閉者，須下之，火盛者，宜瀉火，如大黃、梔子、連翹、丹皮、黃連、木香之屬。

《治疔大全・紫靨疔》 此乃肝經火毒，生於手足、骨節、腰脅，筋骨間，初起便發紫泡，起越日破流血水，三日後穿筋爛骨，疼痛楚重，則眼紅目昧，指甲純青，舌強神昏，睡語驚惕。若火盛便閉者下之，宜用黃芩、青蒿、青皮、赤芍、川芎、青黛、膽草之類。

《治疔大全・黃鼓疔》 此乃脾經火毒，生於口角、腮頰、眼泡上下、太陽等處，初起黃泡，光亮明潤，四圍紅色旋繞，發時便作麻癢，繃急強硬，須照面部諸疔治之，重則肢體木痛，嘔惡，惡寒壯熱，煩渴，若脈洪便閉者，宜下之。如生太陽穴，須將紅色繞處，輕輕橫挑去惡血以洩毒，不可深刺，與釘腦疔參看。

《治疔大全・白刃疔》 此乃肺經火毒，生鼻孔，及兩手臂膊等處，初生白泡，頂硬根突，麻癢兼痛，破流脂水，易腐易陷，若失治，至腮損咽焦，咳吐痰涎，鼻掀氣急者，不救。初起若頂現灰色，根腳綿軟，毒不結聚，此爲陷伏陰證，雖大僅如豆，亦不治，蓋不久則昏憒喘急也。鼻爲肺竅，邪氣入肺，故

發於鼻，肺位居上，手爲五臟之幹枝，故又發於兩手，及臂膊之上。毒盛者有紅絲，照紅絲疔治。生於鼻者，治同鼻疔，餘照各疔治。

附邑名醫黃樂亭方案：

疔生鼻竅，名曰白刃，唇面腫脹，連及左肋，心煩嘔惡，六脈洪大，業已走黃，勢難挽回，既遠道而來，不得不勉爲圖治，用生礬三錢，葱頭三個打和，以陳酒下之，取其澄清，無經不達，即用大劑清解，速速服之。

金銀花一兩　丹皮三錢　甘菊花一兩　連翹五錢　大貝母五錢　天花粉五錢　當歸一兩　紫地丁一兩　甘草節五錢　知母四錢　皂角刺五錢　製半夏二錢　白及三錢　穿山甲四錢　乳香一錢　鬱金一錢　鮮菊葉一兩

此方兩日共服四劑，腫消勢減，根束頂高，脈平熱退，後漸愈。

《治疔大全・黑靨疔》　此乃腎經火毒，生耳竅縫、胸腹、腰腎、偏僻軟肉處，初生黑斑紫泡，毒串皮膚，漸攻肌肉，頑硬如釘，痛徹骨髓，重至手足青紫，驚悸沉困，軟陷孔深，目精透露者，難治。生於耳者，治同耳疔，餘須滋腎水，兼清火。

五疔中，惟腎經之疔不宜下，餘疔如火盛，而生於上身者，惟有下之一法最爲妥速，下則毒去，再用清解可以無慮，否則其來甚捷，稍遲已來不及矣。

《治疔大全・羊毛疔》　初起頭痛，身發寒熱，重者一二時，輕者一二日即死，視其前心坎、後背心有紅點如疹子，先用針挑破，取出羊毛，再用明雄末三錢，青布包紮，蘸熱燒酒，於前心坎瘡上一二寸外，四圍遍擦，逐漸擦入瘡眼，其毛即奔至背心，再於背心照前遍擦，毛俱拔於布上，隨埋入土內，服菊花飲，或地丁飲，葱礬散，護心散俱效。如醫藥不及，速往十字路口，衆人行走之地，挖泥數升，冷水和丸，如雞蛋大，即在病人臍旁，及心窩內外磨擦良久，俟泥丸稍熱，開視有羊毛即是，另換泥丸，擦至無毛而止。雖已氣絕，而身未冷者，皆可治，用黑豆、蕎麥各等分，磨末爲丸，照擦更妙，擦之無羊毛者，即非此證。

《治疔大全・羊毛疔瘤》　此疔忽起一泡，其形如瘤，內有羊毛，亦名羊疔，初起頭痛，或發寒熱，即用黑豆、蕎麥各等分，研末，挑破疔頭塗擦，毛落即愈，內服菊花飲。

《名醫類案》載萬曆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遍鬻於市，忽不見，繼而都人身生泡瘤，死者甚衆，瘤中惟有羊毛，道人傳前方，治之悉愈。

《治疔大全・心經疔》　一名硃砂證，初起喉腫脈散，牙緊心痛，手足麻木，閉目不語，或則上嘔下瀉，若誤認爲喉風，則成不治。急用紅紙作捻浸油，照心窩、背心二處，如有紅點，即用針挑破，內有紅絲，趕即挑出，用雷擊散二三分，詳下吹鼻內，再秤藥末三錢，熱薑湯送下，體極弱者，加台黨參二錢，煎湯沖服，小兒一錢，重者三服即愈，忌食生冷油膩。此證傳染極易，稍遲則不救，藥宜早服，方保無事。

《治疔大全・火疔》　初起或發寒熱，或無寒熱與發斑同，須於頭髮內、耳後、耳內、眼下、舌下、肩甲窩、手足彎、腳心、腎囊、陰戶、糞門通身細看，或如蚊咬，或如眼如錢外有小疔者輕，或嘴唇四圍數疔生頭面重，或有紅絲青絲，至心即死。急將絲頭挑破眼皮上不可挑，取旱煙筒中油敷之，絲即退縮，再塗四圍，用水沖煙油服之，用滿天星方亦可，並用雞蛋清方以除根法俱詳下，不論有絲無絲皆神效諸方能通治七十二疔證。或用油燈草在絲頭燒之，絲亦退散頭面生疔切不可燒。又有用大蒜切斷，於常走處，磨下腳泥，敷疔頭四旁，絲退而愈。倘治不合法，或夢遺，或犯房事，則疔縮陷，發狂亂語，此即走黃，看有小芒刺，即是疔頭，先用煙油敷四邊，再用針挑破，擠盡惡血。見紅血爲止，仍服煙油，用蛋清方以除根。若淡紅平塌者，是虛火誤服涼藥必死，用煙油水試之，不辣者即對證辣者即不可服，或用高麗參一錢用潞黨參四錢亦可，元參三錢、北五味六分、麥冬半錢、製附子三錢、乾薑一錢，水煎服誤服涼藥神昏氣喘者亦效，陰寒虛火，必用此方，方可救命，不必以薑附太熱，遲疑自誤。如熱極無脈，用加味參麥散詳下。如眼珠突出，手足冰冷，此心火熱極，無血養手足也，仍用煙油及蛋清方最妙。有愈而復發者，根深凶險，用巴豆飯米各一粒，搗爛敷疔頭，其根自出疔大兩粒。凡一切瘧證，不可飲米湯、吃米食，犯則不救，只可吃藕粉、蕎麥粉、葛粉之類，亦不可多食。

《治疔大全・血疔》　證生肘下、兩太陽、兩眼角等處，起如紅瘡，破之有竅如針孔，流血不止，用芫花煎濃湯煮綫紮之，或用瘦豬肉貼，或用食鹽麻油塗上紮緊，內飲真麻油一大碗，菜油亦可，凡血出不止，俱可用此法，血止後，用野菊花煎濃湯常服，切忌茶湯。

《治疔大全・黑疔》　瘡毒潰爛日久，中有黑疔突出，狀若筋頭，堅痛不可拔，用紫梗香，剉如豆大，炒黑爲細末，摻於四圍患處，敷拔疔紅膏，隔日一換，疔自脫去，先用八將丹，後用玉紅膏收功。生疔時，疔腳未去，亦有此證，

與耳疔、牙疔之黑疔不同。

《治疔大全・魚眼疔》 是疔多發於足，爛孔甚多，宋嚴用和云：非神手不能治也。治法，先以針刺，如痛則瘡根已走，以榆皮刮淨如綫，以綿裹其尖，以綫牢繫之，用探疔瘡之穴，榆所不及之處，則針破引榆皮而出，再自針穴尋之，若針破處，病人痛而血出，則是活肌肉矣，即於疔瘡各針孔中，納蟾酥丸二三粒，覆以拔疔膏，四旁腫處，敷以烏龍膏，如有赤暈，敷解毒散，膿盡方可生肌。

《治疔大全・魚臍疔》 此症頭白，四面發赤，中央黑色，狀狹而長，肉下有紅綫，或潮熱，一因風毒蘊結，二因氣血凝滯，三因誤食人汗所致，用蠟豬頭骨燒枯研末，雞蛋清調敷，輕者數日即愈，或用絲瓜葉連鬚及葱韭等分，同入石缽內研爛，取汁溫酒和服，渣另敷患處，如疔在左手，敷左腋下，在右手，敷右腋下，在左腳，貼左胯，在右腳，貼右胯，在中敷心及臍，用綿縛住，俟肉下紅綫處皆白，則毒散，若潮熱，亦用此法，須令人抱住，恐其顫倒，不治。或以針刺四圍，不大痛者，亦不治。又瘡頭色黑，破流黃水，四面浮漿滋膩，用蛇脫灰存性研細，雞子清調敷，或用葱白、蜂蜜杵塗四圍，亦效。

《治疔大全・七星趕月疔　護場疔　三十六疔》 此疔與麻子疔相似，逐日漸生，攢聚四圍，形若小瘡，頂有黑點，或雜一大瘡，故名七星趕月，初起惡寒身熱，久則壯熱，如傷寒證，此疔面上最多，別處較少。方書載有人唇口患疔，接連七箇，頭腫如斗，心悶神昏，一女丐曰：此名七星趕月疔，用蛔蟲搗爛塗之，頃刻瘡口流出黃水，腫消神清，次日即愈，此與唇疔治法相同。若生於頭面者，則照頭面諸疔治。此疔之毒最盛，日生紅髮數根，須令人細尋拔盡，俾毒可稍泄，不可認作護場疔。蓋護場疔生於正疔之旁，其證極輕，照常法治之，即癒。又有三十六疔，一名滿天星疔，此疔屬腎，其毒最橫，必須早治，初起微癢，形腫如豆，四圍赤色，日生一疔，至三十六之數，雖不再生，亦不能治。此疔之形，亦與前疔相似，宜細細辨之。

《治疔大全・刀鎌疔》 形如韭葉，狹長三寸許，肉色紫黑者是。各疔俱宜刺，惟此疔不可刺，刺則不治矣。內服葱礬散，外敷溏雞糞，即愈，遲則毒氣攻心不可救。浮溫疔亦如韭葉，形長而曲，與此疔相似。

《治疔大全・紅絲疔》 初起形如小瘡，漸發紅絲，流走最速，生於手者，其紅絲至心，生於足者，紅絲至臍，生於頭面者，紅絲至喉，皆不治。若在手足兩處，可用頭髮離絲頭一二寸緊緊紮住，即從紅絲延處，當頭刺破，再逐寸挑近疔根，擠盡惡血，頭有白泡，速即挑破，擠盡惡血，先用艾火於絲頭燒之，其絲即散，不散再燒，以散爲度，再用黑魚鱗三錢炙研、百草霜三錢研細，將京墨和藥磨敷絲上，或用浮萍打爛塗之，或用煙筒內煙膏塗之，俱效。方書云紅暈與紅絲有別，紅暈狀若筋，他證毒盛者皆有之，見暈即非美證，一暈、二暈、三暈已重，四暈不治，紅絲疔亦然，余遇此證，外治後，內服貴金丸以泄其毒，絲即漸隱無迹，再服清解大劑，雖有三四暈，無不可消。毒盛者，初起惡心嘔吐，毒已攻心，速服拔疔毒丸，遲恐無救。紅絲疔有從虎口發者，宜刺商陽穴。在食指內側去爪甲角韭葉許。

《治疔大全・對疔》 生於腦門、左右兩眼角、兩太陽、兩顴、兩耳門，在印堂穴則生一個，初時不覺，誤爲熱癤，旋即身發寒熱，飲食不進，神思恍惚，其毒最重。宜服解毒大劑，並服西黃丸，生甘草須用至五錢，方能殺其勢。此疔所生之部位，除兩顴外，俱不宜深刺，須淺而帶橫。經所謂刺皮無傷肉也，惡血須耐心擠盡，俾毒可洩，餘治同。

《治疔大全・水疔》 四圍紅赤，中一黑點，堅硬如石，痛不可忍，破後惟流血水，用土牛膝俗名臭花娘草搗爛，入鹽少許，和勻敷之，用消疔毒膏敷之亦可。此證乃皮膚熱毒，外治可愈，重者稍發寒熱，服敗毒散二三劑已可。其有形如水泡者，因飲不潔宿水而生，挑破後以治疔法治之即愈。

《治疔大全・葡萄疔》 紫色光亮，頃刻纍纍如貫珠，周身皆有，或僅生一粒者，形似葡萄，故名。患者飲食言笑如常，人或不覺，一日半日，一見鼻血即死，方書言無藥可救。或云：有女子手腕軟處，生物如豆，半在肉中，色紅紫痛甚，諸方不效，後用水銀四兩，白紙二張，將水銀揉熱擦之，三日自落，前證似可照此施治。案：證既名疔，又見鼻血，其爲熱毒內蘊無疑，如水銀方不見效，可用菊花、地丁各四兩，生甘草四錢，煎濃湯，刻刻服之，再取陳菜油三大杯，一時飲盡，並用吳茱萸末醋調足心，一日一換，引熱下行，或可見效。《名醫類案》載一婦冬患腦疽，用清熱消毒，潰之而愈。次年三月舌腫，遍身發疔，如紫葡萄無數，手足尤多，乃脾胃受毒，刺出黑血，服奪命丹七粒，出臭汗，瘡熱蓋甚，便秘，二日大黃、黃芩、黃連各三錢，升麻、白芷、山梔、薄荷、連翹各二錢，生甘草一錢，煎三五沸服之，大小便出臭血甚多，下體稍退，乃磨犀角汁，再沖前藥服，舌本及齒縫出臭血，諸毒乃消，更進犀角地黃

丸而愈。

《治疗大全·暗疔》 此證生於腋下，由肝脾二經毒火而成，硬若釘頭，癢而且痛，寒熱往來，四肢拘急，其色紫黑，煩躁作嘔。痛引半身，宜服蟾酥丸，急按治疔法內外治之。其在未發之先，腋下忽然堅腫，散漫無頭，次腫陰囊，睾丸突出，狀如箸頭，身發寒熱，筋脈拘急，腫處煩痛，治法忌用針灸，先以蟾酥丸含化令盡，以冷水漱去毒涎，再用三丸，嚼葱白三寸，裹藥送下，蓋被取汗，汗若不出，飲葱白湯催之，如仍無汗，係毒熱滯結，急用霹靂火法詳下，使熱氣薰蒸，至頭面汗出，其毒自減，再用大黃一兩，白芷三錢，共研細末爲丸，每服三四錢，葱頭三個酒煎，作湯送下，蓋被取汗，候大便通行，即效。人如昏狂，瘡頭紅凸，急取路旁烏桕樹根二尺，去皮打爛，井花水調一鍾服，後泄一二次，即愈。

《治疔大全·內疔》 先發寒熱，漸次腹痛，或初起即牙關緊急，數日間忽然腫起一塊，如積聚是也，治法與上暗疔同。暗疔只生腋下，內疔則遍身皆生，糞門、陰戶等處，俱有暗內二疔，人所易忽，本屬難辨，慎忽誤作傷寒雜病，若初起尋覓不見，取甑蓋上氣垢少許納口中，必有一處痛甚，即知疔所在，急宜刺去惡血，見好血爲止，再用蟾酥丸三五粒，葱頭煎湯研化灌之。凡人暴死者，多是疔毒，急取燈遍照其身，若有小瘡，即是其毒。宜急灸之，再以蟾酥丸研化，水調灌下，亦有復甦，須照前法治之。

《治疔大全·痘疔治法》 天花雖爲重險之證，大半皆壞於痘中之疔，俗謂賊痘，生於五六日內，或三五枚，或六七枚不等，雜於諸痘之間，其色紫黯，甚則黑硬如石，患此則諸證蜂起，蓋痘疔能閉諸毒，痘未齊，有疔則不能盡現，痘既齊，有疔則不能起脹，行漿時，有疔則必致倒陷不救，此由熱毒盛而併結故也。痘疔極易辨，腳有紅暈似花者，則謂之花，若痘中有紫黑乾硬，而獨大於他痘，其腳無暈，有痛有不痛者，即痘疔也。急以鈹針挑破，擠盡惡血，以拔痘疔毒散敷之，次日再看，若仍脹硬，復針破，仍以前藥敷之，必轉紅活，乃已。若其核甚堅，針挑不動，須用針從四邊刳開，以小鉗鉗出，其形如疔，有半寸長者，仍以前藥敷滿瘡口，乃可無患。又手足有痘色暗堅硬而甚痛，或外無痘，而內有核作痛者，亦痘疔也，宜以艾火燒之，或以燈火烙之俱效。若不急治，必致深陷，穿筋透髓，而爛見骨。如舌上生痘疔，則用銅綠、雄黃、硃砂、人中白共研勻摻之，自愈。

《治疔大全·忌用升藥說》 升藥者，即《周禮》瘍醫之五毒藥。見鄭康成注，其方以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五味合置黃瓦瓶中，燒三日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口，能使惡肉破骨盡出。然諸瘡痛癢皆屬於心，心爲火臟，又積濕熱，更以剛猛煉合之品加之，不將使弱者傷正氣，強者增熱毒乎？此說得之桐鄉張夢廬。張氏於嘉道間，以通儒爲名醫，其治外證，不用升藥，皆得奏效。況今之升藥，又與古方不同，多用水銀，硝礬合煉，非埋土中七八年，退盡火氣不可用。蓋水銀之性，善走經絡，能令瘡口變黑，筋骨拘攣，用之不當，有外證愈，而成浮腫癱瘓之疾者。

疔爲火毒之證，尤不可近，徐靈胎云：世人以升藥爲收口聖藥，其害無窮。又云：水銀之毒未退盡，好肉遇之，皆爲死肌。王洪緒全生集升降之藥亦禁忌。徐王二氏爲當代名醫，其說非無所見而云然也。

《治疔大全·疔不可用藥綫說》 疔不用藥綫，載於《外科大成》，余以爲外證皆不可用，不獨疔爲然也。時醫於外證潰後，慮其孔塞，輒以綿紙捲藥作綫形，插入患孔，以致氣血阻隔，脈絡不能貫通，久則膿水清稀，不能收斂，後來將藥綫扯去，外實中空，內已釀成一管，黃水時流，幼者背脊漸凸，不久夭亡，壯者形神日羸，久成怯損，貽害匪淺。藥中用冰、麝等品，即無經不達，何必定用藥綫哉，且藥綫中，用升藥者居多，在臂髆等硬肉處，即不成管，亦有筋骨拘攣等弊。外科動用升藥，不肯用貴重之品者，無非爲惜資起見，余故嘗曰，外科合藥惜資，誠造孽也。

每有用藥綫，致數月不收口者，來求余治，余去其藥綫，易以他藥，旋即收口，不可勝記。

《治疔大全·藥忌酒說》 疔忌酒肉，犯必走黃，人人知之，然前人治疔之方，用酒者多。王洪緒《全生集》云：疔藥不宜用酒。凡藥俱不忌酒，外證之藥，有用酒煎而益效者，而疔獨忌之，以其善於走黃也。此論實前人所未發。余用古方，凡有酒者，一概刪去。近時名醫黃樂亭，以葱礬散治疔，則用酒古方亦然，取其無經不達也，是方載於白刃疔下。余用葱礬散，則以葱湯送下，間有用酒者，似較效，要視其證之何如耳，然於煎藥則以不用爲是。

《外科明隱集·疔毒辨因序》 疔毒者，迅速邪陽症也。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此語正其比也，詳參斯患之原情，總因臟腑素蘊七情六慾，怒鬱餘忿之火毒，偶因天時不正，運數失常，厲疫邪令之災不能消化，傳染拘引，以

上內因火毒而發是患，又有因刺傷皮膚而成疔毒者，總亦原有內毒隱潛，外邪得門易入之故。其患雖屬發無定處，確每生於前面，或近手足者多，手足肢指或有綿潰而疼其者，名雖疔毒，情各有別。後背足太陽罕有生者。患現則促發暴潰者，乃內因毒火之情也。腫硬不疼，麻癢木硬者，外因厲邪之象也。遲則原患殲死者，乃氣不勝邪之故。其急速促，其勢險惡，涉此之外，非疔毒之屬也。古者多醫，每論疔毒，亦以運數不正，時邪染引爲然，或有只以內毒爲患之說者。余今揣竊已久，累經是患，參忖其理，內毒外邪，二因缺一，決難成此惡患。大約偏於毒盛者，煩嘔悶亂，偏於邪盛者，附冷拘緊，兩相兼類者，二症並現。按其患生則一枚，若是二三同發，形雖相類，亦非疔毒，故而古之字從丁，乃獨生單見之說。又按五行，此南方之陰火也。又如釘錠之狀，乃言其毒勢堅固也。《正宗》之書，分論五色配合五臟，其說總係強才裝飾之論，並非發明致情者也。又云：遂發遂死，朝發夕死，俱乃過言其速也，接其患情，原非應死之症。多由見標之次，形如黍米，或如魚膏，熟爛之狀，毒成搔癢，綿潰之際，患者失於調忌，遂致暴變傍腫，形若橘紋，甚則成皰，破爛紫黯，毒汁浸流，多是穢惡不潔等氣所犯之故。或硬腫微破，刺之流如凍脂狀者，多係被風寒所侵之故。或暈腫堅脹難忍，多係驚震勞力所傷之故。或昏脹悶腫，多係糖飴甘緩所滯，毒氣凝閉之故。或犯房勞者，腫雖類同，神多昏虛。或患傍堅紫稜腫，多係怒鬱傷脈之故。皆名走黃。又有傍腫色常，如涼粉坨而重墜者，又有垂腫他處者，名爲飛黃，多係死畜肉毒或殃鷹屍氣等故。以前等象之理，總因患者疏於所禁之戒，故而增此格外之惡候也。患至此際，若遇明情之醫，究其所犯何條之由，施法精妙，或可扶危得安，否則險而成逆，枉死者過半矣。患者須知，禁戒不嚴，有干性命之憂也。

《外科明隱集・疔毒辨治歌》 疔毒受因有二原，外邪內毒兩相兼。內毒久蓄臟腑之中，非外因之邪令，萬難拘引，發而爲疔，其情好此蟠沈深土之下，忽經立夏後，更辰甲子之雷，立能出土爲蟾蜍，遁黃泉之中，若無三伏中渥沛連綿之雨，不能出水鳴跳，總是物類相感，病因災生之理也。毒盛嘔惡心煩悶，毒盛爲裏實，臟腑爲毒所傷，而致嘔惡煩悶。邪盛拘緊外增寒。邪盛多表實，氣血爲邪所滯，陽虛致增外寒。裏實清毒內疏法，毒盛裏實法宜內疏黃連湯治之。裏虛安神兼解痊。毒氣過盛，內臟反虛，漸增神昏憒亂，法宜內托安神散投之。表實七星重催汗，邪盛無汗，或附冷，宜七星劍湯主之。表虛小柴並清肝。邪氣自搏，而居少陽之分，寒熱兼作，法宜小柴湯加減和解爲妙。蟾酥丸施內外治，發汗敷毒效稱仙。蟾酥丸服數之妙後有成論。內固護心兩便用，毒傷於內服則安。內毒裏虛，宜以內固清心散，或以護心散，兼服俱妙。初起束毒蟾酥妙，重加麝香逐邪端。此言蟾酥丸而重加麝香，有宜於外敷疔毒之妙用也。灸最宜早多禁戒，手法急施莫遲延。走黃汁凝稜針刺，毒黃吮盡自然寬。走黃腫處淡嫩，針刺流出毒水，凝滯不通，即以銀花、貫衆、甘草煎湯噙吸，仍滯濃者，再刺再吸，必效也。麻黃雖熱萬莫畏，山甲誤投命歸泉。二說，此後俱有成論。甘草壅滯莫用多，甘草之性，雖能解毒，甘緩壅滯，不能達外，莫可重用，必須見膿之後，再宜加用。黃蓍也然。硫砂首用紫霞穿。化腐提毒等上藥，內對以番紫硫砂更捷。外宜湯洗滌毒法，逐風蕩凝活血源。湯洗之法，立有加減，成法附後。疔毒非同遲緩證，如比痘疹幾日間。藥不應證誤時日，危亡之咎在眼前。此言疔毒乃險速之患，如比痘疹只系數日之間法不應證，若是遲誤時日，眼前便有性命之憂。

似疔如瘡隨因治，法無相遠理所關。綿潰兼疼，或有微膿等證，多係似疔如瘡，醫當隨證之情施治。紅絲羊毛與漿水，後有成論各所言。三證之法後有成論。陰虛脫調非疔證，情形治法另門專。陰虛之說，前有立論。古方多繁今撰要，臨疾應辨增減刪。用藥之法，不可專執成方，宜當臨疾應辨。

凡治疔毒，內服之法緊經者，有二應用，有二禁用，有二酌用。應用者，汗與解也。汗若通則邪氣減，毒若解則真氣旺。禁用者，補與托也。補藥甘緩，氣愈滯而毒愈盛。托住腥發，腫愈甚，而邪愈凶。酌用者，降與熱也。諸實無疑，降法早施，寒陰果真，熱藥方可。見效之後，專守一法，止以寧心神之劑。毒解邪散，心神先虛。兼以解毒和中之法，伺膿通腐化，再按瘡理潰瘍門治法。

《外科明隱集・蟾酥麝香敷毒論》 疔毒之證，無論麻癢木疼，其患總屬迅速。初小形惡，變發急促，若待走黃，十傷八九。醫治之法，勿可遲誤，但見初發形險，即將蟾酥丸之原料，倍加麝香、蟾酥，預研爲麵，如瘀滯色紫，用醋調塗，如風寒色白或暗，患處不熱，用薑汁調塗，周傍勿臨患近，厚至分許，乾則以餘汁勤潤方妙，此乃外治束毒之第一法也。古法雖多，余今擇要錄備，惟恐臨疾不效，而誤生命，但以此法爲信，百無一失。其藥得效盡在蟾酥、麝香之力，疔之一患止於毒邪，蟾酥束毒，麝香逐邪，毒邪既難漫染，走黃之患決無憂矣，毒黃不能走散，原患不過寸許，傷害何足道哉。繼之內服之法，使以氣血通活，膿生疼見，毒邪全解，證得效愈，醫若辨明此理，豈有枉死之患。若遇初發，疔毒表裏相現之際，用蟾酥丸，熱葱湯送服，見汗之後，毒

解邪散，患自減半，潰後患內上之，化腐消堅，其功亦仗麝蟾之力也。

《外科明隱集・灸法辨施論》 隔蒜灸疔之法，前代之醫，精於用者，每獲奇驗。近代薛立齋，深明外科之法，每以灼灸得效，然而古人總有私己，未常盡意發明用法，後人照其書傳而用，反致壞證。余參其理，亦不可捨而不用，更不可專意槩用其法，以早莫以遲，以輕莫以過，可以灸在患頂一處，不可遍灸傍腫之處，早灸、輕灸則能開發毒氣，遲灸、過灸則能反助毒勢，灸患頂則能導毒外出，灸傍處反致傷膚壞脈。爲醫不精此法，宜當戒用，勿可偏憑書載爲實，而誤證患。

法歌：灸疔雖是古醫留，遲早輕重辨情由，早施輕灸開毒道，遍灸過甚立見憂。醫學不精宜禁戒，勿可定按古法求，余今竊著兩便意，謹慎戒用莫強投。

《外科明隱集・疔毒辨刺論》 用針刀之道，當分開法、刺法。開法者，乃用於腫毒有膿之患，不可開之太早，必以見膿爲當，前有開針定論可察。刺者，乃應用於綿潰之證，疔毒對口，後背等患，此言疔毒用法。以刀針挑至知疼爲止，或十字樣，或丁字樣，務以刃口開豁，易於上藥。雖云宜早，亦必待殭頭已見，原盤漸現之際，其患若刺太早，恐至毒氣內攻，若能刺法得時，毒血洩出，邪無所附，而無走黃之害矣。患孔毒汁流遲者，再行刺挑，遂以蟾酥、紫霞膏等法，上塞患孔，毒邪解散，氣血得通，而膿自生矣。疔毒自初起至三四日前後，若無毒汁時流，易於走黃，必是壞證，用針刺之法，不時挑之，恐其殭腐，閉塞患孔，毒汁不得通流，藥不濟力之故也。

法歌：疔毒原不與瘡同，疔宜早刺瘡宜成。疔毒刺遲毒已走，癰腫開早真氣傾。前醫紛論各私己，後賢宜當擇善從。庸醫執偏誤生命，致將錯咎推古風。醫學功課如果確，開刺應否自然明。

《外科明隱集・誤用山甲壞疔論》 穿山甲之性，傍行經絡，穿通猛盛，走而不守，味腥躁瞀，乃發性中之最烈者。同溫補之藥，能托平塌不起，附骨等疽。疔毒乃邪陽暴患，最忌發腥等物，疔毒將發，圈束攔阻，猶恐毒黃走散，豈可用此橫行穿發之藥，其理如比柴堆失火，水潑土掩猶恐不能止息，安可以杆挑颺乎。疔毒若至將欲走黃之際，服用山甲，多致害命，其理本是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正宗之書，立方用山甲，而名化疔內消散，既是疔毒，原關情重，決難消化，既能消化，本屬毒輕，決非疔毒。按正宗原論之理，便則糊泥。疔毒之形迹，多有瘡疔不分等語，不悟藥性症理之情，妄立成方，貽害永年，誠爲理之謬甚，後人照其遺方，屢投壞證，始終裝未醒耶。

論歌：山甲之性專橫行，穿發走散通絡經，疽生遲緩宜當托，疔毒誤用定傷生。庸醫殺人猶未省，止將古方示爲憑，但願高明多加意，患者幸甚已也同。

《外科明隱集・紅絲疔治法論》 紅絲疔，多生手足四肢等處，原發本是疔毒，蓋因自患之間，起一紅綫，直奔胸腹。其理總是毒來猛甚，比如海水潮盛，江河反行，逆流而上之義。其絲之色，紫真者重，淡寬者輕。急當速施砭刺法，宜稜針於絲頭盡處，刺出惡血，或以玻璃尖鋒砭之，得以血出急速，功效甚捷，紅絲消滅，其毒自滅，次按疔證門治法，自然效愈。

法歌：疔發紅絲毒熱凶，初由肢幹奔心中，色紫細真形勢重，淡寬渙漫微較輕。治法遲誤多難救，手法急施便可生，法宜針砭尋盡處，形消影滅功效靈。

《外科明隱集・羊毛疔治法論》 羊毛疔，諸書亦有言羊毛瘟之名。疔者，蓋因邪令兼內毒而生，形小險惡，涉此之外，豈有疔名哉，故有言瘟者，其理確屬情通。原由總係暑熱之際，受以疫厲之災，搏內爲患。其證始發前後心處，勢若隱疹，甚則紫黑，嘔噦煩悶，多現裏證。內服宜以清表解毒之劑，外用針挑班點，出如羊毛之絲，即用黑豆、喬麥研粉，塗於患處，即時汗出可愈。或用雄黃末以青布包緊，醋熱酒由前心自外而內搽之，遂即搽於後心，其羊毛絲形全行占出。愈後戒飲茶水一二日，則安。

法歌：羊毛疔本是瘟毒，初如隱疹兩心出，甚則班紫漸變黑，外寒內或嘔惡吐。法宜針挑羊毛出，黑豆蕎麥研粉塗，雄黃布包醋酒搽，毛絲占盡患立除。

《外科明隱集・漿水疔治法論》 漿水疔一證，多生手足指上，初發黍米一點，隱含皮內，色紫或青白不一，遂次漸發寬染，疼痛屢增，亦有增寒附冷者，或嘔惡心亂，故有疔名。其患最宜早開，遲則陷串肌脈，法以稜針刺挑老皮，用利刀臨患邊之際，將外皮全行割去，手法宜輕，勿傷好肉爲妙。潰處以玉紅膏貼之，漸可痊愈。

法歌：漿水原屬毒勢輕，因現表裏有疔名。手足指間皮內現，隱色黑紫或白青。疼痛漸增甚難忍，串染膚爛內潰通。附邊割皮休傷肉，膿水洩出

立見輕。玉紅膏敷避風寒，肌肉遂生皮斂平。

《外科明隱集・疔毒應忌序》 疔毒之證雖屬促暴，由見標至死期速者，亦得五六日。余閱外科三十年來，未經朝發夕死者，可知古人之說，太爲過言矣，雖言五六日之速，亦多由失於禁忌，疏於調養，而致暴變走黃者，按斯患不犯禁戒，仍有不走黃無害者，更亦不少。余念及性命關重，作此應忌歌論，預奉患者知諸誤犯性命之害非輕。

《外科明隱集・疔毒應忌歌》 疔毒應忌各等情，說與君家懂記明。風寒霜霧遠來客，孝服殃氣並道僧。行經婦女共鷄犬，獵羊狗皮煤油燈。糖飴椒酒腥發味，山甲烈發響震凶。暴怒房勞猶更甚，以上俱在禁戒中。古条諸香咸爲戒，理之是否今難明。病者如不尊條守，恐致暴變立見凶。止因生疔不致死，多由失戒喪殘生。

註：疔毒者，暴速險惡之患也，古人立論，禁戒甚多，較比別證，猶當加慎，患者所禁之例，稍有忽失，傾刻必生異變，害即立至，悔不可追，亦不可專責醫法不精也。故而古人諄諄戒止，愛命君子，須當自重，免生中變。余因久臨是患，詳參古遺條忌，多有隱情未備者。余今冒陋，復加增訢，以奉同道，並受患者明鑒，疔毒受災原因天運失常，厲疫之氣，隨風寒傳受，拘引內毒而爲，是患禁戒風寒，以遠助其兇邪之標，霜霧本係寒暑有餘之候也，遠行之人，涉野登塵，披冒寒邪肅殺之氣，受患者避忌，理同起居應忌之義。孝服忌見者，乃是避其死殃之惡氣，亦不止孝服爲然，但是守喪之人，咸在禁例，古人止言孝服，未言臨喪，後學疑是白布孝衫，即能壞證，其理總係後人不精，而致未辨。僧道者，因其近乎鬼神異妄之事，令其近見，恐生異變。婦女經候之期，惡積下瀝，不潔穢汚氣味，偶而觸犯，邪惡得濟，患立凶發，生患者猶當甚慎。鷄犬者，每食臭糞，乃屬腥穢之畜，最能助邪增災。鋪穿羊犬等皮，與發見鷄犬，更爲應禁。現今新興煤油，其氣味躁臊，人若誤飲，即能斃命。疔毒受其氣興發促速，潰瘡被其勳難護功效，余每經屢察之理，非敢妄言也，糖飴乃甘緩壅滯之物，患者誤食，氣血凝閉，邪毒不得解釋，而致不救。疔毒用山甲，服即走黃，後有立論備細。嚮聲驚震，地動樑搖，疔毒見標之次，受其震者，即時血凝經結，肉脈暈脹，筋骨強直，總因心腎肝脾，過受其害之故，前賢未言及此，情更屬甚，費力勞搖，忌同此理。勤於工幹之人，生疔毒者，自宜禁慎椒酒發腥，皆能損氣發病，再者暴怒傷肝，神脈橫解，昏悸立現，房勞傷腎，本竭精亡，真氣立衰，以上諸如等理，總合證類相觸，致生異變，非屬難空，不合性理之論也。患者如能禁慎戒條，兼之醫治之法，便可百無一失。醫患二家，皆得幸甚。又有諸香禁忌之說，余所蒙懂，實難忖悟，大約犯者，無甚干礙，然而亦不可刪而不錄，以廢古賢之鑒焉。大凡疔毒，醫治得效，見膿之後，便與瘡同，即便經婦、殃氣、鷄犬，不在禁例，其餘辛發、氣怒、房勞、驚震、煤油、羊皮，仍須禁忌，以免意外之變。

《外科三字經・疔瘡》 疔如丁，如釘丁之狀，言根深也。如粟粒。如粟米一粒。何臟發，發自何臟。須深悉。如蚊迹，如被蚊蟲咬迹。若蚤癍。若蛇蚤咬癍。頭不腫，疔頭並不高腫。四漫延。瘡之四圍延散漫腫。此等瘡，此種疔瘡。莫小看。切弗輕視。顴額角，兩顴兩額。眉眼間。兩眉上兩眼角。人中唇，人中間或兩旁，或兩口角。總一般。鼻柱上，鼻柱中間，鼻顴兩旁。間有之。如蟲爬，一味如蟲爬，麻癢難受。痛不知。毫不知痛楚，惟木腫而已。分真類，有真類兩種，須細辨明。視其宜。真血浸，真疔瘡頭多血迹，擠之無膿，周圍瘡頭數孔，亦有十數孔者，宛同帶子蜂房。類膿灌。類疔瘡瘀腫，頭僅一孔，三五日出膿，不藥自愈。細考究，逆順判。真逆類順。食肉酒，走黃壞。疔瘡食肉飲酒，致毒內攻，名曰走黃，人則昏沉不醒，或疼痛徹夜不休，口乾發燒，腫勢四散。甘露根，又名水芭蕉，花廠有之，居家亦有種。搗汁快。急取四五兩，洗淨打爛，擰汁喝下，或開水沖下亦可，見效極快。縱危篤，雖極危險。禍轉福。能起死回生矣。菊花飲，白菊花四兩或半斤，黃芩五錢，甘草四錢。

菊花飲

歌曰：菊花飲主治疔瘡，無論何疔皆可嘗，黃芩甘草三般藥，起死回生第一方。

亦可服。服上方亦可十救四五。內消散，化疔內消散。卻無效。此方祇可治類疔瘡。類疔瘡，尚稱好。翻唇疔，嘴唇暴腫，有初起粟粒，有並無粟粒。最易療。看似兇惡，尚不難治。活人龍，人龍即蛔蟲，又名混屎蟲，無活者死亦可。祇一條。有兩條更好。搗敷上，搗爛塗在瘡頂上。頃刻消。不一時，瘡頭流出黃水，腫即消矣。如無此，倘人龍一時難覓。蛆數條。取活糞蛆四五條。白礬酥，白礬如黃豆大一粒，蟬酥麵三五釐。同爛搗，三味一同搗爛敷在腫處。化爲水，敷後不兩時，腫處必流黃水，毒化矣。法至妙。妙不可言。此兩方，以上兩方。唇疔寶。治翻唇疔之至寶也。若手指，分手三陰三陽。若足尖。足分三陰三陽。分經絡，分三陰三陽屬何經絡。癰疽鑒。分別是癰，是疽，是毒。專治疔，不必按疔瘡治法。百無驗。惟用仙方活命飲，各加

引經藥，手指佐桂枝五分，片薑黃五分，足指加牛膝可也。

《外科醫鏡・疔瘡》 疔瘡一症，發於眉心、額角、眼角，最爲兇惡，且迅速，龍泉、虎鬚、嘴唇、口角諸處雖兇惡，較之額角、眉心稍慢，至虎口、托盤、手指、手丫、足指、足丫較嘴唇、口角尤慢，然聞虎口患疔，朝發夕死，較眉心、額角更迅速，不知何故，此但耳聞，並未目擊。總之此症每出於不自覺，如知覺早，趕速醫治，並能力忌葷酒，可十全七八。若因循失治，且不慎口腹，卒致無法挽救，十有四五。最難看者，初起如蚊咬斑、虼蚤咬迹，起並不疼，惟微麻微癢，當此即貼疔膏，即忌葷酒，不三四日，泯然無迹，彌患無形。如已知疼痛，即延醫看視，不可大意，且避風忌口，六七日亦可告痊。若手足指上及手足指丫成膿者多，消散者十中僅一二。先宜分三陰三陽，用藥總以清火敗毒爲主。若成膿，但能於陽面側面刺破最好，開刀不可過深，且必俟膿熟極方可刺手丫，尚無他患。手指每新肉凸出，揩之鮮血迸流，尤不可早用刀刺。

《外科醫鏡・疔瘡治法》 初起形如粟粒時，瘡頭摻八將散或蟾酥散，紙膏單貼。如形寒發熱，用菊花飲加引經藥服之，四圍敷金不換。如疔頭已有膿，仍用菊花飲加角刺、白芷、銀花、公英、地丁草等，並佐引經藥服之。瘡口膿已淨，疔根已出，疔頭摻九一丹，四圍圈束毒金箍散，蜜水調。如初起形同椒粒，色紫黯不華，木痛微癢，肉腫疔不腫者，毒已走散，疔頭用油泡蒼耳蟲少許塗之，四圍用束毒金箍散，金不換兩樣攙和蜜水調敷，或用菊花葉、絲瓜葉打汁調敷尤妙，內服護心散開水調服，並用七星劍煎服，發熱加黃芩、川連、梔子等，便閉溺赤加川軍、烏犀角、木通、連翹等，如譫語神昏兼服紫雪散一二錢，如毒已內陷，可用犀角地黃湯煎服，以盡人事。初起白潦泡在兩唇四白或口角等處，初覺時便用鮮人龍打爛塗之，內服菊花飲。如初起疔時，誤食豬肉，致疔毒走黃，亦用鮮人龍打爛塗之，內服甘露根，又名水芭蕉根，要半斤至少五六兩一塊洗淨，打爛擰汁灌之。暗疔本屬無法，勉用梅花點舌丹五六粒，研碎塗於疔上，不必膏單，內服護心散，並用七星劍、菊花飲相兼並進，冀救萬一。如紅絲疔初起，用銀針連戳十數下，破皮不傷肉，切不可深刺，或用磁鋒尖銳者就紅綫砭之，見血不見血均可，砭刺後，用金不換香油調上，內服清營解毒湯，十中可救八九。

《養生鏡・桃疔瘡秘訣》 疔毒由火臟腑生，穿筋爛骨害人身，內攻傷生外攻累，去毒消疔有法針。印堂生疔挑大椎，頤下耳門合谷裁，手上起疔瀉曲池，面顴合谷去根荄。山根疔亦刺大椎，肘疔肩髃瀉便回，名指頭向對手挑，背生疔瘡束骨開。當胸三椎天突刺百勞，肩髃肩井截飯超，背脊尾骶缺盆骨，背脊尾骶上一節。眉疔三椎及地閣，肩井肩髃大椎穴，眉上百勞尺澤瀉，魚腰耳門背七脊。絲竹疔生在眉梢，曲池肘尖肩髃尅，顴骨生疔挑上星，虎口肘尖小指頭。項疔淺刺肩井穴，合谷耳門浮白求，口角疔瘡曰鎖口，耳門合角截其流。虎鬚疔要刺顴髎，合谷三椎血放休，太陽疔兮破耳門，地閣兩旁刺便輕。日月角疔挑人中，大椎刺破不生成，托盤疔要挑環跳，中沖曲池大陵剿。喉疔須挑肩井穴，名指尖頭大椎鍬，脈門疔發恐紅絲，肘尖名指必要針。紅絲疔向手足生，名指一穴是其根，先刺盡頭次半腰，挑斷紅絲法最靈。吊睛疔生在眼胞，頰車大椎針作鑲，足名指尖刺出血，上下眼胞一樣挑。額疔當刺攢竹穴，絲竹耳門及顴髎，髮際生疔泄尾骶，大椎穴上立便消。前髮際疔烈如火，尾骶肩井鍬環跳，後髮際疔刺二椎，尾上二節掘根苗。天門疔兮額上毒，肩井肩髃針去逐，地閣疔瘡腸胃熱，大椎三椎瀉齷齪。對口疔挑尾骨上，腰眼上三節上戳，偏對口疔針地閣，要刺大椎無反覆。天靈蓋疔名鶴項，當挑大椎足後跟，印堂合谷均挑到，疔消毒出果神針。鼻釘印堂大椎破，鼻梁疔根在顴髎，鼻環疔毒海底抽，鼻準和髎穴可消。鼻內生疔曰穿鼻，大椎印堂肺俞洩，少商出血瀉臟熱，清腫列缺於尺澤。反唇疔挑名指尖，印堂大椎皆可刺，上反唇疔刺耳門，下反唇挑名指尖。耳門肩髃病即痊，顴髎能消上反堅，牙交針疔名指尖，男左女右須分明。顴髎淺刺火自退，角孫穴上也堪針，牙肉生疔刺天沖，無名指尖與勞宮。手臂生疔腫毒凶，肩髃曲池穴裏通，手掙疔破商陽穴，先刺大陵次少沖。耳疔要挑合谷穴，肩井耳門必須穿，耳尖疔針名指跟，頰車合谷地倉鑽。耳邊頰車大指跟，耳中三椎人中探，耳端疔針二椎下，肩井大指根上判。鶴膝疔毒委中走，足大指跟足虎口，外踝骨下陽蹻毒，足虎口挑就沒口。內踝骨下陰蹻疔，亦足虎口挑便平，足麎生疔跗上毒，插叉骨尖刺毒清。足指尖疔名臭螺，足名指背洩便無，足後跟疔刺委中，肩髃湧泉瀉立枯。膀胱疔從臍上洩，肚疽須向小指頭，癰疽痛針足名指，下部生瘡血海抽。吞疽生在陰門口，少府曲泉穴裏通，含疽生於龜頭上，大指尖頭出血功。項腦瘡毒瀉百勞，合谷申脈委中挑，腦疽當刺懸鍾穴，足外踝上三寸鍬。頸項生疽攻風府，肩井承漿掃卻了，遍身生瘡針

曲池，合谷三里膝眼銷。發背先須風門裏，肩井委中血放標，十宣曲池內外關，液門拔毒得逍遙。手發背毒瀉液門，中渚合谷外關根，足發背刺內庭上，俠谿行間委中平。手背紅腫鑽八邪，足背紅腫鑽八風，疥癬要刺大陵穴，支溝斷交飛刺空。皮膚痂疥攻曲池，陽谿後谿針到鋒，瘰癧須刺缺盆骨，臂膊少海得相從。乳癰奶癤錐天谿，神封膺窗拔去毒，足三里於下巨虛，手下廉針毒驅逐。咽喉腫痛刺合谷，肩上椎下瀉少商，水突風府兼人迎，膝關曲泉瀉最良。咽中如梗頸項癰，清毒消腫刺天容，穴在耳下曲頰後，針入九功立見功。外症癰毒及疔瘡，挑法玄元保壽長，若如記熟此歌訣，參透其中醫道行。

印堂疔：大椎穴在背脊一椎上陷者宛中，一名百勞。

頤疔：耳門穴在耳前起肉當耳缺者陷中，合谷穴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即虎口。

手疔：曲池穴在肘外輔骨屈肘橫紋頭陷中，以手拱胸取之。

顴疔：合谷穴。

山根疔：大椎穴。

肘疔：肩髃穴在肩端上兩骨罅間陷中，舉臂取之有空。

名指疔：須挑對手指，如左患挑右手名指尖，右患挑左。

背疔：束骨穴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中。

胸疔：三椎穴背脊節第三椎下，俯而取之，即身柱穴，天突穴在頸結喉下一寸宛宛中。

百勞疔：肩髃穴臑骨頭肩端上兩骨罅間陷中，舉臂取之，肩井穴肩上陷中大骨前一寸半，以三指按取中指下是。

飯超疔：背脊穴三椎，七椎，缺盆骨肩下橫骨便是。

背脊疔：尾骶上一節。

眉疔：三椎穴背脊第三椎，地閣上，肩井穴，肩髃穴，大椎穴。

眉上疔：百勞穴即大椎穴，尺澤穴肘中約紋上動脈中，屈肘橫紋紋筋骨陷中。

魚腰疔：耳門穴，背七脊七椎下俯而取之，即至陽穴，魚腰在眉中間。

絲竹疔：曲池穴，肩髃穴，肘尖穴手肘骨尖上屈肘得之，絲竹在眉梢盡處。

顴骨疔：上星穴額上中間入髮際一寸陷中，虎口即合谷穴，肘尖，小指頭。

項疔：肩井，合谷，耳門，浮白穴在耳後入髮際一寸。

鎖口疔：耳門，合角即虎口。

虎鬚疔：顴髎穴面頰骨下廉銳骨端陷中，合谷，三椎。

太陽疔：耳門地閣兩旁。

日月角疔：人中，大椎。

托盤疔：生在手心，乃火熱由君火也，環跳穴髀樞中，側臥伸下足，屈上足，搖搖有空，是穴，中衝穴手中指端去爪甲角如韭葉，大陵穴掌後骨下兩筋間陷中，曲池穴。

喉疔：肩井，無名指尖即關沖穴，大椎。

脈門疔：肘尖，關衝。

紅絲疔：無名指尖見紅絲，寸寸挑破出血。

吊眼疔：即吊睛疔，大椎穴，足無名指尖即厲兌穴，頰車穴耳下八分曲頰端近前陷中。

額疔：攢竹穴兩眉頭陷中，絲竹，耳門，顴髎。

髮際疔：尾骶穴脊骶骨端計三分，伏地取之一名長強，即海底。

前髮際疔：尾骶，肩井，環跳。

後髮際疔：二椎尾上二節。

天門疔：肩井，肩髃天門額上也，即上庭。

地閣疔：大椎，三椎。

對口疔：尾骨，即脊骶骨，一名尻骨腰眼上三節，即十一椎下脊中穴，一名神宗，俯而取之。

偏對口疔：地閣，大椎。

鶴頂疔：大椎，足後跟即崑崙穴，印堂，合谷。

鼻疔：印堂，大椎。

鼻梁疔：顴髎。

鼻環疔：海底即尾骶穴。

鼻準疔：和髎在耳前鋭髮下橫動脈中。

穿鼻疔：少商在大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大椎，印堂，尺澤，肺俞在三旁椎一寸半，列缺在去腕側上一寸半。

反唇疔：無名指尖，耳門，肩髃，大椎。

上反唇疔：耳門，顴髎，無名指尖。

下反唇疔：印堂，大椎，無名指尖。

牙交疔：無名指尖，顴髎，角孫穴在耳廓中開口有空。

牙肉疔：天衝穴耳後髮際二寸，耳上如前三分，無名指尖，勞宮穴手掌中央，屈中指名指兩者之間取之。

手臂疔：肩髃，曲池。

手脖疔：商陽穴食指尖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大陵穴，少衝穴在小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

耳疔：合谷，肩井，耳門。

耳尖疔：名指根頰車，合谷，地倉穴俠口吻旁四分外，如近下有脈微動。

耳邊疔：頰車，手大指根魚際穴在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

耳中疔：三椎，人中。

耳端疔：二椎下，肩井，大指根。

鶴膝疔：委中穴膕中央約紋動脈陷中，足大指跟大都穴在足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赤白肉際，足虎口足大指次指歧骨間。

陽蹻疔：外踝骨上下生者，挑足虎口，刺出血。

陰蹻疔：內踝骨上下生者，挑足虎口，刺出血。

足罨疔：插叉骨尖。

臭螺毒：生在足指尖上，挑足名指背。

千觔疔：生在足後踝上，刺委中，肩髃湧泉穴足底心陷中，屈足捲指宛宛中。

膀胱疔：生在少腹上，刺臍下一寸半氣海穴，臍下一寸陰交穴，臍上二寸下腕穴。

《簡易醫訣・外科口訣・疔瘡》 疔瘡，發最速，毒最惡，有朝發夕死，隨發隨死，有三五日不死，延至半月仍死者，其毒最烈，或發麻木，或嘔吐，或煩躁，或頭暈眼花，或舌硬口乾，或手足青黑，或心腹脹悶，而精神沉困，此皆生疔之象。其疔發之形，大小圓長不等，黃白紅紫不一，或有絲一綫而紅，圍根而走者尤惡。各色極多，治法則一，倘辨之不清，以生黃豆七粒，令患者嚼之，即無豆腥之味者，便是疔也，即可依法治之。疔瘡又多生暗處，或痛或不痛，或癢或不癢，發時人多不覺，若不早治，最易誤事。有發寒至數日，而後生者，有當時即生者，初起如粟米，或大小不一，如發熱，及麻癢嘔吐等證，即於遍身留心尋認，凡鬚髮、眼耳、口鼻、肩下、腋下、手足、甲縫、糞門、陰戶，均宜留心，一日須看數次，有則照方主治。若前面心坎，後身背心，有紅點者，即照羊毛疔法主之。如尋覓不見，取甑中氣垢少許，納口中，如有一處痛甚者，即知疔之所在，須急刺出惡血，以見好血爲度。唯刀鐮疔，形扁而長，不可刺，餘疔不忌。如毒重者，急服護心散、葱花飲，救垂危疔毒，亦可活。葱丸散取汗尤捷，並主一切惡毒初起。

菊花飲：白菊花葉根，搥取自然汁一茶鍾，滾陳酒兌服，用酒煮亦佳，不如生汁效速，渣敷患處，留頂勿敷，取汗自愈，不論生在何處，垂危亦可救活，至穩至靈，此疔瘡第一方，如無生者。

《治疔錄要・疔瘡治法》 凡疔瘡初起，審明形證。重惡者，急宜服飛龍奪命丹，蓋被取汗。毒勢不盡，憎寒壯熱仍作者，宜服五味消毒飲，及菊花飲汗之。心中悶亂者，急服護心散，以免毒氣內攻。如毒重而發熱，口渴便閉脈實者，宜大劑消毒飲或菊花飲，加生大黃錢半，芒硝二三錢，葱頭五個，以瀉內毒。如係輕證初起，不必用飛龍奪命丹，以消毒飲、菊花飲治之足矣。倘或初起失治，或不諳禁忌，以致毒氣內攻，將欲走黃者，宜急服疔毒復生湯。如已起黃，令人心煩昏亂者，急宜服七星劍湯以救之，遲則不治。潰後餘毒未盡，五心煩亂者，宜人參清神湯。氣虛驚悸者，宜內托安神散。若發汗之後，汗不止，熱不退，瘡不癢，現種種虛象者，宜八珍湯加黃耆、麥冬治之。然疔瘡一證多由火毒蘊結而成，潰後不宜早補，即有真虛，只可平補，不宜溫補，一或誤用，爲禍甚烈，不可不知，此內治之大略也。至外治之法，疔瘡初起，宜於瘡頂用針刺開，刺不知痛，須針入稍深，以知痛爲止，隨用追毒丹一粒，塞入瘡口，令追出毒血膿水，外以白茭磨濃，調於紙上，蓋之以代膏藥，免致受風。如瘡之四旁腫硬，推之不動者，亦宜用針亂刺頑硬之處，令出惡血爲要，否則必至走黃，不可不慎，刺後亦以白茭膏蓋貼爲妙。凡疔堅硬有根，用追毒丹，不能追出疔根者，必用挑法，先刺出紫黑血，再挑至鮮血出，以知痛爲止，隨填拔疔散於瘡孔令滿，以萬應膏蓋之。如無萬應膏，即用白茭膏亦可。過三四時，撥去舊藥，易以新藥，若藥乾無水不痛者，此未挑斷其瘡根也，再深挑之，必以上藥知痛，藥入水流爲率。三四日後，瘡頂乾燥，疔根托出，換用九一丹，搜其餘毒，俟毒將盡，然後以生肌紅玉散摻之。外貼白膏藥收口，萬應膏、白膏藥、藥肆中均有。此外治之法也。如遇患此者，審明形證，合內外以消息之，治疔之法，已略備矣。再諸疔中，惟紅絲疔、羊毛疔、刀鐮疔、

暗疔、內疔治法稍異。紅絲疔於初起時，用頭髮或油綫，離紅絲一二寸緊緊紮定，將磁鋒在絲頭上刺出毒血，再尋至初起瘡上挑破，用追毒丹，插入追出毒血，內服五味消毒飲，或菊花飲即愈。羊毛疔宜審明紫黑斑點處，用針挑出，如羊毛狀，前後心共挑數處，用黑豆、喬麥研粉塗之，即時汗出而愈。一法用明雄黃末二錢，青布包紮，醋熱燒酒於前心擦之，自外圈入內，其毛即奔至後心，再於後心擦之，其羊毛俱拔出於布上，埋之土中，內仍服消毒飲、菊花飲治之。刀鐮疔，忌用針刺，以生礬三錢、葱白七個，共搗爛作七塊，以葱湯逐塊送下，蓋暖取汗，無汗再以葱湯催之，以汗出爲度，想用飛龍奪命丹或五味消毒飲取汗亦可。外用糖雞糞敷之即愈，遲則不治。再暗內二疔，不用挑法，先以飛龍奪命丹一丸，含化令盡，以冷水漱去毒涎，再用三丸，嚼葱白三寸裹藥，以黃酒送下，蓋臥取汗，片時無汗，再飲熱酒催之，仍無汗，係熱毒滯結，急用霹靂火法，令汗出，熱毒隨之而解矣。

飛龍奪命丹　以下內服方。

治疔瘡、發背、腦疽、乳癰、附骨一切無頭腫毒惡瘡，服之便有頭，不痛者服之便知痛，已成者服之立愈，此外證中之至寶，活人萬萬，誠仙方也。

蟾酥二錢乾者用酒化　真血竭一錢　乳香二錢　沒藥二錢　雄黃三錢　輕粉五分　膽礬一錢　麝香五分　銅綠二錢　寒水石一錢　硃砂二錢爲衣　蝸牛二十一個連殼用　真梅花冰片五分

右爲細末，將蝸牛研作泥，和前藥爲丸，如綠豆大，若丸不就，或用酒煮麵糊爲丸，每服止二丸，先用葱白三寸，令病人嚼爛，吐於手心，男左女右，將丸裹於葱白內，用無灰熱酒三四盞送下。於避風處，以衣被覆，約人行五里之久，再用熱酒數杯，以助藥力，發出大汗爲度。如病重不出汗，再服二丸，汗出即效。若初服二丸，但消三五分，病重者，再進二丸，如病人不能嚼葱，擂碎裹藥用酒吞之，瘡在上食後服，在下食前服。服後忌冷水、黃瓜、茄子、油麵、豬羊、魚肉一切發風發瘡毒之物，及婦人、狐臭等一切穢氣。

五味消毒飲：

金銀花三錢　野菊花　蒲公英　紫花地丁各一錢二分　紫背天葵子一錢二分

用水二鍾，煎八分，加無灰酒半鍾，或一鍾，再滾二三沸熱服，蓋被出汗爲度。

菊花飲：

鮮白菊花葉，搗取自然汁一茶杯，滾酒送服。毒重者宜多服。渣敷患處，留頭不敷，蓋被取汗，其毒自散，誠有起死回生之力，不可輕視。如無葉用根。如皆無，可用藥店中乾白菊花四兩，少則不效。生甘草四錢、酒煮溫服亦可，但總不如生汁之爲妙耳。

護心散：

生甘草五錢　綠豆粉一兩爲末，酸漿水下，或分兩次下亦可。

疔毒復生湯：

金銀花　梔子生研　地骨皮　牛蒡子炒研　連翹　木通　煅牡蠣　生軍　皂角刺　天花粉　沒藥　乳香各八分

酒水各一鍾，煎至一鍾，食遠服，不能飲酒者，只用水煎，臨服入酒一杯和服。脈實便祕者，加朴硝。

七星劍湯：

蒼耳頭　野菊花　豨薟草　地丁香　半枝連各三錢　蚤休二錢　麻黃一錢

用好酒一觔，煎至一碗，澄去渣熱服，蓋被出汗爲度。

人參安神湯：

人參一錢　陳皮一錢　白茯苓一錢　地骨皮一錢　麥門冬一錢，去心　當歸一錢　白朮一錢土炒　黃耆一錢　遠志一錢去心　柴胡五分　黃連五分　甘草五分，炙

內托安神散：

人參　麥門冬去心　茯神　黃耆　白朮土炒　元參　陳皮各一錢　石菖蒲　甘草炙　酸棗仁炒研　遠志去心　五味子各五分

八珍湯：

人參　茯苓各一錢　白朮一錢五分　甘草五分，炙　川芎　當歸　白芍炒　大生地各一錢

追毒丹：

巴豆七粒，去皮不去油，研如泥　白丁香一錢　雄黃　黃丹各二錢　輕粉一錢　蟾酥一錢

右共研和加白麵少許，滴水爲丸，如麥子大，針破瘡頭，以此藥納之，覆

以乳香或用膏藥蓋貼，其膏藥切不可以生肌長肉之害，以追出膿血毒物爲度，瘡小者，用一粒，大者倍用之。

拔疔散：

硇砂　白礬　硃砂　食鹽用鐵銹刀燒紅，將白礬、白鹽放刀上煅之

各等分，擇丁曰午時，研爲細末收之。

九一丹：

煅石膏九錢　生白礬六分　枯白礬三分　明雄黃一分

共研極細末，取少許撒於患處。

生肌紅玉散：

寒水石二兩，煅候冷細研　黃丹半兩

右二味，同研細，乾摻在瘡上，以白膏藥蓋之。

霹靂火：用鵝卵石燒紅，置鐵杓內，杓安桶內，以醋淬石，令患者將患處覆桶上，厚衣密蓋，勿令洩氣，俟熱氣微，再添紅石，加醋淬之，使瘡頭及腫處熱氣薰蒸，至汗出爲度，其毒減半。

又方：一人唇口生疔七個，頭腫如斗，心悶神昏，百藥不效，後有人云，此名七星趕月，用蛔蟲數條或一條，搗爛敷之，頃刻瘡口流出黃水，腫消神清，次日全愈。如無蛔蟲，以五穀蟲一錢，瓦上焙乾研末，白礬三分，蟾酥三分，以燒酒溶化調勻敷疔上，少頃疔亦破流毒水而愈。

又法：凡口唇生疔，看大腿灣中，如有紫筋，用銀針刺破，擠出惡血即愈。

《疔瘡緊要秘方・辨疔法》 用黃豆嚼之，如無豆腥氣，即是疔瘡。有生豆氣，不是疔瘡。

疔瘡誤食諸肉，半日或三日即死。方以白菊花搗汁，與飯並敷患處，立愈。如無花根，葉亦妙。

《疔瘡緊要秘方・吊角疔》 一名鎖井，唇爲飛門，屬脾經。其毒連承漿、地倉穴。



挑腦後頂潭、後史脛、耳門、十指尖須牙跟、舌尖、耳癰、耳茸、肩井、燕窠、骨尖。

服金梁開關、罩心飲、犀角地黃湯。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牙車疔》 生在轉角牙，一名牙咬。



挑命指、尖根，男左女右地倉、齒孔、疔根、人中、顴骨、地合。服清胃黃連湯，內外搽金菓開關。如火毒入心，服罩心飲。婦人有孕，服罩胎飲。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喉傍蠍子疔》 此疔有於逗後，其毒發於肺家，生於喉

內，須用銀針挑破，蟾酥錠敷之根，在合角小商穴。



挑合角，在虎口內，少商穴，腳虎口。詩曰：先服罩心甘露飲，落咽笑同牛黃吞。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眉中心疔》 此疔因肝脾火毒所生，根在隱白大敦穴。



挑隱大敦穴，足大指外，大權七節，食指尖，地合兩傍，外反弓，脈門，耳門，龍舌，眼眶。服犀角，羚羊角，地黃，大力子等藥，便閉加大黃。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盤蛇疔》 此疔生於項間，瘰癧牽連，由癧串腐爛餘毒，病在少陽經，色如海棠形者，難治。



挑合角穴在尾口內。詩曰：瀉青瀉白小柴胡，黃連解毒亦相須。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顴髎疔》 一名對齒，其穴去頤寸半，生於外者爲顴髎，生於內者爲牙車，忌海棠色、棗色、燕脂色。



挑合角穴在虎口內，命指尖，耳垂下潭，小指尖。服清胃黃連飲。如大便閉加大黃、枳殼。清胃湯。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偏對口疔》 此穴屬太陽膀胱經，口臭咽腫難治。



挑百勞、地合兩傍、尾閭骨八字、至陰在腳小指外側、千觔。服黃連解毒湯、罩心飲。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正對口疔》 此疔根屬督脈，兼太陽膀胱經，枕骨腦疽，總是一般，口臭腐黑難治。



挑印堂、腰眼、地合、天庭、尾閭骨尖第二節耳癰、百勞穴。服荊防黃連飲。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顴骨疔》 切忌當頭先挑破，膿消根縮，可把針放，其毒發於肝經。

挑臏骨、太陽，淺針以免走黃。正反龍舌、髮際生左決左，生右決右。服菊花清躁湯。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面巖疔》 生顴骨下，左屬肝經木，右屬肝經金。



挑頰車、龍舌、耳門、天庭、耳垂潭、髮際、髮際潭、大權、外反弓。服消風散毒加蟬蛻。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頤疔》 一名雙鉗，忌形色如古錢，如赤鏈蛇皮，土崩瀉痢，則難治矣，切莫作疙瘩看。



挑肩井、印堂、耳門。宜清涼利膈，服清涼甘桔湯。藥方在後。







太陽。

《疔瘡緊要秘方・頰車疔》 疑即顴髎，或生上關，本少陽經穴，連陽明

挑虎口穴、吊角穴、肩井穴。服清胃黃連湯，便閉加大黃枳殼，藥方在後再進小柴胡湯，槍子蟬蛻等藥。

《疔瘡緊要秘方・耳後膀胱疔》 膀胱太陽經，根在至陰穴，足小指外側，頸後係三陽純筋之處，兼少陽厥陰肝膽經。又有時毒，名疙瘩，但時毒軟腫色白。

挑臍上、指、面巖。

服普濟湯。

《疔瘡緊要秘方・耳挹疔》 詩曰：耳挹疔生耳背後，挹處高骨可尋求，不紅堅硬名銳毒，一寸三分致命休。



挑命指根節、虎口合角穴、印堂。

服梔子清肝湯，知母、黃柏、黃芩、黃連等藥。

搽天丁散。

《疔瘡緊要秘方・耳垂疔》 耳垂，即女人穿耳處也。



生下者挑大指節根左右平分、唇上吊角、虎口。

服清肝涼膈散、六味解溫湯。

生裏者挑肩尖、頸第二節骨、百勞七節。

如腮項發腫，外用敷藥。

《疔瘡緊要秘方・耳茸疔》 此疔生在耳門前，當門起因，高處結毒，即是正穴。

挑虎口、命指根、吊角、肩井。

如腮腫連頰，服貫衆、知母、黃柏等藥。



《疔瘡緊要秘方・後髮際疔》 此疔生枕骨下面及兩傍，尖疽銳毒，其色不變，紅腫黑頭，乃作疔論。此是太陽膀胱經，根在至陰穴。



挑尾閭骨上二節、至陰穴在足小指外側、百勞穴、背上燕利穴。服黃連白虎湯。

《疔瘡緊要秘方・插花疔》 一名插鬢疔，插花穴，在兩傍髮際上半寸正是，此係肝脾經。



挑髮際、地合兩傍、百勞穴七節、尾閭骨尖、耳門、印堂。服消風敗毒散。

《疔瘡緊要秘方・鼻環疔》 此疔生在笑靨中，內係牙咬，外攻鼻穿。



挑地合耳門、印堂、尾閭骨尖、大權下四節、外反弓、海底穴上四節、兩頰。

服宜落咽罩心湯雙解之，犀角雙解湯。

《疔瘡緊要秘方・山根疔》 此疔生由兩眼之間，屬督脈經，毒重則神昏亂，五日內即須醫治。



挑百勞、兩顴左右各化兩刀、大權第四節、地合。服罩心飲、護心丹。

《疔瘡緊要秘方・前髮際疔》 此係少陰經，雖屬督脈，亦號帝門離宮火焰，其毒非輕，根在尾閭大權下。



挑曲池、尾閭骨尖、地合、百勞穴、龍舌、臏骨、前燕利骨。毒重服黃連解毒湯、牛黃罩心飲、五利大黃湯。

《疔瘡緊要秘方・天門疔》 此疔生日月兩角，左屬肝木，右屬肺金。



挑肩井、龍舌、顴骨下、地合、大權一節又三節、地倉、口門穴、糞門、插花。

生左服瀉青湯，生右服瀉白湯，神昏服罩心飲。

《疔瘡緊要秘方・印堂疔》 此疔穴在兩眉之間，正如二龍戲珠，係心肺火毒。



挑耳門、顴骨、大權天柱、項、氣斗潭、百勞、面巖。

詩曰：普濟消毒能散腫，護心羚羊可配用。

《疔瘡緊要秘方・迎香疔》 此疔係脾腎肺火，生於鼻孔兩傍，根藏海底穴，三日內宜速治，色忌棗皮形，其穴旁開五分爲鼻環穴，再開二分爲散笑穴。



挑海底穴。





《疔瘡緊要秘方・佛頂珠》 一名鶴頂珠，從鼻直上入髮際，生於際上三分寸半穴是。

挑大權、印堂、千觔、地合、耳垂裏、手腳虎口。

服普濟消毒散。取桃樹上畢桃入火，煅炭研末清油調敷即愈。

《疔瘡緊要秘方・太陽疔》 此穴屬肺金，號白帝門，疔根在大權。





挑地合兩傍、耳門、大權天柱、氣斗潭、百勞七節、肩井。

服菊花清燥飲、白虎清金方，如走黃急服罩心飲、黃連解毒湯。

《疔瘡緊要秘方・天庭疔》 生髮際上五分，忌色如紫雲，或如灰罩，或如霉掩。

挑肩井、大權、命指尖、面巖、插花、地合、頰下。

服藥須用羌活。

《疔瘡緊要秘方・大頭疔》 生印堂上，腮頤耳目俱紅腫，根在尾閭。

挑顴骨、大權、地倉、命指尖、尾閭。

詩曰：三物化風須早服，普濟消毒雪見湯。

《疔瘡緊要秘方・舌尖疔》 一名捲簾，係心經火毒，宜滋水降火，以清煩躁。



挑印堂、尾尻穴、命指尖根、百勞穴、承漿。凡舌上生疔，不可挑破，挑破則爛舌而死，不可挑破而治，遲則發腫而亡，宜用川連三分、連心五分，煎汁用鵝毛頻刷之自愈。

《疔瘡緊要秘方・地倉疔》 生嘴角上，疑即鎖唇疔，初起時寒熱往來，先作癢而後痛。



挑地合、天庭、印堂、耳癰、耳垂。

服犀角黃連等藥。

《疔瘡緊要秘方・地合疔》 挑命指尖根男左女右、臏骨。



《疔瘡緊要秘方・耳下項疔》 此疔係金水二臟鬱熱。



挑插花、印堂、面巖。手足虎口，生上者挑覆掌虎口。生下者挑，反掌虎口，肩井穴，生左決左，生右決右。

《疔瘡緊要秘方・鼻尖疔》 一名鼻火。

挑地合、印堂、龍舌。

服寒芹根、潤大葉、金銀花、胡葱根。



《疔瘡緊要秘方・臥胸疔》 生於當胸，一名井疽，初起時寒熱作痛。



挑百勞穴、大權三節、又七節、勞食潭。

服桃仁承氣湯，便閉加大黃、朴硝。藥方在後。

《疔瘡緊要秘方・手掌疔》 一名擎珠，此處有大害，宜速治。



挑臏骨、命指尖、印堂、腳拘，生右破右，生左破左，第三指對上。

服護心丹兼黃連。

《疔瘡緊要秘方・淚堂疔》



挑耳癰、命指尖頭、地合、太陽、氣門潭上骨。

《疔瘡緊要秘方・肩上插花疔》 將手提起，高骨中，有潭，此處名爲肩井穴，如生疔須防脫爛。



挑龍舌、曲池、缺益、地合、髮際、印堂、尾閭。

服三煎神祐湯、回陽保命湯。

《疔瘡緊要秘方・前隱珠疔》 挑千觔。



斷橋疔生湧泉穴，切勿刀針深掘，此處發毒有兩種，虛者色白，內惟隱痛，實者紫黑，其頭突出。

桃腳虎口、百勞穴。

後隱珠疔。

統宜服當歸活血湯。胡麻苦參湯、六味解慍湯。

《疔瘡緊要秘方・髑骨疔》 即飯超骨疔。



挑燕利三指、燕梁骨上。

髑骨下疔挑鼻梁。服黃連湯，便閉加大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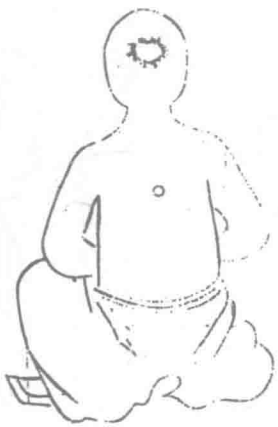
《疔瘡緊要秘方・鼻梁疔》 即鼻節疔。

挑鬚潭。

自鼻尖一直上至印堂，其疔皆爲利害，俱宜挑口角鬚潭、印堂、大權、耳門穴、尾閭。服罩心甘露飲、落咽笑方。



《疔瘡緊要秘方・背脊疔》 屬督脈經，寒熱往來不寧，如若根腳平坦，唇白無神，膿穢清稀，此是陰症，十中僅全一二。



挑尾子上二三節。

服內消沃雪湯。

《疔瘡緊要秘方・人中疔》 生鼻下唇上，水溝間，屬脾經，貼連頤頰兩腮鎖口。



挑印堂、唇內、百勞三節、尾閭、地合。

服罩心甘露飲、互利大黃湯、犀角石膏黃連等藥。

《疔瘡緊要秘方・中反唇疔》 一名合珠，治法與上反唇同。

《疔瘡緊要秘方・內反唇疔》 治法與上反唇仝。又用帶尾金錦蟲摘斷，拖水於患處，可治。地磚下篦箕蟲也，如冬天在土中三尺必有。

此疔三日宜速治，如唇已翻出，難醫。

《疔瘡緊要秘方・下反唇疔》 挑命指尖，治法與上反唇仝。

《疔瘡緊要秘方・眉燕疔》 一名吊睛，生印堂邊，眼皮不開，其傍發珠，緊防走黃。玉眼皮上下作膿，自然出氣，可望全愈。挑大權、裏反弓、牙咬、龍舌、肩井、耳門。

服黃連解毒湯、菊花回疔丹。

《疔瘡緊要秘方・眉稍疔》 治法與眉燕同。

《疔瘡緊要秘方・散笑穴疔》 從鼻環傍開五分爲迎香，再開三分爲散笑穴。挑唇內齒根、海底尾閭、天柱大權、耳門。服罩心甘露飲。

《疔瘡緊要秘方・穿鼻疔》 此疔三日內宜速治，五日緊防爛穿，七日外恐走黃傷命矣。挑大庭、印堂、地倉、地合、吊角、耳齒潭、大權、尾閭。

如嘔吐神昏，服罩心甘露飲，如痰喘，服落咽牛黃丸。

《疔瘡緊要秘方・上下眼胞疔》 此由胃經血壅氣滯而生，小兒多有之，上下眼胞皮俱要翻出，如舌底唇般，其翻出因皮腫睫攻緣故。挑曲池、裏反弓、命指尖、足後跟。服清脾涼血湯。

《疔瘡緊要秘方・眉下絲竹疔》 屬厥陰肝經，其形色如海棠、牡丹，毒重則嘔吐頭疼，走黃則毒入心胸。挑外反弓、曲池、百勞、肩井。服龍膽瀉肝湯。解毒定心須用牛黃。

《疔瘡緊要秘方・托腮疔》 一名疹腮，兩腮疼腫，此由濕痰壅滿而生。二便不利服清涼飲。膿潰服托裏消毒湯。體虛人兼宜補托，柴胡葛根湯。

《疔瘡緊要秘方・脈門紅絲疔》 此穴脈名太淵，左屬心，右屬肺脾。紅絲牽至心胸，則傷命矣。挑龍舌、命指尖。紅絲盡處宜先挑破，寸寸挑至瘡頭而止。服黃連解毒湯。

《疔瘡緊要秘方・腳上紅絲疔》 其寸寸挑破，與治脈門紅絲仝。

《疔瘡緊要秘方・手肘蚯蚓疔》 毒生手肘，其形似線，十有八九難治。初起時宜先刺破，服追風流氣飲。

《疔瘡緊要秘方・喉疔》 喉內非疔，實鎖癰也。挑肩井、大權、天柱、無名指節根。服金匱開關白虎湯。如女人生喉疔，毒由肺火，胎前產後，醫宜斟酌，胎前以清火保胎爲先，產後以行血溫爲主，而總歸於化痰解毒，挑雲門穴、少商穴。寒熱往來，服柴胡。便閉加大黃五利湯，身孕忌之。

《疔瘡緊要秘方・耳膈疔》 疔生門口名米疽，若生在膈底，其毒益重，挑肩井、大權、地合、千觔。如婦人有孕，宜服六味解慍湯。

《疔瘡緊要秘方・耳癰疔》 挑虎口、肩井、百勞七節、龍舌、合指根。服貫衆知柏飲，搽天丁散。

《疔瘡緊要秘方・耳齒疔》 疔生寒熱，發渴頭疼，麻木痛癢。挑虎口穴男左女右、肩井。服罩心甘露飲、落咽笑。

《疔瘡緊要秘方・上反唇疔》 挑耳門、印堂、面巖、唇內、牙根、龍舌。初起當頭刺出血，三日後不可行矣，此疔七日外難治。

服消風解毒散。如頭面腫，服普濟湯。如咽腫，服金匱開關、落咽笑等方。便閉加大苗、牛蒡。瘡頭敷拔疔散。

又一方，潤火葉、明眼葉、良薑。

《疔瘡緊要秘方・海棠金菊疔》 滿背身，四面紅絲，狀如海棠、金菊花形，嘔吐頭疼，毒發少陰心經，號亦帝門。宜團團瘡邊挑破其根。服三黃解毒湯，罩心甘露飲，再用芭蕉根搗敷。

《疔瘡緊要秘方・合角疔》 此手陽明胃經穴，一名拍蟹，初起時是疙瘩泡，尋見紅絲，宜先挑破，三日後欲作膿矣。服黃連解毒湯，敷金黃散。

《疔瘡緊要秘方・天蛇疔》 手背發腫，此乃心火上炎，甚則寒熱交作。四圍宜用花針刺之，以雄黃散塗患上，服消風敗毒湯，青面白肚敷之亦可。忌一切發食。

《疔瘡緊要秘方・手掙頭疔》 此係太陰、少陰經絡，舊詩曰：肘毒牛尾無瘡頭。挑脈門側，食指尖根，肘尖龍舌。服清肝解鬱湯，天花粉、黃連研末，蜜糖調敷。

《疔瘡緊要秘方・檀手疔》 舊詩曰：檀手生疔在掌後，橫紋一寸兩助求，此處亦有綫先發，發癢且疼是根由。挑股手交股上，再隨紅綫挑破之。服消風敗毒散。食物最忌油膩煎炒。

《疔瘡緊要秘方・曲池疔》 赤腫過肩，其毒上衝，亦有紅絲牽連。宜從紅絲看處，寸寸挑至疔上，再挑龍舌、反弓。服銀花托裏散。

《疔瘡緊要秘方・手槽疔》 生於手背高骨間，此處名威靈穴，俗謂埃遭風毒。凡有頭是疔，無頭是毒。挑肩井、龍舌、外反弓。服陽和通麻湯。

《疔瘡緊要秘方・螺紋疔》 生於指螺紋上，遲誤則轉黑色，緊防腐爛脫節，走黃則上腫手肘矣。挑曲池、龍舌、指根。黃連、蜈蚣炙研末，用鷄子青調敷瘡口。初起時用豬苦膽盛膽汁，連指套之最妙，服黃連解毒湯、甘露三生飲。

《疔瘡緊要秘方・命指蛇舌疔》 此係心經火炎，遲誤則瘡頭轉黑色。挑外反弓、指根、手掌根、對手印、腳指尖、面巖。服犀角、黃連等藥，青面白肚搗敷之。

《疔瘡緊要秘方・腋下疔》 一名挾癰，由肝脾二經之氣凝滯而生。初起時腰腫，其色不變，日久疼痛則作膿矣，膿成即當挑破之。挑燕窠、燕梁。未破服柴胡清肝飲，已破服十全大補湯。

《疔瘡緊要秘方・乳上下疔》 屬肝經，生於左則由氣，生於右則由痰。男子必須解鬱，女人先當行氣。挑龍舌穴。乳上挑臏骨，又從臏骨上三指，乳下挑臏骨，又從臏骨下三指。服犀角黃連湯、四順敗氣飲。

《疔瘡緊要秘方・乳中疔》 從大權骨下訣。

《疔瘡緊要秘方・肚疽》 離臍一寸，一名幽癰。初起時寒熱頭疼，團團紅腫硬突，毒重則四圍生膿。宜先挑破。挑耳齒潭。服黃芪內托散、五虎散。

《疔瘡緊要秘方・肋疔》 挑外反弓。

《疔瘡緊要秘方・肩下疔》 與轉骨疔相類。挑肩井、龍舌。服黃連湯，便閉加大黃。

《疔瘡緊要秘方・手背疔》 挑龍舌、曲池。

《疔瘡緊要秘方・大權疔》 挑百勞穴、耳垂、裏首。

《疔瘡緊要秘方・胸潭疔》 挑燕窠。

《疔瘡緊要秘方・伏兔疔》 生伏兔穴。初起時寒熱，脛骨疼痛。若木痛無膿，其疔難治。迨踝額腫大，則成鶴膝風矣。挑三里穴。服犀角地黃湯。

《疔瘡緊要秘方・臏骨疔》 生臏骨上，寒熱往來，疼痛。若踝頭腫大，則爲鶴膝風矣。挑肘後、膝眼、龍舌、大手指、大腳指根、虎口、後千觔。

《疔瘡緊要秘方・膝眼疔》 生膝眼穴。若踝頭腫大，即爲鬼眼、鶴膝風矣。舊詩又曰：無頭有膿名穿踝，青白無膿馬眼抽。挑大腳指根、虎口、耳癰、耳垂、裏首、三里穴。服黃連解毒湯、羌活勝濕湯。

《疔瘡緊要秘方・肉龜疔》 生腳覆背上，不紅掀腫，其長一寸，滿腳疼痛，如刀斯割。急用銀針刺龜四足，龜頭上用艾灸之，至不疼不動，其龜乃死矣。服消風敗毒散。

《疔瘡緊要秘方・血池疔》 寒熱往來，則作膿矣。膿成即須挑破。服參芪內托散。四圍敷金黃如意散，赤面白肚亦可。

《疔瘡緊要秘方・脫疽》 生腳指頭，其毒積於骨髓。如初起時黑硬，即將指截落，可保性命，否則十有八九不治。服陰陽二氣丹。敷金刀如聖散。

《疔瘡緊要秘方・腳拘疔》 寒熱疼痛，其症由損傷而起，至氣血凝滯，則不能行矣。挑大腳指根、虎口、插叉骨。服羌活勝濕湯、牛黃散。敷拔毒回疔散。

《疔瘡緊要秘方・腳指疔》 不論大小腳指尖，俱挑命指尖、背脊上、血池、大腳指根、虎口。

《疔瘡緊要秘方・腳後疔》 挑太陽。

《疔瘡緊要秘方・腳板面疔》 挑臏骨。

《疔瘡緊要秘方・腳揭疔》 挑插叉骨。

《疔瘡緊要秘方・海底懸疔》 一名漏撮，此穴在通谷前，由三陰虧損凝滯而成。初起時癢兼疼痛，形如蓮子，漸如桃李。且先挑破，膿水清稀，此虛弱症也，宜清脾補托方。

《疔瘡緊要秘方・含珠疔》 生男龜頭，玉莖破爛，此由邪淫慾火鬱滯而成。挑大指尖、牙車、臏骨。服龍膽瀉肝湯，兼平胃清肝導滯方。毒重服黃連解毒湯，敷珍珠散。

《疔瘡緊要秘方・吞珠疔》 生女陰門，由七情鬱火損傷肝脾所致，陰中挺出狀如蛇頭。四面腫痛，形如雞冠。挑大指尖、小指頭邊高骨上、牙車、臏骨。朝服補中益氣湯，晚服龍膽瀉肝湯。用雄黃蘆薈散塗患上。

《疔瘡緊要秘方・吃皮疔》 初起時是泡，日久而爛，此疔無別藥可治，

祇用溫州雨傘紙燒灰，麻油調敷，立效如神。宜用龜版殼煅炭，加冰片少許，油調搽，神效。

《疔瘡緊要秘方・挑疔歌訣》 挑疔之法最爲奇，先明臟腑經絡理，地合能消頭面瘡，白勞諸毒亦須記。鶴疔獨刺印堂上，地合百勞與千觔，天庭疔從肩上挑，插花面巖必須行。命指尖頭並地合，頰下一決值千金，天門疔挑龍舌穴，地合肩井兩處尋。面顴百勞三節下，何愁煩躁不安寧，太陽疔凶挑耳門，地合兩傍截其根。眉中插花同太陽，百勞七節亦須針，前髮際從臏骨挑，尾閭骨上穴有名。後髮宜從百勞破，尾上還當二節臨，印堂疔挑百勞穴，大權氣斗耳門決。絲竹疔挑外反弓，曲池百勞肩井攻，吊睛一疔名眉燕，牙交挑破效如神。山根疔向四節針，眼胞疔挑曲池靈，命指尖頭足後跟，淚堂挑疔氣斗潭。太陽地合耳巇砭，鼻節疔向鬚潭破，鼻環須從海底針。穿鼻疔挑耳齒潭，地倉地合印堂參，顴骨疔從太陽穴，髮際左右亦須決。面巖疔挑外反弓，髮際天庭頰車冲，顴膠一疔名對齒，小指尖頭決見紅。上反唇疔挑耳門，龍舌面巖細用工，人中疔挑印堂上，百勞三節效亦同。合珠疔同上反唇，再挑唇內奏奇功，下反唇疔針印堂，命指尖頭決血通。牙交疔向命指針，男左女右須要分，再挑齒孔與疔根，人中顴骨地合尋。吊角疔屬脾腎經，肩窩燕梁亦可針，耳巇耳茸挑無血，大耳肩後決不禁。地合疔挑命指根，男左女右各有經，地倉必須挑地合，耳巇耳墜與天庭。耳茸頰車若生疔，當刺虎口與肩井，耳墜生疔挑肩尖，耳挹有疔命指裏。項疔獨刺印堂上，揮花面巖虎口靈，對口偏生毒如何，尾閭八字千觔破。正對口疔挑印堂，尾閭天庭再針康，背脊疔屬督脈經，尾上三節速須針。飯超疔生轉骨上，肩上燕梁將刀化，肩下生疔挑肩井，再針龍舌自然寧。脈門疔毒發紅絲，左屬心經右屬肺，此穴脈爲大淵經，宜挑龍舌與命指。紅絲尋處宜先挑，寸寸挑至瘡爲止，命指疔針手掌根，腳指尖頭速須針。手掌疔挑臏骨上，命指印堂腳拘連，撣手疔挑手交股，手背疔須龍舌決。手脖疔挑脈門側，食指尖頭拔出血，乳上疔挑臏骨上，拘上三指針即康。乳下疔挑臏骨下，相離二指針即瘥，臥胸須砭勞食決，膀胱疔認臍上穴。肚疽速向耳齒針，肋下疔挑手脖頭，斷蹻疔破腳虎口，腳指疔決背脊上，再挑命指毒自休。初起黑硬是脫疽，將指截落不須留，膝眼疔針腳虎口，耳巇耳墜好尋求。前後隱疽無別穴，前隱千觔後血池，腳拘疔刺腳虎口，刀法宜深血水流。又有滿身小毒生，四面紅絲如花心，名爲海棠金菊疔，團團瘡邊挑其根。速服罩心甘露飲，遲則難生命歸陰。吞珠疔生陰門內，含珠疔生龜頭上，大指尖頭定可清。胎前生疔切莫攻，攻藥用之毒增凶，產後生疔不可寒，寒藥用之病加添。小兒痘瘡生惡疔，須明六經八門因，痢後生疔有藏毒，清涼敗毒便安寧。傷寒餘毒生大疔，四肢腐爛毒攻心，護心丹兼牛黃丸，落咽一笑即回生。以上歌訣存大略，學淺全賴後賢增。

又：

手掌生疔臏骨破，面巖破處屬天庭，反唇龍舌無差錯，耳茸須知命指根。腳後太陽破毒血，眉稍耳聳反唇明，耳垂大指根當破，臏骨還從大腳指，乳下腳挺二指穴，淚堂命指破頭行。如逢乳上挺三指，左右分平不可紊。鼻火定應破地合，寒芹根潤火葉銀花胡葱根。飯超骨燕利三指，尾子骨尖對口疔，地合下邊再刺破，請君一一盡留心。天庭地合指尖破，吊角疔從耳聳正，兼破項潭後史挺，髮際燕利後前分。紅絲到處爛頭斷，鶴疔印堂破亦靈，炙炭畢桃爲細末，清油調敷效非輕。人中大脛破三節，舌上疔瘡另有名，挑破之時爛舌死，治遲發腫亦亡身。三分川連五速心，煎汁鵝毛頻刷疔，背脊生時破尾子，還須三節定其衡。

紀事

《外科發揮・疔瘡》 一男子足患作癢，惡心嘔吐，時發昏亂，脈浮數。明灸二十餘壯始痛，以奪命丹一服，腫起，更以荊防敗毒散而愈。

一男子患之，發熱煩躁，脈實，以清涼飲下之而愈。

一男子胸患之，遍身麻木，脈數而實，急針出惡血，更明灸數壯。始痛，服防風通聖散，得利而愈。

一男子左手背患之，是日一臂麻木，次日半體皆然，神思昏憒，遂明灸至二十餘壯，尚不知痛，又三十餘壯，始不麻，至百壯始痛，以奪命丹一服，腫始起，更用神異膏及荊防敗毒散而愈。

一老婦足大指患之，甚痛，令灸之，彼不從，專服敗毒藥，致真氣虛，而邪氣愈實，竟至不救。蓋敗毒散雖能表散瘡毒，然而感有表裏，所發有輕重，體

段有上下，所稟有虛實，豈可一概而用之耶，且至陰之下，藥力在所難到，專假藥力則緩不及事，不若灸之爲良，故下部患瘡，皆宜隔蒜灸之，痛則灸至不痛，不痛則灸至痛，若灸之而不痛者，宜明灸之。及針疔四畔去惡血，以奪命丹一粒，入瘡頭孔內，仍以膏藥貼之。若針之不痛，或無血者，以針燒赤，頻燒患處，以痛爲度。或不痛，眼黑如見火光者，此毒氣入臟腑也，不治。若患在手足，紅絲攻心腹者，就於絲盡處刺去惡血，宜服荊防敗毒散。若絲近心腹者，宜挑破瘡頭去惡水，亦以膏藥貼之。如麻木者，服奪命丹。如牙關緊急，或喉內患者，並宜噙一二丸。凡人暴死，多是疔毒，用燈照看遍身，若有小瘡即是，宜急灸之，俟醒更服敗毒藥或奪命丹。人汗入肉，食之則生疔瘡，不可不慎。

《徐評外科正宗・疔瘡治驗》　一監生右顴下生疔三日，形如魚目，麻癢不常，此肺經受毒也，用針刺入四五分，此句徐勒批曰：蠻做。其硬如骨有聲，隨用蟾酥條插，至三日猶不腐化，徐曰：肉已爰頑，那得腐。此堅頑結聚之病也，非此藥所能勝，徐曰：爲藥所害。換用三品一條槍，插至七日，以上九字徐×批曰：好肉俱須痛極矣，可惡。外用紙封蓋，至十一日，脫出疔根一塊，約有指許，徐曰：皆好肉爲藥所變者。以長肉玉紅膏搽之，先服托裏消毒散，加金銀花二錢、白芷五分，脫後用八珍湯，加天花粉、麥門冬、黃耆、陳皮各一錢，調理月餘，肉已平，用珍珠散糝上，結皮而愈。

徐曰：此等治法，真所謂將好肉做瘡，弄成大症，以見己功，恐醫者亦未必知其害人也，其傳授如此耳。

一監生中年縱慾，自服補腎助陽之藥，以致腎水受傷，以上四字徐圈批曰：是。不能上制心火，左顴生一泡，先紫後黑，麻木不知痛癢，黑屬腎經，其毒不淺，幸四邊尚未走散，即用針刺，此二字徐勒。以冰蟆散厚糊作條，插入患孔，以上八字徐勒批曰：顴上皮薄，如何可用插藥。仍用紙封，勿令泄氣，朝服加減八味丸，以滋腎水，八味丸徐勒批曰：此乃增腎火也。午服益氣養榮湯，接補真氣，晚用琥珀蠟礬丸，護心解毒。至十一日外，疔根與藥結成一塊，以上八字徐勒批曰：凡好肉遇惡藥皆爲死肌。依期脫落，乃用生肌斂口，補助調理脾胃之藥，二十日而愈。後因不慎保養，幾及三年，復成勞瘵而歿。徐曰：病根乃在自然致死。

一婦年近四旬，與夫不相得，懷抱鬱鬱，季夏腮發一疔，六日後方延余治，毒已走散，頭目唇項俱腫，形色紫赤。余曰：肉腫瘡不腫，業已走黃，不治之症。徐曰：非亦必死之症，以下治法幸而生耳。婦流涕歎曰：一家皆絕也。余問其故，婦曰：吾夫不肖，有一女二子，尚未婚嫁，我死而托命於夫，必致流蕩，故我死則家絕矣。余聞其言，不忍棄而不治，但瘡勢既大，非藥力可回，因先僱一貧人，與飯喫飽，再飲火酒數杯，隨用針刺腫上十餘處，以上七字徐勒。令其吸出惡血數碗，以上四字徐勒批曰：自有散毒之方，何必出血以空營氣？又曰：果有可生之理，何必如此？溫湯洗淨，用蟾酥錠磨濃塗之，四圍敷金黃散，早晚二次，內以護心散、蠟礬丸清心護裏，兼服降火化痰開鬱安神之藥，餘腫稍退。又六日，其夫言何以不死，婦聞暴怒，腫甚於前，復用針刺約十餘處，出血三四碗，以上十三字徐勒，出血二字加×。針孔上蓋小膏，餘腫仍用敷藥，出血既多，其內必虛，服人參養榮湯，徐曰：出血多不得不然。加香附、貝母。數日後，針口漸膿，餘腫漸消，其瘡頭乃得高腫，仍用蟾酥條插化腐潰，蟾酥條徐勒。外用生肌斂口之藥，內服開鬱和中、養血健脾之劑，百日外方愈。此瘡勉強治之得生，其後二子一女俱婚配，夫先故，婦今六十五歲矣。

一婦二十二歲，右耳垂向前一寸生疔二日，請余視之。約有豆大，頂陷灰色，此肺經白刃疔也。又根腳綿軟，毒不結聚，爲陷伏陰症，未及針刺，徐曰若□□□出血亦□□□何恙也？余直告曰疔瘡，彼冷笑不信，余因辭不用藥。復請他醫視之，曰不過風熱疙瘩耳，用消風散藥二服，毒氣全收，昏憒喘急而死。

《外科明隱集・疔毒彙案》　以下此集各案，皆係親經治驗，遂時記錄，而將某村某名並書明確，乃爲學者以憑所實而專功入道也，若論集中之名，皆屬鄉農之輩，誠乃貽笑大方。余居都遠敝鄉，生成貪好閒懶，命數不趁功名，只落不堪世用，豈能得逢高貴，按浮情品行有分，論得病貴賤皆同，賢明高見者，必以醫情爲論，性尊氣昂者，必以農賤爲嘲也。

霍各莊李茂生之母，膻中生一疔毒，二三日間，患頭綿潰，黃汁滲流，遍傍翻腫，麻木隱疼，堅硬紫黯，如與胸骨結而爲一之狀，心忙悶亂，增寒壯熱，勢險情急。祈服蟾酥丸，熱葱湯送服，見汗微效，遂投七星劍湯，加蒼蒲、連翹、荊芥、防風，仍以葱湯催發通汗，內覺安愈，其傍腫處，漸覺退消。間日腹忽牽疼，連及後背，原患反不知疼，余意略其毒勢未減，正氣不勝毒邪之故，

遂投托裏消毒湯加乳香、沒藥，內疼立止。患孔上以紫霞膏，傍塗蟾酥定麵，漸次膿生腐化，緩愈。

注論：凡醫瘍科之暴患，初法俱宜發汗散表爲要，遂次卽當解毒之法，散表之次邪毒卽釋，止疼得安，效在托裏。

白莊韓爐匠一女，顴骨疔毒，初如粟米，頭焦殭暗，傍腫水亮，毒黃已走，腫至咽喉，昏睡不醒，勢至垂危，連投七星劍湯，加桔梗、防風、銀花、連翹、花粉、菖蒲、茯神、荊芥，服後見汗，神清漸效。外塗蟾酥丸麵，對南星、皂角，腫亦消解。次見微膿將愈，又被外風襲染，普面宜浮，復投散風活血之劑，緩安。

註論：疔毒之患，失誤調治，毒黃走散，若在四肢，串染遲緩，猶可容醫，若居面部、胸腋，稍有遲失，命多難保。初觀斯證之險，七惡互現，量難逃生，後得安愈，係屬萬幸，雖是命數所關，亦在法未遺失。

七星劍湯，解毒散風，逐邪發汗，每施疔毒，必經神效，實稱渡世寶筏，隨證加減，亦在醫之變通，不可專方爲率也。

一崔姓男，拇指疔證，初生失治，指尖乾燥，通指腫硬，勢甚猛惡，色紫青暗，形若橘皮，塗上蟾酥丸麵，對皂角妙貼散，毒黃雖未延散，腫仍不消，復用砭法刺劃，刺孔滲流毒汁，如窩瓜皮刺裂流出嫩汁之狀，移時定如粉條，其流遂止。余忖其理，總乎毒成之後，被風寒所滯，故而凝結不通，復行砭後，令一人口噙薑艾、銀花、貫眾、甘草熬水，吸其砭針之孔，數換數吸，毒勢遂覺漸消，又以湯腫湯，加艾葉、銀花、乾薑、防風。患面知疼，血水滲流，漸次見膿後，按潰瘍之法，腐化肌生而愈。

註論：毒黃將欲走散，腫處勢若橘紋，色或鮮暗，毒汁閉塞不通，恐多患成之次，誤被風寒襲滯，血脈凝結，汁水不行，卽當刺孔吸拔，毒邪隨吸而出，氣血自然通行，塗敷之藥，方得其力，其法確屬第一。

南寺頭楊從山母，乳生疔毒，初發殭焦暗皰，附冷憎寒，傍腫紫堅，形小勢惡，治以七星劍湯，見汗之次，外敷蟾酥丸麵等法，漸次得效。患內頑肉將要離活，週露絲邊之際，偶因驚駭，卒然暴變，腐肉頑殭，紫暈延現，心悸脈短，形神更改，復投四物湯，加菖蒲、遠志、茯神、乳香、甘草，微效。復反，又以蟾酥丸二粒服之，其次漸覺毒束悸止，患鮮脈常，後至腐肉脫落，忽生風肉，紫嫩隱亮，外以紫霞膏，加乾薑、硇砂上於患面，遂刮瘀腐頑肉退盡。又受暴怒復犯，心神忙亂，患處又生頑腐，膿遂減止，復換香貝養榮湯，加菖蒲、乳沒，連服略安，後以補中益氣之劑兼服。外以生肌等藥，緩愈。

註論：暴怒傷肝，驚恐傷腎，肝腎兩傷，致有驚悸忙悶之現。疔毒之情，本關臟經，積隱之毒，偶爲外因邪令所感爲患，見效之次，最宜恒養，否則致有以上之犯。

蟾酥丸醫疔毒效驗異常，外敷內服，勿可忽失，以免捨美玉求頑石之誤也。

大廠榮德堂王姓一婦者，右外膝眼一證，潰後半月有餘，陷黯腐爛，不疼不熱，延開無膿，止未深傷，腐邊穰軟，色紫賊亮。究其原情，初係疔毒之輕患，失於調治，延遲如此之狀，見其患上貼護膏藥一張，問其來由，言係巴膏，余悟謝蕙庭遺著之書云：巴膏藥，內有穿山甲，疔證誤用則必走黃，因其性發太甚之故。今忖斯患原係疔毒輕證，若原關重，恐難醫治矣。遂用七星劍湯，加蒼朮、荊、防汗之，上以蟾酥九料對紫霞膏、石羔上之，二三日後，患口收束，腐似離活之狀，後至腐脫，忽生風肉，紫嫩突翻，邊起硬稜，以刀刮刺不疼，瘀凝成坨，遂上以硇砂、乾薑、肉桂、血竭、蜈蚣、白芷，刮上數次，漸疼膿生，次減硇砂、乾薑，加龍骨、乳、沒、白蘞、珠磨，膿稠肌生，換貼千捶膏，緩日而愈。

註論：疔毒與瘡，雖皆瘍科，疔速瘡緩，治者之法，其理有殊，後學庸淺，每照正宗所傳，糊泥並論，每常誤命，後學入道，宜當細辨。初如粟米，起至豆大，麻癢不疼，單生一枚，二三日自潰，浮爛無膿，遂次傍硬患縮，或身冷拘緊，心煩嘔惡悶亂者，疔毒也。初小漸大，腫盤高起，疼熱並現，潰破見膿者，瘡癤也。初起表寒拘緊，腫色紫熱，寬延促速，黯亮異常，潰見穢膿，安危之期與疔毒之日相彷者，時令瘟毒也。白頭老與疔毒相類，頭尖頂膿。風毒癤形似疔毒，生非一枚。火疙瘩狀若疔毒，盤高疼熱。爲醫之道，臨疾辨悟，理各有別，庶不致誤。

穿山甲壞疔毒，不止敷貼而矣，湯服之劑，猶屬更甚。余見疔毒每有走黃，察其前醫之方，或有誤用者，疔壞甚速，每致無救，死者之冤，非屬醫者之所故也。

謝蕙庭先生著《良方集腋》。

金莊蕭姓一男，腕生疔毒，初失調治，雖未走黃，證勢甚險，心忙悶亂。

余視治見其原患，形如豆大，白漿灰皰，刺破內肉尚紅，似有血浸之狀，度其證象不致危險如此，用以七星劍湯發汗之次，遂以內固清心散兼服，立即效驗。將欲見膿，病者自度已愈，不以爲事，延遲二三日，證遂復犯如舊，又約診，視其時患已八九日矣，諸惡悉增，止於六脈洪大，復投清心散，雖獲微效，移時仍然，次即右耳連頤紫腫，遂起燎皰，其理總乎緩於施治，原患未見多膿，致有如此飛黃之險，仍以二味拔毒散，加蟾酥、皂角調上，雖未深傷，繼之左耳又然，鼻額皆腫，余意其原情之理，總係汗未大通，膿未得見，中誤調治，故致此險急，以生芪、銀花、地丁、角刺、蒼耳、牛蒡、薄荷、党參、荊防、甘草，清神兼汗之劑服次，頭面堅腫似覺紅活，連服三四劑後，精神略增，昏亂漸退，頭面腫消，原患腕處譽發知疼，遂次毒汁始流，腐爛離活，換上紫霞膏對蟾酥、硇砂，伺腐脫之次，按潰瘍之法，調理漸愈。其後究問原情之理，爾言初起之時，本係輕患，因受傍者指引，以蒜艾灸之，次便增添悶亂之證，豈非受病者不明醫理，險有危亡之失。

註論：凡治疔毒，首重發汗，次要見膿，汗通邪散，而無走黃，深傷筋脈之憂，膿見毒解，真氣週行，可保危亡之害，汗不通，膿難見，二者缺一，危亡難免。

飛黃之害，較比走黃猶爲更甚，若非汗見在先，其患頭面難免深傷之惡，既有深傷之害，性命何能保全。疔毒之患，原屬毒邪迅速之疾，數日內外，非保則死，急治猶恐有變，豈容中止。

疔毒之患，原乃暴證，脈宜洪大，最忌微細，如此之重患得生，總憑脈之洪大，而故獲安也。

附註：隔蒜灸法，原出前代所傳，總未分確辨用之理，近今之人，醫學不精，糊混亂施，不管瘡疔癤瘤，屬陰屬陽，邪令正令，內因外因等證，宗古虛傳，一概濫用，受害死者不知多少人矣。《金鑑》之法，原係倣照正宗所著，而有總論治法歌云：無論陰陽灸最宜，按斯之論，真是令人難解，豈有陰陽不分，一概可施之理。後學不精，宗此之傳，概而用之，理之是否，後賢體試，其利其害，必可有知，愚庸之輩，恐終未省，前醫滑壽評假王叔和之《脈訣》云：求醫之明，爲書所誤，高明入道，必有鑒辨。　王懿生附案

滑壽，字伯仁，著《診家樞要》。

王叔和，西晉時明醫，所著《脈經》文深難解，不易俗傳，現今王叔和《脈訣》乃係宋朝時無名之俗子冒著之書也。

錯橋王姓一男，上唇患疔毒證，三四日間，殭粟未潰，麻癢堅黯，附冷拘緊，治用蟾酥丸三粒，服後以葱水催發通汗，附冷遂減，患潰汁流之次，週匝紅盤發起，形若湯燙之狀，疼痛漸增，孔內上以紫霞膏，對蟾酥、番硇，毒水時流，次見微膿腐脫，上以生肌散，敷玉紅膏而愈。

註論：疔毒初現，本屬迅速之險候，粟皰已潰之次，忽而拾腫盤高分界，疼熱並現，名曰護傷，若見如此之兆，毒邪自能減半，其理確爲險中轉順，即改易治之患也。

韓家府王姓一幼兒，耳前聽會冗生疔毒證，殭腐錢許，週傍突腫，頤頷淡紅漫硬，似要走黃之形。治以稜針挑刺潰孔，毒汁瘀血浸流不已，上以蟾酥丸麵，對巴豆、番硇，腫外敷以蟾酥定面，加白礬、雄黃、風化硝，次漸腐脫膿生，換上生肌散，蓋玉紅膏而愈。

註論：古賢云疔證速刺血之語，乃千古不改之論。然而亦當細辨證之形狀，其刺之法，宜當施於盤高毒現之時，毒汁滲流，方爲用當，即敷周外塗藥。若在初起，嫩粟隱含肉內之際，如刺太早，毒汁瘀血無多，反致增害走黃，有關生命之咎，毋可不慎。若用刺法，必待盤起毒現方可，否則恐致異變。

又伊弟一稚子，臂生一疔，初發形若魚臍，將要走黃，昏睡神憒，究其原情，本因瘟死之畜肉傳毒爲患，治投以內固清心散，加蟾酥、川軍，用銀花、貫眾、菊花煎湯送下，服後神清聊效。外以蟾酥定面敷塗，患孔漸高，上以蟾酥丸面，遂次生膿知疼，按潰瘍治法而安。

註論：每逢疔毒，原生之初，不見粟皰，便是陷孔，潰若魚臍之狀者，多因畜毒染受之由，其患原屬毒猛瘟盛之情，治稍遲緩，命多難保，醫者倍加詳細，分明毒邪輕重之理，受患原情之由，施治之法，投機應證，庶無妄誤之錯矣。

馬房利姓一少年，下頦疔毒，初發之際粟麻，將潰，偶經他醫誤用衛生湯，重加山甲之大劑，服後遂次胸腋宣腫，心亂嘔穢，約余診視，其患雖未甚重，便現神疲氣睛之狀，治投以七星劍劑加荊、防、菖蒲、遠志、茯神、牛蒡、硃砂，外塗蟾酥定面，加雄礬、大黃，漸覺餘腫微消，患孔遂高，外上紫霞膏弗效，腐肉仍係殭燥，毒汁不通，復又重加巴豆，兼以玉紅膏蓋之，漸見毒汁通

流，相繼膿生腐盡，上以生肌之法而愈。

註論：疔毒之證，原屬外邪內毒之由。附骨陰疽，原屬不內外因，兼之虛陰之由。山甲之性，與溫補之藥並用，卽爲托法，本係提托陰證外發回陽之用者，爾醫動則每以山甲治疔毒，亦不知其不明藥性，亦不知其不識證理，壞證終不省悟。如此之輩，誠屬醉生夢死之徒，病家求其調治，豈非自取其危？醉怨其誰，夢怨其誰，錯怨其誰耶？

疔毒之患，表邪已解，潰破之後，患孔銹澮，腐化遲緩之際，外上之藥對巴豆兼施其法，有功無害，勿以其性猛烈毒，甚爲嫌耶。

南寺頭楊姓一坤者，顴骨疔證，初則麻木，微腫頭殭，附冷拘緊，三四日次治以七星劍湯，加南星、蒼朮、芥穗、防風汗之，外塗蟾酥丸面，加乾薑、皂角，服湯劑後微見躁汗，證情略效。余忖表未甚通之故，復將原劑重加麻黃，乃見通汗，又復惡心嘔噦，換服菖蒲、遠志、茯神、連召、花粉、銀花、蕃薯、麥冬、地丁、乳香、生地、草節，服次內證悉退，原患之週遂起紅粟，延滿破浸微汁，傍腫漸消，次覺疼痛，塗以玉紅膏，對雄黃、乳香，炒軍，疼止紅退，原患之毒，漸次結縮，緩日而愈。

註論：十劑曰：輕可去實，葛根、麻黃之類是也，輕者是言麻黃性味之說也，實者是言病理表實邪盛之說也。陰邪在表之證，情因邪氣閉塞，正氣不通，故而附冷拘緊，無汗惡寒，脈見弦浮，甚致短微。治者之法，當以受病之形，論所應施某法之理，勿以傷寒之說爲分也。疔毒初現，卽爲暴患，毒隱臟腑，邪居腠理，毒爲其本，邪爲其標，醫治之法，宜當急則治標，緩則治本，發汗之後，外邪已解，內毒之病，便可容醫用麻黃治疔毒，借其能發裏中之表，散邪勝強他藥之力爲用也。勿以性熱爲嫌，而誤暴患，促速生死反掌之命也。荊、防二活，皆能發汗，而且性和，未若麻黃速捷之猛。治疔之法，宜急不宜緩，宜暴不宜柔，恐誤時日，而致難救爲悔耶。

疔毒已成，將要走黃之際，忽而傍週暴起紅粟，癢疼並作，名曰滿天星，乃爲易輕消愈之吉兆。若無滿天星、護傷之順，不膿而消者罕有。

徐之才備陳藥性，分解爲十宜：通補洩澮滑燥濕輕重，後人故稱爲十劑。

小景莊劉姓一中年，眉心疔毒之證，初如粟米，繼之麻癢微腫，因經他醫用以稜針連刺數孔，內服清解之藥，並有穿山甲三錢，服藥之次，遂覺面腫堅硬，眼目封閉，惡心神亂，眩暈氣促。余診其脈，實而兼短，總因初失汗散之法，投以七星劍湯，減麻黃，加菖蒲、遠志、茯神、荊、防、牛蒡、銀花、甘草，外塗蟾酥定面，對雄礬服塗之次，腫雖仍然堅硬，漸解，色聊紅活，二便均和，內覺舒暢，仍以原法投用，延至數日，邪腫漸消，患內生膿，次後腐脫緩愈。

註論：疔毒暴患，情屬險速，施療之法，失則必變，斯疾之失，其情有三，險遭妄陷，初未汗散，法失一也；未起卽刺，法失二也；暴患投用山甲，法失三也。三失之中，山甲猶甚，故有腫堅脹悶走黃之險。如此急患有此三失，而後逢生，誠爲三生有幸。外科邪瘟暴發之患，用山甲，似如內科寒陰虛病，用大黃之理，無甚相遠。此等淺敗醫門之輩，混投妄治，真是以人命爲兒戲耶。

疔毒之證，本屬暴患，數日內外非保則死，將臀之次，投方難求得獲大效，但能聊保緩日，便是患者救援，延至數日之外，自然毒邪之惡漸解，陽氣陸續加增，毒消邪散，真氣盛旺，患高膿生，命可保矣。每有走黃之際，患者增現悶亂，病家不懂醫理，日請數醫，意欲立效速愈，雖有明者，亦難盡力，反將有可生之命，付之冥鄉矣。

韓各莊一楊姓男，右手中指疔證，初由刺傷爲患，因勞喪事，兼受殃氣沖染，遂致臀發，失於調治，延染手背，燎皰漸漫，毒黃將走散串，而致心煩悶亂，睡卧不安，驚悸譫語。余投以柴胡清肝湯，加菖蒲、遠志、棗仁、茯神、硃砂，連服之次，毒解邪退，外上以紫霞膏，對蟾酥丸，似見微膿之狀，忽而一夜暴變，患口沿瀕，內變灰白，敗血湧流，通腕紫烏，神衰氣冷，脈沉遲細，究其情由，本因誤犯房勞之故，而現此態，急以六味地黃湯，加參、芪、桂、草，服後微覺敗血略止，腕處殭陷變爲頑腐，疼痛漸增。余意斯患，本因房勞暴變之故，精氣兩傷，恐用前法不能濟事，復改純陽熱補，以托裏定疼湯，加參、芪、附子、郁李仁、甘草，二三劑後，漸覺陽氣增壯，膿汁復生，躁臭氣穢，腕腐漸脫。患者難於藥資，生肌之法，未得接濟，其新肉漸忽平滿高餑，患家喜其已愈，余觀其象，患內紫突不平，鮮嫩黯亮，係乃寒陰外襲所生風肉，伊家不信，余以竹片刮刺，紫血滲流，移時冷定成坨，不知疼楚，深刮有聲，伊家始信，果係風肉不斂之故。復上以紫霞膏，對薑、桂、血竭，漸次知疼，仍係難於藥力，而以楊葉敷法，醋泡楊葉，對以薑、桂、白斂、五味子，貼於患上，每日易換，兩月有餘，方得平復，上以斂口之藥而愈。

註論：房勞傷腎，暴怒傷肝，疔毒之後，實爲緊要之戒，較比別忌，猶屬更甚，否則致有立斃之害，君子宜當慎重，以全醫者，病家兩益之事。疔毒未見通膿之先，熱藥之法宜當酌用，今遇此房勞氣虛陽竭之際，當以脈理形情用法，勿以斯患爲戒也。此亦急則治標之道，反此妄投，生死立判。

大蓋綿潰之證，前面之疔毒，後背，對口等疽，各證潰後，腐肉離活之際，必現臭似腥躁之味，其乃毒邪已解之象，傍腫必亦塌軟，證之真理，乃係有可望生之兆也。綿潰小證，與通潰等瘡，不在此論，賢者鑒焉。

本村邸姓者一女，股生疔毒，初如魚皰，昏睡不醒，心悶懶食，將要走黃，患處堅硬，頑腐紫黑，毒汁滴少，治以野菊花、蒺藜草、防風、地丁、菖蒲、遠志、荊芥、銀花、茯神、生地、連翹，外敷蟾酥丸面，加皂角、乾薑，刺患透孔，上以蟾酥丸面，紫霞膏加番硇砂，屢投三四日，終未透腐，復加炒巴豆，蓋玉紅膏，始得頑腐漸化，次按潰瘍治法，生肌而愈。

註論：疔毒之名，自古相傳，舉世之人皆知疔證屬毒，但不知毒本屬陰，俗醫不信者多也，其理以形色情迹辨別可知也。麻癢不疼一也，不紅不熱二也，堅凝患陷三也，外形有此可證，而內服之藥，皆以發汗而獲奇驗，外上之藥，每以巴豆熱毒之性，而得腐化膿生。余曩自初學之次，每亦疑無定確，後因漸經閱揣，始悟其屬純陰也，理之是否明者，人道久經自可知矣。

伏集刑廣田之母，左腕患疔毒證，附太淵穴之外，初經他醫，只以敗毒清涼之劑治之，斯證表邪正盛之時，失誤汗散之法，遲至患頂塌縮，殭腐堅陷，傍腫類似橘紋，色黃淡亮，毒黃已屬走散，七惡互現，嘔噦不休。余以內托安神散，加乳香、銀花、野菊花、寧神解毒，嘔吐微減，二劑加伏龍肝、沖湯同煎，遂覺神安，諸惡悉退，外以蟾酥丸面週塗，毒勢收束，患孔上以紫霞膏蟾酥丸面，後至腐肉離活，內服改以內固清心散、護心散輪服，調理甚效。原患未愈，右腕忽腫，發起白粟毒皰數枚，延染遍現，大如黃豆，隱含毒漿，紅熱並現，疼痛應心，傍肉微腫，服以荊防敗毒湯，減參、桔，加乳香、銀花，外塗玉紅膏，對雄黃、兒茶、輕粉、大黃、五倍子、黃柏，揉上之次，遂獲效愈。

註論：審斯疔患原情，蓋因失治，毒邪迅盛，榮衛被耗，以致真陽之氣衰微，毒攻臟腑而生嘔噦。其情之理，分格有二，醫當辨解，勿可糊泥不惻。邪傷少陽之分，而致嘔惡者，有時而止，不由自噦，其證多現將發之時，治宜發散少陽之劑，其嘔便止。毒攻太陰之分，而致嘔噦者，脾虛胃敗，湧吐不休，其證多現已成之時，治宜寧神解毒，上妥，其嘔噦愈，此治之理，乃係虛則補其母之義也。心爲脾之母，補脾之藥，甘緩壅滯，恐毒不能疏通，反致增變，法當以益心之劑苦辛快利，取其速達峻解而得捷效，此乃隔二之治也。丹溪曰：凡證皆有隔二、隔三之治，勿可執一爲用也。余宗先聖古理，每施以上之法，醫各等患，或可應效。

《外科醫鏡・疔瘡治驗》 一邊婦年四十外，左手脈門患紅絲疔，紅綫直貫腋下乳旁，第五天始邀予治，詢其病狀，據病家自言，此病初起，脈門僅一粟粒，麻癢不疼，紅綫一條直侵腋下，人則昏迷不醒，渾身灼熱，至今日未進水，大都埃顛酒而已，予細察病情，並診脈象洪大無倫，一息七至，見其原疔處已泯然無痕，膂臂通腫，色紫紅，覺無法可施，勉外用束毒金箍散，蜜水調敷腫處，原疔頭以八將散摻之，紙膏罩貼，內服護心散，開水調，頻頻灌之，並用七星劍合菊花飲煎服，方用：

麻黃一錢、蒺藜草三錢、草河車三錢、白菊花四兩、地丁草七錢、金銀花一兩五錢、蒼耳子一錢五、淡芩五錢、甘草一錢五。

此方服一劑，毫無動靜，至晚間病家踵予寓，問前方可再服一劑否，予答曰無妨，並囑再灌服護心散三五錢，次早復邀予診，見病人情形依然昏迷不醒，惟原疔處突然腫如杏核樣，按之引手，當用刀刺破，僅流膿一酒杯，用蟾酥散沾紙捻插之，膂臂腫處仍用束毒金箍散蜜調敷，內服：

烏犀角麵一錢冲、連翹七錢、淡芩三錢、羚羊麵一錢五冲、川連三錢、白菊花三兩、銀花一兩、地丁草五錢、甘草三錢。

此方服後第三日，復邀予治，見病人已清醒，見予便曰先生乃救命恩人，疔頭拔去紙捻，膿出如注，約有碗許，於是疔頭改用八將散紙捻，膂臂腫處漸有縐紋，惟大便不通，小溲短赤，飲食乏味，瘡口以及膂臂腫處用藥照舊，內服：

生黃芪三錢、連翹五錢、藿香一錢五、忍冬藤五錢、當歸一錢五、砂仁五分打後下、淡蓯蓉五錢、整廣皮七分、甘草一錢。

此方連服兩劑，腫已消，膿已少，二便和，飲食知味，內不服藥，膂臂亦不敷藥，瘡口不用紙捻，僅摻八將散，數日即愈。

一韓姓男子業剃頭，冬間鼻觀患疔瘡，起剛一整日即邀予治，見其鼻觀

口唇之上，疔頭大如粟粒，四圍漫腫，嘴唇上翻，形神狼狽，寒熱往來接連不斷，診其脈象，竟有七至，舌色焦黃，便閉溺赤，如此情形，勢殊不善，疔頭用油調入龍面，兩頤、腮、顴骨一帶蜜調金不換敷之，內服：

白菊花四兩、銀花一兩五、草河車三錢、淡芩四錢、地丁草五錢、桔梗三錢、甘草三錢。

此方服一劑，次日復邀予治，見疔頭如昨，四圍漫腫亦如昨，惟寒熱已減，二便仍不通利，閱昏焦黃業起芒刺，診得右關有力，沉按尤甚，知胃腑確有實熱，遂改用：

川軍五錢開水泡擦汁冲、製川樸二錢、白菊花二兩、炒枳實一錢五、元明粉二錢冲、淡芩三錢、桔梗一錢五、連翹五錢、甘草二錢。

此方亦服一劑，當晚瀉下濁物不少，穢氣薰人，不可嚮邇。次日又邀予治，見病人坐床上喜笑自若，如無病然，面上敷藥業已洗去，疔頭已泯然無迹，如此重症，服兩劑藥，居然消去，真意想不到。

一王姓友人之廚役，年四十上下，秋間患鎖口疔，起第三日始就予治，見其疔頭大如豆粒，漫腫延及顴腮一帶，勢極兇惡，憎寒壯熱，飲食不思，診得脈象數而有力，疔頭掺八將散，四圍敷金不換，內服護心散，並用：

金銀花二兩、白芷一錢五、川芎一錢、桔梗三錢、角刺一錢五、葛根一錢五、淡芩三錢、連翹五錢、地丁草三錢、甘草一錢五，蒲公英四兩煎湯代水。

病人去後，旋友人來信詢其病狀，如果不能全愈，擬僱車送其回去，予覆信力勸不可，病雖兇，尚可施治，囑其務服此方，次日復來就治，見其腫勢並未散大，疔頭與昨無異，於是掺敷照舊，湯藥亦未更動，囑其照服，第三日又來就治，見腮顴腫勢較消，細閱疔頭稍沾膿意，遂輕輕擠出，膿尚不少，且稠厚黃白，疔頭改掺蟬酥散，紙膏罩，四圍改敷金箍散，內服：

蒲公英五錢、花粉三錢、淡芩一錢五、銀花五錢、連翹三錢、菊花三錢、白芷一錢五、桔梗一錢五、甘草一錢五。

此方連服兩劑，腫已消，膿已淨，疔頭改掺九一丹，內不服藥，前後十天，完好如初。

此病若任友人僱車送病人回去，病家距津百餘里，一路秋風燥日，如何能受，故予力任能治，遂保其性命，否則道途苦楚，無人診治，尚有生乎。

一孔氏年五十外，夏天患唇疔，剛起一整日即邀予治，見其上唇煽腫，唇邊如帶子蜂房，約有數寨，疔頭塌陷，已如空殼，此名滿天星，又名百鳥朝王，勢極兇險，人則憎寒壯熱，勉強支撐，飲食湯水均不能進，便閉溺赤，予睹此情形，亦甚害怕，疔頭掺疽藥，用黃連膏攤棉紙貼之，四圍用束毒金箍散，蜜水調敷，內服：

角刺二錢、銀花四錢、桔梗一錢五、炙山甲一錢、公英四錢、川芎一錢、白芷二錢、花粉四錢、連翹四錢、葛根二錢、升麻六分、甘草一錢、當歸二錢。

此方服一劑，次日又邀予治，病人自言比昨日較好，予細察病情，毫無動靜，疔頭仍照昨上藥，內服照昨方加生口芪三錢，因其氣不充足，不能托毒外發。第三日復邀予治，見上唇內外如帶子蜂房者，均已流膿，於是輕輕擠去，仍用疽藥掺疔上，改用紅玉膏抹紙上當紙膏罩護，內服：

生口芪三錢、桔梗一錢五、花粉三錢、白芷一錢五、銀花三錢、連翹三錢、升麻五分、公英三錢、甘草一錢五。

此方連服兩劑，唇內外腫已消，膿已淨，內不服藥，外僅用紅玉膏抹紙罩之，不數日已霍然。

孫姓女孩僅兩週歲，春間尾閭忽患暗疔，當晚即邀予治，見其疔頭僅豆粒大，紫黑潦泡四圍並不腫，第身熱如灼，啼哭不休，予告其家長曰此名暗疔，乃死症，無法可施，予不上藥，亦不立方，其家長曰生死由命，務求先生設法外敷內服，死亦無怨，於是外用蟬酥散香油調敷疔頭，內服：

烏犀角麵三分冲、連翹一錢五、鮮生地三錢、川連五分、人中黃一錢、赤芍一錢五、銀花三錢、地丁草一錢五、茜草一錢五。

此方服後，次早其家長踵予寓，笑容可掬，謂予曰病大見好，務請先生早臨一診，予答曰未必準能見好，且隨往一視，見疔頭塌陷，萬不能生，謂病家曰此病就在今日午前午後，請速料量，予無能爲力。病家面面相覷，予大步踏出門矣，至午後果歿。

一王姓小孩僅彌月，左足掌心患暗疔，當日邀予診治，見其疔頭青紫，用銀針挑破，稍津黑血，四圍漫腫，上延足跗脛骨一帶，予告以船小載重，無法挽回，病家央求至再，勉外用金不換香油調敷，內用梅花點舌丹一粒，開水化灌服，次日詢其家人，謂昨晚已歿。

一李姓年四十外，秋間患鎖口疔，起已七日始就予治，見其疔頭平塌，旁有四五個如椒粒膿泡，兩唇漫腫，不能飲食，形寒身熱，口苦心煩，二便閉結，

疔頭摻蟾酥散，四圍圈束毒金箍散，囑病人千萬莫沾葷酒，同來人代答曰彼吃長齋有年，先生儘可放心，於是內服加味七星劍：

麻黃七分、地丁草三錢、銀花七錢、白菊花七錢、草河車三錢、桔梗一錢五、蒴藋草五錢、蒼耳草一錢五、川軍五錢、甘草三錢、白芷一錢五。

此方服一劑，寒熱已除，疔頭已出，正膿，二便通利，於是外摻敷仍照前法，內改服：

銀花五錢、花粉三錢、地丁草三錢、連翹三錢、白芷一錢五、甘草一錢五、桔梗一錢五、公英五錢、升麻五分。

此方連服兩劑，病已全愈。此疔本脾經積毒起發，甚慢，與他經疔毒不同。

徐大夏秋之交，左顴患疔瘡四日，人已昏憒，始邀予治，適予有事他出，旁晚方回，室人告予謂徐姓疔瘡甚重，其妻母並其子女接踵相邀，促予速往，予入門見病人睡帳，有紅頭蠅數十叢集帳門，已知不妙，及細察病狀，顴骨上一粒係疔頭，色紫黯低陷，四圍有四五十孔旋繞，諺謂百鳥朝王者是，並不甚高腫，按之木硬木痛，兩眼胞、兩嘴唇腫勢極甚，有微光，所謂肉癰瘡不癰是也，大便閉結，小解赤如血，問病人心中如何難受，惟含糊哼哈而已，予謂病家曰，此疔業已走黃，實無法治，辭不開方，病人妻母並子女均長跪予前不起，務求援手，見此情狀，不禁悽然淚下，乃自責曰，醫生兩字，欲於死中救活方合此兩字，若治本不死病症，何爲醫生，於是囑病家趕緊覓甘露根，最好一斤左右，極少亦須半斤，適鄰家有此，遂取來打汁灌下，並服護心散，又用犀角、生軍、銀花、連翹、川連、地丁草、元明粉、鮮生地等相繼灌下，予亦不返寓，幫同服侍病人至三更時分，大解滿沾床褥，所下盡黑濁穢物，連三次，病人始稍明白，喊腹中飢餓，予囑病家預備米湯，至此即將米湯與服，天明細視顴骨低陷處，似覺高起紅活，眼胞兩嘴唇似覺腫勢收束，不似昨光亮蔓延矣，疔頭上拔疔散，餘腫敷束毒金箍散，內服人中黃、銀花、連翹、地丁、菊花、丹皮等，連看五六天，病已霍然。

此病已垂危，本不可治，因病家如此哀求，故勉爲設法，然予亦不敢準有把握，生軍、犀角等故清心解毒，若少用恐亦無濟，當日用六錢，用開水泡擰汁冲服，故力量如此之大，如膽小則此方斷不敢服，其病尚能生乎。甘露根見《慈恩玉歷》，初予亦不甚信，此次用之，如此效驗，大概其功居多。

范葆生，予友也，年終幫予房主收賬，是歲月小廿九，除夕早晨，見其眉上一粒，渾似蚊咬額角，隱隱微腫，予謂其此係疔瘡，其勢甚凶惡，不可輕視，務忌酒及葷油，當與疔膏貼之，詎料其甫出門，即將膏揭去，且告人曰，高某最爲嚇人，幸我稍知醫理者，不然爲其嚇壞，些些小病，即指爲疔瘡，天下有如許疔瘡？甚以予言爲非。稍停，大發寒熱，始信不謬，另代其僱轎送至伊家，蓋伊住處距予家僅二里許耳，當爲其開方，用銀花、地丁草、蚤休、菊花、桑葉、桔梗、連翹、甘草等，囑其明日稍好固毋庸當，倘不好，不論初一元旦，務須付信於予，予必往治，彼惟唯唯，元旦日病家雖不見輕，亦未加劇，且舉家避元旦不肯邀予，初二早伊父來，詢其病狀，謂稍好，予午前即往診治，見疔頭陷伏，緊靠瘡之四圍並不癰，而額角及兩腮均浮癰不堪，疼痛澈心，晝夜呼鬧，予即囑其父趕找甘露根，其父托人各處找尋無着，大解亦不通，予因用黃連、連翹、羚羊、地丁草、象貝母、菊花、桔梗、甘草、生軍等，旁一人謂予曰：先生，此症礙否？予曰：此病甚險，祇好盡心而已，如諸君意中有高明，儘可請來一治，不要耽誤，予見其舉家及親友均惶亂異常，故此辭之，予走後即邀張固之治之，張於內科尚稱明白，於此症實門外漢，彼亦直任不辭，且曰病勢雖重，決不致殞命，連閱三次，至初五日早晨而歿。

此病若信任予治，尚有萬一希冀，奈病家心神無定，卒致不起，其始誤於自己，其後誤於親友。

黃某氏年三十外，夏初患虎鬚疔，百般醫治無效，第六日始邀予診，見疔頭雖不高聳，亦不塌陷，四圍彷彿帶子蜂房，木痛發熱，神昏口渴，溺紅，疔頭摻拔毒散，四圍用人龍打爛敷之，內服護心散，及甘露根汁，並銀花、連翹、川連、白芷、粉葛根、花粉、人中黃等，連兩劑，腫勢漸消，發熱已祛，再宗前方，去川連，加桔梗、地丁草，兩劑腫已消，膿已淨，嗣又內熱口渴，夜不安臥，用硃茯神、蓮子心、忍冬籐、丹皮、西洋參、大麥冬、竹葉、元參等，兩劑諸病頓愈。

胡小孩年五歲，夏令忽上嘴唇腫起甚劇，並無瘡頭，乃風熱乘脾，翻唇疔是，外用活糞蛆兩三條洗淨，加明礬黃豆大一粒，蟬酥末一釐打和，敷在腫上，不兩三時，腫上流出毒水，次早已消去無形，內服葛根、荊芥、白芷、石羔、黃芩、桔梗、甘草、桑葉等。

陳序東太守任遵化直隸州時，其外甥耳根患風熱疫毒，邀予診治，見其

根盤與鴨蛋無異，斜橫耳根下，色微紅，疼痛寒熱，外敷膠黃散，內服羚羊角散，兩劑熱退腫消，予即欲返棹，是晚太尊備有盛筵請予，正在興高采烈之時，忽青衣來述小少爺上唇無端腫脹，不兩刻唇已舐鼻，筵畢予即往看，見上唇腫勢果劇，並無瘡頭，乃翻唇疔症，遂用糞蛆兩條、明礬、蟬酥末三味打和敷上，夜即流出毒水，次日已泯然無迹。此病亦風熱乘脾。

莊左夏令上唇生疔，邀予診治已三日，且已倩人看過，予見其上唇浮瘇，亦與翻唇疔無異，特腫處如帶子蜂房一二十頭，頭面煩瘇不堪，眼胞合縫，寒熱甚劇，夜不安臥，神昏有譫語，熱毒欲入心胞，予遂用護心散，先用溫水灌下，外用人龍兩條打爛敷上，內服犀角、川連、地丁草、銀花、人中黃、鮮生地、連翹、菊花等，兩劑熱減神清，瘇乃減，改用銀花、人中黃、丹皮、石羔、連翹、白芷、花粉等，外用拔疔散，頭面用鮮菊花葉打汁掃之，收功幾及二十日。

潘少南大令王傭婦，歲杪上唇忽患疔瘡，就予看時，頭面浮腫不堪，熱灼手，疔頭塌陷，四圍有數頭旋繞，欲潰不潰，外上拔疔散，餘瘇敷如意散，內服川連、銀花、桔梗、葛根、角刺、連翹、元參、甘草等，服後無效，適除夕，次早邀予診視，病人已神昏譫語，毒業已陷入心胞，當囑趕找甘露根打汁灌服，或可有救，否則不出兩日，內服犀角地黃湯，予走後藥已否與服不知，聞初二早歿。

此病本可有救，適年終主家各有各事，無人爲其覓甘露根，亦無人服侍致斃。

李姓小孩八九歲，夏左手患托盤疔，始由掌心起一粟瘰，日漸延大，至七日始邀予治，見腫勢頗重，自手面上至臂膊咸煩瘇發熱，目紅起眵，按之引手，內膿已成，從小指靠外面刺開，膿出兩匙，厚而且黏，用拔疔散合文八將散攙和，沾紙捻插入，日換兩次，內服元參、川連、連翹、丹皮、地丁草、銀花、炒山梔、甘草等兩劑，又邀予診，腫勢已消八九，膿亦漸少，改用升丹沾紙捻插入，日換兩次，內不服藥，十四日收功。

劉姓左足心湧泉穴生疔，第四日邀予診治，見足跗及小腿肚皆牽及浮瘇，疼痛澈心，哀號不止，按之似乎引手，然腳底皮厚，膿不易辨，即用小刀從極痛割去老皮一層，再按知已有膿，隨即刺開，膿半死血，此努力營瘀或跖硬物楞傷而成，斯症用升丹沾紙捻插入僅一二分深，內服牛膝、木瓜、丹參、紅花、連翹、歸尾、澤蘭等，兩劑腫消膿淨，不四五日完功而愈。

治病全在臨時變通，拘泥古方，拘泥病症，乃庸人也。

邱才年二十八九，年杪左眼角起粟一粒，渾如蚊咬，頭面浮瘇，寒熱頻隨，兩日即就予診，予察其病狀，知爲疔瘡重症，囑其避風忌口，不沾葷油，不喝酒，尚可施治，否則即不能救，外貼化疔膏，內服：

菊花四兩、丹皮二錢、荊芥穗一錢五分、炒山梔二錢、桑葉三錢、黃芩三錢、桔梗一錢五、連翹四錢、甘草一錢五分，三劑而消。

此症如按疔門則無可着手，予按風熱上侵，病在肺肝兩經，故用菊花爲君。

朱中書之夫人，冬令額角患疔瘡，腫痛殊甚，三日邀予診，外用紫金錠敷之，內服：

桑葉三錢、鉤籐四錢、連翹三錢、菊花三錢、丹皮二錢、元參四錢、桔梗一錢、炒山梔二錢、甘草一錢

此症亦按風熱治之，兩劑已完好如初。

一男子虎口患疔毒，起兩日即就予治，見其疔頭焦黑，四圍浮瘇，形寒發熱，且有紅絲繞至腋間，間亦有結核，病殊弗善，予外用如意散，芙蓉葉打汁調敷，內服：

黃連一錢、菊花三錢、炒山梔三錢、黃芩三錢、桑葉二錢、二花三錢、丹皮二錢、地丁草三錢、甘草一錢。

兩劑腫勢稍減，疔頭似欲潰破，遂用拔疔散摻之，內服昨方，越日乃邀予治，見疔頭旁邊復露一頭，刺之膿出不少，亦用拔疔散，外敷束毒金箍散，內服：

金銀花三錢、丹皮二錢、赤芍一錢五、人中黃八分、連翹二錢、生芪一錢五分、桔梗一錢、地丁草三錢、竹葉十片，兩服已漸收功。

一女孩右手中指患疔，破後匝月不痊，且膿出味甚臭穢，來就予治，見其指節瘇而且硬，近指甲處尤甚，外用拔疔散沾紙捻上插之，日一二易，四五日復來就診，毫無動靜，再四細視，見指甲裏側露出米大一塊，有似多骨，用手法慢慢取出，改摻白九一丹，不數日痊愈。

一男子年十六七，夏令右手腕近脈息處患一疔瘡，往里中一醫治之，匝月始得告痊，嗣臂患處生一癰毒，腫勢下牽手腕，上及肩膊，勢頗劇，仍邀前醫與治，先服清涼解毒，膿熟刺破，不料膿頭在下，刀刺上，遂至纏綿不愈，有

時痛，出膿即止，腫亦消，有十天半月腫一次者，有一二月腫一次者，如此四五年受累無窮，此手算廢。一日就予診治，予細閱一週無可着手，斯時自臂灣貫上一條長六七寸，上下瘡口五六處，極上瘡口大如銅錢，外露多骨，粗似拇指，用手推之，似乎搖動，其根確在臂灣，始用九一丹摻之，以紙膏罩之，囑其停三五日，再爲設法，內服黨參、黃芪、片薑黃、桂枝、炒白朮、茯苓、當歸、生地、川芎等輔助氣血，如此五劑，復來就診，予用利刃從上露骨至臂灣割開，隨將多骨取下，（惟骨根至臂灣割開隨將多骨取下）惟骨根在臂灣生住，取之甚難，且手第一要快，取骨時預備涼水一碗，草紙數張，骨取下時，血流不止，則用濕紙沾上，連易三四張，血不流矣，刀口遂上九一丹，用玉紅膏攤紙上貼之，用布紮緊，如此十數易，瘡口已收斂矣，四十日脫痂，厥後見其疤痕有六七寸長。

此病由疔毒而起，故附疔門，若置多骨疽門，亦無不可。

著錄

《刺疔捷法・序》 治疔之法，向無專書，南渡時有《救急仙方》，皆載瘍醫之術，所論疔瘡甚詳，惜原本與作者姓名並佚，天祿秘鈔，不可得而窺也。無專書遂無專家，鄉曲逆旅之人，倉卒肉墳，未及延醫，誤犯口戒，每不治，即有能治之者，未得竅要，雖有明堂秘傳，安能扶危於頃刻間哉。吳門張君蓉亭，游於浙，得鈔本於慈谿應氏，繼於他處得刻本二種，參考異同，原其本皆按經循絡，遂刪繁就簡，合爲一書，前舉要言各穴，繪以總圖，治法編成歌訣，附以膏方，名曰《治疔捷法》。王君緘三患指疔，蓉亭爲之治，病若失，索其書亦不秘，王君以之療人輒效，繼增其考正穴法，願付手民，以廣其傳，而求序於余。余向不精岐黃之術，嘗讀《素問》諸書，間有疑義輒爲通其說，顧以舊史退居田里，生逢聖世，無補堯舜施濟之功，往往滋愧，此書一出，使黃童白叟，悉免顛連，擬之《救急仙方》，斯真無愧，非特余所深幸，古人亦無湮沒之憾矣，是爲序。

光緒丙子春仲德清俞樾撰。

《治疔大全・敘》 余自乙未冬，卜居錫山，與過君玉書遇，談論甚洽，遂相與訂交，朝夕過訪，語及醫理，甚通暢，余因知玉書於岐黃之術，頗能講究也。今年春，出其所著治疔書囑余爲序，余觀其辨證用藥之法，條理不紊，皆平日所歷驗者，而刺法一門，尤能考究，得陳實功論疔瘡禁灸不禁針，畏綿不畏鐵之意，余又深知玉書明於醫理，而於治疔之法，具有心得也。《靈樞》有云：膏粱之變，足生大疔。疔主火毒，臟腑厥熱，毒因血聚而成，證勢最險，發於何部，是名何疔，治以何法，玉書盡聞而盡知之，又何俟余贅乎。夫醫本乎儒，由儒而求醫，則見理必明，玉書文雅士也，可謂儒而醫者矣，雖然玉書於流注陰證，近擬撰經驗治法，成外科一得錄，則所學益博，所求益精，是刻特其著作之發軔雖善，未足爲玉書多也。余居玉書一日之長，治醫之歲，又多於玉書，每遇奇證，察脈立方，及刀圭藥餌之所投，未嘗以爲戲，雖於斯道中眼法、手法、針法三者稍有閱歷，余敢自比於三折肱者乎。庚辰歲。

慈禧皇太后，聖體違和，奉詔入都，診視獲效，幸邀上獎，乞假歸來，而求治者愈衆，殊自愧也。近益老懶，每欲取平日所歷之證，經驗之方，採錄成帙，輒以憚於思索置之，今睹玉書之作，則服其用心爲極勤也，玉書行將銷假赴浙，宏才大略，得藉手以展其所懷，濟世救人之心，推而愈遠，區區捐貲郤餽，不吝丹藥以療人疾，豈足見玉書之運量哉。不揣淺陋，勉綴數言，小寓期望之意云。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冬十月，孟河退叟馬文植培之甫敘於錫山山南之怡雲室。

余幼習內科，長遭兵燹，避難江北，懸壺泰州者數年，亂平歸里，右食指患疔，聞近城某醫，以治疔著名，比往求治，堅索重酬，如數應之，乃與數藥而痛益甚，數日而潰，痛如初，閱五月，疔腳翹然附骨不可拔，至八閱月始收功，而一指廢矣。越數年，中指復患疔，求之醫皆如前說，腫痛亦如故，因懼是指之重廢也，乃遍究秘方、故籍，雖草澤鈐醫之說亦錄焉，自治而效，同人之患疔者，延余治之，亦無勿效，於是專治外科，意謂外科門類甚多，兼治爲難，不從內科入手，則不諳脈息，不知來經，辨證用藥，何能盡合，若以內科而妄治外證，則於針灸劄刺諸法，亦屬隔膜。徐靈胎爲當代名醫，其所批外科諸方，半由意會，試之未必皆然，徐氏如是，世之精通內外科者能有幾人，不過藉以欺世而餬口耳。余治外科數十年，而於疔尤專，所治無慮千百人，幸未一失，因念疔證最險，治之者向無專書，即宋人《急救仙方》，亦多略而未備，爰取平日經驗諸方，用聚珍法，都爲兩冊，名曰《治疔彙要》，而於辨證用藥、外敷內

治諸法不憚再三申論，以竟厥緒，務使直捷明快而後已。工既竣，同人及門，來索是書者，日不暇給，遠近購致，不久罄盡，因卽原書大爲修潤，重付手民，非敢問世，惟願世之與余同病者，少受庸醫妄治之痛苦，卽余之心也。至外證經驗諸方，復別輯之，釐爲三卷，名曰《外科一得錄》，以限於資力剞劂之役，尚竢異日。

時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仲秋之月，梁溪過鑄玉書，自敘於西泠客邸，時年六十。

《治疔大全・例言》 一，治疔向無專刻，惟宋人《救急仙方》中，命名最多載入《永樂大典》，然不過十餘種而止，《醫宗金鑑》亦祇二十餘種，若慈溪應氏所藏《刺疔捷法》，其名較多有偏正對口疔背疔之目，奈詳於辨證，而略於用藥，且有僅列其名，而並無治法者。余考求方書，旁徵典籍，下至草澤鈐醫，舉凡治疔有效者，咸取資焉，博觀約取，役志勞神，數嬾暑寒，乃克成此，閱者鑒諸。

一，是書初用聚珍板排印數百部，名曰《治疔彙要》，因手民遠隔，郵校未便，絓漏錯簡，在所難免，茲承同志寅好，醵資刊印，因復重加增改，一律訂正，並加增訂二字，以資識別。

一，凡治疔要藥，有能兼治他證者，取其經驗諸品，附載於後，如細辛之治肺癰、草河車之治癰疽，雖不能一一詳載，然觸類引伸，未始非臨證之一助也。

一，心經疔、羊毛疔、火疔諸證，實痧類，然既名爲疔，且名醫類案中，羊毛疔亦列入疔部，故併載於此，治痧之方，附後閱者，毋忽。

一，平日所治外證，經驗各方，業已部居別白，另訂若干卷，名曰《外科一得錄》，限於資力，未付剞劂，茲先撮其要者，附各疔下，如喉證之於喉疔、對口癰疽之於對口疔之類是也。

一，鈐醫內治，有九頂十三串、七十二截諸法，外治有拔拿諸法。拔者，拔去骨髓之毒。拿者，拈拿而去之之謂也。施於疔疽初起，最效最速詳鼻疔及對口疔門。惟此事全在手法，方易見功。近二十年中，鈐醫詢以此等名目，罕有知者，第以僞藥欺人，遨遊攫食而已，是集間有采取，必其歷試有驗者，此外概不闌入。

一，近來醫家，動稱秘方，視爲利藪，是集一切方藥，惟恐語焉不詳，原期公之同好，一洗矜奇陋習，如欲廣爲傳送，儘可借板刷印，幸勿輕易飜刻，致多舛訛，並望博雅君子，匡其不逮，幸甚幸甚。

《疔瘡要訣・序》 夫疔瘡治法，雖備載於《外科正宗》，然其見症也驟，其爲害也速，往往藥力不到，遂有朝不及夕之慮，惟針挑一法，立見神效，大抵秘焉而不傳，傳焉而不詳。先從叔諱其南博采秘方，詳明針法，以此濟世活人者，不可數計，因繪圖授予，頗得其術，亦屢試屢驗，今年春盛友篆珊過予齋，見抄本圖而悅之，謂廣行於世，其益人也更多矣，遂出資付手民，俾人人按圖而辨之，隨穴而刺之，庶免毫釐千里之差，夫先叔之苦心，盛友之樂善，以視夫秘焉不傳，傳焉不詳者，其相去爲何如哉。

同治十三年甲戌九月應遵誨味農氏謹識於成氏之醉經館。

《疔瘡緊要秘方・序》 蓋聞人之疾苦，莫甚於疾，病有勝境不能遊，有美味不能嘗，奄奄於床褥間，與二豎爲伍，呻吟不適，凡罹疾病者，莫不如是。而病中之最難堪者，莫如疔瘡，上自髮頂下至足趾，無一不能患之，輕者數旬，重者致命，生於至要處，雖盧扁重生，亦難以下手。世所傳之醫書，實汗牛充棟，而能得效者，實十無一二，此書傳自秘方，將公之於大衆，患者能對症發藥定卜着手成春。所望者，諸大善士能參酌施行，勘校其訛，將見世世遺傳以祛此患。

天運癸亥春旺月廿三日。

輔教盧真人序於甬東之徵君廟諸子，予本不能序，因濟佛祖之委托，及諸子之請求，草草數言，聊以塞責。

《七十四種疔瘡圖說・序》 外症之疔瘡，最爲危險，其名目有七十餘種之多，施治稍遲，便致變生不測，莫可挽救，良堪浩嘆。今偶睹《治疔良方》一書，披閱一過，見其各法俱備，且繪有諸圖，部位分明，可以按圖施治，誠濟苦之寶筏也。查此書爲慈溪葉氏秘傳，而有仁義氏者刋於蜀之重慶府，雖有印本，但因道遠難治爲憾，爰重付剞劂，並附治疔草圖，以廣流傳，是則區區之念焉。

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秋七月濟民氏識。

外部總部

癤部

題解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癤子門主論》 蔣示吉曰：此乃暑邪血熱所致，初起不發寒熱，高腫於皮膚之間，淺而小，最大不過一二寸者，名曰癤，俗呼癤子。《說約》

李東垣曰：有因微熱外攻而發於皮膚之上，高腫熱痛，此熱癤也。《精義》

論說

《外科啟玄・坐板瘡》



此瘡乃脾經濕熱濕毒鬱久，以致生於臀部，最痛最癢，況至陰之所，血亦罕來，藥力少至。治宜內疏脾經濕熱，外宜火拈油布觸之更妙。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鱔拱頭門主論》 陳實功曰：鱔拱頭，俗名腦豬。患小而稟受悠遠，此皆父精母血蓄毒而成。生後受毒，只發一次，其患腫高，破之又腫，皆由稟受時，原有衣膜相裹，毒雖出而膜未除，故愈而又發，膿熟腫甚者，用針刺破。又有風襲外口，患雖不腫，而不收口者，敗銅散主之。《正宗》

澄曰：亦有小兒夜間以頭藏在乳母懷中睡覺，熱氣薰蒸而成。亦有小兒不避烈日暑毒而成者，初起甘草熬膏敷之，自消，已成逐個須用圍住根腳，庶不致相串難干，此不易之法也。

又曰：凡患鱔拱頭收功後，當戒鱔魚，否則次年必發。

《心法》曰：鱔拱頭，又名螻蛄癤，俗名貉貊。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軟膿癤門主論》 軟膿癤乃暑伏三陽，因循延漫所致。

綜述

《衛濟寶書・軟癤》 問曰：軟癤之稱何由有此。答曰：大人毒存而為漏，小兒毒存而為軟癤，逼其毒而已矣。

止痛水銀膏　尋常小可瘡癤，無膿而痛，不可忍，諸藥所不能止者，用此立效。

水銀一分，要好者　寒水石一兩　巴豆二十七粒，火炮過　朱砂半兩，要好　硫黃　犀角　白蘞各半兩　海螵蛸　黃丹煆，各二兩

右先以津液調和水銀如泥後，和諸藥末，用米飲丸如兩梧桐大，取新汲井水研藥一丸，當瘡心點之。如水透內則住，不然加之，以知為度。服金石人，用砂糖為丸，去海螵硝加朴硝半兩，井花水頓，進五粒便下，然須識證者可使，否則虛實失宜矣。

軟癤方　宜用淡豉餅。

薤白　淡豉各等分

右二味共舂作餅掩之，留瘡口洩氣。

《外科理例・補遺・癰癤》 些小癰癤，方結未成，不可貼膏藥。取生鹿角尖於砂盆內，同老米醋濃磨，以鵝翎塗拂癤之四圍，當中留一口，遇乾再塗，一二日即內消。

又方　用吳茱萸微炒為細末。雞子清調塗病處，神效。

些小癰癤，疼痛發熱時，用生粉草節，不炙不焙，只日曬乾，無日，於焙籠蓋上微火焙乾，研為細末，熱酒調服一二錢，連追數服。痛熱皆止，微覺惡寒，似欲發背，或已生瘡腫癮疹，以硝石三兩，暖水一升，和令硝，待冷，取故青布遝三重於赤處方員，濕布拓之，熱則頻易，立瘥。

《外科理例・補遺・癰癤欲愈必癢又治腎臟濕癢》　一人髀上生癤數日，瘡口欲合，四邊癢甚，以綿帛蘸湯熨洗，甚快，再癢再熨，覺倦。醫云：洗熨最損人氣血，或至眩絕。於是取鹽於四緣遍擦，覺瘡內外清涼，更不復癢。如或癢甚則重擦，隨其輕重，鹽入瘡內亦無害。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小兒圖形九症・軟癤》　軟癤生於小兒頭上，用茶湯洗淨膿血，以酒麴研調雞子清搽。

小兒軟癤甚堪憐，酒麴研調雞蛋清。茶湯洗盡來敷上，不消三次自然寧。

《外科正宗・雜瘡毒門・鱔拱頭》　鱔拱頭，俗名貓豬是也。患小而稟受悠遠，皆父精母血蓄毒而成。生後受毒者，只發一次，其患腫高，破之又腫，皆稟受時原有衣膜相裹，毒雖出而膜未除，故愈又發。腫甚膿熟者，用針刺破，以三品一條槍插入孔內，化盡內膜自愈。又有不腫而不收口者，此必風襲患口，宜敗銅散搽之，兼戒口味自愈。

敗銅散

敗銅散效為何因　銅錫鉛硇總化成
性熱亦能收濕水　一乾再不復回津

治鱔拱頭已破後膿水不乾，愈之又發，久不收口。

用化銅舊罐為末，洗淨患上，香油調搽。忌口。

《外科百效全書・癤毒》　癤毒之症多因飲食熱毒，外感寒氣，暑氣而成。治者亦宜詳因而施。癤毒內消宜以當歸尾、赤芍稍、白芷稍、防風、肉桂、石乳香、真沒藥、川山甲、連翹、酒煎服。

《外科大成・分治部下小疵・頭部・螻蛄癤》　螻蛄癤即鱔拱頭，其因有二，胎中受者小而悠遠，生後受毒者大而易愈，但其內有衣膜，故愈而復發。

未潰時用紺珠膏貼之，膿熟者針之，插三品一條槍於孔內，化盡內膜，自不再發。又有不腫而不收口者，必風襲之也。用敗銅散搽之，兼戒口味，一擇吉日，須午時，於北房門檻前側臥，耳前有穴名螻蛄穴，用麥粒大艾，於穴上灸之，只一壯即愈。

敗銅散　螻蛄癤已破而不收口者，化銅舊罐子為細末，用香油調敷。

《外科大成・分治部下小疵・頭部・髮際瘡》　髮際瘡為生於髮際間也。其形如粟如芡實，頭白肉赤，痛癢相兼，甚則狀如葡萄而更痛，由風熱上壅所致。宜紺珠丹發之，或酒製防風通聖散解之。

生髮內，頂平而癢，結黃蠟痂者，梅瘡也。生腦後窩中，發癢流汁浸淫者，名燕窩瘡。

《洞天奧旨・時毒暑癤》　身生癤毒，乃夏天感暑熱之氣，而又多飲涼水冷湯，或好食生果寒物，以致氣不流通，血不疏泄，乃生毒癤矣。雖癰疽瘡癤多是相同，而感生瘡癤則少輕也。小兒多生此瘡，然重者身必發寒發熱，作膿而痛，盡是陽瘡。半發於頭上，間發於身體、手足，不若癰疽之症，有七惡之險。內用清暑解火，外用活血生肌膏藥、末藥，審而治之，何難速效哉？

解暑敗毒飲

香薷二錢　蒲公英二錢　青蒿二錢　茯苓二錢　甘草一錢　歸尾一錢　黃芩五分　黃連五分　大黃八分　天花粉一錢五分

水煎服。十歲小兒如此，大人增半，小兒五歲者減半，服後用膏藥可也。

《外科全生集・陽症門・癰癤》　凡患色紅腫疼痛，根盤寸餘者是癰。毒發三四日，尚未作膿，以嫩膏圍外，內以醒消丸，熱陳酒送服三錢，即止其疼痛。夜間得睡，次日患皮起皺，再服全消。如過四五日，患將作膿，亦以醒消丸與服，消其四圍腫硬，痛息毒散患啞，此以大變小之法。有膿之患頂，取咬頭膏貼，加以代刀散三錢，酒服穿之，或刀點分許穿之，以洞天膏貼，不幾日收功。如患盤數寸者，或患居背心、腦後、腰腹、肚腋、陰囊等險之穴，用五通丸，醒消丸，早晚以敗毒湯輪送一次，皮皺痛息，再服至愈。倘潰，即用托毒散，醒消丸，亦早晚輪服。如患盤不滿一寸，亦紅腫者是癰，蟾酥丸、梅花點舌丹，皆可消腫止痛。

馬曰：此治法極是。

又曰：腰腹、肚腋等處癰癤，五通、醒消二丸最佳。

《外科心法要訣・臀部・坐板瘡》　坐板瘡在臀腿生，形如黍豆癢煩疼，

暑濕熱毒凝肌肉，初宜燙洗油撚烘。

注：此證一名風疳，生於臀腿之間，形如黍豆，色紅作癢，甚則煩痛，延及穀道，勢如火燎。由暑令坐日曬几凳，或久坐陰濕之地，以致暑濕熱毒，凝滯肌肉而成。初宜芫花、川椒、黃柏熬湯燙洗即消；或毒盛癢痛仍不止者，宜用油缸青布三指寬一條，香油調雄黃末一錢，攤於布上，卷之燃著，吹滅焰頭，向瘡烘之，其癢痛即止，甚效。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鱔拱頭門主方》 敗銅散　鱔拱頭破後，膿水不乾，愈後又發，久不收口。化銅舊罐，研細，將毒洗淨，香油調搽，忌口。

久不愈者　糞坑內磚上宿垢，竹刀括下，煅性研，麻油調搽。

又方　蛇蛻一片，唾沫潤貼瘡上，即出膿收口。

又方　烏梅肉搗爛，和黃蜜再搗如膏，量瘡大小攤貼，惡肉即消，並治諸瘡癤內突出窠肉。

又方　蔥二兩，生薑一兩，松香四兩同煮，松香老嫩得宜，乘熱去蔥薑，只用松香熱箍鱔拱頭，外留頭出膿，則不相通串矣。貼膏，上生肌藥收功神速。

又方　用酵麵敷住四圍，以膏貼項上，易於收功。

又方　皮底舊鞋一只，去泥淨，燒存性，研末，菜油調敷，其膿自出，屢試有效。

又方　屋內倒掛煙塵，豬膽汁調敷。

又方　瓷器捶碎研如粉，雞蛋清調敷。

又方　百草霜研細，菜油調四圍立效。

又方

銅青一兩　松香五錢　蓖麻子六十粒

蔥三根，搗爛成膏，青布攤貼。

又方　生紅柿皮，貼患上自乾。

《瘍醫大全・腦背部・髮際疽門主論》 王肯堂曰：髮際瘡，初起如粟米，頭白肉赤，熱痛如錐刺，婦人患此者多，丈夫患此者少。始因風濕上攻，或因風熱上壅，若如芡實，漫腫寒熱，或痛或癢者，是髮際疽也。《準繩》

《心法》曰：此疽生項後髮際，形如黍豆，痛如錐刺，癢如火燎，破津膿水亦有浸淫發內者，此由內鬱濕熱，外兼受風相搏而成。煩腫高腫者易治；平塌漫腫，毒流肩背，未膿先腐者，難治。十四日得膿為吉。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癤子門主方》 驗方《精義》

大黃　朴硝各等分

為末。醋調敷。

熱癤　五月五日午時取獨蒜切片貼眉心，至夏不發。

熱癤　菊花根搗汁，無灰酒沖服。癤在上身空心服，癤在下體飽服，自消。采二蠶桑葉滴下之水點上，愈。

頑癤不潰　人乳調白麵敷之，不久即潰。

癤久不斂　白朮槿花煅存性，研末搓之。

熱癤神效膏　麻油四兩熬成珠，再入松香末四兩，炒黃丹二兩，攪成膏攤貼。

初起熱癤　枯礬研細，香油調敷。

頑癤久不出頭　生巴豆仁半粒，同飯搗成餅，貼癤上，明日即出膿。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軟膿癤門主方》 翠玉膏　軟膿癤膿水逗流，愈而復發。

明松香四兩　銅綠二兩　豬膽三個　麻油三錢

先將松香熔化，入油令沸，再下膽汁銅綠攪勻，入水中以手扯拔去火毒，瓷盒收貯，用緋光絹量瘡大小攤貼，不必更換，聽其自落。

又方

蓖麻仁　松香各等分

搗膏貼之，發可復生。

爛癤久不愈者。

青鍛石　鑄銅灼罐子各等分

研細，菜油調搽。

又方

川銅綠一兩，研末

柏油熬膏攤布上貼之，即消。

又方　紅柿子皮貼之自乾。

軟癤　大芋頭搗爛敷。

又方　陳明瓦天窗上者。煅研，清油調搓。

《瘍科會粹・古集・頭部・髮際瘡》《鬼遺》云：左右髮際起如粟米，頭白肉赤，熱痛如錐刺，此疾婦人患多，丈夫患少，始因風濕上攻髮際，亦宜出膿無傷。或問：髮際生瘡何如？曰：此名髮際瘡也。狀如芡實，漫腫，寒熱，或痛或癢者，髮際疽也。此由風熱上壅所致。宜服防風通聖散、紫金丹、奪命丹汗之。

《外科證治全書・頭部證治・鱔拱頭》潰久名螻蛄串。患生嬰孩頭髮內，腫塊不紅，初起往往錯認跌腫，至高碩作疼方知覺。醫者每以為頭屬陽，漫用清熱解毒，是以潰內膿復拱，增出不一；不知此患色白，其膿不紅，乃陰寒虛弱之證也，宜用小金丹療之。初起三服乃消，潰後七丸而愈，外貼陽和解凝膏。如能服煎劑者，則以加味保元湯加當歸、熟地服之尤善。

《外科證治全書・頭部證治・纏毛瘡》又名發際瘡。生頭上及頂後髮際，頂白肉赤，狀似葡萄，痛如錐刺，癢如火燎，破流膿水，亦有浸淫髮內者，惟胖人多生之，乃內鬱濕也。宜貼以黃香餅。

黃香餅

黃柏一兩　乳香三錢

右各末共研，槐花煎水調作餅貼之。

《外科證治全書・發無定處證・癤》濕熱佛鬱，先見紅暈，次發腫痛，患不滿寸，名曰癤毒，解暑湯主之。初起以發面一塊調稀貼癤上，中留一孔即消。或以點毒丹點之亦消。如潰膿作痛者貼洞天膏。

一、頭上軟癤，大芋頭搗敷，妙。

一、瘡癤久不收口，用白木槿花煆存性為末，摻上神效。

又方：

用鱉甲燒存性，研末摻之亦效。

解暑湯

連翹　金銀花　赤芍　天花粉　滑石飛　車前子炒研　甘草　澤瀉

右加淡竹葉十片，水煎，溫服無時。

按此方清暑利濕，凡男婦大小，無論有癤無癤，時逢酷暑，俱宜服之。

又按天時炎暑酷熱，人未有不傷其正氣者，故凡解暑用之，更加蜜炙黃芪五七錢以助益元氣尤妙，名為黃芪解暑飲。如癤毒潰膿亦可加生芪與群藥等分用。

點毒丹

黃柏研極細末，入雄豬膽汁調如粘。凡熱癤初起未出頭，用少許點癤中間即消。

飛龍丹

寒水石三錢　血竭　沒藥去油　紅砒三分　乳香去油　膽礬　雄精　蜈蚣三錢。各三分

右各製為末用蟾酥三錢酒化，共搗為丸，胖綠豆大，金箔為衣。每用蔥白裹一丸，嚼爛酒下，醉蓋取汗，小癤初起服即全消。白痘忌用。

《外科摘錄・坐板瘡》用絲瓜皮焙乾，燒酒調擦之。又方：用生芝麻嚼爛敷之，亦效。又方：蛙殼燒存性為末，和真冰片少許摻上，一二次即效。又方：肘青布一片，放油缸內浸透，以麻油、雄黃末一錢攤布上，捲之點火，吹滅焰頭，以煙向瘡熏。又方：松香、宮粉等分，入蔥頭內炙乾為末，真麻油調塗，一二次即愈。又方：蛙殼燒存性研末，和真冰片少許摻患處，連摻二三次，無不愈者。

外科總部

毛髮部

論說

《聖濟總錄・髭髮門・眉髯髭髮統論》 論曰：足太陽血氣盛則眉美，足少陽血氣盛則髯美，足少陰血氣盛則髮美，手陽明血氣盛則髭美。夫經絡所至不同，血氣各有所屬，眉髯髮髭，率本於經絡之血氣，或黑或紺，或黃或白，可以知盛衰，蓋血氣在人，猶水之津也，髭髮猶津之有也，津之槁澤而隨之，則髭髮本血氣可知矣。

《雜病證治準繩・七竅門下・髭髮》 《內經》云：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王注云：甘益脾，勝於腎，腎不勝，故骨痛而髮落。女子一七歲腎氣實，齒更髮長；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巢氏病源》云：足少陽膽之經，其榮在鬚。足少陰腎之經，其華在髮。衝任之脈，為十二經之海，謂之血海，其別絡上唇口。若血盛則榮於頭髮，故鬚髮美。若血氣衰弱，經脈虛竭，不能榮潤，故鬚髮脫落。帝曰：婦人無鬚者，無氣血乎？岐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胸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會於咽喉，別絡唇口。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女人月月而經通，故曰數脫血。衝任之脈不榮口唇，故鬚不生焉。又曰：人有傷於陰之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宦者獨去，其故何也？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有人未嘗有所傷，不脫於血，其鬚不生，何也？曰：此天之所不足也，稟衝任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髭鬚黃赤者，多熱多氣，白者少血少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頭髮門主論》 馮魯瞻曰：髮乃血之餘。焦枯者，血不足也。忽然脫落，頭皮多養，鬚眉並落者，乃血熱生風，風木搖動之象也。病後瘡後產後髮落者，精血耗損，無以榮養所致也。當滋補精血為主。

《醫鑒》云： 過服辛熱藥而眉髮脫落者，乃肝血受傷而火動，非風也。宜四物湯、六味地黃丸，以滋肝血、生腎水。

經曰：髮乃血苗。

《心相編》云：瘦人髮黃，主多貪肝殺。男女髮深，必好色。拳髮好色，犯刑。髮黃者下流。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眉毛門主論》 《靈樞》曰：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

馮魯瞻曰：眉毛所生之地，皆屬肝臟之精氣榮養，若其臟之精氣虧損，則其地之毫毛不榮矣。

澄曰：眉毛自落，乃肝虛血少，無以榮養，或風濕相搏，眉毛漸落，即如樹木枯槁，枝葉凋零也，治當養血滋肝為主。

《心相編》曰：眉毛開花，主運不通。男人眉細，主得陰人財帛。眉生黑子，招陰人口舌，又生水厄。

《古今醫統大全・髭髮門・病機敘論》 六節藏象論篇曰：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

五藏生成篇曰：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注云：甘益脾，勝於腎，腎不勝，故骨痛而髮脫落。

上古天真論曰：女子一七歲腎氣實，齒更髮長。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

《巢氏病源》云：足少陽膽之經，其榮在鬚。足少陰腎之精，其華在髮。衝任之脈，爲十二經之海，謂之血海。其別絡上唇口。若血盛，則榮於頭髮，故鬚髮美。若血氣衰弱，經脈虛竭，不能榮潤，故鬚髮禿落。【略】

眉鬚鬢髮總爲血之經　帝曰：髭髮黃赤者多熱多氣，白者少血少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綜述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鬚髮禿落候》 足少陽，膽之經也，其榮在鬚；足少陰，腎之經也，其華在髮。衝任之脈，爲十二經之海，謂之血海，其別絡上脣口。若血盛則榮於鬚髮，故鬚髮美，若血氣衰弱，經脈虛竭，不能榮潤，故鬚髮禿落。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云：熱食汗出，勿傷風，令髮墮落。

又云：欲理髮，向王地，既櫛髮之始，叩齒九通，而微呪曰：太帝散靈，五老返真，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左拘隱月，右引日根，六合清煉，百神受恩。呪畢，嚥唾三過。能常行之，髮不落而生。

又云：當數易櫛，櫛之取多，不得使痛。亦可令侍者櫛。取多，血液不滯，髮根常牢。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令生髭候》 手陽明爲大腸之經，其支絡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間。髭者，是血氣之所生也。若手陽明之經血盛，則髭美而長，血氣衰少則不生。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白髮候》 足少陰腎之經也，腎主骨髓，其華在髮。若血氣盛，則腎氣強，腎氣強，則骨髓充滿，故髮潤而黑；若血氣虛，則腎氣弱，腎氣弱，則骨髓枯竭，故髮變白也。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云：正月十日沐髮，髮白更黑。

又云：千過梳頭，頭不白。

又云：正月一日，取五香煮作湯，沐頭不白。

又云：十日沐浴，頭不白。

又云：十四日沐浴，令齒牢髮黑。

又云：常向本命日，櫛髮之始，叩齒九通，陰呪曰：太帝散靈，五老返真，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左拘隱月，右引日根，六合清煉，百神受恩。呪畢，嚥唾三過。常數行之，使人齒不痛，髮牢不白。一云頭腦不痛。

《養生方・導引法》云：解髮，東向坐，握固不息不通。舉手左右導引，手掩兩耳。以手復捋頭五，通脈也。治頭風，令髮不白。

又云：清旦初起，左右手交互，從頭上挽兩耳，舉；又引鬢髮，即面氣流通。令頭不白。耳不聾。

又云：坐地，直兩腳，以兩手指腳脛，以頭至地。調脊諸椎，利髮根，令長美。坐舒兩腳，相去一尺，以扼腳兩脛，以頂至地十二通。調身脊無患害，致精氣潤澤。髮根長美者，令青黑柔濡滑澤，髮恒不白。

又云：伏，解髮東向，握固，不息一通，舉手左右導引，掩兩耳。令髮黑不白。伏者，雙膝著地，額直至地，解髮，破髻，舒頭，長敷在地。向東者，向長生之術。握固，兩手如嬰兒握，不令氣出。不息，不使息出，極悶已，三噓而長細引。一通者，一爲之，令此身囊之中滿其氣。引之者，引此舊身內惡邪伏氣，隨引而出，故名導引。舉左右手各一通，掩兩耳，塞鼻孔三通，除白髮患也。

又云：蹲踞，以兩手舉足五趾，低頭自極，則五臟氣偏至。治耳不聞，目不明。久爲之，則令髮白復黑。

又云：思心氣上下四布，正赤，通天地，自身大且長。令人氣力增益，髮白更黑，齒落再生。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令長髮候》 髮是足少陰之經血所榮也。血氣盛，則髮長美；若血虛少，則髮不長，須以藥治之令長。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令髮潤澤候》 足少陰之經血，外養於髮。血氣盛，髮則光潤；若虛則血不能養髮，故髮無潤澤也。則須以藥治，令其潤澤。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髮黃候》 足少陰之經血，外養於髮。血氣盛，髮則潤黑；虛竭者，不能榮髮，故令髮變黃。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鬚黃候》 足少陽之經血，外榮於鬚，血氣盛，鬚則美而長；若虛少不足，不能榮潤於外，故令鬚黃。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令生眉毛候》 足太陽之經，其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血氣盛，則眉美有毫，血少則眉惡。眉爲風邪所傷，則眉脫，皆是血氣傷損，不能榮養，故須以藥生之。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火燒處髮不生候》 夫髮之生，血氣所潤養也。火燒之處，瘡痕緻密，則氣血下沉，不能榮宣腠理，故髮不生。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令毛髮不生候》 足少陰之血氣，其華在髮。足太陽之血氣盛，則眉美；足少陽之血氣盛，則鬢美；足陽明之血氣盛，則髮美；手陽明之血氣盛，則髭美。諸經血氣盛，則眉、髭、鬢、髮美澤。若虛少枯竭，則變黃、白、悴、禿。若風邪乘其經絡，血氣改變，則異毛惡髮妄生也，則須以藥敷，令不生也。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白禿候》 凡人皆有九蟲在腹內，值血氣虛則能侵食。而蟯蟲發動，最能生瘡，乃成疽、癬、瘑、疥之屬，無所不爲。言白禿者，皆由此蟲所作，謂在頭生瘡，有蟲，白痂，甚癢，其上髮並禿落不生，故謂之白禿。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赤禿候》 此由頭瘡，蟲食髮禿落，無白痂，有汁，皮赤而癢，故謂之赤禿。

《諸病源候論・毛髮病諸候・鬼舐頭候》 人有風邪在於頭，有偏虛處，則髮禿落，肌肉枯死。或如錢大，或如指大，髮不生，亦不癢，故謂之鬼舐頭。

《千金要方・心臟・頭面風》 令白髮還黑方　烏麻九蒸九曝，末之，以棗膏丸，久服之，佳。

又方

隴西白芷　旋覆花　秦椒各一升　桂心一尺

右四味下篩，以井花水服方寸匕，日三，三十日白髮還黑。禁房室。

治頭髮落不止，石灰酒方　石灰三升細篩，水拌令濕，極熟蒸之。炒令至焦，以木札投之火即著爲候，停冷，取三升絹袋貯之，以酒三斗漬三宿。初服半合，日三四夜二，稍加至一合，甚神驗。

治脈極虛寒，鬢髮墮落，令髮潤澤，沐頭方　桑根白皮切三升，以水五升淹漬，煮五六沸，去滓，洗沐髮，數數爲之，自不復落。

又方

麻子三升，碎　白桐葉切一把

右二味以米泔汁二斗煮五六沸，去滓，以洗沐，則鬢不落而長，甚有驗。

鬢髮墮落，令生長方

生柏葉切，一升　附子四枚　豬膏三升

右三味末之，以膏和爲三十丸，用布裹一丸，納煎沐頭泔汁中，沐髮長不落。其藥密收貯，忽令泄氣。

又方

麻葉　桑葉

右二味以泔煮，去滓，沐髮七遍，長六尺。

又方　羊糞灰淋汁，洗之，三日一洗，不過十洗，大生。

治頭中二十種病，頭眩，髮禿落，面中風，以膏摩之方

蜀椒　莽草各二兩　桂心　藺茹　附子　細辛各一兩半　半夏　幹薑各一兩

右八味咬咀，以豬生肪二十兩合搗，令肪消盡藥成。沐頭令淨，以藥摩囟上，日一，即愈。如非十二月合，則用生烏麻油和，塗頭皮，沐頭令淨，乃揩之，一頓生如昔也。《必效方》無蜀椒、莽草、半夏、乾薑。

治頭中風癢白屑，生髮膏方

蔓荊子　附子　細辛　續斷　皂莢　澤蘭　零陵香　防風　杏仁　藿香　白芷各二兩　松葉　石南各三兩　莽草一兩　松膏　馬豬膏　豬脂各二升　熊脂二升

右十八味咬咀，以清醋三升漬藥一宿，明旦以馬鬣膏等微火煎，三上三下，以白芷色黃膏成，用以澤髮。

治頭風癢白屑，生髮膏方

烏喙三兩　莽草　石南　細辛　續斷　皂莢　澤瀉　白朮　辛夷　防風　白芷各二兩　竹葉　松葉　柏葉各半升　豬脂四升

右十五味咬咀，以清醋三升漬一宿，明旦微火以脂煎，三上三下，白芷色黃膏成，去滓濾取，沐髮了塗之。一方用生油三大升。《千金翼》無石南，用杏仁，不用白芷，灰汁洗頭，去白屑，神良。

生髮膏方

丁香　甘松香各一兩　零陵香　吳藿香　細辛　蜀椒各二兩　白芷　澤蘭　大麻子　桑白皮　桑寄生　牡荊子　苜蓿　辛夷仁　杏仁　莺翠防風　莽草各一兩　胡麻　油一升　竹葉　松葉　柏葉各半升　臘豬膏一升　烏雞肪　雁肪各一合

右二十五味咬咀，以醋漬一宿，納油膏中，微火三上三下，白芷色黃膏成，去滓，塗頭上，髮生，日二夜。

鬢髮墮落，令生長方

附子　蔓荆子　柏子仁各二分

右三味以烏雞膏和，搗三千杵，貯新瓷器中，封百日出，以馬髻膏和，以敷頭訖，巾裹之，勿令見風，日三，即生。《肘後》不用柏子仁，以酒漬、澤沐。

髮髮禿落，生髮膏方

莽草一兩　防風　升麻　白芷　薺苨各　兩　蜣螂四個　驢髻膏　豹膏　一作狗膏　馬髻膏　熊膏一作雄雞膏　豬膏

右十一味，諸膏成煎各半升，合煎諸藥，沸則下停冷，復上火，三五沸止，絞去滓，敷頭，當澤用之。

髮落生髮方

白芷　附子　防風　芎藭　莽草　辛夷　細辛　黃芩　當歸各一兩　大黃兩半　蔓荆子一升　蜀椒一兩

右十二味咬咀，以馬髻膏五合、臘月豬膏三升合諸藥，微火煎，白芷色黃膏成，先洗頭，後用膏敷如常澤法，勿近面，面生毛也，亦治眉落。

治風頭毛髮落不生方　鐵上生衣研，以臘月豬脂和，塗之，日三。亦治眉毛落。

髮落不生令長方　麻子一升熬黑，壓取脂，以敷頭，長髮妙。

又方　雁肪敷之。

又方　多取烏麻花，瓷甕盛，密蓋，深埋之，百日出，用塗髮，令髮易長而黑。

生眉毛方

牆上青衣　鐵生衣

右二味等分末之，以水和塗，即生。

又方　七月烏麻花陰乾，末之，以生烏麻油漬之，二日一塗。

眉毛鬃髮火燒瘡瘢毛不生方　蒲灰正月狗腦和敷，即生。

治禿頂方　蕪菁子末醋和，敷之，日三。

又方　東行棗根長三尺，以中央安甑中心蒸之，以器承兩頭汁，塗頭，髮即生。《時後》作桑根。

又方　麻子三升熬焦，末之，以豬脂和。塗之，髮生爲度。

拔白髮良日

正月四日　二月八日　三月十二日　四月十六日　五月二十日　六月二十四日　七月二十八日　八月十九日　九月二十五日一作十五日　十月十日　十一月十日　十二月十日

右並以日正午拔之，當日不飲酒食肉五辛，經一拔黑者更不變。

令髮不生方　除日自拔毛，以鼈脂塗之。

又　豬狗膽塗之。

又　狗乳亦塗之。

又方　用白蜜敷髮孔，即不復生也。

又方　蚌灰、鼈脂相和，新拔毛即塗毛孔上，永不生。

染鬚髮方

胡粉三兩　石灰六兩，絹篩，火熬令黃

右二味，以榆皮作湯，和之如粉。先以皂莢湯洗髮令極淨，不得令有膩氣，好曝乾，夜即以藥塗髮上令勻，訖，取桑葉相綴，著頭巾上，遍以裹髮一夜，至旦取醋漿熱暖，三遍淨洗髮，又以醋泔熱暖洗髮，又取生胡麻苗，搗取三升汁，和水煮一沸，淨濾以濯髮，訖，又用油湯濯之，百日黑如漆。

又方　生油漬烏梅，常用敷頭，良。

又方　黑椹水漬之，塗髮令黑。

又方　以鹽湯洗沐，生麻油和蒲葦灰，敷之。

髮黃方　臘月豬脂和羊屎灰蒲灰等分，封頭，三日一爲之。

又方　大荳五升，醋漿水二斗煮取五升，沐之。

治鬢髮黃赤方　燒梧桐作灰，用乳汁和，塗敷鬢並肢肉，髮鬢即黑。

鬢黃方　剪爪甲，搔令毛孔少血出，以蜜塗之，生黑毛。

《千金翼方・婦人一・生髮黑髮》　治髮薄不生方　先以醋泔清洗禿處，以生布揩令火熱，臘月脂並細研鐵生煎三沸，塗之日三遍。

生髮鬚膏方

附子　荆實各二兩　松葉　柏葉各三兩　烏雞脂三合

右五味咬咀，合盛新瓦瓶中，陰乾百日出，搗以馬髻膏和如薄粥，塗頭髮如澤法裹絮中，無令中風，三十日長。

生髮膏　令髮速長而黑，敷藥時特忌風方。

烏喙　莽草　續斷　皂莢　澤蘭　白朮　細辛　竹葉各一兩　防風　辛夷各一兩　柏葉細切，四兩　杏仁別搗　松葉各三兩　豬脂三升

右一十四味切，先以三年大醋三升漬令一宿，納藥脂中，煎三上三下，膏成去滓，塗髮及頂上。《千金》有石南。

生髮膏　主髮鬢禿落不生方。

升麻　薺苨各二兩　莽草　白芷　防風各一兩　蜣螂四枚　馬髻脂　驢髻脂　雄雞脂二云熊脂　豬脂　狗脂各五合

右十一味，藥五味，脂取成煎者，並切，以醋漬一宿，曉合煎之，沸則停火，冷更上，一沸停，三上三下，去滓敷頭，以當澤用之，三十日生矣。

又方　羊屎灰灌取汁洗之，三日一洗，不過十洗，即生矣。

治髮落方

柏葉切，一升　附子二兩

右二味搗篩，豬脂和，作三十丸，洗髮時即納一丸泔中，髮不落。其藥以布裹密器貯，勿令泄氣。

長髮方

蔓荊子二升　大附子三枚

右二味咬咀，以酒一斗二升漬之，盛瓷瓶中，封頭二十日，取雞肪煎以塗之，澤以汁櫛髮，十日長一尺，勿逼面塗。

又方

麻子仁三升　秦椒三升

右二味合，以泔漬一宿，以沐髮長矣。

又方

麻子二升　白桐葉一把

右二味以米泔汁煮，去滓，適寒溫，沐二十日，長矣。

治髮落方　石灰三升水拌令濕，炒令極焦，停冷，以絹袋貯之，以酒三升漬之，密封，冬二七日，春秋七日，取酒溫服一合，常令酒氣相接，七日落止，百日服之終身不落，新髮生也。

又方　桑白皮一石以水一石煮三沸，以沐髮三過，即止。

令白髮還黑方

隴西白芷　旋復花　秦椒各一升　桂心一尺

右四味搗篩爲散，以井花水服方寸匕，日三服，三十日還黑。禁房室。

又方　烏麻九蒸九曝，搗末，棗膏和丸，久服之。

又方

八角附子一枚　大醋半升

右二味於銅器中煎取兩沸，納好矾石大如棋子一枚，消盡納脂三兩，和令相得，下之攪至凝，納竹筒中，拔白髮，以膏塗上，即生黑髮。

髮黃方　臘月豬膏和羊屎灰蒲灰等分敷之，三日一爲，取黑止。

又方　以醋煮大豆爛，去豆，煎泠稠塗髮。

又方　熊脂塗髮梳之，散頭床底，伏地一食頃即出，形盡當黑。用之不過一升。

染髮方　石榴三顆，皮葉亦得，針沙如棗核許大，醋六升，水三升和藥合煮，得一千沸即熟，灰汁洗乾染之。

瓜子散　治頭髮早白，又主虛勞腦髓空竭，胃氣不和，諸臟虛絕，血氣不足，故令人髮早白，少而算髮，及憂愁早白，遠視眩眩，得風淚出，手足煩熱，恍惚忘誤，連年下痢，服之一年後大驗。

瓜子一升　白芷去皮　當歸　苦蔘　甘草炙，各二兩

右五味搗篩爲散，食後服方寸匕，日三，酒漿湯飲任性服之。一方有松子二兩。

《聖濟總錄・髭髮門・烏髭髮》　論曰：髮本於足少陰，髭本於手陽明，二經血氣盛則悅澤，血氣衰則枯槁，容貌之間，資是以賁飾，則還枯槁爲悅澤，法烏可廢。

潤顏色，烏髭鬢，天麻丸方。

天麻二兩　木香　玄參　地榆　烏頭炮裂去皮臍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半兩　血竭一錢

右七味，搗羅爲末，用白沙蜜一盞，河水一盞，一處熬沸去沫，蜜熟和藥，丸如小豆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木香酒下。

治髭髮枯槁，桂心丸方。

桂去粗皮　旱蓮子草　香白芷　菊花　旋復花　巨勝子　葦澄茄　牛膝酒浸去皮。各一兩

右八味，搗為羅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鹽湯下不拘時。

治髭髮黃悴，秦椒丸方。

秦椒去目及閉口炒出汗　生乾地黃焙　旋複花　白芷各一兩

右四味，搗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米泔水下。

染髭黑方

蕎麵　針沙醋炒為末。各二錢

右二味。先用醋和漿水，洗髭後，用藥塗畢，外用荷葉裹之，約一更時卻洗去，再用後方。

後方

無食子　訶黎勒皮各二兩

右二味。搗羅為末，每用二錢，大麥麵二錢，醋和漿水，調塗髭上，外以荷葉裹，至曉洗去。

烏髭髮，地黃丸方。

生地黃汁一升　生薑汁五合　巨勝子　熟乾地黃焙　旋復花　乾椹子各一兩

右六味除二味汁外，搗羅為末，先將前二味汁，用銀器煎熟，看稀稠，將藥末和丸，如彈子大，每夜飲酒半酣後，含化一丸。

烏髭方

晚蠶砂一升　麻糝心七兩　大栝蔞一枚去瓤　肥皂莢一挺　青鹽三兩半

右五味，以瓷罐子一枚盛藥，鹽泥固濟，頂上留一眼子出煙，用炭十斤，燒盡煙絕，候冷取出，入苦參末五兩，同搗羅為末，每洗漱及臨臥時，用一錢揩牙。

烏髭鬢　揩牙法。

升麻一兩　訶黎勒二枚，去核為末　白鹽花半兩　麻糝末四合，取第一遍打者

生乾地黃十二分，肥者細切　粟飯一合　丹砂一兩，研臨燒時以沙牛糞汁調之免飛上

右七味拌勻，於淨砂瓶中盛，密封頭，遍泥陰乾，入爐中。四畔以炭火周回燒，半時辰收之，研為末，每用揩齒，揩齒法，欲使藥時，先用生薑一塊，如杏仁大爛嚼，須臾即吐卻滓，以左手揩三五遍，就濕點藥末，揩十數遍，含津不得吐，以兩手取津，塗髭鬢，待辛辣定，細細咽之。此藥兼治香港腳腸風，駐顏益氣，若能勤行一生，白髭鬢一百日卻黑，赤者五十日黑，用藥二十日便見效，若能空心三遍用，食後更用之。見效尤速。

揩牙烏髭方

栝蔞實一枚大者　杏仁以填實栝蔞為度

右將栝蔞實，於蒂畔切開，不得切斷，入杏仁填實，用鹽泥固濟，木炭火煅存性，去泥細研，早晨及臨臥揩齒，良久用溫鹽湯漱口，不必漱盡，半年見功，至老不復白。

揩牙烏髭方

皂莢懷州者十條

右以地黃自然汁，生薑自然汁，各半盞和勻，旋刷皂莢於火上炙。以二藥汁盡為度，碾細為末，入青鹽拌勻，逐日如齒藥用，經旬見功。

《聖濟總錄・髭髮門・鬚髮黃白》論曰：足少陰血氣盛，則髮潤澤而黑，足太陽血氣盛，則鬚潤澤而黑，二經血氣虛乏，則鬚髮變為黃白，然則還其潤澤，復其紺黑，雖有傳染之法，曾不如益血補氣，為常服劑，蓋血氣調適，則滋澤外彰，其視敷染之功遠矣。

治髭鬚黃白，可變令黑，菟絲子丸方。

菟絲子酒浸三日，別搗　地骨皮各三兩　枳殼去瓤麩炒，八兩　生牛膝搗絞取汁，半升　生地黃搗絞取汁，半升

右五味，將前三味，搗羅為末，以牛膝地黃汁，和作餅子曝乾，再搗羅，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早食後溫酒下，如心中熱米飲下。

治髭髮白能變令黑，大參丸方。

人參五兩　熟乾地黃焙　天門冬去心焙　白茯苓去黑皮。各十兩　胡麻仁湯浸去皮炒，五升

右五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早食後溫酒下。

治髭鬚白可變令黑，胡麻丸方。

胡麻仁炒　杏仁去皮、尖、雙仁，炒研。各三兩　黑豆黃二兩　桂去粗皮，一兩　生地黃搗絞取汁，一升

右五味，先將地黃汁，入銀鍋中，煎三兩沸，次入杏仁膏，餘藥並搗羅

為末，投入同煎令稠，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早食後溫酒下，臨臥再服。

治髮白可以變黑，乾漆丸方。

乾漆炒令煙盡　柏子仁微炒　生乾地黃焙　熟乾地黃焙。各一兩

右四味，搗羅為末，研糯米飯和，搗三五百杵，塗酥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溫酒下。

治髭髮白可還黑色，蜀椒丸方。

蜀椒去目並閉口者　杏仁去皮、尖、雙仁。各八兩　熟乾地黃一斤

右三味，先銼地黃入淨瓷器中，以酒一升浸一宿取出，與杏仁同研如膏，次用炭火燒地令赤，以醯醋潑，乘熱將椒置其上，以盆復之，四面泥塗，令勿透風，候冷取出，搗羅為末，合和前膏，入糯米飯一升，同搗三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下。

治人年四十髭髮俱白還黑，地黃丸方。

生地黃肥者銼，五斤　五加皮銼　牛膝酒浸焙。各五兩

右三味，先將地黃入淨瓶中，以酒五升浸一宿，取出曝乾，入甑中，九蒸九曝後，同後二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溫酒下。

治鬚髮黃白，令還黑色，酸榴漿方。

酸石榴

右五月內，於東南枝上，揀平坐不側而大者一枚，於頂上箸劄眼子，深一寸餘，用水銀半兩，灌於眼子內，不得封閉，從風日雨露，至十月葉落盡時取下，殼內盡成水，每用時，以魚胞裹指頭，點藥撚之。

治鬚髮黃白，一宿烏方。

定粉　鍛石各一兩　鉛丹半兩　膩粉五錢匕

右四味研極細，臨臥以酒漿調塗，仍以荷葉包，平旦溫漿水洗。

治鬚黃白，揩牙，槐枝散方。

槐枝如箸大者　青鹽　胡麻子仁炒黑色　生乾地黃各一兩　皂莢不炙者去皮子二挺

右五味銼碎，入瓷瓶中，用瓦片蓋，紙箸泥固濟，仍蓋上留一穴，如錢眼大，候乾，以文武火燒煙盡，放冷為末，每旦揩牙畢，餘藥塗鬚上，少頃洗之。

治鬚髮黃白，變令黑色，倒行油方。

右取銀三兩，作小合子，盛汞一兩，以乾水蛭七枚為末，同入合內，用蚯蚓泥固濟，約半指厚，深埋在馬糞中，四十九日取出，已化為黑油矣，用魚胞裹指頭，點藥撚之。

治鬚黃白揩牙，栝蔞散方。

右取栝蔞實一枚，開頂作蓋子，取出瓤並子，用青鹽一兩細研，杏仁去皮尖三七粒，同栝蔞瓤並子，納入栝蔞內，卻將頂蓋蓋了，麻線繫定，鹽泥固濟，炭火煅煙盡，去泥取藥為末，早夜揩牙。

《聖濟總錄・髭髮門・榮養髭髮》論曰：腎主骨髓，腦為髓海，髮者腦之華髓之所養也，衝脈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而榮養髭髮，固牙齒，補益血氣。

三倍丸方

丹砂研，二兩　磁石煅研，二兩　陳麴炒研，三兩

右三味，搗研為末細羅，別以豬腎三只，去脂膜，用濃酒二升煮腎爛，去腎取酒和藥末，丸如綠豆大，空心溫酒或熟水下二十丸。

榮養髭髮，堅齒牙，補血氣，益顏色，延年，地黃丸方。

生地黃三十斤，搗取汁　杏仁三升，去皮、尖、雙仁，點地黃汁研如膏　烏麻油一升，點地黃汁研絞取汁　胡桃瓤一斤，同杏仁別研　大麻油一升　丁香　木香　牛膝切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各三兩　篋香　沉香銼　安息香搗如棋子，水煮爛。各二兩　無食子　訶黎勒皮各五兩　柳枝皮炙乾　鹽花各三兩　松脂以布袋盛湯煮精好者，自化出，湯冷自凝。如未白，更換布袋煮極白，取八兩　龍腦研一分　白蜜一升　酥一斤

右二十一味，將搗研藥令極細，同諸藥與地黃汁調如膏，瓷瓶盛分三瓶，每瓶約七分，不欲令滿，坐爐中磚上，四面用火，候瓶中藥沸，即以柳枝攪，欲幹旋添地黃汁盡為度。時時抄看可丸乃止，候冷收藥，以蠟紙蓋頭，勿令洩氣，每食後含化一丸，如彈丸大，咽津，日三夜一，十日覺，百日大效，初服藥處淨室一月，忌菜菔藕蒜，常食少生薑即速效。

治腦虛髭髮枯悴，目暗，槐實膏方。

槐實去皮取黑者炒，搗末，一合　馬牙硝研，三錢　生地黃搗取自然汁，一合　酥煉，一兩

右四味，以銀石器盛地黃汁，文武火上，先下槐實末，次下馬牙硝，不停手攪，常令如魚眼沸，候煎減一半，即下酥，更煎三二十沸，傾出置瓷合中，每臨臥，以棗核大內鼻中，取去枕，仰臥展足，腦中出惡水勿怪。

榮養髭髮，槐桃膏方。

瓦松半生半燒灰　鐵粉鏵鐵醋淬十遍，搗研　羊糞半生半燒灰　槐枝細銼。各一兩　胡桃仁二斤

右五味，除瓦松等三味外，將胡桃仁與槐枝，搗作一團，填小瓶中令實，又取槐枝斫長二寸，密插於瓶中，與瓶口齊，更取一瓶子，須盛得前藥瓶子者，勘合然後穿地坑，陷空瓶子與地面齊，其向上瓶子，即擁馬糞火燒一宿。候冷開之，其向下瓶子中漏有油清，則取此油，調前三味塗頭，每日淨洗再換藥。

榮養髭髮，汞蛭油方。

汞二兩　乾水蛭七枚為末

右二味，以銀三兩作一小合，盛汞與水蛭，以蚯蚓土和泥固濟。約半指厚，深埋在馬糞中，四十九日取出，化為黑油，用魚胞作指袋，時蘸少許，拈髭上，其油自然倒行至髭根，變黑。

榮養髭鬢，牢牙，烏金散方。

草烏頭四兩　青鹽二兩

右二味，將青鹽為末，同入藏瓶內，用瓦子一片蓋，瓦上鑽一竅，外用紙筋泥固濟，仍留元竅候乾，用火煅，黑煙盡，青煙出為度，以新黃土罨一宿，取出為末。逐日未洗面前揩牙，候洗面了方漱，日三。

榮養髭鬢，石榴漿方。

每於五月內，揀取新生酸石榴東南枝上，平坐不側大者，於頂上用箸劄眼子，深一寸以上，用水銀半兩，灌眼子內，更不封閉，從風日雨露，直至十月葉落盡，方取下。殼內盡成水，每用以小豬胞代指，於汁內旋蘸撚之，隨手以水濯，其色不落，可百日不變也。

榮養髭髮，三物膏方。

柳枝　桑枝　槐枝各銼一升

右三味，以水二斗，同煮至一斗，去滓入好鹽一斤，熬成膏，瓷合盛，臨臥揩牙。

榮養髭髮，胡桃膏方。

新小胡桃三枚

右一味和皮搗細，用乳汁二盞，於銀石器內，文武火熬。竹篦攪成膏，每用時淨洗髭髮，以筆蘸點髭髮上。

《聖濟總錄・髭髮門・白禿》論曰：蟯之為害，因血氣虛乘風而上，則能生瘡疽癬疥，無不為也，瘡痂不去而癢，鬢髮禿落，無復生榮，是為白禿。治頭瘡有蟲，變成白禿，細辛膏方。

細辛去苗葉　烏喙　莽草　續斷　石南　辛夷仁　皂莢　澤蘭去苗　白芷　防風去叉　白朮　松葉　竹葉各二兩　豬脂半斤　生麻油一斤

右一十五味，除脂油外細銼，以醋五升，入瓷瓶中，水浸一宿取出，用大鐺先下脂油，微火煎一兩沸，次下諸藥，煎候白芷黃，即膏成去滓，以瓷合盛，臨臥時，先以熱漿水，洗頭後用藥塗勻，如癢勿搔動，經宿即洗去，再塗。

治白禿，杜蘅膏方。

杜蘅　雄黃研　木蘭皮銼　礬石研　附子炮裂去皮臍　大黃銼炒　石南　秦艽去苗土　真珠研　苦參　水銀　松脂各六兩　豬脂去膜，五斤

右一十三味，先將草藥搗羅為細末，次將石藥及水銀，合研如粉，方熬豬脂松脂化，次下諸藥，文武火煎令稀稠得所，以新綿濾去滓，瓷合盛貯，每用先以泔漿水，洗頭淨後塗藥治白禿髮落。

五味子膏方

五味子　肉蓯蓉切焙　松脂　蛇床子　遠志去心。各三兩　菟絲子五兩，以酒浸一宿焙　雄黃研　雞糞白　雌黃研　白蜜各一兩　豬脂二升

右一十一味，先將草藥搗羅為細末，次將石藥及雞糞白，再研令如粉，下豬脂松脂入鍋中，同熬化後，下諸藥，文火煎稀稠得所，以新綿濾去滓，瓷合盛，每用先以桑柴灰汁，洗頭令淨後塗藥，不過三次髮生。

治白禿髮落防風膏方

防風去叉　黃連去鬚　生乾地黃焙。各四兩　蔓荊實九兩　柑皮焙，一兩半

蔵蕤二兩半　茯神去木，三兩半　大黃銼炒　甘草炙銼。各二兩

右九味，搗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粥飲下。

治白禿髮落，升麻膏方。

升麻　薺莽草各二兩　白芷一兩　防風去叉，三兩　蜣螂四枚，別研　馬脂　熊脂　豹骨髓各半升

右九味，先將草藥搗羅為細末，次將三味脂熬消後，下諸藥，以文火煎令稠得所，綿濾去滓，瓷合盛，每用先以泔漿水，洗頭淨後，塗藥。

治白禿髮落，桃皮湯沐髮方。

桃皮去粗黑色者，銼，三兩　麵炒　豉炒研。各半兩　白米研，一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八升，去滓放溫沐頭，每日用之。

治白禿髮落，桃皮膏方。

桃皮去粗黑者，五兩，銼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先溫吃半盞，餘留洗頭　豉炒研，半兩　白麵炒，半兩

右三味，先以桃皮汁洗頭，並吃訖，後以水調豉麵末敷之。

《聖濟總錄・髭髮門・赤禿》　論曰：諸陽脈皆在於頭，風熱乘之，則陽邪熾盛，發於頭皮腦絡之間，細瘡遍密，赤色有汁，癢痛浸淫，乃至髮落，故名赤禿。

治赤禿髮落，塗旱蓮汁方。

旱蓮草三兩　鐵粉一分

右二味，先將旱蓮草，搗絞取汁。次入鐵粉，研令極細，入合中，每用先以泔漿洗頭，次塗之。

治赤禿髮落，塗馬蹄灰方。

馬蹄燒灰

右一味，研如粉，用臘月豬脂調塗之。

治赤禿髮落，塗椹汁方。

黑椹二斗

右一味，內瓷瓶中密封，於北簷下埋之，一百日即變為水，每用淨洗頭，次塗髮即生。

治赤禿髮落，塗楸葉汁方。

楸葉一兩

右一味，搗絞取汁敷之。

《雜病證治准繩・七竅門下・髭髮・髮黃白》　張天師草還丹、七寶美髯丹。單用自己髮，不足則父子一氣者，又不足則無病童男女髮與胎髮，用皂角水洗淨，無油氣爲度，入新鍋內，上用小鍋蓋之，鹽泥固口，勿令泄氣，桑柴慢火煅三炷香，冷定取出，研爲細末，每用一二分，空心酒調下。揩齒變白髮方：　酸石榴皮一個，泥裹燒令通赤，候冷去泥，用茄子根與槐枝同燒，令煙絕，急以器蓋之，候冷，用槐枝、馬齒莧牆上生者好，不令人見採，蒲荷、石膏、五倍子燒熟，川升麻各一兩，爲末揩牙，不但變白爲黑，亦且堅牙甚妙。東垣青絲散，西嶽石碑方。拔白生黑良日：　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三、四月十六、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二十八、八月十九、九月二十五、十月一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日，早起拔之永不白。又正月五日、十三日，二月八日、十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十三、二十五，五月五日、十五日，六月十四、二十四，七月十八、二十八，八月九日、十日，九月八日、十八日，十月十三、二十三，十一月十日，二十月十六日，已上月日，並用午時前拔之。凡拔時先以水於石上磨丁香汁，候拔了，急手傅於毛孔中，即生墨者。李卿換白髮方云：　刮老生薑皮一大升於鐺中，以文武火煎之，不得令過沸其鐺，唯得多油膩者尤佳，更不須洗刮，便以薑皮置鐺中，密封固濟，勿令通氣，令一精細人守之，地色未分時，便須煎之緩緩，不得令火急，如其人稍疲，即換人看火，一伏時即成，置磁缽中研極細。李方雖曰一伏時，若火候勻，至日西即藥成也。使時以小簪腳蘸取如麻子大，先於白髮下點藥訖，然後拔之再點，以手指熟捻之，令入肉，第四日當有黑者生，神效。

《雜病證治准繩・七竅門下・髭髮・髮落不生》　東垣云：　脈弦氣弱，皮毛枯槁，髮脫落，黃芪建中湯主之。髮脫落及臍下痛，四君子湯加熟地黃。丹溪治胡氏子，年十七八歲，髮脫不留一莖，飲食起居如常，脈微弦而澀，輕重皆同，比厚味成熱溫，痰在膈間，又日多吃梅，酸味收濕熱之痰，隨上升之氣至於頭，熏蒸髮根之血，漸成枯槁，遂一時盡脫。遂處以補血升散之藥，用防風通聖散，去芒硝，唯大黃三度酒炒，兼以四物湯酒製合和，作小劑煎，以灰湯入水頻與之，兩月餘後診其脈，濕熱漸解，停藥，淡味調養，又二年，髮長如初而愈。甜瓜葉治人無髮，搗汁塗之即生。滋榮散，三聖膏。治髮落不生令長，麻子一升，熬令黑，壓油，以傅頭髮上。《千金》云：　麻葉、桑葉二味，

以泔煮，沐髮七次，可長六尺。眉毛墮落，生半夏、羊矢燒焦，等分爲末，薑汁調塗。又用七月烏麻花陰乾爲末，生烏麻油浸，每夜傳之。烏麻，即秋麻是也。

《外科活人定本・鬚髮》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有老而須白，眉髮並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須屬於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於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明矣。

烏鬚羊肝丸　此方不獨烏鬚髮，亦能明目。

天下烏鬚第一方

五倍子不拘多少，捶碎，去灰，入砂鍋內，炒盡煙爲度，以青布巾打濕，扭乾，包裹，腳踹成餅，爲末聽用。每用一錢半　烏黑霜即炒黃好細麵四兩，當歸尾一兩爲末，白茂末一兩，三味攪勻。每用一分半　紅銅末不拘多少，火內燒極紅，投入水碗中，取出再燒，再投，取其水內自然之末，用水淘淨，將好醋煮數沸至乾，隨炒黑色所用。每用一分半　明礬末一分半　青鹽一分二釐　沒石子二釐半　訶子二釐半，二味俱用麵包，入砂鍋內，將柴炭同拌，炒至焦乾

右用細茶鹵調如糊，瓷器內重湯煮，洗淨搽上，乾了洗去。

京師秘傳烏鬚方

五倍子製法如前，每用二錢　紅銅末製法如前，每用六分　食鹽三分　明礬末六分　白灰麵一分半

右合火酒調搽，無酒濃茶亦可，調勻，以酒盞盛貯。用鐵杓注水，煮至如糖香鏡臉，方可取用。先將皂角水洗淨鬚髮，然後塗藥，包裹一夜，次早洗去即黑，如鬚少只用半張。

旱蓮膏　烏鬚黑髮神方。

旱蓮草十六斤，在六月下半月、七月上半月採十六斤，不許水洗，扭乾取汁，對日曬過五日，不住手攪一午時，方加真生薑汁一斤，蜜一斤，和汁同前曬，攪至數日，似稀糖成膏，瓷碗收藏。每日空心，用無灰好酒一鐘，藥一匙服，午後又一服，至二十一日，將白鬚髮拔去，即長出黑鬚髮。

神仙烏雲丹　烏鬚黑髮，返老還童，壯筋骨，補真精，固元陽，神效無比。

何首烏半斤，入砂鍋內，以黑豆同蒸半日，去豆，用好酒浸一七，曬乾再蒸，浸七次

破故紙酒洗，一斤，砂鍋內炒黃色　旱蓮汁二兩，如無汁，旱蓮爲末亦可　槐角子二兩，爲末　梧桐淚即木律，爲末，二兩

右共一處爲細末，棗肉二斤，核桃仁半斤，共爲處搗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鹽湯下，服三個月勿斷一日。

旱蓮丸　烏鬚黑髮，服一月，已白者退，再生者黑，其效如神，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此藥。

旱蓮汁曬半斤　生薑三斤，取汁曬半斤　生地黃二斤，酒泡去汁，曬半斤　細辛一兩　破故紙一斤，麵炒　杜仲半斤，炒　五加皮半斤，酒浸　赤茯苓半斤，乳汁浸　枸杞子四兩　川芎四兩　沒石子二兩

右爲末，核桃仁去皮半斤，棗肉同和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黃酒送下。

五煎膏　烏鬚髮，固牙齒，壯筋骨。

旱蓮汁　黑桑椹　何首烏　生地黃　白茯苓

右五味各自爲咀片，煎汁，濾淨渣，熬成膏，合一處和勻，置瓷器內封固，埋土七日。每服二三匙，一日三服。

蒲公散　烏鬚生髮。

蒲公英淨，四兩，炒　血餘洗淨，四兩　青鹽四兩，研

右用瓷罐一個，盛蒲公英一層，血餘一層，青鹽一層，鹽泥封固，淹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桑柴火煨，令煙盡爲度，候冷取出，碾爲末。每服一錢，清晨酒調服。

三仙丸　治頭髮脫落，神效。

側柏葉八兩，焙乾　當歸全身，四兩

右忌鐵器，爲末，水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早晚各一服，黃酒、鹽湯任下。

生頭髮方

大附子一個，要二兩重者佳，爲末，用烏骨黑雞一只，取其油攪藥末擦頭，其髮即生。

《鱘溪外治方選・髮門》 黑鬚髮，何首烏末服，丸服、釀酒服皆佳。

少年髮白，黑脂麻丸蒸九曬，末之，以棗肉丸，久服。外以鉛梳日梳之。

蒜髮，乾柿五枚，以茅香湯煮熱，枸杞子酒浸焙，研等分，杵丸梧子大，每

服五十丸，茅香湯下日三服。

毛髮如鐵，眼白變黑，不語如醉。載目門。

毛髮如銅鐵，眼赤，鼻張大喘，渾身出斑，乃胃中熱毒結於下焦，白礬、滑石各一兩，爲末，作一服，水三盌，煎至半合，不住飲。

《鮿溪外治方選・眉門》 眉毛落脫，垂柳葉陰乾爲末，生薑汁於鐵器中調，夜夜摩之。

眉爛毛脫，此肝經受風所致。側柏葉去根，九蒸九曬，磨末，蜜丸桐子大，早晚開水送下一錢，兔絲子研蘇油調敷。

眉毛不生，芥菜子、半夏等分，爲末，生薑自然汁調搽。

眉疽，生綠豆、五倍子等分，研末醋調塗。

小兒眉瘡，小麥麩炒黑，研末，酒調塗。又方：黑驢屎燒灰，研，油調塗，效。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頭髮門主方》 黑髮散　烏鬚髮。

宮粉　真蛤粉　黃丹　密陀僧　石灰各等分

研勻，水調搽上，俟乾，水洗去藥，用核桃油潤之。

女人髮易落而不潤者。

槲子三個　胡桃肉二個　側栢葉一兩

搗浸雪水梳髮，則潤而不落。

長頭髮法　生薑切片，擦落髮光皮上，數日即長。

髮落不長　川椒四兩，用白酒釀浸七日，早晚潤禿處，其髮自生。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眉毛門主方》 長眉法岐天師：眉落用桑葉七片，每日洗之，一月重生如舊，鬚落亦然。

《古今醫統大全・髭髮門・治法》 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能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甫謂：果能如古人之知道，則不須藥，其髭髮必能與形神俱而不衰白也。今人不能如古人，又不知資給之養，其不早歲墮白者幾希。愚見今人七情六慾內外交侵，若不製方藥以資之，鮮有能存其形神者也。必於四八之年先備滋益之藥，不待於既衰之後用之，亦是追及古人之十一也，較之自棄者，不亦偉哉！此則所謂雖不盡其自然之天，是亦其次曲而存之者也。

髭髮黑美須養氣血

氣血盛則髭髮美，氣血衰則髭髮白，此必然之理也。人年三十之後，常服補腎滋陰之藥，保和氣血，至老頭髮不白，信有驗矣。用藥於既衰之後，豈能及之乎？如凡事止於未動之先，則易爲矣。若於既去之後而欲挽復之者，鮮有及焉。

黑髮烏鬚當知六子延齡益算須重七珍

神仙六子丸、七珍至寶丹二藥，皆滋陰之妙劑。人於鬚髮未白之先製此二藥，常常相間吞服不息，必能益壽烏鬚。若暫服不常，故難取效，知者審之。

《古今醫統大全・髭髮門・藥方》 神仙六子丸　男子三十年後服此藥，一歲一單製服不息，永不白鬚髮。年四十之上或有微白，及少年人焦黃不潤，服此百日，自然漆黑，其效如神。

兔絲子製如法　金錠子　覆盆子　五味子　枸杞子　蛇床子炒。各一兩

何首烏酒浸一宿，焙　牛膝同上　地骨皮　熟地黃酒浸。各三兩　舶上茴香鹽炒　川木瓜各二兩

右十二味爲細末，用浸兔絲酒澄清作糊爲丸，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食前溫酒送下。一方加人參、白朮、茯苓，各加一兩，尤有神效。服此大忌三白，失禁不效。

七珍至寶丹又名七寶美髯丹。方見虛損門中。

張天師草還丹　久服輕身，如列子之乘虛，白髮反黑。

地骨皮　生地黃酒洗　石菖蒲　川牛膝酒洗　遠志　兔絲子如法製

等分爲細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酒下，不飲酒，鹽湯下。製時忌女人、雞、犬。

東垣青絲散　補虛，牢牙，黑髭髮。

白芷　茯苓各半兩　細辛　當歸　川芎　甘草　甘松各二錢　升麻　旱蓮草　地骨皮　生地黃　熟地黃　青鹽　破故紙各三錢　寒水石　香附子製　何首烏各二錢半　麝香五分　細茶末二錢

右爲細末，倉日爲始，背東面西擦牙，早不見日，晚不見燈，擦畢嚥藥嗽津，塗鬚，一月，白者反黑。忌三白。

二七丹　大能黑髭髮，其功無比。

瓊玉膏　補氣血，黑髭髮。

八珍湯　久服烏鬚黑髮。三方並見虛損門。

三青膏　黑髭髮有驗。

生胡桃皮　生酸石榴皮　生柿子皮

右先將石榴剜去子，入丁香裝滿，稱過分兩，然後卻將胡桃皮、柿子皮與石榴子、丁香等分曬乾，同爲細末，用牛乳和勻，盛於錫瓶中，或瓷瓶中，封口埋於馬糞內，十日取出，將白線一條扯緊，點此藥於中即走，至兩頭皆黑者是藥中也，如不走不黑，再埋馬糞中數日。

三聖膏　治髭髮脫落，能令再生。

黑附子　蔓荊子　栢子仁各半兩

右爲末，用烏雞脂搗和，令乾，以瓷瓶封口，百日取出，塗髭髮脫落處，日二三次，五日便生，自然牢壯。

巫雲散　黑髭髮極效。

五倍子炒　百藥煎　膽礬　青胡桃皮　酸石榴皮　訶子　木瓜皮　豬牙皂角　何首烏　細辛各等分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小錢大，常以木炭灰內焙養，勿得離灰。如要烏髭髮時，用熱酒化開塗之，大能黑潤。

五神還童丹　一名五精丸

堪嗟髭髮白如霜，要黑元來有妙方。不用擦牙並染造，都來五味配陰陽。赤石脂與川椒等，辰砂一味最爲良。茯神能養心中液，乳香分兩要相當。棗肉爲丸梧子大，空心酒下十五雙。十服之後君休摘，管教華髮黑而光。兼能明目並延壽，老翁變作少年郎。

赤石脂　川椒　辰砂飛　茯神　乳香各一兩

爲末，棗肉杵丸，梧桐子大，空心酒下三十丸。

點白及黃髮方

母丁香爲末和薑汁調如膏，每日拔去白，以銀簪挑點根孔，再生即黑，有效。又方，用黑桑椹和油核桃肉搗成泥，點白，再出黑。

解熾髮醒頭膏

荊芥穗二錢　香油半兩　栢子油少許

先以荊芥入油煎焦，再加栢油少許，擦髮頃時，梳之自開。

北京通用烏鬚方　兩京各處，烏髮惟此方頗好，用之雖不至簡至妙，然不

壞鬚傷肉，製得法者，可黑一月。

五倍子要川中大者打如豆，大鍋內炒黑色，白煙起時自然炒作一團，取起，裹濕青布內踏成餅，以石壓曬乾收聽用　紅銅花用細紅銅絲，炭火煅，醋中淬之，不拘遍次，以化盡爲度，去醋取銅花曬乾　皂礬三分　明礬三分　沒石子一分　食鹽二分　硇砂淨，一分

每次染時，旋配倍子末，以二錢爲則，銅四分，餘皆一二分，和勻，作一副，以燒酒或煎濃茶，用瓷酒盃調如稀糊，坐湯中煮之，盃內綠色生面爲好。先用皂角湯洗鬚淨，拭乾，將藥以掠柄塗上，以皮紙答濕包之。或以青布囊囊之，過夜，次早溫水洗之。不潤，用胡桃油撚指潤之，一連染兩夜，其黑如漆，亦妙。

《經驗》擦牙烏鬚方　先期而擦者，永不再。

青鹽一斤　嫩槐枝葉五斤　黑鉛四兩　沒石子尖者，七錢

右用黑鉛、青鹽入鍋同槐枝炒攪，俱以成灰，提起聽用，將沒石子研細末和入，用瓷器盛之。每日早晚洗面畢，以藥擦牙漱水，吐掌內，擦鬢，久久自然潤黑。

牛膽散　明目清心，壯精神，黑髭髮，去風濕，補虛損。

何首烏　白茯苓　槐角子各二兩　當歸　生地黃各一兩

爲末，裝入臘月黑牛膽內，掛於背日透風處，十日取出，曬乾，研爲末，酒調二錢。常服之，髮永不白。

二仙丹　久服永黑。

何首烏　川牛膝各一斤。製法，用黑豆蒸，但要換豆多蒸幾次，是爲妙法

《類要》烏鬚羊肝丸　不獨烏鬚，亦能明目。

黑羊肝一具，竹刀切片，瓷盆曬，塗之以羊膽，曬乾又塗，至三五十枚，愈多尤妙　夏月用稀絹幪之，免其蠅污，曬乾聽用　熟地黃六兩，蒸　當歸酒浸　川芎　白芍藥酒炒　何首烏如法製　旱蓮草如法蒸，各四兩　覆盆子炒　山茱萸肉各三兩　白茯苓人乳浸，日曬夜露候乾用　生地黃酒浸一宿曬乾，四兩　血餘壯年人、童男女及自己髮爲佳，多至二斤，用皂角湯洗淨，再用花椒湯洗，曬乾，入砂罐，炭火燒成灰，放地上三日，出去火毒，取下，淨研三兩

右除血餘不磨，以羣藥共爲末，另用熟地十二兩，酒煮濃汁二碗，作糊爲丸，梧桐子大。空心酒下八十丸，臨睡酒下五十丸。極能烏鬚髮，

聰耳目，悅顏色。

洗髮菊花散　治鬚髮乾燥，能令潤澤。

乾菊花二兩　川芎　蔓荊子　乾栢葉　桑白皮　香白芷　細辛　旱蓮草各一兩

右咀，每次二兩，漿水三碗煎至二碗，去渣，洗髮大妙。

丁砂散　掠髭髮。

大訶子一個煨，去核　母丁香　百藥煎一錢　鐵砂少許，醋炒七次　陳茶葉一撮

右爲極細末，水一碗熬數沸，不去滓，放在淨瓷器內。每夜臨臥，溫漿水洗淨髭髮，拭乾，以藥水掠之，次早溫水洗淨。百日後其髮自黑，婦人用之尤好。用藥時取新鐵釘一枚浸之，妙。

滋榮散　長髭髮不落。

生薑皮焙乾，一兩　人參一兩

右爲細末，用生薑一塊切斷蘸藥，擦落處，自長，一日一次。

生地生薑汁　治髭髮黃赤，一染即黑。

生地黃　生薑各半斤，光淨，石臼杵，絞取自然汁，留渣用

右用不蛀皂角一條，去皮弦，蘸前藥汁慢火炙黃，以汁完爲度，卻將前渣同入罐內，火煅存性爲末，用鐵器盛之。每用三錢，白湯一盞調勻，放三日，臨睡時，將藥塗髭髮，自然即黑。

五汁膏　一染即黑。

鮮胡桃皮　鮮酸石榴皮　黑桑椹　旱蓮草　鮮生地黃

右各及時取汁，瓷盆曬作餅，爲末和合，用碱水調，少入明礬、食鹽和如稀糊，染如常法。

《古今醫統大全・髭髮門・易簡諸方》《千金方》：治白髮還黑，烏芝麻九蒸九曬，爲末，以棗肉丸服之。

又方：治髮落不生，令長，麻子一升，炒黑壓油，搽頭髮妙。

《千金翼方》：治髮薄不生。先以米泔洗禿處，以生薑揩，令大熱，臘月豬脂搗，入生鐵一塊，煎煮數沸，敷之，遍生。

《道藏經》方：治髭髮脫落，更生。桑白皮四兩，咀，水二碗，煎五六沸，去滓洗沐，自然不落，落者更生。

又方：用羊糞燒灰，淋汁洗之，二三日一度，不過十度自生。

《外臺》方：治人無髮，用甜瓜葉搗汁，塗之即生。

又方：治髮黃赤。用好醋二碗，大黑豆半升，熬令稠粘，敷之即黑。

《子母秘録》治髮黃又脫落。收自己髮，皂角洗淨，曬乾，每一兩入花椒瓣五十粒，泥包炭火煅如黑糟，細研爲末。每服一錢，好酒空心調服，大能長黑。

梅師方：治少年白。拔去，以白蜜點毛孔中，即生黑髮。不生者，取梧桐子搗汁塗上，自生且黑。

張潞方：烏鬚大效。用小雄雌烏雞一對，淨處喂養，不得雜羣雞，只與黑芝麻一件並水喫，不可食雜物。長大生卵時，專記先生者收之爲號。用好朱砂一兩，略破卵頭一小孔，入朱砂，用皮紙糊封孔，於數重時用後生之卵一齊令雞抱之，候雞雛出時，其藥卵自然結實，打破取出，爛研如粉，蒸餅和丸，如綠豆大。不計時候酒下五六丸，黑者不白，白者變黑。

《孫真人食忌》：治髮落不生。以側栢葉陰乾爲末，菜油調塗。

又方：治髮黃。以熊脂塗髮，梳之時，散頭髮入床底伏地，一食之間即黑，不過一升脂，甚驗。

紀事

《名醫類案・眉》一人，眉毛搖動，目瞪不能視，喚之不應，但能飲食。用蒜三兩，取汁，酒調下，即愈。

一男子，眉間一核，初如豆粒，二年漸大如桃。用清肝火、養肝血、益元氣而愈。

《名醫類案・眉髮自落》張仲景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景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為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眉落，其精如此。《小說》

一騎軍一旦得疾，雙眼昏，咫尺不辨人物，眉髮自落，鼻樑崩倒，肌膚有瘡如癬，皆為惡疾，勢不可救。因為洋州駱谷子歸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授其方曰：皂角刺二斤，為灰，蒸曬，研為末，食上濃煎大黃湯，調一錢匕。浹旬，鬢髮再生，肌膚悅潤，眼目倍明。得此方後，入山不

知所之。《感應神仙傳》

薛已治一儒者，因飲食勞役，及惱怒，髮脫落。薛以為勞傷精血，陰火上炎所致，用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及六味地黃丸加五味，眉髮頓生如故。

一男子，年二十，巔毛脫盡，先以通聖散，宣其風熱，博按：原刻脫此句。次用六味地黃丸。不數日，髮生寸許，兩月復舊。

吳江史萬湖云：有男女偶合，眉髮脫落，無藥調治，數月後復生。

江應宿見一男子，眉髮脫落。遇方士教服鹿角膠，每日浸晨，酒化下一二錢，半年，眉髮長，年餘復舊。

《名醫類案・鬚髮不白》指揮使姚歡，年八十餘，鬚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癬疥，周匝頂腫，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宣連去須，酒浸一宿，焙乾為末，蜜丸桐子大，日午臨臥，以酒吞二十粒。《東坡大全集》

學正程畿齋翁，年八十餘，鬚髮不白。自言三十歲後，服六味地黃丸加生脈散，至今五十餘年，無一日缺。是以精神完固，康健不衰。服此忌蘿蔔、大蒜。《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焦氏筆乘》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鬢髮皆黑。《梁書》

上舍黃霞璧，傳染鬚方，用五倍子一錢半，入鍋內炒，黃煙出將盡，起清煙二陣就取起，以手撚試之紫色為度。銅落四分。紅銅清水淬末。食鹽、生礬各二分，俱為細末，用烏梅三四個，石榴皮少許，煎水調如稀糊，磁器盛之，重湯頓稠，先將肥皂洗須，試乾，乘熱塗上，以薄綿紙貼上。明早，用溫水潤透，洗淨，如皮肉黃色，將絹片染油擦去。

《續名醫類案・眉髮鬚》李林甫婿鄭平爲省郎，林甫見其髭髮斑白，因曰：上明日當賜甘露羹，鄭郎食之能烏髮。翼日食之，一夕兩髭如鑿。《琅琊代醉編》

李卿換白髮方云：刮生老薑皮一大升，於鐺中以文武火煎之，不得令過沸。其鐺惟得多油膩者尤佳，更不須洗刮，便以薑皮置鐺中，密封固濟，勿令過氣。令一精細人守之，地色未分時，黎明也。便須煎之，緩緩不得火急，如其人稍疲即換人看火。一伏時即盛置於磁缽中研極細。李方雖云一伏時，若火候勿至，日西即成藥也。使時以簪腳蘸取如麻子大，先於白髮下點藥訖，然後拔之，再點以手指熱撚之，令入肉，第四日當有黑者生，神效。

梅師治年少白髮，拔去白者，以白蜜塗毛孔中，即生黑髮。不生，取桐子搗汁塗上，必生黑者。

《千金》療髮黃，熊脂塗髮梳之，散頭入牀底，伏地一食頃，即出便盡黑，不一升脂驗。

薛立齋治一男子，因大怒發熱，眉髮頓落。蓋髮屬腎而眉屬肝，此肝腎素虛，爲怒所激，陰火愈盛，銷鑠精血而然也。用六味丸料加柴胡、山梔、黃柏，數劑漸生，又二十餘劑而完。

一男子染時瘡，服換肌散之類，眉毛頓落，遍身作癢，或時赤暈，乃燥藥損其陰血，陽氣偏旺而然。朝用四物湯，倍熟地，加茯苓、白朮、丹皮、山梔、甘草，夕用六味丸料加當歸、黃芪治之，瘡既愈，眉毛亦生。

一男子素不慎房勞，其髮忽落，或發熱惡寒，或吐痰頭暈，或口乾作渴，或小便如淋，兩足發熱，或冷至脛，屬足三陰虧損而陰火內熾，朝用十全大補，夕用六味丸料，加炒黑黃柏、枸杞治之，諸症悉退，而髮漸生。

一男子遍身瘙癢，服祛風辛燥之劑，眉髮脫落，此前藥復傷肝腎，精血虛而火內熾所致。朝用八珍湯加麥冬、五味，夕用六味丸料加當歸、黃芪治之，風熱退而眉髮生矣。

一儒者遍身作癢，破膿血淋漓，眉毛脫落，如癩風症。久服祛風等藥，致元氣虧損，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而愈。後失調理，日哺熱甚，用八珍湯加五味、麥冬，五十餘劑而痊。

繆仲淳烏髮明目丸：女貞子酒拌炒，九蒸九曬，淨末一斤；甘菊花十二兩；何首烏赤白各半，如法蒸曬，淨末二斤；牛膝酒蒸一斤；桑葉一斤；生地酒洗淨，二斤；甘枸杞一斤半；乳拌茯苓酥一斤；麥冬一斤半；槐角子十兩；蒼朮蜜酒拌蒸曬，十二兩；人參一斤，人乳拌烘乾；山萸肉酒蒸十二兩。烏飯子之黑者，取汁熬膏，每斤加煉蜜半斤，丸如梧子大。每服五錢，日三服，白湯送下。忌白萊菔、牛肉、牛乳、桃、李、蒜、雀、蛤。

繆仲淳定烏鬚方：何首烏勿去皮，黑豆同牛膝蒸製如常法，最後用人乳拌曬三四十次，赤、白各二斤；女貞實酒拌，九蒸九曬，二斤；旱蓮草熬膏，十二兩；烏飯子，即南竹子也，熬膏十二兩；蒼朮米泔浸蒸曬三次，去皮切片，十二兩；真川椒紅去白膜，開口者，十二兩；沒石子十兩。爲細末，以旱蓮草膏、烏飯子膏，同煉蜜爲丸如梧子大。每五錢，空心饑時各一服，白湯下。

外科總部

疣痣部

千日瘡

論說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千日瘡主論》 申斗垣曰：千日瘡一名疣瘡，又名瘊子，又名晦氣瘡。此瘡如魚鱗，生於人手足上，生一千日自落，故名之。用雞肫皮擦之自愈。一法用蓽艾在初生第一個上灸之，餘皆自落而痊也。《啓玄》

綜述

《洞天奧旨・千日瘡》 或用蜘蛛絲採來纏於根下，不數日亦落也。

齒垢散　治疣子神效。

用人齒上垢，不拘多少，先用手將疣子抓損後，以人齒上垢敷之，日數次，數日自落。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千日瘡門主方》 驗方谷裕豐。　用銅錢一個套在千日瘡上按定，取草紙卷了點著燒透，熄下的紙煤子放瘡上，以香點著，燒過吹去，又放紙煤燒之，不過五七次，其瘡根隨手自落，並不痛楚。

又方杜秘　治身上忽生豎頭肉，肉猴子並斑痣。

新石灰　鹼各等分

燒酒泡一時即可用，每周掃上即起紫泡，挑破出水結疤，如點癍痣，須以針微挑破，點之。

又方王德山。　用蛇蛻擦之，即落。

瓜藤纏

論說

《瘍醫大全・腓腨部・瓜藤纏門主論》 王肯堂曰：瓜藤纏生於足股，生核數枚腫痛，久之潰爛不已，屬足太陽經，由臟腑之濕熱流注於下部所致。《準繩》。

《心法》曰：若濕熱下注，繞脛而發結核數枚，日久腫痛，腐爛不已，名曰瓜藤纏。《金鑑》。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瓜藤纏》 或問：足股生核數枚，腫痛久之，潰爛不已何如？曰：此名瓜藤纏，屬足太陽經，由臟腑濕熱，流注下部所致。用防風通聖散加檳榔、牛膝、防己主之。

《外科大成・脛部》 瓜藤纏　生於足脛，結核數枚，腫痛久之，潰爛不已，屬足太陽經濕熱。初宜榮衛返魂湯加減，或五香流氣飲。

疣

論說

《外科樞要・論疣子》 疣屬肝膽少陽經風熱血燥，或怒動肝火，或肝客淫氣所致。蓋肝熱水涸，腎氣不榮，故精亡而筋攣也。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疣門主論》 經曰：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上腕五寸，虛則生疣，疣與胝同，疣音休，俗乎雞眼子是也。小者指痂疥，取之所別也。

薛立齋曰：疣屬肝膽少陽經風熱血燥，或怒火肝火，或肝客淫氣所致。蓋肝熱水涸，腎氣不榮，故精亡而筋攣也，宜以地黄丸滋腎水以生肝血爲善。若用蛛絲纏、螳螂蝕、著艾灸，必多致誤。大抵此證與血燥結核相同，故外用腐蝕等法，内服燥血消毒，則精血愈虛，肝筋受傷，瘡口翻突開張，卒成敗證矣。

《正字通》云：疣小者，俗謂之瘊子。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疣》 《肘後方》手足生疣目，鹽敷之，舌舐之，只三次瘥，初虞世方，用雞胃中食揩疣上，揩餘者，以石壓之驗。鬼饅頭尖上掐破，有白汁出，頻拭之佳。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疣門主方》 驗方

地膚子　白礬各等分

煎湯洗數次，瘊子盡消。

又方　天雨鳴雷時，有疣者不與人知，自己立於檐下，迎著雷以手抹去瘊子，口中默念：雷打猴子快走，念七遍，抹七遍，向天井外抹即自落。

紀事

《外科樞要・論疣子》 治驗　府庠沈嫗文，幼嚙指甲，及長不能自禁。余曰：此肝火血燥也。又頸側常生小疣子，屢散屢發。又臂生一塊，如綠豆大，若觸碎，如斷束縷，扯之則長，縮之則縮，後兩鬢發白點，求治。余曰：子素肝病，此病亦屬肝膽經也。夫爪爲筋之餘，膽行人生之側，正與嚙爪生瘁等症相應。須滋補腎水，以生肝膽，則諸病自愈矣。乃與六味地黄丸，服之二年，白點自退，疣亦不生。

一男子臉患疣，初如赤椹，雜用敷貼之藥，翻張如菌。又用腐蝕，嫩大如瘤。此足三陰經虛證悉具，治以補脾肺生肝腎等劑而尋愈。

一男子小腹中一塊，不時攻痛，或用行氣化痰等藥，不應。尤以爲血鰲，服行氣逐血之劑，後手背結一瘁子，漸長寸許，形如鰲狀，肢節間如豆大者甚多。彼泥鰲生子發於外，亦用行血，虛症悉至，左尺洪數，關洪數弦。余以爲腎水不能生肝木，以致肝火血燥而筋攣。用六味地黄丸，生腎水，滋肝血，三月餘，諸症悉愈。

一男子因勞役過度，面色青黑，發熱咳嗽，面生疣子，腹内一塊，攻上攻下作痛，小便秘澀，服消克之藥愈甚。察其脈左右關俱弦洪，元氣弱甚，此肝脾受病而筋攣也。投以加味逍遥散合地黄丸料，元氣遂復。若誤以爲血鰲之類消之，必致不起。

一男子素膏粱醇酒，先便血便結，驚悸少寐，後肛門週生小顆如疣子，如鼠乳大小不一。用清熱消毒等藥，半載之間，腿内股亦然。又用化痰之藥，寒熱吐痰，頸間俱作，肝腎脈浮數，按之而弱。余以爲足三陰經血虛火熾，法當滋化源。彼不信，别服四物、黄柏、知母之類，諸症蜂起，此胃氣復傷，各經俱病也。可先用補中益氣湯三十餘劑，諸症漸愈；乃朝用前湯，夕用八珍湯，又各五十餘劑，諸症尋愈；於是夕改用六味丸加五味子，又半載，諸症悉愈。

一婦人左手背並次指，患五六枚如熟椹，内熱晡熱，月經素不按期。余曰：此因肝脾血虛而有熱也，當調補二經使陰血生，而他症自愈。不信，乃

用艾灸，手腫脹發熱，手指皆攣，兩脅項及胸乳間皆患疣，經行無期。余用加味逍遙散，少加炒黑黃連數劑漸愈，乃去黃連，更佐以歸脾湯，各患漸愈，又百餘劑，經行如期，再用地黃丸，三料而痊。

黑痣

綜述

《外科正宗・黑子》 黑子，痣名也。此腎中濁氣混滯於陽，陽氣收束，結成黑子，堅而不散。宜細銅管將痣套入孔內，捻六七轉，令痣入管，一拔便去。有痣浮淺不能拔者，用針挑損痣上，揉冰蜥散少許，糊紙蓋之，三日自脫，或灰米膏點之亦可；落後珍珠散乾摻生皮而愈。忌醬、醋無斑。

灰米膏　用成塊火灰鹹水調稠，將白川米插入灰內，留半米在外，片時許，候米熟用米點痣上可落矣。

《外科切要・黑痣》 黑痣生面黴點斑，小如黍粒豆形圓，孫絡之血陽束結，挑破水晶膏點痊。即是鰕水泡石灰，上加酒米浸一天，去灰用米研如泥，點痣一時洗去焉。

血痣

綜述

《外科正宗・血箭血痣》 血痣須用冰蜥散枯去本痣，以珍珠散揉之，生皮乃愈。血甚者，內服涼血地黃湯，兼戒口味始痊。

涼血地黃湯

涼血地黃湯黃連　當歸甘草山梔全

加上玄參效更添　無辜出血即安然

治血箭、血痣，內熱甚而逼血妄行，出血如飛者。

黃連　當歸　生地　山梔　玄參　甘草各等分

水二鍾，煎八分，量病上下服之。

《外科切要・血痣》 血痣初起似痣形，漸大如豆其色鮮，挑破外皮流鮮血，肝經怒火鬱血傳。外貼大乙珍珠散，內服涼血地黃煎。

《馬培之醫案・血痣》 額顱血痣，翻花上及總門下，至眼胞肉翻，崢嶸振動，出血，脈數細，左弦，陰傷，心肝火旺，宜犀角地黃湯治之。

犀角　鮮生地　連翹　赤芍　元參　粉甘草　角貝母　分粉皮　知母　側柏葉　藕節

痦瘺

論說

《瘍醫證治准繩・痦瘺》 夫人陽氣外虛則多汗，汗出當風，風氣搏於肌肉，與熱氣並，則生痦瘺。狀如麻豆，甚者漸大，搔之則成瘡也。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瘖瘂》 羚羊角散　治風熱，皮膚生瘖瘂，癢痛。

羚羊角屑　烏蛇肉酒浸　川大黃　玄參去蘆。各一兩　枳殼去瓤，麩炒　白蒺藜　甘草各半兩。炙　秦艽去蘆，土　防風去蘆。各七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五錢，水一中盞煎至七分，去渣。入牛蒡根汁半合。更煎一兩沸。溫服，不拘時候。

秦艽湯　治風熱毒氣，客於皮膚，遍身生瘖瘂如麻豆。

秦艽去蓄蘆，一兩　防風去蘆　黃芩　麻黃去節　甘草炙　玄參去蘆　犀角屑　牛蒡子炒　枳殼去瓤，麩炒　川昇麻各七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五錢，水一中盞煎至七分，去渣。溫服，不拘時候。

當歸飲子　治心血凝滯，內蘊風熱，發見皮膚，遍身瘡疥，或癢或痛，或膿水浸淫，或發赤疹、瘖瘂。

當歸去蘆　白芍藥　川芎　生地黃　白蒺藜　防風去蘆　荊芥穗各一兩　何首烏去蘆　黃芪去蘆　甘草炙。各半兩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五斤，煎至八分，去渣。溫服不拘時候。

烏蛇散　治風熱，遍身生瘖瘂，瘙癢。

烏蛇肉酒浸，二兩　羌活去蘆　白鮮皮　桂心　甘草炙　枳殼去瓤，麩炒　蒲黃炒　蔓荊子　芎藭　當歸去蘆。各半兩　天麻　麻黃去節　秦艽去蘆　牛蒡子炒　藁本去蘆　白僵蠶炒。各七錢半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不拘時。

荊芥散　治風熱，皮質瘙癢，生瘖瘂。

荊芥　赤茯苓去皮　苦參去蘆。各一兩　蔓荊子　天麻　人參去蘆　防風　獨活各去蘆　枳殼麩炒。各半兩　牛蒡子炒　黃芩各七錢半　烏蛇肉二兩，酒浸

右爲細末。每服同前法。

防風散　治風瘖瘂。

防風去蘆　杏仁麩炒，另研爲泥　白僵蠶炒。各二兩　甘草炙，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空心，蜜水調下，或溫酒調服亦得。日進二服。

牛膝散　治風瘖瘂。

右用牛膝，酒浸，搗爲末。每服二錢，食前，溫酒調下，兼治骨疽、風癩皆效。

蒺藜丸　治風瘙癢，生瘖瘂。

白蒺藜　秦艽去蘆　赤茯苓去皮。各一兩　羌活　苦參並去蘆　黃芩　細辛去苗。各半兩　枳殼七錢半，去瓤，麩炒　烏蛇肉三兩，酒浸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蜜湯送下，不拘時候。

黑龍丸　治風毒上攻頭面，多生瘖瘂。

羌活去蘆　薄荷葉　蔓荊子　細松煙墨　獨活去蘆。各一兩　川芎　甘草炙　白附子炮　山梔子　白芷　防風去蘆　荊芥穗　天南星薑製　草烏頭生　白僵蠶炒　川烏頭炮，去皮臍。各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每一兩作十丸。每服一丸，細嚼，茶湯或溫酒送下，食後服。

莽草膏　治風瘙癢　皮膚生瘖瘂，體腫疼痛。

莽草一兩　當歸去蘆　芎藭　大戟去皮　川椒　附子　細辛去苗　赤芍藥　芫花　躑躅花　蒴藋各二兩

右細銼。用醋三升浸一宿，用豬脂三斤同煎，令附子色黃爲度，綿濾去渣。每塗摩病處，日三五上。

治風瘙癢，皮膚生瘖瘂，搔之成瘡，宜用此粉身即瘥。

芎藭　麻黃根銼　白芷各二兩　雷丸五兩　藿香二兩　黎蘆一兩半

右爲細末，入英粉五兩，相和令勻。逐日粉身上

治風熱皮膚瘙癢，搔之生瘖瘂，粉身。

麻黃根五兩　蛇床子四兩　白蒺藜　白礬各二兩　白米粉二升

右爲細末，用疏生絹袋盛。癢即粉身。

治風瘙，皮膚生瘖瘂，搔之腫癢，柳枝湯洗之。

嫩柳枝　桃枝　蒴藋　苦參各五兩　槐白皮四兩　茵陳　狼毒　青葙葉　麻黃各三兩

右細銼和勻。每取一斤，用水五斗煮取四斗，去渣。更入鹽及朴硝各二兩，攪勻。看冷熱，於溫室中洗浴，浴罷衣覆出汗瘥。切慎外風。

治風熱，皮膚生瘖瘟，苦癢成疥，丹參湯洗之。

丹參　苦參各四兩　蛇床子生用，三兩

右件藥，用水一斗五升煎至七升，去渣，乘熱洗之。

治皮膚風熱，生瘡瘖瘟，或癢痛。垂柳湯洗之。

垂楊柳一斤　杏仁三兩　白礬生用，二兩

右件用水一斗五升，煎去七升，去渣，於無風處洗浴極妙。

《外科大成·瘖瘟》 瘖瘟者狀如蔴豆搔之成瘡，由汗出見風所致。宜秦艽湯、黑龍丸服之，二參湯洗之。

秦艽湯　治瘖瘟。

秦艽一錢五分　麻黃　防風　升麻　枳殼　犀角鎊　牛蒡子　黃芩　玄參　甘草各一錢

水二鍾，煎八分。

黑龍丸　治瘖瘟，上攻頭面者。

京墨　羌活　薄荷葉　蔓荊子　獨活各一兩　川芎　甘草炙　荊芥穗　防風　南星薑製　草烏生　薑蠶炒　白芷　白附子炮　梔子　川烏炮去皮各一兩

右爲末，煉蜜丸，一錢重，每用一丸，細嚼，茶酒任下。

洗藥二參湯　洗瘖瘟。

丹參　苦參各四兩　蛇床子生三兩

水一斗，煎七升，去渣薰洗。

外科總部

熱瘡痤痱部

鴉啗瘡

綜述

《瘍科會粹・鴉啗瘡》《全書》：鴉啗者，久中邪熱，臟腑虛寒，血氣衰少，腠理不密，發於皮膚之上，相生如錢窠，後爛似鴉啗，日久將來損傷難治。小兒同前。其治法，用陰蝕瘡之藥治之。

鴉啗散

老鴉毛燒灰　大紅絨灰一錢　珍珠　枯礬各五分　冰片一分　輕粉三分

黃丹一錢　麝香少許

右末，先用苦茶洗淨，乾摻，其煎劑以意加減用之。

漆瘡

題解

《洞天奧旨・漆瘡》漆瘡者，聞生漆之氣而瘡也。

論說

《外科正宗・漆瘡》漆瘡由來自異，有感而弗感也，欲稱木生人感之非也。但漆乃辛熱火象有毒之物，人之皮毛腠理不密，故感其毒。先發爲癢，抓之漸似癮疹出現皮膚，傳遍肢體，皮破爛斑，流水作痛，甚者寒熱交作，宜韭菜汁調三白散塗之，服化斑解毒湯。忌浴熱水，兼戒口味，不然變爲頑風、癬、癩，愈而又發者多矣。

《外科大成・漆瘡》漆瘡初時發癢，形如癮疹，次則頭面虛腫，遍體破爛，流水，作痛似癩，甚則寒熱交作。由新漆辛熱有毒，人之秉質有偏，腠理不密，感其氣而生也。

《洞天奧旨・漆瘡》蓋漆之氣本無大毒，以漆能收濕，人之肺經偶有微濕，而漆氣侵之，則肺氣斂藏，不敢內潤於皮毛，而漆之氣欺肺氣之法，反入於人身，彼此相格，而皮膚腫起，發癢矣。癢必於至抓搔，抓搔重而發疼，不啻如火之制膚而燥裂也。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漆瘡門主論》陳實功曰：漆味辛熱火像，有毒之物，人之皮毛，腠理不密，故感其毒而成。先發作癢，抓之漸似癮疹出現皮膚，傳遍肢體，皮破爛斑，流水作痛，甚則寒熱交作。忌浴熱湯，兼戒口味，不然即變頑風癬癩矣。《正宗》。

申斗垣曰：漆瘡令人渾身上下腫起，如痱如火，刺刺而痛，皮膚燥裂三五日，比風熱瘡或疼或癢爲異。《啓玄》。

又曰：宜韭菜搗汁，調三白散塗之。

澄曰：木形人遇漆起泡發癢變瘡，肢腫作痛，甚者寒熱交作。此疾雖小，有受者遍身頭面似疹癩，浮腫生瘡痛癢，毛髮腫落，心神恍惚不得眼者，因療之遲，遂爲他證，或成風癩，真可畏也。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漆瘡》《聖濟總錄》治漆瘡諸方

生柳葉三斤，冬用皮，煎湯適寒溫洗之。

芒硝五兩，湯化，浸洗之。

豬膏一味熬，去滓，停冷，塗貼之。

生螃蟹一味，取黃塗敷，日三五次。

荷葉燥者一斤，煮水洗之，以貫衆末摻之，乾則油和塗。

雞子黃塗瘡上，乾則易之，不過三次。

黃櫨木，煎湯頻洗之。

一方　穀精草煎湯洗，甚速效。

又方　用白礬煎湯，浸洗。

又方　用杉木煎湯，洗之效。

又方　用莽草葉，煎湯洗。

又方　用無名異末，水調敷。

又方　用羊乳敷之愈；亦治蜘蛛瘡，飲之尤妙。

治漆瘡、凍瘡、犬咬瘡，並用秫米嚼爛，塗敷。

治漆瘡久不差，用漆草搗爛敷患處，立效。

《洞天奧旨・漆瘡》　倘用漆之時，用蜀椒研末，塗諸鼻孔，雖近於漆器，亦不生瘡，無如世人之懶用也。如一時聞漆之氣，即用薄荷、柳葉、白礬煎湯飲之，亦不生瘡。既已生瘡，以此三味洗之三五遍，亦愈矣。若猶不愈，以蟹黃搽之，內服芝麻油一二碗，無不安也。

《千金方》治漆瘡作癢：

芒硝五錢，煎湯遍癢處塗之，即止。

又方　治漆瘡作癢。

貫衆研末，油調塗即愈。

又方　神效。

荷葉一片

煎湯一二碗，少溫，洗之即愈。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漆瘡門主方》　驗方

栗樹皮去淨外面黑皮，用裏面青皮炒焦

煎水冷洗三四次。

又方　木匠店木柿煎湯洗之。

又方　皮硝不拘多少，用熟水化開，新筆掃之。

又方　生蟹取黃塗之。

又方　老柳樹皮煎水洗，一日三次。

又方　乾荷葉一斤，水煮濃汁洗。

又方　柳葉煎湯洗二三遍，內服香油一二碗，外搽生蟹黃。

又方　鐵匠店磨鐵槽中泥，塗之即愈。

又方　蟹沫塗之。

又方　磨刀泥塗。

又方　蟹殼、滑石研細，乾者密和塗之，濕者乾末摻之。

又方　石膏、輕粉、韭汁調搓。

煎方《集驗》

元參　知母　石膏　人中黃　黃連　升麻　連翹　牛蒡子各一錢　甘草五分

淡竹葉二十片煎，不拘時服。忌浴熱水，兼戒口味，否則變爲頑風癬，愈而又發者多矣。

又方　柳葉搓爛，煎湯洗。

又方　生雞蛋黃塗，乾則又塗，不過三五次。

又方　搗韭菜洗之。

又方　新鮮松木打碎，煎水洗。

又方　頻以鹽湯洗之。

凡素常遇漆味即患漆瘡者：川椒三四十粒搗碎，塗口鼻上，即不能爲害。

《外科醫鏡・解毒至神湯》　解毒至神湯新方　治漆瘡腫腐。木形人每患此證。

元參二錢　知母二錢　石膏二錢　連翹二錢　牛蒡子二錢　大黃二錢生

枳殼一錢　川連六分　甘草八分生　淡竹葉廿片
水煎服，如火甚者加芒硝。

紀事

《外科理例・漆瘡》一人漆瘡作嘔，由中氣弱，漆毒侵之。以六君子加砂仁、藿香、酒炒芍藥。彼不爲然，服連翹消毒散，嘔果盛。復邀治，以前藥，外以香油調鐵綉末塗之而愈。

羊胡瘡

論說

《洞天奧旨・燕窩瘡、羊胡瘡》羊胡瘡，生於下唇下巴骨之處，乃任脈之經，承漿、地閣穴道也。兩處生瘡，多是感犯濕氣。濕久則熱，熱久則毒難化矣。於是氣血不通，濕熱不散，而瘡有經月不愈者，在小兒尤多。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羊胡瘡門主論》申斗垣曰：下唇下巴骨生瘡故名。乃任脈經濕熱所生也，在承漿穴地角邊，宜除濕清熱藥主之。《啓玄》。

綜述

《洞天奧旨・燕窩瘡、羊胡瘡》倘內服除濕清熱之味，以消太陽任督之毒，外用藥摻之，或搽之，則瘡即結靨而愈矣。

除濕清熱散　家傳。內治燕窩瘡、羊胡瘡，神妙。

茯苓二錢　炙甘草一錢　白朮一錢　白芷五分　蒲公英二錢　澤瀉一錢
豬苓一錢　蒼朮一錢　羌活五分　天花粉一錢五分
水煎服。

神異丹　巫真君傳。外治燕窩、羊胡瘡，最妙。

輕粉一錢　兒茶三錢　黃丹二錢　炒黃柏三錢　枯礬五分　冰片三分
各爲末，濕則乾摻，乾則作麻油調敷，數日即愈。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羊胡瘡門主方》羊胡散申斗垣。

煙膠五錢　輕粉一錢　羊胡鬚一撮燒灰
共研。濕則乾控擦，乾則油調搽之。

《外科摘錄》治羊鬚瘡屢驗方：官粉、松香共爲細末，燈盞油調搽之。

又方：蒸飯甑蓋滴下氣水塗之，均效。

《外科方外奇方・補遺》羊鬚瘡方：

旋覆花一錢，焙　舊綿絮胎一兩，燒存性
共研末，麻油調搽。

日曬瘡

綜述

《洞天奧旨・日曬瘡》日曬瘡乃夏天酷烈之日曝而成者也。必先疼後破，乃外熱所傷，非內熱所損也。大約皆奔走勞役之人。與耕田胼胝之農夫居多，若安閑之客，安得生此瘡乎？故止須消暑熱之藥，如青蒿一味飲之，外用末藥敷之即安。

青蒿飲　祖傳。治日曬瘡。

青蒿一兩搗碎，以冷水沖之，取汁飲之，將渣敷瘡上，數日即愈，如不愈，另用柏黛散敷之。

柏黛散　祖傳。外治日曬瘡，並治火斑瘡。

黃柏二錢　青黛二錢
各研末，以麻油調搽即愈。

風熱瘡

綜述

《洞天奧旨・風熱瘡》 風熱瘡多生於四肢、胸脇，初起如疙瘩，癢而難忍，爬之少快，多爬久搔未有不成瘡者，甚則鮮血淋漓，似疥非疥，乃肺經內熱而外感風寒，寒熱相激而皮毛受之，故成此症也。世人以防風通聖散治之，亦有愈者，然鐸更有治其外而自愈。紀之以便不願服藥之男婦也。

三聖地膚湯　岐天師方。

地膚子一兩　防風二錢　黃芩三錢

煎湯一大碗，加豬膽二個，取汁和藥同煎，以鵝羽掃之，即止癢，癢止而瘡亦盡愈。

痤疿瘖

論說

《瘍醫證治准繩・痤》 痤，小瘡，世謂之熱瘡是也。王注云：大如酸棗或如豆，色赤而內有膿血也。

海藏云：汗出見濕，乃生痤疿。疿爲瘡瘡也。

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鬱乃痤。痤色赤膚，內有膿血。

《外科正宗・痤疿瘡》 痤疿者，密如撒粟，尖如芒刺，癢痛非常，渾身草刺，此因熱體見風毛竅所閉。

《外科大成・疿》 疿者先如水泡作癢，次變膿泡作疼。經云：汗出見風，乃生痤疿。由肺熱脾濕所致。

《外科大成・瘖瘤》 瘖瘤者狀如蔴豆，搔之成瘡，由汗出見風所致。

《瘍科補苴・痤疿》 痤疿乃外感暑涇而作，膏粱之變。熱從內生，熱生暗耗陰精，久則變生大毒，受如持虛，持虛者器也，器皿陰質也。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痤》 旋覆花丸

旋覆花三兩　防風　白芷　甘菊花　南星　半夏　石膏　川芎　陳皮　白附子各半兩　蠍梢　僵蠶炒。各三錢

右細末，薑汁糊丸，梧桐子大。薑湯下三五十丸，食後服。

黑末子　治瘡毒。

用羊角連內骨，燒存性爲末。酒調三分，分上下服之，瘡可散。

按：此方未嘗用服，蓋秘方也。常治面上或身，卒得赤斑，或癢或瘭毒，不治殺人。以羖羊角燒存性，研令極細末，以雞子清塗之甚效。《本草》亦云然。

《外科正宗・痤疿瘡》 宜服消風散，洗用苦參湯；甚者皮損，匝匝成瘡，以鵝黃散軟絹帛蘸藥撲之。

苦參湯

苦參湯用大菖蒲，河水煎來患上磨。臨洗再加豬膽汁，可教諸癢自然除。

治痤疿瘡作癢，抓之又疼，坐如糠穩，難以安睡。

用苦參四兩，大菖蒲二兩，河水五瓢，同煎數滾，添水二瓢，蓋片時；臨洗和入公豬膽汁四五枚，淋洗患上，不二三次全愈。愈後避風，忌食發物。

鵝黃散

鵝黃散中真豆粉，黃柏滑石輕粉稱。四味將來研細末，止痛收乾遂吾心。

治痤疿瘡作癢，抓之皮損，隨後又疼，用此撲之。

綠豆粉一兩　滑石五錢　黃柏三錢　輕粉二錢

右爲細末，以軟絹帛蘸藥撲於患上，此痛收乾。

消風散　見疥瘡門。

《外科大成・痱》宜涼血消風散。涼血消風散　治熱瘡痱子，瘡疥癮疹赤斑。當歸　生地　知母　石膏　苦參　生蒡子　蟬腿　胡麻　防風　荊芥　蒼朮各一錢　木通　甘草各五分　水二種，煎八分服。

洗藥白金散　虎杖　豌豆　甘草各四五錢　水煎淋洗，水冷拭乾，以滑石粉摻之令遍，次日即驗。

棗葉可煎洗。朴硝可沖洗。

鵝黃散　痤痱作癢，抓之損，後作痛者。菉豆粉一兩　滑石五錢　黃柏三錢　輕粉二錢　爲末撲之。

粉刺酒渣　粉花瘡

論說

《洞天奧旨・肺風瘡、齄鼻瘡》肺風、齄鼻瘡，生於鼻面之間，乃肺經之病也。夫肺開竅於鼻，肺氣不清而鼻乃受害矣。鼻即受害，遂沿及於面。世人不知肺經有病，或冷水洗面，使熱凝滯，因結於面，而生瘡矣。

《洞天奧旨・粉花瘡、裙邊瘡》粉花瘡生於人面，窠瘦生癢，乃肺受風熱也。此瘡婦女居多，蓋絞面感冒寒風，以致血熱不活，遂生粉刺，濕熱兩停也。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面瘡》或問：面游風毒何如？曰：此積熱在內，或多食辛熱厚味，或服金石剛劑太過，以致熱壅上焦，氣血沸騰而作，屬陽明經。初覺微癢，如蟲蟻行，搔損則成瘡，痛楚難禁，宜服黃連消毒散去人參，加薄荷、梔子，及活命飲加桔梗、升麻、紫金丹、烏金散選用。外用祛風潤肌之劑敷之。

治面部生瘡，或鼻臉赤風刺、粉刺，用盡藥不效者，惟此藥可治，神妙不可言。每以少許，臨臥時洗面令淨如面油，用之數日間，瘡腫處自平，赤亦自消。如風刺、粉刺一夕見效，仍塗藥，勿近眼處。

生硫黃　香白芷　瓜蔞仁　膩粉各半錢　全蠍七枚　蟬蛻五枚，洗　芫青七枚，去足翅　右爲細末，麻油、黃蠟約度，如合面油法，火熬溶，取下離火，入諸藥在內，每用少許，塗面上。

山　面瘡，水調平胃散塗之。

千　治臉上熱瘡涎出，以蒲黃敷上瘥。

東　洗面藥方　治面有黑點，或生瘡及粉刺之類，並去皮膚燥癢垢膩，潤澤肌膚。

皂角三斤，去皮弦子，另搗　糯米一升二合　綠豆八合，揀淨，另搗　楮實子五兩　三柰子　縮砂連皮，半兩　白及二兩，肥者，銼　甘松七錢　升麻子半兩　白丁香五錢，臘月收揀淨　右七味同爲細末訖，和綠豆、糯米粉，及皂角末一處攪勻，用之效。

面油摩風膏

麻黃五錢　升麻　防風各二錢　當歸身　白及各一錢　羌活去皮，一兩　白檀香五分　右以綿裹定前藥，於銀石器中，用油五兩，同熬得所，澄清去渣，以黃蠟一兩，再煎熬爲度。

瑩肌如玉散

白丁香　白蒺藜　白牽牛　白及　白蘞　小椒各一兩　香白芷七錢　當歸梢　升麻各半兩　楮實子四錢　白茯苓三錢　白附子二錢半　麻黃去節，二錢　連翹一錢半

右爲細末。每用半錢，多少洗之。

塗野黯不令生瘡

豬苓　麻黃　桂枝　白蒺藜　白附子　連翹　防風　香白芷　白蘞　當歸身　升麻根　白及

右等分爲細末。洗面用之，臨臥唾調少許，塗面上。

肘　療面多奸黯，如雀卵色。以羖羊膽一枚，酒二升，煮三沸塗拭之，三日瘥。治面上粉刺，搗菟絲子絞汁塗之。

竹　白附丹　治男子婦人，面上黑斑點。

白附子一兩　白及　白蘞　白茯苓　密陀僧　白石脂　定粉各等分，研細

右爲細末。用洗面藥洗淨。臨睡用人乳汁，如無，用牛乳或雞子清調和丸，如龍眼大。逐旋用溫漿水磨開，敷之。

白附子散　治面上熱瘡似癬，或生赤黑斑點。

白附子　密陀僧　茯苓　白芷　定粉各等分

右爲末。先用蘿蔔煎湯洗面淨，後用羊乳調，至夜敷患處，次早洗去效。

祛風白芷散　治面上風癬瘡。

白芷三錢　黃連　黃柏　黃丹各二錢　茯苓一錢五分　輕粉一錢

右爲細末。用油調搽癬瘡上，或加孩兒茶二錢，麝香二分亦可。

《外科正宗・肺風粉刺酒皶鼻》　肺風、粉刺、酒皶鼻三名同種。粉刺屬肺，皶鼻屬脾，總皆血熱鬱滯不散。所謂有諸內，形諸外，宜真君妙貼散加白附子敷子，內服枇杷葉丸、黃芩清肺飲。

楷杷葉丸

楷杷葉丸天花粉，甘草黃芩酒跌丸。肺風粉刺並皶鼻，三症吞之俱可安。

治肺風、粉刺、鼻皶，初起紅色，久則肉匏發腫者。

枇杷葉去毛刺，八兩　黃芩酒炒，四兩　甘草一兩　天花粉四兩

共爲末，新安酒跌丸桐子大，每服一錢五分，食後並臨睡白滾湯、茶湯俱可送下，忌火酒、煎炒。

黃芩清肺飲

黃芩清肺飲芎歸，赤芍防風生地隨。連翹乾葛天花粉，薄荷花紅共此爲。

治症同前。

川芎　當歸　赤芍　防風　生地　乾葛　天花粉　連翹　紅花各一錢　黃芩二錢　薄荷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後服，用酒一杯過口。

真君妙貼散　見腫瘍門。

治肺風、粉刺、皶鼻紅赤紫腫。早晚用涼水調敷。

《洞天奧旨・肺風瘡、齄鼻瘡》　治之法，必須清肺氣而兼消其風，活肺血而再祛其火，然後用搽藥外治，未有不速瘡者也。

加味甘桔湯　治肺風、齄鼻瘡。

桔梗三錢　甘草一錢　甘菊二錢　青黛二錢　茯苓三錢　白附子六分　天花粉二錢　白芷五分

水煎服。

杏黃散　載後。

《洞天奧旨・奇方中》　臘脂膏　治肺風瘡。

大楓子肉二十個　木鱉肉二十個　輕粉五分　枯礬五分　水銀一錢

右研末，用臘肉豬脂調搽於面上，一夜即愈。

杏黃散　治赤鼻酒渣粉刺。

硫黃五錢　杏仁去皮及雙仁者，研爛取，二錢　輕粉一錢

各研勻，臨臥時用蘿蔔汁調敷赤處，七日愈。貼粉刺一夜，次早洗去，一日即愈。

二粉散　治婦女面生粉花瘡。

澱粉五錢　輕粉五分　枯礬三分

爲末，用菜油調溶，於大磁碗底內勻開，次用蘄艾一兩，於炭火上燒煙熏於碗內粉，待艾盡爲度，覆地上出火毒，逐早搽面即愈。

血風瘡

論說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血風瘡》 血風瘡生於兩頤後之間，痛癢不一，膿水常流，蓋由産後受風而然也。

《洞天奧旨・血風瘡》 血風瘡，多生在兩腿裏外之臁，上至膝，下至踝骨，前人謂是血受風邪而生也。誰知皆好飲之徒過飲於酒，以至濕滯於下腿而不散。血氣一衰，而瘡漸生矣。其瘡初生之時，必小小而癢，外則大癢，非手抓搔則不可止。然，過於抓搔，則肌皮必傷。而縱飲如故，則癢又加甚。皮破難於收，酒濕難於散，爛皮腐肉終無已日，久之而肉中帶濕，則必生蟲，蟲多則更癢矣。

綜述

《外科理例・血風瘡》 脈浮者，祛風爲主，益氣佐之。脈濇者，祛風爲主，養血佐之。脈浮而濇者，祛風養氣血。

一婦患此作癢，五心煩熱，以逍遙數劑而止，更人參荊芥散二十餘劑而愈。

一婦遍身作癢，秋冬尤甚，脈浮數，飲消風散，數蛇床子散，數月頓愈。

一婦遍身赤色，撥破成瘡，膿出不止，以當歸飲子及蛇床子散而愈。

一老婦遍身作癢，午前益甚，以四君子加荊、防、芎、歸而安。

一婦洗頭，致頭患腫兼癢，以人參荊芥散數劑而愈。

一婦作癢成瘡，久而患處乃癢，搔起白屑，以四生散數服癢止，以人參荊芥散二十餘劑而愈。

一人遍身瘙癢，諸藥不應，脈浮，按之而濇，以生血藥爲主，間以益氣，百貼而愈。此憑症也。

一兒癩瘡瘙癢發熱不安，以消風散治之。

一兒亦患此，咳嗽時嘔，以葛根橘皮湯並愈。

一婦生風瘢似癬，三年不愈，五心煩熱，脈洪，按之則濇，此血虛症也。以生血爲主，風藥佐之。若專攻風毒，則血愈虛而熱愈熾，血被煎熬則發瘵瘡，或爲怯症，遂以逍遙散數劑，及人參荊芥散二十餘劑而愈。此憑脈症也。

一婦遍身瘙癢，秋冬則劇，脈浮數，此風邪客於皮膚，名曰血風瘡。飲消風散，及搽蛇床子散少可。更以四物湯加荊、防，數劑而愈。此憑脈症也。

又一婦患此，夏月尤甚，脈洪大，用何首烏散。

一婦患赤瘢瘙癢，搔破成瘡，出水，久而不愈，內服當歸飲，外搽蛇床子散並愈。此憑症也。

一婦亦患此，諸藥不應，以四生散數服而愈。

大抵婦人體虛，風邪客於皮膚則成白瘡，寒濕客於肌肉，鬱熱而爲赤瘡，色雖有異，治法頗同。凡人汗出不可露臥及浴，經曰：汗出見濕，乃生痤痱。雷公云：遍身風瘡，酒調生栢，予用屢驗。

一人每至秋冬，遍身發紅點如瘢，作癢，此寒氣收斂腠理，陽氣不得發越，怫鬱內作也。宜人參敗毒散解散表邪，再以補中益氣湯實表益氣，彼以爲熱毒，自作涼藥，愈盛。復請，仍用前湯加茯苓、半夏、羌活四劑，更用補中益氣湯而愈。此憑症也。

河間曰：瘡腫因內熱外虛，風濕所乘。蓋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肺氣虛則腠理開，爲風濕所乘，脾氣濕而內熱，則生瘡也。腫者，由寒熱毒氣客於經絡，使血脈澼壅結成腫。風邪風作者，則無頭無根。血氣根搏作者，則有頭有根。赤核腫則風熱流會。瘡以痛爲實，癢爲虛，虛非爲寒，乃熱之微甚也。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妊人四症》 血風瘡癬方　百合、百草霜，捶膏貼之。

《外科正宗・血風瘡》 甚者內服消風散加牛膝、黃柏，外搽解毒雄黃散，或如意金黃散俱可數之。如年久紫黑堅硬，氣血不行者，用針砭去黑血，以神燈照法熏之，以解鬱毒，次以前藥敷之方效。

解毒雄黃散　治風濕流注腿腳，致生血風頑瘡，紫黑瘙癢者。

雄黃四兩　硫黃八兩

右二味，共碾細末，柏油調搽，紙蓋之，三日一換。

如意金黃散見腫瘡門　治症同前。

用公豬膽汁調稠敷患上，油紙蓋托勿動，待其自脫，脫後色紅再敷之，以色白爲度。

神燈照法風腫瘍門　治年久紫黑血風頑瘡，流水作癢不絕。

先用蔥湯洗淨患上，點火以燈焰熏之，每熏二拈爲度。

涼血消風散見疥瘡門。

《外科大成・血風瘡》　生於脛，一名爪風瘡，由三陰經風虛血燥所致。初發則搔癢無度，破流脂水，日漸沿開。宜當歸飲子加梔子、柴胡，忌投風藥。如寒熱食少體倦者，肝脾鬱火也，八味逍遙散。晡熱盜汗者，腎肝虛也，六味地黃丸。若婦人，則由經脈不調，血氣潰於足陽明也，五積散加黃柏、牛膝，俱外兼敷洗。

《洞天奧旨・血風瘡》　治之法，必須斷酒，然後用內藥補其氣血，而兼消風濕，外用膏藥敷貼，則水去蟲死，自愈。

補氣分濕湯　巫彭真君傳。治血風瘡。

白朮五錢　茯苓三錢　當歸五錢　黃芪一兩　柞木枝五錢　薏仁五錢　生甘草二錢　萆薢二錢　肉桂一錢　紅花一錢　澤瀉二錢

水煎服。多服爲妙，外用十神膏貼之。

十神膏　治血風瘡。

蚯蚓糞一兩　血竭三錢　馬齒莧一兩　黃柏五錢　輕粉一錢　烏柏根三錢　銀朱四錢　胡粉三錢　潮腦二錢　麝香三分

各爲末，同豬油調爲膏，貼在油紙上，照瘡之大小貼之。另用布包好縛定，聽其出水。連用數個，則水乾矣。換膏藥時，用金銀花一兩，煎湯溫洗，瘡口再另貼此膏。若無水流出，不必頻換。再用數個，必然奏功。然，不斷慾、戒酒，不必爲彼治之也。

《秘藏外科圖・第三十六圖形》　腳生血風瘡，頑毒難愈。其瘡游走上腳即腳發背，急用鐵箍散，內服苦參丸，活血解毒丸，後用二十四味流氣飲。日用蔥椒湯洗二三次；桔梗柚味煎湯浸泡，溻後服九仙散。

《外科真詮・血風瘡》　血風瘡生於兩脛內外臁，上至膝，下至踝骨，乃風熱、濕熱、血熱交感而成。初起搔癢無度，破流脂水，日漸沿開，形同針眼，多生於好飲之徒，過飲於酒以致濕滯不散，血氣一衰，瘡漸生矣。治之之法，必須斷酒，內服補氣分濕湯，外貼十補膏，方能奏效。婦人患此，因肝脾二經風熱鬱火血燥所致，宜內服加味逍遙散治之。

補氣分濕湯

黃芪一兩　當歸五錢　白朮五錢　茯苓三錢　柞木枝五錢　米仁五錢　卑代二錢　玉桂七分　紅花一錢　澤瀉二錢　甘草二錢

十神膏

蚯蚓一兩　上血竭三錢　馬齒莧一兩　生黃柏五錢　掃盆粉一錢　烏權根三錢　銀硃四錢　胡粉三錢　潮腦二錢　元寸三分

共研末，用豬油調爲膏，開油紙上，照瘡之大小貼之。

汗浙瘡

論說

《洞天奧旨・汗浙瘡》　汗浙瘡乃肥人多。汗久不洗浴，淹浙肌膚，因而成瘡者也。亦有皮破血出而作痛者。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汗浙瘡門主論》　申斗垣曰：肥人夏月久不洗浴，被汗淹浙皮膚，漸爛成瘡，痛不可忍，名曰汗浙瘡。《啓玄》。

綜述

《洞天奧旨・汗浙瘡》　古人以真蛤粉、滑石末摻之自愈，實妙法也。

蛤粉散　治汗浙成瘡。

真蛤粉五錢　滑石末五錢

二味摻瘡上即愈。

赤禿瘡

綜述

《外科摘要・頭瘡》 赤禿瘡出膿：用馬蹄爪燒灰，生麻油調塗。赤禿髮落者，用羖羊角燒灰，豬油調敷愈。

胞漏瘡

綜述

《洞天奧旨・陰囊破裂漏水瘡、胞漏瘡》 陰囊之外破裂漏水，此非痔漏之漏也，乃楊梅毒氣未散，結於囊中也。然而，楊梅瘡生於身上，既已全愈，何外囊獨留毒乎？蓋服敗毒之藥過多，必傷元氣，則膀胱之氣難化，而毒尚存於囊中矣。所以，破裂漏水也。治之法，必須補氣以健膀胱，益之分消之藥爲妙。斷不可更服祛毒之味，重傷元氣也。胞漏者，囊中起窠子作癢，乃搔抓破損，而水遂外滴，尚不至破裂而漏水，此乃肝經濕熱，非膀胱受毒也。分消肝經之濕熱，亦易奏功耳。

土茯苓散　家傳。內治陰囊破裂漏瘡。

土茯苓二兩　白茯苓三錢　薏仁五錢　肉桂三分　金銀花二兩　人參二錢　白朮二錢　車前子二錢

水煎服，數劑。外用炒黃柏一錢，輕粉三分，兒茶三錢，冰片一分，各爲末，摻之，即愈。

逐濕湯　治胞漏。

牽牛一錢　大黃一錢　木通一錢　黃柏一錢　芍藥五錢　牛蒡子一錢　茯苓三錢　茵陳一錢

水煎服。二劑漸愈，再用土茯苓散擦之即全愈。

熱瘡

論說

《瘍醫證治准繩・熱瘡痱子》 《千金》云：凡熱瘡起便生白膿，即今俗名膿窠瘡是也。其初起即淺，但出黃汁，名肥瘡，又名黃爛瘡。初作亦如肥瘡，喜著手足，常相對生，隨月生死，痛癢坼裂，春夏秋冬隨瘥，劇者名癘瘡，治法已見疥門。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熱瘡門主論》 申斗垣曰：心神煩躁，遍身發瘡，赤爛如火。《啓玄》。

李東垣曰：熱瘡遍身發瘡，膿血赤爛如丹，儼如火燒瘡。

綜述

《劉涓子鬼遺方・卷五》 治小兒熱瘡，水銀膏方。

水銀二兩　胡粉二分　松脂二兩　豬脂四升

右四味，煎松脂，水銀氣出，下三物，攪令不見銀，放冷以傅瘡上。

治火瘡，柏皮膏方。

右皮去黑皮，用白肉，以豬脂少多，煎去滓，候凝隨意使之。【略】

治熱毒並結，及腫成瘡，升麻膏方。

升麻三兩　白朮一兩　牡礪三分　白芨二兩　白蘞二兩　茵草二分　夜干二兩　大黃二兩　黃連三兩

右九味，咬咀，以豬脂三升，微火煎，膏成，絞去滓，以傅瘡上，日四五。

治熱瘡，生地黃膏方。

生地黃　白蘞　白芷　黃連　升麻　黃芩　大黃已上各十兩

右七味，㕮咀，以豬脂一升半，微火煎成膏，絞去滓，傳瘡，日四五。

【略】

治熱瘡，生地黃膏方。

生地黃四兩　黃連四兩　大黃三兩　黃蘗　甘草炙　白蘞　升麻各二兩

右七味，㕮咀，以豬脂二升半，微火合煎，膏成，絞去滓，候凝可傳之。

又方：　治熱瘡，生地黃膏方。

生地黃三兩　黃連五兩　白蘞　芍藥　白茇各二兩　苦參　升麻各三兩

右七味，㕮咀，以豬油二升半，內諸藥同熬，膏成，去滓，候凝傳之。

治溫熱諸瘡，黃連膏方。

黃連　白蘞　白芷各二兩　生胡粉一兩

右四味，細篩，用豬脂調塗之。

治熱瘡，蛇床子膏方。

蛇床子二兩　乾地黃二兩　苦參一兩　大黃二兩　通草二分　白芷　黃連各一兩　狼牙二分

右八味，搗篩爲細末，用豬油以意調和塗之。

治熱瘡，木蘭膏方。

木蘭一兩　白芷　黃連各三兩　黃蘗二兩　芍藥一兩　梔子二十一枚　黃芩二兩　狼牙二兩　夜干一兩　蛇床子一兩

右十味，㕮咀，以豬脂二升，合諸藥，微火煎，膏成，去滓，塗傳之。

治熱瘡，黃連膏方。

黃連　生胡粉各三兩　白蘞二兩　大黃二兩

右五味爲末，用豬脂，以意調和塗之。

治熱炙瘡，甘草膏方。

甘草一兩　當歸一兩　胡粉半兩　羊脂一兩半　豬脂三兩

右五味，㕮咀，以豬羊脂並諸藥微火煎，成膏，絞去滓，候凝傳之。

《外科精義・卷下》　白金散　治風攻注毒遍身，及手足生熱瘡疼痛，有黃水出。

桂府滑石

右爲細末，先用虎枚、甘草、豌豆各等分，約半兩許，二椀水煎上項三味，至一椀，去柤，微熱淋洗瘡。水冷拭乾，上糝滑石末，令通，便睡至明，決愈。

《瘍醫證治准繩・熱瘡痱子》　膿胞瘡，治熱爲主。

黃芩　黃連　大黃各三錢　蛇床子　寒水石二錢　黃丹五分　白礬一錢　輕粉　白芷　無名異各少許　木香少許，痛者加

右爲細末，麻油調塗。

又方

蕎麥麵一兩　硫黃八錢，研　水銀制鉛一錢，研

或油或豬膽汁，調搽。

白蒺藜散　治熱毒瘡瘙癢，心神壅躁。

白蒺藜炒，去刺　白鮮皮　防風去蘆　川大黃銼，炒　赤芍藥　梔子仁　子芩　麥門冬去心，焙　玄參　桔梗去蘆　甘草炙赤，銼　前胡去蘆。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食後，用薄荷湯調服。

密佗僧散　治熱毒惡瘡，臭爛，久不生肌。

密陀僧　雄黃　雌黃　定粉各半兩　膩粉三錢

右研爲細末。先用柳枝一握，生甘草一兩，捶碎，以漿二升煎六七沸，去滓。稍熱，淋洗瘡淨，拭乾敷之。【略】

玉粉散　治熱汗浸漬成瘡，腫癢煩痛。

定粉一兩　蛤粉九兩半　白石脂　白龍骨　石膏各半兩　滑石八兩半　寒水石燒通赤，放淨地上冷，出火毒，一兩　粟米粉二兩

右爲細末，研勻。每用些少，乾擦患處。

七寶散　治熱汗浸漬成瘡，癢痛不止。

黃芪　當歸　防風　荊芥穗　地骨皮　木通各二兩　白礬一兩

右爲粗末。每用藥一兩，水三大碗煎五六沸，濾去滓。稍熱，淋漬患處，避風少時。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熱瘡門主方》　驗方劉禹錫《傳信方》。　雞蛋五枚，煮熟去白取黃，亂髮如雞子大，相如於鐵銚中，炭火熬之，初甚乾，少頃即髮焦，乃有液出，旋取置碗中，以液盡爲度。取塗瘡上，即以苦參細末敷之如神。

二黃散
川黃連　黃柏各三兩　赤小豆　綠豆粉各一兩　寒水石　紫蘇　漏蘆各七錢
共研細末。麻油調搽，一日三次。

粟瘡

綜述

《外科切要・粟瘡》 脾腎血熱使之然，粟瘡黃軟濕易散，椒瘡赤硬消熱難，清脾涼血除風熱，燈草刮瘡血出安。

紀事

《外科醫鏡》 一男子夏令外踝初生粟瘡，微癢，日漸延開，大如牛眼，血水淋漓，腫痛勢甚，就予診治。外用疽藥摻之，內服：
川萆薢四錢　長牛膝二錢　連翹四錢　黃柏二錢　秦艽二錢　細生地四錢　生米仁四錢　防己二錢　當歸二錢　六一散布包，四錢　桑枝酒炒，四錢
絲瓜絡一段
此方連服三劑，腫痛已減止，不服藥，外上白九一丹，玉紅膏罩之，不十數日結痂而愈。按：此名類外踝疽。

蛇串瘡

論說

《外科大成・纏腰火丹》 一名火帶瘡，俗名蛇串瘡。初生於腰，紫赤如疹，或起水泡，痛如火燎。由心腎不交，肝火內熾，流入膀胱而纏帶脈也。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纏腰火丹》 或問：繞腰生瘡，累累如珠何如？曰：是名火帶瘡，亦名纏腰火丹。由心腎不交，肝火內熾，流入膀胱，纏於帶脈，故如束帶。急服內疏黃連湯。壯實者，一粒金丹下之。活命飲加芩、連、黃柏，外用清熱解毒藥敷之。此證若不早治，纏腰已遍，則毒由腹入，膨脹不食而死。
治蛇纏瘡：
右用雄黃研爲末，以醋調塗，仍用酒調服。凡爲蛇傷，及蜂蠆、蜈蚣毒蟲，癩犬所傷，皆可用之。

《外科大成・纏腰火丹》 宜內疎黃連湯清之，壯實者貴金丸下之，外以清涼膏塗之自愈。如失治，則纏腰已遍，毒由臍入，膨脹不食者，不治。
清涼膏　用石灰一塊，涼水化開，加水打溷，澄少時，取清水一鍾，兌香油半鍾，打數百成膏，加雄黃末少許，再打勻，用鵝翎蘸掃患處，立效。

《外科切要・纏腰火丹》 纏腰火丹蛇串名，乾濕紅黃似珠連，肝心脾肺風熱濕，纏腰色偏不能痊。內服龍膽瀉肝湯，外敷柏葉散自安。柏葉黃柏蚯蚓泥，大黃雄黃掃粉添，再加赤豆共爲末，柿油調敷是仙丹。

《臨證一得方・手足發無定處部・蛇纏瘡》 蛇纏瘡化勢非定，紅暈開大，勢將腐爛。

牛蒡子　蒼耳子　黄芩　象貝母　金銀花　赤芍　桑白皮　粉豬苓
白芷　羚羊角　黑元參
復　腐爛，白脂紅暈散漫，尚非佳境。
炒白朮　元參　天冬肉　生西芪　人中黄　炒歸身　生地　炒知母
塊滑石　法半夏　生西芪　丹參　新會皮　生西草　砂仁末
復　證象如前，毒陷，是恐正在危險之際，勉擬一方，一覘動情。
生西芪　杞子　炙遠志　製首烏　花粉片　潞黨參　茯神　新會皮
麥冬去心　象貝母　西砂末
纏腰火丹
纏腰火丹已經泡潰，延漫未止，加之忍痛，氣滯脈絡不舒，清蘊兼理氣。
淡黄芩　元參　草鬱金　製香附　金囊皮　桑白皮　白芷　金銀花
六一散　左秦艽

紀事

《外科大成・纏腰火丹》 一婦年七十，腰生一癟，作癢異常。齊氏曰：脈浮數而反惡寒，瘡也。瘡未潰而脈先弱，何以收斂？治之無功，果歿。

淹尻瘡

綜述

《洞天奧旨・淹尻瘡》 淹尻瘡生於新生之兒，或在頤下項邊，或在頰肢窩內，或在兩腿丫中，皆濕熱之氣湮爛而成瘡也。夫小兒新生何處多濕熱？雖遺尿小便，未易即乾，然下身或多潮氣，不宜，上身而亦沾染也。蓋因乳母繃縛手足，看顧不到，適逢天氣炎熱，蒸裹太甚，因而湮爛身中。本無濕熱，何必再治濕熱之多事乎？將伏龍肝一味，不拘多少，搗極細味，佐之滑石末少許，不可太多，摻在患處，用紙革之即愈。

龍石散　治湮尻瘡。
伏龍肝不拘多少，爲細末，滑石少許。各爲極細末，和勻，摻在瘡上，外用草紙革之，數日即愈。

下注瘡

論說

《瘍醫證治准繩・下注瘡》 或問：腳膝間膿水不絕，連年不愈何如？曰：此名下注瘡，亦名濕毒瘡。因脾胃濕熱下注，以致肌肉不仁而成瘡也，在外屬足太陽、少陽經；在內屬足厥陰、足太陽經，宜服防風通聖散，加木瓜、防己、牛膝之類。外用祛風等湯藥洗，製女貞葉貼之。

燕窩瘡

綜述

《外科醫案彙編・燕窩瘡》 莫句容　燕窩瘡，色紅，熱癢微痛，搔破則黄水浸淫成片，由脾胃濕熱而成。宜芩連平胃湯主之。

茅术炭　黄芩　生甘草　橘皮　川黄連　薑汁炒眞川厚朴

附論　此即《外科金鑑》成方。色紅熱癢，芩連苦寒化濕熱，又苦以化燥殺蟲，合平胃朴术苦燥濕，橘皮健脾，甘草調中解毒兼和藥性，恐苦寒傷胃，脾健濕去，熱退癢止，濕盡滋水收矣。以案合之，不必加減，見是病即用是方，可見其用成方之妙。能靜。

貓眼瘡

題解

《瘍科會粹・寒瘡》《全書》：一人面上及遍身瘡，似貓眼，有光彩，無膿血，冬則近脛，名曰寒瘡。

論說

《外科真詮・貓眼瘡》貓眼瘡一名寒瘡，每生於面及遍身，由脾經久鬱濕熱，復被外寒凝結而成。初起形如貓眼，光彩閃爍，無膿無血，但痛癢不常，久則近脛。

綜述

《瘍科會粹・寒瘡》此迺脾家濕熱所化，宜服雄黃毒丸，再服清肌滲濕湯。多食魚、雞、蔥、韭而愈，惟鯉、鮯魚、蝦蟹不可食。

清肌滲濕湯

蒼术　白术　升麻　甘草　澤瀉　山梔　黃連　厚朴　茯苓　當歸　川芎　青皮　木通　苦參　車前　柴胡

《外科真詮・貓眼瘡》宜內服清肌滲濕湯，外用雄黃解毒散揸之，兼多食魚、雞、蔥、蒜自愈。

清肌滲濕湯

蒼术　厚朴　陳皮　甘草　升麻　柴胡　白芷　澤瀉　木通　燈心引

雄黃解毒散見上血風瘡。

外科總部

浸淫疥癬部

肥瘡

論說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肥瘡門主論》 陳實功曰：肥瘡由胎毒而成者少，因飲食之後油手摩頭，或枕頭不潔而成者多。《正宗》。

申斗垣曰：此瘡宜槐條煎湯洗淨，以煙膠、枯礬、輕粉研細，熟油調搽。《啓玄》。

馮魯瞻曰：此瘡乃臟腑不和之氣上衝，血熱之毒上注，小兒陰氣未足，陽火有餘，故最多犯之。宜內服連翹、天花粉、荊芥、防風、貝母、元參、赤芍藥、生地黃、牛蒡子清熱解毒，涼血和血之劑，俟毒氣少解，方外用藥以塗之。切不可驟加寒涼塗遏，以致熱毒內攻不救。蓋小兒臟腑嬌嫩，易入難出也。《錦囊》。

綜述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肥瘡》 肥瘡多生小兒頭上，用糯米、蒼术等分炒成炭，研末，油調搽。

詩

肥瘡最是小兒生，糯米蒼术各等分。
共炒成炭來研末，油調敷上最安寧。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肥瘡門主方》 肥瘡

胡黃連　輕粉　雄黃各三分　膽礬二分　枯礬一錢　豬蹄鞋三個，煅存性
研細。將瘡洗淨搽之。

又方

肥皂子煅存性研末，豬膽汁調搽。

又方

松香　血丹各等分
研細，豬板油搗汁，青布捲條燒之，取油搽。

又方

東丹八分　枯礬一錢　真鉛粉　松香各二錢，入葱管內飯上蒸化，待冷去葱用
共研細末。熱香油調搽。

又方

黃茶燒灰　輕粉少許
研勻乾搽。

小兒頭上肥瘡，黃水瘡、梅花禿

銅綠　松香各三錢　黃蠟二錢
香油一兩五錢熬勻，塗之。

頭上生瘡，俗名粘瘡絕妙方《集驗》

海螵蛸二錢　白膠香　輕粉各五分
研勻。清油潤瘡，以藥乾擦。

肥瘡極兇者，苦參、何首烏、當歸、威靈仙、甘草、金銀花、胡麻、石菖蒲、連翹、生地、蟬蛻、酒水同煎。

又方鴻禧東房傳

大楓肉五錢　白信三分　油核桃五個
共搗勻，作三丸，夜間取一丸在心口用手擦，至二更天藥氣散開，仍聚胸膛，仰面而臥；次夕亦然，間一夜再擦一丸，七日後痊癒。

頭面肥瘡《經驗》

輕粉　飛血丹　白礬　雄黃各等分
研細。裝入葱管內兩頭紮，煨過加龜版灰少許研，菜油調搓立效。

《瘍科捷徑・肥瘡》 肥瘡風濕兩凝成，淫瘴滋蔓黃水頻。外面宜敷青蛤散，消風內服自開陳。

消風散

消風散內地歸身，蟬退荊防蒼苦參，知母胡麻牛蒡子，石膏甘草木通侵。

地黃　防風　蟬退　知母　石羔　胡麻　荊芥　牛蒡　苦參　木通

蒼朮　當歸　生草

青蛤散

肥瘡青蛤最神良，蛤粉相兼青黛涼，煅石羔同輕粉柏，香油豬膽共全方。

青黛叁錢　蛤粉壹兩　石羔壹兩　輕粉五錢　川柏五錢

共爲細末，豬膽麻油調敷。

《外科真詮・肥瘡》 肥瘡多生小兒頭上，乃眞陰未足，陽火上浮所致。初發小吻，騷癢難堪，上結黃痂。宜先用細茶汁洗去黃痂，徐用大皂散揸之。

黃水瘡

論說

《洞天奧旨・黃水瘡》 黃水瘡又名滴膿瘡，言其膿水流到之處，即便生瘡，故名之也。此瘡生在皮毛之外，不在肌肉之內，雖是脾經濕熱，亦由肺經幹燥，脾來顧母。本以濕氣潤母也。誰知此濕有熱，熱得濕而生蟲，欲救母而反害母之皮膚也。治法內服除濕清熱之藥，而佐之涼血之味，血涼而熱退，熱退而水更清，亦易行也。濕熱兩除，何蟲不死？又得外治以解其鬱毒，又何能長存乎？故隨洗而隨愈也。

《瘍醫大全・黃水瘡門主論》 申斗垣曰：黃水瘡又名滴膿瘡。《啓玄》

陳實功曰：頭面耳項忽生黃泡，破流脂水，傾刻沿開，多生痛癢，此因日曬風吹，暴感濕熱，或內飧濕熱之物，風動火生者有之。治用蛤粉散，或四味異功散揸之。《正宗》

馮魯瞻曰：面上耳邊生瘡，時出黃水，浸淫不愈，名曰香瓣瘡。《錦囊》凡初起細瘡，手少動之即破，毒水流入何處，即生大水泡瘡，即爲黃水瘡，此熱毒鬱於皮毛也。當以湯洗之。《秘錄》

綜述

《外科正宗・黃水瘡》 黃水瘡於頭面、耳項，忽生黃色、破流脂水，頃刻沿開，多生痛癢。此因日曬風吹，暴感濕熱，或因內餐濕熱之物，風動火生者有之，治宜蛤粉散揸之必愈。

蛤粉散

蛤粉散治黃水瘡，膿水沿開癢痛當。

石膏黃柏并輕粉，水調敷上即時光。

蛤粉　石膏煅，各一兩　輕粉　黃柏生研，各五錢

共爲細末，涼水調揸，冬月麻油調亦好。

真君妙貼散見腫瘍門

治黃水瘡，癢痛脂水亦效。

《洞天奧旨・黃水瘡》 安體散　岐天師方。內治黃水瘡。

茯苓三錢　蒼朮二錢　荊芥二錢　防風一錢　黃芩一錢　當歸五錢　蒲公英二錢　半夏一錢

水煎服，四劑。

舒解丹　岐天師傳。外治黃水瘡神效。

雄黃五錢　防風五錢　荊芥三錢　苦參三錢

水煎湯，取二碗洗瘡，即愈。

粉黃膏　章雲樵傳。治黃水瘡。

蛤粉一兩　石膏五錢　輕粉五錢　黃柏五錢

共爲細末，暑天用無根水，秋冬用麻油調敷。

《洞天奧旨・黃水瘡方》 仲景公傳。治小兒黃水瘡，濕熱結於皮上也。

石膏一兩　雄黃一兩

各研細末，砂鍋煎湯，候冷洗之，一日即愈，神方也。

以五苓散內治亦佳。

《瘍醫大全・黃水瘡門主方》四味異功散

松香煉老　生礬　枯礬　銀粉

各等分研細。先將捋豬湯或米泔水熬洗，去淨瘡靨，拭乾穢水，乾則麻油調搓，濕則乾摻。

面上黃水瘡

酸棗　荊芥　羊胡各煅灰存性，一錢　鉛粉五錢

研細，先以槐條煎水洗淨，將藥敷上，其瘡自好。

洗法岐天師

雄黃　防風各五錢

水十碗，數滾去渣，取汁洗瘡即愈。

又方　鉛粉用茶油調塗磁碟內，多卷紙卷點著合熏，時時攪勻，待遍黃聽用。將靨剝去搓上立愈。

又方《周氏抄方》雄豬膽一個，黃柏一兩，浸，焙乾爲末，摻之。

《瘍科會粹・黃水瘡》《正宗》：黃水瘡，於頭面、耳項忽生黃色，破流脂水，頃刻沿開，多生痛癢，此因日曬風吹，暴感濕熱，或因內餐濕熱之物，風動火生者有之。治宜蛤粉散，搽之必愈。

蛤粉散

蛤粉　石膏煅，各一兩　輕粉　黃蘗生碾，各五錢

右末，涼水調搽，冬月麻油調亦好。

治頭、面黃水肥瘡景岳，治小兒頭面患瘡，濃汁作癢，痂厚者，名曰黏瘡。

杭粉煅，一錢　松香　轻粉　枯礬各一錢

俱末，擦三四次。

或麻油調敷。若作癢出水，水到即潰者，名曰黃水瘡，用菉豆、松香等分爲末，麻油調敷極效。或內服荊防敗毒散。

又方　益元散加枯礬少半，麻油調敷，大妙。

小兒頭生黃水瘡，用：

雄黃　硃砂　硫黃　寒水石　枯礬　蛇牀子

等分爲末，麻油調敷，濕者乾摻。

《外科真詮・黃水瘡》黃水瘡忽生黃泡，先癢後痛，破流脂水，浸淫濕爛，延及遍身。多生頭面耳邊，宜先用明雄防風煎湯洗之，徐用連蛤散搽之。此熱毒鬱於皮毛之病，只用外治自可收效。

《外科摘錄・黃水瘡》生於他處同治。石膏、蛤粉各五錢，輕粉、黃柏各二錢五分，共爲細末，涼水調搽。冬月用油調搽。又方：紅蕳麻仁、松香各五錢，同研，爛紙捲成筒，火上點着，流下油來搽之，即愈。又方：蠶豆殼炒成炭，研細，約五六錢，加黃丹八分，和勻，以真菜油塗之。又方：官粉、銅綠、枯礬、松香製，四味等分，共爲細末，香油調搽，勿水用水洗，俱可取效。

《外科傳薪集・三黃丹》治風毒黃水瘡。

大黃三兩　黃柏一兩　黃連三錢　石膏煅，二兩　爐底少許

井研，川連水調敷。

《臨證一得方・敷藥類》青蛤散　治黃水瘡等。

青黛八分　蛤粉煅，一兩　黃柏五錢　熟石膏一兩　輕粉一錢

共爲細末。

浸淫瘡

論說

《外科大成・浸淫瘡》浸淫瘡者，轉廣有汁，多起於心。經曰：歲火太盛，甚則身熱而肌膚浸淫。仲景云：從口流向四肢者順，反此者逆。治同痤痱，外搽青蛤粉。

《瘍醫證治準繩・浸淫瘡》浸淫瘡者，淺搔之，蔓延長不止，搔癢者，初如疥。搔之轉生，汁相連著是也。仲景云：從口流向四肢者，可治，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運氣：浸淫皆屬火。經云：歲火太過，甚則身熱膚浸淫是也。

綜述

《瘍醫證治準繩・浸淫瘡》 升麻湯　治心有風熱，生浸淫瘡遍體。

升麻　大黃銼，微炒　黃芩去黑心　枳實麵炒　芍藥各一兩　當歸切，焙　甘草炙，各半兩

右銼碎。每服伍錢匕，水一盞半，燈心一握，煎至一盞去滓。空心，濕服。

香瓣瘡方　治面上、耳邊生浸淫瘡，有黃水出，久不愈。

殺羊鬚　荊芥　乾棗去核。各二錢

右燒灰存性，研勻，入膩粉半錢，同研極細。每用少許清油調搽。先以濕湯淨洗拭乾，塗藥三二次效。亦治大人、小兒兩吻生瘡。

雞冠血塗方　治卒得浸淫瘡，不早治則繞身週匝，能殺人。《外臺》云：浸淫瘡轉廣有汁，多起於心。

右以雄雞冠上刺血敷之，日三五度。

《簡要濟衆方》：浸淫瘡，痛不可忍者，發寒熱。刺蘇末，水調敷瘡上，乾即易之。

又方

鯽魚一尾，長三寸者　豆豉一合

右杵，如膏塗之，亦療馬鞍瘡。

又方

苦瓠一兩　蛇退燒，半兩　露蜂房微炙，半兩　梁上塵

右爲末，油調塗。

又方

伏龍肝七錢半　亂髮燒，七錢半

右爲末，豬脂和塗。

又方

以雞冠血和黃連末塗。煎鯽魚膏塗。生切鯽魚片，和鹽貼。燒胡燕窠，水和塗。

山妻年五十。舊患髮頤之處，腠理虛疏，每食則汗出成流。一日忽成浸淫瘡，膿汁所至輒皮破肉腐。敷銀粉、黃連、黃丹、枯礬之屬，皆不驗。用豬膽汁調蘆薈末塗之，膿水即乾而痊。

熱汗浸漬成瘡

玉粉散　七粉散　七寶散並見熱瘡、瘭子。

腎囊風

論說

《瘍醫大全・腎囊風門主論》 王肯堂曰：腎臟風即腎囊風瘡，生於隱處，瘙癢成瘡，挾有耳鳴耳癢，鼻赤齒浮，指甲縫白等證是也。《准繩》

戴院使曰：癩風俗名腎臟風瘡，因精水調外，爲風濕所襲，從陰囊濕汗作癢起，流注四肢，手子白色，悉生瘡瘍。蛇床子、吳茱萸或甘草節煎洗，外用莧菜根、莖、葉，燒存性，乾摻，並治陰汗生瘡。

陳實功曰：腎囊風乃肝經風濕而成，其患作癢，喜浴熱濕，其形腎囊疙瘩頑麻，破流脂水者是。《正宗》

《外科真詮・腎囊風》 由肝經濕熱，風邪外襲所致。初起乾燥癢極，喜浴熱湯，甚起疙瘩，形如赤粟，麻癢抓破，浸淫脂水，皮熱痛如火燎者。此屬實熱。

綜述

《外科正宗・腎囊風》 腎囊風乃肝經風溼所成，其患作癢，喜浴熱湯，甚者疙瘩頑麻，破流脂水。宜蛇牀子湯熏洗，二次即愈。

蛇牀子湯

蛇牀子湯當歸尾，苦參片加威靈仙。河水同煎熏患處，腎囊風癢得安

然。治腎囊風溼熱爲患，疙瘩作癢，搔之作疼者。

蛇牀子　當歸尾　威靈仙　苦參各五錢

水五碗，煎數滾，入盆內先熏，待溫浸洗，二次愈。

《外科大成・腎囊風》 腎囊風者，陰囊作癢，甚則疙瘩頑麻，破流脂水，由肝經風濕所致。宜龍膽瀉肝湯、柴胡勝濕湯、蒜豉凡服之，蛇牀子湯薰洗之。

龍膽瀉肝湯　治囊風濕癢，及陰腫淋澁等症。

膽草用柴胡拌炒　黃連用吳茱萸拌炒

餘如常法。見瘡瘡門。

蒜豉丸　治陰汁濕癢。

淡豆豉爲末，煅大蒜搗和爲丸，桐子大，硃砂爲衣。每服三十丸，空心用紅棗燈心湯送下。

蛇麻子湯　囊風疙瘩作癢，搔之作痛。

蛇床子　威靈仙　歸尾　苦參各五錢

水煎，薰洗。一加白礬。一用茄科煎洗。一用溫醋洗。一用薑湯洗。

狼毒膏　治前症，並一切癢瘡。

狼毒　檳榔　硫黃　文蛤　川椒　枯礬　蛇床子　大楓子各三錢

爲末，用香油一大盞，煎滾，入皮硝三錢，再煎滾，下公豬膽汁一個和勻，調前藥，擦患處。

《瘍醫大全・腎囊風門主方》 綉球風　老杉木一段，燒存性，研細。用熟雞蛋黃炒枯取油，調搽。

又方

苦參　蛇床子各二兩　吳茱萸一兩

水四大碗，煎一半，候溫洗之，帶濕撲上後藥，寒水石、硫黃各等分研細，摻上，絹帛包緊。

又方　豆殼煎水洗。

又方　磨古鏡水搽。

又方　落蘇葉煎湯洗，並燒灰搽。

又方　韭菜煎水洗。

又方

苦參二兩　白蒺藜五錢　甘草四錢

楊柳葉煎湯，乘熱熏洗後，用蚯蚓屎焙燥研摻，三四次愈。

陰球開花單方　狗橘子七個煎湯，入罐內將陰球掛罐口，離湯一二寸，俟熏待溫傾盆內洗之，如此者三日痊愈。

腎囊癢

荷葉　吳茱萸　蒼术各一兩

水煎服，臨洗加皮硝一兩洗之。

綉球風　五倍子一個，錐一眼，入銀珠一錢，用陰陽瓦焙，研細末，麻油調搽。

洗方

威靈仙　蛇床子　土大黃　苦參各五錢　砂仁殼三錢　老葱頭七個

煎湯熏洗。

腎囊風　山茛肉的核子煎湯溫洗。

又方

蛇床子　艾葉　吳茱萸各二兩

水煎百沸，放盆內加芒硝五錢，化盡頻洗。

又方

紫蘇　明礬　菖蒲　臭樹花　浮萍　花椒

共煎湯，熏洗數次，除根。

又方　乾荷葉煎洗熏洗二三次。

又方　絲瓜子仁酒煎，臨臥服之，出汗即愈。

又方姚伯玉　綉球花煎洗。

又方　墻頭上醬板豆草，或鮮或陰乾煎洗。

囊風癢痛黃水不乾者　蚯蚓泥、鉛粉，井水調敷。

《外科真詮・腎囊風》 宜內服加減瀉肝湯，外用蛇床子湯薰洗之。後用狼毒膏揸之。輕者只用益志殼五錢、竹鈴子五錢、蜂房一個，煎水薰洗自愈。小兒風熱腎囊燃赤腫痛，日夜啼哭，不數日退皮如雞卵穀狀，宜用二神散揸之。

《外科切要・腎囊風》 托裏滋陰依時焉，腎囊風發屬肝經。證由風濕外襲傳，麻癢撥破流脂水，甚起疙瘩疼不安。內服龍膽瀉肝飲，洗用蛇床苦參煎。

濕毒瘡

綜述

《洞天奧旨・濕毒瘡》 濕毒之瘡多生於兩足，非在足脛，即在足踝；非在足背，即在足跟。其故何也？蓋濕從下受，而兩足親於地，故先受之也。夫水濕之氣，寒冷者多，而一入人身之內，則人氣熏蒸，必變爲熱，濕熱相合，內必生蟲。故初起之時，微癢者正蟲之作祟，非止氣血之不和也。治之法必須去濕爲主，而少加殺蟲之味，則愈病其速，轉不必解其熱也。蓋濕解而熱自散，況生瘡既久，流膿流水，氣血必虛，安在熱存乎，此除濕之所以神也。

除濕解毒湯　祖傳。治濕毒足瘡。

白朮五錢　山藥五錢　薏仁五錢　金銀花一兩　肉桂三分　澤瀉二錢　烏柏根一把

水煎服，十劑自愈。如未愈者，再用龍馬丹敷之，妙。

龍馬丹　岐天師傳。統治濕毒瘡。

馬齒莧二錢　黃柏五錢　陳年石灰二錢　輕粉一錢　地龍糞三錢　伏龍肝二錢　黃丹三錢　赤石脂二錢

各爲細末，蜜調敷之，二三次即愈。

《臨證一得方・手足發無定處部・濕淫》 營虛肝燥，素性又剛，翻花瘡時流鮮血，日漸翻大，議用薛氏八味逍遙散加元地、天冬、阿膠。濕淫延久遍體，切忌水洗。

焦茅术　白鮮皮　塊滑石　炒黃柏　青苗葉　赤苓　桑皮　淩霄花　地膚子　法半夏　白蒺藜　冬桑葉　米仁

復方　去半夏，加犀角。

濕淫發於兩足，清肌養營主之。

元生地　生西芪　穭豆衣　炒白芍　首烏　歸身　羚羊角　甘杞子　大天冬　粉丹皮　棗仁　麥冬

風淫復感暑毒，深身密布，燥癢難支，惡寒，脈旺，正當衝焰。

羚羊角　滑石　冬桑葉　金銀花　赤苓　烏犀角　甘草　杜藿香　蒼耳子　青苗葉

旋耳瘡

題解

《外科大成・耳鏇瘡》 耳鏇者，生耳後縫間，延及上下，如刀裂之狀，隨月之盈虛，故名月蝕瘡。【略】如初生黍，次爛如鴉哺之狀，名早鴉哺瘡。

綜述

《外科大成・耳鏇瘡》 川粉散　治耳鏇及黃水等瘡。

川山甲炒　鉛粉炒　輕粉隔紙微炒。等分

爲末，摻乾。用蘇油調敷。

一用地骨皮煎湯洗淨。仍用地骨皮爲末摻之。乾用香油調敷。

鴉哺散　治耳鏇等瘡。

老鴉毛煆灰存性，一錢　大紅兢燒灰存性，一錢　白礬枯，五分　珍珠五分　冰片二分　輕粉五分　黃丹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末。摻用。

《外科真詮・旋耳瘡》 旋耳瘡生於耳後縫間，縫及耳摺上下，如刀裂之狀，色紅時流黃水，小兒多患之，此瘡月盈則盛，月虧則衰，隨月盈虧，是又名月蝕瘡也。外用連蛤散搽之，即可成功。

《外科切要・旋耳瘡》 鏇耳瘡生耳後縫，瘡延上下連耳邊，狀如刀裂因濕熱，穿粉散搽即能痊，即研掃粉穿山甲，鉛粉黃丹油調摻。

白禿瘡

題解

《外科大成・禿瘡》 禿瘡生白痂成箇而不相連，若癜瘡則生黃痂成片有膿爲異耳。

《外科真詮・白禿瘡》 白禿瘡一名癩頭瘡，多生小兒頭上，初起小者如豆，大者如錢，白痂累累，抓癢不堪，年深日久，髮焦脫落。

論說

《外科正宗・白禿瘡》 白禿瘡，因剃髮腠理司開，外風襲入，結聚不散，致氣血不潮，皮肉乾枯，發爲白禿，久則髮落，根無榮養。

《外科大成・禿瘡》 夫頭爲諸陽之首，而瘡亦屬火，乃二陽相灼所致。

《洞天奧旨・禿瘡》 禿瘡，乃足太陽膀胱、督脈二經受濕熱，故生蟲作癢。其實，亦因父母生兒之前不節色慾，或服熱藥浪戰，頻頻泄精，以致胎中受毒，不能即散，而小兒之首受之。毒輕者，瘡輕。毒重者，瘡重。既生之後，小兒或食煎炒之味，或多食水果，或多受暑風，而頭上禿瘡因而生蟲，痂高堆起，白屑滿盈，終年累月而不愈矣。

綜述

《外科精義・天麻散》 治白禿疳瘡，及風毒疥癬。

藜蘆　天麻　狼毒　白芷　茜草　釣苓根　草烏頭　管仲　細辛已上各伍錢　雄黃貳錢　輕粉壹錢

右爲細末，每用藥半兩，紙一重綿裹，油三兩浸三日，外蘸指擦患處。如稍乾，添油一兩添至三兩，換藥，其效如神。

《瘍醫證治準繩・頭部・癩頭瘡》 貝母膏　治頭禿瘡。

貝母　半夏生　南星　五倍子　白芷　黃柏　苦參各二錢半　虢丹煅，一錢半　雄黃一錢

右爲細末，先以蜂房、白芷、苦參、大腹皮、荊芥煎湯熏洗拭乾。即用蜜水調敷兩三次後，乾摻藥。

加味平胃散　治一切惡瘡，頭上瘡。

右平胃散入膩粉，清油調敷之，甚妙。

螵蛸散　治頭上生瘡，俗曰粘瘡。

海螵蛸二錢　白膠香　輕粉各半兩

爲細末研勻。先用清油潤瘡，後摻藥，只一上可。

《外科正宗・白禿瘡》 如禿斑光潤不癢，內血已潮，以薑蘸潤肌膏常擦，其髮漸生。禿斑乾枯作癢者，內必有蟲，宜用麥饑散搽之，蟲死、風散、髮生可愈。後忌動風、發物等件。

麥饑散見痘風瘡門。

治禿瘡頭毛脫落，白斑如癬，瘡痂壘壘，疊起癢甚，猶若蟲行。葱湯洗淨瘡痂，用麻油調搽，以毡帽戴之，隨後作疼發腫，忍之三日，後其痂漸漸而脫。愈之後不復作，其髮亦生，戒諸發物。

諸瘡一掃光見疥瘡門。

治禿瘡髮脫作癢。本藥一錢，加倒掛塵二分，加燈窩宿油調搽自愈。

潤肌膏

潤肌膏內用麻油，紫草當歸一處投。

能搽禿瘡枯槁色，加之黃蠟效應收

治禿瘡乾枯白斑，作癢髮脫。

用麻油四兩，當歸五錢，紫草一錢同熬，藥枯濾清，將油再熬，加黃蠟五錢化盡傾入碗內，頓冷搽擦患上漸愈矣。

《外科大成・禿瘡》 其治法必當解陳莝之積熱，導心經之煩燥，故宜以防風通聖散俱用酒浸過，焙爲末，每日三服，量見大小，食後白滾水調服，服至頭上有汗出爲驗。外兼以殺蟲散風等藥搽之，若蟲死則癢止，風散則髮

生，血潮則斑潤，隨用生薑蘸潤肌膏擦之，則髮生矣。忌動風發物。【略】

躑躅花油方　取根四兩搗爛，用菜油一碗煠枯，去渣，入黃蠟少許，冷調前藥，或用青布蘸此蠟油，每日上三五次，三日可愈。

麥餞方　用小麥一升，炒枯黃色，乘熱入鉢內，和硫黃四兩，白砒一兩，爲細末，攪勻，待冷取起，加煙膠半觔，川椒三兩，生枯礬各二兩，共研細末。用時以葱湯洗淨，用蘇油調搽，油紙蓋扎，三日一換，三次即愈。又治小兒痘風瘡，甚效。

華蓋散　用糯米煮爛飯，搗如膏，隨將禿瘡剃淨，將米膏厚罨之，其蟲盡入米膏中，俟膏自脫，髮自生矣。一用白菟豆爲末，水調糊頭上一指厚，布裹之，帶束之，俟豆蒸發則覺痛矣，去藥，亦效。

《洞天奧旨・禿瘡》　禿瘡，乃足太陽膀胱、督脈二經受濕熱，故生蟲作癢。其實，亦因父母生兒之前不節色慾，或服熱藥浪戰，頻頻泄精，以致胎中受毒，不能即散，而小兒之首受之。毒輕者，瘡輕。毒重者，瘡重。既生之後，小兒或食煎炒之味，或多食水果，或多受暑風，而頭上禿瘡因而生蟲，痂高堆起，白屑滿盈，終年累月而不愈矣。瘡輕者，外治即痊。痊重者，必須內外兼治，庶易愈也。世人多不急治，所以多累，竟至蟲蝕髮盡，成爲禿子耳。

蝸蜂丹　外治禿瘡。

蝸牛十個　黃蜂窠二錢　生甘草一錢　白礬一錢

將蝸牛搗爛，塗禿遍透。後將下三味研爲細末，豬油調敷。如用熊油調搽，更妙。

清首湯　內治禿瘡。

玄參三錢　生甘草一錢　茯苓二錢　白芷一錢　山豆根五分　紫草一錢　黃柏一錢　蔓荊子一錢　白蒺藜一錢　半夏五分

水煎服。四劑後，以前方外治，無後患也。此方以十歲爲準，年小減之。

《洞天奧旨・奇方中》　雄黃散　治禿瘡有蟲作癢痛者如神。

雄黃一錢　水銀一錢　輕粉五分　煙膠五錢　枯礬五分

右爲細末，用隔年臘月豬脂油調搽，或馬脂油更妙。

戊油膏　治多年不好禿瘡如神。

番木鱉子不拘多少。

用油煎枯，去木鱉子，加真輕粉一錢、枯礬三分，一上即愈。

《外科真詮・白禿瘡》　宜先用香木別生黃柏芥穗煎水洗去白痂，徐用太極黑鉛膏揸之，內用防風通聖散料醋酒浸焙爲細末，每服一二錢，量其壯弱用之。食後白湯送下，服至頭上多汗爲驗。

《外科摘要・白禿瘡》　用一年以上陳石灰久炒黃色，退去火氣，以馬齒莧搗汁調敷，乾復易之，數日即效。又方：花椒研末，豬油調敷，三五次效。

又方：抱過雞子殼七個，炒研細末，油和敷之。

又方：雄黃爲細末，豬膽取汁，調敷瘡上，自愈。餘見《慈幼》。

《外證醫案滙編・禿髮瘡》　迮上海　髮者血之餘，血不上朝，以致髮落。此謂禿髮瘡證，宜服補益之劑，方有裨益耳。

熟地　黨參　麥冬　白芍　潼沙苑　女貞子　黃耆　玉竹　歸頭　穭豆　刺蒺藜

又　膏方

細生地一兩　全當歸一兩　旱蓮草五錢　躑躅花一兩

用麻油十兩，將前藥入油內，熬至枯黑色，去渣，加黃蠟一兩二錢，溶化，收器內，用指蘸擦之。

又　洗藥方

千腳泥二兩　白頭翁一兩　皂莢五枚　黃連三錢　懸龍尾一團　胡荽子五錢。青松毛一兩　銹釘七枚

用陰陽水煎數沸，布蘸藥水揩之。

躑躅花即鬧羊花，千腳泥即鞋底泥，懸龍尾即樑上塵。聽註。

章胡州　頭皮搔癢，津水淋漓，破結膿痂，此禿髮瘡也。宜搜風涼血治之。

白疕

題解

《外科大成・白疕》白疕，膚如疹疥，色白而癢，搔起白疕，俗呼蛇風。

《外科真詮・白疕》白疕俗名蛇風，生於皮膚，形如疹疥，色白而癢，搔起白皮。

綜述

《外科大成・白疕》由風邪客於皮膚，血燥不能榮養所致。宜搜風順氣丸，神應養真丹加白蛇之類。

《外科真詮・白疕》由風邪客於皮膚，血燥不能營養所致。初起宜內服搜風順氣湯，外用豬脂、杏仁等分共搗，絹包搽之。繼服神應養真丹自愈。

搜風順氣湯

酒草　車前　棗皮　淮山　川膝　菟絲二錢　獨活一錢　火麻　檳榔　枳殼二錢　李仁二錢　羌活一錢

水煎服。

癬

題解

《瘍醫證治準繩・癬》《病源論》云：癬發之狀，皮肉瘾疹有如錢文，漸漸長胤，或圓或斜，癢痛有匡欄，癬內生蟲，搔之有水，此由風濕邪氣客於腠理，復值寒濕與血氣相搏，血氣閉澀則發此疾。風癬者，是惡風冷氣客於皮，折於血氣所生，亦作圓文匡欄，但抓搔頑痹，不知痛癢，內亦有蟲。又有逸風瘡，生則遍體狀如癬疥而癢，此由風氣逸於皮膚，因名爲逸風瘡也。乾癬者，但有匡欄，皮枯索癢，搔之白屑起是也，亦是風濕邪氣客於腠理，復值寒濕與血氣相搏所生。若風毒氣多，濕氣少，故風沉入深，故無水而爲乾癬，中亦有蟲。

又有白癬，其狀白色而癢，皮由腠理虛而受風，風與氣並，血澀而不能榮肌肉故也。濕癬者，亦有匡欄如蟲行，浸淫赤濕，遇癢搔之多水成瘡。蓋風毒氣淺，濕氣偏多而爲濕癬，中亦生蟲。

綜述

《瘍醫證治準繩・癬》丹溪云：癬瘡用防風通聖散，去芒硝、大黃，加浮萍、皂角刺。

又方　治癬用。

浮萍一兩　蒼耳　蒼术二兩　苦參一兩半　黃芩半兩　香附二兩半

右爲末。酒調服，或酒糊丸。

何首烏散羅氏　治脾肺風毒，攻腫遍身，癬變成癩疹，騷之成瘡，或肩背拘急，肌肉頑痹，手足皴裂，風氣上攻頭面生瘡，及治紫癜、白癜、頑麻等風，並宜服之。

荊芥穗　蔓荊子　威靈仙　何首烏　甘草炙　防風　蚵蛸草各等分

右搗羅爲末。每服一錢，食後溫酒調下，沸湯亦得。

白蒺藜散　治一切癬及疥，風癢瘑瘡等疾。

白蒺藜　秦艽去蘆土　枳殼麩炒，去瓤　獨活　防風並去蘆。各二兩　人參　苦參　玄參　丹參　沙參各去蘆　甘菊花　梔子仁　黃芩　茯神去木　茱萸　細辛去苗　麻黃去節。各二錢半　烏蛇四兩，酒浸取肉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食前，溫酒調下。

苦參丸　治肺毒邪熱生瘡疥鮮，並宜服之。以苦參一味爲細末，粟米飯

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溫水、飲湯送下。

苦參丸　治一切癬，皮膚瘙癢。

苦參去蘆，一斤半，銼　菖蒲四兩　烏蛇八兩，酒浸取肉

右爲細末，煉蜜和搗三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熟水送下，不拘時候。

三神丸　治一切癬。

蒺藜炒　海桐皮銼　草烏頭鹽炒熟，去鹽不用。各一兩

右爲細末，面糊和丸，如綠豆大。每服十丸加至十五丸，溫酒、鹽湯送下。

胡粉散　治一切癬瘡，瘙癢甚者。

胡粉別研　雄黃別研　硫黃別研，各一錢半　大草烏三錢，生用　斑蝥一錢砒五分　蠍梢三錢　麝香三分

右爲細末。先用羊蹄根蘸醋擦動，次用藥水許，擦患處。

銀粉散　治一切頑癬。

輕粉　黃丹　白膠香　瀝青各等分

右爲細末，麻油調。拭淨或抓破，竹篦挑搽。二次便乾，數次剝去殼也。治牛皮癬如神。

八寶散　治風癩、松皮頑癬，久不愈者。一鄉人患此疾數年不愈，後得此方，試用有效。

藿香　破故紙　檳榔　大腹皮　雄黃　輕粉　硫黃　白礬枯。各一兩

右爲細末。小油調擦，日上三五次，癢則擦之。

五倍子散　治癬，久不瘥。

五倍子一兩，火燒煙盡　黃柏銼　當歸銼，炒　膩粉　漏蘆　白礬煅。各一分

右爲細末。先用鹽漿水洗，拭乾敷之。

丁香散　治一切癬。

丁香研　蛤蟆灰各一兩　麝香研，二錢半　白礬熬令汁枯，研　五倍子研　膩粉研。各半兩

右研勻。乾敷癬上，以瘥爲度。

水銀膏　治一切癬。

水銀二錢半　蕪荑仁研末　薑黃研末，各半兩　酥二兩

右先將酥和水銀，以柳椎研攪。候水銀散即下芫荑、薑黃末，攪勻，瓷盒盛。旋取塗癬上，日三二次。

定粉膏　治乾、濕癬，風癬，不拘年月。

定粉　水銀　蕪荑　胭脂各一分

右同研勻。用陳豬脂一兩，同研成膏。先用湯洗，後以膏子臨臥塗之。一上便瘥。本法豬脂須用三年以上者，今若無，但陳者亦可。仍用後方淋洗。

楝實半升，如無實，以根皮代之　楝葉及嫩枝細銼　淩霄花及藤銼細，各一升　枳殼去瓤　蛇床子　地榆　丹參　皂莢　苦參並細銼。各三兩

右同煎濃汁，熱洗患處。

黃連膏　治一切久癬，積年不瘥。四畔潛侵，復發成瘡，瘡疱赤黑，癢不可忍，搔之出血。

黃連去鬚　黃柏去粗皮　豉細研　蔓菁子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細研。各半兩　水銀一錢

右先以水銀，於掌中唾研如泥。次入浮鈸內下生油一合和勻，次入藥末同研成膏，瓷盒盛。日三五度塗瘡上。

癬瘡方　槿樹皮，不犯銅鐵。每二兩入蘆薈三錢，白及三兩，細研爲末。刮癬出血，用好醋調敷，雖痛卻一敷可愈。

一方用蘆薈　大黃　輕粉　雄黃　蛇床子　槿樹皮　檳榔

右先刮破癬，用醋調藥末塗之。

頑癬，用槿樹皮加巴豆、斑蝥爲細末，，又加生砒少許，水調敷。

治癬積年不瘥者。

右用斑蝥一個，去頭翅足，以針扎燈焰上燒，米醋內淬，如此三兩次，就燒成存性黑灰，研爲細末。用紅棗一個，湯炮剝去皮、核，與斑蝥一處同研爛。先以手抓或生布擦動癬，然後搽藥，不可侵好肉，恐有毒。

治牛皮癬　用清香油一兩，入全蠍七枚，巴豆二十枚，斑蝥十枚同熬。候色焦者先去之。去了，入黃蠟一錢候熔，收起。朝擦暮愈，不損皮肉。

又方

綠藤根不拘多少　花椒一兩　信些少　防風　白及　百部　白斂各半兩

江子十五粒

右各爲末，和綠藤根搗熟成團。將藥於癬上擦之，候痛過洗浴。

又方　一味綠藤根，去粗皮，取細皮貼肉者，搗爛。用醋調塗癬上。立愈。

治癬，用藜蘆細搗爲末，生油調敷。

治癬神效方

藜蘆根半兩　輕粉二錢半

右爲細末，涼水調搽癬上。

《簡要濟衆》治癬疥久不瘥。羊蹄根搗絞取汁，用膩粉少許，調如膏。塗敷患處，三五遍即瘥。如乾，即用豬脂調和敷之。

取楮皮枝中白汁，塗癬甚妙。

治癬濕癢。用楮葉半斤，細切，搗敷癬上。

經驗方　治五種瘡癬。以韭根炒存性，旋搗末，以豬脂調敷之三五度又方，患癬瘡，搗山豆根末，臘月豬脂調塗之。

半夏散　治一切癬。

右以半夏三兩，搗爲末。以陳醬汁調和如糊。摩塗癬上，日兩三度即瘥。

東坡先生家藏方

決明子不以多少，爲細末

右用水銀、輕粉少許，與藥末同研爲膏散，以物擦破癬上，用藥敷之立瘥。

鯽魚膏　治諸癬瘡，或幹或濕，癢痛不可忍。

鯽魚中者，一尾　亂髮如雞子大，二枚　豬脂半斤　雄黃一兩半　硫黃一兩

右件藥，先煎豬脂令沸，即下魚煎令煙盡，次下髮令銷，濾去柤。下雄黃、硫黃末，攪令勻，於瓷器中。不拘時候塗之，以瘥爲度。

淩霄花散　治風濕兼熱，生諸癬久不愈。

淩霄花　黃連　白礬各二錢半　雄黃　天南星　羊蹄根各半兩

右爲細末。抓破，用生薑汁調藥擦之。如癬不癢，只用清油調藥，立效。

昨葉荷草散　治一切癬，無問風濕氣血，與夫相染而生，並宜用之。

昨葉荷草即瓦松，曬乾，一兩　枯白礬一錢　雄黃半錢

右爲細末。用羊蹄菜根，先蘸醋擦癬上，令癢破。即用藥末乘濕塗敷。不過兩三次即愈。

是齋治諸癬

貫衆　吳茱萸　官桂各等分

右爲細末。先用手抓破，用藥擦之，米醋調敷亦得。

砒霜散　治諸癬，不問乾濕，積年不瘥。

砒霜二錢半，研　硫黃研　密陀僧研　膩粉各七錢半，研

右件同研令勻。如癬乾即用生油調塗，若癬濕即用藥摻之。

治癬疥瘡，癢不可忍。

皂角三錠，煨，去皮子　黃連半兩，爲末　膩粉二錢半

右將皂角爲末，用米醋二大盞同煎如稀餳，用綿濾去渣，入黃連末、膩粉調令勻。候癬發時，惡水出便可，先用構樹白皮搔破後，塗藥三兩上便愈。

治疥癬用松膠香研細，約入輕粉和勻，凡疥癬上先用油塗了，錯末一日便乾，頑者三兩度。

治癬瘡。取蟾蜍燒灰爲末，用豬脂和敷之。

戴院使云：瘡如牛皮模樣，癢甚不可忍者，又疼。用黃連、木香、黃柏皮、杉木節二個，明礬少許，以上各分爲末。用好真香油，調塗大效。

風癬

烏蛇丸　治一切風癬，多年不瘥者。

烏蛇酒浸，去骨　白附子炮　附子小便浸一宿　天麻各三兩　全蠍炒　羌活乳香　僵蠶炒，各一兩半　苦參十兩　槐花半斤

右爲細末，用生薑汁一斤，蜜一斤，二味同熬成膏，入藥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空心用溫酒送下；夜晚荊芥湯送下。

白花蛇丸　治風癬瘡，皮膚瘙癢久不瘥。

白花蛇三兩，酒浸　苦參去蘆，二兩　麥門冬二兩半，去心　黃芩　防風去蘆　白鮮皮　甘草炙　枳殼麩炒，去瓤　梔子仁　赤芍藥　川大黃　蒼耳子　羌活去蘆　黃芪銼去蘆　白蒺藜各二兩

右件爲細末，煉蜜和搗三五百下，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薄荷酒送下。

《本事》烏頭丸，治風癬炒。方見紫白癜風。

宣風換肌散　治一切風癬疥跑，疙瘩風瘡。

甘草炙　黃芪　當歸各二兩　黃連　黃芩各酒浸，炒　大力子炒　防風　白芷　荊芥穗　川芎　烏蛇肉各半兩　羌活　蒼朮　何首烏各三錢　全蠍十枚，炒

右爲細末。酒調服，茶清亦可，每服二錢。

雄黃膏　治風毒，疥癬。

雄黃細研　膩粉研　白礬枯　川椒　藜蘆各二錢半　附子半兩，炮，去皮臍

右爲細末，入乳鉢內再研如粉。用煉了臘月豬脂半斤，黃蠟二兩，淨鐺內慢火煎。候蠟銷傾於瓷合內，入雄黃等末攪勻。每日四五度，取少許，敷塗之。

硫黃散　治風毒癬，遍身皆生，痛癢。

硫黃研　雄黃研　朱砂細研　麝香細研　吳茱萸　附子生用。各二錢半

巴豆去皮油　川椒各一兩

右爲細末，同研令勻。先用新布擦癬令水出，便用醋調塗之，不過三兩上即瘥。

治風癬，及寒熱瘡疥。

韭根收多年者　藜蘆　瓜蒂　白礬　雄黃　水銀　胡粉各二錢半

右先將雄黃、白礬、胡粉研極細。卻入水銀，用柳木槌研勻。用豬脂一斤，將韭根、藜蘆、瓜蒂煮數沸，去渣放溫。調前藥塗瘡，大有神效。祛風白芷散見面部面瘡。

丹參湯　治風癬瘙癢，洗浴。

丹參去蘆　蛇床子各三兩　苦參五兩　白礬二兩，研細

右除白礬外，篩爲粗散。用水三斗煎取二斗，濾去渣。入白礬攪令勻，乘熱於避風處洗浴用，水冷爲度。拭乾了，用藜蘆末粉之，相次用之，以瘥爲度。

乾癬

治乾癬，癢痛不止。

草烏頭　狼毒各二錢半　斑蝥七個，去頭足翅

右件生用爲細末，用唾津調。用竹篦子刮破，塗藥熱擦入肉，候出黃水，三兩日即瘥。

又方

斑蝥五月五日取，十枚　麝香半錢

同研爲細末，醋調塗癬上，出少黃水瘥。

又方

川烏頭二枚，生用　乾蠍五個

爲細末，面油調作膏，塗之。

治乾癬積年生痂，搔之黃水出，每遇陰雨即癢。

巴豆十粒

右於炭火燒之，令油出盡。即於乳鉢內，用少許酥和研和膏。薄塗之，不過一兩度愈。

又方　用狼毒，醋磨塗之。

又方　斑蝥半兩，微炒研細末，蜜調薄敷，即瘥。

羅氏柏脂膏　治乾癬。

柏油一斤　黃蠟半斤　杏仁四十五粒，銼碎　朴硝一抄

右件相和，於鐵器內。用老生薑、蔥白三根，一順攪五七次，煎沸濾過成膏，於瘡上搽之。

一抹散　治乾癬不瘥。

天南星　草烏頭各一枚，生用

爲細末，用羊蹄根搗絞取汁調塗，不過三上瘥。

濕癬

癬在頭項間，後延上至耳成濕癬。他治不應，以蘆薈一兩，甘草末半兩，和勻。先用溫漿水洗癬，拭乾，敷之神妙。劉禹錫方，名蘆薈散。

硫黃散　治濕癬癢痛，不可忍。

硫黃半兩　膩粉二錢半，研　龍腦一錢　斑蝥半兩

右件藥，同研細如粉，用面油調如泥，癢痛時抓破後，用藥擦之立瘥

又方

烏梅十四枚，用肉　大蒜十四顆　梁上塵二合

右件相和，入鹽三合熟搗。用釅醋一升浸一宿，塗於癬上即瘥。

黃連散　治癬，濕癢不可忍。

黃連　黃柏　胡粉各二兩，研細　雄黃半兩，研細

右爲細末。同研令勻。先用溫漿水洗瘡，然後取藥敷之。不過四五度即瘥。

治濕癬，白禿。

右取爲馬齒莧膏塗之；若燒灰敷之，亦瘥。

孟洗云：芫荽和蜜，治濕癬。

治濕癬方

黃連　明礬煅。各半兩　胡粉　黃丹　水銀各二錢

右爲細末，用豬脂油一兩，來研令水銀星盡散，瓷盒收用。

螺殼散　治濕癬，癢不可忍。

螺殼一兩　亂髮灰　龍腦　胡粉研。各半兩

右爲細末，研勻。以油澱和塗之。

荊芥散　治多年濕癬。

荊芥散不拘多少，以瓦罐盛，鹽泥固濟，只留一竅，用炭火燒，候出青煙便去火，用濕紙塞了竅，放冷取出，研細末，半兩　麝香一錢　膩粉五錢

右研勻。先以口含鹽漿水，抓洗瘡令破，帛子揾乾了，以生油調藥敷之。

羅　祛溫散　治多年濕癬，大有神效。

蠶砂四兩　薄荷半兩

爲細末。每用不拘多少，乾摻瘡上，或用生油調搽。

子和　一女子年十五，兩股間濕癬，長三四寸下至膝。發癢時爬搔，湯火俱不解，癢定黃赤水流，又痛不可忍。灸頰薰潠，硫黃、閭茹、白僵蠶、羊蹄根之藥，皆不效。其父母求療於戴人。戴人曰：能從予言則瘥，父母諾之。以鈹針磨尖快，當其癢時，於癬上各刺百餘針，其血出盡，煎鹽湯洗之。如此四次，大病方除。此方不盡以告後人，恐爲癬藥所誤，濕淫於血，不可不砭者矣。

灸法　日中時，灸病處影上三炷灸之。咒曰：癬中蟲，毛戎戎。若欲治，待日中。又法，八月八日，日出時，令病人正向東面戶內長跪，平舉兩手，持胸兩邊，取肩頭小垂際骨解宛宛中，灸之。兩火俱下，各三壯若七壯，十日愈。

鵝掌風

題解

《解圍元薮・鵝掌風》　此症先於手心並指丫間，生紫白癬，麻癢頑厚，抓之有白皮鱗屑，搔後又痛又癢，湯沃則爽，每於湯中爬破成瘡，或紅白乖癩，其形儼如鵝鴨腳皮，故以名之。或生於足面及穿鞋處，混如鞋面而生，俗云鞋帶瘡，又名鞋套風。

論說

《解圍元薮・鵝掌風》　其實即此風也，久則穿潰穢爛，膿臭延及遍身，敗惡彌甚，乃因勞心焦思，飢飽肆慾，汗露縱力，風濕傷血，或暴怒冷飲，火邪入肝，心肺戕害，日漸虛損，發於肝家，故先起四肢四末，次傷及根本也。不可輕視，最耗真元。

《外科正宗・鵝掌風》　鵝掌風由手陽明、胃經火熱血燥，外受寒涼所凝，致皮枯槁；又或時瘡餘毒未盡，亦能致此。

《外科大成・鵝掌風》　由胃熱血燥，兼外受風寒所致。亦有因生時瘡，餘毒未盡，結於此。

《瘍醫大全・鵝掌風門主論》　陳實功曰：鵝掌風乃手陽明胃經火熱血燥，外受寒涼所凝，以致皮膚枯槁。初起紫斑白點，久則手心皮膚枯厚，破裂不已。《正宗》。

又曰：時瘡餘毒未盡，亦能致此。

申斗垣曰：楊梅瘡，食鵝肉亦生。《啓玄》。

《心法》曰：此證手掌及指上層層剝皮，血肉外露。

《洞天奧旨・鵝掌風》鵝掌風生於手掌之上，古書云：人生楊梅瘡時，貪食鵝肉，因生鵝掌之風。然亦有不慎房事，泄精之後，或手洗涼水，或足犯雨露，皆能感生此瘡。不獨犯於手掌，而兼能患於足、面。白屑堆起，皮破血出，或疼或癢者有之，乃心腎二經乘虛受毒也。

《外科真詮・鵝掌風》由生楊梅瘡餘毒未盡，又兼血燥，復受風毒，凝滯而成。

綜述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附雜症便方》二礬湯薰洗即效。此方輕則不宜，越重起效，白礬加皂礬四兩，兒茶五錢，扁柏葉半斤，用水十碗，煎數沸候用，先以桐油調搽患處，將油紙點着，以煙焰向患處薰之。片時方將前藥湯乘滾貯桶內，手架上以布蓋手於湯氣上薰之，勿令泄氣，待微溫傾入盆內洗之良久，一次可愈。七日忌下湯水，永不再發。

又方

川烏、草烏、何首烏、天花粉、赤芍、防風、荊芥、蒼术、地丁各一錢，艾葉四兩，銼碎水煎薰，薰後洗，立效。

又方

核桃殼鮮者更佳，鴉鴿屎等分煎水，頻洗立效。

又方

白碗豆一升，入楝子同煎水，早午晚洗，每日七次痊愈。

又方

用黑鉛不拘多少，打成片，熬一柱香時，入綠荳一碗，再煮爛去渣，以水乘熱洗數次，立效，或搽亦可。

乳蛾方

用巴豆一粒，研爛，用竹紙爲捻，又以香油潤透燃灼吹滅，噙於口內，煙往喉即愈矣。

又方

用白鮮皮入口內嚼爛，手搓之，立效。

《解圍元薮・鵝掌風》以大消風散、二八濟陽丹、小棗丹用心調治。另有一種指甲浮薄，隱隱如見血痕，不痛而作，拘急不爽，名曰鵝爪風，久則爛去爪甲，指頭脫落，大害難救。每日清晨未梳洗，取自己眼脂塗之，久則自愈，名曰還神丹。內治以清陽散氣攝血之藥，久服可愈，除此再無他法。

《解圍元薮・治鵝掌風雁來風方》銀杏肉打爛搓擦，如乾，撲去渣，不可水洗。再加冰片、麝香各三分研勻，桐油調塗上，以艾火薰之。

又方　用真平胃散桐油調塗，於炭火上薰之，頻塗頻薰。

又方　用烏骨白雞，勿使犯雌，另畜一處，收其糞晒乾，加入蛇床子末煎湯，入瓶內熏之，待溫即洗。一方加雄黃、皮硝，尤妙。

又方　用蒼术、艾、煎湯、瓶內薰之，俟溫洗之。

又方　水銀三錢、鉛二錢，化開，投入水銀爲末，用硫黃三錢研細，將茄蒂蘸擦。

一法，以滴滷洗二三次則愈。

《外科大成・鵝掌風》初起紫斑白點，久則皮枯堅厚，或破裂不已。由胃熱血燥，兼外受風寒所致。亦有因生時瘡，餘毒未盡，結於此。宜二礬散洗之，三油膏搽之，或紺珠膏久貼亦愈，再與楊梅門參考。

《洞天奧旨・鵝掌風》白屑堆起，皮破血出，或疼或癢者有之，乃心腎二經乘虛受毒也。內治用六味地黃湯加柴胡、麥冬、白芍、菖蒲之類，治其心腎最神。外用熊脂膏塗而烘之，不二次即愈。

加味地黃湯　祖傳。內治鵝掌風，足癬。

熟地八兩　山茱萸四兩　山藥四兩　丹皮三兩　澤瀉三兩　柴胡一兩　麥冬三兩　當歸二兩　白芍三兩　肉桂一兩　菖蒲五錢　茯苓三兩

各爲末，蜜爲丸。每日早晚空腹滾水送下各五錢。一料即愈。

熊脂膏　治數十年鵝掌風。

熊油一兩　瓦松三錢　輕粉一錢　樟腦一錢

各爲末，先以甘草三錢、桂枝二錢煎湯洗之，烘乾，以熊油調各末搽而烘之，一日三次，一連三日即愈。

《外科證治全生集・鵝掌風治法》鵝掌風，患於手足掌指皮上，鞭而癢燥烈者是。用麻油一兩，紅礬一錢，敲細如粟，入油煎至礬枯煙絕爲度。去

礞留油，有風之處，日以火烘油擦二三次，至瘉止。

《瘍醫大全・腑臂指掌部・鵝掌風門主論》 陳實功曰：鵝掌風乃手陽明胃經火熱血燥，外受寒涼所凝，以致皮膚枯槁。初起紫斑白點，久則手心皮膚枯厚，破裂不已。《正宗》。

又曰：時瘡餘毒未盡，亦能致此。

申斗垣曰：楊梅瘡，食鵝肉亦生。《啓玄》。

《心法》曰：此證手掌及指上層層剝皮，血肉外露。

鵝掌風門主方

二礬湯《正宗》

白礬 皂礬各四兩 孩兒茶五錢 柏葉八兩

用水十碗，同上藥煎數滾候用，先以桐油搽抹患上，用桐油紙撚點著，以煙焰向患上熏片時，方將前湯乘滾貯淨桶內，手架上以布蓋，得楊氣熏之，勿令泄氣，待微熱傾入盆內，蘸洗良久，一次可愈。七日手忌下湯水，永不再發，此方越重越效。如輕者不可用。

又方《秘錄》

川烏 何首烏 蒼术 赤芍藥 草烏 地丁花 防風 天花粉 荊芥各二兩 陳蘄艾四兩

煎湯熏洗。

膏藥《濟生》。治鵝掌風指甲變厚，及風癩頑癬，死肌麻痺。

鳳仙花連根、花、葉曬乾 蒼耳葉嫩頭，各四兩 血餘三兩 鹿角屑生刮 絡石 虎骨 百部 茜草 剪草各二兩 人指甲五錢 穿山甲 羌活 龍骨 麻黃 蘄艾 威靈仙各一兩

右用蘇油一斤同熬至滴水不散，絞去渣離火，再下鉛粉四兩，鉛珠四兩，黃蠟二兩，乳香二兩，和勻，磁器收貯，臨用隔湯燉化，攤貼。

又方 先以油核桃擦手足患處，爐內焚常山熏之，上用青布蓋好，熏常山一斤，七日手不下水，褪去老皮，永不再發。

又方 灰條草搗汁，擦十數次。

又方 茄花帶露水摘下，擦數次。

又方 五倍子研末，桐油調搽，用炭火烘之二三次。

又方 瓦花、頭髮搗爛，用手搓之。

又方

鳳仙花一棵 豨薟草一兩 蟬蛻三錢

煎洗熏洗。

又方 白碗豆一升，同楝樹子煎湯，早中晚熏洗，一七全愈。

又方 鮮核桃外面青皮，同鴿子屎煎水頻洗。

又方 鮮嫩芭蕉葉煎洗十餘次。

又方

硃砂 明雄黃各一錢 輕粉五分

共研細，同桐油調塗患處，以微火烘一炷香爲度，年遠者五七次，年近者二三次即愈。屢試屢驗。

又方 蘄艾四五兩，水煎入大口瓶內，上用蘇布蓋之，以手心放瓶口熏之，冷則換熱再熏，數次即愈。

又方 鉛彈子如胡桃一個，每日在手內搓弄搓熱，將鉛彈子握緊，晝夜不歇，如此十餘日，即愈。但不能除根。

鵝掌風並治四彎風劉方秘方。

土木鼈淨肉 苦參各二兩。白附子五錢 輕粉三錢

各研細，和勻，生桐油調，蘇用，先用馬齒見煎溫湯，先熏後洗，仍將馬齒莧擦一二次。隨用樟木屑、絲瓜藤、大蒜稭、大皂莢燒灰熏之。

熏過用紅升丹、川貝母末各一錢，以筆管幔小篩羅裝藥，然後以桐油掃患處，不可過多，潤過，即將小篩羅內藥篩在患處，即將前桐油調藥敷上，約一銅錢厚，仍以前樟木屑等煙熏之，令熱。如太熱則遠些，熏藥將乾，過一夜，次日洗去，不過二次，無不全愈。

鵝掌風鄧重光 大麥芒燒煙熏手掌，七日不可見水，即愈。

又方

牡蠣煅 密陀僧各二錢

共研細，桐油調搽，炭火炙之。

又方 豆腐沫熱洗。

又方 生桐油搽，以松毛燒煙薰。

又方

川烏 白附子 草烏 殭蠶 銅綠 密陀僧 輕粉 膽礬各一錢 麝

香三分

共研細末，先用生附子切厚片於藥掌風上，以艾圓灸之，再用葱汁調（穀）〔塗〕。

又方　豬胰一具，去油，勿經水。花椒三錢，用溫酒同浸二三日，取胰不時擦手，微火烘之。

又方　白砒三錢，打如豆粒，用蘇油一兩，熬砒至黑，去砒，用油擦手，微火烘之，不過二三次，即愈。

又方　葱五六根搗破，花椒一把，同入瓦罐內，入醋一碗，再用滾水沖入熏洗，數次即愈。

又方　穀樹葉煎湯溫洗，以火烘乾，隨用柏油擦之，用火烘乾，又洗又烘，如此日行三次，不過五六日自愈。

又方　大黃鱔一條，去頭、尾、腸，切一寸長，以香油一兩入鍋內，將鍋魚豎起，熬至魚枯取油放磁盞內，用穿山甲燒存性，研末少許調搽患上，以炭火炙至手癢而痛，又搽又炙，三次自愈。

《外科真詮・鵝掌風》　用楓樹子煎濃汁洗之，內服搜風解毒湯，加生地二錢。若年久成癬者難愈。又有不因楊梅毒，無故掌心燥癢起皮，甚則枯裂微痛者，名掌心風。由脾胃有熱，血燥生風，不榮養皮膚而成。宜用祛風地黃丸，治之即愈。

生地四兩　熟地四兩　川夕三兩　知母二兩　黃柏二兩

《徐評外科正宗・鵝掌風》　二礬湯熏洗即愈。

徐曰：此症必用塗藥，烘手洗方無益也。

二礬湯

二礬湯中白皂礬，兒茶柏葉在其間。先熏後洗油煙照，鵝掌風痛愈不難。

治鵝掌風皮膚枯厚，破裂作痛，宜用此湯熏洗。輕則不宜，越重越效。

白礬　皁礬各四兩　孩兒茶五錢　柏葉半斤

用水十碗，同上藥四味煎數滾，先用桐油搽抹患上，再以桐油蘸紙撚點著，以煙燄向患上熏之片時，方將前湯乘滾貯淨桶內，用布蓋好，將手伸入，以湯熏之，勿令泄氣。待微熱傾入盆內，蘸洗良久，一次可愈。七日忌下湯水，永不再發。

《臨證一得方・手足發無定處部・鵝掌風》　血燥受風，掌心白斑色枯且癢，鵝掌風最難脫體。

製首烏　麥冬　刺蒺藜　小生地　松毛　炒歸身　知母　嫩苦參　炙甘草　胡麻

脾肺陰液枯耗發爲鵝掌風。

肥玉竹　小生地　羚羊角　黃芩　白蒺藜　白芍　黑玄參　麥冬肉　淨連翹　米仁　炒歸身

疥皰

論說

《瘍醫證治準繩・疥》　嚴子禮云：夫痂疥之爲病，雖苦不害人，然而至難可者多矣。《素問》云：諸痛癢瘡，皆屬於心。多由心氣鬱滯，或飲食不節，毒蘊於腸胃，發見於皮膚。古方有所謂馬疥、水疥、乾疥、濕疥種類不一，生於手足乃至遍體。或癢、或痛、或瘃、或腫、或皮肉隱嶙，或抓之凸起，或膿水浸淫。治之內則當理心血，祛散風熱；外則加以敷洗，理無不愈。夫痂疥者，皆由風熱而生，遍體瘙癢，搔之皮起，或血出或水出，結作乾痂，其中有蟲，人往往以針頭挑出，狀如水內蠶蟲，此蓋由肌肉之間，深受風邪熱氣之所致也。

《外科正宗・疥瘡論》　夫疥者，微芒之疾也。發之令人搔手不閑，但不知其何以生者？疥曰：吾不根而生，無母而成，乃稟陰陽氣育，濕熱化形，常列於王侯掌上，何妨士庶之身，可使文人怕筆，綉女停針，毋分貴賤，一例施行。醫問曰：不生於身，獨攻於手者又何也？疥曰：手掌乃太陰濕土所主，手心又少陽相火所司，土能生我，火能化我，此生皆賴濕土陽火所化，故生者必自出於手掌。醫曰：然哉！但其形知動而不知靜，能進而不能退，自非清氣所化也；又脾主消納，胃主傳化，人之飲食未有不從厚味者，厚味之中，濕熱並化，致生此瘡。又清氣隨脈循行，濁氣留滯不散，停留肌

膚，積日不解，隨後生熱發癢，故癢熱之中，濕火混化爲蟲，形隨濕化，動隨火化，此無情而之有情也。即化之後，潛隱皮膚，展轉攻行，發癢鑽刺，化化生生，傳遍肢體，近則變爲疥癬，久則變成頑風，多致皮膚枯槁，浸淫血脈，搔癢無度，得湯方解。

《外科大成・疥瘡》 疥者微疾也。亦從臟腑而生，然必先出於手，何則？疥云：吾不根而生，不母而成，稟陰陽氣育，濕熱化形。蓋手掌乃太陽濕土所主，手心屬太陽相火所司，此無情而化有情，如腐草爲螢，朽麥爲蝶之意也。其形有五。如多癢少痛爲蟲疥。屬肝。

《洞天奧旨・疥瘡》 若疥瘡，但癢而不痛者也。故疥之病輕，而膿窠之病重。大約疥瘡風熱也，膿窠血熱也。風熱者，濕少；血熱者，濕多。二症俱有濕，故皆有蟲也。使氣血兩旺，斷不生蟲也。

《瘍醫大全・疥跑門主論》 陳實功曰：疥瘡皆因脾經濕熱，肺經風毒客於肌膚，毒之淺者之爲疥；毒之深者成癬；脾受滲濕之熱，發爲膿窠爛瘡、疥癬。皆有小蟲，染人最易。【略】

如肺經燥熱盛則生乾疥，瘙癢皮枯而起白屑；脾經濕盛則生濕疥，謬腫作痛，破津黃水，甚流黑汁；肝經風盛則生蟲疥，瘙癢徹骨，撓不知痛；心血凝滯則生沙疥，形如細砂，煩赤癢痛，抓之有水；腎經濕熱則生膿窠疥，形如豆粒，便利作癢，膿清淡白。或脾經濕盛亦生膿窠疥，但頂含稠膿，癢痛相兼爲異。而體虛之人亦生，以便秘爲實，便利爲虛；亦有虛而便燥者，如氣秘則便燥，血分枯燥則便澀。又在瘡之形色，脈之有無力辨之。

綜　述

《劉涓子鬼遺方》 治久病疥癬，惡瘡膏方：

丹砂　雄黃　雌黃　亂髮洗　松脂　白蜜已上各一兩　蘆茹漆頭者三兩　巴豆十四個，去皮心　臘月豬脂二升

右九味，先煎亂髮消盡，內松脂，煎三上下成膏，絞去滓，末茹內膏中，煎攪極調，傅瘡上，日三易之。

治久病疥癬諸惡瘡毒，五黃膏方：

雄黃　雄黃　黃連　黃蘗　黃芩　青木香　白芷各二兩　亂髮一團，雞子大　雞舌香一兩　狼跋子四十枚

右十味，㕮咀，以苦酒半升，漬諸藥一夜，以臘月脂三升，先煎髮一沸，內諸藥三五沸止，絞去滓成膏，傅瘡上，日五易之。

治病疥癬惡瘡，散熱水銀膏之：

水銀　礬石　虵床子　黃連已上各二兩

右四物，兩度篩，以臘月豬脂七合，和並水銀，攪令調，打數萬過，不見銀膏成，傅瘡。若膏少益取，並小兒瘡良。龔慶宣加蘆茹一兩。

《外科精義・大檳榔散》 大檳榔散咸子玉方　治乾濕疥癬。

硫黃　黑狗脊已上各伍錢　輕粉壹錢　紅娘子　大檳榔已上各壹箇

右爲細末，每用藥末半錢，於手掌中，臨臥時油調如糊，兩手搓摩極熱，鼻內聞之，及摩擦疥上，隔日再用，甚者不過三上，必驗。

《外科精義・黃芪丸》 治腎臟風虛，攻注手足頭面麻痹痛癢，或生疥癬腫瘃。

黃芪　烏藥　茴香炒　地龍去土　川椒去目　防風　川楝子炒　赤小豆　白蒺藜去刺　海桐皮　威靈仙　陳皮已上各等分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桐大子。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送下。

《外科精義・八仙散》 出《衛生方》　治游風，腫癢，疥癬瘡，或因洗頭游風，瘙癢生瘡。

細辛　荊芥　白芷　川芎　黃芩　防風　甘草　地骨皮已上各等分

右爲粗末，每用藥二兩，水二碗，煎十沸，去粗，熱淋湯患處。

《外科精義・槐角煎丸》 治瘡瘍癩，疥癬赤腫等瘡。

天麻　川芎　甘草炙　黃藥子　甘菊花　人參已上各壹兩　何首烏　苦參已上各壹兩伍錢　荊芥穗　防風已上各貳兩　槐角並仁另收　皂角不蛀者，已上各肆兩。水一斗，煮轢揉汁去粗，取仁熬成膏子，其皂角取肉研成膏子，爲用者

右除皂角膏外，槐仁與諸藥爲細末，入膏內溲和，煉蜜爲丸，如豌豆大。每服五十丸，食後竹葉湯下。

《外科理例・神功散、蛇床子散》 七十神功散即四生散　治臁腿生瘡，浸淫不愈，類風癬，名腎臟風瘡。如上攻則目氏花，視物不明，並一切風癬疥癩。

白附子生用　黃耆　獨活　蒺藜
等分研末，每服二錢，用豬腰子一箇，（批）〔辟〕開入藥，濕紙裹煨熟，空心連腰細嚼，鹽湯下。風癬，酒上。【略】

蛇床子散，治瘋癬疥癩瘙癢，膿水淋漓。

《解圍元戴・黑雲膏》　大風大癘，紫黑腫塊，瘡癬惡形，塗之旦夕脫光。
當歸　川烏　川椒　飛鹽各二兩　赤芍　白芷　羌活　木香　殭蠶
杏仁各五錢　黑豆一升半　芝麻二升　蔥麻子一百粒　蒼耳子八兩　白附子一兩五錢
各爲末，和勻，以棉花油四兩拌之，入磁罐內築實，以青槐枝數條插內通底，生布包瓶口，將地掘一穴，埋一闊口矮瓶在內，將藥瓶倒入瓶內，鹽泥封固，上面以棉花核二斗堆在瓶上，以桑柴二百斤燒半日，去柴留炭火，煨至午間，則油滴在下瓶內。俟冷取出，加雄黃、乳香、沒藥、血蠍各五錢，牛黃一錢，麝香二錢，共研末加入。

通天膏　凡大風癘瘡癢疼，乾爛疥癬，塗之立愈。
大風子四斤　川胡麻　蔥麻子　土木鱉　杏仁　山賴各二兩　芝蘇四合
右搗爛，入瓶內築實，以柳枝三四根插著瓶底，掘地潭埋一大罐，外以水灌泥潭，將藥瓶合在上口，上以炭火打三炷香，煻油下溜。【略】

三白膏　凡風癘癬瘡乖爛，塗二三次即愈。
大風子白肉　冰片　水銀　車米
和研不見星。

《外科樞要・論疥瘡》　疥瘡屬脾經濕毒積熱，或肝經血熱，風熱，或腎經陰虛發熱。其體倦食少，爲脾經濕熱，用補中益氣湯。飲冷作痛，爲脾經積熱，用清熱消毒散。搔癢發熱，爲脾虛風熱，用人參消風散。搔癢作痛，爲風熱，用當歸飲子。便秘作痛，爲熱毒，用升麻和氣飲。熱渴便利，爲脾肺虛熱，用竹葉黃芪湯。內熱晡熱，或時寒熱，屬肝經血虛風熱，用加味逍遙散、六味丸。體倦少食，或盜汗少寢，爲脾氣鬱結，用加味歸脾湯、逍遙散、地黃丸。若發熱盜汗，或吐痰口乾者，爲腎經虛熱，用六味丸料煎服。

《瘍醫證治準繩・疥》　丹　瘡在上多服通聖散，在下多以藏用丸下，腳腫出血，加血分濕熱藥。

薛　疥瘡屬脾經濕毒積熱。或肝經血熱風熱，或腎經陰虛發熱。【略】稽勳李龍岡，遍身患此，腿足爲甚，日晡益煩，口乾作渴，小便頻赤，此腎經虛熱，用補中益氣湯、六味丸而痊。一儒者善嘘患癢，予以爲內有濕熱，腠理不密，外邪所搏也，與補中益氣湯加白芷、川芎治之。不從，自服荊防敗毒散。盜汗、發熱、作渴、煩痛，膿水淋漓，仍用前湯倍參、芪、五味而痊。一儒者患在臂腳，日晡或癢或脹，形體倦怠，自服敗毒散，痛處發腫，小便赤澀，此肺腎陰虛，予用補中益氣湯加五味子、麥門冬而愈。一儒者患此，誤用攻伐之劑，元氣虛而不能愈，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其瘡頓愈。又因調養失宜，日晡益甚，用八珍湯加五味、麥門五十餘劑而愈。一男子，色黯作癢出黑血，日晡益甚，其腿日腫夜消，予以爲氣血虛而有熱，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加味逍遙散而愈。一男子時疫愈後，所患如之，用前藥補養而愈。有同患用砭法，出血而死。此因陰虛血熱，色黑作癢也，何乃反傷陰血哉！一婦人久不愈，食少體倦，此肝脾虧損而虛熱，先用補中益氣湯加川芎，炒山梔，元氣漸複，更以逍遙散，而瘡漸愈。若夜間譫語，此熱入血分，用小柴胡湯加生地黃治之。血虛者，四物合小柴胡湯，熱退卻用逍遙散，以補脾胃生陰血。亦有寒熱如瘧，亦治以前藥。

丹　何小官生瘡。小便黃，用通聖散一錢半煎，下黃精丸。

防風通聖散　治風熱瘡疥，久不愈。方見腫瘍。

麻黃飲　治上體生瘡，或癢或痛，黃水浸淫，結痂推起，蔓延於三陽之分，根窠小帶紅腫，此是濕熱症。
麻黃去根留節　防風　蒼朮各半兩　陳皮　紫背萍　黍粘子各七錢半　黃芩四錢　滑石一兩　羌活　石膏煅，六錢半　縮砂　荊芥各二錢半　蒼耳草　生甘草各三錢半　薄荷葉一錢半
右咬咀。每服六錢，水一盅半，猛火煎取六分，入好酒四五滴，去滓。熱服須得通身有汗，其瘡自安。甚者服至百服之後，看汗出到何處，若自上而下出過腳曲脈，其瘡自愈。

消毒散《局方》
防風一兩　甘草二兩　荊芥穗三兩　黍粘子四兩
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渣。食後溫服。

子和治穎穎皋韓吉卿，自髀至足生濕蠶瘡，大者如錢，小者如豆，癢則搔破，水到則浸淫，狀類蟲行褲襪，愈而復生，瘢痕成凹，十餘年不瘥。戴人哂

之曰：此濕蟲瘡也，由水濕而得，故多在足下，以舟車、浚川大下十餘行，一去如掃。

升麻和氣飲　治瘡疥發於四肢臀髀，痛癢不常，甚致憎寒發熱，攻刺疼痛，浸淫浮腫；及癩風入藏，陰下濕癢，耳鳴眼痛。

蒼朮二兩　桔梗去蘆　升麻　乾葛各一兩　陳皮去白，六錢　甘草炙　芍藥各七錢半　半夏洗七次　當歸去蘆　白芷　茯苓去皮。各二錢　枳殼麩炒，去穰　厚朴薑製　乾薑炮。各半錢　大黃蒸，半兩

右爲咬咀。每服四大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燈心十五莖，煎至七分，去滓，食前服。

枳殼散　治痂疥，瘙癢麻痺。

枳殼二兩，麩炒，去穰　白蒺藜半升　苦參去蘆　蔓荊子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溫酒調下，不拘時日，進二服。

枳殼丸　治一切風熱生瘡疥。

枳殼四兩，麩炒去穰　苦參去蘆，八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搗三二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溫酒送下。

苦參丸　治痂疥瘙癢。

苦參一斤，爲末　皂角二斤

右用皂角，將水一斗浸，揉濃汁濾去渣。用清汁熬成膏子，和苦參末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煎荊芥酒送下，或薄荷酒亦得，不拘時候。

赤小豆散　治乾濕疥。

赤小豆二合，炒乾內醋中，如此七次　升麻　薏苡仁　黃芪銼。各七錢半　人蔘　白斂　瞿麥穗　當歸切，銼　黃芩去黑心　豬苓去黑皮　防風去叉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匕，空心粥飲調下，日二夜一。

脂調散　治疥瘡，膿窠瘡神效。

蛇床子二兩　蔴茹　草烏頭　荊芥　花椒　苦參各一兩　雄黃　硫黃　明礬各半兩

右爲細末，豬脂調搽。

掃芥散　治諸疥瘡，熱瘡，遍身瘡癤，神效。

大黃　蛇床子　黃連　金毛狗脊　黃柏　苦參已上六味各五錢，同爲極細末，入後藥　硫黃　水銀茶末殺之。各四錢　雄黃　黃丹各二錢五分　輕粉一錢　大楓子去殼　木鼈子去殼。各五錢，同前六味細末，杵擂勻

右用生豬脂調，洗浴後搽瘡上。此藥宜曬合之不見火。塗瘡疥效如掃，故名掃疥。

秘傳一擦光　治疥瘡及婦人陰蝕瘡，漆瘡，天火丹，諸般惡瘡神效。

蛇床子　苦參　蕪荑各二兩　雄黃半兩　枯礬一兩二錢　硫黃　輕粉　樟腦各二錢　大楓子取肉　川椒五錢

右爲細末，生豬油調敷。

又方　治證如前，兼小兒癩頭瘡，治之。

蛇床子　硫黃　黃柏各二兩　大楓子　川椒　雄黃各半兩　枯礬二兩　輕粉另研入，二錢　牛皮岸薰牛皮煙岸也，如無，以香爐岸代之　黃丹各一兩

右爲細末，生豬油調敷。

丹　一上散　治諸般疥瘡，或痛或癢，或喜湯火烘洗者。

蛇床子略炒　雄黃別研　黑狗脊　寒水石別研　白膠香銅銚熬溶過，傾乾石頭上放冷。研五味，各一兩　白礬　黃連各半兩　吳茱萸三錢　硫黃二錢半，另研　斑蝥十四枚，去翅足

右爲細末，香油調敷。治疥瘡先用蒼耳草，或羊不食草藤濃煎湯，洗去瘡痂，然後用前藥敷。可一次愈。

又諸般瘡疥加減法：腫多，加白芷開鬱。痛多，加白芷、方解石。癢多，加枯礬。陰囊瘡，加吳茱萸。濕多，香油調。乾癢出血多，加大黃、黃連、豬脂調。蟲多，加蕪荑、錫灰、檳榔、藜蘆、斑蝥。紅色，加黃丹。青色，加青黛。

羅　蔴茹散　治疥經年不瘥。

水銀一錢　好茶二錢　蔴茹三錢　輕粉少許

右爲細末，每服不拘多少，麻油調塗之。

《本事》治疥瘡，不問新久方。

白蕪荑一兩　檳榔　吳茱萸各半兩　硫黃二錢，另研

右爲末，麻油調，抓破揩之。

世　治疥癬，以臘月豬脂，不拘多少，同生白礬、杏仁，加輕粉，搗爛擦之。

陳無擇云：杏仁、輕粉最殺蟲，甚妙。

丹　疥癩瘡春天發焦疥，開鬱爲主，不宜抓破。

白礬　吳茱萸　蛇床子各二錢　黃柏　大黃　硫黃各一錢　寒水石二錢半　樟腦五分　檳榔一個　輕粉十盞

右爲末，豬脂油調搽。

丹砂膏　治一切惡瘡疥，瘙癢不止，宜用此藥殺蟲。

朱砂　雄黃　雌黃並研細　亂髮　白蠟　松脂研末，各一兩　薑茹爲末，二兩　巴豆十粒　豬脂二斤

右件藥，先以豬脂煎亂髮令消盡；次下巴豆、蠟、松脂，煎十餘沸。用綿濾去渣，候稠即入雄黃、朱砂等末，攪令勻，瓷合內盛。不拘時候，用少許摩塗之，以瘥爲度。

巴豆膏　治一切疥瘡有蟲，時作瘙癢。

巴豆七粒　芫荽　硫黃研細　白礬枯。各半兩　豬脂三兩

右爲細末，煉豬脂成油，入前藥末調和令勻。每用蓮子大，於手掌內搓塗之。

神異膏　治一切瘡疥。

雄黃細研　蛇床子三錢　巴豆七粒　皂角一定　輕粉半字　全蠍七枚　黃蠟半兩　清油一兩

右先用皂角、全蠍、巴豆煎油變色。去了三味，入黃蠟化開取出冷。入雄黃、蛇床子末，輕粉和勻成膏。先用苦參湯溫洗，卻以藥擦瘡疥上，神效。

白礬散　治一切疥。

白礬枯　硫黃　雌黃並細研　胡粉　黃連各一兩　蛇床子七錢半

右爲細末，研令勻，以豬膏和如稀麵糊，每以鹽漿水洗，拭乾塗之。

苦參散　治一切疥及風瘙癢，搔之成瘡。

苦參　丹參各四兩　蛇床子半斤

右爲細末。先以溫水洗瘡，拭乾後敷之。

治諸瘡着白痂復發。

大蒜另研　鼠糞

爲細末，以蒜研和如膏。塗瘡上，日二三次，甚妙。

苦參湯

苦參　蛇床子　荊芥穗　白礬各等分

右爲咬咀，煎湯放溫洗。

治瘡疥，因風致仲。

苦參　蛇床子　白礬各二兩

右以水三斗濃煮汁，卻入鹽一把漬之，淋洗其瘡腫，日夜數次爲妙。

一笑散　治渾身疥癩，瘙癢，生惡瘡。

檳榔　藁本　蛇床子　枯礬　五倍子　白膠香各等分

右爲細末。濕者乾敷，乾者香油調敷。如頭上瘡，便搽不用剃。甚者不過三五次，平復如故。

神捷散　治諸疥瘡。

吳茱萸　白蒺藜各一兩　白蕪荑仁　輕粉各半兩　赤小豆四十九粒　石硫黃少許，研

右爲細末，研勻。每用半錢匕，生油調於手心內，摩熱內遍揩周身有疥處便睡。睡覺其疥自愈。

殺疥藥

羊蹄根生切，一兩　草烏頭一個　硫黃一錢　白礬半錢　生薑一分

右以米泔水淹一宿。研極細，入醵醋和勻。入浴時抓破敷之。遲頃，以溫湯洗去妙。

治疥神效

狠毒　細辛　水銀各一錢　輕粉半錢

右爲細末。油蠟和劑作兩丸，綿裹。兩手將於周身疥多處擦之。

葛氏療疥瘡方

右取楝根削去上皮切，皂角去皮子等分。熟搗下篩，脂膏和。搔疥去痂以塗之，護風。勿使女人、小兒、雞犬見。

熏疥方

明信　雄黃各半錢　椒目一錢

右研細，用紙以方尺，熟艾攤平，摻勻，卷成長錠。瓦兩口，合紙卷子。火點慢慢煙熏被下，緊擁衾被，油塗眼、耳、目、鼻，小兒只空衣蓋被

臥，亦效。宜淨室溫床，牢擁衾被，無令透煙以熏至其人口、鼻，爲效。

治癘疥濕瘡，浸淫日久，癢不可忍，搔之黃水出，瘥後復發。取羊蹄根去皮細切，熟熬，以大醋和。先淨淨傅上一時，再以冷水洗之，日一敷瘥。若爲末敷尤妙。《千金翼》。治疥取羊蹄根，和豬脂塗上，或着鹽少許，即焦。《外臺秘要》。

治遍身風癢，生瘡疥。茵陳煎湯濃洗立安。《千金翼》。

衍　有人患遍身生熱毒瘡，痛而不癢，手足尤甚，至頸而止，粘着衣被，曉夕不得睡，痛不可忍。有下俚教以菖蒲三斗銼，日於之，春羅爲末，布席上。使病瘡人恣臥其間，仍以衣被覆之，既不粘衣被，又復得睡。不五七日，其瘡如失，應手神驗。

乾疥

乾疥者，但搔之皮起，作乾痂，此風熱氣深在肌肉間故也。

秦艽丸　治遍身生疥乾癢，搔之皮起。

秦艽去蘆、土　黃芪　苦參各二兩　大黃各二兩　漏蘆　防風各去蘆　黃連各一兩半　烏蛇肉

右爲末，煉蜜和搗三二百下，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溫酒送下。

皂角膏　治皮膚風熱，生疥乾癢。

豬牙皂角　巴豆去皮　烏頭生　吳茱萸　硫黃　膩粉　白礬枯　黃蠟已上各二錢半

右爲細末，研令勻，先入清油二二合，以慢火消蠟了，攪和令勻。日用二三次塗之。

治疥瘡生乾痂，瘙癢不止。

硫黃二錢半，爲末　巴豆　黃蠟各半兩　豬脂一斤

右先煎豬脂令沸，入巴豆煎候黃，次下蠟熔開，方下硫黃末攪令勻，盛於瓷合內。日三五度塗之。

一上散　治風癢裂折燥瘡。

苦參一兩　白芷　焰硝　枯礬各半兩　荊芥穗三錢　寒水石二兩，煅　白及三錢

右爲末，油調搽。

濕疥

夫濕疥者，起小瘡，皮薄常有黃水出，此風熱毒氣入皮膚間故也。

烏頭散　治濕疥常有黃水，瘙癢不絕。

川烏頭　藜蘆　馬蘭根　石菖蒲　杏仁　苦參　硫黃研細　膩粉　白礬各半兩。枯用

右爲細末，研令勻。用時先桃湯洗拭乾，後以油漿水和塗之。三日一塗，不過三兩上瘥。

黃連散　治濕疥有黃水，皮膚瘙癢。

黃連二兩　蛇床子半兩　赤小豆　糯米　胡粉各一兩　水銀一兩半

右件爲細末。以生清油和研，候水銀星盡如膏，旋取塗之。

治濕疥遍身

黃柏　綠礬　膩粉　硫黃細研。各等分

右爲細末，研令勻。用生油調塗之。

又方

皂角　硫黃各二兩

共爲細末。以醋二升煎爲膏，塗之。

暴疥

元希聲侍郎，治卒發疥秘驗方　用石灰隨多少，和醋漿水調塗，隨手即減。

一法，用石灰炒紅，出火氣，香油調數。

又方　淋石灰汁洗之。孫真人。

久疥

木香散《寶鑒》　治多時不斂，一切惡瘡，此藥能生肌肉，止痛。

木香　檳榔　黃連各半兩　白芷三錢

已上同爲細末。先洗淨，每日一遍乾貼，有水出，勿怪。未效又貼。又方，同上，加地骨皮爲細末。先於瘡口上，用溫漿水洗濕挹乾。後上藥治之，效不可述。暨治下疳瘡神效。

丹　諸瘡疥久年者。千年韭根，炒存性末之，豬油調敷，三次。《經驗》。

多年惡瘡不瘥，或痛癢生瘡。爛研馬糞並齒灰敷上，不過三兩遍效。武良相在蜀，足脛有瘡，痛不可忍，得此方便瘥。《兵部手集》。

丹　風瘡久不瘥，燒菰將末敷之。按：《本草》菰蔣即野茭白。

沙瘡

丹溪云：沙瘡，殺蟲爲主。

蕪荑　寒水石　黃柏各二錢　蛇床子三錢　白礬飛　明礬　剪草　吳茱萸各一錢　蒼朮　厚朴　雄黃各半錢　輕粉十盞

世　治沙瘡。山蟻窠，黃荊葉，雉雞毛等分，燒存性爲末，香油調敷。又方，用陳年船底灰，搗細篩過，桐油調敷立效。又方，治沙瘡。用水萬苣燒灰存性，香油調傳立愈，水多者乾敷。水萬苣如百合狀，生水邊，七八月結子，又如野蘇狀。

瘑瘡

夫瘑瘡者，由腠理虛，風濕之氣入於血氣，結聚所生也。多着手足，還相對如新生茱萸子。痛癢爬抓成瘡，黃汁出浸淫，生長坼裂，時差時發，變化生蟲，故名瘑瘡也。

漏蘆散　治風瘑瘡，熱腫。

漏蘆去蘆　川升麻　木通去皮　赤芍藥　甘草炙　防風各一兩　羌活去蘆　枳殼麩炒，去穰　川朴硝各二兩

右爲咬咀。每服五錢，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後溫服。

治熱毒風生瘑疥。

螺殼陳腐者，一兩　乳髮燒灰　龍膽草末　胡粉各半兩

右件爲細末，研令勻。用清油腳調塗之。

治濕瘑瘡。

胡燕窠一枚，取最大者，用抱兒子處，餘處不用

右爲細末。先以水煎甘草，及入鹽少許，淨洗乾，便以窠末敷之，三兩上便差。若患惡刺，以醋調成膏敷貼，日用三度。

又方

生韭一握，切研

右用溫醋五合浸，良久以布絞取汁。塗揩瘡上，日三四度用之。

治乾瘑、濕瘑、疥癬。

右取連根生葱白，豬脂和搗塗之。

夫瘑瘡積久不瘥者，由膚腠虛則風濕之氣停滯，蟲在肌肉之間生長，則常癢痛，故經久不差也。

藜蘆膏　治諸瘑瘡，經久則生蟲。

藜蘆　松脂細研　苦參　雄黃細研　白礬枯。各用二兩，研

右件先搗藜蘆、苦參爲粗末，入豬脂一斤相和，煎十餘沸，綿濾去渣。次入松脂、雄黃、白礬等末，攪令勻，待冷收於瓷合，旋取塗之，以差爲度。

治瘑瘡經年久不差，宜用之。

薰陸香　杏仁各半兩　硫黃細研　膩粉各二錢半　黃蠟一兩　油二合

右件細研如粉，先熬清油沸，下蠟令消，次入諸藥末，同煎如稀膏。候冷收於瓷器中，旋取塗之。

苦參湯洗方

地榆　桃皮　苦參各五兩

右件藥並細銼。以水二斗煮，濾去渣。稍溫每日一度洗之，甚妙。

玉　手疥　勞宮灸　大陵灸

世　瘡疥頑癬　絕骨　三里各寸半，瀉　間使　解溪各五分　血郄三寸，瀉

集　渾身生瘡疥　曲池　合谷　三里　絕骨　行間　委中

甲　疥癬　陽溪主之。

《外科正宗・疥瘡論》　外以綉球丸搽擦，堪爲止癢殺蟲；內服消風散，亦可散風涼血。必得兼戒口味，辛熱莫啜，忌洗熱湯，其煩自脫。此爲小恙，不當陳說，閑中之言，隨筆而已。

消風散

消風散內歸生地，蟬脫荊防蒼苦參，

胡麻知母牛蒡等，石膏甘草木通行。

治風濕浸淫血脈，致生瘡疥，搔癢不絕，及大人小兒風熱癮疹，遍身雲片斑點，乍有乍無並效。

當歸　生地　防風　蟬脫　知母　苦參　胡麻　荊芥　蒼朮　牛蒡子　石膏各一錢　甘草　木通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當歸飲子

當歸飲子芍芎，生地防風白蒺藜，甘草何首烏荊芥，諸風瘡癢服相宜。

治血燥皮膚作癢，及風熱疥瘙癢，或作疼痛。

當歸　川芎　白芍　生地　防風　白蒺藜　荊芥　何首烏各一錢　黃芪　甘草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綉球丸

綉球丸內用獐冰，輕粉川椒共水銀，雄黃枯礬楓子肉，諸瘡癢疥擦安寧。

治一切乾濕疥瘡及膿窠爛瘡，瘙癢無度者效。

獐冰　輕粉　川椒　枯礬　水銀　雄黃各二錢　楓子肉一百枚，另碾

以上共爲細末，同大楓子肉再碾和勻，加柏油一兩化開，和藥攪勻，作丸圓眼大，於瘡上擦之。

諸瘡一掃光

諸瘡一掃光硫柏，木鱉床椒枯白礬，水銀風子獐冰等，砒苦參煙膠共參。

此藥凡治癢瘡，不論新久及身上下，或乾或濕，異類殊形，但多癢少痛者，並宜用之，俱各有效。

苦參　黃柏各一斤　煙膠一升　木鱉肉　蛇床子　點紅椒　明礬　枯礬　硫黃　楓子肉　獐冰　水銀　輕粉各二兩　白砒五錢

共爲細末，熟豬油二斤四兩，化開入藥攪勻，作丸龍眼大，磁瓶收貯。用時搽擦患上，二次即愈。

洗癢瘡方

洗癢瘡方只二般，苦參豬膽共相攢，河水煎湯頻浴洗，管教諸癢即當安。

苦參半斤切片，用河水三四瓢煎藥數滾，摻水二瓢，住火片時，濾去渣。臨洗和公豬膽汁四五枚，攪勻淋洗癢上，三日一洗，三次亦可痊愈矣。

《外科大成・疥瘡》　其形有五，如多癢少痛爲蟲疥，屬肝，宜蘆薈丸。火鬱者逍遙散。燉赤細粒爲砂疥，屬心，宜凉膈散，犀角飲子，久則酒蒸黃連丸。黃泡脹痛爲濕疥，即膿疥，屬脾，宜蒼术膏、升麻和氣飲。膿清色淡不腫爲水疥，屬腎，宜六味地黃丸、加味逍遙散。碎粒抓之起皮爲乾疥，屬肺，宜搜風順氣丸，久則天門冬膏蜜湯下。諸疥宜灸曲池穴、間使穴各二七壯。疥生於頭面胸背者，氣血虛也。十全大補湯，加金銀花、何首烏、牛蒡子，則胸背之瘡先愈。便利熱渴，脾肺虛熱也，竹葉黃芪湯。飲冷作痛，脾熱也，清熱消毒飲。體倦食少，脾虛也，補中益氣湯。晡熱內熱及寒熱者，肝虛也，加味逍遙散，六味地黃丸。盜汗少寐，脾鬱也，加味歸脾湯、逍遙散、地黃丸。發熱盜汗，腎虛也，六味地黃丸。

犀解飲子　治心經細粒砂疥。

犀角屑　石菖蒲　木通　玄參　赤芍　甘菊花　甘草　赤小豆炒

用水二鍾，生薑三片，煎八分服。

酒蒸黃連丸　治砂疥。

黃連十二兩，用黃酒五鍾煮乾

爲末，米糊爲丸梧子大，每服二錢，滾白水下。

蒼术膏　治膿濕疥。

南蒼术十觔，切片，砂鍋內水煮，減半取汁，再加水煮如前，以术無味爲度。並汁一處，用小鍋再煎。如乾一寸，加汁一寸，煎成膏，加蜜四兩，空心滾白湯調服。

升麻和氣飲　治膿疥，及熱腫脹痛大便閉者。

《洞天奧旨・疥瘡》　故治此等之瘡，須補氣補血，佐之祛風去濕，則蟲且自亡，安能作祟乎？正不必妄用熏洗之藥也，洗法尚無大害，倘氣血大衰之人，輕用熏藥必傷肺矣，外瘡雖愈，而火毒內攻，往往有生肺癰者，不可不慎也。

加減八珍湯　治疥瘡膿窠。

人參一錢　當歸三錢　白芍二錢　生甘草一錢　茯苓三錢　白术五錢　黃芪三錢　熟地五錢　生地五錢　柴胡一錢　川芎八分　天花粉二錢

水煎服，先用六劑。去柴胡加北五味子十粒，再服六劑，無不盡愈。如有火者，加黃芩二錢。

輕桃丸　岐天師傳。治疥瘡。

輕粉一錢　白薇二錢　防風一錢　蘇葉一錢

各爲細末，用油胡桃肉三錢搗碎研絕細，同豬板油再搗成丸，彈子大，擦瘡處，一二日即愈。

《瘍醫大全・疥瘡門主論》　切忌熱湯浸洗，圖片刻之快暢，殊不知熱毒

攻裏，蟲愈深入，雖有良方，何能刻日奏效，患者戒之。兼忌一切發物海鮮。《正宗》。

生疥瘡不可在浴室內去浴，必須以藥湯在自家屋內浴之。至於藥裹紙內，或在火爐，或在被內熏治，切不可爲訓，恐引毒入臟腑害人，慎之，慎之。《石室秘錄》。

蔣示吉曰：疥有乾疥、濕疥、蟲疥、砂疥、紫疥之稱，小如疹子，乾而且癢者是。此乃風熱蟲也。宜內服疥靈丹，外搽三黃丹自愈。《說約》。

《瘍醫大全・疥瘡門主方》 消毒散　遍身癢疥。

金銀花　連翹　白蒺藜　荊芥　白芷　牛蒡子　防風　白鮮皮　赤芍藥　甘草

水煎服。日久不愈加何首烏，乾燥加當歸，有熱加黃芩，下部多加黃柏，小便便澀加木通。

疥靈丹

枳殼麩炒　山梔　連翹　荊芥　當歸　羌活各七錢　白鮮皮炒　白芷　苦參糯米泔浸一日，各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湯送下，立可除根。

疥癬膿窠一服除根。

何首烏　石菖蒲　荊芥　防風　漏蘆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三錢，酒調下。

療毒湯　治一切久遠痛癢諸瘡。

何首烏　荊芥　獨活　防風　威靈仙　胡麻　石菖蒲　苦參

白湯煎服。

硫黃丸

硫黃精明者，一兩

研細末，糕搗丸如桐子大，合三兩重。看瘡上身多，食後服；下身多，食前服，俱用荊芥湯送下五六十丸。

搽疥方

大楓子三十枚，去殼同水銀研不見星　杏仁十粒，去皮　水銀一錢

生豬飯油一兩同搗爛，麻布包擦，神效。

又方陳在賓

藜蘆　明雄　蒼术各二錢

犍豬油二兩和藥包草紙內卷成條，火燒滴油搓之。但此法製時，忌與人見，人若見，則油燒不下。

青桃丸

油核桃　豬板油各三錢　白薇二錢　輕粉　防風　蘇葉各一錢

搗丸如彈子大，擦之。

減味合掌丸

大楓肉二十一個　水銀製，三錢　潮腦一錢

柏油四兩。研細丸，彈子大，以火微烘，搓之。

換肌肉

白砒　水銀各三分　油核桃五錢　杏仁　大楓肉一錢

同研，不見星爲度。絹包，每臨臥時擦心口片時，兼戒口味。

蛇蛻丹

水銀　檳榔各二錢五分　潮腦　枯礬　蛇蛻煅　雄黃　油核桃　花椒焙，各五分　大楓肉各二十一枚

共研細，陳蠟燭油爲丸，每早五更時手搓鼻嗅。

三黃丹吳貢九

硫黃　雄黃　黃丹　潮腦　川椒焙　枯礬各等分

用麻油四兩，雞蛋一個，將蛋煎枯如絮，去蛋不用，將藥末裝粗布袋內，慢慢擺入油內，取起冷定搓之。或同豬板油搗勻搓之亦可。

又方

芝麻炒　硫黃　輕粉　火硝　枯礬各等分

搗丸搓之。

又方　柏油和豬膽汁熬一滾，候冷定搓上，三日全愈。

又方　大楓子肉十三粒搗爛，入輕粉一錢和丸，擦腳底數次即愈。

又方

蛇床子五分，先研細末　白砒九分，二次研細　油核桃三十個，四次研細　水銀一兩，五次研細

作五次逐味加入研細。臨晚浴淨，先飲無灰酒，待其作癢，然後抓破，分五日擦之。

三聖丸

水銀　潮腦各二錢　川楓子肉五十粒

共研極細，加柏油二錢研勻爲丸，周身滾之，立愈。若兼膿窠，加硫黃一錢。

諸瘡一掃光　此藥治癢瘡，不論新久及身上下，或乾或濕，異類殊形，但多癢少痛者用之，俱各有效。

苦參　黃柏各一斤　煙膠一升　枯礬　木鱉肉　大楓肉　蛇床子　點紅椒　潮腦　硫黃　明礬　水銀　輕粉各二兩　白砒五錢

共爲細末。熟豬油二斤四兩，化開入藥攪勻，作丸龍眼大，磁瓶收貯。用時搓擦瘡上，二次即愈。

又方　蒼朮一斤研末，鋪床上，單被掩之，睡五七夜自痊。

又方

山萸肉五錢　黃荳一兩　硫黃三錢

先將萸肉、黃荳炒研，加硫再研，銅鉛熬雞蛋油搽，三四日愈。

又方

硫黃　皂礬　枯礬　川椒　油核桃　檳榔各等分

共研細。豬油調搓。

又方

鴿糞　枯礬　硫黃　石膏　蛇床子各等分

共研細。豬油調搓。

又方

輕粉　雄黃　寒水石　枯礬　大楓肉　潮腦各等分

研細，柏油調勻，搓三五次見效除根。

又方岐天師

蘇葉　防風　輕粉各一錢　白薇二錢　豬板油　油核桃不可去油，各三錢

共搗成丸如彈子大，擦瘡上，一日愈。

合掌丸

大楓肉四十九粒　水銀製二錢　枯礬　番木鱉　川椒各三錢　海螵蛸　雄黃各五分

油核桃肉搗丸。並治沙瘡。

又方

水銀　東丹各二錢　潮腦　枯礬　鉛粉　輕粉各三錢　大楓肉　雄黃各四錢

熟菜油或陳蠟燭油調搽。

青金散

松香二兩　蛤粉五錢　青黛二錢　枯礬　輕粉各三錢

爲末。燭油調搽，並治煉眉疥癬。

又方《集驗》。治一切惡瘡，醫所不識者。

明松香　鉛粉　水銀　黃柏　黃連　甘草　土蜂窠着土壁上者，南方多有之。各等分

先將水銀放手掌中，以唾津殺爲泥，入磁器中，以生麻油和研，生絹濾如稀餳，和藥末再研如稠餳，用溫水洗瘡，軟帛拭乾塗之，一次即瘥。有黃水者塗之，隨手便乾；癢不堪忍者，塗之立止；痛甚者立定。治疥尤佳，抓破搽藥。

洗疥　柴背浮萍煎湯洗。

又方　苦參半斤切片，用河水三四瓢，煎數滾，添水二瓢，住火片時，濾去渣，臨洗和公豬膽汁四五枚，攪勻淋洗瘡上，三日一洗，三次其癢立止矣。

又方

苦參一兩　蛇床子　黃柏　荊芥各五分　白礬二錢五分

煎湯溫洗。

又方

防風　荊芥　野菊花　苦參　馬鞭草　白礬　花椒

水煎濃汁湯洗。

又方　莧菜根煎湯洗。

又方岐天師。

蒼耳草半斤　生黃芪三兩　苦參四兩　生甘草　防風　荊芥　金銀花各一兩

水煎湯一大鍋，傾盆內乘熱熏之，外用席二條裹在盆外，用衣蓋之，使氣不散，俟稍涼浴之，必至湯寒而後已，一日再浴，將渣再煎，如前浴之，三日瘡疥必全愈也。

諸瘡作癢並治痘瘡作癢　茵陳一味，燒煙熏之。

身上起窠子，眼胞腫。

金銀花一兩　當歸　防風各五錢　薄荷二錢　甘草三錢

煎湯先熏後洗，祛風妙法。

滿頭癩瘡及手足身上、陰器膚囊搔癢，抓爛淋漓。

黃連五錢　蛇床子二錢五分　五倍子一錢二分五釐　輕粉二十五貼

研勻。先以荊芥、葱白煎湯洗，拭乾，清油調搽。

膿疥瘡。《集驗方》。

煙膏　東丹各一兩　雄黃　硫黃各三錢　輕粉一錢

研末，腌豬油調抹。如連片，將油紙攤藥，縛好不動，三日脫光。

身上生碎蟲瘡。宮方。

大楓子　油核桃各二錢五分　水銀一錢　信石一分

共重六錢一分，丸做六就，每日用一丸。上身多於臍上揉之，下身多於臍下揉之，空臍處不揉，連用五丸，歇下一日，再用第六丸收功。

疥癬膿窠神方劉氏秘法。

硫黃五錢　巴豆霜四錢　黃丸子即麥芽、黃荳肉爲末　雄黃各三錢　銀朱二錢　白砒五分

共研細末，每用一錢入後製藥油一兩和勻，搓之，三日全愈。

附製瘡藥油法：雄豬油一斤，檳榔、大黃、黃柏、麻黃各一兩，水三碗，同藥入鍋內熬至水乾油出，濾去渣，冷定收貯，調一切瘡癬擦藥，俱有奇功。

劉氏秘製金毛蝨子瘡藥

黃芩　荊芥穗　黃連　五倍子　茜草　槐枝頭　芒硝　黃柏各二兩

共爲粗末。再炒老黃色，再加：

土硫黃醋煮　枯礬各二兩

共研細末。再加：

巴豆肉三錢　蓖麻仁五錢　大楓子淨肉二兩

共搗如泥，同前藥和研勻細。再加：

水銀　黑鉛各一兩，同研　雄黃　潮腦各五錢

共前藥研和一處，每用一錢，以前製瘡藥油調搓。治一切血瘋疥癬，手足諸瘡如神。凡腳上患血瘋瘡多年不愈，先以藥水洗淨拭乾，再以研細輕粉薄薄掃上，再搓瘡藥。凡搓瘡藥，先一日再油調鹿角霜細末厚敷瘡上過夜，次日再搓瘡藥更妙。

胡麻丸　小兒風癬疥瘡。

苦參五錢　石菖蒲　甘菊花各一兩　何首烏　威靈仙　白蒺藜　荊芥穗　牛蒡子　胡麻仁　蔓荊子各三錢

右磨細末，酒糊丸綠荳大。每服一錢，竹葉燈心湯下。

疥瘡　雄檳榔磨，麻油搓。

又方

大楓子肉　油核桃肉各四兩

共研爛，裝入竹筒內封口，放鍋內煮一炷香傾出，加陳蠟燭油布包擦。

乾濕疥並膿窠黃水瘡作癢作痛。

枯礬四兩　蛇蛻燒存性　露蜂戶燒存性，各五分　大楓肉二兩　樟冰三錢

共爲末。入柏油四兩，水銀五錢同研成膏，搓。

疥瘡及婦人陰蝕瘡，諸般惡瘡。

蕪荑　蛇床子各一兩　雄黃　大楓肉　川椒　硫黃各五錢　枯礬一兩二錢　潮腦　輕粉各二兩

共研細，豬油調搓。

一切諸瘡發癢。

枯礬　乾薑各等分

研細。先用細茶、食鹽煎洗，再乾摻。

諸瘡疥癬。

煙膏即硝皮坊內，竈上煙熏油膩　黃丹水飛，各二兩　硫黃五錢，熔化，地上掘一孔貯醋，傾入冷定　土貝母　白芷　羌活　枯礬各二錢　麝香一錢　輕粉三分

共爲細末，磁瓶收貯。有膿水者乾搓；無膿水者，柏濁燭調搓；如禿瘡，剃淨頭，以豆腐水洗，拭乾搓。

又方　熟雞蛋一個，打破頭取去蛋黃，入麻油於內，加硫黃少許，放炭火中坐定，俟油滾起來，蘸油塗瘡上即愈。

參芪丸　治疥瘡膿窠。

真黃芪　苦參酒炒　茅蒼术米泔炒，各一斤

共磨細末，水法疊丸綠荳大。每服三錢，白湯下。

驗方

大楓子四十九粒，去殼搗如泥，放碗內　外用麻黃三錢，去根，去梢　斑蝥七個，去頭頭、足、翅　雄豬油二兩同煎化至炭，去渣，將滾油衝入大楓子碗內攪勻，將瘡用穿山甲抓破搽之，不過三日全愈。此藥妙在外發，並不內收，須勤擦之。

又方

水銀　硫黃　枯礬　樟腦各二錢　松香一錢

先將松香、水銀同麻油研如糊，再入三味研如膏，擦之。

疥瘡。

水銀一錢　松蘿茶三錢　麝香一分　大楓肉二十個

右研細，擦前心後心，兩手彎，兩腳彎，如神。

膿窠疥

大楓肉　杏仁　桃仁各四十九粒

研細。用麻黃五錢，豬油熬去渣，和藥調搽。

膿窠疥

北細辛　麻黃　大楓肉各五錢　全蠍二個

右用豬板油十兩，熬枯去渣，搓。

疥瘡　石灰二升，以湯五升浸取汁，先用白湯洗瘡拭乾，再以此汁洗之。

又方　搗羊蹄跟和豬脂入鹽少許，塗之。

又方

大楓子五錢　水銀一錢五分　明礬　花椒各二錢

研勻。以豬油拌藥搗爛，搽。

《枕藏外科圖・疥癬》 疥癬，風濕熱，心火盛，生蟲燥癢，先用升麻和氣飲，再用如聖散。

《外科真詮・疥瘡》 疥瘡先從手丫生起，遶遍週身，搔癢無度。有乾、濕、蟲、砂、膿五種之分。雖由傳染而來，總因各經蘊毒，兼受風濕所致。如肺經燥盛則生乾疥，搔癢皮枯而起白屑。脾經濕盛則生濕疥，瘀腫作痛，破流黃水，甚流黑汁。肝經風盛則生蟲疥，瘙癢徹骨，撓不知疼。心血凝滯則生砂疥，形如細砂，瘀赤癢痛，抓之有水。腎經濕熱則生膿窠疥，形如豆粒，便利作癢，膿潰淡白。或脾經濕盛亦生膿窠疥，但項含稠膿，癢痛相兼爲異。雖屬有餘之症，而體虛之人亦生。以便秘爲實，便利爲虛，亦有虛而便燥者，如風秘則便燥，血分枯燥則便澀。又在瘡形色重色淡，及脈息之有力無力辨之。初起有餘之人，俱宜荊防敗毒散服之。虛者四妙湯加防風、蒼术治之，經久不愈。血燥者服當歸飲子，氣虛者服二生湯。外治乾疥用輕桃丸，濕疥擦臭靈丹。

疥瘡生於頭面胸背者，氣血虛也。宜用十全大補湯加銀花、首烏、牛子治之。

疥瘡用藥水洗之，尚無大害，倘輕用熏藥，必致傷肺，外瘡雖愈，而火毒內攻，往往有生肺癰者，不可不慎。

《臨證一得方・疥瘡》 疥瘡滋蔓，囊殼龜頭腐爛而痛，治宜燥濕清肌，徐徐調理，庶幾可冀脫體。

中生地　苦參　桑白皮　黃芩　歸身　生米仁　大天冬　川柏　製首烏　白术　滑石　地膚子

濕疥已脫大半

細生地　苦參　粉萆薢　海桐皮　桑皮　製首烏　淡黃芩　黃柏　蒼耳子　黑玄參　滑石　地膚子

疥瘡渾身，下體尤甚，清肌燥濕之外無他術也。

荊芥　茅术　豬苓　黃柏　焦白芍　蒼耳子　絡石藤　陳皮　赤苓　羚羊　生草　金銀花　焦米仁

肺熱受風兼之血燥，涼血祛風進之。

細生地　丹皮　炒僵蠶　羚羊　白蒺藜　桑皮　蒼耳子　黃芩　生米仁　麥冬　杜阿膠　澤瀉

《臨證一得方・敷藥類》 一掃光　治疥瘡、瘡禿、頑癬及一切多癢少痛者，用菜油調敷。

硫磺一錢　蒼术三錢　腰黃一錢　楓子肉三錢　黃柏三錢　明礬一兩　煙膠二錢　花椒二錢　枯礬一錢五分　蛇床子三錢　苦參二錢

紀事

《外科樞要・論疥瘡》 治驗

稽勳李龍岡，遍身患此，腿足爲甚。日晡益煩，口乾作渴，小便頻赤，此腎經虛熱，用補中益氣湯、六味丸而痊。

一儒者善噫患癢，余以爲內有濕熱，腠理不密，外邪所搏也，與補中益氣湯加白芷、川芎治之。不從。自服荊防敗毒散，盜汗發熱，作渴煩腫，膿水淋漓，仍用前藥，倍加參、芪、五味而痊。

一儒者患在臂腳，日晡或癢或脹，形體倦怠，自服敗毒散，痛處發腫，小便赤澀，此肺腎陰虛。余用補中益氣加五味、麥門冬而愈。

一儒者患此，誤用攻伐之劑，元氣虛而不能愈。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其瘡頓愈。又因調養失宜，日晡益甚，用八珍湯，加五味、麥門五十餘劑而愈。

一男子色黯作癢，出黑血，日晡益甚，其腿日腫夜消。余以爲氣血虛而有熱，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加味逍遙散而愈。

一男子時疫愈後所患，如用前藥，補養而愈。有同患，用砭法出血而死。此因陰虛血熱，色黑作癢也。何乃反傷陰血哉？

一婦人久不愈，食少體倦，此肝脾虧損而虛熱，先用補中益氣湯，加川芎、炒山梔，元氣漸復。更以逍遙散，而瘡漸愈。若夜間譫語，此熱入血分，用小柴胡湯加生地黃治之。血虛者，四物合小柴胡湯。熱退，卻用逍遙散，以補脾胃，生陰血。亦有寒熱如瘧，亦治以前藥。

胎癥

綜述

《洞天奧旨・胎裔瘡》 胎裔瘡乃初生小兒背上或有一二孔也。此等小兒明是臟腑不足，少氣少血以長皮肉也。倘雖有孔竅而肉膜遮護，猶有生機，急用氣血竣補湯大劑與母吞服，兒食其乳，尚有生肌。再嚼人蔘、三七之片數分，填於孔竅之內，則氣血壯旺，生皮亦速也。【略】總補母之氣血，一時填隙，而兒之先天大缺，僅可延數年之日月，不能享百歲之光陰也。

氣血竣補湯　治兒生胎裔瘡。

黃芪一兩　當歸一兩　白术五錢　川芎五錢　紅花五分　益母草一錢

水煎服，二十劑。至月餘後，可服補中益氣湯數十劑。

四彎風

綜述

《瘍醫大全・四彎風門主論》《心法》曰：四彎風，生於兩腿彎及兩腳拗，每月一發，形如風癬，乃風邪襲入腠理而成。其癢無度，搔破津水形如濕癬，治當大麥一升熬湯，先熏後洗，揉三妙散滲濕殺蟲之藥，其癢自止，緩緩取效。《金鑑》。

《外科大成・四彎風》 生於腿彎腳彎，一月一發，癢不可忍，形如風癬，搔破成瘡。用大麥一升入砂鍋內，水煮麥開花爲度，乘熱先熏後洗，日二三次，五七日可愈。

《瘍科會粹・四彎風》《金》：此證生在兩腿彎、兩腳彎，每月一發，形

如風癬，屬風邪襲入腠理而成。其癢無度，搔破津水，形如濕癬，用大麥一升煮湯，先熏後洗，次搽三妙散，滲濕殺蟲，其癢即止，緩緩取效。

三妙散

檳榔　生蒼术　生黃蘗

等分，爲末，蘇合油調搽。

臭田螺

綜述

《外科正宗・臭田螺》臭田螺，乃足陽明胃經濕火攻注而成。此患多生足指腳丫，隨起白斑作爛，先癢後痛，破流臭水，形似螺靨，甚者腳面俱腫，惡寒發熱，先宜甘草湯洗淨，貼蟾酥餅，三日三枚，後用珍珠散、豬脊髓調搽膏蓋，瘀腫上真君妙貼散敷之，其腫漸消。戒便步履。

蟾酥餅見疔瘡門。

珍珠散見下疳門。

真君妙貼散見癰疽腫瘍門。

《外科大成・臭田螺》用甘草湯洗之，嚼細茶塗之，或用鵝掌皮燒存性敷之，或生桐油調敷，甚者蟾酥餅搽之，三日後易珍珠散，腫處敷金黃散。

《瘍科會粹・臭田螺》《綱》：婦人趾甲內生瘡，惡肉突出，久不愈，名臭田螺。用皂礬，日曬夜露，每以一兩煎湯浸洗，仍以礬末一兩。加雄黃二錢，硫黃一錢，乳香、沒藥各一錢，研勻，搽之。

《外科真詮・臭田螺》由胃經濕熱下注而成，先宜用地膚子、蛇床子煮水溫洗，徐以陀僧散揸之，或用鵝掌皮煅灰，香油調刷更佳。此症極其纏綿，愈而復發，經年不愈。

陀僧散

陀僧一兩　石羔三錢　枯礬二錢　輕粉一錢

研細，桐油調搽，濕則乾摻。

《外科切要・臭田螺》臭田螺瘡最纏綿，腳丫搔癢起白斑。搓破皮爛腥水臭，治宜清熱滲濕痊。

《臨證一得方・手足發無定處部・田螺泡》足丫腐爛，臭水津脂，名曰田螺泡。不外乎濕熱爲患，燥濕參化毒。

焦茅术　生米仁　白鮮皮　金銀花　陳皮　香白芷　生西草　宣木瓜　黑豬苓

外科總部

游風癜風部

白屑風

題解

《外科大成・白屑風》 白屑風多生於頭面耳後項髮中，初起微癢，久則漸生白屑，疊疊飛起，脫而又生。

論說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白屑風門主論》 陳實功曰：白屑風多生於頭、面、耳、項髮中，初起微癢，久則漸生白屑，疊疊飛起，脫之又生。此皆起於熱體當風，風熱所化，治當消風散、玉肌散，次以當歸膏潤之。髮中作癢有脂水者，宜楊梅瘡門中翠雲錠搽之。《正宗》澄曰：白屑風用厚朴或桑葉煎湯洗之，即愈。

綜述

《外科正宗・白屑風》 治當消風散，面以玉肌散擦洗；次以當歸膏潤之。髮中作癢有脂水者，宜翠雲散搽之自愈。

祛風換肌丸

祛風換肌丸蒼术，首烏牛膝石菖蒲，苦參甘草靈仙等，芎歸花粉共相和。治白屑風及紫白癜風、頑風頑癬、濕熱瘡疥、一切諸瘡，搔癢無度，日久不絕，愈之又發，宜服之。

威靈仙　石菖蒲　何首烏　苦參　牛膝　蒼术　大胡麻　天花粉各等分　甘草　川芎　當歸減半

右爲末，新安酒泛丸綠荳大，每服二錢，白湯送下，忌牛肉、火酒、雞、鵝、羊等發物。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白屑門主方》 頭生白屑，乃肝經風盛也。山豆根浸油塗之，或研細以乳汁調塗。

又方

白芷　零陵香各等分

研末，浸香油塗之，候三五日篦去。不過二三次，永不再發。

祛風換肌丸《正宗》治白屑風及紫白癜瘋，頑風頑癬，濕熱瘡疥，一切諸瘡，搔癢無度，日久不絕，愈之又發者，極宜之。

天花粉　何首烏等分　威靈仙　苦參　蒼术　牛膝　大胡麻　生甘草　石菖蒲　川芎各減半

右爲末，新安酒爲丸綠荳大。每服二錢，白湯送下。忌牛肉、火酒、雞、鵝、羊等發物。

《瘍科會粹・白屑風》 治當消風散，面以玉肌散擦洗，次以當歸膏潤之。髮中作癢，有脂水者，宜翠雲散搽之自愈。

《入門》：頭上風屑、白屑極癢，宜內服單苦參丸。下虛者，薄荷茶，外用藜蘆煎湯，避風洗頭，候稍乾分開頭髮，仍以藜蘆末摻頭皮上，絹帕緊縛，兩日夜，頭蝨亦效。

祛風換肌丸《正宗》治白屑風，及紫、白癜風，頑風、頑癬濕熱瘡疥，一切諸瘡，搔癢無度，日久不絕，愈之又發，宜服之。

威靈仙　石菖蒲　何首烏　苦參　牛膝　蒼术　大胡麻　天花粉各等分　甘草　當歸減半

右末，新安酒跌丸，菉豆大，每服二錢，白湯送下，忌牛肉火酒、雞、鵝、

羊等發物。

頭髮不生《綱》

側柏葉陰乾作末，和麻油塗之。

消風散

治風濕浸淫血脈，致生瘡疥，瘙癢不絕，及大人、小兒風熱癮疹，遍身雲片斑點，乍有乍無，並效。

當歸　生地　防風　蟬蛻　知母　苦參　胡麻　荊芥　蒼朮　蒡子　石膏各一錢　甘草　木通各五分

玉肌散

一切風濕，雀斑、酒刺，白屑風，皮膚作癢者並效。

菉豆半升　滑石　白芷　白附子各二錢

右末，每用三匙，早晚洗前時，湯調洗上。

翠雲散

治楊梅瘡，已服內藥，根腳不紅，瘡勢已退者用。

銅綠　膽礬各五錢　輕粉　石膏煅，各二兩

右末，瓷罐收貯，濕瘡乾摻。乾瘡，公豬膽汁調點，三日點三次，其瘡自乾而愈。

治面上生白駁法石天碁傳《家寶》　人面上忽生白駁，似癬非癬，皮漸生白，無藥可治，用鰻鱺魚脂，火炙，出一兩，先拭駁上，刮令乾燥疼，後以油塗上，不過三次即愈。

頭上生蝨《綱目》

銅青、明礬末摻之。又水銀和蠟燭油揩之，一夜皆死。又銀硃浸醋，日日梳頭。包銀硃紙，以碗覆，燒之，茶清洗下煙子，揉之，包頭一夜至旦，蝨盡死。

頭生蟣蝨，藜蘆末摻之。《直指》

熏衣去蝨《綱》

百部、秦艽爲末，入竹籠，燒煙燻之，自落。亦可煮湯洗衣。

頭上生瘡，生蝨《秘》

用銀硃一錢，打爛艾葉，及火紙捲筒，點灼放桶內，以煙燻之，但要布蓋定頭，莫使煙出，久久薰之，日瘡乾蝨死。

頭上蝨

藜蘆末同水銀研不見星，散髮中，經宿其蝨自死。《司命集》

《瘍科捷經・白屑風》　白屑風生面與頭，浸淫騷癢屑風浮，久而風鬱延成燥，須擦黃連膏自瘳。

祛風換肌丸

換肌丸用石菖蒲，牛膝胡麻參首烏，甘草靈仙蒼朮等，芎歸花粉共相扶。

首烏四兩　當歸壹兩五錢　川芎五錢　胡麻叁兩　牛膝貳兩　花粉壹兩五錢　苦參叁兩　蒼朮柒錢　菖蒲柒錢　甘草五錢　靈仙壹兩五錢

右爲細末，酒泛爲丸，每服三錢，猪蒡湯送下。

黃連膏

黃連膏用大黃連，芝蠟麻油細細煎，熬就磁瓶收貯好，諸風瘡癢擦之痊。

黃連壹兩　黃芩壹兩　大黃貳兩　黃蠟六兩　麻油貳觔

先用三兩入麻油煎枯，去渣，再熬。臨好收入方上，黃占磁杯收貯，用時先以手擦患處，發熱以膏搽之。

赤白游風

綜述

《外科樞要・論赤白游風》　赤白游風屬脾肺氣虛，腠理不密，風熱相搏，或寒閉腠理，內熱拂鬱，或陰虛火動，外邪所乘，或肝火風熱，血熱。治法：若風熱，用小柴胡湯加防風、連翹。血熱，用四物加柴胡、山梔、丹皮。風熱相搏，用荊防敗毒散。內熱，外寒，用加味羌活散。胃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加羌活、防風及消風散。血虛，用加味逍遙散。陰虛，逍遙散、六味丸。若肝腎虛熱，用六味丸，則火自息，風自定，癢自止。若用祛風辛熱之劑，則肝血愈燥，風火愈熾，元氣愈虛，腠理不閉，風客內淫，腎氣受傷，相火翕合，血隨火化，反爲難治矣。

《瘍醫證治準繩・赤白游風》　如冰散　治風邪熱毒，壅滯肌肉，榮衛不宣，

蘊積成腫，血瀝膚腠，如丹之狀，風隨氣行，游無定處，邪毒攻衝，熾赤熱痛。

朴硝五兩，另研　寒水石　蛤粉各三兩　白芷一兩　片腦一錢，另研

右爲細末，研勻。每用新汲水調，稀稠得所，以雞翎塗掃，不令藥乾。

治赤游腫方

川大黃二兩　慎火草五兩

右各搗塗之，乾即再塗。

治赤游腫流，遍身赤色，入腹即死方。

右用生豬肉敷上，數數換之。其肉蟲、鳥俱不食，臭惡甚也。

紀事

《外科樞要・論赤白游風》　一男子秋間發疙瘩，此元氣虛而外邪所侵也。先用九味羌洗湯二劑，又用補中益氣加羌活而愈。後不慎起居，盜汗晡熱，口乾唾痰，體倦懶言，用補中益氣湯、加減八味丸而愈。

一婦人身如丹毒，搔破膿水淋漓，熱渴頭暈，日晡益甚。用加味逍遙散而愈。

一婦人患赤白游風，晡熱癢甚，余用清肝養血之劑，不信，乃服大麻風，臂痛而筋攣；又服化痰順氣之劑，四肢痿弱而歿。

一婦人患前症，數用風藥，煎藥泡洗，以致腹脹而歿。

一女子，赤暈如霞，作癢發熱，用加味小柴胡湯如生地黃、連翹、牡丹皮而愈。

白駁風

題解

《外科大成・白駁風》　白駁瘋，生於頸面，延及遍體，其色駁白，亦無痛癢，形如雲片。

論說

《瘍醫證治準繩・白駁》　《病源論》云：風白駁者，面及頸項、身體、皮肉色變白，與肉色不同，亦不癢痛，謂之白駁。此亦是風邪搏於皮膚，血氣不和所生也。夫白駁者，是肺風流注皮膚之間，久而不去之所致也。多生於項面，點點斑白，但無瘡及不瘙癢，不能早療即便浸淫也。

綜述

《瘍醫證治準繩・白駁》　治面上風白駁

弊帛　蟾頭　蛇蛻皮　胡麻鞋底　苎帚　甑帶各二兩

右件藥，以月蝕之夜，盛蝕時合燒灰爲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日進三服。更用此散醋調塗之甚妙。忌雞、豬、魚、肉、大蒜等物。

治白駁

硫黃研細　草決明　半夏生用　槲樹皮燒灰。各一兩　蛇蛻皮一條，燒灰

右爲末。用清漆和之，薄塗白處。欲塗藥時，先用巴豆中截摩白處，令皮微起，卻敷藥二三遍即愈。

又方

雄黃　硫黃並細研　附子生用。各一兩

右爲細末，醋調塗之。

又方

雄黃　硫黃各二錢半　蛇蛻皮二條，燒灰

右件同研爲末，用醋調如膏。先以巴豆中截揩白處令皮起，然後敷藥三三遍差。

又方　硫黃研　川烏頭各一兩　爲細末，醋調塗之。

又方　桂心爲末，以唾調塗駁上，日再塗即愈。

又方　取樹孔中水，溫熱洗之。然後搗桂心、牡蠣等分爲末，用面油調塗白駁上，日三夜一。

又方　先用新布擦令赤，用醋摩巴豆塗之效。

又方

鰻鱺魚脂

右先洗拭駁上，擦令微痛。用魚脂塗之，一上便愈。

治白駁　用蛇蛻燒末，醋調敷上神效。

《外科大成・白駁風》宜先刮患處至燥痛，取鰻魚脂敷之，三上自效，內服浮萍丸、蒼耳膏等，或可奏效。

浮萍丸　治一切瘋、麻瘋、頭瘋、癜瘋、瘋疹。此藥味辛氣寒，輕清入肺，達膚出汗，與黃麻同功。

浮萍取紫背大者，置蔑墊上，安水盆上晒乾

爲末，煉蜜爲丸彈子大，用豆淋酒下。

豆淋酒法　黑豆半升，炒煙起，衝入好酒三升，浸一周時，去豆取酒，送藥。

蒼耳膏　治諸瘋(瘋)(風)濕，四肢拘攣，一切瘡疹。

蒼耳鮮者，連根帶葉，取五七十觔，洗淨切碎，入大鍋內，煮爛取汁，絹濾過，再熬成膏，磁罐盛之。用時以桑木匙挑一匙於口內噙之，然後用黃酒送下，有回生之功。服後，於有瘋處出小瘡如豆粒，此瘋毒出也，刺破出汗盡，自愈。

《外科切要・白駁風》治宜消風活血先，內服浮萍蒼耳子，外塗白膳油日三。

油風

題解

《外科真詮・油風毒》油風毒生於頭上，毛髮乾焦，成片脫落，皮紅光亮，癢(加)(如)蟲行，俗名鬼剃頭。

《外科大成・油風》油風則毛髮成片脫落，皮膚光亮，癢如蟲行者是也。

論說

《外科正宗・油風》油風，乃血虛不能隨氣榮養肌膚，故毛髮根空，脫落成片，皮膚光亮，癢如蟲行，此皆風乘虛攻注而然。

《瘍醫大全・諸風部・油風門主論》陳實功曰：油風是血虛不能隨氣榮養肌膚，故毛髮根枯，脫落成片，皮膚光亮，癢如蟲行，此皆風熱乘虛攻注而然，治以海艾湯洗之。《正宗》

《心法》曰：此證毛髮乾焦，成片脫落，皮紅發亮，癢如蟲行，俗名鬼剃頭。由毛孔開張，邪風乘虛襲入，以致風盛生燥，不能榮養毛髮，如耽延年久，宜針砭其光亮之處，出(去)紫血，毛髮庶可復生，宜用神應養真丸，以治其本，外以海艾湯洗之，以治其標。

綜述

《外科正宗・油風毒》治當神應養真丹服之，外以海艾湯熏洗並效。

洗艾湯

海艾湯中甘菊花、防風薄荷藿香加，

甘粉藁本蔓荊子，荊芥同煎效可夸。

治油風血虛風熱所致，皮膚光亮，眉髮脫落者。

海艾　菊花　薄荷　防風　藁本　藿香　甘松　蔓荊子　荊芥穗各二錢

用水五六碗，同藥煎數滾，連渣共入敞口鉢內，先將熱氣熏面，候湯溫，蘸洗之，留藥照前再洗。

神應養真丹見鶴膝風門

治風、寒、暑、濕襲於三陽部分，以致血脈不能榮運肌膚，虛癢發生，眉髮脫落，皮膚光亮者服之。

《外科大成・油風》 由風熱乘虛攻注，血不能榮養所致。宜神應養眞丹服之，以培其本，海艾湯洗之，以治其標。

《瘍醫大全・諸風部・油風門主方》 海艾湯　油風血虛風熱所致，皮膚光亮，眉髮脫落者。

海艾　薄荷　蒿本　蔓荊子　藿香　甘松　菊花　防風　荊芥各二錢

用水五六碗，同藥煎數滾，連渣共入敞口鉢內，先將熱氣熏面，候湯溫蘸洗之，留藥照前再洗。

油風面上及身上俱有，不知痛癢。莊岳委

當歸四兩　蝟胡麻研碎　大生地銅刀切片　玉竹各三兩　川芎五錢　僵蠶炒，研　白蒺藜炒，去刺　石菖蒲　牡丹皮　荊芥　防風　白芷　赤芍藥各一兩

右銼片，散藥入壇，火酒五斤拌勻，封壇口。如飲時對陳無灰酒飲，服此三料，無不痊愈。

神應養眞丸

熟地酒蒸，搗膏　當歸　天麻　羌活　宣木瓜　川芎　菟絲餅　白芍

蜜丸。每服百丸，鹽湯或酒服。

癮瘡風

綜　述

《瘍醫證治準繩・癮瘡風》 夫風邪積熱居於肺府，久而不散，流溢皮膚，令人頸邊、胸前、腋下自然斑駁，點點相連，其色微白而圓，亦有紫色者，亦無痛癢，謂之癮瘡風也。凡此皆風之與熱，伏留肌腠之間，氣血不和乃生此疾也。

烏蛇散　治癮瘡風，斑駁如白癜。

烏蛇三兩　犀角屑一兩　防風　羌活并去蘆　黃芩去蘆　苦參去蘆，各二兩　人參　丹參　玄參　沙參各去蘆　桂心　秦艽去蘆土　川芎　梔子仁　白鮮皮　川升麻　通草　白蒺藜　枳殼麩炒，去穰。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食後良久服之。忌雞、豬、魚、蒜、熱面等物。

炊帚散　治面及項忽生白點，狀如白癬，名曰癮瘡。

故炊帚　甑帶　鞋底　蛇蛻皮各半兩

右件四味，以月蝕夜，伺候月正蝕時，都燒之成灰，研令細。每服二錢，溫酒調下，不拘時候，仍用醋調藥如膏，塗敷駁上即消。

又方

烏蛇一條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用熱豆淋酒調下，日進三服。

女萎膏　治身體癮瘡斑駁。

女萎　附子　雞舌香　木香　白芷各半兩　麝香研，一錢

右件細銼。用臘月豬膏半斤，煎藥看黃焦便去滓，入麝香攪令勻，放凝。用粗布擦斑駁上微疼，塗之即瘥。

蜀水花膏　治癮瘡

蜀水花　鷹糞白　白附子　白蘞　當歸各一兩　麝香一錢，另研

右件銼碎。用豬脂一斤，合煎諸藥，焦黃去渣，候冷。入麝香攪令勻，於瓷合中盛。先擦微破，敷塗之。

蒼耳丸　治癮瘡風。

蒼耳葉不計多少，陰乾　萇荄子

右爲細末。每用五兩，取粟米二合煮作粥，即研如膏。卻用萇荄子淘去浮者，炒令黃黑色，搗爲末，用一兩相和令勻，丸如綠豆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溫酒送下，晚食前再服。

又方

附子　硫黃各半兩，研　蒼耳一握，陰乾

右爲細末，用醋調。先以生布揩擦，微赤破，敷塗之，乾即更塗。一方，加鐵精，無蒼耳。

又方

蒴藋二斤　防己半斤

並燒灰，用水淋取釅汁。洗瘥瘍訖，後別用醋研防己，塗之即愈。

又方

羊蹄草根。蘸醋於生鐵上磨，旋旋刮取，塗於患外。未瘥，更入硫黄少許，同磨塗之。

又方

青胡桃皮三枚　硫黄二錢半，細研

右件爛搗，入醬少許，更研令勻。先用泔清洗之，然後塗於患處。

又方　烏賊魚骨，用三年陳醋研磨如糊。先用生布擦令肉赤，即塗其上。

又方　五月收赤腳蜈蚣，燒灰醋調塗之。

又方　用白死蜣螂爲末。先用布揩擦患處令熱，敷之一宿即瘥。

紫白癜風

論說

《外科正宗・紫白癜風》紫白癜白，乃一體二種。紫因血滯，白因氣滯，總由熱體風濕所侵，凝滯毛孔，氣血不行所致，此皆從外來矣。

綜述

《外科正宗・紫白癜風》初起毛竅閉而體強者，宜萬靈丹以汗散之，次以胡麻丸常服，外用蜜陀僧散搽擦，亦可得愈。

胡麻丸

胡麻丸內用防風，白附威靈甘草同，苦參獨洗菖蒲等，癜風赤白效神功。治癜風初起，皮膚作癢，後發癜風，漸生開大者。

大胡麻四兩　防風　威靈仙　石菖蒲　苦參各二兩　白附子　獨活各一兩　甘草五錢

右爲細末，新安酒漿跌成丸子，每服二錢，形瘦者一錢五分，食後臨臥白滾湯送下。忌動風發物、海腥、煎炒、雞、鵝、羊肉、火酒等件，愈後戒百日。

雌雄四黄散

雌雄散用石硫黄，川槿皮同白附當，還有雌黄饒不得，管教癜症一時光。

治紫白癜風，皮膚作癢，日漸開大，宜用此搽之。

石黄　雄黄　硫黄　白附子　雌黄　川槿皮各等分

右爲細末，紫癜醋調，用堅槿木毛頭蘸藥擦患上；白癜用薑切開蘸藥擦之，擦後三日，忌下湯水。戒食雞鵝羊肉、煎炒、海腥、火酒等件，不復發。

又方

白癜紫癜一般風，雄黄朱砂等分同，茄蒂端來擦患處，不消三日有神功，白加蛇殼同來擦，管教前患永無蹤。

肥皂方

癜風酒刺雀斑方，皂角甘松山奈藏，附子豆粉獐冰等，白芷陀僧楮實詳。

皂角　甘松　山奈　白芷各二錢　蜜陀僧　白附子　朝腦各一錢　楮實子　綠荳粉各三錢

右爲細末，用去浄皮弦肥皂一斤，搥勻，洗擦患上，日久自效。

《瘍醫證治準繩・紫白癜風》海　龍蛇散　治風虛頑麻，遍身紫白癜風，癮癢痛者。

白花蛇去骨，炙　黑梢蛇去骨，炙　蕲蘚　天麻　黄芪　金毛狗脊　自然銅　骨碎補　楓香研　草烏頭鹽水浸，銼　地龍各一兩　乳香　沒藥各三錢　麝香二錢

右爲細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酒下食後；爲末，酒調服

亦得。

羅　何首烏散　治白癜、紫癜諸風，筋骨疼痛，遍身疥癬，手足擘裂，睡臥不穩，行步艱難，兼療癧疾，眼斷白仁，鼻梁崩塌，并宜服之。

何首烏　蔓荊子　石菖蒲　荊芥穗　甘菊花　枸杞子　苦參去蘆　威靈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三五錢，食後溫酒調下，或茶清、或蜜水亦得，日進二服。

當歸散　治皮風，紫白癜風。

當歸去蘆　赤芍藥　苦參去蘆，各半兩　赤土一兩

右爲細末。生豬脂二兩，熬油去渣。同蜜一兩，作一處調藥，隔一宿。每服一大匙，熱酒調下，空心、食後各一服。並忌雞、鴨、無鱗魚、豆腐等物。

《本事》烏頭丸　治宿患風癬，遍身黑色，肌體如木，皮膚粗澀，四肢麻痹。

草烏頭一斤

入竹羅內以水浸，用瓦片於羅內就水中瀧洗，如打菱角法。宜候瀧洗去大皮及尖，控起令乾。用麻油四兩，鹽四兩，入銚子內炒令深黃色，傾出油，只留鹽並烏頭，再炒令黑色煙出爲度。取一枚劈破，心內如米一點白恰好。如白多再炒，趁熱取羅爲末，用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晚食前，溫酒下。真州資福閹，文雅白老有此疾，服數年，黑黯頓除，腳力強健，視聰不衰。有一宗人，遍身患紫癜風，身如墨，服逾年，體悅澤。予服之一年，諸風疥瘡瘍皆瘥。性差熱，雖云去毒，要之五七日作烏頭粥，啜之爲佳。粥法，用《豫章集》中者佳。

治紫白癜風塗藥

白礬　綠礬　生砒霜各一錢

右研極細如粉。用生茄子蒂，蘸擦患處，先浴後擦。

三黃膏　治紫白癜風瘡癬疥。

雄黃　雌黃　砒霜各半錢，并另研　白礬　黃丹並另研　蛇床子爲末　蔄茹各一兩　白膠香另研　輕粉各一錢

右件用清油四兩，入巴豆四粒煎黃色。去巴豆入諸藥；又入黃蠟少許，熬成膏子。先用荊芥湯洗，後用藥擦，神效。

四神散　治紫白癜風。

雄黃　雌黃　硫黃　白礬各等分

右研爲細末。每用時，先浴令通身汗出，次用生薑蘸藥擦患處良久，熱湯洗。當日色淡，五日除根。

又方

紫癜白癜兩般風，附子雄黃最有功。薑汁調勻茄蒂蘸，擦來兩度更無蹤。

世　紫白風，貝母爲末，以胡桃肉蘸，洗浴後擦之，神效。又方，以信石好者爲上，研極細，用真香油調如薄粥，過一宿，取清油敷之愈。又方，用金獅草，挪碎擦之。累效。

丹　又方

杜大黃　飛礬

右以肥皂爲丸，擦之。

紫癜風

夫紫癜風者，由皮膚生紫點，搔之皮起而不癢痛者是也。此皆風濕邪氣客於腠理，與氣血相搏，致榮衛否澀，風冷在於肌肉之間，故令色紫也。

白花蛇散　治紫癜風。

白花蛇二兩　晚蠶蛾二錢半　白僵蠶炒

烏犀角屑　麻黃去節　何首烏　天南星薑制　天麻　白附子炮　桂心　萆薢酒浸　白鮮皮　羌活去蘆　蔓荊子　防風去蘆。各半兩　磁石一兩，醋淬爲末，研

右爲細末，入研令勻。每服二錢，食前溫酒調下，忌熱麵、豬、魚、蒜等物。

酸石榴丸　治紫癜風，其效如神。

酸石榴七枚，去皮，瓷盆內盛，隨炊飯甑上蒸爛，絞取汁　羌活去蘆　防風去叉　薄荷葉　人參去蘆。各一兩　茺蔚子　白附子炮　苦參去蘆　烏喙　犀角屑各半兩　冬消梨二十枚，去皮核，搗絞取汁

右件爲末，取前二味汁煎如膏，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酒送下，不拘時候。

桑枝煎　治紫癜風。

桑枝十斤　益母草三斤

右件用水五斗，慢火煮至五升，濾去渣，入小鐺內熬爲膏。每夜臨臥服半合，溫酒調下。

硫黃膏　治紫癜風。

硫黃　白礬並細研，各一兩　硇砂細研　白附子各半兩　附子　雄黃細研。各七錢半　蛇蛻一條

右爲細末，入研令勻。用清油四兩，黃蠟二兩，先煎油三五沸，下蠟後入藥末煎成膏。每取塗所患處，日三度用之。

灰藿膏　治紫癜風。

灰藿草不以多少，燒作灰用，重紙襯水淋取汁，熬膏　蛤蟆灰　白礬灰　硫黃各半兩　雄黃二錢　朱砂七錢半，水飛　膩粉研　麝香各一錢，研

右外藥爲細末，同研令勻。用灰藿膏調塗所患處，乾即再塗之。

治紫癜風

硫黃二兩，細研

右先用粗布，擦患處令傷。用麵油調藥末如膏，一日三度塗之。

白癜風

夫肺有壅熱，又風氣外傷於肌肉，熱與風交並，邪毒之氣伏留於腠理，與衛氣相搏，不能消散，令皮膚皴起生白斑點，故名白癜風也。

烏蛇散　治身體頑麻，及生白癜風。

烏蛇三兩，酒浸　白僵蠶炒　獨活去蘆　天麻　胡麻子各二兩　天南星二錢半　白附子炮　川烏頭炮，去皮臍　桂心　防風去蘆　細辛去苗　枳殼去穰，麩炒　蟬蛻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不拘時。

防風癊　治白癜風。

防風去蘆　地骨皮　山梔子　王不留行　荊芥穗　惡實　人參去蘆

生乾地黃各一兩　甘草炙，七錢半

右咬咀。每服五錢，水二盞，入惡實根少許，煎至一盞半，去渣。溫服不拘時候，日進二服，大有神效。

苦參散　治肺臟久積風毒，皮膚間生白癜不止。

苦參去蘆，三兩　松脂　附子去皮臍　梔子仁　木蘭皮　露蜂房各一兩

烏蛇二兩，酒浸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不拘時候。

摩風膏　一治白癜風。

附子　川烏頭　防風各二錢　淩霄花　躑躅花　露蜂房各一兩

右件細銼。用豬脂三斤煎煉，看藥黃焦，去渣候冷，收瓷合中用。摩風癜上，以差爲度。

又方

硫黃　密陀僧　膩粉　乳香四味並另研　杏仁　白僵蠶炒

右爲細末，酥調成膏。用漿水洗瘡，以生布擦破塗之，日夜四五次，甚妙。

治白癜風

紅灰藿草　蒼耳根莖各五斤　茄子根莖三斤

右件並晒乾，一處燒灰，用水一斗，煎湯淋取汁，卻於鐺內熬成膏，以瓷合盛，用好乳香半兩研，又入鉛霜、膩粉各二錢半相和，入於膏內，用煉成黃牛脂二兩，入於膏內調攪令勻。每取摩塗所患處，一日塗三止，夜塗一上。

治白癜風，胡桃塗之。

胡桃初生青者，五枚　硫黃半兩，細研　白礬二錢半，細研

右件和研爲膏。月三兩次塗之瘥。

治白癜風

附子一枚，生用　硫黃半個，研　雞子三個，用米醋浸經七日，看殼軟取出，用白調藥

爲細末。用米粉二錢半，更研令勻，雞子白調塗之。

玉粉膏　治白癜風。

白礬　硫黃各半兩

右件同研如粉。用醋調塗即瘥。

治白癜風如雪色

硫黃　香墨各一兩半

右件同研如粉。用生布揩癜上微傷，用醋和如膏塗之，作瘡未差

更塗。

三聖膏　治白癜風。

硫黄生研　黄丹各半兩，研

右件用生絹袋盛，緊縛定。蘸生薑自然汁於白癜上揉之，日夜十次自愈。

治白癜風

草烏半兩　巴豆二錢半

右爲細末。以醋和爲劑，用絹布裹定。浴後擦之，其藥力自下矣。

紫桂散　治白點漸長如癬。

桂不以多少，去粗皮

右爲細末。唾津和調傳，每日四三次塗敷之甚妙。

又方

蘿蔔白汁　生白礬三錢

先用生布揩令微破，調之，不過三上差。

又方　楸木白皮，細銼。用水五斗，煎取五升，濾去渣，於慢火再熬如稠膏，用不津器收。每用膏以手摩塗所患處，日三五次上效。

治白癜風淋洗

桑柴灰三斗

右內大甑內蒸，使氣溜下釜中，取湯淋汁熱洗，不過五六度差。

外科總部

燙火灸凍部

火斑瘡

綜　述

《洞天奧旨・火斑瘡》　火斑瘡乃天氣嚴寒向火拱手，炙傷皮膚，因而成斑，變成痛瘡者也。此瘡貧窮之人居半，卑弱之人居半也。氣血內虛，火焰外逼，當時不知炎威，久則天溫有汗，氣血回和因而作痛矣。外用薄荷、荆芥、苦參各等分，煎湯洗之，如已破，用柏黛散摻之，無不速痊。

荷芥湯　外治火斑瘡。

薄荷二錢　荆芥二錢　苦參二錢

煎湯一碗，洗之即愈。如破用柏黛散摻之。

水火燙傷

論　說

《外科大成・湯火傷》　湯潑火傷者，患自外來也。然熱甚則火毒攻內，令人煩燥口乾，昏憒而悶絕。

《洞天奧旨・湯燙瘡》　湯燙瘡乃百沸湯、滾熱油與滾粥等物忽然猝傷，因而遭害，遂至一時皮溻肉爛成瘡也。此等之瘡，正所謂意外之變，非氣血內損也。輕則害在皮膚，重則害在肌肉，尤甚者害在臟腑。

綜　述

《劉涓子鬼遺方・卷五》　治湯淚人肉爛壞，术膏方。

术二兩　附子二枚大者炮　甘草一兩　羊脂五兩　松脂雞子大一塊　豬脂五兩不入水者

右六味，微火上，煎豬脂，後內羊脂並諸藥。又煎膏成，絞去滓，候凝塗瘡上，日三。

治火燒爛壞，柏皮膏方。

柏樹皮四兩，去黑處　甘草三兩，細切　淡行葉二兩切

右三味，以不中水豬脂一升二合，入藥煎膏成，絞去滓，塗瘡上，日三。

又方：

麻子一合，取仁　柏皮一兩，取白　白芷一兩　生柳皮一兩，去白

右四味，咬咀，以脂一升，同藥煎膏成，濾去滓，候凝傅瘡，日三。

《瘍醫證治准繩・湯火瘡》　凡湯火傷，急向火炙，雖極痛強忍一時，即不痛。慎勿以冷物塌之，及井底泥敷之，使熱氣不出，爛人肌肉。

丹　火燒，以好酒洗之；又以鹽敷其上。如皮塌者，以酒熬牛皮膠敷之。如湯傷，以淋過第二次灰渣敷，立安。熱酒傷，糯米粉炒黑末，酒調敷之。治湯火灼，未成瘡者，用艾白根燒灰，雞子黃和敷之，如成瘡，用白蜜封之，以竹中膜貼上，日三。

世　治湯米瘡，麩皮炒黑灰，爲末敷上神妙。此方有補性，始終皆可用。治湯火瘡，取舊烹銀爐中，燒過焦黃土，研細如粉，以生薑調於帛上，貼之痛止。一方，用溶銀鍋子細末，油調敷佳。

千　治火瘡未起，梔子仁燒灰，麻油和封之，厚乃佳。已成瘡，燒白糖灰粉敷之，燥即痊。用白糖，葛氏方。

治湯火燒方

右用蕎麥麵，炒黃色，蜜水調敷如神。

保生救苦散　治火燒熱油所損，或至肌肉亦脫，一切犬嚙損傷，並刀斧所傷。

用生寒水石不計多少，爲極細末，調塗之。或乾上，然不如油調，其痛立止，並不作膿，無分毫螫苦楚，日近完復。永無破傷風證。

水霜散　治火燒，皮爛大痛。

寒水石生　牡蠣燒　朴硝　青黛　輕粉各等分

右爲細末。新水或小油調塗，立止。

治湯火所傷，赤爛熱痛。

赤石脂　寒水石　大黄各等分

右爲末。以新汲水調塗傷處。

治火燒

桐油　水銀各等分

右二件，以柳條不住手攪成膏。再入大黄末、石膏末，和以牛皮膠，入少水溶開，外用貓兒肚底毛，細剪摻上貼之。

綠白散　治湯熨、火燒疼痛。

用苦參，不拘多少爲細末。每用以小油調搽。

凡被傷熱油，痛不可忍，取廁下黑淤泥，量傷大小，斟酌多少；次以老薑汁、麻油十分之一，共研令勻，搽傷處立愈。以青黛敷之，亦妙。

治湯火傷

大黄　黄芩　黄連　山梔子　黄柏　知母　貝母　密陀僧　乳香　沒藥　輕粉　甘草各等分

右爲細末。用雞子清加蜜調，不住手時時掃之。

清涼膏　治湯潑火燒，此藥止痛解毒，潤肌生肉。

梔子仁　黄連去鬚　白芷各二錢半　生地黄二兩　葱白十莖，擘　黄蠟半兩　清麻油四兩

右細銼，於油鐺中，煎地黄焦黑色，綿濾去滓，澄清。卻於鐺內入蠟，慢火熬，候蠟消，傾於瓷盒內。用時以雞羽搨少許，塗瘡上，以瘥爲度。

麻子膏　治火燒人肉爛壞。

麻子一合，取仁，碎　柏白皮　柳白皮　山梔子碎　白芷　甘草各二兩

右銼細，以豬脂壹斤煎，三上三下去滓。以塗瘡上，日三。

黄柏散　治湯火傷。

黄柏　大黄　朴硝　雞子殼　寒水石各等分

右爲細末，用水調塗，極效。

柏葉散　治湯火傷。

柏葉　梔子仁各一兩　胡粉研，半兩

右爲細末，以羊髓五大合，熔化和藥，以木椎研三五百遍，一日三次，塗之瘥。

蛤粉散　治湯火傷。

右以蛤蜊殼，不拘多少，炙焦黄色，搗爲細末。用生油調如膏，敷之如冰，仍無痕。一方，以蜜水調敷之，疼立止，不膿不痕。吳內翰，居鄉中，鄰家釜翻，一小兒自頭至踵皆傷，急以敷之，啼立止，遂無恙。唯才傷隨手用即效，少緩即不及，當須先合以備用耳。

治湯火燒瘡

右以側柏葉，入臼中濕搗，令極爛如泥，冷水調作膏。敷傷處，以帛子繫定，三二日，瘡當斂，仍滅瘢。一方，燒灰存性爲末，以雞子清調敷，如乾再上，或蜜調亦可，或搗末，以脂調塗瘡上，乾即易。一方，以山柏子葉，爛搗塗敷。治人向火，生火斑成瘡有汁，及治火氣入瘡。

右用黄柏、薄荷爲末，乾摻之即愈。一方，用黄柏皮爲末，摻之立愈；薄荷煎塗，亦可。

治火瘡敗壞，用雲母粉同生羊髓，和塗之。

經　治湯火瘡至妙，用劉寄奴爲末，先以糯米漿，雞翎掃傷處，後搽藥末在上，並不痛亦無痕。大凡湯傷，先用鹽末摻之，護肉不壞，然後敷藥。又方，以榆白皮末，豬脂油塗瘡愈。

世　治火湯瘡，先以酒洗；次以楊梅樹皮爲末，香油調敷。治湯火瘡，用髮一束，香油煎，以髮盡爲度，放冷，搽患處驗。

精　治中熱油及火燒，除外痛。以丹參八兩細銼，以水微調，取羊脂二斤，煎三上三下，以敷瘡上愈。

止痛膏　治灸瘡及湯火傷，日夜啼呼，此藥止痛滅瘢。

松脂　羊脂　豬膏　黄蠟各一分

右取松脂破銚中，切臘嚼蠟著松明上，少頃，銚內燒諸物皆消，以杯盛汁敷之。松明是肥松節也。

神效當歸膏　治湯火瘡，初起瘭漿，熱毒侵展，熾赤痛，毒氣壅盛，腐化成膿，此藥斂口生肌，拔熱毒，止疼痛。

當歸　黃蠟各二兩　麻油四兩

右將當歸入油煎，令焦黑去滓；次入黃蠟急攪化，放冷，以瓷盒盛。用時以故帛子攤貼。一方，用白蠟。

紫雪　治湯蕩火燒，疼不可忍，或潰爛成惡瘡。

右用松樹皮，燒灰二錢，瀝青一分，研爲細末。清油調敷，濕則乾摻，忌冷水洗，日三。一方，不用瀝青，以松樹皮陰乾爲細末，入輕粉少許，生油調敷，如敷不住，絹帛縛定，即生痂。

治湯火傷

右用霜後芙蓉葉、桑葉等分，陰乾，研爲細末。用蜜調塗敷之，濕則乾摻。

雞黃油　治湯火傷。

右用雞子煮熟，去白用黃，於銀石鍋內炒乾，再炒直待都化作油，去火毒，毛翎掃下，入韶粉、夜明沙爲末，香油調敷，濕則乾摻之。

《外科正宗·湯潑火燒》 湯潑火燒，此患原無內症，皆從外來也。有湯火熱極，逼毒內攻；又有外傷寒涼，極毒入裏，外皮損爛者，以清涼膏、粟殼膏塗之；毒氣入裏，煩躁口乾，二便秘澀者，四順清涼飲下之；泡破珍珠散搽之自愈。

四順清涼飲

四順清涼飲赤芍，防風羌活共連翹。

當歸甘草山梔等，大黃加上熱俱消。

治湯潑火燒，熱極逼毒入裏，或外被涼水所汲，火毒內攻，致生煩躁，內熱口乾，大便秘實者服。

連翹　赤芍　羌活　防風　當歸　山梔　甘草各一錢　大黃炒二錢

右水二鍾，燈心二十根，煎八分，食遠服。

罌粟膏

罌粟膏醫湯火燒，麻油白蠟共煎熬。將凝加上真輕粉，塗於患上痛隨消。

治湯潑火燒，皮肉損爛，疼苦燃熱，起泡流水者。

麻油四兩，罌粟花十五朵，無花以殼代之，浸油內，煎枯濾清，將油再入杓內，下白占三錢，熬化傾入罐內，待四邊將凝時，下真輕粉細末二錢攪勻，水內頓冷取起。臨用將泡挑破，用抿腳挑膏手心中捺化搽患上，軟綿紙蓋紮，日換二次，其疼即止。次日將軟帛挹淨腐皮，再搽之自愈。

珍珠散見下疳門

治湯潑火燒，腐皮已盡，疼痛已上，用此摻即愈。前杖瘡門中石灰水調麻油成膏，即清涼膏也，搽湯潑火燒亦效。

《外科大成·湯火傷》 初傷時用冷燒酒一鍾於無意中望患者胸前一潑，被吃一驚，其氣一吸一呵。則內之熱毒，隨呵而出矣。如仍作煩悶者，取新童便二碗灌之。由煙燻欲死者，搗水蘿蔔汁灌之，外以燒酒蘸洗湯火傷處，其冷如冰，或以鹽末摻之。能護肉不壞，然後敷保膚等膏。二便秘者，四順清涼飲下之，慎用冷水井泥浸渴，致使熱毒伏於內，寒滯束於外，因而不救者多。

四順清涼飲　治湯火傷，熱毒入裏，或外被寒涼所汲，火毒內攻，致生煩悶內熱，口乾大便秘實者。

當歸　赤芍　羌活　防風　連翹　梔子　甘草各一錢　大黃炒二錢

水二鍾，燈心二十根，煎八分服。

保膚膏　治湯泡火燒，及臁瘡禿瘡。

大蜂房一箇　血餘一元　香油半觔

煤枯，濾去渣，入黃蠟二兩溶化，離火待溫，入

大黃末二兩　朝腦末一兩

二味，研勻和入，任用。

罌粟膏　治湯潑火燒，皮肉損爛，疼苦燃熱，起泡流水者。

蘇油半觔　罌粟花三十朵，無花以殼代之

浸油內，煎枯，濾去渣，入白蠟六錢。

熬化，傾碗內，待四邊將凝時，下真輕粉細末四錢，攪勻，坐冷水內，用時，挑破水泡，攤薄紙上貼之。

《洞天奧旨·火燒瘡》 火燒瘡遍身燒如黑色者難救，或燒輕而不至身

黑者，猶可療也。然而皮焦肉卷，疼痛難熬。有百計千方用之而不驗者，以火毒內攻，而治之不得法也。故治火燒之症，必須內外同治，則火毒易解也。

救焚湯　岐天師傳。內治火燒瘡。

《洞天奧旨・湯燙瘡》　害在臟腑者，多至殺人，然內治得法，亦可救也，內用托藥，則火毒不愁內攻，外以蚌津散汁數掃之，即應驗如響。如炙赤潰爛，用歸蠟膏拔毒止痛，尤易生肌。

祛火外消湯　岐天師傳。外治湯燙、油燒等症神驗。

地榆五錢　白及三錢　柏葉三錢　炒梔子二錢　白芍五錢　當歸五錢　生甘草二錢

水煎服，二劑。傷輕者藥減半。

蚌津散　外治湯燙、油炮等症，方載後。

二黃散　傳世方。

大黃炒　黃柏炒

各爲細末，以雞子清調之搽上最妙。《衛生寶鑒》用苦參末香油調敷，亦效。

毛粉散　繆仲淳傳，治湯火傷，神效。

豬毛蝦存性

研細末，加輕粉，白硼砂少許，麻油調和，敷立效，無斑痕。

歸蠟膏　治湯火傷瘡，炙赤潰爛。用此生肌、拔熱、止痛。

當歸一兩　黃蠟一兩　麻油四兩

以油煎當歸，焦黃去滓，納蠟攪成膏，出火毒，攤貼，最效。出《和劑局方》。

又方：

王不留行焙乾，爲末，麻油調敷。或絲瓜葉爲末，如前調，亦妙。

《瘍科會粹・湯火瘡》　《巢》：凡被湯火者，初謹勿以冷物及井下泥、尿泥及蜜淋塌之，其熱氣得冷，則卻深搏至骨，爛入筋也。所以，人中湯火後苦攣縮者，良由此也。《洗冤錄》云：倘醫不如法，誤以冷水激之，則直逼火毒攻心，便難救。【略】

《鈐》：凡初被湯火所傷，速用冷竈柴草灰一二斤，入鹽少許，以涼水調如稀糊，嘗味微鹹爲度，用以厚攤傷處，覺熱則易之，連易數次，則火毒皆拔於灰中，必腫痛隨散，結痂而愈，誠神妙方也。

丹：火燒，以好酒洗之，又以鹽敷其上。如皮塌者，以酒熬牛皮膠敷之。如湯傷，以淋過第二次灰渣敷，立安。熱酒傷，糯米粉炒黑末，酒調敷之。

《世》：治湯火瘡，麩皮炒黑灰，爲末敷上，神妙。此方有補性，始終皆可用。

《千》：治火瘡未起，梔子仁燒灰，麻油和封之，厚迺佳。已成瘡，燒白糖灰粉敷之，燥即瘥。用白糖，葛氏方。

治湯火燒方：蕎麥麪炒黃色，蜜、水調敷，如神。

《醫通》：火燒悶絕不識人，以尿乘熱飲之，和蜜亦佳。口噤，挖開與之，後用梔子、白斂、黃芩各五兩，以水五升，油一合，煎，去滓待微溫，令漬傷處，去火毒則肌得寬。或急以火酒浸之，其痛立止，醇酒亦佳。

《集驗》：湯火傷，切不可用冷水，恐火毒攻心，先服玄參飲：川連、花粉、玄參各二錢，陳皮、桔梗、山梔各錢半，淡竹葉二十片，水煎服。如藥不便，蘿蔔汁二碗，或童便皆可服，以護其心，使不能內攻。隨取大黃末、桐油調敷。即垂危者，皆保無恙。泡過殘茶葉傾積瓶內，過傷者取塗，頻換，不疼不爛。

《洗》：湯潑傷，急覓水中大蚌，置瓷盤中，令其口向上，置無人處，少頃，口自微開，預將冰片、麝香各二三分同研細末，俟蚌口稍開，即以匙挑一二分傾入蚌肉，蚌口即闔，其內之肉盡化爲漿，流於盤內，再加冰、麝少許，用雞翎蘸掃傷處，先從四面邊弦層層掃入，隨掃乾隨加，掃上即覺涼，入心、脾，便不以痛楚爲苦矣。如無大蚌，小者亦可，此急救第一驗方。及其火氣已退，由白轉紅，由紅漸淡，看其塗上不肯即乾，則防其腐處潰害，即將所存蚌殼燒灰存性，爲末，入冰、麝少許，俟塗蚌漿末乾時，用細絹爲袋，勻篩傷處，或竟將蚌漿調勻，雞翎敷上，外以舊絹護之，更加揉穰粗紙數層紮束令緊，沁上傷中毒水。如覺稍痛，仍用蚌漿四面陸入，內服寧心敗毒之劑，以除其煩，無不立愈。愚三四歲時，嬉戲失足，誤投沸水紅爐，背已幾熟，先母鄒夫人曾見此方治發背，立能定痛，因思毒發自內尚可治，況此火氣仍在外，宜無不可用者，遂以試之，果應手痛止，數日即大消，完復如常，則在一兩月後也。後以治背疽，亦果大效。

《選粹》：凡爲湯火所傷者，有輕重之別。輕者，治宜在外，先用鹽末摻之，則肉不壞；重者，必内外兼治，内用黄連解毒湯，庶毒不内攻，雖危而可倖生。但卒然遭遇，未有不爲之耗散元神者，涼血解毒劑中，安神之藥所不可免也。

灸瘡

題解

《洞天奥旨·灸火瘡》灸火瘡，用艾火灸穴治病而成者也。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灸瘡》止痛生肌散　治灸瘡。

牡蠣半兩，煅，研　寒水石煅，研　滑石研。各二分

右爲細末。凡用之時，切護爪甲，勿令中風，仍須洗瘡令淨，然後摻藥，薄薄令遍，以軟綿帛繫之，候肌生，漸用柏皮膏。

柏皮膏　治灸瘡久不瘥。

柏樹白皮　伏龍肝各四兩　豬脂半斤，煉爲油

右同熬成膏，濾去滓，入瓷器中。每用時薄薄塗之。上以油紙隔，軟帛裹。

綠雲散　治灸瘡，止痛。

柏葉　芙蓉葉並端午日午時採，不拘多少，陰乾

右爲細末。每遇灸瘡，黑蓋子脱了，即用水調少許如膏藥，攤楮紙上貼之，養膿更無痛楚。

四時貼護方

治灸瘡未著痂，及出膿久不合者。

春以柳絮　夏以竹膜　秋以新綿　冬以兔毛

右各隨時貼瘡上。

内托黄芪丸　治針灸傷經絡，流膿不止。

黄芪八兩　當歸洗，三兩　肉桂去皮　木香　乳香另研　沉香各一兩　綠豆粉四兩

右爲細末，生薑汁煮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不拘時，白湯送下。

《洞天奥旨·灸火瘡》灸穴，不發不可，然過發亦不可。過發必至疼痛，宜用太乙膏貼之，如無太乙膏，春月用柳絮，夏月用竹葉，秋月用新棉，冬月用壁上錢貼之亦能止疼也。如灸瘡血出不止者，莫妙用黄芩爲末，酒調服二錢，無不止者。此李樓《怪證奇方》也，然用之實驗甚。

濟生秘覽方　治灸瘡不斂神效，並可斂惡瘡。

瓦松陰乾，爲末，先以槐枝蔥白湯洗，後摻之，立效。

《瘍科會粹·灸瘡》《入門》：凡灸，預卻熱物，服滋腎藥。及灸，選其要穴，不可太多，恐氣血難當。灸氣海煉臍，不可臥灸。素火盛者，雖單灸氣海，亦必灸三里瀉火。灸後未發，不宜熱藥，已發，不宜涼藥。常須調護脾胃。俟其自發，不必外用酒黠，蔥熨等法。發時或作寒熱如瘧，亦不可妄服藥餌。落痂後，用竹膜紙貼三五百，次用所宜服藥，以麻油、水粉煎膏貼之。膿多者，一日一易，膿少者，兩日一易，使膿出多而疾除也。務宜撙節飲食，戒生冷、油膩、魚蝦、筍蕨、量食牛肉、小雞。長肉時，方可量用鮸、鱔、水雞、豬肚、老鴨之類。謹避四氣、七情、六慾，持以歲月，必復。

五臟之氣已絕於内，而用針者反實其外，是謂得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臟氣已絕於内，陰虚也。反實其外，誤益陽也。益陽則愈損其陰，是重竭也。陰竭必死，死則靜也。五臟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針者反實其内，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臟氣已絕於外，陽虚也。反實其内，誤補陰也。助陰則陽氣愈竭，故致四逆而厥。逆厥必死，死必躁也。《靈樞經》又曰：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奪陰者死，奪臟氣也。尺之五里，尺澤後之五里也，手陽明經穴，禁刺者也。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臟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腧矣。一臟之氣，五至而已。針五往以逆之，則一臟之氣已盡。若奪至二十五至，則五臟之腧皆竭。闕門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門而刺者，死於堂上。闕門而刺，言猶淺也，淺者

害遲。故死於家中。入門而刺，言其深也，深則害速，故死於堂上。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心者，五藏六腑之主，故中之者，不出一日，其死最速，動變動也。心在氣爲噫，噫見則心氣絕矣。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語謂無故妄言也。肝在氣爲語，語見則肝絕矣。刺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嘘，爲欠。《診要經終論》曰：中腎，七日死。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爲咳。肺在氣爲咳，咳見則肺氣絕矣。《診要經終論》曰：中肺者，五日死。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脾在氣爲吞，吞見則脾絕矣。《診要經終論》曰：中脾者，五日死。刺傷五藏，死期各有遠近者，以陰陽要害之有緩急也。死生之道，惟陽爲主，故傷於陽者爲急，傷於陰者稍遲。心、肺居於膈上，二陽藏也。肝、脾、腎居於膈下，三陰藏也。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爲嘔。膽屬少陽，迺生氣所在，爲六腑之一。然藏而不瀉，又類乎藏。凡十一藏者，皆取決於膽，是謂中正之官，奇恒之府，傷之者，其危極速。故本篇不及六腑，獨言膽也。嘔出於胃而膽證忌之，本邪犯土，見則死矣。刺跗上中大脈，血出不止，死。跗上，足面也。大脈，足陽明衝陽穴，胃經之原也。胃爲五藏六腑水穀氣血之海。若刺之過傷，以致血出不止，則海竭氣亡，必致死也。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腦戶，督脈穴，在枕骨上，通於腦中。腦爲髓海，迺元陽、精氣之所聚。針入腦則真氣泄，故立死。刺陰股中大脈血出不止，死。陰股大脈，足太陰箕門，血海之間。血不止則脾氣脫，故至於死。刺臂太陰脈出血多，立死。臂，太陰師脈也。肺主氣，以行營衛。血出多而營衛絕，氣散則死。《素問》。

《洗冤錄》：針灸雖是穴亦能死人。又有針灸別以他故死者。某撫院，針後數日食熊掌，針孔脹出血死。藩司庫役馬仲亭，針孔傷風，誤食參、耆死。

凍瘡

論說

《洞天奧旨・凍瘡》 凍瘡犯寒風冷氣而生者也。貧賤人多生於手足，富貴人多犯於耳面。先腫後痛，痛久則破而成瘡。北地嚴寒，尤多此症。更有冷極面得者。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凍瘡門主論》 陳實功曰：凍瘡乃天時嚴冷，氣血冰凝而成，手足耳邊開裂開痛。《正宗》。

申斗垣曰：凍瘡先痛後腫，遇暖發燒，破流膿血。《啓玄》。

《石室秘錄》云：凍瘡乃人不耐寒，而肌膚受冷，驟用火烘，乃成凍瘡，至於耳上凍瘡，必是人用手溫之，反成此累也。

《正字通》云：今俗呼足跟凍瘡曰龜瘃。

蔣示吉曰：凍瘡乃肌肉寒極，氣血不行，所謂死肌患也。初起紫斑，久則變黑，腐爛作膿，碧玉膏主之，生肌斂口。《說約》。

澄謂：熱肌經冷風所激，凝滯成片作癢，此是凍風，切勿火烤。亦忌熱手摸擦，越摸越甚，一經紫黑破損，即成凍瘡，宜楝樹果煎湯洗，極效。

綜述

《外科正宗・凍風》 治凍風皮肉損爛，膿水淋漓，疼痛不止者用之。獨勝膏來最散寒，凍風凍耳一般安。六月生逢三六日，搽之冬凍不相干。

治凍風凍跟、凍耳，每逢冬寒則發。

六月初六、十六、二十六日，用獨蒜搗膏，日中曬熱，在於遇冬所發之處擦之，忌下湯水，一日共擦三次不發。又每常凍風用茄根同蔥湯浸洗，再不重發。

《外科大成・凍瘡》 凍瘡者，由寒極氣凝，血滯肌死而成也。甚則手足耳鼻受冷，至不知痛癢者。宜置溫處，以綿厚裹之，或用熱手熨之，切忌火烘湯泡，犯之則肉死，至春月必落。宜服內托之藥，以助陽氣，則腐肉自潰，良肉自生。外用瑩珠等膏生肌斂口。如骨脫筋連者，急剪去筋，否則浸淫好肉難醫。凍耳成瘡，生薑自然汁煎膏塗之。凍足瘡腫，麥草連根葉煎湯洗之。每逢冬月，原凍處即發者，獨勝膏搽之曬之，庶不再發。

靈異膏　治凍瘡、湯火瘡、杖瘡、多年惡瘡。

鬱金三兩　生地二兩　粉草一兩　豬脂油一觔

浸七日，煤藥枯，濾去渣，入黃蠟四兩，溶化成膏，浸水內久之，任用。

《洞天奧旨・凍瘡》 手足十指尚有墮落者，以犬糞經霜而白者，燒灰，芝麻油搽調最妙。倘氣虛者必須補氣，血虛者必須補血。外用附子末、練樹

子肉搗搽，自愈。倘用甘草、黃柏、松葉、大黃之類，俱不見十分全效矣。至手足墮落者，止可存其手足，用補中益氣之劑救之，十指不能不爛，未必能重活之也。

狗糞散　治外手足凍裂。

乾狗糞爲細末，用白糞爲妙，燒灰存性，以絕細爲度，麻油調敷。數次即愈。用西瓜皮、柏油等藥，俱不效。此方特奇。

《瘍醫大全・諸瘡部下・凍瘡門主方》　凍瘡開裂。

桐油八兩　白蠟　黃丹各一兩

熬膏貼之。

又方　楝樹果煎湯淋洗，即以楝樹果擦之神效。

又方

五倍子　牛鼻中繩煅灰，各等分

研末，填凍裂處。

又方

松香二兩　黃蠟一兩

熬勻，瓦罐收貯，先以熱湯洗，令皮軟拭乾，將藥於慢火上炙化塗之。

凍耳凍跟　端午日取豬板油四兩去皮膜，加乳香二分、輕粉三分、雄黃五分，研入米燒酒內拌勻，再入油拌過，俟收乾放懸屋檐下陰乾，搽之。

手足開裂經春夏不愈者：

生薑搗汁　紅糟　食鹽　臘豬油

共研爛，擦入皺內，一時雖痛，少頃便軟皺合，再用即安。

免凍瘡法：

杏仁　天花粉一兩　紅棗十枚　豬胰三副

共搗如泥，用好酒四杯浸於磁器內，早晚搽手及頭面。

冬月凍瘡皮裂疼痛　黃蠟一兩熔化，入松香三分攪勻，每以溫湯洗拭裂處，用前藥熔化，滴入裂縫，經旬即愈。

凍瘡未破者，白礬研末一錢，百沸湯半盅攪和，雞毛掃塗烘乾，擦去患處白層，再掃再烘，藥盡自愈。

洗凍瘡　秋茄根煎湯，乘熱洗之。如皮破，以螃蟹殼煅灰摻之。

又方　白及二兩煎湯洗之，如爛破者，洗後用橄欖核燒研爲末，搽之。

又方

陳石灰、黃狗屎露天久者，變成白色，用炭火煅過，各等分，研細末，以麻油調之敷上。雖過瘡潰爛，敷上即止痛生肌。

凍瘡久爛不愈　糖塔餅灼內炒成灰，研末一兩，加冰片少許，乾摻。

又方　獨蒜煨，杵爛貼。

又方　熬熟桐油調密陀僧末敷。

又方　五倍子研末和牛骨髓填縫內，即好。

又方　荊芥煎湯洗之，三日愈。

又方　生附子爲末，麵水調敷。或加楝樹子肉搗敷。

又方　麻雀腦子塗之。

又方　豬腦子加熱酒洗。

又方　臘月羊油懸掛屋內，愈陳愈妙，搽之立愈。

又方　羊屎不拘多少，煅令存性，砂糖調敷。

又方　狗骨煅存性，研末，香油調填裂拆內。

又方　附子皮煎湯洗。

又方　陳蠟燭油同白蠟搽之。

又方　糟湯浸洗，薑汁塗之。

腳指凍風爛化　棉花燒灰摻之。

凍瘡　油胭脂搽之。

又方　玉紅膏搽之。

又方　五倍子、豬油搗成膏，填入裂縫。

凍耳　薑汁煎塗。

凍跟　茄根煎湯洗。

免凍　櫻桃擦耳，擦腳後跟。冬季不生凍瘡。

凍瘡　舊貂毛煅存性，搓。

又方　凍瘡已破者，用黃柏末七分，生皮硝三分。未破者，用黃柏末三分，生皮硝七分，俱用冷水調搓。

又方　鴿糞煎湯洗。

又方　蟹殼燒枯研細，菜油調搓。

又方　先用胡椒煎洗拭乾，再用胡椒研細摻上，外以新棉包裹，用布

紫好。

又方　鮮蠶豆梗葉煎湯洗。

又方　雪擦洗凍處。

又方　魚膠熬化，攤膏藥貼破裂上。俟長平自落。

又方　甘草甘遂煎湯熱洗二次。

凍風裂開：

敗荷葉梗燒存性　頭垢

桐油熬過調膏，捺成一塊，臥用切作小條，梗在裂縫內。

又方　醃菜鹵煎湯滾洗。

《瘍科全粹・事集・凍瘡》　子和：經曰，寒瘡流水，俗呼凍瘡。或經年不愈者，用野中淨土曬乾，以大蒜研如泥，揑作餅子如大觀錢厚薄，量瘡口大小貼之，以艾火加於餅上灸之，不計壯數，以泥乾爲度，去乾餅子再換濕餅子灸，不問多少，直至瘡痂覺痛癢，是瘡可治也。然後口含漿水洗漬，用雞翎二十莖縛作刷子，於瘡上刷洗淨，以此洗刷不致肌肉損傷也。以輭帛拭乾，用木香檳榔散敷之。如夏月醫之更妙。《正宗》：凍風者，肌肉寒極，氣血不行，謂肌死患也。初起紫斑，久則變黑腐爛作膿者，以碧玉膏主之，生肌斂口。

足跟紅腫凍瘡《世》

足跟，左足指面，後跟赤白肉際骨下，刺入三分，彈針出血，可灸三七壯。

足跟凍瘡潰破

用蔥椒湯洗，刮去腐肉，用三稜針出血，將馬屁勃入生牛骨髓，調和敷之，效。

又方　治凍瘡。

用茄根燒灰洗了，用雀兒腦髓塗之。

《山》：用五倍子煎湯洗。

又方　治凍瘡破爛，年年如是。

用野鴨腳俗呼水活鴛　焙燥，研末，香油調搽，下年不發。

如神散羅氏　治凍瘡皮爛，痛不可忍。

用川大黃不拘多少，爲細末，新水調掃凍破瘡上，痛止立效。

雉腦膏　治凍瘡久不瘥，年年發歇，先癢後痛，然後腫破出黃水，及血出不止。

雄雉腦一枚，研爛　黃蠟各等分　清油減半

右同於慢火上熬成膏，去滓入瓷器中，每用塗瘡上。

柏葉膏　治凍瘡，手足指欲墮及耳欲落。《準繩・雜證》作凍耳成瘡方

柏葉炙乾，爲末，四兩　杏仁去皮、尖，四十粒　頭髮一拳大　食鹽半兩，研　乳香二錢半，研　黃蠟一兩　油一升

右先煎油沸，次下前五味藥，待髮盡再下黃蠟攪勻，瓷盒收。先以熱小便洗瘡，以綿揩乾後，以藥塗，即以軟帛裹，勿令寒氣侵入，每日一換，如瘡漸差，三四日一換。

橄欖散　治腳凍瘡。

橄欖核燒灰存性，爲末，入輕粉，油調塗。《乾坤生意》方無輕粉。

又方　治凍瘡。《集驗》

冬瓜皮、茄根煎湯熱洗，不三四次愈。

又方《入門》

生附子爲末，以水麪調塗之。

預防凍瘡方嚴希堯方

鮮櫻桃數斤，盛在瓷器內，封口，放在涼處發過，俟冬月有凍瘡之時，將櫻桃水少許，搽在瘡上即愈。預搽面上，即不冷矣。

治凍耳方

極小罐盛好燒酒，將胡椒碾極細末，入燒酒內塞緊，每晨洗面後稍煖之，用搽耳即除。

又方《入門》

茄根及枯莖葉煎湯，漬洗凍瘡良。

又方《選粹》

煎桐油，調密陀僧搽。

凍耳成瘡方《準》

柏白皮　榆白皮　桑白皮　杏仁湯浸，去皮，各二兩　甘草一兩　羊腦髓半斤

右剉，以羊腦髓煎令黃，濾去滓，於瓷器盛，每用鵝翎蘸藥塗之。

治凍瘡手足裂方

用肥雞油熬化七錢，入黃蠟三錢，攪勻，凝定敷患處，一夜其裂即合，神效。

治凍瘡爛裂方

生山藥一塊削去皮，入上白糖三錢，研爛塗上立愈。

治凍瘡初起紅膿未破方

用辣茄兒煎湯，洗數次即愈。

又方

鮮橘皮煎湯洗之。

《外科真詮・凍瘡》 凍瘡犯寒風冷氣而生。貧賤人多生於手足，富貴人多生於耳面。先腫後痛，痛久則破而成瘡。北地嚴寒，先多此症。外用犬糞經霜而白者燒灰，香油調搽最妙。或用附子末練樹子肉搗搽，或用靈異膏搽，皆可收效。更有冷極手足十指墮落者，宜內服人參養營湯，外照上治法。逢冬凍處仍發者，用獨勝膏塗之。

紀事

《瘍科會粹・文集・凍瘡》 戴人女僮，足有凍瘡，戴人令服舟車丸、瀉川散，大下之，遂愈。人或疑之，戴人曰：心火降則寒消，何疑之有？

一女，年數歲，嚴寒上京，兩足受凍，不仁，用湯泡漬，至春，十指俱爛，牽連未落。予用托裏之劑，助其陽氣，自潰脫，得保其生。此因寒邪遏絕，運氣不至，又加熱湯泡漬，故死而不痛也。余嘗見人嚴寒而出，凍傷其耳，不知痛癢，若以手觸之，其耳即落。當以煖處良久，或熱手熨之，無恙。若以火烘湯泡，其耳即死，至春必潰脫落矣。北方寒氣，損人若此，可不察之。

外科總部

竹木金刃蟲獸破傷風部

蜈蚣咬傷

論說

綜述

《洞天奧旨・蜈蚣叮瘡》蜈蚣叮人，雖不成瘡，然痛亦苦楚。蜈蚣有二種：一赤足，一黃足。黃足者叮人痛輕而不久，赤足者叮人甚久而痛重，以赤足之毒勝於黃足也。

《瘍醫證治准繩・諸蟲獸螫傷・蜈蚣咬》治蜈蚣咬。生雞血傅上，立愈。累效。一男子，爲蜈蚣入咽喉中咬之，垂死之際，一醫，令殺生雞血乘熱灌喉中，蜈蚣即出而愈，實良方也。又方，用雞糞塗之。又方，治蜈蚣、諸毒蟲傷，麻油點燈，於瘡口上對口熏之，登時愈。又法，大油紙燃，燒燈吹滅，以餘煙之。亦治蠍及諸毒傷。治蜈蚣咬，竹葉清研汁敷之，累效。蜈蚣草，曬乾爲末，入鹽少許，水調敷患處，能解諸毒。

梅　治蜈蚣咬，痛不止。獨頭蒜磨螫處，立愈。

聖　治蜈蚣咬方。用蝸牛挍取汁，滴入咬處。

孫　蜈蚣咬。取蜘蛛一枚，安咬處，當自飲毒。如蜘蛛死而痛未止，更易生者。

丹　蜈蚣咬。嚼鹽敷其傷處；次以鹽湯洗之。《梅師方》。蜈蚣咬，頭垢塞之，不痛則癢。治蜈蚣咬及諸蟲咬毒，先用鞋底上擦之，用大蒜、小蒜、桑葉罨傷處。如無，用油豉罨傷處；或鹽靛塗罨之，亦效。治蜈蚣毒蟲咬，用桑枝汁同鹽，擦痛處；或溶黃蠟滴患處，肉黑爲度。又方，用皂角於咬處上，用艾灸熱，去之效。用生薑汁調雄黃水敷。又方，灰莧葉，擦其痛，即止。又方，燈草蘸香油點煙，熏之。又方，見被傷，急以手指於地上乾處畫王字內，撮土摻在咬處，即愈。又方，用耳塞少許，塗咬處疼即止。又方，用茱萸嚼爛擦之。又方，用生薑汁，調蚌粉搽。

《外科正宗・惡蟲叮咬》蜈蚣咬傷，疼腫驟發。用蟾酥並磨塗傷處，用粗紙捻蘸麻油，點火用煙焰薰之，疼腫自消。又方：用雄雞糞擂水塗之。又方：用頭垢搽傷處，以捻焰薰之。

《外科大成・不分部位小疰・咬傷》蜈蚣傷　取雄雞倒控少時，以手蘸雞口內涎抹傷處，其痛立止。危者生雞血乘熱灌之。

《洞天奧旨・蜈蚣叮瘡》倘爲所咬，以蝸牛之涎搽之，其痛即止。如北地無蝸牛，用雞冠血塗之，有雄黃末撚香油紙條，點火熏其傷處，立刻止痛。或以山茱萸一粒，口嚼，敷之亦妙。更有人誤食蜈蚣游過之物腹痛者，以紫金錠研碎，薑湯調飲半錠，嘔吐而愈。

蝸牛散　治蜈蚣咬傷作疼。

雄黃末一錢　蝸牛一條，搗爛

敷患處即處，口嚼山茱萸一粒，敷患處即止痛，取蜒蟟塗上即止痛，神驗。

《瘍科會粹・蜈蚣咬》治蜈蚣咬　生雞血敷上立愈。累效。

又方　用雞屎塗之。

又方　並治諸毒蟲傷。麻油點燈於瘡口上，對口熏之，登時愈。

又方　用南星磨汁敷之，累效。

《綱》：中蜈蚣毒，舌脹出口是也。雄雞冠血浸舌並嚥之。

梅：治蜈蚣咬，痛不止，獨頭蒜磨螫處，立愈。

《聖》：治蜈蚣咬方：用蝸牛挍取汁，滴入咬處。【略】

《選粹》：一法：手寫寅字於地，將臨了一點及頭上一點土撮起擦傷處，即愈。

《綱目》：蜈蚣咬傷，胡椒嚼，封之，即不痛。【略】

《綱》：蜈蚣入腹，豬血灌之，或飽食，少參，飲桐油，當吐出。

《綱》：誤吞蜈蚣，刺豬羊血灌之即吐出。昔有店婦吹火，筒中有蜈蚣入腹，店婦仆地，號叫可畏。道人劉復真用此法而愈。

《外科切要・蜈蚣咬傷》 蜈蚣咬傷用雄黃，倒控雞涎蘸傷間，內飲雞血皆可效，或用蜘蛛拔毒安。

紀事

《瘍科會粹・蜈蚣咬》《堅瓠集》：蜈蚣入腹最難出，一人夜吹火，有蜈蚣在吹筒中，驚竄入喉，漸下胸膈，用生雞血灌之，更飲菜油盞許，以蜈蚣畏油故也。遂惡心，蜈蚣並油血吐下，續服雄黃水獲安。昔吾郡張衡虛，醫多奇效。有道人炊，誤吸火筒中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張命碎生雞子數枚，取其白啜之。良久，問其痛稍定，復啖生油。須臾大吐，則雞白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爲一也。人服其得醫意云。

虎咬傷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諸蟲獸螫傷・虎咬》 用野生菜搗爛，塞所傷孔中滿，不必換，自然新肉長出而愈。曾有人被咬已死，用此方治之。

丹　熊、虎傷毒痛，煮生鐵，令有味以洗之。《肘後方》。虎傷人瘡，取青布緊卷，燒一頭內竹筒中，射瘡口令煙熏入瘡口中佳。《梅師方》。清油洗瘡口，仍吃清油一碗。又方，用乾葛，濃煎湯洗。又方，用沙糖水調塗。仍服沙糖水一兩碗。

世　虎傷人瘡。用莓子葉杵細塗之。按：《本草》莓子葉即豬膏莓，能治虎、犬咬傷。

《洞天奧旨・虎噬瘡》 急用豬油貼之，無豬油則用豬肉亦可。隨貼隨化，隨化隨易，則疼痛少緩。急用榆根散摻之，隨摻隨濕，隨濕隨摻，血必止矣。一止血而命可奪也。世有一遇虎損，以香油灌一二碗以祛毒，乃用香油以洗瘡，亦佳。然終不若吾法之奇也。倘內服安神氣之藥，外用玉真散生肌等藥尤妙。

榆根散　治虎噬，載末卷。

又方　地榆二兩，煮汁飲，並爲末敷之。亦可爲末，白湯調服，一兩作三次飲，忌飲酒。

蛇咬傷

論說

《洞天奧旨・蛇咬瘡》 蛇咬瘡最毒，不止虺蛇也。或在足上，或在頭面，或在身腹之間，疼痛異常。重者必至足腫如斗，面腫如盤，腹腫如箕，五日不救，毒氣內攻於心而人死矣。蓋蛇乃陰毒，陰毒以陽藥解之，其毒益熾，必須用陰分之藥，順其性而解之爲妙。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諸蟲獸螫傷・毒蛇咬》 治毒蛇傷，急以小便洗出血；次取出口中唾塗之，又以牙far封傷處，敷而護之甚妙，且不痛腫。《山居》云：用犬糞敷患處，亦佳。又方，用好醋一二碗服，令毒所不隨血泛；或飲清油一二盞，亦可。及以頭繩紮定傷處兩頭，次用白芷末半兩，白水調服，頃刻，咬處黃水出盡，腫消。又方，用白礬、雄黃、黃蠟等分，丸如指頭大。遇有着傷，燈上燒開，滴傷處；或以竹筒按上，滴入，則毒不散。

世　路行，卒被蛇咬。當急扯裹腳帶，紮縛傷處上下寸許，使毒氣不能淡傷肌體，又急用白礬，安刀頭火上溶汁沸，滴於傷處，待冷，以長篦子速挑去靨，則毒血隨出，黯腫尚未退更滴之，以退爲度。村居山僻及途中夜行，卒被蛇傷咬，難求白礬處，速作艾炷灸五壯，以唾調鹽塗之。如黯腫尚未消釋，當更灸更搽，毒涎自然流出，且不透裏傷人。蜈蚣咬，亦宜灸。

世　治一切毒蛇咬。用透明雄黃，研細末，以醇酒濃調，厚搽傷處，水流出如涎，痛腫即消。一方，以萵苣汁和雄黃末作餅子，候乾爲末，每用少許，貼瘡口立效。

衍　有人被毒蛇所傷，已昏困。有老僧以酒調藥二錢灌之遂蘇；及以藥滓塗患處。良久，復灌二錢，其苦皆去。問之乃五靈脂一兩，雄黃半兩同爲末，止此耳。後有中毒者用之，無不效驗。又方，用乾薑、雄黃等分，爲末敷之。兼辟蛇，用絹袋盛，繫臂上，男左女右，蛇聞氣遠避。

世　治毒蛇所傷。

細辛　香白芷各五錢　雄黃二錢

右爲末，加麝香少許。每服二錢，溫酒調服效。

丹　治一切蛇咬。用香白芷嚼碎，敷患處；又用溫酒調效。水蓼搗汁飲，滓敷傷處。櫻桃葉絞汁服，滓敷傷處。

世　治一切蛇、蟲所傷。用貝母爲末，酒調，令病人盡量飲之，頃久，酒自傷處爲水流出，候水盡，卻以藥滓敷瘡上，即愈。治蛇咬，腫毒悶欲死者，用重苔六分，續隨子六顆，去皮同爲細末，以酒服方寸匕；又以唾調少許，敷患處立安。《崔氏海上方》。又方，用白礬二錢，服之，防毒氣攻心。又方，金線重樓以水磨少許，敷咬處；又爲細末，酒服之。又方，用柏樹葉、魚腥草、地松節、皺面草、草決明，共一處研細，敷傷處極佳。地榆絞汁飲，及濃煎漬之，半日愈。治蛇傷，用馬蘭草即階前菊，生搗敷傷處；亦解酒疸，止鼻衄，合金瘡。治蛇咬瘡，用蒜去皮一升，搗破，以童便一升，煮三四沸，熱漬損處一兩時。初咬未腫，即嚼蒜封之，六七易。又方，用蒜一升，乳二升，煮爛，空腹頓服，以飯壓之，次日依前再服。治者惡蟲蛇螫，用地松，搗敷之。

海　治蛇虺咬人。以獨頭蒜、酸漿搗汁，敷咬處佳。

海　治蛇咬。男子陰毛，口含二十莖，嚥其津，毒不入腹。

世　治諸般蛇咬，此傳之於擒蛇者。藥味不全亦可。

大青　小青　青木香　烏桕葉　火炮草　山蕨萌　過山龍　地蜈蚣　天門冬　白芍藥　香薷

右細末。用白木香研細，生白酒調服；渣罨咬處，累效。

聖　治蛇咬毒。食茱萸一兩，爲細末。冷水調，分爲三服，立瘥。

丹　治蛇毒，吃菰蔣草根灰，取以封之。其草即野茭白是也。《廣濟方》。

蛇咬作瘡，暖酒浸，日三次。絲瓜根，擂生酒，飲醉立愈。治蛇傷，用小青一握，細研，入香白芷半兩，酒調服。卻以手捻患處，候黃水出，爲效。毒蛇傷人，目黑，口噤，毒氣入腹，以甘草、白礬等分末之，冷水調下二錢。蒜一升，乳二升，煮食。仍煮童便，熱漬之。麻油、米醋，並急飲二碗，毒即散。大糞塗之。頭垢、耳塞、井泥、蚯蚓糞，和搗塗咬處，黃水出愈。一方加白丁香。

蛇咬，忌食酸物、梅子，犯之大痛。

蛇入人口並七孔中者，割豬母尾頭，瀝血蓄口中，並孔口上，即出。

聖　治因熱取涼睡，有蛇入口中，挽不出者，用刀破蛇尾，內生椒二三粒，裹著即出。

治卒爲蛇繞不解，以熱湯淋之，無湯，令人尿之。

《外科正宗・惡蟲叮咬》 蛇毒傷人，用雄黃末、蘭葉搗汁，調敷腫上；內用半枝蓮搗爛，取汁二兩，熱酒四兩和汁服之。蓋汗爲效，仍用渣敷傷處亦妙。又方：隨傷即用端午收採蒼耳末五錢，水煎一鍾熱服，蓋汗即安；如無端午收採者，便用常日採取陰乾，煎服一兩，發汗亦效。

七寸蛇，青色扁形，尖尾短足。紅口者毒輕，青口者毒重，以舌螫人，其

毒最惡。初螫時，用雄黃末一錢，生礬二錢，杓內溶化，將箸頭點藥傷處，冷收則易之，連點七交遂愈。毒氣入裏者，解毒紫金丹酒磨服一錢，蓋汗即愈。遲延毒腫痛者，麻油焰薰之亦瘥。

《外科大成・不分部位小疵・咬傷》　蛇咬傷　即飲好醋一二碗，使氣不隨血走，以繩紮傷處兩頭，再次用白芷末五錢，水調服。少時咬處出黃水，水盡則腫消口合而愈。

一用雄黃五錢，五靈脂一兩爲末，每服二錢，溫酒調服，仍以此藥敷患處，或用神燈照撚子薰之。

《洞天奧旨・蛇咬瘡》　外治之法最神者，取半邊蓮草搽而擦之，頃刻即安。隨用祛毒散飲之，三劑即全愈。外治之方如蜈蚣散亦神，皆可用也。若蛇誤入人孔竅之內，即以針刺其尾，則自出，不過二三針也。北直田野間一婦人小遺，蛇入陰戶，竟不知用針刺尾之法，卒至暴亡，可憫也。餘故特志之以傳世云。

祛毒散　岐天師方。內治蛇咬瘡毒。

白芷一兩　生甘草五錢　夏枯草二兩　蒲公英一兩　紫花地丁一兩　白礬三錢

水煎服，三劑全愈。

蜈蚣散　伯高太師傳。外治蛇咬。

白芷一兩，取白色者　雄黃五錢　蜈蚣三錢　樟腦三錢

各爲極細末，以香油調搽腫處，隨乾隨掃，蛇毒盡出而愈。

《瘍醫大全・蛇虎傷部・蛇傷門主論》　陳遠公曰：人被蛇傷，不拘何處，或上或下，腹脹如箕，三日不救，毒氣攻心必死。蛇乃陰物，傷人最毒，治用解毒爲主。惟是蛇毒，乃陰毒也，若用陽毒解之，則毒愈熾，必用陰分解毒之品，順其性而解之也。祛毒散：　用白芷、紫花地丁、蒲公英、夏枯草各二兩，生甘草五錢，白礬三錢，水煎服，一劑腫消，二劑毒從大小便而出，三劑全愈。《冰鑒》。白芷雖陽分之藥，得夏枯草則陽化爲陰，地丁、公英、甘草、白礬盡消毒之味，又且屬陰，陰變以化陰毒，自易奏功，助白芷直攻蛇毒，無留存之害也。或問解蛇毒，既不可用陽分之藥，何以又用白芷，不知蛇毒非白芷不除，世人不善用之，所以有不效者，今用於陰分之中，自無不效矣。何可舍白芷，反致無功乎！　或問雄黃亦制蛇毒，何不用之，不知白芷陽中有陰，不比雄黃純陽也。雄黃外用可建奇功，內用每至僨事，不若白芷用陰分之中，可建全功耳。諸蛇有毒，惟土虺蛇最毒，咬人若不急治，則死矣。凡蛇誤入人孔竅內，即用針刺其尾，不過兩三針，則自退出。

《丹心》云：　制蛇毒用雄黃末，加人參湯調服。

《綱目》云：　人卒爲蛇繞不解，熱湯淋之，無湯則令尿之，即解。凡毒蛇咬用針刺傷處出血，用繩紮兩頭，浸糞缸內，毒不內攻。若毒走腫痛者，麻油紙捻焰熏之，再解毒紫金丹一錢，酒磨服之。取汁。

《瘍醫大全・蛇虎傷部・蛇傷門主方》　毒蛇咬　急於咬傷處上下扎緊，使毒氣不散，食蒜飲酒令飽，使毒不攻心，更搗蒜敷傷處，加艾圓灸之。

又方

五靈脂一兩，水飛　雄黃五錢

研極細末，用無灰酒調取二錢，滓敷患處，忌人參。

又方　黃豆根上又有白豆，取來口內嚼爛，敷之。

又方　川貝母爲末，酒調盡醉灌之，少頃酒自傷處化水流出，候水盡，用渣敷咬處，垂死可活。

又方　明雄黃共蒜搗敷，內取白芷護心散。

白芷護心散　治毒蛇蜈蚣咬。

明雄黃　炙甘草各五錢　白芷一兩　滴乳香去油三錢

共研細末，每服四錢，酒調服。

又方　水洗淨膿腐，易水數斗，拭乾，用鴨嘴礬、白芷、麝香各等分，研末敷之。

又方

五靈脂　白芷各五錢　明雄黃三錢　滴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五分　甘草二錢　麝香三釐

水酒各半，煎服，其渣敷毒蛇咬處，起死回生。

又方　半邊蓮藤、葉，一名金錢草。用唾液揉洗，並敷咬處，立愈。謬云：有人識得半邊蓮，終朝可伴毒蛇眠。

又方　柏子樹葉不拘多少，冷水搗爛，洗過又搗，敷上三五次可愈。如咬破潰爛，用鳳尾草搗如泥，敷上即收口，如不爛者，不必用。

又方《集驗》。　白礬溶化，乘熱滴傷處，痛立止，毒氣即趕出。

毒蛇及諸色惡蟲咬傷，毒氣攻入肚腹者　蒼耳草嫩葉搗汁灌之，將渣厚

敷傷處。

土虺毒咬孫真人。　令婦人對咬處出尿澆之，用尿洗之。

毒蛇瘋狗咬傷孫真人。　人糞塗咬處極妙，新糞猶佳，諸藥皆不及也。

毒蛇咬　用糯米半升，揀去半粒者勿用，令家內男婦衆人嚼爛，敷於咬傷之上，少停其咬處便有黑氣冒出。隨又換敷，即出紫黑血水，則其腫自消，其痛則自止矣。

蛇咬　採鮮大藍葉搗汁，或小藍葉搗汁乳細，雄黃末敷之。

又方　紫金錠酒磨服一錠，多飲爲妙。取汗，又再用紫金錠磨爛，敷於咬傷之處。

又方　黃豆葉搗至極爛，敷於咬傷之處。

蛇咬毒走腫痛　麻油紙捻撓煙熏之。

毒蛇咬　煙袋燒熱滴油搽之，百試百驗。

又方　用泥蛤蚧搗爛，敷咬處即好。

又方　白芷末一兩，開水調下，死者立生。

又方

穿山甲炮　廣木香各錢五分

研細末，熱酒調下。

又方捕蛇師。

全蝎二個，研　蜈蚣二條，炙

研勻，酒調上立愈。

又方抄本。

北細辛　白芷各五錢　雄黃五分

研細，每服二錢，酒調服。

又方　煙袋內油四面塗腫處即消，切不可塗咬傷孔內。

又方　藍葉搗汁，同雄黃末敷之。

又方　雄黃一錢，生礬二錢，灼內溶化，將箸頭蘸藥點傷處，冷則易之，連點七次。

又方　櫻桃葉搗爛塗患處，搗汁飲之，毒不內攻。

又方　半邊蓮搗爛，取汗二兩，熱酒四兩，和汁服取汗，渣敷更妙。

又方　蒼耳草陰乾五錢。水一盅，煎熱服取汗。

又方　炙油梳令汗出，熨瘡口。

又方　雄黃末敷，日三四次。

蛇咬爛入骨者　白芷一兩，膽礬五分，麝香三分，乳爲細末，日日摻之，即愈。

赤煉蛇咬　用活公雞刀割一塊貼之，換貼兩三塊，自愈。

蛇咬方周鶴仙。　雞蛋三個，敲破蛋頭，合在蛇咬之上，聽蛋內有聲變黑色，再用一個合之，俟蛋內色變黃白，不甚黑，再用一蛋合之。自愈不疼，極妙良方。

又方　蒲公英搗爛貼上，即愈。

又方　廣木香不拘多少，水煎服，效不可述。

解毒散　治一切毒蛇並獸所傷，重者毒入腹，則眼黑口噤，手足強直。此藥平易，不傷氣血，大有神效，不可以其易而忽之。白礬、甘草各等分爲末，每服二錢，不拘時冷水調下，敷傷處。

毒蛇咬傷，跌撲不起將死者。

香白芷搗末　麥門冬去心

好酒煎服，良久有黃水自傷口出，俟水盡腫消皮合，仍將藥渣搗融敷。

水蛇刺傷　莧菜根順擂，滾酒泡，以碗蓋之，熱飲取汗爲度。渣仍敷咬處。

蝮蛇螫人　燒蜈蚣研末搽。

又方

北細辛　雄黃各等分

研細搽傷處，並治諸蛇及虎傷俱效。

《瘍科會粹·寸集·毒蛇咬·初傷解毒法》景：凡傷處兩頭俱用繩紮縛，庶不致毒氣內攻，流佈經絡。一方急取三七搗爛罨之，毒即消散，神妙無比。

《綱》：蟲蛇獸毒及蟲毒，生明礬、雄黃等分，於端午日研末，黃占和丸，梧子大，每七丸念藥王菩薩七遍，熱水下。《東坡良方》

《世》：路行卒被蛇咬，當急扯裹腳帶紮縛傷處上下寸許，使毒氣不能淡傷肌體。又急用白礬安刀頭，火上熔汁沸，滴於傷處，待冷，以長篦子速挑去靨，則毒血隨出，黯腫尚未退，更滴之，以退爲度。村居山僻及途中夜行，

卒被蛇傷咬，難求白礬處，速作艾炷，灸五壯，以唾調鹽塗之。如黯腫尚未消釋，當更灸更搽，毒涎自然流出，且不透裏傷人。蜈蚣咬亦宜灸。

《綱》：蛇骨刺人痛甚，用死鼠燒敷。蛇骨刺人毒痛，鐵精粉豆許吹入瘡內。蛇傷手腫，新剝羊肚一個帶糞，割一口，將手入浸，即時痛止腫消。

《集驗》：蛇骨刺人，毒氣作痛，燒鼠屎爲末敷之，並喫熱酒、大蒜，效。

《世》：治一切毒蛇咬，用透明雄黃研細末，以醇酒濃調，厚搽傷處，水流出涎，痛腫即消。一方以萵苣汁和雄黃末作餅子，俟乾爲末，每服少許貼瘡口，立效。【略】

丹：治一切蛇咬，用香白芷嚼碎，敷患處，又用溫酒調服，效。

又方　白礬二錢服之，防毒氣攻心。又方：金線重樓以水磨少許敷咬處。又爲細末，酒服之。

《綱》：蛇咬蠍螫，燒刀、矛頭令赤，置白礬於上，汁出熱滴之，立瘥，此神驗之方也。貞元十三年，有兩僧流方到鄧州，俱爲蛇嚙，今用此法便瘥，更無他苦。惡蛇虺傷，青木香不拘多少，煎水服，效不可述。

行：蛇齒入肉，剖蝦蟇肝搗敷，立出。【略】

白芷護心散《十法》　毒蛇、蜈蚣咬，用明雄黃末，同蒜搗爛敷，內服此藥。

白芷一兩　明乳香三錢　明雄黃五錢　炙甘草五錢

《外科切要・蛇咬》　蛇咬傷時即飲醋，仍用繩紮患處間，再服五靈與雄黃，外敷生薑搗爛痊。

金瘡

題解

《外科大成・金瘡》　金瘡者，失血症也。

《洞天奧旨・金刃瘡》　金刃瘡乃刀傷之瘡也。

論說

《外科正宗・金瘡》　金瘡乃刀刃所傷，或有磁鋒割損。淺者皮破血流而已。深者筋斷，血飛不住。

《洞天奧旨・金刃瘡》　誤傷者，心不動而失血，其症輕。自刎者，心大動而失血，其症重。或自割其皮，自切其肉，倘無激忿而傷之，其症猶在輕重之間。惟涕泣而刎頸，鬱怒而斷指，其症皆重也。蓋破傷血失，則止有一線之氣相養，使五臟平和尚可補氣以生血，活血以生肌也。苟或求死不得，而傷心更甚，補氣必至添嗔，活血必至發裂，安能服藥以收功乎？

綜述

《劉涓子鬼遺方・卷二》　治金瘡，止血散方：

烏章根三兩　白芷一兩　鹿茸二分，燒灰　當歸一兩　芎窮一兩　乾地黃一兩，切蒸焙　續斷一兩

右七味，搗篩令調，着血出處，即止。

治金瘡血肉瘜，蝙蝠消血散方：

蝙蝠三枚，燒令煙盡，末下，絹篩之。

治金瘡煩疼，麻黃散方：

麻黃六分，去節　甘草五分，炙　乾薑三分　附子三分，炮　當歸三分　白芷三分　續斷三分　黃芩三分　芍藥三分　桂心三分　芎藭三分

右十一味搗，篩理令勻，調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金瘡煩滿，疼痛不得眠睡，白薇散方：

白薇　苦蠹　枳實炒　辛夷去毛，炙　甘草炙　石膏已上各一兩　厚朴二分，炙　酸棗二分，炙

右八味爲末，調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多瘡去血多，虛竭，內補當歸散方：

當歸三分　芍藥五分　乾薑三分　辛夷去毛，二分　甘草三分炙

右五味搗，篩理令勻，調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金瘡去血多，虛竭，內補蓯蓉散方：

蓯蓉　當歸　甘草炙　芎藭　黃芩　桂心　人參　芍藥　乾姜　吳茱萸　白及　厚朴炙　黃耆各一兩　蜀椒三分，出汗去目閉口

右十四味，篩理令勻，調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金瘡內塞澤蘭散方：

澤蘭　防風　蜀椒去汗目閉口　石膏末　附子炮　乾薑　細辛　辛夷去毛。各二兩　芎藭三分　當歸三分炒　甘草四分，炙

右十一味，篩理令勻，調溫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膿多倍甘草，渴加栝蔞二分，煩加黃芩二分，腹滿氣短，加厚朴二分，瘡中血瘀，加辛夷一倍。

治金瘡內塞，黃耆散方：

黃耆三兩　芎藭　白芷　當歸　麻黃去節　鹿茸　黃芩　細辛　乾薑　芍藥　續斷　桑蟲屎已上各一兩　附子半兩，炮　山茱萸一兩

右十五味，篩理勻調，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漸可至二匕。

治金瘡中茭藥，解毒藍子散方：

藍子五合　升麻八兩　甘草四兩　王不留行四兩

右四味搗，篩理令勻，調冷水服，服二方寸匕，日三夜二。及以方寸匕，水和勻，塗瘡上，毒即解去矣。

治金瘡大渴，內補矍麥散方：

矍麥　芎藭　當歸　甘草炙　乾薑　桂心　續斷　厚朴炙　白斂　蜀椒去目閉口汗　辛夷去毛　牡蠣末　芍藥　桔梗　乾地黃　防風各三兩　細辛二分　栝蔞一分　人參三分

右十九味搗，篩理令勻，調溫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或筋骨斷，更續斷三分。

治被打，腹中瘀血，蒲黃散方：

蒲黃一升　當歸二兩　桂心二兩

右三味，搗篩理勻，調酒服之，方寸匕。日三夜一，不飲酒，熟水下。

治癰疽金瘡，續斷生肌膏方：

續斷　乾地黃　細辛　當歸　芎藭　黃耆　通草　芍藥　白芷　牛膝　附子炮　人參　甘草炙各二兩　臈月豬脂四升

右十四味，咬咀，諸藥內膏中，漬半日，微火煎三上，候白芷色黃，膏即成，傅瘡上，日四五，膏中是豬服煎。

治金瘡癰疽，止痛生肌甘菊膏方：

茭草　芎藭　甘草炙　防風　黃芩　大戟已上各一兩　生地黃四兩　芍藥二兩半　細辛　大黃　蜀椒去目閉口汗　杜仲　黃耆各半兩　白芷一兩

右十四味，咬咀，以臈月豬脂四升，微火煎五上下，白芷候黃成膏。一方添甘菊二兩，以傅瘡上，日易兩次。

治癰疽金瘡生肌膏方：

大黃　芎藭　芍藥　黃耆　獨活　當歸　白芷已上各一兩　薤白二兩。別方一兩　生地黃一兩。別方二兩

右九味，合薤咬咀，以豬脂三斤，煎三上下，白芷，黃膏成，絞去滓用，磨之多少，隨其意。

治金瘡腹內有瘀血，烏雞湯方：

烏雌雞一隻　大黃三兩　細辛三兩　人參一兩　甘草一兩，炙　地黃三兩　杏仁二兩，去皮，雙仁　蝱蟲一兩　當歸二兩　芍藥一兩　黃芩一兩　桃仁二兩，去皮，碎仁　大棗二十枚

右十三味，理烏雞如食法，以水二斗，煮雞取一斗，咬咀，諸藥內雞汁中，更煮取三升，絞去滓，通寒溫傷出。困甚者，初服五合，以一日二夕盡湯，便應下，食之粥，慎食他物。

治金瘡內有瘀血，未及得出，及反成膿，烏雞湯方：

烏雞一隻　白芷　麥門冬去心　甘草炙　芍藥　當歸已上各一兩　桂心二兩　瓜蔞二兩

右八味，先理雞如食法，以水二斗，煮取七升，咬咀，諸藥內汁中，更煮取三升，去滓，服七合，日三，夜勿食。

治金瘡有瘀血，桃核湯方：

廔蟲三十枚熬　蝱蟲　水蛭各二十枚，熬　桂心二分　大黃五兩　桃核五十枚，去皮切

右六味，酒水各五升，咬咀，合煮取三升，去滓，服一升，日三服。

治金瘡驚悸，心中滿滿，如車所驚怛，狍心湯方：

狍心一具　人參　桂心　甘草炙　乾地黃　桔梗　石膏末　芎藭各一兩　當歸二兩

右九味，細切剉諸藥，㕮咀，先以水二斗，煮心，取汁八升，內諸藥，諸取一升，一服八合，一日令盡。

治金瘡癰疽，生肉膏方：

黃耆　細辛　生地黃　蜀椒去目汗閉口　當歸　芍藥　薤白　芎藭　獨活　蒐蓉　白芷　丹參　黃芩　甘草已上各一兩　臈月豬脂二斤半

右十五味，㕮咀，以苦酒一升，合漬諸藥，夏一夜，冬二夜，浸以微火煎三上，候苦酒氣成膏用之。

《劉涓子鬼遺方・卷五》治癰疽金瘡，續斷生肉膏方：

續斷　乾地黃　細辛　當歸　芎藭　黃耆　通草　芍藥　白芷　牛膝　附子炮製　人參　甘草炙已上各二兩　臈月豬脂四升

右十四味，㕮咀，著銅器中下膏，諸藥漬之半日，微火煎，三上下，白芷候黃膏成，傅之瘡上，日四五過良。

《瘍醫證治准繩・金瘡》治金瘡白藥

黃柏　黃芩　當歸　赤芍藥　黃芪　牡丹皮　生地黃　木鱉子去殼　黃連　地骨皮　桑白皮　甘草各一錢半　白芷　馬蓼梢葉生者一錢，火煅過

右用桐油三兩，煎黃色，濾去滓；再煎油稍熟，入細白板松香一片，慢火煎，須頻頻柳枝攪勻。卻入乳香、沒藥、黃丹各七錢，煎數沸出火，頃時，以少綿鋪於前。濾藥滓布上濾過，先用瓦缽滿盛清八分，卻濾藥於缽水中，將去清水中如繃面狀，繃三二百度，愈繃愈白，故名白藥。常以清水浸，傾於冷地上用物遮蓋，勿令塵入，五七日一換水。刀斧一應金傷，量傷孔大小，取一塊填於傷孔中，以白紙護之，隨手不疼，一日一換，五日生肉。筋斷加杜仲、續斷各二錢同煎；收瘡口加龍骨半錢，碎了，煎入藥內；打損只敷於油紙上貼之即愈。卻不須入接筋、龍骨等劑。

太乙膏　治金瘡箭鏃，不問輕重，並癰疽瘺毒，用此敷之。

白芷　蒼术　石膏醋炒　白膠香　乳香　沒藥　黃丹各五錢

右爲末。用真麻油四兩，桐油亦可。以黃蠟一兩。先煎油，柳枝攪，次入白芷等，煎少頃。卻入白膠香，石膏得同煎，試欲成珠。卻入蠟同煎片時，用生布濾過，瓦器收藏。用油單紙攤之，損傷敷瘡口，自然肉不痛速愈。

理傷膏　治打撲傷損，折骨出臼，刀斧跌磕等傷。

陀僧　黃丹　自然銅　黃蠟　豬油各四兩　乳香　沒藥各一兩　松香　麻油麻油各一斤

右以折傷木皮一兩，鏟碎，入油煎數沸，濾去滓。入陀僧、黃丹，慢火熬成膏；次入松蠟熔化，再熬滴水中成珠爲度。卻入乳香、沒藥、自然銅末和勻，攤貼。

金瘡神效方

五倍子　降真香

右各炒焦，出火毒後，研爲末，等分乾摻。虛者，加人參末。

封口藥　治刀斧傷，割喉、斷耳、缺唇、傷破肚皮、跌破陰囊皮等證，大效。

乳香　沒藥　兒茶　當歸　杉皮炭各一錢　麝香五釐　片腦一分　豬脚聯葉一錢，如無此葉，用葛葉、毛藤子葉，亦可

右各另研細末，秤合和勻。入麝碼細，次入腦碼勻，瓷器收貯。如缺唇，先以小氣針作三截針之，用絹線一條，兩頭搓豬毛，以唾蘸濕，抹封口藥於線上，將藥線三截穿定，卻以麻藥抹缺處，以剪刀口抹封口藥，薄剪去些皮，以線即縫合就。以雞子黃油搽患處，以金毛狗脊毛薄鋪於上，卻以封口藥末撒於上。每日用藥水輕洗去，搽油換藥，每日只換一次，待八日，剪去線搽藥。

洗藥

桑白皮　荊芥　黃連　黃柏　當歸　白芷　赤芍藥　連翹　生地黃

右煎去滓，洗淨。

麻藥

川烏　草烏　南星　半夏　川椒

右末，唾調搽之。

《本事》地黃散　治金瘡，止血除疼痛，辟風續筋骨，生肌肉。

地黃苗　地菘　青蒿　蒼耳苗　生艾汁三合　赤艾各五兩，入水煎取汁

右五月五、七月七日午時修合，以前藥汁拌石灰陰乾，入黃丹三兩，更杵爲細末。凡有金瘡，傷折出血，用藥包封不可動，十日瘥，不腫不膿。

世　治金瘡　風化石灰，韭葉嫩者，同搗，入鵝血調和成餅，乘風陰乾，爲末敷上，無鵝血亦得。治金瘡血不止，用半夏、石灰、鬱金，三物爲末，摻上傷處，即住。

崔　療金瘡、刀斧傷，破血。以石灰一升，石榴花半斤，搗取末少許，捺少時，血斷便瘥。

百草散　治金瘡。

右五月五日平旦，使四人出四方，各於五里內採一方草木莖葉，每種各半把，勿令漏脫一事。日正午時，細切碓搗，並石灰極令爛熟。一石草斷一斗石灰。先鑿大實中桑樹，令可受藥，取藥納孔中，實築令堅，仍以桑樹皮蔽之。用麻油搗石灰極粘，密泥之，令不泄氣，又以桑皮纏之使堅牢。至九月九日午時，取出陰乾。百日藥成搗之，日曬令乾，更搗，絹篩貯放。凡一切金瘡出血傷折，即時以藥封裹治使牢，勿令動轉，不過十日即瘥，不腫不膿，不畏風。若傷後數日始得藥，須暖水洗令血出，然後敷此藥大驗。平時無事，宜多合以備倉卒，金瘡之要無出於此。一方云：採時不得回頭，任意摘取方回，入杵臼內爛搗如泥。量藥多少，以意入石灰，和勻，取出，拍成膏，日中曝乾，遇用鏇取捻碎。若刀斧傷，乾敷，取血止爲度。湯火傷，冷水調開塗敷。蛇、蠍、犬、鼠咬傷，先以溫水洗，以津液調傳。疥瘡，先抓損，以藥末乾貼。濕癬，以醋調敷，其效如神。

灰彈散　治刀斧傷血出不止，及多年惡瘡。

右用多年石灰細研，雞子清調成團，煆過候冷再研細。若刀斧傷摻之患處，若多年惡瘡以薑汁調敷。一方，單用石灰摻患處，裹定並瘥。

潔古末藥散　刀箭藥，止血住痛。

定粉　風化灰各一兩　枯礬三錢　乳香五分　沒藥一字，各另研

右件各研爲細末，同和勻，再研摻之。

生肌止血立效方　治金瘡，辟一切風冷，續筋骨。

石灰二升，搗生地黃、青蒿汁和作團，火煆赤，細研　狗頭灰細研　苧蔹　艾葉　地松　密陀僧各半兩　黃丹一兩　麒麟竭三分，細研

右爲細末，研勻密封之。每遇金瘡敷之。

丹溪云：刀斧傷，石灰包之，痛止血住。

精　勝金方　治刀斧傷，止血生肌。蠶蛾散，晚蠶蛾爲末，摻勻絹帛裹，隨手瘡合血止，一切金瘡亦治。一法，用生晚蠶蛾，石灰二味，同搗成餅，陰乾，爲末敷之。

凡殺傷不透膜者：

右用乳香、沒藥，各一皂子大，研爛。以小便半盞，好酒半盞，同藥通口服。然後用花蕊石散，或烏賊魚骨，或龍骨爲末，傳瘡口上立止。

殺傷，氣偶未絕。

右取蔥白熱鍋炒熟，遍敷傷處，頃即再易，其痛自止。但青葉亦可

本　劉寄奴散　治金瘡，止疼痛。

劉寄奴一味爲末，散摻金瘡口裏。昔宋高祖劉裕，微時伐荻，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青衣童子數人，於臼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敷之。帝曰：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收藥而去，每遇金瘡敷之效。寄奴高祖小字也。此藥非止治金瘡，治湯火瘡大妙，《經驗方》云：劉寄奴爲末，先糯米漿雞翎掃着傷處，後摻藥末在上，並不痛，亦無痛。大凡湯火傷急用鹽水洗之，護肉不壞。

世　治金瘡打撲損傷，用蒒黃草研細，入鹽少許，罨之愈。金瘡，血出不止，挼小薊葉封之。金瘡止血，杵覆益花苗，敷瘡立止。《梅師方》

本　治金瘡，血不止，兼痛，用血竭末敷，立止。

精　治惡瘡、金瘡、刀斧傷，見血方。以好降真香爲末，貼之，入水並無痕絕妙。方見華佗《中藏》。

治刀箭傷，出血不止並骨折。

檳榔一個　木香　胡地黃各三錢

右爲末。敷瘡口血立止，又可接骨。

神仙刀箭藥

右取桑葉，陰乾爲末，乾貼。如無，旋熨乾爲末敷之。一方，用新桑葉，研取白汁塗之，能合金瘡。

治刀斧傷磕擦，及破傷風浮腫者。

右用平胃散，以薑汁調敷。若急卒，只以生薑和皮爛搗，罨患處，止痛截血，且無疤痕。

又方：用海船縫內久年油灰，研碎摻之。

治刀傷，及竹木刺出血。

右急以自己小便，淋洗三二次立止，不妨入水。

治金瘡

右以牛蒡葉貼之，永不畏風，亦不潰膿，及搗敷之。

麒麟竭散　治刀箭傷筋斷骨，止痛定血避風。

麒麟竭　白及各半兩　黃柏　密陀僧　白芷　白蘞　當歸炒　炙甘草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用少許，於摻瘡上，立效。

如神散　治一切刀斧所傷，血出不止，並久患惡瘡。

虎骨炙，研　鉛丹火煆，令赤　龍骨研。各半兩　乳香如皂子大，另研　膩粉研丹砂研。各一錢　麝香許許，另研

右研極細勻，一切瘡，以黃連湯或鹽湯洗，拭乾，摻藥在瘡上，不得衣粘著瘡口。

金傷散　治金刃箭鏃所傷，血出不止，及落馬打傷，內綻血出。

白及　白蘞　乳香各一兩　石灰半斤，遠年者佳　龍骨半兩　黃丹少許

右爲細末，入黃丹研，如淡紅色。每用摻患處，上用軟紙，更以絹帛裹護，忌風、水，乾痂爲妙。

定血散　治一切刀傷，血出不止，收斂瘡口。

南星生　槐花炒　鬱金各四兩　半夏生用，二兩　乳香研　沒藥另研，各二錢半

右爲細末，研勻。每用乾摻患處，忌水洗。

治金刃或打傷，血出水止。

降真香末　五倍子末　銅削下鏡面銅，於乳缽內。各研細，等分

右拌勻，敷損處。昔安豐，手擊朱嵩碎首，用此而愈。

治金瘡傷損，血出。

右用生牛膽，入石灰末，候乾，摻上即止。以臘月牛膽，入風化石灰，懸當風處，候乾用。

五倍散　治金瘡，血出不止，亦治疳瘡。

右以五倍子生研爲末，乾貼，血立止。

神奇散　治刀斧傷，並箭傷，血出不能止者。

麒麟竭　沒藥各研　自然銅煆　南星炮　乾薑燒灰　鉛丹炒黑　膩粉　瓦薛各一分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和勻，先以鹽湯洗瘡，卻以燒葱搗汁塗，然後幹摻瘡上，三二次。

軍中一捻金散

金櫻葉　嫩苎葉各二兩　桑葉一兩

右搗爛敷。若欲致遠，陰乾作末，用帛縛上，血止口合，名草蠍經進方。以五月五日，或閉日收藥良。

治諸傷，瘀血不散。

右於五六月，收野苎葉，擂爛，塗金瘡上。如瘀血在腹，用順流水擂爛服即通，血皆化水，以死豬血試之可驗。秋月恐無葉，可早收之。

龍骨散　治金刃箭傷，生肌長肉，定痛止血，諸瘡斂口。

龍骨　滑石　枯礬　寒水石　乳香　沒藥　黃丹炒。各半分　輕粉少許

右爲細末。每用乾摻，外用膏藥貼之效。

金傷散　治刀斧傷，避風，生肌，止痛。

白及　黃丹　陳石灰風化　桑白皮各二兩　龍骨　南星　白附子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用乾貼之。

完肌散　治金瘡。

陳石灰二兩　黃丹半兩　龍骨　密陀僧　桑白皮各四兩　麝香一錢，另研

右爲細末，乾摻患處。

生肌膏　治金瘡，及一切打損瘡。

胡粉　白芍藥　薰陸香　乾薑炮。各一兩　油四兩　黃蠟二兩

右爲細末，以油蠟相和，煎如膏。用貼瘡上，日二換之。

治金瘡生肌肉。

右生搗薤白，以火封之，更以火就炙，令熱氣徹瘡中，乾即易之，白色者亦治金瘡，中風、水腫痛。好。

止血收瘡口方

右以雞內金，焙爲末，敷之立止。

定血散　治刀斧傷，止血，定痛，生肌。

密陀僧半斤　烏賊魚骨　龍骨　白蠟枯。各二兩　桑白皮一斤　黃丹一兩

右爲細末。每用於摻患處，定血如神。

松皮散　治金刀箭鏃傷，用此生肌。

老松皮一兩　石灰二兩，礦者以瓦盛之，上用瓦蓋，灰火四畔、上下，煉一夜至曉，研細

右爲細末，和勻敷之。止血收瘡口，立效。

藥蛆方　治金瘡內爛蛆者。

右以皂礬飛過乾貼其中，即死。

蒲黃方　治金瘡，中風寒，水露，腫痛入腹。

右用蒲黃並舊青布，內在小口瓶中，燒取煙熏瘡，汁出愈。

治金瘡，因風水腫。

右取蠟不以多少熔化，入鹽少許，滴在瘡上；或先以鹽罨瘡上，後熔蠟令熱得所，灌瘡中亦可。

艾葉方　治金瘡中風掣痛，並手足不仁。

右用艾吐生、熟者，令揉團所得，內瓦甑中塞諸孔，獨留一目，以通氣熏蒸患處，良久，身體自知立愈。

仲景金瘡方王不留行散主之。

王不留行八月八日採　蒴藋細葉七月七採　桑根用白皮根行東南者，三月三日採　甘草各十分　川椒三分，除目及閉口者，出汗　黃芩　乾薑　芍藥　厚朴各二分

右九味，桑根皮以上三味，燒灰存性，勿令過。各別研，杵篩，合治爲散。服方寸匕，小瘡即粉之，大瘡但服之，產後可亦服。如風寒，桑東南根勿取之。前三物，皆陰乾百日用。

定痛乳香散　治金傷，並折骨打仆傷損。

乳香　沒藥各二錢　敗龜板一兩　紫金皮二兩　當歸鬚　骨碎補　虎骨酥炙。各半兩　穿山甲火炮，少許　半兩錢五個。如無，以自然銅火煅醋粹，代之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如病沈服二錢。以好酒調服，損上者食後服，損下者食前服。

地榆絹煎　治刀刃所傷，內損大腸，及兩脅肋並腹肚傷破，大便從口中出。並中大箭透射傷損腸胃，及治產後傷損小腸，並尿囊破，小便出無節止。此方神妙，餌至一服，其藥直至損處補定傷痕。隔日開瘡口看之，只有宿舊物出，即無新惡物出，瘡口內用長肉散子作燼子，引散藥入瘡裏面，候長肉出外，其痕即自合。

地榆八兩，洗淨，搗爲細末　絹一疋，小薄者

右用清水洗淨絹糊。以炭灰淋清汁二斗煮絹，灰汁盡爲度。絹以爛熟，擘得成片段，五寸至三寸即取出，壓盡灰汁。於清水內洗三五度，令去灰力盡，重入鍋內，以水三斗，入地榆末煎煮熟爛，以手捻看，不作絹片。取入砂盆，研之如麵糊得所，分爲二服。用白粳米粥飲調，空心服之，服了仰臥，不得驚動轉側言語，忌一切毒食。熱爛黃雌雞，白米軟飲，餘物不可食之。其餘一服，至來日空心，亦用粥飲調服。其將養一月內，切須慎護。如是產後所傷，服一疋，分作四服，每服粉飲一中盞調服，日一服。

刀傷血水止　一味白芍藥散，白酒調服，即以散摻傷處。其有血出水止，勢難遏者，用龍骨、乳香等分。研末窒患處，蛇魚草搗塞尤妙。

廣　金瘡血水痛　白芍藥一兩，熬令黃，杵細爲散。酒後米飲下二錢並得，初三服漸知。

當歸散一名內補散，一名蓯蓉散　治金瘡去血多虛竭，此藥內補。

當歸微炒　川芎　乾薑炮椒，去目閉口，炒出汗　桂心　黃芩　桑白皮　吳茱萸湯浸，焙乾　白芍藥　炙甘草各半兩　肉蓯蓉四兩，酒浸一宿，去皮，炒乾　人參　黃芪　厚朴去粗皮，薑汁炙令香熱。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食前溫酒調上，日三四服。一方，有白及，無黃芩、桑白皮。

內塞散　治金瘡去血多，虛竭疼痛，羸弱內補。

黃芪　當歸　白芷　芎藭　乾薑　黃芩　芍藥　續斷各二兩　附子半兩　細辛一兩　鹿茸酥炙，三兩

右爲細末。每服五分匕，食前酒調下，日三服稍增至方寸匕。一方，無芍藥。

蒲黄散　治金瘡血出，腹脹欲死。

蒲黄　生地黄各一兩半　黄芪　當歸　芎藭　白芷　續斷各一兩　炙甘草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匕。空心酒調下，日三四服，血化爲水而下，若口噤，斡開口與之，仍加大黄一兩半。

神仙止血散

龍骨五色緊者　訶子去核。各一兩　白石脂　苎麻葉五月五日午時採，陰乾，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半，食遠，水調服之。如修合時，忌婦人、雞、犬見。

治金瘡出血内漏　用蝙蝠二枚，燒煙盡，以水調服方寸匕，令一日服盡，當下血如水，血自消也。

血出不透，致瘀滯爲患，傷處赤腫，或攻四肢、頭面，並雞鳴散，或煎紅花調黑神散。

金瘡腸出，欲入之。磁石、滑石各三兩，爲細末。白米飲送下方寸匕，日再用。《鬼遺方》。

磁石散　治金瘡腸出，宜用之。

磁石煅，研　滑石研　鐵精各三兩

右爲細末，研勻。每服一錢匕，溫酒調下，空心，日午、晚間各一服。仍以針砂塗腸上，其腸自收入。一方，用白料飲調服。一方，無鐵精。

治傷破腸出不斷，腸出欲燥，而草土著腸者。

右作大麥粥，取汁洗腸推内之。常研米粥飲之，二十日稍稍作強糜。百日後乃可瘥，草土當踈在皮外。

治金瘡中腸出不能入者。

右以小麥三升，用水九升，煮取五升，綿濾過，候冷，含噴瘡上，漸入，以冷水噴其背。不宜多人見；亦不欲令傍人語；又不可令病人知。或尚未入，取病人臥席四角，令病人舉身搖，須臾，腸自入。十日内食不可飽，頻食而少，勿使病人驚，驚則殺人。

治金瘡腸出者。

右以又桑白皮作線縫之，更以熱雞血塗上立愈。唐安藏剖腹，用此法效。

敗弩筋散　治金刃弓弩所中，筋急不得伸屈。

敗弩筋燒作灰　秦艽去皮，炙　杜仲去皮，炙　熟地黄焙，各半兩　附子炮，去皮臍　當歸切，焙。各一兩　大棗三枚，取肉，焙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匕，溫酒調下，空心，日午、夜臥各一服。一方，有續斷，無大棗。

生乾地黄散　治金瘡煩悶。

生乾地黄　白芷　當歸炒　桃仁去皮、尖、雙仁，麩炒　續斷　黄芩　赤芍藥　羚羊角屑　炙甘草各一兩　芎藭　桂心各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食前，溫酒調下，日三四服。

白薇散　治金瘡煩悶，不得眼臥，疼痛。

白薇　枳實麩炒　辛夷仁　栝蔞根　赤芍藥　炙甘草各一兩　酸棗仁二兩，微炒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食前溫酒調下，日三四服。

琥珀散　治金瘡，弓弩箭中悶絕，無所識。

右用琥珀研如粉。以單子小便調一錢服。三服瘥。調祖時，寧州貢琥珀枕，碎以賜軍士，敷金瘡。

虎骨散　治金瘡中風痙，肢節筋脈拘急。

虎脛骨　敗龜板各酥炙　當歸　乾蠍各微炒　桃仁去皮、尖、雙仁，麩炒　芎藭各一兩　黑豆五合　松脂二兩　桂心三分

右先將松脂並黑豆炒令熟，後和諸藥搗爲末。每服二錢，不拘時，溫酒調下。

豆淋酒　治因金瘡中風，反強者。

大豆六合　雞矢白一合

右炒令大豆焦黑，次入雞矢白同炒，乘熱瀉於三升酒中，密蓋，良久濾去滓。每服五合，如人行五里，更一服，汗出佳。未瘥，即更作服之，汗出爲度。服後，宜吃熱生薑粥投之。

必效酒　治金瘡中風，角弓反張者。

右用蒜四破，去心、頂，一升。以無灰酒四升，煮蒜令極爛並滓。每服五合，頓服之，須臾，得汗則瘥。

又方　治金瘡，中風痙欲死者，及諸大脈皆血出，多不可止，血冷則殺人。

右用生葛根一斤，銼碎。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每服熱飲一小盞，日三四服。若乾者搗爲末，每服二錢，溫酒調服。若口噤不開，但多服竹瀝，即止。

塗封方　治金瘡中風，角弓反張。

生雞子一枚　烏麻油三兩

右先將雞子打破，與麻油豐和，煎之稍調。待冷，塗封瘡上。

葫蘆方　治金瘡得風，身體痙強，口噤不能語，或因打破而得，及刀斧所傷得風，監死服此並瘥。

右取末開葫蘆一枚，長柄者開其口，隨其瘡大小開之，令瘡大小相當，可繞四邊閉塞，勿使通氣。上復開一孔，取麻子油燭兩條，並燃以葫蘆口，向下熏之，燭盡更續之，不過半日即愈。若不止，亦可經一二日熏之，以瘥爲度，若燭長不得內葫蘆，可中折用之。

《元史》布智兒從元太祖征回回，身中數矢，血流滿體。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之牛腹中，浸熱血內，移時遂蘇。

李挺從伯顏征郢州，炮傷左脅，矢貫於胸，幾絕。伯顏令剖水牛腹，內其中良久蘇。

按：此以血補血之身法也。虜日以弓矢爲事，以意爲救死扶傷之法，反出吾中國上。業醫者，守死方治活病，寧不自愧。

羅謙甫踢鐵膏　取箭頭、一切針刺入肉，箭頭入肉。

鼷鼠半一個，或用入油汁內煞　螻蛄四十九枚　芫青一兩　土消蟲十個　巴豆　馬肉內蛆焙乾　信　醬蛆焙乾　夏枯草　硇砂　磁石　黃丹　地骨皮　蘇木　蜣螂各一兩　石腦油三兩　蒿柴灰法三升

右將石腦油，蒿柴灰汁，文武火熬成膏；次下地骨皮等末，令勻，磁器內收。時時用，量瘡勢大小點藥，良久，箭頭處湧出。

《外科正宗・金瘡》　皮破者桃花散糝之，其血自止。筋斷者，如聖金刀散糝紮。止而又流者，急用玉紅膏塗傷處，膏蓋。骨肉方斷，斯人面色必黃，外避風寒，風忌冷物，終保無妨。有失血過多者，獨參湯八珍湯補助爲要。此外無法矣。

如聖金刀散

如聖金刀散二錢，松香細末更須參，刀傷破損肌流血，糝上應知效不凡。

治刀刃所傷，皮破筋斷，飛血不止者，用松香淨末七兩，枯礬、生礬各一兩五錢，共爲極細末，罐密收，糝傷處，紙蓋絹紮。止後三四日，必煞痛作膿，換糝生肌散，三日三次，其疼即止。收後日用蔥湯洗之，換搽玉紅膏，長肉生肌，避風爲要。

桃花散

桃花散可治金瘡，只用石灰與大黃，止血消瘀肌肉長，切宜房事戒無妨。

治金瘡出血不止，用石灰半升，大黃一兩五錢，切片同妙，石灰變紅色爲度。去大黃，篩細糝之，紙蓋絹紮。止血後，用蔥湯淨，換搽玉膏，長肌收斂，兼戒口味房事爲要。

《外科大成・金瘡》　如出血太多，脈宜虛細，爲症脈合符，故云：脈沈小者生，浮大者死。宜八珍湯、十全大補湯補之。甚者獨參湯。素有熱者，兼以涼血。因於悉者，兼以清肝。再煩渴昏憒者，補脾。筋骨拘攣者，滋腎。

初傷出血，即以自己小便淋洗之。如傷久欲換敷藥者，亦以小便淋洗之。功能止痛不潰，即見水無礙，次用碧螺散、黃龍等散摻之。如傷久潰爛者，七眞膏貼之。久爛生蛆者，礬紅末摻之。血出作痛者，活血定痛湯。破傷風，肢厥腹痛者，古方玉貞散。

《洞天奧旨・金刃瘡》　必須勸其解怒以平肝，消愁以養脾，寬懷心安心，然後以用補氣，補血之藥，而佐之止痛，生肌之味，始可奏效，否則瘡不能愈，而命不可奪也。

加味補血湯　祖傳。治金刃自傷將死者，俱可救，若傷輕者，減半救之。

生黃芪一兩至二三兩　當歸五錢至一二兩　三七末五錢　沒藥末二錢　白及三錢至一兩　白芍五錢

水煎服，數劑斷無性命之憂。

完膚丹　岐天師傳。外治金刃刀傷血出最神效。

三七末一兩　乳香末二錢　陳年石灰一兩　血竭三錢　婦人褌襠末一錢　人參二錢

各爲細末，摻上即止血、生肌。如金瘡作痛，先用牛膝搗敷立止。梅師方也。

《瘍醫大全・急救部・全瘡門主論》 陳實功曰：大凡金瘡血出不止，若素怯弱者當補氣，若素有熱者當補血，若因怒當平肝，若煩渴昏憒當補脾氣，若筋攣搐搦當養肝血，若投藥不應，當用地黃湯以滋腎水。忌見風，及服止血傷筋等味，其人若渴，務要忍着，宜進乾燥並肥膩等物以止渴，切不可食鹹，過飲漿水稀粥；凡犯之則血動溢出殺人。如喜怒憂愁，大言狂笑，思想房勞，暴躁勞碌，酸鹹、糟油、熱羹，一概禁忌，雖愈仍忌。可服黃芪六一散、八味地黃丸，可保無慮。《正宗》。

程山鈐曰：刃刀或磁鋒割損，淺者皮破血流而已，深者筋斷血飛不住，皮破者福緣散摻之，止血定痛。筋痛者天下第一金瘡藥敷之。筋骨俱斷，其人面色必黃，外避風寒，內忌冷物；如失血過多者，獨參湯、八珍湯補之，此外別無他法。《十法》。

《脈經》云：金瘡血出太多，其脈虛細者生，數實大者死。金瘡出血，脈沈小者生，浮大者死。

斫瘡出血一兩石，脈來大者，二十日死。

斫刺血出不止者，其脈止；脈來大者，七日死；滑細者生。如脈病不相應，故死。

《病源》云：金瘡腸斷者，視病淺深，各有生死。腸一頭見者，不可連也。若腹痛短氣，不得飲食者，大腸一日半死，小腸三日死。腸兩頭見者，可速續之，先以針線如法連續斷腸，便取雞冠血塗其際，勿令氣泄，即推內之。腸但出不斷者，作大麥粥取汁洗腸，以漬納之，且作粥清，稍稍飲之，二十餘日仍吃糜粥，百日後，乃可進粥。

《靈惠》云：金瘡失血，其人當苦渴，然須忍之，常令乾食，可與肥脂之物，以止其渴；又不得令飲粥，則血溢出殺人也。又忌嗔怒及大言笑，動作勞力及食鹹酸、熱酒、熱羹輩，皆使瘡痛衝發，甚則即死。

《聖惠》云：凡金瘡傷天窗穴名，眉角、腦後、辟裏跳脈、體內陰股、兩孔上下、心鳩尾、小腸及五臟六腑俞，皆死處。又破腦出髓而不能語，戴眼直視，喉中沸聲，口中唾出，兩手妄舉者，俱不可治。

《得效》云：金瘡出血，虛細則宜，實大則傾。

又云：傷雖淺，命脈虛促可慮；傷至重，命脈和緩，永無慮也。血出甚者，脈不要洪大，只要平正重實。

又云：肚破腸出在外，若腸全斷難醫，不斷者可治。脈及肚破者，麻縷爲線，或桑白皮尖茸爲線，以花蕊石散敷線上，從裏縫之。腸子則以清油捻活，放入肚內，乃縫肚皮，不可縫外重皮，留皮開，用藥糝，待生肉。

又云：傷破肚皮，腸與脂膏俱出，先作湯藥如活血散、佛手散與服，用手擘去膏不妨，此是閑肉，放心去之，然後推腸入內，用線縫之，仍用通利藥，勿令二便秘澀。

《正傳》云：大凡金瘡及折傷墜墮內損者，必有瘀血停積，先宜逐去瘀血。若亡血過多，則調養氣血爲主，花蕊石散、奪命散、雞鳴散、導滯散、破血消痛湯、復元活血湯，皆可選用。

《瘍醫大全・急救部・金瘡門主方》 天下第一金瘡藥程鍾齡。治刀斧傷損並跌仆，打碎敷上，立時止血定痛，更不作膿，勝於他藥多矣。

雄豬油一斤四兩　黃臘　松香各六兩　乳香著烘去油　血竭　兒茶各一兩　銀粉炒篩四兩　樟冰三兩研極細末　冰片　麝香各六分　沒藥著烘去油

以上藥研極油，先將豬油、松香、黃蠟三味，熬化濾去渣待冷，再入藥末攪勻，磁器收貯，不可泄氣。

又方徐元昇。老松香不拘多少，將淡河水滿鍋滾透煮之，撈起搥拔，浸冷換水，又煮又搥。如此九遍，煮去苦水，復用銅銅溶化，傾入冷水中，不必搥拔，待冷又化。如此三次，揀淨松香十兩，加去淨油乳香、沒藥各一兩，研細和勻敷傷處，用絹帛縛緊。能止血止痛，續筋生肌，不膿不潰，跌打損破亦效。忌生酒、鮮魚、豆腐、糟菜。

又方　魚膠洗淨，用麻布包煮爛，隔布絞出，乘熱加乳香、沒藥去淨油各二錢，銀粉六分，共搗勻，取青布一幅，用針釘在新板上，將竹刀刮藥，攤在布下，候乾收貯。量傷處大小，將藥布入滾水，泡軟移攤於青絹上，貼上傷處，止血止痛，如將癒之際，有一眼仍以前藥泡軟納瘡眼中，即斂口矣。

金瘡並陽證腫毒，用大粉草入去青竹管中，油灰塞竹管孔，立冬日放糞缸內。立春先一日取起，堅立陰乾。破竹取甘草研細，金瘡乾者水調敷，濕則乾摻。熱毒疫毒，內服均妙。即人中黃也。

又方　白松香研細，將傷口用手擠合，厚厚敷之，由紮緊。不怕風，不怕水，旬日即瘥。

又方

鉛粉　乳香去油　風化石灰　沒藥去油，各一兩　枯礬三錢
研細摻之。

又方　圓眼核剝去外面黑漆皮，陰陽瓦焙研細末，乾摻奇驗。

又方　蘇木煎湯，童便沖服。

又方　茜草根煎湯，童便沖服。

又方　澤蘭葉煎湯，童便沖服。

又方　紅花煎汁，童便沖服。

又方　真門龍骨研細摻之，血即止。

又方　海螵蛸研細，摻之血立止。

又方　金毛狗脊罷傷上。

又方　不拘舊氈綿絲綢，以及舊毡帽，俱可燒灰搽之。

又方　晚蠶砂爲末摻之，外以絹條束緊，止血生肌。

又方　多年戴油舊毡帽邊煅灰摻之，或搽亦可。

又方　白芍藥一兩炒黃，研細末，酒調服二錢，止痛。

又方　白蠟研末填滿傷處，布帛裹定，二三日即愈。

又方　寒水石研末，敷之止痛最速。

又方　生五倍子爲末，乾摻，血出不止者，神效。

又方　桑樹破中白汁，塗傷處止血。

又方　蘆子嚼爛敷上，其血立止，且無他患，跌破更效。

又方　乾蓮蓬焙末搽。

又方　烏木筷研末搽。

又方　獨殼大栗研乾末摻。

又方　紅絨煅灰摻之。

又方　花蕊石研末摻。

又方　青石研爲末摻。

又方　半夏研末摻。

又方　天南星研末摻。

又方　小麥麵乾摻。

又方　陳舊毡帽煅灰，同香灰研勻摻。

又方　陳石灰同韭菜搗爛，陰乾研末摻。

又方　百草霜研細摻。

又方　初生小鼠，同石灰搗勻，陰乾摻。

又方　《聖惠》　血竭末摻之，止血生肌。

又方　《聖惠》　原蠶娥炒，研末敷。

又方　半夏、鬱金、風化石灰各等分，研末摻血立止。

又方　占礦石灰研末摻。

又方　黃丹、白礬末，摻之血立正。

又方　桑葉陰乾，研末敷，如急用，焙乾亦可。

又方　劉寄奴研爲末摻之，並治箭傷。

又方　驢屎煅存性，研末搽之，血立止。如不及煅，即用潮的亦妙。

又方
降香節　五倍子各五錢　廣三七一錢五分
研極細摻之，止血定痛，箭傷亦妙。

又方　臘月牛膽入風化石灰，懸掛風頭避陰處，候乾去膽皮，將石灰研細敷。

又方
五倍子炒枯　降香節剉屑，炒黑色，各等分
研勻，摻於傷處，紮定。

刀傷斷指、臂者俱可接整。
降香燒末，過者六兩　荔枝核炒四兩
先將傷斷處接端正，取絕細末香油調敷，數日後骨肉完全如故。

金瘡並磕損折傷血出，疼痛不止者，
蔥白　砂糖各等分
研勻封之，其痛立止，更無疤痕。

刀傷折傷蔥熨法　先飲童便酒後用蔥炒搗爛，乘熱包縛傷上，冷則易之。

金瘡毒刺疼不可忍　蔥一大把，水三升，煮數沸，漬洗傷上，即止。

金瘡久不收口　出過鷄的蛋殼內嫩皮，連血陰陽瓦焙黃，研末，麻油調搽，濕則乾摻。

金瘡跌打瘀血內攻腹脹。

劉寄奴　延明索　骨碎補去毛淨，各一錢

水煎，加童便衝服。

刀斧砍斷筋　金錢花葉、莖、根去土淨，搗自然汁滴瘡口中，以渣數上，不過半月，斷筋自連。

刀斧斫傷以及跌破頭顱者　霜降後三日，取鷄冠花、葉洗淨，入滾水內掇過撈起，青布包，過夜，次早用綫穿掛，無煙燻日色之處陰乾，刷去灰塵研末加冰片少許，密貯乾摻。

五金所傷並竹木刺誤犯入神所在之處，流血不止。上身被傷，血流不止，急用銀一錠燒紅烙傷處，如下身被傷，流血不止者，急以鐵一塊燒紅烙傷處，其血立止，此急救之良方也。

刀斧傷甚　真降香磁鋒刮下，研極細末摻上，次日結靨如鐵。

又方

膠黃研碎五錢　白臘一兩

入麻油化膏，冷定搽之。

又方　多年陳石灰一斤，大黃一兩，炒黃色，除去大黃，只用石灰研細摻偎上，布紮自效。

又方《啓玄》　真廣三七煎湯洗之，其血立止。

又方《聖惠》　白膠香、白芷、老松皮、血竭，研細末敷之。

又方《聖惠》　黃丹滑石，研末敷之，夏月以薄荷葉貼之，一日一次，以藥水湯洗自效。

金瘡傷至重者《得效》。海味中鹹白鰾成片舖在傷處，用帛紮定，血立止。下蠶室瘡不合《入門》。取所割勢火煆爲末，酒調服。昔有人自割其勢，瘡久不合，用此方不數日而愈。

金瘡及諸傷重痛悶欲死《入門》。取牛一只，剖腹納其人於牛腹，浸熱血中可甦。如傷腹用血竭末醋湯調飲，出血而癒。或戰陣砲矢所傷，血流滿體，氣貫胸膈悶絕者，亦甦。

傷重量絕不省人《丹心》。熱尿多灌，即甦。童尿猶妙。

活血散《入門》。治刀鎗傷、腹裂腸出者。

當歸　川芎　黃耆　白芷　續斷　赤芍　鹿茸　細辛　黃芩　附子各等分

研末，每三錢酒調服，日三立驗。

花蕊石散　治一切金刀砍傷，及打仆損傷，牛馬咬踢，或至死者，急於傷處摻藥，其血化爲黃水，再服藥便活，更不疼痛，如臟腑有瘀血，內損煩悶欲死，服此藥則化爲黃水，或吐出或下泄出。

花蕊石四兩　硫黃一兩

爲末，入瓦罐內鹽泥固濟，曬乾安四方磚上，以炭火從巳午時煆至經宿，候冷取出，研細，每服一匙，童便入酒煎熱調服。

遵命散《得效》。治金刀所傷，及從高墮落，木石壓損，瘀血瘀積，必腹疼痛，二便不通。

水蛭石灰拌炒焦，五錢　大黃　黑牽牛頭末各二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熱酒調下，過數時無效，再用一服下惡血。

導滯湯《聖惠》。治金刀跌撲，大便不通，壅鬱欲死。

大黃一兩　當歸二錢五分　麝香少許

爲末，每服三錢酒調服。

金傷散《鄉藥》。治一切金瘡。重午日早朝，使四人各出四方採草、木、莖、葉各半把，至午時入石灰一斤，同搗極爛，盤大桑木三兩株，作孔納藥實築，用桑皮蔽之，油調石灰密塗之，勿令泄氣。更以桑皮填固，至九月九日午時取出陰乾，百日搗羅爲末。如遇傷摻之，神效。

刀傷　銅匠剉下黃銅細末，再入乳缽內乳細摻之，立合。

金瘡出血。《採醫書》。

龍骨煆二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三錢　白礬半生半枯　無名異各二兩

五倍子半生半焙一兩

共爲末，乾摻不作膿，不怕風，立時止血，住痛生肌。

金瘡神方周鶴仙。

松香去油，如油不盡反疼，用新磚兩塊，火內燒極熱，上下多襯紙，將松香入在中間，壓兩三次，則油盡如門霜矣　生半夏各等分

研極細末摻之，有力者宜預合濟世，神驗無比。

又方

真降香切片，火上炙去油　荔枝核　血竭各等分

爲極細末，敷患處，即刻止痛作癢，不三日全癒，雖斷指亦能續也，

神驗。

又方　荔枝核燒灰存性，爲細末填傷口，一夜即平復。

又方　揀淨剃下黑髮數斤，洗淨油膩攄乾。將鮮竹筒取一段打空一節，將髮裝入，築極緊，用木塞口，黃泥封，放於微火灰內煅一夜存性，打開髮成粉矣。收貯磁瓶之內，遇刀傷敷之，神驗之極。

又方　端午午時採苧蔴陰乾，揉成絨罨上，即定痛止血。

刀斫斧傷肉落　人指甲陰陽瓦焙，研細末密貯。凡遇斫傷將末摻上，以肉合上，急用扇子急力搧之即合。若傷口深大，又不宜扇風，恐成破傷風，些小刀瘡，此方頗驗。

刀傷　琥珀末摻之。

又方　一人因劈裂爪甲指拇，索金瘡藥裹之，其痛不止，即取蔥白入糠火煨熱，剝皮劈開，其中有涎如涕，取搽損處，仍多煨取。接續易搽，凡三易之。血止痛消，並不潰良方也。

刀傷湯火跌打斷筋損骨。

麻油熬老，各月用七兩五錢，夏月用油五兩一錢　人白蠟一兩　臙黃五錢

不住手攪成餅塗搽。

刀傷　熊膽和水調搽傷處，立刻止血定痛，不作膿。

小兒刀破手，鍋蓋屑刮下搽。

刀傷　圖書店滑石末摻之。

又方　牛大黃炒黑，研細摻。

又方

堅實細炭　老松香各等分

研細，用韭菜汁拌，陰乾再研細摻之，如急用則不用韭菜汁拌亦效。

夾剪斷指　蟢蛛窩纏指上，包煖即好。

刀斧傷並跌打流血不止　何首烏研細擦上，使血歸經。

金瘡跌打止血定痛，乾荷葉研末擦，即能生肌。

刀傷雖數日作膿亦效。

老松香　川大黃各一錢

共研細末，乾摻。

竹棘肉

綜述

《劉涓子鬼遺方・卷五》　治竹木所刺，入手足，壯不出膿，疼痛，羊屎膏方：

右取乾羊屎，搗篩，用豬脂和，以塗之瘡口，立出。

《外科正宗・竹木刺》　竹木刺乃外入之患，有軟硬之分，淺深之異。軟淺者，以針頭撥見刺形，拔出則愈。硬深難出，用螻蛄搗爛塗上一時許，其刺自然吐出，取去則愈矣。

花石蕊散　治竹木刺傷，腫痛流膿，以蔥湯洗淨，用此糝之。

《瘍醫證治准繩・竹木刺針入肉》　綠礬散　治竹草刺瘡，發腫作疼，傷時不曾出血，盡被惡毒氣注痛不止，夜臥不安，初破時，其瘡紫赤黑色，較時起三五重皮是也。

綠礬半兩，小便燒熱，放礬於內，候冷取出，日乾　丹參二錢半　麝香一字　馬兜鈴根一錢半

右爲細末。漿水洗淨瘡口上，敷貼立效。

又方　治被刺入肉，或針、棘、竹、木等，多日不出疼痛。

龍葵根一把，洗淨，取皮　人參一兩，俱爲末　醋少許　臘月豬脂一兩

右和，搗令勻。每用少許，敷瘡上，其刺自出。

治手足卒中刺，中水毒方

韭　藍青

右搗，置瘡上，以火炙熱徹，即愈。

又方

右嚼豉，不以多少塗之良。若治狐尿刺人者，當看豉中有毛度，如無再敷之。

治竹刺不出者

右爛研蓖麻，以絹帛衬傷處，然後敷藥。時時看覷，若覺刺出即拔，恐藥太緊，並好肉努出也。一方，不用絹襯。

牛蒡葉散　治一切多，木、竹所傷。

右用牛蒡葉惡實，是六七月收者，風乾，爲末。每用幹摻，不得犯別藥。如經暑月蠅蟲，下蛆在瘡上，或因肌肉生合，有成竅子者，即用杏仁研成膏，手捻作條子，入在竅內，其蛆蟲自出。

治刺傷，中風，水疼腫。

右用鯉魚目燒灰，研敷患處，汁出即愈。諸魚目皆可，用樋魚目，尤佳。

松脂方　治刺入肉疼悶，百理不瘥。

右以松脂敷瘡上，以帛裹三五日，當有根出，不痛不癢，不覺自落，甚良。

治針入肉方

右刮指甲末，同酸刺仁搗爛，唾調塗上，次日定出。一方，用酸棗核燒爲末，服之。

又方　治烏雄雞刺，在肉中不出者，及治竹、木針刺。

右用烏雞尾翎二七莖，燒作灰，以乳男子奶汁，和封瘡口，其刺即出。

桂蠟丸　治惡刺入肉。

右用桂去粗皮，搗爲末，熔黃蠟丸。看病大小，置瘡內，濕紙三五重搭蓋，以火熨，候藥丸熔入肉，其刺自出。如無刺所傷者，尤見愈速。

精　凡諸竹、木刺，入肉中不出，以蠐螬研敷，立出。又方，用白茅根搗敷之，立出。又方，嚼牛膝根罨之，即出。

簡　治竹、木刺紮入深，不得出。用烏羊糞搗爛，水和，罨於傷處，厚敷之。曾有莊僕，腳心中刺，不得出，苦痛欲死，以此藥黃昏敷之，至四更其刺出，遂安。

山　蘆葦刺入肉者，細嚼栗子渣，罨傷處。木、竹刺已出，痛者，螻蛄罨之妙。

簡　治針入肉不出，用螻蛄腦子，同硫黃研細，調敷，以紙花貼定。如覺癢時，其針自出。

羅　神聖膏

取針誤入皮膚。用車脂不拘多少成膏，攤紙上如錢許。二日一換，三五次，其針自出。又取針誤入皮膚，用烏鴉翎三五枚，火炙焦黃色，碾爲細末，好醋調成膏子。塗在瘡上，紙蓋一二時，針出效。

簡　治針入肉不出，用雙仁杏仁，搗爛，以車脂調勻。貼在瘡上，其針自出。

世　治秀針刺足已出痛者，用黃泥罨之。

簡　主小兒誤爲諸骨及魚骨刺，入肉不出者，水煮白梅肉研爛，調象牙末，厚敷骨刺處自軟。

圖　生象牙主諸物刺入肉，刮取屑，細研，和水敷瘡上，刺立出。如咽中有刺，用水調飲之，舊象梳屑，尤佳。

孟　魚骨，在肉中不出者，嚼吳茱萸封之，骨當爛出。

丹　破傷風，血凝心，針入肉游走，三證如神方，用烏鴉翎，燒灰存性，研細，調一錢服。

《外科大成・竹木刺入肉》　諸刺入肉，外傷之症也。軟而淺者，以針頭撥出則愈。硬而深者，搗螻蛄塗之，少時即出。如刺已出而仍痛者，亦以螻蛄塗之愈。或以蓖麻子仁搗如糊，先以絹襯傷處，次罨之，覺刺出，即去之，一少加新羯羊糞和敷。

桂蠟丸　桂心爲末，溶黃蠟爲丸，置丸於傷處，搭濕紙三五層，火熔藥化，刺即出矣。

大牙散　生象牙末，水調敷之，立出。

《洞天奧旨・竹木簽破傷水生瘡》　傷水瘡者，因誤被竹木簽破皮膚，又生水洗之，潰而疼痛。或魚刺諸骨破傷，久而不愈。同用黃丹、蛤粉、文蛤等分，同炒變色，摻瘡口上，漸次而愈。如刺已入肉，搗鼠腦同鹿角末同塗傷上即出。如骨刺入肉，用錫牙刮末，厚敷其刺，自軟即也。

梅師方　治竹木針刺在肉中不出，疼痛。

王不留行

爲末，調熱水方寸匕，以根敷即出。

《瘍科會粹・寸集・竹木刺針入肉》　綠礬散　治竹草刺瘡發腫作疼，傷時不曾出血，盡被惡毒，氣注痛不止，夜臥不安。初破時其瘡紫赤黑色，較起三五重皮是也。

綠礬半兩，小便燒熱，放礬於內，候冷取出，日乾　丹參二錢半　麝一字　馬兜鈴根一錢半

右末。漿水洗淨瘡口上敷貼，立效。

瘋犬傷

論說

《外科正宗・瘋犬傷》 瘋犬傷，乃朝夕露臥非時不正之氣所感，故心受之，其舌外出；肝受之，其目昏蒙；脾受之，其涎自流；肺受之，其音不出；腎受之，其尾下拖。此五臟受毒，成爲瘋犬，乃稟陰陽肅殺之氣，故經此必致傷人。

綜述

《外科理例・諸蟲傷附犬蛇傷》 《針灸經》云：外丘穴治猘犬，即風犬所傷，發寒熱，速灸三壯，更灸患處，立愈。春末夏初，狂犬咬人，待過百日得安，終身禁犬肉、蠶蛹，食此即發，不可救也。宜先去惡血，灸咬處十壯，明日以後，日久一壯，百日乃止，忌酒七日，搗韭汁一二盞。狂犬傷，令人吮去惡血，灸百壯效。

《瘍醫證治准繩・癲犬咬》 定風散　治瘋犬咬。先口嚼漿水洗淨，用綿拭乾，貼藥。更不再發，大有神效。

天南星生　防風各等分

右爲細末，乾上。更不再發，無膿，效不可具述。

丹　治犬咬。梔子皮燒灰，石硫黃等分，研細敷瘡。《梅師方》。

世　治瘋狗咬。用桃核殼半個，將野人乾糞填滿，以榆皮蓋定，罨於傷處；又用艾於桃核上灸十四壯，即愈，永不再發。或用野犬糞，如前法灸之。又方，艾灸傷處，五七壯。

山　瘋狗咬。即用犬糞塗，仍拔去頂上紅髮。

世　癲狗咬方。用斑蝥七枚，去頭足翅，以糯米少許，於新瓦上同炒，以米黃香爲度，去米不用。以斑蝥研碎，好酒調下，能飲人再進酒一杯。傷在上食後服；在下空腹服。當日必有毒物從小便出，如小狗狀。如未下，次日再進，亦不下，又進，以毒物出爲度。若進至七服，雖不下毒，亦不妨矣。服藥後，腹中必不安，小便塗中刺痛者，不必慮，此毒受攻將下耳。痛甚者，以芫青一匙，煎甘草湯送下，即止。如無芫青，青黛亦可。疾愈後，急以香白芷多，雄黃少許，爲末，搗韭根自然汁，湯、酒調下，去斑蝥毒。以水淨漱口，嚼生蔥白罨傷處，留小竅子出毒氣，不可用他草藥罨。忌犬、豬、羊及發風毒物。小兒量歲數，加減斑蝥。食癲狗肉致病者，治同即愈。或過二三年再發，治如前。如癲狗所傷，用斑蝥二十一個，去頭翅並足，用糯米一勺，先將七個入米內微火炒，不令米赤，去此斑蝥，別用七個，再於前米內炒，令斑蝥色變，復去之；又別用七個，如前法炒，以米出青煙爲度，去斑蝥不用。以米研爲粉，用冷水清油少許，空心調服，頃又再進一服，以小便利下惡物爲度。如不利，再進一服。利後腹肚疼痛，急用冷水調青靛服之，以解其毒，否則有傷。或煎黃連水亦可，不宜便食熱物。或以益元散，水調服尤妙。又方，用米泔洗淨，以沙糖塗之，後用益元散四兩，斑蝥十四個，去頭翅足同煎，空心溫服。又方，用雄黃五錢，麝香五分，研勻，酒調二錢服下，去惡物；再服得睡，莫驚覺。或經久復發，亦宜服此。

世　瘋狗咬。取小兒胎髮，炒香敷，野菊花研細，酒調服盡醉止效。又方，韭菜根搗汁，二三盞服。又方，桃白皮一握，水二盞，煎一盞服。

世　治癲犬所傷，或經久復發，無藥可療者，用之極驗。

雄黃色極明者，五錢　麝香五分

右研勻，用酒調二錢服。如不肯服者，則捻其鼻而灌之。服藥後必使得睡，切勿驚起，任其自醒，候利下惡物，再進前藥，則見效矣。

丹　癡犬咬人。搗地黃汁飲之，並塗瘡口愈。又方，煮地榆汁飲之，兼細末敷瘡上，服方寸匕，日三忌酒。若瘡瘥者，搗生韭汁飲一二升。《梅師》、《肘後》同。瘋犬咬後，毒發如狗叫聲，於化人壇十頭頂骨，燒末敷之。瘋狗咬毒如狗叫者，百方不治，以人骨燒末之，水下方寸匕，雖煩亂者亦治。《梅師方》。膽礬爲末，貼瘡立愈。

《外科正宗・瘋犬傷》 隨咬即服救生散，小便中行出血片。忌諸口味、

麻物、赤豆等俱不可見，百日乃安。治之遲者，毒大而小便難出，必攻臟腑，久則成形，腹脹攻急，人聲若犬，眼神露白者，俱爲不治。有愈後復犯前禁，觸之仍死。

救生散

救生散用七斑蝥　惟用全身翅足饒

杭粉一錢同作末　空心酒服效功高

治瘋犬咬傷，用生斑蝥七個去頭、翅、足，杭粉一錢同研，空心溫黃酒調服，一時許小便行出血片、白脂，乃惡物也。如便痛，煎甘草湯飲之自利；如毒未盡，次早再一服，以小便清白方爲毒盡。

又方：治瘋犬咬有效。其人頂中必有紅髮一根，急須拔去，以追風如聖散敷傷處，抽毒氣服救生散。

追風如聖散

追風如聖散防風　川草烏芎藭荷同

白芷細辛蒼术等　雄黃加上效無窮

治瘋犬咬傷，隨用敷之，其毒即可拔出。

細辛　防風　川烏　薄荷　草烏　川芎　白芷　蒼术各一兩　雄黃四錢

共爲末，溫酒調敷傷處，以紙蓋紮，早晚換二次。

瘋犬傷之要靜居　諸麻赤豆大葷祛

百日之中都忌見　敢教患者樂年餘

《瘍科會粹・寸集・癲犬咬》《洗冤錄》：人爲癲犬所傷，其毒發之時，如感冒風寒之狀，畏風特甚，時作狗聲，每欲嚙人及衣物，小腹墜脹，小便難。癲狗毒最厲，人受其咬，毒氣入腹，頓孕小狗，攻脹而死。初咬猶可救。毒已發，則狗形已成，不治。雖咬而未破，但現青紫即已中毒，宜急治之。

《信》：受咬後，立至溪河，將傷處洗擠血淨盡，多飲生薑汁，則毒可解，仍紮瘡口，勿使受風，

《集成》：春末夏初，犬多發狂，尾直不卷，口流涎，舌黑色是也。凡風犬傷，急於無風處嗍去瘡口血。或乾，以針刺去其血，小便洗令淨。以胡桃殼一片扤空，實以人糞掩瘡上，艾灸三七壯，急用蝦蟆乾一枚，蟲蝥二十箇去頭、翅、足，同糯米炒黃，去米爲末，酒調或水調服之，分四服，瀉下爲度；未下再服。又宜常服非汁一盞，或生地黃、地榆取汁，皆可常服。敷藥：虎骨末、石灰、豬油調敷，忌酒、肉、魚膾、肥膩，終身忌犬肉。治法無過於灸，七當一發，過三七不發，可免。百日不發，方可全免。如見痛定瘡闔，即止不治，發來必死。

《慎齋・邪犬》：犬感陽毒之氣而邪，人身心爲陽，被傷則驚氣入心，心逆傳入肝，肝逆傳於腎，腎與膀胱爲表裏，心與小腸爲表裏，膀胱接連小腸而屬太陽，故膀胱爲毒之道路。毒聚道路則成形，最惡之候也。初傷時，用蚯蚓泥、輕粉、甘草末調敷瘡上，乾則鹽水潤之。瘡內生狗毛即愈。再掘地丈餘，取地漿調甘草末多服。蓋甘寒之味可解陽邪之毒也。然必三年勿聞金鼓之聲，方能不發。

景：風犬傷人，急於無風處吮出瘡口惡血，如或無血，以針刺出血，用小便洗淨，外用香油調雄黃，少加麝敷之。凡遇惡犬咬傷，如倉卒無藥，即以百草霜、麻油調敷。或用蔥搗爛貼之，牛糞敷之，或口嚼杏仁敷之，皆能救急。如少延緩，恐毒氣入經爲害。一方：拔去頂上紅髮，急令人吮去惡血，以艾灸傷處五七壯，盛者灸百壯，神效。一方：用杏仁炒黑，搗成膏，貼之。

《綱》：風犬咬傷，瓦松、雄黃研貼，即不發。狂犬曰獝，瘦犬有病，獝犬發狂。獝犬咬傷，取本犬腦敷之，後不復發。《肘後方》

定風散《準繩》治風犬咬，先口噙漿水洗淨，用綿拭乾貼藥，更不再發，大有神效。

天南星生　防風各等分

右末。乾上，更不再發，無膿，神效不可具述。【略】

《選粹》方：蟲蝥七箇，去翅、足，同糯米一撮炒，令米焦，去米爲末，酒調服。小便內下狗形爲效。如無，再服。昔文治任通州參將，千戶葉鳳岐，年六十歲，止有一子，年六歲，爲風狗所傷，用此一服而愈。

又方　用米泔洗淨，以沙糖塗之，後用益元散四兩，蟲蝥十四箇，去頭、足，同煎，空心溫服。《廣筆記》云：且犬咬之毒入心經，則以益元散爲引經之藥，其爲有理。

《外科切要・瘋犬咬傷》瘋犬咬傷毒最深，刺吮糞炙尿洗涓，攻心紅髮當拔去，或用泥團滾患間。

內服牛蒡去風毒，外用豆豉油調摻，毒甚定服扶危散，諒人虛實加減焉，

七日斑蝥七個炒，滑石一兩雄黃錢。

紀事

《外科理例・諸蟲傷附犬蛇傷》 一人被犬傷，痛甚惡，令急吮去毒血，隔蒜灸患處數壯，痛即止。更貼太乙膏，服玉眞散而愈。

一人風犬所傷，牙關緊急，不省人事。緊針患處出毒血，隔蒜灸，良而醒。用太乙膏封貼，飲玉眞散二服，少甦，更以解毒散，二服而痊。若患重者，須先以蘇合香丸灌之，後進湯藥。【略】

一人被鬬犬傷腿，頃間瘀痛至股，翌日牙關緊急，用玉眞散不應，隔蒜灸三十餘壯而甦。仍以玉眞散及托裏消毒藥而愈。

天蛇瘡

綜述

《外科大成・不分部位小疵・咬傷》 天蛇毒即草間花蜘蛛也　人被其傷則腫痛，有赤絲纏繞，用羊乳飲之，藍汁和麝香、雄黃末塗之。若爲靈水所濡，則生瘡似癩，煮秦皮汁飲之。

《外科切要・天蛇頭》 天蛇瘡發肌膚中，似癩非癩身不安，證因草內蜘蛛毒，復被露水浸始傳。內服秦艽煎湯飲，外敷二味拔青痊。

蜂螫傷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蜂螫》 治蜂螫，薄荷貼瘥，人參嚼封之。以酥敷之。醋磨雄黃塗。蜂房末豬脂調敷。煎湯洗亦得。黃蜂蜇，熱酒洗之立效。又方，清油搽之愈。

《洞天奧旨・蜂叮瘡》 蜂之啶人有毒，刺入肉內即須挑去，以尿泥塗之即止痛。

《肘後方》：

青蒿

嚼碎，封之即安。

《瘍科會粹・蜂螫》 《選粹》：一方：生薑汁塗。又方：齒垢塗。

《入門》：用頭垢敷，或用鹽擦。

《綱》蜂螫：蜂蟻叮螫，反手取地上土敷之，或入醋。

馬咬傷

綜述

《瘍醫證治准繩・馬咬》 細嚼栗子敷傷處。又方，用益母草細切，和醋炒封之。毒入心，馬齒莧湯，飲之瘥。

《瘍醫大全・蛇虎傷部・馬咬門主方》 驗方　皂角子燒灰，香油調搽，即追出毒氣矣。

又方　薄荷汁塗之。

馬咬及踏傷　服童便韭汁。

又方《集驗》。寒水石研敷傷處，旬日自愈。

馬咋踏人　割雞冠血點咬處，日三次。牡馬用雌雞冠，牝馬用雄雞冠。

又方　馬鞭梢三寸，鼠屎十四粒煅灰爲末，豬油調搽。

又方　婦人月經搽。

又方

人糞煅　馬糞煅

右共煅研爲末，豬油和調搽之。

《外科會粹・馬咬》《入門》：馬咬，用艾灸傷處，或馬屎燒灰爲末敷之。《醫通》：馬嚙人，陰卵脫出，急令推入，桑皮線縫，研生烏雞肝塗之，欲小便，忍之。馬嚙人及踹人，毒腫熱痛作痛，馬鞭梢、鼠屎燒灰，豬膏塗之。牛馬嚙人及馬骨刺傷人，竈灰淋汁，熱漬，數易汁，勿令瘡爛。《選粹》：馬咬，鞭梢燒灰，香油調敷，濕則乾摻。

杖瘡

論說

《洞天奧旨・杖瘡》杖瘡，受官刑而成瘡也。氣血有餘易於生合，氣血不足難於化消。倘受刑少者，血不凝滯。受刑多者，血必穢淤。受刑輕者，氣不蕭索。受刑重者，氣必敗殘。蓋刑輕刑少，忍痛而斷不叫號。刑重刑多，悲傷而自多涕，此氣血所以愈虧也。倘受刑之先，身體原弱而不強，則惡血奔心，往往有死者。

《瘍醫大全・急救部・杖瘡門主論》《東醫寶鑒》云：杖傷大概通滯血，皆以酒引。蓋血滯則氣壅瘀，氣壅瘀則經絡滿急，經絡滿急故腫且痛。凡打仆，著肌肉必腫痛者，以經絡傷，氣血不行，故如此。

綜述

《外科理例・杖瘡血熱作痛》胸膈脹滿宜行血，老弱者宜行氣活血，更飲童便酒。腸痛者宜下血，血去多而煩躁者補血，如不應，獨參湯。瘀肉不潰，或潰而不斂，宜大補氣血。

一人杖瘡，瘀肉不腐，乃大補之，漸腐。更以托裏健脾藥而愈。此憑症也。

一人風入杖瘡，牙關緊急，以玉眞散一服少愈，再服而安。

一官諫南巡受杖，瘀血已散，壞肉不潰，用托裏藥稍潰，膿清，此血氣虛也。非大劑參、耆不能補，彼恐腹滿，予強之，飲食稍思，遂加大補，肉潰膿稠而愈。此憑症也。

一嘗治被杖數人，皆先散其瘀血，漸用排膿托裏之藥，俱愈。夫叫號傷氣，忍痛傷血，氣血虛明矣。況脾主肌肉，脾氣受傷，飲食必減，血一冰則肌肉不生，故必理脾，脾健肉自生，非參、朮、歸、耆之類培養脾土，則肌肉何由而生？又須分人虛實，及有無瘀血，蓋打撲墜墮，皮肉不破，肚腹作疼者，必有瘀血在內，宜復元活血湯攻之。老弱者，加桃仁、紅花、川山甲，補而行之。若血去多而或煩躁，此血虛也。宜獨參湯補之。有打撲墜墮稍輕，別無瘀血等症，但只痛不止者，惟和氣血，調經脈，其痛自止。更以養氣血健脾胃，無有不效。亦有痛傷胃氣作嘔，或不飲食，以四君子加藿香、砂仁、當歸治之。若有瘀血，不先消散，而加補劑，則成實實之禍，設無瘀血，妄行之利，則致虛虛之禍矣。

一人因杖臂膝俱潰，膿瘀未出，時發昏憒，此膿毒內作也。急聞之，昏憒愈盛，此虛也。投八珍湯一服少可，數服死肉自潰，頓取之，用豬蹄湯洗淨，以神效當歸膏塗貼，再服十全大補湯，兩月而愈。若更投破血之劑，危矣。此憑症也。

大抵杖瘡，皆瘀血爲患，宜速治療，淺者砭之，深者刺之，更以活血流氣藥治之，內潰者開之，有腐肉取之，以壯胃生血藥托之，可保無危。有傷筋骨而作痛者，以沒藥降聖丹治之。若牙關緊急，或腰背反張者，以玉眞散治之，並效。

杖瘡熱血作痛，涼血去瘀血爲先，須下鷄鳴散之類。黃柏、生地黃、紫金皮皆要藥，生地黃、黃栢爲末，童便調敷，或加韭汁。不破者，以韭菜蔥頭舂碎，炒熱貼，冷則易。

《瘍醫證治准繩・杖瘡》 鬼代丹　主打着不痛。

無名異　沒藥　乳香各研　地龍去土　自然銅醋淬，研　木鱉子去殼，等分

右爲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溫酒下一丸，打不痛。

精　乳香散　治杖瘡神效。

自然銅半兩，醋淬七次　乳香　沒藥各三錢　茴香四錢　當歸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五錢，溫酒調下。

雞鳴散　下杖痛，腹中惡血，甚好。方見前。

五黃散　治杖疼定痛。

黃丹　黃連　黃芩　黃柏　大黃　乳香各等分

右爲細末，新水調成膏。用緋絹上，攤貼。

潔古沒藥散　治杖瘡止痛，令瘡不移。

密陀僧　沒藥　乳香各一兩　乾胭脂一兩半　膩粉半兩

右爲末，次入龍腦少許，若多更妙。燒蔥與羊骨髓生用，同研如泥，攤在緋帛上貼之。

治杖瘡

片腦　麝香各五分　龍骨　密陀僧　胭脂　輕粉　輕粉　乳香　沒藥　寒水石煅。各一錢

右爲細末。乾摻瘡上，四邊以生麥糊圍定，次用緋紅絹帛貼之。

乳香散　治杖瘡腫痛。

大黃　黃連　黃柏　黃芩各三錢　乳香　沒藥各另研，一錢　片腦少許

右爲細末，研勻。冷水調攤緋絹上，貼之。

治杖瘡

血竭　輕粉　乾胭脂　密陀僧　乳香　沒藥各等分

右研細末。先以冷水洗淨拭乾，以豬脂調搽紅紙，貼之愈。

龍腦潤肌散　治杖瘡，熱毒疼痛。

龍腦一字　輕粉一錢半　麝香半錢　密陀僧二錢　黃丹一兩

右爲細末。每用乾摻上，用青帛貼之，內留一孔。

丹溪云：杖瘡痛，用黃柏、生地黃、紫荊皮敷，此皆要藥也。只是血熱用痛，用涼藥去瘀血爲先，須下雞鳴散之類。

又方　用生地黃、黃柏、童便調敷，或加韭汁。不破者，以韭菜、蔥頭杵貼，冷即易之。膏藥用紫荊皮、乳香、沒藥、生地黃、大黃、黃柏之類。

又方　用木耳盛於木杓內，用沸湯浸粒，攪水令乾，於砂盆內擂細，敷瘡上。

又方　用大黃、黃柏爲末，生地黃汁調敷，如乾再敷。

又方　用野苧根嫩者，不拘多少，洗淨，同鹽並擂，敷在瘡上神妙。傷重多用鹽。

世　杖瘡丹　用劉寄奴末六錢，馬鞭草末四錢，蜜調敷；如濕者乾摻。馬鞭草即鐵筅帚，此方甚妙。

圍藥　治腫未破，用此消腫定疼。

無名異　木耳去土　大黃各炒，各等分

右爲極細末，用蜜水調，圍四邊腫處。

敷杖瘡妙方　治棒杖打腫痛者。

豬屬聹　地圍荽　田茶菊　地薄荷　血見愁　山薄荷　澤蘭葉　生地黃

右搗爛取汁，泡酒服，以滓敷貼。

又方

金屯葉　寶塔草　山薄荷　豬屬聹　芙蓉葉　地薄荷　桑葉尾　澤蘭葉

右搗爛取汁，泡酒服。以滓和大黃末敷貼。

又方

豬屬聹多　澤蘭葉　生地黃根、葉俱用

右搗爛取汁泡酒服，以渣敷貼。

又方

樸樹葉　水壤葉

右搗爛敷貼

又方

綠豆粉　側柏葉各研，各分

右以雞子清和栲油打勻，調豆粉攪勻，時時以鴨毛掃之。

又方

大黃三兩　檳榔三錢　石膏煅，六兩

右末，用豬膽汁、雞子清、栲油打勻，入末攪勻，時時鴨毛掃塗之。

生肌桃花散

輕粉　血竭　密陀僧　乾胭脂各一錢

右研細。每用乾摻，仍以膏藥貼之。

靈異膏　治杖瘡、金瘡、擷撲皮破、湯火傷、久年惡瘡。

川鬱金三兩　生地黃二兩　粉草一兩　臘豬板脂一斤

右銼細，入脂內煎焦黑色，濾去滓。入明淨黃蠟四兩，熬化攪勻，以瓷器貯之，水浸之，去水收。用時先以冷水洗瘡拭乾，卻敷藥在瘡上，外以白紙貼之，止血定疼，且無瘢痕。湯燙火燒，不須水洗。治凍瘡尤妙。

乳香膏　治金瘡，杖瘡神效。

乳香　沒藥　川芎　自然銅各七錢　當歸　羌活　獨活　川牛膝　石膏　劉寄奴　黑牽牛　黃柏皮　破故紙　白膠香　生地黃　熟地黃　赤芍藥　白芍藥　紫金皮　黃丹　白芷各五錢　黃蠟一兩　清油四兩

右除膠香、丹、蠟外，餘藥爲末。入油內煎，以柳枝不住手攪，試將成瘡，卻入三味，更試成膏，以生布濾淨，以瓦器盛水，傾在水中，用篦攤開貼。瘡孔深者，捻成膏條，空入孔中，不問淺深，放瘡上。如作熱加輕粉，片腦、朴硝入膏內，貼之。

銀粉膏　治杖瘡。

光粉二兩　乳香　沒藥　赤石脂　樟腦各一錢　水銀二錢半

右末，用豬脂二兩，黃蠟五錢，熔化調末成膏，油紙攤貼。

又方

水銀　樟腦各二錢　乳香　沒藥　血竭各一錢　片腦一分　黃蠟　水牛油　豬油各一兩

右末，先將油、蠟溶化，候冷，和末攪勻，油紙攤貼。

牛脂膏　治杖瘡神效。

乳香　沒藥　樟腦各五錢　黃蠟四兩　水牛油一斤

右末，先熔蠟，次入油，和勻，調末攪勻，油紙攤貼。或以天芋葉，攤貼極妙。

紅膏藥　治杖瘡及臁瘡。

黃丹飛炒，二兩　乳香　沒藥　兒茶　血竭　朱砂　樟腦　水銀各一錢　麝香　片腦各一分　黃蠟　水牛油　豬油各一兩

右末。先以蠟熔化，次入油和勻，候冷，入末攪勻，油紙攤貼。臁瘡，作隔紙膏貼之。

白膏藥　治杖瘡及臁瘡。

光粉二兩　甘石煅，水淬，飛過　白石脂煅　龍骨　乳香　沒藥　楓香　樟腦　水銀各一錢　麝香　片腦各一分　黃蠟半兩　柏蠟一兩　豬油一兩半

右末。先熔蠟，次入油，和勻候冷，調末攪勻，油紙攤貼。臁瘡，作隔紙膏貼之。

黑膏藥　治杖瘡及諸瘡神效。

防風　荊芥　連翹　大黃　黃連　黃芩　黃柏　當歸　赤芍藥　玄參　紫金皮各二兩　木鱉子　白芷　杏仁　桃仁　生苄各五錢　地圓荽　黃花菀　側柏葉　地薄荷　豬窩聹各二兩　乳香　沒藥　兒茶　大黃　當歸各二兩　杉皮炭　楓香　龍骨煅　赤石脂煅　血竭　樟腦各五錢　孩兒骨煅　朱砂　水銀各二錢半　麝香五分

右將後十五味爲末。將前二十一味鍘碎，以水煎熬濃汁，濾去滓，再煎令汁如餳樣，入豬油二斤，熳火熬令汁乾，入光粉一斤，旋入攪至黑色成膏，滴水中成珠，可丸不粘手爲度。次入黃蠟二兩熔化，出火毒數日。再微熬熔，入乳香後十五味末，攪勻，油紙攤貼。

秘傳杖瘡膏方　專治打傷，又治金瘡及無腫毒、臁瘡。若跌傷及別樣瘡，忌貼。

香油四兩，真者佳。將穿山甲、柏枝先入油中煎數沸，去二件渣。乘熱將薄綿濾淨，油復入鍋中煎沸，以次下藥，冬月用油五兩　穿山甲一片　柏枝一根，已上二件止取油煎汁，不用渣，取法見前　槐枝一莖，須另報開小條不用大樹上者，入藥油用此頻攪府丹即飛丹，淨水飛去標腳，取細末一兩，作二次入油　水花朱淨水飛去漂腳，曬乾取細末，二錢　血竭　沒藥　乳香　孩兒茶已上四件各三錢，槌碎和勻，共入銅

鍋，炭火上炒沸過，爲細末　新珍珠　新紅象牙各麵包，燒存性，取細末，油，舊者，不用　麵粉炭火上繞黃。各一錢　人指甲炒黃　三七曬乾，取細末　石乳銅鍋內炒過，取細末　黃連細末　黃芩細末。各三分　海螵蛸五分，細末　半夏大者十枚，爲細末，已上十六件，俱用極細篩篩過。和勻分作五分，留起一分，看膏藥老嫩加減，止用四分作四次下，下法如下　樟冰細末，四錢　黃蠟二錢　冰片一分　麝香三分　阿魏成塊者，五分。已上四件，待諸藥俱下盡，臨起鍋時方下，攪極勻，取出阿魏渣

右藥，先將細末藥分成五分。其四分以次下鍋如下，其一分，留看藥厚薄以爲增減。如四分已下盡，藥尚薄，亦將此分漸下。如正好，留此一分，待貼膏藥時，摻在患處尤妙。

煎法：　用上好香油四兩，入銅鍋中，炭火煎沸。沸時入柏枝一莖、穿山甲一片在內，煎數沸，去二藥渣。將薄綿紙乘熱濾淨油，揩淨鍋，復入油於鍋中煎沸，下府丹五錢，用槐條急攪不住手，至成膏方止。候六七煎後，用清水漱淨口，噴清水少許於鍋中，即取起鍋。

一起鍋時，於前四分中細末藥，將一分漸漸逐一挑下，急攪如煎。此分藥盡，約均和了，將槐條蘸藥滴水，且未要成珠復置鍋火上，急攪，候沸起鍋。二起鍋，復將前末藥一分，漸下鍋中，急攪如前。約均和，滴水要成珠，復置鍋炭火上，急攪，候沸起鍋。

三起鍋，漸下藥，攪如前。約均和，將藥滴水雖成珠尚要粘手，復置鍋火上如前。

四起鍋，漸下藥如前，急攪。約均和，將藥滴水成珠，珠要將至不粘手了。復置鍋炭火上，候沸起鍋。

五起鍋，即下黃蠟二錢，府丹五錢，急攪如前。將藥水成珠，要須不粘手；　又不可太老了，如尚粘手，將前留下一分末藥漸下，以不粘手爲度。如不粘手了，即下水花朱二錢，次下樟冰末四錢，急攪；　方下麝三分，阿魏五分，冰片一分，急攪不住手。量藥已均和了，撩阿魏渣去之。以藥入瓷器內，浸冷水中片時，候凝。將藥尋露天天陽淨地，掘坎，將瓷器倒覆於坎中，仍以土覆好，候七日後方起。

一藏法，用油紙及箬，包好瓶口，以降泄氣。

一攤膏藥時，用湯中煎過淨油，單紙攤上藥，不用火烘，止用熱湯入器中，將油紙放器上，以藥放上攤開，又不用太厚，須於紙上照得見爲妙。如以絹攤，用湯頓烊藥，攤上。

一貼時，先將萊菔汁、桑葉煎湯，露中露過一宿用。以洗患處方用貼之

一既貼後，每日洗一遍，不要換膏藥。至二三日後血散風去，方換收口黑膏藥。即萬應膏也。

萬應膏方　專主杖瘡，收口神效。

香油二斤，真者，濾淨　黃連　黃柏　黃芩各五兩　柏枝　槐枝各一束，已上俱咬咀去碎屑　府丹一斤，水飛，去標腳，曬乾　乳香　沒藥　血竭　孩兒茶各三錢，已上四件用槌打碎，和勻，入鍋中，炭火炒沸爲細末，篩過　象皮灰用砂炒過，去砂，取細末　海螵蛸各五分，細末　半夏一錢，細末　龍骨五分，已上八味爲極細末，用極細篩篩過，和勻，漸入後藥　阿魏五分

右將真香油二斤，濾淨，入銅鍋中煎沸，入黃連、黃柏、黃芩、槐條煎三四沸，將細夏布及薄絹紙，濾去渣。揩淨銅鍋，仍入油於鍋中煎沸，入前府丹，用槐條急攪，煎至滴水成珠，乘熱入瓷器中。即將前細末藥八味及阿魏，漸入藥中急攪不停，候和勻，去阿魏渣，藥冷爲度，七日後可用，藏，攤，洗法，並如前。凡人一杖後，切不可用手拍之，急用明淨松香、水龍骨，炭火煅過，須多年者佳。二味俱爲細末，雞子清調敷，惡血自出。若能預調此藥，以待杖過即敷，尤妙。滕松川不用松香而用大黃，云亦有效。

《外科正宗・杖瘡》　杖瘡乃良肉受傷之患，有已破未破之分，正刑醋刑之說。已破肌肉者，隨杖後以清涼拈痛膏敷之，疼腫即消。未破瘀血內攻，用針放出內蓄瘀血，再以大成湯下之，便通自愈。如傷處瘀腐已作疼痛者，玉紅膏搽之，自然腐化生新而愈。至於辱刑、重刑難受之時，宜預服鐵布衫丸，方得保身全命也。

鐵布衫丸

鐵布衫丸乳沒歸　地龍蘇木自然隨

木鱉再加無名異　救盡人間苦杖危

治情不由己，事出不虞受害，一身重刑難免，當預服之，受刑不痛，亦且保命。

自然銅煅紅，醋浸七次　當歸酒洗，搗膏　無名異洗去浮土　木鱉子香油搽殼

上，灰焙用肉　乳香　沒藥　地龍去土，曬乾　蘇木

右八味，各等分爲細末，煉蜜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三丸，預用白湯送下，縱非刑辱拷，可保無虞。

散瘀拈痛膏

散瘀牛痛膏罕稀　麻油石灰水共齊

加上獐冰金黃散　杖瘡敷上笑嘻嘻

治杖後皮肉損破，紅紫青斑，瘀腫疼痛重墜者。

用腫瘍門如意金黃散一兩，加獐冰三錢碾勻，以白石灰一升，用水二碗和勻，候一時許，用灰上面清水傾入碗內，加麻油對分和勻，以竹箸攪百轉，自成稠膏，調前藥稀稠得所聽用。杖後帶血，不用湯洗，將藥通便敷之，紙蓋布紮。夏月一日，冬月二日，方用蔥湯淋洗乾淨，仍再敷之，痛止腫消，青紫即退，傷重者，另搽玉紅膏完口。

又方

杖刑之後肉不破　瘀血攻疼沒門路

將針點破膿血流　管教患者隨行步

大成湯見跌撲門　治杖後瘀血內攻，肚腹膨脹，惡心便秘者服之。

珍珠散見下疳門　治杖瘡已經長肉平滿，惟不生皮，用此擦即愈。

《外科大成・杖傷》 杖傷形傷症也。凡未杖之時，用受杖丹等服之，能令血不攻心，已杖後，不問已破未破，即服瓊液散，力能化瘀除疔，止痛消腫而不潰，且易於結痂，功勝他藥多矣。氣質弱者繼之大補，以培其元，使脾胃健，自能營達於下也。外則未破者砭之，已破者玄珠膏塗之，去瘀甚速，次以瑩玉膏、七眞膏等生肌。如肉滿而不生皮者，青黛珍珠散。如刑重肉糜，黯腫昏憒者，剝黑羊皮乘熱貼之，熱童便灌之，繼以獨參湯補之。

《洞天奧旨・杖瘡》 必須活其血而補其氣，敗其毒而消其火，然後外用膏藥貼之，或末藥敷之，不至死亡也。

調中化淤湯　巫彭真君傳。內治杖瘡，神效。服之無性命之憂。

當歸五錢　生地五錢　三七根末三錢　丹皮二錢　白芍三錢　生黃芪三錢　生甘草一錢　大黃一錢　枳殼三分　虛極者加人參三錢

水一碗，童便一碗，同煎服。二劑瘀血即散。外用末藥、膏藥貼之，即愈。

仙花散　外治杖瘡。

鳳仙花葉搗汁　馬齒莧搗汁　黃蠟二兩　蔥白搗汁　松香二兩　五倍子爲末一兩　乳香二錢

將鳳仙、蔥、莧先搗取汁二碗，將黃松香熬膏，入倍子末，指令膏貼之自愈。

《瘍醫大全・急救瘡・杖瘡門主論》 申斗垣曰：叫號傷氣，忍痛傷血，亦有血奔心而死者，宜熱尿灌之。《啓玄》。

《種杏》云：凡杖畢，即用童便、好酒各一盅合而溫服，免血攻心甚妙，仍用蔥白搗爛，炒熱溻杖處，冷則易，止痛散血如神。

馮魯瞻曰：宜用紫荊皮、乳香、沒藥、生地、大黃、黃柏之類。《錦囊》。

朱丹溪曰：黃柏、生地、紫荊皮，皆敷杖瘡之要藥也。若血熱作痛，宜涼血去瘀血爲先，加血竭、紅花更佳。《心法》。

《入門》云：凡杖瘡忽乾黑陷，毒氣攻心，恍惚煩悶，嘔吐者死。

陳實功曰：杖瘡已破肉者，以清涼膏敷之，疼腫即消，未破瘀血內攻者，用針放出內蓄瘀血，再以大成湯下之，便通自愈。如傷處瘀腐，已作痛疼者，玉紅膏搽之，自然腐生新而愈。至於辱刑重刑，難受之時，宜預服鐵布衫丸，方得保命身命也。《正宗》。

陳遠公曰：腿受官刑，皮肉腐爛，死血未散，疼痛呼號，是宜用膏藥、末藥外治爲佳，受刑深重，不急內消，專恃外治。則逍遙膜外，安能衛心，使惡血不相犯乎！故內治宜速也，世人外治之方，多有神奇，而內治之方，絕無應驗，往往多一時心亂而死者，雖犯法遭刑，其中情真罪當者固多，而受冤遭陷者更復不少，冤氣在心則肝葉開張，肝氣膜急，尤善引血入心，使無辜之人一旦輕死，固非醫人之罪，而治之無法是誰之愆與！余得異方，凡受官刑，即時煎服，服後用膏藥、末藥，內外兼治，瘡口易愈，必無性命之憂矣。衛心仙丹：大黃，紅花，丹皮，木耳各三錢，白芥子二錢，當歸、生地各一兩，桃仁三十粒，水前一服，惡血散矣。不必二劑，再以膏貼之，名護心仙丹：大黃、白蠟、敗龜版，當歸各一兩，三七根，乳香、沒藥各三錢，骨碎補、松香各五錢，麝香五分爲末，先用豬油一兩，同白蠟、松香入銅鍋化開，再下各藥拌爲膏，貼傷處，外用油紅包裹，以布紮住，輕者一張，重者兩張足矣。如夾棍重傷，不須四張，即可行步，二方至神至奇，內方使惡血盡散，外方使死肉速生，合

而用之，何至損命，嘆醫治之無術耳！《冰鑒》。

《瘍醫大全・急救部・杖瘡門主方》 杖瘡珍珠散　兼治一切刀傷斧砍，敷上立即止血斂口，腫毒久不收口者，掃上立即生肌收口。

珍珠入豆腐內煮至豆腐起蜂窩時取出，研之　乳香去油　海螵蛸水飛　琥珀　象皮炒黃　沒藥去油　龍骨火煅紅　兒茶　輕粉各一錢　瓜兒竭二錢

研細，磁瓶密貯，毋泄其味。

製油紙法　槐枝一寸長，四十九段，麻油四兩。熬至枝枯撈起，再入黃蠟四兩熔化，乘熱即裁厚綿紙，長闊四五寸，或厚皮紙拖油取起，出火氣聽用。

凡杖後用刷杆挑敷前製末藥於杖處，將油紙貼上，再用尋常油紙蓋之，外以新布裹定，一日一換藥紙，每次只用藥五六分，不過數日。設若杖瘡已經見水過，須倍費時日也，用此藥，必須製油紙，否則收口過速，恐留餘毒也。

散腫止痛膏

嫩松香炖化濾清，六兩　草麻仁搗化，四兩　潮腦一兩　礬砂飛過，五錢　銅綠水飛，二錢

先將松香用重湯燉化，再入四味調勻，用陳油紙甘草湯煮過，陰乾，攤貼，杖瘡不可見水，貼上紮緊。

又方　生大黃末，紅糖調敷，候乾，溫湯洗去。又敷數次，大有散血止痛之功。

又方　凡杖後，即用童便和酒一杯飲之。以免血氣攻心，外用熱豆腐鋪在杖傷處，其氣如蒸，腐色變紫後，易之，候紫血散盡，轉淡紅色爲愈。

又方　韭菜搗爛敷之。

又方　陳石灰爲末，水調鵝翎掃上。

又方　鳳仙花連梗葉搗敷。

又方　豆腐煮透，拌黃柏細末搗敷。

又方　細磁片擂極細末，麻油調敷，立時止疼。

又方

劉寄奴六錢　馬鞭草四錢

研細蜜調拱，潰者乾摻。

棒瘡皮破　辟麝草葉搗爛，敷上紮住，即愈。

散瘀拈痛膏《正宗》。凡杖後皮肉損破，紅紫青斑，瘀腫疼痛墜重者，用如意金黃散一兩，加樟冰三錢研勻，以白石灰一升，用水二碗和勻，候一時許，用灰上清水傾入碗內，加麻油一半和勻，用竹箸百轉，自成稠膏，調前藥稀稠得所聽用。杖後帶血，不用湯洗，將藥通遍敷之，紙蓋布紮，夏月一日，冬月二日，方用蔥湯淋洗乾淨，仍再敷之，痛止腫消，青紫即退。傷重者另搽玉紅膏完口。

又方

臘豬油一兩七錢　黃臘三錢　潮腦二錢五分　白蠟　輕粉　鉛粉各五錢　沒藥去油，二錢　冰片一分　乳香一錢，去油

先將豬油、二蠟化開，再入各末攪勻攤貼。油紙甘草湯煮熟揉軟，熱湯燉化攤貼。凡棒瘡破爛至重疼痛者，一日換一張。三日全愈。

一方　豬油二兩，潮腦一兩，白蠟、黃蠟各七錢五分，輕粉一錢，麝香、冰片各三分，無乳香、沒藥、鉛粉。

杖瘡爛下肉至重者《都門內官傳》。木耳泡搗，敷在爛處，止痛生肌。

鬼代丹　受杖不痛，故名。

無名異　木鱉子去殼，油炙　自然銅火煆，醋淬七次　地龍去土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草烏各等分，地上挖一小土坑，用炭火燒紅，澆醋在坑內，入草烏蒸軟。一方無草烏

爲末，蜜丸彈子大。每服一丸，溫酒化下。凡用此丸，可先用出過蛾的蠶蛀子，燒灰二錢爲末，酒調下，再服此丸，不曾遇責，可用牛膝、甘草煎湯服之，即解。

乳香散　杖瘡神效。

全當歸　自然銅醋淬七次，各五錢　茴香四錢　滴乳香去油　真沒藥去油，各三錢

研細。每服五錢，溫酒調下。

寄杖散《醫鑒》。未打之先，取白蠟一兩，細切入碗內，滾酒泡服，則雖打着不痛。

杖傷《公門秘方》。久爛中有四五分深潭，不能收口者。

血竭一錢　硃丹　輕粉各二錢　白蠟五錢

共爲細末，摻上一日夜，其肉四圍生起，兩日即平。

又方　杖後腫痛。

雄黃一兩　密陀僧五錢

研細水調敷，極妙。

杖後　白及研細，每日米飲調下三錢，數日即愈。

仙傳膏　杖後重傷，死血鬱結，呃逆不食，並夾傷內爛，貼之可以起死回生。

輕粉　血竭各三錢　樟腦二錢　冰片三分　麝香一分　沒藥去油　乳香去油，各一錢五分

共研極細。用豬板油一兩二錢，黃蠟一兩，同化調藥成膏，攤貼患處，晝夜流水，即時蘇醒。

又方　滑石、大黃、赤石脂各等分，研細，蜜調敷。

又方　梧桐樹根曬燥，炒黃研細，重者一錢，輕者五分，好酒沖服。

《瘍科會粹・杖瘡》　景岳：杖瘡一證，凡其甚者，必以瘀血爲患。血瘀在外者，淺則砭之，深則刺之，內潰者開之，磨肉者取之。血瘀在內者，宜以活血流氣之藥和之，甚者利之行之，此治血凝之法也。然其受刑之時，號叫則傷氣，忍痛則傷血，悲憤則傷志，血、氣、情志俱傷，虛所必至。若不培補，則贏困日甚矣。況脾主肌肉，脾氣受傷，則飲食必減。血脈損壞，則肌肉俱病。故凡既傷之後，但察其虛多滯少者，則宜以參、耆、歸、朮、熟地、甘草之屬專理脾氣，以托氣血。脾健則元氣日復，肌肉自生，可保無虞矣。其有傷筋骨而作痛者，宜沒藥降聖丹治之。若牙關緊急，或腰背反張者，以玉真散治之，並效。總之，此證宜先察其有瘀無瘀，及形氣虛實，酌而治之。凡諸變證，治法有未盡者，宜與前跌打損傷條與參通用。

《選粹》：杖瘡之患，本屬外因，治法宜無不同矣。然人之膽氣有勇怯，稟賦有壯弱，懷抱有開鬱，敷貼之藥雖可同，調理之藥則少異，然亦不外乎大補氣血。初杖者，行血解毒，三日後托裏排膿。懷抱抑鬱者，用香附開之。有瘀血者，以雞鳴散下之。氣血虛弱者而有瘀血，則以花蕊石散消之。至於證候之變，大略似癰疽之惡候，參酌而用，自是適宜矣。丹溪曰：杖瘡痛，用黃蘗、生地黃、紫金皮敷，此皆要藥也。只是血熱作痛，用涼血、去瘀血爲先，須雞鳴散之類也。大抵虛弱者，必以大補爲主。有鬱者，必兼開鬱，毋膠泥於行血解毒也。

《入門》：杖瘡於法本不當治，據古方破瘀去血爲先。一杖畢，即飲童便和酒，不可喫茶，免血攻心。待神氣定後，體盛者用雞鳴散下之。體薄者，瘡攻寒熱，惡心少食，宜當歸鬚散中柴胡、羌活，氣鬱加木香，心腹脹痛加童便，心下脹滿，氣不通暢，加木香、檳榔。外用熱豆腐鋪在杖處，其氣如蒸，其腐即紫。復以熱豆腐鋪之，以紫肉散盡，淡紅爲度。出膿血潰者亦宜。甚者，內服乳香定痛散，隨以熱酒，盡量而飲。虛者潰後，宜大補氣血、脾胃，兼吞紫河車丹最易平復。外貼黃蠟膏、馬齒膏。凡杖瘡忽乾，毒攻腹內，恍惚煩悶嘔吐者，難治。

被刑之人，惟可臥布帛裀褥，切忌臥竹蓆及南方草蓆。犯之不獨潰爛難痊，且恐或至不救，以其皆引毒入心之也。《洗冤錄》。

《外科切要・杖瘡》　杖瘡須宜看其色，已破未破看肉間。破敷如意金黃散，加入樟腦共末焉。石灰澄水調敷散，餘潰玉紅膏貼痊。未破仍服大成湯，七里香葉搗搽摻。

破傷風

論說

《外科正宗・破傷風》　破傷風，因皮肉損破，復被外風襲入經絡，漸傳入裏，其患寒熱交作，口禁咬牙，角弓反張，口吐涎沫，入陰則身涼自汗，傷處反爲平陷如故，其毒內收矣。

《瘍醫大全・跌打部・破傷風門主論》　朱丹溪曰：破傷風證多死，最急證也。始因出血過多，或風從瘡口而入，或瘡早閉合，瘀血停滯於內，血受病而屬陰，始雖在表，隨易傳臟，故此風所傷，必多難治。其證身熱自汗，口噤搐搦，勢急非常藥可治，非全蠍不開，兼以防風風藥。

馮魯瞻曰：凡破傷風邪，初受在表者，宜用發散，同傷寒表證治法。

又曰：破傷風四惡證不治：一面目青黑，二額上汗珠不流，三眼小目瞪，四身汗如油。《錦囊》。

陳實功曰：破傷風因皮肉損傷，復被外風襲入經絡，漸傳入裏，其患寒熱交作，口噤咬牙，解弓反張，口吐涎沫，入陰則身涼自汗，傷處反爲平陷如故，其毒內收矣。當用萬靈丹發汗，令風邪反出，再以玉真散患上貼之，得膿則吉；如汗出前證不退者死。《正宗》。

凡小兒或男婦頭顱、額鬢生癤，破後因其輕而忽之，不肯貼膏藥，每致外風水露侵入，頭面發腫，如破傷風候。當用荊、防、白芷、僵蠶、蟬蛻內取汗，外用紅昇丹提之，膏蓋自安。

《回春》云：凡鬥歐被打成破傷風，頭面腫大發熱，以九味羌活湯熱服取汗，外用杏仁搗爛入白麵少許，新汲水調敷瘡上，腫即消。

陳實功曰：破傷風證，如汗出後口噤不開，語聲不出，諸證不退，傷處不高，漸醒漸昏，時發時止，死。《正宗》。

綜述

《外科理列・傷損脈法附破傷風》 夫破傷風症，須分表裏，別虛實，不可一概治之。《原病式》云：破傷中風之由，因瘡熱甚，鬱結而榮衛不得宣通，怫熱因之遍體，故多白痂。是時瘡口閉塞，氣難通泄，熱甚則生風也。不已，則表傳於裏矣。但有風熱微甚兼化，故殊異耳。

大法：破傷中風，風熱燥甚，怫鬱在表，而裏氣尚平者，善伸數欠，筋脈拘急，時或惡寒，或筋暢而搐。脈浮數而弦者，宜辛熱治風之藥，開衝結滯而猶傷寒，表熱怫鬱，而以麻黃湯，辛熱發散者同也。凡用辛熱開衝風熱結滯，宜以寒藥佐之則良，免致藥雖中病，而風熱轉甚也。如治傷寒發熱，用麻黃、桂皮，加黃芩、知母、石膏之類是也。若世以甘草、滑石、蔥、豉寒藥發散甚妙。若表不已，漸傳入裏，裏又未大，甚而脈在肌肉者，宜以退風熱、開結滯之寒藥調之，或微加治風辛熱亦得，猶傷寒在半表半裏，以小柴胡和解之意也。若裏熱已甚，而舌強口禁，項背反張，驚搐惕搦，涎唾涸枯，胸腹滿塞，而或便溺秘結，或時汗出，脈洪數而弦也。然汗出者，由風熱鬱甚於裏，而表熱稍罷，則腠理疎泄，而心火熱甚，故汗出也。法宜除風散結寒藥下之，後以退風熱、開鬱滯之寒藥調之，而熱退結散，則風自愈矣。凡治此，亦宜按摩導引，及以筋幹開牙關，勿令口禁，使粥藥得下也。

《外科樞要・治瘡瘍各症附方》 防風湯　治破傷風表症，未傳入裏，急服此。

防風　羌活　獨活　川芎各等分

右每服五錢，水煎，調蜈蚣散服。

蜈蚣散

蜈蚣一對，炙　鰾三錢，煅

羌活湯　治破傷風在半表半裏間，宜和解，急服此湯，稍緩則邪入於裏，不可用矣。

羌活　菊花　麻黃　川芎　石膏　防風　前胡　黃芩　細辛　甘草　枳殼　白茯苓　蔓荊子各一兩　薄荷　白芷各五錢

右每服五錢，薑水煎，日二三服。

大芎黃湯　治破傷風邪傳於裏，舌強口噤，項背反張，筋惕搐搦，痰涎壅盛，宜急服之。

川芎　羌活　黃芩　大黃各一兩

右每服五七錢，水煎服。

白朮防風湯　治破傷風，服表藥過多而自汗者。

白朮　黃芪各一兩　降風二兩

右每服五七錢，水煎服。臟腑和而自汗者，可服此藥。若臟腑秘、小便赤而自汗者，急以大芎黃湯下之。

《瘍醫證治准繩・破傷風》 河間云：風證善行數變，入臟甚速，死生在反掌之間，宜急分表裏虛實而治之。邪在表者，則筋脈拘急，時或寒熱，筋惕搐搦，脈浮弦，用羌活防風湯散之。在半表半裏者，則頭微汗，身無汗，用羌活湯和之。傳入裏者，舌強口噤，項背反張，筋惕搐搦，痰涎壅盛，胸腹滿悶，便溺閉赤，時或汗出，脈洪數而弦，以大芎黃湯導之。既下而汗仍出，表虛也，以白朮防風湯補之。不時灌以粥飲爲善。前云乃氣虛未損之法也。若膿血太泄，陽隨陰散，氣血俱虛而類前證者，悉宜大補脾胃，切忌祛風之藥。詳見雜病第五。有一患者，仲夏誤傷手，腰背反張，牙關緊急，脈浮而散，此表證也，遂用羌活防風湯一劑即解。此證若在秋冬腠理致密之時，須用麻黃之類以發汗，此乃暴傷氣血不損之治法也。有一患者，杖處略破而患

此，脈洪大而實，此裏證也，用大芎黃湯一劑，大便微行一次悉退，若投表藥必死。宜急分表裏虛實而治之，庶無誤矣。

有一患者，寒熱口乾，用四物、參、芪、白朮、軟柴、炒芩、麥門、五味，四劑少退。薛欲砭去瘀血，不從。後怔忡不寐，飲食少思，牙關牽緊，頭目疼痛，惡寒發熱，此膿內燉也，遂砭去即安，以八珍、棗仁、麥門、五味二十劑，前證漸愈；又用前藥及獨參湯，瘀肉漸潰。後因勞，又少寐盜汗，以歸脾湯、麥門、五味、遠志而痊。後牙關脹悶，面目燉赤。又似破傷風，仍以爲虛，用八珍等藥亦安。有一患者，脹痛喘促，作渴寒熱，臂腿糜爛，與死血相和，如皮囊盛糊，用童便煎四物、桃仁、紅花、柴胡、黃芩、麥門、花粉，服之頓退；彼用黑羊皮貼之益甚。後砭去膿血甚多，氣息奄奄，唇口微動，牙關緊急，患處色黯，或欲用破傷風藥。薛曰：此氣血虛而變證也，用參、芪、芎、歸、白朮，並獨參湯，人乳汁，元氣復而諸證愈，乃用十全大補湯調理而安。此證若膿瘀內燉者，宜針之。若潰後口噤遺尿，而類破傷風等證者，乃血虛極也，急用大補之劑。若素多痰患風症者，宜清痰降火。若因怒而見風證者，宜清肝降火。若人不慎房勞，而忽患前症，此由腎水不足，心火熾甚，宜滋陰補氣血爲主。若誤作風證，治之即死。

羌活防風湯　治破傷風，邪初在表者，急服此藥以解之，稍遲則邪入於裏，與藥不相合矣。

羌活　防風　甘草　川芎　藁本　當歸　芍藥各四兩　地榆　細辛各二兩

右每服五錢，水煎。

防風湯　治破傷風，表證未傳入裏，急宜服之。

防風　羌活　獨活　川芎各等分

右每服五錢。水煎，調蜈蚣散服，大效。

蜈蚣散

蜈蚣一對　鰾三錢

右爲細末，用防風湯調下。

羌活湯　治破傷風，在半表半裏，急服此湯，稍緩邪入於裏，不宜用。

羌活　菊花　麻黃　川芎　石膏　防風　前胡　黃芩　細辛　甘草　枳殼　白茯苓　蔓荊子各一兩　薄荷　白芷各五錢

右每服五錢，水煎。

地榆防風散　治風在半表裏，頭微汗，身無汗，不可發汗，兼治表裏。

地榆　防風　地丁草　馬齒莧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米湯調服。

大芎黃湯　治風在裏，宜疏導，急服此湯。

川芎　羌活　黃芩　大黃各一兩

右五七錢。水煎，溫服，臟腑通和爲度。

白朮防風湯　治服表藥過多，自汗者。

白朮　黃芪各一兩　防風二兩

右每服五七錢。水煎服，臟腑和而自汗者可服。若臟腑秘、小便赤者，宜用大芎黃湯下之。

白朮湯　治破傷風，汗不止，筋攣搐搦。

白朮　葛根　升麻　黃芩　芍藥各二兩　甘草二錢五分

右每服五錢。水煎，無時服。

謙甫朱砂丸　治破傷風，目瞪口噤不語，手足搐搦，項筋強直，不能轉側，目不識人。

朱砂研　半夏洗　川烏各一兩　雄黃五錢　鳳凰台三錢　麝香一字

右爲末，棗肉丸桐子大。每服一丸或二丸，冷水下，以吐爲度。如不吐，加一丸。或吐不住，煎蔥白湯止之，汗出爲效。

左龍丸　治直視在裏者。

左盤龍野鴿糞也　白僵蠶　鰾各炒。五錢　雄黃一錢

右爲末，燒飯丸桐子大。每服五丸，溫酒下。如裏證不已，當用煎藥末一半，加巴豆霜半錢，燒飯丸桐子大。每服加入一丸，如此漸加，以利爲度。利後服和解藥。

江鰾丸　治破傷風，傳入裏證，驚而發搐，臟腑必澀。

江鰾銼，炒　野鴿糞炒　白僵蠶各半兩　雄黃一錢　蜈蚣一對　天麻一兩

右爲末，作三分二分，燒飯丸桐子大，朱砂爲衣；一分入巴豆霜一錢，亦用燒飯丸。每服朱砂者二十丸；入巴豆者一丸，漸加至利爲度。後止服前丸。

養血當歸地黃散

當歸　地黃　芍藥　川芎　藁本　防風　白芷各一兩　細辛五錢

右依前，煎服。

廣利方　治破傷風，發熱。

栝蔞子九錢　滑石三錢半　南星　蒼术　赤芍藥　陳皮　炒柏　黃連　黃芩　白芷　甘草各五分

右薑水煎服。

右二方，用竹瀝、栝蔞實輩，治破傷風，熱痰脈洪者。前方用南星、半夏、草烏、川烏輩，則治破傷風，寒痰脈無力者。

白丸子　治一切風痰壅盛，手足頑麻，或牙關緊急，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

半夏七兩　南星二兩　川烏去皮臍，五錢，各生用

右爲末，用生薑汁調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二十丸，薑湯下。

本事玉真散　治破傷風，及打仆傷損，項強口噤欲死。南星有防風制，其毒不麻人。

天南星湯泡，七次　防風等分

右爲末。先以熱童子小便，洗淨瘡口，拭乾摻之，良久渾身作癢，瘡口出赤水是效，又以溫酒，調下一錢。如牙關緊急，腰背反張，用藥二錢，童子小便調服。至死心頭微溫者，急灌之，亦可救。累效累效。

治打仆傷損，腫痛傷風者。

天南星　半夏　地龍各等分

右爲末。用生薑、薄荷汁，調搽患處。

急風散　治新舊諸瘡，破傷中風，項強背直，腰反折，口噤不語，手足抽掣，眼目上視，喉中鋸聲，並皆治之。

麝香另研，五分　朱砂一兩　生黑豆二錢半　草烏三兩半，燒存性

右爲細末，研勻。破傷風以酒調一錢，不拘時服。如出箭頭，先用酒調一錢，就將此藥貼上箭瘡上。

如聖散　治破傷風，止血定痛。

蒼术六兩　川烏炮去皮　兩頭尖炮。各四兩　草烏炮去皮　防風　細辛各二兩半　白术　川芎　白芷各二兩半　蠍梢微炒　雄黃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不拘時酒調下。如損骨折，乳香五錢。

一字散　治破傷風。

金頭蜈蚣一條，去頭足，炙　草烏　天麻各半兩　全蠍一錢　香白芷三錢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如發熱，茶清調下；發寒，溫酒調下，不拘時服。

《外科正宗·破傷風》　當用萬靈丹發汗，令風邪反出，次以玉真散患上貼之，得膿爲效。如汗後前症不退，傷處不高，漸醒漸昏，時發時止，口禁不開，語聲不出者，終爲死候。

玉真散

玉真散內用南星　白芷防風羌活靈

天麻還兼白附子　破傷風症奏功能

治破傷風牙關緊急，角弓反張，甚則咬牙縮舌。

南星　防風　白芷　天麻　羌活　白附子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熱酒一鍾調服，更敷傷處。若牙關緊急，腰背反張者，每服三錢，用熱童便調服，雖內有瘀血亦愈。至於昏死心腹尚溫者，連進二服，亦可保全。若治瘋犬咬傷，更用嗽口洗淨，搽傷處亦效。

萬靈丹見腫瘍門

治破傷風牙關緊急，角弓反張，時昏時止者服。

鎮風散

鎮風散用鰾膠礬　杭粉朱砂在此間

每服二錢和熱酒　破傷風症自回還

治破傷風諸藥不效，事在危急者，用之必應也。

鰾膠切段，微焙　杭粉焙黃　皂礬各一兩，炒紅色　朱砂三錢，另研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無灰熱酒調服。如一切豬、羊等風，發之昏倒不醒人事者，每服三錢，二服即愈不發。外灸傷外七壯，知疼痛者，乃爲吉兆。

《瘍醫大全·跌打部·破傷風門主方》　豆淋酒　黑豆六七合炒香，乘熱用麩麵酒一碗傾入，即去豆取酒，加羌活五錢，煎一半，熱服取汗，避風。如產後驚風，去羌活，加蘇葉五錢。

又方　黑豆一撮，鍋內炒熱，沖無灰酒三四杯，滾三五沸，調辰砂末少

許服。

灸法　入耳中垢，紙上焙乾爲末，和艾作圓灸傷處。

又方　核桃殼半個，內填極乾人糞，患上以槐白皮襯住，加艾圓灸之，候遍身汁透爲度。汗後其人必困，一覺即愈。治瘋犬咬並效。

破傷風諸藥不效，事在危急，兼治豬癩、羊癇等風，發之昏倒不知人事者。

鰾膠切斷，微炒　杭粉焙黃　皂礬炒紅色，各一兩　朱砂另研水冰，三錢

右三味研和，入朱砂再研，每用二錢，無灰酒調服取汗。外面仍灸七壯，知痛爲吉，豬羊等瘋，須每服三錢，連進二服。

破傷風口噤直強，錢膠燒存性，研，加麝香少許，每服二錢，酒調下。不飲酒者，蘇木煎湯調服。外用魚膠一錢煮化，封瘡口，或用如瘡大一片，浸濕火熔化開貼之。

又方　桑枝尺許長，十數根，火上炙取汁和酒服。

又方　草屋上大蟾蜍蟲，此蟲糞堆內亦有，倒捉。俟涎流出，滴入傷處，滴後遍身麻木，汗出即活，神方。

天麻散

荊芥散三兩　天麻　生南星炮，去皮，臍　防風各一兩

共爲細末。每服五錢，連鬚蔥白煎湯調下。

破傷風及產後驚風，小兒急、慢驚風至篤者。蛤蟆皮風乾，陰陽瓦焙微黃色，研細，加當門子少許，白酒調服，被蓋取汗。

治破傷風，血凝心，針入肉三證如神。《錦囊》烏鴉翎灰燒存性細研，酒服一錢，或白滾湯下。

破傷風出血不止　當歸末敷之。

破傷風浮腫　蟬蛻爲末，蔥涎調敷患上，即時拔出惡水。

破傷風寒熱垂危《丹方》。蟬蛻四兩燒末，調服。

奪命散《三因方》治跌仆金刃傷及破傷風，傷濕發痛，強直如痙。

天南星炮　防風各等分

研細末。水調敷傷處出水爲妙，仍以溫酒調服一錢；已死，心尚溫者，熱童便調灌二錢；倘門歐內傷墜壓者，酒和童便連灌三服即蘇，亦可煎灌。

玉真散《集驗》。

天南星　防風　白芷　明天麻　白附子各等分

共研末敷患處。如打傷欲死，心頭微溫者，熱酒童便灌下二錢，連進二服，立回生。破傷風牙關緊閉，腰背反張，甚則咬牙縮舌，以童便調服三錢，立愈。

破傷風證回生神方周鶴仙

全斑蝥七箇，小兒只用三箇　糯米炒焦，一分三箇

共爲末。黃酒沖服即愈。不可忽視。

又方

蒼术焙　草烏薑汁製，各一錢

研末。溫酒沖服，汗出爲度。

外科總部

丹毒斑疹部

眼丹

綜述

《外科正宗・眼丹》 眼丹脾經有風，胃經多熱，共結爲腫。風多者則浮腫易消，熱甚者則堅腫難收。初起宜用金黃散敷之，有表症者荊防敗毒散，裏症者清胃散加大黃利之，如後不散，必欲作膿，宜換膏貼之，膿成者即針。遲則眼頭自破，此乃睛明穴，內空難斂，成漏者多。

《外科大成・眼丹》 眼丹生於眼胞，紅熱腫痛，由脾胃二經風熱所致。若風盛則浮腫易散，熱甚則堅腫難消。初起宜敗毒黃連丸清之，甚者貴金丸下之。外貼精豬肉片，或塗坎宮錠子。俟膿成則針之，貝葉膏貼之收口。

敗毒黃連丸　治上下眼丹。

黃連　連翹　羌活各二兩　菊花二兩　防風一兩五錢　細辛　甘草各一兩

右爲末，煉蜜爲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茶水下。

草礬膏

粉草二兩　皂礬五錢

水煎濃汁，濾淨渣，再煎濃，加冰片，以雞翎蘸膏，頻掃腫處。

一用精豬肉切片，水漂去血，貼丹上，不時易之。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眼丹門主論》 申斗垣曰：眼胞屬脾胃，謂之肉輪。如赤腫甚，不作膿者，名曰眼丹。《啓玄》。

胡公弼曰：上下眼丹，雖小兒脾胃部位，其實心經受毒，熱傳脾胃，熱毒升上，血氣凝聚而成丹毒也。《青囊》。

李東垣曰：凡眼丹赤腫作癢，癢後作痛，不治則成膿血，初起宜酒炒甘菊花，或炒鹽隔紙熨之。

《心法》曰：眼丹若腫突下垂，不能視物者，偏於風盛也，浮腫易消；若赤紅色紫，堅硬者，偏於熱盛也，腫硬難消。

《瘍醫大全・正面頭面部・眼丹門主方》 驗方　水調銀硃敷之，自消。

又方寶太師。

皂礬五錢　大粉草二兩

同熬濃膏，加冰片少許，用鴨毛蘸潤眼眶上。

又方　精豬肉切片如指甲大，用井水漂去其血，貼患處，不時易之。

《瘍科會粹・眼丹》 《全書》：上下眼丹，此毒受在心肝，氣毒上攻，雍而聚此丹毒，當用清心流氣飲治之，兼服黃連敗毒丸。

《十法》：眼丹，眼旁生泡，潰而流水也，屬風熱，加味逍遙散主之。

陶氏：上下眼丹，俱生在眼泡者。

荊防敗毒散《正宗》

荊芥　防風　羌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桔梗　茯苓　枳殼各一錢　甘草　人參各五分

清胃散《正宗》

黃芩　黃連　生地　丹皮　升麻　石膏各一錢

清心流氣飲《全書》

茯苓　防風　甘草　紫蘇　羌活　獨活　川芎　青皮　薄荷　黃芩　柴胡　荊芥　赤芍　麥冬　連翹　蔓荊子　石膏

黃連敗毒丸《全書》

黃連二兩　甘草一兩　連翹一兩　防風兩半　羌活　細辛　黃芩酒炒　甘菊各一兩　薄荷半兩

蜜丸，梧桐子大，每五十丸，食後白湯下。

加味逍遙散

當歸　白芍　白朮　柴胡　茯神　甘草各一錢　丹皮　山梔各七分

搽藥《全書》

皂礬半兩　大粉草二兩

二味，煎膏加冰片少許，用鴨毛潤眼眶上，即愈。

《瘍科心得集・辨眼丹眼漏論》 夫眼丹者，生於眼胞，或在上，或在下。眼胞屬脾胃，證雖見於脾胃之部，實由心經受毒，熱傳脾胃，熱毒升上，以致氣血凝聚而成丹毒也。風多者則浮腫易消，熱甚者則堅腫難散。宜以如意金黃散敷之，湯飲則用羚羊、甘菊、石決明、夏枯草、金銀花、丹皮、山梔等。如膿成，急以針刺之，遲則眼頭自破。此乃睛明穴，內空難斂，成漏者多。

《外科證治全書・眼丹》 風熱搏於眼胞，則患眼丹，紅腫脹痛。風盛者腫軟下垂，不能視物，用荊防敗毒散散之。熱盛者燄紅，紫色堅硬或疼痛，用仙方活命飲去瓜蔞根加羌活、川芎消之。如日久不消，成膿欲潰者，按陽癰則例治之，然須速愈，若潰久潰深，亦能成漏。

《瘍科捷徑・眼丹》 眼丹上下眼胞皰生，紅腫燄疼風熱成。宜服桑丹清毒飲，已成托裏透膿行。

《外科真詮・眼部》 眼丹

眼丹生於眼胞，上下紅腫疼痛，由脾胃濕熱，受風而成浮腫者，偏於風盛也，易消。腫硬者偏於熱盛也，難消。初起宜內服加減消毒散，外用烏龍骨刷，潰後用烏雲散蓋膏。若因過食五辛炙煿所致者，宜加減消毒散加大黃治之。

纏腰火丹

綜述

《仙傳外科秘方・治纏蛇丹》 竈心土乾研，清油調塗。

一方　糯米粉和鹽同嚼唾患處。

一方　上鏽鐵丁磨水搽。

又方　馬蘭丹草擂，醋搽之即痊。

《瘍醫證治準繩・纏腰火丹》 或問：遶腰生瘡，累累如珠，何如？曰：是名火帶瘡，亦名纏腰火丹。由心腎不交，肝火內熾，流入膀胱，纏於帶脈，故如束帶。急服內疎黃連湯，壯實者一粒金丹下之，活命飲加芩、連、黃檗，外用清熱解毒藥敷之。此證若不早治，纏腰已徧，則毒由臍入，膨脹不食而死。

治蛇纏瘡

右用雄黃研爲末，以醋調塗，仍用酒調服。凡爲蛇傷及蜂蠆、蜈蚣毒蟲、顛犬所傷，皆可用之。

《外科正宗・火丹》 火丹者，心火妄動，三焦風熱乘之，故發於肌膚之表，有乾濕不同，紅白之異。乾者色紅，形如雲片，上起風粟，作癢發熱，此屬心、肝二經之火，治以涼心瀉肝，化斑解毒是也。濕者色多黃白，大小不等，流水作爛，又且多疼，此屬脾、肺二經濕熱，宜清肺、瀉脾、除濕，胃苓湯是也。腰脅生之，肝火妄動，名曰纏腰丹，柴胡清肝湯。外以柏葉散、如意金黃散敷之。

化斑解毒湯

化斑解毒湯石膏，玄參知母共連翹，黃連升麻蒡子等，甘草人中黃更高。

治三焦風熱上攻，致生火丹，延及遍身癢痛者。

玄參　知母　石膏　人中黃　黃連　升麻　連翹　牛蒡子各等分　甘草五分

水二鍾，淡竹葉二片，煎八分，不拘時服。

除濕胃苓湯

除濕胃苓湯草朴，陳皮二木澤豬苓，防風滑石山梔等，木通薄桂赤苓名。

治脾、肺二經濕熱壅遏，致生火丹作爛疼痛者。

防風　蒼术　白术　赤茯苓　陳皮　厚朴　豬苓　山梔　木通　澤瀉　滑石各一錢　甘草　薄桂各三分

水二鍾，燈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前服。

柏葉散

柏葉散中蚯蚓糞，赤豆大黃君莫混，加上黃柏輕粉霜，水調敷上何須問。

治三焦火甚致生火丹，作癢或作痛，延及遍身。

側柏葉炒黃爲末五錢　蚯蚓糞韭菜田內者佳　黃柏　大黃各五錢　赤豆輕粉各三錢

右爲細末，新汲水調搽。

纏腰火丹，方用寶鈔一張，燒化存性，研爲細末，用米醋調稀，雞翎蘸塗患上，一日三次即愈。忌食發物。

如意金黃散見腫瘍門　治火丹不論新久癢痛，用新汲水調敷，靛汁亦好。

《洞天奧旨・火丹瘡》　火丹瘡遍身俱現紅紫，與發斑相同。然斑隨現隨消，不若火丹一身盡紅，且生瘡也。發斑，熱鬱於內，而發於外。火丹，熱鬱於外，而趨於內。發於外者，有日散之機，趨於內者，有日深之勢。故發斑輕，而火丹重。然而火丹有二種：一赤火丹，一白火丹也。赤色皮乾，白色皮濕。似乎各異，而熱鬱於皮毛之外，由外而入內，則赤白無異也。大約赤者純是肺經之火熱，若色帶白，乃是脾經之火熱也。故赤者，竟解肺經之熱，補水之不足，以散火之有餘，此消丹飲之爲妙也。白者，解脾經之熱，利水濕之氣，從膀胱而下走，不必又去外逐皮毛。蓋濕氣之盛，在脾而不在肺耳。此桑白分解散之所以妙也。更有一種白游風，往來不定，小兒最多此症。有似發斑，但發斑有一定之根，而赤白游風無一定之色，此胃火鬱熱不解，故亦結瘡而不愈。治之法必須清熱，而清熱又必須涼血。蓋血寒則凝滯不行，雖火得血而可止，終不能散火。此清火消丹湯所以妙也。三症分而治之，自有奇驗，正不可混耳。

消丹飲　岐天師傳，治紅紫火丹。

玄參三兩　升麻二錢　麥冬一兩　桔梗二錢　生甘草一錢

水煎服，一劑丹化爲無矣。小兒減藥之半。

桑白分解散　伯高太師傳。治白火丹。

薏仁二兩　澤瀉三錢　升麻一錢　天花粉三錢　桑白皮三錢　神麯三錢

水煎服，小兒減藥之半。

清火消丹湯　岐天師傳。治赤白游風。

生地一兩　丹皮三錢　甘草一錢　玄參三錢　牛膝二錢　赤芍三錢　天花粉一錢

水煎服，二劑消半，四劑全消。小兒減半。赤游丹又可外治，用積年胞衣所化之水和金汁，塗之即消，神效。

經驗方　外治小兒丹毒，皮膚熱赤。

寒水石五錢　白土一分

爲末，米醋調塗之。

《外科證治全書・纏腰火丹》　生腰肋間，累累如珠形，有乾濕不同，紅黃之異。乾者色紅赤，形如雲片，上起風粟，作癢發熱，屬肝膽風熱，宜服龍膽瀉肝湯。濕者色黃，或起白水泡，大小不等，作熱，爛流水，較乾者更疼，屬肝脾濕熱，宜服胃苓湯加山梔、防風、石膏，其小泡用線針穿破。外俱用糞桶箍，炭火燒存性研末，香油調敷。或用蛇蛻煅、毛廁蹲板上泥，等分，麻油調敷俱效。此證不速治，纏腰已遍，毒氣入臍，充人膨脹悶嘔者危險，須急治之。

胃苓湯

蒼术　陳皮　澤瀉　厚朴　豬苓　生甘草

右水煎，溫服。

除濕逐丹湯　治蛇串白泡。

防風五錢　蒼术三錢　赤苓五錢　陳皮一錢　厚朴一錢　山梔三錢　甘草三分　白术三錢　薄桂三錢

水煎服，連服數劑，丹退而愈。

龍膽瀉肝湯。

《瘍科捷徑・纏腰火丹》　纏腰火丹蛇串名，紅黃乾濕各分形。肝心脾肺風濕熱，纏遍腰間藥不靈。

解毒瀉心湯乾燥疼痛者用

解毒瀉心湯梔子，荊防牛蒡石羔全。芩連滑石元參草，知母還同通草煎。

防風　川連　牛蒡　黑梔　元參　荊芥　淡芩　石羔　滑石　生草　通草　知母

除濕胃苓湯濕爛作癢者用

除濕胃苓用桂枝，朴苓通草黑山梔。陳皮滑石防風草，二术豬苓澤瀉施。

桂枝　川朴　雲苓　黑梔　木通　蒼术　白术　陳皮　澤瀉　生草　防風　豬苓　滑石

栢葉散

栢葉散是用將軍，側栢雄黃川柏輕，赤豆相同蚯蚓糞，共研細末貯磁甕。

側栢葉五錢　黃栢五錢　雄黃叁錢　輕粉叁錢　蚯蚓糞五錢　大黃五錢

赤豆叁錢

右爲細末，柏葉汁調敷。

《外科真詮・纏腰火丹》 纏腰火丹生於纏腰，俗多蛇串。瘡有乾濕不同，紅白之異，皆如纍纍珠形。乾者色赤，形如雲片，上起風粟，作癢發熱，屬肝心二經風火，宜内服加減瀉肝湯。濕者色白水泡，大小不等，作爛流水，較乾者多疼，屬脾肺二經濕熱，宜内服胃苓湯。外用側柏葉汁調明雄黄末刷，或用羊蹄草汁刷。

丹毒

論説

《瘍醫證治準繩・丹毒》 《内經》運氣丹熛皆屬火。經云：少陽司天，客勝則丹疹外發，及爲丹熛是也。《聖惠》云：夫一切丹毒者，爲人身體忽然變赤如丹之狀，故謂之丹毒也。或發手足，或發腹上如手大，皆風熱惡毒所爲，重者亦有疽之類也。若不急治則痛不可忍，久則壞爛出膿血數升。若發於節間，便令人四肢毒腫，入於腸則殺人，小兒得之最爲急也。

《洞天奥旨・内丹》 内丹者，生赤色於皮毛之内，而外不十分顯出也。點燈照之，若用紗裹朱砂而透明，故以内丹呼之。此等之丹，得於胎熱。其母受胎之後，不忌熱物，信口貪食，或感夏天風熱，或好色浪戰，皆能助火，火邪内攻，胎受其毒，而傳氣於小兒，乃發爲丹毒也。此火欲出而不得遽出，隱隱外突於皮毛。倘發於腰臍而作痛，或大小便閉結不通，皆死症也。苟生於湫液、京門等穴，或左，或右，尚非死症，以熱在膽經而不在腎經也。方用荊芥祛風湯，實可救治。然救之亦必須早，蓋内丹不早治，亦必死耳。

綜述

《瘍醫證治準繩・丹毒》 戴復闇云：發丹色狀不一，癢痛亦異，大概皆因血熱肌虚風邪所搏而發。然色赤者多，以赤故謂之丹。宜消風散，入燒楓樹子存性爲末，酒調服。有發而色白者，謂之冷瘼。宜消風散雜黑神散酒調。此病多緣肌肉疏，爲風邪所襲而成，風熱則赤，風冷則白，今人但呼赤爲丹，白爲瘼，所以用酒調土朱服之而愈者，亦以脾主肌肉，土能入脾，各從其類。古方亦名爲癮疹，非特分寒熱，亦兼備四氣，近世方論呼爲白婆瘼，赤爲血風。赤白二證並可用烏藥順氣散，和消風散酒調服。白者多用順氣散，赤者多用消風散，病此者俱宜用藿香正氣散煎。有人一生不可食雞肉及獐魚動風等物，纔食則丹隨發，以此見得係是脾風。脾主身之肌肉，藿香正氣散乃治脾之藥，而土朱亦入脾之藥，此方屢試屢驗。丹溪云：内傷斑者，胃氣極虚，一身之火游行於外所致，宜補以降之。嘗治一中年男子，癰潰後發熱乾嘔，背發丹熛，用諸般敷貼丹熛藥，及用刀於個個丹頭出血，丹皆不退，後以半、陳、生薑加補劑，治嘔不效，遂純用參半兩，歸、朮各錢半，濃煎一帖嘔止，二三帖丹漸緩，熱漸減，約五十餘帖熱始除，神氣始復。

金花散　治一切丹毒，熱痛煩赤。

鬱金　黄連　黄芩各一兩　糯米三合

右爲末。每用蜜水調如泥，雞翎掃丹上，乾即易之。

治一切丹毒惡氣攻刺，身體赤腫，疼痛不可忍。《簡要濟衆》。

車前草　益母草　地膽草

右等分。爛研塗，乾再塗之。如無新者，只以乾者爲末，冷水調敷。

治一切丹毒惡氣，五色異常，不即療之，痛不可忍。若皮膚壞則出膿血，或發節解，則斷人四支。此蓋疽之類也，宜速治之方。

大蒜或小蒜

右杵如泥。厚塗之，乾即再塗，以差爲度。

又方　赤小豆一升　羊角燒灰，半兩

右爲末，雞白和塗。如無羊角，即單用小豆亦良。

治一切丹毒，走皮中浸淫疼痛方。

蠐螬研

右以雞子白和塗，乾再塗。先刺破，塗之良。

治一切丹毒遍身。

芸薹子一兩

右以酒一大盞，和研去滓，煎五七沸。無時溫服一合。孫真人云：治丹神驗方，搗芸薹葉，傅之即差。未愈，但三日內敷之。臣以正觀十七年三月八日，內江縣，每以飲多至夜，睡中覺四支骨肉疼痛，目眩頭疼，額角上如彈丸大腫，不得手近，痛至午時至右角、至夜諸處皆到，其眼合並不得開，幾至於斃。縣令周公，種種藥治不差，經七日。臣自處此方，其效如神，故疏之以傳於世。又戴行之家傳方云：如無青者以乾者爲末，水調敷。凡丹毒遍身，或連腰腹周匝，百方不能治，惟此輒能治之。凡治二十四般丹毒。

仙人水鑒治火丹

蕎麥麵　黃連各少許

右二味同研細，塗立差。切不得入油及鹽。

孫真人曰：丹毒一名天火。肉中忽有赤如丹塗之狀，大者如掌，甚者遍身，有癢有腫無定色。或有白丹，肉中腫起，癢而復痛，微虛腫如吹癮疹狀。亦有雞冠丹，赤色而起，大者如錢，小者麻豆粒狀，如雞冠色皮澀，一名茱萸丹。或有火丹，或有水丹，遍身起，遇水濕搏之，晃晃然如黃色，如有水在皮中，喜著眼及陰，此雖小疾，令人至死也。

治丹毒搨方

升麻　漏蘆　芒硝各二兩　梔子二十枚　黃芩三兩　蒴藋五兩

右件以水三升，浸良久，煮取二升。以故布染汁搨後，須服漏蘆湯。

漏蘆湯方　非裏實證，不可用。

漏蘆　白蘞　黃芩　麻黃　白薇　枳殼　升麻　芍藥　甘草　大黃各三兩

右以水一斗，煮三升，分三服，快下之。無藥之處，只單用大黃下之。

五香湯　主熱毒氣，卒腫痛結核，或似癰疽，使人頭疼寒熱，氣急者，數日不除殺人方。

青木香　藿香　沉香　丁香　薰六香各一兩

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不差更服之。

《劉涓子鬼遺方》治丹、癰疽始發，焮熱浸淫長成，搨湯方。

升麻　黃芩各三兩　黃連　大黃各二兩　當歸　甘草炙。各一兩　芎藭二兩　芒硝三兩　羚羊角屑一兩

右㕮咀。以水一斗三升，煮取五升，絞去滓。鐺中內芒硝，上火攪令成沸盡滓。稍分適冷熱，貼帛搨腫上數過，其熱隨手消散。王練、甘林所秘不傳此方。

朱氏家傳治火丹

伏龍肝　豬槽下土多年者　朱砂少許

右爲末。雞子清調，鵝毛掃。

又方

躑躅花根　曲蟮土　壁上多絲蟲窠　百草霜　伏龍肝　豬槽下土

右如上法用之。

金花散《鬼遺》治一切丹毒。

鬱金　黃芩　甘草　山梔子　大黃　黃連　糯米已上各一兩

右七味，生爲末。冷水和少生蜜調藥，以鵝毛掃之。

聖塗散　長沙醫者，鄭愈傳治大孕丹，諸般毒。

淩霄花　萬州黃各一分　苧根半兩，切，焙

右同杵爛，以酒和蜜同調服少許，仍塗丹上立效。

麻黃散《千金》治惡毒丹及風疹。

麻黃　升麻　葛根各一兩　射干　雞舌香　甘草炙。各半兩　石膏半合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大人作一服，三歲兒分三服，日三。

本事　治煙火丹發從背起，或兩脅及兩足赤如火。景天草，真珠末一兩，搗和如泥，塗之。又方，治螢火丹從頭起。慎火草即景天，搗，和苦酒，塗之。

丹毒，藍靛傅，熱即易。《子母秘錄》。

肘　丹者惡毒之瘡，五色無常。苧根三斤，水三斗煮汁，每日塗之。

治赤丹。用黃瓜種中瓤水，去子以器貯之。用時以水塗患處。又方，用臘雪貯器中，久化爲水，以水塗赤游妙。並初虞世。

丹　諸丹毒種。蚯蚓矢水和敷之。《聖惠方》、《外臺》同。

千　療丹癮疹方。酪和鹽煮。以手摩之，手下消。

治赤游風腫。蕎麥麵，苦酒調敷。《兵部手集》。

楊　治熱赤游丹。栝蔞末二大兩，醞醋調塗之。

治五色丹毒。煮栗皮有刺者，洗之佳。

拔毒散　治熱毒丹腫，游走不定。

石膏　寒水石並生用。各四兩　黃柏　甘草各一兩

右爲細末。以新水調掃之，或紙花子小貼尤妙。涼水潤之。

十二件單方　治丹毒，或得一物瘥。

水苔　生地黃　生松葉　蒴藋葉　慎火草　浮萍　豆豉水和　大黃水和　梔子水和　黃芩水和　硝石　豆葉

右一十二味，但得一味搗以貼之，即瘥。赤小豆末，和雞子塗之。無雞子水和用之。

療竈丹，從兩腳赤如火燒。

右用五加葉，燒作灰五兩，取煅鐵槽中水，和塗之。

治丹毒瘤

蜈蚣乾者，一條　白礬如皂子大　雷丸一個　百部二錢

右爲細末，醋調塗之。

郭氏金黃散　治熱毒丹流游走不定，疼痛不止。

寒水石二兩　鬱金二對　藍實　大黃　黃柏　黃連　景天各一兩

右爲細末。用雞子清調敷，水亦可。

風丹

痛者爲丹毒，癢者爲風丹。

賈宅小娘，風癢。黃精丸四十粒，與

白朮七分　枳實炒　黃芩四錢

右分八貼，下之食前。

遍身風癢癮疹。淩霄花細末，酒下一錢，立止。

鮑允中年五十歲，風丹癢甚，腹微疼，咽不利，面身微腫，五六日不退，兩寸脈滑大實，右浮大，左浮弦小，以炒芩、炒連、歸、芎、芍、地、桔、草、黍粘、紫葳各一錢，防風、黃芪各半錢，凡五六帖而安。

世　河間神佑丸治風丹愈而復發，或隔一月發，或隔半年發者，此丸下之百發百中。方見雜病水腫門。

丹　一人患風丹，遍身癢，因酒得者。

浮萍半兩　防風　黃芪　羌活三錢　當歸二錢　乾葛　麻黃一錢　生甘草半錢

世　治冷丹風。

防風　甘草　白僵蠶　蟬退　川芎　白芷　茯苓　荊芥　陳皮　厚朴　蒼耳子　人參

右爲末。豆淋酒調服二錢。

丹癢者，用韭葉摻些鹽，與香油以手摩熱，於丹上揩之，立愈。治風丹，用穿山甲洗去腥，於瓦上炒過存性，每一兩入甘草三錢爲末，米飲調服。治血風疙瘩瘡，斑瘡。浮萍搗取自然汁，豆淋酒下；四物浸酒下亦得。

丹　用羊蹄菜根，於生鐵上以好醋磨，旋旋刮取，塗患處，未瘥更入硫黃少許，磨塗之。

《外科大成・內發丹毒》　生脇下及腰胯間，腫痛，色赤如霞。急且砭去血，內服貴金丸之類汗之。如無汗，及嘔噦腹脹，神昏便閉，遍身青紫者，不治。

《外科大成・丹毒》　丹毒者，爲肌表忽然變赤如丹塗之狀也。經曰：少陰司天，客勝則丹疹外發，及爲丹熛。然二症亦有紅白、乾濕、癢痛之殊，故用藥則分表裏、補瀉之異。如色赤而乾，發熱作痛者，爲丹毒，屬肝心之火，宜化斑解毒湯。色白則濕爛，流黃水，癢痛不時者，爲風丹，屬脾肺濕熱，宜除濕胃苓湯。癢而搔之起塊，成餅成片，皮色不變者，爲冷膜，故天陰則劇，風中亦劇，晴煖則減，身暖則瘥，由風邪外襲，熱鬱於肌膚也。宜藿香正氣散發之，外以枳殼煎湯浴之，忌用風藥。

再如丹毒，由胃氣虛極致令虛火遊行於外者，又宜補以降之，用人參五錢，當歸、白朮各一錢五分，水煎服之。

又如女子十五歲而經脈未通者，多發丹疹，此由血有風熱乘之也。治宜涼血，虛則補之，慎投風藥。

化斑解毒湯　治二焦風熱上攻，致生火丹，延及遍身而作癢痛。

玄參　知母　石膏　黃連　牛蒡子　人中黃　升麻　連翹各一錢　甘

草五分

水二鍾，淡竹葉二十片，煎八分服。

除濕胃苓湯　治脾肺濕熱，致生火丹，作爛疼痛者。

防風　蒼朮　白朮　赤茯苓　陳皮　厚朴　豬苓　梔子　木通　澤瀉　滑石各一錢　薄桂　甘草各三分

水二鍾，燈心二十根，煎八分服。

藿香正氣散　治冷膜，由風寒外襲者。

藿香　白朮　白芷　桔梗　紫蘇　陳皮　半夏　大腹皮　茯苓　厚朴　甘草

水二鍾，生薑三片，紅棗二箇，煎八分服。

芸薹菜方　治丹毒。

芸薹菜子一兩，黃酒一鍾，和研，濾去渣，煎四五沸，溫服之。

一杵芸薹菜葉敷之，乾者爲末，水調敷之。

柏葉散　治丹毒癢痛，並效。

側柏炒黃　黃柏　大黃各五錢　赤豆三錢　蚯蚓糞韮菜田內者佳五錢　輕粉三錢

爲末。新汲水調敷。

一搗大蒜厚塗之，乾則易之。

《洞天奧旨・卷十一》　內丹

內丹者，生赤色於皮毛之內，而外不十分顯出也。點燈照之，若用紗裹朱砂而透明，故以內丹呼之。此等之丹，得於胎熱。其母受胎之後，不忌熱物，信口貪食，或感夏天風熱，或好色浪戰，皆能助火，火邪內攻，胎受其毒，而傳氣於小兒，乃發爲丹毒也。此火欲出而不得遽出，隱隱外突於皮毛。倘發於腰臍而作痛，或大小便閉結不通，皆死症也。苟生於淵腋、京門等穴，或左，或右，尚非死症，以熱在膽經而不在腎經也。方用荊芥祛風瘍，實可救治。然救之亦必須早，蓋內丹不早治，亦必死耳。

荊芥祛風湯　伯高太師傳。治內丹。

荊芥二錢　甘草一錢　半夏五分　麥冬五錢　當歸三錢　白芍三錢

水煎服，數劑愈。

散丹湯　岐天師傳。治火丹。

當歸三錢　生甘草一錢　赤芍藥三錢　大黃一錢　丹皮二錢　柴胡八分　黃芩一錢

水煎服，二劑愈。

飛竈丹

小兒丹毒有十種：一飛竈，二吉竈，三鬼火，四天火，五天竈，六水激，七胡次，八野火，九煙火，十胡漏也。皆父母胎毒所成。治症必須辨明，不可混治。丹症原是難治之病，況又辨之不明，妄用藥餌，安得十全？且各丹不依症早治，攻入腸胃，十無一生，可不慎乎？飛竈丹者，從頭頂上紅腫起，此火毒在泥丸也。本是難救，然急用葱白搗自然汁，調白及，炒黃柏，塗之即消，又不可不知也。

及柏散

白及三錢　黃柏三錢炒

各爲細末，急用葱白搗爛，取自然汁，塗在泥丸頂上，一晝夜即消。

吉竈丹

吉竈丹，從頭上向腦後紅腫者是，亦有腫而作疼者，尤爲可畏。是足太陽膀胱風熱，故作痛也。更有渾身作熱者。內宜服防風通聖散加減治之，外宜用紫荊散調搽自愈。

防風通聖散　世傳方。

防風　荊芥　連翹　麻黃　薄荷　川芎　當歸　白芍　白朮　山梔子　大黃　芒硝　黃芩　石膏　桔梗　甘草　滑石等分

水煎服。

紫荊散

紫荊皮一錢　赤小豆一錢　荊芥一錢　地榆一錢

各等分，爲細末，以雞子清調塗，神效。

鬼火丹

鬼火丹先面上赤腫，後漸漸由頭而下，至身亦赤腫也。是手足陽明經內風熱。治宜用白虛湯以瀉胃熱，加防風、荊芥、薄荷、桑白皮、葛根，以散其風，引其從皮毛而外散也。然大腸亦熱，何故不瀉大腸之火？不知胃之火甚於大腸，胃火散而大腸火亦散，不必又治之也。但外用伏龍散末以雞子清調搽，尤妙。

白虎加味湯　世傳方。內治鬼火丹。

石膏二錢　知母一錢　麥冬三錢　半夏一錢　防風五分　荊芥二錢　薄荷一錢　甘草一錢　桑白皮二錢　葛根一錢　竹葉三十片

水煎服，二劑。

伏龍散　家傳。外治鬼火丹。

伏龍肝末三錢　炒黃柏三錢

爲末，雞子清調搽，神效。

天火丹

天火丹從脊背先起赤點，後則漸漸赤腫成一片。是腎督脈中熱毒，兼足太陽經風熱，宜治腎而並治膀胱爲是。不可純用防風通聖也。外用桑榆散外敷，則得之矣。

解苦散　岐天師傳。內治天火丹。

玄參五錢　生地五錢　羌活一錢　黃柏二錢　白茯苓三錢　升麻五分　丹皮三錢

水煎服，四劑自散。

桑榆散　家傳。外治天火丹。

地榆二錢　桑白皮二錢　羌活一錢　玄參三錢

各爲細末，羊脂溶化，調塗。

天竈丹

天竈丹從兩臂起，赤腫少黃色，或止一臂見之，皆手陽明經風熱。內服解毒之藥，外用柳枝燒灰爲末，水調塗之，亦易愈也。蓋天竈丹乃丹毒之最輕者，故亦可輕治之耳。

輕解散　岐天師傳。內治天竈丹。

防風五分　麥冬三錢　生地三錢　桑白皮二錢　黃芩一錢　柴胡八分　白芍三錢　天花粉五分

水煎服，二劑。

柳灰散　家傳。外治天竈丹。

柳枝燒灰，五錢　荊芥炒末，二錢　滑石三錢　生甘草二錢

爲末，水調，塗之即愈。

水激丹

水激丹初生於兩脅，虛腫紅熱，乃足少陽膽經風火也。此丹亦熱之輕者。治膽經之火而去其風，可計日而痊也。方用加味小柴胡湯治之，最神。外更以敷藥塗搽，又何患乎？

加味小柴胡湯

柴胡一錢　半夏五分　甘草五分　黃芩一錢　陳皮三分　白芍二錢　防風五分　荊芥一錢

水煎服，數劑丹消。

缺盆散

生缺盆二錢　母豬糞燒灰，二錢

和蠟水調塗妙。

胡次丹

胡次丹先從膪上起，黃腫，是任經濕熱也。去其濕熱，而丹毒自散。古人用三黃解毒湯，未免過峻，恐小兒氣虛難受。鐸受異人之傳，另用化濕飲方治之，尤覺安穩，更用檳榔外治，萬無一失也。

化濕飲　岐天師傳。內治胡次丹。

白果十個　白朮一錢　黃柏二錢　山藥二錢　茯苓三錢　澤瀉一錢　木通一錢　赤芍三錢　荊芥一錢　天花粉一錢

水煎服。

檳榔散

檳榔爲末二錢　生甘草一錢

米醋調搽，自愈。

野火丹

野火丹從兩腿上起，赤腫痛甚，如火之燒，乃足陽明胃經風熱也。內服涼膈散加減，外以羊脂調末藥，塗搽自易愈也。此丹雖火盛極，不可信是胃經熱熾，竟用石膏湯與瀉黃散也，恐小兒脾胃欠實，不禁大瀉，反恐胃氣損傷，轉難救耳。

涼膈散　世傳。內治野火丹。

連翹二錢　大黃一錢　芒硝五分　甘草一錢　梔子二錢　黃芩二錢　薄荷一錢　茯苓一錢

水煎服，二劑。

消腫散　岐天師傳。外治野火丹。
乳香一錢　白及一錢　火丹草一錢
各爲末，羊脂調塗妙。

煙火丹

煙火丹有從兩足趺起，赤色腫痛，乃足三陽經風熱也。亦有從足底心起，乃足少陰腎經大熱也。內宜服滋陰抑火之藥，使水旺足以制火也。外以末藥兼治爲妙。

抑火制陽丹　岐天師傳。內治煙火丹。
玄參五錢　豨薟草二錢　黃柏一錢　生地三錢　熟地二兩　丹皮三錢
細甘草一錢　沙參二錢　牛膝一錢　金釵石斛二錢
水煎服。

柏土散　家傳。外治煙火丹。
豬槽下土　黃柏末
蜜調，塗之自愈。

胡漏丹

胡漏丹從陰上起黃腫，皆厥陰肝經虛火發於外也。內宜服補陰、清火、散風之藥，外用末藥調搽可愈。倘用當歸龍薈丸與瀉青散，皆不能成功耳。以上丹症，小兒百日內發者，不論是何丹，皆胎毒也。三日內治之，皆可效，遲則無及矣。倘百日之外生丹者，遲尚不至於死亡，然亦必須急治，不可令其入腹。一入腹亦難救。故腹脹不飲乳者，必死無疑。蓋症能食乳者，皆可治療，以其胃氣之未絕也。更有一種紅線瘤者，尤難救援，以父服熱藥，遺熱在胎，非藥所能解耳。

清散湯　岐天師傳。內治胡漏丹。
白朮一錢　茯苓一錢　甘草五分　當歸二錢　炒梔子一錢　荊芥一錢
防風三分　生地二錢　麥冬二錢　黃柏一錢
水煎服。

屋土散　岐天師傳。外治胡漏丹。
瓦上陳土　黃柏　生甘草
各研細末，蜜與醋同調塗即消。

《外科真詮・內發丹毒》　內發丹毒，生於肋骨，延及腰胯，色赤如霞，游走如雲，痛如火燎。由脾肝二經熱極生風所致，初起急向赤腫周圍砭出紫血，以瘦牛肉片貼之，羊肉片亦可。如無牛羊肉，即用鴨蛋清調青黛、冰片末刷，內服防風升麻湯。投方應病者順，若嘔噦昏憒胸腹膜脹遍身青紫者，則爲毒氣內攻屬逆。

《臨證一得方・手足發無定處部》　丹毒腐化深潭，渾身延竄，乃幼體脾肺兩虛，溫邪乘之而入，壯熱神呆，咳嗆氣上，毒將內陷矣。
烏犀角　鮮石斛　象貝　炒僵蠶　人中黃　茅根　羚羊片　西赤芍
丹參　光杏仁　燕竹葉

赤游風

綜述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赤游風》　赤游風手上生黑點，極痛極癢，用生薑、陳艾、槐葉煎湯洗之。

詩

赤游手上生黑點，痛癢時時口叫難。生薑槐葉煎湯洗，又加陳艾病即痊。

《外科正宗・小兒赤游丹》　赤游丹，受毒於未生前，發病於有生後。蓋身在胞胎，皆賴父精母血借以生養，父母不能節其慾，多致淫火猖熾，胎必侵受；又不能戒諸厚味，以及炭火烘熏，重衾疊褥，往往受熱，子無弗有，及致生後，熱湯洗浴，烘熏衣物，觸動內毒，而欲發之時，先發身熱，啼叫，驚搐，次生紅腫光亮，發熱，瞬息游走，發無定處。先從頭額起者，名天奪丹，以升麻葛根湯母子同服。余皆起於腹背，流入四肢者輕，起於四肢，注入胸腹者重，有此總皆先砭惡血爲要。砭血之後，先用精豬肉縫片貼之一時許，換如意金黃散，用水芭蕉根搗汁調敷，甚者日換二次。內以大連翹飲，消毒犀角飲，五福化毒丹。毒氣入裏，腹脹堅硬不乳者，紫雪散下之。三日後身漸徹涼，砭血之處肉便軟活，聲清腹軟，乳哺如常者順，反此爲逆。

升麻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芍藥，柴胡梔子共連翹，木通甘草同煎服，丹毒游行效最高。治丹毒身體發熱，面紅氣急，啼叫驚搐等症服。

升麻　乾葛　白芍　柴胡　黃芩　山梔各一錢　木通　甘草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不拘時母子同服。

大連翹飲

大連翹飲梔芍歸，車前滑石石膏隨，荊防甘麥柴芩等，蟬蛻木通牛子宜。治小兒丹毒，發熱痰涎壅盛，一切諸瘡瘄疹，頸項生核；或傷風傷寒，時行發熱等症，並宜服之。

連翹　瞿麥　滑石　車前子　牛蒡子　赤芍　山梔　木通　當歸　防風　黃芩　柴胡　甘草　荊芥　蟬蛻　石膏各五分

水二鍾，燈心二十根，煎八分，母子同服。

消毒犀角飲

消毒犀角飲防風，加上黃連甘草同，還用燈心爲引使，赤游丹腫效神功。治小兒丹毒，身熱氣粗，啼叫，驚搐不寧等症服。

犀角鎊　防風各一錢　甘草五分　黃連三分

右水二鍾，燈心二十根，煎四分，徐徐服之。

紫雪散

紫雪羚羊犀角同，升麻寒水石膏逢，玄參沉木香甘草，硝片硃砂金箔從治小兒赤游丹毒，甚者毒氣入裏，肚腹膨脹，氣急不乳，即宜此藥救之。又治傷寒熱燥發狂，及外科一切蓄毒在內，煩躁口乾，恍惚不寧等症。

升麻　寒水石　石膏　犀角　羚羊角各一兩　玄參二兩　沉香　木香各五錢　甘草八錢

水五碗，同藥煎至五碗，濾清再煎滾，投提淨朴硝三兩六錢微火漫煎，水氣將盡欲凝結之時，傾入碗內，下硃砂、冰片各二錢，金箔一百張，各預研細和勻，碗頓水內，候冷凝成雪也。大人每用一錢，小兒二分，十歲者五分，徐徐咽之即效。病重者加一錢亦可，或用淡竹葉、燈心湯化服。

針砭法

針砭法來針砭法，披針頭向患中插，筋頭復向針上敲，敲出血來以筋刮。治小兒赤游丹毒，紅赤煩腫，游走不定，須砭之。用披針鋒尖向患上，以烏木重筋在針上面擊之，密砭去血多者爲妙；血紅者輕，紫者重，黑者死。砭畢溫湯洗淨，用乾精豬肉縫大片貼砭處一時許，方換如意金黃散、水芭蕉根搗汁調敷。

如意金黃散

治小兒赤游丹毒，紅如硃，熱如火，走如雲，散及遍身不定者，用水芭蕉根搗汁調敷；加蜜亦可。

《瘍醫大全・腿膝部・腿游風門主論》　王肯堂曰：腿遊風，腿股忽然赤腫，風熱相搏，屬足太陽經，宜砭去惡血。《準繩》。

《心法》曰：腿遊風在兩腿，忽裏忽外，忽上忽下不定，紅色形如堆雲煩痛，由榮衛風熱相搏結滯而成。凡遇此證，先施砭石，砭去惡血，外貼牛肉片以拔風甚效。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赤游丹門主論》　《內經》運氣丹熛皆屬火。

經曰：少陽司天，客勝則丹疹外發，及爲丹熛是也。

《聖惠》云：夫一切丹毒者，爲人身體忽然變赤如丹之狀，故謂之丹毒也。或發手足，或發腹上如手大，皆風熱惡毒所爲，重者亦有疽之類也。若不急治，則痛不可忍；久則壞爛，出膿血數升。若發於節間，便令人四肢毒腫，入於腹則殺人，小兒得之最爲急也。

戴復庵曰：發丹色狀不一，癢痛亦異，大概因血熱肌虛，氣邪所搏而發。然色赤者多，以赤故謂之丹，有發而色白，謂之冷癆。此病多緣肌肉疏爲風邪所襲而成。風熱則赤，風冷則白，今人但呼赤爲丹，白爲癆，古方亦名爲癮疹，非特分寒熱，亦兼備四氣。近世方論呼白爲婆癆，赤爲血風。

朱丹溪曰：內傷癡者，胃氣極虛，一身如火游外所致，宜補以降之。

劉涓子《鬼遺方》云：丹者惡毒之瘡，五色無痛爲丹毒，癢者爲風丹。

陳實功曰：赤游丹又名火丹，乃心火妄動，三焦風熱乘之，故發於肌膚之表。有乾濕之不同，紅白之各異。乾者色紅形如雲片，上起風粟作癢發熱，此屬心肝二經之火，治以涼心瀉肝，化斑解毒湯主之。溫者色多黃白，大小不等，流水作爛多痛，此屬脾肺二經濕熱，宜清肺瀉脾，除濕胃苓湯主之。腰脇生之，肝火妄動，又名纏腰丹，柴胡清肝湯主之。甚者急以細磁鋒砭血，精豬肉片貼之。《正宗》。

許學士曰：飛竈丹從頭頂紅腫光起，宜葱白自然汁調白及末塗。吉竈丹乃膀胱經風熱，從頭上向腦後紅腫，宜赤小豆紫荊皮末，用雞子清或酒調塗。鬼火丹乃手足陽明經風熱，從面上起紅腫，宜蜜調製栢散或雞子清調伏龍肝末塗之。天火丹乃腎經中熱毒，膀胱風熱，從脊背起赤腫，宜二二年陳羊油熔化，調羌活末塗之。天竈丹從兩臂赤腫少黃色，或一臂，乃手陽明風熱，宜柳枝燒灰，水調塗之，或衞和膏塗。水激丹兩脇虛腫紅熱，乃足少陽膽經風熱，宜有孕母豬屎燒灰，鹽水塗之。胡吹丹從臍上起黃腫者是任脈中熱與濕，宜醋調檳榔末塗，或酒調衞和膏塗。野火丹從兩腿上起赤腫如火燒，乃足陽明經中風熱，宜羊油調乳香末塗，或搗火丹草和醋塗，或水調白及末塗之。煙火丹從兩足背上起赤腫痛，乃足三陽經風熱，亦有足底心起，是足少陰腎經大熱，宜香油調豬石槽下土塗之，或蜜調製栢散塗。胡漏丹從陰上起，或黃腫赤腫，乃足厥陰肝經虛火發於外。宜羊油調屋漏土塗之，或調製栢散醋塗。

又曰：此俱小兒受胎內之毒，如三日不治，攻入腸胃必死。

又曰：凡小兒未滿百日發丹，不拘是何丹，必死。

寶漢卿曰：游丹發於頭者何以治之，必須將患兒眠在床上，以腳跟一頭加磚一二塊，以墜毒氣於頭，再用磁鋒砭之，使毒氣毒血皆從頭頂而出，若乳母抱立在身砭之，則毒氣順下，遂壅咽喉，必難生矣。近觀同道之友，顛倒砭之，不得其手法以害諸兒，故不辭瑣瑣，又申明之。

又曰：凡丹人於腹中，飽悶臍凸，體若燔炭者死。

又曰：內丹從脇下至腰下腫，發赤色至腰則死。

申斗垣曰：內丹言赤色如塗硃，映於肉裏，故名內丹，似板而微腫。如發於淵腋金門等穴，或右或左，皆少陽膽經，一二日者可治；如連腰臍青紫及大痛，或大小便不通，皆不可治，死之必矣。《啓玄》。

又曰：夾痘丹者赤也，如塗赤朱於皮膚之上，乃熱毒蘊蓄惡血，命門相火合而發起，與痘相兼而生。如霞片浮而薄者易治，厚而紫者難痊。當順天時，若暑熱以通聖辛涼之劑解之，嚴寒以升麻葛根辛溫之劑解之。痘瘡既發，正合其宜，又有失於調護，受風熱則血沸騰，感寒冷則血凝泣，亦可用塗敷之法於外。

又曰：丹從腹往四肢者生，從四肢入腹者無救。

寶漢卿曰：赤丹急用磁鋒砭去紫血，自下而上，則毒血流上，不可逆砭，急用乳香末雞子清調勻塗砭處，時以芭蕉根汁塗之。

又曰：又有一種爛皮火丹，用蓮蓬煅、麵粉、伏龍肝、黃栢末和勻乾摻。

李東垣曰：丹毒者，謂人身忽然赤如塗丹之狀，故謂之丹毒。世俗有云赤瘤，或因有瘡誤而相觸，四畔赤，謂之瘡瘤。凡丹毒之疾，皆游走不定，狀如雲氣者是也。小兒得之，最忌百日之內，謂之胎瘤。以其氣血嫩弱，臟腑柔脆，難任鑱針，所以忌也。

馮魯瞻曰：赤紫丹瘤皆心火內鬱而發，赤如丹砂，故名曰丹。因熱毒客於皮膚，搏於氣血而風乘之，陰滯於陽則發丹毒。熱極生風，片刻之間，游走遍體，虛熱則癢，實熱則痛。自腹而達於四肢易治。自四肢而歸於腹者難療。書雖有五色之分，十丹之異，總不出血熱而屬於心，心火內熾，客風外乘，風勝則樹木皆搖，故令游走殊速。名爲丹者，以心應火而色赤也。色紅者生，白者氣虛挾痰，紫者毒盛，色青如苔者死。赤者名赤游丹，熱毒感之深也。其狀赤腫，片片如胭脂塗染，或發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胸背，令兒躁悶腹脹，其熱如火，痛不可忍，游走遍體，流行甚速，須急治之；若一入腹入腎，即不可救。白者名曰白游風，感風濕之輕證也。其候流塊作癢，壯熱增寒，鼻塞腦悶，咳嗽吐逆。其治之法，赤者清涼解毒，甚則砭去惡血，以藥塗之，白者不過疏散滲濕而已。火灼瘡者，先天之熱毒也，火走空竅，故必於口鼻眼目，陰囊糞門之處紅點如癬，漸成紅泡，踰日而穿，赤色無皮，如湯火傅炙之狀，痛苦殊甚，睡臥不安，一二日間周身能腐，若至顙門腫氣，陰毒腫亮者不治。及一切丹毒入臟臍突出漿，面頰紫浮，噎氣不乳，手足拳禁，大小便絕，胸背血點，舌生黑瘡，心胸紫腫者，皆爲不治。然小兒臟腑嬌嫩，凡一切丹毒，必先內服解毒，方可外敷。蓋毒易入難出，肌肉受傷其害輕，臟腑受傷其害速耳。《錦囊》。【略】

錢青崙曰：天火丹從背上起赤點疤，桑白皮爲末，羊脂調塗。水激丹從兩脇虛腫起，生鐵剉末，豬糞調塗之。纏腰丹腰生一紅癤，兩邊生紅筋，纏至臍必死，金墨磨濃和雄黃末塗之。冷丹白色塊者，用薑皮一撮煎湯洗之。熱丹紅色塊者，紫背浮萍煎湯洗之。丹瘤或生頦下如櫻桃，突出色赤而光者是也。宜以綿羊腦子同朴硝研爛貼患處，立效。丹疹遍身紅點如灑硃者是也。用防己半兩，朴硝、犀角、黃芩、黃耆、升麻各一錢，加竹瀝煎服，即癒。火丹遍身紅腫是也。用當歸、赤芍、甘草、大黃各等分，每服三錢，水半鍾，煎三四分，食後服，亦效。火丹發於足踝者，用薺薹菜搗敷，

隨手即消。赤游風丹忽然腫癢，流行不止一處者是也，此證至急，救遲則死。用雄黃、五倍子各等分爲末，醋調塗之，或用無名異爲末，葱汁調塗立消，或用鐵銹水塗之即消，或用新生荷葉搗爛入鹽少許，塗之即消。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赤游丹門主方》　升麻葛根湯　治丹毒身體發熱，面紅氣急，啼叫驚搐等證。

升麻　葛根　白芍　柴胡　黃芩　黑山梔各一錢　木通　甘草各五分

水煎，不拘時母子同服。

大連翹飲　治小兒丹毒發熱，痰涎壅盛，一切諸瘡瘍疹，頸項生核，或傷風寒，時行發熱等證。

連翹　生石膏　防風　荊芥　生甘草　滑石　黑山梔　當歸　瞿麥　車前子　木通　牛蒡子　赤芍藥　柴胡　炒黃芩　蟬蛻各五分　燈心二十根，白水煎，母子同服。

消毒犀牛飲　小兒丹毒，身熱氣粗，啼叫驚搐不寧等證。

犀角　防風各一錢　甘草五分　川黃連三分　燈心二十根同煎，徐徐服之。

紫雪散　治小兒赤游丹毒，甚者毒氣入裏，肚腹膨脹，氣息不乳，即宜此藥救之。又治傷寒熱躁發狂及外科一切蓄毒在內，煩躁口乾，恍惚不寧等證。

升麻　羚羊角　石膏　寒水石　犀角各一兩　廣木香　沉香各五錢　生甘草八錢　元參二兩

水五碗同藥煎至一碗，濾清再煎滾，投提淨朴硝三兩六錢，微火慢煎，水氣將盡欲凝結之時，傾入碗內下硃砂冰片各二錢，金箔一百張，各預乳細和勻，碗頓水內，候冷凝成雪也。大人每用一錢，小兒二分；十歲者五分，徐徐咽之，即救。病重者加至一錢亦可，或用淡竹葉燈心煎湯化服俱可。

荊防散　赤丹游走。

荊芥　牡丹皮　防風　金銀花　牛蒡子炒杵　橘紅　生甘草　羌活　連翹　天花粉　元參　赤芍藥

各等分，水煎服。

化斑解毒湯　治三焦風熱上攻，致生火丹，延及遍身癢痛者。

元參　人中黃　知母　生甘草　石膏　牛蒡子　升麻　川黃連　連翹各等分

淡竹葉二十片，水煎，不拘時服。

針砭法　小兒赤游丹毒，紅赤腫腫，游走不定，須急砭之，用披針鋒尖向患上，以烏木重筋在針面擊之，密砭出血多者爲妙。血紅者輕，紫者重，黑者死，砭畢溫湯洗淨，用乾精豬肉縫大片貼砭處一時許，方換如意金黃散，以水芭蕉根搗汁調敷。

搽藥方　石膏、密陀僧、雄黃、生大黃各等分，研細，芭蕉根汁調敷。

又方　臘月羊油熬搓，並治凍坼。

又方　浮萍草搗汁搓。

又方　芭蕉根搗汁搓。

又方　鼠粘根搗汁搓。

綠袍散

綠豆五錢　生大黃二兩

生薄荷搗汁，入蜜調塗。

柏葉散　治三焦火甚，致生火丹，作痛作癢，延及遍身。

側栢葉炒黃　大黃　蚯蚓糞韭菜田內者佳　黃柏各五錢　赤小豆　輕粉各三錢

共爲細末，新汲水調搓。

當歸膏　赤游丹，鵝掌風。

當歸　生地黃各一兩　木鱉子去殼　大楓子去殼　麻黃　防風　玄參　紫草　黃柏各五錢

用蘇油半斤，同藥熬枯濾去渣。再將油復入淨鍋內熬內滴水成珠，再下黃蠟二兩，試水中不散爲度。候稍冷傾入蓋碗內，坐水中出火毒三日，聽搓。

奇方湯氏　竈馬即俗呼樟木蟲。在竈內尋出活的去頭，以白漿擦赤游丹上，不過數次即愈。

小兒赤游丹胎毒呂爾青　千腳泥一兩，曬乾或烘，加珍珠三分同研細，菜油調敷腫處。

又方金雲章

穿山甲炒炙　血餘煆，即頭髮灰，各等分

研末。每服五分，輕者三分，黑糖拌滾湯調下。

又方　芝蘇炒研，油調敷，大人小兒火丹俱神效。

火丹遍身生遍形如水泡者單方　用小兒胞衣瓶內水，將雞毛掃上，隨手即愈。

犀角解毒飲錢青崙　治赤游丹紅腫游走遍體，壯熱不安。

防風　荊芥穗　黃芩各二錢　犀角磅　甘草各五分　牛蒡子微炒，四錢

水煎頻服，神效。

又方　竈心土不拘多少，雞子清調敷。

又方　船底青苔爲末，雞子清調敷。

丹瘤《修真秘旨》　草蘇子五粒去皮，研入麵一匙，水調塗甚效。

《瘍科會粹・腿游風》或問腿股忽然赤腫，何如？曰：此名腿游風。風熱相搏而然，屬足太陽經。宜砭出惡血，服防風通聖散，去白朮，加黃蘗、牛膝、防己主之。

《全書》：腿遊風，此癰受小腸、腎經，傷於寒熱邪氣，毒流於腿，此是遊毒也，當用紫蘇流氣飲治之。

紫蘇流氣飲

紫蘇　檳榔　厚朴　甘草　香附　烏藥　獨活　白芷　荊芥　蒼朮

黃蘗　陳皮　木瓜　枳殼　川芎　防風　薑三片　棗一枚

《瘍科會粹・赤游丹》《全書》小兒患此赤丹，皆從母胎中受蘊熱，故發皮膚，遊走不定，但腹起於四肢收者輕，四肢收於腹者重，急治得生。或母懷胎之時，好食辛辣毒物，沐浴熱湯，冬天炭火，以致熱氣入胎，嗜慾無度，或生下火烘衣裳，或火烘床褥，以致熱毒內外交攻，半歲上下無有不發者。初起身體發熱，燃火視之，其色紅赤，啼哭不止，其光遊走不定，《正宗》云：欲發之時，先發身熱，啼號驚擒，次生紅腫，光亮發熱，瞬息游走，發無定。發於四肢生，發於腰腹者死，急用碗鋒砭去其紫血，自下而上，則毒血流下，不可逆砭，急用乳香末，雞子清調勻塗砭處，時用芭蕉根汁塗之。內服硃砂化毒丹，生蜜調下，再服紫金錠，水磨汁下。凡丹入腹飽悶臍凸，體若燔炭，倉公復生不能治矣。

或游丹發於頭者，何以治之？必須將患兒眠在床上，以腳根一頭，加磚二塊，以墜毒氣，於頭用瓷鋒砭之，使毒氣毒血，皆從頭頂而出。若乳母抱立在身砭之，則毒氣順下，遂壅咽喉，必難生矣。

《入門》：丹名不一，皆由母食五辛，及烘尿衣乘熱，或不甚乾即著，濕熱浸淫，心火驟盛，以致毒與血搏而風乘之。所以赤腫遊走，遍身不定，其始發於手足，或頭面、胸背，令人煩悶腹脹，其熱如火，痛不可言，若入小腹陰囊，如青傷者，死。

凡丹毒變易非輕，如經三日不治，攻入臟腑即死。毒氣入裏，腹脹則死。紅內消散救之，通用五福化毒丹，犀角消毒飲，大抵以清心火去濕熱爲主，勿令毒陷。有不可服涼藥者，惶惶散妙。

《瘍科心得集・辨小兒赤遊丹游火論》赤遊丹者，乃心火內鬱，三焦風熱乘之，故發於肌膚之表，風勝則樹木皆搖，故令游走殊速。名之丹者，以應心火而色赤也，形如雲片，上起風粟，作癢而痛，或發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胸背，令兒躁悶腹脹，發熱，遊走遍體，流行甚速，須急治之。自腹而流於四肢者易治，自四肢而歸於腹者難療。治宜涼心瀉肝，如龍膽瀉肝湯、犀角地黃湯之類。又當順天時，若暑熱以通聖辛涼之劑解之，嚴寒以升麻、葛根辛溫之劑解之。外宜用磁鋒砭去紫血，以洩其毒，再用精肉片貼之，或用雞子清調乳香末塗之亦可。又有色白者，名白遊風，其候流塊作癢，大小不等，津水作爛，此感風濕而發，治以疎散滲濕爲主。遊火者，或頭面，或腿上，紅赤腫熱，流散無定，以城水掃上，旋起白霜者是也。其色光亮，其熱如火。治宜疎風清火、涼血解毒，外用白海蜇皮洗淨拭乾，包紮患處一伏時，揭開看，如蜇皮黃枯，即另換一張包裹，如此三四張，即消散矣。

《外科真詮・腿遊風》腿遊風生於兩腿裏外，忽然赤腫，狀如堆雲，煞然疼痛，由營衛風熱相搏，結滯而成。宜先砭去惡血，用牛肉片貼之，或調黃柏冰片末刷，先內服紅花去瘀湯，次服當歸拈痛湯。

紅花去瘀湯

紅花　歸尾　皂刺　蘇木　連召　山甲　銀花　赤芍　甘草

當歸拈痛湯

當歸　白芍　防風　升麻　乾葛　丹皮　澤瀉　苦參　銀花　甘草

《外科真詮・腎遊風》腎遊風腿肚紅腫，形如雲片，遊走不定，痛如火烘，多生於腎虛之人。由腎火內蘊，外受風邪，膀胱氣滯而成。初宜內服紫蘇流氣飲，繼服六味地黃湯，外用水腐調黃柏末刷，自可消散。

紫蘇流氣飲

紫蘇　檳榔　香附　陳皮　枳殼　厚朴　台烏　木瓜　荊芥　防風　川芎　甘草　生薑

《外科真詮・赤游丹毒》 赤遊丹毒皆由胎毒所致，欲發之時，先身熱啼叫，驚搐不安，次生紅暈，由小漸大，其色如丹，游走無定，起於背腹流散四肢者順，起於四肢流入胸腹者逆。症名雖有十種，治法俱宜先服防風升麻湯以解毒發表，再用外藥搽敷。方免逼毒入裏之弊。丹毒色紅者輕，紫者重，黑者死。

一切丹毒入臟，臍突出漿，面頰紫浮，噎氣不亂，手足拳禁，大小便絕，胸背血點，舌生黑瘡，心胸紫腫者，皆爲不治。

丹毒已解，發熱作渴不食者，宜七味白术散服之。

防風升麻湯

防風　升麻　梔炭　麥冬　荊芥　木通　乾葛　薄荷　元參　牛子　甘草　丹皮

燈心引，便閉加大黃利之。

七味白术散

人參　白术　伏苓　乾葛　藿香　木香　甘草　煨薑　棗子

一飛竈丹，從頭頂上紅腫起，此火毒在泥丸也。本是難救，然急用葱白搗自然汁調及柏散塗之即消。

及柏散

白及三錢　黃柏三分

研末，用葱汁調敷服一晝夜。

二吉竈丹，從頭上向腦後紅腫者是。亦有腫而作疼者，尤爲可畏，是足太陽膀胱風熱，故作痛也。更有渾身作熱者，宜內服防風通聖散加減治之，外用紫荊散調搽自愈。

防風通聖散

防風　荊芥　連召　麻黃　薄荷　川芎　當歸　白芍　白术　梔炭　大黃　芒硝　黃芩　石羔　桔梗　滑石　甘草

紫荊散

紫荊皮一錢　赤小豆一錢　荊芥一錢　地榆一錢　上片二分

共研末，用雞子清調塗。

三鬼火丹，先面上赤腫，後漸漸由頭而下，至身赤腫，是手足陽明經內風熱。治宜用白虎湯以瀉胃熱，加防風、荊芥、薄荷、桑皮、葛根以散其風，引其從皮毛而外散也，外用伏龍散搽之。

白虎加味湯

石羔二錢　知母一錢　麥冬三錢　半夏一錢　防風七分　荊芥一錢　薄荷七分　桑皮二錢　葛根一錢　甘草五分　竹葉三十片同煎

伏龍散

伏龍肝三錢　炒黃柏三錢　上片二分

研末，用雞子清調搽。

四天火丹，從脊背先起赤點，後則漸漸赤腫成片，是腎督脈中熱毒，兼足太陽經風熱。宜內服解苦散，外用桑榆散塗之。

解苦散

元參五錢　生地五錢　羌活一錢　黃柏二錢　伏苓三錢　丹皮三錢　升麻七分

桑榆散

桑皮二錢　地榆二錢　羌活一錢　元參三錢　上片三分

共研細末，羊脂溶化調塗。

五天竈丹，從兩臂起，赤腫少黃色，或止一臂見之，乃手陽明經風熱。宜內服輕解散，外用柳灰散塗之。此丹最輕。

輕解散

防風五分　麥冬三錢　生地三錢　桑皮二錢　黃芩一錢　柴胡八分　白芍三錢　花粉五分

柳灰散

柳枝灰一錢　荊芥炭二錢　太寧石三錢　生甘草一錢

共研末，用水調塗，加生蜜少許更佳。

六水激丹，初生兩脇虛腫紅熱，乃足少陽膽經風火。此丹亦熱之輕者，宜內服加味小柴胡湯，外用雞子清和香油調青代末塗之自效。

加味柴胡湯

柴胡一錢　半夏五分　黃芩一錢　陳皮三分　白芍二錢　防風五分　荊芥

一錢　甘草五分

七葫蘆丹，先從臍上起黃腫，是任脈經濕熱也。宜內服化濕飲，外用檳榔散塗之。

化濕飲散

白果十個　白朮一錢　黃柏二錢　淮山二錢　伏苓三錢　澤瀉一錢　木通一錢　赤芍二錢　荊芥一錢　花粉

檳榔散

檳榔二錢　甘草一錢

研末，米醋調塗。

八野火丹，從兩腿上起，赤腫痛甚，如火之燒，乃足陽明胃經風熱。宜內服涼膈散加減，外用消腫散塗之。

涼膈散

連翹二錢　大黃一錢　芒硝五分　梔子二錢　黃芩一錢　薄荷七分　伏苓一錢　甘草一錢　竹葉五片

消腫散

乳香一錢　白及一錢　牡丹皮一錢　上片二分

共研末，用羊脂調塗。

九煙火丹，有從兩足跗起，赤色腫痛，乃足三陽經風熱。亦有從足底心起，乃足少陰腎經火熱。宜內服抑火制陽丹，外用黃柏散塗之。

抑火制陽丹

元參二錢　黃柏五分　生地一錢五分　熟地二錢　蒂薟草一錢　丹皮七分　沙參七分　牛膝五分　石斛一錢　甘草梢五分　生黃柏五錢　上片三分

研末，用水腐調塗，或用蜜亦可。

十胡漏丹，從陰囊下起紅腫，乃厥陰肝經虛火發於外也。宜內服清散湯，外用屋土散塗之。

清散湯

白苓一錢　伏苓一錢　當歸一錢　梔炭一錢　荊芥一錢　防風三分　生地二錢　麥冬二錢　黃柏一錢　甘草五分

屋土散

瓦上陳土三錢　炒黃柏三錢　生甘草二錢　上片三分

研末，用蜜醋調塗。

更有胎毒重者，遍體皆是，最宜速治。倘日久失治，攻入臟腑則不救矣。治丹若不砭去惡血，專用搽敷，十不救一。但嬰兒皮肉嬌嫩，若非丹色紫硬，不可擅用砭法，恐氣弱難當耳。

又有一種爛皮火丹。宜用蓮蓬煅麵粉伏龍肝黃柏末，上片研細，和勻乾摻。

黧黑斑

綜述

《外科大成・黧黑斑》　黧黑斑多生女子之面，由血弱不華，火燥結成，疑事不決所致。宜服腎氣丸以滋化源，洗玉容散，兼戒憂思方可。一云風邪入皮膚，痰飲漬腑臟，則面黑黯。又當隨其因而調之也。一用密陀僧爲細末，入乳調敷，鹿角尖用酒磨塗之。

《瘍醫大全・顏臉部・面生黑斑門主論》　陳實功曰：女子面生黧黑斑，此乃水虧不能制火，血弱不能華肉，以致火燥結成黑斑，色枯不澤。婦人生此，不利於夫主。又疑事不決者，多有之。治當朝以腎氣丸以滋化源，早晚玉容丸洗擦自退。當戒憂思，動火勞傷等事。《正宗》。

古一人登廁，被臭氣熏觸，隱忍良久，明日滿面皆黑色，月餘不散。相士云：不出月必死。一良醫令以沉、檀香各一兩，剉碎安爐中燒熏帳內，以被蓋定，令病者瞑目端坐，候香盡方可出帳門，日引鑑照之，面上黑色漸散矣。蓋臭腐屬水，香屬土，土勝水也。

《瘍醫大全・顏臉部・面生黑斑門主方》　驗方

白殭蠶　黑牽牛各二兩　北細辛二兩

研細蜜丸彈子大，日洗數次。一月後其斑自退，並治雀斑面生黑點。神效。

玉容散　面上黑點雀斑。

甘松　三柰　茅香各五錢　白芷　白殭蠶　白及　白蘞　白附子　天花粉　菉豆粉各一兩　肥皂二個　防風　藁本　零陵香各三錢

爲細末，每洗面用之。

《外科證治全書・面塵》　又名黧黑斑，又名黧黑黯黯。面色如塵垢，日久煤黑，形枯不澤。或起大小黑斑，與面膚相平。由憂思抑鬱，血弱不化。外用玉容散，每早晚蘸以洗面。內宜疏膽氣兼清肺，加味歸脾湯送六味地黃丸主之。有女貞散一方，方理頗佳，附錄備用。

一、有好食斑鳩而致者，初面生黑斑數點，日久面俱黑。蓋斑鳩常食半夏苗，以中其毒故也。用生薑一味，搗取汁，將渣焙乾研細，即以汁糊丸，每日早晚服二三錢，一月可愈。

女貞散

黃丹水飛去鹽砂，炒透，攤地出火氣用　紫菀真者

右二味，等分爲末，每服二錢，日兩服，陳酒下。

玉容散

甘松　山柰　茅香各五錢　白僵蠶　白及　白蘞　白附子　天花粉　綠豆粉各一兩　防風　零陵香　藁本各三錢　肥皂三錢去皮弦　香白芷一兩

右爲細末，每日早晚蘸末擦面。

附方存驗。

羖羊脛骨

右爲細末，雞子白調敷。日以白粱米泔洗之，三日效。

流火

綜述

《外科全生集・流火治法》　患生小腿，紅腫熱痛，不潰不爛。世之醫家，惟以刀鎌血出，或以鱔魚血塗，總無全愈之日，時常發作，後鎌復塗而已。須以礦灰，化於缸水內，次日水面上，定結一層如薄冰者，取起，以桐油對調膩厚，每日拂上二三次，三四日全愈，後不復發。醫時忌食豬肉。

《瘍醫大全・腿膝部・流火門主論》　凡腿上或頭面紅赤腫熱，流散無定，以鹼水掃上，旋起白霜者，此流火也。流火兩腳紅腫光亮，其熱如火者是。

駱潛庵曰：腿腳紅腫名火延丹。

《瘍醫大全・腿膝部・流火門主方》　貼骨火　天茄子搗爛，醋調敷之。

諸般火。

黃柏　草烏各等分

研細末，用水口中漱過吐出調藥，鵝毛掃敷次。

腳下火　煤炭研細，陳醋調敷。

流火《衛生備要》　野辣芥子五錢，研細醋調敷。

腳上流火　廣煤用紅糖醋磨敷。

流火。

當歸　生地　防己　川牛膝　知母各三錢

生薑汁半盃，水煎。臨晚服，服後再吃晚飯。不可過飽，一劑自好。

流火。

蘇薄荷　黃柏　豬苓　赤芍　木瓜　甘草　陳皮　川芎　蒼术　川牛膝　羌活　薏苡仁　天花粉

葱薑引服一二劑，加當歸、澤瀉、木通，引換薑棗自愈。

敷流火。

雄黃　百草霜　食鹽各等分　蚯蚓糞　塊煤炭加倍

醋調敷。

流火　馬前子水磨濃汁，雞翎掃紅腫上，一日五七次，其疼即止，紅自退，兩三日腫全消。

流火腿腳通紅　用炭三斤燒紅，以水一盆，將紅炭淬入水內，其水必熱，將紅處洗之，即消。

流火腳氣　取活大蝦蟆肚子合足底，以絹帛縛好，看蝦蟆眼睛紅即解下放去，另換一個再縛之，自愈。

火延丹　白海蜇皮洗淨拭乾，枹紮腫處，一伏時，揭開看，如蜇皮黃枯，即

另換一張包裹，如此者三四張，即能消散矣。

《外科證治全書·流火》附方存驗

用馬前子磨水敷之，一日數次，其痛止。

又方

用鮮鳳仙花、鮮紫蘇二味洗淨，連根葉搗爛，放木盆內，以滾水沖入，腳架盆上熏至可洗，以軟帛洗之立愈。十餘年者，不過洗三四次不發矣。

雀斑

綜述

《外科正宗·雀斑》雀斑乃腎水不能榮華於上，火滯結而爲斑，當以六味黃丸以滋化源，外以玉容丸早晚搽洗漸愈。

玉容丸

玉容丸梔羌獨松，荊礬辛柰芷麻風，及蘞椒檀蠶槁本，陀僧紅棗菊花逢。

治男婦雀斑、酒刺，及身體皮膚粗糙，並用此洗。

甘松　山柰　細辛　白芷　白蘞　白及　防風　荊芥　僵蠶　山梔

藁本　天麻　羌活　獨活　陀僧　枯礬　檀香　川椒　菊花各一錢

紅棗肉七枚

以上共爲細末，用去淨弦膜肥皂一斤，同槌作丸，如秋冬加生蜜五錢，如皮膚粗槁加牛骨髓三錢，早晚洗之，肌膚自然榮潔如玉，溫潤細膩。

玉肌散

玉肌散用生綠豆，滑石白芷同成就，碾末還兼白附子，肺風酒刺真不謬。

一切風顯、雀斑、酒刺、白屑風皮膚作癢者並效。

菉豆半升　滑石　白芷　白附子各二錢

共爲細末，每用三匙，早晚洗面時腸調洗患上。

六味地黃丸。

《外科大成·雀斑》雀斑由水虧不能制火，火滯結而成斑也。宜六味地黃丸服之，用玉容散洗之，久久可愈。

玉容散　洗黧黑斑雀斑粉刺，功能白面嫩肌。

白芷　白朮　白及　白茯苓　白扁豆　白細辛　白僵蠶　白蓮蓬　白牽牛　白蘞　白鴿糞　甘松　團粉　加白丁香　白附子　鷹條等分

防風　荊芥穗　羌活　獨活減半

共末，罐收，日洗三次。

一醋浸白朮擦之，半月驗。

《瘍醫大全·顴臉部·雀斑門主論》陳實功曰：雀斑，乃腎水不能榮華於上，火滯結而爲斑。治當六味地黃丸以滋化源，搽洗兼施。《正宗》。

又曰：面生黑斑，乃水虧不能制火，血弱不能華肉，以致火燥結成斑，黑色枯不澤。宜服腎氣丸以滋化源，用玉容丸早晚擦之。

《瘍醫大全·顴臉部·雀斑門主方》玉容丸　男婦雀斑、酒刺及身體皮膚粗糙。

甘松　明天麻　藁木　北細辛　白蘞　白殭蠶　防風　山梔仁　川椒

香白芷　荊芥　密陀僧　山茶　枯白礬　白及　檀香末　羌活　甘菊

花　獨活各一錢　紅棗肉七枚

磨細末，用去淨弦膜肥皂一斤同搥作丸。如秋冬加生蜜五錢，如皮膚粗槁加牛骨髓三錢。早晚洗之，肌膚自然瑩潔如玉，溫潤細膩。

玉肌散　一切風濕、雀斑、酒刺、白屑風、皮膚作癢。

白附子　白芷　滑石各二錢

加菉豆半升研細。每用三匙，早晚洗面。

改容丸

大貝母去心　白附子　菊花葉　防風　白芷　滑石各五錢

共爲細末。用大肥皂十莢蒸熟，去筋膜搗丸，同藥做丸，早晚擦面。

又方

白丁香五錢，即小鵲糞　鷹糞三錢　羊蹄根二兩　白附子一兩　白蘞八錢

白及七錢

共研末。肥皂一斤去皮弦，同藥搗丸擦於面上。

又方

雄雀糞　瓦花各等分

研細同菜油調，搽一月即光。

又方

霜梅肉　櫻桃枝　牙皂角　紫浮萍

共搗丸，擦面。

又方　蕪蔴仁同肥皂搥擦。

又方

白丁香　白蘞　白殭蠶　白芷　白附子　白梅肉　夜明砂　皂角　白及　甘松

共研細，蜜搗做餅，洗面時擦之。

玉盤散　男婦面上雀斑、粉刺。

白牽牛　甘松　香附　天花粉各一兩　藁本　白蘞　白芷　白附子　宮粉　白及　大黃各五錢

肥皂一斤搥爛同藥和勻，每日擦面有效。

玉容肥皂　去白癜、黑點、白癬、諸般瘡痕，令人面色好。

白芷　白附子　白蒺藜　白殭蠶　白及　白丁香　甘松　草烏　杏仁　菉豆粉各二兩　兒茶三錢　密陀僧　樟腦各五錢　白蘞　三柰　豬牙皂各四錢　肥皂去裏外皮筋並子，只取淨肉一茶鍾　輕粉三錢

先將肥皂肉搗爛入雞子清和，曬去氣息，將各藥末同肥雞子清和丸，擦面。

澡豆方洛生。　雀印或面生瘡癤，疤痕色變赤黑，大効。

密陀僧另研　甘松　杏仁生用　白芷　蛇床子各一兩　白果肉四十個　蕪蔴仁四十九粒　白蒺藜杵去刺　白牽牛酒浸，各三兩　白殭蠶二兩　肥皂去皮弦子三斤，搗細。

同藥末爲丸，早晚擦面，洗去。

《外科圖說・雀子斑》　雀子斑者，出於肺經，或母受胎之際不守禁忌，因夫醉酒，當風行房，感集邪氣。況肺爲五臟之蓋，故肺風發外，而成雀子斑也。宜用驅風換肌膏治之。

肥皂二斤　甘松二兩　三柰二兩　牙皂二兩　輕粉五錢　白芷二兩　薄荷一兩　天花粉一兩　柏末一兩　細辛一兩　乾葛一兩　草果一兩　防風一兩　獨活一兩

右爲末成丸，每朝洗面用之，再用玉面桃花粉。

玉面桃花粉　杏仁三錢研如泥　輕粉一錢　麵粉三錢　白芷末一錢　麝香二分　冰片

外科總部

流注部

流注

題解

《發背對口治訣論》 若痛在筋骨，外不現形，肉色如故，兩脈或弦硬、細緊、沉伏、細滑，則爲流注。

《外科醫鏡·掛肩流注臑癰藕包毒臂癰臂疽藕節毒》 初起漫腫無頭，皮色不變，疫痛，手難舉揚，名流注。

論說

《外科理例·流注》 暴怒所致，胸膈不利者，調氣爲主。
抑鬱所致而不痛者，宜調經脈補氣血。
腫硬作痛者，行氣和血。
潰而不斂者，益氣血爲主。
傷寒餘邪未盡者，和而解之。
脾氣虛，濕熱凝滯肉理而然，健脾除濕爲主。
閃肭瘀血凝滯爲患者，和氣血，調經絡。
寒邪所襲，筋攣骨痛，或遍身痛，宜溫經絡，養血氣。
大抵流注之症，多因鬱結，或暴怒，或脾虛濕氣逆於肉理，或腠理不密，寒邪客於經絡，或閃撲，或産後瘀血流注關節，或傷寒，餘邪未盡爲患，皆因真氣不足，邪得乘之。常治鬱者開之，怒者平之，閃撲及産後瘀血者散之，脾虛及腠理不密者，除而補之，傷寒餘邪者，調而解之。六要以固元氣爲主，佐以見症之藥。如久而瘡口寒者，更用豆豉餅或附子餅灸之，有膿管或瘀肉者，用針頭散腐及錠子尤効。若不補血氣，及不慎飲食起居七情，俱不治。

《外科樞要·論流注》 流注，或因飲食勞倦，脾胃傷損；或因房勞陰虛，陽氣湊襲；或因營氣不從，逆於肉理；或因腠理不密，外邪客之；或暴怒傷肝；或鬱結傷脾；或濕痰流注；或跌撲血滯；或産後惡露；皆因氣虛血注而凝也。或生於四肢關節，或生於胸腹腰臀，或結塊，或漫腫，或作痛，皆由元氣虧損所致也。悉宜葱熨，及用益氣養榮湯，固其元氣。則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潰。若久而不斂，佐以豆豉餅、琥珀膏，祛散寒邪，補接陽氣。若内有膿管而不斂者，用針頭散腐化之。經云：形傷痛，氣傷腫。又曰：真氣奪則虛，邪氣勝則實。若不補氣血，節飲食，慎起居，戒七情，而專用寒涼尅伐，其不死者幸矣。

《瘍醫大全·論瘡瘍散走流注》 大凡氣血不調，經絡不通，復感六氣七情，故毒氣乘風熱而走，是也。此證因風盛而生熱之證，熱極氣盛，氣因熱之極而走於四散，急宜疎風定熱，則風自息。若元氣盛，初發者，速以艾灸七壯，四圍敷藥，内服流氣飲，無不愈者。若流注於腿腳者，死無疑矣。

綜述

《瘍醫證治準繩·流注》 黄　不串流者俗曰馬瘨。串流者名曰走散流注，俗曰瓜藤馬瘨。外形微腫，骨節内疼甚，名曰嘲骨馬瘨。若遍身骨節内疼痛，不能起坐，無堆作熱不退者，亦曰嘲骨馬瘨。若脊背及髀骨上起堆，或一二個，或三五個，名曰過脊馬瘨。若尾骶骨上起堆作熱者，名曰殺著馬瘨。若髁骨下痛甚，無堆但腫者，名曰鎖腳馬瘨。若骨相交接之處，疼痛無堆微腫，名曰接骨馬瘨。此證因風熱走散四肢，治當疏風散熱，初起不可用火針烙之，腫熱盛者，只宜刺以棱針；久熟者，可火針烙之。流注入股者死。傷寒餘邪未盡者，和解之，以人參敗毒散；次以小柴胡合二陳湯加羌活、川

芎、枳殼、當歸、白朮。暴怒所致胸膈不利者，調氣爲主，宜方脈流氣飲。抑鬱所致而不痛者，宜調經脈補氣血，益氣養榮湯。腫硬作痛者行氣和血，宜瘡科流氣飲。潰而不斂者益氣血，宜人參養榮湯、十全大補湯。脾氣虛，濕熱凝滯肉理而致者，但腫一塊不痛，肉色不變，飲食少思，宜健脾除濕，六君子湯加芎、歸、黃芪、白芍、肉桂。悶納瘀血凝滯爲患者，和氣血調經絡，宜方脈流氣飲。；次以二陳合四物加香附、烏藥、桔梗。寒邪所襲筋攣骨痛，或遍身痛，宜溫經絡養氣血，宜大防風湯，及五積散合敗毒散，加川牛膝、杜仲，或獨活寄生湯。；次以四物湯加黃芪、羌活、杜仲。病尚有潮熱者，裏有寒邪未盡散，宜榮衛返魂湯加乾葛、升麻、紫蘇、川芎、獨活、薑水煎服。如無潮熱，用榮衛返魂湯，加獨活，酒水各半煎服。接骨馬癇，用穿山蜈蚣、白田柯、石楠藤、山良薑、九節香、紫金皮、含笑葉，煎水，時時熱淋洗之。卻服續骨散、九金六馬散。起堆核數枚，但小些，名馬疔，又名馬鈴。用紫金鐘、紫金皮、紫河車、天南星，磨醋暖塗，又用紫金皮、紫金藤、紅內消、馬蹄香、馬蹄藤，煎酒服。鎖腳馬癇，用野芋子根、馬藍草、梨蘆子、紫河車、山枇杷根皮、山布瓜根、紫金皮，搗爛，鹽糟炒縛，又以煎水熱淋洗之。卻服輕腳散、九金六馬散。嘲骨馬癇，用穿山蜈蚣、紫金皮、石楠藤、白田柯、溪楓根、九節香、對節金鷄，煎水淋洗。卻服嘲骨散、九金六馬散、四味浸酒方。過脊馬癇，用山枇杷根皮、藜蘆子、小樟子根皮、天門冬、天南星、仙人掌根、山布瓜根、赤牛膝、半夏、淩霄根皮、佛桑花、馬藍草、野芋子根、天銅柯、普營子根皮、赤毛桃根皮、赤芍根皮，搗爛，半泔半醋調煖刷，渣封。瓜藤馬癇並效。卻服蹶脊散、九金六馬散。瓜藤馬癇，用山布瓜根、多赤葛子根皮、樟柳根、紫金鐘、紫金釧、落鴉槍根、七葉楊香、天花粉、真珠簾根、白芙蓉葉、淩霄根皮、溪楓根皮、赤毛桃根皮，搗爛，鹽糟炒縛之。又方，山布瓜根、葛合根、紫河車、藜蘆子、馬鞭穰、紫金皮、山枇杷根皮、淩霄根皮、佛桑花、落鴉槍根、白田柯，搗爛，鹽糟少縛之。又方，山布瓜根、紫金皮、溪楓根皮，搗爛，酒炒縛之，此方馬癇並大效。卻服九金六馬散、四味浸酒方，又用洗腫方熱淋之。殺著馬癇，用紫河車、山枇杷根皮、藜蘆子、山布瓜根、淩霄根皮、佛桑花、葛合根、石萍，搗爛，醋調刷，渣封。用洗腫方淋洗。卻以九金六馬散、蠲骶散服之。諸馬癇有熱者，用去熱散，有表得用荊防敗毒散，有裏者用內疏黃連湯，有表復有裏者用追疔奪命湯。；卻用水金鳳，搗爛縛核堆上，即效。馬癇有熱未成，服藥即能退之，若已成者但要出膿，其熱即退。若生堆核四五個，只一二個未成膿，餘者皆已出膿，其熱亦不能退，要五個盡出膿，熱方退也。若潰爛者即係潰瘍，宜查本門治之。【略】

瘡科流氣飲　治陰發流注，恚怒氣結，堆核腫硬作痛，或胸膈痞悶，或風寒濕毒搏於經絡，或血不和結成腫塊，肉色不變，或漫腫木悶無頭，或陰發巖乳等證，未成速散，已成速潰，敗膿自出，惡肉自去，非常之驗。

桔梗　人參　當歸　肉桂　甘草　黃芪鹽水炒　厚朴薑製　紫蘇　白芍藥　烏藥　防風　枳殼　檳榔　南木香　川芎　白芷

右生薑煎服。

疼痛加乳香、沒藥。水不乾加知母、貝母。瘡不乾加炒皂角刺。流注加羌活、獨活。氣滯加香附。胃虛加陳皮。此乃行氣散血之劑，若服之過度，則氣血虛耗，何以爲膿，學者知之。

敗毒流氣飲　治流注初發，堆核硬痛不可忍者，宜用此藥疏邪流氣。

羌活　獨活　青木香　赤芍藥　當歸　紫蘇　陳皮　香附　白芷　三棱　蓬莪茂　枳殼　川芎　桔梗　柴胡　半夏薑製　赤茯苓　甘草

右生薑、生地黃煎服。

熱加大黃、黃芩。虛加人參、黃芪。

方脈流氣飲　治陰發流注、癧瘰及鬱結腫聚結塊。或走注疼痛，或心胸痞悶，脅腹脹滿，嘔吐不食，上氣喘急，咳嗽痰盛，或面目四肢浮腫，大小便秘者。

紫蘇　青皮　白芍藥　當歸　白茯苓　烏藥　桔梗炒　半夏薑製　黃芪炒　川芎　枳實炒　陳皮　防風　南木香　大腹皮　甘草　檳榔　枳殼

右生薑煎服。

流注加羌活、獨活、白芷梢。小便不通加木通、梔子。浮腫加豬苓、澤瀉。氣滯加香附。血滯加肉桂。嘔吐加藿香。癧瘰加夏枯草。

此行氣耗血之劑，不過二三劑止之，不可多服。

去熱散　治馬癇發熱者，此藥退熱，腫瘍亦效。

吉面消　山烏豆　雞屎子　雞脬根　水壙子　過山龍　金涼傘大葉白根子　紫金藤　九牛天竹　臭木待根　連叉大青　落雞爪藤

右水煎服。

九金六馬散　治馬瘨流注、馬瘤、馬面、馬腿、馬挪、癱疽腫瘍、乳癰、脅癰、便毒、頭風、風核等發者。

鐵馬鞭　白馬骨　地馬梢　紫金藤　馬蹄藤　金星草　金鷺根　金銀花　山紅花根　馬蹄金　紫金皮　金涼傘根　金腦香　山烏豆　雞屎子　毛裏金釵　水滾子根　穿山蜈蚣

右水煎，入酒和服。

散血消核湯　治馬瘨。

紫金皮　大薊根　山蘇木　溪楓根　山烏豆　雞屎子　赤牛膝　馬蹄金　馬蹄藤　鐵馬鞭　白馬骨　馬蹄香　穿山蜈蚣

右水煎，入酒和服。

二馬散　治馬瘨。

馬蹄金　鐵馬鞭　撥雪根

右水煎，入少酒和服。

立效散　治馬瘨。

水滾子根又名溪楓根，又名水楊柳，多　淡茶樑根中　晚祥西根少

右水煎，入酒和服，或合六馬散亦效。

浸酒方　治馬瘨創人，此藥退創。

老公鬚根　毛裏金釵根　狗骨子根　大葉毛吹麩

右浸酒暖服，不可煎。

續骨散　治接骨馬瘨。

天燈心　紫背草　赤牛膝　山蘇木　釣鈎藤　馬蹄香　馬蹄金　紫金皮　天花粉　白馬骨　鐵馬鞭　臭木待根　酒壇子根

右酒水各半煎服。

輕腳散　治鎖腳馬瘨。

天燈心　紫背草　赤牛膝　鈎藤根　山蘇木　酒壇根　白馬骨　馬蹄金　鐵馬鞭　穿山蜈蚣

右酒水各半煎服。

嘣骨散　治嘣骨馬瘨。

馬蹄金　馬蹄藤　白馬骨　紫金皮　釣鈎藤　鐵馬鞭　酒壇根　馬蹄香　天燈心　山蘇木　赤牛膝　地茄根　紫金藤　李子根　臭木待根　烏苞子根　穿山蜈蚣

右水酒各半煎服。

蠲脊散　治過脊馬瘨。

紫金皮　天燈心　酒壇根　馬蹄香　馬蹄金　紫背草　狗骨根　地茄根　山蘇木　白馬骨　鐵馬鞭　臭木待根

右生地黃，酒、水各半煎服。

蠲骶散　治殺著馬瘨。

溪楓根　白田柯　赤牛膝　白馬骨　撥雪根　馬蹄金　金腦香　馬蹄藤　馬蹄香　地馬梢根　空山蜈蚣

右水酒各半煎服。

退創散　治馬瘨滿身創人，轉動不便。

地馬稍根　白馬骨　鐵馬鞭　頭形花根　雞屎子　詐死子　馬蹄金　山茄根　狗骨根　對節金鷺根

右水煎，入酒和服。

釣鈎藤散　治馬瘨腫瘍，病後筋脈拘急。

釣鈎藤　伸筋藤　石楠藤　羊帶歸根　天燈心　狗骨子根　真珠簾根　豨薟草根

右水煎，入酒和服。

馬鞭散　治馬瘧。

石楠藤　涼藤子　晚祥西　雪裏開　馬蹄金　鐵馬鞭　鬼腰帶根

右水煎，入酒和服。又用雪裏開搗糟，炒縛之；又用樟樹根皮、山枇杷根皮搗糟，炒縛之。

妙草散　治病馬瘧。

白根子　赤芎根皮

右搗糟，炒縛之；又用七層樓，煎酒服之。

二妙散　治滿身起堆，是馬瘨。

馬蹄香　香圓橘葉

右搗爛糟，炒縛之；又用秦椒酒煎。

《瘍科選粹・流注》　又有馬瘨串，名走散流注，外形微腫，骨內疼，因風

熱走散四肢，治當疎風散熱，不可用火針烙之。

傷寒餘邪未盡者，和解之，用人參敗毒散，次用小柴胡合二陳，加羌活、當歸、白朮、川芎、枳殼。暴怒所致胸膈不利者，調氣爲主，宜方脈流氣飲。抑鬱所致而不痛者，宜調經脈補氣血，宜益氣養榮湯。腫硬作痛者，行氣和血，宜瘡科流氣飲。潰而不斂者，益氣血，宜人參養榮湯，十全大補湯。脾氣虛濕熱凝滯於肉理而致者，但腫一塊不痛，肉色亦不變，宜健脾除濕，六君子加芎、歸、黄芪、白芍、肉桂。寒邪所襲筋攣骨痛，或遍身痛，宜溫經絡養氣血，宜大防風湯，及五積散合敗毒散，加牛膝、杜仲，或獨活寄生湯，次以四物湯加黄芪、羌活、杜仲。

馬癇串名不一種，但有熱者用去熱散，有表者用荆防敗毒散，有裏者用內疎黄連湯，有表復有裏者用追疔奪命湯，卻用水金鳳搗爛敷核堆上，即効。

馬癇有熱未成，服藥退之。已成者，但出膿，其熱方退。若生堆核四五，必盡出膿方退。若潰爛者，依潰瘍法治之。

瘡科流氣飲　主恚怒氣結，堆核腫硬，及風寒濕熱搏結經絡，或血氣不和結成腫塊，漫腫木悶者，神効。

桔梗　人參　當歸　肉桂　甘草　黄芪　厚朴　紫蘇　白芍藥　烏藥　防風　枳殼　檳榔　川芎　白芷　木香

右加生薑煎。

痛加乳、没，流注加羌獨活，氣滯加香附，胃虛加陳皮，此乃行氣散血之劑，服之過多致氣血虛耗，不可成膿矣。

敗毒流氣飲　治流注初發，此藥疎邪利氣。

羌活　獨活　青木香　赤芍藥　當歸　紫蘇　陳皮　香附　白芷　三稜　蓬莪茂　枳殼　川芎　桔梗　柴胡　半夏　赤茯苓　甘草　生地黄

右加生薑煎。

熱加大黄、黄芩，虛加參、芪。

方脈流氣飲　治陰發流注瘰癧，及鬱結腫聚，走注疼痛，心胸痞悶，腹脹不食，氣喘咳嗽。

紫蘇　青皮　白芍藥　當歸　白茯苓　烏藥　桔梗　半夏　黄芪　川芎　枳實　陳皮　防風　南木香　大腹皮　甘草　檳榔　枳殼

右加生薑煎。

流注加羌獨活、白芷，小便澁加木通、梔子，浮腫加豬苓、澤瀉，氣滯加香附，血滯加肉桂，溫吐加藿香，瘰癧加夏枯草，此亦行氣耗血之劑，服毋過二三劑。

《外科大成・流注》　流者行也，由氣血壯，自無停息之機。注者住也，乃氣血衰，是有凝滯之患。其形漫腫無頭，皮色不變，毋論穴次，隨處而生。此症所受之因不同，則先後之治亦異矣。如腠理不密外邪客之者，立應紺珠丹汗之。房勞爲寒氣所襲者，桂附八珍湯加木香溫之。鬱結傷脾，榮氣不從者，歸脾湯加香附、青皮散之。跌撲損傷，瘀血凝滯者，散血葛根湯逐之。産後惡露不盡，流注經絡者，通經導滯湯導之。暴怒傷肝，胸膈不利者，方脈流氣飲調之。傷寒汗後，餘邪未盡者，人參敗毒散解之。解後尚有潮熱，榮衛返魂湯加升蔴、葛根、川芎、紫蘇、獨活，如無潮熱者，只加獨活，水煎和之。

右乃治初起將成之法也。外俱紺珠膏貼之，服藥一服至三四服，其中有可消者十中五六。如服前藥不得內消者，法當大補氣血，培助脾胃，溫暖經絡，通行關節，如木香流氣飲、調中大成湯、十全大補湯，俱加熟附子、香附，培助根本，則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潰，已潰者自斂，而終無殘敗破漏不斂之虞。且如腫處有膿，宜急開之，庶免內壞，務使餘腫俱要出膿，內熱方退。慎用寒涼剋伐內消等藥，及火針之法。

起自缺盆，流於天樞穴者，爲氣毒流注。有九箇者不治，生於肩背，堅硬如石者，爲之痰注。生腦後形似蜂窠者，爲蜂窠流注，流於兩肩者不治。通用榮衛返魂湯、千金指迷丸消之。

一切流注，宜灸梁丘穴七壯。

流注之症，俗稱曰馬癇。如走散流注，曰瓜藤馬癇。骨節內痛，曰嘲骨馬癇。脊骨髀骨間三五枚者，曰過脊馬癇。生於尾骶骨者，曰殺著馬癇。踝骨腫痛，曰鎖腳馬癇。骨交接處腫痛，曰接骨馬癇。入股者不治。

流注主治方

榮衛返魂湯　治一切初起流注。

赤芍　木通　白芷　何首烏　枳殼　小茴香　烏藥　當歸　甘草

水一鍾，酒一鍾，煎八分，服。

初起堅硬如石者，加川芎、獨活、麻黄、葱頭汗之。胃寒生痰，加半夏。

鬱熱生痰，加桔梗。補，加附子。瀉，加大黃。食少，加白豆寇。肺癰肚癰，加忍冬藤。

此乃內癰之神藥也。五香連翹等藥，只調陽而不和陰，則氣耗血凝，肌必不活。內托十宣等藥，只和陰而不調陽，則血旺氣衰，疾必再作，惟此方救壞症，活死肌，弭患於未萌之前，拔毒於既愈之後，扶胃本而不傷元氣，惟在隨時加減之耳。

桂附八珍湯　房慾後陰虛受寒，至令腫塊，或遍身腿腳疼痛者。

肉桂五分　大附子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當歸　川芎　白芍炒　熟地各一錢　木香　甘草各三分

用生薑三片，紅棗二箇，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散血葛根湯　跌撲損傷，瘀血凝滯，結成流注，身發寒熱者。

葛根　升麻　羌活　防風　川芎　半夏　桔梗各一錢　白芷　蘇葉　細辛　香附　紅花　甘草各八分

葱頭三箇，生薑三片，水二鍾，煎八分服。

通經導滯湯　產後敗血流注經絡，結成腫塊疼痛者。

香附　枳殼　陳皮　紫蘇　川芎　當歸　赤芍　熟地　丹皮　紅花　牛膝各一錢　獨活五分　甘草節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加酒二分，食遠溫服。

木香流氣飲　流注癟癧，及鬱結爲腫，或氣血凝滯，通身走注作痛。或心胸痞悶，咽嗌不利，腹脇脹脹，嘔吐不良，上氣喘急，咳嗽痰盛。或四肢面目浮腫者，並效。

川芎　當歸　紫蘇　桔梗　青皮　陳皮　烏藥　黃芪　枳實　茯苓　防風　半夏　白芍各一錢　甘草節　大腹皮　木香　檳榔　澤瀉　枳殼各五分

下部，加牛膝。

生薑三片，紅棗二箇，水煎服。

調中大成湯　潰後膿水消稀，飲食減少，不能生肌收斂者。

人參二錢　黃芪　白朮　茯苓　歸身　白芍　丹皮　陳皮　山藥各一錢　肉桂八分　大附子八分　遠志　霍香　砂仁各五分

煨薑三片，膠棗二箇，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溫服。

先天大造丸　風寒濕毒，襲於經絡，初起皮色不變，漫腫無頭，或陰虛外寒侵入。初起筋骨疼痛，日久遂成腫痛，潰後膿水清稀，久而不愈，漸成漏症者。

紫河車一具，酒煮搗膏　熟地黃四兩，酒煮搗膏　人參　仙茅浸去赤汁，蒸熟去皮搗膏　何首烏去皮，用黑豆同煮搗膏　肉蓯蓉去鱗並內膜，酒浸搗膏　枸杞　白朮　茯苓　歸身　牛膝　菟絲子　黃精各二兩　巴戟肉　骨碎補去毛微炒　破故紙炒　遠志各一兩　廣木香　青鹽各五錢　丁香三錢　黑棗肉二兩

右爲末，煉蜜爲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溫酒送下。

此丸能補一切氣血虛羸，勞傷內損，及男婦久無嗣息者，並有奇驗。

千金指迷丸　治一切結痰。

半夏四兩，薑製　白茯苓二兩　枳殼二兩，麥麩炒　風化硝三錢

爲末，河水煮糊爲丸。詳見症治粗評痰門。

流注串毒初起單方

楊樹內蟲，或桑樹內蟲，絞汁。大人用無灰酒，小兒用白酒漿衝服。

琥珀膏　敷流注及瘀血頑痰，結成腫塊者，一次即消。

錦紋大黃爲末，搗大蒜調敷，即痛一二時，無妨。至次日去藥，發斑或起泡，挑破流水，用月白珍珠散摻之即乾，或用西聖膏貼之，以消餘腫。

《外科全生集·流注治法》　流注，色白腫痛者是也，毒發陰分。蓋因痰塞清道，氣血虛寒凝結，一曰寒痰，一曰氣毒。其初起皮色不異，唯腫唯癢，雖身體發熱，內未作膿。以二陳湯，加陽和丸同煎，數服全消。消後接服小金丹七丸，杜其續發。如皮色稍變，極痛難忍者，須服陽和湯以止其痛，消其未成膿之毒氣，使已成膿者，至不痛而潰。此乃以大疽變小之法。如患頂軟即爲穿之，膿多白色，以陽和膏日貼。但此症潰後，定增毒痰流走，患生不一，故初潰之後，五日內仍服小金丹十丸以杜後患，接用犀黃丸、陽和湯，每日早晚輪服，使毒痰消盡，不補可必收功。儻幼孩不能服煎劑者，初起以小金丹化服，至消乃止，但成膿者，亦日服以消其餘鞭，使患不痛自穿，俟其毒氣去盡，用保元湯，芪草宜生忌炙，加入肉桂五分，日服收功。如孕婦患之，當問懷胎月數，儻未滿六箇月，犀黃丸有麝香，不可服，服防墮胎，當以陽和湯愈之，愈後再服三四劑，以代小金丹，杜其流走。

《外科正宗・流注瘡》 夫流注者，流者行也，乃氣血之壯，自無停息之機；注者住也，因氣血之衰，是有凝滯之患。故行者由其自然，住者由其瘀壅。其形漫腫無頭，皮色不變，所發毋論穴道，隨處可生。凡得此者，多生於體虛之人，勤勞之輩，不慎調攝，夏秋露臥，縱意取涼，熱體當風，圖身快爽；或中風邪，發散未盡，或慾後陰虛，外寒所侵，又或惱怒傷肝，鬱結傷脾，榮氣不從，逆於肉裏；又或跌打損傷，瘀血凝滯；或產後惡露未盡，流縮經絡。此等種種皆成斯疾也。既成之後，當分表裏、寒熱、虛實、邪正、新久而治之。初因風寒相中，表症發散未盡者，人參敗毒散散之；房慾之後，體虛寒氣外侵者，五積散加附子溫之。勞傷鬱怒，思慮湯脾而成者，歸脾湯加香附、青皮散之。跌撲傷損，瘀血凝滯而成者，復元活血湯逐之。產後惡露未盡，流注經絡而成，木香流氣飲導之。此皆初起將成之法，一服至三四服皆可。外俱用琥珀膏敷貼，其中亦有可消者，十中五六。如服前藥不得內消者，法當大養氣血，培助脾胃，溫暖經絡，通行關節，木香流氣飲、十全大補湯俱加熟附子、香附培助根本。此則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潰，已潰者自，斂而終無殘敗破漏不斂之症。且如有膿宜急開之。患者又當慎起居，戒七情，遠寒就溫，俱可保全。若悞用寒涼尅伐內消等藥，終至不救者多矣。

流注看法

初起漫腫，皮色光亮，微熱微疼，筋骨不欠強者爲順。已成身體微熱，飲食有味，疼痛有時，腫生紅色者順。已潰膿稠而黃，腫消痛止，身體輕便，起坐如常者順。潰後內肉易生，膿水易止，精神易復，膿口易合者順。初起身體發熱，脈細而數，皮色微腫，痛徹筋骨者險。已成飲食少思，口乾作渴，身體疼痛，四肢沉重者險。已潰膿水清稀，腫仍不消，虛熱不退，疼痛不減者逆。潰後膿穢不止，肌膚瘦削，飲食不食，發熱皮龜者死。

流注治法

初因風寒表散未盡，而後復生腫痛者，再宜和解之。表邪已盡，而後復生流注者，宜清熱消腫，行散氣血。暴怒所傷，抑鬱所致，胸膈痞悶，中氣不舒，順氣寬中。腫硬已成而不得內消者，宜和氣血，更兼補助脾胃。跌撲閃肭，瘀血凝滯爲患者，宜調和氣血，通行經絡。寒邪所襲，筋攣骨痛及遍身疼痛者，溫經絡行氣血。產後敗血流注關節致生腫痛者，當散敗瘀養氣血。潰後膿水不止，而形衰食少者，宜滋氣血，峻補脾胃。【略】

流注主治方

調和榮衛湯　調和榮衛湯甘草，陳獨苎歸芪大茴，赤芍白芷並烏藥，牛膝紅花相共隨。

治流注初起，氣血凝聚，結腫不散，已成未成服。

川芎　當歸　陳皮　獨活各一錢　赤芍　白芷　烏藥　大茴香　黃芪各八分　甘草炙　紅花各五分　牛膝下部加

水二鍾，煎八分，入酒一杯，量病上下服。

木香流氣飲　木香流氣飲苎歸，蘇桔青皮烏澤芪，枳殼檳苓防半夏，腹皮半芍膝甘隨。

治流注、癧瘡及鬱結爲腫；或血氣凝滯，遍身走注作痛；或心胸痞悶，嗌咽不利，脅腹膨脹，嘔吐不食，上氣喘急，咳嗽痰盛；或四肢面目浮腫者，並服之。

川芎　當歸　紫蘇　桔梗　青皮　陳皮　烏藥　黃芪　枳實　茯苓　防風　半夏　白芪各一錢　甘草節　大腹皮　木香　檳榔　澤瀉　枳殼各五分　牛膝下部加一錢

水三鍾，薑三片，棗一枚，煎八分，食遠服。

六鬱湯　六鬱湯內用川芎，半夏陳苓香附同，甘梔蒼术砂仁等，濕痰流注即時通。

治諸鬱結腫，及左右二搭相串，濕痰流注等症。

川芎　半夏　茯苓　香附　陳皮　山梔各一錢　蒼术　砂仁　甘草各五分

薑三片，水二鍾，煎服。

附子八物湯　附子八物湯苎芍，熟地人參术茯苓，甘草肉桂當歸等，木香薑棗效通神。

治房慾後陰虛受寒，致生腫塊，又或遍身腿腳疼痛，不能步履。

川芎　白芍　熟地　人參　白术　茯苓　當歸　附子各一錢　肉桂五分　木香　甘草各三分

水二鍾，薑三片，棗一枚，煎八分，食遠服。

瘡科流氣飲　瘡科流氣飲苎歸，甘桔蘇檳芍桂芪，防風枳殼香烏藥，白芷人參厚朴隨。

治流注及一切鬱怒凝滯氣血，作腫疼痛；或胸膈痞悶；或風寒濕毒搏於經絡，結成腫塊者服。

當歸　甘草　紫蘇　人參　白芍　官桂　黃芪　防風　枳殼　烏藥　桔梗　厚朴各七分　檳榔　木香　川芎　白芷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通經導滯湯通經導滯湯香附，赤芍藥歸熟地隨，陳皮丹皮蘇草節，牛膝紅花獨活奇。

治婦人産後，敗血流注經絡，結成腫塊疼痛者。

香附　赤芍　川芎　當歸　熟地　陳皮　紫蘇　牡丹皮　紅花　牛膝　枳殼各一錢　甘草節　獨活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入酒一小杯，食前服。

香附餅香附餅最散風寒，酒和調成患上安，熨底熱攻寒氣散，敢教苦楚即成歡。

治風寒流注襲於經絡，結成腫痛。用香附爲末，酒和，量瘡大小，做餅覆患處；熱熨斗熨藥上，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潰，風寒濕毒宜薑汁作餅。

醒脾湯醒脾湯中白术茂，人參酸棗地骨皮，茯神遠志柴甘桔，香附木香共得宜。

治懷抱鬱結，思慮傷脾，致脾氣不行，逆於肉裏，乃生壅腫；疼痛不眠，心煩不安，神氣不清等症。

白术　黃芪　人參　茯神各一錢　酸棗仁　地骨皮　遠志各七分　柴胡　甘草　桔梗　黃連　木香　香附各五分　龍眼肉七個

水二鍾，薑三片，棗二枚，煎八分，不拘時服。

調中大成湯調中大成湯术附，苓歸芍藥藿黃芪，砂仁遠志丹皮草，肉桂煨薑黑棗隨。

治流注潰後，膿水清稀，飲食減少，不能生肌收斂。

白术　茯苓　歸身　白芍　陳皮　山藥　黃芪　牡丹皮各一錢　人參二錢　藿香　砂仁　遠志　甘草各五分　附子　肉桂各八分

水二鍾，煨薑三片，棗二枚，煎八分，食遠服。

黃芪六一湯黃芪六一湯甘草，加上人參三味奇，流注膿多並作渴，更兼煩躁效堪推。

治流注潰後，膿水出多，口乾作渴，煩躁不寧服之。

黃芪半生，半蜜水炒六錢　甘草半生半炙一錢五分　人參一錢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散血葛根湯散血葛根湯半夏，芎防羌葛芷升麻，甘草細辛並蘇葉，桔梗香附與紅花。

治跌撲傷損，瘀血凝滯，結成流注，身發寒熱者。

乾葛　半夏　川芎　防風　羌活　升麻　桔梗各八分　白芷　甘草　細辛　蘇葉　香附　紅花各六分

水二鍾，葱三根，薑三片，煎八分，不拘時服。

先天大造丸先天大造丸歸杞，熟地生苓菟肉黃，烏茅巴骨香牛膝，遠志青鹽故紙方。

治風寒濕毒襲於經絡，初起皮色不變，漫腫無頭；或陰虛外寒侵入，初起筋骨疼痛，日久遂成腫痛，潰後膿水清稀，久而不愈，漸成漏症者服。

紫河車酒煮搗膏一具　熟地黃酒煮搗膏四兩　歸身　茯苓　人參　枸杞　菟絲子　肉蓯蓉酒洗搗膏　黃精　白术　何首烏去皮，用黑豆同蒸，搗膏　川牛膝　仙茅浸去赤汁，蒸熟去皮，搗膏各二兩　骨碎補去毛，微炒　川巴戟去骨　破故紙炒　遠志去心，炒各一兩　木香　青鹽各五錢　丁香三錢　黑棗肉二兩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溫酒送下。此方非獨流注成漏者。又補一切氣血虛羸，勞傷內損，及男婦久無嗣息，並有奇功。

琥珀膏琥珀膏中用大黃，南星白芷鬱金香，同蒜搗稠敷患處，管教流毒即安康。

治一切皮色不變，漫腫無頭，氣血凝滯，結成流毒；毋論身體上下，年月新久，但未成膿者並效。

大黃二兩　鬱金　南星　白芷各一兩

共爲細末，用大蒜頭去殼搗爛，入上藥再搗稠。入酒一二匙調勻，遍敷腫上，紙蓋；隨即熱痛，又有不痛，俱待藥乾便效；次日又有起泡，又有不起泡者，如有泡起，挑去泡中黃水，膏貼之自效。

《瘍醫大全・癰癤部・濕痰流注門主論》　朱丹溪曰：凡人身上中下有塊者是痰。然痰在皮裏膜外，則遍體游行，腫而色白，滯而不痛，宜導達疎利。如痰因火動而走，則體多小塊，色紅痛甚，流走無定，宜解毒清火爲主。

又曰：痰在皮裏膜外，非薑汁、竹瀝不能通；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能達。白芥子亦能散皮裏膜外之痰氣，竹瀝滑痰，非薑汁不能行經絡，痰在四肢，非竹瀝不開。

申斗垣曰：三陽經傷寒發汗不透則必痛，痛久則腫，腫久則必爲熱，熱久則破壞，此名陽濕痰破瘡。如三陰經失汗，汗鬱成痰則痛，痛久則皮色不變而腫，至夜痛反甚，其痛處冰冷，脈亦沉細，日久氣血凝注則肌死，肌死則破壞腐臭，名曰陰濕痰破瘡。均宜艾灸。《啓玄》。

又曰：冷流注多附骨，硬不消，骨寒而痛，筋縮不能伸屈，庸俗誤用刀針，又無膿血，止有如屋漏汁，或瘀黑血，宜用回陽玉龍膏，如稍緩，再加軍薑、肉桂、白芷、草烏等分，熱酒調敷，則骨寒除而痛自止，氣溫和而筋自伸，肉亦軟而腫自消。亦不可無石菖蒲，以其性能破堅，散腫最妙，亦不可多，多

則解羣藥性也。

又曰：流注首尾敷衝和膏最穩，加乳香、沒藥治流注筋不能伸，敷之極效。

又曰：走散流注發因受寒凍，凝滯血脈而成。一名流注傷寒，又名瓜籐發背，患生於背，遍身皆有之。經云：傷寒流注尚猶可，流注傷寒急如火。醫者當察其寒熱虛實治之。

胡公弼曰：流注又曰走注，狀似鬱形，毒因風盛而生熱，氣因熱盛而走散，午前宜四君子湯加芎歸；午後宜四物湯加參、耆、麥冬、北五味。斷不可用滲利流氣等藥。《青囊》。

又曰：治流注大法，鬱者開之，怒者平之，閃撲及産後瘀血者散之，傷寒餘邪者調解之。大要以固元氣爲主，佐以現證之藥。

又曰：流注一個，要表汗一次，如流注三個，須表汗三次，毒自消矣。設治之不早，深爲大害。

又曰：如破潰成膿者，先用降藥降去敗肉，腐盡生肌可也。

《醫林集要》云：白虎飛尸留連周期，或展轉數歲，冷毒朽骨出盡自愈。若附骨腐者可痊，正有腐者則爲終身廢疾矣。

又曰：又有結核在項腋或兩乳傍，或兩胯軟肉處，名爲瘰癧癰，屬冷證也。又有小兒宿痰失導，致結核於頸項臀膊胸背之處，亦冷證也。並宜熱藥敷貼。

王西圃曰：流痰胸腹流於四肢者可治，四肢流入胸腹者難治。

《心法》曰：流注新發，漫腫無頭，皮色不變，凝結日久，微熱漸痛，透紅一點，方是膿熟，即宜用針開破。若濕痰化成者，膿色粘白；若瘀血化成者，膿色金黃粘水；若風濕化成者，膿色白稀如豆汁；若汗後餘邪化成者，膿色或黃或黑，稀膿臭穢；以上四證，發於肉厚處可愈，發於骨結及骨空處難愈。若淫欲受寒化成者，膿色稀白而腥，其水中有豬脂水油之狀，此爲敗漿膿也。諸書雖有治法，終成敗證。

馮魯瞻曰：按臟腑津液受病爲痰，隨氣升降，理之常也。若在皮裏膜外及四肢關節曲折之地，而臟腑之痰何能流注其所，此即本處津液遇冷遇熱，即凝結成痰而爲病。斷非別部之津液，受病成痰，舍其本位而移於他部者。況氣本無形，故能無微不達，而液隨氣運，亦可藉氣周流，若至津液受病成痰，則變爲有形而凝滯，焉能隨氣流通於至微至密之所耶。

《瘍醫大全・癭癖部・濕痰流注門主方》　香附餅《正宗》　治風寒流注襲於經洛，結成膊痛。

香附爲末，酒和，量瘡大小做餅覆患處，勢熨斗熨藥餅上。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潰。風寒濕毒宜薑汁作餅熨之。

醒脾湯《正宗》。　治懷抱鬱結，思慮傷脾，以致脾氣不行，逆於肉裏，乃生壅腫，疼痛不眠，心煩不安，神氣不清。

人參　白茯神　白朮　嫩黃耆蜜炙　酸棗仁炒，研　遠志肉各一錢　地骨皮七分　桔梗　柴胡　川黃連　廣木香　炙甘草　香附各五分　圓眼肉七枚

薑三片，棗二枚，水二鍾煎八分，不拘時服。

琥珀膏《正宗》。　治一切皮色不變，漫腫無頭，氣血凝滯，結成流毒。毋論身體上下，年月新久，但未成膿者並效。

生大黃二兩　鬱金　白芷　天南星各一兩

共爲細末，用大蒜去殼搗爛，上入葉再搗，略入酒一二匙調勻，遍敷腫上，紙蓋。隨有熱痛，又有不痛，俱待藥乾便效。次日又有起泡，又有不起泡者，如有泡起，挑去泡中黃水，以膏貼之，自效。

調中大成湯　治流注潰後，膿水清稀，飲食減少，不能生肌收斂。

人參二錢　白朮　嫩黃耆炙　陳皮　當歸身　山藥　白茯苓　白芍藥　酒炒　牧丹皮各一錢　遠志肉　砂仁　藿香　炙甘草各五分　熟附子　上肉桂各八分

煨薑三片，黑棗二枚，煎，食遠服。

黃耆六一湯　治流注潰後膿水出多，口乾作渴，煩躁不寧。

嫩黃耆六錢，生用蜜炙各半　粉甘草一錢五分，生炙各半　人參一錢

水煎，食遠取。

木香餅　治一切氣滯結腫成核，或痛或酸，閃肭風寒所致。

生地黃搗膏　廣木香減半，研末

和勻，量患處大小，作餅置腫上，以熱熨斗熨之。堅硬木痛者，間日熨之自效。

流痰渾身作痛。

當歸　瓜蔞仁　獨活　大川芎　白茯苓　白芷　白芍藥　連翹　防己
穿山甲炒　防風　生地黃　金銀花　牛膝　天花粉　黃芩　陳皮　川
貝母　甘草各五錢
分作六劑，酒水同煎。若上半身痛，食後服；下半身痛，食前服；
如速身痛，只用酒煎，神效。

火龍膏　治風寒暑濕，毒襲經絡，筋攣骨痛；或肢節煩痛，濕痰流注作痛，不能行步。鶴膝風、骨節風疼痛，其效猶速。
生薑半斤取汁，牛皮膠二兩，大鍋內化開，大乳香、沒藥末各五錢，麝香一錢，調勻待溫，攤貼患處。

濕痰流注奇方　趙若予。
木瓜一個　當歸五錢　甘草三錢
細酒一斤同煎減半，再加研細乳香、沒藥各一錢，露一宿，空心熱服。未潰自消，已潰自斂。

濕痰內消方
宣木瓜五錢　紫花地丁二兩五錢
臘酒二斤煎好，露一宿，看證上下，分食前後服。

內消濕痰流注神方
吉祥草根洗淨，搗汁半酒盃，和酒衝服取汗即消。且不生瘡毒。

錦囊秘授神效觀音救苦丹　馮魯瞻。　神治一切風寒濕氣，流注作痛，手足蹉攣，小兒偏搐，口眼喎斜，婦人心腹痞塊攻疼，不問年深月久。將藥置患處，以燈火點看，候至火滅，速灰罨於肉上，立見痊愈。重者用藥米粒大，輕者用藥粟粒大，只須一壯，不必復灸。若患處濶大，連排數壯，一齊灸之，且灸時不甚熱痛，灸後並不潰膿，一茶之頃，痼疾如失，屢試屢驗，真神方也。固思濟之一方，不若利之天下，惠之一時，不若澤之後世，特附於錦囊之中，以廣厥傳。願後賢以爲半積半養之珍，幸勿專爲嗜利之具。
麝香一錢　硃砂二錢　硫黃三錢
各研細末，先將硫黃化開，次入原麝同化，傾大磁器內候乾再研末，隔火化開，候開切作如粟米大，貯磁瓶內，慎勿出氣，珍藏聽用。
一切腫塊濕痰流注。
鮮山藥　天麻各五錢
酒水各一鍾煎服，三劑全消。

敷痰。　賈頌周。　大蒜頭十數枚，去皮入皂礬三錢，搗爛聽用。用香一炷點起，將藥敷患上，以一炷香盡爲度。如是痰即現青紅色，如只紅色，則非痰也。如其是痰，隔日敷之，三次自消。

又方
天南星　大黃　白芨各等分
研細，薑汁和醋調敷。

又方
白蘿蔔葉　扁柏葉向北者　乾麵各等分
研細。醋調敷，日易一次，自消。

敷濕痰腫痛，癰疽發背，無名腫毒。
五倍子瓦焙黃色　生半夏　生南星各等分
共研細，同滴醋熬數沸，加蔥薑汁調敷痛處留頭。如藥乾用醋不時潤之，至重毒證，不過三四次即消。

敷痰法　生山藥一段，洋糖、飛麵共搗爛塗敷自消。

摩腰紫金丹《活人錄》。　風寒濕三氣而兼痰飲，留滯於經絡血脈之中，閉塞不通而痛，並治腰痛。
附子尖　烏頭尖　天南星各二錢五分　雄黃　樟腦　丁香各一錢五分
吳茱萸　肉桂　硃砂　乾薑各一錢　麝香二分
蜜熬蔥汁和丸如鷄頭子大。每丸以薑汁化開，敷塗患處上，貼萬靈膏或蠲痛膏。

蠲痛五汁膏　寒濕氣襲於經絡血脈之中爲痛，痛於兩臂兩股腰背環跳之間。
鳳仙梗搗汁　老薑汁　蒜汁　韭汁各等分
熬至滴水成珠，用革蘇子油同黃蠟收起，每以此膏烘熱貼上，追出濕氣水液自愈。

消痰方　芫花研末一錢，棗肉搗勻爲丸。在上食後服，在下食前服，白湯送下，即便出穢痰，其腫立消。但此法宜施於壯實初起之人，須忌甘草。

又方
乳香去油　沒藥各一錢　川貝母去心研，二錢　連翹八錢　萬年青三片

煎服自消。

雷火針　風寒濕氣痰滯於經絡血脈之中，閉塞不通而痛。

蘄艾一兩　硃砂二錢　穿山甲上炙　桃皮　草烏　川烏　乳香　雄黃　沒藥　硫黃各一錢　麝香五分

共爲細末。以蘄艾舖粗紙上，入藥末三錢捲成筒，如爆竹式，擇吉日將藥筒入瓶內，以箬葉油紙封口，埋屋下地中四十九日取出任用。此針能針百病，可於患處用青布或紅布摺二十四層，將針燈上點著吹息，隔布針之。患內暖極即止，不過三次即愈。

治因風鬱痰生於頸項，皮膚腫硬白色，不甚疼痛。《說約》：　天南星、半夏研末，薑汁調敷。或南星、半夏末薑汁和餅，隔蒜灸更妙。

消痰神方　新鮮針線包即盧州上盧柴上纏繞之物，形如鳥者，綠色，內有白漿，秋深冬月白漿枯乾裂開，便如毛絮者是也。不拘多少，搗爛敷上自消。

痰注臂痛湯仁齋。

天仙藤　白朮　羌活　白芷各三錢　薑黃六錢　製半夏

每服五錢，薑五片，水煎服。

濕痰腫痛經年不能行者。單方。

水紅花　花椒　羅蔔英　甘草　槐花　金銀花　蒼朮　白鳳仙花　水龍骨各等分　豨薟草

煎熏患處，水稍溫即洗之。

神仙外應膏《秘方》。　川烏一斤爲末，用陳醋入砂鍋內，慢火熬如醬色敷患處。如病一年，敷後一日發癢；二年，二日發癢。癢時令人將手拍癢處，拍至不癢爲度。先用升麻、皮硝、生薑煎水洗，然後敷藥，不中見風。

濕痰流注，初起腫痛無頭，皮色不變，久而不治，則發熱作膿。知覺早者於未破時急服此方十餘劑，即能內消，最稱靈驗。

橘紅　防風　秦艽　木通各一錢　真膽星二錢　川貝母　殭蠶炒　桃紅炒　五倍子　金銀花各三錢　防己八分　白甘遂刮去皮末，七分　皂角子鮮者敲碎，九個　肥皂子鮮者敲碎，十個　土茯苓磁鋒刮皮打碎，四兩

虛弱人加石斛、薏仁各一錢，痰在頭頂胸者加夏枯草一錢，痰在背脊者加羌活五分，痰在脇肋者加柴胡五分，痰在肚腹者加赤芍、澤瀉各一錢，痰在臂者加獨活五分，痰在應腳者加木瓜一錢、牛膝一錢五分。

右用河水九碗，砂鍋內煎三碗，每日早中晚各熱服一碗。如痰在心之上者，食後服，痰在心之下者，食前服；如虛弱人分二劑，極虛者分三劑，小兒分四劑。忌食鹽、醬、茶、醋、豬肉、鮮魚、鷄、鴨、鵝一切發物，煎炒薑椒，煙酒生冷。但藥內有甘遂與甘草相反，恐別樣丸散內有甘草者，切不可服。已破頭者止服四五劑，使氣血調和，不至又流他處，隨服十全大補湯加川貝母二錢五分，石斛二錢，滴乳香去油，四分，須服數十劑方能痊愈。若係多火之人，十全大補湯內減去肉桂。《願體集》

治流注。抄本。

石膏一兩　官硼三錢

飛麵作十丸，將丸穿一孔，貫以鐵線，炭火煆紅，取酒一碗投入，令又燒紅，入酒內，以丸盡爲度。待酒熱即服，一日二服，自消。

又方

金銀花　紅花各三錢　地榆　苦參各二兩

酒水各半煎服。近者三劑，遠者七劑即消。

神驗方周鶴仙。　用薑黃母子，是大薑黃身上小釘子是也。研末。將小紅棗去核，藥末入內填平，用絲棉裹緊，塞入鼻孔內，隨量飲醉，盡暖出汗。已潰者自然痊愈，未潰者內消神效之極。鼻孔照男左女右塞之。藥不可經婦人手。

又方

野花椒　山茱萸各半斤

用酒浸煮三炷香冷定，將酒盡量飲醉，發汗一身，其毒自散，神效。

又方　金銀花帶葉和酒糟研爛，用淨瓦罐盛藥，火中煆熱，敷患處立癒。

濕痰初起一劑消。蘊公和尚

歸尾　大貝母　黃芩　川牛膝　水瓜　白茯苓　檳榔　陳皮各一錢

牡蠣　金銀花　土木鼈　白殭蠶各一錢五分　熟大黃三錢，一方去大黃，用揚州產紅芽大戟加五分，加至一錢八分止，取效更速

用無灰酒一斤煎一半，空心熱服取汗，行二三次，渣用酒半斤煎四兩，再服。

立消渾身上下濕痰，並消一切無名腫毒。

穿山甲大片者土炒，七錢　鬧羊花一兩　豬牙皂炒，一錢　羌活四錢

共研細末。每服一分八釐，加洋糖三錢，熱酒調下。

消痰神方楊驚愚　無論流痰腋痰腋核。如已經貼有膏藥敷藥，內膿已成者，務將膏藥揭去，敷藥洗淨，然後服藥一服，十消五六。至重者不過三服。

穿山甲炒　生大黃　生明礬各四兩　杏仁去皮，二兩

右四味俱用碾槽研極細末，切不可磨，若磨則不效。每服三錢，痰在上部食後服，痰在下部食前服，俱用木瓜酒調下。孕婦忌服。

流痰。

紫花地丁一兩五錢　宣木瓜五錢

蠟酒二斤煎一斤，露一宿。痰在上身食後熱服，痰在下身食前服之。每日一劑，三日後自消。修服時忌經婦人手。

敷流痰。王西圃。

生大黃　天南星　白芨各等分

共研細末，生薑汁、江醋調敷。

敷流痰。張漁山。

白蘿蔔葉搗　朝北扁柏葉搗　飛麵

和杵敷上，一日一換，即消。敷上宜蓋暖出汗。

敷痰。

土子漆匠熬桐油的　生半夏　川烏　生南星　草烏各等分

研細末，桐油調敷。

敷痰。

石灰　當歸尾　皮硝　穿山甲　川烏　薄荷葉　草烏各五錢　生大黃一兩

研細末。鹽滷打糊調敷。

濕痰流注。

蔥汁一飯碗　鳳仙花一棵搗汁，如無鮮者即用乾者一棵研末

先將二汁熬稠，入廣膠二錢熔化，再加入中白細末二錢，和勻攤膏貼。

又方

蒜瓣三十瓣　皂礬三錢

共搗爛，敷一炷綫香時即洗去，次日再敷。起泡無妨。

又方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雄黃各三錢　麝香三分　大蜈蚣一條

研細末。用黃蠟三錢溶化爲丸。每服三錢，陳酒送下。隨量飲醉汗自消。

濕熱流注。杜秘

連翹心八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廣木香各五錢

引加萬年青葉七片，開口花椒四十九粒，水煎服，後飲木瓜酒。體壯人加黑白醜一錢。

消痰。吳天序。

甘草三錢　金銀花　羌活　天花粉各一兩　蒲公英　紫花地丁各二兩

白水煎，加無灰酒盡量服，出汗如糊，一劑即消。

消痰。胡學海。

豬牙皂一錢五分　蜈蚣三條　全蠍五個　乳香去油　川貝母　穿甲　明雄　沒藥去油，各三錢　麝香五分

共研細。黃臘熔化爲丸。每服三錢，木瓜酒下。

消三十六種痰塊仙方劉介華。

九頭獅子草　川貝母甜味者佳，各一斤

共磨細末，無灰酒爲丸。大人每服三錢，小兒減半，木瓜酒送下，或開水亦可，不過三服必消。孕婦忌服。

消痰神方

黑棗八兩，去皮核　老鼠花貫三文錢，研細

同棗肉爲丸如核桃大，每服一丸，白湯嚼下。如是痰，服後必腹痛，吐的也是痰，嗣的也是痰，候行逢數次，用溫粥一盞吃之即止，其痰即消；如未消盡，明日再服，消盡爲度。

《馬培之醫案・流注》脈象兩關細弦而右兼澁，脾有濕痰，肝氣大旺，榮衛不利，以致胸腹不舒，腰髀作痛，不能轉側，左肋痰注成漏，間日必服通利之劑，而胸腹頓舒。然取快一時，恐傷胃氣，宜和榮衛，化痰，兼平肝木。

當歸　茯苓　黑丑　川楝子　青皮　苡米　陳皮　丹參　淮牛膝　半夏　郁李仁　絲瓜絡

木旺水虧，脾多痰濕，肝風暈厥之疾數年，去冬漸至臥床不起，肝腎血液俱疲。春分後木挾相火用事，濕痰隨風火之氣充斥三焦，眩暈發熱，遍體作

痛。疑以舊恙復萌，詎知模骨之旁結爲癰毒，約半月有餘，是穴乃肝經部位火濕凝聚絡中所致，肝熱最易上升，濕火薰蒸胃腑。始則發熱譫語，後漸熱退神安。乃濕熱之邪歸並下焦，是外患之見，端非舊恙之復萌也。現已成膿半月，未得更衣，齒乾苔燥，陰傷而濕火不化。症雖屬外，而藥餌尤當治內，幸脈衝和而關微弦象，似可無虞。擬用甘寒育陰，兼和中潤下之治。

南沙參　麥冬　川石斛　大貝　柏子仁　瓜蔞仁　苡米仁　茯苓　天花粉　藕　青皮　甘蔗

流注臂膪已成，右腎俞穴結腫，痛難轉側，爲患最劇，急爲和氣化痰。

蒼术　烏藥　半夏　全蠍　當歸　川芎　桂枚　蘇葉　赤芍　陳皮　獨活　酒

背俞痰注痛，膿從肋縫而出，難以速愈，兼之發熱面浮，胸腹飽脹，泄瀉，脈滑數，痰濕滯脾症，非輕候，當先其內。

小川朴　茯苓　神麯　砂仁　雞內金　苡米仁　麥冬　枳殼　青皮　生首烏　鮮荷葉

紀事

《外科精要・形症逆順務在先明》　附治驗

通府李廷儀，患流注，唾痰氣促。自恃知醫，用化痰理氣等劑，膿水淋漓，腫硬不消，寒熱往來，飲食少思，肌肉消瘦，大便不實，手足時冷，兩尺脈浮大，按之微細。余曰：此屬命門火衰，當用八味丸。不信，乃服參、芪、歸、朮之類，更加痰喘、泄瀉。服八味丸、益氣湯，年餘而痊。

《外科發揮・流注》　一婦人暴怒，腰腫一塊，胸膈不利，時或氣走作痛，與方脈流氣飲，數劑而止。更以小柴胡湯對四物，加香附、貝母，月餘而愈。

一男子因怒脅下作痛，以小柴胡湯對四物，加青皮、桔梗、枳殼治之而愈。

一男子臀腫一塊微痛，脈弦緊，以瘡科流氣飲，四劑而消。

一婦人因怒脅下腫痛，胸膈不利，脈沉遲，以方脈流氣飲數劑，小愈；以小柴胡湯對二陳，加青皮、桔梗、貝母，數劑頓退；更以小柴胡湯對四物，二十餘劑而痊。

一男子腿患，潰而不斂，用人參養榮湯，及附子餅；更以補劑，煎膏藥貼之，兩月餘而愈。

一老人傷寒，表邪未盡，股內患腫發熱，以人參敗毒散二劑熱止；灸以香附餅；又小柴胡湯加二陳、羌活、川芎、歸、朮、枳殼，數劑而消。

一男子脾氣素弱，臂腫一塊不痛，肉色不變，飲食少思，半載不潰。先以六君子湯，加芎、歸、芍藥，二十餘劑飲食漸進；更以豆豉餅，日灸數壯；於前藥內再加黃芪、肉桂三十餘劑，膿熟針去；以十全大補湯，及附子餅灸之，月餘而斂。

一男子腿患腫，肉色不變不痛，脈浮而滑，以補中益氣痛，加半夏、茯苓、枳殼、木香飲之；以香附餅熨之。彼謂：氣無補法，乃服方脈流氣飲，愈虛。復求治，以六君子湯加芎歸數劑，飲食少進，再用補劑，月餘而消。夫氣無補法，俗論也。以其爲病痞，悶壅塞，似難於補，殊不知正氣虛而不能運行，則邪氣滯而爲病。經云：壯者氣行則愈，怯者弱者則著而爲病。苟不用補法，氣何由而行乎！

一婦人因閃肭肩患腫，遍身作痛，以黑丸子二服而痛止；以方脈流氣飲，二劑而腫消；更以二陳對四物，加香附、枳殼、桔梗而愈。

一婦人腿患筋攣骨痛，諸藥不應，脈遲緊，用大防風湯二劑，頓退；又二劑而安。又一婦患之亦然，先用前湯二劑，更服黑丸子而痊。此二患若失治，潰成敗證。

一男子臂腫，筋攣骨痛，年餘方潰，不斂。診其脈更虛，以內塞散一料，少愈；以十全大補湯，及附子餅灸之而愈。《精要》云：留積經久，極陰生陽，寒化爲熱。以此潰多成瘻，宜早服內塞散排之。

一婦人潰後發熱，余以爲虛。彼不信，乃服敗毒藥，果發大熱，竟至不救。夫潰瘍雖有表證發熱，宜以托裏藥爲主，佐以表散之劑，何況瘰癧流注乎？若氣血充實，經絡通暢，決無患者。此證之因，皆由氣血素虧，或七情所傷，經絡鬱結；或腠理不密，六淫外侵，隧道壅塞。若不審其所因，辨其虛實，鮮不誤人！

一男子腿腫一塊，經年不消，且不作膿，飲食少思，強食則賑，或作瀉，日漸消瘦。診之，脈微細，此乃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土虛而然也。遂以

八味丸，飲食漸進，腫患亦消。

一男子背髆患之，微腫，形勞氣弱，以益氣養榮湯，間服黑丸子，及木香、生地黃作餅，覆患處熨之。月餘膿成，針之，仍服前藥而愈。

一男子腿患久而不斂，飲大補藥，及附子餅，更用針頭散，紝之而愈。

一男子臂患，年餘尚硬，飲食少思，朝寒暮熱，以八珍湯，加柴胡、地骨皮、牡丹皮，月餘寒熱稍止，繼以益氣養榮湯，及附子餅灸之，兩月餘，膿成針之，更服人參養榮湯，半載而痊。

一婦人膿潰清稀，脈弱惡寒，久而不愈，服內塞散，灸以附子餅而瘳。

一婦人腰間患一小塊，肉色如常，不潰，發熱。余謂：當以益氣養榮解鬱之藥治之。彼家不信，別服流氣飲，後針破出水，年餘而歿。一婦人久不斂，忽發寒熱，余決其氣血俱虛，彼反服表散之劑，果大熱，亦死。大抵流注之證，多因鬱結或暴怒，或脾氣虛，濕氣逆於肉理；或腠理不密，寒邪客於經絡；或閃撲或產後瘀血流注關節；或傷寒餘邪未盡爲患；皆因真氣不足，邪得以乘之。常治鬱者開之，怒者平之，閃撲及產後瘀血者散之，脾虛及腠理不密者，除而補之，傷寒餘邪者，調而解之。大要以固元氣爲主，佐以見證之藥。如久而瘡口寒者，更用豆鼓餅或附子餅灸之；有膿管或瘀肉者，用針頭散腐之自愈，錠子尤效。若不補血氣，及不慎飲食起居七情，俱不治。

一男子元氣素弱，將欲患此，胸膈不利，飲食少思。余欲治健脾胃，解鬱結，養血氣。彼不從，乃服辛香流氣之劑，致腹脹；又服三棱、蓬朮、厚朴之類，飲食愈少，四肢微腫，兼腰腫一塊，不潰而歿。蓋此證本虛痞，今用剋伐之劑，何以不死？況辛香燥熱之劑，但能劫滯氣衝，快於一時，若不佐制，過服則益增鬱火，煎熬氣液而爲痰，日久不散，愈成流注之證。

一男子臂患，出腐骨三塊，尚不斂，發熱作渴，脈浮大而澀，乃氣血俱損，須多服生血氣之劑，庶可保全。彼惑於火尚未盡，仍用涼藥內服外敷，幾危，始求治。其形甚瘁，其脈愈虛，先以六君子湯，加芎、歸、月餘飲食漸進；以八珍湯，加肉桂三十餘劑，瘡色乃赤；更以十全大補湯，外以附子餅灸之，僅年而瘥。《醫林集要》云：骨疽，乃流注之敗證也，如用涼藥，則內傷其脾，外冰其血。脾主肌肉，脾氣受傷，飲食必減，肌肉不生。血爲脈絡，血受冰，則氣血不旺而愈滯。宜用理脾，脾健則肉自生，而氣自運行矣。又有白虎氣飛廉，留連周期，或展轉數歲，冷毒朽骨，出盡自愈。若附骨腐者可痊，正骨腐則爲終身廢疾矣。有毒自足手或頭面腫起，或兼疼痛，上至頸項骨節去處，如瘰癧貫珠，此風濕流氣之證也。宜以加減小續命湯，及獨活寄生湯治之。有兩膝腫痛起，或至遍身骨節疼痛者，此風濕痹，又名癧節風，宜用附子八物湯治之。又有結核在項腋，或兩乳傍，或兩胯軟肉處，名曰瘨癧癰，屬冷證也。

《外科樞要・治流注》 治驗

侍御朱東溪，左脅下近腹肝膽經部分結一塊，四寸許，漫腫不赤，按之則痛。余曰：此當補脾胃。彼謂：腫瘍宜表散。乃服流氣飲，後胃氣頓虛，始信余言。遂用四君子加芎、歸、酒炒芍藥、薑、桂，胃氣復而惡症退，乃去乾薑加黃芪數劑，微赤微痛。又三十餘劑，瘀腫大痛，此膿內潰也，遂針之。用補中益氣、加減八味丸而愈。

一男子元氣素弱，臀腫硬而色不變，飲食少思，如此年餘矣。此氣血虛而不能潰也，先用六君子湯，加川芎、當歸、芍藥，元氣漸復，飲食漸進，患處漸潰；更加黃芪、肉桂，並用葱熨之法月餘，俟膿熟而針之；又以十全大補湯，及附子餅熨之而愈。

一男子腿患腫，肉色不變，亦不作痛，此真氣虛也。以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少佐以枳殼、木香，外用香附餅熨之。彼謂氣無補法，乃服流氣飲，胃氣愈虛。余用六君子加芎、歸數劑，飲食少進；再用補劑，月餘而消。

一男子脅腫一塊，日久不潰，按之微痛，脈微而澀，此形症俱虛也，當補不當瀉。乃用人參養榮湯，及熱艾熨患處。膿成，以火針刺之，用豆豉餅、十全大補湯，百劑而愈。

一男子腹患此，腫硬不潰，脈弱時嘔，欲用敗毒等藥。余謂腫硬不潰，乃陽氣虛弱，嘔吐少食，乃胃氣虛寒，法當溫補脾胃。彼不信，仍用攻伐，而嘔愈甚。復請治，脈微弱而發熱。余曰：熱而脈反靜，脫血脈反實，汗後脈反躁者，皆爲逆也。辭不治，後果歿。

余北仕時，有留都賈學士子年十六，患此二載矣。公升北宗伯，邀余治，脈洪大而數，膿清熱渴，食少體倦，夜間盜汗，午前畏寒。余曰：真氣不足，邪氣有餘，治之無功矣。余午前以四君子，加芎、歸、炙草，午後以四君子加五味、麥門、參、芪，兩月諸症遂可一二，又有用滲利之劑，保其必生者。三月

後，形體骨立，復求余治，余時被命南下，後竟不救。

《外科正宗・流注治》 一男子風寒表散未盡，兩腮腫痛，微熱不退，小柴胡湯加川芎、天花粉、桔梗、連翹，二服餘熱頓退。又以二陳湯加桔梗、黃芩、牛蒡子、連翹，四服十日而安。

一男子勞傷受寒，背生三腫，皮色不變，寒熱交作，至夜尤甚。先以萬靈丹洗浴發汗，寒熱頓退。惟腫硬不消，以琥珀膏敷之，三次其腫消痛止，漸漸而平。

一婦人因怒脇下結腫，將近半年方痛，此得之肝氣鬱結之症。以木香流氣飲四服，其腫漸紅，此日久之病必欲作膿，不可內消。又以十全大補湯加木香、香附、青皮十餘服，其腫漸高。又以本方加皂角刺五服，其膿乃潰，且清且多。此勞中所得者，元氣已經虧損，其膿故多而清，以人參養榮湯加熟附子月餘，膿稠且少，又本方倍參、芪、歸、朮，兩月而愈。

一男子元氣素虛，因暴怒膊生腫塊，疼痛牽強，寒熱往來，飲食日減，以補中益氣湯加香附、貝母十餘服，寒熱漸止。又以益氣養榮湯月餘而腫潰，間以八珍湯服之，外用附子餅日灸二次，脾胃健而安。

一孀婦項間乳上各腫一塊，將近一年，漸大方痛，脇之脈細數而無力，此思慮過傷之病也。以歸脾湯加桔梗、香附十餘服，其腫漸高。外琥珀膏敷之，腫頂紅色。欲其作膿，又以十全大補湯加桔梗、貝母服之，半月膿熟。針之後，頭腐膿清，虛熱復作，食少不睡，仍以歸脾湯間以逍遙散服之，三月而愈。

一男子平素怯弱，腰後微腫一塊，飲食少思，口乾發熱，此得之腎傷之病也。治當朝以附桂八味丸，午用人參養榮湯扶植根本爲要。彼以口乾發熱內火之故，欲投清涼之劑解之，予辭不敢治。請內醫視之，以退熱爲主，正合病家之意。投藥三劑，腹痛作瀉，又以豬苓、澤瀉、厚朴泄氣等藥，大熱發作，形體更變，復請予治。予曰：死之速矣。伊不知因虛致病，法當滋補。況是腰間腫塊，內腎受傷，口乾作渴，腎水枯竭，發熱不退，陰虛血少。今以有餘之藥而療不足之症，豈有不死者。始信前悞，又半月而死。

《瘍科會粹・薛氏分證主治大法・瘀血泛注》 有一患者，瘀血流注腰膂，兩足俱黑，隨飲童便、酒，砭出瘀血，糜肉，投以小柴胡湯去半夏，加山梔、芩、連、骨碎補，以清肝火，用八珍、茯苓以壯脾胃，死肉潰而新肉生，後瘡復潰得靜，調治年餘而痊。有一患者，瘀血攻注陰囊，潰而成漏，膿水清稀，所服皆寒涼之劑，診其肝脈短澀，餘脈浮而無力，此肝木受肺金剋制，又元氣虛不能收斂，遂用壯脾胃、生氣血之方，元氣少復，後終歿於金旺之日。

《治療大全・過氏醫案》 無錫鵝子岸陸秉安患流注，自腰至臀，板硬而紫，面白浮腫，時吐白痰，體瘦而重，不能轉側，苔黃納少，脈細而數，兩目無神，直視良久始轉，常流稀膿，延及兩年，近則左肩又發硬塊，時覺痠痛，諸醫僉云不治。余曰：是症初起宜服陽和二陳湯，兼服小金丹，即能消散。今誤服寒劑，惡象疊見，勢難挽回。既遠道而來，不得不勉爲圖治。方用：黃耆生、當歸、冬朮各五錢土炒、茯苓、白芥子炒、鹿角膠、橘紅、續斷各三錢、熟地一兩、泡薑、麻黃、肉桂各五分，煎至八分，加陳酒兩匙，再煎數滾服，日服小金丹一粒，五劑後已能起坐。尚覺腰痛，方加杜仲四錢鹽水炒、製半夏三錢，連服十五劑，雖行走如常，而面色未轉，旬日後忽覺少腹板痛，右足難伸。余曰：餘毒未清，又生大腸癰矣，宜急治之。遂服金銀花三兩、當歸二兩、地榆、麥冬、元參、薏仁各二兩、甘草三錢生、黃芩二錢，三劑愈。或問余曰：患處烙手，前藥何以用薑、桂？余曰：遍身如此，非烙手也，是內熱也。若誤爲烙手，再用寒劑，必不治矣。流注大腸癰。

外科總部

乳疾部

乳癰

題解

《外科百效全書・乳癰》 乳癰之症，有孕曰內吹，養子者曰外吹，乃婦人飲食厚味，忿怒憂鬱，以致胃火上蒸乳房，汁化爲濁膿。

論說

《外科全生集・有陰有陽症門》 乳癰又名妒乳。

婦人被兒鼻風吹入乳孔，以致閉結，內生一塊，紅腫作痛。大謂癰，小謂癤。又未産謂內吹，已産謂外吹，以紫河車草、浙貝各三錢爲末，黃饋拌陳酒服，醉蓋取汗。或用白芷散五錢，酒送一服全消。如潰以醒消丸，酒送一服，以止其痛，外貼洞天膏自愈。倘內吹忌服醒消。如患色白者，應以流注法治。倘潰爛不堪，以洞天救苦丹服七日後，接以大棗丸，服至收功。

馬曰：乳癰係肝胃氣火鬱結，與乳汁壅滯而生。其紅腫者，用草河車、浙貝，尚屬合宜。至色白者，以流注治法治之，則大謬矣。蓋流注由痰滯所致，與乳癰全然各別，不得以治流注之治，移治乳癰也。

《瘍科會粹・癰疽總論》 乳癰者，內屬陽明，外屬少陽，頭屬足陰經也。

《衛濟寶書・方法・乳癰》 凡乳癰易萌，皆由氣逆，寒熱相乘，榮衛縫結，乳汁不行而生癰。四十以下治之多愈，四十以上十愈四五。未成者，吸其乳，非乳者下。其已成者，如癰法治之。在乳房而不善治，腐漏者三年而死。中乳房者，不救。此句言針。

綜述

《瘍醫證治準繩・乳癰乳巖》 丹溪乳房陽明所經，乳頭厥陰所屬。乳子之母，不知調養，怒忿所逆，鬱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之氣不行，故竅不通而汁不得出，陽明之血沸騰，故熱甚而化膿。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煩熱，含乳而睡，熟氣所吹，遂生結核。於初起時，便須忍痛，揉令稍軟，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癰癤。治法，疎厥陰之滯，以青皮清陽明之熱，細研石膏，行汚濁之血，以生甘草節消腫導毒，以瓜蔞實或加沒藥、青橘葉、皂角針、金銀花、當歸頭，或湯或散，加減隨意消息，然須以少酒佐之。若加以艾火兩三壯於腫處，其効尤捷。【略】

婦人胎産憂鬱，損於肝脾。若煩痛寒熱，當發散表邪。腫煩痛甚，當清肝消毒，並宜隔蒜灸。不作膿，或膿成不潰，托裏散爲主。不收斂，或膿清稀，補脾胃爲主。若膿出反痛，或作寒熱，氣血虛也，十全大補湯。體倦口乾，中氣虛也，補中益氣湯。晡熱內熱，陰血虛也，八珍湯加五味子。欲嘔作嘔，胃氣虛也，香砂六君子湯。食少作嘔，胃氣虛寒也，前湯加藿香。食少泄瀉，脾氣虛寒也，前湯加炮黑乾薑。若勞碌腫痛，氣血未復也，八珍湯倍用參苓歸朮。若怒氣腫痛，肝火傷血也，八珍加柴胡、山梔。若肝火血虛而結核者，四物湯加參、朮、柴胡、升麻。若肝脾氣血虛而結核者，四君子加芎、歸、柴胡、升麻。鬱結傷脾而結核者，歸脾湯兼瓜蔞散。【略】

內托升麻湯　治婦人兩乳間出黑頭，瘡頂陷下，作黑眼並乳癰初起者亦治。【略】

乳癰

青皮　瓜蔞　橘葉　連翹　桃仁留尖　皂角刺　甘艸節　如破多加參、芪

神効瓜蔞散　治乳癰、乳巖神効。丹溪亦云妙捷，恐貧賤之家未能辦集

者，用後蒲公英草尤妙。【略】

究原五物湯　癰疽發背、乳癰通用。【略】

連翹飲子　治乳癰。【略】

清肝解鬱湯　治肝經血虛風熱，或肝經鬱火傷血，乳內結核，或爲腫潰不愈。凡肝膽經血氣不和之症，皆宜用此藥。【略】

復元通氣散　治婦人發乳癰疽及一切腫毒。【略】

消毒散　治吹乳乳癰並便毒。如增寒壯熱，或頭痛者，宜先服人參敗毒散一二服，方可服此藥。如無前證即服此藥二三劑，或腫不消，宜服托裏藥。【略】

《本草》蒲公英草味甘平，無毒，主婦人乳癰腫，水煮汁飲之及封之立消。

丹：　蒲公英在處田間路側有之，三四月開黃花似菊，味甘，解毒散滯，意其可入陽明太陰經，洗淨細研，以忍冬藤濃煎湯，入少酒佐之，隨手便欲睡，睡覺已失之矣。【略】

乳癰初發方

貝母爲末，每服貳錢，溫酒調下，即以兩身覆按於桌上，垂乳良久自通。

時康祖爲廣德宰，事張王甚謹，後授溫倅左乳生癰，繼又胸臆間結核，大如拳，堅如石，茬苒半載，百療莫効。已而牽掣臂腋徹於肩，痛楚特甚。亟禱王祠下，夢聞語曰：　若要安，但用薑自然汁製香附服之。覺呼其子，檢《本草》視之，二物治證相符，訪醫者亦云有理，遂用香附去毛，薑汁浸一宿，爲末貳錢，米飲調，方數服，瘡膿流出，腫硬漸消，自是獲愈。一婦人稟實性躁，懷抱久鬱，左乳內結一核，按之微痛，以連翹飲子二十餘劑少退，更以八珍加青皮、香附、桔梗、貝母，二十餘劑而消。

張氏橘皮湯　治乳癰未結即散，已結即潰，極痛不可忍者神効。因小兒吹乳變成斯疾者並皆治之。用陳皮、湯浸去白，晒乾，麵炒微黃爲細末。麝香研，酒調貳錢，初發覺赤腫疼痛，一服見効。

丹：　乳癰初發腫硬，一服瘥。用真樺皮爲末，酒服方寸匕，睡醒已失。出《靈苑方》。【略】

雲岐連翹湯　治產後妬乳並癰。

《瘍科選粹・乳癰》　按：　乳房屬足陽明，乳頭屬足厥，故陽明之血，沸騰則熱，甚而成膿。厥陰之氣不行，則竅閉而成膿。初起之時，必忍痛揉令軟，大吮令汁透，自可消散。若已成，而爲癰癤，治之法，以青皮疎厥陰之滯，石膏清陽明之熱，生甘草節散汚濁之血，瓜蔞子消導腫毒，或加沒藥、青橘葉、皂角刺、金銀花、當歸身爲湯爲散，佐之以酒煎。或一醉膏、芷貝散爲主。【略】

一醉膏　治癰疽發背、乳癰初起，神効。如要宣毒，加皂刺壹錢。【略】

芷貝散　凡有孕乳結核名內吹，有兒乳結核名外吹，俱宜以此頻服，乃不致潰膿。若無乳者加漏蘆煎酒調服。【略】

瓜蔞散　治乳癰。未潰者即散，已潰者去石膏，沒藥、皂刺、金銀花，用歸身，加人參、黃芪、川芎、白芍藥。【略】

十六味流氣飲子　通行十二經之藥，病在一經者不用。【略】

瓜蔞大黃湯　治吹乳及一切惡瘡初起，與瓜蔞散同功。氣弱人與孕婦不宜服此。【略】

連翹橘葉湯　治吹乳初起。【略】

青皮散　治乳癰初發。

《青囊秘訣・乳癰論》　人有乳上生癰，先腫後痛，寒熱往來，變成瘍癰，此症男女皆有，而婦人居多。蓋婦生子，抱兒食乳，偶然困睡，兒以口氣吹之，乳內之氣塞不通，遂成乳疾。此時若以解散之藥治之，可隨手而愈。倘因循失治，而乳癰之症成矣。男子則不然，陽明胃火熾盛，不上騰於口舌，而中壅於乳房，乃生此症。乳癰不比他處之癰有陰陽之別，故治法亦無陰陽之判，但別其先後之虛實耳。初起多爲邪實，潰爛乃爲正虛也。雖然，邪之有餘，仍是正之不足，治宜補中散邪，乃萬全之道，正不必分先宜攻而後宜補也。方用和乳湯：

當歸一兩　蒲公英一兩　貝母三錢　天花粉三錢　甘草二錢　穿山甲一片

水煎服，一劑而乳通腫亦消矣，不必二劑也。此方用貝母、花粉者，消胃中之壅痰也，壅散而乳房之氣通矣。佐以公英、山甲解其熱毒，利其關竅，自然不攻而毒散矣。惟恐前藥過於迅速，加當歸、甘草補正和解，則正無傷而邪自退，何慮餘毒不行而變乳巖哉？

秘訣：　和乳一兩歸蒲公，三錢貝母花粉同，山甲一片二錢草，服下一服乳房通。

此症用消化無形湯亦效：

金銀花一兩　當歸一兩　甘草三錢　天花粉三錢　通草一錢　紫背天葵五錢

水煎服，一劑即消。

秘訣：又有消化無形湯，銀花一兩當歸行，甘粉三錢通草一，紫背天葵五錢良。

人有先生乳癰，收口後不慎房事，以致復行潰爛，變成乳巖，現出無數小口，而瘡口更加腐爛，似蜂窩之狀，肉向外生，終年累月不愈，服敗毒之藥而愈甚，人以爲毒深結於乳房也，誰知是氣血大虛乎？夫乳癰成巖，肉向外生，而筋束乳頭，則傷乳即傷筋也。此症必須急救，否則有筋弛難長之虞矣。夫筋弛而又泄精，泄精則損傷元氣，安得不變出非常乎？當失精之後，即用補精填髓之藥，尚不致如此之橫，今既因虛而成巖，復見巖而敗毒，不已虛而益虛乎？無怪其愈治而愈壞也。治之法，必須大補其氣血以生其精，不必再瀉其毒，以其病無毒可瀉耳。方用化巖湯：

茜草根二錢　白芥子二錢　人參一兩　忍冬藤一兩　黃芪一兩　當歸一兩　白朮土炒二兩　茯苓三錢

水煎服，連服二劑而生肉紅潤，再服二劑而膿盡痛止，又二劑漏管重長，又二劑痊愈，再二劑永不復發矣。此方全在補氣補血，而不事消痰化毒之治。忍冬雖爲消毒之藥，其性亦補，況入於補藥之中，亦純乎補矣。惟是失精變巖，似宜補精，乃不補精而止補氣血，何也？蓋精不可以速生，補精之功甚緩，不若補其氣血，氣血旺則精生矣。且乳房屬陽明之經，既生乳癰，未能多氣多血，補其氣血，則陽明之經既旺，自然生液生精以灌注於乳房，又何必復補其精，以牽制參芪之功乎？此所以不用生精之味耳。

秘訣：化巖湯中茜草根，二兩白芥一兩參，忍冬芪歸亦一兩，白朮二兩苓三錢。

方用延仁湯亦效：

人參一兩　當歸一兩　白朮一兩　熟地一兩　麥冬一兩　山茱萸五錢　甘草一錢　陳皮五分

水煎服，四劑效。

秘訣：乳巖宜用延仁湯，參歸朮地麥兩襄，山萸五錢一錢草，陳皮五分四劑良。

人在左乳忽腫如桃，皮色不變，又不痛，身體發熱，形容漸瘦，人以爲痰氣鬱結也，誰知是肝氣之不舒乎？夫乳屬陽明，而乳癰宜責之陽明胃經，余獨言肝者何也？蓋陽明胃土，最怕肝木之尅，肝氣不舒，則胃氣亦不舒耳。況乳又近於兩肋，正肝之部位也。與肝相遠，尚退縮而不敢舒，與肝爲邻，亦何敢恣肆而吐氣哉？氣不舒而腫滿之形成，漫腫無頭不痛不赤，正顯其畏惧也。治之法，不必治陽明之胃，但治肝經之鬱，自然毒消腫解矣。方用加味逍遙散：

柴胡二錢　川芎一錢　甘草一錢　人參二錢　當歸三錢　白朮三錢　半夏三錢　茯苓三錢　陳皮三錢　瓜蔞仁三錢　白芍五錢

水煎服，服十劑而內消，去瓜蔞再服十劑不再發矣。逍遙散善解肝氣之鬱，肝氣鬱解而胃氣自舒矣。況益之瓜蔞、半夏、陳皮，專能治胸中之積痰，痰去則腫亦易消也。

秘訣：逍遙加味二錢胡，芎草人參一錢煮，歸朮夏苓陳三錢，蔞仁亦三白芍五。

此症用歸芍二通湯亦效：

當歸一兩　白芍五錢　柴胡三錢　木通一錢　通草一錢　枳殼二錢　穿山甲一片　山楂十個　桃仁十粒　花粉三錢

水煎服，二劑效，繼續服。

秘訣：歸芍二通治乳巖，當歸一兩芍五錢，柴粉三錢二通一，枳殼山甲楂桃全。

婦人產後，忽兩乳細小，下垂過腹，疼痛難忍，人以爲懸癰也，誰知是胃經氣血之燥乎？蓋胃爲水穀之海，而多氣多血之腑也。夫產後亡血過多，則胃中空虛，而飲食不能遽進，即進飲食，而各臟腑取給於胃甚急，則胃氣困矣。胃氣困而胃血則燥矣。胃血燥無以解各臟腑之紛爭，且小兒又索母乳，則內外取資於胃，胃無以應。乳房者，胃之外廓也；乳頭者，胃之門戶也。胃苦內之紛爭，欲避出於外而不可得，況小兒日夜吮咂，則兩乳細小下垂，以至於腹，有外遁難藏，入地無門之狀，此倒懸切膚之痛，至危之症也。治之法，急救胃氣，而益之補血之味，則胃氣潤而不燥，胃氣和平，自然分給於臟腑，又何至外痛而倒懸哉？方用解懸湯：

人參二兩　川芎二兩　當歸四兩　荊芥三錢　炮薑一錢　麥冬一兩　益母草三錢

水煎服，四劑而乳頭收，再四劑痊愈矣。此方用人參以生胃氣於無何有之鄉；用當歸、川芎以生新血於危急之地；用荊芥、益母草以解臟腑之紛爭，得歸於經絡；用麥冬、炮薑者，因陽明胃火之燥，未免火動而延燒，產後不宜寒涼之藥，故用麥冬微寒之品，少解其火勢之烈也。

秘訣：乳垂疼痛解懸湯，參芎二兩四歸襄，荊芥三錢益母草，炮薑一錢麥兩嘗。

此症方用玉漿丹亦效：

人參二兩　玄參二兩　麥冬二兩　當歸一兩　生地一兩　麻黃一錢　五味子一錢

水煎服，二劑效。

秘訣：潤胃益氣是玉漿，人參玄參麥二兩，歸地一兩麻黃錢，五味同麻二劑康。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乳癰門主論》　陳遠公曰：有乳上生癰，先疼後腫，尋常發熱，變成瘍癰，此證男婦皆有之，而女人居多。蓋女人乳兒之時，偶爾貪睡，兒以口氣吹之，使乳內之氣閉塞不通，以至作痛，即以解散藥治之，隨手而愈。若因循失治，而乳癰成矣。唯男子則不然，乃胃火熾盛，不上升於口舌，而中壅於乳房，乃生此證，故乳癰乃陽證也，不比他癰，有陰有陽。治法不必分陰陽，但分先後爲虛實耳。蓋乳癰初起爲實邪，久經潰爛爲正虛，然邪之有餘，仍是正之不足，於補中散邪，乃萬全之道，不必先攻而後補也。用和乳湯，貝母、花粉各三錢，當歸、蒲公英各一兩，生甘草二錢，川山甲一片，土炒爲末，水煎服。一劑乳房通，腫消，不二劑也。此方以貝母、花粉，消胃中壅痰，痰壅而乳房不通，今化其痰，則胃火失勢，後以公英、山甲解熱毒，利其關竅，不攻自散，恐藥過於迅逐，加歸、甘草補正和解，正既無傷，火毒不致變爲乳巖也。《冰鑑》。

陳實功曰：婦人平日不善調養，以致胃汁濁而壅滯爲膿，名曰乳癰。《正宗》。

又曰：亦有憂鬱傷肝，肝氣滯而結腫成癰者。宜逍遙散加橘葉散之。

又曰：亦有暴怒傷肝，肝火妄動結腫者。橘皮湯散之。

馮魯瞻曰：婦人之乳，男子之腎，皆性命之根也。人之氣血，周行無間，寅時始於手太陰肺經，出於雲門穴，穴在乳上，丑時歸於足厥陰肝經，入期門穴，穴在於乳下，出於上入於下，肺領氣，肝藏血，乳正居於其間也。其足陽明之脈，自缺盆下於乳，又衝脈者起於氣街，並足陽明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故乳房屬足陽明胃經，乳頭屬足厥陰肝經。婦人不知調養，有傷衝任，且忿怒所逆，鬱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之氣不行，陽明之血熱甚，或爲風邪所客，則氣壅不散，結聚乳間，或硬或腫，疼痛有核，乳汁不出，名曰妒乳。漸至皮膚焮腫，寒熱往來，謂之乳癰。風多則硬腫，色白熱多則焮腫，色赤不治則血凝，氣爲壅滯，而與乳內津液相搏腐化爲膿。治之之法，凡初起寒熱焮痛，即發表散邪，疏肝清胃，速下乳汁，導其壅塞，則病可愈。若不散則易成膿，宜用托裏；若潰後肌肉不生，膿水清稀，宜補脾胃；若膿出反痛，惡寒發熱，宜調榮衛；若晡熱焮腫作痛，宜補陰血；若食少作嘔，宜補胃氣；切戒清涼解毒，反傷脾胃也。《錦囊》。

又曰：有因婦人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煩熱，含乳而睡，熱氣吹入乳房，凝滯不散，遂生結核。若初起時忍痛揉軟，吮去乳汁，即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癰腫。亦有因小兒斷乳後，不能回乳，或婦人乳多，嬰兒少飲，積滯凝結。又或經候不調，逆行失道，又有邪氣內鬱，結成癰腫。初起時切勿用涼藥，蓋乳本血化，不能漏泄，遂結實腫，乳性清寒，又加涼藥，則陰爛宜也。惟涼藥用之，既破之後則佳，如初發時，宜用南星薑汁敷之，可以內消，更加草烏一味，能破惡血逐塊，遇冷即消，遇熱即潰，更加乳香、沒藥以定痛，內則用瓜蔞十宣散，通氣散間服之。然年四十已下者，治之多瘥，以氣血旺故也。五十以上，慎勿治之，多死，以天癸絕也。不治自能終其天年。若欲加治，惟調氣血爲主。

又曰：若鬱怒肝火熾盛，爲腫爲痛者，自當疏肝散鬱，兼以養血和血，則肝陽不強，而腫自退。若鬱結彌甚，血滯不舒，更由乳汁壅積，潰而成膿，則爲乳癰矣。氣血大傷，尤宜重爲滋補，少佐疏肝解毒。若專事清解，則潰者難膿，而膿者難長矣。

胡公弼曰：婦人乳有十二穰，始生乳癰，只患一穰，膿血出盡，又患一穰，逐穰輪流，傷至七穰，即傳次乳，次乳患遍，則危而不救者多矣。初起每

早服元壽丹，可保餘穢不受傳毒。《青囊》。

又曰：憂怒傷肝，肝氣滯則結腫者，初起必煩渴嘔吐，寒熱交作，腫痛疼甚者，牛蒡子湯主之。厚味飲食，暴怒肝火結腫者，橘葉湯主之。

又曰：男子乳頭屬肝，乳房屬腎。女子乳頭屬肝，乳房屬胃。

又曰：不乳兒婦人，患乳名曰害乾奶子。

陳實功曰：乳房屬陽明胃經所司，乳頭屬厥陰肝經所主，多血少氣，有乳之婦，名曰外吹；懷孕之婦，名曰內吹。《正宗》。

汪省之曰：如懷孕八九個月，患內吹乳，雖膿出腐脫，肌生必待分娩，而後始能收口。《理例》。

申斗垣曰：胎氣旺而上衝，致陽明乳房作腫，名曰內吹，又名裏吹奶。《啓玄》。

馮魯瞻曰：乳癰者，俗呼曰吹乳。吹者，風也。風熱結泊於乳房之間，血脈凝泣瘀痛，脹潰稠膿涌出，此屬膽胃熱毒，氣血壅滯，又名乳癰，爲易治。用青皮疏厥陰之滯，石膏清陽明之熱，甘草節解毒而行汚濁之血，荊防散風而兼助藥達表，瓜蔞、沒藥、青橘葉、皂刺、銀花、土貝母、當歸及酒佐之，無非疏肝和血解毒而已。加艾隔蒜灸二三十壯，於痛處最效，切忌刀針傷筋潰脈，爲害不小。《錦囊》。

澄曰：更有寡婦，並無兒女吮乳，而乳房或腫瘀痛者，此爲席風呵奶，當同乾奶治法。

陳自明曰：懷孕患乳曰內吹，乃胎氣旺而上衝，致陽明乳房作腫，宜石膏散清之。亦可消散，遲則遷延日久，將產出膿，乳斗亦從膿竅流出，其口難完。《精要》。

《心法》曰：內吹者，懷胎六七月，胸滿氣上，乳房結腫疼痛。若色紅者，因熱盛也，如色不紅者，既因氣鬱，且兼胎旺也。外吹者，乳母肝胃氣濁，更兼兒吮乳睡熟，鼻孔涼氣襲入乳房，與熱乳凝結腫痛，令人寒熱煩躁口渴。又有內未懷胎，外無哺乳，而生腫痛者，係皮肉爲患，未傷乳房，此肝胃濕熱凝結也。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乳癰門主方》 鹿角散　治乳癰初起，結腫疼痛，憎寒發熱，但未成膿者。鹿角尖三寸，用炭火煅稍紅，存性，研末，每服三錢。食後熱酒一茶鍾調服，甚者再一服必消。或以生鹿角尖剉細末，生酒衝服三錢，立消。

又方　馬齒莧一把，洗淨，同皮硝搗爛，敷上即刻止痛。如無鮮者，可於端午連根採收，亦可。

灸乳腫妙方《正宗》。　治氣惱勞傷或寒熱不調，乳內忽生腫痛。用碗一隻，內用粗燈草四根，十字排勻。碗內燈草頭各露出寸許，再用平山粗紙裁成一寸五分闊紙條，用水濕貼蓋碗內燈草上，紙與碗口相齊，將碗覆於腫乳上，留燈草頭在外，將艾大圓放碗足底內，點火灸之，艾盡再添，灸至碗口流出水氣，內痛覺方止住。甚者次日再灸一次，必消。

錦囊新定消乳癰神效方馮氏。

金銀花二兩　蒲公英一兩　甘草節三錢　沒藥去油二錢　當歸尾六錢

水酒各三碗煎一碗，食後服，渣再煎，絞汁服。

又方葛稚川。　人牙齒燒存性，研極細，酥調敷。

究原五物湯《外科集驗》。　乳癰癰疽發背，立止疼痛。

瓜蔞一枚，研　皂角刺燒帶生　沒藥各五錢　乳香　甘草各三錢五分

酒三斤煎取二斤，時時飲之。

元壽丹張涵谷。　乳癰初起即消，已潰可保餘瓣無恙。

龜殼去墻版不用，止用龜蓋，火煅存性

研細末。熱酒調服三錢，盡量飲醉，即愈。

芙蓉膏　治乳癰發背癰疽，拔根止痛斂口。芙蓉花搗如泥，若無花取根，用竹刀刮去粗皮，祇用內嫩白皮，搗如泥，入蜜少許調勻。如未穿即敷四圍，中留一孔透氣；如已潰，即填入瘡口，其膿根自然湧出，俟膿盡再上乾膿散。

乾膿散　凡毒膿汁久出不已者，用此摻之，乾膿斂口。

海螵蛸　天竺黃　飛血丹炒紫色　輕粉二錢　麝香二分五釐　真降香老節三錢

共乳極細，乾摻瘡口，不數日膿即乾矣。

乳癰初起《濟生》。　活鯽魚背脊肉和蒸，飯搗如泥，敷上即散。

乳癰。

穿山甲炒二兩　青皮三兩

研細末。用熱酒調服三錢，另飲酒盡量，被蓋取汗即消。

乳癰初起但未成膿者皆消　用大碗盛醋半碗，以白石蛋大一塊，燒紅淬醋內二三次，以醋熱爲度，即將患乳浸入醋內，冷則再燒再淬，再浸三次即消。

乳癰爛見心者　貓腹下毛，乾鍋內煅存性爲末。乾摻或清油調勻，入輕粉少許搓之。

乳癰潰爛兩三指大者　葱汁半酒盃，牛皮膠一兩，切片隔水炖一伏時，以膠老爲度。乘熱納入潰處，以桑皮紙貼之，如內膿未盡，自然脫下，仍如法乘熱納入，倘粘緊不脫，即不須又換，聽其自落，則肉已長足收口矣。實之。

神效瓜蔞散《外科集驗》。　治乳癰、乳疽、奶勞。

川當歸酒洗，去蘆焙切　生甘草各五錢　滴乳香去油，另研一錢　苦瓜蔞子多者一個，去皮，焙爲末，如急用只須研爛　明沒藥去油，另研，二錢五分

無灰酒三升，同藥入銀石器中，慢火熬取一升，清汁分爲三服，食後服之。如奶勞便服此藥，杜絕病根；如毒氣已成，能化膿爲黃水；如毒未成即消。甚者再服，以退爲度。治乳之方甚多，獨此一方神驗，萬無一失。

消乳癰神方

大當歸一枝，洗去泥　蒲公英四兩　金銀花四兩　甘草節五錢

酒水同煎三大碗，渣再煎服，以一日夜服盡自消，歷試歷驗。

乳癰未成即散，已成即潰，立刻止痛，神效無比，名橘香散。

陳皮去白淨，五錢　麝香一分

研細酒調服二錢，被蓋出汗。

乳癰初起二三日立消，天下第一仙方　活鯽魚一尾頭骨生搗極爛，香臘槽一小團，再研勻敷上一日，待消小即取下，不消再貼，如神。

乳癰。周鶴仙方。

苦瓜蔞兩個，每個入酥炙穿山甲一錢，人弱者用五分　粉甘草六錢裝入瓜內

用好酒二斤，水二斤，同煎至一大碗，臨臥熱服。渣搗爛，再用酒水各一斤煎服，將渣乘熱敷滿乳上，用布捆住，蓋被出汗，無不立愈。不論已破未破，只用一服，神效無比。

驗方　陳□末無灰酒調，服醉自消，以渣敷之，自消。

澤及湯

澤蘭葉一兩　白及三錢

水煎衝酒服，取汗自消。

又方　生半夏一個研細，葱白一寸，連鬚搗丸如蓮子大，絲綿包裹，左乳塞右鼻孔，右乳塞左鼻孔，睡醒自消。

又方　兔耳一支箭出徽州，煎酒服，自消。

又方　鮮蒲公英搗汁，衝熱酒服取汗，渣加酒糟搗敷乳上，自消。

又方　舊芭蕉扇燒存性，研末，酒調自消。

又方　生皂角子七粒，熱酒吞下，即消。

又方王峽如。　治乳汁不通閉塞，並成乳癰。

瓜蔞一個搗碎　穿山甲炒　歸尾酒炒　乳香　沒藥　甘草節各一錢

酒水各半服。如成乳癰，即以渣敷乳上，用長布裹之，經宿自消。

又方

蒲公英五錢　當歸　王不留行　陳皮　甘草節　生黃耆各二錢　金銀花三錢　防風　川貝母　白芷　天花粉各二錢二分　乳香　沒藥各五分

加香橙葉十片，水煎衝酒盡醉，取汗自消。

又方

金銀花　蒲公英各一兩

酒水同煎服，以渣乘熱敷腫上，即思睡，睡醒自消。並治蛇頭疔神效。

又方　用葱一握，連鬚搗爛作餅，置患乳上，以磁磬口茶盃盛熱灰，覆葱餅上，覺熱氣入裏，汗出自消。

又方　兩頭尖即雄老鼠屎七粒或十三粒研末，衝酒服，即消。

又方

陳皮去白，五錢　甘草一錢

酒水同煎。凡痛極不可忍者，服之即止。

又方

白芥子二兩，炒黃研末

白酒衝服，盡量飲，自消。

又方　海螵蛸細末三錢酒煎，盡量飲，出汗自消。

又方　赤小豆三合用酒研爛去渣溫服，留渣敷之，自消。

又方　生螃蟹腳尖，陰陽瓦焙研三錢，酒調，盡量飲醉，蓋被取汗，自消。

又方

金銀花　當歸各二錢　蒲公英三錢　乾葛一錢五分

酒水同煎，食後服。再以酒助取汗，自消。

又方

蒲公英　金銀花　鹿葱花根洗淨　防風各三錢

酒水同煎，空心服，出汗自消。

又方

生半夏　乳香去油，各等分

研細。左乳吹右鼻孔，右乳吹左鼻孔，自消。

又方　羊角尖刀刮末，每服一錢，酒調服，自消。

又方　黃花菜、金銀花各等分，酒煎服，自消。

又方　青皮、天花粉各五錢，酒煎服，自消。

又方

皂莢刺燒灰　海蛤粉各等分

研勻，熱酒調服，以手揉乳，自消。此方只治外吹。

又方　苦瓜婁一二枚，連皮穰子切碎，酒煎頻服，自消。

又方　鮮蒲公英連根帶葉二兩搗爛，酒半斤同煎數沸熱服，渣敷腫上，蓋睡一時許，再用連鬚葱白煎湯一茶盃催之，得微汗自散。此方用之鄉村偏僻無藥之所極妙，亦且簡便。

又方　山楂核研末，每服三錢，無灰酒調服。初起不過一二服，成餅者四五服，自消。

又方

蒲公英三顆　金銀花二兩

酒水同煎，熱服取微汗，睡醒即消，渣敷患上。

又方　螃蠏去足，燒灰存性研末，每服二錢，黃酒調服。

又方

半枝蓮柔細莖草，三月間生田埂上，近水邊尋之可得，開紅花儼然半邊蓮花，四五月草深難覓。此草解熱清火，消腫散毒，最爲捷徑，宜多多採取。

搗汁衝熱酒服，渣敷患上，神效。

乳吹已成。

瓜蔞一個　明乳香二錢

酒煎服。

香附餅　消乳吹並敷一切癰疽。

香附二兩　麝香二分

研末，以蒲公英二兩，酒煎濃汁，調服。

又方　玉簪花根加鹽少許，共搗如泥，初起敷上自消，已成敷之，除膿完口。

又方　生白菓八兩，一半用酒研服，一半研敷自消。

吹乳紅腫　白芷一兩，鬱金七錢研勻，水調敷。

又方　醋半杯頓滾入廣膠四錢熔化，加銀硃二錢調敷。

乳硬痛。

當歸　甘草　沒藥去油，各三錢

水煎，衝酒熱服。

山居婦人吹乳　桑樹蛀屑，飯搗成膏，敷之。

乳吹結核不能消散腫痛者，神效。並治乳巖《外科集驗》百齒霜即梳齒上油垢圓如芡實大，黃丹爲衣，每服一二圓，熱酒吞下。如不飲酒，白湯吞之，不可化開，亦不可令病人知，極有奇效。

又方《外科集驗》。

皂角刺燒帶生　天南星　生半夏各二兩　白芷　直殭蠶焙　草烏各一兩

研細。葱汁黃蜜調敷。

洗乳疼方竇氏。

牡蠣煅，一兩　五倍子五錢　枯白礬一錢五分

水二碗煎洗。

乳硬作痛　嫩桑葉左採者研細。米飲調攤紙上貼之。

吹乳　好醋半盃熬滾，入牛皮膠五錢，熬化敷上自消。

吹乳　瑞香花二十朵，如無，用葉二十一片，同陳竈糖搗敷自消。

乳吹　明礬研細。一歲一釐，用鷄蛋一個，開一孔，將礬裝入蛋內，飯上蒸熟去殼，將蛋分作小塊，無灰酒吞下，自消。

乳吹　鴨蛋一個去殼，燒酒攪勻，蒸熟食之，自消。

又方

韭菜地上蚯蚓糞二錢　蔥子一錢

研細醋調敷上。乾則易之，三次未有不愈者。

又方　兩頭尖老鼠糞十三粒，用葱白搗爛，熱黃酒衝服，蓋暖出汗即消。已成膿將破者，不效。

驗方

小青皮一斤醋浸三次曬燥

磨細末。水法爲丸，每服三錢，木瓜酒送下，自消。

驗方　馬桶垢，陰陽瓦煅，研細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一錢，木瓜酒送下。雖多年乳核，服半斤亦消。

又方　葫蘆巴焙研，每服三錢，木瓜酒調即消。

驗方

大樺皮一兩，切片，瓦上焙存性

研細作一服，用皂莢子七粒，木瓜酒煎一盃調服，自消。

敷方　鮮水仙花根不拘多少，同馬桶垢搗爛敷，即消。

消乳吹程崙友。　皂角子七粒，微焙研碎，衝酒盡量飲醉，出汗即消。

消內吹乳　鯨魚鰾係雜貨店賣者，其形兩頭尖，切去尖。用火煨爛，搗化攤青布上，貼之。

乳癌腫痛　芝蘇炒焦，研細，燈盞油調敷。

又方　野茄根搗汁衝調服。

乳癰。劉涓子。

大黃　伏龍肝各二錢　小鯽魚一尾，連鱗腸搗如泥

醋調敷，定痛消腫。

患乳立消法　一切也證初起之時，先用連根青菜煎水洗乳，再將蒸酥店內餈麵，茶鍾大一塊，置碗中隔水燉熱，敷於浴過乳上，再用糯米一合，不用淘，鍋內炒黃，研細用無灰酒衝入與服，被蓋取汗，無論輕重，立刻即消。

又方　鮰魚肚子，瓦上炙脆，研細衝無灰酒調服，即消。

又方　鹿角尖磨汁敷之，乳吹妬乳腫痛欲作膿者，自消。

《瘍科心得集・瘍科調治心法》　凡治癰疽發背、疔瘡乳癰，一切無名腫毒，先須托裏，勿使毒入附延骨髓，托裏之後，宣熱解毒，定痛排膿，是爲急切工夫。

紀事

《外科發揮・乳癰》　一婦人稟實性躁，懷抱久鬱，左乳內結一核不消，按之微痛，以連翹飲子二十餘劑，稍退；更以八珍湯加青皮、香附、桔梗、貝母，二十餘劑而消。

一婦人因怒，兩乳腫，兼頭痛，寒熱，以人參敗毒散，二劑表證已退；以小柴胡湯加芎、歸、枳殼、桔梗，四劑而消。

一婦人鬱久，右乳內腫硬，以八珍湯加遠志、貝母、柴胡、青皮，及隔蒜灸，兼服神效瓜蔞散，兩月餘而消。【略】

一婦人因怒，左乳內腫痛發熱，表散太過，致熱益甚，以益氣養榮湯數劑，熱止膿成，欲針之。彼不從，遂腫脹大熱，發渴，始針之，膿大泄，仍以前湯，月餘始愈。大抵乳房屬陽明胃經，乳頭屬厥陰肝經，若忿怒傷肝，或厚味積熱，以致氣不行，竅不通，乳不出，則結而爲腫爲痛。陽明之血熱甚，則肉腐爲膿。若膿一成，即針之，以免遍潰諸竅之患。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煩熱，含乳而睡熟，熱氣所吹，遂成腫痛，於起時須吮咂通，或忍痛揉散，失治必成癰患，宜青皮以疏厥陰之滯，石膏以清陽明之熱，甘草節以行汚濁之血，瓜蔞子以消腫道毒，或加沒藥、橘葉、皂角針、金銀花、當歸；更宜隨症消息，加減而服，少酒佐之；更隔蒜灸之，其效尤捷。若有膿即針之，否則通潰，難於收斂。【略】

一婦人膿成，不潰脹痛，余欲針之，使毒不侵遍。彼不從，又數日痛極，始針，湧出敗膿三四碗，虛症蜂起幾殆，用大補藥，兩月餘而始安。夫乳之爲物，各有囊橐，若一有膿，即針之，否則遍潰諸囊矣，少壯者得以收斂，老弱者多致不救。

《瘍科會粹・治驗・乳癰、乳癌》　一儒者，兩乳患腫，服連翹飲，反堅硬，食少內熱，胸脇作痛，日晡頭痛，小便赤澀。此足三陰虛而兼鬱怒，前藥復損脾肺，先用六君加芎、歸、柴胡、山梔、四十餘劑，元氣復而自潰。仍作痛惡寒，此氣血虛也，用十全大補湯、六味地黃丸而愈。

一儒者，兩脇作脹，兩乳作痛，服流氣飲、瓜蔞散，半載後，左脇下結一塊

如核，肉色不變，勞則寒熱，此鬱結氣傷而爲患，虛而未能潰也，八物加柴胡、遠志、貝母、桔梗，月餘色赤作痛，膿將成矣。又服月餘，針之，出膿碗許，頓然作嘔，此胃氣虛而有痰也，令時啗生薑，服六君子湯，嘔止；加肉桂而瘡愈。彼後出宰，每傷勞怒，胸乳仍痛，並發寒熱，用補中益氣加炒山梔愈。

一婦人，左乳內腫如桃，不痛不赤，發熱漸瘦。用八珍加香附、遠志、青皮、柴胡百餘劑，又兼服神效瓜蔞散三十餘劑，膿潰而愈。

一婦，年二十有五，素虛弱，多鬱怒。時疫後，脾胃愈虛，飲食愈少。又值氣忿，右乳脇下紅腫，膺內作痛，用炒麥麩熨之，腫雖稍散，內痛益甚，轉側時，如物懸墜。遂與加減四物湯。內腫如鵝卵，外大如盤，胸脇背心相引而痛，夜熱勢甚。時，治者皆以攻毒爲言。薛云：此病後脾弱而復怒傷肝，治法，惟主於健脾氣，平肝火，則腫自消而病自愈矣。定方以八物加陳皮、黃芩、柴胡、山梔、白芷，服八劑而病減六七。去白芷，加青皮、木香、桔梗，又六劑而全愈。若用攻毒之劑，病胡能瘳。

《外科傳薪集·乳脇腋肋部·乳癰》 徐光福　右乳紅腫作痛，脈數有力，此乳癰欲作膿也，擬神效瓜蔞散。【略】

錢周莊　乳房紅腫，勢難全散，投以疎解半托半化。

蒲公英　川芎　銀花　土貝母　角針　青皮　甘草　橘葉【略】

朱青浦　乳癰雙發，寒熱疼痛，但此霉令以解毒利濕爲主。

葛根　陳皮　厚朴　瓜蔞　枳殼　青皮　滑石　麥芽　扁豆皮

施黎里　乳塊雖鬆，姑置弗治，泛泛欲嘔，飲食漸減，是脾被肝戕，且以養胃和肝爲主。

半夏　白芍　茯苓　陳皮　伏龍肝　益智　金石斛　蔗漿炒竹茹

周南翔　肝胃不和，乳汁壅滯，結爲乳癰，晝夜脹痛，正在蒸膿之候，擬與清肝行乳，以冀膿洩痛減。

柴胡　新會皮　漏蘆　青皮　山查核　瓜蔞　蒲公英　麥芽　連翹

【略】

葉崇明　乳癰潰後，膿出未盡，寒熱微作，屬陰虛生內熱，擬八珍湯主之。

黨參　歸身　白术　甘草　銀柴胡　生地　白芍　茯苓　川芎　新會皮

沈盧墟　毓麟七月，乳上患癰，名曰內吹，破潰一月，膿水淋漓，四圍餘腫未退，傳囊又發，治宜安胎化毒。

生地　瓜蔞　淡芩　甘草　銀花　荷葉　橘皮　川石斛

顧鴨村　懷妊六月，右乳煩腫作痛，名爲內吹，宜安胎化毒。

柴胡　土貝母　橘皮　蒲公英　甘草　黃芩　川芎　生地　製香附

【略】

陶七堡　乳癰，已久延不已，防其變漏。

黃耆　川芎　蒲公英　白芍　鮮荷葉　花粉　廣皮　萱草根

周盛澤　乳癰作痛，肝火鬱也。

瓜蔞皮　橘核　夏枯草　川貝母　枳殼　蒲公英　連翹　川楝皮　山梔　竹葉

沈震澤　肝氣抑鬱，宿患乳核，宜平肝解鬱。

川楝子　薄荷梗　香附汁　丹皮　瓜蔞實　青橘葉　夏枯穗　山梔

某　情懷悒鬱，肝氣不舒，患乳生癰膿潰，血液大耗，氣蒸上逆，咳嗽左脇內痛，不能轉側，蓋肝絡少血內養，左右升降不利，清潤治嗽無益。

炒桃仁　當歸　茯神　丹皮　柏子仁　阿膠

某　咯血後，左乳傍腫，噯氣始寬，是左升太過，右降無權，肝絡阻塞，氣爲之痹也。

旋覆花　枇杷葉　新絳　牡蠣　熟地炭　青葱管　阿膠

沈氏　肝氣鬱遏，宿痞乳癰。

川楝子　黑山梔　薄荷梗　香附汁　夏枯草　瓜蔞實　青橘葉

圖表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圖形・乳癰》 乳癰，紅腫發熱疼痛是也。

乳癰

綜述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內肉不合法》 癰疽對口大瘡外腐肉已盡，結痂時，內肉不黏連者，用軟綿帛七八層放瘡上，以絹紮緊，睡實數次，內外之肉自然黏連一片矣。有患口未完處，再搽玉紅膏，其肉自平。

徐曰：東洞庭劉某夫人患乳癰，醫者用刀向乳頭上寸餘出毒，瘡口向上，膿反下注，乳囊皆腐，寒熱不食，將成乳勞，延余治之。至九十日而未見功，蓋病者柔弱畏痛，既不敢於乳下別出一頭，而膿水從上注下，頗難出盡，故有傳囊之患。忽生一法，用藥袋一箇，放乳頭之下，用帛束縛之，使膿不能下注，外以熱茶壺熨之，使藥氣乘熱入內，又服生肌托膿之丸，於是膿從上泛，厚而且多，七日而膿盡生肌，又數日而全愈。後以此法治他證，無不神效。此條從《洞溪醫案》採入。

乳發

綜述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乳發》 乳發生於兩乳之上，乃厥陰、陽明經所屬也。有內吹外吹之別，惟婦人多生此病，因二經風熱壅塞，血氣凝滯而生。內吹者，因胎中小兒氣吹，故生此病。初起覺以艾葉灸并火罐燎之效。外吹初覺捏發乳出，亦可消。若內吹至產後自愈。若外吹不治，必致穿胸走脇而斃矣。先服一醉忍冬花酒，隨服十六味敗毒流氣飲、定痛乳香湯，外用萬靈膏，生肌散敷之。

十六味敗毒流氣飲

蘇葉、桔根、枳殼、甘草、防風、柴胡、前胡、連翹、川芎、羌活、升麻、白芷、當歸、黃芪、二花、皂角刺。

食遠服。

十三味定痛乳香湯

人參、黃芪、當歸酒洗、川芎、茯苓、甘草、烏藥、香附、赤芍、乳香、沒藥、二花、連翹。

食遠服。

九味敷方

乳香、沒藥、熊膽、兒茶、漂硝、寸香、龍泉粉、百草霜、綠豆粉。

共爲末，酒調敷之。

又方

生酒糟搗蒲公英渣敷之，其酒盡量飲之，至醉效。貼以萬靈膏，收以生肌散。

又 乳發之毒丹，乳發未潰不能穿頭，疼痛難忍。將新鮮天南星一個，

只用一半，以酒糟和搗敷一晝夜，去其腐肉，然後用肥肉煮熱切片，貼之生肌，甚效。

乳發消毒飲方

麥冬二錢，茅根三錢，齊頭蒿一把。

水煎服。

《劉涓子鬼遺方》 癰高而光者，不大熱，用薄。癰其肉平平無異而紫色者，不須治，但以黃耆並淡竹葉湯申其氣耳。癰平而痛，用八物黃耆薄。大癰七日，小癰五日，其自有堅強色，診寧生。破發背及發乳，若熱，手近不得者，令人之熱，熱。先服王不留行散外散，外摩發背大黃膏。若背生，破無善。在乳者，熟之候，手按之，若隨手起，便是熟。針法要膿著，以意消息之，胸、背不可過一寸針，良久不得膿，即以食肉膏、散着兌頭肉癰口中。人體熱氣，歇服木瓜散。五日後，癰欲差者，排膿內塞散。

凡破癰之後，病人便連綿欲死，內寒外熱，腫自有似癰而非者，當以手按腫上，無所連是風毒耳，勿針，或服升麻湯，外摩膏。破癰，口當合流，下三分近一分，針唯令極熱便不痛。破癰後，敗壞不差者，作豬蹄湯洗之，日再。

《外科大成・乳發、乳漏》 發爲乳房煩赤俱腫，勢大如癰，未成形者消之，已成形者托之，內有腫者針之，以免遍潰。諸囊爲害，防損囊隔，致難收斂。膿出未盡者，愼勿生肌，撚入藥錠吸之，煎楮藥橘皮湯洗之。久不收口，時流清水者，爲漏，外用藥線去腐生肌，內當大補。

《枕藏外科圖・第十五形圖》 此圖乳發，即乳癖，有兒外吹，有孕內外。有孕以內托流氣飲用之，無孕用千金化毒湯，敷以鐵箍散，若出膿用生肌定痛散敷之。此症受於肝肺憂怒之鬱，悲恩之氣及飲食之毒，凡寒暑濕之所成也。

番花榴發乳，曰崖崩者，乳房傷壞矣。三十二三可治，四十以上不急治則危。急用流氣飲、托裏散、上宣湯，中用解毒生肌散，再服復元通氣散。

《枕藏外科圖・第七十九形圖》 此圖發乳者，內有濕熱結鬱，外感風熱，生核塊在乳房，久結成癰疽，先用當歸連翹散、黃芪湯飲之，外貼追毒散、神應膏。

男子乳腫

綜述

《外科樞要・論乳癰乳巖結核》 乳房屬足陽明胃經，乳頭屬足厥陰肝經。男子房勞恚怒，傷於肝腎。婦人胎產憂鬱，損於肝脾。若煩痛寒熱，當發散表邪。腫煩痛甚，當清肝消毒，並宜隔蒜灸。不作膿，或膿成不潰，托裏散爲主。不收斂，或膿清稀，補脾胃爲主。若膿出反痛，或作寒熱，氣血虛也，十全大補湯。體倦口乾，中氣虛也，補中益氣湯。晡熱內熱，陰血虛也，八珍湯加五味子。欲嘔作嘔，胃氣虛也，香砂六君子湯。食少作嘔，胃氣虛寒也，前湯加薑香。食少泄瀉，脾氣虛寒也，前湯加炮薑。若勞碌腫痛，氣血未復也，八珍湯，倍用參、苓、歸、朮。若怒氣腫痛，肝火傷血也，八珍湯加柴胡、山梔。若肝火血虛而結核者，四物湯加參、朮、柴胡、升麻。若肝脾氣血虛而結核者，四君子加芎、歸、柴胡、升麻。鬱結傷脾而結核者，歸脾湯兼瓜蔞散。若鬱怒傷肝脾而結核，不癢不痛者，名曰乳巖，最難治療。苟能戒七情，遠厚味，解鬱結，養氣血，亦可保全。

《瘍科心得集・乳癰乳疽論》 男子乳癰與女不同，男子乳頭屬肝，乳房屬腎，以肝虛血燥，腎虛精怯，故結腫痛。治當以六味地黃湯加歸、芍、青皮主之。

紀事

《外科發揮・乳癰》 一男子左乳腫硬痛甚，以仙方活命飲二劑而止；更以十宣散加青皮，四劑膿成，針之而愈。若膿成未破，瘡頭有薄皮剝起者，用代針之劑，點起皮處，以膏藥覆之，膿亦自出，不若及時針之，不致大潰。如出不利，更紆搜膿化毒之藥。若膿血未盡，輒用生肌之劑，反助邪氣，縱早

合必再發，不可不慎也。

一男子年逾五十，患子不立事，左乳腫痛，左脇脹痛，肝脉弦數而澀，先以龍薈丸二服，諸症頓退；又以小柴胡湯對四物，加青皮、貝母、遠志，數劑而膿成，余欲針之，仍以養氣血解鬱結。彼不從，乃雜用流氣敗毒之劑，致便秘發熱作渴，復請，余謂：膿成不潰，陽氣虛不能鼓舞也，便秘發熱，陰血竭不能濡潤也。辭不治，果死。

一男子因怒，左乳腫痛，肝脉弦數，以復元通氣散二服少愈；以小柴胡湯加青皮、芎、歸，數劑而消。

外科總部

雜病部

論說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體氣門主論》 陳實功曰：體氣，一名胡氣，俗稱狐騷氣，又呼狐騷臭。此因父母有所傳染者，又有胡胎而受者，故不脫本來氣質。凡有此者，腋下多有棕紋數孔，出此氣味，當以五香散擦之，以解其味。《正宗》。

澄曰：凡治腋臭，用藥後必須穿新衣，如穿舊衣，務於日中將所著衣，用灰水洗淨，又泡去衣袖中臭味，皆無氣味。若洗不淨氣味，枉用其藥，大概藥無不驗，多是衣服再作氣息，所以不能斷根耳。

《瘍醫大全・足踝部・雞眼門主論》 《心法》曰：雞眼本名肉刺，生於足指，形如雞眼，故俗呼之。

綜述

《仙傳外科秘方・救解諸毒傷寒雜病一切等證》 解百毒及諸食應干毒上用甘草二兩生銼，水三盞煎減半，去滓停冷，每服半盞，細細飲之。未效更服，或吐無害。

一方：加大豆同煎尤驗。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手足破裂門主論》 陳實功曰：手足破裂，乃乾枯之象，氣血不能榮養故也。此因熱體驟被風寒所逼，凝滯血脈，以致皮膚漸枯漸槁，乃生破裂，日襲於風，風熱相乘，故多作痛。以玉肌散、潤肌膏潤之。內服當歸飲子。《正宗》。

《瘍醫大全・腋臂指掌部・手足破裂門主方》 手背破裂：大楓子肉搗泥塗之。

《瘍醫大全・足踝部・雞眼門主論》 根陷肉裏，頂起硬凸疼痛，步履不便，此緣纏腳，或着窄鞋奔行壓擠，皆能生之。宜貼加味太乙膏滋潤之，或用紫玉簪根搗爛，塗貼油紙蓋之，或地骨皮、紅花各等分研細，香油調敷俱效。《金鑒》。

《瘍醫大全・救急部・解救砒霜門主論》 雷真君曰：世人有服砒霜之毒，五臟欲裂者，腹必大痛，舌必伸出，眼必流血而死，最可憐也。急用瀉毒神丹飲之，如立時大瀉則生，否則死矣。此砒已入於臟，非可用羊血生甘草上吐能愈，特又變下法救之，飲之如不瀉，此腸已斷矣，又何救乎？倘用之早，未有不生者，不可執吐法而無變通。若初飲砒霜，但飲甘草羊血立吐而愈，如不吐，速用瀉毒神丹瀉之，則無不救矣。《活人錄》。

凡中砒毒，其證煩躁如狂，心腹攪痛，頭旋欲吐不吐，面色青黑四肢極冷者是。

凡服砒人不可仰臥，恐毒流四肢難治，愈後須忌百日烟、酒、薑、椒、煎、炒。《顧體集》。

凡中信毒，因氣腦自服者，急用香油一碗灌之，或吐或下即活。若係酒調者難救，其毒發散於周身也。

陳遠公曰：服砒毒疼欲死，若不急救必腐腸胃，吐紫血而死。蓋砒石乃天生之石，不曾經火煆煉，何毒至此，不知砒石生南岳之山，鍾南山火毒，又經火氣，則其性大熱，醋烈之至，安得不殺人哉！性又善走，砒石下喉，必升降於腸胃之上下，往來數十次，腸剝皮穿，人乃死矣。疼欲死者，正毒氣上下攻也，毒藥之橫，莫此爲甚，治法必吐出其毒，然不能盡出其毒也，必用解毒之味，但初下喉，用羊血吐之，亦有能生之者，食久入胃，則無益矣。宜用救死丹，久暫皆可救，用生甘草一兩，玄參二兩，地榆五錢，瓜蒂七個，水煎下喉即吐，煮渣服之又吐，砒毒全解矣。甘草解毒，得瓜蒂上湧而吐，砒能上升，故引之盡出也。然砒又下行，得元參、地榆解大腸之火毒，砒之大毒已從上而出，走下者亦餘毒耳，得二味解之，則上下共相解紛，毒又何能施其燥烈哉。況元、榆俱潤中解毒，所以能制毒也，此方十可活八，若吐不者，此腸胃已壞，不可救矣，非方不效也，倘藥不及，煎於飯鍋中煮灌

之，庶不至因循失救也。

《瘍醫大全・救急部・解救砒霜門主方》 解信毒法《原體集》 速取梁上燕子窠，用井水三四大碗，放水桶內將手多攪調之，用夏布手布如榨腐法，濾去泥、葉取所攪之水，連灌兩三碗自吐。不吐再灌，吐盡方醒。

初中砒毒雷真君《活人錄・吐法》 生甘草三兩急煎湯，加羊血半碗和勻，飲之立吐即愈。飲之不吐，速用下法。

《瘍醫大全・救急部・救誤服蒙汗藥門主論》 蒙汗藥大約用天仙子爲君，加狐心等物，雖不殺人，然令人迷而不醒。山東村杏多乘心迷，以取財物，醒來全不記憶，恍惚不能辨別，所以道途誤服蒙汗藥，以致頭重足輕，口吐涎沫，目瞪不言，此迷心之故也。雖不殺人，久迷不醒亦可畏人。涼水解之，亦能少蘇，但涼水入心，水停心下，倘虛人必變他證。

或曰：此證必是痰迷心竅，宜生薑開之，投以薑汁乎？殊不知藥中天仙子居多，得薑汁愈迷其心矣。故不可用也。

《瘍醫大全・救急部・救誤服蒙汗藥門主方》 止迷湯

白茯苓五錢　生甘草二錢　瓜蒂七個　陳皮五分

水煎服，即大吐而醒，其從前事斷不遺忘，不似涼水之解，如醉如痴也。

又方：飲涼水即安。

《瘍醫大全・救急部・救飲鴆酒毒門主論》 凡飲鴆酒，白眼朝天，身發寒熱，忽忽不知，大醉之狀，心中明白，但不能言，至目閉即死。夫鴆毒乃鴆鳥之糞，非鴆之羽毛，亦非鶴頂紅也。鴆羽與鶴頂紅，皆不殺人，不過生病。惟鴆糞則毒，此鳥出異國，異國人恐言鳥糞，則人必賤之，故但言鴆，以貴重之也。此鳥非蛇蠍不食，故毒甚於孔雀之糞，孔雀糞衝酒飲，有死有不死者，而飲鴆則無不死也。蓋鴆毒性熱功緩，善閉人氣，所以不能言，心寒戰者，心中熱毒，心脈通目大眥，心熱則目上視，目閉而死者心絕，目乃閉也，幸其緩可施救。鴆音逞。

《瘍醫大全・救急部・救飲鴆酒毒門主方》 消鴆

金銀花八兩，煎取汁二碗　白礬　寒水石　天花粉各三錢　石菖蒲二錢　麥冬五錢

同煎灌之，一時後目不上視，口即能言矣。再照方減半煎湯，二劑全愈。

《瘍醫大全・救急部・救誤服水銀門主方》 驗方：揀開口花椒二兩吞下，即裹水銀從大便出。

《瘍醫大全・救急部・解誤服鉛粉門主論》 凡服鉛粉者，非婦女角口，憒不欲生，冀其鉛能墜腸而殞。更有婦女打胎服之，不惟不效，每冀求生不得，欲死不能，且生子多痴呆，身體發瘡毒。更有因服鉛粉鉆筋入骨，老來遍身筋骨疼痛，無法可療，此故自取之也，深可憫焉。特立此門，救之。新增。其見證，面色呈青，腹中墜痛，欲死者是。

《瘍醫大全・救急部・解誤服鉛粉門主方》 驗方：麻油、黃蜜、紅砂糖，攪勻服之。

又方：多食生荸薺即解。

又方：香油灌之即解。

又方：急搗蘿蔔汁飲之。

《瘍醫大全・救急部・解誤服銀朱藤黃門主方》 驗方：鼈水濕服即解。

《瘍醫大全・救急部・驗中蠱毒門主論》 令病人朝取井華水，唾水中，唾如柱直下沉者是蠱也，浮者非蠱也。《三因》。

中蠱者，大便黑如漆，或堅或薄，或微赤者，是蠱也。《千金》。

孫真人曰：凡中蠱毒，噙白礬不澀而味反甘，嚼生黑豆不腥者是。若含甘草而不吐者，非蠱也。徵今鐸。

《遁齋閑覽》云：海南魚有石首，蓋魚枕也。取其石爲器，可盛飲食，如遇蠱毒，器必裂，其效甚者，閩人制作最精，人但玩其色，而鮮有識其用者。

又曰：唾津在淨水中，沉即是，浮則非。

又曰：口含大豆，中蠱者豆即脹而皮脫，無蠱者豆雖脹皮不脫。

又曰：煮雞蛋一枚去殼，以銀簪一只插入蛋中，並含入口內，一飲之頃，取視簪卵俱黑，即爲中蠱。

訣曰：脈緊數如釵股弦直，而吐甚者，即中蠱也，急治之。

又曰：脈洪大者生，微細者死。

陳遠公曰：有游兩粵與女人交好，或與男子成仇，下蠱於飲食之中，食之則兩目漸黃，飲食倦怠，一年三載，無藥解之，必致暴亡。世傳造蠱土人，

各將蠱毒與蛇蟲等物共投缸內，彼此相食，食完止存一物不死者，取爲蠱母，此訛傳也。蓋彼地別有蠱藥，乃天生之毒也，土人治此證，有方可解，大藥用礬石化蠱，恐外人知之，故秘不言。礬石化痰又善化堅，蠱積腹中，內必堅硬，而外以痰包之，所以一物二用，奏功如神。惟人身柔弱者多，強健者少，而蠱積胸腹間，必正氣大虛，倘用礬石，不更虛其虛乎？必於補氣血之中，加消痰化蠱之味，有益無損，始稱萬全也。宜破蠱全生湯。

《瘍醫大全・救急部・解中蠱毒門主方》 治中蠱毒，濃煎石榴皮汁飲之，使吐惡毒。

又方：熱茶化膽礬半分，服之令吐。

又方：米飲調鬱金末三錢，服之。

又方徵令鐸：先取炙甘草一寸，嚼之咽汁，若中毒隨即吐出。仍以炙甘草三兩，生薑四兩，水六升煮二升，日三服，若嚼甘草不吐，則非蠱也。

又方《范石湖文集》：昔李熹爲雷州推官，得治蠱方。毒在上用升麻吐之，毒在腹用鬱金之。或合二味服之，不吐則瀉，活人甚多。

破虫全生湯

人參　當歸各一兩　白礬　生甘草　半夏各三錢　白茯苓五錢

水煎服。

《瘍醫大全・救急部・解中斷腸草毒門主論》 人有服斷腸草者，初則胸中隱隱作痛，久則氣不能通，及至腹痛，二便俱不能出而死。此草即鉤吻也。至陰之物，狀似黃精，葉如毛鉤子二個，此草喜閉氣，尤使血不行，氣血閉故爾人死，非腸斷也。閩廣間多生此草，婦女小忿，往往短見，食之覓死如飴，以其不大苦楚也。有用羊血灌之，得吐則生，然亦有不吐者，往往不救。此草殺人甚緩，用解毒通利之味，無不生者，不似砒之酷也，宜通腸解毒湯。《冰鑒》。

《瘍醫大全・救急部・解中斷腸草毒門主方》 誤中斷腸草，即珍珠蘭之類，又曰水莽藤毒，生雞蛋三四個，敲開灌之。

又方

黑豆一杯研　生甘草五錢

煎濃汁服之，登時即解。

又方：白礬化水解之。

又方：熱羊血灌碗許，以吐盡惡物自蘇。

又方：冬青樹葉，冷水搗汁服下即解。

又方：雞抱雛卵，劈開以清油調勻，灌之。

通腸解毒湯

金銀花　生甘草各一兩　大黃一錢

水煎服，一瀉而愈。

《瘍醫大全・救急部・解中藥毒門主論》 凡中草烏、川烏、天雄、附子毒，則心煩躁悶，甚則頭岑岑然，遍身皆黑而死。《入門》。

凡服藥過多，生出毒病，頭腫如斗，唇裂流血，或心口飽悶，或臍腹撮痛，皆中藥毒也。

《脈訣》曰：人中百藥毒傷，其脈洪大者生，微細者死。

又曰：洪大而遲者生，微細而數者死。凡解藥毒湯劑，不可熱服，宜涼飲之，蓋毒得熱而勢愈盛也。然此物以中熱毒爲言耳。若解木鱉、菌蕈、黃連、石膏之類而中陰毒者，豈仍避熱而猶堪以寒飲乎！

《瘍醫大全・救急部・解中藥毒門主方》 凡中相反藥毒，面青脈絕，腹脹吐血，蠶退紙，即出過蠶的紙，燒灰研一錢，冷水調服，雖可救其復活。

中草烏、川烏、天雄、附子毒，《入門》。煎綠豆、黑豆汁，冷服之。黑豆即馬料豆。

又方：防風甘草湯冷飲之，入口即定。

又方：甘草黑豆濃煎飲汁。

川椒毒戟人咽喉氣閉欲絕，《入門》。吃大棗三枚解之。

多服犀角則令人煩，《入門》。麝香一字，調水飲之。

解百藥毒：綠豆研開，甘草同煎服。

誤服巴豆口渴面赤，五心煩熱，泄不止者，川黃連一錢，煎服立解。

又方：石菖蒲汁立解。

又方：用小豆汁立解。

又方：藿汁立解。

又方：大豆汁立解。

皂礬毒：急取麵糊一碗，服之。

救中雄斑蝥毒：早用馬料豆煎汁，服之。

凡敷搽藥內有砒霜，患處作痛或腐潰者，用濕泥頻塗換之。若毒氣入腹，胸膈苦楚，或作吐瀉，冷飲米醋一兩杯即止，多亦不妨。生綠豆末麻油調服，亦可。

敷貼雄黃藥悶亂或吐瀉，防己煎湯解之。

服川烏、草烏等藥，悶亂流涎，或昏憒嘔吐，或吐血下血，大黑豆、遠志肉、防風、甘草，任用一味煎湯解之。大凡服風藥過多，皆宜用之。如不應，急用生薑汁甘草解之。

敷貼巴豆患處作痛，肌肉潰爛，生黃連末，水調敷之，即解。若毒入內，吐瀉等證，更以水調服一二錢，或大小豆、菖蒲汁皆可。

敷貼藜蘆毒入內，煎蔥湯解之。

解諸藥毒，生薑汁灌之。

又方：薺苨汁港灌之。餳糖汁灌之。白扁豆汁灌之。米糖汁灌之。

解一切藥草中毒，濃煎甘草飲之，無不生也。又令蜜少許更佳。

《瘍科會粹・失集》 手足皸裂

夫秋冬風寒燥烈，人手足爲之皸瘃者，血少肌膚虛，故易傷也。外潤以膏澤，內服益氣和血之藥可也。

《正宗》：手足破裂，破裂者乾枯之象，氣血不能榮養故也。因熱肌腠被風寒所逼，凝滯血脈，以致皮膚漸枯漸槁，迺生破裂，日襲於風，風熱相乘，故多作痛。以玉肌散洗擦，潤肌膏潤之，甚者兼服當歸飲子爲妙。

又 解砒毒

中砒毒者，煩躁如狂，心腹攪痛，頭旋，欲吐不吐，面口青黑，四肢逆冷，命在須臾不救。用菉豆半升，擂去滓，以新汲水調，通口服。或用真靛花二錢服，以井花水濃調服之。又方：治悶絕，心頭溫者，新汲水調水粉服之。治中砒毒方：用甘草汁同藍汁飲之即愈。又奇秘方：防風末一兩，冷水調服。如砒塊，防風裹之而下出。《入門》：此毒於肉飯中得之則易治，飲酒中得之則散歸百脈，難治。在胸膈，用瓜蒂稀涎散吐之；在腹中，急服萬病解毒丹下之，或大承氣湯加雄黃、青黛等分略煎冷服，徐服參苓白朮散，仍忌雞、鵝肉數日。一方：用早禾稈燒灰，井水淋濃汁，濾過，冷服一碗，其毒下利即愈。《醫通》：切戒與酒，火酒尤忌。

奇功散　專解中砒霜毒。

柏子殼三錢，炒　紅土三錢

右同研爲細末，用雞子清調，服之後，非一寒顫即愈。重者不過兩服。

景岳：解砒毒，以地上漿水頓服。若吐出，又服。所謂洗淨腹中毒，全憑地上漿是也。其法：掘地成坑，以水灌注，攪成混水飲之，謂之地漿。

解花椒毒

有服川椒氣閉欲絕者，冷水飲之解，地將水更妙。

解巴豆毒

其證口乾，兩臉赤，五心熱，下利不止，黃連、甘草煎汁，涼飲之。《醫通》：倉卒，權飲冷水亦好，忌食熱物並熱性藥物。

解半夏毒

有中此毒，口不能言，倒地將死者，速用薑汁灌之，須臾自甦。《醫通》：中半夏、南星毒者，其人喉間麻痹，急用薑汁細呷，並飲甘草湯。

解蟹蝥、芫青毒

豬脂油和大豆汁飲之。《醫通》：中蟹蝥、芫青毒者，吐逆不止，急煎菉豆湯或黑豆湯溫服。豬膏、地漿、葵子汁並解之。

解藜蘆毒

雄黃末溫酒調服一錢。《醫通》：葱湯下咽便愈。

解烏頭、草烏毒

甘草煎湯服之。

解雄黃毒

漢防己煎湯飲之。有用雄黃搽瘡或熏陰囊瘡受毒者，防己煎湯洗數次愈。

解杏仁毒

藍子研水服則解。《醫通》：藍汁解之。

解附子毒

大豆子、餳糖、粟湯並能解附子毒。凡服附子酒多，而覺頭腫、脣裂血流，或見內熱諸證，急用菉豆、黑豆嚼服或搗汁飲之，或濃煎二豆湯常飲食之。

解大戟毒

中大戟毒，菖蒲解之。

解石藥毒

中石藥毒，白鴨屎、人乳解之。

解甘遂毒

中甘遂毒，大豆煮汁服之。

解野芋毒

中野芋毒，地漿、人糞汁解之。

解野葛毒

中野葛毒，地漿解之。

解大黃毒

中大黃毒者，泄瀉不止，腹中寒痛，先用薑湯熱飲，次以理中湯理胃祛寒。

解射罔毒

中射罔毒，藍汁、大小豆、生羊血並解之。

解躑躅毒

中躑躅毒，梔子煮汁服之。

解鱔魚毒

《行》：解鱔魚毒，食蠏即解。

解水銀毒

解誤吞水銀，以完全開口花椒吞之，水銀即入椒內，從大便出。

一切中毒，雖各因氣味而歸諸臟腑，然必胃先受之，而後流及其臟也。《金匱》云：凡煮藥飲汁以解毒者，雖云救急，不可熱飲，諸毒得熱更甚，宜冷飲之。

《鯙溪外治方選・腳門》 尸腳坼裂，雞屎煮湯漬半日，瘥止。冬夏皆須此法。

腳坼裂破，凡冬月患有此，行步疼痛。用湯洗淨拭乾，將黃蠟一兩，溶化入松香末三分用少許安刀上，滴入坼中即愈。

《外科證治全書・腋脅肋三部證治》 狐臭一名體氣。

患狐臭者，腋中有棕紋數孔，臭從孔出，治之方法頗多，鮮能除根，止堪塞竅耳。惟用銅青好者，不拘多少，米醋調成膏，先以皂角湯洗淨腋下，用輕粉摻過，將膏塗之。內用蒜肚方，時常作饌食之，其氣味可漸而退。

蒜肚方

公豬肚一具，入大蒜頭四十九枚，去殼入肝內，以線紮口，水煮極爛，用鹽醋蘸肚，隨便食之。

又法

用癩蝦蟆一個，同入肚內，如前煮爛，去蝦蟆、大蒜，用熱酒食之，洗浴發汗，避風三日，其臭頓改。

蝦蟆氣

右脅有聲如蝦蟆，常欲以手按之，否則聲聲相接，此因驚氣入臟而成，鎮驚朱砂丸主之，以利爲度。

鎮驚朱砂丸

朱砂飛　雄黃　附子炮，去皮臍，各一兩　麝香一分　巴豆仁二十粒，去油

上共研勻細末，蜜搗丸，麻子大，每服三丸不拘時，以車前草煎湯下，數日必下利。如不利更加三丸至七丸，以利爲度。

《外科證治全書・附中毒類》 飲食中毒

凡食物經蛇、蟲、百腳游過皆有毒。人若中之，覺焮熱脹滿者，急用苦參三兩、苦酒升半煮半沸，陸續飲之，吐食出即瘥。或甘草煎湯服，吐十餘次，或生韭汁服數升俱效。

中酒毒

飲酒中毒者，經日不醒是也。用黑豆一升煮汁溫服一盞，不過三盞即愈。中燒酒毒者，用鍋蓋上氣汗水半盞灌下即愈，或用葛粉冷水調灌之亦醒。如燒酒醉死，急以新汲水浸其髮，外以舊布浸濕，貼其胸膈，仍時時灌之，醒乃已。

中麵毒

食麵後胃脘脹悶煩渴，宜用蘿蔔生啖之，或搗汁服之。蓋麥麵大熱，蘿蔔能解其性。或用大蒜嚼食之，亦善解麵毒。

中瓜毒

食諸瓜及黃瓜中毒，每多腹痛而泄，以糯米煮粥飲之。

中果毒

凡果品不時有毒，中之，以豬骨燒灰，冷水下一二匙。

中桐油毒

桐油令人嘔泄，飲熱酒即解；若清油，則柿餅湯解之。

中牛馬肉毒

急用甘草末四兩，無灰酒調服，盡量飲，須臾當吐泄。若渴不可飲水，飲水必死。又方用淡豆豉搗汁，和人乳服之即解。

中肉脯毒

凡肉經密器蓋過夜者爲鬱肉，屋漏沾著爲漏脯，皆有毒，誤食者殺人。宜飲韭汁解之。

中狗肉毒

凡食狗肉脹滿不消，用蘆柴根鮮者搗汁飲之，乾者煮汁飲之。

中魚毒

凡食魚中毒煩亂者，用橘皮煎濃汁服之即解。或搗冬瓜汁飲之。鱔毒食蟹即解。

中河豚毒

毒之所在：腹之子，目之睛，脊之血。故浸血不淨有紫赤斑眼，及誤破腸子，或修治不如法及染屋塵者，皆脹殺人。中之用橄欖汁，或蘆根汁及糞汁並解，甘蔗汁亦解。

中蟹毒

凡食蟹中毒，用紫蘇葉煎汁飲之或藕汁或搗蒜汁俱可解。

中鱉毒

凡食鱉中毒，用豆豉一合，新汲水一碗，煎濃汁頓服。

中雞毒

好醋飲之即愈，未愈再服。雞子亦然。

中雉毒

犀角末，新汲水調服。

中鴨毒

糯米泔水，熱服一二盞。

中鳥雀毒

豆汁飲之。又生扁豆末冷水服之。

中斑鳩毒

葛粉二合，薑湯調服。或用生薑一味搗取汁，將渣焙乾爲末，即以薑汁糊丸日服。按斑鳩常食烏頭、半夏苗，中其毒，故以生薑解之。

中諸菜毒

食後腹脹是也，以醋解之。

中菌毒

忍冬藤葉生啖之即愈。或煎濃汁飲之。一方用地漿水飲之。一方白礬少許，溫湯服。

中鈎吻毒

鈎吻生池旁，與芹菜相似，惟根有毛，以此別之。誤食則殺人。用薺苨即甜桔梗。煮湯頓服。一方服桂心湯效。

中砒毒

凡中砒毒者，其人煩躁如狂，心腹絞痛，頭眩欲吐不吐，面色青黑，四肢逆冷，六脈洪數。飲食中得者爲易愈，空心酒、醋服者，難救治。宜掘地成坑，以水灌注，攪成渾水，謂之地漿，頓服之。如吐出再服，所謂洗淨腹中毒，全覺地下漿是也。或用明礬四五錢，研末水化冷服，亦解其毒。如已服久，急以黑鉛一塊不拘多少，用涼水於石上磨汁，旋磨旋灌，如吐泄交作則解。後以甘草濃汁灌之，醒後仍顛倒不語，每日用生綠豆研粉，冷水和飲之。

中巴豆毒

其證口乾兩臉赤，五心煩熱，下利不止。用綠豆煮湯冷服之，或甘草、黃連煎汁冷飲之，利止而安。

中附子毒

凡服附子中毒，頭腫、面裂、血流，或見內熱諸證。急用綠豆、黑豆搗汁飲之。或濃煎二豆湯，常飲之。一方用田螺搗碎和水飲之。

中烏頭草烏毒

甘草煎濃腸服之，或米醋調砂糖服之俱可解。

中硫黃毒

其證背膊疼痛作悶，目暗漠漠，用黑錫煎湯飲之，或冷服豬血，或烏梅肉一兩焙，沙糖五錢，漿一大盞煎七分呷之。

中硇砂毒

生綠豆磨粉，不和飲一二碗。

中雄黃毒

漢防己煎湯飲之。有用雄黃搽瘡或熏陰瘡而瘡受其毒者，防己煎湯洗數次即愈。

中鍾乳石毒

其證口渴下利不止，食豬肉則愈。

中藤黃毒

蘆粟葉煎湯，入倒瀲西瓜汁一碗，服之。

中藜蘆毒

雞黃爲末，用水調服一錢，或煮葱汁飲之俱可解。

中木鼈毒

生薑自然汁和熱酒飲之。

中蒼耳子毒

蒼耳子不可同粳米飯食，食則猝發心痛，急燒倉米灰，和蜜漿服。如遲即死。

中皂礬毒

麵糊一鉢，急服愈。

中斷腸草毒一名水莽藤，又名莽草。

黑豆一碗，甘草五錢，共煎濃汁服下，登時即解。又冬青樹葉冷水搗汁，服下即解。生羊血亦解。

中半夏毒

其證口不能言，倒地將死者，速用薑汁灌之，須臾蘇。

中狼毒毒

杏仁搗爛，和水服之。

中花椒毒

凡服川椒氣閉欲死者，新汲水飲之即解。地漿水更妙。

中鴆毒

葛粉二兩，水二盞調服。口噤者灌之，或菉豆粉三合，水調灌。如已死，但心口溫者，可急灌之。

中斑蝥毒

黑豆汁、菉豆汁、靛汁、黃連、濃茶、葱汁俱可解。

中蜈蚣毒

雄黃、雞冠血浸舌並咽之。

中地龍毒

鹽水飲之可解。

中青娘子、亭長、地膽蟲毒

平胃散加酒炒黃連五分，黑豆三十粒，兩服可解。或以豬脂和豆汁飲之。

中狼烟毒

醋少許飲之。

中輕粉毒

藥中有輕粉，中其毒，骨痛筋攣。用出山鉛五斤打壺一把，盛燒酒十五斤，納土茯苓半斤、乳香三錢封固，湯煮一日夜，埋土中出火毒。每早晚任飲數杯，後用瓦盆接小便，有粉出爲驗。服至筋骨不疼乃止。服輕粉口破者，以三年陳醬化水頻頻漱之。

中鉛粉毒

沙糖調水服，或急搗蘿蔔汁飲之。

中銀鈒毒

飲黃泥水二茶杯即愈。或用飴糖四兩，作成小丸，以真麻油吞下即愈。又方用烏梅煎濃汁灌之。

中煤炭毒

一時暈倒者，急宜風涼處以清水灌之。

中烟毒

沙糖調水，飲之。

中杏仁毒

藍子菻水服，即解。

中烏梅毒

生白扁豆研末，冷水服之。

中諸藥相反毒

蠶退紙即出過蠶之故紙也。燒灰細研一錢，冷水服下。或荸薺取汁調靛青服。

中鹽鹵毒

凡服鹽滷垂危者，急取活鴨或活雞斬去頭，將頸塞口中，以熱血灌之可解。如服鹵多者，必用數隻方足盡收其毒。更宜熱豆腐漿灌之。

中蒙汗藥及悶香毒

飲冷水即安。每臨臥時食大棗一二枚，或含口中，便不致迷。

中丹石毒

其證頭眩、耳鳴、發熱、困篤、恐懼不安，用地漿服之爲上，或蚌肉食之良，或用黑鉛一斤溶化，投酒一升，如此十餘次，待酒至半升，頓服即解。

中挑生毒即蠱毒。

此淫術也，嶺南、閩、廣有之，而福之古田、長溪爲最，乃於飲食中行厭勝之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人已死則陰役其家。初得覺胸腹痛，次日刺人，十日則生腹中矣。故凡入有毒之鄉，飲食當先以銀器試之，有毒即黑。或用犀角攪試，有毒則起白沫。又驗中蠱之法，吐津在水中，沉則是，浮則非，又嚼生黑豆不腥，嚼明礬而甘，其人頭面上有光，他人手近之如火熾者，此中蠱也。胸膈痛毒在上，則服白礬。升麻以吐之。膈下痛，毒在下，則以米湯調鬱金末二三錢服以瀉之，或將三味合服，不吐即下。宋李巽巖侍郎，爲雷州推官，鞫得此方，活人無算。載《范石湖集》。

一、蝦蟆蠱、蝌蚪蠱，其證心腹脹痛，口乾思水，不能飲食，悶喘。用車轄脂半斤，熱酒漸漸服之，其蠱自出。

一、蛇蠱，飲食中得之，咽中如有物，咽不下，吐不出，心下熱悶。用馬兜鈴一兩煎服即吐出。

一、金蠶蠱，用石榴根皮煎汁飲。

一、中蠱吐血，或下血如鵝肝，或心腹急疼，如其物咬，不即治者死。用敗鼓皮燒灰酒服二錢，或小麥麵三合，分爲三服，以冷水調下，半日服盡，下蠱即愈。

附五種蠱毒方

雄黃　麝香等分

右共末，用生羊肺如指大，以刀切開納藥末兩匙在內，吞下。

外科總部

巖瘤部

粉瘤

題解

《醫鈔類編・癭瘤門・癭瘤總論》 軟而不硬，皮色淡紅者名脂瘤，即粉瘤。

論說

《外科正宗・癭瘤論》 又一種粉瘤，紅粉色，多生耳項前後，亦有生於下體者，全是痰氣凝結而成。

綜述

《洞天奧旨・粉癭瘤》 大約粉瘤宜用外治，蓋粉瘤大而必軟，久則加大，似乎有膿，而非膿也，乃是粉漿藏於其內，擠出宛如線香焚後之滓又受水濕之狀。如已破矣，必擠淨，後用生肌藥搽之，不再生。否則仍復長也。初生此瘤，必須治之。如不治，日久必大甚，亦被其累。當用艾灸十數壯，即以醋磨雄黃塗紙上，剪如螺螄蓋大，貼灸處，外用膏藥貼，一二日一換，擠其膿必愈，妙法也。

《外科正宗・癭瘤論》 〔粉瘤〕宜披針破去脂粉，以三品一條槍插入數次，以淨內膜自愈。

《瘍科會粹・癭瘤》 《入門》：但有一種脂瘤，紅粉色，出血。

《外科真詮・癭瘤》 粉瘤色如紅粉，大而必軟，治宜開痰行氣，如千金指迷方。【略】宜用披針破去脂粉，以白降丹捻子插入兩次，將內膜化盡，徐用生肌散貼之，自愈。

紀事

《外科正宗・癭瘤論》 一男子肥上生瘤半年，形若覆桃，皮色不變，按之微紅，此粉瘤也。針破之，捺去脂粉，插前藥前半月而愈。

一婦人并一女子，耳後、髮際下一寸各生一瘤半年餘，漸漸而大，此乃粉瘤。用針破之，先出脂粉，後出頭髮數根，長約二尺餘，齊根剪斷，出血微許；俱用插藥，數日化而內膜而愈。以此觀之，知有髮瘤也。

圖表

《外科啓玄・粉癭瘤》



粉癭瘤

凡粉瘤大而必軟，久久漸大，似乎有膿非膿，乃是粉漿於內。若不治之，日久大甚，亦被其累，當用艾灸十數壯，即以醋磨雄黃塗在紙上，剪如螺螄，

蓋大貼灸處。外用膏藥，貼一二日一換，待擠出膿即愈。

癌瘡

題解

《直指方・癌・發癌方論》 癌者，上高下深，巖穴之狀，顆顆累垂，裂如瞽眼，其中帶青，由是簇頭各露一舌，毒根深藏，空孔透裏，男則多發于腹，女則多發于乳，或項或肩或臂，外證令人昏迷，治法急用蓖麻子等藥外敷，以多出其毒水，如癰疽方中乳香膏，神攻妙貼散是也。

《瘍醫大全・諸瘡部・癌瘡門主論》 《直指方》云：癌瘡上高下深，累垂如瞽眼，其中帶青，頭上各露一舌，毒孔透裏，用生井蛙皮煅存性，蜜水調敷良。

綜述

《瘍科綱要・血餘膏》 血餘膏　治惡瘡久不收口，及臁瘡多年不收者，瘰癧久潰，非此不效。

壯人頭髮、豬毛、雞毛、鵝毛各洗淨，晒乾，雞毛、鵝毛須去中心硬梗，各淨四兩。豬板油去膜淨二兩，桐油二兩，麻油二十兩，白川占二兩，腦麝各一錢。右先以三種油入鼈版五兩，煤廿分鍾，再入諸毛灼焦枯，離火片刻，細絹漉淨滓，文火再煮，入川占、腦、麝，以飛淨黃丹六兩調成膏，油紙攤貼，可再加三靈丹摻藥，此油煉成，亦可少少入鋅養粉同調，用西法棉花棉紗攤貼，治瘡口多水無膿者更佳。

《瘍科會粹・癌》 治法，急用蓖麻子等外敷，以多出其毒水。如癰疽方中乳香膏、神功妙貼散是也。內則於小便利之。蓋諸痛癢瘡，皆屬於心，心與小腸爲表裏，所當宣毒於小便。但諸發蘊毒，又非麥門冬、燈心草之所能宣，必如是齋方中立應散，以地膽爲主，以白牽牛、滑石、木通佐之，而後可以宣其毒矣。自此，又於心腎用工。人之一身，水不能濟火，則渴而後發瘡。心腎相交，水火即濟，於人何病之有？心主血也，清心行血，固所當然，亦使腎得其養，則水所有司，真元凝合，彼瘡自平。更服童尿，又可灌滌餘毒，切戒忌風邪入之，將理一節，米脯、豬蹄，可以益腎，可以養中，當加之意。

圖表

《外科啓玄・癌發》



癌發

此瘡發于神道靈臺二穴，乃督脈兼膀胱經，多血少氣。初起時不作寒熱疼痛，紫黑色不破，裏面先自黑爛。二十歲以後，不愼房事，積熱所生。四十歲以上血虧氣衰，厚味過多，所生十全一二。皮黑者難治必死。

骨瘤

題解

《瘍醫大全・頸項部・癭瘤門主論》 又曰：骨瘤形色紫黑，堅硬如石，疙瘩高起，推之不移，昂昂堅貼於骨，此乃腎主骨，恣慾傷腎，腎火鬱遏，

骨無榮養而爲腫也。

《證治準繩・瘍醫準繩・癭瘤》若勞傷腎水，不能榮骨而爲腫者，其自骨腫起，按之堅硬，名曰骨瘤。

《洞天奧旨・筋瘤、骨瘤、石瘤》至於骨瘤、石瘤，亦生皮膚之上，按之如有一骨生於其中，或如石之堅，按之不疼者是也。

《醫鈔類編・癭瘤門・癭瘤總論》形色紫黑，堅硬如石疙瘩叠起，推之不移，昂昂堅貼於骨者，名骨瘤。

綜述

《外科正宗・癭瘤論》骨瘤者【略】，治當補腎氣，養血行瘀，散腫破堅利竅，調元腎氣丸是也。

《洞天奧旨・筋瘤・骨瘤・石瘤》至於骨瘤、石瘤【略】，皆不可外治，或用陷腫散內治則可。

乳巖

題解

《婦人良方・乳癰乳巖方論》若初起內結小核，或如鼈棋子，不赤不痛，積之歲月漸大，巉巖崩破如熟榴，或內潰深洞，血水滴瀝，此屬肝脾鬱怒，氣血虧損，名曰乳巖。

《外科樞要・論乳癰乳巖結核》若鬱怒傷肝脾而結核，不癢不痛者，名曰乳巖，最難治療。苟能戒七情，遠厚味，解鬱結，養氣血，亦可保全。

《外科大成・乳巖》亦乳中結核，不紅熱，不腫痛。年月久之，始生疼痛，疼則無已。未潰時，腫如覆碗，形如堆栗，紫黑堅硬，穢氣漸生。已潰時，深如巖穴，突如泛蓮，痛苦連心，時流臭血，根腫愈堅。斯時也五大俱衰，百無一救。

《瘍科捷徑・乳部・乳巖》乳巖初結隱疼行，肝與脾虧氣血成，寒熱不紅形似核，潰流臭水不非輕。

《外科真詮・胸乳部・乳巖》乳巖初起，內結小核如棋子，積久漸大崩潰，有巉巖之勢，即成敗症，百無一救。

《外科摘錄・乳巖》乳巖初起內結小核如棋子，積久漸大，崩潰有巉巖之勢，宜服逍遙散、歸脾湯等藥。雖不能愈，亦可延生。若妄行攻伐之劑，是速其危也。

《理瀹駢文・婦科》由憂思抑鬱，脾氣消阻，肝氣橫逆所致，不痛不癢，如棋子大一核，數年後方破者，多乳巖，滴盡氣血而死，難治。

論說

《馮氏錦囊秘錄雜症大小合參・乳證》婦人有憂怒抑鬱，朝夕積累，脾氣消阻，肝氣橫逆，氣血虧損，筋失榮養鬱滯與痰，結成隱核，不赤不痛，積之漸大，數年而發，內潰深爛，名曰乳巖，以其瘡形似巖穴也。

《女科撮要・乳癰乳巖》乳巖屬肝脾二臟鬱怒，氣血虧損，故初起小核結於乳內，肉色如故。其人內熱夜熱，五心發熱，肢體倦瘦，月經不調。用加味歸脾湯、加味逍遙散、神效瓜蔞散，多自消散。若荏苒日漸大，蔘巖色赤，出水腐潰深洞，用前脾湯等藥可延歲月。若誤用攻伐危殆迫矣。

《外科樞要・乳癰乳巖結核》若鬱怒傷肝脾而結核不癢不痛者，名曰乳巖。最難治療，苟能戒七情，遠厚味，解鬱結，養氣血，亦可保全。

《證治準繩・瘍醫準繩・乳癰乳巖》若夫不得於夫，不得於舅姑，憂怒鬱遏，時日積累，脾氣消沮，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如鼈棋子，不痛不癢十數年後，方爲瘡陷，名曰奶巖。以其瘡形嵌凹似巖穴也，不可治矣。【略】

若鬱怒傷肝脾而結核，不癢不痛者，名曰乳巖，最難治療。

《外科正宗・乳癰論》又憂鬱傷肝，思慮傷脾，積想在心，所願不得志者，致經絡痞澀，聚結成核，初如豆大，漸若棋子，半年一年，二載三載，不疼不癢，漸漸而大，始生疼痛，痛則無解，日後腫如堆栗，或如覆碗，紫色氣穢，漸漸潰爛，深者如巖穴，凸者若泛蓮，疼痛連心，出血則臭，其時五臟俱

衰，四大不救，名曰乳巖。【略】

又男子乳疾與婦人微異，女損肝胃，男損肝腎。蓋怒火房慾過度，以此肝虛血燥，腎虛精怯，血脈不得上行，肝經無以榮養，遂結腫痛。

《瘍科選粹・乳巖》 乳巖由憂鬱積忿而成，始有腫核大，如果核，不痛不癢。人皆不知其隱伏之禍，五七年後破而成瘡，如巖穴之狀。雖飲食如常，必洞見五臟而死。

《外科大成・乳巖》 按乳頭屬足厥陰肝經，乳房屬足陽明胃經，外屬足少陽膽經。是症也，女子多發於乳，蓋由胎產憂鬱損於肝脾，中年無夫者多有不治。男子多發於腹，必由房勞恚怒傷於肝腎。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乳巖門主論》 陳遠公：有生乳癰，已經收口，因不慎色，以致復爛，變成乳巖。現出無數小瘡口，如管如孔，如蜂窩狀，肉向外生，經年累月不愈，服敗毒之劑，身益狼狽，瘡口更腐爛，人以爲毒深結於乳房也，誰知氣血大虧乎？凡人乳房內肉外長而筋束於乳頭，故傷乳即傷筋也。此處生癰，原宜急散，遲恐有筋弛難長之患，況又泄精損傷元氣，安得不變出非常乎？當失精後，即大用補精填髓之藥，尚不至如此之橫，今既陰虛而成巖，又因巖而敗毒，不亦益虛其虛乎？【略】

陳實功曰：乳巖乃憂鬱傷肝，思慮傷脾，積想在心，所願不得志者，以致經絡痞澀，聚結成核。初如豆大，漸若棋子，半年一年，三載五載，不疼不癢，漸長漸大，始生疼痛，痛則無解，日後腫如堆栗，或如覆碗，紫色氣穢，漸漸潰爛，深者如巖穴，凸者如泛蓮，疼痛連心，出血則臭，其時五臟俱衰，四大不救，名曰乳巖。【略】

又曰：凡中年無夫之婦，得此更易於死。

又曰：男子患此，名曰乳節，與婦女微異。女傷肝胃，男損肝腎，蓋怒火房慾過度，由此肝虛血燥，腎虛精怯，氣脈不得上行，肝經無以榮養，遂結腫痛。【略】

馮魯瞻曰：婦人有憂怒抑鬱，朝夕累積，脾氣消阻，肝氣橫逆，氣血虧損，筋失榮養，鬱滯於痰，結成隱核，不赤不痛，積之漸發，數年漸大，內潰深爛，名曰乳巖，以其瘡形似巖穴也。慎不可治。此乃七情所傷，肝經血氣枯槁之證。【略】

竇漢卿曰：女子已嫁未嫁俱生此候，乃陰極陽衰，虛陽與血相積，無陽積安能散，故此血滲入心經而成此疾也。若未破可治，已破即難治。

胡公弼曰：乳巖乃性情每多疑忌，或不得志於翁姑，或不得意於夫子，失於調理，忿怒所釀，憂鬱所積，厚味釀成，以致厥陰之氣不行，陽明之血騰沸，孔竅不通，結成堅核，形中棋子。或五七年不發，有十餘年不發者，或因歲運流行，或因大怒觸動，一發起爛開如翻花石榴者，名曰乳栗。凡三十歲內血氣旺者可治，四十以外氣血衰敗者難治。

《瘍科心得集・辨乳痰乳癖乳巖論》 乳瘍之不可治者，則有乳巖。夫乳巖之起也，由於憂鬱思慮，積想在心，所願不遂，肝脾氣逆，以致經絡痞塞結聚成核。初如豆大，漸若棋子，不紅不腫，不疼不癢。或半年一年，或兩載三載，漸長漸大，始生疼痛，痛則無解。日後腫如堆栗，或如覆碗，紫色氣穢，漸漸潰爛，深者如巖穴，凸者如泛蓮，疼痛連心，出血則臭，並無膿水，其時五臟俱衰，遂成四大不救。凡犯此者，百人百死。如能清心靜養，無掛無礙，不必勉治，尚可苟延。當以加味逍遙散，歸脾湯或益氣養營湯主之。此證潰爛體虛，亦有瘡口放血如注，即時斃命者。

《外科切要・外科便讀・乳巖》 乳巖初結核隱痛，肝肺兩損氣鬱堅，核無紅熱身寒熱，速灸養血免患纏。躭延續發如堆栗，巖形引腋胸前，頂透紫光先腐爛，時流污水疼纏綿。潰後翻花怒出血，即成敗證命難延。初服神效瓜蔞散，清心調養歸脾痊。

《馬培之醫案・乳巖》 乳頭屬肝，乳房屬胃。胃與脾相連，乳巖一症，乃思慮挹鬱，肝脾兩傷，積想在心，所願不得，志意不遂，經絡枯澀，痰氣鬱結而成。兩乳房結核有年則攣痛牽連筋，肝陰亦損，氣化爲火，陽明鬱痰不解，慮其長大成爲巖症。

《醫略存真・乳巖、乳核辨》 乳巖、乳核，男婦皆有之，惟婦人更多，治亦較難。乳頭爲肝腎二經之衝，乳房爲陽明氣血會集之所。論症核輕而巖重，論形核小而巖大。核如頸項之瘰癧，或圓或扁，推之可移；巖如山巖之高低，或凹或凸，似若筋攣。皆肝脾鬱結所至，痰氣凝滯則成核，氣火抑鬱則成巖。核則硬處作痛，巖則硬處不痛，四圍筋脈牽掣作疼。

《外科醫鏡・乳巖乳痰乳癖》 凡患乳巖一症，多係孀婦室女，或尼姑，平日所求不得，所欲不遂，憂鬱傷肝，思慮傷脾而成。雖此症諸書皆言無治法，惟內服逍遙散，加以怡情自解，或可苟延歲月。此亦於無法中勉設一法

也。然予三十年內，所見乳巖症不下一百有奇。其間偶有一二苟延歲月，竟得終其天年者，其故何哉，殆非真乳巖，乃類乳巖，斯即謂之乳痰、乳癖亦無不可。

《外科全生集・陰症門・乳巖》 初起乳中生一小塊，不痛不癢，症與瘰癧惡核相若。是陰寒結痰，此因哀哭憂愁，患難驚恐所致。【略】

馬曰：乳巖乃心肝二經，氣火鬱結，七情內傷之病。非陰寒結痰，陽和湯斷不可服，服之是速其潰也，潰則百無一生。惟逍遙散最爲穩妥，且犀黃丸內有乳香、沒藥、麝香。辛苦溫燥，更當忌投。

《簡易醫訣・外科口訣》 乳初起，內結小核如棋子，不赤痛，積久漸大，崩潰後深洞淋瀝，有如巖穴，故名。多由脾肺鬱結，氣血虧損。

《外科易知・陰疽・乳巖》 此症乳內生一小粒，初如豆大，漸大如塊，如棗如圍棊子，不癢不痛。至一年後或二三年，漸漸腫痛，臭爛孔深，亦有初起色白，堅硬一塊，作痛，此係陰疽，最爲險惡。

綜述

《鈐溪外治方選・乳門》 女人乳巖，蒲公英搗爛，盦患處妙。

《瘍科選粹・乳巖》 但初起便宜多服疎氣行血之劑，攻散乃可，十六味流氣飲是也。虛者用清肝解鬱湯，或十全大補湯。若至成瘡，終不可治。若起之時，曾有以追風逐涎膏貼而散之，亦一神劑也。

《證治準繩・瘍醫準繩・乳痛乳巖》 若於始生之際，便能消釋病根，使心清神安，然後施之治法，亦有可安之理。

《外科正宗・乳癰論》 凡犯此者，百人百必死。如此症知覺若早，只可清肝解鬱湯或益氣養榮湯，患者再加清心靜養，無掛無礙，服藥調理，只可苟延歲月。若中年以後，無夫之婦，得此死更尤速。故曰夫乃婦之天也。惟初生核時，急用艾灸核頂，待次日起泡挑破，用披針針入四分，用冰蟆散條插入核內，糊紙封蓋，至十三日，其核自落，用玉紅膏生肌斂口，再當保養不發。【略】

治當八珍湯加山梔、牡丹皮，口乾作渴者加減八味丸，腎氣素虛者腎氣丸，已潰作膿者十全大補湯。【略】

初起發熱惡寒，頭眩體倦，六脈浮數，邪在表，宜散之。發熱無寒，惡心嘔吐，口乾作渴，胸膈不利者，宜清之。憂鬱傷肝，思慮傷脾，結腫堅硬微痛者，宜疏肝行氣。已成瘍腫發熱，疼痛有時，已欲作膿者，宜托裏消毒。膿已成而脹痛者，宜急開之。又脾胃虛弱，更兼補托。潰而不斂，膿水清稀，腫痛不消，疼痛不止，大補氣血。結核如桃不知疼痛，久而漸大，破後惟流汚水，養血清肝。

《婦人良方・瘡瘍門・乳癰乳巖方論》 治法：瘍痛寒熱，宜發表散邪。腫瘍痛甚，宜疏肝清胃。或不作膿，膿成不潰，宜用托裏。或肌肉不生，膿水清稀，宜補脾胃。或膿出反痛，惡寒發熱，宜補氣血。或腫瘍作痛，晡熱內熱，宜補陰血。或飲食少思，時作嘔吐，宜補胃氣。或飲食難化，泄瀉腹痛，宜補脾氣。或勞碌腫痛，宜補氣血。怒氣痛腫，宜養肝血。慎不可用尅伐之劑，復傷脾胃也。乳巖初患用益氣養榮湯、加味逍遙、加味歸脾，可以內消。若用行氣破血之劑，則速其亡。

《外科大成・乳巖》 若自能清心滌慮以靜養，兼服神效瓜蔞散、益氣養榮湯，只可苟延歲月而已。

初起時，宜艾灸核頂，次日起泡挑破，用鈹針針入四五分，插去腐靈藥撚子，紙封之。至十餘日，其核自落。用絳珠膏斂口，再當保養，庶不再發。惜乎初時必不有如是治也。

《外科全生集・陰症門・乳巖》 其初起以犀黃丸，每服三錢，酒送十服全愈。或以陽和湯，加土貝五錢煎服，數日可消。倘誤以膏貼藥敷，定主日漸腫大，內作一抽之痛，已覺遲治。若皮色變異，難以挽回，勉以陽和湯日服，或以犀黃丸日服，或二藥每日早晚輪服，服至自潰。用大蟾六雙，每日早晚取蟾破腹連雜，以蟾身刺孔，貼於患口，連貼三日。內服千金托裏散，三日後接服犀黃丸。十人之中，可救三四。潰後不痛而癢極者，斷難挽回。大忌開刀，開則翻花最慘。萬無一活，男女皆有此症。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乳巖門主論》 治法必大補氣血，以生其精，不必泄毒，以其無毒可泄耳。用化巖湯：人蔘、黃耆、忍冬藤、當歸各一兩，白朮二兩，茜草、白芥子各二錢，茯苓三錢水煎服。二劑生肉，又二劑膿盡疼止，又二劑漏管重長，又二劑全愈，再二劑不再發也。此方全補氣血，不去敗

毒，雖忍冬乃消毒之味，其性亦補，況入於補藥亦純於補矣。惟是失精以變巖，似宜補精，今止補氣血何也？蓋精不可速生，而功又緩，不若大補氣血，反易生精，且乳房屬陽明，既生乳巖而陽明必無多氣多血矣。今補氣血則陽明經旺，自生精液以灌乳房，又何必生精以牽制參、耆之功乎？所以不用填精之味也。【略】

又曰：治當八珍湯加山梔、丹皮，口乾作渴，宜加減八味丸、腎氣丸；已潰十全大補湯，則易於生肌完口也。【略】

治法：瘀痛寒熱初起，即發表散邪，疏肝之中兼以補養氣血之藥，如益氣養榮湯、加味逍遙散之類，以風藥從其性，氣藥行其滯，參、耆、歸、芍補氣血，烏藥、木通疏積利壅，柴、防、蘇葉表散，白芷腐膿通榮衛，肉桂行血和脈。輕者多服自愈，重者尚可苟延。若以清涼行氣破血，是速其亡也。《錦囊》。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乳巖門主方》 內消乳巖，乳癖奇方　將壁上活壁蟢用針托住，乘活以竹紙包如小球，食後白湯吞下。每日服一次，不過數日，乳內即癢，如蛛走狀，其核自消。

又方　生蟹殼砂鍋內炒脆，磨極細末，熱酒調服二錢，或打糊為丸，每服三錢，酒下不可間斷，消盡為止。

乳吹、乳痞、乳巖並一切無名大毒。

黃牛大角內嫩角火煅存性，一兩　鹿角火焙黃色，八錢　枯白礬三錢

和研極細末。熱酒調服三錢。

乳中有小塊不消不痛不癢，即名乳巖，宜早治，至六七年後，潰爛不救。錢青揀。

川貝母　連翹　栝蔞仁　當歸　炙甘草各二錢　柴胡　金銀花　白芨　何首烏　白芷　蒲公英　半夏各一錢五分　川黃連酒炒　漏蘆各一錢　金橘葉四十片　半枝蓮搗碎，二兩

先將夏枯草半斤和酒水五碗，煎至三碗，去渣入前藥同煎就一大碗，加去油乳香、沒藥細末各七分，不拘時服，外用五倍子焙乾為末，醋調服。

消乳巖丸方錢青揀。

夏枯草　蒲公英各四兩　金銀花　漏蘆各二兩　山茨菇　雄鼠糞兩頭尖　川貝母去心　連翹　金橘葉　白芷　甘菊花　沒藥去油　栝蔞仁乳香　去油　茜草根　甘草　廣陳皮　紫花地丁各一兩五錢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每早晚食後送下二三錢，戒氣惱。一方去栝蔞仁加天花粉、桔梗、廣膠，用夏枯草熬膏為丸。

乳巖初起。錢青揀。

青皮　甘草各等分

共研細末，每服二錢，用人參湯入生薑汁調，細細呷之，一日夜五六次至消乃已，神驗。年壯者不必用人參。

《醫鈔類編・癰疽中部・乳巖》 果能清心條慮，靜養調理，初宜神效括蔞散見後，次宜清肝解菀湯見後，外貼鯽魚膏見後，其核或消。若反復不應，瘡勢已成，不可過用尅伐致損胃氣，宜香貝養榮湯見癰瘧，或心煩不寐歸脾湯見血門，潮熱惡寒逍遙散見後，稍可苟延。如於腫核初起時即加醫治，用豆粒大艾炷當頂灸七壯，次日起皰挑破，用三稜針刺入五六分，插入冰螺散見後撚子，外用紙封糊。至十餘日，其核自落，外貼絳珠膏、生肌玉紅膏俱見癰疽外治，內服舒肝養血理脾之劑，生肌斂口自愈。

《外科真詮・胸乳部・乳巖》 得此症者，於腫核初起時，果能清心條慮，靜養調理，內服和乳湯、歸脾湯等藥，雖不能愈，亦可延生。若妄行攻伐，是速其危也。此症即俗名石榴翻花發。

歸脾湯

黃芪　黨參　白朮　當歸　茯神　棗仁　遠志　木香　甘草

《謙益齋外科醫案・乳部・乳巖》 方　寡居多鬱，鬱則肝火自焚。從外現之症，不過乳塊不移，其實內藏之肝絡已痿，謂胃養適，可二十年無妨。消散則難，症名乳巖。

加味逍遙散

王　高年氣血大衰，乳頭縮進，結塊無情，乳巖險症。

四物湯　製洋參　黃芪　青皮　鬱金　茯苓

錢　乳巖已成，難於圖治。怡情安養，帶疾延年。

歸脾湯

洪　血不養肝，肝氣鬱結，右乳脹硬，乳頭掣痛，勢成巖症。

當歸　白芍　青皮　橘葉核　夏枯草　柴胡　茯苓　大貝

孫　乳巖破潰，乳房堅腫掣痛，定有翻花出血之虞，極難圖治。

中生地　當歸　白芍　丹皮　大貝母　瓜婁仁　蒲公英　連翹　黑梔　甘草

胡　逢場作戲之人，其鬱結之病更難醫治，無他。解鬱之法，早已行之，則惟有更進一層，作禪家白骨觀耳。此意須濟亭先生自治之。

蒺藜一斤去刺，雞子黃拌炒乾陰爲丸，每服四錢，砂仁湯送服。

楊　乳巖破潰，在法無治，怡情安養，或可延年，擬以氣血並顧。

大生地　歸身　白芍　澤蘭　砂仁　廣皮　西洋參　白朮　丹皮

《疔瘡要訣・附救急良方》乳巖初起，不疼不癢，最惡之症。每日用山茨菰一錢，胡桃肉三枚，共搗酒下，以散爲度，外塗蒲公英。遲則不可救矣。又方用生蠣殼放砂鍋焙焦爲末，每服二錢好酒下，須逐日服，不可間斷。

《外證醫案汇編・乳脇腋部・乳巖》劉河馮　左乳結核，積久方痛，肝鬱成巖。宜襟懷寬解，庶可帶病延年。姑擬益氣養榮湯，以觀機宜。

《馬培之醫案・乳巖》速宜撇去塵情，開懷解鬱，以冀消化乃吉。擬方候裁。

西洋參　童便製香附　青皮蜜炙　川貝母　全瓜蔞　赤白芍　毛茹

陳皮　夏枯草　清半夏　當歸　佩蘭葉　紅棗頭

乳巖破潰，乳房堅腫、掣痛，定有翻花出血之虞，難治之症。姑擬養陰清肝。

中生地　當歸　白芍　黑梔　生甘草　羚羊片　丹皮　瓜蔞　大貝母　連翹　蒲公英

乳巖一年腫突，紅紫甫潰，兩目筋脈掣痛，難治之症。勉擬養陰清肝。

北沙參　麥冬　大貝　丹皮　當歸　羚羊片　黑梔　連翹　甘草　澤蘭　夏枯草　藕

肝鬱乳核氣化爲火，抽引掣痛，恐釀成乳巖大症，宜清肝湯主之。

當歸　瓜蔞　丹皮　夏枯草　連翹　大貝　黑山梔　澤蘭　北沙　白芍　金橘葉

血不養肝，肝氣鬱結，右乳脹硬，乳頭掣痛，勢成巖症。急爲清肝解鬱，冀消化爲要。

全瓜蔞　青皮　甘草　白朮　薄荷　當歸　柴胡　白芍　黑梔　丹皮　蒲公英　橘葉

暴怒傷陰，厥氣火偏旺，與陽明之痰熱交並於絡，以致乳房堅腫，頸顏連結數核，或時掣痛，已成巖症，脈數右洪，氣火不降，謹防破潰。急爲養陰清肝。

羚羊片　天門冬　全瓜蔞　大貝　丹皮　黑梔　鮮石斛　連翹　澤蘭　赤芍　黑元參　蒲公英

氣虛生痰，陰虛生熱，氣火夾痰交並絡中，乳巖堅腫，痛如蟲咬。此陽化內風，動擾不寧，每遇陰晦之日，胸悶不暢，陰虧液燥。宜養陰清氣化痰，緩緩圖之。

天冬　羚羊　夜合花　橘葉　鬱金　海蛤　薏仁　茯苓　川貝母　澤蘭　連翹　勃薺

乳核掣痛已減，肝火未清，脈尚弦數，仍以前法。

全瓜蔞　白芍　當歸　丹皮　夏枯草　連翹　北沙參　大貝　黑梔　澤蘭　合歡花　橘葉

肝氣夾痰，左乳房結核三月，幸未作痛，可冀消散。宜清肝散結。

當歸　柴胡　連翹　赤芍　香附　僵蠶　青皮　大貝　夏枯草　瓜蔞　蒲公英　橘葉

《醫略存真・乳巖・乳核辨》治核宜解鬱化痰，治巖宜解鬱清肝。再察脈之虛實，體之強弱，虛者略兼平補，以扶其正。陳《正宗》欲用艾灸針刺，此治乳癰之法，非乳巖、乳核之治法也。乳巖、乳核斷不可刺，刺則必敗且速。《全生集》欲用陽和丸，此治虛寒之病，非鬱火凝結之病也。鬱火方盛，斷不可以陰疽例視。最妙初覺即用消散，消散不應，必須寬懷怡養，隨症調治，猶可暫延。若抽掣作痛，即屬鬱火內動，急進清肝解鬱，外用清化膏丹敷貼。然醫藥雖嘗，終無濟於情志之感觸也。

再論乳巖，乃七情致傷之症，以憂思鬱怒，氣積肝胃而成。氣滯於經則脈絡不通，血亦隨之凝泣，鬱久化火，腫堅掣痛，非癰疽可用攻補諸法。奈醫以乳癰爲實，乳巖爲虛，泥用參、朮以滯其氣，氣盛而火愈熾，焉得不潰？歷年見是症破潰者，非補劑即服陽和湯，敗壞者多矣。故復申言，爲後學者戒。

《簡易醫訣・外科口訣》初起主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間服，亦可內消。若已成巖，唯補養氣血以冀復元。若不知此，妄行攻削，是速其危也。初起，周季芝以活鯽魚同野生山藥搗爛，入麝香少許，塗塊上，癢極勿騷動，

隔衣輕輕揉之，七日一塗，旋塗旋消正妙。又有乳頭收縮一證係肝經受寒，氣血不舒主當歸補血湯，加上桂、白芷、防風、木通如神。

紀事

《外科理例・乳癰》　一婦久鬱，右乳內結三核，年餘不消，朝寒暮熱，飲食不甘，此乳巖也。乃七情所傷，肝經血氣枯槁之症。宜補氣血，解鬱結，遂以益氣養榮湯百餘劑，血氣漸復，更以木香餅灸之，嘉其謹疾而消。此因症因情也。【略】

一妾，放出宮人，年四十，左乳內結一核，堅硬，按之微痛，脈弱懶言，此鬱結症也，名曰乳巖。須服解鬱結益氣血藥百貼可保，彼不爲然。服十宣散，流氣飲，瘡反盛。逾二年復請予視，其形如覆椀，腫硬如石，膿出如泔。予曰農清膿大，寒熱發渴，治之無功，果歿。此因情因脈因症而處治。

《外科交揮・乳癰》　又一妾，乃放出宮女，乳內結一核如粟，亦以前湯。彼不信，乃服瘡科流氣飲及敗毒散。三年後，大如覆碗，堅硬如石，出水不潰，亦歿。大抵鬱悶則脾氣阻，肝氣逆，遂成隱核，不痛不癢，人多忽之，最難治療。若一有此，宜戒七情，遠厚味，解鬱結，更以行氣之藥治之，庶中保全，否則不治。亦有二三載，或五六載，凡勢下陷者，皆曰乳巖，蓋其形巖凸似巖穴也，最毒。慎之！

《證治準繩・瘍醫準繩・乳癰乳巖》　乳巖　丹溪云：一婦人年六十，厚味鬱氣，而形實多妬，夏無汗而性急，忽左乳結一小核，大如棋子，不痛。自覺神思不佳，不知食味纔半月，以人蔘湯調青皮、甘草末，入生薑汁，細細呷，一日夜五六次，至五七日消矣。此乃奶巖之始，不早治，隱至五年、十年已後發，不痛不癢，必於乳下潰一竅如嚴穴，出膿，又或五七年、十年，雖飲食如故，洞見五內乃死，惟不得於夫者有之。婦以夫爲夫，失於所天，乃能生此。謂之巖者，以其如穴之嵌岈空洞，而外無所見，故名巖。患此者，必經久淹延，惟此婦治之早，正消患於未形，餘者皆死凡十餘人。

《外科正宗・乳癰治驗》　一婦人左乳結核，三年方生腫痛，診之脈緊數而有力，此陽有餘而陰不足也。況結腫如石，皮肉紫色不澤，此乳巖症也。辭不治。又一婦左乳結腫，或小或大，或軟或硬，俱不爲痛，已半年餘，方發腫如覆碗，堅硬木痛，近乳頭壘壘遍生疙瘩，時痛時癢，診之脈弦而數，腫皮慘黑不澤，此氣血已死，辭不可治。又一婦已潰腫如泛蓮，流血不禁，辭後果俱死。

《女科撮要・乳癰乳巖治驗》　一婦人右乳內結三核，年餘不消，朝寒暮熱，飲食不甘，此乳巖。以益氣養榮湯百餘劑，血氣漸復，更以木香餅熨之，喜其謹疾，年餘而消。

《外科全生集・醫案・乳巖醫案》　婦乳患一白疽，寒熱痛甚。余以陽和丸同二陳湯煎服，得睡痛息，連進三服全瘉。又婦患者相若，伊婦弟亦習外科，以夏枯、花粉、連翹、橘葉等藥，連服五劑，號痛不絕。延余治，因向白色，今變微紅，難以全消。即書肉桂、炮薑、麻黃加二陳湯，令伊煎服。今晚痛止能睡，明日皺皮縮小，服下果然。連進數劑，患頂不痛而潰，貼陽和解凝膏收功。

一婦兩乳皆患乳巖，兩載如桂圓大，從未經醫。因子死悲哭發威，形大如杯。以五通丸、犀黃丸每日早晚輪服，九日全消。又男子患乳巖。先用鯽魚膏貼上兩日，發大如拳，其色赤紅，始來就醫。令其揭下，與服陽和湯四劑。倘色轉白可救，色若仍紅無救矣。四日患色仍紅，哀懇求治。以犀黃丸、陽和湯輪服。服至十六日，四餘皆消，獨患頂潰。用蟾拔毒三日，半月收功。

《瘍科會粹・乳巖》　隆慶庚午，予自秋闈歸，則亡妹已病，蓋自七月乳腫痛不散，八月用火針取膿，醫以十全大補湯與之，外敷鐵箍散，不效，反加喘悶。九月產一女，潰後益大而乳房爛盡，延及胸腋，膿水稠黏，出膿幾六七升，略無斂勢，十一月始歸就醫，改用解毒和平中劑，外掺外肌散、龍骨、寒水石等劑，膿出不止，流濺所及即腫皰潰膿，兩旁紫黑，瘡口十數，胸前腋下，皆腫潰，不可動側，其勢可畏。余謂，產後毒氣乘虛而熾，宜多服黃耆，解毒補血，益氣生肌，而醫不敢用。十二月中旬後，益甚，瘡口甘餘，諸藥盡試不效，始改用予藥。時膿穢黏滯，煎楮葉豬蹄湯沃之。頓爽，遒治一方，名黃耆托裏湯。黃耆之甘溫以排膿益氣生肌爲君，甘草補胃氣解毒，當歸身和血生血爲臣，升麻、葛根、漏蘆爲足陽明本經藥，及連翹、防風皆散結疎經，瓜蔞仁、黍黏子解毒去腫，皂角刺引至潰處，白芷入陽明敗膿長肌，又用川芎三分，及

肉桂、炒蘗爲引用，每劑入酒一盞，煎送白玉霜丸，疎膿解毒。時膿水稠黏，方盛未已，不可遽用收澀之藥，理宜追之。以翠青錠子外掺，明日膿水頓稀，痛定穢解，始有向安之勢。至辛未新正，患處皆生新肉，有紫腫處，俱用蔥熨法隨手消散。但近腋足少陽分，尚未斂，適加柴胡一錢，青皮三分及倍川芎。膿水將淨者，即用搜膿散掺之。元宵後遂全安。

萬曆癸卯二月時，侍御趙薹菴，提學南畿，托敝縣令致意，約會於茅山。予以舘誼，不容辭，特往赴之。則有病，欲求治也。袒其胸，瘡口大如碗，惡肉紫黯，惡肉紫黯，嶙峋嵌深，宛如巖穴之狀，臭不可近。予問：何從得此？曰：舘試厦下，意不能無鬱；夏月，好以手捋乳頭，遂時時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藥，汁止而乳房有核。既南來，乳核輒腫痛。一書吏頗知醫，謂：汁欲出而爲膏藥所沮，又不得歸經，故滯爲核。聞婦人血，上爲乳汁，今汁亦血類也。宜飲芎歸酒，行其滯血，核自消矣。吾以爲然而飲之，核如故而吐血衄血大作。飲京口張醫藥，吐衄止而腸風作。張矜自功，謂血從下出者順，然體則重困矣。復飲他醫藥，便血亦止，乳核之勢日益張，遂至於潰。一草澤醫，能煉砒治痔漏，私計，此亦漏瘡也，納藥其中，痛欲死，潰不可支，故至於此。予意，在法爲不治，而見其精神尚王，飲嗽自如，無甚惡候，尚可延引歲月，爲之定方而別。後校士廣陵，不相聞問，遂改用它醫藥，至八月初，以滯下發噦死。夫男子患乳品者，少矣，其起又甚微眇，而三爲盲醫所誤，遂至此。砒，誠不可納也，芎、歸何罪乎？不可不書之以爲後鑒。

《外科醫鏡・己部・乳巖乳癌乳癖及治驗》 張戟門觀察輿夫之母，某氏年六十，外患乳巖，邀予診時已潰破，大如手掌，其高凸崚嶒，與假山無異，碰之鮮血迸流，味甚腥穢，疼痛澈心，形容憔悴，納穀無多，內熱口渴，夜臥不安，當以青九一丹掺之，外用玉紅膏攤紙罩貼。內服炒歸身三錢，炒山梔二錢，帶心麥冬硃砂拌三錢，硃茯神三錢，杭白芍三錢，炒丹皮錢五，枯黃芩錢五，細生地三錢，炙黑草一錢，炙蓮房錢五。

《徐評外科正宗・乳癰乳巖論》 一男子年過五旬，因妻喪子不成立，憂鬱傷肝，左乳結腫。半年痛甚作腐，肝脈弦數。先用小柴胡湯加青皮、山梔、遠志、貝母，數服而肝脈稍平。又用八珍湯，仍加前藥。十餘服，其腫漸腐爲膿，更服益氣養榮湯，庶保收斂。彼爲內醫所惑，謂鬱怒傷肝，肝經有火，不必用補，更服降火流氣寬中等劑，致食少便祕，發熱作渴。復請余治，肝脈復弦，口乾作渴，邪火內淫，飲食減少，脾土受傷，便祕發熱，陰血竭而爲燥爲熱。已上俱內損症也，辭不治。後月餘果死。

徐曰：此即男子乳巖，本屬難治。

圖表

《瘡瘍經驗全書・乳巖圖說》



此毒陰極陽衰，奈虛陽積而與血無陽，安能散，故此血滲於心經，即生此疾。若未破可療，已破即難治。捻之內如山巖，故名之。早治得生。若不治，內潰肉爛，見五臟而死。

木破用蠲毒流氣飲加紅花、蘇木、生地、熟地、青皮、撫芎、烏藥、甘草、小柴胡、瓜婁仁。

又方：撫芎、柴胡、青皮、香附各二兩、甘草、玄胡索、陳皮、桔梗、黃芩、梔仁、枳殼、天花粉、烏藥、白芷、貝母各一兩、砂仁一兩五錢、蔓荊子炒一兩，右爲末，水丸，每服二錢，日進三四服，作煎劑服之亦可。

失榮

題解

《謙益齋外科醫案・項部・失榮馬刀》 牙斷堅腫無情，按之如石，已及半載，有時痠楚而不痛，症名失榮。

《瘍科捷徑・項部・失榮症》 失榮誠是失榮緣，耳後多生頸項前，初起如痰堅不動，潰時皮色愈剛堅，綿延日久形消瘦，若是翻花難許痊。

《外科切要・外科便讀・失榮症》 外搗葱調蜂蜜貼，藥諒虛實大舒肝，失榮耳旁及項肩，起如痰核不動堅，皮色如常日漸大，憂思怒鬱火凝然，日久氣衰形削瘦，愈潰愈硬現紫斑，腐爛浸淫流血水，瘡口翻花治總難，外貼阿魏化堅膏，內服利榮散堅丸。

《簡易醫訣・外科口訣》 不痛而堅，形大如拳者，惡核失榮也。

《外科易知・陰疽・失榮》 此患多生肩甲以上，初起微腫，皮色不變，日久漸大，堅硬如石，推之不移，按之不動，其症與石疽相同。急照石疽各方治之。

論說

《外科正宗・雜瘡毒門・失榮症》 失榮者，先得後失，始富終貧，亦有雖居富貴，其心或因六欲不遂，損傷中氣，鬱火相凝，隧痰失道停結而成。其患多生肩之以上，初起微腫，皮色不變，日久漸大，堅硬如石，推之不移，按之不動；半載一年，方生陰痛，氣血漸衰，形容瘦削，破爛紫斑，滲流血水。或腫泛如蓮，穢氣薰蒸，晝夜不歇，平生疙瘩，愈久愈大，越潰越堅，犯此俱為不治。

《外科大成・分治部上・頸項部・失榮症》 失榮症生于肩項耳前耳後等處，初起如痰核，日久漸大，堅硬如石，推之不動，按之不移。一年半載方生陰痛，氣血漸衰，形容削瘦，破爛紫斑，滲流血水，或如泛蓮，兼多穢氣。愈久愈大，越潰越堅。此由先得後失，六慾不遂，隧痰失道，鬱火凝結而成。乃百死一生之症，宜內服和榮散堅丸，外貼飛龍阿魏化堅膏。雖不獲全愈，而不致夭亡。誠緩命之至藥也。

《瘍科會粹・脫營失精》 夫脫營者，營氣內奪，五志之火煎迫為患。所以動輒煩冤喘促。五火交煽於內，經久始發於外，發則堅硬如石。毓仁所謂：初如痰核，久則漸大如石，破後無膿，惟流血水，迺百死一生之證。是以不立方論，良有以也。其形著也，或發膺乳腋脇，或發肘腕脛膝，各隨陰陽偏阻而瘕聚其處，久而不已。五氣留連，病有所併，則上下連屬。如流注。然不可泥於毓仁之耳前後及項間，方目之為失營也。以始發之時，不赤不痛，見證甚微，是以病者略不介意，逮至腫大硬痛，蟠根錯節已極，豈待破後無膿，方為百死一生之證哉。原夫脫營之病，靡不本之於鬱，若鬱於臟腑，則為噎隔等證。此不在臟腑，病從內生，與流注、結核、乳癌、同源異派。

《瘍科心得集・辨失營馬刀生死不同論》 失營者，由肝陽久鬱，惱怒不發，營虧絡枯，經道阻滯，如樹木之失於榮華，枝枯皮焦故名也。生於耳前後及項間，初起形如栗子，頂突根收，如虛痰癆瘤之狀，按之石硬無情，推之不肯移動，如釘着肌肉者是也。不寒熱，不覺痛，漸漸加大，後遂隱隱疼痛，痛着肌骨，漸漸潰破，但流血水無膿，漸漸口大內腐，形似湖石，凹進凸出，斯時痛甚徹心，胸悶煩躁，是精神不收，氣不攝納也；隨有瘡頭放血如噴壺狀，逾時而止，體怯者即時而斃，如氣強血能來復者，亦可復安，若再放血，則不能久矣。

《瘍醫大全・腦背部・失榮證門主論》 陳實功曰：失榮證得之於先得後失，始富終貧，亦有雖居富貴，其心或因六欲不遂，損傷中氣，鬱火相凝，隧痰失道，停結而成。其患多生肩之上，初起微腫，皮色不變；日久漸大，堅硬如石，推之不移，按之不動。半載一年，方能作痛，氣血日衰，形容瘦削，破爛紫斑，滲流血水，或腫泛如蓮，穢氣薰蒸，晝夜不歇，平生疙瘩，愈久愈大，越潰越堅，犯此俱為不治。當以和榮散堅丸、飛龍阿魏化堅膏治之，雖不能愈，誠緩命之金丹也。治此證與乳巖相似。《正宗》

《謙益齋外科醫案・項部・失營馬刀》 失榮者，失其榮華也。病之所

由，盡在命名兩字。發此病者，肝血以爲火劫，生氣無權，非尋常之鬱比也。症屬難治。

綜述

《瘍科心得集・辨失營馬刀生死不同論》 此證爲四絕之一，難以治療。若犯之者，宜戒七情，適心志，更以養血氣、解鬱結之藥，常常服之，庶可綿延歲月，否則促之命期已。其應用之方，如加味逍遥散、歸脾湯、益氣養營湯、補中益氣湯、和營散堅丸等，酌而用之可也。

《瘍醫大全・腦背部・失榮證門主方》 和營散堅丸《正宗》 失榮證堅硬如石，不熱不紅，漸腫漸大者服。

人參　當歸身　白朮　白茯神　香附　廣橘紅　熟地各二兩　天南星　貝母　柏子仁　遠志　牡丹皮　酸棗仁各一兩　角沉　蘆薈各八錢　龍齒一對，煅，如無龍齒，以鹿角尖二兩煅，代之　硃砂六錢，乳細爲衣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八十丸，食後用合歡樹根皮煎湯送下。患者若改往從新，淡薄甘命，其中有得愈者，十中一二，否則難脫然也。

飛龍何魏化堅膏《正宗》 治失榮證及癭瘤、乳巖、瘰癧、結毒，初起堅硬如石，皮色不紅，日久漸大，或疼或不疼，但未破者，俱用此貼。用蟾酥丸藥末一料，加金頭蜈蚣五條，炙黃去頭、足，研末同入熬就，乾坤一氣膏二十四兩化開，攪極均，重湯內頓化，紅緞攤貼，半月一換。輕者漸消，重者亦可停止，常貼保後無虞矣。

《謙益齋外科醫案・頸部・失榮馬刀》 孫　左頸結核，堅硬色白，經年不潰。脈左濇右，洪症名失榮。水虧木枯，失向榮華之謂也。平素操勞太過，子虛盜母，精氣受奪。《內經》謂精奪則虛，治宜壯水和肝以養正，使水火既濟，精氣內復，斯不治肝，而肝得榮華矣。

生地　元參　牡蠣　柏子仁　歸身　丹參　茯神　杞子　棗仁

二診　虛不受補，頗爲逆候，診脈弦數，兼乎風火相乘，再以疎風清化。

夏枯草　甘菊　鉤勾　夕利　連翹　決明　元參　丹皮　楊　肝鬱夾痰，頸右失榮堅腫，按之無情。迄今五日，頸項掣痛，肝脾兩傷，氣血並損，姑以益氣養榮。

冬朮　歸身　太生地　川芎　白芍　陳皮　半夏　夏枯草

徐　肝鬱不舒，氣火夾痰，凝結頸項，失榮堅腫，推之不移，按之無情，消解極難。

四物湯　夏枯草　大貝　丹皮　鉤勾　橘葉

趙　鬱結見於色脈，項間結核，堅腫不移，失榮馬刀之漸。

歸身　蒺藜　香附　丹皮　牡蠣　金鈴子　桑葉

《外科輯要》 陽和湯　治陰毒白疽，平塌色黯，不腫不痛者，及脫疽、附骨、流注、鶴膝、橫痃、骨槽、乳癖、瘰癧、失榮、石疽一切陰症，兼治寒凝疼痛紅腫。陽症勿服。

大熟地二兩　白芥子二錢炒研　鹿角膠三錢　肉桂桂枝更妙　生甘草各一錢　炮薑炭　麻黃各五分，去根節

右水煎服後，更飲酒一盃，以助藥力。未成即消，已成即潰。

《外科切要・外科藥方部・和榮散堅丸》 治失榮，調和榮血，散堅開鬱。和榮散堅丸消鬱，開結益虛理肝脾，八珍貝桔陳香附，昆布升紅枯草宜。

《外科切要・外科藥方部・阿魏化堅膏》 用蟾酥丸藥末一料，金頭蜈蚣五條，炙黃去頭足，共研勻，將太乙膏二十四兩重湯炖化，離火入前末藥，攪冷爲度。每用時以重湯炖化，用紅絹攤貼。半月一換，輕者漸消，重者亦可少解。常貼可保不致翻花。

《馬培之醫案・失榮》 失榮堅腫，筋脈攣痛，宜清肝解鬱。

川芎　當歸　白芍　生地　夜交藤　僵蠶　蛤粉　大貝　鉤鉤　夏枯草　丹皮　金橘葉

失榮堅腫，痛攣肩背，原方加黑山梔三錢，去夜交藤、鉤鉤。

操勞思慮，鬱損心脾，木失暢榮，氣化爲火，陽明濁痰藉以上升，致頸左堅腫，成爲失榮。煩熱刺痛，痰火交並絡中，投劑以來，腫熱略減，惟動則氣昇，飲咽作阻。卧則漸平，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根，水不養肝，蟄藏失職，肝逆直奔，肺胃職是之故。宜滋水柔肝，納氣歸腎。但舌苔白滑而兩邊尖，漸縫陰分固傷，上焦痰氣瘤鬱，似宜先清其上，兼平肝木，俾鬱解痰消，飲食暢進，嗣後再商補腎。

服清肺化痰之藥。

肝鬱夾痰，項右失榮，堅腫，經今五月，胸背頸項攣痛，肝脾兩傷，氣血並損。姑擬益氣養榮。

當歸身　黨參　冬术　白芍　川芎　清半夏　陳皮　炙甘草　炒生地　佩蘭　紅棗　煨薑

《外證醫案彙編・項部・失榮證》 元基董　失榮已潰，愈爛愈堅。不時滲流血水，脈形皆現虛象，是謂敗症。但不可棄而不治。古人立和營散堅丸，最爲洽妥。舍此別無他法矣。

血瘤

題解

《證治準繩・瘍醫準繩・癭瘤》 若勞役火動，陰血沸騰，外邪所搏而爲腫者，其自肌肉腫起，久而有赤縷，或皮俱赤，名曰血瘤。

《外科理例・辨瘤》 若發腫都軟不痛者，血瘤。

《外科正宗・瘿瘤論》 心主血，暴急太甚，火旺逼血沸騰，復被外邪所搏而腫，曰血瘤。

《醫鈔類編・癭瘤門・癭瘤總論》 微紫微紅，軟硬間雜皮膚中隱隱若紅絲糾纏，時時牽痛，誤有觸破血流不止者，名血瘤。

論說

《外科大成・癭瘤》 血瘤屬心，皮膚纏隱紅絲，軟硬間雜。

《洞天奧旨・血瘤贅》 血瘤而贅生於皮外者，乃臟腑之血瘀，而又有濕氣入於血中，故生於外也。初生之時，亦有細於髮者，久之而大矣。小者如膽，大者如茄。

綜述

《外科正宗・癭瘤論》 血瘤者，微紫微紅，軟硬間雜，皮膚隱隱，纏若紅絲，擦皮血流，禁之不住；治當養血凉血，抑火滋陰，安斂心神，調和血脈，芩蓮二母丸是也。

《洞天奧旨・血瘤贅》 以利刃割斷，即用銀烙匙燒紅一烙，即此血，且不潰，不再生也。否則復出，血瘤一月如舊。

《外科輯要》 大甘花散治血瘤初起，凡蒂大頭小者皆可，先以醋調，另筆搽瘡中，不可近甘草，次日縮。

《外科明隱集・備用諸各偏方・治血瘤妙方》 甘草熬膿汁，以筆蘸塗瘤之週圍。又用芫花、大戟、甘遂各等分三味，共研細末，醋調。另用一筆蘸塗於甘草圈之內，不可相連耐，是因其藥相反之故。塗後次日瘤當縮。不再，如前法塗之，不過三四次即愈。

《鰾溪外治方選・癭瘤門》 血瘤初起，以薄綿花剪如瘤大一塊，在鷄子清內浸濕貼之，略乾，仍以筆蘸鷄子清潤之，勿斷，四五日即消盡。

紀事

《外科正宗・癭瘤論》 一婦人氣衝穴生瘤，紅紫堅硬，乃血瘤也。請視之，心、肝二脈俱已洪數，其患得之心氣鬱結，肝氣受傷之故，辭不可治。後請京師明公醫治，其時頭已穿潰，雖強投補托、化堅、凉血等劑，日潰日爛，終至不應。破經兩月，一日涌出紫血盆許，隨即身亡。後人問曰：何以致此？予曰：心脈洪數，心火肝也；肝脈弦數，肝氣傷也；火旺逼血妄行，肝氣傷不能藏血，後破之必出血不止，多致危亡，預辭不治者，此意也。

《洞天奧旨・血癭贅》 鐸於腋中曾生此瘤，甚小如細指也，偶爾必癢。友人給生八角蝨，余心疑而更癢。自思蝨遇水銀而死，而書齋之中無水銀也。曾爲人治下疳，方中用水銀，乃取而擦腋下，甚重，至痛而止，夜卧則忘

其痛矣。早起見席有血筋一條，取觀之，及腋下所生血瘤已墮落矣。余嚼之不能斷，始知前方能去瘤也，因商酌載之，治初起之瘤，頗多驗。

圖表

血瘤贅

《外科啓玄・血瘤贅》



凡生血流贅，小而至大，細根蒂者與茄子相似，宜調惡針散，一服即以利刃割去，以銀烙匙燒紅一烙即不流血，亦不潰，不再生。不然，復出血瘤，不一月如舊。宜仍依前法治之即安。

瘿瘤

題解

《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瘿瘤》病多著於肩項，瘤則隨氣凝結。此等皆年數深遠，寖大寖長，堅硬不可移者名曰石癭，皮色不變者名曰肉瘤，筋脈露結者名曰石癭，赤脈交結者名曰血瘤，隨憂愁消長者名曰氣癭。五癭皆不可妄決，破則膿血崩潰，多致夭枉。瘤則有六，骨瘤、脂瘤、氣瘤、肉瘤、膿瘤、血瘤，亦不可決潰。肉瘤尤不可治，治則殺人。惟脂瘤破而去其脂粉則愈。

《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瘿瘤疣疔》舊分五癭六瘤，惟薛立齋止言五瘤。蓋癭瘤本共一種，皆痰氣結成，惟形有大小，及生頸項遍身之殊耳。立齋云：肝統筋，怒動肝火，血燥筋攣，曰筋瘤。心主血，勞役火動，陰火沸騰，外邪所搏而爲腫，曰血瘤。脾主肉，鬱結傷脾，肌肉消薄，外邪搏而爲腫，曰肉瘤，肺主氣，勞動元氣，腠理不密，外邪搏而爲腫，曰氣瘤。腎主骨，勞傷腎水，不能榮骨則爲重，曰骨瘤。瘤之名有五者此也。仁齋云：筋脈呈露曰筋癭，赤脈交絡曰血癭，皮色不變曰肉癭，隨憂愁消長曰氣癭，堅韌不可移曰石癭。癭之名有五者此也。癭瘤俱內應五臟，藥治相同。

論說

《外科證治書・發無定處證・瘿瘤》大者爲癭，小者爲瘤。癭證蒂小而下垂，瘤證項小而根大。癭多生於肩項兩頤，瘤則隨處可生。諸書雖有五癭、六瘤之名類，要皆七情六慾，臟腑受傷，經腠乖變，氣凝阻逆所致。瘤證易治，癭證鮮有痊者。癭證內用開結散，內府神效方，外用蛛絲纏法，或甘草縮法，緩緩消磨亦能縮愈。切勿輕用刀、針，致血出不止，立見危殆。

瘤證惟粉瘤最多，其色粉紅，多生耳項前後，亦有生於下體者，乃腠理津沫，偶有所滯，聚而不散則漸成此瘤也。治宜針破擠出脂粉，用生南星、大黃等分爲末，以白玉簪花根搗汁調敷之。然每有愈而復發者乃內有胳囊，化淨膏貼，生肌自愈。

又有黑沙瘤多生臀腿，其腫大小不一，以手攝起，內有黑色者是。亦用針刺，出黑沙有聲，軟硬不等。

又有髮瘤，多生耳後髮下寸許，軟小高突，按之不痛，亦用針刺之，粉髮齊出。

又有蝨瘤，髮後其癢徹骨，開破出蝨無數，內有極大一蝨，出之方盡。此三者皆同粉瘤治法，或用艾灸之亦可。

又有蟲瘤，每生脇下，本憂鬱結成，治難獲效。

又有貼骨瘤，貼骨而生，極疼痛。用枸杞根連皮骨、野菊花根連皮骨切

片曬乾，以多爲妙，再加地丁根同煎，一服即愈。

綜述

《謙益齋外科醫案・項部・癭瘤》 肝主筋膜，其脈並少陽之經，與督脈會於巔頂。性散多急，肝陽亢逆，津液聚結爲痰，久凝如石，附着頸項，所謂挾癭是也。茲診脈數口乾，心中煩亂，陽化內風，煽燥震動。君主神明，宜用靜藥，堅和陰陽，勿用攻消之劑。若能安養，可望消散，故用天王補心丹。

俞　氣炎結癭，當以沙散。

生地　當歸　夏枯草　瓜蔞仁　鬱金　大貝　山梔　丹皮酒炒

《瘍科會粹・古集・癰疽・項部・癭瘤》《靈樞》云：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疾前二字，衍文也，筋當作結。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及，發爲筋瘤。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爲腸瘤。久者數歲迺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爲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並，日以益大，則爲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居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爲膿，無熱則爲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刺節真邪篇》。此皆虛邪中人爲病，弗去而久留著，故積歲累而成疽瘤也。

《三因》云：癭多著於肩項，瘤則隨所凝結，此等皆年數深遠，浸大浸長，堅硬不可移者，名曰石癭。皮色不變者，名曰肉癭。筋脈露結者，名曰筋癭。赤脈交結者，名曰血癭。隨憂愁消長者，名曰氣癭。五癭皆不可決破，決破則膿血崩潰，多致夭柱。瘤則有六，骨瘤、脂瘤、氣瘤、肉瘤、膿瘤、血瘤，亦不可決潰。肉瘤尤不可治，治則殺人。惟脂瘤，破而去脂粉則愈，丹溪云：服癭瘤藥，先須斷厚味。《入門》：嬰瘤，所以兩名者，以癭形似櫻桃，一邊縱大，亦似之槌，槌而垂，皮寬不急，原因憂悲所生，故又曰癭氣。今之所謂影囊者是也。瘤，初起如梅李，皮嫩而光，漸如石榴瓜瓠之狀。原因七情勞慾，復被外邪，生痰聚瘀，隨氣留住，故又名曰瘤癭，總皆氣血凝滯結成。惟憂悲耗傷心，故癭多著頸項及肩。勞慾邪氣，乘經之虛而住，故瘤隨處有之，切不可輕用針刀決破，破則膿血崩潰，滲漏無已，必致殺人。

海藻丸　治癭瘤通用。

海藻洗晒　川芎　當歸　官桂　白芷　細辛　藿香　白蘞　昆布洗曬　明礬煆，各一兩　海蛤煆　松羅各七錢半

右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一丸食後含嚥下。

守癭丸　治癭瘤結硬。

通草二兩　杏仁去皮、尖，研　牛蒡各一合　昆布洗　射干　訶梨勒　海藻洗，各四兩

右末，煉蜜丸彈子大，每一丸食後噙化，日三。

海藻酒方　治頸下卒結核，漸大欲成癭瘤。

右和海藻洗去鹽一斤，酒二升，漬一宿，取一二合飲之，酒盡，捋海藻曬、搗末，酒調一錢匕，日三即瘥。如浸用絹袋盛了浸，春二日，秋冬三日。

白頭翁丸　治氣癭、氣瘤。

白頭翁半兩　昆布十分，洗　通草　海藻洗，各七分　連翹　玄參各八分　桂心三分　白蘞六分

右末，煉蜜和丸，桐子大，每五丸用酒送下，忌蒜、麵、生蔥、豬、魚。

海藻散堅丸　治肝經癭瘤。

海藻　昆布各二兩　小麥四兩，醋煮，炒乾　龍膽草二兩

右末，煉蜜丸，桐子大，每二十丸臨臥白湯送下，並噙化嚥之。

五癭在頸項間，皮寬不急，纍纍而垂得是也。宜破結散、消癭丸、海藻丸、昆布丸、黃藥酒、藻藥散，兼以針灸法同施方有效。及常服復元通氣散、蠟礬丸，自然縮小。

木通散　治頸下卒生結囊欲成癭。

木通　松羅　桂心　蛤蚧酥炙　白蘞　琥珀　海藻洗　昆布洗，各一兩

右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無時。

昆布丸

檳榔　昆布　海藻各二兩

右末，煉蜜丸，彈子大，每用一丸，含嚥化下。

治項下癭《選粹》

以豬穎一個，入海藻、昆布各三錢，每夜飯後臨臥，酒調服二錢。

藻藥散　治氣癭。

海藻酒洗，二兩　黃藥子二兩，萬州者佳

右末。置掌中，以舌時時舐，以津嚥下，消三分之二止藥，先須斷厚味，戒酒色。

按：《本草》：黃藥子，主諸惡腫瘡癭。《斗門方》，以浸酒療項下癭氣。《醫學綱目》及丹溪誤作黃藥。蓋藥、藥字相近，又誤藥爲連，則其失愈遠矣。

通氣丸　治癭氣。

海藻　海帶　昆布　夏枯草　木通各一兩　訶子　薄荷各五錢　杏仁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芡實大，每一丸噙化，兼灸以泄癭氣方效。

黃藥酒　治忽生癭疾及一二年者。

右用萬州黃藥子三斤，須緊重者爲上，如輕虛即是他州者，力慢，須加一倍。以無灰酒一斗，投藥在內，固濟瓶口，以糠火燒一伏時，停，待酒冷，即令患者時時飲一盞，忽令絕酒氣，經三五日，常把鏡自照，覺消則停飲，不爾，令人項細也。用火時不可多，惟燒酒氣香出瓶，頭在津即止火，不待經宿也。已驗如神，忌毒食。

三因破結散

海藻洗　草龍膽　海蛤　通草　昆布　礬石枯　松羅各三分　麥麵四分半夏　貝母各二分

右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忌鯽魚、豬肉、五辛、生菜，諸雜毒物，十日知，二十日愈。

羅氏寶金散　偏醫癭氣，無不瘥。

豬羊腐十對，暖水洗去脂膜後，曬乾，杵爲細末，則豬羊腐，即豬羊外腎，適囊中之卵也

海藻洗　海帶洗，各二兩　丁香　木香　琥珀研　麝香研，各二錢半　真珠研，半兩

右件，先將丁香、木香、海藻、海帶杵爲細末，入下項藥末合和，再研細，重羅過，每服一錢，熱酒一盞調服，夜臥服，垂頭而睡。若在室男女，十服必效。如男子歸人患者，一月見功。有胎不可服。

針砂方　治氣癭。

右用針砂浸於水缸中，平日飲食皆用此水，十日一換針砂，服之半年自然消散。

又方　治癭氣胸膈壅塞，頸項漸麤，宜用此方。

商陸　昆布洗，各二兩　射干　羚羊角　木通　海藻洗　杏仁湯浸，去皮尖，麩炒黃，各一兩　牛蒡子兩半，微炒

右㕮咀，每三錢水一中鍾，生薑半分，前六分，去滓溫服，無時。

治癭氣神驗方

琥珀　桔梗各半兩　烏賊魚骨　昆布洗，各一兩　赤小豆酒煮熟，焙　小麥酒煮，各三分

右末，煉蜜丸小彈之大，綿裹一丸，常噙嚥津。

神效開結散　治癭疾，不問年歲，極驗。

沉香　木香　橘紅四兩。《入門》作陳皮　豬靨子生於豚豬項下。《入門》作豬厭肉子。生豬項下咽喉系，一枚如棗大，微扁色紅，取四十九箇，瓦上焙乾。靨音掩，俗名咽舌，又名豬氣子，在豬喉系下肉團一枚，大如棗，微扁色紅　真珠四十九粒，砂鍋內泥封口，煅過，系一枚如棗大，取四十九。《入門》作沉香二錢，木香三錢

右末，每服一錢，臨臥冷酒調搽，徐徐嚥下，輕者三五服，重者一料全愈。修合用除日效。忌鹹酸油膩澀氣等物。

六瘤者，隨氣凝結皮膚之中，忽然腫起，狀如梅李，皮軟而光，漸如盃卵。若發腫都軟不痛者，血瘤。發腫日漸增長而不大熱，時時牽痛者，氣瘤。氣結微腫，久而不消，後亦成膿，諸癰瘤，疣，贅等，至年衰皆內潰，治於壯年可無後憂。按之推移得動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動者，不可取也。瘤無大小，不量可否而妄取之，必妨人命。俗云：瘤者，留也，不可輕去。不爲無理。治法，先以鐵罐膏點瘤頂上，令肉黑腐，不痛方可，以刀剪去黑腐，又以藥塗，令肉腐潰，又可剪之，又塗又剪，瘤根去盡爲度。若怕針刀者，卻以井金散塗之，令肉黑極，十分腐爛方可用刀剪之，刮之。若稍有些肉不黑盡，恐肉未死。肉未死，血亦未死，血未死，則不可剪刮，恐血來多，致有昏暈之失。其肉十分黑極，十分腐爛，推得動者，此肌肉死也，肌死則血死，其血死迺可剪刮無妨，雖血瘤、肉瘤，取之亦無妨也。小瘤取之即愈，大瘤取之，有半載肌肉麻痺也，宜服養氣血藥，久之自愈。

薛：《內經》云：肝統筋而藏血，心裹血而主脈，脾主肉而統血，肺主氣而司腠理，腎統骨而主水。若怒動肝火，血涸而筋攣者，其自筋腫起，按之如筋，久而或有血縷，名曰筋瘤，用六味地黃丸、四物、山梔、木瓜之類。若勞役火動，陰血沸騰，外邪所搏而爲腫者，其自肌肉腫起，久而有赤縷或皮俱亦，名曰血瘤，用四物、茯苓、遠志之類。若鬱結傷脾，肌肉消薄，外邪所搏而爲腫者，其自肌肉腫起，按之實軟，名曰肉瘤，用歸脾、益氣二湯。若勞傷肺氣，腠理不密，外邪所搏而壅腫者，其自皮膚腫起，按之浮軟，名曰氣瘤，用補中益氣之類。若勞傷腎水，不能榮骨而爲腫者，其自骨腫起，按之堅硬，名曰骨瘤，用地黃丸及補中益氣湯主之。夫瘤者留也，隨氣凝滯，皆因臟腑受傷，氣血乖違，當求其屬，而治其本。大凡屬肝膽二經結核，八珍加山梔、膽草，以養氣血，清肝火。六味丸，以養肺金，生腎水。若屬肝火血燥，須生血涼血，用四物二地，丹皮酒炒黑、膽草、山梔。若中氣虛者，補中益氣兼服。若失治其法，脾胃虧損，營氣虛弱，不能濡於患處，或寒氣凝於瘡口，榮氣不能滋養患處，以致久不生肌而成漏者，悉調補脾胃，則氣血壯而肌肉自生矣。若不慎飲食起居及六淫七情，或用寒涼，蝕藥，蛛絲纏，莞花線等法，以治其外則誤矣。《入門》：但有一種脂瘤，紅粉色，全是痰結，用利刀破去脂粉則愈。或有如茄垂下，根甚小者，用藥點其蒂，俟茄落即用生肌斂口藥敷之，防其出血。《正宗》：又一種粉瘤，紅粉色，多生耳項前後，亦有生於下體者，全是痰氣凝結而成，宜鈹針破去脂粉，以三品一條鎗插入數次，以淨內膜，自愈。又一種黑砂瘤，多生臀腿，腫突，大小不一，以手捏起，內有黑色是也。亦用針刺，內出黑砂有聲，軟硬不一。又一種髮瘤，多生耳後髮下，寸許，軟小高突，按之不痛，亦針之，粉髮齊出。又一種蛔蟲瘤，生於脇下。又一種疽瘤，連生肩膊，詳在後治驗中。予觀古又有蝨瘤矣，但其形狀之異，皆五臟濕熱，邪火，濁氣，瘀血各感則成。此非正病也。以上數瘤，皆親手治驗，非謬也。

清上消鬱湯　治痰火氣血鬱結作核成瘤，脈弦而滑，在上部者。

昆布洗　玄明粉　陳皮　薑夏　黃連　海藻　莪术　川芎　香附　青黛　白芥子

右薄荷煎服。

解下除濕湯　治濕熱鬱結，氣血凝滯作核成瘤，在下部者。

海藻洗　黃蘗　三稜　香附　青皮　梔子炒　連翹　檳榔　木通

右薄荷水煎服。

南星散《入門》《綱目》作南星膏　治皮膚頸項面上瘤及結核，大者如拳，小者如栗，或軟或硬，不癢不痛。宜用此藥，切不可輒用針灸，多致不救。

生南者大者，一枚

右細研爛，入好醋五七點，杵如膏，先以細針刺患處，令氣透，卻以膏藥攤貼，覺養則頻換貼取效。

《入門》：熱者加黃蘗，虛者加川烏尖少許。《選粹》：亦有以攢針刺瘤通竅，而以新南星醋磨，加麝少許，日數二次，任如碗大，半月全消。

治翻花瘤《選粹》

以馬齒莧一斤，燒灰研細，豬脂調服。

痰瘤結核《綱》

南星膏，如無生者，以乾者爲末，醋調，先用針刺，令氣透，遍貼之，覺癢則頻貼取效。

枯瘤膏　治六瘤，瘰癧，痔漏。如無此膏，以鐵罐膏代之更捷。

草烏四兩　川烏二兩　乾桑耳　桑杓木各一兩半　礦石灰　桑柴灰　蕎麥稭灰各一碗

右將草烏、川烏、桑耳、杓木共燒成灰和礦石灰、桑柴灰、蕎麥稭灰一處裝入酒漏內，以棕塞其漏竅，用水二斗煎滾，淋汁，慢火熬濃，以十碗取一碗爲度，以厚實瓷器收貯，密封固。如用入礦石灰調勻爲糊，點瘤頂上以濕紙數重貼藥上。如若未乾，不須貼，若留久藥乾，以唾調塗，直待十分黑腐，以刀剪刮取之。腐肉未盡，又點又刮。如怕剪刀者，卻用井金散點之，以漸腐爛自去，不用針刀。後卻以膏藥貼之，去盡腐肉爲度。

井金散　治六瘤，瘰癧，大有神效。

土黃三錢　硇砂生，臘乾　雄黃各二錢　輕粉　硃砂　乳香　沒藥各一錢　麝　片腦各少許

爲末，以唾調爲稀糊，塗瘤頂上，唾濕紙兩重蓋之，後用黃龍膏貼紙上，間日一度上藥，次添藥，徹的周回，大如韭葉，如此上之，無復漸漸折之後，根搖，自然有裂罅，隨後自下來。若腐肉未盡者，挑針頭散於

瘡口腐肉上貼膏藥，一日一換，直待腐肉雲盡爲度。

造土黃法

信石生二兩　硇砂生二錢　木鼈子肉　巴豆肉各五錢

右以信、硇研末，以木鼈肉、巴豆搗成膏，入石腦油和作一塊，油紙數重包裹，埋於土坑內，四十九日取出，瓷器收貯聽用。如無石腦油亦可。

砒　硇砂　黃丹　輕粉各錢　硃砂　乳香　沒藥各錢　蜣蜋生用，三十箇

右末，糯米粥丸，捏作棋子樣，爆乾，先灸破瘤頂三炷，以藥餅蓋，用黃蠟末水調貼之，數日自然枯乾落下。

黃龍膏　涼肌退腫。

黃蘗　黃芩　大黃

右末，蜜水調爲糊餅貼紙上。

一方

以銅綠爲末，草刺瘤破摻上，以膏藥塗之。

點瘤贅方《世》神驗。

桑柴灰　棗樹灰　黃荊灰　桐殼灰各二升半

右，以沸湯淋汁五碗許，澄清，入蜣蜋四十箇，穿山甲五片，乳香、腦子不拘多少，約五碗，煎作兩碗，用瓷器盛之，乳香、腦子俟冷入之，後臨用時入新石灰調成膏，神妙。敷瘤上，乾以清水潤之，其效如神。《馮氏錦囊》方有蕎麥灰

龍骨散　生肌肉。

訶子肉　龍骨生　細茶各等分

右末，乾揍。

芫花五分　壁錢二錢　白扣線三錢

用水一碗，盛貯小瓷罐內，慢火煮至湯乾爲度，取繫線陰乾，凡遇前患，用線一根，患大者用線二根，雙扣繫於根蒂兩頭，留線日漸緊之，其患自然紫黑冰冷，不熱爲度，輕者七日，重者十五日後必枯落，後用真珠散收口至妙。

治血瘤嚴希堯《本草綱目》名贅瘤焦法。

用甘草煎膏，以筆塗瘤四周圍，一日上三次，又用芫花、大戟、甘遂各等分爲末，醋調，另以新筆塗甘草，圈內勿近甘草，次日縮小，再如前法塗三四次愈。《選粹》：名縮瘤法，治諸瘤，如是漸漸收小中點，悉如舊法，自然焦縮。

景岳按：瘤贅一證，如前薛論已盡其略，然此五瘤之外，又惟粉瘤爲最多。蓋此以腠理津沫，偶有所滯，聚而不散，則漸以成瘤，是亦粉刺之屬，但有淺深耳。深者在皮裏則漸大成瘤也。予嘗聞之先輩曰：瘤贅既大，最畏其破，非成膿者必不可開，開則牽連諸經漏竭血氣，最難收拾，無一可活。及詳考薛按所載數人，凡其潰破者皆至不治，誠信然也，不可不知。茲紀子於三旬之外，忽於臂下肛門前骨際，皮裏生一小粒，初如菉豆許，不以爲意，及半年而如黃豆矣。又一年而如皂子，復如栗矣，此時乘馬坐椅，皆有所礙而漸至痛矣。然料此非敷藥可散，又非煎藥可及，使其日漸長大，則如升如斗，懸挂腰股間，行動不便，豈不竟成廢物乎！抱憂殊甚，謀之識者，皆言不可割刺，恐爲禍不小。予熟籌數月，莫敢妄動，然竊計此時，乘小不取，則日後愈大愈難矣，將奈之何？嘗見人臂股間受箭傷者，未必即死，此之利害不過如是，遂決意去之。一日飲酒微醺，乘醉以柳葉針刺之，所出者皆如豆腐、白皮之屬，蓋即粉瘤也。刺後頓消，予甚快。然及兩日後，則腫如熱蠢，予以會通膏貼三日，膿潰而愈，予又快。然不兩日又腫起，更熱更大，予則大懼，大悔，謂瘤贅誠不可刺也，然而無奈，復以會通膏貼之，又三日而大潰，則潰出一囊如魚胞者，然後收口全愈。今愈後數十年，此間仍有一小窮，誠險證也。問非予之勇決，則此後不知作何狀，使開之再遲，則真有不可收拾矣。是以病不早治，則不知所終，此亦可爲治病者之鑒。

一刺灸法

一人於眼皮下弦生一小瘤，初如米粒，漸大如豆，其人疑畏，求治於外科。彼用攢針三四枚，翻轉眼皮，刺其內膜，少少出血。如此二三次，其瘤日縮，竟得盡消。又一人，於手臂上生一瘤，漸大如龍眼，其人用小艾於瘤上灸七壯，竟爾漸消不長，亦善法也。或用隔蒜灸之，亦無不可。一、凡於不便處有生此物者，當以此二法酌宜用之。大都筋病宜灸，血病宜刺，或有以蘿蔔子、南星、朴硝之類而治者，亦可暫消。若欲拔根，無如前法。

一蛛絲纏法　可治瘤贅未甚大者。其法最妙。

予嘗見一人，於腹上生一瘤，其大如胡桃，一治者，取蛛絲撚成粗線，纏紮其根，數日其絲漸緊，瘤根漸細，屢易屢細，不十日竟爾脫落，誠奇法也。可見諸線日緊，惟蛛絲日緊，物理之妙有當格至者，如此，然亦纏治宜早，若

形勢既大，恐不宜也。

瘿瘤單方秘授

用山羊角米泔浸　當歸

均合爲丸，頻服神效。

《外科切要・外科便讀・癭瘤》　五癭屬陽六瘤陰，癭別血風肉石筋，癭氣血肉脂筋骨，惟脂開潰不傷身，癭帶細小紅不緊，瘤根漫大亮白新，證由內外嵐水氣，療治須當戒怒嗔，火盛血燥清肝熱，開鬱行痰兼補陰，軟堅順氣牡礪香，海藻玉壺湯最靈，海藻海帶草昆布，芎歸貝母半夏陳，青皮連翹獨活等，或加首烏蒙花增，余加天蔡夏枯草，膽星全蠍效如神。

紀事

《瘍科會粹・文集・治驗・癭瘤》　長洲痒王天爵，辛丑春，左腿近環跳患之。狀如大桃，按之濡軟。恪服除濕流氣化痰之劑，惡寒發熱，食少體倦，形氣俱虛，脈洪大而虛。氣瘤也，肺主之。蓋膽屬木，肺屬金，然發於膽經部分，迺肺金侮肝木，元氣虧損，而其膿已內潰矣。遂用十全大補湯數劑，出清白稀膿甚多，頓加寒熱，煩渴，頭痛，殊類傷寒狀。予謂，此因膿泄而血氣益虛耳，仍用前湯，其勢益甚，脈洪數大，按之如無。迺加附子一錢，其勢愈甚而脈復如前。此虛甚而藥未能及也，更加附子二錢，三劑，諸證頓退。迺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十全大補湯，各三十餘劑，出腐骨五塊，瘡口將完。後因不慎起居，患處復潰，諸證更發，咽間如焚，口舌無皮，用十全大補加附子一錢，服之，諸證悉愈。二日不服，內病悉至，患處復潰。二年後又患，服前藥不應，診其尺脈微細如絲，此屬命門火衰，用八味丸爲主，佐以十全大補湯，稍愈。至乙巳，仍患虛寒之證而歿。

一男子，左腿外側近臂腫一塊，上有赤縷，三年矣。飲食起居如常，觸破湧出血膿，發熱惡寒，此膽經受證，故發於腿外側。診其脈左尺洪數，右關弦洪，此腎水不能生肝木，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痊。

一男子，小腹患之，膿水淋漓，此足三陰之證，用補中益氣加麥門、五味以培脾土，用六味地黃丸以生腎水，更加蘆薈丸以清肝火而斂。

嘉善周上舍，兩耳下、項間，筋攣，臃腫堅硬，咳嗽氣喘，內熱盜汗。所服皆化痰、散堅行氣之劑，勢益甚。予診之，左關弦澀，左尺洪數，此怒氣傷肝，房勞損腎，須滋腎水、生肝血，慎惕攝，至水旺之際，庶可愈矣。彼欲速效，迺外敷商陸、石灰等藥，內服海藻、蓬朮之類，至秋金旺之際，元氣愈虛，其腫愈甚而歿。

鎮江孫上舍，缺盆間腫如覆甌，堅硬色赤，內熱晡熱，自汗盜汗，就治於予，曰：賤疾皆以散堅、行氣、降火、破血之劑，欲其內消而反甚。其脈，左尺洪數，按之而弱；左關洪數，按之而澀。此怒氣傷肝，血涸而筋攣也。因其急於仕進，予辭不能治，彼亦不信，後果歿。此證若補脾肺、滋肝腎，則木得水而敷華，筋得血而滋潤，多有得生者。

一男子，臂瘤五年，形如覆瓢，按之隱隱黑色，此黑粉瘤也。以針破之，按出黑砂兼黑粉共約碗許。用三品一條槍插入患內，十餘日，每次按出黑膜，其瘤漸消，內服十全大補湯健脾胃，養氣血，月餘而斂。

一義烏兵士，肩膊下連生小數瘤五枚，三月餘，漸發癢異狀，以手捫之，內則嗡嗡攻動。予視之內動果如蝦鞠，此必有異蟲，以針破其一枚，先出紅水一匙，少頃，攻出黑嘴粉紅蟲一條，形如蛆樣，長六七分。又破一枚，依然如是，其人漸覺昏暈，此泄氣之過也，餘瘤停止。服補中益氣湯數劑，外以膏蓋，又五六月患者方健，漸漸破之，仍以補藥十餘服而愈。

一婦人，併一女子，耳後、髮際下一寸，各生一瘤，半年餘，漸漸而大，此迺粉瘤，用針破之，先出脂粉，後出頭髮數根，長約二尺餘，齊根剪斷，出血微許。俱用插藥數日，化出內膜而愈。以此觀之，知有髮瘤也。

一女人，腰間生一肉瘤，三年餘，方漸微痛，一日潰後，出小蛔蟲三條，長約五寸，置溫湯中，遊動半時方息。其時患者形體衰弱，面黃肌瘦，口乾發熱。朝以八味丸，午用人參養榮湯，服至百日外，元氣漸醒，又百日，其口方收。予意度之，其蛔迺經絡氣血所化。《正宗》

圖表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瘤症總論》



瘤症图形十一症

或問曰：子云：外症分門類治，其立意勤矣，用心仁矣。古之外症，又有所謂瘤者，不知从何而起，从何而成，未尝有痛癢苦楚，無寒熱膿血之災，突然而生，如有物伏於其中，大便於人者，是何而然也？答曰：瘤者，流而積，積而聚，聚而成也。乃人身之滯氣，濁血結聚而成也。如李如桃，而形狀不同，如瓜如瓠，而名色不一。古稱有六：曰骨瘤，曰脂瘤，曰脓瘤，曰血瘤，曰筋瘤，曰石瘤，以其瘤之中有此物，故指其實而名之也。今原圖形一十三症，證其所生之處而言之也，其瘤中所伏之物，亦不過六者之聚而已。或又曰：子云：是矣，治之亦有方乎？答曰：百病皆自內發於外，古人治病用膏藥以攻內，針灸以攻外，皆曉也。今瘤之所生，同滯氣濁血所成，豈無藥以祛之？內服湯藥，外貼膏藥，內外交攻，表裏並治，瘤可愈矣。切不可妄用針刀勾割，恐膿血崩潰，多致殀亡。慎之！慎之！

筋瘤

題解

《外科樞要・瘤贅》 若怒動肝火，血涸而筋攣者，其自筋瘇起，按之如筋，久而或有赤縷，名曰筋瘤。

《瘍醫證治准繩・癭瘤》 《靈樞》云：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着，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爲筋瘤。

論說

《外科正宗・癭瘤論》 夫人生癭瘤之症，非陰陽正氣結肺，乃五臟瘀血，濁氣痰滯而成。癭者陽也，色紅而高突，或蒂小而下垂；瘤者陰也，色白而漫腫，亦無癢痛，人所不覺。薛立齋分別甚詳：肝統筋，怒动肝火，血燥筋攣，曰筋瘤。

《洞天奧旨・筋瘤、骨瘤、石瘤》 筋瘤者，【略】筋蓄則屈，屈久成瘤，而漸大矣。

《瘍醫大全・頸項部・癭瘤門主論》 又曰：筋瘤堅而色紫，累累青筋盤曲，甚則結若蚯蚓。此乃肝統筋，怒動肝火，血燥筋而成也。

綜述

《外科正宗・癭瘤論》 予曰：筋瘤者，堅而色紫，垒垒青筋，盤曲甚者，結若蚯蚓；治當清肝解鬱，養血舒筋，清肝蘆薈丸是也。

《洞天奧旨・筋瘤、骨瘤、石瘤》 筋瘤者，【略】然雖漸大，亦不甚大也。固是筋瘤亦無大害，竟可以不治，置之若至大時，妄用刀針，往往傷筋反至死亡。故筋瘤忌割也。必要割去，亦宜於初生之日，以芫花煮細扣綫，繫之，日久自落，因線繫而筋不能長大。或可用利刀割斷，輒用止血生肌之藥敷之，可慶安全。倘初生根大，難用線繫，萬不可輕試利刀，割斷也。

圖表



筋瘤贅

《外科啓玄・筋瘤贅》筋畜則屈屈于瘤，久久漸大，大凡瘤根細小，可以茺花煮細扣線繫之，日久自落，或利刀去之，如治血瘤法亦妙。内服補養之劑，外以太乙貼。

石癭

題解

《外科大成・癭瘤》石癭者，堅硬不移。

論說

《醫鈔類編・癭瘤門・癭瘤總論》腎主骨，慾慾傷腎，腎火菀遏，骨無榮養，致生石癭、骨瘤。石癭海藻玉壺湯見後主之。

血癭

題解

《證治準繩・瘍醫準繩・癭瘤》赤脉結交者，名曰血癭。

《外科易知・瘤》筋脈交絡，色紫赤者，爲血癭。

論說

《醫鈔類編・癭瘤門・癭瘤總論》心主血，暴戾太甚，則火旺，逼血沸騰，致生血癭。

《瘍醫大全・頸項部・癭瘤門主論》赤脈交結曰血癭，屬心。

腎巖

論說

《瘍科心得集・辨腎巖翻花絕症論》夫腎巖翻花者，俗名翻花下疳，此非由交閤不潔，觸染淫穢而生，由其人肝腎素虧，或又鬱慮憂思，相火内灼，水不涵木，肝經血燥，而經脈空虚，久之損者愈損，陰精消涸，火邪鬱結，遂遘疾於肝腎部分。初起馬口之内，生肉一粒，如堅肉之狀，堅硬而癢，即有脂水；延至一二年，或五六載時，覺疼痛應心，玉莖漸漸腫脹，其馬口之堅肉處，翻花若榴子樣，此腎巖已成也；漸至龜頭破爛，凸出凹进，痛楚難勝，甚或鮮血流注，斯時必脾胃衰弱，飲食不思，即食亦無味，形神困憊；或血流

至兩三次，則玉莖盡爲爛去，如精液不能灌輸，即溘然而斃矣。

綜述

《瘍科心得集・辨腎巖翻花絕症論》 此證初覺時，須用大補陰丸或知柏八味，兼用八珍、十全大補之屬，其病者再能怡養保攝，可以冀其久延歲月。若至成功後，百無一生，必非藥力之所能爲矣。此與舌疳、失營、乳巖爲四絕證，猶內科中有瘋、癆、臌、膈，不可不知。

《謙益齋外科醫案・前陰部・腎巖翻花》 陸　腎巖翻花，古無治法，怡情安養，帶疾終天。

大補陰湯　黃芪　歸身　茯苓　丹皮　砂仁

方　平素淋漓不止，腎陰之虧可知，小腸之濕充斥下焦，不言而喻。今則小便堅腫氣陷作痛，此屬眞陰不足，濕濁當權，延久必成腎巖翻花惡疾。宜靜心安養，俾肝火平靜，濕火自降，用大補陰加味，亦壯水制陽之治。

生地　龜板　知母　黃柏　丹皮　苡仁　辰砂拌麥冬

錢　腎巖翻花已成，在法難治，怡情安養，可以延年。

大補陰湯　黃芪　丹皮　杜仲　苡仁　砂仁

孫　莖屬宗筋，宗筋者，肝所主也，肝火不遂，抑鬱不暢，腫瘍生焉。此非尋常時毒，乃肝經本病，速自開懷，否則腎巖開花之慮。

逍遙散　黃柏　膽草

周　腎巖已成，由肝象鬱結而來。肝有欲絕之形，必須暢舒開懷，庶幾無放血之險。

大補陰湯　阿膠　青鹽

陸　素有淋濁不止，陰虧濕降無疑，今則莖頭堅腫，氣陷作痛，久則慮延翻花巖毒，急宜靜安養，適宜爲要，姑擬大補陰法，壯水治陽，備方商治。

大補陰湯　加丹皮　苡仁　辰砂拌麥冬

《外科真詮・下部・腎巖翻花》 腎巖翻花，玉莖崩潰，巉巖不堪，膿血淋漓，形如翻花。多因過服清凉，外搽丹藥所致。宜內服六味地黃湯加人參、當歸、白芍，外用珍珠散。年少氣盛者可保全生；若年邁氣衰之人，得此不治。又有先生楊梅，誤服輕粉、丹藥，結毒下疳所致者，筋骨必多疼痛，宜內服搜風解毒湯加人參、當歸治之，外藥同上。

《馬培之醫案・腎巖》 腎巖乃瘍科惡候，鮮有收功。經治以來，翻花腫硬雖見鬆輕，究未可恃也。仍宗前法進步。

紅棗　藕　懷山藥　當歸　黃柏　澤瀉　茯苓　知母　麥冬

腎巖腫勢較平，慎防出血，擬方多服保守而已。

懷山藥　當歸　川連　生地　黃柏　赤白芍　澤瀉　龜板　茯苓　知母　烏鯽骨　丹皮

玉莖者，即宗筋也，乃腎臟之主。又十二經絡之總會馬口，尚屬手少陰心經。腎臟陰虛火鬱，心肝二臟之火復會於此。始時莖頭馬口癢碎，漸生堅肉，業已年餘。今夏破潰翻花，出數次，火鬱日久，必致外越，血得熱而妄行。經云：實火可瀉，虛火可補。且龍雷之火不宜直折，脈細數，陰分大傷，急當峻補眞陰，兼介類潛陽之法。俾龍雷之火得以歸窟，而外患方保無虞。

西洋參　麥冬　丹皮　天冬　小生地　元武板　粉葑　澤瀉　白芍　藕

紀事

《外科醫鏡・戊部・腎巖翻花及治驗》 按腎巖翻花一症，古書均未載及。惟高錦庭言之鑿鑿，在古人未見此症，自無可言。而高錦庭既有所見，故特發明此症，以告後人。予生平僅見有三人，醫者皆以毒瘡治之，予獨指爲肝腎鬱火，然亦有不盡然者，茲特將予所見三人，分列於後。一俞大海，距予寓有四里遙，地名周家谷。是處近山，一日俞入山採樵。自晨至午，覺疲極，遂憩息大石坂上，朦朧間忽覺陰莖若有物囓之，急解下衣看視，見山螞蟻十數頭，麕集裨內，心知是被此物所嚙，頓覺陰莖皮上奇養異常。急歸家以明礬花椒水洗之，洗時覺癢稍止。次日癢處皮已浮腫，仍復奇癢異常。再用明礬花椒泡水，日洗三四次，腫勢愈甚。邀里中一醫治療，不知用何等藥末，令其泡水日洗三四次，愈洗愈劇，並未服藥，旋龜頭脈腫不堪。病者因屢治不痊，遂聽任自然。詎龜頭外皮，驟然開裂，疼痛呼號，徹夜不止。又邀一走

方醫者治之，且議定包治。該醫日視一次，專尚外治，內不服藥。閱一月餘，仍然無效。乃託予友介紹，邀予診治。見其呻吟之聲不絕於耳。陰莖已不能辨其形狀，渾如假石一塊，巉巖崚崹，時流臭水，穢不可近。予掩鼻細察一週，束手無策。病家乃邀隣人，探予口氣，意欲包治。予曰此病毫無把握，實屬無醫治，望別請高明可也。病人答曰，已請多醫，治療無效。務乞先生援手，且令其妻子環求。予欲卻無法，謂曰吾必盡心治療。俟二三次後，有何情形再議。於是外用玉紅膏攤油紙上貼之，內服州萆薢、銀花、人中黃、柴胡、炒山梔、黃柏、龍膽草、車前、澤瀉等，先解肝腎鬱火。三劑後，病勢毫無動靜，疼痛略見輕減，仍照前方，加油生地、防風，三劑腫爛情形仍無動靜。乃外用炙鱉甲、黃柏、鳳凰衣、柴胡、山梔、青黛、輕粉、呢片，研末，香油和膽汁調敷。內服細生地、地骨皮、柴胡、蘆薈、杭白芍、當歸、金銀花、人中黃等。服後疼痛已除，臭水亦少，其潰爛處從前鮮紅者，至此亦轉淡色矣。予見此情形，胸中稍有主宰。外面仍敷昨藥，內改服黃芪、防風、當歸、澤瀉、忍冬籐、炒白朮、茯苓、酒炒牛膝等。又兩劑後，巉巖漸平，漸欲收斂。大約再兩月可以完功。不料其中表某由外歸家，特來看視，且曰此病有何難治，力任可以保好，病人爲其所惑，遂癡心乞其醫治。而某亦直任不辭，遂向藥肆配藥。藥資悉某出，豈知自午間上藥，後至晡時已痛不可耐。病人欲將藥洗去，某力阻不可，云明日必大見功效，何不少忍待之。病人姑忍痛以待，迨至明日，陽莖紫黯，疼尤劇烈難忍。須臾病人不得已，私自將藥洗淨。某聞之，頓足且歎且責，後聞是夜，病人竟因疼痛難忍，自縊而歿。

按此病，經予治療，甫有轉機，以爲收功有日。不料其中表某，忽由外來，送此妙方，致戕其生，良足悼矣。聞其中表，從前曾患下疳，經醫治愈。後不知如何盜得一二醫方，視爲千金不傳之秘。適見此病，與下疳無異。偶一試之，竟至殺人，可不懼歟。

舌巖

論說

《謙益齋外科醫案・口舌部》 舌巖　心開竅於舌，心邪鬱滯，舌尖結粒，時大時小，久成舌巖重症。

肉瘿

題解

《外科集驗方・癭瘤論》 其肉色不變者，謂之肉瘿。

《證治準繩・瘍醫準繩・癭瘤》 皮色不變者，名曰肉瘿。

論說

《醫鈔類編・癭瘤門・癭瘤總論》 脾主肌肉，鬱結傷脾，肌肉澆薄，土氣不行，致生肉瘿。

《瘍醫大全・頸項部・癭瘤門主論》 皮色不變曰肉瘿，屬脾。

肉瘤

題解

《洞天奧旨・肉瘤贅》 肉瘤，乃於皮上生一瘤宛如肉也。初生如桃、如栗，漸漸加大如拳，其根皆闊大，非若血瘤之根細小也。不疼不癢，不紅不潰，不軟不硬，不冷不熱，其形可醜，而病則不苦也。

《外科樞要・瘤贅》 若鬱結傷脾，肌肉消薄，外邪所搏而爲瘤者，其自肌肉瘤起，按之實軟，名曰肉瘤。

《醫鈔類編・癰瘤門・癰瘤總論》 軟如綿，或硬如饅，皮色如常，不緊不寬，始終只似覆肝，名肉瘤。

論說

《瘍醫大全・頸項部・癰瘤門主論》 又曰：肉瘤軟如綿，硬似饅，皮色不變，不緊不寬，終年只似覆肝，此乃脾主肌肉，鬱結傷脾，肌肉消薄，土氣不行，逆於肉裏而爲腫也。

綜述

《外科正宗・癰瘤論》 肉瘤者【略】，治當理脾寬中，疏通戊土，開鬱行痰，調理飲食，加味歸脾丸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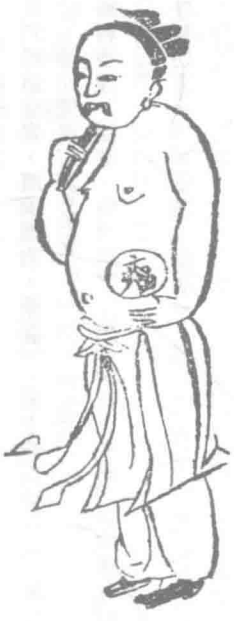
《洞天奧旨・肉瘤贅》 此等之瘤，皆犯神道之忌，故生於四體，以紀罪愆，不妨順受。倘必欲治之，用刀割傷，用火燒灸，不特無功，轉添痛楚矣。

紀事

《外科正宗・癰瘤論》 一婦人腰間生一肉瘤，三年餘，方漸微痛，一日潰後，出小蛔三條，長約五寸，置溫湯中遊動半時方息。其時患者形體衰弱，面黃肌瘦，口乾發熱，朝以八味丸，午用人參養榮湯，服至百日外，元氣漸醒，又百日，其口方收。予意度之，其蛔乃經絡氣血化也。

圖表

《外科啓玄・肉瘤贅》



肉瘤贅

凡肉瘤初生如栗如桃，久則如饅頭大，其根皆闊大，不疼不癢，不紅不潰，不軟不硬，不冷不熱，日漸增加，亦無法治，治恐難痊，雖針灸無功，故錄之。

繭唇

題解

《外科大成・分治部下・唇部・繭唇》 繭唇者，初生如豆，漸大如繭，或如番花、靈芝等樣，腫硬疼痛，破流血水，久變消渴消中之症。

《外科真詮・唇部・繭唇》 繭唇生於唇上，初起如豆粒，漸長若蠶繭，堅硬疼痛，妨礙飲食。宜照唇疽治法。

論說

《瘡瘍經驗全書・繭唇圖說》 繭唇者，此症生於嘴唇也。其形似蠶繭，故名之。《內經》云：脾氣開於口。又云脾之榮在唇，但燥則乾熱，熱則裂，風則瞤，寒則揭，若唇腫起白皮，皺裂如蠶繭，故定名曰繭唇也。

《口齒類要・繭唇》 有唇腫重出如繭者，有本細末大如繭如瘤者，或因七情動火傷血，或因心火傳授脾經，或因厚味積熱傷脾，大要審本症，察兼症，補脾氣，生脾血，則燥自潤，火自除，風自息，腫自消。若患者忽略，治者不察，妄用清熱消毒之藥，或用藥線結去，反爲翻花敗症矣。

《瘍醫大全・唇口部・繭唇門主論》 竇漢卿曰：此證生於嘴唇。【略】始起一小瘤如豆大，或再生之，漸漸腫大，合而爲一，約有寸厚，或翻花如楊梅，如疙瘩，如靈芝，如菌，形狀不一，皆由六氣七情相感而成。或心思太過，憂慮過深，則心火焦熾，傳受脾經，或食醇酒厚味，積熱傷脾而腎水枯竭以致之。

《瘍科會粹・繭唇》 此亦異證，所（生）者少，人亦難曉。若久不愈者，急用金銀烙鐵，在艾火內燒紅燙之，內服歸脾養榮湯，庶易愈矣。若外用追蝕惡毒線結之法，反爲所傷，慎哉。若婦人患此，陰血衰少故也，宜用四物、逍遙散治之。【略】

《心悟》：繭唇，唇上起小泡，漸腫漸大如繭，此心脾鬱熱所致，初起時即用艾絨，如麥粒大，灸之，貼以萬全膏，仍服甘桔湯加香附、遠志之類。

《準》：【略】腎虛唇繭，時出血水，內熱口乾、吐痰、體瘦，宜濟陰地黃丸。肝經怒火，風熱傳俾，唇腫裂，或患繭唇，宜柴胡清肝散。胃火血燥，唇裂爲繭，或牙齦潰爛作痛，宜清胃散，或加芍、芎、柴胡，可治脾胃、肝膽經熱。風熱傳脾，唇口瞤皺，或頭目眩暈，四肢浮腫如風狀，宜羌活散。風熱客於脾經，唇燥裂無色，宜瀉黃飲子。中氣傷損，唇口生瘡，惡寒發熱，肢體倦怠，宜補中益氣湯。思慮傷脾，血耗唇皺，宜歸脾湯。意思過度，蘊熱於脾，瀋裂無色，唇燥口乾生瘡，年久不愈，內服五福化毒丹，外用橄欖燒灰末，豬脂調塗，或用核中仁，細研敷之。

《外科證治全書・唇部證治・筋脈》 唇上起白皮小泡，漸腫漸大如蠶繭，或唇下腫如黑棗，燥裂癢痛，皆七情火動傷血。

《瘍科捷徑・唇部・繭唇風》 繭唇脾胃火邪成，豆粒還如蠶繭形。潰若翻花堅更痛，久成消渴火邪刑。

《外科切要・外科便讀・繭唇》 繭唇脾胃積熱重，初如豆形漸繭然。痛硬潰若翻花者，久變三消恐難安。內服清涼甘露飲，外用蟾酥餅貼痊。

《外證醫案彙編・口部・唇瘍》 膏粱厚味，熱遏陽明，發爲繭唇。

綜述

《外科大成・分治部下・唇部・繭唇》 由胃中積熱火痰留注所致。初起及已成無內症者，用麻子大艾灸三壯，貼蟾酥餅，膏藥蓋之，日久漸消。有內症作渴者，早服加減地黃丸，午服清涼甘露飲，以滋化源。如日久流血不止，見形羸虛熱，面黑顴紅，口乾渴甚者，不治。

《瘍醫大全・唇口部・繭唇門主方》 繭唇烙後敷藥方 竇漢卿

莧菜陰乾燒灰三錢　雞內金　銅青　兒茶　枯礬各二錢　輕粉　雄黃各一錢　麝香二分

右為細末。麻油調搽，明日再用甘草湯洗淨，再烙如前，以平為度。

後用生肌散。

生肌散

花蕊石醋煅　兒茶　雞內金　血竭各二錢　大紅絨煅灰　黃連　飛丹煅　乳香各一錢

共為細末，加冰片一分乾摻。

甘露飲

犀角　生甘草　生地　銀柴胡　枳殼　麥門冬　知母　枇杷葉　黃芩　釵石斛　茵陳各一錢

引用淡竹葉七片，燈心十根，煎服。

《外科證治全書・唇部證治・筋脈》 治宜補脾氣，生脾血，則燥自潤，火自平，腫自消；補中益氣湯加梔仁、芍藥、丹皮最妙，或加味歸脾湯亦妙，外用紫歸油頻潤之。如日久失治，誤服清火之藥，多致翻花不治。

紫歸油：紫草、當歸。上等分，麻油熬，去渣出火氣，以棉蘸油頻頻潤之。

《外科摘錄・茧唇》 初起至成無內症者，用麻子大艾注灸三壯，貼蟾酥餅，見首卷。膏蓋之，日久漸消。內症作渴者，早服八味地黃丸，見龜背，去附子，加五味子。晚服犀角屑、銀柴胡、茵陳、石斛、枳殼、生地、麥冬、黃茶、知母、枇杷葉去毛，甘草各一錢，外以青皮、黃柏等分為末，用脂調搽十日，外可愈，若日久流血不止，形疲而黑腮顴紅，日渴甚，則不可救治矣。

《外證醫案彙編・口部・唇瘍》 〔繭唇〕不治則成中消之證，後難挽矣。

麥冬　銀柴胡　甘草　石斛　黃芩　茵陳　知母　中生地　枳殼　犀角　枇杷葉

夢生草堂，亦取此方。此即清涼甘露飲全方也。

《外科易知・染證》 繭唇又名翻唇。初起口緊，不能飲食，若不急治難救。

處方：五倍子、蜜陀僧各二錢，甘草二分，右共為末，另用黃柏二錢，將各藥水調敷，黃柏在火上烘乾，再敷再烘，藥盡為度。然後將黃柏冷透，作薄片貼上，連換數次，過夜即愈。

《外科切要・外科藥方歌》 甘露飲　治繭唇，膏粱所釀，暴怒所結，遂成斯疾。高突堅硬，或損破流血，成虛熱生痰，或渴症，久作並治。

清涼甘露飲柴芩，麥冬犀角其茵陳。石斛枳殼甘生地，知母枇杷葉須尋。

紀事

《婦人良方・瘡瘍門・婦人繭唇方論》 一婦人懷抱久鬱，患繭唇。雖治消痰降火，虛症悉具，盜汗如雨。余謂此氣血虛而有熱也。用當歸六黃湯，內黃連、黃柏俱炒黑，二劑而盜汗頓止。仍用歸脾湯、八珍散兼服，元氣漸復。更以逍遙散、歸脾湯間服百餘劑，而唇亦癒。

《口齒類要・繭唇・治驗》 一男子素善怒，脣腫脹，服清胃等藥，時出血水，形體骨立。余用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桔梗，月餘脣腫漸消，元氣漸復。又以四物加柴胡、炒梔、丹皮、升麻、甘草，數劑乃去梔，加參、朮而痊。

氣癭

題解

《瘍科選粹・癭瘤》 隨憂愁消長，曰氣癭。

論說

《醫鈔類編・癭瘤門・癭瘤總論》 肺主氣，勞傷元氣，腠理不密，外寒搏之致生氣癭。

綜述

《千金要方・癭瘤》 治石癭、氣癭、勞癭、土癭、憂癭等方：海藻　龍膽　海蛤　通草　昆布　礬石一作礬石　松蘿各三分　麥麴四分　半夏二分

右九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禁食魚豬肉、五辛、生菜、諸雜消之物。十日知，二十日愈。

《醫鈔類編・癭瘤門・癭瘤總論》 氣癭，宜清肺氣，調經脈，通氣散堅丸見後主之。

膿瘤

題解

《醫鈔類編・癭瘤門・癭瘤總論》 日久化膿流出，又名膿瘤。

論說

《瘍醫大全・頸項部・癭瘤門主論》 氣結微腫，久而不消，後亦成膿，此是寒熱所爲也。留積經久，極陰生陽，寒化爲熱，以此潰必多成癭。宜早服內塞散以排之，諸癰瘤疣贅等至年衰，皆自內潰，理於壯年，可無後憂。

氣瘤

題解

《證治準繩・瘍醫準繩・癭瘤》 發腫日增長，而不大熱，時時牽痛者氣瘤。【略】若勞傷肺氣，腠理不密，外邪所搏而壅腫者，其自皮膚腫起，按之浮軟，名曰氣瘤。

《醫鈔類編・癭瘤門・癭瘤總論》 軟而不緊，皮色如常，隨喜怒消長無寒熱者，名氣瘤。

《外科正宗・癭瘤論》 肺主氣，勞傷元氣，腠理不密，外寒搏而爲腫，曰氣瘤。

論說

《洞天奧旨・氣瘤》 瘤何名之曰氣？蓋有時小，有時大，乃隨氣之消長也。斷宜內散，不宜外治。既隨氣消長，亦可隨治之。其症不痛、不紅，皮色與瘤處同也。其贅則軟而不硬。氣旺則小，氣衰反大。氣舒則寬，氣鬱則急。

綜述

《外科正宗・癭瘤論》 氣瘤者，軟而不堅，皮色如故，或消或長，無熱無寒；治當清肺氣，調經脈，理勞傷，和榮衛，通氣散堅丸是也。

《洞天奧旨・氣瘤》 故治法必須補其正氣，開其鬱氣，則氣瘤自散矣。古人有用枳殼扣其外，以艾火在外灸之，似亦近理，然終非妙法也。不若純

用補氣之味，而佐之開鬱散滯之品，即不全消，亦必不添增其火也。

紀事

《證治準繩・瘍醫準繩・癭瘤》 長洲癘王天爵，辛丑春，左腿近環跳患之，狀如大桃，按之濡軟，恪服除濕、流氣、化痰之劑，惡寒發熱，食少體倦，形氣俱虛，脉洪大而虛，氣瘤也，肺主之。蓋膽屬木，肺屬金，然發於膽經部分，乃肺金侮肝木，元氣虧損而其膿已內潰矣，遂用十全大補湯數劑，出清白稀膿甚多，頓加寒熱，煩渴頭痛，殊類傷寒狀。予謂此因膿泄而血氣益虛耳，仍用前湯，其勢益甚，脉洪數大，按之如無，乃加附子貳錢，三劑諸症頓退。乃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十全大補湯，各三十餘劑，出腐骨五塊，瘡口將完。後因不慎起居，患處復潰，諸症更發，咽間如焚，口舌無皮，用十全大補，加附子壹錢服之，諸症悉愈，二日不服，內病悉至，患處復潰。二年後又患，服前藥不應，診其尺脉微細如絲，此屬命門火衰，用八味丸爲主，佐以十全大補湯稍愈，至乙巳，仍患虛寒之症而歿。一男子，左腿外側近臀，腫一塊，上有赤縷三年矣，飲食起居如常，觸破涌出血膿，發熱惡寒，此膽經受證，故發於腿外側，診其脉左尺洪數，右關弦洪，此腎水不能生肝木，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痊。

凡氣瘤贅或三五日大，又幾日小者，乃隨氣之消長，不痛不紅，皮膚照常，其贅不硬。治宜內服沉香化氣丸散氣等湯液，外以枳殼扣之，以艾灸之效。又方以香附散亦可。

圖表

《外科啓玄・氣瘤贅》



氣瘤贅

筋癭

題解

《外科集驗方・癭瘤論》 其筋脉現露者，謂之筋癭。

《瘍醫大全・頸項部・癭瘤門主論》 筋骨呈露曰筋癭，屬肝。

喉瘤

題解

《外科大成・喉瘤》 喉瘤形如元眼，血絲相裹，由肺經受熱所致，禁用針刀，宜益氣疏風湯，吹黃連冰麝散。

《瘍科會粹・喉瘤》《全書》：喉瘤，生於喉間兩傍，或單或雙，形如圓眼，血絲相裹如瘤，故名之。此肺經蘊熱，多語損氣，或怒中高喊，或誦讀太急，或多飲燒釀酒，或多嗽炙煿物。犯之即痛，不犯不痛。須要斂神晏息，以藥攻之。則此證脫落矣。不可用刀點破。

《外科證治全書・喉瘤》 形如圓眼核大，紅絲相裹，或單或雙，生于喉旁，亦有頂大蒂小者，由肝膽鬱怒鬱熱而成，忌用刀針，宜服益氣左金湯，外以碧玉散頻點之。

胎瘤

題解

《外科大成・胎瘤》 胎瘤者，初生頭背胸乳間，腫起如梅如李如饅頭者，乃胎中瘀滯也。候滿月外，方可刺之，出赤汁而安，內服五福化毒丹。

綜述

《外科正宗・胎瘤》 胎瘤者，初生小儿頭上、胸乳間，腫起大者如饅，小似梅李，此皆胎中瘀滯凝滯而成。須候儿滿月外，方可用針刺破，內如赤豆汁則安。內服五福化毒丹。

五福化毒丹：五福化毒丹連桔，青黛人參赤茯苓。玄參膽草牙硝片，甘草朱砂金箔呈。

治小儿蘊積胎毒，以及諸瘡、癮疹、傷風斑症，口舌生瘡，痰涎壅盛，譫語煩躁，夜睡不寧者并效。

玄參　桔梗　赤茯各二兩　人參三錢　黃連　龍膽草　青黛　牙硝各一兩　甘草五錢　冰片五分　朱砂三錢　金箔二十張，爲衣

右爲末，煉蜜丸芡實大，每服一丸，薄荷燈心湯化服。及治瘡疹後餘毒上攻，口齒涎血臭秽，以生地黃汁化下。如無地黃，竹葉燈心湯亦可用。

外科總部

久潰漏管部

漏

題解

《瘍醫大全・論九漏》 王肯堂曰：瘡漏，是孔竅出水不止者是也。氣漏，或腫或消，痛脹難忍者是也。風漏，瘡孔內癢甚者是也。陰漏，男女陰內痛而出水者是也。冷漏，孔內出白膿黃水不止者是也。痔漏，痔瘡日久，不忌房事，破而流膿，不收口者是也。血漏，時時下鮮血不止，名熱漏也。瘻痔漏，是平肉上生孔竅，出膿血者是也。瘘腮漏，因瘡忽黑爛，出黃黑水者是也。

澄曰：凡破漏之證，多因氣血虧損，潰後先膿，後則清稀流水，久而不斂，遂成漏管。亦有因庸醫日以藥線插入，將瘡內嫩肉磨成厚肉，瘡口不能驟合，初則嫩管，久則長成硬管，漸生岔管者甚多。亦有膿血去多，陰分受虧，陽火亢盛，夢泄遺精，或不慎房欲，多成九漏之候，最爲難治。必須內服補托，謹戒房勞，外用化管之藥，內服退管丸丹化去內管，方能收功。

又曰：凡瘡潰後忌葱，以免生管。

論說

《瘍科會粹・點熨》 立齋曰：凡瘡瘍成漏，皆因元氣不足，營氣不從，陽氣虛寒則寒逆於肉裏，稽留血脈，腐潰既久，即成是患。

綜述

《外科精要・論癰疽成漏脈例》 經云：陷脈爲漏，留連肉腠。蓋脈得寒則下陷，凝滯肌肉，故曰留連肉腠。是爲冷漏，須用陷脈散、桂附丸溫補之。

愚按：瘡瘍爲漏，皆因元氣不足，營氣不從，逆於肉裏，或寒氣相搏，稽留血脈，腐潰既久，陽氣虛寒，外邪乘虛下陷，即成是患。若治其初患，當內用參、芪、歸、朮溫補脾胃，外用桑枝、葱、熨接陽氣，使自消散。若久而不能成膿，亦用前二法補助以速之。若膿既成而不潰，用艾於當頭灸數炷以出之，却服十全大補湯。患者又當慎起居，節飲食，庶幾收斂。若用冷針開刺，久而內出青膿，外色黑黯，或誤用生肌散速其收斂，反助其邪，必成敗症。

陷脈散　治漏瘡，治遠年瘻瘤，驚惕卧寢不安，肢體掣痛。

乾薑炮　琥珀另研　附子炮去皮臍　大黃煨。各一兩　丹參三兩　石硫黃另研　白石英另研　鍾乳粉另研　烏賊魚骨各研半兩

右爲末，用豬脂和敷死肉不消者，加朴硝一兩。

神效桂附丸　治陽氣虛冷漏諸瘡。

《外科精義・灸療瘡腫法》 若諸瘡經久不瘥，變成瘻者，宜用硫黃灸法灸之。其法硫黃一塊，可瘡口大小安之，別取少許硫黃於火上燒用，釵尖挑起，點硫黃，令著三五遍，取膿水乾差爲度。

《外科理例・論瘻併治法》 諸瘡患久成瘻，常有膿水絕，其膿不臭，內無歹肉，須先服參芪歸朮芎大劑，托裏爲主，或服以丸。尤宜用附子浸透，切作片，厚二三分，於瘡上著艾灸之，仍服前托裏之藥，隔三日再灸，不五七次，肌肉自長滿矣。

至有膿水惡物，漸潰根深者，用麵、硫黃、大蒜三物一處搗爛，看瘡大小，捻作餅子，厚三分，安瘡上，用艾炷灸二十一壯，一壯一易，後隔四五日，方用翠霞錠子，幷信効錠子互用，紙入瘡內，歹肉盡去，好長肉平，然貼收斂之藥，內服應病之劑，調理則差矣。

《瘍科選粹・久漏瘡》 漏瘡須先服補藥以生氣血，即以參耆歸朮芎爲主，大劑服之。而以(藥)〔附〕子末唾和作餅如錢，艾炷灸之，令微熱，勿令痛，乾則易之。或再和作餅或用附片亦可，仍用前氣血藥作膏藥貼之。

神應膏久漏瘡諸方不効者，此膏治之，亦治陽毒胃毒，爲丸服之神效。

當歸壹兩壹錢　赤芍藥　大黃各壹兩伍錢　香白芷　官桂各壹兩　玄參壹兩叁錢　川續斷壹兩貳錢　莪朮壹兩　生地黃壹兩貳錢

右九味剉片，用眞香油貳觔，春浸五日，夏三，秋七，冬十日，入鍋文武火煎令黑，濾去渣，如夏月用黃丹貳拾兩，冷天拾伍兩，旋旋下丹不住攪，以水試沉爲度。如漏有孔者，以膏送入，孔內外仍作貼子護之。

豬骨膏治諸瘡口氣冷不收，以此煖之即瘥。

豬筒髓貳個　松脂貳錢　乳香　黃連　白及各貳錢伍分　鉛丹　黃蠟各伍錢

右搗研，熔蠟和爲膏，不拘時敷之。

附子散治冷瘡日夜發歇疼痛。

附子伍錢，炮去皮臍　川椒去目　雄黃各貳錢伍分　白礬火煆，柒錢伍分　膩粉貳錢研

右爲細末，研勻，用麻油調敷。

凡癰疽瘡癤潰膿之後，外觸風寒，煽熏僵硬，膿水清稀，出而不絕，臭汁潰敗，不生好肉。用朮香、檳榔、黃連等分爲末，敷之。方見潰瘍斂瘡口藥。

桂附丸治氣漏諸瘡。

桂心　附子米醋浸炮三五日，去皮臍　厚朴薑製　粉草　白朮各壹兩　木香貳錢伍分　乳香研貳錢

右爲末，煉蜜丸如桐子大，米飲湯下二三十九。丹溪云：治冷漏用桂附丸，只因瘡久不合，風冷乘之，血氣不潮而致。厚朴雖溫，其瀉衛氣尤速，不若參耆佐以陳皮爲妙。若虛寒人，只以加味十全湯，隨時令加減爲宜。

《瘍科選粹・諸瘡成漏》 凡癰疽之發，不必拘於下部成漏，雖在上部初發時肉不變色，或堅硬如石，或按之不痛，久而後方變色覺痛，漸軟成膿，如泔而稀，其瘡口必不易合，日久敗壞，肌肉銷損，骨髓變而爲疳瘵。此蓋腎移寒於脾，發爲癰疽，少氣，脾移寒於肝，發爲癰疽拘攣。岐伯曰：地之溼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又曰：生於八風之變，是外因於寒溼而爲漏也。至於腎癰則氣血罕到，懸癰則肉理如縷，聽其自潰，則攻蝕愈深。若用針烙，又或誤傷良肉。兼之平時縱情酒色元氣素虧，或脾胃不足，不能榮於氣血，或藥過尅伐反至傷於榮衛，故瘡口日久不合，膿水清稀是內因於虛損而爲漏也。

薛立齋云：瘡瘍爲漏皆因元氣不足，營氣不從，逆於肉裏，或寒氣相搏，稽留血脈，腐潰既久，陽氣虛寒，外邪乘虛下陷，即成是患。初成之時，當用參耆歸朮溫補，皮胃外用桑枝灸法，以接陽氣，使自消散可也。蓋脈得寒則下陷，凝滯肌肉，故經云陷脈爲漏，留連肉腠，須用陷脈散、桂附丸以溫補之，丹溪云：漏瘡須先服補藥，以生氣血，用參耆朮芎歸爲主大劑補之。外用隔附子灸法。然必自知保重壯年之人十愈八九，中年之人十愈四五，衰暮之人終費調理可不慎歟。若虛甚者須參耆歸朮膏。

陷脈散治漏瘡，及遠年瘻瘤，驚惕卧寢不安，肢體疼痛。

乾生薑炮　琥珀另研　附子炮去皮臍　大黃煨各一錢　丹參三錢　石硫黃　白石英　鍾乳粉　烏賊魚骨俱另研各七分

右爲末，磁器內收貯，勿令泄氣，瘡溼乾傳瘡，乾用豬脂油和敷，死肉不消者，加朴硝貳錢。

內塞散治疳瘻不瘥諸瘡。

附子二個炮　官桂去皮　赤小豆　甘草炙　黃耆　當歸　白茯苓　防風　白芷　桔梗　川芎　人參　遠志　厚朴各乙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食前日進二服。

截疳散治年深疳瘻瘡。

蜜陀僧　白斂　白及　黃丹各乙兩　黃連五錢　輕粉　龍腦　麝香各五分

右前四味，爲極細末，後四味另研，和勻，或摻或紙以膏貼之。

烏金散治疳瘻要瘡。

麝香　蟾酥各二分半　粉霜　硇砂　輕粉各一錢　銅綠　砒霜　白殭蠶　草烏頭　天南星　舶上硫黃各五錢

右爲細末，紙撚紙之，或湯浸蒸餅爲錠子，紙瘡口內。

烏金散治疳瘻惡瘡。

橡斗子二個，一入黃丹，一入白礬末，兩個合定用麻纏，火燒研細，加麝

香少許，洗瘡淨貼之。

應効散治氣瘻疳瘡。

地骨皮不以多少，冬月自取陰乾

右爲細末，每用紙撚蘸紝瘡口內，頻用自然生肉，仍每日三次，用米飲調服一次，二錢以托其裏。

骨碎補丸治瘻瘡，因八風之變，與大僂丸間服。方見痔漏條。

大僂丸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宜以此丸與骨碎補丸間服。方見痔漏條。

加味十全湯治瘻瘡寒而虛者。方見潰後調攝條。

桂附丸治泠漏諸瘡。

桂心　附子炮裂，米醋中浸，再泡三五次，去皮臍　人參　黃耆　陳皮　粉草炙　白朮各一兩　木香一錢　乳香二錢

右爲細末，蜜丸梧子大，空心米飲下二三十丸。原方有厚朴無參耆陳皮。丹溪云：治泠漏與桂附丸，只因瘡久不合風，泠乘之血氣不潮而成也。厚朴雖溫，瀉衛尤速，恐不若佐以參、耆、陳皮，庶與病情相得故易之。

丹溪川芎細辛湯治漏瘡。

川芎五錢　白芷梢二錢　細甘草一錢

右每日一服，用隔年麻黃根刮去粗皮，搥軟，撚成繩子，撚入孔中，至不可入則止，日淺一日，瘡好用膏藥貼之。

神應膏宋理宗漏瘡，諸方不効，獨此膏愈之。其治腸胃癰作丸服之，神効。

當歸一兩一錢　赤芍藥一兩五錢　大黃一兩五錢　白芷一兩

官桂一兩　玄參一兩三錢　生地黃一兩二錢　川續斷一兩二錢

右九味，用眞麻油二斤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如法熬焦，去柤，下丹。如漏有孔者，以膏紝入，外另紙攤貼之。

附子灸法

以附子浸溼切片，一錢厚比瘡口大些，貼於瘡上，加艾炷灸之，但令微熱，不可令痛，乾則頻頻易之，不拘若干壯，身倦且止，明日再灸，以肉平爲止。若以附子爲末，唾津爲餅亦可，仍貼養氣血膏藥。此丹溪之法，屢有奇驗。

東垣蟾蜍蟲灸法方見灸法條。

《外科百效全書・漏症》　凡瘡疽久則宿膿腐肉停蓄，其間穿口必透，風冷侵，涓涓穢膿流出，如缸甕之有漏孔。九漏，肝主狼漏，胃主鼠漏，大腸主螻蟈漏，腸主轉筋漏。原因氣血壅滯，染觸而動含蓄之毒，而名其因，治則一也。在痔則有穿腸穿腎穿陰者，又有無痔，肛門左右，別生竅，流出膿血，名爲簞漏，竅在皮膚者易愈，藏腑損者難治。

如漏症初起淡紅，微腫小核，宜涼血，清熱燥濕，用加味槐角丸，久則內如稿白，外如黑腐，淫蟲惡臭，宜收竅殺蟲溫補，用前痔瘡內黑玉丹或方□內蠟礬丸。

加味槐角丸　槐角　生地各二兩　龜膠　川芎各五錢　當歸　黃芩　黃芪　黃連　蓁艽　防風　枳殼　地榆　升麻　連翹各一兩　白芷五錢

共爲末，蜜丸或酒糊丸梧子大，每五十漸至七八十，溫酒送下。

又有初起因風冷者，久則虛而挾濕熱者，丹溪用參、朮、黃芪、芎、歸爲君，佐以蝟皮、蛇退、牛角腮、蜂房之類服之，外用津唾調附子末作餅如錢厚放瘡上，漏大炷大艾，漏小炷小艾，炙令微熱，不可令痛，乾則易新餅再灸，如倦暫止，次日又灸，宜至肉平爲度，外用雲母膏貼之，畏灸者內生肌丸最妙。枯礬、鹿角、芝麻等分，爲末蜜丸□下。

《洞天奧旨・臍漏瘡》　臍中生瘡，時時流膿血，名臍漏瘡。皆不慎欲，縱色，或因氣惱而故借房幃以怡情消忿，遂至生瘡成漏也。若但治漏瘡而下絕欲戒氣，斷有死亡之禍。必須內治爲佳，從色者用補中氣益氣加熟地、山茱以治之；動怒者亦用前方如白芍、當歸、丹皮、熟地以治，外更用艾灸臍上。加生肌散填滿臍口。一日一換，始可奏功也。

加味補中益氣湯　祖傳方。內治臍漏瘡。

人參三錢　黃芪五錢　白朮一兩　當歸三錢　柴胡八分　升麻四分　生甘草一錢　陳皮一錢　金銀花一兩

水煎服。從色者加熟地一兩、山藥四錢，動怒者加白芍藥一兩，當歸二錢、丹皮三錢、熟地五錢。

生肌散　外治臍漏瘡，方載後卷。

《外科證治全書・漏管治法》　潰後一經夢遺走泄，即成漏管。如其素有此疾，則先以加減六味丸通用四十六。愈之，再治其漏，法用附子餅、豆豉餅

俱見通用灸法。隨患大小灸之，令微熱不可令痛，乾則易之。每灸二三十壯，灸後以消管錠通用六十四。或針頭散通用六十五。紙入管內化之。如未知內之深淺，可先以豬鬃探之，然後用綿紙卷藥爲捻，量其大小深淺塞入，日易日塞，至愈乃止。

《瘍醫大全・論瘡久成瘻》 胡公弼曰：夫瘡久不斂，多成漏證，常有膿水流而不絕，其膿亦臭，內無歹肉，須先服參、耆、歸、朮、芎，大劑托裏。再用附子製過者，以童便浸透，切作二三分厚片，安瘡上，著艾灸之，仍服托裏之劑，隔三日再灸，不五七次，則瘻化肌生，肉自長滿矣。《青囊》。

《瘍醫大全・論開口除膿法》 若有膿管，以棉紙撚裹藥紝入，頻換數條，即化祛耳。亦有頑硬之極，非烏金膏所能去者，則用白降丹或化腐紫霞膏搽之，然終不及烏金膏爲至穩。《十法》。

《瘍醫大全・論湯洗法》 洗漏瘡，當用乾艾作湯，投白礬末二三錢，洗瘡口，蓋人血氣冷，必假艾力以助陽，而艾性亦能殺蟲也。此瘡漏不可遽合，結毒實蟲所爲之者。

《外科選要・經絡》 近膚者多熱，久而不愈，傳氣成漏，漏則多疼少癢，或不疼不癢。

《瘍科會粹・久漏瘡》 丹：漏瘡須先服補藥，以生氣血，即參、耆、朮、歸、芎爲主，大劑服之。外以附子末，唾和作餅如錢厚，艾炷灸，炷隨漏之大小，便灸令微熱，不可令痛，乾則易之。乾者再研爲末，再和再灸，如困則止。來日再灸，宜至肉平爲效。亦有用附片灸者，仍以前血氣藥作膏藥貼之。

婁：經云：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邪溢氣壅，脈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爲膿，內銷骨髓，外破大腿，留於節湊，必將爲敗，積寒留舍，榮衛不居，卷肉縮筋，肋肘不得伸，內爲骨痹，外爲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谿谷也。此用附子灸者，蓋此義也。

《外科傳薪集・臍漏》 楊盛澤　臍癰破後，時流穢水，面色皖白，脈耎無力，瘡怯之漸也。擬固本育陰爲主。

生熟地　天冬　茯苓　山藥　黃耆　骨碎補　女貞子　冬麥　丹皮　澤瀉

此臍漏傷陰，腎火外越。

紀事

《外科發揮・潰瘍發熱》 一男子患漏，時值陰寒，忽惡寒，右手脈有而似無，此胃氣虛而不任風寒也。以四君子湯加炮薑、肉桂，一劑稍止，又四劑而安。丹溪云：惡寒者，衛氣虛衰，不能溫分肉實表而惡寒者，又有上焦之邪，隔絕榮衛，不能升降出表而惡寒者。東垣云：夜則惡寒，晝則安靜，是陰血自旺於陰分也。夜則惡寒，晝亦惡寒，是重陰無陽也。當亟瀉其陰，峻補其陽。夜則安靜，晝則惡寒，是陰氣上益於陽中也。

《外科理例・臂疽》 一人臂患漏，口乾發熱，喜膿不清稀，脈來遲緩，灸以豆豉餅，服八珍湯，加麥門、五味、軟柴胡、地骨皮，三月餘而愈。後因房勞復潰，膿清脈大，辭不治，果歿。

《瘍科會粹・灸漏瘡》 時康祖大夫患心漏二十年，當胸數竅，血液長流，醫皆莫能治。或曰：竅多則愈損，閉則慮穴他岐，當存其一二，猶爲上策。坐此形神困瘁，又積苦腰痛，行則傴僂，不飲酒，雖雞、魚、蟹、蛤之屬，皆不入口。淳熙間通判溫州，郡守韓子溫見而憐之，爲檢《聖惠方》，載腰痛一門冷熱二證示之，使自擇。康祖曰：某，年老久羸，安敢以爲熱？始作寒證治療，取一方用鹿茸者服之。踰旬痛減，更覺氣宇和暢，遂一意專服，悉屏他藥，洎月餘，腰屈復伸，無復呼痛，心漏亦愈。以告醫者，皆莫能測其所以然。後九年，康祖自鎮江通判滿秩，造朝訪子溫，則精力倍昔，飲啖無所忌。云：漏愈之後，日勝一日。子溫書吏吳弼，亦若是疾，照方服之，浹旬而愈。其方，本治腰痛，用鹿茸去毛，酥炙微黃，附子炮去皮臍，皆二兩，鹽花三分爲末，棗肉，丸，三十丸空心酒下。

天聖中，工部尚書忠肅公，家有媼，病漏十餘年。一日，有醫過視之，曰：此可治也，即取活鱔一，竹針五七枚，迺擲鱔於地，鱔因屈盤，就盤以竹針貫之，覆瘡，良久取視，有白蟲數十，如針着鱔，即鈐置盃水中，蠕動如線，復覆之，又得十餘枚，如是五六。醫者曰：蟲固未盡，然餘皆小蟲，請以常藥敷之。時得檳榔、黃連一味即爲散敷之。明日，迺以乾艾作湯投白礬末二三錢，先洗瘡口，然後敷藥。蓋人血氣冷，必假艾力以助陽，而艾性亦能殺蟲

也。如是者再，即生肌，不踰月愈。醫曰：瘡一月不治則有蟲，蟲能蠕動，氣血亦隨之，故瘡漏不可遽合則結毒，實蟲所爲。又曰：人每有疾，經月不痊則必虛憊，婦人則補脾血，小兒則除驚疳，二廣則並治瘴癘，由此醫名大著。

有人，腳肚上生一瘡，久遂成漏，經二年，百藥不效，自度必死。一山人見之，云此鱔漏耳，但以石灰二三升，白沸湯泡，熏死，如覺瘡癢即是也。如其言，用灰湯淋洗果癢，三兩次遂乾。

一婦人，項下忽生一塊腫，漸緣至嫺上腫起，莫知何病，偶用刀刺破出清水一碗，日久瘡不合，有道人見之曰：此蟻漏也，緣用飯誤食蟻得此耳。詢之果然。道人云：此易治，但用穿山甲數片，燒存性，灰爲末，敷瘡上，遂愈。蓋穿山甲蟻之畏也。

柳休祖者，善卜筮，其妻病鼠瘻，積年不瘥，重命休。祖遂卜，得順之，復按卦合得姓石人治之，當獲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奴姓石，能治此病，遂灸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而伏，呼貓咋之，視鼠頭上有三灸處，妻遂瘥。

臁瘡

綜述

《瘍醫證治準繩・臁瘡》《鬼遺》云：兩曲腁，膀肚下內外兩踝前，有廉刃兩邊，爲裏外廉。上結癰腫，此處近骨難瘥。宜用收毒散外貼四畔，中心即用活血肉藥貼，無害。或問：足內外臁生瘡，連年不已何如？曰：此由濕熱下注，瘀血凝滯於經絡，以致肌肉紫黑，癢痛不時，女人名爲裙風褲口瘡，即臁瘡也，最難尅效。蓋以裙扇地，風濕盛故也，宜服獨活寄生湯、防風通聖散加牛膝、木瓜、防己，外用隔紙膏，或製女貞葉貼之。

薛：臁瘡生於兩臁，初起赤腫，久而腐潰，或浸淫瘙癢，破而膿水淋漓。蓋因飲食起居，虧損肝腎，或因陰火下流，外邪相搏而致。外臁屬足三陽濕熱可治，內臁屬足三陰虛熱難治。若初起惡寒壯熱，腫脈作痛者屬濕熱，用檳蘇敗毒散。若漫腫作痛，或不腫不痛者屬陰虛，用補陰八珍湯。若膿水淋漓，體倦食少，內熱口乾者屬脾虛，用補中益氣加茯苓、酒炒白芍藥。若午後熱，或作痛，頭目不清者屬陰火，前湯加酒炒黑黃柏，及六味地黃丸。若午後發熱，至子時分方止是血虛，前湯加芎、歸、熱地。若鬱結傷脾而甚，用歸脾湯加柴胡、山梔。若怒動肝火而甚，用補中益氣湯加川芎、山梔、黃芩。內熱口乾，肢體倦怠，或痰涎上升，或口舌生瘡，屬脾腎虛熱，用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若患處黑黯，肢體畏寒，飲食少思，或脾腎虛敗，用八味丸。或誤用攻伐，復損胃氣，絕其化源，治亦難矣。鴻臚翟少溪，兩臁生瘡，漸至遍身，發熱吐痰，口燥咽乾，盜汗心煩，溺赤足熱，日晡益甚，形體日瘦，此腎經虛火也。用六味丸，不月諸證悉退，三月元氣平復。一男子，左臁腫，肉色如故，寒熱惡心，飲食少思，此脾氣不足而爲外邪所感也。用六君加藿香、桔梗、川芎而寒熱止，又用補中益氣湯而腫痛消。陸懋誠，素因陰虛，過飲入房，發熱腿痛似臁瘡，用發表之劑，兩腿腫黯，熱氣如霧，欲發瘡，脈皆洪數，兩尺尤大。余曰：屬足三陰虛，酒濕所乘，元氣損而邪益甚耳。用十全大補加山藥、山茱萸、附子，一劑脈證頓退，却去附子，又二劑全愈。一男子先患兩臁，後及遍身，生瘡似疥非疥，時或膿水淋漓，兩腿爲甚，肢體倦怠，作癢煩熱，年餘不愈。余作腎經虛火，用加減八味丸而痊。

二妙丸　治下焦濕瘡，但是下焦有瘡，皆可服。潛行散末、蒼术末各等分，煉蜜爲丸，桐子大。

海　黃芪丸《局方》治兩臁脚膝生瘡，服此立安。

川烏頭炮，去皮臍　川楝子　地龍去土，炒　薤香炒　杜蒺藜炒，去刺　赤小豆　防風去蘆　黃芪銼。各一兩　烏藥

右爲細末，酒煮麵糊爲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五丸，溫酒下，鹽湯亦得，婦人醋湯下，並空心服。

治臁瘡極妙　地骨皮一斤，黃柏皮二兩，銼爲粗末。用香油一斤半煎，濾過，藥油六七兩，入淨松香二十兩，黃丹二兩，同煎，候黃丹微黑色，卻入輕粉七角，光粉二角，煎法皆如煎膏法，用長條紙拖過，挂乾用。若瘡紫黑，先用三棱針去惡血，以冷水洗淨，隨瘡大小，剪膏藥掩上，用絹帛扎緊。俟一周時，再換膏藥，換時須用冷水洗瘡，不過數換，不問新久即愈。須忌日氣、火

氣、陽氣。倘換膏藥再看，如有黑腫未盡，可再出血，以紫黑血盡爲度。

治臁瘡，用糯米泔漱口過洗瘡，拭乾，卻以地骨皮爲細末，蜜調，敷瘡上，又以油紙縛之。

丹　治臁瘡。

白膠香　黃柏　軟石膏另研。各一兩　青黛　龍骨各半兩

右爲細末，以香油調敷患處。

又方　用羯羊屎二分，石膏一分，赤石脂半分，爲細末。香油和之，舊黑油傘紙作隔膏，縛之除根。

羅　翠玉膏　治臁瘡。

瀝青一兩　黃蠟　銅綠各二錢　沒藥　乳香各一錢

右件，先將銅綠爲細末，入香油調勻，又將黃蠟、瀝青，火上溶開，次下油銅綠，火上攪勻，將沒藥等二味，旋旋入攪勻，用河水一碗，將藥傾在內，用手扯拔勻，油紙裹，看瘡大小，分大小塊，口嚼捻成餅子，貼於瘡上，紙封三日，易之。

丹　臁瘡，用砂糖水煮冬青葉，三五沸撈起，石壓乾。將葉貼在瘡口上，一日換二遍。腳痛成瘡，水蓼煎湯，洗瘡候乾自安。

山　臁瘡，用韭汁瘡洗淨拭乾，銼虎骨敷上。

乳香散郭氏　治者疳浸蝕，日久不愈，下注臁瘡，內外踝生瘡，頑瘡等證。

枯礬　白膠香　赤石脂各半兩　黃丹　乳香　沒藥各三錢　輕粉二錢

右爲細末，加麝些小，如瘡濕乾上，乾則香油調敷。

輕粉散郭氏　治下注疳瘡，蝕臭腐爛疼痛，不可忍者。

黃柏蜜炙　蜜陀僧　黃丹　高末茶　乳香各三錢　輕粉一錢半　麝香少許

右爲末，用葱湯洗瘡，次貼此藥，兼治小兒疳瘡。

治臁瘡方

鼠糞　苦參　桃枝　杉樹刺　柳枝　松枝　麩醬　雞子殼　皂角　雀糞　芍藥　木綿子　芝麻　桑枝　蛇殼　鍋底煤　杜當歸鬚各四錢　松明不拘多少

右爲細末，先將松明捶碎，和諸藥於瓦銚中，掘一地坑，將藥銚安坑中，四圍用火熬熔，取出再研，令勻，傅瘡自然痊可。忌一切發氣、熱物。

隔紙膏　治內外臁瘡。

當歸　白芷　黃連　五倍子　雄黃　沒藥　血竭　海螵蛸　白及　白蘞　黃柏　厚朴已上各半兩　黃丹六錢　乳香研二錢半　輕粉一錢

右爲細末，研勻。用清油調成膏，用油紙貼藥敷瘡上，絹帛縛定。有膿水解開，刮去不潔，再貼藥，如此數次即愈。須先用燒鹽湯洗淨，片帛拭乾，待片時，水氣乾，然後貼藥。

治臁瘡久不愈

龍骨二錢半　輕粉少許　檳榔半兩　乳香　沒藥各一錢　乾豬糞半兩，燒存性

右爲細末，先以燒鹽湯洗瘡，以軟絹帛拭乾，清油調敷，瘡濕則乾摻之。

治臁瘡下注

白石脂　龍骨各半兩　白礬一兩，枯　五倍子二兩，燒存性　黃丹三錢，飛　雄黃少許

右爲細末，先將葱鹽湯，洗瘡見赤肉。然後將前藥敷瘡上，用藥如法。厚者却用帛子縛者，不要動，直候乾，自脫去瘡皮。

治臁瘡

黃丹　輕粉　白及　樟腦　敗船灰各等分

右研細末，以桐油調成膏，攤在油紙袋內。先煎溫葱湯洗淨，以帛拭乾，將藥置瘡上，扎住。用了一面，番轉如前洗貼。一方，無輕粉，若用糞船灰亦妙。

治臁瘡方　詹武子年三十時，曾患此，用之屢效。

白及　白斂　黃柏　黃丹另研。各等分

右爲極細末，入輕粉些少，研勻，以煉蜜和成劑，捏作餅貼瘡上，深者填滿，以帛片包扎，一日一換，後來瘡漸乾，或有裂處，只須乾摻，以瘥爲度。

治血住腳

桑樹菰　牛屎菰又名石灰菰，生地上，如有石成塊者碎，其中有灰起　肥株樹菰

胎髮男用男，女用女，三個

右將三蒜焙乾，各五錢；胎髮燒灰存性，三錢，並爲細末，研勻。濕則乾摻，乾則清麻油調塗。

治臁瘡方

冬青葉　臘豬膽　百草霜二味和勻

右將冬青葉，與本人嚼爛，先以葱椒洗淨瘡口，以膽霜敷後，卻敷嚼葉在上，三四次即可。

奇妙梔子散　治遠年日久，內外臁瘡。

山梔子不拘多少，燒作灰，研爲細末　乳香另研。各半錢　輕粉少許

右研勻，以瓷器盛。每用時，先以葱白、花椒煎湯，洗淨瘡稍歇；再以溫漿水，又洗一次。候惡水去盡，再將白水煎百沸，候溫再洗。但瘡口無膿水血絲，清水各盡，又用粉帛片拭乾，然後敷藥。如乾者香油調敷，濕者乾摻，但將瘡口實滿，軟絹帛護之。堅硬不作膿者，未可用。腫如軟有膿者，依前法再洗後，敷貼之，三二次即愈。乃一藥二洗之功也。

治臁瘡方　先以葱白、漿水煎湯，洗淨瘡口，拭乾，徐以輕粉末，摻上瘡口，却用五靈脂、黃柏各等分，碾細末，涼水調敷瘡上，紙蓋定，三五次即平復。

《洞天奧旨・內外臁瘡》　臁瘡有內外之殊，內臁屬足厥陰肝經之部位，外臁屬足陽明胃經之部位也。似乎外臁輕於內臁，以胃爲多氣多血之腑，以肝爲多血少氣之腑耳。然而，臁瘡雖分內外，而臟腑無濕毒，則左右內外俱不生也。惟是臁瘡自感濕氣，因而生瘡者居多。但亦有因打撲抓磕，或遇毒蟲惡犬咬破損傷，遂至成瘡，苟非胃肝原有濕毒，未必日久而不愈也。故治法，活血以去濕，未必骨腐。無如世人不知禁忌，久占房事，以致皮黑肉爛，臭穢難當。若夫婦人女子，經期血散，亦往往肉黑肌壞，故經年累月而不愈也。所以，男婦苟生內外臁瘡，必當節慾慎房，始易奏功耳。內用補中解毒之劑，外用隔紙神膏貼之，不須數個，便可速愈矣。

補中益氣加味散　祖傳。治內外臁瘡，神效。

人參二錢　白朮三錢　茯苓三錢　生甘草一錢　當歸三錢　生黃芪三錢　金銀花五錢　陳皮五分　柴胡一錢　升麻五分　半夏一錢

水煎服，連用四劑。外用葱二條，將瘡口洗淨之後，再用水同煎藥渣。煎好，洗瘡口一次，日用隔紙膏貼一個，日日如此，不過數個全愈。然，必須絕慾一月，不再發。

疳瘡膏藥　治內外臁瘡。

隔紙膏、杏霜丹、斂瘡丹，俱載在十五卷。

治一切臁瘡膏方　將膏藥用溫水浸，捏成爲餅。如瘡口大，用帶紮緊，不可行走，一晝一夜，如前換之。

黃臘提過，二兩五錢　陳松香水提過，一兩　人參六分　銅青五錢　赤石脂五錢　黃連一錢五分　紅花三錢　飛礬一錢五分　龍骨五錢，研末

先將黃臘、松香煎熟，後將前藥研末，齊下，不住手攪，以滴水成珠就好。如若太老，再加麻油少許，一煎可用。要忌鵝、糟、發物。

《馬評外科證治全生集・臁瘡治法》　生於小腿，男人謂之爛腿，女人謂之裹風氣滯血凝。經年累月，臭爛憎人，初起或腿上爪破，或生小瘡因經熱湯湯氣，或食毒物，或用瘡癤膏貼，爛成一孔。

烏金膏專治爛腿。

烏鉛每斤用砒三錢鎔化，次日鉛面刮下者名金頂砒，再以鉛鎔澆薄如紙片照患孔大小剪如膏藥一方，針刺二三十眼，取光面貼孔，日煎紫花地丁湯洗孔，并洗膏二次，三日內毒水流盡，色變紅活，以水飛伏龍散撒上，仍用前膏貼外，戒多立、行走、房事、食毒物。凡婦人，須待月信之後貼起。

《枕藏外科圖・第二十形圖》　此圖有三症。臀上生疽，近大不便處難治，生於實處可治，急服內托流氣飲。腿上生血癗風瘡，男上生下，女下生上，頑毒難愈其瘡游走，上腳即腳發背，急用鐵箍散、苦參丸、二十四味活血流氣飲。外臁瘡，腎虛，濕熱之毒下注，亦脾腎濕熱，用苦參丸，敷以解毒生肌定痛散，後用隔紙膏。

附臁瘡方：　黃蠟五錢，玲珍珠二分，象牙燒質五分，花椒少許，潮腦、香油適量，煎膏，用油紙攤膏，貼上神效。

又經驗臁瘡神方。頭髮灰、小酒麴、百草霜、銅綠，以上四味各半酒盅，惟銅綠略少，共和勻調香用桑麻紙攤膏藥貼之，不可露藥，一張即愈多年成漏者三五日一換，先用茶洗淨，貼藥四圍遮嚴，切物漏藥，慎之！

《枕藏外科圖・第五十形圖》　外臁瘡，心脾腎之濕熱也。先用紫蘇流

氣飲，次用三香和氣飲。

裏臁瘡，浸濕熱三邪，陰經血分受傷，急用紫蘇流氣飲，三香和氣飲，外用隔紙膏。

《醫略存真・臁瘡》 臁瘡破潰，經久不斂，世皆以爲小恙，不知膿血久流，氣血耗損，漸及本原，必須知柏地黄湯養陰祛濕，或加參、朮佐之，長服可冀收口。

《外科醫鏡・腓腨癰疽魚肚毒脛骨癰疽臁瘡》 至臁瘡亦係濕熱下注，初起白泡，漸潰色紫黑動輒疼痛。有一月半月可愈者，有半年一年方愈者，三五年而不愈者，有一二十年終亦愈者，雖無大礙，頗屬纏綿。

紀事

《臨證一得方・臁瘡》 濕乘血虚挾熱下注，臁瘡生化不定，内凸作痛，保本并治。

炒生地　新會　防己　炙升麻　遠志　大豆黄卷　炒歸身　生芪　棗仁　赤茯苓　磁石

臁瘡腐化雖定，色老脂多，元氣是虧，防延腹疾難理。

砂仁炒黨參　赤小豆　懷山藥　粉萆薢　焦白芍　九製何首烏　大腹皮　煅牡蠣　炒歸身　炒栝樓　大有綿西芪　炒麥冬

臁瘡形色不堪，腹脹日大，脾虚而濕陷之候也，鬆動爲要。

炒冬朮　炒黨參　大腹皮　防風　新會　萆薢　焦茅朮　甘杞子　巴戟天　防己　赤芍

腳瘡復發，腫脹泡潰流脂，暑濕外受也。

防風　杜藿香　赤苓　白芷　地丁草　粉豬苓　萆薢　焦茅朮　滑石　防己　金銀花

圖表

《徐評外科正宗・癰疽圖形》



外科總部

癘瘍翻花楊梅部

楊梅瘡

論說

《解圍元藪・風癩論》 江北燕冀呼癘爲炮瘡，南人擬其名而曰楊梅瘡，又曰廣東瘡，蓋閩廣間有室女過癘，即生蟯蟲，發爲惡瘡，穢毒極盛。其氣易於傳染殺人，因此滋蔓於世，相感而生。

充塞脈絡之內，輸散分肉之間，榮衛不利，肌腋膹膜，氣聚不通，使血淤不流，筋骨弛縮，膚體腐爛，膿穢淋漓，眉鬚氄落，手足痿痹，趾指墮折，寒熱麻癢，或如箠楚如掣，搴如攣如縛，如梣如夾，瘸癟腫痠，荼毒疙瘩，百惡駢集，得之所由，有五充貯而滿也。分肉腠裏也，輸運納也，膹結滯也，痹脹悶也，瘀凝寒也，弛渙散也，縮拘急也，穢汚濁也，淋漓黏汚也，氄敗脫也，痿半邊罷軟不舉也，痹頑痛也，指手指也，趾足指也，麻不知痛癢也，箠楚擊刑也，掣牽絞也，搴以木爲刑牀，傑住不容轉動也，攣筋縮也，縛繩縛也，拶刑其手指，夾刑其足踝，此皆痛而難忍者，言風癘有此異常之惡候也。瘸手指屈倒，不能執物也，癟肌膚枯槁也，腫高起也，痠骨節麻痛難動也，疙瘩顆塊也，此言風癘之形勢也。

《外科正宗・楊梅瘡論》 初起無頭疼，筋骨不作痛，小水無澁淋，瘡乾細者輕。已生頭面稀少，口角無瘡，項下胸背雖多穀道無，可初生瘡發下疳，次生魚口，復作筋骨疼痛，瘡發非祥。瘡生紅紫堅硬，手足多生，形如渴潑泡生，害非輕淺。

《霉瘡秘錄・霉瘡總論》 余家世業醫，自高祖用和公宦隱鹽宦至不佞已歷八世。方脈頗有秘授，獨見霉瘡一證，往往處治無法，遂令膏粱子弟，形損骨枯，口鼻俱廢，甚則傳染妻孥，喪身絕育，深可憐惜。於是遍訪專門，亦無灼見，細攷經書，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於午會之末，起自嶺南之地，致使蔓延通國，流禍甚廣。今當未會之初，人稟浸薄，天厲時行，交媾斗精，氣相傳染。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胎毒門主論》 馮魯瞻曰：後天諸毒易辨，先天所中難明，輕則發而爲瘡也。起似風癮，漸成細瘰，一作搔癢，即濕而起片，如癬白頭，遍體上下隨感而發，其瘡有蟲，故名蟲胞，謂從胎胞而來也。總是濕火相乘，血熱毒盛，腠理愈開，淫毒益熾，癢爲氣虛，楚屬血虛，其證屬腑，旋久而氣血兩虛，則因熱而起，又因熱乘虛而內攻矣。治宜托理解毒爲主。然愈時結聚於頂者，六陽諸毒上衝，火毒炎上之徵也。若初起便發於頂者，胎毒壅盛，上參陽位也。如髮稀而有白屑，至久不愈者即名禿瘡，亦有年長而患腦疳，白禿不生髮者，蓋足少陰腎，其華在髮，因疳熱血氣損少，不能榮髮耳。有收在四肢者，是日久脾虛，濕熱感襲也。其驚瘡者，驚本無物，因蹉其血氣，在臟爲積。在腑流溢皮膚而爲瘡也。戀銀瘡者，眉間生瘡是肺熱也。風瘡者亦發遍身，其形甚小，俗呼謂疥也。蟲窠瘡窠內有蟲如細蟣子者是也。諸瘡治法，若痛癢不可忍者，及性急面黑而血熱者，宜苦寒如芩連、苦參之類，體胖之人宜祛風燥濕清火爲主。如久病之後，濕蒸於外達者，但宜補托，切勿多浴塗遏，致毒內攻。然諸瘡雖屬心火，當用寒涼，但熱則行，寒則凝，凝則毒反滯而難痊。故莫如透肌解毒，和血養陰，則風火息而燥癢除，且氣血充固，諸毒不能爲患矣。若痘疹之後生瘡者，餘毒未盡也，亦宜化毒和血；若瘡前發驚與夫瘡後發驚者，皆因瘡而致也。並宜理爲主，至於一切胎毒，俱宜涼血清熱，解毒發散於外，切勿輕從外治，以致熱毒內攻，卒成不救，小兒臟腑嬌嫩，易入難出耳。若致瘡色焦枯，肚腹青黑者，生瘡而無膿汁者，或遍體皆瘡毒發於肋，或在少腹，或在頂門腫起者，並皆不治。《錦囊》。

《瘍醫大全・諸瘡部・楊梅瘡門主論》 馮魯瞻曰：楊梅瘡者，因形相似而名之也。凡氣受之而得者，堅實凸起，又名棉花瘡；若血受之而得者，其形扁折而潰，又名果子瘡；皆類其像而俗呼之。北方名曰天泡瘡，雖名異而實同，然治療須別。

《瘍科會粹・楊梅瘡》 黴瘡，有赤遊紫癜，如瘋，如疹，如砂仁，如棉花，如鼓釘，如爛柿，如楊梅，或結毒破爛孔竅，名狀不一，大約似楊梅者多半，故名曰楊梅瘡。爛去陽物，掺藥不效，名蛀梗，或爲卷心。陽物生瘡，如楊梅堆滿，狀如鼓椎，他處不生者，名爲獨腳楊梅瘡。喉癬日久，必成天白蟻蝕鼻者，或毒透肌膚，肢體生癬，硬靨如錢，色紅紫者。

毒分五經：毒中腎經，始生下疳，繼而骨痛，瘡標耳內、陰囊、頭頂、背脊，形如爛柿，名曰陽黴瘡。甚則毒傷陰陽二竅。傳於心，發大瘡，上下左右相對，掣痛連心。移於肝，眉髮脫落，眼昏多淚。或瘡爪甲。毒伏本經，作偏正頭痛，甚則目盲耳閉，或生嗣不壽，久則毒發囊穿。

毒中肝經，先發便毒，嗣作筋疼，瘡標耳項脇肋，形如砂仁，俗以砂仁瘡名之。甚則筋痿不起。傳於脾，四肢發塊痛楚，或蛀爛腿臁。移於心，生瘡如痣，痛癢交作。毒伏本經，大筋微疼，久則毒發頸項兩膝。

毒中脾經，瘡標髮際口吻或堆肛門，形如鼓釘，俗以廣豆名之。甚則毒伏臟內，傳於腎，骨痛髓裂，發塊百會、委中、湧泉等穴。移於肺，肌膚生癬，如花色紅紫，退過即成白癜。毒伏本經，發斑如丹，久則毒結腸胃。

毒中肺經，瘡標腋下、胸膛、面頰，形如花朵，俗以棉花瘡名之。甚則毒聚咽嗌。傳於肝，作筋痛，遇月郭空或天陰、酉時分作疼。移於腎，作腎臟風，痛癢交作。毒伏本經，生赤白癜，久則毒結膺臆臂膊。

毒中心經，瘡標肩臂兩手，紫黑酷似楊梅，俗以楊梅瘡名之。甚則毒攻眸子。傳於肺，發喉癬，漸蝕鼻梁，多作痰唾。移於脾，生鵝掌風癬，手足起止不遂。毒伏本經，十指流痛，久則毒攻舌本，或毒結小腸。

《景岳》：楊梅瘡一證，以其腫突紅爛，狀如楊梅，故爾名之。其在西北人，則名天泡瘡；東南人，又謂之廣東瘡。凡毒輕而小者，狀類茱萸，故名茱萸瘡。毒甚而大者，泛爛可畏，形如棉花，故名棉花瘡。大都此證，必由淫毒傳染而生。蓋此淫穢之毒，由精泄之後，氣從精道乘虛直透命門，以灌衝脈，所以，外而皮毛，內而骨髓。凡衝脈所到之處，則無處不到，此其爲害，最深最惡。設初起時，去毒不淨，或治失其宜，而隨至敗爛殞命者，蓋不少矣，或至二三十年之後，猶然發爲瘋毒，或至爛頭，或至爛鼻，或四肢幽隱之處，臭爛不可收拾，或遺毒兒女，致患終身，其惡如此，靜而思之，則有見此惡道而不寒心知避者，其愚亦甚矣。故凡治之之法，最當知要，切不可不慎也。亦有不因淫毒傳染，偶中濕熱而患者，此不過在皮毛肌肉之間，清去濕熱，自當全愈，無足慮也。

《外科證治全書・發無定處證・楊梅瘡》 一名廣瘡，因其毒出嶺南；一名時瘡，以時氣乖變，邪氣湊襲之故；一名翻花瘡，因其纏綿不已，形如棉花；一名翻花楊梅，因窠粒破爛，肉反突於外，色如黃蠟；一名天泡瘡，因其夾濕而生白泡。有形如赤豆，嵌於肉內，堅硬如鐵，名楊梅痘。有形如風豆作癢，名楊梅疹。有先起紅暈後發斑點，名楊梅斑。有色紅作癢，其圈大小不一，二三相套，名楊梅圈。

《外科真詮・楊梅瘡》 楊梅瘡有乾濕之分。乾者發於血虛之人，只有紅點，大小不一，掌心居多，甚至髮內皆有，稍癢不痛，多起白皮，剝去又生。濕者發於血熱之人，起時亦是紅點，漸起黃吻，鼓漿刺手潰後中有一孔，四圍起紅脣，痛多癢少，發無定處，大小不一。

《痰癆法門・附楊梅驗方》 楊梅者，其瘡三五成顆，紅潰後狀如楊梅也。病由西洋流傳廣東，彼遂綿延各省。有精化，氣化之不同，精化者，由交媾傳染而得，先從二陰生瘡，蔓延遍身，上至巔頂髮際，凡有毛孔之處，初起小肉瘤，後漸癢潰，穢水時出，至缺唇爛額，殘廢死亡者不可勝計。氣化者，由表面傳染，如與有瘡之人同衾共浴之例，其毒皆可傳播，瘡由上部先見，後亦延及滿身，但毒較精化者稍輕，用藥分量，亦可減少。

綜述

《急救仙方・梅瘡》 楊梅瘡之症，由肝腎脾內風濕熱之毒，間有天行濕毒傳染，但形如楊梅煞紅濕爛癢痛屬心，多生乳脇。形如鼓釘黃豆者屬脾，多生滿面，謂之大風豆。形如綿花屬肺，多生毛髮，形如紫葡，蓋按之緊痛者屬肝腎，多叢生豚臀及筋骨之處。如發髮鬢額口鼻穀道邊者屬陽明及少陽、太陽。如發於足脛陰莖脇肋者屬肝腎經厥陰。大抵上先見者，氣分受病，上体必多。下先見者，血分受病，下體必多。上下俱見者，氣血俱病。

《外科正宗・楊梅瘡論》 夫楊梅瘡者，以其形似楊梅；又名時瘡，因時氣乖變，邪氣湊襲；又名綿花瘡，自期綿綿難絕。有此三者之稱，總由濕

熱邪火之化，但氣化傳染者輕，精化欲染者重。故氣化乃脾肺受毒，其患先從上部見之，皮膚作癢，筋骨不疼，其形小而且乾；精化乃肝腎受毒，其患先從下部見之，筋骨多疼，小水澁淋，其形大而且硬。如氣化者，毒在皮膚，未經入裏，宜服萬靈丹洗浴發汗，解散皮膚之毒。精化者，毒在骨髓，未透股膚，宜服九龍丹通利大小二便以瀉骨中之毒，甚者二服皆可。行散之後，體實者升麻解毒湯，體弱者歸靈內托散。取至筋骨不疼，瘡根淡白，內毒已解，方用點藥，輕者半年，重則一載，始方得愈。如患者不遵此法，欲其速愈，妄用熏條、擦藥、哈吸等法，往往致成後患者多矣。患者熟思之。

《瘍醫大全・諸瘡部・楊梅瘡治法》 初起先從澁淋，次傳筋骨作疼，後發其瘡，亦宜攻利。生此外無瘀瘡，內無筋骨作痛，時氣所感者，微散之。瘡從交媾不潔，乃生下疳，小水澁滯不通，當行導利。上部作癢瘡多，消風清熱；下部作疼癢甚，瀉濕爲先。紅紫毒盛瘡高，涼血解毒，淡白毒輕瘡薄，攻利兼行。手足皮膚枯槁，鵝掌風生，柏葉二錢兼湯熏洗即好。

頭髮眉毛脫，油風何須說，神應養真丹，早服稀疏脫。點點楊花癬，片片癩風瘡，宜取換肌丸，效應如同掃。【略】

楊梅主治方

加味遺糧湯

加味遺糧湯木瓜，萵歸防苡朮銀花，鮮皮皂子靈仙等，木通甘草共參夸。示楊梅瘡初起筋骨疼痛，及已成數月，延綿不已。並楊梅風毒誤服輕粉，癱瘓骨疼，不能動履。

川芎　當歸　防風　薏苡仁　木瓜　金銀花　木通　白鮮皮　蒼朮　威靈仙各一錢　甘草五分　皂夾子五個切片微炒　仙遺糧二兩　人參瘡久氣虛者加

水二碗，煎八分，量病上下，食前後服。腿腳之下加牛膝一錢，病淺者一月可退，病深者百日可痊。忌牛肉、燒酒、海腥、煎炒，此瘡發時多先起於下疳，若以此方預服之，可以止其不發梅瘡也。

解毒天漿散

解毒天漿散角針，防風防己膝風藤，萵歸翹粉銀花草，木瓜蟬蛻薏苡仁。治楊梅瘡不問新久，遍身潰爛及筋骨作疼者。

天花粉二錢　防風　防己　皂角針　白鮮皮　連翹　川芎　當歸　風藤　木瓜　金銀花　蟬蛻　薏苡仁各一錢　甘草五分　土茯苓二兩　牛膝下部加

水二鍾，煎八分，臨服入酒一杯，量病上下服之。【略】

歸靈湯

歸靈湯中四物宜，木瓜防己白鮮皮，米仁參朮銀花粉，甘草白芷牛膝隨。治楊梅瘡不論新久，但元氣虛弱者，宜服此藥。

川芎　當歸　白芍　熟地　米仁　木瓜　防己　天花粉　金銀花　白鮮皮　人參　白朮各一錢　甘草五分　威靈仙六分　牛膝下部加五分　土茯苓二兩

水二鍾，煎二鍾，二次量病上下，食前後服之，渣再煎八分服。

防風必效散

防風必效散荊防，槐朮翹藤鮮芷當，角針木通番白草，銀花花粉木瓜商。治楊梅瘡濕熱太盛，瘡高稠密，元氣素實者服。

防風　防己　荊芥　白鮮皮　連翹　槐花　蒼朮　皂角針　風藤　木通　白芷　天花粉　木瓜　金銀花　蕃白草各一錢　甘草五分　土茯苓四兩　大黃初起加三錢

水三碗，煎二碗，二次服。渣再煎一碗，服後飲酒一大杯，即靜睡一時許更妙。【略】

翠雲散

翠雲散中用銅綠，膽礬輕粉石膏加，濕用膽調乾末掺，梅瘡一點便生疤。治楊梅瘡已服內藥，根腳不紅，瘡勢已退者用。

銅綠　膽礬各五錢　輕粉　石膏煅。各一兩

共研極細，磁罐收貯。濕瘡乾掺，乾瘡公豬膽汁調點，三日點三次，其瘡自乾而愈。

《霉瘡秘錄・霉瘡總說》 霉瘡或問

或問曰：霉瘡爲患，何自而昉乎？余曰：嶺南之地，卑濕而暖，霜雪不加，蛇蟲不蟄。諸凡污穢蓄積於此，遇一陽來復，濕毒與瘴氣相蒸，物感之則霉爛易毀，人感之則瘡傷易侵，更逢客火交煎，重虛之人，即冒此疾。故始謂之陽霉瘡。云以致蔓延傳染，所以娼家有點過之說，皆繇氣運所使，因漸而致也。

或問：霉瘡爲氣運所使，有云廣瘡何也？余曰：廣瘡者，與痘相類。痘瘡古所無有，始生於北，其氣自北而南，漢時謂之胡痘。繇先天之所中，無論男女貴賤，遇歲火流行，鼓腋而發，若霉瘡者古亦無有，始起於南，其氣自南而北，今時謂之廣瘡。繇後天之所感，不問老幼愚智。元稟虛怯者，觸穢而染。胡痘、廣瘡以地命名，熟非氣運之所使乎？

或問：此證有謂楊梅瘡、有謂棉花瘡、有謂砂仁瘡，名狀不一者，何也？余曰：毒之相感者，一氣也；臟之見證者，各異也。如痘瘡，有紅斑、白癮、如豆、如麻、如蠶子、如土蚕、如茱萸、如葡萄，或移毒眼目肘膝，形證多端，大約似痘者多半，故名曰痘瘡。如霉瘡，有赤游紫癮，如瘋、如疹、如砂仁、如棉花、如鼓釘、如爛柿、如楊梅，或結毒破爛孔竅，名狀不一，大約似楊梅者多半，故名曰梅瘡。痘瘡、梅瘡皆以形命名，所以不一也。

或問：其瘡傳染不已，何也？余曰：昔人染此證，親戚不同居，飲食不同器，置身靜室以俟愈，故傳染亦少。邇來世薄，人妄沉匿花柳者衆，忽於避忌，一犯有毒之妓，淫火交熾，真元弱者，毒氣乘虛而襲。初不知覺，或傳於妻妾，或傳於姣童。上世鮮有方書可正，故有傳染不已之意。

或問：老幼之人，不近妓女，突染此瘡，竟有結毒者，何也？余曰：不獨交媾斗精，或中患者毒氣薰蒸而成，或祖父遺毒相傳，此又非形接之比也。

或問：有人與患者同寢共食，不傳染者，何也？余曰：此繇先天之氣充固，邪氣無間而入，所以有終身爲妓，半世作風流客者，竟無此恙。

或問：交媾偶中毒氣，有輕重否？余曰：毒隨神轉，走絡流經，壯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患。

或問：諸痛瘡瘍，皆屬心火，何心經獨擬於後耶？余曰：此毒上起脾肺，下起腎肝，心乃陽主，陰邪不能先犯，諸經傳變而心始受邪，故初生瘡，子不爲痛楚，或元陽虛怯，直中少陰者發作遂痛。

或問：毒傳臟腑，切脈可知否？余曰：脈者，氣血之道路，氣清脈和，氣濁脈滯。若有毒者，脈必先沉。如毒聚肝經者，左關脈必沉澀，寅卯時診之，或遲、或結，不復流利者，其毒深重。餘臟仿此，非若他毒以洪大滑數爲準。反是者證必難治。

或問：有患者服藥而愈，精神未復者，何也？余曰：毒未儘化，藥不勝病耳。蓋毒不盡則精神不復，非骨節酸痛，則疤色紫黑，故交媾便有所染，生嗣未免有毒。倘或性氣躁率，屢犯禁忌者，遂使一分之毒未除，竟能復十分之患，不知者反責前藥無效，此非倦藥者自癡歟！

或問：醫治此患或用湯藥者，或用散藥者，或用丸藥者，皆能獲效。有等患者，深慮輕粉爲害，畏服丸散，單用煎劑，能收全功否？余曰：審察病機者，醫之智也；攻邪伐病者，藥之能也。夫毒有多少，形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臟有高下，腑有遠近，證有表裏，藥有輕重。草木之性，多爲湯液；金石之品，俱作丸散。故方有七：大小緩急奇偶複；劑有十：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方不七，不足以盡方之變，劑不十，不足以盡劑之用。凡治病在陰者，毋犯其陽，病在陽者，毋犯其陰，犯之者是謂誅伐無過；病在於輕則治其經，病在於絡則治其絡；病從氣分則治其氣，病從血分則治其血；病在於表，毋攻其裏，病在於裏，毋虛其表。邪之所在，攻必從之。受邪爲本，見證爲標；五虛爲本，五邪爲標。病屬於實，宜治以急。實者，邪氣勝也，邪不速逐，則爲害蔓延，故治實無遲法；病屬於虛，宜治以緩。虛者，精氣奪也，治宜次第，故治虛無速法，亦無巧法。虛則補之，實者瀉之。有是證而用是藥，此萬世之常度也。如傷寒禁用丸藥，恐庸俗誤用巴豆丸，若用大黃丸則宜矣，業有專門，工有高下，又非概論也。

或問：此證有一二方而愈，有用百藥無效者，何也？余曰：一二方而效者，多因稟厚毒淺，或患者忍心耐性，訪醫擇藥，調攝得宜，所以正氣足而邪自除也。若百藥無效者，乃中毒之深也，又非毒之中深，繇受毒之始，速求病痊，不究標本，亂投湯劑，以致真元耗削，藥毒蓄積於內，遂有變證雜出，往往至於傷生。患者、醫者俱不覺察，故未經藥餌者，僅爲終身不瘳之疾，誤投藥石者，定罹夭橫之患。繇是紅紫眩亂，使病者暗受其弊也。

或問：治法有擦手足心者；有煎湯薰洗者；有藥點者；有燈照者，或效，或不效而受累者，何也？余曰：用此四法取效一時，與庸工用輕粉無異。得其時者，效或有之，失其候者，其毒反熾，而終身不瘳也。

或問：何爲得時？何爲失候？余曰：毒盡達於肌表而治之，則爲得時。毒未透發而妄攻者，爲之失候。

或問：患者親自製藥，或用食物發之，仍有結毒者，何也？余曰：世人徒知庸俗暗投輕粉過藥，致有結毒後患，殊不知妄施蟲芥草汁，過服敗毒、

發毒、寒涼等藥，其累不減於輕粉也。

或問：初生疳瘡，便毒、大瘡、細子，至筋骨疼痛，喉癬蝕鼻，發塊上下，破爛孔竅，鵝掌白癜，其治同否？余曰：感此毒者，一氣也，然毒之見證者，不一也。如傷寒疹子，從表而傳裏，疫病痘瘡，從內而達外。惟此證出入無常，伏見不一，論其本則一，究其末自殊。正爲稟厚薄，病有新久，工有上下，藥有良毒，豈可局一定之方而欲愈不一之疾乎？

或問：已上見證，據經服藥，能指日收功否？余曰：此皆獨授秘密，得心應手。譬諸行熟道者，遠近可計步而至也。如初生下疳腫爛，未作骨痛者，服藥十三日愈；爛去陽物，摻藥不效，名蛀梗或爲卷心，服藥二十五日愈；橫痃雙生者，服藥十三日愈；單生便毒作筋疼者，服藥十九日愈；便毒潰破不斂，名爲魚口，兼之疳瘡者，服藥廿六日愈；陽物生瘡如楊梅，堆滿狀如鼓椎，他處不生者，名爲獨腳楊梅瘡，服藥四十五日愈；生瘡形如砂仁，內作筋疼者，服藥廿五日愈；形如爛柿，內作骨痛者，服藥三十一日愈；瘡標髮際、口吻、肛門，他處未見者，服藥二十一日愈；形如大豆，多見四肢者，服藥二十七日愈；胸膛、面頰先標，形如花朵者，服藥二十五日愈；上下左右對壘，形如楊梅者服藥三十三日愈；筋骨疼痛，遇天陰日短痛甚者，服藥二十一日愈；結毒腿腫、肩膊，塊未破者，服藥三十二日愈；塊破年遠者，服藥三十七日愈；結毒委中、湧泉、玉莖、百會等處未破者，服藥二十一日愈；已破者，服藥三十六日愈；十指慘痛，爪甲發瘡者，服藥二十六日愈；喉癬日久成天，白蟻蝕鼻者，服藥二十五日愈；毒壅肺道，不時吐痰而聲啞者，服藥二十七日愈，毒透肌膚、肢體、生癬，硬靨如錢，色紅紫者，服藥三十七日愈；毒附手足，生鵝掌風者，服藥四十二日愈；毒留肉分，蛀爛蔓延者，服藥四十五日愈；胎毒貽兒，屢患瘡癤，游風、丹腫者，服藥二十四日愈。生兒無度不壽者，必是父母蓄毒所使，當診父母脈氣，方見毒之有無、輕重，然後服藥，疏滌餘邪，補益正氣，庶使後孕子女永無胎毒。故微病必須服餌湯劑，不可亂投，尊生者保之。

或問：服藥愈疾，限日刻期，能勿爽信乎？余曰：制劑療疾，不外陰陽五行生成之數，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若水鏡鑒形，不失毫髮。故病於內者，司內揣外；病於外者，司外揣內。治之之道，無踰此矣，非獨是疾，諸證皆然。夫病爲主，藥爲賓。賓主相得，邪氣乃服。邪氣一伏則限期勿爽矣。

或問：有毒壞孔竅，肢體瘦怯者醫能復原否？余曰：能解前藥之毒，按經銷熔其邪，重施培植元本耳。雖聾而復響，眼將瞎而復明，鼻將凹而復聳，體怯者復壯，陽費者復長。大都治此證者，不外化毒一法，第化毒之法，不外攻邪補元。非明經、察脈、辨證之精，毋得妄治。故諺云：傷寒、痘疹、廣瘡、瘰癧，怯病不服藥爲上，至言也。原非有病而不藥，嘗恐醫工之不善也，故有此戒。

或問：土茯苓單療此疾，竟有餌之不效，何也？余曰：土茯苓味甘氣平，主溫胃健脾，暖筋骨。倘過服寒涼損胃，毒滯脾經，飲食少進者，非此不能奏功；若毒在他經，脾胃健旺者，縱多服亦不見功；如脾虛泄瀉者，服此實有奇驗。故曰奇良，非虛名也。

或問：丈夫染此證，內室頂服敗毒等藥，可否？余曰：上工治未病者，毋容邪氣侵也，今人未見毒氣有無，遂服敗毒等藥，果有毒者則可，如無毒者徒使元氣內虛，內一虛則外邪易入，是無病而求病也。譬諸國家蓄兵以禦寇，醫家蓄藥以攻疾，豈有無警而用兵，無病而用藥哉！

或問：生生乳必須譽石配合，近世方書鮮有用者，又未能辨其真僞，乞明示以便採取，何如？余曰：古人處方，自有識見，決非杜撰也。余檢《本草》，譽石性大熱，有毒，主寒熱，鼠瘘，蝕瘡，死肌，除膈中熱，止消渴，益肝下氣。閔《本草》注：譽石，煅煉，配薑、附、皂、桔爲大露宿丸，主寒冷百病。又有匈奴露宿丸，主心腹積聚，食飲不可。前腎靳邵者，一時名醫也，創置譽石散方，晉士大夫皆獲異效。余家傳此方，製之有法，用之有驗。但此石難得，癸酉春，余客武林，遍訪藥鋪，無有真者。偶得之，宦族任上帶歸，約有數十觔，視之形似滑石，扣之堅剛，碎之如漿酪，餘盡購歸。依法養火開視，悉中化灰。嘗之有味，燒之有氣，配合生生乳，大有奇攻。余得此石甚多，又熟於煅煉，用之有餘，或有配藥者亦可取用。其方附後。

或問：生生乳亦有朱汞在內，與粉霜、輕粉相類？余曰：朱汞者，得譽石而白如雪，得硫磺而赤如丹，得譽石而慄悍解，且藥石各有宜忌之不同。相宜者，如油珠丸治小兒驚風，輕粉雖烈，用之有效。如奪命丹治疔腫，用之反能豁毒，即如砒霜有毒，寒痰冷哮，非此不效，瘧疾水瀉，服之亦瘳。又如蜈蚣、全蠍，藥性非良，芽兒臍風，投之即愈。非灼見病因，毋妄投也。

或問：金頂砒有大毒，方士多用之，何也？余曰：以毒攻邪也。凡

瘡毒年深月久，流膿出水者，症屬虛寒，非金頂砒佐諸藥不能收功。若瘡毒初起，服之反能爲害。或有誤服輕粉，寒涼隱藥，結毒破爛。衆方不效者，服之得效。丹經曰：水銀不離砒不死。信非虛語。

霉瘡方法

夫霉瘡爲患，正氣不虛則邪毒不入。如肝氣虛，邪毒乘之則發橫痃，或成魚口，甚則筋疼，瘡形如砂仁；腎氣虛，邪毒乘之則生下疳，或爲蛀梗，甚則骨痛，瘡形如爛柿；肺氣虛，邪毒乘之則毒聚於上，不爲筋疼，必生瘡如花；脾氣虛，邪毒乘之則毒流四肢，不作骨痛，必生瘡如痘，心氣虛，邪毒乘之則發大瘡，形如楊梅，左右相對而作楚。有一經獨虛而邪氣獨盛者，有兩經、三經同虛而齊病者，有見於外而滿身生瘡者，有伏於內而遍體痛者。所以出入無常而隱見不一也，當詳究脈理，按其敢有無、輕重，應發表則當發表，應攻裏則當攻裏，應疏利則當疏利，應溫補則當溫補，應涼解則當涼解，勿令虛實顛倒，暫削元神。蓋病重而藥輕者，但無近效；病輕而藥重者，必生佗變。所以治此症者，須標本兼治，不可偏施，以攻邪補元爲主。

主方

凡染有毒之妓，或與患者接談，稍有所感，不拘便毒、疳瘡或髮際生瘡，梳下薄靨如麩，或手足肌膚紅點如班隱肉，當服此方，使正氣足而邪自除也。若間服牛黃化毒丸，取效甚捷。

人參、黃芪、川芎、甘草各一錢，當歸二錢，忍冬花、漢防己各一錢五分，升麻、防風、川山甲各八分。

用水二大盅，加生薑三片，煎至半，饑時服，渣再煎。

牛黃化毒丹

治已上初見形症。

牛黃四分，須用西黃色，鮮黃色用之。烏金黃亦可，肝黃形如筆管，厚實者功次之，廣黃味薄功不及半。琥珀五分，血竭、製大黃、雄黃、朱砂、須擇鏡面大塊，不涉沙石者用之，近有煉丹不就，轉與藥店賣者有大毒，不入服藥。白鮮皮、川山甲、乳香、木香、各取頭末一錢五分。蟬蛻末二錢，生生乳一錢，沒藥一錢七分，川貝母三錢。

右各製爲末，用神麯末五錢，打稠糊，入藥擣勻，丸如梧桐子大。另研朱砂爲衣，每早空心服十五丸，每晚空腹服十丸，砂糖湯送下，中病則已。如餘毒未盡，藥不可撤。服此丸切忌煩勞、惱怒、焦躁，茶酒止可用十分之三。

《青囊秘訣・楊梅瘡論》 人有關心愛妓之歡，戀爐酣戰，自覺馬口如針刺之痛，此毒氣已過也。未幾而生魚口矣，未幾而生疳瘡，又未幾而遍身亦生瘡矣，黃膿泛濫，臭腐不堪，人以爲毒盛，多用敗毒之藥，誰知愈敗毒而瘡愈盛，瘡愈多而愈不易愈，往往有腐爛而化者，實可傷也！蓋楊梅之毒，每中於泄精之時，精泄則元氣虧虛，故毒乘虛而入。若元氣足，則毒雖入而傳染，不過輕微之毒，可以一泄而愈。今遍身瘡毒發出，明是大虛之症，而毒深中於內，不補虛以泄毒，焉能奏功？倘用敗毒之藥，無異下石矣！方用二生湯：

土茯苓三兩　生黃芪三兩　生甘草三錢

水煎服，四劑瘡漸紅，再四劑漸乾，又四劑痊愈矣。服此方忌茶。此方妙在不以解毒爲事，止用黃芪以補氣，氣旺而邪自不留。得生甘草以化毒，而佐之以土茯苓以引毒，毒去而正無虧。蓋氣生而血不難養，此治法之巧者也。偏德湯亦妙：

金銀花四兩　當歸二兩　白朮二兩　土茯苓一兩　天花粉三分　甘草五錢

水煎服，十劑愈。【略】

人有龜頭生疳，乃服敗毒之藥，欲毒小便而出。若大腸燥結，則攻毒之藥，不能逕走大腸，勢必盡趨膀胱而出。蓋膀胱口細，小便亦細，毒難泄出，於是毒不留於腸中，而反結於外勢，毒盛必發，發得不腐爛哉？往往有龜頭爛落，連莖亦爛，世人多以外藥敷之。外藥固不可少，然不先消其內之火毒，而遽用外藥敷之，不啻如石之壓草萌芽也，勢必復發。宜先用湯劑治之，方名散毒丹：

土茯苓二兩　黃柏一兩　甘草一兩　梔子炒研一兩　肉桂一錢

水煎服，四劑則火自從小便而出，疼痛少止，然後用生勢丹敷之。

生勢丹：

兒茶一兩　生甘草一兩　炒黃柏三兩　冰片三分　朱砂一錢　乳香三錢　沒藥三錢　大黃三錢

研爲細末，磁瓶收貯。敷患處數日而膿盡血乾，抹至一月，肉筋再長而愈。愈後宜大補氣血，急用十全大補湯連服二三月，則外勢仍能伸縮，尚可種子。否則多服敗毒之藥，瀉火之劑，則命門寒涼，而外勢亦且冰冷，安能陽和之驟復哉？此前後治法之各異，實有次序也。

【略】

人有疳瘡初發，魚口將生，若不速治，必遍身生瘡，遷延歲月，身體腐爛，多不可救，必須早治爲妙。然而早治之法，世人多用五虎散敗毒，雖毒從下泄，而損傷元氣，未爲得法。設或敗毒之藥少減，又恐有留毒之虞，亦非治法之妙。蓋毒氣之人，因元氣之虛也。虛而敗毒，是已虛而益虛也，則毒將何以解乎？治之法，惟補中有泄，則毒盡散，而正氣又無虧矣。方用早奪湯：

人參一兩　白朮一兩　當歸一兩　黃芪一兩　大黃一兩　金銀花一兩　土茯苓二兩　石膏一兩　甘草三錢　遠志三錢　天花粉三錢　柴胡二錢

水煎服，一劑泄出惡物，宜掘土埋之；再服二劑而臭穢惡物，無留於腸胃矣。然後減去大黃、石膏，加土茯苓二兩，同前藥再煎服四劑，則一身上下與頭面之間，必有隱隱瘡影現於皮膚之內，再服二劑而瘡影亦盡消矣。再服二劑，則永不生瘡矣。【略】

方用泄穢丹亦妙：

蒲公英三兩　金銀花三兩　當歸一兩　大黃五錢　王不留三錢

水煎服，水十碗，煎成二碗，徐徐服。

人有遍身生楊梅，而服輕粉，一時收斂，以圖目前遮飾，誰知毒藏於內，必然外潰。未幾而毒發於鼻，自覺臭氣衝鼻而出。又幾日而鼻色變黑，不聞香臭矣。此等症見，必須急治。否則鼻柱自傾，一至腐爛，便不可救。然用些小之劑，亦無益也。蓋毒勢甚盛，杯水難濟。況楊梅結毒，不結於他處，而結於鼻中，其毒更勝，以毒不在他臟，而在肺經也。肺主氣者，主清氣也，毒氣非清氣可比。毒氣在肺，則清氣盡爲毒氣矣。肺氣出於鼻，而藏於腎，腎感毒氣，移之於肺，以散於皮膚，則毒氣可以外出。今用輕粉收斂，則毒不得發於皮膚，而盡歸還肺中，肺欲飲歸還於腎，而腎不受，乃上衝於鼻矣。鼻孔細小，安能遽泄乎？自然毒氣盡結於鼻，而鼻乃獨受其禍矣。治之法，必須多用散藥以解毒。然肺經之病，不能直治，必須隔一、隔二治之而後可也。方用護鼻散：

金銀花三兩　玄參三兩　麥冬二兩　桔梗五錢　甘草五錢　天花粉五錢　丹砂生衝一錢

水煎調丹朱末，服一劑而鼻知香臭矣，服四劑而鼻黑之色去，不必憂鼻之爛落矣。更用全鼻散：

玄參一兩　金銀花一兩　當歸一兩　丹砂一錢　麥冬五錢　人參三錢　甘草三錢

水煎服，十劑而一身之毒盡出，可保無虞。【略】

人有生楊梅，遍身皆爛，疼痛非常，人以爲毒氣在皮膚也，誰知是血虛而毒結於皮膚乎？夫楊梅之毒，散於骨髓之中，毒在骨中，難以療治，而毒在皮膚，似易於施治矣。然毒未出於皮膚，尚蘊藏於骨中，泄骨中之毒，可從下而外泄也。如毒已出於皮膚，其毒開張，斂肌中之毒，則不可由表而外攻矣。得其法，則易泄散；未得其法，則轉橫也。治之法，宜補虛以泄毒，引毒從小便出，乃得其治法耳。方用二苓化毒湯：

白茯苓二兩　土茯苓二兩　當歸二兩　紫草二兩　金銀花二兩　生甘草二錢

水酒各半煎服，十劑痊愈。此方視之平淡無奇，而實有異功者，補以泄之也。楊梅本生於腎之虛，腎虛則血虛矣。不補虛以治瘡，反泄毒以耗血，此世人治楊梅之瘡，所以多不效耳。

《外科大成・楊梅瘡》　夫梅瘡言形也，霉瘡言濕也，時瘡言時氣乖變、邪氣湊襲之也，綿花瘡言綿綿而難絕也。總由濕熱邪火之化，而有精氣二者之殊，精化由慾染者重，氣化由傳染者輕。精化者肝腎二經受毒，其患先從下部見之，筋骨多疼，小水淋瀝，其形大而且硬。氣化者脾肺二經受毒，其患先從上部見之，皮膚作癢，筋骨不疼，其形小而且乾。精化者毒在骨髓，未透肌膚，宜金蟬解毒丸下之，以瀉骨髓之毒。氣化者毒在皮膚，未經入裏，宜紺珠丹葱酒煎服，洗浴汗之，以解皮膚之邪。壯實者服一劑散，以解表裏之邪，次服加味遺糧湯調理。虛弱者服蟾酥丸三二服，使邪毒透於肌表，次用歸靈內托散。如或悞用薰藥，火氣鬱遏難出，致令頭服骨疼，紅點滿面者，先用黃連解毒湯二劑，以瀉其火，次服蟾酥丸如前法調理，服至筋骨不疼，瘡根淡白，內毒已解。方用點藥，輕者百日，重則半載，方始全愈。又男犯房勞，女逢經至，則服藥罔效。欲其速愈者，必內服一劑散，以敗其勢，然須密室避風寒，忌冷水，犯之筋骨作疼，食宜淡，鹹則血凝，難愈。食鵝生風，食牛生癬，不可不慎之也。如不遵此法，妄用薰條擦藥哈吸等法，而不成後患者鮮矣。

楊梅主治方

透骨搜風散　筋骨疼痛，未見形已見形，悉效。

透骨草白花者陰乾　羌活　獨活　紫葡萄　生芝蘇　白糖　六安茶
小黑豆　核桃肉　槐子　生薑各一錢五分　紅棗三枚
用水三鍾，煎一鍾，露一宿，空心熱服。蓋臥出汗避風，三劑自愈。

楊梅一劑散　元氣壯者服之，一汗一下，其功甚捷。
麻黃一兩　大黃七錢　葳靈仙八錢　金銀花　羌活　白芷　蟬蜕　皂角刺　川山甲各五錢　防風三錢
共一劑，用山羊肉觔許，河水煮熟，取清湯二碗，黃酒一碗，煎一碗，令患者空心，先將熱羊肉同酒淡食之，令飽，隨服藥，蓋臥出汗避風。

加味遺糧湯　治楊梅初起，筋骨疼痛，及已潰未潰，延綿不已，並楊梅風毒悞服輕粉，癱瘓骨疼，不能動履。
川芎　當歸　防風　木瓜　薏苡仁　木通　金銀花　白鮮皮　葳靈仙　蒼术各一錢　甘草五分　皂莢子五個切片微炒　仙遺糧二兩　人參瘡久氣虛者加
水二碗，煎八分，量病上下煎服，輕者一月可退，深者百日可痊。忌牛肉、燒酒、海腥、煎炒。生下疳時，預服此藥，免其不發梅瘡。【略】

楊梅瘡薰洗方
蓮房　瓦松　川椒　蒜瓣　陳艾　朴硝　槐枝　甘草
用水半桶，煎百十滾，傾入淨桶內，令患者坐桶上，以被圍之，先薰後洗，汗出爲度。

楊梅疹子薰洗方
菉豆二升，水煮將熟，頃入淨桶內，薰洗如前。【略】

碧雲散　楊梅瘡，已服藥至根腳不紅，瘡勢已退者。
石膏煅　輕粉各一兩　銅綠　膽礬各五錢
共爲細末，罐收，濕瘡乾摻，乾瘡用公豬膽汁調點，一日一次，三日自乾而愈。

又方
杏仁四十九粒，去皮尖，去油爲粉　銀硃二錢　輕粉五錢　兒茶四錢　冰片二分　麝香一分
共爲末，豬膽汁調搽。

一方，只用紅粉摻之。【略】

瓊花膏　貼楊梅瘡，並結毒筋骨疼痛，及一切腰腿疼痛諸毒惡瘡。
鬧羊花根皮一兩五錢　五加皮　歸身各二兩　葳靈仙一兩　防風　荊芥　玄參　天花粉各一兩五錢　甘草一兩
真蘇油三斤浸煎如法，用鉛粉收膏，退火毒，七日，任用雖貼。其煎膏火候見首卷膏藥門

紫砂生肌散　治梅瘡腐淨時，用此生肌。
硃砂四錢，入銅杓內安火上，上蓋紅炭數塊，炙硃砂紫色爲度　輕粉二錢　冰片二分
右爲細末，每用些須，摻於患處，以前瓊花膏蓋之。

如瘡收至小孔而不收者，每藥末一錢，加陳壁土炒象皮末一分。

護面散　初發時服表藥，恐上攻頭臉，服此則頭面不出，用自頂心髮或女人髮煅存性，明雄黃，各九分，和勻，分三服，一日服完，每服用蘇油半酒鍾調藥，黃酒衝服，服後服表毒藥。【略】

救劫湯　楊梅瘡時，誤用薰藥，毒氣入內，以致吐血不止，及成爛肉者。
用生薑半觔，取汁飲之，卽解。【略】

楊梅應用方
金蟬解毒丸　紺珠丹見首卷　蟾酥丸　黃連解毒湯見疔瘡門　神應養真丹見股部

《洞天奧旨・楊梅疳瘡》　楊梅疳瘡，生於龜頭之上者多，生於穀道玉莖上者少，生於鼻內者更少，皆熱毒之氣也。風流子弟何忽生此瘡，平日所食者肥甘，所衣者輕暖，何傷此熱毒乎？蓋得之於嫖妓，與有毒之女兩相酣戰而中毒也。妓女何毒重如此？亦遇毒感毒耳。泄精之時，自覺馬口之間如針刺痛，此毒氣來犯矣。重則生魚口，輕則生疳瘡，疳瘡乃楊梅先兆也，當酣戰之時，本難中毒，然而鼓勇而鬥，內火沸騰，乃至泄精，元氣虧損，毒氣即乘虛而入，內火與毒氣之火兩相合而不化，故生疳瘡。不補虛而惟事敗毒，則已虛益虛，無異下石，未有不滿身生瘡者矣。治法內用二生湯，外用保身散治之即愈。苟或不然，變出非常，非玉莖爛落，即鼻柱塌陷，破壞面目，可畏哉。

二生湯　岐天師傳。治初生疳瘡。
生黃芪三兩　土茯苓三兩　生甘草三錢

水煎服。外用藥敷之。

保身散　巫彭真君傳。外治疳瘡。

輕粉一錢　黃柏五錢　乳香一錢　水粉三分　孩兒茶三錢　百草霜一錢　冰片三分

各爲末，豬膽調搽。

《洞天奧旨・楊梅圈瘡》　楊梅圈瘡，此楊梅瘡發已久，將要結瘸，而復犯房事，以致作痛生圈。此等治法，必須大補氣血。氣血足而精生，精生則臟腑還元，而瘡自結瘸矣。不可誤認毒之未盡而仍用敗毒之劑也，一用敗毒，更傷損氣血，終無奏功之日矣。惟用大補之藥，外用調搽之末，便易收斂，且慶安全也。

加味十全大補湯　祖傳方。內治楊梅圈瘡。

人參二錢　當歸三錢　白朮三錢　茯苓二錢　生甘草二錢　黃芪三錢　肉桂三分　川芎一錢　熟地五錢　柴胡五分　土茯苓五錢

水煎服，十劑。虛甚者多服爲妙。

粉霜神丹　外治楊梅圈瘡。

粉霜一錢　人參一錢　生甘草一錢　冰片三分　輕粉一錢　丹砂一錢　石膏二錢　槐米一錢

各研細末，豬膽調搽，愈。

《洞天奧旨・陰陽楊梅瘡》　楊梅瘡有陰陽之分，古人以陽屬氣虛而感毒，陰屬血虛而感毒，實爲有見，非無稽之語也。陽必高突，陰必低陷；陽必痛，陰必癢；其色皆紅也。故陽宜用補氣之藥，而佐之化毒之味；陰宜用補血之藥，而輔之消毒之品。然後外以末藥調搽，豈難速愈乎。

六君加味湯　治陽楊梅，色紅作痛而高突者，神效。

人參五錢　白朮五錢　半夏一錢　生甘草三錢　茯苓三錢　陳皮五分　土茯苓一兩　金銀花一兩

水煎服，十劑愈。

加味四物湯　治陰楊梅色，紅不起，不破作癢者，神效。

熟地五錢　川芎二錢　當歸五錢　白芍一錢　白茯苓二錢　生甘草二錢　金銀花一兩　天花粉二錢　土茯苓一兩

水煎服，二十劑愈。

丹砂斂毒丹　外治陰陽楊梅瘡，兼治疳瘡。

丹砂一錢　雄黃二錢　粉霜一錢　孩兒茶三錢　露蜂房燒灰，五分　冰片三分　生甘草一錢　輕粉一錢

各爲細末，豬膽調搽，自愈。

《洞天奧旨・楊梅癬瘡》　此乃女子感染男子餘毒而生者也。或前已生瘡，用藥既痊，偶食牛肉，或洗浴，當風抓癢，或行房事，以虛其皮膚，毒結不散，乃生癬矣。或血乾而起白屑，或肉碎而流紅水，以致淋漓臭穢者有之。用蝸牛柏霜散原易奏功，然內不服藥以補虛，則氣血雙虧，外雖即愈，必須內外兼治。否則日久不痊，必生蟲蝕，反難速瘥也。

雙補化毒湯　岐天師傳。內治楊梅癬。

天花粉二錢　當歸五錢　黃芪五錢　柴胡一錢　生地三錢　麥冬三錢　天冬三錢　荊芥一錢五分　威靈仙二錢　白鮮皮一錢　胡麻二錢　槐角二錢　乳香末一錢　生甘草二錢

水煎，十劑。外用末藥搽之，必愈。

蝸牛柏霜散　岐天師傳。外治楊梅癬。

黃柏二錢　沒藥一錢　輕粉一錢　粉霜一錢　雄黃二錢　冰片三分　丹砂五分　孩兒茶三錢　枯礬一錢　蝸牛十個

各爲末，豬膽調搽，日數次，搽三日漸愈，神效。

《洞天奧旨・楊梅痘子》　其瘡細小，亦是淫毒。與大者相較，其毒尚輕，蓋其人氣體壯實，感毒不重，故瘡亦不惡也。急用內托之藥十數劑，則毒易散而痘亦易回。倘恃強而仍然漁色，則氣血以耗，必至輕變爲重矣。輕既可以變重，安在重而不可以變危乎？總之，楊梅之瘡，毋論輕重，必須速治，加之絕慾，則病去如掃。無如世人好色甚多，服藥甚倦，遂至變生不測也。鐸有神方，因載於後，聽世採取耳。

早奪湯　岐天師傳。治初出楊梅痘瘡神效。

人參一兩　生黃芪一兩　茯苓一兩　當歸一兩　遠志三錢　生甘草三錢　金銀花一兩　大黃一兩　石膏一兩　柴胡二錢　白朮一兩　天花粉三錢

水煎服。一劑大瀉惡物，臭穢不堪，再服二劑毒盡去矣。去大黃、石膏，加土茯苓二兩，同前藥再服四劑，必有瘡影發於滿身，在皮之內而出於皮之外也，再服二劑全愈。

外表湯　治楊梅痘子。

黃芪一兩　當歸五錢　麥冬五錢　金銀花一兩　天花粉三錢　木通一錢　澤瀉二錢　柴胡二錢　黃芩二錢　生甘草二錢

水煎服。

《外科全生集・爛潰不斂》　如久潰腐爛不堪，以洞天救苦丹三服，每服三錢，陳酒送服，醉蓋取汗。隔兩日又送一服，再隔兩日再送一服，所隔之兩日，每日以醒消九三錢，陳酒送服，服後毒水流盡。七日後再服醒消兩次，接服大棗丸，每日早晚各進五錢，雖危險者，亦可奏效。

馬曰：丹方治梅毒濕毒，諸瘡爛潰，一片有數十孔，流臭水者，可服。如癰疽潰爛，雖有數十孔，爛成一片，則不可用。

《外科全生集・楊梅結毒》　楊梅瘡，又謂棉花、廣豆、廣瘡，因形而名。然其感毒無二，以化毒爲貴，熏罨爲忌，罨定復發難治。初發以三黃丸，每日五鼓取四錢，熱陳酒送服，醉蓋取汗。或以瀉肝湯，每日早晚輪服。昔書所載，昇藥爲丸，雄黃爲衣，粥飲送服，或點藥條一根，口含冷水之法，後學萬不可因此不費藥資，致傷人命，自召天誅。

如有因服昇藥，並藥條熏罨復發，在五日之內，日服三黃丸，再取紫銀茶時飲。如潰，以渣煎湯，患處日洗兩度，接服聖靈丹，可祛毒盡，色轉紅活，用洞天膏貼收功。即如下疳蠍燭卸等毒，總不離此前治諸法。倘疼痛難忍，以聖靈丹五分，數服奏功。如潰爛，俟毒退痛止，色轉紅活，當以藥撒生肌。如陽物硬而不痿，白精流出，此乃妒精，用破故紙、韭菜子各一兩爲末，每服六錢，水一碗，煎半碗服。如見愈，宜以藥剩。倘毒重服聖靈丹，無不全愈。

馬曰：此即江湖術士之隱藥，萬不可用。

馬曰：昇藥用水銀鍊成，誤服毒收入骨，須用青鉛、川椒，方能解之。

《瘍醫大全・幼科諸瘡部・胎毒門主論》　錢青崙曰：小兒胎中遺毒，患赤剝楊梅瘡並無皮，膿血淋漓，瘡瘍名曰竹衣乖，竟有胎胎皆然者。《幼科良方》。

駱潛庵曰：胎中受母熱毒，致生胎毒病證。三朝一七、十日、半月之日，最難救治；五六日猶難，速服延壽丹豆大三粒，即愈。《推拿秘書》。

胎毒門主方

胎毒　兒茶五錢焙研，犍豬膽汁調勻，煎滾冷定，將瘡用甘草湯洗淨，敷之。【略】

竹衣乖內服丸方《幼科良方》

真犀黃三分　硃砂　雄黃各七分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五分　麝香一分　山慈菰一錢

右爲末蜜丸重三分，金銀花每日調服一丸，即愈。

竹衣乖搽方

白蘆甘石煅過，淬入黃連汁內三次，童便內四次。一兩　赤石脂煅　紫甘蔗皮燒炭存性　兒茶各五錢　黃柏豬膽塗炙七次，七錢　真綠豆粉炒，七分　冰片五分

共研細。用蘇油入雞蛋黃煎黑去渣，候冷調搽，即愈。【略】

秘方　鮮半枝蓮搗汁掃上，以渣煎湯洗，即效。

《瘍醫大全・諸瘡部・楊梅瘡門主論》　胡公弼云：楊梅瘡又名砂仁瘡。其患皆因色慾過度，染受穢污之惡毒，或先患下疳，或先患橫痃，然後始發此瘡。此瘡將萌，手掌心隱隱當見紅點。治之者切不可苟圖財帛，暗用輕粉等藥隱之，梅瘡一服輕粉，如油入面，毒入筋骨而莫能解也。不但終身骨中疼痛，結毒潰爛，上至五官頭顱，下至玉莖元首，蟲蝕無存，噫！輕粉之爲害，可勝道哉！患此瘡者，亦不畏人物議而求速效。醫者當盡發其毒，使之外出，務使永無遺患。《無愧青囊》。

又曰：有患楊梅瘡遍身，獨有一二個形色紫黑如熏梅，疼痛特甚，多令通身瘡不起發，此乃楊梅疔也。即如痘疔阻遏，不能起發行漿無異。須用針刺出血，服托裏土茯苓等劑。

又曰：楊梅瘡初起似肉泡，其人起白皮，層層揭去，直揭至三四十層方能穿破，宜服人參茯苓湯。毒未穿不用膏藥。如已破，貼梅漏膏，待肉平去膏藥。

蔣示吉曰：總之楊梅瘡宜發不宜遏，貴在除根，莫求速愈。得其旨矣。《說約》。

《廣筆記》云：有以水銀、番硇搓擦五心醫楊梅瘡，致令患者三日間舌爛、齒脫、喉潰、穢氣滿室，吐出腐肉如豬肝色，二便不通，湯水不入，腹脹幾死，證已危急矣。醫斯證者，須以手按病人之腹，不痛者，知雖脹未堅，毒未及心，其毒尚淺，速治可效。法用鉛二斤，分百餘塊，加大劑甘桔湯料：銀

花、甘草各四兩，水三十碗，煎濃汁，先服三四碗，徐澆舌上，任其自流，澆灌一個時辰，其舌即可轉動，口內即可洗淨，隨令飲汁數盞，將前渣再煎，連前剩汁攙和一處，頻頻洗濯手足，次日二便出黑水無數，始安。然後用吹口藥及內服敗毒內托之劑而痊。

澄曰：楊梅瘡又名棉花瘡，因其綿綿難絕也。又名肘瘡，乃時氣乖變，邪氣湊襲，形如楊梅，或上或下，綿綿不絕，皆由入房不淨，淫火鬱結之毒。若瘡毒傳染氣化者輕，先入脾肺，其瘡先見於上部，皮膚作癢，筋骨不疼，其形小而且乾，毒在皮膚，未經入裏，治宜發散。若淫女媾精，精化欲染者重，流於肝腎，先發下疳，次生魚口，先從下部見之，漸至遍身，大而且硬，筋骨多疼，小水瀝淋，此證最重。因其毒氣內入骨髓，外達皮毛，若非汗下兼行，將何以洗濯其臟腑乎！若瘡發已久，血氣已虛，毒猶未退，宜解毒托散爲主，總以醫至筋骨俱已不痛，瘡根淡白，內毒已散，方用點藥。輕者半年，重者一載方可痊愈。若不遵此法，欲其速愈，妄用熏條、擦藥、哈吸等法，往往致成後患者多矣。

《瘍醫大全·諸瘡部·楊梅瘡門主方》 首用第一煎方

全當歸　穿山甲切碎，微炒　甘草節　沒藥去油　柴胡　乳香去油　天花粉　川貝母　皂角刺　赤芍各三錢　防風　連翹　肉桂各二錢四分　金銀花　廣陳皮各七錢五分　白芷二錢一分

右各稱准，分作三劑，每日一劑。用黃酒一斤，水一斤，煎至一斤爲度。宜砂罐煎之，溫服取汗二次。水酒減半，照上溫服取汗，戒口味，不過三服即愈。看何部位，照後加味治之，神效。頭上加藁本；面上加升麻、白芷；頂上加升麻、桔梗、羌活；腹加白芷、柴胡；背加皂角刺；胸加瓜蔞；腰加羌活、獨活；脅肘加柴胡、青皮；臂上加肉桂、羌活；耳後加升麻、柴胡、獨活、桔梗；四肢加肉桂、金銀花；肩膊加肉桂、升麻；腳底加肉桂、牛膝；瘡成加肉桂、皂角刺。以上引經藥各加一錢。【略】

消風敗毒散

歸尾　川芎　生地　赤芍　黃芩　乾葛　升麻各一錢　川黃連　防風　黃柏　連翹各八分　羌活　金銀花　蟬蛻　甘草各五分

水煎二三劑熱服。

初起必加大黃二錢、芒硝一錢五分。通利，惡物去淨後即勿用。【略】

仙傳方　大黑棗二十一枚去核，入胡粉三分，逐用線紮緊，放小砂罐，略放水煮熟，露一宿，空心吃三枚，冷茶送下。【略】

經驗梅瘡方《錦囊》

麻黃　穿山甲　白芷　威靈仙　蟬蛻各二錢　生黃芪一錢　生羊肉一斤，水五碗煎三碗，將藥取起，入藥在湯內煎至二碗，熱服蓋被，出汗爲度。

楊梅瘡楊梅風方《錦囊》

土茯苓四兩　川當歸　金銀花　牛膝各二錢　皂莢子　甘草　防風　羌活　川芎各一錢　熟地三錢

水煎三盅，三次服。【略】

梅瘡神方《啓玄》

川黃連　川芎　胡黃連　當歸各一錢　土茯苓二兩　豬胰子一個　酒水各盅半，煎一盅，看瘡上下分食前後服。【略】

人參芪苓湯

土茯苓四兩　人參一分　土黃芪三錢，如無以黃芪代之　水十五茶盅，煎湯當茶，只食淡肉，忌鹹。

楊梅瘡服此，永無結毒之患。《濟生》。

胡黃連三錢　牛膝　川黃連酒炒，各二錢　加新鮮土茯苓一斤，洗淨木槌子打碎，水八碗，瓦罐內煎至四碗，入豬胰子一個，再煎至二碗，再將豬胰子一個錘碎入藥內，同胰子一日服盡。

寶靈丹　毋論梅瘡初起已潰，服此神效。並治結毒下疳串毒，以及男女內外不可明言之處惡毒等證。

珍珠豆腐包，煮透，研　滴乳香去油　廣木香　真血珀另研　沒藥去油　沉香　冰片各一錢　西牛黃五分　辰砂水飛，五錢　真胎骨不拘多少，沉香煎水製過　滴乳石三錢，用零陵香、紫背天葵、甘草、茅香各三錢，水煎一伏時收取研用

右藥各味另研，照分兩配合，再研千餘下，磁瓶收貯。每用丹三分加飛白麵二分和研極勻，分作三服，每服用新鮮土茯苓一斤，刮去粗皮，以木槌打碎入砂銚內，加河水十碗，煎至六碗，每用二碗調服上丹一

分七釐。【略】

琥珀牛黃丸　治楊梅破爛，並一切疽癰久潰，膿水不乾者。

琥珀　豬牙皂　木香各一錢　人中白煅　輕粉　雄黃　朱砂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白芷各三錢　當歸二錢　西牛黃三分　槐花炒，一兩　丁香春夏一錢五分，秋冬三錢

右爲極細末，酒糊爲丸如蘿蔔子大，初服五丸，五日後服七丸，又五日後服九丸，又五日後仍服七丸，又五日後祇服五丸，周而復始，俱用土茯苓甘草煎湯下，其毒消散如神。【略】

神應散

何首烏　天花粉　荊芥穗　苦參　防風各二兩　肥皂核燒存性　薄荷葉各五錢

共爲末，分十服。每日用新鮮白土茯苓八兩，雄豬肉四兩，入前藥，一服用水七碗煮爛去渣，其肉聽食，其湯代茶飲之，不過十日痊愈，再無餘毒。如善啖肉者，可作大劑與之。【略】

白粉霜點楊梅瘡。

水銀一兩　食鹽　明礬　皂礬　火硝各二兩　雄黃　朱砂各三錢

除水銀不研，將六味研末，入陽城罐內，中間放水銀，上以鐵盞蓋好，再用鐵線紮緊，以牡蠣鹽泥封口，曬乾，裂縫補好，照升藥法，升打三蛀香爲度。冷定取開，刮下盞內靈藥，每用一二釐，冷水調點，三四次愈。

梅瘡膏藥　豬油熬去渣二兩，加香油三錢同熬，離火稍冷，加乳香、沒藥各五錢，兒茶七錢，研細攪勻，又入冰片、麝香各一分，輕粉五分，臨用攤貼神效。

又膏方　老松香一斤，河井水煮九次，先用麻油四兩煉滴水成珠，入煮過松香，膽礬、銅綠二味祇各用一兩，研細攪勻，收膏攤貼。

梅漏膏　麻油半斤熬至滴水成珠，入白蠟五錢熔盡，入血竭、兒茶、乳香、沒藥各五錢，膽礬一錢，再下飛丹二兩，鉛粉五錢，離火入冰片一分，麝香二分，攪勻成膏，欲去汚肉，加龍骨、赤石脂各二錢。

五寶丹丁惠生

杏仁五粒，去皮，乳霜　輕粉五分　銀珠三分　冰片一分　麝香五釐

共研極細末。破者乾摻，未破者水調塗之，隔日痂脫自愈。

洗梅瘡法

黃連　黃芩　黃柏　黃蠟　白及各五錢　川椒三錢　食鹽少許

煎湯洗之。【略】

初起熏法《秘本》　辰砂末一錢，綿紙分作七條，香油浸透，每次熏一條，熏時板凳坐着，夏天用單被，冬天用夾被蓋之，不可出氣，要口含水，恐傷口皮，熏完吐去，不可咽下，其效如神。此方弱人不宜輕試。

搜風解毒湯《泮霞仙秘錄》　治梅瘡不犯輕粉，重者月餘，輕者半月餘。

土茯苓一兩　薏苡仁　金銀花　防風　白鮮皮　木瓜各五分　皂莢子四分　氣虛加人參七分，血虛加當歸七分。

白水煎，日三服。忌茶並毒物房事。【略】

梅瘡搓藥

膽礬五錢，研碎，紙包，麵裹，煨熟，取研細末一錢　沒藥八分

京墨調搓。

劉氏楊瘡秘方

蟬蛻二兩五錢　威靈仙　白蒺藜炒，去刺，各二兩，　防風五錢　麻黃頭一劑冬用一兩，夏用三錢，春秋祇用五錢

先用羊肉一斤，煮爛，將羊肉取起祇用湯，吹去湯上浮油，患人每歲加胡椒一粒爲引，將藥入湯內，煎成一大碗。再將前煨湯的熟羊肉入醬油，用酒飯任意吃之，再服煎藥，蓋被取大汗透，次日必要洗浴，連頭髮內都要洗透，不然恐有落髮之患。第二劑去麻黃加大黃，年幼、壯實者用五錢，年紀大弱者用三錢。藥用水煎，不用羊肉湯，藥煎好，方下大黃一二十沸即服，俟行過四五次，即以溫粥補之即止。第三劑去大黃加人參多寡聽用煎服，渣再煎服。第四劑去人參加土茯苓半斤，犍豬肉四兩同煎服，再服三劑，共七劑痊愈。

老君丹祁道士門人張元履傳，邵宗堯用之，屢驗。

白粉霜一兩　蜈蚣去足　全蠍酒洗　直僵蠶炒去絲　穿山甲土炒　朱砂水飛　雄黃水飛　廣三七　蟾酥各五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防風　荊芥各三錢　牛黃三分　或加竹青蛇末、蒼龍末各五錢更妙。

各研細末，稱准和勻，老米糊爲丸如綠豆大，陰乾。凡靈藥爲丸之藥，俱

有陰乾，不可烘曬，烘則有毒，曬則必吐，宜知之。

此丹專治楊梅結毒，一切無名腫毒，癰疽疔毒對口，痰核瘰癧，濕痰流注，每服一分或二三分，黃酒送下，看人壯弱，病之重輕，全在人之機變增減，用之如神。如治結毒，常服不比暫用，當每服數釐，以免口齒之患。升白粉霜法：火硝、明礬、水銀、食鹽各一兩，如升藥法升三柱香，取出靈藥以紗囊包紮好，用犍豬蹄一隻入鍋內，以水十五碗，煮蹄半熟，去蹄取湯，加生甘草一兩，同紗囊入湯內煮，水乾爲度，將靈藥袋埋土中三日，取出研細，配前藥用。

《瘍科會粹・楊梅瘡》《繩墨》：《佛乘》云：夫楊梅一毒，非內因，非外因。方書所謂：不內外因也。何以言之？夫人之真精，周流一身骨節，上徹泥丸，下藏兩腎，通尾閭，有竅衣狀如笙簧。每交媾時，慾火衝開竅衣，精從竅泄，偶遇不潔之婦，內藏惡毒之氣，乘其精出竅空，惡氣鼓射而入竅衣，閉合其毒，逆上泥丸，轉降輸泄，傳入五臟，散及遍身，瘡始出焉。凡治是瘡，當遵古法，先扶正氣，次伐病邪，瘡自愈矣。若投霸術，鮮有不戕生者。試詳言之，彼毒之染人，身患者，惡其邪毒，欲求速效，醫家貪功而圖近痊，或用硝黃頂串，損傷元氣，或投硃粉水銀，致傷筋骨，或點膽綠杏霜，以閉毒門，種種霸藥，不能枚舉，往往損軀，可不慎歟。既不然，或延綿日久，釀成結毒，在筋筋傷，在骨骨痛，在上則蝕頂崩鼻，在中則牙齒喉疳蛀蝕，潰爛穢污，經年舉發，甚致毒流胎孕，殃及子女。仍有痰弱麻木，手足拘攣等等惡證，不能盡述。予得一方，名曰先天一氣湯，輕者，二三十劑；重者，四五十劑。終身廢疾，不兩月而痊矣，且病愈後，身肥氣壯，永不再發。

《十法》：楊梅結毒，不可搽輕粉，恐毒氣歸內，宜服忍冬湯，貼以萬全膏，並用金蟬脫甲酒。

《張氏醫通》：西航曰：凡癰腫，須觀稟質，氣血調和，惟黴瘡結毒，非專方不應。但驗人身上有塊，不時掣痛病者，即爲黴毒無疑，當與三白丹疎滌之。元氣虛寒者，加味三白丹最妙。虛甚不勝三白丹者，五寶丹亦能療之。腫處用精豬肉貼之。若更發熱頭疼，或手足顫振，筋脈縮急者，此復感風寒，觸發經中鬱毒也，先與萬靈丹三服，汗之，次用調和氣血之劑，俟胃氣稍復，然後用三白、五寶治之。有用三白丹後，餘毒未盡者，此胃虛不能行其藥力也，仍與調和氣血之劑，俟能飲食起居，更與五寶丹，無不愈者。此因銀粉劫劑，致成結毒，非仍用水銀不能拔去病根也。用精豬肉貼者，豬爲水獸，取其通達腎氣而無瘢痕之患。【略】

換肌消毒散　治時瘡，不拘初起、潰爛。

土茯苓五錢　當歸酒洗　白芷　角刺　米仁各一錢　白鮮皮　木瓜不犯鐵器　木通　銀花各七分　炙甘草五分

水煎，食遠服。

蠲痹消毒散　治時瘡肢節拘攣。

薑黃　土茯苓　獨活各五錢　白朮　當歸各錢半　赤芍一錢　白芷五分

【略】

楊梅瘡丸藥方當加樺皮灰

白花蛇四寸，炙酥　露蜂房一枚，煅　全蟲四枚，酒浸蜜炙，去足、螫　蜈蚣二條，煅　龜板一兩，酥炙　雄黃　飛丹各一錢　槐米　雨前細茶各五錢　孩兒茶

辰砂各五分，爲衣　麝三分，同炒，爲衣

用黃米飯爲丸，日進二三服，好酒送下，七日後瘡即光矣。

發黴瘡毒方　用雄羊肉一斤，水八碗，煮熟入後藥。

川芎　大黃　蟬蛻　麻黃　威靈仙各一兩，此味虛人不可多用

共入羊肉內，煎至一大碗，空心服。其羊肉任意食之，蓋被取汗，天明洗浴，祇用一貼，立效。【略】

斷根丸《全書》

龜板童便浸七日，酥潤炙黃，研末　槐花　樺皮煅，各等分

爲末，蜜丸，酒下。一方加木香。【略】

楊梅毒瘡方《綱目》

冷飯團四兩　皂角子七箇

水煎，代茶飲。淺者二七，深者四七，見效。【略】

鄧筆峰雜興方

用刺薔薇根二錢　五加皮　木瓜　當歸　茯苓各一錢

酒二盞，煎一盞，日服一次。

槐花蕊《景》　治楊梅瘡下疳，神方。

凡棉花毒及下疳，初感或毒盛，經久難愈者，速用新槐蕊揀淨，不必炒，每食前用清酒送下三錢許，早午晚每日三服之，服至二三升，則熱毒盡去，可

免終身餘毒之患，亦無寒涼敗脾之慮。此經驗神方也。如不能飲，即用滾水鹽湯送之。但不及酒送之功捷也。

秘方仙遺糧湯《景》　治一切楊梅瘡，不拘始終虛實，皆可取效。

土茯苓二兩，鮮者，木石臼杵碎　當歸　生地　防風　木通　米仁各八分　銀花　黃連　連翹各一錢　白朮　白鮮皮各七分　皂角六分　甘草四分　燈心二十根

右用土茯苓水三碗，煎二碗，去渣入藥煎一碗，食遠服。【略】

異珍丸　治楊梅結毒，經年潰爛，百藥罕效，服此一料，穢惡頓盡。

真珠入乳拌飯上蒸研　龜板煅，研　黑芝麻去油，各二兩　大楓子十箇　全蠍七箇，煅，研　水銀二錢三分　鉛七分，熬化，入汞，研勻用

右末，蜜酒丸，空心服一錢。毒在上，桔梗湯；毒在下，皂角湯下。【略】

茯苓膏《鈐》　治楊梅瘡，並治瘋毒。

當歸　白蒺藜　羌活　生地　熟地　甘草去皮　連翹　木通各三錢　土茯苓半斤

右爲麤末，用水五六碗，熬將半，用絹濾去滓，再熬成膏，晾冷，每服一大酒鍾，日三服。輕者五六料，重者十料，全愈。熬藥須用砂鍋。忌房事、雞、魚、牛肉、椒、醋等發物。【略】

梅瘡摻藥《全書》　家貧不能辦藥者。

大黃一兩　信三錢

爲末，和勻，外用麪團包前藥，炭火煨熟，內藥如膏樣，再用火炙乾，研末，先用防風荊芥湯或茶清洗過，然後摻之，黃水出即愈。

五色粉霜《全書》　是外科要藥，點黴瘡，去腐肉，長新肌，能愈諸瘡，殺諸蟲，敷諸毒。

水銀二兩　鉛一兩　火硝四兩　白礬三兩　青鹽八錢

升霜用。一方用一釐，冷水調，點三四次愈。【略】

武定侯方《景》　棉花瘡點藥。

雄黃錢半　杏仁三十粒，去皮　輕粉一錢

同末，以雄豬膽汁調敷之，二三日即愈。百發百中，天下第一方。【略】

圍藥方

丁香　檀香　沉香　乳香各五錢　麝一錢　赤石脂三兩　桑霜二兩

鹼水調圍。

廣瘡膏　亦治結毒。

黃連　黃占各三錢　木鼈去殼　蘄艾各二錢　韶粉　白蠟各錢半　雄黃一錢　爐甘石五錢　龍骨五分　冰片一分

香油煎膏。原方有樟腦三分，恐作痛，故去之。【略】

熏法　治楊梅瘡毒，流注四肢，或遍身結成大瘡，久不能愈者，且此法熏之極妙，能收輕粉毒。

好艾葉一斤，搥熟　雄黃　黃丹各二兩　松香四兩　蒼术半斤，米泔製過

右四味爲末，入艾拌勻，用黃紙做成藥筒，五寸長，以火燒着，一頭將煙熏瘡口，待筒燒過一半，去筒用水銀膏貼之。次日又洗又熏之，半月有效。如重，二十日有效。

洗湯方

五倍子四兩　皮硝一兩　地骨皮三兩　甘草兩半作片　艾葉二兩　葱十枚

入麻布囊中，煎極濃湯一鍋，勿侵生水，先以一分滾湯，乘熱熏洗，旋添熱湯浴至汗出爲度。浴時先服前煎藥蠲毒換肌飲一服。

洗藥方

石菖蒲　荊芥　防風　羌活　獨活　忍冬藤　地骨皮　何首烏　甘草生

右，日日煎湯洗之。

《瘍科會粹・遺毒爛斑》《正宗》：遺毒，迺未生前，在於胞胎稟受，因父母楊梅瘡後餘毒未盡，精血孕成。故既生之後，熱湯洗浴，烘熏衣物，外熱觸動內毒，必發於肌肉之表，先出紅點，次成爛斑，甚者口角、穀道、眼眶、鼻面，皮肉俱壞，多妨乳哺，啼叫不安。初治宜早，內與土茯苓湯調入中黃末，每日數次，共飲四五分，外用紫金丹磨塗患上，效者可保十中三四，遲延毒甚，爛斑遍身，不乳者，百中難活一二。此由根蒂受毒之深故也。

《廣筆記》云：凡父母正患黴瘡時育兒，鮮有免者。其證渾身破爛，至頂至踵，兩目外幾無完膚，日夜號泣，或吐或瀉，似瘧似驚，變態百出，父母不知，見有他證，別作治療，十無一生。治法以牛黃爲君，另加犀角、羚羊、硃砂、冰、麝，和入土茯苓粉，生蜜調服。使兒日日利去惡毒，見有他證，隨宜治之，母亦

隨宜服藥，加以散毒劑，不住口服。其外用大粉草、銀花爲末，二三升，破爛處洗淨，大握敷之，半月後，方易神效敷藥，再敷數日自愈。愈後一兩月當復發，再後兩三月當再發。發漸輕，仍如法治之自愈。愈後或口角，眉角或肛門存二三餘毒，不必治矣。其混身或癬或瘡，忽聚忽散，敷之便愈。大抵年余始得除根。若母不禁口，或兒漸大不能禁口，有延至二三年者，然不斃足矣，胎中之毒徹骨入髓，焉能旦夕除哉。神效敷藥、昇藥、五靈散，見腫毒。

《瘍科心得集・楊梅瘡結毒總論》 楊梅瘡者，實名洋霉瘡，又名時瘡，又名棉子瘡。總由濕熱邪火所化。若瘡毒傳染氣化者輕，此肺脾二經受毒，其瘡先見於上部，皮膚作癢，筋骨不疼，其形小而且乾，堅實凸起，有似棉子，故有棉子之名。此毒在皮膚，未經入絡，治宜發散解毒，如防風通聖散、麻黃一劑飲俱可。若淫女媾精，精化慾染者重，乃肝腎受毒，或先發下疳，或先患魚口，然後始生此瘡，先從下部見之，漸至遍身，大而且硬，濕而後爛，筋骨多疼，小便瀝淋，此證最重。因其毒氣內入骨髓，外達皮毛，若非汗下兼行，何以洗濯其臟腑乎。斯時即宜用雞子大黃丸或九龍丹等瀉之，使毒濁從來路而出，是爲正治。切不可用輕粉、升丹等藥遏之。梅瘡一服輕粉，其毒入筋骨，如油入麵，莫之能解，積久外攻，勢必至結毒潰爛，見諸惡證，每難措手，甚有爲害一身，而並殃及妻兒者，皆輕粉、升丹、遏藥之貽患也。大抵世之治楊梅瘡者，其法有四，有遏抑其毒而不令其出者，有重用行藥而行去其毒者，有用升發之劑而發出其毒者，有用解托之劑而敗去其毒者。四者之中，升發解托，雖未能使毒一時盡出，必久而取效，然施之可以無弊。至於遏抑內收，貽害非淺，固不可用矣。即重用行藥，每致大傷元氣，醫者豈可不審虛實而輕用之乎。若其人瘡發已久，氣血已虛，毒猶未退，此即不可瀉，宜施解毒托散之法。要在臨證變通可也。外此又有薰條、擦藥、哈吸等法，亦非善道，宜屏去之。至如摻藥收口，必俟其人筋骨不疼，瘡根淡白，內毒已散，方可用之。否則斂早遺毒，亦不能無後患也。

《外科證治全書・腹部證治・橫痃》 生於少腹兩旁，大腿界中，形如腰子，皮色不異，硬如結核，按之微痛是也。初起每日取皂角刺六錢爲末，布袋盛之，同糯米二合煮粥頻食，三四日即消。或用子龍丸每服三分，淡薑湯下，日三次至愈乃止。切忌用刀針，刺破無膿，惟出膩漿，主三百日內死，自潰者亦然。

一、有自潰者，用生料補中益氣湯、小金丹日令輪服亦有收功者。少壯之人，血氣未傷，能自保攝，雖潰猶可救援十中二三也。

一、有身患楊梅，又患橫痃者，其間用藥最難。惟用犀黃丸，每日空心時，酒送三錢，輕者十服，重者加倍，二證全愈。

《外科證治全書・發無定處證・小兒遺毒》 遺毒者，乃兒在胞胎稟受父母精血遺毒，故既生之後熱湯洗浴，或著烘熏衣服，外熱觸動內毒，發於肌膚之表，先出紅點，次成爛斑。甚者毒攻口角、眼眶、耳、鼻及前陰、穀道，皮肉破爛，啼叫不安，治之宜早。內用土茯苓湯，調人中黃細末四五分服之，日進數次。外破爛處，以蜜炙黃柏細末乾摻之，或以滑石、綠石粉鋪席上令臥，可救十之三四。嬰兒若毒延遍身，日夜啼哭，不吃乳飲者，此毒盛正氣衰弱，無法援之。

《外科證治全書・發無定處證・楊梅瘡》 三、楊梅瘡黃濃泛濫，腐臭不堪，世人皆以爲毒盛，多用敗毒之藥。孰知日敗毒而毒愈盛，瘡愈多，往往有腐爛者。須知此證於泄精時元氣大損，故毒乘虛而入，不補虛以瀉毒，烏能有濟乎？方用二生湯。

二生湯

生黃耆一兩　土茯苓二兩　生甘草三錢

水煎服，連服四劑，瘡色紅活，再服四劑，瘡盡乾燥，又服四劑痊愈。此方如毒重疼痛非常，則加當歸一兩、銀花二兩，倍土茯苓，便結燥者加紫草三錢。

《外科圖說・楊梅瘡》



此瘡乃臟腑之積毒，脾家之濕熱。其起也有三：因男子與生疳瘡婦人

交感，薰其毒氣而生。或體虛氣弱，偶遇生瘡之人，穢氣入於腸胃而生。或先患瘡之人，在於客廁去後，其毒氣尚浮於客廁之中，不知偶犯其毒氣，薰入孔中，漸漸至臟腑，或在頭頂中，或在肋下，或糞門邊。先起有雄有雌，雄者大如白果，遍身生五六十，或百枚，分棵不成片；雌者小如豆瓣，偏身連片，膿汁淋漓，深能累人。嬰兒患此者，皆父母胎中之毒也，宜用汗藥，宜用服藥，宜用搽藥，不可服丸劑，恐內藏輕粉，易愈故也。但輕粉乃水銀昇也，腐腸爛骨，害不旋踵。

汗法　用槐花半升揀石灰枝梗，鍋內炒焦，下酒三升，煎滾濾去查，乘熱飲之，以衣覆身，出汗爲妙。

又汗藥

升麻　白芷　甘草　蒼术　當歸　穿山甲　赤芍　羌活　獨活　防風　荊芥　大柴胡　麻黃　連翹　木通　薄桂　桔梗　金銀花

水酒各一鍾，煎八分，乘熱服之，以衣覆身，出汗爲妙。

煎藥方

防風一錢　木瓜二錢　白鮮皮一錢五分　連翹　黃芩　金銀花各一錢　皂莢子大　當歸　薏苡仁炒　川芎　白芍　熟地各八兩　升麻　甘草各三分　人參一錢　白术一錢

顛頂加藁本。冷飯團四兩，水六碗，煎至四碗，濾去查。每藥一劑用汁二碗，煎至八分，瘡在上食遠，瘡在下食前，瘡在遍身不拘時服。忌茄子、糟物，及牛肉、茶葉。此藥服四十劑，方無後患。

薰洗方　夏天一日一洗，冬天兩日一洗。

防風　芍藥　山梔　苦參　薄荷　金銀藤　蒼术　黃柏　地榆　黃芩　連翹　蕲艾　骨皮　花粉　薏草各一錢　加鉛一斤　紫蘇一把

水二斗，煎至數沸，去查，傾在浴盆內，將板一片，放在盆上坐之，上下周圍，以竹圈或蘆蓆遮護之，無風處拭乾滋水，然後搽點藥。

點藥

珍珠一錢，另研　杏仁五錢，去皮另研　輕粉五錢，另研　麝香二分

右四味和勻，每用雄豬膽汁調勻，搽入肌肉，不見藥爲効。如有脂水出，再挹再搽。

《外科切要・外科便讀》　楊梅瘡生有二般，精化氣化是其源。精化淫慾氣傳染，氣宜發汗精下痊，因氣化毒一劑散。麻黃靈仙各三錢，防芷羌蟾銀花甲，皂刺大黃一錢煎，煎濃酒對乘溫服，被蓋汗出避風天，體虛升麻土茯苓，皂刺同煎汗亦然。精化下用掃梅豆，掃粉水銀各二錢，生米研粉用三兩，紅糖熬過搗成丸，大如梧子初服七，瀉去毒氣方能痊，甘草煎水洗大便，恐毒停滯成瘡延，一切惡毒並魚口，此豆驅毒是奇傳，有嫌此豆涼經血，初起可服九龍丹，外搽雄黃珍珠散，久後養榮二苓添。又方紅粉祗一分，石膏三錢糊爲丸，每服七丸米飲下，外搽雀不站能痊，煎水松栢千里光，洗服汗出是奇傳。楊梅結毒因藥誤，體虛攻急使之然，始從筋骨結腫痛，甚者腐臭蝕喉穿，搜風掃毒兼清裏，虛者芪歸大黃煎。赤白遊風如粟形，浮腫煩熱癢痛兼，表虛風襲怫鬱久，血赤氣白風熱傳，四物消風荊防活，柴薄蟬退與白鮮。紫白癜風無癢痛，白因氣滯紫血延，熱體風侵濕相縛，毛孔閉塞始發斑，內服胡麻苦參防，菖獨白附草靈仙，外用硫黃白附子，共末薑汁調一盤，茄蒂醮藥頻搽上，日搽三次再不延。

《外科摘錄》　楊梅瘡凡楊梅瘡初起，用槐花二斤，煮酒十五斤，隨意飲之。不能飲酒者，每以三五錢煮湯代茶，加酒二三匙。亦可，間服加味遺糧湯。

九龍丹見首卷，並口疳之後，便秘者加大黃，並飲麻油一杯。

透骨搜風散治楊梅瘡內外傳染毒在表者。透骨草、生脂麻、羌活、獨活、黑豆、槐子、紫葡萄、白糖、六安茶、核桃肉各一，水三鍾，煎至二鍾，作二次，病在上食後服，病在下食前服，渣再煎。毒甚者銀花用四兩，加蒲公英三錢外，再以麥冬去心、苡仁各五錢，土茯苓一兩，煎湯代茶服。

楊梅初起方即治即愈，免至毒氣染入，凡共食醋碟，共處小便，皆能傳染。羊角、核桃仁俱燒灰存性，等分，研細末，每用錢半，好酒調，早晚各一服，半月毒盡。後量人氣實服八珍湯以補之，虛則多服數劑，日漸痊可。

秘傳楊梅瘡方用癩蝦蟆一個，大者爲佳，紅眼者有毒，不可用，取時不可拿重，恐走蟾酥，宜用圓口小瓶一個，置於地土，緩緩趕其自進。量能飲酒一斤須折半斤可服。其瓶口用木蓋蓋固，仍以紙條封緊，不可出氣，慢火煨煎。先將瓦研與酒共蝦蟆秤過斤兩，若干煎折半可住火，除蝦蟆去，止取清酒溫服。服後即將棉被覆煖取汗，汗乾方可起動。更勿坐立當風處，恐風氣襲入。若上部瘡多，宜食些粥飯。若下部瘡多，宜空心服。如一服未全愈，停三四日再服一個，可全愈矣。且終身不發，屢用屢驗，不可輕忽。【略】

治楊梅瘡及蠟爛花即鼈頭燭輕粉五分研末，紅棗五枚，用白麵包裹，木炭內火燒，先起青煙，看黃煙一起即取出，去皮核，同輕粉搗爛，丸成五丸，用黃酒送下。過一時口內吐

出青痰水，大便泄出魚凍樣穢物二三次。服藥後用土茯苓漱口，併當茶食。忌一切鹽醬醋豆豉七日，愈只食米飯或白麵打鍋魁吃均可，其效如神，言難盡述。

《外科真詮・楊梅瘡》 其實總不出氣化、精化二因。但氣化傳染者輕，脾肺受毒，其患先從上部見之，皮膚作癢，筋骨不疼，毒尚在表，未經入裏，宜用五加皮飲服之。元氣實者用楊梅一劑散，瘡色淡白，內毒已解，徐用金蟬脫甲酒一料，掃除餘毒，以絕其源。後用六味地黃湯調理。若精化慾染者重，肝腎受毒，其患先從下部見之，發下疳，生魚口，漸當遍身發瘡，筋骨疼痛，小水淋瀝，毒伏骨髓，外達皮毛，若非汗下兼行，何以洗濯其臟腑乎。宜內服防風敗毒散治之。日久毒深者，宜用靈毒丹治之。次用搜風解毒湯解除餘毒，服至瘡色淡白，再用金蟾脫甲以絕其流。徐用六味地黃湯調理善後。外症潰爛成片而痛者，用鵝黃散刷之。斑痕不退而癢者，用翠雲散點之。輕者兩月可愈，重者三月能痊。若不遵此王道治法，欲求速效，妄用薰擦，霸道劫藥，必致餘毒藏入骨髓，復爲倒發結毒，輕則累及妻子，甚則腐爛損形，不可不慎。【略】

楊梅瘡治法，初起總以汗下爲佳，不用劫藥以滋後患，然有善用之法，亦不礙事。初服防風敗毒散四六劑，以瀉骨髓之毒，徐用五寶劫毒丹一料，三日服完。二日上唇發腫，三日牙痛，語言不清，飲食難進，舌邊腐爛，口臭吐涎，數日內只用鴨肉二湯飲之，不可下鹽。後見牙縫冷紫血塊流出，毒氣方盡，唇腫等症自除，遍身毒迹皆沒。徐服搜食解毒湯一二十劑。後用六味地黃湯加首烏二錢、鼈甲一錢，服數劑。如此治法，自能生息，斷無倒發結毒之候，此法可限二十日全愈。【略】

五加皮飲

五加皮三錢　生地二錢　木瓜七分　羌活一錢　米仁二錢　壯防風七分
荊芥七分　赤芍錢五分　苦參一錢　僵蠶五分　大楓藤一錢　甘草五分

另用土茯苓四兩、豬肉四兩，炊湯煎服。

《外科真詮・補鼻還原法》 楊梅結毒爛去鼻準，俱能生長如舊。方取頭胎男子胞衣一具，用竹刀刮去血，新汲水洗淨炙乾。再用大粉甘草八兩，人參五錢，煎水三碗，再慢火熬至一碗半，取起，將胞衣於磁器內以汁陸續澆灌，汁盡爲度。入磁罐內黃泥固濟，炭火煅紅，俟冷取出，如烏金紙色樣，名爲乾元。每用一錢，配入飛硃砂四錢，珍珠、琥珀粉各二錢，鍾乳粉一錢，上片一分，共研極細末和勻，老米飯搗丸綠豆大，每用土茯苓四兩，煎湯送下。初起服五分，次服三分，後皆以三分爲率，服至一月，鼻長如舊。但未服藥時，先到車匠店車成一端端正正鼻式，外以黃蠟溶化，澆木鼻上，取下木鼻，將蠟澆就鼻子，用火烘粘在土星處。待一月藥完，取下蠟鼻，看新長鼻子歪正何如。如不正，速用出蛾蠶繭一個，蛾存性爲末，黃蠟丸芥子大，熱酒作一服送下。如要速爛，可用蠶繭二三個煅服，次日漸爛，三日後照舊爛平，仍照前法，用蠟鼻粘上服藥，候一月藥完，其鼻又長全矣。如陽物爛去，亦照玉莖黃蠟燒成，火烘粘在根上，用土茯苓四兩、天花粉五錢、牛膝三錢，煎湯服藥，一月藥完，莖如舊矣。

《痰癧法門・附楊梅驗方》 中醫向來治法，每用升藥，致毒上攻，流弊百出，繼以補品。毒愈內錮，攻之不可，下之不去，因而殞命者多矣。余之藥力，得自麻邑程君，專以固脾瀉毒爲主，服之不但無弊，而脾健神清，發味均所不禁，刻期而愈，屢試屢驗，誠妙方也。嗟嗟！每見青年有志之士，偶墜迷津，小則有妨健康，大則動關生命。得此亦苦海之舟航云，若東西各國，有醫療警察，防患未然，病院診治，醫於既發，此病所以日見減少也。

楊梅主治方

土茯苓二斤　金銀花八兩　生苡仁四兩　白鮮皮三兩　天花粉二兩　當歸尾二兩　荊芥穗五錢　青邊翹一兩　白豬苓二兩　建澤瀉二兩　陳槐角四兩　車前子二兩　焦山梔四錢　牛蒡子五錢　生甘草四兩　淨蟬衣三錢　威靈仙二錢　宣木瓜二兩　木防己一兩　皂角子十粒

以上各味，俱傾入鍋內，用柴火煮三次，每次將渣滓用布濾乾，後渣滓不用，將三次所煮之汁，共貯鍋內，再用火熬，先武後文，以冰糖收成膏，置當風處，以米篩覆之。當茶日服數碗，下黑糞時，其毒始出，重者劑半而愈，輕者一劑可愈。其渣滓亦可煎水洗浴。惟禁麵食與茶，以解茯苓故也，並不用敷藥。若天時地氣人事之不同，方中亦可酌量加減，是則醫者，因時制宜，惟不可用參、茸、朮、芪、辛、附等藥，使毒內錮，而不得出耳。近人有專用槐花數升煎汁，服之而愈者，亦去濕熱除毒戾之一法也。

紀事

《外科理例・楊梅瘡》 一人下部生疳，諸藥不應，延及遍身，突腫，狀如翻花，筋攣骨痛，至夜尤甚。此肝腎二經濕熱所致。先以導水丸二百四八進五服，次以龍膽瀉肝湯六七數劑，再與除濕健脾之藥，外貼神異膏吸其膿，隔蒜灸拔其毒而愈。此憑症也。

若表實者，以荊防敗毒散七。裏實者，以內疎黃連湯三。表裏俱實者，防風通聖散六。氣虛者，四君子三六。血虛，者四物仍加兼症之藥並愈。若服輕粉等藥，反收毒於內，以致迭發。槩服防風通聖則氣血愈虛，因而不治者多矣。

《外科正宗・楊梅瘡論》 一男子小便白濁作痛，次出疳瘡，發腫作爛，筋骨微痛。子曰：欲發時瘡。彼不爲信，請他醫以熏藥照之，雖然疳瘡稍愈，而筋骨更疼，頭脹欲破，又復請治。其時紅點滿面，此火氣鬱遏難出，先用黃連解毒湯二服瀉其火毒，次以蟾酥丸發汗，使毒透出肌表，已後紅點漸漸爲瘡，筋骨頭疼，從此漸減。以加味遺糧湯服至兩月，瘡始出盡，骨疼方止。又以解毒天漿散相兼服百日，其瘡始退，又百日而平。

一女人，丈夫生瘡所襲，筋骨至疼，遇晚寒甚，以人參敗毒散四劑，其寒乃退；疼尚不止，又以萬靈丹發汗二次，方出點如豆大，頭面及背肉無餘隙，此毒之盛也。以防風通聖散二劑，通利大小二便，去硝黃加皂角針、金銀花，又十餘劑，其瘡漸大，小者如錢，大者若杯，氣穢作爛，起坐不堪。外以石珍散摻爛上結疤，又爛又摻，內服加味遺糧湯，兩月餘瘡始漸乾，輕者收斂而脫，重者又半年方得痊愈矣。

《霉瘡秘錄・霉瘡治驗》 一庠生，年十八，肄業郭外。漸漸眉髮脫落，遍身拘急，從風治不效。余候其脈，沉澀且緩，此金乘木位，乃霉瘡毒氣所感也。用發藥三劑，吞牛黃蟾酥丸大汗之。次服化毒乙字丸，兼用龍膽瀉肝湯，旬日外，果發細瘡如砂仁，隨生隨褪，二十日外瘡毒盡化，眉髮復生。

一詞客染楊梅瘡，傳於內室，多方調治僅愈。唯生兒多夭，就余商之，余曰：此乃先天遺毒使然。或初生無皮，或月內生瘡，或作游風丹腫，或發

塊，或生癬，皆霉瘡之遺毒也。遂倩余診脈，細按之，六脈無恙。氣血和平，何生嗣多夭？乃知其內室蘊毒必重，有害胎元。即用逍遙湯加忍冬花、川石斛、貝母、威靈仙二十餘劑，兼服化毒壬字丸一料，嗣服加味養榮丸。不一載即舉一嗣，後二年又生一女，痘瘡俱朗，諸疾不侵。

一內室患頭痛，沿及手臂不能舉動。易數醫，服藥二百餘劑不獲效。後頸項發痰塊三五枚。又以瘰癧攻治亦不效。余診其脈，與症不合。及出前醫藥按，皆以治風、治火、治痰、治血虛、治瘰癧。余曰：是霉瘡毒氣所感，太陽厥陰受症，何治之謬也！主人始悟曰：向余出京患便毒，豈餘毒相染邪？先生之言不誣矣。即以保安湯十劑，間服化毒癸字丸。至半月，手臂舒暢，頭痛全無。後更甲字丸，至二十日外，頭塊消散。又服加味地黃丸方獲全功。

一兒纔半歲，患赤游風。其父用毒藥發之，起瘡如癬，或乾或濕，身無完膚，其友邀余視之。余曰：此雖胎毒，必爲霉瘡惡氣所遺。衆口曰：伊父性佞青樓，毒或有之。遂用化毒庚字丸，倍加牛黃，兼用辰砂六一散，每日間服六次，人參湯送下，至七日始褪，二十日痊愈。

《瘍科全粹・楊梅瘡》 一婦，然輕粉藥，於被中熏之，致遍身皮塌，膿水淋漓，不能起居。以滑石、黃蘗爲末，綠荳粉等分，鋪席上，令可臥；更以金銀花散，月餘而痊。

一人，楊梅瘡後，兩腿一臂各潰二寸許一穴，膿水淋漓，少食不睡，久而不愈。以八珍湯加茯神、酸棗仁服，每日以蒜搗爛塗患處，灸良久，隨貼膏藥，數日稍可；卻用豆豉灸，更服十全大補湯而愈。

凡有腫硬或作痛，亦用蒜灸及敷中和膏內服補藥，並效。

一儒者，患前證，先玉莖作癢，出水，後陰囊、股內、小腹、脇、臂發小瘡或乾膿窠。誤服祛風等藥，肢體倦怠，惡寒發熱，飲食漸減，大便不實，左尺洪數，左關弦數，右關浮緩，按之微弦。余曰：此患屬肝膽經也，左關脈弦，左尺脈浮數者，腎水少而虛熱傳於肝也；右關脈浮緩，脾胃之氣弱也；按之而弦者，肝木乘脾土也。用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爲主，佐以換肌消毒散而愈。

一商人，每勞役，飲酒後，則遍身生瘡。服祛風敗毒之劑，面目胸背臂脇結一塊，如桃栗，凹凸癢痛，膿水淋漓，氣血虛甚，寒熱往來，作渴痰壅。此濕

熱壅盛，元氣虛而不能愈也，外敷當歸膏，內服補陰八珍加蒺藜五錢，並換肌消毒散加乾葛、鉤藤鉤各二錢，二十餘劑，諸證漸退，仍以前藥爲主，佐以調理之劑，兩月餘，血氣復而瘡愈。

《外科法治全書・附刻〈全生集〉醫案》 橫痃及楊梅瘡醫案

常熟趙太元長君患橫痃，被醫家開刀，延余往治。余問其開刀幾日，彼云已有半月。余曰：此患破則難治，還有九月之壽，即辭別。別後三百日，伊戚自蘇來云：已死月餘。

福建客滿身廣豆，又患橫痃。余想橫痃乃陰虛之證，藥利溫補，廣豆係火毒之證，藥利涼解。二證相背，即利於毒，定禍於疽，必使二證皆宜之藥，除犀黃丸外無他法。令其每日空心時酒送三錢，十服二證全愈。後一人毒重，倍服而愈。

翻花瘡

題解

《外科正宗・翻花瘡》 翻花者乃頭大而蒂小，小者如豆，大者若菌，無苦無疼，揩損每流鮮血，久亦虛人。

《瘍醫大全・諸瘡部・翻花瘡門主論》 周文采曰：初生如飯粒，漸大而有根，頭破血流，膿出肉反如花開之狀，故名翻花瘡。《集驗》。

《瘍科會粹・翻花瘡》 薛：翻花瘡者，由瘡瘍潰後，肝火血燥生風所致。或瘡口努肉突出如菌，大小不同，或出如蛇頭，長短不一。

論說

《瘍醫大全・諸瘡部・翻花瘡門主論》 大法當以津調冰蟅散遍擦正面，外用軟油紙包裹，根蒂細處用線連紙紮緊，十日後其患自落，換搽珍珠散收口。《正宗》。

《瘍科心得集・辨腎巖翻花絕證論》 夫腎巖翻花者，俗名翻花下疳。此非由交合不潔，觸染淫穢穢而生。由其人肝能腎素虧，或又鬱慮憂思，相火內灼，水不涵木，肝經血燥，而絡脈空虛，久之損者愈損，陰精消涸，火邪鬱結，遂遘疾於肝腎部分。初起馬口之內，生肉一粒，如豎肉之狀，堅硬而癢，即有脂水。延至一二年，或五六載，時覺疼痛應心，玉莖漸漸腫脹，其馬口之豎肉處，翻花若榴子樣，此腎巖已成也。漸至龜頭後爛，凸出凹進，痛楚難勝，甚或鮮血流注，斯時必脾胃衰弱，飲食不思，即食亦無味，形神困備。或血流至兩三次，則玉莖盡爲爛去。如精液不能灌輸，即溘然而斃矣。此證初覺時須用大補陰丸或知柏八味，兼用八珍、十全大補之屬。其病者再能怡養保攝，可以冀其久延歲月。若至成功後，百無一生，必非藥力之所能爲矣。此與舌疳、失營、乳巖爲四大絕證，猶內科中有瘋癆癇膈，不可不知。

綜述

《外科樞要・論翻花瘡》 翻花瘡者，【略】治法當滋肝補氣，外塗藜蘆膏，腐肉自入，須候元氣漸復，膿毒將盡，塗之有效。不然，雖入而復潰。若誤用刀針，蝕藥灸去，其勢益甚，或出血不止，必致寒熱嘔吐等症。須大補脾胃爲善。

《急救仙方・翻花瘡》 翻花瘡症，因瘡將斂，原氣虛弱，肝火血燥生風，翻一肉矣如菌，大小長短不一。

治宜內服痄腮類八物湯，倍參、芪、歸、朮。出血乃肝不能藏，脾不能約，宜鬢疽類補中益氣湯，加五味、麥門冬。有怒火者，宜耳類八味逍遙散。若用風藥，速其亡也，汗多必然發痙，危哉。

外治宜藜蘆一味爲末，豬油調塗，周日一易，須候元氣漸復，膿毒將盡塗之，則努肉自入，不然雖入復出。若悞用針刀火灸，其勢益甚，或出血如注，寒熱嘔吐等症，急補脾胃爲善。若似蛇形長數寸者，用雄黃末敷之。

《外科大成・翻花瘡》 翻花瘡，瘡口內肉突出翻如菌，翻如蕈也，且無痛苦，由潰瘍血燥生風所致。損流鮮血，久則虛人。治宜滋肝補血，益氣培

元，如逍遙散、歸脾湯之類。外摻貴金散，或烏梅煅灰敷之，或馬齒莧煅灰，豬脂調敷。甚者用銅綠、鉛粉等分，香油調敷。

《洞天奧旨・翻花楊梅瘡》 此瘡亦感淫毒之氣也。視其瘡勢若重，其毒反輕，蓋毒欲盡情出外也。古人云是濕熱表虛，表虛則有之，不可全歸於濕熱也。總皆毒氣外發，因表虛而反熾。誰知因熾而補其表，則表實而毒難藏，轉易收功也。惟是表虛，不可再貪色慾，不獨傳其毒而害人，且虛其虛而自害。故必須節飲食，戒惱怒，而斷房帷，斷無意外之虞。外用點藥敷之，自奏功如神矣。

黃芪外托散　家傳。治翻花楊梅瘡。

黃芪一兩　當歸三錢　人參三錢　茯苓五錢　土茯苓二兩　白芷五錢　生甘草三錢　白礬二錢

水煎服，四劑，重者十劑。外用藥調搽即愈。

地龍粉霜丹　祖傳方。外治翻花楊梅瘡。

粉霜二錢　蚯蚓糞一兩，火焙乾　百草霜三錢　輕粉二錢　黃丹三錢　飛過生甘草二錢　冰片二錢　黃柏炒，二錢　胡粉二錢

各爲細末，點搽自愈。

《外科全生集・翻花起肛》 潰久不斂，必至翻花起肛堅硬。取老蟾破腹連肚雜，以蟾身刺數孔，貼患口上。輕者日易一次，重者日易兩次。貼蟾之日，日服醒消丸三錢，陳酒送服，止其疼痛，三日後毒盡，再服醒消丸，消其翻花，軟其硬肛。如大患初潰者，亦如前法，毒從蟾孔而出。倘肛硬陷深，取活牛蒡草根枝葉，或取紫花地丁草嫩者，搗爛塗入肛內，拔毒平肛，功效不凡。

馬曰：此症用蟾破貼頗頗效。

《外科選要・瘡口努肉治法》 瘡口努出如蛇頭者有四：著風、著水、著怒、著手擠，皆能致之。風邪乘襲者補中益氣湯，加防風、天麻。風寒凝滯者十宣散，加羌活、天麻。肝火血燥生風者加味逍遙散，加羌活、天麻。如小兒其母肝火生風者加味小柴胡湯，次用加味逍遙散，加漏蘆、天麻，更外兼熨法。或用烏梅煅存性，加輕粉少許摻之，即收。有翻花如石榴者，用銀針於珠上刺去黑血，三五次即收平復。

《瘍科會粹・反花瘡》 治法，當滋肝補氣，外塗藜蘆膏，努肉自入，須候元氣漸復，膿毒將盡塗之有效，不然，雖入而復潰。若誤用刀針、蝕藥、灸火，其勢益盛，或出血不止，必致寒熱、嘔吐等證，須大補脾胃爲善。

《入門》：十全大補湯，或八物湯倍參、耆、歸、朮。出血，遁肝不能藏，脾不能約也。補中益氣湯加五味子、麥門冬，或腎氣丸。有怒火者，八味逍遙散。若用風藥，速其亡也。汗多，必然發痙，危哉。

又方

《直指》：初生如飯粒，漸大而有根，頭破血流，膿出肉反，如花開之狀，胭脂散治之。

又方

《聖濟總錄》：反花惡瘡，有肉如飯粒，破之血出，隨生反出。用蒼耳葉搗汁，服三合併塗之，日二上。

又方

《聖惠方》：反花瘡毒，初生惡肉如米粒，破之血出，肉隨生反出於外，鴿鴿屎三兩，炒黃爲末，溫漿水洗後敷之。

《校正外科正宗・翻花瘡》 以津調冰蟬散偏搽正面，上用軟油紙包裹根蒂細處，用線連紙紮緊，十日後其患自落，換珍珠散糝之收口。又有根蒂如鼈頭棋子樣難紮，以前藥搽上，用麵糊綿紙封上二重，用心勿動，十日外亦落，換糝珍珠散。

徐曰：此又一種最輕者，如真翻花大如杯碗，膿血淋漓，無藥可治。乳巖即此類也。

又曰：楊梅毒亦有此症。

翻花瘡應用方

冰蟬散見癰疽門　珍珠散見下疳門

《外科真詮・腎巖翻花》 腎巖翻花，玉莖崩潰，巉巖不堪，膿血淋漓，形如翻花，多因過服清涼，外搽丹藥所致。宜內服六味地黃湯加人參、當歸、白芍，外用珍珠散。年少氣盛者可保全生。若年邁氣衰之人，得此不治。又有先生楊梅，誤服輕粉丹藥，結毒下疳所致者，筋骨必多疼痛，宜內服搜風解毒湯加人參、當歸治之，外藥仝上。

六味地黃湯見上

不換金正氣散

蒼术　厚朴　陳皮　霍香　半夏　甘草　生薑　棗子

翻花瘡

翻花瘡潰後瘡口努肉突出，其狀如菌，頭大蒂小，愈努愈翻，雖不大痛大癢，誤有觸損，流血不止，總由肝虛血燥怒氣而成。宜服加味逍遙散，外用烏梅煅灰輕粉等分研末，撒之自效。

加味逍遙散見上卷。

紀事

《外科樞要・論翻花瘡》治驗

判官張承恩，內股患癰將愈，翻出一肉如菌。余曰：此屬肝經風熱血燥，當清肝熱，養肝血。彼爲不然，乃內用降火，外用追蝕，蝕而復翻，翻而復蝕，其肉益大，元氣益虛。始信余言，遂內用梔子清肝散，外用藜蘆膏而痊。【略】

一男子項患腫，痰涎湧甚，用散堅行氣等劑，腫硬愈甚，喘氣發熱，自汗盜汗，體倦食少。余曰：此屬足三陰虧損，當滋化源。不信，反追蝕，患處開翻六寸許，嶙巖色赤，日出鮮血，三月餘矣，肝脈弦洪緊實。余用大補湯加麥門、五味，五十餘劑，諸症漸愈，血止三四。復因怒，飲食頓少，其血湧出，此肝傷不能藏，肺傷不能攝也。用補中益氣湯爲主，加五味、麥門，其血頓止；再以六味丸加五味子常服，瘡口斂至寸許。遂不用藥，且不守禁而歿。

《外科大成・翻花瘡》一人患穿踝疽，形翻突中剖破石榴，但其色紅而不豔。余以銀針於肉珠上遍刺之，流紫黑血，共約碗許。隨以玄珠膏塗之，黑膏蓋之。次日縮小大半，又如前刺。三日三刺，消完，方露瘡口。內服大補湯丸以培元氣，外摻生肌藥方能收口。

下疳

題解

《外科全生集・橫痃》生於小腹兩旁，大腿界中，形如腰子，皮色不異，硬如結核，按之微痛者是也。

《瘍醫大全・前陰部・下疳門主論》《心法》曰：下疳，統名疳瘡，又名妒精瘡，生於前陰。經云：前陰者，宗筋之所主，督脈經絡循陰器合篡間。又云：腎開竅於二陰，是瘡生於此，屬肝、督、腎三經也。其名異而形殊。生於馬口者，名下疳。生玉莖上者，名蛀疳。莖上生瘡，外皮腫脹包裹者，名袖口疳。龜頭外腫如瘤者，名雞嗉疳。疳久而偏潰者，名蠟燭疳。痛引睾丸，陰囊腫墜者，名雞肫疳。痛而多癢，潰而不深，形如剝皮爛杏者，名瘙疳，生馬口旁有孔如棕眼，眼內作癢，捻之有微膿出者，名鏇根疳。生楊梅瘡時，或誤用熏搽等藥，以致腐爛如臼者，名楊梅疳。又生楊梅時，服輕粉水銀打成劫藥，以致便溺尿管內刺痛者，名楊梅內疳。

《瘍科心得集・辨下疳論》生於馬口者名下疳，生於玉莖上者名蛀疳，莖上生瘡，外皮腫脹包裹者名袖口疳，龜頭外腫如瘤者名鷄嗉疳。疳久而腐爛偏卸者名蠟燭疳，又有臊疳、楊梅疳、鏇根疳諸種。

《外科證治全書・前陰證治・下疳瘡》下疳一證，屬肝、腎、督三經之病，諸書分下疳生馬口下、蛀疳生玉莖上、袖口疳莖上生瘡外皮腫脹包裹、蠟燭笑疳久偏潰、鷄膛疳痛引睾丸陰囊重墜、瘙疳、痛而多癢，潰而不深，形如爛杏。根疳、馬口旁有孔如棕眼，眼內作癢，捻之微膿出。楊梅疳、生楊梅瘡時，誤用熏擦等藥，以致腐爛如血。楊梅內疳生楊梅瘡時，服輕粉、水銀打成劫藥，以致便溺尿管內刺痛。等名。

《校正外科宗・下疳論》下疳者，邪淫慾火鬱滯而成。

論說

《瘍醫大全・前陰部・下疳門主論》 王肯堂曰：下疳瘡生竅口。《準繩》。

又曰：小腹到陰之下，玉莖之根癢極，沸湯沃之稍止而復作，有三四竅黃水淋漓，若幼時曾患惡瘡，後來亦有此證，作結毒治之。

陳實功曰：下疳者，乃淫慾邪火鬱滯而成。其來有三：一由男子慾念萌動，陽物興舉，淫火猖狂而未經發泄，以致敗精濁血，流滯中途，結而爲腫。初起必先小便淋瀝溺痛，次流黃濁敗精，陽物漸漸破損，甚則腫痛腐爛，治當疏利肝腎邪火爲主，用清肝導滯湯主之。一由婦人陰器瘀精濁氣未淨，接與交媾，以致淫水毒精傳襲而成。初起必先皮腫光亮，甚如水晶，皮破流水，腫痛日生，麻癢時發，治當解毒消風爲主，如龍膽瀉肝湯合平胃散主之。一由房術熱藥塗抹玉莖，洗搽陰器，興助陽火，煽動陰精，僥幸不衰，久戰不泄，多致精阻火鬱未發而成，皆由蘊毒所致。初起陽物癢痛，堅硬紫脹，疙瘩漸生，腐爛漸作，膿水淋漓，不時興舉，治當瀉火解毒爲主，如黃連解毒湯、蘆薈丸主之。《正宗》。

《瘍科心得集・辨下疳論》 初起或先小便淋瀝溺痛，次流黃濁敗精，遂陰莖癢痛，堅硬紫脹，漸漸破損，漸漸腐爛，膿水淋漓，其臭腥臊，以肝性躁也，亦有先皮腫光亮如水晶，破流毒水，腫痛曰生，麻癢時發者。

《校正外科正宗・下疳論》 下疳看法

初起不紅不腫，睡不舉陽，玉莖微損，小水自利者輕。已成微熱微腫，皮色光亮，小便赤色，更兼白濁者平。已損肉色紅活，掀無堅腫，小便不疼，大便不祕者順。初起小便淋漓，次損陽物，堅硬作疼，腐爛漸開者險，已成腐潰內攻，傷損玉莖，色紫無膿，疼如針刺者重。

綜述

《仙傳外科秘方・下疳瘡搽藥》 黃連　黃柏等分

右先用豬膽二个，以汁浸二藥濕，卻用瓦一片或磚於火上燒紅，放藥在上焙乾，加乳香、沒藥、朴硝、白礬枯、無名異、百藥煎、血蝎、苦參。右爲末，乾以清油調搽，濕則乾摻之。如腫不退，用益元散如防風、荊芥、何首烏煎水溫洗之。

瘡瘡下疳腫不消　用

防風　荊芥　草節　牛膝各等分

右煎湯熏洗之即消。

《仙傳外科秘方・治疳瘡》 爐(干)(甘)石火煅，醋淬爲末，油調搽。加香茶，孩兒泥尤妙。

一方　生銀杏捶碎搽，亦可治陰蝕。

一方　黃柏、雞子清和炒三五次爲末，清油調搽，濕則乾糝。

又方　橄欖一個，全用燒灰，油調搽。

《外科樞要・論下疳瘡》 下疳屬肝經濕熱下注，或陰虛火燥。治法：腫痛發熱者，血虛而有熱也，四物湯加柴胡、山梔。腫痛寒熱者，肝經濕熱也，小柴胡湯加龍膽草、黃連。腫痛便澀者，濕熱壅滯也，龍膽瀉肝湯。腫痛腐潰者，氣血虛而有火也，八物湯加山梔、柴胡。日晡熱甚者，陰血虛而有熱也，小柴胡湯加參、朮、芎、歸。日晡倦怠者，陽氣虛而下陷也，補中益氣湯。其經久不愈而發寒熱者，腎水不能生肝木也，用六味丸。若筋縮縱，或爲癢痛，或出白津，此筋疝也，用龍膽瀉肝湯。氣虛者，補中益氣加炒山梔、炒龍膽。陰虛火燥者，用六味丸。莖中癢出白津，用補中氣湯與清心蓮子飲間服。蓋此症肝經陰虛爲本，腫痛寒熱等症爲標，須用六味丸，以生肝血。凡脾土虛不能生金水，而見一切肝症者，當佐以補中益氣加麥門冬，以滋化源。

《外科大成・疳瘡》 疳瘡妬精瘡也，一名趾瘡。經云：前陰者，宗筋之所主。又云：督脈者，其絡循陰器，合纂間。又云：腎開竅於二陰。是瘡生於此，而屬肝督腎三經也。但其名異而形殊，治亦多歧。生馬口之下曰

下疳。莖之上曰蛀疳。色紫而興舉者，由房術塗抹所致。淋濁而溺痛者，由志慾不遂所致。俱宜龍膽瀉肝湯，外兼敷洗，甚者蘆薈丸。此症以腫痛寒熱爲標，肝腎陰虛爲本，故腫痛。潰甚者，八珍湯加柴胡、梔子。日晡倦怠者，補中益氣湯加膽草、梔子。晡熱陰虛者，六味地黃丸。

又莖上生瘡，外皮腫脹包裹者，名袖口疳。久而遍潰者，名蠟燭疳。痛引睾丸，陰囊墜者，名雞胫疳。是症皆由野合。陰器不潔所致。宜清肝滲濕湯，甚者二子消毒散。痛而多癢，潰而不深，形如剝皮爛杏者，名瘙疳，此由濕熱下注也，只須外治。

疳久未愈，便毒復生者，內有梅毒也。宜先解毒，毒盡則疳愈，宜楊梅一劑散。生梅毒時，悞用薰擦等藥，以致腐爛者，名楊梅疳。或小便時尿管內痛者，由服軔藥所致，名楊梅內疳。二症如結毒法治之，用加味五寶丹，或二子消毒散。馬口旁有孔如棕眼，眼內作癢，捻之有微膿出者，名鏇根疳，由肝腎陰虛，濕熱下注，宜加味逍遙散、六味地黃丸，久服可愈。

陰挺者，挺長而不收，傷於熱也。清之，用小柴胡湯，加黃連，佐黃柏。若莖中堅，君以青皮，佐以風藥，洗以朴硝、荊芥，敷以文蛤末用絲瓜汁調塗。陰縮者爲陰縮入於腹內，傷於寒也。雖曰溫之，而舌捲卵縮者死。陰痿者由耗散過度，傷於肝也。又云：腎脈大甚爲陰痿。又云：太陰司天，濕氣下臨，腎氣衰而不舉也，宜柴胡勝濕湯及固眞湯。

下疳主治方

龍膽瀉肝湯　治肝經濕熱下注，玉莖生瘡，小便淋瀝，陰囊腫痛，及便毒懸癰。

龍膽草　連翹　生地　澤瀉各一錢　木通　車前子　歸尾　黃連　黃芩　梔子　甘草各五分　大便閉加大黃二錢。

用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清肝滲濕湯　治玉莖陰囊，濕腫重墜，小水不利者。

蒼术　厚朴　陳皮　白术　茯苓　澤瀉　木通　梔子　花粉　昆布各一錢　當歸　川芎各六分　木香三分　甘草五分

紅熱，加黃連、膽草。腫甚，加商陸、射干、青鹽，或加升麻、柴胡、羌活以升得之。用水煎，食遠服。

蘆薈丸　治下疳潰爛作痛，婦人陰蝕作癢，小兒疳積發熱，及口鼻生瘡，牙齦蝕爛等症。

胡黃連　黃連　蘆薈　白蕪荑　子青皮　白雷丸　鶴蝨草各二兩　木香三錢　麝香一錢

共爲末，蒸餅糊丸麻子大，每服一錢，空心清米湯送下。

消疳定痛散　治下疳痛不可忍者。

黑羊角燒，二錢　川山甲炒，二錢　乳香一錢　沒藥一錢

共爲末，用一服，空心黃酒調服。

二子消毒散　治袖口疳，及楊梅等疳。

皂角子　肥皂子　（姜）〔僵〕蠶　蟬蜕　杏仁去皮、尖，各七個　豬牙皂一條　金銀花三錢　防風　荊芥　牛膝各一錢　豬板油二兩　土茯苓半觔

用水八碗，煎三碗，作三次服。如結毒，服三七日愈。

袖口疳，加黃柏一錢，肥皂子肉倍之。楊梅疳，加薏苡仁、皂角刺各一錢，側柏葉、菉豆、糯米各三錢。楊梅內疳，加海金沙、五加皮、白丑各一錢五分，皂角子一錢用一錢。

下疳洗藥類方

一切疳瘡

金銀花　槐花　黃柏　蒼术　茶葉

水煎，薰洗。

腫甚者，加五倍子三四兩，葱頭十餘根。一加射干、荊芥。一加白芷、甘松。

下疳陰蝕等瘡　菉豆一升煮爛，入陳茶葉末一兩，乘熱傾入多年淨桶內，坐之圍之，先薰後洗，出汗爲度。

瘙疳發癢洗方

紫蘇四兩　綠礬二兩

水煎，薰洗。

一切疳瘡腐盡生肌時用之，收功甚速。

乳香　沒藥　兒茶　輕粉各二錢

爲末，用水五碗，煎煎紅黃色浸洗之，日用三次。潰爛甚者，用鮮豬蹄湯煎藥，薰洗如法。

下疳敷藥類方

消毒貴金散　一切疳瘡，初起熱甚者。

黃連六錢　雞內金二個，俱用豬膽汁浸炙七次　輕粉三錢　兒茶三錢　冰片三分　麝香二分

爲末，摻用。如至夜痛甚者，加雄鼠糞。煅存性爲君。

波斯藏　治一切疳瘡久不愈者。

珍珠三錢　冰片二錢　麝香　乳香　沒藥　兒茶　硃砂各一錢　輕粉一錢，無腐減半

痛，加血竭一錢。癢，加枯礬少許。熱，加牛黃青黛一錢。毒甚，加象牙煅童便內三次。腐，加爐甘石煅小便內三次。瘀痛，加大土鱉三個。沿開，加龍骨少許。犯房勞，加經布煅一錢，或膽炙黃柏。蝕去龜頭者，加龜頭一個，或鱉頭俱煅存性。右製爲末，乾摻，或人乳調搽，或豬脊髓調搽。形大者，以生肌膏蓋之。俟腐盡生肌時，只以珍珠炒爆。

加冰片，等分摻之，膏蓋，不必結痂，肉變白色而自愈。

月白散　治瘡疳。

輕粉五錢　青黛五分　冰片一分

爲末，先用燒酒調飛丹，敷瘡上，一二時洗去，敷前藥。一用兒搽、煅貝齒、青黛各一錢，冰片三分，爲末用。一用膽炙黃柏、白及等分爲末用。

下疳應用方

八珍湯　六味地黃丸　補中益氣瘍見潰瘍門　楊梅一劑散見楊梅門　加味五寶丹見倒發門　加味逍遙散見癰疽門

《瘍醫大全・前陰部・下疳門主論》　蔣示吉曰：又有先發時瘡，誤用熏條擦藥收斂，結毒於此者最重，必成蠟燭卸矣。《說約》。

又曰：如肝經濕熱下注者，不過澀淋黃濁，莖中作痛。不紅不腫者輕。

又曰：濕熱下注者輕，淫火毒發者重。

又曰：下疳，又名曰鬧精瘡，其潰爛日甚者，名蠟燭卸。

又曰：若小便淋瀝，漸爛漸開，色紫無膿，疼如針刺者難治。

馮魯瞻曰：下疳者，玉莖生瘡，甚至蝕透而久不愈，宜內服燥濕解毒，外用熏摻可也。多係肝經濕熱，故尤宜清肝除濕。《錦囊》。

李東垣曰：妬精瘡，因壯年人精氣盈滿，久曠房室，除上生瘡，赤腫作害，妨悶癢痛者是也。《精義》。

申斗垣曰：龜頭及莖上有瘡，腫瘀於內而外則皮裹不見，其瘡如袖口之包手，故名曰袖口疳。最爲難治，何也？蓋藥不能搽至疳上，治法用眼藥加冰片膏子入鷄蛋殼內，套龜頭上浸之，內服清肝腎濕熱藥。《啓玄》。

又曰：玉莖有瘡，癢而痛赤，窠窠中有水，此乃交媾不洗，肝經濕熱所致。肝性主躁，故瘡亦躁，名曰躁疳，宜用兒茶敷之。又曰：妬精瘡用地骨皮泔水洗過，取室女首經布燒灰搽之，立效。

竇漢卿曰：玉莖內生瘡名內蛀稈，玉莖外生瘡名外蛀稈。

胡公弼曰：妬精瘡，乃陰頭潰爛成膿，或癢或痛，蓋緣後生未娶，精氣溢盛，陽物興起，當泄不泄，強泄脹裂龜頭嫩皮，日久潰爛，腐肉成膿，間有害其生命者。治之當戒房事，外以黃柏皮散煎洗拭乾，再摻訶子灰散，或銀粉神丹。《青囊》。

陳遠公曰：龜頭生疳瘡，服敗毒藥，毒盡從二便而出，倘大腸燥結則敗毒藥不能走大腸，勢必趨小便而出，小便口細，毒難盡泄，於是毒不留於腸中，而單結於外勢，毒盛必發，安得不腐爛哉！往往連龜身爛盡，人多以藥外敷，雖外藥亦不可少，然不先消火毒，遽用外遏，不啻如石之壓草也。故必先內治之，用散毒神丹：茯苓一兩，黃柏、生甘草、黑梔仁各三錢，肉桂一錢，水煎服。四劑火毒盛盡從小便而出，疼亦少止；後用生勢丹敷之，炒黃柏三兩，兒茶、生甘草各一兩，大黃三錢，丹砂勿見火，乳香、沒藥各一錢，冰片、麝香各三分，爲末摻之，疼即止，敷日膿血乾，筋肉再長，一月痊愈，但不能長龜頭也。愈後服十全大補湯一二月，則外勢仍能伸縮，尚可種子，若多服敗毒泄火之劑，無論命門寒冷而外勢亦且冰冷，安得陽和之驟復哉。此治法之次序也。《冰鑑》。

《瘍醫大全・前陰部・下疳門主方》　九味蘆薈丸

當歸　胡黃連　川芎　蕪荑　白芍各一兩　龍膽草酒浸炒焦，七錢　真蘆薈五錢　廣木香　甘草各三錢

右爲末，米粥搗丸麻子大，每服一錢或一錢五分，白湯送下。若虛者佐以加味歸脾湯，加味消遙散治之。

珍珠散　下疳皮損腐爛，痛極難忍，及諸瘡新肉已滿，不能生皮。又治

新婚玉莖損傷，新娶陰戶傷痛，搽之極陰效。並治湯潑火傷，皮損肉爛，疼痛不止。

新白珍珠一錢，入豆腐內煮數滾，研極細，以研至無聲爲度　上好花青即青黛，五分　真輕粉一兩

三味共研千轉，細如飛麵，磁瓶收貯。初起搽之即愈，若腐爛疼痛，甘草湯洗淨，豬脊髓調搽。又治婦人蝕瘡極效。湯潑火傷痛者以玉紅膏調搽：

滑石　沒藥去油　龍骨各等分

右研極細，乘瘡膿汁未乾，摻之不可見水，自結痂矣。

又方張儉　紅棗去核，將銅綠整塊者包在棗內，放炭火上煅存性，研極細末。加大尼冰片再研，磁瓶密貯，先將瘡上和陳松蘿茶洗淨，軟絹拭乾，將藥摻上，雖龜頭爛半者，無不奇效。

又方

螳螂子火煅　白殭蠶火煅　兒茶　輕粉各等分

研極細。用甘草湯洗淨，搽之。

又方　玉莖疳瘡，或漸至蝕透，有爛去一半者，服此而愈。

萹蓄四兩　黃連二兩　甘草一兩

水煎，內服外洗。

又方

甘蔗頭煅灰，一錢　兒茶三分　冰片一分

疳瘡簡便方　用戴舊油透羅緞帽沿燒灰，杭粉瓦上煅黃色，各等分，共研極細，磁瓶中收貯。先用紅棗十五個，甘草三錢，煎湯溫洗患上，挹乾搽之。

又方　蟢蛛窩拭淨貼之。

又方安慶僧授　白螺螄要叮在岸上的四十九枚，陰陽瓦煅枯，如叮在水底者無用。研細。用生酒調服，蓋被取汗。外用大田螺二個，將臍挑開，入冰片三分，伺螺化水，鷄翎掃上，如未痊可如法再製服。

又方　蟹殼煅研，加冰片少許搽之。

又方

鉛粉一錢　冰片一分

研細，外以銀花蘄艾花椒煎湯洗淨，乾摻。

又方

血竭　兒茶　乳香去油　龍骨研細末　沒藥去油，各三分

研細摻之。

又方

旱田螺煅灰　麝香　輕粉　冰片各等分

研細，香油調搽。

又方　燈草灰入輕粉、麝香少許，乾摻。

又方　防風煎湯洗。

下疳妬精瘡　七月七日採鳳眼草燒灰，淋水洗之。

金螺散　大田螺數枚，水養吐盡泥沙，俟臍開入研細冰片末，伺螺化水，以鉛粉填滿，仍用臍合上，放新瓦上煅令紅赤，去殼研細，又填入第二螺內，又煅如此三次，研細密貯任用。

二靈丹　下疳初起流膿。

兒茶一錢　冰片三分

研勻。將瘡先用冷茶或甘草湯洗淨挹乾，以鷄翎將藥掃上。

龜頭爛半

竹蛀蟲糞　銀粉　臘肉骨髓　松香各等分

研細和勻，用燒酒將瘡洗淨以搽之，內單服土茯苓湯當茶。

七寶檳榔散　玉莖疳瘡，或漸至蝕透，久不愈者。

檳榔　密陀僧　牛黃　輕粉　黃連　黃柏　朴硝各等分

研末，先將葱白漿水洗淨，軟帛拭乾，如瘡濕乾摻，瘡乾油調搽。

聖粉散　下蛀疳瘡，蝕臭腐爛，痛不可忍。

密陀僧　黃丹　黃柏蜜炙　孩兒茶　乳香各三錢　輕粉一錢五分

研極細，用葱湯洗瘡，濕則乾搽，乾則用香油調搽，兼治小兒疳瘡。

玉莖生疳爛去大半　吧嗒杏二錢，研細，紙包壓去油，取淨白霜一錢，加冰片三分，再乳細聽用。先以甘草煎湯洗淨，挹乾摻上。

下疳疼不可忍。寶氏。

黑羊角煅，穿山甲煅，各二錢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各一錢

研細，酒調服。

下疳大爛

黃蠟八錢　白蠟　麵粉各一兩　冰片一錢　蘇油三兩

先將油與二蠟熬化，隨下麵粉，次下冰片和勻，作隔紙膏貼之，五日後痛自止，肉即生矣。

銀粉散胡公弼　治下疳毋論新久，腐爛作痛，及楊梅瘡熏後結毒，玉莖腐爛，或陽物爛半者。好錫六錢化開，入硃砂末二錢攪炒，炒枯去硃砂留錫，再化開入水銀一兩和勻，傾出聽用。又將杭粉一兩，鋪夾紙上卷成一條，以一頭點火燃至紙盡，吹去紙灰，單用粉用同前錫末加輕粉一兩，共研極細末收貯。凡遇前證，先用甘草煎湯淋洗拭乾，以此藥摻上，即能止痛生肌收斂。

妬精瘡玉莖爛一二寸者，兼用柯子灰散神方周鶴仙。　黃柏、荊芥、甘草、馬鞭草、葱同煎洗取膿靨。

柯子灰散

黃柏炒存性　柯子灰各二錢　麝香少許

共研極細，摻患處令睡，睡醒服冷水兩三口，切勿令陽道興起，脹斷瘡靨，二七即愈。一方無黃柏。

銀粉神丹曹振先　專治玉莖蟲蝕，生長如初，止少元頭者，或舌頭被人咬去，抹上此丹，亦能長全，大有神功。

黑鉛五錢　寒水石三錢五分　輕粉二錢五分　水銀二錢五分　硼砂　珍珠各一錢

先將黑鉛化開，投水銀研不見星，共爲細末收貯。遇前證先用葱艾花椒煎湯洗淨，若怕洗畏痛，須先熏止了痛再洗，拭乾上藥。若舌頭咬去，先用乳香、沒藥煎水，口噙之止痛後上藥，自然生長全愈。

兒茶散　下疳蛀稈。

銅綠不拘多少，煅紅放地上冷定，又煅又冷定，乳細加兒茶等分和勻後，將下疳洗淨摻之。

下疳久不愈海藏　橡斗子二枚，合盛黃丹令滿，以亂髮厚纏定，燒煙盡爲度，同研爲細末，先以葱白熱漿水洗瘡，膿淨再上藥，甚者不過三次如神。

陰頭生瘡孫真人　蜜煎甘草末，頻頻塗之。

竹節霜《百效》　龜頭因熱毒馬口結蕊，或粗衣擦損。取新竹節上霜刮下，一摻即愈。

下疳蝕爛　白菓樹葉包裹。

下疳抄本

蘆甘石　乳香　血竭　川黃連各一錢　輕粉五分　冰片一分

研末。用米泔水洗淨摻上，立見效。

又方

蝸牛焙乾　枯礬各一錢

研末。濕則乾摻，乾則以香油調塗。

疳瘡蛀稈《靈秘丹藥》

二豔藭出過蛾者，燒存性　輕粉二錢　枯礬五分　紅絹方圓三寸二塊，燒灰　兒茶一錢　五倍子一個

研爲末。酸漿水葱白川椒煎湯洗淨搽之，奇效無比。

疳瘡蛀稈

銀硃水飛　兒茶各一錢　輕粉五分　黃柏灰　老茶葉各二分

研末，用黃蠟二錢熔化爲丸，卻作二十粒。每服一丸，好酒空心送下，神效無敵。

下疳陰瘡邵真人　蘆甘石一兩，火煅醋淬五次，加兒茶三錢，研末蘇油調敷。

蠟燭卸周鶴儕　紅羌子燒灰，每一錢加梅花冰片五釐，麻油調搽。

下疳　圓厚五倍子一個去頂，以砂仁三顆，搗碎入於內，仍以頂合好，用濕紙包裹，火內煅極黑，取出爲末，摻患處即愈。

又方

五倍子燒灰存性，一錢　真冰片少許

研極細末，摻上立效。

疳瘡周小庵

鳳凰衣焙　橄欖仁去油　人參各五分　兒茶煅紅存性，二錢　珍珠一分　金箔十張

共乳細末，摻上立刻定痛生肌。此方加南北鉛製白霜一錢、紅昇丹三分，乳勻摻上更妙。

疳瘡舌爛鼻爛龜頭爛。

黑鉛一兩，裝入黑狗腦內，以鹽泥封固，入金粟火煅紅，取出冷定，去泥，研細。

每用法製鉛末一錢五分，加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鉛霜各三分　硼砂二分
五釐　雄黃一分　金箔十張　寒水石生用四分　輕粉二分
共乳細末，磁瓶密貯。舌斷者，用米泔水葱茶煎湯，溫漱拭乾上藥，待長時洗去藥，又漸漸搽之。龜頭爛者，又以葱湯薰洗過，搽藥。

疳瘡常立庚

龍膽草　山梔生用　當歸尾　木通　黃芩　柴胡　澤瀉　生甘草
白水煎。痛加荊芥、防風、白芷梢。紅腫加川連、大黃。

蛀稈疳爛去半段者　先用苦茶洗淨，用黃連末搽三四日，待腐肉去盡，取雄犬陽莖連肉在火上炙黃，煅乾存性爲末，每用少許，加入黃連末內摻之，犬莖末祇可逐日漸加，不可驟用太多，則收口速而反裂破矣，至多亦不過與黃連末等分爲率。

下疳

輕粉　黃柏各一錢
共研細末，先用麥門冬煎湯，澆洗摻之。

下疳紅腫熱痛　鯉魚膽汁敷。

大荳甘草湯

黑豆一合　生甘草一兩　赤皮葱三根　槐條六十寸
煎洗一切疳瘡。

二子消毒散

肥皂子　杏仁炒　蟬蛻　僵蠶　皂角子各七枚　土茯苓八兩　豬牙皂一條　荊芥　防風　牛膝各一錢　金銀花三錢　豬板油二兩
水八碗，煎三碗，早午晚分三次服，如結毒服二十一日痊愈。袖口疳加黃柏一錢、肥皂子加倍。楊梅瘡加菉豆、側柏葉、糯米各三錢，薏苡仁、皂角刺各二錢。內疳加海金砂、白丑、五加皮各一錢五分。

鳳衣散

抱鷄卵淨殼煅　黃丹各一錢　冰片二分　輕粉四分
研極細乾摻，或鴨蛋清調搽。

旱螺散

冰片　麝香各三分　白田螺殼煅，三錢　輕粉一錢
研極細，以香油調搽之。

白玉膏　貼疳瘡一切瘡。
白芷　蘆甘石煅　甘松　當歸尾　乳香去油　五靈脂　三柰　北細辛　樟冰各五錢　沒藥去油　象皮　白蠟各三錢　松香　冰片　麝香各一錢　鉛粉十三兩
先將麻油二斤熬至煙起離火，入白蠟松香又熬，不住手攪，看有大泡，便將鉛粉陸續下，但滾即取起，稍停又入火，如此數次，見有菊花紋小泡，便入前諸藥末，仍取起，滴水成珠入冰麝攪勻，待凝定時傾水兩三盞，入罐收貯，聽攤貼。

鳳凰散　治男女下疳腫爛，疼痛難堪，並一切皮破腫爛諸瘡，即時消腫定痛，拔毒生肌。
抱鷄蛋殼連衣殼焙
乳細末，每一錢加冰片二分密貯，用時或乾摻，或豬膽汁，或蘇油調搽。

黑香散　治男女下疳，養不可當者，並一切極癢諸瘡。
橄欖核燒灰存性
研極細末，每一錢加冰片二分密貯。或乾摻，或蘇油豬膽汁俱可調搽。

蠟燭卸　下疳。
抱過鷄蛋殼焙存性　黃連　輕粉
各等分，乳細。香油調搽，立時止痛結靨。

下疳

陳硷灰　橄欖核煅灰　兒茶　輕粉各三錢　冰片一錢
研極細末，搽上。用鷄蛋軟皮黃連湯煮過，貼之。

《瘍科心得集・辨下疳論》　治法當以疎利肝腎火邪，除濕解毒爲主，若清肝導滯湯、龍膽瀉肝湯、黃連解毒湯、萆薢湯、蘆薈丸之類，隨宜酌用，外摻珍珠散、五寶丹。【略】要之無外因而病者，不過去其濕熱或滋其眞陰，濕熱既清，其瘡自愈，無足慮也。惟感觸淫邪毒自少陰直入精宮而發者，不易愈，即治如前法，猶必令患者食淡戒房事，若能守禁則服藥自然有效，一月收功者只消半月而愈矣。

《外科證治全書・腹部證治・橫痃》　初起每日取皂角刺六錢爲末，布袋盛之，同糯米二合煮粥頻食，三四日即消。或用子龍丸每服三分，淡薑湯

下，日三次至愈乃止。切忌用刀針刺破，無膿惟出白膩漿，主三百日內死，自潰者亦然。

一、有自潰者，用生料補中益氣湯、小金丹日令輪服亦有收功者。少壯之人，血氣未傷，能自保攝，雖潰猶可救援十中二三也。

二、有身患楊梅，又患橫痃者，其間用藥最難。惟用犀黃丸，每日空心時，酒送三錢，輕者十服，重者加倍，二證痊癒。

《外科證治全書・前陰證治・下疳瘡》 其治不離乎內因外因兩法。內因者，由慾火猖動，不能發泄，致敗精濕熱留滯爲患，加味逍遙散、六味地黃丸主之，外敷螵蛸散，濕熱既清，其瘡自愈，無足慮也。外因者，由娼婦陰器瘀濁未淨，輒與交媾，致淫精邪毒，感觸精宮爲患，最不易愈。如治得法，亦必發出便毒穢瘡下疳，以泄其毒始愈。宜服龍膽瀉肝湯、黃三丸。疼痛難忍者，用聖靈丹五分，數服奏功，倘潰爛日久，真陰虧損，須禁用苦寒，惟用三黃丸、六味地黃丸，早晚輪服爲妙。外以忍冬、生甘草各一兩，赤皮葱三莖，槐枝六十寸煎湯日洗二次，螵蛸散敷之。

近錄槐花蕊一方，治疳甚效，不拘外因外因，凡毒輕者宜用之。景岳先生云，嘗治一少年，因觸穢毒，遂患下疳。始潰龜頭，敷治不效，隨從馬口延入尿管，以漸而深，直至肛門，逐節腫痛，形如魚骨，每過夜則膿結馬口，腹不得出，潤而通之，則先膿後尿，敷洗皆不能及，甚爲危懼。余曾遇一山叟，傳得槐花蕊方法以治之，不十日而莖根漸愈，半月則內達外退，至馬口而痊愈。疳愈後，即現些微廣瘡，復與五加皮飲十餘劑而痊癒。

毒結龜頭生疳，往往有腐爛連龜身爛落者，世人多以外敷藥治之。雖外藥不可少，然不先治其內，遽用外藥以止遏，不啻如石壓卵也。先用毒神散：黃柏三錢、茯苓一兩、生甘草三錢、炒山梔三錢、肉桂一錢，水煎服四劑，則內證火毒，從小便出，疼痛稍止，然後用生勢丹敷之。

炒黃柏三兩、兒茶一兩、冰片三分、生草一兩、大黃三錢、乳香一錢、沒藥一錢、麝香三分、丹砂一錢，各爲極細末，和勻摻之。

摻上即止痛。逢濕即摻，不數日膿盡血乾，肉筋再長如舊，一月全愈，但不能再長龜頭也。愈後須補氣血，用十全大補湯，服數十劑，則外勢仍然伸縮，尚可種子。

疳瘡初發，多先病魚口，苟不急治，必遍身生瘡，遷延歲月，腐爛身體，多不可救，故必須早治爲妙。治法宜於補中藥內加消毒藥則毒盡出，不致身體虧損。

方用人參一兩、生耆一兩、當歸一兩、遠志三錢、生草三錢、銀花一兩、大黃一兩、石膏一兩、柴胡二錢、白朮一兩、天花粉三錢，水煎服。

一劑而大便瀉出惡物，臭穢不堪，恐外人傳染，須掘土埋之。再服二劑，惡穢盡泄，不留於腸胃矣。後去大黃、石膏，加土茯苓二兩同煎，再四劑則一身上下與頭面之間，必有隱隱瘡影，現於皮膚之內。再服二劑，瘡影漸消，再服二劑全愈，永不發矣。此方用大黃以泄其毒，石膏以消其毒，甘草、銀花以化其毒，柴胡、天花粉以散其毒，更助以大補血之藥，此方余親試而取效也。倘病人陰虛陽燥，方中可加熟地數兩，或加元參一兩亦可，餘藥不可亂加也。

下疳，明礬、皂礬各等分爲末，裝一大五倍子內，燒灰存性研細末，再加冰片三分，兒搽少許，先用甘草水洗淨，然後搽之，百發百中。橄欖核燒灰，敷下疳良。

下疳陰癢，生甘草煎湯熏洗，用海螵蛸散搽之。又方，鱉甲爲末，雞子清調敷。

附方存驗

生甘草　上一味研細末，蜜調塗疳瘡神效。

加味逍遙散通用十六　三黃丸通用四十九　六味地黃丸通用四十三　龍膽瀉肝湯通用九　槐花蕊通用四十二　螵蛸散通用六十八　聖靈丹見楊梅結毒

紀事

《外科理例・下疳》 一人玉莖腫痛，小便如淋，自汗甚苦，時或尿血少許，尺脈洪滑，按之則澹。先用清心蓮子飲，加牛膝、山枝、黃栢、知母數劑少愈，更以滋腎丸一劑而痊。此因症也。

前賢云：如自汗，小便少，不可以藥利之，既已自汗，則津液外亡，小便自少。若利之則藥衛涸竭，無以制火，煩熱愈甚，當俟熱退汗止，小便自行也。兼此乃陽明經，大忌利小便也。

《外科樞要・論下疳瘡・治驗》 州守姜節甫，患前症。膿水淋漓，作渴

吐痰，午前惡寒，午後必熱。余曰：午前惡寒，屬陽氣虛弱，午後發熱，屬陰血不足。不信，反服二陳、黃柏、知母之類，飲食益少，大便不實，又日晡熱渴，小腹重墜，患處煩痛。恪用四物、黃柏、知母之類，飲食亦不思。余以脾氣虛而下陷，先用補中益氣湯，調養脾胃，以升陽氣，諸症漸愈。又用六味丸，滋補腎水以生肝血而痊。

《瘍科會粹・下疳》 一男子，近三十歲，有下疳瘡，雖屢求治，以其不能忌口，卻之。忽一日，頭痛，發熱自汗，衆作傷寒陽證治之，反劇。予診其脈，弦甚，七至，重按則澀。予曰：此證在厥陰，藥與證不相應，遂作小柴胡湯加草龍膽、黃連、胡黃連，帶熱服，四劑而病脫然。

薛：庶吉士劉華甫，或莖中作痛，或竅出白津，或小便秘澀。先用小柴胡湯加山梔、澤瀉、黃連、木通、膽草、茯苓，二劑，以清肝火，導濕熱，諸證漸愈。後因勞倦，忽然寒熱，此元氣復傷也，用補中益氣湯而安。又用六味丸生肝血，滋腎水而全愈。

《外科證治全書・橫痃及楊梅瘡醫案》 常熟趙太元長君患橫痃，被醫家開刀，延余往治。余問其開刀幾日。彼云已有半月。余曰：此患破則難治，還有九月之壽，即辭別。別後三百日，伊戚自蘇來云：已死月餘。

福建客滿身廣豆，又患橫痃。余想橫痃乃陰虛之證，藥利溫補；廣豆係火毒之證，藥利涼解。二證相背，既利於毒，定禍於疽，必使二證皆宜之藥，除犀黃丸外無他法。令其每日空心時酒送三錢，十服二證痊愈。後一人毒重，倍服而愈。

《校正外科正宗・下疳治驗》 一童子十五歲，玉莖腫痛，外皮浮腫，粗大一倍。他醫治之以解毒清肝等藥，愈腫愈痛。予用瀉火清熱滲濕等劑，亦不見效。診其脈細數而無力，知爲中氣不足，脾經濕水乘虛流注，停聚不散，當行從治法也。用四物湯合平胃散加木香、熟附子、人參各五分，一服腫痛頓退，四五服而全消。

徐曰：二方合一，不通已極。其有效者，藥未嘗與病相反，亦能奏功，但無法度，爲可笑耳。譬如烹炮食物，魚肉菜飯幷作一碗，豈成庖人乎，然食之亦能飽也。惟不可食之物，雖烹炮得法，亦能害人。

大麻風

題解

《洞天奧旨・大麻風》 大麻風，或受火毒、殺物之風氣而結成之者也。

《瘍醫大全・諸風部・大麻瘋門主論》 林氏曰：或問何爲癘風？何經受病？何故多死而少生？答曰：癘者厲也，即陰陽乖戾之氣，俗稱大麻風者是也。此氣乃天地間陰霾濕熱賊風，不正之氣，若入肺家，元氣先虧，則鼻竅易於觸受，而皮毛腠理因之不密，倘然早起晏眠，宵行露宿，則毒氣先由鼻入，而陽明獨受其邪，蓋鼻爲肺之竅，而手足陽明經之絡，起於鼻之交頞中，故人在氣交之中，而鼻爲肺與腸胃出納升降之門戶，一受風邪，則鼻塞息粗，打噓流涕，眉棱酸痛，是其征也。

《瘍科會粹・癘風》 《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脈風成爲癘。《風論》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癘風者，榮衛熱肘，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又謂：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諸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膹膜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長刺節論》曰：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刺肌肉爲故，汗出百日。

《瘍科會粹・烏白癩》 夫癩疾皆是惡風及犯觸忌害所得。初覺皮毛變黑或淫淫苦癢如蟲行，或眼前見物垂絲，言語無定，心常驚恐，皮肉之中，或如桃李癮疹赤黑，手足頑麻，針刺不覺痛，腳下痛頑，不得踏地，凡食之時，開口出氣而鳴，語亦如是，身體生瘡，痛癢而時如蟲行，或兩肘如繩縛，此名烏癩，又有黑癩，凡二癩之證大同小異，故不別錄也。

《瘍科心得集・辨大麻瘋論》 夫大麻瘋者，經謂之癘風，又謂之癩風。

論說

《解圍元薮・風癩論》 大麻風

夫大麻風者，乃諸風之長。初起時發於身，手按皮膚如隔一紙，洒淅不仁。或遇陰雨，或至夜間，則肌肉之內如漉漉然，或痛或癢，漸至皮肉堅頑，剜切不知，身體虛腫。此症最易穿爛，手足拘攣，臭惡廢弛。由於縱意妄爲，不避風寒暑濕六慾七情，使榮氣虛，衛氣實，邪入於肌肉，氣血滯而不通也。此症以大麻湯，幷奪命丹、神仙換骨丹、珠雲散、奪命還眞丹等藥治之。又云大風者初則體氣動，熱氣從胸中上下，無處不痛，四肢重喜臥，善噦噫酸，體面浮腫，往來不時，久而腦轉肉裂，目系痛，惡聞人聲，危矣。

《外科正宗・大麻風》 大麻風症，乃天地間異症也。但感受不同，有體虛之人因驟被陰陽暴曬、露霧風雨之氣所侵，感之不覺，未經發泄，凝滯肌膚，積久必作。又有房慾後體虛爲風邪所襲，或露臥當風，睡眼濕地，或洗浴乘涼，希圖快意，【略】此等相感俱能致之。其患先從麻木不仁，次發紅斑，久則破爛，浮腫無膿。又謂皮死麻木不仁，肉死刀割不痛，血死破爛流水，筋死指節脫落，骨死鼻梁崩塌。有此五症，俱爲不治。又曰心受之先損於目，肝受之面發紫泡，脾受之遍身如癬，肺受之眉毛先脫，腎受之足底先穿，又爲五敗症也。

《洞天奧旨・大麻風》 初生之時，頭面身體先見紅點，後變紅斑，漸漸皮破汁流而成瘡矣。鬚眉盡落，手足指脫，眼瞎鼻崩，毛豎身紫，遍體腐爛，流膿流血，臭穢難聞，最可憐之病也。此病南粵最多，以地近炎荒，蛇蟲蟠結，濕熱之毒一犯則裏結於皮膚，濕蒸之氣一侵則藏遏於肌骨，終年不散，內外交迫，遂生麻風之瘡。然而此瘡亦有不在南粵而生者，別感火邪，酒濕之毒氣而又房事不慎，則毛竅盡開，易於侵犯。

《瘍科心得集・辨大麻瘋論》 先則眉癢而漸脫落，兩顴紅潤浮腫而癢，漸至兩臂皮粗毛落，甚而通身肌膚淫淫作癢難忍。其毒深入血脈之中而濕熱蘊積於臟腑之內，蟲蝕臟腑沿蛀肌肉，久之精神枯涸，諸蟲聚食遂傳爲瘍瘵而死。

《外科切要・外科便讀》 大麻風由毒癘延，或因風土或因傳，染此全憑善調養，五死現症毒難全，初服神應消風散，全蠍白芷參同煎，追風大黃鬱金皂，最宜補血方能痊。

綜述

《仙傳外科秘方・治大風・翛然子大風論》 夫大風者，所犯異證多端，或因嗜慾無度、勞傷血氣，或蓄大怒、憂愁驚恐，抑鬱不伸，或體虛膚空，或酌酒當風，或熱解脫汗出入水，或浴後迎風，或醉臥露地，或手足傷引入風毒，或卒風暴雨寒水濕障侵入肌膚，當時感受以至大風之患病，因以流注經絡傳於臟腑，發於四肢，內外熏蒸而成泡癬。夫病之源有三證五死。一種者水風，二種者傳變，三種者自不調攝。五死者，一曰皮死，麻木不仁；二曰肉死，割切不痛；三曰血死，潰爛成膿；四曰筋死，手足脫落；五曰骨死，鼻梁崩塌，眼斷唇翻以至聲啞不能救治。一風者肺經受證，先落骨毛；二風者肝經受證，面起紫泡；三風者腎經受證，腳底先穿；四風者脾經受證，遍身如癬；五風者心經受證，先損其目，或有坟墓居址，祖宗、父母、夫妻、家人等遞相傳者，或在外不謹，糞坑、房室、床鋪、衣被、橋上、樹下歇息去處命值委死凶星，遭此惡疾纏污其間，形狀所以不同，痛苦難忍，欲求治之不可得濟，或一年半載而死者有之。大凡感此疾者，宜早救療則易痊。可當詳審區別治療，或差則毫釐千里矣。奈明醫達士且畏其鄙猥，多不留心，一等無學之人亂傳手法，縱意刀針放血，燒砒艾熏取涎，諸毒草藥，用油浸身，從其醫者百無一效。亦或有少減，久而再發，若不遇良方妙藥，以至病死。欲求醫治不別居靜室，斷酒戒色，滌慮洗心，皈告神醫，真誠忏悔，仍忌發風動氣，葷腥、鹽醬、生冷之物勿食。切須耐心寬心，然後可服衆藥，隨意加減修製丸散，依法服之無不痊。先用瀉惡血丸藥服餌，如膿潰爛，煎湯熏洗，旬日之內皆是好肉。舊有瘡疾漸消不發，耳鼻通氣，皮膚覺快，眉鬚再生，顏色脫澤，安和五臟，其功效豈能盡筆乎。方具如後。

《解圍元薮・風癩論》 足少陽膽其榮在鬚，足少陰腎其榮在髮。衝脈任脈爲生經之海，謂之血海，其別絡上唇口。血氣盛則榮於頭面鬚華髮美，

若血氣衰則脈絡虛耗，不能榮潤，故鬚髮頹落也。風入榮衛，關節壅閉氣血不舒，皮肉不仁，膚腠浮腫虛脹，自覺如堅厚之狀，痛癢不知，故曰大麻風。《病源》曰風癘之相感，皆由惡風寒濕、房勞嗜慾、醉飽露臥變駁所成，二者病源無異，患害之由五條明列於左。

《解圍元戮・癩症一十四種六經所屬》 大風症名，考究諸書悉無遺失，《病源》云：風病一症，輕重之別耳，其害則一也。癩愈形猶可復，風愈元氣難全。癩死者少，風死者多，大都皆非善症，轍跡一類。

曰火曰蟋蟀，心之癩也。

火癩

此症初起如火灼之瘡，大小不一，或如癬皮裂、斷肢趾，愈又復發。由心臟受毒，七年病根方盛，眉睫落，大勢成，手足痿。又有一種遍身點滴，紅紫生於皮膚之上，形似瘢痕之狀，不過十數日漸自散去，或五六日亦自散，復結心毒生瘡，不能速愈，亦能傳注於人。

蟋蟀癩

此症乃火癩之後，餘毒內結變成，形如蟋蟀蟲紋內泛，鑽嚙百節，諸竅皆欲出血，額爛鼻朽，口唇毀斷，齒牙脫落，癱瘓難動，或時驚跳，戰兢多懼，或眼赤爛淚疼，乃心火燄烈也。

曰木曰風，肝之癩也。

木癩

此症初起如蟲癬之狀，大小不一，其色赤白不一，或連錢高低不定，俗稱棉花瘡。久則連片腐爛腥穢，眉睫落，面目癢，愈而又作。或去或來，無時定息，三年始成大害，肝敗難治。又有一種如棉花之核，其粒高起硬瘡者，火變成蝕癬不愈。

風癩

此症乃木癩之後，毒蓄肝經，則四肢骨節筋骸掣痛，甚者叫喚不能轉側，皮毛枯槁，肘膝大小，狀如鶴膝白虎風，腐穢癱瘓，聲變形異，或結於脇肋腹肚上，爛至腸胃，或爛去耳璫，皆癩之毒也。

曰土曰蚼，脾之癩也。

土癩

此症初生塊瘰，先發潮熱，或嘔吐或黃腫，大如雞卵，小如彈丸。或如麻豆，穿卽成瘡，膿滋腥穢。由脾受賊邪，炙煿毒味，禽獸魚鱉，久而成之。急治則可，若至六年，病成禍速，人聞其氣息卽染成病，遺害甚大。

蚼癩

此症乃土癩之毒，潛注脾臟，流於四肢，則垂重難舉，手足肘膝腐爛，膿血臭穢，或指趾毀落，腫大如車軸，癱瘓注爛，直見筋骨，痛憊而死，或發於胸臆肋背，先腫如瘡，後又穿爛，日久叫號刺痛而死。

曰金曰麫曰白，肺之癩也。

金癩

此症初發如楊梅之狀，上無蓋殼，內泛碎肉出紫赤色，爛花凸起，儼若楊梅。由毒入肺經，不久眉睫氈落。三年鼻柱崩倒，眼翻唇斷。此乃天付之咎，陰空神祟之禍，定有遺毒，久治方可挽回天意，不比他種可以速愈。

麫癩

此症乃金癩既愈，餘毒難消，蠹存肺臟，致生如麫細蟲，舉體艾白斑駁，周身或如痹癬，儼如泥壁風狀，惟外加薰洗則能取效。

白癩

此症乃寒暑溼熱之氣，邪毒釀襲，瀰漫肺竅，積生惡蟲，蠹嚙肺管，使聲破目暗，肢體頑痹，骨骸中如火燃，心胸燥熱，手足背膕拘緊，肉如剜劈，以致身體手足癟瘪，鼻生息肉，氣塞不通，濁涕流涎，山根高腫，腦門時痛，或目生白翳無光，多爲鼻癰，外不發瘡。人皆不識此癩，故治之無效。

曰水曰雨曰烏，腎之癩也。

水癩

此症必先得水病，因而停留，又爲風溼觸激，或生陰莖疳蝕，或陰囊兩傍發起腫塊，漲泮腿腰，形似橫痃，寒熱交作，脹痛難舉，上下漸大。如潰，卽變成瘡，遍身腐爛，一年眉髮落，病劇難治。

雨癩

此症乃水癩愈後，餘毒在腎，以致生蟲。其毒泛注周身，生五色斑點乖癩，眉髮氈落，陰莖痿爛，或陰囊破損，或陰莖蛀幹，皮肉流膿，漸漸爛去，輕則爲下疳、魚口等瘡，久則唇鼻耳璫皆爛，毀腐腥臭，與廣症同。

烏癩

此症乃邪毒入腎，變生惡蟲，飡嚙精髓，下虛無救。若胸脇肋腿臂肌間，

生如李奈桃梅狀，顆塊軟泡，穿爛腐臭難治。或如漏瘡，或癮瘰赤黑，手足頑痹，針刺不知。或腳不能踏地，或飲食時則開口而鳴，或兩肘如繩縛，或穿處則腐流膿，黏着即生腐瘡，或皮內淫癢，怕見風濕，或平時骨間淅淅痠響，皆當大補氣血。

曰酒曰麻，胃之癩也。

酒癩

此症因酒色之時，汗出體虛，迎風入於胃腑，遍身生瘡，大者如錢，小者如豆，不赤不白，灰黃變形，膿靡黏堆。或有不飲酒之人，素受寒濕風邪，微見酒氣汗出，迎風亦然。或有好剛性急躁暴色慾過度之人，多犯此症，久則眉髮髭落，令人惶懼難治。

麻癩

此症由酒癩之後，毒留胃腑，遍生毒瘡如癬疥，淫癢難忍，或手足掌背頑痹不仁，黑白不等，形如雁來鵝掌風之狀，或如牛皮血癬，時痛時麻，蟲蝕脾胃，或發內痔，頭硬而碎，形如蟛頭，遍身皆然，觸之則大痛，冷汗一二時而息。

癘症總論

夫治癘之方，與風少異。丸散點擦，各有祕傳，切忌熏鍼輕粉。

凡患風癩，決非一種，或二三種者有之，甚至有四五種者。先傷一臟，則注各經。故年久者面色變駁，病勢愈甚，且如風病先染冷麻，而變紫雲黑色者有之。先染痛風，而成半肢軟癱者有之。先染火癩，腫大穿爛，手足廢弛，筋骨痛痿者有之。故治難以一定，方藥不能驟攻，愈一症而他症變駁，反見其勢凶也。又有風癩同患一人者，若先染風病後患癩症曰風癩，先患癩症致成風病者曰癩風。此等最多，癩風則先治其癩，癩愈方治其風。風癩則用治風之藥，後加治癩之劑，此是大意，治至半愈，即服解毒大補氣血元陽之劑，勇進三年方可。

《外科正宗・大麻風》　總皆風濕相乘，氣血凝滯，表裏不和，臟腑痞塞，陽火所變，此其根蒂也。初起麻木不仁，肌肉未死者，宜萬靈丹洗浴發汗，以散凝滯之風，後服神應養眞丹加白花蛇等分，久服自愈。年久肌破肉死者，先用必勝散疏通臟腑，次服萬靈丹，每日酒化一丸，通適血脈，服至一月，換服苦參丸，輕者半年，重者一載漸愈。或兼服酒藥，忌戒房事、厚味、動風等件，可保終年不發矣。

漱藥方　漱藥方中有二般，貫衆黃連一處攢。水煎加入些些片，止血何愁甚不安。

貫衆、黃連各三錢，水二鍾，煎一半，入冰片少許，每日陸續漱之，其血自止，兼忌動風、油膩之物。

苦參丸　苦參丸內藥多般，品味難將一一刊。新久麻風諸壞症，將來久服自能安。

治大麻風毋分新久，穿破潰爛，老幼俱可服之。

苦參一斤　大風子肉六兩　荊芥十六兩　防風　白芷各六兩　全蝎　何首烏　白附子　枸杞子　威靈仙　當歸　大胡麻　川芎　蒺藜　大皂角　川牛膝　牛蒡子　獨活各五兩　蔓荊子　風藤　羌活　連翹　蒼朮　天麻　杜仲　草烏泡去皮尖　甘草各三兩　人參一兩　砂仁二兩　白花蛇二兩，切片炙黃

右藥共爲細末，醋打老米糊爲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溫酒食前後任下。避風，忌口爲妙。

《外科大成・癘瘍瘋》　大麻瘋，癘瘋也。由水枯火盛，秉天地肅殺之氣所致。形雖見於皮毛，瘋毒積於臟腑。上而下者爲順，下而上者爲逆。漸來可治，頓發難醫。必先麻木不仁，次發紅斑，再次浮腫破爛無膿，再久之熱濕生蟲，攻蛀臟腑。如蟲蝕肝則眉落，蟲蝕心則目損，蟲蝕脾則唇反，蟲蝕肺則聲嘶，蟲蝕腎則耳鳴足底穿，爲之五敗。又皮死麻木不仁，肉死割截不痛，血死內潰成瘡，筋死指節脫落，骨死鼻梁崩塌，爲之五不治。夫瘋不中人也，必從虛入，故須絕情慾。必壅滯經絡，故須食清淡。必先麻痹，故須用疏通。如麻黃、桂枝之類是也。今則初以紺珠丹汗之，次以蘆薈丸清熱殺蟲，通用神應養眞丹加白花蛇等分，久服可愈。然諸痹諸瘡，不得舍六味丸、八味丸、六君子湯、十全大補湯、補中益氣湯等，以培補之。

再造丹　治大麻瘋。

生漆、松香各半斤，和勻，盛瓦盆內，入大蟹七隻，如小者倍之，此盆一箇，埋平截於土內，日晒之，以柳枝攪之，夜則蓋之。二十一日，俱化成水，取起聽用。

雄黃半斤飛七次　蛇蜕七條　川烏　草烏俱薑汁浸炮　人參　天麻各二兩

右爲末，用蟹漆汁爲丸，聽用。

初用麻黃、蘇葉各半斤，防風、荊芥各四兩，煎湯一桶，沐浴浸洗，換新衣服，丸藥三錢，黃酒送下，再飲至醉，蓋臥出汗，汗乾脫去衣，於空地焚之，另換新衣。至午再服三錢，酒下至醉。用夏枯草蒸熱，鋪蓆下臥之，不取汗。次日，沐浴服藥至醉，鋪夏枯草臥。照前，將舊衣舊草取出焚之。如此七日，其病盡出。如豆如瘡，再服一七，瘡俱脫殼，五七日全瘥。眞至聖藥也。終身忌螃蟹幷狗肉。

再造散　治大麻瘋，眉落腳爛底空者。

苦參八兩半，油炒　乾漆一兩　甘草五錢　川山甲炒，二兩

右爲末，每服五分，用鮮蟹二隻，杵爛取汁，加酒調服，日進二服。至十日，則長肉生眉。

《洞天奧旨・大麻風》　治之不得法，皆與麻風症相同，可見麻風之病，南北俱有，必以解毒爲先，然而近人元氣虛者甚衆，止瀉其毒而不兼補氣血，則毒敗而真精隨耗，何能全活乎？倘惟事補正而不急敗其毒，又恐引邪入內，至崩臟腑，亦可畏也。故當補正散邪兼而治之，始易奏功。

掃癘丹　岐天師傳。治頭面、身體先見紅點斑紋，流水成瘡。髮眉墮落，遍身腐爛臭穢。

蒼术三錢　熟地一兩　玄參一兩　蒼耳子三錢　車前子二錢　金銀花二兩　薏仁五錢

水煎服，二十劑必愈。【略】

漆甲散

川山甲一副　全明雄黃四兩

爲末，真生漆和勻，刷在甲上，微炙微刷，以盡爲度。將川甲分記上、中、下、左、右，共作六硯，各另研細末，用四年陳醋，冬米飯爲丸，每服五錢，白滾湯送下。患左用左，患右用右，上服上，中服中，下服下，須記分明，如在通身，一起製服，神效。

《外科全生集・大麻瘋》　大麻瘋爛潰不堪者，初起未爛，治法同效。

用粗如酒盃之蛇一條，竹刀破腹去雜，切寸段，取瓦放於炭火上，以蛇段豎放瓦上，跌倒者係無毒之段，棄之不用。不倒者有毒，用炙存性，磨粉攪入飯內，覓通身白毛一隻與食。次日鴨毛盡脫，以鴨殺之，石鍋內煮爛，勻作四五日食。凡吃鴨第一頓，其腫者更腫，第二三頓收小，吃完愈。

馬曰：　麻瘋忌蛇忌酒，此方萬不可用，另附方。

《串雅外編・取蟲門》　大風癩蟲

苦參末二兩，豬肚盛之，縫合煮熟，取出去藥。先餓一日，次早先飲清水一盞，將肚食之，如吐再食，待二三時以肉湯調無憂散五七錢服，取出大小蟲一二萬爲效。後用不蛙皂角一斤，去皮子，煮汁入苦參末調糊，下何首烏末四兩，防風末一兩半，當歸末一兩，白勻藥末五錢，人參末三錢，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濕酒或茶下，日三服，仍用麻黃、苦參、荊芥煎洗之。

大風癩蟲

黃藥末、皂角灰各三錢，研勻，空心酒服，取下蟲物亦不損人。食白粥三兩日，服補氣藥數劑，如四肢腫用針刺出水，再服忌一切魚肉發風之物，取下蟲大小長短其色不一約二三升，其病自愈。

《瘍醫大全・諸風部・大麻瘋門主論》　陳實功曰：　大麻瘋乃天地間異證也，總之驟被暴曬，霧露風雨之氣所侵，或房慾後體虛爲風邪所襲，或露臥當風，久臥濕地，總由風濕相乘，氣血凝滯，表裏不和，臟腑痞塞，陽火所變，此其根蒂也。其患先從麻木不仁，次發紅斑，久則破爛浮腫無膿，治法初宜發汗，久當培助氣血。《正宗》。

又曰：　皮死麻木不仁，肉死刀割不痛，血死破爛流水，筋死指節脫落，骨死鼻梁崩塌，此爲五不治。

又曰：　心受之先損於目，肝受之面發紫泡，脾受之遍身如癬，肺受之眉毛先脫，腎受之足底先穿，此爲五敗證，不治。

又曰：　治之當戒房事，厚味動風等物。

《脈訣》曰：　脈洪大者生，沉細者死。

汪省之曰：　大痲瘋有三因：　一曰風毒，二曰濕毒，三曰傳染。《理例》。

訣云：　治風先治氣，氣足風自除，治風先治血，血足風自滅。故當分氣血二治，有養氣養血之別，故治風之要，莫穩於益氣活血爲主。

蔣示吉曰：　眉落眼盲，唇翻聲噎，皆爲難治。所以然者，由邪正交攻，所血沸騰，而濕痰死血充滿於經絡之中，熱勝則肉腐，故生蟲生瘡，痛養麻木也。治法內通臟腑，外發經絡，養榮益衛，補正逐邪，大劑峻補久服，而蟲瘡痛癢麻木俱自愈矣。《說約》。

馮魯瞻曰：經文治法，有發汗與刺血二法，汗出以泄榮衛之怫熱，刺腫以惡血之留蓄。子和曰：一汗抵千針，蓋以刺血不如汗之周遍也，尤宜助胃氣以固根本，實衛氣養榮血以繼之。蓋原其本，皆由嗜慾勞動氣血，不避邪風冷濕，使濕氣與肝氣相干而致，是正虛爲本，而濕熱是標也。雖曰是風，不可純作風治。《錦囊》。

林氏曰：或問何爲癘風？何經受病？何故多死而少生？答曰：癘者厲也，即陰陽乖戾之氣，俗稱大痲風者是也。此氣乃天地間陰霾濕熱賊風，不正之氣，若入肺家，元氣先虧，則鼻窮易於觸受，而皮毛腠理因之不密，倘然早起晏眠，宵行露宿，則毒氣先由鼻入，而陽明獨受其邪，蓋鼻爲肺之竅，而手足陽明經之絡，起於鼻之交頞中，故人在氣交之中，而鼻爲肺與腸胃出納升降之門戶，一受風邪，則鼻塞息粗，打噓流涕，眉稜酸痛，是其徵也。所以毒厲之氣，由鼻而直入陽明之絡，先則眉癢而漸脫落，兩顴紅潤浮腫而癢，漸至兩臂皮粗毛落，甚而通身肌膚淫淫作癢難忍，其毒深入血脈之中，則濕熱蘊積生蟲，侵蝕臟腑，治蛀肌肉，久久精神枯涸，諸蟲聚食，傳爲癆瘵而死。《活人錄》。

又曰：或問雖爲乖戾之氣潛伏脈絡之中，若以清散疏解之藥治之，自當速愈，何至生蟲，沿蛀皮膚，臟腑敗壞，腐爛而死也？答曰：經云：大風苛毒，虛邪賊風，皆陰閉濕熱鬱蒸之氣所化，其性本熱，及至陽明，又兩陽合明，乃多氣多血之府，由是氣溫血熱，最易生蟲，蟲多蔓延，尤難緩治。病者先失於不覺不知，繼則誤於緩視而毒深，再則不得其法而無效，遂至於散壞而死，非厲風即可以殺人也，患者慎之。

又曰：此證須在一月之內，速爲清散，可保無恙。其精神氣血未衰，六脈洪大而實，或洪數有力者，用汗吐下三法分表裏散逐之，使毒氣不得稽留而速化，繼服清熱解毒、涼血補血之劑，禁用辛燥之藥，及耗津精血液，而助酷烈之勢，但患者必須清心寡慾，遠色忌口，方爲有益。

馮魯瞻曰：大風病，是受天地間殺物之風，古人謂之癘風者，以其酷烈暴悍耳。須分在上在下，在上者以醉仙散取臭涎惡血於齒縫中出，在下者以通天再造散取惡物陳蟲於穀道中出，所出雖有上下道路之殊，然皆不外乎手足陽明二經，蓋腸胃爲市，無物不受，脾肺二經之腑，脾主肌肉，肺主皮毛，乃腑病及於臟也。治此病者，須看其疙瘩與瘡，若上先見，在上體多者，病在上也；下先見，在下體多者，病在下也；上下同得者，在上復在下也。胃與大腸，無物不受，此風之入人也，氣受之則在上多，血受之則在下多，氣血俱受者甚重，是非醫者神手，病者鐵心，罕有得愈，若從上或從下以漸而來者，皆爲可治，但人易緩忽，不能斷味絕色，則難免再發，再發則終不救矣。

又曰：風起於八方，應其時則物生，逢其時則物殺，凡人中氣不足如持虛受物，乃感受此殺物之氣，鬱而成濕，久而成熱，氣濁血污，歷傳臟腑，生蟲潰肌，流行爲害，蟲食心則足底穿，膝腫，食肝則眉落，食肺則鼻崩聲啞，食腎則耳鳴啾啾，耳弦生瘡，或痹或痛，如針刺狀，食身則皮癢如蟲行，自頭而來爲順風，自足心起者爲逆風，總由濕熱之毒，流結而成也。先以再造散下之，稀粥調理，勿妄動作勞，後以醉仙散取臭涎惡血於齒縫中出，或吐或利，以泄越其邪，面黑漸白而安。

又曰：大風證者，所因不一，或色慾當風，或醉臥濕地，或乘熱脫衣，或汗出入水，或空心饑餓，山行感山嵐瘴氣，或勞役奔走，途中冒寒雨陰露，皆由內傷形體，不知避忌，外感風濕毒氣，入於皮毛血脈肌肉筋骨之間，當時失於驅散，停積既久，以致榮衛不行，內外熏蒸，內則生蟲，外則生瘡，臟腑經絡皆受患矣。眉毛先落者，毒在肺；面發紫泡者，毒在肝，腳底先痛或穿者，毒在腎；遍身如癬者，毒在脾；目先損者，毒在心，比五臟受病之重者也。古人謂大風疾三因五死。三因者：一曰風毒，二曰濕毒，三曰傳染。五死者：一曰皮死，麻木不仁；二曰脈死，血潰成膿；三曰肉死，割切不痛；四曰筋死，手足緩縱；五曰骨死，鼻梁崩塌，與夫眉落眼盲，唇翻聲噎，皆爲難治。所以然者，由邪正交攻，氣血沸騰，而濕痰死血充滿於經絡之中，熱勝則肉腐，故生蟲生瘡，痛癢麻木也，治法內通臟腑，外發經絡，養榮益衛，補正逐邪，大劑峻服久服，而蟲瘡痛癢麻木自愈。亦須首尾斷酒戒色，忌食發風動氣，葷腥鹽醬，炙煿生冷之物，清心寡慾，方保無虞。

又曰：癘瘍所患，非止一臟，然其氣血無有弗傷，兼證無有弗雜，況積歲而發現於外，須分經絡之上下，病勢之虛實，不可概施攻毒之藥。當先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而後治其瘡，蓋病有變有類之不同，而治法有汗有下，有砭刺攻補之不一，兼證當審輕重，變證當察後先，類證當詳真僞，而汗下砭刺攻補之法，又當量其人之虛實，究其病之源委而施治焉。蓋虛者，正氣虛也；實者，病氣實也。再造散治其病在陰者，用皂角刺直達病所，出風毒於

榮血中，肝主血，惡血留止，屬肝也；且蟲亦生於厥陰，風木所化，用此以治其臟氣殺蟲爲主，白丑者專入胃與大腸，既走下焦血分，復去氣中濕熱，追蟲取積，從大小便而利出之，鬱金者因性輕揚，善治鬱遏氣血之凝滯，因味苦辛，善消陽毒積熱之亢炎，以大黃引入腸胃榮血之分，利出瘀血蟲物。醉仙散治其病在陽者，用鼠粘子解散陽明風毒，遍身惡瘡，胡麻逐諸風潤皮膚，疾藜散惡血而清胃，通鼻氣而祛風，防風爲諸風之總司，牾蒺根解煩熱之要領，枸杞潤腎燥而祛風，蔓荊散風淫而明目，苦參專攻濕熱，掃除潰瘍，以祛赤癩落眉之毒，八者祛風散毒，上下內外周而至矣。

又曰：風有三十六證，而厲風爲最酷，感之難免於死者，以其更多不守禁忌也。經曰：脈風盛爲癘，癘者惡也。脈主血，血熱而殺厲之氣襲之，則血脈凝泣，衛氣不行，其氣不清，鼻爲呼吸之所要，宗氣由之出入也。今營運之氣不上升爲用，故鼻柱腐壞，肌肉潰瘍也。

又曰：一貧婦因無膏粱厚味，故服醉仙散外，又服加減四物湯百餘劑，半年之間，月經行而風證亦愈，故貴薄滋味也。

風論曰：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膜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行也。癘者，有營氣熟肘，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散，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或名曰寒熱。

長刺節論曰：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刺肌肉爲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鬚眉生而止針。癘風者，素刺其腫上已，刺以銳針，針其處，按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

脈要精微論曰：脈風成爲癘。

張景岳曰：癘風即大風也，又謂之癩風，俗又名爲大痲風。此病雖名爲風，而實非外感之風也，實以天地間陰癘濁惡之邪，或受風木之化，而風熱化蟲，或受濕毒於皮毛，而後及營衛，或犯不潔，或因傳染，皆得生蟲，蓋蟲者厥陰主之，厥陰爲風木，主生五蟲也。蟲之生也，初不爲意，而漸久漸多，遂致不可解救，誠最惡最危最醜證也。又《千金》云：自作不仁極惡之孽也，所以最爲難治。觀孫真人云：嘗治數百人，終無一人免於死者，蓋無一人能守禁忌故耳，惟一婦人病愈後，又服加減四物湯百餘劑，半年之上，方得經行，十分痊愈。又丹溪治五人，亦惟一婦人得免，以其貧甚且寡，無物可吃也。外三四人者，越二三年皆復作而死。由此觀之，可見此證非得出奇秘方。鮮能取效，故予逢此證，不敢強以爲知而妄施治療，亦不敢強言治法，以惑後人，至若古人論治之法，亦甚詳悉，用之得宜，雖病根未必可拔，而延保餘年，夭枉自亦可免，由是求遍諸說，則惟薛立齋《癘瘍機要》論列已全，今擇其要並諸論之得理者，以爲證治綱領。

耆婆惡病論曰：疾風有四百四種，總而言之，不出五種，即是五風：一曰黃風，二曰青風，三曰白風，四曰赤風，五曰黑風，其風合五臟，故曰五風。五風生五蟲，黃風生黃蟲，青風生青蟲，白風生白蟲，赤風生赤蟲，黑風生黑蟲，食人五臟。若食人脾，語變聲散；食人肝，眉睫墮落；食人心，遍身生瘡，食人肺，鼻柱崩倒，鼻生瘜肉；食人腎，耳鳴啾啾，或如車行雷鼓之聲；真若食人皮，皮膚頑痹；食人筋，肢節墮落。五風合五臟，蟲生致多，入於骨髓，往來無礙，壞於人身，名曰疾風。疾風者，是癘風之根本也。病之初起，或如針錐所刺，名曰刺風；或如蟲走，名曰遊風；遍身掣動，名曰瞤風；不覺痛癢，名曰頑風；肉起如桃李小棗核，從頭面起者，名曰順風；從兩腳起者，名曰逆風，如連錢團圓，赤白青烏斑駁，名曰癜風。或遍體生瘡，或如魚鱗，或如榆莢，或癢或痛，黃汁流出，肢節壞爛，爲膿爲血，或不痛不癢，或起或減，青黃赤白黑，變易不定，病起之由，皆因冷熱不調，流於五臟，通徹骨髓，用力過度，飲食雜穢，房室不節，虛勞轉極，汗流遍體，因茲積熱於五臟，致生多蟲，食人五臟，骨髓、皮肉、筋節，久久改壞，名曰癘風，惟見黑蟲者，最爲難治，人得此疾，速宜棄家室財物，離妻妾，入山靜養，治無有不瘥。

徐東皐曰：經云：汗之則瘡已，況癩之爲風，尤瘡之最惡者，故曰癘風。諸瘡熱久，熱則生風，且癘風尤染肅殺之氣而成者，若非汗法，何以去其風毒？所以汗之一法，乃治癘之最要者，其餘諸方，次第用之。

又曰：凡患人身上瘡甚，蓋以風邪氣鬱，血不榮敷而然，宜四物湯加黃芩、白芷，調浮萍末服，發汗自愈。

張子和曰：一汗抵千針，蓋疙血不如發汗之周遍也，然發汗即出血，出血即發汗，二者一律。

潘紫亮曰：夫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陰陽，父精母血而成形體，外毫竅，

內臟腑，周身百骸，十四經絡，合於天地同參。故曰：天乃一大天，人乃一小天，然天有晴明昧晦，風寒暑濕燥火之氣。而人亦有氣血盛衰，喜怒哀樂之情，是故君子調飲食而慎房勞，節喜怒而善攝養，無七情之內傷，避風寒，畏暑濕，忌燥火，無六淫之外感，則病無從而生，是無夭折之患。上古通天論曰：上工治未病，愚意非工之能，乃人自治耳。如稍不知節，縱慾縱食，任喜任怒，致七情婦勝，氣血不和，六淫易入，百病生焉。即如大麻瘋一證，大小輕重，計有三十六種，證最酷烈，最爲劇惡，而感之者，變形易質，眉髮脫而手足痿，肌肉潰爛，十指墮落，膿穢淋漓，臭惡難聞，人皆怨而避之，可不慎哉！前之先哲，論此證之由有五：一曰風水陰陽所損，二曰源流傳染所因，三曰氣穢毒注所犯，四曰保養失度所致，五曰感冒積鬱所生，此言其大略耳。然麻瘋之始由，各有不同，有壯年而發者，有十四五歲而發者，有四五歲而發者，所感有殊，其壯年而發者，因不能節慾，致喪腎元，精液枯涸，腠理不密，易感寒濕之邪，積久不去，況水衰不能生木，則肝虛易動而風生，且風散動易變，與濕相搏，遂化爲熱，又不能驅之補之，則根堅蒂固，日甚一日，風引濕熱之毒攻之肌肉皮毛，壅遏於肌肉經絡之間，則氣血不行，初或頭面手足有一點麻木不仁，如病者之家，明其爲惡候，即延醫而調治之，明察其得病之淺深，風濕之輕重，刺制不得散漫，速爲順氣疏風，燥濕舒筋，健脾補血，則氣血和而風濕去矣。如病者因其所患甚微，不以爲意而醫者又不明其證之暴烈，矇然不覺，妄投補瀉，致風濕之毒遍流身體，遂致眼反唇翻，眉脫髮落，手足痿痹，十指墮折，肌肉潰爛，斯時也雖有軒岐再世，盧扁復生，何能施其術哉？可不痛乎！其十四五歲而發者，元陽未充，天癸未至，腎元何由而傷，蓋此非壯年而論，緣先天不足，氣血俱虧，膚腠虛疏，爲父母者，不明其本源，失於護育，致感寒濕之邪入於筋骨，復受虛風搏結而成，其發之遍，其遍之易，非壯年可比，百不能全四五，何也？因其筋骨未堅，肌肉脆嫩，毒易攻耳。其四五歲而發者，尤甚於此，蓋人稟父精母血，得成一點真元，然後生兩腎，而腎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五臟成而六腑就，百骸備而皮肉生，完形全體而後生育，此證緣父母交媾之前，先有濕證，所懷之胎，豈無是疾，既生之後，日積月累，遍溢周身，復感風邪，濕遇風而化熱，熏蒸血脈肌肉，遂發此證，故一發即遍，隨成壞證，百不一救，皆由父母之故也。然痲瘋以前諸家各論，祇言其風，不及其濕，因不能明其病之本源，亦非確論。且風屬木肝也，而肝主筋，若無濕以兼之，甚則成臟瘕，半身不遂，輕則爲筋脈抽掣痲木，攣痹不仁，而痲瘋因風濕搏結於骨髓，久而化熟，其勢日甚，風隨鼓動濕熱壅遏於肌肉之間，皮毛之分，初作痲木，此風之病也，迨後皮穿肉腐，筋斷骨折，非濕之爲害，焉能至此。然濕久則生蟲，內食臟腑，外食肌肉，損筋壞骨，久則漫延無所不致矣。但毒發於五臟，亦有可驗之處，如毒盛於心，則喜怒不常，面帶赤色，言語不快，眼生胬肉，多發泡疹，痛癢痲痹不常。毒盛於肝，善怒而色蒼，咽乾多忿，上視而生小泡而浮腫。毒盛於肺，多汗惡風，時嗽短氣，渾身瘙癢，晝靜夜劇，甚則眉髮落也。毒盛於脾，身體怠惰，四肢不收，身面黃而弱，遇身紅癬，或生癩疹。毒盛於腎，面目浮而腰脊痛，不能正立，色慘怡顏，則腳底先穿。夫痲瘋之證有五死五不治之說，一曰皮死，痲木不仁；二曰肉死，則割切不痛；三曰血死，則肌肉潰爛；四曰筋死，指甲脫落；五曰骨死，鼻樑崩塌，眼斷唇翻；五死既現，故曰難治。一曰不能戒忌者不治，二曰酒色不成者不治；三曰不耐性而多怒者不治；四曰思慮多者不治；五曰大小不利者不治。又曰：男左腳起者難治，女右腳起者難治，此乃業醫者之效略，不可不知也。《醫學要則》。

《瘍醫大全・諸風部・大麻瘋門主方》 首用煎方家秘。

防風　甘菊花　獨活　荊芥穗　甘枸杞　羌活　山梔子

面部加白蒺藜、當歸、天花粉、天麻、鼠枯子、薄荷、蒼耳子、蔓荊子、穀精草；下部加杜仲、金銀花、牛膝、宣木瓜、桔梗、炙虎骨、枳殼、熟地黃、木通、連翹；攝血歸元加元參；補虛加桑螵蛸、夏枯草；血虛加蘇木、紅花；婦人加四物湯。

俱白水煎服。

後用天真玉髓丸家秘。兼治紫雲風。

白蒺藜炒，去刺　草胡麻去土，微炒　苦參鮮明者　荊芥　當歸身酒洗　防風去蘆，各四兩　海風籐香者爲上，如馬鞭一根，切片花紋如檳榔尤妙　枳殼去穰　淨　白朮有濕痰在胃則用，如胃不痛無痰則不用　木通各二兩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如不痛不必用乳香、沒藥　牛膝下部則加　川桂枝手臂痛用，如鼻塞不必用，各一兩　重全蠍七個　大楓子五兩，同天麻五錢煮去白衣膜，石臼內搗碎和勻　虎骨酥炙，二兩，止痛，不痛不加

共磨細末。水法疊丸，每早午晚各服三錢，白湯送下，用香橼片過口。

忌食麵醬、醬油、火酒、川椒、羊、鵝發物等味，惟烏魚、芝蔴相宜，如服此丸，反覺飲食少進，身體倦怠疲困，則藥力到矣，須耐心久服，可保全功，漸加至五錢七錢更妙。

痊愈後丸方

光橘梨即十大功勞，又名八角茶，出在浙江，上面刺用剪剪去，以醇酒拌九蒸九曬，再去葉中筋曬乾爲末，一斤　元參四兩

磨細末，水法爲丸。每服二錢，白湯送下。凡治瘋證，忌用興陽熱味，並川烏、草烏，以及藥酒等類，訣云：須分氣血二治，有養血養氣之別。

大麻瘋兼治癩證。

穿山甲一個，不拘大小，務要頭、尾、爪、甲毫無損缺，方可入藥，倘有不全，則患者亦於斯慮不能痊愈矣。以濕絹拭淨灰塵，灰須去淨，用上好嚴生漆一斤，絞去淹，將山甲遍身漆到。陰乾又漆，以漆完爲度。再陰乾，用火酒浸一日夜取起風乾，覓無炳大罐一個，將山甲四肢分作五塊，用雙銅絲穿縛，懸放罐內四邊不可挨粘，鹽泥封固罈口，開一孔，用文武火煅煉，看罈口煙盡，即退火，候冷取出，鋪放地上二三時，研細末。每穿山甲一兩，加透明硃砂五分，和研收貯。

每服三錢，燒酒調服，仍以燒酒過口，每日三服。忌鮮魚、鷄、鵝、羊肉、麵食。惟鴨、臘肉、豬腰可吃，或病者欲頭先愈，即先研山甲頭服之，餘仿此。如聽其緩效，即合研可也，若鬚眉已落，服完再服長松即仙茆可復生矣。

又方

小胡麻　苦參各十兩　大風子　白芷　防風各四兩　荊芥八兩　蔵靈仙　蘇薄荷各一兩五錢　蔓荊子　大黃炒　黃芩　防己　當歸尾　薏苡仁　宣木瓜各一兩　連翹二兩　春加薄荷葉一兩　夏加黃連五錢　秋加蒼朮一兩　冬加烏藥一兩

研末，水法疊丸，清晨白湯送下三錢。

又方此方醫人不可受謝。《家秘》

大蜈蚣五十四條，好酒一斤半，瓶內煮透，取起曬乾　穿山甲六十片，用蜈蚣酒煮　薏苡仁　檳榔　宣木瓜各一兩　陳壁土炒成珠，四兩

研細，加明雄黃五錢和勻，每服二錢，清晨空心白酒調服，盡量飲醉，絮被取汗。終身忌鯉魚。

江南洲傳秘授仙方

蒼朮米泔浸炒　麻黃去節，各一兩　當歸酒洗　川烏　防風　草烏　荊芥　全銀花　白芷各五錢　天麻麵包煨　桂枝　赤芍藥　釵石斛　海風藤　全蠍去尾酒洗　薄荷　陳皮　甘草各三錢　花蛇四兩，酒洗切片炒

右爲細末，磁罐密收，每日午時稱藥末五分，無灰酒調服，十日外加至六分，廿日外加至一錢，不可間斷，一料即愈。止後服藥完，多服補藥，以培元氣。

蘄蛇酒

黃柏　苦參　甘菊花　丹參　牧丹皮　金銀花　當歸　赤芍藥　百部　赤茯苓　枸杞子　蔓荊子　川萆薢各一兩　桑枝一兩五錢　生地二兩　秦艽　獨活　蔵靈仙各五錢　蘄蛇一具去頭、尾。如烏梢蛇亦可用

共煮火酒生酒十五斤，退火，七日飲。

初服發汗清散之劑《活人錄》。

荊芥三錢　防風二錢　秦艽　羌活各一錢五分　川芎　薄荷　淡豆豉各一錢

蔥白頭二枚，水煎空心，午前服。

右皆輕揚升散之品，能去肌表之風熱，而無辛熱燥血之虞，服後，以後藥煎湯洗浴，兼服前劑，使表裏解散汗透爲度，七日後繼以後方探吐。

洗浴方

紫背浮萍陰乾　苦參各四兩　防風　百部各六兩　荊芥八兩

濃煎熱湯，無風密室中熏洗。

中服探吐清利胃腑痰液之劑

防風三錢　淡豆豉二錢　廣陳皮　牛蒡子各一錢五分　桔梗一錢　皂角刺五分

水煎，午前午後服。

右藥專利陽明胃腑風熱之痰，而兼能解毒。如不吐以鵝毛探放喉間，必使其吐盡積痰，或膈中酸苦稠涎，亦可吐後用稀爛陳米粥早暮調之。忌用一切腥膻辛辣，膩腥發病之物。七日後精神復旺，再用後方。

末用下劑蕩滌大腸蘊積之毒。

金銀花三錢　當歸尾二錢　枳實　桃仁各一錢五分　檳榔　紅花各一錢

木通　甘草各五分

水煎十分，乘熱泡酒浸大黃末五錢，以利爲度。不暢以陳皮湯催之，不止以陳米飲補之。

右乃辛潤苦寒之味，專除大腸積熱之毒，兼能殺蟲，並去痰穢。

調補煎方

製首烏三錢　生地二錢　知母一錢五分　車前　白菊花各一錢　牡丹皮　薄荷各五分

水煎，午前午後服。

蓋肺與大陽相表裏，吐利之後，臟腑血液枯燥，必然氣逆血熱，前方清火滋燥，涼血順氣，亦治風活血之餘義也。

調補丸方　功效等於前方，取其便於常服。

製首烏八兩　百部　生地各五兩　秦艽　當歸各三兩　車前子　牡丹皮　白菊花各二兩

蜜丸。早晚空心百滾湯吞服五錢。

膏方　清氣清痰，生津潤燥，乃調補肺與大腸之要劑。

天冬肉八兩　生地六兩　麥冬肉　川貝粉各四兩五錢　牛膝三兩　白菊花　知母各二兩

水熬成膏，以滴水不散爲度。冷一周時，調入川貝母粉，收瓶伏土七日後，臨睡時溫酒和服五錢。

祛風殺蟲肥皂方

百部新鮮者洗淨，曬乾蒸爛，十兩　紫背浮萍陰乾，溫火焙燥爲末　鮮肥皂各四兩　浮皮硝二兩

共搗爛至極細，丸如青梅大。早晚洗浴淨臉，用以遍擦。

大痲瘋洗方

衢艾　楝樹皮　椿白皮各半斤　白礬四兩

煎湯，浴數次愈。

大蘇瘋。畢玉泉屢驗，限日收功。

苦參　天胡麻　牛膝　當歸各一斤　白蒺藜一斤四兩　荊芥　孩兒菊各六兩　防風　馬鞭草　羌活　大楓子淨肉，用白朮四兩同煮二十三滾，去白朮，各四兩

共爲細末。以粗渣煎水，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四、五、六、七錢，每日三服，六安茶送下。春天三日見效，冬天七日見效，俱從頭上好起。切忌大葷菜油，一切發物，蕎麥麵，避大風大冷，以暖爲主，戒房事，宜吃牛肉、鷄魚、野味。

大蘇瘋。

苦參炒　大胡麻　蒼耳子　牛膝焙　當歸曬，各一斤　白蒺藜一斤六兩，炒　防風四兩　羌活炒，五兩　紫背浮萍　荊芥各六兩　防己曬，八兩

如骨頭痛加獨活六兩，共磨細末，入甑內蒸，以秤桿戳氣眼鋪平，氣透爲度，冷定聽用。

大楓子淨肉十二兩，用白朮二兩，煮大楓子油盡，去白朮，復將大楓子土炒另研再將大楓子肉末和入前末內，又磨勻篩下粗渣，煎水疊丸。曬一日晚，用青布將丸藥攤在地上，次日又曬又攤，如此三日，用蘇布口袋盛丸藥，令出藥味，每日倒動三次，掛檐口，每日早、午、晚各服三錢，六安細茶送下。忌一切無鱗魚，及動風之物，戒百日房事，要緊。

藜藿之人大蘇瘋見效更速。方爾堅。火煉蛇一條，入大麥或小麥三、四升，同蛇入罐，煮至水乾肉爛爲度。其麥以紅雄鷄食之，其毛自落，以綫扣死，去腸不用，入罐煮熟，打碎焙乾爲末，神麯打糊爲丸。每服三錢，空心開水送下，但服二三兩即愈矣。

大蘇瘋。盛天眷。活癩蛤蟆一個，用鹽泥搗熟，做一匣入蛤蟆於內，炭火燒熱存性，去泥，將蛤蟆研爲細末，每服三錢，熱酒調服發汗，得汗即止後服。

大蘇瘋　用明淨松香不拘多少，化去渣，取河水用淨鍋將松香煮化，不住手攪，視水色如米泔，嘗味極苦，即傾入冷水內，將松香乘熱扯拔，冷定堅硬，另換清水再煮再拔，如前法製，不論數十次，總以松香體潔白如玉，所煮之水，不苦爲度。陰乾爲末，羅極細末二斤聽用。每日止食白粥，量投藥末和勻食之，不可多嚼，日進數次，不可更吃乾飯，祇以乾筍乾菜過口，一切油、鹽、醬、醋、葷腥、酒果、饅麵等味，概禁勿食，渴時祇飲白滾湯，每日服三四錢，以漸而加，不可太驟，服後大便必下毒物，取完一料痊愈。

大麻瘋。

松香不拘多少，以澄清河水不經礬者，入銅鍋內煮，約換水煮數十次，水白爲度。每十兩　楓茄花一名鬼兒苗，其木錢地，如紫茉莉，葉似蓼花，其花甚多，與白玉簪色形無

二，産野地及庵觀，三四月出，二兩炒　紫背浮萍先曬乾後，炒取淨末，四兩

共磨細末。不拘茶酒食物，俱可拌服，以愈爲度。忌一切發物葷腥，愈後仍忌百日要緊。

加減大造苦參丸　治大麻瘋及閉風赤白癜風。

苦參一斤　蔓荊子　牛蒡子　何首烏　禹餘糧　黃荊子　枸杞子　蛇床子各三兩　防風　胡麻子半生半熟　荊芥　皂角刺　蒼耳子各十兩　香白芷一兩五錢

爲末。用皂角搗爛熬膏，入前藥爲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茶酒任下。

醉仙散　須量人大小虛實用之，證候重而急者，先以再造散下之，方投此藥，須斷厚味，鹽醋椒果茄子，煎炒燒炙等物，止可淡物淡粥，及煮淡熟菜，或烏梢白花蛇，以淡酒煮熟食之，以助藥力也。

胡麻子　牛蒡子　蔓荊子　枸杞子四味俱炒黑色，各二兩　白蒺藜　苦參　瓜蔞根　防風各五錢

右爲細末。每一兩入輕粉一錢拌勻，每服一錢，茶清調，晨、午、夕各一服。服後五七日，先於牙縫內出臭涎，渾身痛，昏悶如醉，後利下惡物，臭積爲效。

通天再造散　須調補氣壯，方服此藥。

皂角刺獨生者去尖　大黃炒，各一兩　鬱金五錢　白丑頭末六錢五分，半生半熟

右爲末。每服五錢，日未出時以無灰酒調，面東服之，當日必利下惡物，或臭臟，或蟲，如蟲口黑色，乃是年深者，赤色是近日者，數日後進一服，無蟲積乃止。

丸方　治大風肌頑麻木，皮膚瘙癢，遍身疥癩癮疹，面上遊風或如蟲行，紫白癜風，賊風攻注腿腳生瘡。

川烏　白芷　苦參　胡麻　荊芥　防風各三兩　白附子　白蒺藜　山梔子　川芎　羌活　當歸　赤芍藥　獨活各一兩　大楓子去殼　地龍　何首烏　蔵靈仙各二兩　蔓荊子一兩五錢　烏蛇一條，好酒浸，煮熟去骨取肉，曬乾或焙

爲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四十丸，茶湯下。

驗方

蒼耳草於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五更時帶露採搗汁，熬膏作錠子

取一斤半重鯉魚一尾，剖開連腸入藥在內，以綫縫之，用酒二碗，慢火煮乾爲度，令患人吃盡魚，不過四五尾即愈。忌鹽百日。

洗法　桃、柳、桑、槐、楮五枝煎濃湯，大缸坐沒頭，浸一日，湯如油爲效。或紫背浮萍煎湯，浸洗，或地骨皮、荊芥、苦參、細辛各五錢，水煎熏洗遍身，血出爲效，務要湯寬，浸洗良久方佳。

麻瘋丸　治大麻瘋。

鮮皂角刺二斤，好醋煮九日，曬乾取淨末一斤，番木鱉羊油炙，得法如金色者，淨末八兩，苦參取淨末二兩，紫背浮萍曬乾，取淨末一斤，再用苦參八兩，好酒打糊爲丸，每空心日三服，先用蔥頭、薑各二斤搗爛，用蘇油熬熟，將新鞋布包作六七包，先將番木鱉刮去皮毛，碾爲末，壯盛者服二分，老弱者服一分，隨每人持藥一包，在病人身上，周身擦過，用青布衫褲襪穿好，綿被蓋緊，睡處不可透風，或生炭火，待大汗後漸漸揭下，乃起近前向火，然後服前藥，自能痊可。如身若炭一般而作癢者，將石菖蒲打碎，煎湯四周圍住，不可漏風，連浴數次，黑皮脫去，平復如故。若一見風，必成癱瘓，最宜謹防，慎之慎之。

潤生丸　治大麻瘋。

人參不拘多少　川烏　草烏　白芷　當歸　槐角子　何首烏　枳殼　連翹　海風籐　烏藥　杜仲　桔梗　石楠葉　肉桂各四兩　乾薑　白殭蠶　甘草　赤芍藥　升麻　虎骨　防己　白花蛇酒浸　乳香　沒藥　沉香各二兩

以上各爲細末，用麻黃二十斤，去節水煎一日去渣，將汁熬成膏，入藥末和爲丸，每丸重五錢。清晨送下一丸，不可見風。此丸能消風順氣。諸般瘋證，可服川烏、草烏，乃諸風之首藥，必先製煉精詳，莫待臨時忙亂。

製川烏、草烏法：川烏取八錢一枚者佳，二物將米泔水好醋各浸一夜，用薑汁火酒調麵，將二物包裹在內，慢火煨熟取出，用陰陽瓦焙乾爲末，收貯聽用。如逢大證面赤者，宜減。

奪命還真丹　此丹非止治大麻瘋、癲瘋、痘瘋、冷瘋、蛤蟆、鷄爪、螻蟻諸證，即中風癱瘓，遍身筋骨疼痛，驚癇，口吐涎沫，婦人胎前產後，月經不調，並皆治之。

全蠍　白殭蠶　陳皮　生地　杜仲　蔓荊子　知母　甘菊花　黃連各

一兩　黃芩　熟地　肉桂　枳殼　柴胡　甘草　石膏　大茴香炒　防風　白朮　半夏　白茯苓各一兩　明天麻　川芎　廣木香　藁本　白芍藥各二兩五錢　人參　兔絲餅酒浸焙　獨活各一兩五錢　北細辛五錢　蛤蚧酥炙一對

以上俱爲末，蜜爲丸彈子大，金箔爲衣。每用一丸，隨證用引嚼下。一方多犀牛黃、冰片、麝香、地骨皮。中風癱瘓，大痲瘋癲瘋，茶酒任下。遍身筋骨疼痛，不省人事，熱醋下。驚癇口吐涎沫，溫酒下。婦人胎前産後，月經不調，香附湯下。冷風寒濕，黑豆炒焦煮酒下。

清腎愈風湯　治大痲瘋。

荊芥　防風　羌活　獨活　白蘚皮　白芷　蟬蛻　川芎　當歸　蔵靈仙　生地　何首烏　枳殼　苦參　甘草各一兩　茅蒼朮　黃柏　穿山甲　烏藥　石菖蒲各二兩　金銀花四兩

右作十劑，好酒煎服。

白花蛇丸　治大痲瘋。

川芎　明天麻　羌活　白附子炒　當歸　蔓荊子　獨活　蔵靈仙　蟬蛻　赤芍藥　雷丸　蒼耳子　枳殼　川萆薢　雄黃　石菖蒲　甘草　大楓子　防風　何首烏　烏藥　白殭蠶　牛膝　苦參　皂角各等分　白花蛇條去皮、骨，酒浸炒。

右爲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酒送下。

回生奪命神丹　此方能治三十六瘋、十四癩，有起死回生之妙。

羌活　白蒺藜　藁本　天南星　防風　川續斷　蒼朮　五加皮　獨活　海風藤　白芷　大腹皮　烏藥　仙靈脾　防己　皂角刺　川烏　明天麻　桔便　北細辛　柴胡　蔓荊子　黃芩　川萆薢　薄荷　甘松　白芍　大黃各三兩　紅花　元參各七兩　草烏四兩　苦參二斤

右用陰陽水各一大桶，浸春五夏三秋七冬九日，煎百沸去渣，加煉蜜一斤，煎成膏如漆。

白朮　胡麻　人參酒浸，蒸熟，曬乾　砂仁　礞石硝煆　薏仁去油，各二兩　沉香　白茯苓　木香　檀香　降香　安息香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川芎　牛膝　紅花　香蛇酒浸，焙乾　血竭　白殭蠶　松脂煮去苦水　雲母石　冰片鵝管石　磁石　肉蓯蓉　原蠶蛾　桑螵蛸各一兩　蟾酥

麝香各五錢　人牙炙黃色，五個　白花蛇一條，酒浸，去皮，曬乾

右爲末，用前藥膏共搗丸彈子大，硃砂爲衣，金箔包裹，年深久遠者服十丸，四五年者服四五丸，一二年者服一二丸。須麻姑酒磨下，隨汗愈。

東華玉髓　凡癱爛敗脫者，非服此藥不能痊愈。

大楓肉四兩　乳香　沒藥　血竭各二兩　地龍七錢　雄黃五錢　珍珠　琥珀　冰片各三錢　牛黃二錢五分　阿膠一錢　麝香六分

右爲末，楓肉和勻，每服一錢酒下，如便閉加芒硝，內熱者柿餅湯，內寒者花椒湯，虛怯者人參湯下。

順氣搜風接命丹

滑石　牛膝各一兩五錢　大楓肉八兩　荊芥一兩　防風　川芎　當歸　赤芍藥　麻黃各五錢　黑山梔　黃芩　連翹　白朮　甘草　薄荷　桔梗　全蠍　蟬蛻　羌活　獨活　胡麻　葛根各六錢　石膏八錢　人參二錢五分　雄黃一錢五分　木香七分五釐　麝香五分

右爲末，黃米酒煮，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酒下。

蜚龍分師丸

白殭蠶　白花蛇　穿山甲　香蛇　蠶蛇　蠶砂　全蠍　鹿角炒，各一兩　蜈蚣五錢　蟬蛻二兩

右爲末，每服四分酒下。若此藥加入各方內，無不取效。

守中丸

防風　胡黃連　陳皮　黃芩　天麻　升麻　山梔　荊芥　苦參　連翹各二兩　牛蒡子　當歸　胡麻　皂角　白蒺藜　蔓荊子各三兩　羌活　獨活各二兩五錢　甘草　硃砂　白芷各五錢　乳香　沒藥　麝香　冰片各二錢　牛黃一錢

右爲末，米糊丸。每服三錢，鹽湯送下。

大痲瘋熏藥

硃砂三錢　槐花二錢　水銀　鉛皮各一錢　銀硃五分

先將鉛皮剪碎，收入水銀和各藥爲薰條，每日薰臍二次，要吃飽，口含清水，頻頻吐換，以愈爲度。

雄漆丸

真漆一兩，入蟹黃五錢，拌勻曬之，漸漸去浮面上水　明雄黃　牙皂各五錢

和勻爲丸，不可見日陰乾。每服三分酒下。

神仙紫菀丸

白花蛇用酒一碗，浸一宿，去皮、骨曬乾，再入酒內浸，再曬，以酒盡爲度　甘草　石決明各一兩　防風　羌活　細辛　川芎　赤芍藥　獨活　白蒺藜　蒼朮　枇杷葉　白芷　苦參　五加皮　金銀花　天麻　牙皂各五錢　人參　當歸各七錢五分　何首烏　荊芥　蕨靈仙各四兩　白附子　牛蒡子　草烏　石菖蒲　川烏各一錢二分　蛇床子　麻黃各二錢　木香　沉香各二錢五分　乳香　沒藥　胡麻各一錢　雄黃　辰砂各五分　肉果一枚　麝香　定風草各一錢五分

右爲末，用大楓子二斤，去殼搗碎，酒拌入罐內，箬紙包口。鍋內重湯煮一夜成膏，入前藥末，煉蜜爲丸桐子大，每服百丸酒下。

白玉蟾蜍遺方　治麻癢癱瘓，爛攣腫痛危困者，並大麻、鷄爪、蟬曳、螻蟈、冷麻等證，如神。

胡麻　牛膝　木瓜　山梔　黃柏　蒼朮　天麻　五加皮　白蒺藜各五兩　海風藤　羌活　苦參　當歸各二兩　代赭石醋煅七次　蕲蛇各一兩　蒼耳子　水銀麵包煅　硃砂各三錢

取新鮮大楓子肉二十四兩敲碎，以水二十碗煮至十碗，濾乾入石臼內杵爛，入水銀、硃砂、代赭、蒼耳四味，研至不見水銀星爲度。再將楓肉汁打陳米糊丸。每日卯、午、酉各服三錢，或二錢五分，酒下。

煎藥方

大楓肉一斤　當歸　防風　荊芥　何首烏　升麻　羌活　獨活　蕨靈仙　甘草各四兩　苦參　藿香　天麻　細辛各三兩　川芎　全蠍　血竭　番本鱉各一兩

右藥分作五十劑，水煎服。若紫雲瘋初起者，加大黃瀉之。若麻瘋用酒隔湯煮，不拘時溫服。

內府藥酒方

甘草　破故紙　蒼朮各二錢　何首烏　人參　五加皮　草烏　肉蓯蓉　砂仁　白朮　杏仁　當歸　川椒各一錢七分　小茴香　牛膝　虎骨　枳殼　半夏　香附　青皮　枸杞子　兔絲子　良薑　木香　厚朴　白扁豆　赤芍　陳皮　枳實　防風　生地黃　熟地　荊芥　天門冬　五味子　麥門冬　三稜　莪朮　檳榔　吳茱萸　桔梗　桑白皮　藁本各一錢　胡桃肉去皮　紅棗去核　白糖各五兩六錢七分

右用米燒酒白酒釀各六斤，盛罈內，以絹袋盛藥掛罈內紮緊，放鍋內重湯煮三炷香爲度。埋土中七日，出火毒。每服用磁盃頓熱飲之。再造至寶丹

大楓肉去遍身風　白蒺藜去腸內風　防風去肌表風　苦參去足風，各二斤　荊芥去皮毛風　胡麻去五臟風　當歸活血，各一斤　天麻去麻木，十兩　黃連退熱，冷風不用　烏藥遍身風，各四兩　棕灰去惡血　雄黃去毒，各五錢　海風藤去手足風　人參補氣，各八兩　官桂去寒濕，熱風不用　甘草各七兩　天竺黃　檀香根各二錢　麝香通諸竅，一兩

右爲末，米糊丸，酒服。

凡風證五臟各有所因，五死有可治之法，肺經毒盛，眉毛先落，加零陵香、皂角刺各二兩，肝經毒盛，面起紫泡，加何首烏五兩。腎經毒盛，腳底先穿，加血竭二兩。心經毒盛，先損其目，加珠屑一兩。脾經毒盛，遍身瘡癬，加蒼朮八兩。麻木不仁者，冷風也，加天麻蒂一兩。肉死割切不痛，加霹靂二兩。血死則潰爛成膿，加歸尾八兩。筋死則手足脫落，加白殭蠶三兩。骨死則鼻梁崩塌，加骨碎補三兩。凡五死兼見者，大命已絕，雖盧扁再生，不能活矣。

諸瘋初服開竅方

雄黃　天南星　半夏　川芎　草烏　明天麻　硃砂各等分

爲末。每服二錢酒下。

四仙丹　治大痲等瘋三十六證，如患者大肉已去者，不治。牛黃一錢，番木鱉四十九枚，去皮，麻油一斤，煎木鱉子三沉三浮，以金色爲度，撈起放地上存性爲末，加硃砂一錢，雄黃一錢五分，麝香五分，研細蜜丸如蘿蔔子大。初日服一釐，二日服二釐，至十日服一分，十一日仍服一釐至一分止，三白酒送下，宜清晨服，忌風戒色慾葷腥要緊，後服煎藥四五劑，痊癒。

大麻瘋神方

麻黃　鬧陽花　天雄各一斤　紫背浮萍二斤　當歸八兩　明天麻　羌活　防風　白芷　白朮各一兩　升麻　枳殼　薄荷　白殭蠶　苦參　蕨靈

仙　防己　皂角針　白蒺藜　大力子　甘草　川黃連各一兩

用陰陽水煮半日，去渣熬成膏。

沉香　木香　乳香　沒藥　人參各一兩　蟬蛻　火龍　雄黃各五錢　麝香一錢　白花蛇一條，酒浸去皮、骨，曬乾

右爲末。同前膏和合成餅如圍棋大。每服一餅，火酒化開，煮酒送下。取出臭汗，五六服愈。

獨聖散　用淨嫩片香十斤，將桑柴灰濾汁一缸，用汁煮片香一百沸，傾人清水缸內，拔去苦水，俟堅硬方止，復用灰汁約煮十餘次，以苦澹之味盡爲度，陰乾研成極細末。不拘茶水粥內，俱可加服，一日可服七八錢之數，服一料即愈，切戒動氣房勞，謹戒一切動氣生濕有毒之物。

牛黃搜風丸

大楓肉去油，淨五兩　陳皮　當歸身　山梔　何首烏　黃芩　白芍藥　黃柏　五靈脂　熟地　白附子　川芎　皂角子　青皮　石菖蒲　烏藥　地骨皮　枳殼　北細辛　羌活　川萆薢　獨活　連翹　前胡　藥木各一兩　蕨靈仙　苦參　白殭蠶　人參　白朮　防風　血竭　牛膝各三兩　白芷　草烏各五錢　木香　牛黃各三錢　香蛇一條，酒浸去骨炙

右爲末，米飯爲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清茶送下。若紫塊血瘋者加桃仁、蘇木各二兩，每服五六日表汗一次。忌牛、羊、豬、鷄、鵝等有毒及動風菓品，遠酒色，戒憂怒，慎寒暑。

黃柏散　治手足皮枯，破則如水窠，或癢如疥癩，並雁來瘋。

胡椒五錢　黃柏　黃連　防風各四錢　大楓肉　枯礬各二錢　大茴香　花椒各三錢　雄黃　硫黃各五分　檳榔二枚　斑蝥十個　潮腦一錢五分

右爲末，臘豬油調搽，如麻木者亦可擦其癢，搔破擦之則皮自然如舊矣。

大麻瘋神方　肥鴨一隻，餓一日，用赤煉蛇一條切碎，麻黃、羌活各四兩，大附子二兩，麝香一錢，陳米二升，俱爲細末，好酒、火酒各一碗拌勻，作三四次與鴨吃，待鴨毛將落殺之，用酒煮爛去骨。

當歸　白花蛇　金銀花各四兩　蛇蛻一兩　土茯苓半個　髮灰　伏龍肝各五錢

右爲末，和鴨搗勻，加酒和丸桐子大。每服百丸酒下，半月自愈。

保命丸

苦參上斤　草胡麻　當歸　防風　蕪荑　白蒺藜各五斤　大楓肉　薄荷葉　土水鱉　荊芥各二斤　胡連　銀柴胡各十二兩

右爲末，水法丸，細茶下。一日服四服，約二合，輕者不過七八升，重者一斗五升，再重者二三斗，痊愈。

如身發多瘡，或生濕毒通身，如蛇皮，或破流血水者，是脾經受毒，加白朮十兩。如手足破傷麻木，遍身發紫塊白瘢癜，滿身肉痛，此胃經受毒，加厚朴十兩。如眉髮脫落，遍身發瘡癬，滿頭面上蠅蟲痕，此肺家受毒，加黃芩十兩。如面起紫泡，身如紫雲朵，四肢先見者，乃肝屬木而有此瘡也。春二、三月，秋九、十月，各發一次，此肝經受毒，加山梔、連翹各一斤。如腳底先穿，眼淚如珠流者，遍身骨節刺痛，又發血癬如桃花朵者，此心經受毒，加黃連、山梔各一斤，如遍身起紫塊，手足拳攣，口眼歪斜，此腎經受毒，加破故紙十兩。

如五臟受病，則藏於內，不發於外，多生冷疾，手足如癱瘓軟狀者，加蒼朮、黃柏各八兩，甘草四兩。五藏受風者，加川續斷、何首烏、蕨靈仙各半斤，遍身浮腫，加乳香去油、沒藥去油，各四兩。骨節疼痛，加虎骨三斤。如六腑受病，如紫雲塊似核桃，瘋多由內熱，兩鼻出血，筋脈弛長，四肢無力，行步艱難，加蕨靈仙、川續斷各八兩，何首烏一斤。人生此患，各受一經，兼二經三經者，此方萬無一失，若六經通屆，五臟先露兇者，不救也。春則地氣融和，萬物發生，加連翹二斤。夏則火旺煩躁，加黃連二斤、薄荷一斤。秋則霧露乍寒乍熱，加白朮一斤、蒼朮二斤。冬則嚴寒地凍，加烏藥二斤。

秘授大麻瘋

番木鱉一兩，酥油潤，三面火炙透黃，不可焦，研末　麻黃八兩，大罐煎汁傾出，再煎取汁二升，復用文武火緩緩煎至黃色爲妙，研末

每以製番木鱉末一兩，加麻黃末一錢五分，和研入磁瓶封貯，勿令泄氣。春夏用二分，秋冬用四五分，好酒調服，以醉爲妙。預掃空房一間，四圍勿令透風，俱要遮好。先用布衫一件，青褲一條，以鷄子清塗遍裏面，令病人先穿二衣，再將綿被蓋之，方服藥酒，俟出臭汗，方去被換衣，看衣上有蟲數合，無蟲則風從汗解，病出一半，換下衣褲，掘一深潭埋之，勿使人見，以免傳染之患。如不汗透，再服一服，照前謹慎如法，隨服大補湯五劑。看人老少厚薄，病之遠近輕重，不可一例治之。輕者一服，追蟲發汗即愈，重者次第用藥治之，百發百中。

火龍丹　治蛇皮瘋、脫根瘋、魚鱗瘋、漏蹄瘋、核桃瘋。

大黃　辰砂　代赭石醋炙　火龍即死人蛆，橫肉死者佳

右爲末。先用防風、荊芥煎湯洗浴，然後用熱酒調服三錢，被覆取汗，毒從皮膚內追出後，用雄黃、硫黃、代赭石、花蕊石等分爲末，香油調搓。

利瘋丹即三生丹。治蛇皮瘋、鱗癩瘋、截毛瘋。

番木鱉一味，刀刮去皮毛，入麻油內煎至焦黃色爲度，取出爲末。大瘋發表用之，每服一分，臥時白湯下，須擇無風處，出汗一月，方可起身。

奇數丸即苦參丸。治蛇皮瘋，脫根瘋，糍飽漏蹄，冷瘋雁來瘋。

苦參六兩　白蒺藜　防風各三兩　牛蒡子　胡麻　當歸　蘄蛇　蔓荊子各一兩

共爲末，大楓子肉三兩去油，同飯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熱酒送下。

大消瘋散　治脫根魚鱗，鵝掌糍飽，癢瘋截毛，鷄爪瘋。

防風　白蒺藜　荊芥　苦參　胡麻　黃芩　柴胡各十二兩　麻黃八兩

乳香　沒藥　麝香各三錢　大楓肉一斤，去油

先用一料，除去大楓肉，乳香、沒藥、麝香勻爲十五劑，水煎服，後用全料，不可見火，曬燥爲末，酒米煮糊爲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日三服，酒送下。如病面上重加白芷、海風藤、蟬蛻各四兩，升麻五錢；四肢重者，加羌活、獨活各四兩；口眼歪斜，加白殭蠶四兩；服此丸須用細辛、蒼耳、馬鞭草煎湯洗浴，避風取汗爲妙。

一粒金丹　治魚鱗刺瘋癩曳瘋。

白膠香三兩五錢　京墨　紫背浮萍　阿膠各二兩五錢　五靈脂　草烏炒，各二兩　番木鱉五錢　當歸　乳香　沒藥各七分五釐　地龍　麝香各二分五釐

右爲末，用麻黃二兩煎汁，煮大米飯爲丸如龍眼核大，硃砂爲衣，酒送下。如有黑汗從腳底心出爲驗。

珍寶三生丹　治邪昧半肢，軟癱症瘋。

火麻仁　大黃　山萸肉　山藥　兔絲子　枳殼炒　檳榔　牛膝各三兩

郁李仁　車前子　獨活各三兩五錢

右爲末，蜜丸桐子大。每服百丸，茶酒任下。

疏風數　治邪昧壁泥，糍飽蟲瘋，水熱血瘋。

薄荷　羌活　獨活　荊芥各三錢　葛根　黃柏各七錢　苦參五錢　牛蒡子　山梔　何首烏　人參各一錢　白殭蠶　防風　白蘚皮　黃連　蔓荊子　連翹　明天麻　黃芩各五分　葳靈仙　白蒺藜各八分　全蠍　白芷　甘草　仙靈脾入盧，五分

先用酒煎服二十劑，後用水煎服，服後飲酒盡量，至百劑，四月之後，病必痊愈。再照前藥加十倍爲末，加乳香、沒藥、沉香、血竭各一兩，牛黃、冰片各一錢，麝香三錢，用苡仁米爲末，酒煮糊丸桐子大，硃砂爲衣。每服百丸，溫酒下。兼治壁泥瘋。

正陽丹　治血瘋，鵝掌血痹，半肢軟癱，癢瘋冷瘋，蛤蟆瘋。

苦參一斤，酒漿薑汁各浸一夜，曬乾　人參八兩，酒漿浸曬　白蒺藜　犀角　石楠枝　乳香去油　沒藥去油　紅花各二兩　白殭蠶炒，一兩五錢　甘草五錢

右爲末，蜜丸桐子大。每服四十丸，茶灑任下，一日二服。

小棗丹　治鵝掌瘡瘋。

防風　白殭蠶　荊芥　何首烏　全蠍　蔓荊子　羌活　牛蒡子　獨活　葳靈仙　黃芩　赤芍藥　生地　大楓肉　大黃　苦參各二兩　薄荷　枸杞子　明天麻　天南星各二兩　柏枝　山梔各四兩　甘草五錢　兩頭尖重一錢二個　白朮一斤

右爲末，棗肉丸桐子大。每服六十丸，薄荷湯送下。

黑光湯　治鵝掌瘋。

千里光一大把　蒼朮苗一中把　朝東墻頭草一小把

右三味同水入罐內，絹帛包裹，勿令泄氣，煮百沸，先用麝香擦患處，後以藥熏之，二三次即愈。

鵝掌瘋　皂礬煅爲末，牛油調搽手，火烘三四次，即愈。

又方　白酒漿渙手，以柏枝燒火烘乾，又塗又烘，四五日即好。

神仙換骨丹　治鼓槌軟癱瘋。

大黃　白芷　槐花　川芎　防風各一兩　乳香　沒藥　木香　沉香各三錢　蒼朮二兩　草烏半生半煨　北細辛　苦參各二兩五錢　麝香五分

紫背浮萍三兩

右爲末，麻黃煎膏加煉蜜爲丸重二錢，硃砂爲農，每服一丸，或酒或蔥湯磨服。

棗靈丹　治鼓槌白癜熱瘋。

大楓肉　胡麻仁各四兩　苦參　荊芥　防風　海風藤　何首烏　生蒡子各一兩　桔梗　檳榔　兩頭尖　烏藥　白蒺藜　石膏　白殭蠶　滑石　石菖蒲　甘草　明天麻　木通　甘枸杞　山梔　甘菊花　薄荷　天花粉　芒硝　葳靈仙　葶藶　廣木香　黃柏　車前子　羌活　陳皮　白朮　厚朴　柴胡　藁本　遠志　麻黃　蟬蛻　血竭　乳香　沒藥　青皮　胡黃各一兩　川黃連　辛荑　花蕊石　麝香　梧桐淚　冰片各五錢　牛黃一錢

右爲末，棗肉丸菉豆大。每服六七十丸，春用滾湯，夏用茶，秋用鹽湯，冬用酒服。

獨聖散　治鼓槌瘋。

川烏重八錢者一枚爲末，每服二錢，用蔥頭七個，酒一碗煎濃服，或者服一錢，先用後方洗浴，然後服藥取汗。切宜避風，慎之。

洗浴藥方

防風　馬鞭草　苦參　金銀花　荊芥　遍地香　紫蘇　天花粉　澤蘭

煎湯洗浴，務須四鬧周密，不可透風要緊。

治脫眉方

防風　荊芥　蟬蛻　白芷　明天麻　何首烏　羌活各八兩　大黃　牛蒡子各六兩　大楓肉四兩

右爲末，眼赤者加甘菊花一兩，眼痛者減大楓肉三兩，加全蠍七錢，蜜丸酒下。

乳香搜風丸　治血痹糍飽，痛瘋半肢，蛓毛泥壁，水冷瘋，漏蹄雁來鷄爪瘋。

升麻　牛蒡子　胡麻　白蘚皮　連翹　豨薟草　苦參　桑寄生　當歸　懷生地　秦艽　枸杞子　檳榔　何首烏各四兩　鼈甲一個，重一兩佳　凌霄花　川芎　大楓肉去油，同川烏煮　防己各一兩　虎脛骨酥炙　陳皮　牛膝　甘菊花　紫草　海風藤　木瓜各二兩　杜仲一兩二錢　甘草一兩五錢　白芷一兩二錢　薏苡仁六兩　芝蔴二合　乳香三斤用河水添換者四五次爲度。又用川烏十兩搗碎，煎汁一鉢，入乳香煮至汁乾爲度，再用防風、石菖蒲、荊芥、蒼朮各四兩，煎汁一鉢，入乳香煮至汁盡爲度。又用石菖蒲四斤，搗汁一鉢，入乳香煮乾爲末，每製乳香一斤，配藥一斗

用鮮皂角刺三斤搗碎，水煎去渣熬成膏，入前藥搗丸桐子大。初服一錢五分，三日後服二錢，又三日服二錢五分，再三日服三錢爲止。服至二十日，伸指酸麻，一月後容頗光潔，服至百日而愈。

大定風丸　治痛瘋蛓毛、歷節瘋。

蒼朮八兩　草烏三兩　杏仁　川烏　白芷　半夏各四兩

右藥用生薑二斤，蔥一斤，取汁拌勻，以薑蔥渣一半鋪瓶底，將藥裝瓶內，瓶上又將渣一半蓋上，埋土內，春五夏三秋七冬九日取出，曬乾爲末，外加猴薑、牛膝、紅花末各二兩，當歸、萆薢根末各四兩，酒糊爲丸桐子大，每服六十丸，茶酒任下，一日三服。

麻黃飲　治痛瘋。

石蠶　海風藤　秦艽　地蘇木　麻黃　五加皮各一兩　熟地　下山虎各八錢

用好酒一大壺煮一大炷香，出火毒，每次量情溫服，至第四日須任情一醉，用後愈風湯洗浴，發表出汗一次。汗後以粥補之，再服數日，又表一次，務要表三四次爲妙。切宜避風要緊。

愈風湯

蒼朮　陳皮　甘草　防風　皮硝　苦參　瓦松　胡麻仁　紫背浮萍各等分　煎湯洗浴。

芎朮丹　治痛瘋，半肢軟癱，泥壁瘋，遍身瘋氣及凍風，起身不得，一服痊愈。

川芎　枳殼　甘草　白茯苓　桔梗各三錢五分　烏藥　蒼朮　葳靈仙　陳皮　羌活　白芷　當歸　黃芩　蒼耳子　秦艽　白朮　杜仲　熟地　香附　海風藤　牛膝　木瓜　防風　紅花　苡仁　荊芥各五錢　川烏　草烏各一錢　白花蛇一寸

右藥用蔴袋盛好，放酒罈內封固，隔湯煮半日許，候透埋土中一日夜出火毒。每日不拘時飲一茶杯，服盡即好，不用加減。

四磨丹　治癲瘋嚲曳瘋。

鬧揚花酒拌，九蒸九曬　敗龜板煅，各三兩　蒼耳子炒，八兩　番木鱉四十九粒，酥煮三沉三浮爲度

右各爲末和勻。入筒內掛當風處七日，初服五分，三四日六分，漸加至一錢，空心熱酒調服。

驅邪安神丸　治癲瘋、半肢、戛毛、歷節瘋。

秦艽　桑寄生不見火，揚末　茯神　川續斷酒炒　遠志　海風藤　蒼朮去粗皮，米泔浸　製半夏各四兩　熟地酒煮曬乾，八兩　膽南星　防風　甘枸杞酒蒸　杜仲鹽水炒　川萆薢酒炒，另揚　牛膝酒炒　防己各三兩　肉桂　川烏童便製　草烏童便製　黃柏酒炒　甘草炙，一兩　何首烏重一斤一枚者，黑豆煮曬

右爲細末。用鮮石菖十斤，去苗搗汁，拌前藥末。不可太濕，曬乾復磨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日二服，白湯送下百丸。

救苦回生丹　治半肢戛毛，歷節蟲瘋。

乳香　沒藥　川芎各一兩五錢　五靈脂　楓香　自然銅醋煅　松脂　蕨靈仙各二兩　荊芥　苦參　白芷各一兩二錢　鬧揚花蒸熟　地龍去泥　虎骨炙　天麻　全蝎　草烏　京墨各五錢　黑豆炒二合　紫荊皮　白殭蠶各六錢　番木鼈三十個　冰片三分　麝香五分

右爲末，米糊爲九龍眼大，辰砂爲衣，金箔裹。薄荷湯磨服一丸，昏迷而病愈。婦人血暈經閉，胎衣下下，炒黑豆淋酒磨服一丸，神效。

稀簽散　治軟癱瘋，並風氣攻衝，遍身疼痛，不能起床。

蒼耳子　豨薟草　胡桃肉各二兩　金銀花　五加皮　地骨皮　防風　海風藤各二兩　當歸五錢　紅花二錢

右用三白酒一罈，將前藥用絹包好，貯罈內，隔湯煮，令透冷一日，每空心服一鍾，三四日後服鍾半，酒乾病愈。

清氣飲　治紫雲瘋。

麻黃去節　紫荊皮　荊芥　海風藤　防風　明天麻　羌活　桑白皮　辛荑　牛蒡子　檳榔各二兩　北細辛　桔梗　乳香　沒藥　升麻各一兩　白蘚皮　金銀花　特丹皮　黃柏　生地　苦參各四兩　大楓肉去油　白芷各三兩

右藥用火酒一大罈，浸三日，每飲一小盃，不可大醉，終日勿絕酒氣。服酒前先用後藥煎湯洗浴。

洗浴樂方

苦參　蛇床子　蒼朮　千里光　白芷　劉寄奴　大黃　番木鱉搗研　防風　白殭蠶　烏藥　白蘚皮各等分

用水一桶，煎去十分之三，取湯洗浴，必得汗出而止，切勿透風，浴後飲藥酒溫睡至四五日後，又浴一次，再五日後又浴一次，酒到病除，皮膚顏色如故，飲酒將切，兼服大補氣血丸藥，致腠理固密，永絕此患。

護元丹　治乾瘋、白癜瘋。

防風　白蘚皮　麻黃　大楓肉去油　當歸　牡丹皮　山藥　兔絲子　牛膝　川續斷　黃柏　黃耆各二兩　澤瀉　白茯苓　黃芩　廣桂皮　乳香　紫荊皮　沒藥　知母　白芷　荊芥各一兩　熟地四兩　胡麻四合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先用愈風湯洗浴，切忌避風。食後暖酒送下百丸，即睡取汗。隔五日取汗一次，三次即愈。

小棗丹　治刺瘋。

防風　白殭蠶　荊芥　何首烏　全蠍　蔓荊子　苦參　蕨靈仙　黃芩　牛蒡子　大黃　赤芍藥　生地　大楓肉　羌活　獨活各二兩　白朮一斤　兩頭尖重一錢一頭　扁柏枝　山梔各四兩　甘草五錢　薄荷　甘枸杞　明天麻　天南星各一兩

右爲末，棗肉爲丸桐子大。每服六十丸，薄荷湯下。

玉樞丹　治白癜瘡瘋。

苦參　當歸　元參　荊芥　蒼朮各八兩　羌活　烏藥　胡麻　藁本　蒼耳子　川芎　獨活　白芷　白蒺藜　防風　大楓肉　甘草　麻黃　紅花　牛蒡子　天麻　白殭蠶　琉璃煅灰　海風藤　薄荷　元胡索　秋石　夏枯草　犀角　旱蓮草　虎骨　血竭　柴胡　蘇木　蟬蛻各二兩　牛黃一錢　麝香二錢　廣木香　沉香　檀香　乳香　沒藥　仙靈脾各二兩五錢　桑螵蛸　薏仁　大黃　桔梗　貝母　烏藥　半夏各一兩

右爲末，將粗藥頭煎汁煮米糊丸桐子大。硃砂爲衣。用黃芩、大黃、羌活、獨活、防己、防風、連翹、黃柏、桔梗、荊芥、當歸、山梔、木通、甘草、半夏、紫蘇、薄荷、升麻、川芎、麻黃、烏藥等味，煎汁送下百丸，或

酒下，朝夕服。避風要緊。

冷瘋方　蒼斑香豆一斗，胡桃肉四斤，連殼敲碎，火酒十斤，共入罈內浸五七日，每用一大鍾，飯上蒸，不時服，藥到病除。

神效追瘋丸　治蛤蟆瘋，熱疙瘩瘋。

苦參六兩　大楓肉四兩　荊芥二兩五錢　麻黃　當歸　羌活　白朮各五錢　黃芩　白芍　川芎　白殭蠶　大參　白蒺藜　胡麻　防風各二兩　乳香　沒藥各二錢二分　麝香四分

爲末，酒煮黃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酒下。

斑龍八師丹　治螻蟈瘋。

葳靈仙　蒼朮　透骨草　川烏　草烏各等分

爲末，每服三錢，酒服取汗。避風要緊。

麻黃散　治漏蹄瘋。

乳香　沒藥　黃柏　麻黃根　萬年灰即陳石灰　水龍骨各等分

右爲末摻之，貼夾紙膏，收其毒水。

治瘋爛瘡

枯礬四兩　花椒三兩　蛇床子二兩　白砒　硫黃各二兩　生礬五錢

研如泥，豬油調搽患處。

治癢塊方

蒼耳子　大楓肉　硫黃　潮腦　雄黃各二錢

用芝麻一合，炒黑和研如泥，生布包藥，擦之，無塊處不可擦。

治瘋癬癩神方顧玉書

防風　小青皮打碎　直殭蠶炒去絲　白蘚皮　羌活各五錢　鑽地風　當歸　刺蒺藜各一兩　荊芥　葳靈仙　蟬蛻各三錢　製天麻二錢五分　土荊皮三錢五分

火酒五斤，浸五日，每日飲一二盃，外用後方浸酒搓之，其癩自愈，經驗多人。

地黃根八兩　荊芥　白鳳仙花各四兩　木鱉子　公檳榔各三十個　白砒　雄黃　潮腦各一兩　白芷　白芨各一兩五錢　沉香研細二錢　麝香一錢　母丁香五錢　防風六兩

火酒十斤，共入罈內封固，浸七日搓之。

治癩奇方

土荊皮一斤　白芨　尖檳榔　白芷各一兩

研細搽三天。

土荊皮一斤　白芨　尖檳榔　白芷　蛇床子各一兩　胡椒　枯白礬各五錢

研細搽三天。

土荊皮一斤　白芨　尖檳榔　白芷　蛇床子各一兩　胡椒　枯白礬各五錢　白砒三錢　麝香一錢

研細搽三天，以上三次，計搓九日，俱用好醋調，清晨搓上，晚上以豆腐漿水洗去過夜，次早又搓，必愈。

《枕藏外科圖・第六十四形圖》



此圖大麻風，邪中血脈，若皮膚命不裂，四肢不壞，用花蛇丸，消毒流氣飲，以追毒水銀膏敷之。不可輕治，切忌色慾、酒、醋、鹽、醬、蔥、蒜、油、麵、膩、食、雞、鵝、鮮腥之物。淡食淡飲。若眉脫，遍身盡癩，用換骨膏、蠻王酒又名酒仙散、胡麻丸、烏蛇丸、秦艽丸、如聖散。

《瘋門全書・麻風三十六種》　癘風古無治法。丹溪止用醉仙散，再造散二方，但服輕粉，多生輕粉毒，恐一疾未愈，又添一疾，又有大黃、皂刺、牽牛之類，然惟實者可用，氣血虛者反耗元氣。東垣、海藏各有數方，亦兼他病而治之。至耆婆所列各方，藥多難製。外此方書所載，亦殊寥寥。若薛新

甫《癘瘍機要》，詳於變證、類證，而略於正治。要之濕熱相搏，邪氣乘虛而入，總以涼血和血爲主，驅風驅濕爲佐，審元氣之虛實，按六經以分治，斯治癘之要道也。

病之輕者，背腰手足之間，形如疥癬，不痛不癢，頭面或似蟲行，或手足骨節間撞之如刺痛，或時作熱，拭之又無；病之重者，手足生瘡，肉中結核，臉紅耳腫，口喎眼斜；至年久病深，壞形變貌，鼻塌肉崩，手指脫落，足底爛穿，則難治矣。又身有麻木，數月即發，雖重易治。丹溪謂麻木乃癘疾之本是也。又手有痹肉，則虎口肉珠必焦；左手痹，則左虎口肉焦；右手痹，則右虎口肉焦。輕則肉珠瘦小，重則肉珠消陷。若兩手俱無痹肉，則虎口肉珠俱全。此法止可看手之輕重，面背腿足之疾，不驗之於此。

面帶紫色，常如醉人，且如油塗，俱有微浮，或黑而枯瘦，或黃而有浮光，其人身上必有麻木。或數月發，或數年或數十年始大發。近發易愈，遠發難治，原於初起不信之故耳。

南人謂藥治不過三五年後必復發，俗云此病只好治外，不能除根，皆不通之論也。大凡染病者多貧，藥餌難繼，或半痊而囊空，或痊後不戒食物，不守禁忌，或治之未盡，有一二點痹肉未活，或痹肉活而皮色未復原，以致復作。此疾最忌房事，蓋精乃骨髓，精泄則毒氣乘虛而入，若不斷此，必不能治，愈後不再戒，一年必復發。

輕者腳未吊，手未拳，鼻未塌，肉未崩，證本可治，而服藥無效，或氣虛未補其氣，血虛未補其血，又或兼有別證，當詳審之。

病在外而浮者易愈，在內而沉者難痊；氣血盛者易治，衰者難治。在外而浮者，麻木不久尚淺，重扭則痛，毒發在外，或癬或紅堆，即遍身濕爛，亦可速愈；在內而沉者，痹肉沉內，稍稍緣開面上，手足背腿，各處紅紫之色，浸入肉內，不但現於皮膚，重扭不疼，針刺不知，治之必須一二年，方可痊愈。

死肉紅堆，刺淺即覺痛者，不必爛；刺深不知痛，刀割不知疼，鼠咬不覺，宜用藥爛去，然後用膏藥貼之，用生肌藥敷之，即易平復。未見疾而有臭氣逼人，此種一發必甚，亦易傳染。蟲乃肝經風熱所生，肝不受病則無蟲，謂瘋病無蟲，固非，謂瘋病有蟲，亦謬。損筋者手拳足痿，手拳不硬，以手按之即直，治之得法，手可復伸，硬者難伸；腳吊痿者，不焦可復舊，焦者難復，手焦亦然。折骨者手足脫落，四肢如冰，骨節挺露，形如枯樹，名爲濕墜。

濕閉久而生熱，熱鬱久而生痰，輕則鼻塞，重則聲啞。法宜清利肺經，痰自息，塞自通，啞自開。

肺主氣，肝藏血，氣行則血行，血凝因氣滯。肺氣皮毛，肝主經絡，肝盛而脾胃亦病，故現於面，面屬陽明胃也，發於四肢，四肢脾也。筋弛皮癢，肝之本證，聲啞鼻塞，肺之本證。折骨則腎病也，其初必由肝肺而致。又肝木能自生風生蟲，肺失治節，故眉落筋弛，治瘋者當以肝、肺二經爲主。

大小便不同器，人皆知之，外此，病人吃煙，亦宜避之，不病人吃煙，見病人亦宜避之。病人之尿，不可淋煙草，淋則吃者必生瘋病，此則人所不知。或謂人之氣血，各歸其經，豈能傳染他人，不知疥癬尚有傳染，何況瘋乎！父精母血，交媾成形，而所生男女，或染或否，何也？病在內者無不傳，病在外者間有不傳，未病而先生子，能禁忌者不傳。至云瘋病無及子女者，則非也。精血交媾，夫妻豈有不傳，男傳女者少，女傳男者多。何則，女人因月水下而能洩其毒，故瘋病者少。或言婦人賣瘋之說，理亦可信；又言地土所產，室女亦必賣瘋，則終身不患此病，而所賣之人則生瘋；若果有此，當於室女經水初至時，即用藥治之，以去血熱爲主，以平祛肝經自生之風爲佐，但得一次現面則毒出矣。切不可用瘋門套藥，用之反致成瘋，存此以質高明。

氣血俱實，脈實而有力，表劑汗之，使從表解，峻劑下之，使從二陰而出，次以清熱驅風養血之劑爲丸，相間而服；又重者用藥煎水熏洗，自當速效。若氣血俱虛者，以補血和血爲主，佐以涼血祛風之品，緩緩治之，亦無不效。大凡治瘋，發出者易治，服藥即發，亦易愈。

熏洗之法，務要露出頭面。凡痹肉無汗者，血死濕閉，故無汗。汗即血也，血枯之人，不可大汗，先養其血，血漸復，則可熏洗。若多服丸藥，久久汗出如常，不熏洗亦可。

痹者肉木而不痛，若不針出死血，勢必潰爛，膿血淋漓。但針出黑血，不妨再針，若針出鮮血即止。須一次針一處，不可連針數處，恐去血過多，血盡而人亡也。大抵爛之則效速，不若針之效雖遲，較爲穩當也。

灸法，先將痹處以墨點記，然後以生薑一片貼上，用艾丸灸之，覺痛即止。但痹少則可灸，痹多則不勝其灸，當以服丸藥爲主。

死肌痹肉，寒濕永結，久則遍身發泡，爛而爲瘡，膿水淋漓，名曰風瘡，又名疙瘩。須用藥撒之，令膿水乾則結痂，久之痂自脫落。亦有服藥得法，泡

破而無膿水者。至狀若豆瘡，硬如牛乳肉豆結核者，不妨針出惡血；針而不愈，以藥爛之，爛後以膏藥貼之。

男人血少，以養血和血爲主，驅風行滯爲佐；婦人血多，以活血行血爲主，驅風燥濕爲佐。男人忌房事，婦人尤忌；女不禁房事，恐受胎一二月，尚不知其虛實，投以痛藥而胎墜矣。胎墜則血氣俱虛，毒更乘虛而入，而病愈重。況男女交接，毒又必傳染乎。又凡女人，必兼一二味調經之品。

癘雖惡疾，治之得法，即常用平和之藥，亦無不效。蛇蝎猶可用，至若砒霜、蜈蚣、斑蝥、輕粉之劑，病之極重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可恃此以爲常。川烏、草烏、附子、肉桂，虛寒之人，病愈後以之結功則可，以之治病則不可。蓋辛熱之品，能燥血耗血，血虧而病愈加，不可不知。

發毒之物助毒，生冷之物凝血，凝滯之物固毒，煎炒之物助火，皆宜切戒二三年。若自死禽獸之肉，終身宜戒，母豬肉亦然。

瘋疾傳染，事故常有，但回避可也。不共用器，不同飲食，各房各床，盡力求治，寬以歲月，無不痊癒。否則亦當調停處置，令衣食不缺。若夫妻離棄之事，切莫勸解。

《瘍科會粹・癘風》 薛新甫曰：大抵此證多由勞傷氣血，腠理不密，或醉後房勞沐浴，或登山涉水，外邪所乘，衛氣相搏，濕熱相火，血隨火化而致。故淮陽閩廣間多患之。眉毛先落者，毒在肺；面發紫泡者，毒在肝；腳底先痛或穿者，毒在腎；遍身如癬者，毒在脾；目先損者，毒在心。此五臟受病之重者也。一曰皮死，麻木不仁；二曰肉死，針刺不能；三曰血死，爛潰；四曰筋死，脂脫；五曰骨死，鼻柱壞。此五臟受傷之不可治也。若聲啞、目盲，尤爲難治。治當辨本證、兼證、變證、類證、陰陽、虛實而斟酌焉。若妄投燥熱之劑，膿水淋漓，則肝血愈燥，風熱愈熾，腎水愈枯，相火愈旺，反成壞證矣。

本證治法：癘瘍所患，非止一臟。然其氣血無有弗傷，兼證無有弗雜，況積歲而發現於外。須分經絡之上下，病勢之虛實，不可概施攻毒之藥，當先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而後治其瘡可也。

癘瘍當知有變，有類之不同，而治法有汗、有下、有砭刺攻補不一。蓋兼證當審輕重，變證當察先後，類證當詳真僞。而汗下、砭刺、攻補之法，又當量其人之虛實，究其病之源委而施治焉。蓋虛者，形氣虛也；實者，病氣實而形氣則虛也。

癘瘍砭刺之法，子和張先生謂，一汗抵千針，蓋以砭血不如發汗之週遍也。然發汗即出血，出血即發汗，二者一律。若惡血凝滯在肌表經絡者，宜刺、宜汗，取委中出血則效。若惡毒蘊結於臟，非蕩滌其內則不能瘥。若毒在外者，非砭刺遍身患處及兩臂、腿腕、兩手足指縫各出血，其毒必不能散。若表裏俱受毒者，非外砭內泄，其毒決不能退。若上體患多，宜用醉仙散取其內蓄惡血於齒縫中出，及刺手指縫並臂腕，以去肌表毒血。下體患多，宜用再造散，令惡血陳蟲於穀道中出，仍針足指縫並腿腕，隔一二日，更刺之，以血赤爲度。如有寒熱、頭疼等證，當大補血氣。【略】

癘瘍手足或腿臂或各指拳攣者，由陰火熾盛，虧損氣血，當用加味逍遙散加生地黃及換肌散兼服。

癘瘍生蟲者，五方風邪翕合，相火制金，木盛所化，內食五臟而證見於外也，宜用升麻湯送瀉青丸或樗皮散，以清肺肝之邪，外灸承漿，以疎陽明、任脈，則風熱息而蟲不生矣。肝經虛熱者，佐以加味逍遙散、六味地黃丸。

類證治法：兩臁如癬搔癢，久則膿水淋漓，或搔起白皮者，名腎藏風也。用四生散以祛風邪，用六味地黃丸以補腎水。若頭目不清、內熱口乾，體倦，痰熱血燥，秋間益甚，故俗名鴈來風，宜用羌活白芷散，加味逍遙散。氣虛者，佐以補中益氣湯加皂角刺、鉤藤鉤；血虛者，佐以八物湯加柴胡、牡丹皮，或加味逍遙散兼服。

肢體或腿臂腕間患瘖癗而遊走不定者，赤曰赤遊風，白曰白遊風。爲血虛陰火內動，外邪所搏之證。白，用人參消風散；赤，用加味逍遙散；氣血俱虛，用八珍湯；晡熱、內熱，用加味逍遙散、六味地黃丸。

遍身或頭面起疙瘩，或如霞片，或破而膿水淋漓，或癢痛寒熱，迺肝火，血虛也，用加味逍遙散。若口苦脇痛，小便淋瀝，肝火，血熱也，用柴胡清肝散。若婦女夜間譫語發熱，熱入血室也，用小柴胡湯加山梔、生地黃。血虛者，四物合小柴胡湯。病退，却用逍遙散以健脾胃生陰血。此證多有因怒氣而發者，治當審之。

婦人肢體癮疹疙瘩，搔破成瘡，膿水淋漓，熱渴眩暈，日晡益甚者，用四物湯加柴胡、山梔、丹皮，清肝火，補肝血。若煩熱體倦，頭目不清，用八珍散加丹皮、山梔，補脾氣，生陰血。若自汗、盜汗，月水不調，肚腹作痛，用八珍

湯、六味丸。若食少體倦、心忪盜汗、經閉寒熱，用八珍湯佐以加味逍遙散。若病久元氣怯弱，用十全大補湯佐以歸脾湯。

女子十三四或十六七而天癸未至，或婦人月經不調，發赤斑癢痛，此屬肝火血熱，用小柴胡湯加山梔、生地黃、牡丹皮、防風。

生蟲者，酒相火制金不能平木而化耳，非風邪所生也。但滋腎水、生肝血，或佐以灸承漿之類。說見本證。敷砒霜，患處作痛或腐潰，用濕泥頻塗換之。若毒入腹，胸膈苦楚，或用吐瀉，飲冷米醋一二盃即止，多亦不妨。生菉豆末、芝麻油，俱可。

敷貼雄黃藥，悶亂或吐瀉，用防己煎湯解之。

服辛熱藥而眉髮脫落者，酒肝經血傷而火動，非風也，用四物湯、六味丸以滋肝血生腎水。

服川烏、草烏等藥，悶亂流涎，或昏憒嘔吐，或出血吐血，用大豆、遠志、防風、甘草任用一味煎湯解之。大凡服風藥過多，皆宜用之。未應，急用甘草生薑汁。

敷貼巴豆之藥，患處作痛，肌肉潰爛，以生黃連爲末，水調敷之。若毒入內吐瀉等證，更以水調服一二錢。大、小豆，菖蒲汁俱可。

敷貼藜蘆，毒入內，煎葱湯解之。

服祛風剋伐之藥，嘔吐少食，胸膈不利，或形氣倦怠等證，用六君子湯以補陽氣。若煩躁作渴，飲食不思，或晡熱內熱，面赤發熱，用四物湯加參、朮以生陰血。餘從各門治之。【略】

《集成》宋洞虛云：大風有五色不治，餘皆可治。蟲食肝，眉落；食肺，鼻崩；食脾，聲啞；食心，腳底穿、膝虛；食腎，耳鳴啾啾，耳沿生瘡，或癰，或痛如針刺；食身，則皮癢如蟲行。自頭而來爲順風，自足起爲逆風。多因感寒熱與穢濁雜氣而成。治法：先用雷公散即再造散五錢，下去惡物積蟲，以稀粥養半月，勿妄動作勞役。以醉仙散，中間或吐或利，不必畏怯。但腮、喉、頭、面腫，吞不得下，旋出惡水血絲，或言不得，或悶亂如死，難以飲食，祇稀粥以管吸入，或一旬半月，面漸白而安。

《十法》：大麻風皮膚腫、搔癢頑麻，如樹皮吐汁之狀，此濕毒生蟲。甚則眉毛剝落，鼻柱崩壞，事不可爲也。宜蘄蛇酒、搽以當歸膏。

《瘍科會粹・烏白癩》 烏癩　夫癩疾皆是惡風及犯觸忌害所得。初覺皮毛變黑或淫淫苦癢如蟲行，或眼前見物如垂絲，言語無定，心常驚恐，皮肉之中，或如桃李癮疹赤黑，手足頑麻，針刺不覺痛，腳下痛頑，不得踏地，凡食之時，開口出氣而鳴，語亦如是，身體生瘡，痛癢而時如蟲行，或兩肘如繩縛，此名烏癩，又有黑癩，凡二癩之證大同小異，故不別錄也。

白癩　夫白癩病者，其語聲嘶嗄，目視不明，四肢頑疼，身體大熱，心中懊惱，手腳緩縱，背膂拘急，內如針刺，或生癮疹而起，往往正白在皮肉裏，鼻有息肉，目生白珠當於瞳子，視無所見，名白癩。

《外科證治全書・發無定處證》 癘風一名癩大風，俗名大麻風。

癘風者有毒之風也。脾主肌肉，肺主皮毛。肉受濕熱，氣濁血虛，外感酷烈暴悍之風寒，內外皆毒惡凝滯而成癘風。初覺遍身麻木，次起白屑、紅斑蔓延如癜形，若蛇皮脫落成片，久致四肢拳攣，肌肉腐敗。熱毒盛則面上起油光，熱久生蟲。曰蝕五臟則形有五損：蝕肝則眉落，蝕肺則鼻崩，蝕心則聲啞，蝕脾則足底穿、膝虛腫，蝕腎則耳鳴啾啾或癢痛如針刺，蝕身則皮癢如蟲行。治者急令戒酒色，耐氣寬心，一切發風動氣，醬鹽椒醋葷腥炙煿及大寒大熱之物皆宜禁忌，只食淡飯白粥，白煮時菜而已。方用如酒杯之蛇一條，竹刀破腹去雜，切寸段取瓦仰放炭火上，以蛇段豎放瓦上，蛇段跌倒者係無毒之段，棄之，不倒者有毒，用炙存性爲末，拌入飯內。覓通身白毛鴨一只與食，次日鴨毛盡脫，殺鴨在鍋內煮爛，勻作四五日食之，食後切忌見風。凡吃鴨第一朝，其腫者更腫，第二三朝收小，吃完則愈。不論初起、已潰及潰腐爛不堪者並效。後接用易老驅風丸、東皮四神丹常服不可間斷。然斯證必戒色慾，禁口腹辛辣、發物，愈後亦須守戒年餘，否則復發無矣。

麻風病面生紫塊疙瘩，治法在面部皴瘡內。

易老驅風丸

黃耆　枳殼　防風　芍藥　枸杞子　甘草　大生地　大熟地　地骨皮　等分

右爲末，蜜丸。

浴癘方存驗

草烏　麻黃根　艾葉　地骨皮　朴消各一兩

右爲末極細，用水一桶、椒一合、葱一斤同煎湯，入醋一鍾。於密室中自用手巾圍搭四肢，候湯可浴，浴之令汗透，務使久浴，面上汗如珠，

徐起。或坐或臥片時，汗收著衣，避風，五日再浴，如此三五次，內服換肌散等藥。

《外科摘錄》 治大麻瘋方　此症如眉毛盡脫難治，若眉未脫，雖手足骨節有塌損者，皆可治。若初起未深者，先服此湯藥四五劑，再服丸藥二料自效。

麻瘋先服湯藥　陳皮、白芷、苦參、天麻、羌活、海風藤、苡仁、當歸、海桐皮、蒼朮、木香、桂枝、連翹、甘草各一錢，黑棗二枚，生薑一片，水二碗，煎至一碗，服之，渣再煎服，神效。

丸藥方　大胡麻、小胡麻、白蒺藜，各一片四兩，苦參一斤，防風、荊芥各八兩，當歸、蒼朮各六兩，苡仁、續斷各四兩，共研細末，水叠爲丸，每日三服，或服三錢，或二錢，每丸藥一錢，加楓子膏，春秋八釐，夏六釐，冬一分，和藥研圓，毛尖茶湯送下，葱湯亦可。

楓子膏方　大楓子去殼取仁，銅鍋內炒至三分紅色、七分黑色爲度，大過無力，不及傷眼，炒後研成膏，如紅砂糖一樣，用銅杓盛向火上，熬四五滾，倒在紙上，放地土面，以物蓋之，待用，如上面霉拭去照常用。食物及禁忌，詳註於後。【略】

大麻瘋癩【略】

消風清燥湯　生地、當歸、白芍、防風、黃芩、黃連、天花粉、蟬脫、苦參、蔻靈仙各一錢，甘草五分，水二鍾，煎八分，量病在上食後服，病在下食前服效。

《校正外科正宗・大麻風》 徐曰：此症總屬不治，遷延歲月則有之。然患此者絕少，若稍似風症，並非真風，醫者竟以治風之惡藥治之，反傷敗氣血，變成風症。此等最多，不可不知。

楣案　王君士雄謂此證粵閩江右甚多，內因淫火蘊毒，熱極生風，外因山嵐惡障毒風交互之邪。俞理初《癸巳類稿》與梅瘡同論，得其旨矣。徐氏以爲絕少，但指江浙言也。

《外科真詮・癩瘋》 癩瘋發在偏身，亦田犯肅殺之氣所致。有烏癩、白癩之殊。烏者皮毛變黑，癢如蟲行，或如癮疹，手足頓麻，針刺不痛，脚如拘，肘如縛，眼見物如垂絲，心常恐怖，言語及食時出氣而鳴。白者皮變白，四肢頑疼，內如針刺，手足緩縱，背膂拘急，鼻生息肉，瞳生白沫，目暗聲嘶，身熱心煩。治法初宜服應紺珠丹，繼用搜風順氣丸治之，外以杏仁霜揸之。

《馬培之醫案・麻風論》 麻風，古稱癘風。癘者，榮氣熱腑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肌膚瘍腐，風寒客絡脈而不去，名曰癘風。方書俱以風藥混治，又無先後之分，並有蘄蛇虎骨山甲走竄，蜈蚣溫而有毒，服之未有不燄發者。予閱歷多多，是症風濕、濕毒、毒癘諸種，有肌表經絡之殊。肺司皮毛，胃主肌肉，肺虛則腠理不密，胃氣薄則肌肉疏豁，易於觸受。或暴露陰隔晦霧，或坐臥濕地，氣血滯而不行。初起一點麻木，不知痛癢，毛竅閉塞，汗孔不透，漸次延及遍身，斑如雲片，微微扛起，或白或紅。然在上者多風，風爲陽邪，陽從上受。白而紅者，風兼熱也。在下多濕，濕爲陰邪，從下襲，紅而扛者，濕兼熱也。毒癘則由口鼻吸入，陽明獨受其邪，血壅熱蒸，初起身面疙瘩成塊扛起，日久腳指掌起疱，鼻柱壞，節脫氣移，肌膚瘍腐。始時均宜汗解，開通腠理，用萬靈丹汗之。風勝者消風散、蒺藜丸。濕勝者，若參丸、滲濕湯。毒甚者，雙解散、通聖散、羚羊角、解毒湯俱可選用。以上皆發於肌表，肺胃受病居多。若在經絡，則四肢指節作麻，拘掣肉削，日久足破掌穿。上部面頰麻木，口喎目淚眼翻，皆風濕入於經絡之見證。初起亦宜汗解，次以蒺藜丸、苦參丸、消風散、利濕湯、通經湯選用，忌辛辣炙煿酒醋等物。避風雨，戒房幃，十中猶可保全六七。病者勿以初起而忽諸。

癘瘍

題解

《瘍醫大全・諸風部・癘瘍風門主論》 王肯堂曰：癘瘍風乃風邪積熱居於肺腑，久而不散，流溢皮膚，令人頸邊胸前腋下，自然斑駁點點相連，其色微白而圓，亦有紫色者，亦無痛癢，凡此皆風之與熱伏於肌腠之間，氣血不和，乃生此疾也。《準繩》。

《瘍科會粹・癘瘍風》 夫風邪積熱，居於肺腑，久而不散，流溢皮膚，令人頸邊、胸前、腋下，自然斑駁，點點相連，其色微白而圓，亦有紫色者，亦無

痛癢，謂之癰瘍風也。

論說

《瘍科會粹・癰瘍風》《大成》：以形而言之，生左耳根，名蜂窩癰。生右耳根，名惠袋癰。怒即腫，名氣癰。核痛紅腫，名血癰。筋縮如貫珠者，名筋癰。小而多癢，名風癰。繞項生者，名蛇盤癰。頷紅腫痛，名燕窠癰。延及胸腋者，名瓜藤癰。延及遍身，紅活易潰者，名痰癰。生乳旁兩脅軟肉等處，名痰瘍癰。灌注四肢遍身，自潰相穿者，名流注癰。獨生一箇，在顏門者，名單窠癰。一包十數箇者，名連子癰。核上堆核者，名重臺癰。堅硬如磚者，名門閂癰。形如荔枝者，名石癰。如柱木者，名木癰。如黃荳結莢者，名鎖項癰。如鼠形者，名鼠癰。已上諸癰，推之不動，爲有根，屬陰，皆不治之證也，切忌針砭及追蝕等藥，致難收斂。初虞世云：瘰癧多生肩項，或赤或白，或沉或浮。初生如豆，久似核，年月浸久，其大如梅，或如雞卵，排行成列，或生二三，或生六七，俗名蟠蛇癰是也。用性努力，思慮過久，則疾痛，赤腫繼之，早治爲上。

《癰科全書・辨癰症之原理》癰之成症，古人原分有十二經絡，或二十四節，或三十六症等治。此皆醫家各命名義，實不必拘泥其名。要之千種癰症，總不外乎熱痰寒痰，實症虛症而已。其部位原無定體，隨其氣之所阻，血之所凝而成。能辨其寒痰熱痰，實症虛症，則無訛矣。

癰之成症，其結核最堅最實，因其積染鬱結至深至遠而成故也。所以治之者，動輒屢月經年，乃能奏效。大凡內外各症，其發之易者，治亦易發之難者，治亦難。願患癰症者，毋以其醫治之時日久遠，即輕信人言。或任庸醫，用丹吊核。或任西醫，用刀剖割。不知愈吊愈多，愈割愈衆，竟至纏綿層疊。環頸破爛，腥穢不堪，命在須臾，皆是自誤。

癰之成症，其核之生，如竹根焉，如草根焉，非他症結核者之所可比。故其發也，忽左忽右，忽東忽西，忽上忽下，忽前忽後，全無定體。甚至或發連腋下，或發連胸前，或兩手臂等處。種種怪象，實難盡言。時醫不識，則多用吊丹，西醫不明，則專用剖割，以爲其核爲我取去，豈有不善之理。不知此纔取出，彼核又生，纏綿不休，多致環頸皆是，坐而待斃而已，慘何言哉？希曾之醫治癰症，則以潛消爲主，隨起隨去，隨點隨乾，務絕其根蒂，使他不得再蔓延而生。論其藥，亦最淡無味。論其價，亦最賤不貴，無論貧富，皆易施治。誠千古五大洲無過之至寶也。

《痰癰法門・痰癰總論》輕微易治者，痰子也。遲重難愈者，瘰癧也。有風痰、熱痰、氣痰、由外感之不同；瘰癧、筋癧、痰癧，因內傷之各異。其表面形狀，大致相類，故總名曰痰子。而瘰癧者，尤痰子中之重症，治之久而難愈也。

綜述

《外科大成・癰瘍風》癰瘍風，生於頸項胸腋之間，其色紫而點點相連，且無痛癢。若白駁瘋，形如雲片爲異耳。

葳靈仙散　治瘿瘋囊瘋、紫雲瘋頭瘋、歷節瘋破傷瘋、皮膚瘋癢及疥癬瘰癧腫毒。

葳靈仙酒拌九蒸九曬

爲末，每服二錢，酒下，或米糊爲丸服，惟忌茶、麵。

松漆丸　豬玆膏丸　搜風順氣丸俱見癲瘋。

《瘍科會粹・癰瘍風》凡此皆風之與熱伏留肌腠之間，氣血不和，遁生此疾也。

烏蛇散　治癰瘍風斑駁如白癜。

烏蛇三兩　犀角一兩　防風　羌活　黃芩　苦參各二兩　人參　丹參　玄參　沙參　桂心　秦艽　川芎　梔子仁　白鮮皮　川升麻　通草　白蒺藜　枳殼麩炒，各一兩

右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食後良久服之，忌雞、豬、魚、蒜、熱麪等物。

炊帚散　治面及項忽生白癜，狀如白癬，名曰癜瘍。

故炊帚　甑帶　鞋底　蛇蛻皮各半兩

右四件以月蝕夜，伺候月正蝕時，都燒之成灰，研細，每服二錢，溫酒

調下，不拘時候，仍用醋調藥如膏，塗敷駁上即消。

女萎膏　治身體癮瘕斑駁。

女萎　附子　雞舌香　木香　白芷各半兩　麝研，一錢

右剉，用臘月豬膏半斤煎藥，看黃焦便去滓，入麝香攪勻放凝，用麤布擦斑駁上微疼，塗之即瘥。

《外科證治全書・發無定處證》　瘋瘍風多生於頸項胸腋之間，其色紫白，點點相連成片如糙皮，卻不蔓延，亦無痛癢。由邪風入於肌膚，居久不散而成。用加味二陳湯加荊芥、防風、蟬衣各二錢，川芎一錢，酒水各半煎服。外以荊芥煎湯洗之，敷雄蛇散即愈。

雄蛇散

雄黃一錢　蛇蛻一條，煅存性

右共爲末，麻油調敷。

《癮科全書・辨癮症之原理》　癮之成症，總不外熱痰寒痰兩者。患熱痰者居其六，患寒痰者居其二，其餘如花柳風火並挾他症，而生者，亦有二焉。全在審症分明，其治自易。

癮之成症，原與癆瘵相表裏者也，同一陰火也，痰也。其痰其火，行之臟腑，初則咳嗽吐血，隨成癆瘵。行之經絡，則爲瘰癮。有由先天而來者，有由後天而來者。先天之損由胎，故其發多在童年幼稚。後天之損由人，故其發雖年至五十六十，猶不免焉。是故善治者，只理其肝脾腎三經之陰火而已。

癮之成症，多由肝氣鬱結，或暴怒而成。故其發多在兩耳之下，頸之左右。凡患癮症者，最宜戒惱怒，並戒燥火生痰之味，藏癮肝氣，勿使其動。動則其癮雖功在垂成之際，必致反劇，驟然腫脹異常，不得怨望醫師之藥力無功。患是症者，切宜戒之，即房勞亦所當戒，否則治亦無濟。

癮之成症，虛實寒熱，須辨分明。何謂熱症實症，望其舌苔黃，唇色紅，顏面有火氣。切其脈，浮中沉三部俱堅實有力，且其人雄偉異常，全無虛寒體態，則知其症之是由熱痰而起者。何謂虛症寒症？望其舌苔白，唇色淡，顏面無血色。切其脈，浮中沉三部俱沉遲無力，且其懶弱無比，語言坐臥，俱無精神，則知其症是由寒痰而起者。【略】

癮之成症，最忌夜不早眠。不早眠，則必致陰火暴發。其他勞神各事之忌，無須言矣。

癮之成症，查古人所立方書，尚茫無善法，多致斃命。其他剖割吊丹等法，則益不堪言矣。故諺云：十癮九死，其信然矣。希曾自傳受此外治之方，再爲參攷內法之法，細心研究，百試不差。經希曾親自醫治者，可云十癮十生，縱有不治者，皆彼之自誤耳。噫！希曾今年四十有八矣，恐一旦棄世，此法失傳，千載下猶有憾焉。茲敬將所傳秘術，全盤托出，更將希曾數十年來，自己親臨各症，測准治法，並如何用藥，一一筆之於書，使後人照此醫治，斷無失誤矣。【略】

癮之成症，內外兩科相較，此最難治。希曾所列宜食品內，有粉藤根、長藤胡練根兩味，和瘦豬肉服食者，此乃治氣血兩種癮症之聖藥。雖然，彼不深信者，斷不可輕易給癮家食之，何也？蓋服此兩種藥根後，必多服按症各丸藥，以固其元氣，庶不致傷損臟腑。若不多服丸藥，將來恐有吐血之病，反爲不美。患癮者須知之，治癮者須慎之。希曾恐後人不慎，專用此藥根，誤人性命，故特摘出。醫之爲術，可不慎歟。附：長藤胡練，根說長藤胡練其葉一與練樹無異，惟彼則藤生的有紅白二種，其功用皆同，能開花結子，其花與燈籠草相似，凡人患惡核驟然紅腫者，取此藤連葉搗加赤糖少許，貼之奇效，並可貼對口瘡。

辨癮症之證治

氣癮　初起僅二三核，形同檳榔，以指揉之，環轉如丸，愈起愈多，此名氣癮。當用疏氣消核丸，外治照下列點藥法點之。如其人兼有實熱，亦不妨酌加芩、連等味，然必須脈症相對，方爲投之無害。

疏氣消核丸

夏枯草二兩　桔梗一兩　柴胡五錢　廣陳皮五錢　半夏八錢　元參四兩　煅牡蠣　煅龍骨　天花粉　茯苓各一兩五錢　白芥子　山慈菇各一兩　生甘草五錢

右藥研細末，煉蜜爲丸，如綠豆大，切勿火焙。早晚飯後淡鹽湯送下三錢，加減作湯劑亦可。

血癮　初起僅二三核，形同伏杯，任指揉之，不搖不動，此名血癮。日久失治，雖未見增加粒數，亦必漸次加大。再爲失治，必日國增矣。當用調血化核丸，或用溪黃五錢，和瘦豬肉四兩，水三大碗，煲二點鍾，煲至半碗，停凍。食時再煲熱，去溪黃，將肉並湯，飯後溫食。或三日，或五日，然後再煲食，不妨多食。外治照下點癮法治之。

調血化核丸

當歸　冬葵子　老熟地各二兩　阿胶　白芍　茯苓各一兩半　杭菊花　淡海藻　昆布　煅龍骨　煅牡蠣　山慈菇各一兩　柴胡四錢　白芥子八錢

右藥研細末，煉蜜爲丸，如緑豆大，勿用火焙，服法同前。臨時加減，水煎亦可。

陰火癰　凡頸際夾起，大如卵形，堅硬異常。或一邊，或兩邊，或帶小核數粒，此乃寒痰凝結而成，名曰陰火癰。必其人體質羸弱，或後天虧損所致。當以溫補肝腎固脾爲主，如加減六味地黄丸之類。再審其或唇舌常白，面色萎黄，並其脈沉遲無力，必兼用附、桂，乃尅奏功。外治概如後點法治之。

加減六味地黄丸

熟地四兩　茯苓　枸杞子鹽水炒　萸肉各一兩半　澤瀉　丹皮各八錢　炙甘草　青皮鹽水炒，各五錢　半夏八錢　煅龍骨　煅牡蠣　炒杜仲　白芥子各一兩

右藥研細末，煉蜜爲丸，如緑豆大，切勿火焙，服法如前。加減作湯劑亦可。

無名蠣　亦有驟然紅腫，非色欲所致，即餐膳不謹。此無定名，隨症皆可致此。急用消腫湯，外治用下點法。如其人素本虚寒，仍當於虚寒症中參酌消息用之，不可拘泥。如腫退後，仍照原症治法治之。

消腫湯

夏枯草　元參　花粉各三錢　山慈菇　煅牡蠣　海藻　昆布　桔梗各二錢　生甘草　白芥子各一錢

右藥清水煎服，食後服之。

老鼠癰　凡層疊無窮者，名曰瘰癧，俗名老鼠癰。無論已潰未潰，俱隨起隨治，均照下點法隨核點之。未收口者，並貼以拔毒膏，隨其人虚實寒熱而治之。如熱之挾咳嗽者，即於貝母瓜蔞散，或紫苑散内酌加元參、煅牡蠣等消息用之。如挾虚寒咳嗽者，則於二陳湯内隨其症之或陰或陽，酌加四物、四君加減消息用之。各湯劑爲丸亦可。

貝母瓜蔞散

川貝母二錢　杜膽星　焦山梔　黄芩　橘紅各半錢

清水煎服。

紫苑散

北沙參　阿膠　茯苓各三錢　紫苑　川貝母　桔梗各二錢　炙甘草一錢　五味子廿一粒

四物湯

大熟地四錢　白芍　當歸各三錢　川芎一錢半

四君子湯

黨參二錢半　白术　茯苓各二錢　炙甘草一錢

二陳湯

半夏　茯苓各二錢　廣皮錢半　炙甘草一錢

童子癰　自襁褓而至成童，旋起旋消，或凝結久而不化，或時大時小，此多由先天虚損所致，或在其母腹内，因飲食不謹而來，此名童子癰，又名乳癰。其在三歲以内者，不能施以點核之功。如審其果係熱痰，惟用蕗頭搗鹽貼之，或黄花墨菜、白花墨菜，或燈籠草，或野菊花，或甜菜子取根葉，和赤糖少許搗貼。或用蒼术三黄散，用白酒開塗。内則服黄花墨菜、白花墨菜、和赤糖少許，時時煎咽之。或百合，或花粉，時煲瘦豬肉食之，均宜臨症消息用之。如審其果係寒痰，外則用消腫散。或五將軍散，調白燒酒敷之。其在三歲以上者，則於各條内參酌用之可也。

消腫散

此方可治一切紅腫，並可治天蛇頭等症。

生南星　生半夏　生草烏　凋竹　細辛各五錢　重樓一兩　生甘草三錢

共研細末，燒酒調敷。

蒼术三黄散

蒼术　黄芩　黄柏　大黄　生南星各五錢　豬脂粉少許，用豬前蹄骨煅存性，研粉用

共研末，燒酒調敷。

此方能治一切淫毒。已破口者，用淨油調。

五將軍散

生半夏一撮，連根葉共生搗爛　生蚌三四只，如無蚌肉，或蜃肉、螺肉之屬均可　丁香少許　粗鹽少許　飯粒少許

同搗敷。此方能治一切痰核惡毒等症。

催命癆　無論因何而起，誤被醫師用丹吊核，或因誤被西醫用刀剖核，以致纏綿不休，時而收口，時而破口。環頸皆是，此名催命癆。目見世人被這兩種醫生誤死者，恒不乏人。此症最爲危險，分內外法治之，內治必審其人果屬熱者，則投以清熱化痰之品；若兼咳嗽者，並理咳嗽；兼血症者，並理血症；兼花柳者，則並解毒；若其人近陽虛者，則於化痰消核之內，重用四君；若近陰虛者，則於化痰消核之內，重用四物；虛寒甚者，則並用附、桂。要皆於前後各症門中消息用之，不拘執，各湯劑爲丸亦可。外治則與上同，用藥粉調酒。周圍點之，其舊痂之大者，並其核之大者，無論痂內核內，俱並點之，即點其舊痂至爛亦不妨，使他亞核潛消，即穢濁之水，亦可隨舊痂之口，隨點隨爛，隨爛隨乾，自易收口。倘有穢濁墜下，勢欲腫脹，可將其點核之藥渣點上，立即破口，隨腫隨破，以抽乾穢濁之水爲止。此等穢濁，核不成核，膿不成膿，水不成水，不能潛消，不能拔毒，不能解化，只得用此隨腫隨破之法，抽乾其水，方能奏效，否則無濟。

絕命癆　或挾吐血而來者，或因患癆而至吐血者，俱名絕命癆，最爲難治。又兼吐血，則經絡臟腑內外俱傷，焉得不死。其因寒症吐血而患癆者，多是五臟虛損，須大補氣血，靜養二三年，或有生理。內治則服補元消核丸，切禁黃芪，蓋黃芪提氣故也。其因熱症吐血而患癆者，多是飲食不禁，或暴怒所致，內治則加減四生丸，或加減生地黃湯，或加減犀角地黃湯，或加減六味地黃丸。凡湯劑爲丸亦可，隨症選用。外治同上。如吐血不止，可用生蓮藕搗汁服之，或正安南桂亦可。

補元消核丸

當歸　枸杞　白术　炒棗仁　鹿角膠各二兩　山藥　茯神　熟地　煅龍骨　半夏　炒杜仲各一兩

右藥研末，將鹿膠化烊，加煉蜜爲丸，服法同前。【略】

風火癆　初起或在兩耳之下，或環頸皆是，或單在左耳之下，或單在右耳之下。無論核之多少，色帶紅光，即有欲破之勢，或作痛，或不作痛，或寒熱交作，此多由外感而來，名曰風火癆。失治則潰爛異常，須內外分治。外則用燈籠草，或黃花墨菜，白花墨菜，和赤糖少許，取葉搗爛頻敷，隨將其根連枝和赤糖煎服。未潰者，或用蒼术三黃散，白燒酒調塗；已潰者，用地棉根葉和赤糖生搗敷上，拔去膿穢，貼收口膏，三五日即愈。內則服活絡疏肝散，如陽虛潮熱，則服加減五味異攻散；陰虛潮熱，則服加減蒿皮四物湯。

活絡疏肝散

柴胡　牛蒡子　淮七　青皮　防風各錢半　花粉　土茯苓各三錢　山慈菇　葛根　夏枯草各二錢　生甘草一錢

審有實熱，酌加芩、連。

真元虛損癆　凡環頸破爛，臭穢不堪，久不收口，愈發愈衆，此乃根本虛極，氣血兩虧之症，名真元虛損癆。外治則如下點法，並貼拔毒生肌膏。或用羊屎丸，並搽羊屎散。內服補天大造丸，或加減十全大補丸。

羊屎丸

用山羊屎一斤，焙研，蜜丸，服法如前。綿羊屎不可用。【略】

傷肝癆　其在婦人，或因姑媳不和，或因夫婦不睦，或因子女不遂，或寡而無耦，憂鬱內傷。初則或經水不調，久而或致閉不通，陰火上炎，皆能生癆，凝結不消，此名傷肝癆。百病叢生，極爲難治，外治同上。

內服加減逍遙散，兼服加減八珍丸，或加減調經飲，或加減歸脾湯，隨其人消息用之。

加減逍遙散

柴胡　丹皮　焦梔子　煅牡蠣　廣皮各錢半　茯苓　白芍各三錢　白术　當歸　半夏　白芥子各二錢　炙甘草一錢　薄荷葉三分，衝【略】

頭風癆　凡挾頭風而來者，名頭風癆，多因肝氣鬱結而成。此症男子少患，女子居多。無論發在何處，外治同上，內服解鬱化痰丸，兼服逍遙散。

解鬱化痰丸

夏枯草　白芍各三錢　白芷　羌活　秦艽　茯苓　半夏　葛根　煅牡蠣　杭白菊各二錢　天麻錢半

右研末，爲丸。服法同前，作湯劑亦可。

加減逍遙散方見上傷肝癆內

傷肺癆　凡因咳嗽日久而來者，名傷肺癆。其症有二，一由外感，一由內傷。由外感而成者，或加減黃芩知母湯，或加減甘桔湯，隨症輕重，斟酌選用。由此症多挾氣膈損傷，隨症酌用治傷各味。外治同上。

加減黃芩知母湯

黃芩　知母　杏仁　焦山梔　川貝母　桔梗　煅牡蠣各二錢　生桑皮
元參　天花粉各三錢　鬱金錢半　生甘草一錢
如挾初感風寒，酌加荊芥、防風。【略】

頑核癤　無論在頸之左，在頸之右，初起只單一核，圓若彈丸，不癢不痛，雖經八年十年，仍不腫不痛，亦無加增，此名頑核癤。皆因或氣或血，爲機觸動凝結而成，不必施治。惟謹戒食燥火生痰之物，並少食雞肉，及一切動肝火，則得之矣。

花柳癤　凡審其果自花柳而來，無論如何發起，均名花柳癤。內治皆以解毒爲先，當用枯草慈菇化毒丸，間服土茯苓膏。如花柳各症，尚未全愈，須兼服另編花柳丸，並多服解毒湯。如有別症，隨其症之屬陰屬陽，分別酌治。外治同上。如破口，則貼拔毒生肌膏，破口之外，仍用下外治之法點之。如有欲破又未破者，則用所點之藥粉連渣點之，點上少許，其口即破。

枯草慈菇化毒丸
夏枯草五兩　川貝母　山慈菇　蒲公英　廣陳皮　全蝎　枳殼　桔梗
山梔　白芷　半夏　柴胡　金銀花各二兩　沉香　生甘草　杜膽星各一兩
共研末，米糊爲丸，如綠豆大，各藥切忌火烘。服法同前。

點癤之藥方
點癤藥品列下
新出窯石灰八錢，出窯未泡水愈新愈佳　乾餅藥四錢，又名棯砂，潔白如雪者佳，即純碱　明朱砂五釐
右三味。其法取石灰先臨風自化。篩去粗粒，將各藥秤足，貯瓦罐聽用。或預先製備多數，將三味加增和勻封好，切勿近潮濕，隨帶出門，極爲方便。至朱砂一味，原取其色紅，易見痕迹，以便復點，非必需之藥也。方中三味，共重一兩二錢零五釐，即加減些亦可。大約每料必如此之多，方見有味，臨時酌用，不必拘泥。以上所列內服各藥品，其輕重亦可隨時隨人加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點藥之用法　點時，將各藥秤足，用有蓋釉瓷器盛好，然後取高粱燒酒開化，極力攪勻，至恰好處。何謂恰好？以藥停腳後，其上面約二分清酒浮出，是爲恰好。然後取小筆杆一枝，蘸起其浮出清酒，在癤之核外離三分處周圍點之。每一點，約亦均離三分，切勿一片塗去。如有酒流下，當用紙圈拭淨，周圍點完，頃刻點乾，照其原點痕處再點。連點至六七次，以痛爲度。初點二三次，即微作癢，至五六次，即微作痛，如蟻咬焉，並無大痛。【略】不可錯亂點去，須次第照原點之痕處點之，其藥味方能直達，而製服其核外之根株，使他潛消，永久不能再發。

首次點後，計首尾足五日，須再依前法點之，使其前次所點之藥力，與後次之藥力，可以相接，方能奏功。如未消盡，越五日再點，點至全消爲止。

《痰癧法門・痰癧總論》　風痰者，風濕之毒，伏於經絡，先寒後熱，結核浮腫。二三日內，即發起於勁項間，治宜祛風散濕化痰消堅之類。

熱痰者，天時亢熱，暑中三陽，及內食煎炒厚味，釀結爲患。色紅發熱，結核堅腫，治宜清脾瀉熱之類。

氣痰者，由感觸四時殺厲之氣，於耳項胸腋，驟成腫核。患者寒熱交作，頭眩項強，治宜調氣和血之類。

瘰癧者，累累如貫珠，連接三五枚，有數月數年，或十餘年始發者。初則核小不痛，亦不作寒熱，久方知痛，由誤食蟲蟻鼠殘不潔之物，及宿水陳茶內有汗液所致，治宜散堅解毒和血之類。

筋癧者，憂愁抑悶，暴怒傷肝，蓋肝主筋，故令筋縮，結蓄成核。生項側筋間，形如棋子，大小不一，或陷或起，久則虛羸，多生寒熱，勞怒則甚，治宜清肝解鬱之類。

痰癧者，飲食冷熱不調，饑飽喜怒不常，致脾氣不能運輸，遂成結核，初起如梅如李，生及遍身，久則微紅，後必潰破，收斂亦易，治宜豁痰行氣之類。又有婪婦尼僧，室女庶妾，或男患失榮失精，皆志不得伸，思不得遂，積想在心，思慮傷脾，脾敗血虧，遍身結核，最爲難治，宜先養心血，次開鬱結，益腎安神疏肝快膈，如逍遙散、歸脾湯、益氣養榮湯，俱加香附、青皮、山梔、貝母、木香之類是也。

痰癧鑒別法
凡頭腦骨，及兩腮骨部位，不生痰癧。其餘頸項以下，及周身皆可發生。初起寒熱交作，結核紅腫者，痰子也。初起不發寒熱，色白不痛者，瘰癧也。以紅屬陽，白屬陰，陽易治而陰難治。

凡癰疽初起時，旁亦核起。然癰疽之核，按之甚形活動。而痰癧結核，

按之則推移不動也。

凡痰癧結核，在皮膜內。初則形如棋子、豌豆、綠豆等粒，起發時寒熱交作，大者如雞卵，如覆碗。或長形不一，色紅腫而起發速者，皆屬痰子。色白微紅，不甚浮腫，而起發遲者，多屬瘰癧。

凡痰癧潰破後，多不結痂，穢水時出，生肌膏藥，此塞彼潰，難於取效。惟用後載火攻之法，收工甚速，且不復發，否則蔓延遍身，至津液枯竭，遂成癆瘵。

凡痰癧結核，多以形狀及部位而定其名，隨舉數者，可以例推。如結核在舌下，即名爲墊舌痰。核在咽喉左右各一枚者，名鐵門拴。耳下八方頰車穴結核者，爲頰車痰。頸項筋間，核長如馬刀者，名馬刀癧。沿頸前面，至兩耳下，核起纍纍如貫珠者，名馬掛鈴。核在脅眼，突然腫大者，爲夾脊痰。附兩手大骨結核者，爲貼骨痰。核生於胸膈上者，爲氣痰。在腰眼者，名纏腰痰。在兩臂上，形如覆碗者，名煨督痰。在胯內鼠鼷穴，及足上臁骨結核者，亦名貼骨痰。結核此潰彼起，遍身而無定處者，名曰游痰。其蔓生不已，節節破潰，潰口不收者，名瓜藤癧。然得其大概，即昔人云七十二種痰症，亦不難辨矣。

內治法門

內治之法，不外審脈用藥。如風痰，脈必兼浮；熱痰，脈必洪數；氣痰，脈濡；瘰癧，脈虛弱。筋癧之或弦或澀，痰癧之或弱或滑，尤在臨症時，細察病原，別其膏粱藜藿，觀其寒熱虛實，老幼榮枯，細詢起居嗜好，而知爲何症，當用何方，病機自無循情矣。茲將平昔試驗之方，縷列於下：

風痰主治方

防風　荊芥　連翹　牛蒡子　歸尾　赤芍　生甘　銀花各一錢　土茯苓二錢　燈蕊十七莖

熱痰主治方

連翹二錢　當歸　山梔　桔梗　條芩　花粉　僵蠶各一錢　生石膏二錢　竹茹　甘草各五分

氣痰主治方

夏枯草一錢引　藿香二錢　香附　白芷　陳皮　桔梗　茯苓　柴胡　法夏　白朮　厚朴　腹皮　甘草各一錢

瘰癧主治方

白芍三錢　當歸三錢　昆布　穿甲　牡蠣　花粉　雲苓　天葵子各二錢　桔梗一錢　山梔　柴胡各錢五分

筋癧主治方

龜膠　雲苓各三錢　川貝　白芍、當歸　白朮　柴胡　丹皮　特蠣各二錢　山梔一錢　生甘一錢　竹葉廿片

痰癧主治方

川貝　陳皮　茯苓　花粉　牡蠣　海藻各二錢　牛蒡子錢半　黃芩　連翹　木香　木瓜各一錢

以上各方，凡痰癧在上身者，俱可加入桔梗，在下身者，可加入懷牛膝，以爲引經報使，則藥性易達，而收功亦速也。

瘰癧消核丸

穿甲五錢　川貝　茯苓　當歸　僵蠶各四錢　白芍　柴胡　牡蠣　海藻各三錢　橘絡　花粉　丹皮　牛蒡子　地骨皮各二錢　生甘草一錢

右共爲末，煉蜜爲丸，如豌豆大，每服三十九丸。紅棗湯下，上身之症，可加桔梗二錢，下身加牛膝二錢，先服煎藥一二劑後，即可服此丸，以全行消減爲度。如婦人有身孕者，則以固胎爲主，方中川貝、牡蠣、穿甲、牛蒡等藥，非所宜服，是又不可不知也。

總之，治痰癧各法，屬外治之功，十居八九；屬內治之功，十居一二。若治痰子，純用外治，亦可痊愈。至治瘰癧，非內外兼治，滋補虛損，調和氣血，內治亦不可偏廢。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禁用須知　燈火

諺云：燈火有推山之力，此等陰虛難治之症，非內服藥而外用燈火，固難圖功。然人身有禁用燈火之處，若誤犯之，須臾不救而死，不得不特爲標志，使學者隨處留心。如咽喉脅眼心窩腰眼少腹臍中等處，不可誤用燈火。然有生於下腭之外皮膚間者，名墊舌痰，鐵門拴在喉兩傍，此於咽喉大有妨礙。夾脊痰生脅眼中，纏腰痰發於腰眼，下部貼骨痰，多生於鼠鼷穴，此於脅眼腰眼少腹，亦有妨礙也。但此等氣門關係緊要處，只宜在核頂上燃燒一二點，而環核外無定燒點處，仍宜禁用火攻，寸步留心，不可稍忽，詎得以生人而反殺人乎。

又用燈火，須七日一次，手續取七日來複之意，不可過急過遲，遲速則無益而反損，以核消盡爲度。當視患症之重輕，定愈期之遲速，予每治瘰癧，患者多不能持久耐勞，中途偶易他醫，用藥復雜，欲速反劇，卒多不治，誠可惜也。不知此病，輕者數日可愈，重者非數月不能爲力，是在病者當依期外用火攻，內服湯丸，不可求愈過急也。

又用火攻後，一切膏藥敷貼，均可免用，何也？以用過燈火，設燈草上麻油未曾淨盡，燒點皮膚起泡。若貼膏藥於上，恐皮面易潰，且穴道不易審辨，是既用燈火，則膏藥反無補而有害。若潰口不易收斂，亦只以燈火於潰處輕微燒之，或用珍珠砂敷隔於潰處，而後用燈火，自無不驗之理。

禁戒須知

飲食類

雞　魚類　蘑菇　香蕈　油菜　葱　大蒜　大椒　胡椒　麵食　韭

酒類　芝蘇　茴香　羊肉　菸　蝦子　黃魚　野雞　筍子　柿　菜油　松菰　茄子　生薑　蟹　方瓜　桃子　李子　蘋果　梨　栗子　蝦油　木耳　葡萄

服藥類

桂枝　細辛　麻黃　南星　附子　大戟　烏頭　黑丑白

以上辛燥發味，及水果等，皆宜禁食。又禁用冷水浣洗手足，及赤足踏地，冒雨涉水，夜間不寐，夏夜在露地納涼，晝奔馳烈日中，皆能發病。尤宜禁食煎炒，並戒賭博，惱怒，房勞。食乳小兒，則母宜禁戒。不能禁者，百不一效。或禁戒不能持久，患者每因收效甚遲，半途自棄，全功盡廢，不可勝計，死亡廢疾，比比皆是，誠堪浩漢。則欲此病易愈者，於上所列禁戒各項，不可不注意焉。

紀事

《瘍癧法門・瘍癧醫案》 余近地十餘里黃袍嶺，孫氏之女，出嫁甫周年，左項癧核，突起如覆碗。大小四十餘粒，潰破者口深三四分，血水淋漓。每潰破時，輒晝夜呼號。其右項核大者如雞卵，小者亦十餘粒。先遇醫士，以藥止痛，用刀將大核刳出。堅硬異常。外層如骨，用斧捶破，內係玉白粉。是時尚止數枚，後愈發愈多，女父母咸以爲不治之症。乃聞之余故人劉開甲，延至女家，余診其脈息曰：此瘰癧之最重者，幸未成虛勞，尚可爲力，然非數月，不能痊愈。是時女父母只求生全，比喜曰：若能治好，雖一年半載，亦可專心待診，有所禁忌，一依余言。每七日即遣肩輿來迎。至三四星期，膿血乾而潰口漸收，至月餘，已消去大半，後未及兩月，照內外治法，循序施用，項上各核，漸次消滅。因服歸脾丸、養榮丸之類，人事復原，次年即產一子。

結毒

題解

《外科正宗・結毒論》 結毒者，熏火收遏瘡毒，而沈於骨髓。又有未經熏擦，見苗未久，服藥不多，內毒未盡，便用點藥收斂，鬱遏毒氣者，亦能致之。

《瘍醫大全・諸瘡部・結毒門主論》 陳實功曰：結毒者，瘡毒方熾，未經發散；或被藥火之熏蒸；或因輕粉之內拔；或經點藥之收斂，以致毒沉骨髓，積久外攻。其始也，先從筋骨疼痛，漸漸腫起，發無定處，故有鼻崩唇缺，咽塞喉疼，手足拘攣等證。

論說

《外科正宗・結毒論》 發則先從筋骨疼痛，日後漸漸腫起，發無定處，隨便可生。發在關節中則損筋傷骨，縱愈曲直不便；發於口鼻則崩梁缺唇，雖痊破形更相；發於咽喉者，更變聲音；發在手足者，妨於行走。原來苦楚一生，毒遺數代；情關一錯，禍起百端。

《洞天奧旨・楊梅結毒》 楊梅之瘡多生於嫖妓，聞人毒氣而生者，其毒即發，不生於玉莖、馬口之間也。惟嫖妓而得之，必從玉莖始。以毒自此入，則瘡亦自此興。倘初生下疳，即用遍德湯大劑吞服，不特疳瘡頓愈，而楊梅之瘡亦必不生，即生，亦輕少，斷無結毒之禍。無奈世醫不知此方之妙，妄用藥餌，惟識敗毒，不雜用補氣補血之味，以致難於收功。而風流子弟厭惡生瘡，且歸咎醫生，亟請收斂，醫生貪圖厚謝，不補氣以祛邪，不補血以化毒，竟用輕粉之類以收斂之。毒入骨髓，不敢外發，一時瘡淨，亦爲可喜。子弟甘謝而無怨言，醫生樂酬而生德色。苟仍補其氣血，而加之暗消之品，終年累月而服之，則元精既足，元氣自旺，毒難內存，猶能外泄。無如子弟既苦於服藥，而醫生亦倦於防危，彼此相忘，竟置之不論不議之天。誰知收斂之後，不知保守，縱欲如故，而毒難久留，或半年，或二三年，乘何臟腑之虛，乃突而外攻矣。大約毒結臟腑之虛，俱是難救之瘡，而結於鼻與玉莖者，尤爲難救。

《瘍醫大全・諸瘡部・結毒門主論》 劉惠田曰：但凡曾患楊梅瘡下疳服藥而愈，久後如患後開十數證者，勿作他治，皆結毒證也。一、初起狀如癤子，後漸大則軟，久則膿潰，惡臭難當，人不可近，四圍紫而中黃白者，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癰疽治。一、初起渾身拘急，筋骨疼痛，肉皆麻木而或有一處如刀鎚之刺痛，皮膚不甚紅腫，而紅色深隱肉裏，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貼骨癰治。一、遍身雲頭疙瘩，筋骨痠痛，或時作癢，抓破有白膿流出，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在麻瘋治。一、頭面、胸背並四肢有生硬片，狀如牛皮，初癢及抓則起白屑而麻痛，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癬治。一、手足掌上常生黃皮，痛癢不時，狀如鵝掌，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瘋治。一、遍身發紅，狀如火毒，口渴心煩，筋骨如解，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赤游丹治。一、遍身發紫赤紅斑，痛癢不禁，骨疼如杖，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發斑癮疹治。一、腹痛如絞腸痧，牽引渾身骨節疼痛不可忍，久則便下膿，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腸胃癰治。一、惡心嘔吐，吐出皆白水而無痰，四肢不舉，飲食不下，骨節酸痛，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翻胃隔食證治。一、喉嚨作痛，忽然腫起，周身骨節疼痛，遂用針於腫處刺破，惡血雖去，久潰不能完口，致爛潰通鼻竅，或腐涎舌下，痛不可忍，臭不可聞，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喉疳治。一、頭痛或腦痛，痛則皮腫，耳聾目眩，牽引周身骨節疼痛，此輕粉之結毒也，切勿作頭風、腦風治。一、渾身不拘頭面、腿腳，忽生一瘡，其瘡內皆腐肉，長流黃水，久不潰膿，此乃楊梅之母，必竟要生梅瘡，即用治梅瘡等藥治之。不治則渾身一齊擁出，治則費手矣。一、父母曾患楊梅下疳而服輕粉，其瘡雖愈，已身不發，後生嬰兒三五日後，或七八日後，九竅之傍現出紅點，紫斑片片，若經三四日後，即成小瘡，狀如蛇窠，啼哭不止，二便不通，乳不能進，身熱如烙，腹硬如磚，此父母所遺之結毒也，切勿作胎毒、奶癬治。

《瘍科心得集・楊梅瘡結毒總論》 乃若結毒之證，其初起也必先筋骨疼痛，漸漸腫起，發無定所，隨處可生。發在關節則損傷筋骨，縱愈曲直不便。發於口鼻，崩梁缺唇，雖痊形必破相。發於咽喉，更變聲音。發於手足，妨於行動。入於巔頂，頭疼欲破，兩眼脹痛。其瘡起處色紫而黑，穿潰後黃膿泛濫，污水淋漓，臭腐不堪，口內凹進凸出如湖石之狀，皆由毒氣遏鬱，沉伏骨髓，外攻使然。

《外科證治全書・發無定處》 楊梅結毒

其始也，先覺筋骨疼痛，漸漸腫起，發無定處；潰破則腐臭不堪，故有鼻崩、唇缺、目蝕、喉穿、手足攣拘等證。

綜述

《外科正宗・結毒論》 初起筋骨冷痛，金蟾脫甲酒發汗自愈。虛弱者，芎歸二术湯；頭疼欲破者，天麻餅子並吹鼻碧雲散；年餘流串筋骨不愈者五寶散；虛弱潰爛疼痛不斂者，十全大補湯同土茯苓煎服。初起筋骨痛甚者雷火針法。已潰腐爛者，解毒紫金膏依法施治。年遠毒盛者，玄武丹兼外搽靈藥；年近毒淺者，只在百日，自然可愈。毋得再熏，爲禍傷人耳。

《霉瘡秘錄・結毒方法》 夫結毒者霉瘡毒氣結於四肢百骸、孔竅、經絡，不易散解，作痛，作腫者久則塊破潰爛不已，治此症者不外乎攻補，攻則毒氣去，補則正氣強。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虛者，空也，無也，譬諸國內虛則人民離散，百禍易起，人之虛者亦猶是已。又曰：不能治其虛，安問其餘。蓋言虛者爲百病之本，宜首舉以冠諸症也。

毒結於肝膽二經者，內作筋痛攻走脅肋，上至於頭，下至於足，轉側艱難，手不能舉，足不能步，或頸項發塊，或破爛上下，或傳他經致生別病。當

用乙字化毒丸，兼用煎劑調理。

乙字化毒丸

治已上諸症。

牛黃、丁香、牙皂各五分，琥珀須擇體堅燥者用之，鬱金、生生乳各一錢，朱砂、雄黃、月月紅、白鮮皮、乳香、川山甲各一錢五分，製大黃二錢，僵蠶四錢。

右製爲末，用神麴末五錢打稠糊，入藥擣勻，丸如桐子大，另研朱砂爲衣。每早空心服十三丸，每晚空腹服九丸，人參湯送下，炒米湯亦可。病去藥減，如餘邪未盡，藥不可撤，百日內勿使大勞、大怒，順時調理。

煎藥方

當歸二錢，芍藥一錢，川芎七分，人參、丹皮各八分，膽草、柴胡、紅花各五分，枸杞二錢，石斛一錢五分，用水二盅加蓮子十粒，煎八分服，渣再煎。

胃氣弱加奇良一兩，薏苡三錢，魂不寧加酸棗仁二兩，氣不順加烏藥、香附、青皮各一錢，泄瀉加白朮、山藥各一錢五分。

毒結於膀胱並腎經者，內作內痛流注，上下抽掣時痛，發塊，百會、委中、湧泉等穴，或陽物腐爛不已，或陰囊腫脹作潰，或生獨腳陽霉瘡，或傳他經，致生別病，當用癸字化毒丸，兼用煎劑調理。

癸字化毒丸

治已上諸症。

牛黃五分，鹿角屑三錢，沉香、生生乳各一錢，朱砂、雄黃、月月紅、白鮮皮、乳香、川山甲各一錢五分，神水一錢，用出山鉛十斤，打薄片二十塊，塊上貼銀箔，取尖底缸二隻，一樣的，上缸開一孔，底中繩穿，鉛片懸上缸，下缸盛米醋、火酒各十斤，缸口架磁盤一個，將缸合好，用麵條封固，以文火下燒，俟酒醋乾，取出盤中者是。人中白二錢五分，擇鄉間誠實人家，不生瘡毒疾病者，取製入藥有效。製何首烏三錢。

右製爲末，用神麴末五錢，打稠糊入藥擣勻，丸如桐子大，另研朱砂爲衣。每早空心服十五丸，每晚空腹服九丸，人參湯送下，枸杞湯亦可。病去藥減，如餘毒未盡，藥不可撤，禁忌同前。

煎藥方

牛膝、枸杞、山茱萸、五加皮、當歸各二錢，何首烏、補骨脂、淫羊藿、川石斛、山藥各一錢二分，澤瀉七分，用水二盅加川椒一撮，煎八分服，渣再煎。精氣不固加菖蒲、人參各一錢，五味四分，內熱加熟地、黃柏、牡丹皮各一錢，盜汗加白芍、酸棗仁、麥門冬各一錢二分。

毒結於脾胃二經者，外爲小塊肌肉蛀爛蔓延，或發大塊破潰。腿膊或手足生鵝掌風癬，或傳他經，致生別病，當用巳字化毒丸，兼用煎劑調理。

巳字化毒丸

治已上諸症。

牛黃、牙皂各五分，木香二錢，生生乳一錢，乳香、沒藥各一錢七分，川山甲、白鮮皮、牛砂、雄黃、月月紅各一錢五分，熟大黃、僵蠶各二錢，血竭一錢七分。

右製末，神麴末五錢，打稠糊，入藥擣勻，丸如桐子大，另研朱砂爲衣。每早空心服十三丸，每晚空腹服九丸，人參湯送下，沙糖湯亦可。病去藥減，如餘邪未盡，藥不可撤，百日內勿大勞、大怒，順時調理。

煎藥方

茯苓、山藥、石斛、陳皮各一錢，薏苡仁三錢，當歸二錢，白芍、丹皮各八分，木香、甘草各五分，肉桂三分。

用水二盅，加砂仁六分煎至八分服，渣再煎服。飲食少進，胸中脹悶加厚朴，薏苡仁各一錢，有痰加半夏、枳實，白朮各一錢，泄瀉加肉果、訶子各七分，減當歸。

毒結於大腸肺經者，爲喉癬，多作痰唾，久則成天，白蟻漸蝕鼻梁低陷，或肌膚生癬，硬靨如錢，色紅紫退過即成白點。或不生癬，竟成赤白癜風，或傳他經，致生別病，當服辛字化毒丸，兼以煎劑調理。

辛字化毒丸

治已上諸症。

白花蛇真蘄州產者佳、羚羊角、白鮮皮各二錢，牛黃五分，鍾乳粉、生生乳各一錢，川山甲、月月紅、乳香、朱砂、雄黃各一錢五分，槐花二錢，神水七分，川貝母二錢，蜂房炙淨末一錢。

右製末，神麴末五錢，打稠糊，入藥擣勻，丸如桐子大，另研朱砂爲衣。每早空心服十三丸，每晚空腹服九丸，人參湯送下，熟蜜湯亦可。病去藥減，如餘邪未盡，藥不可撤，百日內勿大勞、大怒，順時調理。

補髓丸　治病愈後，精髓空虛者，必宜服之。

人參二兩，地黃四兩，當歸四兩，鹿茸一兩五錢醋炙，枸杞三兩，柏子、茯

神、白朮各二兩，麥門冬一兩五錢，鍾乳粉七錢，沉香五錢，石斛二兩。

右各製末，煉蜜和丸如桐子大，每日早晚服七十丸，秋石點湯送下，醇酒亦可。

安神丸　治病愈後精神恍惚，升痰，動火，煩渴。

人參、柏子、當歸、麥冬、棗仁各一兩，生地、遠志、菖蒲、玄參、貝母、黃連、五味各七錢。

右各製末，龍眼肉七兩熬膏，和丸如綠豆大，辰砂爲衣。每服五十丸，燈心湯送下。

加味養榮丸　治婦人病愈後，氣血衰少，發熱作嗽。

當歸三兩，熟地二兩半，白芍、丹皮各半兩，香附四兩，人參、貝母、阿膠、山藥、茯苓、黃芩、川芎各一兩，白朮一兩。

右各製末，煉蜜擣和丸如桐子大。每日早晚服八九十丸，淡鹽湯送下。

助胃膏　治脾胃虛弱，飲食少進，肌膚不澤。

奇良二十兩敲碎，甘草二兩炙，枸杞子四兩炒，補骨脂三兩炒，薏苡仁八兩炒。

先用大棗二斤，水三十碗，煎至水減一半，去大棗，加前藥，文火熬濃，約存汁四盅，加飴糖十兩，再熬數沸，盛磁瓶，坐冷水內一日。每日服五六次，每次服三錢匕，後飲人參湯其效更速。

凡患筋骨疼痛，先服化毒丸七日，外用後方熨烙。

熨烙方

川烏、草烏、肉桂、軍薑、胡葱各等分擣細，煮糯米飯和藥，擣勻敷患處，外以火熨之。

凡患喉癬久不愈者，先服化毒丸七日，外用後方吹之。

吹藥方

西黃一分，冰片一分，珍珠二分，硃砂八分，象牙末七分，龍骨一錢，瑤珠一錢五分裹金店內用者是。

右製共研極細盛磁罐，患者先用苦茶汩漱，日吹三五次。

凡患鵝掌風癬，先服化毒丸九日，外用後方薰洗，方可擦藥。

薰洗方

用桐油一斤，內活蟾四隻，文火煮之，洗患處，拭乾，嗣用生鷄腦醮五色粉霜擦患處，以肉熱爲度，日一次，中病則已。

五色粉霜　是外科要藥，點霉瘡，去腐肉，長新肌，能愈諸瘡，殺諸蟲，敷諸毒。

水銀二兩，鉛一兩，火硝四兩，白礬三兩，青鹽八錢。

研勻入陽城罐內，文火煆一香，去其濕氣，用鐵油盞蓋口，以鐵綫扎緊，鹽泥封固，先文後武，武火時盞上擦水到三香離火，取出埋土中，二日夜，取出曬乾，研細盛罐聽用。

膏藥方

貼楊梅瘡及癬瘡、鵝掌風、結毒破爛、拔毒呼膿，暖筋骨長肉生肌。

千里光，自然汁十兩，煮酒六兩，內當歸、大黃、赤芍、肉桂、生地、玄參、苦參、蠶蠋花各五錢，文火煎濃約存汁一碗許，收汁用麻油二十四兩，加頭髮三兩，煎至滴水成珠，入煎藥汁，文火煎和，加研細鉛粉、蜜陀僧各五兩，緩緩攪轉，俟火候卻好滴水不老不嗽離火，加入研細乳香、沒藥、黃占、白占各三錢，麝香三分，粉霜一錢，收罐坐水中，出火毒難貼，須用重湯頓軟。

余按臟腑感染，陰陽傳遞，配製化毒十幹丸，以爲定法，而服藥亦有條約，但人這稟性不同，有毒服藥，素欲，素不欲之殊，在患者當請上工，酌擬詳脈氣，稟賦，藥性時候，攻補不失，始獲全功，尊生者不可不察也。

《洞天奧首・楊梅結毒》　寒水再造丹　伯高太師傳。治結毒至鼻爛莖者，皆效。

麥冬三兩　生甘草一兩　桔梗三錢　黃芩三錢　連翹三錢　貝母三錢　土茯苓二兩　寒水石研細末，三錢　夏枯草二兩

水煎汁二碗，調寒水石末服。倘鼻尚未落，一劑不爛落也；如已爛落，一劑不再爛也，二劑全愈。倘結毒生於他處，減半多服，無不奏效。

《瘍醫大全・諸瘡部・結毒門主論》　治法：初起者宜仙遺糧湯、胰子湯；經年累月，毒串筋骨，用五寶丹、紫金丹選用；頭痛欲破，用吹鼻碧雲散主之。《正宗》。

胡公弼曰：凡服結毒靈藥，俱以限十二日爲准。《無愧青囊》。

又曰：結毒在腳底者，名曰漏蹄風。

蔣示吉曰：結毒者，結無定位，皆由梅瘡服藥不多，內毒未盡，以致毒

氣鬱遏，沉伏骨髓，積久外攻，先從筋骨疼痛，漸漸腫起，發無定處，隨便可生。發在關節則損筋傷骨，縱愈曲直不便；發於口鼻，崩梁缺唇，雖痊必破相；更發於咽喉，更變聲音；發於手足，妨於行動；入於巔頂，頭痛欲破，兩眼脹痛。用碧雲散吹鼻中，頭自不痛。初起仙遺糧湯、金蟬蛻甲酒，虛弱者宜歸一陳湯；年久者五寶丹；不斂者十全大補湯加土茯苓煎服。毋得再薰，爲禍傷人也。《說約》

澄曰：每見其人並未患過梅瘡，而有結毒於手足、腰胯、臀間者，必是先患濕熱癰瘡，膿毒未經提盡，急求收功，醫者遂用輕粉、鉛粉收斂完功。殊不知毒氣斂伏在內，久而原疤之旁起泡疼痛，潰爛穿筋蝕骨，愈而復發，此爲濕熱結毒，內宜補托，外面須用紅升靈藥提盡毒氣，待紅肉長平，方可用生肌之法斂口。【略】

嗚呼！服輕粉而中毒，非小毒也，輕則發之於自身，損形壞質，傷筋穿骨，甚則遺毒流傳子孫，微則殘其筋骨，盛則夭其壽命。如此大害，良可悲也。何愚夫之患楊梅而欲其速瘥，求諸庸醫，則暗投輕粉以及水銀升煉靈藥，合成細丸與服，只圖目前之速愈，而不慮日後之毒發也。其害人如此，可不畏哉！嗣後凡患楊梅瘡者，斷不可服輕粉並升煉丸丹，縱楊梅瘡一時不愈，終有好時，決不致有結毒之大害也。萬勿輕聽庸醫，篁口欺誑，輕試輕粉之速效易愈，以致貽害終身也。以上十二條皆輕粉之毒，切勿誤認他證，見疑而用別藥治之，不特治之不愈，反增他劇也。如此諸般，形證雖異，而病源則一，惟用五寶丹服之，不獨可愈其患，亦能解餘蘊之毒，而免子孫之遺害也。祁道人曰：凡楊梅瘡俱從濕熱邪火化毒而成，治之者慣用寒涼清熱之藥，其毒雖解，但不思寒則凝結，熱則流通，日久多成結毒純陰也，故用砒硫靈藥治之，是以熱攻其寒，此治陰結毒之法也。有患陰毒梅瘡，濕熱邪火未化，久而結成陽毒，故用水銀升煉粉霜硃砂等丸治之之法。見抄本。

又曰：大概治楊梅結毒等證，當指後人濟世主方，用五寶丹、八寶丹，醫富貴人爲上法。若貧士另有捷徑之法治之，方載於後，擇而用之，無不應手。

又曰：凡楊梅瘡並結毒證，煎劑丸藥內不可少海櫻桃。即千年矮，冬天結果子，南京棲霞山石縫中極多。半枝蓮亦不可少。

《瘍醫大全・諸瘡部・結毒門主方》 邵道人秘傳五寶丹

滴乳石明潤真者佳，三錢　琥珀能吸芥子者　辰砂透明者，各二錢　大珍珠五分　冰片二分

共研爲細末，入飛白麵四兩，乳勻，每服三分，用土茯苓一斤，拭去泥土，以木槌槌碎，入砂鍋內，用水十二碗煎至八碗，濾去渣，將藥篩下攪勻，再煎二三沸取起，陸續一日服完。

後開加減神驗法：一、鼻子爛盡，臭穢難聞，藥中每服加靈山柴煆，鹿鼻血陰乾，女子前三日經布煆存性，研細，各加三釐。和勻煎服，隨即生肌，用此三服鼻長如故。一、陽物爛盡，腐臭惡氣，痛不可忍者，藥中加靈山柴煆，羊腎血陰乾，女子前三日經布煆存性，研細，各加三釐。煎服，隨即生肌，服完三服，腎長如故。【略】一、結毒服此藥患愈，須要守其禁忌，庶不再發，亦無他苦。若服生鼻長腎之藥，俱已長完，第一要戒勞碌、房事、惱怒，鷄、鵝、牛、羊、驢、犬、蟹、鼈、魚、蝦、葱、蒜、韮、薤、芫荽、蘿蔔、辛、辣、鹹、酸、肥甘、油膩，煎炒炙煿，苦茶、醇醲、酪酥，胡椒、生薑，一切毒物。若犯房勞怒氣，則皮膚傾陷，血肉相戕，所長之鼻腎，從此又爛矣；雖仍以前藥治之，則不如前之效速也。如若食物犯毒，其患復作者，尚在可治，不致於十分頹壞也。禁忌不但如此二者，即梅瘡，魚口、下疳、癰疽，俱要禁戒調理，節其飲食，禁其房闈，開其心胸，滌其思慮，適其寒溫，慎其起居，如此氣血調和，臟腑安實，正氣漸盛，庶無變異之患也。

止痛生肌丸邵道人　解輕粉結毒。

東丹用滾水飛七次　槐花細末，各一兩　大冰片五釐

右和勻，麵糊爲丸，雄黃爲衣。每服一錢或八九分，或茶或酒送下，服至六七日，瘡上流臭水，十數日化腐生肌，一月痊愈。

八寶丹邵道人

鍾乳粉製五錢　辰砂飛，三錢　熊膽　珍珠　琥珀　犀牛黃　冰片各一錢

飛白麵炒，研，五錢

共研細末，磁瓶收貯。凡治楊梅瘡結毒，每用一分，土茯苓半斤，煎湯調下。如毒在下部，加薏苡米五錢配用。

靈砂黑虎丹　治楊梅瘡後，頭如破裂之疼痛；筋骨拘攣，痛不可忍；或起冷痰包，膿水淋漓，兼治陰結毒，一切濕痰，久頑陰寒，久不收口之瘡。凡結毒頑瘡，先服五寶丹或八寶丹，必用此藥收功，永遠不發。

白砒三錢，將砒用菉豆水煮過，入罐內升五炷香，取出以白蘿蔔同煮過入藥　寒水石煅　百草霜各三錢　金頭蜈蚣二條，焙　大黑豆一百二十粒　冰片　麝香各一分

右研極細和勻，用小紅棗四兩，煮熟去皮核同搗爲丸如豌豆大。每服二丸，日服三次，冷水或茶送下。服是藥口眼胞腫，則藥力到矣，緩一日再服，忌吃熱湯水，宜吃大葷，以免嘈雜。其黑豆生用，冷水泡軟，去皮搗碎加紅棗肉丸，得起便罷，不必多。或加犀黃三分更妙。【略】

結毒擦藥

水銀一兩五錢　生大黃　大腹皮炒　膽礬各一錢　輕粉一錢二分　甘草番打麻六分，患重者加三分

共爲細末，用真蘇油作四十八丸，每日早、午、晚共用十二丸，擦手四彎、腳四彎，口含冷水，熱則吐去，又換冷水含之。第六日，如鼻中有惡氣味並有瘡，用大楓子肉十五個，麝香三分，研爲丸，不時嗅之，盡一日之用。第七日用麥麩二升，甘草四兩，煎水洗浴。第八日可出房門，可吃雄豬肉。至半個月諸物不忌，只忌鹽、醬、醋、酒、辛辣之物，房事斷要忌一百天。第八日用生地、當歸、川芎、白芍、山楂、枳殼、牛蒡、銀花水煎服。服十劑後，再服當歸、川芎、白芍、熟地、人參、陳皮、白茯苓、炙甘草水煎服。

熏法秘方。　治楊梅結毒並梅瘡、疳瘡破爛者，即生肌完口。患者不肯服藥者，宜用此法。

祁陽炭即雞骨炭，一兩五錢，先將炭燒著透，復熄熄，先研細末　麵粉五錢　銀珠三錢

共研極細末，用棉紙入藥，捲成九條。先將房內板縫窗扇糊得不透風，將香爐放桌上，將條子點著，坐於桌邊，以鼻嗅其氣，口中噙冷水，熱則吐去，又噙冷水，以煙盡爲度。九枝條子分三日熏完，如瘡在上，食後嗅煙，用川芎煎湯當茶吃；每日三次。如嘴腫痛，即是毒從口出，又停數日再嗅。先放白硼砂在口，再含水更妙。如口臭腫痛，以菉豆煎湯吃或蜜糖亦可，用蘇薄煎湯漱口，過七日後，再用解毒煎劑。【略】

熏洗法

蒼术一兩　點紅川椒三錢

水五碗煎至四碗，入罐內，將患處對罐口，以熱氣熏之，俟半熱傾於盆內淋洗患上，以潔淨布揩淨後，用解毒紫金膏。【略】

十服神效湯胡公弼　楊梅結毒流注，筋骨疼痛，不論已未破爛，神效。

升麻　皂角刺各四兩　土茯苓一斤

頭頂加白芷；胸中、喉、面加桔梗；胸前加白芍；肩背加羌活；下部加牛膝俱只加一錢。

共一劑，水八碗煎四碗，臨服入蘇油三匙，一日服一劑，十劑痊愈，此神方也。

結毒牛黃丸胡鳴岐　專治楊梅結毒，小兒胎毒，下疳神效。

揀透明雄黃四兩研細，取蘆柴截筒，將雄黃末裝入，麵塞筒口，將鍋內放水，上用蘆柴作架，取雄黃筒橫放架上，離水二寸許，蒸四炷香足，火候方到，次早取出雄黃，每雄黃一兩，入好牛黃四分不可少，麝香五釐，配定研勻，老麵糊丸黍米大，每早空心用豬胰子煎湯送下四分。諸物不忌，只忌蝦、蛋二味，服至四兩，痊愈。

滌空丹汪如忠　治結毒楊梅，頑臁瘡癩。

食鹽四錢　明礬　火硝　皂礬　水銀各一兩　白砒三錢

研細炒老黃色，入陽城罐升三炷香，冷定刮取靈藥一兩，加明雄、硃砂、血竭、乳香去油，沒藥去油各六錢，槐花米淨末，穿山甲焙，淨末，各一兩，和勻研細，老米打糊爲丸如蘿蔔子大，每服一分，一日三服，用土茯苓四兩，豬牙皂角一條，照各部位再加引經藥煎湯送下。【略】

飛龍換骨還元水火仙丹　專治遠年近日楊梅結毒，誤服輕粉，筋骨疼痛，癱腫，下疳，陰蝕，濕痰流注，氣瘰發背，喉舌潰爛，目鼻破損，遍身梅豆，梅癬，鶴膝，血瘋，臁瘡，魚口便毒，服二十日全好。忌酒醋、色慾、發物。初服四丸，十日後服五丸，二十日後服至七丸，再不可多加。其藥俱用老米打糊丸如黍米大，每日服此丸，俱用土茯苓四兩，豬牙皂角一條爲主，不可缺此二味；再照後開引經之藥同煎，用河水、井水各二碗，煎成三碗，每早以一碗送丸藥，餘二碗留爲午晚當茶吃。但須看人虛實，虛者服此必發寒熱頭痛，喉疼口臭，不必驚恐，停止三兩日再服。

製粉霜　真阿魏各五錢　槐花三錢　當歸尾　白芷　小丁香　乳香不去

油　沒藥不去油　雄黃　硃砂各一錢　牛黃五分　冰片三分　製砒霜一分

修合爲丸，硃砂爲衣，磁瓶密貯，勿泄藥性。

升粉霜法

水銀一兩五錢　火硝一兩三錢　白礬　皂礬　食鹽各一兩　硼砂三錢

共研勻入陽城罐內，鹽泥封固，升打文火四炷香，武火三炷香，候冷開看，鐵盞上藥刮下聽用，看人虛實，毒之輕重久近，至重者一料入粉霜七八錢，再不可多用。【略】

解毒仙草　每年二三月金銀花未曾起花時嫩枝葉，採取即放籃內蓋住，不可見太陽，携回掛風頭陰乾，用時以紙民置懷中，俟燥研細，每服一錢，加黑鉛一錢，土茯苓八兩打碎，七碗水煎三碗，每日早、午、晚各飲一碗，輕者二三十服，重者五六十服，忌食瓜子、花生、茶、醋、公鷄、鯉魚、豬首、牛羊肉、蝦子。

結毒。

棕根、活蝌蚪曬乾，各等分，米糊爲丸，每服三錢，白湯送下。

又方　活鼠剝皮貼之。

結毒爛鼻　冬青樹枝，用童便內浸四十九日，取出陰乾，研末入鼻中。

結毒膏藥　葱頭七個，蘇油四兩，熬去葱渣，入黃丹一兩攪勻，又入黃蠟、白蠟各五錢熔化，再加去油乳香、沒藥各二錢，輕粉三錢，犀牛黃一分，珍珠二分，攪和成膏，攤貼。

二寶丹　專治男婦楊梅結毒，或在頭腦、咽喉、鼻中，潰爛腐臭，可限十二日完口痊愈，永無餘毒，雖後來生育，毫無遺毒。

礬硃砂明透者二錢，研細，用清水揉洗，漂去浮紅，然後又乳，再用清水飛過，去腳曬乾，只用淨末一錢五分　好滑石刮去黃，一兩，研細入水揉洗去淨腐而黃色者，曬乾又乳，水飛數次至豆青色取起，曬乾再乳細，只用淨末二錢五分

右二味共研極細，重四錢足，勻爲十二包，每包三分三釐，用土茯苓每日一斤，以清水洗淨，將磁瓦刮去外面黃皮，用木槌打碎，先將藥末三分三釐放於砂鍋底內，再將土茯苓蓋上，入河水四碗半，做一制子於中，驗其淺深，再加井水四碗半，共煎至四碗半爲度，去渣，用新瓦壺盛之，分爲三次，早晨、午後、晚間當茶溫服，如此不可間斷，連吃十二日即愈。食忌最嚴，如油、鹽、醬、醋、茶、酒、糖物，毫不可犯，只可食白水犍豬肉、青菜梗。煎時忌鐵器與陰人手，如楊梅瘡初起之時，必先用羊肉煨食，托出毒來，方食此藥。洗瘡用菖蒲煎湯洗之。

補鼻還源法　楊梅瘡結毒爛去鼻準，或爛去陽物，俱能生長如舊。方用：

乾元一錢。製乾元法：取乾元一個，乾元即頭胎男子胞衣，竹刀刮去血，新汲水洗淨，炙乾，再用大粉甘草半斤，人參五錢煎水三碗，再慢火熬至一碗半取起，將乾元放磁器內，以汁陸續澆灌，汁盡爲度。入滋罐內黃泥固濟，炭火燒煅，待冷取出如烏金紙色樣，磁罐收藏聽用　硃砂四錢　珍珠　琥珀各二錢　滴乳石煅，三分　冰片一分

共研極細末和勻，老米飯搗丸菉豆大，每用土茯苓四兩煎湯送下。初起服五分，二次服三分，後皆以三分爲率，服至一月，鼻長如舊。

《瘍科心得集·楊梅瘡結毒總論》　考之瘍科書中所載，調治之方計以百數，然大概仍不越乎瀉與遏兩端，內惟仙遺糧湯、金蟬脫甲酒。虛弱者，芎歸二术湯。年久者，五寶丹。不斂者，十全大補湯，用土茯苓煎服數方可用。近今有十味淡滲方最爲靈效，其藥品純粹，不獨愈其患，亦能盡解餘蘊之毒，永不再發也。

《外科證治全書·發無定處》　楊梅結毒一名瘋毒，一名楊梅癩漏

結毒者，因患瘡時毒氣方熾，誤用藥水熏蒸或輕粉內伏或點藥收斂，以致毒沉骨髓關竅之中，積久外攻。【略】治法：初起者，日服三黃丸，再服取忍冬藤、牛蒡草、甘菊、紫花地丁煎湯，當茶時飲，不得另飲茶湯，如潰則以渣煎洗，日兩度，接服聖靈丹可祛毒盡，色轉紅活，以洞天膏貼收功。蓋聖靈丹治結毒，萬全之功，無有出其右者。但方內有犀黃、珍珠，價皆貴重，又不可減去分釐，需數十金方能合就，貧者奈何。又結毒紫金丹、楊梅癩漏湯二方用之甚效，即年深者亦效，藥資無多，又能取效。如患久虛弱者，更宜補助爲妙。忌食火酒、豬頭、糟物、海味、茶、醋、椒、薑、大蒜、牛、羊、雞、鵝、豆腐、麵筋、鮮魚等。豬肉不忌。

一、結毒在咽喉者，可用七神散吹之。服藥如前。【略】

結毒紫金丹

鼈版放炭火上炙燥，用新酒漿，筆蘸漿塗上，反復炙塗三次，以焦黃爲度，研細末二兩

石決明用九孔者煅紅，童便內浸一夜爲末　朱砂明亮者飛末六錢

上共研極細末，爛飯或米飲爲丸麻子大。每服一錢，量病上下，食前後下。筋骨疼痛用酒下，腐爛用土茯苓湯下，至重者四十日愈。專治遠年近日楊梅結毒，筋骨疼痛，腐爛不堪，咽喉唇鼻破壞，諸藥不效者並妙，功可代聖靈丹。

楊梅癮漏方

黑鉛三兩，溶化入水銀五錢，乘熱擂爲粉，分作五分聽用，後另入煎藥用　土茯苓五兩　忍冬一兩　皂刺一錢　鬱金五分

右咬咀，入蔥一莖各煎去渣，再入鉛粉一分煎，食遠服。鉛粉煎後仍可取起。蓋楊梅癮漏，多因服輕粉積毒而成，此用水銀、花椒、黑鉛仍收引輕粉之毒從內出也。每以五劑爲一料，每料初一劑要取微汗。取汗法：以金銀花用藤葉一兩，防風、荊芥、花椒各五錢煎湯二斗，於不透風處先熏後洗，自然汗出即愈。二三十年者，只用四料作四次汗之無不全愈。忌牛肉、燒酒、發物。徐春甫專用此方以治病者，一一獲效，故詳載之。

《校正外科正宗・結毒論・結毒主治方》　消風脫甲散

消風脫甲散紅花，番白靈仙梔蛻瓜，楓子薄藤銀皂刺，翹通蒼术草苓加。

治楊梅結毒，筋骨疼痛，腐爛作臭，氣血壯實者。

番白草　紅花　甘草　威靈仙　山梔　蟬蛻　連翹　皂角針　大楓子肉　薄荷　海風藤　金銀花　冬瓜皮　木通　蒼术各一錢　土茯苓四兩

水三碗，煎二碗，二次服，用好酒一大杯過口，渣再煎服。

徐曰：此亦通治之方。

楣案：番白草、威靈仙、蟬蛻、大楓子、海風藤、冬瓜皮、蒼术。徐圈。

熏洗結毒方

熏洗結毒藥二般，蒼术川椒共水煎，任是腐瘡疼徹骨，此湯一法即安痊。

蒼术一兩，點紅川椒三錢，水五碗，煎至四碗入罐內，將瘡對罐口，以熱氣熏之，半熱，傾藥盆內，沐洗瘡上，以潔淨布浥乾，搽後解毒紫金膏。

徐曰：此外治法。

解毒紫金膏

解毒紫金膏須記，取功奏效真容易，細礬紅與淨松香，去腐生新方法異。

治楊梅結毒，腐爛作臭，膿水淋漓，諸藥不效者。細塊礬紅、明淨松香各一斤，共碾極細末，麻油調稠，先將瘡上用前湯熏洗潔淨，搽上此藥，油紙蓋上，以軟布條緊紮，毋冷血行，三日一換。如無前湯熏洗，只煎蔥艾甘草等湯，俱可洗換。又治諸毒頑臁等瘡神效，愈後忌發物煎炒。

徐曰：此方和平而有法。

神仙碧玉膏

神仙碧玉膏樟腦，輕粉杭粉功不小，乳香沒藥白蠟兼，豬油調搽腐爛好。

治結毒潰爛臭穢，疼痛不斂，及風臁等瘡。及風臁等瘡五字徐圈。

輕粉一兩　杭粉二兩　白蠟五錢　乳香　沒藥各三錢　樟腦二錢

用公豬淨熟油五兩，同白蠟熬化，傾入碗內，入上藥和勻，水內頓一時取起，臨用抿膏手心中捺化，攤油紙上，用蔥湯洗淨瘡，對準貼之。【略】

結毒靈藥方

結毒靈藥方水銀，硃砂雄黃硫黃精，加上杭粉共研末，糝於腐處效加神。

治楊梅結毒腐爛作臭，或咽喉脣鼻腐爛壞日甚者。

水銀一兩　硃砂　雄黃　硫黃各三錢

共碾細入陽城罐內，鐵盞蓋口，以鐵絲兜緊用泥封口，留出盞面，火煉三炷香爲度，不住用水擦盞內，勿令乾。火畢，次日取出，盞底靈藥約有一兩五六錢。治尋常腐爛之症，靈藥五錢，輕粉五錢，和勻碾細，小罐盛貯，紗封罐口，臨用甘草湯洗淨瘡上，將罐倒懸，紗眼內篩藥糝之。用後單油膏藥蓋貼，一日一換自效。男子婦人咽爛者，靈藥一錢，加人中白二分，研細吹之，日用三次，內服不二散，其疼即止，隨可飲食。

徐曰：此乃昇藥，恐防遏毒，毒清而腐不止，可用。

硫黃不二散

硫黃不二散最奇，靛花硫黃研如泥，咽內結毒疼且爛，飲食難下服此宜。

治楊梅結毒發於咽內，腐爛疼痛，湯水難入者。

硫黃一錢　靛花五分

共爲細末，涼水一大酒杯調服，其疼即止，飲食可用。

徐曰：此等方亦必試而後用。

鉛回散

鉛回散用鉛半斤，烊之百徧水內沈，鉛盡取灰入硫末，以治結毒用意深。

治楊梅結毒，筋骨疼痛，朝輕夜重，喜熱手按揉者。用鉛半斤，銅杓內化開，傾入水內，四字徐圈。將鉛取起再化再傾，如此百徧，此二句徐圈。鉛盡爲度。候半日，待水澄清，傾去。用缽底內沈下鉛灰，傾在三重紙上，下用灰收乾水氣，取起曬乾，與硫黃等分，研細罐收，每服一錢，溫酒調服，至重者不過三次即效。

徐曰：此方甚穩而有深意。

單油膏

單油膏藥用麻油，杭粉將來漸漸投。敷至成膏傾水內。護肌護肉不須憂。貼結毒糝藥上，用麻油二斤，熬至滴水成珠，續下炒黃杭粉十三肉，攪勻成膏，傾水內片時，取起攤用。

楣案：余遇人來索膏藥，不言陰毒陽毒，則以妙空膏付之，其膏亦只用麻油，加入漂淨鉛粉、黃丹二味，膏成傾入水內，扯拔數十次，即可取用。

《外科真詮・結毒》 結毒發無定處，皆由梅毒方熾，未經發散，或被藥火之薰蒸，或因輕粉之內拔，或經點藥之收斂，以至毒沉骨髓，積欠外攻。其始也，先從筋骨疼痛，隨處結腫，皮色如常，將爛時色方紫紅，腐臭不堪，以致腦頂塌陷，腮唇鼻梁損壞，穿喉蝕目，手足拘攣等患，終成痼疾。初起筋骨疼痛結腫時，宜服搜風解毒湯。若遍身破爛臭穢，而兼筋骨疼痛者，宜服豬胰子湯。若上爛鼻梁，下爛玉莖，宜服寒水再造丹。若入巔頂，頭痛如破者，宜服豬胰子湯加天麻、川芎治之。若咽喉腐爛，上串帝丁，非牛黃八寶丹外吹內服，不能奏效，並宜用六味地黃湯加人參、麥冬調理。若結毒筋骨疼痛，朝輕夜重，喜熱手按揉者，係犯寒涼，宜服陰陽二氣散。以上諸症，各隨次第，如法調治，壯實者以解毒爲主，虛弱者以兼補爲法，重者一年，輕者半載，自然可痊。倘求速效，劫上加劫，雖有盧扁，不能救矣。

有未患梅瘡而結毒於手足腰胯臀間者，必是先患濕熱癰瘡，膿毒未經提盡，醫者遂用輕粉鉛粉收斂成功，毒伏在內，久後原疤之旁，起泡疼痛潰爛，穿筋蝕骨。此爲濕熱結毒，內宜補托，外用紅昇丹，提盡毒氣，待紅肉長平，方可生肌斂口。

一初起狀如瘭子，後漸大而軟，久則膿潰，惡臭難當，人不可近，四圍紫而中黃白者，此輕粉之結毒也，勿作癰疽治。

一初起渾身拘急，筋骨疼痛，肉皆麻木，而或有一處如刀鎚之刺痛，皮膚不甚紅腫，面紅色深隱肉裏，此輕粉之結毒也，勿作附骨疽治。

一遍身雲頭疙瘩，筋骨酸痛，或時作癢，抓破有白膿流出，此輕粉之結毒也，勿作大麻瘋治。

一頭面胸背並四肢有生硬片，狀如牛皮，初癢及抓則起白屑而麻痛，此輕粉之結毒也，勿作癬治。

一手足掌上常生黃皮，痛癢不時，狀如鵝掌，此輕粉之結毒也，勿作瘋治。

一遍身發紅，狀如火毒，口渴必煩，筋骨如解，此輕粉之結毒也，勿作赤游丹治。

一遍身發紫赤紅腫斑，痛癢不禁，骨疼如杖，此輕粉之結毒也，勿作發斑癮疹治。【略】

楊梅結毒腐爛作臭，膿水淋漓，諸藥不效者，宜內服八寶丹，外用蒼术散先洗之，徐用薰法，後用解毒紫金膏貼之。

楊梅結毒服八寶丹後，小便不利者。乃藥將毒行於下，故現滯結之象，不須疑慮，可用百草霜二錢，擂井水清晨服之即解，或綠豆湯亦可。

結毒爛鼻，取冬青樹枝浸童便內四十九日，取出陰乾研末，加上片少許揸之，搜風解毒湯。見上。

豬胰子湯

黃耆　銀花三錢　當歸　白芍錢五分　花粉　貝母　山甲　皂刺　鮮皮　木瓜一錢　防已七分　胡麻二錢　風藤錢五分　甘草一錢

另用豬胰子二兩，土茯苓四兩，煎湯煎服。

寒水再造丹

麥冬三錢　桔梗一錢　黃芩一錢　連召一錢　川貝一錢　甘草一錢　寒水石一錢

另用土伏苓二兩，夏枯草一兩，煎湯煎藥去渣，將寒水石研細末調服。

牛黃八寶丹

鍾乳粉五錢　飛朱砂三錢　真熊膽一錢　珍珠粉一錢　雲琥珀二錢　西牛黃一錢　上四六三分　飛白麵五錢

共研細末磁瓶收貯，每用五分，土伏苓煎湯調下。吹者減去飛白麵，加人中白三錢。

紀事

《外科正宗・結毒論》 一男子玉莖患此半年，陽物已損七八。遇一方士，以熏藥照之，患上流血不止，人似鬼形。予曰：毒發已傷元氣，再加熏火一逼，血得熱而妄行，故去益許，此有限之物也，恐其難保。先以四物湯兼黃連解毒湯合而服之，二劑其血乃止；更八珍湯加麥冬、五味子、黃柏、知母，十餘服元氣乃定。外以甘草湯浴洗患上，以銀粉散搽之，如此月餘，氣血漸醒，紅肉漸生，陽物復長大半，仍用前湯加土茯苓三兩煎服，此不舍其根本，共約有四月之餘，其疾乃愈。【略】

一婦人患此，頭疼手腕俱痛。診之脈滑而弦，此痰毒相兼之病也。以天麻餅子服之半月，頭痛痊安。又以二陳兼四物加紅花、升麻、黃芩，服至月餘而愈。

瘰癧

題解

《瘍科會粹・瘰癧、馬刀》 結核連續者，爲瘰癧。形長如蛤者，爲馬刀。一云：瘰癧者，結核是也。或在耳後、耳前，或在耳下連及頤頷，或在頸下連缺盆，皆謂之瘰癧。或在胸及胸之側，或在兩脇，皆謂之馬刀。手足少陽主之。

論說

《外科正宗・瘰癧看法》 初起核高腫痛，色紅軟活，微作寒熱，肩項不強者易。已成根不堅硬，內無小核相叢，脾健氣血不衰者易。

已潰膿稠，肉色紅活，核腫漸消，肩項自便，漸斂者順。潰後易消易斂，氣體平和，胸膈寬利，飲食知味者順。

未成形體消瘦，寒熱往來，結核頑硬，痰嗽相兼者險。已成核堅，連續如珠，大小不等，項強筋急，脈虛者險。

已潰膿水清稀，肌肉消鑠，自汗盜汗，寒熱不睡者逆。潰後陰虛煩躁，作渴泄秘，男子骨蒸，女人經閉俱逆。

《青囊秘訣・瘰癧論》 人有生痰塊於項頸，堅如石者，久則變成瘰癧，流膿流血，一塊未消，一塊又長，未幾又潰，或耳下，或缺盆，或肩上，有流行串走之狀，故名鼠瘡，又名串瘡，言其如鼠之能穿也。

《枕藏外科圖・第五十二形圖》 瘰癧有四種，風、痰、寒、熱壅結，用清肺流氣飲，不效，消毒流氣飲。

《外科醫鏡・瘰癧氣串痰疽血串痰串毒串》 瘰癧名目最多。有重臺，有馬刀，有少陽，有陽明，有筋癧，石癧之別，有氣癧、痰癧之分，總由鬱怒傷肝，痰凝氣滯，脈絡而成，亦有食鼠殘不潔之物而生者。陳飛霞謂小兒性急啼哭不休，項間遍生瘰癧者亦肝傷絡脈，係急故也。予於此症所見不多，不敢歷陳其狀，惟於確知確見誌之，若氣串亦生項間，間有蔓延至胸膺肩胛一帶，初起一頭或三四頭，大如棋子，亦有大如李，又如桃者，成膿皮現紅色，亦有不紅者，潰破流蛋清汁，若痰經久不痊，有蔓延一串，有此處未破彼又腫起，有胸膺一片大小累累潰串不一，有均已潰爛三年五年不愈者，亦有淹纏至十年八載者，至痰疽總在遍體節骱，初起大如棋子，漸如李如桃，縱成膿頭不高，尖瘡頭微紅一點，亦有不紅者，並不疼癢，故人患此多不在意，及至潰破收功無日，又有此處未穿彼又腫起，破後無膿但流黃水亦有似蛋清者，瘡口並不甚深，治療則百藥罔效，凡患此症婦人小兒爲多，而小兒多由痘後利者。男子患此者則少又有血串毒串此三種之病，在婦女多爲血串，小兒多爲痰串，男子多爲毒串。婦女間亦有之，不分經絡不論部位隨在可生。

綜述

《外科正宗・瘰癧論》　夫瘰癧者，有風毒、熱毒、氣毒之異，又有瘰癧、筋癧、痰癧之殊。風毒者，外受風寒搏於經絡，其患先寒後熱，結核浮腫，熱毒者，天時亢熱，暑中三陽，或內食膏粱厚味，釀結成患，色紅微熱，結核堅腫；氣毒者，四時殺厲之氣感冒而成，其患耳、項、胸、腋驟成腫塊，令人寒熱頭痛，項強作痛，瘰癧者，累累如貫珠，連接三五枚，此不足寒熱其患，得於誤食蟲、蟻、鼠殘不潔之物，又或汗腋、宿茶陳水混入而餐，其患先小後大，初不覺疼，久方知痛；筋癧者，憂愁思慮，暴怒傷肝，蓋肝主筋，故令筋縮結蓄成核，生於項側，筋間形如棋子，堅硬大小不一，或陷或突，久則虛羸，多生寒熱，勞怒則甚；痰癧者，飲食冷熱不調，饑飽喜怒不常，多致脾氣不能傳運，遂成痰結，初起如梅如李，生及遍身，久則微紅，後必潰破，易於收斂。凡觀此症，別其風毒者散風，除其濕，如防風解毒湯之類是也。熱毒者，清其脾，瀉其熱，連翹消毒飲之類是也。氣毒者，調其血，和其氣，藿香正氣散之類是也。瘰癧者，散其堅，和其血，散腫潰堅湯之類是也。筋癧者，清其肝，解其鬱，柴胡清肝湯之類是也。痰癧者，豁其痰，行其氣，芩連二陳湯之類是也。又有寡婦、尼、僧、鰥夫、庶妾，志不得發，思不得遂，積想在心，過傷精力，此勞中所得者，往往有之，最爲難治。有此先養心血，次開鬱結，益腎安神，疏肝快膈，如歸脾湯，益氣養榮湯，俱加香附、青皮、山梔、貝母、木香之類是也。又男人不宜太陽青筋，潮熱咳嗽，自汗盜汗；女人又忌眼內紅絲，經閉骨蒸，五心煩熱。男婦有此，後必變爲瘵瘵難治之症。但此體實者，初起可服散腫潰堅攻利之藥，得效者十中三四。有不察虛實，盡劑追伐，損傷元氣，至致成壞病者十有八九，此非患者之命自出醫人之手。予常治初起成核，服前經未效者，用針刺核內深入三四分，用冰蟾散拈成條子插入核內，糊紙封上。待至二七後，核子自然落出，隨用紅、黑膏搽貼。內服補劑，不久便愈。又常見斑蝥、牽牛、巴霜、大黃追蝕等用，往往致其危亡者多矣。切宜戒之。【略】

瘰症治法

初起腫痛，憎寒壯熱，四肢拘急，項強頭眩者，表散之。腫硬發熱，便秘口乾，胸膈不利，惡心脈實者，宜利之。膏粱厚味，醇酒積熱，濕痰凝結而成，化痰、降火、清中。憂思過度，鬱怒傷肝，筋縮結核者，宜養血、開鬱、疏肝。房欲勞傷，陰虛哺熱，自汗咳嗽，形消瘦者，滋腎健脾。失利忘名，懷抱鬱結，積想在心，所如不得，乖隔陰陽，虛嗽歲月。所得此者，精血俱傷，先養正氣，次治標病。堅而不潰，腐而潰之，潰而不斂，補而斂之，皆活法也。【略】

瘰癧主治方

防風解毒湯

防風解毒湯荊桔，牛子連翹草石膏，薄荷枳殼芎蒼術，知母燈心共豈逃。

治風毒瘰癧，寒暑不調，勞傷湊襲，多致手、足少陽分耳、項結腫，或外寒內熱，痰凝氣滯者並效。

防風　荊芥　桔梗　牛蒡子　連翹　甘草　石膏　薄荷　枳殼　川芎　蒼术　知母各一錢

水二鍾，燈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後服。

連翹消毒飲

連翹消毒飲陳皮，甘桔玄參芩芍歸，梔葛射干花粉等，紅花還與大黃隨。

治熱毒瘰癧，過食炙煿，醇酒，膏粱，以致蘊熱，腮、項成核。或天行亢熱，濕痰作腫，不能轉側者效。

連翹　陳皮　桔梗　玄參　黃芩　赤芍　當歸　山梔　葛根　射干　天花粉　紅花各一錢　甘草五分　大黃初起便燥者加之

水二鍾，煎八分，食後服。有痰者，加竹茹一錢。

加味藿香散

加味藿香散甘桔，青陳柴蘇半夏撮，术芩白芷厚朴芎，夏枯草效君當說。

治氣毒瘰癧，外受風邪，內傷氣鬱，以致頸項作腫，肩膊強痛，四肢不舒，寒熱如瘧及胸膈不利。

藿香　甘草　桔梗　青皮　陳皮　柴胡　紫蘇　半夏　白术　茯苓　白芷　厚朴　川芎　香附　夏枯草各等分

薑三片，棗二枚，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滋陰散堅湯

滋陰散堅四物湯，甘桔參芩海粉當，陳术升麻香附貝，紅花昆布共煎嘗。

治一切瘰癧，憂抑所傷，氣血不足，形體瘦弱，潮熱咳嗽，堅硬腫痛。毋

分新久，但未穿潰者並效。

川芎　當歸　白芍　熟地　陳皮　茯苓　桔梗　白朮　香附各一錢
甘草　海粉　貝母　人參　昆布各五分　升麻　紅花各三分

水二鍾，薑三片，棗二枚，煎八分，食遠服。

身熱加柴胡、黃芩；自汗、盜汗，去升麻倍人參、黃芪；飯食無味加藿香、砂仁，食而不化加山楂、麥芽；胸膈痞悶加澤瀉、木香；咳嗽痰氣不清加杏仁、麥冬；口乾作渴加知母、五味子；睡臥不寧加黃柏、遠志、棗仁；驚悸健忘加茯神、石菖蒲；有汗惡寒加薄荷、半夏；無汗惡寒加茅朮、藿香；女人經事不調加玄胡索、牡丹皮；腹脹不寬加厚朴、大腹皮。

益氣養榮湯

益氣養勞湯朮芪，參苓陳貝附歸宜，芎芍桔甘兼熟地，勞傷瘰癧大堪題。

治抑鬱或勞傷氣血，或四肢、頸項筋縮，結成累累如貫珠者，謂之筋癧。此患皆由思慮太過，神氣受傷，乃勞中所得者也。其患或軟或硬，或赤不赤，或痛不痛，或日晡發熱，或潰而不斂者是。

人參　茯苓　陳皮　貝母　香附　當歸　川芎　黃芪　熟地　白芍各一錢　甘草　桔梗各五分　白朮二錢

薑三片，棗二枚，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

如胸膈痞悶加枳殼、木香；飲食不甘暫加厚朴、蒼朮；往來寒熱加柴胡、地骨皮；膿潰作渴倍參、芪、歸、朮；膿多或清倍當歸、川芎；脅下痛或痞加青皮、木香；肌肉生遲加白斂、肉桂；痰多加半夏、橘紅；口乾加麥門冬、五味子；發熱加柴胡、黃芩；渴不止加知母、赤小豆；膿不止倍加人參、黃芪、當歸；潰後反痛加熟附子、沉香；虛煩不睡者倍人參、熟地黃、遠志、棗仁。

芩連二陳湯

芩連二陳湯半夏，甘桔連翹花粉芩，木香牛子夏桔草，消痰散核效如神。

治瘰癧生於少陽部分，項側結核，外皮漫腫，色紅微熱。或至缺盆高骨上下發腫，形長堅硬作痛，名曰馬刀。初起並宜服此，已成氣弱者不宜。

黃芩　黃連　陳皮　茯苓　半夏　甘草　桔梗　連翹　牛蒡子　花粉各一錢　木香三分　夏枯草二錢

薑三片，水二鍾，煎八分，食後服。渣再煎，臨睡服。

散腫潰堅湯

散腫潰堅芩芍歸，升柴膽草葛根隨，知翹連柏三棱朮，昆布甘花粉莫遺。

治瘰癧馬刀瘡，堅硬如石，或在耳下，或在缺盆，或在肩上，或在脅下，皆手、足少陽經症。又發於下頰，或在頰車，堅而不潰；或已破流膿，又屬足陽明症也。此治有餘症而效多，不足症而效少。

黃芩八分　白芍　當歸　龍膽草　桔梗　知母酒炒　黃柏酒炒　昆布　天花粉各五分　連翹　葛根　炙甘草　黃連　三棱酒攔炒　廣木各三分　柴胡四分　升麻三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後服。臨服入酒一小杯亦效。此藥可爲末，煉蜜爲丸桐子大，每服八十丸，即散腫潰堅丸，治症同前。臨睡，食後俱白滾湯下。

升麻散堅湯

升麻散堅湯甘草，莪朮三棱陳桔連，葛根龍膽夏枯等，芎芍歸翹芩共煎。

治瘰癧繞頸或至頰車，屬足陽明，核深遠陷，陷曲肉底，又屬足少陰，俱作腫塊，堅硬大小不一。

升麻　甘草　莪朮　三棱　陳皮　桔梗　黃連　龍膽草　葛根　川芎　白芍　夏枯草　連翹　黃芩　當歸各五分　天花粉有痰加

水二鍾，煎八分，食後熱服。再用上藥加倍爲末，蜜丸綠豆大，每百丸，黃酒臨睡服，頭不枕更妙。

夏枯草湯

夏枯草湯歸朮陳，桔甘生地貝母芩，香附柴胡芷芍能，加上紅花效若神。

治瘰癧馬刀，不問已潰未潰，或已潰日久成漏，形體消瘦，飲食不甘，寒熱如瘧，漸成癆瘵並效。

夏枯草二錢　當歸三錢　白朮　茯苓　桔梗　陳皮　生地　柴胡　甘草　貝母　香附　白芍各一錢　白芷　紅花各三分

先用夏枯草，水三碗，煎至二碗，濾清。同藥煎至八分，食後服。將藥渣同前夏枯草渣共再煎六七分，臨臥時入酒半小鍾和服，宜食淡味物件。

活血化堅湯

活血化堅湯朴芷，芎歸貝芍桔針蠶，花粉銀花陳皮草，乳香靈脂共成緣。

治一切瘰癧及瘿瘤、痰核，初起未潰膿者並效。

防風　赤芍　歸尾　天花粉　金銀花　貝母　川芎　皂角刺　桔梗各一錢　僵蠶　厚朴　五靈脂　陳皮　甘草　乳香　白芷梢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臨服用酒一小杯，食後服。

逍遙散

逍遙散當歸芍藥，白茯苓香附柴胡，牡丹皮薄荷甘草，雲片术女病甚扶。

治婦人血虛，五心煩熱，肢體疼痛，頭目昏重，心忡頰赤，口燥咽乾，發熱盜汗，食少嗜臥，及血熱相搏，月水不調，臍腹作痛，寒熱如疟，及治室女血弱，榮衛不調，痰嗽潮熱，肌體羸瘦，漸成骨蒸。

當歸　白芍　茯苓　白术　柴胡各一錢　香附八分　丹皮七分　甘草六分　薄荷　黃芩有熱加，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服。有寒加薑三片，棗二枚。

通治瘰癧方

通治瘰癧瘡腫陳术，柴桔芎歸白芍翹，苓芷藿香夏枯草，甘草半夏附相饒。

治瘰癧不分新久，表裏、虛實及諸痰結核並效。

陳皮　白术　柴胡　桔梗　川芎　當歸　白芍　連翹　茯苓　香附醋炒　夏枯草　黃芩各一錢　藿香　半夏　白芷　甘草各五分

薑三片，水二鍾，煎八分，入酒一小杯，臨睡時服。

芎歸養榮湯

芎歸養榮湯芷术，參芍砂仁熟地黃，五味茯神丹遠志，麥冬甘草共煎嘗。

治瘰癧，流注及一切不足之症。不作膿，或不潰，或已潰不斂，或身體發熱惡寒。肌肉消瘦，飲食少思，睡臥不寧，盜汗自汗，驚悸恍惚，並皆治之。

當歸身二錢　人參　黃芪　白术　川芎　白芍　熟地各一錢　五味子　麥門冬　遠志　甘草　茯苓各五分　牡丹皮　砂仁各二分

水二鍾，薑三片，棗二枚，煎八分，食遠服。

冰蝉散

冰蝉散內用田螺，砒塊將來紙麵糊，龍腦硇砂爲細末，總將津拌患頭塗。

治瘰癧日久，堅核不消，及服消藥不效者。用此點落癧核，如馬刀根大面小及失榮等症忌用。

大田螺五枚，去殼，日中線穿，曬乾　白砒一錢二分，麵裹煨熟　冰片一分　硇砂二分

用曬乾螺肉切片，同煨熟。白砒碾爲細末，加硇片再碾，小罐密收。凡用時先用艾炷灸核上七壯，次後灸瘡起泡，以小針挑破，將前藥一二釐津唾調成餅，貼灸頂上，用綿紙以厚糊封貼核上，勿動泄氣。七日後四邊裂縫，再七日其核自落，換搽玉紅膏，內服補藥兼助完口。

此藥又治癭瘤患大蒂小及諸般高突、異形難狀者並效。

紫霞膏

紫霞膏品不多般，銅綠松香一處攢，煎入麻油如紫漆，百般頑症貼當安。

治瘰癧初起，未成者貼之自消，已成未潰者貼之自潰，已潰核存者貼之自脫。及治諸色頑瘡、臁瘡、濕痰、濕氣、新久棒瘡，疼痛不已者並用之。

明淨松香淨末，一斤　銅綠淨末，二兩

用麻油四兩，銅鍋內先熬數滾，滴水不散，方下松香熬化，次下銅綠，熬至白煙將盡，其膏已成，候片時傾入磁罐。凡用時湯內頓化，旋攤旋貼。

琥珀膏

琥珀膏內桂防歸，松脂朱砂木鼈隨，丁木二香蓽麻子，木通白芷共相宜。

治瘰癧及腋下初如梅子，結腫硬強，漸若連珠，不消不潰。或潰膿水不絕，經久不瘥，漸成漏症。

琥珀一兩　木通　桂心　當歸　白芷　防風　松脂　朱砂　木鼈肉　蓖麻肉各五錢　丁香　木香各三錢　麻油二斤二兩　黃丹飛炒，十四兩

先用琥珀、丁香、桂心、朱砂、木香爲細末，其餘爲咀，浸油內七日，入鍋內慢火熬至群藥焦黃爲度，絹濾淨油，徐下黃丹，以柳枝手攪，候至膏成，滴入水中，軟硬得中，掇下鍋來，以盆頓穩，攪至煙盡，方下群攪勻，磁器盛之，臨取少許攤貼。

大紅膏

大紅膏血竭銀朱，硝石章冰味不殊，輕粉南星並石礦，乳香貓骨效堪塗。

治瘰癧、痰核，結塊不分新久，但未穿破者並效。

南星二兩　銀朱　血竭　硝石　朝腦各三錢　輕粉　乳香各二錢　貓頭骨一具，煅　石灰一兩，用大黃三錢，切片同炒，石灰紅色去大黃

右共爲細末，陳米醋熬稠，調藥敷核，三日一換。敷後皮嫩微損者，另

換紫霞膏貼之，其核自消。

火針法

火針之法獨稱雄，破核消痰立大功，燈草桐油相協力，當頭一點破凡籠。

治瘰癧，痰核，生於項間，初起堅硬，或如梅李，結聚不散，宜用此法針之，插藥易消，用縫衣大針二條，將竹箸頭劈開，以針雙夾縫內，相離一分許，用紅紮定。先將桐油一盞，用燈草六七根油內排勻點著，將針燒紅，用手指將核捏起，用錢當頂刺入四五分，核大者再針數孔亦妙。核內或痰，或血，隨即流出，候盡以膏蓋之。次日針孔必漸作膿，輕者用黃線藥插之。核堅硬者，用冰蝌散糊打成條，曬乾，插核針孔內，外以糊紙二重封固。次日，其核發腫作痛不妨，乃藥氣攻入於內，又至七日外，自然核外裂開大縫。再至七日，其核自落，蔥湯洗淨。孔大換用玉紅膏搽入，外以膏蓋，內服益氣養榮湯或十全大補湯加香附。兼戒勞動、氣惱、房事、發物、煎炒、海腥等件。

三品一條槍

三品一條槍最靈，雄礬砒信少人聞，加上乳香爲線藥，疔疽瘰癧盡承平。

上品錠子去十八種痔，中品錠子去五漏，翻花、癭瘤、氣核，下品錠子治瘰癧、疔瘡、發背、腦疽等症。此爲古之三品錠子，但藥同而分兩不同，治病故有分別。今注一條槍，本方三品以下之症，並皆用之，俱各相應。況又藥品簡易而不繁，是曰三品一條槍之說也。凡同志者隨試而用之。

明礬二兩　白砒一兩五錢　雄黃二錢四分　乳香一錢二分

砒、礬二味，共爲細末，入小罐內，加炭火煅紅，青煙已盡，旋起白煙，片時約上下紅徹住火。取罐頓地上一宿，取出約有砒、礬淨末一兩，加前雄黃二錢四分，乳香一錢二分，共研極細，厚糊調稠，搓成如線條陰乾。凡遇前症有孔者，紉入孔內。無孔者，先用針放孔竅，早晚插藥二次，插至三日後，孔大者每插十餘條。插至七日，患孔藥條滿足方住。以後所患四邊自然裂開大縫，共至十四日前後，其疔核、瘰癧、痔漏諸管自然落下，隨用湯洗，搽上玉紅膏，虛者兼服健脾之藥。

瘰癧酒藥方

治年久瘰癧結核，患生滿項，頑硬不穿破者服。

鶴風草半斤　忍冬藤六兩　野蓬蒿四兩　野菊花四兩　五爪龍三兩　馬鞭草一兩五錢

右藥切碎，用老酒十五斤，袋貯藥懸於酒內，封口，煮三香爲度。取起水頓，浸一伏時，初服盡醉出汗爲效。已後隨便應之，其酒一料，病愈不發。

《外科大成・瘰癧》　瘰癧結核於頸前項側之間，小者爲瘰，大者爲癧，連續如貫珠者爲瘰癧。始起始於少陽經，次延及於陽明經頰車等處，再久之則延於缺盆之下，形長如蛤，色赤而堅，痛如火烙，屬三焦經，名曰馬刀，又甚於癧也，此由三焦肝膽三經怒火風熱血燥而生，或肝腎二經風熱虧損所致。

初起寒熱煩痛者，此肝火風熱而氣病也。用小柴胡湯，加膽草、梔子、芍藥、當歸。因怒腫痛或發熱者，用小柴胡湯，加青皮、木香、桃仁、紅花。若寒熱止而核不消者，此肝火燥而血病也。用加味逍遙散以清肝，六味地黃湯以滋腎。如肝脈弦緊腎脈洪數者，由腎水不能生肝也。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以滋化源。如痰盛痞滿右關脈弦者，經脾土虛而肝木乘之也，用六君子湯加芎、歸，次仍用補中益氣湯。至將潰已潰，用神效瓜蔞散、益氣養榮湯，間服之。如潰之膿清者，須大補之。《機》云：此不因膏粱丹毒火熱之變，由虛勞氣鬱之所致。治宜補形氣，開鬱結，調經脈，瘡自消散，不待汗之下之而自愈也。是以始終之治，惟以補氣血以滋化源，慎用追蝕悍懶等藥，雖然若至膿稠時必用追蝕等藥一劑，癧毒去而瘡口自斂，諸癧已消，惟一核尚存者，必用追蝕藥一服，其核自消。若氣血壯而脈沉實者，即用追蝕藥一服，毒一下，隨服補劑調理。蓋瘰癧之毒，莫不有根，地膽蟲貓，製度有法，能使其根從小便中出，雖曰悍懶，能助王道之治，相濟成功，是在治者神而明之，變而通之，然非概用之通論也。獨婦人患此者居多，蓋因其性急躁，其氣怫鬱，其心執滯而然也。若小兒則內無七情所干，是由外受風熱氣血相搏所致，忌用燥毒等藥，宜大聖散、連翹丸、天竺黃丸，調其內並兼外治，自然獲效。有嬰兒落草時項間即有三五枚者，緣兒於胞中其母多怒，兒稟其氣所致，當治其母，用藥同前。

書有風毒熱毒氣毒之異，瘰癧筋癧痰癧之殊者，俱發於項而相似，惜乎未詳。予爲癧由內傷所致，其形小，其發緩，無疼痛，計以月年，毒由外感所致，其形大，其發暴，多腫痛，日不待時爲異耳。治癧則從本門調理，治毒則於項部門參攷。

以形而言之，生左耳根名蜂窠癧，生右耳根名惠袋癧，遇怒即腫名氣癧，

核痛紅腫名血癆，筋縮如貫珠者名筋癆，小而多癢名風癆，遶項生者名蛇盤癆。頷紅腫痛名燕窩癆，延及胸腋者名瓜藤癆，延及遍身紅活易潰者名痰癆，生乳房兩胯軟肉等處名癇瘍癆，灌注四肢遍身自潰相穿者名流注癆。已上諸癆，推之動，爲無根，屬陽，宜兼外治。如後方針灸敷貼蝕腐吸膿等法是也。膿稠者易治，膿清者難治，無膿者不治。獨生一個在總門者名單窠癆，一包十數個者名蓮子癆，核上堆核者名重臺癆，堅硬如磚者名門閂癆，形如荔枝者名石癆，如柱木者名木癆，如黃豆結簍者名鎖項癆，如鼠形者名鼠癆。已上諸癆，推之不動，爲有根，屬陰，皆不治之症也。切忌針砭及追蝕等藥，致難收斂。

按右症宜究其原，施其治，稽其形，命其名，從本引末，針灸隨宜，方能獲效，非易易也。

瘰癧主治方

加味小柴胡湯　治肝膽二經部位熱毒瘰癧，及一切瘡瘍，發熱潮熱，並小腹脇股結核囊癰便毒，或耳內耳下生瘡。

柴胡　黃芩炒，各二錢　人參　半夏　膽草　梔子　當歸　白芍各錢二分　甘草六分

用生薑三片，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溫服。

加味逍遙散　治婦人血虛，五心煩熱，肢體疼痛，頭目昏重，心忡頰赤，口燥咽乾，發熱盜汗，食少嗜臥，及血熱相搏，月水不調，寒熱如瘧，臍腹作痛。並治室女血弱，榮衛不調，痰嗽潮熱，肌體羸瘦，漸成骨蒸等症。

當歸　白芍　白朮　茯苓　柴胡各一錢　薄荷五分　甘草六分　丹皮七分　香附八分　有熱加黃芩五分　生薑三片　紅棗二枚

用水二鍾，煎八分，食遠溫服。

加味八珍湯　治瘰癧虛弱者甚驗。

白朮一錢五分　人參　茯苓　當歸　川芎　白芍　熟地　陳皮　貝母　桔梗　何首烏　射干各一錢　黃芪八分　連翹七分　玄參七分　金銀花一錢　夏枯草二錢　山茨菇　甘草各五分

用水二鍾，酒一鍾，煎八分，臥時服。

家傳消癧丸

天花粉搗爛水浸三日，取沉者曬乾，用四兩　綠豆粉四兩，用薄荷葉蒸過　香附米童便浸二兩　貝母一兩　茯苓二兩　白朮一兩　柿霜四兩　牛皮膠三兩　牡蠣煅　百合　山茨菇　杏仁各二兩　細茶　粉草各一兩　青黛六錢　硼砂三錢　白礬二兩

右爲末，煉蜜爲丸，綠豆大，每日二服，每服二錢，俱白滾水送下。

消癧單方　用蛇游草，南人呼爲過山龍，北人呼爲娘娘拳頭，即茜草苗也，別名地蘇木，秋月採梗葉，冬月取子，每二觔浸乾燒酒十觔，入磁罐內封口，重湯煮三香，埋土內七日，取酒，早晚各飲一二杯。未潰者即消，已潰者速愈。

又方　甘草四兩，生薑取汁四兩，二味入四料南酒瓶內，取白花菜汁即鮮夏枯草汁搗爛絞汁入瓶，以瓶滿爲度，封口，重湯煮一香，取出去渣，食後服，二服即消。

瘰癧拔根方　蟹貓七個，去頭足並翅，同糯米炒，以米黃黑色爲度，取貓爲末聽用。用雞蛋一個，鑽一孔，用銀簪攪勻，入蟹貓末於內，再攪勻。另取雞子殼補口，綿紙粘固，再用粗紙包七層，水濕透聽用。取土茯苓四兩，擇小而扁者爲佳，若長而大者爲奶肩，有毒，故不用。加菜豬肉半觔，煎湯聽用。於五更時，將藥蛋用粗糠火煨熟，乘熱食之，以前土茯苓肉湯送下，三日後，小腹脹痛，以益元散推之，如尚未利，再飲熱水摧之。毒根從小便下，形如圓眼如爛肉，其根下，其癧自消，甚驗。或以木通、滑石、青黛之類導之，青黛善解蟹貓之毒。

瘰癧灸法　宜灸肘尖七壯，三次除根。

一灸金門穴二七壯。一灸脊十一椎，對臍是穴，灸九壯。

陵漢章用土炒川山甲、蟹貓等分，和艾爲炷，黃豆大，於患處隔蒜灸之，或明灸之。予用陽燧錠子於核上灸七壯，貼紺珠膏，出水些須，其核即消。

馬刀堅硬如石，痛引頸項者，灸劍巨穴三七壯。

凡灸後其核不消者，須塗蝕藥，以除其根，腐去其核方能收口，如三品一條槍、貴金錠子之類。

瘰癧敷藥　用獨核肥皂子，擇新到者，用好醋浸一宿，次日文火煮透，搗爛如泥，罨腫處發，微腫微痛，漸消。

癧瘡吸膿法　治癧瘡久潰，淋漓不能收口，先用木綿做圈，圍墊瘡口，次用小錫葫蘆，或竹筒，要三個聽用。取乾燒酒觔半，大黃一兩煎滾，傾入葫蘆

內，浸滾水中煮，酒滾即傾出，急合於瘡口上，吸取其膿，少時取起。又將別個葫蘆照樣合之，如式輪流，合吸五七十次，以見鮮血爲度。次用絲綿燒灰敷口，自愈。其相連未潰者，經此一吸，亦隨而愈矣。

洗癰瘡方　破爛頑腐，久不收口者。

蘇油煎滾，乘熱用綿裹指尖蘸油，熱抹患處十數次，次用生肌等藥。

一用雄黃、白礬、硃砂各一兩，真阿魏六錢，爲末，每用三五錢，衝滾水二大鍾洗之。

搽癰瘡單方　陳年醬瓜蒂，隨瘡口大塞之，極痛，須忍之，半日取出，瘡自痊愈。

一用豬膽汁加輕粉末少許，令勻，不時塗之，瘡痛流黃水，久久痊愈。

一搗馬齒莧敷之。一取葛條燒存生爲末，香油調敷。【略】

白龍膏　貼鼠瘡立驗。

蘇油二十兩　大附子二個　川山甲十片　杏仁五十粒　槐白皮一片

浸十餘日，煤枯濾去渣，入血餘一團，蝦蟆一個，白花蛇一條，徐徐煎化。再濾渣淨，入飛黃丹十兩，成膏，加乳香、沒藥各二錢。

紺珠膏　瘰癧已潰未潰。見首卷膏藥門。

原膏內倍用阿魏、麝香，再加蟾酥、銅綠。

大聖散　治小兒風毒瘰癧，癮疹風丹。

羌活　升麻　薄荷　防風　荊芥　玄參　黃芩　大黃　甘草　或加連翹

等分，水煎服。

連翹丸　治小兒瘰癧。

連翹　獨活　桑白皮　白頭翁　丹皮　防風　黃柏　淡豆豉　肉桂

秦艽各五錢　海藻一錢五分

爲末，蜜丸，用燈心湯下。

天竺黃丸　治小兒身熱咳嗽，氣喘痰壅，並急慢驚風。今取之治瘰癧痰核，其功甚捷。

南星　半夏各二錢　天花粉　貝母各二兩

合一處，用薑湯煮過，炙乾爲末，煉蜜丸，用燈心湯送下。

《馬評外科證治全生集・瘰癧治法》　瘰癧生於項間，初起一小塊，不覺疼癢，在皮裏膜外。漸大如桃核，旁增不一，皮色不異者，以子龍丸，每服三分，淡薑湯每日送服三次，至消乃止。倘小孩不善服丸，取小金丹，每日一丸，用布包放石上，隔布敲細入杯，取冷陳酒三四匙浸化，用銀物研，臨臥以熱陳酒衝服，醉蓋暖取汗，服消乃止。數年內忌食香橙，食則復患。

馬曰：瘰癧皆不足之症，有陰虛肝火凝結者，有脾虛痰氣凝結者，有風痰濕相結者。子龍丸乃化痰泄水之峻劑，祇可施於壯實之人，但有一二核堅硬者，可服，亦不宜多投，致傷氣血。

凡瘰癧內有潰爛，間有成膿未潰者，亦有未成膿者，須服犀黃丸。止其已潰之痛，鬆其成膿未潰之脹，消其未成膿之核。已成膿者，用咬頭膏穿之，日服溫補、祛痰、通腠、活血、壯氣之劑，外貼陽和解凝膏而愈。

馬曰：不得日進溫補，當養陰兼以清肝。潰久不斂，用歸芍六君治之最宜。

凡瘰癧延爛至肩胸脇下，不堪之極者，須用洞天救苦丹三服，犀黃丸六服，服有規法(鳴)(載)前。服完，九日後皮色變白，孔內紅活，接服大棗丸，肌肉漸長，用生肌散日敷收功。

馬曰：瘰癧非毒不得以洞天救苦丹治之。

凡瘰癧爛至咽喉，如飲熱湯，外覺熱痛者，乃危險至極。倘稍遲，則爛穿咽喉不救。急取柴心一根，量本人中指，量其三指，共積一薪。隨其長短，男左女右，就手之左右，即在手下突出之骨，正中骨頂之處定準，一直量上盡頭，以墨記。取艾圓連灸三壯，膏掩，可保咽喉不穿。收功之法，前已列明。敷藥有訣陳左，未成膿者灸則可消，爛潰者可斂，赤貧人用之。有訣：瘰癧爛潰不堪言，爛至胸腰連耳肩。荊芥根煎溫復洗，瘡中紫塊莫針穿。犀黃大棗丸神效，日服日洗日敷痊。樟腦腰黃等細粉，麻油調掃肉新鮮。

《瘍科會粹・瘰癧、馬刀》　《集驗》云：夫瘰癧瘡者，有風毒、熱毒、氣毒之異，瘰癧、結核、寒熱之殊。其證皆由忿怒氣逆，憂思過甚，風熱邪氣內搏於肝經。蓋怒傷肝，肝主筋，故令筋縮，結蓄而腫也。其候，多生於頸項胸腋之間，結聚成核，初如豆粒，後若梅李，累累相連，大小無定，初覺憎寒壯熱，咽項強痛，腫結不消者，便當服散腫潰堅湯，或五香連翹漏蘆湯之類散之。或用牡蠣大黃湯疎利三二行，瘡止可用十香膏之類貼之，及諸淋洗敷貼等藥治之，庶得消散。若不散，可用內消丸之類消之，或隔蒜灸之。仍斷慾

息氣，薄滋味調理之。不然，恐日久變生寒熱咳嗽而成勞瘵之疾，不可治矣。又有馬刀瘡，亦生於項腋之間，有類瘰癧，但初起，其狀如馬刀，赤色如火燒烙極痛，此瘡甚猛，宜急治之。不然，多成危殆也，臨證辨之。

丹溪云：夫瘰癧，初發必起於少陽經，不守禁戒必延及陽明經，大抵食味之厚，鬱氣之積，曰毒，曰熱，皆此二端招引變換，須分虛實。彼實者固易治，自非痛斷厚味與發氣之物。雖易亦難，殊爲可慮。以其屬膽經，主決斷，有相火，而且氣多血少，婦人見此，若月經行不作寒熱，可生；稍久轉爲潮熱，其證危矣。自非斷慾絕慮，食淡，雖神聖不可治也。

《醫通》：婦人瘰癧，多因憂思鬱怒，傷損肝脾，累累然如貫珠，多生於耳之前後，項側胸脇間，若寒熱腫痛，迺肝經氣鬱而爲病，不可峻用瀉藥，加味逍遙散。若寒熱既止而核不消，迺肝經之血亦病，四物湯加白朮、茯苓、柴胡、丹皮。若飲食減少，經事不調，爲脾胃虧損，六君子加香附、丹皮、柴胡、當歸。若初生如豆粒，附著於筋肉，色不變，而後漸大腫痛，內熱口乾，精神倦怠，久不消潰，迺肝脾虧損，逍遙散、歸脾湯，健脾土，培肝木。切不可輕用散堅追毒之劑，誤下之，必犯病禁，經禁。若久潰，脈浮大，邪火盛也。面色皎白，金剋木也。皆難治。凡風木之病，但壯脾土，則木自不能剋矣。若行伐肝，則脾胃先傷，而木反來侮土矣。

《類經》：瘰癧者，其狀，累然而歷貫上下也，故於頸腋之間，皆能有之。因其形如鼠穴，塞其一，復穿其一，故又名爲鼠瘻。蓋以寒熱之毒，留於經脈，所以聯絡不止。

載復菴云：瘰癧之病，皆血氣壅結，根在臟腑。多結於頸項之間，纍纍大小無定，發作寒熱，膿血潰爛，或此沒而彼起，宜於隔宿用米飲調下桂府滑石二錢，鐘動時進黑白散，必有物如葡萄肉從小便出，至數枚，其腫核則愈。迺常服四七湯加木香，或蘇子降氣湯。其匝頸者，俗名蟠蛇癧，難治。

薛新甫云：瘰癧之病，屬三焦、肝膽二經，怒火風熱血燥，或肝腎二經精血虧損，虛火內動，或恚怒氣逆，憂思過甚，風熱邪氣內搏於肝。蓋怒傷肝，肝主筋，肝受病則筋纍纍然如貫珠也。其候，多生於耳前後項腋間，結聚成核。初覺憎寒惡熱，咽項強痛。若寒熱煩痛者，此肝火風熱而氣病也，用小柴胡湯以清肝火，並服加味四物湯以養肝血。若寒熱既止而核不消散者，此肝經火燥而血病也，用加味逍遙散以清肝火，六味地黃丸以生腎水。若腫高而稍軟，面色痿黃，皮膚壯熱，膿已成也，可用針以決之及服托裏之劑。若經久不愈，或愈而復發，膿水淋漓，肌體羸瘦者，必純補之劑，庶可收斂。否則變成九瘻。《內經》曰：陷脈爲瘻，留連肉腠，即此病也，外用豆豉餅，琥珀膏以驅散寒邪，補接陽氣，內服補中益氣湯、六味丸以滋腎水，培肝木，健脾土，亦有可愈者。大抵肝膽部分結核，不問大小，其脈左關弦緊，右尺洪數者，迺腎水不能生肝木，以致肝火燥而筋攣，須用前藥以滋化源，是治其本也。

《外臺秘要》云：肝腎虛熱則生癧。《病機》云：瘰癧，不係膏粱丹毒火熱之變，因虛勞氣鬱所致，止宜補形氣，調經脈，其瘡自消散。蓋不待汗之、下之而已也。其不詳脈證，經絡，受病之異者，下之則犯經禁，病禁，虛虛之禍如指諸掌。若脈洪大，元氣虛敗，爲不治。若面㿠白，爲金剋木，亦不治。若眼內赤脈貫瞳仁，見幾條則幾年死，使不從本而治，安用伐肝之劑，則誤矣。蓋伐肝，則脾土先傷，脾傷則損五臟之源矣，可不慎哉。

按《脈經》云：人年五六十，其脈浮大者，寸挾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癭者，皆爲勞得之，可見瘰癧之證，多起於虛也。薛氏之論，可爲典要，故詳著之。

《全書》：馬刀瘡與瘰癧同條，少陽膽經主之，此二經亦多氣少血，或在耳之前後，或在耳下連及頤頷，或在胸及胸側，或在兩脇，久堅不潰，皆謂之馬刀瘡也。故多堅少軟，膿白如稀糊，似泔水狀，治者求水清可也。形表如蛤者，爲馬刀瘡。【略】

《入門》：生頸前項側結核，如大荳，如銀杏，曰瘰癧。生胸脇腋下，堅硬如石，形如馬刀蟲，曰馬刀。多氣少血之病，總皆手足少陽相火所主。蓋耳前後與缺盆，肩上胛下，屬足少陽部分，延及頰項、頰車與頸，屬足陽明部分，延及胸中、中府、雲門肺經部分者，死。風癧，尖而小。熱癧，煩腫赤色，又名血癧，推動滑軟。氣癧，圓而動。又有鼠殘癧，大小不一。經年成瘻者，與痔漏之漏相同，但在頸則曰瘰漏，在痔則曰痔漏。治法則一。初起者，宜溫散風冷及行腎經濕熱邪水，久則大補氣血兼用熏洗、平肌、塞竅之藥。古方白蛇散，治瘰癧成漏，以其有牽牛，能利腎經惡水，免至淋漓穿穴，但利後當量體調治，痛節酒色財氣。女人調經及經閉無潮者，可治。經閉或有潮，或咳者，死。

《正宗》：夫瘰癧者，有風毒、熱毒、氣毒之異，又有痼癧、筋癧、痰癧之殊。風毒者，外受風寒，縛於經絡。其患，先寒後熱，結核浮腫。熱毒者，天時亢熱，暑中三陽，或內食膏粱厚味，釀結成患，色紅微熱，結核堅腫。氣毒者，四時殺厲之氣，感冒而成。其患，耳項胸腋，驟成腫塊，令人寒熱，頭眩項強作痛。瘰癧者，纍纍如貫珠，連接三五枚，此不足寒熱。其患，利於誤食蟲蟻、鼠殘不潔之物，又或汗液宿茶陳水混入而餐。其患，先小後大，初不覺疼，久方知痛。筋癧，憂愁思慮，暴怒傷肝。蓋肝主筋，故令筋縮，結蓄成核，生於項側筋間，形如棋子，堅硬，大小不一，或陷或突，久則虛羸，多生寒熱，勞怒則甚。痰癧者，飲食冷熱不調，饑飽喜怒不常，多致脾氣不能傳運，遂成痰結。初起，如梅如李，生及遍身，久則微紅，後必潰破，易於收斂。凡觀此證，別其風毒者，散其風，除其濕，如防風解毒湯之類是也。熱毒者，清其脾、瀉其熱，連翹消毒飲之類是也。氣毒者，調其血，和其氣，藿香正氣散之類是也。瘰癧者，散其堅，和其血，散腫潰堅湯之類是也。筋癧者，清其肝，解其鬱，柴胡清肝湯之類是也。痰癧者，豁其痰，行其氣，芩連二陳湯之類是也。又有寡婦、尼僧、鰥夫、庶妾，志不得發，思不得遂，積想在心，過傷精力，此勞中所得者，往往有之，最爲難治。有此，先養心血，次開鬱結，益腎安神，疎肝快膈，如歸脾湯、益氣養榮湯，俱加香附、青皮、山梔、貝母、木香之類是也。又男人不宜太陽青筋，潮熱欬嗽，自汗盜汗；女人又忌眼內紅絲，經開骨蒸，五心煩熱。男婦有此，後必變爲癆瘵，難治之證。但此體實者，初起，可服散腫、潰堅、攻利之藥，得效者，十中三四。有不察虛實，盡劑追伐，損傷元氣，致成壞病者，十有八九，此非患者之命，自出醫人之手。又常見斑蝥、牽牛、巴霜、大黃追蝕等用，往往致其危亡者多矣，切宜戒之。

《心悟》：瘰癧者，肝病也。肝主筋，肝經血燥有火，則筋急而生瘰，瘰多生於耳前後者，肝之部位也。其初起，即宜消瘰丸散之，不可用刀針及敷潰爛之藥。若病久已經潰爛者，多貼普救萬全膏，內服消瘰丸，並服逍遙散，自無不愈。更宜戒惱怒，斷煎炒及發氣、閉氣諸物，免致膿水淋漓，漸成虛損。患此者，可毋戒歟。【略】

流注癧，婦人多有之，其性急躁，其氣怫鬱，其心執著。初生在項，破後膿注四肢，遍體結毒如梅李狀，是名流注癧也，又名千歲瘡。宜服托裏救苦神應丸。

托裏救苦神應丸

川烏附去皮、臍，生用　當歸酒浸一宿　沒藥　白芷　陳皮　甘草節各一兩　烏頭五兩　江黃兩半　蟬退水洗，半兩　大皂角七錠，去皮弦子

右，用皂角敲碎，水四大碗，煎至兩大碗，濾去滓，用汁一同煮烏頭、川烏，候烏頭爛爲度，擂如泥，其餘諸藥卻另爲末，和烏頭泥爲丸，如桐子大，每服六十丸，饑飽皆用薄荷湯下。若瘡既破，穿鑿孔穴，其處必生腫肉如指大，或黑或白，迺風與氣搏，宜驅風，行經，散氣之劑，以化氣調經湯主之。

化氣調經湯　與神應丸間服，治流注癧。

香附子酒浸一宿，日乾　羌活　白芷各一兩　牡蠣火煅　甘草　花粉　皂角刺各半兩　橘皮二兩

右末，每服二錢，用白湯不拘時調下，日三次。如脈有力者，先用追毒神異湯下之，卻服救苦神應丸。

追毒神異湯

辰砂　血竭各一錢　麝香一字，共研細　大黃　大甘草節各半兩，共爲咬咀，河水煎

右河水一鍾，煎至半鍾，調前末子，臨臥服之。

單窠癧者，生一箇也。發於頸項，最難治。但宜如前藥服之，日久自消。或發於顴骨，亦難治，用毒藥攻之，勿令浸漬日久。

蓮子癧，一胞裹十數枚，生於項之左右，以手觸則能轉動，尚可用藥治療。如堅硬，挨不動者，迺不可生。憎寒發熱，燥渴，凡遇此證至難治，雖精神聖，亦無如之何也已。

重臺癧，生於項頸，或左或右，初則單窠結在上或在下，重疊見之，是名重臺癧，此證藥不可療，不可針灸。若是毒行，其腫痛發渴生痰，萬死一生。害人極速，初覺有之，急用小犀丸、粉金散治之。

燕窠癧，形似燕窠，不可治。

《靈樞》：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見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肺脈微濇爲鼠瘻，在頸交腋之間，不下勝其上，其應善痿。

治療次第

初覺憎寒壯熱，咽項強痛，腫結不消者，以羌活連翹湯，又宜長服消瘰丸，卻以稜針刺破出血，以拔毒湯熱淋洗，一日洗五七次，針五七次，放蟾酥末少許於針處，上以琥珀膏貼之，更以內消膏貼之，久久自然而消也。如不散者，用鐵筒拔毒膏點破，次以下品錠子取去惡肉，可作潰瘍治之，用十宣散之類托裏。若毒攻心嘔吐者，用粉乳托裏散發出毒，此要兼針灸法同施。若以潰不愈者，宜益氣養榮湯、八物湯加柴胡、地骨皮、夏枯草、香附子、貝母，多服取效。主用錠子、藥線，必用托裏之劑服之。瘀赤腫痛，脈沉數者，邪氣實也，宜泄之，以化毒消腫和裏散加減。腫痛憎寒，發熱或拘急，脈浮數者，邪在表也，宜散表，以荊防敗毒散加減。因怒結核，或腫痛，或發熱者，宜疎肝行氣，以小柴胡湯加青皮、木香、紅花、桃仁。腫硬不潰者，宜補氣血，以益氣養榮湯。折鬱所致者，解鬱結，調氣血，以益氣養榮湯。潰後不斂者，屬氣血俱虛，宜大補，以益氣養榮湯，次用十全大補湯加香附子、貝母、遠志。虛勞所致者，宜補之，先以補中益氣湯，次以益氣養榮湯加減。因有核潰而不斂者，腐而補之，以針頭散腐之，以益氣養榮湯補之。脈實而不斂，或不消者，下之，以羌活連翹湯。腫痛發寒熱，大便秘，以羌活連翹湯，次以神仙活命飲。耳下結核，腫痛，發寒熱，宜荊防敗毒散，表證悉退，以散腫潰堅湯。潰後核不腐，以益氣養榮湯，更敷針頭散腐之。腫硬久不消，亦不作膿，服散堅敗毒藥，不應，宜灸附尖、肩尖，服益氣養榮湯而消。氣血壯實之人，脈沉實而大者，亦不覺損，方可進必效散，遇仙無比丸下其毒，若其毒一下，即止二藥，更服益氣養榮湯調理。瘡口不斂，宜用豆豉餅灸之，以琥珀膏、十香膏貼之。潰後發熱，煩燥作渴，脈大無力，此血虛也，宜以當歸補血湯，次以聖愈湯，再八物湯加貝母、遠志。每勞心過度，頸腫發熱，服敗毒藥愈甚，以補中益氣湯數劑而消。【略】

分經處治

東垣連翹散堅湯　治耳下至缺盆，或至肩上生瘡，堅硬如石，動之無根者，名馬刀瘡，從手足少陽經中來也，或生兩脇，或已流膿作瘡，或未破，並皆治之。

當歸酒洗　黃芩生　連翹　廣茂酒炒　京三稜細剉，同廣茂酒洗一次，微炒乾，以上各半兩　土瓜根酒炒　草龍膽酒洗，各二兩　芍藥一錢　柴胡根一兩　二錢　酒炒芩七錢　炙甘草六錢　黃連酒炒　蒼术各三錢

右一半爲末，煉蜜爲丸綠豆大，每服一百丸或一百五十丸。一半咬咀，每服半兩，水一盞八分，先浸半日，煎熱服。臨臥頭低腳高，去枕而臥，每口作十次嚥，留一口送下丸子，服畢如常安臥。

升陽調經湯　治繞項下或至頰車生瘰癧，此證出足陽明胃經中來也。若其瘡深遠隱曲肉低，是足少陰腎中來也。是戊土傳癸水，夫傳妻，俱作塊子，堅硬，大小不等並皆治之。或作丸服亦得。

升麻八錢　連翹　草龍膽酒炒　桔梗　黃連酒洗　葛根　京三稜酒洗，同廣茂微炒　甘草炙，各半兩　知母酒洗，炒　廣茂酒洗，炒，各二兩　黃芩酒炒，六錢　黃蘗酒炒二次，七錢

右一半作丸，煉蜜丸綠豆大，每服一百丸或一百五十丸。一半咬咀，每服半兩。若能食，大便硬，可旋加至七八錢止。水二盞，先浸半日，煎至一盞，熱服，臥身，腳在高處，去枕頭，嚥一口作十次嚥之，留一口在後，送下丸子，服藥畢，臥如常，此治法也。

散腫潰堅湯　治馬刀瘡，結硬如石，在耳下至缺盆，或至肩上，或至脇下，皆手少陽經中。及瘰癧遍下頰，或至頰車，堅而不潰，在足陽明經中所出。或二瘡已破及流膿水，並皆治之。《秘授》：及生癭瘤，大如升，久不潰者。

柴胡稍四錢　知母炒　草龍膽酒炒　昆布去土　黃蘗去麤皮，酒炒　瓜蔞根酒炒　桔梗各半兩　甘草根炙，炒　京三稜酒炒　廣茂酒洗，炒　連翹　當歸各三錢　白芍　葛根　川連各二錢　升麻六錢　黃芩稍八錢，一半酒洗，炒，一半生用

每服六錢或七錢，水二盞，先浸半日，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於臥處伸腳在高處，頭微低，每嚥一口作十次嚥，至服畢依常安臥，取藥在胸中停留故也。另攢半料作細末，蜜丸綠豆大，每服一百丸，此湯留一口送下，更加海藻半兩炒，食後量虛實加減多少服，皆倣此例。

救苦勝靈丹湯　治馬刀挾癭者，從耳下或耳後，下頸至肩上，或入缺盆中者，迺手足少陽經之分野。其瘰癧在於頰下或至頰車者，迺足陽明經之分野，受心脾之邪而作也。今將二證合治之。

黃耆一錢，護皮毛，實腠理及活血氣，又實表，補元氣，迺瘡家之聖藥也　人參三分，補肺氣，如氣短及不調而喘者加之　真漏蘆五分，勿以白頭翁代之　升麻一錢

葛根半錢，此三味俱陽明本經藥　甘草半錢，能調中，和諸藥瀉火，益胃　連翹一錢，此一味通十二經瘡中之藥，不可無者。能散血結氣聚，此瘡家之神藥也　牡丹皮二分，去腸胃中留滯宿血　當歸身三分　生地三分　熟地三分，此三味諸經中和血、生血、涼血藥也　白芍三分，如夏月倍之。其味酸，其氣寒，能補中益氣，治腹痛。如冬月，寒證勿用　肉桂二錢，大辛熱，能散結聚。如陰證瘡瘍少用之，此寒因熱用之意，又爲陰寒覆蓋其瘡，用大辛熱去之。煩躁者勿用　昆面二分，味鹹者，瘡堅硬甚者用之，鹹能軟堅也　京三稜炮，二分　廣茂三分，此二味瘡堅硬甚者用之，不硬者勿用　羌活　獨活　防風各一錢，已上三味必關手足太陽證，脊痛項強，不可回顧，腰似折，項似拔。防風辛溫，如瘡在膈上，雖無手足太陽經證亦當用之，爲能散結，去上部風邪故也　益智仁二分，如唾多者，胃不和也。或吐沫，吐食寒多者加之。無則勿用　麥芽一錢，消食健脾　神麴炒，二分，食不消化者用之　黃連炒，三分，治煩悶厚朴薑製，一錢二分，如腹脹加之　黃蘗炒三分，如有熱或腿腳無力加之，煩躁欲去衣者，此腎中伏火也，更宜加之　柴胡功同連翹，如痊不在少陽經，勿用　黍黏子三分，無腫不用

右共爲細末，湯浸蒸餅，捏作餅子曬乾，搗如米粒大，每服三錢白湯下。如氣不順加橘紅，甚者加木香少許。量病人虛實消息之，毋令藥多，妨其飲食，此治之大法也。如止在陽明分者，去柴胡、黍黏子二味，餘皆用之。如在少陽分，爲馬刀挾癭，去獨活、漏蘆、長麻、葛根，加瞿麥三分。如本人氣素弱，其病勢來時氣盛而不短促者，不可攻其平素，宜作氣盛而從病變治之權也，加黃連、黃蘗、知母、防己。視邪氣在上、中、下而用之。假令在上焦，加黃芩，半酒洗，半生用。在中焦，加黃連，半酒洗，半生。在下焦，加酒製黃蘗、知母、防己之類選而用之。如大便不通而滋其邪盛者，加酒製大黃以利之，如血燥而大便乾燥者，加桃仁泥、大黃。如風結燥不行者，加麻仁、大黃以潤之。如風瀉而大理不行，加煨皂角仁、大黃、秦艽以利之。如脈瀉，覺身有氣瀉而大便不通者，加郁李仁、大黃以除風燥。如陰寒證，爲寒結秘而大便不通者，以局方半硫丸，或加炮附子，乾薑煎，候冰冷服之。

大抵用藥之法，不惟瘡瘍一家，凡諸疾病，氣素怯弱者，當去苦寒之劑，多加人參、黃耆、甘草之類，以瀉火而補氣，餘皆倣此。

柴胡通經湯　治小兒項側有瘡，堅而不潰，免曰馬刀。亦治瘰癧。此是攻裏內消之劑。

柴胡　歸尾　生甘草　連翹　黃芩　牛蒡子　京三稜　桔梗各錢半　黃連一錢　紅花少許

食後服。

柴胡連翹湯　治男子、婦人馬刀瘡。

柴胡　連翹　知母酒製　黃芩炒，各半兩　黃蘗酒製　生地黃　甘草炙，各三錢　當歸尾一錢半　桂三分　牛蒡子二錢　瞿麥穗六錢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或五錢，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食後稍熱時時服之。

消腫湯　治馬刀瘡。

柴胡　黃芩生用，各二錢　黃連　牛蒡子炒，各半錢　黃耆　瓜蔞根各一錢半　連翹三錢　當歸尾　甘草各一錢　紅花少許

右咬咀，每服半兩，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食後稍熱服，忌酒濕麪。

表裏夾攻

羅謙甫云：曲陽縣劉禪師，善治瘡瘍瘰癧，其效更捷，授予四方：太乙膏、玉燭散、剋效散、翠玉膏，用之每每見效。

太乙膏　治癧子瘡，神效。

沒藥四錢　清油一斤　黃丹五兩　腦子研，一錢　麝香三錢　輕粉　乳香各二錢

右以清油、黃丹熬成膏，用柳枝攪，又用葱白七枝，旋旋加下，葱盡爲度。下火，不住手攪至滴水不散，卻入乳、沒、腦、麝、輕粉等味，攪勻，瓷器內盛用。

剋效散

蟾蜍四十九箇，不去翅足，炒　粳米四十九粒　赤小豆四十九粒　官桂半錢　硇砂半錢

右五味研爲細末，初服一字，次服半錢，次用三字，又次服四字，煎樟柳根湯送下，空心服，以小便淋瀝並作瀉爲效。惡心，嘔吐黃水無妨，其瘰癧日日自消矣。

玉燭散　治瘰癧自消，和血通經。

當歸　芍藥　大黃　甘草　熟地　芒硝　黃芩　川芎各等分

右爲麤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進一服，七八日效。

翠玉膏　治臁瘡。

瀝青一兩　黃占　銅綠各二錢　沒藥　乳香各一錢

先將銅綠爲末，入香油調勻，又將黃占、瀝青火上融開，次下油、銅綠，火上攪勻，將沒藥等二味，旋旋入，攪勻，用河水一碗，將藥傾在內，用手扯拔勻，油紙裹，看瘡大小，分大小塊，口嚼捻成餅子，貼於瘡上，紙封，三日易之。

羌活連翹湯　治瘰癧初發，寒熱腫痛。

防風　羌活　連翹　夏枯草　柴胡　昆布洗　枳殼　黃芩酒炒　川芎　大力子　甘草　銀花

右薄荷水煎服，次以追毒散行之，以化堅湯消之，大效。

防風羌活湯　治瘰癧發熱者。

防風　羌活　連翹　升麻　夏枯草　牛蒡子　川芎　黃芩酒製　甘草　昆布洗　海藻洗　殭蠶

右薄荷水煎。虛者加人參、當歸；實者加黃連、大黃。

加味敗毒散　治風熱上壅，頸痛，或因怒氣，憎寒壯熱，如服四五劑不退，宜服益氣養榮湯。

即荊防敗毒散加牛蒡子、玄參。

內除臟腑之本

白花蛇散　治久漏瘰癧，發於項腋間，憎寒發熱，或痛或不痛。

白花蛇酒浸軟，去皮、骨，焙乾，二兩　犀角屑　青皮　黑牽牛半生，半炒，以上三味各半兩

爲末，每服二錢，加臘粉半錢研勻，五更糯米飲調下，巳時利惡物，迺瘡之根也。更俟十餘日，再進一服，忌發風壅熱物。如已成瘡，一月可效，神驗。

楊氏家藏治瘰癧方

荊芥　白殭蠶　黑牽牛各二錢　蟾蜍二十八箇，去頭、翅、足，用大米炒

右末，臨臥時行將滑石末一錢，用米飲調服，半夜時又一服，五更初却用溫酒調藥一錢或二三錢，量強弱用。服訖，如小便無惡物行，次日早再進一服。又不行，第三日五更初，先進白糯米稀粥湯，再進前藥一服。更以燈心湯下，調琥珀末一錢重服，以小便內利，去惡物爲愈。如小便痛，用青黛一錢，以甘草湯調送下即止。

嚴氏三聖丸　治瘰癧。

丁香五十粒　蟾蜍十箇　麝香另研一錢

右末，用鹽豉五十粒，湯浸，研爛如泥，和前藥，令勻，丸如綠豆大，每服五七丸，食前溫酒送下，日進三服，五七日外覺小便淋瀝，是藥之效。或便下如青筋膜之狀，是病之根。忌濕麪毒食。

小犀角丸　常服除去根本，截其源流，應效如神，諸癧並宜服之。

犀角　青皮　黑牽牛半生，半炒　陳皮各一兩　連翹半兩

右末，用皂角二挺，去皮弦子，泡搥，以布絞取汁一碗許，又用新薄荷二斤，研，取汁，同熬成膏，以前藥末，爲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連翹煎湯食後服，間薄荷茶湯服。

遇仙無比丸　專治瘰癧。

白朮　檳榔　防風　黑牽牛半生，半炒　密陀僧　郁李仁湯泡，去皮　蟾蜍去翅足，用糯米同炒，去米不用　甘草各五錢

右末，麪糊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早晚煎甘草檳榔湯送下。服至一月，覺腹中微疼，於小便中取下癧子毒物，如魚目狀。已破者自合，未破者自消。

射干連翹湯　治瘰癧寒熱。

射干　連翹　玄參　赤芍　木香　升麻　前胡　山梔仁　當歸　炙甘草各一兩　大黃炒二兩

右，每三錢水煎，入芒硝少許，食後溫服，日再服。

內消丸　治瘡腫初生及瘰癧結核，熱毒鬱滯，服之內消矣，大效。

青皮　陳皮各二兩　牽牛八兩，取頭末二兩　薄荷葉八兩　皂角八兩，用不蛀者，去麤皮槌碎，以冷水一斗，煮令極軟，揉汁去滓，熬成膏

右將青皮、陳皮、牽牛末和勻，用前膏子和丸綠豆大，每服三十丸，食後荊芥茶、清溫水皆可下。

必效散　治瘰癧。氣血雖無虧損，內有癧核未去而不能愈。

南硼砂二錢半　輕粉一錢　麝香五分　巴豆五粒，去心膜　白檳榔一箇　蟹蝥十四箇，去足、翅，同糯米炒

右同研末，取雞子二箇，去黃，用清調藥，仍入殼內，以濕紙數重糊口，入飯甑候熱，取出曬乾研末。虛者每服半錢，實者一錢，用炒生薑，酒，五更初調服。如覺小腹痛，用益元散一服，其毒俱從大便出。胎婦勿餌。毒去後多服益氣養榮湯，瘡口自合。

《精要》云：治瘰癧用必效散與瓜蔞散相間服，神效。後有不問虛實，概用必效散，殊不知蟹蝥性猛大毒，利水破血，大損元氣。若氣血實者，用此劫之而投補劑，或可愈。若虛而用此，或用追蝕之劑，瘀肉雖去而瘡口不合，反致不救。《鈐》：此藥蟹蝥、巴豆似爲峻利，然巴豆能解蟹蝥之毒，用者勿畏。予於京師遇一富商，項有癧痕一片，頗大，詢其由，彼云：因怒而致，困苦二年，百法不應，忽有一方士與藥一服，即退二三，再服頓退，四服而平，旬日而痊。以重禮求之，迺是必效散，因修合濟人，無有不效。丹溪亦云：必效散與神效瓜蔞散相間服之，自有神效。常以二劑兼補劑用之甚妙，故錄之。但此藥雖云峻利，然癧之深者，非此不能解，故宜用之。惟氣血虛者不可用，恐其有誤也。

法製靈雞蛋　治瘰癧、馬刀腋下生者。

蟹蝥七箇，去頭翅足

右將雞子一箇，頂上敲開些小，入藥在內，紙封固了，於飯上蒸熟，取出去殼，切開去藥，五更空心和米飯嚼服，候小便通，如米泔水狀如脂，即驗也。如大便、小便不通，卻服琥珀散三二帖催之，然後常服後二藥。炒靈散、內消連羌丸尤佳。

玉屑妙靈散

滑石細研爲粉

右，每服一錢，煎川木通湯調下。

宣毒後徹其餘邪

四聖散　治瘰癧，服白花蛇散轉利後，服此藥調之，永去其根。

海藻洗　石決明煅　羌活　瞿麥穗各等分

右末，每服二錢，用米湯調下，清水盡爲度。

海菜丸　治癧生於頭項上交接，名蛇盤癧。宜早治之。

海藻菜蕎麥炒　白殭蠶微炒，去絲嘴

右，等分爲末，海藻旋炒，研篩，湯泡白梅，取肉減半，用所泡湯爲丸，桐子大，每服六七十丸，食後臨臥米飲送下，其毒自大便內泄出。若與淡菜連服爲妙。蓋淡菜生於海藻上，亦治此病。忌豆腐、雞、羊、酒、麪，日五六服。

一方　治瘰癧腫核，結硬不消及膿汁旁穿不瘥。

牡蠣用灰深培上，以炭三斤，煆，火盡取半斤爲末　甘草末二兩

右每二錢食遠以建茗同點，日二服，忌魚、酒、鮓、醬、油、鹽、海味等物。

治頸上塊動者

夏枯草六錢　甘草一錢，各爲末

右和勻，每服一錢至二錢，茶清調下，食後。

又方　治一切丈夫、婦人瘰癧。經效。

牡蠣用炭一稱，煆通赤取出，於濕地上用紙襯出火毒一宿，取四兩，玄參三兩並爲末，以麪糊丸，桐子大，早晚食後、臨臥各服三十丸，酒吞下，此藥將盡，癧亦根除。

肘後方　治頷下瘰癧如梅李大。宜速消之。

海藻一斤，酒一升，漬數日，稍稍飲之。

保命文武膏　治瘰癧。

用桑椹黑熟者二斗，布袋絞取汁，石器中熬成膏子，白湯化下一匙，日三服。

紅者曬乾爲末，湯調服。

破結散《大成》　治石癭，氣癭，血癭，肉癭，馬刀瘰癧等證。

海藻酒洗淨　龍膽草酒洗　海蛤粉　通草　貝母去心　礬石枯　昆布酒洗淨　松蘿各三錢。今以桑寄生代，效　麥麴炒，四錢　半夏麴二錢

右末，每服二錢，熱酒調，食後服。忌甘草、鯽魚、雞肉、五辛、生果。

有人於項上生癧，大如茄子，潮熱不食，形瘦，日久百方不效，後得此方，去松蘿，加真桑寄生一倍，服五日後，其瘡軟而散，熱退而愈。屢醫數人，皆效。

治瘰癧潰爛久不愈者《入門》

用鼠骨、亂髮如雞子大，以三年臘月豬脂煎，令骨、髮俱消，半塗瘡，半酒

調服，須臾，鼠子從瘡口出。

治蟻瘰《壽域》

取鮫鯉甲二七枚，爲末，以豬膏和敷之。

治乳中瘰癧初起痛《壽域》

用大黃、黃連各三兩，水五鍾，煮取二鍾半，分三服，得下即愈。

若潰爛久不治者《壽域》

用大蜈蚣一條，瓦盛燒灰研末，清油調搽三四次，即愈。

瘰癧奇方《集驗》

大鯽魚三尾，破淨，入獨核肥皂核十餘枚，以二瓦合好，兩頭泥封火煅，青煙出爲度，取出研末，每早無灰白酒調下三四錢，愈後終身忌食鯽魚、栗子，服藥時，忌煎炒、薑椒發物。

《百》：治瘰癧、痰核、流注神方。單者，消癧用酒調服。已破者，用加味五海飲數帖，酒煎調消癧散同服。

消癧散

牛膝一斤，米糠炒成珠　穿山甲一斤，壁土炒成珠　大黃好酒九蒸、九曬，取末四兩

爲末，每酒調二三錢。

加味五海飲

海藻　海粉　昆布　海石　海帶　和風柳　防風　貝母　沉香

用酒煎，每帖用消癧散二茶匙同服。

瘰癧仙方　不拘已破、未破，俱效。

當歸　防風　羌活　獨活　貝母　銀花　皂角炒　廣膠　柴胡　海石各一錢　白及　白蔹各一錢　南星八分　夏枯草二錢　蜘蛛一箇，另用打死，臨吃藥時放藥內，莫令病者見

連服二十帖即愈。

天花散

天花粉錢半　甲片炒黃色，錢一分　赤芍錢七分　白芷一錢　乳香二分　沒藥五分　貝母七分　歸尾三錢

好酒一鍾半煎。

內消瘰癧方《八牋》

鼠糞七錢　大楓子五錢　巴豆三錢

共搗細入大鯽魚肚內，用紙包縛住，再用黃泥封固，如法煅煉，煙淨取出，冷定研末，米糊丸，綠豆大，每二錢空心酒下，十日全愈。

一方　初虞世云：瘰癧，不拘已破、未破。

用牡蠣四兩，甘草一兩，爲末，每食後用蠟茶湯調服一錢，其效如神。

益氣養榮湯　治懷抱抑鬱，或氣血損傷，四肢頸項等處患腫，不問軟硬，赤白腫痛，或潰而不斂。

人參　茯苓　陳皮　貝母　香附子　當歸酒拌　川芎　黃耆鹽水拌炒熟地酒拌　芍藥炒，各一錢　甘草炙　桔梗各五分　白术炒二錢　柴胡六分　薑水煎服。

散腫潰堅丸　治瘰癧、馬刀瘡，服益氣養榮湯不能消散者，服此丸五日，又服益氣湯五日，如此相兼服之，不應，以針頭散敷之。

知母　黃蘗各酒拌炒　天花粉酒拌　昆布酒洗，炒　桔梗　廣茂酒拌炒連翹　黃連炒　京三稜酒炒　葛根　白芍各三錢　升麻　歸尾酒拌　柴胡　甘草各一錢　草龍膽四兩，酒炒　黃芩一錢五分，一拌酒炒，一半生用

蜜丸綠豆大，每服一百丸或一百五十丸，沸湯下。

補陰八珍湯　治瘰癧等瘡，屬足三陰虛者。

當歸　川芎　熟地　白芍　人參　白术　茯苓　甘草　黃蘗酒炒黑知母酒炒，各七分

夏枯草湯　治瘰癧、馬刀，不問已潰未潰，或日久成漏。

夏枯草六兩

水三碗，煎至七分，去滓，食遠服。此生血，治瘰癧之聖藥。虛甚當煎濃膏服，並塗患處，多服益散，兼十全大補湯加香附、貝母、遠志尤善。

許學士云：夏枯草大治瘰癧，散結氣，有補養厥陰血脈之功，而經不言，觀其能退寒熱，虛者盡可倚仗。若實者以行散之藥佐之，外施艾灸，亦漸取效。此草三四月開花，夏至邊便枯。蓋稟絕陽之氣，得陰則枯耳，世人不知，故表而出之。

粉金散

黃蘗　草烏各等分

爲末，蜜調敷之。

敗散瘰癧方　神效。

白膠香　海螵蛸　降真香用心，無土氣者

右等分爲末，摻患處，外以水紙掩之，一夕而退。

又方　已破者。

蜜蜂二十一箇　蛇蛻七分半　蜈蚣二條，端午前收者

用香油四兩，將前三藥入油，文武火熬成，入光粉二兩，用桑枝七條，如筋大者，急攪候冷，出火氣，七晝夜方可用紙攤貼。已上二方，得於義門鄭氏，累驗，不須服藥，貼上五七日便消。

生肌乾濃散　治瘰癧馬刀，濃汁不乾者。

黃連　貝母　降香燒存性　白及　海螵蛸　五倍炒黑　蕓香各五錢　輕粉五分

爲末，用藥水洗，次掭此末，外貼膏藥。

如神散　治瘰癧已潰，腐肉不去，瘡口不合者。

白礬煅三錢　松香溶傾地上，一兩

爲末，掭少許於瘡口上，外貼膏藥。

三品錠子

上品　治一切痔漏。

白礬二兩　信石一兩零五分　乳香　沒藥各三錢半　雄黃三錢

中品　治五漏六瘤，氣核瘰癧。

白礬二兩　信石一兩三錢　乳香　沒藥各三錢　雄黃二錢

下品　治瘰癧氣核，惡瘡六瘤。

白礬二兩　信石一兩五錢　乳香　沒藥各三錢半　雄黃一錢

右三品俱同製度，先將信石打碎如豆大，置甘鍋內，上以礬末蓋之，瓦片蓋上，以炭火煨，令煙盡取出，俟冷爲末，用秫米糊爲線挺，陰乾。隨瘡大小，深淺長短，臨時裁度，先以鐵筒拔毒膏點破，次以藥線紉入瘡內，膏藥貼之。藥線消盡，又要換藥三四次，年深者五六次。其根自腐潰。如瘡露在外，川蜜水調搽，濕則乾上亦可。

有一老嫗，亦治此證，索重價始肯醫治，其方法，迺是下品錠子紉瘡內，以膏藥貼之，其根自腐，未盡再用，去盡更搽生肌藥，數日即愈。人多異之，予見其治，氣血不虛者果驗，若氣血虛者，雖潰亦不愈。

餅　項後側少陽經中疙瘩，不變肉色，不問大小及月日深遠，或有赤硬腫痛。用：

生山藥一塊去皮　蓖麻子一粒

研勻攤，貼之如神。丹溪云：山藥補陽氣，生者能消腫硬。經曰：虛之所在，邪必湊之，留而不去，其病爲實，非腫硬之謂乎。固其氣則留滯，自不容不行。

清涼散餅

山慈姑生用　良薑等分

右俱搗爲餅，去汁罨之，能散去寒熱，或以山慈姑磨酒服大妙，此藥大能散瘰，如神。

琥珀膏　治頸項瘰癧，初發如梅子，腫結硬強，漸若連珠，或穿穴膿潰，肌汁不絕，經久不瘥，漸成瘻疾，併皆治之。

琥珀一兩，末　丁香　木香各三錢　桂心半兩　硃砂　白芷　當歸　木鼈仁　防風　木通各半兩　黃丹七兩　松脂二兩　垂柳枝三兩　麻油一斤二兩

右除琥珀、丁香、桂心、硃砂、木香爲細末，餘藥油浸一宿入鐺中，慢火煎，候白芷焦黃漉出，次下松脂末，濾去滓，再澄清油，慢火熬，下黃丹，以柳木篦不住手攪，令黑色，滴水成珠，入琥珀等末，攪勻，瓷器盛。

鐵筒拔毒膏　治癰疽癤毒，瘰癧、六瘤、疔瘡、頑癬、痔漏、痣瘊、惡瘡腫瘍，一切惡肉，惡核等毒。已成者點破，膿腐即去。未成者自然消散其毒，雖不能全消，亦得以殺其毒也。

蕎麥稭灰　桑柴灰　礦石灰各三碗　真炭灰一盞

右四灰和勻，用酒漏一箇，將棕帕塞住竅，用水三十碗熬沸，淋灰汁，復熬滾，復淋，取淨藥力，慢火，入瓷罐煎熬，以紙數重固口，熬至一碗爲度，乘滾入礦石灰末，攪勻，如糊之樣，黃丹取如微紅之色，密封固罐口，候冷，次日將厚實瓷罐收貯，密塞其口。每用少許塗毒頂上，即時咬破，不黑又點，以黑爲度。如藥乾，以唾調塗。如要急用，祇將燒大柴灰九碗，石灰三碗，淋灰汁熬濃汁如前製用。更有枯瘤膏、十陳膏，治法並同。

十香膏　治五發惡瘡，結核瘰癧，疳瘻疽痔。
沉香　麝香各一錢　木香　丁香　乳香　甘松　白芷　安息香　藿香
零陵香各五錢，爲細末　當歸　川芎　黃耆　木通　芍藥　細辛　升麻
白蘞　獨活　川椒　藁本　菖浦　厚朴　商陸根　木鼈子　官桂各二
錢，剉　桃仁　柏子仁　松子仁　杏仁各五錢　槐枝　桑枝　柳枝
松枝各二兩，剉　沒藥　輕粉　雄黃　硃砂　雲母石　生犀角　亂髮灰
白礬灰各二兩，另研如粉　真酥　羊腎脂　豬脂各二兩　黃丹一斤　真麻
油三斤
先用木炭火，煉油香熟下十六味並枝、仁，熬至紫黑色，出火濾去滓，
入酥脂煎十餘沸，再新綿濾清，再煎油沸下丹，用濕柳枝作篦子，不住
攪熬一日，滴水成珠，離火，入十味藥末，攪勻，再上火入雲母等粉八
味，輕煎令沸，出火不住攪一食時，於瓷盒內密封。腸胃癰疽，可作丸
如桐子大，每服七丸，空心酒下。
紫霞膏《正宗》　治瘰癧初起，未成者貼之自消，已成未潰者貼之自潰，已
潰核存者貼之自脫，及治諸色頑瘡、臁瘡、濕痰濕氣，新久棒瘡，疼痛不已者
並用之。
明淨松香淨末，一斤　銅青淨末，二兩
用麻油四兩，銅鍋內先熬數滾，滴水不散，方下松香熬化，次下銅綠，
熬至白煙將盡，其膏已成，候片時傾入瓷罐。凡用時湯頓化，旋攤
旋貼。
千搥膏《醫燈》　治瘰癧。
瀝青一兩　杏仁去皮，十三粒半　蓖麻仁四十九粒
同搗爛，初搗甚燥，如不能成膏者，搗千下，則漸柔黏矣。用布攤貼，
未潰消，已潰出核。
迴燕膏《八牋》　專貼瘰癧痰核，諸般惡毒。
甲片　全蠍　白芷　黃連　黃蘗　黃芩　當歸各二兩　生地　赤芍各
一兩　官桂　海藻各四兩　番木鼈一兩　麻油一斤四兩　飛丹十兩　黃蠟
七錢　白蠟三錢　粉心二兩
熬成膏藥，收入水浸加細藥，乳香、沒藥、阿魏、輕粉各六錢，麝二錢，
血竭四錢，燕窩泥一兩，雄黃、硃砂各二錢，雄鼠糞兩半，共末，將膏藥
取起，融化離火，下細藥攪勻，依瘰大小貼之，三日即消。擇吉日，淨
室煉，忌雞犬女人。
治瘰癧　右先於瘡上灸三壯，然後用藥潰作瘡口，用新活鰣魚，截作一
指大，劈開就掩在瘡口上，少時覺瘡內癢，急揭起覷魚上有細蟲如馬尾，一
節，蟲出如捲，三五次，取盡蟲子後，用斂瘡口藥。
龍腦　乳香各一字　麝香　粉霜　雄黃　輕粉各半錢
右末，水糊丸小麥大，每用一丸，紙在瘡口內，覺腫痛是效。
拔毒湯　治瘰癧，百雜瘡，腫悉能內消。
防風　荊芥　羌活　獨活　細辛　藁本　川芎　白芷　大黃　苦參
當歸　赤芍　靈仙　玄參　首烏　黃蘗　甘草　蜂房　甘松　藿香
蒼术　杞子　零陵香　石菖蒲
右葱白、川椒煎水，熱洗，又用綿布二帖，煮熟蒸熨。
又方《綱》　瘰癧潰爛，癧瘡牽至胸前兩腋，塊如茄子大，或牽至兩肩上，
四五年不能癒者，皆治之，其效如神。武進縣朱守仁傳云：其項不能回頭，
用此數日減，可如瘡爛破者。
用荊芥根下一段煎碎，煎沸湯溫洗，良久，看破爛處紫黑，以針一刺去
血，再洗三四次愈。用樟腦、雄黃等分爲末，麻油調掃上，出水，次日再洗再
掃，以愈爲度。
消瘰丸《心悟》　此方奇效，愈者不可勝計。予亦刻方普送矣。
元參蒸　牡蠣煅，研　貝母去心，蒸，各四兩
右末，煉蜜爲丸，每服三錢，開水下，日二服。
治痰瘰陳斗山刻送方　此證多生頸項及有見於四肢身上，如核桃大者，即
流注之類也。
牡蠣五兩，煅灰　玄參五兩，炒　土茯苓二兩五錢，炒
右末，用酒和麪糊爲丸，綠豆大。患在上身，每日早晨酒吞下二錢五
分，晚間服二錢。患在下身，早服二錢，晚服二錢五分。服之自然漸
消，萬不可用刀針，恐難收功。
子龍丸《全生》
甘遂　大戟製粉　白芥子炒，爲末
各等分，煉蜜爲丸，日服三次，淡薑湯送下三分，忌甘草。甘遂、甘草，水

浸三日，去水，河水日淘日浸，去心，以水不黑爲度，再淘三四次，瀝乾，麪裹如團，煻火煨至麪黃取出，曬乾，炒透磨粉，以味不苦爲妙。大戟，水煮去骨，切曬磨粉。

洞天救苦丹《全生》

取露天有子蜂窠，鼠糞尖者，青皮，楝樹子立冬後佳，各用瓦上炙，存性，各末，等分和勻。每服三錢，陳酒下，隔兩日再服。

針灸

《靈樞・寒熱篇》黃帝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然？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脈而不去者也。鼠瘻之本在於臟，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脈中而未內著於肌肉而外爲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

比穴治瘰癧之秘法：蓋瘰癧屬肝膽二經，故患在耳前後項腋之間。男子多因恚怒，虧損肝經之血，陰火內作，或不慎起居，耗損腎水，不能生肝血。婦女多因恚怒傷肝，火動血燥，或鬱結傷脾，火動血耗。或患於胸乳間，亦屬前經。此證若因恚怒傷肝，氣血壅遏而不愈者，宜灸此穴，疎通經絡。若因久鬱怒，元氣虧損而不愈，當推其所屬而調補化源。如取其穴，當以指甲掐兩肘、兩肩四所，患處覺痠麻方是其穴。

《全書》云：肩骨尾盡處是肩井，二穴手臂上大肉處是穴。左肩灸右，右肩灸左，左右俱患俱灸，四方燒灸，無不神效。既灸，忌諸魚麪、生冷、鮮肉及房事。又灸兩手掌後四寸兩筋間，各七壯。以病人中指橫紋量至本指尖爲四寸，再灸肘尖，左病灸右，右病灸左，各三壯，不過三次除根。

《入門》：曲池，肘外輔取肘兩骨中紋頭盡處，以手拱胸取之。肩髃，肩端兩骨陷中，舉臂取之。《廣筆記》云：朱文學鏕患癧，爲灸肩井、肘尖二穴，各數壯而愈。《大成》：肘尖二穴，在手肘尖上，屈肘得之，治瘰癧可灸七七壯。

灸瘰癧法景

取肩尖、肘尖骨縫交接處，各一穴，即手陽明經肩髃、曲池二穴也。各灸七壯，在左灸左，在右灸右，左右俱病者，俱灸之。予常用之甚效。薛氏：以曲池云肘髎，似亦未的也。

總論瘰癧、馬刀

《錦囊》：瘰癧者，先賢名曰九漏，是由其人陰虛火盛衝擊開衝管束之處，而又過食煿炙風痰熱毒相搏而結成頑核。鬱滯不散，久則內潰而爲瘰癧。治宜養陰和肝，理脾舒鬱，化痰清利，切勿徒事剋伐，以損真元。若夫嬰兒産下，因胎毒而即患者，此稟母之肝膽二經火鬱氣滯，亦宜平肝滋腎化毒爲主。蓋瘰癧之源，雖由於肝，實根於腎。夫肝火之有餘，迺腎陰之不足，故其本在臟，其末上出頸腋之間，若浮於脈中，未著於肌肉，而爲膿血者易去也。若反其目而視之，赤脈貫於瞳人，如見一脈，即一歲死。見一脈半，即歲半死。二脈三脈亦如之。若赤脈未見者，庶可治焉。其始必止發一枚，次必連生大小十數，纏繞項下，先腫作膿，穿破難乾，故名漏項。若在胸旁，或兩脇者，此名馬刀。至若其口深黑，內潰精爛，穿透咽喉，飲食不通，目腫舌出，耳出黃膿者不治。更有無故寒熱，身體頭項結核如癘，及心胸腹背，皆有堅核而不痛者，此名爲結風氣腫也。審其是風是火，或虛或寒治之。

又結核或在項，或在背，或在身，或在耳後，或在頂門，如腫毒不紅不痛不作膿者，多是痰注氣滯不散，不外乎曰痰、曰氣、曰熱三者，久不已則瘰癧，宜早治之。大抵因七情之氣鬱結，或因飲食之時觸犯怒惱，遂成此證。婦人女子，患此最多，治宜開鬱順氣利膈，化痰清肺，然未有不陰虛火旺而有勞瘵根腳者，更宜兼乎補陰迺其治也。

《瘍科心得集・辨瘰癧癭瘤論》 瘰癧之病，屬三焦肝膽等經風熱血燥，或肝腎兩經精血虧損，虛火內動，人或恚怒憂思，氣逆於肝膽二經，二經多氣少血，故怒傷肝則木火動而血燥，腎陰虛則水不生木而血燥，血燥則筋病，肝生筋也，故累累然結若貫珠。其候多生於耳前後，連及頸項，下至缺盆及胸脇之側。其初起如豆粒，漸如梅李核，或一粒，或三五粒，按之則動而微痛，不甚熱，久之則日以益甚，或頸項強痛，或午後微熱，或夜間口乾，飲食少思，四肢倦怠，或堅而不潰，或潰而不合。皆由氣血不足，故往往變爲勞瘵。《外臺秘要》云：肝腎虛熱則生癧。《病機》云：瘰癧不係膏粱丹毒火熱之變，總由虛勞氣鬱所致。止宜以益氣養營之藥，調而治之，其瘡自消，蓋不待汗之下之而已也。若不詳脈證虛實之異，而槩用追蝕攻下及行氣散血之藥，則必犯經禁病禁，以致血氣愈損，必反爲敗證矣。治法，若寒熱煩痛者，此肝火風熱，而氣病也，用小柴胡湯以清肝火，兼服味加四物湯以養肝血。若寒熱既止，而核不消散者，此肝經火燥而血病也，用加味逍遙散以清肝火，六味地

黃丸以生腎水。若腫高而稍軟，面色萎黃，皮膚壯熱，膿已成也，宜針以決之，及服托裏之劑。若經久不愈，或愈而復發，膿水淋漓，肌肉羸瘦者，必純補之劑，庶可收斂。若益氣養營湯以補氣血，六味丸以滋腎水，培肝木，補中益氣湯以健脾土是也。又如夏枯草能散結氣，而有補養血脈之功，能退寒熱，虛者儘可用之。他若貝母、陳皮、木香、香附、青皮、地骨皮、山梔等，爲化痰散滯利膈之品，亦可隨手加入。外又有隔蒜艾灸之法，或又用豆豉餅灸之，以琥珀膏貼之，亦佳。若其氣血未損而核不消者，方可服散堅之劑，如必效散，或遇仙無比丸，俟其毒一下即止，更以益氣養營湯調理之。又有方用夏枯草、忍冬花、蒲公英各四五錢，同煎湯，朝夕代茶飲之，十餘日漸消。然此藥但可治標，若欲除根，必須灸肩髃、曲池二穴，以疎通經絡，如取此穴，當以指甲掐兩肘尖、兩肩尖骨縫動接處，其患處覺有痠麻者，方是其穴。此證男子不宜太陽青筋，潮熱，欬嗽，自汗，女人忌眼內紅絲，經閉骨蒸煩熱，必變成癆瘵，而不可救。又幼孩生此證者，係先天稟薄，後天生氣不足，營衛並弱之故，宜用丸藥以固先天肝腎，煎劑以扶後天脾胃，方可消散而愈。

《醫略存真・瘰癧》 方書瘰癧之名，多至十數，可謂窮其源，詳其治矣。而內外諸方，效者甚少，甚至出核用冰蜥、三品一條槍，追蝕用斑蝥、巴豆，內服用全蠍、蜂房，尤近鹵莽滅裂。嘗見有用冰蜥等法，核出而根不化，且有頭項俱腫，發熱不食而敗者，其猛烈蓋可知矣。近行《全生集》謂子龍丸常服可消。夫大戟、甘遂，乃行水劫痰之峻品，即炮製得宜，亦大損氣，故有嘔吐、泄瀉馴至，甚至不保其生，則徒法之信不可行也。攷此症屬虛者多，肝火盛者則痛，氣與痰凝者則不痛，推之可移者易治，附結經脈不動者難治。若生項側，核堅而大者，是爲石疽惡候，與失榮相等。項側乃少陽部分，多氣多火少血之經，緣憂思恚怒而起，《全生集》用陽和湯，亦不可輕投，禁忌針刺，針必散大，不可救藥。今時治癧，率用海藻、夏枯、昆布等味，較之全蠍等，固已妥貼平和，然苦於曠日無效。博攷前方，惟逍遙合二陳，標本兼施，最爲可恃。如肝火盛，加丹皮、山梔；肝脾鬱結，加香附、川芎；腎水虧損，加生地；肺氣虛弱，加北沙參、麥冬；咳嗽去柴胡加樓皮、貝母；脾虛加黨參；如風痰凝結，又當疏散；已潰者益氣養榮湯。各隨其症加減，庶有效驗。若專治外患，不審本原，氣血既衰，變即蜂起，可不懼乎。若夫男子，太陽見青筋，潮熱咳嗽；女子眼內起紅絲，經閉骨蒸，敗象已見，終不可治。

紀事

《外科發揮・瘰癧》 一室女年十七，患瘰癧久不愈，月水尚未通，發熱咳嗽，飲食少思。有老媪欲用巴豆、肉桂之類，先通其經。余謂：此證潮熱，經候不調者不治，但喜脈不澀，且不潮熱，尚可治，須養氣血，益津液，其經自行。彼惑於速效之說，仍用之。余曰：非其治也，比類乃慓悍之劑，大助陽火，陰血得之則妄行，脾胃得之則愈虛。經果通而不止，飲食愈少，更加潮熱，遂致不救。經云：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然過期而不至，是爲失常，必有所因。夫人之生，以血氣爲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婦女得之，多患於七情，寇宗奭曰：夫人之生，以血血爲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世有室女童男，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勞損，男子則神色先散，女子則月水先閉，何以致然。蓋愁憂思慮則傷心，心傷則血逆竭，血逆竭則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閉也。火既受病，不能榮養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虛則金氣虧，故發嗽，嗽既作，水氣絕，故四肢乾，木氣不充，故多怒，鬢髮焦，筋骨痿。俟五臟傳遍，故卒不能死者，然終死矣！此一種於勞中最難治。蓋病起於五臟之中，無有已期，藥力不可及也。若或自能改易心志，用藥扶接，如此則可得九死一生。舉此爲例，其餘諸方，可按脈與證而治之。張氏云：室女月水久不行，切不可用青蒿等涼劑。醫家多以爲室女血熱，故以涼藥解之，殊不知血得熱則行，冷則凝。養生必用方，言之甚詳，此說大有理，不可不知。若經候微少，漸漸不通，手足骨肉煩疼，日漸羸瘦，漸生潮熱，其脈微數，此由陰虛血弱，陽往乘之，小水不能滅盛火，火逼水涸，亡津液。當養血益陰，慎毋以毒藥通之，宜柏子仁丸、澤蘭丸。

一男子先於耳前耳下患之，將愈，次年延及項側缺盆，三年遂延胸腋，不愈。診之肝脈弦數，以龍膏、散堅二丸治之。將愈，肝脈尚數，四年後，小腹陰囊內股皆患毒，年餘不斂，脈診如前，以清肝養血及前丸而愈。

一癧婦潰後發熱，煩燥作渴，脈大無力，此血虛而然也。以當歸補血湯，六劑頓退；又以聖愈湯，數劑稍健；更以八珍湯加貝母、遠志，二十餘劑

而斂。東垣云：發熱惡熱，大渴不止，煩躁肌熱，不欲近衣，其脈洪大，按之無力，或目痛鼻乾者，非白虎湯證也。此血虛發躁，當以當歸補血湯主之。又有火鬱而熱者，如不能食而熱，自汗氣短者，虛也。以甘寒之劑，瀉熱補氣。如能食而熱，口舌乾燥，大便難者，以辛苦大寒之劑下之，以瀉火補水。

《外科正宗・瘰癧論第十九・治驗》　一男人項核腫痛，拘急惡寒，用荊防敗毒散二劑，表症悉退，餘核不消。用散腫潰堅湯加川芎、香附、貝母十餘服，其核漸消。外以琥珀膏貼之，月餘而安。

一男人仲冬渡江，暴發霧氣，又值驚恐，次日寒熱交作，頭、面、耳、項俱腫，先以藿香正氣散二服，寒熱亦止，面腫漸消。惟項間堅腫不退，紅煽作痛，此毒聚必欲作膿，仍用正氣散加芎、歸、皂刺數服，候膿熟針之，腫痛頓退，又以十全大補湯，脾健肌生完口。

一女人孀居六載，子幼未立，憂鬱成核半年；又兼經水不調，寒熱交作，形體消瘦，脈亦弦數，此勞傷氣血，肝火妄動而成斯疾也。所謂損者益之，不可用追蝕之藥損而復損。先用逍遙散加香附、牡丹皮、貝母和其血脈，和其肝氣，使寒熱盡退。次用益氣養榮湯，服至月餘，氣血漸復，經事漸調，元氣漸醒。外用火針核上，點破四孔，用黃線藥插入五六次，候至孔大，換用冰蟆散搽於核上封之，至十三日外，其核自落，外搽紅膏生肌收斂，內換人參養榮湯加香附、木香三十餘服，其口自完。此婦慎起居，回七情，戒口味，盡調理，故可得愈，否則必不能矣。

一室女年二七，因父擇婿不遂，耽至二旬，懷抱日久，項生數核，堅硬如石，此肝經凝結筋縮之病也。又兼經水斷絕，寒熱如瘧，咳嗽脈數，惟不顴紅，此陰虛火動，已成癆瘵症也。非藥能愈，視其形狀，喜無敗色。予曰：欲治此病，先治其心猶可。父問曰：何藥治心？予曰：非藥也。《易》云：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天地男女生成化育之道也。斯病獨起於孤陰，寡陽不生不化，所謂逆理之病，此女大失配，謂當至而不至，漸成失度之疾，其病不生而自生，非己作也。由時變也。故藥不能挽回，必得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斯時之後，用藥可方。彼父始悟，隨即擇嫁，三月後，復請視之，前症稍定，先用逍遙散加香附、青皮、山梔、丹皮、貝母十餘劑開鬱疏肝，寒熱漸止。次以人參養榮湯加丹皮、紅花通其血脈，使心血易生，容顏稍澤。又用益氣養榮湯倍參、朮培助脾胃，培進飲食。間用歸脾湯加麥冬、五味、遠志、沙參收斂神氣，寬慰性情。又製參朮地黃膏，服至半年，精神頓復，經事亦通，惟核不能全退，用火針點破一核，琥柏膏貼之，漸腐爲膿，又兩月而得收斂。餘腫三核，漸針漸潰漸斂，首尾純用補脾開鬱藥，調整一年，始得全愈。

一男子年近三十，項生數核，面白神勞，皮粗脈數，此元氣受傷之症也。先當補養氣血，待根本壯實後治其瘡，隨用養榮健脾藥十餘劑未效，彼以爲緩，又信方士所惑，圖內消之，自服斑蝥、巴、麝之藥，連瀉十數行後，致小便淋漓不已，虛熱更增，飲食減少。又復請視，形色內敗，不堪調理，辭而不治。彼後方悔，雖請內醫，強投扶助降火之藥，終不應而死。

一婦壯年性急，夫蕩不爲家，左項生核半載，漸至雞卵大，堅硬如石，皮外紅絲纏繞，左右脈俱弦數。弦屬肝火妄動，數乃脾熱之甚。先用梔子清肝湯平伐肝木，五服後而脈始平。又以清肝解鬱湯解服其鬱結，次用益氣養榮湯調其氣血，間服散腫潰堅湯軟其堅腫。外以琥珀膏貼之，調理百日而元氣乃復。堅硬已消八九，止存小核未盡，彼以爲愈，止不服藥。後又一載，值夫賭訟未勝，暴急驚恐，前腫復作，兩手脈診細而多數。此陰血虧損，陽火乘之，非前有餘症也。又兼胸膈不利，飲食無味，經水先期過多，形容憔悴不澤，此神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愁則肢廢，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皮槁，志傷於暴怒則腰脊不能俯仰，以上俱七情內損症也。法當滋養氣血，調和脾胃，益腎清心，開鬱散滯，庶保無虞。彼不肯信，仍前欲服散腫潰堅之藥，欲灸腫上，圖內消之。予曰：此非前比，今則不敢治也。請客醫自製前藥，亦灸患上，並灸肘尖，此爲真氣虛而益虛，邪氣實而益實。後果反加發熱自汗，咳嗽項強，四肢不收，灸瘡無膿，血水不絕，腫亦熾盛，此臟腑已損之候，必不久居也。又月餘傳爲氣急聲啞，痰血交出而歿。予嘗見庸醫不辨虛實，患家有信，正理偏費，服藥往往多致不救者十有八九。凡醫者、患者俱當省而慎戒之。

穿心冷漏

綜述

《瘍醫大全・胸膺臍腹部・心漏門主論》 陳遠公曰：有胸間生瘡，因不慎酒色，致成漏竅。生數頭，流血，久則形神困憊，腰痛難伸，行同傴僂，人以爲心漏也，誰知乃腎虛成漏乎！夫心腎本相通也，心氣必得腎氣以相生，腎氣必得心氣以相閉，心漏之成，成於腎氣之泄也。安可不急治腎氣之衰乎？然治腎而心氣不閉，則補腎無益，蓋有出氣而無止氣耳。或云漏瘡多成於濕熱，今補腎而不閉心竅，則漏不愈，閉心竅而不去濕熱，只治心腎，漏亦不能愈也。然漏亦不同，漏在他處者，可泄其濕熱，在胸間者，不可泄濕熱也。蓋漏既成於腎虛，腎虛則寒而非熱也。腎虛者，腎水虛而非邪火盛也，補真陰而邪水自消，溫腎寒而濕熱自退耳。用溫腎丹，鹿茸，二具酥炙。附子二枚，人參、青鹽各二兩，瓦松二枝，紅棗四兩，煮棗搗丸，每空心酒下三十丸，服半月，腰疼少減，服月餘而漏愈矣。《冰鑑》此方奇在鹿茸，既能益腎中之水火，更能補心中之缺陷，加以附子之辛熱，則無經不達，引鹿茸直入心腎，以填其空竅。青鹽者，鹹以軟堅也，漏多孔竅流血必多，血得鹹則止也。瓦松者消濕熱於無形，心漏雖非濕熱，然未可少有留存，則孔竅難塞，故兼用之，以防其變，又恐氣虛不能運化，加參以生氣於腎之間，助茸、附之力，通達上下，尤易成功也。

馮魯瞻曰：胸前有一孔，常出血水，名曰心漏。用嫩鹿茸去毛酥炙，附子炮去皮臍鹽化，其爲細末，棗肉爲丸，每服三十丸，空心酒下。兼治腎虛腰痛如神。《錦囊》。

《外科證治全書・胸部證治・心漏》 胸前潰竊，血液常流，日久年深，諸治罔效者，鹿茸補漏丸主之。人有胸間生瘡，不慎酒色，遂成漏竊，常流血液，久則神形困備，腰痛難伸，傴僂，人以爲心漏也，孰知是腎衰而成漏乎，方用溫腎丹。

鹿茸補漏丸

鹿茸酥炙　附子炮，等分　鹽花減半

右棗肉搗爲丸，綠豆大，每酒吞三十丸。

溫腎丹

鹿茸二枚　附子二個　青鹽少許　人參二兩　葱二枝　紅棗四兩

右爲細末，紅棗煮熟搗爲丸，每空心酒下三十丸。服半月而腰痛減，服月餘而心漏愈。

螻蛄串

綜述

《外科大成・螻蛄串》 生兩手，及手背內關前後。初起筋骨隱痛，漫腫堅硬，不紅不熱，或連腫數塊，日久被流白漿，串通諸竅，腫痛仍在，虛症並生，由思慮傷脾氣鬱所至，惟氣血澆薄者多有之。始終俱宜益氣養榮湯、加味逍遙散，扶助元氣，十中可保二三，如補而不應者不治。

《枕藏外科圖・第四十八形圖》 螻蛄串，有上中下三種。濕毒傷腎，怒氣傷肝，先用加味流氣飲，經服三香內托飲後，用乳香定痛散。

《瘍科心得集・辨螻蛄串肘癰肘後毒論》 丹溪曰：螻蛄串生於臂小臂也。內中兼屬包絡經，由思慮傷脾，脾傷則運化遲，故生濁液流於肌肉，脾氣鬱滯不舒凝結而成。初起筋骨如中流矢，疼痛漸增，漫腫堅硬，不紅不熱，手背及內關前後連腫數塊，臂膊不能轉動，日久其腫塊漸次潰破，孔孔時流白漿，內潰串通諸孔，外勢腫硬不消，膿水淋瀝如漏。患者必面黃肌瘦，飲食減少，午後寒熱交作，虛證並添，而成敗證矣。初宜逍遙散，次用人參養營湯，調和氣血，扶助脾胃，十中可保三四。若妄投寒涼，尅伐損傷脾胃，則活者鮮矣。

《外科輯要・螻蛄串》 螻蛄三串，上下三種，因受濕毒傷於胃，氣血傷於腎，怒氣傷心，而瘀血滯氣相搏，故成此串毒也。用流氣飲。

紫蘇　枳殼　烏藥　甘草　芍藥　桔梗　白芷　川芎　防風　厚朴

木瓜　香附　官桂　川楝子

水二鍾，薑三片，棗一枚，不拘時服。

《外科真詮・螻蛄串》　螻蛄串【略】初起宜内服逍遥散，外搽太極黑鉛膏，次服益氣養營湯，外用八寶珍珠散合海浮散蓋膏。若調理不善，虚症悉添，面黄食少，肌肉消削，午後發寒熱者，症屬不治。

引用書目

書名	作者	朝代	版本	備註
周禮	佚名	周	阮刻十三經注疏	
阜陽漢簡萬物	佚名	春秋末	《文物》雜誌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馬王堆漢墓帛書	佚名	戰國漢初	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十月校釋第一版	
張家山漢簡	佚名	戰國漢初	《文物》一九八九年七期	
黃帝內經素問	佚名	秦漢	明嘉靖二十九年庚午武陵顧從德影宋刻本	素問
黃帝內經靈樞	佚名	秦漢	明嘉靖間趙康王朱厚煜居敬堂刻本	靈樞
黃帝內經太素	佚名	戰國漢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太素
神農本草經	佚名	漢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一月第一版	
劉涓子鬼遺方	劉涓子傳，龔慶宣編	四九九	中國醫學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〇月	
諸病源候論	巢元方	六一〇	明嘉靖方東雲聚奎堂刻本	
備急千金要方	孫思邈	六五二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千金要方
蘇沈良方	蘇軾、沈括等	一〇七五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六月影印第一版	
聖濟總錄	宋徽宗	一一一七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十月第一版	
衛濟寶書	東軒居士	一一七〇	當歸草堂醫學叢書十種	
集驗背疽方	李迅	一一九六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點校第一版	
斑論萃英	王好古	一二三七	東垣十書十種附二種	
外科精要	陳自明編，薛己校注	一二六三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七月第一版	

急救仙方　佚名　一二七八
外科精義　齊德之　一三三五
癰疽神秘灸經　胡元慶　一三五四
仙傳外科秘方　趙宜真　一三九五
外科集驗方　周文采　一四九八
難經集注　王九思等　一五〇五
外科發揮　宋陳自明輯，薛己注　一五二八
外科心法　薛己　一五二八
外科理例　汪機　一五三一
萬氏秘傳外科心法　萬全　一五四九
名醫類案　江瓘　一五四九
解圍元薮　沈之問　一五五〇
古今醫統大全　徐春甫　一五五六
瘡瘍經驗全書　宋竇漢卿撰，竇夢麟續增　一五六九
外科樞要　薛己　一五七一
瘍醫證治準繩　王肯堂　一六〇二
外科啓玄　申拱宸　一六〇四
外科正宗　陳實功　一六一七
瘍科選粹　陳文治　一六二八
外科活人定本　龔居中　一六三〇
外科百效全書　龔居中　一六三〇
上海涵芬樓影印正統道藏本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一月點校第一版
天津古籍書店一九八〇年四月復印日本享保十三年戊申鐵研齋刻本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版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八〇年九月復印明弘治十一年刻本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三月影音佚存業書本
薛氏醫案二十四種
薛氏醫案二十四種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湖北科技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版
明萬歷刻本
上海科技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一版
明嘉靖三十六年古吳陳長卿刻本
清康熙崇順堂刻本
《薛氏医案选上下》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一一月
上海科技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影印證治準繩本
明萬曆三十二年甲辰聚錦堂刻本
中國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一版
明崇禎元年戊辰刻本
清同德堂刻本
清宏道堂刻本

徵瘡秘錄	陳司成	一六三二	明崇禎刻本
青囊祕訣	傅山	約一六六二—一六八四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五月第一版
外科大成	祁坤	一六六五	上海科技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十月新一版
馮氏錦囊秘錄	馮兆張	一六九四	清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京師刻本衙藏板本
洞天奧旨	陳士鐸	一六九四	中國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
靈藥祕方	師成子	一七一八	秘本醫學業書
外科證治全生集	王維德編	一七四〇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馬評外科證治全生集	王維德編，馬培之評	一七四〇	清光緒九年癸未陰寶文堂書莊藏板
串雅外編	趙學敏	一七五九	中國書店一九八七年十月第一版
瘍醫大全	顧世澄	一七六〇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枕藏外科圖	胡璟編	一七六七	清乾隆三十二年丁亥秣陵胡氏刻本
續名醫類案	魏之琇	一七七〇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四月影印清光緒十一年乙酉信述堂刻本第一版
外科選要	唐芹洲	一七七六	中國醫學大成中国中醫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第一版
瘋門全書	蕭曉亭	一七九六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瘍科會粹	孫震元	一八〇二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第一版
瘍科心得集	高秉鈞	一八〇五	中國書店一九八七年一一月第一版
謙益齋外科醫案	高秉鈞	一八〇五	上海中醫書局一九八四年四月第一版
新刻圖形枕藏外科	佚名著，李雲騅注	一八二七	中國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三月第一版
片石居瘍科治法輯要	沈志裕	一八二八	清道光八年戊子志古堂刻本
外科輯要	邵樹	一八二九	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
醫鈔類編	翁藻編	一八三〇	清道光十年庚寅奉新許氏刻本
外科證治全書	許克昌	一八三一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版

瘍科捷徑	時世瑞	一八三一	清道光十一年辛卯原刻本
外科圖說	高文晉	一八三四	清道光十四年甲午刻本
花柳指迷	林東湘	一八三六	清光緒二年陽城博濟醫局藏刊本
四科簡效方	王士雄	一八三八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外科真詮	鄒岳	一八三八	中醫書局一九五三年三月第一版
發背對口治訣論	謝邃喬	一八四〇	秘本醫學業書第六册
外科切要	王錫鑫	一八四七	清光緒壬午年渝古蔚文山房藏板
外科統治	俞鍾燮	一八四七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常熟留真堂刻慈恩玉曆匯錄單本
外科摘錄	文晟	一八五〇	清同治四年重刊萍鄉文延慶堂藏板
徐評外科正宗	徐靈胎	一八六〇	上海錦章書局
理瀹駢文	吳師機	一八六四	清同治刻本
疔瘡五經辨	佚名	一八七三	上海進化書局一九二〇年石印本
疔瘡要訣	應遵誨	一八七四	清光緒元年乙亥寧波三文堂刻本
刺疔捷法	張鏡	一八七六	清光緒三年丁丑校刻本
瘍科補苴	沙書玉	一八七七	清光緒三年丁丑洪溪书屋刊本
外科醫鏡	張貞庵	一八八三	中國醫學大成中国中醫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第一版
青囊全集秘旨	黃廷爵	一八八六	清光緒十二年金陵一得斎刻本
疔毒良方	佚名	一八九一	清光緒六年庚辰癡道人重刊本
外證醫案彙編	余景和	一八九一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苏州绿阴堂刻本
外科心法真驗指掌	劉濟川	一八九一	清光緒十三年丁亥天津全順堂劉氏藏板
七十四種疔瘡圖說	葉氏	一八九一	清光緒十五年己丑刻本
外科傳薪集	馬培之	一八九二	珍本醫書集成上海科技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

醫悟　馬冠群　一八九三　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寄廡活字本

馬培之醫案　馬培之　一八九二　秘本醫學叢書上海書店一九八八年影印民國十一年裘氏排印本

外科方外奇方　凌奐　一八九三　秘本醫學叢書上海書店一九八八年影印民國十一年裘氏排印本

外證通用方　陸汝衡　一八九五　寧海鐘文虎一九一五年序刻於成都

增訂外科治疔大全　過鑄　一八九六　上海大成書局一九三六年版

近診醫案　過鑄　一八九六　上海大成書局一九三六年版

醫略存真　馬培之　一八九六　近代中醫珍本集外科分册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一月第一版

外科明隱集　何景才　一九〇二　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京都文光樓福菩堂刻本

外科醫鏡　高思敬　一九〇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一九一七年鉛印高憩雲外科全書十種本

外科三字经　高思敬　一九〇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一九一七年鉛印高憩雲外科全書十種本

養生鏡　陸樂山　一九〇五　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〇月第一版

癰科全書　梁柘軒　一九〇九　中國醫學大成中國中醫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第一版

簡易醫訣　周雲章　一九〇九　初刻本

治疔錄要　九一老人　一九一〇　上海國醫一九三一年鉛印國醫小叢書本

臨證一得方　朱費元　一九一一　上海科技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三月第一版

疔瘡緊要秘方　虛真人　一九一一　寧波華升書局一九二三年鉛印本。

後記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外科總部》經過長時間的工作，時至今日，終於完成了。它的問世，包含了許多人的心血和不眠之夜，是在各級領導及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下才取得的。除了作者、編輯對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苦勞動外，還得到各級領導和專家的悉心指導，北京圖書館、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等圖書館，成都中醫藥大學、四川大學、浙江中醫藥大學等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等給予了查閱資料的大力支持，特表示衷心的感謝。成都中醫藥大學的數位教師先後參加了這項工作，對此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但因為種種原因退出了此項工作，在此對他們付出的辛勤勞動表示感謝，他們是：鍾以澤、江海燕、劉寧、吳軍、唐定書等。本科室內的研究生劉邦民、譚強、陶春蓉、秦悅思、劉瑤等也參加了一定的基礎工作，比如複印、校對等。特別感謝白亞輝同志在我們任務緊張，又遇交稿時編委退出的情況下不辭辛勞，承擔了大量的查找、編輯、校對工作，使本書得以按時完成，謹對他的付出表示敬意。對所有參與工作的同志一併表示深深的謝意！

二〇一五年八月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于永湛

副 主 任：伍　傑
　　姜學中

編　　審：趙含坤
　　崔望雲

秘　　書：宋　陽

封面裝幀設計：章耀達

《中華大典》四川編纂處

主　　任：林　建
　　段志洪

副 主 任：侯安國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

項目負責人：段志洪
　　侯安國
　　周田青

項目組成員：李　嘉　馮　傑
　　白亞輝　徐慶豐
　　康麗華　黃雲生
　　侯躍生　王群栗
　　潘　錦　陳　敏